DUNE 沙丘序曲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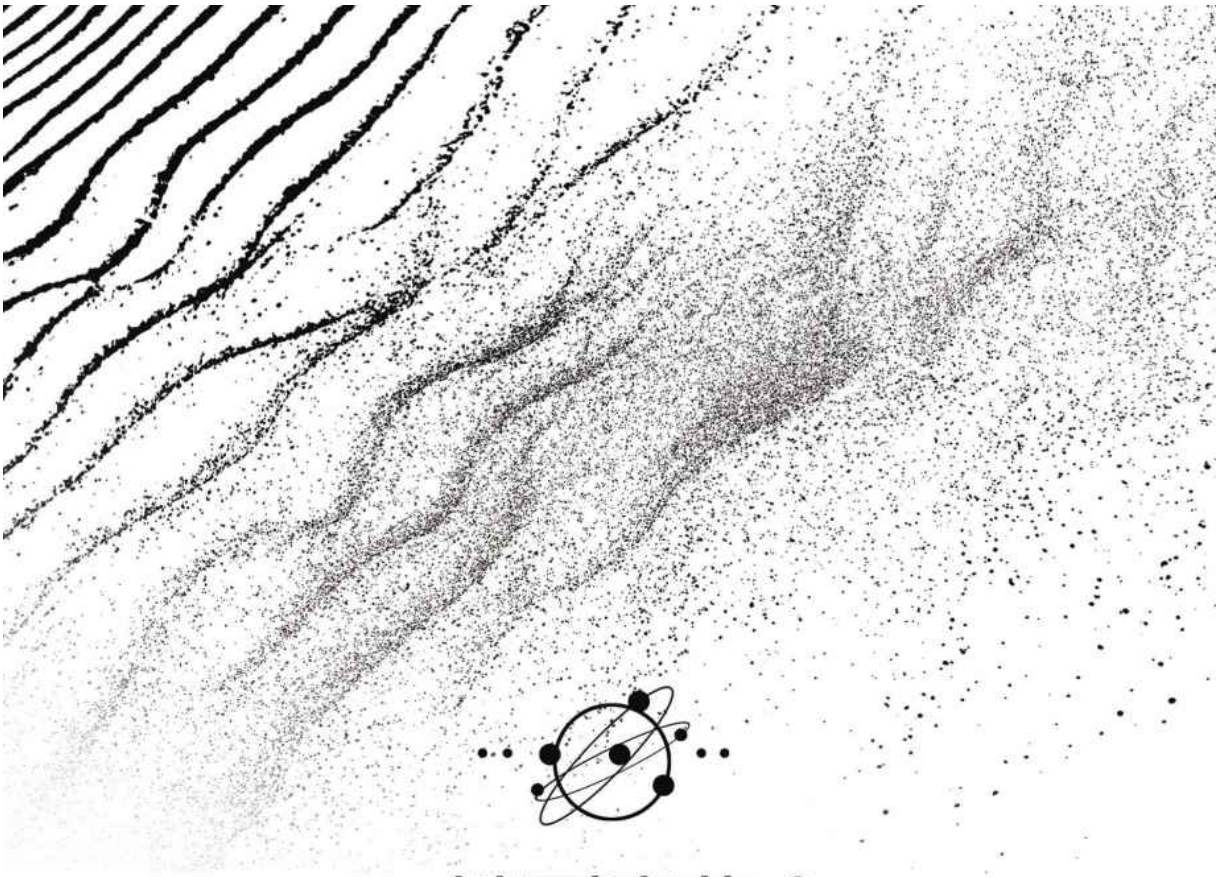
沙丘宇宙的帷幕　就此拉开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总　目　录

沙丘序曲：厄崔迪家族
沙丘序曲：哈克南家族
沙丘序曲：科瑞诺家族

DUNE
沙丘序曲
DUNE:
House
Atreides
I厄崔迪家族
这是沙丘宇宙缓缓拉开帷幕的
各大家族的前世今生
兴衰始末在此呈现
这无可争议的魔力世界
再次呈现在世人眼前
沙丘宇宙
由此开始
布莱恩·赫伯特+凯文·J.安德森 著
王梓涵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The curtain opens for the grande
Show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Again the magic world reveals its
Behold, the Dune universe starts!
Brian Herbert
Kevin J. Anderson



沙丘序曲

DUNE:

House
Atreides

厄崔迪家族

布莱恩·赫伯特　凯文·J.安德森 著
王梓涵 ————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DUNE: HOUSE ATREIDES

Copyright © Herbert Properties, LLC 1999.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21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20）第03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沙丘序曲：厄崔迪家族 /（美）布莱恩·赫伯特，（美）凯文·J.安德森著；王梓涵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21.10

书名原文：Dune: House Atreides

ISBN 978-7-229-15375-5

Ⅰ. ①沙… Ⅱ. ①布…②凯…③王… Ⅲ.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181005号

沙丘序曲：厄崔迪家族

SHAQIU XUQU: ECUIDI JIAZU

［美］布莱恩·赫伯特　凯文·J.安德森　著　王梓涵　译

特约统筹：丁济

责任编辑：邹禾　唐凌　王靓婷

装帧设计：谢颖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杨婧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豪森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230mm　1/32　印张：22.125　字数：590千

2021年10月第1版　2021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5375-5

定价：108.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我们的导师，弗兰克·赫伯特，
他和他创造的神奇沙丘宇宙一样复杂和动人。

目　录

正文
返回总目录

正文

宇航公会致银河商业集团“宇宙联合贸易商会[1]”（宇联商会）：

这次非官方搜寻任务的主要目标是各个无人区，以寻找珍贵香料美琅脂[2]的另一个来源，毕竟帝国在很多方面都依赖于香料。我们的领航员和飞行员已经搜寻了数百颗星球，留下无数航行路程记录。至今却仍一无所获。在已知宇宙中，美琅脂香料的唯一产地还是厄拉科斯的沙漠世界。宇航公会[3]、宇联商会以及所有其他组织都不得不继续屈从于哈克南家族对于香料的垄断。

然而，对异域殊方的探索仍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尤其在新的行星系统和新资源方面堪称硕果累累，收获颇丰。随信附上的利读联晶纸里包含的详细勘测信息和轨道图，对贵公司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商业价值。

本公会已按之前的协定，如约完成合同，因而在此要求宇联商会将应付的款项汇入本公会的官方银行，即位于交汇地的公会银行总行。

尊敬的已知宇宙的统治者，帕迪沙皇帝[4]埃尔鲁德九世陛下：

在下是您忠诚的臣民，厄拉科斯行星总督西瑞达男爵[5]，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哈克南家族之名义首领，杰第主星、兰基维尔星和其他联盟行星领主。

尊敬的陛下，请允许我再次重申我的承诺，我将竭忠尽智地侍奉您，尽忠职守地服务厄拉科斯星球。但是令我羞于启齿的是，自从七年前我父亲去世之后，香料的生产便因我那无能的同父异母兄弟阿布鲁尔德而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困境。生产香料的设备耗损严重，香料的出口量也跌至谷底。考虑到帝国对美琅脂香料的依赖性，这种滞缓的生产状态很可能会导致可怕的后果。不过，请相信我，哈克南家族[6]已经采取行动，及时挽救了危局：阿布鲁尔德已经被撤职，并被贬到了兰基维尔星。他的爵位也被撤回，不过将来他有可能会重新担任地区总督一职。

如今在下成为了厄拉科斯星的直接监察者，请允许我向您保证，我必将殚精竭虑，运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无论是投入金钱、还是奉献牺牲，甚至不惜采取铁腕政策，来确保香料的产量达到或者超过之前的生产水平。

正如您英明决断的命令中所说，香料必须源源不断！

美琅脂是宇联商会所有经济活动的关键所在。没有这种香料的话，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圣母们就无法完成洞察和控制人类的技艺；宇航公会的领航员们也无法看到穿越太空的安全通道；而且数十亿吸食香料成瘾的帝国公民将会因为香料的突然戒断而死亡。连傻瓜都知道，这种对单一产品的过度依赖会导致滥用。所有人都身处危险之中。

——宇联商会物料流动模式分析

在扑翼机[7]飞行员身旁的，是身材瘦削、肌肉强健的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他弓身向前，一双蜘蛛般的黑色眼睛正透过凹面强化玻璃窗，凝视着前方，鼻子里充满了那无处不在的沙砾味道。

这架武装扑翼机从高空掠过，厄拉科斯[8]上空那白炽的阳光炙烈无情地照在沙地上，眩目而刺眼。一望无际的沙丘在烈日高温的炙烤下，发出咝咝的声音。蒸腾的热气灼得他视网膜都快要燃烧起来了。地面和天空仿佛熔在了一起，眼前除了一片白色，什么也没有。

真如地狱一般。

男爵一直希望自己能回到既现代化又温馨的杰第主星去，那里有多彩的文化和灿烂的文明，同时也是哈克南家族的中心。不过虽然身困此地，他还是可以回到厄拉科斯位于迦太格市的家族宅邸里，找一些别的消遣方式来满足自己挑剔而苛刻的品味。

但是眼下最重要的还是香料的收获和生产。这永远是重中之重。特别是情况如观察员向他报告的那样，出现了大规模罢工的时候。

在狭窄的机舱里，尽管机身因受气流的冲击而摇摆不定，但男爵毫不在意，从容自得地坐在位子上，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扑翼机的机械机翼像黄蜂翅膀一样有节奏地扇动着。男爵身上那件深色的皮革胸甲紧紧包裹着他那健硕的胸肌。他四十五岁左右，相貌英俊，气质潇洒，一头金红色的头发精致利落，一丝不乱，额头正中那独特的美人尖，更为他增添了一份迷人的气息。男爵的皮肤光滑细腻，颧骨高耸，棱角分明。脖子和下巴上肌肉发达，线条刚毅，可随不同情况而做出各种表情，或一脸怒容，或冷冽一笑。

“还有多远？”他斜眼看了看飞行员问道。飞行员则隐隐显出一丝紧张的神情。

“男爵大人，那地方位于沙漠深处，所有迹象都表明那里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香料资源最丰富的产地之一。”

飞机掠过一块露出地表的黑色火山岩，机身因为受到热气的蒸腾而颠簸起来。飞行员紧张地咽了口唾沫，聚精会神地盯着飞机的控制台。

男爵悠然地坐回到位子上，驱散了烦躁之感。他很高兴那块价值连城的宝藏隐藏在了沙漠深处，没有被外人窥探到，它远离众人的目光，没有引起帝国或者宇联商会的垂涎和觊觎。当然，他们也确实掌握了一些资料和记录。那个老态龙钟的老皇帝埃尔鲁德九世不需要知道厄拉科斯星球的哈克南家族香料生产线上每一条该死的细节。所有的报告都是经过精心编排的，所有的账目也都被篡改过，男爵一直对那些外星球的监察者们有所保留，只告诉他想让他们知道的事。

他伸出强壮的手臂，抹了抹他鼻子下面的汗渍，然后调整了一下飞机的环境控制系统，让机舱能变得更凉快一些，空气也能更湿润。

看到飞机上有这样一位位高权重，并且性情反复无常的乘客坐在自己身边，飞行员感到很不自在。于是他轻推了一下引擎控制杆，加快了飞行速度。他再次检查了控制台上的地图投影，仔细研究和查看了目光所及之处的沙漠地形的轮廓。

男爵亲自查看了一下地图投影，然后因为地图太过笼统、不够详细而感到有些不悦。就凭这么个模糊的地图，怎么可能在这千疮百孔的沙漠世界里找到正确的路径呢？这是个对帝国经济稳定有着至关重要作用的星球，怎么至今还对这个沙漠世界一无所知呢？这毫无疑问又是阿布鲁尔德，也就是他那个同父异母的无能弟弟的一个败笔。

但是阿布鲁尔德已经下台了，现在一切由男爵亲自掌权。*如今厄拉科斯是我的了，我要把一切都治理得井井有条。*回到迦太格后，他决心要着手派人重新勘测地形，绘制地图，但愿那些该死的弗雷曼人[9]不会再次杀掉他派出的勘探者，或者再次毁掉绘图的勘测点。

四十年来，这个沙漠世界一直都是哈克南家族的封邑，这是由皇帝亲自授予的政治任命，并得到了商业巨头宇联商会，即宇宙联合贸易商会的支持。尽管厄拉科斯星球气候恶劣，环境艰苦，但这里却是帝国王冠上至关重要的一颗宝石，因为这颗星球上所提供的物产是极其珍贵的。

然而，在男爵的父亲迪米特里·哈克南临死之际，由于老皇帝行将就木，年迈昏聩，竟然把王位赐给了心软无能的阿布鲁尔德。结果只用了短短七年的时间，他就把香料的生产毁之殆尽。不仅香料生意

的利润暴跌，而且他对香料走私和破坏活动也毫无策略，完全失去了控制。这傻瓜真是让人丢尽了脸面，最终这个蠢货被家族赶下了台，撤销了爵位和封号，贬谪到了兰基维尔。那里的人们从事自给自足的捕鲸生意，贩卖鲸毛皮，至少他不会对捕鲸生意造成什么破坏。

而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在接任行星总督一职后，立即采取行动，全力扭转厄拉科斯的颓废局势。他要在自己的任上做出令人惊艳的表现，烙下属于他自己的辉煌印记，纠正前任总督犯下的过失，更正之前所有错误的决定。

在帝国统治的所有行星中，有人也许会认为厄拉科斯是个地狱般的诅咒之地，并非丰沃之处——但这里却是目前已知的美琅脂香料的唯一出产地。而香料的价值则远远超过任何一种贵重金属。在这个炙热干旱的世界里，香料的价值甚至超过了同等重量的水。

如果没有香料，太空旅行就成了空谈……而如果没有太空旅行，帝国就会沦陷。香料可以延长生命，强身健体，让人精力充沛。男爵本人就是一位节制有度的香料使用者，他十分享受香料给他带来的美妙感觉。当然，美琅脂香料也确实非常容易令人上瘾，因此它的价格始终居高不下……

扑翼机飞越了一片焦枯的山脉，它看上去就像是一块断裂的颚骨，上面嵌满了腐烂的牙齿。男爵的前方出现了一片尘埃滚滚的云团，像一块铁砧一样直插入天空。

“男爵大人，香料开采作业正在进行中。”

鹰一般的攻击机忽然从黑白照片一样的天空中蹿了出来，像一个个黑色的圆点朝他们俯冲而来。通信器发出了信号声，飞行员马上发回一个识别信号。那些攻击机的飞行员都是雇佣兵，他们奉命将那些不受欢迎的监察者拒之门外。那些攻击机开始在空中盘旋，严阵以待。

只要哈克南家族能够始终保持香料开采的进度，维持香料交易的利润，那么宇航公会就不会紧盯着这里，也不需要知道每一个香料矿位置。帝国和宇联商会同样也是如此。于是男爵打算把这个新发现的矿藏留给自己，然后把这些美琅脂香料都囤积在自己的巨大宝库里。

鉴于阿布鲁尔德资质平庸，一无是处，所以他在位多年来可谓毫无建树，致使香料生意每况愈下。因此现在只要男爵能让香料的生产稍有起色，哪怕只是恢复一半的产能，宇联商会和帝国都会认为这是个巨大的转变和提升。只要他能让帝国和宇联商会高兴，他们便不会注意到他在暗中谋私，也永远不会怀疑他其实在秘密藏匿香料。这是个十分危险的计谋，一旦被发现后果便会……不过男爵有的是办法对付外界那些窥探的目光。

当他们渐渐靠近那片翻滚的尘埃时，他拿出了一副双筒望远镜，调整镜头焦距。在放大倍数的镜头里，他看到了正在作业的香料机车。那台巨大的机器如同一个庞然怪兽，由于它配有巨大的履带和巨型载货能力，其价格高得令人难以想象——但为它所花的每一宇宙索[10]都很值。正是这机器上的挖掘机挖出了肉桂色的红土、灰色的沙子以及打火石的碎块，掘开了沙漠的表层，滤出气味芬芳的香料。

可移动的地面设备穿过工厂附近的开阔沙地，将探针伸入地表以下，搜取着样本，然后测绘出埋藏着香料的矿脉分布图。头顶上则是

携带着重型机械的巨型扑翼机，它们盘旋在空中，随时待命。另外，在外围还有观察飞机在沙地上上下下地巡逻，警惕地观察着是否有沙虫[11]出没的迹象。在厄拉科斯，一只大沙虫就能把整个的香料开采平台生吞下去。

“男爵大人，”飞行员边说边把通信器的听筒递给了男爵，“工头想跟您说话。”

“我是男爵，”他把耳朵贴近听筒，听着对方的声音，“给我汇报一下最新的进展，有什么发现吗？”

工头的声音从下面的沙地里传来，声音很是沙哑。尽管对方身份尊贵，但他似乎并不在乎，毫无卑躬屈膝的态度和语气：“我挖了十年的香料矿，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矿藏。但问题是这香料矿埋得也太深了。一般来说香料都是跟沙土等其他东西混在一起的。但这回的香料的纯度真是很高，只是……”

男爵等不及了，连忙问道：“只是什么？”

“这儿有些不对劲，大人。我指的是化学上的。我们发现下面有二氧化碳渗出来，还冒出了某种气泡。采集机现在正挖着表层的沙子来提取香料，但这里面好像有水蒸气。”

“水蒸气！”这种情况在厄拉科斯堪称前所未见，闻所未闻。因为即使在天气最好的时候，空气中的水分和湿度也几乎测量不出来。

“我觉得可能是咱们偶然发现了古老的地下蓄水层，大人。弄不好就埋在岩石层的下面。”

男爵从来没想过能在厄拉科斯的地下发现流动的活水。很快他就开始思考要不要开发自然水资源，比如把水卖给平民百姓之类的事情了。这样一来肯定会让眼下卖水的商人们感到惶恐不安，毕竟作为水源的唯一销售者，他们已经变得越来越狂妄自大，不可一世了。

他的声音低沉而浑厚：“你认为地下水会让香料受到污染吗？”

“这可不好说，大人，”工头答道，“香料这玩意儿很奇怪，不过我以前还真没见过这样的情况，感觉看起来……真是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男爵转过头看了一眼飞行员说：“立刻联系观测机。看看他们有没有发现沙虫的行迹。”

“没有沙虫出现，大人。”飞行员查看了一下观测机的回复然后答道。男爵注意到飞行员的额头上冒出了汗珠。

“采集机在下面作业多长时间了？”

“差不多两个标准小时了，大人。”

男爵立时皱起了眉头。按理说，沙虫应该早就来了。

无意之中，飞行员打开了通信系统，工头粗声粗气的声音传了过来：“我从来也没挖过这么长时间，长官。沙虫总会来的，次次如此。但现在这下面一直有动静。气体越来越多，您在上面应该都能闻到味儿。”

男爵深吸了一口机舱内的循环空气，果然闻到了一股特别的味道，似乎是从沙漠里挖出来的原始美琅脂香料所散发出来的那种麝香

肉桂味道。扑翼机现在距离主采集机有几百米远，保持着静止飞行模式。

“另外，我们还探测到地下出现了震动，像是某种共振。我不喜欢这样，男爵大人。”

“我花钱雇你，不是让你干你喜欢干的事的，”男爵说，“是藏在地下深处的沙虫吗？”

“我觉得好像不是，男爵大人。”

他扫了一眼从香料采集机上传送过来的监测数据。上面的数字令他困惑不解。“这一次挖掘出的香料出产量比其他矿里一个月挖出的总量都多。”他用手指有节奏地敲打着右腿说道。

“不过，大人，我建议我们应该立刻准备撤退，收拾东西离开这个地方。不然的话，我们可能会损失——”

“绝对不行，队长，”男爵说，“既然没有发现沙虫出没的迹象，而你也已经开足马力满负荷开采了，那就继续挖下去吧。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再给你派一架运载器来，同时再拨给你一台空的采集机。我不可能就因为你的紧张就放弃这些香料，让大把的金钱从我手心里溜走……就因为你有种不祥的预感吗？真是荒谬！”

工头想进一步跟男爵解释，却被男爵立刻打断了：“队长，如果你是个胆小怯懦的孬种，那你就真是选错了职业，也来错了地方。赶紧给我继续干活。”说着他关掉了通信器，并且决定要尽快把这个家伙撤职调离。

运载器继续在空中盘旋，随时准备着，一旦沙虫出现，就立刻把香料采集机和工人都救上来。但是为什么这么久沙虫还没出现呢？它们不是一直在守护着香料吗？

香料，他脑子里一直在回荡着这个词，嘴里则回味着它芬芳的味道。

在迷信的面纱下，这个东西堪称是一种不知数量的、现代独角兽之角，稀世罕见。厄拉科斯的居住环境非常恶劣，至今仍没有人能揭开这种美琅脂香料的起源之谜。在帝国辽阔的版图上，尽管经过了几个世纪的不断探索，却从未有过一个探险家或勘探者在任何其他星球上发现过美琅脂香料，也没有一个人能成功地合成这种物质。由于哈克南家族长久以来都把持着厄拉科斯的行星总督一职，因此他们一直控制着所有的香料生产，男爵不希望看到任何替代品的开发，也不希望有任何其他来源被发现。

沙漠专家负责定位香料的来源地，而帝国只关心能否源源不断地得到和使用香料——除此之外，其他一切的细节皇帝都不管不问。香料工人总是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危险：沙虫会迅速攻击你，运载器会失灵，香料机车不能及时收起，甚至意想不到的沙尘暴都会以惊人的速度席卷而来。哈克南家族的伤亡率和设备损失率无比惊人……但美琅脂香料的利润几乎偿还了所有的血债，抵过了所有损失的金钱。

扑翼机以稳定的节奏在空中嗡嗡地盘旋，男爵仔细观察着下面采掘香料的施工场面。炙热的阳光灼烤着布满尘埃的香料机车。观测机继续在空中徘徊，同时地行车也在下面游走，四处采集着样本。

仍然没有沙虫出现的迹象，工人们争分夺秒地采集着更多的香料。他们肯定会得到奖金——当然那位工头除外——而哈克南家族则会变得更加富有。这些采集记录之后也肯定要被篡改。

男爵转头看向飞行员说：“呼叫离我们最近的基地。叫他们再弄一架运载器还有香料机车来。这条矿脉似乎永远也挖不完呐。”他的声音忽然变得越来越小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虫子出现，也许还有时间……”

工头这时回话了，因为男爵关掉了他自己的接收器，所以他们现在在用一般频率通话。“大人，我们的探测器显示星球表面以下的温度正在急剧上升。下面应该发生了化学反应。我们的一支地面巡测队刚刚闯进了一窝沙鳟的巢穴。”

男爵咆哮起来，痛斥这个在未加密频道上胡说八道的家伙。要是宇联商会的密探在窃听怎么办？另外也根本没人关心什么沙鳟。对男爵来说，沙地下面的这些果冻状生物就像是围绕着遗弃尸体的苍蝇一样，根本毫不相干。

他心里暗自记下，除了把这个软弱的工头撤职并拒绝发给他奖金外，他还要额外好好收拾他一顿。这个没胆量的杂种弄不好就是阿布鲁尔德选出来的。

男爵忽然看到沙地上有那么几个巡察员，正像被硫酸蒸汽熏疯了的蚂蚁一样跑回主香料机车。其中一个从他脏兮兮的车上跳了下来，冲向巨大机器那四敞大开的门。

“那几个人在干什么？他们是打算擅离职守吗？靠过去飞低一些，我要看看。”

飞行员将扑翼机倾斜过来，像一只不祥的甲虫一样朝沙地降落了下去。下面的人们纷纷弯下腰来，一边咳嗽一边干呕，试图把过滤器拉到自己脸上。两个人还在流沙里绊了一跤。其他人则迅速把香料机车包裹起来。

“把运载器开过来！把运载器开过来！”有人喊道。

所有的观测机都不约而同地报告说：“没有沙虫出现。”

“这里也没有。”

“这里什么情况也没有。”第三个观测机说。

“那他们为什么要撤离？”男爵问道，说的好像飞行员知道答案似的。

“出事了，”工头喊道，“运载器在哪儿呢？我们现在就要运载器！”

地面忽地隆起，四名工人顷刻间东倒西歪，还没来得及爬上通向香料机车的斜坡，就脸朝下扑倒在沙地上。

“快看啊，男爵大人！”飞行员指着下面大喊起来，声音里充满了恐惧。而当男爵的视线从那些胆小的人身上移开后，一眼便看到整个挖掘现场的沙子现在似乎都颤抖了起来，就像有人在敲击着一只大鼓一般。

香料采集机向一边倾倒了下去。沙地上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缝，地面忽然膨胀起来，把整个工地顶向半空，就像萨鲁撒人泥锅里的沸腾气泡一样。

“快把我们从这儿弄走！”男爵大喊道。飞行员盯着他看了还不到一秒钟，就被男爵用左手挥起的一根裂了缝的鞭子狠狠抽在面颊上：“给我动起来啊！”

飞行员一把抓起扑翼机的控制装置，将飞机强行拉上了陡坡。机翼不停地猛烈拍打着。

在下面的沙地上，膨胀的地下气泡达到了顶点——然后破裂，香料采集机、移动的工人和其他一切都被抛离了地面。一股巨大的沙尘携带着碎石和挥发性橙色香料向上喷射出来。巨大的机车瞬间被碾碎并炸成碎片，然后便像被科里奥利风暴[12]中撕碎的破布一样散落了一地。

“这他妈的到底是怎么了？”男爵被这场严重的灾难吓得目瞪口呆。所有那些珍贵的香料都没了，它们在一瞬间就被吞了下去。所有的设备也都毁掉了。他几乎毫不在意人命的损失，只是心疼培训工人的费用就这么被白白浪费了。

“坐稳了，大人。”飞行员喊道。他紧攥控制杆的手指都发白了。

随后一阵狂风击中了他们。全副武装的扑翼机在空中被翻了个底朝天，机翼扑打着。引擎也发出呜咽之声，试图保持稳定。高速的沙

粒击中玻璃窗口。发动机也被灰尘堵塞了，像生病一般发出阵阵恶心的咳嗽声。飞机失去了高度，向沸腾的沙漠深处坠落而去。

飞行员大声喊着不明所以的话。男爵则紧紧地抓住他的安全带，眼看着大地倒立着冲自己扑面而来，像一大块踩向虫豸的马蹄铁。

作为哈克南家族的首领，男爵一直认为自己会死于某个背信弃义的刺客之手……但万万没想到最后却很可能命丧于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他觉得这真是太滑稽了。

飞机俯冲直下，这时，男爵看到沙地犹如溃烂的伤口一般突然裂开。灰尘和混合着杂质的香料都被裂口吸了下去，并由于对流和化学作用而滚滚翻腾。眨眼间，那蕴含丰盈香料的矿脉仿佛变成了麻风病人的血盆大口，准备将天地万物一口吞没。

但在飞行的过程中，原本慌乱无措的飞行员在生死关头忽然变得冷静专注、意志坚定起来。他的手指在方向舵和引擎节流阀控制杆之间来回地游走，从一个发动机切换到另一个，把空气中吸进来的灰尘释放出去。

最后，扑翼机终于不再向下坠落，重新稳定了下来，开始在沙丘平原上低空飞行。飞行员也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那个巨大的裂口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层层叠叠的沙洞。男爵发现里面似乎有什么半透明的东西在发光，就像动物尸体上爬满的蛆虫：原来是沙鳟正拼命涌向爆炸所在之处。过不了多久，巨大的沙虫应该就会出现了。那怪物根本抵挡不住香料的诱惑。

男爵竭尽平生所学，仍然搞不懂香料这东西。一点也搞不懂。

飞机迅速提升高度，飞向那几个慌乱无措的观测机和运载器。他们没能在爆炸前把香料机车和机车上的贵重货物抢救回来，男爵不能为此怪罪任何人——只能怪他自己。因为他当时明令他们保持距离。

“你救了我的命，飞行员。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克鲁比，大人。”

“那么，克鲁比——你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下面究竟是怎么回事？爆炸是怎么引起的？”

飞行员深吸了一口气，回答道：“我听弗雷曼人好像管这个叫……香料喷发。”这个飞行员现在看上去就像是一座雕像，似乎是恐惧让他的内心变得更强大了，“这种香料喷发大多发生在沙漠深处，很少有人亲眼见过。”

“谁在乎弗雷曼人说什么！”一想到大沙漠里那些肮脏而又穷困的游牧蛮夷，男爵就厌恶地咧了咧嘴，“我们都听说过香料喷发，但从来没有人亲眼见过。那只不过是荒谬的迷信罢了。”

“是的，但迷信通常都是有某种根据的。他们在沙漠中经过很多匪夷所思的事。”这个叫克鲁比的肯定了解男爵的脾气秉性和他那强烈的报复心，但他仍然敢于直言不讳，男爵不由得佩服起他的勇气来，也许这人应该好好提拔提拔……

“他们认为香料喷发是一种化学爆炸，”克鲁比继续说道，“可能是由沙地下面的香料菌丛引起的。”

男爵想了想，他无法否认自己亲眼所见的事实。也许有一天，有人会揭开美琅脂香料的真正本质，并能够防止这样的灾难发生。但到目前为止，对于那些努力想要获取香料的人来说，香料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没有人愿意劳心费神地去进行详细的分析和研究。既然财富就摆在眼前等着你去赚，何必还要浪费时间做实验呢？男爵在厄拉科斯拥有垄断专权——但这垄断也确实基于无知。

他忍不住咬了咬牙关，决定一回到迦太格就马上去“消遣”一下，不然无法缓解和释放压抑已久的压力和紧张情绪，也许还得比以前更猛烈刺激一些才行。这次得找一个更特别的对象——不是他那些固定的情人，而要是一个他永远不再需要的人。这样就没什么约束了。

他望着下面，不仅心中暗想，*也许不需要再对皇帝隐瞒这个地方*了。他们会把这里的一切都记录下来，注明这里发现过香料，并且记录下人员和设备的损失情况。不需要再篡改记录了。如此一来，老埃尔鲁德肯定会非常恼怒，而哈克南家族也不得不独自承担经济损失。

当飞行员驾驶着扑翼机在空中盘旋时，下面幸存的香料工人们正在沙地上估算这次爆炸所造成的伤害，并用通信器报告着人员伤亡以及设备和香料的损失情况。男爵感觉怒火中烧。

*该死的厄拉科斯！*他暗暗咒骂，*该死的香料，还有我们对它那该死的依赖！*

我们必须在多个领域融会贯通。你无法在星球之间的问题上来个一刀切。行星学堪称一门十分微妙的科学。

——帕多特·凯恩斯，《关于萨鲁撒·塞康达斯大屠杀后环境恢复的论述》

在皇室所在的凯坦星[13]上，楼阁台榭高耸入云，仿佛在亲吻着天空。华丽的雕像和精美的多层喷泉点缀在水晶铺成的林荫大道上，如梦境一般晶莹璀璨，让人不由得如醉如痴地沉迷其中，流连忘返。

帕多特·凯恩斯还没来得及仔细观瞧这瑰丽的城市景观，只匆匆瞥了一眼就被皇家卫队火速带进了宫殿。他们对一个普通的行星学家没有什么耐心，没时间满足他的好奇心，其实他们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美妙景观都没太大兴趣。他们的职责就是把凯恩斯护送到那座有着巨大拱顶的皇宫，不许有片刻耽搁。已知宇宙的皇帝至高无上，可不敢让一个小小的行星学家因为欣赏景观而耽误时间，让皇帝干等。

护送凯恩斯的皇家护卫们身着灰黑色的制服，干净得无可挑剔，上面装饰着穗带和勋章。每一颗纽扣，每一件饰物都擦得锃亮，每一根穗带都平整挺直。这十五名护送者都是萨多卡[14]，是由皇帝亲自挑选的，现在像一支军队一样把凯恩斯包围在中间。

尽管如此，帝都的恢宏壮丽还是让凯恩斯不禁为之倾倒。他转头对离他最近的卫兵说道：“我整天都是在外面跟泥土打交道，要不然就是在某个鸟不拉屎的沼泽里。”他的研究都是关于偏僻荒地和崎岖山路的，所以从没见过这样美轮美奂的景象，甚至连想都没想过。

卫兵毫不理睬这个又高又瘦的外来人，没有做出任何回应。萨多卡卫兵个个都经过严酷的训练，他们是战斗的机器，而不是能言善道的健谈者。

“可到了这儿，我全身上下被擦洗得干干净净，就像被扒了三层皮，然后还换了衣服，穿得像个贵族呢。”凯恩斯使劲拉了拉他那件深蓝色夹克上的粗纹呢，闻到了一股香皂味，以及他自己皮肤上的香味。他的脑门很大，稀疏的沙色头发向后梳得笔直。护送他的人匆匆走上一段抛光的石阶，看上去就像亮晶晶的瀑布一样，仿佛没有尽头，石阶上雕刻着金色和奶油色的花纹，像塑石[15]一样耀眼夺目。

凯恩斯转头又对他左边的卫兵说道：“这可是我第一次来凯坦星。我敢说要是你一直在这里当差的话，你不会留意这里的景观的，对吧？”他说话的时候面带着微笑，带着一丝期盼的目光，但对方又一次充耳不闻。

凯恩斯是一名行星学家，同时也是一名备受尊敬的生态学家、地质学家和气象学家，并且在植物学和微生物学方面也造诣颇深。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喜欢探究整个宇宙的各种奥秘。但对他来说，人类本身却仍是一个未解之谜——比如自己眼前的这些卫兵。

“这凯坦星嘛……可真要比萨鲁撒·塞康达斯星舒服多了——你知道吗，我就是在那儿长大的，”他继续念叨着，“我也到过贝拉·特古斯星，那儿有两个矮太阳，又暗又冷的，实在让人难以忍受。”

最后，凯恩斯面对着前方，喃喃自语起来：“帕迪沙皇帝把我从银河的另一端召唤过来，真希望我能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但这些卫兵谁也不敢开口给出任何解释。

卫队士兵们从一个有凹痕的深红色火山岩拱门下走了过去。这座拱门年代久远，饱经岁月的磨砺和沧桑。凯恩斯抬头看了看，凭借他专业的地质学知识，一眼就认出了这块巨大的稀有石头：这个古老的拱门来自已经被毁灭的萨鲁撒·塞康达斯星。

令他迷惑不解的是，竟然有人会保留来自那样一个环境恶劣世界的遗迹，他在那个与世隔绝的监狱星球待过很多年，那里的生态系统已经完全被毁掉了。但是他又转念一想，突然觉得自己真是个傻瓜，竟然忘记了萨鲁撒曾是帝国的首都，只不过是在几千年前了……直到后来，一场灾难改变了一切。毫无疑问是科瑞诺家族把这座拱门完好无损地搬到这里，或许是为了纪念他们的过去，抑或是作为胜利的奖章，向世人展示皇室家族是如何克服星球毁灭的灾难而走出逆境的。

当萨多卡护卫队穿过熔岩拱门，进入恢宏雄伟的宫殿时，嘹亮的号角声立刻响了起来并回荡在整个宫殿。凯恩斯叫不出这种铜管乐器的名字，因为他从小就没有音乐和艺术方面的天赋。大千世界，有这么多的自然科学要学习和研究，何必浪费时间去研究那些东西呢？

在走进这座宏伟的皇家建筑，进入这如宝石般闪耀的穹顶之前，凯恩斯仰起头，再次凝视湛蓝的晴空。

在来凯坦的旅途中，坐在宇航公会远航机的封锁区里，凯恩斯花了些时间来了解这座帝国的首都，他以前可从来没有把他的行星学知识用在这种具有高度文明的星球上。凯坦星无疑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和鬼斧神工的建造，可谓美轮美奂。这里有郁郁葱葱的林荫大道、巍峨高耸的建筑、滋润灌溉的花园，道路两旁有着娇艳欲滴的花篱……以及其他许多的美景。

在帝国的官方报告中，凯坦常年气候温暖，舒适宜人。从未遭遇过风暴侵袭。天空总是清澈湛蓝，万里无云。一开始，他以为这些不过是为了吸引游客的夸大宣传，但当华丽的宇航公会远航机降落时，他发现有许多的气象卫星和气候控制台——正通过强制性的手段——来维持凯坦星的和谐稳定，成为一个和谐怡人的宁静港湾。

气候工程师们当然可以强行控制天气，使之符合某些人心目中的最佳状态——尽管他们这么做其实是把自己置于了险境，创造了一个最终会导致人们心理、身体和精神萎靡不振和极度不安的环境。皇室家族永远也不会明白的。他们只会继续躺在晴朗的天空下悠然自得，继续徜徉在草木旺盛、灌溉充足的园林里，殊不知一场环境灾难即将在他们眼前发生，而他们却还浑然不觉。留在这个星球上并研究人造环境对星球的影响将会是一项极大的挑战——但不知为何，凯恩斯怀疑这就是帝国皇帝埃尔鲁德九世把他召唤来的原因……

负责护送的卫兵领他走进了回音绕梁的宫殿深处，沿途尽是精美的雕像和古典绘画。庞大的觐见厅很有可能是一座古代的角斗竞技场。大厅的地板向前延伸，看上去就像一块光滑锃亮、五彩斑斓的四方石板——每一块石板都来自帝国统治下的不同星球。随着帝国的扩张，两侧和壁龛上也添加了不少石板。

王庭里的王公大臣们都穿着亮丽华贵的朝服，就像一只只披着艳丽羽毛的鹦鹉，神气活现、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仿佛在炫耀身上这身由贵重金属丝线织成的衣服。他们手里拿着文件，忙着各种各样令人费解的事情，有的正匆匆忙忙地赶去开会，有的则彼此在窃窃私语，仿佛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他们到底在干些什么。

凯恩斯是这个政治世界里的异类，他宁愿到野地里去，也不愿待在这里。虽然瑰丽的美景令他着迷，但他还是渴望孤独的自由，渴望领略无人探索过的自然风景，渴望探究陌生动植物的奥秘。而在这个熙熙攘攘、热闹喧嚣的地方待久了，会让他觉得头疼的。

萨多卡卫兵带着他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在五光十色的灯光下，他们的脚步声尖锐而有节奏，听起来就像武器开火的声音。唯一不和谐的是，凯恩斯走路跌跌撞撞的。

前方的蓝绿色水晶高台上坐落着一个半透明的金狮宝座，用一整块哈葛尔石英雕刻而成。在那张令人眩目的宝座上正襟危坐的，正是皇帝本人——已知宇宙的帝国统治者埃尔鲁德·科瑞诺九世。

凯恩斯凝视着他。皇帝看上去消瘦而憔悴，因年迈而瘦骨嶙峋，枯细的脖子上架着一个笨重的大脑袋。虽然有极尽奢华又夸张的华服加身，但这位老迈龙钟的帝国统治者仍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不过只要他那骨节粗大、如枯柴一般的手指轻轻一抖，就可以下令毁灭整个星球，处死数十亿人。埃尔鲁德在金狮宝座上端坐了将近一个半世纪之久。帝国治下到底有多少行星？这个人到底统治着多少臣民？凯恩斯不禁好奇起来，不知道如此数量惊人的数据究竟有谁能计算得清。

凯恩斯被带到了高台之下，他犹疑地朝埃尔鲁德笑了笑，紧张地咽了口唾沫，然后立刻移开视线，鞠躬行礼。在这里，没人乐意劳心费神去教他礼仪，而他对宫廷里的各种礼节也一无所知。皇帝宝座旁的小桌子上有一杯香料啤酒，一丝淡淡的肉桂香气扑鼻而来。

一名侍从走上前来，朝萨多卡卫队的队长点了点头，然后转过身，用官方语言加拉赫语大声宣布：“行星学家帕多特·凯恩斯觐

见！”

凯恩斯挺了挺胸膛，站得笔直，搞不懂既然皇帝明知道他是谁，为什么他们还要煞有介事地大声介绍呢——不是皇帝把他召传到这儿的吗？凯恩斯不知道此时是不是应该打个招呼，问个好，但最终他还是决定先等一等，静观其变。

“凯恩斯，”老皇帝的嗓音尖厉而沙哑，在位多年，整日发号施令，令他的声音里透出一股威严，“有人向我大力举荐你。皇宫的大臣们从众多人选之中，选中了你，对此，你有什么要说的吗？”皇帝倾身向前，扬眉立目，脑门上顿时皱起好几道抬头纹。

凯恩斯咕哝了几句表示荣幸和高兴的客套之辞，然后清了清嗓子，问了一个憋在心里很久的问题：“不过陛下，不知选中小人究竟所为何事？”

埃尔鲁德听到这话咯咯地笑了起来，身子向后一靠，说道：“好久没见过这样的人了，不诚惶诚恐地一味迎合，也不刻意附和那些蠢货和谄媚之人，而是直言自己心中的困惑，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真是与众不同，令人耳目一新呀。”埃尔鲁德笑着说道，他脸上的皮肤很有弹性，笑起来的时候，皱纹咧向面颊两侧。皇帝的皮肤则略微发灰，有些像羊皮纸的颜色。“报告上说，你是在萨鲁撒·塞康达斯长大的，你写了一篇关于那个星球生态环境的报告，内容堪称客观详尽。”

“是的，大人，呃，陛下。我的父母是官员，被派到那里的帝国监狱工作。那时我还只是个孩子，所以也跟他们一起去了。”

事实上，凯恩斯听说他的父母是因为不知怎么得罪了埃尔鲁德，所以才会被贬到了那个环境恶劣的星球。但是年轻的帕多特·凯恩斯却发现这个荒野之地甚是迷人。所以他毕业之后一直在探索这个满目疮痍的荒原——做笔记，研究那些在古代原子大毁灭中幸存下来的昆虫、植物和生命力顽强的野生动物。

“是的，是的，我知道，”埃尔鲁德说，“后来没过多久，你的父母就被派到另一个星球。”

凯恩斯点点头，说道：“是的，陛下。他们去了哈蒙塞普。”

皇帝挥了挥手，结束了凯恩斯父母的话题：“但是后来，你又自愿回到了萨鲁撒，是这样吗？”

“嗯，是的，关于萨鲁撒星球，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和研究。”他尴尬地耸了耸肩，回答道。

凯恩斯独自一人在萨鲁撒的内陆地区生活了很多年，研究和总结出了萨鲁撒星球气候和生态系统的奥秘。为此他吃过不少苦，也受过不少罪。他甚至遭受过拉扎猛虎的捕食，不过最后幸免于难。后来凯恩斯发表了一篇长篇论文，讲述他多年来在那里生活和研究的所见所感，内容丰富翔实。这篇论文犹如打开了一扇瞭望之窗，让世人对萨鲁撒星球——这个曾经备受珍爱，如今却被遗弃的原帝国首都有了更多的了解。

“那个地方的荒凉与破败激起了我对生态学的兴趣。研究这样一个……满目疮痍之地，对我来说更有吸引力。我发现在一个太过文明现代的世界很难学到什么东西。”

埃尔鲁德听了他的话，开怀大笑了起来，环顾四周，王庭之上的那些大臣也都笑了起来。“你指的是像凯坦星这样的地方吗？”

“呃，我相信这里肯定也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陛下。”凯恩斯连忙解释道，但愿他没有因这一时失言而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

“说得好！”埃尔鲁德的声音低沉有力，“我的大臣选中你是正确的决定，帕多特·凯恩斯。”

这位行星学家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了，只好尴尬地深深鞠了一躬。

在萨鲁撒·塞康达斯生活了多年之后，他又去了贝拉·特古斯星的沼泽，然后就是其他一些令他感兴趣的地方。他几乎能在任何有陆地的地方生存下来，因为他基本上没有什么物质方面的需求。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获取科学知识，比如在岩石下寻找自然演变留下的那些痕迹和秘密。

但是现在，他的好奇心突然被激起来了。自己到底为什么如此引人关注呢？“请允许我再问一次，陛下，您到底想让我做什么？”然后他又立刻补上一句，“当然，我非常乐意为陛下您效劳。”

“你，凯恩斯，已经被公认为是一个真正了解宇宙的人，你能够分析复杂的生态系统并驾驭它，使其适合帝国的需要。我们选择派你去厄拉科斯那个沙漠星球，到那里去施展你的才华和能力吧。”

“厄拉科斯！”凯恩斯惊讶得难以自持——是的，他当然很高兴，光是想想就让他兴奋不已了，“我记得那里的游牧民族弗雷曼人把那个星球叫做沙丘。”

“管它叫什么呢，”埃尔鲁德的声音有些尖刻，“总之那里是帝国统治之下最不让人喜欢，但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星球之一。你当然清楚，厄拉科斯是香料美琅脂的唯一来源地。”

凯恩斯点了点头，说道：“我一直纳闷为什么没有搜寻者在其他星球上发现香料。香料究竟是如何产生或者沉积而成的，为什么就没人知道呢？”

“那就由你来替我们把它弄明白吧，”皇帝说，“而且也是时候了。”

凯恩斯突然意识到他刚才的话可能有些越界了，所以欲言又止，举棋不定。此时此刻，他身处在百万星球中最威严宏伟的皇宫里，与至高无上的皇帝埃尔鲁德九世面对面地交谈。王庭上其他的王公大臣们都在盯着他，有的面露不悦，有的面带惊恐，有的幸灾乐祸，仿佛在期待着皇帝立刻下令，对他严惩不贷。

但是随即凯恩斯又想到了那风蚀残垣的沙漠，那广袤无际的沙丘以及那巨大而骇人的沙虫——这些景象他只在胶片书里见过。他忘记了自己刚才的无心失言，屏住呼吸，等待皇帝交代他具体的任务。

“我们都知道美琅脂的奥秘对帝国的未来至关重要。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肯花费时间和精力去揭开它神秘的面纱。人们认为厄拉科斯是个无尽的宝藏，那里的资源取之不尽，所以他们毫不关心也不思考这其中的细枝末节，这真是太过愚昧和肤浅了。”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这就是你即将面对的挑战，帕多特·凯恩斯。我们正式任命你为帝国御用行星学家，受命前往厄拉科斯。”

当埃尔鲁德说这番话时，他低头看着这位饱经风霜的中年男人，暗暗打量了一番。他一眼就看出，凯恩斯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心机：他的情绪和心思全都写在了脸上。宫廷大臣们曾经对他说，帕多特·凯恩斯是个没有半点儿政治野心和欲望的人。他唯一真正感兴趣的是他的工作，以及对宇宙自然规律的研究和领悟。他对陌生世界和恶劣严酷的自然环境抱有如孩童一般的痴迷。他会以无限的热情来执行和完成这份工作，并会交出一份最为诚实的答卷。

埃尔鲁德在位多年，围绕在他身边的大多都是无能之辈，要么是惺惺作态的谄媚小人，要么是唯唯诺诺的蠢货。这些人说的话都是阿谀逢迎，溜须拍马。但是眼前这个外表粗犷的男人，别看不擅交际，不懂世故，却不是个伪善的小人。

而现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想要了解香料真实的面貌，以便提高香料的生产效率，这对帝国来说至关重要。前有阿布鲁尔德·哈克南七年间庸碌无为的统治，后有野心过大的弗拉基米尔·哈克南不久前犯错造成的重大事故，皇帝开始担心如今香料的生产和分配已经遭遇了瓶颈。毕竟香料必须源源不断。

宇航公会需要给他们那些变异的领航员提供大量的美琅脂。而他自己以及帝国的所有上层阶级，每天都需要（而且需求量越来越大）服用美琅脂，以保持他们的活力，延长他们的寿命。还有就是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16]，需要用美琅脂训练和创造出更多的圣母。门泰特[17]则需要用美琅脂来集中精神，提高专注力。

尽管他对哈克南男爵近来的许多严苛管理措施并不怎么赞同，但埃尔鲁德却不能简单粗暴地把厄拉科斯直接据为己有。毕竟哈克南家

族经过了数十年的政治操作，才在李芝家族被驱逐之后被任命为厄拉科斯继任掌权者的。

一千年来，厄拉科斯总督一职一直是作为帝王的恩惠，赏赐给某个家族的，而这个家族凭此可以从沙漠中榨取数不尽的财富，但每任总督的任期不会超过一个世纪。每当此封地即将易主时，都会引来一阵异常激烈的明争暗斗，人们如蜂群一般涌进皇宫，请求皇帝将总督一职赐给自己的家族。而兰兹拉德联合会对皇帝的支持是带有很多附加条件的，有些附加条件就像是套在埃尔鲁德脖子上的绳索。

虽然他是皇帝，但他的权力地位建立在与众多势力的联盟关系上，而这种关系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但又很不稳定。这些势力就包括着兰兹拉德联合会里大大小小的家族、宇航公会，以及像宇联商会这样包罗万象的商业联盟。其他一些势力则更难对付，因为那些势力喜欢隐藏在幕后。

我需要打破这种平衡，埃尔鲁德心想。厄拉科斯的生意做得太久了。

皇帝倾身向前，看到凯恩斯眼里迸发出喜悦和热情的神采。看来他真想去那个沙漠世界——这再好不过了！“行星学家，你要尽一切所能发掘出厄拉科斯上所有的奥秘，并定期向我汇报。哈克南家族将会奉命给予你所需的一切支持和协助。”不过他们一定不会喜欢有个帝国派来的观察员在自己的地盘上四处窥探。

哈克南男爵是新上任的厄拉科斯星总督，目前正被皇帝玩于股掌之上。“我们会为你提供旅途中所需的一切物品。把你需要的东西列

好清单，然后交给我的宫廷总管。到了厄拉科斯之后，哈克南家族的人会奉命为你准备一切所需的东西。”

“我没什么需要的，”凯恩斯答道，“我只需我的眼睛和头脑。”

“是啊，不过让我们看看你能否让男爵为你提供更多的便利吧。”埃尔鲁德又笑了笑，然后让这位行星学家退下了。皇帝注意到，凯恩斯被带出皇宫觐见厅时，他明显兴奋得跳了起来。

汝等不得创造像人一样思维的机器。

——源自芭特勒圣战[18]的总戒律，见于《奥兰治天主圣经》

“苦难是人类伟大的老师。”老演员们站在舞台上齐声唱道，声音整齐划一。虽然这些表演者都只是一些来自卡拉丹[19]城堡下面小镇的普通村民，但他们已经为这一年一度的家族戏剧节做了充足的排练。他们的戏服虽然是自制的，但色彩艳丽，五颜六色。演出的背景道具——阿伽门农宫殿的正面，以及铺着石板的庭院——展现出了一种基于淳朴热情的现实主义，基本上都是仿照古希腊胶片书上的几页快照制成的。

埃斯库罗斯的长剧上演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聚集在剧院里的观众很是热情，气氛也很融洽。球形灯照亮了舞台和一排排的座位，而演员们周围的火把和火盆里烟雾缭绕，为这座剧院增添了一抹芳香的味道。

虽然背景噪音很大，但老公爵那如雷的鼾声仍快要传到舞台上演员的耳朵里了。

“父亲，快醒醒！”雷托·厄崔迪用胳膊肘轻轻捅了捅保卢斯公爵的肋部，低声说道，“戏还没演到一半呢。”

保卢斯坐在私人包厢的椅子上，扭了扭身子，然后坐直了，随后又掸了掸自己宽阔的胸膛，仿佛胸前有面包屑似的。他那张布满皱纹而又瘦削的脸庞，还有浓密而花白的胡子都被阴影遮盖着。此时的他穿着一身厄崔迪家族的正装礼服，左胸前别着一枚红鹰徽章。“只不

过是一群人站在上面说说唱唱罢了，孩子，”他朝舞台眨了眨眼，舞台上的那几个老头老太太仍然站在原地，几乎没动过地方，“我每年都看他们这样。”

“此话非也，我亲爱的保卢斯。人们都在看着呢。”说话的人是雷托的母亲，她就坐在公爵的身旁。海伦娜夫人皮肤黝黑，穿着一件精致的长裙，认真地听着这部希腊歌剧的冗长台词。“专心听歌词吧，毕竟讲述的是你们家族的历史，而不是我的。”雷托瞧瞧自己的父亲，又看看自己的母亲，心里很清楚，他母亲所在的李芝家族跟厄崔迪家族一样高贵显赫，也同样走向了衰败没落。当年的李芝家族正值“黄金时代”，荣华富贵，享用不尽。后来则一落千丈，到如今落了一个日暮途穷，势单力薄。

据传厄崔迪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万两千多年前，是古老泰拉星上的厄崔柔斯后裔。如今，虽然也有过许多悲惨和不光彩的事件，但这个家族还是历经悠远的历史而延续了下来。家族的历代公爵都遵循着一个传统，那就是每年都将《阿伽门农》这出经典悲剧搬上舞台。阿伽门农是厄崔柔斯之子，也是厄崔柔斯的众多子嗣中最出名的一个。因为他是征服特洛伊的将军之一。

雷托·厄崔迪长着一头乌黑的头发，脸形瘦削，尽管有着跟他父亲一样的鹰钩鼻子和线条刚硬的面部轮廓，但总的来说他还是长得更像他母亲。年轻的雷托衣着华贵，但他自己觉得这身衣服很不舒服，他观看着舞台上的表演，大概明白这个古老故事的背景。这部历史舞台剧的作者无疑希望他的观众能够理解剧中那些深奥的典故。这位阿伽门农将军是人类历史上最传奇战争中的一名伟大的军事指挥官，这

场战争远在奴役人类的思维机器出现之前，更远在解放人类的芭特勒圣战之前。

在雷托十四年的人生中，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传奇的压力和重担。他感觉到自己与这个命运多舛的家族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联系。终有一天，他将继承父亲的爵位，并成为厄崔迪家族历史的一部分。他的童年正逐渐消逝，他正渐渐长大成人。他清楚地看到了这个事实。

“不被人觊觎的财富才是最好的，”两位老人齐声念着台词，“宁可将城市洗劫，也不要听从别人的命令。”

在出发驶向特洛伊城之前，阿伽门农献祭了自己的女儿，以保证众神能让自己的船顺风而行。而他那悲痛欲绝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在她丈夫离开的十年里一直在谋划复仇。现在，特洛伊战争的最后一场战役已经告捷，一连串的烽火沿着海岸点燃，把胜利的消息传递回家。

“所有的行动都是在幕后进行的。”保卢斯喃喃自语道，虽然他从来都不是个读者或文学评论家。他只活在当下，享受每一次的经历和取得的成就。他更喜欢和他的儿子或士兵在一起。“但人人却都站在台前，等待阿伽门农的到来。”

保卢斯最痛恨就是无所作为，他总是告诉他儿子，一定要当机立断，哪怕错误的决定也比不做决定要好。在这部剧中，雷托认为老公爵最同情的人是这位伟大的将军，因为这位将军很合他的心意。

老人合唱队乏味沉闷地继续唱着，克吕泰涅斯特拉的扮演者走出了宫殿，说了一大段话，然后合唱队又继续唱起来。一个传令官假装从船上下来，走到台上，吻了吻地面，然后念诵出一大段长长的独白，

“阿伽门农，荣耀的王！你理应接受人们欢呼，因为你摧毁了特洛伊城，毁灭了特洛伊人的家园。敌人的神殿已成废墟，他们的神永失慰藉，他们的土地则是一片的贫瘠。”

战争和混乱——这不禁让雷托想起了他父亲年轻的时候，他曾为皇帝带兵出征，和他的朋友多米尼克一起镇压了埃卡兹星上的一场血腥叛乱。后者现在已经是伊克斯星球维尔纽斯家族的伯爵了。老公爵跟雷托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津津有味地给他讲述自己那些辉煌的往事。

在幽暗的包厢里，保卢斯大声叹了口气，似乎毫不打算掩饰他的无聊和厌烦。海伦娜夫人目光锐利地瞪了他一眼，然后转过头去平复了一下神色，免得被人看到自己的异样，之后则继续面带着微笑，神情专注地看戏。雷托朝父亲咧嘴苦笑了一下，表示同情，保卢斯朝他眨了眨眼睛。公爵夫妇各司其职，从容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终于，在包厢下面的舞台上，阿伽门农乘着战车凯旋，随行的还有一位作为战利品而被虏获的情人——一个几近疯狂的女先知卡桑德拉。与此同时，克吕泰涅斯特拉已经做好了准备，装出一副虔诚而爱慕的样子，等候她恨之入骨的丈夫出现在面前。

老保卢斯开始松开他礼服的领子，但海伦娜立刻伸手把他正在解领口的手拿开。但她脸上依旧带着笑容。

这样的一幕雷托经常会看到，不由得让他心中暗自发笑。他的母亲一直在努力保持着她所谓的“得体礼仪”，而父亲则十分随意，不拘小节。父亲教给他许多治国之道和驭人之术，而母亲海伦娜夫人则教授给她儿子贵族的礼仪和宗教。

海伦娜·厄崔迪公爵夫人是李芝家的女儿。她出生在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但由于家族在经济竞争和政治斗争中失败，整个家族因此失去了权力和威望。在被撤去厄拉科斯总督的职位之后，海伦娜的家族通过与厄崔迪家族的联姻挽回了一些名望。海伦娜的几个姐妹也都嫁入了不同的豪门望族。

尽管公爵夫妇之间有很多不同，但老公爵曾经告诉雷托，在他们结婚的头几年里，他还是真心爱着海伦娜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爱意渐渐消退了，他身边有了很多情人，可能还生了几个私生子，但不管怎样，雷托仍是他唯一的法定继承人。几十年过去了，他们夫妻之间积怨已久，产生了很深的裂痕。如今他们的婚姻完全是政治性的。

“我最初是为了政治才结婚的，孩子，”老公爵曾经对他这样说过，“永远别想去寻找真爱。对我们这种身份的人来说，婚姻就是一种工具。不要把爱情掺杂进来，否则会把一切都搅乱的。”

雷托有时会怀疑，自己的母亲海伦娜是否爱过他的父亲，还是她爱的只是父亲的头衔和地位。最近的她似乎已经变成了保卢斯的御用

管家，总是把他父亲打扮得整洁体面，光鲜亮丽。因为父亲的举止、仪表对他和母亲的声誉都有影响。

在舞台上，克吕泰涅斯特拉迎接她丈夫归来。她把紫色的挂毯铺在地上，这样阿伽门农就可以荣耀地走在地毯上，而不用脚沾泥土。在人们欢呼雀跃和号角齐鸣声中，阿伽门农昂首阔步走进自己的宫殿，而先知卡桑德拉却惊恐地说不出话来，拒绝随他一起进去。她预言自己即将丧命，也预言将军将会惨遭谋杀。当然，根本没人听她的。

通过精心钻营的各种政治渠道，雷托的母亲与其他权贵家族仍然保持着联系，而保卢斯公爵则与卡拉丹的平民百姓建立了牢固而稳定的关系。历代厄崔迪公爵都领导他们的臣民为自己的家族服务。他们只从家族企业获取的利润中，留下适当的一部分给自己的家族，其余的全都公平合理地分给百姓。这是一个富裕的家族，但是不算财大气粗——从不依靠压榨百姓中饱私囊。

在舞台上，当胜利归来的将军去洗澡时，他那蓄谋已久的妻子用紫色的长袍将他紧紧缠住，并刺死了他和他的情人。“我的神啊！死亡的匕首正刺向我！”阿伽门农哭着离开舞台，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

老保卢斯嗤笑了一声，弯腰对他的儿子说：“我在战场上杀过许多人，从来没听到有人临死时这么说过！”

海伦娜叫他保持安静。

“神啊，救救我，又有一剑向我刺来！我就命丧于此了！”阿伽门农哀号道。

当观众们都在全神贯注地看着这悲剧的一幕时，雷托却在心中暗暗思索，想要理清自己对这一形势的看法，以及与自己生活的关系。因为毕竟这是他的家族代代相传的遗产。

克吕泰涅斯特拉并没否认自己就是凶手，她要报复她的丈夫，因为他残忍无情地杀害了他们的女儿，用她来献祭，因为他在特洛伊城奸淫掳掠，因为他明目张胆地把他的情人卡桑德拉带到自己家中。

“荣耀的王啊，”合唱者悲叹道，“我们对您的爱戴无穷无尽，我们哀恸的眼泪永不止歇。蜘蛛将您缠入了那张可怕的死亡之网。”

雷托觉得内心一阵翻滚，五味杂陈。厄崔迪家族过去曾经犯下过可怕的罪行。但是这个家族已经改变了，也许是受到了历史幽灵的驱使。老公爵是个可敬的人，很受帝国兰兹拉德联合会[20]的尊敬，同时也深受百姓的爱戴。雷托希望等到他掌管厄崔迪家族时，他也能做得跟自己的父亲一样出色。

这出戏的最后几句台词念完了，演员们列队走到舞台前，向台下的一众的政界和商界大员们鞠躬致意。这些大员个个衣着精美华贵，与他们尊贵的身份十分相称。

“太好了，终于结束了。”保卢斯叹了口气，不过演出大厅里的球形灯[21]仍然亮着。老公爵站起身来，轻吻了一下妻子的手，然后走出了皇室包厢。“你先走吧，亲爱的。我有话要对雷托说。到接待室里等我们吧。”

海伦娜看了儿子一眼，随即转身，沿着古老的木石结构剧院的走廊离开了。她的神情似乎表明她完全知道保卢斯想说什么，但她还是屈从于他那老掉牙的传统，男人们谈论“重要的事情”，而女人们则到别的地方忙自己的事去。

财阀、大商人以及其他德高望重的当地人开始挤满了走廊，啜饮卡拉丹葡萄酒，咀嚼开胃小菜。“来这边，孩子。”老公爵一边走在后台的过道上一边说着。他和雷托大步流星地走过两个向他们敬礼的卫兵，然后乘坐电梯管道上了四层楼，来到一间金碧辉煌的更衣室。巴鲁特水晶球形灯飘浮在空中，闪烁着温暖的橙色灯光。这个房间以前是一位传奇的卡拉丹演员的住处，现在只供厄崔迪家族的人以及他们的亲信密谈时使用。

雷托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带他到这里来。

保卢斯随手关上门，坐在一把黑绿相间的浮空椅上，然后示意雷托坐在他对面。年轻人乖乖照做，他调整了一下控制装置，把浮在空中的椅子抬高了一些，这样他的眼睛就能和他父亲平视了。只有在私下里，雷托才会这样做，甚至在他母亲面前也不敢这样，因为他的母亲会认为这种行为非常不得体，有损身份。相比之下，老公爵却很喜欢他儿子的这种傲慢和不羁，因为这跟他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你已经长大了，雷托。”说着，保卢斯从他椅子扶手上的一个暗格里取出一根精美华丽的木质烟斗。他单刀直入，并没有太多闲聊，“你不能只学习眼前的东西。所以我要送你去伊克斯学习。”他打量这个一头黑发的年轻人，他看上去很像他的母亲，但肤色比他母

亲更浅，更接近橄榄色。他的脸形瘦削，棱角分明，还有一双深灰色的眼睛。

伊克斯！雷托激动得瞬间心跳加快。那个机器星球。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域世界。帝国里尽人皆知，在那个神秘的星球上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科技和创新，但几乎没有外人去过那里。雷托感觉有些晕头转向，仿佛身处航行在暴风雨的一艘小船里，此刻正站在摇晃不定的甲板上。他的父亲总是喜欢出其不意，制造像现在这样的惊喜，看看雷托对于突如其来的变化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伊克斯人对他们的产业运作严加保密。有传言称他们一直游走于合法性的边缘，制造出近似思维机器的仪器，严重违反了圣战禁令。可父亲为什么送我去这样的地方呢？他是怎么安排的？为什么没人问过我呢？

雷托旁边的地板上冒出了一张机器桌，桌子上出现一杯冰凉的西缀特果汁。年轻人的口味众所周知，就如同人人都知道老公爵没什么嗜好，就爱抽烟斗一样。雷托抿了一口酸酸甜甜的西缀特果汁，咂了咂嘴。

“按照联盟的几大家族约定俗成的传统，”保卢斯接着说，“你要在那里学习一年。伊克斯星的生活与我们星球田园式的生活截然不同。你可要从中好好学习啊。”他端详手里的烟斗，那是用伊拉迦的蓝花楹木雕刻而成的，烟斗呈深棕色，上面有一道道螺旋形的花纹，在球形灯的照耀下，闪闪发光。

“您到过那儿，父亲？”雷托想起来了，笑着问道，“是去见你的老战友多米尼克·维尔纽斯[22]，对吧？”

保卢斯摸了摸烟斗侧面的燃烧垫，点燃了烟草，实际上那只是一种富含尼古丁的金色海草。他深吸了一口烟，然后吐出烟雾，回答道：“去过很多次了。伊克斯人与世隔绝，孤立保守，他们不相信外来人。所以你必须经过无数安全检查、审查盘问和全面细致的扫描才能进入他们的星球。他们知道哪怕有一瞬间掉以轻心，放松警惕，都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后果。因为宇宙里许多大大小小的家族都在觊觎伊克斯星拥有的技术和设备，都想将其据为己有。”

“李芝家族就是其中之一。”雷托说。

“这话可别跟你母亲说。李芝家族现在只剩下过去的一个影子了，因为伊克斯发动了全面的经济战争，彻底击溃了他们，”他俯身向前，吸了一口烟斗，继续说道，“伊克斯人是工业破坏和专利盗取的专家。如今，李芝家族唯一擅长的就是制作廉价的山寨品，没有任何创新了。”

这些事情雷托从来没听说过，他在心里反复思量公爵刚才所说的一番话。老公爵一口一口抽着烟斗，腮帮子一鼓一鼓的，胡子也一翘一翘的。

“孩子，出于对你母亲的尊重，对于你所学的东西，我们事先都经过了一番筛选和过滤。李芝家族一落千丈，下场十分悲惨。你的外祖父伊尔班·李芝伯爵家丁兴旺，子嗣众多，他跟子女在一起的时间比看管家族企业的时间还多。所以不出所料，他的孩子们都是娇生惯养，在蜜罐中长大的，因此他的财富也就灰飞烟灭，最终消失殆尽了。”

雷托点点头，他听父亲讲话的时候，总是神情专注，聚精会神。但是他知道的东西比保卢斯想象的还要多。他私下里听过学监无意中遗留下来的全息录音和胶片书。然而，他现在突然意识到，也许这一切都是精心设计好的，他们有计划地向他一点点揭开他母亲家族的历史，就像一朵花，一次摘下一片花瓣。

雷托一直对李芝家族很感兴趣，所以连带着，他一向对伊克斯星也十分好奇。因为它曾是李芝家族在产业上的竞争对手，最终伊克斯星的维尔纽斯家族作为科技巨头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伊克斯的王室也是帝国里最富有的家族之一——而他即将被送到那里去学习。

父亲的话打断了他的思路。“你的训练伙伴是隆博王子，维尔纽斯家族爵位的继承人。我希望你们两人能够和睦相处。他和你年纪相仿。”

伊克斯星的王子。雷托心里有些打鼓，但愿这个年轻人别像兰兹拉德联合会里那些权贵家族的孩子一样，是个娇生惯养的纨绔子弟。为什么不能是个公主呢？脸蛋标致，身材婀娜，就像上个月他在冬至舞会上见的那位公会银行家的女儿一样。

“那么……这位隆博王子是个什么样的人？”雷托问道。

保卢斯哈哈大笑，仿佛这个话题里包含了很多年少轻狂和放荡不羁。“怎么问起这个了，我也不太清楚。我已经好久没去过多米尼克家见过他和他的妻子珊多了，”他揶揄地笑着说，“啊，珊多——她曾经是皇帝的妃子，却让多米尼克这家伙把她从老埃尔鲁德的眼皮底下给拐走了。”他粗犷地大笑了一声，接着说道：“然后他们便有了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名叫凯莉娅。”

老公爵神秘一笑，继续说道：“我的孩子，你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一年后，作为交换生，你们两个都将来到卡拉丹学习。你和隆博将被带到南部低地沼泽地区的庞迪米种植农场，住在棚屋里，在稻田里劳作。你们还会进入奈尔斯舱游览海底世界，在海里潜水，寻找珊瑚宝石。”他面带微笑，拍着儿子的肩膀说：“毕竟有些东西是在胶片书和教室里学不到的。”

“是的，父亲大人。”他闻到海藻烟草里散发出的一股碘味，不由得皱起眉头，但愿缭绕的烟雾能遮挡住他略带厌恶的表情。他不喜欢自己的生活中出现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但他很尊敬自己的父亲。雷托从很多惨痛的教训中认识到一点，那就是老公爵言出必行，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保卢斯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他的儿子继承自己的衣钵，追随自己的脚步。

公爵慵懒地靠在悬在空中的浮空椅上，接着说道：“孩子，我知道你不太高兴，但对你和多米尼克的儿子来说，这是你们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次经历。在卡拉丹这里，你们两个人将会领悟到我们最大的秘密——如何使臣民对我们誓死效忠，为什么我们毫无保留地相信臣民，而伊克斯的贵族却对其人民没有一丝信任。”

保卢斯神情变得十分严肃，眼睛里再无半点打趣和玩笑。“我的儿，这比你在工业化世界里学到的任何东西都重要，记住：人比机器更重要。”

这是雷托经常听到的一句格言。这句话仿佛就是保卢斯生命中的一部分，对他来说几乎和呼吸一样重要。“我们的士兵之所以个个冲锋陷阵，所向披靡，原因就在于此。”

保卢斯倾身向前，吸完最后一口烟，吐出滚滚烟雾，然后说道：“孩子，终有一天，你将继任公爵，成为厄崔迪家族的族长，成为帝国兰兹拉德联合会里一位德高望重的代表。你将和几大权贵家族的首领平起平坐，拥有同等的话语权。那将会是巨大的责任。”

“我会做好的。”

“我相信你会的，雷托……但是不要太过紧张，让自己放松一下。如果你不开心，别人能看得出来——如果他们的公爵不快乐，那么他们也不会快乐。有压力就要及时化解，这样你就不会受到伤害。”他伸出食指，重重点了点说道：“要寻找更多乐趣。”

乐趣。雷托又想起了公会银行家的女儿，脑海中浮现出她那丰满的胸部和圆润的翘臀，还有她那红润的嘴唇，以及看向他时那妩媚动人的眼神。

也许，他并没有父亲所认为的那样严肃……

他又喝了一口西缀特果汁，酸酸甜甜的凉意在他喉咙里化开，沁人心脾。“父亲，凭您德高望重的地位，还有厄崔迪家族对盟友那忠诚信实的名望，伊克斯人为什么还要对我们如此盘问和审查呢？难道您也认为尽管经过多年教育和培养，厄崔迪人仍然有可能会成为背信弃义的叛徒吗？我们会变得像……像哈克南家族那样吗？”

老公爵皱起了眉头。“曾经的我们跟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过去的那些事情暂时还不能讲给你听，因为你还没有准备好。记住咱们刚才看的那部剧吧，”他举起一根手指，说道，“帝国的形势在不断变化中。联盟的形成和解散都在一念之间。”

“我们的联盟绝非如此。”

保卢斯迎上男孩灰色的眼睛，然后将目光移开，落到一个角落里，他烟斗里冒出的烟雾在厚厚的窗帘处缓缓缭绕。

雷托叹了口气。他想知道的事情太多了，而且恨不得马上就知道。但那些事情从来都是一点一点向他揭示，就像他母亲在一次奢华的聚会上给他吃的花式小点心一样，一小块一小块地喂给他吃。

这时，他们听到外面有很多人在走动，人们正在清理剧院，为下一场《阿伽门农》的演出做准备。演员们会在此期间休息一下，换换戏服，准备为另一拨观众演出。

和父亲一起坐在这个私人房间里，雷托觉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男人。也许下次他会自己点上一根烟斗抽。也许下次他会喝点儿比果汁更烈的东西。保卢斯看着自己的儿子，眼中也溢满了骄傲和自豪之情。

雷托亦望着父亲会心一笑，想象自己将来成为厄崔迪公爵的样子——随后他突然感到一阵内疚，因为他意识到，把公爵的印戒戴到自己手指上，便意味着他的父亲必须先要死去。他不希望那样的事情发生，所幸的是，距离那一天的到来还有很长一段时间。那肯定会在遥远的将来，现在根本不用去多想什么。

宇航公会：维持大联合协定稳定的三大支柱之一。该公会在芭特勒圣战之后，建立了第二所身体一意志训练学校（见《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宇航公会垄断了整个帝国的太空旅行、货运交通，以及星际银行业务，所以帝国公历又被称为宇航公历。

——《帝国概况》

帝国皇帝埃尔鲁德九世威严地坐在金狮宝座上，怒视着站在宝座之下那个肩膀宽阔、自信过度的男人。那个男人站在最下面一级的台阶上，脚上的一只靴子还沾着灰尘，他的脑袋光秃秃的，就像抛光的大理石圆球。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伯爵依然像当年那样豪情万丈，依然表现得像当年那个功勋卓著、万人敬仰的战争英雄，尽管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埃尔鲁德皇帝怀疑是否还有人记得这个男人驰骋疆场、威震天下的光辉岁月。

宫廷内侍艾肯·海斯班迅速走到这位觐见者身旁，语气粗鲁地命令多米尼克把那只脏脚挪开。海斯班面色土黄，留着两撇长长而下垂的胡子。此时凯坦星午后最后的一缕阳光照在高墙之上，留下道道斑驳光影，透过窄窄的棱镜窗户，将河流映成了金色。

伊克斯的维尔纽斯伯爵听从吩咐，把脚挪开了，但仍然目光如炬地盯着埃尔鲁德皇帝。多米尼克的上衣领子上佩戴着一枚紫铜色螺旋形的伊克斯徽章。虽然皇帝的科瑞诺家族比统治伊克斯的维尔纽斯家族势力强大得多，但多米尼克却有一个令人恼火的习惯，那就是平等地看待皇帝，似乎过去的种种恩怨给了他足够的理由，使他能够不拘礼节。这一点是内侍海斯班绝对不赞同的。

几十年前，多米尼克曾率领帝国军队参与了残酷的内战，从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真正尊重过这位帝国的皇帝。埃尔鲁德轻率地娶了第四任妻子哈布拉，从而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几位兰兹拉德联合会的领导人被迫动用家族的军事力量来再次维护帝国的稳定。伊克斯的维尔纽斯家族和厄崔迪家族便是其中的同盟。

多米尼克浓密的胡子下露出了笑容，目光不屑地看着埃尔鲁德。这老秃鹫既没有丰功伟绩，又没有宽宏仁爱之心，配不上这皇位。多米尼克的叔公盖洛德曾经说过：“如果你生来就拥有权力，那么你必须通过善行来证明你配得上它——否则的话就应该放弃。哪怕少做了一点善事，都应该觉得良心有愧。”

多米尼克不耐烦地站在棋盘一样抛光的石板地面上——据说这些石板来自帝国统治下的各个星球——他等着埃尔鲁德开口。帝国麾下是有一百万个星球吗？这里不可能有那么多石头，当然我也不想一个个地去数。

内侍低头看着他，仿佛吃了一肚子的发酵酸奶似的。但是维尔纽斯伯爵却泰然自若，没有一丝不安，他也不问皇帝为何召他来此，只是一动不动地站着，面带笑容地看着老皇帝。多米尼克的表情和那双锐利的眼神，暗示他知道很多关于这个老头儿令人尴尬的秘密，而且远比珊多告诉他的要多——显而易见，这种猜疑让埃尔鲁德感到十分恼怒，就像一根伊拉迦棘刺在扎着他的心一样。

右边有一道人影晃动，就在门口拱门的阴影里。多米尼克发现那里站着一个穿黑袍的女人，是一个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女巫。他看不清她的脸，因为她的脸有一部分被宽大的斗篷遮住了。贝尼·杰

瑟里特姐妹会臭名昭著，隐藏着无数秘密，她们总是靠近权力的中心，始终在监视……也始终在操纵。

“我不会问你这是不是真的，维尔纽斯，”皇帝终于开口了，“我得到的消息绝没有错，我知道你做了罪大恶极的事情。伊克斯的科技！哼！”他那哼的一声，仿佛是有一口痰要从他那干瘪的嘴巴里吐出来似的。多米尼克并没有抬眼瞧他。埃尔鲁德总是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姿态，但却总是空有架势。

多米尼克继续笑着，嘴咧得更大了。“陛下，不知我做了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情。如果您不相信我，那就去问问您的真言师好了。”他瞥了一眼那个穿黑色长袍的女人，那个贝尼·杰瑟里特的女巫。

“你就是罪大恶极——别跟我装傻，多米尼克。”

然而多米尼克还是不说话，他在等，想让皇帝亲口说出他到底犯了什么罪。

埃尔鲁德恼羞成怒，宫廷内侍也被他气得七窍生烟。“该死，宇航公会本就垄断了太空的货运交通，你还给他们设计了新型的远航机，每运输一趟增加了百分之十六的载运量！”

多米尼克鞠了一躬，但仍然笑容可掬。“实际上，陛下，我们已经能够把运载量提高到百分之十八了。这比之前的设计有了更大的改进，不仅革新了机身，还创造出了能使远航机更加轻省小巧的盾构技术。因此运载效率才能够大幅度地提升。这就是伊克斯创新科技的核心，是让维尔纽斯家族几个世纪以来都强盛不衰的关键啊。”

“你的技术改造导致宇航公会运送同等数量货物的飞行次数减少了。”

“怎么了，陛下，这是很自然的啊。”多米尼克看着宝座上的老头儿，觉得他好像得了老年痴呆，“如果远航机每次的运载量增加了，那么运输同等数量的货物，所需的运载次数必然会减少啊。这是很简单的数学原理呀。”

“你的重新设计让帝国皇室家族陷入了十分棘手的困境，维尔纽斯伯爵。”艾肯·海斯班说道。他紧握着自己的官职链徽，就像在攥着一块手帕。他长长的胡子看起来仿佛是海象的长牙。

“哦，我想我明白您关注此事的原因了，陛下。这着实有些缺乏远见。”多米尼克根本不屑去看那个自命不凡、摆臭架子的内侍，而是直接对皇帝说道。原来，帝国的税收是基于航班的次数而不是货物的数量，因此新型远航机的使用确实导致科瑞诺家族的收入大幅减少了。

多米尼克摊开他那双伤痕累累的大手，使自己看上去一副通情达理的样子：“可是你们总不能要求我们公然阻止科技的发展吧？伊克斯绝不会违反大骚乱禁令的。我们的科技创新得到了宇航公会和帝国兰兹拉德联合会的全力支持。”

“你明知道会惹我发火，却还要坚持这么做？”坐在巨大宝座上的埃尔鲁德身子前倾，看上去更像一只秃鹫了。

“行了，陛下！”多米尼克大笑起来，公然藐视皇帝的愤怒，“在科技发展和进步的进程中，个人的感情毫无意义。”

埃尔鲁德从宝座上站了起来，那身宽大松垮的长袍现在就像遮雨篷一样罩在他瘦骨嶙峋的身上：“我不能和公会重新谈判要求按公吨重量征税，这你是知道的，维尔纽斯！”

“而我也无法改变最基本的经济和商业法则，”多米尼克摇了摇头，然后耸耸肩，说道，“生意就是生意，埃尔鲁德。”

听到多米尼克·维尔纽斯用如此直白和平等的口吻对皇帝说话，王庭上的王公大臣们纷纷吓得倒抽一口凉气。“你好大的胆子。”内侍警告说。

但多米尼克丝毫不理会他，继续说下去：“这种设计上的改进影响了很多人，绝大部分的影响都是积极的。我们只关心科技进步，以及为我们的客户，也就是宇航公会，提供最好的服务。一架新型的远航机所花费的成本，要比大多数星系一个标准年的制造成本还要高。”

埃尔鲁德定睛看着他。“也许是时候派我的行政管理人员和授权商去检查你们的生产设施了，”他的声音里带着威胁的语气，“我收到了不少报告，怀疑伊克斯的科学家们可能正在秘密开发非法思维机器，违反了圣战禁令。而我还听说你残酷压榨工人们，弄得人们怨声载道。是这样吧，艾肯？”

内侍沉着脸，点头说道：“是的，陛下。”

“真不知道哪来的这种谣言，”多米尼克嗤笑道，不过他现在也有点儿不敢确定了，“不管怎样，说这话的人得拿出证据来啊。”

“哎，这些报告都是匿名的，所以没有留下任何记录，”皇帝留着长长指甲的指尖敲打着宝座的扶手，同时脸上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是的，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对伊克斯进行一次突击检查，不事先通知，以免有人提前泄露消息好让你们把秘密研制的东西提前隐藏起来。”

“根据帝国与兰兹拉德联合会签订的长久公约，伊克斯内部运作区域是禁区，帝国无权干涉。”多米尼克终于被激怒了，但他仍然尽力保持镇定。

“我并没有签署这项协定，”埃尔鲁德低头看着自己的指甲，“我当皇帝这么久，从来没签订过这种约定。”

“是你的祖先签订的，所以你必须得遵守。”

“我有权签署协议，也同样有权撕毁。你好像还没意识到我才是帕迪沙的皇帝，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兰兹拉德联合会会找你的，鲁迪。”多米尼克话一出口就后悔了，他不该叫埃尔鲁德的小名，他真想把话立刻收回来，但是为时已晚。

皇帝顿时被气得火冒三丈，脸色通红，他一跃而起，指着多米尼克愤怒地破口大骂起来，手臂气得不住地颤抖：“你好大的胆子！”萨多卡卫兵立刻向前，举起武器对准了他。

“如果帝国坚持派人来检查的话，”多米尼克轻蔑而不屑地说，“我会坚决抵制，并且上书兰兹拉德联合会，向兰兹拉德联合会法庭

提出正式控告。你这么做是毫无先例的，你自己知道。”他鞠了一躬，向后退了几步说：“我很忙的，陛下，请原谅我得告辞了。”

埃尔鲁德怒目圆瞪，多米尼克竟敢叫他的小名，那一声鲁迪就像一把匕首捅进他的心脏。他们俩都知道，这个特别的昵称只有一个人用过，那就是埃尔鲁德曾经的情人——美丽的珊多……而如今，她已经成了维尔纽斯夫人。

在平定埃卡兹叛乱之后，皇帝埃尔鲁德授予年轻英勇的多米尼克英雄勋章，并准许他拓展封地，将七公六星系中的其他所有星球都纳入伊克斯星。在埃尔鲁德的邀请下，年轻的维尔纽斯伯爵经常出入宫中。在皇家晚宴和各类的国宴中，这位战争英雄的出席总是会令现场气氛格外热闹。热情豪爽、幽默开朗的多米尼克当时十分招人喜欢，是宴会中极受欢迎的客人，也是晚宴中令人骄傲自豪的同伴。

但也就是在这里，多米尼克遇到了珊多，皇帝的众多妃嫔之一。那时的埃尔鲁德处于未婚状态。因为他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任妻子哈布拉早在五年前就去世了，他也已经有了两个男性继承人（不过他的长子法夫尼尔在那一年晚些时候也被毒死了）。皇帝依然养了很多漂亮的女人，但这只是表面装样子，因为他很少跟珊多或者其他妃子同床共眠。

但危险的是，多米尼克和珊多相爱了，这种情人关系秘密保持了好几个月。五年之后，埃尔鲁德显然已经对她失去了兴趣，于是她选择这时向皇帝提出请求，想获得自由离开皇宫。埃尔鲁德虽然有些困惑，但还是答应了。他是有些恋恋不舍，但也觉得自己没有理由拒绝她这个简单的要求。

其他的妃子认为珊多太傻了，竟然放弃这难得的锦衣玉食和荣华富贵。但珊多已经受够了这种奢华糜烂的生活，她想要的是真正的婚姻，并且生儿育女。而埃尔鲁德显然是不可能娶她为皇后的。

她一获得自由，便马上离开了皇宫，跟多米尼克·维尔纽斯结婚了。他们举行了一个小小的结婚仪式，并交换了誓言，虽然排场低调，但其婚姻的合法性毋庸置疑。

一听到有人要娶她，埃尔鲁德的自尊心就瞬间驱使他改变了主意——但为时已晚。从那以后他就对多米尼克怀恨在心，觉得自己被戴了绿帽子，而且总是疑神疑鬼，担心珊多和她丈夫的床笫之言会泄露自己不为人知的秘密和隐私。

比如鲁迪。

那个徘徊在宝座附近，躲在卡尼达尔花岗石柱后面的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女巫，此时隐藏得更深了。

多米尼克不知道那个披斗篷的女人对这件事是高兴还是生气。

多米尼克强迫自己不要犹豫，也不要着急，自信从容地从两个萨多卡卫兵身前大步走过，进入外面的走廊。毕竟埃尔鲁德只要一发出信号，他们就可以立即处决他。

于是多米尼克加快了脚步。

众所周知，科瑞诺家族的人向来行事鲁莽。他们不止一次被迫用巨大的家族财富来弥补自己因草率和鲁莽而造成的后果。在大庭广众之下，杀死维尔纽斯家族的首领就是鲁莽的行为之一——这会连带着

把宇航公会也卷入其中。公会对伊克斯青睐有加，对伊克斯的关注和支持也与日俱增——并且正在使用伊克斯最新设计的远航机——并且连皇帝和他残暴的萨多卡卫兵都不能对公会有任何反对和阻挠。

但讽刺的是，科瑞诺家族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可宇航公会却毫无战斗力，也没有自己的武器装备。但是如果没有公会和他的领航员们发现穿越折叠空间的安全路径，就不会有星际旅行，也没有星际银行——更不会有让埃尔鲁德统治的帝国。只要接到信号，公会就可以停止星际交通，让军队搁浅，结束军事行动。而如果皇帝的萨多卡军队只能在凯坦星上行动，又有什么意义呢？

最后，多米尼克终于走到了皇宫的大门口，从萨鲁撒熔岩拱门下出来。他等着三名卫兵对他进行安全扫描。

不幸的是，公会的保护只能到此为止了。

多米尼克对老皇帝毫无尊敬之心。他看不起这个统治着百万星球的无能帝王，也曾经试图掩饰自己对他的蔑视，但他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那就是把皇帝看作一个普通的男人，也就是他妻子的前任情人。而受到了怠慢和奚落的埃尔鲁德，一怒之下可以毁灭整个星球。皇帝就是这样一个报复心极强的人。所有的科瑞诺人都是如此。

我也有我的眼线，埃尔鲁德一边看着自己的死对头离去，一边在心中暗想。我可以贿赂那些制造新型远航机零部件的工人——虽然这

可能会有点儿困难，因为据说次人没有思维和头脑。如果这个办法行不通的话，多米尼克，那我可以去找那些被你打压排挤的人，他们自然会投靠到我这边来。你的错误就在于太忽视他们了。

埃尔鲁德的脑海里浮现出珊多那美丽可爱的身影来，他回想起几十年前他们还在一起的亲密时光。紫色的丝绸床单，暧昧而凌乱的睡床，盈盈袅袅的熏香炉还有水晶般璀璨的球形灯。作为皇帝，他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任何女人——而在万千女人当中，他只对珊多情有独钟。

两年间，珊多一直是皇帝最喜欢的妃子，甚至在他的妻子哈布拉在世时，珊多就已经备受宠爱了。她身材娇小，柔若无骨，就像个瓷娃娃一般娇弱妩媚，惹人怜爱。在凯坦的这几年里，她越发地千娇百媚，楚楚动人了。但埃尔鲁德也知道，在她内心深处有一种天生的坚韧和不屈。他们喜欢一起玩多语言字谜游戏。当他邀请珊多来皇帝的卧房与自己同床共枕时，她就曾在他耳边轻声唤他“鲁迪”，而在那激情的时刻，她也会激动地大哭出来。

在记忆中，他听到了珊多那轻柔的声音：鲁迪……鲁迪……鲁迪……

然而，作为一个平民，珊多并不能成为他结婚的对象，甚至连考虑都不能考虑。皇室的高层很少与他的妃子结婚，皇帝更是从不这样做。年轻英俊又意气风发的多米尼克，用他的阴谋诡计和花言巧语让珊多打开了心房，并教唆她欺骗埃尔鲁德，获得了自由，之后他还偷偷把她带到伊克斯，并在那里跟她秘密结婚。后来才得知消息的兰兹拉德联合会对此深感震惊。尽管出了这等丑事，这两个人这么多年来却仍然在一起。

埃尔鲁德向兰兹拉德联合会提出了申诉和控告，但他们却拒绝采取任何行动。因为毕竟多米尼克明媒正娶了这个女孩，而皇帝却从来没有跟她结婚的打算。一切都是合法的。尽管埃尔鲁德嫉妒得要命，但他不能以任何法律条款来定珊多的通奸罪。

但多米尼克·维尔纽斯竟然知道了她对皇帝的昵称。珊多还告诉她丈夫什么了？这种猜疑像脓疮一样在啃噬他。在腕带安全监视器的屏幕上，他看到多米尼克站在大门口，苍白的安全光束扫过他的全身——那扫描仪也是一台精密的伊克斯机器。

他只要发出一个信号，扫描仪就会把一个人的思维意识完全抹除掉，让他变成个植物人。一股意想不到的电涌……一场非常可怕的事故……假如埃尔鲁德用一台伊克斯扫描仪杀死了伊克斯的伯爵，这将会是多么讽刺啊。

哦，他多么想这么做啊！但不是现在。因为时机不对，而且可能会引发很多令人尴尬的问题，甚至可能会带来一场调查。这种级别的复仇需要精心的设计和周密的计划。只有这样，复仇成功所带来的惊喜和最终的胜利才会令人陶醉。

于是埃尔鲁德关掉了显示器，屏幕暗了下来。

站在高大的宝座旁边，内侍艾肯·海斯班发现他的陛下开始微笑起来，但他并没有询问这笑从何而来。

生态学的最大作用是知晓后果。

——帕多特·凯恩斯，《向帝国提交的首份报告——贝拉·特古斯的生态》

在刀锋般锐利的地平线上，浮光闪烁的空气泛着日出时的柔和色彩。在这短暂的瞬间，整个厄拉科斯静谧安详，温暖的阳光倾泻而下，洒遍如褶皱般层层叠叠的沙漠……昏暗的沙漠眨眼间变得格外明亮，温度也随即升高。白色的太阳突然蹿到地平线之上，先前干燥空气中的柔光已然消失殆尽。

终于来到了这个沙漠世界，帕多特·凯恩斯深吸了一口气，这才想起来要把面罩戴上，遮住自己鼻子和嘴以避免水分流失。微风吹动他稀疏的沙色头发。他来到厄拉科斯才短短的四天，但已经感觉到这个地方蕴含着无数的秘密，也许穷其一生也揭示不完。

他更喜欢顺其自然，听天由命。他想带着他的仪器和日志独自穿越布莱德沙海，然后研究熔岩岩石的特征，以及沙丘那层次分明的沙石层。

然而男爵的侄子、哈克南家族的继承人格洛苏·拉班正好说要到沙漠深处去猎捕传说中的沙虫。这样的机会对凯恩斯来说简直太难得了，这诱惑太大了，他无法不动心。

作为随行人员中唯一的行星学家，作为一个科学家而不是一个战士，他觉得自己与所有人格格不入。哈克南家族的沙漠部队从装甲中心带来了武器和炸药。他们乘坐着一辆运兵舰，带领他们的向导名叫

泰卡尔，自称曾经在一个沙漠村庄里居住过一段时间，不过现在他是迦太格的一名水商。尽管他不承认，但他长得的确很像弗雷曼人，但是哈克南家族的人似乎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至于怎样追踪沙虫这种像蛇一样蜿蜒的巨兽，拉班并没有具体的计划。他不想去香料采集场，因为那里的工人会干扰他的猎捕行动。他想要亲自追捕并杀死一只沙虫。他只是把所有他能想到的武器全都带来了，至于如何猎杀则完全打算依靠他的杀戮本能……

几天前，凯恩斯乘坐特使专机抵达了厄拉科斯，降落在这个相对来说新兴的城市。他想尽快开始工作，于是亲自向男爵提交了他的帝国委任书。那个身材瘦削的红发男人仔细地看了一遍凯恩斯的委任书，然后认真核实了一下帝国的官印。他撇了撇厚厚的嘴唇，然后勉强答应和他合作："你只要牢记别妨碍我们真正的工作就好。"

凯恩斯对他鞠了一躬："男爵大人，我就是喜欢一个人做研究，绝对不会妨碍你们的。"

在来到这座城市的头两天里，凯恩斯一直在采购前往沙漠的装备，也和边远村庄的村民们谈了谈，了解了一些有关沙漠的各种传说、习俗、禁忌以及有待去探究的神秘事物。在了解到这些情况和信息后，凯恩斯花了一大笔钱，买了他所能找到的最适合沙漠生存的装备——蒸馏服、定位罗盘、水蒸馏器以及可靠的笔记存储和记录设备。

据说，许多神秘的弗雷曼人部落就居住在这片人迹罕至的荒漠上。凯恩斯想要跟他们聊聊，了解一下他们是如何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但是在迦太格境内的弗雷曼人似乎都很拘谨，谨小慎

微，沉默寡言。每当他想要跟他们交谈时，他们总是匆忙地转身离去……

凯恩斯并不太喜欢这座城市。四十年前，在宇航公会的暗中操纵下，哈克南家族获得了厄拉科斯星作为其封地，于是哈克南家族便在这里齐心协力[23]地建立了新的总部。是的，迦太格是依靠源源不断的人力而快速建造起来的，但建造者既不重视城市建设的细节，也没有精心的设计和规划，可以说十分粗制滥造：一栋栋的建筑都是用不合格的材料建造的，目的只是为了卖弄和炫耀，能用就行，毫无美感。

迦太格这座城市似乎并不属于这里，城市的结构和布局让他很是反感。凯恩斯天生有一种能力，可以一眼看出一个地方的生态系统如何相互交织，他也能洞察到生态系统中的各个环节和部分如何与自然界相互融合。但这个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市在他看来显然是漏洞百出，它的存在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就像星球表面上鼓起了一个脓包。

在迦太格西南部的另一个前哨城市厄拉齐恩则是一座更为原始的城市。它依偎着一道名为“屏蔽场城墙”的山峦式屏障，缓慢而自然地发展着。也许凯恩斯应该先去那里看看。但是由于政治的因素，他不得不向这个星球的统治者妥协。

不过至少，这给了他一个亲身搜寻巨型沙虫的机会。

大型扑翼机载着拉班的狩猎队伍起飞了，没过一会儿，凯恩斯就第一次领略到了真正的沙漠景观。透过舷窗，凯恩斯凝视下面连绵起伏的荒漠。凭借从其他沙漠地区得到的经验，他能够轻而易举地识别出沙丘的类型……依靠它们的形状和线条分布，沙漠所呈现出的这些

自然景象可以揭示很多东西，比如沙漠地区季风的类型，盛行的气流，以及风暴的严重程度等等。沙漠表面的这些纹理和线条，就好比天气的指纹，通过对这些纹理和线条的研究，能够了解到很多东西。他的脸几乎贴在了舷窗的观察孔上，而飞机上的其他人则对下面的景观一点儿兴趣也没有。

哈克南的猎捕队员们都穿着厚重的蓝色制服，同时也都配戴着沉重的武器装备，看上去燥热难耐。他们的武器互相碰撞，刮擦着地板。这些人好像没有盾甲在身就会感到不安似的，但是盾甲和霍尔茨曼屏蔽场会让附近的沙虫都进入疯狂杀戮的状态。看来今天拉班要亲自上阵，捕杀猎物了。

二十一岁的格洛苏·拉班是厄拉科斯那位无能的前任总督之子。他坐在前面，离飞行员很近，正盯着沙地寻找目标的踪迹。他有一头棕色的头发，剪得很短，肩膀宽阔，声音低沉，脾气暴躁；晒得黝黑的脸上长着一双冰冷的淡蓝色眼睛。他似乎做一切事情都尽可能地与自己的父亲截然相反。

“在空中我们能找到沙虫的踪迹？”他问道。

在拉班身后的沙漠向导泰卡尔凑了过来，他好像恨不得能和拉班拉近一些距离：“沙子的移动掩盖了沙虫的行动轨迹。毕竟它们游走于地下深处，所以只有当它靠近沙地表面准备攻击时，您才能看到它移动的踪迹。”

高高瘦瘦的凯恩斯十分专注地听着向导的话，并在心里暗记下来。他很想把听到和看到的所有东西都详细地记在笔记里，但这得等以后有空再说了。

“那我们怎么去找一只来呢？我听说沙漠里爬满了这些沙虫。”

“没那么简单的，拉班大人，”泰卡尔回答说，“大沙虫有自己的领地，有些领地甚至延伸了数百平方公里。它们会在自己的领地的边界内猎杀入侵者。”

拉班则变得越来越不耐烦了，他从座位上转过身来，面沉似水，皮肤显得更黑了：“那我们怎么知道沙虫的领地在哪儿？”

泰卡尔笑了，那两只瞳距很近的乌黑眼睛里流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整个沙漠都归夏胡鲁[24]所有。”

“归谁来着？别跟我绕圈子，有话直说。”有那么一刻，凯恩斯甚至觉得拉班会一拳打向那个沙漠向导的下巴。

“您在厄拉科斯这么久，却不知道这件事吗，拉班大人？弗雷曼人把大沙虫看作是神祇，”泰卡尔平静地回答，“而他们管这个大沙虫叫做夏胡鲁。”

“那咱们今天就杀死一个神好了。”拉班大声高喊，引得机舱后面的其他猎手们一阵欢呼。然后他突然转身对沙漠向导说：“两天后我要启程前往杰第主星，必须得带个战利品回去。所以这次狩猎行动必须要成功。”

杰第主星，凯恩斯心想，那可是哈克南家族的母星。不过至少他一走，就没人来烦我了。

“您一定会得到战利品的，我的大人。”泰卡尔信誓旦旦地说。

“那还用说。”拉班回道，但语气更加乖戾了。

凯恩斯穿着他买的那身沙漠装备，独自坐在队伍的后面。他觉得跟这样的一群人在一起很不舒服。他对男爵侄子的雄心壮志丝毫没兴趣……但是如果这次狩猎能让他有机会看到沙虫那怪物的真容，那也不虚此行，要是他自己探索的话，估计好几个月也不一定能碰上一只沙虫。

拉班凝视着前方的路况，他眯着眼睛，目光凌厉，眼角周围堆起厚厚的褶皱。他仔细观察这片沙漠，在拉班眼中，眼前的沙漠是一顿美味的大餐，而在凯恩斯的眼中，这片沙漠则是一幅壮丽的美景。

“我有个计划，咱们这么办好了。”拉班转过身，看向自己的队伍，然后打开通讯系统，命令观测机聚拢在狩猎队伍所乘坐的扑翼机周围，列队飞行。它们开始在开阔的沙地上巡游起来。下面的沙丘层层叠叠，看起来就像老人皮肤上的皱纹。

“你们看下面那块露出地面的岩石，”说着他做了个手势，同时读出坐标，“我们把那儿当作基地。先在距离岩石大约三百米处的开阔沙地上着陆，然后让泰卡尔带着他那个叫‘沙槌’的装置下去。接着咱们再飞回那块露出地面的岩石，那儿是安全地带，沙虫够不着。”

瘦削的沙漠向导惊恐地抬起头来：“把我一个人扔在外面啊？可是，大人，我不——”

“是你自己给了我启发和灵感，”他又转身对着穿制服的士兵们说道，“这位泰卡尔说过，这个弗雷曼人的装置叫沙槌，能把沙虫引

来。我们把它放置在沙地上，周围埋上足量的炸药，等沙虫来了就引爆炸药。泰卡尔，我们留你在那儿埋置炸药，启动沙槌。完事之后你就穿过沙地，在沙虫到来之前，跑到岩石那边跟我们安全会合，没问题吧？”拉班说着对他灿烂一笑。

“我——我……”泰卡尔张口结舌起来，“看来我别无选择了。”

“就算你来不及跑过来，沙虫应该也不会袭击你，它可能会先去攻击沙槌。所以它还没来得及吃你，就先被炸药干掉了。”

“那我就放心了，大人。”泰卡尔说。

这个弗雷曼人的装置引起了凯恩斯的兴趣，想给自己也弄一个。所以他现在希望能够近距离地观察这个沙漠向导，看看他是怎么跑过沙地，又如何躲避那个对震动十分敏感的“沙漠老人”的。但是这位行星学家深知自己要尽量保持沉默，不要引起拉班的注意，希望这个血气方刚的哈克南人不要主动提出让他去协助泰卡尔。

在机舱后面的客舱里，一个名叫巴托尔的小队长和他的部下们各自把激光枪取了下来，然后查看了一下弹药储备。然后把炸药安装在泰卡尔带来的那个类似木桩的装置，也就是那个叫沙槌的东西上。

凯恩斯好奇地看着那个沙槌，他发现那其实只是个带有弹簧齿轮的发条装置，会发出响亮而且有节奏的震动声。当这个沙槌被插进沙子里，它发出的震动声会在沙漠深处回响，传到“夏胡鲁”能够听到的地方。

“等我们一着陆，你就尽快把这些炸药都埋好，”拉班对泰卡尔说道，“即使没有弗雷曼人这玩意儿，扑翼机的引擎声也会把沙虫吸引来的。”

“我明白的，大人。”泰卡尔说。此时他那橄榄色的皮肤似乎蒙上了一层灰白色，是那种油乎乎的颜色，显得异常恐怖。

扑翼机贴着沙地低空盘旋，扬起沙土。舱门打开，泰卡尔——这时狠下心来——抓紧他的那个沙槌，一下子从扑翼机上跳了下来，双脚叉开落到了松软的沙地上。他好像恋恋不舍地回头望了一眼扑翼机，而它正准备掉头飞向三百米开外的那排坚固岩石。

巴托尔把炸药递给了那个倒霉的沙漠向导，而拉班则做手势叫他们赶快撤离。“希望你别成为沙虫的盘中餐，我的朋友。”他大笑着喊道。舱门还没来得及关上，飞行员就驾驶扑翼机飞走了，把泰卡尔孤零零一个人留在原地。

凯恩斯和其他哈克南家族的士兵们全都涌到扑翼机的右舷，挤在舷窗口，看着他们的向导在开阔的沙地上绝望地安装沙槌和炸药。在这些人的注视下，这个沙漠里土生土长的人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荒漠中求生的野人。

“对不起，打扰一下，请问杀死一只沙虫到底需要多少炸药？”凯恩斯好奇地问。

“泰卡尔应该有足够多的炸药，行星学家，”巴托尔回答他说，“我们给他的量足够把整个城市广场都炸平了。”

凯恩斯的注意力又转回到下面的沙地上。扑翼机飞得越来越高，泰卡尔手忙脚乱地忙活起来，他抓起炸药的零部件，把它们组合到一起，然后用志贺藤缆线把它们捆起来。凯恩斯甚至看到了炸药上有几个小灯在闪烁不已。接着，这个瘦成皮包骨的男人把沙槌插进了致命炸药旁边的沙地里，仿佛把一根木桩扎入了沙漠的心脏。

扑翼机猛地转向，径直飞向那块岩石堡垒，伟大的猎人拉班将在那里舒适而安全地等待。泰卡尔启动了沙槌的弹簧发条装置，然后立刻转身狂奔起来。扑翼机里的一些士兵们甚至开始拿他的下场下注了。

没过多久，扑翼机便降落在一片漆黑而又坑坑洼洼的岩石上，看上去就像松软的沙漠里隐藏着的一块暗礁。飞行员关掉引擎，打开了舱门。拉班把士兵们推到一边，率先跑到了闪烁着微光的岩石上。其余的人则随后鱼贯而出，凯恩斯等着大家先走，最后一个走了出来。

士兵们各自占据观察位置，用双筒望远镜对准远处那个正在狂奔的小小身影。拉班则站在高处，手里拿着一把威力巨大的激光枪，只不过凯恩斯想不出他拿枪打算要做什么。透过望远镜，男爵的侄子望向被炎热扭曲的空气，看到沙上的波浪与海市蜃楼。他集中注意力在那个砰砰作响的沙槌和埋放着炸药的黑色记号上。

其中一架高空观测机报告说，在南边大约两公里处似乎发现了沙虫的踪迹。

远处的沙漠里，泰卡尔正疯狂地奔跑着，脚下沙土飞扬。他朝着那片安全的岛屿——沙海中的岩石之岛——拼命狂奔，但仍然还有好几分钟的路程。

凯恩斯注意到泰卡尔奔跑的姿势很奇怪。他自己似乎就像是一只痉挛的昆虫，在不停地抖动跳跃。凯恩斯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用一种毫无规律的节奏来蒙骗即将到来的沙虫。难道这是沙漠行者们的独门绝技吗？如果是的话，有谁能教教他吗？他必须了解这个地方的一切，包括这里的人、沙虫、香料还有沙丘。这不仅是因为帝国的命令，也是帕多特·凯恩斯自己的心愿。一旦他参与了进来，就要把一切问题的答案都解开，他讨厌留有任何疑团。

大家都在等待，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士兵们开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起来。沙漠向导继续以特有的姿势狂奔着，不知不觉距离岩石也越来越近了。凯恩斯感觉到自己的蒸馏服上的微夹芯层正在不断吸收他身上滴下的汗珠。

他跪了下来，端详脚下的暗色岩石。是玄武岩熔岩，上面被侵蚀的蚀坑是由熔岩中残余的气泡形成的，或者被厄拉科斯星上著名的科里奥利风暴所侵蚀而成的。

凯恩斯捡起一把沙子，任由它从手指流过。不出所料，他发现这些沙粒是石英颗粒，在太阳下闪烁着微光，上面还带着一些可能是磁铁矿的深色微粒。

凯恩斯曾经在别的地方也见过沙子，有些地方的沙子里有锈色，有些沙子里有黄褐色、橙色和珊瑚色的纹路，这些都暗示沙子里有各种不同的氧化物。有些沙子中的颜色可能还来自于风化沉积的香料美琅脂。但是凯恩斯之前从来没在野外见过未经加工和过滤的原始香料。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亲眼目睹过。

终于，盘旋在头顶上空的观测机确认有一只沙虫正在渐渐靠近，体形巨大而且移动速度很快。

士兵们都站了起来。望着远处依稀模糊的沙漠，凯恩斯看到沙地上出现了一道涟漪，就像一根粗壮的手指在水面下面搅动，使水面泛起一层层波纹。沙地上那巨大的波纹让凯恩斯大吃一惊。

“虫子从侧面来了！”巴托尔大喊道。

“它朝泰卡尔冲过去了！”拉班也大喊起来，脸上露出残忍而嗜血的狞笑，“他被夹在沙虫和沙槌之间了。哦，真是太倒霉了。”他宽宽的脸上竟然流露出一种异样的期盼神色。

即使隔这么远，凯恩斯也能清楚地看到泰卡尔加快了奔跑速度，他甚至忘记了自己那独特的蹒跚步调，因为他也发现了那只像山丘一样庞大的沙虫正在向他逼近。凯恩斯完全可以想象到此时那个沙漠人脸上那恐惧又绝望的表情。

这时，带着视死如归的决心和彻底的绝望，泰卡尔突然停了下来，平躺在沙地上，一动不动，凝望天空，也许是在向夏胡鲁虔诚地祈祷吧。

随着沙漠人轻微脚步声的停止，远处沙槌的敲击声显得格外响亮起来，就像皇家乐队正在演奏一样。砰，砰，砰。沙虫也停了下来——然后改变了路线，径直朝埋着炸药的地方而去。

拉班耸了耸肩，若无其事地接受了这个无关紧要的失败。

凯恩斯听到了沙地下面传来了嘶嘶声，那是巨兽在行进。它距离炸药越来越近，就像一个铁块被致命的磁铁牢牢吸引一般。当它靠近沙槌时，那只沙虫突然盘旋着潜入更深的地下，然后猛地从沙地里钻了出来，准备将那个吸引并激怒了它的东西一口吞下——或许这就是这些瞎眼沙漠巨兽的本能吧。

沙虫从沙地里猛然窜起，露出一张足以吞下一艘宇宙飞船的血盆大口。它越升越高，嘴也越张越大，那灵活的颚部像花瓣一样张开。刹那间，它一口吞下了那沙槌以及周围埋着的所有炸药。它那水晶般的牙齿闪闪发光，就像许许多多尖利的小棘刺，盘旋着从它那无底的食道里钻出来。

三百米之外的凯恩斯终于亲眼看到了这个远古巨兽，那山脊一般隆起的脊背，还有那盔甲一般层层叠叠的褶皱，这些都能对它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让这个巨型生物在沙地之下自如游走。沙虫现在吞下了致命的诱饵，开始再一次沉入沙海之下。

拉班站了起来，脸上带着恶魔般的狞笑，手里拿着一个小型的无线控制装置。一阵热风夹带着沙土拂过他的脸，让他的牙齿上沾满了沙粒。他随即按下了控制器的按钮。

远处爆发出一阵巨响，犹如滚滚沉雷，震得整个沙漠都颤动起来。沙海突然之间爆开，就像发生了一场小小的雪崩，沙土四处溅落，形成了一个个指甲状的小沙丘。被沙虫吞掉的炸药在它的食道里依次爆炸了，将沙虫的食道从内部撕开，炸开了它的内脏，同时也撕裂了它皮肤上的盔甲。

当沙尘逐渐散去，凯恩斯看到了那只奄奄一息，垂死挣扎的怪物，平躺在被炸得面目全非的沙地上，就像一只搁浅的毛皮鲸。

“这玩意儿足有二百多米呢！”拉班对他的猎杀成果感到很满意，兴奋地喊道。

士兵们都在欢呼雀跃。拉班转过身，用力拍了一下凯恩斯的后背，力道大得差点儿把他的肩膀拍脱臼了。“你瞧，行星学家，战利品到手了。我要亲自把它带到杰第主星去。”

几乎没人注意到泰卡尔终于跑回来了。他跑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拖着疲惫的身子瘫倒在安全的岩石上。然后怀着复杂的情绪回头看了一眼那个躺在远处沙地上，奄奄一息的巨兽。

沙虫停止最后的挣扎蠕动之后，拉班带头冲了上去。欣喜若狂的士兵们也都大喊着朝沙地跑了过去。凯恩斯急不可待地想要近距离观察这个神奇的沙虫标本，于是便马上沿着哈克南狩猎队开出的崎岖沙路，踉踉跄跄地跟了过去。

几分钟后，凯恩斯终于站在了这只巨大的古老沙虫身前。他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但一脸敬畏。它的皮肤是鳞片状的，上面落满沙砾，厚厚的皮肤上覆着一层耐磨的老茧。然而在被炸药炸开的伤口之中，他看到了沙虫那粉红色的柔软皮肤。沙虫张开的嘴巴就像是一口竖井，上面一颗颗锋利的牙齿现在看起来像是水晶制成的匕首一般。

“这可是这个该死的星球上最可怕的生物啊！”拉班自鸣得意地宣布，“而我亲手杀死了它！”

士兵们仔细观瞧着，但谁也不敢凑上前去。凯恩斯不知道男爵的侄子打算怎么把这件战利品带回去。不过哈克南家族向来行事铺张，所以凯恩斯认为拉班肯定会找到办法的。

这位行星学家转过身来，看到精疲力尽的泰卡尔已经步履蹒跚地慢慢走了过来。他的眼睛里闪烁着银光，就好似燃烧的火光。也许是因为刚刚与死神擦肩而过，现在又看到弗雷曼人的沙漠之神被哈克南人的炸药炸得气息奄奄，这个沙漠人的世界观好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夏胡鲁啊。”他低声呢喃。然后转过头看向凯恩斯，似乎感觉他们俩算得上是同类人，“这可是一只年代久远的沙虫啊，是最古老的沙虫之一。”

凯恩斯走上前去，看着沙虫那硬壳一般的皮肤，又看了看它身体的各个部分，心里思索着该如何着手对这个标本进行解剖和分析。当然拉班应该不会反对吧？要实在不行的话，他就亮出自己钦差的身份，让这家伙明白这是皇帝给他的任务，他必须得服从。

但就在他逐渐靠拢这只古老的沙虫、伸手打算摸一摸时，他突然发现那只沙虫的皮肤正在闪闪发光，它竟然还在动。这只巨兽其实早就已经死了——甚至连神经功能都已经完全丧失，不再抽搐了……但是它的皮肤外层却竟然在颤动和收缩，仿佛正在融化。

正当凯恩斯惊讶地盯着看时，一阵半透明的细胞雨从这只老沙虫的身上滴落下来，就像一颗颗鳞片掉在翻滚的沙地上，眨眼间便消失不见了。

“怎么回事？”拉班喊了起来，脸色铁青。眼前的沙虫似乎正在蒸发。它的皮肤渐渐脱落，变成像变形虫一样的小片，犹如熔化的焊料一般在沙地里抖动，然后钻进沙子里。这只远古巨兽最终陷入了沙漠之中。

最后，地上只剩下了沙虫的骨骼、肋骨上的软骨，还有乳白色的牙齿了。接着，就连这些残骸也开始慢慢下沉，最终融化成一堆堆被沙子覆盖的松软明胶。

哈克南的狩猎队伍后退，保持着安全距离。

在凯恩斯看来，他仿佛在短短的几秒内亲眼目睹了一个生物历经了千年的衰败。是加速熵在起作用。饥渴的沙漠仿佛急不可待地吞噬了每一丝痕迹和证据，掩盖沙虫被人类击败的事实。

凯恩斯暗暗思索着这个问题，倒不是为失去这次解剖标本的机会而感到沮丧，更多的是感到困惑和惊讶，他想知道这种庞然大物的生命周期究竟多么奇异。

厄拉科斯这个星球上有太多的东西值得他去学习和探索了……

拉班站在沙地上，怒火中烧，脖子上的青筋绷得像铁索一样紧。“我的战利品啊！”他转过身，握紧拳头，一拳打在泰卡尔的脸上，把他打倒在沙地上。一时间，凯恩斯以为男爵的侄子可能真的会杀死这个沙漠人。但是随后拉班把他的愤怒转向了仍然还在融化的沙虫，眼看它化成一块块碎片，在沙地上抖动，最后沉入滚滚黄沙。

拉班对着融化的沙虫尖声咒骂起来。凯恩斯转过头看着他，发现他那冷漠而凶狠的眼睛里露出坚定的神色。他那被太阳晒黑了的脸此

刻也涨得更红了。“等我回杰第主星，我会找个更好的猎物。”随后他的心思好像一下子转到了别的念头上，不再理会沙虫的事情，他转过身，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要观察幸存者，并向他们学习。

——贝尼·杰瑟里特教义

传说帝国统治着百万个星球，但是年轻的邓肯·艾达荷一直待在杰第主星，从来没去过别的地方。杰第主星是一个被石油浸染、被工业所覆盖的星球，充满了人造建筑、方正的直角、冷冰的金属和滚滚的浓烟。哈克南家族就喜欢让自己的老家始终保持这样的风格。除此之外，八年来邓肯对于外界的一切都不知晓。

他曾经的那个家，虽然隐藏在昏暗又肮脏的小巷里，但也比现在的这个要强多了。邓肯和家人一起被囚禁了几个月了，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还能走出这座巴洛尼城[25]。他的生日快到了，但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否活到自己九岁生日那一天。他撩了一下卷曲的黑发，发现自己头上满是汗水。

他继续跑，猎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

此时，邓肯正在监狱城的下面，身后的追兵紧跟不舍。他弓着背，冲过狭窄的维修管道，仿若他五岁时，妈妈让他养的那只背部有脊椎的啮齿动物。他蹲下身子，在狭小的缝隙、臭气熏天的通风井以及电力管道之间碎步疾行。那些穿着厚重防弹服的大块头，绝对追不到这里来的。他爬进了一般人根本不该去的地方，手肘被金属墙壁刮伤了。

男孩发誓绝不会让哈克南家的人抓住自己——至少今天不会。他讨厌那些人的游戏，拒绝成为任何人的玩物或猎物。他凭借嗅觉和直

觉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他感到有股泛着腐臭味的微风拂过自己的脸庞，于是开始警惕地留意起空气流动的方向。

他的耳朵里回荡着自己前行时听到的回声：那是其他被囚禁的孩子们奔跑的声音，他们同样在绝望而拼命地逃命。他们应该算是邓肯的队友，但他已经从之前的屡次失败中得到了一个教训，那就是不能依靠那些求生技能不如自己的人。

他发誓这次一定要摆脱那些猎人，但他知道那些人永远也摆脱不了。在这种受控的环境中，追捕他的那些人会再次抓住他，然后再次地放他出来，再追捕他，让他一次又一次地拼命逃跑。他们把这称为“训练”。但究竟训练的是什么，他完全不知道。

邓肯的身体右侧还隐隐作痛，那是上一次逃跑时受的伤。那些人似乎把他当成了一只珍稀动物，把他折磨得遍体鳞伤之后，再把他受伤的身体放入皮肤编织机和细胞修复器里。他的肋骨还是有些疼，不过已经一天比一天好了。直到今天。

从定位信标被植入他肩膀肌肉里的那一刻起，邓肯就再也无法真正逃离这个被奴隶主所拥有的城市了。巴洛尼城市是一座由塑钢和装甲强化玻璃建造而成的巨石建筑，有九百五十层楼高，四十五公里长，没有任何地面开口。在哈克南人的追捕游戏中，他总是能找到很多地方藏身，但却永远也逃不出这座城，也永远无法获得自由。

哈克南家族关押了许多囚犯，他们对这些囚犯百般凌辱和虐待，迫使他们认命服从。如果邓肯能在这次逃跑训练中获胜，如果他能躲避这些追捕者足够长的时间，那么监狱管理员就会答应放走他和他的

家人，让他们回到原来的生活。所有的孩子都得到了同样的承诺。因为受训者需要有一个奋斗的目标，一个获胜的奖赏。

他凭直觉穿行于秘密通道，尽量压低自己的脚步声。在不远处，他听到了眩晕枪开火的爆破声和嘶嘶声，以及一个孩子痛苦的尖叫声。接着他又听到一阵牙齿打颤般的抽搐声，看来又有一个孩子被击倒在地了。

如果被追捕者抓住，就肯定会受到伤害——有时这种伤害会很严重，这取决于当时“受训者”的供应量。这可不是小孩子玩儿的捉迷藏游戏。至少对受害者来说绝对不是。

虽然小小年纪，但邓肯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生与死都是有代价的。哈克南家族毫不在乎有多少幼小的孩子在训练的过程中受到了伤害。因为这就是哈克南家族制定的游戏规则。邓肯非常清楚游戏能有多么残酷。他以前见过类似的事情，特别是一些和他一起被关在监狱里的孩子，他们会把昆虫的翅膀扯下来，或者把老鼠的幼崽用火点着。而哈克南家族以及他们的军队就是那些孩子的成人版，只不过他们拥有更强大的资源，更丰富的想象力，以及更凶狠恶毒的心肠。

他找到了一个狭窄生锈的梯子，于是他毫不犹豫，悄无声息地爬了上去，躲进了黑暗之中。邓肯不得不做出一些意料之外的举动，比如躲在他们很难找到的地方。随着这样的艰险的生活一天天继续，日积月累，他的一双手已经伤痕累累，布满伤疤和瘢痕了。

这座古老的巴洛尼城依然坚如磐石，牢不可破。邓肯所在的这片区域里设施完好。建筑里的电源线和浮空管像虫洞一样穿过主体结构

——有的管线是直的，有的是弯的，还有一些则是斜的。这个地方就像一个巨大的障碍赛道，哈克南的狩猎队伍可以随意朝他们的猎物开火，而不用担心会对建筑造成什么重大的损伤。

在他头顶上的主通道里，他听到了军靴飞奔的脚步声，头盔上通信器里传来的嗡嗡声，还有一声叫喊。附近传来的“嘀嘀”信号声则表明士兵们已经搜索到他植入体内的定位装置，锁定了他的位置。

炽热的白色激光枪瞬间开火，炸开了他头顶的天花板，熔化了金属隔层。邓肯放开梯子，纵身而跃，向下坠落而去。一名武装士兵把滚烫的地板揭起来，朝他扔了过去。其他士兵则再次开枪，打断了梯子的支脚，梯子随孩子一起掉了下去。

邓肯落在了较低的一个竖井的地板上，沉重的梯子随后“哐当”一声砸到他的身上。但是邓肯并没有因为疼痛而哭出声。那只会让追兵更快地追过来……他已经不再指望能长时间地躲开那些追捕者了，因为肩膀上的定位装置一直都在闪烁。除了哈克南人，谁还能赢这场游戏呢？

他挣扎着站了起来，重新燃起疯狂的斗志和对自由的渴望，然后再次奔跑起来。但令人沮丧的是，前面的小隧道已然成了一条宽阔的通道。路一宽可就糟了，那些大块头就能追上来了。

他听到了身后传来阵阵叫喊声，以及枪声和越来越急促的脚步声，随后还有中弹后的尖叫声。追捕者们用的应该是眩晕枪，而邓肯十分清楚在今天的追捕中，大多数人肯定都会被抓住——而且越晚被抓，危险越大。因为猎人们并不想输。

邓肯必须从中幸存下来。他必须得是最强的那一个。因为如果他死了，他就再也不能回去看他的母亲了。但如果他活着并打败了那些混蛋，那他的家人也许就能得到自由……甚至像哈克南的那些公职人员一样，在杰第主星上都能享有一些自由。

邓肯以前也见过一些打败了猎人的受训者，那些孩子后来都不见踪影了。如果那些公告说的是真的话，那么这些获胜者和他们被囚禁的家人就应该是已经从巴洛尼城的地狱里被释放，重获自由了。但所有的这一切，邓肯都无法证实，但他有足够的理由去质疑哈克南家族给出的承诺。然而他仍想要去相信他们，因为他不能放弃希望。

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的父母会被关进这个监狱。他们只是小小的政府公务员，能犯下什么大罪受到这样的惩罚呢？他只记得曾经的他们过着平常的生活，而且也很快乐……但突然有一天，他们就被送到了这里，每天都受到欺压和奴役。如今，小小的邓肯每天都被迫为活命逃跑，为自己和家人的未来斗争。而他也越来越擅长此道了。

他还记得他人生中最后一个平常日子的下午，他在哈克城一个修剪整齐的露台草坪上散步，哈克南家族限制他的臣民拥有露台公园，这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公园之一。花园和树篱被精心施肥和照料过了，毕竟这个星球长期处于污染状态，所以土壤遭到破坏，植物很难长好。

邓肯的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一直喜欢玩这种无聊的草坪游戏，也就是将自动球朝草地上放着的目标扔去，球内部的高熵装置会使球随机弹跳。男孩发现，相比之下他还是更喜欢跟小朋友们肆无忌惮地嬉闹，因为成年人的游戏与孩子们的不同，枯燥无味不说，还附带一大堆规则。

一个年轻的女子站在邓肯身旁观看比赛。她有着一头巧克力色的头发，皮肤黝黑，颧骨很高，原本应该十分美丽的容貌，却因为她苍白紧绷的表情和凌厉的目光而显得黯然失色。他不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只知道她的名字叫詹妮斯·米拉姆，好像跟她的父母一起工作。

邓肯看大人们在草坪上嬉戏，听着他们的笑声，然后对那个女人笑了笑说：“他们变得和老头儿一样了。”詹妮斯显然对邓肯以及他的看法并不感兴趣，因为她只是严厉地哼了一声，不怎么理睬他。

在朦胧的阳光下，邓肯继续看着人们游戏玩耍，但对身边这个陌生人却越来越好奇了。他能感觉到她很紧张。这个詹妮斯，似乎并没有心思看别人游戏，而是时不时地四处张望，好像在寻找什么。

没过多久，哈克南的军队就来了，把邓肯的父母还有他，甚至他的叔叔和两个堂兄弟都抓了起来。他凭直觉就知道，这一切都是詹妮斯造成的，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吧。从此他再也没见过这个女人，而他和他的家人现在已经被关在监狱里半年了……

随着一阵嘶嘶声，他身后的天花板上有一扇活板门被打开了。两个身穿蓝色制服的士兵从上面跳了下来，用枪对准了他，然后得意洋洋地大笑起来。邓肯立刻向往前冲去，同时左躲右闪，躲避激光枪的光束。激光枪一下子击中了墙壁，光束从墙壁反弹回来，在走廊里留下一道像被闪电劈过一般烧焦的痕迹。

邓肯马上闻到了一股金属烧焦后的臭氧味。只要被一道激光射中，他就没命了。他厌恶那些猎人们狞笑的样子，仿佛是在故意戏弄他。

两名追兵从离他只有一米远的侧面通道里冲了出来，但邓肯跑得太快了，要么是那两个人没看见他，要么是他们没来得及做出反应。邓肯一拳打在其中一个壮汉的膝盖上，把他撞到一边，然后全速从两人中间冲过去。

那个壮汉趔趄了一下，然后被一道激光射中了盔甲，他连忙喊道：“别开枪，白痴！自己人！”

邓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奋力奔跑，因为他清楚自己还是个孩子，这两条小短腿绝对跑不过那些训练有素的大人。但是他绝不会放弃。因为他天生就不是个会放弃的人。

前面出现了一条敞开的走廊，他看到通道的岔口处亮着明晃晃的灯光。当他越来越靠近时，脚底突然打滑了起来。他立刻停下脚步，发现那个十字岔口根本不是通道，而是一个浮空管，也就是一个圆筒形的通风井，中间有霍尔茨曼[26]力场。悬浮的子弹头列车从巨大的监狱城一端径直行驶到另一端，毫无阻力地从浮空管道穿行而过。

这里没有门，也没有开口的通道。邓肯再也跑不动了。身后的士兵们举着枪，朝他一拥而上。就算他现在投降，他怀疑那些人仍会开枪把他击倒。这是很有可能的，他思忖着，毕竟我把他们惹毛了。

在他面前这个水平方向的通风井中间，有悬浮力场在闪闪发光。他模糊地知道那是干什么用的。他只有一个地方可去，但是不确定真的到了那儿之后会发生什么——但是他知道如果那些士兵抓住他的话，他一定会受到惩罚，甚至很可能会被他们残忍地杀死。

于是，就在那些人渐渐逼近他时，邓肯转过身来，注视着悬浮力场。他深吸一口气，壮起胆子，手臂一甩，纵身跳进了那闪闪发光的管子里。

当他迅速下落时，卷曲的黑发在微风中飘动不止。他大声喊叫着，那声音听起来介乎于绝望的哀号和解脱的呐喊之间。假如他最后死在这里的话，那他至少在临死前的最后一刻里终于获得了自由！

就在这时，霍尔茨曼力场把他包裹了起来，并且牢牢接住，使得他的身体猛然一震。他感觉自己的胃差点儿被挤到了胸口，这才发现自己已经被一张看不见的网给兜住了。他浮在半空，没有掉落下去，而是悬在力场的中间。这屏蔽场的力量足以使高速的子弹头列车悬浮起来，让它们在广阔而巨大的巴洛尼城里穿梭飞驰，所以肯定也能接得住他。

他看见士兵们冲到站台边上，朝他大声怒吼。其中一人挥舞着拳头，另外两个人则举起枪对准了他。

邓肯在力场里不住挣扎，想要游过去——不管什么动作，只要能离开这里就行。

伴随着一声警告，一名士兵把同伴手里的激光枪按了下去。邓肯听说过如果激光枪的光束穿过霍尔茨曼力场的话，会引起相当可怕的后果：光束和力场碰撞在一起，相互作用，会产生一种毁灭性的潜在能量，就像已经被禁用的原子武器一样致命。

于是士兵们转而使用眩晕枪朝他开火。

邓肯在半空中翻滚。虽然他手无寸铁，无处可躲，不占任何优势，但至少他在扭动和旋转中，使自己成了一个移动的靶子。眩晕枪的能量波在他身体两侧变成了弧形，路径也由直线变成了曲线。

尽管受到霍尔茨曼力场的限制，他仍然能感觉到周围的气压有所变化，并能感觉到气流的运动轨迹。他在半空中不停地翻腾跳跃——直到看见一辆迎面驶来的子弹头列车发出的灯光。

而他就身处力场的中心！

邓肯挣扎起来，拼命地想要离开。他让自己飘向悬浮区的另一边，远离士兵的火力。士兵们则继续开枪射击，但由于气压的变化，眩晕枪的能量波反而距离目标更远了。他看到穿制服的人开始调整枪口的位置。

他的下方是通向巴洛尼城内部的其他通道，有各种入口、坡道和平台。也许他能进入其中一个通道……如果他能逃离这个封闭管道的话。

另一道眩晕能量波呼啸而来，这一次击中了他肩膀附近靠近背部的地方，他顿感一阵麻木，肌肉和皮肤像爬满了上千只带刺的昆虫似的。

这时，邓肯终于摆脱了力场的磁力，摔落下来。他脸朝下坠落下去，正好看见了下面的站台。他伸出那只还有些力气的胳膊去抓栏杆。子弹头列车带着一阵风擦着他呼啸而过……差几厘米就撞到他了。

他已经尽力缓解坠落的冲击力了，但即便如此，这股巨大冲击力还是差点儿把他的胳膊给扯掉。邓肯挣扎着爬上站台，跑进了一条隧道，但进去之后发现那只是一个小凹室，周围只有金属墙，看不到任何出口。凹室的门还紧闭着，并且上了锁。他用力地敲打门，无路可去了。

这时，他身后的那扇门也“哐当”一声关上了，他被关进了一个金属墙壁的箱子里。他被困了在里面。这一次的逃跑训练也宣告结束。

过了一会儿，士兵们打开了后门。他们的目光和他们的武器一样锐利，眼神中既带着愤怒，又流露着些许钦佩。

邓肯无可奈何，只有顺从地等待，等他们用枪把他打死。

但他并没有被杀死，相反，狩猎队的队长一本正经地对他笑着说：“恭喜你，孩子。你做到了。”

精疲力竭地回到牢房后，邓肯和父母坐到了一起。他们每天吃的都是些淡而无味的谷物、淀粉蛋糕和蛋白片——这些食物营养丰富，但几乎都是用难闻的或没有味道的东西做成的。到目前为止，抓住他的士兵们并没有跟他说什么，只说了一句“做到了”。这句话应该意味着自由吧。他只能这么心怀希望地想了。

他和家人所在的这间牢房很脏。尽管他的父母尽力保持房子的清洁，但他们没有扫帚，也没有拖把和肥皂，水也很少，所以不能把水浪费在做卫生上。

在被囚禁的这几个月里，邓肯接受了残忍而激烈的“训练”，而他的家人则充满恐惧地坐在牢房里，什么也做不了。监狱里的每个人都有号码，还有奴隶牢房的地址，而且大家（除了邓肯以外）都无事可做——不用干活，也没有娱乐。他们只是在等待判决的变化……但是又害怕这变化的到来。

邓肯既兴奋又自豪地告诉母亲他的冒险经历，给母亲讲述他是如何用计策战胜那些追击者的，他又是如何随机应变，打败哈克南最精良的士兵的。在这一天的逃跑训练中，其他的孩子也没有一个成功逃脱的，但邓肯确信自己已经做到了最好，足以换取自由。

他们随时都会被释放。他想象着他的家人再次聚在一起，自由地站在监狱之外，再次抬头仰望晴朗星空的情景。

他的父亲则用骄傲的目光凝视这个男孩，他的母亲却觉得难以相信这种事情会是真的。她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哈克南人不会兑现他们的承诺。

没过多久，牢房里的灯光开始闪烁起来，原本不透明的门变得透明，随后被打开。一群身穿蓝色制服的狱警站在面带微笑的狩猎队长旁边，邓肯就是被这个人抓住的。邓肯的心都快跳出来了。这是来释放我们吗？

但他很不喜欢狩猎队长脸上的那种笑意。

穿制服的人站到一边，以表示对一个肩膀宽阔、嘴唇厚实、肌肉发达的人的尊重。这个人的脸被晒得红红的，就好像他在阴暗的杰第主星以外的地方待了好长时间似的。

邓肯的父亲立刻站起身来，然后笨拙地鞠了一躬，说道：“拉班大人！”

拉班没有理睬那对父母，他的眼睛只盯着那个脸蛋圆圆的年轻受训者。“狩猎队长告诉我，你是表现最棒的男孩。”他对邓肯这么说道。他迈进牢房，士兵们随即跟在他身后也挤了进来。拉班咧嘴笑了开来。

“大人，您应该在今天的训练中看到他的表现了，”狩猎队长说，“从来没见过比他还机灵的小崽子。”

拉班点了点头说：“11368号，我看过你的记录，也看过你在狩猎游戏中的全息影像。你的伤怎么样了？不严重吧？你还年轻，我相信很快就会痊愈的。”他的脸色随即一沉，说道：“你身上还有很多乐趣有待发掘。就看看你是怎么对抗我的吧。”

他转身说道：“跟我去打猎吧，孩子，现在就走。”

“我的名字叫邓肯·艾达荷，”男孩语气挑衅地回答，“我不是一个数字。”他的声音又细又尖，但却透着一股勇敢无畏的劲头，让他的父母感到十分震惊。士兵们也都很吃惊，转头看向他。邓肯看向他的母亲，寻求她的支持，仿佛期待得到鼓励和奖赏。但她的母亲却立即示意他闭上嘴，别说话。

拉班冷静地从站在他旁边的士兵手中夺过一把激光枪，然后毫不迟疑地朝邓肯父亲的胸口开了致命的一枪。可怜的父亲“砰”地一声撞在墙上。还没等他的尸体滑落在地，拉班就换了一把武器，把邓肯母亲的脑袋也烧成了灰烬。

邓肯惊声尖叫起来。他的父母现在都倒在了地板上，成了一摊毫无生气的尸体，上面满是水泡和烧焦的痕迹，血肉模糊。

“现在你没有名字了，11368，”拉班说，“跟我来。”

士兵们一把抓住邓肯，不让他冲到死去的父母身边，甚至连哭的时间都不给他。“在我们开始下一轮的游戏之前，这些人会让你做好准备。我需要换个地方好好捕一次猎。”

士兵们把不停踢打和尖叫的邓肯拖出了这个充满噪声的牢房。他觉得自己的内心已经死了——只有一股冰冷的仇恨之火在他胸中燃烧，把他童年的一切痕迹都烧得一干二净。

民众一定认为他们的统治者比他们更伟大，不然他们为什么要追随他呢？最重要的是，一个领导者必须是一个表演者，给予他的臣民们所需要的面包和马戏表演。

——保卢斯·厄崔迪公爵

不知不觉，几个星期过去了，这些日子里雷托一直在为去伊克斯留学而做准备，他要把所有关于这里的记忆都牢牢印刻在脑子里，把故乡的所有景象都铭记心中，以便在未来一年背井离乡的生活中，慢慢提取这些记忆和片段，以慰思乡之情。他会想念卡拉丹咸湿的空气，想念如轻纱般的晨雾，想念午后像是优美乐曲一般的沙沙雨声。伊克斯那个光秃秃且黯然无色的机器星球，怎么能跟这里比呢？

在这个水资源丰富的星球上，有许许多多的宫殿和度假别墅，而坐落在海边悬崖上的卡拉丹城堡是他真正的归属之地，同时也是政府的主要所在地。终有一天，他将会戴上公爵印戒，作为第二十六代厄崔迪公爵端坐在城堡的宝座之上。

他的母亲海伦娜大部分时间都在为他操心，总是忧心忡忡，常常诵经祷告，摘引《奥兰治天主圣经》[27]里她认为非常重要的章节。儿子将要离开她整整一年的时间，她为此苦恼不已。但是她不会对老公爵的命令提出异议——至少不会让别人听到。她的表情很不安，雷托意识到，在帝国这么多星球里，保卢斯却偏偏选择把他送到伊克斯星，这让母亲海伦娜尤其感到震惊。“那是一个滋生和发酵可疑科技的温床。”等她的丈夫走远，听不到他们说话的时候，她这么对雷托说道。

“您确定，您这么说不是因为伊克斯是李芝家族的死对头，母亲？”雷托问她。

“我不这么认为！”她正给雷托的衬衫系上优雅的衣领，说这话时，细长的手指突然停住不动了，“李芝家族依靠的是久经验证的真正的技术设备，这些设备的安全性完全能够符合规定的标准。李芝家族一直以来都严格遵守和执行圣战禁令，这一点没人能提出质疑。”

她的一双黑色眼睛现在直直地凝视雷托，接着突然泪流满面。她抚摸着雷托的肩膀，发觉最近他又长高了不少，几乎跟她一样高了。“雷托，我的儿，我不希望你到了那里之后就失去纯真的本性，或者丧失了灵魂，”她对他说，“风险实在太大了。”

在这之后，公爵一家人到餐厅里用餐，各自安静地吃炖鱼和饼干。海伦娜又一次请求老公爵把雷托送到别的地方去。但对她的担心，保卢斯只是一笑了之。海伦娜始终拒绝让步，态度平和却也十分坚决，最后终于惹得老公爵勃然大怒：“多米尼克是我的朋友——上帝啊，我们的儿子只有在他那里才能学到真东西，除了他别无二人。”

雷托尽力专注地吃饭，却被母亲的抗议弄得有些心烦意乱。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站在了父亲这边。“我想去那儿，母亲，”他把勺子轻轻放在碗边，然后重复着她母亲经常对他说的一句话，“这是最好的选择。”

在雷托的成长过程中，保卢斯的很多选择都令海伦娜感到厌恶，比如：让雷托与村民一起干活；带他出去与百姓面对面地交流；让他和平民交朋友；鼓励他亲自去干又脏又累的工作。雷托看到了其中所

蕴含的智慧，因为终有一天，他将成为这些臣民的公爵。但是海伦娜仍旧以各种理由提出反对，而且经常引用《奥兰治天主圣经》里的章节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雷托的母亲尽管在重要会议和公共活动中保持着完美的形象，但实际上她并不是一个有耐心的女人，而且对她唯一的孩子也并不怎么热情。她总是对自己的外表很挑剔，经常说她再也不要生孩子了。抚养一个儿子和管理公爵的家务事已经占用了她大部分宝贵的时间，她本可以把这些时间花在学习《圣经》和其他经文上的。显然，海伦娜生下这个儿子只是为了履行她对厄崔迪家族的使命，而不是真心渴望当一个抚养孩子长大的母亲。

也难怪老公爵要找一些不那么挑剔和难相处的女人做伴了。

有时到了晚上，雷托能听到父母在伊拉迦柚木制成的厚重大门后面激烈地争吵，他们暴跳如雷的声音在整个城堡里回荡着。海伦娜夫人完全不同意把他们的儿子送到伊克斯。但是老公爵保卢斯是厄崔迪家族的首领，他的话就是金科玉律，不管在城堡里还是在整个卡拉丹，不管他那心急如焚的妻子怎样反对，都无法使他的决心产生一丝动摇。

这是最好的选择。

雷托知道，他们的婚姻是包办的，只是为了满足几个权贵家族的需求而在兰兹拉德联合会家族之间达成的一笔交易。这是摇摇欲坠的李芝家族孤注一掷的最后一搏，而厄崔迪家族也希望这个曾经创造出辉煌科技的家族，有朝一日能够东山再起。与此同时，老公爵也因迎娶了李芝家族众多女儿中的一个而得到了不少好处和回报。

“贵族家庭里几乎容不下对爱情的痴迷和浪漫，小民们为爱情而神魂颠倒，那种难以克制的激情是贵族们永远也感受不到的。”他的母亲曾经这样对他解释婚姻的政治意义。毫无疑问，他知道等待他的将会是同样的命运。在这一点上，就连他父亲也同意母亲的看法，而且比她更加笃定。

“家族的第一原则是什么？”老公爵不厌其烦地重复问他。雷托不得不一字不差地回答着同样的一句话：“永远不要为爱而结婚，否则就会把整个家族带入深渊。”

雷托已经十四岁了，还从来没有恋爱过，尽管他的确感受过欲望之火的灼热难耐。他的父亲鼓励他和村里的姑娘们厮混，只要他觉得哪个姑娘吸引人，就可以跟她玩玩——但是不要给出任何承诺。因为是厄崔迪家族未来的继承人，所以雷托怀疑自己永远也不会有什么机会爱上一个女人，特别是那个最终将要被他娶作妻子的女人……

一天早上，就在雷托计划启程离开的前一周，他的父亲拍了拍他的肩膀，带着他一起四处巡游，跟百姓们亲切交谈，甚至连仆人也都问候了几句。公爵带领一个小小的仪仗队走进了城堡下面的海滨小镇，逛街购物，跟臣民们近距离接触。保卢斯经常和他的儿子像这样一起外出巡游——雷托一直觉得每次巡游都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碧空如洗，老公爵笑容满面，那洋溢着慈祥和善良的面容极富感染力，让百姓们深受感动。当这位亲切和蔼，精力充沛的老人走在百姓中间时，人们都兴高采烈起来。雷托和他的父亲一起漫步在集市上，经过蔬菜摊和鲜鱼摊，去看用打烂的蓬吉纤维和火线织成的漂亮挂毯。保卢斯·厄崔迪经常在这里给他的妻子买一些小玩意或纪念

品，尤其是在他们争吵之后，不过公爵似乎并不了解海伦娜的喜好，所以从来没挑选对合她心意的东西。

老公爵在牡蛎摊前突然停了下来，他抬头望着乌云密布的天空，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于是他低头看着儿子，咧嘴一笑，捋了捋他那浓密的胡子说道：“啊，孩子，我们得准备一场精彩的表演，好为你送行。你的送行会要让所有卡拉丹人都难以忘怀呀。”

雷托强迫自己不要觉得难为情。他听说过父亲曾经有过很多疯狂的想法，知道老公爵经常会不按常理出牌，而且一旦打定主意就会坚持到底。“那您想到什么好主意了吗，父亲大人？需要我做什么吗？”

“不需要，什么也不用做。我将亲自宣布为我的继承人和儿子举行一场送行会。”他抓住雷托的手，高高举起，在空中挥舞，仿佛在欢庆胜利。然后他低沉浑厚的声音响起，令在场的人都安静了下来：“我们要举行一场斗牛表演，一场为民众而举办的传统盛会。这一天将会成为卡拉丹的庆祝日，并且制成全息影像传送到全球各地。”

“是萨鲁撒公牛[28]吗？”雷托问道，他脑海中浮现出那些脊背高高隆起的野兽，黑色的脑袋上长着很多只角，眼睛是多面的。雷托小的时候经常去马厩里看那些可怕的动物。马夫长伊雷斯克曾经是李芝家族的一名老仆，被他母亲召来，为保卢斯照看公牛，好让他偶尔过过斗牛的瘾。

“当然了，”老公爵说，“像往常一样，我还要亲自跟它们斗一斗呢。”说着他夸张地挥动起手臂来，仿佛想象自己身披色彩艳丽斑斓的斗篷。“我这把老骨头还灵活得很呢，足可以躲避开像萨鲁撒公

牛那样笨重的家伙。我会让伊雷斯克去准备一头公牛——要不然你亲自给我挑选一头吧，孩子，你说呢？”

“我以为您不会再亲自斗牛了，”雷托说，“您都快一年没上场了，自从……”

“这种话你是从哪儿听来的？”

“是您的大臣们说的，这太危险了，父亲。何不让别人替您去斗牛呢？”

老公爵哈哈大笑起来：“多么愚蠢的想法啊！我离开赛场只有一个原因：有一段时间，公牛的质量有所下降，因为基因遗传不平衡，公牛战斗力不强，所以就变得毫无价值了。不过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改变了，新的公牛正在陆续培育出来，而且比过去更加强壮有力。伊雷斯克说那些牛已经准备好战斗了，而我也是如此。”说着他伸出胳膊，搂住雷托窄窄的肩膀，“我要用一场斗牛表演[29]为我的儿子送行，没有什么比这更合适的了。你要亲自来现场观看我的斗牛表演——这将会是你第一次看到斗牛。你的母亲再也不能说你太小了。”

雷托勉强地点了点头。他的父亲一旦下了决心，就绝对不可能动摇了。不过好在保卢斯受过斗牛训练，而且还戴着个人屏蔽场。

雷托自己就曾经用个人屏蔽场跟人类对手战斗过，所以他知道屏蔽场的优势以及局限性。屏蔽场可以阻挡住敌人的枪弹，以及飞速袭来的致命武器，但是任何低于阈值速度的刀刃都可以穿过屏蔽场，刺入屏蔽场下面毫无保护的肉体。一头横冲直撞，长着尖角的萨鲁撒公牛，动作非常缓慢，所以即便是最精密的盾牌也能被牛角刺穿。

他紧张地咽了咽唾沫，琢磨着新培育出来的那些更加强壮的公牛。马夫长伊雷克斯曾经给他展示的那些老公牛看上去就已经够危险的了——雷托还记得就是那些公牛也至少杀死过三个斗牛士……

保卢斯公爵对他想到的这个主意十分满意，于是便在集市上通过植入摊位和货摊的公共广播系统宣布了这一消息。一听到这个消息，市场上的人们立刻欢呼起来，一个个脸上乐开了花。他们的欣喜若狂，一部分是因为对精彩的斗牛表演充满期待，另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又有了一个新的休息日和狂欢节。

雷托心里很是清楚，自己的母亲一点儿也不喜欢这样——保卢斯在战斗，雷托在一旁观瞧——但是雷托也知道，海伦娜越是提出反对，老公爵就会越坚定。

在正午的阳光下，托罗斯广场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碗盘。看台呈一个巨大的网格状展开，里面挤满了人。最远的一排观众看上去就像是小小的彩色像素。公爵从来没有向前来观看表演的民众收取任何费用，因为他太过以这些百姓为荣了，太喜欢向他的臣民们炫耀自己的强大了。

巨大的黑绿相间的横幅在微风中飘摆，喇叭里锣鼓齐奏，号角齐鸣，声音震耳欲聋。广场高耸的柱子上雕刻着厄崔迪家族的鹰隼纹章，为了这次活动，人们特意把柱子重新喷漆、抛光，所以看起来闪闪发亮。广场上花团锦簇，这些成千上万的花束都是从田野和低地采

集来的，现在整齐地摆放在斗牛场周围——这是一种含蓄的暗示，因为公爵喜欢人们在他每次战胜公牛之后，将鲜花撒在斗牛场地上，以示欢呼和祝贺。

在斗牛场一层的准备室里，保卢斯正在穿戴装备，准备战斗。雷托和他一起站在护栏后面，听着人们迫不及待的呼声。“父亲，我为您的这次冒险感到十分不安。您不应该这么做……特别是不该为我这么做。”

老公爵对他的话不以为然：“雷托，我的孩子，你必须明白一点，治理人民并且赢得他们的忠诚和拥护可不能只靠签署文件、收点儿税或是参加兰兹拉德联合会会议。”他拉了拉身上那件紫红色的斗篷，然后自信满满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我要依靠外面的那些百姓在卡拉丹劳作，尽可能地生产出最多的物产和财富。他们必须心甘情愿地为我努力工作——不仅仅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也是为了他们的荣誉和荣耀。如果厄崔迪家族再次奔赴战场，这些人将会为了我而流血牺牲。他们会甘愿在我们家族的旗帜下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又整了整自己身上的盔甲说，“帮我把这个勒紧点儿，好吗？”

雷托一把抓起公爵后背皮板上的绳扣，用力一拉，把绳扎紧。他没有说话，但点了点头表示自己懂得了父亲的用意。

“作为他们的公爵，我需要回报他们一些东西以证明我是有价值的。这不仅仅是为了娱乐大众，而是为了灌输和加深我在他们心中的印象，坚信他们的公爵是一个强大的人，一个英勇无畏的英雄……由这样的人来统治他们，将会是上帝的恩赐。所以我必须这么做，只有

我亲自出战，证明我的强大，他们才会心悦诚服，甘心臣服于我。领导别人不能被动地守在原地，而是要主动出击。”

保卢斯检查了一下他的屏蔽场腰带，然后微微一笑，只不过隔着浓密的胡子很难看出他的笑容。“‘活到老，学到老，’”他引用了一句名言，“这是《阿伽门农》里的一句台词——我只想告诉你，我看上去像是睡着了，但其实我还清醒着呢。”

表情严肃的武器大师杜菲·哈瓦特一直站在公爵身旁。作为一个忠诚的门泰特，哈瓦特不会公开反对上级的决定，而是尽其所能地给出最好的建议。他低声对保卢斯讲解着，他观察到的这群新培育出的变异萨鲁撒公牛，都有些什么特点和习性。

雷托知道他的母亲会出现在公爵包厢的看台上。她会穿着精美华丽的长裙，披着色彩艳丽的纱袍，戴着轻薄的面纱出现在民众面前，尽职地扮演她的角色，比如向人们挥手致意。前一天晚上，公爵夫妇在他们的卧室里又一次激烈地争吵起来。最终，保卢斯公爵大吼一声让她闭嘴，这才安静下来。之后他就睡着了，为第二天的奋力战斗积蓄体力。

公爵戴上了他的绿边帽，然后拿起征服狂野公牛所需的装备：一把短剑和一支尾羽长矛，矛尖上涂着神经毒素。杜菲·哈瓦特曾经建议马夫给这头公牛注射镇静剂，以抑制它的冲动和暴躁。但公爵是个喜欢挑战的人，不允许他的对手被注射任何药剂。

保卢斯把激活装置扣在他的屏蔽场腰带上，启动了屏蔽场。这种屏蔽场只有半面，保护身前，然后公爵用一个名叫穆莱塔[30]的艳丽斗篷来遮在他的身后。

保卢斯先向他的儿子鞠躬，然后是他的门泰特，最后向在竞技场门口等候的教练鞠躬。“开始吧。”雷托看着老公爵像只求偶的鸟儿一样盘旋了一阵，然后才昂首阔步地走到开阔的托罗斯广场上。他的出现引发了观众们的热烈欢呼，那声音如雷鸣一般，甚至盖过了萨鲁撒公牛的怒吼。

雷托站在护栏后，耀眼的阳光照得他直眨眼睛。他面露微笑地看着自己的父亲在竞技场慢慢地绕场一周，挥动斗篷，向欣喜若狂的观众们鞠躬致意。雷托能够感觉到人们对这个勇敢的男人由衷的爱戴和钦佩，让他的心里也觉得暖融融的。

雷托在暗处等待，他发誓要尽其所能地从父亲的辉煌成就中吸取经验，以便将来他也能像父亲一样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胜利……雷托暗暗对自己说，这将是他父亲的又一个辉煌战绩，他一生无数的丰功伟绩将会添上新的一笔。但他不禁又开始担心起来。每一次屏蔽场的闪光，每一次牛角的冲撞，每一次牛蹄的重踏，都是无法预测的变数，处处都充满了危险。

铃声响起，广播员的声音传来，对即将到来的斗牛[31]作了详细的介绍。保卢斯公爵戴着闪闪发光的手套，朝赛场对面的那扇加厚门做了个手势。

为了能让自己看得更清楚，雷托移到了另一个拱门处，提醒自己这不是一场虚假的表演。他的父亲将用自己的生命与狂暴的公牛殊死相斗。

马夫们一直在照料这些凶猛的野兽，马夫长伊雷斯克为今天的表演[32]特意精心挑选了一头公牛。老公爵看了这只公牛之后非常满

意，他相信看台上的人们也会为它的凶猛暴戾而感到满意的。他十分期待这场战斗。

沉重的大门打开了，悬浮铰链嘎吱作响，萨鲁撒公牛冲了出来，在耀眼的灯光下摇晃着它那巨大而多角的头。它那多面的眼睛闪烁着野性的愤怒。这种变异生物背部黑黝黝的鳞片反射出彩虹般的光芒。

保卢斯公爵吹着口哨，挥动起他的斗篷来："在这儿呢，蠢货！"观众们开始哈哈大笑。

公牛转过身来，面向保卢斯，喷了一声响亮的鼻息，低下了头。

雷托注意到他的父亲并没有开启他的屏蔽场。相反地，保卢斯却开始"啪啪"地挥动他那色彩斑斓的斗篷来，试图引起野兽的愤怒。萨鲁撒公牛用爪子使劲刨竞技场上的沙土地，接着从鼻子里喷出怒气。雷托想要大喊一声，提醒他的父亲小心。父亲难道是忘了打开他的屏蔽场了吗？没有屏蔽场的话，他怎么保住性命呢？

那头公牛风驰电掣一般地冲了上来，保卢斯优雅地把斗篷掠向一边，巨兽也因此被转移了注意力，从斗篷下穿了过去。但它那钩形的牛角还是把斗篷的底部撕成了碎片。随后，公牛再次奔袭而来，老公爵却转过身去，背对着它，将自己毫无防护的后背给了那头野兽，显得超然自信。他揶揄地向人群鞠了一躬，然后站直了身子——接着，镇定自若，不慌不忙地打开了身前的屏蔽场。

公牛再一次发起了进攻，公爵则开始用他的短剑戏弄它，他趁机用短剑刺穿它那厚厚的鳞片状兽皮，接着在它的身侧划开了一个小小

的伤口。那头公牛多面的眼睛，此时也看到了这个折磨它的人所显示出的色彩鲜艳的多重影像。

它再次蓄势待发。

雷托思忖着，如果公牛的速度太快，就不会穿透屏蔽场。但是如果久战之下，公牛疲惫乏力，速度就会减慢，那样一来，父亲可就更加危险了……

战斗还在继续，雷托眼看着他的父亲掌控全局，游刃有余，同时还不忘逗乐看台上的观众。老保卢斯随时都可以杀死那头萨鲁撒公牛，然而他迟迟不动手，因为他想细细品味，好好享受这场战斗带来的乐趣和刺激。

从观众的反应看来，雷托知道这次斗牛表演将为人们津津乐道多年。稻农和渔民们的生活沉闷而艰苦，但是这次斗牛盛会使公爵那英姿勃发、浩气凛然的形象牢牢印刻在他们的脑海中。他们会说，别看咱们老公爵上了年纪，但依然宝刀未老，太厉害了！

最后，公牛渐渐精疲力尽，眼睛也被自身流下的鲜血染红了。它的鼻息沉重而疲惫，因为它的身上鲜血淋漓，红色的血液顺着身体滴落在竞技场的沙土地上。保卢斯公爵终于决定要结束这场战斗了。他把这场战斗拖延了将近一个小时。虽然他汗如雨下，但却始终保持着王者之气，不让自己显露出半点疲态，也不让自己一身华丽的服装显得有一丝凌乱。

在看台上，海伦娜夫人继续挥舞她手里的三角旗，面带微笑地注视着竞技场里这令人惊心动魄的场面。

现在，那头萨鲁撒公牛就像一台发了疯的机器，一头狂暴的巨兽，它黑色的鳞甲上几乎没有能够穿透的弱点。这头猛兽再次朝公爵猛冲过来。只见它步履蹒跚，闪闪发光的牛角像长矛一样尖利。保卢斯公爵佯装向左闪躲，但当那头公牛冲过来时，他又折了回来。

接着，保卢斯移向一旁，把他那飘动的斗篷扔到地上，双手握住长矛的矛杆。他使尽全力，将长矛刺向公牛的脊背，动作一气呵成，精准到位，完美无瑕。长矛的尖锋刺穿了萨鲁撒公牛鳞甲上的一个裂缝，穿透脊骨和头骨的交叉点，斜直地刺穿了公牛分开的两个大脑——这是杀死公牛最难的一种方法，所需的技巧也最为复杂。

公牛突然停了下来，喘息呻吟着——之后应声倒地，一命呜呼。它的尸体就像失事的宇宙飞船坠落在地一般。

保卢斯公爵一脚踩在牛角上，慢慢拔出那把血迹斑斑的长矛，然后把它扔在尘土飞扬的地上。接着他拔出短剑，高高举起，以胜利者的姿态，得意洋洋地旋转剑柄。

看台上的人全都站了起来，尖叫，呼喊，欢呼。他们挥舞手中的旗帜，从花盆里抓起花束，把花扔向竞技场。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喊保卢斯的名字。

厄崔迪家族的族长陶醉在这崇拜的高喊声中，他微笑着转过身，打开外衣，让人们看到他那溅满鲜血、汗湿衣襟的样子。因为他是杀死公牛的英雄，此刻已经不需要再炫耀他华丽的衣装了。

欢呼声渐渐平息下来，几分钟后，公爵再次举起短剑，向下砍去。他接连不断地砍，直到把公牛的头砍下。最后他将那把血淋淋的

短剑插进广场松软的地面，然后双手抓住公牛的角，把它高高举过头顶。

“雷托！”他转过头喊道，高亢洪亮的声音回荡在托罗斯广场，“雷托，我的孩子，快过来！”

雷托仍然站在拱门的阴影下，他犹豫了片刻，然后大步向前走去。他抬起头，昂首挺胸地穿过被牛蹄踏得一片狼藉的沙土地，站到了父亲身边。人群中再次响起热烈的欢呼声。

老公爵保卢斯转过身来，把他砍下的那个血淋淋的牛头交给了他的儿子。“这就是雷托·厄崔迪！”他指着自己的儿子向观众宣布，“你们未来的公爵大人！”

人们继续鼓掌欢呼。雷托抓住了公牛的一只角，他和他的父亲站在一起，高举那只被击败的野兽的头，那个战利品上红色的血液一滴一滴地落在沙地上。

当雷托听到人们一遍遍高喊他的名字时，内心深处备感激动，他第一次想要知道，成为一个领袖是不是真的就是这种感觉。

恩基：一种在肾上腺积聚的慢性毒药，也是最具隐蔽性的毒药之一，必须在公会和平协定和大联合协定的允许和限制下使用。（参见《暗杀战争》）

——《暗杀指南》

“嗯嗯嗯嗯，你知道，皇帝是死不了的，沙达姆。”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开口说道，他那一双黑溜溜的眼睛大得吓人，脸也长得跟黄鼠狼一样。此人名叫哈什米尔·芬伦，此时正坐在屏蔽场球游戏机的一侧，对面坐着的则是帝国太子沙达姆。“至少在你盛年之时是坐不上那个皇位了。”

芬伦用他那犀利的目光注视着黑色的屏蔽场球，看着它停在了一个低分点上。在他的这一轮游戏过后，这位帝国的继承人显然对结果很不满意。他们俩是亲密的朋友，从小到大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芬伦很清楚如何在适当的时候分散他的注意力。

从芬伦的豪华顶层公寓的游戏室里向外望去，沙达姆可以看到在一公里外的山坡上坐落着一座宫殿，里面灯光晶莹闪耀，那是他父亲的皇宫。多年以前，在芬伦的帮助下，沙达姆把他的哥哥法夫尼尔干掉了，但直到今天，那张金狮宝座似乎依然遥不可及。

沙达姆走到阳台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三十多岁，体格健壮，下巴坚毅，鹰钩鼻；红色的头发剪得很短，涂了发油，看起来就像一个造型完美的头盔。奇怪的是，他看起

来很像是那尊有着百年历史的半身雕像，而其原型就是他的父亲埃尔鲁德皇帝，那雕像是在皇帝执政最初的几十年里雕刻而成的。

天刚刚黑下来，凯坦星上空的四个月亮中，有两轮明月此刻正低悬在巨大的帝国大厦上空。被灯光照亮的滑翔机掠过黄昏静谧的天空，成群的鸣鸟追在后面，紧紧跟随。有时沙达姆确实需要暂时离开这座庞大的宫殿，换个环境。

“他当了一百三十六年的帕迪沙皇帝了，”芬伦用他那带着浓浓鼻音的声音继续说道，“老埃尔鲁德的父亲也统治了帝国一个多世纪。你想想吧，嗯—嗯—嗯—啊？你的父皇继承王位的时候只有十九岁，而你现在的年龄几乎是他的两倍了。”这个脸形瘦窄的男人，用自己那双贼大的眼睛盯着他的好友，“你就不觉得闹心吗？”

沙达姆没有回应，只是呆呆地凝视远处的天际线，他清楚自己现在应该回到游戏中去……但是他和他的朋友还有一场更大的游戏要玩儿。

凭借着多年的密切交往，芬伦清楚这位皇位继承人在玩游戏的时候总是会分心，无法思考复杂的问题。好吧，就这样，先到此为止吧。

“轮到我了。”芬伦说道。然后他拿起一根小杆，放在他那一侧的发光屏蔽场球上，然后穿过屏蔽场用杆子触碰球体内部的一个旋转圆盘。触碰会导致球体中心的一个黑色球悬浮在半空。芬伦估算好准确的时机，把杆子收回，黑球落到了一个椭圆形容器的中心，容器上显示芬伦拿到了最高分。

“该死，哈什米尔，你又赢了，”沙达姆从阳台上回来，“等我当了皇帝，你能聪明到决定输给我吗？”

芬伦的那双大眼睛顿时充满警觉，目露凶光。他是一个天生的阉人，因为先天畸形而无法生育，但他仍是帝国中最凶狠冷酷、阴险毒辣的战士之一。他的凶残暴戾无人能比，就连萨多卡卫兵都无法企及。

“等你当了皇帝？”芬伦和太子之间有太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彼此之间没有任何隐瞒，“哎，沙达姆，你有听我说话吗，嗯哼？”他懊恼地叹了口气道，“你都三十四岁了，到现在还干等着有朝一日能——登上皇位。埃尔鲁德至少还能再活三十年。他就是个命硬的老波萨格[33]，你看他喝香料啤酒的那样子，估计他活得比咱们都长。”

“既是如此，那你还提这个干吗呢？”沙达姆摆弄着屏蔽场球的游戏机，显然想再玩儿一轮，“我想要东西的已经在这儿了。”

“你准备一辈子都来玩游戏么？我还以为你有更好的打算呢，嗯哼？比如你那科瑞诺血统应有的命运。”

“啊，是啊。但如果我的命运最终却没有降临呢，”沙达姆语气苦涩地说，“那你会怎么样？”

“我会很好的，谢谢。”芬伦的母亲在进入皇宫，成为埃尔鲁德第四任妻子的宫廷侍女之前，曾受训为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成员。她精心培养自己的儿子，为其将来做一番大事做准备。

但是哈什米尔·芬伦现在对他的朋友十分反感了。在沙达姆十几岁的时候，他还曾一度野心勃勃地想要登上皇位，甚至鼓动芬伦毒死

皇帝的长子法夫尼尔。当时法夫尼尔已经四十六岁了，正热切地期盼着加冕登基的一天早日到来。

现在，法夫尼尔已经死了十五年了，但那只老秃鹫仍然没有任何垂死的迹象，甚至也从没有要从容体面地脱袍退位的想法。而与此同时，沙达姆自己却失去了动力，反而十分享受身为皇子所享有的锦衣玉食和无限乐趣。当然，身为太子生活自然无忧无虑。但是芬伦想要的更多——为了他的朋友，也为了他自己。

沙达姆瞪了一眼芬伦。皇太子的母亲哈布拉在皇太子还是婴儿时就抛弃了他——那可是埃尔鲁德和她唯一的孩子——只是指派她的侍女查奥拉·芬伦当了他的奶妈。从孩提时代起，沙达姆和哈什米尔就一直在讨论，等太子真的登上金狮宝座，成为帕迪沙皇帝沙达姆四世之后，他们要做些什么。

但对沙达姆来说，这样的对话已经失去了魔力。多年以来，太多现实的沉淀让人变得麻木，太多遥遥无期的等待让人变得绝望。他已经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了，对登基的那份热情亦变得冷淡。为何不把时间都用在玩儿屏蔽场球上呢？

“你个混蛋，”沙达姆最后说，“再玩儿一轮吧。”

芬伦却无视朋友的提议，直接关掉了游戏机。“回来再说吧，帝国有太多重要的事情需要关注了，你我都清楚，你的父皇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如果一个公司的老板像你父皇治理帝国这样管理他的企业，他早就被解雇了。想想宇联商会的丑闻，比如塑石交易逃税瞒报那件事。”

“啊，是。关于这个我确实无话可说，哈什米尔。”沙达姆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那些混进皇室的人——什么公爵、公爵夫人之类的……都是些该死的冒牌货，他们在你父皇的眼皮底下狐假虎威，胡作非为。谁能监督他们呢？现在他们消失在了一个个的流氓星球上，不受帝国控制。这种情况本不该发生的，不是吗，嗯－嗯－嗯－嗯？你自己想想，塑石交易贪污瞒报，导致巴塞尔和其相关系统损失了多少利润。埃尔鲁德到底在想什么呢？”

沙达姆看向别处。他不喜欢为这些帝国大事操心，光是想想就让他头疼。因为他父亲依然身体健朗，精力充沛，所以这些事情对他来说似乎还很遥远，与他无关。

但芬伦仍然坚持：“现在看你没什么机会改变现状了。埃尔鲁德一百五十五岁了，而且身体仍然十分健康。在他之前的皇帝，冯迪尔三世则活到了一百七十五。科瑞诺的皇帝寿命最长的活到了多少岁来着？”

沙达姆皱起眉头，用满含渴望的目光眼巴巴地望着游戏机。“你知道我对这些事情并不关心，即使导师因为这而对我发火，我也不在乎。”

芬伦用手指戳了他一下：“记住我的话，埃尔鲁德会活到两百岁。你麻烦大了，我的朋友……除非你听我的。”说着他扬起了细细的眉毛。

“啊，是啊，估计大多都是《暗杀指南》里那些手段吧。小心指南里写的那些东西。你会惹祸上身的。”

“胆怯的人注定只会找到胆怯的工作。沙达姆，你和我未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想想那些我们将会做的事情，当然，只是假设啊。另外毒药有什么不好？那玩意儿很管用，而且只对目标人物起作用，完全符合大联合协定的要求。既不会连带害死旁人，也不会造成任何收益上的损失，更不会破坏可继承的财产。干净利落，而且神不知鬼不觉。”

“毒药是用在家族之间的暗杀，而不是用来做你说的那件事的。”

“我用它来对付法夫尼尔的时候，你怎么没这么说呢，嗯—嗯—嗯—啊？现在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应该已经六十多岁了，同样也在眼巴巴地盼着皇冠呢。你也想等这么久吗？”

“别说了，”沙达姆跺着后脚跟，仍然坚持自己的想法，“这种事情连想都不要想，这么做是不对的。”

“那你是要拒绝享有你那与生俱来的权力吗？如果你等到老了，像你父皇这样老态龙钟时才当上皇帝，那还有什么意义呢？看看厄拉科斯都成什么样子了。当我们把阿布鲁尔德·哈克南赶下台，换了一个总督的时候，香料生产就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损坏。阿布鲁尔德不知道如何用皮鞭教训下人，所以工人们都不尊敬他。而如今的男爵又对工人鞭打得太狠了，弄得士气低落，甚至还引发了许多工人叛乱，破坏活动十分猖獗。但这也不能全都怪哈克南家族。归根结底是你父亲帕迪沙皇帝的错，这都是他做出的那些错误决定导致的，”接着，他

语气稍微平和了一些，“为了帝国的稳定，你也应该坐上那个皇位。”

沙达姆抬头瞥了一眼天花板，似乎在寻找间谍眼或其他监听设备，虽然他知道芬伦这个私人顶层公寓的安保堪称无懈可击，会定期进行扫描，但他还是不放心。“你考虑用哪种毒药？当然，我只是假设性地问一下。”说着他再一次转过头，越过城市里闪耀的灯光，凝视远处的皇宫。那座流光溢彩的建筑看上去就像传说中的圣杯，一个遥不可及的珍宝。

“应该会用某种慢性毒药，嗯哼？这样一来埃尔鲁德看起来就像是自然衰老死亡。没有人会怀疑，毕竟他已经很老了。这件事就交给我吧。作为未来的皇帝，你不应该操心这种过于细节的事情——一直以来都是我替你办这些事的，没忘吧？”

沙达姆咬着下嘴唇。帝国里没有人比自己更了解面前这个人。但他的朋友会不会最终也要背叛他？也许吧……不过芬伦很清楚获得权力的最佳途径是通过沙达姆。如何让这个雄心勃勃的朋友始终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如何做到每件事都想到他前面——这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皇帝埃尔鲁德九世，很清楚哈什米尔·芬伦的夺命技能，自己就派他执行过许多秘密行动，所有的行动最后都是万无一失。埃尔鲁德甚至怀疑过芬伦与太子法夫尼尔之死有关，但即使如此，他也从容地接受了现实，因为他认为这是帝国政治的一部分。多年来，芬伦已经谋杀了至少五十个男人和十几个女人，其中一些曾经是他的情人，里面有男有女。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无论是正面加害，还是背后行凶，都不会感到任何内疚的杀手，并且引以为傲。

有时候，沙达姆甚至希望他和咄咄逼人的芬伦不是从小就在一起的至交：这样他就不会被迫面对许多艰难的选择了，这些选择他甚至连想都不愿去想。沙达姆应该一学会走路就甩掉这个婴儿时就和自己绑在一起的同伴。和这样一个冷酷无情的杀手在一起是很危险的，有时他甚至觉得跟这样的人交朋友玷污了自己的身份。

尽管如此，芬伦现在还是他的朋友。他们之间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连他们自己也搞不明白。眼下，沙达姆发现接受这种友谊——当然，为了他自己好，他希望这是一种友谊——比断绝它更容易，和他断交的话肯定会带来极其危险的后果。

沙达姆正沉思着，突然听到身边传来一个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你最喜欢的白兰地，我的王子。”沙达姆扭头一看，发现芬伦递给了他一大杯烟熏黑的基拉那白兰地。

他接过那杯酒，但却有所怀疑地盯着杯里的酒，摇晃了一下酒杯。会不会里面有别的颜色的东西，没有完全融化在酒里？他把杯子边缘凑近鼻子，像个品酒家似的，闻着白兰地的香气——其实他是在闻酒里有没有别的什么化学味道。白兰地闻起来很正常。不过芬伦不会让酒里散发出别的味道的。他可是个十分狡猾又有心计的人。

“你担心的话，我可以把毒物探测器拿过来，给你的酒做个检测，不过你永远不用担心我会给你下毒，沙达姆，”芬伦带着令人恼火的笑意说道，“可你父皇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呃，是啊。你刚才说用一种慢性毒药？我想你心里已经有数了吧。那么在你开始给我父亲下毒之后，他还能活多久？我的意思是，假设我们真的这么做的话。”

“两年吧，也许三年。足以让他的身体衰弱显得很自然。”

沙达姆抬起下巴，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更有帝王之气。他的身上散发着芬芳的香水味，淡红色的头发向后梳得整整齐齐，光滑平顺。“你要知道，我是为了帝国才心存这种弒父忤逆的想法——我只是不想让我那父皇继续利用皇权给帝国带来灾难。”

芬伦那张黄鼠狼似的脸上露出一抹狡猾的微笑：“那是当然。”

“两年或三年，”沙达姆若有所思地说，“我想，现在是我准备承担领袖责任的时候了……而你也要面对某些更加令人不快的帝国事务了。”

“那么你真不打算喝这杯白兰地吗，沙达姆？”

沙达姆迎上那双硕大的眼睛，看到芬伦正目光凌厉地注视着他，不由得脊梁背发冷，打心里感到一阵恐惧。他打心眼里不相信芬伦。他又颤抖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抿了一口浓烈的白兰地酒。

三天之后，芬伦像个幽灵一样，穿过皇宫里的屏蔽场和毒物探测器，悄悄溜进了皇帝的寝宫，他站在熟睡的皇帝身边，聆听着他轻柔的鼾声。

这老头儿睡得可真香，仿佛宇宙里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似的。

没人能进入皇帝这个自古以来安保最严的寝室。但芬伦有自己的办法：这儿行点儿贿，那儿用点儿计，这边让一个妃子生病，那边让一个看门的侍从出点儿乱子，于是宫廷内侍不得不到处跑，解决这些棘手的麻烦。这种伎俩他以前使过好多次了，而且屡试不爽。皇宫里的人都习惯了芬伦四处神出鬼没的，他们也都很清楚地闭上嘴，别问太多问题。现在根据芬伦的准确估算——即便是一名门泰特也会为他感到骄傲的——他有三分钟的时间动手，幸运的话，可能会有四分钟。

他有足够的时间来改变历史的进程。

就像他在屏蔽场球游戏中所展示过的那样，芬伦这人很会掐准时机。之前他在人体模型以及厨房仓库里那两个不幸的女仆身上也都做过演练。此时，芬伦原地不动，静静等待，观察受害者的呼吸，他看上去就像一只即将向猎物猛扑过去的拉扎恶虎。他一只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毛细针，夹在两根细长的手指之间；而另一只手则拿着一支雾管。老埃尔鲁德仰面躺着，身子挺得笔直，看上去就像个木乃伊，脑袋上羊皮纸般的皮肤紧紧地包裹着他的头骨。

他单手悄悄上移，手中的雾管距离老皇帝越来越近了。芬伦屏息掐算时机，静静等待……

趁着埃尔鲁德呼吸的间隙，芬伦捏住雾管上的一根控制杆，往老皇帝的脸上喷出了强力麻醉剂。

埃尔鲁德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但芬伦知道神经阻断剂立刻就起了作用。现在他要行动了。他把一根纤维细密、自动导向的毛细针蜿蜒地穿过了埃尔鲁德的鼻窦，刺入他的大脑额叶。芬伦只用了片刻时

间，就在老皇帝的身体里投下了一颗化学定时炸弹，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一切只用了几秒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也没有引起皇帝任何痛苦。这种毒药深入人体，根本察觉不到也探测不着，但是它已经奏效了。这种微小的催化剂会不断生长，并对人的肌体造成破坏，就像一个苹果里第一个腐烂的细胞一样，不知不觉地就会渐渐蔓延开来。

皇帝每一次饮用他最喜欢的饮料——香料啤酒——他的大脑就会释放出微量的催化毒素到他的血液中。如此一来，老皇帝日常饮食中的普通成分就会通过体内的化学物质被转化为麝香毒——喝酒便是喝毒药。他的脑子会因此逐渐变得呆滞，神志不清……在一旁偷偷看着他的生命慢慢衰弱，真是人生极大的乐趣和享受啊。

芬伦就是喜欢这种低调。

魁萨茨·哈德拉克：“捷径之法。”这是贝尼·杰瑟里特所追求的一个基因解决方案：一个男性贝尼·杰瑟里特，其精神和肉体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对于这样一个未知的人物，她们将其称为“魁萨茨·哈德拉克”。

——《帝国术语》

又是一个寒冷的清晨。老金星系里那颗蓝白色的小太阳现在越过陶瓦屋顶，悄悄探出头来，驱散了淅沥沥的雨水。

圣母阿妮鲁尔·萨朵·童金抓住她那身黑袍的领子，紧紧裹住身子，抵御从南方刮来的一阵湿冷寒风。风吹湿了她那铜棕色的短发。她脚步匆匆地走在湿漉漉的鹅卵石路上，径直朝着贝尼·杰瑟里特行政大楼那圆拱形的大门走去。

她迟到了，所以不得不一路小跑。只不过像她这么高地位的女人，此时还像个女学生似的在路上狂奔，跑得满脸通红，看上去很不得体。大圣母和她选定的议会成员们都在分会的会议厅里等着——如果阿妮鲁尔没到的话，会议就无法开始。姐妹会完整的培育计划以及其他记忆里的全部信息都在她一个人的脑子里。

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遍布帝国的各个星球，而位于瓦拉赫九号星[34]上的这座宏伟庞大的圣母学校建筑群则是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大本营。历史上第一个姐妹会圣殿就在这里建立，时间可以追溯到芭特勒圣战时期。那个时代，训练人类精神意志的伟大学校才刚刚起步。训练区内的一些建筑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里面回荡着许多

幽灵和记忆的回声。其他的几座建筑则是在最近的几个世纪建造的，其风格经过精心设计，使之与原本建筑风格相匹配。圣母学校的田园式建筑外观蕴含着姐妹会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看似不起眼的外观，内涵却博大精深。阿妮鲁尔的脸型有些窄长，让她看起来有点儿像一只母鹿，不过她有一双深邃的大眼睛，仿佛其中也蕴含着千万年的智慧。

这座半木质结构的建筑群是由灰泥和木材建构而成，融合了古典的建筑风格，褐土制成的屋瓦上青苔纵横；斜面的加固窗户，旨在集中来自小太阳的自然光和热量。简洁质朴而又蜿蜒狭窄的街道小巷，与训练区古朴雅致的外观遥相呼应，掩盖了建筑内部所蕴含的厚重历史和错综复杂的微妙。那些傲慢的访客每每来到此处，也绝不会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而姐妹会则一点儿也不在乎。

纵观整个帝国统治时期，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始终保持低调，但她们总是出现在重要的领域，在关键时刻改变政治平衡，观察、推动并实现自己的目标。别人的轻视和低估，对她们来说最好不过。因为越是如此，姐妹会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阻碍就会越少。

尽管瓦拉赫九号星表面上存在种种缺陷和不利条件，但它仍然是培养圣母所需的精神力量的最佳场所。这个星球上那错综复杂的建筑以及工人太有价值了，浸透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无法轻易被取代。是的，在帝国麾下的无数星球中，有很多星球比这里气候更温暖、更适宜居住，但如果信徒不能忍受这样的条件，也就无法忍受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更无法忍受严酷的环境和那些令人心痛的抉择，而这些都是一个真正的贝尼·杰瑟里特将会面对的。

阿妮鲁尔圣母平复了一下自己急促的呼吸，走上了被雨水打湿的行政大楼台阶，然后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对面的广场。她身形高大，站得笔直，却感到历史和记忆的重担正沉沉地压在自己肩上——对于贝尼·杰瑟里特来说，这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过去几代人的声音在其他记忆[35]中回响，那是所有圣母都能听到的包含智慧、经验和意见的声音，而阿妮鲁尔听起来更为清晰。

在这里，历史上的第一位大圣母拉奎拉·贝托·阿妮鲁尔——阿妮鲁尔的名字就取自这位大圣母——曾向尚在雏形期的姐妹会发表了那篇传奇般的演说。拉奎拉将一群绝望而柔弱的人从思维机器的奴役下解救出来，这群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备受折磨和煎熬，他们最终成为拉奎拉的追随者，并且在她的领导下建立了一所新的学校。

你意识到很久以前你都做了些什么吗？阿妮鲁尔这样问自己。多少密谋，多少计划……你做了那么多事情，仅仅是为了实现一个单纯而隐秘的希望。有时，死去的拉奎拉大圣母会在冥冥之中回应她内心的疑问。但今天却没有。

从她那些埋藏在灵魂深处的大量记忆中，阿妮鲁尔知道那位伟大的祖先曾经踏过的每一级台阶，走过的每一个脚步，也能听到许久以前她说过的每一句话。一阵寒意涌上她的脊背，让她停下了脚步。尽管她还年轻，皮肤依然光滑细致，但她的内心却饱含古老的智慧，就像所有还活在人世的那些圣母一样——在她灵魂深处，这些声音十分响亮。在她最需要的时候，会有无数的记忆抚慰她的心，为她出谋划策，由此避免很多愚蠢的错误。

但如果阿妮鲁尔没有参加会议，她就会被指责为玩忽职守、心不在焉。有人认为她太年轻了，不适合做魁萨茨圣母，但是其他记忆向

她展示的信息远比向其他姐妹展示的更多。她比其他圣母更能理解几千年来对培育魁萨茨·哈德拉克的基因要求，因为过去无数代的圣母唯独向她揭示了一切，而对贝尼·杰瑟里特的其余大多数人都隐瞒了其中的细节。

培育出魁萨茨·哈德拉克是姐妹会几千年来的梦想，甚至早在圣战胜利之前，她们就在一次秘密会议中提出来了。贝尼·杰瑟里特有许多育种计划，旨在拣选和提高人类的各种特性，但没人能完全了解其中奥秘。这个培育弥赛亚救主计划的基因遗传谱系是帝国有史以来最为严格保守的秘密，就连其他记忆也不会轻易向人透露细节。

但是其他记忆却把整个育种计划展示给了阿妮鲁尔，她深知这其中的全部含义。于是她被选为了这一代的魁萨茨圣母，成为贝尼·杰瑟里特最重要目标的守护者。

然而，她的名声和权力不能成为她在议会会议迟到的借口。许多人仍然认为她太年轻，心浮气躁，行事冲动鲁莽。

阿妮鲁尔打开了一扇厚重的门，门上刻满了象形文字，那是只有圣母才知道的语言。她穿过大门，走进了一个门厅，那里有另外十几个贝尼·杰瑟里特姐妹在等着她，她们都和阿妮鲁尔一样，穿着带兜帽的黑色长袍，站成一群。在这座毫不起眼的建筑里，低声私语。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里流传着这样一句格言：宝藏总是藏在朴实无华的壳里。

阿妮鲁尔像一个游泳的人分开水一样，从她们中间穿过，其他的姐妹们立刻退后，为她让开路。虽然阿妮鲁尔身材高大，不过一举一动仍然显出一种从容和优雅……但这对她来说并不容易。十几个圣母

窃窃私语地跟在阿妮鲁尔后面，走进了八角形的分会会议厅，古代的姐妹会领袖们就在这里开会。阿妮鲁尔脚下踩着破旧的地板，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门吱呀一声在她们身后关闭并锁上了。

古旧的房间里摆着几张伊拉迦木长椅。大圣母哈里什卡像个普通教徒一样坐在其中一张长椅上。这位圣母是个混血儿，有与人类不同分支的血统。她年迈而佝偻，黑色的兜帽下显露出一双黑色的杏眼。

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们走到房间的两侧，也像大圣母一样坐在白色的长椅上。没过多久，长袍的沙沙声渐息，房间里鸦雀无声。古老的建筑里不知从何处传来嘎吱的响声。窗外细雨绵绵，仿佛寂静无声的雨幕，遮住了微弱黯淡的蓝白色阳光。

“阿妮鲁尔，我在等你的报告呢。”大圣母终于忍不住开口了，并对阿妮鲁尔的迟到表示出了一丝不满。哈里什卡掌管着整个姐妹会，但是阿妮鲁尔拥有对整个育种计划的绝对决策权。“你承诺过要跟我们讲解基因育种计划的总结和预测。”

阿妮鲁尔站在房间的中央。头顶上是拱形天花板，像花朵一样一直延伸到顶部的哥特式彩色玻璃窗，每一块玻璃上都雕刻着姐妹会历史上伟大领袖的家族徽章。

阿妮鲁尔深吸一口气，平复自己紧张的情绪，同时抑制住自己脑海中的各种声音。许多贝尼·杰瑟里特姐妹可能不会喜欢她所说的话。虽然过去几代圣母的声音会给她安慰和支持，但是她还是要说出自己的看法，并且必须坚持自己的意见。她还必须开诚布公，坦诚相对，因为哪怕有一丝欺骗，大圣母都能敏锐地察觉到。大圣母注意到

阿妮鲁尔的迟疑和一切细微的表情，那双杏眼里既含着一丝期待，也透露出一丝不耐烦。

阿妮鲁尔捂住嘴巴，清了清嗓子，然后开始了她的报告。她用的是定向耳语，也就是说在这个密闭的房间里，她的声音传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但是除了在座的这些人，任何人、任何角落都听不到她的声音。整个房间里寂静无声，即使有隐藏的监听装置，也录不到任何东西。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们都知道她的职责和工作，不过为了证明她声明的重要性，她还是把相关的细节都告诉了她们。

“数千年来的精心培育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我们的目标。历经九十代人，甚至在芭特勒圣战的战士们从思维机器中解放出来之前，此项目就已经开始谋划和执行了。我们姐妹会的成员们早已开始计划制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武器。我们培育出的超级人类会用他的精神和意志来架起时间和空间的桥梁，穿越时空。”

她的话沉闷而冗长。其他的姐妹会成员虽然一动也没动，不过她们似乎对阿妮鲁尔的这种例行公事的总结感到厌烦和无聊。好吧，那我就告诉她们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来唤起她们的希望吧。

“随着遗传基因的不断演变进化，我已经能够确定，最多再有三代，我们的育种计划就可以大获成功了，”她的脉搏加快了，“很快，我们的魁萨茨·哈德拉克就会诞生。”

“这可是秘密中的秘密，千万要小心谨慎。”大圣母提醒她道，虽然表面依然沉稳，但掩盖不了她内心的激动。

“我对计划的每个细枝末节都很留意，大圣母。”阿妮鲁尔用一种十分高傲的口吻反驳道。她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窄窄的脸上始终面无表情，但其他人已经看出了她的心态波动。这会引起人们更多的抱怨，更加觉得她年轻气盛，冲动鲁莽，不适合担任如此重要的角色。“所以我对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确定无疑。基因样本已经分析完毕，所有的可能性也都已经充分预测。现在，我们前面的道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平坦。”

在她之前有那么多的姐妹为了实现这个不可思议的目标而做出了不懈努力。而现在，她的职责就是实施和决定育种计划的最后步骤，监督一个女婴的出生，并指导她的成长。因为那个女婴很可能就是魁萨茨·哈德拉克本尊的祖母。

“我得到了最后一组基因组合的名字，”阿妮鲁尔宣布，“结合指数表明，这些组合结合成功的可能性最大。”她停顿了一下，享受着众人那注视自己的热切目光。

在外人看来，阿妮鲁尔只不过是一位圣母，跟其他的教团姐妹没有什么不同，而且也没看出有什么特别的天赋或能力。贝尼·杰瑟里特向来擅长保守秘密，而魁萨茨圣母理应是所有圣母中最能保守秘密，也最伟大的一位。

“我们需要一个古老的家族的血脉，并与这个家族结合，生下一个女儿——她就相当于圣母玛利亚的母亲——将来她必须与我们为她挑选的男人婚配。这两个人将会是魁萨茨·哈德拉克的祖父母，他们的后代，也会是个女儿，将在瓦拉赫九号星上接受训练。这个贝尼·杰瑟里特成员将会成为魁萨茨·哈德拉克的母亲，她会生下一个男孩，由我们亲自抚养，并完全处于我们的控制之下。”阿妮鲁尔缓缓

地叹了口气，说完了最后的这几句话，然后回味她这一番话所蕴含的深远意义和分量。

再过几十年，那个震惊世人的孩子就将诞生——很有可能，阿妮鲁尔在自己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一天的到来。回想着其他记忆的时间隧道，她脑海中仿佛展开了一张时间的画布，她看到了无数代人历经千年的不懈努力，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为这个婴孩的诞生而做准备。阿妮鲁尔意识到自己能活在这个时代，亲眼见证这样的时刻真是无比幸运。她的灵魂深处仿佛出现了一道光谱线，她的前辈们此刻就站在光谱线中，热切地注视着，期盼着。

当这个无与伦比的育种计划最终开花结果之时，贝尼·杰瑟里特就不需要再去操纵和控制帝国那风云变幻的政治，以使其保持微妙的平衡了。到那时，一切都将会属于她们，古老的银河封建制度将会土崩瓦解，坍塌陨落。

虽然没有人说话，但阿妮鲁尔仍然从姐妹们鹰一样锐利的眼神中看到了担忧，她们心存怀疑，但没有一个人敢表达出自己的困惑和疑虑。“那么是哪个家族的血统呢？”大圣母问道。

阿妮鲁尔没有丝毫犹豫，站直身子答道：“我们必须让……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生下一个女儿。”

从她们的脸上，阿妮鲁尔看到了惊讶的表情。哈克南家族？没错，他们是整个育种计划的一部分——所有的兰兹拉德联合会家族都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贝尼·杰瑟里特的救世主竟然是出自这个男人的血脉。这个世系的血统对魁萨茨·哈德拉克

来说预示着什么呢？一个出身于哈克南家族血统的超级人类，将来贝尼·杰瑟里特能控制得了他吗？

所有的这些疑问——以及更多的困惑和不解——在众姐妹之间传递着，但没有一点儿声音，甚至没有用定向耳语。但阿妮鲁尔把一切都一清二楚地看在眼里。

“大家都清楚，”最后，她终于开口道，“哈克南男爵是个奸诈狡猾，擅长设计和摆布他人的危险人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应该听说过许多贝尼·杰瑟里特的育种计划，但我们这个计划是绝不能透露出去的。所以我们得找一个方法，在不告诉他具体原因的前提下，让他与选中的姐妹交合，使其怀孕。”

大圣母撇了撇她满是褶皱的嘴唇：“男爵只对男人和男孩有欲望。他不会接受一个女性成为他的情人，更不会对她产生兴趣的——特别是我们强推给他的女人。”

阿妮鲁尔表情严肃地点点头。“我们的诱惑能力会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她用富有挑战性的目光看着一众能力超群的圣母，然后说道，“但我毫不怀疑，凭借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所拥有的资源和条件，我们一定会找到办法对付他。”

为了严格响应芭特勒圣战禁令，反对机器对人类的精神施加影响，很多学校展开了加强人类精神力量的教育和训练，恢复之前由计算机完成的大部分工作。圣战之后，一批重要的学校蓬勃兴起，其中就包括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建立的学校，他们对学员的精神和身体进行了高强度的训练；另外还有宇航公会建立的学校，他们培养的是学员出色的预见能力，以便能通过折叠空间找到安全的飞行路线；此外就是门泰特学校，他们如计算机一般的大脑具备超凡的推理和思考能力。

——伊克布汉的《精神论》，第一卷

雷托为离家一年的求学在做准备，这期间他一直努力保持自信。他知道，对他来说这是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步，也明白为什么父亲为他选择了伊克斯作为求学之地。但他还是会十分想念卡拉丹的。

这位年轻的公爵继承人并不是第一次前往完全不同的星系。雷托和他的父亲曾经探索过盖尔星系中的许多星球，其中雾气笼罩的皮拉尔戈星，被认为是孕育卡拉丹人祖先的摇篮和发源地。但是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外出郊游，或者激动人心的观光旅行而已。

然而一想到要独自一人离开故乡这么长时间，他就会觉得忐忑不安，比自己预想的还要紧张。但是他不敢把内心的担忧和顾虑表现出来，因为终有一天，我要成为厄崔迪家族的公爵。

雷托穿上华贵的厄崔迪家族礼服，和老公爵一起站在卡拉市太空港，等待客运穿梭机把他送到公会的远航机上。雷托的脚边放着两个

悬浮式行李箱。

他的母亲建议他带上几个家仆，再带上装满衣服和娱乐用品的货箱，以及美味的卡拉丹食品。但保卢斯公爵却笑着说，他像雷托这么大的时候都已经在战场上拼杀好几个月了，除了个背包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而且他坚持让雷托把一把传统的卡拉丹钓鱼刀放进刀鞘，别在他的后腰上。

和往常一样，站在父亲身边的雷托选择轻装简行。毕竟伊克斯是个富有的工业星球，而不是个荒野之地。他在学校里不会缺什么的。

在众人面前，海伦娜夫人只好带着坚忍的优雅，忍受这个令她不悦的决定。此刻她站在出发的队伍旁边，身穿精美绝伦的长袍，披着闪闪发亮的披风。虽然雷托知道他的母亲是真心为他的安全和健康担心，但作为厄崔迪公爵夫人，她永远也不会把自己任何的情绪表露出来，永远都要以最完美的公众形象示人。

雷托调整了他父亲的野外望远镜的焦距，透过望远镜凝视远方。越过黎明时分地平线上那些不断变幻的淡彩光线，望向即将消失的黯淡夜幕。一个不停闪烁的小亮点在星星的映衬下正在移动。雷托调整焦距，发现那个亮点逐渐变大，最后，他认出那是一架正在低空轨道上航行的远航机[36]，周围闪烁着屏蔽场防御系统发出的微光。

“你看见了吗？”保卢斯抚着他儿子的肩头问。

“在那儿呢——启动了全屏蔽场系统。他们是担心遇到军队袭击吗？在这儿？”雷托无法想象，如果有人敢对宇航公会的飞船进行攻击的话，会引发多么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后果。虽然宇航公会并没有自

己的军事力量，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取消运输服务的方式——使太阳系里的任何一个星球受到严重的打击。通过精细严密的监视机制，公会可以追踪和识别流氓攻击者，并向皇帝发送信息，然后根据共同条约，皇帝将派遣萨多卡军队前来救援。

“永远不要低估敌人孤注一掷、铤而走险的战术，孩子。”保卢斯说道，但他并没有进一步解释。他时常会告诉自己儿子一些秘闻，有人针对某些人而恶意捏造出各种罪名对其进行指控。过去的这些诬陷和诽谤，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消灭皇帝或者宇航公会的敌人。

雷托觉得在他离开之后，他最为怀念的就是父亲的真知灼见和简洁明了的谆谆教诲。“帝国的统治不仅仅依靠法律，”保卢斯继续讲道，“另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基础是联合同盟、施与恩惠和宗教宣传三者结合而形成的一个巨大网络。信念比事实更有力量。”

雷托透过夜幕笼罩的天空，凝视远处那艘恢宏气派的飞船，不禁皱起了眉头。真实与虚假经常难以分辨。

他看到一个橘黄色的小亮点出现在巨大的轨道飞船下面。渐渐的，那个橘色的亮点变成了一道向下投射的光，形成了一架穿梭机的形状。没过一会儿，那架穿梭机就飞到了卡拉市太空港，在停机坪上空盘旋。四只白色的海鸥在穿梭机降落时激起的气流中展翅翱翔，然后尖叫着飞向海边的悬崖。

在穿梭机周围有一层屏蔽场在闪光，然后忽明忽暗地渐渐消失了。沿着太空港的栏杆有一圈旗子，在清晨咸咸的微风中拍打飘舞，发出啪啪的声音。穿梭机是一架子弹头形状的白色飞船，正飘过停机坪，朝停机坪而来，雷托和他的父母站在登机平台上，与侍卫队分

开。一群围观者和善良的民众在停机坪外围朝他们挥手欢呼。飞船和平台对接完毕，机身上一扇舱门滑开了。

雷托的母亲走上前来向他道别，默默地拥抱他。原本她不想来的，并威胁说要在卡拉丹城堡的一个塔楼上远远看着雷托离开，但保卢斯说服了她。人群欢呼起来，大声欢送雷托，跟他道别，保卢斯公爵和海伦娜夫人则手拉手站在那里，向人们挥手致意。

“记住我告诉你的话，孩子，”保卢斯说，他指的是他最近这几天对雷托反复的叮嘱和告诫，“向伊克斯学习，向一切学习吧。”

“但是你要用心去辨别和感知什么是真实的。”他的母亲补充道。

“我会的，”他说，“我会想念你们的。我会让你们为我骄傲的。”

“我们已经为你骄傲了，孩子。”老公爵向后退了几步，来到侍卫队的前面，然后跟他的儿子互相敬礼，以厄崔迪家族的礼仪互相施礼致意——张开右手举在太阳穴旁——所有的士兵们也都紧随其后，行同样的礼。之后保卢斯大步走上前去，给了雷托一个热情的拥抱……

很快，无人驾驶的穿梭机便起飞了，它越过卡拉丹岛上黑色的悬崖、翻滚的海水和氤氲缭绕的农田，飞驰而去。雷托坐在飞船观察休息室的一张豪华座椅上，凝视窗外。当飞船飞入太空那靛蓝色的黑暗中时，他看到了宇航公会的远航机犹如一座巨大的金属岛屿一般，宏伟气派，阳光洒在机身上，熠熠生辉。

随着穿梭机越来越靠近，远航机的底部突然裂开了一个巨大的黑洞。雷托深吸了一口气，眼看着庞然大物一般的远航机把穿梭机一口吞了下去。他突然想起曾经在胶片书里看到的厄拉科斯星上的一只沙虫把香料采集机吞没的情景。这个画面不禁让他不安起来。

穿梭机顺利地滑入对接口，一艘威库人的客船正悬挂在远航机巨大货舱内的泊位上。雷托登上远航机，两个行李箱在身后飘浮着，他下定决心按照父亲的吩咐去做。

向一切学习。此时，雷托坚定的好奇心战胜了内心的胆怯，他爬上楼梯，来到主客舱，找了一个靠窗户的位子坐下。他旁边坐着两个经营塑石的商人，正在滔滔不绝地交谈，时不时还夹杂着业内行话。老保卢斯曾经想让雷托学习如何保护自己，所以为了增强体验感，雷托这次是以一位普通乘客的身份出行，没有特殊待遇，也没有声势浩大的排场，没有同行的随从，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是一位公爵的儿子。

他的母亲因此吓坏了。

在船上，戴着墨镜和耳夹式耳机的威库小商贩在乘客中来回穿梭，以高昂的价格出售甜点和芳香饮料。雷托挥手打发走了一个对他纠缠不休的小贩，虽然那人卖的卤味肉汤和烤肉条闻起来很香，但他却并不感兴趣。他能听到从那个小贩耳机里传出来的音乐，也看见那个人在随着音乐的节拍在摇头晃脑，扭腰耸肩。威库人在做着自己的小本买卖，招呼顾客，在一片纷乱嘈杂的环境中，养家糊口，勉强过活。虽然宇宙外部的景象壮观，令人惊叹，但相比之下，他们却更喜欢待在宇宙内部。

这艘公共交通运输飞船在宇航公会的合同规定下，是由威库人运营的。他们在不同星系之间穿梭，运载着乘客。威库人曾经也是个庞大的势力，但是早已分崩离析，衰败陨落，他们所在的星球在第三次煤袋战争中尽数被毁，所以如今的威库人已经成了吉普赛人，在宇航公会的远航机上过着流浪的生活。虽然根据古代的投降条款，威库家族的成员被禁止踏上帝国麾下的任何星球，但是宇航公会却给了他们避难之所，具体原因不明。岁月如梭，尽管历经好几代人，但威库人一直没有表现出任何向皇帝请求赦免或撤销施加在他们身上的诸多严格限制和约束的意愿。

透过客舱的窗户，雷托看到了远航机上灯光昏暗的货舱。那是一个真空舱，空间大得可以用广阔无边来形容。相比之下，这艘客运飞船就像是鱼肚子里的一粒米一样。他能看到头顶上高高的天花板，但看不见几公里外的墙壁。其他大大小小的飞船也都依次排列在货舱里：护航舰、货物运输船、穿梭机、驳船和装甲监视器。另外还有堆放在一起的“垃圾箱”——也就是无人驾驶的货物集装箱，这种集装箱可以将低轨道物质直接倾倒在行星表面。此时这些集装箱就悬浮在主外部舱口旁边。

客船里每个房间的主墙上都放着一本利读联晶纸手册，上面刻着宇航公会的各项规定。按照规定，客船上的乘客禁止离开船只的隔离区。透过邻近的窗户，雷托偶然瞥见了其他飞船上的乘客——这些开往帝国各个星球的飞船里载满了各个种族的人们。

威库族的水手们完成了第一轮的值班任务，而乘客们则等待着。穿越折叠空间的旅程用时不超过一个小时，但是出发之前却需要很长的准备时间，有时甚至要好几天。

最终，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雷托察觉到一丝微弱而平缓的轰隆声，似乎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的。他现在能感觉到自己身体上的每一块肌肉了。“飞船要出发了。”他说着，转头看向那两个塑石商人，两个人却依旧无动于衷。他们瞥了雷托一眼，迅速移开目光，故意不理睬他。看到这两个人轻蔑无礼的态度，雷托觉得他们肯定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没文化、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了。

在飞船顶部一个独立的房间里，一名公会领航员在一个充满美琅脂香料的气罐里游泳，他开始用意念覆盖整个太空，设想出一条穿过折叠空间的安全通道，好将远航机以及远航机里运载的乘客和货物传送到遥远的地方。

前一天的晚上，在城堡的餐厅里用餐时，雷托的母亲曾大声质疑过，领航员是否会违反芭特勒圣战禁令中禁止人机互动的规定。因为她知道雷托很快就要启程前往伊克斯了，而且很有可能被那儿的污浊风气带得道德沦丧。所以她一边大口吃着柠檬烤鱼，一边天真地说着自己的观点。她总是用最通情达理的语气，发表极具挑衅性的言论，其效果就像是把一块大石头扔进一潭死水里。

“哦，别胡说，海伦娜！”保卢斯边说边用餐巾擦了擦胡子，“如果没有领航员，我们能去哪儿呢？”

“那只是因为你们习惯了这样而已，习惯去做一件事并不代表这件事是对的，保卢斯。《奥兰治天主圣经》里并没有说道德是由个人的便利来定义的。”

父亲还没来得及争辩，雷托就抢先说道：“我认为领航员只是看到了路，一条安全的通道。实际上霍尔茨曼发电机才是真正控制太空

飞船的东西。”他决定引用他从《圣经》中记住的一句话，“‘物质之最高主宰乃是人之思想，田间野兽、城中机器须永服从于人。’”

“当然是这样，亲爱的。”他母亲说道，然后就放下这个话题不提了。

现在，当他进入折叠空间时，他没有发觉到自己感官上有任何变化。在雷托还没察觉之前，根据交通运输时间表，远航机就已经到达了另一个太阳系——哈蒙塞普。

远航机到达那里之后，雷托还得再等五个多小时，看着货船和穿梭机在远航机货舱里进进出出。另外还有一艘运输船，甚至还有一艘超级护航舰。之后这架公会的远航机再次离开，利用折叠空间到达另一个新的太阳系——基拉娜阿尔法，然后同样的情况再次重演。

雷托在客舱里打了个盹，随后出来买了两根嗞嗞作响的烤肉条和一杯烈性死滴酒。海伦娜希望雷托能由厄崔迪家族的侍卫陪同护送，但保卢斯坚持认为，只有一个人出行才能让他的儿子学会照顾自己。雷托则有着自己的计划和打算，他发誓一定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

最后，到了第三站，一名威库水手命令雷托顺着甲板往下走三层，登上一架自动穿梭机。这名女水手穿着俗艳的制服，表情严肃，似乎没心情跟人说话。她的耳机里传出来低沉的音乐声。

“是到伊克斯了吗？”雷托问她，说着便伸手去拿他的悬浮式手提箱。两个箱子会随着他而自行移动。

“我们现在是在七公六星系。”她答道。因为戴着墨镜，所以雷托看不见她的眼睛。“伊克斯是在第九行星。你从这里下船吧。我们

已经把垃圾箱都倒出去了。”

雷托遵照指示朝指定的穿梭机走去，但打心底希望能被告知更多的信息和提醒。他不知道自己到达那个高科技的工业化星球之后首先该做些什么，但是他觉得维尔纽斯伯爵会欢迎他的，至少会为他举办个欢迎会什么的。

他深吸一口气，尽量不让自己太过焦虑。

这架无人驾驶的穿梭机从远航机的货舱里飞了出来，朝着一个布满山脉、云层和寒冰的行星表面迅速下降。无人穿梭机根据一套设定好的指令自动运行，因此对话交谈并不在其技能范围之内。雷托是这架穿梭机上唯一的乘客，显然也是唯一一个前往伊克斯星的旅客。毕竟这个机器星球并不怎么欢迎外来的访客。

然而，当雷托透过舷窗向外看时，他心中突然涌起一种不祥的预感，感觉有些不对劲儿。威库族的穿梭机正在驶向一座高山上的高原，隐蔽的高原上森林密布，树木高耸入云。他没看见任何建筑物，也没看见他所期待的高楼大厦和生产工厂。空气中没有滚滚浓烟，目光所及之处，没有城市也没有人烟，没有一丝文明的迹象。

这里不可能是工业化高度发达的伊克斯星球。他环顾四周，顿时警惕起来，准备自我防卫。他不会是被出卖了吧？被什么人诱骗到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无路可走，好叫我一个人困在这儿？

穿梭机在一片光秃秃的平原上停了下来，平原上散布着斑驳的花岗石和一簇簇的白花。“这就是您下船的地方，先生。”机器人飞行员用合成的声音说道。

“我们这是在哪儿？”雷托问道，“我要去的地方是伊克斯的首都啊。”

“这就是您下船的地方，先生。”

“回答我！”要换作他的父亲，一定会用洪亮的声音对这个愚蠢的机器破口大骂起来，然后就算把它大卸八块，也要撬开它的嘴问出答案，“你看看这周围，这里怎么可能是伊克斯的首都呢？”

“您有十秒钟的时间离开飞船，先生，否则你将会被强行弹出。公会交通运输的行程安排得很紧，远航机已经准备好要前往下一站了。”

雷托低声咒骂着，胳膊肘碰了碰他悬浮的行李箱，然后踏上了布满碎石的地面。几秒钟之后，这架白色的子弹形飞船就升向空中，在天空中逐渐缩小成一个橘黄色的光点，最后完全消失在他的视野中。

两只行李箱在他身边晃悠着，一阵清风吹乱了他的头发。如今只剩下雷托独自一人。“喂？”他大声喊道，却没人应答。

他凝视着布满积雪和冰川寒冰的崎岖山脊，不禁打了个冷战。在卡拉丹，大部分地方都被海洋覆盖，几乎看不到这么巍然耸立的高山。但他可不是来看山的。“你好！我是雷托·厄崔迪，来自卡拉丹！”他大声喊道，“有人吗？”

一阵难受的感觉攫住了他的胸口。他远离家乡，身处一个未知的世界，在浩瀚的宇宙中不知道何去何从。*这里会是伊克斯吗？*寒风呼啸，但空旷的原野却出奇地安静。稀薄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压抑的寂静。

他是听着大海的摇篮曲长大的，从小到大，每天萦绕在耳边的是大海的浪涛声、海鸥的歌声和村民们的喧闹声。但是在这里，他却什么也没看见，没有欢迎的队伍，没有人居住过的痕迹。这个星球看起来……人迹罕至，空空如也。

如果我真被困在这儿，有人能找到我吗？

厚厚的云层遮住了天空，不过他还是透过氤氲的缝隙看到了远处的蓝色太阳。他又打了个寒战，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上哪儿去。如果他要成为公爵，那么他必须学会当机立断，做出决定。

淅沥沥的雨滴夹着雪花开始落了下来。

历史的画笔以最黯淡的笔墨描绘出阿布鲁尔德·哈克南的形象。以他同父异母的哥哥弗拉基米尔男爵，以及他的两个亲生儿子格洛苏·拉班和费伊德·劳萨·拉班的标准来看，阿布鲁尔德跟他们完全是不同的人。然而对于哈克南家族最终的失败，我们不得不说，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咎于阿布鲁尔德的软弱无能，他做的决定太过愚蠢和鲁莽。尽管被流放到兰基维尔并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力，但阿布鲁尔德还是取得了一个这个庞大的家族中其他人无法比拟的胜利：他学会了如何快乐地生活。

——《兰兹拉德联合会大家族百科全书》，后圣战版

虽然哈克南家族在政治斗争中十分擅长暗中操控、耍阴谋诡计、弄虚作假，但是在这方面，贝尼·杰瑟里特仍是无可争议的大师。

贝尼·杰瑟里特的育种计划实施已久，至今已经历经了十代人，早在思维机器土崩瓦解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如今为了进行这一伟大计划的下一个步骤，姐妹会的姐妹们需要找到一个支点来动摇男爵那坚硬冰冷的心，让他屈从于姐妹会的意愿。

没过多久，她们就发现了哈克南家族的弱点所在。

年轻的贝尼·杰瑟里特姐妹玛格特·拉西诺一齐娅，来到了寒风凛冽的兰基维尔星球，她装扮成新来的家仆，潜入了男爵同父异母的弟弟阿布鲁尔德·哈克南的家中。美丽的玛格特是魁萨茨圣母阿妮鲁尔亲自挑选的，曾经接受过间谍和挖掘信息的训练，并且熟练地掌握

了如何将一些毫不匹配的数据连接起来，构建成更广阔的图景的本领。

她还熟知六十三种徒手杀人的方法。姐妹会的成员都极其努力地保持她们温雅娴静、蕙质兰心的学者形象，但是她们也有自己的杀手。玛格特姐妹被公认为是她们当中的佼佼者。

阿布鲁尔德·哈克南居住的小屋坐落在一片崎岖不平的土地上，一直延伸到深海，与狭窄的图拉峡湾接壤。这座木屋的周围是一个小渔村。农田向内陆推进，进入狭窄的岩石山谷，不过这个星球上大部分的食物都是来自冰冷的海洋。兰基维尔的经济完全依靠于活跃的鲸毛皮业。

阿布鲁尔德住在溪水潺潺的山脚下，这座山终日被钢灰色的云层和弥漫的薄雾笼罩着，所以很少能看到山顶。木屋和周围的村庄是这个边境国度最接近和类似首都中心的地方。

由于这里很少有陌生人前来，所以玛格特事先做好了准备，尽量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她的身材比许多四肢粗壮、肌肉发达的当地人都高，所以她站着的时候，总是故意微微弯腰，掩盖自己的身高。她把自己蜂蜜一般的金发染成了黑色，并且把头发剪得厚实而蓬乱，这是在村民当中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发型。她还用化学药剂把她光滑嫩白的皮肤弄得粗糙而黝黑，让皮肤看起来饱经风吹日晒的样子。她混入人群，完全能够融入其中，丝毫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和怀疑，一眼就能让人接受。对于一个受过姐妹会训练的女人来说，保持这种水平的伪装简直是小菜一碟。

哈克南家族成员分布广泛，人数众多，所以贝尼·杰瑟里特派出了许多姐妹潜入到这些成员当中作为间谍刺探情报。而玛格特只是被派遣的众姐妹之一。她们会在被派往的地方秘密搜查所有的商业记录。男爵此时还没有理由怀疑姐妹会在暗中调查和监视哈克南家族——因为他很少跟姐妹会打交道。但是如果在这些派出的女间谍当中有人被抓到，那么这个又瘦又恶毒的男人肯定会毫不留情地折磨她们，挖出她们的底细。幸运的是，玛格特认为任何受过严格训练的贝尼·杰瑟里特都可以在被痛苦折磨到被迫说出秘密之前，想办法先结束自己的生命。

哈克南家族历来擅长暗中操纵，瞒天过海。但是玛格特知道她一定会找到确凿的罪证。尽管其他姐妹都认为应该在距离哈克南家族权力中心更近些的地方挖掘证据，但玛格特坚信阿布鲁尔德才是最合适的人选。毕竟，这位哈克南男爵的弟弟曾经在厄拉科斯经营过七年的香料生意，所以他肯定知道一些信息。如果有什么东西要隐藏起来的话，那么男爵很可能会把秘密藏在阿布鲁尔德的眼皮底下，越是出人意料，往往才越安全。

一旦贝尼·杰瑟里特发现了哈克南家族的错误，拿到男爵在财务上欺上瞒下的罪证，她们就会以此作为要挟的武器，逼迫男爵屈从，进而推进她们的育种计划。

身穿染色的羊毛和毛皮衣服，玛格特现在扮成了一个土生土长的当地村民，悄悄溜进了码头上的一幢乡间大房子。这座建筑高高耸立，由大量的木材建成，表面被漆成呈深色。每个房间的壁炉里都弥漫着带着树脂香味的烟雾，球形灯被调成了橘黄色，尽量更贴近阳光的色彩。

玛格特打扫卫生，掸扫灰尘，帮忙做饭……同时也在寻找财务记录。一连两天，这位与男爵同父异母的弟弟一直对她笑脸相迎，态度和蔼可亲。他一点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作为一个很容易就相信别人的人，他似乎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安全担心过，他甚至还允许当地人和陌生人进入他豪宅的主卧房和客房参观，更是可以接近他本人。他有一头灰金色的头发，一直垂到肩膀；红扑扑的脸上布满皱纹，永远挂着微微的笑意。据说，他是他父亲迪米特里最喜爱的儿子。他鼓励阿布鲁尔德接管哈克南家族的产业……可惜阿布鲁尔德却做出了太多错误的选择，他的许多决定都是基于人而不是商业需要。这就是他失败的原因。

玛格特穿着温暖但硬得扎人的兰基维尔服装，目光始终低垂，原本那双灰绿色的眼睛戴着隐形的镜片，使她的眼睛看起来是棕色的。实际上，她本可以考虑把自己变成一个金发美女，前来引诱阿布鲁尔德，这样也能轻而易举地从他嘴里套出想要的信息。但她却决定不这么做。因为这个男人似乎对他那位矮胖而健壮的本地妻子埃米·拉班忠贞不贰，不可动摇。这位埃米·拉班就是格洛苏·拉班的母亲。阿布鲁尔德很早以前在兰基维尔遇到了埃米·拉班，并深深地爱上了她。后来他不顾父亲的反对，与埃米结婚，让他的父亲深感失望。在他混乱的执政生涯中，他一直都带着自己的妻子，到各个星球旅行，周游宇宙。阿布鲁尔德似乎对任何女人的诱惑都无动于衷，唯独对这个女人一往情深。

结果，玛格特只靠淳朴的魅力和静默的纯真就轻而易举地找到了书面财务记录、积满灰尘的账簿以及存货仓库，并且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最终，她抓住每一个没人的机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找到了她所需要的东西。利用在瓦拉赫九号星上学到的快速记忆技术，玛格特将一大堆利读联晶纸一一扫描，读取了上面所有的数据、货物清单、已报废或正在使用的设备清单、可疑的损失以及受到风暴等自然灾害所导致的损失等信息。

在附近的房间里，一群女人正在准备做一锅热气腾腾的炖鱼，有的在剥鱼皮、取内脏，有的在切菜，有的则在给水果剥皮去根。这是因为阿布鲁尔德和他的妻子打算请家里所有的佣人吃饭。他们一直坚持和所有为他们工作的人在同一张桌子上吃同样的饭。进餐的铃声开始回荡在这座大宅的每个房间了，而在这之前，玛格特早已偷偷地把所有记录都扫描完毕。

之后当她回到自己房间，一个人的时候，她一边听着外面的狂风暴雨声，一边在脑海中回顾之前看到的数据，研究阿布鲁尔德在厄拉科斯当政期间的香料生产记录，以及男爵现在向宇联商会提交的香料生产和交易报告，还有就是各种走私组织从厄拉科斯偷运走的美琅脂香料数量。

通常情况下，她会将这些数据先收起来，等到姐妹会的整个团队都凑在一起时，再共同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但玛格特这次想自己找出答案。所以她假装睡着了，闭着眼睛聚精会神地思考，陷入很深的灵态。

那些数据被巧妙地篡改了，但在被玛格特剥去层层遮掩的面纱和虚假的面具之后，真相终于浮出了水面。只不过她清楚，一个贝尼·杰瑟里特姐妹能看出其中端倪，但皇帝的财务大臣或者宇联商会的会计师却未必能发现这些数据有假。

除非有人给他们指明方向。

她的这一发现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宇联商会和皇帝严重低估了香料的产量。所以要么是哈克南家族是在非法出售美琅脂香料——不过她觉得应该不会，因为这样做很容易被追踪到——要么就是哈克南家族在暗中积累自己的秘密储备。

有意思，想到这里，玛格特不由得扬起了眉毛。她睁开眼睛，走到一扇加固的玻璃窗前，凝视外面像液态金属一样的海洋，汹涌的波浪冲击瓶口一样狭窄的峡湾，犹如一头被困的野兽；阴暗笼罩的乌云在崎岖不平的岩石壁上盘旋。萧瑟而荒凉的远方，长着毛皮的鲸鱼发出怪异的嗡嗡声。

第二天，她预定了下一班宇航公会远航机的机票。接着，她去掉身上的伪装，坐上一辆装满加工过的鲸鱼毛皮的货运车，驶离这个小小的渔村。她怀疑在兰基维尔根本没人注意到她曾经来过，也没人发现她已然离开。

有四样东西是隐藏不住的——爱、烟雾、火柱和一个人大步流星地走在旷野里。

——弗雷曼人的智慧

一个人走在寂静而荒凉的沙漠里——这才是应该有的样子。帕多特·凯恩斯发现，只有当自己全神贯注，并且有充足的时间去思考的时候，他的工作效率才会达到最高。如果有别人在场，就会有太多的干扰，因为很少有人会跟他一样专心致志地探索同一个目标或是对同一样东西感兴趣。

作为被派到厄拉科斯的帝国行星学家，他需要将这一望无际的景象全都深深印刻在自己的脑海中，将所有的信息和知识都吸收到自己的每一个毛孔中。一旦他有了正确的观念，他就能真正感受到这个世界的脉搏。此刻，他正站在一块凹凸不平的黑红色岩石上，这块岩石是由于周围盆地隆起而形成的。这个身形清瘦，饱经风霜的男人，凝视着眼前浩瀚无垠的景象。沙漠，目之所及尽是沙漠，一望无际。

他低头看着地图屏幕，上面显示这条山脉名为西部岩墙。测高仪表明这座山脉最高的山峰远远超过了六千米……然而，他没有看到这里曾经有过任何降雪、冰川或者结冰，甚至降水的痕迹。要知道即使是像萨鲁撒·塞康达斯星那些经过原子爆炸，满布疮痍的山顶上，也都有积雪覆盖。但这里的空气极度干燥，所以即使沙漠表面有水的话，也无法以任何形式存在。

凯恩斯向南眺望，越过茫茫的沙海，看向举世闻名的一片沙漠——“丧原”。毫无疑问，地理学家们已经发现了足够多的地理特征，并且按照这些特征将这片土地细分成不同的区域——但是很少有人曾经冒险到过那里。因为那是沙虫的领地，所以根本没人需要地图。

令凯恩斯感到困惑的，是他想起了从地球早期就开始使用的古代航海图，在地图那些神秘的未知区域上，人们会做上简单的标记，上书“此处有怪物”几个字。是的，他回想起拉班猎捕令人闻风丧胆的沙虫时那震撼的场景来。这里的确有怪物。

站在西部岩墙锯齿一样的山脊上，凯恩斯取下了蒸馏服[37]上的鼻孔塞，揉了揉被过滤器摩擦得生疼的鼻子。然后他把嘴上的呼吸罩拿下，深深地呼吸了一口带着焦煳味的干燥空气。按照沙漠指南上所说，如非必要，不能让自己暴露在空气中，以免造成过多的水分流失。凯恩斯知道这一点，但是他需要呼吸厄拉科斯的空气，闻一闻空气中的味道，让自己与这个星球产生共鸣，感受这个星球心跳的节奏和声音。

他闻到了灼热的灰尘味、矿物的微咸味，以及沙子、风化的熔岩和玄武岩的独特味道。这是一个完全没有潮湿气味的世界，没有植物生长或腐烂的味道，也没有预示生物生与死的味道。只有沙子和岩石，以及更多的沙子。

然后，他在细细观察之下，发现即使是最严酷的沙漠也依然充满了生命，一些特有的植物、动物和昆虫，早已适应了这种恶劣的生态环境。他跪在地上，仔细观瞧岩石上阴暗的小孔洞，那是清晨微小的

露珠最有可能聚集的地方。小孔洞周围布满了苔藓，仿佛在用小手紧紧地抓住粗糙的石头表面。

那几粒硬邦邦的小球应该是一些小啮齿动物的粪便，很有可能是更格卢鼠。昆虫可能会在高海拔地区安家，同时在那里安然生存的还有一些随风摇曳的小草或耐寒而孤独的杂草。在垂直陡峭的悬崖上，甚至会有蝙蝠在黄昏时分出来寻找掩护，捕食夜蛾和蚊虫。他抬起头，偶然在湛蓝的天空中发现一个黑点，那一定是一只隼或是秃鹰。对于这么大的动物来说，生存一定特别困难。

那么，弗雷曼人又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呢？

他曾经看到过他们尘土飞扬地行走在村里的街道上，但这些沙漠里的人却沉默不语，从不与人交流，办完自己的事之后就迅速消失了。凯恩斯注意到那些“文明的”村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很不一样，不过不清楚是出于敬畏还是蔑视。弗雷曼人有句谚语：*优雅和品味出自城市，而智慧则来自沙漠。*

根据他找到的一些稀疏零落的人类学笔记上记载，弗雷曼是古代游牧民族禅逊尼[38]遗留下来的残存者。禅逊尼人曾经被当做奴隶在各个星球之间辗转，饱受奴役。后来，也许是被释放，也许是成功逃离，重获自由的他们要寻找自己的家园。但是几个世纪以来，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会遭到无情的压迫和残害。最终，他们来到了厄拉科斯这里，并且生存下来，繁衍生息。

有一次，当一个弗雷曼女人从凯恩斯身边经过时，他试图和她说话，但那个女人用她那令人震惊的蓝中透蓝的眼睛盯着他，由于食用了大量香料，她眼睛里的眼白完全被高纯度的靛蓝色香料所浸染，凯

恩斯惊讶得愣住了，以至于把想要问什么都忘到脑后了。他还没来得及说话，那个弗雷曼女人就裹紧在蒸馏服外的破旧褐色朱巴斗篷[39]，急匆匆走了。

凯恩斯听说过一个传闻，弗雷曼人的人口中心都隐藏在盆地和屏蔽场城墙[40]的岩石壁里。他们靠土地为生，可是土地提供给他们赖以生存的东西确实太少了些……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呢？

对于厄拉科斯这个星球，凯恩斯还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学习和了解。他觉得弗雷曼人可以教给他很多东西。但前提是如果他能找到他们的话。

在污秽不堪、建筑粗糙的迦太格，哈克南家族一直不愿为这位不受欢迎的行星学家配备精良而昂贵的装备和仪器。凯恩斯向物资补给官提交了物资征用单，补给官怒视征用单上那个属于帕迪沙皇帝的印章，然后批准让他拿了些装备服、一个氧气瓶、一套救生包、四个贮水袋的水、一些野外干粮、一架破旧的单人扑翼机以及大量的燃料供给。这些东西对于凯恩斯这样的人来说已经足够了。因为对于奢侈的装备和仪器其实他并不了解，也不怎么熟悉。他并不在乎是否拥有正规的服装，也不在意那些无用的细节。他更关注的是如何能更多地了解厄拉科斯。

对预估的风暴模式和盛行风[41]进行了检查之后，凯恩斯驾驶着扑翼机起飞了，朝东北方向而去，深入到极地地区周围的山区。因为

中纬度地区的荒原酷热难当，所以大多数人类居住地都集中在高地附近。

他驾驶着老式的扑翼机，耳边是引擎的轰鸣声和可移动机翼的震颤声。他独自一人驾驶扑翼机在空中飞行：这是查看下面景象的最佳方式，能以广阔的视角观察地质缺陷、地形模式、岩石的颜色以及峡谷的地貌。

透过满是沙砾刮痕的前窗，他可以看到干涸的小溪和峡谷，以及由古代洪水冲积而成的扇形支流。一些陡峭的峡谷壁似乎是经受过水流的侵蚀，仿佛志贺藤像钢锯一样锯穿了岩层。有一次，在热气蒸腾如海市蜃楼一般的远处，他感觉好像看到了一个闪闪发光的盐积盆地，看上去很可能是一个干涸的海底。但当他朝那个方向飞去时，却找不到那块盆地了。

凯恩斯开始相信这个星球上曾经有过水。而且有过很多。证据就真真切切摆在那里，任何行星学家都能看到。但这些水源现在都到哪里去了呢？

极地冰帽里的冰量微不足道，水商在那里开采水源，然后拉到城市里高价出售。这些冰帽当然不足以解释消失的海洋以及干涸的河流。这地方的水是被毁掉了，还是被人从这个星球上移走了……又或是躲了起来？

凯恩斯继续往前飞，睁大眼睛不停地搜索。他不知疲倦，勤勤恳恳地做笔记，把他发现的每一件有意思的事情都记了下来。为了写一篇有理有据，内容翔实的论文，光是收集足够的信息就得花费他几年的时间，但在过去的这一个月里，他已经向皇帝递交了两份定期的进

度报告，只是为了表明他正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他把这些报告交给了一位帝国信使和一个宇航公会的代表，一个在厄拉齐恩，另一个在迦太格。但他不知道埃尔鲁德皇帝或是他的大臣们是否读了这些报告。

凯恩斯发现自己大部分的时间都处于迷路状态。他手里的地图和图表残缺不全，或者根本就是错误的，这让他感到很困惑。如果厄拉科斯是美琅脂的唯一来源——那么这个星球便应该理所当然成为帝国中最重要的星球之一——可为什么测绘出的地图会如此漏洞百出呢？只要宇航公会多安装几颗高分辨率卫星，大部分的问题就得到解决了，但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似乎没有人知道答案。

不过，对于一个行星学家来说，迷路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毕竟他是个探索者，就是要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虽然扑翼机开始嘎嘎作响，但他还是继续向前飞去。离子推进引擎非常坚固结实，这架扑翼机虽然破旧，但他驾驶起来倒是得心应手。即使遇到强风和上升气流，也能应付得很好。另外他也有足够的燃料，能维持好几个星期。

凯恩斯还清楚地记得他在环境恶劣的萨鲁撒星生活的那些年，为了搞清楚几个世纪前那场毁灭萨鲁撒星的旷世灾难，他克服了各种艰难困苦，潜心研究，不断探索。他曾经见过那个星球古代的图像，知道曾经的帝国首都是多么美丽富饶。但在他的心里，那里将永远都会是如今这副地狱般的模样。

同样，在厄拉科斯也发生过划时代的大事件，但没有目击者或者任何记录能够在那场古老的灾难中幸存下来。他认为导致这场灾难的不可能是原子，尽管这个结论很容易就能假设得出来。毕竟，芭特勒圣战以及圣战之前的古代战争都是极具毁灭性的，都把整个太阳系炸成了碎石瓦砾和滚滚尘埃。

不……这里发生的事不尽相同。

这样的日子依旧持续，凯恩斯仍在四处游荡。

在凯恩斯已经绕了半个星球的时候，在一个荒芜、寂静的山脊上，他爬上了另一座岩石山峰的顶端。他把扑翼机降落在一个布满卵石，像马鞍一样的平地上，然后徒步爬上斜坡。他身上背着叮当作响的装备，手脚并用地往山顶上爬。

按照早期地图绘制员那缺乏想象力的绘图所示，这条蜿蜒起伏，连绵不绝的岩壁犹如一道屏障，将东至哈班亚沙海、西至碧水鸟洼地的整片地区围在其屏障的保护之下，因此被永久性地命名为“假墙西”。凯恩斯认为这里是建立数据收集站的最佳地点。

凯恩斯感觉到自己的两条腿有些发沉，同时还听到他那套蒸馏服因使用时间过长而发出的滴答声。他知道自己此时一定大汗淋漓。但尽管如此，他的衣服还是吸收并循环利用了从他身体发散出的水分，因此他并没有感到任何不适。当他实在口渴得忍不住的时候，他便从喉咙附近的集水管里吸了一口有些微温的水，然后继续沿着凹凸不平的山路向上艰难爬行。按照弗雷曼人的老话说的：*身体是保存水的最好地方*。这是卖给他蒸馏服的小贩告诉他的。他现在已经穿惯了这身滑溜溜的蒸馏服，感觉它好像变成了他的另一层皮肤。

根据测高仪显示，这座陡峭的山峰大约有一千二百米高。他在一个天然的休息处前停了下来，这个遮蔽的休息处是由一块断了尖头的硬石形成的。他在这里建立了一个便携式的气象站。气象分析设备将记录下这片区域的风速、风向、温度、气压和相对湿度的波动。

在这个星球上，早在美琅脂香料的特性被发现之前，就已经建立了生物试验站，距今已经有几个世纪之久。那时候的厄拉科斯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干燥星球，几乎没有什么理想的资源——除了最绝望的殖民者，没有人对它感兴趣。许多试验站年久失修，无人看管，有些甚至已经被人遗忘了。

凯恩斯怀疑从这些生物试验站收集到的信息也未必有多可靠。所以现在他要用自己的设备收集数据。伴随着一个小风扇的嗡嗡声，一个大气采样器吞下了一个大气样本，并显示出了成分数据：23%的氧气，75.4%的氮气，0.023%的二氧化碳，以及其他微量气体。

凯恩斯发现这些数字十分特别。当然，这里的空气是完全可以呼吸的，而且这些数据也十分符合人们的预期，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正常的星球，有着适合动植物蓬勃生长，繁衍生息的生态系统。但在这个干燥灼热的地域，局部气压过高导致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没有海洋或暴风雨，没有浮游生物，没有植被覆盖……那么这些氧气都从何而来呢？这完全说不通啊。

他所知道的唯一大型本地生物就是沙虫。会不会是由于沙虫数量过多，使它们的新陈代谢对大气的组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呢？是否有某种奇怪的浮游生物在沙地里大量繁殖呢？众所周知，美琅脂香料矿含有机成分，但是凯恩斯不知道它是怎么产生的。贪婪的沙虫和香料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厄拉科斯真是个谜一样的星球，一个生态奥秘中包含着另一个奥秘。

凯恩斯的准备工作顺利完成，他从气象站的最佳设置地点转过身来。随后他突然意识到，在这座孤立的山峰之上，有些看上去是天然凹室的地方，其实是有意安排的。

他惊讶地弯下腰，用手指抚弄粗糙的凹痕。*石头上有台阶！*这意味着不久之前，人类曾经踏足过这里，并且阻断了通往这个地方的捷径。这里曾是一个前哨站吗？一个瞭望台？还是弗雷曼人的观察站点？

一股寒气窜过他脊背，这寒气是他这个身穿蒸馏服的人贪婪地喝下汗水引起的。与此同时，他也感觉到一丝兴奋，因为他突然想到弗雷曼人也可以成为盟友，他们是个在恶劣的环境中自强不息的民族，而且跟他有同样的目标和计划，也同样需要了解和改善这片沙漠……

凯恩斯转过身，看向开阔的沙漠，突然感觉有人在盯着自己。“有人吗，是谁啊？”他大声喊着。但是回答他的只有沙漠的寂静。

*所有这一切都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呢？*他不禁思考起来。*而且如果有联系的话，那弗雷曼人知道吗？*

谁能知道伊克斯是否走得太远了呢？他们把设备隐藏起来，奴役他们的工人并要求工人保密。鉴于这样的情况，他们怎能不受诱惑以至于越过芭特勒圣战禁令的限制呢？

——利班·李芝伯爵，向兰兹拉德联合会提交的第三次上诉

“善用你的智慧和身边的资源。”老公爵总是这样教导他。现在，雷托独自站在原地，瑟瑟发抖，他对这两者都进行着估算。

他沉思着眼下这种令人始料不及且令人沮丧的境遇，自己孤零零地被扔在伊克斯星上的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或许这里根本就不是伊克斯。他被困在这里，是偶然还是阴谋？最坏的情况会是什么？宇航公会应该保存着他被粗鲁而突然地赶下远航机的记录，知道他被穿梭机运走的地点。如果他没有在预先安排好的目的地按时出现，他的父亲一定会迅速集结厄崔迪家族的军队前来找他——但这又需要多长时间呢？他在这里能活多久？如果维尔纽斯就是在背后搞鬼的叛徒，那么这位伯爵会向父亲报告他失踪了吗？

雷托想尽量保持乐观，但是他知道救援队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赶来。他既没食物，也没保暖的衣服，更不用说移动避难所了。他必须自己处理这个问题。

“有人吗？”他又一次大声喊道。但他的声音被空旷的荒原所吞没，瞬间化为乌有，甚至连个回声都没有。

他琢磨着要不要冒险出去找个地标或者定居点，但是最终还是决心暂时留在原地。随后他又在心里暗自盘算了一下自己行李箱里的物

品，看看有什么东西能用来发送信息。

他的身旁有一片蓝绿色的多刺植物丛，那是些在冻土中挣扎求生的顽强植物。这时，从那片多刺植物丛中传来了一阵沙沙声。雷托大吃一惊，吓得向后跳了一步，然后仔细观察。是刺客吗？还是一群要抓他的人？绑架公爵继承人绝对可以拿到不少赎金，足以换来堆成山的宇宙索……另外还有保卢斯·厄崔迪公爵的勃然大怒。

雷托从别在后腰的刀鞘里抽出父亲送给他的那把钓鱼刀，随时准备战斗。他心跳加速，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可能出现的危险，准备伺机而动。厄崔迪家族的人从来都是临危不惧，不怕流血牺牲的。

树枝和尖尖的树叶微微摇晃，然后树丛分开，地上露出一个圆形的强化玻璃板。然后，随着机器的嗡嗡声，一个透明的管状升降电梯从地下冒了出来，看上去与崎岖不平的地面完全不搭调。

一个健壮敦实的年轻人就站在透明的电梯里，脸上带着温暖的笑意，热情地向他表示欢迎。这个男人一头金发，虽然梳理得很仔细，但还是有些蓬乱。他穿着宽松的军装长裤和一件变色丹迷彩衬衫。那张和蔼开朗的脸庞显得有些苍白，由于还有些婴儿肥，所以面部轮廓很柔和。这个陌生人的左肩上背着一个小背包，和他手里拿着的包差不多大。他看上去似乎和雷托年纪相仿。

透明电梯停了下来，一扇弧形的门旋转着打开。一股暖风拂过雷托的手和脸。他蹲下身子，准备用他的钓鱼刀进行攻击，尽管他实在无法想象这个看起来一脸天真的陌生人会是个冷酷的杀手。

“你一定是雷托·厄崔迪吧？”那个年轻人问道。他说的是加拉赫语，也就是帝国的官方语言，“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以徒步远足作为开始呢？”

雷托眯起自己那双灰色的眼睛，盯着男孩衣领上紫铜色相间的伊克斯螺旋形徽章。他尽力掩饰自己虚惊一场，如释重负的心情，以一种镇定自若，甚至是怀疑的表情看着对方，然后点点头，刀尖落下。陌生人则假装没有注意到。

“我叫隆博·维尔纽斯。呃，我以为你想在我们去下面安顿下来之前，先在这附近活动活动呢。我听说你喜欢户外活动，不过我更喜欢一个人待在下面。也许你和我们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会觉得我们的洞穴城市里和你在自己家中一样舒服。伊克斯真的很不错呢。”

他抬头看了看天上的云层和高空的雨夹雪：“咦，怎么下雨了？地狱在下，我讨厌这种不可预测的天气，”隆博厌恶地摇了摇头，“我吩咐过天气控制台，给你一个温暖、晴朗的好天气。很抱歉，雷托王子，是我的过失——不过在我看来，这里太沉闷无聊了，咱们坐电梯下去，到大王宫去如何？”

隆博忽然发现自己一直在滔滔不绝说个没完，于是把两个背包都扔进了电梯里，又把雷托的两个悬浮行李箱也推了进去。“很高兴终于见到你了。这么多年我父亲一直跟我念叨厄崔迪这个，厄崔迪那个的。我们会一起学习一段时间，估计大概是族系家谱和兰兹拉德联合会政治一类的。我是金狮宝座的第八十七顺位继承人，不过我想你的排位应该比我更靠前吧。”

金狮宝座。这些权贵家族的顺位排名是按照宇联商会－兰兹拉德联合会系统精心安排的。每个家族都以长子继承制为基础来排列等级。雷托的地位实际上的确要比伊克斯的王子高得多——从他母亲的族系血统来看，他实际上是埃尔鲁德九世的曾孙。因为埃尔鲁德与他的第二任妻子伊薇特生了三个女儿，雷托母亲就是其中一个女儿的后代。但是这种血缘关系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皇帝有许许多多的曾孙。他和隆博根本连宝座的边都沾不上。而且雷托觉得，承担厄崔迪家族公爵的重任就已经够有挑战性的了。

两个对各自的星球有一半统治权的年轻人，互相握了握手，指尖相触。伊克斯王子右手上戴了一枚火宝石戒指，雷托感觉到对方的手上丝毫没有粗糙的老茧。

“穿梭机降落之后，我以为自己来错地方了呢。”雷托说。他的不安和困惑终于显露了出来，“我以为我被困在渺无人烟的荒山野地里了。这里真的是……伊克斯吗？那个著名的机器星球？”说着他指了指那些巍峨壮观的山峰，冰雪覆盖的岩石和幽暗隐秘的森林。

雷托想起父亲曾经告诉过他，伊克斯人对于安全性的执着和偏爱。他这才注意到隆博有些犹豫：“哦，呃，这个嘛，你以后就知道了。我们尽量不让自己太过显眼。”

王子请他走进电梯，电梯的强化玻璃门随即旋转着关上了。电梯穿过一公里长的岩石，急速下落。即使在垂直下落过程中，隆博仍然继续镇定自若地说着：“由于我们技术操作的特殊性，伊克斯里有数不清的秘密，许多敌人想要摧毁我们。所以我们尽量隐藏自己的资源，并且低调地进行交易，躲开别人窥视的目光。”

两个年轻人穿过一个由人造材料制成的发光蜂房，然后进入到一片开阔的空间，眼前是一个巨大的洞穴世界，一个被星球那厚厚的地壳保护着的人间仙境。

一根根造型优美的支撑梁犹如一顶顶王冠，赫然映入眼帘。这些支撑梁与菱形晶格柱相连接，巍然耸立，高不见顶。透明的强化玻璃电梯继续下落，自由飘浮在一个伊克斯独创的悬浮装置之上。电梯的透明玻璃地板令人很是不安，给人一个要掉下去的感觉。雷托紧紧抓住旁边的栏杆，两个悬浮行李箱在他身边晃来晃去的。

他抬起头，看到头顶上伊克斯阴晴不定的天空，蓝白色的太阳正透过乌云，洒下微弱的阳光。隐藏在星球表面的投影仪，将真实的天气图像传输到覆盖在岩石天花板的高分辨率屏幕上。

这个巨大的地下世界广阔无垠，就连宇航公会的远航机在它面前都会显得十分渺小。从石拱顶上向下看，雷托看到一座座建筑都呈几何形状倒立着，看起来就像有人居住的水晶钟乳石。这些钟乳石形建筑由一条条人行道和管道彼此连接。泪滴形状的飞机无声无息地在地下王国里飞行，在建筑物和支撑梁之间穿梭。载人的悬挂式滑翔机飞速掠过，留下一道道五彩斑斓的印迹。

在地下洞穴的深处，他发现了一个湖和几条河流——全都隐藏在地下深处，不为外人所见。

“这里就是韦尔尼”，隆博宣布，“我们的首都。”

透明电梯在倒悬的钟乳石建筑之间穿行滑动，雷托看到了地行车、公共汽车和空中管道运输系统。他感觉自己仿佛变成了一片神奇

的雪花，在城市上空飞舞。“你们的建筑真是美得令人难以置信。”他感叹道。灰色的眼睛目不转睛，仿佛要将所有的景象尽收眼底，“我一直以为伊克斯是个嘈杂喧嚣的工业化世界。”

“我们，呃，是有意给外人留下这种印象的。我们发明了一些特殊的建筑结构材料，不仅外形美观，而且非常轻盈坚固。所以我们住在地下，既能受到保护，又能隐藏起来不被人发现。”

“所以你们就能始终保持星球表面的原始状态。”雷托说道。伊克斯的王子看样子似乎并没有考虑这个优势。

“贵族和官员们住在上层钟乳石建筑里，”隆博继续介绍，“工人、值班主管以及所有的次人都住在下层的聚居区里。每个人都共同为伊克斯的繁荣而努力工作。”

“城市的下面还有房屋？还有人住在比这更深的地方？”

“那个，他们其实不能算是人。他们被称作次人[42]，”隆博轻蔑地挥了挥手说，“是我们专门培育出来的，目的是让他们毫无怨言地做苦差事。这可是基因工程的巨大胜利啊。天知道要是没有他们的话，我们该怎么办才好。”

他们的悬浮电梯绕过一条管道运输线，继续沿着倒悬的天际线行驶。他们逐渐临近了城市中最瑰丽壮观的倒顶宫殿——那是一座巨大而又造型别致的倒悬式建筑，看上去就像古老的大教堂——雷托问道：“我想你们的审问官在等着我了吧？”他微微抬起下巴，准备迎接严峻的考验，“我以前从来没做过深度精神扫描。”

隆博揶揄地笑着说：“呃，如果你真想经历这种严酷考验的话……我倒是可以给你安排。”伊克斯王子专注地凝视着雷托，“雷托啊，雷托，如果我们不信任你的话，就根本不会答应让你来伊克斯。伊克斯的安全措施与你父亲来时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不要听信那些黑暗阴险的故事，那都是我们故意散播出去的，用来吓跑那些对伊克斯心怀好奇的人。”

最终，透明电梯降落在一个由互锁地砖铺成的巨大阳台上。雷托感觉到他们脚下似乎有一个固定装置。接着，电梯开始横向移动，径直朝一座镶着装甲强化玻璃的建筑滑去。

雷托尽量不让自己如释重负的心情显露出来。“好吧，那我听你的吧。”

“等我们到你的星球时，我也会听你的。大海，鱼群，还有开阔的天空。感觉卡拉丹……嗯，很美呢。”他的语气听起来却正好相反。

穿着黑白制服的管家和仆人们纷纷从那座建筑里出来迎接他们。穿着制服的男男女女站到了电梯通道两旁，排成两条整齐的直线，每个人都站的笔直。

“这里就是大王宫，”隆博说，“你有什么要求和愿望就跟这些人说，他们都会一一满足你的。由于你是我们这里目前唯一的客人，所以他们会有求必应，全心全意照顾你，绝对会让你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所有这些人就只服务……我一个人吗？”雷托想起自己在家的时候，如果想吃鱼的话，就得自己去钓，然后亲手宰鱼刮鳞。

“雷托，你身份尊贵，既是公爵之子，也是兰兹拉德联合会的盟友，更是我们家族的朋友。你觉得我们会怠慢你吗？”

“事实上，我的家族并没有什么可观的财富，我们的星球上唯一能创造财富的人就是海里打鱼的渔民、飘浮的帕拉丹瓜田的瓜农，还有种植庞迪米的稻农。”

隆博哈哈大笑，发出友好而爽朗的笑声：“哦，你还真是谦虚呢。”

在两个悬浮行李箱的伴随下，两个年轻人并肩走上三阶宽阔而优雅的台阶，进入了大王宫。

雷托环顾中央大厅，看到了伊克斯水晶吊灯，这是帝国所有星球中最好的水晶吊灯。华丽的大理石桌上装饰着水晶高脚杯和各式花瓶；黑色接待桌的两边各摆着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伯爵和他的妻子珊多·维尔纽斯夫人的全身天青玉石雕像。雷托曾经见过他们的三联照片，所以能够认出这是伯爵夫妇的雕像。

身穿制服的家仆们慢慢回到皇宫里，回到各自的岗位等待上级的指示和调遣。穿过大厅，一道双扇门打了开来，只见肩膀宽阔，头发秃顶的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伯爵迎上前来，看上去就像一个从神灯里冒出来的精灵。他穿着金银相间的无袖短袍，领子上镶着白边。胸前别着一枚紫色和红铜色相间的伊克斯螺旋形徽章。

“啊，这位一定就是我们年轻的客人了！”多米尼克热情好客，幽默爽朗地说道。他那双棕色的眼睛炯炯有神，眼角的鱼尾纹此刻变成了慈祥的笑纹。他和他儿子隆博两个人的面部结构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他的脸不像他儿子那样瘦削，而是红扑扑、肥嘟嘟的，布满褶皱。他那浓密的黑胡子在洁白的牙齿周围形成了一个醒目的框架。多米尼克伯爵比他的儿子要高上几厘米。他的脸型不像厄崔迪家族和科瑞诺家族的人那么瘦窄，线条没那么刚硬，因为他们维尔纽斯家族来自于科林战役时期的一个古老世系。

站在伯爵身后的是他的妻子珊多，她曾经是皇帝的妃子。此时她身穿一件正式而隆重的长袍，她的五官精致，轮廓分明，琼鼻小巧，肤白如脂，有一种雍容华贵之美，光彩照人，她的出现令周围一切都黯然失色。她虽看上去娇弱柔美，但实际上却透着一股坚强的韧劲。

他们的女儿凯莉娅站在伯爵夫人身旁，似乎正努力让自己的光彩和魅力盖过母亲。她穿着一件淡紫色的锦缎连衣裙，映衬着她那一头铜黑色的头发。凯莉娅看上去比雷托年纪小一些，不过走路时故意摆出一副优雅而专注的样子，仿佛尽力让自己表现得仪态万方，优雅得体，不敢让自己有半分松懈。她的眉毛细长，弯如拱形；翠绿色的眼睛令人瞩目；窄窄的下巴上是一张像猫一样宽宽的嘴。她盈盈一笑，行了一个夸张而又完美的屈膝礼。

雷托点头致意，礼貌回应每个人的介绍，尽量不让自己的目光落在维尔纽斯伯爵女儿的身上。然后他照母亲所示，打开了他其中一个行李箱上的封条，取出一个沉甸甸的珠宝盒，那是厄崔迪家族的珍宝之一。他拿着珠宝盒，身子站得笔直：“这是送给您的礼物，维尔纽

斯大人。这里面有我们星球上独一无二的东西。另外我还有一件礼物要送给维尔纽斯夫人。”

“太好了！太好了！”多米尼克似乎对于这种过分讲究的礼节而感到有些不耐烦，但他还是立刻接受了礼物，并且示意一个仆人过来把礼物收起来，“今天晚上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好好欣赏一下这些宝物的。”说着他搓起了自己宽大的双手。这个男人似乎更适合在冒着烟的铁匠铺里当个铁匠，或者去战场杀敌，而不适合住在豪华的宫殿里。“对了，雷托，来伊克斯的这一路上还顺利吗？”

“很顺利，大人。”

“啊，那真是太好了。”多米尼克轻松地笑了起来。

雷托微微一笑，不知道怎样才能给这个人留下好印象。他清了清嗓子，羞赧地说出了自己刚才的担心：“是的，先生，但在公会把我送到您的星球上后，我差点以为自己被抛弃了，因为我只看到了一片光秃秃的荒野。”

“啊！那是我叫你父亲别告诉你的——这是我俩的一个小恶作剧。他第一次来这里时，我也是这样戏弄他的。你肯定是以为自己被弃荒野了吧，”多米尼克开心地咧嘴大笑起来，“不过年轻人，你现在看上去休息得很好。你这个年纪应该没什么时差问题。你是什么时候从卡拉丹出发的，两天前是吧？”

“不到两天，大人。”

“这远航机还真是神速啊，这么短的时间就跨越了如此遥远的距离，令人难以置信。我们正在改进远航机的机型设计，使每架远航机

都能够运载更多的货物，提高有效载运量，”他洪亮的声音使得这一成就显得更加宏伟震撼，“我们第二阶段的改造将在今天晚些时候完工，这是我们的又一个胜利。我们会把所有的改进情况都告诉你，这也是你来此要学习的内容之一啊。”

雷托彬彬有礼地微笑着，但实际上他觉得自己的脑袋好像要爆炸了似的。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吸收多少新的信息和知识。等到一年期限到了的时候，估计他会脱胎换骨的。

有些武器是无法拿在手里的。你只能把它们记在心里。

——贝尼·杰瑟里特教义

一架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穿梭机朝着杰第主星的暗面渐渐降落，最终停在了戒备森严的哈克城太空港，时间正好是在当地时间的午夜之前。

男爵从厄拉科斯那地狱般的沙漠返回家中后，就开始担心起来，不知道那些该死的女巫想从他这里得到什么。男爵走到哈克南要塞一个被屏蔽场保护着的上层阳台上，紧盯着那架穿梭机上的灯光。

他的周围尽是一座座庞大的黑色强化玻璃和钢铁结构的塔楼，但是建筑结构沉闷单调，毫无特色。这些高塔在烟雾弥漫的黑暗中闪耀着炫目而俗艳的灯光。人行道和马路上覆盖着波纹遮雨篷和过滤罩，保护行人免受工业废物和酸雨所带来的伤害。如果城市建造的过程中能多一些想象力和对细节的关注的话，那么哈克城很可能会成为一座十分引人注目的城市。但是恰恰相反，这个地方看上去满目疮痍。

“我有份数据资料要呈交给您，男爵大人。”男爵身后传来一个带着浓浓鼻音却又很尖厉的声音，说话的人离他很近，仿佛近身的刺客。

男爵吃了一惊，转过身来，挥起肌肉结实的手臂就要打向那人。但随即他便皱起了眉头。原来那人是他的私人门泰特，彼得·德伏，瘦削的身子裹着长袍，正站在阳台门口。

“别偷偷靠近我，皮特。你怎么跟沙虫一样滑不溜丢的，”这个比喻不由得让人想起了男爵侄子拉班的那次沙漠狩猎之行，以及最终那令人尴尬的结果，“要知道，哈克南家的人可是猎杀沙虫的高手。”

“这我听说了，”德·弗里斯语冷冷地回答，“但有时候，悄无声息地移动是获取信息的最佳方式。”他的嘴角微微一动，脸上浮现出一丝苦笑。他的嘴边很红，那是因为门泰特为了提高自己的脑力而经常喝一种蔓越橘色的纱芙果汁，时间久了，嘴边就会被浸染成红色。男爵喜欢寻求肉体上的快乐，对一些令人上瘾的东西十分好奇，总是想要尝试新东西。所以他自己也尝过这种纱芙果汁，但在喝过之后他发现这种饮料其实味道很苦，难喝得要死。

“是圣母和她的随从到了，”弗里斯朝穿梭机的灯光点了点头，“有十五名姐妹和侍从，另外还有四名男性护卫。没有发现可以被我们探测到的武器。”

德·弗里斯曾经接受过贝尼·特莱拉教团[43]的训练，从而成为了一名门泰特。这个由一群基因变异的巫师组成的教团，训练出了帝国最强的人类计算机。但是男爵想要的并不是一个只能纯粹进行数据处理的人类大脑——他想要的是一个精于算计的聪明人，不仅能够了解和预估哈克南家族一些计划的结果，还能够运用他阴险奸诈的天性，协助男爵实现自己的目标。彼得·德伏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造物，是臭名昭著的特莱拉教团“变态的门泰特”[44]之一。

“但她们想要什么呢？”男爵凝视着降落的穿梭机，喃喃自语，“那些女巫来到这里似乎志在必得。”还没等穿梭机上的乘客出来，

哈克南家族麾下一群身穿蓝色制服的士兵们，就像群狼一般将飞船包围起来。“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防御手段，把他们瞬间消灭掉。”

“贝尼·杰瑟里特的人并没有携带任何武器，男爵阁下。有人说她们自己就是武器，”德·弗里斯举起一根细杆似的手指说道，“激起姐妹会的愤怒绝对是不明智的。”

“我当然知道这一点，你个白痴！对了，那个圣母叫什么名字？她想干什么？”

“盖乌斯·海伦·莫希亚姆。至于她想要什么……她的姐妹会拒绝透露。”

“姐妹会都去死吧，带着她们的秘密去死吧。”男爵一边在广场强化玻璃封闭的阳台上转圈，一边嘟囔着。然后他大步走向走廊，前去迎接穿梭机上的访客。

彼得·德伏在他身后笑了起来：“贝尼·杰瑟里特姐妹说话时，常常会像说谜语一样含糊其词，但她们的话里也包含了很多真实的信息。你只需要把那些真实的信息都挖掘出来就行了。”

男爵咕哝了一声，继续向前走。皮特自己也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跟了上去。

在路上，门泰特边走边回忆着他对这些黑袍女巫的认识和了解。贝尼·杰瑟里特一直以来为了无数的育种计划而不停忙碌，似乎是为了某种不为人知的目的而繁衍人类。她们还掌握着帝国最大的信息库之一，利用她们庞大而又错综复杂的资源来观察人类活动，研究一个人在星际政治中的行动所产生的影响。

作为一名门泰特，德·弗里斯很想得到这个知识宝库。有了这么多宝贵的数据，他可以进行计算和初步预测——甚至也许能搞垮整个姐妹会。

但是贝尼·杰瑟里特不允许外人接触到她们的资源，甚至连皇帝本人也不允许。因此，即使是门泰特也会因为缺少足够的信息和数据，而无法进行估算和预计。所以德·弗里斯对这位来访女巫的意图只能靠猜了。

贝尼·杰瑟里特操纵政治和社会大多都在暗中进行，这样一来就很少有人能追踪到她们影响政治和社会的确切模式。但不管用什么方法，圣母盖乌斯·海伦·莫希亚姆都清楚地知道该如何为达到目的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她身披黑袍，身边有两个衣冠楚楚的男性侍卫保护着，身后则跟着一群侍从，昂首阔步走进这座哈克南家族历代传承的要塞，进入了接待大厅。

男爵坐在一张闪亮的黑色水晶玻璃桌旁，正等着她的到来。身旁站着的是他那位变态的门泰特，另外还有几个精心挑选的私人保镖。男爵故意穿了一件宽松的便服，以表示对这些来访者的轻蔑和漠视。他既没有为他们准备茶点，也没有张灯结彩，准备鼓乐齐鸣一类的欢迎仪式。

这很好，莫希亚姆心想，这种秘密的会面也许再好不过了。

她先是用坚定有力的声音表明了自己的身份，然后朝他走近了一步，把她的随从留在身后。这位圣母相貌平平，看上去并不温柔娇弱，反而有一种坚韧不屈的气质——虽然不丑，但也不迷人。她的鼻子从正面看没什么，但是从侧面看去却显得太长了。“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我们姐妹会有事情要跟您商谈。”

“我没兴趣跟女巫打交道。”男爵伸手摩挲着下巴说，那双如蜘蛛一般乌黑的眼睛上下打量来访的这群人，仔细端详圣母身旁男护卫的体型和外表。他的另一只手则放在腿上，手指敲着大腿，发出令人紧张的节奏。

“无所谓，但您还是得听一听我要说的话。”圣母的声音像钢铁一样铿锵有力。

看到男爵越来越怒火中烧，彼得·德伏走上前来：“需要我提醒你一下吗，圣母？别忘了你现在在什么地方。我们可没有邀请你到这里来。”

“也许我应该提醒一下你，”她对门泰特说，“我们有能力对厄拉科斯星上哈克南家族的所有香料生产活动进行详细的分析，比如设备的使用、消耗的人力等等。我们不会将最终的调查结果跟我们自己的精确预测相比对，而是与你们上报给宇联商会的香料生产数据进行比较。这样一来，任何异常情况最终都会……昭然若揭了吧，”她扬起了眉毛，“我们掌握了第一手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这些第一手资料都有”——她笑了笑——“可靠的来源”。

“你指的是间谍吧。”男爵愤怒地说。

她看得出，男爵话一出口就后悔了，因为这正暗示了他心里有鬼。

男爵站了起来，伸了伸胳膊，还没等他反驳莫希亚姆的含沙射影，德·弗里斯就插进话来："我想也许我们最好还是单独谈谈，只有圣母和男爵两个人的密谈，没有必要把一场简单的谈话变成一个隆重壮观的场面，弄得尽人皆知……更别记录在案。"

"我同意，"莫希亚姆露出一丝赞同的神情打量起这个扭曲心智的门泰特，立刻说道，"不如我们去您的寝宫里谈吧，您看如何，男爵阁下？"

男爵噘起嘴来，原本宽厚的嘴唇现在变成了一朵黑色的玫瑰花："为什么我要把一个贝尼·杰瑟里特女巫带进我的私人寝室里呢？"

"因为您别无选择。"她声音低沉而坚定地说。

男爵被她的大胆吓了一跳，但随即哈哈大笑起来："既然如此，那何乐而不为呢？再没有比寝室更私密低调的地方了。"

德·弗里斯眯起眼睛看着他们俩。他在重新考虑他的建议，大脑里运行着数据，计算着概率。女巫单刀直入得太快，太直接了。她想要单独和男爵在一起。这是为什么呢？她私下里打算要做什么？

"请允许我陪您一同前去吧，男爵大人。"德·弗里斯说道，然后便大步流星地向门口走去，穿过走廊和浮空管，走向男爵的私人房间。

"这件事最好只有男爵和我单独谈。"莫希亚姆说。

哈克南男爵气得浑身紧绷。“你没有权力命令我的人，女巫。”他用低沉而威胁的语气说。

“那么您的意思呢？”她无礼地问道。

男爵犹豫了片刻，然后说：“我同意你的请求，允许你私下跟我密谈。”

莫希亚姆微微点了点头，然后回头看了一眼她的随从和护卫。德·弗里斯发现她的手指一动，似乎是女巫的某种暗号。

莫希亚姆那双鸟一般的眼睛紧盯着德·弗里斯，弗里斯不自在地挺了挺身子。这时莫希亚姆对他说道：“有件事倒是可以交给你去办，门泰特。请务必悉心招待我的同伴们，并给他们准备食物，因为我们没有时间留下来寒暄。谈完事情之后，我们必须火速赶回瓦拉赫九号星。”

“去吧。”哈克南男爵命令道。

她不屑一顾地看了一眼弗里斯，仿佛把他当作帝国里地位最低下的仆人。然后便跟着男爵走出了大厅……

男爵一走进他的房间，就注意到那有一堆自己的脏衣服，他心里觉得还挺高兴。家具摆放也凌乱不堪，墙上甚至还有几处红色的污渍没擦干净。他想借此强调，女巫不值得受到优待，也不值得受到热情地欢迎。

他双手叉腰，挺起胸膛，扬起结实的下巴说：“好了，圣母，告诉我你究竟想要什么。我没有时间再跟你玩什么文字游戏了。”

莫希亚姆露出一丝微笑。“文字游戏？”她知道哈克南家族最懂得政治的微妙之处……也许善良的阿布鲁尔德不懂这些，但是男爵和他的谋臣们肯定精于此道，“那好吧，男爵阁下，”她简单干脆地说道，“姐妹会要利用您的家族基因繁衍后代。”

她停了下来，欣赏着他那张冷酷的脸上的震惊表情。男爵张口结舌，不等他回应，她就精心挑选了一部分内情作为解释。实际上，对于这其中的具体细节和原因，莫希亚姆自己也不清楚，她只是知道不管什么原因都要服从。“您一定知道，多年来贝尼·杰瑟里特将许多重要的世系血统与姐妹会相融合。姐妹会的姐妹们代表了高尚人性的全部，同时也包含了兰兹拉德联合会内大大小小家族中所有最可取的优点和特质。这其中就包括了很多代以前的哈克南家族。”

“你是想改进你们所拥有的哈克南血统吗？”男爵警惕地问道，“是这样吗？”

“您理解得很对。我们必须让您，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生下一个孩子来。确切地说是一个女儿。”

男爵踉踉跄跄地后退了几步，然后突然咯咯地笑了起来，边笑边用手抹去笑出的眼泪：“那你可得另找别人了。我没有孩子，将来也不可能会有。跟女人生孩子，光是想想让我觉得恶心。”

莫希亚姆十分清楚这位男爵的性取向，所以并没有回答。与许多贵族不同的是，他没有后代，甚至连被淹没在茫茫人海之中的私生子也没有。

“不管怎样，我们都想要一个哈克南家族的女儿，男爵阁下。她不是继承人，也不是权力和爵位的觊觎者，所以您不必担心有任何对哈克南家族地位的威胁。我们已经仔细研究过世系血统，所以我们的愿望和目的非常明确。您必须跟我结合，让我怀孕。”

男爵的眉毛抬得更高了。“什么？老天爷，我凭什么要那么做呢？”他上下打量着她，扫视她身体的每一个细节，从头到脚看了个遍。莫希亚姆相貌平平，她的脸很长，棕色的头发稀疏而平常。她的年龄比他还要大，眼看就快要到生育年龄的尽头了。“尤其还是跟你。”

“贝尼·杰瑟里特是通过基因预测来决定谁和谁相互结合，而不是通过任何两情相悦或身体上的吸引。”

“不行，我坚决反对，”男爵转过身来，把双臂交叉在胸前，“你走吧，带上你的那些小跟班，赶紧给我离开杰第主星。”

莫希亚姆又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仔细打量着他房间里的每个细节。利用贝尼·杰瑟里特的分析技术，她了解到许多关于男爵以及他性格特点的信息。从他私人寝室里的难闻气味，以及没有为正式的来访者提前进行打扫和装饰来看，他不知不觉中展示出了他信息量丰富的内心世界。

“好吧，如果您真希望如此的话，男爵阁下，”她说，“那么我的穿梭机下一站将会是凯坦星，在那里我们已经安排好了要与皇帝会面。我飞船上的个人资料库里有你在厄拉科斯储存香料的所有记录的副本，还有关于你是如何故意篡改香料生产记录来隐藏你的私人库存，而不让宇联商会和科瑞诺家族发现的那些资料和文件。我们的初

步分析包含了充足的信息，足以发动公会银行对您的香料生产和交易活动进行全面审计和核查，并最终撤销您宇联商会临时董事一职。”

男爵瞪大了眼睛看着她。两人四目相对，都不打算妥协和让步。但是男爵在圣母凝视的眼神中看出她所言非虚。他毫不怀疑女巫们利用她们恶魔般的觉察力，已经明确地知道他到底干了些什么，知道他隐藏了秘密，愚弄和欺骗了帝国皇帝埃尔鲁德九世。他也十分清楚，莫希亚姆会毫不犹豫地利用那些资料和文件继续威胁他。

所有记录的副本……那么这就意味着即使毁掉她的飞船也无济于事。显然该死的姐妹会还存有其他副本。

贝尼·杰瑟里特很可能掌握了帝国皇族科瑞诺家族的把柄，并以此来要挟皇帝，甚至连宇航公会和强大的宇联商会一些重要的交易内幕和见不得光的数据，也都落在了姐妹会手里。这些都是她们用来讨价还价的*筹码*。姐妹会很擅长找出潜在敌人的弱点。

男爵痛恨莫希亚姆让他毫无选择的余地，但对此又无能为力。这个女巫只要一句话就能把他毁了。最终只能逼他留下自己的血脉。

“为了让你更轻松一点儿，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我有能力控制我的身体机能，”莫希亚姆通情达理地告诉他，“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排卵，我保证这个不愉快的任务不会重复多次。只要跟你结合一次，我就可以保证生出一个女孩。之后你就不必担心我们会再次找上门来。”

贝尼·杰瑟里特的计划总是在不断进行，就像车轮一样滚滚向前，她们似乎总是让人猜不透、看不清。男爵皱起眉头思索起来，从

各种可能性中寻找答案。女巫们非常想要一个女儿，但尽管她们矢口否认，她们是否其实想要的是一个私生子，然后等他长大成人之后再宣布他成为下一代哈克南家族的首领呢？这也太荒谬了。因为他已经在培养拉班成为继承人了，而且没有人胆敢质疑或是提出异议。

“我……”他结结巴巴地说，“我需要一点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我必须和我的大臣们谈谈。”

听到他这么说，莫希亚姆圣母直翻白眼，不过最后还是同意了他的请求，示意男爵可以慢慢考虑。她把一条血渍斑斑的毛巾扔在一边，懒洋洋地躺在长沙发上，舒舒服服地等待起来。

尽管弗拉基米尔·哈克南为人阴险卑鄙，却是个很有魅力的男人，体格健壮，五官端正：淡红色的头发，厚厚的嘴唇，额头上还有性感的美人尖。然而贝尼·杰瑟里特向教团里的所有姐妹都被灌输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信念，那就是结合仅仅是一种操纵男人并获取后代的工具，目的是为姐妹会的基因网络添砖加瓦。无论她接到的命令是什么，莫希亚姆从没打算要享受结合的乐趣。尽管如此，她还是觉得把男爵置于自己的股掌之间，任由她控制，逼迫他屈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圣母身子往后一靠，闭上眼睛，集中精力于她体内荷尔蒙的涨落，以及她生殖系统的内部运作……做好一切准备。

她知道男爵的答复会是什么。

“皮特！”男爵急匆匆冲进大厅，“我的门泰特在哪儿呢？”

德·弗里斯从隔壁的一个厅里溜了出来，那里有几个他以前钻出来的隐蔽观察孔，他本来打算借此偷窥一下男爵私人寝室。

“我在这里，我的大人。”他答道。然后他拿出一个小瓶，喝了一口瓶子里的饮料。纱芙果汁的味道触发了他大脑的反应，激发了他的神经元，提升了他的脑力。“女巫要求什么？她想干什么？”

男爵转过身来，终于找到了一个适合发泄怒气的靶子：“她要我让她怀孕！真是头母猪！”

让她怀孕？德·弗里斯思考起来，并且立即把这个信息加入到他的门泰特数据库中。随后以极快的速度重新评估了这个问题。

“她要生下我的女儿！你能相信吗？另外，她们还知道了我在私藏自己的香料储备！”

德·弗里斯进入了门泰特模式。事实：男爵不会以任何方式生儿育女。因为他讨厌女人。此外，在政治上他非常谨慎，所以不会随意地散播他的种子。

事实：贝尼·杰瑟里特在瓦拉赫9号星上有广泛的遗传基因记录以及无数的育种计划，其结果和目的并没有明确的解释和说明。要与男爵生下一个女儿而不是儿子——女巫们希望以此实现什么目标呢？

她们是想利用哈克南家族基因里的某些缺陷或者优势吗？还是仅仅因为她们认为这么做是对男爵最羞辱的惩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男爵是因何冒犯了姐妹会的呢？

“一想到这事我就恶心！竟然要我跟那匹发情的母马结合，”男爵咆哮道，“但我还是好奇得快要发疯了。怎么也想不明白，姐妹会到底想要什么呢？”

“我无法作出预测，男爵阁下。数据不足。”

男爵看上去气得像要揍德·弗里斯一顿，但还是忍住了：“我又不是贝尼·杰瑟里特的种马！”

“男爵大人，”德·弗里斯平静地说，“即使她们真的掌握了您储存香料的信息，您也不能承认。虽然她们也许只是虚张声势，但您的反应也无疑已经告诉了她们想要知道的一切。如果她们向凯坦提供证据的话，那么皇帝就会把他的萨多卡军队派到这里来，将哈克南家族一网打尽，并派另一个大家族来接管厄拉科斯，就像他们之前赶走了李芝家族，然后派我们来接管一样。毫无疑问埃尔鲁德一定会这么做的。他和宇联商会可以随时撤销与您的合约，拿走您的财产。为了激怒和羞辱您，他们甚至会把厄拉科斯和香料生产交给……比如说，厄崔迪家族。”

“厄崔迪！”男爵气得直想吐唾沫，“我绝不会让我的财产落入他们的手中。”

德·弗里斯知道他说到点子上了。哈克南和厄崔迪家族之间的宿怨早在几代人之前就存在了，始于科林战役期间的悲惨事件中。

“所以您必须按照女巫的要求去做，男爵大人，”他说，“这一轮较量，贝尼·杰瑟里特赢得了胜利。最优先选择：保护您家族的财产、您的香料生意，以及您的非法储备。”门泰特笑了笑，然后说道：“不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男爵脸色发灰，青筋暴突：“皮特，我要你从现在开始，立刻清除掉所有证据，疏散库存，把那些香料分散到没人能想到，也没人会去查的地方。”

“您指的是我们盟友的星球吗？我不建议这么做，男爵大人。因为安排起来太复杂了，而且联盟也时常会有变化。”

“好吧，”他那蜘蛛般的黑眼睛亮了起来，“那就把大部分香料储备都放在兰基维尔上，就放在我那愚蠢的同父异母兄弟的眼皮底下。他们永远不会怀疑这种事与阿布鲁尔德有关。”

“遵命，大人。这的确是个好主意。”

“这当然是个好主意了！”说着他皱起眉头，四下看了看。一想到他同父异母的兄弟，他不禁就想起了他珍爱的侄子，“拉班在哪儿呢？也许女巫可以用他来代替我。”

“我想这恐怕不行，男爵大人，”德·弗里斯说，“她们的基因计划通常是极为明确而具体的。”

“好吧，不过他到底在哪儿呢？拉班！”男爵转过身来，在大厅里踱来踱去，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似的，“我都一整天都没看见他了。”

“他肯定是又出去进行那个愚蠢的狩猎了，现在应该在森林保护区里，”德·弗里斯强忍住笑意说，“这里只能靠您自己了，男爵大人，我想您最好还是回您卧房去吧，您还有责任得去履行呢。”

基本准则：永远不要支持弱者，永远要支持强者。

——贝尼·杰瑟里特《阿扎之书》，大机密汇编

一艘轻型巡洋舰翱翔在夜晚荒漠的上空，这里看不到杰第主星的城市灯光，也闻不到城市上空浓烈刺鼻的工业烟雾。邓肯·艾达荷被关在飞船腹部的一个笼子里，透过舷窗看着巨大的巴洛尼监狱被抛在了身后，渐渐远去，它就像一个几何形状的淋巴结，因囚禁了无数被百般折磨和凌辱的人类，而愈发溃烂化脓。

至少他的父母不再是困在里面的囚犯了。拉班杀死了他们，目的却只是激起他的愤怒和斗志。在这几天的准备过程中，邓肯的怒火的确燃烧得越来越旺了。

巡洋舰底舱那光秃秃的金属墙壁上现在仿佛结了一层铜绿色的霜。邓肯万念俱灰，心如铅重，原先的勇气和劲头儿也都荡然无存了，此时此刻的他仿佛失去了灵魂，只剩下了一副躯壳，身上的皮肤就像一条无情的毯子包裹着他。引擎的轰鸣声穿过层层甲板传来。他听到上层的甲板上有一群狩猎队员穿着护甲在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这些人都随身带着装有追踪器的枪。他们有说有笑，嘈杂喧闹，准备着晚上的游戏。

拉班也在那上面。

狩猎队给了邓肯一把钝刀（美其名曰不希望邓肯伤到自己），一把手电筒和一条很短的绳子，他们说这是“一个运动的机会”。他们

认为对于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用这些东西来躲避一群哈克南家族专业狩猎队员的地面追捕已经足够了。

在上层的甲板上，拉班坐在一张温暖的软垫椅上，一想到笼子里那个惊恐而愤怒的孩子，他就不由得咧嘴笑了起来。如果这个邓肯·艾达荷再高儿、壮点儿，他就跟一头凶猛的野兽一样危险了。拉班不得不承认，对于一个这么小的孩子来说，邓肯已经很厉害了。他在巴洛尼监狱里躲避哈克南精英部队的表现非常令人惊艳，特别是跳进浮空管里那招，真是太绝了。

巡洋舰飞离了监狱城，也远离了被石油浸透的工业区，来到了一个高地上的野外保护区，那里有黑松林，有砂岩峭壁，有洞窟、岩石和溪流。这片精心保护的荒野甚至还养了几只经过基因改良和强化的野生动物。这些动物都是凶狠残暴的捕食者，跟哈克南的猎人们一样，对稚嫩的男孩如饥似渴。

巡洋舰降落在一片布满卵石的草地上，甲板倾斜成一个陡峭的角度，然后当稳定器将飞船调整水平之后，一切又恢复正常。拉班按下腰部的控制带按钮，发出了一个信号。

男孩面前的液压门发出来嘶嘶的声音，渐渐打开了，他从笼子里被放了出来。夜晚寒气逼人，刺痛他的脸颊。邓肯一心只想飞奔出去，冲到开阔的空地。他可以拼命快跑进茂密的松树林里。进入树林后，他就会钻到干燥的褐色针叶下面，屏息静气，自我保护地蛰伏起来。

但是拉班的目的就是让男孩逃跑然后躲起来。他知道他跑不了多远。所以眼下，邓肯只能凭借自己的机警和本能行事。还不能因冲动

而行事鲁莽，不到时候。

邓肯必须得先在巡洋舰旁等着，直到猎人们过来向他解释游戏的规则，虽然他完全能猜到他们要他做什么。这里是一个更大的竞技场，将会有一场耗时更长的追捕，赌注也更高……但本质上跟他在监狱城里所受的训练是一样的。

上层的舱门在他身后打开，门口出现了两个被光晕笼罩的身影：他一眼便认出了那两个人，一个是巴洛尼城狩猎队的队长，另一个肩宽体阔的男人就是杀死自己爹娘的凶手——拉班。

男孩转过身来，避开突如其来的亮光，那双早已适应了黑暗的眼睛却一直盯着开阔的草地和黑影笼罩的黑色针叶林。夜晚星空灿烂。由于之前训练太过艰苦，邓肯感到肋部一阵剧痛，但他努力把这疼痛置之脑后。

“这里是森林保护区，”狩猎队长对他说道，“就当是在野外度个假吧。好好享受你的假期！这是个游戏，孩子——我们把你留在这儿，让你先走一步，然后我们再追你。”他眯起眼睛，继续说着，“但别搞错了。这可跟你在巴洛尼的训练不同。如果你输了，你就会被杀死，你的脑袋就会和拉班大人的其他战利品一起，被挂到墙上去。”

在他旁边，男爵的侄子张开厚厚的嘴唇朝邓肯微微一笑。拉班对这次狩猎行动备感期待，激动得都有些发抖了，那张被太阳晒黑的脸也涨得通红。

“那如果我跑掉了呢？”邓肯尖声问道。

“你是跑不掉的。”拉班回答。

邓肯并没有继续追问。因为就算逼他给出答案，那也只不过是个谎言而已。如果他打算逃掉，他就得按照自己的游戏规则来。

他们把邓肯扔到了覆盖着霜冻的草地上。他身上只穿着单薄的衣服，穿着一双破旧的鞋子。夜晚的寒风像铁锤一样敲打着他瘦小的身子。

“你就自求多福吧，孩子，尽量多活些时间哈，”拉班在巡洋舰的门里冲他喊道，当引擎加速，飞船震动得越来越厉害时，他便立刻缩进了舱里，“让我痛快地打一回猎吧，别像上次似的让我失望。”

邓肯一动不动地站着，紧盯着飞船升到空中，朝一个守卫森严的小屋和前哨飞去。他们会在那里稍作休息，几杯酒下肚之后再整装出发，前去追捕他们的猎物。

也许这位哈克南的纨绔子弟会好好玩弄他一番，享受这场所谓的运动……也许当他们抓到他的时候，他们已经冻得要死了，渴望能尽快喝杯热饮，然后便一不做二不休地直接用手里的武器把他砍成碎片。

邓肯忽然转身，朝树荫下飞奔而去。

即便他已经离开了草地，那冻霜的草地上还是留下了一条被踩过的明显印迹。他拨开一根根茂盛的绿树枝，爬上斜坡，向崎岖不平的砂岩石堆而去，脚下踩着枯萎的松针叶，发出沙沙的响声。

在手电的光线下，他看见从自己鼻孔和嘴里呼出的热气瞬间变成了冰冷的白烟，像心跳一样急迫而短促。他吃力地爬上一个岩锥斜坡，朝着最陡峭的峭壁爬去。他费力地攀上岩石，用双手抓住，挖开破碎的沉积岩。尽管那些年代久远并且晶莹剔透的雪堆像小沙丘一样堆积在峭壁岩脊上，但至少在这里他不会留下太多的脚印。

露出地面的岩石从山脊的一侧突伸出来，就像在绿毯般的森林里站岗放哨的卫兵。峭壁上的洞穴和凹痕饱受风雨侵蚀，有些洞口小得只够做老鼠窝，有的洞口则比较大，足够一个成年人藏身。面对这绝望的境地，邓肯决定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于是他爬到了人类几乎无法呼吸的高处。

他来到了露出地面的那块岩石之上，在手电的灯光下，那块岩石呈棕褐色，就像生了锈一样。他蹲在地上环顾四周，打量周围的荒野。不清楚猎人们是否已经出动了，是否就在他附近不远处。

远处传来一声动物的嚎叫。邓肯立刻把手电关掉，把自己隐藏在黑暗之中。他肋部和背部的旧伤此刻灼痛难忍，就像火烧一样。他上臂被植入脉冲定位信标的地方，也在隐隐跳动。

他的身后全是悬崖峭壁，高耸而陡峭，峭壁表面布满了蜂窝状的凹痕和岩脊，上面还点缀着几棵稀疏凌乱的树木，就像人脸上的疤痕处长出难看的胡须一般。这里距离最近的城市和最近的太空港十分遥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森林保护区。他的母亲曾告诉过他，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狩猎区，是男爵的侄子尤为钟爱的地方。“拉班十分残忍，因为他要证明自己跟他父亲完全不一样。”她曾经对小邓肯这样说。

在这个小男孩九年的人生中，几乎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巴洛尼监狱那座巨大的建筑里，呼吸着充满润滑油、溶剂和化学废气的循环空气。所以他从来不知道这个星球有多么寒冷，夜晚会有多么刺骨……也从不知道星空有多么璀璨清澈。

他头顶之上的天空，犹如一个无边无垠的漆黑穹顶，布满了微小的光点，宛如一场针孔般的暴风雨刺穿了遥远的银河星系。在那遥远的地方，宇航公会的领航员们正在运用他们的精神力量来指引如城市一样大的远航机在星际之间穿越。

邓肯从来没见过宇航公会的飞船，也从来没离开过杰第主星——此时此刻，他怀疑自己是否还能离开。生活在这样一个工业城市里，他从来没有想过去学习有关星图的知识。不过即使他知道了罗盘的指向或者认识星座，他也仍然无处可去……

邓肯坐在岩石上，望着寒冷刺骨的黑夜，思索他所身处的这个世界。他蜷缩着身子，把膝盖紧抱在胸前，以保持温暖，但他的身子仍在瑟瑟发抖。

遥望远处，他看到高地上有一长列灯光在闪烁，就像精灵的游行队伍一样，从树木繁盛的山谷一直延伸到守卫森严的前哨小屋。狩猎队员们穿戴整齐，全副武装，正在不急不忙地寻找他的踪迹，慢慢享受猎捕的过程。

邓肯此刻占据着有利位置，居高临下，忍受着寒冷和孤寂在等待时机。如果要活下去，那么他必须做出决定，他该怎么做？该去哪儿？而又有谁会关心他？

拉班用激光枪把他母亲的头打了个稀烂，让他无法再亲吻她的脸颊，也无法再抚摸她的头发了。他这辈子再也听不到她的声音，听不到母亲再叫他一声“亲爱的邓肯”了。

而现如今，哈克南的人也打算像对待他母亲一样对待他，而他却无力阻止。他只是一个手里拿着钝刀、手电和一根短绳的孩子。而那些猎人们却有李芝信标追踪器、加热盔甲和强大的武器。他们有十几个人，而他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所以他根本没机会逃脱。

如果他只是坐在这里等着猎人们追来，也许更容易些。狩猎者们追踪被植入他体内的信号器，最终一定会找到他的……那时他便会选择束手就擒，让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抓住他，从而达到破坏他们狩猎乐趣的目的。如果像这样乖乖投降，对他们这项野蛮残忍的娱乐表示完全的蔑视，那么他至少可以获得一个小小的胜利，这也是他唯一有可能获得的胜利。

或者邓肯·艾达荷选择反击，在他们追捕他的同时，他也可以尝试寻找机会对付哈克南的人。自己的爹娘没机会为自己的生命而战斗，但是拉班却为他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机会。

拉班觉得他只是个无助的孩子。而狩猎队则认为射杀一个孩子能给他们带来一些乐趣。

他撑着僵硬的两条腿，站起身来，掸了掸衣服上的灰尘，止住了颤抖。我不会轻易倒下去的，他下定了决心——我要让他们看看，让他们不敢再嘲笑我。

他猜测猎人们不会戴个人屏蔽场。因为他们认为对付这样一个弱小的孩子，不需要屏蔽场的保护。

口袋里那把钝刀的刀柄摸起来又硬又糙，对抗做工精良的盔甲基本上毫无作用。不过他可以用这把刀做些别的事，既痛苦但又必须要做。是的，他要奋起反抗——为了自己的存在价值而斗争。

邓肯爬上斜坡，让身子始终在岩屑堆上保持平衡，然后从岩石爬向一棵倒下的大树，最后来到了一个块状砂岩上挖空的小洞里。他避开残留的积雪，走在冻得像铁一样坚硬的土地上，这样便不会留下明显的踪迹。

当然，不管他跑到哪里，被植入体内的示踪器都会直接把那些猎人带过来。

在洞穴上方近乎垂直的陡壁上，有一块突出的岩石给了他第二次机会：那块岩石周围有松动的砂岩块，上面覆盖着青苔，巨大而沉重。或许他可以移动它们……

邓肯爬进山洞的隐蔽处，但他发现即使进了山洞，身子也一点儿没变暖和，只是周围更黑了些。山洞的洞口很低，成年人只能爬着进去，另外里面也没有任何别的出口。这个山洞不会给他提供多少保护，所以他必须得抓紧行动。

他蹲在那里，打开小手电，脱下污迹斑斑的衬衫，拿出小刀。他感觉到左上臂有一块隆起，位于肩膀三头肌的后部，那就是定位示踪器被植入的地方了。

他的皮肤已经被冻得麻木了，意志也因为环境的冲击而变得迟钝。但当他用刀刺进自己身体时，他还是感觉到刀尖扎进了自己的肌肉，导致神经立刻灼痛起来。他闭上眼睛，拼命克制自己机体本能的反抗，他又将刀扎深了一些，开始用刀尖剜戳自己的肌肉。

他凝视着洞穴黑暗的墙壁，看到苍白的光线投射出骷髅般的阴影。他的右手机械地移动着，像一个探针似的挖掘着微小的示踪器。他的意识渐渐模糊，似乎疼痛也逐渐消失了。

最后，定位失踪器终于被挖了出来，这块鲜血淋漓的微型金属碎片掉在了肮脏的洞穴地面上，发出一声叮当的响声。这种尖端的技术来自李芝家族。邓肯痛得快要站不稳了，他拿起一块石头想要砸烂那块示踪器。但他想了想又把石头放下了，然后把那个小装置移到了没人看得见的暗处。

示踪器留在那儿作用更大，可以当做诱饵。

邓肯再次爬出山洞，抓起一把颗粒状的积雪。红色的鲜血滴落在苍白的砂岩壁上。他把雪敷在自己肩膀血流如注的伤口上，透骨的冰冷减轻了那道他自己划开的伤口的疼痛。他用力把冰雪按压在自己的伤处，直到白色的雪变成粉红，逐渐在指间融化。于是他又抓起一把雪，敷了上去，此时的他已经不在乎是否会留下明显的痕迹了。因为不管怎样，哈克南的人都会找到这儿来。

至少冰雪把他伤口上的血止住了。

然后，邓肯爬了起来，离开洞穴，小心翼翼地不留下任何显示自己去向的痕迹。他看见山谷里跳动的灯光此时已经分散开来，看来狩

猎队的猎人们攀上悬崖时，各自选择了不同的路线。漆黑的夜空中还有一架昏暗的扑翼机在头顶盘旋。

邓肯拼尽全力地快速移动，同时小心翼翼地不让鲜血再喷溅出来。他把衬衫撕成几块布条，轻轻擦去伤口处渗出的鲜血。此时他的胸前没有了衬衫的遮挡，只能任由胸膛赤裸在外，忍受着瑟瑟冷风。他又把撕破的衣服向后拉到肩膀上，缠住肩部的伤口。也许森林里的捕食者会闻到血腥的气味也加入到追捕他的行列，但肯定不是为了游戏和刺激，而是把他当作美味。但眼下他没有精力再去想这个问题了。

脚下松散的卵石啪嗒啪嗒地响着，他绕了一大圈后回到之前栖身的那块突出的岩石处。邓肯的本能是漫无目的地逃跑，能跑多远就跑多远。但他最终还是停了下来，他觉得回到这里是更好的选择。他蹲在松动而沉重的岩石后面，试着推了推，看看需要用多大的力气，然后蹲下来等待着。

没过多久，第一个猎人的身影就出现了。只见他爬上山坡，来到了那个山洞。猎人身穿一件配有加强屏蔽场的盔甲，身前挎着一把激光枪。他正低头盯着一个手持设备，那个设备很像是一个李芝定位示踪器。

邓肯屏住呼吸，一动不动，避免自己触碰任何卵石或岩石碎片。鲜血在他的左臂上勾勒出一条红色的长线。

猎人在洞口前停了下来，他注意到地上凌乱的积雪和血迹，另外还有闪着亮点的定位示踪器。虽然邓肯看不到那人的脸，但他知道那个猎人脸上肯定带着一种轻蔑而自信的笑意。

猎人把激光枪扔进他前面的山洞里，然后慢慢蹲下，由于穿着护甲，他僵硬地弯着身子，腹部着地，半蹲半爬地钻进了黑暗的洞穴中。“逮着你了，小子！”

邓肯用脚和腿部肌肉的力量，使劲儿蹬那块岩石，把那块布满青苔的巨石推下了悬崖。然后他走到第二块巨石后面，再次用力蹬去，把第二块巨石也推了下去。两块沉重的大石头齐齐向下掉落，在空中翻滚。

他听到石头撞击和裂开的声音。还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咔嚓声。接着便是悬崖下那个男人奄奄一息的喘息声。

邓肯爬到悬崖边上，看见那两块巨石中，有一块被撞到了一边，然后反弹回来，滚下了陡峭的斜坡，伴随着滚滚的隆隆声，那块巨石滚落的势头越来越大，掀起周围的碎石，也跟着一起滚下去。

而另一块巨石则落在那个猎人的背部，压碎了他的脊骨，把他狠狠地钉在了地上，就像被一根针扎穿了身体的昆虫标本。

邓肯从悬崖爬下来，气喘吁吁，踉踉跄跄。猎人虽然被压在巨石下不能动弹，但还活着。只见他的腿不住地抽搐，靴子头敲在冻得坚硬的地面上砰砰作响。而邓肯不再害怕他了。

邓肯从猎人笨重而全副武装的身体旁边挤进洞穴，打开手电照向他那双呆滞而充满惊恐的眼睛。这不是游戏。他知道那些哈克南人会对他做什么，因为他已经看过拉班是怎样对待他可怜的爹娘了。

现在邓肯要按照他们的规则来玩这场游戏。

奄奄一息的猎人声音沙哑地对他说了一句不明所以的话。邓肯却没有丝毫犹豫，他眯起黑色的眼睛——从这一刻开始，那双眼睛里再也没有孩童的神色了——紧盯着面前的敌人。他把刀子从猎人下巴刺了进去，猎人剧烈地扭动身子，扬着下巴，更像是接受了自己的命运，而不是在进行反抗——那柄钝刃刺穿了他的皮肤和肌肉。猎人的颈部静脉血管被刺破了，血如泉涌，洞穴的地面上眨眼间就变成了一片黑暗而黏稠的血水之潭。

邓肯来不及思考自己做了什么，也不等猎人身体冷却下来。他在那人腰带上的东西里翻找了一通，找到了一个小医疗急救包和一个能量补给棒。然后他把猎人手里握着的激光枪夺了过来。又用枪托把李芝定位示踪器砸成碎片。他不再需要这东西作诱饵了。那些追捕他的猎人们得用自己的头脑和智慧来抓他了。

他估计那些人免不了一番震怒，但之后也许会更喜欢这场刺激感十足的追逐。

邓肯爬出了山洞，身后拖着那支几乎跟他一样高的激光枪，在地面上摩擦出咔嗒咔嗒的响声。峭壁之下，狩猎队的灯光越来越近了。

由于这次不可思议的成功，现在邓肯有了精良的武器和能量补给，他愈加精神振奋，迅速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帝国的许多势力都相信自己掌握着无限的力量：宇航公会垄断着星际旅行；宇联商会掌握着帝国经济的咽喉；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拥有无数不为人知的秘密；门泰特控制着精神的力量；科瑞诺家族把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兰兹拉德联合会里大大小小的家族持有帝国的大量资本和财富。而当其中的一方势力决定向其他势力示威，试图证明自己的绝对力量时，我们就要大祸临头了。

——哈什米尔·芬伦伯爵，从厄拉科斯发来的紧急文件

雷托在大王宫的新房间里休息了还不到一个小时。“呃，抱歉打扰了，”隆博穿过滑动门，走进了水晶走廊，“只是这件事情你绝对不能错过。我们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终于造出了新型远航机，我想带你去观景台上看看，你准备好了就给我个信儿。”

雷托还没有安顿好，但很庆幸能有点儿时间独自待一会儿。他粗略地查看了一下自己的房间，然后开始整理行李。他看着行李箱里那些精心包裹好的物品，其实远远超过了他的实际需要，其中包括一些小饰品，一包他母亲给他写的信件，以及一本《奥兰治天主圣经》。他答应过母亲，每天晚上都会念一段圣经里的经文。

他凝视着这些东西，心里暗想，要离开卡拉丹整整一年啊，不知需要多少时间才能适应这里，才不会思念故乡。不过会有足够的时间的。在伊克斯要待上一整年呢。

长途奔波让他的身体很是疲惫，但他的脑子却停不下来，仍对这座地下大都市的奇异和陌生而感到不知所措。脱下舒适的衬衫，雷托

仰面躺在床上，但他身子还没躺稳，还没来得及把枕头铺好，就听到了隆博的敲门声。“来呀，雷托！快点儿！穿好衣服，我们，那个，还得赶时间搭交通工具呢。”

雷托边往外走边匆忙地把左胳膊伸进袖子，隆博则在大厅里等着他。

一列子弹头形状的管道载着他们穿梭在上下颠倒各个建筑物之间，驶向地下城市的郊区。然后由一个升降舱把他们送到了一个建筑的二楼，这些建筑上都有观景的瞭望穹顶。从升降舱里出来后，隆博拨开聚集在阳台和宽大窗户前熙熙攘攘的人群，抓住雷托的胳膊，从维尔纽斯的警卫和围观人群中挤了过去。王子激动得脸色通红，他迅速问着其他人：“几点了？开始了吗？”

“还没有。还得再等十分钟。”

“领航员已经在路上了。人们正护送他的舱室穿过场地。”

隆博一边说着谢谢或对不起，一边领着他那位困惑不已的同伴来到观景台倾斜墙面上一扇巨大的玻璃窗前。

在观景台的另一端，另一扇门悄悄打开了，人群从中间分开，现出两个黑发的年轻人——是两个长相一模一样的双胞胎。他们身材矮小，都有着一脸骄傲的神情，簇拥着两人中间的一个女孩——那是隆博的妹妹凯莉娅。虽然不久前雷托刚跟她见了一面，但是这么短的时间里，凯莉娅就又换了一身衣服，而这次的衣服跟刚才那身不同，没有那么多褶边，不过一样的漂亮。那对双胞胎的眼中似乎只有凯莉娅

的存在，而凯莉娅也十分享受这两人对自己的恭维和奉承。她对他们俩笑了笑，然后把他们带到了观景窗前的一个好位置上。

隆博拉着雷托站在他们身旁，对周围的人不怎么理会，只对下面的景象感兴趣。雷托环视四周，觉得好像这里所有的人都非富即贵，肯定都是重要人物。他低头凝视下面，仍然一头雾水，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

一个巨大的围场呈漏斗形伸向远处，场地的穹顶无边无际，在远处与地平线交汇。他看到下面有一架完整的远航机，一艘仿佛行星一般大小的飞船，跟当初把他从卡拉丹载到伊克斯的飞船一样。

“这是伊克斯最大的，呃，制造工厂，”隆博介绍道，“也是帝国中唯一可以容纳整艘远航机的地表场地。其他星球都是用太空的干船坞来停靠远航机。而这里则是直接停在陆地上，就算是如此大规模的建造工程，其安全性和效率也比在太空船坞里更高，从成本效益上来讲也更为划算。”

闪亮的新型飞船占满了整个地下深谷。装饰性背光阵列的风扇在近侧闪闪发着光。机身上有一个闪亮的紫红相间的伊克斯螺旋形徽章标志，与宇航公会那巨大的白色八字曲线图案相互连接融合，形成了一个圆形突出、代表了无限的象形文字。

这架太空飞船是在地下深处建造的，飞船停靠在一个悬浮的起重装置上。这个装置可以提升飞船的高度，这样一来大型的地面卡车就可以在船体之下驶过。次人们身穿银白色的制服，用手持设备扫描机身，执行机械性的任务。在这些下等的工人们检查宇航公会的飞船，

做好升空前的准备工作时，在建造中心的周围舞动起了一排排的光芒，那是一个能量屏障，可以阻挡和击退入侵者。

吊车和悬浮支架现在看起来就像爬在远航机机身上的寄生虫，不过大部分的机械都聚集在舱室倾斜的墙壁上。正在渐渐撤离……是要准备升空了吗？雷托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毕竟成千上万的工人还在下面来回移动，像蚂蚁一样在地面成群结队地工作，他们还在清理碎片，为这艘大得难以置信的飞船起飞做准备。

观景台上的观众窃窃私语，声音越来越嘈杂。雷托感觉到似乎有什么事要发生。他看到了屏幕上由电子眼传输过来的无数图像，眼前的景象使他惊叹不已，连忙问道："可是……你们打算怎么把它弄出去呢？那可是这么大的一艘飞船啊？上面有岩石天花板，四周的墙壁看着也挺结实啊。"

站在他旁边的那对双胞胎兄弟中，有一位露出了自信的微笑："等着瞧吧。"两个一模一样的年轻人方形的脸上都长着一双细长的眼睛，他们表情专注，皱着眉头。他们的岁数比雷托要大几岁，皮肤苍白，这是长年生活在地下的必然结果。

站在双胞胎中间的凯莉娅清了清嗓子，看了看她的哥哥。"隆博？"她说着，瞥了一眼双胞胎，又看了看雷托，"你忘记礼节了吗？"

隆博突然想起了他的义务。"哦，对了！这位是雷托·厄崔迪，卡拉丹星厄崔迪家族的继承人。这两位分别是克泰尔和德默尔·皮尔鲁。他们的父亲是伊克斯驻凯坦星的大使，母亲是宇航公会的银行家。他们都住在大王宫的偏殿里，所以你会在皇宫里见到他们。"

两个年轻人一齐鞠躬，似乎朝凯莉娅又靠近了一些。双胞胎之一的克泰尔说道：“我们正准备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迎接宇航公会的检查。希望有一天能够成为领航员，然后亲自驾驶这样的一艘飞船。”他朝着下面那艘巨大的飞船点了点头。凯莉娅看着他们两人，绿色的眼睛里闪烁着担忧的神色，似乎并不确定成为领航员会是个好主意。

雷托从那个年轻人深褐色的眼睛里看到了渴望和期待，使他深受感动。另一个双胞胎兄弟则好像不是太喜欢社交，似乎只对下面的情况感兴趣。“领航员的舱室来了。”德默尔说。

众人的下方，一个巨大而笨重的黑色罐子飘浮在清理干净的路上，工业用的悬浮装置支撑着这个罐子的重量。按照传统，宇航公会的领航员会把自己隐藏在浓浓的香料气体中，不会让人看到自己。人们普遍认为，成为一名领航员指的就是从一个正常人变成非正常的人类，一个更进化的人。对这种猜测，宇航公会从来不置可否，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

“里面什么也看不清啊。”克泰尔说。

“是啊，不过领航员的确在里面，我能感觉到他。”德默尔向前探着身，目不转睛地看着，仿佛要从超强化玻璃的观景窗口里飞出去似的。两个孪生兄弟都不再理会凯莉娅了，只是专注地看着下面的飞船，于是凯莉娅转而看向雷托，那双祖母绿色的眼睛直直地凝视他。

隆博指着下面的飞船，继续滔滔不绝地给雷托介绍道：“我父亲对他的有效载荷增强版新型远航机非常骄傲和自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研究过你们星球的历史，不过远航机最初确实是由李芝家族建造的。然后伊克斯和李芝同时在竞争跟宇航公会的合作，但我们逐渐调

动起我们星球上的各种资源，利用各种政策和措施，全方面地为这项工程提供各种人力和物力支持，比如各种补贴、征兵、税收等等，因此我们最终胜出了，获得了这份合同。我们伊克斯人做事情绝对有始有终，不会半途而废。”

“我听说你们同样也是工业破坏和专利抢夺方面的高手。”雷托想起了母亲说过的话，于是说道。

隆博摇了摇头：“那只是一些家族因妒生恨而我们进行的诽谤。地狱在下，我们并不想偷窃任何人的想法和专利——我们只是对李芝家族发起了一场技术上的战争，并且不费一枪一弹就取得了胜利。但对李芝家族来说确实是个原子弹式的致命打击。毕竟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所以从上一代开始，李芝家族便失去了对厄拉科斯的管理权，同时也失去了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我想这应该是家族首领的无能导致的。”

“我母亲就是李芝家族的人。”雷托语气冷硬地说。

隆博顿时尴尬不已，满脸通红：“哦，很抱歉。我给忘了。”说着他挠了挠蓬乱的金发，掩饰着自己的羞愧。

“没关系。我们不会自欺欺人，”雷托说，“我知道你在说什么。李芝家族仍然存在，但已日渐凋零，不复当年的辉煌了。官僚作风严重，创新太少。我妈妈从来都不想带我去那里，甚至也不想带我去看她的家人。我想虽然她始终惦念那个家族，并希望和父亲的结合能够有助于使李芝家族东山再起，恢复当年的兴盛，但对她来说，那里有着太多痛苦的回忆了。”

这时，观景台下面那个巨大的气罐连同里面神秘的领航员一起被运进了远航机最前端的一个舱口。锃亮的黑色舱室消失在浩大无比的飞船之中，就像一只小昆虫被吸进了一条大鱼的嘴里。

虽然凯莉娅比她哥哥年纪小，但说话更加一板一眼：“新的远航机建造计划将会成为我们有史以来获利最丰的项目。凭借它带来的新合同，今后将会不断有大笔的款项流入我们的账户之中。新型的远航机也会为宇航公会节省大量成本，并同时获取更多利润，在我们合作的第一个十年期间，维尔纽斯家族将会抽取利润的百分之二十五。”

雷托不由得想起卡拉丹那些与此相比微不足道的经营活动：庞迪水稻收割、从渔船上卸载捕捞上来的海产……以及斗牛结束后，人们向老公爵发出的热烈欢呼声。

安装在巨大地下空间的扬声器里传来一阵刺耳的警报声。下面那些次人就像铁屑在磁力线中流动一般地从新型远航机的四面八方撤离。在这个上下颠倒的城市里，有无数钟乳石一般悬吊着的高塔，高塔上也有同样的观景台，巨大的观景窗前，灯光闪耀，璀璨夺目。雷托甚至能看到远处的观景窗前攒动的人头。

周围的人群突然安静了下来，隆博往雷托身边又靠近了些。

“怎么了？”雷托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孪生兄弟之一的克泰尔回答说：“领航员要驾驶飞船出去了。”

“他要驾驶飞船从伊克斯起飞，然后开始它的旅程。”德默尔补充道。

雷托盯着头顶上的岩石天花板——那可是行星地表中无法穿透的屏障，他觉得穿过它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时他听到了一阵微弱得几乎不可察觉的嗡嗡声。

“把这样的飞船开出去并不困难——呃，至少对他们中的一个来说不难。”隆博双手交叉环抱在胸前，“这可比引导远航机飞回到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要容易得多。飞回来的话非得是一名顶级的领航员才行了。”

雷托像所有其他观众一样，屏住了呼吸，注视下面发生的一切。只见远航机闪烁着微光，眨眼间远去，变成了模糊的一个点儿，然后完全消失在视线之中。

巨大的地下洞穴里，空气随着空间内物体的突然移动而产生巨大的轰隆声，在整个洞穴里回响着，震得观景巨塔一阵颤动。雷托的耳朵都快被震聋了。

现在地下洞穴里空空如也，只剩下一个巨大的封闭空间，远航机踪影全无，只残留下一些地面设备，以及地面、墙壁和天花板上一块块变色的斑点和印迹。

“记住领航员是如何开走飞船的吧。”德默尔看到雷托脸上的困惑之色，于是说道。

“他是通过折叠空间开走的，”克泰尔解释道，“那架远航机从没有穿过伊克斯的地壳岩石。领航员只是从这里出发……然后直奔目的地。”

一些观众鼓掌欢呼起来。隆博对着下面空荡荡而又浩大无边的地下洞穴比画着，看起来非常高兴：“现在那里空了下来，可以再建一架远航机了！”

“这只是最简单的经济学。”凯莉娅看了雷托一眼，然后刻意端庄严肃地移开目光，正色道：“我们不会浪费一分一秒。”

按照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和宇航公会的联合协议，我父皇的那些奴婢妃妾们是不允许生下王位继承人的。但是那些女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仍在不断发生，经常上演，简直令人窒息。我的母亲、姐姐和我渐渐适应了在这些阴谋诡计之中游走，变得十分擅长避开那无形的死亡之手。

——摘自《在我父皇的家族中》，作者伊勒琅公主

皇太子沙达姆在皇宫里有自己的私人教室，教室之大几乎都能容纳得下某些星球的一个村庄了。这位科瑞诺家族的继承人显然对学习毫无兴趣，对着面前的教学机器一直发呆，似乎陷入了沉思，而芬伦则一直在注视着他。

“父皇仍然想让我像个孩子一样坐在教室里上课，”沙达姆怒视着教学机器上的灯光和旋转装置说道，“我都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了，甚至连我自己的继承人都该有了。”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芬伦笑道，“这样一来，皇位就可能会跳过你，等你儿子长大成人后就直接传给他了，嗯哼？”

沙达姆今年三十四岁，似乎这辈子都跟皇位无缘。那老头儿每喝一口香料啤酒，他体内的毒素就被多释放了一分——但是恩基这种毒药已经在他体内释毒好几个月了，唯一的结果似乎就是使老皇帝变得越来越暴躁。看来他们还是得再加点儿药量！

就在这天早上，老皇帝埃尔鲁德还严厉地训斥了沙达姆一通，责备他不专心学习。“好好看，认真学！”——他父亲平时总是说这些

没劲的话——“你怎么就不能像芬伦那样用功呢，哪怕一次也行。”

哈什米尔·芬伦从小就和皇太子一起上课。表面上他是给沙达姆做伴，实际上他自己暗地里也十分用心，学到了很多知识，所以对宫廷里各种阴谋和政治都十分了解。在学术上，芬伦总是比他的皇室朋友更出类拔萃：只要是对他提升地位有利的知识和信息，他都会毫不遗漏地去吸收和掌握。

他的母亲查奥拉是一位非常内省的宫女。自从皇帝的第四任妻子哈布拉死后，她便找了一座安静的房子安顿下来，靠帝国的养老金生活。在查奥拉服侍哈布拉皇后期间，她一手把这两个小男孩一起抚养长大，这给了芬伦更多的机会——就好像她早就计划好了一样。

最近的这些日子里，查奥拉一直假装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皇宫里做了什么，尽管她也曾受过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严格训练，不可能看不出端倪。芬伦很狡猾，他知道他的母亲不是普通侍女那么简单，她知道的事情远比表面上显露出来的要多很多，一定有许多密谋和育种计划在他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着。

沙达姆突然苦闷地哀号了一声，转身离开了教学机器。“那老家伙为什么不赶紧死了算了，就不能让我过得好受点儿吗？”说完这句他立刻捂住了嘴，突然被自己下意识脱口而出的话吓住了。

芬伦在宽阔的教室地板上走来走去着，抬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兰兹拉德联合会各家族旗帜。皇太子应该知晓兰兹拉德联合会所有大大小小家族旗帜的颜色和徽章图案，但是沙达姆却连这些家族的名字都很难记全。

“耐心点儿，我的朋友。一切都要顺其自然。”他走到一个壁龛前，一根点燃的熏香正散发着香草的味道，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熏香的气味。“与此同时，你要学习和你的皇位有关的知识。不久的将来你会用得着的，嗯—嗯—嗯—啊？”

“别老出那种怪声，哈什米尔，真烦人。”

“嗯嗯嗯嗯？”

“小时候你就总发出这声音，让我上火，到现在你还这样。别出怪声了！”

在隔壁的房间里，在那面私人屏幕后面，沙达姆可以听到他导师发出的咯咯笑声，衣服和床单互相摩擦的沙沙声，以及肌肤相亲的声音。这位导师几乎每天下午都跟一位身材玲珑有致，美若天仙的女人在一起。这个女人在情爱方面受过专业培训，可谓技术一流。沙达姆给这个女人下了命令，要她好好服侍他的导师，一定要把他迷得晕头转向、七荤八素才好，这样一来他和芬伦就能够避开所有耳目，在私下里谈话——在耳目众多，到处都充满窥探目光的皇宫里，能找个私密的地方说话真是不容易。

然而，这位导师并不知道，这个女人本是作为礼物献给埃尔鲁德的，以补充他的后宫。这个小计谋可以让太子抓住他的把柄，威胁这个令人讨厌的导师。如果这件事被皇帝发现了的话……

“学会操纵别人是统治的重要手段。”芬伦经常在给他提出建议或者出谋划策时说这句话。至少在这一点上，沙达姆还是不糊涂的。

芬伦心中暗想，只要太子能继续听从我的建议，他最终还是能成为一名合格统治者的。

屏幕上显示着枯燥无聊的运输资源统计数据，主要星球的初级产品出口情况，以及每种产品的全息图像，从最好的染色鲸鱼毛皮，到伊克斯的缓音速挂毯……再有墨藤、志贺藤、精美绝伦的埃卡兹艺术品、庞迪大米和驴粪等等。所有这些知识都从教学机器里喷涌而出，像是一个失去控制的智慧之泉，就好像沙达姆应该完全背下来这些细节似的。但其实这些都是专家和大臣们该做的事情。

芬伦低头看着屏幕："在帝国所有的事物中，沙达姆，你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嗯—嗯—嗯—嗯？"

"你现在也要当我的导师了吗，哈什米尔？"

"我永远都是你的导师，"芬伦回答，"如果你能成为一个伟大的皇帝，那么对于所有人民……自然也包括我，都是一种福祉。"

隔壁房间的床发出有节奏的响声，令人心猿意马，无法集中精神。

"最重要的是和平安宁。"沙达姆磕磕巴巴地回答道。

芬伦在教学机器上敲了一个键，机器咔嗒咔嗒地响个不停。一幅沙漠星球的图像跃然出现。是厄拉科斯星。芬伦坐到沙达姆身旁的凳子上说道："美琅脂香料才是最重要的。没有它的话，帝国就会崩溃。"

他倾身向前，灵巧的手指掠过控制面板，屏幕上出现了人们在这颗沙漠星球上采集香料的场景。沙达姆看到了一只巨大的沙虫，眼见着那只沙虫把荒野深处一台香料采集车生吞活剥了下去。

“厄拉科斯现在是宇宙中唯一已知的美琅脂香料产地，”芬伦一只手攥成拳头，重重地砸在牛奶色的大理石强化玻璃桌面上，“可是为什么呢？帝国里有那么多探险者和勘探家，科瑞诺家族几代以来一直提供着巨额赏金，但为什么至今没人在别的地方发现香料呢？毕竟帝国麾下拥有十亿颗星球，别的地方肯定也应该有香料存在才对。”

“十亿颗星球？”沙达姆噘起了嘴唇，“哈什米尔啊，你知道这只是迷惑大众的夸大说法。我见过的星球总共也就只有一百万颗左右。”

“一百万和十亿有什么区别吗，嗯哼？我的意思是，如果美琅脂是宇宙中的一种物质，那么我们应该不止在一个地方发现它。你知道被你父皇派到厄拉科斯去的那个行星学家吗？”

“当然知道了，帕多特·凯恩斯。我们一直在等着他的下一份报告。上次的报告还是好几个星期以前发来的呢，”他骄傲地抬起头，“我已经下定决心，等报告一来，我就立刻好好看看。”

从挂着窗帘的隔壁房间里传来了喘息声和咯咯的笑声。沉重的家具好像滑到了一边，什么东西被“砰”的一声打翻在地。沙达姆脸上闪过一丝笑意，那个小妾的确受过良好的训练。

芬伦转了转他那双超大的眼睛，翻了个白眼，然后回到了教学机器前：“注意力集中点儿，沙达姆。香料是至关重要的东西，所有的

香料生产都是被一个星球上的一个家族所控制。如果生产陷入停滞，那么对帝国来说就是个巨大的威胁。即使有帝国的监督和宇联商会的压力也无济于事。为了帝国的稳定，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香料来源。如有必要，我们甚至应该研究人工合成香料。我们需要一个香料的替代品。”他转头看向太子，那双黑色的眼睛闪闪放着光，“一个能够被我们控制的替代品。”

与导师那无聊的程式化学习相比，沙达姆更喜欢这样的讨论。“啊，没错！如果有美琅脂香料的替代品，就会改变帝国的整个力量平衡，不是吗？”

“是的！事实上宇联商会、宇航公会、贝尼·杰瑟里特、门泰特、兰兹拉德联合会，甚至科瑞诺家族，所有的势力都在为来自同一个星球的香料生产和分配而相互斗争不止。但如果有另外一种选择，一种完全由皇室掌控的替代品，那么你的家族就会成为真正的皇帝，而不是受其他多个政治势力所控制的傀儡。”

“我们才不是傀儡，”沙达姆厉声说道，“就连我那个老态龙钟的父皇也不是傀儡。”他紧张地瞧着天花板，仿佛那里藏了个电子眼似的，不过实际芬伦已经用检测仪扫描好几次了，“呃，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

“如您所说，我的太子殿下，”芬伦毫不让步，“假如我们现在就开始寻找的话，那么等您坐上皇位时，就能水到渠成地享受胜利果实了。”他摆弄着教学机器，“好好看，认真学！”他故意哑着嗓子，语速缓慢地模仿起埃尔鲁德低沉喑哑的声音。沙达姆听出他对皇帝的嘲讽和挖苦，也被逗得咯咯笑了起来。

教学机器屏幕上显示出了伊克斯的各种工业成果，所有的这些发明和技术革新，都是维尔纽斯家族在把获利奉为圭臬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你觉得伊克斯人为什么不能用他们的技术来寻找香料的替代品呢？”芬伦问道，“我们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命令他们分析香料成分，然后为帝国开发出另一种香料，但是他们却一直在摆弄他们那些导航机器还有愚蠢的计时器。谁需要知道帝国里每个星球的确切时间呢？难道他们所追求的那些发明创造比香料还要重要吗？要我说的话，维尔纽斯家族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这台教学机器就是伊克斯人发明的。那架该死的新型远航机也是伊克斯人设计建造的。还有那高性能的地行车也是……”

“别岔开话题，”芬伦打断了他，“我相信维尔纽斯家族不会在解决香料替代品问题上投入半点儿技术资源。对他们来说，这并不是当务之急。”

“那么父皇应该给他们更明确的指示，”沙达姆双手背在身后，想摆出一副帝王的气派，比如脸红脖子粗，“等我当上皇帝，我一定要让人们明白他们最优先要做的是什么。啊，是的，我要亲自指挥他们，让他们知道对帝国和科瑞诺家族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芬伦在教学机器周围转着圈，就像一只潜行在猎物附近的拉扎猛虎一样。他从旁边桌子上的水果盘里拿起了一颗蜜枣，然后说道：“很久以前，老埃尔鲁德也信誓旦旦地说过类似的话，然而到目前为止，他曾经的那些承诺一个都还没有兑现。”他挥了挥手，看着自己长长的手指继续说道，“哦，一开始他的确让伊克斯人去研究香料的事了。他也为那些前往未知星球探寻美琅脂香料的探索者们提供了大

笔的赏金。”他把蜜枣扔进嘴里，然后舔了舔手指上沾着的蜜糖，吞下了那颗甜润的果子，“但仍是一无所获。”

“那么父皇应该增加赏金才对，”沙达姆说，“他做得还不够。”

芬伦仔细端详他那修剪整齐的指甲，然后抬起头，那双硕大无比的眼睛看着沙达姆说道：“或者老埃尔鲁德九世压根不打算考虑任何的香料替代品？”

“他虽无能，但也不是个傻子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但是如果有人建议他考虑一下替代品呢？比如……贝尼·特莱拉？这也会让他们成为了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芬伦靠在一根石柱上，观察着沙达姆的反应。

太子脸上掠过一丝厌恶的表情。“肮脏的特莱拉教团！为什么有人想跟他们这种人打交道？”

“因为他们能提供给我们所寻求的答案。”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谁会相信特莱拉人的话呢？”他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个种族的模样来，灰色的皮肤，油光锃亮的头发，五短身材，圆溜溜的眼睛，扁平的鼻子还有尖利的牙齿。他们隐遁避世，深居在他们的核心星球，故意挖出一条与世隔绝的鸿沟，让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在坑里面摸爬滚打。

然而，贝尼·特莱拉却是实打实的基因变异巫师，他们喜欢使用非正统且令人发指的方法来处理生者或死者的肉体，以及处理生物废

弃物。凭借一种神秘而强大的培殖罐，他们能从活细胞中培育出克隆体来，也能从死亡的细胞中克隆出死灵来。特莱拉人行事诡秘，总带着一股奸邪狡猾，阴险诡异的气息。怎么会有人看重这种人呢？

“你好好想想，沙达姆。特莱拉人难道不是有机化学和细胞力学方面的大师吗，嗯－嗯－嗯－嗯－啊？”芬伦轻蔑地说，“通过我自己的间谍网，我对贝尼·特莱拉有了一定的了解，尽管我们对他们嗤之以鼻，但不可否认他们已经发展出一项新技术……其实我自己对这些技术也略知一二。我相信特莱拉的这种技术可以适用于人工美琅脂香料的开发和生产……这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资源了。”他那双像鸟一样贼亮的眼睛直直地注视着沙达姆，“还是说你不愿意考虑寻找香料的替代品，好让你的父亲继续控制一切？”

沙达姆局促不安，犹豫不决，不知该如何作答。他宁愿自己一直在玩儿那个屏蔽场球游戏。也不愿费心去想那些侏儒一样的狂热的宗教信徒。贝尼·特莱拉教团对外高度保密，不邀请任何人进入他们的领地。他们也丝毫不在乎其他星球如何看待他们，只会派出他们的代表前往各个星球去进行观察，就其独特的生物工程产品与星球的最高层进行交易。有流言说，外人从来没有见过特莱拉教团里有女人出现。从来没有。他们认为如果教团里有女人的话，要么美艳不可方物……要么就是丑得不能见人。

看到太子打了个寒颤，芬伦立刻用手指他说：“沙达姆，不要跟你的父皇一样落入同样的陷阱。作为你的朋友和谋臣，任何一个看不见的机会我都要去研究和调查，嗯哼？把那些厌恶的感觉都放到一边，考虑一下如果这招管用的话会带来的胜利成果——到时候兰兹拉德联合会、宇航公会、宇联商会以及狡猾的哈克南家族都会被我们打

败。李芝家族倒台后，哈克南家族为得到厄拉科斯而动用了一切手段，结果付出的所有心血和投入都付之东流，到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想想看，这会有多么可笑啊！”

他的声音柔和了起来，听起来变得十分通情达理，善解人意：“就算我们跟特莱拉合作，又有何不可呢？科瑞诺家族要是能够打破其他家族对香料的垄断，建立自己独立的香料产业链，何乐而不为呢？”

沙达姆看了看他，然后转身背对着教学机器问道：“你确定？”

“不，我不能确定，”芬伦直截了当地说，“没有人能确定，只有做了之后才能知道。但是至少我们应该考虑一下，给它一个机会。如果我们不做，那么也许别人会……弄不好贝尼·特莱拉自己就去做了。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存，我们需要如此。”

“如果父皇听到这个计划会怎么样？”沙达姆自问道，“他肯定不会赞成这个主意的。”

老埃尔鲁德总是无法独立思考，更何况芬伦给他下的麝香毒已经发挥了作用，开始把他的大脑变成化石了。一直以来皇帝都是个可怜的棋子，被各股政治力量左右。也许这个老秃鹫已经和哈克南家族达成了协议，让他们继续控制香料的生产。即使那个年轻强大的哈克南男爵把老埃尔鲁德玩弄于股掌之间，沙达姆也丝毫不会感到惊讶。毕竟哈克南家族极其富有，他们的势力范围也极其广阔。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们踩在脚下，让他们俯首下跪。

芬伦双手叉腰，说道：“我可以促成咱们与特莱拉的合作，沙达姆。我跟他们有联系。我可以带一个贝尼·特莱拉的代表前来，并且不被任何人发现。他可以在御前陈述我们的观点——到时如果你父亲拒绝了他，那我们就知道控制皇位的人到底是谁了……一切也就水落石出了。所以我来安排好吗，嗯—嗯—啊？”

太子回过头来，看了一眼教学机器，显然那机器还在继续指导并不存在的学生。“好，好的，当然。”他不耐烦地说。现在他终于下定决心，做出了选择，“那就别浪费时间了，你也别再出怪声了。”

“我需要点儿时间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不过所有的这些投入都是值得的。”

隔壁房间里传来高亢的呻吟声，然后是微弱而狂喜的尖叫声，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整块墙壁都快被震塌了似的。

“我们的导师一定是学会了如何取悦他的小宠物，”沙达姆皱着眉头说，“不过也许她的兴奋只是假装的。”

芬伦笑着摇了摇头，说道：“那不是她，我的朋友，那是他的声音。”

“真想看看他们在里面在干什么。”沙达姆说。

“别担心。都录下来了，这些记录你以后可以尽情享受。如果我们敬爱的导师乖乖跟我们合作，不给我们造成任何麻烦，我们就当作为欣赏罢了。但如果他不听话，那我们就等着瞧好了，等这个小妾被作为私人玩物献给你父亲之后——咱们再把这些录下来的画面给埃尔鲁德皇帝看看。”

“不管怎样，我们都会得到我们想要的。”沙达姆说。

“的确如此呢，我的太子殿下。”

行星学家在考察工作中可以获得很多资源、数据和预测。然而最重要的工具还是人类。只有在人类当中培养生态意识和素养，才能拯救整颗星球。

——帕多特·凯恩斯，《贝拉·特古斯星案例》

当帕多特·凯恩斯为下一份给皇帝的报告收集资料时，他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出有人在巧妙地进行生态操控。他怀疑是弗雷曼人。毕竟在厄拉科斯这片荒芜的旷野里，除了他们还能有谁呢？

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些沙漠人的人口数量肯定比哈克南家族想象的要多得多。而弗雷曼人也有他们自己的梦想和计划……但是作为一名行星学家，他还是怀疑他们是否能够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来实现他们的目标。

当他深入研究这个沙漠世界的地质和生态之谜时，他开始相信他的指尖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能给这些被太阳晒得起泡的沙地注入鲜活的生命。厄拉科斯并不仅仅像表面所展示的那样毫无生气，死板一块。相反，它是一颗能够茁壮成长的种子……只要环境能得到适当保护的话。

哈克南家族肯定不会花费半点力气去保护环境。尽管他们已经在这个星球上统治了数十年，但男爵和他那些反复无常的下属的所作所为完全就像个不守规矩的客人，只知道在厄拉科斯疯狂攫取，却从不进行长期投资。作为行星学家的凯恩斯能够看出这个明显的事实：哈

克南家族一直在这个星球上强取豪夺，尽其所能挖掘美琅脂香料，但根本不考虑未来。

政治阴谋和权力更迭可以迅速而轻而易举地使联盟发生改变。毫无疑问，在未来几十年里，皇帝肯定会将香料生产的控制权移交给其他的某个大家族。所以哈克南家族在这里进行长期投资的话，将不会得到任何收益。

这个星球上的许多居民也同样十分贫穷：香料走私者、水商、以及随时能卷铺盖走人，飞到另一个星球的新兴城镇定居的商人。没人关心这个星球的困境——厄拉科斯仅仅是一个可以被肆意开发，然后随意丢弃掉的资源点。

不过凯恩斯认为弗雷曼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据说这些隐居的沙漠住民有着非常严苛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他们从一个星球流浪到另一个星球，一路筚路蓝缕，饱受欺压、蹂躏和奴役，直到最后来到厄拉科斯——这个自古以来就被称为沙丘的星球，他们在此定居下来，并把这里当做了自己的家园。那些掠夺和剥削者强取豪夺所造成的后果，最终只能由他们来独自承担。

如果凯恩斯能争取到弗雷曼人的帮助——假如真像他所猜测的那样，这个神秘的种族人数众多的话——那么整个星球都可能会发生变化。等到他积累了足够多的关于天气模式、大气含量以及季节波动的数据，他就可以制定一个客观而现实的时间表，研究出一个最终能把厄拉科斯变成一个苍翠之地的发展计划。而且这个计划是绝对可以实现的！

一个星期以来，他的勘探工作都集中在环绕北极地区巨大山脉的屏蔽场城墙附近。大多数的居民都居住在有岩石保护的地带，他猜测这是因为在这样的地带不会有沙虫出没。

为了近距离观察这片土地，凯恩斯选择了驾驶单人地行车缓慢行进。他绕着屏蔽场城墙墙根四处游走，丈量尺寸，收集样本。然后测出了岩石中地层的角度，并通过数据证实了这种山峦式的屏障是由地质动荡造成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细致研究后甚至可能会发现化石层、附着在石灰岩上的石化海贝或者来自这个星球曾经更湿润时期的原始海洋生物化石。到目前为止，在一个有多年考察经验的人眼中，已经有足够多的微妙证据能够证实这个星球上曾经有原始水源的存在。然而发现这样一个隐秘的动物遗迹，将是他这一理论的基石，是支持他这一猜测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一天清晨，凯恩斯开着他那辆摇摇晃晃的地行车缓缓前行，在久经侵蚀而松动的山壁上留下了一道车辆行进的痕迹。这一带所有的村庄，从最大的村落到最脏乱不堪的定居点，在地图上都有详细的标记。毫无疑问，哈克南家族是为了征税和剥削而特意标注在地图上的。本来粗略含糊的地图突然变得精准了，真是让人松了一口气。

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叫做云萨的地方，这里是哈克南家族警卫站和军营的所在地，与沙漠居民的关系很不稳定。凯恩斯继续往前开着，地行车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颠簸不已。他一路哼着小曲，抬头望着悬崖峭壁。引擎突突作响，就像催眠曲一样让他不知不觉陷入了沉思。

接着，在他越过一个高地，绕过一块岩石之后，他惊讶地发现自己面对着一场小型的殊死搏斗。六名肌肉强健、训练有素的士兵，身穿哈克南的制服，身披屏蔽场，全副武装。他们手持利剑正在戏弄三个被他们逼入绝境的年轻弗雷曼人。

凯恩斯立刻把地行车停了下来。这悲惨的一幕让他想起了自己曾经遇到过的某个场景：在萨鲁撒·塞康达斯星上，一只吃饱喝足的拉扎猛虎玩弄一只又脏又可怜的地鼠。吃得心满意足的老虎不需要再吃猎物了，只是单纯享受扮演捕食者的乐趣。它把那只惊恐万状的小老鼠困在岩石之间，然后用它那长而弯曲的利爪去抓挠猎物，撕裂它那疼痛而血淋淋的伤口……它故意把猎物弄得伤痕累累却又不夺其性命。当时凯恩斯用高倍望远镜观察着这一幕，眼看着拉扎虎折磨了地鼠好几分钟。最后老虎终于玩腻了，一口咬掉了那只小老鼠的头，然后掉头走开，把尸体留给了那些腐食动物。

相比之下，这三个年轻的弗雷曼人可要比那只地鼠顽强多了，但他们身上只穿着蒸馏服，手里也只有一把刀子，既没有屏蔽场也没有盔甲。与装备精良并受过严格战斗训练的哈克南士兵相比，这几个年轻人根本毫无胜算。

但他们却并没有屈服。

弗雷曼人从地上抓起尖利的石头，奋力扔向敌人，但石头碰到闪闪发光的屏蔽场后立刻被弹了回来，敌人毫发无伤。那几个哈克南士兵哈哈大笑，步步逼近。

远处的凯恩斯从地行车上下来，被眼前的景象惊得愣住了。他调整了一下身上的蒸馏服，松开绑带以便活动自如。然后确保面罩戴好

但不会紧紧封住。此刻的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像对那只拉扎虎那样，只从远处观察，还是应该做点儿什么，比如去帮那三个弗雷曼人。

哈克南士兵的人数是弗雷曼人的两倍，如果凯恩斯冲过去保护那三个年轻人，那么他会面临危险：重则受伤，轻则被哈克南官员指控干扰内部事务。一个受命来此的帝国行星学家不应该干涉当地事务。

他把手放在腰间刀鞘的附近。不管怎样，他都已经准备好了，但他希望他所看到的不过是一场持久的骂战，也许威胁会不断升级，或许会发生一场扭打，但最终只会以双方不合而收场，最多只是会有人被打伤。

他正在瞎琢磨，双方对峙的性质就忽然发生了变化——凯恩斯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的想法是有多么愚蠢。这可不仅仅是单纯的嘲弄和讥讽，而是一场致命的对峙。哈克南的士兵确实打算杀死他们。

六名士兵冲向弗雷曼人，刀锋闪亮，屏蔽场开启。三个年轻的弗雷曼人则殊死反击。一眨眼的工夫，一个弗雷曼人倒下了，鲜血从他那被割断的颈动脉中喷涌而出。

凯恩斯想要大喊，但却喊不出声，愤怒已使他的眼前变得一片血红。他这一路驾车前行时，就已经定下了一个宏伟的计划，要把弗雷曼人当成一个强大的资源，一个真正的沙漠民族来看待，他要跟他们分享自己的想法。他梦想能把他们改造成一支强大的劳动力大军，帮助他实现自己那恢宏的生态改造计划。而他们也会心甘情愿地成为他的盟友和热心的助手。

但现在，这些头脑迟钝的哈克南士兵——毫无理由地——打算杀死他的工人，他用来改造这个世界的工具！他绝对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看着同伴倒在了沙地上，血流不止即将死去，另外两个弗雷曼人在只拿着最原始的乳蓝色小刀且没有任何护具的情况下，开始疯狂地反击，他们杀红了眼的样子让凯恩斯惊愕不已。“塔克瓦[45]！”他们大喝一声。

两名哈克南士兵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倒在地，但他们的四个同伴却迟迟不来救援。那几个穿着蓝色制服的士兵只是犹豫不决地朝年轻的弗雷曼人靠拢过去。

凯恩斯对哈克南士兵这种毫无天理的恶行而义愤填膺，一时冲动之下，他做出了回应。他从后面悄悄贴近那几个彪悍的士兵，动作迅速而安静。同时打开了自己的屏蔽场，拔出了用来自卫的短刃刀——这是一种针对屏蔽场的武器，刀尖上涂有毒液。

在萨鲁撒·塞康达斯星上那几年的艰苦岁月里，他学会了如何使用这种武器来作战，也学会了怎样用它来杀人。他的父母曾经在帝国最臭名昭著的监狱里工作过，而在凯恩斯日常的探险工作中也会需要用它来保护自己，抵御强大捕食者的袭击和伤害。

他没有发出半点儿呐喊，因为那样就不会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了。凯恩斯把武器放低，隐藏起来。他并不是特别勇猛的人，只是十分专注。仿佛有一股力量在驱使着手持利刃的凯恩斯，只见他的刀刃尖端缓缓地穿过那个离他最近的哈克南士兵的屏蔽场，然后用力推

进，斜向上刺入士兵的肌肉、软骨和骨头。刀刃穿过他的胸腔，刺穿了他的肾脏，割断了他的脊髓。

凯恩斯猛地拔出刀子，半侧过身子，转到他的左侧，将刀子插进了另一名刚转过头来的哈克南士兵的身体里，屏蔽场一开始减缓了毒刃刺穿的速度，但当哈克南士兵准备攻击他时，凯恩斯突然直击要害，将刀子深深刺入那人柔软的腹部，然后再次顺势向上划开他的身体。

就这样，两个受了致命伤的哈克南士兵倒在了血泊之中，来不及喊出声就一命呜呼了。现在六个士兵里已经倒下了四个，包括刚才被弗雷曼人杀死的那两个。剩下的两个哈克南恶徒被这急转直下的形势惊得目瞪口呆，然后对着这个突然出现的高个子陌生人咆哮起来。他们交换了个眼神，分散开来，对凯恩斯盯得比那两个弗雷曼人还紧。而那两个弗雷曼人仍视死如归地站在原地，随时打算冲上前去拼个你死我活。

再一次，弗雷曼人扑向了敌人。依旧大声高喊着：“塔克瓦！”

幸存的两名哈克南士兵中的一个挥剑刺向凯恩斯，但是这位行星学家动作迅速，在手刃两人之后早已热血上涌，面红耳赤，胸中燃烧着愤怒之火。他举刀上刺，穿透屏蔽场，干脆利落地划开了袭击者的喉咙。手法之凌厉令人瞠目。那名士兵一把扔掉手中的剑，徒劳地捂住自己的脖子想要把血止住。

第五个哈克南士兵一头栽倒在地上。

两个弗雷曼人把他们的复仇目标转向了剩下的唯一一个敌人。凯恩斯蹲下身来，对那个受了重伤的弗雷曼人说道：“保持镇定，我会救你的。”

这个年轻人的鲜血被他大口喷到了夹杂着沙砾的尘土中。但凯恩斯的腰带上正好有一个急救包。他在年轻人粗糙的颈部伤口处涂了一层伤口密封胶，然后给他输入急救包里备着的血浆和高能兴奋剂，这样就可以暂时维持住他的生命了。他摸着年轻人手腕，测量了一下他的脉搏，他的心跳还算平稳。

凯恩斯清楚这个年轻人受伤的严重程度，他很惊讶这个年轻人竟然没有失血太多。如果没有医疗救援的话，他很可能在几分钟内就死去。但同样令凯恩斯感到吃惊的，是这个男孩竟然存活了这么长时间。弗雷曼人的血液凝结得很快，另一个事实迅速印刻在他脑海中——难道这是为了能在干旱沙漠中减少水分流失，产生的一种生存适应本能吗？

“啊！”

“不！”

混合了痛苦和惊恐的号叫声传来，凯恩斯脸抬起头来，寻找着声音的来源。原来在不远处，弗雷曼人用刀尖挖出了那个仅存的哈克南士兵的眼球。然后他们开始缓缓地活剥那人身上的皮，一条条地剥着粉红色的皮肤，然后再把这些皮肤放进挂在臀部上的密封袋里。

浑身是血的凯恩斯站了起来，大口喘着粗气。形势最终还是发生了逆转，看到弗雷曼人如此残忍的行径，他不禁怀疑自己是否做了正

确的决定。这些弗雷曼人简直就像野兽一样疯狂至极。虽然他救了他们的命，但他们是不是也要把他杀死呢？对于这些绝望的年轻人来说，他完全是个不折不扣的陌生人。

他注视着他们，同时也等待着。当那几个年轻人结束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刑罚之后，他迎上他们的目光，清了清嗓子，然后用帝国通用的加拉赫语说道：“我名叫帕多特·凯恩斯，是帝国派到厄拉科斯来的行星学家。”

他低头看着自己血迹斑斑的皮肤，于是决定还是不伸手打招呼了。在他们的文化中，这个打招呼的手势很可能会被误解。“我很高兴能做这个自我介绍。我一直期盼着能见到弗雷曼人。”

崇拜乃恐惧之种。

——杜菲·哈瓦特，门泰特兼厄崔迪家族安全指挥官

邓肯·艾达荷躲在茂密的松树林里，双膝跪在落满松针叶的柔软土地上，却感觉不到一丝暖意。寒夜的空气减弱了夹杂着树脂味道的绿植香气，至少他可以在这里躲避那如刀刮一般的寒风。他离开洞穴已足够远了，终于可以停下来喘口气，哪怕只是歇歇脚也好。

他知道哈克南的那些猎人是不会停下来休息的。他们定会暴跳如雷，因为他杀死了狩猎队里的一员。也许，他心想，他们甚至可能会更享受这场追逐的，特别是拉班。

邓肯打开了从被他伏击的追踪者那里偷来的急救包，从里面拿出一小包新肤再生药膏，涂在了肩膀的伤口处。那的伤口现在已经硬化成痂了。之后他又狼吞虎咽地吃掉了营养棒，最后把包装纸塞进口袋里。

借着手电的亮光，他开始研究那把激光枪。他之前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武器，但他看到过监狱的看守和猎人们用这种步枪。他抱着武器，摆弄上面的机械和控制装置。他把枪管朝上，想要搞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因为如果决心战斗到底的话，他就必须要学会怎么使用这把枪。

一股突如其来的力量爆裂开来，白热的光束击中了松树的枝头。树枝突然燃烧起来，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一丛丛冒着烟的常绿针叶像火红而滚烫的雪花一样，飘落在他身边。

他尖叫一声，把枪扔在地上向后爬。但在自己还没忘记刚才按的是哪个按钮之前，他又赶紧把枪捡了回来。他必须记住那些按钮的功能，学会怎么使用它。

头顶上熊熊燃烧的火焰就像烽火台的篝火一般，喷出一圈圈的浓烟。现在的他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邓肯瞄准目标，又开了一枪，确保能用这把激光枪保护自己。这把笨重的武器可不是给小男孩造的，更何况他的肩膀和肋骨本就疼得突突直跳。但他现在只能用这把枪了，也不得不用了。

邓肯知道那群哈克南人一定会朝着火光来，所以他必须逃出这片树林，另寻一个藏身之处。他又一次向高地走去，沿着山脊线行进，这样他就可以继续看到猎人们那零星分散的球形灯，掌握他们的动向。他知道那些人的确切位置，也清楚地知道他们离自己有多远。

*但他们因何会如此愚蠢呢，他琢磨着，就让自己这么暴露行踪？*是因为过度自信……这就是他们的弱点吗？如果是的话，那也许会有助于他。哈克南的人希望自己陪他们玩儿这个游戏，好欣赏他惊恐的模样，最后在应该死的时候死掉。邓肯这回只好让他们失望了。

也许这次要按照我的游戏规则来玩儿了。

他一路飞奔，避开一块块的积雪，绕过嘈杂的灌木丛林。然而，邓肯太专注于那些成群结队的追兵，却疏忽了周围其他事物，让他没能发现真正的危险。他忽然听到身后和头顶上传来干枯树枝折断的声音，还有灌木丛的沙沙声，接着是爪子踩在光秃秃的岩石上的嗒嗒声，同时伴随着一阵沉重而嘶哑的喘息。

这绝不是哈克南猎人的声音——而是某个闻着他身上的血味一路寻来的森林捕食者。

邓肯脚下一个打滑停了下来。他抬起头，在黑暗中寻找那双闪闪发光的眼睛。在听到一声湿漉漉的咆哮声后，他才转头朝头顶上裸露的岩石看去。在星光下，他辨认出那是一只肌肉发达、蹲伏着的野生猎犬，正虎视眈眈地看着他，它背上的毛像羽毛一样竖立起来，张着大嘴露出尖利的牙齿。它那双巨大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眼前的猎物：一个细皮嫩肉的小男孩。

邓肯急忙后退，用激光枪开了一枪。由于瞄得不准，光束偏离这个追踪而来的生物十万八千里，连边都没挨着，只是击中了猎犬下方的岩石，炸出了一团岩石粉末。捕食者怒吼咆哮着向后退去。邓肯又开了一枪，这次在猎狗的右臀部烧出了一个黑窟窿。随着一声刺耳的哀嚎，那只猎狗嘶吼着逃回了黑暗之中。

猎狗的吼叫声，以及激光枪发出的光束，肯定会把那些哈克南猎人引过来，于是邓肯又一次在星夜里拼命奔跑起来。

拉班双手叉腰，低头凝视他的手下——那个在洞穴里被伏击的猎人惨不忍睹的尸体。愤怒之火燃烧他的全身——同时还有一种残酷的满足感。那个狡猾的孩子把猎人诱入陷阱。真是机灵。追踪者身上虽然有盔甲和武器，却没能躲过掉落下来的大石头。然后他又用一把钝刃的匕首刺进了他的喉咙，给了致命的一击。

拉班沉思了片刻，似乎在评估这次挑战。即使如此寒冷的夜晚，也掩盖不住那种死亡的腐烂味道。这变成一个真正的挑战了——不过这就是他想要的，不是吗？

另一个追踪者爬进了低洼的洞穴，用手电在洞穴里四处照着。光束照亮了血迹和被踩碎的李芝追踪器。“原来是这样，大人，那个小崽子挖出了自己体内的追踪装置，”说着，猎人不由得咽了咽唾沫，好像不知道该不该继续说下去，“这小子还真机灵，是个好猎物。”

拉班怒视着眼前这幅惨遭屠戮的场面，看了好一会儿，脸颊上仍带着那些被晒伤的痕迹。他开始慢慢地咧嘴微笑起来，最后爆发出一阵大笑：“一个八岁的孩子，竟然仅凭着想象力和一把钝刀，就打败了我手下的一个士兵！”他又一次放声大笑。洞穴外面，其他的人站在原地，沐浴在球形灯的灯光之下，一时间都不知所措。

“这样的男孩是天生的猎捕好手，专为狩猎而生。”拉班说。然后他用靴尖踢了踢死去的追猎者，说道：“这样的蠢货不配做我的手下，就让他的尸体留在这儿慢慢腐烂吧，留给些食腐动物作美餐得了。”

这时，两名侦察员发现了树林里那燃烧着的火焰，拉班也指着火焰的方向说道：“那儿！看来那小崽子想暖暖手。”他再次仰天大笑起来，其余的猎人们最后也都跟着笑了起来，“这将会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夜晚啊。”

邓肯占据着高点，凝视着距离那座小屋很远的地方。有一盏明灯忽明忽暗，灭了一下，十五秒之后又忽明忽暗起来。应该是某种信号，而且发信号的地方远离着哈克南猎人，也远离小屋或森林保护区，不属于附近任何一个定居点。

邓肯好奇地转过头，好奇起来，灯光一会儿亮，一会儿灭的，究竟是谁呢？

森林保护区是一个守卫森严的区域，只供哈克南家族成员使用。如若发现任何非法进入的人或动物，要么格杀勿论，要么就被当成今后狩猎活动中被追捕的猎物。邓肯看着那若隐若现的灯光，一下子被吸引住了。这显然是一个信息……可又是谁发送的呢？

他深吸了一口气，在这个广阔无边而又危机四伏的世界里，他觉得自己很渺小，当然也斗志满满。他无路可走，也没有别的选择。到目前为止，他虽然一路避开了敌人……但这情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很快那些哈克南人就会带来更多的后备力量，比如扑翼机、生命追踪器、也许还有能闻着他衬衣上的血腥味就追踪而来的猎食动物，就像他刚才遇到的那只疯狂的猎犬一样。

邓肯决定去找那个发送信号的神秘人，希望能有个好结果。他无法想象会有人来帮他，但他不能放弃任何希望。也许他能借此找到逃跑的办法，比如偷偷乘船或乘车逃离这里。

但首先他必须给那些猎人们设下另一个陷阱。他想到了一个主意，一个肯定会令他们大吃一惊的主意，而且办法十分简单。如果他能够借机再杀死几个敌人，那么他逃跑的机会就更大了。

他认真观察和研究了这里的岩石、积雪和树木之后，邓肯找到了第二次伏击的最佳地点。他打开手电，把光束对准地面，这样一来，远处那些目光敏锐的猎人便发现不了亮光了。

追兵现在就在他身后不远处。他偶尔会在深沉的寂静中听到几声模糊的叫喊，看到狩猎队的球形灯像萤火虫一样照亮他们的眼前的路，方便他们穿过树林。他们似乎在推测他们的猎物会走哪条路。

而此时此刻，邓肯正希望他们能推测出他走的路线……但他们永远也猜不到他到底想干什么。他跪在一堆十分松软的雪堆旁，把手电插进雪里，在寒冷刺骨的夜色下，使劲把雪堆推了下去，然后立刻收回了手。

白雪反射着亮光，就像水渗透进海绵里一样。微小的冰晶使光线发生折射，从而光线放大。这个滚动的雪球在黑暗的空地上闪闪发光，犹如一座磷光闪烁的岛屿一般。

他把激光枪拿在身前，随时准备射击。然后一路小跑回到了隐蔽的树林里。地上的松针软的就像垫子一样，他趴在松针垫上，小心翼翼地不让人发现自己。然后把激光枪的枪管架在一小块岩石上。

他等待着。

不出所料，猎人们追来了。邓肯觉得双方的角色似乎颠倒了过来：他现在变成了猎人，而他们则成了他的猎物。他举起武器瞄准，手指紧贴在射击按钮上。终于，猎人们进入了空地。一眼看见了黑夜中闪亮着的雪堆，都被吓了一大跳，围着雪堆四处转起来，想弄清楚那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们的猎物在耍什么诡计。

两个追踪者向外望去，怀疑是森林里出现了什么打斗和袭击。其他人则站在幽灵般的灯光下，轮廓分明，目标清晰——就像邓肯所期望的那样。

在狩猎队伍最后，邓肯一眼认出了那个身强力壮、颐指气使的家伙，拉班！邓肯回想起了他的父母如何倒下，也回想起了他们身上皮肉烧焦的味道——他死死按住了开枪的按钮。

就在这时，一名侦察员走到拉班面前向他报告。忽然一道光束穿透了他的盔甲，燃烧着冒出烟来。那人张开双臂，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

拉班以闪电般的速度做出反应，他那强壮结实的身体纵身一跃，扑向一边，光束穿过那人戴着护具的胸口，带着咝咝的声响落入雪堆。邓肯再一次开枪射击，射中了另一个站在发光雪地上、轮廓鲜明的猎捕者。顿时其余的猎人纷纷向黑暗的森林里疯狂地射击起来。

邓肯的下一个目标变成了移动的球形灯。他一枪又一枪地击灭了那些球形灯，把那些倒霉的追猎者留在了火焰笼罩的黑暗中。随后他又干掉了两个人，其余的人则开始争先恐后地寻找掩护。

激光枪里的弹药即将用尽，邓肯连忙跑到他发起进攻的那座山脊后面，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朝他刚才看到的那盏闪烁的信号灯跑去。不管藏在那盏灯后面的是什么，总对他来说都是唯一的机会。

哈克南的人肯定会陷入惊恐和混乱，然后再惊魂未定一阵子。邓肯知道这是自己最后的生机，于是他把谨慎小心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不顾一切地奔向那盏忽明忽暗的信号灯。他拼命地跑，中途偶尔脚下

一滑，偶尔跌落山坡，偶尔还会撞到岩石之上，但他没时间理会身上因擦伤或摔伤而引起的疼痛。他也来不及掩盖住自己的踪迹了，也不打算再躲起来。

就在他越跑越远时，在他身后的某个地方，传来了猎人们低沉的咆哮和怒吼，还伴随着气急败坏的叫骂。一群疯狂的猎狗围拢在他们周围，寻找着受伤的猎物。邓肯掩面一笑，继续朝着断断续续闪烁着的灯光跑去。他看到那灯光就在前面靠近森林保护区边缘的地方。

他终于离近了，开始轻手轻脚地朝一块浅浅的空地挪去。这时他的眼前忽然出现了一架安静的扑翼机，那是一架可以搭载几名乘客的高速飞船。那闪烁的信号灯原来是从飞船顶部发出来的——但四周却一个人也没有。

他默默地等了一会儿，然后小心翼翼地离开树影斑驳的松林，向前走去。难道这架扑翼机被人遗弃了吗？是专为他留的吗？难道又是哈克南人设下的圈套？可他们已经在追捕他了啊。

难道是某个神秘人前来救他了？

邓肯·艾达荷今天晚上大干了一场，收获颇丰，但此时的他已然精疲力尽了。他对自己人生中发生的如此巨变而深感震惊。但他毕竟只有八岁，即使这是他唯一能够逃生的方式，他也逃不出去了，因为无论如何他也开不了这艘飞船。不过他仍然没有放弃，他打算去里面看看，也许能找到些补给、食物或是另一件武器……

他倚靠着机身，查看四周，不让自己发出半点声响。舱门敞开着，就像在邀请他进去一样。但这艘神秘飞船的内部却漆黑一片。要

是他的手电还在就好了，他小心翼翼地向前走着，用激光枪的枪管探测前方的阴影。

这时，飞船的阴影中突然伸出一双手来。邓肯还没来得及后退，手里的枪就被夺了过去。邓肯手指刺痛，皮肉生疼，踉踉跄跄地后退，边退边叫。

飞船里的人“咣当”一声把激光枪扔在了飞船甲板上，然后冲过去一把抓住男孩的胳膊。粗糙的双手紧捏着他肩膀上的伤口，疼得他直抽气。

邓肯双腿一通乱踢，拼命挣扎，然后抬起头来，看到了一个瘦削无比，一脸苦相的女人，她有着一头巧克力色的头发以及黝黑的皮肤。他立刻认出了眼前的这个女人：詹妮斯·米拉姆，当年在庭院里站在他旁边，跟他一起看草坪游戏的那个女人……之后哈克南的军队就抓走了他的父母，并把他全家都送进了巴洛尼监狱。

就是这个女人向哈克南家族告的密，把他给出卖了。

詹妮斯在他喊出声之前就捂住了他的嘴。然后用一只胳膊牢牢夹住他的头，让他无法挣脱。

“抓住你了。”她说，声音沙哑而低沉。

她再一次出卖了他。

我们把所有不同的星球看作是个基因库，这些星球是教学和教师的来源，同时也是各种可能性的源头。

——贝尼·杰瑟里特分析报告，瓦拉赫九号星档案馆

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对卑鄙的行径并不陌生。尽管如此，这个突如其来的遭遇战比他所经历过的任何恶劣情况都更令他心烦不安。他手足无措，完全陷入了慌乱。

然而在整个的过程中，那个该死的圣母怎么能如此镇定，又如此的自鸣得意呢？

尴尬之下，他遣走了哈克南城堡里所有的卫兵和官员，清除了所有可疑的耳目。拉班这小子，在我需要他的时候他跑哪儿去了呢？竟然是去狩猎了！他怒气冲冲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做好准备。他的胃里一阵翻滚，心绪不宁。

他额头上闪烁着晶莹的汗珠，那是紧张的汗水。他穿过华丽的拱门，拉上私密的窗帘。要不干脆熄灭了那些球形灯，假装在做着别的事情好了……

男爵走进房间，发现那个女巫并没有脱掉衣服，也没有充满诱惑性地斜靠在乱糟糟的床罩上，这让他稍稍松了一口气。相反，女巫仍身着长袍坐在那里，显示出作为贝尼·杰瑟里特姐妹应有的庄重肃穆的姿态，安静地等候他。但她的嘴角却挂着一丝高傲得令人发狂的微笑。

男爵真想掏出一把锐利的尖刀把那张令人抓狂的笑脸割下来。他深吸一口气，惊讶于这个女巫竟能让他感到如此的无助。

“我能给你的就是一小瓶我的精液，”他尽力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冷硬喑哑且镇定自若，“至于你能不能怀孕则不关我的事。这样你的目的就达到了吧。”他扬起坚毅的下巴，接着说道：“我只能做到这些，你们贝尼·杰瑟里特也只能接受。”

“可惜我们不能接受，男爵阁下，”坐在长沙发上的圣母后背又挺直了些，“你知道我们的规矩。我们不是在培殖罐里培养后代的特莱拉人。我们是贝尼·杰瑟里特，必须通过自然过程受孕分娩，不得有任何人为的干预，至于原因你肯定无法理解。”

“我能理解很多事情。”男爵咆哮道。

“但此事例外。”

他本来就没想着这招能奏效。“你需要的是哈克南的血统——那我侄子格洛苏·拉班怎么样？其实还有更好的选择，那就是他的父亲阿布鲁尔德。你们去兰基维尔好了，你们跟他想生多少孩子就能生多少。比找我可容易多了。”

“不可行。”莫希亚姆说。她眯着眼睛，冷冷地看着他。脸上看起来有些苍白，坦率直接且毫无表情，“我不是来这儿和你谈判的，男爵阁下。我要奉命行事。所以我必须怀着您的孩子回到瓦拉赫九号星。”

“但是……如果——”

女巫举起手打断了他的话：“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果你拒绝会怎么样。所以你自己做决定吧。不过无论如何，我们都会从你这儿得到我们想要的。”

他的私人房间在他眼里忽然变成了一个陌生而可怕的地方。他挺起肩头，拱起了二头肌。他是个肌肉发达，身体精壮，反应敏捷的人，他现在唯一的出路似乎就是用拳头狠狠地揍这个女人，直到她屈服为止。但他也知道贝尼·杰瑟里特的战斗能力，特别是她们那些神秘莫测的怪异招式……他怀疑自己是否能赢得这场较量。

圣母站起身来，迈着无声无息的步子穿过了房间，僵直地坐在男爵那张污迹斑斑，凌乱不堪的床边：“如果能给你一点儿安慰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跟你一样也对这种事丝毫感受不到乐趣。”

她审视男爵那匀称的身材，他肩膀宽阔，胸肌结实，腹部平坦。脸上还带着一种高傲的神情，显然是因为他的贵族出身。在别的场合看来，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甚至可能是个不错的情人，就像贝尼·杰瑟里特在莫希亚姆育龄期时配给她的那个男教练一样。

她已经给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生了八个女儿了。这些女孩都是在瓦拉赫九号星或者其他培训星球上被抚养长大的，没跟她在一起过。莫希亚姆从来没有想过要看看她们训练的进展，或是打探她们的情况。因为这违反姐妹会的规定。她跟哈克南男爵所生的女儿也不会例外。

就像她的许多其他训练有素的姐妹一样，莫希亚姆拥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就是能够操纵她身上最细微的身体机能。为了成为一名圣母，她必须喝一种扩展意识的毒剂来改变自身的生化反应。当这种致

命的毒药在体内转化时，她会通过长久回响的血系，进入心灵深处，与所有的女性先祖们进行沟通和对话，与其他记忆中各种嘈杂的声音进行交流。

她可以提前为自己的子宫做准备，可以随意排卵，甚至可以在精子和卵子结合的那一刻就选择和决定婴儿的性别。贝尼·杰瑟里特想要她生下一个女儿，一个有哈克南血统的女儿，那么莫希亚姆便会依照指示生下一名女婴。

由于大部分育种计划的细节披露有限，所以莫希亚姆并不清楚为什么贝尼·杰瑟里特需要这种特殊的基因组合，也不知道为什么选择由她来生下这个孩子，更不清楚为什么只能是弗拉基米尔男爵，而不能是其他哈克南家族的人来为贝尼·杰瑟里特实现这一育种计划。她只是尽自己的职责，奉命行事。对她来说，男爵只是一个工具，一个不得不出力配合的精子捐献者。

莫希亚姆撩起她的黑裙，仰面躺在床上，抬头看着男爵：“来吧，男爵阁下，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毕竟这只是件举手之劳的小事。”然后把目光向下移到了他的胯部。

男爵气得满脸通红。而她则继续用温柔的声音对他说：“我有能力可以增加你的快感，也可以消除这种快感。不管哪种方式，对我们来说结果都一样。”她弯起薄薄的嘴唇，莞尔一笑道：“想一想，你瞒着皇帝，偷偷储藏起来的那些美琅脂香料。”她的语气越来越重，“再想一想，如果老埃尔鲁德发现你一直在欺骗他，会怎样处置哈克南家族。”

男爵皱着眉头，摸索着他的睡袍，步履蹒跚地走向床边。莫希亚姆闭上眼睛，喃喃地说着贝尼·杰瑟里特的祝祷语，这是一种能让自己平静下来的祈祷，能让她专注于自己身体的动作和体内的新陈代谢。

男爵与其说是激动，不如说是恶心。他忍受不了莫希亚姆那裸露的身体。不过幸运的是，她和他一样，身上大部分地方都穿着衣服。她的手指灵活地忙活起来，直到他有了反应。在整个机械性的动作中，男爵始终闭着眼睛。他别无选择，脑海里只能想象自己早年间的征服、痛苦、力量……以及任何能让他从恶心和混乱的男女结合行为中解脱出来的东西。

这绝对不是欢爱，而只是两个人的身体之间为了交换遗传物质而进行的一种令人厌倦和疲惫的仪式。对他们两个人来说，甚至连结合都算不上。

不过不管怎样，莫希亚姆还是得到了她想要的。

彼得·德伏站在私人的单向窥视窗口前，悄无声息地移动。作为一个门泰特，他早已学会了如何像影子一样无声地移动，也学会了如何在不被人发现的情况下去观察。一个古老的物理学定律曾说过，仅仅依靠观察就能够改变参数。但是任何一个优秀的门泰特都知道如何能够透过表面，看到不易察觉且尚未发现的问题。

德·弗里斯经常从这个窥视孔偷看男爵的秘密行为。有时这些行为会让他十分反感，但有时又让他分外着迷……更难得的是，这些行为激发了他很多灵感和想法。

现在，当男爵被迫与贝尼·杰瑟里特的女巫结合时，他无声无息地透过微小的窥视孔，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每一个细小的动作。他饶有兴致地望着他的主人，欣赏着他那副尴尬的样子。他从来没见过男爵如此狼狈不堪。哦，他多么希望自己能找时间在这儿装个录像设备啊，这样一来，他就能一次又一次地享受这一幕了。

从那女巫提出要求的那一刻起，德·弗里斯就知道这个结果不可避免。男爵是个十足的走卒，完全陷入了人家的圈套，在这件事上，他根本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但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

德·弗里斯虽然拥有一名优秀门泰特的非凡智力和高深造诣，但猜不透姐妹会打算从哈克南家族或者其后裔身上得到什么。毕竟，他们的基因并没有多么特别和令人惊艳。

不过现在，彼得·德伏只是单纯在欣赏这场表演。

许多发明都选择性地提高了某些特定的技术或能力，强调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但这些发明和革新都没能触及人类思维的复杂性和适应性。

——伊克布汉的《精神论》，第二卷

在伊克斯大王宫人造石练习场的一侧，雷托站在警卫队长扎兹的身旁，大口大口喘着粗气。这位格斗教练是个精瘦的男人，有着一头浓密的棕色头发，浓浓的眉毛，还有修剪得方方正正的胡子。跟他的学生一样，扎兹没穿衬衫，只穿着一条米色的短裤。尽管空气交换装置功率强劲，但仍阻挡不住汗水和热金属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之中。不过，跟大多数的早晨一样，训练师观战的时间要比作战的时间多得多。几乎大部分的训练工作都是由战斗机器完成的。

在日常学习之余，雷托喜欢上了这种格斗训练，因为这项运动富于节奏的变化，既强身健体，又充满挑战。如今，他已经适应了伊克斯的生活，每天进行数小时的高科技身体和精神训练，另外还会参观各类技术设施，接受商业理念方面的指导。虽然他经常要为隆博解释一些难懂的概念，但他还是对这位热情的伊克斯王子很有好感。隆博头脑并不迟钝，只不过……有些不谙世事。

每隔三天，这些年轻人会在早上离开教室，到自动化的训练场进行训练。雷托很喜欢这种强筋健体的锻炼和令人血脉偾张的刺激。不过隆博和格斗教练似乎都认为，在课程中增加这一科目有些陈旧过时，这只是维尔纽斯伯爵本人对战争的一种记忆和怀念罢了。

雷托和毛发浓密的警卫队长看着敦实的隆博王子挥舞一根金色的长矛，对付一个线条优美、反应敏捷的战斗机器人。扎兹并没有对他的学生进行单独指导。因为他觉得，如果他和他的安全部队尽忠职守，做好本职工作，那么维尔纽斯家族里的任何成员都不可能陷入到这种残忍而野蛮的肉搏战中去。不过他还是为这种半智能化的战斗机器人设计编写了内部程序。

在休息状态下的战斗机器人，是个一人多高、没有人类特征的木炭色卵圆形机器，它没有胳膊和腿，也没有脸。然而只要战斗一开始，这个伊克斯的机器人就变成一个粗糙的突起物组合，并且根据扫描仪的反馈，呈现出不同的形状来，内部程序会指导它如何以最佳的方式击败对手。它身上有钢铁拳头，也有刀和柔性钢索，还有其他各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机关和暗器。它那张机械的脸庞可以完全消失，也可以改变表情——它可以用呆滞的表情迷惑对手；也可以变得暴怒凶恶，眼睛变红；甚至还可以展现出轻蔑而不怀好意的奸笑来。战斗机器人每一步都在自我学习，并对敌人的动作做出解析和反应。

“记住，没有固定的招式，”扎兹对隆博大喊道，他的胡子像一把铲子一样，沿着下巴往前突出，“不要让它看穿你。”

两只钝刃的飞镖从王子的头顶上飞过，他迅速低头躲了过去。电光火石之间，战斗机器人的身体里突然伸出一把刀刺向王子。年轻王子的肩头马上被刺出了鲜血。虽然受了伤，但隆博仍然虚晃一招，发起反击。王子连吭都没吭一声，雷托不禁为有这样一位皇室同伴而倍感骄傲。

有几次，隆博曾向雷托寻求建议，甚至对格斗的模式提出了不满。雷托都诚实地回答了他的问题，他心中谨记自己并不是个技术纯

熟的专业教练——他也不想透露太多厄崔迪的战斗技巧。再说，隆博将来可以亲自向老公爵的剑术师杜菲·哈瓦特本人讨教。

王子在战斗机器人木炭色的身体上发现了一个弱点，于是把刀尖直刺向那里，战斗机器人突然倒地“死了”。

“干得好，隆博！”雷托大声喊道。

扎兹点了点头，说：“这就舒坦多了。”

雷托当天也跟战斗机器人交手了两次，每次战斗的难度系数都比隆博王子设置的要高，而且他两次都击败了机器人。扎兹问雷托是怎么学会这些格斗技巧的，年轻的厄崔迪继承人并没有透露太多，因为他不想太过炫耀。但现在，他有了亲身体会和第一手的证据——虽然伊克斯战斗机器人的智能化程度令人不寒而栗，但厄崔迪的训练方法却要更胜一筹。雷托的训练武器包括了轻巧细长的双刃剑、刀、慢速散弹击昏器和屏蔽场——杜菲·哈瓦特可是个招式变化莫测，难以预料的教练，要比任何自动化装置危险百倍。

就在雷托拿起自己的武器，准备进行下一轮战斗时，电梯门打开了，凯莉娅走了进来。她身上珠光宝气，璀璨夺目，一身舒适的金属纤维套装看上去华丽而随意。她手里拿着一支手写笔和一个利读连平板记录仪。看见大家都在训练，她扬起眉毛，假装很惊讶的样子：“哦！不好意思。我是来看战斗机器人设计的。”

这位维尔纽斯伯爵的女儿喜欢探索知识和文化，并且喜欢研究商业和艺术。雷托总忍不住想要多看她几眼。有时，她的那双眼睛就像

在对他暗送秋波，眉目传情，但更多的时候，她却对他爱答不理，以至于他开始怀疑她跟自己一样，都被对方深深吸引了。

在大王宫居住期间，雷托曾在餐厅、开放式观景阳台和图书室里曾与她不期而遇。他也曾经跟她有过几次尴尬的交谈。除了她那双美丽的绿眼睛里闪烁着的诱人光芒外，凯莉娅并没有给他任何特殊的暗示，但他总是无法抑制自己对她的倾慕，亦无法停止对她的思念。

她只不过是个小女孩，装出一副淑女的样子，雷托提醒着自己。然而不知为何，他总是无法说服自己相信这套臆想出来的说辞。凯莉娅是个很自信的人，她注定不会一辈子在伊克斯的地下城里生活，她会有更伟大和辉煌的未来。她的父亲是位战争英雄，是大家族的首领，而且他领导的还是帝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她的母亲美貌过人，曾经连皇帝也被她迷倒过。凯莉娅本人也非常优秀，商业头脑十分出色。凯莉娅·维尔纽斯，她的未来显然有无数的可能性，可以说是前程似锦。

她聚精会神地看着那一动不动的灰色卵圆形机器。“父亲已经答应我，考虑要把我们最新型的战斗机器人商业化。”她仔细端详着那个静止不动的训练机器，但眼角却偷瞄了一下雷托，注意到他那强健的身型和那如帝王一般高贵的挺拔鼻梁。“我们的战斗机器无与伦比，帝国里任何星球的战斗设备都无法与之相比。它适应性强、用途广泛，而且具备自我学习能力，是圣战以后所开发出的最接近人类的对手，也是最能够模拟人类与敌人对抗的机器。”

他突然想起母亲给他的种种警告，让他一下子不寒而栗起来。假如母亲在场的话，她一定会伸出手指大声斥责，直到别人无话可说为

止。雷托马上看向那个炭色的卵圆形机器说：“你是说这个东西有大脑吗？”

“以所有圣人和罪人之名，你是在指控我们违反了大骚乱后的律法吗？”扎兹队长严肃而惊讶地问道，“也就是禁令中那句‘汝等不得创造像人一样思维的机器’”。

“我们，呃，对此一直非常谨慎的，雷托，”隆博一边说，一边用一条紫色的毛巾擦去脖子后面的汗水，“所以不用担心。”

雷托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继续问道：“战斗机器人能扫描人类，或者用你们的话说，能看穿人类，那它们是如何处理扫描出来的信息呢？如果不是通过计算机的大脑，那又是通过什么呢？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反应装置，因为它会学习和反馈，从而调整自己的进攻方式。”

凯莉娅在利读连晶纸上草草记了几笔，然后调整了一下她那铜黑色头发上的一把金色梳子。“这其中有很多灰色地带，雷托。如果我们十分小心，谨慎行事的话，维尔纽斯家族会获得巨大的利润，”她的指尖轻划了一下她那弯弯翘起的嘴唇，“不过，最好还是先把未贴标识的机器模型放到黑市上，看看反应再说。”

“别担心了，雷托，”隆博想要甩掉这个令人不舒服的话题。他那头蓬乱的金发上还滴着汗珠，皮肤也由于激烈运动而通红，“维尔纽斯家族有一群门泰特和专业的法律顾问团队对各种法律条文进行仔细审查。”他看向自己的妹妹，好让她安心。凯莉娅则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

在大王宫里上课的时候，雷托了解到了一些有关行星间专利纠纷、技术性细则以及微小漏洞的知识。难道伊克斯人想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利用机械设备处理数据的办法，并且这种设备不会令人联想到曾经奴役人类数百年的思维机器吗？他实在想不明白，维尔纽斯家族是如何创造出这种能够自我学习、并且适应性强的战斗机器人，而且又不违反圣战禁令的。

这要是让母亲发现了的话，她一定会不顾老公爵的反对，无论如何都要把他从伊克斯带回家的。

“那咱们就看看这个产品的性能有多优越吧。”雷托拿起了一件武器，背对着凯莉娅说道。他能感觉到她的目光正在盯着他那裸露的肩膀和脖颈处的肌肉。扎兹漫不经心地向后退了几步，准备观战。

雷托把他的长矛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上，缓步跑到场地中央。他摆出一副经典的格斗姿势，对着木炭色的卵圆形机器喊出了作战难度系数。“七点二四！”这要比上一次的难度高了八个等级。

战斗机器人纹丝没动。

“难度等级太高了，”训练师向前伸了伸长满胡子的下巴，说道，“危险的高级别难度被我默认关闭了。”

雷托皱起了眉头。这位格斗教练不想挑战自己的学生，也不想让他们受太重的伤。杜菲·哈瓦特要是知道肯定会笑死的。

“你是想在年轻的女士面前炫耀吗，厄崔迪少爷？小心被机器人打死哦。”

雷托望着凯莉娅，发现她正注视着自己，脸上带着困惑和揶揄的表情。然后立刻低下头在利读连晶纸上记了几笔。雷托脸刷地一下红了，觉得脸上像火烧一样。扎兹则伸手从架子上拿了一条柔软的毛巾，扔给了雷托。

“训练课程结束了。如果在格斗训练时出现这种分心的情况，对你很不利，甚至会导致严重的伤害。”他转向公主，“凯莉娅小姐，我请求您在雷托·厄崔迪与我们的战斗机器人格斗比武时离开训练场。因为有太多的荷尔蒙在作祟了。”警卫队长掩饰不住自己的笑意，“您的出现可是比任何敌人都要危险啊。”

我们必须在厄拉科斯星上做一件从未尝试过的事情。我们必须把人作为一种建设性的生态力量——通过介入具有适应性的地表生物：即植物、动物和人——来改变水循环，建立一种新的生态景观。

——帝国行星学家帕多特·凯恩斯呈给帕迪沙皇帝埃尔鲁德九世的报告（未发送）

两个浑身是血的弗雷曼年轻人请帕多特·凯恩斯跟他们一道回去。凯恩斯不知道自己被当作了客人还是犯人。不管怎样，他仍对他们提出的这个请求很感兴趣。因为他终于有机会能亲身见识和体验一下弗雷曼人那神秘的文化了。

其中一个弗雷曼人迅速利落地把他那位受伤的同伴抬到凯恩斯的小地行车旁边。另一个年轻人则走到地行车后面，打开了后备箱，把凯恩斯辛辛苦苦收集的地质样本都扔了出来，腾出更多的空间。这位行星学家目瞪口呆，但什么也没说。毕竟他想跟他们搞好关系，不想得罪他们——他想更多地了解他们。

不一会儿，他们就把那几个被杀的哈克南士兵也都扔进了车里，毫无疑问这是弗雷曼式的报复。也许是对敌人的进一步亵渎吧。他排除了另一种不太可能的推测，也就是这些年轻人只是单纯想把那几个死人埋了。他们把尸体藏起来是害怕受到报复吗？似乎看起来也是个错误的推测，因为这与传闻中的弗雷曼人性格并不相符。要不然这些居住在沙漠里的人是把他们当作了资源，准备回收他们身体组织中的水分？

接着，其中一个冷酷的弗雷曼人一言不发，既没有道谢，也没有一句解释，就直接开着车，载着受伤的同伴和士兵的尸体飞快地离开了，一路上扬起滚滚沙尘。凯恩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车被那个弗雷曼人开走了，被带走的还有他的那些沙漠求生装备和地图，其中很多都是他自己画的。

他发现第三个弗雷曼年轻人与他一同留了下来——是看着自己的狱卒，还是朋友？如果这几个弗雷曼人想让他在失去装备补给的情况下困在这里，那过不了多久，他就没命了。也许他可以凭直觉和经验找到方向，步行回到云萨村，但在最近这几次开车探索的过程中，他几乎没有留意过人口聚居村落的位置。*对一个帝国的行星学家来说，这下场可不怎么好*，他心说道。

又或者这些被他所救的年轻人想从他这里得到一些别的东西。怀着对厄拉科斯未来的新梦想，凯恩斯迫切地想要了解弗雷曼人以及他们非同寻常的生活方式。显然，这些人是隐藏在帝国里的秘密宝藏。他总觉得等他把心里的这些想法告诉弗雷曼人之后，他们一定会热情地欢迎他。

留下来的那个弗雷曼人开始用一个小补丁包修补起他蒸馏服的裤腿上一个被撕开的口子来，然后开口对他说道：“跟我来。”接着转身朝不远处一堵陡峭的石墙走去，“快跟上，不然你会死在这里的。”他回过头来，用一双靛蓝色的眼睛瞪着凯恩斯，“你觉得哈克南的人要等很久才想到要来寻仇吗？”

凯恩斯急忙追上前去：“等一下！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呢。”

年轻人奇怪地看着他。他有一双蓝中带蓝的眼睛，这是长期吸食香料的结果；他那饱经风霜的皮肤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用得着交换姓名吗？我们弗雷曼人早就知道你是谁了。”

凯恩斯眨了眨眼睛，说道：“呃，我刚才救了你和你同伴的命，这在你们弗雷曼人眼里不算什么吗？在大多数社会里这可不是小事呀。”

年轻人似乎吃了一惊，然后不得不认同地说：“你说得对。你让我们之间结成了水债。我叫图洛克。我们得赶紧走了。”

水债？凯恩斯压抑住满腹的疑问，跟随在年轻人的身后。

身穿一套破旧蒸馏服的图洛克爬过岩石，向陡峭得几乎垂直的悬崖爬去。凯恩斯则步履艰难地走在倒下的巨石旁，时不时地脚下打滑。走近之后，行星学家才注意到面前的地层是裂开的，是一条裂缝使古老的岩石隆起并分开，形成了一条被沙尘和暗淡的颜色所掩盖的缝隙。

弗雷曼人溜进缝隙中，就像一条沙漠里的蜥蜴迅速钻进黑暗中一般。凯恩斯既好奇又害怕迷路，所以紧跟在弗雷曼人后面，动作也不慢。他希望能有机会认识更多的弗雷曼人并了解他们。他丝毫没有怀疑图洛克可能会把他引入陷阱。把他引入陷阱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年轻人完全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轻而易举地杀了他。

图洛克走到一个阴凉之处，停住了脚步，让凯恩斯能有时间赶上来。他指了指附近石壁上的几处特定位置：“这儿，这儿——还有这儿。”也不管对方听没听懂他的意思，这个弗雷曼人就一步步地踩着

这些特定的地点，抓着几乎看不见的把手，踩着几乎看不出来的踏板爬上了悬崖，凯恩斯倾尽全力跟了上去。图洛克就像是在跟他玩着某种游戏，以此试探他。

但这位行星学家还是令他大感吃惊。他不是一个脑满肠肥的腐败官僚，也不是个被派到不属于他的地方并无所事事的酒囊饭袋。作为一个在帝国最恶劣严酷的星球里游荡的人，他的身体状态非常好。

凯恩斯继续跟随年轻人的脚步，在他的身后，用自己的指尖钩住悬崖上的凸起，一步步往上爬。没过多久，年轻人就停了下来，蹲在一个狭窄的岩架上。凯恩斯坐在他身旁，尽量不让自己气喘吁吁。

“用鼻子吸气，然后用嘴呼气，”图洛克告诉他，“这样你的过滤器就更有效率了。”然后略带钦佩地点了点头道：“我想你可以一直爬到穴地了。”

“穴地是什么？”凯恩斯问道。他依稀记得一些古恰科博萨语，但是从没有研究过考古学和语音学。他总是觉得这些东西与他的科学研究毫无关系。

“是一个安全的秘密地点——我们的族人就居住在那里。”

“你是说穴地就是你们的家？”

“整个沙漠都是我们的家。”

“我很想跟你们的族人谈谈，”凯恩斯说，简直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之情，“我对这个星球有些自己的看法，并且制定了一个可能会

令你们感兴趣的计划，弄不好也会让厄拉科斯星上所有的居民都感兴趣。”

“沙丘，”年轻的弗雷曼人更正道，“只有帝国和哈克南人才把这个地方叫厄拉科斯。”

“好吧，”凯恩斯说。“那就叫沙丘。”

在他们面前，岩石的深处，一个头发花白，只有一只眼睛的老弗雷曼人在等候他。他那只毫无用处的左眼窝上只盖着一张皱巴巴的像皮革一样的眼皮。这位老人就是红墙穴地的耐布[46]了，他的名字是海纳尔。年轻时在一次用晶牙匕[47]进行的决斗中，他不仅失去了左眼，还被砍掉了两根手指。但在最终的决斗中他还是活了下来，而他的对手却没有。

海纳尔被他们的族人认为是一位略显严厉但强干的领导人。多年来，他所领导的穴地愈加兴盛，人丁兴旺，他们隐藏的储水量也随着月亮的周期变化而逐渐增加。

在医疗洞穴里，两个老妇人正在照料愚蠢而鲁莽的斯第尔格，也就是刚刚被地行车运来的那个受伤的年轻人。两位老妇人检查了外来人给他敷用的药膏，又在上面加了些自己的药以增强药效。两位老妪互相商量了一下，然后同时朝那位穴地领袖点了点头。

“斯第尔格会活下来，海纳尔，”其中一位老妪说，“如果当时伤口没有及时处理的话，他就会没命的。是那个陌生人救了他。”

“那个陌生人救了一个冲动鲁莽的傻瓜。”耐布低头看着小床上的年轻人。

几个星期以来，海纳尔耳朵里灌满了这个充满好奇心的外来人，着实令人心烦。而现在，这个名叫帕多特·凯恩斯的男人不知用了什么手段，即将被自己的族人带着穿过岩石通道，来到穴地了。这个陌生人的行为实在让人捉摸不透——一个帝国的特派员怎么会杀死哈克南的人呢？

欧姆恩，也就是把受伤的斯第尔格带回穴地的年轻人，正站在洞穴的阴影里，焦急地守在受伤的同伴身边。海纳尔让那两位老妇人继续照顾病人，然后用仅剩的那只眼睛看向欧姆恩。“为什么图洛克要把一个外来人带到我们的穴地里？”

“不然我们怎么办呢，海纳尔？”欧姆恩面露惊讶的神情反问道，“我需要他的车才能把斯第尔格送回来呀。”

“那你们把他的车开走，再把车上的东西和水都带给部落不就好了。”耐布声音低沉地说。

“现在也不晚呀，”其中一个老妇声音粗哑地说，“等图洛克带他过来，动手把他杀掉不就行了。”

“可这个陌生人是为了救我们才杀了哈克南人的！要不是他及时赶到，我们三个人就都没命了，”欧姆恩语气坚决地说，“不是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吗？”

“我根本不相信，也搞不懂他的忠诚，”海纳尔强壮的双臂环抱在胸前，说道，“当然，我们知道他是谁，听说这个被帝国派来的人——是个行星学家。他至今仍留在沙丘是因为哈克南人被逼无奈，只能放手让他去做自己的工作，但这个凯恩斯似乎只向皇帝本人汇报工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人身上还有很多未解之谜。”

海纳尔疲惫地坐在墙边的石凳上。洞穴的洞口悬挂着一幅由香料纤维织成的彩色挂毯，借此隔出了一个有限的私人空间。穴地的居民们早就明白了一个道理——隐私是藏在心里的，跟环境无关。

“我会跟这个叫凯恩斯的人谈谈的，先问问他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为什么他要保护这三个愚蠢而粗心的小子，为此不惜毫无理由地去对抗哈克南的人。然后我要把这件事呈报给长老议会，让他们做出最后的裁决。我们必须做出对穴地最有利的选择。”

欧姆恩艰难地咽了咽唾沫，回想起这个叫凯恩斯的男人与那几个残暴的士兵英勇对战的情景。但与此同时他的手指则在口袋里摸来摸去，数着口袋里的水环——这是一种金属的标记物，记录着他在部落里所积累的财富。

如果长老们最终决定杀死这位行星学家，那么他和图洛克，还有斯第尔格就会把这个男人的储水量，连同那六个被杀的哈克南士兵的赏金一同平分。

图洛克终于带他穿过守卫森严的洞口，经过门封，进入了穴地。凯恩斯惊奇地看着这个地方，仿佛这个洞穴里蕴藏有无限的奇迹。这里气味浓郁，充满浓浓的人性气息：有生命的气息、人群集中密集的气味……劳作、煮饭的味道，甚至还有隐隐的生活废物和利用化学物质处理死尸所挥发出来的气味。他以一种超然而客观的方式，证实了他曾经的怀疑，原来那几个年轻人的弗雷曼人偷走哈克南士兵的尸体，并不是为了某种迷信的残害，而是为了收集他们身体里的水。不然的话，就白白浪费掉了……

凯恩斯原以为当自己找到隐蔽的弗雷曼人聚居点时，会发现一个原始的、简陋至极的所在。但当他到了这里之后，才发现这个洞穴不但四周都有围墙，另外还有侧洞、熔岩通道，甚至还有着遍布整座山的隧道系统，就像城市的街区一样，四通八达。凯恩斯发现这些沙漠人生活既简朴又舒适。他们的居所甚至可以与迦太格市哈克南官员们的房屋相媲美。不同的是，这里的居住环境要更加淳朴自然。

凯恩斯跟在年轻向导的身后，发现自己的注意力被一个又一个迷人的景象所吸引。大部分地面上都覆盖着豪华而精美的编织地毯。侧边的各个房间里都铺满了靠垫，另外还有用金属和磨光的石头做成的矮桌。其中还有少量珍贵而稀有的外星球木制品，看上去十分古老：比如一个沙虫木雕和一个他没见过的棋盘，棋盘上有用象牙或骨头雕成的精美棋子。

古老的机械让穴地里的空气得以循环，还将人们呼出的气体里的湿气保留起来，不会流失。他闻到穴地里四处弥漫着原始香料那种浓浓的麝香味道，就像熏香一样，几乎掩盖住了被堆在狭小空间里尚未清洗的尸体上散发出的酸臭刺鼻的气味。

他听到女人们在说话，还有孩子们的声音以及婴儿的啼哭声，但所有声音都是轻声低语，隐忍克制。凯恩斯在图洛克的带领下，走在洞穴里，所经之处无不引来弗雷曼人的窃窃私语，还有对外来人那怀疑和打探的目光。一些上岁数的弗雷曼人在看着他时，总是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让这位行星学家不禁有些担心起来。他们的皮肤看起来如皮革一样坚韧，像是滤掉了所有多余的水分。每一个弗雷曼人的眼睛都是通透的蓝。

最后，图洛克举起一只手，手掌朝外，示意凯恩斯在一个巨大的会议厅前停了下来，这是山里天然形成的一个带有拱顶的洞穴。洞穴里空间宽敞，数百人站在里面都绰绰有余。红墙边上还有长椅和阳台。这个穴地里到底住了多少人啊？凯恩斯抬起头望向这个空空荡荡，回音缭绕的巨大空间，发现上面有一个高高的阳台，似乎是个演讲台。

过了一会儿，一位神情高傲的老人走上了阳台，轻蔑地俯视下面这个不速之客。凯恩斯注意到这个人只有一只眼睛，而且言行举止之间透出一股领袖之气。

“那是海纳尔，”图洛克在凯恩斯耳边低声说道，“红墙穴地的耐布。”

凯恩斯扬起一只手，对着上面的人打招呼，他大声喊道：“我很高兴能够见到这个神奇的弗雷曼之城的领袖。”

“这位来自帝国的人，你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海纳尔用冰冷而威严的语气对下面的人说道。他的话回荡在巨大的洞穴里，听起来就像冰冷的钢铁敲击着坚硬的石头一样。

凯恩斯深吸了一口气。许多天来，他一直在等待这样的一个机会，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何必再浪费时间呢？梦想终归是梦想，时间越长，梦想就越晚变成现实，实施起来也就越困难。

“我的名字叫帕多特·凯恩斯，是皇帝特派的行星学家。我有一个想法，耐布大人——一个为您和您的族人而设计的梦想。我希望能把这个想法与所有的弗雷曼人共同分享，只求你们能给我一个机会，听我一言。”

“宁可聆听微风拂过常绿灌木，亦不要听那蠢人开口说话。”这位穴地领导人回答道。他的话听起来有着沉重的力量，似乎是弗雷曼人一句古老的谚语。

凯恩斯同样凝视老人，迅速编出了一句自己想出来的格言，希望也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若拒真理和理想之言，那么谁人才是更大的傻瓜？”

年轻的图洛克倒吸了一口凉气。一旁观望的弗雷曼人也都被惊得目瞪口呆，睁大了眼睛盯着凯恩斯，谁都没想到这个陌生人竟会如此大胆，敢这么跟耐布说话。

海纳尔的脸立刻变得阴沉起来，犹如暴风雨即将来临一般。他感到自己全身弥漫一股阴沉的气息，恨不得立刻就把这个胆大妄为的行星学家就地正法，让他横尸穴地。他把一只手放在腰间的那把晶牙匕首的刀柄上。“你是在对我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吗？”耐布下定决心，从刀鞘里拔出了弯刃匕首，怒视着站在下面的凯恩斯。

凯恩斯却没有丝毫的退缩。“不，大人——我要挑战的是您的想象力。您是有足够的勇气去迎接挑战，还是胆小得连听都不敢听？”这位穴地的首领全身紧绷地站在原地，手里高举那把奇怪的乳白色匕首，低头俯视被领来的囚犯。凯恩斯毫不畏惧，笑容坦荡。“和站得那么高的您说话实在很困难啊，大人。”

最终，海纳尔轻声笑了起来，他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那把寒光闪闪的匕首，说道：“晶牙匕一旦出鞘，血光必见。”说完，他迅速用匕首划向自己的前臂，在胳膊上划出一道细细的红色血线，眨眼间便凝固了。

巨大的议事厅里飘浮着一串串闪亮的球形灯，灯光折射在凯恩斯的眼睛里，看上去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很好，行星学家。你可以畅所欲言。你的命运还需定夺，所以你可以留在穴地里，直到经过长老会商议并作出裁决后再行处置。”

“但您会先听我说话。”凯恩斯信心十足地点了点头。

海纳尔转过身，准备离开高高的阳台，但刚迈了一步，就背对着他说道：“你是个陌生人，帕多特·凯恩斯。作为帝国的仆人和哈克南的客人——你是我们的敌人。但你也杀了哈克南的人。所以你还真是给我们出了个难题啊。”

穴地的首领迅速做了个手势，气势凛然地发出号令，命令下人给这位身材高大、充满好奇的行星学家准备一个舒适的小房间，他既是弗雷曼人的囚徒，也是他们的客人。

海纳尔一边大步流星地离去，一边心中暗想：无数代弗雷曼人经历了重重苦难和流离漂泊，如今竟然有人跟我们谈什么希望……这个人如果不是脑子有问题，就真是勇敢无畏了。

我想父皇只有一个真正的朋友，那就是哈什米尔·芬伦伯爵。他是一个基因变异的阉人，也是帝国当中最致命的战士之一。

——摘自《在我父皇的家族中》，作者伊勒琅公主

即使身在帝国天文台最高、最黑暗的房间里，也看不到凯坦上空的繁星，因为瑰丽宏伟的帝都灯火辉煌，流光溢彩，耀眼的光芒让星空显得黯淡无光。这座天文台是在几十个世纪前，由英明睿智的帕迪沙皇帝哈西克·科瑞诺三世建造的。但如今这一任的皇帝却很少来此，也没怎么使用过它……至少不是用它来研究宇宙的奥秘。

太子沙达姆在冰冷而光亮的金属地板上来回踱着步，而芬伦则在摆弄一台大功率的观星仪控制器。这个基因变异的阉人嘴里哼哼着，发出令人厌烦的声音。

“你能不能别发出那种噪音了？”沙达姆说，“赶紧把那该死的镜头对准焦距。”

芬伦继续哼哼着，只不过声音稍微小了些。“油镜必须保持精确的平衡，嗯—嗯—嗯—嗯—啊？图像的清晰完美比速度重要。”

沙达姆怒气冲冲地说：“你怎么不问问我到底哪个重要？”

“我替你做决定了。”他站在校准过的观星仪前，向后退了一步，摆出一种令人厌恶的姿势，一本正经地鞠了一躬，“我的王子殿下，轨道上的图像就在眼前，您亲眼瞧瞧吧。”

沙达姆眯起眼睛，盯着目镜，一个异常清晰的东西逐渐映入眼帘，在远处悄无声息地飞行。由于脆弱的分辨率和大气扭曲引起的起伏，图像有些波动。

这艘巨大的远航机足有一颗小行星那么大，高悬在凯坦星上空，等待与一群来自地面的小型飞船会合。一个微小的细节此时引起了沙达姆的注意，他发现一架载着外交官和特使的护航舰从凯坦星升空，后面跟着几架运载帝都文物和货物的飞船，每艘飞船的引擎上都闪着黄白色的亮光。那艘护航舰舰体巨大，两侧各有一群小型飞船相随——但是跟曲线型船身的远航机相比，一切船只都显得格外渺小。

与此同时，远航机里的其他船只都纷纷驶离机舱，朝帝都的方向缓缓降落。“那是各星球派来的代表团，”沙达姆说，“他们是来向父皇进贡的。”

“确切地说，应该是纳税——而不是进贡，”芬伦纠正道，“意思是一样的，只不过进贡这个词听起来有些过时了。当然，埃尔鲁德还是他们的皇帝，嗯—嗯—嗯—啊？”

太子阴沉着脸，一脸不悦：“还得等多久啊？你那该死的麝香毒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见效？难不成得几十年吗？”虽然有亚音速白噪音发生器扭曲他们的声音，干扰窃听设备，但沙达姆仍尽力压低着自己的声音：“你就不能再找别的毒药试试吗？换一种更快见效的毒药。这种等待太折磨人了，简直快把我逼疯了！这都过去多长时间了？我几乎一年都没怎么睡好觉。”

“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明目张胆地弑君吗？这可不是明智之举。”芬伦回到观星仪前，调整了一下自动跟踪设置，继续追踪那架

轨道上行驶的远航机，“耐心点儿，我的王子殿下。在我没提出这个计划之前，你不是已经等了好几十年了吗，所以再等个一两年又有什么关系呢，跟与你最终统治帝国的时间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嗯—嗯—嗯—嗯？”

沙达姆把芬伦从目镜前推开，他现在不想看到这个爱耍阴谋的同伙。“我们总算是开始行动了，我恨不得那老家伙早点儿死，我没时间去后悔当初的决定。我要尽快登上金狮宝座，不然我会窒息而亡的。我注定要成为统治这个世界的领袖，哈什米尔，而有些人却一直在我身旁嘀嘀咕咕，说我永远也得不到这个机会。这让我很害怕，最后弄得我不敢结婚，更不敢生育后代。”

要是他希望芬伦能尝试说服他的话，那他肯定要失望了，因为芬伦始终沉默不语。

过了一会儿，芬伦才再次开口道：“恩基是一种慢性毒药。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费了那么多心血来实施这个计划，你的冲动和不耐烦不但毫无作用，甚至还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徒增失败的风险。如果我们忽然出现一些异常举动，肯定会引起兰兹拉德联合会的怀疑，嗯哼？他们会用各种离间计和丑闻来削弱你的地位。”

“可我是科瑞诺家族的继承人啊！”沙达姆的声音听起来像耳语一样，沙哑低沉，“他们怎么能质疑我的权力呢？”

“你会带着所有的义务和枷锁，以及敌意和偏见登上皇位。别傻了，我的朋友——帝国是由各种错综复杂的势力构成的，皇帝只不过是众多势力中的一支。如果其他所有的家族都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即

使你父亲有强大的萨多卡军团，也会抵挡不住。没人敢冒这个险的。”

“等我登上皇位，我一定要加强皇权，彰显帝国皇帝的威严。”说着，沙达姆转身离开了观星仪。

芬伦无奈地摇了摇头，脸上那难过的表情显得格外夸张和造作。“我愿意以一货舱品质最上乘的鲸鱼毛皮作为赌注，跟你打个赌，那就是自从大骚乱以来，你的大多数先祖都曾经对自己的大臣说过同样的话，”他深吸了一口气，眯起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继续说道，“即使恩基能按照计划发挥效力，你也至少还得再等上一年……所以冷静点儿，别着急。我们已经能感觉到你父亲的衰老程度正在逐渐加速，所以你无须担心。有这功夫倒不如鼓动他多喝些香料啤酒。”

沙达姆又气呼呼地转身回到观星仪前，仔细观察远航机的机腹部位，那里有一个伊克斯和宇航公会联合建造的标志。货舱里挤满了来自各个家族的护航舰队，以及运送到宇联商会的货物，另外还有指定运送到瓦拉赫九号星图书馆的珍贵档案和记录。

“顺便说一句，远航机上有个特别的人。”芬伦说。

“哦？”

芬伦双臂交叉抱在瘦窄的胸前，说道：“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个销售庞迪米和奇卡巴根的商人，正要前往特莱拉中转站。实际上他的任务是把你的口信传给特莱拉的大师们，告诉他们你提议要与他们见面，商谈秘密为帝国提供资助的大计划，也就是为帝国生产美琅脂香料的替代品。”

“我提议的？这提议可不是我的！”沙达姆的脸上闪过一丝厌恶之色。

“嗯—嗯—嗯，是您说过的，我的王子殿下。啊，您当时说的是用特莱拉的非常规方式开发出一种人工合成香料，对吧？您的这个主意真是太棒了！一定要让您的父亲看看您到底有多么的聪明睿智。”

“别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哈什米尔，这是你出的主意。”

“您难道不想以此邀功吗？”

“一点儿都不想。”

芬伦扬起眉毛，说道：“你说要打破厄拉科斯的瓶颈，建立一个由皇室独揽，并且有无限资源的香料产业，对吗？你是认真的吧？”

沙达姆怒视着他道：“我当然是认真的。”

“那么我们就秘密地把特莱拉的大师带到这儿来，再把这计划告诉皇帝。我们很快就能看到老埃尔鲁德会怎么做了。”

盲者，眼盲之外，种类繁多。狂热者思盲，领导者心盲。

——《奥兰治天主圣经》

几个月以来，雷托作为伊克斯的贵宾一直住在地下城市韦尔尼。如今，他已经适应了这个陌生的环境，习惯了这里每天的生活，也体会到伊克斯人引以为傲的安全感——甚至有些太过安逸，以至越来越放松警惕了。

王子隆博是个夜猫子，总是晚睡晚醒。而雷托则正好相反，他就像卡拉丹的渔夫一样，很早就起床了。这位厄崔迪家族的继承人独自漫步在钟乳石建筑的上层，走到观景台的窗前，观察生产设计的流程或是生产线的操作。他学会了如何使用传输系统，同时也发现维尔纽斯伯爵给他的生物智能通行卡可以开启很多大门。

雷托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四处漫步，在这过程中所看到和了解到的东西比在各学科老师的教学中学到的还要多。他坐上带有自动导向功能的电梯管道，心中始终铭记着临行前父亲的叮嘱，那就是从一切所见所闻中，吸取知识，不停学习和领悟。如果没有电梯管道的话，他就走人行道，或者货梯，甚至爬梯子，从这一层走到那一层。

一天早上，醒来后的雷托神清气爽，跃跃欲试。他来到上层的一个中庭，走到一个观景阳台上。虽然是在地下，但伊克斯的洞穴十分巨大，以至于能产生气流和风，只不过与家乡城堡上的塔楼和悬崖边上呼啸的海风相比，还是有着天壤之别。他深吸一口气，却发现这里的空气总带着一股石尘的味道。也许只是他的错觉吧。

雷托张开双臂，眺望远处，看到了一个宽阔的洞窟，那里就是曾经停靠宇航公会远航机的地方。望着洞窟墙壁上的累累刮痕以及带有支撑作用的机械，他能够辨认出另一艘巨大的远航机雏形骨架已经基本建成，所有的组件都是由次人团队用闪光焊焊接在一起的。他看着下面的工人们就像昆虫一样在有条不紊，循序渐进地工作。

一个货运平台从阳台下方经过，逐渐下降到远处的工作区。雷托靠在栏杆上，看到那个平台上堆满了从伊克斯星地表开采出来的各种原材料。

一时冲动之下，他翻过阳台边缘，深吸一口气向下跳去，落在了两米之下的平台大梁上，然后准备前往建造远航机的工地。他心想，凭借那张生物智能通行卡以及对这座城市的熟悉程度，他完全可以找到回钟乳石上层的路。悬浮的平台下，有一个领航员在指挥着货物的降落，他似乎并没有发现，也没有想到会有不速之客出现。

雷托朝着温暖的洞穴逐渐下落，凉风吹过雷托的头发，让他想起了家乡凉爽的海风，情不自禁地又深吸了一口气。在这无边无际的穹顶之下，他感到一种久违了的自由，让他不由得想起了海边。一想到这，思乡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他想念卡拉丹徐徐的海风，想念村里集市上的热闹喧嚣，想念父亲爽朗的笑声，甚至想念母亲那严肃古板的关切神情。

雷托和隆博在伊克斯地下城市的建筑里待了太久了，他经常渴望能呼吸到清新的空气，感受到迎面吹来的徐徐凉风。也许他会让隆博再陪他回到地面上去。到了外面的世界，他们两个可以在荒野中漫步，仰望无垠的天空。雷托可以伸展筋骨，感受真正的阳光照在自己的脸上，而不是从洞穴里天花板上发出的全息照明。

虽然这位伊克斯王子的武艺比不上雷托，但也并不像其他的许多豪门贵族之子那样，是个被宠坏的纨绔子弟。他有自己的兴趣，喜欢收集各种岩石和矿物。隆博本性随和，宽厚大度，还有一种持之以恒的乐观精神，但千万不要误解，在这柔软的外壳之下，隐藏着的是坚定的决心和追求卓越的渴望。

在巨大的洞穴工地里，起支撑作用的支架和悬浮千斤顶已经准备就绪，等待新的远航机在此被组装成型。设备和机器就停在不远处，在半空中闪烁着远航机的全息蓝图。即使有充足的原材料和数量众多的次人，建造这样一架巨大的飞船也得需要一个标准年的时间。一架远航机的建造成本相当于太阳系里许多星球的经济产出总和。因此，只有宇联公司和宇航公会有这样的经济实力，能够资助如此大规模的项目。而维尔纽斯家族——作为制造商——则会获得惊人的丰厚利润。

伊克斯星的工人阶级十分温顺，其数量远远超过该星球行政官员和贵族之总和。在洞穴的地面上，有许多建在坚硬岩石上的低矮拱门和小屋，那是通往生活居住区的入口。雷托从来没去过次人住的地方，但隆博曾向他保证，下层阶级的生活有十分完善的保障和照料。雷托知清楚是这些工人日以继夜地在建造着新的飞船。次人的确为维尔纽斯家族付出了辛劳。

货物平台渐渐下落，直到悬浮在岩石洞穴的地面之上。一群一群的工人走上前来，搬卸这些沉重的原材料。雷托从平台大梁上跳下来，手脚着地，然后站起身来，掸去身上的灰尘。异常平和温顺的次人肤色苍白，脸上都布满了雀斑。他们茫然地看着雷托，对于他的出

现没有任何疑惑，也没流露出任何的惊讶或不满，他们只是看了雷托一眼，便移开视线，继续回到工作中了。

根据凯莉娅和隆博的说法，雷托曾经在脑海中把次人想象成一种远不及人类的、肌肉发达且没有头脑的穴居人，只会辛勤工作，经常累得满头大汗。但他看着周围的这些次人，却很难看出他们跟正常人有什么不同，也许不像科学家或外交家那么聪明绝顶，才华出众吧，但这些工人看起来似乎也不是动物。

雷托灰色的眼睛大睁，他沿着洞穴前行，在观察远航机建造的同时，尽量不妨碍别人工作。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浩大项目，其复杂的工程和高效的管理令雷托赞叹不已。洞穴地面上的空气更污浊，也更憋闷，另外他还闻到了一股混合着激光焊接和合金熔合材料的刺鼻气味。

次人们严格遵照总体规划，像蜂群一样按部就班，一步步地按照指令行事。他们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艰巨的任务，而且丝毫没有被剩下的巨大工作量而压垮。次人之间既不闲聊，也不唱歌或者打闹……总之，雷托曾经在卡拉丹的渔民、农夫和工厂工人当中看到的种种情况，在这些次人身上统统都没有发生。这些肤色苍白的工人们始终只专注于他们自己的工作。

在自己的想象中，他以为这些次人平静而苍白的面孔下，掩藏着对上层人无尽的怨恨，隐含着对剥削者无限的愤怒，但当他独自一人来到这里时，他并没有感觉到任何敌意，也没有感到丝毫的恐惧。保卢斯公爵总是鼓励雷托跟村里的孩子们一起玩耍，跟渔民一起去出海打鱼，跟集市里的生意人和织工交流来往。他甚至还在庞迪稻田里干

过一个月的活儿。老公爵曾经对他说：“要想知道怎样统治你的百姓，首先必须要了解他们。”

当然，他的母亲非常不赞成这种做法，并且坚持认为作为公爵的儿子绝不能下地去干活，他的手不能被稻田里的泥土弄脏；也绝不能去出海打鱼，让鱼身上的黏液弄脏他的衣服。“让我们的儿子学会如何刮鱼鳞去内脏，对他来说有什么用呢？他未来可是家族的领袖。”但是保卢斯·厄崔迪始终坚持己见，并且明确表示他的意见就是律法，任何人不能改变。

雷托不得不承认，尽管有时自己累得腰酸背痛，肌肉酸疼，皮肤晒伤，但那些艰苦的工作让他十分有满足感，这是在卡拉丹城堡里举行的任何盛大宴会或招待会都无法给予他的。因此，他认为他很了解那些普通百姓，理解他们的感受，也知道他们工作有多么辛苦。这让雷托对百姓们始终充满感激，绝不会对他们嗤之以鼻。老公爵因为看到自己的儿子懂得了这个最基本的道理而欣慰不已，并为能有这样有出息的儿子而感到骄傲。

此刻，雷托在次人当中穿行，也想用同样的方式试图去了解他们。大功率的球形灯高悬在工作区域上空，亮如白日，驱散了阴影，让一切都清晰可见。次人们忙碌地工作，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但是由于洞穴太大，竟然一点儿回声都没有，声音反射到墙壁上，然后消失在了远处。

雷托看到了一条通往地下隧道的入口，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对他在这里而产生质疑，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能更多了解次人的好机会。也许他能够发现一些连隆博都不知道的东西。

当一群穿着工作服的工人从拱门里出来时，雷托趁机溜了进去。他信步进入隧道，并沿着隧道盘旋而下，经过一个个空无一人的小房间，所有的房间都一模一样，间隔均等，让他想起了昆虫的巢穴。他偶尔也会看到一些温馨的东西，比如色彩缤纷的织物或挂毯、几幅画、挂在石墙上的画像等等。接着他又闻到了做饭的味道，听到了低声细语的谈话声，但是没有音乐，也没有笑声。

他想起了自己在钟乳石建筑上层生活和学习的这些日子，那些倒过来的摩天大楼、光滑锃亮的地板、镀铬合金的多面水晶玻璃窗、柔软的大床、锦衣华服，还有美味佳肴。

在卡拉丹，普通百姓可以随时向公爵申诉和请愿。雷托还记得他和父亲在集市里游逛，与商人和工匠聊天，与民同乐，他们要让老百姓亲眼看到他们，并把他们看成是真正的人，而不是从不露面、高高在上的统治者。

他认为多米尼克·维尔纽斯并没有注意到他和他的战友保卢斯之间的区别。这位热情豪爽却秃顶的伯爵，把所有的注意力和热情都放在了家人和他眼前的几个仆人身上，专注于整体的工业运作和商业政治，使伊克斯有源源不断的财富涌入。但是多米尼克却把次人视为一种资源。是的，他的确对这些次人有所关照，但这种关照就像维护贵重的机器一样。只是在雷托看来，隆博和他的家人并没有把次人当作人来看待。

他已经往下走了好几层，污浊的空气让他憋得难受。前方的隧道变得更加黑暗和空旷。寂静的走廊通向更深处的房屋，他听到从公共区域传来的说话声和沙沙的脚步声。他打算转身往回走，因为他知道

今天还有很多事等着他去做：学习和谈论机械操作和工业流程。隆博现在可能连早饭还没吃呢。

雷托好奇地在拱门前停了下来，看到许多次人聚集在一个公共休息室里。房间里没有座椅和长凳，所以所有的人都站着。他听见一个个子不高、肌肉发达的男人站在房子前讲话，声音洪亮，充满激情。从那人的声音里，从他眼神中闪烁的火光里，雷托突然有一种特殊而奇怪的感觉，因为他从别人嘴里听说过次人，据说他们性情温和，从没有任何要求。

“远航机是我们建造的，”他的声音越来越高亢，“所有的那些技术产品也都是我们造的，然而我们却没有任何权力做任何决定。我们只能按照命令行事，甚至明知道那些计划是错的，我们也得照做！”

次人们开始窃窃私语。

“有些新技术已经超越了大骚乱后的禁令。我们正在创造的是思维机器。我们不需要看蓝图和设计，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要造的是什么！”

雷托犹豫了一下，退到拱门边上的阴影里。由于他经常跟平民百姓在一起，所以通常来说他并不害怕他们。但这里似乎有异常的情况发生。他想掉头就跑，却也想继续听下去……

“就因为我们是次人，所以伊克斯依靠科技赚取的丰厚利润，半点也没我们的份儿。我们只是老老实实地活着，没有分毫野心——但我们有自己的信仰。我们读的是《奥兰治天主圣经》，我们清楚什么

是对的，”说着，这个次人演讲者举起了自己指节粗大的拳头，大声疾呼，“我们也知道，我们在伊克斯上所建造的很多东西都是不对的！”

群众们又一次躁动不安起来，眼看就要被激怒了。隆博坚持认为这群次人生性和光同尘，也毫无能力反抗。然而此时此刻，雷托看到的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那个次人演讲者眯起眼睛，忧虑地接着说道：“我们该怎么办？应该向我们的主人申诉，要求得到他们的回复吗？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他扫视着聚集在那里的众人——突然，他那双眼睛就像两枚尖锐的飞镖，直直射向在拱门偷听的雷托。“你是谁？”

雷托踉踉跄跄地向后退，举起双手，说道：“很抱歉，我迷路了。我没有任何恶意。”正常情况下，他完全知道如何让自己受到欢迎，但此时此刻，由于他太过困惑和惊讶，以至于内心一下子紧张慌乱起来。

工人们立刻转过身来，从他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们理解了那个演讲者刚才所说的话，也清楚了雷托偷听到了什么。

“我真的很抱歉，”雷托继续说着，“我是无意中走到这里的。”他的心脏怦怦直跳。额头上满是汗珠，他感觉到一股极度危险的气息。

几个次人开始像机器人一样向他走来，步子越来越快。

雷托对他们露出最亲切的微笑：“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可以替你们跟维尔纽斯伯爵谈谈，把你们的意见和不满转告给他——”次人们步步逼近，雷托立刻转身就跑。他弯腰穿过低矮的走廊，不知方向，胡乱地左转右拐。工人们则在后面紧追不舍，却怎么也追不上，开始愤怒地咆哮起来。他们蜂拥地冲出来，分散到各条通道去追赶雷托。雷托却完全不记得那条回到开阔洞穴的路了……

雷托的迷路反倒救了他一命。次人们继续对他围追堵截，想要在通道里把他拦住，不让他上去。但是雷托根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于是他胡乱地转弯，盲目地乱跑，时不时躲在没人的犄角旮旯，直到最后来到了一扇小小的检修门前，在工业球形灯的照耀下，那扇门笼罩在满是尘埃的空气中。

几个次人看见他站在门口的身影，立刻朝下面大喊起来，但是雷托跑到了一部应急电梯里。他在读卡装置上扫了一下生物智能通行卡，并获准升到上层。

雷托紧张得肾上腺素激升，甚至浑身发抖。他无法相信自己刚才所听到的事情，也完全不知道如果被次人抓住的话会怎么样。光是看到他们的愤怒和激烈的反应，就已经够让他吃惊的了。从道理上讲，他不相信他们会杀了他——因为毕竟他是厄崔迪公爵的儿子，维尔纽斯家族的贵宾。况且，他还提出要帮助他们。

但是次人显然有引发暴力的倾向。他们深藏在可怕的黑暗中，并设法躲避那些位于建筑上层统治他们的人。

雷托忧心忡忡，不知道别处是否还有其他的反对者，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团体和组织在进行着同样号召力十足的演讲，煽动着下层广大

工人群众的不满情绪。

雷托坐在电梯里一直向上而行，他低头向下看去，看到下面的工人们正在专心致志地扮演他们的角色，像往常一样按部就班地工作，佯装无知，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他知道他必须把这件事上报。但是会有人相信他吗？

他心里一紧，突然意识到，他了解到的伊克斯远比他想要知道的多得多。

希望是被压迫者最强大的武器，对即将失败的人来说则是最大的敌人。我们必须始终清醒地认识到它的优点以及它的局限性。

——海伦娜·厄崔迪夫人，摘自她的个人日记

在经过数周漫无目的的航行之后，货运飞船从沿着轨道飞行的远航机上驶出，并快速降落，穿过了卡拉丹上空厚厚的云层。

对邓肯·艾达荷来说，他漫长的栉风沐雨似乎就要结束了。

在杂乱的货舱里，邓肯移开了身边一个沉重的箱子。那个箱子的金属包角摩擦着甲板地面，发出了刺耳的声响。不过他最终还是把箱子挪开，这样他就可以把飞船舷窗上的法兰盖拿下来了。邓肯紧贴着舷窗，低头凝望着下面波澜壮阔的海洋。终于，他开始相信了。

卡拉丹，我的新家。

即使从太空高处轨道上看，杰第主星依然是那么的阴森恐怖，就像一块感染了病毒的伤口。但卡拉丹却截然不同，这里是传说中的厄崔迪公爵——也就是哈克南家族之死敌——的家乡，看上去就像一颗在阳光照耀下闪烁着璀璨光芒的蓝宝石。

在经历过重重磨难和艰辛之后，邓肯似乎还是无法相信，这个名叫詹妮斯·米拉姆的奸诈女人真的会信守她的诺言。她纯粹为了一己私欲才救了自己，完全出于恶意的报复，但对邓肯来说，什么原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来了。

他们坐着远航机，在各个不同星系之间穿梭辗转，兜了一大圈才来到卡拉丹，这一路上邓肯都是度日如年，简直比噩梦还要可怕。

当时在黑暗的森林保护区，在邓肯靠近那架神秘的扑翼机时，那女人一把抓住了他，趁他反应不及，紧紧钳制住了他。男孩当时惊恐不已，疯狂地挣扎，但詹妮斯猛地拉住他的胳膊，力道大得撕开了他肩膀伤口处敷着的硬化新皮肤。

皮肤黝黑的女人用惊人的力气把他拖进了那架小扑翼机，并且迅速把入口的舱门关上了。邓肯像野兽一样嘶吼号叫，又抓又打，想要挣脱她。他砰砰地砸着弧形的舱门，拼命地想要逃进那遍布武装猎人的黑夜之中。

但是扑翼机的门仍旧紧锁着。詹妮斯放开男孩，气喘吁吁地甩了甩巧克力色的头发，怒视着他说道：“如果你再折腾下去，艾达荷，我就把你扔给那些哈克南猎人。”

她轻蔑地转过身去，开启了扑翼机的引擎。邓肯感觉到引擎的嗡嗡声顿时响彻整个船身，座位和地板都开始颤动起来，透着一种不祥的预兆。他马上弓起身子靠到了墙上。

“你已经把我出卖给哈克南家族了！是你让那些人抓走我父母的，是你害死了他们。就是你，这些年来害得我不得不拼死训练，现在他们追着想要猎杀我。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你害的！”

“没错啊，可惜世事难料，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她举起一只黑漆漆的手，无意识地挥了挥，然后转向驾驶控制仪表盘，“哈克南人竟然那样对待我，我不会再给他们卖命了。”

邓肯愤怒地握紧双拳。再次撕裂开的伤口流出鲜血，渗到了他破旧的衬衫上。“他们能对你做什么？”他想象不出谁会比他和他的家人还要悲惨。

“你不会明白的。你只是个孩子，他们手掌心里的又一个玩物而已。”詹妮斯笑着驾驶扑翼机飞离地面，“但是通过你，我就能报复他们了。”

邓肯冷笑道：“也许我只是个孩子，但我花了一整夜的时间跟他们玩儿追猎游戏，并且打败那些哈克南人。我亲眼看着拉班杀死了我父母。谁知道他们对我叔叔、婶婶和兄弟们干了什么？”

“我不觉得杰第主星上还能有叫艾达荷的人活下来——尤其是你今晚让他们颜面扫地了。真是不走运呐。”

“就算他们下手了，也是白费力气，”他极力掩饰自己内心的痛苦，“反正我也不认识我的那些亲戚。”

詹妮斯驾驶飞船加速行驶，飞船低低地掠过漆黑的树林，离开了森林野生保护区。“现在，我正在帮你摆脱那些猎人，所以闭上你的嘴，高兴点儿。因为你没别的选择。”

她把引擎蒙住，在没有灯光的情况下驾驶飞船，但邓肯实在想象不出他们怎样才能从哈克南人的眼皮底下逃走。他杀死了好几个猎人——更糟的是，他还是以智取胜，在心理和智力上都羞辱了拉班。

邓肯不禁露出了一丝满意的微笑。看到詹妮斯系着安全带坐在驾驶座上，邓肯走上前，疲惫不堪地倒在詹妮斯身旁的一个座位上：“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我要你相信我了吗？”她用黑眼睛瞟了他一眼，反问道，“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吧。”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詹妮斯沉默地开着飞船，沿着树冠飞驰而过，之后过了好一会儿才回答道：“是真的。对，我是向哈克南家族告了密，让他们逮捕了你的父母。当时我听到了一些传言，知道你父母做了一些会让哈克南官员们不高兴的事——你也知道，哈克南的人不喜欢那些惹他们生气的人。我只为自己谋求利益，从中看到了有利可图。我想要是举报了他们，也许会得到一笔奖赏作为回报。再说了，麻烦是你父母自己先惹起来的，是他们自己犯了错。我只是想借机赚笔钱而已。没有任何私人恩怨。就算我不做，别人也会做的。”

邓肯怒目而视，紧握他那双脏兮兮的小手。他真希望自己有胆量拿刀捅死这个女人，但这样一来，扑翼机就会坠毁了。不管怎样，此时此刻，她是他唯一的出路。

接着她忽然咬牙切齿起来：“可是哈克南人又给了我什么回报呢？升官？发财？没有，什么都没有。当头给了我一个闷棍，真是气死我了。连句‘谢谢’都没有。”她的脸上掠过一丝暴戾之色，但是眨眼间就消失了，就像一朵浮云从阳光下飘过，“做这种事有多纠结，你以为我乐意吗？但在杰第主星上，一夜暴富，升官发财的机会少之又少，我多少次眼睁睁地看着机会从我身边溜走了啊。”

“这事儿本来应该让我出人头地的。但当我找上他们，求他们给我一些回报时，他们却把我赶了出去，命令我不准再回来。我到头来不仅白忙了一场，反而生活变得更糟了，”她气得七窍生烟，“竟敢这么对我詹妮斯·米拉姆，我要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你这么做根本不是为了我，”邓肯说，“不是因为你对给别人带来了痛苦和折磨而感到内疚。而只是因为你想报复哈克南家族。”

“唉，小子，你闭上嘴歇会儿吧。”

邓肯在储物舱里东翻西找，最后找到了两根水果粮棒和一瓶气泡果汁。他问都没问，直接撕开了包装，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水果粮棒吃起来有一丝肉桂的味道，有点儿像美琅脂香料。

“不客气。”詹妮斯嘲讽地说。

邓肯没有回答，像饿虎扑食一样，风卷残云。

扑翼机飞了一整晚，飞过低地上空，驶向了令人生畏的巴洛尼城。一时间邓肯以为她打算把他扔回到监狱里，到了那里的话一切都得从头再来了。他把手伸进口袋，摸着那把钝刀的刀柄。但是詹妮斯驾驶着的这架没有标记的飞船却飞过了监狱城，一路向南，又经过了十几个城市和村庄。

接着，一天下午，飞船降落了，他们停在一个小中转站补充给养。詹妮斯给了他一件蓝色的蒸馏服，并且尽她所能地给他清理伤口，手法粗鲁。她并没有特别精心地照顾邓肯，她这么做只不过是希望把他的伤口弄好，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

日暮时分，他们再次出发，向南驶向一个独立的太空港。邓肯不知道他们这一路途经之处都叫什么名字，他也没有问。因为没人教过他地理知识。每次他壮着胆子提出问题，詹妮斯要么对他厉声呵斥，要么干脆不理不睬。

太空港的建筑混合了商人的铜臭气和宇航公会的味道，不像哈克南建筑那样粗笨丑陋。它强调高效、实用和耐久，而不像哈克南建筑只一味追求豪华。这里的各个通道和空间都十分宽敞，足以容纳和运送宇航公会领航员所在的密闭气罐。

詹妮斯把扑翼机停在一个比较显眼的地方，然后在离开飞船之前，设置好了飞船的短路点火安全系统。“跟我来。”她说道。然后詹妮斯便大步走进了嘈杂喧嚣的太空港，小邓肯跟随在她身后。“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但如果你在这儿走丢了，我可不会去找你。”

“难道我不应该逃跑吗？我又不相信你。”

“我要带你上飞船，带你离开杰第主星，远离哈克南家族，”她低头看着邓肯，语气激烈，“你自己选吧，小子，别再给我找麻烦了。”

邓肯咬紧牙关，跟上她的脚步，不再言语。

詹妮斯追踪到一艘破旧的货船，一群工人正忙着把一个个磨损的箱子运上船。他们用悬浮板把沉重的货盘拖进货舱，随意堆放在那里。

“这艘船的二副是我老朋友了，”詹妮斯解释道，“他还欠我个人情。”

像詹妮斯·米拉姆这样的女人能有什么样的朋友，也不知道她做了什么，能让人欠她的人情……邓肯心里琢磨着，但并没有当面问她。

“我可不会为你花费半分钱的船费，艾达荷——因为你们全家人已经害得我没了良心，又毁了我当官发财的机会，现在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但我朋友雷诺说，只要你除了标准的口粮以外，不吃不喝，不浪费任何人的时间，也不给任何人添麻烦，你就可以待在货舱里。”

邓肯看着周围太空港上热闹繁忙的景象。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他完全没有概念。这艘货船看起来很破旧，一点儿也不起眼——但只要能让他上去，带他离开杰第主星，那么对他来说，这艘船就是从天堂飞来拯救他的金色小鸟。

詹妮斯粗暴地拉着他的胳膊，把他推向装卸货物的坡道。他的肩膀疼得直颤。“他们正在运送可回收材料和其他回收物。这些东西将被送到卡拉丹的一个回收物品处理站。卡拉丹是厄崔迪家族的所在地……也就是哈克南家族的宿敌。你知道这两个家族之间的恩怨吗？”邓肯摇了摇头，詹妮斯嘲笑地说：“你当然不知道。像你这种跟老鼠一样脏兮兮的小子，怎么会知道兰兹拉德联合会和豪门贵族的那些事呢？”

她拦住了一名正在指挥一个摇摇晃晃的悬浮平台的工人问道：“雷诺在哪儿？告诉他詹妮斯·米拉姆来了，我要立刻见他。”她低头看了邓肯一眼，邓肯挺直了腰板，努力让自己看上去更像样些，“告诉他我如约带来了他要的货。”

那人按了一下领口上的通信器，喃喃地说了些什么。然后，他就不再理会詹妮斯，继续把他的货物推给一个身材矮小的搬运工。

邓肯在一边冷眼旁观，观察周围人的行动。詹妮斯则皱着眉头，坐立不安。没过多久，一个脏兮兮的男人出现了，他的皮肤上满是润滑剂、污垢和油腻腻的汗水。

“雷诺！”詹妮斯朝他招着手，“该死的，快一点儿！”

那个男人紧紧地拥抱了詹妮斯，还给了她一个长长的并且湿乎乎的吻。詹妮斯忙不迭地挣脱开，然后指了指邓肯。“就是他，”她笑着说，“带他去卡拉丹。把他带到哈克南人最不希望他去，也最不可能找到他的地方去，没有比这更好的报复办法了。”

“你在玩儿一个危险的游戏，詹妮斯。”雷诺说道。

“我喜欢游戏，”她握起拳头，调侃地捶向他的肩膀，“别告诉任何人。”

雷诺扬起眉毛说道：“如果不是因为你，我才不回这个破港口来呢。在那寂寞而黑暗的床上，除了你还有谁会陪我呢？不可能的，告发你太不值得了。不过你还是欠我一次哦。”

出发之前，詹妮斯蹲下身来，直视小邓肯·艾达荷，似乎想装出一丝同情的样子：“看，孩子。这就是我要你做的。到了卡拉丹之后，你下船，坚持要见保卢斯·厄崔迪公爵本人。记住是厄崔迪公爵。告诉他你来自哈克南家族，想要为厄崔迪家族做事。”

雷诺一脸惊诧，嘴里不知道咕哝了些什么。

詹妮斯的表情则坚定而专注，她在对这个她曾出卖过的男孩开最后一个残忍的玩笑。她知道这个脏兮兮而又无亲无故的流浪儿，是不可能踏进卡拉丹城堡大门的——但是这并不能阻挡他尽力去尝试的脚步……也许多年以后，有可能会实现。

她从拉班的狩猎队眼皮底下偷走了那个男孩，对她来说，这就已经是胜利了。她知道他们要把邓肯带到森林保护区，所以她尽全力去寻找他，然后把他抓走，最后再交给哈克南家族最大的敌人。但现在，无论这个男孩将来如何，都已经与她无关了。但是詹妮斯仍然会想象邓肯未来将要经历的种种苦难和挫折，直到他最后因支撑不住而放弃人生。想到这些，她就忍不住在心里偷笑起来。

“来吧，”雷诺拉着邓肯的胳膊，粗声粗气地说，“我在货舱里给你找个地方，你可以藏在里面睡觉。”

邓肯没有回头看詹妮斯。不知道她是否期待着他会跟她说再见或者对她所做的这一切表示感谢，但不管怎样，他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她帮助他并不是出于关心，而是出于恨意。不，他不会屈尊向她道谢，也永远不会原谅这个毁了自己家庭的女人。这个奇怪而陌生的女人。

他走上斜坡，眼睛直视前方，不知道自己要去向何方。失去了双亲，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的邓肯·艾达荷就这么出发了……

雷诺没有给他任何安抚，也没有给他任何食物，但至少给了他一个安身之处。在整个宇宙中，邓肯·艾达荷最需要的就是时间，他需要恢复身体，整理思绪和记忆，并学会带着永远无法忘却的记忆活下去。

他独自睡在破旧的货舱里，周围全是废金属和可回收废物。没有一样东西是软的，尽管躺在泛着铁锈味的地板上，背靠着冰冷的舱壁，但他依然睡得很好。在他的记忆中，这是他最近度过的最平静的一段时光。

最后，货船朝着卡拉丹降落下去，准备卸除货物了，他会孤零零一个人，无情地弃于这个陌生的世界，不过邓肯已经做好了准备。他精神饱满，亦动力十足，既然他做出了选择，就绝对不会放弃，也绝不会动摇。

现在，他唯一要做的就是找到保卢斯·厄崔迪公爵了。

历史让我们看到了显而易见的东西——但不幸的是，为时已晚。

——拉斐尔·科瑞诺王子

隆博上下打量着雷托：一头凌乱的黑发，沾满灰尘的衣服，还有顺着脸颊而流下的汗珠，不由得咯咯地笑了起来。他并不是有意嘲讽或奚落，但似乎仍是不相信雷托所讲的那个荒谬的故事。他退后一步，看着他的朋友问道："地狱在下！你不觉得你有点儿……反应过度了吗，雷托？"

隆博大步走到一扇宽大的窗户前。房间的墙壁上到处都是壁龛，里面陈列着精心挑选的各种奇石异宝，向人们展示他的喜悦和自豪。身为伯爵之子，除了享受锦衣玉食外，隆博还在搜集来的矿物、水晶和宝石中找到了乐趣。他本可以买到比这些更珍稀瑰丽的石头，但王子就是喜欢亲自在洞穴的地面和窄小的隧道里探索，挖掘自己喜爱的东西。

不过在他的探索生涯里，作为维尔纽斯家族未来统治者的隆博，始终对那些蠢蠢欲动的工人选择视而不见。现在雷托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老公爵坚持要让自己的儿子学会体察民情，了解民意了。"孩子，统治的核心要领就是，不要超越人民所能容忍的限度，"保卢斯曾经对他说，"不过庆幸的是，大部分民众都不知道这一点。如果你是个足够优秀的领导者，那么你的人民就不会提出质疑。"

似乎被雷托这戏剧性的消息和狼狈样子弄得有些尴尬，这个头发蓬乱的年轻人于是俯视起下面生产车间里那一群群忙碌的工人来。看

上去一切都似乎很平静，工作还是照常进行。“雷托啊，雷托……”隆博伸出胖乎乎的手，指着那些看起来十分满足于现状的下层阶级，“这帮次人连自己晚上吃什么饭都无法决定，更别说团结起来发动叛乱了。主动性……对他们来说，有点过于超出能力范围了。”

雷托摇了摇头，他依然气喘吁吁着。那被汗水浸湿的头发粘在前额上。虽然他现在安全了，但身子却比之前更不稳当，一下子瘫坐在隆博私人房间里的一张舒适椅子上。在刚才逃命时，他所有的反应都是出于本能。而现在虽然想放松下来，但心还是怦怦地跳个不停，无法控制。隆博的早餐托盘上有一个高脚杯，里面是酸酸甜甜的西缀特果汁，雷托一把拿过那杯果汁，喝了一大口。

“我只是把我所看到的事情据实相告，隆博，并不是在危言耸听。我看过太多的真实情况，足以辨别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他倾身向前，灰色的眼睛直视着他的朋友，目光灼灼，“我跟你说，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次人们在谈论要推翻维尔纽斯家族，要拆毁你们所造的这一切，然后把伊克斯占为己有。他们正在准备暴乱啊。”

隆博犹豫了一会儿，似乎在等着他说出这个笑话的梗：“好吧，我会转告我父亲的。你也可以把你对这件事的看法告诉他，呃，我相信他会进行调查。”

雷托沮丧地垂下肩膀，心想要是维尔纽斯伯爵选择无视这件事怎么办？等事态一旦发生变化，一切就来不及了。

隆博掸了掸他身上那件紫色的外衣，笑了笑，然后困惑地挠了挠头。他似乎尽力使出了极大的耐心才重新提到这个问题。显得真的很困惑不解：“可……如果你刚才去了下层的话，雷托，那你应该能看

到我们是怎么照料这些次人的。我们给了他们食物、住所、家庭和工作。当然，大部分的利润可能的确都被我们拿走了……但事情就是这样运转的，这就是我们的社会。我们不会虐待我们的工人。所以他们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也许他们有不同的看法，”雷托说，“身体上的压迫不是虐待的唯一方式。”

隆博爽朗地笑了，伸出手来道：“来吧，我的朋友。正好咱们今天有一堂政治演讲课，咱们可以把这件事当作一个话题来进行讨论。”

雷托跟在隆博身后，心急如焚，但更多的还是忧心忡忡。他担心伊克斯人看不到这件事的严重性，而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有趣的政治话题来讨论。

多米尼克·维尔纽斯此时正在大王宫最高一座的尖塔上，统治这个隐藏在地下深处，不为外人所见的工业帝国。这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在他球形办公室的透明地板上来回踱步。办公室像一个华丽的水晶球从洞顶垂悬下来。

办公室的墙壁和地板是由伊克斯玻璃建造而成的，堪称完美无瑕，没有一丝接缝，也丝毫没有扭曲和变形。他看上去就像是行走在空中，从他的领地上空飘过一般。他时不时停下脚步，感觉自己像个

高高在上的神，凝视着自己的宇宙。他伸出一只手，长满老茧的手掌摩挲着自己刚刚剃过的光头，珊多给他按摩头皮时用的那种活肤乳液，到现在还让他的头皮刺痛不已。

他的女儿凯莉娅正坐在浮空椅上盯着他看。他一直同意自己这个对家族生意很感兴趣的女儿参与国事，但今天他跟她争辩了太久，令他觉得很是心烦了。他掸了掸刚洗过的无袖外衣，就好像觉得上面沾了什么碎屑似的，然后他转过身，又绕着他那张银光闪闪的书桌转悠了一圈。

凯莉娅继续看着他，尽管她明白他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但却没有给出任何建议。

因为伊克斯设计和建造了新型远航机，使帝国税收遭受了损失，多米尼克没有料到的是，那个老“鲁迪”竟然一反常态，全盘接受了这个结果。不，皇帝一定会想办法把这个纯粹的商业事件刻意扭曲成是对他个人的侮辱和冒犯的。但多米尼克却不知道皇帝会用什么办法来报复他，也不知道对他的报复从何时何地开始。埃尔鲁德这个人向来都是难以捉摸的。

“您只需要比他领先一步就行了，”凯莉娅说，“这是您最擅长的。”她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是如何从皇帝眼皮底下把他的爱妾抢走的……而埃尔鲁德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她的话里流露出了一丝怨恨之情。她其实更希望自己是在美轮美奂的凯坦星长大，而不是隐藏在地下。

“如果我连他的动向都不知道的话，又如何领先一步？”多米尼克反问道。他头顶上是坚固的岩石天花板和大王宫的塔尖，脚下却是

开阔的半空，这位伊克斯伯爵看上去就像被倒悬着一样。

凯莉娅拉了拉自己长袍上的花边，调整了一下上面的饰物，然后弯腰查看货运记录，并且再次比对舱单，希望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模式来销售伊克斯的科技产品。多米尼克并不指望自己的女儿比身边的顾问和专家们做得更好，他只是想让她从中找到乐趣。她提出要把伊克斯的自学型战斗机器人交给几个黑市贩子暗中销售，这简直堪称天才之举。

他停下来，看着凯莉娅，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以至那长长的胡子都陷进了嘴角的皱纹里。他的女儿美艳动人，简直是一件巧夺天工的艺术品，足以配得上某个豪门贵族，成为领主夫人……然而她不但花容月貌，还冰雪聪明。没错，凯莉娅是个十分特别的女孩：她痴迷于宫廷里的膏粱锦绣，纸醉金迷，以及凯坦星上一切瑰丽壮美，高贵奢华的东西，但她也执着地投身于维尔纽斯家族的各项事务中，努力学习和钻研家族事业。虽然年纪轻轻，但她却明白了解幕后交易的复杂性是一个女人在帝国中获得权力的真正关键所在——不过，做起来仍会是十分困难，除非她加入贝尼·杰瑟里特。

多米尼克认为他的女儿并不理解珊多为什么会离开宫廷，与他一起私奔到伊克斯。为什么她要离开宇宙中最有权力的男人，而下嫁给一个住在地下城市，饱经风霜的战争英雄呢？有时候多米尼克也在问着自己同样的问题，但他对珊多的爱是永无止境的，他的妻子也经常对他说，她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当初的决定。

除了相貌之外，凯莉娅和她的母亲截然不同。这个年轻的女孩身着精美绝伦，高贵华丽的衣服，看起来似乎并不怎么舒服。但她总会选择最雍容华贵的衣装，好像生怕错过什么机会似的。也许她是不愿

失去人生中任何一个能去帝国皇宫的机会，哪怕被皇宫里的保荐人拒之门外也在所不惜。他注意到她一直在与皮尔鲁大使的双胞胎儿子克泰尔和德默尔暧昧不清，玩弄着他们的感情，仿佛认为只要和他们当中的一个结婚，就能把她带进凯坦星的大使馆似的。但是克泰尔和德默尔却计划参加宇航公会的职业测试，如果测试通过了的话，他们就会在一周内离开伊克斯。不管怎样，多米尼克确信能为自己唯一的女儿找到一个更有益处的伴侣，为她安排一桩更有利可图的婚姻。

也许雷托·厄崔迪……

墙上的电子眼闪烁着黄光，一下子打断了他的思绪。这是一条重要的消息，是关于一些谣言的最新进展，那些谣言就像洒在蓄水池里的毒药一样，迅速传播开来，令人心烦不安。

“怎么样？”他问道。凯莉娅主动走了过来，穿过看不见的透明地板，站在多米尼克身边。进展报告投射在书桌水银一般的桌面上，凯莉娅为父亲读着上面的信息。她眯起祖母绿色的眼睛，朗读报告。

闻着女儿身上淡淡的香水味，看着她深褐色头发上别着的梳子闪闪发着光，多米尼克脸上露出了慈父般的笑容。如此风华绝代，又如此精明强干。

“你真想了解这件事吗，孩子？”多米尼克问她道。他并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劳工关系可比技术革新要复杂得多。凯莉娅只是生气地看着他，认为他就不该有此一问。

他今天早些时候看了更多有关此事的细节，但他还是无法完全相信雷托·厄崔迪声称自己亲眼所见和亲耳所听到的那些事。一场骚乱

正在地下深处酝酿，次人们已经开始怨声载道了——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

凯莉娅深吸了一口气，整理了一下思绪，然后说：“如果次人们真有这样的不满，那他们为什么不选个发言人出来？为什么他们没有向我们正式提出申诉和要求呢？”

“哦，他们只是在发牢骚罢了，孩子。他们宣传他们被迫建造和组装了违反芭特勒圣战禁令的东西，而他们并不想做这种‘亵渎神明’的工作。”

报告读完后，信息屏幕变暗了。凯莉娅站起身来，双手背在身后，怒气冲冲，裙子也沙沙作响。“这么荒谬的想法他们是从哪儿学来的呢？那些操作的细节性和复杂性，他们又是怎么开始了解的呢？他们一直在伊克斯的各个工厂车间里接受培养和训练——是谁把这些想法灌输给他们的？”

多米尼克摇了摇头，意识到他的女儿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你说得对。次人们肯定无法自己做出这样的推断。”

凯莉娅继续愤愤不平地说：“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给了他们多少恩惠，在他们身上花费了多少成本吗？我看了成本和收益情况。那些次人们根本不清楚他们跟其他星球上的工人相比，生活条件到底有多好。”她摇了摇头，眉头紧皱。她透过脚下的透明地板，望着远处洞穴里的工厂，“也许他们应该去杰第主星或者厄拉科斯参观一下。这样他们就不会对伊克斯有什么抱怨了。”

但多米尼克仍然思考着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次人们是专门培育出来的智力有限者，他们只能完成指定的任务……应该是没有任何怨言的……这是他们心智结构的一部分。”他和女儿一起低头凝视洞穴里的车间，看着里面一个个正在建造着远航机的工人，“我们的生物智能设计人员是不是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东西？那些次人有了自己的思想吗？机器思维的定义范围很广，但也许会有些灰色地带……”

凯莉娅摇了摇头，在利读连晶纸上写了些什么。“我们的门泰特和法律顾问一直小心谨慎，严格遵守圣战禁令，产品质量控制方式也行之有效。因此我们所有的科技都有坚实的基础，建造生产的每一个产品都有合法的保证。”

多米尼克咬着下嘴唇，说道：“次人们不可能指证出什么，因为所有的产品都没有任何违规。至少我们并没有故意越界，完全没有。”

凯莉娅看着自己的父亲，然后又低头看着忙得热火朝天的工作区：“也许您应该派扎兹队长带领一个检查小组对所有产品，以及每一个设计环节和生产程序进行检查，向次人们证明他们的抱怨是毫无根据的。”

多米尼克考虑过这个想法：“我当然不想对工人太过苛刻。更不想去镇压他们，但我也不希望他们叛乱。我们会一如既往善待他们的。”他迎上凯莉娅的目光，发现她虽然年纪轻轻，但看起来却像个成熟的大人了。

“好啊，”凯莉娅声音严肃地说，“那就再好不过了。”

穴地就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是你人生最坚实的基础和堡垒，你将从这里走向世界，走向整个宇宙。

——弗雷曼人格言

帕多特·凯恩斯对弗雷曼人的文化、宗教和日常生活十分着迷，以至于他完全没有注意到，穴地里的人正就他的生死存留问题在激烈地争论。穴地的耐布海纳尔告诉他，他可以跟这里的人交谈，讲述他的想法——所以他一逮着机会就找人说话。

在整个月亮周期里，弗雷曼人都在他们的小洞穴和房间里低声沟通他们的想法，或者在穴地长老会议里隔着桌子、大声地发表出自己的意见。他们当中甚至有些人十分赞同这个奇怪的外来人所说的话，对凯恩斯的话感同身受。

虽然他的命运尚有待裁决，但凯恩斯一刻也没有放慢他的脚步。穴地的向导们带着他四处参观，向他展示许多他们认为会使他感兴趣的东西。不过这位行星学家也会停下来，向不同的人问一些问题，包括在蒸馏服工厂里做工的妇女，在管理供水系统的老人，或者在操作太阳能炉的老奶奶，以及把废金属上的毛边锉掉的大婶等等。

封闭的洞穴里，人们都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一些生产活动让他感到十分惊讶：比如一些工人会把香料残渣踩碎，并用这些踩碎的残渣来提取燃料；还有的人则把香料凝结起来发酵。动力织布机上的织布工用他们自己的头发、变异老鼠的长毛、一缕缕的沙漠棉，甚至野生动物的毛皮作为原料，织成他们所需要的耐用织物。当然，穴地里

也有学校，教年幼的弗雷曼孩子沙漠生存技能，以及残酷的格斗技巧。

一日清晨，凯恩斯醒来后觉得神清气爽，在硬地板的垫子上睡了一夜让他感觉非常舒服。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睡在露天，以天为被，以地为床。所以他练就了一身铁骨，可以在任何地方休息。他早餐吃的是脱水的水果和无水蛋糕，这是弗雷曼妇女们用烤炉烤出来的。他的脸上也冒出了新长出的胡楂。

一个名叫弗丽思的年轻女子给他端来了餐盘，上面放着一把装饰华丽的壶，壶里是精心准备的香料咖啡。这位女子一直低着头，深蓝色的眼睛始终低垂，自从凯恩斯来到穴地的第一天起，她就每天早上都为他送来咖啡。凯恩斯一直没有留意过这个冷淡不语，默默照顾他的女人，直到有一天，有人告诉了他：“你从哈克南那几个狗奴才的手里救了斯第尔格的命，而她就是斯第尔格那未出嫁的妹妹。”

弗丽思五官端正，古铜色的皮肤光滑细腻。她的一头秀发用水环盘了起来，如果把水环解下，让头发散下来的话，大概能顺垂到腰部。她有着弗雷曼人特有的性格，举止文静，无所不知。凯恩斯说出的每一个小小的愿望，她都极力地去满足，而他却总是专注于周围的一切，以至于没有留意到这个女子究竟有多么的美丽。

啜饮了一口散发着豆蔻味道、口味浓烈的咖啡后，凯恩斯拿出了他的电子记事本，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及所感详细记录下来。这时他突然听到有什么动静，抬头一看，只见身材瘦削的图洛克正站在门口：“你好啊，行星学家，只要你还在这红墙穴地里，你想去哪儿我都能带你去。”

凯恩斯笑着点了点头，完全不在乎自己其实是一个被囚禁在穴地里的俘虏。他们对他并没有什么怨恨。他很清楚，除非弗雷曼人能够接受他，决定完完全全地相信他，不然的话他永远也不可能活着离开穴地。如果他能融入这个族群，那么他们之间就不会再有任何秘密。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如果弗雷曼人最终还是决定处死他，那么对一个死人来说，也就无须保守什么秘密了。

在此之前凯恩斯已经见识过了穴地里的隧道、食物储藏室、守卫森严的供水系统，甚至还有瓦努伊亡者蒸馏器。他着迷地观察这些饱经沙漠风霜的男人所组建的家庭，每个男人都有好几个妻子。他目睹着他们向夏胡鲁祷告。然后开始在脑海中勾勒出这个穴地里文化、政治和家庭关系的大致情况，但要想弄清楚这些因素之间的微妙关系，了解几代人之前男性弗雷曼人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与现在相比有何细微差别，则需要花上数十年的时间。

“我想去岩顶。”凯恩斯想起了他作为帝国行星学家的职责，于是说道，“如果能从我的车上取回一些设备——我想那些东西应该还在吧？——我打算在这里建立一个气象站。我们必须从尽可能多的独立观测点收集气象数据——比如气温变化、大气湿度以及风向等等。”

图洛克看着他，既惊讶又觉得难以置信。然后他耸了耸肩说：“好吧，如你所愿，行星学家。”图洛克了解穴地长老们因循守旧的作风，因此对这个充满激情、却不怎么聪明的人将来的命运而感到悲观。这个凯恩斯到现在还一心扑在工作上，简直就是白费劲。但如果这样能让他在最后的日子里开心一点的话……

“那就来吧，”图洛克说，“穿上你的蒸馏服。”

“呃，我们只需要出去几分钟的时间。”

图洛克皱起眉头，瞪着他，看上去表情很严厉，比实际年龄显老多了：“呼出的水分蒸发到空气中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我们没那么富裕，浪费不起水。”

凯恩斯耸了耸肩，穿上了他那件皱巴巴且表面光滑的蒸馏服，然后花了些时间把所有的密封装置都弄好，不过动作很是笨拙。图洛克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实在看不过去，只得出手相助，告诉他穿蒸馏服最简便有效的方法，并且帮他把蒸馏服上的装置都调整到最佳效果。

“你倒是买了一套很棒的蒸馏服，一看就是弗雷曼人制作的，”年轻人承认道，“至少你眼光还挺不错。”

凯恩斯跟着图洛克来到了存放他那辆地行车的库房，这里原本是弗雷曼人的一处生活设施。他的设备和仪器都被放在洞穴地面一个敞开的箱子里，接受检查和分类。毫无疑问，穴地里的居民们一直在试图弄清楚这些东西该如何使用。

他们还是打算要杀我，凯恩斯心想，难道他们没听到我说的话吗？奇怪，即使这么认定，他也没有丝毫沮丧，也没有一丝惧怕。对他来说，只有知识才是挑战。他并不打算放弃——因为还有太多事情要做。他必须要让他们明白他的想法。

在这一堆杂物当中，凯恩斯找到了他的气象设备和仪器。他把那些部件夹在胳膊底下，但是并没有说明他要用这些东西做什么。他知道弗雷曼人有一种集体思维：个人所拥有的东西是属于整个集体的。

由于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独来独往，一切都只依靠自己的能力，所以他觉得弗雷曼人的这种心理让他很难理解和接受。

图洛克没有提出要帮他搬运设备，只是带着他一步步爬上陡峭的台阶。这些台阶都是沿着石墙粗凿而成的。凯恩斯气喘吁吁，但并没有任何抱怨。前面领路的向导替他移开了许多路障、挡水板和门封条。图洛克回头瞥了一眼，看看那位行星学家是否跟了上来，然后加快了脚步。

最后，他们从碎石遍布的山顶裂缝中钻了出来。年轻的弗雷曼人靠在岩石的阴影处纳凉，而凯恩斯则直接走到大太阳底下。周围的石头都是铜褐色的，有几处石头上有变色的地衣。这是个好迹象，他心想。因为这就是生态系统存在的印迹。

他凝视大盆地一望无垠的广阔远景，看到了一座座沙丘。这些沙丘呈灰白色或棕色，说明是新分解的岩石颗粒。另外还有一些沙丘呈奶黄色，说明年代久远，沙粒氧化。

从之前见到的沙虫，以及富含香料的沙子里夹杂着大量浮游生物等种种迹象来看，凯恩斯知道沙丘已经具备了复杂生态系统所需要的环境基础。他确信只要在合适的环节做一些关键的改动，推动生态系统形成的进程，这个休眠的沙漠之地很快就会苏醒，重现生机。

弗雷曼人是可以做到的。

“喂，帝国来的人，”图洛克从阴影中走出来，问道，“看你这么专注地望着沙漠，你究竟看见什么了？”

凯恩斯没有回头，只是径自回答：“我看到了无限的可能。”

穴地深处的一个封闭的房间里，枯瘦的海纳尔坐在一张石桌前，他那只独眼怒目而视。这位穴地耐布面前的议会长老们大吵大嚷，互不相让，他自己却始终独坐一旁，不参与这场激烈的争论。

“我们知道这个人是忠于帝国的，”一位名叫耶拉斯的长老说，“他是为帝国卖命的。你们也看过他的档案。他也是作为哈克南家族的客人来到沙丘的。”耶拉斯的左耳垂上戴着一个银环，他在一场决斗中杀死了一个走私犯，这银环是从死者手里夺来的战利品。

“那并不能说明什么，”另一位长老阿利德反驳道，“难道我们弗雷曼人就不能穿别人的衣服，戴别人的面具，装作其他人了吗？当环境需要，这就是一种生存的手段。在所有人当中，你最应该知道不能以貌取人。”

迦尔纳，一位看起来老态龙钟，一脸疲惫之色的长发老者，用长长的手指托着自己尖尖下巴，说道：“最让我生气的还是那三个蠢小子，在那个行星学家帮他们打败哈克南士兵，救了他们之后，竟然把他带到了穴地里来。只要有点儿脑子的正常人都应该一不做二不休，把那个人也杀了，连同那六个士兵一块儿，弃尸荒野……当然，虽然有些遗憾，但还是应该这么做。”他叹了口气，继续说道：“这些毫无经验的年轻人，真是缺乏锻炼。就不应该让他们单独去沙漠的。”

海纳尔则嗤之以鼻道：“你不应该这么指责他们，迦尔纳。在道义上，他们有责任。毕竟帕多特·凯恩斯救了他们的命。就连那三个

毛头小子也知道，他们欠了他的水债。”

“但是难道他们对红墙穴地和我们的族人没有义务和责任吗？”长发老者迦尔纳依然坚持己见，“他们只不过是欠了一个帝国侍从的债，难道比忠于自己的族人还重要吗？”

“问题并不出在那几个孩子身上，”阿利德打断了他的话，“欧姆、图洛克和斯第尔格已经尽力了。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决定这个行星学家的生死和命运。”

“他就是个疯子，”第一个长老耶拉斯说，“你们听见他说的那些话了吗？他希望能在沙漠里培育出树木，开发出水源、灌溉系统和农作物来——他想要创造出一个绿色星球来替代沙漠。”他哼了一声，然后摩挲着耳朵上的银环，“要我说，他简直就是疯了。”

阿利德若有所思地皱起嘴巴，说道：“经过几千年的流浪漂泊，我们终于来到了这里，并定居下来，生活至今——所以我们有什么理由轻视和嘲笑一个人对天堂的追求和梦想呢？”

耶拉斯皱起眉头，但还是接受了他的这番话。

“也许凯恩斯是个疯子，”迦尔纳说，“但疯狂的人往往都是天才。也许正是因为他足够疯狂，才能听到神的话语，而我们这些凡人却听不到。”

“这个问题是我们无法做出回答和决定的。”海纳尔说。这位耐布最终用威严的声音，把讨论的焦点重新拉回到正题上来，“我们要选择的不是神的话语，而是我们穴地的生存之道。帕多特·凯恩斯住在我们隐秘的住地里，看到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按照帝国的指示，只

要他有所发现，就必须向凯坦星发送报告。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巨大的危险。”

“那他所说的那些关于沙丘上的天堂呢？”阿利德问道，他仍然极力为那个陌生人而辩护，“开阔的水域，绿草遍地的沙丘，枣椰树成林，沙漠上到处是灌溉的农田。”

“那全都是胡扯，”耶拉斯怒斥道，“那个人对我们弗雷曼人和沙丘了解得太多了。他绝不可能为我们保守秘密的。”

坚持不懈的阿利德再一次试着替凯恩斯说话：“可是他杀了那些哈克南人。对我们弗雷曼人以及我们的穴地来说，不也欠了他一笔水债吗？因为他救了我们部落里的三个族人。”

“我们什么时候又欠帝国的债了？”耶拉斯又拉了拉自己的耳环，问道。

“那些哈克南人，人人得而诛之，”迦尔纳耸了耸肩，用另一只手握住尖尖的下巴，“我自己就杀过哈克南人。”

海纳尔倾身向前，说道：“好了，阿利德——关于沙丘变成绿洲的说法，你有什么看法？你倒是说说那么多的水从何而来？那个行星学家所说的这种事情，他到底能做到吗？”

“你没听他说吗？”迦尔纳用嘲讽的语气回答道，“他说水就在这里，远远超过我们辛苦积攒并赖以生存的那点儿可怜的水量。”

耶拉斯扬起眉毛，哼了一声：“哦？我们弗雷曼人在这沙漠里已经生活了一代又一代，都没有找到水源，这个人来到我的世界才一两

个月，就已经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珍贵的水源了吗？难道赤道上会有绿洲吗？哈！真是笑话。”

“但他的确救了我们的三个族人。”阿利德依然坚持到底。

“那三个蠢货打得过哈克南人。我觉得那个人没有义务去救他们。而且他也见过晶牙匕了。你知道我们的规矩：见晶牙匕出鞘者必死……”迦尔纳的声音渐渐低下来。

“如你所说。”阿利德不得不承认道。

“众所周知，这个凯恩斯喜欢独自旅行，去探索那些荒无人烟的地方，”海纳尔耸了耸肩，说道：“如果他从这个世界消失了，没人会注意到的。哈克南人和帝国官员都不会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毫无疑问，对于他的消失，最后只会被解释为是一场单纯的意外。毕竟这里环境恶劣，不是宜人之地。”迦尔纳说。

耶拉斯只是笑了笑：“说实话，哈克南人巴不得赶紧甩掉这个爱管闲事的家伙呢。如果把他杀了的话，我们自己也就没有危险了。”

一时间，尘土飞扬的空气中笼罩着一股寂静。“没错，肯定会是如此，肯定的，”海纳尔站到了桌子前面，“我们都知道只有这个结论了，不可能有其他的答案，也不可能有任何理由能改变我们想法。总之，我们必须保护穴地，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也无论要背负多大水债。”

他双臂交叉，环抱在胸前：“凯恩斯必须死，这就是我们的决定。”

我们探索了二百三十八颗行星，其中许多行星上只有少量可居住区域（见另附星图）。被勘探出的有价值原材料都在资源调查表上一一列出。许多星球都值得进行再次勘察，以期发掘矿产或作为可开发的殖民地。然而，正如在之前的报告中所述，此次探索行动中并没有发现任何香料。

——独立侦察队，第三次远征，呈交给皇帝冯迪尔·科瑞诺三世的报告

哈什米尔·芬伦贿赂了老埃尔鲁德的侍卫和随从，安排了一场所谓“与一位十分重要但意想不到的代表”的秘密会面。这个长着一张黄鼠狼脸的男人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以及铁板一样的意志，操纵了皇帝的日程安排，故意留出来空隙并加以利用。三十多年来，芬伦一直频繁地出入王宫，由于与太子沙达姆的关系极为亲密，因此他成了一个十分有影响力的人物。通过各种威逼利诱，他成功说服了每一个他需要说服的人。

并且丝毫没有引起老埃尔鲁德的怀疑。

当特莱拉代表按照约定时间到达时，芬伦和沙达姆——这个表面上是个对官僚制度求知若渴的学生，实际上是一心想夺权篡位、密谋称帝的野心者——已经出现在觐见厅里了。埃尔鲁德觉得让他们来到觐见厅，是为了帮助他们了解国家大事，却不知道那两个年轻人一直在背后嘲笑他。

芬伦凑近太子，在他耳边悄声说道：“这下子有意思了，嗯哼？”

“好好看，认真学。”沙达姆一本正经地说道，然后扬起下巴，暗暗窃笑。

宏伟的浮雕大门打开了，黑色的塑石和晶莹的雨晶闪亮夺目，上面还蚀刻着格拉万金属。穿着灰黑色制服的萨多卡卫兵站姿笔挺，对刚刚到来的陌生人格外警惕。

“好戏开始了。”芬伦说。他和沙达姆愈加难掩笑意，窃笑不止。

身着制服的侍官上前一步，用一种像是经过处理的，类似电子翻译器的声音高声宣读：“尊敬的皇帝陛下，至高无上的万界之王——贝尼·特莱拉的代表，希达尔·芬·阿吉迪卡大师，应您的要求前来私下与您会面。”

一个灰白色皮肤，侏儒一样的男人紧接着傲气十足地走进大厅，两侧是脸色苍白的警卫和他的贴身侍从。他那双穿着拖鞋的双脚疾步走在光滑的石头地板上，所到之处人们无不窃窃私语，议论纷纷。

王庭之上，所有的人无不惊讶万分，并且面露厌恶之色。宫廷内侍艾肯·海斯班被气得吹胡子瞪眼，他愤怒地站在宝座后面，怒视着皇帝的日程调度官，似乎察觉到这是一个有意安排的阴谋诡计。

坐在巨大宝座上的埃尔鲁德九世也突然身子前倾，要看他的日程表。

芬伦心中暗想，这个老家伙也许会因为太过惊讶，反而能更专注地听来者讲话。内侍艾肯·海斯班目光锐利地看向芬伦，似乎看穿了什么，但芬伦只是一脸温和，投以好奇的目光作为回应。

特莱拉的代表阿吉迪卡耐心地等待着，毫不理会周围的窃窃私语和喋喋不休。他脸形瘦长，鼻子长，黑色的尖胡子像一把铲子似的从下巴上的颏裂处突了出来。紫褐色的长袍显出阿吉迪卡那尊贵的气质。他的皮肤看上去很粗糙，手上有一些苍白褪色的斑点，尤其是在手指和手掌上，似乎是由于经常暴露在烈性的化学物质中，导致皮肤中的黑色素被中和了。尽管这位特莱拉的大师身材矮小，但他还是信步前行，仿佛他有充分的权力进入凯坦星的帝国王宫觐见厅。

沙达姆在大厅的侧边仔细端详阿吉迪卡，忍不住皱起鼻子来，因为那位大师身上散发出来一股特莱拉独有的食物气味，那股臭乎乎的味道萦绕在空气中，挥之不去。

“愿唯一真神的光芒穿透帝国上空所有的繁星，照耀于您，尊敬的皇帝陛下。”希达尔·芬·阿吉迪卡走到巨大的哈葛尔石英宝座前，双手合十，鞠躬致意，引用《奥兰治天主圣经》福音。

特莱拉人素以处理尸体以及从尸体上获取细胞资源而臭名昭著。但毫无疑问他们是杰出的遗传学家。他们最早的发明创造之一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新型食物——猪蝓（被誉为“天堂里的至臻美味”），这是一种由巨型蛞蝓和猪杂交而成的品种。然而大众仍然认为这种猪蝓是从培殖罐里培育出来的基因突变产物。这种丑陋无比的生物会排出黏糊糊、恶臭熏天的排泄物，身上还长着很多张嘴，一刻不停地吞噬垃圾。所以人们一想起贝尼·特莱拉，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猪蝓，即使当人们品尝着用卡拉丹葡萄酒腌制的猪蝓肉饼时，也是如此。

埃尔鲁德挺直了后背，瘦骨嶙峋的肩膀拉成了一条直线。他皱起眉头看着宝座下的来访者。“这是……这是什么情况？是谁让这个人进来的？”老皇帝环顾四周，两眼目光灼灼，“从来没有特莱拉的大师来到我的宫廷，要求私下会面过。我怎么知道他是真的特莱拉大师，还是变脸者[48]假扮的呢？”埃尔鲁德怒视着他的私人秘书，然后转向他的宫廷内侍问道，“既然他被安排进了我的日程里，那我怎么能知道你自己不是变脸者假扮的呢？这太荒唐了，简直令人难以接受。”

私人秘书后退了一步，对皇帝所说的话感到震惊不已。身材矮小的阿吉迪卡则抬头看着皇帝，一脸的平静，似乎任何人的偏见或厌恶都不会使他受到影响：“尊敬的埃尔鲁德陛下，您可以随意进行测试，来证实我们的变脸者并没有出现在您的王庭之上，也没有伪装成任何人。我向您保证，我并不是变脸者。亦非刺客和门泰特。”

“那你为何来此？”埃尔鲁德质问道。

“作为贝尼·特莱拉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我是应邀来此的。”这个侏儒寸步未移，依然站在金狮宝座的脚下，紫褐色的长袍也纹丝未动，“我开发了一个颇具前景的计划，不仅能有利于皇室，也能够造福于我们自己。”

“我并不感兴趣。”帕迪沙皇帝下了结论。他瞥了一眼自己的萨多卡卫兵，正要举起他那粗糙干瘪的手，令人把来者强行遣走。王庭上的人看到此景，皆欣喜万分，雀跃不已。

哈什米尔·芬伦立刻上前一步，他知道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必须得出来说些什么，而且机会只有一次。“埃尔鲁德陛下，我可以说

句话吗？”没等得到允许，他便装作一脸无辜地径自开口道，“这位特莱拉大师如此胆大妄为，令我十分好奇。”他瞥了一眼希达尔·芬·阿吉迪卡那张面无表情的脸——这位灰色皮肤的大师似乎对施加给他的任何出言不逊和粗暴无礼都无动于衷。他的言行举止中丝毫没有暴露出他与芬伦的关系。正是芬伦向他提出了开发合成香料的设想——而这个想法很快就得到了特莱拉科学家们的支持。

太子沙达姆也走上前来，抬头望着自己的父亲，脸上露出诚挚而期待的表情：“父皇，您曾教导我要尽我一切所能，学习您的治国之道和领导能力。观察您如何以开明的态度和强硬的手腕来处理这种情况，我定会受益匪浅。”

埃尔鲁德抬起那只戴着戒指的手，却因枯弱无力和无法控制的痉挛而颤抖不止。“很好，那我们就简单听听这位特莱拉人有什么要说的。但务必要言简意赅，如果我们认定他浪费了我们宝贵的时间，那他必将受到严惩。”皇帝用余光瞟了沙达姆一眼，然后拿起身旁的香料啤酒，抿了一口。“这应该不会花太长时间。”

*您说的太对了，父皇。你的确没有多少时间了，*沙达姆心想。但脸上仍保持着真诚而单纯的笑容。

“陛下，我的话需要单独对您讲，”阿吉迪卡说，“此事非同小可，必须非常谨慎。”

“应不应该谨慎得由我来决定，”埃尔鲁德干脆直接地说，“说说你的计划吧。”

这位特莱拉大师把双手拢在他那宽大的紫褐色长袍袖子里，说道：“陛下，流言蜚语就像传染病一样迅速扩散。一旦谣言传出去，就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通常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和影响。所以最好一开始就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防患于未然，而不是在流言传开后，再被迫采取行动去消除流言。”阿吉迪卡说完便沉默不语，直直地站在原地，坚持要等到觐见厅里的人都走了再开口。

皇帝不耐烦地做了个手势，把所有的大臣、侍从、使臣、宫廷小丑和护卫都打发走。除了萨多卡卫兵站在门口保卫着皇帝外，其他人都一边嘟嘟囔囔着慢吞吞地离开了。隐私屏幕嗡嗡作响，以防止有窃听者暗中偷听。

芬伦和沙达姆坐在宝座脚下，假装成专心致志，一心好学的学生，尽管他们俩都已经三十多岁了。老皇帝看上去虚弱无力，病病恹恹，他表示要让这两个人留下来在一旁看着，特莱拉人并没有反对。

在此期间，阿吉迪卡的目光始终专注地看着埃尔鲁德，从未离开。皇帝假装厌烦地回望了这个矮小的男人一眼。特莱拉大师希达尔·芬·阿吉迪卡无视皇帝对他以及他们种族的厌恶和反感，并且对保护隐私的措施感到满意，因此终于开口了。

“我们贝尼·特莱拉在基因、有机化学和基因突变等领域一直进行着不断的实验。我们的工厂最近开发出一种十分特别的合成技术，并合成出一种可以说是非同寻常的物质。”他的话言简意赅，既说明了重点，又不拖泥带水，“我们初步的研究结果表明，这种最新的合成物质在所有重要的化学性质上都与美琅脂极为相似。”

“香料吗？”埃尔鲁德终于有了兴致，全神贯注地看着特莱拉人。沙达姆察觉到他父亲的右侧脸颊抽搐了一下。“是在实验室里创造出来的吗？怎么可能！”

“并非不可能，陛下。在适当的时间和条件下，这种人工合成的香料可以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可以大量生产且价格低廉——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为科瑞诺家族专属。”

埃尔鲁德像一只秃鹫干尸一样，向前探着身子说：“可这种人工香料以前从来没有成功过。”

“我们的分析表明，这种香料是一种有机物质。通过精确的实验和开发，我们确信可以将我们特莱拉独有的培殖罐进行改造，用来生产美琅脂。”

“就像你们用尸体的细胞培育出死灵和克隆人一样吗？”皇帝厌恶地皱眉问道。

沙达姆好奇而惊讶地瞟了芬伦一眼。培殖罐？

阿吉迪卡则继续目不斜视地看着埃尔鲁德，说道：“陛下，实际上……”

“可是你们为何来找我呢？”埃尔鲁德问道，“我倒是觉得邪恶的特莱拉人创造出的一种香料替代品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样就能把帝国攥在手心里，任你摆布。”

“贝尼·特莱拉并不是一个强大的种族，陛下。如果我们发现了如何制造我们自己的美琅脂并且秘而不宣的话，我们知道这样一定会

招致帝国的愤怒。您会亲自派遣萨多卡军队前来，从我们的手中夺走秘密，然后将我们彻底毁灭。宇航公会和宇联商会也会很乐意与您携手，给予帝国大力协助——而哈克南家族也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他们对香料的垄断。”阿吉迪卡淡然一笑，毫无幽默的味道。

“你们倒是很清楚自己的从属地位，这一点倒是值得称赞，”埃尔鲁德把他那瘦骨嶙峋的胳膊搭在沉重的宝座上，说道，“即使是最富有的豪门贵族，也没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实力能与我的萨多卡军队抗衡。”

“因此，我们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迎合银河系中最强大的力量——帝国家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通过最新的研究成果，得到最大的利益。”

埃尔鲁德用长长的手指摩挲着自己那张如纸一般干薄的嘴唇，陷入了沉思。这些特莱拉人聪明狡猾，如果他们能造出专属于科瑞诺家族的香料替代品，而且成本低廉，那么皇帝无疑就有了强大的谈判筹码。

经济上也会出现巨大差异。哈克南家族将会一落千丈，很可能会被逼破产。厄拉科斯亦将变得毫无价值，因为从沙漠中开采香料，相对来说成本高昂。

如果这个侏儒能够说到做到的话，那么兰兹拉德联合会、宇联商会、宇航公会、门泰特以及贝尼·杰瑟里特都将被迫向皇帝寻求帮助，以获得他们所需的香料。大多数贵族豪门的后裔都已经吸食香料成瘾，所以届时，埃尔鲁德就会成为他们的香料供应者。想到这里，他的内心顿时激动不已，简直快要乐开了花。

阿吉迪卡则打断了埃尔鲁德的思绪：“请允许我强调一下，这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陛下。美琅脂香料具体化学结构十分复杂，要进行精确的分析并非易事，我们必须分辨出哪些成分是该物质必需的，哪些成分是无效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特莱拉将需要大量的资源，以及充分而自由的时间，使我们能够全身心投入在研究上。”

芬伦在抛光得锃亮的台阶上动了一下身子，抬头望着老皇帝，突然插嘴道：“陛下，我现在终于明白了，阿吉迪卡大师要私下与您会谈是正确的。如果科瑞诺家族要独揽资源，那么行事必须谨慎，一切都要完全保密。啊，还有，帝国里的某些势力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您制造独立研制，且价格低廉的香料，嗯哼？”

芬伦此时可以看出，老皇帝已经意识到阿吉迪卡的提议，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会给他带来巨大利益和好处——尽管人人都本能地厌恶特莱拉人。他敏锐地感觉到平衡正在改变，年老体衰的皇帝正在按照芬伦所希望的那样，一步一步走进他的陷阱。是的，这个老家伙仍然可以被操纵。

埃尔鲁德自己也看到了利益的天平上悬着许多势力。由于哈克南家族野心勃勃且难以驾驭，他早就想安排另一个大家族掌管厄拉科斯。但是那位哈克南男爵仍将掌权数十年。出于政治上的原因，皇帝在把李芝家族赶走后，被迫将这片价值连城的封地授予了哈克南家族，而新的封地拥有者已经挖好了自己的战壕，筑起了自己的地盘。但他们做得太过了。即使把无能的阿布鲁尔德赶下台后（他是被他的父亲迪米特里·哈克南指定为接班人而登上总督之位的），也并没有带来什么令人满意的结果。事实上，男爵一旦掌握了实权，效果反而更糟。

但是如果找到了香料替代品之后，厄拉科斯该怎么办呢？埃尔鲁德心想，我觉得可以把它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没有了对香料的垄断，那里也许会变得很便宜。如果价格合适的话，也许可以把那里另作他用……比如建立一个极为严酷的军事训练区？

“你把你们的想法告诉我是正确的，希达尔·芬·阿吉迪卡，”埃尔鲁德双手紧握着膝盖，两只手上戴着的金戒指碰到了一起，但他拒绝为自己之前的粗鲁态度而道歉，“那么请详细说明一下你们需要什么。”

“遵命，陛下。”阿吉迪卡又鞠了一躬，双手仍合拢在他那宽大的紫褐色衣袍袖子里，“最重要的是，我的手下需要设备和资源……还有一个能够做研究的地方。我将会亲自负责这个项目，但是贝尼·特莱拉需要一个合适的技术研究基地和必要的工业设施。最好功能完备，且能够立即投入使用——还得有良好的防御性。”

埃尔鲁德思考这个问题。当然，帝国拥有这么多星球，当中肯定有这样的地方，一个拥有工业实力的高科技星球的话……

最后的拼图终于完成，他突然醒悟：这是个除掉他的老对手维尔纽斯家族的好办法——多米尼克厚颜无耻地抢走了他的爱妃珊多，还设计建造了新型远航机，使得帝国税收锐减，严重威胁到了帝国的利益，这下新仇旧恨正好一块儿清算。嗯，真是一箭双雕！

哈什米尔·芬伦坐在宝座的水晶底座台阶上，不明白为什么皇帝笑得如此得意。大厅里一片寂静，沉默许久。不知道是否是因为慢性麝香毒侵入大脑的结果。这个老家伙很快就变得越来越不理智，越来越多疑，之后他便会一命呜呼了。死得越痛苦，越好。

但在那之前，所有的齿轮都已经开始运转了。

“是的，希达尔·芬·阿吉迪卡，我想我们的确有个适合你们做研究的地方，”埃尔鲁德说，“一个十分理想的地方。”

等到多米尼克发现时，肯定为时已晚了，皇帝心想，到那时他肯定会知道这是谁干的。不过等他明白时，他也离死不远了。

时机必须拿捏得恰到好处，帝国里的许多事情都是如此。

几个世纪以来，宇航公会一直为精英领航员披上神秘的面纱。无论是最低级的飞行员，还是最杰出的舵手，他们都备受尊敬。他们生活在充满香料气体的容器中，能看到所有穿越时空的路径，引导船只到达帝国各个边远之处。但没人知道一个人成为领航员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我们必须保守这个秘密，因为一旦他们知道了真相，他们对领航员便不再是尊敬，而是同情和怜悯。

——《宇航公会训练手册，舵手分册》（机密）

朴实无华的宇航公会使馆大楼坐落在伊克斯星上，与城市里其他宏伟壮观的钟乳石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地下城市一座座璀璨闪亮、华丽无比的高塔之中，这座使馆建筑显得毫无光彩，低调而灰暗。宇航公会向来崇尚功能性和实用性，而不看重奢华的装饰，也不刻意炫耀。

今天克泰尔和德默尔将要接受宇航公会的测试，希望能成为公会的领航员[49]。克泰尔不知道自己是兴奋还是害怕。

这对孪生兄弟肩并肩走出大王宫，穿过屏蔽场保护的水晶走廊，克泰尔发现这座使馆建筑从外观上看令他十分厌恶，于是想转身离开。宇航公会拥有巨大财富，但这座建筑却如此简朴寒酸，毫无威严之气，令他很是有些不安。

他的兄弟好像也有同感，但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看着克泰尔对他说道：“公会的领航员看惯了宇宙的浩渺奇观，世间再多华美装饰也入不了他们的法眼。这些俗艳的装饰怎能与领航员在穿越折叠空

间的旅程中看到的浩渺奇观相媲美呢？他们看到的可是宇宙啊，兄弟！是整个宇宙。”

克泰尔点点头，认可了德默尔的观点：“好吧，从现在开始，我们都用另一种视角来看问题。还记得老达维·罗格是怎么跟我们说的吗？——‘跳出思维定式’，你会发现事情将会……变得完全不同。”

如果他通过了宇航公会的层层选拔和考试，他将不得不接受未来的挑战，但其实他并不想离开这座美丽的洞穴之城韦尔尼。他的母亲司缇娜是位高权重的宇航公会银行家，他的父亲则是位受人尊敬的大使，并且还有维尔纽斯伯爵本人的大力协助和举荐，他们这对孪生兄弟这才有机会能参加宇航公会的测试。他一定会使伊克斯引以为傲的。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人们还会为他竖立一座雕像，或者以他和他兄弟的名字命名一个洞穴……

他们的父亲正在凯坦星与皇帝以及一千名官员一起，处理各项外交事务，而他的这对双胞胎儿子则留在了这座地下城市，为“更重大的事情”做准备。多年以来，在他们生活在地下的童年岁月里，克泰尔和他的兄弟曾多次来到宇航公会的使馆来看望他们的母亲。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是这座大楼里的常客，但这次，这对双胞胎兄弟将要面临的考验要严峻得多。

克泰尔的未来将在几个小时后决定。银行家、审计师和商务专家都是人，都是官僚。但领航员远不止这些。

不管怎么努力给自己打气，克泰尔还是不能肯定他能顺利通过这些测试。他凭什么认为自己能成为出色的宇航公会领航员呢？他那位

高权重的双亲只能给他们的双胞胎儿子一个参加测试的机会，但并不能做出任何保证。他能成功吗？他真的有那么出众吗？他用手理了理自己的黑发，发现连指尖上都是汗水。

“如果在测试中表现优异的话，你们两个都将成为宇航公会里的重要力量，”他的母亲脸上带着骄傲自豪的神情，微笑着告诉他们，“非常重要的中坚力量。”克泰尔心中万分感慨，甚至有些哽咽，德默尔则自信满满。

伊克斯家族的公主凯莉娅·维尔纽斯也祝福他们两人能够顺利通过测试。克泰尔怀疑这位伯爵的女儿在玩弄他们，但他和他的兄弟都喜欢跟她调情。有时，当凯莉娅不经意间提到年轻的厄崔迪家族继承人雷托时，他们甚至假装很嫉妒的样子。她挑逗这对双胞胎，让他们兄弟二人为了她而互相争风吃醋，他和德默尔为了讨她的欢心，展开了一场善意的竞争。尽管如此，他还是怀疑他们的家人不一定会同意这门亲事，所以他们三人之间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

如果克泰尔加入了宇航公会，那么他就必须得远离伊克斯和他深爱的这座地下城市。如果他成了一名领航员，那么许多事情都要改变了……

他们提前半个小时来到了大使馆的接待室。德默尔在他焦虑不安的兄弟身边躲来躲去的。而克泰尔则紧张得出神，一言不发，仿佛沉浸在自己的思绪和欲望之中。虽然这两个年轻人看上去一模一样，但德默尔意志更为坚定强大，也更乐于接受挑战，而克泰尔一直在努力效仿他的兄弟。

此时，在等候区里，克泰尔紧张地咽了咽唾沫，脑子里不断回想着早上他和他兄弟说过的话，它们像咒语一样挥之不去。我想成为一名领航员，我想加入公会。我想离开伊克斯，在星际航线上驾驶飞船航行，我的思维要与宇宙相连。

十七岁的年纪，他们都觉得自己太年轻，无法忍受如此紧张激烈的选拔过程。而无论他们以后会做出什么决定，这次选拔将会永远锁定他们今后的人生道路。但是宇航公会希望候选人在身体足够成熟的同时，在思维上能够拥有极强适应能力和可塑性。年纪轻轻就受训的领航员往往表现更为优异，有些甚至达到了最高级别舵手的水平。然而，过早选拔候选人也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候选人有可能会变异成可怕的模样，只能从事无须太多技能的低级工作，变异更为严重的会被实施安乐死。

“你准备好了吗，兄弟？”德默尔问道。克泰尔看到他的孪生兄弟如此自信，也不禁从对方身上汲取了力量和激情。

“当然了，”他答道，“你和我，咱们从今以后就要成为领航员了。”

克泰尔打消了心中的顾虑，给自己鼓起劲儿来，他要成为领航员，这将是对他能力的极大肯定，是他家族的荣光……但是他无法消除萦绕在他心头的疑虑和忧心。在他内心深处，他真的不想离开伊克斯。他的父亲，也就是伊克斯的大使，从小给他们灌输这个星球的地下工程有多么恢宏壮观，这里的技术创新和科技发展有多么高效和迅速。所以在他们心里，伊克斯在帝国里是独一无二的，无与伦比。这种想法已经根深蒂固，永远不会磨灭。

当然，如果他离开了伊克斯，也就意味着他永远失去了凯莉娅。

他们被叫到像迷宫一样的使馆更深处。这对孪生兄弟肩并肩地穿过入口，感到十分孤独。他们没带随行护卫，没有人为他们的胜利欢呼，也没有人为失败的他们而送来安慰。他们的父亲甚至没陪他们一起来，好给他们加油打气。因为这位大使前不久被派往凯坦星了，为下一次兰兹拉德联合会小组委员会议做准备。

当天早上，随着不祥的时刻越来越近，克泰尔和德默尔坐在大使馆官邸的早餐桌前，挑选各种精致的彩色蛋糕，而司缇娜则正在播放他们的父亲为他们录制的全息信息。他们根本没什么胃口，不过还是认真听着父亲卡马尔·皮尔鲁的话。克泰尔希望能从父亲的只言片语里听到一些特殊的暗示或者能够用到的知识，但结果在全息影像里闪闪发光的大使，只是说了一些鼓励之辞以及冠冕堂皇的套话，就像他在外交工作中经常说的那些陈词滥调一样。

最后一次拥抱之后，母亲一一凝视了他们一会儿，然后匆匆赶往宇航公会银行总部，处理日常工作。公会银行总部其实就在他们此时所处位置的前面，在公会使馆大楼里面。司缇娜本想在测试期间跟她的儿子们在一起，但是公会禁止这么做。领航员测试是非常私密的，候选人要单独进行。每个人都必须依靠自己的能力进行单独测试。所以他们的母亲会待在她的办公室里，可能会心不在焉，可能会为他们担心。

当司缇娜跟他们道别时，她一直在极力掩饰内心的恐惧和绝望。克泰尔注意到了她闪烁其词的目光，但德默尔却并没有看到。不知道他们在准备测试的时候，母亲对他们隐瞒了什么。难道她不希望我们成功吗？

领航员是充满传奇的人物，一直被神秘的面纱所笼罩，而宇航公会的极度保密使得这种神秘的色彩更加浓厚。克泰尔听到过一些传言，说领航员持续不断地沉浸在高浓度的香料中，会对人体造成损害，使身体产生变异。外界从来没有人亲眼见过领航员，那么这些人是怎么知道这些有着非凡智力的人会发生身体变异的呢？并且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异呢？对于这种愚蠢的猜测，他和他的兄弟都嗤之以鼻，并嘲笑这些人的想法是多么离谱。

但这些传言真的这么离谱吗？母亲在害怕什么呢？

“克泰尔——别走神！你看起来怎么这么沮丧。”德默尔说。

克泰尔的语气里充满了讽刺。“沮丧？没错。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即将面临人生中最大的考验，却没人知道如何为这场考验做准备和学习。我担心我们准备得还不够充分。”

德默尔极为关切地看着他，他抓着他兄弟胳膊说：“你的紧张很可能会导致你的失败，兄弟。领航员测试不需要学习，而是要考查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拓展我们的思维潜力。我们必须安全地越过思维的真空。现在该轮到你记住老达维·罗格的话了：只有让自己的思维超越别人为自己设定的界限，才能取得成功。放开你的想象力吧，克泰尔，和我一起越过思维的边界。”

他兄弟的信心似乎是不可动摇的，克泰尔除了点头，别无选择。达维·罗格，直到今天早上，他才回忆起这个残疾而古怪的伊克斯发明家。这对双胞胎兄弟在十岁时，遇到了这位著名的发明家罗格。他们的父亲给他们做了介绍，还为他们三人拍了全息合影，并把合影放在大使馆的剪贴簿上，然后便掉头匆匆离开去见其他重要人物了。而

这对兄弟则继续与发明家交谈，还受邀参观他的实验室。两年后，罗格一直把自己定位为克泰尔和德默尔的另类导师，直到他去世。如今导师已然逝去，他们唯一记住的是达维·罗格的谆谆教导，还有他对他们取得成功的信心。

罗格如果知道我疑虑重重，一定会责骂我的。克泰尔心想。

“兄弟，你应该想一想，如何在眨眼的时间里把巨大的飞船从一个星系转移到另一个星系，”德默尔眨了眨眼睛，语气轻松而自信地对他说，“你会通过测试的，我们都会成功的。准备好在充满香料的气体中遨游吧。”

他们大踏步向使馆内的接待处走去，克泰尔凝望这座地下城市韦尔尼，看着球形灯闪耀光芒，照亮另一架正在建造中的远航机施工现场。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他将会驾驶那艘飞船在太空航行。一想到之前见到的领航员是如何迅速地把这艘体型庞大的远航机开出洞穴，飞入浩瀚无边的太空，这个年轻人的心中就充满了无限的渴望。他热爱伊克斯，想继续留在这里，想再一次见到凯莉娅——但他也想成为一名领航员。

兄弟俩表明身份，然后等待着。他们两人一起默默地站在接待处大理石台面的柜台前，各怀心事，仿佛这种凝神沉思能够增加他们成功的概率似的。我要让自己的思维保持开阔，我要做好一切准备。

一位身材匀称、穿着宽松灰色套装的女监考官出现在他们面前。她的衣领上有宇航公会的无限符号标志，但除此之外她没有佩戴任何珠宝首饰，或是其他饰品。“欢迎二位，”她并没有介绍自己，而是直接向他们做了一番说明，“宇航公会招募的是最具天赋和能力的人

才，因为他们要从事最至关重要的工作。没有他们便没有太空旅行，没有太空旅行，帝国的组成结构就会土崩瓦解。想想看，你们就会意识到我们对领航员的要求有多么挑剔和苛刻。”

她面无表情，没有一丝笑意，红褐色的头发剪得很短。要是在别的时候，克泰尔也许会觉得她很迷人，但现在他脑子里除了即将到来的测试以外，什么念头也没有。

监考官再次检查了他们的身份，然后护送他们分别来到各自独立且相互隔离的测试室。“这是单人独立测试，你们必须独自面对。无法作弊，也不能相互帮助。”她说。

克泰尔和德默尔被分开了，他们吃惊不已，相互望着彼此，默默地祝对方好运。

测试室的门在德默尔身后砰地一声关上了，声音大得令人害怕。他的耳朵因为气压差而嗡嗡作响。他现在独自一人，十分孤独——但他知道自己能够应对并战胜这次挑战。

自信是成功的一半。

他注意到装有护面的墙壁密不透风。嘶嘶作响的气体从天花板上的一个喷嘴里喷出……形成了一层厚厚的锈黄色气团，带着辛辣的姜汁味，灼烧他的鼻孔。是毒气，还是麻醉剂？突然，德默尔明白了宇航公会想要让他做什么了。

美琅脂！

他闭上眼睛，闻到了稀有香料中明显的肉桂味。高纯度的美琅脂缭绕在空气中，充满了整个房间，不断冲击他的每一次呼吸。由于母亲在宇航公会银行工作，所以他多多少少了解一些内幕，知道这种产自厄拉科斯的香料有多么的昂贵。德默尔又吸了一大口香料。这测试的成本也太高了吧！难怪宇航公会不会随便给人测试机会——因为仅一次测试的价格就足以在某个星球上建造一大片住宅区了。

宇航公会掌控着巨大的财富——银行、交通运输以及星际探索，这些财富数目惊人。公会连接宇宙各个角落，联系到宇宙中的每一个人。他想要成为公会的一员。既然他们有了如此多的美琅脂，又何必再需要那些轻浮花哨的装饰呢？

他感到有什么东西在周围旋转，他好像看到了各种四通八达的线路，就像一幅精致的等高线地图，上面有波纹还有十字路口，有以点连成的轨迹，也有出入虚空的各种路径。他放开了自己的思维，放任自己通过香料被带到宇宙的任何地方。对他来说，似乎是一件与生俱来的事情，毫不费力。

橙黄色的烟雾笼罩着德默尔，他再也看不到测试室里平淡无奇的墙壁。他感到自己的每一个毛孔和细胞都被美琅脂所浸透。这种感觉真是太奇妙了！他把自己想象成了一个受人敬仰的领航员，将自己的思维扩展到帝国最遥远的地方，骋怀游目，大千世界，浩瀚苍穹，尽收眼底……

德默尔虽然身在测试室，思维和意志却一直在宇宙中遨游——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

这次测试比克泰尔想象的还要糟糕。

没人告诉他应该做什么，他手足无措起来。先是被香料气体呛得喘不上气，头晕目眩，只能挣扎着尝试控制自己的感官。然后又因为过度吸食美琅脂香料，渐渐有些神志不清，不记得自己是谁，也不记得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了。他努力保持清醒，却还是迷失了自己，昏了过去。

等他最终醒来，恢复意识时，他发现自己衣服一尘不染，头发和皮肤也被洗得干干净净（也许这样能让宇航公会将美琅脂香料重新回收再利用）。那位身材玲珑有致的红发女监考官正低头看着他。她对克泰尔露出迷人的苦笑，摇了摇头。“你把自己的思维禁锢在香料气体里，从而把自己束缚在了尘世之中，”她接下来说的话，就像给他判了死刑一样，“宇航公会不能招募你。”

克泰尔坐了起来，咳嗽不止。他吸了吸鼻子，强烈的肉桂味仍然刺激着他的鼻孔。“我很抱歉，但没人告诉我应该做什么啊——”

她扶着克泰尔站起来，然后急匆匆地领着他走出大使馆。

他的心就像熔化了的铅块一样，沉甸甸的。女监考官并不需要回答他，只是带领他来到了接待区。克泰尔四下观瞧，寻找他的兄弟，但等候区里空空如也。

这时，他突然意识到还有比自己的失败更糟糕的事情。

“德默尔在哪儿？他成功了吗？”克泰尔的声音里充满了希望。

监考官点了点头道：“他表现得很好，令人钦佩。”她伸出手指向出口，但克泰尔侧步闪开了。他回头看着里面的走廊，看向他兄弟去的那个密封的测试室。他想去向德默尔表示一下祝贺，尽管现在看这个胜利是喜忧参半的。但至少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可以成为领航员了。

“你再也见不到你兄弟了，”监考官却冷冷地告诉他。她挡住了他回去的路，“德默尔·皮尔鲁现在是我们的人了。”

克泰尔从震惊中缓过神来，迅速从监考官身边冲过去，跑向那个密闭房间的门前。他对着门一通猛敲，大声喊叫，却没有人回应他。几分钟后，宇航公会的警卫将他包围起来——态度冰冷严肃，毫不温和——然后把他拖了出来。

暴露在美琅脂香料里产生了一些不适的后遗症，克泰尔仍觉得头晕目眩，不知道他们要把他带到哪儿去。他眼冒金星，辨不清方向，最后才发现自己站在了斑驳的灰色使馆外一条水晶走道上。下面是其他人行道，街道上满是熙熙攘攘的车辆和行人，在高楼大厦间穿梭往来。

如今的他比以前更孤独了。

监考官站在使馆的台阶上，阻止克泰尔再次进入。尽管他的母亲在使馆里面的公会银行里工作，但克泰尔知道，使馆的大门以及通向未来的大门从这一刻起，已经永远地关上了。

“为你的兄弟而感到高兴吧，”监考官从台阶上喊道，她的声音里终于显出了一丝人情味，“他已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可以穿越到你永远也想象不到的地方。”

“我再也见不到他，再也不能跟他说话了，是吗？”克泰尔说，仿佛身体的一部分被硬生生地扯掉了。

“恐怕是的。”监考官双臂交叉环在胸前，抱歉地皱了皱眉头说，“除非他……遭遇逆转。这是他第一次完全沉浸在香料气体中，当时就开始了……转换的过程。宇航公会无法拒绝他如此卓越的天赋。他已经开始改变了。”

“把他带回来，”克泰尔说，此时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他在心里为他的兄弟祈祷，“哪怕就一会儿。”他想为他的孪生兄弟而高兴和自豪。德默尔通过了测试，这对他们两个人来说意义重大。

这对双胞胎兄弟向来亲密无间。没有了彼此的陪伴，他们怎么能生活下去呢？也许他的母亲可以动用她在公会银行的关系，疏通一下，让他们至少可以见最后一面，相互告别。或者可以让他的父亲利用大使的特权让德默尔回来。

但是克泰尔知道，这永远也不会发生的。他现在终于明白了。他的母亲早已知道结果，她是在害怕同时失去两个儿子。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过程是不可逆转的。”监考官斩钉截铁地说。

公会的安保人员走了出来，站在女监考官身旁，确保克泰尔不会失去理智而强行闯入。

“相信我，”监考官对他说，“你不会想让你兄弟回来的。”

人体就是一台机器，一个由有机化学物质、流体管道和电子脉冲所组成的系统。政府同样如此，是一个有互动的社会、法律、文化、奖惩和行为模式的机器。最后，宇宙本身也是一台机器，行星围绕着太阳，恒星聚集成星群，星群和其他恒星构成整个星系……我们的工作就是保持机器正常运转。

——苏克内部学校，《主旨教义》

皇太子沙达姆和宫廷内侍艾肯·海斯班都皱着眉头，看着一个五短身材、骨瘦如柴的男人渐渐走了过来。尽管身材矮小，但他走起路来一副趾高气扬，气势凌人的样子，仿佛自己就像穆泰利巨人一样高大。经过多年的训练和职业的影响，所有的苏克医生[50]似乎都是这么一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样子。

“那个埃拉斯·扬戈尔看上去不像是个受人尊敬的医学专家，倒更像是个马戏团的演员。”沙达姆看着扬戈尔那弯弯拱起的眉毛、乌黑的眼睛和钢灰色的马尾辫，说道，“真希望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愿我那病恹恹的可怜父亲能得到最好的治疗。”

站在沙达姆身旁的海斯班捋了捋他那长长的胡子，但没有任何回应。他穿着一件镶金边的蓝色及地长袍。多年来，沙达姆一直不喜欢这个趋炎附势又自命不凡的家伙，成天紧贴在父皇身边，到哪儿都跟着。他发誓等自己登基继位之后，一定要换一个新的宫廷内侍。只要这位苏克医生找不到埃尔鲁德病情日益恶化的原因，沙达姆登上皇位就指日可待。

哈什米尔·芬伦也曾经强调过，即使动用苏克学校中所有的医生和医疗资源，也无法阻止已经发生的事情。侵入老皇帝大脑的化学催化剂不会引起中毒，因为它本身就不是毒药，只有跟香料啤酒混合在一起，才会转化为致命的物质。而由于老皇帝身体越来越不舒服，他会越来越依赖香料啤酒，饮用量日益增多。

这位瘦削的医生，身高不足一米，皮肤光滑，但眼睛却格外深邃，表明他具有渊博的医学知识。扬戈尔医生的前额中央有一块黑色的钻石形状纹身，钢灰色的头发向后梳成马尾，用一枚苏克银环牢牢系住。束成的马尾辫比女人的还长，几乎垂到了地板上。

埃拉斯·扬戈尔没有多费口舌寒暄，直接切入主题。“你们准备好钱了吗？”他先看了看宫廷内侍，然后又目光专注地看着太子。“在我们开始治疗之前，必须建立新的账户。考虑到皇帝的年龄，我们对其医治和照料的时间可能会很长……并且最终会徒劳无功。他必须像所有其他公民一样支付医疗费用。在我们眼里，君主、矿工和编织篮子的手艺人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人人都想要健康，但不可能所有人都能得到医治。我们的医疗服务只提供给那些愿意并且付得起钱的人。”

沙达姆一只手搭在宫廷内侍的袖子上，说道：“啊，当然，为了父皇的健康，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是吧，艾肯。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

他们此时正站在帝国觐见厅高高的拱门门口，头顶的天花板上是一幅恢宏瑰丽的壁画，描绘了科瑞诺家族历史上的各个重大事件：浴血杀敌的圣战、赫雷斯吉尔桥上孤注一掷的最后决战、思维机器的毁灭等等。沙达姆总是觉得这个古老帝国的历史既沉闷又乏味，与他当

前的目标毫无关系。几个世纪以前的那些陈年旧事无足轻重——他只是希望改朝换代的一天早日到来，不要拖得太久。

在回声缭绕的大厅里，帕迪沙皇帝镶满宝石的华丽宝座上空无一人。朝廷官员和几名身穿黑袍的贝尼·杰瑟里特在侧门通道和壁龛里来回走动着，尽量隐藏踪迹，不被人发现。两名全副武装的萨多卡卫兵站在高台的台阶上，神情戒备，保持警惕。由于自己的父亲卧病在床，所以沙达姆不知道这些萨多卡卫兵如今是否还效忠于老皇帝。他决定暂时按兵不动，先不去验证自己的这个想法。为时尚早。

“这种信誓旦旦的话我们听得太多了，”医生说，“但我们还是希望先看到报酬再说。”他的语气固执，眼睛向上瞟，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不过目光却始终没有离开沙达姆，但太子并没有说太多话。扬戈尔选择跟这群人进行一种奇怪的权力较量，但很快他就会被踢出这个权力的圈子。

“这还没看病呢，就得先付款吗？”宫廷内侍气呼呼地说，“你们还有医德吗？”

最终，扬戈尔医生不耐烦地看了一眼海斯班，说道：“你以前跟我们打过交道，内侍大人，你也知道培养一个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苏克医生，需要付出多少成本。”

作为金狮宝座的继承人，沙达姆很熟悉苏克医生，他们对病人保证绝对的忠诚。在几个世纪以来的医学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从苏克学校出来的医生背叛过自己的病人。

一些皇室成员曾经花尽心思，费尽唇舌，希望传说中的苏克医生在对患者忠诚的同时，对金钱不要太过贪婪。但医生们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们的立场，他们不会仅仅因为对方口头上答应给予报酬就先医治——就连皇帝也不例外。苏克医生接受任何信用贷款，支付的报酬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并且立即付款。

扬戈尔用一种令人恼火的抗辩语气说道：“虽然我们也许不如门泰特或者贝尼·杰瑟里特那样杰出，但苏克学校仍是帝国中最伟大的学校之一。光是我们的设备就抵得过大多数星球的价值。”扬戈尔指着身旁的悬浮医疗设备舱说，“当然，我接受报酬，并不是以我个人的名义，因为我只是个托管人，以受托者的身份收下这笔钱。我会带着这笔钱回到苏克学校，并把钱上交，用于造福全人类。”

海斯班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位苏克医生的厌恶，恶狠狠地瞪着他，脸色气得通红，胡子也在一个劲儿地抽搐：“是造福那些能负担得起你们医治费用的那部分人吧。”

“你说得对，内侍大人。”

沙达姆看到医生那坚定而不可理喻的自负，不禁打了个寒战。等他自己坐在皇位上后，不知道他是否能做些改变，让这些苏克医生摆正自己的位置……他发现自己正出神地胡思乱想，于是立刻回过神来。现在想这些还不是时候。

他叹了口气。他的父亲埃尔鲁德太过软弱，让太多的控制权从他的指缝中溜走。芬伦是对的。尽管沙达姆不愿自己的双手沾满鲜血，但推翻老皇帝是必要之举。

“如果您更关心治疗费用的话，”苏克医生继续心平气和地激怒着宫廷侍从，“那么您还是为已知宇宙最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雇佣一个更便宜的医生好了。”

“行了，别斗嘴了。跟我来吧，医生。”沙达姆说，现在局面开始由他来掌控。扬戈尔医生点点头，然后转身背对内侍，仿佛他和空气一样无足轻重。

“现在我终于知道你们的额头上为什么会有一个钻石形状的文身了，”海斯班一边在他们身后跟着，一边气呼呼地说，“因为你们满脑子都是钱。”

太子带领大家来到一个开启了安全防护罩的前厅，穿过闪闪发光的带电帘幕，走进深处的金库。在房间中央的一张金色桌子上，摆放着月白火焰石吊坠、美琅脂香料以及半开着的袋子，从袋口露出闪闪发光的塑石。

“这些就足够了，”苏克医生说道，“除非治疗过程比我们预期的更加复杂。”医生拖着脚步往回走，身旁跟着悬浮设备舱，看起来就像一只尽职的忠犬一样，“我已经知道去皇帝寝宫路怎么走了。”扬戈尔没有做任何解释，二话不说就匆匆穿过门口，走上通往皇帝寝室的巨大楼梯。

萨多卡卫兵仍然殿后，守在保护金库的力场周围，而沙达姆和海斯班则走在医生身后。芬伦此刻应该已经守在垂死的老皇帝身边，一边听他那烦人的呻吟声，一边等候他们，并且确保所有的治疗都没有一丝成功的可能。

枯瘦如柴的老皇帝躺在一张巨大的四柱床上，整张床被丝绸罩盖罩着，那丝绸精美绝伦，有古时人类手工刺绣。床柱是由精雕细刻的尤卡木制成，那是一种生长迅速的硬木，原产于伊拉迦。墙壁上的壁龛里嵌着一座精致的喷泉，流水潺潺，水声淙淙，令人心旷神怡。房间的角落里悬浮着散发香气的球形灯，灯光幽暗。

沙达姆和芬伦站在一起，看着眼前的景象。苏克医生挥手示意穿制服的侍从离开，然后登上两阶矮矮的台阶来到床侧。三名花容月貌的妃子守在这个病恹恹的男人身边，仿佛她们的存在能使他重新焕发活力似的。不过尽管房间里通风良好，熏香缭绕，空气中依然弥漫着老皇帝身上散发出来的臭气。

埃尔鲁德皇帝穿着一件光滑的皇家绸缎睡衣，头上戴着一顶老式的睡帽，盖住了他那布满肝褐色老年斑的头皮。自从他抱怨盖被子太热之后，他就一直躺在被子上面睡觉。老皇帝看上去憔悴不已，形容枯槁，眼睛都几乎睁不开了。

令沙达姆很是高兴的是，自从特莱拉大使到访以来，他父亲的身体状况堪称是每况愈下。只是埃尔鲁德的健康状况并不是一直都那么糟糕，总是时好时坏的，而且令他闹心的是每当病情恶化后，他最终还都能挺过来，就像这次一样。

老皇帝那只戴着戒指的手旁边摆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只盛着清凉香料啤酒的高脚杯，紧挨着另一只空酒杯。沙达姆走进床帐内，

发现老皇帝正挥动像螳螂一样的手臂，似乎想要再喝一杯毒酒。

您一定很渴吧，父亲，沙达姆心想。那就多喝点儿啤酒吧。

医生打开了他的悬浮医药箱，里面有各种闪闪发亮的仪器、滴答作响的扫描仪，还有各种颜色的测试药剂。扬戈尔把手伸进医药箱里，拿出一个白色的小装置，并把它递给了埃尔鲁德。

扬戈尔医生扯下老皇帝的睡帽，露出他那汗津津的头皮来，然后抬起老人的头，对他的头骨进行了一下全面扫描。老皇帝看上去气息奄奄，已是风烛残年，行将就木，扫描的过程似乎也让他很不舒服，令他十分不满。

沙达姆心中暗想，不知道150年后的自己会是什么模样……最好那时他已久居皇位，并在他英明的统治之下，帝国已是空前繁荣，他也因此成为了帝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君主。在老皇帝接受医治和检查期间，沙达姆一直屏住呼吸，强忍住笑意。而站在他身边的芬伦则依然镇定而冷漠。只有宫廷内侍始终皱着眉头。

医生收起扫描仪，然后研究着皇帝的历史病例。过了一会儿，他对昏沉无力的老皇帝说道：“陛下，即使是美琅脂香料也可不能使您永远保持年轻。到了您这个年纪，健康状况不比从前是自然现象。有时，滑坡速度会比较快。”

沙达姆不禁松了口气，声音几乎轻不可闻。

埃尔鲁德费了好大劲儿才坐起来，他的几个妃子们把带流苏的枕头放在他身后，作为支撑。他那张脸苍白得如羊皮纸一般，紧紧皱了起来：“可几个月前，我还觉得身体挺好呢。”

“人的衰老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下降曲线，而是有起有落，时好时坏。”医生的语气听起来理直气壮的，仿佛自己学识渊博，无所不知，而这么深奥而复杂的医学概念，皇帝恐怕无法理解。“人体就是一锅含有化学成分和生物电的汤，其中的变化往往是由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事情所引发的。您最近压力大吗？”

“我是皇帝！”埃尔鲁德厉声说道，这次他的反应很激烈，仿佛觉得这位苏克医生愚蠢得令他无法忍受，“身上担负着很多责任，当然压力很大。”

“那今后就开始把更多的权力交给太子和您信任的助手吧，比如站在那边的芬伦。您也知道，您并不是长生不老的。即使是皇帝也无法逃脱自然规律。您得为将来做打算。”“啪”的一声，医生自鸣得意地关上了他的医药箱。沙达姆真想立刻上去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我会给您开些药，并且使用一些医疗设备，让您感觉舒服一些。”

“我唯一想要的处方药就是给我的啤酒里再加点儿香料。”埃尔鲁德拿起杯子，灌了一大口酒，咕咚咕咚地发出很大声响。

“遵命。”瘦骨嶙峋的苏克医生说。他从悬浮医药箱里拿出一个小提包，放在旁边的桌子上，“这些是舒缓肌肉的设备，以备不时之需。每个设备上都有使用说明。您可以让您的妃子们用它们来给您止痛。”

“行了，行了，”埃尔鲁德说，“你可以退下了，我还有政务要处理。”

扬戈尔医生鞠了一躬，然后从床边的台阶上退了下来：“那么微臣告退了，陛下。”

老皇帝不耐烦地挥了挥那只长满结疤的老树枝的手，示意医生退下。妃子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睁大眼睛，看着那些设备。其中两名妃子拿起肌肉舒缓仪器，开始摆弄起来。

沙达姆悄悄对一个侍从耳语了几句，让医生跟着宫廷内侍海斯班一起离开，由海斯班去给医生支付报酬。海斯班显然想继续留在皇帝寝室里，与病重的老皇帝一起讨论一些文件、条约和其他星球的各项事务。但沙达姆——觉得这些事情他自己就可以处理——想把这个碍眼的人一脚踢开。

苏克医生走后，老埃尔鲁德对自己的儿子说：“也许医生说得对，沙达姆。有件事我想跟你还有哈什米尔商量一下。不管我的健康状况如何，我都希望这项政策和计划能继续执行下去。我告诉过你我们在伊克斯星的计划了吗？还有最终由特莱拉接管伊克斯的事？”

沙达姆翻了个白眼。当然告诉我了，你个老糊涂！而且大部分工作都是我和芬伦做的。比如把特莱拉的变脸者派到伊克斯，让他们伪装成次人，渗透到那些工人里面，煽动人心，这主意就是我跟芬伦两人出的呢。

“是的，父亲。我们知道这些计划。”

埃尔鲁德招手示意他们走近些，老人的脸沉了下来。沙达姆用眼角的余光看到芬伦把徘徊在周围的几个妃子赶走了，这才走上前去听

皇帝的指示：“今天早晨，我收到了派到伊克斯的探子发来的密报。我和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之间的恩怨，你们都知道吧？”

“啊，是的——我们知道，父亲，”沙达姆清了清嗓子，答道，“他总是对您出言不逊，恶意冒犯，还把您的爱妾抢走了……”

埃尔鲁德那双浑浊黯淡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似乎我们那位傲慢自负的多米尼克一直在玩火，他用格斗机器人训练自己的手下，那些机器人大概是通过计算机大脑扫描对手，处理数据并作出反应的。他还一直在黑市上售卖这种‘智能机器人’。”

“陛下，这简直是罪大恶极，”芬伦喃喃道，“显然违反了大联合协定的规定。”

“的确如此，”埃尔鲁德表示同意，“而且这还不是唯一的违规行为。维尔纽斯家族还一直在研发先进而复杂的半机械人，用机械来代替部分身体。这一点倒是可以为我们所利用。”

沙达姆皱起眉头靠近自己的父亲，从老皇帝的呼吸中闻到了一股酸酸的香料啤酒味道。“半机械人吗？不过他们虽然是机械的身体，但思维和头脑还是人类的，所以这并不违反圣战禁令啊。”

埃尔鲁德笑了：“但我们知道，这其中肯定有……某些越界之处。不管是真是假，反正是给了我们的变脸者完成任务所需要的借口——现在是时候该行动了。维尔纽斯家族已经走到悬崖边上了，只要轻轻一碰，就会被推下去，万劫不复。”

“嗯—嗯—啊，有意思，”芬伦说，“然后特莱拉就可以接管那些复杂的伊克斯技术设施，进行自己的研究了。”

“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要让你们看看我是如何运作这件事的，”埃尔鲁德说，“好好看着，认真学。我的计划正在进行之中。可以说，伊克斯的次人们正被这些新技术困扰，而我们……”皇帝停下来，喝光了那杯香料啤酒，咂了咂嘴接着说道，“……则通过我们派去的变脸者，去煽动他们的不满情绪。”

埃尔鲁德放下空杯子，突然变得昏昏欲睡。他调整了一下枕头，随即躺了下来，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沙达姆和芬伦心照不宣地交换了眼神，他想起了这个阴谋中的另一个阴谋——他们自己也秘密参与到了伊克斯的政变当中，因为正是他和芬伦事先密谋，用计把特莱拉大师带到埃尔鲁德皇帝面前，之后才有了这一系列的计划。如今贝尼·特莱拉派出了他们基因变异的变形人，已经在伊克斯的底层劳动阶级中掀起了宗教狂热和激愤情绪。毕竟对于那些狂热而极端的特莱拉人来说，任何跟思维机器有关的事物——以及创造这些机器的伊克斯人——都是出自撒旦之手。

两个年轻人离开皇帝的寝宫之后，芬伦也和沙达姆一样，嗤笑不已。“好好看，认真学。”听听这老糊涂说的话。

埃尔鲁德，你这个不可一世的混蛋，你自己还有不少东西得学呢——不过你已经没有时间了。

芭特勒圣战运动的领导人并没有对人工智能进行充分而详细的定义，也没能预见到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社会所拥有的各种可能性。因此，这其中有大量的灰色地带可以供我们利用和操作。

——伊克斯法律意见书（机密）

雷托和隆博正坐在教室里研究资源分类账簿的样本，远处突然传来了爆炸声，爆炸的地方虽然距离这里十分遥远，但掀起的冲击波仍把他们面前的桌子震得颤动起来。一小块塑坯装饰物也从天花板上掉了下来，天花板上立时出现了一道长长的裂缝。像一道锯齿状的闪电般曲曲折折地刺穿了一扇宽大的强化玻璃观景窗，把玻璃击碎。

“地狱在下！出什么事了？”隆博问道。

雷托此时已经站了起来，他把账簿一把推开，寻找爆炸的来源。他看到地下洞穴的深处，有几座严重受损的建筑倒塌下来，变成了一堆废墟。两个年轻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皆是一脸茫然。

“做好准备吧。”雷托立刻警惕起来。

“呃，准备什么？”

雷托自己也不知道。

他们刚才一起来到大王宫的一个辅导室，先是学习了微积分和霍尔茨曼效应的理论基础，然后学习了伊克斯的制造和销售体系。在他们周围的墙上，挂着镶入密封画框的古代油画，其中包括人类的著名绘画大师克劳德·莫奈和保罗·高更的作品，旁边还有互动的画板，

可以让伊克斯的艺术家们加深和增进自己的画艺。自从雷托报告了他在次人所居住的地下隧道里经历的惊险遭遇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听到有关此事的任何讨论和调查了。也许伯爵希望这个问题能自行消失吧。

另一道冲击波撼动了整个房间。这次的爆炸距离这里更近，也更为强烈。伊克斯王子紧紧抓住桌子，不让它倒下来。雷托则冲到布满裂纹的玻璃窗前，大喊起来：“隆博，快看啊！”

只见钟乳石建筑之间的一条条人行道上，人们惊声尖叫。在左侧，一架失控的电梯管道垂直掉了下来，坠入地下深处，水晶碎片和不少乘客被炸飞到了半空。

辅导室的门“砰”地一声打开。宫廷警卫队队长扎兹手持一支新型脉冲突击激光步枪冲了进来。他的身后跟着四名下属，手里都拿着同样的武器，身着统一的维尔纽斯家族银白色制服。所有伊克斯人，特别是伯爵本人，从来没有想过雷托或者隆博有一天会需要私人保镖的保护。

“二位王子，请跟我们走！”扎兹喘着粗气说。当他看到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的石头碎片以及破碎的窗户玻璃时，那双黑色的眼睛闪烁着激愤的火花，在棕褐色胡须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深邃。尽管他已经做好了奋战到死的准备，但显然他十分不解，这个平日里安静祥和的韦尔尼城究竟是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队长？”等警卫们护送王子和雷托迅速跑出辅导室，来到灯光闪烁的走廊上时，隆博这才开口问道。他的声音一开

始有些颤抖，过了一会儿才逐渐镇定下来，他提醒着自己的身份是伯爵的继承人：“快告诉我——我的家人还好吗？他们安全吗？”

伊克斯宫廷里的其他警卫和侍从惊慌失措，乱作一团，刺耳的尖叫声此起彼伏，与紧接而来的爆炸声融合到了一起。远处传来一群愤怒暴民的喧嚣声，那声音听起来就像低沉的私语。忽然雷托听到了激光枪开火的声音。队长还没来得及回答隆博的问题，雷托就已经猜出了骚动来自哪里。

“次人们叛乱了，大人！”扎兹喊道，“不过别担心——我们很快就会控制住局势。”他按下了腰带上的一个按钮，大理石镜面的墙上突然出现了一扇从来没有人见过的大门。队长和家族警卫一直以来都接受应对大规模外部袭击的严格训练，但他们似乎却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来自伊克斯内部的叛乱。“这是一条安全通道。我敢肯定您的家人们一定会在里面等着您。”

两个年轻人从镜子后面那扇半掩的低矮门下钻了过去，门立刻在他们身后关闭了。在应急球形灯昏黄的灯光下，雷托和隆博沿着一条电磁轨道快速奔跑。而与此同时，警卫队长则对着一部小型掌上通信器疯狂地大喊。淡紫色的灯光从仪器上闪过，雷托听到了一个金属般的声音：“救援马上就到！”

几秒钟后，一辆装甲列车沿着屏蔽场保护的轨道呼啸而来，随后发出刺耳的刹车声。扎兹与两名年轻的继承人和另外两名警卫一起上了车，其余的安保人员则留下来守住出口。雷托跌坐在一个桶形的座椅上，而扎兹和隆博则爬到了前排座位。列车立即开始前进。

“次人炸毁了两根钻石支柱，”扎兹气喘吁吁地看着通信器上淡紫色的屏幕说道，“部分顶壳已经塌落。”他的脸色变得灰白，始终不敢相信目前所发生的一切，他挠着自己棕褐色的胡子，“这怎么可能。”

雷托早就看到了暴风雨来临的征兆。他知道情况可能比警卫队长想象的还要糟。伊克斯的这场骚乱绝不可能在一个小时内解决。

一个金属一般的声音传来，听起来十分绝望：“次人们从下层涌了上来！怎么……他们怎么会变得这么有组织性了呢？”

隆博气得破口大骂，而雷托则忧心忡忡地看着他这位矮壮敦实的朋友。他曾经试图警告过伊克斯人，但他们却并没有查出真相。维尔纽斯家族一直没能察觉事态的严重性。

列车车厢里，雷托刚一坐好，安全带就“啪”地一声自动扣好了。伴随着阵阵嗡嗡声，列车继续平稳地加速行进，高速向上驶入隐藏在岩石天花板上的洞穴。扎兹队长在车厢前面操作着仪表盘，手指在键盘上不停飞舞。他的双手周围泛起一片蓝光。隆博则在身旁专注地看着警卫队长，仿佛清楚他很有可能要担负起扭转局势的重任。

“我们在逃生舱里，”一名警卫队副官向雷托解释道，“您二位目前很安全。一旦我们开启了上层的防御系统，次人们是进不来的。”

“可我的父母呢？”隆博问道，“还有凯莉娅呢？”

“我们自有计划。您和您的家人应该会在一个集合点会合。我以所有圣人和罪人之名祈祷我的手下知道该怎么做。对他们来说这种情

况前所未有，是实战而不是演习。”

列车改变了几次轨道，随着速度的不断增加而发出咔嗒声和轰鸣声，然后陡然上升，驶入黑暗之中。不久，列车的轨道就变得平直了，当它快速驶过一面巨大的单向装甲合成玻璃墙之后，整个车身便沐浴在阳光之下。他们这才看到了下面骚乱的景象：城市下面火光冲天，次人们群情激愤地纷纷从下层涌上来，进行着示威游行。紧接着再次发生了爆炸，一根透明的上层电梯管道被炸裂开来，破裂的碎片溅落到洞穴深处的地面上。街上的行人们像小小的木偶一样，轰然倒下，纷纷殒命。

“停下来，队长！”隆博痛哭流涕，“我得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人，咱们只能停留几秒钟，”队长说，“耽搁太久的话，那道墙会被反叛者攻破的。”

雷托发现他所听到的那些话很难理解。反叛者？爆炸？紧急疏散？曾经的伊克斯是那么先进，那么平静安宁，那么……远离纷争。那些次人即使对自己的命运不满，也不可能策划出如此大规模且有组织的协同袭击吧？并且那些发动叛乱的武器和弹药是从哪儿来的呢？

透过单向的装甲合成玻璃墙，雷托看到身穿制服的维尔纽斯士兵们正在洞穴地面，与一群脸色苍白、皮肤光滑的对手进行殊死的对抗，而这场仗对他们来说毫无胜算。次人们朝士兵猛投粗制滥造的爆炸装置和燃烧弹，而伊克斯人则用激光枪发射出一道道紫色的光束，射杀那些暴民。

“通信器里说，地下各层的次人们都造反了，”扎兹用难以置信的语气告诉大家，“他们一边喊着‘圣战，’一边发动攻击。”

“地狱在下！”隆博喊道，“什么圣战啊？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得离开玻璃这儿，大人，”扎兹拉了拉隆博的袖口，坚持道，“必须设法尽快赶到集合点去。”

当看到身后一整条铺着瓷砖的街道都轰然坍塌时，隆博这才下意识地从车窗向后退去，一拨又一拨肤色苍白的次人开始从地下黑暗的隧道里蜂拥而出。

列车沿着轨道加速行驶，向左拐进黑暗之中，然后再次向上行进。隆博点了点头，他的脸色紧绷，难掩心痛。“我们在上层有秘密指挥中心，并且已经启动了安全防备措施，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些生产设施已经被军队包围和管控。用不了多久，这场叛乱就会被镇压下去。”伯爵之子的这番话听起来更像是在说服自己。

在列车前部，扎兹正专注地盯着仪表盘，仪表盘所发出的苍白光线映射到了他的脸上。“当心——前面有麻烦，大人！”说着他扭动了一下控制装置。列车顿时摇晃起来，扎兹选择让列车拐进一条岔路。另外两名警卫则端起了武器，眯起眼睛，警惕地看着四周漆黑的岩石，随时准备开火。

“第四分队已经全军覆没，”扎兹队长说，“次人们攻破了侧壁。我正试着联系第三小队！”

“全军覆没？”隆博说。他的脸刷地一下红了，不知是因为尴尬还是出于恐惧。“这些该死的次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通信器里说特莱拉人也参与其中——次人当中混进了特莱拉的变脸者。他们都全副武装，”扎兹一边盯着源源不断传送过来的报告，一边喘着粗气说，“上帝啊，请保佑我们！”

雷托的脑子里顿时冒出了一个个问号，无数疑问像雪片一样涌来。特莱拉？他们为什么要攻击伊克斯呢？圣战？这是个机器工业发达的星球……而特莱拉人却是一群宗教狂热分子啊。难道他们是害怕伊克斯制造的机器，所以才会派出用培殖罐培育出的变脸者渗透到次人中吗？这就说得通了，难怪这次叛乱这么有组织有计划。但是为什么他们对伊克斯这么感兴趣呢？怎么就盯上这里了呢？

列车一路飞驰，扎兹目不转睛地盯着仪表盘，查看接收到的作战报告：“以所有圣人和罪人之名！特莱拉的工程师们刚刚炸毁了从熔化的地核吸取热量的供热管道。”

“但我们需要这些能量来保持工厂运行啊。”隆博惊叫起来，双手紧紧抓住座椅的扶手。

“他们还破坏了把工业废物和化学物质导入地幔的回收系统，”队长的声音此时听起来更加沙哑了，“他们这是在摧毁伊克斯的核心——我们的生产线瘫痪了。”

雷托回想起他在这个星球上生活的这几个月以来所学到的东西，一块块零星的碎片开始在他脑海中拼凑起来。“你们想一想，”他开口道，“所有被破坏的东西，之后都可以被修复。他们准确地知道攻

击的地点，既可以让伊克斯陷入瘫痪，又不会对生产线造成永久性的破坏……”雷托表情严肃地点着头，仿佛一下子恍然大悟了：“特莱拉想要得到这个星球，他们要占据这些完好无损的生产设施。他们这是打算接管这里啊。”

“别开玩笑了，雷托。我们绝不会把伊克斯交给那些肮脏的特莱拉人。”隆博看起来并不是生气，而是困惑。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能……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大人。”

隆博勃然大怒，咆哮着命令下属给他武器。一名警卫无奈之下只得打开了车厢下面的一个柜子，拿出了两把箭弹手枪和两条屏蔽场腰带，递给两位王子。

雷托二话不说，立刻戴上了屏蔽场腰带，按下了测试按钮，确认防护功能完好。箭弹手枪拿在手里时，他突然感到浑身一阵冰冷。他检查了致命箭弹的弹夹，然后从警卫那里又拿了两包箭弹，把它们统统塞进屏蔽场腰带的隔层里。

伴随着隆隆的轰鸣声，逃生舱驶进了一条又长又漆黑的隧道里。雷托看到前面出现了一道亮光，光线越来越亮，光圈也越来越大。他想起了父亲对他说过的关于特莱拉的事情：“他们致力于摧毁一切类似思维机器的东西。”伊克斯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他们的目标。

前面的亮光照在他们身上，光线亮得刺眼，让人睁不开眼睛，他们一头冲进了那片炫目的亮光之中。

群体之中的宗教和律法必须是统一的。任何的不服从行为都必须被判定为是一种罪，需要受到宗教的惩罚。这样将会带来双重的益处，即群体将更加服从并获得更大的勇气。因此我们不能过多地依靠个人的勇气，而是要依靠全体民众的勇气。

——帕多特·凯恩斯在穴地集会演讲时的致辞

帕多特·凯恩斯丝毫没有察觉自己的命运已被判定。此时的他正在忠实的同伴欧姆恩和图洛克的陪同下，在穴地隧道里散步。他们三个人前去探望正在家里休息和养伤的斯第尔格。

一看到有客人前来探访，瘦削的斯第尔格立刻就从病床上坐了起来。虽然他伤得很重，几乎要了他的命，但这个年轻的弗雷曼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几乎完全康复了。“我欠了你生命的水债，行星学家。”他说着，然后非常严肃地往洞穴的地板上吐了口唾沫。

凯恩斯先是吃了一惊，然后才恍然大悟。他清楚水对这些人的重要性，尤其是人体内那宝贵的水分。所以对斯第尔格来说，一滴唾液，便是自己给予对方的莫大尊敬和感恩。“我……感谢你的水，斯第尔格，”凯恩斯勉强笑了笑，说道，“不过剩下的水，你还是先自己留着吧。我希望你一切都好。”

弗丽思，斯第尔格那位文静的妹妹，一直守在年轻人的床边，总是忙个不停。她那双蓝色的眼睛总是看看这儿，又看看那儿，不停地找事情做。她久久地凝视凯恩斯，仿佛在打量他，但她的表情却又难

以捉摸，让人猜不透她在想什么。最后，她悄悄地溜出去，拿来了更多的药膏，好让她的哥哥伤口恢复得更快。

从斯第尔格这里离开后，凯恩斯继续沿着狭窄的穴地通道而行，好奇的人们聚集在他身后，听着他说话。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位身材高大、一脸胡茬的行星学家仍然是一个新鲜而有趣的人物。他那些富有远见的疯话听起来荒谬可笑，完全是不着边际的幻想，但不管怎样，就连穴地里的孩子们也被其吸引了，都跟随在这个陌生人的身后。

当他演讲的时候，周围总是围着一群一脸困惑但又窃窃私语的人们，他们随着凯恩斯的手，抬头凝视穴地的屋顶，仿佛能从那里看到开阔的天空。虽然这些弗雷曼人都很努力了，但他们还是想象不出沙漠之上，会出现乌云压顶、大雨倾盆的景象。空荡荡的天空竟然能落下水珠？这也太胡扯了吧！

一些孩子一想到沙丘会下雨，就忍不住笑了起来，但凯恩斯依然继续讲，向大家解释他将如何一步步把空气中最微小的水蒸气收集起来。他会在黑夜里收集每一滴露珠，并按照所需要的方式，一点点扭转厄拉科斯的气候，为创造一个崭新又充满生机的生态系统铺平道路。

“你们必须从工程学的角度来思考这个世界。”凯恩斯用专家的语气说道。他很高兴能有这么一大群聚精会神听他演讲的听众，虽然他不确定他们究竟能听懂多少。“从整体上看，一颗星球仅仅是能量的体现，就像一台受太阳驱动的机器，”他降低音量，低头对一个大眼睛的年轻女孩说道，“它需要按照我们的需求被重新改造。我们这

些生活在沙丘上的人，是有能力做到的……但我们真的有决心、毅力和动力吗？”

他把目光转向其他人：“这就要看我们的了。”

到现在为止，凯恩斯的大部分演讲，欧姆和图洛克都听过。起初他们对凯恩斯的想法和理念嗤之以鼻，但最终他们还是渐渐理解了他所说的话。如今的他们，越听就越觉得他的话里充满无限奔放的热情和光明磊落的诚实，也越来越相信他所说的话。为什么不能有梦想呢？从那些听众脸上的表情，他们能够看出，其他的弗雷曼人也开始相信这颗星球所能拥有的各种可能了。

穴地的长老们则认为这些相信了凯恩斯的话，改变自己想法的人属于过分乐观，过于轻信别人了。但凯恩斯却毫不气馁，继续传播他的思想，哪怕在人们眼里他是异想天开。

穴地的耐布海纳尔表情严肃，眯起他唯一的那只眼睛，递出那把仍在剑鞘里神圣无比的晶牙匕。一名强壮的勇士笔直地站在他面前，伸出手来，接过那把匕首。

耐布庄严肃穆地吟诵着充满仪式性的词句。“列特家族中的长子乌列特，你被我们所拣选，为了穴地的利益而执行此项任务。你在与哈克南人的战斗中多次得胜，证明了你的强大。你是我们穴地最出色的沙虫骑手，也是弗雷曼人中最伟大的战士之一。”

乌列特是个中年人，五官粗犷，他听完耐布的话，深深鞠了一躬。他的双手仍然平伸，镇定自若，没有丝毫退缩。虽然他是个虔诚的信徒，但心中仍隐忍着一丝敬畏。

“拿着这把神圣的晶牙匕，乌列特。”海纳尔握住雕花的刀柄，从剑鞘里拔出那把长长的乳白色匕首。晶牙匕是弗雷曼人的圣物，是由沙虫的水晶牙齿制成。这把特殊的匕首与它的主人命运相连，生死相随，它的主人死后，这把匕首就会自行溶解。

“你的匕首已经受过剧毒的生命之水的浸礼，得到了夏胡鲁的庇佑，”海纳尔继续说道，“按照我们的传统，这把神圣之剑出鞘，必要染血。”

乌列特拿起武器，突然感觉到自己重任在肩。他是个非常迷信的人，曾经在沙漠里见过无数沙虫，也曾经多次骑在它们身上。但他从不允许自己过多地去了解这种巨大的生物。因为他心里始终无法摆脱一个认知——这些沙虫便是伟大宇宙之主的化身。

“我绝不会辜负夏胡鲁的意愿。”乌列特接过了那把匕首，把它高举过头顶，有毒的刀尖朝着自己。

其他的长老们站在独眼的耐布身后，意志坚定。“带上两个司水员[51]跟着你，”海纳尔说，“把那个行星学家体内的水分收集起来，让他的水能为穴地所用。”

“也许我们应该取出那个行星学家体内的一部分水，种一棵灌木来纪念他。”阿利德说。但没一个人出来支持他的这个建议。

身材高大而勇猛的弗雷曼战士乌列特从石墙围成的房间里走了出来。他并不惧怕这位行星学家，不过这个外来人一直热切地谈论着他那疯狂而又荒诞不经的计划，仿佛他是被神谕所指引一样。想到这里，这位刺客突然觉得后脊发冷，忍不住一阵战栗。

乌列特眯起他那双深蓝色的眼睛，大步流星走过阴暗的通道，同时忙不迭地甩掉了脑子里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两名司水员跟在他身后，手里拿着空瓶，准备收集凯恩斯的血液，还带着吸水布，用来吸取有可能溅洒在石头地板上的每一滴血。

那个行星学家并不难找，因为总有一大群人跟随着他。那些人的脸上有的充满敬畏之情，有的显出狐疑之色。凯恩斯要比所有人的身材都要高大，因此显得有些鹤立鸡群。他漫无目的地走在一条通道上，边走边挥舞手臂，高谈阔论。众人都小心翼翼地跟在他身后，保持着一小段距离，偶尔会有人向他提问，但大多时候都是在认真地聆听。

“人类的问题，不在于有多少人能在这个体系中生存下来，”当乌列特手握匕首，面色沉重地悄悄逼近时，凯恩斯还在说话，“而在于那些生存下来的人，以什么样的方式活着。”

乌列特迈着坚定的脚步，穿过人群边缘，缓缓靠近。行星学家的听众们看到了悄然而至的刺客以及他手里握着的匕首。于是他们立刻闪到一旁，心照不宣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些人表情失望，有些人则面露惧色。所有人都一下子陷入了沉默。这就是弗雷曼人的生存方式。

凯恩斯则完全没有察觉。他用一根手指在空中画了一个圈：“在这里，开阔的水源是有可能出现的，只要做出一些切实可行且细微的改变就能实现。只要你们帮我，就一定能将这梦想变成现实。想想看——在广阔的天地中，大家可以不用穿蒸馏服就能自由地出行。”他指向离他最近的两个孩子，那两个孩子害羞地向后退。凯恩斯看着他们接着说道：“你们试着想象一下：空气中水分充足，你们再也不需要穿厚重的蒸馏服了。”

“你的意思是，沙丘里甚至会有池塘，而我们可以随时从池塘里舀水喝吗？”一名满腹狐疑的听众用讽刺的语气问道。

“就是这样。我在很多星球上都见过池塘，所以我们当然可以在沙丘开凿出池塘来。有了捕风器，你们就可以从空气中获取水分，并将其用于种植花草和灌木，以及任何可以将水分锁在细胞和根系里的植物。实际上，除了建造开阔的池塘外，我们甚至可以在果园里采摘鲜美多汁的水果。”

乌列特有些犹豫不决地向前迈步。跟在他身后的两名司水员则稍稍退后。因为目标被杀之后才用得上他们。

“什么水果呢？”一个女孩问道。

“哦，你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凯恩斯回答，“但我们首先要调理好土壤条件和湿度。也许可以在岩石斜坡上种植一些葡萄。不知道厄拉齐恩葡萄酒会是什么味道……”他笑了笑，接着又说，“还有又大又圆的橘子。啊，我很喜欢吃橘子！小时候，我的父母在萨鲁撒·塞康达斯星种过一棵橘树。结出来的橘子表面有一层坚韧的外皮，但

你把它剥开之后，会发现里面的果实是一瓣一瓣的，甜美多汁，那橙色别提有多鲜艳了，你们绝对想象不到。”

乌列特眼前只有一片血红色的薄雾。他的脑海中只有两个字：任务。那两个字就像熊熊的火焰一般在他的胸中燃烧，除此之外，视野中其余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了。穴地耐布海纳尔的命令在他脑袋里回响。他走进一片空旷的区域，人们都簇拥到了行星学家跟前，去听他那激情四射的演说。乌列特努力让自己不去听那些令人心动的梦想，不去想象凯恩斯所描绘出的景象。显然，这个人是个恶魔，是被派来扭曲人们思想的……

乌列特死死盯着前方，而凯恩斯则继续走在通道上，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位前来杀他的刺客。他挥舞手臂，又勾勒出一幅幅诱人的景象，辽阔的草原、纵横的河道、还有茂密的森林。他在众人的想象中，描绘出令人心驰神往的画作。这位行星学家舔了舔嘴唇，仿佛已经品尝到了沙丘里盛产出的美酒的香醇味道。

乌列特走到凯恩斯面前，举起了那把浸过毒液的晶牙匕。

正在演讲的凯恩斯突然注意到面前出现的这个陌生人，仿佛对他突然打断自己的演讲而感到十分生气，他眨了眨眼睛，简单地说了一句：“走开。”然后走过乌列特身边，继续向前走去。

“啊，森林！郁郁葱葱，一望无际，山丘、沼泽和宽阔的山谷里，皆是苍松翠柏，枝繁叶茂。在古老的年代里，沙子会侵蚀和破坏植物，但在崭新的沙丘之上，情况却恰恰相反：风会把种子吹到星球各处，越来越多的树木和其他植物会破土而出，像孩子们一样茁壮成长。”

刺客一下子愣住了，自己竟然这么随意地就他被打发走了。他竟然叫我“走开”。同时他也被自己即将要做的事吓住了，如果他现在杀了此人，那么自此之后，弗雷曼人就会把他叫做“弗雷曼人梦想的毁灭者——乌列特”。

“不过，首先，我们必须在岩石上安装捕风器，”凯恩斯讲解道，“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系统，建造起来很容易。这种捕风器会收集空气中的水分，并将水分汇集到我们可以使用的地方。最终我们将会拥有巨大的地下集水池，容纳所有收集来的水。这是将水从星球上的水收集回星球表面的第一步。是的，我再说一遍，沙丘上曾经有自由流动的水源，我发现了许多这里有过的水源的迹象。”

乌列特惊愕地盯着手里的那把带毒的匕首，不敢相信这个人居然一点儿也不怕他。“走开”。凯恩斯毅然决然地直面自己的死亡，径直从死神身边走过。这是神在指引他啊。

乌列特手持匕首，僵立不动，那个手无寸铁，没有任何保护的帝国特使似乎在嘲笑自己。他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匕首刺进那个男人的脊背，让他当场毙命的。

但是现在动弹不得的却是刺客本人。

他看到了那个行星学家无比坚定的信心，仿佛受到了某位神祇的保护和庇佑。这个卓绝的男人对沙丘未来的卓识远见已经俘虏了这些族人的心。而弗雷曼人，世世代代过着艰苦的生活，无数的敌人将他们从一个星球驱赶到另一个星球，让他们流离失所，漂泊不定，所以他们的确需要一个梦想。

也许冥冥之中，上天终于派来了一位指引他们的人，一位先知。如果乌列特胆敢杀害神所派来的使者，杀死弗雷曼人长久以来苦苦等候的先知，那么他的灵魂定将受到永远的诅咒！

但他毕竟接受了穴地首领派给他的任务，也十分清楚晶牙匕不见血便不能收鞘。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用匕首在那个人身上轻轻划一下，也会要了他的性命，因为刀刃上浸了毒，哪怕最轻微的划伤也会致命。

乌列特面临着两难的选择，那双握在刀柄上的手颤抖起来。

正在慷慨激昂、滔滔不绝地说着捕风器安装位置的凯恩斯，并没有发现周围所有的人都突然安静了下来。他的听众们正看着他们族人当中最受尊敬的勇士，都明白即将发生什么。

这时，乌列特口水直流。他努力不让自己去想象那些有人的画面，但是——就像在梦中一样——他仿佛看到了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新鲜橘子，尝到了那甜美多汁的水果味道……一口咬下去，满口香甜的果汁，就像开阔的池塘里潺潺的流水一般。人人都将会拥有足够的水源。

乌列特举起匕首，准备出手，他向后退了一步，接着又退了一步。当他退到第三步时，凯恩斯说到了一望无际的小麦和黑麦稻田，覆盖了整个平原，另外每年春天的时候，天上还会下起蒙蒙细雨，滋润稻田。

这个刺客突然转过身来，神情恍惚，脑子里只回荡着神的使者对他说的那两个字：“走开。”

乌列特转过身，低头盯着手里的匕首。然后，他身形晃动，向前迈了一步，接着停下脚步，又踉踉跄跄地向前走着，最后故意地——一下子栽倒在那把匕首上。他的膝盖并没有弯曲，也没有丝毫退缩或避开死亡的命运，而是任凭自己脸朝下，一头倒在地上，让刀尖刺入自己的身体。沾了毒药的晶牙匕穿透他的胸骨，直直插进他的心脏。他趴在石板地上，身子不住地颤抖。片刻间，乌列特就一命呜呼了，身上也没有过多地出血。

穴地里的众人看到刚刚发生的这一幕吓得惊声尖叫，纷纷向后退。此时，所有的弗雷曼人都带着崇拜而敬畏的目光看向凯恩斯，而凯恩斯的演讲也终于断断续续地停了下来。他转过身，看到了那个弗雷曼人刚刚为他所作出的牺牲，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之血。

“这是怎么回事？”凯恩斯震惊地问道，“这个人是谁？”

两名司水员立刻冲上前来，把乌列特的尸体移走。随着一阵沙沙声，两名司水员脱下了他的长袍，给他盖上毯子，用毛巾和布擦拭从他身上流出的鲜血，然后迅速把倒在地上的刺客抬走，移到了瓦努伊亡者蒸馏器室里，以待处理。

而此时，其他的弗雷曼人都带着崇敬的神情看向凯恩斯。“看呐！神向我们显灵了，告诉了我们该怎么做，”一个弗雷曼女人宣布，“乌列特之死是神的启示。神祇是通过帕多特·凯恩斯之口来给我们传达神谕。”

“乌玛，凯恩斯。”有人说道。意为先知凯恩斯。

一个男人站起来，望着周围的众人，大声喊道：“如果到现在我们还不相信他的话，那我们就太愚蠢了。”

穴地里的其他人像离弦之箭一般地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只是凯恩斯并不了解弗雷曼人的宗教，所以完全无法理解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过，从这一刻起，他知道今后他再也不用费尽心力劝别人听他的话了。

从来没有人见过女性的特莱拉人，即使有的话，那些女人也死了，没能把这件事传出去。由于特莱拉人对基因操控极为热衷——请见本报告中关于克隆人和死灵的研究备忘录——因此这一事实引发出了一系列其他问题。

——贝尼·杰瑟里特分析报告

一名带着全部信使证件的伊克斯女人，拿着呈给皇帝的重要公报，气喘吁吁地来到了凯坦星。她大步走进宫殿，脚步匆匆，没有丝毫停留。伊克斯的次人们造反的可怕消息，就连伊克斯的官方大使卡马尔·皮尔鲁都毫不知情。

由于在行星之间并不存在瞬时折叠空间[52]通信，因此有资质证明和担保的信使预订了一架特快远航机的座位，并将所有的发信者所要发送的个人信息快速储存在记忆里，以便之后传达给指定收件人。最终的效果比无线电或者其他电子信号要快得多，因为通过信号传递得耗时数年才能穿越浩瀚无边的太空。

在两名宇航公会人员的护送下，信使尤塔·布蕾安排了与皇帝直接会面。这位女士坚定地拒绝向她所属星球的大使透露任何消息，因此大使得知消息后，立刻急匆匆冲进了觐见厅。华丽的金狮宝座上空无一人，埃尔鲁德又一次称病不能上朝。

“这份公报要亲自呈给皇帝阅览，是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伯爵的私人要求，而且十分紧急。”布蕾眼神冷酷地看向皮尔鲁大使，对他说道。宇航公会和宇联公司使用各种严酷的技术手段来培训官方信

使，给他们洗脑，以保证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并确保信使无比忠诚于其任务。“但是，请留在这里别走，大使先生。我还带来了一个重大的消息，即伊克斯很有可能会失陷，政权垮台。所以您必须了解目前的局势和情况。”

皮尔鲁大使喘着粗气，恳求信使能提供更多的信息，但那名女信使始终保持沉默，随后，她把宇航公会护送人员和伊克斯大使留在了觐见厅里，自己转身而去。萨多卡卫兵在检查了她的信使证件之后，把她领进了埃尔鲁德寝室旁边的前厅接待室。

皇帝穿着一件长袍，领口上别着帝国的徽章，整个人看上去老态龙钟，面容憔悴。他颓然地坐在一张高背椅上，脚下踩着一个温热的垫脚凳。他身旁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看起来很尖酸刻薄的男人，留着两撇向下耷拉的胡子，此人便是宫廷内侍艾肯·海斯班。

看到老皇帝无精打采地坐在普普通通的椅子上，而不是威严地坐在巨大的宝座之上，布蕾感到十分惊讶。皇帝那双略带蓝色的眼睛里满是疲惫，一看就是疾病缠身，他那像树枝一样枯瘦的脖子，几乎连脑袋都支撑不住了。埃尔鲁德看上去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倒下去。

女信使匆匆鞠了一躬，然后朗声说道：“陛下，在下是从伊克斯来的信使尤塔·布蕾，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伯爵有要事相求。”

一听到老对头的名字，皇帝一下子皱起了眉头，但什么也没说，只是耐心地等待着，就像一只猛兽一样，准备随时朝猎物猛扑上去。他咳嗽了一声，像是把什么东西吐到了一条蕾丝花边手帕上。“你说吧，我听着呢。”

“只能皇帝陛下一个人听。”她冷冷地看着海斯班，说道。

“什么？”埃尔鲁德轻笑了一声，说道，“我的耳朵不太好，听不清了，这位尊贵的先生就是我的耳朵，我是不是应该说‘我的两只耳朵’？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应该用复数？”

宫廷内侍弯下腰，对老皇帝耳语了几句。

“他告诉我说耳朵就行了。”埃尔鲁德赞同地点了点头。

“那好吧。”布蕾说。她背诵出了印刻在记忆中的信息，甚至用了多米尼克·维尔纽斯的语气和语调。

“我们遭受到了特莱拉人的攻击，他们伪装成伊克斯内部的叛乱，向我们发动袭击。特莱拉派出变脸者伪装成次人渗透进来，并煽动次人发动暴乱。叛乱者利用这些奸诈的手段，暗中作乱，使我们措手不及。我们的大部分防御设施有的被摧毁，有的被敌人占领。他们就像疯子一样，口中高喊着‘圣战！圣战！’”

“神圣战争？”海斯班问道，“怎么回事？那伊克斯现在怎么样了？”

“目前情况尚不知晓，内侍大人。特莱拉人是出了名的宗教狂热分子。我们培育出的次人只会遵照指令行事，因此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操纵和利用。”尤塔·布蕾犹豫了一下，嘴唇微微颤抖着，“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伯爵诚敬地乞求陛下立刻派萨多卡军队前往伊克斯，帮助镇压叛乱，制止此次的非法暴乱行径。”

女信使详细叙述了伊克斯星上的具体情况，以及特莱拉叛军的位置，包括叛乱的规模、被摧毁的生产设施以及遭受暴乱侵害的伊克斯公民伤亡情况。特别是，受害者中有一位伊克斯大使的妻子，同时也是宇航公会银行的高管，她在公会使馆大楼的爆炸袭击中丧生了。

“他们太过分了。”海斯班气愤不已，看上去就像打算要亲自发布指令，派军队保护伊克斯似的。维尔纽斯家族的要求无疑是十分合理的。于是他低头看向皇帝，说道：“陛下，如果特莱拉要指控伊克斯违反了大联合协定中的规定，那他们应该在兰兹拉德联合会法庭上公开提出申诉才对。”

尽管空气中弥漫着熏香，珍珠母托盘上摆放着香气诱人的茶点，但布蕾仍然能闻到一股令人作呕的酸臭味，在闷热的接待室里这气味尤为强烈。埃尔鲁德似乎被自己身上那身厚重的长袍压得坐立难安。他眯起浑浊的眼睛，说道：“你们的要求我们会给予考虑的，信使。我觉得我现在需要休息一下，要知道这是医生的嘱咐。这件事我们明天再讨论吧。宫里茶点你可以尽情享用，另外你也可以从宫中的贵宾厅里选一个房间作为住宿之所。你可能还要去见伊克斯大使吧。”

女信使的眼中露出惊恐而警戒的神色。“这个消息已经发出好几个小时了，陛下。我们已经处于绝境，情况岌岌可危。我奉命来向您禀报，维尔纽斯伯爵认为形势危急，刻不容缓，否则伊克斯将会万劫不复。”

海斯班十分困惑，不明白埃尔鲁德为什么不立即采取行动，不过他还是大声喝令道：“小姐，陛下已经发话，所以别再说了，不可再向皇帝陛下汇报任何消息，也不可再向陛下提出任何要求。”

“非常抱歉，皇帝陛下。请原谅我情绪过激了，但今天我亲眼看到我的星球遭受到致命的攻击。所以请问我该如何向维尔纽斯伯爵回话呢？”

“耐心点儿。等我考虑好了会及时回复他的。”

布蕾被吓得面无血色，连忙追问道：“那请问要等到什么时候？”

“大胆！”埃尔鲁德厉声呵斥，“还不给我退下。”他怒视女信使说道。

宫廷内侍海斯班走上前，一只手放在布蕾的肩头，把她带到门口，同时神色狐疑地回过头，看了皇帝一眼。

“那好吧，陛下，微臣告退。”布蕾鞠了一躬，训练有素的萨多卡卫兵立即护送她离开了房间。

埃尔鲁德并不是没有察觉到，女信使意识到自己的任务失败时脸上那愤怒和绝望的表情。他也看到了女信使眼中隐忍着绝望的泪水。虽然这在他意料之中，但还是令人厌烦。

不过一切都在按照计划顺利进行着。

伊克斯信使和宫廷内侍一走，太子沙达姆和芬伦就走进了前厅接待室，站在埃尔鲁德面前。老皇帝知道他们一直在暗中偷听。

“你们俩这下见识到了吧，嗯？”埃尔鲁德说，“好好看，认真学。”

“是，遵命，父皇。您真是英明果断，手段高明。事情正如您所料想的那样，顺利进行。”当然是在我和芬伦的暗中帮助之下。

皇帝眉开眼笑，然后忍不住一阵咳嗽：“我的萨多卡军队可能比特莱拉人更有效率，但我不能冒险过早暴露自己。如果伊克斯正式向兰兹拉德联合会提出申诉的话，可能会引来麻烦。我们必须尽快将维尔纽斯家族铲除，让特莱拉人接管伊克斯，成为我们的傀儡。之后，我会派萨多卡军队前去占领伊克斯，镇压骚乱，确保特莱拉人顺利接管伊克斯。”

“嗯－嗯－嗯－嗯－啊，也许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促使权力平稳而有序地交接’，而不是用‘镇压’这个词。”

埃尔鲁德那像纸一样薄的嘴唇微微张合，冷笑起来，露出了黑黄的牙齿，再加上他那稀疏的头发，和皮包骨头的脸，让他的整个脑袋看起来就像个骷髅一样。“你瞧，哈什米尔，你正在学习如何成为一名政治家——不过你的方法还是太过直接了。”

推翻统治伊克斯的维尔纽斯家族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他们三个人都心知肚明，而且他们三人也都还没提起，在希达尔·芬·阿吉迪卡在伊克斯进行人工香料研究之后，他们都将会得到什么利益和好处。

宫廷内侍海斯班急急忙忙地赶回了接待室，显得十分慌乱。他向皇帝鞠了一躬，说道：“陛下，请恕我直言。在我把信使送回宇航公

会护卫队后，她告诉他们您拒绝按照帝国的规定行事。她已经同皮尔鲁大使一起，联合要求立即会见兰兹拉德联合会成员。”

“嗯—嗯—嗯—嗯，她正在您背后搞小动作呢，陛下。”芬伦说。

“荒唐，”老皇帝厉声说，然后开始寻找永远都放在他手边的香料啤酒，“区区一个信使怎会知晓帝国的规章律法？”

“虽然他们没有资格接受全面的门泰特训练，但有资质执照的信使有着惊人且超乎寻常的记忆力，陛下。”芬伦站在内侍海斯班常站的位置，凑到皇帝耳边对他说道。

“她是无法理解帝国的策略，但帝国的各项规章制度和条例可都在她的大脑里，她甚至当着我的面，一口气背了好几条。”

“啊，是的，但是皇帝陛下还没有做出决定呢，她怎么就反对起皇帝来了呢？”沙达姆问道。

海斯班拽了拽他那下垂的胡子，直视太子，眉头皱得更紧了。但他并没有因为沙达姆无视帝国的律法而责骂他，始终保持隐忍克制。“根据兰兹拉德联合会联邦议会和科瑞诺家族之间的协议，皇帝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支援伊克斯或是召开紧急安全会议，共同商议此事。如果您的父亲在一个小时内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那么伊克斯大使有权亲自召集兰兹拉德联合会举行会议。”

“安全会议？”埃尔鲁德嗤笑了一声，先看了看内侍海斯班，然后又看了眼芬伦，以求协助，“那个可恶的女人这是引用的哪条法律啊？”

“大联合协定第三十六卷，第六章第三条。”

“那条说的是什么？”

海斯班深吸了一口气道：“是关于家族之间冲突的规定，如果冲突的其中一方向皇帝提出了申诉，那么规定中指出，皇帝不可偏袒冲突双方的任何一方。在这种情况下，您必须保持中立的立场，并对冲突做出仲裁。中立，是的，没错——但中立并不是作壁上观，而是您必须采取行动。”海斯班急忙上前一步，“陛下，臣实在想不通您为何要拖延，没有马上做出决定。当然，您肯定是不会站在……站在特莱拉人那边的，是吧？”

“很多事情你不明白，海斯班，”皇帝说，“照我说的去做就是了。”内侍惊讶不已，就像被什么东西蜇了一下似的，整个人僵在了原地。

“呃－嗯－嗯－嗯。”芬伦在皇帝坐的那把高背椅后面踱来踱去，然后从一个茶点托盘上抓起了一块蜜饯水果威化饼，“严格来说，信使是对的，陛下。这件事您不可耽搁，更别说拖一两天了。但规定里还说，如果召开兰兹拉德联合会安全会议的话，就必须讨论出一个结果来，没有做出决定的话，安全会议就不能结束。”芬伦一根手指摩挲着自己的嘴唇，像是在思考着什么。“冲突的各方及其代表都有权参加该会议。就伊克斯的目前情况来看，出席会议的代表有可能是宇航公会和皮尔鲁大使——不过我要补充一句，皮尔鲁大使的一个儿子正在伊克斯的暴乱中，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而他的另一个儿子最近刚刚加入了宇航公会。”

“不过别忘了，大使的妻子已经在暴乱中丧生，”海斯班说，“伊克斯的人民正危在旦夕。”

“考虑到我们计划让特莱拉使用伊克斯的生产设施，所以最好也不要让宇航公会参与进来。”沙达姆说道。

“计划？”内侍突然发现这么重要的事情，他竟然被排除在外，毫不知情，不禁感到十分惊恐不安。他转向埃尔鲁德问道：“什么计划，陛下？”

“以后再告诉你，艾肯。”皇帝皱起了眉头，似乎很不舒服，坐在一起上扭动了几下，把长袍拉到因驼背而凹陷的胸前，“那个该死的女人！”

“宇航公会的人正在大厅里等着她呢，”海斯班继续施压，“皮尔鲁大使要求见您。过不了多久，其他的几个家族就会听到风声，他们也会坚持要求您尽快采取行动的——特别是那些在宇联公司拥有董事席位的家族。伊克斯的动乱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至少在不久的将来，损失将会十分巨大。”

“把帝国所有律法给我拿来，再派两名门泰特来，我要亲自指导分析律法，找出办法让我们摆脱这个麻烦！”皇帝因为即将面临危机而突然打起了精神，变得警觉起来，“科瑞诺家族不得干涉特莱拉接管伊克斯，因为我们的未来就靠它了。”

“遵……遵命，陛下。”海斯班鞠躬离开，随着衣角的沙沙声，他衣袍上的那一抹深蓝色渐渐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中。虽然他仍旧困惑不已，但依然忠心地听从了皇帝的命令。

几分钟后，一名仆人带着一个投影仪和一面椭圆形的黑色强化玻璃屏幕走进了前厅接待室。仆人忙碌起来，在一张桌子上设置好投影仪。芬伦则移到一旁，好让皇帝看得更清楚些。

海斯班回来了，身旁两侧跟着两位门泰特，他们的嘴唇都被纱芙果汁染得鲜红。门外，萨多卡精兵挡住了几名要求进入接待室的代表。在喧嚣声中，有一个高亢激动的声音十分突出，而且很容易就听出来，说话的人正是伊克斯大使皮尔鲁。

芬伦调出志贺藤卷轴里的记录数据。与此同时，内侍海斯班为两位御用门泰特总结和说明此次事件和相关问题。一幅幅图像在桌上舞动——都是印着黑体字的加拉赫语。沙达姆紧挨着他的朋友，深深凝视画面上的那些律法，仿佛能洞察到其他人发现不到的细微之处。

两名门泰特站得笔直，目光深邃，仿佛正各自对各项律法及附带条款进行分析。“首先，”其中一位门泰特说，“请看第六章第三条。”

一行行文字在投影仪上迅速滚动，模糊成一片，最后停在了特定的一个页面上。其中一段文字被标注成红色，另一个复制的全息页面则悬浮在半空中。复制的那一页飘到了皇帝的腿上，这样一来，皇帝和其他人就都可以看到了。

“这条不行，”另一个门泰特说，“请参照第十二卷，第七十八章第三条。”

埃尔鲁德身子前倾，仔细阅读上面的法律规定。然后他一只手伸向全息页面，愤怒地一挥，那一页就不见了。“该死的宇航公会，”

他气愤地说，“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到时要让你们跪在我面前，磕头求饶，等我们——”芬伦忽然清了清嗓子，打断了皇帝的话，以免他泄露太多信息。

全息投影仪开始再次搜索律法，而门泰特们则陷入了沉默。内侍海斯班倾身向前，仔细研究在他面前缓慢播放的律法书页。

“把这些条例规定什么的都给我烧了！这就是我想要做的，放一颗原子弹把这些律法都炸毁了，”埃尔鲁德火冒三丈地骂道，“统治帝国的人还是不是我啊？那为什么我总得畏畏缩缩的，不但得迎合兰兹拉德联合会，还得小心翼翼不能招惹宇航公会……皇帝应该是九五之尊，高高在上，不应该这样向其他势力低头啊。”

“你说得完全正确，陛下，”海斯班也很赞同，“但是我们深陷在由各种条约协定以及各个联盟构成的一张网中，无法摆脱束缚。”

“这一条也许行，”芬伦突然说道，“《圣战协议补充条例》第十九章，对，哦，第四条，”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着，“在涉及芭特勒圣战以及圣战之后设立的各项约束和规定问题上，皇帝拥有额外的权限，对那些违反圣战协议，私自创造思维机器者，皇帝有权做决定对其予以惩罚。”

皇帝那双浑浊而凹陷的眼睛突然间有了光彩。“啊，既然伊克斯的确可能有违规的问题，那么也许我们可以秉着‘谨慎’的态度，合理合法地处理伊克斯的情况。特别是我们最近收到了不少关于伊克斯违规开发机器的报告，令人深感不安。”

“真是这样吗？”宫廷内侍问道。

“当然了，还记得黑市上售卖的智能自学型战斗机器人吗？的确需要更加仔细地审查。”

沙达姆和芬伦相视一笑。他们都知道这样的观点和立场可能无法长期站住脚，但眼下，埃尔鲁德需要的只是拖延时间，推迟采取行动就可以了。因为再过一两天，特莱拉人就会取得胜利，成功推翻维尔纽斯家族并占领伊克斯。没有外界的支援，维尔纽斯家族根本就没有翻身的机会。

海斯班仔细研究了律法条例上的加拉赫语，补充道：“按照这份附录所说，帕迪沙皇帝是‘圣战的神圣守护者’，负责保护它，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

“啊，是的。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要求特莱拉大使出示那些所谓的证据，然后给皮尔鲁一个规定的期限，给出回复，”沙达姆停了下来，看着芬伦，以求鼓励，“等期限到了之后，皇帝可以要求暂时停止敌对行动。”

“但那就太迟了。”宫廷内侍海斯班说。

“没错。伊克斯将会陷落，他们无论如何也无力回天了。”

就像许多美食一样，复仇是一道需要慢慢品尝的美味佳肴，需要文火慢熬，精工细作。

——埃尔鲁德九世皇帝，临终前的感悟

半个小时后，沙达姆看到气急败坏的大使进入了皇帝的接待室，要求与皇帝进行私人会面，以“解决问题”。在芬伦的建议下，皇帝换上了一套更正式的服装，并带有少量的军装风格。虽然他的父亲看上去蓬头垢面，邋遢不堪，不过换了身衣服之后，总算有了些皇帝该有的威严和领袖气质。

伊克斯大使面如满月，圆润肥厚，脸色粉红。他穿着一件大翻领的哔叽长袍，看上去皱巴巴的。他那稀疏的灰色头发有些凌乱，似乎并没有来得及仔细梳理。由于他承认自己并不熟知伊克斯星暴乱的具体情况，因此他还带上了亲眼目睹了伊克斯当前状况的目击者，即女信使尤塔·布蕾。

他们唯一能找到的特莱拉代表是一个叫莫夫拉·图伊的人，此人身材矮小，一头凌乱的橘色头发，皮肤灰白。这个男人怒视对面的伊克斯大使，流露出一种难以抑制的愤怒之色，那双黑色的小眼睛目光像刀子一样凌厉，仿佛要用眼神刺穿伊克斯大使身体似的。在此之前，皇帝和沙达姆等人简要地告诉了图伊会面时应该说些什么。

皮尔鲁大使仍旧对伊克斯的整个局势而感到震惊，直到现在才开始缓过神来，意识到自己的妻子司缇娜已经殒命，并为她的逝去而心痛不已地哀悼。在他看来，这一切就像是一场噩梦，不敢相信这是真

的。他步履艰难地走进接待室，心里却惴惴不安，他为自己的星球而焦急，为他目前的处境而忧虑，更为他下落不明的儿子克泰尔而担心。大使的目光环顾整个房间，似乎在皇帝身边的大臣和官员中寻找支持自己的人。当他看到那些人凛冽的目光时，不禁感到一阵透骨的寒意。

两名宇航公会的代表站在接待室的后侧，均是面无表情。其中一个人泛红的脸上有一道道的伤疤。另一个人的脑袋有些畸形，脑后鼓出一个大包。沙达姆以前也见过像他们这样的人。这些人之所以会变成这样，是因为刚开始接受宇航公会领航员培训时，便被淘汰，没能通过严格的选拔程序。

“我们先听听莫夫拉·图伊有什么话要说，”皇帝用刺耳的声音说，“我要听听他对此事作何解释。”

“还要问问他为什么进行这种前所未有的暴力行动！”皮尔鲁厉声说。但其他人却毫不理会他的愤怒。

“我们在伊克斯星上发现了非法活动，”特莱拉代表用像孩子一样的声音说道，“贝尼·特莱拉必须对其予以阻止，铲除祸害的根源，以防帝国中出现另一台邪恶的思维机器。如果我们放任不管的话，人类又将会遭受数千年的奴役。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这么做。”

“胡说！简直是信口开河！”皮尔鲁怒吼道，“在没有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你们凭什么肆意发动袭击？谁给你们的权力来充当执法者？你们根本没有证据，因为伊克斯星上没有任何非法活动。我们一直都严格遵守圣战后的各项规定。”

作为一名特莱拉人，图伊异常平静地注视房间里的每一个人，仿佛对皮尔鲁不屑一顾。“我们必须先发制人，以免对方毁掉进行非法活动的证据。难道我们还没有吸取大骚乱的教训吗？一旦智能机器被激活，它就会立刻开始报复，自行复制自己的能力，并像野火一样蔓延。伊克斯是所有机器思维的来源。我们特莱拉人愿继续将圣战坚持下去，只求能维护整个宇宙的安全，防止受到敌人的侵略和迫害。”虽然皮尔鲁大使比他高出两个头，但图伊仍然毫不畏惧，对他大喊着：“圣战！圣战！”

“好好看看你自己，先生，”皮尔鲁向后退了几步，说道，“你这行为毫无必要。”

“‘汝等不得创造像人一样思维的机器。’”特莱拉人厉声说道，“你和维尔纽斯家族将会因为你们犯下的罪而受到诅咒！”

“冷静点儿。”埃尔鲁德巧妙地掩饰住自己的笑意，示意图伊回到之前所站的位置。那个矮小的特莱拉代表虽不情愿，但依然听命照做了。

皮尔鲁和伊克斯信使低声商量了一下，语气听起来有些焦虑，然后皮尔鲁大使说道：“我请求皇帝陛下出示对方所谓非法行为的证据。贝尼·特莱拉的行径简直是无耻至极，他们没有向兰兹拉德联合会提交控诉便擅自向伊克斯发动攻击，破坏了我们的生产基地。”接着他又立刻加上一句：“并且他们也没有告知皇帝。”

“证据正在收集中，”图伊回答道，“包括你们伊克斯人在犯罪行为背后的真实动机。你们的利润率一直在下滑，这就使你们在宇联公会的成员资格变得岌岌可危。”

哈，沙达姆心想，他和哈什米尔·芬伦交换了一个眼神。那些报告被我们伪造得如此巧妙，简直是天衣无缝！芬伦篡改文件的本事真是无人能及。

“这简直是无稽之谈，”皮尔鲁说，“我们的利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尤其是在新型远航机的设计和制造项目上。你们问问宇航公会就知道了。你们特莱拉根本无权煽动事端，挑起如此的暴力——”

“我们有充分的权力，道德上的权力，来保护帝国不受另一个机器的统治。我们看穿了你们制造具有思维意识机器的动机和阴谋。难道你们的利益比人类的安全还重要吗？你们已经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皮尔鲁的太阳穴上青筋突突直跳，他失去了作为大使的冷静克制。“你这个满口胡言的混蛋，这完全是毁谤和污蔑！”他转向埃尔鲁德，“陛下，我要求您立刻派萨多卡军队前往伊克斯，镇压贝尼·特莱拉的非法入侵，保护我们的人民免受特莱拉的迫害。我们没有违反任何法律。”

“违反芭特勒圣战是最严重的一项指控。”皇帝用若有所思的语气说道，尽管事实上他对此根本毫不在意。他又捂住嘴，咳嗽了一声：“对于这项指控，不能掉以轻心。毕竟，考虑到后果……”埃尔鲁德慢吞吞地说着，沙达姆觉得很有趣。太子不禁对他那位命不久矣的父亲另眼相看，毕竟在有些方面，老皇帝还是值得赞赏和钦佩的。只是埃尔鲁德的统治早已过了鼎盛时期，是时候该给帝国注入新鲜的血液了。

信使开口发言了：“埃尔鲁德皇帝陛下，特莱拉一边在伊克斯发动猛烈进攻，一边在这里拖延时间。请您派萨多卡军队来强制其停止在伊克斯的敌对行动，然后让双方在法庭上陈述自己的意见，出示相关证据。”

皇帝不悦地皱起眉头，抬起瘦削的鼻子，冷眼看着女信使。“区区一个信使，没资格跟我争辩。”他扫了一眼萨多卡卫兵，说道：“把这个女人拉出去。”

女信使绝望至极，尖叫着说：“请原谅，陛下，但我是最熟知伊克斯目前危机的人，维尔纽斯大人指示我一定要不遗余力，采取一切办法拯救伊克斯。所以我们要求贝尼·特莱拉立刻拿出证据来，不然就立即从伊克斯撤军。他们根本不是在收集证据，而是在拖延时间！”

“你什么时候能把证据交给我？”皇帝目光转向图伊，问道。

“是他们所谓的证据。”皮尔鲁反驳道。

“三天，陛下。”

伊克斯人发出了抗议的喘息声。“可是陛下，三天他们就可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军事成果——并且捏造任何他们想要的证据，”皮尔鲁激动得眼露凶光，“他们已经杀害了我的妻子，摧毁了不计其数的建筑……我的儿子也下落不明。请不要再让他们烧杀抢掠三天了！”

皇帝思考了一下，大家也都安静了下来。“我相信你是在夸大伊克斯受到破坏的程度，好迫使我做出轻率的决定。考虑到指控的严重性，我更倾向于等待是否能收集到证据。”他看向自己的宫廷内侍，

说道：“你怎么看，艾肯？这样做是否符合帝国法律的规定呢？”海斯班低声表示赞同。

埃尔鲁德朝皮尔鲁点点头，仿佛在给他一个天大的人情：“不过，我认为应该在两天之内提交证据，而不是三天。这一点，能做到吗，图伊大使？”

“这有些困难，陛下，不过……微臣遵旨。”

皮尔鲁惊骇万分，气得满脸通红：“我的天啊，您怎么能站在……站在这群肮脏的特莱拉人一边，来陷害我们？”

“大使先生，万不可怀有成见，在我的王宫接待室里不可有如此偏见之辞。我对你们的伯爵始终怀有无限的敬意……当然，还有伯爵夫人珊多。”

沙达姆看着房间后侧的宇航公会代表。他们低声用密语交谈着。不一会儿，他们彼此点了点头。违反芭特勒圣战协定对他们来说是最为严重的事情。

“但是两天之内，我的星球就要失陷了。”皮尔鲁用哀求的眼神看着宇航公会的人，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但他们却沉默不语，甚至不愿迎上他的目光。

“你们不能这么做——你们会害死我们的人民！”尤塔·布蕾朝埃尔鲁德喊道。

“信使，你太冲动鲁莽了，就跟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一样。不要再考验我的耐心，”埃尔鲁德目光犀利地看向特莱拉的代表，命令

道：“图伊大使，两天之内务必要让我看到你们无可辩驳的证据，否则的话就把你们的军队撤出伊克斯。”

莫夫拉·图伊向皇帝鞠躬领命。他背对宇航公会的人，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意，但笑容很快就消失了。

“很好，”伊克斯大使气得浑身发抖，“我在此要求立即召开兰兹拉德联合会安全会议。”

“按照法律，你有权召集兰兹拉德联合会召开安全会议，”埃尔鲁德说道，“而我也已经按照我认为的对帝国最有利的原则对此事做出了裁决。莫夫拉·图伊将于两天后出席兰兹拉德联合会会议并发言，而你将拥有同样的权力。如果你希望在此期间回到自己的星球，我会为你安排一架特快远航机送你回去。但是记住，大使先生，如果这些指控的确属实，那么维尔纽斯家族将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赎偿自己的罪过。”

多米尼克·维尔纽斯擦了擦锃亮的光头上冒出的冷汗，打量从凯坦星回来的伊克斯大使。皮尔鲁刚刚向伯爵和伯爵夫人提交了一份令人震惊的报告。显然，大使急于在一片混乱的地下城市里寻找自己失踪的儿子，虽然他刚回到伊克斯还不到一个小时。现在他们三人站在位于岩顶深处的一个地下指挥中心里，毕竟战争期间，大王宫那个透明椭圆形办公室过于脆弱，不堪一击。在这儿可以听到机器运行的声

音，交通运输管道正在通过行星地壳里的地下通道，运送伊克斯的军队和设备。

防御战进行得并不顺利。通过处心积虑的策划和精心布置的攻击点，特莱拉人目前已经控制了大部分的地下世界。伊克斯人一步步被逼到绝境，防守范围越来越小。叛乱的次人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被包围的伊克斯守军，而特莱拉入侵者则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轻而易举地操控这些皮肤灰白的工人们。

“埃尔鲁德背叛了我们，亲爱的。”多米尼克搂着自己的妻子说道。他们身上只带着几件脏衣服和几件设法抢救回来的家当。现在他终于恍然大悟，一切都明白了。“我知道皇帝恨我，虽然他是个卑鄙之人，但我从没想到他会做出这种恶劣无耻的事来。要是我能证明这一点就好了。”

珊多夫人脸色苍白，看起来比以往更柔弱了。但她的眼睛里却显露出钢铁般的意志和视死如归的决心。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她那双动人的眼眸和盈润的朱唇周围，已经有了些许细纹，这是唯一能暴露她年纪之处，也时刻提醒多米尼克要日益珍惜她的美貌、爱心和善良。她走到多米尼克身旁，挽住他的胳膊说道：“我是不是应该去找他，乞求他的饶恕？他也许会念在往日的情分上……放我们一马。”

“我绝不会让你这么做的。他现在恨死你了，也恨我娶了你。鲁迪这个人没有半点同情心。”多米尼克紧握拳头，凝视皮尔鲁，但从大使的脸上看不到一丝希望。他回头看向珊多：“我很了解他，毫无疑问这一系列复杂的阴谋都是他一手策划的，即使他现在想收手也不行了。”

“即使我们取胜，也永远得不到战争赔款。我的家庭财产将会被尽数没收，我的个人权力也会被全部剥夺。”他压低了声音，试图掩饰自己内心的绝望，“这一切都是为了报复我，因为很久以前，我把他的女人从他身边夺走了。”

“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多米尼克，”珊多柔声说，“因为你让我成为你的妻子，而不是妾室。我一直都跟你说……”她的声音渐渐消失。

“我知道，亲爱的，”他握住爱人的手说道，“我也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是值得的……甚至包括眼前的这一切。”

“我听候您的命令，大人。”皮尔鲁大使焦灼不安地说道。他的儿子克泰尔现在还下落不明呢，也许正躲在哪里，也许正在跟敌人战斗，甚至也许已经死了。

多米尼克咬了咬牙道：“显然，维尔纽斯家族已经成了要被毁灭的目标，而且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所有捏造的指控都毫无意义，那些法律规定也都成了废纸，被撕成了碎片。皇帝想要摧毁我们，而我们却无法与科瑞诺家族抗衡，尤其是面对如此毫不留情的背叛。我毫不怀疑兰兹拉德联合会将会故意拖延，等到维尔纽斯家族倒台，他们再扑上来抢夺战利品。”他怒目而视，挺起宽阔的肩膀，站得更加笔直，“我们将带着家族的原子武器和屏蔽场，逃离帝国的魔爪。”

皮尔鲁发出了一声抗议。“我们要……要变节吗，大人？那我们其他人呢？”

“很遗憾，卡马尔，我们别无选择。这是我们逃离命运的唯一办法。我希望你联系一下宇航公会，请求提供紧急运输援助，要求他们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支援，因为这是他们欠我们的。宇航公会的人亲眼见到了你和皇帝的会面，所以他们知道我们的处境。跟他们说我们想把自己的军队带走——其实本来也所剩无几了，”多米尼克沮丧地垂下头，“我从来没想过，会落到今天这步境地……竟然被驱逐出自己的宫殿和城市……”

大使僵直地点了点头，然后穿过一道闪着微光的防护门，离开了。

行政中心的一面墙上，有四个投影仪，都有画面在闪动。这些彩色投影画面是通过移动电子眼传送过来的，分别对应着整个星球不同地方的实时情况，只不过画面中全都是战争肆虐，硝烟四起的场面。伊克斯的局势还在继续恶化。

多米尼克摇了摇头，说道：“现在我们必须和最亲密的朋友以及仆人谈谈，告诉大家如果和我们留在一起会面临多么大的危险。和我们一起逃跑远比被特莱拉人征服要危险得多，处境也更加艰难。所有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愿选择，我们绝不会强迫他们跟我们一起走。作为一个变节的家族，所有家族成员以及支持我们的人，都将成为那些追名逐利者猎捕的对象。”

“赏金猎人，”珊多说道，声音里充满了悲伤和愤怒，“你和我必须分开，多米尼克——这样才更容易把敌人甩掉，增加我们逃生的机会。”

墙上的两块投影面板突然没有了图像，因为特莱拉人发现了传送信号的电子眼，并把它们摧毁了。

多米尼克柔声说道：“等我们的家族恢复名誉，重新掌管伊克斯之后，我们会永远记住我们在这里做过什么，说过什么。这就是历史。充满了戏剧性。让我告诉你一个小故事吧，一个类似的案例。”

“我喜欢听你讲故事，”珊多那坚强而柔美的脸上此刻充满了温柔的笑意，淡褐色的眼睛也变得顾盼生辉，神采飞舞，“快说吧，是什么可以给咱孙辈们讲的故事？”

一时间，多米尼克凝神地望着天花板上的一道新裂缝，凝望着水顺着墙壁流下来，然后开口讲道：“萨鲁撒·塞康达斯当年曾是帝国的首都。你知道他们后来为什么要把首都迁到凯坦星上吗？”

“好像是因为原子爆炸，”珊多回答说，“萨鲁撒在爆炸中被毁了。”

“按照帝国的版本，那是个不幸的意外事件。但是科瑞诺家族只能给出这一解释了，毕竟他们不想留给人们猜测和遐想的空间。但事情的真相却是起源于另一个变节的家族，一个豪门贵族，其家族的名字早已从历史记录中被删除。这个家族带着他们的原子武器设法来到了萨鲁撒。在一次大胆的袭击中，他们在首都萨鲁撒投下了原子弹，并造成了一场生态灾难。整个星球到现在还没有恢复。”

“原子弹袭击？我完全不知道。”

“在这之后，幸存者们把帝国首都迁到了凯坦星，位于一个和萨鲁撒完全不同的，更加安全的太阳系里。年轻的皇帝哈西克三世得以

重新建立帝国政权。”看到妻子脸上关切的神情，他一把拉过珊多，把她紧紧搂在怀里，“我们不会失败的，亲爱的。”

最后一面投影面板嘶嘶地响起来，最终画面也消失了。特莱拉人把剩下的所有电子眼都摧毁殆尽了。

帝国中存在着“个人原则”，虽然至高无上，但却很少使用。所谓“个人原则”，即一个人若是在极端危险或必要的情况下违反了律法，那么此人可以要求法院召开特别会议，对其行动的必要性进行解释和说明，从而获得法律上的支持。许多法律程序就是从这一原则衍生出来的，其中包括德莱陪审团、盲审以及没收审判等等。

——《帝国律法：条例注释》

尽管伊克斯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叛乱中损失惨重，但仍有许多秘密地点安然无恙。几个世纪前，维尔纽斯家族接管了伊克斯的机器生产，曾经有一段时期十分敏感多疑，在这期间，发誓要保守秘密的工程师们建造了一些没有记录在案的建筑——如蜂巢一般的海藻屋和隐蔽所，并且这些房间均有屏蔽场保护，即使最先进的伊克斯技术也探测不到这些建筑的存在，敌人得花上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搜寻到它们。由于时间久远，就连统治伊克斯的维尔纽斯家族也忘记了半数以上的这些秘密建筑。

在扎兹队长和私人卫队的带领下，雷托和隆博藏身在一个四周墙壁都是海藻的房间里，他们是通过一条蜿蜒向上直通星球地壳的通道进来的。如果敌人搜索这一区域的话，只能探测到有藻类生存的迹象，因为隐蔽的房间大部分都被潮湿的藻类所包围。

“我们只需在这里等几天就好了，”隆博努力地想要恢复他以往一贯的乐观精神，说道，“到那时，兰兹拉德联合会或者帝国军队肯定会来救我们的，维尔纽斯家族就可以重建伊克斯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雷托眯起眼睛，保持沉默。如果他的怀疑没错的话，恐怕援军不会那么快赶来的，而且会比预计的时间要晚得多。

“这间屋子只是个集合点，隆博大人，”扎兹队长说，“我们将会在此等候伯爵一行人，并听从他的指令。”

隆博使劲点了点头道：“没错，父王知道该怎么做。他可是身经百战，久经沙场了，这辈子历经无数生死关头。”他开心地笑着说：“有些战役还是跟你父亲一起打的呢，雷托。”

雷托用力地拍了拍这位王子的肩膀，表示自己对朋友的支持。但他不知道在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之前参加的那些战斗中，防御能力是否像如今这般薄弱。在雷托的印象中，多米尼克过去所打的那些胜仗大多都是以强敌弱，他这边是兵强马壮，训练有素的正规军，而对手则是摇摇欲坠、溃不成军的反叛者，所以多米尼克总是能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雷托想起了父亲曾经的教导——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要仔细观察和了解周围环境——所以他们到了小屋之后，雷托便花时间认真查看了此时身处的隐蔽之所。他确定了逃跑路线，还有就是易受攻击的薄弱之处。这间海藻屋是在坚硬的地壳岩石中凿出来的，外面生长着一层厚厚的绿色植物，因此空气中有一种酸酸的有机物质腐烂的气味。避难所里有四个房间，一间宽敞的厨房，里面备有充足的生存所需用品，另外还有一艘应急飞船，可以在近地行星轨道上飞行，这是最后的一线生机了。

房间正中，一台无摩擦、无噪声的机器在操作着一个个零熵筒[53]，以保持筒内食物和饮料的新鲜。其他的筒里则分别装着衣服、

武器、胶片书以及妙趣无穷的伊克斯游戏，足以让藏身在此的避难者消磨时间。在这个受保护的避难所里最令人痛苦和折磨的就是无尽的等待，长期与外界隔绝所产生的无聊和厌倦反倒经常被忽视。尽管如此，伊克斯人算是准备得很周详，该想到的都想到了。

按照伊克斯的时间，现在已是傍晚时分。扎兹在外面的走廊通道和伪装好的舱门处都布置了守卫。隆博滔滔不绝地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其中大部分问题队长都无从回答，比如：外面情况怎么样了？他们是会被伊克斯的忠诚守卫者解救，还是会被特莱拉入侵者囚禁起来，还是更糟？会不会有伊克斯人突然来告诉隆博，他父母已经死了？怎么其他人还没有来会合点呢？有人知道首都韦尔尼城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吗？如果不知道的话，能派人去查看一下吗？

突然报警声响了起来，打断了他一连串的问话。这是有人在试图进入避难所。

扎兹队长立刻拿出了一个掌上监视器，按下一个按钮，屏幕的光照亮了整个房间，开启了一个视频影像。雷托一眼看到第二条走廊里的电子眼附近出现了三张熟悉的面孔——维尔纽斯伯爵和他的女儿凯莉娅，她的衣服被扯破了，铜褐色的头发也凌乱不堪。站在他们中间被两人搀扶着的，是珊多夫人，她的胳膊和肋骨处都草草地被包扎起来，看起来十分虚弱，几乎不省人事。

“请求进入，”扬声器里传来多米尼克那虚弱而沙哑的声音，“快开门隆博。扎兹！珊多需要医治。”他眼神黯淡，毫无神采，浓密的胡子下露着雪白的牙齿。

隆博·维尔纽斯立刻冲向控制室，但警卫队长急忙拉住他的胳膊，阻止了他。“以所有圣人和罪人之名，您忘了变脸者了吗，少主！”雷托这才想起来，特莱拉的变形者可以伪装成任何你熟悉的人，然后大模大样地走进安全区域。雷托连忙抓住伊克斯王子的另一只胳膊，这时扎兹对来者进行了问询，交接了暗号。最后，避难所的生物识别扫描仪屏幕上显示出一条信息——确认：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伯爵本人。

“同意请求，”隆博对语音接收器说道，“快进来——母亲，发生什么事了？”

凯莉娅看起来非常沮丧，仿佛天塌了一样，她对未来的一切憧憬都被砸了个粉碎，只是她看起来仍不甘心掉进深渊。所有刚进来的人，身上都带着一股混合了汗水、硝烟和恐惧的味道。

“你妹妹一直在骂那些次人，还叫他们回去干活，”珊多说，痛苦中透着一丝揶揄，“真是个傻丫头。”

“可有些次人已经被说动了，打算要回去干活呢——”年轻的女孩气得满脸通红，脸上还沾着煤烟的污渍。

“然后那个次人就掏出把毛拉枪[54]朝她开火了。幸好那人瞄得不准。”珊多摸了摸她的胳膊和肋部的伤处，疼得直皱眉。

多米尼克一把将警卫们推到一边，撕开了一个医药急救包，亲手给他的妻子疗伤。“还好不严重，亲爱的。等会儿我再好好给你检查一下。但你真不该冒这个险。”

“为了救凯莉娅也不行吗？”珊多咳嗽着，眼里闪着泪花，“换作是你，为了保护我们的孩子——甚至是为了保护雷托·厄崔迪，也会这么做的，不是吗？”

多米尼克移开目光，勉强点了点头说：“我的心还悬着呢，你差点儿就没命了。你要是不在了，那我还为什么而战呢？”多米尼克抚摸妻子的秀发，而珊多则握住丈夫的手，将他的手掌紧紧贴到自己的脸颊上。

“你还有很多责任，多米尼克。你还要为很多人和很多事情而战。”

雷托看着眼前这一幕，突然明白是什么驱使一位年轻貌美的妃子毅然决然地离开皇帝了，也明白了为什么一位战争英雄宁愿冒着惹怒埃尔鲁德的危险，也要跟这个女人结婚。

在隐蔽走廊外，六名武装士兵重新回到自己的位置，并封锁了他们身后的通道。通过外部监视器的屏幕，雷托看到了剩余的卫队——为了防止叛军的暴力入侵而派出的突击部队——正在避难所的通道里安装激光炮、传感器和声波防御设备。

看到家人终于安全团聚，隆博可算松了一口气，他用力地拥抱自己的父母和妹妹。“一切都会好的，”他呢喃着，“一定会的。”

尽管珊多夫人受了伤，但她看起来依然骄傲而勇敢，只不过她那双微微发红的眼睛周围留有些许泪痕。凯莉娅下意识地瞥了雷托一眼，然后垂下了那双翡翠色的眼眸。此时她看起来就像打了败仗一

样，脆弱而沮丧，没有了以往的高傲和冷漠。雷托想过去安慰她一些，却又有些犹豫。因为现在一切都太动荡，太令人不安了。

“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孩子们，”多米尼克一边说话，一边擦去额头上的汗水，然后又揉了揉汗津津的上臂，“这次我们要孤注一掷了。”他那剃得光亮的头皮上沾满了别人的血渍——是自己人的血，还是敌人的血呢？雷托不禁暗自好奇。多米尼克的翻领破了，上面别着的螺旋形徽章耷拉了下来。

“现在不是叫我们孩子的时候，”凯莉娅语出惊人地说道，“我们也是这场战争的一部分。”

隆博挺直了腰杆，站在肩膀宽阔的父亲身旁，颇具帝王之相，毫无娇生惯养的样子。“我们已经准备好帮您重新夺取伊克斯了。韦尔尼城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必须从敌人手中把它夺回来。”

“不，你们三个都要留在这里，”多米尼克举起长满老茧的大手，否定了隆博提出的建议，“第一要务是保证继承人的安全，这一点不容置疑。我不想听到任何反对意见，因为每一次争论都会使伊克斯人更加人心惶惶。他们现在需要的是我的领导。”

“你们这几个还太小，不能参战，”珊多那娇柔的脸上显出坚定而严肃的神情，“你们——尤其你们两个人，可是各自家族的未来啊。”

多米尼克走上前来，站在雷托面前，第一次如此专注地直视他，仿佛他终于把厄崔迪公爵的儿子当作了一个成熟的男人：“雷托，如果厄崔迪公爵的儿子出了什么事，他永远也不会原谅我的。我们已经

给老公爵送了信，告诉他伊克斯目前的情况。你父亲在回信中承诺会给我们提供有限的援助，并派遣一艘救援船来，把你和隆博、还有凯莉娅送到卡拉丹去，确保你们的人身安全。”多米尼克将自己那双厚实的大手放在两个孩子的肩上——可他们现在需要的远不止这些：“厄崔迪公爵会保护你们，并提供给你们安全的庇护之所。这是目前他所能做的一切了。”

“这太荒谬了，”雷托说，一双灰色的眼睛闪闪发光，“大人，您也应该一同前往厄崔迪家族避难。我父亲绝不会将您拒之门外的。”

多米尼克苦笑了一下说：“毫无疑问，保卢斯的确会像你所说的那样接纳我——但我却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会毁了我的孩子们。”

隆博目光戒备地看着他的妹妹。珊多夫人则点头，她和她的丈夫已经把各种情况和可能性都讨论过了，她接过丈夫的话，说道：“隆博，如果你和凯莉娅流亡到卡拉丹，那么你们就安全了，不会引起任何麻烦。我怀疑这场暴力血腥的叛乱是在皇帝的暗中支持和影响下密谋策划的，所有的一切都是蓄谋已久。”

隆博和凯莉娅难以置信地看着彼此，面面相觑，然后又看向雷托：“是帝国授意的？”

“为什么皇帝想要得到伊克斯，目前我还不得而知，”多米尼克说，“但是埃尔鲁德的怨恨只是针对我和你们的母亲。如果我跟你们一同投靠厄崔迪家族，那么帝国的爪牙会立刻尾随我们而来。他们会想方设法找到借口和理由去攻击卡拉丹。所以我们不能这么做。你们的母亲和我必须想办法让你们远离这场战争。”

隆博气愤不已，苍白的皮肤因愤怒而涨红了：“我们可以在这里多坚持一段时间，父亲。我不想丢下你们自己走。”

“这件事已经决定了，儿子。我们已经跟厄崔迪家族协商过了。除了厄崔迪家族，没有人愿意帮我们——帝国的萨多卡军队不会来救我们，兰兹拉德联合会的军队也不会赶来帮我们击退那些特莱拉人。次人们现在已成了他们的爪牙。我们向兰兹拉德联合会以及所有的大家族都发出了呼吁和求救，但没人能够迅速地采取行动。幕后的黑手要比我们高明得多……”

珊多夫人坐在自己的丈夫身边，尽管她很痛苦，衣着外表也有些凌乱，但仍昂首挺胸，不失高贵的气度。她曾是豪门望族的贵夫人，在那之前则是皇帝的妃子，但最初她却是个出身低微的女人。所以即使没有了伊克斯统治者所拥有的那些财富，珊多也会很幸福。

“但是您二位有什么打算？”雷托问道。因为隆博和凯莉娅都没有勇气提出这个问题。

“维尔纽斯家族将会……将会宣布变节。”珊多没有再继续说下去，因为这个词足以让大家震惊不已，房间里一片寂静，只有怦怦的心跳声。

“地狱在下！”隆博终于缓过神来，开口骂道。他的妹妹也惊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珊多站起身来，亲吻自己的两个孩子。

“我们会尽力挽救局势，然后多米尼克和我就会分开，各自躲起来。也许要躲上几年。一些最忠诚的侍从会陪我们一起逃亡，另一些

人则会离开这里，还有一些人无论伊克斯最终怎样都会选择留下来。我们将各自开始新的生活，直到维尔纽斯家族东山再起的那一天。”

多米尼克和雷托尴尬地握了握手，不太像帝国式的那种握住手指的礼节，更像是古代人类的那种握手。因为帝国——上至皇帝下到所有的大家族——都令维尔纽斯家族失望至极。一旦他们宣布自己反叛，那么整个维尔纽斯家族就不再是帝国的一部分了。

珊多和凯莉娅互相拥抱，轻声啜泣，而多米尼克则紧握住儿子的双肩。过了一会儿，维尔纽斯伯爵和他的妻子便带着一队警卫，穿过避难所的通道匆匆离去了。而隆博和他的妹妹凯莉娅则相互拥抱，目送父母黯然离开。

第二天早上，三个避难的年轻人坐在不太舒服但却很结实的浮空椅上，吃着能量棒，喝着伊克夏果汁。默默等待着。

凯莉娅沉默寡言，仿佛已经失去了对抗困境的力量。她的哥哥想逗她开心一些，但却总是徒劳无功。他们藏身于此，与世隔绝，听不到外面的任何消息，不知道援军是否已经到达，也不知道这座城市是否仍在弥漫的硝烟中燃烧……

凯莉娅把自己全身上下洗了个干净，然后把心一横，干脆把那件破了的长袍和被扯破的蕾丝花边重新改造了一下，穿回身上，最后挤出一副高傲的神情，像戴上了一个荣耀的徽章一样。“我这周本来应

该参加一个舞会的，”她念叨着，声音空洞，面无表情，仿佛所有的感情都被水冲掉了一样，“杜尔冬至舞会，凯坦星上最盛大的社交活动之一。母亲说等我再大点儿就可以参加了。”她看向雷托，露出了一丝苦笑，“今年我本可以找一个合适的夫婿订婚的，这就说明我已经长大，可以参加舞会了，你说对吗？”

她拉了拉已经破了的花边袖子。雷托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他努力想象如果是海伦娜，会对维尔纽斯家的女儿说什么。“等我们到了卡拉丹，我会让母亲举办一个盛大的舞会欢迎你。你愿意参加吗，凯莉娅？”他知道海伦娜夫人由于宗教偏见，很不喜欢这两个伊克斯的孩子。但考虑到目前的情况，他母亲一定会心软的。毕竟，别的不说，她绝对不会让人看到自己在社交礼节上出现失误和差池的。

一听到雷托的建议，凯莉娅的眼睛立刻就亮了起来。雷托吓了一跳，直往后退。“什么？你是说跟渔民一起跳猥琐的吉格舞，或是跟稻农举行什么祈求丰收的仪式吗？”凯莉娅的话深深地刺痛了雷托的心，他发现对凯莉娅来说，他的星球和他的家族地位远远达不到凯莉娅心目中的要求。

凯莉娅态度软了下来，一只手搭在雷托的前臂上：“对不起啊，雷托，非常抱歉呢。只是我很想去凯坦星，去看看帝国的皇宫，见识一下宫廷里的奇花异景和雕梁画栋。”

隆博坐在浮空椅上，脸色一沉道：“埃尔鲁德只要还对母亲怀恨在心，就绝不会让你进入皇宫的。”

凯莉娅站起身来，在这间散发着海藻气味的小屋里踱来踱去。“她为何非要离开皇帝呢？她本可以住在皇宫里，过着富贵奢华的生

活——但她却舍弃了这些，甘愿来到这样……这样一个暗无天日的地下洞穴里，如今歹人四处横行，就像害虫一样泛滥成灾。如果父亲真的为她好，会要求她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吗？真让人想不通。”

雷托试图安慰她：“你不相信爱情吗，凯莉娅？我见过你父母彼此凝视的目光，里面充满无限的爱意。”

“我当然相信爱情呀，雷托。但我也相信常识，你必须权衡感情和现实。”

凯莉娅转过身，背对着他们两人，在一堆娱乐文件里翻来翻去，想找点儿什么消磨时间。雷托决定不再追问下去，转而向隆博提出了一个建议：“咱们仨每人都应该花些时间学学怎么操作近轨道飞船，以防万一。”

“不用学。我会开。”隆博说。

雷托喝了一口酸涩的果汁，忍不住撇了撇嘴：“但如果你受了伤呢——或者出现更糟的情况呢？那时我们该怎么办？”

“没错，他说得对。”凯莉娅说道。她没有回头，一双翠绿色的眼睛依旧盯着那堆娱乐文件，目不转睛，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无力，“操作一把给他看看吧，隆博。”

隆博注视着桌子对面的雷托，问道：“好吧，那你知道扑翼机或者穿梭机是怎么运行的吗？”

“我十岁的时候就学会了开扑翼机。但我见过的穿梭机都是机器人自动控制的。”

“那些都是没有大脑的机器而已，只会每次执行设定好的功能和指令。我讨厌那些机器……虽然它们都是我们制造的吧，”他咬了一口能量棒，接着说道，“嗯，反正以前是这样的——在特莱拉人入侵之前。”他右手举过头顶，然后擦了一下那枚标志伊克斯统治家族继承人身份的火宝石戒指。

接收到他发出的信号之后，一个巨大的正方形物体从天花板上平稳地降了下来，落到地板上。雷托抬起头，透过一圈亮光看到一个线条流畅的银色物体。“跟我来。”隆博走向飞船的甲板，凯莉娅则跟在他身后，“我们先得进行一下系统检查。”

雷托登上飞船，感觉到一股向上的推力。三个人穿过天花板，越过银色飞船一侧的边缘，来到位于飞船机身高处的平台上。

这艘小型近轨道飞船让雷托想起了太空驳船，也就是一种机身狭小并配有强化玻璃舷窗的小型飞船。它将扑翼机和穿梭机合二为一，既可以在行星周围飞行，也可以在近轨道飞行。由于宇航公会对太空旅行的垄断，因此这种近轨道飞船一直以来都是伊克斯最严格保守的秘密，只用作最后的逃生手段。

飞船一侧的舱门打开，雷托听到飞船系统在他周围发出机械和电子的嗡鸣声。隆博率先进入了一个小而紧凑的指挥中心，里面有两把高背椅，每把椅子前面备有一个闪烁的手指操控面板。他坐进其中一把高背椅里，雷托则坐在另一个座位上。座椅是由一种特殊的弹性感知材料制成，能够高度贴合身体，坐上去感觉十分舒服。手指操控面板上闪烁着柔和的绿光。凯莉娅站在她哥哥身后，双手扶着他座椅的椅背。

隆博开始操作控制面板，手指在上面飞舞起来，然后对雷托说道：“我正在给你设置教程。这艘飞船将教你如何驾驶它。”

雷托面前的控制面板变成了黄色。他不禁再次怀疑伊克斯是否打破了不得创造思维机器的圣战禁令，因此不由得困惑地皱起了眉头。这架飞船到底有多智能化，到底有多少自己的思维呢？他的母亲曾警告过他不要接受太多超前的东西，尤其是伊克斯的那些虚有其表的技术。透过清晰透明的强化玻璃舷窗，他只能看到外面灰色的岩石。那是海藻屋粗糙的内部表面。

“这么说它能自己思考？就像你们给我看的那些新型战斗训练机器人一样？”

隆博停了下来：“嗯，我知道你在想什么，雷托。但这机器并不是在模仿人类的思维。可惜那些次人就是不明白。就像我们的智能战斗机器人一样，它能扫描对手，并自行决定战斗的方式，这不是思考——而是以闪电般的速度作出相应的反应。它能读懂你的动作，在瞬间进行预测并作出反应。”

“在我看来，这听上去就像是在思考。”雷托面前的手指控制面板上，各种光点在闪烁，就像跳舞一样。

凯莉娅黯然沮丧地叹了口气道：“芭特勒圣战已经结束数千年了，但人类仍觉得我们就像躲藏在阴影里那些可怕的老鼠一样。整个帝国都对伊克斯怀有偏见和反感，因为我们能够制造出精密而复杂的机器。人们并不理解我们在做什么，同时也因为误解而产生猜疑。”

雷托点了点头，说道：“那么就请帮助我理解伊克斯的科技吧。从现在开始好了。”他看着控制面板，尽量不让自己显得太过急躁不安，因为在过去的几天里，他们都承受了太多无情的压力。

“把你的手指放在身份识别面板上，”隆博告诉他，“不要触碰面板，离近一点儿就行。”

雷托照做了，之后，他的身体突然被一层淡黄色的光晕所包围，令他的皮肤微微刺痛。

“它正在吸收你身体的身份识别信息，比如你的脸形、小伤口、指纹、毛囊、视网膜印痕等等。我已经指示机器接受你的身份输入了，”光芒渐渐褪去后，隆博说道，“你现在已经被授予权限了。把你的右手拇指放在第二排灯光上，这样就能激活教程。”

雷托按照隆博的话去做，眼前立即出现了一个虚拟现实的盒子，并展现出一幅以飞船驾驶员的视角，从崎岖的山脉和岩石嶙峋的峡谷上空飞过的景象——这跟他几个月前看到的景象一模一样，正是那一天他坐着宇航公会的穿梭机，被扔到了荒无人烟的野外，困顿无助。

突然，隐蔽在地下的海藻屋里火花四溅。周围顿时全是爆炸和静电干扰的声音。虚拟的景象也变得模糊，闪了几下然后就消失了。雷托被巨大的噪声震得头疼耳鸣，脑袋都快炸开了。

“快坐下，”隆博大喊起来，“啊——这不是虚拟的了。”

“他们发现我们了！”凯莉娅跌坐在雷托身后一个低矮的机舱座位上，被个人安全屏蔽场包围了起来。隆博也锁好安全带，在驾驶座

上坐好，与此同时，雷托则全身感觉一丝温暖，原来是另一个个人屏蔽场把他罩在了里面。

在近轨道飞船的监控屏幕上，隆博看到隐蔽屋的通道里此时挤满了特莱拉士兵和全副武装的次人，他们正在用激光枪扫射，想要打开隐蔽屋的门。入侵者已经穿过了第二道屏障。扎兹队长和剩下的几名警卫都倒在了地上，身上冒着烟。

“也许你们的父母已经逃走了，”雷托说，“希望他们平安无事吧。”

隆博十指飞快地点击控制面板，准备关闭教程模式，正式起飞。雷托身子向后靠在椅背上，不打算参与指挥。但眼前的面板上仍显示着教学程序的虚拟景象，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让他无心去欣赏舷窗外伊克斯原始的自然景观。

飞船外面闪过一道蓝色的光。爆炸声响起，震得所有人都摇晃起来。雷托听到隆博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他立刻摇了摇头，甩掉脑海中残存的教程全息影像。伊克斯王子现在瘫倒在了座椅上，鲜血顺着脸颊淌了下来。

“这他妈的是怎么了？”雷托问道，“隆博？”

“这是现实，雷托！”凯莉娅大喊道，“把这艘船从这儿飞走。”

雷托把手指压在面板上，手忙脚乱地操作起来，把系统从教程模式切换到了飞船开启状态。但隆博还没有做完起飞前的准备工作。另

一次爆炸传来，炸开了房间的墙壁，满是藻类的岩石碎片四处飞溅。凶神恶煞似的敌人如潮水一般，涌进了下面的大厅。

隆博呻吟不止。在他们下方，次人正指着这艘载着三名难民的飞船大喊大叫。激光枪喷出的火焰烧焦了石墙和飞船的机身面板。雷托启动了自动起飞程序。尽管他之前对伊克斯的机器有所顾虑，但现在的他无比热切地希望这艘飞船能具备交互式计算机思维，可以有效地智能化运行。

飞船笔直地穿过一条隧道，接着穿过岩顶盖层和积雪层，最终冲上天空，直入云霄。雷托用手指操作面板，在毫厘之间躲过了一道耀眼的激光脉冲光束，那是叛军占领的伊克斯自动防御系统在向他们射击。在突如其来的强烈阳光照射下，雷托不由自主地眯起了眼睛。

雷托操纵飞船在同温层上空盘旋，警戒着，如果有敌人从太空袭击他们，他好立刻反击。这时他注意到在近地轨道上，有一架巨大的远航机向他们驶来，巨大的机身两侧上，分别射出两道V形的亮光，这是雷托再熟悉不过的标志：厄崔迪家族的飞船。

雷托通过近轨道飞船通信器发出了一个特殊的身份识别信号，一种特殊的作战语言，他的父亲和老师曾经反反复复地教过他，让他牢记于心。两艘救援船跟在近轨道飞船的两侧，进行护航。两艘救援船的飞行员示意雷托表明自己的身份。位于右侧的救援船上喷射出一道道紫色的光，驱散了下面的云层，显露出隐藏在云层中的敌舰。

“隆博，你没事吧？”凯莉娅抓空查看着她哥哥的伤势。

年轻的维尔纽斯家族继承人动了一下，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头，呻吟起来。一个安装在天花板上的电子仪器盒砸中了他的脑袋，随后掉在地板上摔了个粉碎。“啊，地狱在下！——我的个人安全屏蔽场没能及时启动。”他不停地眨眼睛，然后抹去了眼睛里深红色的血。

雷托运用所学的新技能，跟随他的护卫船进入了正等着他们的远航机的安全区域。进入安全区域后，他看到了两艘巨大的厄崔迪战斗护航舰。当他们所在的近轨道飞船在远航机货舱区盘旋时，通讯系统里传来了一个声音，有人在用加拉赫语跟他们通话。但他却从那人的话中听出了熟悉的卡拉丹口音，并带着卡拉丹人特有的拖腔：“还好我们让远航机多等了一个小时。欢迎登船，雷托王子。您和您的同伴还好吗？有多少幸存者？”

雷托回头看了一眼正在治疗头部创伤的隆博，然后说道：“我们一共三个人，基本没怎么受伤。赶快带我们离开伊克斯吧。”

近轨道飞船停在了远航机巨大货舱内的指定位置，两侧是厄崔迪护航舰。雷托看向两边。透过这艘巨大飞船的舷窗，他看到了很多身穿黑绿色相间军装的厄崔迪士兵，胸口上都别着熟悉的鹰纹徽章，他这才松了一口气，感到如释重负。

接着，他关切地看着向隆博，只见他的妹妹正用布擦拭他额头上的血。伊克斯王子盯着雷托道：“行了，忘掉那些模拟训练吧，兄弟，实践才出真知。”

说完，他一头栽倒在地晕了过去。

即使是最穷的家族也可以有最无限的忠诚。必须通过贿赂或报酬才能得到的忠诚，必然是空洞而有缺陷的，并且可能在最危难的时候逃离或背叛你。然而，发自真心的忠诚则比艾德曼合金更为坚韧，比最纯的美琅脂香料更为宝贵。

——保卢斯·厄崔迪公爵

在银河系的另一端，在另一架远航机的货舱里，有一艘没有标志的伊克斯太空船正孤零零地停在一片拥挤的飞船之中，难以分辨出身份来。这艘逃亡的飞船频繁地从一条航线转到另一条航线，不停地切换目的地。

多米尼克和珊多·维尔纽斯夫妇，便身处这艘没有标志的飞船上，同行的还有维尔纽斯家族少数幸存下来的残余部队。许多家族卫兵在战乱中被杀了，还有许多人没能及时登上逃生飞船逃跑。其他人则决定留在伊克斯，在暴乱之后想办法生存下去。船上的人很长一段时间都沉默不语。

珊多夫人的贴身男仆欧默尔坐立不安，他紧张地扭动他瘦小的肩膀，一头直顺的黑发直垂到衣领的位置。不过此时他的衣领和头发看上去都有些凌乱。欧默尔是家族侍仆中唯一一个选择跟随主人一起流亡的人。他是个胆怯的人，一想到要在特莱拉统治下开始新的生活就感到十分厌恶。

皮尔鲁大使在简报中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指望不上兰兹拉德联合会军队前来救援了，也别想皇帝会提供什么帮助。因此他们干脆宣

布自己变节，成为叛徒，断绝了自己与帝国在法律上的一切联系和义务。

这艘变节者之船的座位里、储物箱里和储藏柜里都塞满了宝石和贵重物品，以及任何可以变卖成现钱的东西。毕竟他们的流亡之旅可能要持续很长时间。

多米尼克坐在自己的妻子身旁，握着她的纤纤玉手。他忧虑不安，眉头紧锁，光亮的额头上布满了层层的皱纹。“埃尔鲁德会派出军队来追捕我们的，”他说道，“我们会像动物一样被他们猎杀。”

“哦，他为什么就不能留我们一条活路呢？”欧默尔甩了甩那头直顺的黑发，低声嘟囔着，“我们已经失去一切了。”

“对鲁迪来说还不够。”珊多转过身对男仆说。她坐得挺直，神情庄重，依然保持着贵族的威仪，“当初我求他放我走这件事，他是永远也不会原谅的。我从来没撒过谎，但他却觉得我骗了他。”

她从狭窄的舷窗向外望去，舷窗的边缘镶着闪闪发光的镀铬合金。这艘伊克斯的飞船很小，外壳上也并没有维尔纽斯家族的标志。这只是一种用于运输货物或者二流乘客的简易交通工具。珊多紧握着丈夫的手，努力不去想他们的家族遭受了多大的重创和损失。

她还记得她离开皇宫的那天，自己沐浴更衣，身上洒满香水，还用埃尔鲁德温室里的鲜花装点了衣饰。其他妃子纷纷送上来礼物，有精致的胸针、珠宝，还有温暖的围巾。她那时年轻貌美，风华正茂，对往日时光充满无限感激，但同时又渴望和一个她深爱的男人开始新的生活。

珊多曾经对她和多米尼克的恋情守口如瓶。她认为她和埃尔鲁德并无不合，并且是在他的祝福下，结束了作为王妃服侍皇帝的宫廷生活。她最后一次侍寝皇帝时，两人深情地谈论着彼此共度的美好时光。埃尔鲁德不明白为什么她想要离开凯坦，但他宫里还有众多妃嫔，所以对他来说，放走她一人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直到他发现她之所以离开，是为了奔向另一个男人的怀抱，这才起了怨恨之心。

如今，珊多从伊克斯狼狈逃跑，一路奔波辗转，与当初她离开凯坦时的情形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她苦涩地叹了口气，说道：“在统治了帝国将近一个半世纪之后，鲁迪终于学会了等待时机，伺机报复。”

多米尼克早已没有了一丝嫉妒之心，听到这个昵称，他咯咯笑了起来：“好吧，现在就算他跟咱们扯平了吧。我们必须耐心等待，想办法东山再起，恢复家族的地位、声望和财富。即使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也得为了我们的孩子。”

“我相信保卢斯·厄崔迪会保护他们安全的，”珊多说，“他是个好人。”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除此之外没有人能保证我们的安全了，”多米尼克说，“对我们来说，这会是个巨大的挑战。”

多米尼克和珊多很快就要分开了，隐姓埋名地躲到偏僻的星球上去了，与世隔绝，盼望着有一天能够一家团聚。他们向宇航公会贿赂了一大笔钱，于是他们各自所前往的目的地便查无可寻了。夫妻俩紧紧抱在一起，知道从这一刻起他们的生活便会动荡不安，再无宁日了。

前路未卜，谁也不知道未来将会怎样。

伊克斯因暴乱而被炸成了一片废墟，在这个满目疮痍的城市中，克泰尔·皮尔鲁躲在了一个狭小的信号屏蔽室里，祈祷自己千万不要被次人们发现。因为躲在这里似乎是他在这场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唯一机会。

这个地方隐藏在大王宫地牢墙后面，外面被一层厚厚的外壳保护着，他母亲曾经带他来过这里。作为维尔纽斯王宫中的一员以及驻凯坦大使之子，克泰尔和德默尔曾经被赐予一个庇护所，在发生任何紧急情况时能躲避起来，保护自身安全。司缇娜作为宇航公会银行的管理人员，做事一向有条不紊，考虑周全，因此她时常提醒自己的两个儿子，谨记一切都要防患于未然。战乱爆发后，克泰尔四处逃跑，浑身大汗又饥肠辘辘，惊恐万状。幸好在弥漫的硝烟以及不绝于耳的枪炮声中，他找到了这个安全的藏身之处，这才松了一口气。

在找到这间安全屋之后，他不禁感到有些麻木，同时也对他的城市——他的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感到震惊不已。他无法相信顷刻间他们便失去了一切，无数的辉煌顷刻间便化为碎石瓦砾、淋漓的鲜血以及弥漫的硝烟。

他的孪生兄弟此时不在身边，被宇航公会带走并接受训练，最终将成为一名领航员。之前他还为失去兄弟而感到怨恨，但现在看来，至少德默尔远离了这场暴乱，平安无恙。克泰尔希望所有人都能免受

战乱的摧残和折磨……但他还是希望自己的兄弟现在能得知伊克斯目前的困境。特莱拉会把这么大的事掩盖起来吗？

克泰尔曾经试图联系他的父亲，但在这危难的时刻，大使却被困在了凯坦星。面对战火，爆炸和嗜杀成性的次人，他发现除了躲起来外别无选择。如果试图进入维尔纽斯行政办公室的话，这个一头黑发的年轻人肯定会被杀死的。

而他们的母亲已经死了。

克泰尔躲藏在房门紧闭的屋子里，屋里的球形灯被他灭掉了，他静静地听着远处传来的战斗声，以及自己越来越响亮的呼吸和心跳声。他还活着。

三天前，他亲眼目睹叛乱者摧毁了宇航公会大厦的一个侧楼，灰色大楼的大部分都轰然倒塌，那里便是公会银行的办公区域，他母亲就在里面。他和德默尔小的时候常到她的办公室去。

他知道司缇娜把自己关在了档案库里，因此无法逃跑，并且也不愿相信叛乱的次人胆敢攻击中立的宇航公会大厦。但次人们不懂政治，也不懂得权力的微妙。司缇娜给克泰尔发了最后一条信息，告诉他要坚持住，确保自己的安全，等暴乱平息后再找个合适的地点见面。不过他们俩当时都没有想到情况会变得这么糟。

就在克泰尔查看信息时，次人反叛武装制造的炸弹突然爆炸了，将大部分公会大楼夷为平地。被炸毁的建筑从洞顶坠落下来。燃烧的建筑残骸发出呻吟般的沉闷声响，从高处翻滚掉落，伴随巨大的撞击

声，砸在岩洞的地板上，当场砸死了数百名观望的反叛者，同样失去生命的还有身处残骸中的公会银行家和工作人员。无人生还。

空气中烟雾弥漫，尖叫声此起彼伏，而战斗还在继续。克泰尔得知消息后立刻飞奔过去寻找他的母亲，但也无济于事。他意识到自己的整个世界都正在坍塌陨落，他没有选择，只得跑向自己知道的唯一避难之处。

克泰尔躲在信号屏蔽的避难室里，像胎儿一样蜷缩着睡觉。醒来后，他隐约感到自己的决心被愤怒和悲伤所消磨，变得麻木起来。他在零熵筒里发现了一些食品储备并清点了一下。然后又在一个小军械储藏柜里找到了一些过时的武器。和较大的海藻屋不同，这个避难屋里没有逃生飞船。他希望这个避难屋并没有被记录在任何机密或非机密的官方文件或图表上。否则特莱拉人以及被他们煽动和欺骗的次人们一定会找到自己的。

此时的克泰尔无精打采，消沉颓废，躲在避难屋里，一分一秒地消磨时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逃出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向外发送消息。他并不相信会有援军赶来拯救伊克斯——因为如果有的话早就来了。他的父亲早已离开伊克斯。有些令人惊惶不安的传闻说，维尔纽斯家族的人已经逃走，并且宣布变节。大王宫已被废弃且遭到洗劫，很快就会成为新一任伊克斯统治者的大本营。

凯莉娅·维尔纽斯是跟她的家人一起逃离了吗？克泰尔希望她能逃走，安然无恙。否则她就会成为那些愤怒的反叛者发泄怒火的目标。她貌美年轻，这样的女子就是为了宫廷而生，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在宫廷里的各种勾心斗角和阴谋诡计中游刃有余。这样的女子绝不是为了苟活而艰辛度日的人。

一想到他所热爱的城市遭受到如此无情的践踏和掠夺，他就感到愤恨和恶心。他想起了晶莹剔透的水晶走廊、巍然雄伟的钟乳石建筑、以及技术高端、登峰造极的新型远航机，回想起公会领航员如施展魔法一般操纵远航机如箭一般起飞，驶向太空。他和德默尔无数次去探索那些长长的地下隧道，从远处眺望巨大的洞窟，看着所有伊克斯繁荣富饶，所有伊克斯的居民都过着丰衣足食、安定幸福的生活。可如今一切都被次人毁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恐怕连次人们自己都不知道原因。

也许克泰尔能找到一条通向地面的通道，联系一艘运输船，用偷来的钱买一张船票离开伊克斯前往凯坦星，与他的父亲取得联系。卡马尔·皮尔鲁还是大使吗？一个流亡政府的大使？可能已经不是了吧？

不，克泰尔不能离开这里，不能放弃自己的星球任其被人践踏。这里是伊克斯，是他的家，他不想逃跑。但他发誓，不管怎样自己一定要活下去……为此，他会不惜付出一切代价。一旦尘埃落定，他就会穿上旧衣服，温顺地装作是一个对原先统治者心怀不满的伊克斯人，并愿意臣服于与伊克斯的新主人。只是他清楚自己永远也不再安全了。

只要他还打算继续战斗下去的话……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克泰尔都会在特定的时间里，趁着夜深人静偷偷从藏身处溜出来，并使用一个伊克斯生命追踪器，避开特莱拉卫兵以及其他的敌人。在夜色中，他满心痛恨地看着宏伟瑰丽的韦尔尼城在他眼前变成了支离破碎的一片狼藉。

大王宫如今已被丑恶的侏儒们占领了，这些灰不溜丢的无耻小人，狡猾地在帝国冷漠的目光下夺走了整个星球。他们派出一群鬼鬼祟祟穿着长袍的代表，涌进了地下城。这些像雪貂一样的入侵者游走在各个钟乳石建筑之间，搜索隐藏在里面的贵族。变脸者军队果然比有勇无谋、鲁莽凶残的下层阶级行事更有效率。

远远的下方，次人们正在街上狂欢……他们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很快他们就会感到厌倦，然后闷闷不乐地回去继续干活了。如果没有变脸者的煽动，暗示他们想要什么或者要求什么，这些次人自己完全没有能力组织起来，也没办法做出自己的选择。他们的生活将会再次变得和从前一样，只不过是在另一拨主人的控制之下，生产定额肯定会更加严格，劳动强度也会加大。克泰尔意识到，特莱拉人攻陷伊克斯，赶走统治者并取而代之付出了巨额成本，因此新上任的特莱拉管理者将不得不立即想办法赚取巨额利润。

在这座地下城市的街道上，克泰尔在战败的民众中悄无声息地前行。在暴乱中幸存下来的生产主管和中层工人们已经无家可归了。克泰尔穿着沾满尘土的破旧衣服，穿过满目疮痍的通道，走进了被毁的城市上层，乘坐电梯管道前往满是废墟的生产制造中心。他不可能永远躲在暗处，但也不能被敌人发现。

克泰尔拒绝承认这场战斗已经失败。贝尼·特莱拉在兰兹拉德联合会中几乎没什么朋友，所以如果兰兹拉德联合会联合起来，那他们肯定就没办法了。但伊克斯似乎也孤立无援。

他站在一条铺满瓷砖的人行道上，混在几个吓得发抖的行人间，看着一群金发碧眼、轮廓分明的士兵列队走过。他们穿着灰黑相间的制服——肯定不是伊克斯或次人，也绝不是特莱拉人。这些神情高傲

的士兵身材高大，昂首阔步，刚劲挺拔，一个个手持武器，头戴黑色防暴头盔，训练有素的样子，好像是刚刚来到伊克斯的。他忽然大惊失色，因为他认出了这些人。

是皇帝的萨多卡卫队。

帝国军队竟然协助特莱拉人占领伊克斯，这使得克泰尔怒不可遏，因为他明白了这场暴乱中更深一层的阴谋……但他在人群中很好地掩饰了自己的情绪。他不能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克泰尔听到了周围的伊克斯人低沉的抱怨之声——尽管有萨多卡的强行介入，但伊克斯的人民仍怨声载道，就连中产阶级也对他们境遇的改变而深感不满。维尔纽斯伯爵虽然只顾着发展科技和赚钱，但起码品性温和。而贝尼·特莱拉里却都是些性格冷酷、手段残暴的宗教狂热分子。在特莱拉政府的统治下，许多在伊克斯人眼中视为理所应当的自由，很快就会不复存在。

克泰尔希望自己能做些什么向这些奸诈的侵略者复仇。他发誓要为此而不懈努力，至死方休。

他蹑手蹑脚地走在洞穴地面阴暗的残破街道上，看到一座座建筑被烟火熏黑，从天花板上坠落下来，他感到心痛不已。上层城市已经被毁得面目全非。支撑着巨大岩石屋顶的两根钻石支柱也被炸毁了，随之而来的坍塌崩陷将次人的居住区全部掩埋。

克泰尔发出一声压抑已久的怒吼，因为他意识到所有伟大的伊克斯公共艺术品都在战争中被毁掉了，包括那座高达宫殿穹顶的宇航公会远航机模型。就连岩石天花板上利用光纤技术创造出的唯美天空也被无情破坏了，只剩下斑驳的投影。一向冷酷阴沉、不苟言笑且宗教

狂热的特莱拉人从来不懂得欣赏艺术。对他们来说艺术毫无意义，只是一块绊脚石罢了。

他记得凯莉娅·维尔纽斯曾经对绘画和动态雕塑有所涉猎。她曾跟克泰尔谈论过在凯坦星上风靡一时的艺术风格，并痴迷地听着他父亲每次从凯坦星回来时所讲述的各种艺术动态和见闻。而现在所有的艺术品都消失了，凯莉娅也不在了。

克泰尔又一次被孤独和寂寞所笼罩，仿佛失去了所有知觉。

他悄无声息地溜进了一座倒塌的侧楼，这里曾经是一个植物园。突然他停下了脚步愣住了。有什么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他眯起眼睛想看得更清楚。

阴燃的残垣瓦砾中，浮现出一位熟悉的模糊的老人身影，若隐若现。克泰尔眨了眨眼睛——难道是他的幻觉吗？还是某个日记光碟上断断续续的全息图……又或是别的什么？他一整天都没吃东西了，紧张又疲惫，几乎快要崩溃了。但那影像的确是真的，不是吗？

透过刺鼻的滚滚浓烟，他认出了那个身影是老发明家达维·罗格，这位身有残疾的天才曾经是这对孪生兄弟的好友，并教给他们很多有关发明的东西。克泰尔惊讶得目瞪口呆，这时那个幽灵般的身影开始用虚弱而沙哑的声音对他低声而语起来。是鬼魂……是臆想，还是疯狂的幻觉？古怪的罗格似乎在告诉克泰尔应该做什么，需要什么科技组件，以及怎么把这些组件组装在一起。

“真的是你吗？”克泰尔走近了些，轻声问道，“你想告诉我什么？”

不知为何，老罗格模糊的身影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克泰尔虽然不明白，但也认真地听着。他的脚边散落着一些电线和金属部件，另外还有一台被炸弹炸坏了的机器。这些就是我需要的组件。

他弯下腰，一边小心翼翼地搜寻是否有人突然出现，一边收集那些在他脑海中闪现的碎片，以及其他科技零件：小块的金属、强化水晶玻璃以及电子元件。老人的话无疑给了他某种启示。

克泰尔把这些东西塞进自己的口袋和衣服里层。伊克斯将会在特莱拉人的新政权下发生巨大的变化，所以先前的任何一点文明的碎片都将被证明是极有价值的。如果他们找到他的话，特莱拉人将会没收所有东西。

在接下来几天的外出探险中，克泰尔再也没见过那位老人的身影，也始终都没有真正弄明白为什么会出现那次奇特的遭遇。但是他一直在努力收集各种技术组件和资源。他将会继续这场战斗……哪怕是孤身一人。

每天晚上，他都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侥幸度过，因为他们将要永久占领这里。在敌人开始对伊克斯进行恢复和重建，把所有过去的印记都清理和去除之前，他把城市的上层和下层的空旷废墟都彻底地搜查了一遍。

他回忆起罗格的幻象在他眼前的低声耳语，于是开始制造……某种东西。

当厄崔迪的救援船队顺利返回卡拉丹，临近卡拉市太空港时，老公爵只组织了一个小队伍来表示对隆博等人到来的欢迎。由于当前局势动荡，形势严峻，所以肯定无法像以往一样组织盛大的礼宾仪仗队，大张旗鼓地举行欢迎仪式。

厄崔迪公爵站在开阔的空地上等着，当救援船队降落时，他眯起眼睛，迎着穿透云层的斑驳阳光，望向远处的天空。他披着自己最喜欢的那件有斑点的鲸鱼毛皮披风抵御凛冽的寒风，尽管这件披风与他那件带有纹饰的束腰外衣很不相配吧。所有的家臣和近卫军都站在欢迎台旁，立正等候。但是保卢斯公爵毫不在意自己的衣着，也不在乎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他只是很高兴自己的儿子终于平安地回家了。

海伦娜夫人站在老公爵身旁，站姿挺直，身穿正装长袍和披肩，衣着和外表均完美无缺，无可挑剔。当救援船队在太空港停机坪着陆时，海伦娜看了一眼自己的丈夫，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我早告诉过你吧”，但马上又恢复神色，在众人面前，面露微笑表示欢迎。没有人知道其实在远航机把他们的儿子接回家的途中，老公爵夫妇一直吵个不停。

“我不明白你怎么能给那两个人提供庇护呢，”海伦娜声音低沉而冰冷地问道，但脸上仍保持着笑容，“伊克斯人违反了圣战禁令，如今他们正在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付出代价。干涉神的惩罚是极其危险的。”

“这两个维尔纽斯家的孩子是无辜的。他们作为厄崔迪家族的客人，可以住在这里，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为什么你总是要跟我吵呢？我主意已定，没什么可说的。”

“你的决定不必刻在石头上。如果你肯听我的，也许你就能清楚地看到我们所有人都会因为他们而面临危险，”海伦娜贴近她的丈夫说道，“我在乎的是我们，在乎的是我们的儿子。”

停机坪上的飞船展开了支撑架，然后锁定。保卢斯气急败坏地转头面向自己的妻子：“海伦娜你不明白，我对多米尼克·维尔纽斯有太多亏欠——我不能逃避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即使没有在埃卡兹叛乱中彼此欠下的血债，我也仍会为他的孩子们提供保护。我这么做不只是出于责任，更是出于真心。你是女人，心肠不要这么硬。想想那两个孩子的遭遇，他们多可怜啊。”

一阵风吹打着海伦娜红褐色的头发，但她没有退缩和让步。讽刺的是，当登机门打开时，她却是第一个挥手示意打招呼的人。同时她朱唇微启，从嘴边挤出几句话来：“保卢斯，你正在向帝国的刽子手伸出脖子来，而且一边伸脖子一边傻笑！我们肯定会为你这种愚蠢的行为而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我只是想让大家平安无事而已。”

他们周围的护卫队则装作没听见他们的争吵。一面绿黑相间的旗帜迎着风噼啪作响。飞船的舷梯向外伸了出来。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只关心家族荣誉而不只是考虑政治吗？”保卢斯气得咆哮起来。

“嘘！你小声点儿。”

“如果我一辈子只靠稳妥的决定和对自己有利的联盟过活的话，那我就根本不算是个男人，更不配做个公爵。”

卫兵们列队而出，分立两侧，静候从伊克斯获救的三个人。雷托是第一个从飞船走出来的，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带着海水味道的新鲜空气，迎着卡拉丹朦胧的阳光眨了眨眼睛。虽然已经梳洗了一番，换上了干净的衣服，但他看起来仍难掩疲态。他的皮肤有些暗沉发灰，黑色的头发也乱成一团，如鹰一般的眉眼之间已经开始有了岁月的痕迹。

雷托又深吸了一口气，仿佛永远闻不够附近海水中的碘盐味、新鲜的海鱼和袅袅的烟火味。这便是家乡的味道了。他再也不想离开卡拉丹了。他望向舷梯那边，迎上了父亲炽烈的目光——当再次看到儿子时，老公爵目光灼灼，仿佛对维尔纽斯家族的遭遇充满愤慨。

隆博和凯莉娅有些迟疑地走了出来，站在雷托身旁的舷梯顶部。凯莉娅那双翠绿色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她环顾这个陌生的世界，仿佛头顶的天空变得有些格外宽阔了。雷托想去安慰她。但再一次忍住了，这次是因为他母亲在场。

隆博挺直了身子，动作明显地宽了宽肩膀并拢了一下他那头蓬乱的金发。他知道如今他是维尔纽斯家族唯一的代表了，他的父亲维尔纽斯伯爵已经宣布变节并躲了起来，因此他成了唯一能代表维尔纽斯家族，站在兰兹拉德联合会所有成员面前的人。他清楚战争才刚刚开始。雷托伸出一只强有力的手拍了拍好友的肩膀，鼓励他走向欢迎台。

凝视片刻之后，雷托和保卢斯同时走向对方。老公爵和雷托紧紧拥抱，白花花的胡子紧贴着儿子的侧脸。他们相互捶打对方的后背，默然无声。之后，两个人放开彼此，保卢斯用自己那双长满老茧的大手握住儿子的双臂，看着他。

雷托的目光越过自己的父亲，看向站在他们身后的母亲。母亲的脸上带着温暖而拘谨的笑容，对他的归来表示由衷的高兴。接着，她的目光转向隆博和凯莉娅，然后又看向自己的儿子。雷托知道海伦娜·厄崔迪夫人会接纳这两位流亡者，并把他们当作重要贵宾，举行应有的欢迎仪式。然而他也注意到，母亲戴上了印有李芝家族标记的珠宝，穿着代表李芝家族颜色的艳丽服装。要知道李芝家族可是伊克斯的对头，她的做法就像拿着一把刀捅进了这两个维尔纽斯流亡者的心头。而保卢斯公爵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老公爵转过身来，热情地欢迎头上仍缠着绷带的隆博。“欢迎，欢迎，孩子，”他说，“正如我向你父亲承诺过的那样，你和你妹妹要留在这里和我们共同生活，并受到厄崔迪家族的保护，直到一切问题都烟消云散。”

凯莉娅抬头看着天上飞掠而过的云朵，仿佛她之前从未见过如此广阔的天空。她颤抖起来，看上去怅然若失：“如果永远都无法烟消云散呢？”

海伦娜也尽职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她走上前来，握住维尔纽斯家的女儿纤细的手臂，说道：“来吧，孩子。我们会帮你们安顿下来，这段时间里就把这里当作你们的家好了。”

隆博郑重地握住老公爵的手：“呃，我实在无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大人。凯莉娅和我都明白，您能为我们提供庇护是冒了多么大的风险。”

海伦娜回头瞥了一眼自己的丈夫，但老公爵并没有理睬她。

保卢斯指向悬崖上的城堡，说道：“厄崔迪家族向来认为忠诚和荣誉高于一切，远比政治更重要。”他目光深邃地看着自己精疲力尽的儿子。雷托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父亲的教诲就像一把宝剑一样直入他的内心。“忠诚和荣誉，”保卢斯重复道，“是我们必须永远恪守之道。”

只有神才能创造有活着的、有感知力的生物。

——《奥兰治天主圣经》

在瓦拉赫九号星的产房里，一个新生女婴躺在一张病床上。她就是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的女儿。空气中弥漫着鲜血和消毒剂的味道，四周安静无声，只有包裹婴儿的已消毒布料发出的沙沙声。球形灯发出刺目的强光反射在粗糙的石墙和光亮的金属表面。这里出生过许多女孩，是无数新姐妹的诞生之处。

穿着黑袍的贝尼·杰瑟里特姐妹的心情比以往更加兴奋。圣母们用各种医疗器具拨弄这个骨瘦如柴的女婴，用焦虑而担心的语气谈论这个女婴。一位圣母用注射器抽取血样，另一个人用浅刮匙刮拭皮肤。所有人都轻声耳语。肤色怪异、生化指标太低，体重过低……

浑身被汗水浸湿的盖乌斯·海伦·莫希亚姆则躺在不远处的病床上，痛苦而疲惫，想要不顾自己饱受折磨的身体而挣扎着坐起来。她那保养得当的面容掩盖了她的真实年龄，她看起来太老了，已经不适合生育。这次分娩对她来说十分艰难。她之前生过八个孩子，都没有像这次这么煎熬。现在她真觉得自己老了，已经精疲力尽。

两名护理急忙跑到她的床边，把她的病床推到拱门的一边。其中一名护理把一块凉巾敷在莫希亚姆的额头，另一人则用一块湿海绵轻轻擦拭她的嘴唇，往她干燥的嘴里挤了几滴水。莫希亚姆已经完成了她的任务。剩下的事将交由其他姐妹来做。虽然她不知道她们对这个孩子有什么安排和计划，但她知道这个女儿必须活下去。

在诊疗台上，女婴皮肤上黏着的血和黏液还没来得及擦干净，就被翻过身来，紧贴到一台内置扫描仪的面板上。婴儿又冷又怕，哭个不停，但是哭得断断续续，声音听起来比刚才更弱了。

电子信号将所有的生物反应发送到中央接收器，接收器将数据显示在一面巨大的墙面显示屏上，供贝尼·杰瑟里特的专家们进行评估和诊断。圣母们仔细研究结果，并将数据与屏幕上第二列显示的最优数值进行比对。

“数值差异简直太大了。”阿妮鲁尔平静地说。那张像母鹿一样的脸上有一双大大的眼睛。年轻的魁萨茨圣母对此失望不已，仿佛有一副重担压在肩头。

“而且最意想不到的是。”大圣母哈里什卡说道。她满是皱纹的脸上长着的一双鸟眼，炯炯放光。贝尼·杰瑟里特有许多禁忌，比如在育种计划中禁止使用人工授精作为怀孕的手段，另外也不能在胎儿还在子宫内时对其进行检查或用其他手段进行干预和操纵。这个上了年纪的老圣母酸楚地摇了摇头，瞟了一眼汗流浃背、还在门边的病床上恢复体力的莫希亚姆，“基因是正确的，但这个……孩子却不对。我们犯了一个错误。”

阿妮鲁尔俯下身来，仔细观瞧这个女婴。这个孩子面色苍白，一脸病容，面部骨骼有些畸形，另外肩膀也有些脱臼或畸形。至于别的生理缺陷则可能是慢性的，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进行评估。

这个女婴能成为魁萨茨·哈德拉克的祖母吗？如此病弱的身体根本没有生育的能力呀。

阿妮鲁尔内心千回百转，想知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其他的姐妹们一定会认为她太年轻，太浮躁了。可育种记录中的预测是准确无误的，来自其他记忆的信息也确定无疑。虽然这个女孩是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的后代，但生下来的样子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这个病弱的婴儿不可能是基因计划链条上的下一个环节——而这个链条将在两代之后终结，到那时，贝尼·杰瑟里特育种计划将迎来盼望已久的圣杯，即她们的超级人类。

“结合指数是不是不对？”大圣母目光从婴儿身上移开后说道，“或者结合过程中出现了什么异常？”

“基因从来都是无法确定的，大圣母。”阿妮鲁尔从婴儿身边退开了一步答道。她觉得很失望，但极力告诫自己不去为失败而找借口。她慌乱地捋了捋自己那头剪得很短的铜褐色头发：“预测是正确的。恐怕是因为提供血缘的人不大配合……”

大圣母环视了一下房间里的医生和其他的姐妹。因为她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会被记录下来，并储存在瓦拉赫九号星的档案——以及其他记忆里——以供后人查阅和参考。“你是说我们再重新考虑一下人选？男爵肯定不会是项目里最配合的人啊。”

阿妮鲁尔微微一笑。你说得倒轻巧。“我们的预测提供了最有可能成功的选项。因此结合的两个人肯定得是哈克南男爵和莫希亚姆，这一点毋庸置疑。育种计划是经过几千年来的精心选择才一直走到今天的。也许我们有其他人选，但没有一个能比这个更好……所以我们必须再试一次。”她尽力让自己的话听起来镇定自若且富有哲理，“育种计划一路走来，也犯过一些其他的错误，大圣母——我们不能因为一次失败就终结掉整个计划啊。”

“当然不能终结，”哈里什卡连忙说，“我们必须再次联系男爵。在莫希亚姆康复期间，派我们最优秀且最有说服力的代表前去与男爵交涉。”

阿妮鲁尔看着诊疗台上的婴儿。那孩子现在已经精疲力竭了，她静静地躺在那里，两只小手松开又握住，两条小腿蹬来踢去的。她现在甚至没力气持续地哭，只能时断时续。这孩子实在太弱了，无法担任繁育的责任。

在拱门的门口，莫希亚姆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那双明亮的眼睛望着那个新生的婴儿。她一眼就看到了孩子的虚弱和残疾，呻吟一声倒在了床上。

大圣母哈里什卡走到床边，轻声安慰着她：“妹妹，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你的力量，而不是绝望。我们保证会让你和男爵再得到一次机会的。”说完，她双臂交叉环抱在胸前，转身离开了产房，衣袍沙沙作响的助手们也跟在她的身后走了出去。

在哈克南要塞那间带露台的屋子里，男爵像以往一样，对着镜子欣赏着自己赤裸而健美的身体。在他这间宽敞的侧翼房间里有许多镜子，而且光线充足，这样他可以持续不断地欣赏上天赐予他的完美体型。他身材精瘦，肌肉发达，肤色也很好——特别是当他的男性情人用香气浓郁的精油擦拭完他身体的每寸肌肤、每个毛孔后。他轻抚着自己腹部紧实的肌肉。简直太完美了。

他是如此的英俊潇洒，器宇不凡，难怪女巫们要求他再次跟她们结合。为了她们的育种计划，她们自然会想要找最杰出的男人来提供血缘。他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跟那个丑得像猪一样的莫希亚姆孕育出来的后代，肯定十分完美，所以她们才会想要跟他再生一个。尽管他对此十分厌恶，但他也不禁自问，这种事是否真那么可怕。

但他还是想搞清楚，自己的孩子在那些神秘而狡猾的女人们的漫长育种计划中，扮演着什么角色。他们有无数的育种计划，但除了贝尼·杰瑟里特之外没人理解它们。这个计划会对他有利吗……还是说她们打算将来把自己的女儿变成对抗他的敌人？她们一直小心翼翼，不为皇室以及任何家族生下私生子继承人，以避免引起权力的纷争，不过他自己却不怎么在意。但这对他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就连彼得·德伏也不知道该作何解释。

“您还没给我们答复呢，男爵阁下，”玛格特·拉西诺－齐娅在他身后说道。在他裸露的身体面前，这个女人似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不安。

男爵看着镜子里映照出的这位金发美女。难道她们认为这个女人凭借自己凹凸有致的身材和精致漂亮的脸蛋，就能勾起他的兴趣吗？相比于上次那个女人，他会更愿意与这个女人结合吗？不，这些对他来说都不怎么有吸引力。

代表着诡计多端的姐妹会，这位玛格特提出“需要”他和那个名叫莫希亚姆的女巫再一次结合。这还不到一年呢。这些家伙真是太厚颜无耻了！不过还好，这个玛格特算是伶牙俐齿，能说善道，而不像很久以前莫希亚姆在的那个晚上那么粗野蛮横。至少女巫们这次派来了一个更会说话的传话人。

在这个漂亮女人面前，男爵拒绝穿上衣服，尤其是在她提出要求之后。他就这样赤裸地炫耀着自己的身材，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个标致的美人怎么能不对我这样的男人发情呢？

“莫希亚姆不合我的口味，她太平淡无趣了，”他终于转过身来，面对姐妹会的使者，“告诉我，女巫，我的第一个孩子是像你们之前承诺过的那样，是个女儿吗？”

“跟您有什么关系吗？”玛格特那双灰绿色的眼睛此时目不转睛地直视着男爵。但男爵看得出她一直隐忍着想要打量他的全身，让她的目光游走在那结实的肌肉和古铜色的皮肤之上。

“我并没有说跟我有什么关系，蠢女人——但我身份高贵，所以我问你问题，你就必须回答，不听我的命令就得死。”

“贝尼·杰瑟里特从不怕死，男爵阁下。”玛格特用最平静淡然的语气说。她的镇定冷静让他又恼怒又好奇。“是的，您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她继续说道，“我们贝尼·杰瑟里特可以影响婴儿的性别。男孩对我们来说毫无用处。”

“我明白了。那你们为什么又回来找我呢？”

“在下无权透露更多信息。”

“我觉得你们姐妹会的第二次要求太过分了。我跟你们贝尼·杰瑟里特说过，不要再来烦我。如果你胆敢反抗我的命令，我就会杀了你。毕竟这里是我的星球，我的地盘。”

“使用暴力是不明智的。”玛格特言语沉稳镇定，还带着一丝威胁的语气。谁能想到，在这个女人如此充满诱惑而迷人的身体里，会藏着一颗如此强大而可怕的心脏呢？

“上次你们威胁要揭露我所谓的私藏香料库存。这次你们又有什么新的把柄？或者说还是老一套？”

“我们贝尼·杰瑟里特可以随时拿出新的证据来威胁您，如果您愿意的话，男爵阁下。不过您伪造的香料生产报告确实依旧可以激起皇帝的愤怒。”

男爵扬起眉毛，终于肯穿上衣服了，他从梳妆椅上抓起一件光滑的黑袍，套在身上，说道：“我可以肯定地说，几大家族都有自己私藏的香料。据说就连埃尔鲁德皇帝自己也是如此。”

“皇帝最近心情不好，身体也抱恙。他似乎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伊克斯上。”

哈克南男爵停下来思考了一下。他布置在凯坦星皇宫里的密探报告说，老埃尔鲁德近来确实情况越来越不稳定，脾气也越来越暴躁，还有些偏执多疑的迹象。他的思维渐渐迟钝，精神日益萎靡，身体也越来越衰弱，这让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邪恶狠毒，他开心地默许特莱拉摧毁维尔纽斯家族就是最好的证明。

“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了？”男爵问道，“一头专门用来配种的萨鲁撒公牛吗？”

他没有什么好怕的，因为女巫们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证明他有罪的证据了。他已经把私藏的香料分散到了偏远隐秘的兰基维尔，并下令

销毁了所有来自厄拉科斯的证据。他高薪雇用了一位前宇联商会的审计员，这一切都是由那位专业人士完成的，手法熟练，不留一丝痕迹。男爵不由得笑了起来。因为就连这位前雇员也已经被德·弗里斯神不知鬼不觉地解决掉了。

这些贝尼·杰瑟里特可以为了得到她们想要的东西威胁他，但却无法真正地控制住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心中便涌起了一股新的力量，一种新的反抗方式。

女巫继续肆无忌惮地瞪着他。他真想一把掐住玛格特那纤细的脖子，让她永远闭上嘴巴。但即使他这么做也不能解决问题。贝尼·杰瑟里特会再派一拨又一拨的人来。他要给女巫们一个难以忘怀的教训。

“如果你们非要坚持的话，那就把你们那位负责生育的圣母派来吧。我得提前做些准备。”他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他的门泰特彼得·德伏，甚至可能还有他的侄子拉班都会乐意帮忙的。

“很好。圣母盖乌斯·海伦·莫希亚姆将在两周内前来，男爵阁下。”说完，玛格特就转身离开了。她那闪亮的金发和乳白色的皮肤似乎太过光彩照人，即使穿着沉闷乏味的姐妹会长袍也没能掩盖那诱人的光芒。

男爵召来了德·弗里斯。他们得开始安排了。

如果没有目标，生活便毫无意义。有时候，目标就是一个人生活的全部，一种吞噬一切的狂热力量。可一旦这个目标实现了，接下来又该做什么呢？哦，可怜的人啊，之后该怎样呢？

——海伦娜·厄崔迪夫人，其私人日记

在杰第主星度过了饱受摧残和压迫的童年之后，小小的邓肯·艾达荷发现这个草木繁盛、郁郁葱葱的卡拉丹星球简直就是天堂。落地之后，他就被扔到了卡拉丹城堡对面的一个城市，手里也没有地图。詹妮斯的朋友，那个名叫雷诺的二副，免除了男孩的债务，一脚把这个偷渡者踢到了一个低地太空港的街面上。

船员们不再理会他，而是匆忙地把可回收废品以及工业废料从飞船上卸下来，然后把一袋袋用谷物纤维袋包装的新鲜庞迪大米[55]运上船。之后，他们二话不说就转身离开了。二副回到了他的货运船上，没说再见，也没有提供任何建议，甚至没有对邓肯说句“祝你好运”，便驾驶飞船返回了远航机所在的轨道。

邓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他至少逃出了哈克南家族的魔掌。而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找到厄崔迪公爵了。

男孩身处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站在一群陌生人中间，抬头望着那艘货船飞入云天。卡拉丹是个美丽而富饶的星球，到处鸟语花香，空气湿润，带着海水的咸湿，鱼虾的鲜美和野花的芳香之气。在杰第主星生活的那些岁月里，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

在卡拉丹的南部大陆，山势陡峭，绿草如茵，苍翠欲滴。梯田式的花园就像醉人的阶梯嵌进山坡。一队队勤劳的农夫在雾蒙蒙的淡黄色阳光下辛苦劳作。他们生活虽不富裕，但依然开心而满足。他们穿着旧衣服，用悬浮货板把新鲜的水果和蔬菜运到集市上。

邓肯饥饿的目光盯着路过的农夫们，一位和蔼的老人给了他一个成熟的小帕拉丹瓜。男孩贪婪地吃了起来。甜蜜的果汁从他的手指间滴落。这是他吃过的最美味的一餐。

看到男孩那身强力壮却又举目无亲的样子，农夫问他是否愿意跟他回去在稻田里干几天活。老头儿说不给他工钱，只给他一个睡觉的地方和一些吃的。邓肯欣然同意了。

他们走了很长的路，途中男孩告诉了农夫他与哈克南家族斗争的故事，讲述了他的父母是如何被捕又是如何被杀害的，还有他是如何被选中，被迫成为了拉班狩猎队的猎捕对象，以及最终又是如何逃出虎口的。“现在我必须去见厄崔迪公爵，”他满怀信心地说，“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也不知道怎么找到他。”

老农夫聚精会神地听着，然后郑重地点了点头。卡拉丹人对他们公爵的丰功伟绩都了如指掌，也都在他为雷托前往伊克斯所举办的送行会上，亲眼见识过公爵与公牛搏斗的壮举和风采。这里的人们对他们的领袖皆是无比的敬仰。在他们看来，任何公民都可以求见厄崔迪家族的人，这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我可以告诉你公爵住在哪个城市，”老人说，“我的姐夫有一张卡拉丹地图，我可以给你。但我不知道怎么能到那儿，有些太远了呢。”

“我年轻力壮，我能去。”

老农夫点了点头，把这个男孩带回了庞迪稻田。

邓肯在这位农夫的家里住了四天，在水深齐腰的稻田里干活。他涉水而行，疏通水渠，把矮小但耐寒的稻苗插进松软的泥土中。他还跟庞迪稻农学会了唱他们的歌。

一天下午，在低垂的树上放哨的人敲打起平底锅来，这是在发出警报。过了一会儿，稻田的泥水中荡起了涟漪，预示着黑豹鱼正成群结队地过来了，它们这种成群出没寻找猎物的沼泽生物，能在瞬间把一个农夫啃得只剩一堆白骨。

邓肯跟在惊慌失措的稻农们身后，爬到了一棵盘根错节的树干上。他悬在低矮的树枝上，拨开树叶，低头看着水里的涟漪步步逼近。他现在能看清水下的那些巨大生物了，它们长着尖牙利齿，浑身披着宽大的鳞甲。几只黑豹鱼就围着邓肯所在的那棵树的树干来回地打转。

其中几条黑豹鱼竖起了带有鳞片的肘部，它们的前鳍已经进化成了笨拙的爪子。这些肉食性鱼类大部分身体都露出了水面，它们向上伸展，体形庞大而且极为致命。它们眨着湿润且像裂缝一样的眼睛，盯着挂在树枝上，差一点儿就能够到的年轻人。在盯着它们看了好一会儿之后，邓肯爬上了更高的一根树枝。黑豹鱼则再次潜入水中，在广阔的庞迪稻田里徘徊打转，最后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之外。

过了几天，邓肯拿着农夫为他准备的简单口粮，艰难地向海岸走去。在那里，他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在温暖的南部海域一艘渔船上当

渔网工，负责撒网收网。因为这条船的靠港之地正好位于卡拉丹城堡所在的大陆。

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都在撒网捕鱼，刮鳞宰鱼，并在渔船的厨房里想办法把肚子填饱。厨师用了很多邓肯没见过的香料——比如卡拉丹辣椒和芥末，呛得他鼻涕眼泪直流。渔民们嘲笑他的窘态，并告诉他如果不能吃这种辛辣食物的话，就永远也成不了真正的男人。令他们惊讶的是，年轻的邓肯把这当成了一种挑战，不仅很快就适应了这种口味，甚至还嫌味道不够，要求再加一些调料。很快他就能比其他船员更能吃辣了。渔民们从此便不再取笑他，反而开始对他大加赞赏。

这次远航结束前，隔壁床铺上的一个小男孩计算了一下邓肯的年龄，结果发现他今年只有九岁，上下不超过六个星期。“我觉得我要比九岁大。”邓肯回答说。

他没有料到前往目的地的旅程如此漫长。不过尽管他每天做着异常艰苦的工作，但生活却比之前好多了。他感到很安全，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自由。渔船上的这些船员成了他新的家人。

在晴空万里的一天，乘着徐徐的微风，渔船终于到达了港口，邓肯也结束了在海上漂泊的日子。他没有索要工钱，也没有向船长告别便默默地离开了。这次海上远航只是他旅途的一部分。在漫长的旅程中，他从来都没有偏离方向，始终朝着心中的目标前行，他一定要找到老公爵。他从不占任何人的便宜，只是努力干活以报答别人对他的恩情。

在码头边的一条小巷里，一名来自另一艘船的船员想要找他麻烦，但是邓肯用铁一般结实的肌肉和迅速的反应进行回击。进攻者被打得鼻青脸肿，伤痕累累，发现这个野孩子实在是难以对付，于是灰溜溜地跑了。

邓肯开始搭各种顺风车，并偷偷地搭乘地铁和短途货运飞机。他就这么一路向北，朝着卡拉丹城堡的方向前进，几个月过去，他距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了。

每当遇到瓢泼大雨，他就蜷缩在树下躲避。虽然浑身湿透，又冷又饿，但他并不觉得有多么糟糕，因为他回想起在森林保护区里那个可怕的夜晚，寒风凛冽，冰冷刺骨，他还清晰地记得自己是如何用一把刀割开了肩膀。经历了如此艰难的时刻之后，任何短暂的艰辛和磨难对他来说都不算什么了。

有时，他会与其他的旅行者攀谈，听他们讲述那位受人尊敬的公爵各种传奇的故事，了解一些关于厄崔迪家族的历史片段。之前在杰第主星上，他从来没听人说过这样的事情。那里的人们都闭口不言，只有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才会透露一些信息。然而在这里，当地人都很乐意谈论他们的生活。一天下午，在邓肯和三个艺人一起同行的时候，他终于惊讶地意识到卡拉丹人民的确对他们的领袖充满着爱戴之情。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哈克南家族，邓肯听到的全都是可怕的故事。他完全清楚杰第主星的民众有多么害怕哈克南家族，在那儿如果有人胆敢反抗，那么无论真假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然而在这个星球上，人们对于他们的统治者只有尊敬，没有丝毫的惧怕。他们告诉邓

肯，老公爵会身穿便衣，到民间来微服私访，不带卫兵近侍，也不带任何武器盾牌，好像从不担心会有人攻击。

哈克南男爵以及格洛苏·拉班可绝对不敢做这样的事。

也许我会很喜欢这个公爵的。一天晚上，邓肯蜷缩在艺人借给他的一张毛毯下，心中暗想……

终于，经过几个月艰苦跋涉的邓肯来到了一个海角下的村庄，而海角悬崖之上便是卡拉丹城堡。这座宏伟的城堡就像哨兵一样矗立在悬崖边上，眺望平静的海面。保卢斯·厄崔迪公爵就住在这座城堡里，如今早已是这个男孩心目中的传奇人物了。

清晨的寒意袭来，令邓肯忍不住打了个冷战。于是他深吸了一口气。海面上的薄雾散开，冉冉初升的太阳变成了一个深橙色的光球。他大步离开了村庄，踏上了通往城堡的一条狭长而陡峭的山路。这就是他必须要前往的地方了。

他一边走，一边打理自己，尽量让自己看上去体面些。他掸去身上的灰尘，把皱巴巴的套头衫衣角塞进裤子里。但是他对自己很有信心，不管他的外表如何，他都会面临两种境遇：这位公爵要么接受他，要么把他赶出去。但是不管怎样，邓肯·艾达荷都会坚强地活下去。

当他走到通向城堡庭院的大门时，厄崔迪的卫兵以为他是个乞丐，试图挡住他的去路。

“我不是乞丐，”邓肯高昂着头，对卫兵大声说道，“我跨过了大半个银河系，就是为了见到公爵大人，我必须要把我的事告诉

他。”

卫兵们只是笑了笑，说道：“我们可以从厨房给你弄些剩饭来。别的就别想了。”

“你们可真是大好人，长官，”邓肯赞同地说，毕竟他的肚子正饿得咕咕叫，“但这不是我来这儿的原因。麻烦您给城堡里捎个信儿”——他努力回想着一位流浪歌手曾教过他的那句话——“邓肯·艾达荷求见保卢斯·厄崔迪公爵。”

卫兵们又哈哈大笑起来，但男孩发现他们的表情里多少流露出了一丝敬佩之意。其中一个卫兵转身离开，回来时手里拿了些早餐递给邓肯，邓肯一看原来是几个烤鸡蛋。他谢过了卫兵，便狼吞虎咽地吞了下去，吃完后还舔了舔手指，然后就坐在地上等。转眼间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卫兵们一直看着他，不住地摇头。一个卫兵问他是否携带了武器，或是钱，邓肯都表示否认。随着源源不断的请愿者进进出出，卫兵们开始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起来。邓肯听到有人谈起了伊克斯爆发的叛乱，公爵为维尔纽斯家族十分担心，特别是皇帝悬赏捉拿多米尼克和珊多·维尔纽斯夫妇。公爵的儿子雷托则刚刚从战火纷飞的伊克斯回到卡拉丹，还带回了两个维尔纽斯家族的难民之类的事。看来此时城堡里一切都乱作一团了。

但不管怎样，邓肯依然继续在外面等着。

太阳掠过头顶，坠入了大海的地平线下面。年轻人蜷缩在庭院的一个角落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换了一拨卫兵，他又重复了一遍

自己的故事，并继续求见厄崔迪公爵。这次他提到自己是从哈克南家族统治的星球逃出来的，希望能为厄崔迪家族做事。哈克南的名字似乎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卫兵们再次检查他是否带有武器，但这次检查得更仔细了。

下午早些时候，经过一番搜身和探测——首先是用电子扫描仪扫描，找出隐藏的致命装置，然后是用毒品检测仪进行检测——最后，邓肯终于被带进了城堡。这是一座古老的石头建筑，内部的走廊和房间里都挂满了奢华的挂毯。整个城堡古香古色，充满历史的厚重感以及古朴典雅的气息。木地板踩在脚下吱吱作响。

在一个宽阔的石头拱门处，两名厄崔迪卫兵拿着更精密的装置扫描他的全身，同样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他只是一个孩子，没什么可隐藏的，但他们仍然疑心重重，就好像他穿着一件怪异而别扭的外衣，并在里面设置了什么机关似的。最后，他们终于放心了，挥手示意邓肯跟着他们走进了一间带有拱形天花板的大房间，房间里有几根粗重而深色的梁柱，支撑着天花板。

在房间的中央，老公爵正靠在椅背上，打量这位来访者。保卢斯身体健壮结实，像头熊一样，蓄着浓密的胡子，一双绿色的眼睛炯炯有神。老公爵轻松随意地坐在一把舒适的木椅上，而不是正襟危坐在威严的王座之上。他每天都要花好几个小时在这里处理国家要务，好像只有在这种地方办公他才会感到安心自在似的。高高的深色伊拉迦木椅靠背比老公爵的头顶还要高，在椅背的顶端雕刻着一只雄鹰。

坐在公爵身旁的是他的儿子雷托，他的皮肤呈橄榄色，有些瘦削，一脸倦容，似乎还没有从那场磨难中完全恢复过来。邓肯迎上雷

托那双灰色的眼睛，感觉到他们两人似乎惺惺相惜，好像有很多共同语言可以分享似的。

“我们这儿来了个非常固执的孩子，雷托。”老公爵看了看他的儿子，说道。

“从他的外表来看，他想要的东西与我们今天见到的其他请愿者都不一样。”雷托扬着眉毛说道。他只比邓肯大五六岁——这已经是很大的年龄代沟了——但似乎他俩都是被境遇所逼，年少早熟。“他看起来并不贪心。”

保卢斯坐在他那张大椅子上，身子前倾，表情也柔和下来：“你在外面等多久了，孩子？”

“哦，那不重要，公爵大人，”邓肯小心翼翼地回答，希望自己用词得当，“重要的是我来了。”他紧张地挠着自己下巴上的一颗痣。

老公爵立刻看向护送他进来的卫兵，皱起眉头说：“你们给这个年轻人吃的了吗？”

“他们给了我很多吃的，大人。非常感谢。我还在您舒适的庭院里睡了个好觉呢。”

“在庭院里？”他又瞪了卫兵一眼，“年轻人，那你为什么来这儿呢？你是从某个渔村来的吗？”

“不，大人——我是从杰第主星来的。”

卫兵们立刻握紧了手中的武器。老公爵和他的儿子对视了一眼，起初还有些不太相信。“那你最好还是先跟我们说说你的故事吧。”保卢斯说道。当邓肯开始讲述他的故事时，他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没有漏掉一丝细节，表情变得凝重且充满了厌恶。

公爵瞪大了眼睛。他看了看这个年轻人一脸坦率的表情，又看了看自己的儿子，认定他所说的一切都不是杜撰。雷托也点了点头表示赞同。毕竟这样的故事，不是任何一个九岁的孩子都能编出来的。就算有人教他这么说，他也学不上来。

“所以我就来这儿了，大人，”邓肯说，“来见您。”

“你是在卡拉丹哪个城市降落的？”老公爵又问了一遍，“给我们简单描述一下。”

邓肯想不起那个城市的名字了，于是把他所见到的一切都复述了一遍。老公爵这才确信他一定是跨越了大半个星球才到这儿的。

“大人，是有人叫我来找您的，问您能否给我事情做。我恨哈克南家族的人，大人，只要能让我留在这里，我愿意永远效忠于厄崔迪家族。”

“我觉得我相信他的话，父亲，”雷托仔细端详男孩那双深邃的蓝绿色眼睛，平静地说，“还请父亲明示。”

保卢斯身子向后一靠，双手叠放在膝盖上，胸口一阵颤抖，如同痉挛一般。过了一会儿，邓肯才意识到这位人高马大的公爵是在强忍笑意。最后老公爵再也抑制不住，突然放声大笑起来，边笑边拍自己

膝盖说：“孩子啊，你所做的一切都让我深感钦佩。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有胆有识，是条汉子。我一定得把你留在身边啊！”

“谢谢大人。”邓肯说。

“我相信一定能找到些要紧的事情让他去做，父亲。”雷托带着疲惫的笑容说道。最近发生了太多变故，他发现唯有这个勇敢而执着的男孩的到来还算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变化。

老公爵从舒适的椅子上站起身来，大声唤来仆人，命令他们给孩子洗澡、换衣服，再给他准备些吃的。“我想了想”——他举起一只手——“还是干脆把餐桌摆这儿来吧。我和我儿子想和年轻的艾达荷少爷共进午餐。”

他们走进了隔壁的餐厅，仆人们忙忙碌碌，碗勺碟盆一阵叮当乱响，最终，一切都按照公爵的吩咐布置好了。一个仆人把男孩乌黑卷曲的头发梳理整齐，用静电清洁器把他那满是灰尘的衣服清理干净。在餐桌的一端，邓肯坐在公爵右边，雷托则坐在公爵左边，保卢斯·厄崔迪坐在正中，一手握拳托着下巴。

“我有个主意，孩子。既然你已经证明了你能对付那些可怕的哈克南人，那你觉得你能斗得过一头萨鲁撒公牛吗？”

“可以，大人。”邓肯说。他听说过公爵斗牛时的英勇风采和精彩场面，“如果您想让我为了您而与公牛搏斗的话，我愿意去做。”

“跟它们搏斗？”保卢斯大笑起来，“我指的不是这个。”老公爵满脸笑容，身子向后靠在椅背上，看向雷托。

雷托说：“年轻人，我想我们已经在卡拉丹城堡为你找到一个职位了。你可以在马厩里干活。马夫长伊雷斯克会指导你该怎么做。你的任务是帮着照料我父亲的公牛：喂它们饲料，如果你能走得更近的话，还可以给它们梳洗。我自己也干过这活儿。我会亲自把你介绍给马夫长的。”说着他回头看向自己的父亲，“您还记得吗，我像邓肯这么大的时候，伊雷斯克还经常让我去拍拍那些公牛呢。”

“哦，这孩子干的活可不仅仅是拍拍公牛那么简单。”老公爵说。当一盘盘丰盛的菜肴被端上餐桌时，保卢斯扬起灰色的眉毛。他注意到邓肯脸上那陶醉的表情。“如果你在马厩里干得好的话，”他说，“也许我们会为你找一个更好的差事。”

历史很少善待那些必须受到惩罚的人。贝尼·杰瑟里特对恶人的惩罚更是会令其终生难忘。

——贝尼·杰瑟里特格言

新的贝尼·杰瑟里特代表团护送着盖乌斯·海伦·莫希亚姆抵达了杰第主星。莫希亚姆刚刚生下了一个病弱的女婴，而这是她一年之内第二次走进了男爵的要塞。

这一次她是在白天来的，不过油腻腻的云层和工厂里冒出的滚滚浓烟让天空犹如一张瘀青的脸庞，一丝阳光都透不进来。

圣母所乘坐的穿梭机像上次一样，降落在同一个太空港，并要求同样的“特殊服务”。但这次哈克南男爵暗暗发誓，绝对要采取和上次截然不同的做法。

男爵亲卫队踏着整齐划一的步伐，列队前行，卫兵们一个个面容冷峻，将贝尼·杰瑟里特的穿梭机团团包围——这阵势足以威慑住那些女巫。

波萨格克鲁比曾是厄拉科斯的一名飞行员，如今则是哈克南家的安保主管。他站在穿梭机的舷梯前，距离身后的队伍只有两步远。所有的卫兵都穿着统一的蓝色军服。

莫希亚姆出现在舷梯坡道的顶端，身穿贝尼·杰瑟里特的长袍，两侧站着侍从、贴身护卫以及其他姐妹。她轻蔑地皱起眉头，盯着波萨格和他的卫队问道：“摆出这阵势是什么意思？男爵在哪儿？”

波萨格克鲁比抬头看着她回答道：“不要在我身上用你们那操纵人心的音言，否则我的卫队会……会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上头命令我只让你一个人去见男爵。任何护卫、随从或同伴一律不准跟随。男爵大人在要塞的正厅等着呢。”他朝莫希亚姆身后的随从们点了点头，“除了您以外，飞船上的其他人都不准进入。”

“简直不可理喻，”莫希亚姆抗议道，“我要求以正式的外交礼节与男爵会面。所有与我同行的人都应受到应有的尊重和礼遇。”

克鲁比没有丝毫退让。“我知道女巫想要什么，如果她觉得她可以随时来这儿跟我上床的话，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不管是什么意思吧，反正这是男爵的原话。

波萨格直视莫希亚姆的眼睛，目光冷漠。“您的请求已被拒绝，”相比于这个女人，他更害怕男爵对他的惩罚，“如果您不同意的话，大可就此离开。”

莫希亚姆哼了一声，走下了舷梯，然后回头瞥了一眼留在船上的人。“虽然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多少有些反常，但不管怎么说他还算是挺保守的，”她嘲弄地说道，与其说是说给自己人听，不如说是故意说给哈克南的卫队听，“尤其是在性方面。”

克鲁比对这种事情毫不知情，不过倒是对莫希亚姆所说的话十分好奇。只是他深知有些事情还是不知为好。

“告诉我，波萨格，”女巫故意用挑衅的口气对他说道，“如果我在你身上用音言，你怎么会知道呢？”

“一个好士兵是永远不会把自己的底牌抖搂出去的。”

“我明白了。”她的声音平缓而有诱惑力。克鲁格并没有感觉到任何威胁，但也不禁怀疑他的恐吓是否真的奏效了。

这个愚蠢的士兵并不知道，莫希亚姆其实是个真言师，能够辨别谎言和诡计的细微差别。她允许这个装腔作势的波萨格带她穿过人行通道上的天桥。而一走进哈克南的要塞，圣母就换上了一副超然自信的神情，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但她所有高度敏感的感官都感应到了最轻微的异常。男爵的所作所为让她深感怀疑。她清楚他没安好心。

哈克南男爵在大厅里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他不时环顾四周，一双黑色的眼睛闪烁着凌厉的目光。这个房间又大又冷，未经过滤的球形灯发出刺目的强光，照亮了天花板以及各个角落。他穿着黑色的尖头长靴走在地板上，脚步声在房间里回响，显得整个大厅异常空旷——这是个设埋伏的好地方。

虽然要塞的住宅部分可能看起有些空旷，但男爵在各个凹室里都布置了卫兵，还安装了电子眼。他清楚自己骗不了这个贝尼·杰瑟里特婊子多久，但这没关系。就算她发现了自己被监视了，也最起码能让她停下来，并阻止她耍什么阴险诡计。谨慎小心还是很有必要的，至少能给他争取几秒钟的时间。

既然这次男爵掌握了主动权，那么他也想让自己手下的人亲眼瞧瞧。他会给他们献上一场多么精彩的表演，足以让他们在兵营和运兵船里谈论多年。最重要的是，这能让那些女巫安分点儿。想敲诈我，走着瞧！

彼得·德伏出现在男爵身后，动作迅速而又悄无声息，男爵被他吓了一跳，气急败坏地说："别再这样了，皮特！"

"我把您要的东西带来了，男爵阁下。"变态门泰特伸出一只手，拿出了两个小耳塞，同时也是白噪音发射器。"把这个塞进你耳朵里。如果女巫使用音言的话，它可以使音言发生扭曲。你仍然可以听到正常的说话声，但耳塞会把搅乱人心的声音挡住，使它们无法传进你的耳朵里。"

男爵深吸了一口气，活动了一下筋骨。准备工作必须完美而周密。

"你只管做好你该做的事情，皮特。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走到一个小壁龛前，拿起一瓶雕花玻璃的基拉那白兰地酒瓶，直接举起瓶子灌了一大口。他感到白兰地酒在他胸口灼烧起来，于是擦了擦嘴，又擦了擦瓶口。

男爵喝的酒比平时要多了不少。考虑到他即将要面对的严峻考验，也许他喝得有点儿太多了。德·弗里斯看出了男爵的焦急，他望着他的主人，仿佛在嘲笑他。男爵皱了一下眉头，又灌了一大口酒，以回敬门泰特的讥讽。

德·弗里斯一直忙个不停，享受他们联手打造的计划，迫不及待地想要参与进来。“男爵阁下，也许那女巫之所以回来，是因为她很享受和您的初次相遇，”他咯咯地笑着说，“您不觉得从那以后她就一直欲火焚身吗？”

男爵再次不悦地对他皱起了眉头——这一次，他的表情十分严厉，以至于这位门泰特怀疑自己是不是说得太过火了。但是德·弗里斯总有办法免遭男爵的报复。

“这就是我的门泰特给我的最佳推断吗？该死，你好好想想！为什么贝尼·杰瑟里特要我再跟她们生一个孩子？难道她们是想再往深里捅我一刀，让我更恨她们吗？”他哼了一声，怀疑是否真有这个可能。

也许出于某种原因，她们需要两个女儿。或者可能是第一个孩子出了什么问题……男爵厚厚的嘴唇向上翘起，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这个孩子肯定是最后一个了。

贝尼·杰瑟里特再没有什么证据能够拿来威胁他了。如今哈克南家族最大的香料宝藏都被转移到了兰基维尔，藏在阿布鲁尔德的眼皮底下。那个傻瓜一点儿也没有察觉他已被人利用来掩盖男爵的秘密活动了。虽然阿布鲁尔德心软，耳根也软，但他仍是哈克南家的人。即使他发现了这个阴谋骗局，他也不敢揭露的，因为他害怕自己家族的财产被毁。阿布鲁尔德太过崇敬和怀念他们的父亲了。

男爵放下了那瓶基拉那白兰地，转身走开，那股烧灼的甜味喝下去之后返回来一股酸涩的余味。他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紫褐色和黑色相间的睡衣，衣带紧紧地系在他那平坦的腹部上。左侧胸口上绣着哈

克南家族淡蓝色的狮鹫徽章。他裸露着双臂，炫耀他那坚实的肱二头肌。红色的头发剪得很短，凌乱之中显得放荡不羁。

他深深地凝视德·弗里斯。门泰特喝了一小瓶深红色的纱芙果汁，然后说道：“您准备好了吗，男爵阁下？她正在外面候着呢。”

“是的，皮特，我准备好了。”他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说。他那丝滑的睡裤已经松开，即使圣母用窥探的目光望着那里，也看不出有什么武器从那里凸出来——反正不是她认为的那种武器。他笑着说道：“去叫她进来吧。”

当莫希亚姆进入要塞的大厅时，波萨格克鲁比和他的卫队将大厅的门关上了，留守在外。门锁“咔嗒”一声锁上，莫希亚姆立刻警觉起来。她意识到男爵精心安排了这次会面，每一个环节都暗藏杀机。

长长的大厅里，似乎只有他们两个人。房间里气氛阴冷，灯光刺眼。整个要塞都棱角突兀，线条硬朗，哈克南家族就是喜欢这种阴森、冰冷而又刚硬的感觉。这个地方不像个华丽的宫殿，倒像是工业风十足的会议室。

“您好，我们又见面了，哈克南男爵。”莫希亚姆面带微笑，即使在礼貌的问候中也夹杂着一丝轻蔑，“我知道您一直在期待我们的会面。也许您渴盼已久了吧？”她将目光移开，看着自己的指尖说道，“也许这次我会让您更愉悦一些。”

“也许吧。”男爵语气和蔼地说。

她并不喜欢这个答案。他在耍什么花招？莫希亚姆环顾四周，感觉到一股气流正在暗处涌动，似乎正在阴暗的角落里窥视这里。她凝神屏气，想要听到房间里另外一些人的心跳声。有人在这儿……但究竟藏在哪儿了呢？他们是打算要杀了她吗？他们有这个胆子吗？她监测自己的脉搏，防止心跳加速。

毫无疑问，男爵想要的并不是仅仅是简单的合作。她从来没奢望能轻而易举地战胜他，尤其是这第二次。一些无足轻重的小家族首领很容易被操纵或灭掉——对贝尼·杰瑟里特来说是小事一桩——但这并不是哈克南家族的命运。

她望着男爵那双阴森而幽暗的眼睛，竭力运用她真言师的能力去看穿他的目的，但怎么也看不清他在想什么，也无法猜透他的计划。莫希亚姆内心深处感到一种难以察觉的恐惧。哈克南家族究竟有多大的胆量？这位男爵不敢拒绝姐妹会的要求，因为他知道如果拒绝的话，贝尼·杰瑟里特就会让他尝到苦头。或者说他敢得罪帝国，冒着遭受帝国重罚的风险吗？

同样的，他敢得罪贝尼·杰瑟里特吗？受到姐妹会的惩罚也不是小事。

如果换作别的时候，她可能会很喜欢陪他玩下去，和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在精神和身体上进行一番较量。他是很狡猾，不过这样的人也更容易被打得落花流水，体无完肤。但此时她不能对男爵下手，因为他是姐妹会想要的种马，需要他提供基因。她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

道跟他所生的这个女儿究竟有多重要，但如果莫希亚姆没有完成任务就回到瓦拉赫九号星的话，她一定会受到上级的严厉斥责。

所以她决定不再浪费时间。她使出了贝尼·杰瑟里特教给她的音言能力，利用语言和语调来操纵人心，任何没有受过训练的人类都是无法抵挡的。她只是简短地说了一句："跟我合作。"她觉得男爵能听从这个命令。

但男爵只是笑了笑，却没有动，眼睛却瞟向旁边，像是对谁使了个眼色。莫希亚姆这才发现音言竟然对他丝毫不起作用，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男爵早已为她设下了圈套，可惜自己发现得太晚了。

门泰特彼得·德伏从一个隐蔽的凹室里冲了出来，早已站在她身后。莫希亚姆转过身，准备反击，但门泰特的动作跟贝尼·杰瑟里特一样迅速。

男爵在一旁观望，欣赏着面前上演的好戏。

德·弗里斯手中拿着一件简陋而有效的武器，也就是一种老式的神经干扰器。这是一种高功率的击昏器，残忍而又惊人。莫希亚姆还没来得及反应，弗里斯就朝她开了一枪。冲击波噼啪作响地击中她的身体，使她的思维意识以及肌肉的控制都出现了短路。

莫希亚姆向后倒去，身体一阵痉挛，痛苦地抽搐起来，仿佛身上的每一寸肌肤都被无数只蚂蚁撕咬着。

这效果简直太令人满意了。男爵边看边想。

莫希亚姆倒在了光滑的石头地板上，四肢直挺挺地叉开，就像身子被一只大脚踩扁了似的。她的头重重地撞在坚硬的石砖上，两耳因受到冲击而嗡嗡作响。她瞪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拱形的天花板。即使有极高的普拉纳一宾度肌肉控制能力，她也丝毫动弹不得。

最后，男爵那张充满讥讽和嘲弄的脸渐渐靠了过来，出现在她有限的视野范围中。她的四肢因痉挛而不住地颤抖。她感觉到身下有一股温暖的潮湿，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膀胱因无法控制而失禁了。一道细细的唾沫顺着她的嘴角流到脸颊，一路流到耳根，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痕迹。

“好了，女巫，”男爵说道，“那个击昏器不会对你造成永久性伤害的。实际上，大约二十分钟后，你就能再次控制自己的身体了。所以有足够时间让我们互相了解。”他带着笑意，绕着她转着圈，在她视野里进进出出的。

男爵提高了嗓门，这样电子拾音器就可以把一切声音都传送给在暗中窥视的人。他继续说道：“我知道你们编造了虚假的资料来敲诈哈克南家族。我的律师们正在准备向帝国法庭提出上诉，控告你们。你们威胁我说，如果我不跟你们再生一个孩子，你们就利用这些虚假材料来对付我。但这只是你们这些无耻女巫的无耻威胁。”

他停了下来，微微一笑，似乎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不过，我倒是不介意再跟你生一个女儿，让你们得偿所愿。真的，我并不介意。但你必须明白一点，女巫，把我的话转告给你的姐妹会：想要强迫我弗拉基米尔·哈克南达成你们的目的，就得承担后果。”

莫希亚姆把平生学到的所有技能都用上，集中所有能力控制某些特定的神经和肌肉，最终重新控制了眼睛的功能，这样她至少可以转动眼球，看向四周。尽管如此，那个神经干扰器的效力依然强大，她身体的其他部位仍旧无法动弹。

男爵竭力克制住自己满心的厌恶，俯下身去撕扯莫希亚姆的裙子。看着她这副丑陋不堪的躯体，完全没有他欣赏和渴望的那种男人的肌肉和线条。“哦，天呐，看来你这里出了个小小的意外。”他对着她尿湿的衣裙布料皱起了眉头。

彼得·德伏站在莫希亚姆身后，低头看着她那张宽胖而松弛的脸。她看见了门泰特那张血红的嘴唇，也看到他眼里闪着近乎疯狂的光芒。男爵掰开她的腿，然后摸索着他那宽松的黑色睡裤。

她看不见他在做什么，也不想去看。

男爵因为计划成功而高兴得冲昏了头，这一次，他毫不费力就有了反应。因为喝了白兰地，所以此时的他脸也涨得通红。他低头看着眼前这个毫无吸引力的女人，把她想象成了一个干瘪丑陋的老太婆，刚刚被他扔进了哈克南最残酷的奴隶集中营里。这个女人，自以为很了不起，自以为强大，此刻还不是无力地躺在这里……任由他摆布！

男爵从这过程中体验到了巨大的快感——这是他记忆中第一次和一个女人结合甚欢，尽管身下的女人只不过是一摊软趴趴的肉。

在猛烈的侵入过程中，莫希亚姆一直躺在冰冷的地板上，愤怒而又无力。她能感觉到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痛苦的触碰，但她仍然

无法控制自己的随意肌。她的眼睛仍然睁着，尽管她觉得如果努力一把，也许能眨眨眼。

但这位圣母没有浪费体力在这上面，而是集中所有精力，感受自己的生化反应，并使之发生改变。门泰特的击昏器并没有完全击中她。肌肉是一回事，但体内的化学反应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一定会后悔的。

在这之前，她已经通过控制排卵，让自己在此时达到了受孕的高峰。即使被迫结合，她也可以利用男爵的精子让自己再次怀上一个女儿。而这才是重中之重。

从技术上来说，圣母盖乌斯·海伦·莫希亚姆对这个卑鄙无耻的男人没有更多的要求。但她打算给他一些东西作为回报，这是一种长期而慢性的报复，将会让他一辈子也忘不了。

贝尼·杰瑟里特对恶人的惩罚，总将会令其终生难忘。

虽然莫希亚姆仍旧无法动弹，但她是个十分出色的圣母。她的身体里就隐藏着非同一般的武器，即使她现在动不了，孤立无助，这些武器仍然可以由她随意使用。

贝尼·杰瑟里特姐妹的身体具有高度敏感性和卓越的功能，可以自行为进入体内的毒物制造解毒剂。她们能够将接触到的最可怕的病毒进行中和，也可以将致命的病原体摧毁……或者可以使这些病毒继续潜伏在体内，作为供今后使用的武器。莫希亚姆的体内则潜伏着好几个这样的病毒，她可以通过控制自己的生化反应来激活那些病毒。

此时，男爵正趴在她的身上，像动物一样发出呻吟，他紧绷着下巴，嘴唇微翘，露出一抹冷笑，涨红的脸上布满了汗珠。她向上看，迎上男爵的目光，直视着他，于是男爵咧嘴一笑，动作更猛烈了。

也就是在这时，莫希亚姆选择了一种特别的病毒作为渐进的慢性复仇。这种病毒会使他的身体出现神经性紊乱，最终将会毁掉他那健美的身躯。显然，男爵一直以自己的身材为傲，以欣赏自己完美的身体为乐。莫希亚姆可以传给他任何致命的病毒或瘟疫——但这种病毒所带来的折磨，对他来说将是更重的打击，而且病变的过程缓慢。她要让男爵每天都不得不面对自己那张越来越臃肿，越来越丑陋的脸。他的肌肉会慢慢退化，新陈代谢也会日益紊乱。几年后，他甚至连路都走不了。

对莫希亚姆来说，这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但是对男爵的影响却会持续数年，甚至余生。莫希亚姆在脑海中想象着男爵那副痛苦的样子——由于体形太胖，以至于如果没人帮忙的话，他连站都站不起来，只能痛苦地大叫。

完事了。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自以为让女巫看到了他们两人之间谁更强大，于是便得意洋洋地退了出去，他站起身来，皱着眉头，用厌恶的眼神看着她说道：“皮特，给我拿条毛巾来，让我把这婊子沾我身上的黏液擦干净。”

门泰特咯咯笑着冲出了房间。大厅的门再次打开。身穿制服的卫兵们列队而入，看着莫希亚姆一点点恢复着肌肉的功能。

哈克南男爵面带冷酷的笑容，警告圣母道：“告诉贝尼·杰瑟里特，别再拿什么破基因计划来烦我了。”

莫希亚姆抬起一只胳膊，慢慢地拾起自己被撕破的衣服，动作近乎协调地从地上爬了起来。她骄傲地扬起下巴，却无法掩饰内心的屈辱。男爵看着她，同样也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你以为你赢了吗，她心想，那我们就走着瞧吧。

圣母对自己完成了任务以及对男爵的可怕报复而心满意足，于是便大步走出了哈克南要塞。男爵的手下波萨格护送她离去，然后让她独自一人，像只被驯服的狗一样上了穿梭机。其他的卫兵们仍然站姿笔直，保持戒备，守在舷梯坡道脚下。

在走向飞船时，莫希亚姆让自己冷静下来，最后露出了一丝微笑。不管哈克南要塞里曾经发生了什么，反正此时自己的肚子里已经有了另一个哈克南的女儿。而这也正是贝尼·杰瑟里特一直想要的……

当我们的救世主还只是一个梦的时候，事情真是简单啊。

——斯第尔格，泰布穴地之耐布

对帕多特·凯恩斯来说，自从他被穴地接纳之后，生活便从此改变，与之前完全不同了。

他和弗丽思的婚礼日益临近，他需要花好几个小时进行准备和静想，学习弗雷曼的结婚仪式，特别是阿哈尔——一种由女性来选择配偶的仪式——所以这个仪式是由弗丽思来主导。许多其他的神秘环节也让他十分费神，但他知道在这种敏感而重要的事情上，绝不能犯任何错误。

对于弗雷曼的头领们来说，这是一场盛大的仪式，比任何普通的弗雷曼人婚礼都要隆重。因为他们的穴地里从来没有外来人与弗雷曼女人结过婚。不过穴地耐布海纳尔听说别的穴地偶尔有过类似的事情。

在企图暗杀凯恩斯的乌列特自杀之后，这件事就在整个穴地里流传开了（毫无疑问，事情也传播到了其他隐蔽的弗雷曼穴地里）。弗雷曼人当中从此便流传出这样一个故事：乌列特看到了神降下的异象，并接受神的指引。独眼的老耐布海纳尔以及耶拉斯、阿利德和迦尔纳等穴地长老们，也因为先前对这位行星学家的激昂言论表示过质疑而深感懊悔。

虽然海纳尔曾郑重地向凯恩斯鞠躬道歉并自愿退位，希望把耐布的位子交给这位上天派来的先知。但凯恩斯无意担任穴地的领袖。因

为他有太多工作要做——而且相比于统治穴地，他要做的事情更富挑战性。他十分高兴能够不受干扰地专心进行自己的生态改造计划，研究从散布在沙漠各处的仪器收集来的数据信息。他需要了解这片广阔的沙地和各种细微之处，然后他才能准确地知道如何改善这里的生态环境。

弗雷曼人尽心竭力地遵循着凯恩斯提出的各项建议，不管这些建议听起来有多么荒谬。如今，对凯恩斯所说的任何事情他们都深信不疑。然而凯恩斯太过专注于自己的研究，似乎没有留意到弗雷曼人对他有多么忠诚。如果这位行星学家说需要一些测量数据，那些弗雷曼人就会毫不犹豫地穿越沙漠，到偏远的地区设立数据采集点，将那些长久以来被帝国遗弃的植物监测站重新开启。有些忠心耿耿的助手甚至还会瞒着凯恩斯，使用一种机密的交通工具长途跋涉，前往南边的禁区。

在刚开始疯狂收集信息的那几周里，有两名弗雷曼人失踪了——但凯恩斯却毫不知晓。因为他完全沉浸在这些如潮水般涌来的珍贵数据中。他没想到短短数日便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比他作为帝国行星学家独自工作这么多年收获的都多。他简直就像进入了科学的天堂一般。

在婚礼的前一天，凯恩斯写下了自从来到穴地后第一份精心撰写的报告。这也是他对这几周以来工作的总结。一个弗雷曼信使把报告送到了厄拉齐恩，报告将从那里被送到帝国，交给皇帝。凯恩斯与弗雷曼人的合作可能会与他帝国行星学家的身份产生冲突，威胁到帝国的利益，但他必须在表面上维持与帝国的关系。所以在他的报告中完全没有提到也没有暗示他与沙漠人打上了交道。凯恩斯绝不能让凯坦

方面对他起疑心，怀疑他已经“入乡随俗”地加入了弗雷曼人的行列。

在帕多特·凯恩斯心中，厄拉科斯已经不复存在了。从此，这个星球将会永远被称作沙丘。自从生活在穴地里之后，这个星球的弗雷曼名字便在他心里根深蒂固，再也想不起别的名字了。他发现的信息越多，他就愈发意识到这个异常干旱而贫瘠的星球蕴含着比皇帝想象中更深的秘密。

沙丘就是一个宝箱，等待着被人开启。

年轻气盛的斯第尔格之前被哈克南人用剑刺伤了，如今他的伤已经痊愈。他坚持要帮助凯恩斯处理这些繁杂的工作。这个踌躇满志的弗雷曼年轻人说只有这样才能减轻对凯恩斯背负的水债。但行星学家并不觉得这个弗雷曼人亏欠自己什么，也无需背负这么大的责任。可俗话说弱柳难敌强风，面对弗雷曼人的坚持他也无计可施，只好答应。毕竟弗里曼人永远不会逃避或忘记自己的责任。

斯第尔格将自己未婚的妹妹嫁给了凯恩斯作妻子。而之前行星学家几乎没有注意到，弗丽思像是收养了他似的，帮凯恩斯缝补衣服，还没等他饿就把饭菜端上了桌。她干活很勤快，一双蓝眼睛透着灵气。有好几次他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她就把他从失礼或失言之举中拯救了出来。凯恩斯认为弗丽思对自己殷勤照顾，只不过是感激他救了她哥哥的命，于是没有多想便接受了她。

凯恩斯之前从来没有动过结婚的念头，因为他习惯了一个人，而且太执着于工作。然而在受到穴地的接纳和欢迎之后，他开始明白弗雷曼人的热情有多么难以招架。凯恩斯清楚自己是不敢拒绝的。他也

意识到，考虑到在这个星球上哈克南人对弗雷曼人的政治压迫和约束，也许他与弗丽思结婚会为未来的研究者铺平道路。

因此，伴随着两轮满月当空升起，帕多特·凯恩斯与这个弗雷曼女人一起举行了婚礼仪式。今夜过后，他将成为一个女人的丈夫。现在他脸上有了稀疏的胡子，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留胡子。弗丽思，虽然不愿说出自己心里的想法，但看起来似乎也很高兴。

在独眼的海纳尔和穴地萨亚迪娜——类似于圣母的女性宗教领袖——的带领下，参加婚礼的一行人从山上走了下来，经过小心翼翼的长途跋涉，来到了沙丘起伏的开阔沙地上。两轮皎洁的月亮当空而照，整片沙地沐浴在珍珠一般闪亮的光泽之中。

看着起伏的沙丘，凯恩斯第一次由沙丘联想到了女人那温柔而性感的身体曲线。*也许我比自己想象中更加渴望婚姻吧。*

他们一前一后走上沙丘，朝着迎风的一面向上爬，在松软的丘脊上开出一条小路。穴地的观察员早已爬到了瞭望台，警惕是否有沙虫或哈克南的间谍船出没。有部落同胞站岗放哨，凯恩斯感到很安全。如今，他已经是他们中的一员了，他知道弗雷曼人会为了保护他而不惜奉献出自己生命。

他凝视着站在月光下年轻可爱的弗丽思，长长的秀发美丽动人，一双蓝中透蓝的大眼睛正凝望着他，不住地打量，甚至还带着满心的爱意。她穿着黑色的长袍，这意味着她已经是有了婚约的女人。

之前在洞穴的几个小时里，其他的弗雷曼已婚妇女为她梳了头，并把她的金属水环和她未来丈夫的水环合在一起来编织头发，象征着

两人的结合。好几个月前，穴地从凯恩斯的地行车里取走了所有的补给，并把他车里的水全搬到了主水库里。当凯恩斯被穴地接纳之后，他就收到了水环，作为他为穴地捐献水源的报酬。于是凯恩斯一下子便成为了穴地里的富人。

当弗丽思看着自己的未婚夫时，凯恩斯第一次意识到她是多么美丽迷人——随即他便暗自责备自己之前竟然没有发现这一点。这时，未婚的弗雷曼女孩都冲到了沙丘上，没有扎起的长发在晚风中飘动。在凯恩斯的注视下她们开始跳起了传统的婚礼舞蹈，载歌载舞。

穴地里的人几乎没怎么跟凯恩斯解释他们的习俗，也没告诉他这些仪式从何而来，或者有什么含义。对弗雷曼人来说，一切就是这么简单。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在禅逊尼从一个星球流浪到一个又一个星球的过程中，他们的生活方式也随着需要而发展起来，并从此保留下来，始终没有改变。既然这里的人们都从不问起，那凯恩斯又何必追根究底呢？另外，如果他真是他们认为的先知，那么他就应该本能地理解这些事。

他很容易就能理解把水环绑在出嫁女子辫子上的习俗，而未婚的姑娘们则一直松散着头发。一群未婚女孩光着脚在沙地上飞奔，沙沙的脚步声在沙地上飘荡。这些女子中有的还只是小孩，有的已经到了适婚年龄。舞者们飞舞旋转着，头发也随之飘起，仿佛头上有一圈光环笼罩。

这舞蹈象征的是沙漠的沙尘暴，他心想，著名的科里奥利旋风。他的研究表明这样的风暴速度可以超过每小时八百公里，狂风卷席着沙粒和灰尘，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足以把人身上的皮肉冲刮得只剩一堆白骨。

突然间，这让凯恩斯忧心地抬起头来。使他略感宽慰的是今晚的沙漠天空晴朗，繁星密布。通常在风暴来临之前，沙漠上都会先掀起一阵尘雾。弗雷曼的瞭望员将会密切观察天气变化，并时刻警惕，如有情况将立即采取预防措施。

年轻的姑娘们继续载歌载舞。凯恩斯站在他未来的妻子身边，抬头望着天上的两轮月亮，想着由它们所引起的潮汐效应以及重力的轻微变化将会如何影响这个星球的地质和气候。也许深部岩核探测会揭示出更多他想知道的信息……

在未来的几个月里，他希望能从北极的冰盖上采集大量的样本。通过测量地层并分析同位素含量，凯恩斯可以绘制出厄拉科斯精确的天气历史，也可以绘制出星球升温和熔化的周期，以及古代的降水模式，并利用这些信息来确定所有的水源都流向了哪里。

到目前为止，他仍然找不出这个星球干旱的原因和理由。难道这个世界的水资源是以某种方式被水化到沙子下面的岩层中，并被锁在行星的地壳中了吗？是受到天体变化的影响，还是由于火山爆发？这些因素似乎都不成立。

复杂的婚礼之舞结束了。独眼的耐布和老萨亚迪娜走上前来。这位神圣女人看了看这对新婚夫妇，最后将目光停在凯恩斯身上。在月色下，她的眼睛显得格外漆黑，犹如一双乌鸦的眼睛，眼神锐利，目光如炬：也同样因为食用香料而蓝中带蓝。

吃了几个月的弗雷曼食物之后，凯恩斯发现每一种食物都混合着浓郁的美琅脂味道。一天早上，当他照镜子时，发现自己的双眼也开始呈现出天蓝色，不由得令他大吃一惊。

尽管如此，他的确觉得自己更有活力了，思维更加敏捷，身体也更有力量。也许部分原因由于他对自己的研究充满激情，但他知道香料肯定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这里，香料无处不在：空气中、食物里、衣服上、甚至连墙上的挂饰和地毯上也有。美琅脂如同水一样与穴地人的生命交织在一起。

就在那一天，图洛克仍然像往常一样，每天带他出去探险，他也注意到了凯恩斯的眼睛出现了一抹蓝色。“你正在渐渐成为我们中的一员，行星学家。这种蓝色的眼睛，我们称之为伊巴德之眼。说明现在的你已经是沙丘的一部分了。我们的世界永远地改变了你。”

凯恩斯微微一笑，但却笑得有些勉强，因为他感到有些害怕。“是的，没错。”他说。

而此刻，他就要结婚了——这是他人生中另一个重要的改变。

神秘的萨亚迪娜站在他面前，用恰科博萨语滔滔不绝地说了一连串的话。凯恩斯完全听不懂这种语言，但他还是凭借几天前的记忆给出了恰当的答案。为了这场婚礼，穴地的长老们事先让他做了精心的准备。也许有一天，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会对弗雷曼人的各种仪式、古老的语言以及神秘的传统有更多的了解。但现在他只能凭自己的理解进行合理的猜测。

在仪式期间，他满脑子都在思考，设计各种在星球的沙地和岩石地区进行的试验，设想建立新的试验站，考虑要种植哪些种植试验园。他有许多宏伟的计划要实施，而且最终得动用一切他需要的人

力。要重新唤醒这个星球需要进行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但现在，弗雷曼人愿意帮助帕多特·凯恩斯实现他的梦想，所以他知道梦想一定可以实现。

一定会实现的！

他露出了会心的笑容，弗丽思抬头望着他，也面带微笑。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她此时心里所想的与凯恩斯截然不同。凯恩斯几乎没有留意周围的事情，对于仪式的含义也没怎么放在心上。所以没等他意识到，他就以弗雷曼人的方式结了婚。

傲慢的人只会筑起城堡的围墙，并将疑心和恐惧隐藏其后。

——贝尼·杰瑟里特格言

黎明的薄雾自带着碘味的海中升起，笼罩在支撑着卡拉丹城堡的黑色悬崖之上。通常每当看到海上的薄雾，保卢斯·厄崔迪公爵都会觉得平和宁静，心旷神怡，但是今天，眼前的薄雾却令他隐隐不安。

老公爵站在塔楼的一个阳台上，深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他十分热爱自己的星球，尤其是卡拉丹清晨的美景。这种清新而纯粹的宁静给了他无限活力，比一夜好眠更令他精力充沛。

即使是在现在这样动荡的时期。

为了御寒，他把自己裹在一件绿色卡尼达羊毛镶边的厚袍子里。他的妻子站在他身后的卧室里，像以往一样，每当他们吵架之后她总是屏住呼吸。表面的平静只是虚有其表。见保卢斯没有反对，海伦娜走上前来，站在他身边凝视着他们的星球。她的双眼略显疲惫，看上去很受伤，但并未被说服。他会抱着她，而她也会和他温存一番，然后再次试着提出这个问题。她仍然坚持认为保卢斯的做法会使厄崔迪家族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

阳台下面传来了叫喊声、隐隐的笑声和运动的声音。公爵低下头俯视下面被屏蔽场保护着的庭院，高兴地看到他的儿子雷托已经和被流放的伊克斯王子一起训练了。他们两个都带着屏蔽场。在清晨橘色的晨光中，屏蔽场嗡嗡作响，忽明忽暗。两个年轻人左手拿着钝刃的电击匕首，右手拿着训练用剑，正在进行比武。

他们回到卡拉丹已经几个星期了，隆博在从伊克斯逃跑时所受的脑震荡很快便康复了。新鲜的空气和适当的训练有助于他的身体恢复，也能让他的肌肉更结实，肤色更健康。但是这个敦实的年轻人的心态和情绪还需要更长一段时间才能治愈。他似乎仍然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感到茫然无措。

两个人绕着圈子，互相躲闪、劈砍，试图判断他们需要以多快的速度刺向对方，才能不让刀刃被屏蔽场偏转掉。他们向对方发起挑战，猛扑过去，采取了一连串的进攻，但都无法突破对方的防御。刀锋在闪闪发光的屏蔽场上反弹跳跃，叮当作响。

“这两个孩子练了一个小时了，还这么生龙活虎。”海伦娜揉着红肿的眼睛说。这话没什么不妥，所以不会引起任何反驳。她又轻轻走近了半步，说道：“隆博都瘦了。”

老公爵望着海伦娜，发现她的那如瓷器一样洁白光嫩的脸已经有了岁月的痕迹，乌黑的头发上也出现了几缕白发。“这是训练的最佳时间，能让他们一整天血液流动都通畅。雷托小时候我就教他这么做了。”

从遥远的海面上，他听到了礁石浮标的叮当声，还有渔船行驶时的嘟嘟声。这是一种当地的柳木船，船身是防水的。他看到更远处一艘拖网渔船上闪着一盏朦胧的雾灯，穿过薄雾，划破低洼的岸边水道，正在收获海葵。

“是啊……男孩子们在锻炼呢，”海伦娜说，“但你看见凯莉娅也坐在那儿了吗？你觉得她为什么起这么早呢？”她疑惑而轻快的语气引起了公爵的注意。

公爵低下头，第一次留心观察维尔纽斯家可爱的女儿。凯莉娅懒洋洋地躺在光洁的珊瑚长椅上，一边晒着太阳，一边优雅地吃着水果拼盘。长椅上放着一本厚厚的《奥兰治天主圣经》——那是海伦娜送给她的礼物——但她却没有在读。

保卢斯疑惑不解，捋着胡子说：“这姑娘总是起得这么早吗？我估计她还没完全适应卡拉丹的生活。”

海伦娜看到雷托怒气冲冲地用电击匕首刺向隆博的屏蔽场，匕首一下子刺穿屏蔽场，电击了伊克斯王子一下。隆博大叫一声，然后轻笑着后退了几步。雷托举起他的训练用剑，仿佛在宣告自己的胜利。他朝凯莉娅眨了眨灰色的眼睛，然后用剑尖抵着前额，行了个礼。

“你从来没注意你儿子看她的眼神吧，保卢斯？”海伦娜语气严肃，透着不悦。

“没有，我没怎么留意。”老公爵看着雷托，又看向那个年轻的女孩。在他的心目中，多米尼克·维尔纽斯的女儿凯莉娅还只是个孩子。他上次见到她的时候，她还在襁褓之中。也许他那迟钝的老脑筋还没有意识到她早就已经长大了。雷托也是。

想到这里，保卢斯说道：“这个年纪的男孩就是这么血气方刚。我要跟杜菲谈谈。我们该给他找几个合适的姑娘了。”

“就像你的那些情妇？”海伦娜转身背对着自己的丈夫，看上去很难过。

“这没什么不对。”他心里暗自祈祷她不要再谈那个话题，“只要别陷进去就行啊。”

跟帝国里其他家族的首领一样，保卢斯也有自己的风流韵事。他和李芝家族的女儿海伦娜结婚，是经过两个家族的慎重考虑和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完全出于政治原因而安排的。他也尽了自己的努力，有段时间里他还是很爱她的——她对他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惊喜。但后来，海伦娜渐渐疏远了他，沉迷于宗教，不再拥有梦想而变得十分现实。

最终，保卢斯还是小心翼翼、不动声色地回到了他的那些情妇身边，对她们十分宠爱，自得其乐，并且十分谨慎小心，不让她们怀上他的孩子。他从来没说过这些，但海伦娜十分清楚。她一直都知道。

她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不陷进去？”海伦娜探出阳台，想更清楚地看看凯莉娅，“恐怕雷托对这个女孩动了心，爱上她了。我早就跟你说过别送他去伊克斯的。”

“那不是爱。”保卢斯假装在看着下面的剑盾对决，说道。孩子们精力十足，但仍缺乏技巧。他们还需要提高技艺，精益求精。即使是最笨拙的哈克南卫兵也能扑上来，眨眼工夫就把他们两人干掉。

“你确定吗？”海伦娜担心地问道，“这可关系重大啊。雷托是厄崔迪家族的继承人，是公爵之子。他必须慎重地考量和选择自己约会的对象。他得跟我们商量，衡量利弊，争取到最大的——”

“这我知道。”保卢斯喃喃地说。

“是啊，你太知道了，”他妻子的声音变得冷漠而尖刻，“也许给他找个标致的丫头也不是个坏主意，至少能让他离凯莉娅远点

儿。”

阳台下面，年轻的女孩正在啃水果，用欣赏的目光打量着雷托，并被他意外的举动逗得哈哈大笑。隆博撞了他一下，两个人的屏蔽场相互碰撞，迸出火花。但当雷托回过头对凯莉娅还以微笑时，凯莉娅却马上故作冷漠地看向自己的早餐盘。

海伦娜一眼就看穿她是在欲擒故纵，就像击剑一样花样百出：“看到他们俩看对方的眼神了吗？”

老公爵遗憾地摇了摇头说：“要在以前，维尔纽斯家的女儿也许还真是雷托最佳的婚配对象呢。”

当他得知自己的好友多米尼克·维尔纽斯受到帝国通缉时，他感到十分难过。埃尔鲁德皇帝似乎失去了理智，不只给维尔纽斯安上了叛变的罪名，还打上了流亡者的烙印。多米尼克伯爵和珊多夫人一直没有给卡拉丹送过信儿，但保卢斯希望他们还活着。但对于那些一心追求财富的野心者来说，他们两人都是追杀目标。

厄崔迪家族冒着极大的风险，接受了这两个孩子来到卡拉丹避难。多米尼克·维尔纽斯找遍了他在兰兹拉德联合会各家族所剩不多的几个愿意伸出援手的朋友，最终确认了这两个年轻流亡者将受到保护，但前提是他们不再要求和盼望重获其家族头衔。

“我永远不会同意我们的儿子和……和她结婚的，”海伦娜说，“当你在斗牛场或是游行队伍里昂首阔步时，我却时刻注意脚下。维尔纽斯家族从多年以前就已经失宠了。我早就告诉过你，可你就是不听。”

保卢斯语气温和地说：“啊，海伦娜，你们李芝家族向来持有的偏见影响了你的判断，让你无法公平地看待伊克斯。确实，一直以来维尔纽斯都是你们家族的对手，他们在贸易战争中彻底打败了你们。”尽管他们意见不一致，但公爵还是尽力地对这个家族的公爵夫人表示出应有的尊重，即使是没有外人在场的时候。

“显然，神的愤怒降在了伊克斯，”她指出，“这一点你不能否认。你不应该留下隆博和凯莉娅，得把他们送走，或者干脆杀了他们——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仁慈。”

保卢斯公爵怒火中烧。他就知道她说着说着就得重提这个话题。“海伦娜！瞧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难以置信地看着她，“你也太过分了，真没想到这话竟然从你嘴里说出来。”

“为什么？他们的家族因为违反圣战禁令而自取灭亡。维尔纽斯家族以他们的傲慢嘲弄神，这一点明眼人都瞧得见。在雷托去伊克斯之前我就苦口婆心地警告过你，”海伦娜抓住他衣袍的边缘，激动得颤抖，想据理力争，“难道人类还没吸取教训吗？想想我们经历过的那些恐怖的奴役岁月，人类几乎惨遭灭绝。所以我们绝不能再次偏离正路。‘汝等不得创造——’”

“不用给我引经据典。”保卢斯立刻打断了她的话。当海伦娜陷入她那顽固而狂热的心绪时，任何反驳都无法令她醒悟。

“你听一听，读一读就行，”海伦娜恳求道，“我可以给你看圣经里的段落——”

“多米尼克·维尔纽斯是我的朋友，海伦娜，”保卢斯说，“厄崔迪家族将会跟朋友荣辱与共。隆博和凯莉娅也是卡拉丹城堡里我的客人，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些了。”

海伦娜立刻转身回到卧室里了，消失不见。但保卢斯清楚她以后还会再找机会，想方设法说服他。他无奈地叹了口气。

保卢斯抓住阳台的栏杆，低头继续看着孩子们训练。他们的训练更像是一场打斗，雷托和隆博互相打闹嬉戏，追跑打斗，消耗各自的体力。

尽管海伦娜总是自以为是，但她说的话还是有些道理的。他的做法无疑是给他们家族的宿敌，也就是哈克南家族打开了一个豁口，让他们有机会趁虚而入，借此打击和摧毁厄崔迪家族。敌人的智囊团甚至可能已经开始研究怎么搞垮他们了。如果维尔纽斯家族的确违反了芭特勒圣战戒律的话，厄崔迪家族也会受到牵连，很可能被判有罪。

但是木已成舟，保卢斯已经接受了挑战。不过，他必须确保自己的儿子平安无事，不会祸及其身。

两个孩子继续在下面打闹，但老公爵知道隆博一心渴望复仇，对那些把他们从家族封地赶出去的无耻敌人进行反击。然而要做到这一点，两个年轻人都需要接受训练——不只是如何使用武器单打独斗，还要学习如何领导人民，以及何为政治统治。

公爵冷峻地一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隆博和凯莉娅已经在他的庇护之下。他曾发誓要保护他们的安全，是对多米尼克·维尔纽斯发的血誓。他必须尽可能地给他们创造最好的机会。

他要把隆博和雷托送到暗杀大师杜菲·哈瓦特那里。

门泰特武士像铁柱子一样站得笔直，怒视着他的两个新学生。他们站在卡拉丹城堡以北几公里处的一座荒凉的海边悬崖上。海风拍打着光滑的岩石，呼啸着往上卷席，一丛丛蒲苇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灰色的海鸥在头顶盘旋，尖叫着在布满礁石的海滩上寻找食物。矮小的柏树像驼背的老人一样蜷缩在一起，被强劲的海风吹弯了腰。

雷托不知道杜菲·哈瓦特有多大年纪了。保卢斯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就接受过这位门泰特的训练。而现在这位暗杀大师也一直在用蛮力击退任何衰老的迹象。他的皮肤粗糙坚韧，这是在跟随厄崔迪家族参加了多次战役、经受了无数星球严酷环境考验后的结果，无论酷热还是严寒，无论是凛冽的风暴，还是外太空的严苛，他都能抵御和适应。

杜菲·哈瓦特默默地看着这两个年轻人。他穿着磨损的皮革护胸，双臂交叉环抱胸前。他的眼睛就是武器，他的沉默就是利剑，那张不苟言笑的嘴唇被纱芙果汁染成了深红的蔓越莓色。

雷托站在自己的朋友身旁，焦躁不安。他的手指冻得直发抖，真希望能有副手套给他戴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开始训练呢？他和隆博面面相觑，心急地等待着。

“我说，看着我！”哈瓦特喝令道，“在你俩交换那可爱的小眼神时，我就能直接过去把你俩生吞活剥了。”他气势汹汹地朝他们迈了一步。

雷托和隆博身穿锦衣华服，看上去舒适又高贵。海风吹着他们斗篷的衣角，啪啪作响。雷托披着一件镶黑边的亮祖母绿色丝绸斗篷，而伊克斯王子则穿着一件他引以为傲的代表维尔纽斯家族的紫铜色斗篷。但站在高耸的山崖上，隆博还是明显有些不安。“这里……也太开阔了吧。”他自言自语道。

在一阵冗长的沉默之后，哈瓦特抬起下巴，准备开始了：“先把你们那可笑的斗篷给我脱掉。”

雷托伸手去解他脖子上的斗篷扣环，但隆博却犹豫了一下。就在眨眼间，哈瓦特拔出了他的短剑挥向王子，把他脖子上系的细绳割断了，刀刃距离他的颈静脉只差毫厘。那紫铜相间的斗篷一下子卷入风中，像一面丢了的旗子一样从悬崖飘走了。随后就像风筝似的飘落到悬崖下面翻腾的水面。

“嘿！”隆博喊道，“你怎么——”

哈瓦特毫不理会隆博愤怒的抗议：“你们来这里是学习武器训练的。为什么要穿着兰兹拉德舞会或是皇家宴会的衣服呢？”这位门泰特哼了一声，然后顺风吐了口唾沫，继续说道，“战斗是件肮脏的事，除非你想把武器藏在披风里，否则穿着那玩意儿是很蠢的。就像把你自己的裹尸布披在肩上一样。”

雷托手里仍然拿着自己的绿色斗篷。哈瓦特向前探出身子，抓住衣角的一端，“啪”地一声把斗篷扯走了——转瞬间就抓住了雷托的右手，也就是出拳的那只手。哈瓦特猛地一拉，同时伸出一只脚钩住雷托的脚踝，雷托一下子被按倒在地。

他顿时眼冒金星，上气不接下气。在一旁的隆博则忍不住想要嘲笑自己的朋友，然后又极力把笑意收了回去。

哈瓦特把披风扬起，抛向空中。只见那披风也被海风吹起，跟隆博那件一样飘向了山崖下的海面。“任何东西都能作为武器，”他说，“你们带着剑，我看见你们身侧还别着匕首，另外你们还有屏蔽场。但所有这些都是明面儿上的武器。”

“然而，你们还应该给自己藏一些暗器，比如针、击昏器、毒刺什么的。当你们的敌人只能看到明面上的武器时”——说着哈瓦特拿起一把长长的训练用剑，在空中挥舞了几下，“你们就可以把它当作诱饵，然后用更致命的东西去攻击敌人了。”

雷托站直身子，掸去身上的灰尘和石砾说道：“可是，师父，使用暗器可不是闹着玩的。这岂不是违反了——”

哈瓦特在雷托面前打了个响指，听起来就像一声枪响。“你没资格在我面前说暗杀。”这位门泰特粗糙的皮肤变得更加通红，似乎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愤怒，“你是想在女人面前炫耀，还是想消灭你的敌人呢？这可不是游戏。”

这个头发花白的男人盯着隆博，目不转睛，看到年轻人心里发毛，向后退了半步。“听说如果你擅自离开卡拉丹的庇护所，皇帝就

会悬赏捉拿你，王子殿下。你现在是流亡的维尔纽斯家族之子。你的生活肯定会动荡不安，而你也永远不知道死神会何时降临，所以你必须时刻做好准备。宫廷的阴谋和政治有自己的规则，但通常这些规则并不是所有搞政治的人都能搞清楚的。”

隆博紧张地咽了咽唾沫。

接着，哈瓦特转向雷托说道：“孩子，作为厄崔迪家族的继承人，你也有生命危险。所有的家族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以防遭到暗杀。”

雷托挺直了身子，严肃地盯着自己的师父说道：“我明白，杜菲，我确实想学。”他又转头看了看隆博，“我们都想学。”

哈瓦特被染红的嘴唇微微翘起，露出微笑。“这只是一个开始，”他说，“有很多蠢货为兰兹拉德的其他家族服务——但是你们，我的孩子们，必须出类拔萃，成为其中的佼佼者。你们不但要学到刀剑攻防格斗和杀人技巧，还要学习如何将政治和政府变成自己的武器。你们必须知道如何运用身体进行攻击，也必须学会如何通过文化和权术进行防御。”这位门泰特战士昂首挺胸，站姿坚定，“从我这儿，你们将会学到所有的这些东西。”

他打开了自己的屏蔽场。在发光力场的后面，他一手攥着匕首，一手举起了长剑。

雷托本能地打开了自己的屏蔽场腰带，面前的霍尔茨曼屏蔽场闪着微光。在门泰特佯攻过来时，隆博也笨手笨脚地照做，并在被刺中前的最后一刻躲开了。

哈瓦特手中的武器倒来倒去——从左手倒到右手，然后又倒到左手——这证明了他左右手同样灵活，两种武器都能发起致命的攻击。“仔细看着，也许有一天，你们就靠它来保命了。”

任何使未来可能性缩小的道路，都有可能成为致命的陷阱。人类不会在迷宫中穿行，他们会放眼无垠之境，因为那里充满了各种独特的机遇。

——《宇航公会手册》

交叉点是一颗十分朴素的星球，地理特点单一，景色也简单质朴，并有着一套严格的天气控制系统，用来消除各种令人烦恼和不便的气候变化。然而，这无疑是一个实用性很强的地方，曾经被选为宇航公会的总部，因为这里虽无景观，但战略位置却十分重要。

这里，便是宇航公会的候选人被训练成领航员的地方。

次生林占地数百万公顷，但都是矮小的黄杨树和矮橡树。这里也有许多古代人类曾经大量种植的作物，比如土豆、辣椒、茄子、西红柿以及各种草药——均由当地人进行种植，但这些农产品往往会变成生物碱，只有经过精心加工后才能食用。

在那场开阔思维的测试中，德默尔·皮尔鲁透过如烟似雾的美琅脂香料，看到了与众不同的全新景象，这令他大为震惊。之后他便被带到了这里，甚至没有机会向他的孪生兄弟和父母道别。一开始他感到很难过，但宇航公会的训练给他带来了无数新奇的体验，让他很快就忽略了对家人的思念，甚至忘记了其他的一切。他发现他现在可以更专注地思考了……当然，有很多事也更容易忘记了。

交叉点的建筑都是由圆形和棱角状的凸起构成的一个个巨大鼓包。这是典型的宇航公会风格，就像伊克斯星上的宇航公会使馆一

样：简约实用、宏伟巨大，令人心生敬畏。每个建筑都有一个圆形的符号，象征着无限。机械基础设施既有伊克斯建造的，也有李芝建造的，都是建于几个世纪之前，至今仍在使用。

宇航公会喜欢安静的环境，不希望其重要工作受到丝毫打扰。因为对于领航员来说，任何让人分心的事情都是潜在的危险。每一个宇航公会的学员都很早就明白了这一点，他们就像年轻的德默尔一样——远离家乡，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丝毫不担心他的故土遭遇了何等危机。

在一片黑草地上，他沉浸在自己的美琅脂气罐里——半游半趴着。他的身体在不断变化，身体系统也在发生改变，以适应一波波香料的轰炸。他的身上开始长出黏膜，把手指和脚趾都连接起来；他的身型也开始变得比以前更长，更松弛柔软，呈现出鱼的形状。没有人向他解释他的身体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多大的变化，而他不想也不需要去问。因为问与不问没什么区别。毕竟，如此广阔无垠的宇宙被展现在他面前，身体上出现一些改变也是他应当付出的代价。

德默尔的眼睛变小了，睫毛也消失了。他的两只眼睛都患上了白内障。不过，他不需要再用眼睛去看事物了，因为他有了另一双眼睛……心灵之眼——能将宇宙的全景展现在他眼前。在这个过程中，他觉得自己好像把世间一切都抛在了脑后……且丝毫没有令他感到困扰。

透过雾霭，德默尔看到黑草地上整整齐齐地摆满了一排排气罐，里面全是宇航公会的学员以及他们的领航员教官。每个气罐里有一个人。气罐里喷出的橙色烟雾是经过过滤的美琅脂气体。烟雾在站在气

罐附近的人形机械侍从周围缭绕，它们戴着面具，听候指令，随时准备搬动气罐。

首席教官是一个名叫格罗丁的舵手领航员。他漂浮在一个带着黑色边框的气罐里，气罐被高高放置在一个平台上。受训者们更多地是用思维而不是通过眼睛来看他。格罗丁刚刚和一个学员从折叠空间返回。那个学员的气罐与他的气罐相邻，并用软管相连，这样他们两人气罐中的气体就会融合在一起。

到目前为止，德默尔本人已经进行了三次短距离飞行。他被认为是最优秀的受训者之一。一旦他学会了独自在折叠空间中旅行，他就可以获得飞行员资格，成为级别最低的领航员……但能力仍然远远高于他曾经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时候。

舵手格罗丁的折叠空间旅行是充满传奇的发现之旅，是通过一个个外人难以理解的空间节点来实现的。首席教官的声音从德默尔气罐里的扬声器里传出来，用的是高阶语言。他讲述了自己的一次飞行经历：有一次，他用一架老式远航机运输几只类似恐龙的生物。他完全不知道这些巨兽的脖子能伸出这么长。当远航机飞行时，其中一只探着脖子进入了领航室，那张脸突然出现在格罗丁的气罐外面，睁着大眼睛好奇地朝里面窥视……

这里可真有意思，德默尔一边听着这个故事，一边心想，没有说什么。他张大了鼻孔，深吸了一口气，充分感受那强烈而浓郁的美琅脂香料味道。感官迟钝的人类把这种刺鼻的气味比作浓烈的肉桂……但美琅脂的味道远不止这些，而是更加复杂，难以言喻的。

德默尔不再需要关心人类的世俗，因为那些凡人俗事都是鸡毛蒜皮且目光短浅：政治阴谋，勾心斗角；人们就像动荡的山丘上渺小的蚂蚁，四处乱窜；生命如同营地篝火蹿出的火苗，一闪即逝。他之前的生活只是一段模糊的记忆，渐渐从脑海中消失，那些记忆中的人没有名字，也没有清晰的面孔。他看到过一些记忆中的画面，但他选择了无视它们。他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舵手简略地讲完了那个恐龙生物的故事，然后切入正题，谈到刚才他和那个学员完成星际旅行的技巧。他们如何使用高阶数学和空间变化来窥视未来——这跟那只长颈怪物窥视他的气罐有很多相似之处。

“一个领航员要做的不仅仅是观察，”格罗丁沙哑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了出来，“他还必须要利用他所看到的来引导飞船安全地穿过太空。如果不能利用基本的原理正确导航的话，就可能会给远航机带来巨大灾难，不但会导致船上的人员全部遇难，也会让船上的货物尽数受损。”

像德默尔这样的新学员，在成为能够进入折叠空间的飞行员之前，必须学会如何处理危机，比如折叠空间部分受损、预见判断失误、香料不耐症突然发作、霍尔茨曼引擎发生故障，甚至遭受蓄意破坏等等。

德默尔试着去想象那些不幸前辈的遭遇。与人们的普遍看法相反，领航员们并不是通过自身去折叠空间，而是通过霍尔茨曼引擎实现的。领航员们运用他们有限的预见能力来选择安全的路径。如果没有领航员的引导，飞船可以在虚无缥缈的太空穿行，但是危险的猜测终将导致灭顶的灾难。宇航公会的领航员并不能保证整个航行安全无

虞——但他们能极大地提高安全概率。当不可预见的情况发生时，问题仍然会出现。

宇航公会将会尽其所能地训练德默尔，将公会所了解的一切知识都传授给他……但其中并不包括所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整个宇宙以及宇宙中的居民们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所有的传统教派，包括贝尼·杰瑟里特和门泰特都明白这一点。幸存者们学会了如何适应和应对各种变化，也学会了如何预见意料之外的事情。

在意识的边缘，他感觉到自己的美琅脂气罐开始在悬浮场里移动起来，落在了其他学员的气罐后面。他听到了助理教官在背诵《宇航公会手册》中的段落。气体循环器在他周围嗡嗡作响。每个细节都感觉那么清晰，那么明确，而又那么重要。他从来没想过自己的生命会如此充满活力！

他深吸了一口橘红色的美琅脂气体，感到自己所有的忧虑都渐渐消散。他的思绪又回到了正轨，平稳地滑入了他那被宇航公会强化了的大脑神经通路。

“德默尔……德默尔，我的兄弟……”

这个名字随着香料气体在他身边旋转起来，就像宇宙中有人在对他耳语。而这个名字他现在已经不再使用了，因为宇航公会给了每个学员一个公会导航码。名字通常会显现个性，强加给人一种限制和先入之见，涉及家族关系和过去的历史，带有很强的个人色彩。这与领航员的身份截然相反。宇航公会的领航员能够与宇宙相融合，在命运的纹理中看到安全的路径，出色的预见能力能让他们引导物质从一个地方飞越到另一个地方，就像太空游戏里的棋子一样。

“德默尔，你能听见我说话吗？德默尔？”那声音是从他的气罐里发出来的，但同时也来自很远的地方。他听到那音色和语调似乎很熟悉。关于自己的过去他竟然忘记了这么多吗？德默尔。那个名字已经几乎被他从脑海中抹去了。

德默尔头脑中对这个名字所产生的联系变得越来越淡漠，他那张松弛的嘴巴发出汩汩的声音：“是的，我能听到。”

在侍从的推动下，德默尔的气罐沿着一条铺好的小路滑行，朝着一座巨大的球状建筑物而去，那里是领航员们居住的地方。似乎除了他以外没人听到那个声音。

“我是克泰尔，”他的耳畔继续响起那个声音，“是你兄弟。你能听见我吗？太好了，终于成功了。你还好吗？”

“克泰尔？”这个初出茅庐的领航员感觉自己的思维意识又重新回到了自己原先的世界，部分意识受到挤压，回到了他加入宇航公会之前那种迟钝的状态。他想再做一次人类，哪怕只有一会儿。这很重要吗？

他感觉这样很痛苦，也很受束缚，就像一个人给自己戴上了眼罩，但脑海中的信息却显而易见：是的，克泰尔，是他的孪生兄弟。一个人类。他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一些画面——他父亲穿着大使的衣装；母亲穿着宇航公会银行的制服；他的兄弟（跟他一样）有一头黑色的头发，还有一双黑色的眼睛，两个人在一起玩耍，一起探险。这些画面已经从他的意识中抹去了，就像大部分的记忆一样……但却并没有完全消失。

“是的，”德默尔说，“我知道你，我想起来了。”

在伊克斯星，克泰尔弯着腰驼着背，躲在一个阴暗的凹室里，一边拿着东拼西凑的零件组装而成的传输装置，一边心惊胆战地躲避敌人。但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是值得的。热泪顺着他的脸颊淌下，他哽咽难言，使劲儿咽了咽口水，不让自己哭出来。特莱拉和次人们继续他们的暴行，进行着大清洗，铲除异己，将发现的任何不熟悉的技术设备和仪器都摧毁殆尽。

“在宇航公会的测试室里，他们把你从我身边带走了，”克泰尔说道，声音低沉而沙哑，“他们不让我见你，不让我跟你道别。而看着伊克斯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我这才意识到你是幸运的，德默尔。”他深吸了一口气，声音颤抖地说：“就在公会把你带走之后，我们的城市就被毁了。数十万人在战乱中丧生。现在伊克斯已经被贝尼·特莱拉统治了。”

德默尔了停了一会儿，花了一些时间重新让自己回到有限的人与人交流的方式上。“我驾驶远航机穿过了折叠空间，兄弟。银河系就在我的脑子里，我看到了数学运算，”他慢吞吞地说着，有些语无伦次，“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我知道……啊，我跟你通话感觉很痛苦，克泰尔，怎么回事？”

“这种通讯方式伤到你了吗？”他立刻缩起身子，盯着传输器，面露关切，屏住呼吸，生怕被鬼鬼祟祟的特莱拉探子听到，“很抱

歉，德默尔，也许我应该——”

“不重要。不那么厉害，像头疼……但又不一样。在我脑子里游动……又不仅在脑子里。”德默尔听上去心烦意乱，声音遥远而缥缈，“这是什么通讯连接？是什么设备？”

“德默尔，你没听见我的话吗？伊克斯被毁了——我们的星球，我们的城市现在成集中营了。母亲在一次爆炸中丧生了！我没办法救她。我一直躲在这里，冒着很大的危险跟你联系。咱们的父亲正在某处流亡，我想可能是在凯坦星上。维尔纽斯家族变节了。而我则被困在这里，只有一个人！”

德默尔的注意力仍停留在他所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上：“穿过折叠空间直接通信？不可能的。跟我解释一下。”

听到这些可怕的消息，他的孪生兄弟却竟然无动于衷，这让克泰尔大吃一惊。不过克泰尔并不想指责他的兄弟，毕竟德默尔经历了这么多精神上的极端变化，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也不能怪他。克泰尔永远也不会了解他的孪生兄弟经历了什么。他之前没有通过宇航公会的测试，因为他太过害怕，也太过执拗。不然自己也可能成为一名领航员了。

克泰尔屏住呼吸，他听着头顶上的过道里传来嘎吱嘎吱的声音，远处的脚步声渐渐远去。只是些许微弱的私语声。之后一切便回归寂静，克泰尔可以继续跟他兄弟说话了。

“解释一下。”德默尔又说了一遍。

克泰尔渴望与自己的兄弟说话，说什么都行。于是他告诉了德默尔自己是如何从废墟里抢救出一些设备来的：“你还记得达维·罗格吗？就是那个老发明家，他把咱们带到他的实验室里，给咱们看他正在研究的东西。”

“瘸腿……悬浮拐杖。太老，走不动了。”

“没错，他曾经说过用中微子能量波长来进行通讯，形成一个用硅酸盐晶体盘绕的棒状网络，你还记得吗？”

“啊……又疼起来了。”

“你还是受伤了！”克泰尔环视四周，担心着继续下去的风险，“我不能再多说了。”

他的语气听起来很焦躁。而德默尔却想要继续听下去：“继续解释，需要了解这个设备。”

“有一天，在战乱之中我真的很想你，想跟你说话，这时我脑海中又断断续续闪现出罗格说话的片段。而在一片废墟里我似乎看到了罗格模糊的影子，就像一个幻觉似的。他正用年老沙哑的声音跟我说着话，像是在告诉我什么，比如我需要什么部件，怎么把那些零件组装在一起。是他给了我灵感和启发。”

“有趣。”领航员的声音平淡而毫无感情。

他的兄弟变得没有感情且毫无同情心，这令克泰尔感到十分不安。他试图询问德默尔在宇航公会过得如何，但他的孪生兄弟对这些问题显得很没有耐心，说他不能泄露宇航公会的秘密。即使对自己的

兄弟也不行。他只愿意告诉克泰尔，他穿越折叠空间的感觉有多么令人难以置信。

“我们什么时候再通话呢？”克泰尔问道。他感觉到仪器已经开始发烫，这个信号十分危险，说明它随时可能坏掉。他必须赶紧把机器关上。而德默尔则因为痛苦而发出了模糊的呻吟声，但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

不过，虽然克泰尔知道他的兄弟不舒服，但他仍想跟对方说再见，即使德默尔不再会想跟他告别了，他也依然想这么做，因为毕竟他还是个人类。“那先说到这儿吧，再见了，我会想念你的。”他终于说出了那句他很早以前就想说的话，心里的痛苦一下子减轻了不少。只是不知怎地，他感到有些奇怪，因为他不能确定自己的兄弟是否还像以前那样了解他。

克泰尔怀着内疚之心，切断了通信连接。然后坐在地上，默默无声，内心波澜起伏，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令他不知所措：他很高兴又和他的孪生兄弟说上话了，但同时又对德默尔游移不定的反应而感到难过。他的兄弟到底改变了多少？

德默尔本该对母亲的死和伊克斯的不幸遭遇表现出关切之情的。但是宇航公会领航员的身份却影响着全人类。所以身为领航员，不是应该更关心人类，更愿意去保护人类吗？

但这个年轻的领航员却似乎切断了与人类所有的联系，斩断了所有沟通的桥梁。德默尔的做法是宇航公会处世哲学的恰当反映，还是他由于对自己及其新能力太过沉迷而变成了一个高傲冷漠的自大狂？

他有必要这样吗？难道德默尔已经断绝了与他人性有关的一切联系吗？然而现在一切都无从知晓。

克泰尔感到仿佛再一次失去了自己的兄弟。

克泰尔拿掉了自己身上的生物中微子机触点。这种机器能暂时扩展他的精神力量，开阔他的思维能力，从而使他能够与远处的交叉点进行交流。突然一阵眩晕之后，他又回到了那个被屏蔽场保护起来的匿身处，躺在狭窄的小床上。他闭上眼睛，想象着无限的宇宙，猜想着他的孪生兄弟变成了什么样子。他的脑子里嗡嗡作响，似乎那些触点还有些奇怪的残留，在他身上形成一种精神扩张的反作用。

德默尔刚才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在水下说话，透过层层过滤才能听清。现在，克泰尔越想，那些话里的隐含意思就越显现出来——微妙而精炼。整个晚上他都在他那与世隔绝的隐蔽所里辗转反侧，各种想法在他脑子里来回翻腾，就像被魔鬼附了身一样。这一次的通信连接在他的大脑里激起了意想不到的火花，引起了一种惊人的反应。

接下来的好几天里，克泰尔都一直没有离开避难屋，利用那个只是雏形的装置使他的思维集中，让自己处于一种强迫性的清晰状态，独自沉浸在他那被强化的记忆里。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他和德默尔的对话一遍又一遍在他脑海中重复，印象也越来越清晰，那些语句和其中的隐含意思就像花瓣一样在脑海中绽放……仿佛他穿越了自己的思维和记忆的折叠空间。德默尔的话中那些微妙的含义越来越清晰显明，起初克泰尔并没有发现话里暗藏的玄机。但这只能使他对他兄弟的改变略知一二而已。

他觉得很兴奋，也很害怕。

最终不知过了多少天，他才回过神来，发现周围到处都是食品和饮料的包装袋，房间里一片狼藉。他照了照镜子，惊讶地发现自己长出了一脸粗糙浓密的深棕色胡子。他两眼布满血丝，头发也乱蓬蓬的。克泰尔几乎都不认识自己了。

如果凯莉娅·维尔纽斯现在看到他的话，一定会惊恐或轻蔑地向后退，然后把他扔到城市下层跟次人们一起干活儿。然而在伊克斯遭遇劫难，美丽的地下城惨遭荼毒之后，他对伯爵女儿那充满稚气的迷恋似乎变得不那么强烈了。克泰尔失去了很多，而这只是其中最小的损失。

而且他确信今后他还将面临更为艰巨的挑战。

不过在他梳头洗脸并把避难屋收拾干净之前，他得开始准备与他兄弟的下一次联系了。

感知主宰宇宙。

——贝尼·杰瑟里特格言

一架机器人自动驾驶的穿梭机离开了远航机所在的老金星系运行轨道，驶向瓦拉赫九号星，并向该星球传送正确的安全码，以通过姐妹会的主防御系统。这里是贝尼·杰瑟里特的大本营，但在穿梭于帝国众多星球之间漫长而迂回的航线中，这里只不过是不起眼的一个站点。

盖乌斯·海伦·莫希亚姆那浓密的头发开始渐渐变得灰白。随着年龄增长，她的身体也开始显现衰老的迹象来。她觉得几个月来，在完成了其他的任务之后，还是回到家里更好。如果把贝尼·杰瑟里特的宏大计划比喻成一条织毯的话，那么每个姐妹被派遣的每项任务都是织毯上的一条织线。没有一个姐妹知道这条织毯的全貌，也不了解由哪些人去编织哪些部分，但不管怎样，莫希亚姆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随着她孕期的增长，姐妹会召她回家了，留在圣母学校，直到她生下那个备受期盼的女儿。只有魁萨茨圣母阿妮鲁尔了解莫希亚姆对整个育种计划的真正价值，知道她现在所怀的这个孩子是决定未来一切的关键。但即使在阿妮鲁尔的其他记忆中，那些随时能够提出各种建议的耳语者们也故意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缄默。

这架宇航公会的穿梭机上只载着她一个人。这种机器人自动驾驶的穿梭机是由李芝家族建造的，圣战的硝烟虽已散去，但人们仍惊魂

未定，心有余悸。怀着对圣战的恐惧，他们刻意制造出一种外观笨重，外表由铁板覆盖的机械。它既不模仿人类的思维，外观也没一点儿人类的影子……或者说只是为了复杂而复杂。

机器人驾驶员将乘客和物资从一艘巨大的飞船里运送到某个行星的地表，然后再原路返回，周而复始，始终重复着同样的任务。它的功能比较单一，缺乏足够的程序灵活性，所以如果遇到空中交通拥堵或者天气条件恶劣等情况，便无法自行处理。机器人驾驶员只能按照设定程序驾驶穿梭机进行往返，即从远航机飞到行星表面，然后再从行星表面回到远航机……

莫希亚姆坐在靠窗的座位上，回想她对男爵实施的绝妙报复。虽然已过去好几个月，但毫无疑问男爵没起半点疑心，不过贝尼·杰瑟里特为了让仇人付出应有的代价可以等上很长时间。几年以后，当他看到那备受珍视的身体因疾病而日益虚弱和浮肿时，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定会捶胸顿足，甚至可能轻生。

莫希亚姆的报复也是出于一时冲动，但男爵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人痛恨，这样做也是合情合理的。就算大圣母哈里什卡也不会允许哈克南家族逍遥法外，所以莫希亚姆认为她这种自发的想法是很恰当的。这将给姐妹会节省很多时间，也省去很多麻烦。

穿梭机下降进入云层，莫希亚姆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完美无缺，因为男爵已经不能再被他们所用了。但如果还不行的话，姐妹会总会有其他的选择和计划。毕竟她们有很多不同的育种计划。

莫希亚姆觉得自己只是某个神秘基因计划的一个人选而已。她知道其他一些候选人的名字，但并不是所有候选人的名字她都知道。另

外，她也知道姐妹会不希望在同一个计划中，让多个姐妹同时怀孕，因为她们担心这样做会搅乱配对指数。不过莫希亚姆确实想知道，为什么她在第一次失败后会被再次选中。她的上级没有向她作任何解释。而其他记忆里的声音也没有给出任何建议或忠告。

这些细节重要吗？莫希亚姆不禁自问。姐妹会需要的那个女儿此刻正孕育在我的子宫里。这个孩子的成功降生将会提高她在姐妹会的地位，甚至当她年老之后，可能会让她最终被选为大圣母……这一切都取决于这个女儿到底有多重要。

不过她觉得这个女孩的确至关重要。

莫希亚姆坐在机器人自动驾驶穿梭机里，突然感到航行出现了异常。她从狭窄的窗口向外望去，看到瓦拉赫九号星的地平线在倾斜，飞船翻转过来，失去了控制，一头向下扎去。座位周围的安全屏蔽场闪着陌生而又令人不安的黄光。机器原本平稳的嗡嗡声，此时突然变成了刺耳的尖叫，回荡在船舱，震得她耳朵生疼。

在她前面的控制板上，无数灯光疯狂地闪烁。机器人的动作因为机身的颠簸而颤抖。莫希亚姆接受过如何处理危机的训练，此时她的脑子飞快地转动起来。她知道这种穿梭机偶尔会出现故障——虽然从数据上看似乎不大可能——但由于机器人驾驶员缺乏思考和反应能力，因而危险会加剧。当危机的确发生时——莫希亚姆觉得自己此时正处于其中——发生灾难的可能性是极高的。

穿梭机垂直坠落，机身剧烈颠簸。一块块碎步似的云朵拍打舷窗。机器人驾驶员依然按照设定像往常一样按部就班地操作，不会尝试新的办法。引擎突然闪了一下光，然后熄火了。

不可以，莫希亚姆心想。千万不要啊，我还怀着孩子呢。她发自内心地认为如果自己能挺过这一关，她的孩子定会健健康康地成为姐妹会最需要的人之一。

但恐惧却向她袭来，她开始瑟瑟发抖。宇航公会的领航员们，比如这架穿梭机上方那架远航机上就有一位，他们会利用高阶空间计算法看到未来，使他们能够驾驶飞船安全地穿过充满危险的折叠空间。难道贝尼·杰瑟里特的育种计划被宇航公会发现了？他们害怕了吗？

穿梭机继续坠落，冲向灾难和死亡。与此同时，莫希亚姆一刻不停地思考着，一系列可能性在她脑海中翻滚。她周围的安全屏蔽场逐渐扩展，闪烁着越来越黄的光。她的身体紧紧地贴着屏蔽场，眼看就快要从里面冲出来了。她双手护住自己的肚子，强烈地渴望着能活下来，期盼她那未出生的孩子平安无事——这种渴望和关切超越了狭隘的母爱，背后有着更深一层的含义。

她不知道自己怀疑是不是完全错了。在这背后是否有某种她或她的姐妹们想象不到的更强大的力量呢？难道贝尼·杰瑟里特是在通过育种计划而扮演着上帝的角色吗？撇开姐妹会对宗教的怀疑和愤世嫉俗，难道神真的存在吗？

这笑话也太残酷了吧。

她的第一个孩子生下来便是畸形，而如今她肚子里的这个孩子也将随莫希亚姆一起，难逃一死……这一切似乎另有蹊跷。但如果真有什么阴谋的话，是谁——或者是什么——在背后搞鬼呢？贝尼·杰瑟里特绝不相信什么巧合。

“‘我不能恐惧，’”她闭着眼睛吟诵着，“‘因为恐惧扼杀心智。恐惧是带来彻底毁灭的小死神。我要直面我的恐惧。我要任由恐惧掠过我身，穿过我心。当恐惧临过，我要用心中之眼看清它的轨迹。恐惧所到之处，必如风过无痕，唯我留存。’”

这是贝尼·杰瑟里特的《迎恐祷文》，由古代的一位姐妹撰写并代代相传。

莫希亚姆深吸了一口气，感觉自己的颤抖渐渐平息下来。

穿梭机暂时停止不动了，她座位旁的舷窗正好对着星球表面。引擎再次熄火。她看到陆地上一个庞然大物正渐渐逼近，她认出了那是庞大的圣母学校建筑群——一座迷宫般的白色灰泥建筑群落，屋顶是褐土制成的瓦片。

难道是穿梭机被人做了手脚，携带可怕的炸弹装置，佯装失控，撞向学校主楼？随着一声巨响，姐妹会的核心便会荡然无存了。

莫希亚姆在安全屏蔽场里挣扎，却无法挣脱。穿梭机改变了航向，地面从视野中消失。舷窗向上倾斜，露出了大气层边缘蓝白色的太阳。

这时，她的安全屏蔽场渐渐透明，莫希亚姆意识到穿梭机已经恢复了平稳。引擎再次开启，机器运转正常。在前一节机舱里，机器人驾驶员正熟练地操作飞船，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不过肯定是它内部的某个应急程序起了作用。

穿梭机平稳降落在大广场前面的空地上，莫希亚姆终于长舒了一口气。她冲到舱门边，打算赶紧逃到离她最近的建筑物里躲避危

险……但她停下了脚步，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镇定自若地走出机舱。作为一名圣母，她必须保持仪态端庄。

当她走下舷梯时，众姐妹和侍从们都围过来护住她。大圣母命令扣留穿梭机，并进行全面检修和调查，寻找证据，确认是被人蓄意破坏还是只是单纯的机械故障。然而高空中的远航机却粗暴无礼地传来一个无线电信号，命令穿梭机飞回，而她们也没能阻止这道命令。

圣母阿妮鲁尔·萨朵·童金站在那里等着向莫希亚姆问候致意。她的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母鹿一样的脸庞配上短短的铜褐色头发，让她看起来非常年轻。虽然大圣母经常表现出对阿妮鲁尔的尊重和听从，但莫希亚姆却从没觉得阿妮鲁尔有多重要。两个女人互相点了点头。

莫希亚姆在众姐妹的簇拥下，被护送到一个安全的大楼里，一大批全副武装的女卫兵站岗执勤，把她严密保护了起来。在这里她将会得到姐妹会的悉心照料，直到孩子出生。

“你不用再出门远行了，莫希亚姆，”大圣母哈里什卡对她说道，“你必须安全地待在这里，直到你的女儿降生为止。”

内心胆怯的人啊，要坚强不要惧怕。看呐，你们的神必来报仇，他必来把你从崇拜机器的人手中拯救出来。

——《奥兰治天主圣经》

在帝国皇宫的后宫里，按摩机正在拍打和揉捏妃子们赤裸的肌肤，用香料精油爱抚皇帝妃嫔们的丰盈玉体。这种复杂的身体保养设备可以提取皮下脂肪，改善肌肉张力，使腹部和下巴紧绷，并且可以进行微型注射，让皮肤柔嫩细腻。每一个细节都迎合了老埃尔鲁德的喜好，只不过如今的他对于这些已经不再那么感兴趣了。这四个女人是皇宫里最年长的妃子，其中格蕾拉·卡丽年已七旬，但她的身材却像是个只有她一半年龄的女人。部分原因是她经常食用香料，使自己容貌和体形始终保持年轻。

晨光透过厚厚的装甲合成玻璃照射进来，染上了一层淡琥珀色。格蕾拉的按摩结束后，机器用一条温暖的卡森毛浴巾把她裹起来，并在她的脸上放了一块浸过桉树和杜松汁的清凉薄巾。她刚才躺着的床变成了一张带有弹性感知功能的椅子，完美地贴合她的身体，坐上去非常舒适。

一个机械化的美甲装置从天花板上垂下，格蕾拉一边修剪、磨亮指甲，把指甲涂成葱绿色，一边沉思冥想，轻声低喃。之后，美甲机器滑回天花板上面的隔层里。格蕾拉站起身来，把毛巾扔在地上。一阵电场从她的脸庞、手臂和双腿掠过，除掉多余的毛发。

完美。对皇帝来说已经足够完美了。

在目前的嫔妃中，只有格蕾拉这么大年纪的人还记得珊多——那个皇帝的玩物，后来离开了皇宫嫁给了一位战争英雄，过上了“正常的生活”。那时候，在众多妃嫔中皇帝埃尔鲁德并没有对珊多太过留意，但当她离开后，他就开始责骂其他人，对于她的离去而痛恨不已，后悔不迭。在之后的岁月里，他挑选出来的妃子大多数都长得很像珊多。

格蕾拉看着其他的妃子做着同样的塑身保养，不禁在心中思忖如今皇帝的后宫已大为不同。不到一年前，这些女人还很少聚在一起，因为埃尔鲁德经常与妃子在一起，要求她们履行所谓的“皇室职责”。其中一名妃子——一个伊拉迦人，偷偷地给这只老山羊取了个绰号，叫做“老淫鬼”。这是古代人类的语言，形容他的生理能力和欲望都很强。这个绰号只在妃子之间使用，并且暗地里偷偷拿来取笑。

“最近有人见过老淫鬼吗？”在房间另一头的是四个妃子中年龄最小的两个，其中个子更高的那个妃子说道。

格蕾拉和她心照不宣地笑了笑，然后像校园里的小女生一样咯咯地笑了起来：“恐怕咱们的帝国大橡树现在已经变成垂柳了。”

老淫鬼很少再到后宫来了。虽然埃尔鲁德现在躺在床上的时间跟以前一样多，但躺着的原因可完全不同了。他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每况愈下，欲望已经完全消失了。下一个要消失的很可能是他的心智。

这时叽叽喳喳的女人们突然安静了下来，惊慌地转向后宫的正门。太子沙达姆没有亮明身份就和他的同伴哈什米尔·芬伦一起进来

了。由于芬伦脸形窄小，下巴尖尖，所以她们经常把他叫做“雪貂”。女人们迅速遮住自己的身体，立正站好，以示尊敬。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嗯—嗯—嗯—啊？”芬伦问道，“老远就听见你们叽叽喳喳的笑声了。”

“姑娘们只是在开玩笑。”格蕾拉言语谨慎地说。她是妃子当中最年长的，所以经常代表其他的妃子说话。

有传言说，这个身材矮小的男人刺死了他的两个情人。从他那轻飘飘、贼溜溜的举止来看，格蕾拉不由得不信。凭借多年经验，她早已学会了如何识别一个人是否残忍至极。传闻说芬伦尽管还有生理功能，但是他的生殖器生来畸形且不能生育。她从来没跟他睡过觉，也不想跟他睡。

芬伦用他那双硕大无比而又冷漠无情的眼睛打量着她，然后从她身边经过，走到两个金发碧眼的姑娘身边。太子仍然站在他身后，靠近日光浴室的门口。沙达姆身材健硕，一头红发，身穿镶着金银饰边的灰色萨多卡制服。格蕾拉知道这位帝国的继承人喜欢玩军事游戏。

“什么笑话，跟我们说说吧。”芬伦坚持道。他向那个小个子的金发女孩打招呼，那女孩才十几岁，娇小玲珑，只比芬伦矮一点儿。她的眼睛很像珊多。“沙达姆太子和我都喜欢听笑话。”

“我们只是私底下聊聊天，”格蕾拉充满保护欲地向前走了一步，回答道，“聊些私密的事。”

“不能让她自己说吗？”芬伦回头怒视着这个年长的女人，厉声喝道。他穿着一件镶金边的黑色外衣，两只手戴满了戒指。“如果她

被选中来取悦帕迪沙皇帝，我相信她知道怎么转述一个简单的笑话，哼—嗯—嗯—嗯？”

“就像格蕾拉说的，”年轻的金发女孩说，“只是女孩之间的私事，不值一提。”

女孩紧紧地抓着毛巾，不让自己优美的曲线暴露出来。芬伦一把抓住毛巾的一角。女孩的脸上瞬间露出惊讶而恐惧的神色。他猛地一拉毛巾，露出了她的一个乳房。

格蕾拉愤怒地说：“别胡闹了，芬伦。我们是皇帝的妃子。除了皇帝之外，谁也不许碰我们。”

“你真幸运。”芬伦看向房间另一头的沙达姆。

太子僵硬地点了点头：“她说得对，哈什米尔。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把我的一个妃子送给你。”

“可我没碰她啊，我的朋友——我只是帮她弄一下毛巾而已。”他松开手，女孩再次用毛巾遮住自己，“不过皇帝陛下……嗯—嗯—嗯—啊，最近经常临幸你们吗？我们听说他的那个地方已经不好使了。”芬伦抬头看着格蕾拉·卡丽，她比这只雪貂高多了。

格蕾拉瞥了一眼太子，想寻求支持和保护，但徒劳无功。沙达姆冷漠的目光从她身上掠过。一时间，她不禁想到如果这个皇位继承人拥有像他父亲当年那样如狼似虎的雄风，那么他在床上会是什么样子。不过她对这个人的生理能力表示怀疑。从这张冷酷无情的面孔来看，即使是躺在病床行将就木的人，床上功夫也比他强。

“老妃子，你跟我来，咱们好好聊聊笑话。也许咱们甚至可以相互借鉴一下，”芬伦说道，“我也是个爱逗笑的人。”

“现在吗，大人？”格蕾拉用另一只空着的手，指了指自己身上的那块卡森毛浴巾。

芬伦贼溜溜的眼睛半眯着，露出危险的气息：“像我这种身份的人没时间等女人穿衣服，所以我当然是说现在！”他抓起格蕾拉毛巾的一角，拉着她往前走。格蕾拉不得不跟着他走，同时挣扎着不让身上浴巾掉下来。“这边走，快点儿，快点儿。”沙达姆觉得很有趣，被动地跟在后面。芬伦强拉着格蕾拉到了门口。

“皇帝一定会听到的！”她抗议道。

“记得大点儿声喊，他耳朵不好使，”芬伦发出一阵狂笑，“况且谁去告诉他呢？有时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了，所以当然不会为你这样的老女人挂心。”他的语气让格蕾拉后脊一阵发凉。当老王妃在众人面前被粗鲁地拖到走廊上时，其他的妃子们吓得团团转，困惑而无助地在一旁看着。

一大清早，这里没有其他皇室成员在，只有萨多卡卫兵们立正站岗。既然沙达姆太子在这里，那些萨多卡卫兵便对眼前发生的一切视若无睹。格蕾拉看着他们，但他们却假装什么也没看见。

格蕾拉害怕自己慌乱而颤抖的声音会激怒芬伦，为了安全起见决定保持沉默。这个雪貂行事怪异，但是作为皇帝的妃子，她也没必要怕他。这个鬼鬼祟祟的家伙还不敢蠢到要害她。

她突然回头看，发现沙达姆不见了。他肯定是从另一条道溜走了。现在她完全是孤身一人跟这个卑鄙邪恶的家伙在一起。

芬伦穿过了一道安全屏障，然后一把将格蕾拉推进了一个房间里。她一个趔趄倒在了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板上。这是一个巨大的房间，其中一面墙上有一座石砌的壁炉，这里曾是贵宾套房，但如今里面的家具都搬空了。房间里有一股新刷的油漆味儿，似乎被放置很长时间了。

格蕾拉原地不动，虽然身上只裹着一条浴巾，但她神色骄傲，毫无畏惧，并不时地抬头瞥他一眼。她尽力不表现出对芬伦的蔑视或不敬。多年的宫廷生活让她很早便学会了自保。

身后的房门被关上了。现在只剩下他们两人。沙达姆还没有出现。这个小男人想要对她做什么呢？

芬伦从他束腰外衣的护甲上掏出了一个镶着绿宝石的椭圆形东西。他按下那个东西边上的一个按钮，立时出现了一个长长的绿色刀刃，在球形吊灯的照耀下，闪闪发光。

“我把你带来不是要问你问题，老太婆。”他轻声说。接着他举起那把绿刃刀，说道：“实际上，我是想在你身上试验一下。你瞧，这是一种全新的武器。我对皇帝身边的这些行尸走肉从来都不感兴趣。”

芬伦对暗杀并不陌生。他赤手空拳杀人的次数几乎跟他阴谋制造事故或收买暴徒杀人的次数一样多。有时他喜欢暴力血腥，而有时他喜欢用阴谋诡计。在他更年轻的时候，也就是还不到十九岁的时候，

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他在夜里溜出皇宫，随意杀死了两名公务人员。直到现在他仍然在不断练习，让自己的杀人手法更加精进。

芬伦早就知道他有着杀手所必需的钢铁意志，但他惊讶地发现自己是如此享受杀人的乐趣。到现在为止，他最大的胜利便是杀死了前任太子法夫尼尔。等老埃尔鲁德一死，他便有了新的荣誉，为他的杀人履历锦上添花。因为没有比这更高的杀人目标了。

但他必须紧跟上新技术和新发明的发展和潮流。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些新玩意儿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另外，这把神经刀实在令他很感兴趣……

格蕾拉看着闪闪发光的绿色刀刃，瞪大了眼睛。“皇帝很爱我！你不能——”

“他爱你？一个老得牙都快掉了的妃子吗？他更多时间都是在抱怨失去了珊多。埃尔鲁德老了，人也糊涂了，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你失踪了，而其他的妃子则会很高兴，既少了个对手，又能再升一个等级。”

没等格蕾拉仓皇逃走，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就已经压在她身上，速度快得令人吃惊。“你死了，没人会哀悼的，格蕾拉·卡丽。”他举起那把闪亮的绿刃刀，眼里闪烁着一团黑色的火光，朝格蕾拉捅了一刀又一刀。卡森毛浴巾掉了下来，神经刀刺进了她那光滑细嫩的皮肤。

皇帝的妃子在痛苦中惊声尖叫，不久惨厉的尖叫变成了抽吸呻吟和颤抖，最后变得毫无声息……没有伤口，没有鲜血，只有如想象中

的那样痛苦。然而虽有痛苦，却没有罪证——还有比这更绝妙的谋杀吗？

芬伦满心欢喜，他跪在老王妃面前，看着她那凹凸有致的身体倒在凌乱的浴巾上。肤色完美，紧实的肌肉因死亡而变得松弛。很难相信这个女人真如他们说的那么老。肯定是食用了不少美琅脂香料，做了不少身体保养。他摸了摸格蕾拉的脖子，看了看脉搏，然后又仔细检查了一遍。已经断气了。感觉……有点儿失望。

尸体和绿色的刀刃上没有半点血迹，身上也没有很深的伤口——但他还是把这个女人刺死了。至少她认为是这样的。

这把神经刀，真是个有趣的武器。这是芬伦第一次使用这种武器。他总是喜欢在非战斗情况下测试他搞到的重要杀人工具，因为他不想在危急时刻出现意外。

这种由李芝家族发明的武器叫做“蓬塔”，那个令人厌烦的星球上有价值的发明创造不多，而这就是其中之一。虚幻的绿刃刀“咔嗒”一声缩回了刀鞘之中。受害者不仅会认为自己是被刺死的，而且通过强烈的神经刺激，她还能感觉到自己受到了致命的攻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格蕾拉是被自己的意识杀死的。而此时她的皮肤上没有留下半点痕迹。

有时候，杀人见血会令杀人者更加兴奋和激动，但清理起来很麻烦，往往会引发很多问题。

他听见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门开了，安全屏蔽场被关闭。他转身看到沙达姆正低头看着他。“真有这个必要吗，哈什米尔？真是浪

费……不过，她早就已经没什么用处了。”

“我猜，这个可怜的老娘们是心脏病发作了吧。”芬伦从他束腰外衣的护甲上又拿出一把蓬塔，这一把上面镶着红宝石，打开之后出现的是长长的红色刀刃。“这个最好也试试。”他说，“你父亲还真能撑，比咱们预想的时间还要长。不过这东西会把他彻底解决掉的，而且干净利落，从尸体上找不到任何证据，也没有任何痕迹。何必还傻等着恩基起作用呢？”他咧嘴一笑。

沙达姆摇了摇头，好像终于有了什么新想法似的。他环顾四周，浑身发抖，竭力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我们还是等着吧，需要等多久就等多久。我们说好不做出格的事。”芬伦真不喜欢太子有过多自己的想法。

“嗯—嗯？我还以为你很着急呢！他一直在做错误的决定，每天都在浪费科瑞诺家族的钱，”芬伦那双大眼睛直放光，“他这种状态维持的时间越长，历史就越会把他描绘成一个可怜可悲的统治者。”

“我不能再对我父亲下手了，”沙达姆说，“我害怕会出事。”

哈什米尔·芬伦只得鞠了一躬：“遵命，我的太子殿下。”

他们转身离开，留下格蕾拉的尸体继续躺在那里。迟早会有人发现的。这不是芬伦第一次如此明目张胆地杀人了，但是其他的妃子会因此清楚如果胆敢挑战他会落个什么下场。这对她们是个警告，她们会利用这个机会，互相算计，争着成为那个性无能老头儿的新宠。

等格蕾拉·卡丽已死的消息传到皇帝耳朵里时，他可能连这个女人是谁都不记得了。

人不过是丢在池塘里的一颗小石子。而如果人一旦成了一颗石子，那么他所做的一切就都不复存在了。

——禅逊尼格言

雷托和隆博每天都以厄崔迪的方式进行长时间的艰苦训练。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和决心投入到日常的训练中。敦实的伊克斯王子恢复了活力，体重减轻，肌肉也紧实了。

两个年轻人发现彼此配合十分默契，是很好的格斗搭档。因为他们完全信任对方，所以雷托和隆博都能发挥出自己的极限，而不用担心双方会有危险。

虽然他们训练很刻苦，但老公爵希望的不仅仅是把被流放的王子变成一个强大的战士：他还希望能让他朋友的儿子开心，让他在这里感觉到家的温暖。保卢斯只能依靠自己的想象，猜测隆博的父母变节之后，在银河系的荒野里经受了什么样的艰辛和磨难。

杜菲·哈瓦特让他们两个人不计后果地恣意作战，磨炼他们的技能。雷托很快就发现自己和维尔纽斯家族唯一的继承人都有了显著的进步。

暗杀大师在以文化和外交为武器，以及剑术方面给了他们很多建议。根据他的建议，隆博对音乐产生了兴趣。他尝试了好几种乐器，最终确定了专心学习音调舒缓而复杂的九弦巴厘琴。他经常靠在城堡的墙上，弹奏简单的曲子，他指间流出的悦耳音符，有的是童年回忆的旋律，有的是他自己谱写的曲调。

他的妹妹凯莉娅经常一边听着他的演奏，一边学习历史和宗教。这些是年轻贵族女子的传统课程。在保卢斯公爵的坚持下，海伦娜·厄崔迪不得不出面协助授课。凯莉娅端庄娴静，温文尔雅，认真学习，接受了自己是住在卡拉丹城堡里的政治犯的身份和处境，但她想为自己争取更多。

雷托知道在他母亲那张平静温和的面孔下深藏着不为人知的怨恨。对凯莉娅来说，海伦娜是个严厉的监管者，但凯莉娅不但没有丝毫惧怕，反而被激起了更大的决心。

一天晚上，雷托的父母已经就寝。雷托爬上塔楼，想问他父亲能否允许他们乘坐一艘厄崔迪纵帆船在海上航行一天。但是当他走近公爵寝室的木门时，他听到保卢斯和海伦娜正在激烈地讨论。

“你到底给没给那两人找新地方？”从他母亲说话的语气来看，雷托很清楚她指的是谁，“如果你贿赂足够多的钱，那些边缘的小家族肯定会愿意接收他们的。”

“我不打算把那两个孩子送走，这你是知道的。他们是我们的客人，我绝不会让他们受那些可恶的特莱拉人骚扰，”保卢斯的声音低了下来，变成了咕哝，“我不明白，埃尔鲁德为什么不派他的萨多卡军队把伊克斯上的那些歹徒从洞穴里赶出去呢？”

海伦娜夫人冷冷地说：“尽管特莱拉人的人品不怎么样，但毫无疑问他们将会把伊克斯的工厂带回正道，并遵守芭特勒圣战所确立的规定。”

保卢斯愤怒地哼了一声，但雷托知道他母亲是认真的，这让他更害怕了。当她想说服自己的丈夫时，她的声音就会变得尤为激动和强烈。

“难道你不明白吗？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注定要发生的。你就不该把雷托送到伊克斯去——他已经被那些人的无礼言行、傲慢思想以及对无视神的律法给腐化了。好在伊克斯被别人接管了，这才让雷托回到我们身边。同样的错误可不能再犯了。”

“错误？我对我们的儿子所学到的一切都感到十分满意。终有一天他将成为一个优秀的公爵。”雷托听到了一只靴子被扔到墙角的声音，“别瞎担心了。难道你就不为可怜的隆博和凯莉娅感到难过吗？”

海伦娜毫不动摇地回答：“出于傲慢，伊克斯的人们违反了律法，他们为此付出了代价。我该为他们感到难过吗？我不这么认为。”

保卢斯一拳重重地砸在一件家具上，雷托听到木头在石头上摩擦的声音，应该是一把椅子被砸到了一边。“我相信你很熟悉伊克斯的内部运作才做出这样的判断吧？还是你根据自己想听到的话而得出了结论，却没有任何证据？”他笑了起来，语气也温和了些，“另外，你似乎和小凯莉娅相处得很好。她喜欢跟你在一起。所以你怎么能在我面前说她的坏话，而在她面前又装好人呢？”

海伦娜听起来非常通情达理。“孩子们无法改变自己的身份，保卢斯——他们不能要求自己在哪里出生，在哪里长大，接受什么样的

教育。你觉得他们看过《奥兰治天主圣经》吗？这不是他们的错。他们身不由己，我不能因此而恨他们。”

“那你——”

海伦娜突然猛烈地抨击起保卢斯来，这让站在阴暗大厅里的雷托吃惊地向后退了一步。“这都要怪你，保卢斯。是你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这个错误的选择将会使你和你的家族付出沉重的代价。”

保卢斯气得声音也变得粗哑。“我没什么选择，海伦娜，我以我的名誉保证——我别无选择。”

“你还是不顾我的警告和劝说，一意孤行。什么都是你来做决定，保卢斯，”她的声音冷得可怕，“你会尝到苦头的，会被他们害死的。”

“行了，冷静点儿，快睡觉吧，海伦娜。”

雷托心慌意乱地偷偷离开了，忘了自己要问的问题，也没有等着看他们关灯的速度有多快。

第二天，一个风和日丽的早餐，雷托和隆博站在一扇开着的窗户旁边，欣赏着海角脚下的码头。大海像一片蓝绿色的草原延展开来，蜿蜒伸向遥远的地平线。“真是个好天气。”雷托说道。他发觉自己

的朋友很想念陷落的地下城市韦尔尼，大概是厌倦了这变化无常的天气，“现在该轮到我来带你参观卡拉丹了。”

他们俩沿着狭窄的崖边小路和阶梯往下走，扶着栏杆，踏着饱经风霜的拱形台阶，避开湿滑的苔藓和白色的盐雾结晶。

公爵在码头上拴了几条船，雷托挑选的是他最喜欢的小船——一艘大约十五米长的白色摩托艇，船体宽敞，前部有一个空间豁亮的小屋，下面有睡觉的地方，通过旋转楼梯就可到达。船的后部有两段甲板，分别位于中部和尾部，甲板下面是货舱。所以这种船既适合钓鱼，也适合海上巡游。另外还可以在岸上安装一些外部组装件，以改变小船的功能，比如增加船舱空间，或者将一个或两个货舱改装成睡觉或居住区域。

仆人们为他们准备了午餐，三名水手助手检查了船上的所有系统，为一天的航行做好了准备。当这些仆人和助手做着准备时，隆博看到雷托把那些人当作朋友一样对待。“你妻子的腿好点儿了吗，杰里克？你家烟棚的屋顶盖好了吗，多姆？”

最后，隆博带着好奇和惶恐不安的神情看着雷托，而雷托则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你还记得你的奇石收藏吗？你和我要去潜水，寻找珊瑚宝石。”

这些珍贵的石头一般得在多节的珊瑚礁中才能找到，是卡拉丹最受欢迎和喜爱的石头，但是采集的过程还是很危险的。据说珊瑚宝石里藏着微小的生物，能引发体内自燃，看上去就像一簇簇火苗在奔腾起舞。由于具有一定危险性且成本巨大，这种宝石很少出口，不像巴

塞尔星的塑石可以销往帝国里的各个星球。但这种当地的珊瑚宝石无疑是很美的。

雷托想亲自采到一颗珊瑚宝石送给凯莉娅作为礼物。凭借厄崔迪家族的财富，如果雷托愿意的话，他可以送给隆博的妹妹无数比这更贵重的东西，但是如果这份礼物是他亲手搞到的将会更有意义。不管怎样，她一定会很喜欢的。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完成之后，他和隆博登上了柳木小艇。船尾上有一面印有厄崔迪家族标志的燕尾旗，在风中噼啪作响。当水手助手们解开绳索时，一个人问道：“大人，您自己能行吗？”

雷托笑着挥手，让那人走开：“杰里克，你知道的，我驾驶这些船已经很多年了。更何况海面风平浪静，我们的船上还有海岸通信器。不过谢谢您的关心。别担心，我们不会走远的，只是到珊瑚礁去看看。”

隆博在甲板上转来转去，给雷托帮忙，雷托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以前从来没坐过敞篷船。引擎开动，带着他们离开了悬崖，越过被屏蔽场保护的海港，进入开阔的水域。阳光像萤火虫一样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闪耀。

伊克斯王子站在船头，而雷托操控着小船。海水、微风和阳光都令隆博不由得沉醉其中，面露笑容。他深吸了一口气，说道：“我在这里感到很孤独，但也很自由。”

从船外望去，隆博看到海面上漂着一叶叶木筏，里面装着皮叶海草和像葫芦一样圆圆的果实。那些木筏像气囊一样乘载着那些植物。

“那是帕拉丹瓜，”雷托说，“你想要的话，伸手去拿就行了。如果你从来没吃过从刚海上运来的帕拉丹瓜的话，你尝一口就会立刻喜欢上那个味道的……不过我个人觉得这种瓜有点儿咸。”

在右舷远处，有一群萌萌鱼像毛茸茸的圆木一样在海里游来游去。它们体形庞大，但个性温和，与人无害。它们随着洋流漂流，发出低沉的叫声，就像低吟一样。

雷托驾着小船行驶了大约一个小时，边驾驶边查看卫星地图和航海图，朝着一片偏远的礁石群驶去。他递给隆博一副双筒望远镜，并指向一片波涛汹涌的海面。孤立的黑色岩石石脊微微露出水面，犹如正在沉睡的海怪那绵延的脊背。

“那就是珊瑚礁，”雷托说道，“咱们在半公里外抛锚，这样就不会有被礁石撞裂船身的危险。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潜水了。”他打开一个暗格，从里面拿出袋子和小铲刀，每人一个。“珊瑚宝石生长的地方水并不很深，所以不用氧气罐也可以潜水。”他拍了拍隆博的后背，“到了你显身手的时候了。”

“盯着你别出事，就够我操心的了。”隆博反驳道。

当小船抛好锚后，雷托用一个扫描仪对准船外，绘制出水下的暗礁轮廓。“看看这个，”他让他的朋友看着屏幕，“看到那些裂缝和小洞穴了吗？在那里就可以找到珊瑚宝石。”

隆博看着扫描仪，点了点头。

“每一颗珊瑚宝石都包着一层外壳，看上去就像生长在它们周围的结痂。外表看起来并没什么，但是一旦你打开外壳，就会看到世上

最美的珍珠，就像璀璨的星星滴落凡间。你必须让它们一直保持湿润，因为暴露在空气中会让它们瞬间氧化，变得非常易燃。”

“哦。”隆博说。他不太明白雷托的意思，但是虚荣和骄傲之心作祟，让他不愿去问。他摸索着系上腰带，腰带上面系着小铲刀和一个小小的水下照明灯，用来探照最黑暗的洞穴。

“等下到水里后，我会给你带路的，”雷托说，“你能在水下憋气多久？”

“自然是跟你一样久。”伊克斯王子说。

雷托脱下了自己的衬衫和裤子，隆博也急急忙忙把自己的衣服脱掉。两个年轻人同时跳入水中。雷托向下划水，潜入温暖的海水中，一直朝水深处游，直到感觉自己头骨周围有压力袭来。

这座巨大的暗礁是一处盘旋缠绕，始终淹没在水下的壮美景观。一丛丛珊瑚藻在温和的水流中摇曳，它们用藻叶上的小嘴来捕食水中的浮游生物。宝石色的鱼群在层层叠叠的珊瑚洞里进进出出，游来游去。

隆博抓住雷托的胳膊，指向一条长长的紫色鳗鱼。只见那条鳗鱼正拖着一条像羽毛一样的彩虹色尾巴，从他们眼前漂游而过。伊克斯王子脸颊鼓鼓的，尽力在控制自己的呼吸，样子看起来很滑稽。

雷托抓着粗糙的珊瑚，向前爬去，不时往裂缝里张望。在寻找珊瑚宝石的过程中，他一直用水下照明灯照亮。肺里隐隐作痛，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褪色的珊瑚外壳，并给朝他游过来的隆博发信号。但是当

雷托拿出他的小铲刀准备撬开珊瑚宝石的外壳时，隆博拼命挥舞自己的手臂，以最快的速度向上游去，因为他肺里的氧气已经耗尽了。

尽管雷托胸口怦怦直跳，但他仍然留在水里。最终他撬开了外壳，看样子很可能是个中等大小的珊瑚宝石。他带着珊瑚宝石向上游去，胸口感觉就像快要裂开似的，最后，他终于游了上来，浮出水面，看见隆博正抓着小船边缘，喘个不停。

“找到了一个，”雷托说，“看。”他把宝石放在水里，用钝刃的刀子轻敲它的外壳，直到外壳裂开。里面是一个有些畸形的卵形物体，闪烁着珍珠般的光芒，微光点点，就像熔化了的沙子在透明的环氧树脂中流动。

“太美了。”隆博说。

浑身湿淋淋的雷托从水里上来，爬上救生船旁边的中部甲板。他把一只桶扔到海里，灌满海水，再提上来，然后趁着手里的珊瑚宝石还没干透，立刻把它扔进了装满水的桶里。“现在你得自己去找珊瑚宝石了。”

王子的一头金发被海水浸湿，贴在头上。他点了点头，深吸了几口气，然后再次潜入水下。雷托跟在他身后。

不到一个小时，两人就收集了半桶美丽的珊瑚宝石。“真是收获不小。”雷托蹲在甲板上说道。身旁的隆博看着这些宝石入了迷，把手伸进桶里。“你喜欢吗？”

隆博咕哝了一声，两只眼睛闪烁着孩子一般开心的神采。

“忙活了半天，弄得我胃口大开，”雷托说，“我去准备吃的。”

“我也饿了，”隆博说，“呃，需要帮忙吗？”

雷托挺直身子，高傲地扬起他的鹰钩鼻，说道：“先生，我是长居此地的公爵继承人，有一份长长的履历，能够证明我有能力准备一份简单的饭菜。”他大摇大摆地走到避风的厨房里，而隆博则在湿漉漉的珊瑚石堆里，翻来翻去，就像一个孩子在玩弹珠。

这些美丽的珊瑚石，有些是完美的球形，有些则有些畸形和凹陷。隆博很奇怪，为什么有些宝石闪耀着一种内在的光芒，而有些宝石相比之下，就显得有些黯淡。他拿出其中最大的三块石头，放在船中部的甲板上，看着它们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珊瑚壳内的光彩被一层苍白的阴影笼罩。他发现了这几块宝石的不同，琢磨着他和雷托能拿这些宝石做些什么。

他很想念他曾经在伊克斯收集的那些宝石和水晶，还有玛瑙和晶洞玉石。他在伊克斯的洞穴、隧道和竖井中四处寻找才搜集到了那些宝石。通过搜集和探寻的过程，他学到了很多有关地质学的知识——但在这之后，特莱拉人就入侵了伊克斯，把他和他的家人赶出了自己的家园。他被迫放弃了一切。虽然他没有说，但隆博心中暗暗决定，如果能再见到他母亲的话，他要为她送上一份大礼。

雷托从厨房门外探出头来，喊道：“午餐准备好了，快来吃吧，不然我就拿这些东西来喂鱼了。”

隆博一路小跑，进入船舱，坐在小桌旁。雷托端上来两碗热气腾腾的卡拉丹牡蛎杂烩饭，配上来自厄崔迪家族酒庄的新酿红酒。“这是我外婆亲传的食谱，是我最喜欢吃的一道菜。”

“嗯，不错。真没想到你真能把饭做成了。”隆博尝了一口碗里的饭菜，舔了舔嘴唇，说道：“还好，我妹妹没来，”他试图掩饰自己揶揄的语气，“不然的话，她可能会穿着漂亮的衣服坐在船上，绝不会跟我们一起下去游泳的。”

“没错，”雷托有些不置可否，“你说得对。”显然，明眼人都看得见他和凯莉娅是如何眉来眼去的，但是隆博明白，从政治上说他们之间的恋情往好了说，是不明智的，往坏了说则是十分危险的。

在他们身后的中部甲板上，太阳直射下来，晒热了木板，晒干了溅起的水渍，使脆弱的珊瑚宝石暴露在含有氧气的空气中。与此同时，三颗最大的宝石迸发出白炽的火焰，融合成一颗炽热的微型新星，其热度足以烧穿一艘金属星际飞船的外壳。

雷托立刻跳了起来，不小心打翻了自己的那碗杂烩饭。透过宽大的强化玻璃舷窗，他看到蓝橙色的火焰正在窜起，点燃了甲板，甚至包括救生艇。其中一颗宝石碎裂开来，滚烫的碎片朝四处飞溅，每一块碎片都引起了二次火灾。

眨眼间，又有两颗宝石完全烧穿了小船的甲板，掉进了下面的货舱里，吞噬着里面的大木箱。一颗宝石烧着了一个备用燃料罐，引起剧烈的爆炸，另一颗宝石则一路烧穿了船底，直至被清凉的海水熄灭。柳木船的船身虽然经过阻燃剂处理，但无法承受如此高的温度。

雷托和隆博冲出厨房，互相大喊大叫，但却不知道该怎么办。“火！咱们得灭火！”

“那些可是珊瑚宝石！”雷托一边说话，一边寻找灭火的东西，“燃烧起来会很旺，不容易扑灭。”熊熊的火焰舔舐着甲板，小船随着船底的爆炸而剧烈摇晃。在船的吊杆上，救生艇损失严重，完全被笼罩在大火之中。

“船要沉下去了，”雷托说，“可咱们离陆地太远。”他抓起一个化学灭火器，朝大火喷去。

他和他的同伴从前面的隔室里拿出水管和水泵，用海水浇淋船上的大火，但整个船舱都已经被火焰吞没了。油腻腻的黑烟从顶层甲板的裂缝中飘过。报警声哔哔响起，表明船上渗入了大量海水。

“咱们要沉下去了！”隆博一边看着仪表数据，一边大喊，并因为刺鼻的浓烟而咳嗽连连。

雷托把一件救生衣扔给了同伴，并在腰间系上了另一件救生衣。“连接海岸通信器，报告我们的位置，发送求救信号。你知道怎么操作吗？”

隆博大声喊着肯定的回答，与此同时，雷托又拿了一个化学灭火器灭火，但很快就用完了。他和隆博会被困在这里，随着船只的残骸一同在海中漂流。他必须到达陆地，在那里安顿下来，等待救援。

他记得父亲曾经教导过他：“当你发现自己身处一场看似无法逃脱的危机时，首先要解决可以解决的部分。然后，当所有的可能性缩小之后，就着手解决最困难的部分。”

他听到了隆博对着海岸通信器大喊，重复着求救信号。雷托此时不再关注大火。因为船正在下沉，很快就会没入水下，从而把他们困在海里。他朝左舷望去，看见礁石周围泛起海水的泡沫。他连忙冲进船舱。

趁着大火还没烧到船尾的引擎，他立刻开动船只，用紧急切断的方法切断船锚，向暗礁冲去。燃烧着的小船就像水面上划过的一颗彗星。

“你在干什么？”隆博大喊道，“咱们要去哪儿？”

“珊瑚礁！”他喊道，“我试着让船在那儿搁浅，这样咱们就不会沉下去了。然后你和我就再着手灭火。”

“你要让咱们撞上礁石吗？你疯了！”

“难道你宁愿待在这里被水淹没吗？不管怎样，这艘船都得沉了。”仿佛是为了印证他的观点，甲板下另一个装着燃料的小罐子突然爆炸，震得地板剧烈地颤抖。

隆博紧紧抓住厨房的小桌子以保持平衡。“就按你说的吧。”

“你收到海岸通信器的回信了吗？”

“没有，但愿他们能听到。”雷托让他继续呼叫，他照做了，但仍然没有收到回复。

海浪在他们周围盘旋，几乎要没过了甲板栏杆。滚滚黑烟直冲云霄。大火吞噬了发动机舱。小船摇曳着越来越往下沉，很快就要没入水里了。雷托推着引擎，仍旧朝着礁石冲去。他不知道自己能否赌

赢。如果他能让小船冲上礁石，他和隆博就能安全地待在残骸旁边。他也不知道救援人员多久才能赶来。

白色的巨浪在他们面前升起，仿佛被恶魔驱使一般，宛如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屏障。但雷托仍然坚持航行，并没有放慢速度。“抓紧了！”

在最后一刻，大火吞没了引擎。小船凭借着迅猛的冲力向前滑行，最终撞上了凹凸不平的礁石。船猛然停下，把雷托和隆博甩到了甲板上。隆博捂着脑袋，站起身来，眨了眨眼睛，眼前一片茫然。血顺着他的前额往下流，伤口紧挨着他逃离伊克斯时所受的旧伤。

“咱们快走！下船！”雷托喊道。他抓住同伴的胳膊，把他推出船舱。雷托从前面的隔舱里把水管和便携式水泵扔进了泛着泡沫的水里。“把水管的一头浸入你能触到的最深的水里！尽量不要让礁石划伤自己。”

隆博爬过栏杆，雷托紧随其后，试图在汹涌的潮汐和奔涌的海浪中保持平衡。小船被礁石钩住了，所以现在他们不必担心会溺水，不过即使如此也很不舒服。

水泵启动了，两个男孩一人拿着一根水管，海水从两个水管里喷出来，像厚厚的幕帘一样，浇在熊熊火焰上。隆博擦去眼角的血滴，用水管不停地淋船上的大火。他们不停地向小船喷水，最后，大火终于渐渐被熄灭，只剩下点点余烬。

隆博看上去像只落汤鸡，惨兮兮的。但雷托却异常兴奋：“打起精神来，隆博。你想想，伊克斯的叛乱几乎把整个星球都毁掉了，但

咱们还是死里逃生。所以相比之下，这点儿小火灾算什么，不就跟小孩过家家似的吗，你说呢？”

“嗯，没错，”隆博闷闷地说，“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玩得最开心的一次。”

两人坐在齐腰深的水里，无聊地用水管往火上浇海水。烟雾不断升腾，直入卡拉丹晴朗的天空，犹如一座遇难的灯塔。

不久，他们听到从远处传来轰鸣声，声音越来越强劲，那是大马力发动机的声响。不一会儿，一艘高速水翼船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那是一艘双体船，能够以惊人的速度在水上航行。只见那艘船绕过岩石，越来越近。在船头甲板上站着的是杜菲·哈瓦特，正对雷托摇头，表示不满。

发号施令的责任之一就是必要的惩罚……但必须是在受害人提出诉求的前提下。

——拉斐尔·科瑞诺王子，《银河系帝国的领导论》第十二版

她那巧克力色的头发凌乱不堪，衣服也撕破了，完全不适合在沙漠中行走。女人抬起头，望着一望无际的沙漠，寻找着逃跑的机会。

詹妮斯·米拉姆抬头侧望，眼里闪烁的泪水，在阳光下炙热滚烫。看到悬浮平台上站着的哈克南男爵和他的侄子拉班，她突然加快了速度。她的双脚陷入沙粒之中，使她难以保持平衡。她跌跌撞撞地走向空旷的沙漠荒野，那里更加酷热干燥，也更加致命。

被埋在附近沙丘背风处的沙槌，此刻正砰砰作响……似乎在呼唤着什么。

她试图找到一个岩石堆或者阴凉的洞穴，甚至一块巨石的阴影处进藏身。至少她想死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这样他们就无法嘲笑她了。但是哈克南家的人却把她扔进了一片开阔的沙海。詹妮斯滑了一跤，吃了一嘴沙子。

男爵和他的侄子站在悬浮平台的安全之处，看着她在沙漠中挣扎爬行。周围的侍卫穿着像制服一样的蒸馏服，面罩垂了下来。

他们几个星期前才从杰第主星回到厄拉科斯，詹妮斯是前一天乘坐监狱船来的。起初，男爵想要在巴洛尼城处决这个奸诈的女人，但

拉班想亲眼看她在炙热的沙漠中受尽煎熬，惩罚她帮助邓肯·艾达荷逃跑。

“她在下面显得多么渺小啊，不是吗？”男爵毫无兴趣地说道。有时他的侄子确实有些独特的想法，不过他却缺乏专注，懒得去付诸实践。“这比简单的砍头要有趣多了，而且对沙虫来说也有好处，它们有东西吃了。”

拉班粗壮的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声音，听起来就像动物的嗥叫：“应该不会太久。那些沙槌总是能引来沙虫，总是如此。”

男爵站在高高的平台上，感受着灼热的阳光，皮肤上渗出晶莹的汗珠。他的身体隐隐作痛，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好几个月了。他把悬浮平台向前推了推，好更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受害者。他若有所思地说：“据我所知，那个孩子已经是厄崔迪家的人了，负责照看公爵的萨鲁撒公牛。”

“要是我再见到他的话，他就死定了，”拉班擦去晒黑的额头上咸咸的汗水，“不光是他，只要是厄崔迪家的人，我抓一个杀一个。”

“你倒是挺像头公牛的，拉班，”男爵紧紧抓住他侄子的肩膀，说道，“但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上。厄崔迪家族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而不是那个微不足道的小马夫。马夫……哼……”

在平台下面，詹妮斯脸朝下滑下了沙丘的斜坡，又爬了起来。男爵低沉地一笑，说道：“她永远也逃不开这沙槌了。”沙槌不断敲

打，持续不停地引起地下的共振，那响亮的共鸣犹如死亡之歌的鼓点，从远处飘来。

“外面太热了，”拉班抱怨道，“就不能带个遮篷来吗？”他把蒸馏服上的水管拉到嘴边，不情不愿地喝了一口温水。

“我喜欢流汗。这样能清除体内的毒素，对身体有好处。”

拉班坐立不安。他看厌了那个女人在沙漠中笨拙地奔跑，于是转而看向灼热的沙漠，寻找一个正在逼近的庞然大物的踪迹。“哦，对了，皇帝硬塞给咱们的那个行星学家怎么样了？我还带他去捉过一次沙虫呢。”

“你是说凯恩斯吗？谁知道呢，”男爵哼了一声，“他总是待在沙漠里，偶尔冷不丁地来迦太格递送报告，然后就又消失了。有一段时间没有他的消息了。”

“要是他有个三长两短的怎么办？咱们会不会因为没照看好他而惹上麻烦？”

“我想不会的。埃尔鲁德的精神已经大不如从前了，”男爵笑了笑，带着一种讥讽的鼻音说道，“不过即使在盛年时，皇帝的脑子也没有多灵光。”

那个深色头发的女人此时身上沾满了沙子和灰尘，在沙丘之间艰难地穿行。她双脚陷入沙子，跌倒后又挣扎着站起来，始终没有放弃。

“真讨厌，”拉班说，“光是站在这儿看，一点儿挑战都没有。”

“有些惩罚很容易，”男爵说，“但光是容易往往还不够。除掉这个女人并不能抹去她在哈克南家族荣誉上留下的污点……这里面还有厄崔迪家族的协助。”

“那咱就把惩罚加大吧，”拉班咧着厚厚的嘴唇，说道，“把厄崔迪家族也算里头。”

男爵感觉炽热的阳光照在他那张暴露在外的脸上，享受着灼热的沙漠沉闷的寂静。他微微一笑，脸上的皮肤几乎要裂开了。“也许会的。”

“会怎样，叔叔？”

“也许是时候除掉老公爵，拔除我们身边那根碍眼的硬刺了。”

拉班脸上露出满怀期待的神情。

男爵的平静激起了他侄子的兴奋。他把双筒望远镜的镜头对准沙漠，对焦远处，希望靠自己发现沙虫的踪迹，而不是依靠扑翼机的侦察。最终，他感觉到地上的震动正步步逼近。同时他感觉到自己的脉搏与沙槌的在同步跳动：砰……砰……砰……

沙漠上出现了一个个新月形沙丘的痕迹，犹如一道道带着阴影的涟漪，向地平线扩散开来，形成一个移动中的细长沙丘带，宛如一条大鱼在水面下游动。在炎热而静滞的空气中，男爵听到了那只游动中

的巨兽发出的刺耳摩擦声。他兴奋地抓住拉班的胳膊，指着巨兽出现的地方。

拉班耳朵里的通信器叽叽喳喳地叫着，耳机里传来一个带着噪声的响亮声音，甚至连男爵都能听到那含糊不清的喊叫声。拉班猛击了一下那个装置，喊道：“我们知道了！正看着呢！”

当那条埋在地下的沙虫像火车头一样迅速逼近时，男爵继续沉思着：“你知道的，我一直与……卡拉丹上的一些人保持着联系。老公爵是个墨守成规的人。而习惯是很危险的。”他笑了，嘴唇紧闭，被强光照得眯起了眼睛。“我们已经在那里安插了密探，我有个计划。”

在他们远处的沙丘上，詹妮斯转过身来，惊恐不已地狂奔。她已经看到了迎面而来的沙虫。

起伏的沙粒在一座鲸背沙丘的背风处达到了最高处。巨大的爆炸犹如巨浪吞噬码头一般，沙槌顷刻间消失在长满锋利晶牙的庞然大口里。

“赶快移动平台，”男爵催促道，“跟上她！”拉班操纵者悬浮控制器，使其飘浮在沙漠上空，以便更好地观看下面的景象。

随着女人的脚步声，沙虫改变了路线。这头巨兽潜入地下，像鲨鱼一样寻找新的猎物，此时沙地上再次泛起了涟漪。

詹妮斯瘫倒在沙丘顶上，惊恐地颤抖着，用膝盖顶住自己的下巴，尽量不发出声音，避免把沙虫引来。沙子在她周围飞旋。她僵住不动，屏住呼吸。

巨兽停下了脚步。詹妮斯吓得缩成一团，默默祈祷。

拉班把悬浮平台停在那女人的上方。詹妮斯瞪着哈克南一家，下巴紧闭，眼睛像凌厉的匕首，犹如一头困兽被逼得走投无路。

哈克南男爵伸手抓起了一个空的香料酒瓶，在漫长的而炎热的等待期间，这瓶酒早已被喝干了。他笑着举起棕色的玻璃瓶，像是在敬酒。沙虫在地下等待着，即使是轻微的动静，也能引起它的警觉。

男爵把酒瓶扔向那个肤色黝黑的女人。玻璃瓶在空中翻滚，反射出一缕缕阳光。砰的一声，它击中了詹妮斯脚边几米处的沙子。

于是沙虫立即猛扑向她。

詹妮斯一边大声咒骂哈克南一家，一边从山坡上冲了下去，身后掀起一阵沙崩。这时，她脚下的地面突然陷落，就像打开了一扇活板门。

沙虫张开血盆大口。阳光下，它那长满晶牙的大嘴闪闪发光，犹如一个巨大的洞穴，把詹妮斯和她周围的一切都一并吞没。接着，这条巨大的沙虫像鲸鱼沉入海底一般，钻进沙地下面，只剩沙尘飘荡在摇曳的空气中。

拉班碰了碰他的通信器，问头顶上的侦察飞船是否拍摄到了高分辨率的全息图像。“我连她一滴血都没看到，一声惨叫也没听到，这就完了。”声音听起来很失望。

“你愿意的话可以掐死我的一个仆人，”男爵提议，“如果这样能让你好过一点的话。不过这只是因为我心情好。”

他站在悬浮平台上，凝视着下面平静的沙丘，知道那下面潜伏着重重危险和死亡。他真希望刚才在沙漠里的人是他的老对手保卢斯·厄崔迪公爵，而不是那个女人。如果被沙虫吞噬的是厄崔迪公爵的话，他一定会下令让每一台哈克南的全息记录仪都运转起来，这样他就能从各个角度好好欣赏，一遍又一遍看着公爵被沙虫吞没，体验着把他生吞活剥的快感。

没关系，男爵告诉自己。对付那个老家伙，我自有妙计。

说真话，总会很容易，而且往往是最有力的论据。

——贝尼·杰瑟里特格言

邓肯·艾达荷透过力场栏杆望着那头巨大的萨鲁撒公牛，他用属于孩子的眼光审视着凶猛动物那双多面的眼睛。这头公牛身披墨一般漆黑的鳞片，长着好几只角，另外还有两个脑袋，而它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消灭一切会动的东西。

男孩已经在马厩里干了好几个星期了，即便是最脏最累的工作，他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比如给战斗公牛喂食和浇水，无微不至地照料它们，还有清理它们肮脏的笼子等等。这些动物都被关在力场防护栏后面，以防它们伤害到他。

他很喜欢他的工作，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他的这些工作有辱人格。但邓肯甚至都不觉得它们低级，尽管其他几个马夫都这么说。对他来说，这不过是一些杂活儿而已，他认为以自由和幸福作为报酬已经绰绰有余了。这全都要仰仗于他的恩人保卢斯·厄崔迪公爵的慷慨大度，因此他全心全意地敬爱这位老人。

邓肯现在吃得也很好，还有一个温暖的地方让他住，随时都有干净的衣服等生活必需品。尽管没人对他提出什么要求，但他还是尽全力地工作，拼劲十足。他甚至还有了一些休闲时间，比如和其他工人去他们的专属体育馆和娱乐厅玩。而且只要他愿意，他也可以随时到海里去游泳。码头上甚至还有个非常友善的人偶尔带他去钓上一整天的鱼。

到目前为止，老公爵一共养了五头变异公牛供他游戏。邓肯曾试图与这些野兽交朋友，尝试着用香甜的青草或是新鲜的水果来贿赂它们，打算以此驯服它们，但却被愤怒的马夫长伊雷斯克抓了个正着。

“它们是老公爵用来斗牛的——你认为大人能高兴看到它们被驯服了吗？”他那双大肿眼睛被邓肯气得更大了。白发苍苍的马夫长是在公爵的命令下才不情愿地接受邓肯的，但他没有给邓肯任何特殊的待遇。“他是想让这些牛攻击。大人在托罗斯广场斗牛时，他肯定不希望看到它们打起呼噜来。那样的话，老百姓会怎么想呢？”

邓肯垂下了眼睛，后退了几步。他一直都很听话，所以他再也没有试图把这些野兽当作他的宠物。

他曾看过公爵先前表演的全息影像，也曾看过其他著名斗牛士的表演，每当他略带伤感地看着公爵凭借漂亮的突击杀死猎物，他都会惊叹于厄崔迪公爵那万夫不当之勇和成竹在胸的自信。

卡拉丹举行的上一次斗牛表演还是为了庆祝雷托·厄崔迪离开星球去上学。现在，在好几个月过去之后，卡拉丹即将迎来一场新的斗牛表演，这是老公爵本人最近才刚刚宣布的，而这一场表演据说是为了招待他从伊克斯来的客人，他们是作为放逐者来到卡拉丹的。放逐者，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邓肯也是个放逐者呢……

虽然，邓肯在城堡外的公共建筑里有他自己睡觉的地方，大部分城堡的工人都住在那里，但有时邓肯也会睡在马厩，在那儿，他能听到动物们的呼吸声和它们的呼噜声。他不在乎马厩的恶劣环境，毕竟他这辈子有过比睡马厩更糟糕的经历。再说马厩本身也挺舒适的，他喜欢和动物们相处。

每当他在外面睡觉时，他都能在睡梦中感知到公牛的动静。他觉得自己应该已经掌握了它们的情绪和本能。然而这些天来，动物们变得越来越烦躁，在它们的力场围栏里横冲直撞的……好像知道他们的宿敌，也就是老公爵本人正在计划另一场斗牛似的。

年轻的邓肯站在笼子外面，看着这些萨鲁撒公牛为了挣脱围栏，拼命撞向想象中的对手，最后在栏杆上撞出一个个又新又深的痕迹。

有什么地方不对劲，邓肯心里十分清楚这一点。他花了那么多时间观察公牛，他觉得自己已经可以理解它们的本能了。他知道它们应该是什么反应，也知道如何激怒它们，如何安抚它们——但眼前这种行为模式很不同寻常。

但是，当他向马夫长伊雷斯克报告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瘦骨嶙峋的男人突然惊慌失措起来。他挠了挠头上稀疏的白发，随后脸色大变。他用那双多疑的、浮肿的眼睛盯着邓肯，说道：“喂，这些公牛什么毛病也没有。如果我不认识你的话，我甚至会觉得你是个想要惹麻烦的哈克南人。现在给我滚吧。”

“哈克南人？我恨死他们了！”

“你以前可是跟他们混在一起的，小马耗子。我们厄崔迪人可是身经百战，都知道要时刻保持警惕的，”说着他狠狠推了一下邓肯，“你没事儿干了吗？要不我再给你多找些活儿来？”

他听说伊雷斯克曾是李芝家族的人，所以他其实并不是个正牌的厄崔迪人。尽管邓肯不打算让步，但他却没立马开口反驳这个马夫

长：“我曾是他们的奴隶啊，他们把我当野兽一样，来玩他们的猎杀游戏。”

伊雷斯克垂下了他那浓密的眉毛。他身材瘦长，头发灰白，看上去就像个稻草人一样。“就算你是个老百姓，但各大家族之间的宿怨可是很深的。我怎么知道你心里打什么算盘？”

“这和我告诉你公牛的事情毫无关系啊，先生，”邓肯解释道，“我只是在担心。再说我也不清楚你说的什么家族恩怨。”

伊雷斯克笑了起来，没有把邓肯的话当回事：“厄崔迪家族和哈克南家族的宿怨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你没听过科林战役、大叛逆、赫雷斯吉尔之桥？还有那个懦弱的哈克南人祖先是如何差点让人类输掉与万恶的思维机器的战争的？科林当时是我们最后的阵地，如果不是厄崔迪家族拯救了全人类，我们就会万劫不复了。”

“我没学过多少历史啊，”邓肯说道，“光是找吃的就够难的了。”

马夫长抬了抬皱巴巴的眼皮，露出了又大又和蔼的眼睛，好像拼命要表现得像个慈祥的老人似的：“行啊，行啊，我跟你讲啊，厄崔迪家族和哈克南家族曾经是盟友，甚至可以算是朋友了，但在那次背叛之后就再也不是了。自从那时起，我们之间的仇恨之火就一直没有灭——而你，孩子，来自杰第主星。那可是哈克南人的故乡，”伊雷斯克耸了耸肩，接着说道，“你不会指望我们完全信任你吧？你最该感谢的就是老公爵对你的信任了。”

“但我与科林战役无关啊，”邓肯说，好像仍然没听明白似的，“再说这和公牛有什么关系？你说的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合着今天下午我对你讲的都是废话啊，”伊雷斯克边说边从墙上的一个尖架子上取下了一个长柄刮粪器，“从现在起，你得把你这些小想法儿都给我藏在心里。这里的每个人都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

尽管邓肯一直在努力地工作，拼尽全力地争取自己在这里的位置，但他来自哈克南家族的事实仍持续不断地增添他的悲伤。其他的一些在马厩工作的人，不仅仅是伊雷斯克，也把他当作一个几乎毫不掩饰自己身份的间谍……你说他们也不想想，拉班把一个九岁的奸细派到这里能做什么呢，邓肯就是不明白。

然而，直到眼下这一刻，他才真觉得自己被这种偏见冒犯到了。“公牛就是有问题，先生，”他坚持道，“公爵在斗牛之前必须要知道这件事。”

伊雷斯克再次嘲笑了他：“假如我在工作中真的需要一个孩子的建议，我一定会先问你的，小艾达荷。”说完马夫长转身离开了，邓肯只得回到马厩，继续盯着那群激动、凶猛的萨鲁撒公牛观察。而它们，则用凶残的多面眼睛回瞪着他。

这里面出了严重的问题了。他清楚这一点，但没人听他的。

不完美，如果从适当的角度看，可能是极其宝贵的。伟大的学派会不断地追求完美，常常发现这个说法很难理解，直到宇宙向他们证明，没有任何事物是随机的。

——来自《古老大陆的哲学》，遗留手稿之一

圣母学院，在她那被隔离和保护起来的漆黑卧室里，莫希亚姆挺着肿胀的大肚子，猛地坐了起来。她的皮肤紧绷有如皮革一般，毫无青春的弹性。她的被褥也被汗水浸透了，刚刚那个噩梦仍然萦绕在她的脑海里。她的后脑勺被血和火组成的幻象不断冲击。

这是一个预兆，一个信息……这是一种任何贝尼·杰瑟里特姐妹都无法忽视的征兆啊。

她想知道她的护士到底给她喂了多少美琅脂，以及这些香料是不是和她的其他药物产生了什么反应。她的嘴里到现在还留着姜肉桂的苦味。一名孕妇服用香料的安全量到底是多少呢？莫希亚姆越想越害怕。但无论她怎样试图为自己的恐惧找借口，她都不能忽视预兆的力量。

梦境……噩梦……先见之明——都在描述足以动摇一个千万年历史的帝国的恐怖景象。这是个永远都不应该实现的未来！她不敢忽视这个警告。但自己真的正确地解读了这个预兆吗？

盖乌斯·海伦·莫希亚姆圣母在雪崩开始之前，就是那块小小的鹅卵石。

姐妹会真的知道她们在做什么吗？还有她肚子里的宝宝怎么办？还有一个月就到预产期了。幻象的焦点可都是集中在她女儿身上啊。某些重要的事，某些可怕的事……她的那些圣母姐妹看来并没有把一切都告诉自己，现在就连其他记忆中的圣母们也开始害怕起来了。

窗外的雨水让整个房间散发出一股潮湿的气味：旧的石膏墙又潮湿又疙疙瘩瘩的。尽管精确的暖气输送让她的私人房间一直保持着舒适的温度，但最温馨的感觉还是来自她床铺对面的火炉里的余烬——这是一种低效的不合时代的物件，但柴火的香气和煤炭的橙黄色光芒能带给人一种原始的满足感。

毁灭之火，从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最终横扫整个银河系的地狱烈焰。圣战！圣战！如果贝尼·杰瑟里特为自己女儿制定的这个计划真出了什么问题，那么全体人类的命运将危在旦夕。

莫希亚姆从床上坐起来，试图让自己镇定下来，她迅速检查了自己的身体系统。没有什么情况，生理上一切正常，甚至处于最佳状态。

这只是一场噩梦……还是说真的是个预兆？

理智上，她知道自己不能找借口，但她必须留心这个预兆所带来的后果。更何况其他记忆现在知道真相了。

莫希亚姆一直被姐妹会密切地近距离观察着——甚至可能现在也是如此。在她房间的角落里有一盏紫色的灯，就与夜视电子眼相连，线路的另一端就是观察员，会定期向阿妮鲁尔·萨朵·童金圣母报告，这个年轻的圣母似乎背负着超越她年龄的重担。终于，在莫希亚

姆的梦中，其他记忆的神秘声音向她暗示了阿妮鲁尔在这个项目中的地位。看来这噩梦甚至吓到了其他记忆，让这些原本一直沉默的声音都不得不含蓄地做了些解释。

魁萨茨·哈德拉克。捷径之法。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自古以来追求的救世主和超级人类。

贝尼·杰瑟里特有着很多的育种计划，都是以人类的各种特性为基础建立的。其中很多的计划都不重要，有些甚至只是被姐妹会当作消遣和幌子。然而没有一个项目比得上魁萨茨·哈德拉克，如此的万众期待。

在这个持续了一百代人的计划开始时，作为一种古老的安全措施，知晓这一计划的圣母们都要发誓保持沉默，即使在其他记忆中，她们也要发誓，在每一代人里只向极少数人透露计划的全部细节。

阿妮鲁尔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是魁萨茨之母。她对这个项目了如指掌。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大圣母也要听她的！

莫希亚姆本人却一直被蒙在鼓里，尽管她的女儿在她的子宫里不断生长，距离降生也只有三步之遥。到目前为止，这个基因计划的最终完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几千年的修修补补和详细策划终于有了结果了。一切的未来都将取决于这个即将出生的孩子。而她生下来的第一个哈克南女儿，有缺陷的那个，则是一个失误，一个错误。

而任何错误都可能导致她所预见的那个可怕未来。

莫希亚姆的噩梦准确无误地告诉了她，如果计划失败，人类将会面临怎样可怕的命运。这个预兆就像一份礼物，尽管做出决定很困

难，但是她不能不付诸行动。她不敢。

阿妮鲁尔也知道我的想法吗？以及出现在我噩梦里的那个可怕的景象？那到底是个警告、承诺——或是一道命令？

想法……其他记忆……无数代的先祖们提供了她们的建议，也展示了她们的恐惧以及她们的警告。她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对魁萨茨·哈德拉克的事保持缄默了。莫希亚姆本人现在终于可以召唤她们了，她们也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单独或成群地出现。莫希亚姆可以请求她们的来一个集体指导，但她不想那样。毕竟她们已经透露得足够多了，多到足以让莫希亚姆惊声尖叫起来。

不能允许丝毫错误的发生。

现在莫希亚姆必须自己做出一个决定，选择她自己的未来之路，并决定如何才能完全阻止她所预见到的那个血腥味扑鼻的可怕命运。

莫希亚姆从床上爬了起来，整理好了自己的睡衣，然后迈着沉重的步子穿过黑暗，走进了隔壁的房间，婴儿们一般都会被安置在育婴堂里。现在，她那肿大的肚子让她走起路来愈发困难了。莫希亚姆不知道姐妹会的守卫会不会阻止她。

脑海中不断翻腾的思绪让她停下了脚步。在昏暗却又温暖的育儿室里，她完全能感觉到自己这个九个月大的、首个哈克南女儿，呼吸得并不规律，也并不顺畅。而在她的子宫里，那个未出生的妹妹又踢又打的——就是这个在驱使她一直前进吗？是不是肚子里的这个婴儿带来的那个预兆？

毫无疑问，姐妹会需要一个健康强壮的完美女儿。有缺陷的后代是毫无存在意义的。在其他的情形下，就算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贝尼·杰瑟里特也能让她派上用场。但莫希亚姆完全清楚这个女儿在魁萨茨·哈德拉克项目中的重要地位——并且看清了如果项目一旦出错，人类将会面临什么。

那个噩梦的景象在她的脑海里依旧清晰明亮，就像一个全息图。她只是不假思索地被它带着走而已。*去做吧*。大量地饮用美琅脂常常会带来一些有先见之明的幻觉，而莫希亚姆对她看到的景象也没有丝毫怀疑。那景象就像哈葛尔石英一样清晰无比——数十亿人被杀，帝国被推翻，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几乎被摧毁殆尽，另一场圣战席卷了银河系，毁掉了一切。

如果育种计划真的出了什么问题，那么以上所有这些景象都会发生。在面对这等毁天灭地的威胁时，一个人们并不在乎的生命又有什么存在意义呢？

她和哈克南男爵生下的首个女儿，也就是生病的这个，就是个巨大的风险。这个病女孩子很有可能会破坏遗传阶梯的有序发展。而莫希亚姆必须要排除任何可能的错误，否则她就会发现自己的手上将要沾满数十亿人的鲜血。

可她难道不是自己的亲骨肉吗？

她只得不断提醒自己，这并不是她的*亲骨肉*，一切只不过是贝尼·杰瑟里特育种计划的产物，她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每一个有意或无意地投身整个育种计划的姐妹。就是莫希亚姆自己，在为姐妹会服

务的过程中也还生过其他孩子，但只有两个孩子携带这种危险的基因组合。

两个。但只能有一个。否则，风险太大了。

这个虚弱的婴儿永远不可能适合这个育种计划了。姐妹会已经明确抛弃了她。也许有一天，这个孩子可以在圣母学校里当个仆人，或是厨师什么的，但她永远不会取得任何意义非凡的伟大成就。无论如何，阿妮鲁尔很少来这儿看望这个令人失望的婴儿，而它也很少得到任何人的关心。

但妈妈在乎你，莫希亚姆心说道，随后便开始责备起自己感情用事来。我必须要做出艰难的决定，这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啊。一阵刺骨的寒气袭来，噩梦里的景象再次涌上她的心头，坚定了她的决心。

她站在育儿室里，温柔地抚摸女儿的脖颈和额头……然后慢慢向后退去。一名贝尼·杰瑟里特的姐妹感觉不到，也不会表现出*爱*——不能有浪漫的男女之情爱，亦不能有家庭的亲情之爱，情绪对姐妹会来说，一直被认为是危险和不得体的。

莫希亚姆再一次把责任归咎于她怀孕时身体里的化学变化，她试图去理解自己的这些感受，使之与她一生所受的教育保持一致。如果她不爱这个孩子……因为爱是被明确禁止的……那为什么不……她使劲咽了口唾沫，无法把这个可怕的想法完整地表达出来。如果她真的爱这个孩子——不顾一切规章制度——那她就更有理由去做这件事了。

那便是消除诱惑。

她这么做是在爱她的孩子，还是在怜悯她？她不想和她的姐妹们分享这些想法。她感到羞耻的是自己以往的经历，而不是她将要做的这件事。

迅速行动。快点把这一切结束吧！

是全人类的未来要求莫希亚姆这样做的。如果她不针对梦中的那个预兆采取行动，整个宇宙都会因自己而灭亡。自己身体里这个即将出世的孩子将会是一个身怀巨大使命的女儿，为了确保这个命运，必须牺牲另一个。

但莫希亚姆仍然犹豫不止，仿佛是那股巨大的母性力量束缚住了她，试图从她的脑海中抹掉那个一直驱使着她的幻象。

她抚摸着孩子的喉咙。她的肌肤温暖……呼吸缓慢而有规律。在黑暗之中，莫希亚姆看不清她那畸形的面部骨骼和倾斜着的肩膀。她好苍白呀……这个婴儿看起来真是太虚弱了。这时她动了动身子，低声呜咽起来。

莫希亚姆感到女儿的呼出的热气，在她手上直发烫。圣母攥紧了拳头，竭力控制住自己，低声自言自语道：“我不能恐惧。因为恐惧扼杀心智……”但她的身子却一直在颤抖。

从她眼角的余光里，她看到电子眼正闪烁着紫色的光芒，穿透了育儿室的黑暗。她把自己的身体置于电子眼和孩子之间，背对着电子眼。她把自己的思绪全部集中在未来，而不是她正在做的事上。毕竟，即使是姐妹会的圣母，有时也有良心……

莫希亚姆遵从梦境的指示下手了，她拿起一个小枕头，盖在了孩子的脸上，直到她的呼吸和抽搐渐渐消失。

一切都过去了，但她仍然在不停地战栗，莫希亚姆把被褥裹在孩子的身上，然后又把她的头轻轻放在枕头上，最后用毯子盖住她的小胳膊和那变形的肩膀。突然之间，她觉得自己变得非常非常苍老了。比她实际年龄还要老上许多。

终于结束了。莫希亚姆把右手放在自己的大肚子上。现在，你可不能再让我们失望了啊，我的女儿。

统治者对被统治者承担着不可避免的责任。你是一家之主。这就意味着，有时你要对被统治者展现出完全无私的爱。

——保卢斯·厄崔迪公爵

在托罗斯广场，为厄崔迪家族预留的金碧辉煌的包厢座位上，雷托选择了一把绿色的软垫椅，在他身旁坐着的是隆博和凯莉娅。海伦娜·厄崔迪夫人本来就不怎么喜欢在公共场合露面，所以她今天来晚了。在今天这个重大的场合，凯莉娅·维尔纽斯身披丝绸和丝带，面戴五颜六色的面纱，外面则是一件华丽而飘逸的精致礼服，而这件礼服是厄崔迪家族的女裁缝专门为她特制的。雷托觉得今天的凯莉娅堪称是貌美倾城。

阴沉的天空并没有预示雨水的到来，但带来了凉爽的气温，以及潮湿的空气。即使在包厢里，他也能闻到斗牛场里尘土和血腥的味道，还有那堆积如山的尸体、石柱和长凳所发出的气味。

在通过遍布卡拉丹的新闻传讯网络发布的一份盛大声明中，保卢斯·厄崔迪公爵宣布把这场斗牛表演献给被放逐的维尔纽斯家族的孩子们。公爵将为了他们的荣誉而战，表明厄崔迪家族将同非法接管伊克斯的行为斗争到底，要替孩子们的父母，也就是多米尼克伯爵和珊多夫人讨还血债。

在雷托身旁，隆博急切地向前探着身子，用双手托着他那个方下巴，低头凝视斗牛场里堆积如山的沙子。他的金发已经剪短并梳理整齐了，但不知为何，看上去还是乱蓬蓬的。他和雷托都怀着极大的期

待以及对老公爵安全的担忧，等待着入场仪式，也就是斗牛开始前一种介绍性质的游行。

潮湿的空气中飘摆着五彩斑斓的旗帜，皇家包厢上方悬挂着的则是厄崔迪家族的鹰旗。然而，在今天这个场合，厄崔迪家族的首领并不会坐在他的座位上，他将会以一名表演者而不是观众的身份出现在斗牛场的中央。

在他们周围，托罗斯广场里洋溢着数千名观众发出的嗡嗡声，堪称是人声鼎沸。人们都在拼命地挥手欢呼。一支当地的乐队正在演奏巴厘琴、骨笛和各种铜管乐器——那充满着活力的音乐让人们不由得更加情绪高涨起来。

雷托看了看观众席，聆听着音乐，感受着人们散发出来的快乐情感。他不知道是什么事情花了他母亲这么长时间。毕竟很快人们就会注意到她的缺席。

终于，海伦娜夫人被一群侍女簇拥着，从人群中走了出来。她昂首阔步，步伐稳健，尽管脸上依旧是阴云密布。侍女们把她护送到了公爵包厢的门口处，然后纷纷回到下层她们自己的座位上。

海伦娜没有跟她的儿子说一句话，也没有和他的客人打招呼，只是坐在空座位旁边那把雕花的高脚椅上。而公爵以前观看斗牛表演时，就坐在这个空座位上。至于她为什么会迟到，那是因为一个小时之前，她到教堂找她的上帝交谈去了。根据传统，斗牛士都应该在格斗前进行宗教沉思，但保卢斯公爵更关心的是测试他的装备和活动身子。

“我不得不为你父亲的愚蠢行径去祈祷了，”她望着雷托，喃喃地说，“我必须为我们所有人祈祷。总有人得这么做呀。”

雷托试探性地对母亲笑了笑，说道：“我相信父亲大人会很感激您的。”

她摇了摇头，然后叹了口气，低头望向赛场，只见有人热情洋溢地吹起了小号，震耳欲聋的乐曲顿时从环绕着广场的喇叭里传了出来。

马夫们穿着和他们身份极不相称的华丽服装，慢跑到了斗牛场里，手中开始不停挥舞起鲜艳的旗帜和三角旗，然后一路穿过沙堆。过了一会儿，在那个富丽堂皇的入口处，保卢斯·厄崔迪公爵惊艳无比地亮相了，只见他骑着一匹高挑的白色种马，昂首而出。白马的头饰上飘扬着绿色的羽毛，丝带从马鬃上垂下来，环绕在骑手的胳膊和手上。

今天，公爵穿了一件时髦的黑红外衣，上面镶着闪闪的亮片，腰间系着一条光华夺目的翡翠色饰带，头上戴着一顶传统的斗牛士帽子，帽子上还别着许多厄崔迪家族的小徽章，表明他这辈子一共杀死了多少头公牛。鼓鼓的袖口和裤子遮住了他的屏蔽场。一件鲜艳的紫色斗篷挂在公爵的肩头之上。

雷托扫了一眼下面的人群，想要从里面找出马童邓肯·艾达荷来，这个孩子可以说一直以来都殚精竭虑地为公爵工作。他本应该在入场仪式的游行队伍里，雷托此时却没有看到他。

那匹白色的种马喷着鼻息，开始绕着场子慢跑起来，保卢斯举起自己戴着手套的手，不断挥手向他的臣民们致意。最后，他在公爵包厢前面停了下来，向妻子深深鞠了一躬，公爵夫人正笔直地坐在椅子上。不出所料，她挥舞起一朵血红的花，然后给了他一个飞吻。人们在脑海中想象着公爵和他的夫人之间的浪漫童话，一下子都欢呼雀跃起来。

隆博坐在那张无比豪华却不怎么舒服的椅子上，弓着背，朝雷托笑了笑说：“这可真是大开眼界啊。我，那个，都有些等不及了呢。”

在马厩里，在力场围栏之后，那头被选中的萨鲁撒公牛发出一声低沉的吼叫，朝着墙壁径直撞了过去。木头当即被撞碎了。加固的铁架也被撞得发出了刺耳的声音。

邓肯惊恐地向后退了几步。这个生物那多面的眼睛里现在是一片铜红色，就好像眼珠里有什么东西燃烧起来似的。这头公牛显得既怒不可遏，又邪恶无比，仿佛孩童的噩梦变成了现实。

为了入场仪式，男孩身上穿着公爵送给马夫们的、特为白天的表演定制的衣服，白绿相间的迈尔赫丝绸十分华贵。邓肯以前从来没穿过、甚至碰过这么漂亮的衣服，穿着它进入肮脏的马厩本就让他感到不舒服。但现在他却因为这头公牛而更加不安起来。

顺滑的织物摩挲着他保养过的洁净肌肤。已经有侍者给邓肯全面擦洗过身子了，还修剪了头发和指甲。这种清洗甚至让他微微有些疼痛。他的双手长满了老茧，手腕处此刻系着白色蕾丝花边。不过毕竟他是在马厩里工作的人，这种身体上的清洁状态不会持续太久。

现在邓肯距离公牛已经足够远了，他拉了拉头上的帽子。眼看着那只野兽不断地喷出鼻息，用爪子狠狠刨着厚木地板，然后又撞向了笼子的另一边。邓肯又沮丧又担心地摇了摇头。

他转过身来，发现伊雷斯克就站在他的身边。马夫长正盯着这头凶猛的萨鲁撒公牛，冷漠地点着头，他那肿眼睛里充满了困扰和疲惫："看起来这家伙很想和我们的公爵决斗呀。"

"还是有点不对劲，先生，"邓肯坚持道，"我从没见过动物这样发怒过。"

伊雷斯克扬起他浓密的眉毛，又伸手挠了挠他浓密的白发，说道："噢，你原来有这么丰富的经验呀？我告诉过你不要自找麻烦。"

面对这种讽刺，邓肯不由得愤怒起来："难道你自己看不见吗，先生？"

"小马耗子啊，萨鲁撒公牛本就生性凶猛。而且我们的公爵大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伊雷斯克把他那稻草人一样干枯的手臂交叉在胸前，自己却不敢靠近笼子一步，"再说，这家伙越凶残，他就斗得越精彩，我们的公爵大人当然愿意斗得精彩了。因为他的子民喜欢这样。"

仿佛是为了强调伊雷斯克的观点，那只公牛在力场围栏里再次猛冲起来，胸腔里就像装了一台巨大的发动机似的，发出低沉的轰鸣声。它那长满了角的脑袋和坚韧粗糙的牛皮上有几道口子，那是它在试图撞翻眼前的一切时造成的伤口。

“我想我们应该换一头公牛，伊雷斯克师傅。”

“一派胡言，”对方回答道，语气明显更不耐烦了，“厄崔迪的家族兽医已经给它做了完整的身体组织测试，一切都检查过了。你应该去准备参加入场仪式了，不要在这儿给我添麻烦。快走吧，别错过这大好机会。”

“我想我这是在尽量避免麻烦，先生。”邓肯依然不愿放弃。他目光坚定地盯着伊雷斯克，“我要亲自去跟公爵谈谈这件事。也许他会听我的。”

“你是不可能这么做的，小马耗子，”伊雷斯克像条鳗鱼似的晃着身子过来，一把抓住了邓肯那光滑无比的丝绸领子，“看在公爵的面子上，一直以来我对你是够耐心的了，但我不能让你毁了他的斗牛表演。你没听到外面那些人的欢呼吗？”

邓肯挣扎着呼号求救。但其他的人已经在大游行的入口处排起队了。而且号角声也是震耳欲聋，人群更是在满怀期待地大声欢呼。

但是伊雷斯克并没有对他表现出过分的粗鲁，而只是把他扔进了一个空畜栏里，然后打开了防护力场，把邓肯关在了里面。邓肯踉踉跄跄地后退了几步，踩到了一堆堆摊在地上的饲料上，脚上全是棕绿色的粪肥。

“你可以坐在这儿等，”伊雷斯克对他说道，看起来很悲伤的样子，“我早就料到你会给我们添麻烦的，你就是个哈克南分子。”

“可是我恨哈克南人！”邓肯猛地站了起来，气得浑身战栗，身上的丝绸衣服现在全毁了。接着，邓肯自己就像一头公牛一样猛撞到围栏上，但显然他是不可能逃脱了。

伊雷斯克掸了掸身上的灰尘，好让自己看起来更体面，然后大步走向入场仪式入口的拱形通道。然后马夫长回头瞥了他一眼，说道：“你能来这儿的唯一原因，小马耗子，就是因为公爵喜欢你。但我经营他的马厩已经快二十年了，我完全清楚我在做什么。你就别浪费时间了——我还有工作要做呢。”

在邓肯旁边的笼子里，那头萨鲁撒公牛像一个即将爆炸的锅炉一样沸腾了起来。

保卢斯·厄崔迪公爵站在了斗牛场中央。他慢慢地转身，从洋溢的热情之中汲取能量。拥挤的看台上仿佛散发出一股股的热浪。公爵给所有的观众一个闪闪发光、无比自信的笑容。人们顿时欢呼雀跃起来。啊，他的人民多么容易陶醉啊！

保卢斯打开了他的个人屏蔽场，设置成了局部保护状态，然后小心翼翼、试探性地移动着。他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所以谨慎地保持警觉，这让观众顿感紧张起来。接着，他攥紧了手中的穆莱塔，也

就是一种颜色鲜艳的斗牛布，用来转移公牛的注意力，把对手的目光从自己身体的重点部位转移开。

带刺的长棍和浸过毒药的短标枪，都被紧紧地拴在了一起，以备保卢斯需要时使用。他会渐渐靠近这头凶猛的动物，然后把它们刺入它的颈部肌肉，注射一种神经毒素，逐渐削弱萨鲁撒牛的力量，直到他最后发动致命的一击。

这样的表演，保卢斯这辈子已经进行过几十次了，大部分都是在卡拉丹的重大节日里。他每次都能在人民面前表现出自己的最佳状态，皆因为他非常乐于展示自己的勇气和技巧。在他看来，这是报答臣民的一种方式。似乎每一次表演，他的体能都达到一个新的巅峰，这是因为他每次与这种凶猛的野兽搏杀，都是在竭力求生和拼死相搏之间那狭窄的边缘地带上挣扎。他希望隆博和凯莉娅能喜欢这个表演，要是能带给他们一分家的温暖就好了。

在保卢斯年轻的时候，只有那么一次，他真的感到生命受到了威胁：那是在一次训练当中，一头行动迟缓、步履沉重的公牛引诱他关掉了个人屏蔽场，然后把自己变成了一股狂奔而来的旋风。这些变异的生物不仅凶狠残暴，而且还长着两个大脑，保卢斯当时犯的就是这个错误，他忘记了这一点——但也只有这一次。当时公牛用长角撞得他门户大开，暴露了自己的侧翼。保卢斯被撞翻在地，如果他那时不是在和比他年轻得多的杜菲·哈瓦特同场训练的话，他可能会当场就被用牛角顶死了。

当时，那位门泰特战士一看到危险，立刻丢掉了所有的礼仪制度，一跃而起，单枪匹马地攻击并杀死了那个生物。在随后的打斗中，凶猛的公牛在哈瓦特的腿上划开了一道长长的伤口，给他留下了

那道永久的、卷曲的伤疤。自此之后，那道伤疤一直是门泰特对公爵忠诚的象征。

现在，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下，在他的臣民们的簇拥下，保卢斯公爵挥了挥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而喇叭里传来了战斗即将开始的信号声。

厄崔迪家族既不是兰兹拉德联合会里最强大的家族，也不是最富有的家族。尽管如此，卡拉丹还是称得上地大物博：庞迪米稻田、大海里种类丰富的鲜鱼、收割不完的海藻、耕地上那些水果和农产品，以及南方土著人手工制作的乐器和骨雕。近年来，人们又开始对孤绝姐妹会编织的那些挂毯大感兴趣了。孤绝姐妹会是一个宗教团体，一直隐居在东部大陆的丘陵地带。总之，卡拉丹提供了人民所需要的一切，保卢斯公爵深知他家族的财富是安全的。他也非常高兴有一天可以把这一切都传给他的儿子雷托。

变异的萨鲁撒公牛径直冲了过来。

“唔，唔！”公爵一边报之以哈哈大笑，一边挥舞开他手中那五颜六色的穆莱塔。公牛的脑袋左右摇摆着，然后用它那多刺的头骨铲来铲去的。其中一只牛角动作非常缓慢，使其足以穿透霍尔茨曼屏蔽场，但公爵一个漂亮的侧滑，刚好让那骨刺勉强划过他的外甲。

看到牛角离他们敬爱的领袖如此之近，观众们都被惊得倒抽了一口冷气。随后公牛的身子冲了过来，公爵闪开了，然后一脚踢起一片沙子。那只野兽一个滑步停了下来。保卢斯的一只手里高举着他的穆莱塔，不断抖动，然后另一只手掏出了那根带毒刺的短标枪。

他抬头瞥了一眼公爵的包厢，然后用短标枪的一头碰了碰自己的额头，摆了一个敬礼的姿势。雷托和隆博王子都兴奋地跳了起来，但海伦娜夫人仍然呆呆地坐在座位上，神情还是那么阴郁，双手紧贴在大腿上，一动不动。

公牛转过身来，重新调整了一下方向。通常情况下，萨鲁撒公牛在错过目标后都会感到一阵头晕，但这头牛的速度却一点也没有减慢。保卢斯公爵这才意识到，对面这个可怕的对手比他以往任何时候见过的牛都要精力充沛，目光凌厉且怒火冲天。不过，他还是笑了起来。击败这种值得尊敬的对手必将会是他这辈子最辉煌的时刻，也才是对他所收留的被放逐的伊克西斯人最恰如其分的赞颂。

公爵和公牛又斗了几个回合，他仿佛是在牛角攻击范围外的地方跳舞一般，为兴奋不已的观众献上他们期待的表演。在他身体周围，局部屏蔽场闪闪发光。

不过，那头公牛在这一个小时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有露出疲态，反而不断集中精力想要杀死公爵。保卢斯公爵不由得有些担心起来，他决定尽可能迅速地结束这场比赛。他会用到他的个人屏蔽场，这是他从帝国最优秀的斗牛士那里学来的一种绝技。

再一次，这头野兽飞奔而来，它的蹄子敲打着坚实的沙地，长角撞到公爵的个人屏蔽场上弹了回来，这次撞击终于让这只野兽迷失了方向。

公爵抓紧短标枪，把它像木桩一样扎进公牛的背部，带刺的倒钩扎进了公牛那缆绳一样粗壮的颈部肌肉。油乎乎的血顿时从兽皮表面的伤口处淌出来。保卢斯优雅地转身离开了，他松开了毒标枪的长

柄。倒钩上的毒剂应该会立即起作用，烧坏这头野兽两个脑袋里的神经介质。

人群马上欢呼雀跃起来，公牛则痛苦地咆哮着。它转过身来，踉踉跄跄，似乎马就要跌倒了。公爵认为这肯定是毒药引起的反应，但很快他便大吃一惊，原来那头萨鲁撒公牛又挣扎着站起来，并再次朝他直冲过来。保卢斯又闪身躲开，但公牛却用它的多只长角扯住了穆莱塔，它甩动它的头，把那块鲜艳的斗牛布撕成了碎片。

公爵眯起眼睛，松开了他的手。这是一个比他预想中更严峻的挑战了。观众无不惊骇地叫了起来，公爵却忍不住冲他们露出了勇敢的微笑。是的，艰苦的战斗才最好，卡拉丹人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记住这场战斗的。

保卢斯举起他的第二根短标枪，像一把薄薄的利剑一样在空中挥砍了几下，然后转身面对那头肌肉发达的公牛。他现在没有穆莱塔来分散野兽的注意力了，所以它一定会把公爵的身躯作为主要目标。而他只有一支短而带刺的长矛作为武器，还有一面局部屏蔽场作为保护。

公爵发现厄崔迪家族的卫兵，甚至是杜菲·哈瓦特本人，都站在场边准备冲出来帮助他。但是公爵举起手来，强令他们后退。他必须自己完成这件事。在事情变得有点棘手的时候，让一群不是斗牛士的武装战士冲进去营救他是绝对不行的。

萨鲁撒公牛用它那多面眼睛死死瞪着他，爪子不断刨着地面，公爵觉得从它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理智。这家伙很清楚他是谁——而且还拼命想要杀了他。不过公爵心里也抱着同样的念头。

公牛直接向他冲来，加快了速度。保卢斯想知道为什么神经毒素没能使它慢下来。他这才想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怎么会这样呢？我亲自把短标枪浸在了毒剂里。只不过，那是真的毒剂吗？

公爵一边琢磨着是不是有人在蓄意破坏，一边攥紧了手里那根带刺的短标枪，标枪那锋利的倒钩在阴沉沉的阳光下闪闪发光。那头公牛冒着热气，嘴角喷出白沫，再次冲了过来。泡沫从它的鼻孔和嘴巴里翻飞而出，在它那张布满鳞片的黑色大脸上留下了点点斑痕。

当公爵和野兽距离只有几米时，公牛佯装转向右侧，保卢斯公爵用短标枪猛刺过去，但野兽立刻转向，从另一个方向发起了攻击。这一次，倒钩钩住了公牛的角质皮肤，但没有完全刺进去。公牛冲了过去，把这柄小标枪从公爵手中拽走了，落在沙地上。

在这一刻，保卢斯身上没有武器了。他马上向后爬去，想要去抓地上的短标枪。但这么一来，他就等于转身背对那头公牛了，他能听到公牛停了下来，转个圈，再次折返回来——但当他想借机弯腰捡起他的武器时，那头巨大的公牛突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出现在他身后，压低了犄角。

公爵急忙爬到一边，试图躲开，但公牛已经进入他的安全区域了，它钻入局部屏蔽场之中，狠命顶向公爵。它的长而弯曲的犄角顿时深深地刺入了公爵的后背，刺穿了他的肋骨，直入他的肺和心脏。

公牛因胜利而咆哮起来。所有人都被吓呆了，公牛把保卢斯顶了起来，把他身体从这一侧甩到了另一边。鲜血喷洒在沙地上，红色的血滴被屏蔽场的凹面减缓了滴落的速度。随后，在劫难逃的公爵被多只犄角刺穿，在地上抽搐不已。

观众席上死一般的寂静。

几秒钟后，杜菲·哈瓦特和厄崔迪家族卫兵们才反应了过来，一齐涌进了斗牛场，他们用手中的激光枪把横冲直撞的萨鲁撒公牛撕成了一堆冒着烟的烂肉。由于这只野兽自身的动量太大，导致它的尸体向不同方向爆裂开来。身子粉碎但还算完整的牛头重重落在了地上。

公爵的尸体则在空中翻转，最后仰面摔落在狼藉的沙地上。

在公爵包厢里，隆博难以置信地大叫起来。凯莉娅抽泣不已。海伦娜夫人则把下巴垂在胸前，低声哭了起来。

雷托颤抖着站起来，全身的皮肤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了。他的嘴张开又闭上，找不到任何语言来表达想说的话。他想径直冲进斗牛场去，但从他父亲的惨状看，他永远也赶不上去听他最后的喘息和低语了。

保卢斯·厄崔迪公爵，他的民族中最伟大的人，死了。

观众席上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哀号。雷托感觉到大地仿佛震动起来，隆隆的哭喊声穿过公爵包厢。他的目光无法离开他躺在地上，浑身是血的父亲。雷托知道，这个噩梦般的景象将会伴随他一生。

杜菲·哈瓦特站在倒下的老公爵身边，但这时即使是一个门泰特战士也帮不到他什么了。

奇怪的是，母亲却用平静的声音划破了周围的喧嚣，雷托清楚地听到了母亲的声音，就像冰镐最终穿透冰面一样清脆。“雷托，我的孩子，”海伦娜对他这样说，“你现在是厄崔迪公爵了。”

机器疫苗原理：每一种技术手段都包含着与之相对的工具，同时也包含着自身的毁灭。

——吉安·卡纳，帝国专利沙皇

特莱拉侵略者并没有花费很多时间，就对伊克斯那繁荣的地下城市进行了永久性的改造。期间许多无辜的伊克斯人惨死了，还有许多人失踪了，而克泰尔仍面临被猎杀的命运。

克泰尔这一段时间都躲在这个隐蔽的安全屋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伊克斯城的首都韦尔尼就已经被特莱拉人重新命名为海拉西亚了。这些狂热的篡位者甚至改变了帝国的记录，将七公六星系中的第九大行星称为“萨图赫”，而不再是“伊克斯”了。

因此，克泰尔打算杀死任何出现在他面前的特莱拉人，但他有一个更绝妙的计划。

他把自己打扮成低级工人的模样，然后在表格上做了手脚，显示他以前曾是一个低级别的生产线主管，只比一个管着一组十二个工人的次人高了一级。他又读了很多关于船壳板焊接和密封技术的书，以备不时之需。这下，终于没人会注意到他了。

在他目光所及之处，贝尼·特莱拉正在摧残他的城市，并最终会把它重建成一个黑暗的地狱。

他憎恨这种改变，厌恶特莱拉人的无耻。从他亲眼所见来看，帝国的萨多卡卫队实际上一直在助纣为虐。

现在，克泰尔对这一切是无能为力的，他不得不等待时机。这里只剩下他自己了：父亲被流放到凯坦星，不敢回来，母亲被谋杀，孪生兄弟则被公会带走了。只有他留在了伊克斯，像一只躲在墙里的老鼠一般。

但即使是老鼠也能狠狠咬上一口的。

几个月过去，克泰尔学会了融入人群，表现得像个微不足道、被恐吓的公民。他遇到生人会把目光移开，满手污渍，衣服和头发凌乱无比。他不能让人知道他是前驻凯坦星大使的儿子，并且一直忠实地为维尔纽斯家族服务——如果有办法，他现在仍然会这么做。当年的他可是能够自由自在地在大王宫里行走，不离伯爵女儿左右的啊。而他十分清楚，如果他被人发现，肯定会被判处死刑的。

最重要的是，他不能让这群狂热的反科技侵略者发现他的藏身之处，以及他藏在那里的设备。他的这些储备可能是关乎伊克斯未来的最后希望了。

整个城市那大大小小的石窟，克泰尔放眼望去，遍布被拆除的标志，街道和地区几乎都被重新命名了，那帮特莱拉小侏儒——都是男性，没有女性——为了达到他们秘密的邪恶目的，占领了那些巨大的研究设施。街道、人行道和各类设施都被戒心十足、丝毫不掩饰自己身份的帝国萨卡多卫队，或是特莱拉侵略者自己的变脸者守卫着。

在侵略者取得全面胜利后不久，特莱拉大师们就现身了，他们鼓动次人叛乱分子把他们的愤怒发泄在特莱拉人精心挑选和批准的目标上。克泰尔站在人群后面，穿着一件简单的工人连衣裤，亲眼看着那

些皮肤光滑的工人聚集在工厂周围，这个工厂就是制造新型自学战斗机器人的地方。

“这是维尔纽斯家族自找的！”一个极具魅力的次人煽动者尖叫着，克泰尔几乎可以肯定他是一个变脸者。“他们会把思维机器带回来的。我们必须摧毁这个地方！”

在那些无助的伊克斯幸存者惊恐的注视下，次人们砸碎了强化玻璃窗，用燃烧弹点燃了这座小工厂。在一片宗教的狂热中，他们边吼边扔着石头。

一位特莱拉大师站在一个仓促搭建起来的讲台上，对着扬声器和扩音器咆哮：“我们是你们的新主人，我们将确保伊克斯的工业流程完全符合大联合协定的规定。”火焰继续噼噼啪啪地燃烧，一些次人开始欢呼，但大多数次人似乎根本没在听。“我们必须尽快平复这些混乱，让这个世界恢复正常运转——当然，我们会为你们这些次人提供更好的条件。”

克泰尔环顾四周，眼看着大楼被烧毁，心里一阵阵反胃。

“也就是说，所有的伊克斯技术都必须经过宗教审查委员会的严格审查，确保其适用性。任何有问题的技术都会被立即废弃。没人会再强迫你们在那些邪教机器上靠出卖灵魂工作了！”人群中传来了更多的欢呼声、砸玻璃声，以及几声尖叫。

然而，克泰尔已经意识到，即使有帝国的支持，这次侵略行动对特莱拉人来说代价也是巨大的。由于伊克斯是帝国经济的主要动力之一，新的统治者不可能让生产线停滞下来。特莱拉人为了表明立场会

销毁一些有问题的产品，比如战斗机器人，但克泰尔认为那些任何真正有利可图的伊克斯设备是不可能被停掉的。

带着新主人的承诺，次人回到了工作岗位——他们的人生目的即使如此——但这一次他们只遵循特莱拉人的设计和命令了。克泰尔意识到，用不了多久工厂又会开始大量地产出商品。大量的财富将会流入贝尼·特莱拉的金库，用来支付这次昂贵的军事冒险。

事到如今，几代维尔纽斯人打造出的那些秘密氛围和安全措施开始反噬了。因为伊克斯总是笼罩在神秘之中，所以谁会注意到它发生变化了呢？一旦那些花钱的顾客对伊克斯出口的商品保持满意，那么帝国里就没有人会关心它内部的政治情况。外面的人从来都会选择无视这里发生的一切。毕竟伊克斯是自己选择把自己隐藏得严严实实的。

而这就是特莱拉人所仰仗的东西，克泰尔这么想着。迟早整个伊克斯——他永远不会称呼它为萨图赫，甚至这个字眼他连想都不会想——会作为一个谜团从帝国中隔离出去……就像几个世纪以来贝尼·特莱拉自己的家园那样。

现在，伊克斯的新主人封锁了整个星球，并用致命的武力强制实行了宵禁。变脸者也在类似克泰尔藏身的这种房间里搜索“叛徒”，然后在没有观众或任何仪式的情况下处决他们。克泰尔不觉得这样的镇压会很快结束，但他发誓自己绝不会放弃。这是他的世界，他要为之奋斗，不论付出什么代价。

克泰尔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任何人，尽量不让人注意他自己——但是他一直在聆听，直到把街头巷尾每一个的故事或谣言都听进

去，然后开始计划。由于不知道该相信谁，所以他默认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告密者，或者是变脸者，甚至干脆就是叛徒。有些时候，这种线人很容易就因为他们一句直截了当的问话而被认出来：你在哪儿工作？你住在哪儿？你在这条街上干什么？

但其他人就不那么容易被认出来了，比如他和那个满脸瘤子的老女人的对话。他只是想问问前往分配给他的工作地点该怎么走。她却根本没想过为他指路，只是装出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看上去就像一个口袋里有颗手榴弹的孩子。

“多么有趣的用词啊，”她说，而他自己都忘了刚才用了什么措辞了，“还有你的语调……你是伊克斯的贵族吗？”说着，她意味深长地看了看头顶上那些被毁坏的钟乳石建筑。

他结结巴巴地回答：“不，不是，我给他们当了一辈子的仆人，也许学到了一点儿他们那些令人讨厌的言谈举止吧。抱歉哈。”说完他鞠了一躬，匆匆离去了，到最后她也没给他指路。

他觉得很是尴尬，也许是自己罪有应得吧。然后他扔掉了身上这身衣服，再也没有去过那条狭窄的街道。在这之后，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注意掩盖自己的声调语气，避免暴露身份。只要有可能，他就干脆尽量避免和陌生人说话。令他感到震惊的是，这么多机会主义的伊克斯人转而效忠了新主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完全忘记了维尔纽斯家族。

在特莱拉接管伊克斯的最初几天里，克泰尔收集了一些废弃科技的废料，并以它们为原材料制造了一台跨维度的无线电收发机“罗格”。然而，很快地，除了那些最原始的技术外，所有的科技产品都

被没收并被定为非法了。但克泰尔仍然尽可能地四处搜刮，寻找着任何可以被证明是有价值的东西。他自认为冒这个险还是很值得的。

毕竟他在这里的抗争可能会持续好几年，甚至几十年。

他又想起自己和德默尔在那位残疾发明家达维·罗格的陪伴下度过的童年了。老罗格的私人实验室隐藏在上层地壳一个被忽视的煤脉里，在那里，他教给了这两位年轻人很多有趣的原则，给他们看过一些失败的原型。发明家总是咯咯地笑着，他那双明亮的眼睛也总是在闪闪发光，他鼓励孩子们把他的一些复杂的发明拆开，然后再组装起来。克泰尔在这个残疾人的指导下学到了很多东西。

如今，克泰尔回想当初，他告诉他那领航员兄弟自己在瓦砾堆中看到了波浪状景象，而他的兄弟却毫无兴趣。也许那时候达维·罗格的鬼魂并没有从阴间回来给他指示吧。他从来没有见过类似的幽灵，在那之前没有，之后也没有。但那次经历，无论是超自然的信息还是一种幻觉，都让克莱尔拥有了一个人性层面的成就：两个孪生兄弟始终要保持联系，即使现在德默尔已经迷失在公会那神秘的氛围中了，爱也能把他们两人紧紧相连。

因为时常被困在各种各样的藏身之处，所以克泰尔经常得寻找排解之道，比如每当他和德默尔通过无线电对讲机取得联系时，他就在兄弟的脑海中穿越宇宙。几个月来，他怀着兴奋和自豪的心情了解到德默尔作为一名见习飞行员，驾驶着自己的行会飞船首次独自飞越了折叠空间。而在几天前，德默尔又被批准执行他的第一个商业任务，为一艘无人驾驶的殖民地运输船领航，航行在远远超出帝国疆域的虚空之中。

如果他能持续地为公会作出杰出的贡献，目前还只是个实习领航员的德默尔·皮尔鲁很快将会得到提拔，那时他便可以在各大家族主星球之间运输货物和人员了，也许还会沿着那条他梦寐以求的凯坦路线前进。他将成为一名真正的领航员，甚至可能成为舵手……

但通讯设备最近却一直持续出现问题。硅酸盐晶体必须用刀具切成薄片，并以精确的方式连接，然而，它们只是短暂地正常工作了一会儿，就因压力而解体了。细如发丝的裂缝让它们变得毫无用处。克泰尔曾四次使用这个设备联系他的哥哥，而每次通话之后他都必须煞费苦心地切割和重新安装新的晶体。

克泰尔与黑市组织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些组织为他提供了他所需要的东西。这些走私的硅酸盐晶体秘密地获得了宗教审查委员会的激光转录批准。而一向足智多谋的黑市商人也有伪造批准标志的手段，而且他们在很多地方都刻上了这些伪造的批准标志，用他们的力量对抗侵略者。

尽管如此，他还是尽可能少地与这些鬼鬼祟祟的黑市商人打交道，以降低自己被抓住的风险……但这也无疑限制了他和德默尔沟通的次数。

克泰尔和一群焦躁不安、满身大汗的人一起站在路障后面，这些人好像故意不希望认出彼此似的。他望向广阔的洞穴地面，望向建筑

工地，那里有一架尚未完工的远航机的骨架。在头顶上，部分投影天空仍然是黑暗的，看来已经被破坏了，而特莱拉人也没打算修复它。

悬浮式探照灯和扬声器在人群上空盘旋，聚集在一起的人们等待着新的指令。没有人想提问，也没有人想听。

“这架远航机是未经批准的韦尔尼式设计，”悬浮式扬声器里那无性别的声音在石壁上回响不已，“不符合宗教审查委员会的标准。你们的特莱拉主人已经恢复了原来的设计标准，所以这艘飞船必须立即拆解掉。”

人群中悄悄响起一阵惊慌的怀疑声。

“原材料将被回收，并组织新的工作人员。五天之后将会再次开工。”

当那个身穿一身栗色长袍的组织者开始在人群中穿行，分配队伍时，克泰尔脑子里一片混乱。作为一名大使的儿子，他能够接触到他这个年龄的人无法接触到的信息。他知道，老式远航机的载货能力要小得多，操作效率也低。但是侵略者不都是希望能增加利润吗？为什么会用些宗教理由来降低利润呢？这些特莱拉人能从低效的太空运输中得到什么？

然后他忽然想起父亲在他还是春风得意的大使时，对他讲过一个故事，那就是老皇帝埃尔鲁德对这个创新曾经很不满意，因为这种高效降低了他的关税收入。这么看来，谜团的各个部分开始拼凑在一起了。克泰尔这才明白：科瑞诺家族派出了伪装面目的萨多卡卫队来维

持对伊克斯人的铁腕控制，而恢复原来的远航机设计可能就是特莱拉人对皇帝军事支持的回报。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现在他心里非常不舒服。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么多人失去的生命，伊克斯的光荣传统遭到破坏，以及整个贵族家庭和整颗星球的生活方式被推翻，都是因为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原因。他痛恨牵涉其中的每一个人，甚至对维尔纽斯伯爵也是如此，他应该预见到这一点的，然后采取措施避免给自己制造如此强大的敌人。

广播系统这时传来了分派工作的指令，克泰尔被派去加入一支次人的团队，他们正在拆卸这艘部分完工的远航机，并在洞穴广场上回收它的部件。克泰尔努力保持着脸上温和的表情，他一边用激光切割着部件，一边擦去黑发上的汗水。但在心里，他恨不得能用手里的激光烧死那帮特莱拉人。最后，次人们把龙骨和底盘都拖走了，把它们堆在一起，用做下一个项目的原材料。

随着四周的铃声和叮当声，克泰尔回忆起那个更美好、更有秩序的时光来，那时他和德默尔、凯莉娅一起就站在上面的观景台上。而这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他们亲眼目睹一名领航员将最新的一架远航机从洞窟里开了出来。也许它将会是伊克斯所造的最后一艘那种类型的船了吧……除非克泰尔能推翻这些可恶的侵略者。

那艘华丽的飞船逐渐解体，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回声和化学气味。这帮次人一直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克泰尔能想象出他们会有多么不满，也难怪会考虑叛乱了。但克泰尔不相信这些暴力行动完全是在工人们的鼓动下发生的。

这一切会不会都是皇帝阴谋的一部分？最终目的是摧毁维尔纽斯家族以及远航机新技术？贝尼·特莱拉在这个阴谋里是什么位置，起了什么作用？克泰尔很清楚，在所有种族中，他们是已知星系中最令人憎恨的人种了。而埃尔鲁德皇帝明明可以以不破坏帝国经济为借口，找到许多大家族来接管伊克斯上的生产。那么为什么还要找这些宗教狂热者呢？帕迪沙皇帝还想要得到什么呢？他为什么要弄脏自己的手？

强忍着内心的苦痛，克泰尔眼睁睁看着洞穴发生了变化，基础设施被重建，而他还得继续拆除那架远航机。特莱拉的尊主们都是些忙碌的小生物，总是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忙着他们的事，比如在伊克斯那座最大的建筑物里密谋，然后封锁以前开放的设施，关闭窗户，架设障碍栏和地雷区。妄图通过这些举动来保护他们那些肮脏的小秘密。

克泰尔把学习这些秘密作为他的使命，不管用什么必要的手段，不管要花多长时间。特莱拉必须倒台……

终极问题：生命为什么存在？答案：为了生命本身。

——匿名者，被认为是禅逊尼人的起源

两位圣母站在一个光秃秃的小山丘上交谈：一位年老，一位年轻。在乌云背后，落日将余晖偷洒出来，她们那带着兜帽的黑袍在身后斜坡上投下了长长的影子。几个世纪以来，无数的圣母都曾站在这同一个地方，在同一个阳光下，讨论与她们那个时代有关的重大问题。

如果这两位女士愿意，她们可以通过其他记忆重温那些过去的危机。而圣母阿妮鲁尔·萨朵·童金比大多数人对这样的思想旅行有更深刻的体会，每一次危机都只是漫漫长路上的一小步而已。在过去的一年里，她一直放任自己古铜色的头发长长，直到垂到她那狭窄的下巴。

在小山丘下方，一座白色的建筑物正在建造中。就像工蜂一样，这些女工每个人的脑子里都印着一幅完整的蓝图，她们操作重型设备，准备将屋顶模块吊到合适的位置。在极少数见过这景象的外人看来，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在瓦拉赫九号星上的图书馆和学校似乎都是一个模样，但姐妹会为了生存不断地学会适应，不断寻求变化，亦在不断地成长。

“她们这活儿干得太慢了。我以为她们已经完工了呢。”阿妮鲁尔揉着额头抱怨道。她近来一直觉得自己得了慢性头痛。随着莫希亚

姆的分娩临近，阿妮鲁尔作为魁萨茨圣母的责任无疑更大了：“你知道离预产期还有几天吗？”

“这怪不得别人。是你自己要求不能用普通分娩设施的，”魁萨茨圣母红了脸，尴尬地把目光移向别处，辩解道：“每个姐妹都知道这孩子有多重要。她们中有很多人都认为这孩子并不是另一个育种计划中的牺牲品。有的人甚至认为这孩子就是魁萨茨·哈德拉克呢。”

说着，阿妮鲁尔把一缕垂下来的古铜色头发塞到耳后：“这些议论是难免的。姐妹们都知道我们的梦想，但很少有人能意识到它离现实到底有多近。”她撩起裙子，坐在松软的草地上。阿妮鲁尔指了指建筑工地，切割木材的声音在半空中清晰地回荡着：“一周之内莫希亚姆可就要分娩了，大圣母。我们连屋顶都还没盖上呢。”

“他们会按时完工的，阿妮鲁尔。你自己先冷静冷静。每个人都在尽力服从你的命令啊。”

阿妮鲁尔觉得自己像是被人扇了一巴掌似的，但她很快掩饰了自己的反应。圣母会不会觉得我是个脾气暴躁、感情冲动的小姑娘？也许是她太坚持用自己的方式领导这个项目了，有时甚至大圣母都会带着几分怨恨看着她。其他记忆选择我来领导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她是不是嫉妒了？她在怨恨我的知识吗？

“我不像你想的那样年轻了。”阿妮鲁尔说道，虽然说这话的声音确实还很年轻。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中很少有人能像她这样，承受如此沉重的历史使命。九十代人以来，很少有人像她这样知晓所有的阴谋诡计，知晓魁萨茨·哈德拉克计划的每一个步骤，知晓几千年

来育种计划的每一次失败、成功以及每一次偏离。“我有获得成功所需的知识。”

大圣母冲着她皱了皱眉头，说道：“那么，请相信我们的莫希亚姆吧。她已经为姐妹会生了九个女儿了。我相信她能控制分娩的准确时间，也有能力在必要时推迟分娩。”大圣母的一缕头发这时被风吹了起来，像羽毛一样贴到了这个老妇人的脸颊上，“莫希亚姆本人的作用比任何分娩设施都重要。”

面对大圣母如此严厉的口气，阿妮鲁尔还是提出了质疑：“说真的。我们不能再像上次那样失败了。”

可即使是圣母也不能掌控胚胎发育的所有进程。莫希亚姆能够通过自身内部调节，设定自己的新陈代谢，但却不能设定孩子的新陈代谢。选择孩子的性别是对母亲的化学反应的一种调整，靠的是选择精确的卵子和精子来结合。但是一旦受精卵在子宫内开始生长，后代就会有效地独立生长起来，开始一个逐渐远离母体的生长过程。

阿妮鲁尔说道：“我能感觉到这个女儿将是至关重要的，是一个关键点。”

二人脚下忽然传来一声巨响，阿妮鲁尔苦笑起来。原来是其中一处屋顶塌落到大楼内部了，干活的姐妹们连忙跑进去试图挽救这场事故。

大圣母不禁骂了一句脏话。

通过众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分娩设施总算是按时完成了，而魁萨茨圣母阿妮鲁尔一直紧张地来回踱步。还有几个小时就到预产时间了，建筑工人和机器人才算是完成了建造工作。医疗设备被送了进去，然后接通电源。球形灯，床铺，毯子……莫希亚姆甚至要求在古老的燃木壁炉里燃起温暖的火焰来。

阿妮鲁尔和大圣母哈里什卡在检查工作时，身上还带着灰尘和建筑材料的味道，她们忽然停下了脚步，一辆响个不停的机动轮床过来了，轮床上的正是即将临盆的孕妇盖乌斯·海伦·莫希亚姆。她警惕性十足，一直坐着，看来宫缩的次数是越来越多了。圣母们和身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陪在她的左右，像一群母鸡一样兴奋地咯咯叫。

“她们离得太近了，大圣母，”阿妮鲁尔抗议道，“我不喜欢在一个已经很复杂的任务中增加额外的变数。”

“我同意，”哈里什卡回答，“这些姐妹将因她们的疏忽而受到训斥。不过，如果你的设计没有那么雄心勃勃的话……”大圣母吞下了后面半句话。

阿妮鲁尔没有理会大圣母，她把注意力放到了房间的装饰上，屋子里到处都镶嵌着各种各样的象牙和珍珠，还有华丽的木雕。也许自己应该让她们更注重功能而不是奢华程度……

哈里什卡把瘦削的双臂交叉在胸前，问她道：“这个新设施的设计与我们之前基本相似啊。真的有必要重建一个吗？”

“一点也不相似。”阿妮鲁尔反驳道。她的脸涨得通红，话语中也没有了辩解的语气：“原来的产房已经不能用了。”

大圣母给了她一个慈祥的笑容，她明白阿妮鲁尔需要的是一个干净的建筑，一个没有旧的记忆，没有鬼魂的建筑。“阿妮鲁尔，通过我们的传教活动，我们操纵落后民族的思想……但我们姐妹会自己不应该迷信呀。”

阿妮鲁尔把这个评论当做是一种幽默接受了，说道：“我向您保证，大圣母，您的这种推测是荒谬的。”

老妇人的眼睛射出一道寒光：“有姐妹告诉我，说你认为旧产房里有诅咒，导致了莫希亚姆第一个孩子是畸形……以及她的神秘死亡。”

阿妮鲁尔挺直了身子，辩解道：“现在不是讨论这种事情的时候，大圣母。”她开始审视起这些近乎疯狂的准备工作来：莫希亚姆已经被放在了产床上，姐妹们准备好了温暖的卡布毛巾、净水和垫子。一组带着监视器的保温箱挂在了墙上，指示灯不停闪烁。最顶尖的助产士在周围待命，为不可预见的各种并发症作准备。

躺在轮床上的莫希亚姆现在看起来完全平静下来了，她把思想转向自身内部，冥想起来。但阿妮鲁尔还是注意到了她的老态，似乎她最后的青春之泉已经被这个孩子吸干了。

哈里什卡大圣母忽然把自己那强壮有力的手放在了阿妮鲁尔的前臂上，令人惊奇地展现出了一副亲密无间的样子：“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迷信，但我们必须去掌控它们。现在，除了这个孩子你什么都不用担心。姐妹会需要一个健康的女儿，一个拥有强大未来的女儿。”

医务人员检查完设备，围拢在正躺在床上大口喘气的莫希亚姆身边。她的脸颊因用力过猛而红通通的。两位助产士扶她起来，摆好了传统的生产姿势。然后这位孕妇便开始自言自语起来，虽然宫缩越来越严重了，但她脸上也只显露出一丝丝不舒服的神情。

阿妮鲁尔虽然站得挺远，但一直在敏锐地观察，仔细考虑着刚才大圣母对她说的话。私下里，阿妮鲁尔向一位风水大师咨询过关于古老分娩设施的问题。那位大师是一位干瘪的老者，有着古代地球人的面部特征，他是古代禅逊尼哲学的实践者，该哲学认为建筑的方位、家具的摆放，以及对颜色和光线的最大限度利用都是能够带给居住者的福祉。当时他智者似的点了点头，宣布旧分娩设备的摆放并不正确，并向阿妮鲁尔说明了正确的是什么样子。距离预产期只有一个月了，魁萨茨圣母一刻也不能耽搁。

现在，当她眼看着大量的光线从真正的窗户和天窗而不是从人造的荧光屏里照射到莫希亚姆床上时，阿妮鲁尔确信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是“迷信”。所谓风水学，就是让自己与自然和谐相处，并极度清醒地意识周围的一切——这是一种哲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非常有益的贝尼·杰瑟里特思维方式。

太多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孩子身上了。如果有机会，哪怕是很小的机会，阿妮鲁尔也不想否认自己的努力。所以她利用自己的职权，按

照风水师的建议建造了这么一个新的分娩设施。然后又把老风水师送走了，让其他的姐妹们以为他只不过是一个来访的园丁。

现在，随着关键时刻的临近，她走向莫希亚姆的床，低头看着她。阿妮鲁尔希望那个老者是对的。毕竟这个女儿是他们最后也是最好的机会了。

事情在一瞬间就结束了，就在莫希亚姆下定决心的那一刻。

房间里顿时充满了婴儿的哭声，阿妮鲁尔把一个完美的女孩举在空中，给大圣母看。甚至其他记忆中的声音也都开始为胜利而欢呼起立。大家都兴高采烈地笑了，为这期待已久的孩子的诞生感到兴奋不已。那孩子则激动不安，又叫又踢的。

姐妹们用毛巾擦干了婴儿和母亲的身体，给莫希亚姆喂了一大口果汁，这样可以补充她的体液。阿妮鲁尔把孩子交还给她。由于刚才太过用力，莫希亚姆现在仍然有点呼吸困难，但她还是抱起女孩，看着她，脸上掠过一丝不同寻常的骄傲笑容。

“这个孩子将被命名为杰西卡[56]，意思是‘财富’。”莫希亚姆自豪地向众人宣布，虽然仍然气喘吁吁的。在其他姐妹离开之后，莫希亚姆盯着站在她身边的阿妮鲁尔和哈里什卡，说道：“我知道这个孩子是魁萨茨·哈德拉克项目的一部分。其他记忆里的声音都告诉

我了。而且我看见了一个幻象，我清楚如果我们跟这孩子一起失败的话，人类会面临着多么可怕的未来。”

阿妮鲁尔和大圣母不安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哈里什卡压低了声音，似乎希望她这个自发的启示能削弱魁萨茨圣母对这个项目的控制：“我下面对你说的话你必须保密。你这个孩子就是魁萨茨·哈德拉克的亲祖母。”

“我就知道，”莫希亚姆又倒回枕头上，思索着这一启示的巨大意义，“看来不远了……”

孩子出生的消息在训练区迅速传开了，大楼内外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藏书室的阳台上，讨论室里，都挤满了庆祝这一喜事的助手和教师们，尽管只有少数人知晓这个孩子在育种计划中的全部意义。

盖乌斯·海伦·莫希亚姆把孩子交给了助产士，她不能和这孩子建立任何母女之间的感情纽带，这种纽带是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明令禁止的。虽然她努力保持镇静，但她感到整个人都被吸干了，既疲惫又衰老。这个杰西卡是她加入姐妹会后生下的第十个女儿了，她希望自己这种生儿育女的责任最好是由此宣告结束。她死死盯着年轻的圣母阿妮鲁尔·萨多·童金。她要怎样才能做得比现在更好呢？杰西卡……以及她们的未来都仰仗于此了。

我真的很幸运能亲身参与到这个时刻，阿妮鲁尔低头看着疲惫的新妈妈，心里说道。一直令她奇怪不已的是，在几千年来为这个目标奋斗的所有姐妹中，在其他记忆中热切注视着的所有姐妹中，那个监督杰西卡出生的人偏偏是她。并且阿妮鲁尔还得亲自引导这个孩子进

行长达数年的训练，直至必须进行的那次至关重要的结合，从而将育种计划进行到倒数第二步。

小女孩裹着毯子，终于不哭了，她安静地躺在防护舱里温暖的小床上。

阿妮鲁尔透过防护玻璃往里面看，试图在脑海中勾勒出杰西卡成年后的样子。她想象着婴儿的脸拉长、变薄，最后出脱成一个非常漂亮的高个子女人，她有着她父亲哈克南男爵那帝王般的容貌，宽厚的嘴唇，光滑的皮肤。虽然男爵本人永远也不会见到他这个女儿，也不会知道她的名字，因为这是贝尼·杰瑟里特最大的秘密。

总有一天，也就是杰西卡成年的那一日，她将被命令生下一个女儿，而这个孩子必须要介绍给阿布鲁尔德·哈克南的儿子，阿布鲁尔德·哈克南是男爵同父异母的弟弟。当时，阿布鲁尔德和他的妻子只有一个儿子，名字叫拉班——但阿妮鲁尔已经开始想办法让他们生更多的儿子了。这将提高一个雄性存活到成熟的概率，并且也会改善基因选择，提高完美性行为时机的概率。

阿妮鲁尔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再明显不过的巨大拼图，它的每一块都是不可思议的贝尼·杰瑟里特育种计划中的一个单独事件。现在只需要再安装几个组件，魁萨茨·哈德拉克就会变成有血有肉的现实——这个无所不能的男性可以跨越时空，是贝尼·杰瑟里特所能拥有的终极武器。

阿妮鲁尔现在很想知道，就像她过去敢想却不敢说出口的那样，这样的一个伟人能不能让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再一次找到真正的宗

教热情，就像狂热的芭特勒家族那样。而如果他能让别人都敬他如神呢？

想想看，她心说道。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常常利用宗教来操纵他人——结果却被她们自己创造的救世主领袖所诱骗。她怀疑这是不大可能发生的。

圣母阿妮鲁尔转身离开，加入到姐妹们的庆祝仪式中去了。

保守秘密最可靠的方法是让人们相信他们已经知道了答案。

——古代弗雷曼人智慧

“乌玛凯恩斯，你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独眼海纳尔对凯恩斯说道，他们两人现在就坐在穴地上方一块突出的岩石上交谈。这位耐布现在已经把凯恩斯当作一个平等的人看待了，甚至还带着一分尊敬。而每当众人称呼他为“乌玛”，也就是他们口中的“先知”时，凯恩斯就再也不用费心和沙漠人争论什么了。

他和海纳尔看着古铜色的夕阳余晖洒在大沙海的沙丘之上。远处的地平线上笼罩着一层淡淡的薄雾，这是前一天一场沙尘暴留下的最后一抹痕迹了。

强劲的风把沙丘表面刮得干干净净，改变了地貌的轮廓。凯恩斯靠在粗糙的岩石上休息，品尝着刚刚送来的香料咖啡。

刚才，当看到自己的丈夫即将离开穴地，前往地表时，怀孕的弗丽思也紧跟在他们二人后面出来了，她知道他们这是去和今日的太阳告别。二人中间的那块平整的石头上放着一整套精致的黄铜咖啡餐具。是弗丽思为他们准备的，她还带来了凯恩斯非常喜欢吃的那种酥脆的芝麻蛋糕。当他想要表示对她的感谢时，弗丽思却早已经像影子一样消失在洞穴里了。

过了好半天，凯恩斯才对耐布对自己的赞扬心烦意乱地点了点头，说道：“是的，我已经取得了很多成绩，但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

去做。”他的脑海中再次浮现出他的再造沙丘之梦，以及其所需的极其复杂的各个步骤，而再造沙丘这个词在帝国中仍是鲜为人知的。

帝国。他现在很少想到老皇帝了——他自己的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凯恩斯再也不会把自己仅仅当做一个属于帝国的行星学家了，毕竟他终于遇到了这些沙漠人。

海纳尔抓住他朋友的手腕，说道：“朋友，据说日落是一个最适合自我反省和审视自己的时候。让我们看看我们已经做了什么，而不是让未来那空虚的深渊把我们吞没。你们来到这个星球才一年多一点，却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部落，也有了一个新的妻子。”海纳尔笑了起来，“不久你还会有一个新的孩子，也许是个儿子呢。”

凯恩斯若有所思地笑了笑。弗丽思的妊娠期就快要结束了。他对弗丽思竟然能怀上他的孩子感到有点惊讶，毕竟他经常外出。凯恩斯仍不确定自己将会如何扮演父亲这个角色，这在他人生中实属首次，他以前从未想过这种事。

然而，这个孩子的出生却完全符合他对这个令人震惊的星球的总体规划。他的孩子在凯恩斯死后很久将会成为弗雷曼人的领袖，这样就能让项目继续推进了。毕竟改造星球的总体规划设定为了好几个世纪。

作为一名行星学家，他必须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这是弗雷曼人最不习惯做的事情——虽然从他们漫长而麻烦的历史看来，他们早就应该已经学会了。沙漠人的口述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穴地里口口相传的都是他们从一个星球流浪到另一个星球的故事，把自

己描绘成一个长期受到奴役和迫害的民族，直到最后他们最终在沙丘，一个没人受得了的地方建立了家园。

弗雷曼人的生活方式很保守，很多代人之后也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这些人不习惯考虑进步所涵盖的广泛范围。他们骨子里就认定了他们的环境不能被改造得更好，所以他们仍然是这颗星球的囚徒，而不是它的主人。

凯恩斯希望自己能改变这一切。他制定了伟大的计划，包括粗略的种植时间表和水的积累，这些都是每一次成功的里程碑。他将会一公顷一公顷地将沙丘从蛮荒中拯救出来。

他的弗雷曼团队正在搜索地表，从布莱德沙海采集岩芯样本，也从那些小型的沙海和丧原采集地质样本——但是许多地质形成因素仍然是未知的变量。

他每天都能有所进展。当他表示想要得到更好的星球表面地图时，他惊讶地发现弗雷曼人已经有详细的地形图了，甚至还有气候调查报告。“为什么以前不给我看这些呀？”凯恩斯问道，“我可是帝国的行星学家，我以前看的那些卫星绘制的地图非常不准确。”

老海纳尔眯着一只眼睛朝他笑了笑，说道：“我们可是向宇航公会贿赂了大笔金钱啊，就是为了防止他们过于密切地监视我们。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很高，但弗雷曼人是自由的——但哈克南人就不一样了，他们仍处于黑暗之中，和帝国的其他成员一样。”

凯恩斯听到此话一开始觉得很惊讶，随后便高兴起来，因为他确实借此掌握了很多所需要的地理信息。他立即派出商人与走私者交

易，并最终获得了生命力旺盛的沙漠植物的基因工程种子。他必须从零开始设计和建立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在大型委员会的会议上，弗雷曼人问他们的新“先知”计划的下一步大概是什么，然后每个过程大概都需要多长时间，何时才能将沙丘改造成郁郁葱葱的绿色星球。凯恩斯把他的预估数字加了加，平静地低头看着这些数字。凯恩斯耸了耸肩，像是老师在回答孩子提出的极其简单的问题：“这会需要三百到五百年的时间吧，可能还要再多一点。”

一部分弗雷曼人强忍住了他们绝望的呻吟，而其余的人则坚忍地听着乌玛的话，然后开始按他的要求去行动了。三百年到五百年。这是一项无比长远的计划，超越了他们的生命极限。弗雷曼不得不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了。

乌列特自认为得到了来自于神的启示，他为了这个原本是暗杀目标的人牺牲了自己。从那一刻起，弗雷曼人就完全相信了凯恩斯的神圣使命。他只需指出一个方向，然后任何穴地里的弗雷曼人都会马上付诸行动。

任何一个人都可能随意滥用这种强大的权力。但帕尔多·凯恩斯只是泰然自若地继续他的工作。他梦想的未来是一个永恒的世界，而不是关于他个人或某一块土地。

现在，落日的余晖消失在沙海之下，交织成一曲古铜色的交响乐，凯恩斯喝光了最后一滴香料咖啡，然后用手臂擦了擦他的沾满沙子的胡须。不管海纳尔说了什么，他发现自己都很难耐心地回顾过去

的一年……未来几个世纪的劳作似乎更为重要一些，更需要得到他的关注。

“海纳尔，这里到底有多少弗雷曼人？”他凝视面前这片宁静开阔的沙漠问道。他听说过许多其他穴地的传说，也在哈克南的城镇、村庄里亲眼见过单独的弗雷曼人……但他们似乎只是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的幽灵。“全世界又有多少？”

“你想让我们数一数吗，乌玛凯恩斯？”海纳尔毫不怀疑地问道，听着像是在简单地问清命令。

“我需要知道你们的人口，如果我要规划我们的重塑地表行动。我必须了解我们有多少工人可供使用。”

海纳尔马上站了起来，答道：“我这就去办。我们马上去清查我们的穴地，并把穴地的总人数记录下来。我会派沙虫骑士和密波蝙蝠到所有社区里去，我们很快就会得到确切的数字。”

“谢谢你。”凯恩斯拿起他的杯子，但他还没来得及收拾盘子，弗丽思就从洞穴的阴影里冲了出来——她一定是在那里等着他们吃完——然后手脚麻利地收拾起了咖啡餐具。她的怀孕丝毫没有减慢她的脚步。

第一次弗雷曼人口大普查，凯恩斯心说，真是一大盛事啊。

第二天早上，两眼放光的斯第尔格怀着热切的心情来到了凯恩斯的洞穴住所：“我们正在为您的长途旅行收拾行李呢，乌玛凯恩斯。在遥远的南方，我们有重要的东西要给您看。”

自从斯第尔格从哈克南人带给他的刀伤中痊愈后，他就成了凯恩斯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他似乎也通过和他的姐夫——也就是这位行星学家的关系中提升了自己的地位。然而，斯第尔格却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所有弗雷曼人的利益。

“这趟旅程要多长时间？”凯恩斯问他道，“我们到底要上哪儿去？”

那年轻人灿烂地笑了起来，露出一片雪白的牙齿：“这是一个惊喜！这是您必须要亲眼去看的，否则您可能不会相信。就把它当作我们送给您的一份礼物吧。”

出于好奇，凯恩斯在他的工作凹室里找了找。找到了一个笔记本，可以用来记录这次旅行。“可是要去多久呢？”

“二十响，”斯第尔格用沙漠人的术语回答道，然后转身离开，边走边喊，“往南很远的地方了。”

凯恩斯的妻子弗丽思现在已经怀孕了，尽管如此，她还是花了很长时间在织布机和蒸馏服修理长凳上工作。今天早上，凯恩斯坐在她身边喝咖啡，然后吃了早饭，他们彼此之间很少说话。弗丽思只是默默地看着他，他觉得自己完全摸不透这个女人。

弗雷曼的妇女似乎有着自己的独立世界，在沙漠人的社会结构中有自己独特的位置，凯恩斯在帝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获得的经验都没

了用处。据说，弗雷曼人的女性是战场上最凶狠的战士之一，如果敌人不幸受伤，落入了这些凶狠的女人手里，那么他们最好还是赶紧自杀为妙。

然后，萨亚迪娜[57]也是个谜，她们是穴地的圣女。到目前为止，凯恩斯只见过她们当中的一个，她穿着一件长长的黑袍子，就像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圣母一样——而弗雷曼人似乎不愿意告诉他有关这些萨亚迪娜的事。不同的世界，不同的神秘。

某天，凯恩斯忽然心血来潮，觉得编写一份关于不同文化如何应对和适应极端环境的社会学研究可能会很有趣。他想知道严酷的现实世界会对人类的自然本能和性别的传统角色产生什么影响。但是他手头已经有太多的工作要做了。更何况，他是个行星学家，不是社会学家。

吃完饭后，凯恩斯俯身吻了吻他的弗雷曼妻子。同时还微笑着拍了拍她长袍下圆圆的肚子：“斯第尔格说我必须陪他去旅行。我会尽快回来的。”

“要去多久？”想到孩子快要出生了，她连忙问道。显然，凯恩斯全身心投入到对整个星球的长远改造计划中去了，没有注意到自己孩子的预产期，也忘记了在他的计划中加上这一点。

“二十响。”他回答道，虽然自己不知道这到底代表着多远。

弗丽思惊讶地扬起眉毛，但什么也没说，然后垂下眼帘，开始清理起早餐的盘子来。“心静如水时，即使是最漫长的旅程也会过得更

快，”她的语气暴露了她多少还是有一丝失望的，“我等你回来，我的丈夫。”她犹豫了一下，然后说道：“选一条好虫子吧。”

凯恩斯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过了一会儿，斯第尔格和另外十八个全副武装的年轻弗雷曼人，领着凯恩斯向下穿过弯弯曲曲的通道，离开了屏障山，来到了广袤的西部沙海。凯恩斯忽然感到一阵忧虑。面前这干燥的广阔区域似乎太远，也太危险了。他庆幸自己现在不是一个人。

“我们要穿过赤道，然后进入地下，乌玛凯恩斯，我们弗雷曼人还有别的领土，我们自己的秘密项目。你会明白的。”

凯恩斯睁大了眼睛，他听说过一些关于南部不适于人类居住地区的可怕传说。他凝视面前那令人生畏的远方，斯第尔格则迅速地检查行星学家的蒸馏服，把各个地方系紧，调整过滤器，直到自己满意为止。“可是我们怎么去呢？”凯恩斯知道穴地有自己的扑翼机，当年那玩意儿实际上就像个滑翔机，根本不够大，载不了这么多人。

斯第尔格却满怀期待的表情看着他，说道：“我们骑马去，乌玛凯恩斯。”说着他朝对面一个年轻人点了点头，正是这个年轻人在很久以前开着凯恩斯的地行车把受伤的斯第尔格带回了穴地。“欧姆恩今天将会担当沙虫骑士，这在我们族人眼里可是一件大事啊。”

“这我毫不怀疑。”凯恩斯说道，与此同时他的好奇心也被激了起来。

这群弗雷曼人身披他们那被沙漠弄脏了的长袍，排成纵队在沙地上开始行进。在袍子下面是一身素净的衣服，脚上则是泰玛格沙漠

靴。他们深蓝色的眼睛凝视遥远的前方。

一道黑影脱离了队伍，在前方几百米的沙丘上飞奔起来。黑影的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黑色木桩，然后这人把它一下子插进了沙地里，胡乱地摆弄控制装置，直到凯恩斯听到了不断重复的槌击声。

在格洛苏·拉班最后那次令人沮丧的沙虫捕猎行动中，凯恩斯已经见识过这样的场景了，于是问道：“他想把虫子引过来？”

斯第尔格点点头，回答道：“如果这是神之意愿的话。”

欧姆恩跪在沙地上，取出一捆缠着布的工具。他把这些东西分门别类，整整齐齐地摆好。里面尽是些长长的铁钩、尖利的钓竿或是成卷的绳子之类的东西。

“现在他打算要干什么？”凯恩斯追问道。

沙槌“砰砰”地有节奏地敲打沙地。这群弗雷曼人等待着，背好了包裹和补给品。

“来。我们必须为夏胡鲁的到来做好准备。”斯第尔格边说，边轻轻推着行星学家，让他跟在队伍后面，来到了洒满阳光的沙丘之上。弗雷曼人开始窃窃私语起来。

很快，凯恩斯发现自己以前只经历过一次的事情重新眼前了，那就是一只沙虫毫无悬念地被沙槌的撞击声吸引过来，发出令人难忘的嘶嘶声和呼啸声。

欧姆恩蹲在一座小沙丘的顶上，抓紧了手中的钩子和刺棒。他腰间还挂着一条长长的绳子，身子一动不动。他的弗雷曼兄弟们则站在

了附近一座沙丘的顶上。

“那里！你看到了吗？”斯第尔格忽然开口道，几乎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他边说边指着南边，那里的沙子果然泛起了阵阵涟漪，好像一艘地下战舰正朝着沙槌驶去。

凯恩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欧姆恩打算和这头巨兽战斗吗？这难道是他们这趟穿越沙漠的长途旅行前要举种的某种仪式或者祭祀吗？

“准备好，”斯第尔格说着抓住了凯恩斯的胳膊，“我们会尽我们所能帮助你。”

行星学家还没来得及问出下一个问题，一个咆哮着的狂沙旋涡就在沙槌周围形成了。欧姆恩也提高了警惕，做好战斗准备，他身子向后一闪，半蹲了下来，准备一跃而起。

然后沙虫那巨大无比的嘴便从沙海深处显现了出来，一口吞没了沙槌。那怪物的宽阔的脊背也拱出了沙漠。

欧姆恩拼命狂奔起来，拼命地往前跑去，想要跟上那只蠕动不已的巨大虫子，可是他滚下了松软的沙堆。但他马上一跃而起，跳上沙虫弓着的后背，用钩子和爪子把自己拉到沙虫的一节身子上。

凯恩斯敬畏地看着他，无法正常思考，也无法理解这个勇敢的年轻人在做什么。眼前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他心想。这是不可能的。

欧姆恩用他那尖尖的钩子在沙虫节段之间的缝隙中凿出一道裂缝，然后用力一拉，把沙虫原本保护完好的皮肉分开，露出下面粉红色的肉。

沙虫马上蠕动起来，它是不想让自己暴露出来的敏感部位碰触粗糙的沙子。欧姆恩爬上它的后背，又钉下一个钩子，在第二节段上撑开了一道口子，这样沙虫就不得不从沙漠深处的秘密世界里彻底钻出来了，它的身子越升越高。弗雷曼小伙子现在站在虫背上的最高处，在它巨大的脑袋后面插上了一根木桩，然后放下他的长绳子，让绳子从沙虫身体侧面垂下来。最后，他满脸骄傲地站在沙虫身上，挥手示意其他人过来。

在一片欢呼声中，其余的弗雷曼人带着凯恩斯向前冲去。他跌跌撞撞地跟在众人后面。另外三个年轻人顺着绳子爬了上去，钉下了更多他们称之为“造物主的钩子”的东西，以保持沙虫不潜回到沙丘之下。紧接着，这只巨大的生物开始向前移动起来，但动作很是混乱，似乎无法理解后背上这些讨厌的生物们什么要这么刺激它。

其余的弗雷曼人陆续跟了上去，纷纷把补给品投掷出去，再用更多的绳子把背包绑在沙虫的背上。第一批骑手以最快的速度组装完成了这些小型设施。在斯第尔格的激励下，震惊不已的凯恩斯也不得不跑到那只高耸入云的虫子身旁。行星学家甚至可以感觉到一股股热浪从沙虫体内蒸腾出来，他不敢想这虫子的身体内部到底蕴藏了何种可怕的化学火焰。

“你上去，乌玛凯恩斯！”斯第尔格大喊着，帮他把脚放进绳圈里。凯恩斯笨拙地向上爬了起来，他的沙漠靴本身就是用沙虫那粗糙的皮制成的。他手脚不停地爬啊爬。脚下夏胡鲁沸腾的能量蒸得他喘不过气来，但斯第尔格最终还是帮他登上了沙虫，其他弗雷曼骑手正聚在一块等他。

他们为他组装了一个简易的座位，形状类似一个轿子。另一个弗雷曼人则站着前面，攥紧了手中的绳子，与这条巨大的虫子对抗，就好像在驾驭一匹高高跃起的骏马。凯恩斯感激地坐到座位上，抓住扶手。他在这上面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好像他并不属于这里，不多时就会摔下去然后被虫子压死似的。虫子不断地翻滚也让他的胃开始痉挛。

“通常这样的座位是留给我们的萨亚迪娜的，”斯第尔格说道，“但我们知道你没有受过训练，不会骑夏胡鲁，所以这座位现在便是我们先知的荣耀座位了。你不用为此感到惭愧。”

凯恩斯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望着前方。另一个弗雷曼人则祝贺着欧姆恩，因为他成功地完成了这个重要的仪式。他现在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沙虫骑士，一个真正的男人了。

欧姆恩拉着绳子和钩子，嘴里不停引导着这条虫子：“嗨呦！”现在，这条巨大的、蜿蜒的动物在沙漠中奔跑起来，一路向南而去……

凯恩斯骑了一整天的沙虫，风沙摧残着他的面庞，刺眼的阳光反射在沙地上。他无法估计这条巨虫游动的速度，但他知道一定会很惊人。

当热风在他周围呼啸而过时，他能闻到一阵阵氧气的味道，以及一路摩擦出的燧石味道。在沙丘上没有大面积的植被覆盖的情况下，行星学家意识到这些沙虫必须靠自身产生大气层中的氧气。

凯恩斯只能紧紧抓住他的座椅。他没有办法伸手够到他背包里的笔记和记录。而这将是一份多么宏伟的报告啊——尽管他心里明白，他永远不能把这样的消息告诉皇帝。除了弗雷曼人，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我们现在骑着的可是一条沙虫啊！现在的他有了新的责任，有比以前更重要的效忠对象。

几个世纪以前，帝国曾在沙丘表面的战略要地设立了生物试验站，但这些设施已年久失修。近几个月来，凯恩斯重新开放了它们，部署了一些帝国派来的军队，当然只是为了装点门面。而在大部分设施里，他部署的都是忠于自己的弗雷曼人。他很惊讶于这些穴地兄弟们的渗透工作竟是如此炉火纯青，他们依靠着技术，四处搜索着必需之物。弗雷曼人真是个适应性极强的种族——而适应是在沙丘这种地方生存下来的唯一方式。

在凯恩斯的指示下，弗雷曼的工人从那些生物站里把有用的设备拆卸下来，又把找到的必需品带回穴地，随后他填写好了书面文件，向上面报告有物品遗失或损坏的情况出现。最后，健忘的帝国便会运来新仪器替代，如此一来空间站的监测器就可以持续不断地工作了……

他们驾驶沙虫快速穿越大平原已经几个小时，这条巨大的虫子开始变懒，明显有些疲劳了，欧姆恩也越来越难控制住它。很快，它又显露出想要重新潜入沙地之下的念头，它越来越不怕磨损它那敏感的、暴露在外的组织了。

最后，欧姆恩终于让这个庞然大物转过身来，直到它停下来，筋疲力尽。当凯恩斯顺着粗糙的沙虫皮肤滑到松软的沙地上时，整支队伍也都跟着滑了下来。欧姆恩把背包拽了下来，也跳下了沙虫，沙虫开始在沙地上打滚——因为它实在太累了，根本没力气攻击他们。弗雷曼人卸掉了钩子，这样他们的夏胡鲁就可以逐渐恢复体力了。

众人飞快地跑向一排岩石，那里有洞穴和避难所可以栖身，而且——凯恩斯很惊讶地看到——一个小型穴地派人迎接他们前来过夜，还献上了食物，与大家交谈甚欢。看来行星学家的梦想已经传到了沙丘上所有的秘密之地，穴地的领袖告诉他们，他很荣幸能接待乌玛凯恩斯。

第二天，他们出发了，骑着另一条沙虫，然后又换了一条。不久，凯恩斯就对斯第尔格这趟所谓“二十响”的旅行有了更全面的理解和评价。

清冽的风扬起了明亮的沙，弗雷曼人在这场伟大的冒险中获得了巨大的乐趣。凯恩斯现在像皇帝一样坐在他的轿子上，眺望沙漠的景色。对他来说，沙丘有着无尽的迷人之处，但奇怪的是，在各不相同的纬度上，它们的景色却大同小异。

一个月前，在海纳尔的地盘附近，凯恩斯驾驶他的小型帝国扑翼飞机独自飞行，漫无目的地探索着。随后他被一场小型风暴吹离了航线。他很快控制住了局面，但即使是在狂风中，当他俯视着开阔的沙海之时，他还是不由得肃然起敬。

凯恩斯以前见过类似的东西，但从来没有在沙丘上见过。这个地质构造看起来就像一个白色的椭圆形镜面，显示出这里在几千年前曾

经是一片开阔海域的边界线。据他估计，这个大镜面足有三百公里长。一想到这个盆地过去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内陆海洋，他就兴奋不已。

凯恩斯把扑翼机降落在地，穿着蒸馏服走出机舱，他低下头，眯起眼睛望着飞扬的尘土。然后跪了下来，用手指抠着粉状的白色表面。他舔了舔自己的指尖，以证实他的推测。果然是*苦涩的*盐。现在他可以终于可以确信，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开阔的水域。但由于某种原因全都消失了。

大家连续换乘沙虫，来到赤道以下，进入了南部这片不毛之地的深处，凯恩斯看到了很多类似的地貌，这才让他回忆起自己曾经的发现：那些闪闪发光的盆地，那些可能是古代湖泊的遗迹，证实了开阔水域的存在。当时他曾向弗雷曼向导提到过这些事，但他们只是用毫无科学意义的神话和传说来解释。而他现在的旅伴则似乎更专注于他们的目的地。

最后，在一路令人筋疲力尽的漫长跋涉之后，他们跳下了最后一条沙虫。弗雷曼人继续徒步向沙丘南部深处的岩石地貌推进，这里靠近南极圈，大夏胡鲁德是拒绝前往那里的。尽管少数水商曾探索过北部的冰盖，但沙丘的低纬度地区基本上无人居住，人们避之不及，这里一直都笼罩在神秘之中。没有人来过这里——除了眼前这些弗雷曼人。

大家越往前走越兴奋，在碎石地上一走就是一天，为的就是让凯恩斯能亲眼看到他们一直渴望向他展示的东西。在这里，弗雷曼人创造了并管理着一笔巨大的财富。

这时，大家距离极地的小冰帽已经不远了，凯恩斯被告知这里太过寒冷而不适合人类居住，但很多弗雷曼穴地都在此建立了秘密营地。顺着长长的水流，众人进入了一个崎岖的峡谷。脚下全是被很久以前的流水磨得无比光滑的石头。在南极圈这么深的地方，空气无疑是冷冽的，但其实比凯恩斯想象中的要暖和一些。

头顶上出现了一个陡峭的悬崖，冰冷的冷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峡谷里温暖的空气，水实际上是从悬崖的裂缝中滴落下来的，沿着他们一路走来的那条河道，季节性地流动着。弗雷曼人很聪明地在悬崖壁上安装了太阳能镜和放大镜来加热空气并融化地面上的霜。而在岩石附近的土壤里，他们还种植了植物。

凯恩斯说不出话来。这就是他的梦想啊，而且触手可及！

他想知道这水是不是从温泉里来的，但他一碰却觉得很凉。他尝了尝，发现它不含硫黄，反而很清爽——这无疑是他到沙丘以来喝过的最好的水。这是真正纯净的水，根本不是那种在过滤器和蒸馏服循环了一千次的水。

“这就是我们献给你的秘密，乌玛凯恩斯，”斯第尔格对他说道，“我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眼前的这一切。”

一簇簇耐寒的小草从河谷那湿润的地面上钻了出来，旁边的是明亮的沙漠向日葵，甚至还有一种低矮、蔓生的葫芦科植物。但最令凯恩斯惊奇的是他看到了一排排刚长出来的小棕榈树，它们紧紧抓住生命之泉不放，从多孔岩石的裂缝中吸取着水分，然后从峡谷底部的地下水位中窜了出来。

“棕榈树！”他惊呼道，“你们已经开始了。”

“是的，乌玛。”斯第尔格点点头，说道，“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沙丘的未来。如你所承诺的，我们确实能做到。世界各地的弗雷曼人已经开始执行你的指示了：在沙丘的下风口撒播草种，固定住水分。”

凯恩斯顿时两眼放光。所以，他们最终还是听了他的话！那些分散的草种会展开它们的网状根系，固定住水分，最终稳定沙丘的生态。随着生物试验站的设备被一件件偷出来，弗雷曼人可以持续不断地进行他们的工作，切割流域，架设风帆，并寻找其他方法来抓住云层里的每一滴水……

他的团队在这个隐蔽的峡谷里待了好几天，凯恩斯被眼前这一切弄得头晕目眩。他们在峡谷一侧安营扎寨下来，每天他们睡觉、散步时，都会有弗雷曼人从别的地方过来。这个地方似乎是这个隐秘种族的一个新聚集点。各个穴地的使者怀着敬畏的心情来到这里，凝视露天生长的棕榈树和植物，也凝视从岩石渗出的模糊的湿气。

一天晚上，一个单身一人的沙虫骑士背着装备、拖着沉重的脚步来到了营地，说是要见乌玛凯恩斯。这位新到的旅行者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眼睛低垂，似乎不想正视行星学家。

“根据您的指示，我们的普查已经完成，”他宣布道，“我们收到了来自各个穴地的信息，现在我们知道到底有多少弗雷曼人了。”

“很好，”凯恩斯笑了，“我需要一个大概的数字，这样我才能计划我们的工作。”然后他期待着看着对方。

年轻人缓缓抬起了头，一双蓝眼睛直直地盯着他，说道：“我们清查出了五百多个穴地。”

凯恩斯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数字可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而在沙丘，真正的弗雷曼人总数大约有一千万。您想让我把确切的数字汇总出来吗，乌玛凯恩斯？”

凯恩斯大口喘着粗气，踉踉跄跄地后退了几步。太难以置信了！帝国的预估数字以及哈克南家族的报告显示人数只有几十万啊，最多也就一百万啊。

“一千万！”他一下子抱住了对面惊讶无比的年轻弗雷曼信使。这么多心甘情愿的工人。有了这样一支劳动者大军，我们完全可以改造整个星球了！

信使微笑着向后退了一步，为行星学家给他的这份荣誉而深鞠一躬。

“还有消息，乌玛凯恩斯，”那人又说道，“我奉命告诉您，您的妻子弗丽思生下了一个强壮的儿子[58]，将来有一天他一定会成为他父亲的骄傲。”

凯恩斯又大口喘起气来，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他现在是个父亲了！他看了看欧姆恩、斯第尔格和他的探险队员。弗雷曼人都纷纷举起手来向他大声祝贺。他过了好久才缓过劲儿来，骄傲的暖流在他仍旧震惊的内心深处涌动。

想到他自己的幸运，凯恩斯看着那些棕榈树，看着那些正在生长的青草和鲜花，然后又看了看峡谷之上的蓝色天空。弗丽思竟给我生了个儿子！

“现在有一千万零一个弗雷曼人了。”他宣布道。

恨和爱一样是危险的情感。任何一方的力量会给另一方带来同等的力量。

——《姐妹会训诫书》，贝尼·杰瑟里特档案馆，瓦拉赫九号星

坤青双子星系那两个暗淡的太阳在贝拉·特古斯黑暗的天空中闪耀着。近处血红的太阳给午后的天空蒙上了一层略带紫色的阴影，而那片冰白色的原色——因为距离太远，所以并没有多少热量或光线——则在扭曲的天空中像一个被照亮的光洞一样盘旋着。这是一颗表面脏兮兮、毫无吸引力的星球，不属于任何一条主要的宇航公会路线，远航机也不常在这里停留。

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夫人管理她在地表的花园，同时一直在尝试提醒她自己，这里只是她暂时的家。即使一年中的大部分光景都熬过去了，她仍觉得对于此地，自己还只是个陌生人。

她凝视着冰冷的黑暗，目光穿过农田，看着她雇佣的当地工人。她起了个假名字，然后用剩下的一些积蓄买了一小块地，希望能熬到……和其他人最终团聚。自从她抛下一切逃走以后，她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消息，但她一刻也没有放松警惕。因为埃尔鲁德还活着，追捕自己的人们还在外面。

平坦的发光盘将全光谱的原色光洒向田野，娇惯着成排的异国蔬菜和水果，它们将被她以高价出售给那些富裕的官员。

在田地的边缘，贝拉·特古斯的原生植被长得又粗又硬，根本没人会购买它们。坤青的自然阳光不够明亮，不足以让夫人庄稼里的娇

嫩植物进行充分的光合作用。

她感到一阵凛冽的寒风吹拂着她的脸。她那曾经被皇帝爱抚过的敏感皮肤，现在由于严酷的天气而皲裂，一直刺痛不已。但她发誓自己一定要坚强，要适应，要忍耐。要是她能告诉自己关心的人她还活着，并且还很安全，那就好受多了。她渴望见到他们，但却不敢和他们联系，因为自己和那些一并逃走的人一样，都身处危险之中。

收割机器沿着一排排整齐的庄稼“咔嗒咔嗒”地前进着，采摘着成熟的农产品。明亮的发光盘投射出长长的影子，就像在田野里潜行的隐形生物一般。一些头发蓬乱的短工们一边走来走去，一边唱着歌，因为某些庄稼太脆，所以不能用机械收割。收割站旁挂着许多篮子，直接可以把农产品送往市场。

只有几个最忠诚的仆人被她带到了这里，陪着她过这样的新生活。她不希望有任何疏漏，不希望有人向帝国奸细告密——她也不希望把忠诚的伙伴置于危险之中。

她只有在万无一失的前提下才会和贝拉·特古斯这里的几个熟人说话。那也只是偷偷地交谈几句，迅速地瞟上几眼，微微一笑而已。电子眼或是特工可能在任何地方。

有了那些精心准备的身份证明文件，这位夫人现在摇身一变，成了一位名叫莉泽特的受人尊敬的女人。莉泽特是一位寡妇，她的虚拟丈夫是一位当地的商人和宇联商会的小官员，他给她留下了足够的经济资源来经营这座简朴的庄园。

她的整个生活发生了变化：不再有宫廷里的奢华交际，不再有音乐、宴会或招待会，不再有兰兹拉德会议——甚至连那些单调乏味的议会会议都没有了。她只是日复一日地这么活下去，在接受了这种新生活可能是她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现实的同时，回忆着过去的日子，憧憬着过去的日子。

最糟糕的是，她可能再也见不到她的亲人了。

就像一个督察员在视察她的队伍一样，夫人一边走在农作物的小道上，一边欣赏悬在藤上的朱红色多刺水果。她努力背诵过她所种植的这些异国农产品的名字。重要的是要摆出一副令人信服的样子，能同任何人闲聊而不露馅，这样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每当她出现在她的庄园外，她都戴着一条伊克斯造的漂亮项链，它其实是一个伪装的全息发生器。它在她的脸上覆盖了一层阴影，使她那原本美丽的容貌发生改变，比如把她的颧骨变得柔和，把她那娇嫩的下巴变得更宽一些，又让她眼睛的颜色发生了改变。她这才觉得安全……足够的安全了。

她停下来抬头看了看，发现天边好像正下着一场闪闪发光的流星雨。昏暗的地面上，牧场和远处村庄的灯光一直在闪烁不已。但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是人造光——到底是交通工具还是航天飞机呢？

贝拉·特古斯不是一个人口稠密的星球。它的财富和资源都很少，对其历史的主要描述充满了黑暗和血腥：很久以前，这里曾是奴隶殖民地的所在地，此处有的是吃苦耐劳但苦苦挣扎的村庄，于是人们从这里抓来奴隶，然后再把他们卖到其他世界里去。现在，她自己

也觉得像个囚犯似的……但至少她有自己的生活，知道她的家人还是安全的。

“无论如何，永远不要放松你的警惕，我的爱，”她的丈夫在与她分手时曾这样警告过她，“永远不要。”

在这种持续的警惕状态下，夫人辨认出了三架扑翼机的聚光灯，它们正从远处的太空港飞过来。这些飞行器低低地掠过平坦而干燥的地表。它们也已经打开了夜间的全部搜索信标，尽管这是贝拉·特古斯在双下午高峰时所能见到的最亮的白天了。

她顿时觉得心头一紧，但她还是挺直了身子，把深蓝色的斗篷披在身上。她本来更喜欢她的家族颜色，但她再也不敢把那种颜色的东西放进衣橱里了。

一个声音从庄园里传来：“莉泽特夫人，有人来了，而且他们拒绝回应我们的欢迎信号！”

她转过身来，一眼就看见了欧默尔那个肩膀窄窄的身影，她是自己从前的一个主要助手，一个甘心陪她躲到这里来的男人，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为她做些什么。欧默尔向她保证，没有什么比对她尽忠更重要或更令人满足的了，她很是感激他的忠诚。

夫人考虑逃跑，但她很快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如果这些入侵者是她所担心的那些人，那么她根本没机会逃跑。而如果她的直觉错了，她也就不用跑了。

成群的扑翼机飞到了她的头顶上，翅膀扇动，引擎轰鸣。扑翼机粗暴地毫不顾忌地降落在她的田地里，把悬浮在半空的全光谱发光盘

打落在地，压塌了庄稼。

当三艘扑翼机的舱门滑开，萨多卡士兵出现时，她知道自己今天是在劫难逃了。

在如梦似幻的影像中，她回想起了那段无比快乐的时光，那次来的是一群完全不同的部队。那是在宫廷里，她还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非要当一名皇室妃子的任性想法已经开始消退了。皇帝曾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和她在一起，但当他的兴趣减退后，他就把目光转向了其他的妃子。这是意料之中的。她并没有感到自己被冷落，因为埃尔鲁德会继续养着她。

但是有一天，在埃卡兹的叛乱被镇压之后，她目睹了帝国战士在凯坦大街上的胜利游行。那时的旗帜是那么鲜艳，都刺痛了她的眼睛，而制服也是那么完美和干净，男人们被衬托得无比勇敢。在队伍的最前面，她第一次看到了她未来的丈夫，一个一身骄傲的战士，有着宽宽的肩膀和灿烂的笑容。即使在远处，他的出现也让她一阵眼花缭乱，她清楚自己的激情被这个男人唤醒了，她觉得他是所有这些士兵中最伟大的一位战士了……

然而，今天抵达贝拉·特古斯的这些士兵却完全不一样了，他们身着灰黑色的萨多卡军服，令人胆战心惊。

一名部队指挥官这时走上前来，亮出他的军衔徽章。他向上一挥手，示意他的人各就各位。

夫人的心里只剩下只一线希望了，她故作姿态，昂首阔步地迎上前去，说道：“我是莉泽特夫人，这个庄园的主人。”她怒视着被毁

的庄稼，声音很严厉，“你的笨拙给我造成了财产损失，你或你的雇主打算怎么赔偿我？”

“闭上你的嘴！”一个士兵厉声喝道，端起了手中的激光枪。

我可真蠢，夫人心想。我本可以带上屏蔽场的。如果是这种局面，如果他开枪了，这一片贝拉·特古斯领土就会在一场赝原子爆炸中消失了。

波萨格指挥官举起手来，想让那个士兵安静下来，她则一眼看穿了他的套路：先让一个鲁莽的、不受控制的士兵来恐吓她，再表现出自己是个理智坚定的军队领导人。这是个好士兵，坏士兵的传统套路。

“我们是奉皇帝旨意前来的，”波萨格说道，“我们正在调查某个叛逆家族里逃犯的下落。凭借收购权，我们需要您的合作。”

“我不熟悉法律规定，”夫人回答道，“而且我对什么叛徒一无所知。我只是一个想在这里弄好一个普通农场的寡妇。让我的律师和你说吧。我很乐意以任何方式与你们合作，虽然我觉得你们肯定会失望的。”

“我们不会失望的。”那名粗暴的士兵吼道。

在他们四周，她雇佣的短工都纷纷停止了劳作，原地不动。波萨格指挥官走上前去，站在夫人的正前方，她则丝毫没有退缩。他皱着眉头端详着她的脸。她知道自己戴着全息面具的样子与男人预期的不符。所以也只是回望着他，与他四目相交。

她还没明白他的意图时，他就一把把她的项链抢走了。她没感觉自己脸上有什么变化，但她清楚自己的伪装已经消失了。

“这才像话，”波萨格说道，“你现在还说自己不知道什么叛徒吗？”他轻蔑地笑了。

她怒视着他。萨多卡卫队继续从三架扑翼机中鱼贯而出，占据了她周围的有利位置。有些人闯进了她的庄园，有些人则去搜了谷仓、粮仓和其他外面的屋子。他们难道会以为她身边藏着一支军队？与她习惯的那种生活方式相比，现在的她几乎连一件新衣和一顿饱饭都买不起了。

另一个表情严肃的萨多卡士兵抓住了她的胳膊。她想挣脱开，但他却忽然拉起了她的斗篷袖子，用小刮匙刮了她一下。她抽气，以为这士兵就要把自己毒死了，但萨多卡只是冷静地站在她后面，开始分析他刮来的血样。

“身份确认了，长官，”他报告说，看向他的波萨格指挥官，“伊克斯的珊多·维尔纽斯夫人。”

萨多卡卫队向后退了一步，但珊多却没有动。她很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一年多来，老皇帝变得越来越昏聩，精神衰弱，身体战栗。埃尔鲁德产生了比平常更多的错觉，产生了比一个人所能承受的更多的仇恨。但他仍然是皇帝，他的法令一定会得到明确的执行。

她脑子里就剩下一个问题了，那就是他们会不会先折磨她，从而获取她自己其实也不知道的多米尼克的下落。或者他们干脆只是直接

完成任务。

欧默从大房子的侧门跑了出来，边跑边喊。他的黑发凌乱不堪。手里挥舞着他在储物柜里找到的一把粗糙猎枪。真是个傻瓜，她想。勇敢，可爱，忠诚——但仍是一个傻瓜。

“我的夫人！”欧默尔喊道，“你们别碰她！”

一些萨多卡士兵端起枪来，瞄准了他和田地里那些蓬头垢面的工人，但大多数的武器都对准了她。她抬头仰望天空，想起了亲爱的丈夫和孩子们，只希望他们不会有着和自己一样悲惨的结局。即使在这个时候，她也不得不承认，如果让她选择，她还会走这样的人生路。她并不后悔离开宫廷，虽然这给她的名誉和财富都带来了损失。珊多很清楚，很少有贵族体验过爱情。

可怜的鲁迪，她心里闪过一丝怜悯。你永远不会明白那种爱的感觉。像往常一样，多米尼克是对的。在她的脑海里，她又一次看到了他，就像她第一次见到维尔纽斯伯爵时那样：一个年轻英俊的士兵，从战场上胜利归来。

珊多最后一次举起手来，去抚摸多米尼克的面庞……

然后，所有萨多卡士兵的武器同时开火了。

我必须用眼和爪来统治——就像雄鹰统治小鸟那样。

——保卢斯·厄崔迪公爵，《厄崔迪家族声明》

雷托·厄崔迪公爵。

卡拉丹星的统治者，兰兹拉德联合会成员，一个大家族之主……然而这些头衔对他来说毫无意义。因为他的父亲死了。

雷托觉得自己很是渺小。他现在既沮丧又困惑，十五岁的他根本没有准备好背负起如此残忍地加诸他身上的这副重担。雷托坐在那张非常不舒服的特大椅子上，性情豪放的老公爵就是坐在这里召开那些正式与非正式的宫廷会议的，他觉得自己与周遭的一切都格格不入，觉得自己是一个骗子。

我还没准备好当公爵！

他下令举行七天的官方哀悼，在这七天里，虽然他已经是厄崔迪家族的首领了，但他还是回避了大部分困难的工作。毕竟仅仅是应付来自其他大家族的哀悼他都快要受不了了……尤其是那封来自皇帝埃尔鲁德九世的正式信件，当然肯定是由他的侍从写的，最后皇帝老儿用他那双麻痹的手签的字。“一个伟大的人民领袖逝去了，”皇帝的信件这样写道，“我向你表示诚挚的哀悼，真诚地为你的未来祈祷。”

由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在雷托听来，这封信件似乎更像是一种威胁——也许从签名的倾斜度，或是从措辞的选择上，都能闻出某

种险恶的味道。雷托把信扔进官邸的壁炉里烧掉了。

对雷托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看到了卡拉丹人民发自内心的悲伤：鲜花、装满鱼的篮子、刺绣的旗子、准吟游诗人写的诗歌和歌曲、雕刻品，甚至还有描绘这位老公爵当年在斗牛场上英姿勃发的油画。

在没人的地方，在没人会看到他软弱一面的时候，雷托为此大声痛哭起来。他十分清楚人民是多么地爱戴保卢斯公爵，他还记得，有一天他和父亲手捧着牛头，站在托罗斯广场上，浑身充满力量。那时的他已经渴望自己能成为公爵了，他能感觉到爱和忠诚在环绕着他。厄崔迪家族！

但现在的他却希望老天爷能为他安排一个截然不同的命运。

海伦娜夫人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将所有想服侍她的仆人都拒之门外。雷托从来没有看出他的父母之间存在多少爱或是感情，所以现在他也不知道母亲的悲伤是发自内心的还是仅仅是一种礼节。她唯一同意见的人是她的私人牧师和精神顾问。海伦娜始终恪守她从《奥兰治天主圣经》中领悟到的无上妙意。

雷托知道他需要让自己从这个泥沼中逃出来——他必须深入挖掘自己的力量，并开始管理卡拉丹的事务。保卢斯公爵一定会嘲笑雷托的儿女情长，并责备他没有把立即面对新生活当做优先事项。“孩子，找个私人时间再伤心吧，”他会这么对他说，“但千万不要让厄崔迪家族显出任何软弱的迹象。”

雷托默默地发誓，自己一定要竭尽全力。毫无疑问，这是他在新职位上要做出的许多牺牲中的第一个。

在空荡荡的会议厅里，隆博王子走到正坐在沉重的公爵椅上的雷托身边。雷托沉思着，眼睛紧紧盯着对面墙上挂着的一幅巨大肖像画，画中他的父亲穿着一身斗牛士服装。隆博把一只手放在同伴的肩膀上，使劲捏了一下，问道："雷托你吃东西了吗？你必须保持你的体力啊。"

雷托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转过身来望着他这位来自伊克斯的伙伴，他那宽阔的脸上充满了关切之情。"不，我没吃。你愿意和我一起用一些早餐吗？"说着他僵硬地从那张不舒服的椅子上站了起来。到了他履行职责的时候了。

杜菲·哈瓦特陪他们一起吃了一顿早餐，他们为新统治者制定了一些计划和战略，这顿早餐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在讨论的间歇，门泰特战士低下了头，与小雷托那双灰眼睛四目相交。"我的公爵，我还没有向您表明我的态度，在此我对您表示最大限度的忠诚，并且重申我对厄崔迪家族的承诺。我将尽我所能帮助和辅佐您，"说完，他的表情变得坚定起来，"但您必须明白，所有的决定都得您自己，而且只有您自己才能做。我的建议可能与您母亲或隆博王子的建议相矛盾，也可能与您选择的其他顾问的建议相矛盾。您必须决定所有的事情。您是公爵。您就是厄崔迪家族。"

雷托听得浑身发抖，感到巨大的责任像行会远航机一样压到了他身上，自己随时都会崩溃。"我知道，杜菲，我需要所有我能得到的帮助。"他坐直了身子，从一碗温热的庞迪米布丁里啜饮了一口甜奶油。为他做这份庞迪米布丁的厨师，十分清楚这食物是他从小就最喜欢吃的。不过它现在尝起来味道有些不一样了，他的味蕾似乎也变得迟钝了。

“我父亲的死因调查进展如何？真的像看上去那样是个意外吗？或者说是有人让它看起来像个意外？”

门泰特皱起了眉头，他那张粗糙的脸上顿时浮现出焦虑的神情：“公爵大人，我不愿意这么说，但我怀疑这是一场谋杀。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背后确实存在着一个狡猾的阴谋。”

“什么？”隆博一边说一边用拳头捶着桌子，脸也涨得通红，“是谁对公爵下的毒手？怎么回事？”他不仅对雷托有深厚的感情，而且对那个为他和妹妹提供了庇护的厄崔迪族长也是一样。一种发自内心的、沉痛的感觉告诉隆博，暗杀公爵的动机很可能是为了惩罚保卢斯对伊克斯流亡者展现的仁慈之心。

“我是公爵，隆博，”雷托把手放在朋友的胳膊上，说道，“我得亲自处理这件事。”

雷托几乎能听到门泰特那复杂的头脑发出了车轮般的嗡嗡声。哈瓦特说：“在对萨鲁撒公牛肌肉组织的化学分析中，存在两种药物的微弱痕迹。”

“我以为每场战斗前，野兽们都会被检查的。”雷托眯起了眼睛，但有那么一会儿，他还是无法驱走他年轻时代的记忆，那个时候他会亲自去马厩看那些巨大的公牛，眼圈浮肿的马夫长伊雷斯克也允许他亲自喂牲口——这无疑让其他马夫们很担心。“我们的兽医参与这个阴谋了吗？”

“通常这些例行检查都是必须的，而且要在入场仪式之前。”杜菲皱了皱眉头，他的嘴唇现在已经变红了，他一边整理思绪、评估答

案，一边用手指敲着桌子，“很遗憾，常规测试查出了不该有的东西。公牛被一种刺激性的东西激怒了，这种东西在它体里已经累积了好几天，并逐渐释放出来。”

“这还不足以杀死我父亲，”雷托说着，扇动着鼻孔，“别忘了我父亲是个很好的战士。最好的。”

门泰特摇了摇头，继续说道：“这头公牛还被注射了一种中和剂，是一种化学物质，可以中和公爵短标枪上的神经毒素，并同时触发这种兴奋剂的释放。当公牛应该被麻痹时，兴奋剂反而增加了。所以这头野兽最终变成了一种更加危险的杀人机器，而老公爵自己却越来越疲劳了。”

雷托被气得怒目圆睁。他怒气冲冲地从早餐桌上站起来，抬头瞥了一眼那个无处不在的毒物探测仪。他来回踱步，连米布丁也不吃了。然后，他转过身来，厉声说道，几乎用上了所有他学过的领导技巧：“门泰特，给我一个初步的推测。你觉得是谁下的手？”

杜菲一动不动地坐着，陷入了沉思。数据在他头骨内的电脑里流动，这个人脑模拟的却是人类最可憎的远古敌人的数据处理方式。

“最有可能的是：来自厄崔迪家族主要政敌的个人攻击。因为时间关系，我怀疑这可能是在惩罚老公爵选择支持了维尔纽斯家族。”

“这也正是我的怀疑。”多米尼克·维尔纽斯的儿子现在看起来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他的脾气已经变得很强硬，不再只是那个娇生惯养的温厚伙伴了。自从来到卡拉丹以来，他整个人瘦了不少，肌肉更加紧实。他的双眸现在闪着锐利的光芒。

“但母亲还没有哪个家族宣称对此事负责，”雷托说，“古代的仇杀仪式都是有规矩的，有必须要遵循的流程，不是吗，杜菲？”

“但我们不能确定所有老公爵的敌人都能遵守这样的规矩，”哈瓦特解释道，“我们必须非常谨慎才行。”

想到自己的家族是被谁被逐出的伊克斯星，隆博的脸顿时红了起来：“还有一些人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变换外形。”

“这便是第二种可能性了，”门泰特继续说，“目标可能是保卢斯公爵本人，而不是厄崔迪家族——也就是说这不是个人仇杀或是什么个人恩怨。这样的话，那么罪魁祸首可能只是一位本地的上访者，他可能不喜欢公爵做出的某个决定。尽管这起谋杀有着巨大的影响，但讽刺的是，它的起因很可能只是一件小事。”

雷托摇了摇头，说道：“这个我真不能相信。我亲眼目睹了人民是多么热爱我的父亲。他的臣民没有一人会背叛他的，一个也不会。”

哈瓦特没有退缩：“我的公爵，不要高估爱和忠诚的力量，也不要低估个人仇恨的力量。”

“嗯，除此之外还有更好的可能性吗？”隆博问道。

哈瓦特直视公爵的眼睛，说道：“那就是一场企图削弱厄崔迪家族的进攻了。族长的死让大人您处于劣势。毕竟您还年轻，还没有受过训练。”

雷托深吸了一口气，但听到这话的时候他还是努力克制住了自己的脾气。

“您的敌人现在会认为厄崔迪家族不稳定了，随时可能会对我们采取行动。您的盟友可能也会把您视为一种负担，并只会以一种……有限的热心来支持您。现在对您来说才是非常危险的时刻。”

“会不会是哈克南家族？”雷托问道。

哈瓦特耸了耸肩回答：“可能。或是他们的某个盟友。”

雷托把双手压在太阳穴上，又深吸了一口气。他看到隆博正不安地看着他。

“继续你的调查吧，杜菲，”雷托最后说道，“既然我们知道萨鲁撒公牛被注射了毒药，我建议你把审讯的目标锁定在马厩周围。”

马童邓肯·艾达荷站在他的新公爵面前，骄傲地深鞠一躬，准备再次宣誓效忠。尽管他只穿着一件马童的衣服，但仆人们还是把他上下清洗干净了。老公爵在最后一场致命斗牛表演前赠予他的破衣服已经被他扔掉了。卷曲的黑发仍是凌乱不堪。

他心中始终燃烧着怒火。他相信当时只要有人听了他的话，保卢斯公爵的死是可以避免的。这种悲伤让他心如刀割，他为自己还能做得更好而苦恼不已：他是应该更加坚定地坚持下去，还是应该把异常

情况告诉马夫长伊雷斯克以外的人？他在想自己是否应该揭露那时的真相，但他还是先选择了保持沉默。

雷托·厄崔迪坐在公爵的椅子上，身子还是显得太小了，他眯起灰色的眼睛，盯着邓肯问道：“孩子，我还记得你加入我们家族时的情景。”他的脸看上去比邓肯第一次站在城堡大厅里时瘦了许多，也苍老了许多，“那时，我刚刚带着隆博和凯莉娅从伊克斯城逃出来。”

两名维尔纽斯难民这时也坐在大厅里，杜菲·哈瓦特和一队警卫也是一样。邓肯瞥了他们一眼，然后把注意力转回到年轻的公爵身上。

“我听说了你从哈克南家族逃脱的故事，邓肯·艾达荷，”雷托继续说道，“我知道你是怎样被监禁和折磨的。我父亲在卡拉丹城堡给你安排职位的时候很是信任你。你知道他这么做有多不寻常吗？”说着，他靠回到黑色的木椅上。

邓肯点点头回道：“是，大人。”他辜负了那位好心收留的恩人，内心涌起一股强烈的内疚感，让他脸发烫。“是的，我十分清楚。”

“可是在我父亲最后那场战斗之前，有人给萨鲁撒公牛下了药——而你就是其中一个能够接近那头野兽的人。你有很多机会可以下手。为什么那时候我没在入场仪式里看到你，而其他马夫却都在绕着竞技场游行？我还记得我当时还找你呢，”他的声音变得尖厉起来，“邓肯·艾达荷，你是被人派到这里来的吗，装出一副无辜的面孔，

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背地里却是哈克南家族雇佣的一个秘密刺客？”

邓肯震惊地后退了好几步：“我确实不是，公爵大人！”说着他哭了出来，“我当时想要警告每个人的。几天前我就知道公牛出了问题。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马夫长伊雷斯克，但他什么都不做。他只是笑话我。我甚至和他吵了起来。所以我才没去入场仪式。然后我本来还想亲自去警告老公爵的，但吵着吵着，马夫长最后把我锁在了一个脏马厩里，”说着他泪如泉涌，“您的父亲给我的那件好衣服都给毁了。我甚至都没亲眼看见他倒在赛场上。”

雷托大惊失色，一下子从父亲的大椅子上坐了起来。他立刻转头看向哈瓦特。

“大人，我会马上搞清楚的。”

雷托仔细打量着这个男孩。邓肯·艾达荷站在他面前，没有表现出恐惧，只有深深的悲伤。当他审视他的时候，雷托觉得在他那张年轻的脸上看到了一种无私和由衷的热爱。从外表上看，这个九岁的难民似乎真的很高兴成为卡拉丹城堡的一部分，尽管他一直只是个马夫，做着低下、费力、不讨好的脏活儿。

雷托·厄崔迪在判断坏人和衡量人心方面没有多少经验，但他却有一种直觉，他能够相信这个认真的孩子。邓肯无疑是个坚强的人，聪明并且凶猛——但绝不是个奸佞之徒。

*要小心，雷托公爵，*他对自己说道。*帝国有许多诡计，这可能就是其中之一。*这时他想起了那个老马夫长，自从雷托父母的包办婚姻

以来，伊雷斯克一直就在卡拉丹城堡里……这个阴谋会酝酿这么多年吗？是的，他认为可以。尽管他因为这个可怕的想法而颤抖起来。

海伦娜夫人独自溜进接待室，偷偷地走了几步。她的眼中笼罩着一层深深的阴影。雷托看着他的母亲溜进他旁边的空椅子里，当初她和丈夫就这么坐在一起，现在那椅子暂时保留了下来。她挺直腰板，一言不发，打量面前的小男孩。

过了一会儿，马夫长伊雷斯克被厄崔迪的卫兵毫不客气地带进了大厅。他那一头浓密的白发乱成一团，那双松垮垮的眼睛显得又大又茫然。杜菲·哈瓦特向他简要讲述了一下邓肯的供词，马夫长笑了起来，瘦骨嶙峋的肩膀很夸张地下垂，好像松了一口气的样子："我为你们服务了这么多年，你们竟然会相信这么个小马耗子，这个哈克南人？"他气得翻动着眼袋，"拜托，我的公爵！"

他的表现有点太戏剧化了，雷托心想，而哈瓦特也发现了这一点。

伊雷斯克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好像在考虑一种可能性："大人，既然您提到了这件事，我觉得很可能是那孩子自己给那头公牛下了毒。毕竟我不能时时刻刻看着他。"

"你在撒谎！"邓肯大喊起来，"我想告诉公爵的，可你把我锁在马厩里了。你为什么不阻止这场斗牛呢？我当时告诉了你，告诉了你呀——现在公爵都死了。"

哈瓦特静静听着，他的眼睛望着远方，嘴唇湿漉漉的，被刚吞下的纱芙汁染红了。雷托发现他又进入了门泰特模式，快速浏览着所有

他记忆中有关小邓肯和伊雷斯克事件的数据。

“然后呢？”雷托问马夫长。他强迫自己不去想自己过去和那个瘦长的男人在一起的日子，那时他身上总是散发着汗水和粪肥的味道。

“大人，小马耗子确实可能跟我说过些什么，但他害怕公牛。我不能简单地取消一场斗牛赛啊，就因为一个孩子觉得那头野兽很可怕，”他哼了一声，“我对这小东西多好，给了他那么多人生机会——”

“可是他警告过你公牛的事，你没有听，现在我的父亲死了，”雷托说，然后注意到伊雷斯克突然显得很害怕，“这个你怎么说？”

“可能的推测，”哈瓦特开口道，“通过海伦娜夫人的关系，伊雷斯克已经为李芝家族工作了一辈子。而李芝家族过去曾与哈克南家族有联系，也与伊克斯有过敌对关系。此人甚至可能不清楚自己在整个计划中所起的作用，或者——”

“什么？这真是荒谬！”伊雷斯克辩解道，他搔了搔自己满头的白发，“我和哈克南家族的人没有任何关系。”说着他向海伦娜夫人瞥了一眼，但她却拒绝与他对视。

“不要打断我的门泰特。”雷托警告说。

杜菲·哈瓦特端详海伦娜夫人，她则冷冷地盯着他。接着，他的目光移到她的儿子身上，然后继续进行着他的推理，目光也一直停留在她的儿子身上：“总结：保卢斯·厄崔迪和李芝家族的海伦娜的婚姻是危险的，即使是在当时。兰兹拉德联合会认为这个婚姻只是削弱

李芝家族和哈克南家族关系的一种方式，而伊尔班·李芝伯爵则接受了这桩婚姻，作为他们失去厄拉科斯时挽救部分家产的最后努力。至于厄崔迪家族，保卢斯公爵获得了正式的宇联商会董事职位，并成为了议会的一名有投票权的成员——如果没有这个婚姻，那么厄崔迪家族可能永远也不会取得这样的成就。

“总之，海伦娜夫人一行人来到了这里，但她的侍从们并非都完全效忠于厄崔迪家族。哈克南家族的特工和马夫长伊雷斯克之间可能有过接触……当然，海伦娜夫人是不知情的。”

“你作为门泰特简直在胡说八道啊。”伊雷斯克大声抗议。但雷托却注意到他似乎在向房间里的每个人寻求着支持，但只有海伦娜除外，此人现在似乎刻意回避海伦娜的目光。他的喉结在他那单薄的喉咙紧张地上下跳动。

雷托盯着母亲，而她的母亲却只是默默地坐在他身旁，紧绷着下巴。他顿时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爬上了他的脊背。隔着紧闭着的卧室雕花木门，雷托曾经听到过她对父亲的维尔纽斯政策颇有微词。*是你在做出选择，保卢斯。但你的决定是错的。*现在，这些话在雷托的脑子里开始回响起来。*这个选择会让你和我们的家族付出沉重的代价。*

“呃，确实没有人会留意马夫长，雷托。”

但雷托在继续观察他的母亲。马夫长伊雷斯克毕竟是李芝家族派来的海伦娜婚礼随从之一。她会怎样对他？那个男人在她手里有什么把柄？

他感到自己喉咙发干，所有的碎片在他的脑海里交织了起来，他忽然意识到，门泰特就是这么思考问题的吧。而她最终成功了！海伦娜·厄崔迪夫人亲自主导了这一切。哦，也许她还得到了一些外界的帮助，甚至可能是来自哈克南家族……但毫无疑问，伊雷斯克是实际执行人。

但应该是她自己决定要惩罚保卢斯的。他从灵魂深处十分清楚这一点。她的儿子年仅十五岁，她现在可以完全控制卡拉丹了，她做出她认为最好的决定。

雷托，我的孩子，你现在是厄崔迪公爵了。这是母亲在她丈夫死后不久对他说的话。对于一个震惊和悲伤的女人来说，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反应。

“请不要说下去了，”伊雷斯克绞着双手说道，“大人，我绝不会背叛我所侍奉的家族。”说着他指着邓肯，“可您清楚这只小马耗子一定是哈克南家的人。他从杰第主星才来不久啊。”

海伦娜夫人僵硬地坐着，当她终于开口说话时，她的声音却很嘶哑，好像她最近几天没怎么说话似的。她挑衅地看了儿子一眼，说道：“雷托，你从小就认识伊雷斯克了。你会指控我的随从吗？别开玩笑了。”

“我还没有指控任何人，母亲，”雷托小心翼翼地回答，“目前还只是讨论。”作为厄崔迪家族的首领，他必须努力使自己远离童年时代，远离那个急切地向满头白发的马夫长询问自己是否能看看公牛的时代。伊雷斯克曾教过他如何抚摸各种动物，骑一些较老的坐骑，打绳结还有固定马具。

但是这个大眼睛孩子雷托是新上任的厄崔迪家族的公爵。

“在得出任何结论之前，我们必须研究一下这些证据。”

伊雷斯克容颜更变起来，雷托忽然有些害怕马夫长即将说的话。他已经被逼到角落里了，性命攸关，会不会牵扯出海伦娜？大厅里的卫兵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就连凯莉娅也仔细地看着这一切。而不在场的人无疑也会听到并传播这里说过的一切言论。这一丑闻定会震惊整个卡拉丹，甚至兰兹拉德联合会。

即使他的母亲在斗牛比赛时策划了这场意外，即使伊雷斯克是受人指使——要不就是接受了贿赂或勒索——但雷托也不敢让此人在这里当中认罪。他想要知道真相，但最好是在私底下。如果海伦娜夫人是老公爵之死的幕后黑手这个消息传了出去，那么厄崔迪家族定会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他自己的统治也很可能会遭受重创而无法弥补……他将会别无选择，只能对自己的母亲进行最严厉的审判。

他想到了《阿伽门农》这出戏剧，想到了从远古时代开始就一直困扰着他的家族的厄崔柔斯诅咒，他就不寒而栗。于是他深吸了一口气，告诫自己此刻必须要坚强。

“做你必须要做的，孩子，”他的父亲这样说过，“只要是正确的决定，就没人会因此而责备你。”

但现在什么才是正确的决定呢？

海伦娜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用冷漠的母亲式口吻对雷托说道：“我丈夫的死不是遭人背叛，而是神的惩罚。”说着她指向隆博和凯莉娅，他们似乎被这一幕惊呆了。“我敬爱的公爵因为他和维尔纽斯

家族的友谊而受到了惩罚，因为他允许这些孩子住在我们的城堡里。他们的家庭已经违反了戒律，保卢斯却仍然选择接受他们。是我丈夫的骄傲杀死了他——而不是一个卑微的马夫长。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我听够了，母亲。”雷托说道。

海伦娜对他怒目而视，仿佛他只是个孩子：“我还没说完呢。做一名公爵的话，还有许多事情是你还不能理解的——”

雷托仍然端坐着，把他所能集中起来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在他的声音和沉着上：“我才是公爵，母亲，你现在得保持沉默，否则我就让卫兵把你从大厅里赶出去，然后锁在一座塔楼里。”

海伦娜的脸刷地一下白了，她竭力时想要控制自己的情绪，这让她的双眼充满了疯狂。她不敢相信自己的儿子竟敢如此跟她说话，但她最终还是没有选择反击。像往常一样，她努力维持自己端庄的形象。她曾在老公爵的脸上看到过类似的表情，而她从不敢让这种级别的风暴扩大。

虽然对伊雷斯克来说最好还是保持沉默，但他还是喊道：“雷托，孩子啊，你不能信这个来历不明的小马耗子而不相信我——”

雷托瞪着眼前这个疯狂又懦弱的男人，并将他的行为举止与骄傲的小邓肯进行了对比。伊雷斯克那张长着肿泡眼的脸上此刻闪着汗水。“我确实觉得他比你更可信，伊雷斯克，”雷托慢慢地说道，“然后永远别再叫我‘孩子’。”

哈瓦特此时站了出来：“我们可以通过深度审讯来获取更多的情报。我要亲自审讯这个马夫长。”

雷托把目光转向他的门泰特，说道：“最好是私下，杜菲。除了你不要有别人在场。”他闭上眼睛，用力咽了口唾沫。过了一会儿，他清楚自己必须向哈瓦特传达一条命令，那就是不能让这个马夫长在审讯中幸存下来了……他还会透露出什么是雷托所担心的。门泰特微微地点了点头，示意雷托，自己明白他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比如哈瓦特所获得的一切情报都将是他和公爵两人之间的秘密。

当守卫们抓住他瘦弱的手臂时，伊雷斯克号叫起来。但马夫长还没来得及喊出什么，哈瓦特就用手捂住了他的嘴巴。

这时，卫兵们忽然打开了大厅的大门，一个身穿制服的人走了进来，仿佛是选择在这个最混乱的时刻觐见公爵。他大步走过来，眼睛锁定了坐在大厅尽头椅子上的雷托本人。他的电子身份徽章显示他是一名官方信使，刚从卡拉市太空港的一艘驳船上下来。雷托浑身僵硬起来，因为他知道这个人不可能带来什么好消息。

“公爵大人，我带来了可怕的消息。”信使的话震惊了王庭上的每一个人。抓着伊雷斯克的守卫们也都站着不动了，哈瓦特连忙做了个手势，让他们在信使宣布消息之前离开。

信使大步走到椅子前，站直了身子，然后深深地吸了几口气，让自己做好准备。在清楚了卡拉丹有了新公爵，以及被流放的伊克斯人就在这里的情况后，他谨慎地选择了他的措辞。

“我很遗憾地通知您，珊多夫人——被埃尔鲁德九世皇帝称之为叛徒和变节者的女人——已经被找到了，并且根据帝国法令，由萨多卡卫队在贝拉·特古斯执行了死刑。她的所有随从也都被杀了。”

隆博顿时被这道晴天霹雳击倒在公爵椅旁的抛光大理石台阶上，看上去就像被狂风拍倒在地一样。凯莉娅默默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缓缓抽泣起来。泪水一下子从她那双翠绿的眼睛里涌出。她靠在墙上，用脆弱的拳头击打着石柱，直到鲜血染红了双手。

海伦娜悲伤地看着她的儿子，点着头说：“你看到了吗？雷托，又一个惩罚。我是正确的。伊克斯人和一切帮助过他们的人都被诅咒了。”

雷托忿恚地看了母亲一眼，然后怒气冲冲地命令卫兵：“请把我母亲带到她的房间里去，吩咐她的仆人收拾行李，准备长途旅行。”他努力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颤抖，“我认为最近的事情给了她很大的压力，现在让她安静地休养去吧，就去一个离这里很远很远的地方好了。”

在于己不利的情况下，每一个生物都会变成某种别的东西，进化或退化。我们的人性来源于我们知道自己曾经是什么样子，而且——但愿如此——我们知道如何变回去。

——卡马尔·皮尔鲁大使，《厄崔迪家族声明》

密室那无声的警报系统再次把他吵醒。不间断的噩梦让他的全身都被汗水浸透了，他笔直地坐了起来，准备与前来追捕他的入侵者搏斗，并最终赶走他们。

但是贝尼·特莱拉还没有发现这个地方，尽管他们那些该死的扫描仪已经很接近了。他的信号屏蔽避难所配备了一个自动内部监测器，运行几个世纪都不会有任何问题，但那些狂热的调查人员使用了技术扫描设备来检测未经批准的机器。他们迟早会抓住他的。

他的动作安静而高效地，迅速把一切都关闭了：所有的灯、通风设备、暖气设备。然后他坐在令人窒息的黑暗中，汗流浃背地等待。除了自己的呼吸声，什么声音也听不到。没有人来检查那扇隐蔽的门。什么动静也没有。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动了动身子。

随机扫描将严重损害那个把他和他的库存隐藏起来的屏蔽场。克泰尔知道他必须出去偷一种设备回来。如果他能分析出特莱拉技术是如何工作的，他就能建立一个系统来抵消它的破坏。

大多数早晨，大王宫（现在是特莱拉人的政府办公大楼）的大厅和公共房间都没有人。克泰尔从一个隐蔽的通道溜了进去，然后潜入主走廊附近的一间储藏室。从那里到电梯管只有很短的一段距离，而电梯管则直接通向建筑外，穿过钟乳石结构，甚至向下到达那些较低的楼层。然后他就可以继续前进，同时保住伪装——也就是保住自己的性命。而如果他能挫败那些技术扫描仪的话，他的机会就更好了。

那些常规的调查人员可能还在留在这个设施里，也可能已经到另一层去巡逻了。克泰尔像狩猎一样全速前进，聆听周围的动静，观察走廊里的灯光，独自缓缓地移动。他早已通晓这部分建筑的全部秘密了。

虽然克泰尔身边带着一支击昏手枪和一支激光枪，但他还是担心特莱拉探测网会发现这些枪，尤其是在开火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会派专门的小队来搜捕他。所以现在他的手里举着一把锋利的长刀。这武器既高效又安静。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他设置好了陷阱，终于发现一个面容憔悴的秃顶特莱拉人从走廊过来。他两只手端着一个小屏幕，上面喷着烟花的颜色和图案。这个调查员如此专注于阅读，以至于从一开始就没有注意到危险——直到黑头发的男人高举着长刀向他冲去。

克泰尔想把满腔的仇恨都大喊出来，甚至想大声挑战对方，但他只是发出一阵嘘声。特莱拉人被吓得张大了嘴巴，露出一排雪白的珍珠般的小牙齿。这个调查员还没来得及喊出声，克泰尔就已经割破了他的喉咙。

特莱拉人倒在了地板上，鲜血四溅，但在扫描设备掉在坚硬的地面之前，克泰尔就一把抓住了它。他如饥似渴地盯着扫描仪，几乎没有注意到他脚下敌人垂死的挣扎，一摊血水静静地漫过了华丽、光亮的瓷砖，这里以前可是维尔纽斯家族大王宫啊。

可无论如何，他心里一点也不后悔。他已经犯了很多罪了，如果那些狂热分子抓住他，他立即就会被处死。但只要他问心无愧，这又能有什么关系呢？特莱拉杀死了多少人？他们的入侵破坏了多少伊克斯历史和文化？他们自己又欠下了多少血债？

克泰尔迅速行动起来，他把死尸拖进了通往他坚硬岩石内秘密住所的那条通道，然后清理掉残留的血迹。疲惫不堪的克泰尔清理了红色血迹，刹那之间，他过往生活的闪回刺痛了他坚硬的良心。他低头看着自己血淋淋的双手，假如优雅可爱的凯莉娅·维尔纽斯看见此刻的自己会作何感想。以前，每当他们知道要见到她时，克泰尔和他哥哥都会竭尽全力打扮自己，穿上时髦的衣服，喷上古龙香水。

他只花了几秒钟时间来哀悼特莱拉人对他的改变……接着他又开始琢磨凯莉娅是不是也变了，毕竟天知道她遭受了怎样的磨难。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甚至不清楚她是否还活着。这让克泰尔有些喘不过气来。

但如果现在他不赶快抹去他的犯罪证据，逃回藏身之所，那他自己也活不长了。

对他的体形来说，这个特莱拉调查员的死尸有些出奇的重，这表明他们的骨骼结构很是致密。他把这具灰皮肤的尸体扔进了零熵筒，而在尸体开始腐烂之前，伊克斯的天空就会黑下来了。

他擦干净身子，换好衣服，便着手进行这个重要的工作了。他急切地把偷来的扫描仪放到了工作台上。

弄清楚如何操作这个装置还是相当容易的。它的控制系统很简陋：一个黑色的触摸板和一个琥珀色的屏幕，用来识别机器和科技痕迹。这些标记是用特莱拉人的密码语言写成的，他可以很容易地破译这些代码，只要把这些代码输入一个解密器就行了。

理解特莱拉扫描仪的内部结构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了。克泰尔必须非常小心地操作，因为里面可能存在一个特别的防篡改系统，可以熔掉内部零件。所以他不可能拿起工具直接撬开扫描仪。他不得不使用某种被动的方法了。

此时他真希望老罗格的幽灵能够再次出现，给他一些宝贵的建议。在这个几乎被人遗忘的房间里，他感到非常孤独，努力让自己不要自怨自艾。他意识到自己在做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这才获得了力量。伊克斯的未来很可能就取决于他这条隐秘战线了。

他必须要活下来，并保证他这个藏身之处完好无损，因为这里有重要的跨空间通信器。不久之后，他可能还会找到一种定位维尔纽斯家族幸存者的手段，并为他们提供宝贵的帮助。也许只有他这个幸存者，才能解放这个他无比热爱的世界了。

为了保护这间被屏蔽的屋子，克泰尔必须得搞清楚这个该死的特莱拉扫描仪……

最后，在经历了好几天的挫败之后，他决定使用一个探测装置，希望能绘制出扫描仪内部的反射示意图。但令他吃惊的是有什么东西

咔哒一声响了一下。他连忙把扫描仪扔在工作台上，后退了好几步。接着，克泰尔再次尝试靠近仔细并检查了这个装置，发现它的一侧裂开了一道缝隙。他攥住裂缝的两边，然后使劲一拉。

扫描仪打开时没有发生爆炸或熔化。他无比欣喜地发现，他不仅看清了扫描仪的内部，而且还找到了一个针头启动的全息投影仪，它能把用户指南的全息图像展示在空气中——一个衣冠楚楚的全息人很开心地开始解释起关于扫描仪的一切来。

既乐于助人又温柔体贴，这个用户指南好像丝毫不担心有竞争对手窃取技术，因为它是在罕见而珍贵的“李芝镜”基础上制造出来的，没有外人可以复制。这种镜子由未知的矿物和聚合物构成，人们认为其棱镜中包含了地穹棱镜。

克泰尔研究这个扫描仪时，虽然很不情愿，但他还是对它的构造赞誉有加，随后便开始怀疑有李芝家族的人参与了这场针对伊克斯的阴谋。毕竟仇恨是长期存在的，而李芝人一定会很乐意帮助别人来消灭他们的主要对手……

现在克泰尔必须依靠他的直觉，用搜集来的零部件碎片和这个李芝镜来制造一个关闭设备来阻止扫描仪。在反复询问了那个令人厌烦的热心用户指南后，他想到了一个解决方案……

晚上，与黑市商人的会面让他再次紧张起来，一路上很多人都惊恐地看着他，但克泰尔还能有什么选择呢？只有这些非法的贸易商才能够卖给他制造反扫描仪所需的几个元件。

最终，在买完东西后，他回到了上层安静的大楼里，用一张生物身份干扰卡骗过了入口检查站，让它以为他是一名特莱拉技术员。当他乘电梯穿过从前的大王宫向他的藏身处走去时，他想起了他散落在工作台上的那些设计画。他一心想要快点开始工作。

然而，当他走进一条走廊里时，克泰尔忽然意识到他走错了楼层。原本没有窗户的门和储藏室不见了，变成了被透明玻璃分隔开的很多间办公室。办公室里亮着暗橙色的夜灯，门上和窗户上则清晰地印着很多难看的标志，都是些陌生的特莱拉语。

他停了下来，认出了这个地方。原来他还没有完全深入坚硬的岩石层里。他愤怒地看着周围，这些房间曾经是会议厅、大使办公室、维尔纽斯伯爵宫廷成员的会议室。现在这些房间看起来竟是如此的……功能化。

还没等他退回去，克泰尔就听到左边有什么响动——是金属的叮当声和擦地板的声音——他赶紧往电梯里一缩，回到了自己的楼层。但他发现自己还是迟了一步。

“你，哪儿来的？”一个看不清面部的人用带有伊克斯口音的加拉赫语冲他喊道，“出来，让我们看看你。”克泰尔觉得他可能是通敌者之一——一个背叛了家乡的伊克斯人，他用自己的同胞当作祭品，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敌人。

克泰尔伸手找他的生物扫描卡，同时听到沉重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他把卡片伸到电梯读卡器里。更多的声音传来了。他掏出武器准备随时开火。

这几秒钟好似和一年一样长，电梯管最终打开了——但当他冲进去的时候，一不小心把装着刚买来的零件的袋子掉在了地上。他没时间捡回来了。

他低声骂了一句，冲进了电梯，用一种近乎严厉而威严的声音命令电梯到达正确的楼层。门咔哒一声关上，外面的喊声逐渐消失了。他担心保安可能会停掉电梯，或者叫来萨多卡卫队——所以他必须尽快离开。但要到达他所在的楼层似乎要花很长时间。

门开了，克泰尔探出头去小心翼翼地左右张望。没人。于是他回到电梯管里，设定电梯使其停在另外四层楼里，电梯会升到更高的地方，进入地壳通道。

几秒钟后，克泰尔站在他那有屏蔽场保护的房间里，汗流浃背，暗自庆幸自己逃过了一劫，但又对自己的粗心大意感到很是愤怒。他把珍贵的零件给丢了，同时也给了特莱拉人一个线索，现在他们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

所以现在，他们会专门搜捕他了。

有一段时间，我们都生活在前人的阴影里。但是我们这些能够决定行星命运的人最终会到达一个临界点：我们不再是影子，而是光本身。

——拉斐尔·科瑞诺王子，《领导力论》

雷托·厄崔迪公爵现在是大家族和小家族联合议会的正式成员了，他将登上远航机，前往凯坦星参加下一次的兰兹拉德会议。这是他第一次正式离开自己的星球，他觉得自己已经从失去父亲的悲痛中恢复过来，可以在公开场合正式露面了。

雷托决定出席会议之后，杜菲·哈瓦特和其他几个厄崔迪家族的礼仪顾问把他锁在了城堡会议室里，给他上外交速成课。顾问们像严厉的老师一样在他周围转来转去，坚持让他快速学习那些公爵必须要考量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知识。刺眼的球形灯照亮了房间的石墙，海风亦从敞开的窗户吹了进来，带来了海浪撞击的声音和海鸥的尖啸。尽管有这些干扰，但雷托还是在认真地学习。

轮到他说话的时候，这位新公爵坚持要让隆博在听课时坐在他身边。“总有一天，当他的家族东山再起时，他会需要这些知识的。”雷托这样说道。但一些顾问明显露出怀疑的神色，但他们没有争辩。

当他离开卡拉市太空港时，只有杜菲·哈瓦特作为他的护卫和知己陪伴着他，雷托的顾问再三警告他不可鲁莽行事。雷托把披风裹得更紧了。“我明白，”他说，“但我的荣誉感会让我去做那必须要做的事。”

根据古老的传统，雷托有权在兰兹拉德联合会议会上提出他的要求。提出他对正义的要求。作为新上任的公爵，他有自己的主张，也有足够的愤怒和属于年轻人的天真，相信无论这些顾问说什么，自己还是有可能成功的。然而可悲的是，他还记得父亲向兰兹拉德请愿的那几次，保卢斯回家时总是满脸通红的，也总是轻蔑和烦躁地痛斥着那些装模作样的官僚机构。

但是雷托这次是一次新的开始，期望值颇高。

在凯坦那永恒的阳光照耀下，巨大的兰兹拉德联合会演讲大厅巍然耸立，光彩夺目，它坐落在立法大厦和政府办公室山脉中最高的山峰上，环绕着一个椭圆形的平民区。这个大厅由所有的贵族家庭捐款建成，每个贵族家庭都想在富丽堂皇方面胜过其他家族。宇联商会的代表们帮大家从帝国各地运来了建筑材料，只是前皇帝——哈西克·科瑞诺三世——下了一道特别令，才削减了兰兹拉德联合会建筑计划那过高的费用，以免其阴影最终笼罩在皇宫之上。

在萨鲁撒·塞康达斯被核武器摧毁，帝国政府所在地重新安置在了凯坦星之后，每个人都渴望建立一个前景良好的新秩序。哈西克三世希望能向世人表明：即使在科瑞诺家族几乎被消灭的情况下，帝国事务仍将以比过去任何时候还要高的水平继续下去。

各大家族的旗帜像龙鳞组成的彩虹一样在兰兹拉德联合会大厅的外墙上飘扬。雷托站在金碧辉煌的平民区广场上，周围是高耸的金属结构建筑物。维尔纽斯家族的紫铜色旗帜早就被取下来公开焚烧了。

杜菲·哈瓦特站在年轻的公爵身旁。雷托希望他的朋友隆博也能在这里，但对于那名被放逐的伊克斯王子来说，现在离开卡拉丹的避

难处并不安全。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仍然没有从他藏身的地方出来，即使在珊多被杀的消息传出来之后。雷托清楚，那个目光敏锐的男人会用自己的方式哀悼亡妻，并策划复仇……

但无论如何，雷托现在只能依靠自己了。他父亲肯定也对他抱有不小的期望。于是，在明亮的阳光照耀下，他挺起了胸膛，回忆起了他的家族史，想起了从厄崔柔斯所在的黑暗时代直到今天所发生的一切，然后庄重地凝视前方。他大步走在铺着石板的道路上，即使面对着宏伟的兰兹拉德联合会，他也不允许自己感到渺小。

在其他家族代表的陪同下他们走进了演讲厅，雷托这时看到了哈克南家族那淡蓝色的狮鹫标志。看一眼那些旗帜，他便能说出几个其他家族的名字：李芝、泰拉诺斯、穆泰利、埃卡兹、迪维兹和卡尼达尔。这些旗帜中间悬挂着一面比其他旗帜大得多的科瑞诺家族帝国旗帜，醒目的猩红色和金色装饰着中心的狮子图案。

他和其他代表们入场了，鼓乐齐鸣，震耳欲聋，不绝于耳。当这些男性代表，当然也有几位女性代表进场时，一名公告员大声宣读着每个人的名字和地位。雷托只看到几名真正的贵族，其他大多数的人都是大使、政治领袖或受人收买的马屁精。

尽管雷托本人也有皇室头衔，但他并不觉得这头衔给自己带来了力量或是什么重要性。毕竟，一个中等家族的公爵与一个富裕家庭的首相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虽然他掌控着卡拉丹的经济和人民，当然还有厄崔迪家族的其他财产，但很多大家族控制着更多的财富和世界。他曾一度把自己想象成鲨鱼群中的一条小鱼，然后很快便在这些想法削弱自己信心之前打消了它们。老公爵从来不允许他自卑。

在这个巨大的厅堂里，他不知到哪里去找维尔纽斯家族空着的旧座位，他心里多少有些高兴的是，虽然贝尼·特莱拉现在占领了伊克斯，但他们却永远不会得到这样的荣誉。兰兹拉德联合会不会允许被人们所鄙视的特莱拉代表进入这个一向排外的俱乐部。正常情况下，雷托一般不会容忍这种大规模的种族偏见，但这次他破例了。

会议以繁文缛节开场了，雷托坐在侧面一个豪华的黑红色包厢里，这个包厢和那些提供给其他家族显贵的类似。哈瓦特站在他的身旁，雷托则冷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渴望能学到一些东西，同时也准备好自己的发言。但他不得不等到有人叫他的名字才能出场。

真正的家族首领们不必每次举行这样的会议时都要出席，因为这里全是些琐碎的事情——而对这些事情的讨论一般会拖很长时间，远超其必要的时间——雷托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尽管所有人都在探讨争论，都对礼仪或帝国法律的细节斤斤计较，但几乎没有达成什么真正的共识。

不过，新上任的雷托会把这当作是为他举行的正式招待会。当滚动的议程表终于示意轮到他发言时，这个年轻人在没有门泰特战士或任何其他助手的陪同下，独自大步穿过宽阔大厅里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抛光地板，走上了中央讲台。他努力不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十几岁的孩子，他回忆着父亲强大的存在，回忆着他们父子站在赛场上高举公牛头时听到的欢呼声。

雷托望着面前这一大片面露倦怠的高贵代表们，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扩音器会捕捉到他的每一句话并传送出去，这样所有的听众都能听到了，志贺藤录音机则是为了记录文件。对他来说，这将是一场至关重要的演讲——目前大多数人对他的性格一无所知，甚至很少有人

知道他的名字。雷托意识到，他们会从他今天所说的话中形成对他的印象，他感到肩上的负担越来越重了。

他等待着，以便确定自己是否完全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不过会议已经进行到这么晚的时候了，他怀疑根本没人还能有精力专注于任何新事物。

“你们中有许多人是我父亲保卢斯·厄崔迪的朋友和盟友，”他开始演讲了，然后很快扔下了他的重磅炸弹，“但他最近死于一次令人发指的、怯懦的暗杀行动。”说着他目光犀利地扫了一眼哈克南代表的座位。他还不知道敌人的那两个代表的姓名或头衔。

他的暗示已经很清楚了，虽然他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指控，也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证据。马夫长伊雷斯克按照雷托的要求，没能在审讯中幸存下来，他证实了海伦娜是同谋，但没有提供关于其他同谋者的更多细节。因此，新上任的厄崔迪公爵只是利用他的声明来吸引议会中那些感到无聊的人的注意——而现在他确实做到了。

哈克南一众开始互相窃窃私语起来，都在紧张而愤怒地望着讲台。雷托没有理会他们，而是把注意力转回到了代表们聚集的中央。

就在他的正前方，在穆泰利家族的座位上，他认出了老福莱姆波特伯爵，一位非常古老的绅士，据说他多年前就失忆了。而因为长期记忆的消失，他身边一直跟着一名身材矮胖、一头金发的前门泰特候选人，充当着伯爵的便携式记忆。这名失败的门泰特现在唯一的职责就是不断地提醒老福莱姆波特，提供这位贵族可能需要的任何数据。虽然他从来没有完成他的训练，但作为人体电脑，这名失败的门泰特还是很好地满足了老伯爵的需要。

雷托的声音在人群中回荡，清晰而简洁，就像是在一个凉爽的卡拉丹早晨，浮标上的铃铛在不断鸣响一般：“皇帝家门口的一块牌子上写着‘法律是终极科学’。因此，我站在这里不是代表我自己，而是代表一个曾经的大家族，一个不能再来这里发言的家族。维尔纽斯家族是我们家族的亲密盟友。”

附近座位上有几个人马上抱怨出声。还有几个代表也烦躁地扭动起来。他们已经听过太多关于维尔纽斯的事了。

年轻的厄崔迪壮着胆子继续说道：“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伯爵和他的家人被无端指责为了叛徒，贝尼·特莱拉非法接管了伊克斯——在座的诸位都清楚，特莱拉是一个怎样堕落和恶心的种族，不值得在这个庄严的机构面前派出代表。但是当维尔纽斯家族大声呼吁帮助和支持，抗击这种残暴的入侵时，你们所有人都躲到了阴影里，直到这种援助变得无关紧要。”雷托小心翼翼地不把矛头指向埃尔鲁德本人，尽管他心里完全清楚，是皇帝怂恿这些人拖延的。

兰兹拉德联合会大厅里响起一阵低语声，声音里还夹杂着一丝困惑和愤怒。雷托看得出来，他们现在只是把他看作是一个年轻的暴发户，一个傲慢无礼、脾气火爆的叛逆者，对帝国幕后的秩序完全不了解。他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抖搂出来是很不合规矩的。

然而雷托却不为所动，继续说道：“大家都知道多米尼克·维尔纽斯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可敬之人。你们都和伊克斯做过生意。你们中能有多少人敢说自己不是多米尼克的朋友？”说着他迅速环顾四周，但不等任何人鼓起勇气在公共场合举手，他又继续了。

“虽然我不是维尔纽斯家族的一员，但特莱拉入侵者同样威胁到了我的生命，在我父亲的帮助下，我才勉强逃过一劫。维尔纽斯伯爵和他的妻子被迫逃走了，放弃了他们的所有。况且，珊多·维尔纽斯夫人已于近日惨遭杀害，像动物一般被猎杀了！”雷托的目光中此刻充满了愤怒和悲伤，但他深吸了一口气，坚持说了下去。

“请在座的人聆听我的声音，我对贝尼·特莱拉和他们这种无耻行径持有严重的保留意见。无论如何，提出动议或是其他方案，他们都必须被绳之以法。厄崔迪家族并不是现在这个非法伊克斯政府的盟友——他们怎么胆敢把星球改名为萨图赫？这还是个文明的帝国吗？还是说我们已经被野蛮人淹没了？”他停顿了下来，心脏怦怦地跳个不停，然后继续说道：“如果兰兹拉德联合会最终选择无视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难道你们就不害怕同样的事发生在你们任何一人的身上吗？”

哈克南家族的一名代表无礼地站了起来，大声表达着他的观点：“维尔纽斯家族是自己宣布变节的。根据古代法律，皇帝的萨多卡军队和其他赏金猎人完全有权力追捕并消灭变节者的妻子。照顾好公爵的小崽子吧。我们出于好心才允许你庇护她的孩子们。我们不是非这么做不可。”

雷托觉得哈克南人说错了，但他现在不打算就法律问题展开辩论，尤其是在没有杜菲的指导下：“所以，任何一个家族都可能遭到迫害喽，而他们的成员会因萨多卡卫队的一时兴起而丧命，就没人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摧毁兰兹拉德联合会里的一个大家族，而你们——剩下的人，就只会蒙住自己的眼睛，祈祷同样的事不会再发生在自己身上？”

“皇帝不是一时兴起！”有人大声喊道。然后许多表示同意的声音也跟着喊了起来……但这些爱国和忠诚的声音少得可怜。雷托觉得这很可能是埃尔鲁德健康状况严重恶化的结果。几个月来，这位老人都没有出现在任何仪式上，据说他卧床不起，奄奄一息了。

雷托双手叉着腰，说道：“我可能还很年轻，但我不是瞎子。设想一下，兰兹拉德的成员们，就像你们这样出尔反尔和虚假忠诚——如果你们的承诺像灰尘一样轻易被吹走，那你们能给彼此什么承诺？”然后，他重复了父亲从伊克斯救援飞船上下来时问候他的那句话：“厄崔迪家族珍视忠诚和荣誉，远超政治。”

他举起一只手，他洪亮而威严的声音在大厅里回响：“我奉劝在座的每一位都要记住维尔纽斯家族。因为只要稍有疏忽，同样的事就可能发生在你们身上。如果两个家族一有机会就互相攻击，你们还能选择相信谁？”他发现自己的话深深地打动了一些代表，但同时心里也明白，当他最终呼吁投票取消对维尔纽斯家族的悬赏时，几乎没有人会站在他这一边。

雷托深吸了一口气。他转过身去，假装已经说完了，但忽然回头大喊了一声：“也许你们应该好好思考一下自己的情况。扪心自问：你们能真正信任谁？”

他昂首阔步地朝兰兹拉德联合会大厅的拱门走去。并没有掌声……但也没有笑声。只有震惊的沉默，他怀疑自己已经和他们中的一些人取得了共鸣。但也许他只是太乐观了。雷托·厄崔迪公爵还有很多治国之道要学——毫无疑问，哈瓦特在回家的路上会教他的——但他发誓不会成为嘴把式。在他的一生中，只要自己还能呼吸，雷托

就会坚守可靠、忠诚和真实之道。最终，其他人定会在他身上看到这一点的……也许他的敌人也会。

杜菲·哈瓦特和他一起站在有柱廊的门口，两人一起走出巨大的演讲厅，兰兹拉德联合会则在没有他们在场的情况下继续工作了。

历史证明，技术的进步不是一条稳定的上升曲线。有平稳的时期，有上升的时期，甚至有反转的时期。

——《帝国的科技》，532版

在两道阴影的注视下，面无表情的扬戈尔医生用一个苏克扫描仪扫描老人，老人脸色苍白地躺在床上，仿佛淹没在宽大的被褥、绣花床单和透明的蚊帐里。诊断仪嗡嗡作响。

沙达姆心想：他再也不需要他的小妾服侍了。

“皇帝驾崩了。”扬戈尔宣布，然后甩了甩他那铁灰色的长马尾。

“啊，是啊。至少现在他不再痛苦了。”沙达姆用低沉沙哑的声音说道，尽管一股迷信的寒气顺着他的脊背往上爬来。在最后，埃尔鲁德清楚是谁造成了他的死亡吗？就在临死前，老人还用那双爬行动物般的眼睛盯着他的儿子。王储心里一沉，想起了当年那可怕的一天，皇帝发现沙达姆参与谋杀了他的大儿子法夫尼尔……还有，当老人发现他的小儿子在他母亲哈布拉的食物里偷偷放了避孕药，这样她就不能再怀上一个和他竞争的儿子时，他是如何哈哈大笑的。

埃尔鲁德怀疑过自己吗？他是不是临终前诅咒了自己的继承人儿子？

好吧，现在要改变他的主意很显然已经太晚了。这位古老的统治者终于死了，沙达姆是罪魁祸首。不，不是他。是芬伦。在必要的时

候就让他当替罪羊吧。皇太子绝不会承认这种罪行的。

不久之后他就不再是太子了——他终于要当上皇帝了。已知宇宙的帕迪沙皇帝。然而，他必须要克制住自己的激动或欣喜。必须要等到正式的登基大典之后才行。

“这并不意外，”哈什米尔·芬伦说道，他低下大脑袋，短圆的下巴抵到了喉咙，“这个可怜的人饱受病痛折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嗯—嗯—嗯。”

苏克医生把他的扫描仪器收了起来，塞回他的外衣口袋里。所有其他的人都被命令离开房间：嫔妃，守卫，甚至是宫廷内侍海斯班。

“不过，有件事有点奇怪，”扬戈尔说道，“这些天来，我一直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就是这里有什么事不只是自然死亡那么简单。我们的分析必须非常谨慎，因为这可是皇帝……”

“曾经是皇帝，”沙达姆的反应有些太快了。芬伦连忙做了一个微妙的手势来警告他。

“我就是这个意思。”苏克医生用手摸了摸自己额头上的黑钻石纹身。沙达姆不清楚他是不是只是在为他即将失去的昂贵治疗费用而苦恼。

“我的好医生，埃尔鲁德皇帝年纪很大了，压力也很大了。”芬伦以一种奇怪的祝福方式弯下腰，把指尖放在老人冰冷的额头上，这让沙达姆想起了一块被羊皮纸包裹着的岩石。“我们这些和他最亲近的人在过去的两年里都看到了他健康和精神上的明显变化。最好不要说些含沙射影的话和毫无根据的怀疑，那只会破坏帝国的稳定，尤其

是在这个困难的时刻，嗯哼？帕迪沙皇帝埃尔鲁德九世已经一百五十多岁了，是科瑞诺家族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之一。让我们就此打住吧。”

沙达姆清了清嗓子，也说道：“还能是什么呢，医生？我父亲周围可谓是戒备森严，到处都是卫兵和毒药探测器。谁也不可能伤害到他的。”

扬戈尔不安地看向皇太子身后那个雪貂一样的人：“身份、动机和机会。这些都是问题，虽然我不是什么警探，但我确信门泰特可以回答这三个问题。我将把我的数据整理好并提供给审查委员会。这完全是走个过场，不过非走不可。”

“谁会对我父亲做这样的事？”沙达姆问道，靠近了一些。医生的唐突让他不由得浑身僵硬起来，但这名苏克已经展现过他的傲慢了。躺在床上的那个死人似乎也在注视他们，用他的骷髅般的手指谴责他们。

“我得收集更多的证据，大人。”

“证据？什么样的证据？”他强迫自己平静下来。额头上冒出了滴滴汗珠，他伸出一只手来摸了摸他精心设计过的红色头发。也许他演得太过火了。

芬伦很是冷静地走到了床铺的另一侧，身边就放着皇帝饮用过的最后一杯香料啤酒。

医生用只有沙达姆能听到的耳语说道：“沙达姆太子，作为一名忠诚的苏克医生，我有责任警告您，您也可能身处极度危险之中。某

些力量……根据我看到的报道……不想让科瑞诺家族继续掌权。”

“从什么时候开始苏克学校掌握帝国盟友和阴谋的报告了？”芬伦问道，慢慢靠近了些。他没有听到具体的词语，但几年前他就无师自通了阅读唇语这一宝贵技能。这对他的间谍活动大有帮助。他也曾试着教过沙达姆这个把戏，但太子明显还没有掌握诀窍。

“我们有自己的消息来源，”苏克医生接着说，“很抱歉，即使对于我们这样一所致力于医疗的学校，拥有这些情报渠道也是必要的。”沙达姆回想起医生甚至在看病人之前就坚持要求全额付款的情形，不禁对于其中包含的讽刺皱起了眉头。“我们生活在一个危险的时代。”

“你是不是有什么特别怀疑的人？”沙达姆嘶哑着嗓子问道，眼睛跟随着医生的目光。也许他们可以栽赃给宫廷内侍海斯班——移花接木，讹言谎语。

“在您这样的位置上，最安全的办法是去怀疑每一个人，殿下。我想对埃尔鲁德皇帝进行尸检。与内部学校的伙伴们通力合作，我们可以扫描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每一个细胞……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沙达姆皱起了眉头，说道：“把他切成小块儿这种行为似乎对我的父皇很是不尊重啊。他本来就做过相当多的……可怕手术。啊，是的。最好让他安息吧。我们必须立即为国葬做准备。还有我的登基典礼。”

“恰恰相反，”扬戈尔坚持道，“我们是通过弄清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来表达对皇帝遗志的尊重。也许有什么东西在不久前植入了他的体内，那时候他的行为模式刚开始改变——就是这种东西导致了他缓慢的死亡。而就算事情过去两年，一名苏克医生也能找到最细微的残留痕迹。”

“一想到尸检我就恶心，”沙达姆说道，“我是帝国的继承人，我禁止你这样做。”说着他低头看向死去的老人，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就像眼前这个老怪物的鬼魂正盘旋在他头上似的。他警惕地瞥了一眼角落里以及冰冷壁炉里的阴影。

当他的父亲最终把金狮宝座传给他时，沙达姆本以为自己一定会兴高采烈起来——但现在，每一想到是他的麝香毒导致了皇帝的死亡，他的皮肤就开始发痒。

“根据帝国法律，我有权力坚持这一点的，殿下，”苏克医生解释道，但声音仍然低沉冷静，“而且为了您的利益我也必须得这么做。我觉得您对阴谋诡计不甚了解，因为您在深宫中长大，一直受到很好的保护。您无疑认为我很愚蠢，但我向您保证我在这一点上是没错的。我心里有数。”

“也许这个好医生说得没错。”芬伦说。

“你怎么能……”沙达姆发现芬伦的眼睛里闪着奇怪的光芒，于是打断了自己的话，然后又看了医生一眼，对他说道：“我必须和我的顾问商量一下。”

“当然。”扬戈尔目送着他们二人走向大门的另一侧。

“你疯了吗？”在远处沙达姆低声质问芬伦。

“暂时听他的吧。然后因为一个……”芬伦笑了起来，谨慎地选了一个词，“……误会……老埃尔鲁德将在被他们切开之前就被火化掉了。”

“我明白了。”沙达姆突然听懂了他的话。然后，他对扬戈尔命令道：“把你的同事叫来吧，完成你的尸检。我的父皇将被转移到医务室，在那里你们可以完成手术。”

苏克医生回答道：“我需要一天的时间来接另一位医生。您能安排人把皇帝的尸身冷冻起来吗？”

沙达姆礼貌地笑了笑：“没问题。”

“那么，容臣告退了，殿下。”说着，医生深鞠一躬，匆匆离去了，身上的医疗长袍沙沙作响。银灰色的头发被一枚银戒指紧紧地扣住，束成了一条马尾辫，左右摇摆着。

就剩下他们君臣二人时，芬伦狡猾地笑着说：“如果这个计策不管用我们就杀了这混蛋，我们可不能冒这么大的险啊。”

一个小时后，一系列不幸的事件发生了，皇帝埃尔鲁德九世的尸首在帝国火葬场化为了灰烬，这皆因为他的遗体被人放错了地方。一名宫廷传令兵和两名医护人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记忆和历史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往往倾向于保留事情好的一面，而记忆注定要保留最坏的方面。

——海伦娜夫人，她的个人日记

父亲，我还没有准备好。

卡拉丹夜色笼罩着的海面波涛汹涌，狂风暴雨不停抽打着城堡东楼的窗户。然而，另一种风暴则在雷托公爵的内心深处肆虐着：他在为自己前途黯淡的家族担心。

他逃避自己的责任已经太久了……实际上足有好几个月。每到孤独的夜晚，他只想与隆博和凯莉娅呆坐在一间暖和的房间里。今天则相反，他决定最后检查一遍老公爵的私人物品。

装着他父亲的东西的储物箱被搬了进来，沿着墙壁排列好。仆人们把壁炉里燃烧的木柴烧得更旺了，一壶热酒使房间里充满了烧酒的辛辣和一丝昂贵的香料味道。四个小球形灯则提供着足够的光线。

凯莉娅在储物箱里找到了一件毛皮斗篷，她立刻便据为己有了，然后暖暖和和地把自己裹了起来——这让她看起来更漂亮了。尽管她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距离她那熠熠生辉的皇宫梦想越来越远，但这位维尔纽斯家族的女儿还是坚持了下来。凭借着坚强的意志，凯莉娅似乎使她周围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她让一切变得更好了。

尽管与变节家族发生任何浪漫关系在政治上都是个重大缺陷，但雷托公爵——如今统治着一个大家族——发现她比以往更有吸引力了。但他还记得父亲给他的那条最基本的告诫：永远不要为爱而结婚，否则就会把整个家族带入深渊。保卢斯·厄崔迪早就把这一点灌输给了他的儿子，就像其他的领导力训练一样。雷托清楚自己永远不能违背老公爵的命令，那已经成为他自身的一部分了。

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凯莉娅吸引住了，虽然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勇气向她表达自己的感情。不过他清楚，她对此心里有数。凯莉娅的内心坚强且逻辑性十足。他从她那双翠绿的眼睛里，从她那红唇的曲线里，从她以为他不会注意到的凝重眼神里，都看到了这一点。

得到了雷托的允许，隆博也开始好奇地在一些巨大的储物箱中找了起来，他的目标是保卢斯公爵和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作为战友时留下的古老纪念品。他把手伸进一只箱子，掏出一件绣花斗篷，展了开来，问道：“这是什么？我从没见你爸爸穿过它。”

雷托看了一眼，立刻清楚它是什么了——那是厄崔迪家族之鹰在拥抱李芝家族的知识之灯：“我想那是他和我母亲结婚时穿的结婚斗篷。”

“哦，”隆博的声音因尴尬而变得有些低沉，“对不起。”说着他把斗篷叠好，塞回了箱子里。

雷托摇了摇头，深吸了一口气。他清楚他们肯定会多次踩到这样的记忆地雷，他只能选择忍受：“我的父亲并不是自己选择死亡然后把我留在这个位置上的，隆博。是我母亲做出了她自己的选择。她本可以成为我的一个有价值的顾问。事情如果不是这样，我会很欢迎她

的帮助和那些明智的建议的。但事实却截然相反……”他叹了口气，痛苦地看着凯莉娅，“就像我说的，她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只有雷托和门泰特战士知道海伦娜参与了谋杀这个真相，而且雷托发誓要把这个秘密带到坟墓里去。随着马夫长在审讯中死亡，雷托·厄崔迪公爵的双手已经沾满了淋漓的鲜血——这是他的第一次，但肯定不是最后一次。而就连隆博和凯莉娅也从未怀疑过此事。

他把自己的母亲和他亲自挑选的两个仆人送出了卡拉丹城堡。名义上是为了让她“好好修养，恢复健康”，海伦娜夫人被带到了东方大陆，在那里她在最原始的生活条件下，与孤绝姐妹会这样一个退化的宗教团体生活在一起。海伦娜高傲地接受了自己被放逐的事实，并没有要求儿子对此行为作出什么解释。

雷托虽然装出一副坚强的样子，但私下里却在为母亲的离去而伤心不止，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失去了双亲。但海伦娜对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家族做出了最卑劣的背叛行为，他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原谅她，永远也不会再见到她了。处死她是不可能的选择，他几乎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毕竟她是他的母亲，而自己却不像她。此外，把她从自己的视线中赶走是理智的选择，因为还有大量的产业需要他来管理，而卡拉丹居民的福祉是最先要考虑的。他需要立即着手厄崔迪家族的事务。

从另一箱物品中，隆博找出了一套老式手工扑克牌和一些老公爵的奖品，包括军功章、裂口的小刀和一面血迹斑斑的小旗子。雷托则找到了贝壳，一条彩色的围巾，一首没有签名的情诗，一缕赤褐色的头发（不是海伦娜的发色），一缕金发，还有为女人设计的珐琅黄铜臂章，但他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些东西的由来。

他知道他的父亲包养了几个情妇，虽然保卢斯从没把她们当做小妾带进城堡吧。他只是玩得很开心，毫无疑问，他曾给这些女人送去过很多小饰物、纺织品或是糖果什么的。

雷托没有理会这些东西，他盖上沉重的箱盖。保卢斯公爵有资格拥有属于他自己的回忆、他的过去和他的秘密。这些纪念品与厄崔迪家族的命运毫无关系。他需要关心的是政治和生意。杜菲·哈瓦特，以及其他宫廷顾问，甚至是隆博王子都在尽力辅佐他，但是雷托还是觉得自己像是个新生儿，一切都得从头学起。

外面的雨还在下着，凯莉娅倒了一杯温红酒，递给了雷托，然后又给她们兄妹二人倒了两杯。公爵若有所思地呷了一口，品尝着辣味。温暖渗进了他的身体，向她道谢时，他不由得笑了起来。

她低头看了看那些奇怪的物品，然后摸了一下深铜色头发上别着的一把金梳子。雷托注意到她的下唇好像在颤抖，于是问道：“怎么了，凯莉娅？”

她深吸了一口气，看了看她哥哥，然后又看了看雷托，说道：“我再也没机会像这样摆弄我母亲的东西了。再也回不去大王宫了，就连我们逃走时她带着的那些东西我也看不到了。”

隆博走上前来搂住了他的妹妹，但她还是继续看着雷托说：“我母亲从皇帝那儿拿来的纪念品，是皇帝在她离开时送给她的宝贝。她有过那么多的回忆，还有那么多的故事没来得及告诉我。她活着的时候，我都没有多花点儿时间听她说话。”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隆博试图劝慰她，“我们会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回忆。”

“而且我们要让他们记住我们。”凯莉娅说道，她的声音突然变得沙哑。

雷托感到心里很难受，而且非常疲倦，雷托揉了揉手指上的公爵印戒。他知道，在遥远将来的某一天，他会把这枚戒指传给自己的儿子，让他延续厄崔迪家族的传统。

窗外，暴风雨把更多的雨水洒在这座古老石头城堡的墙壁和窗户上，而大海用泡沫对着远处的悬崖唱起了催眠曲。他觉得自己身处的卡拉丹城堡非常高大，坚不可摧，而自己却显得非常渺小。虽然今晚仍旧是凄风惨雨，但当年轻的公爵与凯莉娅、隆博互相微笑时，他仍能感到家中充满了温暖和舒适。

当雷托听到皇帝的死讯时，他正忙着和三名侍从将萨鲁撒牛头挂在餐厅。工人们得用绳子和滑轮把这个巨大的牛头挂到没有装饰过的、高度抛光的墙壁上。

一脸冷峻的杜菲·哈瓦特站在一旁，双手交叉在背后观望。门泰特心不在焉地摸了摸他腿上那道长长的伤疤，这疤痕是他从另一头横冲乱撞的公牛手里救出当时还很年轻的保卢斯时留下的。然而，最后这一次，他的行动却不够迅速……

凯莉娅抬头看着这个丑陋的东西，身子有些发抖：“以后在这个大厅里吃饭可就不容易了，这玩意儿会一直盯着我们呢。我好像还能看到它角上的血。”

雷托审视着牛头说道：“我认为这是在提醒我永远不能放松警惕。即使是一头哑巴动物——有了人类阴谋家的参与——也能战胜一名兰兹拉德大家族的领袖。”他打了个寒颤，“想想这个教训吧，凯莉娅。”

“我觉得你这个说法不怎么安慰人。”她喃喃地说道，绿色的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她眨了眨眼睛，再次恢复了理智，又去忙自己的事了。

在她面前的桌子上，一个利读联晶纸报表文件夹被打开了，她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研究家庭账目上。利用她在伊克斯轨道办公室学到的知识，凯莉娅分析了厄崔迪家族的收入流，确定了在卡拉丹大陆和海洋上的劳作和生产力是如何分配的。她和雷托一直在深入地讨论这件事，尽管他们还很年轻。但雷托很高兴地发现，被放逐的凯莉娅·维尔纽斯拥有出色的商业头脑。

“当好一名公爵可不只是靠剑术和斗牛，”杜菲·哈瓦特早在最近这些麻烦事发生之前，就对雷托说过，“管理细节往往是一场更困难的战斗。”由于某种原因，这句话一直留在雷托的脑海里，如今他正在领悟这句话中所蕴含的智慧……

刚从远航机上下来的帝国信使大踏步走进了餐厅，他站得笔直，身穿一身红金相间的皇家礼服：“我前来觐见雷托·厄崔迪公爵。”

雷托、隆博和凯莉娅一下子都呆住了，不禁想起上次那个信使走进大厅时所带来的可怕消息。雷托马上开始祈祷在逃的多米尼克·维尔纽斯在他逃亡的过程中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才好。而这位官方信使的衣服是科瑞诺家族的颜色，看上去好像已经宣布过这条消息十几次了。

“谨在此向兰兹拉德联合会大小家族的所有成员宣布，帕迪沙皇帝埃尔鲁德·科瑞诺九世在他统治的第一百三十八个年头因为一场长期疾病驾崩。愿历史深情地记住他绵长的盛世，愿他的灵魂得到永恒的安息。”

雷托大吃一惊，不禁后退了一步。其中一名工人几乎让挂在墙上的公牛头从上面滑下来，好在哈瓦特马上喝令他集中精神。

皇帝统治这个银河系已经有正常人的两辈子那么长了。埃尔鲁德住在凯坦星，戒备森严，不会受到任何威胁，而且对老年香料严重上瘾。雷托从来没有想到这老人有一天会死掉，尽管在过去的一两年里他确实听说埃尔鲁德变得越来越虚弱了。

雷托看着信使，庄重地点了点头，说道：“请向皇太子沙达姆转达我的哀悼。国葬什么时候举行？厄崔迪家族必定到场。”

“没必要，”信使非常干脆地答道，“应皇室要求，只会为直系亲属举行一个小型的私人仪式。”

“我明白了。”

“然而，沙达姆·科瑞诺即将被加冕为已知宇宙的帕迪沙皇帝，即沙达姆四世，当他正式登上金狮宝座时，会热切地期盼您到场并期

待您的效忠誓言。登基仪式的细节已提上议事日程。”

雷托瞥了杜菲·哈瓦特一眼，回答道：“谨遵圣谕。”

信使草草点了点头，说道：“待典礼仪式确定下来，所有的日程都安排好之后，就会有圣旨送到卡拉丹。”说着他鞠了一躬，把他那件金红相间的披风披在胳膊上，转了一圈，鞋子发出了清脆的咔哒声。他迈着大步走出大厅，准备回到自己的远航机，前往下一个帝国星球，在那里他将再次传达这条信息。

“嗯……这算是个好消息。”隆博咬着牙说道，他的脸现在变得苍白而僵硬。他一直静静地站在门口，全神贯注听着。“如果不是因为皇帝的嫉妒和干预，我的家族本可以挺过这场伊克斯危机的。兰兹拉德当时也一定会援助我们的。”

“埃尔鲁德不想让我们挺过来，”凯莉娅说道，然后把目光从账目记录上移开，“我只是很遗憾，我母亲没能活着听到这个好消息。”

雷托翘了翘嘴唇，挤出一丝谨慎乐观的微笑：“等一下，这给了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想想看。只有埃尔鲁德一人对维尔纽斯家族怀有个人仇恨。他和你母亲有一段痛苦的过去，我们都清楚这才是他拒绝取消对你的家族悬赏的真正原因。这是个人恩怨。”

哈瓦特站在牛头之下，仔细地打量雷托。他静静地听着，等着看他的新公爵会提出什么样的建议。“我已经试着和兰兹拉德议会谈过了，”雷托接着说道，“但他们毫无用处，态度暧昧。他们不会主动帮助我们的。但我那个娘里娘气的表亲沙达姆……”他用舌头舔了舔

嘴唇内侧，“我只见过他三次，但是我的外祖母也是埃尔鲁德的孩子。我可以表明我的血缘关系。当沙达姆成为新的皇帝，我将请求他以一名仁君的姿态赦免你们。当我宣誓厄崔迪家族将永远忠于他时，我会请他不要忘记维尔纽斯家族的伟大历史。”

“他为什么会同意呢？”凯莉娅琢磨着，“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隆博答道，“是公平的。”他的妹妹却像看一个疯子似的看着他。

“他会这么做是因为这样可以确立他统治的基调，”雷托说，“任何一位新皇帝都想要创造一个形象，展示他与前任的不同之处，表明自己不会拘泥于旧的方式和旧的决定。而沙达姆想要展示的便是宽容。据说他跟他父亲的关系不是太好，在埃尔鲁德统治了一个多世纪之后，他肯定想要显示一下自己的本色。”

凯莉娅一下子扑到了雷托的怀里，雷托则笨拙地抱住她。“我们的自由能回来真是太好了，雷托——还有我们家族的财产！也许我们还能从伊克斯那儿抢救出一些东西呢。”

“我们都心存希望吧，凯莉娅。”隆博保持着谨慎的乐观，说道，“试着想象一下，也许就会成真了。”

“我们不能害怕提要求。”雷托又说。

“好吧。”隆博说道，“如果有人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你了，我的朋友。”

带着坚定的决心和乐观的态度，雷托开始为他的凯坦星之旅制定起计划来。“我们要做一些他们意想不到的事。”他说道，“我要和隆博一起出席登基大典。”

他马上看到了导师那惊恐的目光：“大人，把维尔纽斯的儿子带去太危险了。”

“而恰恰这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

我们缺乏了何种感官导致我们看不到也听不到周围的另一个世界？

——《奥兰治天主圣经》

有些人会认为森林警卫站所处的遍布岩石的荒野是美丽的，是一个原始而自然的仙境。但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不喜欢远离封闭的建筑、远离尖锐的棱角、远离金属和强化玻璃。没有工业、润滑油和机器的熟悉气味，寒冷的空气里全是令人不快的刺鼻气味。太原始，太充满敌意。

尽管如此，男爵深知此行目的地的重要性，并且借着观察他那位扭曲的门泰特表现出来的巨大不安来娱乐自己。彼得·德伏穿着一件脏兮兮的长袍，头发乱蓬蓬的，挣扎着跟了上来。虽然他的思维像一台强大的机器，但他却娇生惯养，骨瘦如柴，柔弱不堪。

“这儿的一切都太原始了，我的男爵，太脏了，还那么冷，”德·弗里斯说道，眼神阴郁起来，“我们一定得走这么远的路吗？除了到森林里去，我们就没别的选择了吗？”

“有些人可是愿意花大价钱到这样的地方来玩的啊，”男爵说道，“他们管这儿叫度假胜地。”

“皮特，给我闭上你的嘴，跟上队伍。”拉班说道。他们艰难地爬上陡峭的山坡，向一面布满洞穴的光滑砂岩墙前进。

门泰特皱紧眉头，扔出一句讽刺的话来反击拉班：“这里就是那个小男孩打败你和狩猎队的地方吧，拉班？”

男爵的侄子转过身来，撩起厚眼皮死死盯着德·弗里斯咆哮道：“你管住你的嘴，不然看我怎么收拾你。”

“收拾你叔叔的宝贵的门泰特？”德·弗里斯用毫不在意的口气反驳道，“可我是无可替代的呀？”

“他说得有道理。”男爵笑着表示同意。

拉班小声嘟囔起来。

早些时候，男爵的卫队和狩猎专家仔细地检查这个与世隔绝的狩猎保护区，目的是让他们三个人可以在不带随从的情况下进行这次旅程。拉班腰间挎着一把毛拉枪，肩上扛着一支热散射步枪，他坚称自己可以对付任何胆敢袭击他们的猎狗或是其他捕食者。但男爵对他的外甥却并不是完全的信任，因为确实有过一个小男孩要比他聪明——但至少他们现在可以远离那些窥探的目光了。

他们三个人在悬崖顶上的一块突出的岩石上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又爬上另一个斜坡。拉班走在最前面，用手拨开浓密的灌木丛，直到面前出现了更多裸露的砂岩。脚下，一条深深的裂缝出现在破碎的岩石和地面之间，黑乎乎的。

“就在下面，”拉班说道，“来吧。”

男爵跪了下来，对着这个洞穴打着照明灯：“跟我来，皮特。”

“我不是个洞穴探险者，”门泰特却回答道，“另外我也累了。”

“你只是身体不够健康而已，”男爵反驳道，然后深吸了一口气，摸了摸自己的肌肉说，“你需要多锻炼了。保持好你的身材。”

“但这不是你买我的目的啊，男爵阁下。”

“我买下你是要你做我吩咐你做的任何事。”他弯下腰，爬进洞口，他手里那细窄但明亮的光束驱散了前方的黑暗。

尽管这位男爵努力保持着完美的体形，但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一直饱受肌肉疼痛和无缘由虚弱的折磨。没有人注意到——或者也许是没人敢提出来——他其实已经增重不少了，尽管他的饮食结构没有改变。他的皮肤变得更厚，更丰满了。他曾考虑过与医学专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甚至可能去找一名苏克医生，无论咨询医生的费用会有多高。毕竟生活基本上就是一连串没完没了的问题。

“这里有熊尿的味道。”德·弗里斯一边在洞里蠕动着身子一边抱怨道。

“你怎么知道熊尿是什么味的？”拉班一边说，一边把门泰特往里面推了推，给自己腾出地方。

“我只闻到了你。你比任何野生动物都难闻。”

三个人终于站在了洞穴里，男爵点亮了一个小型球形灯，它漂浮起来，照在这个低矮洞穴后部的墙上。整个洞穴都很粗糙，布满了苔藓，到处都是灰尘，没有人类居住过的迹象。

“这模拟投影真不错，你们说呢？”男爵说道，“我们的人能达到的最高水准了。”说着他伸出一只戴着戒指的手，墙的影像变得朦胧起来，越来越模糊。

拉班找了一块稍微突出些的岩石，向后一推，整个后墙轰隆一声向后倒去，露出了一条通道。

“一个非常特别的藏身之处。”男爵说。

灯光一闪，照亮了这条通向悬崖中心的通道。他们走了进去，用那道假墙投影再次封好了身后的入口，德·弗里斯惊奇地四下张望，说道：“没想到您连我也瞒着啊，我的男爵阁下？”

“拉班在一次狩猎中发现的这个洞穴。我们……用了一种新技术对它做了些许修改，那可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技术啊。我想，等我把一切都解释给你听后，你一定会看到各种可能性的。”

“真是个精心设计的藏身之处啊，”门泰特表示着同意，“对间谍自然是越小心越好。”

男爵把双手举向天花板，声嘶力竭地喊道：“让那个该死的沙达姆太子掉进粪坑里去吧！不——让那家伙掉进臭烘烘的，都是岩浆的地狱洞穴的最深处去吧！”

男爵这种毫不掩饰的叛逆情绪甚至让德·弗里斯也感到十分震惊，随后男爵咯咯地笑了起来，说道：“在这儿，皮特——或者说在杰第主星的任何地方——我一点也不担心有人会偷听。”

他把他们领进大厅，说道：“我们三个人可以躲在这里，这里挡得住哪怕是来自被禁用的核武器攻击。没人会发现我们。零熵筒里储存的物资和武器能用一辈子。我已经把哈克南家族的一切重要资料都搬到这里了，从家谱到财务文件，再到我们掌握的勒索材料——也就是其他家族那些肮脏而迷人的秘密。”

拉班在一张擦得很亮的桌子旁坐了下来，按下了面板上的一个按钮。突然之间，墙壁变得透明起来，泛着黄色的光，映照出一排扭曲的尸体，总共有二十一具，悬挂在强化玻璃板之间的空隙里，仿佛是一场展出似的。

“来见见施工队吧，”拉班说道，“这是我们为他们准备的……特殊的纪念仪式吧。

“准确地说是法老级别的待遇。”男爵用一种轻松愉快的口气说道。

尸体已经变色肿胀起来，面孔也扭曲成可怕的惨死状。但这些受害者的表情更多的是悲伤的无奈，而不是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恐惧。任何为哈克南家族建造这样一个密室的人一定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他们注定不会活着走出去。

“等这些尸体开始腐烂的时候，再看上去就不怎么舒服了，”男爵说道，“但最后还是能给我们剩下一排好看、干净的骨架。”

其余的墙壁上全都是些复杂的旋涡式装饰，上面有蓝色的哈克南狮鹫，还有一些恶心和色情的图片，比如人类和动物的结合，暗示性的设计，还挂着一座可能会冒犯到大多数观察者的机械钟。拉班看着

它咯咯地笑了起来，因为这座机械钟是靠男人和女人的某个部位以一种恒定的节奏相互作用为动力的。

德·弗里斯转过身来，分析这些细节，并把它们记到自己的门泰特逻辑中去。

男爵笑着说道："这个房间被一个屏蔽投影所包围，使得物体在所有波长中都不可见。没有扫描仪能通过视觉、声音、热量甚至触摸检测到这面外墙。我们称之为*无场*。想想看吧。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相对宇宙其他地方而言是完全不存在的。这是我们讨论我们那个……美味计划的绝佳地点。"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场——公会里没有，甚至伊克斯也没有，"德·弗里斯问道，"是谁发明的？"

"你也许还记得我们那位……来自李芝家族的访问研究员。"

"乔本恩？"门泰特问道，接着自己回答了他自己的问题，"没错，那就是他的名字。"

"他带着李芝人发明的尖端技术偷偷来到了我们这里。这是一项有风险的新技术，但是我们的朋友乔本恩看到了它的各种可能性。我们只要能给他足够多的报酬，他就会明智地把这技术带来，仅供咱们家族使用。"

拉班补充道："我们当然给了他足够多的报酬。"

"而且每一分钱花得都很值得，"男爵继续说道，同时用手指习惯性地敲击桌面，"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世界里，没人能偷听得到我

们说话，甚至连行会的领航员和他们那该死的预知能力都做不到。乔本恩现在甚至还在做……对我们来说更好的某个东西。”

拉班不耐烦地靠在一张椅子上，说道：“我们还是尽快说正事吧。”

德弗里斯坐到了一张能够自动擦拭的桌子旁，不由得眼前一亮，门泰特心智开始转动起来，暗自领会着这项隐形技术的含义。以及如何使用它……

男爵把目光从他那身材粗壮的侄子移到他那扭曲的门泰特身上。这两者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啊，代表了智力光谱的两个极端。拉班和德·弗里斯都需要不断的监督，前者是因为他的木头脑袋和急性子，后者则是因为他那危险的聪明才智。

尽管他的缺陷很明显，但拉班是唯一有可能继承男爵爵位的哈克南人。阿布鲁尔德当然不够格。而且除了贝尼·杰瑟里特逼他生下的两个私生女之外，男爵没有自己的孩子。因此，他必须训练他的外甥正确地使用以及滥用权力，这样他在临死前也就能心满意足地清楚哈克南家族将会一如既往地衍续下去了。

当然，如果厄崔迪家族能被摧毁就更好了……

也许拉班需要两个门泰特来引导他，而不是以往的一个。由于他的暴虐性格，拉班的统治肯定会是特别残酷的，也许是杰第主星上从未有人见识过的那种残酷，尽管哈克南人有着长期折磨和虐待奴隶的历史。

男爵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说道：“那就说正事。听着你们两个。皮特，我要你充分发挥你的门泰特能力。”

德·弗里斯马上从长袍里的口袋里掏出一小瓶纱芙果汁。他大口灌了下去，然后咂咂嘴，那副样子让男爵都觉得有点恶心。

“我的密探报告给了我一个非常令人痛心的消息，”男爵说道，“这消息涉及伊克斯和一些似乎是皇帝在他临死之前安排的计划。”他的手指随着那首经常回响在他脑子里的小曲不停地敲着桌面，“这个阴谋严重影响了我们家族的命运。宇联商会和宇航公会甚至都不知道这件事。”

拉班哼了一声。德·弗里斯则坐直了身子，等待男爵给出更多的数据。

“看来，皇帝和特莱拉人已经结成某种联盟，进行着某些非正统且极度非法的勾当。”

“猪蝓和屎从来都是一对儿。”拉班说道。

男爵对这样的比喻感到好笑：“我听说，我们那位敬爱的已故皇帝亲自策划了对伊克斯的接管行动。他迫使维尔纽斯家族宣布变节，然后将特莱拉人扶持起来，这样他们就可以开始着手研究，用精巧的伊克斯设施去实现他们的理念。”

“您指的是什么研究，我的男爵？”德·弗里斯问道。

男爵投下了他的重磅炸弹：“他们在寻求一种生物合成方法。他们认为可以人为地、廉价地生产香料，从而将厄拉科斯——也就是我

们——排除在销售渠道之外。”

拉班又哼了一声：“这是不可能的。没人能做到这一点。”

但是当集中了相关信息后，德·弗里斯的脑筋开始转了起来：“我是不会低估特莱拉人的——尤其是在与伊克斯的设施和技术相结合之后。他们想要达成什么目标就一定能达成。”

拉班挺直了身子问道：“但如果皇帝能制造出合成香料，我们的财产会怎么样呢？我们多年积累起来的那些香料会怎么样呢？”

“假如这种新的合成物便宜又有效，那么哈克南家族通过香料累积的财富便会蒸发。”德·弗里斯冷冷地回答道，“几乎在一夜之间。”

“没错，皮特！”男爵用戴着戒指的拳头猛击桌子，“从厄拉科斯采集香料的成本是非常昂贵的。如果皇帝有自己的廉价美琅脂来源，那么市场就会崩溃，到那时科瑞诺家族将会控制其余的市场——形成一个完全掌握在皇帝手中的新垄断企业。”

“宇联商会不会喜欢的。”拉班以惊人的洞察力说道。

德·弗里斯建议道：“那么我们必须把这个信息交给宇航公会。我们必须向他们透露皇帝在做什么，并确保沙达姆停止所有的这类研究。宇联商会和公会也不想失去他们在香料制作上的投资。”

“那要是新皇帝先跟他们订个条约呢，皮特？”男爵问道，“宇联商会的部分所有权本就属于科瑞诺家族。沙达姆将会在他开始统治的时候留下他自己的印记。如果宇联商会强迫他以非常优惠的价格让

他们获得合成香料，以此作为他们合作的代价呢？公会也肯定希望能有一个更便宜、可靠的供应源头。如果太困难的话，他们可能会完全放弃厄拉科斯。”

“那么我们将是唯一倒霉的一方了，”拉班咆哮起来，“每个人都会踩哈克南家族一脚的。”

门泰特半闭起眼睛，喃喃地说道：“我们甚至无权向兰兹拉德联合会提交正式投诉。一种香料替代品的诞生会在联合家族中引起一场抢食狂潮。最近政治联盟也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垄断被打破，许多家族是不会介意的。他们一点也不在乎美琅脂的价格是否会因此直线下降。唯一的输家是那些在秘密和非法的香料储备上投入巨资的人，或者那些在厄拉科斯昂贵的香料采集作业上投入巨资的人。”

“换句话说，还是我们——还有我们几个最亲密的盟友，”男爵说道。

“贝尼·杰瑟里特，还有你的那位小甜心，也许也想要一些便宜的东西呢。”

男爵怒视他的侄子。拉班只是咯咯地笑着：“那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呢？”

德·弗里斯没有和男爵商量就回答了出来：“哈克南家族必须自己处理这件事。我们不能指望外来的援助。”

“记住，厄拉科斯只是我们的准封地，”男爵说道，“是经过宇联商会和皇帝的同意才赏封给我们的。现在它就像一个钩子，而我们挂在上面被晾干了。所以我们必须非常小心。”

拉班开口道：“我们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对付所有敌人啊。”

德·弗里斯说道：“所以我们必须处理得很精妙。”

“精妙？”男爵扬起眉毛，“好啊，我愿意尝试新事物。”

“我们必须扰乱特莱拉人在伊克斯的研究工作，”德·弗里斯说道，“最好是摧毁它。我也建议哈克南家族清算各种资产，建立现金储备，并尽可能多地榨取我们当前的香料生产的利润，因为这利润随时都可能消失。”

男爵看着拉班说：“我们需要挤一挤了。哦，我还得让你那个白痴父亲在兰基威尔岛上多收集些鲸鱼毛皮。毕竟我们得充实我们的金库。即将到来的战斗可能会耗尽我们的资源。”

门泰特从他的嘴唇上擦去了红色的果汁，说道：“我们必须绝对保密。宇联商会会仔细观察我们的财务活动，如果我们突然开始做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他们就会察觉出来。现在我们最好不要向别人透露特莱拉的秘密研究。我们不希望宇联商会或者公会与我们的新皇帝联合起来对抗哈克南家族。”

“我们必须让帝国保持对我们的适当依赖。”男爵说。

拉班愁眉苦脸，总是试图用蛮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特莱拉人在伊克斯上站稳脚跟了怎么办，我们如何在不揭露真相的情况下毁掉他们的研究呢？前提是不暴露我们然后引来所有人的攻击？”

德·弗里斯往后一靠，盯着墙上那些性感图片。腐烂的尸体还挂在那里，像一群丑陋的窃听者。他的脑子里翻腾着各种数据，最后开

口道：“我们必须让别人为我们战斗。而且最好他们自己还不清楚。”

“谁？”拉班问他。

“这就是我们把皮特带到这儿来的原因，”男爵说，“我们需要建议。”

“初步推测，”德·弗里斯说道，“厄崔迪家族。”

拉班张大了嘴巴：“厄崔迪绝不会为我们而战的！”

德·弗里斯反驳道：“老公爵已死，厄崔迪家族目前不稳定。保卢斯的继任者雷托只是一只冲动的小狗崽。他在议会里没有朋友，最近还在议会上做了一个相当尴尬的演讲。他带着一身耻辱回家了。”

男爵等着，想看看他的门泰特会把这个话题引向何方。

“第二个数据点：维尔纽斯家族，是厄崔迪家族的坚定盟友，已经被特莱拉人从伊克斯赶走了。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仍逍遥法外，帝国还在悬赏捉拿他，而珊多·维尔纽斯则刚刚因为她的叛徒身份而被处死。厄崔迪家族为维尔纽斯家族的两个孩子提供了避难。他们同特莱拉的受害者关系密切。”

德·弗里斯举起一根手指，把这些点连了起来：“现在，傲慢的小雷托是流亡的伊克斯王子的亲密朋友。雷托公爵已经把侵略伊克斯、悬赏珊多夫人和毁灭维尔纽斯家族多都归咎于特莱拉人。雷托对兰兹拉德联合会是这样说的：‘厄崔迪家族珍视忠诚和荣誉，远超政

治。’他可能会把帮助隆博·维尔纽斯恢复在伊克斯星上的地位看作是他的责任。还有谁能比他更适合为我们作战呢？”

男爵听了这话，微微笑了起来：“那么……发动一场厄崔迪家族和特莱拉人之间的战争吧！让他们彼此拆台好了。这样一来，厄崔迪家族和合成香料的研究都会被摧毁的。”

拉班显然很难想象出这一幕。男爵从他脸上紧张的表情可以看出这一点，他的侄子正在竭尽全力地思考，努力跟上话题。

门泰特点了点头道：“如果处理得当，我们确实可以一石二鸟，而哈克南家族还可以完全置身事外。我们既得到了想要的，又不会脏了自己的手。”

“真有你的，皮特！我很庆幸我没有在你经常烦我的时候杀掉你。”

“我也是。”德·弗里斯回应道。

男爵打开了一个零熵筒，拿出来一瓶昂贵的基拉娜白兰地，“我们得干一杯，”然后他狡猾地笑了，“因为我刚刚意识到我们何时以及如何才能实现这一切。”他的两个听众马上聚精会神地凑了过来。

“新公爵有些被管理家族的复杂程度压垮了。当然，他得出席沙达姆四世的加冕典礼。没有哪个大家族敢在帕迪沙皇帝登基这个最伟大的日子里得罪皇帝。”

德·弗里斯立刻明白了：“所以当雷托公爵去参加加冕典礼的时候……就是我们出击的最好时机。”

“在凯坦动手？”拉班问道

“我觉得，肯定还有比这更有趣的事呢。”德·弗里斯说。

男爵呷了一口温暖甜润的陈年白兰地说道：“啊，这将是一次多么美妙的复仇啊。雷托根本无从防备，他甚至都搞不清这攻击是从哪个方向来的。”

拉班的眼睛也亮了起来：“我们会把他打倒在地的，对吧叔叔？”

男爵把水晶酒杯递给他的侄子和他的门泰特。拉班一口干了那杯白兰地，而德·弗里斯则只是盯着它，仿佛在用眼睛进行着某种化学分析。

“是的，拉班，而且他还会在地上扭来扭去的，直到一只大靴子踩扁他。”

除了特莱拉人自己，任何人都不得踏足班达隆，这座贝尼·特莱拉最神圣的城市，因为它是一个被狂热守护着的圣地，被特莱拉人的神祇净化了。

——《帝国外交》，兰兹拉德联合会出版

这座被烧毁的建筑曾经是伊克斯的战斗机器人工厂……属于无视芭特勒圣战戒律的那些亵渎神明行业的典型。但它现在不是了。希达尔·芬·阿吉迪卡盯着面前一排排的坦克和随从，看到如今此地已经被完全打扫干净并得以善用，他感到很满意。神必赞赏。

在特莱拉人取得胜利后，这个设施里原有的恶毒机器被清理干净，并得到了他们长袍主人们的祝福，这样它们就可以被用于服务贝尼·特莱拉那崇高的目的了。虽然给出命令和支持的人是老皇帝埃尔鲁德，而他已经死了，但阿吉迪卡从未觉得这是一个帝国的计划。特莱拉人不侍奉任何人，除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神。他们有自己的目的，这些目的是那些不洁净的外人永远无法理解的。

“特莱拉人的战略总是被编织在一张战略之网中，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是真正的战略，”他吟诵着他的人民的格言，“我们神祇的魔力就是我们的救赎。”

每个培殖罐都包含着不同实验的成分，每个罐子都代表着解决人工美琅脂的不同方法。从来没有外人见过特莱拉人的这种培殖罐，也没有人了解它们的真正功用。为了生产这种珍贵的香料，阿吉迪卡知道他必须使用那些会令人深感不安的手段。有些人可能因此被吓到，

但神必赞赏，他在内心深处重复着。最终，他们一定会大量生产这种香料的。

意识到这一挑战的复杂性，这位研究大师从特莱拉一号星请来了技术专家——一些对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有着不同看法的学者。在这个实验的早期阶段，所有的选择都必须被考虑在内，所有的证据都要被研究，以寻找可以直接插入有机分子遗传基因代码的线索，特莱拉人称之为神之语言。

所有的技术专家都认同人工香料必须作为有机物质在培殖罐里种植，因为这些罐子是生命和能量的神圣来源。研究大师们在其中培养过无数项目，并取得了惊人的成果，从猪蝓到克隆体，再到死灵[59]……虽然其中也有过许多不幸的失败。

这些异族的容器是特莱拉人最神圣的发现，它们的工作原理就连皇太子沙达姆、他的助手和他的萨多卡卫队都不知道。在伊克斯——也就是现在的萨图赫——也要保持绝对的机密与安全，是当初与埃尔鲁德皇帝协议里的要求。那位老人同意了这种他不怎么当回事的小插曲，他一定以为只要自己愿意，就能随时拿走这些秘密。

许多人对特莱拉人做出过如此荒谬的假设。而阿吉迪卡也已经习惯了被傻瓜们解雇。

除了特莱拉大师或血统纯正的特莱拉研究者外，没有人能够接触到这些知识。阿吉迪卡深深吸了一口恶臭的化学物质，难闻的潮湿臭味是罐子正常运转的必然结果。也是自然的气味。*我感觉到吾之神明的存在*，他心想，他用的是伊斯拉米耶特——一种神秘的语言，在特

莱拉秘密议会凯赫外，从来没有人大声说过这种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神是仁慈的。只有他能指引我。

一个发光的球体在他眼前飘浮起来，闪烁着红光……长，长，短，暂停……长，短，颜色变成蓝色……五次快速闪烁，然后变回红色。是皇太子的使者急着要见他。希达尔·芬·阿吉迪卡知道不能让哈什米尔·芬伦等太久。虽然芬伦没有任何贵族头衔，但这个急性子是帝国继承人最亲密的朋友，而且芬伦比大多数兰兹拉德联合会的伟大领袖更懂得如何操纵个人权力。阿吉迪卡甚至对他有一定程度的尊敬。

于是阿吉迪卡乖乖地转过身，轻松地通过了一个身份识别区，如果没有得到合法的批准，这个身份识别区对任何人都是致命的。即使是太子本人也无法安全通过。阿吉迪卡因为特莱拉人手段的优越性笑了起来。伊克斯人使用机器和力场来保证安全，就像那些粗暴且无情的次人叛军所发现的那样……结果却造成了大面积的爆炸和连带伤害。而另一方面，特莱拉人使用的却是生物制剂，通过巧妙的相互作用释放出毒素和神经迷雾，可以让婆温达[60]异教徒在踏上不属于他们的土地的那一刻便马上丧命。

在安全等候区外，当研究人员离开身份识别区时，哈什米尔·芬伦冲着阿吉迪卡微笑起来。从某些角度看，这个短下巴的人长得很像一只黄鼠狼，而从另一些角度看，他又像一只兔子。这两个人面对面站在这个曾是伊克斯会客厅的地方，此地通过一个错综复杂的透明强化玻璃管道网络与外界连接。这个致命的帝国杀手比研究大师还高出一个头。

“啊，我亲爱的芬·阿吉迪卡，”芬伦嘟囔着，“你的实验进行得很顺利嘛，嗯—嗯—嗯—哼？沙达姆太子渴望得到最新消息，毕竟他已经开始着手管理这个帝国了。”

“我们进展得很顺利，大人。我想，我们那位没加冕的皇帝已经收到我的礼物了吧？”

“收到了，非常好，他托我向你表示感谢。”想到这里，他不禁莞尔一笑：他送来的是一头银毛的方头狐狸，能够自我复制，算是一件不寻常的小活物，但没有任何实际用处。“你们是怎么想出这么有趣的东西来的？”

“我们是生命之力的行家，先生。”眼睛，阿吉迪卡心想，看看他的眼睛，它们揭示了危险的情绪。现在又变得恶毒了。

“所以你喜欢扮演神？”芬伦问道。

阿吉迪卡克制着内心的愤怒反驳道：“世界上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我不敢取代他的位置。”

“你当然不敢了，”芬伦眯起了眼睛，说道，“我们的新皇帝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但指出了一件他现在非常想要的礼物——一份人造香料的样品。”

“我们正在努力攻克这个难题，大人，但我们从一开始就对埃尔鲁德皇帝说过，开发一个完整的产品需要很多年，甚至几十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大部分工作只是在巩固我们对萨图赫的控制，以及调整现有设施。”

“也就是说，你们没有取得任何切实的进展？”芬伦的嘲笑有些太过分了，但他就是无法掩饰。

“有很多有希望的迹象。”

“好吧，那么关于他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他的礼物，我该怎么对沙达姆说呢？他本来是希望能在他加冕之前，也就是六周后，收到礼物的。”

“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大人。不到一个月前您才给我们送来了美琅脂作为催化剂。”

“我给你们的东西足够买下几颗行星了。”

“当然，当然，我们正在尽可能地抓紧研究。但培殖罐是有生长期和修正期的，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沙达姆必须有耐心。”

芬伦仔细观察着面前这个小特莱拉人，寻找着欺骗的迹象：“耐心？记住，阿吉迪卡，一个皇帝的耐心是有限的。”

这个侏儒不喜欢这种帝国捕食者。芬伦那双超大的黑眼睛透露出了什么东西，他的话里也有着一丝威胁的味道，即使在讨论日常话题时也是如此。毫无疑问。这个人将成为我们新皇帝的执行官——如果我失败了，他就会处死我。

阿吉迪卡深吸了一口气，但为了不表现出恐惧，用哈欠掩盖住了。他开口时，语气已经变得非常平静：“当神明希望我们成功时，我们就一定会成功。我们按照他的时间表行动，不是我们自己的，也不是沙达姆太子的。这就是宇宙的运行方式。”

芬伦的大眼睛闪着危险的光芒，说道：“你知道这有多重要吗？不仅是对科瑞诺家族的未来和帝国经济……而且对你个人也是性命攸关的事，你明白吗？”

“当然明白，”阿吉迪卡没有对这个威胁做出回应，“我的人民懂得了等待的价值。摘得太早的苹果可能又青又酸，但如果静静等候它成熟，那么它的果实就会是甜美可口的。当人工香料最终得以完善时，它将改变整个帝国的权力结构。这种物质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造出来的。”

芬伦不依不饶道：“我们一直都很有耐心，但我们也不可能总这么干等下去。”

阿吉迪卡大方地微笑道：“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定期召开会议，展示我们的工作和进展。然而，这种干扰只会拖慢我们实验、我们的物质分析以及我们的进度。”

“不必了，你们继续吧。”芬伦咆哮起来。

我就知道得这么堵住你这个杂种的嘴，阿吉迪亚心想，而且他肯定一点也不喜欢这样。然而，他仍然清楚地感觉到，这个凶手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即使是现在，尽管已经对他进行了最严密的安全扫描，但芬伦的衣服、皮肤和头发里无疑还是藏着很多武器。

当沙达姆认为他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不再需要我时，他肯定会尝试杀了我的。

不过，希达尔·芬·阿吉迪卡也有着自己的秘密武器。他制定了应急计划，以应对这些极其危险的……这些想要确保特莱拉人始终处

于控制之下的外来人。

我们的实验室也许真能找到香料的替代品，他心想。但没有一个婆温达人可以学会它的制造过程。

我们的时间表将让自然现象达到新的高度。一颗行星的生态系统是一个巨大而紧密交织的网络。植物和动物的变化将首先由我们操纵的原始物理力决定。然而，随着它们的稳定，我们的干预将依靠它们自身的力量来施加影响——而我们也将不得不应对这种力量。请记住，我们只需要控制能量表面的百分之三——仅仅百分之三——就能将整个结构翻转到我们制造的自我维持系统中。

——帕多特·凯恩斯，《厄拉科斯之梦》

在他的儿子列特一岁半的时候，帕多特·凯恩斯和他的妻子踏上了沙漠之旅。他们给这个安静的孩子穿上了定制的蒸馏服和长袍，以使他的皮肤免受阳光的灼烧。

凯恩斯很高兴有时间和他的家人在一起行动，能有机会向他们展示他在改造沙丘方面取得的成就。他的一生都在分享他的梦想。

他的三个徒弟，斯第尔格、图洛克和欧姆恩，坚持要一起跟着去，以便保护和引导他，但凯恩斯什么话都听不进去。“我独自一人在荒野中度过的岁月比你们任何一个活着的时间都要长。和我家里人一起住几天还是没问题的，”说着他做了一个嘘的手势，“再说，我给你们分派的工作还不够多吗？——要不然我再给你们找点别的活儿干？”

“如果您有更多的事要我们做，”斯第尔格说，“我们很乐意为您效劳。”

“那就……让你们自己忙起来吧。”凯恩斯倒有些不知所措了，然后带着弗丽思和小列特步行出发了。婴儿骑的是穴地的三头酷龙之一，这动物是被走私者和勘探者带到沙丘星球里驯养的一种沙漠驴子。

尽管这种动物天生就能适应恶劣干旱的环境，但它的水价还是很高。弗雷曼人甚至为这种野兽开发了一种改良的四条腿的蒸馏服，这可以节省它散发出来的一些水分。但身穿着这样一种精巧的装置，让酷龙移动起来变得很困难——而且看起来也很可笑——因此凯恩斯决定不采取这种极端的措施。这样一来他就需要在旅途中携带额外的水，这些贮水袋被他用绳子绑在了酷龙的背上。

在清晨的阴影中，留着胡子的大高个凯恩斯带领着他的小队沿着一条蜿蜒的路线向前迈进，只有弗雷曼人才会把这种路线叫做小路。他的双眼现在和弗丽思一样，已经是蓝色的了。那头沙漠驴爬上了陡峭的斜坡，但没有发出任何抱怨的声音。凯恩斯并不介意走路，在他研究萨鲁撒·塞康达斯和贝拉·特古斯的那些年里，他大部分时间靠的就是一双脚。他的肌肉荡起了波纹，像粗绳子一样坚韧。此外，当他步行的时候，他也可以让目光更多地集中在脚下的鹅卵石和不同的沙粒上，而不是遥远的山脉或者闷热的太阳。

为了取悦她的丈夫，每当凯恩斯指出一块岩石的构造，研究一块地面的组成，或者评估隐蔽的缝隙能否成为未来种植植物的可能地点，弗丽思都会聚精会神地听着。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之后，她也尝试向他指出一些事情。“一个弗雷曼人最大的优点是善于观察，”弗丽思说道，仿佛是在为他引用一句古老的谚语，“我们观察得越

多，我们知道就得越多。这些知识给了我们力量，尤其是当别人没能发现它们的时候。”

“有意思。”凯恩斯对他这位弗雷曼妻子的背景知之甚少。他太忙了，从未仔细问过她的童年和她的个人好恶，但她似乎也从没有被他对改造这颗星球的痴迷所冒犯。在弗雷曼文化中，丈夫和妻子本就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只有几座狭窄而脆弱的桥梁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然而，凯恩斯知道，弗雷曼妇女以勇猛的战士而闻名于世——她们在战场上是致命的，甚至在一对一的战斗中，她们比帝国士兵还要可怕。到目前为止，他一直在避免暴露弗丽思邪恶的一面，他希望自己永远也不要看到它。她非常忠诚，但如果变成了敌人，那么她也会像做朋友时一样倾尽全力。

他吃力地向前走着，这时一小片植物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叫停了身后的酷龙，跪在地上，仔细观察起一株淡绿色的小植物来。它生长在一个阴暗的小洞里，里面积满了灰尘和沙子。他认出来这是一种稀有的根状植物，于是拂去了它蜡质小叶子上的灰尘。

“看这儿，弗丽思，”他说道，口气像个老师，眼睛则闪闪发亮，“真是顽强呵。”

弗丽思点了点头，说道：“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就会挖出这些根来。据说一个块茎能产出半升水，足够一个人存活几天了。”

凯恩斯想知道斯第尔格的妹妹在她那弗雷曼人的头脑里存了多少关于沙漠的知识，而迄今为止，她都没怎么和他分享过这些知识。这

是他自己的过错，他告诉自己，因为他没有对她给予足够的关注。

酷龙急于吃掉这棵坚韧植物的新鲜叶子，它把嘴巴放了下来，鼻孔张得大大的。但凯恩斯把它推开了：“这一棵植物太重要了，不能当你的点心。”

他扫视了一下地面，想找到其他的块茎，但在附近却一棵也没找到。从他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这种植物原产于沙丘，不管是什么大灾难把这个世界的水分抽干或转移后，它们都幸存了下来。

他们休息了一会儿，喂孩子吃东西。当弗丽思在岩架上安好了一架浮动遮阳篷时，凯恩斯想起了自己最近几个月的工作，以及他和员工们在这个长达几个世纪的项目刚一开始时就已经取得的巨大进展。

沙丘曾经是一个植物实验站，一个孤立的前哨，几个世纪前，在帝国扩张的日子里曾被放置过一些样本植物。这甚至要早于人们在此地发现拥有预知和延寿能力的美琅脂……这个世界曾经是一个没有任何用处的沙漠地狱。而植物实验站现在已经废弃了。只剩下一些稀疏的植被、动物和昆虫在恶劣的环境中挣扎求生。

许多物种得以幸存并多样化，表现出显著的持久性和适应性……突变的剑草、仙人掌和其他属于干旱地区的植物。凯恩斯已经安排走私者将最有希望存活的种子和胚胎运来了。弗雷曼工人们开始在沙地上播种了，播撒下这些珍贵的种子，而其中的每一粒都是生命的核心，是沙丘未来的一粒粮食。

凯恩斯是从一个水商那里得知皇帝埃尔鲁德九世的死讯。这让他清晰地回忆起他在凯坦的那次觐见，当时正是这位古老的统治者派他

来厄拉科斯研究生态的。这位行星学家把他的整个未来都归功于那次觐见。他觉得自己欠了埃尔鲁德一大笔人情，但他怀疑这位古老的皇帝在过去的这一年里是否还记得他。

听到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后，凯恩斯本打算再度跋涉回厄拉奇恩，订一张远航机的机票好去参加国葬——但他觉得这么做完全不合时宜。他现在是一个沙漠居民了，行事粗鲁、不知变通，与帝国政治之精细微妙大相径庭。此外，在这里帕多特·凯恩斯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去完成。

在远离哈克南眼线的南方腹地，弗雷曼人选了几座沙丘，在下风口播撒下一些已经适应了贫瘠的草种，让它们深深扎根于盛行的西风之中。一旦背风一侧稳定下来，沙丘的迎风面就会被推得越来越高，有可能漫过植被，那时弗雷曼人便会转移这些植物，保持着同步，最终他们建成了巨大的绵延数公里的弯曲软屏障，其中一些超过了一千五百米高。

在凯恩斯沉思时，他听到他的妻子在浮动遮阳篷下轻轻摇晃身子。她温柔地和孩子说着话，而小列特则开始通过蒸馏服上的一个阀门吮吸她的乳汁。

接下来，凯恩斯又思考了生态转型过程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他和他的团队将会种下更结实的剑草，添加处理过的化肥，建造防风林和除尘装置。在此之后，在不给脆弱的新生态带来压力的前提下，他们会在更深处种下植物，包括苋菜、猪草、苏格兰金雀花和矮小的柽柳等等，然后是人们熟悉的沙漠标志型植物，比如树形仙人掌和桶形仙人掌。他的计划表会带领沙丘滚滚向前，直至几十年甚至几世纪之后。

在沙丘的北部那些有人居住的地区，弗雷曼人现在只能满足于隐蔽生长的小面积种植物。广大弗雷曼人民知道这个星球改造的秘密计划，一直为之挥洒他们的汗水和鲜血……同时还要设法保持这一艰巨的任务及其伴随的梦想不被窥视的眼睛所发现。

凯恩斯耐心地看着改造一点点地发生。弗雷曼人对他们的“乌玛”充满了信心。他们对他个人梦想的坚定信念和对他那些困难要求所给予的合作温暖了他的心，所以凯恩斯决心要实打实回报他们，而不仅仅是华丽的演讲和空洞的承诺。弗雷曼人理应看到希望的光芒——而他也做到了这一点。

当然，其他人都知道他在石膏盆地里有个住处，但他想成为第一个把它展示给弗丽思和他们的小儿子列特的人。“我要带你去看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凯恩斯说，他的妻子正在一旁拆卸微型露营车，“我想让你看看沙丘原本是什么样子的。那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努力了。”

“我明白的，丈夫。”弗丽思会意地笑了笑，然后把包裹封上，“你我之间没有秘密。”说着，她带着一种奇怪的自信看向他，凯恩斯这才意识到自己其实不需要向弗雷曼人推销他的梦想。任何一个弗雷曼人。

弗丽思发现眼前这条路线变得越来越陡峭和危险，于是她没有把孩子放回酷龙，而是选择抱在怀里。

再次陷入沉思的凯恩斯开始大声地对弗丽思讲解起来，仿佛她是他最专注的学生之一。“那些不懂生态学的人没有意识到生态系统是个系统。”他边说边抓住粗糙的山壁上的一块岩石，艰难地向前爬

去。他没有回头看，所以没有发现酷龙在转弯时遇到了些困难。它的蹄子在松动的岩石上绊了一下，但它最后还是跟了上去。

婴儿躺在母亲的怀里呜咽着，然后又闭上了嘴。弗丽思则继续听她丈夫讲话。

“一个系统保持着一定的流体稳定性，而这种稳定性会被一个生态位中一个小小的失误所破坏。任何事情只要出了一点小错便会一败涂地。一个生态系统从一点流向另一点……但如果有什么东西阻挡了这股水流，那么秩序就会崩溃。一个未经训练的人很可能看不到即将到来的崩溃，直到为时已晚。”

弗雷曼人已经引进了各种形态的昆虫，引进了隧道生物种群来给土壤通气。敏狐，袋鼠，还有一些较大的动物比如沙漠野兔和沙水龟，以及对应这些动物的捕食者，有沙漠鹰和小猫头鹰，蝎子，蜈蚣，螳螂……甚至还引进了沙漠蝙蝠和咬人的黄蜂——生命之网上的每一个小点都是相互关联的。

他不清楚弗丽思是否明白他在说什么，或者她是否对此感兴趣。即使沉默着，她也全心全意地赞同他。不过，他真希望妻子能和自己辩论一次。但帕多特·凯恩斯是她的丈夫，而且被看做是弗雷曼人的先知。她那根深蒂固的信念太强烈了，她对他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敢有质疑。

凯恩斯透过他鼻子上的过滤器深吸了一口气，继续往山上走。如果他们在下午之前没有到达洞口，太阳就会从他们头上经过，然后把他们烤焦。他们得尽快找个地方躲起来，等到第二天前往石膏盆地。因为急于向妻儿展示他的生态宝库，凯恩斯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在他们头顶上方和身体右侧，岩石就像一只隆起了脊椎骨的饥饿蜥蜴，投下了阴影，发出着低沉的声音。酷龙吃力地前行着，同时用鼻子在地上到处闻，找东西吃。弗丽思毫无怨言地抱着孩子，突然僵住了。她睁大了那双蓝眼睛，四下张望着。然后歪着头听起来。

凯恩斯又累又热，但他的脚步中仍带着热切的期待，他走出去五米远才注意到他的妻子已经停了下来。“丈夫！”她急促而刺耳地低声对他说道。说着弗丽思抬头看向蓝白色的天空，就像打算要看穿对面的山墙一样。

“怎么了？”他眨着眼睛问道。

一架全副武装的侦察扑翼机轰隆隆地飞过山脊，从山墙的另一侧高高攀升起来。凯恩斯站在洒满阳光的小路上，抬头看向飞机。他一眼就看到了布满沙暴刮痕的哈克南家族标记，蓝色狮鹫上满是道子。

弗丽思紧紧抓住婴儿，急忙寻找着掩体。“丈夫！这边！”说着她把他们的孩子塞进一个隐蔽的岩石缝隙里，但那缝隙太小了，两个大人是进不去的，她转身跑回来找凯恩斯，而他则完全没有反应过来。“哈克南人——我们必须躲起来！”她一把抓住他蒸馏服的袖子。

满载两人的扑翼机在悬崖边上盘旋起来。凯恩斯这才意识到他们被发现了，他和他的家人在裸露的山脊上是再明显不过的目标了。哈克南的部队经常以攻击落单的弗雷曼人为乐，肆无忌惮地捕杀他们。

武器从扑翼机的翘鼻子里伸了出来。强化玻璃窗也打开了，这样那个穿着哈克南制服的士兵就可以架起他的激光枪了。他有足够的空

间可以瞄准目标了。

当他的妻子跑过那头沙漠驴时，她发出了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并狠狠地打了酷龙屁股一巴掌。这头受了惊吓的动物马上嘶叫起来，猛然弓背跃起，然后沿着蜿蜒的小路飞奔而去，它的蹄子把松动的岩石踩得粉碎。

弗丽思则转向另一条路，朝山下跑去，她脸上的表情严肃而专注。凯恩斯则在后面尽力跟上。他们跌跌撞撞地跑下斜坡，躲进巨石里，寻找着阴影。凯恩斯不敢相信她把列特单独留在原地了，直到他意识到他的小儿子比他们两个其实有着更多的掩护。婴儿现在正蜷缩在阴影里，本能地不作声且一动不动。

他觉得自己既笨拙又无能，但弗丽思似乎知道这时该怎么做。她是一个弗雷曼人，懂得如何融入沙漠。

扑翼机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瞄准了那头惊慌失措的酷龙。弗丽思清楚哈克南人一定会先干掉这只动物的。侧炮手从敞开的窗户里探出头来，那张晒黑的脸上挂着一抹坏笑。他端起激光枪射出一束几乎看不见的橙白色火焰，把那头沙漠驴切成了一块块滑溜溜的肉，其中几块还从陡峭的悬崖上滚了下来，而驴头和前腿则仍站在小路上冒着热气。

接着，激光枪的爆炸声开始顺着石墙向下蔓延而来，火花飞溅，石片飞了出去。凯恩斯和弗丽思几乎无法站稳，手忙脚乱。她把他推到熔岩最突出部分后面的墙上，激光器的能量束反弹了起来，打在距他们只有几厘米远的地方。凯恩斯甚至都能闻到空气中新鲜的臭氧和石头的烧焦味。

扑翼机飞得更近了。侧炮手探出身子，端起他自己的武器瞄准，相比较让飞行员用装在飞机上的重武器对付他们，他更喜欢自己来。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凯恩斯的私人卫队开火了。

弗雷曼炮手们从洞穴附近伪装着的峭壁上、隐藏的城垛上攻击着扑翼机的装甲外壳。耀眼的激光让驾驶舱里的视野变得一片模糊。一名隐蔽的战士用老式的肩扛火箭发射器发射了一串走私来的小型爆炸物。炮弹击中了侦察机的腹部，它开始在空中摇摆起来。

突如其来的震动把那个本就摇摇欲坠的侧炮手从座位上震了出来。他尖叫着从扑翼机里摔了下来，最后摔到了下方很远处的岩石上，爆成了一团红色肉沫。被他扔掉的激光枪在他身后噼里啪啦地响着。

弗丽思紧靠着峭壁，把凯恩斯紧紧地抱在怀里，也对弗雷曼人这出人意料的防御能力感到吃惊。凯恩斯能看出来，她原本是打算单枪匹马对付袭击者的——但凯恩斯也有其他的保护者。

当哈克南的扑翼机在空中摇摇欲坠时，弗雷曼战士纷纷向其脆弱的引擎部位开火了。空气中顿时充满了火焰和金属烧焦的味道。飞行员不顾一切地想要稳定住飞机，与此同时，从排气口喷出的黑烟和从被切断的输油管里喷出的润滑油嘶嘶作响起来。飞船旋转着，发出呜呜声，笨重地朝地面坠落而去。

扑翼机一下子撞到了悬崖边上，爆裂开来了，继续顺着岩壁向下滚去。扑翼机的两个翅膀不停地拍打着，像被麻痹了的肌肉一样在抽搐，直到飞机摔到了山脊的底部才停下来。

“这些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弗丽思困惑地说道，有些喘不过气来，“这些人是谁呢？他们是哪个部落的？”

“我自己的军队，用来保卫这个项目的。”

在下方，他发现哈克南飞行员在坠机中幸存了下来。半拉舱盖突然打开，那个受伤的人从里面爬了出来，一只手臂悬着。埋伏在四周的弗雷曼部队马上从岩石中冒出来，涌上了飞机残骸。

飞行员试图退回到机舱里的安全地带，但两个弗雷曼人把他拉了出来。晶牙匕闪过一道蓝白相间的闪光，接着是一片猩红的鲜血飞溅，飞行员当场毙命。司水员——神圣的尸体处理者——迅速将这具尸体移到了可以取水的地方。凯恩斯知道，从这个受害者身上提取的任何水分或化学肥料都将用于石膏盆地项目，而不是送给任何特定的家庭单元。

“可是这里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弗丽思问他，“你想展示什么呢，丈夫？”

他对她报以灿烂的微笑：“你会看到的。我想让你成为我们的第一个访客。”

弗丽思急忙跑了回去，把他们的孩子从藏身之处抱出来。她抱起孩子，检查他有没有受伤。小列特甚至都还没有哭。“他是一个真正的弗雷曼人。”她自豪地说，然后把他高举起来让凯恩斯看。

在下面，小队开始有组织地拆除那架坠毁了的扑翼机，他们剥开上面的金属、打开引擎，取走里面储藏的物资。还有几个年轻的弗雷曼人爬上危险的悬崖去捡那支掉下来的激光枪。

凯恩斯带着他的妻子走到被杀死的酷龙尸体旁。他悲伤地叹了口气，说道：“至少我们有肉吃了——这可是稀罕物。我觉得一旦我们到了洞穴，有理由好好庆祝一番呢。”

弗雷曼人拼命地清除所有的坠机痕迹，把沉重的部件拖进隐藏的隧道，修补岩石上的伤疤，甚至把沙漠表面沙子进行了梳理。虽然凯恩斯和这些人在一起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他们的超高效率仍能让他感到惊讶。

现在他一马当先，带领着弗丽思来到低矮的洞口。夕阳西下，黄色的光线把参差不齐的山峰照得更加锐利了。洞穴里飘出来的潮湿岩石般的凉爽空气令人神清气爽。

凯恩斯拔掉了他的鼻塞，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示意他的妻子也这样做，尽管她似乎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沙漠求生本能。随后，她向阴影深处望去，惊讶地张大了嘴巴：“我闻到了水的味道，我的丈夫。”

他挽起她的胳膊：“跟我来吧。这就是我想让你看的东西。”

他们绕过一个尖角，这个尖角的作用是挡住洞窟里的光线和水汽蒸发，这时，凯恩斯大方地做了个手势，宣布他已经在石膏盆地里造出了一个伊甸园。

黄色的萤火虫在天花板上盘旋。空气中充满了湿气，散发着花、灌木和树木的芳香。潺潺的流水声从狭窄的水槽中潺潺而出。以一种精心安排的随机方式，花坛里开满了洋红色和橙色的花朵。

灌溉系统将水滴滴入满是藻类的水箱中，同时用风扇搅动空气以保持湿度恒定。岩洞里色彩缤纷，蝴蝶、飞蛾和蜜蜂翩翩起舞，陶醉

于花粉和花蜜之中。

弗丽思倒抽了一口冷气，有那么一会儿，凯恩斯透过她脸上那瓷制的面具看到了比以前更多的东西。“这就是天堂，我的爱人！”

一只蜂鸟在她面前盘旋，翅膀因快速扇动而显得模糊不清，然后又飞走了。弗雷曼园丁们兴高采烈地走来走去的，照料着这些植物。

“总有一天，这样的花园会遍布整个沙丘，包括户外。这里只是一个展示农作物和植物，以及开放水域、果树、装饰花卉、绿草的地方。我们把这里看做是为所有弗雷曼人准备的一个象征，以向他们展示我的远见。看到这些后，他们就会明白他们究竟能做到什么了。”

湿气顺着岩洞的墙壁流下来，滴落在曾除了渴望无穷无尽的岁月外什么也不知道的岩石上。“就连我也没真正理解过，”弗丽思喃喃道，“……直到现在。”

“你现在清楚为什么这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了吗？值得我们为之献出生命了吗？”

凯恩斯漫步着，呼吸着树叶的气味，嗅着花香。他找到了一棵树，树上挂着成熟的橙色果实。他摘了一个金色的大果子下来。而这里没有一个工人会质疑他摘取新鲜农产品的权利。

“一个橘子，”他说道，“我在红墙穴地里提过这种水果。”说着他便把它作为礼物递给了弗丽思，而弗丽思则虔诚地把它捧在她那晒黑了的手心里，这是她得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凯恩斯向封闭的岩洞挥了挥手，说道：“记住眼前这一切吧，我的妻子。所有的弗雷曼人都必须明白。沙丘，我们的沙丘，只需几个世纪就能变成这个样子了。”

即使是无辜之人也有自己的罪恶。没有人能不付出代价而度过一生。

——海伦娜·厄崔迪夫人，她的个人日记

在接到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第一次皇帝登基大典的公告后，厄崔迪家族立即开始了他们的家庭内部准备工作。从旭日东升到夜幕降临，卡拉丹城堡的仆人们从衣橱找到储藏室，收集着去皇宫正式觐见所需的衣物、饰品和礼物。

与此同时，雷托则在他的房间里转来转去，试图完善他的计划，也就是找一个最好的方式求得对隆博和凯莉娅的特赦。新皇帝沙达姆必须听到我的诉求。

他的礼仪顾问们为了披肩、臂章和束腰外衣的合适颜色争论了几个小时……珠宝应该是华丽的还是低调的，是选择昂贵的进口埃卡兹宝石还是更简单的饰品。最后，因着他与隆博度过的那段难忘时光，雷托坚持要佩戴一颗悬浮在透明水球里的小珊瑚宝石。

凯莉娅非常想一起去。参观凯坦皇宫是她一生的梦想，她的母亲就曾在那里服侍过皇帝。雷托可以看到她绿色双眼中的渴望，以及她脸上表露出的希望，但他别无选择，只能拒绝她。而为了阐明家族的实情，隆博不得不作为随从一同前往，但如果他们失败了，这位维尔纽斯的继承人可能会因为走出了他的避难所而被处死。凯莉娅亦会性命难保。

然而，如果他们的任务成功了，雷托发誓要亲自带凯莉娅去首都世界，那将会是她梦寐以求的一次迷人旅行。

现在，在黎明前这最宁静的时刻，他在楼上的木地板上来回地踱步，听着老房梁在头上嘎吱作响。这是属于家的温暖声音。有多少公爵在这层楼里和自己一样踱步思考家族的决定？保卢斯公爵无疑这样做很多次了，他一方面为南方大陆的原住民起义感到烦恼，一方面又要为皇帝要求他扑灭外面世界的小规模叛乱感到闹心。在那些年月，保卢斯·厄崔迪第一次让他的宝剑沾上了鲜血，并与多米尼克·维尔纽斯成为了战友。

老公爵这一生献尽了他的才能和手腕，他知道什么时候该严厉，什么时候该宽容。他凭借着奉献、道德和经济稳定等要素，创造了一个忠诚于并以厄崔迪家族为荣的民族。

雷托怎么可能奢望自己也能取得如此成就呢？

他的声音现在充满了整个房间：“父亲啊，您真给我留下了不小的挑战呢。”说着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愤怒地赶走了他的自怨自艾。为了卡拉丹，也为了纪念老公爵，他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在更为平静的黎明时分，他和隆博可能会去训练场，在杜菲·哈瓦特的指导下用刀和盾牌进行格斗训练。然而今天，雷托希望得到更多的休息，但这个愿望却并没有实现。他睡得不好，脑子里塞满了那些沉重得快把高大城堡里的石头都压碎的决定。在下方很远的地方，大海咬牙切齿一般地咆哮着——这令人不安的海水一如雷托那翻腾的思绪。

他给自己裹了一件外衬是昂贵的进口鲸鱼毛皮的长袍，他把腰带系在腰上，光脚走下通向大厅的弯曲台阶。他闻到了一股苦咖啡沸腾的味道，似乎还有美琅脂。雷托笑了，他清楚厨师一直坚持让年轻的公爵摄取额外的能量。

他能听到远处厨房里的声音，食物处理器正在准备，早餐正在出炉，老式的火堆燃烧不停。老公爵总是喜欢在一些房间里点起那些噼啦作响的真实火焰来，雷托也延续了这一传统。

他光着脚走向宴会厅，路过剑厅时却遇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人，他停下了脚步。

年轻的马童邓肯·艾达荷从架子上取下了保卢斯的一把高大、雕饰华丽的礼仪用剑。他握紧了它，剑尖向下，抵在了石板地上。虽然这把长剑几乎和这个十岁的孩子一样高，但邓肯还是用力抓住了剑柄。剑柄上镶嵌的绳纹给了他所需要的支撑力。

邓肯转过身来，看到自己被人发现不由得吓了一跳。雷托刚想责骂他，声音却卡在了喉咙里。因为他刚想质问这孩子在这里做什么，无人监管也没有得到允许。便一眼看到邓肯那双大眼睛淌出的泪痕像一涓细流挂在他的脸上。

年轻人很尴尬，但语气中充满了自豪，身子也站得更直了：“公爵大人，我很抱歉。”他的声音充满了悲伤，比任何这个年纪的孩子该有的声音深沉得多。他低头看了看手中的那把剑，然后穿过拱形的柱子来到了餐厅，墙上挂着的正是潇洒的保卢斯·厄崔迪的画像。这位强硬族长的画上的那双仿佛燃烧着的绿眼睛凝视下方，他穿着俗艳的斗牛士服装，仿佛宇宙间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偏离既定的方向。

“我非常想念他。”邓肯说。

雷托感到喉咙里有个硬块正在逐渐扩大，直到沉入他的胸中变成了一块沉重的石头，他走近了这男孩。

保卢斯给许多人留下了他的印记。甚至这个在马厩工作的年轻人，一个不知怎么成功胜过了哈克南猎人并逃离杰第主星的孩子，都因为保卢斯的逝去而难过得肝肠寸断。

雷托这才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唯一一个仍在为父亲的去世感到痛苦的人。他紧抱着邓肯的肩膀，两人聊了好几个小时。

最后邓肯终于好些了，他倚在那把高高的剑上，仿佛那是一根拐杖。发红的皮肤也恢复了正常的颜色，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道：“我来……我来是想问您一个问题的，大人，在您去凯坦之前。”

远处的锅碗瓢盆叮当作响，仆人们四处走动。不久，就会有人端着早餐托盘来到雷托的房间。而他们会发现他的房间是空的。“问吧。”他说。

“是关于牛的事，先生。现在伊雷斯克不在了，是我和其他几个马童每天在照料它们——可您打算怎么处置它们呢？您会像您父亲那样斗牛吗？”

“不会的！”雷托很快地答道，他心里突然涌起一阵恐惧。但他很快把这下意识的反应推到一旁。“不会，”他平静地重复道，“我认为不会了。卡拉丹进行斗牛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那么我该怎么办呢，大人？”邓肯又问，“我还需要继续照顾动物吗？”

雷托努力不笑出声来。在他这个年龄，孩子应该玩耍，做一些家务，让他的脑海里充满对生活中即将到来的伟大冒险的憧憬。

但当雷托看着邓肯的眼睛时，他发现在他面前的这个人不仅仅是个男孩。他的内心要老练得多。“你在他们的监狱城里躲过了哈克南人，对吗？”

邓肯点点头，咬着下唇。

“在你只有八岁的时候，你就在一个森林保护区和他们战斗了。你杀了几个人，如果我没记错你的故事的话，你还从自己的肩膀里挖出来一个追踪装置，给哈克南猎人设下了陷阱。你羞辱了格洛苏·拉班本人。”

邓肯再次点了点头，不是很自豪，只是简单地确认了事件的概要。

“你找到了一条穿越整个帝国的路，来到了卡拉丹，因为这是你想去的地方。即使相隔几大洲，也不能使你离开我家门口。”

“这些都是真的，公爵大人。”

雷托指了指那把仪式用的大剑，说道：“我父亲用那把剑训练。但它对你来说太大了——至少现在太大了，邓肯——但也许给你一些指导的话，你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战士。公爵总是需要可靠的卫兵和

护卫的。”说着他噘起嘴唇，思考着，“你觉得你能成为其中之一吗？”

男孩蓝绿色的眼睛闪闪发亮起来，他咧嘴笑了，泪水干涸，皮肤也皱了起来：“您愿意把我送到吉奈斯家族的武器学校，让我成为一名剑圣吗？”

“呵，呵！”雷托发出一阵响亮的笑声，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因为这笑声听起来很像是他父亲的声音，“我们的步子不要迈得太大，邓肯·艾达荷。我们先在这里把你训练到你能力的极限——然后我们再看看你是否优秀到配得上这样的奖赏。”

邓肯郑重地点了点头。“我会足够优秀的。”

雷托听到仆人们从餐厅里匆匆走来，举起一只手示意他们过去。他会和这个男孩一起吃早餐，然后再聊聊天。

“我的公爵，您可以指望我的。”

雷托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希望自己也能像这个年轻人那样，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心。“是的，邓肯，我相信你。”

创新似乎有自己的生命和感知。当条件合适时，一个激进的新思想——范式的转变——可能同时从许多人的头脑中出现。或者它只是在一个人的思想里隐藏了几年、几十年、几百年而已……直到别人也有同样的想法。有多少伟大的发现胎死腹中，或蛰伏不动，整体从未被帝国所接纳？

——李芝家族调查官，对兰兹拉德联合会的反驳，《真正的智能领域——私产，还是银河系的资源？》

运输管道载着两名乘客驶入哈克南要塞的深处，然后依据程序精确地将他们抛过了访问围栏。

运输舱里面坐着的是男爵和格洛苏·拉班，他们急速驶向乱糟糟的哈克城——一座挤满了建筑物、仿佛是地图上一块污渍般的城市。据男爵所知，这座城市的地下世界没有详细的地图，因为它像真菌一样不断扩展。他也不确定他们到底要去哪里。

在密谋对付厄崔迪家族的这段时间里，男爵坚持让彼得·德伏在哈克南的势力范围内找一块宽阔而隐秘的所在，用来安放实验室和制造车间。门泰特说他已经这么做了，男爵也就没有再继续追问。而现在，德·弗里斯派来的这趟运输舱正把他们送往那里。

“我想知道整个计划，叔叔，”拉班在他旁边的车厢里坐立不安地说，“告诉我我们要做什么吧。”

在前面的驾驶隔间里，一位聋哑车辆专家正载着他们疾速前进。男爵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身边那些一闪而过的黑色块状建筑物，以及

从工厂里喷涌而出的废气和残渣。杰第主星生产的产品足以自给自足，而且他们还从兰基维尔的鲸鱼毛皮贸易和各种小行星的矿物开采中获得了可观的收入。然而，哈克南家族真正的巨额财富——超过了其他所有公司的总和——都来自于厄拉科斯的香料开发。

“拉班，这个计划很简单，”终于他回答道，“而且我也打算让你参与其中的一个关键部分。如果你能处理好的话。”

他外甥的大眼睛顿时亮了起来，厚嘴唇扭曲着咧开一个笑容。令人惊讶的是，他这回知道应该保持沉默等着男爵继续说下去了。也许，最终，他会学会……

“如果我们成功了，拉班，我们的财富将大幅增加。更棒的是，在经历了这么多世纪的争斗之后，我们最终能心满意足地眼看着厄崔迪家族毁灭了。”

拉班高兴地搓着双手，而男爵则继续往下说，眼神更加凌厉起来：“不过，如果你失败了，我会确保你会被送到兰基维尔星去，在那里你将按照你父亲的意愿接受任何方式的训练——包括合唱和背诵关于兄弟之爱的诗歌。”

拉班瞪着眼睛说道：“我不会失败的，叔叔。”

运输舱抵达了一个戒备森严的实验室，那个聋哑人示意他们下车。就算是在命悬一线的情况下，男爵也没办法找到回去哈克南堡的路。

“这是什么地方呀？”拉班问道。

“一个研究机构，”男爵说着，挥手让他往前走，“有人正打算给咱们一个糟糕的惊喜。”

拉班走在前面，急切地想看看那里的设施。这个地方闻起来有一股焊料和废油的味道，还夹杂着熔断器和汗水的味道。经过杂乱的、开放式地板，彼得·德伏走上前来迎接他们，他那污迹斑斑的嘴唇上挂着一抹微笑。矫揉造作的步伐和东倒西歪的滑行动作让他看上去像是只蜥蜴。

“你已经在这儿待了好几个星期了，皮特。这最好值一回票价。我告诉过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别担心，我的男爵，”门泰特回答说，挥手邀他们深入大楼的高湾，“我们的宠物研究员乔本恩已经超越他自己了。”

“我一直认为，比起真正的创新，李芝人更擅长廉价的模仿。”拉班反驳道。

“任何事情都有例外，”男爵说，“让咱们看看皮特会给我们展示什么吧。”

实验室里到处都是德·弗里斯私下里向男爵许诺过的产品：一艘直径140米的改良过的哈克南战舰。表面光滑并经过了高度抛光，这一工艺让战舰在常规战斗中变得很擅长猛烈攻击和快速逃跑。现在，它已经按照乔本恩的严格要求进行了改装，修整了尾翼，也更换了发动机，还砍掉了一部分士兵舱，为所需的科技腾出空间。这艘船存在的所有记录都从哈克南的账簿删除了。毕竟彼得·德伏很擅长干这种事。

一个秃顶的、留着钢灰色山羊胡的圆胖男人从战舰的引擎室里爬了出来，身上沾满了油脂和各种润滑剂。

“男爵大人，长官，我很高兴您来视察我为您打造的东西。”说着，乔本恩把工具塞回工作服的口袋里，“组装已经完成了。我的无场将会完美地运行起来。我已经把它和船上的机器同步了。”

拉班在驾驶舱附近用指关节敲打着船体，问道：“为什么这么大呢？这个大家伙足够携带一辆地面装甲车了。靠它我们怎么能隐秘行事呢？”

乔本恩扬起了眉毛，他没认出那个魁梧的年轻人：“你是……？”

“这是拉班，我的外甥，”男爵答道，“他提出的问题很合理。我要的是一艘小型隐形船。”

“这是我能做的最小的了。”乔本恩有些恼怒地回答，“一百四十米是无场发动机能发射出的最小的隐形斗篷了。它是有极大的……限制的，我——”

这位发明家清了清嗓子，突然变得不耐烦起来：“您必须学会撇开先入之见去思考问题，长官。您得清楚我们造的是什么。很显然隐身能力会大大弥补机动能力的下降。”他又皱起了眉头，“如果没人能看见你，那么尺寸又有什么关系呢？这艘攻击舰仍然可以很轻松地装进护航舰的船舱里。”

“行啊，乔本恩。”男爵说道，“如果它能运行的话。”

德·弗里斯沿着整艘战舰来回跑。“如果没人想要去找这艘船，拉班，你就不会有危险。想象一下你能制造的混乱吧！你会变成一只杀人幽灵。”

“哦，太好了！”拉班停顿了一下，脸上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你说我吗？”

乔本恩关闭了引擎室后面的入口，说道：“一切都简单而实用。当明天您动身去参加帕迪沙皇帝的加冕典礼时，这艘船就会准备好的。”

“我已经核实过了，男爵阁下。”德·弗里斯补充道。

“好极了，”男爵说，“你已经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乔本恩。”

“你是说让我驾驶它？”拉班又问了一遍，好像他仍然不相信这个主意似的。他激动得声音都嘶哑了。哈克南男爵点点头。他的侄子尽管有缺点，但至少是一位优秀的飞行员和出色的射手，而且还是男爵的法定继承人。

发明家笑了起来：“男爵阁下，我想我直接来找您是对的。哈克南家族立刻看到了我带来的可能性。”

“等新皇帝知道了这艘船，他肯定想给自己弄一艘这种无场船[61]的，”拉班指出，“他甚至可能派萨多卡卫队来我们这里抢走它。”

“那么我们必须确保沙达姆不会发现它，至少是暂时。”彼得·德伏搓着手答道。

“你真是个聪明的家伙，乔本恩，”男爵说，“亏你能想出这么个玩意儿来。”

“实际上，我只是根据我们的需要改造了一个霍尔茨曼场。几个世纪前，提奥·霍尔茨曼的数学方法就被用于设计防护罩和折叠空间引擎了。我只是把这些法则又向前推进了几步。”

“你做梦也没想到现在你会变得如此富有吧？”男爵若有所思地问他。

“这是我应得的报酬，男爵阁下，您同意吗？”乔本恩答道，“看看我为您做了什么吧。如果我按部就班地留在李芝家族，那么我将不得不忍受多年的合法性、头衔和专利调查，在这之后，我的政府还会从我本人的发明中获得最大份额的那份利润——更不用说那些抄袭者一听到我在做的东西便会一拥而上了。这里来一个小调整，那里来一个，然后他就能去申请一个完全不同的专利了，可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东西。”

“这么说，你在找我们之前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拉班问道，“没人知道这项技术？”

“我傻啊，把这个东西告诉别人。您现在拥有宇宙中独一无二的无场发生器。”乔本恩边说边把双臂交叉到他的脏衣服上。

“也许暂时是这样没错，”男爵说，“但伊克斯人很聪明，特莱拉人也很聪明。迟早会有人也发明出类似的东西来的，前提是他们现在还没有做出来的话。”

拉班缓缓地接近这个大大咧咧的李芝人。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男爵阁下，”乔本恩说道，耸了耸肩，“我不是个贪婪的人，但我肯定也想从自己的发明中获利。”

“你是个聪明人，”男爵意味深长地瞥了他魁梧的侄子一眼，说道，“理应得到全部报酬。”

“对重要的事情能保守秘密这也很好。”拉班插嘴道。

他现在站到了圆滚滚的发明家的正后方，而这个发明家听到这番赞美后不禁露出了笑容，还用裤腿擦了擦手。

拉班忽然像甩鞭子一样敏捷地出手了，他用自己那肌肉发达的前臂搂住了乔本恩的脖子，然后像老虎钳子一样紧紧地夹住了他。发明家倒抽了一口冷气，但却发不出任何别的声音了。拉班的脸庞因用力而变得通红，他把胳膊向后一拽，乔本恩的脊椎被他压碎，发出了巨大的爆裂声。

“我们也得更小心地保守我们的秘密呢，乔本恩，”男爵微笑着低声说道，“你还是不够小心呐。”

乔本恩此时就像一个破布娃娃似的瘫倒在地，只听见他的衣服窸窸窣窣地落在了沾满油污的地板上。拉班的力气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乔本恩根本没有发出任何死亡前的喘息声，也没有发出最后的诅咒。

“这样做明智吗，男爵阁下？”德·弗里斯问道，“我们不应该先测试一下这艘船，好确保我们能复制这项技术吗？”

“为什么？你不相信我们的发明家……已故的乔本恩吗？”

“这船没问题的，”拉班说道，“另外，你已经让电子眼监视他了，我们有他在施工过程中制定的全部计划和全息记录。”

“工人那边我也打理好了，”门泰特报告说，同时点头表示着同意，“那边也没有泄漏的可能了。”

拉班贪婪地笑了起来：“你一个活口都没给我留下？”

德·弗里斯耸了耸肩，答道：“嗯，我玩得很开心，但我不是个变态。我确实留了一些活口给你。”说着他朝着一排结实的大门扬了扬头，“右边第二个房间。有五个人现在躺在轮床上，已经被我下了药。你慢慢享受吧。”说着门泰特拍了拍哈克南人结实的肩膀。

拉班朝门口走了几步，然后犹豫了一下，回头看了看他的叔叔，他的叔叔还没有允许他离开。而男爵正紧盯着德·弗里斯。

扭曲的门泰特紧皱着眉头：“我们是拥有第一批无场船的人，男爵阁下。有了出其不意的优势，没人知道我们打算干什么。”

“是没人知道我打算干什么？”拉班没好气地说。

德·弗里斯拿起一台手持通讯设备，对实验室里几个懈怠的工作人员说道：“把这堆东西清理干净，在明天出发前把这艘战舰转移到家族护航舰上。”

“我要没收所有的技术记录和记录，然后锁起来。”在门泰特关掉通信器后，男爵对他下令道。

“是，男爵，”德·弗里斯答道，“我会亲自处理这件事的。”

“现在你可以走了，”男爵这才对自己焦急的外甥说道，“休息一两个小时对你有好处……它会让你的脑子为接下来的重要工作做好准备。”

他们在观察和数据收集方面表现出精妙而高效的水准。信息就是他们的货物。

——《贝尼·杰瑟里特之帝国报告》，用作教学用途

“这可真令人印象深刻，”玛格特·拉西诺－齐娅姐妹凝视着帝国－兰兹拉德联合会大厦两侧的那些宏伟建筑，感叹起来，“可谓是感官的盛宴。”在阴云密布的瓦拉赫九号星过了多年的乡村生活之后，现在她的眼睛因为看了太多的景观而疼了起来。

一片清新的薄雾从广场中央的喷泉中升了起来，像是一幅高悬在百米高空的非凡艺术品。喷泉被设计成了一个闪闪发光的漩涡状星云，里面充满了超大的行星和其他天体，同时向外喷洒着五颜六色的香水。光束折射出水面，形成一圈圈的彩虹，在空中静静地舞动着。

“啊，是啊，我知道了，你从来没有来过凯坦。”皇太子沙达姆边说边在这位可爱的金发碧眼的贝尼·杰瑟里特身边悠闲地踱步。萨多卡卫兵就跟在他的身后，似乎觉得二人离得有些太近了，警惕着皇位继承人可能受到的任何伤害。玛格特强忍着没有笑出来，她总是很高兴能看到有太多人低估了姐妹会。

“啊，我以前见过这些的，殿下。但是熟悉并不会减少我对帝国宏伟首都的钦佩之情。”

玛格特穿着一件崭新的黑袍，走起路来沙沙作响，她的一边是沙达姆，另一边则是哈什米尔·芬伦。她没有隐藏她的金色长发、清新面孔以及她那纯朴的美丽。大多数时候，人们总会觉得贝尼·杰瑟里

特姐妹都是些披着深色袍子的老女巫。但许多人，比如玛格特·拉西诺－齐娅，也同样有惊人的吸引力。而通过对她身体信息素的精确释放和精心准备的调情手段，她也可以把性作为武器。

但不是在这里，也不是现在。姐妹会对未来的皇帝有着其他的计划。

玛格特几乎和沙达姆一样高，都比芬伦高得多。在他们身后，在听不见声音的那些地方，跟随着他们的是三位圣母，她们都是经过芬伦亲自调查和筛选的。皇太子不知道这些人与这次会面有什么关系，但玛格特马上就会对他说明原因。

“你应该在晚上来看看这些花园，”沙达姆说，“这些水看起来就像流星雨一样。”

“哦，是，”玛格特微微一笑，灰绿色的眼睛闪闪放光，“这确实是我晚上最喜欢的地方。我已经来过这里两次了，在我来这里……准备与您的这次私人会面之后，殿下。”

虽然他尝试着让自己和这位强大的贝尼·杰瑟里特代表的交谈更随意一些，但沙达姆仍感到不自在。每个人都想要什么东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图——每个群体都认为自己欠了别人的人情，或者掌握了足够的勒索材料来左右别人的观点。芬伦已经解决了好几拨这种寄生虫了，但还会有更多。

他现在心中的不安与其说是因为玛格特姐妹，不如说是因为担心各大家族之间越来越多的不信任和动荡局面。即使没有苏克医生的尸检，兰兹拉德联合会的几位重要成员也对皇帝神秘而绵长的死亡提出

了令他不安的质疑。政治联盟正在转变和重组，来自几个富裕世界的重要税收和什一税都延迟上缴了，而且没有给出充分的解释。

而特莱拉人则声称距离生产他们所承诺的人工合成香料还需要好多年的时间。

沙达姆和他那一小圈子人将在今天上午再次讨论这些酝酿中的危机，这个已经持续一周的会议又延长了。埃尔鲁德的长久统治迫使整个帝国保持稳定（如果你不管它叫停滞的话）。没有人记得该如何进行一种有序的权力过渡。

全宇宙的军事力量都在增强，并处于警戒状态。沙达姆的萨多卡卫队也不例外。各个地区的间谍们比以往更加忙碌。有时他会想，重新启用埃尔鲁德信任的宫廷内侍海斯班是否会是个错误。海斯班现在应该正坐在小行星矿洞深处的一间石头墙小办公室里，一旦情况变得太糟糕，他就会被召回。

但在那之前，厄拉科斯的天气会变得很冷。

沙达姆的不安让他变得有些神经质，也许还有点迷信起来。他那老态龙钟的父亲已经死了——被送到了《奥兰治天主圣经》中所描述过的最深层地狱——但他仍然能感觉到手上有别人看不见的血。

在离开皇宫去见玛格特姐妹之前，沙达姆不假思索地抓起一件斗篷披在了肩膀上，用来抵御清晨空气中那只存在于他想象中的寒气。金披风和许多他从未穿过的衣服一起挂在衣橱里。直到现在，他才记起这件特别的斗篷曾是他父亲的心爱之物。

意识到这一点后，沙达姆的皮肤开始抽搐。他突然感到这种精细的布料刺痛了他，让他不住地发抖。那条精致的金链子也好像绞索一样勒住了他的脖子。

可笑，他对自己说。没有生命的物体不可能携带死者的灵魂，更不可能伤害到他。他试图把这些忧虑抛诸脑后。贝尼·杰瑟里特姐妹肯定能察觉出他的不安，而他不能让这个女人压住自己一头。

“我喜欢这里的艺术品。”玛格特说道。然后她指着一座固定在兰兹拉德联合会演讲大厅正面的脚手架，架子上的画家正在绘制一幅壁画，描绘了帝国周围的自然美景和科技成就。“我相信你的曾祖父武蒂尔·科瑞诺二世带来了这些艺术？”

“啊，是啊——武蒂尔是一位伟大的艺术赞助人。”沙达姆有点吃力地回答。他强忍着自己想把那件闹鬼的斗篷扒下来扔到地上的冲动，发誓从今以后只穿自己的衣服。“他说过，没有温暖和创造力的景观毫无意义。”

“我觉得你应该把你的观点说出来，姐妹。”芬伦建议道，他注意到了他朋友的不安，只是他猜错了原因，“太子的时间是宝贵的。皇帝死后，世界动荡不安。”

沙达姆和芬伦合谋杀死了埃尔鲁德九世。这一事实永远无法抹去，而且他们也没有完全逃脱怀疑，最起码传言是这样。除非皇太子尽快巩固他的地位，否则兰兹拉德联合会和科瑞诺家族之间的战争随时可能会爆发。

玛格特却因为太过坚信贝尼·杰瑟里特的沉默影响力而一直按兵不动，结果她忽然被通知去觐见皇太子。时间就选在了沙达姆早上散步的时候，因为这时候他通常会留出一个小时安静地进行个人思考（“为死去的父亲哀悼，”芬伦散播到宫廷的流言里是这么说的）。

玛格特给了那个黄鼠狼脸的男人一个美丽的微笑，同时随意甩了甩自己那蜂蜜般的金发。她用灰绿色的眼睛上下打量着他，问道：“哈什米尔，你很清楚我想和你的朋友谈些什么。”她用一种熟人之间的口气说道，这让皇太子感到很是惊讶，“你没有让他做好准备吗？”

芬伦拼命地摇了摇头，沙达姆发现芬伦在她面前忽然变得软弱无力起来。这个致命的人失去了往常的强硬。贝尼·杰瑟里特代表团已经来了好几天了，等待许久，玛格特·拉西诺－齐娅一定花了很多时间和芬伦进行私下讨论。沙达姆扬起了头，感觉到了某种情感——至少是相互尊重——存在于两人之间，不可能啊！

“嗯－嗯－嗯－啊，我觉得您的措辞肯定要比我好，姐妹，”芬伦说道，“殿下，我们可爱的玛格特向您提了一个有趣的建议。我觉得您应该听她说说。”

这位贝尼·杰瑟里特奇怪地看着沙达姆。*她注意到我的痛苦了？*他心想，突然慌了手脚。*她知道我这种感觉的起因了吗？*

喷泉的水声淹没了他们的对话。玛格特握住了沙达姆的双手，她的双手对他来说是那么的柔软而温暖。凝视她那双魅惑的眼睛，他感到她的力量流到了他身上，带着一种慰藉。“殿下，您得有个妻子

啊，”她说道，“贝尼·杰瑟里特可以为您和科瑞诺家族提供最好的婚配对象。”

沙达姆吓了一跳，马上瞥了一眼他的朋友，把手缩了回去。芬伦则不安地笑了笑。

“您很快就要加冕为皇帝了，”玛格特接着说道，“姐妹会可以帮助您巩固权力基础——这可比和任何一个兰兹拉德联合会大家族结盟都重要得多。在你父皇的一生中，他曾与穆泰利，哈葛尔和埃卡兹家族联姻过，当然还有您来自哈西卡五号星的母亲，然而，在眼下这个非常时期，我们相信您能通过与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力量和资源结盟，获得对您的皇位来说最大的优势。”她说这话时语气坚定，令人信服。

他注意到她的姐妹们在远处停下了脚步，站在那里看着他们。在他们谈话声音范围之外，萨多卡卫兵则像雕像一样一动不动地保持警惕。沙达姆看着玛格特那张完美的脸、金色的头发以及她令人迷醉的风姿。

她忽然转身指向自己的随从们，这让他吃了一惊：“您看到中间那个女人了吗？那个青铜色头发的？”

注意到了玛格特这个动作，那个穿着长袍的圣母走上前来。沙达姆眯起眼睛，打量着她的容貌，尤其是她那像母鹿一样的脸。即使从远处看，他也认为她很有魅力，虽然不是一个典型的美人吧。遗憾的是，她还是没有玛格特那么可爱，但她确实显得年轻而有活力。

“她的名字叫阿妮鲁尔，一个贝尼·杰瑟里特隐秘者。”

“那是什么意思？”

“这只是我们的头衔之一，殿下，在姐妹会里很常见。它在姐妹会之外毫无意义，也和您的政事无关，”玛格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您只需要知道阿妮鲁尔是我们当中最优秀的就可以了。而我们要把她嫁给您。”

沙达姆大惊失色：“你说什么？”

“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很有影响力，这您是知道的。我们可以在幕后工作，缓和您目前与兰兹拉德联合会之间的紧张局势。这将让您能放手去做好您皇帝的工作，并确保您将来在历史上的地位。您的很多祖先都是这么过来的，效果也都很好，”说着她眯起了那双灰绿色的眼睛，“殿下，我们知道您目前所面临的困难。”

“是啊，是啊，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说着他看了看芬伦，好像那个长了张黄鼠狼脸的人可以为自己辩解些什么似的。然后沙达姆示意阿妮鲁尔自己走上前来。卫兵们不安地面面相觑，不知道是否应该陪她一起过去。

玛格特盯着沙达姆的目光更加严厉了：“殿下，您现在是宇宙中最强大的人，但您的政治统治是建立在您自己、兰兹拉德联合会议会、强大的宇航公会和贝尼·杰瑟里特之间的平衡之上。您和我的一个姐妹结婚将会是……互利双赢的合作。”

“此外，陛下，”芬伦补充道，他的眼睛比平时瞪得更大了，“与任何其他大家族结盟都会带来一定的……负担。您会冒着冷落另一个家族的危险联合眼前这个家族。我们可不想再次引发叛乱啊。”

沙达姆虽然对这个建议感到很惊讶，但还是很喜欢这个建议的。他父皇那些关于领导力的格言中有一条这么说过，统治者需要注意自己的直觉。那件闹鬼的斗篷现在沉重地披在他的肩膀上，仿佛千斤重担。也许姐妹会的魔力可以对抗躲在衣服和宫殿里的那些邪恶力量。

“你们的这位阿妮鲁尔长得确实很吸引人。”沙达姆看着这位要献给他的女人走上前来，她静静地站住，目光低垂，离他的皇室卫队只有五步远。

“那好，殿下，您愿意考虑我们的提议吗？”玛格特问道，然后恭恭敬敬地退了一步，等待他的决定。

“考虑？”沙达姆笑了，“我已经同意了。在我这个位置上，必须得迅速果断地作出决定啊，”说着他看向芬伦，眯起眼睛问道，“那你同意吗，哈什米尔？”

“啊－嗯－嗯－嗯，那要看你是选了一件新衣服还是选了一个妻子。”

“你的话听起来很明智嘛，”沙达姆对芬伦说道，“但我认为你很虚伪。你显然是玛格特姐妹的朋友了，是你安排了这次会面，你很清楚她的要求。所以我必须假定你站到贝尼·杰瑟里特的立场上了。”

芬伦鞠了一躬，说道：“殿下，不管我个人对我身边这位美丽的女士有什么看法或感受，决定权都是在您。”

“很好，那么我的答案是……我同意了。”听到这话，站在原地不动的阿妮鲁尔圣母甚至连个笑容都没有。“你觉得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吗，哈什米尔？”

由于不习惯被这么追问，芬伦清了好几次嗓子才开口道：“她是一位优秀的女士，殿下，毫无疑问会成为一位贤良的妻子。贝尼·杰瑟里特应该能成为很好的盟友，尤其是在这个艰难的过渡时期。”

太子笑了：“你听起来很像我们的外交官了。给我一个肯定或否定的答案，不要含糊其词。”

“是，我的陛下。也就是说，我给您的答案是肯定的，毫不犹豫。阿妮鲁尔是一个有良好教养和气质的女人……她虽然有些年轻，但很有智慧，”芬伦看了一眼身边的玛格特，问她道，“你确定她真的能生孩子？”

“皇位继承人将会不断地从她的胯间流出。”玛格特打趣道。

“这画面真美！”沙达姆叫道，又一次开怀大笑起来，“让她过来吧，我要好好看看她。”

玛格特举手示意，阿妮鲁尔急忙来到太子身边。贝尼·杰瑟里特的其他随从都叽叽喳喳地交谈起来。

沙达姆仔细看了看眼前的这个女人，注意到这个阿妮鲁尔——也就是他的准妻子——确实有着一副精致的五官。他发现她那天真的大眼睛周围有些许细纹，尽管她的目光还很年轻，动作也很轻盈。此刻，她仍低垂着那有着卷曲青铜色头发的头。她腼腆地看了一眼皇太子，然后马上又望向了别处。

“您刚刚做出了一生中最好的决定之一，殿下，”玛格特说道，“您的统治将会拥有一个坚实的基础。”

“这确实值得庆祝，值得一个无比华丽和辉煌的帝国庆典，”沙达姆说道，“也就是说，我准备让婚礼和我的加冕典礼在同一天举行。”

芬伦表示了支持：“那将会是帝国历史上最壮观的场面了，我的朋友。”

沙达姆和阿妮鲁尔交换了微笑，当他向她伸出手时，他们的手第一次握在了一起。

当风暴的中心不再移动时，你就在它的路径上。

——古代弗雷曼人智慧

厄崔迪家族护航舰满载着大量的旗帜、精美的衣服、珠宝和礼物，从卡拉市太空港出发前往帕迪沙皇帝的加冕典礼。雷托公爵想要确保他能为这场华丽的帝国庆典做出一些明显贡献。

“这是个好策略，”杜菲·哈瓦特冷冷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沙达姆总是醉心于他的地位。你穿得越华丽，送给他的礼物越多，他对你的印象就越深刻……因此也会更倾向于答应你的要求。”

“他似乎更看重形式而非本质，”雷托若有所思地说，“可外表有时是会骗人的，我可不敢小看他。”

凯莉娅穿着她那身漂亮的天蓝色和淡紫色的裙子为他们送行，但她会留在城堡里，独自欣赏这身服饰。雷托看得出来她是多么渴望去皇宫，但他拒绝改变自己的决定。在顽固这方面老保卢斯也把他教导得很好。

隆博也出现在了集合区，穿着一条灯笼裤和一件人工绸子衬衫，披着紫铜色的披风，那是失落的维尔纽斯家族的颜色。他一身骄傲地站着，凯莉娅对哥哥当众亮出家族身份的这份勇敢感到很是吃惊。他现在看起来更像个男人了，肌肉发达，皮肤黝黑，那种圆胖的婴儿肥消失不见了。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那是一种傲慢，我的公爵。”哈瓦特说着，朝隆博的衣着点了点头。

“这完全是一场赌博，杜菲，”雷托说道，“我们需要时不时回顾一下这个高贵家族在因为特莱拉人的背叛而被迫变节时所失去的荣耀。我们必须表明埃尔鲁德皇帝的阴谋是短视的。我们必须帮助沙达姆看到维尔纽斯家族对帝国皇位来说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盟友。毕竟”——他朝骄傲的隆博做了个手势——“你是愿意让这个人做你的盟友，还是愿意让肮脏的特莱拉人做你的盟友？”

暗杀大师对他谨慎地微微一笑：“我不会站出来直接对沙达姆这么说的。”

“我们确实不会用语言来表达的。”雷托回答。

“大人，您将成为一位令人敬畏的公爵。”哈瓦特说。

他们一起从集合区走向停机坪，在那里，人数比平时多一倍的厄崔迪部队刚刚登上了一艘护航舰，这艘护航舰将载他们前往等候着的远航机。

凯莉娅走上前来，给了雷托一个简短而正式的拥抱。她那柔软的衣裙随着她的动作沙沙作响，他把脸贴到她那暗红色头发上别着的一把金梳子上。他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很僵硬，似乎彼此都想要一个更加热情的拥抱。

接着，多米尼克和珊多·维尔纽斯的女儿眼含热泪，似乎更加绝望地抱住了她的兄弟：“小心啊，隆博。这太危险了。”

“这也可能是我们恢复家族姓氏的唯一方法了，”隆博回答道，“我们必须把自己置于沙达姆的怜悯之下。也许他和他父亲不一样。继续保留对我们的判决对他没有任何好处，他也会失去很多——尤其是帝国现在处于动荡之中。他需要所有他能得到的朋友和力量。”说着他笑了笑，抖了抖紫铜色披肩。

“在贝尼·特莱拉手里伊克斯算是糟蹋了，”凯莉娅指出，“他们对如何经营一家银河范围的企业一无所知。”

雷托、隆博和哈瓦特将是来自卡拉丹的代表。这也许有些傲慢，是在炫耀自己的无礼——又或者会被视为冷静的自信？雷托希望是后者。

作为公爵，他知道公然违背宫廷政治是不明智的。但他的内心告诉他，当赌注足够重要的时候，当他站在正义一边的时候，他就必须去赌一把——而这正是他一直想要的。老公爵教了他不少东西。

他的父亲曾告诉他，虚张声势的开局往往比保守和缺乏想象力的计划带来的回报要大得多……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老公爵会不会做同样的事呢？或者在他妻子的引导下，他会不会选择一条更安全的路呢？雷托对此没有答案，但庆幸的是，现在没有像海伦娜夫人那样严厉、固执的人来妨碍他了。等他决定要结婚时，他绝不会选择像她这样的人。

他派了一名正式的信使前往东部大陆的孤绝姐妹会聚集点，通知他的母亲，他和隆博将前往凯坦星。他没有详细说明他们的计划，也没有指出其中明显的风险，但他希望她做好最坏的打算。因为没有其他继承人的存在，一旦出事，比如雷托被处决或“意外死亡”，那么

海伦娜夫人将成为厄崔迪家族的统治者。虽然他知道是她唆使人谋杀了他的父亲，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别无选择了。这只是个形式。

厄崔迪家族的最后几件行李和箱子都装上了船，几秒钟之内，这艘大护航舰就消失在了卡拉丹灰色的天空中。这将是一次不同于以往的旅行——隆博的血脉前途未卜……也许还有他自己的。

在正式欢迎仪式之后，雷托幸运地被允许在加冕典礼的四天之后觐见皇帝。到那时他和隆博将会正式向沙达姆请愿，陈述他们的情况，并祈求他的怜悯。

在光辉统治刚开始的日子里，新帕迪沙皇帝会冒着给庆典蒙上阴影的风险，重新宣布死刑吗？许多家族仍等着从他的一举一动中寻找预兆，传言沙达姆和他们一样迷信。而这种预兆将会是很明显的。基于他的各种决定，沙达姆将建立起他统治的基调。而新皇帝会从否定正义开始自己的统治吗？雷托希望不是。

这艘公爵级护航舰已近停在远航机那巨大而拥挤货舱内的指定位置。在它周围，满载乘客的穿梭机优雅地停靠下来，运输船和货船则满载着卡拉丹的各种贸易货物：庞迪大米、加工海带制成的药物、手工挂毯和腌鱼制品。私有的驳船仍在不停往货舱里装着货物，穿梭于地面和远航机之间。这艘巨大的公会飞船将会从一个世界航行到另一个世界，迂回地前往凯坦星，足有一个省那么大面积的货舱里散布着来自帝国其他世界的船只，它们都是去参加加冕典礼的。

在他们等待起飞的时候，杜菲·哈瓦特看了看挂在护航舰舱壁上的精密计时钟。“在远航机完成装卸并出发之前，我们还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大人，我建议我们利用这段时间来训练。”

“你总是让我们训练呢，杜菲。”隆博说道。

“因为你们还年轻，需要大量的指导。”

雷托的豪华护航舰是如此的舒适，以至于他和他的随行人员甚至忘记了他们现在身处太空。但他已经放松够了，即将发生的事情开始让他感到焦虑，他也想找机会把这种紧张的能量释放出来。“你有什么建议吗，杜菲？我们在太空里能做什么？”

暗杀大师的眼睛亮了起来，说道：“在太空里，有很多一个公爵——和一个王子——”他边说边冲隆博点了点头，“可以学到的东西。”

一架扑翼机大小的无翼战斗舱从厄崔迪护航舰的货舱里飞了出来，从远航机直线下降进入太空。在雷托操作控制系统时，隆博就坐在他右边副驾驶的座位上。这让雷托想起了他们在伊克斯尝试过的近轨道飞船训练，而那几乎是一场灾难。

哈瓦特站在他们后面，身上系着移动安全带。这些束带让他看上去像是一根智慧之柱，正皱着眉头看着两个年轻人第一次摸索着操纵这架战斗舱。一个紧急控制面板漂浮在哈瓦特面前。

“年轻的大人们，这艘战斗舱和海上的小船可不一样，”哈瓦特说道，“与大型飞船不同的是，我们这里处于零重力状态，这意味着

灵活性和约束性。你们都经过模拟训练，但今天你们会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太空格斗。”

“我先负责开火。”隆博重复着他们之前的安排。

“而我先负责驾驶，”雷托补充道，“半小时后我们互换。”

他的身后传来了哈瓦特单调的声音：“公爵大人，您不太可能会遇到需要进行太空战的情况，但是——”

“我知道，我知道，但我应该时刻准备着，”雷托说，“如果说我从你那里学到了什么，杜菲，那就是这个。”

“首先你必须学会操纵飞船。”哈瓦特指导雷托飞出了一道道巡航曲线和尖锐弧线。他距离那架庞大的远航机已经很远了，但他觉得在如此快的速度下，还是有可能撞上它。有一次，雷托的反应太快，使战斗舱陷入了失控的旋转状态，他发射了一道反作用力喷流才让它停了下来，同时还避免了转向相反的方向。

“反作用力和逆反作用力。”哈瓦特赞赏道。他那倾斜的移动安全带也调正了，“当您和隆博在卡拉丹遇上那起划船事故时，为了防止情况变得更糟，你们还可以选择在暗礁上搁浅。但这里是没有安全网来保护你们的。如果你们失去控制，就会一直处于失控状态，直到采取适当的对策。你们可能会燃烧着坠入大气层，也可能在更深处的太空里冲进虚空。”

“嗯，今天我们还是别出什么事故为好，”隆博看了看他的朋友说道，“雷托，如果你能让这东西直着飞几分钟的话，我想练习一下射击。”

“没问题。”雷托说。

哈瓦特低头看向两个男孩之间的弹药舱：“我把飞碟装进去了。隆博，你尽量多打些下来。你可以自由选择任何你想用的武器。激光、常规炸药或多阶段炮都行。但首先，我的大人，”——说着哈瓦特捏了捏雷托的肩膀——“请带我们飞到星球的另一边去吧，在那儿我们就不用担心隆博的武器失控时，我们会把远航机打下来了。”

雷托轻笑了一声，照做了。他攀升到卡拉丹的云层之上，直奔星球的阴暗面而去。在他们身后，卡拉丹那耀眼的太阳形成了一个光环，映衬着黑暗的星球。

哈瓦特发射出了十几个旋转的、闪闪发光的球体，它们飞到了随机的路径上。隆博攥住了武器控制杆——一根镶有彩色面板的漂亮杆子——然后向四面八方射击起来，只是大部分都没打中目标，尽管他确实靠着喷洒多阶段炮弹干掉了一架无人机。但他们都清楚这次命中只是一个纯粹的意外，隆博也确实并不以此为荣。

“耐心和克制，王子，”哈瓦特说道，“你必须把每一枪都当作最后一枪来看待。尽可能打中。你得先学会打中目标，然后才能像你现在这样不珍惜弹药。”

在隆博尽全力射击时，雷托则默契地追赶这些无人机。当隆博最终成功消灭了所有的目标后，他和雷托才交换了位置，二人又进行了更多的演习。

两个小时很快过去，最后，门泰特指示他们返回公会远航机，这样他们就可以在领航员折叠空间并引导飞船前往凯坦之前，好好休息

一下了。

雷托懒洋洋地坐到他那把镶着鹰毛的豪华椅子上，凝视窗外远航机舱里那些拥挤的大大小小的飞船。他呷了一口温过的酒，不禁想起了凯莉娅和那个暴风雨的夜晚，他们一起在老公爵的财产里翻箱倒柜的场景。他渴望这种平静的间歇和温暖的陪伴，尽管他清楚要过很长时间自己的生活才能重新安定下来。

“这里的飞船靠得都太近了，”他说，“这让我感到不安。”他看到两艘特莱拉运输舰停在了厄崔迪护航舰附近。而在这两艘运输舰的后面，一艘哈克南护航舰也停到了公会指定的地方。

“没什么可担心的，我的公爵，”哈瓦特说，“根据大联合协定所规定的战争规则，远航机内没人能发射武器。任何违反这一规则的家族都将面临永久丧失进入公会船只权利的惩罚。没人会冒这个险的。”

“我们的屏蔽场打开了吗？”雷托问道。

“地狱在下，我们没有屏蔽场，雷托！”隆博回答，声音里假装透着惊恐。然后他笑了起来：“你在伊克斯时应该多了解一下远航机——难道那时你一直都在看我的妹妹？”

雷托涨红了脸，而隆博很快解释起来：“在远航机上，屏蔽场会干扰飞船的霍尔茨曼曼推进系统，使其无法折叠空间。一个激活的屏

蔽场会扰乱一个领航员保持灵态的能力。我们就会死在太空里了。”

“而根据我们公会的运输合同，这也是被禁止的。”哈瓦特也说道，似乎提到法律能在某种程度上使其更有分量。

“所以我们就一起挤在这里，毫无保护，赤身裸体，只能互相信任。”雷托嘟囔着，眼睛仍透过强化玻璃窗看向外面的哈克南飞船。

隆博则带着挫败的微笑说道：“多谢你提醒了有多少人想要我的命。”

“王子，在这架远航机里的所有船只都同样脆弱。”哈瓦特说道，“你现在还不到担心的时候。你最大的危险是在前方，在凯坦。现在的话，就算是我也打算好好休息一下。在我们的护航舰上我们是很安全的。”

雷托抬头望向远航机那高高在上的穹顶。在一间极小的导航舱里，一名单独的领航员把自己泡在一箱橙色的香料气体中，以控制着这艘巨大的飞船。

尽管哈瓦特一再向他们保证，但他仍然感到不安。在他身旁的隆博也是一样的坐立不安，只不过他在努力掩饰着自己的焦虑。年轻的公爵激动地吸了一口气，往后一靠，试图驱散自己紧张的情绪，开始为他即将在凯坦引发的政治危机做起了准备。

风暴产生风暴。愤怒带来愤怒。复仇招致复仇。战争引发战争。

——贝尼·杰瑟里特谜语

公会远航机的外部船体舱口被密封起来，洞穴般的入口关闭，意味着飞船准备离开了。不久，领航员就会进入灵态，带领飞船前进。这条路线上的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目的地便是凯坦星，在那里，兰兹拉德联合会大小家族的代表们已经陆续抵达，前来参加帕迪沙皇帝沙达姆四世的加冕典礼。

领航员操纵着这艘巨大的飞船离开了卡拉丹的重力井，进入了开放的太空，准备启动巨大的霍尔茨曼引擎，带着这艘飞船在折叠空间里进行堪称疯狂的跳跃。

客舱内的那些家族护航舰上的乘客没有觉察到任何动静，发动机没有响动，位置也没有变化，什么声音也没有。这些拥挤的护航机就像安全图书馆里的数据砖一样，悬挂在各自的独立空间里。所有的家族都遵循着同样的规则，也都把信心寄托在一个变异生物找到安全路线的能力上。

就像屠宰场里的吉迪牛一样，当拉班爬上他那艘隐形攻击舰时，他心里这么想着。

他本可以在别人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之前就干掉十几艘护航舰。如果让拉班做主的话，他一定喜欢制造这样的混乱，享受这种过度暴力带来的快感……

但这不在计划之内，至少目前不在。

他的叔叔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计策。“看着点，学着点。”他说，好主意，拉班对自己承认道。他已经发现了精心谋划的好处和慢慢品味复仇的乐趣。

但这并不意味着拉班会放弃他擅长的直接暴力形式，相反，他会简单地把男爵的妙计添加到他的谋杀计划之中。当他接管哈克南家族时，他将会是一个全面的领袖。

哈克南家族护航舰的舱门悄然打开了，屏蔽场消失的时间刚好够拉班那艘光滑的战舰潜入远航机内的密封空间。

慢一点儿，静一点儿，耐心一点儿。

还没等别人看到他的战斗机，他就开启了无场，按照皮特·弗里斯给他演示的方法操纵起来。他觉得和以往也没有什么不同，反正从他的监视器里看不出有什么变化。但现在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幽灵杀手：无人可见，不可战胜。

也就是说从任何人的视角，包括外部传感器，所有的电磁信号撞到无场后都将会被反射和弯曲，他的船由此变成一个空洞。而这架攻击机的引擎要比最柔和的耳语声还要安静，所以也没人能探测到声音或振动。

没有人会怀疑这么一个东西的存在。甚至没有人能想象出一艘这样看不见的船。

拉班启动了无场船的姿态喷气，悄无声息地把这艘致命的战舰从看起来很无辜的哈克南护航舰旁驶离，径直朝厄崔迪家族的飞船而去。这艘攻击舰对他来说有些太大了，操纵起来不是很方便，对于一个快速战斗机来说确实有些笨重，但是它的隐身能力和死一般的寂静改变了一切。

他那粗壮的手指在控制面板上舞动，他感到喜悦、力量、荣耀和即将到来的满足。很快，一艘满载着肮脏野蛮的特莱拉人的飞船就会被摧毁。数以百计的人将会死去。

在此之前，拉班总是利用他在哈克南家族里的地位，不容置疑地得到任何他想要的东西，操纵别人，杀死那些为数不多的不幸挡在他路上的人。但那只是他当做个人娱乐的一种游戏。现在的他正在执行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哈克南家族的未来就靠他了。而男爵选定了他来执行这项任务，他发誓自己一定要做好。他当然不想回家后被放逐去见他的父亲。

拉班把船慢慢地、轻轻地移到适当的位置——现在还不能着急。他的这次跨太空之旅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发动战争。

他的攻击舰周围环绕着无场，他现在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藏在暗处的猎手。而这次是一种不同的狩猎方式，比自己在厄拉科斯炸沙虫更复杂，也比在哈克南森林保护区追捕那个孩子更精细。此时此地，他的战利品将是帝国政治版图的一个重大改变。最终，他一定会把象征着更大权力和更大财富的战利品挂到他的墙上，挂得高高的，塞得满满的。

这艘隐形的攻击舰接近了厄崔迪护航舰，近得几乎可以触碰到它。

拉班悄无声息地启动了他的武器系统，确保所有的多阶段大炮准备就绪。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他打算依靠手动瞄准。

而在近距离射击时，他不可能失手。

拉班调转他的无场船，将炮口瞄准了附近的两艘飞船，都是特莱拉人的运输船，哈克南家族通过向公会支付了巨额的贿赂，才让这两艘飞船停到了厄崔迪护航舰旁边。

这些飞船从特莱拉七号星跃迁而来，毫无疑问携带的是基因产品，这是贝尼·特莱拉的特产。每艘飞船都由特莱拉大师坐镇，还有一群变脸者，也就是他们的变形仆人。货物很可能是猪蝓的肉，动物的移植物，或者是一些可憎的死灵——用死人的肉体制造的克隆人，一些在培殖罐中培育出来的副本，这样失去亲人的家庭便能再一次看到逝去的亲人。这些产品价格高昂，让这些像侏儒一般的特莱拉人变得极为富有，哪怕它们永远不会被赋予显赫的家族地位。

这真是完美！年轻的雷托·厄崔迪公爵在兰兹拉德联合会众目睽睽之下，公开了他对特莱拉人的仇恨，发誓要为他们对维尔纽斯家族所做的一切报仇雪恨。雷托对自己被记录在案的陈述并不谨慎。所有人都知道，他现在一定恨透了那艘特莱拉飞船上的人。

作为意外的收获，那个变节了的隆博·维尔纽斯此时也正在厄崔迪护航舰上，又是一个落入哈克南之网的人，又是一个血腥的厄崔迪—特莱拉之战的牺牲品。

兰兹拉德联合会将会指责雷托公爵是个鲁莽之人——性急、冲动、暴力，因着他错误的伊克斯友谊和他父亲的去世所导致的无法释怀的悲伤，他被迫采取了不明智的行动。真是可怜啊，这个可怜的雷托没有受过足够的训练来应付他身上的压力。

拉班非常清楚地知道最终兰兹拉德联合会和帝国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因为他的叔叔和变态门泰特都已经详细地向他解释过了。

拉班立即在厄崔迪护航舰前面盘旋起来，身份不明，踪迹隐形，拉班瞄准了附近的特莱拉飞船。他那肥厚的嘴巴上浮出一丝微笑，随即他抓住了控制杆。

然后开火了。

提奥·霍尔茨曼是伊克斯历史上最多产的发明家之一。他经常进行狂欢节式创作，也就是连续几个月把自己关起来，这样他就可以不受打扰地工作。有时等他再一次现身时，就立即需要住院治疗，人们总是担心他的精神状况和健康状况。霍尔茨曼英年早逝——刚过三十个标准岁——但他的工作却永远地改变了银河系。

——《传记胶囊》，一部帝国胶片书

当拉班肩负着他的重要职责离开哈克南护航舰时，男爵就坐在一张高高的观察椅上，盯着外面巨大的远航机。领航员已经发动了引擎，把这艘巨大的飞船送入了太空。较小的船只像木柴一样并排而立，丝毫没有意识到大难即将临头……

当然，即使该知道往哪儿看，他也看不见那艘隐形飞船。而男爵看了一眼他的计时器，知道时间快到了。他望向毫无戒心的厄崔迪护航，它正停在指定的位置上，沉默而傲慢，然后他把目光停在了特莱拉飞船上。男爵用指尖轻敲椅子的扶手，观察着，等待着。

分分钟过去了。

在策划这次袭击时，哈克南男爵最初曾计划让拉班用激光枪攻击那两艘倒霉的特莱拉飞船——但设计了这艘实验飞船的李芝设计师乔本恩曾在他的笔记中留下过模糊的警告。这种崭新的无场技术与最初作为屏蔽场基础的霍尔茨曼效应有一定的关系。而就连小孩子都知道，当激光枪的光束击中屏蔽场时，产生的爆炸会像原子弹爆炸一样猛烈。

男爵不敢冒这个险了，毕竟那个李芝发明家已经被处理掉了，现在他们想问都不知道问谁了。也许自己早该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无所谓了。根本也不需要用激光枪去破坏特莱拉飞船，因为在远航机里的船只禁止激活屏蔽场。相反，多阶段大炮——大联合协定建议的用来限制附带损害的高能炮弹——将会发挥作用。这种炮弹穿透了一艘目标飞船的机身，在一次可控爆炸中摧毁了船身内部，之后分阶段地进行的二次和三次爆炸将会扑灭船上的火焰，保存机身残骸。他的侄子是理解不了这些技术细节的，拉班只知道如何瞄准和发射武器。但对他来说也就足够了。

最后，男爵的眼前迸发出一团黄白相间的火光，两颗致命的多阶段炮弹射了出去，看上去就好像是从厄崔迪护航舰正面射出去的。炮弹就像是一团黏稠的火焰，互相撞击在一起。倒霉的特莱拉运输船在这团火焰里颤抖着发出耀眼的红光。

噢，男爵是多么希望其他的船只都能亲眼目睹这一切啊！

第一颗炮弹直接击中了一艘飞船，在几秒钟内把船体烧成灰烬。然后按照计划，另一枚炮弹击中了第二艘特莱拉飞船的尾部，既让飞船动不了，又不用杀死船上所有的人。这给了这些受害者一个向厄崔迪攻击者还击的极好机会。事情就这样逐步升级了。

“很好，”男爵微微一笑，好像他能直接跟那群已经发疯了的特莱拉船员对话似的，“现在你知道该怎么做了。跟着感觉走吧。”

发射完炮弹后，拉班的无场船疾驰而去，从头顶上停着的护航舰之间穿了过去。

在一个紧急频道里，他听到了那艘受损的特莱拉飞船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号：“和平的特莱拉运输船遭到了厄崔迪护航舰的攻击！这个行为违反了行会法律。请求紧急援助！”

在事情发生的这一刻，公会远航机正处在无处——它正在各维度之间穿梭。在他们离开折叠空间到达凯坦之前，他们既不能指望报复，也不能指望强制执行。而到那时就太晚了。

拉班希望这更像是一场酒馆里的斗殴，他和他的朋友们经常会前往杰第主星那些偏远的村庄酒吧，找一些麻烦，砸破几个人的头，享受一下美好的旧时光。

在无场船舱内的控制面板屏幕上，他看到了一幅巨大货舱的图像，上面的每一个灰点都代表了一艘船。现在这些圆点都变成了橙色，因为各个大家族的舰只都启动了他们的武器，准备在这场全面的遭遇战中保卫自己。

拉班觉得自己现在就像一只拥挤舞厅地板上的老鼠，他驾驶着无场船，跟在一艘哈克南货船后面，绕到其他船只都看不见的地方，货船打开了舱门，让这艘游击船飞了进去。

进入了母船的安全范围内，拉班关闭了无场发动机，让自己这艘攻击舰在哈克南船员面前现了形。舱门打开，他走到平台上，擦去了前额上的汗水。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问道：“其他飞船都开火了吗？”

电喇叭响了起来。惊慌失措的声音像毛拉枪的弹片一样从通讯系统里喷洒出来。有人在用帝国加拉赫语[62]疯狂地大叫着，战斗代码也从远航机拥挤的通讯线路里传了出来：“厄崔迪家族已经对特莱拉人宣战了！武器发射！”

拉班为自己的成功而感到十分得意，他对全体船员喊道：“激活我方护航舰的武器阵列。确保没人向我们开火——你们知道，厄崔迪人可是十分残忍的。”说完他窃笑起来。

装卸设备这时抓住了这艘小船，然后把它放进了假舱壁之间。门上的嵌板关闭，现在就连行会的扫描仪都无法探测到它了。当然，也不会有人会去寻找这艘船的，因为压根就没有无场船这种东西。

“保卫自己！”另一名飞行员用通信器喊道。

接着传来了一个特莱拉人的哀号：“我们在此通知他们，我们打算反击。我们完全有权利这么做。丝毫没有预警……公然无视行会规定。”

另一个粗重而深沉的声音则说道：“但是，厄崔迪护航舰没有武器。也许他们不是攻击者。”

“这是个障眼法！”特莱拉人尖叫道，“我们有一艘飞船被毁了，另一艘严重受损。你们看不见吗？厄崔迪家族必须付出代价。”

完美啊，拉班想道，不由得赞叹起叔叔的计划来。现在是个关键点，很可能会发生一些意外，但计划依然会奏效。雷托公爵是出了名的鲁莽，现在大家都认为他做出了十恶不赦的懦夫之举。如果运气好的话，他的飞船将在特莱拉人报复性的攻击中被摧毁，而雷托的恶行将让厄崔迪家族遗臭万年。

或者这只是厄崔迪家族和特莱拉之间长期血腥争斗的开端。

无论如何，雷托凭自己是逃不掉的了。

在厄崔迪护航舰的指挥舰桥上，雷托公爵正在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因为他清楚他的船并没有开火，所以他花了几秒钟才搞清楚对他的指控。

“我的公爵，炮弹源头就在咱们附近，”哈瓦特说，“就来自我们船头的正下方。”

“这么说，这不是场意外？”雷托问道，一股寒气笼罩着他。那艘被摧毁的特莱拉飞船仍然放着橙色的光，而另一艘飞船的驾驶员则继续对他尖叫。

“地狱在下！真有人对贝尼·特莱拉下手了，”隆博边说边向强化玻璃舷窗向外看去，“要我说早该这样了。”

雷托听到了无线电通讯里那些刺耳的声音，包括愤怒的特莱拉求救信号。起初，他还琢磨自己要不要去帮助那艘受损的飞船。很快，特莱拉飞行员就开始咆哮着厄崔迪的名字，并要他血债血偿了。

他看向特莱拉飞船那已经烧没了的外壳——忽然发现里面的伤员正用掉转枪头瞄准自己：“杜菲！他要干什么啊？”

在公开通信器里，特莱拉人正和那些拒绝相信是厄崔迪家族开火的人激烈地辩论。越来越多的声音支持了特莱拉人。有些人甚至声称自己看到了所发生的一切，说自己亲眼目睹了厄崔迪飞船向特莱西人开火。苗头很不好。

“地狱在下，他们觉得是你干的，雷托！”隆博喊道。

哈瓦特已经跑到了防御控制面板前：“我的公爵，特莱拉已经把反击您的武器充能完毕了。”

雷托跑向通信器，打开了一个频道。在短短的几秒钟内，他的思维能力提高，大脑加速，这让他大吃一惊，毕竟他不是一个具有高级推理能力的门泰特。他意识到，这就像人们提炼出梦境一样……或是一个人面临即将到来的死亡时，他脑海中出现的那一系列不可思议的画面似的。这可真不吉利。他必须让自己尽快摆脱这个想法。

“所有人注意！”他对着扩音器喊了起来，“这里是雷托·厄崔迪公爵。我们没有向特莱拉飞船开火。我否认所有的指控。”

他心里清楚他们是不会相信他的，也不会很快冷静下来从而避免做出可能导致全面战争的公开敌对行为。有那么一瞬，他知道自己还得做些什么才行。

过去的面孔浮现在他的脑海里，祖父基恩·厄崔迪似乎正满怀期待地盯着自己，一生的沧桑都写在了他那张满是皱纹的脸上。祖父那双温和的灰色眼睛和自己一样，拥有能解除人们心防的力量，而他的敌人却常常忽视了这种力量，这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危险。

如果我能和我的祖先一样强大就好了……

“不要开火。”他对特莱拉飞行员喊道，希望其他的舰长也都能听进去。

另一个形象也出现在了他的脑海里：他的父亲，老公爵，有着绿色的眼睛和同样的表情，但那张脸庞和雷托现在的年龄差不多，只有十几岁。微光之中，更多的图像出现了：他那富有的叔叔、阿姨、堂兄弟、忠诚的仆人、佣人、政府和军队。他们都面无表情，仿佛是一个多重有机体，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他，准备对他做出判断。他看不出他们脸上有爱、赞同或不尊重的表情——只是一种虚无，仿佛他真的做了一件十恶不赦的事，并且人也已经不在了。

他母亲冷笑的脸出现了，又逐渐消失了。

不要相信任何人，他想。

沮丧的感觉笼罩了雷托，随之而来的是极度痛苦的孤独。在他内心深处，在一个毫无生气的地方，雷托看到他那双冷漠的灰色眼睛也在盯着自己。这里很冷，他不禁打了个寒战。

“做领袖是一项孤独的任务。”

厄崔迪家族的血脉会和自己一道止步于此吗？或者他能孕育一些孩子，而这些孩子的声音将会加入到自古希腊以来所有厄崔迪人的声音中去吗？他在嘈杂声中寻找这些孩子的动静，但却没有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那些指责的目光没有动摇。

雷托自言自语起来：政府是一个保护性的伙伴关系，你得照顾你的人民，他们繁荣或死亡都取决于你的决定。

那些画面和声音渐渐消失了，他的思想变成了一个安静、黑暗的地方。

他这一趟紧张的精神旅程花费了不到一秒钟，而现在雷托清楚地知道他必须做什么了，不管后果如何。

“激活屏蔽场！”他大喊道。

拉班盯着那艘看似无辜的哈克南护航舰腹部的一个观察屏幕，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从一层甲板跳到另一层甲板，最后满脸通红地跑到了他叔叔面前，气喘吁吁。因为愤怒而胆怯的特莱拉飞行员还没来得及开火，一个屏蔽场就开始在厄崔迪飞船周围闪烁起来了！

而屏蔽场是被公会运输合同所禁止的，因为它会粉碎领航员的灵态并扰乱折叠空间。

在这种干扰下，远航机那巨大的霍尔茨曼发电机将会无法正常工作。拉班和男爵都开始破口大骂起来。

忽然，远航机在他们周围晃动起来，冲出了折叠空间。

在货舱顶部的领航室里，这位经验丰富的领航员感到他的灵态崩溃了。他的脑电波发散开来，又绕了回来，失控地旋转和扭曲起来。

霍尔茨曼发动机发出了轰鸣声，折叠空间在它们周围荡漾开来，失去了稳定性。飞船出问题了。在那间充满了美琅脂的罐子里领航员开始手刨脚蹬起来。他那有蹼的脚和手胡乱摆动着，他感到眼前一片漆黑。

巨大的飞船偏离了航线，被抛回了真实的宇宙。

隆博被紫铜色衣服绊倒，摔在了铺着地毯的护航舰甲板上，雷托则抓住了一根舱壁扶手以保持平衡。他默默祈祷着。祈祷他和自己英勇的船员们能安然渡过这一关，同时希望远航机不要径直飞进太阳里。

就像雷托身旁的一棵大树，杜菲·哈瓦特凭借自己的意志力保持了平衡。这名门泰特出神地站着，在逻辑和分析的模糊区域里整理着整个事件。雷托不确定这种预测现在能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也许这个问题——在远航机内激活屏蔽场后发生灾难的概率——非常复杂，需要多层门泰特处理。

“初步预测。”哈瓦特终于开口了。他舔着自己红莓色的嘴唇，舌头的颜色也是一样，“随机抛离折叠空间，撞到天体的概率是……”

护航舰颠簸了一下，甲板下有什么东西发出“砰”的一声。哈瓦特后面的话在一片混乱中被淹没了，他又回到了门泰特的神秘灵态之中。

隆博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把一副耳机戴到了他乱蓬蓬的金发上：“你在远航机上激活了屏蔽场？这简直就和，呃，有人刚才向特莱拉人开火一样疯狂啊。”他瞪大了眼睛盯着他的朋友，“今天一定是个疯狂的日子。”

雷托趴在一堆仪器上，做了一些调整。“我别无选择，”他解释道，“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有人想让它看起来像是我们出手袭击了特莱拉人——这是可能在兰兹拉德联合会各派系间引发大战的大事件。我能想象到所有的那些旧恩怨都找上门来了，而战线就是在这架远航机里划下的。”说着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这是来自他内心深处的一种直觉，就像一个门泰特预测出来的东西。“我现在必须尽快阻止这一切，隆博，在事态变得严重之前。”

远航机不稳定的状态终于停止了。背景噪声安静下来了。

哈瓦特也终于从门泰特状态中清醒过来。“您说得对，公爵。在这艘远航机上，几乎每个家族都有一艘代表船只，都是去参加皇帝的加冕典礼和婚礼的。在这里划下的战线将延伸到帝国，当战争委员会被召集之后，各个行星和军队都会开始选边站。不可避免地，更多的势力也会掺和进来，事态会像蓝花楹的树枝一样蔓延开来。自从埃尔鲁德去世后，联盟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各个家族都在寻找新的机会。”

雷托的脸涨得通红，他的心脏突突跳个不停。“帝国里现在到处都是火药桶，其中一个就在这个货舱里。我宁愿看到这架远航机上的每个人都死掉——因为与另一个结果相比，这算不了什么。宇宙的每一个角落都燃烧起战火来，会导致数十亿人的死亡。”

“我们这是被陷害了？”隆博问道。

“如果这事儿最终引发了战争，那么没人关心到底是不是我开的火。我们先阻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吧，然后再想办法找出真正的答案，”说着雷托打开了通信器，用轻快而威严的语气说道，“我是雷托·厄崔迪公爵，呼叫行会领航员。请回答。”

通讯线路“啪”地一声断了，一个波浪起伏的声音响了起来，声音沉重而扭曲，仿佛这位领航员已经记不起该如何与人类交流了：“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可能被你害死，厄崔迪。”他念出家族名字的方式不禁让雷托想起了“叛徒”这个词。“我们在未知区域。折叠空间消失了。屏蔽场抵消了领航灵态。立即关闭厄崔迪屏蔽场。”

“我尊敬地表示拒绝。”雷托回应道。

在通信系统的另一端，他听到还有其他信息发给了领航舱——那是各个飞船在指控和诉求。声音都很低沉且充满了愤怒。

领航员又开口了：“厄崔迪家族必须切断屏蔽场。遵守行规。”

“拒绝，”雷托站得很稳，但他的皮肤已经变得苍白冰冷，他知道他的表情几乎快要掩盖不住他的恐惧了，“我觉得只要我们的屏蔽场还在，你就不可能把我们从这里弄出去，所以我们留在这儿，不管怎样，直到你同意我的……请求。”

“在你摧毁了一艘贝尼·特莱拉飞船并激活了屏蔽场后，你就没有资格提出任何请求了！”一个带着口音的声音喊道，那是特莱拉人。

“无礼，厄崔迪。”变异的领航员在水下声音模糊地说道。

这时传来了更多含糊不清的声音，领航员突然停止了讲话。“表明……请求……厄崔迪。”

雷托停了下来，在朋友们好奇又恭敬的目光注视下对通讯设备说：“首先，我们向你保证，我们并没有向特莱拉人开火，而且我们打算证明这一点。如果我们降下我们的屏蔽场，公会必须保证我的飞船和船员的安全，并把此事移交给兰兹拉德联合会。”

“兰兹拉德联合会？这艘飞船受宇航公会管辖。”

“你们受到荣誉的约束，”雷托反驳道，“你们也是兰兹拉德联合会的成员之一，和我一样。而有兰兹拉德联合会有一个法律程序，叫做没收审判[63]。”

“我的大人！”哈瓦特抗议道，“你不会是想牺牲有着几百年高贵传统的厄崔迪家族吧——”

雷托关掉了对讲机。然后把手放在门泰特战士的肩膀上，说道：“如果为了我们的封地必须死掉数十亿人，那么卡拉丹不值得这个代价。”杜菲低下头，表示了默许。“再说，我们知道我们并没有做这件事——像你这种级别的门泰特要证明这一点应该不会有什么困难的。”

雷托重新启动了通讯设备，说道：“我将接受没收审判，但所有敌对行动必须立即停止。不能有任何报复行为，否则我将拒绝解除我的屏蔽场，而这架远航机将留在这里，哪儿也去不了。”

雷托本想要虚张声势一下，比如威胁要用激光枪向自己的屏蔽场开火，从而造成可怕的原子相互作用，使这架巨大的远航机被炸得只能剩下一些熔化的碎片。相反，他还是试图以理服人：“再这么争论下去有什么意义呢？我已经投降了，我将前往凯坦星接受兰兹拉德联合会的没收审判。我只是想避免因为一个错误的指控而导致的全面战争。我们并没有犯下这样的罪行。我们会坦然面对指控以及后果，假如我们被判有罪的话。”

通讯线路断了，然后又接上了：“宇航公会同意你的条件。我将保证你们飞船和船员的安全。”

“那么，我在此宣布，”雷托说道，“根据没收审判的规则，我，雷托·厄崔迪公爵，打算放弃我封地的一切法律权利，并将听凭法庭的处置。我家族的其他成员不得遭到逮捕或是任何的法律程序。你认可兰兹拉德联合会对此事的管辖权吗？”

“我认可。”领航员用更为坚定的语气向他保证，他现在已经习惯开口说话了。

终于，只是雷托还是有些紧张，他关掉了护航机的屏蔽场，瘫坐在了椅子上，浑身发抖。巨大货舱里的其他船只纷纷关闭了武器，尽管他们仍旧怒火中烧。

现在，真正的战斗就要开始了。

在我们家族漫长的历史中，我们一直被不幸所笼罩，仿佛是它的猎物一般。人们几乎可以相信来自远古地球古希腊时代的厄崔柔斯诅咒。

——保卢斯·厄崔迪公爵，在对他的将军们的演讲中

在皇宫那一排排柱子围成的长廊里，皇太子的新未婚妻阿妮鲁尔和她的伴侣玛格特·拉西诺一齐娅大步从三个年轻女人身边走过，而她们都是皇室成员。这个展览品一样的华丽城市一直延伸到地平线，街道和建筑物上张灯结彩，为即将到来的无比壮观的加冕典礼和皇帝婚礼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三个年轻的皇室女孩兴奋地叽叽喳喳个不停，她们都穿着一身鼓鼓囊囊的礼服，上面挂满了闪闪发光的装饰羽毛和好几公斤俗气的珠宝，几乎都快走不动了。但她们忽然闭上了嘴，因为一袭黑袍的贝尼·杰瑟里特离她们越来越近了。

“等一下，玛格特，”阿妮鲁尔在这群精心打扮的女人面前停了下来，厉声对她们说道：“别浪费时间传闲话了。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儿吧。在所有代表到达之前，我们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

一个黑头发的美女，瞪大了那双棕色的大眼睛，又想了想，然后以带有和解的表情和语气说道：“您说得对，夫人。”说完便突然领着她的同伴们沿着长廊朝一道宽阔的拱形门道走去了，那门道就是一整块坑坑洼洼的萨鲁撒火山岩，通向大使们的房间。

玛格特和隐匿身份的魁萨茨圣母交换了一下笑容，打趣道：“可是皇宫就是用来传播流言蜚语的啊，阿妮鲁尔？那不是她们的主要业务吗？我得说，这些女士履行职责的表现还是很令人钦佩的。”

阿妮鲁尔怒目而视，这让她看上去比她年轻的容貌老了许多：“我应该给她们明确的指示。那些女人只是些装饰品，就像宝石喷泉似的。她们根本不知道如何提高工作效率。”

在瓦拉赫九号星的那些年里，她通过其他记忆了解到了贝尼·杰瑟里特在帝国历史的版图上曾取得过多么大的成就，她认为人的生命是宝贵的，每一个人都是永恒之火中的一个小火花。但这些交际花在乎的不过是……不过是满足权贵们的欲望。

事实上，阿妮鲁尔对这些女人没有管辖权，即便她是太子未来的妻子。玛格特把自己柔软的手放在她的前臂上，说道：“阿妮鲁尔，你一定不能冲动。大圣母承认你的天赋和技能，但也说过你必须还要修行。所有成功的生命形式都得学会适应环境。你现在加入皇室了，所以要适应新的环境。我们必须隐蔽起来工作。”

阿妮鲁尔对她苦笑了一下，说道：“我一直觉得我的坦率是我的主要优势之一。大圣母哈里什卡清楚这一点。它让我能够自由讨论我感兴趣的话题，并学习我在其他情形下可能不会学到的东西。”

“前提是如果别人愿意听的话。”玛格特扬起苍白的眉毛，露出她完美无瑕的额头。

阿妮鲁尔像皇后一样高昂着头，继续沿着长廊向前走去。闪闪发光的宝石头饰像蜘蛛网一样覆盖在她那青铜色的头发上。她知道交际

花们议论的正是自己，她们都想知道这些贝尼·杰瑟里特女巫在宫廷里的秘密任务，她们到底用什么咒语去引诱沙达姆。啊，要是她们真知道就好了。她们的闲言碎语和胡乱猜测只会增加阿妮鲁尔的神秘感。

“好像我们自己也有流言蜚语要说呢。”她说道。

玛格特把一绺蜜金色的头发从眼睛里拂了出去：“当然。你是说莫希亚姆的孩子？”

“还有厄崔迪家族的事也很重要。”

她们来到了一个露台花园，阿妮鲁尔俯身从一丛蓝宝石玫瑰中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甜美的香气唤醒了她的感官。她和玛格特一起坐在了一条长凳上，这样她们就能看到所有靠近的人了，虽然她们为了防止被偷听一直用很低的声音说话。

“厄崔迪家族和莫希亚姆的女儿有什么关系呢？”作为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中最有成就的特工之一，玛格特圣母很清楚魁萨茨·哈德拉克项目下一阶段的机密细节，而现在莫希亚姆本人也得到了一些简要的介绍。

“从长远来看，玛格特，想想遗传模式，想想我们绘制的世代梯形图。雷托·厄崔迪公爵就要被捕了，他的生命和爵位都岌岌可危。也许你会觉得他看起来不过是一个不起眼大家族里的一名微不足道的贵族。但你想过这种情况对我们来说会造成多大的灾难吗？”

玛格特深吸了一口气，一切线索都汇聚到了一起：“雷托公爵？你不是想说需要他的是……”她不能说出那个最秘密的名字，魁萨茨

• 哈德拉克。

“我们必须得保证下一代中有厄崔迪的基因！”阿妮鲁尔说道，脑子里回响起激动的声音，“在这件事上人们都不敢支持雷托，我们都知道原因是什么。一些重要的裁判官可能出于政治原因对雷托的行为表示同情，但没人真正相信雷托是无辜的。为什么这个小傻瓜要做这种不明智的事呢？这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

玛格特也悲哀地摇了摇头。

“尽管沙达姆曾公开表示了中立，但他私下里是反对厄崔迪家族的。他当然不会相信雷托是无辜的。更何况这里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皇太子会不会和特莱拉人有什么牵扯，一些他没对任何人透露的事。你认为这有可能吗？”

“反正哈什米尔对我只字未提，”玛格特意识到自己用了朋友之间的叫法，只好对她的同伴笑了笑说，“他确实和我分享过一些秘密。而到了特定时候，你的男人也会和你分享的。”

阿妮鲁尔皱起了眉头，想起了沙达姆和芬伦那些没完没了的计划，就像玩着什么政治游戏一样：“所以，他们在谋划一些事情。两个人一起。也许雷托的命运正是他们计划的一部分？”

“也许吧。”

阿妮鲁尔靠在石凳上，身子前倾，以便更深地藏在玫瑰树篱后面：“玛格特，我们的人想要毁灭厄崔迪家族，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吧……但姐妹会必须要有雷托的血统才能让我们的计划走到最后。这是我们最大的希望了，几个世纪以来的工作都有赖于此。”

玛格特·拉西诺－齐娅对这些话并不完全理解，她灰绿色的眼睛盯着阿妮鲁尔，说道：“我们对厄崔迪基因的需求和他的家族地位无关呀。”

“无关吗？”阿妮鲁尔耐心地解释起她心中最大的恐惧来，“雷托公爵没有兄弟姐妹。如果他的策略失败——也就是没收审判——他就很可能会自杀。别忘了他是一个非常骄傲的年轻人啊，尤其是在失去父亲之后，这对他来说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玛格特怀疑地眯起眼睛：“这个雷托内心非常强大。以他的性格无论如何都会继续战斗的。”

风筝鸟从头顶飞过，它们的歌声像破碎的水晶一般清澈透亮。阿妮鲁尔抬头望着万里无云的天空，凝视它们：“那假如皇帝赦免了他，但复仇心重的特莱拉人却把他给暗杀了怎么办？假如哈克南他看到了制造‘事故’的机会呢？所以雷托·厄崔迪不能失去贵族地位的保护啊。要是打算让他活下去的话，最好还是让他继续掌权才行。”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阿妮鲁尔。”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这位年轻的公爵——首先，我们必须保护他的家族。他不能输掉这场审判。”

“嗯——哼，也许有办法。”玛格特抿嘴笑着说。她说话时声音低沉，仿佛若有所思，“如果哈什米尔知道了我的想法，他甚至可能会因此钦佩我的，尽管他本能地会表示反对。当然，我们一个字也不能对他说，也不能对沙达姆说。因为这会让所有的玩家陷入完全的混乱中。”

阿妮鲁尔默默地等待着，只是她的眼睛里明显燃烧着强烈的好奇心。玛格特靠近了她的好伙伴，说道：“我们的对于特莱拉人的……怀疑。我们可以用它唬唬人。但我们能做到不伤害沙达姆或是科瑞诺家族吗？”

阿妮鲁尔强调道：“我未来的丈夫——甚至包括金狮宝座本身——在我们的繁殖计划中都是次要的。”

“你说的当然没错，”玛格特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似乎惊讶于自己的愚蠢，“可是我们该如何开始呢？”

“从给雷托写信开始吧。”

真相是一条变色龙。

——禅逊尼格言

雷托被关押在凯坦星兰兹拉德联合会监狱的第二天早上，一名官员带着一份重要的文件来见他，要他在上面签字——文件正式要求对他进行没收审判，要求他正式交出厄崔迪家族的所有财产。对他来说这是个关键时刻，他必须证明自己选择这条危险路线是正确的。

虽然这里无疑是一所监狱，但他的牢房里却有两个房间，一张舒适的吊床，一张用抛光的埃卡兹蓝花楹做的桌子，一个胶片书阅读器，还有很多不错的设备。这些所谓的礼遇是因为他在兰兹拉德联合会里地位而给他的。任何一个大家族的领袖都不会被当作普通罪犯那样对待——至少，在他通过正当程序失去一切，或者像维尔纽斯家族那样宣布变节之前是这样。雷托清楚除非他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否则他可能再也不会被这些优雅的服饰包围了。

他的牢房很暖和，食物充足可口，床也很舒服——尽管他在准备即将到来的严峻考验时几乎没有睡过觉。他对迅速而简单地打发掉眼前这个人不抱什么希望。信使只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这名官员是一位拥有安全许可的兰兹拉德联合会法庭技工，身穿一件蓝绿相间的兰兹拉德联合会制服，配以银色的肩章。他称呼雷托为“厄崔迪先生”，没有通常的公爵头衔，仿佛这份没收文件已经签好字了一般。

雷托选择不把他的这种失礼放在心上，尽管在文件签字和判决书盖印之前，他仍是一名公爵。在帝国统治的这么多世纪中，没收审判以前只被引用过三次，在其中两起案件中，被告败诉，然后他们的家族便被消灭了。

雷托希望打破这个不吉利的记录。在他父亲死后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厄崔迪家族不可能就这么土崩瓦解。这会让他以有史以来最无能家族领袖的身份在兰兹拉德联合会历史上赢得一个永久的位置。

雷托身上穿的是那身黑红相间的厄崔迪制服，他在一张蓝色玻璃桌子旁坐下。杜菲·哈瓦特则扮演着他门泰特顾问的角色，也一屁股坐到了公爵身旁的椅子上。他们一起检查了那捆法律文件。就像帝国大多数正式文件一样，证据表格和审判文件都被镌刻在利读联晶纸[64]的微细薄片上，这些永久的记录可以保存数千年之久。

在他们的触碰之下，每张晶纸都开始放出光芒，以便雷托和哈瓦特研究优美的文字。老门泰特运用他的技巧把每一页内容都刻印在他的记忆里，他以后会更详细地吸收和理解这一切。这些文件清楚地说明了在审判准备和实际审判期间将要发生的事情。每一页都有法院官员的身份证明，包括雷托自己的律师。

作为非正统程序的一部分，厄崔迪护航舰的船员已被释放，并获准返回卡拉丹，尽管许多忠实的追随者仍留在凯坦，默默支持他们。任何个人或集体的罪责都完全由指挥官厄崔迪公爵承担。此外，无论厄崔迪家族的状况如何，维尔纽斯家族孩子的避难所将继续存在。即使审判的结果可能会是最糟糕的情况，但雷托也从这场小小的胜利中得到些许安慰。最起码他的朋友们会很安全。

在没收条款的规定下——即使是他那个被放逐了的母亲也不用离开她与孤绝姐妹会的秘密住所——雷托公爵将他所有的家族财产（包括家族原子武器和卡拉丹星球的管辖权）置于兰兹拉德联合会议会的全面监督之下，同时他也得准备在他的同僚面前接受审判。

一场对他不利的审判。

然而，无论输赢，雷托都知道他避免了一场大战，挽救了数十亿人的生命。无论这会对他自己造成什么后果，他的行为都是正确的。就是老公爵保卢斯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是的，杜菲，这一切都是正确的。”雷托说着，翻到了最后一页闪闪发光的利读联晶纸。他摘下公爵的图章戒指，又从制服上剪下那只红色的纹章鹰，把它们交给了法庭技工。他觉得自己就像被割掉了几块肉一般难受。

如果他输了这场孤注一掷的赌博，那么卡拉丹的财产将会变成一场兰兹拉德联合会自由混战的战利品，而这个水世界的居民们只是些无助的旁观者。他被剥夺了一切，他的未来和财富都岌岌可危。*也许他们会把卡拉丹交给哈克南人，*雷托绝望地想，*只是为了报复我们。*

法庭技工递给他一支万能笔。雷托把自己的食指压在这个微型墨水装置柔软的一面上，在利读联晶纸上流畅地签下了名字。他感到晶纸上传来一阵轻微的静电噼啪声，也许是自己的焦虑导致的幻觉吧。法院技工又在上面加上了他自己的身份证明以见证这些文件。然后是很不情愿但还是照做了的哈瓦特。

当穿着一身棕青色相间制服的法院技工离开后，雷托隔着桌子宣布：“我现在是个平民了，没有爵位，也没有封地了。”

“只是在我们胜利之前。”哈瓦特说道，他的声音微微有些颤抖，“不管结果如何，您永远都是我尊敬的公爵。”

门泰特在牢房里踱来踱去，活像一头被困住的沼泽豹。他停下脚步，背对着一扇小窗户，窗外是一片宽阔平坦的皇宫黑色外墙。清晨的阳光从他身后照射进来，把哈瓦特的脸笼罩在一片阴影之中。

“我研究了官方的证据，是远航机的扫描仪采集的数据，再加上目击者的描述。我同意您律师的看法，大人，这看起来对你很不利。我们必须从这样一个假设开始：那就是您真的没有以任何方式煽动这种行为，然后我们再说后面的事。”

雷托叹了口气道：“杜菲，如果连你都不相信我，那我们在兰兹拉德联合会法庭上就没任何胜算了。”

“我当然认为您是无辜的。只是现在有几种可能性，我将把可能性按从小到大的顺序列出。首先，尽管可能性很小，但那艘特莱拉飞船的失事可能只是个意外。”

“我们需要比这更好的说辞，杜菲。你这套没人信的。”

“而更有可能的是，特莱拉人自己炸毁了他们的船，目的只是嫁祸于你。我们知道他们对人命的轻视。被毁飞船上的乘客和船员可能只是些死灵。而他们总是可以在培殖罐里生产更多的副本。”

哈瓦特把手指交叉在一起，说道：“不幸的是，问题是动机还是不够。特莱拉人会制造出这样一个复杂又无耻的阴谋，仅仅是为了报复你庇护了维尔纽斯家族的孩子吗？他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呢？”

“别忘了，杜菲，我确实在兰兹拉德联合会大厅里当中对他们明确表示过我的敌意。他们也把我看作是敌人了。”

“我仍然觉得这还不够级别，公爵。不，这背后是一件更大的事情，让幕后主使甘愿冒着发动全面战争的风险，”他顿了一下，又接着说，“我不知道贝尼·特莱拉在厄崔迪家族的窘境或毁灭里能得到什么好处。您顶多是他们的一个外敌而已。”

雷托自己也在苦苦思索这个谜题，但假如连门泰特都看不清其中关联的链条，那么一个普通的公爵怎么可能找到如此微妙的线索。“好吧，还有什么可能？”

“也许……是伊克斯人在搞破坏。某个伊克斯变节者试图反击特莱拉的结果。一个试图拯救被流放的多米尼克·维尔纽斯的错误举动。或者多米尼克本人也参与其中了，虽然自从他变节后就再没人看到过他了。”

雷托消化了一下这些话，但更为实际的问题却让他心烦意乱起来：“破坏？通过什么手段？”

“很难说。特莱拉飞船内部被掏空表明是一个多阶段炮弹。化学残留物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

雷托靠在那张不舒服的椅子上，又问道：“怎么会呢？谁会发射这样一枚炮弹呢？我们别忘了，有目击者声称炮弹是从我们的护航舰

的方向发射出去。当时咱们附近什么也没有，你我都清楚。只是我们的船距离它们比较近而已。”

“公爵，还有几个我能想到的可能性极小的答案。比如一艘小型攻击舰可以发射这种炮弹，但不可能把船体隐藏起来。我们当时可什么也没看见。而即使是一个穿着呼吸器的人行走在货舱里也会被人看见，这排除了肩扛式导弹的可能性。此外，在折叠式空间飞行期间，任何人是禁止离开飞船的。”

“我不是门泰特，杜菲……但我还是在这里面闻到了哈克南人的味道。”雷托若有所思地用手指在蓝玻璃桌子那光滑、冰冷的表面上画圈。他必须思考，必须坚强。

哈瓦特给了他一个简明扼要的分析总结：“当一桩恶行发生时，三条主要的线索总是指向其行为目的：金钱、权力或报复。这次事件是一个阴谋，目的是摧毁厄崔迪家族——可能与杀害你父亲的阴谋有关。”

雷托长叹一声。“在迪米特里·哈克南和他的儿子阿布鲁尔德统治下，我们家族过了几年安生日子，似乎哈克南人愿意与我们和平相处了。但现在恐怕要旧事重提了。据我所知，现在的男爵对此很是执着。”

门泰特苦笑道：“大人，这正是我担心的。只是我完全搞不懂他们是如何在这么多船只的监视下完成伏击的。而想要在兰兹拉德联合会法庭上证明这个猜想更是难上加难。”

一名卫兵拿着一个小包裹出现在立场牢房里，他径直走了进来，一句话也没说，甚至连看也没看雷托一眼，把包裹放在光滑的桌面上就离开了。

哈瓦特用扫描仪扫描了一下这个可疑的包裹。“消息方块。”他说。门泰特示意雷托往后站，然后伸手打开包装，露出里面一个黑色的物体。他在上面没有发现任何标记，也没有任何关于发信人的信息，但这东西看起来似乎很重要。

雷托举起黑方块，在识别出他的指纹后，方块发出了光芒。随着他眼球的转动，文字开始在方块表面显现出来，那是包含着重要情报的两句话。

“皇太子沙达姆和他的父亲一样，与贝尼·特莱拉保持着秘密而非法的联盟。这个情报可能对你的辩护很有价值——如果你敢用它的话。”

“杜菲！快看看这个。”但他还没来得及把方块正面转向门泰特，上面的文字就消失了。然后信息方块也在他的手掌里碎成了碎片。他不知道是谁给他送来了这么一颗重磅炸弹。难道说我在凯坦有什么秘密盟友？

雷托突然感到一阵不安，然后变得偏执起来，他转而使用保卢斯公爵教给家人的秘密语言——厄崔迪手势。当他叙述他所读到的东西并询问是谁把这个方块送来的时候，年轻人那鹰一样的脸庞愈发阴沉起来。

门泰特思考了一会儿，然后用他自己忽隐忽现的手势回答道：“特莱拉人并不以他们的军事力量闻名，但这种联系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能如此轻易地摧毁伊克斯人和他们的防御手段。萨多卡卫队可能秘密地控制了那些受压迫的地下民众。”杜菲最后说道：“沙达姆不知怎么就卷进来了，而且不想让人们发现真相。”

雷托晃动着手指问道：“但这和远航机内的攻击事件有什么关系呢？我看不出有什么联系。”

哈瓦特噘起他那污浊的嘴唇，声音沙哑地低声说出了答案：“也许根本就没有联系。但这根本不重要，只要我们能在我们最黑暗的时候利用这些信息就可以了。我提议我们虚张声势，我的公爵。一次无比壮观且孤注一掷的虚张声势。”

在没收审判中，通常的证据规则不再适用了。在法庭审理之前没有披露证据的要求，即必须将证据披露给反方或裁判官。这将那些拥有秘密信息的人置于一个独特而有力的位置——与他所冒的极端风险当然也十分相称。

——《罗根证据法则》，第三版

当皇太子沙达姆从雷托·厄崔迪那里收到这个意想不到的消息方块时，顿时被气了个满脸通红。

“殿下，我的辩护文件里有你勾结特莱拉人的全部真相。”

“不可能！他是怎么知道的？”沙达姆一边气急败坏地大骂，一边把方块摔到了墙上，青紫纹理的大理石都被砸裂了。芬伦急忙跑上前去把碎片收集起来，一方面是为了保存证据，同时也是为了阅读了上面的信息。沙达姆瞪着他的顾问，好像这都是芬伦的错似的。

天刚黑下来，他们两人就离开了宫殿，去芬伦的私人公寓里开秘密会议。现在沙达姆在宽敞的房间里踱着步，鬼鬼祟祟的芬伦则像影子一样跟在他身后。沙达姆虽然还没有正式加冕，此时却端坐在了一张巨大的阳台椅子上，就好像那是金狮宝座似的。皇太子带着皇室的隐忍注视着他的朋友，问道：“那么，哈什米尔，你认为我那个表亲是怎么知道特莱拉这件事的？他手里有什么证据吗？”

“嗯哼，他可能只是在虚张声势……”

“这不可能只是个纯粹的巧合。我们不敢和他摊牌的——即便这真是个虚张声势的话。毕竟我们不能冒着让真相在法庭上曝光的风险，”沙达姆呻吟起来，“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没收审判。从来没喜欢过。它把对大家族资产的分配权从皇权里剥离了，从我身上剥离了。我觉得这是个非常糟糕的审判形式。”

“可您也无能为力啊，殿下。这是一条既定的法律，可以追溯到芭特勒时代，当时科瑞诺家族刚刚被指定来统治人类文明。值得注意的是从此之后的数千年里，这次只是第四次使用没收审判，嗯哼？这种孤注一掷的策略似乎并不怎么受欢迎。”

沙达姆继续怒目而视，穿过夜空望向远处那座宫殿的棱柱形圆顶，他的目光越来越远了：“可是他怎么可能知道呢？谁告诉他的？我们错过了什么？这真是一场灾难！”

芬伦在阳台边停了下来，眼睛紧盯着天上的星星。他的声音低沉得像是一种不祥的耳语：“也许我应该去拜访一下雷托·厄崔迪，嗯哼？去弄清楚他到底知道些什么，又是怎么知道的。这是解决我们这个小困境最直接的办法了。”

沙达姆无精打采地坐回到阳台的椅子上，只是他觉得椅子靠背有些太硬了：“那位公爵什么也不会告诉你的。他失去的太多了。他也许只是想捞一根救命稻草，但我相信他会把他的威胁付诸行动的。”

那双巨大的眼睛阴沉了下来。“当我提出一个问题时，沙达姆，我就会得到答案，”芬伦攥紧了拳头说道，“你现在应该清楚这一点了吧，在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事情之后。”

“那个门泰特杜菲·哈瓦特不会离开雷托半步的，而他是一个可怕的对手。被人称之为暗杀大师。”

“我也一样，沙达姆。我们可以想个办法把他们两人分开。你下令，我就去办。”他的眼神中明显流露出了杀人的渴望，而所面临的挑战更增加了其中的乐趣。芬伦的眼睛现在闪闪发光，但沙达姆却叫停了他。

“如果他真像看上去那么聪明，哈什米尔，他一定会为自己留很多条后路。啊，是的。一旦雷托察觉到了威胁，他就可以马上宣布他所知道的一切——而且谁也不知道他为自己准备了什么样的后路，尤其是假定这是他早就计划好了的话。”

“……有你勾结特莱拉人的全部真相……”

此时一阵凉风拂过阳台，但他丝毫没打算回到屋里去：“如果我们的……计划……被揭露的话，那些大家族可能会阻止我登基，然后一支兰兹拉德联合会的攻击部队就会被派去攻打伊克斯。”

“他们现在已经把它改名为萨图赫了，殿下。”芬伦嘟囔着。

“不管它叫什么吧。”

太子用手梳理了一下他那整整齐齐的淡红色头发。厄崔迪囚犯的这行字比有人颠覆了一百个世界还要让他震惊。他不禁想如果是老埃尔鲁德的话会受到多大困扰。比他统治早期的埃卡兹大叛乱怎么样？

好好看，认真学。

闭嘴，你这只老秃鹰！

沙达姆眉头紧锁着说道：“想想吧，哈什米尔——这事儿有些太过刻意了。有没有可能根本不是雷托公爵摧毁的特莱拉飞船？”

芬伦伸出一根手指摸了摸他的尖下巴，答道：“我很怀疑，殿下。据目击者证实，厄崔迪的飞船当时就在那里。武器也开过火，而雷托也毫不掩饰他对贝尼·特莱拉的愤怒。还记得他在兰兹拉德联合会的演讲吗？就是他干的。没人会不相信。”

“可我想，即使是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也会做得比这更狡猾。还有，他为什么要求没收审判呢？”沙达姆讨厌自己不能理解别人的意图和行为，“真是可笑的冒险。”

芬伦停止了说话，过了好久，才像扔出一颗重磅炸弹一样说出了他的想法：“因为雷托早就知道他会有机会给你发这个信息？”说着他指了指信息方块的碎片。他不得不指出显而易见的事实，因为沙达姆经常让他的愤怒占据他的推理能力。他得快一些说出来才行。

“也许您想反了，殿下。会不会雷托要打的就是特莱拉人，会不会他就是要以这次事件为借口，请求对他进行没收审判——也就是兰兹拉德联合会法庭上的一个公共论坛，而在那里他就能当众揭发我们的事情了？到时候整个帝国都会倾听他的证词的。”

“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呢？”沙达姆仔细端详他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指甲，露出满脸的困惑，“他跟我有什么过节呢？我是他的表亲啊！”

芬伦叹了口气答道：“雷托·厄崔迪与被罢黜的伊克斯王子关系密切。如果他知道是我们参与了推翻原来的统治者并和特莱拉合作人

工香料，这理由对他还不够吗？他从他父亲那儿继承了一种极度错位的荣誉感。那么，从这个角度想一下：雷托决定自己承担起惩罚贝尼·特莱拉的责任。但如果我们现在让他在兰兹拉德联合会面前接受审判，他就打算揭发出我们参与的部分，然后把我们也拉下水。就这么简单，嗯哼？他是认了罪，但他也完全清楚我们不得不保护他……为了自保的话。不管怎样，他都达到了惩罚我们的目的。至少他还给自己留了条后路。”

“啊，是啊。但这可是——”

“你是想说勒索，殿下？”

沙达姆倒吸了一口凉气，说道：“他可真该死啊！”现在他站起身来，看上去终于像个皇帝了，“他可真该死！如果你说的是对的，哈什米尔，那我们现在别无选择了，只能帮他了。”

帝国的成文法律不可更改，无论哪个伟大的家族拥有了统治权或是哪个皇帝坐在金狮宝座上。帝国的宪法文本也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这并不是说每个政权在法律上是平等的，这些差异源于解释的微妙之处，也源于微小的漏洞，这些漏洞最终会变大到足以让远航机通过其中。

——《帝国法律：评论和反驳》

雷托仰卧在牢房里的吊床上，感受着身下按摩装置温和的颤动，这种按摩装置可以缓解他颈部和背部的肌肉紧张。虽然他仍然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

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从皇太子那里得到任何答复，雷托现在确信自己那狂妄的恫吓应该是无效了。不管怎么说，这条秘密信息也算是个尝试吧，而他是真不知道后面会怎样了。相反，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他和门泰特只是在不停地讨论案件的法律依据和依靠他们自己技能的必要性。

为了度过这段漫长的等待、沉思和无聊的时间，他在自己身边堆满了个人物品和舒适用品以供自己使用：胶片书[65]、精美服装、写作工具，甚至还有等候在牢房外面的信使，可以把个人信息方块送到他指定的任何一名收件人手里。每个人都知道这次审判有多大的风险，但并不是每个凯坦星上的人都想让雷托获胜。

从技术上讲，由于他卷入的法律程序，他不再拥有任何个人物品了，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很高兴能用上它们。胶片书和服装提供了一

种安定感，一种与他口中的“前生活”的联系。自从远航机货舱内那场神秘袭击后，他的生活就陷入了一片混乱。

雷托的整个未来，他家族的命运，以及他在卡拉丹的财产都岌岌可危地悬在没收审判之上了，要么全部还给他，要么一无所有。如果他在审判中败诉了，那么他的家族将会比变节的维尔纽斯家族还要糟糕。厄崔迪家族将会不复存在——完全不存在。

至少到那时，他在内心强挤出一个玩笑，我不用再为争取一桩能最大限度巩固我在兰兹拉德的根基的合适婚姻而烦恼了。他深深地叹了口气，不禁想起了满头深铜色头发的凯莉娅，以及她那个永远不会实现的关于未来的梦。如果他被剥夺了头衔和财产，那么雷托·厄崔迪就可以选择与她结婚，而用不考虑政权和政治了……但如果他不再是公爵，那么怀揣着凯坦星和宫廷梦想的她还会要他吗？

不管怎样，我总能找到有利条件。隆博曾这样说过，现在他可以借用一下他朋友的这种乐观精神了。

在拥挤的蓝玻璃办公桌前，杜菲·哈瓦特全神贯注地翻着投射在他眼前的全息书页——这是一份可能用来指控雷托的证据汇编，以及对兰兹拉德联合会法律的分析。这一资料包括厄崔迪律师的意见和哈瓦特本人作出的门泰特推测。

这个案子完全是建立在间接证据的基础上的，但从雷托面对兰兹拉德联合会议会发表了那份愤怒的声明开始，它就变得极具说服力。他有明显的动机，甚至可以说他已经对特莱拉宣战了。

“这一切都表明我有罪，不是吗？”雷托说道。他从摇摇晃晃的床上坐了起来，按摩器自动暂停了。

哈瓦特点点头答道：“有些太完美了，大人。而证据方面的情况还在继续恶化。我们战斗舱上的多阶段发射装置在调查过程中被检查了，发现了发射的痕迹。这是一个相当糟糕的结果，它无疑大大增加了我们的嫌疑。”

“杜菲，我们都知道炮弹被发射过了。我们从一开始就上报了。那是在远航机进入折叠空间之前，我和隆博出去练习射击飞碟无人机时开的火。我们飞船上的每个人都能证明这一点啊。”

“裁判官可能不会相信我们。这种解释听起来太简单了，一听就像是捏造出来的托辞。他们会认为我们提前的训练是为了给武器检查结果找一个理由，因为我们清楚在这之后会向特莱拉人开火。这是个很简单的把戏。”

“你总是能看透这些复杂的细节，”雷托带着温柔的微笑赞叹道，“这都是得益于你在安全部队的训练。你总是会反复地仔细研究，探求事物每一个层面，进行计算和预测。”

“公爵，这正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

“别忘了，真相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杜菲，这是一个强大的盟友。我们将高昂着头，站在我们的同僚面前，告诉他们发生的一切，尤其是那些没有发生的事情。他们必须相信我们，否则厄崔迪家族几百年来的荣誉和诚实将毫无意义。”

“我希望我能拥有您的力量……和乐观，”哈瓦特回应道，“您表现出了非凡的坚定和沉着。”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掠过一丝苦乐参半的表情，“您的父亲把您教导得很好。他一定会为您感到骄傲的。”说着他关掉了全息投影仪，一页页跳动的证据消失在了牢房沉闷的空气之中。“到目前为止，在裁判官和兰兹拉德陪审团的投票成员中，确实有一些人可能会认定您是无辜的，而这都要感谢您过去对他们的忠诚。”

雷托笑了，但同时也注意到了他的门泰特是多么的不安。他从床上荡到地板上。雷托披着一件蓝色的长袍，光着脚踱起步来。一股寒流爬上了他的手臂，他调整了牢房的温度。“在他们听了我的陈述并看到证据后，会有更多人相信我的。”

哈瓦特看着雷托，仿佛又回到了他的童年时代：“我们的一个优势是，您的大多数盟友会投票无罪释放，仅仅因为他们鄙视特莱拉人。不管他们认为您做了什么，您也是出身高贵，来自受人尊敬的兰兹拉德联合会家族。您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不会为了鼓励贝尼·特莱拉而毁灭您。几个家族出于尊敬您父亲的原因而选择支持您。并且至少有一位裁判官对你几个月前在兰兹拉德联合会议会上的大胆发言印象深刻。”

“但大家仍觉得是我做了那么可怕的事吗？”他沮丧地皱起了眉头，“他们支持我都是因为其他附加原因。”

“你对他们来说还很陌生，在他们眼里您不过是个莽撞冲动的孩子。现在，公爵，我们应该更关心判决结果本身而不是理由。如果您胜诉了，那么您还有很多时间来重建您的声誉。”

“而如果我输了，也就没什么关系了。”

哈瓦特庄严地点了点头，像一块巨石似的站立着说道：“没收审判没有固定的规则。它是一个没有证据或程序规则的自由论坛，是一个空着的容器。没有披露程序，我们就不必向法庭披露我们将提供的是什么证据——但其他人也同样不需要。我们无法知道敌人可能会说什么谎话，也无法知道他们可能篡改了什么证据。我们没法提前看到他们所谓的证据，也包括他们的主要证人将如何作证。肯定会有许多关于厄崔迪家族的坏话的。您得有个心理准备。”

一片嘈杂声传来，雷托一抬头看到卫兵关上了嗡嗡作响的限制力场，让隆博进来。伊克斯王子身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衣领上别着一个维尔纽斯螺旋。他的脸经过健身房里的锻炼后变得更红了，淋浴后的头发也湿漉漉的。在他的右手上，火宝石戒指闪闪放着光。

雷托不禁想到了自己和朋友的境遇相同之处，他们的家族都是一片混乱，几乎被摧毁。得到了皇家临时保护的隆博，每天都在同一时间来探望自己。

“锻炼完了？”雷托问道，尽管哈瓦特十分悲观，但他还是强行挤出了一丝诚恳的语气。

“我今天把体能训练机给弄坏了，”隆博略带顽皮地笑着说，“那它一定是那些小破家族造出来的。根本没有经过质检。当然比不过伊克斯造的那种好东西了。”雷托笑着说道，然后和隆博握了握手。

隆博挠了挠他湿漉漉、乱蓬蓬的金发说道：“艰苦的锻炼能够帮助我思考。这些日子我很难把精力集中在任何事情上。顺便说一下，我妹妹通过一个刚从卡拉丹过来的通讯员表达了她的支持。我觉得你肯定想知道。弄不好能让你高兴点儿。”

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显露出长时间的磨难给他带来的重压，一个十六岁男孩所不应有的压力和早熟的轻微迹象。雷托知道他的朋友所关心的是如果厄崔迪家族输掉了这场审判，那么他和凯莉娅的结局会变成怎样……两个伟大的贵族家庭在极短的时间内相继毁灭了。也许隆博和凯莉娅会去找他们变节的父亲……

“杜菲和我只是在讨论我们案件的法律依据，”雷托解释道，“或者用他的话说，是缺乏法律依据。”

“我不会那么说的，我的公爵。”哈瓦特抗议道。

“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带来了好消息，”隆博宣布道，“贝尼·杰瑟里特希望在审判中为我们提供真言师。那些圣母可以从任何人身上套出谎言来。”

“这太好了，”雷托说，“她们可以瞬间解决整个问题的。只要我开口，她们就能证实我说的是实话。事情能这么简单吗？”

“但一般来说，真言师的证词是不会被法庭采纳的，”哈瓦特警告说，“当然这里可能会有例外，但我很怀疑。毕竟女巫们有她们自己的目标，因此法律分析家认为她们可能会被收买。”

雷托惊讶地眨了眨眼睛。“收买？那么这说明他们根本就没见过几个圣母。”不过，他开始更多地琢磨起这个问题来了，考虑着各种

可能性。“但她们的秘密目标是什么呢？为什么贝尼·杰瑟里特会提出这样的建议？他们能从我的清白——或者我的罪行中得到什么呢？”

“公爵，谨慎行事啊。”哈瓦特说。

“值得一试，”隆博说，“即使它不具有约束力，一个真言师的证词也会增加雷托对事件描述的分量。你和你周围所有的人——包括杜菲，我，护航舰船员，甚至你从卡拉丹带来的仆人——都可以被真言师仔细审查。我们都清楚说辞都将是一致的。他们将毫无疑问地证明你是无辜的。”说着他咧嘴一笑，“我们很快就能回卡拉丹啦。”

然而，哈瓦特仍然不大买账：“年轻的王子，联系你的人到底是谁？是谁慷慨地提出了这个建议？而她要什么回报呢？”

“她，呃，什么也没要求。”

“暂时没有，也许，”哈瓦特说，“但那些女巫考虑得很长远。”

伊克斯王子挠了挠太阳穴，说道：“她的名字叫玛格特。她是阿妮鲁尔夫人的随从，大概是来参加皇室婚礼的吧。”

雷托倒吸了一口气，心中一动：“那个要和皇帝结婚的女人。所以这是沙达姆干的？作为对我们那条信息的回应？”

“贝尼·杰瑟里特不会为任何人卖命，”哈瓦特反驳道，“她们是出了名的独立。她们这样做是因为她们自己想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对她们有好处。”

“我还是想知道，在那么多人里为什么她找的人会是我，”隆博说道，“但是想想看：她的提议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除非雷托确实是无辜的。”

“我就是无辜的！”

哈瓦特对隆博钦佩地笑了笑：“当然。但我们现在知道贝尼·杰瑟里特清楚雷托说的是实话了，否则她们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他不清楚姐妹会到底知道些什么，也不清楚她们到底希望得到些什么。

“除非她们这是在测试我，”雷托推测道，“只要接受了她们的真言师，她们就清楚我没有撒谎了。而如果我拒绝了，她们就会知道我确实有什么需要隐瞒的东西。”

哈瓦特靠在牢房的墙边，透过一扇强化玻璃窗凝视着外面：“请注意，我们所面临的审判只是一个空壳。也存在着对贝尼·杰瑟里特和她们神秘魔法的偏见。真言师可以为了更大的目标而背弃她们的誓言而撒谎。巫术，魔法……也许我们不应该这么快就接受她们的帮助。”

“你认为这是个阴谋？”雷托问道。

“我总是怀疑有人在耍阴谋。”门泰特回答。他的眼睛里闪着亮光，“这是我的天性，”他转而使用厄崔迪手势，向雷托说道：“这些女巫可能是在执行帝国的命令。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联盟呢？”

最糟糕的联盟是那些削弱我们的联盟。而更糟糕的是皇帝没有认清这种联盟的本来面目。

——拉斐尔·科瑞诺王子，《领导论》

太子沙达姆尽其所能地不让特莱拉代表感到一丝宾至如归或是受到欢迎。他甚至讨厌和特莱拉代表共处一室，但这次会面却无法避免。全副武装的萨多卡卫兵护送希达尔·芬·阿吉迪卡穿过后走廊，经过维修通道，顺着没有标记的楼梯，最终来到了一排栅栏门的门后。

沙达姆选择了一个最为私密的房间，十分隐蔽，甚至没有印在建筑平面图上。很久以前，在前太子法夫尼尔死去几年之后，哈什米尔·芬伦在素来鬼鬼祟祟的潜伏行动中偶然发现了这个地方。显然这个隐秘的房间是埃尔鲁德早年间在统治帝国之初时使用的，当时他除了有许多正式纳入后宫的妃嫔之外，还有无数秘而不宣的情人。

寒意袭人的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临时弄来的球形灯照亮了桌子。墙壁和地板上充满了灰尘的味道。靠墙的窄床上铺着被单和毯子，如今早已磨损破旧，布满绒毛。角落里有一束年代久远的花束，看样子是几十年前被扔在那里的，现在只剩下一把发黑的枯叶和茎秆。这个地方传达了主人想要表示的意图和期望的印象。不过沙达姆知道，贝尼·特莱拉人对这种玄虚之事并不怎么在意。

隔着普普通通的桌子，希达尔·芬·阿吉迪卡身穿栗色长袍，灰色的双手交叠地放在木质桌面上。他眼距很近的眼睛眨了眨，望着沙

达姆说道：“是您召我过来的吗，殿下？我正根据您的吩咐做研究呢，听到您的召唤，立刻就过来了。”

沙达姆面前摆着一盘猪蝓肉，是刚由一名卫兵端上来的。因为他今天一直没时间好好吃顿饭。他尝了尝盘子里的奶油蘑菇酱，然后不情愿地把那盘肉推给阿吉迪卡，让客人品尝。

这个身型矮小的特莱拉男人身子向后退，拒绝触碰食物。沙达姆皱起了眉头，说道：“这猪蝓肉是你们自己生产制造的，难道你们特莱拉人自己做的美味珍馐自己都不吃吗？”

阿吉迪卡摇了摇头道：“虽然这种生物是我们繁育的，但我们自己并不吃。请原谅，殿下。您不必客气。咱们讨论一下下一步必须做什么吧。我急着赶回萨图赫的实验室里继续研究。”

沙达姆哼了一声，松了口气，因为他不必再硬着头皮对特莱拉代表礼让了。他并不喜欢对这个男人以礼相待。反而，他伸手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因为他长久以来一直受到头疼的困扰，如果放任不管的话，一个小时后会头疼得更厉害。“我必须提出一个请求——不，是作为皇帝的要求。”

“请原谅，太子殿下，”阿吉迪卡打断了他的话，“您还没有加冕登基呢。”

门口的卫兵惊呆了。沙达姆也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放眼整个帝国，有谁的命令能比我更有分量呢？”

“不，殿下。我只是在纠正一个语义上的问题。”

沙达姆把餐盘推到一边，像个猎食动物一样身子前倾，俯身在桌子上，离得那么近，他都能闻到那个特莱拉人身上难闻的气味。“听我说，希达尔·芬·阿吉迪卡。你的人必须撤销对雷托·厄崔迪的控告。我不希望这件事闹到法庭上。”他又坐回去，咬了一大口猪蝓肉，嘴里塞满了食物，边吃边说，“所以放弃你们的指控吧，我会送给你们想要的宝贝，一切都会安定下来的。”

他的解决办法听起来很简单。特莱拉人没有立即回答，于是沙达姆继续往下说，尽量显得和蔼可亲：“我跟我的大臣们商量了一下，决定特莱拉人可以得到赔偿，我会支付他们损失的血汗钱。”随后沙达姆竖起红红的眉毛，露出一副严厉的表情，“不过，只是真正的损失。死灵不算在内。”

“我明白，殿下，但我很遗憾地告诉您，您的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阿吉迪卡的声音依然低沉而平稳，“我们不能忽视对特莱拉人民犯下的这种罪行，它深深地打击了我们的荣誉之心。”

沙达姆听到这话时，差点被刚吃进嘴里的肉噎到：“‘特莱拉人’和‘荣誉’通常是不会同时出现的。”

阿吉迪卡没有理会这话里包含的侮辱：“然而，所有的兰兹拉德联合会成员都知道了这个可怕的事件。如果我们撤回控告，厄崔迪家族就会明目张胆地攻击我们——摧毁我们的船只，杀害我们的人民——而不受任何惩罚。”他的鼻尖抽动了一下，“殿下，您明察秋毫，治国有道，所以您必然知道我们在这件事上不会让步。”

沙达姆大为恼火，头疼得越来越厉害了：“我不是在请求你，我是在通知你。”

矮小的男人思考了一会儿，黑色的眼睛贼溜溜放着光，然后问道：“殿下，请恕我冒昧问一句，为何雷托·厄崔迪的命运对您如此重要呢？公爵所代表的家族相对来说并不那么重要。为什么不把他扔进狼群，让我们如愿呢？”

沙达姆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怒吼：“因为雷托不知怎么地竟然知道了你在伊克斯上进行的人工香料研究。”

阿吉迪卡的脸上终于露出戒备的神色：“不可能！我们一直实行最严格的保密措施。”

“那他为什么给我捎来了口信？”沙达姆半站在座位上，厉声问道，“雷托用这件事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来威胁我。如果他在审判中被判有罪，他就会揭露你们干的所有那些事以及我们的合谋。我将会面临兰兹拉德联合会的反叛。想想吧——我的父亲，在我的帮助下，允许兰兹拉德联合会里的一个大家族被人给推翻了。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而推翻这个大家族的，不是他们的对立家族，而是你们……特莱拉人。”

到了这时，这个一门心思搞研究的人似乎也被激怒了，但他仍然没有回应。

沙达姆呻吟了一声，想象着那时自己的惨状，然后又怒视着特莱拉人说：“如果人们知道我这么做是为了获得一个私人垄断的人造香料来源，从而使兰兹拉德联合会、贝尼·杰瑟里特和宇航公会的利润大幅削减，那么不出一个星期，我就会被拉下台，皇位不保。”

“我们之间好像陷入僵局了，大人。”

“不，我们没有！”沙达姆咆哮起来，“幸存的那艘特莱拉飞船上的飞行员是你的主要证人。让他改变证词。也许他并没有像他最开始所认为的那样，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一切。你会得到丰厚的回报，不光我会掏腰包，厄崔迪家族也会从金库里拿钱给你。”

“这还不够，殿下，”阿吉迪卡露出一副令人丧胆的阴冷表情，“厄崔迪家族必须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而受到羞辱。一定要让他们颜面扫地，雷托必须付出代价。”

皇帝轻蔑地低头看着特莱拉的研究员。他的声音冷静而克制：“要不要我再多派些萨多卡卫兵到伊克斯？我敢肯定大街上巡逻的军队一定会密切关注你们所有行动的。”

阿吉迪卡仍然没有流露出任何情绪。

沙达姆的目光突然变得异常冷酷起来：“我已经等了一个月又一个月，可你们还是没有给我生产出我需要的东西。现在你们又说可能还得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如果雷托揭露了我们，那咱们的日子都长不了。”

太子吃完那盘猪蝓肉，把盘子推开。尽管这道菜精心烹制，美味无比，但他几乎没吃出什么味道，因为他头痛欲裂，根本没心思享用美食。当个皇帝怎么这么难呢？

“那您随便吧，殿下。”阿吉迪卡说道。而沙达姆从来听过这么刺耳尖锐的声音。“雷托·厄崔迪不可原谅，必须受到惩罚。”

沙达姆皱起鼻子，满心不悦地结束了会见，示意萨多卡卫兵把这个矮小的男人拖走了。因为他很快就会成为已知宇宙的皇帝，所以他

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要做，许多重要的事情。

要是他能摆脱这该死的头痛就好了。

最糟糕的保护是信心。最好的防御是怀疑。

——哈什米尔·芬伦

杜菲·哈瓦特和隆博·维尔纽斯可以从容地离开牢房了，而雷托受到荣誉的羁绊还是得留下来，另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自身的安全。门泰特和伊克斯王子经常与厄崔迪护卫舰上的船员，以及任何有可能对案子有帮助的人讨论证词。

与此同时，雷托则独自坐在牢房的办公桌前。虽然老门泰特总是训练他不要背对门坐，但雷托觉得待在一个最高安全级别的牢房里还是足够安全的。

此刻，他沉浸在片刻的沉默和专注中，仔细研究着为他准备的大量证据投影图。即使有萨多卡卫兵的护送，他也不愿意经过皇宫，因为他知道被指控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他。不过他很快就会见到自己的同僚，并声明自己的无辜。

他听到身后牢房里传来了什么动静，但他迟迟没有回头。他手里拿着一支嗡嗡作响的投影笔，写完了一段关于第一艘特莱拉飞船被彻底摧毁的证词，并记下了一个他以前没有考虑过的技术细节。

“杜菲吗？”雷托问道，“忘了拿什么东西？”说着他漫不经心地回头看了一眼。

一个高大的兰兹拉德联合会卫兵，穿着一件五颜六色、花里胡哨的制服站在那里。那人宽宽的脸上有一种奇怪的表情，尤其是那双黑

眼睛很是怪异。他的皮肤看起来很苍白，颜色很不自然，像是涂上去的。雷托发现了此人身体有些不同寻常，在他古怪而又不稳定的动作中有一种奇怪的僵硬和笨拙。他手上的皮肤发灰色，但脸上却没有，实在令人起疑……

雷托把手伸到桌子底下，手指摸到了一把刀的刀柄，那是哈瓦特特意为他藏在牢房里的。雷托摸着刀柄，没有改变坐姿，脸上也依然一副平静而期待的表情，面不改色。

武器大师给他上的每一节训练课，都深深印刻在他的脑子里，沸腾在他的肌肉和血液中，让他始终保持警觉。虽然箭在弦上，但此时的雷托既没有说话，也没有挑战这位入侵者。但他知道出事了，此刻的他正命悬一线。

一眨眼的工夫，高个子男人就脱下了那件肥大的制服，摆弄起和布料固定在一起的静态密封件。当布料滑落时，男人那张呆滞而毫无表情的面庞也随之滑落，原来是个面具！他的两手和下臂也掉落下来，在牢房的地板上堆成了一堆。

雷托困惑不已，头晕目眩，一头从椅子上栽到地板上，蹲在写字台旁边。他把刀拿好，但仍然隐藏在入侵者的视线之外，思考自己面临的选择。

高个子的卫兵身体从腰部裂开，就像被斩断成两半一样——两个特莱拉人转过身，面对着他，每个都是脸如皮革般坚韧粗糙的侏儒。其中一个人从另一个人的肩膀上跳下来，落在地上。两个人都穿着紧身的黑衣，身上的每一块坚实肌肉都裸露在外。

两个特莱拉刺客彼此分开，把他团团围住。他们的小眼睛像铅弹一样闪烁着微光。每个人两只手中都各有一样东西在闪光——一共四件武器，模糊不清但肯定致命。其中一个人疯狂地向雷托扑去，尖叫道：“去死吧，婆温达恶魔！”

在一瞬间，雷托考虑是趴到桌下还是躲到全息投影车的下面。但首先他还是决定赌上一把，至少先杀死一名袭击者……这样一来就破坏他们原先的计划了。他熟练地瞄准目标，把哈瓦特的刀掷了出去。那把刀迎上目标，直接刺穿了侏儒的颈动脉，让他仰面栽倒。

一只银色的飞镖嗖地一声掠过了雷托的耳朵，他立即滚到了全息投影车的后面。此时，那台全息投影车仍继续在桌子上方投射影像。第二支飞镖击中了他脑袋旁边的墙壁，削去了石头的一角。

然后他听到激光枪的嗡鸣声。紫色的光弧照亮了整个房间。

第二个特莱拉人的尸体撞到全息投影车上，把车撞翻。那个特莱拉刺客的脸被炽热的光束熔化，渗到了地板上，尸体就倒在离雷托藏身之处不远的地方。

杜菲·哈瓦特和兰兹拉德联合会的一个卫兵队长大步走进牢房，低头看着雷托。在他们身后，卫兵们查看了两具黑衣人的尸体。空气中弥漫着肉被烧焦的气味。

“他们不知怎地通过了我们的安检。”队长说。

“我可不认为那是安检。”哈瓦特厉声对他说。

一个卫兵说道：“这个人的喉咙里插着一把刀。”

“这把刀是从哪儿来的？”队长扶雷托站起来，问道，“是您扔的吗，大人？”

雷托瞥了一眼他的门泰特，没有说话，而是让哈瓦特去回答。“既然你们有安检，队长，”哈瓦特冷笑着反问，“那怎么可能有人私带武器进来呢？”

“那把刀是我从一名袭击者手中夺过来的，”雷托面带自信地回答，“然后我就用这把刀杀了他。”他眨了眨灰色的眼睛，身体因惊魂未定而颤抖，“我想贝尼·特莱拉不打算等审判结束了。”

“地狱在下！”隆博边骂边走了进来，环顾四周，“好的一面是，在审判中这件事对特莱拉人来说十分不利。如果他们确信自己会赢的话，那为什么还要亲自动手杀人灭口呢？”

卫兵队长尴尬地涨红了脸，转向他手下，命令他们把尸体移走并进行清理。

“刺客们发射了两枚飞镖。”雷托指着被飞镖扎过的地方说。

“小心处理，”哈瓦特说，“镖上可能有毒。”

当雷托、隆博和哈瓦特再次单独在一起后，门泰特偷偷把一支毛拉枪塞进了桌子最下面的一层抽屉里。“以防万一，”他说，“下次一把匕首可能就不够了。”

从太空轨道上看，伊克斯原始而平静。但在它的外表之下，无数浩大的工程项目正在进行，许多伟大的作品因此问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星球就是帝国本身的一个隐喻。

——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伊克斯的秘密工程》

哈什米尔·芬伦得意洋洋、心满意足地把一叠秘密文件递给沙达姆。这些文件是用他和太子在童年时代创造的一种私人语言写成的。宏伟的大殿里回响着各种低语和声音，但他们对自己的秘密充满信心。沙达姆疲惫地坐在沉重的宝座上，哈葛尔石英高台闪烁着独特的光芒，犹如火光中闪耀的海蓝宝石。

芬伦紧张地打了个冷战。“这些文件是为兰兹拉德联合会的几大家族准备的，他们将出席厄崔迪的没收审判。”他的那双大眼睛就像黑洞一样，通往他思维的迷宫，“我发现了每个家族的一些尴尬或非法的事情。总之，我相信我们已经掌握了所需的各种说服手段。”

沙达姆在宝座上突然身子前倾，看起来像是着实被吓了一跳。他的眼睛变得狂野而焦虑，由于缺乏睡眠而发红，眼里闪烁着愤怒的光芒。

芬伦以前也见过他处于恐慌边缘的状态，就像他们阴谋策划他哥哥法夫尼尔的死亡时那样。“冷静下来，沙达姆，好吗，嗯—嗯—嗯—嗯？”他平静地说，“我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该死的，哈什米尔！如果有任何收受贿赂的消息传出去，科瑞诺家族就完蛋了。我们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与此事有牵连！”沙达

姆摇了摇头，仿佛帝国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他甚至还没有加冕呢。“他们会怀疑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地去救一个无足轻重的公爵。”

芬伦笑了，试图用自己的信心来稳住沙达姆：“殿下，兰兹拉德联合会是由许多大家族组成的，其中许多家族已经成为了您的同盟。一些贵族小心翼翼地提了几条建议，比如少量的香料交易，一些适当的贿赂和威胁等等。”

“啊，是的。我一直听你的意见——但也许听的有些太多了，就好像我自己没脑子似的。再过不久，我就要成为拥有百万星球的帝国皇帝了，所以我得自己思考。我现在就得开始思考了。”

“皇帝还有众多大臣辅佐呢，沙达姆，一直如此。”芬伦突然意识到他必须更加小心谨慎才行。似乎有某些事情令沙达姆感到不安，而且是最近发生的事情。难道他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吗？

“咱们这次不用你的办法，哈什米尔，就这一次，”他态度很坚决，坚定不移，“我不允许这么做。咱们得另想办法。”

芬伦紧张起来，连忙爬上台阶，站在太子身边，看上去就像两人平起平坐一样。但是不知怎地，气氛似乎发生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变化。哪里出问题了吗？他们两人还是婴儿的时候，芬伦的母亲就是沙达姆的奶妈了，两人还不都是喝同一个人的奶长大的？他们两人小的时候，不也是一起上的学吗？后来他们长大了，无数的阴谋诡计不也是他们一同策划的吗？沙达姆现在为什么突然不听他的建议了呢？

芬伦凑近太子的耳朵，对他耳语，声音听起来十分懊悔：“对不起，殿下，不过，嗯－嗯－嗯－啊……这个……事情已经做完了。我以为您肯定会同意的，所以那些消息被巧妙地传达给了各自的代表，要求他们在审判庭上投票时支持他们的皇帝。”

“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没有事先和我商量？”沙达姆气得满脸通红，半天都说不出话来，“你以为我会一直听你的吗？你是笃定了不管你出什么主意我都会同意吗？”

沙达姆被激怒了，越说越气。难道还有什么别的事让他心烦了？芬伦离王座后退了一步，说道：“殿下息怒，您反应过度了，容易失去理智。”

“恰恰相反，我反而看得更清楚了，”沙达姆怒气冲冲地说，“你觉得我不聪明，对吧，哈什米尔？从咱们小的时候，你就在课堂上偷偷给我讲解，考试的时候帮我答题。你总是比我思维更敏捷，头脑更灵光，也更残忍无情——或者是你故意表现出来的。但不管你信还是不信，我能自己处理好一切。”

“我从来没有对你的才智产生过怀疑，我的朋友，”芬伦那颗硕大无比的脑袋顶在他瘦小的脖子上晃动着，“鉴于你在科瑞诺家族的地位，你的未来必定大有保障，可以安枕无忧。但我却不得不为自己的前途和地位而奋斗，每一步都充满艰难险阻。因为我想成为你的智囊和知己。”

沙达姆身子前倾，坐在巨大的水晶宝座上。在大殿周围球形灯的照耀下，威严的宝座闪耀着火焰一般的光芒。“啊，是啊。你觉得你

会成为皇帝背后真正的掌权者，而我只不过是你的傀儡罢了，对不对呀？”

“傀儡？当然不是。”芬伦又紧张地退后了一步。沙达姆今天很不正常，芬伦不知道他是怎么变得这么疑心重重，令人捉摸不定的。他肯定有事瞒着我。沙达姆之前从来没质疑过他朋友的举动，也从来没想过要问清贿赂或者暴力行为的细节。“嗯—嗯—嗯—嗯……我只是在想怎样才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你成为一个伟大的统治者而已。”

沙达姆缓缓站起身来，显露出君主的威严，低头俯视站在高台下那个长着一张黄鼠狼脸的人。芬伦决定不再向后退了。他知道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消息吗？

“但我绝对不会做任何有损你利益的事，老朋友。咱们相识太久了。的确，我们两人合谋了不少事，手上沾了不少鲜血，”他用手捂着自己的心口，行帝国之礼，“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也知道你的……局限，不是吗，嗯—嗯—嗯—哼？实际上，你的确聪明绝顶。但问题是你总是觉得很难做出艰难但必要的决定。”

沙达姆从金狮宝座上走了下来，昂首阔步地走过光滑的石头地板，那些石头分别来自帝国麾下的百万个星球。“而现在你就要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了，哈什米尔。这关系到你在不久的将来对我的帮助。”

芬伦等待着，担心太子脑子里会有什么不明智的想法。但他不敢争辩。

“记住这一点——我不会忘记你所犯的严重过错。如果这个贿赂计划反过来反咬我们一口的话，你会掉脑袋的。到时我会毫不犹豫地下令以叛国罪处决你。”

芬伦脸色发白，那张窄瘦的脸上露出了吃惊的表情，这令太子感到十分快意。以沙达姆现在的心情，芬伦意识到他的朋友的确可能会下达这样的命令。

于是这个紧张不安的男人咬紧了牙关，决定立即停止这种愚蠢的行为。“我刚才对你说的那番话是真心的，沙达姆，我真的是想帮你，”他字斟句酌地说道，“但我如果没有采取预防措施，让你卷入……嗯－嗯－嗯－嗯……怎么说呢？哦……卷入麻烦之中，那我岂不真成傻瓜了吗？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一切秘密就会大白于天下：比如你父亲的真正死因，伊克斯的人工香料研究，甚至还有你十几岁时密谋杀死法夫尼尔的事。如果我没有下毒害死你哥哥，如今坐在王座上的就会是他，而不是你了。你和我，咱们同坐在一条船上，无论是生是死，是荣是辱……你我的命运都是连在一起的。”

沙达姆看上去似乎毫不意外：“啊，是的。就知道你会这样说，哈什米尔。你不总是警告我不要让别人猜到你的话吗？”

芬伦显得很尴尬，但依然默不作声。

“你从一开始就把我引入了这个危险的计划，谁知道我们在伊克斯的危险投资究竟什么时候能得到回报呢？”沙达姆的双眼闪动着熊熊怒火，“合成香料，哼！我真希望我从没有和特莱拉结盟。如今结果不但不如人意，我还陷在里面抽不了身。瞧瞧你这该死的计划把我们带到了何种境地？”

“嗯—嗯—嗯—嗯—啊，我不想和你争辩，沙达姆。因为争也争不出什么结果。但你从一开始就知道其中的风险，也知道可能会获得的巨大的收益。所以请耐心等等。”

“耐心？现在我们将面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沙达姆坐回座位，弓身向前坐在王座上，像是一只凌厉的鹰隼，“就像你说的，要么我登基加冕，你和我一起登上权力和荣耀的顶峰，要么我们一起身败名裂……被流放或是死亡。”他缓缓呼出一口气，还弄出了轻微的口哨声，“现在咱俩都命悬一线，就是因为你那可恶的香料计划。”

芬伦被逼无奈，只好孤注一掷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他的两只大眼睛滴溜溜乱转，寻找着逃生的机会：“殿下，您是听到什么令人不安的消息了吧？我能感觉到。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芬伦的嗅觉很敏锐，帝国皇宫和都城里有什么风吹草动，他能立刻就察觉到，没有什么能逃过他的眼睛。

沙达姆十指交叠。芬伦兴奋得涨红了脸，身子向前倾，一双黑色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眼里充满好奇。太子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特莱拉派了两名刺客到牢房里去刺杀雷托·厄崔迪了。”

芬伦的心脏扑通扑通直跳，不知道这是个好消息还是坏消息：“那他们刺杀成功了吗？”

“不，没有。年轻的公爵设法私藏了一件武器来保护自己。但这引起了我的极大担心。”芬伦听了这个消息，也被吓了一跳：“那是不可能的。你不是已经和特莱拉代表谈过了，而且还坚决明确地告诉他——”

“没错，我跟他说了，”沙达姆厉声说道，“但显然不听我的命令的人不止你一个。要么是阿吉迪卡无视了我的命令，要么就是他没有能力控制住自己人。”

芬伦发出一声低沉的怒吼，很高兴太子的怒气转移到了别人身上。“我们必须以牙还牙：让那个希达尔·芬·阿吉迪卡清楚他必须听从皇帝的所有命令，不然就会付出更高的代价。”

沙达姆看着他，但眼里已经失去了光彩，不像以前那样温暖而真挚了：“你知道该怎么做吧，哈什米尔。”

芬伦抓住机会，立刻恢复了对太子毕恭毕敬的样子：“我一向知道该怎么做，殿下。”说完，他立刻转身，快步穿过了长长的大殿。

沙达姆在水晶王座前锃亮的地板上踱步，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好理清思绪。芬伦刚走到拱门，他就喊道：“我们之间的事还没完，哈什米尔。等我加冕之后，事情必须有所改变。”

“遵命，殿下。您……嗯—嗯—嗯—嗯，一切按您的意思便可。”芬伦深深地鞠了一躬，退出了大殿，庆幸自己还能活着走出来。

面对必要的行动时，总是会有各种选择。只要把事情完成就行了。

——哈什米尔·芬伦伯爵，从厄拉科斯发来的报告

特莱拉飞行员在厄崔迪袭击案中幸存了下来，现在作为审判的重要证人被留在了凯坦星。他并不是囚犯，因此他的任何需要都得到了满足，但始终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没有人愿意和他作伴。贝尼·特莱拉甚至没有公开他的名字。他只想回到自己的飞船上，继续工作。

然而，由于大量宾客前来参加即将举行的登基大典和皇室婚礼，所以很难找到住宿的地方。于是沙达姆的礼宾大臣们很高兴地为此人找了一间简陋而寒酸的房间。

不过令礼宾大臣们颇为恼火的是，这个特莱拉飞行员似乎对这一安排并不介意。在等待庭审的过程中，他什么也不说，也没有任何抱怨，只是闷闷不乐地一心要把那个可恶的罪犯雷托·厄崔迪绳之以法……

凯坦的夜晚十分美丽，天空晴朗，缀满繁星与卫星。透过闪烁的极光幕帘，这里从来没有被无尽的黑夜笼罩过。尽管如此，帝都里的大部分人仍会在特定的时间上床睡觉。

哈什米尔·芬伦轻而易举地溜进了特莱拉人所在的密闭房间。他就像悬浮升降梯上的影子一样，行动诡秘，无声无息，也不需要灯光来照明。他早已习惯了黑夜，夜晚就像是他的密友一般。

芬伦之前从未见过特莱拉人睡觉时的样子——但当他走近床边时，他发现那个飞行员已经坐了起来，完全醒了。那个灰皮肤的人在黑暗中盯着他，仿佛比他这个沙达姆的心腹更能洞察人心。

“我手上有一支箭弹手枪正对准着你的心脏，”特莱拉人说道，“你是谁？是来杀我的吗？”

“嗯—嗯—嗯—啊，不是的。”芬伦很快缓过神来，用最甜美、最轻柔的声音介绍起自己来，“我是哈什米尔·芬伦，太子沙达姆的亲信，我是来给你捎一个口信和一个请求的。”

“是什么？”飞行员说。

“太子沙达姆恳求你重新考虑你证词的细节，嗯—嗯—嗯—嗯？他希望兰兹拉德联合会的各家族都能够和平共处，不希望这样的阴影落在厄崔迪家族身上。毕竟自大骚乱以来，厄崔迪家族就一直为帕迪沙皇帝效忠。”

“胡扯，”特莱拉人厉声说，“雷托·厄崔迪向我们拥有主权的飞船开了火，击毁了一艘舰船，还打坏了一艘。数百人在袭击中丧生。他制造了近几十年来最大的一场政治风暴。”

“是的，是的！”芬伦说，“而你能阻止它进一步升级，嗯哼？沙达姆希望能以和平和繁荣为起点开始他的统治。你就不能考虑一下大局吗？”

“我只考虑我的人民，”驾驶员说，“以及我们是如何被一个人侮辱的。人人都知道厄崔迪是罪魁祸首，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满意。”他薄唇微翘，露出一抹笑意。手里的箭弹枪却

分毫未动。芬伦能看出此人是如何升到飞行员位置的。显然他具有指挥舰船的胆量和气魄。“在这之后，沙达姆就可以和平宁静地开始他的统治了。”

“你太让我难过了。”芬伦说着，语气里透着失望，“我会把你的回答报告太子的。”他双臂交叉环抱胸前，然后手掌前伸，鞠躬告辞。这个动作触发了安装在他两个手腕上的两支针枪。两支致命的麻痹飞镖无声地射出，直插飞行员的喉咙。

特莱拉人痉挛地握紧拳头，条件反射地开枪射击。芬伦轻松闪开。长长的箭锋钉进墙里，箭尾还在颤动。不到一秒，隔壁房间里的人便被吵得开始猛砸墙壁，让他们安静点儿。

黑暗中，芬伦研究着自己的杰作。所有的证据都在这里，贝尼·特莱拉会明白发生了什么。尽管沙达姆特别吩咐特莱拉人不要纠缠不休，但他们仍然不听劝阻，竟然做出企图暗杀雷托·厄崔迪的无耻行径——希达尔·芬·阿吉迪卡一定要付出巨额的代价来赎罪。

特莱拉人向来对自己保守秘密的能力感到自豪。毫无疑问，他们会十分小心谨慎地将那个飞行员的名字从证人名单中删除，而且从此不再提及此人。没有了他的证词，他们在这个案子上就更无胜算了。

不过，芬伦希望这次谋杀不会助长那些矮小侏儒的报复心。希达尔·芬·阿吉迪卡会作何反应呢？芬伦离开了这个锁着的房间，从黑暗的阴影中溜了出来。他留下了那具尸体，因为贝尼·特莱拉也许想把他复活成死灵。毕竟，虽然这个矮小的男人有种种缺点，但却真是个优秀的飞行员呢。

在任何策划报复行动的过程中，你必须细细品味预期效果以及复仇行动中的每一刻。因为实际行动往往与最初的计划大为不同。

——哈什米尔·芬伦，从厄拉科斯发来的报告

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对事态的发展感到格外高兴。如果帝国的其他人能够欣赏他所做之事的美妙和复杂，他也许会更加开心。不过当然，那些事情他永远也不会透露出去。

作为帝国重要的家族，以及目前厄拉科斯香料生产的管理者，哈克南家族下榻在帝国皇宫的一个偏远的侧翼，房间十分精美豪华。加冕典礼和婚礼的预定席位票已经送到了他们的住处。

当然，在所有的盛况和仪式举行之前，男爵另有一项不幸的义务，就是观看雷托·厄崔迪的可怕审判。他用手指轻敲自己的腿，噘起宽厚的嘴唇。啊，这就是身为贵族的负担啊。

他慵懒地坐在一把靛青色的长毛绒椅子上，腿上抱着一个水晶球。在透明水晶球的深处，闪烁着焰火表演和灯光表演的全息图像，这是几天后凯坦星上盛况的预演。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带音乐功能的壁炉在轻声吟唱，让他不由得打了个哈欠。最近，他总是感到疲倦，身体虚弱还经常发抖。

“我想要你离开这个星球，”男爵对格洛苏·拉班说道，但他的视线仍停留在水晶球上，没有抬头，“我不希望你在审判和加冕典礼期间留在这里。”

对面那个肩膀宽阔、嘴唇厚实的男人怒不可遏起来，他那棕色的头发剪得很短，给人一种粗鲁笨拙的印象。身上穿着的那件带软垫的灰褐色皮背心让他看上去比平时更像个木桶。“为什么呢？我一切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做的，我们的计划也成功了。为什么现在要把我送走？”

“因为我不想让你待在这儿，”男爵说着，伸手抚平自己额头上美人尖处的浓密头发，“我不能让任何人看到你。因为一看到你，他们就会认为你与那可怜的、亲爱的雷托身陷囹圄有关。因为你总是带着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男爵的侄子皱起眉头，深吸了一口气，仍然有些不服气：“但我想参加庭审，这样我就能亲眼看着他被判刑了。”

“正因为这样，你才必须要离开。你还不明白吗？你必须舍弃一些东西。”

拉班深吸了一口气，不情不愿地咕哝了一声，最后终于妥协了：“那至少让我去看行刑，可以吗？”他听起来几乎就要哭出声了。

“这要看时机。”男爵盯着他那双戴满戒指的手，并用手上的戒指有节奏地敲击膝上那个光滑的水晶球面，叮当作响。“至少，我会把行刑时的场景录下来让你好好欣赏的。”

男爵费了好大劲才从椅子上站起来，系上睡袍的腰带，感觉这睡袍比平时更紧了些。他叹了口气，光着脚绕着这个精致的房间转了一圈，看到华丽的浴缸，里面备有复杂的温度控制和按摩功能。

由于他的身体持续不断地被神秘的疼痛所折磨，因此他决定好好地泡个澡，尽情享受一番——前提是如果他能在凯坦星找到个合适的人伺候他的话。

拉班仍旧闷闷不乐，站在男爵豪华客房的门口说：“那然后我该怎么办呢，叔叔？”

“坐驳船，搭乘最早的一班远航机。我想让你去厄拉科斯，盯着点儿那里的香料生产。继续源源不断地给我赚钱。”男爵对他笑了笑，然后晃了晃手指，打发他的侄子：“哎呀，别这么愁眉苦脸的。如果你喜欢的话就再去抓几个弗雷曼人玩玩。我们的计划已经成功了，你也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且做得很好。”他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安抚人心，“但我们必须十分小心。特别是现在。你只需在一旁留意我是怎么做的，好好学着点儿就行了。”

拉班从悬浮在拱门旁的托盘里抓了把东西吃，然后就离开了。男爵终于清静了，于是他开始琢磨怎样才能找到一个年轻貌美且皮肤细嫩的男孩在他洗澡时伺候他。他想好好放松一下，为接下来的一天做好准备。

明天，他没什么别的事，只是在庭审中旁听，亲眼看着雷托·厄崔迪发现自己陷入了比自己想象中更大的陷阱，他要好好享受这种乐趣。

很快，这世上就再也没有厄崔迪家族了。

正义的形式和实际结果，哪个更重要？不管法庭如何仔细分析证据，真相的基础和实质始终是毫无瑕疵的。但不幸的是，对许多被告来说真相往往只有受害者和行凶者知道。而其他人都必须自己做出决定。

——《兰兹拉德联合会律法》，附录和分析

在兰兹拉德联合会庭审当天早晨，雷托·厄崔迪仔细地挑选自己的衣装。其他那些跟他境遇相同的人可能都会选择穿上他们最昂贵华丽的衣服，比如奢华的丝绸上衣，精美的吊坠和耳环，配上鲸毛皮的披肩，和装饰着羽毛和饰物的时尚帽子等等。

相反雷托的穿着十分朴素：普通的粗布裤子，蓝白相间的条纹衬衫，头戴一顶海军蓝的渔夫帽——如果他不能再做公爵的话，他就只能穿这种简朴的衣服了。他腰间系着一条腰带，上面别着一个鱼饵袋和一个空刀鞘。他没有佩戴厄崔迪家族的徽章，也没有戴公爵的印戒。如果他被判有罪的话，他就只能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雷托用这种谦卑的举止和态度向兰兹拉德联合会表明，不管怎样他都要活下去。即使做个普通百姓，对他来说也足够了。

他以自己的父亲为榜样，总是尽力善待自己忠诚的部下和侍从，以至于许多仆人和士兵都认为雷托是他们中的一员，是最亲密的同伴和战友。此刻，当他为庭审而着装打扮时，他开始觉得自己真的是个普通人……并且发现这种感觉并不糟糕。他这才意识到自从老公爵去世后，他肩负了多么巨大的责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成为一个穷苦的渔夫实际上可能是一种解脱。他不必再担心帝国里的各种阴谋诡计和权力斗争，不必再思虑联盟之间的利害关系和暗算背叛。只不过可惜的是，凯莉娅绝不会想做一个渔夫的妻子。

然而，我不能让我的人民失望。

在一封从卡拉丹寄来的简短信件中，他的母亲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坚决不同意他没收审判的要求。虽然她如今在孤绝姐妹会过着与世隔绝的艰苦生活（她认为是暂时的），但对她来说，厄崔迪家族被毁所造成的地位损失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自从埃尔鲁德收回了李芝家族在厄拉科斯的准封地并移交给哈克南家族之后，李芝家族日渐衰落，为了稳定家族岌岌可危的财富，海伦娜才嫁到了厄崔迪家族。

作为海伦娜的嫁妆，厄崔迪家族获得了政治权利、宇联公司的董事席位以及兰兹拉德联合会的投票权。但是保卢斯公爵从来没有给他的妻子带来她想要的巨额财富。雷托知道她一定是满怀期待，希望能为自己的家族恢复昔日的荣光。如果他这步险棋输了，一切希望就都落空了。

在清晨收到传讯后，雷托在牢房外的走廊上会见了他的法律团队：两位才华横溢的伊拉迦律师——克莱尔·鲁伊特和布鲁达·维奥尔，这两位女律师素以出色的刑事辩护而闻名。这两名律师是由流亡中的伊克斯大使卡马尔·皮尔鲁推荐的，并且经过了杜菲·哈瓦特的全面调查。

两位律师都身穿深色西装，一切都遵照法律程序。但雷托知道这次非同寻常的审判将主要取决于他本人和他本人的个性。因为他手里没有半点对自己有利的确凿证据。

克莱尔·鲁伊特递给他一张薄薄的利读连晶纸，上面写着一段简短的法律声明。“很抱歉，雷托大人，这是我们不久前才收到的。”

雷托看着晶纸上的字，感到极为担心。旁边的哈瓦特肩膀垂了下来，似乎已经猜到了文件上的内容。隆博贴上前去，想要看看晶纸上写了什么：“怎么了，雷托？让我看看。”

“裁判法院已经裁定，贝尼·杰瑟里特的真言师不得为我作证，其证词不得被采纳。”

隆博怒气冲冲地骂道：“地狱在下！没收审判不是什么证据都能接受吗？他们怎么能做出这样的裁决。”

另一位伊拉迦律师则摇了摇头，表情依然温和：“他们的立场是帝国所有的律法都与之相悖。许多条例和法规都明确禁止真言师作证。虽然这种没收审判对证据的要求可能会有所放松，但法院已经做出了裁定，也就是说即使政策再宽松，也会有一定限度。”

“所以……那些真言师不能出庭作证了，”隆博皱起眉头，面色阴沉，“这可是我们手里最好的一张牌了。”

雷托高昂起头：“那咱们就只能靠自己了。”他看着他的朋友说道，“别这样，你不会指望我来给你打气吧。”

“还有一个好消息，”布鲁达·维奥尔说，“特莱拉人已经把他们护卫舰的飞行员从目击者名单上删除了，而且没有提供任何解释。”

雷托长舒了一口气，但哈瓦特立即警告他说：“我们仍会听到大量不利于我们的证据，我的公爵大人。”

雷托在律师的陪同下默默地走进了人山人海的兰兹拉德联合会法庭。他们来到长长的通道最前面，雷托坐在被告席上，两位律师各坐在他的两侧。被告席之上是高耸的法官席，诸位法官坐在那里审理此案。鲁伊特在他耳边低语，但他并没有专心听她说了什么。而是认真地看着那几名法官的名字：其中包括公爵、男爵、伯爵和勋爵等共七人，都是从兰兹拉德联合会大大小小的家族里随机抽选出来的。

这些人将会决定他的命运。

由于特莱拉不属于任何家族，即使在他们接管了伊克斯之后也拒绝加入，因此他们在兰兹拉德联合会里没有代表。在审判之前的几天里，愤怒的贝尼·特莱拉权贵们在皇宫庭院里大声疾呼，要求正义地审判——但在特莱拉人试图暗杀雷托之后，萨多卡的卫兵就禁止他们再吵吵嚷嚷了。

此时，伴随着长袍和制服的沙沙声，被选中的法官们庄严地列队走进法庭。他们坐在围绕在被告席上方的曲形石椅上。每把椅子后面都挂着各自家族的旗帜和徽章。

雷托在他的律师和杜菲·哈瓦特的指引下，认识了所有人。其中两位法官——安布斯四号星的特尔基连·苏尔男爵和哈葛尔星的贝恩

·奥加雷勋爵是厄崔迪家族强有力的经济贸易伙伴。还有一人——黑色头发的埃卡兹星公爵普拉德·维达尔，公开宣称自己是老公爵的敌人，同时也是哈克南家族的盟友。另一个人——安东·米切伯爵，据说经常收受贿赂，所以很容易就被哈克南家族收买，因为无论是隆博还是忠诚的门泰特都没有第一时间找上他。

二比二，雷托心想。另外三名法官站在哪边都有可能。但他察觉到空气中有种背叛的味道，从那些法官冷漠的表情和回避的眼神中就能看出来。难道他们已经决定要判我有罪了吗？

“我们还有更多的坏消息……雷托公爵。”布鲁达·维奥尔犹豫了一下，不过还是加上了雷托的头衔。她的脸形见方，面容严肃，但奇怪的是，她几乎没什么表情，仿佛见多了各种不公和暗箱操作，对一切都见怪不怪了，“我们刚刚发现，在那三名尚未决定站在哪边的法官当中，有一位来自法泽尔家族的里肯，他在一次秘密的贸易战争中输给了伊克斯，损失了一大笔钱。他们还染指了克里特恩星系的环形小行星矿业开采。五年前，里肯差点儿要宣布与多米尼克·维尔纽斯结下血仇，经大臣们的多番劝阻才作罢。”

另一位律师也点了点头，压低声音说：“我们听到一个传闻，厄崔迪先生，鉴于维尔纽斯家族已经变节，所以里肯便把您的垮台看作是他们报复伊克斯的唯一机会。”

雷托突然冷汗直冒，深感厌恶地说道：“那这次审判还有没有跟远航机被袭案有关的事情了？”

布鲁达·维奥尔和克莱尔·鲁伊特都看着他，仿佛觉得他说了一句可笑至极的话。

“三比二，我的公爵，”哈瓦特说，“所以我们必须赢得另外两位尚未做出决定的法官的支持，而且对于那几位倾向于支持我们的法官，则一个也不能失去，胜败与否，全都指望他们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隆博说。

这个没有窗户、配有装甲强化保护的法庭在凯坦星建造期间曾是公爵府邸。拱形的哥特式天花板上镶嵌着多幅军事绘画以及大家族的徽章盾牌。在众多家族盾牌之中，雷托只专注地看着自己家族的红鹰盾徽。虽然他想尽力保持镇定，但突然一股可怕的失落感席卷而来，那是一种对可能永远也不会再拥有的东西的强烈渴望。再过不久他父亲留给他的一切都要毁在他手里了，厄崔迪家族将要被毁之殆尽，不复存在了。

他感觉眼泪突然涌上眼眶，暗自咒骂自己一时软弱。一切还没有失去。他仍然还有赢的可能。他一定会赢的！一股寒气注满他的全身，他拼命抑制住内心隐隐的绝望。兰兹拉德联合会的人在看着他，他必须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这里的一切。因为他无法承受绝望，或者任何其他的情绪。

在他的身后，旁听者们鱼贯进入法庭，低沉而兴奋地交谈着。被告席旁边有两张较大的桌子。他的敌人——特莱拉的代表们——在他左边的那张桌子入座，估计是哈克南家族和其他与厄崔迪为敌的家族授意的。那个令人憎恶的男爵和他的随从们却远远地坐在旁听席的后排，仿佛他们清清白白，跟这个案子完全没有关系似的。在另一张桌子就座的是厄崔迪家族的同盟和朋友。雷托面带自信地朝他们点头致意。

但他内心却一点儿也不勇敢。他不得不承认，即使到了现在，他手里也没有多少证据。控方会拿出证据来，证明从厄崔迪的机舱里发射出了武器。数十个中立派提供的第一手资料，也证明了射出的武器是来自于停靠在雷托飞船上的小船，绝不可能来自他处。即使没有特莱拉的那个飞行员做证，其他证人的证词也足够充分了。他的同伴和船员所提供的证词并不充足，而他众多的家族朋友也无法充当他的证人。

“也许拒绝真言师作证的话，可以给我们充足的理由提出上诉。”克莱尔·鲁伊特建议道，但雷托并没有从话里得到什么安慰。

这时，从侧面的通道走来了一脸严肃的特莱拉控方一行人，他们带着自己的律师和变态门泰特走进了法庭。他们进来的时候并没有大张旗鼓，但他们带来一台看着很邪恶的机器，发出了丁零当啷的响声，引起一阵骚动。那机器带着轮子，吱吱作响地滚了进来，上面的铰链和条杆咔啦咔啦直响。全场顿时鸦雀无声，大家都向前探着身子，好奇地观望，想看清楚这个他们前所未见的恐怖装置。

他们这么做肯定是有意的，为了让我更加不安。雷托心想。

特莱拉人笨拙地拖着这台不祥的机器，走过雷托所在的被告席。那些灰皮肤的矮人的黑色眼睛里充满怒火，气势汹汹地瞪着雷托。旁听者们开始窃窃私语。很快特莱拉团队便停下了脚步，把那个机器留在了场地的中央，也就是法官席的下面。

“这是什么？”靠中间的一位法官——特尔基连·苏尔男爵，身子前倾，面色阴沉地问道。

特莱拉代表团带头的是个瘦削结实的人，他并没有介绍自己的名字，而是充满恨意地怒视雷托，然后抬头看向提问者：“诸位大人，在所有有记载的帝国律法编年史中，关于没收审判的具体细则很少，但十分清楚明确。律法中明确指出‘如果被告在法律诉讼中败诉，那么他将毫无例外地失去他所拥有的一切’。请注意，是‘一切’。”

“我看得懂字，”特尔基连·苏尔男爵一脸愠怒地说，“那这跟你们带来的那个玩意儿有什么关系呢？”

特莱拉的发言人深吸了一口气，说道：“我们不仅想要得到厄崔迪家族的财产，而且还想要得到罪大恶极的凶犯——厄崔迪公爵本人，包括他的细胞和遗传物质。”

当观众们在震惊中喃喃自语时，特莱克斯的与会者操弄起机器来，导致隐藏的锯片发出呼呼的响声，电弧针噼啪作响，从一根长针传到另一根长针。这样一台不祥的机器简直令人发指——显然是故意这样设计的。

“利用这个装置，我们将在这个法庭上当场对雷托·厄崔迪公爵进行抽血，抽干他身上的每一滴血。我们将会剥去他身上的皮，摘除他的眼睛，以便让我们进行检测和实验。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是我们的，无论特莱拉人决定利用他的细胞来做什么都可以，”他哼了一声，说道，“因为这是我们的权利！”

说完，这个灰色的小个子男人对雷托露出了一抹冷笑。

雷托依然保持镇静，竭力不让自己显露出内心的不安。一滴冷汗从他的背上流下来。他希望他的律师们能说点什么，但她们却始终保

持着该死的沉默。

“也许就连被告都能看到这种命运的好处，”特莱拉的发言人奸笑着说，“毕竟他没有继承人。如果他输了这场官司，那么厄崔迪家族将不复存在了。但有了他的细胞，我们可以选择让他复活，成为一个死灵。”

一个执行他们任何命令的傀儡。雷托惊恐地心想。

在被告席上，雷托怒目而视，而杜菲·哈瓦特则像一尊雕像一样坐在他身边。在雷托的两侧，两名埃拉坎律师正在飞快地记着笔记。

“你们的表演到此为止吧，”贝恩·奥加雷勋爵大声说道，“这件事以后再做决定。我们开始审判吧。我想听听厄崔迪家族如何为自己辩护。”

尽管他竭力不表现出来，但雷托突然意识到他有些茫然，不知所措。法庭上的每个人都知道他公开表达了对特莱拉的仇恨，以及对被驱逐的伊克斯家族的明确支持。他可以传唤他的品格信誉见证人，但这里没有人真正认识他。他年轻，没有经验，父亲不幸遇害迫使他过早地进入了公爵的角色。兰兹拉德联合会的这些成员唯一一次见到雷托·厄崔迪便是在他兰兹拉德联合会议上发表讲话的时候，那时他向人们显露了他的火爆脾气。

特莱拉的活体解剖和行刑装置里发出噼啪的火花，就像一只饥饿等待着的野兽。雷托知道他是不会上诉的。然而，还没等第一个证人被传唤上来，大厅后面那几扇嵌着黄铜的大门就被石头撞开，推到石

壁旁。法庭里一片寂静，雷托听到金属后跟的靴子踩在大理石地面上所发出的清脆响声。

他回头望向大门，看到了太子沙达姆。他没有按惯例穿萨多卡军服，而是穿着红色和金色相间的皇家皮草缎面礼服。在精锐卫兵的护送下，这位即将加冕的皇帝大步向前，引起了大厅里所有人的注意。四个全副武装的卫兵扫视四周的人群，眼神凌厉而戒备，肌肉紧绷，时刻做好战斗的准备。

对兰兹拉德联合会法庭来说，没收财产的审判已经很不寻常了，但是未来的帕迪沙皇帝本人的出现则更是前所未有。

沙达姆穿过长长的过道，从雷托身旁走过，却几乎不看雷托一眼。萨多卡卫兵站在被告席桌后面，令雷托感到更加不安。

沙达姆的脸毫无表情，上唇微微翘起。他没有显露出任何意图。*我递给他的口信惹恼他了吗？*雷托很好奇。*他是想来吓唬我吗？他会在法庭里当着所有兰兹拉德联合会人的面，当众把我击垮吗？如果他真要这么做的话，谁能站出来对抗他呢？*

沙达姆走到高耸的法官席前，抬起头来宣布道：“在审判真正开始之前，我有些话要说。这一次法庭能允许我吗？”

虽然雷托不相信他的这位远亲，但他不得不承认，沙达姆看起来极为高贵、优雅。他第一次把这个人看作是独立的一个人，而不仅仅是他父亲埃尔鲁德的影子。沙达姆的加冕仪式定在两天之后举行，紧接着就是他与阿妮鲁尔的盛大婚礼——雷托恐怕也活不到那一天，无法亲眼得见了。强大的贝尼·杰瑟里特已经表示支持沙达姆即将到来

的统治，兰兹拉德联合会里所有大大小小的家族也都想站在他这一边。

难道他觉得我威胁到了他吗？

首席裁判官深深地鞠了一躬，动作十分夸张地答道：“殿下，我们很荣幸您御驾亲临，并表示出对此案的关注。兰兹拉德联合会特别法庭当然愿意聆听您的讲话。”雷托只知道关于这位裁判官的最基本情况，他就是来自富含钛矿的里斯普七号行星的拉尔·奥林男爵。“您请说吧。”

沙达姆越过他的肩膀，指向雷托的方向。“经法庭允许，我希望让我的表亲雷托·厄崔迪和我站在一起。我希望这些恶意指控能够尽快了结，并希望法庭不要浪费各位法官以及所有兰兹拉德联合会成员的宝贵时间。”

雷托的脑子转得飞快，他看了看哈瓦特。他在干什么？“表亲”？从他说话的语气来看，这个词听起来像是一种爱称……但我和他从来没有亲近过。雷托仅仅是先帝埃尔鲁德与第二任妻子所生之女的孙子，而这第二任妻子并不是沙达姆的生母。兰兹拉德联合会里几乎各家族都有科瑞诺家族的血脉，所以血缘对于沙达姆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首席裁判官点了点头。坐在雷托旁边的两位律师都惊讶不已，不知所措。雷托小心翼翼地站起身来，双膝发抖地走到太子身旁，离他只有一步之遥。虽然身高相同，相貌相似，但两人的穿着却截然不同，代表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雷托穿着他那套粗糙简朴的渔夫装，感觉自己就像旋风中的一粒尘埃。

他郑重地鞠躬行礼，然后沙达姆一只手放在雷托肩膀上，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太子束腰外衣上的细软缎子也垂到了年轻的厄崔迪公爵手臂上。

“我要从科里诺家族的核心，也就是帕迪沙皇帝的血脉说起，”沙达姆开始说道，“我的家族历代祖先，都曾与厄崔迪家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此人的父亲，保卢斯·厄崔迪公爵，为了帝国的繁荣与稳固镇压了埃卡兹叛乱，英勇杀敌，浴血奋战。据我所知，厄崔迪家族在战争和危难中从未有过任何通敌叛国或可耻行为——这一切都要追溯到芭特勒圣战期间，他们在赫雷斯吉尔桥战斗中的英勇表现。他们的英勇无畏和牺牲精神代代相传，直到今天。不！他们从来都不是胆小懦弱的杀人犯。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不会有任何异议。”说着他眯起了眼睛，而各位裁判官都面色不安地移开了目光。

沙达姆的目光依次扫视着各位法官：“你们每个人自然都清楚自己家族的历史，但谁敢说出此番豪言？谁能有此忠诚，谁能发誓自己的家族有这等毫无污点的荣誉呢？说实话，在我们当中能与高贵的厄崔迪家族比肩的寥寥无几。”他停顿了一下，让静默继续回荡在法庭之中，只有特莱拉人那邪恶的活体解剖机发出尖锐的静电声。“啊，是的，先生们，这就是我们今日来此的原因，不是吗？维护真理和荣耀。”

雷托看到有些裁判官点头表示同意，因为这本在意料之中。但就是他们看起来也很困惑。因为帝国的领导者们从来没有主动在兰兹拉德联合会发过言。为什么沙达姆要亲自参与这么一件相对来说不那么重要的事情呢？

他看了我的消息！雷托心想。而这就是他的回应。

不过，雷托还是等待着陷阱的出现。他不明白自己陷入了什么样的困境，但沙达姆不可能只是单纯地想冲进去救他。毕竟在兰兹拉德联合会所有的大家族中，科瑞诺家族是最狡猾的一个。

“厄崔迪家族总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沙达姆继续说道，那威严的声音越来越铿锵有力，“始终如一！而这个家族的道德准则早已印刻在年轻的雷托心里，并由于他伟大父亲的无谓死亡而被迫早早地继承了公爵的头衔。”

沙达姆把自己的胳膊从雷托的肩膀上移开，向前迈了一步，离裁判官们更近了些：“在我看来，这个来自厄崔迪家族的人是不可能像他被指控的那样，故意朝特莱拉的船只开火的。这样的行为完全与厄崔迪家族的信念相悖。任何不利于他的证据都肯定是假的。我的真言师跟雷托和他的证人们交谈之后，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说谎，雷托心想，我从来没跟任何真言师说过话！

“但是殿下，”法官普拉德·维达尔沉着脸，皱起黑色的眉毛说道，“他的护卫舰上的确有开过火的证据。难道您是说特莱拉舰船是由于一次意外事故而被毁的吗？这只是一个疯狂的巧合吗？”

沙达姆耸耸肩：“据我所知，雷托公爵已经充分而合理地解释了这一点。我，就连我自己，也曾经在碟形无人机驾驶练习时把一颗弹药发射到了太空轨道里。调查的其余部分都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没有明确的定论。因此，是的，也许这就是一起意外，但并不是由厄崔迪家族引起的。肯定是机械出现了故障。”

“两艘特莱拉舰船同时出现故障？”维达尔表示极大的怀疑。

雷托环顾四周，没有说话，静观事态发展。沙达姆即将登基，开始自己对帝国的统治。如果皇帝本人不容置疑地支持雷托，那么谁敢当众反对，公开与皇帝为敌呢？如果真敢这样的话，那后果绝对是非常严重的，而且会持久延续下去。

这就是政治了，雷托心想，是与兰兹拉德联合会的权力游戏和人情交换。不过他仍旧竭力地保持表面上的镇定和平静。沙达姆所说的这些都不是事实。但现在既然太子已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那么任何投票判定雷托有罪的法官，都将被视为是对即将登基加冕的皇帝的公然藐视。即使是厄崔迪家族的敌人也不敢冒此风险。

“谁能说得准呢？”沙达姆摇了摇头，表示这个问题丝毫不重要，“也许是第一次意外爆炸的碎片击中了旁边的飞船，所以破坏没有第一艘船那么严重。”一时间，谁也不相信这样的解释，但太子给了他们一个台阶下，给了他们一个可以勉强站住脚的谎言。

法官们低声商量着，其中一些人同意沙达姆的推理是很合理的——他们正想要找到某种方式来迎合新皇帝——但维达尔却不在其内。汗水顺着他的额头淌了下来。

雷托回头一看，只见特莱拉的发言人在默默地摇头表示不赞成。他坐在控方席为他准备的高脚椅上闷闷不乐着，看上去就像个不开心的孩子。

太子继续说道：“作为你们的最高统帅，我有权利和义务亲自为我的表亲雷托·厄崔迪公爵担保。我迫切要求立即结束这场审判，恢复他的爵位和财产。如果你们同意这个……请求的话，我保证会派帝

国外交官去特莱拉说服他们放弃此事，不以任何方式对厄崔迪家族进行报复。”

沙达姆久久地盯着那些特莱拉人，雷托突然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皇帝也把那些侏儒一样的特莱拉人操纵在手心里。不知为何，当看到沙达姆站在厄崔迪家族这边时，他们的傲慢自大就突然消失，彻底崩塌了。

“如果控告方不同意呢？”维达尔问道。

沙达姆笑了笑，说道：“哦，他们会同意的。我甚至愿意打开帝国的金库，赈灾解难，补偿他们的损失，因为毫无疑问这是一场不幸的意外。作为你们的新的统治者，我有责任维护整个帝国的和平与稳定，绝不能让这种势不两立的仇恨毁掉我敬爱的父亲长久在位期间所建立的一切。”

雷托捕捉到了沙达姆的目光，在他展现出的政治家风度和气势之下，发现了一丝恐惧的神色。沙达姆无言地告诉雷托闭上嘴巴，这让雷托更加好奇他那神秘的虚张声势究竟引起了什么恐慌。

所以他闭上嘴，继续保持沉默。但是沙达姆在不知道雷托会有什么证据来威胁他的情况下，能让他活下去吗？法官们经过一番短暂的商讨，最后拉尔·奥林男爵清了清嗓子宣布：“兰兹拉德联合会议会经过慎重讨论，宣布正式调查结果：控告雷托·厄崔迪的所有证据都是间接的，无法证实。鉴于对这些证据的极端怀疑以及太子沙达姆·科瑞诺的特别见证，法庭认为没有充足的理由对这起造成极大破坏的事故进行审判。因此我们宣布雷托·厄崔迪完全无罪，并恢复他的爵位和财产。”

雷托对自己突如其来的好运感到十分震惊。他发现自己先是受到准皇帝的祝贺，然后又被朋友和支持者们团团围住，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很高兴看到他获胜。尽管雷托年纪尚轻，但却并不天真，他明白只要看到特莱拉人输了，就会有很多人欢欣雀跃起来。

周围爆发出欢呼声和雷鸣般的掌声，只有少数旁听者明显地保持沉默。雷托把这些沉默的人记在心里，以后再做打算，他知道杜菲·哈瓦特也在做同样的事。

“雷托，另外还有一件事我必须要做。”沙达姆说，他的声音划破了庭上的嘈杂声。

雷托从眼角的余光中看到了有什么东西在灯光下闪闪发光。沙达姆的手动了一下，他的袖子里探出了一把宝石刀柄的小刀——刀刃是半透明的蓝绿色，就像帝王宝座上的哈葛尔石英。他举起它，动作迅猛。

被告席上的杜菲·哈瓦特惊得立刻跳了起来，但为时已晚。众人也一下子都安静了下来。

但随后沙达姆便笑着把刀插进了雷托腰部的空鞘里。“表亲，这是我送给你的贺礼，”他用最悦耳的语调说道，“拿着这把刀吧，时刻提醒自己要为我效忠。”

做我们必须要做的事，让友谊和忠诚见鬼去吧。只管去做必做之事便可！

——海伦娜·厄崔迪夫人，摘自其个人日记

哈什米尔·芬伦窝在自己的私人公寓里震惊无比地陷入了沉思。沙达姆怎么能这样对我呢？

印有正式国玺——科瑞诺家族狮子蜡印的公文被丢在他的床上。他把沙达姆发布的正式法令撕成了碎片，但在这之前，公文上的每一个字他都记在了心里。

这是一项新的调遣令——算是放逐！——还是升迁呢？

“哈什米尔·芬伦，鉴于你多年来为帝国和帕迪沙皇帝尽忠职守，任劳任怨，为表感谢，特任命汝为新设立的厄拉科斯帝国监察员。

“由于此行星对于帝国的经济至关重要，因此为了更好地完成特派任务，汝将有权动用所有必要的资源。”

如此等等。

他怎么敢这么做？真是白白浪费了自己的才能。把芬伦送到那个满是脏兮兮的人和虫子的沙坑里，这简直就是卑鄙的报复。他气得咬牙切齿，真希望能跟迷人的玛格特·拉西诺－齐娅一起商量这件事，他知道不该对这个女人过分信任和依赖，但却欲罢不能。因为，毕竟她是个贝尼·杰瑟里特的女巫……

因为那颗星球至关重要？他厌恶地哼了一声，然后把所有能拿起来的易碎东西都砸了个稀巴烂。他知道沙达姆一怒之下把他赶走了。对于像芬伦这样能力出众的人来说，这个新职位是一种侮辱，等于把他踢出了帝国的权力中心。他需要留在这里，在凯坦星，在政治风暴的中心，而不是被丢在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但是沙达姆的旨意不容置疑，也不容拒绝。距离到那个臭名昭著的干旱星球走马上任还有三十天的时间，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回来。

一沙一世界，一人一乾坤，刹那即永恒。

——弗雷曼人格言

沙达姆四世登基大典和结婚典礼的当天，帝国的各个星球都欢天喜地，弥漫着喜庆的气氛。兴高采烈的人群纵情饮酒、跳舞、沉浸在各种体育活动和焰火表演中。老皇帝埃尔鲁德在位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几乎没有人还记得上一次有皇帝加冕是在什么时候。

在凯坦星的首都，人群聚集在宏伟壮丽的林荫大道上，在皇家游行队伍的行进路线旁排队等候。这一天，风和日丽，阳光明媚，一如往常。小贩们叫卖着各种纪念品和饮料茶点，生意十分兴旺。

科瑞诺的皇家旗帜在微风中飘扬，每个人都穿着红色和金色的衣服来纪念这个日子。萨多卡士兵穿着灰黑相间的制服，外面披着金色的锦缎，守卫这条迂回曲折的巡游路线。他们就像石雕一样端着激光步枪，站姿笔直。周围号角齐鸣，彩旗飘飘，人声鼎沸，但卫兵们丝毫不受影响。不过他们仍然时刻警惕，哪怕有一丝威胁到帝国安全的苗头，他们都会迅速做出反应，给敌人致命的打击。

太子沙达姆和他的未婚妻阿妮鲁尔夫人乘坐一辆由六只哈蒙塞普金狮拉着的天鹅绒坐垫马车经过林荫大道时，数千人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那几只金狮有着浓密的鬃毛，上面点缀着华丽的珠宝，光泽闪耀的鬃毛在微风中摇曳。皇家步兵和长枪兵沿着车厢慢跑，车厢上罩着薄如蝉翼的防屏蔽场，在阳光下若隐若现。

阿妮鲁尔挥着手，面露微笑，看上去十分雍容华贵，有王者威仪。她脱下了黑色的贝尼·杰瑟里特长袍，穿上了由蕾丝、褶边和珍珠构成的婚纱，新娘头纱如瀑布一般垂落。她佩戴的头冠上镶嵌了耀眼的钻石和珠宝，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光芒。身旁的沙达姆看上去容光焕发，红发梳得整整齐齐，军装式的制服上挂着穗带和肩章，还有叮当作响的勋章。

尽管有许多人质疑阿妮鲁尔那神秘的背景和在贝尼·杰瑟里特中的“隐秘者”身份，但由于她与太子的婚姻无关各家族的利益，对任何大大小小家族都没有偏袒，因此兰兹拉德联合会便接受了阿妮鲁尔作为帝国的配偶。然而在埃尔鲁德死后，伴随着这盛大的加冕仪式和婚礼，帝国定会掀起风起云涌般的变化。沙达姆希望将其作为一个优势加以利用。

他脸上带着慈父般的微笑，向人群抛撒宇宙索钱币和一包包的宝石粉，这是一种皇室传统，代表帝王的馈赠，据说这会给新王朝带来福祉。使其备受人民爱戴，被财富所包围以及手指一弹就能毁灭所有的星球——这正是他所希望能成为的皇帝。

鼓乐齐鸣，发出欢快的号角声。

“你愿意和我坐在一起吗，哈什米尔？”一位身材苗条的金发女郎在加冕前的招待会对芬伦露出妖冶销魂的笑容。芬伦分不清玛格特·拉西诺－齐娅是故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撩人，还是她天生就这

么勾魂。他手里端着一盘异国风味的茶点。毒药探测器像蜂鸟一样在拥挤的宾客上空飞舞。当天的仪式将持续数小时，客人们可以在闲暇时尽情放松并享用茶点。

贝尼·杰瑟里特姐妹玛格特·拉西诺一齐娅站着比芬伦还高，说话时亲密地靠在他身边。她那件珊瑚色和黑大理石色相间的连衣裙晶莹闪烁，完美衬托出她婀娜的身姿和精致的五官。她戴着一条卡拉丹珍珠项链和一枚镶有黄金和珍稀宝石的胸针，皮肤看起来就像浓醇的蜂蜜牛奶。

在大剧院的楼厅里，衣着优雅的绅士和女士们一边拿着高脚杯喝着顶级葡萄酒，一边闲聊谈心。席间觥筹交错，祝酒之声不绝于耳。一个小时后，人们将会见证中心舞台上两件最为激动人心之事：帕迪沙皇帝沙达姆·科瑞诺四世的加冕礼，以及他与贝尼·杰瑟里特的阿妮鲁尔·萨朵·童金女士的婚礼。

芬伦点了点头，向她微微鞠了一躬道："我很荣幸能坐在您的身旁，可爱的玛格特。"芬伦端稳自己的盘子，坐到她旁边的长凳上。她看了看他盘里的茶点，没有询问就伸手拿了一块给自己。

芬伦心里觉得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盛会，因为近几个月以来，再也没有听到有什么毒害宫廷的不满之声。他对自己在这方面的努力感到满意。关键的联盟得以巩固，结成联盟的家族也不再严肃谈论反抗沙达姆之事。贝尼·杰瑟里特公开支持科瑞诺家族的统治，但毫无疑问，女巫们在其他的大家族里仍继续着她们的阴谋诡计。令芬伦感到奇怪的是，那些曾经最多疑、最直言不讳的贵族们现在都不在人世了——更奇怪的是，他与此事竟然毫无关系。

对雷托·厄崔迪的审判已告结束，唯一公开表示不满的是贝尼·特莱拉。不过，他和沙达姆会尽快让他们安静下来。芬伦脑子里最大的谜团是，似乎没有人确切地知道那架宇航公会的远航机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越琢磨，就越觉得有蹊跷，进而越来越开始相信年轻的雷托·厄崔迪真的是被陷害的——但他是怎样被陷害的，又是被谁陷害的呢？虽然现实中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厄崔迪有罪，但其他的家族没有一个站出来幸灾乐祸，就连最八卦，最信口开河的人，也没有散布太多谣言。

芬伦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哪怕只是从中学到一些技巧和能力加以借鉴也好。但是，等他去厄拉科斯履任新职后，他怀疑自己是否还有机会揭开这个秘密。

他还没来得及和玛格特愉快地交谈，就听到外面人群雷鸣般的欢呼声和响亮的号角声。“沙达姆和皇室仪仗队要来了，”玛格特甩了甩她蜂蜜般金黄的头发说，“咱们最好赶紧去找座位吧。”

芬伦知道太子的马车此刻正驶进剧院和皇家政府大楼所在的四方庭院里。他试图掩饰他的失望。“可惜你会坐在贝尼·杰瑟里特所在的区域，亲爱的。”他用闪烁着光芒的黑眼睛盯着她，同时把一片野鸡肉浸在一碗梅子酱里，“你想让我穿上贝尼·杰瑟里特的长袍，假装成你的姐妹吗？”他吃了一口鸭肉，品尝着它的甜味。“我倒是很乐意这么做，只要能在你身边就行，怎么样，嗯—嗯—嗯—哼？”

她开玩笑地拍了拍他的胸膛，说道：“你本人跟你外表看上去的不一样，绝对是这样的，哈什米尔·芬伦。”

他的大眼睛眯了起来：“你什么意思？”

“意思是……你和我，我们有很多共同点，”她柔软的乳房压在他的胳膊上，“也许我们两个人应该继续——并且正式地——形成一种联盟，这才是明智之举。”

芬伦环顾四周，看有没有人在偷听。他不喜欢被偷窥。他靠向玛格特，用一种冷漠的声音说道：“我从来没有打算娶妻。我是个有基因缺陷的阉人，没有生育子嗣的能力。”

“那我们可能各自都得做出一些牺牲。这不是针对个人的，”她扬起金色的眉毛说道，“再说，我想你总有办法取悦女人吧？而我呢，在这方面也受过很多的……训练。”

他的脸上划过一抹残忍的笑容：“啊－嗯－嗯－嗯。是这样吗？我亲爱的玛格特，听起来你好像在给我推荐一份商业计划。”

“那你呢，哈什米尔，你似乎是个讲求实际，不喜欢浪漫的人。我认为我们很般配，”她说道，“我们都擅长看透环环相扣的计划，也就是许多看似不相关的行动，实际上是以复杂的方式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而且结果往往是相当致命的，不是吗？”

她用餐巾抹去芬伦嘴角沾着的梅子酱：“嗯，而且你需要有人照顾。”

他端详着她，看着她昂起下巴的样子，就像个精修学校的优秀学生，她的语速完美而稳定——而他则不时语出毁谤或言语疑虑——一

切都与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她那双灰绿色的眼睛望着他，目光毫不掩饰。但芬伦能看到在那双美丽的眼眸后面，闪烁着秘密之光……那里隐藏着许多的秘密。

他可以年复一年地陶醉在揭露那些秘密的挑战中。

芬伦提醒自己这些女巫十分聪明，她们从不单独行动。一切都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样。“你和你的姐妹会心中有个更大的目标吧，我亲爱的玛格特。我对贝尼·杰瑟里特有些了解。你们是群体生物。”

“哦，我已经把我想做的事告诉群体了。”

“告诉她们，还是询问她们？还是打一开始就是她们派你来找我的？”

维奈特家族的女爵牵着一对梳着时髦发型的小狗从旁走过。她那身金色的长裙太大了，其他的客人们不得不为她的裙子让开路来。每走一步这位贵妇人都呆呆地望着前方，仿佛一心只想着保持身体的平衡。

玛格特看着这新奇的场面，然后回头看向芬伦：“这显然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好处。大圣母哈里什卡已经给了我祝福。你也会和姐妹会建立宝贵的联系，哪怕我不必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你。”玛格特开玩笑地用胳膊肘碰了芬伦一下，差点儿把他盘子里的食物弄洒了。

“嗯—嗯—嗯—嗯，”他看着她完美的身材说道，“我是开启沙达姆权力的钥匙。他除了我以外，不信任任何人。”

玛格特困惑地扬起眉毛：“哦？所以这就是他把你送到厄拉科斯的原因吗？因为你和他太亲近了？我怎么听说你对新的职位并不满意。”

“你是怎么知道的？”芬伦皱起眉头，感到十分不舒服，身子差点儿失去平衡，“我两天前才知道这个任务。”这个聪明的女巫似乎还有话要说，他就等着她说下去。

“哈什米尔·芬伦，你必须学会利用一切环境。厄拉科斯是开启美琅脂香料的钥匙，而香料打开了整个宇宙。我们的新皇帝可能认为他只是重新给了你一个职位和任务，但实际上他把一些至关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了你。好好想想吧——厄拉科斯的帝国监察员。”

“是的，哈克南男爵肯定会不高兴的。我怀疑他隐藏了许多小秘密。”

她向芬伦展现出一抹灿烂的笑容：“亲爱的，这种事谁也瞒不住你，也瞒不住我。”

他也冲她笑了笑：“这样，我们就可以靠挖掘他的秘密来打发痛苦的日子了。”

她伸出纤长的手指摩挲他的衣袖，说道：“厄拉科斯是生活条件最艰苦的地方，不过……也许有我陪着你的话，你会过得更开心？”

他变得谨慎起来，这是他的天性。尽管人们都穿着锦衣华服，衣服上装饰着奇异的羽毛，但玛格特却是整个大厅里最美丽的女人。“也许吧。但是你为什么想要去那里呢？毕竟，众所周知那是个可怕的地方。”

“我的姐妹们把它描述成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星球，我在那里的生活和经历将大大提高我在贝尼·杰瑟里特中的地位。这可能是我成为大圣母的重要一步。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吧：沙虫，弗雷曼人，香料。如果你和我能一起解开这些谜团，那将会非常有趣。你的陪伴将会成为我最大的鼓舞，哈什米尔。”

“我会给你……我的一些建议和想法的。”

他在身体上和感情上都被这个女人深深吸引，那是一种令人十分困扰的感觉。过去当他体会到如此强烈的感情时，他就会觉得必须消除这种吸引力，以任何必要的方式摆脱它。然而这位来自姐妹会的玛格特·拉西诺－齐娅却与众不同——或者说感觉与众不同。至于未来究竟会怎样，只有时间才能证明了。

他听说过贝尼·杰瑟里特的育种计划，但由于他先天畸形，姐妹会肯定不会要他的遗传基因。所以一定还有别的原因。显然，玛格特的动机超越了她的个人感情——如果她真的对他有感情的话。这个女人必是看到了他所带来的机会，既是为了她自己，也是为了她的姐妹会。

而玛格特也提供给了他一些东西——一种得到权力的新途径，以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方式。到目前为止，他唯一的优势就是沙达姆——他童年的伙伴。但最近太子的行为开始变得奇怪，这让他的地位受到了损害。沙达姆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能力，想要自己做决定，自己思考。这是一种危险且鲁莽的行为，而他自己似乎还不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芬伦需要在有影响力的地方建立新的联系。比如贝尼·杰瑟里特。

随着外面皇家马车的到来，宾客们开始涌进大剧院。芬伦把盘子扔在旁边的桌子上，玛格特挽着他的胳膊问他：“你愿意和我坐在一起吗？”

“是的，”他眨了眨眼睛说，“也许还不止如此。”

她笑得很美，他想到要杀死这个女人该有多么困难——如果真的到了那个地步的话。

每个家族的首领都收到了十多张参加大剧院举行的两场盛大仪式的入场票。而帝国里的其他人民则通过行星转播观看这两场仪式。至少在未来十年，每个人都会谈论这个盛大仪式的细节——而这正是沙达姆想要的。

雷托·厄崔迪公爵作为恢复了名誉和财产的厄崔迪家族代表，和他的随从们一起坐在第二排的黑色强化玻璃主座上。这位皇帝的“至爱的表亲”自兰兹拉德联合会审判结束后就一直挂着这个称号，但雷托不相信这种虚假的友谊会持续到他回到卡拉丹之后——当然，除非沙达姆打算索取什么报酬。老公爵说过，要当心你要买的东西，因为其中可能有隐藏的费用。

杜菲·哈瓦特坐在雷托的右边，而他的左边则是骄傲而热情奔放的隆博。在隆博的另一边坐着他的妹妹凯莉娅，她是雷托获释后过来的。她迫不及待地跑来凯坦看这场加冕典礼，站在她哥哥身边——她

那双翡翠般的眼睛被每一个新鲜的景象弄得眼花缭乱。每一刻凯莉娅都在为新奇的壮观景象而惊喜或欢呼。雷托看到她如此欣喜若狂，心里也暖暖的，这是他们从伊克斯逃走以来，第一次看到她这么开心。

隆博穿着紫铜相间的维尔纽斯家族服装，而凯莉娅选择用一件厄崔迪的斗篷来装饰她乳白色的肩膀，上面印有红鹰徽章，就像雷托衣服上的徽章一样。凯莉娅挽着雷托的胳膊，在他护送下，走到他们的座位上，她带着温柔的微笑对他说：“我选择这些颜色是出于对给予我们庇护的主人的尊敬，也是为了纪念厄崔迪家族恢复了财富。”说完，她吻了一下他的脸颊。

由于维尔纽斯家族的死刑判决仍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地平线上，兄妹俩是冒着相当大的个人风险参加庆祝活动的。然而杜菲·哈瓦特猜测，鉴于目前的庆祝气氛，如果他们不逗留过久的话应该还是安全的。雷托第一次听到这话时忍不住笑出了声：“杜菲，门泰特打过保票吗？”哈瓦特觉得这并不好笑。

尽管由于公众的密切关注，加冕仪式和皇家婚礼举行之地成为了宇宙中最安全的地方之一，但雷托怀疑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仍旧不会露面。即使到了现在，心怀仇恨的埃尔鲁德已死，隆博的父亲也没有冒险离开藏身之地，更没有给他们发过任何信息。

在大剧院的后方的主楼和楼上，坐着各个小家族和各个势力的代表，这些势力包括宇联商会、宇航公会、门泰特、苏克医生，以及分散在百万世界的其他权力组织。哈克南家族在楼上的楼座有自己的独立区域，男爵在没有侄子拉班陪同的情况下出席了仪式，他甚至不肯朝厄崔迪的座位方向看一眼。

“这些颜色、声音和香水味——简直让我头晕目眩，”凯莉娅说，她深吸一口气，向雷托靠得更近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无论在伊克斯，还是在卡拉丹。”

雷托说：“近一百四十年来，帝国里都没人见过这样的场面。”

在第一排，就在厄崔迪的正前方，贝尼·杰瑟里特的姐妹们穿着整齐划一的黑色长袍坐在一起，其中包括年老枯瘦的大圣母哈里什卡。在过道的另一边，一群全副武装的萨多卡卫兵穿着仪仗制服，站在那群安静而控制欲极强的女人一旁。

当面若桃花的圣母阿妮鲁尔在一大群仪仗队和穿得花枝招展的侍女们陪同下，走过贝尼·杰瑟里特代表团所在位置时，姐妹们纷纷上前向这位准皇后表示祝贺。隆博寻找那个当初给他神秘信息的金发美女，发现那个女人坐在了哈什米尔·芬伦身旁，而不是与其他姐妹坐在一起。

高高的穹顶和剧院各层之间，到处都充满了一种期盼的气氛。最后，大剧院里鸦雀无声，每个人都摘下帽子，拿在手里，恭敬起立。

太子沙达姆穿着正式的萨多卡指挥官军服，佩戴银色肩章和科瑞诺家族的金狮纹章，踏着天鹅绒和锦缎的地毯，沿着通道行进。他的红头发上涂着油亮的发油。朝廷的王公大臣们跟在他后面，都穿着深红色和金色的衣装。

走在队伍最后的是身穿绿袍来自杜尔星的大祭司。按照传统，自思维机器灭亡以后，每位新皇的加冕仪式都是由大祭司来主持。尽管

与古老宗教的不尽相同，但这位大祭司还是骄傲地将杜尔的铁红色圣尘洒向左右两旁的观众。

看到沙达姆庄严的步伐和华丽的衣着，雷托回想起几天前太子曾走过法庭的通道为他作证的情景。在某种程度上，他觉得当时那位身着精美丝绸皇服和戴着皇帝珠宝的堂兄看上去更有帝王气质。现在他看起来更像一个士兵——帝国军队的总司令。

“这是一个明显的政治举动，”哈瓦特在他耳边轻声说，“你注意到了吗？沙达姆是要让萨多卡军队知道，他们的新皇帝认为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对他的统治很重要。”

雷托点点头，这才恍然大悟。就像他的父亲一样，年轻的公爵和他的士兵亲密无间，和他们一起吃饭，一起参加日常活动，表明他愿意与士兵们同呼吸共命运。

“在我看来，更多的是表演而脱离了实质。”隆博说。

“统治这么庞大的一个帝国，当然要有表演。”凯莉娅说。雷托感到一阵心痛，因为他回想起了老公爵对斗牛和其他表演的嗜好。

沙达姆被宏伟壮观的场面包围，沐浴在无上荣耀之中。他鞠了一躬，然后昂首阔步地走过他未来的妻子和贝尼·杰瑟里特代表团。毕竟他的加冕典礼是第一位的。沙达姆在指定的地方停了下来，转身面对杜尔的大祭司。此时大祭司正在把闪耀夺目的皇冠放在一个镀金枕头上。

在太子的后面，一幅宽大的幕布被拉开，露出了移到这里的皇家礼台。巨大的皇帝宝座此时空空如也，它是由一整块蓝绿色的石英雕

刻而成的，这块石英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宝石，可以追溯到哈西克三世的时代。隐藏的投影仪将调好的激光射入水晶块的深处，折射出一颗彩虹新星。观众们看到宝座晶莹璀璨，美不胜收，都惊叹不已。

雷托心中暗想，在帝国的日常运作中，确实要有一个充满仪式感的地方。它给人一种强大统一的影响，让人们觉得他们从属于某种至高无上的东西。

这种仪式巩固了这样一种印象：统治宇宙的是人类，而不是混乱。即使是像沙达姆这样自私自利的皇帝也能做些好事，雷托现在就有这种感觉……而且热切地希望这会是真的。

太子庄严地登上皇家礼台的台阶，坐在王座之上，眼睛凝视着前方。按照古老的惯例和程序，大祭司走到他身后，把镶有宝石的王冠高高地举在空中。

“太子沙达姆·拉斐尔·科瑞诺四世，你愿意宣誓效忠神圣帝国吗？”

大祭司的声音传遍了整个剧院，高保真的扬声器使每个观众都能听到完全自然、没有失真的声音。同样的话也传遍了凯坦星球，并将传遍整个帝国。

“我愿意。”沙达姆朗声说道，声音十分洪亮。

大祭司在坐在王座上的人额头上，画下代表皇权象征的符号，然后对聚集在此的各位达官显贵，名门贵族说道：“我赐给你们新的帕迪沙皇帝沙达姆四世，愿他的统治如星辰般闪耀！”

“愿他的统治如星辰闪耀！”观众们齐声吟诵道。

沙达姆头上戴着闪耀的王冠从宝座上站起身来，成为了已知宇宙最至高无上的皇帝。大厅里成千上万的人为他鼓掌欢呼。他望着众人，那是他所统治的一切的缩影，他的目光落在了长着一双天真无邪的眼睛的阿妮鲁尔身上，她和她的仪仗卫队以及侍女们正站在皇家礼台下面。皇帝伸出一只手，召唤她上来。

贝尼·杰瑟里特的大圣母哈里什卡引领着阿妮鲁尔来到沙达姆的身边。那群端庄美丽的侍女也随着圣母一起移动脚步，仿佛沙达姆是一块磁石，吸引着她们来到他的面前。然后，年老的哈里什卡回到她的座位上，与其他贝尼·杰瑟里特姐妹坐在一起。

大祭司对这对新人说了几句话，新皇帝将两枚钻石戒指戴在了阿妮鲁尔的手上，接着是一枚令人惊叹的红色塑石戒指，这是从他祖母那里传下来的。

他们被宣布结为夫妻，成为皇帝和皇后，之后，杜尔的大祭司将他们带到众人面前。哈什米尔·芬伦俯下身来，低声对玛格特说道：“咱们要不要走上前去，看看大祭司能否给咱俩再举行一次简短的仪式？”

玛格特咯咯地笑着，戏谑地用胳膊肘推了他一下。

当天晚上，首都的人民纵情享乐，狂歌痛饮，举国欢庆，达到了狂热的高潮。这对皇室夫妇参加了一场奢华的晚宴，接着是一场盛大的舞会，然后是纵情的美食狂欢。之前的那顿晚宴，相比之下不过是开胃菜而已。当这对新婚夫妇前往皇宫时，无数红绸玫瑰从天而降，如一阵红色的玫瑰雨，引得众贵族们竞相追逐。

最后，皇帝沙达姆四世和阿妮鲁尔皇后终于回到了他们的婚床上。婚房外面，醉醺醺的贵族男士和女士们摇着水晶钟，让明亮的球形灯飘浮在窗前——传统的闹洞房仪式将会给这对夫妇带来祝福，预示着人丁兴旺，子孙繁盛。

这些庆祝活动延续了数千年，可以追溯到前芭特勒时代，追溯到帝国的本源。一千多件贵重的礼物排列在宫殿的草坪上。这些贡品将由皇家侍从收集起来，然后分发给民众，与此同时，凯坦还将举行为期一周的庆祝活动。

在所有的庆祝活动结束后，沙达姆终于能开始治理他的百万星球帝国了。

在最后的分析报告中，这个被称为《雷托的开局》的传奇故事成为了年轻的厄崔迪公爵广受欢迎的基石。他成功地将自己投射为银河黑暗之海中的荣誉之光。对许多兰兹拉德联合会成员来说，雷托的诚实和单纯成为了荣誉的象征，使许多大大小小的家族蒙羞，从而改变了他们对彼此的行为……至少是在短暂的一段时间内，直到熟悉的旧模式重新出现。

——《厄崔迪家族的起源：银河帝国未来的种子》，伊克斯的布朗索

哈克南男爵为他的阴谋失败而愤怒不已，他在家族的堡垒大厅里怒气冲冲地走来走去，声嘶力竭地命令手下找个侏儒来供他折磨。他需要一个玩物来支配，发泄他的怒火，需要一个他可以完全摧毁的东西。

伊姆是男爵的娱乐监理之一，他曾抱怨说仅仅根据一个人的身高体型来进行迫害算不上有什么乐趣，于是男爵下令从膝盖以下截去伊姆的双腿。这样一来，这位即将被截短了的娱乐监理就完美地符合普洛克路斯忒斯[66]的要求了。

娱乐监理撕心裂肺地号叫着被人拖到了哈克南外科医生那里，男爵把他的侄子格洛苏·拉班和门泰特彼得·德伏叫到他的办公室，要与他们进行一次重要的讨论。

男爵坐在摆满了文件和利读连晶纸报表的办公桌旁等待着他们。他用低沉洪亮的声音大骂道：“该死的厄崔迪，从那个嘴上没毛的公

爵小子到他那些可恶的祖先统统都该死！真希望他们都死在科林战役里。”

当德·弗里斯走进办公室门口时，男爵猛地转过身来，突然失去了平衡，肌肉失去了控制。他抓住桌子的边缘才让自己得以站稳。“雷托怎么能在那场审判中活下来呢？他既没有证据，又无可辩护。”柔和的球形灯在房间上空飘浮着。“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赢的。”

男爵的吼声在房间里回荡，声音甚至穿过一扇敞开的门，飘进了摆满抛光的石头和黄铜工艺品的大厅。拉班急匆匆走过走廊。“该死的沙达姆，真是多管闲事！仅仅因为他是皇帝，他就有权站队吗？这对他有什么好处？”

拉班和德·弗里斯都在通往办公室的拱形铁门前犹豫了一下，并不急于卷入男爵愤怒的漩涡。门泰特闭上眼睛，揉了揉浓密的眉毛，试图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拉班走到一个壁龛前，给自己倒了一大杯基拉那白兰地。他喝东西时发出动物一样咕噜咕噜的声音。

男爵离开了桌子，在地板上踱来踱去，他的动作很不协调，古怪地抽搐着，似乎很难控制自己的平衡。由于最近体重增加，他的衣服显得似乎很紧。

“我本来是想发动一场突然的战争，一番屠杀后看谁能收拾残局，但不知怎么的，可恶的厄崔迪阻止了大家自相残杀。还坚持要冒着风险进行一场没收审判——该死的古老仪式！——就为了保护他珍贵的朋友和船员，雷托·厄崔迪竟然甘愿牺牲自己，现在他在兰兹拉德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人气直线飙升。”

彼得·德伏清了清嗓子，说道：“男爵阁下，也许让他们去对付特莱拉是个错误。因为没人在乎特莱拉人。所以要想在各个家族中激起广泛的愤怒情绪是很困难的。我们从未打算让这件事闹上法庭。”

“我们没有做错！”拉班咕哝了一声，立刻为他叔叔辩护，“你就这么怕死吗，皮特？”

德·弗里斯没有回答，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恐惧。他本身就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斗士，如果来一场肉搏的话，凭借他的战斗技巧和经验，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把拉班击败。

男爵失望地看着他的侄子。你似乎永远也抓不住任何隐藏在表面之下的东西，哪怕是只隔着一层纱，你也什么都看不到。

拉班怒视着门泰特道：“雷托公爵只是个冲动易怒的毛头小子，统治着一个毫不起眼的破家族。厄崔迪家族也没什么财富，只靠着……庞迪大米赚钱而已！”他啐了一口唾沫，说道。

“事实上，拉班，”变态门泰特用像蛇一般的声音平静地说，“兰兹拉德的其他成员似乎真的喜欢他。他们很钦佩这位小公爵所取得的成就。是我们让他成了英雄。”

拉班喝完酒，又倒了一杯，啜了一口。

“兰兹拉德联合会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利他无私了？”男爵哼了一声，“这比雷托赢得官司更令人难以置信。”

沿着长长的昏暗走廊，可以听到从手术室里传来可怕的声音，痛苦的尖叫声在整个走廊里回荡，一路飘到男爵的办公室里。柔和的球

形灯不停闪烁，但保持着最低亮度。

男爵目光锐利地看着德·弗里斯，然后指了指手术室："也许你最好自己去处理这件事，皮特。我要确保那个白痴娱乐监理在手术中幸存下来……至少在我充分利用他之前，别让他死了。"

"遵命，我的男爵。"门泰特说着，立刻转身快步走出大厅，来到了手术室。尖叫声越来越凄厉，而且越来越像女人的尖叫。男爵听到了吱吱作响的切割机和磨锯子的声音。

男爵想到了他那件新截短的玩物，又想到止痛药药效一过，他该怎么处置伊姆。医生们不会在没有使用任何止痛药的情况下，给他截了腿？或许吧。

拉班闭上他那厚厚的眼睛，静静倾听，享受着无上的快乐。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他宁愿在杰第主星的野外保护区追捕那个人。但男爵觉得这听起来太麻烦了——还得到处乱跑进行追踪，又得攀登被雪覆盖的岩石。他可以想出消磨时间的更好方法。更何况男爵的四肢和关节近来越来越酸痛，肌肉也变得虚弱和颤抖，身材也越来越臃肿……

现在男爵只想创造他自己的运动。一旦伊姆被截双腿的伤口，经过灼烧止住了血，他就会立刻把这个倒霉的监理当成是厄崔迪公爵本人。一定会很有趣的。

男爵突然停顿了一下，意识到他因为一个计划的失败而如此沮丧是多么愚蠢。无数代哈克南人为他们可恨的死敌设计了多少巧妙的陷阱。但是厄崔迪家族却很难被灭掉，特别是当他们背对着墙壁，直面对战的时候。他们之间的世仇一直延续到大骚乱时期，厄崔迪家族指

控哈克南家族背信弃义，胆小懦弱。从那时起，哈克南家族就一直对厄崔迪家族深恶痛绝，反之亦然。

未来、现在、以后皆是如此。

“我们还有厄拉科斯，”男爵说，“尽管我们受到宇联公司的控制和帕迪沙皇帝的监视。但我们仍然控制着美琅脂香料的生产。”他对拉班咧嘴一笑，拉班也对他咧嘴一笑，这完全是出于一种习惯。

男爵紧紧地攥着拳头，高高地举在空中：“只要我们控制住厄拉科斯，我们就掌控了自己的命运。”他拍了拍侄子戴着软垫肩的肩膀，说道：“我们要从沙子里提取香料，直到把厄拉科斯变成一个空壳！”

宇宙中有尚未被开发的资源，还有迄今为止无法想象的能源。它们就在你眼前，你却看不到。它们在你的脑海里，你却想不到。但我可以！

——提奥·霍尔茨曼，《演讲选集》

在交叉点的宇航公会世界里，曾经名为德默尔·皮尔鲁的人被带到了领航员审判庭。他们没有告诉他原因。虽然他对宇宙有超群的领悟力和异常敏锐的直觉，但他却猜不透他们想从他这里得到什么。

没有一个学员能像德默尔那样，作为一名新手飞行员掌握了进入折叠空间的方法。在一片长满矮小黑草的露天阅兵场上，摆满了一个个充满香料气体的密封罐，立在带沟槽的石板上排列成半圆形，组成了高级审判庭。在这里仍然可以看到过去数千次集会所留下的痕迹。

德默尔的小气罐被放在他们前面，孤零零地停在半圆形的中央。他的领航员之路才刚刚开始，现在只是一名低级别的飞行员。在密闭的气罐里，他仍然还保留着大部分人类的形态。法庭的成员们——也就是所有的舵手，每人都在自己的气罐里——只露出他们肿胀的脑袋和畸形得可怕的眼睛，透过昏黄的肉桂橘色香料气体，向外张望。

有一天我也会像他们一样的，德默尔心想。一开始知道这一事实之后，他吓得有些退缩，但现在他已经接受了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因他想到了今后将会体验和领悟到的所有的宇宙奥秘和启示，便觉得其他的都不重要了。

公会审判庭用他们简约而高端的数学语言、思想和文字，通过空间结构本身与他进行交流——这比任何人类的交流都要有效得多。首席教官格罗丁充当他们的代言人。

“你已经被监视了。”格罗丁说。根据长久以来所建立的程序，宇航公会的教官们会在每一架远航机的领航员舱，以及每一个新学员和新飞行员的训练气罐里，安装全息记录装置。这些记录会定期地从运输船和货船上取下，然后运送到交叉点。

“按照惯例，所有的证据都会被仔细研究。”德默尔知道公会银行的官员和他们在宇联公司的经济伙伴，必须确保宇航公会的人遵守重要的导航规则和安全规定。因此他对此并没有产生任何质疑。

“宇航公会对定向发送到你领航员舱的未经授权信息感到十分困扰。”

那是他兄弟的通讯设备！德默尔在他的气罐里摇晃着，飘浮着，看到了所有令人眩晕的可能性，以及他可能面临的一切惩罚。他可能跟那些可怜的被淘汰的领航员一样，变得畸形，没有了人样——身体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但是德默尔知道他的能力很强！也许舵手们会原谅他……

“我们很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格罗丁说。

德默尔如实交代，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进行了翔实的解释和说明。他努力回忆克泰尔告诉他的话，向他们报告被封锁的伊克斯目前的内部情况，即特莱拉人决定重新设计和建造老型号的远航机。特莱

拉人的这个决定令法庭感到很不安，但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罗格无线电收发机”本身。

“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进行过在折叠空间里的即时通讯。”格罗丁说。几个世纪以来，所有的信息都是由信使来进行人工传递，信使坐在飞船里，穿过折叠空间传送信息，这样信息传递的速度远远快于任何已知的传送方式。“这种技术创新能被我们所开发和利用吗？”

德默尔这才意识到了这种装置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应用潜力——如果能够被证明可行的话。虽然他不知道所有的技术细节，但他兄弟的确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通讯系统，一个对宇航公会来说梦寐以求的东西。他们想要让这种装置为己所用。

一名高级审判庭成员建议，这种装置可以在两名心智强化的领航员之间使用，而不是像克泰尔·皮尔鲁那样的普通人。另一名成员有所质疑，他认为这种联系可能更多依靠精神力量而不是技术。因为双胞胎之间的亲密性，使他们大脑结构和模式具有高度相似性，从而增强了这种联系。

也许，在广大的飞行员、领航员和舵手之中，宇航公会可以找到其他与他们有着类似精神联系的人……尽管这种情况可能很少见。然而尽管研发成本巨大，需要攻克重重技术难关，但这种通讯方式也许可以成为一种服务项目，经过测试和检验后供给皇帝使用，并收取巨额费用。

“你可以继续保留你的飞行员身份。”格罗丁最后说道。于是德默尔便被释放了，免于调查。

在凯坦胜利凯旋后的几个星期里，雷托·厄崔迪公爵和隆博·维尔纽斯一直在等待新皇帝答复他们的觐见请求。雷托正准备搭乘穿梭机前往皇宫，正好一名信使前来确认了皇帝的日程表。他发誓不提那个当初传递给皇帝的那个虚张声势的消息，也决定不追究与科瑞诺家族与特莱拉之间的关系……但沙达姆四世一定很好奇。

但假如再过一个星期还没有回音的话，那么即使没有预约，雷托也会自己到皇宫去见皇帝。

雷托希望能利用他日益提高的声望和势头，和皇帝讨论对维尔纽斯家族的大赦和赔偿问题。他相信这是把这个问题提上台面并得到圆满解决的最好时机。但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帝国仍然保持沉默。他感觉到机会正在一点点消失，就像沙粒从指缝中溜走。即使是一向乐观的隆博也日渐焦躁和沮丧，而凯莉娅则变得越来越屈从于命运，认为人生再无太多选择。

终于，信使带来了一份标准公文，里面有一个信息筒，上面说皇帝建议——因为他几乎无暇与他的侄孙交谈——所以他们准备用一种尚未试验过的全新方法进行联系。即一种被称为公会连接的即时通讯系统，是由宇航公会提供的。这种系统可以使处在两个不同星系的领航员进行精神上的联系。所以这次公会连接将会派出两架远航机，一架围绕卡拉丹轨道航行，另一架则在凯坦星轨道航行。从理论上说，这样就可以实现雷托·厄崔迪公爵和沙达姆四世皇帝之间的交谈了。

“我终于可以说出自己的意见了。”雷托说。尽管他以前从未听说过这种交流方式。沙达姆似乎急于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尝试这种方法，并且利用这种方法，他与雷托·厄崔迪公爵的会面就不会有人看到了。

凯莉娅一双翠绿色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她甚至忽略了挂在餐厅里的那颗讨厌的牛头。她回房间把自己的衣服换成了令她骄傲的维尔纽斯家族颜色，尽管她不太可能出现在画面中。在杜菲·哈瓦特的陪同下，隆博也准时到达。雷托把所有的仆人、卫兵和管家都遣出了房间。

那架载着刚才那位信使的远航机仍然在卡拉丹的对地同步轨道飞行，另一架远航机则已经在凯坦星轨道上等候着了。每架远航机上都各有一名经验丰富的宇航公会舵手。两名舵手彼此之间相隔很远。他们会使用一种深不可测的程序，让他们的思维穿越虚空，互相联系起来，形成一种连接。在此之前，宇航公会已经在数百名领航员身上测试了这种连接，然后找到了两名可以建立暂时的直接联系的领航员——具体连接途径还有待确定，也许是通过心灵感应，也许是美琅脂香料气体，或者其他一些方法。

雷托深吸了一口气，虽然他已经等了太久，但他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来练习一下他的发言。不过他不敢再要求延期……

沙达姆在皇宫的一个华丽的绿篱植物园里，对着下巴上戴着的一个小型麦克风说话，麦克风把他的声音传送到凯坦星轨道上的远航机里，从领航员舱室里的扬声器里传出。“雷托·厄崔迪，你能听见我说话吗？我这里天气很好，我刚刚清晨散步回来。”说完，他喝了一口浓醇的果汁。

当皇帝的话传到凯坦星轨道上的远航机领航员舱室时，卡拉丹轨道上另一艘远航机的舵手也有了同样的感应，就像他的同胞所听到的一样。卡拉丹的舵手暂时中断了联系，对着在充满香料的气罐里飘浮着的闪光球形扬声器，重复皇帝刚才所说的话。雷托站在回声缭绕的卡拉丹城堡餐厅里，听到了扬声系统里传来有些失真而缓慢的声音，听上去不带任何感情。但这些话仍然是皇帝自己说的。

“我一直喜欢卡拉丹清晨的阳光，舅公。”雷托回答道。他用这个亲切的称谓来称呼皇帝，想要拉近彼此的距离，以友好的方式开始这次谈话，“欢迎您有时间驾临敝处。”

雷托说这些话的时候，卡拉丹轨道上的领航员再一次与他的同胞进行公会连接，雷托的话被传送到另一艘远航机上，然后发送到凯坦星。

“这种新的交流方式真是太神奇了。”沙达姆为了避开雷托的请求而说道。不过他确实是真的很喜欢公会连接这种通讯方式，对他来说就像是一个新的玩具似的。“比人类信使传送得要快多了，只是费用贵得吓人。啊，是啊，通过咱们的这次公会连接，宇航公会又创造了另一个垄断的项目。但愿他们不会对紧急信息收取太多费用。”

雷托在餐厅里听到了这句话，不知道这句话是对他说的，还是说给宇航公会听的。

沙达姆不安地咳嗽了一声，不过这句咳嗽并没有被领航员传送过去。“帝国的众多星球中存在着无数重大的问题，而且需要我以最快的速度解决。所以我没有时间跟你客套寒暄，侄孙。你想跟我谈什么？”

雷托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窄瘦的脸上鹰一般的五官变得阴沉起来：“尊敬的沙达姆皇帝，我们恳求你赦免维尔纽斯家族，恢复他们在兰兹拉德联合会里应有的地位。伊克斯在经济上对帝国至关重要，所以不能留在特莱拉人的手中。他们已经摧毁了重要的生产设施，对帝国安全至关重要的产品进行了大幅度削减。”接着，他又虚张声势地补充道：“我们都知道那里的真实情况，即使现在也是如此。”

雷托心想，这又和特莱拉有关了。看看我能不能让他相信我知道的比他想象的还要多。隆博王子站在雷托身边，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他。

“我不能通过中间人来讨论这些事情。”沙达姆立刻说道。

雷托睁大了眼睛，因为沙达姆可能犯了一个错误：“陛下，您的意思是宇航公会不可信任吗？他们为帝国和各大家族运送军队，恐怕在开战之前就知道或察觉到了作战计划。所以这个公会连接恐怕要比在皇宫觐见厅里与您面对面的讨论更加安全。”

“但我们还没有研究和评估过这件事的优劣。”沙达姆抗议道，显然是在拖延时间。他一直在关注雷托·厄崔迪公爵日益上升的声望和影响力。难道这个自命不凡的新上任公爵跟宇航公会也有了联系吗？他环顾了一下空荡荡的花园，真希望此刻芬伦能和他在一起，但是这个长得像雪貂的家伙正准备启程去厄拉科斯了。也许救雷托真的是个错误。

雷托的措辞简洁扼要，他提出了伊克斯的各种出色成就，声称维尔纽斯家族从未制造过任何违禁技术和产品。尽管特莱拉人做出了承诺，但他们没有向兰兹拉德联合会的管理机构提交任何案例和证据。

相反他们贪婪地把伊克斯的一切掌握在自己手中，夺取伊克斯的财富。根据他与隆博的谈话，雷托向沙达姆说明了维尔纽斯家族封地的价值，以及特莱拉人对伊克斯造成了多大的破坏。

“这听起来太过分了，”沙达姆未加思索就立刻脱口而出，“贝尼·特莱拉给出的报告上显示的数据比这要低得多。”

沙达姆亲自去过那里，雷托心想，而且还在刻意隐瞒。“当然，陛下，特莱拉人是为了尽可能减少赔款数额而谎报数据——如果他们不得不支付赔款的话。”

雷托继续估算伊克斯公民的伤亡情况，甚至指出了埃尔鲁德为了将珊多夫人置于死地而让无数人枉死。然后他满怀伤感地推测了维尔纽斯伯爵的绝望处境，如今他仍然躲在某个遥远而不为人知的地方。

谈话临近尾声，沙达姆久久没有说话，心里十分愤怒。他真的很想知道这位傲慢的公爵对特莱拉的事情究竟知道多少。雷托的话里有一些暗示和弦外之音……但他是在虚张声势吗？作为新皇帝，沙达姆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控制局势——但他永远无法让维尔纽斯家族回到他们的故土。因为特莱拉合成香料的研究至关重要，而且不易转移。维尔纽斯家族是不幸的牺牲品——沙达姆并不在乎他父亲被刺伤的自尊心或狭隘的报复——但那些人现在已经无法被拯救了，只能当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最后，皇帝清了清嗓子说：“我们所能提供的最大补偿就是有限的赦免。由于隆博和凯莉娅·维尔纽斯是由你雷托公爵亲自照顾，所以我们可以给予他们充分的保护和赦免。从今以后，任何人不得悬赏捉拿他们。他们将会被赦免一切的罪过。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雷托看到两个被放逐的伊克斯人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狂喜，于是说道：“谢谢您，陛下，但是对于其家族财产的赔偿该怎么办呢？”

“没有赔偿！”沙达姆说，语气比领航员转述的要严厉得多，“维尔纽斯家族也不得恢复其在萨图赫，也就是前伊克斯的地位。啊，是的。实际上贝尼·特莱拉向我提供了大量的结论性文件，对其准确性我还是很满意的。出于帝国安全的考虑，我不能透露相关细节。好了，我的耐心已经快被你消磨殆尽了。”

雷托恼怒地吼道：“任何被否定的证据都不是证据，陛下，这些证据应该在法庭上出示。”

“那我的父亲和维尔纽斯家族其他幸存的成员呢？”隆博对着雷托一直在用的麦克风喊道，“无论他在哪儿，你也能将他赦免吗？他没有伤害任何人啊。”

沙达姆的反应迅速而激烈，就像被毒蛇咬伤了一样：“我对你已经很仁慈了，侄孙——但我提醒你不要太得意忘形了。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我对你没有什么好感的话，也就不会为你作证，更不会答应今天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跟你谈话——或者为你的朋友们做出让步。我只能赦免这两个孩子，仅此而已。”

雷托听了这番刺耳的话，感到十分震惊，但仍保持镇静。显然他不能再逼迫沙达姆了。

“我建议你们趁着我还没改变主意，立即接受这些条件，”沙达姆说，“因为我随时都会收到对维尔纽斯家族不利的更多证据，让我

对维尔纽斯家族做出不那么友善的判决。”

雷托与隆博和凯莉娅远离话筒，商量了一番。最终，兄妹俩不情愿地表示接受这个条件。“至少我们赢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雷托，”凯莉娅柔声说，“即使没有遗产，但至少我们将拥有自己的生活和人身自由。再说和你住在一起也不是那么可怕。就像隆博常说的，我们可以随遇而安。”

隆博把手放在妹妹的肩头说道：“如果凯莉娅觉得这样足够好了，那我也接受。”

“那就成交吧。”沙达姆说。公会的中间人向沙达姆转述了他们兄妹二人愿意接受这个条件。“官方文件将会尽快准备好，”他接下来的话就像刀子一样锋利，“我希望再也不要听到这件事了。”

说完，皇帝就突然断开了公会连接，两个相隔遥远的领航员中断了他们的精神联系。雷托把隆博和凯莉娅紧紧抱在一起，因为他知道他们俩终于都安全了。

只有傻瓜才会留下目击者。

——哈什米尔·芬伦

“我会想念凯坦的。”芬伦用一种古怪而忧郁的语气说道。当天，他将作为沙达姆的帝国监察员去厄拉科斯履职。自己被流放到沙漠里了！但玛格特告诉他要学会寻找机会……而芬伦本就很擅长这个。除了简单的惩罚，皇帝还有其他的想法吗？这个小小的官职究竟能转变成一个举足轻重的职位吗？

芬伦是在沙达姆身边长大的，两人都比金狮宝座的前继承人法夫尼尔年轻二十多岁。埃尔鲁德长子的太子地位稳固，他的妻子们还给他生了一群女儿，所以他对这个小儿子并没有什么太多期许。芬伦的母亲是位贝尼·杰瑟里特姐妹，在她的建议下，芬伦被允许和沙达姆一起上课。

多年来，芬伦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促进者”，一个愿意为他的朋友沙达姆完成必要任务的人，不管这些任务有多令人不齿——包括谋杀法夫尼尔。两个人共享许多黑暗的秘密，对他们来说，那些不可告人的事情太多了，所以如今他们两个人必然会心生龃龉且分道扬镳……这一点，他们彼此都很清楚。

沙达姆欠我太多了，该死的！

如果再有点儿时间重新考虑的话，新皇帝一定会明白他不能把芬伦当作敌人，甚至是一个心怀不满的侍从。过不了多久，沙达姆就会把他从厄拉科斯召回来。这只是时间问题。

不管怎样，他总会找到办法，无论面对什么环境，都能把劣势转变为优势，把不利变为有利。

三天前，他和玛格特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现在她指挥着次级内侍官和没有任何势力依附的仆人，开始打点行装，准备启程赴任，就像掀起了一股旋风一样，雷厉风行。作为一个贝尼·杰瑟里特姐妹，她没有什么需要，也没有什么奢侈的嗜好。但她明白服饰衣着和公共形象的重要性，于是她安排了一艘载满各种服装、饰品和摆设的货船，其中包括科瑞诺家族的服装和家具，以及皇家餐具、精美的挂毯和亚麻布品等。这样的奢华物品会增加她丈夫在厄拉科斯的地位。他们要在那里建造一个私人府邸，距离哈克南家族的权力中心迦太格有好几公里远。这样将会给人一种独立和奢华的印象，也可以向哈克南的统治者及其官员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皇帝沙达姆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那警惕的眼睛无所不在。

芬伦笑着看玛格特继续完成她的任务。她那像蜂蜜牛奶一样有光泽的皮肤和一头金色的秀发格外引人注目。她始终对下人面带鼓励的笑容，对于那些动作太慢的仆人，则厉声呵斥。多么了不起的女人啊！他和他的新娘互相保守着如此美妙的秘密，事实证明，他们之间相互发现和了解的过程是极为令人愉快的。

到了傍晚，他们将被派往沙漠星球，那个被当地人称之为沙丘的地方。

当天晚些时候，在一个闲暇时间里，皇帝和他的终生的朋友，没有相互道歉，尽管他们都很想说。芬伦坐在屏蔽场球游戏机前，等待帕迪沙皇帝沙达姆四世走下一步。他们坐在宫殿一个尖塔顶上一间强化玻璃围成的休息室里，而且只有他们两个人。远处传来扑翼机嗡嗡的响声，它们飞得比装饰着彩带的风筝和闪亮的灯光还要高。

芬伦的嘴里哼个不停，尽管他知道沙达姆讨厌这种行为。最后，新皇帝以正确的速度——既不太快也不太慢——从闪闪发光的屏蔽场中抽出一根棍子。瞄准杆与内部的旋转圆盘相啮合，使球形游戏机中心的黑球飘浮在空中。沙达姆聚精会神，他猛地一拉，松开了瞄准杆，球便瞬间掉落进写着数字“9”的容器里。

“您一直在练习吧，陛下，嗯－嗯－嗯－哼？”芬伦说，“难道皇帝没有更紧迫的事情要处理吗？不过要想打败我，您还得加把劲儿啊。”

皇帝盯着他刚用过的那根杆子，好像那东西令他很失望。

“您想换根杆子吗，陛下？”芬伦用嘲弄的口气说，“您那根有什么问题吗？”

沙达姆固执地摇摇头。“我要继续用这根杆，哈什米尔——这将是我们一段时间内最后一场比赛了，下次玩儿还不知是什么时候呢。”他深吸了一口气，气哄哄地说：“我跟你说过了，我可以自己处理事情。”他说得有些支支吾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再重视你的建议。”

“当然，陛下。所以你才把我送到那个满是肮脏野蛮人和沙虫的沙坑，”他冷静地盯着屏蔽场球游戏机另一头的沙达姆，“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陛下。在你执政之初，你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客观而合理的忠告。你一个人应付不了，还有谁能比我更可靠呢？”

“嗯，我圆满地处理了雷托·厄崔迪的危机。凭我一个人的力量避免了灾难的发生。”

轮到芬伦玩游戏了，但他没有出手，而是站在屏蔽球游戏机前，说道：“我同意事情处理的结果很令人满意——但是我们仍不清楚他对我们和特莱拉之间的关系知道多少。”

“我不想显得过于着急。”

“嗯－嗯－嗯－啊，也许你是对的，但如果你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请告诉我：如果不是雷托的话，那么到底是谁向特莱拉人开火的？以及如何开火的呢？”

“我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芬伦那双硕大的眼睛闪闪发光：“雷托现在广受赞赏，也许有一天甚至会威胁到你的皇位。不管他是否策划了这场危机，厄崔迪公爵已经把它变成了一场不可否认的胜利，为他自己以及他的家族又增添了一项荣誉。他克服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表现出非凡的气度和风范。兰兹拉德联合会的成员们都有目共睹。”

“啊，是的，没错，没错……但这也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可不敢这么肯定，陛下。现在看来，各大家族的不满情绪还没有完全消散。”

“可我们有贝尼·杰瑟里特的支持，多亏了我的妻子，我们才能得到这份厚礼。”

芬伦不屑地哼了一声道：“是在我的建议下您才娶了她，陛下——不过，女巫们说的事情不一定能成为现实。如果我们的盟友数量还不够该怎么办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沙达姆从游戏机前退下来，不耐烦地示意芬伦，该轮到他玩儿了。

“想想雷托公爵，他是多么难以捉摸。也许他正在建立秘密的军事同盟，准备袭击凯坦。他的巨大声望将会转化为他讨价还价的砝码，显然他很有野心。大家族的首领们现在都盼着能跟他说上话。而你呢，却没有像他那样受到广泛的支持。”

“我有我的萨多卡军队。”但是皇帝的脸上显露出一抹怀疑的神色。

“看好你的军团，确保他们没有被敌人渗透。我要离开这里去厄拉科斯了，但是这些事情还是让我放不下心。我知道你说过你可以自己处理的，我相信你。我只是给你我最好的建议——就像我一向为你所做的那样，陛下。”

“我很感激，哈什米尔。但我还是不敢相信，我的侄孙雷托为了达到这一个目的而制造了这场远航机危机。这太拙劣也太冒险了。而且他不可能知道我会为他作证。”

“他知道一旦你发现他手里掌握着秘密情报，你一定会帮他的。”

沙达姆摇了摇头道：“不。失败的可能性很高。他差点儿就失去了家族的全部财产。”

芬伦伸出一根长长的手指说道：“但是想想他收获的潜在荣誉，嗯—嗯—嗯—哼？至于证据嘛，只要看看他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就知道了。我怀疑他之前并不是这么计划的，但不管怎样雷托现在是英雄了。他的百姓爱戴他，所有的贵胄也都钦佩他——而特莱拉人倒成了爱发牢骚的傻瓜。陛下，我的建议是——既然您坚持要一个人干这件事——那您应该密切注意雷托，对厄崔迪家族的野心有所防范。”

“谢谢你的建议，哈什米尔，”沙达姆说着，转身去研究游戏机，“哦，顺便说一句，我说过我这是……给你升职了吗？”

芬伦轻轻地哼了一声道：“确切地说，我并不认为被派到厄拉科斯是升职。‘帝国监察员’听起来职位并不怎么显贵，不是吗？”

沙达姆微微一笑，扬起下巴，摆出一副帝王的姿态。一直以来他都打算这么做。“啊，是的……不过芬伦伯爵，这个称呼听起来怎么样？”

芬伦这才大吃了一惊：“你是……让我当伯爵？”

沙达姆点点头道：“哈什米尔·芬伦伯爵，厄拉科斯的帝国监察员。你的家族越来越显贵了，我的朋友。最后我们会考虑让你进入兰兹拉德联合会的。”

“还有宇联公司的董事？”

沙达姆笑了：“哈什米尔，一切都会好的。”

“那么这样一来，玛格特就成为伯爵夫人了吧？”沙达姆对他点了点头说。而芬伦那双大眼睛神采焕发起来。他试图把狂喜藏在内心深处，但皇帝还是从他的脸上清楚地看出了他的喜悦之情。

“现在我要告诉你，为什么这项任命对你和帝国来说如此至关重要。你还记得那个叫帕多特·凯恩斯的人吗？他是我父亲几年前派驻到那里的行星学家。”

“当然记得。”

“嗯，他最近一直没什么作为。只断断续续发来几份不怎么可靠的报告，并且看起来报告并不完整，故意有所删减。我的一个密探甚至向我汇报说，凯恩斯跟弗雷曼人走得越来越近了，他甚至也许越过界限，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入乡随俗了。”

芬伦的眉毛挑起，说道：“一个帝国的仆人竟然和那群肮脏、原始的野蛮人混在了一起？”

“但愿不是这样，但我希望你能揭开真相。实际上，我是要让你成为我的帝国香料大王，秘密监督厄拉科斯的香料生产以及我们在萨图赫的合成香料实验的进展。你将来回穿梭于这些行星和帝国皇宫之间。你只能传送加密信息，而且只能传送给我。”

芬伦越来越认识到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于是心中不由得产生一种全新的激情，这激情犹如一把大火，将他内心原先的不满和

抱怨全部燃烧殆尽。是的，他现在真的看到了希望。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告诉玛格特——用她贝尼·杰瑟里特的心智，她无疑将会看到更多的益处。

“听起来很有诱惑力，陛下。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发挥自己特殊才能的挑战。嗯—嗯—嗯—嗯，我可能真的会很喜欢这个职位的。”

芬伦回到比赛中，看着游戏机内部的旋转盘引导起飘浮的屏蔽场球。最终屏蔽场球掉进了数字为“8”的容器里。他不满地摇了摇头。

“太糟糕了。”沙达姆说。他敏捷地把最后一个球投进了10号，最终赢得了比赛。

进步和利润需要大量的人员、设备和资金投入。然而，最常被忽视却能带来最大回报的资源是对时间的投资。

——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伊克斯的秘密产业》

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也没有什么可留下的。

作为变节的伯爵和战争英雄，多米尼克·维尔纽斯已经死了，他的名字将从历史记录中被抹去，从帝国的怀抱中消失。但这个人却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和伪装，顽强地活了下来。因为他是一个永不放弃的人。

多米尼克曾经为了皇帝的荣耀而浴血奋战。在战争中，他曾驾驶战斗机，操纵激光炮杀死了成千上万的敌人；也曾手持利刃，甚至是赤手空拳，近距离地与敌人肉搏。他拼命地战斗，拼命地工作，也拼命地爱。

然而，他一生的投资所换来的，却是名誉被玷污、四处流亡、妻子被害和子女受辱。

尽管如此，多米尼克是一个幸存者，一个有目标的人。他知道如何等待时机。

虽然刻薄的秃鹫埃尔鲁德已经死了，但多米尼克心里却感觉不到一丝宽慰。因为带给他如此侮辱和痛苦的是皇权本身。即使是新的统治者沙达姆，也比他父亲好不到哪去……

他远远地望着卡拉丹的方向。隆博和凯莉娅似乎很安全，即使没有老公爵的威望和号召力，他们的庇护所也依然存在。他为挚友保卢斯·厄崔迪的死而哀悼，但他不敢参加葬礼，甚至不敢给年轻的继承人雷托发密信。

不过，在没收审判期间，他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到凯坦去。隆博愚蠢地离开了卡拉丹来到帝国王庭，为的是给予自己的同伴支持，尽管这样做他将会冒着被捕和即刻处决的危险。如果事态恶化，多米尼克就会亲自去那里，牺牲自己来换取他儿子的生命。

不过最终他不必亲自前往。因为雷托被释放，得到了赦免，得到了不可思议的宽恕——同时，隆博和凯莉娅也得到了赦免。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多米尼克的头脑一片混乱，剃得光光的脑袋上眉头紧锁。是沙达姆救了年轻的雷托。沙达姆·科瑞诺四世是卑鄙小人埃尔鲁德皇帝的儿子，而正是埃尔鲁德摧毁了维尔纽斯家族。沙达姆看上去像是一时兴起，驳回了案件。多米尼克怀疑这个判决背后隐藏了大量的贿赂和胁迫，但他想象不出一个年仅十六岁，毫无政治经验的公爵，会用什么手段来威胁已知宇宙的皇帝。

尽管如此，多米尼克还是决定冒险一试。他明知自己不该这样做，但却被悲伤蒙住了双眼。他穿着破旧的衣服，皮肤上涂了一层红铜色，独自前往贝拉·特古斯。在他去别的地方之前，他觉得必须要去那里，看看他的妻子被埃尔鲁德的萨多卡士兵残忍杀害的地方。

他利用各种空中和地面交通工具，无声地搜索这个星球，尽管有许多报告暗示大屠杀发生的地点，但他还是不敢向别人询问。最后，他发现了一个没有标记的地方，那里的庄稼已经被铲平，土地被翻新，然后上面撒了一层盐，这样就不会再长出任何东西了。一座庄园

宅邸被烧为平地，然后被混凝土覆盖。珊多的坟墓里什么也没有，但他能感觉到她的存在。

我的爱就曾在这里。

在昏暗的双日下，多米尼克跪在废墟之地哭泣，直到他完全忘记了时间。他泪流满面，同时内心充满了无尽的空虚。

现在他终于为下一步做好了准备。

于是，多米尼克·维尔纽斯辗转于帝国无数杳无人烟的孤绝之地，召集了从伊克斯国逃出来的赤子忠良——无论维尔纽斯有何目的，这些人都愿意和他一起颠沛流离，而不是在某个星球上，耕田种地，过着安静而世俗的生活。

他把在埃卡兹叛乱中与他并肩作战的军官们都聚拢起来，那些人曾在战场上救过他的命，而且救过十多次都不止。在寻找这些人的过程中，他知道自己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但多米尼克相信他以前的战友。尽管悬赏捉拿他的人很多，但他知道他们谁也不愿意为背叛前指挥官而备受良心的鞭笞和谴责。

多米尼克希望，饱受打击的帕迪沙新皇帝沙达姆四世不会想去追踪那些早已销声匿迹多年的军人，毕竟那些人当年在维尔纽斯麾下作战时，沙达姆才年仅十几岁，尚与皇位无缘……那时的太子法夫尼尔才是皇位第一继承人。

许多年过去了，那些战火硝烟的时光早已远去，大多数老兵们都会围坐在一起，回忆着往昔的峥嵘岁月，让自己相信那些枪林弹雨和流血牺牲，比实际情况更激动人心，更觉无限荣耀。其中约有三分之

一的人选择不跟随维尔纽斯，而其余的人则二话不说就签了名，等待进一步的指示……

珊多躲藏起来的时候，她抹去了所有的记录，改了名字，用无法追踪来源的钱在阴暗的贝拉·特古斯星买了一小块地。她唯一的错误就是低估了皇帝的萨多卡军队，因为他们比想象中的更加穷追不舍。

多米尼克不会犯他妻子的错误。因为他始终有一个念头，就是要去没人能看见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千方百计地折磨兰兹拉德联合会，成为皇帝心中的一根刺。

那是他唯一剩下的武器。

多米尼克·维尔纽斯准备开始他真正的复仇计划。他驾驶一艘未经注册的走私船，船上载着十几个忠诚的拥护者。这些人收集了大量的现金和装备，要跟随他一起为名誉和荣耀而战——也许还为了复仇。

之后他去了维尔纽斯家族的原子武器储备库——这里储备的都是违禁的武器，但几乎兰兹拉德联合会里每个大家族都拥有这种武器。受《大联合协定》条款的严格制约，伊克斯的原子武器被一代又一代的人隐藏起来，被封锁在围绕七公六星系第五颗行星运行的一颗小卫星的暗面。伊克斯上的那帮特莱拉混蛋们对此一无所知。

现在，多米尼克的走私船上装载着大量的末日武器，足以毁灭整个世界。

《奥兰治天主圣经》中写道：“复仇掌握在上帝手中。”但是在经历了这些之后，多米尼克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也不愿

意受到法律条文的约束。他现在是一个叛徒，不受法律体系的保护。

他把自己想象成所有走私者中最厉害的一个，隐藏在没人能发现的地方，但他却能给所有背叛他、拒绝帮助他的大家族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有了这些原子武器，他就可以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多米尼克避开了由公会进行维护的过时气象卫星网络，把他的飞船和原子武器带到了沙漠星球厄拉科斯上的一个人迹罕至的极地地区。凛冽的寒风抽打着他手下那群衣衫褴褛的士兵，他们踏上了这片荒凉的土地。厄拉科斯。他们的新基地。

要过很长时间才会有人再听到多米尼克·维尔纽斯的名字。但等他准备好了之后……整个帝国都会记起他是谁。

一个世界是被四样东西支撑着：智者的学识，伟人的正义，义人的祈祷，勇者的胆量。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懂得统治艺术的统治者，所有这些都毫无意义。

——拉斐尔·科瑞诺王子，《银河系的领导论》

雷托一个人沿着陡峭悬崖边的小路和楼梯，弯弯折折地向下走去，来到了卡拉丹城堡下面的老码头。

海面一望无际，一直延伸到视线尽头，中午的阳光穿过云层，照射在平静的水面上，波光粼粼。雷托在陡峭的黑岩峭壁上停下脚步，手搭凉棚，眺望远处的海藻林、渔船队、船上一边打鱼一边吟唱的渔民，还有在广阔的海面上勾勒出崎岖地形的珊瑚礁群。

卡拉丹——这里是他的世界，拥有广阔的海洋和茂密的丛林，还有丰富的耕地和自然资源，历经厄崔迪家族二十六代人的统治。这里属于他的家族，现在则毫无争议地属于他。

他热爱这个地方，喜欢呼吸这里的空气，带着咸咸的海水、海藻和鱼虾的味道。这里的人民一直在为他们的公爵而辛勤劳作，雷托也尽自己最大努力为他们服务。如果他在没收审判中输了，卡拉丹这些可爱的百姓们将会怎么样呢？如果厄崔迪家族被其他家族，比如说泰拉诺斯家族、穆泰利家族，或者兰兹拉德联合会里其他有名望的家族所取代，他们有了新的代理总督，厄崔迪家族的财产也被移交给新的统治者，卡拉丹的人民会在乎吗？也许会……也许不会。

然而，雷托无法想象自己还能去哪儿。因为这里是厄崔迪家族唯一的归属。即使他被剥夺了一切，他仍旧会回到卡拉丹，在海边度过余生。

虽然雷托知道自己是无辜的，但他仍然不明白在那艘远航机里的特莱拉飞船究竟是怎么被袭击的。他没有证据向其他人证明，他并没有开火射击，差点儿引发一场大战。相反，他有足够的行凶动机。正因为如此，兰兹拉德联合会里的其他家族，不管是不是厄崔迪家族的盟友都不愿为他辩护。因为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一旦厄崔迪家族在庭审中被判有罪，所有财产被没收和分割，那么为他辩护的家族就很可能无法分享这些战利品，其利益就会受到损失。然而即使在那段时间里，仍是有许多家族对雷托保护船员和朋友的方式表示了无声的赞同。

之后，奇迹般地，沙达姆皇帝救了他。

在从凯坦回家的路上，雷托和杜菲·哈瓦特谈了很长时间，但无论是年轻的公爵还是门泰特战士都无法理解沙达姆皇帝为何前来帮助厄崔迪家族，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他如此害怕雷托铤而走险的恐吓。雷托小的时候就知道，永远不要相信纯粹的利他主义，不管沙达姆在法庭上的一番讲话有多么感动人心。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新皇帝绝对想隐瞒什么，而且肯定是跟特莱拉有关。

在雷托的授意下，哈瓦特将厄崔迪间谍派遣到许多星球，希望能发现更多的信息。但皇帝由于之前收到了雷托神秘而挑衅性的信息，肯定会有所戒备，无疑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小心。

在帝国的众多势力中，厄崔迪家族并不算特别强大，而且对科瑞诺家族也没有什么控制力，所以根本没有明显的理由需要被保护。光凭血缘关系是不够的。虽然雷托本人是沙达姆的表亲，但要追根逐源的话，特别是追溯到大骚乱时期，兰兹拉德联合会里许多家族都或多或少地与科瑞诺家族沾亲带故。

另外，贝尼·杰瑟里特在这里面又起着什么作用呢？她们是雷托的盟友，还是敌人？她们为什么提出要帮助他？是谁最先给他送来沙达姆参与其中的消息？加密的信息筒已经分解。雷托已经预料到了有敌人暗害他——但没有想到他还有隐藏这么深的盟友。

但最令人困惑的是，到底是谁摧毁了特莱拉飞船呢？

雷托独自一人思索着，但心里仍然忐忑不安。他离开悬崖，沿着海边灰黑色的卵石滩，跨过一个平缓的斜坡，来到宁静的码头。所有的船只都已出航，只剩下一只靠岸的小船和一艘停泊的游艇，上面悬挂着一面印有厄崔迪家族红鹰徽章的旗子。那面旗子早已褪色，上面印着的那只鹰也几乎看不见了。

在灿烂的阳光下，雷托坐在主码头的尽头，听着海浪拍打海岸的浪花声和灰色海鸥清脆嘹亮的叫声。他闻到了咸湿的海水味、海鱼的鲜味，和新鲜空气中淡淡的甜味。他想起了他和隆博一起出海潜水寻找珊瑚宝石……他们在远处的珊瑚礁群附近，船意外着火，差点儿酿成一场灾难。与后来发生的事相比，这件事真是太不起眼了。

他凝视下面的海水，看着一只岩蟹紧紧地贴在码头的桩子上，然后消失在蓝绿色的海水深处。“那么，你是甘心做一个公爵呢，还是

宁愿做一个简单的渔夫呢？”隆博王子洪亮的声音传来，听起来欢快而愉悦。

雷托转过身，感到脚下的码头木板被太阳晒得暖暖的。隆博和杜菲·哈瓦特艰难地穿过嘎吱作响的碎石滩向他走来。雷托知道，暗杀大师会责备他，因为他坐在开阔的海滩上，他的背部很容易受到袭击，而来自海洋的白噪音很可能会掩盖住敌人秘密接近的脚步声。

“也许我可以两者兼而有之，”雷托说着，站起身来，掸去身上的灰尘，“这样可以更好地了解我的人民。”

“‘了解你的人民可以为理解领导力而铺平道路，’”哈瓦特吟诵道——这是厄崔迪家族的古老格言，“我希望你正在思考的是治国之道，因为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现在一切都正在恢复正常。”

雷托叹了口气，说道：“正常？我认为并非如此。有人想要与特莱拉人开战，并企图将罪名嫁祸给厄崔迪家族。皇帝以为我知道些什么，所以十分恐慌。维尔纽斯家族仍被视为叛徒，而隆博和凯莉娅虽然他们已被赦免，更不会被人寻仇，但他们仍然被流放在此。而且，我的名誉始终未得到澄清——许多人仍然认为是我攻击了那些飞船。”

他捡起码头上的一块鹅卵石，把它远远地抛向水面，但看不清溅起的水花：“杜菲，如果说这算是厄崔迪家族的胜利，那也是苦乐参半。”

“也许吧，”站在靠岸小船旁边的隆博说，“但总比失败强。”

老门泰特点点头，皮革般坚韧的皮肤反射着太阳刺眼的光芒：“我的公爵，你以真正的荣誉和高贵的风度行事，为厄崔迪家族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这是一个永远不能被低估的胜利。”

雷托抬头望着悬崖上耸立的卡拉丹城堡的高塔。那是他的城堡，他的家。

他想到了他家族历代传承的古老传统，以及他将如何在这些优良的传统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统治。身为公爵，他是千百万人民赖以生存的轴心。也许做一个普通渔夫，生活可能会更轻松、更安宁——但那不是他的命运。他永远是雷托·厄崔迪公爵。他有名望，有头衔，也有众多朋友。生活依旧很美好。

“来吧，少爷们，”杜菲·哈瓦特说道，“咱们该上课了。”

兴高采烈地，雷托和隆博跟着这位暗杀大师回到了城堡。

---

[1]宇宙联合贸易商会是由皇帝和大家族控制的宇宙性开发公司，宇航公会和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是其暗中的合作伙伴。它基本上控制着整个宇宙的所有经济事务，但它仍旧依赖于宇航公会的运输，毕竟该公会垄断了超光速旅行。

[2]美琅脂通常被称为“香料”，是厄拉科斯独有的作物。香料主要以其抗衰老作用、提升大脑能力以及成瘾性闻名于世。其价格非常昂贵，围绕香料产生了一系列科技、文化产业，美琅脂是帝国一切事务的基础。

[3]宇航公会，简称为公会。大联合协定这个政治三足鼎中的一足。在芭特勒圣战后，公会创建了第二所身体一意志训练学校。宇航公会垄断了太空旅行、货运交通，以及星际银行业务，所以帝国公历又被称为宇航公历。

[4]帕迪沙皇帝是帝国世袭统治者的称号，他们也被称为“已知宇宙的统治者”。目前帝国的帕迪沙皇帝是埃尔鲁德·科瑞诺，也就是埃尔鲁德九世，他是科瑞诺帝国第八十任皇帝，也是倒数第二任。

[5]西瑞达男爵指统治一个行星的男爵。

[6]哈克南家族是在帕迪沙皇帝统治时期的一个大家族。首都位于杰第主星，蛇夫座B36星系一个高度工业化的星球，光合作用潜力很低。哈克南家族以其阴险的政治策略闻名于世，他们与另一个大家族厄崔迪家族是古老的世仇关系。此外，哈克南家族还以野心、恶毒、仇恨和残暴而闻名。它通常由一名西瑞达男爵统治。目前哈克南家族的统治者是弗拉基米尔·哈克南。

[7]扑翼飞机也作“扑翼机”，是一种模仿鸟类飞行，靠拍击双翼控制飞行的飞行器。

[8]厄拉科斯，也被称为“沙丘”，是一颗位于老人星系统遥远边缘的荒芜沙漠行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是香料美琅脂的唯一来源地。

[9]弗雷曼人是厄拉科斯当地的自由民族，生活在沙漠之中，是禅逊尼流浪者的幸存后代。

[10]宇宙索是帝国的官方货币。其购买力经过宇航公会、兰兹拉德联合会和帝国四百年的协商才得以确定下来。

[11]沙虫是厄拉科斯星球的原生生物。它生活在广袤的沙漠和遍布地表的沙丘之中。沙虫是创造香料的一个重要因素。沙虫生活在沙子下面，会被沙丘表面有节奏的振动所吸引，它们会在追寻这种振动的起源时破土而出，目的是保卫它们的领土。因此除了神秘的弗雷曼人，很少有人能亲眼见到一条沙虫，并活下来讲述它的故事。

[12]科里奥利风暴是厄拉科斯上十分常见的沙暴，风在平坦的陆地上起势，与星球本身的自转力叠加，风力可达每小时七百公里。

[13]凯坦是科瑞诺帝国的首都，其历史鲜为人知。虽然科瑞诺家族在历史上起源于萨鲁撒·塞康达斯，但代表了皇权的金狮宝座因为变故被转移到了凯坦。

[14]萨多卡是科瑞诺帝国时期帕迪沙皇帝的一支精锐军队。他们因其强大的战斗能力而闻名，也为全宇宙所畏惧。萨多卡卫队经常使用冷酷、残忍和欺骗的手段来实现他们的目标。

[15]塑石是巴塞尔行星上最珍贵的闪光宝石。它们是由一种叫做丑鬣蟹的单翅海洋生物的磨损的甲壳产生的，就像古老的地球上蛤蜊产生乳白色的珍珠一样。

[16]贝尼·杰瑟里特是一个强大又古老的女性团体，其目标和行动构成了人类进化和许多重大阴谋的关键因素。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主要目标是获得更大的权力和影响力，并指引人类走上有洞察力和稳定性的道路。

[17]门泰特指的是一种职业或学科，是在芭特勒圣战禁止创造具有人类大脑功能的机器之后，作为计算机和思维机器的替代品而发展起来的。

[18]芭特勒圣战是人类向计算机、思维机器以及那些有自主意识的机器人发起的圣战，战争爆发于公会前纪元201年，结束于公会纪元108年。

[19]卡拉丹是孔雀四丙星系的第三行星，是一个郁郁葱葱的海洋世界，也是厄崔迪家族26代人的祖籍。

[20]兰兹拉德联合会是帝国时期代表所有大家族的机构。它由最高委员会统治，并由帕迪沙皇帝监督。

[21]球形灯是一种浮空自供电照明装置，通常使用有机电池。

[22]多米尼克·维尔纽斯是伊克斯伯爵。他娶了珊多·巴鲁特夫人，并和她生下了自己的后代：一个名叫泰洛斯·瑞法的私生子，以及他的合法儿子隆博和凯莉娅。

[23]此处原文为法语en masse。

[24]夏胡鲁指的便是厄拉科斯的沙虫。又被称作“沙漠老人”“永恒老父”“沙漠老爷爷”。是弗雷曼人信奉的土地神。沙虫可以长到非常大（有人在沙漠深处见过长达四百多米的沙虫），而且寿命极长，除非被同类吞噬，或被水淹死（对沙虫来说，水是剧毒之物）。厄拉科斯的香料多数是沙虫活动的产物。

[25]巴洛尼是杰第主星的首都。

[26]霍尔茨曼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和科学家，他开创了一门有关亚原子粒子排斥力的理论。这一物理领域的大多数发现都以他的名字命名，因为它们都基于霍尔茨曼效应，而霍尔茨曼效应是人类历史上许多科技的基础，包括：用做个

人和飞船护盾的霍尔茨曼屏蔽场、悬浮力场、球形灯、亚原子电池、太空旅行等等。

[27]《奥兰治天主圣经》又称“集锦之书”。是一本包含了大多数古代宗教要素的宗教书籍，其内容涵盖了穆美萨利教、大乘基督教、禅逊尼天主教等。其最高的戒条是：“汝等不应毁损灵魂。”

[28]萨鲁撒公牛是原产于萨鲁撒·塞康达斯的牛类生物。它们的背上布满了尖刺，头颅是黑色的，上面长有多个利角，有多面眼睛和两个分开的大脑。

[29]此处原文为西班牙文corrida de toros。

[30]穆莱塔是西班牙斗牛士专用的红布。

[31]此处原文为西班牙文corrida de toros。

[32]此处原文为西班牙文corrida。

[33]波萨格是萨多卡的将军级司令官。

[34]瓦拉赫九号星是老金星系的第九行星，是贝尼·杰瑟里特学院的所在地。

[35]其他记忆是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一个术语，来描述姐妹会的圣母所拥有的遗传记忆之井。其他记忆主要被用作获取知识的来源。

[36]远航机是宇航公会用来在已知宇宙中运送人员和设备的星际飞船。

[37]蒸馏服是厄拉科斯星球发明的全封闭式装束。由三层微循环材料制成，提供散热和过滤身体排泄物的功能。回收的水被收集在积存袋中，可以通过水管直接饮用。

[38]禅逊尼可追溯至公会纪元1381年，信奉的禅逊尼教是沙丘世界的宗教之一，主要强调神秘主义，并回归父系时代。

[39]朱巴斗篷是厄拉科斯上的一种多用途斗篷，可以反射或吸收辐射热，或是改造成吊床或庇护所，通常穿在蒸馏服外。

[40]屏蔽场城墙是位于厄拉科斯北部的一个多山、多岩石的地貌。它保护着一小块区域免受科里奥利风暴的影响。它十分高耸。

[41]盛行风，又称最多风向，是指在一个地区某一时段内出现频数最多的风或风向。通常按日、月、季和年的时段，用统计方法求出相应时段的盛行风向。

[42]次人是伊克斯行星上的下等阶层。它们有人类的身体，但却没有典型的人类行为。伊克斯的领导家族，维尔纽斯家族，把这些次人当作“人类机器人”，让它们从事繁重的劳作。次人的皮肤为灰色，通常有雀斑。

[43]贝尼·特莱拉，或者更常见的名字特莱拉人，是一群神秘的基因改造人，他们居住在特莱拉，塔利姆星系内的唯一行星之上。贝尼·特莱拉教团的习俗和伦理遭到了已知宇宙中大部分文化的广泛反感。特莱拉文化是一种固有的孤立主义文化，由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压倒一切的宗教热情所支配。长期以来，他们把精力集中在遗传学上，并通过改造身体来追求精神上的提升。他们的文化和宗教高度暗示极端的大男子主义，这与贝尼·杰瑟里特的极端女性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

[44]变态的门泰特是源自特莱拉星球的门泰特。在单纯计算能力的那些非本质特征上与普通的门泰特不同。他们的身体结构、情感性质和心理构成会根据客户的订单发生扭曲。合法学校生产的门泰特也有这样的一些特定，但与特莱拉人通过基因工程制造的变态门泰特相比相对良性。

[45]塔克瓦的字面意思是“自由的代价”，指极其珍贵之物，神灵向凡人要求索取之物（此种要求会引起极大的恐惧）。

[46]耐布是对弗雷曼部落首领的称呼。

[47]晶牙匕是弗雷曼人的圣刀。由死掉沙虫的牙制成，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已定”，另一种是“未定”。未定之刀必须贴近人体的磁场，否则会迅速分解。已定之刀受过处理，可以收藏。所有的晶牙匕长度都约为20厘米。

[48]变脸者，字面意思是面舞者，是贝尼·特莱拉的一个种族，他们在特莱拉人社会中的地位低于特莱拉大师，他们可以变形成他人的能力使他们扮演多种角色，比如间谍和刺客。

[49]宇航公会领航员是一种超级进化人类，对许多公会成员来说是个人野心的顶峰。通过摄入和暴露在大量香料混合物中而发生的人体变异，经过心智训练的领航员能够使用一种心灵预知能力，引导一种叫做远航机的星际飞船安全地在银河空间中航行。

[50]苏克医生或者苏克学校的毕业生都是已知宇宙中的杰出医生。他们因先进的医学知识和心理训练闻名于世，据说这种心理训练能够阻止任何对病人的背叛，减少谋害病人生命的可能性。

[51]司水员是弗雷曼人的神职人员，负责在典礼仪式上掌管仪式用水和生命之水。

[52]折叠空间是宇航公会远航机穿越宇宙用的维度，可以使其速度超越光速。当穿过折叠空间时，远航机会在空间和时间之间穿梭，使它进入另一个与我们所在的时空连续体分离的独立维度。

[53]零熵是一种被广泛应用的存储技术。任何物品都可以无限期地保存在零熵胶囊或容器中。

[54]毛拉枪是一种发射毒镖的弹簧枪，射程为四十米。

[55]庞迪米是一种变异的大米，富含丰富的天然糖分，其谷粒很大，可以长到4厘米。这种大米是卡拉丹的主要出口物资。

[56]未来的杰西卡·厄崔迪夫人（10154 AG—10256 AG），雷托·厄崔迪一世的正式妃子，也是他的儿子，未来的保罗·厄崔迪皇帝之母。同时她也将会成为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一名圣母。

[57]萨亚迪娜是弗雷曼宗教阶层中的女性侍祭。

[58]列特·凯恩斯（10156AG—10191AG），帕多特·凯恩斯之子以及契尼·凯恩斯之父。

[59]死灵，也被称作古拉，是一种人工创造的人类，是特莱拉人从死人克隆而来的。培殖罐是创造死灵的重要工具，可以从最初的一个细胞中重建整个人体。

[60]婆温达是贝尼·特莱拉常用的一个术语，用来描述所有不是出生在特莱拉文化中的人，或者所有不相信他们非常具体和深奥的宗教信仰的人。这个词的意思是“不信教的人”，尽管它的字面意思与异教徒、叛教者等词有着相似的含义，但其贬义要远远大于字面意思。这个词很少在非特莱拉人群中被提及。

[61]无场船是一种特殊的星际飞船，预知能力无法发现它的踪迹。

[62]加拉赫语是帝国的官方语言，形成于人类漫长的迁徙过程之中，带有很强的盎格鲁和斯拉夫文化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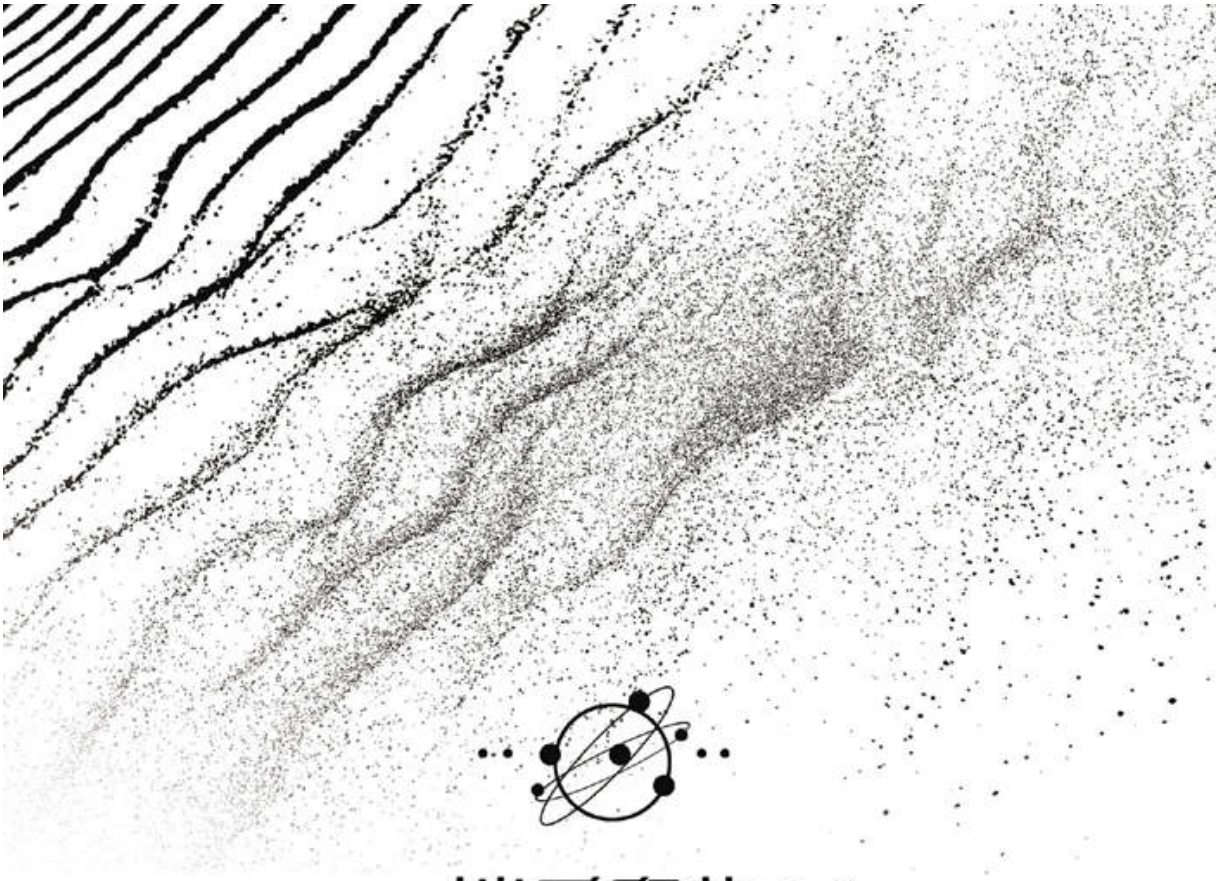
[63]没收审判是兰兹拉德下属委员会的一项特别程序，其目的是审判一个贵族所犯下的严重罪行。

[64]利读联晶体是一种可以加工成只有几个分子厚的薄片的材料。一本数千页的书可以被装订在利读联晶板制成的封面之间，并且从封面到封底厚度只有1.5厘米。这种书只能通过嵌入书脊的自动翻页机来阅读。静电使页面之间无法相互接触。

[65]任何由志贺藤加工而成、用以教学目的、载有电子记忆脉冲信息的投影书都可以被称作胶片书。

[66]源自希腊神话，一个名为普洛克路斯忒斯的恶魔会把无辜的人抓走，然后放到一张床上，并通过拽拉身体或截腿使其适合床的长度。

DUNE
沙丘序曲
DUNE:
House
Harkonen
II哈克南家族
这是沙丘宇宙缓缓拉开帷幕的
各大家族的前世今生
兴衰始末在此呈现
这无可争议的魔力世界
再次呈现在世人眼前
沙丘宇宙
由此开始
布莱恩·赫伯特+凯文·J.安德森 著
王梓涵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The curtain opens for the grande
Show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Again the magic world reveals its
Behold, the Dune universe starts
Brian Herbert
Kevin J. Anderson



沙丘序曲

DUNE:

House
Harkonen

哈克南家族

布莱恩·赫伯特　凯文·J.安德森 著
王梓涵 ———————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DUNE: HOUSE HARKONNEN

Copyright © Herbert Properties LLC 2000.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21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20）第03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沙丘序曲：哈克南家族 /（美）布莱恩·赫伯特，（美）凯文·J.安德森著；王梓涵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21.10

书名原文：Dune: House Harkonnen

ISBN 978-7-229-15843-9

Ⅰ. ①沙… Ⅱ. ①布…②凯…③王… Ⅲ.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119995号

沙丘序曲：哈克南家族

SHAQIU XUQU: HAKENAN JIAZU

［美］布莱恩·赫伯特　凯文·J. 安德森　著　王梓涵　译

特约统筹：丁济

责任编辑：邹禾　唐凌　王靓婷

装帧设计：谢颖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郑葱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豪森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230mm　1/32　印张：22.75　字数：606千

2021年10月第1版　2021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5843-9

定价：116.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感谢我们共同的朋友埃德·克莱默，
没有他，这个计划就不会实现。
是他点燃了让我们走到一起的火花。

目　录

正文
返回总目录

正文

探索是危险的……但生活也是如此。一个不愿冒险的人注定永远不会学习，永远不会成长，永远不会生活。

——行星学家帕多特·凯恩斯，《厄拉科斯入门》，写给他的儿子列特

当沙尘暴从南方呼啸而来时，帕多特·凯恩斯最先想到的是它的气象读数，而不是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他的儿子列特——今年虽然只有十二岁，但成长于严酷的沙漠环境之中——正对他们在废弃的植物试验站里找到的古老气象舱进行着评估。他对这台机器是否还能运转起来没什么信心。

列特把头转向了沙丘的另一边，望着远处冲他们袭来的沙尘暴。“旷野中的恶魔之风。胡拉斯卡利·瓦喇。”然后他近乎本能地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蒸馏服。

“是科里奥利风暴[1]，”凯恩斯纠正道，他用的是一个科学术语，而不是他儿子选择的弗雷曼土话，“穿越开阔平原的风被星球的革命性运动放大。使得阵风时速达到了七百公里。”

在父亲说话的时候，年轻人忙着把蛋形的气象舱封好，同时检查了通风孔的闭合、沉重的舱门入口以及储存的应急物资等情况。他无

视着他们带来的信号发生器和遇险信号灯，因为沙尘暴带来的静电会把所有的传输信号都撕裂成电磁碎片。

在一个娇生惯养的社会里，列特会被视为小男孩，但艰苦的弗雷曼社会给了他一个无比短促的成长期，即使岁数比他大两倍的人也很难达到他现在的成就。他比他父亲更有能力处理紧急情况。

老凯恩斯搔了搔他那沙灰色的胡子。“像这么猛烈的风暴可以跨越四个纬度。”说着他点亮了分离舱里分析设备那昏暗的屏幕，“它把微粒带到两千米的高空，并让它们悬挂在大气层中，所以在风暴过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灰尘仍会持续从空中落下。”

列特最后一次拽了拽舱口锁，确保它能抵御住沙暴，然后说道：“弗雷曼人把那叫做艾尔－萨耶尔，也就是‘沙雨’。”

“有朝一日，等你想成为一名行星学家了，你就得学会使用更专业的词语，”帕多特·凯恩斯用专家的口吻说道，“我还会偶尔发报告给皇帝，虽然不像我应该做的那样频繁吧。而且我怀疑他到底有没有读过我的报告。”说着他敲了敲某个设备。“啊，数据显示大气锋面已经很接近我们了。”

列特打开舷窗盖，迎面而来的是一堵静止的白褐色大墙：“一个行星学家除了会用科学语言外，还得学会用他的眼睛。看看窗外吧，父亲。”

凯恩斯冲他儿子咧嘴一笑：“是时候升高气象舱了。”他操纵着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的控制系统，成功地让双排悬挂式发动机运转了起来。吊舱对抗着重力颠簸着离开了地面。

风暴张着大嘴向他们袭来，列特关上了盖板，希望这台古老的气象设施能撑得住。他在某种范围内相信他父亲的直觉，但不相信他的实际动手能力。

蛋形的气象舱在浮空器的作用下平稳地升到半空，受到了前导微风的冲击。“啊，来了，”凯恩斯说，“现在我们开始工作吧——”

风暴像一根大棒似的击中了他们，把他们抛进了漩涡。

几天前，在一次深入沙漠的旅行中，帕多特·凯恩斯和他的儿子发现了一个熟悉的标志，显示这里有一个数千年前废弃的植物试验站。弗雷曼人已经彻底搜查了大部分的前哨研究站，为的是搜寻有价值的物品，但这个位于岩层深处的孤立研究站一直没被人发现，直到凯恩斯发现了它。

他和列特打开了那扇布满灰尘的舱门，像准备进入地下墓穴的食尸鬼一样朝里面窥探着。他们被迫在炎炎烈日下等待着。让大气交换清除掉里面污浊得要命的空气。帕多特·凯恩斯在松软的沙地上踱步，随后屏住呼吸，把头探进黑暗之中，等着进去好好探究一番。

这些植物试验站建于旧帝国的黄金时代。在那个时候，凯恩斯记得，这个沙漠星球还没什么特别的，没有值得注意的资源，也就没有理由殖民。而当那些禅逊尼流浪者[2]在历经了几代人的奴役后来到这里时，他们希望建立一个自由的世界。

但那是在发现香料美琅脂之前的事情了，这种珍贵的物质在宇宙的其他地方都找不到。所以一切都变了。

凯恩斯不再把这个世界称为厄拉科斯，也就是它在帝国记录中的名字，而是采取了弗雷曼人的叫法：沙丘。虽然在他内心深处已当自己是一名弗雷曼人了，但他仍然是帕迪沙皇帝的仆人。埃尔鲁德九世当初派他前来解开香料的秘密：它从哪里来，它是怎样形成的，在哪里可以找到它。但凯恩斯却和沙漠居民一起生活了十三年，他还娶了一个弗雷曼人做妻子，并养育了一个有一半弗雷曼血统的儿子，这孩子希望能跟随他的脚步，成为沙丘下一任行星学家。

凯恩斯对这颗行星的热情从未减退。他为能有机会学习新东西而兴奋不已，即使他不得不将自己置身于风暴之中……

气象舱那古老的浮空器对抗着科里奥利风暴，发出嗡嗡的轰鸣声，像是一窝黄蜂在愤怒地嚎叫。这艘气象舱在旋转的气流上跳动着，像是个钢制的气球。被风暴吹起来的尘土冲刷着舱体。

“这让我想起了我在萨鲁撒·塞康达斯[3]上看到的极光风暴，”凯恩斯又瞎琢磨起来，“真是令人惊奇的景观啊——非常多彩也非常危险。平地就能刮起一阵铁锤似的飓风一下子把你压扁。你可不想在外面被逮个正着。”

“我压根也不想待在外面。”列特说。

由于舱体持续地受力，一面侧板被压瘪了，随着一声微弱的呼啸声，空气从裂缝中钻了进来。列特蹒跚走过甲板，朝破口处走去。他一直随身带着修理包和泡沫密封胶，因为他十分确信这个破旧的气象舱迟早会破裂："我们被神握在手里，随时都可能被他挤碎。"

"那是你妈妈的说法。"行星学家说道，眼睛仍不错神地目送着一串串信息从录音设备涌进了一个旧数据包。"瞧，时速达八百公里的阵风呵！"他的声音里没有恐惧，只有兴奋，"这是个多么可怕的风暴！"

列特在那道细细的裂缝上涂上了密封胶，看着它变得如石头般坚硬然后抬起头来。漏气的刺耳呼啸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飓风的沉闷噪音。"如果我们在外面，这风会把我们身上的肉从骨头上刮下来。"

凯恩斯噘起嘴唇："很有可能如此，但你必须学会客观地、量化地表达观点。人们不会在给皇帝的报告里写上类似'把肉从骨头上刮下来'这样的话。"

猛烈的飓风、刀割般的沙子和风暴的嚎叫声达到了高潮，气象舱内的压力爆发了，凭空爆出了一个寂静的气泡。列特眨着眼睛，拼命咽了一口唾沫，好清一下自己耳朵和喉咙。寂静的压力在他的脑壳里抽搐着。但透过嘎吱作响的舱体外壳，他仍然能听到科里奥利风暴的声响，就像噩梦中的低语一般。

"我们跑到风暴眼里了。"帕多特·凯恩斯高兴得容光焕发，放下了手中的仪器，"这里堪称是风暴中心的一个穴地啊，是你最意想不到的避难所。"

蓝色的静电在他们周围噼啪作响，这是沙子和灰尘摩擦在一起所产生的电磁场。“我宁愿现在就回到我们的穴地里去。”列特抱怨道。

在风暴之墙猛烈地抽搐了一阵之后，气象舱在暴风眼里安全而平静地漂流起来。两人被关在了这艘小飞船里。总算有机会以父子的身份聊聊天了。

但他们还没来得及……

不到十分钟，他们就撞上了对面的沙暴墙，被厚重的沙暴风横扫进了疯狂的气流里。列特踉跄一步，稳住了身子，他的父亲也设法站稳了脚跟。舱体震动起来，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

凯恩斯看了看他的控制系统，看了看地板，又看了看他的儿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浮空器现在显示”——他们忽然开始往下滑，就像安全绳被谁割断了一样——“失效中。”

在受损的气象舱坠向那被昏暗沙尘所遮蔽的地面时，列特竭力对抗着可怕的失重状态。他们开始在空中翻滚起来，可行星学家仍在继续尝试修复控制系统。

快要掉下去的浮空器在外面噼啪作响，在马上脱离舱体前又稳住了。霍尔茨曼力场发生器产生的力量足以缓冲它们，吸收掉最大的撞击力。然后这架气象舱就“砰”的一声坠落在了沙地上，科里奥利风暴在头顶呼啸不止，就像一辆香料收割机在碾压脚下的袋鼠。沙尘如瓢泼大雨般从空中倾泻下来。

浑身瘀青但没受什么致命伤的帕多特·凯恩斯和列特·凯恩斯一起站了起来，在肾上腺素的余力作用下对视了一眼。风暴攀升起来飞越了他们，把气象舱留在了后面……

列特捅开了被沙子堵塞的通风口，新鲜空气这才涌入了密闭的舱内。而当他撬开沉重的舱门时，一股沙子流了进来，但列特已经用静态泡沫黏合剂把墙壁的缝隙都填满了。他借助弗雷曼工具包里的一把铲子和自己的双手，开始把他们挖出来。

帕多特·凯恩斯完全相信他儿子有能力拯救他们，所以他忙着在昏暗中把新获得的天气数据整理进单个的老版本数据包里。

列特眨巴着眼睛，像一个刚从母亲身体里爬出来的婴儿一样爬出了舱外，他凝视着被风暴冲刷过的世界。沙漠重生了：沙丘像行进的兽群一样向前移动了；熟悉的地标也改变了；足迹、帐篷甚至小村庄都被抹去了。整个盆地看起来干净而崭新。

一身白色灰尘的列特爬到了比较稳定的高地上，他这才看清了面前埋着气象舱的洼地。原来在他们坠毁时，这艘小飞船在被风吹动的沙漠表面撞出了一个大坑，随后猛烈的风暴就把一大片沙子扔到了他们身上。

列特凭借弗雷曼人的直觉和天生的方向感，大致能够确定他们的位置，他们就在离南部假墙不远的地方。他认出了岩石的形状、悬崖的纹路、山峰和沟壑。如果风暴把他们多吹出一公里远的话，气象舱

就会撞到炽热的山体上……这对于这位伟大的行星学家，弗雷曼人口中的乌玛，也就是他们的先知来说可不是一个光彩的结局。

列特向下面那个埋着气象舱的大洞喊了一声：“父亲，我想附近的悬崖上有一个穴地[4]。如果我们到那儿去，弗雷曼人可以帮我们挖出舱体来。”

“好主意，”凯恩斯回答，声音有些低沉，“去确认一下吧。我留在这儿继续工作。我……有了个主意。”

年轻人叹了口气，穿过沙地，走向那块突出的赭色岩石。他的脚步毫无节奏感，这样不会引来大虫子：走，拖，停……拖，停，走两步……拖，走，停，走……

列特在红墙穴地的同志们，尤其是他的血亲沃里克，十分羡慕他能全程陪伴行星学家。毕竟乌玛凯恩斯给沙漠中的人们带来了天堂一般的愿景——他们也相信他唤醒沙丘的梦想，并追随着他。

在哈克南家族——他们只知道在厄拉科斯开采香料，所有人在他们眼里都只是用来压榨的奴隶——不知情的情况下，凯恩斯指挥着一支秘密的、忠诚的工人大军，他们不仅通过种植青草固定住了流动的沙丘，还在隐蔽的峡谷里布下了一大片仙人掌丛和耐寒灌木丛，通过露水过滤器进行灌溉。即使是在未开发的南极地区，他们也种植了棕榈科植物，这种植物已经站稳了脚跟，现在很是繁盛了。石膏盆地里还有一个郁郁葱葱的示范项目，不断生产出鲜花、新鲜水果和矮树来。

然而，尽管这位行星学家有能力策划出如此宏伟、跨越整个世界的雄伟计划，但列特觉得他还是有些缺乏常识，不能让他长时间独处。

这个年轻人沿着山脊向前走着，直到他在岩石上发现了一些细微的火焰痕迹，以及一条外人不会注意到的杂乱小路，褪色的石头上刻满了信息，承诺在著名的阿尔阿米亚旅行者祝福规则下为旅行者提供食物和住处。

有穴地里那些弗雷曼壮汉的帮助，他们便可以挖出气象舱并把它拖到一个隐藏的地方去了，在那里可以回收或是修理。不出一个小时，弗雷曼人就会抹去一切痕迹，让沙漠重新陷入一片沉思般的寂静。

但当他回头看向失事地点时，他惊恐地发现那艘被撞坏的飞船自己晃动了起来，已经从沙坑里向外探出三分之一了。随着低沉的嗡嗡声，舱体上下起伏着，就像一头被困在贝拉·特古斯[5]沼泽里的巨大野兽。但那个跳动着的浮空器明显有些动力不足，每次只能把船向上带动几厘米。

当列特意识到他父亲正在做什么时，他顿时呆住了。浮空器，还是在空旷的沙漠里！

他拼命向前跑去，绊了一跤又一跤，每跑一步就有一大片沙尘随着他的脚步倾泻而下。“父亲，停下来。关掉它们！”他嗓音嘶哑地大喊起来。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他望向那片金色的沙丘，望向遥远的碧水鸟洼地那地狱般的深渊。他扫视了一下，寻找涟漪的影子，那个暗示着地层深处运动的波动……

“父亲，快出来啊。”他在打开着的舱门前急停了下来，气象舱仍在持续地前后移动着，拉扯着。浮空立场也开始变形了。列特抓住门框的边缘，荡起身子跳进了气象舱，吓了凯恩斯一跳。

这位行星学家对他的儿子咧嘴笑了起来。“这是某种自动系统——我不知道我碰到了什么按钮，但这个气象舱可能会在不到一小时内自动浮出地面。”说着他又转向他面前的仪表，“它给我争取了不少时间，我要我们所有的新数据整理到一个单独的存储器里——”

列特一把抓住父亲的肩膀，把他从控制台上拉了下来。他一下子把手按在了紧急切断开关上，浮空器渐渐停了下来。凯恩斯有点不明白了，想要抗议，但他的儿子不由分说把他推向打开的舱门。“出去，现在！用你最快的速度跑向那块岩石。”

“但是——”

列特怒不可遏地喊道：“在霍尔茨曼力场上操作浮空器，就等于激活了一个屏蔽场。你知道在空旷的沙地上启动个人屏蔽场会发生什么事吗？”

“浮空器再次开始工作？”凯恩斯眨了眨眼睛，然后忽然便明白了，眼睛随之一下子亮了起来，“啊！会引来一条虫子。”

“而虫子是一定会来的。现在快跑吧！”

老凯恩斯跌跌撞撞地爬出舱门，一下子摔倒在沙地上。他赶忙恢复了平衡，在刺眼的阳光下找到了方向。瞄准了一公里外列特所指的那条悬崖线，他步履蹒跚，极不协调地迈着复杂的舞步，时而前进，时而滑动，时而停顿，时而向前跳跃。年轻的弗雷曼人则跟着从舱口里跳了出来，紧随其后，一起朝着安全的岩石跑去。

没过多久，他们便听到从身后传来一阵嘶嘶的轰鸣声。列特回头看了一眼，然后推着父亲翻过一个沙丘：“快跑啊。我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时间。”他们加快了速度。帕多特又绊了一下，但很快爬了起来。

一片涟漪横穿沙土，径直向着半埋着的气象舱，向着他们而来。随着一条长长的虫子猛地钻出地面，沙丘顿时倾斜翻滚起来。

“使出吃奶的力气跑啊！”他们冲向悬崖，翻过一个沙丘峰，滑下去，然后又向前冲去，柔软的沙子不停拉拽他们的脚。看到那块可以避险的岩石距离自己只有不到一百米远了，列特的精神顿时振奋起来。

随着巨虫加快速度，嘶嘶的轰鸣声越来越大了。他们脚下的地面也在颤抖。

终于，凯恩斯来到第一块巨石前，他像锚一样紧紧抓住它不松手，大口喘着粗气。但列特却一把将他推到了斜坡上面，以确保怪物不会从沙地上直起身来袭击他们。

过了一会儿，帕多特·凯恩斯和儿子坐在岩架上，一言不发地用鼻孔吸着热气，想要好好喘口气，回头望去，一个沸腾的漩涡围绕着半埋着的气象舱。在一片尘土飞扬中，搅拌的沙子发生了黏度上的变化，舱体开始晃动起来，渐渐下沉。

漩涡的中心升起一个巨大的铲状的嘴巴。这只沙漠怪物一口吞下了这艘令人讨厌的小船和成吨的沙子，把所有的东西都塞进了一条布满了水晶牙齿的食道。然后，蠕虫又深深地沉入了这片不毛之地，列特盯着它一路走远所形成的涟漪，它的速度越来越慢，最后消失在了空空的盆地里……

在随之而来的沉寂中，帕多特·凯恩斯看上去并没有死里逃生的庆幸。相反，他看起来很沮丧。“我们失去了所有的数据，”行星学家深吸一口气，说道，“我本可以用我们的读数来更好地理解这些风暴的。”

列特把手伸进自己蒸馏服正面的口袋里，掏出他从气象舱的仪表盘上抓来的老式数据包，说道：“即使是在疲于奔命的时候——我仍然关注着我们的研究。”

凯恩斯带着父亲的自豪微笑起来。

在沙漠烈日的灼烧之下，他们开始沿着崎岖不平的小路不断攀登，直奔安全的穴地。

看呐，人啊，你能创造生命。你可以终结生命。但是，瞧，你别无选择地必须去体验生命。这便是你们最大的优势和最大的劣势。

——《奥兰治天主圣经》，金拉·赛普提玛书，5:3

在浸满石油的杰第主星[6]上，结束了漫长的一天劳作后，工人们和往常一样离开田地。在红日余晖照耀下，被汗水和尘土覆盖着的人们，开始步履艰难地从坑道往家里走去。

人群中，哥尼·哈莱克的一头金发因汗水黏在一起，他正有节奏地拍手。这是他保持前进的唯一办法，也是他发明的对抗哈克南领主压迫的手段，当然他们此时听不见。他编了一首歌词驴唇不对马嘴的劳动号子，试图让他的同伴们也加入进来，或者至少跟着他嘟囔几句也行。

我们每天拼命行走，像条哈克南家的狗，
起早又贪黑，没时间洗澡，
需要干的活儿却一点也不见少，不见少啊，不见少……

人们一言不发地艰难前行。在布满岩石的地里劳作了十一个小时，他们确实太累了，几乎没人给这位准游吟诗人一个反应。哥尼听天由命地叹了口气，最终放弃了努力，不过他仍然苦笑着说：“朋友们，我们确实很难受，但我们不用那么沮丧啊。”

前方出现了一个由预制建筑组成的低矮村庄——这是一个名为迪米特里的定居点，以纪念前哈克南族长，弗拉基米尔男爵的父亲迪米特里·哈克南。在几十年前，这位男爵控制了哈克南家族后，他仔细研究了杰第主星的地图，并根据自己的喜好重新命名了各个地方。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为那些荒凉的地方增添了一丝戏剧性：悲伤岛、沉沦浅滩、死亡悬崖……

毫无疑问，在几代人之后，一定会有人重新给这些地标命名的。

这种担忧超出了哥尼·哈莱克的能力。虽然他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也知道帝国是巨大的，有一百万颗行星人口达到了一千的十一次方人口……而他自己就连哈克城都没去过，那个人口密集、烟雾缭绕的大都市，在北部地平线上散发出永恒的红光。

哥尼研究了他周围的工人，这些他每天都能见到的人。他们低垂着眼睛，像机器一样大踏步走回他们肮脏的家。他们是那么的阴郁，使得他很想大笑出声来：“多往肚子里灌点儿汤吧，我希望你们今晚能开始唱歌。《奥天圣经》上不是说过‘要从内心深处欢呼，因为太阳的起落是根据你观看宇宙的角度而定的’？”

一些工人带着微弱的热情咕哝了几句，这也总比没人搭话强。至少他让他们高兴起来了。生活如此沉闷，任何一点色彩都值得为之努力。

哥尼今年二十一岁，从八岁起就在地里干活，他的皮肤已经变得如皮革一般粗糙，但他那双明亮的蓝眼睛仍习惯汲取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虽然迪米特里村和荒凉的田野也没什么好汲取的。他的下巴棱角分明，鼻子太圆，五官扁平，看上去已经和一个老农没什么两样

了，因此毫无疑问，他最后肯定会娶村里一个同样毫无光泽、疲惫不堪的姑娘为妻。

哥尼一整天都在壕沟里，挥舞着一把铲子，把一堆堆的石土铲出去。在同一块土地上耕作了这么多年之后，村民们不得不把土地挖得很深才能找到养分。男爵当然不会把宇宙索浪费在肥料上——最起码不会为了这些人。

在他们对杰第主星几个世纪的管理中，哈克南家族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那就是竭尽全力地压榨这片土地。榨干这个世界是他们的权利——不，是他们的责任——反正他们随时可以把村庄转移到新的土地上。有一天，当杰第主星最终只剩一个空壳时，哈克南家族的领袖无疑会去要求一个新的封地，作为对帕迪沙皇帝效劳的新奖赏。毕竟，在帝国中有许多世界可供选择。

但哥尼对银河政治不感兴趣。他的视野仅限于享受即将到来的夜晚，在聚居区里找一点乐子放松放松。毕竟明天又会是一个累死人的工作日。

在这地方，只有黏稠的、富含淀粉的克劳尔块茎长得很好，虽然大部分的作物都被出口用作动物饲料了，但毕竟这种淡而无味的块茎营养丰富，足以喂饱人们。所以哥尼和其他人一样，每天都吃着这种食物。土壤贫瘠必然味道差。

他的父母和同事们满嘴都是箴言，很多都是来自《奥兰治天主圣经》，哥尼都记住了，还经常给它们配上曲子。音乐是他被允许拥有的唯一财富，而他又免费分享给了别人。

工人们住在他们各自独立又一模一样的住所里，哈克南家族低价买来了这些有缺陷的预制建筑，随后把他们安置在里面。哥尼凝视着那间他和父母以及妹妹贝丝一起住的小屋。

他的家比其他的家更有格调一些。锈迹斑斑的旧坩埚里盛着泥土，泥土里长出来五颜六色的花朵：栗色、蓝色和黄色的三色紫罗兰和雏菊，甚至还有看上去更加俗气的马蹄莲。大多数房屋都有小菜园，人们在那里种植植物、草药和蔬菜——不过，任何看起来太美味的农产品都可能被哈克南巡逻队没收并吃掉。

那天很暖和，空气中弥漫着烟雾，但他家里的窗户是开着的。哥尼可以听到贝丝甜美的声音和轻快的旋律。他脑海中立马浮现出她那长长的稻草色头发，他觉得这颜色应该是“亚麻色”——来自他熟记的古代人类诗歌中的一个词——尽管他从未见过亚麻粗布吧。虽然只有十七岁，但贝丝容貌姣好，性格甜美，还没有被终生辛苦的劳作所摧毁。

哥尼拧开外面的水龙头，用水冲掉了脸上、胳膊上和手上的灰色泥块。又把脑袋浸在冷水里，浸湿了蓬乱的金发，然后用粗糙的手掌把头发捋得井井有条。他甩了甩头，大步走进了屋子，吻了吻贝丝的脸颊，却把凉水溅到了她身上，贝丝尖叫一声退了几步，然后又回去帮着做饭了。

他们的父亲已经瘫坐在椅子上，而母亲则在后门外的大木箱前弯着腰，收拾克劳尔块茎准备去市场贩卖。她一看见哥尼回家了，便擦干了手，进来帮贝丝布置饭桌。他的母亲现在站在桌旁，用深沉的声音虔诚地读了几段从一本破旧的《奥天圣经》（她的目标是在自己去世之前给孩子们读完整本巨著）里找出来的诗篇，然后他们便坐下来

开始吃饭。他和妹妹边说边喝着一碗蔬菜汤，汤里只加了盐和几根干香叶。在吃饭的时候，哥尼的父母很少说话，通常只会说一些单音节的词。

吃完饭后，哥尼把盘子拿到盆里擦洗后晾干，以便第二天使用。他伸出一双湿手拍了拍父亲的肩膀，问道：“你要和我一起去酒馆吗？今晚是聚会之夜。”

老人摇了摇头：“我宁愿睡觉。你的歌有时让我觉得太累。”

哥尼耸耸肩，说道：“那你就歇着吧。”然后他回到自己的小房间里，打开摇摇晃晃的衣柜，拿出了他最珍贵的东西：一把老式的巴厘琴[7]，一种有九根琴弦的乐器，但哥尼只能弹七根，因为有两根琴弦断了，而他又没有找到替换品。

这把破损的不能弹奏的琴原本被人丢掉了，被他捡了回来，然后耐心地修理了六个月……打磨、上漆、塑形……最终这把巴厘琴发出了他所听到过的最甜美的声音，尽管它至今没有完整的音调范围吧。哥尼经常在夜里花上好几个小时来拨弄琴弦，转动平衡轮。他自学弹奏他听过的曲子，或者干脆自己写新曲子。

夜幕笼罩整个村庄时，他的母亲累得瘫倒在一张椅子上。她把珍贵的《圣经》放在膝上，似乎它的重量比文字更让她感到安慰。“别迟到了啊。”她用干巴巴、空洞的声音说道。

“不会的。”哥尼心想就算自己整夜不归，估计她也不会注意到，“我还得留点儿体力对付明天那些壕沟呢。”说着他举起一只肌

肉发达的手臂，假装自己对那些大家都认为永远不会结束的劳作充满了热情。然后他便穿过泥泞的街道，来到了酒馆。

几年前，一场致命的高烧传染病在此地肆虐了一阵，结果有四个预制房屋空置了下来。于是村民们把这些房子搬到了一起，拆掉了连接的墙，改造成了一个大的社区中心。尽管这并没有违反那些数目众多的哈克南禁令，但当地的执法者对这样的举动还是表示了不满。不过酒馆最终还是保存了下来。

哥尼加入了已经来到酒馆参加聚会之夜的一小群人里。有些人还带来了他们的妻子。其中一人已经瘫倒在桌子上，与其说是喝醉，还不如说是累的，因为他那壶淡啤酒只喝了一半。哥尼蹑手蹑脚地走到他身后，握紧了手中的巴厘琴，拨出叮当一声脆响，一下子就把他完全吓醒了。

“下面是首新曲子，朋友们。和你们老母亲唱的那种赞美诗不大一样，我回来会教给你们的。”他冲着大家咧嘴一笑，“你们跟着我一起唱哈，我估计你们准得跑调。”眼前这些都不是很会唱歌的人，但是歌唱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能给他们的生活带去些许的光明。

他精力充沛地给一首熟悉的曲子上加上了几句嘲讽的歌词：

哦主星杰第！
你的黑影无人可替，
从黑石平原到石油大海，
再到皇帝眼中最黑的夜晚。

远道而来的人啊，
看看我们把什么藏进脑和心，
能不能举起一两把鹤嘴锄
帮着我们干点活儿……
让我们过得更舒服。

哦主星杰第！
你的黑影无人可替，
从黑石平原到石油海洋，
到皇帝眼中最黑的夜晚。

当哥尼唱完这首歌时，他那平平的方脸上洋溢着笑容，在自己想象的掌声中鞠了一躬。其中一个人嘶哑地嗓子喊道：“当心点，哥尼·哈莱克。要是哈克南人听见了你那悦耳的声音，他们一定会把你逮到哈克南城去的——这样你就能给男爵唱歌了。”

哥尼粗鲁地哼了一声：“男爵对音乐完全没有鉴赏力，他肯定不喜欢我这种好听的歌曲。”这句话顿时引得人们哄堂大笑起来。他拿起一杯苦啤酒，大口地灌了下去。

这时大门突然打开了，贝丝跑了进来，她那亚麻色的头发散在肩膀上，脸涨得通红：“巡逻队来了！我们看到了浮空器的灯光。他们开来了一辆囚犯运输车，还有一车卫兵。”

大家都猛地一下子站起身来。其中两人马上大步跑向门口，但其余的人仍呆在原地不动，被吓得动弹不得。

哥尼拿起他的巴厘琴弹奏了一首抚慰人心的曲子，然后说道："冷静点，朋友们。我们在做什么违法的事吗？'有罪之人清楚并表现出他们的罪行。'我们只是在聚会呀。哈克南家族不能因此逮捕我们。事实上，我们是在表达我们有多喜欢我们的环境，我们有多高兴为男爵和他的手下工作。对吧，兄弟们？"

他的话最终只引起了众人一阵垂头丧气的抱怨。哥尼放下他的琴，走到社区中心的梯形窗口，正好看到一辆囚犯运输车停到了村子中央。在运输车强化玻璃窗户后面的黑暗之中似乎还可以看到几个人影，这说明哈克南家族一直在忙着抓人——而且似乎都是女人。虽然他拍了拍妹妹的手，试图保持自己良好的幽默感，好给别人打气，但哥尼清楚，多抓几个人对这些士兵来说不需要什么理由。

明亮的聚光灯对准了村庄。黑色的装甲车冲上泥泞的街道，房屋颤抖起来。然后随着一声巨响，社区中心的门被撞开了。

六个人迈着大步走了进来。哥尼认出了男爵卫队的克鲁比队长，他负责哈克南家族的安全工作。"都给我站好，接受检查。"克鲁比命令道，说着嘴唇上竖起了一撮小胡子。他的脸很窄，两颊凹陷，好像经常咬牙切齿似的。

哥尼站在窗户前面没动地方："我们没有做错什么，队长。我们一直遵守哈克南的法律。我们也一直都在拼命工作。"

克鲁比看了看他，问道："是谁任命你做这个村子的首领的？"

哥尼脑子一时没转过弯儿来，没能控制住自己的嘲讽：“那又是谁任命你来骚扰无辜村民的？你会让我们无法完成明天的差事。”

酒馆里的同伴们被他的无礼吓坏了。贝丝紧紧抓住哥尼的手，试图让哥哥安静下来。哈克南的卫兵则端起武器摆出威胁的架势。

哥尼用下巴指着窗外押送囚犯的车，继续追问：“那些人做了什么？犯了什么事儿以至于被你们逮起来？”

“没犯什么大事儿。”克鲁比沉着地回答，他并不害怕说出真相。

哥尼向前迈了一步，但三个卫兵马上抓住他的胳膊，把他重重摔在地上。他知道男爵经常从农村招募守卫。这些新的暴徒——从绝望的生活中被解救出来，得到了新的制服、武器、住所和女人——常常会对自己以前的生活嗤之以鼻，事实证明他们要比外星球的那些职业打手更为残忍。哥尼希望他能认出某个来自邻近村庄的人，这样他就可以朝他的眼睛吐口水了。他的头重重撞在坚硬的地板上，但他一下子又跳了起来。

贝丝急忙走到她哥哥身边：“别再惹他们了。”

这是她这辈子犯的最大失误。克鲁比指着她说：“好吧，那把她也带走。”

三个卫兵中的两个抓住了贝丝削瘦的胳膊，她那张瘦小的脸顿时变得苍白起来。她挣扎着被拖到仍然开着的大门口。哥尼把他的巴厘琴扔到一边，冲了过去，但剩下的那名守卫举起了武器，用枪托狠狠地打向年轻人的前额和鼻子。

哥尼踉跄了一下，但紧接着再次向前一扑，握紧拳头，像锤子一样挥动起来。“别碰她！”他先是把一个卫兵打倒在地，然后又把另一个卫兵从他妹妹身旁拽了过去。她大声尖叫起来，眼看着三个人一起向哥尼扑来，抡起武器狠狠砸向他，打断了他的肋骨，而他的鼻子早已血迹斑斑。

“帮帮我！”哥尼冲那些目光呆滞的村民们喊道，“我们人数比这帮混蛋多。”

但没有人来帮他。

他拳打脚踢，但在卫兵一通乱踢和武器重击下还是倒了下去。他使劲抬起头，看见克鲁比正指挥他的手下把贝丝往门口拽。哥尼拼命挣扎，想甩掉那些把他压在地上的大块头士兵。

透过戴着护腕的胳膊和穿着护甲的腿，他眼看着村民们像绵羊一样僵在座位上。他们都惊恐地望着他，却也都像城堡里的石头一样纹丝不动。“救我啊，你们这些该死的！”

一名卫兵朝他的太阳穴打了一拳，他顿时喘不过气来，开始干呕。哥尼的声音消失了，呼吸也消失了。眼前金星乱舞。终于，卫兵们都撤退了。

他用一只胳膊肘撑着身子，正好看到了哈克南人把贝丝拖进黑暗时她那张绝望的脸。

他又气又恼，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努力保持清醒。他听到外面广场上的囚犯运输车开始启动了。在酒馆窗户上方灯光的照耀下，运输车咆哮着向另一个村庄进发，去抓更多的俘虏。

哥尼眨着肿胀的眼睛看向其他人。都是些陌生人。他咳嗽起来，大口吐血，然后擦掉了嘴唇上的血。最后，当他喘过气来的时候，他开口了：“你们这帮混蛋就在那儿干坐着。一点忙也不帮。”说着他掸了掸身上的灰尘，怒视着村民们，“怎么能让他们这样对待我们？他们抓走了我妹妹！”

但他们比绵羊强不到哪去，而且从来都是如此。从这一刻起，他再也不会对他们抱有什么希望了。

他轻蔑地把血沫和口水吐在地上，然后踉踉跄跄地走向门口，走了出去。

秘密是权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效的领导者传播秘密以确保人们对他保持忠诚。

——拉斐尔·科瑞诺王子，《银河系帝国的领导论》第十二版

一个长着一张雪貂脸的人，正像一只偷窥的乌鸦那样站在厄拉奇恩[8]住宅的二楼。他向下凝视着宽敞的中庭。“你肯定他们都知道我们要举办一个小小的晚宴，嗯-嗯-啊？”他的嘴唇早已被干燥的空气吹得裂开了，而且多年来一直如此，“所有的请柬都是亲自送到的吗？所有的人都通知到了吗？”

哈什米尔·芬伦伯爵向站在他旁边的身材瘦削、下巴松弛的卫队长杰拉尔多·威洛布鲁克探身问道。而那个穿着红金相间制服的男人则点了点头，在透过棱柱形、屏蔽场加固窗户透进来的明亮光线中眯着眼睛回答道：“大人，这可是您结婚周年的盛大庆典啊。就连乞丐们也都已经聚集在前门了。”

“嗯-嗯-啊，很好，非常好。我的妻子会很高兴的。”

在楼下的主楼，一名厨师端着银质咖啡具走向厨房。烹饪的气味飘了上来，有异国情调的浓汤和调味汁，以及用厄拉科斯人从没见过的动物烤成的肉串，都已经为晚上的奢华庆典准备好了。

芬伦抓住了有雕刻的硬木栏杆。足有两层楼高的哥特式拱形天花板上装着伊拉迦木横梁和强化玻璃天窗。他虽然肌肉发达，但身材并不高大，因此身处这所巨大的房子里显得很是渺小。天花板是他自己

亲自装修的，餐厅里的那个也一样。新的东翼也是根据他的理念设计的，有着优雅的客房和豪华的私人泳池。

在他担任这个沙漠星球的帝国观察员的十年里，周围不断传来的都是开工的嗡嗡声。在他被沙达姆驱逐出凯坦皇宫之后，他不得不用自己的方式在这里留下印记。

在他和玛戈夫人共用的私人房间附近，有一个正在建造的植物温室，他能听到电动工具的嗡嗡声和日间工人的劳动号子。他们开辟出一道锁眼拱门，把旱喷泉放在壁龛里，再用五颜六色的几何图形马赛克装饰墙壁。为求好运，一个铰链支撑起一扇沉重的装饰门，象征性地塑造成法蒂玛之手的形状，她是古泰拉的一位远古先知的爱女。

芬伦正要把威洛布鲁克打发走，突然传来了一阵响亮的撞击声，震得楼上都颤抖了起来。俩人连忙跑下弯曲的走廊，跑过书柜。房间里，电梯管道中，好奇的仆人们纷纷抬起头来，看向走廊方向。

温室那扇椭圆形门大开着，露出一大堆缠结在一起的金属和强化玻璃。一名工人在嘈杂的尖叫声中大声呼喊着医护人员。原来是一个吊满重物的浮空脚手架倒了。芬伦发誓，一旦调查人员找到了替罪羊，他将亲自给予适当的惩罚。

芬伦挤进房间，抬起头来。透过拱形屋顶上敞开的金属框架，他看到了柠檬黄色的天空。这里只安装了几扇过滤玻璃窗，还有一些没来得及装上的，正散落在乱糟糟的脚手架里。他用厌恶的语气说道：“你们真会挑时候，嗯-嗯-嗯？明知道今晚我要带着客人参观。”

“是的，时候真不合适，芬伦伯爵，大人。”威洛布鲁克说道，工人们则开始在瓦砾中挖掘并寻找伤者。

身穿卡其布制服的家庭医护人员匆匆从他身边跑过，跑进了事故区域。其中一名医护人员开始给一名刚从废墟中拖出来满脸是血的工人包扎，另外两人则帮忙把一大块强化玻璃从其他伤者身上移走。只是项目主管已经被倒下的脚手架压扁了。真是个笨蛋，芬伦心想，但运气不错，他要是活着我还不定怎么收拾他呢。

芬伦看了一眼他的腕表。两个小时之后客人才会来。他向威洛布鲁克示意：“先把这儿的事都停了。宴会时我不希望这个区域有任何噪音。那会提供完全错误的信息，嗯-嗯-嗯？玛戈夫人和我本来已经把今晚的宴会安排得很周密了，细致到了每一个细节。”

威洛布鲁克皱眉，但显然很快便改变了主意，不打算表示反对：“好的，大人。一小时之内完工。”

芬伦这才冷静了下来。事实上，他对外来的植物一点也不感兴趣。最初他同意进行这次昂贵的改造，只是对自己那贝尼·杰瑟里特妻子玛戈夫人做出的一个让步。虽然她只要求一间通风适中的房间，里面有植物，但芬伦——这个野心勃勃的人——已经把它扩展成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房间。他计划从帝国各地收集稀有植物。

前提是这间温室能完工的话……

他定了定神，在拱形入口处向玛戈打着招呼，她刚从城市里那迷宫般的露天市场回来。她身材苗条，金发碧眼，五官端正，比他高出

一头。她穿着一件为展示自己身材而定制的长袍，黑色的长袍上沾满了街上的灰尘。

“他们拿的是埃卡兹萝卜吗，亲爱的？”伯爵贪婪地盯着仆人们提着的两个用棕色香料厚纸包着的沉重包袱。那天下午，玛戈听说有个商人乘着运航机来了，便急忙跑到厄拉奇恩去购买稀缺的蔬菜。他想撩起包装纸偷看，但她开玩笑地把他的手拍开了。

“亲爱的，都准备好了吗？”

“嗯，一切都很顺利，”他答道，“不过，我们今晚不能参观你们的新植物温室了。对我们的客人来说，那儿有些太乱了。”

为了迎接将在日落时分莅临的重要宾客，玛戈·芬伦夫人站在宅邸的中庭，墙上较低的位置用木板装饰着帕迪沙皇帝们的画像，从曾参加过芭特勒圣战的传奇将军法坎·科林，再到开明的统治者拉斐尔·科瑞诺皇太子，以及“猎人”冯迪尔三世和他的儿子埃尔鲁德九世。

在中庭的中央，有一座现任皇帝沙达姆四世的金色雕像，皇帝身着萨多卡全套军服并高举着一把仪式用剑，姿态英武非凡。这是皇帝登基头十年中监督完成的众多昂贵作品之一。在宅邸和庭院四周还有许多这样的作品，都是来自她丈夫少年时代的朋友的礼物。尽管在沙达姆刚登上皇位时两人曾发生过争吵，但现在他们的关系又逐渐亲密了起来。

穿过防尘的双扇门，一群穿着优雅的女士们鱼贯而入，陪伴左右的男人们则穿着乌鸦一般的后芭特勒式燕尾服以及各种颜色的军装。玛戈本人穿着一件丝质塔夫绸拖地长裙，胸衣上镶着祖母绿闪光的亮片。

穿制服的传令员高声含出到房的客人的名字，玛戈一一向他们致意。他们按顺序走进了充满笑声、谈话声和碰杯声的大厅。来自荣格勒家族的艺人为大家表演了魔术，还演唱了诙谐歌曲来庆祝芬伦夫妇在厄拉科斯这十年任期。

她的丈夫昂首阔步地从二楼顺着大楼梯走了下来。芬伦伯爵身穿一件深蓝色复古燕尾服，胸前有一条深红色的皇家绶带，这是他在比福卡为自己量身定做的。她弯下腰，好让这个矮个子男人亲吻她的嘴唇。“亲爱的，现在进去欢迎我们的客人吧，别让男爵把所有谈话都霸占了。”

芬伦轻手轻脚地避开了一位来自科瑞诺某颗亚行星的公爵夫人（她长相邋遢且不怀好意）。在喝酒之前，公爵夫人在酒杯上放了一个遥控的毒物探测器，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遥控器塞进了宴会礼服的口袋里。

玛戈看着丈夫走到壁炉前与哈克南男爵交谈起来。哈克南男爵目前是厄拉科斯西瑞达[9]封地的所有者，也是那里昂贵香料垄断权的所有者。壁炉里的棱镜强化了熊熊燃烧的火焰，使男爵那浮肿的面容显得阴森可怖。他看上去可不怎么好。

在她和芬伦驻扎在那里的那些年里，男爵曾邀请他们去他的城堡里吃饭，或者一同观看由来自杰第主星的奴隶进行的角斗士比武。他

是个太过自负的危险人物。现在，这位男爵靠在一根镀金的手杖上，手杖的头设计得很像是一头厄拉科斯大沙虫的嘴。

在过去的十年里，玛戈发现男爵的健康状况一直在急剧下降，他患有一种神秘的肌肉和神经疾病，导致他体重不断增加。从她的姐妹们那里，她获悉了他得病的原因，也就是在他强奸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圣母时，他被下毒了。然而男爵却完全不清楚这痛苦的来源。

莫希阿姆本人，这次活动另一位精心挑选的客人，进入了玛戈的视线。这位白发苍苍的圣母穿着一件正式的阿巴长袍[10]，领口镶着钻石。她双唇紧闭地微笑着打了个招呼，然后微微晃了几下手指，发送了一个信息和一个问题："哈里什卡大圣母有什么消息吗？告诉我具体细节。我有事必须要向她报告。"

玛戈也用手指回应道："护使团[11]有了进展。但只是谣言，没有得到证实。失踪的姐妹还没有找到。时间过长。她们可能都死了。"

莫希阿姆看上去并不高兴。她自己也曾在护使团工作过，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慈善机构，在遥远的世界撒下了传染性迷信的种子。莫希阿姆年轻时就曾在这里待过几十年，当时她假扮成一名城镇妇女，传播小道消息，散播迷信，而这些都可能有利于姐妹会。莫希阿姆自己从来没能渗透进封闭的弗雷曼人社会，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许多其他姐妹已经进入了沙漠深处和弗雷曼人混在一起——然后便消失了。

因为玛戈在厄拉科斯的身份是伯爵的配偶，所以她被指派了确认护使团那些微妙的工作任务成果。到目前为止，她听到了一些未经证

实的报道，说是一些圣母已经加入了弗雷曼人，转入了地下，还有一些关于部落中出现了类似贝尼·杰瑟里特的某种宗教仪式的传言。一个孤立的穴地据说出了一名圣女。还有就是在镇上的咖啡帐篷里，有人听到一名满身灰尘的旅行者在谈论一个救世主的传说，这个传说显然是受到了护使团预言[12]的启发……但这些信息都不是直接来自弗雷曼人自己。那些沙漠人，就像他们的星球一样，实在令人太过费解。

也许弗雷曼人直接杀死了那些贝尼·杰瑟里特姐妹，并从她们的身体里偷走了水分。

“其余的人都被沙子吞没了。”玛戈比画着手指。

“无所谓，找到她们。”莫希阿姆点了点头，结束了这段沉默的谈话，然后穿过房间朝侧门走去。

“隆多·图克，”传令员宣布，“水商。”

玛戈转过身来，看见一个身材瘦长的宽脸男人摇摇晃晃地迈着古怪的步伐穿过门厅。他脑袋的两侧各长着一簇灰白的头发，头顶上则只有稀疏的几缕头发，一双灰色的眼睛离得很远。她伸出手来对他表示欢迎：“啊，是的——你就是那个走私者。”

图克扁平的脸顿时沉了下来了，但马上又绽开了灿烂的笑容。他朝她摇了摇手指，就像老师教导学生那样，说道：“我只是一名拼命想从肮脏的冰盖中挖出水来的水商。”

“如果没有你们的辛勤劳动，我相信就是连帝国都会崩溃的。”

“夫人这么说真是太仁慈了。”图克鞠了一躬，走进了大厅。

在宅邸外面，可怜的乞丐们聚在了一起，希望伯爵能表现出少有的仁慈。一些民众也都过来加入了乞丐的行列，热切地望着宅邸那华丽的正门。水贩们穿着色彩鲜艳的传统服饰，摇着铃铛，发出一声声诡异的吆喝：“簌簌簌咔！[13]”卫兵们——从哈克南卫队暂借来的、强行穿上了皇家制服——则站在门口，挡住不受欢迎的人，并为受邀者清出道路。这一切看起来都像是一个马戏团。

当最后一批客人到达时，玛戈看了一眼嵌在墙上的古董计时器，上面装饰着机械的人物，能发出精致的钟声。他们迟到了将近半个小时。她急忙跑到丈夫身边，对他耳语起来。他派了一个人去艺人那里，让他们安静下来——这是客人很熟悉的信号了。

“请大家注意了，嗯-嗯-嗯？”芬伦喊道。穿着华丽的男仆出现在出席者的身旁，开始引导他们：“我们将在餐厅再次见面。按照传统，芬伦伯爵和伯爵夫人将会走在客人们后面。”

在通往餐厅的宽阔门道的两边，放着镶金瓷砖的洗手盆，上面镶嵌着错综复杂的马赛克图案，上面有科瑞诺和哈克南家族的徽章，这无疑是出于政治需要。而厄拉科斯前总督李芝家族的徽章则被煞费苦心地凿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只蓝色的哈克南狮鹫。客人们在盆子前停下来，把手伸进水里，再把一些水泼到了地板上。擦干手后，他们把毛巾扔进一个越来越大的水坑里。

这一套民俗式的东西是哈克南男爵提出来的，为了表明这颗行星的统治者毫不担心水资源短缺问题。这是一种对财富的乐观炫耀。芬伦很喜欢这个调调，于是才有了这一套程序——但是，大概是因为仁

慈之心吧，玛戈夫人把这套东西变成了一种帮助乞丐的方法，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也就是在她丈夫勉强同意的情况下，她告诉大家，每次宴会结束后乞丐都可以到宅邸外面来，取走所有从脏毛巾中挤出来的水。

玛戈那双湿漉漉的手有些发麻了，她和丈夫走进了长长的大厅。古老的挂毯装饰在墙壁上。随意飘浮着的球形灯在房间里四处游荡，都被设置成距离地板相同的高度上并调到了黄色光谱。在光亮的木桌上，挂着一盏蓝绿色的哈葛尔石英吊灯，吊灯的上端则藏着一个灵敏的毒物探测器。

一小队仆人为用餐者们摆好了椅子，并在每位客人的腿上铺上了餐巾。有人绊了一跤，把一件水晶中心装饰品打碎在地。仆人们连忙上前把碎片打扫干净，并取来了一个新的放在原处。而其他人都假装没注意到。

玛戈坐在长桌的尾端，和蔼地向行星学家帕多特·凯恩斯和他十二岁的儿子点头问好，他们被安排坐在她的两侧。这个罕见的沙漠人接受了她的邀请时，她感到很惊讶，她想要知道关于他的谣言有多少是真的。根据她的经验，虽然晚宴上的闲聊和不真诚是出了名的无意义，但有些事还是逃不过一个精明的贝尼·杰瑟里特观察者的。她仔细地打量着这个瘦削的男人，注意到他外衣的灰色领子上有一块修补过的补丁以及他长着沙黄色胡须的硬朗下巴。

离她两步远的莫希阿姆圣母坐到了椅子上。哈什米尔·芬伦也在桌首坐了下来，哈克南男爵就在他的右边。玛戈知道男爵和莫希阿姆互相厌恶，所以安排他们相隔远远的。

芬伦抬手打了个响指，仆人们端着一盘盘珍奇小吃从侧门走了出来。他们在桌子周围走来走去，一一说明食物的名称，然后从盘子里分发给众人。

“谢谢你邀请我们，芬伦夫人。”凯恩斯的儿子看着玛戈说。行星学家以“维奇赫”为名介绍了这个年轻人，意思是“心爱的人”。她可以看出这孩子和他的父亲很像，但老凯恩斯的眼里有一种梦幻的神情，而这位维奇赫则因为在厄拉科斯长大显得有些冷漠无情。

她也朝他微笑道：“我们的厨师中有一位城市弗雷曼人，他为宴会准备了一种特色穴地美食，也就是加了蜂蜜和芝麻的香料蛋糕。”

“弗雷曼菜系现在是一种皇家菜了？”帕多特·凯恩斯苦笑着问道。他的样子看起来就好像他从没把食物看作是食物之外的东西，而一直把这种正式宴会看作是对工作的一种干扰。

“所谓菜系只是一种……味道而已。”她的措辞很有技巧。同时目光闪烁。

“那我就当是否认了。”他说。

身材高挑的女侍者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手里拿着装有蓝色美琅脂葡萄酒的细颈瓶。而最令当地人惊讶的是一整盘的鱼被端了出来，鱼旁边还有张着嘴的巴塞尔贻贝。即使是最富有的居民也很少能品尝到海鲜。

“啊！”一个仆人揭开了一个托盘上的盖子，芬伦在桌子的另一端高兴地说道，“我一定得好好尝尝这些埃卡兹萝卜，嗯-嗯-嗯。谢谢你，亲爱的。”仆人把黑酱浇到了蔬菜上。

玛戈说道：“为我们尊贵的客人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

“让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这些蔬菜这么贵吧，”一位来自埃卡兹[14]的外交官忽然抱怨起来，吸引了大家的注意。这位名叫比迪克·纳尔维的人虽然个子矮小，但却声如洪钟：“对农作物的破坏已经大大减少了我们对整个帝国的蔬菜供应量。而我们已经把这种新的瘟疫命名为‘格鲁曼疫病’了。”

他怒视桌子对面的格鲁曼[15]大使，一个身材魁梧、嗜酒如命、皮肤黝黑的男人，然后指责道：“我们还发现在伊拉迦，在我们的烟木森林里出现了生化破坏的痕迹。”帝国上下都非常珍视埃卡兹烟木雕塑，它可以通过人类思维的力量来引导生长。

尽管对面那个莫里塔尼家族的人身材魁梧，但他说话的声音却非常尖细刺耳：“不过是埃卡兹人再次装作物资短缺，想要推高价格而已。这是个老把戏了，自从你的那些贼人祖先被逐出古地球以来就屡试不爽。”

“根本不是这样的——”

“先生们，拜托。”芬伦打断了他们。格鲁曼人一直是一个非常反复无常的民族，只要感觉受到了一点侮辱，他们就会疯狂地报复。芬伦觉得这一切都很浅薄，也都很无聊。他看向他的妻子：“我们是不是把座位安排错了，亲爱的，嗯哼？”

“或者从客人名单开始就错了。”她打趣道。

礼貌而尴尬的笑声在桌子周围响了起来。争吵的人这才安静下来了，尽管他们仍在互相怒目而视。

“很高兴看到我们杰出的行星学家带来了他帅气的儿子，”哈克南男爵油腔滑调地说道，“真是个相当漂亮的小伙子。你绝对是这里最年轻的客人了。”

“我很荣幸能来这里，”男孩回答，“和这么多受尊敬的人在一起。”

“我听说，你准备将来接替你的父亲。”男爵接着说道。玛戈却从他低沉的声音中察觉到一丝隐藏着的讽刺意味。“也是，没有行星学家的话我们可怎么办呀。”事实上，凯恩斯很少出现在城里，也几乎没有向皇帝提交过规定的报告，但沙达姆却没有注意到或在意这一点。玛戈从她丈夫那里打听到的是皇帝正忙于其他——还不知道是什么——的事情。

年轻人热情的双眼亮了起来。他举起一个水瓶，说道：“我提议为我们的男主人和女主人干杯！”帕多特·凯恩斯则对儿子的大胆举动很是赞赏，也对自己没有首先想到这个社交礼节而感到惊讶。

“好主意啊。”男爵大大咧咧地附和道。玛戈察觉到了他声音中的懈怠，估计是因为喝了太多的香料葡萄酒。

这个只有十二岁的男孩声音坚定地说着祝酒词：“祝愿所有在这里展示给我们的财富、食物和水源，都无法与你们富足的内心相比。”说完他抿了一口水。

聚集在一起的客人都对祝酒词表示了赞同，玛戈却从他们眼中看出了闪烁的贪婪。行星学家则坐立不安起来，随着碰杯次数的减少，他也终于开始说出他的想法来：“芬伦伯爵，我知道您建造了一个精

心设计的热带温室。我很有兴趣去看看。”玛戈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凯恩斯会接受邀请，为什么他会从沙漠到这里来了。他穿着朴素但很实用的束腰外衣和马裤，披着一件沙棕色的斗篷，根本不像一个皇室仆人，倒更像是一个肮脏的弗雷曼人。

“看来你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小秘密了，嗯-嗯-啊？”芬伦噘起嘴唇，显得很不自在，“我本来是打算今晚把温室展示给客人们看的，但遗憾的是某些……嗯-嗯-啊，延误让这一切变得不可能了。也许改天吧。”

“你造了一个私人的温室，这岂不是在向厄拉科斯人炫耀他们无法拥有的东西吗？”年轻的维奇赫问道。

“暂时无法拥有。”帕多特·凯恩斯低声纠正道。

玛戈听见了这句话。有意思，她这才意识到低估这个粗犷的男人，甚至低估他的儿子都是个错误。“从帝国各地把植物收集起来肯定是一个令人钦佩的目标吧？”她耐心地暗示道，“我把这看作是一种对宇宙所能提供的财富的展示，并不是想提醒人们缺少什么。”

帕多特·凯恩斯用低沉而坚定的语气告诫身旁的年轻人：“我们到这里来不是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的。”

“相反的，请说明一下你的观点吧，”玛戈催促道，试图不去理会埃卡兹大使和格鲁曼大使正隔着桌子交换侮辱性的眼神，“我们不会生气的，我保证。”

“是啊。”一位坐在宴会桌中间区域的迦太格武器进口商附和道。他的手指上满是宝石戒指，重得几乎无法抬起手来，“解释一下

弗雷曼人的想法吧。我们都想知道呢！”

凯恩斯慢慢地点了点头，说道：“我和他们住在一起很多年了。要想了解弗雷曼人，首先就必须明白生存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东西。他们什么东西也不会浪费。所有东西都会被回收再利用。”

“榨干最后一滴水，”芬伦说，“甚至是尸体里的水，嗯-嗯-嗯-嗯？”

凯恩斯看了看儿子，然后又回头看着玛戈：“而你的私人温室需要大量这种珍贵的水才能维持。”

“啊，但是作为帝国监察员，我可以用自然资源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芬伦指出，“我认为花在我妻子温室上的钱是值得的。”

“你当然有权这么做，”凯恩斯说，他的语气像屏蔽场城墙[16]一样坚定，“而我是沙达姆皇帝的行星学家，就像我是他之前的皇帝埃尔鲁德九世的行星学家一样。芬伦伯爵，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我不会在这儿做一个生态问题演讲的。我只是回答你夫人的问题。”

“好吧，那么，行星学家，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厄拉科斯的不为人知的事情吧，”男爵说道，眼睛盯着桌子，“你在这儿待的时间确实也够长了。而我死在沙漠里的人比死在哈克南要塞里的人还要多。公会甚至不能在星球轨道上部署足够多的气象卫星来提供可靠的监测和预报。这是最令人沮丧的。”

“不过，多亏了香料，厄拉科斯也是最赚钱的星球，”玛戈说，“特别是对您来说，我亲爱的男爵。”

“这颗星球不愿意被人理解，”凯恩斯说道，“要想知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需要用比我短暂的一生更长的时间才行。我只知道一点：我们必须学会如何与沙漠共处，而不是与之对抗。”

“那弗雷曼人恨我们吗？”寇拉公爵夫人，一位皇族远亲问道。她边说边把一叉子白兰地调味的小牛胸送进嘴里。

“他们是与世隔绝的，不信任任何弗雷曼以外的人。但他们也是诚实、直接的人，有一种荣誉准则，在座的任何人，包括我自己，都不能完全理解这种准则。”

玛戈优雅地扬起眉毛，问出了下一个问题，并仔细观察他的反应：“我们听说你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这是真的吗，行星学家？”

“我仍然是帝国的仆人，我的夫人，虽然有很多东西需要从弗雷曼人身上学习。”

当第一道甜点上桌时，座位上的人们都开始窃窃私语起来，声音更加嘈杂了。

“我们的皇帝仍然没有继承人。”格鲁曼大使卢皮诺·奥德评论道。这个大个子男人的声音轻快而尖锐，从刚才开始他就一直在不停地喝酒。“他只有两个女儿，伊勒琅[17]和查丽丝。我并不是说女人不值钱……”说着他用炭黑的眼睛调皮地四下看了看，发现桌旁有几位女士投来了显而易见的反对目光。“但假如没有男性继承人，那么科瑞诺家族必须让位给另一个大家族。”

“假如他也能活得和埃尔鲁德一样长，那么我们皇帝的寿命可能还有一个世纪呢，”玛戈指出，“也许你没听说阿妮鲁尔夫人又怀孕

了？”

奥德承认了这一点。“我的职责有时会让我远离主流新闻，”说着他举起了酒杯，“让我们祝愿下一个是男孩。”

“是啊，是啊！”几位食客跟着喊道。

但埃卡兹的外交官比迪克·纳尔维却对他做了一个下流的手势。玛戈听说过阿曼德·埃卡兹大公爵和格鲁曼的莫里塔尼子爵之间长期以来的仇恨，但她没意识到这种仇恨竟有如此严重。她真希望自己没把这两个仇敌安排得这么近。

奥德抓起一个细颈瓶，没等仆人给他倒自己抢先倒了些蓝葡萄酒，然后说道：“芬伦伯爵，你有许多以我们皇帝为主题的艺术品——绘画、雕像、刻有皇帝肖像的牌匾。沙达姆是不是把太多的钱投入到这种太过自我的项目中了？现在帝国的各个角落里都是这种东西。”

“而有人一直在损毁它们，或是把它们推倒在地。”那位迦太格武器进口商哼了一声说道。

玛戈又想到了身边的那位行星学家和他的儿子，便从甜点盘里选了一块美琅脂甜蛋糕给他们。看来有些客人们还没有听说那些谣言，比如这些善意的艺术品礼物里其实都装有监视装置，皇帝通过它们监视帝国的动向。比如奥德身后那面墙上的牌匾就是这种东西。

“沙达姆希望能在历史上留下他的印记，嗯-嗯-嗯？”芬伦说，“我认识他很多年了。他希望脱离他父亲的政策，毕竟他父亲在位太久了。”

“也许吧，但他忽略了对萨多卡普通士兵的训练，而任凭他的将军们……他们的军衔叫什么来着？”

“波萨格[18]。”有人回答。

“对，任凭他们的数量不断增加，这就导致了过高的养老金和其他福利支出。萨多卡军的士气肯定下降了，因为他们被要求用越来越少的资源去完成更多的任务。”

玛戈注意到她的丈夫进入了一种象征着危险的安静状态。他的大眼睛现在眯成了一条缝，死死盯着那个愚蠢的醉汉。

这时一个女人对格鲁曼大使耳语了几句。他这才伸出手指摸了摸酒杯的边，说道：“哦，对，我很抱歉在一个如此了解我们的皇帝的人面前说了这些显而易见的事。”

“奥德，你就是个白痴。”纳尔维大吼了一声，仿佛他一直在等待机会侮辱他似的。

“而你就是个傻瓜，一个死人。”格鲁曼大使站起身来，把身后的椅子都撞翻了。他起身太快，时机也太精准了。难道他是假装喝醉了，只是为了找一个借口来激怒对面那个人？

卢皮诺·奥德忽然抽出一支闪闪发光的刀盘手枪，伴随着一阵刺耳的枪声，他向着对手反复射击。难道这就是他的计划，所以才要先激怒埃卡兹对手？刀盘手枪撕裂了纳尔维的脸和胸部，早在刀锋上的毒药生效前就致死了。

参加宴会的客人们大声喊叫起来，四散奔逃。男仆一把抓住跌跌撞撞的大使，从他手中夺走了那件早已弹尽的武器。玛戈只是呆坐在那里，与其说是害怕，不如说是惊讶。我错过了什么？埃卡兹和莫里塔尼家族之间的仇恨到底有多深？

“把他关进一个地下隧道里去，”芬伦命令道，“派一名卫兵全天候守着他。”

“但我有外交豁免权！”奥德抗议道，他的嗓音更尖了，“你不敢把我关起来。”

“永远不要假设我有什么不敢做的事。”伯爵瞥了一眼周围那些惊惶失措的面孔，“我大可以让我的其他客人惩罚你，然后再行使他们自己的……豁免权，嗯-嗯-嗯？”说着芬伦挥了挥手，于是那个喷着口水的人被带走关了起来，直到芬伦安排他回格鲁曼为止。

这时医护人员才匆匆赶来，这些人就是芬伦之前在温室事故中见到的那批医护人员。显然，他们已经不能为残缺不全的埃卡兹大使做任何事了。

今天这里的死亡人数可真多，芬伦寻思着，而且一个也不是我杀的。

“嗯-嗯-嗯-啊，”他对站在他旁边的妻子说道，“我担心这将成为一个……事件。埃卡兹大公爵一定会提出正式申诉的，目前还不知道莫里塔尼子爵会如何回应。”

他命令仆人们把纳尔维的尸体抬出大厅。许多客人已经分散到宅邸的其他房间了。“我们把人们叫回来好吗？”他紧握着妻子的手，

“我讨厌看到今晚就这样结束。也许我们可以把那些艺人请回来，让他们讲些有趣的故事。”

哈克南男爵拄着他那根虫头手杖走到他们身边：“芬伦伯爵，这是你的地盘，不是我的。你得把此事报告皇帝。”

“我会处理的，”芬伦简洁地回答，“我本来也要去凯坦星处理另一件事，我会给沙达姆提供必要的细节。还有适当的借口。”

在古地球[19]时代，有一些毒药专家，他们都是些狡猾的聪明人，从事着所谓“遗产粉末”的交易。

——胶片书摘录，凯坦皇家图书馆

宫廷内侍比利·里东多骄傲地咧嘴笑着，大踏步走过门口：“陛下，您又添了一个女儿。您的妻子刚刚为您生了一个健康的漂亮姑娘。”

沙达姆四世并没有感到高兴，反而低声咒骂了几句，把他打发走了。事不过三！再多个女儿对我有什么用呢？

他的心情非常糟糕，这是他拼尽全力地把年迈的父亲从金狮宝座上赶下来后，心情最糟糕的一刻了。沙达姆走进他的私人书房，经过了一块古老的牌匾，上面写着：“法律是终极科学”——这是皇太子拉斐尔·科瑞诺说过的废话之一，他本人甚至从来没有戴上过皇冠。沙达姆把身后的门关上，把自己瘦削的身体狠狠塞进了办公桌后面那把质地粗糙的浮空椅里。

沙达姆中等身材，肌肉松弛，长着一个鹰钩鼻子。他长长的指甲修剪得很整齐，红头发用发油抹过直梳到脑后。身上穿着一件带有肩章和金银饰边的灰色萨多卡制服，但这种军队服饰不再像以前那样让他感到舒适了。

除了又一个女儿的出生，他还有许多心事要操心。最近，在哈蒙塞普[20]一个倒金字塔体育场的一场盛大音乐会上，有人放出来一个巨大的沙达姆四世充气雕像。这真是一种低俗的侮辱，这个花哨的东

西让他看起来就像个小丑一样。这个充气人从放声大笑的人群头顶上飘过去，直到被哈蒙塞普龙卫把它射成燃烧的碎片为止——任何傻瓜都能看出这件事的象征意义！尽管进行了最严厉的镇压和审讯，但即便是萨多卡的调查人员也无法确定到底是谁制造或释放了这尊充气雕像。

在另一起事件中，卡尼达尔二号星纪念碑峡谷的花岗岩石壁上被人潦草地涂写上了足有几百米高的大字："沙达姆，你的皇冠还能舒服地戴在你的尖脑袋上吗？"而在帝国的各个世界里，他的几十座新纪念雕像都被毁了。并且没人能查出谁是作案人。

一定是有人恨透了他，所以才做了这些事羞辱他。一定是有人。这个问题一直撕咬着他的皇帝之心，伴随着其他的隐忧……包括即将前来的哈什米尔·芬伦，他是来向自己报告特莱拉进行的那个人造香料秘密项目的。

奥马尔计划[21]。

这项研究始于他父亲的统治时期，只有少数人知道。如果奥马尔计划成功，它可能会提供给科瑞诺家族一个可靠的、人造的美琅脂来源，也就是宇宙中最珍贵的物质。但那些该死的特莱拉人花了太长时间做实验了，日子一天天过去，他愈发心烦意乱。

而现在……他的第三个被诅咒的女儿诞生了！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或者是否——会费心去看一眼这个无用的新女孩。

沙达姆的目光沿着镶板的墙壁移动到一个书架上，书架上放着一幅阿妮鲁尔身穿婚纱的立式全息照片，旁边还有一本厚重的历史大灾

难参考卷。她长着一双大大的母鹿般的眼睛——在某些光线中是淡褐色的，而在别的时候会更黑一些——那眼睛里似乎藏着什么东西。他早该注意到的。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这个贝尼·杰瑟里特的“隐秘者”没能生下自己所需要的男性继承人，而沙达姆也没有为这种可能发生的事情制订任何应急计划。他的脸变得火热起来。他总能让几个小妾怀孕，并指望她们给自己生个儿子，但在已经有了和阿妮鲁尔的合法婚姻之后，如果他试图宣布一个私生子为王位继承人，他将陷入巨大的政治困境。

他也可以杀了阿妮鲁尔，然后再娶一个妻子——这种事他父亲已经干过不知道多少次了——但这样的行为可能会激怒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其实只要阿妮鲁尔给他生一个儿子，一个健康的男孩，他就可以宣布有继承人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但经过几个月的耐心等待，现在又……

他听说那些女巫实际上可以通过操纵自己身体的化学反应来选择孩子的性别，那么这些女儿的出生便不是偶然的。他被贝尼·杰瑟里特这些权力操盘手们给欺骗了，当初就是她们把阿妮鲁尔强加给了他。她们怎么敢对百万世界的皇帝这么做呢？阿妮鲁尔来到皇室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她是在收集勒索情报来对付他吗？他应该把她打发走吗？

他拿起一支手写笔，敲打着满是血纹的伊拉迦木桌，盯着祖父冯迪尔三世的画像。冯迪尔因为喜欢寻找蛛丝马迹并主动消灭一切潜在的叛乱，而被人们称作“猎手”，他甚至在自己家族内部也同样令人

感到畏惧。虽然这位老人早在沙达姆出生前就去世了，但他知道一些猎手的脾气和方法。如果冯迪尔面对的是这样一位傲慢的妻子，他会找到摆脱她的方法的……

沙达姆按下了桌子上的一个按钮，他的私人内侍又走进了书房。里东多鞠了一躬，高高的额头上闪闪发亮。“陛下？”

“我现在就想见阿妮鲁尔。就在这儿。”

“陛下，夫人已经睡下了。”

“别让我重复我的旨意。”

里东多二话没说就消失在了木门后，像蜘蛛一样缓缓地消失了。

过了一会儿，一位脸色苍白、香气浓烈的侍女走了进来。她声音颤抖地说：“皇帝陛下，阿妮鲁尔夫人希望我向您转达，您的孩子出生后，她就一直很虚弱。她恳求你允许她继续卧床休息。并且您能不能考虑来看看她和孩子？”

“我明白了。她希望我能包容她一下？可我不想再看到一个无用的女儿，也不想听到更多的借口了。这是你们皇帝的命令：阿妮鲁尔现在要到这里来。她必须自己过来，不能有任何仆人或机械设备的帮助。听明白了吗？”

要是运气好的话，也许她会在路上累死的。

侍女吓坏了，她连忙鞠了一躬：“遵命，陛下。”

不一会儿，皮肤灰白的阿妮鲁尔站在了他私人书房的门口，紧紧地抓着那根有凹槽的柱子。她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红金色长袍，没能完全遮住里面的睡衣。她的腿虽然不停颤抖着，但她的头却始终高昂。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他问道。

“我刚经历了一次难产，身体很虚弱。”

“借口，都是借口。你的智商能明白我的意思。你是真聪明啊，这么多年来把我骗得团团转。”

“骗你？”她冲他眨着母鹿般的眼睛，好像他在说疯话似的，“陛下，请原谅，我累了。您为什么要这么狠心把我叫到这儿来，还不肯见我们的女儿？”

他的嘴唇毫无血色，好像血已经被人从嘴唇里抽干了一般。他面沉似水地说：“因为你明明可以给我生一个男性继承人，但你却拒绝这样做。”

“这不是真的，陛下，纯属谣言。”为了不摔倒，她几乎用上了所有的贝尼·杰瑟里特训练。

“这是情报，不是谣言，”皇帝用一只眼睛瞪着她，好像这样可以看清更多的细节，“你想死吗，阿妮鲁尔？”

阿妮鲁尔想到他可能会杀了她。我们之间当然没有爱情，但他敢冒着得罪姐妹会的危险处决我吗？在他登基之前，沙达姆就已经同意娶她了，因为他需要在不稳定的政治态势下得到一个有利的盟友。现

在，十几年过去了，沙达姆对自己的皇位好像有些太过自信了。“每个人都会死的。”她回答道。

“但不是以我为你安排的方式。”

阿妮鲁尔尽量不流露出感情来，她提醒着自己，她不是一个人，在她的心灵里有一个叫做其他记忆[22]的、由杰瑟里特前辈组成的集体记忆。于是她的声音平静了下来：“我们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种复杂、狡猾的女巫。”当然，这话并不是真的，尽管她知道这不会减少沙达姆多少怀疑。

他的态度果然没有软化：“对你来说什么更重要……你的姐妹们还是我？”

她沮丧地摇了摇头，答道：“你无权问我这样的事情。我从来没做过任何对皇室不忠的事。”

说着，阿妮鲁尔骄傲地抬起头，提醒自己她在悠久历史的姐妹会中所处的地位。她永远不会向他承认她确实收到了贝尼·杰瑟里特的命令，不能给科瑞诺家族生儿子。姐妹们的智慧在她脑海中回荡着。爱会让你变得软弱。是危险的，因为它模糊了理智，使我们偏离了职责。这是一种畸形，一种耻辱，一种不可原谅的违规行为。我们不能爱。

阿妮鲁尔试图平息沙达姆的愤怒：“接受您的女儿吧，陛下，因为她可以用来巩固你重要的政治同盟。我们应该讨论一下她的名字。你觉得文丝西亚怎么样？”

她突然一惊，感到大腿内侧涌出一股温暖的湿气。血？是缝线断了吗？红色的血珠随即滴落在了地毯上。

阿妮鲁尔看见沙达姆瞪着她的脚边。皇帝的脸上笼罩着新的怒火：“那块地毯在我的家族里已经有好几个世纪了！”

不要示弱。他是一只动物……会攻击弱者而避开强者。她慢慢地转过身，又洒了几滴血，然后才摇摇晃晃地走开：“考虑到科瑞诺家族的历史，我敢肯定这地毯对血腥味并不陌生。”

据说在整个宇宙中没有什么是稳定的，没有什么是平衡的，没有什么是持久的——没有什么能保持它原来的状态，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时刻都有变化在发生。

——贝尼·杰瑟里特护使团预言

在卡拉丹城堡下方那崎岖的海岸上，一个孤独的身影站在长码头的尽头，映衬着大海和初升的太阳。他有着一张狭窄的、橄榄色的脸庞，高高的鼻梁使他看起来像是一只鹰。

海面上，一群捕鱼船队刚刚出发，船尾拖着道道尾流。身穿厚毛衣、外套和针织帽的男人们在乱糟糟的甲板上忙活着，准备着他们一天劳作所需的装备。在下游的村子里，缕缕烟雾从烟囱里升起。当地人称这里为“老城”，在优雅的首都城市和太空港建成前的几个世纪里，这里便是最初的定居点，它就建在城堡后面的平原上。

雷托·厄崔迪公爵穿着一身休闲的蓝色钓鱼工装裤和一件绣着红鹰的白色外衣，他深深地吸了口清新的、咸咸的空气。雷托虽然是厄崔迪家族的主人，在兰兹拉德联合会和皇帝面前代表着卡拉丹人，但他更喜欢和渔夫们一起早出晚归，其中许多渔民他都知道叫什么。有时他们甚至会邀请公爵到家里去做客，尽管他的安全指挥官，那位不相信任何人的杜菲·哈瓦特会反对，但他还是偶尔会与他们一起共饮一碗海鲜汤。

咸咸的海风掠过水面，激起飞舞的白浪。他真希望自己能一起去打鱼，但他在卡拉丹的责任太大了。更何况还有一些比这个世界更为

重要的事要他操心。他既要效忠帝国，也要效忠他所统治的人民，他发现自己被推到了历史的中心。

一名埃卡兹外交官令人震惊地被格鲁曼大使谋杀了，即使是在遥远的厄拉科斯这也不是一件小事，但格鲁曼的莫里塔尼子爵似乎并不在意公众舆论。大家族已经在呼吁帝国进行干涉以避免更大的冲突了。就在前一天，雷托把自己的信息发给了兰兹拉德联合会，自愿充当调解人。

他今年只有二十六岁，却已经在一个大家族担任了十年的掌舵人。他把自己的成功归于不忘本。为此，他应该感谢自己已故的父亲保卢斯。从表面上看，老公爵是一个谦逊的人，喜欢和他的臣民打成一片，就像雷托公爵现在所做的那样。但他的父亲也清楚——尽管他从未向雷托承认过——这本就是一个很好的政治策略，一个让公爵赢得人民的爱戴的策略。政治从来都是混合品。有时雷托都搞不清扮演个人角色和官方角色应该从何时开始，又在何时结束。

在他火线就任公爵后不久，雷托·厄崔迪便以那场戏剧性的没收审判震惊了整个兰兹拉德联合会，当时他被诬陷在公会运航机内袭击了两艘特莱拉飞船，为了洗清冤屈他做了一个大胆的赌博。雷托处理此事的技巧给许多大家族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甚至还收到了亨德罗·莫里塔尼发来的贺信。亨德罗·莫里塔尼是格鲁曼的子爵，性情乖戾，令人讨厌，他经常拒绝合作——甚至拒绝参与——帝国事务。子爵说，他钦佩雷托“对规则的轻蔑”，证明了“领导能力是由具有坚定信念的强者所造就的，而不是那些研究法律条文的职员”。雷托并不完全确定莫里塔尼是否真的相信自己是无辜的。相反，他认为子爵只是喜欢看到厄崔迪公爵在如此不可逾越的困难面前逍遥法外。

另一方面，雷托和埃卡兹关系也不错。他的父亲老公爵是埃卡兹叛乱中的伟大英雄之一，曾与多米尼克·维尔纽斯并肩作战，推翻了暴力分裂主义者，捍卫了兰兹拉德认可的森林世界统治者。在阿曼德·埃卡兹重登红木宝座的胜利仪式上，保卢斯·厄崔迪就站在心存感激的年轻大公爵身边。在老公爵的财物中，有一条阿曼德·埃卡兹亲手戴在保卢斯那粗壮脖子上的勇气锁链。在兰兹拉德审判期间为雷托辩护的律师就来自埃卡兹。

由于自己受到冲突双方的尊重，所以雷托认为他可能会为他们展示一条和平之路。政治！他父亲总是教导他要仔细地考虑全局，从最小的到最大的元素都要考虑到。

雷托从他的外衣口袋里掏出一份语音记录器，口述了一封给他堂兄沙达姆四世的信件，祝贺他又获得一个孩子。这条信息将由下一趟前往凯坦的公会运航机上的官方信使代为转达。

等雷托再也听不到渔船引擎的声音了，他才沿着那条弯弯曲曲的陡峭小径爬上了悬崖。

他和二十岁的邓肯·艾达荷在院子里共进早餐。这个圆脸的年轻人穿着绿黑相间的厄崔迪骑兵制服。他浓密的黑发被剪得很短，这样便不会遮住眼睛，方便他接受强有力的武器训练。杜菲·哈瓦特和他相处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证明他是一个非常有技巧的学生。但邓肯已经达到了门泰特战士所能教他的极限。

在邓肯还是个孩童时，他逃离了哈克南人的奴役来到了卡拉丹城堡，在这里老公爵对他展示出了极大的同情心。长大之后，邓肯仍然是厄崔迪家最忠诚的臣民之一，当然也是最好的武士学员。作为厄崔迪家族的长期军事盟友，吉奈斯家族的剑术大师们最近批准了邓肯进入他们那所著名的学院。

“你要走了我会很难过的，邓肯，”雷托对他说道，“八年可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邓肯坐直了，没有显露丝毫恐惧：“可是一旦我学成归来，公爵，我就能更好地为您效劳了。我还年轻，到那时就没人敢威胁您了。”

“哦，他们还是会威胁我，邓肯。毫无疑问。”

年轻人停顿了一下，然后对雷托坚定地微笑起来：“那么犯错误的就会是他们。而不是我。”说着他拿起一片帕拉丹瓜[23]放进了嘴里，咬了一口黄色的瓜瓤，然后擦去顺着下巴淌下来的咸汁，“我会想念这些瓜的。军营里的食物比不了这个。”说着他把他面前那份切了开来。

九重葛蔓生在他们周围的石墙上，但此时仍是冬天，植物还没有开花。然而在不合时宜的温暖和早春的预兆下，花蕾已经开始在树上冒头了。雷托心满意足地叹了口气，说道：“在整个帝国的广大疆域中，我还没见过有比春天的卡拉丹更美丽的地方。”

“杰第主星的景色当然无法与这儿相比。”邓肯提高了警惕，不安地发现雷托似乎有些放松和满足，“公爵，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

惕，不能展现出丝毫的软弱。永远不要忘记厄崔迪和哈克南之间是世仇。”

“现在你越来越像杜菲了。”雷托舀起一口甜甜的庞迪米饭布丁，“邓肯，我相信在为厄崔迪家族服务的这些人当中，没有比你更好的了。但我担心我们把你送去接受这八年的训练可能会制造出一个怪物来。你回来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呢？”

一股骄傲注入了年轻人那深邃的蓝绿色眼睛：“我将成为吉奈斯的剑术大师。”

很长一段时间里，雷托都在担心着这所极度危险的学校。毕竟有近三分之一的学生会在训练中死亡。但邓肯对这些数据一笑置之，说他对抗哈克南人的胜率比这个还要低，但他也幸存了下来。而他是对的。

“我知道你会成功的。”雷托说道。他感到喉咙里哽咽起来，为自己放任邓肯离开而感到了深深的悲伤。“但你永远不能忘记同情心。不管你学到了什么，不要带着你比别人更强大的自负回到这里。”

“我不会的，我的公爵。”

雷托把手伸到桌下，拿出一个又长又细的包裹，隔着桌子递给他：“这就是我邀请你和我一起吃早餐的原因。”

邓肯惊讶地打开它，取出一把雕刻华丽的仪式剑。他一眼就看到了剑柄上镶饰着的绳索图案。“老公爵的剑！您要把它借给我？”

“是送给你，我的朋友。还记得我在武器大厅见到你的那一天吗，就在我父亲死在斗牛场之后不久？当时你从陈列架上把这把剑拿了下来。它几乎和你当时一样高，但现在你已经长大了。”

邓肯不知该如何感谢雷托了。

雷托上下打量着这个年轻人，似乎在鉴定他：“我相信，如果我的父亲能活着看到你变成了这样一个男人，他也一定会亲自把这把剑送给你的。你现在长大了，邓肯·艾达荷——你配得上公爵的剑。”

“早上好啊。”一个愉快的声音说道。隆博·维尔纽斯王子漫步走进了庭院，仍然睡眼惺忪，但已穿戴整齐。他右手上的红宝石戒指在朦胧的阳光下闪闪发亮。他的妹妹凯莉娅跟在他旁边，铜色的头发被一个金扣子扣在后面。隆博瞥了一眼剑刃，发现了邓肯眼中的泪水，于是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是我给邓肯一份离别礼物。”

隆博吹了个口哨：“对个马童来说这礼物还真不错。”

“也许这礼物太贵重了。”邓肯看着雷托公爵说。他凝视着剑，然后瞪了一眼隆博：“不过，维尔纽斯王子，我再也不会在马厩里工作了。下次你再见到我时，我就会成为一名剑术大师了。”

“剑是你的了，邓肯，”雷托用最坚定的语气说道，这是他从父亲那里学来的，“这件事不会再讨论了。”

“如您所愿，公爵，”邓肯鞠躬道，“我请求告退，去准备我的旅行。”然后年轻人大踏步地穿过院子，离开了。

隆博和凯莉娅坐在已经摆好了早餐盘子的桌旁。凯莉娅对雷托笑了笑，但不是她惯常的那种热情微笑。多年来，这对男女一直在感情问题上小心翼翼，无法更进一步，这完全是因为公爵出于政治考虑，不愿与一个强大家族的女儿结婚。他的理由是他父亲灌输给他的，一个公爵要卡拉丹人民负起责任。雷托和凯莉娅只握过一次手，他甚至从来没有吻过她。

凯莉娅压低了声音问道：“你父亲的剑，雷托？真的有必要吗？它太贵重了。”

“但那只是个物件，凯莉娅。它对邓肯而言比对我更重要。我不需要借助刀剑来保留对我父亲的美好回忆。”接着，雷托注意到了他朋友脸上的金色胡楂，这让隆博看起来更像一个渔夫，而不是王子，“你上次刮胡子是什么时候？”

“地狱在下！刮不刮胡子会影响我的长相吗？”说着他喝了一口苹果汁，刻薄地抿着嘴唇，“我有的是更重要的事。”

凯莉娅吃得又快又安静，同时那双锐利的绿眼睛打量着她的哥哥。然后撇着像猫一样的小嘴，表示不以为然。

雷托望着桌子对面的隆博，注意到他朋友仍然长着一张孩子般的圆脸，但棕色的眼睛却不再那么明亮了。相反，这双眼睛里饱含失去家园、母亲被杀、父亲失踪的深切悲痛。现在这个曾经显赫的家族只剩下他和他妹妹了。

“我想确实没什么影响，”雷托承认道，“我们今天没有国事，也没有光荣的凯坦星之旅。所以你最好干脆连澡也别洗了。”雷托搅

拌着他那碗庞迪米饭布丁，然后声音变得异常尖锐：“尽管如此，你仍然是我的宫廷成员——也是我最信任的顾问之一。到现在为止，我仍然希望你能制订一个计划，重新获得你失去的财产和头衔。”

隆博仍然在每件衬衫的领子上都戴着紫铜相间的螺旋，不断提醒着人们伊克斯曾经的辉煌岁月，在特莱拉人接管之前，维尔纽斯家族统治着那个机器世界。雷托注意到，隆博的衬衫皱得厉害，明显需要洗洗了。

“雷托，如果我知道该怎么做，我会马上跳到一艘运航机上去试试的，”他看上去有些慌乱，“特莱拉部队已经把伊克斯封锁在无法穿透的屏障后面。你想让哈瓦特派出去更多的间谍吗？前三个一直没找到去地下洞穴城的路，最后两个干脆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说着，他把双手叉在了一起。“我只希望忠诚的伊克斯人民能继续在内部战斗，然后很快推翻侵略者。我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的朋友，一名乐观主义者。”雷托说。

凯莉娅在早餐期间一直愁眉苦脸着，最后终于忍不住开口了：“已经十二年了，隆博。这一切还需要多久才能神奇地自我复原呢？”

她哥哥很不自在，试图转移话题：“你听说了吗？沙达姆的妻子刚刚生下了他们的第三个女儿。”

凯莉娅哼了一声道：“我了解沙达姆，我敢打赌他会因为不是男性继承人而很不高兴的。”

雷托拒绝接受这种消极的想法：“他弄不好欣喜若狂也说不定，凯莉娅。此外，他的妻子还能给他生很多孩子呢。”然后他又转向隆博，“这使我想到，老朋友——你应该找个老婆了。”

“让我勤洗澡，然后监督我每天刮胡子？”

“也许是为了重新开始你的工作。以一个流亡继承人的身份延续维尔纽斯家族的血脉。”

凯莉娅差点儿开口说些什么，但似乎又重新考虑了一下。她吃完了一个甜瓜，咬了一片吐司。不一会儿就站起来离开了桌子。

在漫长的沉默中，泪水在伊克斯王子的眼中闪烁，然后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他不好意思地抹了把脸说：“是啊。我自己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知道的？”

“在我们喝光了两三瓶酒之后，你不止一次这样对我说过。”

“这是个疯狂的念头。我的家族已经死了，伊克斯也落入了狂热分子之手。”

“所以，在卡拉丹建立一个新的小家族吧，一个新的家族产业。我们可以看看行业目录，看看需要什么。凯莉娅很有商业头脑。而我会为你提供建立人脉所需的资源。”

隆博苦乐参半地笑了笑：“我的命运将永远与你的命运紧密相连，雷托·厄崔迪公爵。不，我最好还是留在这儿掩护你吧，确保你不会把整个城堡都给弄丢了。”

雷托面无笑容地点了点头，然后他们像帝王那样握了握手。

大自然从不犯错，对与错是人类的划分。

——帕多特·凯恩斯，《厄拉科斯讲座》

这是个单调的日子。这支由三个人组成的哈克南巡逻队沿着一千公里的飞行路线，在金色的沙丘上巡逻着。在这枯燥的沙漠中，哪怕是一阵沙尘也会让他们兴奋起来。

士兵们驾驶着他们的装甲扑翼机，绕着山脉盘旋，然后从大平原向南拐去。是男爵的侄子、厄拉科斯临时总督格洛苏·拉班指示他们这样定期飞行的，目的就是让人们看见——以便告诉大家，哈克南家族对那些肮脏的弗雷曼定居点的监视是毫不松懈的。

基尔是一名侧枪手，他认为这个差事可以让他在香料采集点附近合法地猎杀弗雷曼人。是什么让这些肮脏的流浪者认为他们可以不经迦太格地区办事处的许可就擅自进入哈克南的领土？但是，很少有人在白天看到弗雷曼人，所以这项任务就不免变得有些枯燥乏味了。

加朗驾驶着扑翼机，时而上升时而下降地捕捉着上升气流，就像在玩一场游戏。他保持着一种坚忍的表情，尽管当飞船在恶劣的空气中颠簸时，偶尔会露出一丝笑容。当他们完成第五天的巡逻任务时，他仍能持续地在地形图上标出不同之处，而每发现一个错误，他都会厌恶地嘟囔一声。这是他用过的最糟糕的地图了。

后座上坐着的是最近才从杰第主星调来的乔斯滕。已经习惯了工业设施、灰色天空和肮脏建筑的他此时凝视着窗外的沙漠荒地，研究

着几乎可以催眠的沙丘排列模式。他发现了一团尘雾向南飘去，直奔丧原[24]深处。“那是什么？香料采集作业？”

“不可能，”侧枪手基尔说，“采矿车会向空中射出一缕细长的烟柱的，看上去就像一个圆锥体。”

“太低了，不会是尘卷风。太小了。”加朗耸了耸肩，猛地拉了一下扑翼机控制杆，飞向那低低的红褐色云层，“我们过去看看吧。”经过这么多天乏味的日子，就算是一块从沙海里探出头来的大石头他们也愿意去看看……

当他们到达现场时，没有发现任何痕迹，没有机器，也没有人类存在过的迹象——然而大片的沙漠看起来已经被摧毁了。斑驳的铁锈色把沙子染成了更深的赭色，就像伤口涌出的血在烈日下被晒干了一样。

“好像有人在这里扔了一颗炸弹。”基尔说。

“也有可能是一次香料喷发，”加朗说，“等我把飞机降落，仔细看看去。”

扑翼机停在了不断搅动着的沙地上，基尔打开舱门。温控气体发出了嘶嘶声，随之而来的便是一股股热浪。他被沙尘呛得咳嗽起来。

加朗从驾驶舱探出身子，使劲闻了闻。“你们好好闻闻吧。”一股烧焦的肉桂味扑鼻而来，“肯定是香料喷发。”

乔斯滕挤过基尔身边，跳到松软的沙地上。他惊讶地弯下腰，抓起一把赭色的沙子放到嘴唇上：“我们能不能挖点儿新鲜香料带回

去？肯定值一大笔钱呐。”

基尔也在思忖同样的事情，但此时他却轻蔑地转向这个新人：“我们没有加工设备。你需要把香料和沙子分开，而光靠手指头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加朗则用更为平静且坚定的声音说道：“而且如果你回到迦太格，然后向街头小贩出售这些香料的话，你就会被直接拉到拉班总督面前——或者更糟的是，你必须向芬伦伯爵解释皇帝的香料是如何落入巡逻队员口袋里的。”

士兵们迈着沉重的步伐来到了正在消散的尘埃云中心的一个破烂坑洞前，乔斯滕环顾了一下四周，问道：“我们在这儿安全吗？沙虫不会来找香料吧？”

“害怕了，孩子？”基尔问道。

“如果我们看到沙虫的话，就把他扔给它好了，”加朗建议道，“然后我们就能逃跑了。”

基尔忽然察觉到沙子坑洞中有什么动静，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蠕动，像是某种深埋在地下的东西想要钻上来，就像腐烂的肉里的蛆虫似的。乔斯滕张开嘴想说些什么，然后又把嘴闭上了。

一种像鞭子一样的生物突然从沙地中出现，身长两米，皮肤多肉。它有一条大蛇那么长，嘴巴张开成一圈，喉咙里排列着尖牙，闪闪发光。

“沙虫！”乔斯滕大喊道。

“只是个雏儿而已。”基尔嘲笑道。

“是条幼虫——你说呢？”加朗问道。

虫子摆动着它那没有眼睛的头。身旁还有一窝爬行动物在蠕动着，好像是刚从爆炸中孵化出来的。

“这些东西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基尔问道。

“我的简报里反正没有。”加朗说。

“我们能……抓一个么？”乔斯滕问道。

基尔意识到这个年轻的新兵的确出了一个好主意，便停止了粗鲁的反驳：“来吧！”说着他便一头冲进了翻腾的沙子里。

蠕虫察觉到有人靠近，于是直立起来，似乎不确定是该攻击还是该逃跑。然后，它便像海蛇一样弓起身子，一头扎进沙子里，扭动着挖起洞来。

乔斯滕全速向前冲刺，在即将到达坑洞时，猛扑过去，一把抓住了它那分段的身体。“它力气太大了！”侧枪手也跟着他跳了下来，揪住沙虫那条不断抽打着的尾巴。

沙虫想要挣开，但加朗跑到了它身前，把手伸进沙子，从它脑袋后面紧紧地按住了它。三名巡逻队员扭打拉扯着。那条小虫子则像电盘上的鳗鱼一样扑打不已。

在深坑的另一边，其他的小沙虫则像一片奇怪的潜望镜森林似的从沙海中冒出头来，把黑色的圆嘴对准众人。有那么一瞬间，基尔心

头一凉，觉得它们马上就会像骨髓水蛭一样冲过来了，但这些年幼的沙虫却快速逃离，消失在地下。

加朗和基尔把他们的俘虏从沙地里拽了出来，拖向扑翼机。作为一支哈克南巡逻队，他们拥有逮捕罪犯所需的所有设备，包括老式的那种把俘虏像畜群一样关起来的装置。“乔斯滕，去把我们缉拿箱里的束缚绳拿过来。”飞行员说。

新人拿着绳子跑回来，套成了一个圈，从虫子的头上滑过去，紧紧地系上。加朗松开了按在沙虫橡胶状皮肤上的手，抓住了绳子另一头，乔斯滕则又在虫子下半截系了一根绳子。

“我们要拿它怎么办？”乔斯滕问道。

有一次，早在基尔刚被分配道厄拉科斯的时候，他加入过拉班的捕虫行动，但他们没有成功。当时他们有一位弗雷曼向导，装备精良的部队，甚至还有一位行星学家。他们用那名弗雷曼向导作诱饵，诱骗了一条巨大的沙虫，并用炸药将它炸死。但在拉班拿到他的战利品之前，那头野兽就溶解了，变成了一种单细胞生物——落到沙地后只剩下了软骨骨架和疏松的水晶般的牙齿。拉班当时非常愤怒。

基尔心头一紧。男爵的侄子可能会觉得三个普通巡逻兵都能捉到一条虫子而他自己却抓不到，这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于是说道：“我们最好淹死它。”

“淹死它？”乔斯滕问道，“为什么啊？我为什么要浪费我的水配给来做这个呢？”

加朗的脑子里却忽然灵光一闪：“我听说弗雷曼人经常这样做。他们觉得如果你把一条虫仔淹死，它会吐出某种非常罕见的毒药来。”

基尔点点头：“嗯，没错。那些疯狂的沙漠人会在他们的宗教仪式中使用它。它能让每个人都陷入疯狂，然后交媾，许多人都死在了仪式中。”

“但……但我们舱里只有两升水啊。”乔斯滕仍然紧张地说。

“那我们就用一升。不管怎么说，我知道在哪里可以把水加满。”飞行员和他的侧枪手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在一起巡逻的时间足够长了，已经十分默契。

那条小虫似乎明白了自己的命运，拼命挣扎起来，但它已经越来越虚弱了。

“一旦我们拿到了药，”基尔说，“我们就去找点乐子吧。”

在夜间，巡逻队的扑翼机都会以隐形模式飞行，他们飞越了险峻的山脉，从山脊后面靠近着一个叫做比拉尔营地的肮脏村庄，最后降落在了村庄上方坚硬的平顶山上。这里的村民们都居住在挖空的洞穴和延伸到平顶山的地面建筑里。依靠风车产生着动力。补给箱上闪烁着细小的灯光，吸引了几只蛾子和以它们为食的蝙蝠。

与隐居的弗雷曼人不同，这里的村民稍微文明一点，但也更受压迫：他们充当着沙漠向导，也会加入香料收割队。只是他们已经忘记了如何在自己的世界里生存而不是当行星统治者的寄生虫。

在早些时候的一次巡逻中，基尔和加朗在这个平顶山上发现了一个隐藏起来的蓄水池，简直是一座水的宝库。基尔甚至不知道村民们是从哪里弄来的这些水。最有可能的是他们犯了欺诈罪，夸大了他们的人口普查数字，因此哈克南家族慷慨地提供了超出他们应得的水分。

比拉尔营地的村民们用石头盖住蓄水池，让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天然的巨石，但村民们没有在他们这个非法蓄水池附近安排守卫。由于某些原因，沙漠文化中偷盗行为的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谋杀。所以他们相信自己的财产不会被夜间的强盗或小偷拿走。

当然，哈克南的士兵们不会偷水——也就是说，他们会直接拿走。

乔斯滕尽职尽责地举着他们不断晃动着的容器一路小跑回来，容器里面装着被淹死的蠕虫停止挣扎后分泌的黏稠有毒物质。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恐惧和紧张，于是把那条软绵绵的虫子尸体扔回了香料喷发处附近，然后带着毒物离开了。而基尔则十分担心蠕虫分泌出的有毒物质可能会腐蚀掉整个贮水袋。

加朗操纵比拉尔蓄水池那巧妙隐蔽起来的水龙头，将他们的一个空容器装满了水。为了一个对村民所做的恶作剧而浪费掉所有的水是没有意义的。然后基尔拿起盛有蠕虫毒物的容器，把里面的黏稠液体

倒进蓄水池。当下次村民们喝下这些非法囤积的水时，一定会大吃一惊。“罪有应得。”

“你知道这种药会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吗？”乔斯滕问道。

加朗摇了摇头，回答：“我听说过很多关于这种药的疯狂故事。”

“也许我们应该让孩子先试一试。”侧枪手说。

乔斯滕后退了几步，举起了手。加朗再次看了看被污染的水箱，说道：“我敢打赌，他们会脱下衣服在街上光着身子跳舞，然后像野鸡一样叫个不停。”

基尔说：“要不我们留下来看看乐子吧。”

加朗皱起了眉头反问道：“你愿意去和拉班解释我们归队迟到的原因吗？”

“那我们还是走吧。”基尔急忙回答。

当虫毒注入水池时，哈克南的士兵们急忙回到他们的扑翼机里，很不情愿让这个恶作剧留待村民们自己去发现了。

在我们面前，所有的学习方法都受到本能的影响。在我们面前，依靠本能的研究人员的注意力很难持续——通常不超过一个人的一生。他们从未想到过跨越五十代甚至更多代人的项目。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肌肉／神经训练的概念。而我们则学会了如何学习。

——贝尼·杰瑟里特《阿扎之书》

这个孩子真的很特别吗？圣母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看着眼前这个身材比例完美的女孩在圣母学校训练模块的硬木地板上进行普拉纳一宾度肌肉神经训练。

从前几天厄拉科斯那场失败的宴会回来后，莫希阿姆就试图用公正的眼光看待她的这名学生，把真相暂时隐瞒起来。杰西卡，我自己的女儿……决不能让这女孩知道她自己的血统，甚至都不能让她有所怀疑。即使在秘密的贝尼·杰瑟里特育种图表上，莫希阿姆也没有用自己的姐妹会名字，而是用她的本名“塔尼蒂亚·奈鲁斯”。

十二岁的杰西卡泰然自若地站着，双臂放在身体两侧，试图放松自己，试图阻止身体每一块肌肉的活动。她右手握着一把想象中的剑，直直地盯着一个想象中的对手。她唤起了内心深处的平静和专注。

但莫希阿姆敏锐的眼睛注意到，杰西卡的小腿肌肉、脖子周围和一侧眉毛上出现了一丝几乎无法察觉的抽搐。这个孩子需要更多的练习来完善技巧，但她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展现出了很大的潜力。

很幸运的是杰西卡拥有着极大的耐性，她有能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倾听别人对她说的话。

太专注了，这个孩子……真是充满了潜力。而且生来如此。

杰西卡假装移向左边，飘浮，旋转——然后身体突然僵硬了，又变成了一个雕像似的。她的眼睛直视莫希阿姆，却无视她的教练和导师。

严厉的圣母走进了训练场地，凝视着女孩清澈的绿眼睛，发现那里空无一物，就像一具尸体在凝视前方。杰西卡不见了，消失在她的神经和肌肉纤维中。

莫希阿姆蘸湿了一根手指，把它放在女孩的鼻子前。她感到空气只发出了一阵轻微的颤动。女孩颀长躯干几乎纹丝不动。杰西卡几乎进入了完全宾度歇止[25]状态……但还是没做到完全。

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

在这个姐妹会中，只有彻底完美才够好。作为杰西卡的教练，莫希阿姆会一遍又一遍地复习那些古老的套路，回顾那些必须要遵循的步骤。

圣母退了几步，打量着杰西卡，但没有叫醒她。在女孩那张椭圆形的脸上，她想要看出哪些特征来源于自己，而哪些则是出自她父亲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长脖子和小鼻子是莫希阿姆的基因，但寡妇尖形状的发际线、宽嘴巴、厚嘴唇和光润的皮肤则是来自男爵……当年仍然健康迷人的男爵。杰西卡深邃的绿眼睛和光亮的古铜色头发来自更遥远的基因。

你要是知道自己是谁就好了。莫希阿姆回忆起当初她被告知这个计划时的情景。杰西卡未来的女儿，在长大成人后注定要生下魁萨茨·哈德拉克[26]——数千年精心育种的巅峰之作。莫希阿姆注视着女孩的脸，寻找着任何抽搐的迹象，寻找任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迹象。你还没有准备好去发现这个秘密。

杰西卡开始说话了，她做着口型念出一句和贝尼·杰瑟里特圣母学校一样古老的真言：“每个攻击者都是在无限道路上飘浮着的羽毛。当羽毛靠近时，它将会被改道并移走。而我的答案是吹一口气，把羽毛吹走。”

莫希阿姆后退了几步，她的女儿迅速做了一个模糊的动作，试图通过反射动作飘移起来。但杰西卡仍在努力强迫她的肌肉安静而流畅地流动，而她本应该放任它们如此。

女孩的动作比以前更好了，更集中也更精确了。杰西卡最近的进步让人印象深刻，就好像她经历了一场醍醐灌顶的顿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莫希阿姆仍然发现了太多青涩的能量和未被释放的压力。

这个女孩是哈克南男爵恶意强奸的产物，强奸发生在她的姐妹会勒索他，要他给姐妹会生一个女儿之后。莫希阿姆在遭受性侵时实施了报复，她用一种贝尼·杰瑟里特技术控制了自己体内的化学物质，让他患上了一种能使人衰弱的痛苦疾病。这样一种令人愉快的缓慢折磨。随着病情的恶化，男爵在过去的一年里一直离不开手杖。在芬伦家的宴会上，她非常想告诉那个粗野的男人她究竟对他做了什么。

但是，如果莫希阿姆告诉了他，在厄拉奇恩宅邸的餐厅里很可能会发生另一起暴力事件，肯定会比埃卡兹和格鲁曼大使两人之间的争吵严重得多。她甚至可能会使用致命的战斗技能杀死男爵。就算是杰西卡，尽管她所受的训练有限，也有能力迅速而轻松地干掉那个男人——她的父亲。

伴随着机器发出的嗡嗡声，莫希阿姆看到一个真人大小的人偶从地板上出现了。这标志着例行训练的下一阶段开始了。就在那一瞬间，女孩转身一脚侧踢，将它斩首。

“还得更灵巧一些。杀戮的触感必须是微妙的，精确的。”

“是的，圣母。”

“不过，我还是为你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莫希阿姆说话的语气异常温柔，她的上级一旦听到了，肯定不会原谅她。任何形式的爱在这里都是被禁止的。

“姐妹会已经为你安排了很好的计划，杰西卡。”

“萨图赫”是一个有很多意思的词。每一个贝尼·特莱拉都知道这是第一位特莱拉大师的名字。但是，正如这个人不仅仅是一个凡人一样，他的称呼也有其深度和复杂性。根据音调和声音的变化，“萨图赫”可以表示“你好”或“祝福降临于你”。或者，当一名信徒准备为伟大的信仰而牺牲时，它可以用这一个字代表一段祷词。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选择它作为被我们征服的行星的新名字，这颗星球以前被称作伊克斯。

——特莱拉人训练磁盘

应急计划的好坏取决于制订它的头脑。

在迷宫般的研究馆里，希达尔·芬·阿吉迪卡觉得自己对这条格言再理解不过了。总有一天皇帝会派人来刺杀他的。因此，谨慎的防御措施无疑是必要的。

“请这边走，芬伦伯爵。”阿吉迪卡一边思考一边用最愉快的声音说道。不洁的婆温达[27]。然后他漫不经心地瞥了那人一眼。我现在就应该杀了你！

但这位研究大师不可能安全地杀掉这个人，可能永远也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即便他成功了，皇帝也会派遣他的监察员和更多的萨多卡士兵来干涉自己微妙的工作。

“很高兴听到你们这个奥马尔计划终于取得了进展。毕竟埃尔鲁德九世对你们的委托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嗯-嗯-嗯？”芬伦此刻正在这座地下城市的一条毫无特色的走廊里踱步。他穿着一件猩红色的皇

家夹克和一条金色紧身裤，深色头发用剃刀刮过了，显得他的大脑袋更大了。“而我们一直都非常有耐心。”

阿吉迪卡穿着一件白色的实验室大褂，口袋很大。衣服面料上散发着化学气味，他的头发以及像尸体一样的灰色皮肤上也是如此：“我在一开始就提醒过你们，开发一个完整的产品可能需要很多年的时间。十几年对于帝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想要的东西来说，只是一眨眼的工夫。”他皱鼻，勉强挤出一个微笑。

“然而，我还是很高兴地向你报告，我们的改装培育罐现在已经数量大增了，初步试验也已经进行了，数据正在分析中。在此基础上，我们放弃了那些不可行的解决方案，从而缩小了剩余的可能性。”

“皇帝对‘缩小的可能性’不感兴趣，研究大师，他只对结果感兴趣，”芬伦刻薄的声音变得冰冷，“在我们的帮助下你们接管了伊克斯的工厂，而在此之后你们的开支还是很大。”

“我们的财务记录经得起任何审计，芬伦伯爵，”阿吉迪卡说。同时他也很清楚，芬伦不会允许公会银行家检查这里的支出情况的。相比任何其他团体，宇航公会更不能知晓这个项目的最终目标。“所有资金都得到了适当的使用。所有的香料库存都是按照我们原来的协议计算的。”

“你的协议是和埃尔鲁德拟订的，小个子，不是和沙达姆，嗯-嗯-嗯-哼？皇帝可以随时叫停你们的实验。”

像所有的特莱拉人一样，阿吉迪卡已经习惯被傻瓜侮辱和挑衅了，所以他决定不生气："一个有趣的威胁，芬伦伯爵，尤其考虑到是你本人亲自促成了我的族人和埃尔鲁德之间的接触。我们可是有记录的，就存放在特莱拉母星。"

芬伦一下子被激怒了，他步步紧逼，向着研究馆深处走去："通过观察你，研究大师，我学到了一些东西。"他的语调变得油腔滑调起来："你对躲在地下感到恐惧，嗯-嗯-嗯？而且这种恐惧感是最近才找上门来的。"

"毫无根据。"尽管阿吉迪卡马上矢口否认了，但他的额头还是冒出了汗珠。

"啊，但我从你的声音和表情里看出了一些谎言哦。你是靠服用药物来应对这种恐惧的……你夹克右边的口袋里就有一瓶药。我看见那个凸出来的东西了。"

阿吉迪卡试图掩饰自己的愤怒，他结结巴巴地说道："我非常健康。"

"嗯-嗯-嗯-啊，我是想说，你能否持续健康取决于这里是否有进展。你越早完成奥马尔项目，你就能越早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再次回到美丽的特莱拉。你上次去那儿是什么时候？"

"很久以前，"阿吉迪卡承认道，"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没有一个婆温"——他控制住了自己——"没有一个外来者被允许进入特莱拉的太空港。"

芬伦只是用一个令人发狂的、意味深长的微笑回答了他：“让我看看你们在这里做了什么吧，我就可以回去向沙达姆报告了。”

在进入口，阿吉迪卡举起手臂挡住了芬伦的去路。特莱拉人闭上眼睛，虔诚地吻了吻房门。这个短暂的仪式关闭了致命的安全系统，这道门融化成了一道墙上的窄缝。

“您现在可以安全进入了。”阿吉迪卡走到一边，让芬伦走进一间白色的光滑强化玻璃房间，这位研究大师已经在那里布置了许多演示图来展示实验的进展。在这个巨大的椭圆形房间的中央，放着一台高分辨率显微镜，一个金属架子上放着实验用的罐子和小瓶子，一张红色的桌子上则放着一个圆顶状的物体。当阿吉迪卡走近展示区时，他看到了芬伦那双大眼睛里显示出的浓厚兴趣。“请不要碰任何东西。”

空气中到处都充斥着狡诈的阴谋，而这个帝国婆温达将永远不会发现或理解这些阴谋，直到一切都太晚了为止。阿吉迪卡的计划是先解开人造香料的谜团，然后立即带着神圣的培育罐逃到帝国最远的安全星球。他在没有暴露自己的情况下做了很多巧妙的安排，利用承诺和贿赂转移着资金……这一切都是在他的上级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断定在自己的同胞之中存在着异端分子，这些皇帝的盲从者把自己降低为受人压迫的羔羊，以至于忘记了伟大教义的核心。就像一个把自己伪装得过于完美以至于忘了自己原本是谁的变脸者[28]。如果阿吉迪卡顺从地允许这些人接触到他在奥马尔项目里的那些伟大发现，他们就会立刻交出这些本应让他们获得霸权的东西。

阿吉迪卡决定继续扮演好他的角色，直到自己做好准备。然后他就可以控制人工香料并帮助他的人民并完成使命了……不管他们是否愿意。

芬伦伯爵凑近桌子上的圆顶状物体，低声问道：“真是迷人。我想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吧，嗯-嗯-啊？”

“世间万物都有内在的东西。”阿吉迪卡回答。

他一想到大量的人造香料流入星际市场，然后对宇联商会和兰兹拉德联合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灾难，他就忍不住笑起来。就像水坝上一个小小的裂缝，一点点便宜的美琅脂最终会演变成一股汹涌的洪流，将帝国彻底颠覆。如果处理得当，阿吉迪卡将成为新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核心人物——而这个秩序当然不是为了侍奉他自己，而是为了侍奉神。

我们神祇的大能是我们的救赎所在。

阿吉迪卡对芬伦伯爵笑了笑，露出一排尖利的牙齿：“请放心，芬伦伯爵，我们在这件事上的目标是一致的。”

到了那时，当他拥有了无法想象的财富后，阿吉迪卡会开发一个针对他的统治的忠诚度测试，而他将开始同化贝尼·特莱拉教团。虽然现在让他们加入他的计划仍太过危险，但他心里已经有几个候选人了。有了适当的军事支持——也许驻扎在此地的萨多卡到时候也会皈依他？——他甚至可能在可爱的首都班达隆设一个总部……

芬伦继续窥探着演示设备，同时说道：“你听过‘信任但要核实’这句话吗？它来自古地球。你会惊讶于我的这些小知识的。我那

个贝尼·杰瑟里特妻子喜欢收集物品、小摆设之类的东西。而我则喜欢收集信息。”

特莱拉人的窄脸上露出了不悦的神色：“我知道了。”他需要尽快结束这烦人的检查。“请您看这边。”说着阿吉迪卡从架子上取下一个不透明的瓶子，掀开瓶盖，顿时散发出一股生姜、香柠檬和丁香的强烈气味。他把这个容器递给芬伦，芬伦凝视着里面那种黏稠的橙色物质。

阿吉迪卡说：“不是完全的美琅脂，尽管它的化学成分里已经含有很多的香料前体细胞了。”说着他把黏液倒在了扫描板上，然后把它插入显微镜阅读器，然后示意芬伦通过目镜观看。伯爵看到了细长的分子就像被一根缆绳拴住一样，彼此连接在了一起。

“一条不寻常的蛋白质链，”研究大师说，“我们很快就会取得突破了。”

“有多快？”

“芬伦伯爵，我们特莱拉人也有条谚语：‘一个人越接近目标，它就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在科学研究方面，时间总是会不断延长的。只有神才通晓未来。突破可能发生在几天或几年之内。”

“都是空话。”芬伦嘟囔着。当阿吉迪卡按下圆顶物体底部的一个按钮时，他沉默了。

强化玻璃那多雾的表面被清理干净了，露出了容器底部的沙子。特莱拉研究大师按下了另一个按钮，开始往内部填充精细的沙子。沙子越来越多，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沙丘。就像一条鱼从浑浊的水中冒出

头来似的，一条形似小蛇的蠕虫探出头来，它的身长只有半米多一点，长着一圈水晶般的细小牙齿。

“沙虫，未成熟的形态，”阿吉迪卡解释道，“从厄拉科斯运到这里才十九天。我们预计它不会活太久。”

从圆顶物体的顶部，一个小盒子掉落在沙堆隐藏的浮空器上，然后打开，露出了更多闪闪发光的橙色凝胶状物质。“奥马尔1522.16，”阿吉迪卡说，“这是我们目前开发的最好的变种之一。”

芬伦眼看着这只幼虫的嘴开始左右蠕动起来，在它的食道深处露出了闪闪发光的尖刺。然后那家伙便游向那堆橙色的物质，然后困惑地停了下来，没有碰它。不一会儿，它便转身钻回了沙堆里。

“沙虫和香料有什么关系？”芬伦问道。

“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就能解开这个谜题了。如果我在这里面放入真正的香料，那虫子就会马上疯狂地吃掉它。尽管这条蠕虫识别出了差异，但至少它的确接近了样本。我们成功引诱到了那虫子，但没能让它完全满意。”

“你这个小小的展示也没能让我满意。有人告诉我，伊克斯的地下反抗运动仍在继续，不断制造麻烦。沙达姆担心他最重要的项目会受到干扰。”

“只是一批少数反叛分子，芬伦伯爵——他们资金不足，资源有限。没什么好担心的。”阿吉迪卡搓着双手说道。

“但他们确实破坏了你们的通信系统，还摧毁了一些设施，嗯-嗯-哼？”

“不过是维尔纽斯家族在垂死挣扎罢了。他们倒台已经超过十年了，很快便会完全灭亡。他们无法接近这个研究馆的。”

“好了，你的安全问题有办法解决了，研究大师。皇帝已经同意再派遣两个萨多卡军团作为维和部队过来，由坎多·加隆霸撒[29]领导，他是我们最好的指挥官之一。”

这个小特莱拉人的脸上立马流露出慌乱和惊讶的神色。他那紧绷的脸现在涨得通红：“但这是毫无必要的啊，大人。这里的半个军团就足够了。”

“皇帝可不这么想。派遣这些部队表明了你的实验对他很重要。沙达姆会做任何事来保护奥马尔项目，但他的耐心已经耗尽了，”伯爵的眼睛眯了起来，“你应该把这看作好消息。”

“为什么是好消息？我不明白。”

“因为皇帝陛下没有下令处死你。”

反抗军的调度中心可以是移动的，它不需要是一个仅供人们碰头的固定场所。

——卡马尔·皮尔鲁，伊克斯流亡大使《关于不义政府倒台的论述》

特莱拉入侵者对不上晚班的人实施了严厉的宵禁。对于克泰尔·皮尔鲁来说，偷着溜出去参加隐秘的反抗军会议只是另一种蔑视他们秩序的方式。

只有在自由战士们安保措施周密的不定期会议上，克泰尔才能最终摘掉面具和伪装，变回那个曾经的自己，那个一直深藏于内心的自己。

他清楚一旦自己被抓住就会被处死，但这个黑头发的矮个子男人仍然向会场走去。他走在建筑物之间的浓浓夜色里，不发出一丝声响。特莱拉人恢复了洞穴天花板上的天空投影，但他们重新配置了星星的位置，以显示他们自己星球上空的星座。如今的伊克斯，甚至连天堂都是错的。

这里不再是当初那个荣耀之地了，而是藏在星球表面下地狱般的监狱。我们会改变这一切的。总有一天。

在长达十多年的镇压中，黑市商人和革命者建立了他们的秘密网络。分散的抵抗组织相互交流物资、设备和信息。但每次碰面都会让克泰尔感到十分紧张。如果他们一起被抓住了，那么这场羽翼未丰的叛乱可能会几分钟之内就被激光枪完全消灭。

如果可能的话，他宁愿单独行事——就像他一直做的那样。他不相信任何人，从不泄露自己秘密生活的细节，甚至也不向其他反抗军透露。他只和与极少数外来者进行私人接触，在入境港峡谷——一座位于陡峭悬崖壁上的开放式停机坪上，戒备森严的飞船将特莱拉产品运送到轨道上，等着运航机运走。

帝国需要含有伊克斯技术的重要零件，这些物品现在是在特莱拉人的监督下制造的。入侵者需要利润来资助他们自己的工作，他们不能冒外人监督的风险。尽管他们无法将伊克斯完全封闭起来，与帝国其他地区彻底隔绝，但特莱拉人很少会依赖外来者的服务。

有时候，在最可怕的情况下，克泰尔会冒着极大的风险贿赂运输工人，让他们把货物偷走，或者抢走重要的部件。其他黑市商人则有着他们自己的运作方式，但是他们拒绝彼此分享这些信息。这样更安全一些。

现在，他在幽闭恐怖的夜色中悄悄走过一家废弃的工厂，拐入一条更加黑暗的街道，然后加快了脚步。会议即将开始。也许今晚……

虽然看起来毫无希望，但克泰尔仍在持续寻找着打击特莱拉奴隶主的方法，其他反抗军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由于无法抓获任何破坏者，统治者们怒不可遏，将很多不幸的次人作为“警示”。在酷刑和肢解之后，这个替罪羊会被人从大王宫的阳台上扔到远处洞穴的地板上，这里曾经是建造运航机的地方。受害者脸上的每一个痛苦表情，每一个滴血的伤口，都被投射在全息天空上，记录仪则记录下他的哀号和尖叫。

但特莱拉人对伊克斯的灵魂了解甚少。他们的暴行只会引起更大的动乱和更多的暴力叛乱事件。多年来，克泰尔看出特莱拉人渐渐疲惫不堪，尽管他们试图用变脸者奸细和监视机来粉碎抵抗组织。但自由战士的斗争仍在继续。

少数能接触到未经审查的外部新闻的反抗军报道了帝国内的活动。从他们那里，克泰尔了解到他的父亲——流亡的伊克斯大使——在兰兹拉德联合会面前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不过是些无用的姿态罢了。而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伯爵在被推翻后宣布变节，然后便完全消失了，他的继承人隆博王子流亡到了卡拉丹，没有军队，也没有兰兹拉德的支持。

反抗军不能指望从外面得到救助了。*胜利必须从内部开始。从伊克斯开始。*

他转过另一个拐角，进入了一条狭窄的小巷里，然后把脚放在一个金属栅栏上。克泰尔眯起他的黑眼睛，左右张望，总怕有人会从阴影中跳出来。他的举止诡秘而迅速，与他在公开场合表现出的那种懦弱而合作的态度截然不同。

他说出了口令，栅栏放了下来，露出一条通往街道下方的路。他匆匆顺着这条黑暗的走廊向下走去。

上白班时，克泰尔会穿一件灰色的工作服。多年来，他已经学会了如何模仿头脑简单、无精打采的次人了：那就是走路驼背，眼睛呆滞，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他有十五张身份证，没有人费心去研究流动工人的面孔。让自己隐身是很容易的。

反抗军现在已经开发出了他们自己的身份检查装置。他们在废弃的设施外面依靠红外线球形灯隐蔽地布置了守卫。监视眼和声波探测器提供了进一步的保护——只是一旦自由战士被人发现了，这些装置都无济于事。

在这一层可以看到守卫了。在克泰尔咕哝出应答密码后，他们挥手让他进去。太容易了。为了获得他需要的设备，他不得不忍受这些人和他们无能的安全游戏，但对他来说不舒服就是不舒服。

克泰尔扫描了会议地点——还好这地方至少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这个被关闭了的基地曾经集结了用来训练战士对抗各种战术或武器的战斗机器人。但是，特莱拉统治者单方面认定，这种“具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违反了芭特勒圣战的严格规定。尽管所有会思考的机器在一万年以前就已经被消灭了，但严格的禁令仍然有效，而人们的情绪也变得高涨。这个地方和其他类似的地方在伊克斯暴乱后就被遗弃，生产线也荒废掉了。一些设备被用于其他用途，其余的则都变成了废铁。

其他的要务占据了特莱拉人的注意力。秘密工程，一个庞大的计划，只用他们自己的人。没有人能，甚至包括克泰尔反抗组织的成员也不能够确定领主们到底在做什么。

在回音室里，目光坚定的抵抗战士低声交谈着。这里没有正式的议程，没有领导人也没有演讲。克泰尔甚至能闻到他们紧张的汗味，听到他们低沉声音中那些奇怪的音调变化。无论他们采取了多少安全措施，设计了多少撤离计划，让这么多人聚集在一个地方仍然是危险的。而克泰尔总是睁大眼睛，留意着最近的出口。

他来这儿是有事要办的。他随身带了一个伪装起来的小挎包，里面装着他囤积的最重要的东西。他需要和其他的拾荒者进行交易，为他发明的极其创新但仍存在不少问题的发射器——罗格寻找部件。这个原型机可以让他通过折叠空间与他的孪生兄弟德默尔沟通上，德默尔现在是宇航公会的领航员。但克泰尔发现成功建立联系的次数很少，要么是因为他的双胞胎已经变异得越发不像人类了……要么是因为发射机本身正在崩溃。

在一张满是灰尘的金属桌子上，他拿出了武器组件、电源、通信设备和扫描设备——如果有任何特莱拉人停下来盘查他，那么这些东西会立即导致他被处决。但克泰尔也不是吃素的，他在以前就杀过这些侏儒。

克泰尔展示了他的商品。然后审视着面前的反抗军战士们，在一片粗糙的伪装和故意留下的污迹中间，他看到了那个长着一双大眼睛、突出颧骨和窄下巴的女人。她的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为的是不留下任何一丝美丽的痕迹。他知道她叫米拉尔·阿莱切姆，尽管这很可能不是她的真名。

在她的脸上，克泰尔看到了维尔纽斯伯爵的漂亮女儿凯莉娅·维尔纽斯的影子。他和孪生兄弟都很喜欢凯莉娅，都曾和她调情……在他们认为生活永远不会发生改变时。凯莉娅被流放到了卡拉丹，德默尔则变成了公会的领航员。他们这对双胞胎兄弟的母亲原本是名公会银行家，却在伊克斯陷落时被杀。而克泰尔自己现在就像一只鬼鬼祟祟的老鼠，从一个藏身之处窜到另一个藏身之处……

“我找到了你要的水晶匣。”他对米拉尔说。

她从腰间的袋子里取出一件包着的东西，说：“我也找到了你要的模块棒，精确校准过了……我觉得是吧。我没办法检测。”

克泰尔收下了包裹，觉得没有必要检查商品：“我自己检测吧。”他把水晶匣递给米拉尔，但没问她用来做什么。在场的每个人都在寻找对付特莱拉的办法。别的任何事都不重要。他和米拉尔交换了一个紧张的眼神，他怀疑她是否和自己有同样的想法，那就是换一个场合他们也许会发展些私人关系来。但克泰尔不能让她过于靠近自己。任何人都不行。这会削弱他的力量，转移他的决心。为了伊克斯的事业，他必须保持专注。

一个门卫忽然发出警报声，大家立即陷入了可怕的沉默，弓下了身子。柔和的球形灯光黯淡了下来。克泰尔屏住呼吸。

一个嗡嗡的声音从众人头顶掠过，一架监视机出现在了废弃的建筑物上空，试图捕捉未经授权的振动或移动信号。阴影笼罩在隐蔽着的反抗军战士身上。克泰尔在脑海中捋了一遍所有能从这个设施逃出去的路径，做好遁入黑暗的准备。

但这个嗡嗡作响的机器沿着城市的岩洞盘旋而去了。过了一会儿，神经紧绷着的反抗军们都站起身，发着牢骚擦去脸上的汗水，神经兮兮地大笑起来。

由于受到了惊吓，克泰尔决定离开。他记下了反抗军下次碰面的坐标，打包了剩下的设备，环顾四周再一次扫视着这些面孔，在脑海中做了标记。如果他们被抓住，他可能再也见不到这些人了。

他最后一次向米拉尔·阿莱切姆点了点头，然后溜进了伊克斯的夜色之中，在人造的星星下掠过。他很快就决定了他将在哪里度过余下的睡眠时间……以及第二天他会选择什么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

据说，弗雷曼人没有良心，他们被强烈的复仇欲望夺去了良心。这是愚蠢的看法。只有最原始的人和反社会者才没有良心。单个的弗雷曼人都会秉承一种高度进化的世界观，那就是永远要以同胞的福祉为中心。弗雷曼人对社会的归属感几乎超过了自我意识。只是在外人看来，这些沙漠居民似乎很野蛮……就像外人给他们的印象一样。

——帕多特·凯恩斯，《厄拉科斯人》

“奢华之物是为出身高贵的人准备的，列特。”帕多特·凯恩斯边说边驾驶着他的地行车驶过了不平的地面。在这儿，在私底下，他可以使用他儿子的秘密穴地名字，而不是为外人保留的名字维奇赫。“在这个星球上，你必须立即正确认识自己所处的位置，并时刻保持警觉。如果你不懂这个，那可就活不长了。”

凯恩斯一边操作着面前简单的控制系统，一边指着融化在荒凉沙丘上的黄油般的晨光：“这里也会有回报。我是在萨鲁撒·塞康达斯长大的，即使是那个破碎和受伤的地方也有它的美……虽然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沙丘的纯净吧。”凯恩斯从他干裂的嘴唇间长吁了一口气。

列特的眼睛则一直盯在刮痕累累的强化玻璃窗上。不管脑子里冒出什么样的想法，他的父亲总是会滔滔不绝地说出来，总是会发表声明，而弗雷曼人也总会认真听他说，仿佛他说的都是重要的属灵的事情，而列特更喜欢沉默。他眯起眼睛观察周围的景色，寻找任何不在其位置上的小东西。永远警戒着。

在这样一个严酷的星球上，人们必须发展自己的感知，每一种感知都与生存的每一刻息息相关。虽然他的父亲年纪比自己大得多，但列特不确定这位行星学家是否真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懂得那么多。帕多特·凯恩斯的头脑中有着强大的整体概念，但这位老人只把它们当作深奥的数据来体验，从不用内心和灵魂去了解这片沙漠……

多年以来，凯恩斯一直住在弗雷曼人中间。据说沙达姆四世皇帝对他已经不怎么感兴趣了，并且由于凯恩斯不再要求任何资金和补给，他们干脆也就不再理睬他了。随着年份过去，他的存在感越来越低。沙达姆和他的顾问们已经不再期待从这位行星学家的定期报告中得到任何重大的启示。

而这种情况很适合帕多特·凯恩斯和他的儿子。

在他的漫游生涯中，凯恩斯经常去偏远的村庄，那里的洼地[30]人和地堑人已经摆脱了肮脏的生活。而真正的弗雷曼人很少和这些镇上的人接触，他们多少有些蔑视这些镇上的人，觉得他们太软弱，太文明。把帝国所有的宇宙索都给列特，他也永远不会选择住在这些可怜的定居点里。但帕多特还是拜访了他们。

他们避开了大路和人们常走的小道，乘着地行车，检查了气象站和收集来的数据，尽管帕多特那忠实的弗雷曼卫队很乐意替他们的“乌玛”[31]做这项卑微的工作。

列特·凯恩斯的面部特征与他父亲很是相似，尽管他的脸要更瘦一些，眼睛也和弗雷曼母亲一样的紧凑。他有着一头浅色的头发，下巴仍然很光滑，尽管以后他很可能会长出和伟大的行星学家一样的胡

子。列特的眼睛也是那种对香料上瘾的深蓝色，因为他吃的每顿饭和吸入的每一口穴地空气都含有美琅脂。

当他们经过峡谷犬牙交错的拐角处时，列特听到了父亲急促的吸气声。在那个地方，隐蔽起来的采集器将水分导向了人工种植的金花矮灌木丛和贫瘠的草地。“看到了吗？它有了自己的生命。我们会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把这颗星球从草原‘循环’成森林的。沙子含盐量很高，表明这里曾存过古老的海洋，而香料本身则是碱性的，”说着他窃笑起来，“如果我们把香料下脚料用做肥料这么低级的东西，帝国那伙子人会被吓到的。”他又对儿子笑了笑，“可我们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嗯？如果我们分解香料，我们可以建立蛋白质消化系统。即使是现在，如果我们飞得足够高，我们也能看到一片片的绿色，那些植物可以把沙丘固定在合适的位置上。”

年轻人叹了口气。他的父亲是一个伟大的人，对沙丘有着宏伟的梦想——然而凯恩斯太专注于这一件事，以至于他看不到他周围的宇宙。列特知道，如果哈克南的巡逻队发现了这些植物，他们就会摧毁它们，然后惩罚弗雷曼人。

尽管只有十二岁，列特已经和他的弗雷曼兄弟们一起参加过劫掠突袭了，并亲手杀死过哈克南人。一年多来，他和他的朋友们——在暴脾气的斯第尔格的带领下——袭击了很多其他人不会考虑的目标。就在一周前，列特的同伴们在一个补给站里炸毁了十几架巡逻扑翼机。不幸的是，哈克南军队却报复了贫穷的村民们，在他们眼里，这些定居下来的人和神出鬼没的弗雷曼人没什么区别。

他没有把自己的这些游击行动告诉父亲，因为老凯恩斯不明白这有什么必要。这种有预谋的暴力，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对行星学家来

说都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但是列特会做那些他认为必要的事。

现在，地行车靠近了一个隐藏在岩石丘陵中的村庄。在他们的地形图上这里叫做比拉尔营地。帕多特继续谈论着美琅脂和它的特殊属性：“他们在厄拉科斯很快就发现了香料。正是香料让科学研究偏离了方向。它从一开始就很有用，根本没人费心去探索它的奥秘。”

列特转过身来看着他，说道：“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你一开始被派到这里来的原因——去了解香料。”

“是啊……但我们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我仍经常向帝国汇报，足以让他们相信我还在做着我的工作……虽然不是很成功。”他谈起自己第一次来这个地区时的情景，然后把车开向对面那一堆脏兮兮的建筑，颜色看起来像沙子和灰尘混在了一起。

地行车被一块坚硬的岩石颠了一下，但列特没有理会它，而是仍旧盯着前方的村庄，沙漠清晨那刺眼的光线让他眯起了眼睛。早上的空气有如水晶般脆弱。“有点不对劲。”他打断了父亲的话。

凯恩斯继续说了几秒钟，然后把车停了下来：“怎么了？”

“有点不对劲。”列特指了指前面的村庄。

凯恩斯手搭凉棚挡住了强光：“我什么也没看见啊。”

“那我们……也最好小心行事吧。”

在村子的中心，他们正好赶上一场恐怖大游行。

幸存下来的受害者像疯了一样四处游荡，像动物一样尖叫咆哮着。叫声和气味都令人毛骨悚然。他们把脑袋上的头发扯下来，揉成了血淋淋的一团。有人则用长指甲从眼窝里抠出了自己的眼睛，再把挖出来的眼球放在手掌里。这些瞎了的人踉踉跄跄地撞到了民居那棕黄色的墙壁上，留下了一道道深红色的潮湿污迹。

“夏胡鲁[32]呀！”列特屏住呼吸低声喊道，而他的父亲则用一种普通的加拉赫帝国语发出了大声的诅咒。

一名男子的眼窝撕裂了，像是颧骨上多了张血淋淋的大嘴，他一下子撞到一个正在爬行的女人身上。而另外两名受害者像发疯了似的，赤手空拳撕扯着对方的皮肤，又咬又吐又叫。街上到处都是泥点子和打翻的水罐。

地上躺着许多伸展着四肢的尸体，像被压扁的昆虫似的，僵硬的胳膊和腿摆成了奇怪的角度。很多建筑都上锁关闭了，看来是为了挡住外面这些疯狂的受害者，他们拼命地敲打着墙壁，无声地哭喊着想要进去。在一间屋子的楼上，他看到一个女人惊恐的脸出现在了布满灰尘的强化玻璃窗后面。其他人好像都躲了起来，不知怎的，他们似乎并没有受到这种致命疯狂的影响。

“我们得帮帮这些人，父亲。”列特还没等他父亲把车完全停稳，就从密封的地行车里跳了出来，“带着你的武器。我们可能需要自卫。”

他们带上了旧毛拉手枪和匕首。他的父亲虽然是个科学家，但也是名优秀的战士——他保留这一技能是为了守护自己的愿景。传说他曾经杀死了几个试图谋害三个年轻弗雷曼人的哈克南杀手。那些获救的弗雷曼人现在都是他最忠实的副官：斯第尔格、图洛克和欧姆恩。但是帕多特·凯恩斯从来没有与这种敌人较量过……

发疯的村民们注意到了他们，纷纷号叫着冲了过来。

“除非情势所逼，否则尽量别杀他们，”凯恩斯说道，并对儿子如此迅速地装备了一支晶牙匕[33]和毛拉手枪感到惊讶，“一定小心啊。”

列特壮着胆子走到大街上。首先扑面而来的便是那股可怕的臭味，仿佛是一个垂死的麻风病人呼出的臭气被人装进一个瓶子里，然后再慢慢地释放出来似的。

帕多特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离地行车越来越远了。他在村子里没有看到激光枪灼烧的痕迹，也没有枪弹留下的碎片疤痕，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是哈克南人蓄意袭击了这里。难道是一种疾病吗？如果是这样，那它很可能会传染。如果这里发生了瘟疫或某种传染性的精神错乱，他不能让弗雷曼人把这些尸体送到亡者蒸馏器[34]里去。

列特向前挪动着，说道：“弗雷曼人肯定会把这个归结于恶魔。”

两个满脸血迹的受害者发出恶魔般的尖叫，向他们冲了过来，他们的手指像鹰爪一样弯曲着，嘴巴则像无底洞一样四敞大开。列特举

起了毛拉手枪，快速祈祷了一句，然后开了两枪。他精准地击中了两个袭击者的胸部，他们一下子倒在地上死了。

列特向他们鞠了一躬：“请原谅我，夏胡鲁。”

帕多特看着他。我试着教给我儿子很多东西，但至少他学会了同情。所有其他的东西都可以从胶片书中学到……但唯独同情不能。这是他与生俱来的。

年轻人俯在两具尸体前，仔细地观察他们，驱赶着自己迷信带来的恐惧。“我不认为这是一种疾病，”他回头望向帕多特，“我曾经协助过穴地的治疗师，你知道的，我确信……”他的声音渐渐变小了。

“你想说什么？”

“我确信他们是被下毒了。”

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饱受折磨的村民们一个接一个地尖叫着跌倒在地，最后只剩三个人还活着。列特挥舞着晶牙匕，无痛且快速地结果了最后这几位受害者。不管他们能不能康复，任何部落或村庄都不会再接受他们了，因为大家会认为他们已经被恶魔腐蚀了。甚至就连他们体内的水分也会被看作已受污染。

让他奇怪的是，自己竟那么轻易地就在父亲面前发号施令。他指了指其中两座被封锁的建筑说：“我们得想办法让栅栏后面那些人相信我们没有恶意。我们必须弄清楚这里发生了什么。”他的声音变得低沉而冰冷，“我们必须知道是谁在搞鬼。”

帕多特·凯恩斯走向布满灰尘的建筑。指甲的划痕和血淋淋的手印就印在泥砖墙和坑坑洼洼的金属门上，看来疯狂的受害者曾经试图闯进去。他使劲咽了口唾沫，准备陈述一下现状，让里面那些惊恐的幸存者相信他们的噩梦已经结束了。他转身问他的儿子：“那你要去哪儿，列特？”

这个年轻人看着一个打翻的水容器。他知道只有一种毒药能同时毒害这么多人。“我去检查供水系统。”

帕多特点了点头，脸上满是关切。

列特研究了一下村子周围的地形，发现有一道模糊的痕迹通向突出的平顶山。他就像一只被太阳晒得暖洋洋的蜥蜴般，飞快地沿着山路跑向蓄水池。他发现这个蓄水池所在的位置已经被人巧妙地伪装起来了，只是村民们的活儿干得并不很利索。即使是笨手笨脚的哈克南巡逻队也可能发现这个非法的蓄水池。他迅速研究了这个区域，观察着沙地上的足迹。

在蓄水池上开口附近，他闻到了一股强烈的生物碱苦味，他尝试着分析这种气味。这种气味并不常见，只有在盛大的穴地庆典上才闻到过。是生命之水！是一头被淹死的沙虫的分解物。而一个萨亚迪娜[35]会将自己体内的化学物质作为催化剂，把这种分解物转化为一种人们能够承受的药物，这药物能让整个穴地进入一种狂喜的疯狂状态，但弗雷曼人只有在经过萨亚迪娜转化之后才会使用这种物质。没有转化过程的话，这种分解物就只是一种凶猛的毒素。

比拉尔营地的村民喝下的就是未经转化的生命之水。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故意给他们下毒的。

接着，他看到了平顶山那松软的土壤上出现了扑翼机的痕迹。一定是哈克南扑翼机。是一支日常巡逻队干的……恶作剧？

列特皱着眉头，向下走回到被摧毁的村庄，在那里，他的父亲成功地救出了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的幸存者。幸运的是，这些人没有喝下有毒的水。现在他们跪在街上，周围是一片可怕的大屠杀惨状。他们悲恸的哭喊就像是幽灵在陡峭悬崖边发出的微弱哀号一样随风飘散。

是哈克南人干的。

帕多特·凯恩斯竭尽所能地安慰着他们，但从村民们脸上疑惑的表情上，列特可以看出他的父亲可能说错了话，他在用众人无法理解的抽象概念来表达他的同情。

列特顺着斜坡往下走，脑子已经开始各种计划。他们一回到穴地，他就会见了斯第尔格和他的突击队。

他们打算报复哈克南家族。

一个建立在力量基础上的帝国，无法吸引情感与忠诚，无法让人们心甘情愿地献出他们的创造力和美好的事物。用美丽、用文化去装饰你的伟大帝国吧。

——摘自皇太子拉斐尔·科瑞诺的演讲，凯坦档案馆

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这几年过得都不太顺。

盛怒之下，他挥舞着他的虫头手杖砸向治疗室的柜台。药罐子、药膏、药片和注射器都被他砸到了地板上。“都没有效果！”他一天比一天难受，外表变得越来越让人恶心了。他照镜子时，看到的是一张肥嘟嘟的红脸，一幅自怨自艾的讽刺漫画，他几乎认不出镜子里的人是谁了。

“我看起来就像个肿瘤，一点人模样都没有了。”

彼得·德伏飞快地跑进房间，准备提供帮助。男爵用那根沉重的拐杖向他打去，但皮特却似眼镜蛇般优雅地躲开了。

“给我滚远点儿，皮特，”男爵踉跄了一下，想保持住平衡，“不然这次我真会想个办法杀了你。”

“如男爵您所愿。”德·弗里斯声音阴柔地说道。然后他鞠了一躬，退到门口。

男爵只对少数人抱有好感，但他欣赏这位变态门泰特狡猾的运作，复杂的阴谋，以及长远的谋略……有时会忘了他令人憎恶的不拘小节和缺乏尊重。

“等等，皮特。我需要你的门泰特大脑，”他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向前走去，“还是老问题。查明我的身体为什么会衰败，不然的话我就把你送到最深的奴隶坑里去。”

这个瘦骨嶙峋的门泰特停下脚步，等着男爵赶上来：“我会尽力的，男爵。我很清楚所有给您看过病的医生都是什么下场。”

“他们都是些废物！”他咆哮起来，“什么也搞不明白。”

曾几何时，男爵是个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人，现在的他却患上了一种导致他不断衰弱的疾病，这种疾病的临床表现使他感到厌恶和恐惧。现在他的体重增加了很多。健身没有帮助，医学扫描也没用，甚至实验性手术也失败了。多年以来，他尝试过各种治疗手段和奇怪的实验性方案，但都无济于事。

作为对他们失败的惩罚，二十多名家族医生落到了彼得·德伏的手中，在痛苦中结束了生命，很多都死在了自己的医疗器械的创新应用上。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是没有高水平的医生愿意继续留在杰第主星了——或者至少不会露面了。这些没有被处决的医生要么躲了起来，要么逃到别的世界去了。

更恼人的是，仆人们也开始消失了——而且并不总是因为男爵下令处死他们。他们从城堡逃出去，跑到了哈克城，消失在不计其数、无人注意的劳工队伍中。当男爵在他的卫队长克鲁比的陪同下，冒险走到街上去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总能找出一些人和抛弃他的仆人们长得差不多。于是他走到哪里都会留下一串尸体。然而，杀戮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快乐，他宁愿知道问题的答案。

德·弗里斯陪着男爵一瘸一拐地进入了走廊，他的手杖敲在地板上喀哒直响。这个高大的男人心说，不久以后自己就得靠浮空椅才能减轻疼痛不止的关节上的负担了。

当两个人走近时，一队工人愣住了。男爵注意到他们正在修理前一天因为自己的愤怒而损坏的墙壁。当男爵咔哒咔哒地从他们身边走过时，他们每个人都向他鞠了一躬，而当他们看见他消失在拐弯处后，都发出了清晰的、表示宽慰的叹息声。

当他和德·弗里斯走进挂着天蓝色窗帘的客厅时，男爵坐到了一张黑色猪蝓皮沙发上。“坐在我旁边，皮特。”门泰特墨黑的眼睛四下踅摸着，就像一只被困住的动物一样，但男爵却不耐烦地哼了一声道：“如果你能给我个好建议，我今天可能就不杀你了。”

门泰特保持自己随意的举止，没有透露任何私人的想法：“给您出主意是我存在的唯一目的，男爵阁下。”他的表情仍然是冷漠的，甚至是傲慢的，因为他知道，哈克南家族找人取代他的代价太高了，尽管贝尼·特莱拉总是可以从相同的遗传基因中培育出另一个门泰特来。事实上，他们可能已经有了替代品了，只是在等待。

男爵用手指敲着长椅的扶手，说道：“这倒不假，但你并不总是能给我所需的建议。”他仔细地看了看德·弗里斯，“你是个很丑的人，皮特。即使我现在生病了，我还是比你漂亮。”

门泰特那蜥蜴般的舌头从被纱芙汁染成红色的嘴唇里蹦了出来：“可是我亲爱的男爵，您总是喜欢盯着我看啊。”

男爵的脸板了起来，他靠近了这个又高又瘦的门泰特，说道：“我受够业余的了。我要你给我找一个苏克医生[36]来。”

德·弗里斯吃了一惊，快速深吸了一口气：“但您坚持要我们对您的病情完全保密啊。而苏克医生必须向他们的核心集团汇报所有的行动——还得把大部分费用都寄给他们。”

弗拉基米尔·哈克南曾让兰兹拉德联合会的成员们相信，他的肥胖是因为他的过度荒淫造成的——这对他来说是个可以接受的借口，而且并不代表软弱。更何况，根据男爵的品行，这本就是一个让人很容易相信的谎言。他不希望自己成为其他贵族眼中可怜的笑柄。一个伟大的男爵不应该患上这么一种简单的、令人尴尬的疾病。

“想个办法解决。不要通过常规渠道。如果一名苏克医生真能治好我的病，那我也就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了。”

几天后，彼得·德伏得知一名才华横溢但有点自恋的苏克医生正巧驻扎在哈克南的盟友李芝家族那里。门泰特的思维开始转动起来。过去，李芝家族曾在哈克南策划的阴谋里扮演过自己的角色，比如在斗牛场里谋害了保卢斯·厄崔迪公爵，但盟友经常会分不清主次。为了这个最为敏感的问题，德·弗里斯邀请了李芝家族的总理艾因·卡利玛尔到男爵位于杰第主星上的要塞里来，讨论“一项互利的事业”。

卡利玛尔年纪较大，穿着一丝不苟，仍旧保持着年轻时的运动精神。他皮肤黝黑，鼻子宽阔，戴着一副金属丝框眼镜，身上穿着一件金色翻领的白色西装，很快便抵达了哈克城太空港。四个身穿蓝色哈克南制服的卫兵护送他来到了男爵的私人房间。

卡利玛尔一走进男爵的房间，便闻到一股怪味，他鼻子抽搐了一下，而这一动作没有逃过主人的目光。一个裸体男孩就挂在离他只有两米远的壁橱里，男爵故意让门开着一条缝。尸体的腐臭气味和房间原有的气味混合在一起，即使是浓郁的香水也掩盖不了。

“请坐。”男爵指了指沙发上的一张沙发，那里仍然可以看到微弱的血迹。他准备的这个会面充满了下意识的威胁和不愉快，目的只是为了让这位李芝家族的领导人紧张不安。

卡利玛尔犹豫了一下——这让男爵很高兴——然后接受了这个座位，但拒绝了递过来的基拉那白兰地，尽管招待他的主人自己先喝了一口。随后男爵便跌坐在一张上下颠簸着的浮空椅上。在他身后，是他那烦躁不安的门泰特，他阐述了哈克南家族要求会面的原因。

卡利玛尔惊讶地摇了摇头道：“你想租我的苏克医生吗？”他的鼻子持续不断地抽动，目光则在房间里寻找着气味的来源，最后落在了壁橱的门上。他调整了一下他的金色眼镜，说道：“很抱歉，我不能答应。私人苏克医师代表了一种责任和义务……更不用说巨大的开支了。”

男爵噘起嘴来：“我试过其他医生，而且我希望这件事不要公开。我不能简单地登广告招聘一个傲慢的专业人士。而你的苏克医生必须得遵守他的保密誓言，并且不能有人知道他曾短暂地离开过

你，”男爵听出了自己声音里的哀怨，“怎么样，怎么样，你的同情心呢？”

卡利玛尔把目光从黑暗的壁橱上移开：“同情心？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真有意思，男爵。在过去的五年里，尽管我们一直在苦苦哀求，但你的家族就是懒得帮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

男爵身子前倾。他的虫头手杖现在横放在膝盖上，杖尖里装满了蛇毒飞镖，正对准着面前这个穿白衣的人。该死啊，真是该死。“也许我们可以达成谅解。”他用质问的眼神看了看他的门泰特，希望他能帮着解释一下。

德·弗里斯连忙说道：“总而言之，是钱，我的男爵指的是钱。大家都知道李芝家族的经济状况不怎么好。”

“正如我国大使一再向你们的大使解释的那样，”卡利玛尔补充道，“自从我的家族失去了对厄拉科斯的香料生产的控制权——也就是你们取代了我们，别忘了这一点——我们一直在试图重建我们的经济基础。”总理高昂下巴，装出他多少还有点自尊心的样子，“一开始，伊克斯的陷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福音，我们的竞争对手没有了。然而我们的财务状况仍然有些……紧张。”

男爵那双像黑蜘蛛一般的眼睛闪烁着光芒，欣赏着卡利玛尔的尴尬。李芝家族是异族武器和复杂机器的制造商，擅长小型化产品和李芝镜。在伊克斯陷落期间，在与伊克斯公司竞争的那些领域里市场份额首次出现了增长。

“但是五年前，特莱拉再次开始出售伊克斯的产品，”德·弗里斯的口气中只有冷冰冰的逻辑，“你们便失去了过去十年所获得的一切。随着伊克斯技术的重新普及，李芝产品的销量严重下滑。”

卡利玛尔让自己的声音保持着平静：“所以你看，我们必须要有资源来提升我们的工作，投资新设施。”

“李芝，特莱拉，伊克斯……我们尽量不去干涉别人的争斗，”男爵叹了口气道，“我希望整个兰兹拉德都能和平相处。”

总理的脸上涌出一股愤怒：“男爵阁下，这不仅仅是争斗。这事关生存。我的许多特工在伊克斯失踪了，应该都死了。我甚至都不敢想那些特莱拉人会拿他们的肢体做什么。”说着他又调整了一下眼镜，额头上的汗珠闪闪发亮，“再说，贝尼·特莱拉不是任何类型的家族。兰兹拉德不会接纳他们的。”

“这是个纯技术性问题。”

“这么说，我们陷入了僵局。”卡利玛尔宣布，好像要站起来离开。他又看了一眼那扇不祥的壁橱门，“我不相信你能给出我们心目中的价位，不管我们的苏克医生有多优秀吧。”

“等等，等等——”男爵举起一只手，“贸易协定和军事协定是一回事。友谊是另一回事。你和你的家族在过去一直是我们忠实的盟友。也许我以前没能完全理解你们问题的严重程度。”

卡利玛尔把头往后一仰，从鼻梁上望向男爵：“我们的问题很严重，由许多零组成，并且没有小数点。”

男爵那嵌在一圈肥眼窝里的黑眼睛狡黠地凝视着对面的人：“如果你能派你的苏克医生来，总理，我们将重新考虑形势。我相信你会很高兴听到我们报价的财务细节。就权当是首付吧。”

卡利玛尔不为所动：“我想现在就听你的提议，请说吧。”

男爵看着总理脸上那僵硬的表情，只得点了点头：“皮特，把我们的提议告诉他。”

德·弗里斯对苏克医生的租赁费报了一个很高的价格，可以用美琅脂支付。不管这位苏克医生要花费多少钱，哈克南家族都可以通过提取他们隐藏的非法香料库存，或者通过压榨厄拉科斯的生产来挤出这笔额外收入。

卡利玛尔假装在考虑这个提议，但男爵知道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苏克医生马上就会送过来，这名医生叫做威灵顿·岳，一直在从事半机械人的研究，他开发出了一种人机界面，可以通过人工手段恢复失去的肢体，这是对特莱拉人在培育罐中培养假肢的一种替代品。”

“‘汝等不得创造像人一样思维的机器。’”德·弗里斯引用道——这句话源自芭特勒圣战的总戒律。

卡利玛尔被这句话吓呆了：“我们的专利律师已经对这个项目进行了详细审查，没有任何违反禁令的行为。”

“我不在乎他的特长是什么，”男爵不耐烦地说，“所有的苏克医生都有着丰富的知识储备可以为我所用。你知道这件事必须严格保密吗？”

“这方面完全不用担心。苏克的核心集团几代以来一直掌握着兰兹拉德各个家族的那些令人尴尬的医疗信息。你不用担心。”

“我更担心你的人会说出去。你能保证不泄露我们交易的任何细节吗？这也会让你很尴尬的。”男爵那双黑眼睛似乎在他浮肿的脸上陷得更深了。

总理生硬地点点头，说道：“我很乐意帮忙，男爵阁下。我有幸仔细观察过这位岳医生。请允许我向你保证，他给人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

军事胜利是没有意义的，除非这胜利代表了人民的意愿。皇帝的存在也只是为了阐明这些愿望。他执行人民的意志，否则他在位的时间长不了。

——《原理》，帝国领导学院

皇帝戴着一个黑色的安全兜帽，坐在他那把精致的浮空椅上，御览着利读联报告水晶上的信息。在向皇帝提交了加密的摘要后，哈什米尔·芬伦站到了他身边，等待着这些信息在沙达姆脑海中发酵。

皇帝不喜欢这个消息。

在谈到项目进展时，芬伦清了清嗓子，说道："希达尔·芬·阿吉迪卡对我们隐瞒了很多，陛下。要不是他对奥马尔计划至关重要的话，我早就解决他了，嗯-嗯-哼？"

皇帝摘下安全兜帽，从容器里取出闪闪发光的水晶。他调整了一下眼睛，以适应从他私人塔楼的天窗透入的明亮晨光，然后才朝芬伦看了一眼。而那个人正懒洋洋地躺在皇帝那张镶嵌着乳白色塑石[37]的金色秋夕[38]木桌前，仿佛这桌子是他的一样。

"我明白了，"沙达姆自言自语道，"那个小侏儒很不愿意再接受两个萨多卡军团。加隆指挥官会给他施加压力，让他好好表现，而他会觉得自己越来越受人钳制了。"

芬伦走到一扇窗前，窗外就是一座盛开着柑橘和薰衣草花的屋顶花园。他抠了抠夹在指甲下的灰，弹开了。"我们不都是这样吗，嗯-

嗯-嗯？”

沙达姆注意到，芬伦伯爵的目光已经转移到阿妮鲁尔挂在墙上的三个小女儿的全息照片上了——这些东西时刻提醒着他仍然没有男性继承人，这真是让人恼火。伊勒琅四岁了，查丽丝一岁半，而那个女婴文丝西亚才两个月大。他尖刻地关掉了全息照片，看向他的朋友。

“你是我在沙漠中的眼线，哈什米尔。特莱拉人一直从厄拉科斯偷走幼虫让我很是不安。我原本以为这是不可能的。”

芬伦耸耸肩说：“就算他们弄走了一两条小虫子又有什么关系呢？这种生物离开沙漠后不久就会死掉，不管他们费多大劲照顾它们。”

“也许生态系统就不应该被这么破坏。”皇帝那件金红相间的束腰外衣从浮空椅的边缘拖到了地上，他从旁边的碗里拿起一颗深红色的水果咬了一口，“在他提交的最后一份报告中，我们那位沙漠行星学家声称，特定物种的减少可能会对食物链造成毁灭性的后果。他说，我们的后代要为今天的错误付出代价。”

芬伦做了一个不屑的手势，反驳道：“您就不该为他的报告而烦恼。如果您能把我从流放中解放出来，陛下，我就能帮您消除这些烦恼。我可以替你思考，嗯-嗯-嗯-啊？”

“你是帝国观察员，不能说是一种流放。你是一位伯爵，你是我的香料大臣。”沙达姆心烦意乱起来，想要些喝的东西，也许再来点音乐，异国舞蹈，甚至是在外面举行个阅兵式什么的。这些本是他一

句话就能实现的，但在最后一刻他又忽然失去了兴趣：“你想要一个额外的头衔吗，哈什米尔？”

芬伦避开他那双大得有些突兀的眼睛，说道：“那只会引来更多的注意。我已经很难向行会隐瞒我经常去萨图赫的情况了。再说，微不足道的头衔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皇帝皱着眉头，把果核扔进碗里。下一次，他会命令仆人在上菜前把果核提前切掉。“‘帕迪沙皇帝’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头衔吗？”

听到三声哔哔声，两人抬头看向天花板，一根强化玻璃管子从天花板上螺旋形下降到皇帝的秋夕木桌上的接收容器里。一个紧急传讯筒“嗖”地穿过管道正好落入容器之中。芬伦拿回圆筒，剪下信使的封条，取下两张卷好的木马纸递给皇帝，克制住了自己先看的欲望。沙达姆把纸张展开，表情痛苦地扫视着。

“嗯-嗯-嗯-嗯？”芬伦不耐烦地问道。

“另一封来自埃卡兹大公爵的正式投诉信，以及一份针对格鲁曼的莫里塔尼家族的血海深仇战[39]声明。这真的很严重。”他把指尖沾上的红色汁液抹在鲜红的长袍上，然后继续读下去。他的脸涨得通红。“等一下。雷托·厄崔迪公爵已经向兰兹拉德联合会表示愿意充当调解人，但埃卡兹人正在亲自处理这件事。”

“有意思。”伯爵说道。

沙达姆生气地把信塞到芬伦手里：“雷托公爵在我之前就知道这件事了？这怎么可能呢？我才是皇帝！”

“陛下，考虑到他们在我家那场正式宴会上的种种不光彩行为，这次的爆发并不奇怪。”看到皇帝露出一副茫然的表情，他接着解释道：“格鲁曼大使在餐桌上动手杀了他的对手？您还记得我的报告吗？几个月前就递交给您了啊，嗯-嗯-嗯-嗯？”

沙达姆努力在脑海中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然后轻蔑地朝桌子旁边的黑色强化玻璃书架挥了挥手：“报告也许还在那儿放着呢。我还没读完呢。”

芬伦的黑眼睛里闪着恼怒的光芒：“您有时间读一位行星学家写的晦涩难懂的玩意儿，而不读我的报告？如果您注意到我的报告，您早就准备好面对这场争斗了。我警告过您，格鲁曼人很危险，得派人盯着点儿。”

“我知道了。告诉我报告说了什么吧，哈什米尔。我是个大忙人。”

芬伦讲述了他是如何因为外交豁免权而不得不释放了傲慢的卢皮诺·奥德。皇帝叹了口气，召唤了侍从，并召集他的顾问召开紧急会议。

在沙达姆皇家办公室隔壁的会议室里，一个由门泰特法律顾问、兰兹拉德发言人和公会观察员组成的团队审查了血海深仇战的技术细节，这种世仇战是一曲精心设计的战争芭蕾，旨在伤害真正的参战人员，而将平民的伤亡尽量最小化。

大联合协定[40]禁止了原子和生物武器，并要求争端各方通过可接受的直接和间接方法进行有控制的争斗。几千年来，这些严格的规则形成了帝国的框架。顾问们叙述了当前冲突的背景，比如埃卡兹家族是如何指控莫里塔尼家族在他们脆弱的烟木森林中破坏植被的，而格鲁曼大使又是如何在芬伦的宴会上谋杀了埃卡兹大使的，以及埃卡兹大公爵是如何正式宣布以血海深仇战来对付莫里塔尼子爵的。

“另一项值得注意的是，”帝国贸易专员像舞剑似的在半空中挥舞着他那根疙疙瘩瘩的手指，“我得知一整飞船的纪念币——刚刚铸造完的，如果您还记得的话，陛下，是为了庆祝您登基金狮宝座十周年——被盗了，有人胆大包天地突袭了一艘商业护航舰。如果报道可信的话，他们自称是太空海盗。”

沙达姆狠狠瞪了他一眼，不耐烦起来：“小偷小摸和我们谈论的事情有什么关系？”

“那艘飞船是开往埃卡兹的，陛下。”

芬伦兴奋起来，问道：“嗯-嗯-嗯，还有别的东西被偷了吗？战争物资，任何武器？”

贸易专员查看了他的笔记，回答：“没有——那帮所谓的劫掠者只抢走了帝国的纪念币，而把其他值钱东西留下了。”然后他放低了声音，咕哝着，好像是在自言自语，“不过，因为我们在铸造这些硬币时使用了劣质的材料，所以经济损失并不大……”

“我建议我们派帝国观察员到埃卡兹和格鲁曼去，”宫廷内侍里东多指出，“这样就能维持好秩序。毕竟莫里塔尼家族是出了名

的……啊，喜欢自己拓展他们对正式法规的解释。”里东多是个骨瘦如柴、皮肤发黄的狡猾男人，他总是自己完成任务却让沙达姆独揽功劳。所以他在宫廷内侍这个位置上做得很稳。

然而，在里东多的建议被讨论之前，另一个传讯筒砰的一声落在了皇帝椅子旁边的容器里。浏览完信息后，沙达姆将它一把摔在了会议桌上。“亨德罗·莫里塔尼子爵对外交侮辱的回应是对埃卡兹王宫及其周围半岛地区进行了地毯式的轰炸！桃花心木王座被摧毁了。十万非战斗人员死亡，几座森林起火。埃卡兹大公爵带着他的三个女儿侥幸逃脱。”他又眯起眼睛看了看木马纸，然后很快地看了芬伦一眼，但却并不是在征求意见。

“他竟然无视血海深仇战的规则？”贸易专员惊呆了，“他们怎么能这么做呢？”

宫廷内侍里东多高耸的苍白额头上似乎也多了几道关切的皱纹：“莫里塔尼子爵没有他祖父那样的荣誉感，他祖父是‘猎手’皇帝的朋友。对这种野杂种我们该怎么办呢？”

“格鲁曼一直讨厌成为帝国的一部分，陛下，”芬伦指出，“他们总是找机会朝我们脸上吐口水。”

众人的讨论愈加狂热起来。沙达姆一边听，一边装出一副帝王的模样来，心里琢磨着当一名皇帝和自己想象中的有多么不同。现实是极其复杂的，有着太多的强大势力了。

他回忆起自己和年轻的哈什米尔一起玩战争游戏的情景，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怀念儿时朋友的陪伴和建议。但一个皇帝不可能轻易地推

翻自己做出的重要决定——芬伦将继续被派往厄拉科斯，监督盟友的人造香料计划。如果间谍们相信他们之间出现了隔阂那就更好，尽管沙达姆很可能已经计划好要更频繁地去访问他的童年伙伴了……

“陛下，规则必须要得到尊重，”里东多说，“是法律和传统在约束着帝国。我们不能允许一个贵族家庭随意地无视规则的限制。显然，莫里塔尼家族认为您很软弱，不会介入这场争斗。他这是在公然嘲笑您。”

帝国不会从我的手指间溜走的。沙达姆发誓。他决定以此树一个典型：“通知整个帝国，萨多卡军团要在格鲁曼驻扎两年。我们要把这个子爵拴起来。”说着他转向桌子另一头的宇航公会观察员，“此外，我希望公会对所有来往格鲁曼的货物征收高额关税。这些收入将用于赔偿埃卡兹。”

公会代表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好像在思考这个“决定”，实际上这只是皇帝的一个请求。毕竟宇航公会并不受帕迪沙皇帝的控制。最后他点了点头道：“可以。”

一名宫廷门泰特笔直地坐在他的椅子上，说道：“他们会上诉的，陛下。”

沙达姆吸吸鼻子：“如果莫里塔尼家族真要上诉，那就随他们吧。”

芬伦用手指敲着桌子，考虑着后果。沙达姆已经派遣了两个萨多卡军团去监视伊克斯的特莱拉人了，现在他又派了更多的部队去格鲁曼。在帝国四面八方的那些其他的动乱地区，他都明显增加了精锐部

队的数量，希望能借此扼杀任何反叛的念头。他在整个军队中增加了波萨格的任命，现在有了更多的中层指挥官，随时可以根据需要调遣。

即便如此，一些不大但却很恼人的破坏或是涂鸦事件仍在随机发生，比如运往埃卡兹的纪念币被盗，飘在哈蒙塞普体育场上空的沙达姆气球，刻在纪念碑峡谷悬崖上的侮辱性文字……

如此一来，忠诚的萨多卡军队有些太过分散了，而且由于昂贵的奥马尔计划，帝国的国库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训练和招募新的士兵。因此，军队储备正被一点一点耗尽，芬伦感到一个动乱的时代就在眼前。正如莫里塔尼家族这次行为所表明的，兰兹拉德里有些力量感觉到了帝国的虚弱，闻到了血腥味……

芬伦考虑过提醒沙达姆这一切，但他却在会议进行中保留自己的意见。他的老朋友似乎认为，没有他，自己也能处理好这些事情——那就让他证明一下吧。

皇帝会让自己陷入越来越深的麻烦，最后他不得不把他流放出去的“香料大臣”召回凯坦星。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芬伦肯定会让他先对自己好好卑躬屈膝一番……然后直到最后一刻再答应他。

建立起一个组织是反抗运动成功的关键。当然它也是敌人的主要目标。

——卡马尔·皮尔鲁，伊克斯流亡大使，《关于不义政府倒台的论述》

在抵抗组织再次碰头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克泰尔把自己伪装成了一个性格内向的次人工人。在这个伪装下，他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在地下侦察叛军计划要碰面的地方。

映衬着一座座钟乳石建筑的全息投影天空看起来完全错了，那光线完全不像是来自于伊克斯的太阳。克泰尔把沉重的板条箱放在自动驱动的托盘上，这些补给、设备和原材料将会被运送到已经被封了的研究展览馆里，他的手臂感到一阵阵的疼痛。

侵略者征用了一批工业设施，并对建筑进行了改造，修建了屋顶和相互连接的侧道。在维尔纽斯家族统治期间，建筑设施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既美观又实用。而现在它们就像是一群啮齿动物的巢穴一般，到处都是倾斜的街垒和装甲三角墙，在防御屏蔽场下闪闪发光。他们那些隐蔽窗就像瞎了眼的眼睛一样难看。

那帮特莱拉人都在里面干些什么呢？

克泰尔身上的衣服很单调，脸也耷拉着，眼睛似乎也变得呆滞了。他专注于单调乏味的工作。当灰尘或污垢弄脏了他的脸颊或是油脂弄脏了他的手时，他也不会清洁自己，只是像钟表一样缓慢地走着。

虽然特莱拉人认为次人不值得注意，但入侵者在占领伊克斯时就是召集的这些工人作为内应。尽管当时承诺给他们以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更好的工资待遇，但现在次人依旧被特莱拉人踩在脚下，而且踩得远比他们在多米尼克·维尔纽斯统治下要狠得多。

下班后，克泰尔住在次人大杂院里的石头房间里。工人们几乎没有社交生活，彼此之间也不怎么说话。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新来的人，也没有人问他的名字。他们中没有一个对他表示过友好。在起义初期，他曾在一个有屏蔽场的房间里躲了好几个月，而在这个大杂院里，他觉得自己比以前隐藏得更深了。

克泰尔喜欢隐遁起来。这样他能做更多的事。

他偷偷溜了出去，事先评估了一下秘密会面的地点。他带着走私设备进入了空荡荡的补给室，扫描监视设备。他不敢小看特莱拉人——尤其是现在多了两个帝国的萨多卡军团驻扎在这里，使得管控较以往更严了。

他站在房间的中央，慢慢地转了个圈，通向密室的那五条隧道让他很是担心。更多的入口意味着更多的伏击地点。他想了一会儿，然后笑了起来，因为他有了一个主意。

第二天下午，他偷了一个小型全息投影仪，可以用它投放出几乎没什么特色的岩石图像。他悄悄地把投影仪放在一个入口处，然后启动了它。一个虚假的岩石顿时挡住了其中一条隧道，真是个完美的幻象啊。

克泰尔在怀疑和恐惧中生活了这么久，从来不敢奢望自己的计划会顺利进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停止希望……

自由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地在约定时间内抵达了会场。没有人冒险与其他叛军一起前来，并且每个人都做了乔装改扮，每个人也都为自己为什么会前往地下次人隧道准备了一个借口。

克泰尔来晚了——来晚了却很安全。蹑手蹑脚的反抗战士们交换着重要的装备，压低声音刺耳地讨论着计划。但没人能说出一个总体的策略来。而他们的一些方案也太过天马行空了，克泰尔强忍着才没有笑出声，不过也有一些建议是他应该效仿的。

他需要更多的硅酸盐晶体棒装在他的罗格收发机上。他每次尝试和他那远在天边的领航员兄弟联系后，水晶都会碎裂开来，真是头痛得很。

上次使用罗格时，克泰尔就没能与德默尔建立联系，他能感觉到他的孪生兄弟就在身边，但只有一些不稳定的思维，最后没能联系上。在这之后，他在黑暗的房间里躺了好几个小时没有睡着，克泰尔感到一阵阵的失落和沮丧，以及一股强烈的孤独感。当听到伊克斯上的其他人已经逃脱并幸存下来时，他这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在乎兄弟的平安。

克泰尔有时会问自己，他在这么多年的斗争中究竟取得了什么成就。他想做得更多，想要有力地打击特莱拉人——但他到底能做到什

么程度呢？他盯着面前聚在一起的反抗军，这些人说得多，做得却很少。他注视着他们的脸，注意到黑市商人的贪婪和其他人的神经质。克泰尔怀疑这些人是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盟友。不知怎的，他对此很是怀疑。

米拉尔·阿莱切姆也在那里，疯狂地跟别人换着东西，为她那神秘的计划添置更多零件。她似乎与众不同，愿意采取必要的行动。

他小心翼翼地靠近了米拉尔，引来了她警惕的目光。“我研究过你买的零件，”他朝她手里拿着的几件东西点着头说，“我不大理解你的计划。我也许……也许能帮上忙吧。我自己也做过不少改造。”

她后退了半步，像一只满腹狐疑的兔子，试图揣度他话语背后的含义。最后，她动了动苍白的嘴唇，耷拉着嘴巴说道：“我有一个……想法。我需要搜索——”

她还没来得及说下去，克泰尔就听到隧道里传来了动静，脚步声一开始很微弱，但很快大了起来。望风的卫兵马上喊了起来。当枪声响起时，有一个卫兵马上跑进了房间。

“我们被出卖了！”这名反抗军战士大喊起来。

在混乱中，克泰尔看到萨多卡士兵和特莱拉战士从四个出口冲了进来，封锁了隧道。他们向聚集在一起的抵抗战士疯狂射击，好像面对着一个射击训练场。

尖叫声、浓烟和鲜血混成一片。萨多卡士兵拔出手中的冷兵器，一拥而上。一些士兵赤手空拳就能杀人。克泰尔等到烟雾变得更浓，等到反叛者更加疯狂地四散奔逃之后——才奋力向前冲去。

米拉尔觉得自己无处可逃了，便蹲下身子。克泰尔一把抓住了她的肩膀。她开始和他搏斗，又踢又打，好像他是她的敌人一样，但克泰尔却把她推向了坚实的石墙。

她觉得自己一下子穿墙而过了。他也跟着她跳进被全息投影笼罩着的洞口。克泰尔感到一阵内疚，因为他没有带走其他反抗军，但如果所有的反抗军都朝这个逃生口来的话，萨多卡士兵马上就会向他们扑来的。

米拉尔困惑地四下张望着。克泰尔抓住她的胳膊，拽起她就往前走："我提前安排好了撤退路线。这是个全息图像。"说着他们开始飞快地穿过了隧道。

米拉尔跌跌撞撞地跟在他身边："我们的团队完了。"

"反正从来也不是我的团队，"克泰尔气喘吁吁地说，"他们太业余了。"

她边向前跑边看了看他，那双黑色的眼睛仿佛看透了他："我们必须分开。"

他点了点头，然后两人向相反的隧道跑去。

在他身后很远的地方，他听到了萨多卡士兵的叫喊声，因为他们发现了那个伪装的洞口。克泰尔加快了步伐，跑向左边的一条隧道，然后向上跑了一段，又折回到另一个洞穴。最后，他走到一根电梯管道前，这条管道将把他带出洞穴。

就像一个去上晚班的次人那样，他摸索着掏出身份证，在读卡器上刷了一下。电梯把他带到了一座钟乳石建筑里，这里曾经是维尔纽斯家族官员和贵族居住的地方。

在上层，他飞快地跑过连接通道，在建筑物之间穿行，同时俯视腐败的工厂那闪烁着的灯光。最后，在曾经是大王宫的地壳内，他找到了自己很久以前放弃的那个有屏蔽场的避难所。

他溜进了房间，锁上了门。他觉得没有必要在此地躲太长的时间——但今晚的情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危险。在寂静的黑暗中，克泰尔爬上了那张散发着霉味的小床，这张床曾在许多个紧张的夜晚陪伴过他。他气喘吁吁地盯着上方黑色的低矮天花板，心怦怦直跳。他放松不下来了。

他想象这间房子上方的那些星星，在伊克斯的原始表面上，暴风雪般的点点繁星洒在开阔的夜空上。当他的思绪飞向浩瀚的银河系时，他想象着德默尔驾驶着他的公会运航机……在离这里足够安全的远方。

克泰尔必须尽快与他取得联系。

宇宙就是我们的画作。只有不成熟的人才会把宇宙描绘成他们所认为的样子。

——西甘·维思，首席总教练，公会领航员学校

德默尔，一个声音在他心里响了起来，德默尔……

在他驾驶的这架运航机顶部那个密封的领航员舱室里，德默尔正在香料气体中遨游着，他带蹼的双脚上下扑腾，橙色的漩涡在他周围打着转。在他的导航灵态中，所有的恒星系统和行星都是一幅宏伟的挂毯，他可以沿着任何他选择的路线去航行。他从进入宇宙的子宫和征服宇宙的奥秘中获得了无上的快乐。

深邃开阔的太空是如此的宁静。太阳的光辉来了又去……就像一个广阔的永恒之夜，点缀着细小的光点。

德默尔进行着高阶的心理计算，以预测通过所有恒星系统的安全路线。他驾驶这艘巨大的飞船穿过了无边无际的虚空。他可以到达宇宙的各个角落，把乘客和货物送到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他能看到未来，并顺应它。

由于他的卓越表现，德默尔是为数不多的很快就被提升到领航员位置的变异人类之一。人类，这个词现在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记忆罢了。

他的情感——从他最初的身体形态中产生的奇异碎片——以一种他没有预料到的方式动摇着他。在他和孪生兄弟克泰尔一起在伊克斯

度过的十七个标准年里，他没有时间、智慧或意愿去理解作为人类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应当承认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他已经从那个可疑的现实中脱离出来，进入了另一种存在，一半是梦想，一半是噩梦。毫无疑问，他的新面貌会吓到任何没有思想准备的人。

但他加入公会所带来的好处，可不仅仅是对此的补偿。他因此体验到了其他生命形式无法领略的宇宙之美：他们只能想象的东西，他却亲眼看到了。

为什么宇航公会会接受他呢？很少有外人被允许加入这个精英组织：公会更偏爱他们自己选择的领航员候选人——那些公会员工和拥护者的后代，其中的一些人甚至从未踏足过坚实的土地。

难道我只是一个实验品，一个怪胎中的怪胎？某些时候，比如在某一次伟大的航行中的冥想时间里，德默尔的思绪会变得飘忽不定。此时此刻，我是否正在接受某种能够扫描我异常想法的考验？每当他那狂野的过去人类的自我意识浮现出来时，德默尔就觉得自己好像站到了悬崖边上，正在决定自己是否要跳进虚空。而公会一直在盯着自己。

他在领航员舱内飘浮着，同时也在残存的情感中遨游着。一种不寻常的悲哀笼罩着他。他为了能有今天的成就而牺牲了太多。他永远不可能在任何星球上着陆了，除非他把自己泡在一个带轮子的封闭香料气体罐里……

他努力集中注意力，让自己的思绪回到正轨。如果他让自己的人类自我意识变得过于强大，德默尔驾驶的运航机很可能会径直坠落下去。

“德默尔！”那个令人心神不宁的声音又出现了，就像愈发严重的头疼所带来那种悸动般的痛楚一般。“德默尔……”

他忽略了它。他试图说服自己，这样的想法和遗憾对于领航员来说一定很常见，其他人也和他一样经常会经历这些。但是为什么教官不提前警告一下他呢？

我很坚强。我能克服这个。

在一次前往贝尼·杰瑟里特所在的瓦拉赫九号星的例行飞行中，他驾驶的是伊克斯人建造的最后几架运航机之一（之后特莱拉人便接管了伊克斯，恢复了那些早期的、效率较低的设计）。他运用意念审查了乘客名单，看到了映在领航员舱体墙壁上的一些字眼。

船上有一位公爵——雷托·厄崔迪。以及他的朋友隆博·维尔纽斯，被放逐了的伊克斯继承人。都是些熟悉的面孔和记忆啊……

在近乎一辈子以前，德默尔在大王宫里被介绍给了年轻的雷托。领航员们可以偷听到帝国的一些零星新闻，也可以偷听到那些通过通信渠道进行的商业活动，但他们很少关注这些琐碎的事情。这位公爵赢得了没收审判，而这一不朽的成就使得他在整个帝国中都受到了尊敬。

但雷托公爵为什么要去瓦拉赫九号星呢？而且他为什么要带着伊克斯难民一同前往呢？

那个遥远的尖厉的声音又插了进来：“德默尔……回答我……”

他突然清醒过来，意识到这是他过往人生的一种象征。忠诚、善良的克泰尔一直试图和自己保持联系，尽管好几个月来德默尔一直没有回复他。也许这是由于大脑的持续进化造成了扭曲，扩大了他和他兄弟之间的鸿沟。

领航员那萎缩的声带其实仍能发声，但嘴巴却是主要用来消化越来越多的美琅脂。这种香料灵态带来的思维扩张最终抹掉了德默尔以前的生活和人际关系。他无法再体验爱，只能把它当作一种闪烁的记忆。他再也不能接触一个人类了……

他伸出一只短粗的、带着蹼的手，从容器里取出一粒浓缩的美琅脂药丸，塞进他的小嘴里，这样可以加快香料在他体内的流动。他的思维游离起来，但仍不足以减轻过往人生以及试图和他进行精神接触所带来的痛苦。这一次，他的感情太强烈了，无法控制。

他的兄弟终于不再呼唤他了，但他很快就会回来的。他总是会回来的。

现在，德默尔唯一能听到的声音就是气体输入密室那平稳的咝咝声。美琅脂，美琅脂。它持续地灌进他的身体，完全填满了他的感官。他没有什么作为人的个性了，再也不能忍受和自己的兄弟对话了。

他只能听，然后记住……

战争是一种有机行为。军队是男性群体的生存手段。而在另一方面，一个全是女性的群体，传统上都会是以宗教为导向的。他们是神圣秘密的守护者。

——贝尼·杰瑟里特教诲

从轨道运航机上下来，穿过复杂的大气层防御系统后，雷托·厄崔迪公爵和隆博·维尔纽斯在圣母学校所在的太空港里遇到了三名黑袍女子。

人们在地面上是看不见瓦拉赫九号星那蓝白色太阳的。一阵刺骨的微风吹进了众人所在的露天门廊里。雷托隔着衣服都感到寒气逼人，就连他呼出的气息中也带着一股白雾。在他身边，隆博拉紧了夹克的衣领。

护送委员会的首领自我介绍是哈里什卡大圣母——这是一份雷托没有预料到的荣誉。我究竟做了什么值得受到这样的礼遇？当他被关押在凯坦星，等待没收审判时，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曾秘密向他提供了帮助，但从未解释过她们这样做的理由。而贝尼·杰瑟里特做事从不会没有目的。

哈里什卡虽然年纪大了，但精力充沛，她有着一双深色的杏眼，说话直来直去。“隆博·维尔纽斯王子。”她向那个圆脸的年轻人鞠了一躬道，而隆博也用一个潇洒的姿势撩了撩他那紫铜相间的斗篷，“你所在的伟大家族发生了如此逆事真是可惜，太可惜了。甚至姐妹会也觉得贝尼·特莱拉……不可理喻。”

“谢谢，但是，呃，我相信一切都会解决的。就在前几天，我们的流亡大使已经向兰兹拉德议会递交了另一份请愿书，”他强迫自己乐观地笑了笑，“我不需要同情。”

“那你需要一个妃子，对吗？”老圣母转身带着众人走出门廊，来到圣母学校的操场上，“我们很高兴能有机会把我们的一个姐妹送往卡拉丹城堡。我相信她会为你以及厄崔迪家族作出贡献的。”

他们沿着一条鹅卵石小路继续前行，两旁都是些相互连接的灰泥建筑，屋顶上铺着陶土瓦片，像蜥蜴的鳞片那样排列着。最后他们来到了一个鲜花盛开的院子，在一个黑色石英雕像前停了下来，雕像是一个跪着的女人。“她是我们这所古老学校的创始人，”哈里什卡介绍道，“拉奎拉·贝托—阿妮鲁尔。她曾经通过控制自己体内的化学物质，幸免于一次致命的毒杀。”

隆博弯下腰去读黄铜匾上的字：“这上面说，关于这个女人的所有书面和图片记录在很久以前就已经丢失了，入侵者放火烧毁了图书馆大楼，毁坏了原来的雕像。呃，那你们是怎么知道她长什么样的？”

哈里什卡皱着眉头笑了笑，神秘地答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女巫啊。”这位身穿长袍的老圣母不再答话了，带领他们顺着一段短短的楼梯向下方走去，途中穿过一个潮湿的温室，在那里姐妹会培植着奇异的植物和药草。当然，那些草药也有可能是毒药。

圣母学校是一个充满传奇和神话的地方，很少有男人来过这里，雷托对他那轻率的请求最终还能获得如此热情的接纳感到十分惊讶。

他要求贝尼·杰瑟里特为隆博挑选一位有才华、聪明的伴侣，而他那位头发蓬乱的朋友也同意前来此地“购物”。

哈里什卡迈着轻快的步伐穿过一片草地，那里的女巫们都穿着轻便的短袍，做着看上去难度极大的伸展运动，她们跟着一个满脸皱纹的驼背老妇的声音节奏，一个动作接着一个动作。雷托发现她们对自己的身体有着令人惊叹的控制力。

最后，他们走进了一幢巨大的灰泥建筑，这里有黑色的木梁和擦得锃亮的木地板，雷托很高兴能避开外面刺骨的寒风。这栋建筑有着一股像是旧灰泥墙上，满是灰尘的黑板所散发出的气味。门厅通向一个训练大厅，十几名身穿白色长袍的年轻女子一动不动地站在大厅中央，像士兵一样笔直地等待检阅。她们的兜帽都向后甩到了肩膀上。

大圣母在这些侍从姐妹面前停住了。另外两位圣母陪着她走到两列年轻女子的身后。“谁在这里求妃？”哈里什卡问道。这是个传统的问题，是仪式的一部分。

隆博向前站了一步，回答：“是我——呃，隆博王子，长子，维尔纽斯家族继承人。也许我求的是一个妻子。”说着他瞥了雷托一眼，放低了声音，“既然我的家族已经变节了，我也就没必要玩愚蠢的政治游戏了。不像我认识的某些人。”

雷托脸涨得通红，不由得想起了父亲对他的教诲：你到哪里去寻找爱都可以，但永远不要为爱而结婚。你的头衔属于厄崔迪家族——用它来达成最好的交易吧。

在莫里塔尼家族对阿曼德大公爵那座祖传的城堡进行了地毯式轰炸之后，雷托前几日赶往了森林星球埃卡兹，在临时首都与阿曼德大公爵会面。在皇帝的制裁下，一个萨多卡军团被派到了格鲁曼，前去制约愤怒的子爵，两个家族之间的公开敌对行为这才算是停止了，至少是暂时停止了。

阿曼德·埃卡兹大公爵曾要求一个独立调查小组前去调查著名的埃卡兹烟木森林和其他作物所受到的破坏，但沙达姆拒绝了这个请求。“不要自找麻烦”是他的官方回应。他希望这个问题到此为止。

大公爵意识到雷托在竭力平息尚不稳定的紧张局势，于是非正式地提到，他的大女儿桑娅可能适合嫁入厄崔迪家族。听到这个建议后，雷托最先考虑的是埃卡兹家族的资产以及他们的商业、政治和军事力量，还有他们能否补充卡拉丹的资源。他甚至看都没有看那姑娘一眼。研究婚姻联盟的政治优势。他的父亲会很高兴的…

现在，大圣母说道：“这些年轻女人在取悦贵族这方面都受过良好的训练。她们都是根据你资料选出来的，王子。”

隆博走近那排女人，仔细打量她们的每一张脸。金发女郎、棕发女郎、红发女郎，有的皮肤苍白如牛奶，有的皮肤光滑如乌木。毫无疑问她们都是貌美且聪慧的……她们都怀着镇定和期待的心情打量着他。

雷托很了解他的朋友，所以当他看到隆博在一个相貌平平的女孩面前停下来时，他并不惊讶。这个女孩长着一双深褐色的大眼睛，还有一头和男人一样短的灰褐色头发。她正视着隆博审视的双眼，目光

没有移开，也没像其他人那样假装矜持。雷托注意到她嘴角微微上扬，轻笑起来。

“她叫特希雅，”大圣母介绍道，“一个非常聪明有才华的年轻女人。她能完美地背诵古代经典，还能弹奏好几种乐器。”

隆博仰起下巴，凝视着她深棕色的眼睛，问道：“但你能被笑话逗笑吗？然后再说一个更好的笑话作为回报？”

“你是说玩一些聪明的文字游戏，大人？”特希雅答道，“那你是喜欢一个糟糕透顶的双关语，还是一个下流得让你脸红的笑话？”

隆博高兴得大笑起来：“就这个了！”他碰了碰特希雅的胳膊，她立即跳出了队列，平生第一次陪伴着他向前走去。雷托很高兴看到他的朋友能这么开心，可这也让他的心情变得很沉重，因为他自己毫无感情生活。隆博做事时常很冲动，但他总能用一股不屈不挠的劲头把事情导回正轨。

“过来，孩子们，”哈里什卡严肃地说道，“都站在我面前，低下你们的头。”她们手拉着手，照做了。

雷托像父亲一样皱着眉头走上前去把隆博的衣领拉直，又抚平了他垫肩上那条令人反感的褶皱。伊克斯王子的脸红了起来，然后喃喃地道谢。

哈里什卡继续说道：“愿你们白头到老，多子多福，享受彼此光荣的陪伴。你们的余生已经绑定在了一起。如果，在未来的岁月里，你们选择正式结婚并缔结超越纳妃的契约，你们必将得到贝尼·杰瑟

里特的祝福。而如果你对特希雅不满意，她可以随时回到圣母学校来。”

雷托惊讶地发现，这套本质上就是一份商业协议的选妃仪式里有这么多装饰性的东西。通过来往于卡拉丹的信使，他们其实早已就一系列价格达成了协议。但尽管如此，大圣母的祝词还是赋予了这种关系某种根基，并为二人美好的未来奠定了基础。

“隆博王子，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位特殊的女人，她的训练方式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听从她的忠告吧，因为特希雅的智慧超越了她的年龄。”说着大圣母退后了几步。

特希雅俯身对着隆博耳语了几句，被放逐的王子笑了起来。他看着他的朋友雷托说道：“特希雅有一个有趣的想法。雷托，你为什么不为自己选一个妃子呢？这里有很多选择啊。”说着他指了指其他的侍从姐妹，“这样你就不用一直对我妹妹抛媚眼了！”

雷托的脸唰地红了。他长期以来为凯莉娅着迷这件事肯定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多年来他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掩盖这一点。他被公爵职责的要求和父亲的训诫弄得心力交瘁，所以一直拒绝把她带到自己的床上。

“我有过别的情人，隆博。这你是知道的。无论是城里的还是乡下的女孩都觉得他们的公爵很有魅力。这一点也不丢人——而且即使是在你妹妹面前我的名誉也没有受损。”

隆博转了转眼睛，说道：“这么说，码头上那几个渔民的女儿在你看来挺配你的，而我妹妹反而不行？”

“根本不是这样。我这么做是出于对维尔纽斯家族还有你的尊重。”

哈里什卡插话进来道：“恐怕我们带过来的这些女人不适合厄崔迪公爵。她们是为了与隆博王子配对而挑选出来的。”她那修长的嘴唇微微一翘，笑了笑道：“然而，我们也可以为您安排一些别的……”说着她抬头看了一眼室内阳台，就好像有人正躲在上面偷看他们似的。

“我不是来这里选妃子的。”雷托粗声粗气地说。

“嗯，他就是这样特立独行。”隆博对大圣母说，然后对特希雅挑了挑眉毛，“我们该拿他怎么办呢？”

“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却不知道如何承认这一点，”特希雅报之以聪慧的笑容，“这是公爵才有的坏习惯。”

隆博拍了拍雷托的背，说道：“看吧，她已经在给出好的建议了。你为什么不让凯莉娅做你的妃子，然后了结这桩心事呢，雷托？我对你这种学童一般的焦虑越来越感到厌倦了。当然，怎么做是你的权利，而我们，呃，都知道这已经是她人生追求的最高水平了。”

雷托不安地笑了笑，打消了这个念头，尽管他已经考虑过很多次了。他曾犹豫过要不要向凯莉娅提出这样的建议。而她会有什么反应呢？她会不会不甘于只做一名妃子呢？而这是不可能的。

不过，隆博的妹妹清楚政治现实。在伊克斯的悲剧发生之前，维尔纽斯伯爵的女儿确实是一名公爵可以接受的伴侣（也许老保卢斯就

是这么打算的）。但现在，作为家族首领，雷托永远不能和一个不再拥有任何帝国头衔或封地的家族联姻了。

所有人都自以为了解的爱到底是什么？他们真的明白它是多么的难以实现吗？难道爱的定义不比宇宙中的繁星还要多吗？

——《贝尼·杰瑟里特问答书》

十二岁的杰西卡站在室内阳台上，从这里可以俯瞰下面等待着的女人们，她怀着强烈的好奇心，目光专注地观察隆博选妃的全过程。站在女孩身边的莫希阿姆圣母吩咐她要仔细观察，所以杰西卡留心着每一个细节。

可老师究竟想让我看什么呢？

在抛光过的硬木地板上，大圣母站在那里，同年轻的贵族和他新挑选的妃子特希雅·阿一瑞尔交谈着。杰西卡没有预料到他会做出这个选择，其他几个候选者的相貌更漂亮，身材更匀称，也更加光彩迷人……但杰西卡并不了解这位王子或他的性格，也不熟悉他的品味。

她们的美貌是不是让他害怕了，这是一种自卑的表现吗？也许侍从姐妹特希雅让他想起了某个他认识的人？或者也许他只是出于某种难以解释的原因而被她吸引了……也许是她的微笑，她的眼睛，或是她的笑声。

“千万不要试图去理解爱情，”莫希阿姆察觉到女孩的想法，用一种定向的低语告诫道，“只要去了解它对普通人会有什么影响就够了。”

在下方，另一名圣母带来了一份写在白板上的文件，交给王子签名。而他的同伴，一个黑头发、鹰钩鼻的贵族，越过他的肩膀审视那些小字。杰西卡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她熟悉这种古老的责任仪式。

那位黑头发的公爵伸手去给他的同伴系了系衣领。她觉得这个动作特别可爱，于是笑了出来。

“莫希阿姆圣母，有一天我也会这样被送去见贵族吗？”她低声问道。从来没有人向杰西卡解释过她在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里的任务到底是什么，这一直是她好奇心的来源，为此也经常激怒莫希阿姆。

正如杰西卡所预料的那样，圣母那张朴实而苍老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怒容：“孩子，等时机成熟了你会知道的。懂得何时问问题是一种智慧。”

杰西卡以前也听到过这样的劝告：“是的，圣母。急躁是一种弱点。”

贝尼·杰瑟里特有许多这样的格言，而杰西卡把它们都牢牢记住了。她恼怒地叹了口气，然后控制住自己的反应，希望老师没有看见。姐妹会显然对她有一些计划——但为什么她们不揭示出她的未来呢？大多数其他的侍从姐妹都对她们预定的道路多少有了一些了解，但杰西卡只能看到她前面那一堵空白的墙，上面没有任何的文字。

我正在接受某种训练。为某一项重要的任务做准备。为什么她的老师在这个时候把她带到这个阳台上？这不是偶然，也不是巧合，贝

尼·杰瑟里特对每一件事都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和考虑。

“孩子，你还是有希望的，”莫希阿姆喃喃地说，“我让你观察——但你盯上了错误的人。不是那个选择了特希雅的人。而是另一个，观察他们俩，观察他们是如何相互影响的。然后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杰西卡从她所在的高点审视着这两个男人。她深吸了一口气，让肌肉放松下来。她的思想现在就像悬在一杯水中的矿物质，无比澄清。

“这两个人都是贵族，但没有血缘关系，这可以从他们的衣着、举止和表达方式的差异判断出来。”她的目光聚焦在他们身上，“他们是多年的好友。两个人相互依赖。黑头发的那个很关心他朋友的幸福。”

“还有呢？”杰西卡从老师的声音里听到了兴奋和期待，但她不知道为什么。圣母的眼睛紧盯着第二个贵族。

“从他的举止和与他人的互动中，我可以看出那个黑头发的人是一名领袖，他很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责任。他有权有势，却不沉迷其中。他可能是一个比他自己认为的更好的统治者。”她注视着他的动作、他那通红的脸庞以及他看其他侍从姐妹的样子，发现他强迫自己转过身去，“并且他也很孤独。”

“非常好。”莫希阿姆微笑着看着自己的徒弟，但她的眼睛却眯了起来，“那个人就是雷托·厄崔迪公爵——你命中注定要嫁给他，杰西卡。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他孩子的母亲。”

虽然杰西卡知道她应该无动于衷地接受这一消息，把它看作是为姐妹会所应尽的职责，但她突然发现自己有必要让那颗怦怦直跳的心平静下来。

而就在这一刻，雷托公爵抬头看了杰西卡一眼，似乎感觉到她就在阳台的阴影中——他们的目光相遇了。她从他灰色的眼睛里看到了火焰，看到了力量和超越他年龄的智慧，这是肩挑重担的结果。她感到自己被他吸引住了。

但她开始抗拒这股吸力。这是本能的……下意识的反应和回应……*我不是一只动物*。然后她把这些情绪排了出去，正像莫希阿姆多年来教她的那样。

杰西卡先前的问题就这么消失了，一时间她也想不到还有什么新问题要问。深沉而平静的呼吸让她进入了一种静谧的状态。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吧，她喜欢这个公爵的长相……但她是对姐妹会负责的。她会耐心等待，看前方的路会把她带向何方，而她会做任何必要的事情。

急躁是一种弱点。

莫希阿姆在内心深处笑了起来。在得知自己被要求编织的基因线索后，这位圣母就在杰西卡和厄崔迪公爵之间安排了这次短暂但遥远的会面经过几代人的精心培育，杰西卡将会创造出魁萨茨·哈德拉克。

而这个项目的女主人，魁萨茨圣母，沙达姆皇帝的妻子阿妮鲁尔声称，如果哈克南家族这一代的女儿能生下一个厄崔迪家族的女儿，

那么项目成功的可能性最大。而杰西卡的秘密父亲正是哈克南男爵……等她准备好了，她就会和雷托·厄崔迪公爵结合。

莫希阿姆发现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个不共戴天的仇敌——哈克南家族和厄崔迪家族——注定要组成一个如此重要的联盟，两大家族都不会想到……也不会容忍的联盟。

想到这里，她就难以抑制住自己的兴奋：多亏了杰西卡，姐妹会离最终目标只有两代人的距离了。

当你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是真的想知道答案，还是你只是在炫耀你的权力？

——迪米特里·哈克南，写给我儿子们的笔记

为了这位苏克医生，哈克南男爵不得不付了两次医药费。

他一度觉得，自己向李芝总理卡利玛尔支付的巨额款项足以让威灵顿·岳医生尽可能长期地为他诊断和治疗那个令他衰弱的疾病。但是，岳却拒绝合作。

这位面色蜡黄的苏克医生完全沉浸在他自己和他在克罗娜[41]轨道实验室里进行的技术研究之中。当有人提起男爵的名字时，他也一点也不尊敬，也没有感到害怕。“我可能是在为李芝人工作，”他用坚定而毫无幽默感的声音说道，“但我不属于他们。”

彼得·德伏被派到李芝为男爵敲定这些机密的细节，于是他领教到了这位岳医生那衰老、呆板的嘴脸，以及他那毫不自知的固执。他们一起站在人造研究站的一间小实验室里，而这个人造研究站其实就是一颗闪耀在李芝天空里的人造卫星。尽管卡利玛尔总理再三要求，但这位有着一张窄脸，留着一抹长长的八字胡，乌黑的头发被一枚苏克学校银环箍了起来的岳医生仍然拒绝了杰第主星的邀请。自信又自大，德·弗里斯心说，可以用来对付他。

“你，先生，是个门泰特，习惯于把你的思想和智慧卖给任何主顾。”岳抿紧嘴唇，仔细端详着德·弗里斯，好像在解剖……或者想要解剖他似的，“而另一方面，我是苏克核心集团的一员，通过了完

全的帝国预处理[42]。”说着他轻轻敲了敲布满皱纹的前额上的钻石形刺青。“我不能被买卖，也不能租出去。你控制不了我。现在，请允许我回到我重要的工作里去。”说完，岳向他微微鞠了一躬，动身回到李芝实验室继续他的研究了。

此人从来没被人挫败过傲气，从来没被人伤害过……也从来没有被打败过。彼得·德伏认为这是一个挑战。

在三合一中心的政府大楼里，李芝总理卡利玛尔给了德·弗里斯一个毫无意义、故作姿态的道歉。然而，他轻松地获得了这位总理的授权，通过安全大门和警卫前往克罗娜卫星研究站。在这件事上他别无选择，门泰特只能前往岳医生的无菌医疗实验室。只身前往。

是时候为男爵重新谈判了。不搞定一名完全不合作的苏克医生，他是不敢回杰第主星的。

他迈着碎步，走进一间金属墙壁的房间，里面摆满了机器、电缆和保存在容器里的身体部位——这容器把最先进的李芝机电技术、苏克手术设备和其他动物的生物标本混合在了一起。尽管研究站的空气交换机试图清理污染物，但润滑剂、腐烂物、化学药品、烧焦的肉和燃烧回路的气味仍然填满了寒冷的房间。周围还有几张放着水池、金属、强化玻璃管道、蛇形电缆和分配机的桌子。而在解剖区上方，闪闪发光的全息蓝图将人的四肢描绘成了一台有机机器的样子。

当门泰特扫视着实验室时，一个台子的另一侧忽然冒出了岳的脑袋——瘦削、涂了油脂，面部的骨头突出，好像是金属做的一颗脑袋。

“请不要再打扰我了，门泰特。”他语气生硬地说道。他甚至没有问德·弗里斯是如何来到这颗受限制的克罗娜卫星的。他额头上那个帝国预处理钻石形刺青闪闪发光，上面是他不小心擦手后留下的黑色润滑剂污迹。“我很忙的。”

“不过，医生，我还是得跟你谈谈。这是我们男爵的命令。”

岳眯起了眼睛，好像在想着如何把他的一些原型机械部件用在这个门泰特身上。“我对你们男爵的身体状况不感兴趣。这不是我的专长。”他看了一眼摆满了实验假肢的架子和桌子，似乎答案显而易见。岳仍是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好像什么东西都碰不到他，都不能弄脏他似的。

德·弗里斯一边说个不停，一边向对面的矮个男人靠近过去。如果他被迫杀死了这个烦人的医生，他无疑会面临严重的惩罚。“我们男爵曾经非常健康，体形匀称，他一直为自己的身体而自豪。但在没有改变饮食习惯或是锻炼流程的情况下，他的体重在十年里几乎增加了一倍。他现在饱受肌肉功能衰退之苦，身子也越来越大。”

岳皱起了眉头，但他的目光终于回到门泰特身上了。德·弗里斯捕捉到了他的表情变化，便压低了声音，给出了致命一击：“医生，这些症状你听起来熟悉吗？你在别的地方见过类似的情况吗？”

这时，岳开始算计起来。他来回走动着，把自己和变态门泰特分开。在房间的另一边，一根长长的玻璃管持续冒着泡，散发着臭味。“没有哪个苏克医生会给出免费的建议。我的费用你承受不了的，我在这里的研究至关重要。”

德·弗里斯咯咯地笑了起来，他那增强了的头脑思索着各种可能性：“医生，你这么专心于缝缝补补，竟没有注意到你的老板李芝家族就快要破产了吗？而哈克南男爵的佣金可以资助你的研究很多年。”

变态门泰特突然把手伸进上衣口袋，岳医生被吓得向后退了一步，害怕他掏出一件消音武器。相反，德·弗里斯只是拿出了一台带着触控板的黑色平板。一个老式水手储物箱的全息投影出现了，它完全是用金子做的，顶部和侧面都镶嵌着珍贵的宝石饰钉，图案则是蓝色的哈克南狮鹫。“在你替我们男爵看完病之后，你可以继续你的研究。”

岳好奇地伸出手，他的手和前臂穿过了这幅全息图像。随着一声尖啸的合成音，全息箱子的盖子打开，里面空荡荡的。“我们会在这里面装满你喜欢的东西。美琅脂，塑石，蓝曜石，月白火焰石[43]珠宝，哈葛尔石英……随你点。是个人都知道苏克医生是可以花钱雇来的。”

“那你去雇一个吧，公开招标。”

“我们更希望做一个，呃，更为机密的安排，就像卡利玛尔总理承诺的那样。”

面色蜡黄的老医生又噘起那黝黑的嘴唇来，陷入了沉思。岳的全部精力似乎都投入到了他周围的这个小世界里，好像其他人都不存在，都不重要似的。“我不能提供长期护理，但我或许可以诊断出这种疾病。”

德·弗里斯耸了耸他那瘦骨嶙峋的肩膀，说道：“除非是必须，男爵不会留你太长时间。”

看着门泰特承诺给他的巨额财富，岳心里思忖，如果自己有了足够的资金，他在克罗娜上的工作会更有成效。不过他还是犹豫起来：“我还有其他责任。我被苏克医学院指派到这里是为了一个特殊目的。一旦试验成功，那么半机械假肢对李芝家族和我们来说都将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市场。”

德·弗里斯屈服地叹了口气，按了平板上的一个按键，水手储物箱明显地变得更大了。

岳摸了摸他的胡子，说道：“我还是有可能在李芝星和杰第主星之间往返工作的——当然得用假名。我可以去给您的男爵看病，然后再回到这里来继续我的工作。”

“真是个不错的主意，”门泰特说，“那么你接受我们的条件了？”

“我同意给病人做检查。而我也会考虑在你提供的财宝箱里放些什么，”岳指了指旁边的一个台子，“现在把测量仪递给我。既然你已经打断了我的工作，你就帮我做一个身体核心的原型吧。”

两天后，在杰第主星上，适应了工业雾霾和更大重力的岳医生在哈克南要塞的医务室里为男爵做了检查。所有的门都关上了，所有的窗户都被遮住了，所有的仆人也都被赶走了。彼得·德伏从他的窥视孔里看着这一切，咧嘴偷笑。

岳把以前医生们多年来编纂的、用来记录疾病进展的医疗文件都扔了。“都是些愚蠢的菜鸟。我对他们和他们的体检结果都不感兴趣。”岳医生打开他的诊断工具，取出了自己的一套扫描仪，这是一套只有受过高度训练的苏克医生才能解读的复杂装置，“现在请脱下你的衣服。”

“你在开玩笑吗？”男爵试图保持他的尊严，保持他对局势的控制。

“不。”

男爵把自己的注意力从这些令人不适的探诊和穿刺上转移开，开始考虑如果岳也没能发现疾病的原因，自己该如何杀死这名自负的苏克医生。他用手指咚咚地敲着检查台，说道：“我的医生里没有一人能提出什么有效的治疗方案。他们让我在清洁的头脑和清洁的身体之间做出选择，而我只能选了一个。”

无视着男爵低沉的声音，岳戴上了一副有着绿色镜片的护目镜。“他们不敢建议你同时追求这两个目标？”说着他初始化了电源包和

扫描程序，然后盯着面前病人那恶心的裸体。男爵肚子向下趴在了检查床上。嘴里不停地嘟囔，抱怨着痛苦和不适。

岳花了几分钟的时间检查男爵的皮肤、内脏和身体孔口，直到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串微妙的线索来。最后，这台精巧的苏克扫描仪检测到一条矢量路径。

“你的情况似乎是性行为造成的。你的这东西还能用吗？”岳说这话，口气一点也不幽默。就好像在给出什么股票报价似的。

“用？”男爵粗鲁地哼了一声，“他妈的，它仍然是我最好用的身体部位。”

“真是讽刺。”岳掏出手术刀从男爵的下体割下一块皮，男爵又惊又痛地叫了起来，“我需要化验一下。”医生的语气中丝毫没有道歉的意味。

岳用细长的手术刀把那片皮肤涂在一张薄薄的幻灯片上，然后把它插入护目镜下边的一个狭槽里。通过手指控制，他在不同的光照下将样本在眼前旋转起来。强化玻璃眼镜的颜色从绿色变成了猩红，再变成淡紫。然后他又将样本进行了多级化学分析。

“这有必要吗？”男爵咆哮道。

“这只是开始。”接着，岳又从工具箱里拿出了更多的工具——其中很多都是非常锋利的。而如果能在别人身上使用这些工具，男爵一定会很感兴趣。“我还有很多试验要做。”

穿上长袍后，哈克南男爵向后一靠，脸色发白，汗流浃背，成千上万个以前从没疼过的地方都疼了起来。有几次，他真想动手杀了这个傲慢的苏克医生——但他不敢打断这个冗长的诊断。其他医生都无能为力而且都是些愚才。现在，为了得到答案，他必须忍受一切必要的事情。男爵希望治疗和最终的治愈过程不会像岳原来分析的那样激进，以及那样痛苦。他斟了一杯基拉那白兰地，一口气喝了一大口。

“男爵，我已经减少了可能性的范围，”岳噘着嘴唇说道，“你患上了一种罕见的疾病，定义狭窄，有针对性。我可以再收集一套完整的样本，如果你想让我三重确认诊断的话？”

“没有这个必要。”男爵坐起来，攥着他的手杖，以便自己需要用它打人，“你到底发现了什么？”

岳继续说道：“传播媒介很明显，通过异性性交。你被你的一个女情人感染了。”

男爵那终于找到答案后的短暂兴奋感在混乱中消失了：“可我没有女情人啊。女人都厌恶我。”

“好吧，我明白了。”岳的很多病人常常都否认这一点的，“这些症状是如此微妙地常态化，我并不奇怪那些能力较差的医生会忽略它。甚至苏克教学最早也没有提到它，而我是通过我的妻子得知这种有趣疾病的。她是个贝尼·杰瑟里特，而姐妹会偶尔会利用这些病菌——”

男爵瘫倒在沙发上。那张长着双下巴的脸上顿时怒火冲天：“那些该死的女巫！”

“啊，你想起来了，”岳得意地问道，“接触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男爵犹豫了一下，然后答道：“十几年前。”

岳摸了摸他的长胡子。“我的瓦娜[44]告诉过我，贝尼·杰瑟里特圣母能够改变她们体内的化学物质，让病毒潜伏在她们自己体内。”

“是那个贱人！”男爵吼道，“就是她感染了我。”

医生似乎对这种不公正的侮辱不感兴趣：“这种病原体可不是被动感染的，而是需要通过意志力释放出来。这不是偶然的，男爵阁下。”

男爵的脑海里顿时浮现出那长着一张马脸的莫希阿姆来，还有在芬伦家的宴会上，她对他的嘲笑和无礼。她早就知道，从来就知道——她一直在看着他的身体变成一个恶心的肥大肿块。

这一切都是她造成的。

岳合上了他的护目镜，把它们塞回诊断箱里，说道：“我们的交易结束了，我现在要走了。在李芝我还有很多研究工作要完成。”

“你答应给我看病的。”男爵想起身，却一下子失去平衡，又瘫倒在嘎吱作响的沙发上。

“我同意为您诊断，而现在诊断结束了，男爵。任何一名苏克医生也不能改善你的状况。目前还没有已知的治疗手段，也没有治愈的方法，不过我相信我们最终会在苏克学院研究它的。”

男爵握紧拐杖，终于站了起来。他满腔怒火，一下子想到了藏在拐杖尖里的那些被毒液浸透的飞镖。

但他也明白，如果他杀死一名苏克医生的消息传了出去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后果。苏克医学院与帝国有极强的联系。逞一时之快有些不值。此外，他已经杀了足够多的医生了……至少他终于得到了答案。

也同时得到了复仇的合法目标。毕竟他知道这事是谁干的了。

“恐怕您还是得请贝尼·杰瑟里特帮忙，男爵。”

威灵顿·岳医生二话没说，匆匆离开了哈克南要塞，乘下一班次的运航机离开了杰第主星，他很高兴自己再也不用和这位男爵打交道了。

有些谎言比真相更容易让人相信。

——《奥兰治天主圣经》

即使被其他村民包围着，哥尼·哈莱克也感到自己身处完全的孤独之中。他凝视着面前的啤酒。啤酒既淡又苦，但只要喝得足够多，他身体和内心里的痛苦就会变得麻木。但最后他只落了个头痛的宿醉，没有任何找到妹妹的希望。

在克鲁比队长和哈克南巡逻队把她掠走的这五个月里，哥尼断裂的肋骨、瘀伤和伤口都已经愈合了。“软骨头。”他对自己说道，这是一个苦涩的笑话。

在贝丝被绑架的第二天，他又回到了田地里，缓慢而痛苦地挖起沟来，种着不值钱的克劳尔块茎。其他的村民都斜眼瞥了他一眼，然后回去继续干活，假装什么也没发生。他们清楚如果生产率下降，哈克南家族就会回来，对他们进行更严厉的惩罚。哥尼得知其他几家的女儿也被抓走了，但被抓走了孩子的父母从未在外人面前提起此事。

回到酒馆，哥尼很少再唱歌了。尽管他仍随身带着他的那把破巴厘琴，琴弦却保持着沉默，歌声似乎也不肯再从他嘴里发出来了。他喝着苦啤酒，闷闷不乐地坐着，听着同伴们疲惫地聊着天。男人们反复抱怨着工作、天气和自己无趣的配偶。哥尼对此早已充耳不闻。

尽管想到贝丝可能要忍受的痛苦，他还是希望她还活着……她可能被关在哈克南的妓院里，被训练去做一些不可言喻的事情。如果她

反抗或没有达到预期，她就会被杀死。正如那次巡逻扫荡所证明的，哈克南人总能为他们臭气熏天的妓院找到其他的候选人。

在家里，他的父母把自己的女儿留在了记忆之外，如果没有哥尼的悉心照料，他们甚至可能会让贝丝的花园就此荒芜。他的父母甚至举行了一场模拟葬礼，并背诵了那本破旧的《奥兰治天主圣经》中的诗句。有那么一会儿，哥尼的母亲点燃了一支蜡烛，盯着摇曳的火焰，嘴唇动了动，默默地祈祷着。他们剪下马蹄莲、百合花和雏菊——这些都是贝丝最喜欢的花——摆出一束纪念她的花束来。

然后，一切都消失了，他们继续着他们沉闷的生活，没有再提到她，仿佛她从来没有存在过。

但哥尼从未放弃过。

“你就不在乎吗？”一天晚上，他终于冲着父亲那布满皱纹的脸吼了起来，“你怎么能让他们那样对待贝丝呢？”

“我没有让他们做任何事。”年迈的老人眼光直直地穿过他的儿子，就好像他是由脏玻璃做成的，“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如果你想要反抗哈克南家族，他们会要了你的命。”

哥尼怒气冲冲地跑酒馆里生闷气了，但那里的村民也帮不了他。夜复一夜之后，他连他们也都开始厌恶起来。几个月就这么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连续很多天都泡在酒杯里的哥尼，突然在桌边坐了下来，开始意识到自己堕落的鬼样子了。每天早晨，他都在镜子里看到自己那张迟钝的脸，逐渐明白这个人已经不再是他自己。他，哥尼·哈莱克——

性情温和，喜好音乐，吵吵闹闹——一直在试图唤醒这些村民的生活。但最终他自己却变得和他们一样。他虽然才二十几岁，但已经老得和他年迈的父亲没什么两样了。

那些村民还在进行着单调乏味的谈话，而哥尼只是盯着光滑的预制墙和斑驳的窗板看。这种日复一日的乏味生活已经好几代都没有什么变化了。他紧握着酒杯，估量着自己的才能。他无法用蛮力或武器与哈克南人搏斗，但他有了另一个主意。他可以用一种更阴险的方式回击男爵和他的手下。

他觉得自己的精力恢复了，于是咧嘴一笑道："伙计们，我给你们准备了一支曲子——你们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那种曲子。"

男人们不安地笑了笑。哥尼则拿起巴厘琴，粗暴地拨弄起琴弦，仿佛在剥一棵粗大的蔬菜，然后狂风骤雨般地大声唱起来：

我们劳作在田间，劳作在城镇，
这就是老天的安排。
就因为河水它不窄，山谷也很矮，
还有就是男爵——他就是个肥仔。

我们活着没快乐，死去没悲愤，
这就是老天的安排。
就因为山峦它不低，海水也不浅，
还有就是男爵——他就是个肥仔。

我们的姐妹被偷走，我们的儿子被压成狗，
我们的父母却忘怀，我们的邻居想不起来——
这就是老天的安排！
我们拼命劳动，休息也没，
就因为我们的男爵吃得很肥。

他一边唱着，发现听众们都惊恐地睁大了眼睛。“别唱这种歌，哈莱克！”一个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冲他说道。

“为什么，伯德？”哥尼冷笑着问他，“你就这么爱戴男爵吗？我听说他喜欢带你这样强壮的年轻人到他的娱乐室里去。”

哥尼勇敢地又唱了一首侮辱性的歌曲，他唱了一首又一首，直到他终于感到解放了为止。这些小调儿给了他以前想象不到的自由。而一旁的观众则感到十分不安。在他持续唱歌时，许多人起身离开了，但哥尼却不为所动。他一直待到午夜过后很长时间才走。

那天晚上，当哥尼·哈莱克迈步往家里走去时，他的步伐终于轻盈了起来。他回击了那些折磨他的人，尽管他们永远不会知道。

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没办法好好睡觉了，毕竟一大清早就要开始工作。但这并没有困扰他——他感到自己浑身都充满了能量。哥尼回到了他父母那所自打退休后就一直居住的昏暗老房子里。他把巴厘琴放在自己的衣橱里，躺在床上，带着微笑打起盹来。

不到两周后，一支沉默的哈克南巡逻队进入了迪米特里村。就在天亮前三个小时。

武装卫兵猛地砸开了这栋预置住宅的门，但哈莱克一家其实从来也不锁门。借着炽热的球形灯光，穿制服的士兵们闯了进来，把家具撞到了一边，把陶器也都砸碎了。他们把贝丝种在前门外面旧花盆里的花全部连根拔起，接着把覆盖着小窗户的窗帘也扯了下来。

哥尼的母亲尖叫着，蜷缩在床上。他的父亲则踉踉跄跄地走到房门前，一眼看见了那些士兵。他无法保护自己的家，只是后退了几步，砰的一声关上了卧室的门，好像这样就能保护自己似的。

但士兵们只对哥尼感兴趣。他们一下子把那个年轻人从床上拖了起来，哥尼则拼命地挥舞拳头。那些人反而觉得他的反抗很有趣，就脸朝下地把他拍到了壁炉上。于是哥尼磕掉了一颗牙，也刮伤了下巴。他四肢着地，想要爬起来，但两个哈克南人踢向了他的肋骨。

一个金发士兵洗劫了他的那个小衣柜，举着那把布满裂痕和补丁的巴厘琴走了出来。他径直把它摔在了地板上，克鲁比相信哥尼的脸现在正对着这把乐器。然后，哈克南人把哥尼的脸颊压在壁炉的砖块上，卫队长抬起一只穿着靴子的脚重重地踩在巴厘琴上，从中间把巴厘琴踩断了。琴弦发出刺耳的嘶叫声。

哥尼呻吟着，对他来说这要比揍他一顿更痛苦。他为了修理这架巴厘琴所做的一切，以及它给他带来的一切乐趣都没有了。“混蛋！”他啐了一口，然后又挨了一拳。

他拼尽力气看向他们的脸，认出了一个方脸棕色头发的挖沟工人，他是以前在附近的一个村子里认识的他，现在他身着华丽的新制服，上面有一个代表着中士的低级徽章。他还看到了另一个长着蒜头鼻子和兔唇的士兵，他确信这个人是哈克南人在五年前从迪米特里村“招募”来的。但他们看上去好像根本不认识哥尼，也没有表示出任何的同情。他们现在是男爵的部下了，决不会冒险去做任何有可能导致回到从前生活的事情。

看到哥尼认出了他们，这几位卫兵们便把他拖到外面，以加倍的热情殴打他。

在殴打哥尼的过程中，克鲁比的脸色一直阴沉着，高高站在原地做着评估。不时用一根手指摸着他的小胡子。卫队长一言不发地冷眼看着手下对哥尼拳打脚踢，从受害者的反抗中汲取着能量。最后他们后退了几步，喘了口气。

然后拿出了棍子……

最后，在哥尼骨头折断、肌肉受伤、浑身血污无法动弹后，哈克南人这才退了出来。在一簇簇耀眼的球形灯光照射下，哥尼躺在那儿不住地流血呻吟。

克鲁比举起手，示意士兵们回到车上去。他们把球形灯都带走了，只留下一个球形灯把闪烁的微光洒在受伤的哥尼身上。

克鲁比作出很关切的样子望着他，跪在了他身边。他轻声地说着那些只让哥尼听到的话。即使他的脑子里弥漫着痛苦的杂音，哥尼也觉得很奇怪。他原以为哈克南卫队长会大声欢呼，好让所有的村民都

能听到。但相反，克鲁比似乎更像是失望，而不是沾沾自喜：“其他人早就放弃反抗了。大多数人都比你更聪明。你这是自找的啊，哥尼·哈莱克。”

队长摇摇头接着说道：“你为什么要逼我这么做呢？你为什么一定要给自己惹来滔天大祸呢？这次算我饶了你一命。但我很不情愿。可如果你胆敢再违抗哈克南家族，我们就一定会杀了你。”说着他耸了耸肩，“或者干脆杀了你的家人代替，再把你弄残废。我的一个手下有用手指挖人眼睛的天赋。”

哥尼张开自己血肉模糊的嘴唇，努力了好几次想要说点什么。“混蛋。”最后他终于成功了，“我的妹妹在哪儿？”

“不用琢磨你妹妹的事了。她死了。你老实待在这儿，忘了她吧。做好你的工作。我们每个人都要为男爵好好工作，而如果你的工作做得不好——”克鲁比的鼻孔张大了——“那么我就得完成我的工作了。如果你公然反对男爵，如果你侮辱了他，如果你嘲笑他以激起不满，我将不得不采取行动。你很聪明，应该清楚这一点了。”

哥尼愤怒地哼了一声，摇了摇头。现在支撑着他的只有他的愤怒。他发誓要用哈克南人的血来偿还这溅在地上的每一滴血。就算拼尽最后一丝力气，他也要找出妹妹到底出了什么事——如果贝丝能够奇迹般地活下来，他就会救她。

克鲁比转身向已经坐满了士兵的装甲运兵车走去。“别让我再回到这里来，”他扭头看了看哥尼，然后说出了一个很奇怪的词，“拜托。”

哥尼静静地躺在地上，不知道父母还要多久才敢冒险出来看看自己是否还活着。他透过模糊的视线，用疼痛不已的眼睛目送着运兵车驶离了村庄。他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的灯还亮着，也不知道是否会有村民出来帮他，毕竟哈克南人都走了。

但迪米特里村仍然是一片漆黑。大家都在假装无事发生。

我们最大的敌人便是画地自限。

——弗雷德里·吉奈斯，《剑术大师的哲学》

当邓肯·艾达荷到达吉奈斯时，他认为只要拿着老公爵那把珍贵的宝剑，他就能成为一名伟大的战士。他的脑子里充满了浪漫的幻想，想象着未来的自己会有多么神气，将会学到多么非凡的战斗技巧。他只有二十岁，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但现实却截然不同。

吉奈斯学院是由一大片可居住的岛屿组成的群岛，它们像面包屑一样散落在碧绿的海面上。在每个岛上，不同的大师在传授着他们的独门绝技，从屏蔽场格斗、军事战术、战斗技巧到政治哲学。在八年的艰苦训练中，邓肯将会从一个岛屿转移到另一个岛屿，从而向帝国中最优秀的战士学习。

前提是他能存活下来的话。

学校的主岛是太空港和行政中心，周围布满了礁石，阻挡汹涌的海浪。岛上密集的建筑让邓肯想起了带刺老鼠身上的鬃毛，很像他在哈克南监狱里养的那只宠物。

吉奈斯的剑术大师在帝国备受尊崇，他们把自己的主要建筑都建成了博物馆和纪念馆，而不是教室。这反映了他们对自己战斗能力的极度自信，而且是一种近乎狂妄的自信。在政治上他们保持中立，他们只为自己的技艺服务，并允许这种技艺的实践者自己做出对帝国事

务的选择。学院的毕业生里有很多都是兰兹拉德大家族的领袖，这对吉奈斯神话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宗师级别的诗人不断地为吉奈斯传奇英雄们的伟大事迹谱写诗篇和赞歌。

在岛中央的摩天大楼里，矗立着吉奈斯学院的创始人乔－诺莱的坟墓，而邓肯会在这里进行他最后的考验。诺莱的石棺被透明的装甲强化玻璃和一个霍尔茨曼屏蔽场包围着——但只有“有价值”的人才能亲眼目睹它。

邓肯发誓要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

在太空港迎接他的是一位身材苗条、身穿黑色武术宽松服的秃顶女人。她轻松而简洁地做了自我介绍，说她的名字是卡斯蒂·托帕尔。“我被派来取走你的物品。”说着她便伸手去拿他的背包和装着老公爵宝剑的那个长包袱。

他紧紧护住宝剑：“前提是你能亲自向我保证这些物品的安全。”

她皱起眉头，这让她刚剃过的头皮都皱了起来：“我们比兰兹拉德联合会里的任何家族都更看重荣誉。”她的手依旧向前伸着，毫不动摇。

“不可能比厄崔迪家族更看重。”邓肯反驳道，仍然拒绝放弃宝剑。

卡斯蒂·托帕尔琢磨了一下，最后皱着眉头说：“确实没有。但我们不相上下。”

邓肯这才把包裹递过去，她指示他前往一架长途扑翼机：“去那里坐飞机。你会被带到你的第一个岛。他们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抱怨，从每件事中学习。”然后她把裹着剑的包裹和他的背包夹在了腋下。“我们会替你保存这些东西，直到时机成熟为止。”

没有看到吉奈斯的城市，也没有看到学校的行政塔，邓肯就被扑翼机带着飞跃了深海，来到了一个郁郁葱葱的低矮小岛上。这座小岛就像一片睡莲的叶子，几乎没有露出水面。岛上丛林茂密，小屋寥寥无几。三个穿制服的船员把他扔到海滩上，没有回答他的任何问题就飞走了。邓肯独自站在那里，听着海浪冲向岛屿海岸的声音，不禁想起了卡拉丹。

他不得不认为这是一种对他的考验。

一个皮肤晒得黝黑的男人，分开棕榈叶，迈着大步出来迎接他，此人满头卷曲的白发，四肢瘦削而强壮，身上穿着一件腰部系带的无袖黑色束腰外衣。他眯起眼睛，望向海滩上耀眼的灯光，表情僵硬。

“我叫邓肯·艾达荷。先生，您是我的第一任教练吗？”

“教练？”那人皱起了眉头，“是啊，小耗子，我的名字是杰莫·里德——而这里的犯人是不需要名字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做好你的工作，别惹麻烦。如果别人不能让你守规矩，那就我来。”

犯人？“对不起，里德大师，我是来这里进行剑术大师训练的——”

里德笑了起来：“剑术大师？你想得美！”

这个人没给邓肯时间安顿，反而马上把他派给了那些黑皮肤的吉奈斯土著，一起去完成一项艰苦的工作。邓肯只能用简单的手势和这些土著人交流，因为他们都不说加拉赫语。

为了改善一个内陆村庄的供水系统，工人们在闷热的天气下干了好几天，挖了沟渠和水井。空气中充满了湿气和叮人的蚊虫，邓肯几乎无法呼吸。夜幕降临后，蚊虫四散开来，丛林里满是蚊子和黑苍蝇，邓肯被咬得浑身都是肿包。他不得不喝下大量的水以补充他出汗所流失的水分。

邓肯吃力地用手搬起沉重的石头，阳光炙烤着他裸露而起伏的背部肌肉。里德师傅在芒果树的树荫下盯着他，双臂交叉在胸前，一只手里握着一根有饰钉的鞭子。他从来没有提过剑术大师训练一个字。但邓肯从不抱怨，也没有追问答案。他希望这能让吉奈斯人……感到意外。

这一定是某种考验。

在他九岁生日之前，他在哈克南家族遭受了残酷的折磨。他亲眼目睹了格洛苏·拉班杀害了他的父母。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在森林警戒保护区里杀死过猎人，最后逃到了卡拉丹，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恩人保卢斯·厄崔迪公爵死在了斗牛场。现在，在为厄崔迪家族服务了十年之后，他已经学会把每一天的劳作都视为一种训练，是在为未来的战斗锻炼自己。他一定会成为吉奈斯剑术大师……

一个月后，另一架扑翼机毫不客气地把一个红头发、白皮肤的年轻人扔了下来。这个新人站在海滩上，看起来很不自在，心烦意乱——就像邓肯刚来时一样。还没等任何人过去和这位红头发的说话，

里德大师就派工人们拿着钝弯刀去砍那片茂密的林下灌木丛，而这片雨林似乎总是配合人们伐木的速度重新长起来。也许这就是把犯人们送到这里来的目的吧，这就是一项永恒且毫无意义的任务，就像他在厄崔迪家学习时听到过的西西弗斯神话[45]一样。

直到两天后的晚上，当邓肯试图在自己那原始的棕榈叶小屋中入睡时，他才再次见到了那个红头发。在海岸线营地另一侧的棚屋里，这个新来的人被晒伤了，正躺在那里呻吟。在吉奈斯的星光下，邓肯蹑手蹑脚地走出来帮助他，他学着那些当地人的样子，在他最严重的水泡上擦乳状的药膏。

红头发疼得嘶嘶直叫，强忍住没有喊出声来。最后他终于说出了一句加拉赫语，这让邓肯很吃惊。“谢谢你，不管你是谁吧。”说完他就躺了下来，闭上了眼睛，“他们的办学方式真是太糟了，你说呢？我在这儿都干了些什么呢？”

这个年轻人名叫希·雷瑟，来自格鲁曼的一个小家族。作为家族传统的一部分，他们每隔一代都会挑选一位候选人前来接受吉奈斯的训练，但在这一代人里，他是唯一的人选。“他们觉得我是个糟糕的选择，把我送到这里来是一个残酷的玩笑，我父亲确信我一定会失败的。”雷瑟坐了起来，揉了揉自己起了水泡的粗糙皮肤，然后又蜷缩了回去，“每个人都倾向于低估我。”

他们俩都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自己的处境，他们现在都被困在一个满是罪犯的岛上了。“这至少能让我们强壮起来。”邓肯说。

第二天，杰莫·里德看到他们在交谈，他抓了抓自己卷曲的白发，皱了皱眉头，然后把他们分配到岛上不同的地方去做不同的工作

了。

于是邓肯有一段时间没有再见到雷瑟了……

几个月过去，没有得到进一步的信息，也没有进行有组织的训练，邓肯开始变得愤怒起来，他痛恨这些本可以用来服务厄崔迪家族的时间就这么被浪费了。照这样下去，他怎么可能成为一名剑术大师呢？

一天黎明，邓肯躺在他的小屋里，他没有听到预期的里德大师的召唤，而是听到了扑翼机有节奏地扇动翅膀的声音，他的心怦怦直跳。邓肯连忙跑到外面，看见一艘飞船在宽阔潮湿的海滩上着陆了，就在一排浪花中间。铰接的翅膀扇起风来，像风扇一样吹打着树叶。

一个穿着黑色宽松服，瘦削、秃顶的身影从扑翼机里爬了出来，过去和杰莫·里德说话。强壮的大师咧嘴一笑，热情地和她握了手。邓肯从来没有注意到里德的牙齿竟会这么白。卡斯蒂·托帕尔站到一边，她的目光扫视着从棚屋里出来的那些好奇的囚犯。

里德大师转身对着站在破败不堪棚屋旁的犯人们喊道：“邓肯·艾达荷！过来，小耗子。”邓肯穿过岩石海滩向扑翼机跑去。当他靠近扑翼机时，他看到红发的希·雷瑟已经坐在驾驶舱里了，正把那张满脸雀斑的笑脸贴在弯曲的强化玻璃窗上。

那女人剃过的光头一低，向他鞠了一躬，然后像扫描仪一样上下打量着他的身体。最后转向里德，用加拉赫语说道：“成了，里德大师？”

这位工头耸了耸肩，湿润的眼睛里突然充满了感情：“其他囚犯并没有想要杀他。他也没有给自己惹上麻烦。我们把他身上的肥肉和弱点都去掉了。”

“这是我训练的一部分吗？”邓肯开口问道，“一个能让我强壮起来的劳改营？”

秃头女人把双手叉在她的细腰上，答道：“他们可是货真价实的罪犯，艾达荷。这些人里有杀人犯，也有小偷，他们注定要在这里度过余生。”

“而你们就把我送到这儿来了？与他们一起劳改？”

杰莫·里德走上前来，给了他一个惊喜的拥抱。“是的，小耗子，而你活下来了。希·雷瑟也是。”说着他像父亲一样重重地拍了一下邓肯的后背，“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尴尬而困惑的邓肯不大相信地哼了一声道：“当我还是个八岁孩子时，我经历过更糟糕的监狱生活。”

“从今天起，你就会面临更糟的情况了，”卡斯蒂·托帕尔用严肃的语气解释道，“这是对性格、服从和耐心的考验。一名剑术大师必须有耐心去研究对手，去实施计划，去伏击敌人。”

邓肯说：“但一名真正的剑术大师通常对自己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

“现在我们知道你有多大能耐了，小耗子，”里德擦去了脸上的泪水，“别让我失望——我希望在最终考验时见到你。”

邓肯说：“那八年以后见。”

托帕尔带着他走向那架翅膀仍在扇动的扑翼机，他高兴地看到她把老公爵的宝剑还给了他。秃头女人不得不提高她的声音，以便他能在飞机引擎的嗡嗡声中听清她的声音：“现在是你开始真正训练的时候了。”

如果专业知识把你带到了无法进一步解释的地步，那么它就会成为一种可怕的劣势。

——门泰特箴言

在哈克南要塞那最黑暗的地下室里，有一间冥想室，在这里彼得·德伏听不到截肢的嘎吱声，也听不到走廊尽头一扇敞开的大门里传来的酷刑受害者的尖叫声。他的门泰特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上了。

大量的重度药物强化了他的思维过程。

他闭着眼睛打坐，思考着整个帝国的组织结构，思考着帝国齿轮是如何啮合、滑动以及在一起摩擦的。兰兹拉德里的大小家族、宇航公会、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和商业贸易集团宇联商会是其中最关键的齿轮。而一切的基础是同一个东西。

美琅脂，也就是香料。

哈克南家族从其香料垄断中获得了巨额利润。多年前，当他们得知了“奥马尔计划”的秘密时，男爵无须任何劝说就意识到，如果有人开发出一种廉价的香料替代品，他将遭受到怎样的经济损失——这种替代品将使厄拉科斯变得一文不值。

皇帝（或者，更有可能是芬伦）很好地掩盖了这个人造香料计划。他把这个耗资巨大的工程藏在了变幻莫测的帝国预算之中——这里加点儿税，那里捏造点儿罚款，收回一些长期债务，出售部分有价

值的房产。但是彼得·德伏知道该往哪里去寻找。后果、计划、准备、三阶和四阶的蛛丝马迹都不可能总不被人发现。只有一个门泰特能跟上他们的节奏，而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项长期的工程，而它必将导致哈克南家族的经济崩溃。

然而，男爵却不愿保持沉默。他甚至不惜在贝尼·特莱拉和厄崔迪家族之间发动战争，好破坏“奥马尔”的进程……但因为那个可恶的雷托公爵，这个计划失败了。

从那以后，派遣间谍到那颗之前被称为伊克斯的行星上显然不那么容易了，而他的门泰特的推测使他没有理由相信特莱拉人已经停止了他们的实验。事实上，由于皇帝又向伊克斯增派了两个萨多卡“维和部队”军团，所以这项研究可能终于有所成就了。

或是沙达姆可能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

现在，德·弗里斯进入了门泰特灵态，除了眼睛，浑身上下纹丝不动。他的脖子上挂着一盘增强思维的药物，一个缓慢旋转的平台，就像桌子中间摆着的装饰品似的。一只黄色的食腐苍蝇落在他的鼻子上，但他没有看见，也没有感觉到。虫子爬到他的下唇上，舔了舔从他嘴角溢出来的苦味纱芙汁。

德·弗里斯审视了一下旋转的药物自助平台，眨了眨眼，转盘停了下来。平台倾斜起来，把一小瓶蒂科皮亚糖浆倒进他的嘴里……然后是那只倒霉的苍蝇，最后是一粒美琅脂浓缩胶囊。门泰特把香料胶囊咬破，吞了下去，一股肉桂香在嘴里爆发开来。然后他又吞下第二粒美琅脂胶囊，他从来没有一次吃过两粒。但他现在需要一颗清晰的头脑。

在远处的牢房里，一名被酷刑折磨的犯人惨叫着，随后喃喃地招供了。但是德·弗里斯什么也没有注意到。他不受干扰，深入自己的思想。更深些。他感到自己意识开始打开了，时间也像花瓣一样展开了。他沿着时间线游动，每个时间节点都进入了他的大脑。他看到了自己现在的确切位置。

在他的脑海里，未来的某个可能性变得清晰起来，这是一种基于海量信息和直觉的非凡的门泰特投射，被他消耗的大量美琅脂所强化。他看到的是一系列痛苦的影像，直刺入他的眼睛。他看到特莱拉研究大师骄傲地拿着一小瓶人造合成香料，大笑着一口吞了下去。他们成功了！

然后他的眼前一片模糊。他看到了厄拉科斯上的哈克南人，都在收拾着行装，把他们生产的香料抛在了身后。武装的萨多卡卫兵将模糊的人影押到一辆帝国运输车前，把他们从沙漠世界里带走了。他看到哈克南的蓝狮鹫旗从迦太格要塞和厄拉奇恩驻地飘落下来。

取而代之的是绿黑相间的厄崔迪家族旗帜！

他的喉咙里发出一阵阵窒息的声音，他的门泰特思维在筛选这些预示着未来的画面，把它们变成同一种模式，并试图把他看到的东西翻译出来。

哈克南家族将失去他们对香料的垄断。但并不一定是由特莱拉与皇帝勾结的奥马尔计划所引起的。

那么，究竟为何？

随着药效逐渐收紧，他窒息起来，他的大脑沿着一条条神经突触快速地移动。但每一次他都一无所获，只有死胡同。他又转了一圈，重新试了一次，但还是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它是如何发生的呢？

大量混合服用药物并不是一种被认可的刺激脑力的方法。但他不是一个普通的门泰特，一个被学校录取的、接受了数据整理分析的神秘技艺训练的普通天才。彼得·德伏是一个“变态了的”门泰特——是在特莱拉的培育罐里用一个死门泰特的细胞克隆出来，并接受了那些与门泰特学校决裂之人的训练。虽然特莱拉赦免了这种反常的训练，但他们对这些门泰特完全失去了控制，尽管德·弗里斯毫不怀疑他们还有另一个和自己基因相同的死灵，以防哈克南男爵多次对他失去耐心。

特莱拉的这种“扭曲”产生了一种无法用其他方法获得的天赋。它赋予德·弗里斯更大的能力，远远超出了正常门泰特所能获得的能力。但这也让他变得不可预测、危险，可能无法控制。

几十年来，贝尼·特莱拉已经对他们的门泰特们进行了药物组合试验。在他的成长期，德·弗里斯就是他们的一个实验对象。这种影响是不可预测的，也是不确定的，而且也确实改变了——他希望是改善了——他的大脑。

自从他被卖到哈克南家族后，德·弗里斯就自己开始做起实验来，试图调整他的身体，使其达到他所希望的状态。只要有了合适的化学混合物，他就能获得高度的思维清晰度，从而更快地处理数据。

为什么哈克南家族会失去香料垄断呢？还有这会发生在什么时候？

建议男爵加快他的行动是明智的，还得再次检查他们藏在兰基维尔和其他地方的那些美琅脂秘密储备。我们必须避免这次灾祸。

他沉重的眼皮忽闪忽闪地抬了起来。明亮的光线刺入他的眼睛，他费了好大劲才集中了注意力。他听到了惨叫声。有两个穿制服的人推着一架吱吱作响的轮床走过半开着的门，轮床上绑着一个没有了人形的畸形肉块。

为什么哈克南家族会失去香料垄断呢？可悲的是他发现自己配的药效力正在逐渐消失，而他还在努力解开这个令人困惑的预言。为什么呢？他需要进入更深的层次。我必须知道答案！

在一阵狂乱中，他把药盘从脖子上拿了下来，把果汁和胶囊都倒在地上。他跪了下来，把能找到的药丸都捡起来吞了下去，像只动物一样舔舐洒在地上的纱芙果汁，然后颤抖着蜷缩在冰冷的地板上。为什么呢？

当一股愉悦之情袭上心头时，他正躺在黏糊糊的湿地板上，眼睛瞪着天花板。他的身体机能不自觉地减缓了下来，他现在看上去就死了一样。但他的大脑却在加速运转，其电化学活性不断地增强，神经元对信号进行着分类、处理、搜索……电脉冲跃起突触间隙也越来越快。

为什么？为什么？

他的认知路径向四面八方放射出去，交叉起来咝咝作响。钾离子和钠离子在他的脑细胞中与其他自由基发生碰撞。内部机理开始崩溃，很难再处理快速流动的数据了。他处在精神混乱和昏迷的边缘。

取而代之的，是他那奇妙的门泰特思维现在进入了生存模式，开始关闭大脑功能，降低伤害……

彼得·德伏躺在一地的药物残渣里，醒了过来。他的鼻孔、嘴巴和喉咙都在燃烧。

在门泰特的身边，男爵踱来踱去，像个孩子似的骂着他："看看你弄得这一团糟，皮特。所有这些美琅脂都浪费了，我差点打算从特莱拉那买一个新的门泰特过来。别再这样粗心大意，浪费时间了！"

德·弗里斯挣扎着坐起来，想告诉男爵他那个哈克南家族毁灭的预言。"我……我看见了……"但他连个整句都没说出来。他还得花很长时间才能连贯地把词句串起来。

更糟糕的是——即使他这样过度服药，他仍然没有找到问题的答案。

太多的知识让你无法直接做出决定。

——拉斐尔·科瑞诺皇太子，《领导力论》

在兰基维尔星球冰封的北极圈内，商业鲸鱼毛皮船就像一座座水上城市一般，巨大的加工厂在钢灰色的海水上隆隆作响，历经数月繁重的工作后才能返回太空港码头交出货物。

男爵同父异母的兄弟阿布鲁尔德·哈克南更喜欢有土著船员在的小型船只。对他们来说，捕鲸是一种挑战，一种艺术，而不是一种产业。

刺骨的寒风把他灰金色的头发吹到耳朵和肩膀周围，他眯起苍白的眼睛望着远方。天空乌云密布，但他已经习惯了这种气候。尽管其他家族的星球上都盖有富丽堂皇、造价昂贵的哈克南宫殿，但阿布鲁尔德还是选择了这个寒冷多山的世界作为自己的家。

他已经出海一个星期了，虽然他的外表和兰基维尔本地人大不相同，但他还是愉快地想要给那些黝黑的水手打下手。他的手掌酸痛，上面的水泡迟早会变成老茧。这些信教的捕鲸者们似乎对他们的行星统治者亲自出来劳动感到困惑，但他们知道他的怪癖。阿布鲁尔德从来就不喜欢举行盛大的仪式，不喜欢滥用权力，也不喜欢炫耀财富。

在北部深海，琼达斯毛皮鲸像水生野牛一样成群游动。金色皮毛很常见，而有着独特豹斑的则很少见。站在嘎嘎作响的祈祷轮和飘带旁，观察台上的瞭望员用双筒望远镜扫视结成了厚厚冰层的海面，寻找落单的鲸鱼。不当班的捕鲸者轮流祈祷着。这些当地的猎人是有选

择性地杀死猎物，只选择那些有最好的皮毛、能卖出最高价格的动物。

阿布鲁尔德闻到了咸咸的空气和即将来临的雨雪那无处不在的强烈气味。他等待着捕鲸行动开始，期待着一次快速的捕猎，当船长和大副发出命令时，最好能把阿布鲁尔德当做一个普通船员看待。而现在，他无事可做，只能等待和想家……

晚上，冰块撞到了摇摇晃晃的捕鲸船的加固船体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这时，阿布鲁尔德唱起歌来，然后和大家玩一种当地的赌珠游戏。他甚至还会和那些粗暴但虔诚的船员们一起诵经。

船舱里的加热器永远比不了他在图拉峡湾那所豪华宅邸或是峡湾入口处那所浪漫私人别墅里热气腾腾的壁炉。虽然他很喜欢捕鲸，但阿布鲁尔德已经开始想念他安静而坚强的妻子了。他和埃米·拉班—哈克南已经结婚几十年了，分开的日子只会让他们的重聚更为甜蜜。

埃米有贵族血统，但出身于一个小家族。四代人以前，也就是在与哈克南家族联姻之前，兰基维尔还是个并不重要的家族，也就是拉班家族的封地，这个家族更看重他们的宗教追求。拉班家族选择在陡峭的山脉里建造修道院和神学院，而不是开发他们这个世界的资源。

很久以前，在他的父亲迪米特里去世后，阿布鲁尔德带着埃米在厄拉科斯度过了不愉快的七年。他同父异母的哥哥弗拉基米尔用铁腕手段夺取了哈克南家族的全部权力，但他们父亲的遗嘱却把香料控制权交给了阿布鲁尔德，他善良的书生儿子。阿布鲁尔德明白这个权力的重要性，清楚美琅脂给他的家庭带来过多少财富，尽管他从没领悟沙漠世界的基调和政治复杂性。

阿布鲁尔德被迫离开了厄拉科斯，据说是被赶走的。但不管他们怎么说，他宁愿生活在兰基维尔星上，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和他了解的人在一起。他为沙漠世界里那些被男爵野心所践踏的人感到难过，并且发誓要在这里竭尽全力，尽管他还没有想过向帝国索要他应有的分区总督头衔。毕竟单调乏味的政治在他看来似乎是浪费人力。

他和埃米只有一个儿子，那就是三十四岁的格洛苏·拉班，根据兰基维尔的传统，他取的是母姓。不幸的是，他们的儿子性格粗鲁，更像他叔叔而不是自己的父母。尽管阿布鲁尔德和埃米一直想要更多的孩子，但哈克南家族一直以来就不多产……

“白化鲸！”瞭望员喊了出来，他是一个目光锐利的男孩，一头浓密的黑发盘在他温暖的皮大衣上，“白化鲸落单了——离左舷二十度。”

这艘船立刻变成了一个活动的蜂巢。鱼叉手拿起了武器，船长则提高了船速。人们爬上甲板的梯子，手搭凉棚，凝视满是冰山的海面，那些冰山看起来就像漂浮的一颗颗白色臼齿。从上次捕猎到现在已经整整一天了，所以甲板很干净，处理箱的盖子敞开着，一切准备就绪，人们都很焦虑。

双筒望远镜终于传递到了阿布鲁尔德手里了。他凝视白色的浪花，觉得自己看到的很可能是白化鲸鱼的闪光，但实际上只是一块漂流的大冰块。终于，他发现了它，捕捉到了它那乳脂般的白色皮毛，是只年轻的鲸鱼。白化鲸是最罕见的动物，一旦被鲸群驱逐，或者断绝与鲸群的联系、失去了鲸群的支持，它们很少能活到成年。

当那艘船向猎物冲去时，人们纷纷弯腰拿起武器。祈祷轮在微风中继续旋转，发出铿锵有力的声音。船长从舰桥甲板上探出身子，用足以打破坚冰的洪亮声音喊道：“如果我们能把它完好无损地抓来，我们就有足够的钱回家了。”

阿布鲁尔德喜欢看到他们脸上洋溢出的那种纯粹的喜悦和兴奋。他自己也感到一阵战栗，心脏怦怦直跳，这也让他在如此严寒的天气里保持着血脉畅通。他一向不要捕鲸所得的利润，因为他不需要额外的钱，从来都是让捕鲸人把钱都分掉。

那只白化的野兽感觉到有人在追赶自己，于是加快速度向冰山群岛游去。船长加大了引擎的力度，船身后面的尾流翻腾起来。如果鲸鱼潜入水中的话，他们就会失去它了。

长毛的鲸鱼一次会在沉重的冰原下待上几个月。在那个充满营养物质、被火山喷口温暖着的黑暗水域里，鲸鱼吞食成群的磷虾、真菌和兰基维尔丰富的浮游生物，而这些浮游生物通常不需要阳光的直接照射就能进行光合作用。

随着砰的一声巨响，一支远程步枪在白色鲸鱼的背上打上了一个脉冲标记。白化鲸一阵刺痛，于是潜入了水中。船员通过操纵控制装置，让脉冲标记发出一股股电流，迫使鲸鱼再次浮出水面。

船身转了过来，右舷撞到了冰山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但加固船身毫发无损。两个主鱼叉手小心翼翼地安静走到各自的捕猎艇上，这种小艇非常光滑，有着狭窄的船头和可以切割开冰块的龙骨。他们把自己绑好，密封好头顶上的透明保护罩，然后把小艇放到冰冷的海水之中。

捕猎艇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颠簸，撞击大块的冰块，接近目标。主船则绕了一大圈，从反方向开了过去。两个主鱼叉手从白化鲸面前交叉而过，掀开头上的保护罩，相对站立。他们的脚下保持着完美的平衡，然后同时向鲸鱼掷出长长的击晕棒，释放出一股麻痹能量。

鲸鱼翻滚着向捕鲸船游来。鱼叉手又追了上去，但主船已经靠得很近了，有另外四个鱼叉手正趴在甲板上。就像训练有素的罗马军团投掷出标枪那样，他们使出浑身的力量投掷出击晕棒，最终使鲸鱼失去了知觉。两艘捕猎艇靠近了这只长毛巨兽，然后鱼叉手们齐心协力地投下了致命一击。

最后，当捕猎艇被吊回到船上时，皮货工人和剥皮工人穿上带着尖刺的鞋子，沿着船侧向下爬到了漂浮的尸体上。

阿布鲁尔德以前见过很多次的鲸鱼捕猎了，但他对最后的屠宰过程却很反感，所以他走到了右舷甲板上，向北望着冰山组成的山脉。它们那高低不平的形状让他回想起了自己曾居住过的地方，在那里，形成峡湾石壁的陡峭岩石就是这个样子的。

捕鲸船现在已经到达了最北部的捕鱼海域。宇联商会的捕鲸船员从来没有冒险进入过这些高纬度地区，因为他们巨大的船只应付不了如此危险的海域。

阿布鲁尔德站在船头，独自享受北极冰那棱镜般的纯净，水晶般的光芒增强了被乌云遮挡的阳光。他听到了冰山碰撞的声音，睁大了眼睛，没有意识到周围的视觉反映了什么。似乎有什么东西在侵蚀他的潜意识，直到最后，他的目光才集中在了一块巨石上，那是一座四方形的山，看上去比其他的山稍微灰暗一些，反射的光芒比较少。

他又眯起眼睛仔细看了看，然后拿起了放在甲板上的双筒望远镜。阿布鲁尔德听到身后传来了湿漉漉的声音，那是几个船员一边大喊，一边把战利品切成碎片准备带回家。他把望远镜的焦点对准了那座浮在水面上的灰色冰山。

很高兴能有什么事把他的注意力从这种血腥的工作里转移走，阿布鲁尔德花了很长时间仔细观察从冰山上掉落下来的碎片。对于那些从冰架上自然脱落并四处漂流、还要撞击和刮擦其他冰山的碎片来说，它们有些过于准确、精密了。

然后，在海平面上，他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东西，看起来竟然像是一扇门。

于是他大步走到舰桥甲板，说道：“船长，你还得在这儿继续工作一个小时，对吧？”

那个大肩膀的男人点了点头回答：“是啊，然后我们今晚就回家。您也想亲手干这种脏活儿了吗？”

阿布鲁尔德挺直了身子，一想到自己可能会被这些鲸鱼的血呛死，就感到恶心：“不……事实上，我想借一条小船去看看……我在冰山上发现的东西。”正常情况下，他会要求有人护送，但现在整条捕鲸船上的人都在忙着屠宰。而即使孤身进入前方那寒冷、未知的海域，阿布鲁尔德也会为自己能有机会远离死亡的气味而感到高兴。

船长扬起了浓密的眉毛。阿布鲁尔德看得出这个粗鲁的人想表达他的疑虑，但他还是保持了沉默。他那张又宽又平的脸上流露出对这位行星统治者的敬意。

阿布鲁尔德·哈克南本来就会开船——他经常开着一艘船去海湾里探险——所以他拒绝了其他捕鲸船员陪他同行的请求。他独自一人缓缓地向前驶去，警惕着危险的冰面。在他的身后，屠杀仍在继续，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和动物内脏气味。

有两次，当他驾驶着他的小船穿过这座迷宫般的浮动山脉时，阿布鲁尔德都失去了方向，但最终他还是找到了目标。它就隐藏在漂流着的座座冰山中，这一大块灰色冰块似乎从来没有移动过。他怀疑它是否被什么东西锚定了。

他把小船划到冰山那崎岖不平的岸边，然后用动量锚把它锁定在冰面上。一种不真实和错位的感觉笼罩着这个奇怪的庞然大物。当他小心翼翼地走出船，走到前方的白色冰面上时，他才意识到这个物体是多么奇特。

因为脚下的冰一点也不凉。

阿布鲁尔德弯下腰去触摸那看似为乳白色冰面的地面。他用指关节敲打地面：这种物质应该是某种聚合物晶体，一种几乎像冰一样的半透明固体。他重重地跺了几脚，冰山在他脚下发出阵阵回声。那声音非常奇怪。

他绕过一个锯齿状的角落，来到了他刚才看见的有着均匀几何形裂缝的地方，面前是一个平行四边形，可能是类似出入口的地方。他盯着它，直到他发现了一个凹痕，那是一个似乎已经损坏了的通行面板，可能是与真正的冰山相撞才导致它坏掉了。他找到了一个启动按钮，按了下去，四边形的覆盖物滑到了一边。

一股强烈的肉桂味飘了出来，他一下子就认出了那股刺鼻的气味，他倒吸了一口冷气。在厄拉科斯的日子里，他已经闻够了这种味道。是美琅脂。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再次确认一遍，然后冒险走进了那道诡异的走廊。地板很光滑，好像被许多只脚踩塌了。这是一个秘密基地吗？还是一个指挥所？又或是一个隐藏的档案馆？

他发现每个房间里装的都是零熵容器，这些密封的箱子上面都有着哈克南家族的淡蓝色狮鹫图案。这是他自己的家人藏起来的香料啊——从没有人告诉过他。一张网格图显示了这座仓库在水下延伸的距离。在兰基维尔，就在阿布鲁尔德的眼皮底下，男爵竟然藏了一大笔非法物资！

如此多的香料足以让整个行星系统的价值倍增。阿布鲁尔德脑袋一阵发晕，他无法理解这笔偶然发现的宝藏。他需要思考。他需要和埃米谈谈。凭借她的智慧，她会给出自己所需要的建议。他们将一起决定该怎么做。

虽然他认为捕鲸船的船员都是些诚实又谨慎的人，但数量如此之大的香料储备即使是最高尚的人也会受到诱惑。阿布鲁尔德匆匆离开，关上身后的门，爬回了自己的船。

在回捕鲸船的路上，他在脑子里仔细地标出了坐标。当船长问他是否发现了什么时，阿布鲁尔德摇了摇头，然后回到了他的私人船舱。毕竟他不相信自己能在其他人面前控制住自己的表情。在他回到妻子身边之前，这将是一次漫长的回家之旅。啊，他是多么地想念她啊，又是多么地需要她的智慧啊。

在离开图拉峡湾的码头之前，船长把那只白化鲸的肝脏送给了阿布鲁尔德作为奖金，尽管与他分给每个船员的白化毛皮相比，这只鲸肝根本不值什么钱。

当他和埃米在一周以来第一次在宅邸共进晚餐时，阿布鲁尔德心烦意乱，坐立不安地等待着厨师完成她的大餐。

香喷喷、热气腾腾的鲸鱼肝盛在两个镀金的银盘子里端了上来，周围辅以成堆的腌筋菜，配菜则是熏牡蛎坚果。这张长长的正式餐桌最多能容纳三十位客人，但阿布鲁尔德和埃米却在餐桌的一端紧挨着坐在一起，享用丰盛的菜肴。

埃米有一张和蔼可亲的兰基维尔宽脸庞和一个方形的下巴，长得不迷人也不美丽——但阿布鲁尔德还是很宠爱她。她的头发是最纯正的黑色，笔直地垂到肩膀以下，剪得平平的。她那双圆圆的眼睛是深棕色的，光洁如玉石一般。

通常，阿布鲁尔德夫妇会和其他人一起在公共餐厅吃饭，与大家一起聊天。但是，由于阿布鲁尔德刚从漫长的捕鲸旅行中回来，家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俩想安静地独处。阿布鲁尔德毫不犹豫地把他在冰冷的海水里发现的那个大秘密告诉了他的妻子。

埃米深深地沉默了。她一向都是在想好前不说话，而且除非言之有物，否则她也不会开口。现在她认真聆听丈夫的话，没有打断他。等阿布鲁尔德讲完他的故事后，埃米静静地坐在那里，思考他说的

话。他等了很久，等她考虑着几种可能性，然后才问她道：“我们该怎么办呢，埃米？”

“这些都是从皇帝的份额里偷出来的。它可能已经藏在那儿很多年了，”她点着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你不想让它弄脏你的手吧。”

“可是我同父异母的兄弟欺骗了我。”

“他一定有他的安排。他没有告诉你是因为他知道，你会觉得自己有道义责任必须把这件事举报出去。”

阿布鲁尔德咬了一大口筋菜馅饼，吞到了嗓子眼，然后喝了一杯卡拉丹白葡萄酒把它送了下去。只要有一点点暗示，埃米总能准确地说出他在想什么：“但我确实觉得我有道义责任举报这件事。”

她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如果你暴露了这个储藏点，我能想象得出会有多少祸事随之而来，而且肯定会伤害到兰基维尔的人民，或是你自己的家人。我真希望你从来没有找到它。”

他望着她那玉石般棕色的眼睛，想看看有没有什么诱惑的光芒穿过眼睛射出来，但他看到的只有关切和谨慎。“也许弗拉基米尔是在逃税，或者只是在盗用公款来填补哈克南家族的金库，”她试探着说，表情变得强硬起来，“但他仍然是你的兄弟。如果你向皇帝告发他，你就会给你的家族带来灾难。”

阿布鲁尔德忽然意识到另一个后果，不禁呻吟起来：“如果男爵被抓起来了，那么我将不得不去接管哈克南家族的所有资产。假如我们保住了厄拉科斯的封地，我就又得回去了，或者住在杰第主星

上。”他痛苦地又灌了一口酒。“这两种选择我都不能接受，埃米。我喜欢这儿。”

埃米抓起他的手，她抚摸着它，而他把她的手举到唇边，亲吻她的手指。“那么我们的决定就很明显了，”她说，“我们现在知道香料藏在哪儿了……就让它待在那儿好了。”

沙漠就像是一名外科医生，它会切开表皮，露出下面的东西。

——弗雷曼谚语

当红铜色的月亮在沙漠的地平线上升起时，列特·凯恩斯和七名弗雷曼人离开了岩石，向那座柔软崎岖的沙丘走去，在那里他们很容易被大家看到。按照弗雷曼传统，人们一个接一个地仿照一号月亮[46]上的印记举起拳头。

“准备好。”斯第尔格等了一会儿后说道，那张窄脸就像月光下的一只沙漠鹰。他的瞳孔也扩大了，这让他那双坚定的蓝眼睛看上去更加漆黑。他和其他年长的游击队员一样，用沙漠作伪装，把自己裹严实。“据说，当一个人在等待复仇时，时间过得最为缓慢而甜蜜。”

列特·凯恩斯点了点头。他虽然打扮得像个体弱多病的农村男孩，但他的眼睛却像维兰钢铁一样坚硬。在他旁边的是他的穴地同伴、血亲沃里克，一个比他稍微高大一些的小伙子，也点头表示赞同。在这个晚上，他们将扮演两个流落在外的无助孩子……这对预定路线上那些哈克南巡逻队来说是再好不过的目标了。

“这是必要之举。”列特拍了拍沃里克的肩膀。这两个十二岁的孩子每个人的手都染过一百多个哈克南人的血，要不是因为彼此间还在友好地相互竞争，他们早就不再计数了。“我把生命托付给我的兄弟。”

沃里克伸出自己的手捂住了列特的手，说道：“没有我在他身边，列特会怕死的。”

“沃里克，不管有没有你，我今晚都不打算死。”列特反驳了他，这引起了同伴们的一阵开怀大笑，“我是为了复仇而来。”

在比拉尔营地那场毒药大屠杀之后，弗雷曼人的怒火从一个穴地蔓延到另一个穴地，就像水泡进沙子里一样。通过在隐藏的贮水池附近发现的扑翼机痕迹，他们得知了凶手是谁。而所有哈克南人都必须付出代价。

在迦太格和阿桑特附近，消息传到了安插在哈克南要塞里那些外表胆怯的工人和满身尘土的仆人那里。这些渗透者有的正在用干抹布和研磨剂擦洗兵营的地板。另一些人则装成了卖水者为占领军供应水。

中毒村庄的事情也在哈克南士兵之间传播，逐渐便成了夸大其词的奇闻。弗雷曼人的眼线则寻找着到底是谁从这个消息中得到了最大的乐趣。他们研究了士兵分配和哈克南巡逻队的路线记录。没过多久，他们就确切地知道哪些哈克南巡逻队员该为此事负责。以及在哪里可以找到他们……

伴随着一声刺耳的尖啸声，一直急速扑打着薄纱翅膀的小型密波[47]蝙蝠从他们身后山上的观察点俯冲下来。斯第尔格举起一只手，密波蝙蝠便落在了他的前臂上，僵硬地合上翅膀，等待着奖赏。

斯第尔格从他喉咙处的小吸管里挤出一小滴水，让它滴到蝙蝠那张开的嘴里。然后他拿出一个薄薄的圆筒放在耳朵旁，聆听着蝙蝠发

出的复杂、时断时续的吱吱声。斯第尔格拍了拍蝙蝠的头，又把它扔进了夜空中，就好像放鹰人放飞自己的大鸟一般。

他转过身，面对着那群满怀期待的士兵，他们被月影笼罩着的脸上纷纷露出了掠食者的微笑。“有人看见他们的扑翼机就在山脊上。当他们巡视沙漠时，哈克南人的飞行路线是可预测的。但他们这样巡逻已经太久了，自负的他们已经陷入了一种固定模式。”

“今晚，他们将会飞进一张死亡之网。”沃里克在沙丘顶上说道，以一种非常不像男孩的姿势举起了拳头。

弗雷曼人检查了他们的武器，松开了刀鞘里的晶牙匕，测试了绞索。他们的长袍沙沙作响，抹去了所有走过的痕迹，只留下那两个年轻人。

斯第尔格抬头望着夜空，下巴上有一块肌肉在不住地颤动：“这是我从乌玛凯恩斯那里学来的。当我们对地衣进行分类时，我们看到了一种岩蜥，它似乎在我们眼前凭空消失了。然后凯恩斯就对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变色龙，它能把自己和所在背景匹配起来，这就是你必须要学习的生态学根源和人格同一性的基础。’”斯第尔格严肃地看着他的士兵，有些犹豫地说道：“我虽然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但现在我们必须成为沙漠中的变色龙。”

穿着浅色衣服的列特，开始沿着沙丘的斜坡往上走去，故意留下了明显且深深的脚印。沃里克同样笨拙地跟在他后面，而其他的弗雷曼人则躺倒在平坦的沙滩上。他们拔出呼吸管，用宽松的头罩遮住脸，然后挥舞着手臂，动作模糊。颗粒状的沙子很快吞没了他们，而他们则一动不动地等待着。

列特和沃里克四处跑动，抚平了沙丘表面的皱纹，除了自己的脚印什么也没留下。就在巡逻队扑翼机那闪烁的红灯出现在岩石边缘上时，他们完成了任务。

两个穿着白衣的弗雷曼人僵在了原地，就在月光皎洁的沙地之上，他们那明亮的衣服清晰地暴露了出来。没有一个真正的弗雷曼人会有如此笨拙的表现……但哈克南人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丝毫也不会怀疑。

扑翼机一出现，列特就做了一个夸张的表示惊慌的姿势。“来吧，沃里克。让我们好好玩一把。”说完两个人就慌慌张张地跑开了。

不出所料，扑翼机盘旋而来打算拦截他们。明晃晃的聚光灯照射下来，然后一个大笑着的侧枪手从扑翼机里探出了身子。他用激光枪射击了两次，在沙地上画了一道融化的玻璃线。

列特和沃里克从陡峭的沙丘上滚下来。枪手又开了三枪，每次都没能打中。

扑翼机降落在附近一个沙丘那宽阔的表面上。离斯第尔格和他手下人的隐藏之地很近。列特和沃里克彼此间闪过一个微笑，准备进行游戏的第二部分。

侧枪手基尔扛起他那支滚烫发热的激光步枪，砰的一声打开了门：“我们去宰几个弗雷曼人吧。”加朗刚把巡逻机降落在地面，他就跳到了沙地上。

在他们身后，新兵蛋子乔斯滕到处找自己的武器：“从空中射他们更容易。”

“那算什么运动？”加朗用他粗哑的声音反问道。

“或者你只是不想把血溅到你的新制服上，孩子？”基尔回过头来喊道。他们站在装甲飞船旁边，望着月光下的沙丘，两个骨瘦如柴的弗雷曼人正跌跌撞撞地向远处跑去——好像在被一名哈克南士兵锁定后，他们还有逃脱的希望似的。

加朗抓起武器，三个人大步穿过沙地。两个弗雷曼年轻人像甲虫一样逃窜着，而来自士兵的威胁可能会迫使他们掉头投降……或更好的，像走投无路的老鼠一样和他们战斗。

“我听说过弗雷曼人的事儿。”乔斯滕气喘吁吁地跟在两位老兵身后，“据说他们连小孩子都是杀手，他们的女人则会用连彼得·德伏都无法想象的方式折磨你。”

基尔粗鲁地哼了一声道：“而我们有激光枪，乔斯滕。他们能怎么样——朝咱们扔石头？”

“有些弗雷曼人会带着毛拉手枪。”

加朗回头看了看年轻的新兵，然后耸了耸肩道：“那你为什么不回扑翼机去取我们的击昏器[48]呢？更何况如果势头不对，我们还可

以依靠广阔的土地。”

“是啊，”基尔附和道，“这样我们就能让这游戏持续更长时间了。”两名身穿白衣的弗雷曼人继续在沙地上挣扎着前进，而哈克南的士兵们则迈出坚定的步伐逼近他们。

乔斯滕很高兴自己能有机会远离战斗，他飞奔过沙丘，向等候着的扑翼机跑去。在沙丘顶上，他回头看了看他的同伴们，然后向黑暗的飞船飞奔而去。就在他俯身进入机舱之后，他发现一名穿着沙漠皮衣的男子，他的双手正在控制台上飞快地舞动，那速度就像一条蛇在热板上移动一样。

“嘿，你在干什么——”乔斯滕喊道。

在船舱灯光照射下，他看到那个人有一张瘦削的坚忍脸庞。那双蓝里透蓝的眼睛就像杀人惯犯那样死死盯着他。乔斯滕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他的胳膊就被一双鹰爪般有力的手抓住了，随后便被拖进了驾驶舱深处。弗雷曼人的另一只手闪了一下，他看见一把柔蓝色的弯曲匕首在空中一挥。一道明亮的痛苦冰柱刺进了他的喉咙，直刺脊椎——然后，刀刃在还未沾上一滴血之前就消失了。

就像一只刚刚拔出毒刺的蝎子，弗雷曼人向后退去。乔斯滕则向前倒去，他能感觉到红色的死亡从他的喉咙蔓延开来。他想说点什么，想问一个对他来说似乎至关重要的问题，但他的话只是一些模糊的喀喀声。弗雷曼人从他的蒸馏服里掏出了什么东西，压在年轻人的喉咙上，那是一块吸水的布，把他流出来的血吸干了。

这个沙漠人打算救他吗？那是绷带吗？一缕希望在乔斯滕的脑海中闪现。这一切都是一个错误吗？这个瘦骨嶙峋的本地人是想弥补自己的过失吗？

但乔斯滕的血液泵出过快且过于强烈，无法接受任何医疗救助了。随着他的生命逐渐消逝，他意识到那个吸收包从来就不是用来包扎伤口的，而只是用来捕捉每一滴血液中的水分的……

当基尔逐渐靠近那两个弗雷曼年轻人，进入了射程时，加朗回头看了看月光，说道：“我好像听到扑翼机那边有什么动静。”

“大概是乔斯滕自己绊倒了。”侧枪手说着，没有放低手中的武器。

被困住的弗雷曼人踉踉跄跄地在一片软沙子上停了下来。他们蹲下身子，掏出一把看上去很是笨拙的小刀。

基尔大声笑了起来：“你打算怎么耍这些东西？拿来剔牙么？”

“我打算把你的牙齿从尸体上剔下来。”一个男孩喊道，“你有那种老式的金色假牙吗？我们好去厄拉奇恩卖了换钱。”

加朗咯咯地笑着，看着他的同伴说：“这下有意思了。”士兵们步调一致地向那片平坦的沙地走去。

当他们距离目标五米远的时候，周围的沙地爆发了。不断有人形从沙尘中冒出来，身上都覆盖着黄褐色的影子，就像从墓地里爬出来的死尸一样。

加朗喊出了一声无用的警告，基尔则用他的激光枪开了一枪，打伤了其中一人的肩膀。随后，更多尘土飞扬的人形出现在他们眼前。一拥而上包围了飞行员，距离太近导致飞行员连手中的激光枪都拿不住了。他们像拍打伤口上的血虱一样攻击他。

当他们把加朗按在地上时，他像个老女人一样大叫起来。弗雷曼人制服了他，他能做的只剩下呼吸、眨眼和尖叫了。

其中一个身穿白衣的“目标”大踏步走上前来。这个年轻人——正是列特·凯恩斯——掏出了那把刚刚被加朗和基尔嘲笑过的小刀。他猛刺下去，用刀尖一挑——他的力道控制很精确，几乎像一个吻那样温柔——挖出了加朗的两只眼睛，那双眼窝现在变成了两个俄狄浦斯式的红色污渍。

斯第尔格吼道：“把他绑起来。我们要把这个人抓回红墙穴地去，让那些女人用她们的方式来对付他。”

加朗又尖叫起来……

当弗雷曼人冲上去攻击基尔时，侧枪手挥起了他的武器，就像挥着一根棍子。一只像爪子一样的手抓住了枪托时，他出其不意地松开了激光枪。攥住枪托的弗雷曼人被这个意外的动作弄得失去了平衡，向后倒去。

然后基尔开始逃跑。战斗对他没有任何好处。他们已经把加朗抓走了，而他估计乔斯滕已经死了。于是他逃离了弗雷曼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跑去。他狂奔着穿过黑夜的沙丘，远离岩石，远离那架扑翼机……一旦进入了空旷的沙漠。弗雷曼人还是有可能抓住他，但他也有了逃跑的机会。

基尔上气不接下气，把他的同伴们抛在了身后，他毫无目的地跑过沙丘，只希望自己能跑得越远越好……

“我们完好无损地缴获了那架扑翼机，斯第尔。”沃里克激动地说道，肾上腺素让他涨得满脸通红，同时他为自己感到非常自豪。突击队长则冷冷地点了点头。乌玛凯恩斯听到这个消息会非常高兴的。因为他在进行农业勘查时总会用到扑翼机，而他不需要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

列特低头看着眼前那个被弄瞎了的俘虏，他的眼窝现在被一块布盖住了：“我亲眼目睹了哈克南家族对比拉尔营地的所作所为……有毒的水箱，被污染的水。”另外的一具尸体现在就在巡逻队扑翼机的后面，准备送往亡者蒸馏器。“而这还不能弥补你们所作所为的十分之一。”

沃里克走到他的血亲身边，脸上也露出了厌恶的表情：“我真是鄙视他们，我甚至都不想为咱们的部落取出他们的水了。”

斯第尔格怒视着他，好像他说了什么亵渎神灵的话：“那么说你宁愿让他们在沙子里变成木乃伊，让它们的水分浪费在空气中？这是对夏胡鲁的侮辱。”

沃里克低下了头，说道：“我的愤怒让我口不择言了，斯第尔。我不是那个意思。”

斯第尔格抬头望着冉冉升起的红月。整个伏击行动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将举行滔海仪式，这样他们的灵魂将永远得不到安息。他们将受到永远行走于沙漠的诅咒。”忽然，他的声音变得沙哑而恐惧起来，“但我们必须格外小心，把我们的足迹都盖起来，以免把他们的鬼魂引向我们的穴地。”

弗雷曼人呢喃着，恐惧压过了他们复仇的喜悦。斯第尔格吟诵着古老的圣歌，其他人则在沙地上画出迷宫般的力量符文，将被诅咒者的灵魂永远束缚在这座沙丘之上。

月光照耀在沙海上，他们看到剩下的那名哈克南士兵仍在笨拙地向前奔跑。“这个人将会是我们献给夏胡鲁的祭品。”斯第尔格吟唱完毕后说道。滔海诅咒完成了。“世界将因此而平衡，我们取悦了沙漠。”

“他的脚步声就像一只坏了的爬虫。”列特站在斯第尔格旁边，尽管他的身材比突击队长要小，但还是挺直了身子，“不会太久了。”

他们把补给收集起来。尽可能多地放进了巡逻扑翼机里，同时剩下的弗雷曼人溜回了沙地。他们采用熟练的随机步态，这样他们的脚

步就不会在沙漠里发出不自然的声音。

哈克南侧枪手在恐慌中盲目地逃窜。到目前为止，他可能还抱有一丝活命的希望，尽管他穿越沙丘的方向会把他带到不毛之地。

几分钟之后，一条沙虫扑向了他。

争论的目的是改变真理的本质。

——贝尼·杰瑟里特格言

在他进行过的所有那些狡诈的交易中，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从未对任何人有过如此的厌恶。

那个贝尼·杰瑟里特婊子怎么能这样对我呢？

在杰第主星的一个烟雾缭绕的早晨，他走进城堡的健身房，锁上门，吩咐人不许打扰他。由于他的体形越来越大，无法使用杠铃或滑轮设备，因此他只能坐在地板的垫子上，试着做简单的抬腿运动。曾经的他有着完美的体形——而现在的他几乎不能抬起腿来。他的内心充满了厌恶。

在接受了岳医生的诊断后的这两个月时间里，他一直琢磨着如何把莫希阿姆的内脏一个接一个地取出来。同时还得让她保持清醒，用生命维持系统电击她，他会让她亲眼看着自己做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烧她的肝，让这个女巫贱人吞下她自己的脾脏，再用她的肠子勒死她。

现在，他明白了莫希阿姆在芬伦的宴会上为何会有那种洋洋自得的表情了。

就是她害的我！

他对着一面落地镜子审视自己，把头发重新卷了起来。他的脸又肿又肥，非常难看。他举起沉重的手臂猛地把那面强化玻璃镜子从墙

上拽下来，砰的一声摔在地上，把那面牢不可破的强化玻璃镜扭得变了形，这使得镜中的自己更为扭曲了。

莫希阿姆对他强行与她发生关系这件事感到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女巫一开始就勒索他和她发生关系，要求他为那个该死的姐妹会提供一个哈克南血统的女儿——而且还是两次！这是不公平的。他也是受害者。

男爵怒火中烧，几欲爆发。他不敢让自己在兰兹拉德里的任何一个对手知道事态的原因，这就是力量和弱点的区别。如果他们继续相信他是因为过度的放纵而变得身材臃肿，而且是通过这种放纵来炫耀他的成功，那么他就能维持他的权力。相反，如果他们得知他是被一个强迫与他发生关系的女人弄得患上了一种恶心疾病的话……男爵不敢往下想了。

是的，听到莫希阿姆发出惨叫无疑是一种极为痛快的报复，但对他这样的人来说，也不过就是解解气而已。她只是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中一个令人讨厌的附庸而已。那些女巫们觉得自己很优越，可以碾压任何人——甚至是一个家族的首领。她们必须受到惩罚，为了家族自豪感也要如此，这是一种以整个兰兹拉德的名义维护权力和地位的行为。

而且，他会享受其中的。

但是，如果他鲁莽行事，他就永远也无法从女巫那里得到治疗了。那名苏克医生曾经声称，目前还没有已知的治疗方法来治疗这种疾病，只有贝尼·杰瑟里特可以。是姐妹会对男爵做了这样的事，只有她们才能恢复他那曾经健美的身体。

她们真该死啊！

他需要扭转这个局面，进入她们邪恶的思想，找出那里到底潜伏着什么。他会想办法反过来勒索她们的。他会剥去她们那葬礼上才会用到的黑袍（这是一种比喻），然后让她们赤身裸体地站在那里，等待他的审判。

他把那面扭曲的镜子扔到铺着瓷砖的地板上，镜子打滑撞上了一台健身器材。没有了手杖的他也失去了平衡，摔了一跤，跌回到了垫子上。

这实在是太让人难以忍受了……

男爵镇定下来后，一瘸一拐地走进他那乱糟糟的工作室，叫唤着彼得·德伏的名字。他低沉的声音响彻了走廊，仆人们四处奔忙，寻找着门泰特。

整整一个月以来，德·弗里斯都在尝试从他愚蠢的服用香料过量中恢复过来。这个白痴声称看到了哈克南家族垮台的景象，但他无法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来告诉男爵该如何避免如此惨淡的未来。

现在这名门泰特可以通过设计一个针对贝尼·杰瑟里特的声东击西战术来弥补他的失败。每当德·弗里斯就要把男爵惹急了，把他逼到打算处死他的境地时，他总能设法再次证明自己是不可或缺的。

我怎样才能伤害到那些女巫？我怎么才能削弱她们，让她们如坐针毡？

男爵一边等，一边向城堡外望去，审视着哈克城，那里的建筑物布满油污，几乎看不到一棵树。通常他是喜欢这种视野的，但现在却让他更加沮丧了。他嚼着嘴里的东西，感到自怜的泪水渐渐干涸了。

我要摧毁姐妹会！

但那些女人并不愚蠢。而且聪明绝顶。通过育种计划和政治阴谋，她们增强着自己的队伍。而且为了更好地改进这一点，她们甚至想让他那高贵哈克南基因成为她们组织的一部分。啊，他现在是多么地痛恨她们啊！

需要想一个仔细的计划……一个诡计中的诡计……

“男爵阁下。”彼得·德伏开口道，他静静地走了过来。他的声音从喉咙里冒出来，与从坑里爬出来的毒蛇相仿。

在外面的走廊里，男爵听到了一阵喧哗还有金属的碰撞声。好像有什么东西砰的一声撞在墙上，把家具都撞碎了似的。他从窗口转过身来，一眼便看到他那魁梧的侄子大踏步穿过门口，就跟在门泰特身后。即使是正常地迈步，格洛苏·拉班似乎也像是在地板上跺来跺去的。“叔叔，我来了。”

“我又不瞎。现在退下吧。我叫的是皮特，不是你。”通常，大部分时间里拉班都会一直待在厄拉科斯上，完成男爵布置的各项任务，但每当他回到杰第主星，他都不想错过每一次会议和每一次讨论。

男爵深吸了一口气，重新考虑了一下，说道：“再一想，你还是留下的好，拉班。我还是得告诉你这件事。”毕竟，这个傻大个是他

假定的继承人，是哈克南家族未来最大的希望，比起拉班的父亲，那个笨头笨脑的阿布鲁尔德要优秀得多。尽管大家都有自己严重的缺点，但他们两人真是有天壤之别啊。

他的侄子笑得像一只可怜的小狗，很高兴自己能参会："告诉我什么，叔叔？"

"我要处死你。"

拉班那双淡蓝色的眼睛呆滞了一会儿，然后又亮了起来："不，你不会的。"

"你怎么这么肯定？"男爵双目圆睁，而门泰特则快速审视事态的发展。

拉班的反应十分迅速："因为如果你真的打算处死我，你不会先警告我的。"

男爵那张胖胖的脸上偷偷地闪过一丝微笑："也许你并不完全是一个傻瓜。"

接受了这番恭维后，拉班瘫倒在一把狗椅[49]上，来回扭动身体，直到那生物根据他的身体塑了形。德·弗里斯站在原地，观察着，等待着。

男爵重述了一遍莫希阿姆让他染病的细节，以及打算报复贝尼·杰瑟里特的想法："我们必须想个办法跟她们算账。我要一个计划，一个美妙的计划，能让我们……好好地……报答她们。"

德·弗里斯站在那里，他那娘里娘气的脸蛋耷拉着，目光也很散漫。他现在正处于门泰特模式下，正以超高的速度在脑海中搜索着。他的舌头飞快地掠过他那红润的嘴唇。

拉班用他的脚后跟踢了一脚狗椅，让它调整为另一个姿势，说道："我们为什么不对瓦拉赫九号星发动全面的军事进攻？我们可以摧毁那颗星球上的每一栋建筑。"

德·弗里斯的脸抽动了一下，有那么一刹那，他似乎朝拉班看了一眼，但他的眼神是那么快，以至于男爵不能肯定他是不是真的看了。这位门泰特似乎不能容忍男爵侄子那简单的头脑玷污门泰特宝贵而精密的思考过程。

"你是说，就像往晚宴里扔进一头萨鲁撒公牛？"男爵问道，"不，我们需要更有技巧的东西。如果你不熟悉这个概念，可以查字典。"

拉班没有生气，而是靠在椅子上，眯着眼睛说："我们……有无场船。"

男爵吃了一惊，转过脸来望向他。就在他认为这个蠢货笨得连看门的能力都没有的时候，拉班总能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

他们曾大胆地使用这艘实验性的隐形飞船摧毁了特莱拉飞船，并嫁祸于那个倒霉的年轻公爵厄崔迪。但因为拉班杀死了那位古怪的李芝发明家，所以他们到现在都没办法复制这项技术。尽管如此，依然没人怀疑过这艘飞船的存在，甚至连女巫们也不曾怀疑。

"也许吧……除非皮特有什么不同的想法。"

“我确实有，男爵阁下。”德·弗里斯的眼皮一眨，视线重新集中起来。“门泰特总结，”他开口说道，声音比平常的宁静语调更为生硬，“我在帝国法律中找到了一个有用的漏洞。十分吸引人，男爵。”说着他便像法律专家一样，逐字逐句地引用了那段法律条文，然后提出了一个计划。

刹那间，男爵身上的一切疼痛感都消失在欢欣鼓舞之中了。他转向他的侄子说道：“现在你看到潜力了吗，拉班？我宁愿以灵巧著称，也不愿以野蛮闻名。”

拉班勉强地点了点头道：“我仍然认为我们应该使用无场船。以防万一。”正是他自己驾驶了那艘无形的战舰，发动了本应引发一场全面的厄崔迪—特莱拉战争的袭击。

为了不让门泰特太过沾沾自喜，男爵还是对拉班点了点头：“不过有一个后备计划总没坏处。”

准备工作进行得迅速而完善。克鲁比队长强令他的部下严格执行彼得·德伏的指示。拉班则像个军阀一样在机库和兵营间穿梭，让军队保持适当的紧张氛围。

行会运输船已经被召唤了，同时一艘哈克南护航舰被清理出来，装入了远超正常数量的人员和武器，旁边还停着一艘只在十多年前使用过一次的超高机密飞船。

从军事角度来看，隐形技术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优势，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其他技术。从理论上讲，它可以让哈克南人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对敌人进行毁灭性打击。想象一下，格鲁曼的莫里塔尼子爵会为这样的优势支付多少钱。

这艘看不见的战舰在首航时运行良好，但由于技术人员不断修复着陆续出现的机械故障，进一步的航行计划被不断推迟了。虽然大多数问题都是些小毛病，但有些问题——涉及到无场引擎本身——被证明是比较棘手的。发明它的那位李芝发明家已经不在人世了，无法提供帮助。尽管如此，这艘飞船在最近的测试中仍表现得很好，只是那位声音颤抖的机械师警告说它可能不完全适合参加战斗……

一名动作最慢的货运工人被扔到了蒸汽压榨机里，逐渐压成了碎块，此举是为了更好地激励他的同事，督促他们不要错过预定的出发时间。毕竟男爵很着急。

满载着武器和士兵的护航舰进入了瓦拉赫九号星上空的静止轨道，就在圣母学校建筑群的正上方。男爵和彼得·德伏以及格洛苏·拉班一起站在护航舰的舰桥上，男爵并没有向贝尼·杰瑟里特总部发出信号。他没必要这么做。

“表明你们的来意。”通信系统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命令，那声音强硬且冷淡。他在想这声音里会不会隐藏着一丝惊讶？

德·弗里斯一本正经地回答道：“杰第主星的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阁下想要通过私人频道和你们的大圣母通话。”

“不行。事先没这个安排。”

男爵身体前倾，对通信系统厉声喊道：“你有五分钟时间接通你们那位大圣母的秘密频道，否则我就用开放的频道说话了。那样的话，明显会，呃……很尴尬的。”

这次停顿的时间更长了。就在最后期限前的最后一秒，一个不同的刺耳声音从扬声器里传来：“我是哈里什卡大圣母。现在是我的私人通话线路。”

“很好，那你就仔细给我听好了。”男爵笑着说道。

德·弗里斯复述了一遍案情，然后说道：“大联合协定的条款对某些严重罪行的描述是非常明确的，大圣母。这些法律是在思维机器对人类犯下了恐怖罪行之后建立的。使用原子武器攻击人类是终极的罪行之一。而另一个则是用生物技术侵害人类。”

“是的，是的。我不是军事历史学家，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找个人来给我讲讲这些。什么时候你的门泰特关心起这些官僚主义细节来了，男爵？我看不出这些法律条文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你想让我给你讲个睡前故事吗？”

她的讽刺只能说明她开始紧张了。“‘禁令必须遵守’，”男爵引用道，“对违反这些禁令的惩罚是立即由兰兹拉德将肇事者毁灭。每个大家族都曾立下誓言，会拿出压倒性的联合力量来对付违反禁令

的势力。”他停顿了一下，言辞变得更有威胁性了，“而你们没有遵守禁令，是不是，大圣母？”

彼得·德伏和拉班对视了一眼，两人都笑了。

男爵继续说道：“哈克南家族准备向皇帝和兰兹拉德联合会提出正式申诉，指控贝尼·杰瑟里特对大家族非法使用了生物武器。”

“你这话毫无根据。贝尼·杰瑟里特没有军事方面的野心。”大圣母听起来陷入了完全的困惑中。难道她不知情？

“知道吗，大圣母——我们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当我为姐妹会提供服务的时候，你那个叫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的圣母故意对我注入了生物病毒。你自己去问问那个婊子，假如你的下属连你都有所隐瞒的话。”

男爵没有提到姐妹会曾用非法香料储备来勒索他这件事。而即使它暴露了也没关系，因为他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把所有的美琅脂存货都转移到了哈克南的偏远地区，藏在那里的话永远不会有人发现。

男爵满足地向后靠去，享受着通话器里那深深的寂静。他在心里想象着大圣母脸上会露出多么惊恐的表情。他干脆又火上浇了一把油：“如果你怀疑我们的陈词，那就去再读一遍大联合协定吧，然后想想看你们是否愿意上兰兹拉德的公开法庭。而且别忘了，你们攻击我的武器——那位莫希阿姆圣母——是坐着一艘公会飞船来找我的。我想要是宇航公会得知了这件事，他们会很不高兴的。”说着他用指尖轻敲了一下控制台，“即使你的姐妹会没有被解散，你们也会受到帝国的严厉制裁，重罚，甚至是被勒令解散。”

最后，哈里什卡终于被男爵的话动摇了，她尽全力掩饰着问道：“你夸大了你的情况，男爵，但我希望彼此能开诚布公。你到底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

他能感觉到她的不安，于是回答：“我将会乘一架穿梭机降落到地面，私下与你会面。派一名飞行员来，带我们通过你们的行星防御系统。”他并没有多此一举地指出，如果他们在这次旅行中发生任何意外，他会安排把证据和指控直接转交给凯坦方面。这是因为大圣母肯定清楚他一定会这么做。

“当然，男爵阁下，但您很快就会意识到，这完全是个可怕的误会。”

“只要把莫希阿姆带来就行了。然后准备好为我进行有效的治疗——否则你和你的姐妹们就没有希望从这场灾难中幸存下来了。”

年迈的大圣母仍然冷淡地问道：“您的随行人员有多少人？”

“告诉她，我们有一支完整的军队。”拉班小声对叔叔说道。

男爵却把他推开了：“我和六个人。”

“你的会面请求被批准了。”

当通信中断后，拉班问道：“我可以一起去吗，叔叔？”

“你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关于技巧的话吗？”

“我按照你的命令查了这个词和它所有的定义。”

“那在我跟女巫圣母见面时，你留在这儿继续研究吧。”

拉班生气地跺着脚走开了。

一小时后，一艘贝尼·杰瑟里特的小型飞船停靠在了哈克南护航舰的旁边。一个小脸的，有着一头栗色鬈发的年轻女人走进了入口。她身上穿着一件光滑的黑色制服。“我叫克丽丝琴。我将引导你们前往地表。”她的眼睛闪闪发光，“大圣母在等着诸位呢。”

男爵带着六名精挑细选、全副武装的士兵向外面走去。彼得·德伏用女巫听不见的声音说道：“永远不要低估贝尼·杰瑟里特，我的男爵。”

男爵哼了一声，大步走过舱门，登上了小型飞船：“别担心，皮特。她们现在被我们拿捏死了。”

宗教就是孩子在模仿成人。宗教是过去信仰的通谕：比如神话就是一种猜测，是一种隐藏在宇宙中的关于信任的假设，是那些为了寻求个人权力的人们发明出来的东西……一切都混杂着启迪的碎片。而终极的不成文戒律总是“你不应该质疑！”但最终我们还是质疑了。我们当然会违背这条戒律。因为我们为自己所做的工作正是解放想象力，利用想象力去激发人类最深层的创造力。

——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教义

玛戈·芬伦女士无疑是一个美丽的女人，虽然被困在一个荒凉的世界里，但她从没抱怨这个尘土飞扬的驻军小镇的刻板、灼热和不适。厄拉奇恩位于一片坚硬的盐碱地上，荒凉的沙漠向更高海拔的南方扩散开，而蜿蜒的屏蔽场城墙山脉则向西北方向延伸而去。由于这里越过不确定的虫线足有几公里，所以这个定居点从来没有被那种大沙虫袭击过，但这仍是一个偶尔会引起关注的话题。如果有什么东西发生改变了呢？在这个沙漠星球上，生命从来都不是彻底安全的。

玛戈想起了那些为护使团工作时迷失了的姐妹们。很久以前，她们遵循大圣母的命令去了沙漠，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厄拉奇恩回荡着沙漠的韵律……无处不在的干燥以及宝贵的水，像吹过浩瀚海洋的狂风一般凶猛的沙暴，还有那些关于危险和生存的传说。在这里，玛戈能感到极强的宁静和灵性；在这里，她可以远离帝国政治的喧嚣，沉思于自然、哲学和宗教；在这里她有时间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有时间去发现自己。

而那些迷失了的女人们又发现了什么？

在柠檬色的晨光中，她站在宅邸二楼的阳台上。细小的沙尘过滤了初升的太阳，给大地带来了新的风景，在生物躲藏的地方留下了深深的阴影。她看见一只沙漠雄鹰飞向阳光普照的地平线，缓慢地拍打着翅膀。日出就像一位大师的油画，用一抹柔和的色彩清晰地勾勒出城镇的屋顶和屏蔽场城墙。

在沙漠的某个地方，在岩石荒原上的那无数个穴地之中，居住着难以捉摸的弗雷曼人。他们有她所需要的答案，有哈里什卡大圣母要求她获取的重要信息。这些沙漠游牧民族到底是接受了护使团的教导，还是仅仅杀死了使者并偷走了她们的水？

在她身后，刚刚建成的温室被密封在一个气闸里，那道气闸只为她打开。芬伦伯爵还在卧室里睡觉，他帮她弄到了些帝国最珍奇的植物。但这些植物只是为了供她欣赏而已。

最近，她听到了关于一个弗雷曼人做的关于绿色厄拉科斯之梦的谣言——堪称是一个典型的伊甸园神话，这种通常都是由护使团传播开来的。这可能是那些失踪姐妹的迹象。然而，一个在艰苦的环境中挣扎生存的民族，即使没有贝尼·杰瑟里特的鼓励，也很可能会有自己的天堂梦想，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和行星学家凯恩斯讨论这些故事想必会很有趣，也许可以问问他，那位弗雷曼人口中的神秘“乌玛”可能是谁。她无法想象这一切会有什么联系。

沙漠雄鹰乘风而起，翱翔天际。

玛戈仍然站在阳台的窗前，她拿起一个小杯子，喝了一口美琅脂茶，一股辛辣的味道沁人心脾，满口留香。虽然她已经在厄拉科斯生活了十二年，但她仍旧只是适度地食用香料，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上瘾，以免眼睛变了颜色。不过，在早晨，美琅脂可以增强她感知厄拉科斯自然之美的能力。她听人说，美琅脂的味道从来没有两次是相同的，它就像生活本身那样，每次感受都会发生改变……

改变是这里的一个基本概念，是理解弗雷曼人的关键。从表面上看，厄拉科斯看起来总是一样的，一个仿佛延伸了无限距离和无限时间的废土。但沙漠的意义远不止这些。一天，玛戈的弗雷曼女管家，夏敦特·梅普斯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夫人，厄拉科斯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真是个诱人的说法啊。

有些人说，弗雷曼人个性乖张，可疑，而且很臭。而外来人说话时总会带有批判的眼光和尖锐的言辞，没有同理心，也没有任何试图去理解这些土著居民的意图。然而，玛戈认为弗雷曼人的那些奇怪之处很是有趣。她想了解他们那种极端独立的生活方式，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以及他们是如何在这里生存下来的。如果她能更好地了解他们，她就能更有效地完成任务了。

她可以学到她需要的答案。

通过研究在宅子里工作的弗雷曼人，玛戈辨别出了他们在身体语言、声音变化和气味中那些难以辨认的标识。如果弗雷曼人有什么话要说，如果他们认为你值得听，他们肯定会告诉你的。否则，他们就只是埋头苦干，像沙漠里的一颗尘沙那样消失在他们社会组织的挂毯中。

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玛戈考虑过把她的问题说清楚，要求得到关于这些失踪姐妹的信息，希望弗雷曼仆人们能把她的请求带到沙漠里去。但她知道这些弗雷曼仆人会因此消失，他们不愿受人胁迫。

也许她应该暴露自己的弱点以获得他们的信任。弗雷曼人起初会感到震惊，然后感到困惑……甚至愿意和她合作。

我唯一的责任是对姐妹会。而我是一个忠诚的贝尼·杰瑟里特。

但如何在不那么显眼、不引起怀疑的情况下与他们进行交流呢？她考虑过写个便条，把它放在一个他们肯定能找到的地方。弗雷曼人总是在偷听，总是在鬼鬼祟祟地收集情报。

不行，玛戈必须要谨慎，而且必须要尊重他们。她得吊起他们的胃口才行。

然后她想起了一个奇怪的招数，那还是她从几个世纪的其他记忆那里学来的本领……要不就是她在瓦拉赫九号星时读到的一些冷知识？不管怎么来的吧。在古地球上，曾有过一个以荣誉感为基础的社会，那就是日本，他们有一个雇佣忍者刺客的传统，这些忍者安静而有效，可以回避法律纠纷。而当一个人想要雇佣这些神秘杀手时，他会走到一堵指定的墙前，面对它，然后低声说出目标的名字和提供的费用。虽然忍者们不用看见他，但他们总是在倾听，并最终和他签订一份合同。

而在这所宅子里，弗雷曼人也一直在听。

玛戈把她的金发甩到肩上，松开凉爽的丝织衣服，来到了办公室外面的大厅里。在这座巨大的宅邸里，即使是在凉爽的清晨，也都会

有人四处走动，干着打扫、掸灰、擦蜡的工作。

玛戈站在中庭，抬头望着高高的拱形天花板。她用一种柔和的、直截了当的声音说话了，因为她清楚这种老住宅的建筑风格会带来很好的回音效果。人们随便在什么地方都能听到她的声音。她不知道听到自己的会是谁，也不想知道。

“我谨代表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对弗雷曼之道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赞赏。而我个人也对你们的事情很感兴趣，”她等待着微弱的回声渐渐消失，又继续说道，“如果有人能听到我的话，也许我有关于李桑·阿尔一盖布[50]的消息要告诉你们——一些你们现在还不知道的消息。”

李桑·阿尔一盖布，也就是所谓的“天外之音”，是一个弗雷曼人的神话，是关于一个救世主的传说，讲的是一个先知，与姐妹会自己的育种计划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显然，一些先前的护使团使者已经把这个传说作为贝尼·杰瑟里特的魁萨茨·哈德拉克即将到来的前兆传播出去了。这样的准备工作已经在帝国的无数世界里进行过了，她今天的言论肯定会引起弗雷曼人的兴趣。

她看见一个转瞬即逝的影子，一件褐色的长袍，皮革般的皮肤。

那天晚些时候，当她再次看着弗雷曼仆人做家务时，玛戈认为他们看她的眼光包含了不同的关注，他们是在评估她，那一双双蓝眼睛不再像以前那样回避她了。

现在，她开始等待，以贝尼·杰瑟里特姐妹那极大的耐心等待。

羞辱永远难以忘怀。

——吉奈斯的勒贝克

吉奈斯学校的下一座岛屿是一座古代火山的遗迹，像是一个从水中升起、被热带阳光晒干了的荒凉疤痕。在干涸火山口的碗状区域内，有一个像是另一个流放地的定居点。

邓肯和其他一百一十名年轻人站在石头铺成的操场上，其中包括来自格鲁曼的红头发学员希·雷瑟。在最初的一百五十人中，有三十九人没有完成最初的测试。

邓肯那一头卷曲的黑发已经剃光了，他身上穿着的也是学校发的黑色宽松服。无论学生们来吉奈斯时带来了什么样的武器，他们都可以随意使用，而邓肯则有老公爵的剑——但他首先要学会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反应，而不是一个总能让他想起家乡的吉祥物。年轻人现在感到很舒服，也认为自己已经足够强壮，他准备好了。终于，他渴望已久的训练就要开始了。

在火山坑里，走出来一位自称是哲武的初级训练大师。这位大师肌肉发达，长着一个圆圆的鼻子，下巴很软，看上去像只鬣蜥。他乌黑的长发卷成蛇一样的细发辫。“宣誓，”他说道，“一起，请！”

“以此纪念剑术大师，”邓肯和其他学生吟诵道，“以我们的心、灵魂和思想，以乔一诺莱之名无条件宣誓。荣誉是我们存在的核心。”

大家默哀了片刻，向这位确立了吉奈斯建校原则的伟人致敬，在主校区的行政大楼里，人们如今仍然可以看到他那神圣的遗体。

当他们立正站好时，新教练在一排排学生中走来走去，上下打量他们。哲武忽然伸出头来，在邓肯面前停了下来。“给我你的武器。”他说的是吉奈斯语，但脖子上那根细细的紫色衣领将其翻译成了加拉赫语。

邓肯照他说的做了，把老公爵的剑柄递了过去。在浓密的脏辫下，哲武的眉毛弯了起来，好像一朵雷云一样悬在他的额头上。“好刀。奇妙的锻造。纯正的大马士革刀。”说着他熟练地把刀刃掰弯了，使它向后弯曲，然后猛地松开，刀刃像敲击音叉一样发出了清脆的叮当声。

“每一把新锻造的大马士革刀刃据说都是在奴隶体内淬火的，”哲武停了下来，他的细发辫看起来就像条条准备攻击的大蛇，“艾达荷，你傻到相信这种废话吗？”

“那要看这话是不是真的，先生。”

不苟言笑的训练大师终于露出了一丝微笑，但他却没有回答邓肯。“这是保卢斯·厄崔迪公爵的剑吧？”他眯起眼睛，用一种更温暖的声音说道，“你要证明自己配得上这把剑。”说着他把剑塞回了邓肯的剑鞘。

“在你准备好使用这一种武器之前，你先要学习如何使用其他武器。去军械库拿起一把重一点儿的大刀来，然后换上全套盔甲——古

中世纪的板甲就行。”这时，哲武那张蜥蜴脸上的笑容显得更加阴险了，“今天下午的课你会用到它。我想拿你做示范。”

在火山坑那布满浮岩和碎石的地上，邓肯·艾达荷全副武装，踏着沉重的步伐前进。锁子甲挡住了他的余光，迫使他只能透过狭缝直视前方。金属压在他身上，好像有几百磅重。在他的锁子甲外，他还戴着肩甲、颈甲、腹甲、护胫、胸甲和腿甲。他的手里则擎着一把巨大的双手大刀。

“站在那里，”哲武指着一个填满了砾石的区域说道，“考虑一下在穿着这么一身的情况下你打算怎么战斗。这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

不久，岛上的太阳把这身盔甲变成了一个幽闭恐怖的大烤箱。早已是满头大汗的邓肯，挣扎着走过不平的地面。他的双臂和双腿几乎都无法弯曲。

其他的学生都没有穿着类似的盔甲，但邓肯没有一丝幸运感。“我宁愿戴着个人屏蔽场。”他说道，声音却被头盔里的回声淹没了。

“举起武器。”初级训练大师命令道。

邓肯像个戴着镣铐的囚犯似的笨拙地举起了大刀。他下意识地把僵硬的金属护手弯到了剑柄周围。

“记住，邓肯·艾达荷，你有最好的盔甲……应该是你最大的优势。现在，防守吧。”

从他狭窄的视线之外忽然传来一声大叫，然后他就被其他学生包围了。他们用传统的长剑猛击他的铁甲，发出铿锵的响声。听起来就像一场猛烈的冰雹打在了薄薄的金属屋顶上。

邓肯转过身，挥起大刀，但动作太慢了。一个剑柄猛地击中了他的头盔，砸得他耳朵嗡嗡直响。尽管他再次挥出刀去，却几乎无法透过头盔上的狭缝瞄准对手，所以对手轻松地躲过了这一击。随后另一把刀击中了他的肩胛骨。他跪倒在地，挣扎着想要站起来。

“快点儿啊，艾达荷，还击啊，”哲武不耐烦地扬起眉毛，“别光站在那儿啊。”

邓肯不愿意用他那把巨大的大刀去伤害其他学生，但是他的平刃攻击没有一次能击中目标。学生们却反复来回地攻击他。汗水从他的皮肤上淌了下来，黑点在他的眼前飞舞。他头盔里的空气逐渐令人窒息起来。

我能打得更好！

邓肯的反应变得更灵活了，学生们纷纷躲避着他的挥刀重击，但沉重的板甲让他无法自由行动。他的呼吸声和怦怦的心跳声在他耳边震耳欲聋。

他不停地进攻，直到他终于摔倒在了坑坑洼洼的沙砾上。训练大师走上前来，一把扯下他沉重的头盔，邓肯在耀眼的阳光下眨着眼

睛。他大口喘着气，从眼睛里抖出咸汗来。沉重的盔甲像一双巨人的大脚一样把他压在地上。

哲武站在他旁边，说道：“你拥有我们所有人中最好的盔甲，邓肯·艾达荷。你还有一把最大的剑。”训练大师低头看着他无助的样子，等着他思考，“可是你却完全失败了。你能解释一下原因吗？”

邓肯保持沉默，他不打算为自己在训练中遇到的虐待和尴尬找任何借口。很明显，生活中有许多困难是一个人必须面对和克服的。他会接受逆境，并利用这逆境变得更强。生活并不总是公平的。

哲武转向其他学生，说道：“你们说说这里面有什么教训。”

来自人工世界阿尔－达纳布的一位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的学员立刻大声答道：“完美的防御并不总是一种优势。过度的保护甚至可能会成为一种障碍，因为它会在其他方面限制你。”

“很好，”哲武用手指摸着下巴上的伤疤，“别的呢？”

“行动自由是比笨重盔甲更好的防御，”希·雷瑟说，“鹰比乌龟更不易受攻击。”

邓肯强迫自己坐了起来，厌恶地把那把沉重的大刀推到一边。他也用沙哑的声音说道：“最大的武器并不总是最致命的。”

训练大师低头看着他，发辫垂下来，他真诚地笑了笑道：“好啊，艾达荷。你也许真可以从我这儿学到一些东西呢。”

学会认识未来，就像舵手识别指路之星辰和纠正飞船航向一样。从过去中学习，但千万不要以它为锚。

——西甘·维思，首任总教练，公会领航员学校

在伊克斯洞穴城市的深处，炽热的地下隧道映射出红色和橙色的光芒。几代人以前，伊克斯的建筑师们在炽热的星球地幔上钻出了一座座坑洞，这些无底洞是吞噬工业废料的饥饿之口。空气中总是弥漫着刺鼻的化学物质和硫黄味。

次人工人们在自动传送带旁汗流浃背地工作了整整十二个小时，这些传送带可以把岩屑倾倒到硫黄之火中。身穿长袍的特莱拉卫兵同样汗流浃背地站在一旁，无聊且漫不经心。面无表情的工人们照料着传送带，在废弃工厂的残骸中搜集那些有价值的物品，比如贵金属、电线和各种零部件。

克泰尔·皮尔鲁一边工作，一边偷了所有他能偷到的东西。

在这条流水线上，这个年轻人总能在不被人发现的情况下找到一些珍贵的晶体、微小的电源，甚至是微传感器网格。两个月前，在萨多卡军团对自由战士发动突袭后，他再也没有线人可以为他提供所需的技术物资了。他现在孤身一人战斗，但他拒绝承认失败。

两个月来，他一直风声鹤唳地活着。虽然他在天空港所在的洞穴和资源加工码头还有一些外围的联系人，但他所知道的起义军，包括所有他接触过的黑市商人，都被屠杀了。

他极力保持低调，避开以前经常出没的地方，以防哪个被捕的叛军在被审讯后提供一些有关他身份的线索。他甚至和米拉尔·阿莱切姆失去了联系，于是他深入了地下，而且是字面意义上的，虽然他从未有过在地下废品处理矿井里工作的经验。

在他的身旁，有一个垃圾处理工人看上去很不安，经常四处张望。尽管那个黑发男子有意回避着他，但克泰尔还是能感觉到他不是个没智慧的次人。他不和自己进行目光接触，也不主动交谈，尽管他的这位工作伙伴很显然是想要和自己建立联系。克泰尔怀疑他是另一名伪装成次人的难民。但是，克泰尔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

他保持着他那呆滞迟钝的假象，心里却考虑着换班。一个好奇的同事可能很危险，甚至可能他就是一个变脸者也说不定。克泰尔得在自己被敌人包围之前想办法先逃走。特莱拉人有计划地消灭了伊克斯的中产阶级和贵族，他们不把所有人赶尽杀绝是不会罢休的。

一天下午，轮班期间，身穿长袍的卫兵们簇拥着一位特莱拉大师走向了工人们。克泰尔的头发无力地垂在他那疲惫的双眼前，被汗水浸透了。他那个好奇的工友却僵住了，然后疯狂地集中精神干起手头的工作来。

克泰尔人打了个冷战，毛骨悚然起来。如果特莱拉人是冲着他来的，如果他们知道了他是谁，他们一定会折磨他好几天，然后再处死他。他绷紧了肌肉，准备好战斗。也许在临死之前，他可以把其中的几个特莱拉人扔进那个岩浆坑里。

然而，卫兵们却走向了克泰尔身旁那个焦躁不安的男人。领头的特莱拉大师捻着他那蜘蛛般的手指，微笑着。他的鼻子很长，下巴

窄，那浅灰色的皮肤就好像被榨干了所有生命力似的。“你，次人公民……不管你是什么。我们已经发现你的真实身份了。”

那人很快抬起头来，瞥了一眼克泰尔，好像在恳求他帮忙，但克泰尔故意避开了他的目光。

“不用再躲了，”大师继续甜腻地说道，“我们发现了记录。我们知道你实际上是一名会计，曾经负责保管伊克斯产品的存货。”

卫兵用手拍了拍那个人的肩膀。工人顿时惊慌失措起来。所有的伪装都失效了。

特莱拉大师走得更近了，语气变得更像个父亲，而不是威胁：“你看错我们了，公民。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找到你，是因为我们需要你的服务。我们贝尼·特莱拉，作为你们的新主人，需要有智慧的工人前往我们的总部协助我们。像你这样有数学专长的人对我们很有用。”

特莱拉大师冲着又热又臭的房间做了个手势。伴随着滚滚而来的自动传送带的轰鸣声，岩石和金属碎片从传送带边缘掉进了炽热的岩浆坑里。“这份工作对你来说有些太屈才了。跟我们来吧，我们会给你一些更有趣、更有价值的事情做。”

带着一丝希望的微笑，那人微微地点了点头，说道：“我很擅长会计。我可以帮你们。我可以很有价值的。你们得像做生意一样经营政府，你知道的。”

克泰尔想要对他发出警告。这个人怎么会这么蠢呢？他都已经在特莱拉人的压迫下生存十二年了，怎么会看不穿这么明显的伎俩呢？

“对，就是这样，”特莱拉大师说道，“我们开个会，你可以把你的想法都告诉我们。”

一名卫兵忽然严厉地瞪了一眼克泰尔，这让他打了个冷战，这名士兵问他道：“公民，这件事与你有什么关系吗？”

克泰尔尽力让脸松弛下来，眼睛里不要流露出恐惧，他的声音缓慢而沉闷：“现在我得干更多的活儿了呀。”说着他绝望地望向流水线。

“那就好好干活儿吧。”

特莱拉大师和卫兵们带走了他们的俘虏。克泰尔则回到了他的工作中，盯着那些碎片，在把它们倒进长长的管道之前，再仔细检查一遍里面每一件东西吧……

两天后，克泰尔和他所在的班次被召集到了主洞窟，前去观看这个会计“间谍”被处决的过程。

当他在单调的日常工作中偶然遇见米拉尔·阿莱切姆时，克泰尔很好地掩饰住了他的惊讶。

克泰尔被前几天那个会计的遭遇吓到了，所以他又换了一份工作。他从未在连着的两天里使用过同一张身份证。他从一项工作转到另一项工作，忍受着一些好奇的目光，但伊克斯的工人知道最好不要

乱问问题。任何一个陌生人都可能是一个潜入劳工队伍里的变脸者，试图获得关于叛乱或破坏计划的情报。

他不得不等待时机，制订新的计划。他辗转于不同的食品站，在那里排着长队，等着吃那些分发给工人们的无味的食物。

特莱拉人利用他们的生物技术，从他们那些神秘的大罐子里制造出无法辨认出成分的食物。他们通过细胞分裂来种植蔬菜和根茎，这样植物只会产生可食用的不成形肿块。吃饭变成了一种过程，而不是一种愉快的行为，就像轮班期间的那些例行任务一样，成了一件苦差事。

克泰尔回忆起他与父亲，伊克斯驻凯坦星的大使，还有母亲，行会银行的重要代表，在大王宫度过的那些美好的时光。他们品尝着来自异域的美味佳肴，吃着最好的开胃菜和沙拉，痛饮最好的进口葡萄酒。这样的回忆现在似乎成了一种幻想。他甚至想不起那些食物的味道了。

他排在队伍的最后，这样就不必和其他饿极了的工人竞争。当服务员发给他食物时，他一下子注意到了米拉尔·阿莱切姆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以及她剪得凌乱的头发，当然还有那张窄小却迷人的脸。

他们的目光锁定在了一起，彼此都认出了对方，但两人都知道这时什么也不能说。克泰尔瞥了一眼他身后的座位区，米拉尔则举起了勺子：“工人，坐到那张桌子去。不要钱。”

克泰尔也不问为什么，坐到指定的位置就开始吃东西。他专注于他的食物，慢慢咀嚼，耐心地等她自己过来。

没过多久，领取食物的队伍都走光了，食物分发也结束了。最后，米拉尔端着自己的食物托盘走了过来。她坐下来，盯着她的碗，开始吃起来。虽然克泰尔并没有直视她，但他们很快开始含糊地交谈，嘴唇尽量保持不动。

米拉尔说：“我在这条食品分发线工作。我一直害怕换工种，因为这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我有很多身份证。”克泰尔说道。他从来没有告诉过她自己真正的名字，现在他也不打算告诉。

米拉尔说：“所有人都不见了，我们是唯一剩下的两个人了。”

“还会有其他人的。我还认识几个熟人。现在我一个人工作。”

“那样不会有什么作为的。”

“如果我死了，更不会有什么作为了。”当她吃着食物没作答时，他继续说道，“我已经一个人战斗十二年了。”

“十二年你也没什么太大成就啊。”

“永远都不够大，除非特莱拉人消失，伊克斯回到我们人民的手里。”他紧闭着双唇，担心自己说得太激烈了。于是他又从碗里慢慢地舀了两大口吞下去，“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你搜集那些科技产品做什么。你有什么计划吗？”

米拉尔瞥了他一眼，很快把目光移开了：“我正在造一个探测装置。我要弄清楚特莱拉人在他们严密把守的研究馆里做些什么。”

“那里可以屏蔽扫描仪，”克泰尔咕哝道，“我已经试过了。”

“这就是我为什么需要一个新设备。我认为……我认为那里正在进行的实验是他们侵略伊克斯真正的意图所在。”

克泰尔吓了一跳：“你是什么意思？”

“你有没有注意到，特莱拉人的实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些非常黑暗和恶心的事情正在发生。”

克泰尔把勺子送到嘴边，但又停了下来，他看了看她，又低头看了一眼面前那几乎空了的碗。如果他想在不引起别人注意的情况下结束这次谈话，他就得慢慢地吃。

“我们的女人一直在消失，”米拉尔的声音里饱含着愤怒，“都是年轻女性，生育能力强，身体健康。我眼睁睁看着她们的名字从工作名单上消失了。”

克泰尔在同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还不够长，所以压根没有注意到这样的细节。他强吞下一口食物，问道：“特莱拉人绑架她们是为了建一个后宫吗？但是他们为什么会接纳所谓‘不洁’的伊克斯女性呢？”

据说，从没有一个外人见过女性特莱拉人。他听说贝尼·特莱拉狂热地守护着他们的女人，保护她们免受帝国的污染和误导。也许特莱拉女人被藏起来是因为她们和特莱拉男人一样丑陋也说不定。

这些失踪的女性都是健康的、处于生育年龄的，这难道只是一个巧合吗？这样的女人会是最好的嫔妃……但是这些冷淡的特莱拉人似

乎不是那种会奢侈地沉迷于性乐趣的人。

米拉尔说：“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与那个被屏蔽起来的研究馆里发生的事情有关。”

克泰尔把勺子放了下来。他的碗里只剩下最后一口了：“我知道的是：这些入侵者来到我们这儿有一个可怕的目的，不仅仅是要占领我们的设施或征服这个世界。他们有另外一个目的。如果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占领了伊克斯，他们就不会拆除这么多工厂了。他们永远不会停止生产新设计的运航机、反应战斗机器人和其他产品，这些产品为维尔纽斯家族带来的只有财富。”

她点点头说：“我同意。他们打算在这儿干一些别的事情——而且他们是在屏蔽场和紧锁的大门后面进行的。也许我能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米拉尔吃完了饭，站了起来。“而如果我知道了，你也就知道了。”

她起身离开后，克泰尔数月以来第一次重见希望的曙光。至少他不是唯一与特莱拉战斗的人了。如果有另一个人参与了这场斗争，那么其他人肯定也会在世界各地展开小范围的抵抗运动。虽然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听到任何消息了。

他的希望在一点一点地破灭。他无法忍受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等待合适的机会。也许他的格局太小了。是的，他需要改变策略，向外界寻求帮助。他必须到外星球去，不管有什么风险。他需要寻找强大的盟友来帮助他推翻特莱拉人。

而他知道有一个人的赌注比他更大。

在任何特定的时刻，都有未知的事物围绕着我们。而那里就是我们应该去寻求知识的地方。

——拉奎拉·贝托—阿妮鲁尔大圣母，《对抗恐惧的演讲》

在皇宫华丽的戏班门廊前，阿妮鲁尔·科瑞诺夫人和沙达姆的宫廷代表团站在一起。每个人都穿着奢华艳丽的衣服，有些人看上去华而不实得有些可笑，大家都在等待着另一位贵人的到来。这本是每天的例行公事，但今天这位客人与众不同……

因为哈什米尔·芬伦伯爵一直都是个危险人物。

她眯起眼睛，凝视着凯坦星那永远完美无瑕的清晨阳光，看着训练有素的蜂鸟们在花朵上飞翔。在星球轨道上，时刻警惕的气象控制卫星控制冷暖气流的方向，以保持宫殿周围始终处于最佳气候。微风轻拂着她的脸颊，仿佛在温暖地轻吻着她，在这么一个完美的日子里这样的感觉真是太好了。

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除了芬伦伯爵的到来。虽然他娶了一个和他一样精明的贝尼·杰瑟里特姐妹做妻子，但芬伦还是让阿妮鲁尔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他的周围总是弥漫着令人不安的血腥味。作为魁萨茨圣母，阿妮鲁尔知道贝尼·杰瑟里特育种计划里的每一个细节，清楚这个人本身就曾在这个计划的一个分支中被培育成了一个潜在的魁萨茨·哈德拉克——但是他被发现有先天缺陷，陷入了某种生物学上的死胡同。

但芬伦无疑有异常敏锐的头脑和危险的野心。尽管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扮演所谓的皇家香料大臣，但他仍然控制着他儿时的朋友沙达姆。阿妮鲁尔痛恨他的这种影响力，即使已经成为了皇帝的妻子，她都没能达到他的境界。

随着一阵喧闹，一辆由两只金色哈蒙塞普狮子拉着的敞篷马车驶近了宫殿的大门。侍卫们挥手让伯爵进来，伴随着车轮和巨大的合金狮爪发出的杂乱响声，马车绕过了环形车道。侍从走上前去，打开了马车的珐琅门。阿妮鲁尔和她的随从们等在那里，像一座雕像似的微笑着。

芬伦走到门廊前的石板地。为了参加招待会，他今天特意打扮了一番，穿了件黑色长礼服，还戴了一顶高礼帽，腰间系着一条金红相间的腰带，佩戴了几枚花哨的徽章。因为皇帝喜欢这些华贵的装饰，所以伯爵也就跟着一起打扮上了。

他脱下帽子，鞠了一躬，然后抬起两只闪闪发光的大眼睛望着她，问候道：“阿妮鲁尔夫人，见到你真高兴，嗯-嗯-嗯？”

“芬伦伯爵，”她简单地鞠了一躬，露出愉快的微笑回应道，“欢迎回到凯坦星来。”

他没有再说什么，连礼貌的寒暄都没多说，只是把大礼帽戴回到他那畸形的脑袋上，从她身边走了过去，径直去觐见皇帝。她远远地跟在他后面，被宫廷里那些虚荣之辈簇拥着。

芬伦从来都是直接去见沙达姆，在阿妮鲁尔看来，沙达姆显然不在乎她不喜欢芬伦这个事实。他也没有问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芬伦并不知道自己在培育计划中的失败地位，也不知道自己曾浪费了多么大的潜力。

芬伦与他后来迎娶的玛戈·拉西诺－齐娅合伙为沙达姆安排了一场婚姻，让他娶了一名贝尼·杰瑟里特隐秘者——阿妮鲁尔夫人本人。那时，在老埃尔鲁德死后那段不平静的过渡期里，新皇帝确实需要一个微妙而强大的盟友。

但沙达姆愚蠢之处，是他甚至到现在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与格鲁曼的冲突只是整个帝国动荡不安的表现之一，还有对科瑞诺家族纪念碑那不断的挑衅、破坏和损毁行为。人民已经不再畏惧他，甚至不再尊重他了。

令阿妮鲁尔感到不安的是，皇帝认为他已经不再需要贝尼·杰瑟里特的影响力了，他现在很少去请教那位年老的真言师[51]，洛比亚圣母了。他对阿妮鲁尔也更加恼火，因为她服从了姐妹会的秘密命令，没有给他生儿子。

帝国起起落落，阿妮鲁尔心想，但贝尼·杰瑟里特却一直都在。

她跟着芬伦，看着他迈着矫健的步伐朝自己丈夫的觐见厅走去。沙达姆和芬伦都不清楚，正是那些细微之处和幕后行动把帝国黏合在了一起。在历史的舞台上，贝尼·杰瑟里特才是最终的胜利者，而那些闪耀和隆重的仪式则并不重要。与魁萨茨圣母阿妮鲁尔相比，帕迪沙皇帝和哈什米尔·芬伦都是普通的菜鸟——而且他们甚至一点都不自知。

她在内心深处暗自发笑，和其他记忆里拥挤的姐妹们一起分享她的快乐，这些一直与她相伴的伙伴来自几千年来的过往人生。这一长达千年的育种计划最终将迎来一个具有非凡能力的雄性贝尼·杰瑟里特的诞生。就在两代人之后……如果一切计划都能转化为胜利果实的话。

在这里，阿妮鲁尔伪装成了皇帝忠实的妻子，操纵着所有的关系，控制着所有的行动。阿妮鲁尔也在指挥着瓦拉赫九号星上的莫希阿姆，她正和她的女儿，也就是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的秘密女儿杰西卡一起工作。阿妮鲁尔的姐妹们则忙着制订一个计划，打算把杰西卡和厄崔迪家族联系起来……

在她的身前，芬伦自信地迈着大步，他比任何人都熟悉这座城市一般大小的皇宫，甚至比沙达姆皇帝本人还要熟悉。他穿过镶嵌着宝石的华丽门廊，走进了皇家的会客室。偌大的房间里收藏着世界上无价的艺术珍品，但这些东西他以前都见过。他都没有回头看，就把帽子扔给了一名男仆，大步走过光亮的石料地板，朝金狮宝座走去。而那会是一段很长的路。

阿妮鲁尔在一根巨大的石柱旁徘徊。朝臣们忙着自吹自擂，扮演自己的角色。然后她绕开那些无价的雕像朝一个拢音效果好的凹室走去，她经常会站在那里，聆听四面八方。

半透明的蓝绿色金狮宝座上坐着帕帝沙皇帝沙达姆四世，他是科瑞诺家族出的第八十一位皇帝。他穿着层层的军服，徽章和绶带叮当作响。他就要被这些地位的象征压垮了，几乎动弹不得。

他那位干瘪的真言师洛比亚，正站在水晶宝座一侧的凹室里。洛比亚是沙达姆那三足鼎立的顾问团队中的第三条腿，其他人包括趾高气扬的宫廷内侍里东多以及哈什米尔·芬伦（不过，由于对伯爵的放逐已广为人知，所以皇帝很少在公开场合征求他的意见）。

沙达姆没有注意到他的妻子。驻扎在宫殿里的十五个贝尼·杰瑟里特姐妹像影子一样在各个房间里无声地移动……若隐若现。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这些姐妹对沙达姆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在他和阿妮鲁尔结婚之后。一些人充当了侍女，另一些人则照顾起了伊勒琅、查丽丝和文丝西亚三位公主，并将在某一天成为她们的导师。

那位雪貂模样的皇家香料观察员沿着红地毯组成的河流蹦跳而下，然后登上了高台那又宽又浅的台阶，来到宝座之下。沙达姆坐在高处向前倾着身子，芬伦停了下来，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抬起头，抿嘴微笑起来。

就连阿妮鲁尔也不知道伯爵为什么会从厄拉科斯匆忙赶到这里来。

但是皇帝看起来并不高兴："作为我的仆人，哈什米尔，我希望你能做到随时把你职责之内的情报禀告给我。而你最近的报告并不完整。"

"嗯-嗯-啊，如果陛下觉得我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东西，那么我向您道歉。"芬伦马上答道，但脑子里却开始飞快地思考着各种可能性，试图猜测沙达姆愤怒的原因，"我不想用那些最好由我自己来处理的琐事来麻烦您。"他的眼睛左顾右盼，心里不住地盘算着，"呃—啊，陛下，有什么事困扰着您吗？"

“我得到消息说，由于游击队的破坏，哈克南家族在厄拉科斯的人员和装备损失严重。香料生产又开始下降了，我每天都被宇航公会那无穷无尽的抱怨包围着。这里面有多少事情是真的？”

“嗯-嗯-啊，我的皇帝，哈克南人有些太爱发牢骚了。也许这只是一个他们在公开市场上提高香料价格的策略，或者是为了证明他们要求降低帝国关税是合理的？男爵本人是怎么解释的？”

“我不能问他，”沙达姆说，开始设局，“刚刚通过运航机送给我的报告说，男爵已经带着全副武装的护航舰前往瓦拉赫九号星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芬伦警觉地扬起眉毛，揉了揉自己的长鼻子，问道：“他冲着贝尼·杰瑟里特圣母学校去了？我，嗯-嗯，说实话，还真不知道这件事。男爵似乎不是那种愿意跟姐妹会打交道的人。”

阿妮鲁尔同样吓了一跳，不禁向前倾，靠近听筒。为什么哈克南男爵会去瓦拉赫九号星呢？当然不是为了找顾问，因为在姐妹会强迫他为育种计划提供了一个健康的女儿之后，他就毫不掩饰自己对姐妹会的厌恶之情了。还有他为什么要带军舰去呢？她努力让自己急速跳动的脉搏平静下来。这听起来可不太好。

皇帝哼了一声：“你不怎么善于观察，是吧，哈什米尔？还有为什么我在阿桑特那座最昂贵的雕像会被离奇地损毁？这事儿就发生在你的后院。”

芬伦眨眨他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说道：“陛下，我不知道阿桑特有任何破坏公物的行为。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有人擅自在我的官方雕像身上安了个生理结构还算正常的生殖器——但因为犯罪者把器官做得太小了，所以直到最近才有人看到它。”

芬伦差点没有笑出声来：“陛下，这可真是太不幸了。”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的，更何况还有其他的侮辱和冒犯。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很多年了。到底谁干的？”

沙达姆硬生生地从宝座上站了起来，一只手拂过制服的前襟，把勋章和徽章弄得叮当作响：“到我的私人房间来，哈什米尔。我们必须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

当他以傲慢的帝王姿态昂首挺胸时，芬伦的反应可以说是太流畅了。阿妮鲁尔这才意识到，虽然沙达姆所说的那些羞辱是真事，但这次讨论只是一个计谋，目的是为了把伯爵带到这里来，研究另外的一些事，一些他们不会在别人面前讨论的事情。

当男人试图保守秘密时，他们是如此地笨拙。

虽然她对这些秘密很感兴趣，但阿妮鲁尔对男爵在瓦拉赫九号星的意图更为关心，也更为担心。她和真言师洛比亚隔着帝国宝座，用谨慎的手势交流起来。

马上就会有消息送到圣母学校去。狡猾的老哈里什卡将会有充足的时间来策划一个适当的应对措施。

思维，以及思想交流的方式，会不可避免地创造出一个充满幻想的系统。

——禅逊尼教义

神情傲慢的女巫克丽丝琴引导哈克南男爵穿过迷宫般的阴暗通道，他的手杖在冰冷的石板上敲出咔哒咔哒的响声。在身后六个卫兵的保护下，他蹒跚着向前走着，试图跟上女巫的步伐。

“你们的大圣母别无选择，只能听我的，”男爵用刺耳的声音说道，“如果我得不到治疗方法，皇帝就会知道姐妹会的罪行！”克丽丝琴并不理睬他，只是甩了甩她那栗色的短发，连头也没回。

在瓦拉赫九号星这个潮湿的夜晚里，只有冷风不时打破外面的寂静。黄色的球形灯照亮了学校建筑群的走廊。一眼望去看不到任何一名圣母，只有斑驳的人影在晃动。男爵觉得他好像走进了一座坟墓一般——而如果他向兰兹拉德立法会提起诉讼的话，这里肯定会变成一座坟墓的。打破大联合协定是女巫们能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他的手里无疑有一副好牌。

在若明若暗的球形灯光照耀下，克丽丝琴大踏步向前走，似乎从男爵视野中消失了。年轻的女巫回头看了一眼，但没有等他。一名卫兵试图上去搀扶男爵，但男爵推开了他的胳膊，自己勉力继续走。他的脊背一阵阵颤抖，好像有人在他耳边低声诅咒了他似的。

贝尼·杰瑟里特掌握着隐藏的战斗技巧，而在她们的巢穴里肯定有一大群姐妹们埋伏着。所以说如果大圣母不在乎他的指控呢？如果

那老巫婆认为他是在虚张声势呢？即使是他的家族卫兵也不可能阻止女巫们在她们自己的巢穴里杀死他，如果她们选择出手的话。

但是男爵知道她们不敢得罪他。

所以女巫们都藏在哪儿了呢？想到这里他笑了起来。她们一定是怕我了。

男爵怒气冲冲重新审视了一遍自己将要提出的要求，只要三个简单的让步，他就不会在兰兹拉德上正式提出起诉：治愈他的疾病，将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完整地交给他，并准备好接受彻底的羞辱……还有把那两个让他被迫当父亲的女儿还给他。这是因为男爵对自己的后代在女巫们的计划里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很是好奇，当然他认为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也是可以放弃这个要求的。毕竟他并不是真的想要那两个孩子，不过这也给了他一定的谈判空间。

克丽丝琴走在最前面，卫兵们则跟在他身后踌躇不前，配合着男爵痛苦而沉重的步伐。她拐了个弯，变成了他身前的一道阴影。闪烁的球形灯光似乎太黄了，产生的静电也太多了。这都开始让他感到阵阵头疼，视线愈发模糊起来。

当男爵一行人也转过拐角时，他们面前只有一个空荡荡的大厅。克丽丝琴踪迹不见。

冰冷的石墙回响着哈克南护卫队那不安的喘息声。一阵阴风陡起，像是濒死之人的最后气息，吹进了男爵的衣服里。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似乎听到某种微弱的耳语，又像是啮齿动物奔跑的脚步声，但眼前却什么也没有。

“快去前面给我看看！”他用胳膊肘狠推了一下身旁的队长，“她到哪儿去了？”

其中一名士兵端起激光步枪，一路沿着闪烁的球形灯光的走廊向前跑去。过了一会儿，他的声音传来回来：“这里什么也没有，男爵大人。”只是他的声音里似乎有着一种怪异、空洞的感觉，好像这个地方能从空气中吸收声音和光线似的。“到处都没人。”

男爵等待着，提高了警惕。冷汗顺着他的后背淌了下来，他眯起那双蜘蛛般的黑眼睛，与其说是害怕，不如说是惊愕。“检查附近所有的通道和房间，然后向我报告。”男爵朝走廊前面看了看，不打算再深入陷阱一步了，“还有，不要吓得给我互相开枪。”

他的人从他的视线中消失了，很快他就听不到他们的叫喊声和脚步声。这个地方冷得就像一座该死的陵墓。他一瘸一拐地走进一间凹室，背靠着墙静静地站着，准备好保护自己。他取出一支个人用的箭弹手枪，检查了一下那带毒的箭头……然后屏住了呼吸。

一盏球形灯开始在他头顶上闪烁起来，然后逐渐变得黯淡。令人昏昏欲睡。

随着一阵跑步声，他的一个手下回来了，气喘吁吁地说道：“请您跟我来，男爵大人。您得看看这个。”

很明显这个卫兵十分不安，他带着男爵下了一小段楼梯，经过了一个图书馆，那里还在放胶片书，耳语般地嗡嗡响，但没有任何观众。几分钟前还坐有人的椅子上留着凹痕。似乎所有人就这么凭空消

失了，甚至都懒得关掉胶片书。低沉的喇叭里传来仿佛渐渐消失的鬼魂般的声音。

士兵们保护男爵一瘸一拐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又从一座建筑走到另一座建筑，他变得越来越沮丧。他们没能找到任何人，即使他的人使用原始的生命追踪扫描仪也不行。女巫们到底在哪里呢？在地下墓穴里吗？还有那个克丽丝琴究竟到哪儿去了？

男爵气得满脸通红。如果连大圣母的人都找不到，又怎么能向她提出自己的要求呢？哈里什卡这么做是想拖延时间吗？她避免和自己发生正面冲突，让他的复仇之路自行短路了。但她以为自己会这么一走了之吗？

他讨厌这种无助感。男爵挥舞手杖，砸碎了离他最近的一个图书馆阅读器，然后四处乱挥手杖，把他能找到的东西都打碎了。卫兵们则开始兴高采烈地踢翻桌子，推倒书架，把那些沉重的书籍扔出玻璃窗。

最终是一无所获。“行了。”男爵最后说道，然后领着众人沿着走廊继续向前走去。

不一会儿，他来到了在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门上的金字标明这里是大圣母的工作室。漆黑、光亮的桌子上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文件和记录。它的椅子向后倾斜着，好像被人突然向后推了一下似的。一个瓷盘上的熏香还在燃烧，散发出淡淡的丁香味。他一把将盘子打翻在地，芳香的烟灰被弄得到处都是。

可恶的巫婆。男爵气得直发抖。他只得带着手下从房间里退了出来。

他们再次来到了户外，发现已经迷失了方向，被不安、陌生的迷失感包裹着。他和他的卫兵们无法就返回穿梭机的路线达成一致。男爵只得大步穿过一个室外公园，进入一座大型灰泥木材建筑旁的走廊里，那里至少还点着灯。

在宏伟的餐厅里，长长的厚木板桌上是数百份热气腾腾的饭菜，长凳也整齐地摆放着。但房间里没有其他人。根本就是空无一人。

其中一名士兵伸出手指捅了捅一碗炖肉里的一大块肉。“别碰那个。”男爵叫道，“可能有皮下毒素。”而这正是女巫们的手段。卫兵退缩了。

卫队长用那双苍白的眼睛扫视着四周，他的制服已经被汗水浸透了：“她们几分钟前一定还在这里。到现在还能闻到食物的味道。”

男爵一边咒骂，一边在桌子上挥舞他的虫头手杖，把盘子、杯子和食物都打翻在地。噼里啪啦的声音在大厅的墙壁和天花板上回荡着，但就是没有别的声音。

他的手下用探测设备检查地板、墙壁和天花板，四处扫视，但什么都没找到。

“检查那些生命追踪器的校准。女巫就在这里的某个地方，该死的！”

男爵看着他的人手忙脚乱，气得直冒火。他的皮肤刺痒起来。忽然他觉得自己听到了一阵微弱的、压抑的笑声，但很快便消失在萦绕着的寂静里了。

“您要我们把这地方烧了吗，男爵？”队长急切地盼望能在这地方点一场大火。

在他的脑海中，整座圣母学校开始熊熊燃烧起来，那些令人费解的智慧、历史和育种记录都在地狱之火中化作一堆灰烬。也许那些穿着黑衣的女巫会被大火困在她们躲藏的避难洞里，被活活地烧焦。这场面一定值得一看。

但他最终还是摇了摇头，对自己被迫说出的回答恼怒不已。毕竟只有在女巫们给了他急需的治疗方法后，哈克南男爵才敢攻击贝尼·杰瑟里特。

而在这之后……他将会弥补这些被浪费了的时间。

这世上本没有现实——只有被强加在一切之上的我们的秩序。

——贝尼·杰瑟里特基础宣言

对杰西卡来说，这就像一个孩子的游戏……只不过这是一次非常严肃的游戏。

几百个姐妹们挤在大餐厅里，像蝙蝠一样发出沙沙声，都在开心地看着男爵的滑稽动作，她们躲着他，好像在玩隐形捉迷藏游戏。她们中有的蜷缩在桌子下面，杰西卡和莫希阿姆则紧靠着墙。所有的女人都采用了安静呼吸模式，专注于制造幻觉。没有人说话。

她们其实就在眼前，但昏头昏脑的哈克南人既看不见她们，也感觉不到她们。男爵只能看到贝尼·杰瑟里特想让他看到的东西。

主餐桌上站着的是那位皮肤黝黑的、上了年纪的大圣母，此时她像一个恶作剧成功的女学生一样在嬉笑。哈里什卡把她纤细的胳膊交叉在胸前，眼看着找她的人越来越沮丧，情绪也越来越激动。

一名士兵从杰西卡面前几厘米处走了过去，手里挥舞着一个生命追踪器，几乎打中了她的脸。但是士兵看到的只是些错误的读数。当士兵从杰西卡身边经过时，扫描仪刻度盘上的数据其实已经开始闪烁了，但对他来说，刻度盘上什么也没有显示。设备不会轻易被愚弄的……但是人不一样。

生活就是一种幻觉，要根据我们的需要来调整，她在心里说道，这是从她的老师莫希阿姆那里学到的。每个侍从姐妹都知道如何欺骗

人的眼睛，那是人类最脆弱的感官。姐妹们用小到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交流着，同时尽可能避免做出哪怕最轻微的动作来。

大圣母看到这位耀武扬威的男爵要找过来了，便把姐妹们召集到大餐厅里。“哈克南男爵相信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她用嘶哑的声音说道，“他想要恐吓我们，但我们必须消除他的力量，让他感到无能为力。”

“我们这也是在为自己争取时间来好好考虑这个问题……同时也能让男爵有时间自己犯错误。而哈克南人没耐心可是出了名的。”

在房间的另一边，笨拙的男爵几乎就要碰到克丽丝琴姐妹了，但被她顺滑地闪避开了。

“那边他妈的是怎么回事？”男爵突然转过身来，似乎感觉到了空气的流动，还有短暂出现的一丝布料的气味。“我听到沙沙声了，好像是一件长袍。”卫兵连忙端起武器，但仍旧没有看到目标。那个身材魁梧的男人不禁打了个寒战。

杰西卡和她的老师交换了一个微笑。圣母那双平日里无神的眼睛现在充满了兴奋。大圣母坐在高高的主座位上，像一只猛禽似的俯视着面前这几个惊慌失措的人。

为了集体催眠男爵和他的随从们，克丽丝琴姐妹必须允许他们看见她自己，这样她就可以引导他们进入这张蜘蛛网。但随着其余姐妹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这些软弱的受害者身上，她这位向导便逐渐淡出了他们的视线。

男爵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脸上带着一种狂怒的表情。杰西卡其实有机会绊他一跤，但她还是没有选择这样做。

莫希阿姆走到了他的身边，呢喃了几句微弱而可怕的警告：“你应当恐惧，男爵。”莫希阿姆的声音十分低沉，只有她异常鄙视的这个胖男人能听到，几乎是一种听不清的喃喃话语，她把那篇《迎恐祷文》变成了另一段完全不同的文字：

“你应恐惧。因为恐惧扼杀心智。恐惧是带来彻底毁灭的小死神，”她绕过他，对着他的后脑勺继续呢喃道，“而你却不能直面你的恐惧。它会进入你的身体，然后感染你。”

他用手四下拍打，好像要赶走一只讨厌的昆虫。男爵的表情看起来非常不安。“当我们看向恐惧临过你的轨迹时，你将一无所有。”莫希阿姆轻柔地离他而去，“唯有姐妹会留存。”

男爵突然停下了脚步，脸色苍白，双颊抽搐。他的黑眼睛向左边瞥了一眼，几秒钟前莫希阿姆就站在那里。他猛地朝那个方向挥舞手杖，结果因为用力太猛，以至于一下子失去了平衡，摔倒在了地板上。

“把我从这儿弄出去！”他向卫兵们吼道。

两名士兵冲过去把他搀扶起来。队长带着众人走到大门，来到过道上，其余的卫兵则继续寻找着目标，手中激光步枪的枪口前后摇摆着。

来到大门口后，男爵犹豫了一下：“该死的女巫。”他看了看四周，问道，“哪条道能回去？”

“向右，男爵阁下。”队长声音坚定地答道。其实他并不清楚回去的路，克丽丝琴此时正在他身边悄无声息地出没，在他的耳边低声指着路。而当他们回到穿梭机时，他们会发现飞机已经启动了自动驾驶系统，随时准备带男爵穿越星球上复杂的防御系统回到轨道上的护航舰上去。

失败，沮丧，无助。男爵很不习惯这些情感。“她们是不敢伤害我的。”他低声叨咕着。

附近的几个姐妹不禁窃笑起来。

当最终这帮哈克南人夹着尾巴像狗一样跑掉时，大餐厅里传来了阵阵幽灵般的笑声。

无所作为常被误认为和平。

——埃尔鲁德·科瑞诺九世皇帝

隆博的新妃子特希雅心情愉快地陪着他在卡拉丹城堡庭院里转了一大圈。令她感到有趣的是，这位被流放的王子看上去更像一个兴奋而笨拙的孩子，而不像一个变节家族的继承人。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云朵仿佛镶上了花边，在高高的天上飘动不停。

“我的王子，当你如此奉承我时，我是很难了解你的。”他们一起沿着山坡上阶梯般的小径向前走着。

隆博显然觉得自己配不上她：“嗯，那你可以先试着管我叫隆博。”

她扬起了眉毛，乌黑的眼睛闪闪发着光：“我想这是个开始呢。”

他们继续走着，隆博的脸涨得通红。“我想我一定是被你迷住了，特希雅。”说着他从草坡上的花丛里摘了一朵雏菊，递给了她，“既然我是一名伟大伯爵之子，我想我不会被允许这样做的，是吗？”

特希雅接受了他献上的鲜花，害羞地将花举到她那张平凡却聪慧的面庞前转动起来。她从花瓣缝隙间偷看他，她的表情开始变得温情而宽容：“我想，流亡生活还是有一些好处的。那就是没人会注意到你被谁迷住了。”

然后她严厉地用手指着他说：“不过，如果你能做点什么来洗刷你家族耻辱的话，我就会更尊敬你了。你当一个乐观主义者已经很多年了，没有取得任何成就，不是吗？你相信一切都会有好的结果，觉得除了坐在这里抱怨却什么也做不了，对吗？而空谈是不能代替行动的。”

隆博对她的这番指责感到十分惊讶，连忙结结巴巴地回答：“但我已经，呃，要求皮尔鲁大使递交了一份又一份的请愿书啊。而我那些被压迫的人民会不会试图推翻侵略者，然后迎接我回去？我确实希望能杀回去，恢复我的家族……随时都可以。”

“如果你安全地躲在这里，等着你的人民为你干脏活儿，那么你就不配统治那样的人民。难道你从雷托·厄崔迪那儿什么也没学到吗？”特希雅把手放在自己纤细的臀部上，“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伯爵，隆博，你必须学会有激情。还有就是更好的情报信息。”

他显然对这些话感到很不舒服，她话中的真情确实戳痛了他，却让他不知所措：“怎么干呢，特希雅？我没有军队。沙达姆皇帝拒绝干预……还有兰兹拉德联合会也是。只有当我的家人变节时，我才得到了有限的赦免。我还能做什么？”

她下定了决心，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肘，快步向前走去：“如果你允许的话，也许我可以提些建议。她们在瓦拉赫九号星上教了我们许多科目，包括政治、心理学、策略引导……别忘了我是一个贝尼·杰瑟里特，不是一个上菜的丫鬟。我很聪明，受过良好的教育，我能看到许多你看不到的东西。”

隆博和她一起跌跌撞撞地走着，试图让心态恢复平衡。他起了疑心，问道：“这是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唆使你干的吗？你被派来做我的妃子，就是为了帮我把伊克斯弄回来吗？”

“不，我的王子。我不想骗你，是，贝尼·杰瑟里特确实希望维尔纽斯家族能够重新掌权。毕竟贝尼·特莱拉要难对付得多……他们有些令人迷惑不解。”特希雅边说边用手指拨弄她那一头剪得很短的棕色头发，这让它看上去像王子那永远缠在一起的乱发一样凌乱，“但就我个人而言，我宁愿做伊克斯那座传说中的大王宫里一位伟大伯爵的妃子，也不愿做一位流亡王子的妾，况且这位王子还要靠一位慷慨的公爵的恩典过日子。”

隆博使劲咽了口唾沫，又摘下一朵雏菊，自己闻了一闻，说道：“我也不想做这种人的，特希雅。”

雷托从城堡的阳台上往下看着，隆博和特希雅手拉着手穿过一片在海风中摇曳的野花丛。雷托心里感到一种沉重的疼痛，对他的朋友产生了一丝温暖的嫉妒，伊克斯的王子似乎有些飘飘然，几乎就要把他那早已陷落的家乡全都抛之脑后了。

这时他闻到了身后凯莉娅的香水味，那是一种甜蜜的花香，能让人想起风信子和铃兰，但他没有听到她走近的声音。他回头看着她，不知道她在那儿站了多久，看着他在一直俯视这对形影不离的恋人。

“她对他很好，”凯莉娅说，“在此之前，我从来就不怎么喜欢这些贝尼·杰瑟里特女巫，但特希雅是个例外。”

雷托咯咯地笑了：“他似乎确实很喜欢她。这是姐妹会诱惑训练成功了的证明啊。”

凯莉娅抬起头来，她的头发上戴着一个镶满珠宝的梳子，还特别小心地涂上了最讨喜的妆容。他一直觉得她很美，但这一刻的她似乎……更加光彩夺目。

“要让我兄弟开心，不仅仅是练习决斗、游行和钓鱼……或是任何男人的事儿。”凯莉娅和雷托走到阳光明媚的阳台上，雷托不安地意识到他们是多么的孤独。

凯莉娅·维尔纽斯以前在伊克斯是一个势力强大家族的女儿，当时她似乎是雷托的完美配偶。如果时间允许，在正常情况下，老保卢斯公爵和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伯爵很可能会安排一段婚姻。

但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了……

他不可能和一个来自变节家庭的年轻女子纠缠在一起，理论上，如果她试图参与帝国政治，就会被判处死刑。而作为一个贵族的女儿，凯莉娅也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普通的情人，就像某个来自卡拉丹城堡下村庄的女孩那样。

但他无法否认自己的感情。

公爵难道没有权利随心所欲地娶妾吗？对凯莉娅来说，这也没有什么可羞愧的，毕竟她的前途渺茫。

“好吧，雷托——你还在等什么？”她走近他，她一侧的胸部轻擦过雷托的胳膊。她的香水中含有的信息素使他头晕目眩，“你是公爵。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凯莉娅说出了最后一个字。

“你凭什么认为我有什么……想要的？”在他自己的耳朵里，他的声音听起来出奇的空洞。

她扬起眉毛，对他忸怩地笑了笑：“你现在肯定已经习惯做出艰难的决定了吧？”

他犹豫了一下，身子愈发冰冷起来。说实在的，他心想，我还在等什么呢？

两人几乎同时动起来，他热烈地把她一把搂进怀里，长长地舒了口气，感到如释重负，且激情澎湃。

雷托从小就记得，他曾看着父亲在卡拉丹城堡的庭院里度过了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聆听人们的请愿、关心和祝愿。那个胡子拉碴、大熊一般的老保卢斯称之为“做公爵的事”。而雷托继承了这个传统。

一行人艰难地沿着陡峭的道路，来到敞开的大门前，参加一个古老的公爵解决争端的仪式。尽管所有的大城市都有有效的法律制度，但雷托这样做是为了能有机会接触到他的人民。他喜欢亲自回应他们

的抱怨和建议。他发现它们比任何数量的调查、民意调查和所谓专家的报告都要好。

他坐在清晨温暖的阳光下，看着队伍一个接一个地向前移动着。有一位老妇人，她的丈夫在暴风雨中出海后再也没有回来，她请求宣告丈夫的死亡，然后请求获得雷托的祝福和特许，让她嫁给她丈夫的兄弟。年轻的公爵告诉她这两件事要等一个月后才能批准。

还有一个十岁的男孩想给雷托看一只他从小养大的海鹰。那只大红冠鸟松开原先抓住的男孩戴着皮手铐的手腕，飞到了院子里的露天广场上，盘旋着（这让筑巢在屋檐上的麻雀们惊恐万分），而当男孩一吹口哨，它就自己飞回来了……

在家里，雷托喜欢专注于处理臣民的个人事务上，这样他才能真正看到他的决定对他人民的生活是多么的重要。这是个庞大的帝国，本应跨越“一百万个世界”，但这概念似乎太过抽象，庞大得有些无足轻重了。尽管如此，其他世界里的那些血腥冲突——比如埃卡兹和格鲁曼之间的冲突，或者厄崔迪家族和哈克南家族之间由来已久的仇恨——仍能以某种方式影响着他自己的人民，就像他现在看到的这样。

雷托早就有了结婚的资格——事实上非常有资格——而其他兰兹拉德家族的成员都想与厄崔迪家族联姻，从而血脉交织。是阿曼德·埃卡兹的某个女儿呢，还是选择别的会给他更好条件的家族呢？他必须玩他父亲教他的政治游戏了。

多年来，他一直倾心于凯莉娅·维尔纽斯，但她的家族已经衰败，她的家人也成了叛徒。厄崔迪家族公爵决不能娶这样的女人。这

将是一场政治自杀。然而，这并没有减低一分凯莉娅的美丽，或是他对她的感情。

沉迷于特希雅的隆博则建议雷托娶凯莉娅做他的公爵侍妾。对凯莉娅来说，能被一位公爵选中作情人当然没有什么可羞耻的。事实上，这将稳固她在卡拉丹那不稳定的地位，她是凭着临时大赦留在这里的，没有任何保障……

接着，一个斜眼的秃顶男人打开了一个发臭的篮子。两名卫兵马上走了过去，但当他拿出一条肯定已经死了好几天的潮乎乎、散发着臭味的鱼时，他们又退回去了。苍蝇在死鱼周围嗡嗡作响着。雷托皱起了眉头，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侮辱。渔夫突然意识到自己给别人的印象，脸一下子白了："哦，不，不，俺的公爵大人！这不是贡品。不——你们看哈。这条鱼有疮。俺在南海捕到的鱼都生了疮。"的确，鱼的肚子很粗糙，像是得了麻风。"俺们捕鱼的都快饿死了，而且臭气熏天的。到底是咋回事呀，我想您应该知道的。"

雷托看了看杜菲·哈瓦特，指示这位老战士使用他的门泰特技能："是浮游生物泛滥吗，杜菲？"

哈瓦特皱起眉头，脑子转个不停，然后点了点头。"这些浮游生物可能先污染了海藻，它们现在应该已经腐烂了。然后再在鱼里传播疾病。"

雷托看了看正急忙把篮子盖好、背在背后、免得把公爵的椅子也染上鱼腥味的渔夫，说道："先生，谢谢你让我们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去烧掉那些死去的海藻，也许还会往水中添加一些营养物质，这样就能恢复浮游生物和藻类的适当平衡了。"

“不好意思，这臭味儿，公爵大人。”渔夫坐立不安起来。雷托的一个卫兵上前拿起篮子，隔着老远把它提到大门外，海风可以吹散它的气味。

“如果没有你，我可能几个星期都不会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们对你表示感谢。”尽管卡拉丹拥有优秀的卫星和气象站，但雷托经常可以通过人民而不是这些机制更准确、更迅速地获取信息。

下一个女人想把自己宝贵的鸡献给他。然后是两个人为了庞迪稻田的边界起了争端，并因为某个被洪水毁掉的果园的估值而讨价还价。一位老太太要送给雷托一件她亲手编织的厚毛衣。而接下来是一位骄傲的父亲想让雷托摸摸他刚出生的女儿的额头……

做公爵的事。

特希雅在城堡住所外她与隆博共享的休息区域偷听，雷托正和王子在那里讨论着帝国政治：科瑞诺纪念碑遭到的那些尴尬的破坏，哈克南男爵健康状况的持续恶化，埃卡兹和莫里塔尼之间那不愉快的冲突升级（即使有萨多卡维和部队在看着格鲁曼人），以及雷托不断努力让自己的外交使团介入的原因。

他们的谈话最终转到了维尔纽斯家的悲剧上，以及自从伊克斯陷落以来究竟过了多长时间了。对此表达不满已成为隆博的口头语了，尽管他从未找到勇气采取下一步，从而收回他那与生俱来的权利。由

于在卡拉丹很是安逸，所以他放弃了复仇的希望……或者至少把它推迟到了一个未定的日子。

而现在，特希雅已经受够了。

当她还在圣母学校读书的时候，她读过大量维尔纽斯家族的资料。她的历史知识和科技政治学是她和隆博的共同兴趣。即使她知道姐妹会永远计中有计，但她还是觉得自己是为了隆博而存在的——因此她有义务敦促他采取行动。她不愿再见到他这么……卡着了。

她穿了一件黑黄相间的长裙，在男人们之间的桌子上放了一个银托盘，托盘上摆着一壶黑啤酒。她大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这让他们很吃惊："我已经答应过帮助你了，隆博。除非你打算对你家族遭受的不公正做些什么，否则下一个十年里我不想听你的抱怨了。"特希雅骄傲地扬起下巴，转过身来，"就我个人而言，我不想听。"

雷托看到了她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惊奇地看着她离开房间，只留下衣服发出的轻微沙沙声。"好吧，隆博，我原以为你这位贝尼·杰瑟里特会更为……谨慎。她总是这么直率吗？"

隆博看上去也惊呆了。他拿起啤酒，灌下去一大口，说道："在短短的几个星期里，特希雅是怎么搞清楚我到底需要听什么的呢？"他的眼睛里燃烧着一团火，仿佛这个侍妾只不过是点燃他心里堆积良久的火绒的一束火花。"也许这些年来你对我太好了，雷托。让我太过安逸，弄得我父亲至今东躲西藏，我的百姓也一直当着奴隶。"他眨了眨眼睛，"光靠自己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不是吗？"

雷托盯着他看了很长时间。"不，我的朋友。不，不会。"

隆博不能要求雷托以自己的名义派出大量军队来，因为那样会引起厄崔迪家族和贝尼·特莱拉之间的公开战争。雷托已经冒了一切风险来阻止这一切的发生。现在，他只是一块没有目标的残骸碎片了。

王子的脸色因下定了决心而阴沉了下来："也许我应该做个大动作，回到我的故土，乘坐一艘正式的外交护航舰，带有完整卫队的那种——嗯，我想我可以租一艘——在伊克斯的入境港峡谷降落。我会公开收回我的名号，要求特莱拉放弃他们对我们星球的非法占领。"他怒喝道，"你觉得他们会怎么说？"

"别犯傻了，隆博。"雷托摇摇头，不知道他的朋友是否是认真的，"他们会把你抓起来，然后用你的身体做医学实验的。你会被切成一打碎片，扔进一打不同的培育罐里去。"

"地狱在下，雷托——我还能怎么办呐？"王子心烦意乱地站了起来，"抱歉失陪了，我需要想想。"说着他步履沉重地回到了他的私人卧房，关上了门。雷托盯着他的朋友看了很长一段时间，抿了一口酒，然后也回到他自己的私人书房，看着面前成堆等待他检查和签名的库存文件……

在楼上的阳台上，特希雅飞快地走下蜿蜒的楼梯，打开了卧室的门。在里面，她发现躺在床上的隆博正盯着墙上的一张他父母的肖像画。那幅画是渴望回到大王宫的凯莉娅自己画的。在这幅画中，多米尼克和珊多·维尔纽斯身穿华服，秃头伯爵穿着白色制服，衣领上装饰着紫铜相间的伊克斯螺旋形饰物，而珊多则穿着一件飘动的淡紫色丝质长袍。

特希雅按摩他的肩膀，说道：“我不该在公爵面前使您难堪。我很抱歉。”

他在她那深褐色的目光中看到了温柔和同情：“为什么要道歉？你说得对，特希雅，尽管我很难承认。也许我是该感到羞愧。我该为我的父母报仇。”

“为你所有的人民报仇——并解放他们，”她发出一声带着恼怒的叹息声，“隆博，我真正的王子，你想继续这么消极、挫败、贪图安逸下去……还是想要胜利？我想要帮你。”

隆博感到她那强壮得惊人的手熟练地在他那打结的肌肉上按摩，让它们逐渐放松下来并加热它们。她的触摸就像一种镇静剂，他禁不住想睡去了，以便忘掉烦恼。

他摇了摇头道：“我没有反抗就放弃了，是不是？”

妃子的手指从他的脊梁骨一直伸到他的腰背，把他唤醒了：“这并不意味着你失去反抗的机会了。”

凯莉娅·维尔纽斯疑惑不解地给她哥哥送来了一个发亮的黑色小包，对他说道：“这上面有我们家族的徽章，隆博。是卡拉市的信使刚刚送来的。”

他的妹妹有着一双绿色的眼睛，铜黑色的头发用琉璃贝壳梳在后面。她的脸庞风姿绰约，带着青春的柔美。她让隆博想起了他们的母亲珊多，而珊多曾经是埃尔鲁德皇帝的妃子。

王子迷惑不解地盯着包裹上的螺旋图案，但看不见其他的标记。穿着普通舒适衣服的特希雅走到了隆博身后，这时他正用一把小渔刀切开包裹。他皱起眉头，拿出一张利读联晶纸，上面画着线、三角形和点。然后他屏住了呼吸。

“它看起来像一个暗号，一个用几何密码写的伊克斯战斗密码。”

凯莉娅噘起嘴唇：“父亲教给了我复杂的生意经，却很少教我军事知识。我觉得我看不懂它们。”

“你能解码吗，我的王子？”特希雅问道，她的声音使隆博不禁怀疑起来，他这位贝尼·杰瑟里特妃子是否也有特殊的解码技巧。

他挠了挠自己乱蓬蓬的金发，然后伸手去拿笔记本：“呃，让我想想啊。我的导师过去常常把这些密码灌输给我，但我已经有好多年不去想它们了。”隆博盘腿坐在地板上，然后开始按照他已经记住的乱序书写着加拉赫字母表。他画了一些线，更仔细地重新画了一遍。随着过去的记忆重现，他紧紧盯着那张纸，脉搏都加快了。毫无疑问，这封信件是懂得密码的自己人写的。但这人到底是谁呢？

接着，隆博拿起一把尺子，仔细地量了量，做了一张新的格子纸。在顶部，他写了一个混乱的字母表，每个正方形里面都有一个字母，然后他又添加了一个编码点的模式。他把这个神秘的信息放在解

密纸旁边，用字母把点排成一行，然后一次抄写一个单词：“地狱在下！”

隆博·维尔纽斯王子，合法的伊克斯伯爵：特莱拉篡位者正在对我们的人施以酷刑或予以处决，然后用尸体进行恐怖的实验。我们的年轻女人在黑暗中被绑架。我们的工业区仍然被侵略者侵占。

伊克斯没有了正义——只有回忆、希望和奴役。我们渴望有一天，维尔纽斯家族可以粉碎入侵者，再次解放我们。带着无上的敬意，我们请求您的援助。请帮帮我们吧。

这张便条最后是伊克斯自由战士克泰尔·皮尔鲁的签名。

隆博跳了起来，拥抱着他的妹妹：“是大使的儿子——凯莉娅，你还记得他吗？”

她想起了那对黑头发的双胞胎是如何跟她调情的，她的眼睛里也闪烁起幸福的光芒：“那个漂亮的年轻人？他的兄弟成为了公会的领航员，对吧？”

隆博忽然沉默了下来。多年以来，他知道自己的世界上正在发生着这样的惨剧，但他避免去想它，希望这些问题会自己消失。他怎么能联系到伊克斯反抗军呢？作为一个被放逐的、失去了家族的王子，他该如何处理如此的悲剧呢？他不愿意考虑所有的可能性。

“记住我的话，”隆博发下了誓言，“我要做点什么。我的臣民等得太久了。”

他把目光从妹妹身上移开，转向站在那里望着他的特希雅。“我愿意帮你，”她说道，“你是知道的。”

隆博把他的妃子和妹妹拉了过来，紧紧地抱在怀里。终于，他找到了目标。

要了解这个宇宙，就必须在真正存在危险的地方开始探索。教育本身不能传授这一发现，它不是一种可以传授、使用或扔掉的东西。它不会让你取得什么成就。虽然在我们的世界里，我们曾认为成就是最重要的，可一个人如果太过专注于成就就会很致命。

——弗雷德里·吉奈斯，《剑术大师的哲学》

运输扑翼机里挤满了吉奈斯的学员，他们沿着一个难以接近的新岛屿的边缘飞行着，旁边是黑色的熔岩悬崖，几个世纪以来，这座悬崖因为瀑布一直在滑塌。尖利的岩石就像一颗颗腐烂的牙齿一样伸出水面，这里没有丛林，没有绿叶，没有明显的居住场所。这座多山的岛屿位于群岛的东端，周围尽是深深的、变幻莫测的海水，除了军事上的名称外，这里没有其他名字。

“啊，看啊，另一个热带天堂。”希·雷瑟用干巴巴的语气开着玩笑。透过一个小舷窗，邓肯·艾达荷站在拥挤的同学旁边凝视下方，他知道这个地方只会给他们所有人带来新的考验。

但他已经准备好了。

扑翼机提升了高度，迎风飞到了一个陡峭的火山口。烟雾和火山灰仍然从火山口里不断喷发出来，给潮湿的空气增加了一层阴沉、炙热的阴影。飞行员绕着火山口边缘盘旋，以便大家看到那架降落在火山口边缘的闪亮的扑翼机。毫无疑问，那艘小飞船将被用于他们的某些训练。邓肯猜不出等待他们的到底是什么。

扑翼机巡航到了火山底部，在那里，突出的裂化礁石和冒着蒸汽的火山喷气孔包围着他们的营地。彩色的自建帐篷点缀在平坦的熔岩表面，圈成了一个大营地。但这里没有任何建筑设施。当他们降落后，许多学生冲出去抢占帐篷，但邓肯不明白它们有什么可选的。

等着他们的是那位有着坚韧的皮肤，一头浓密的灰色头发下垂到了后腰，一双阴郁的眼睛深深嵌在眼窝里的高个子剑术大师。邓肯怀着敬畏的心情认出来他就是传说中的战士莫德·库尔。在孩提时代，库尔是哈葛尔星球那场矿区大屠杀的唯一幸存者。之后他像个野孩子似的生活在森林覆盖着的悬崖上，自学了如何战斗，然后渗透到摧毁了他村庄的强盗团伙中。在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后，他单枪匹马地杀死了首领和所有的强盗，然后加入了皇帝的萨多卡卫队。在退休到吉奈斯学院任教之前，他还曾多年担任埃尔鲁德皇帝的私人剑术大师。

在他们齐声背诵了剑术大师的誓词后，这位传奇武士说道：“我杀死的人比你们这些小崽子们见过的人还要多。所以祈祷你们不要和他们一个下场吧。如果你们真能从我这儿学到点什么，那我就没有理由宰了你们。”

“向他这样的人物学习，我不需要任何激励。”雷瑟扯着嘴角对邓肯说道。老人听到了他的低语，飞快地瞥了一眼这个红头发的学生。在队伍后面有另外一名格鲁曼学员特林·克罗诺斯（虽然他不怎么友好吧），他窃笑了起来，然后连忙闭上了嘴。

莫德·库尔目光锐利地捕捉到了雷瑟，等待着，邓肯则清了清嗓子，向前走了一步，说道：“剑术大师库尔，他的意思是，向您这样的大人物学习，我们谁也用不着额外的激励。”说着他紧紧握住了老公爵的剑柄。

“向伟人学习确实不需要借口。”库尔转过身来看着所有的学生，“你们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吗？这儿，我指的是吉奈斯。”

“因为这是乔－诺莱[52]白手起家的地方，”来自阿尔－达纳布的那个黑皮肤的学员迅速答道。

“那个乔－诺莱一事无成，”库尔忽然说道，这句话当即让他们惊呆了，“是，他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剑术大师，精通九十三种武功。他熟稔各种武器、盾牌、战术和肉搏术。共有十几个武艺高超的武士像门徒一样追随他，恳求诺莱把那些高深的武艺传授给他们，但这位伟大的武士总是在拒绝，总是在拖延，总是说等时机成熟时再去训练他们。而他从来没有兑现过承诺！

“一天晚上，一颗流星坠入了近岸的海洋，引发了海啸，摧毁了乔－诺莱居住的岛屿。海水把他的小屋夷为平地，在睡梦中杀死了他。他的追随者所能做的就是找到他的尸体，这尸体你们想看的话他们会很自豪地带你们去行政主岛参观的。”

“但是，大人，如果乔－诺莱什么也没教，为什么要以他的名字建立吉奈斯学校呢？”雷瑟追问道。

“因为他的门徒发誓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他们记住了自己打算向诺莱学习的所有技能，然后组成了一个学院，在这里他们可以把人们可能需要的所有战斗技巧传授给最合适的候选人。”这时，一阵夹杂着灰尘的微风吹乱了他的头发，“那么，你们到底准备好学习如何成为剑术大师了吗？”

学生们齐声响亮地回答：“准备好了！”

库尔甩了甩他长长的灰发，笑了起来。海风呼啸，听起来就像是锋利的指甲刮着熔岩峭壁，“很好。我们将从两周的诗歌学习开始。”

在五颜六色的帐篷里，学员们睡在岩石上——晚上很冷，白天很热。火山喷出的灰云遮天蔽日。他们没有椅子坐，只能吃又干又咸的食物，喝的是储存在旧桶里的温水。而这里的每样东西都带着硫黄的余味。

但没人埋怨。到了这个时候，每一位剑术大师学员都学会了吃苦。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他们学会了隐喻和诗歌。即使在那片古代的土地上，受人尊敬的武士们也把他们写俳句的能力看得和他们的刀法一样重要。

当莫德·库尔站在热气蒸腾的火山岩上吟诵古代史诗时，他声音里的激情打动了学员们的心。最后，当老人看到所有人都被自己感动得热泪盈眶时，他微笑着拍起手来。从岩石上跳了下来，这才宣布：“成了。很好，现在是你们学习战斗的时候了。”

邓肯穿着柔软的锁甲，骑在一只巨大的装甲海龟上，这只装甲龟不停地撕咬它身上的缰绳和扶手。邓肯坐在鞍座上，张开双腿，包住宽大的装甲龟壳，手里还举着一根有钝化金属尖端的木制长矛。他把长枪平端在一只手腕上，盯着对面三个装备着同样武器的对手。

这些好斗的海龟是从偷来的蛋中孵化出来的，并在海湾围栏中饲养长大。这些缓慢的庞然大物让邓肯想起了他不得不穿着厚板甲战斗时的情景。但它们那长着角的下颚能像爆破门一样“砰”地关闭，一旦它们想要，这些海龟也能以地狱般的速度狂奔突进。从布满了裂纹的龟壳上邓肯可以看出，这些野兽是他从未见识过的战斗老手了。

邓肯用长矛敲着海龟的厚壳，像鼓手一样擂得咚咚响。他胯下的野兽迈着沉重的步伐向希·雷瑟的坐骑前进，一边捶打它那巨大的脑袋，一边撕咬能够到的任何东西。

“我要把你从上面打下来，雷瑟！”邓肯刚一开口，胯下的海龟却不识时务地停了下来，再怎么驱赶也无法让它动起来。而其他的海龟也都不愿意合作了。

在十项全能比赛中，海龟格斗是第九项比赛，学生在进入下一级之前是必须要通过的。在五天的艰苦训练中，邓肯在游泳比赛、跳远比赛、弩、弹弓、标枪、有氧举重、飞刀和爬隧道比赛中的成绩从未掉出过前三。这期间莫德·库尔一直站在高高的岩石上，自始至终注视着整个过程。

雷瑟已经成为邓肯的朋友和对手了，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格鲁曼的其他学生组成了自己的小集团，聚集在恃强凌弱的领袖特林·克罗诺斯周围，克罗诺斯似乎非常自负，而且很看重自己的血统（尽管

他展示的战斗能力并没有显示出他与其他学生有什么不同）。克罗诺斯对自己在莫里塔尼家族的服役经历很是感到自豪，但雷瑟就很少谈论自己的家乡或家庭。他只希望能从吉奈斯人身上多学哪怕一分的本领。

每天晚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邓肯和雷瑟都会带着一堆胶片书，在帐篷图书馆里学习。吉奈斯学院的学员要学习军事史、作战策略和个人作战技巧。莫德·库尔也给他们留下了关于伦理学、文学、哲学和冥想的深刻印象……而这些都是那个在森林覆盖的哈葛尔悬崖上的野孩子不能自己学会的。

在与剑术大师们的晚间会议上，邓肯·艾达荷已经会背诵大联合协定了，这份协定里关于武装冲突的规则构成了芭特勒圣战之后帝国文明的根基。出于同样的道德伦理考虑，吉奈斯人制定了战士准则。

现在，邓肯一边挣扎着想要控制住他那只乖戾的海龟，一边揉着他发红的眼睛，咳嗽起来。他的鼻孔被空气中的灰烬塞满了，喉咙也一直发痒。在他身边，大海咆哮着撞击在岩石上，火山喷气孔嘶嘶作响，把臭鸡蛋似的臭味喷吐到空气中。

在他的不断刺激下，雷瑟的海龟终于向前冲了出去，红头发竭尽全力不让自己从上面掉下来，并让手里的钝长矛指向正确的方向。很快，所有的海龟都开始动起来了，它们笨拙地挤在一起，呈现出一种疯狂的慢动作。

邓肯避开了雷瑟和第二名对手同时发起的长枪攻击，并用自己的长枪扎向第三名对手。长矛的钝端正好刺中了那名学员的胸甲，他一

下子摔了个四脚朝天，重重地落在了粗糙的地面上，然后马上滚向一边以避开拼命咬人的海龟。

邓肯让大腿紧贴着坐骑的外壳，避开了雷瑟的又一次攻击。然后，邓肯的乌龟停了下来，开始排便——这又花了很长时间。

邓肯坐在鞍座上，无助地扫视四周，看到剩下的对手骑在龟背上追赶着雷瑟，而雷瑟总是能出色地保护自己。最后，当他的海龟终于完事了，邓肯开始寻找起精确的时机来，他把身体靠在硬龟壳的一侧，尽可能靠近对手。就在雷瑟用自己的武器反击并击倒一个对手的时候，他高举起了长矛，摆出一副胜利的姿态——邓肯就知道他会这样做的。于是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瞬间，邓肯伸手用长矛猛刺红头发的侧身，把雷瑟从海龟上打了下来。此时，战场上就剩下邓肯·艾达荷一个人了，他是胜利者。

他跳下了海龟，然后把雷瑟扶了起来，拂去他胸口和大腿上的沙子。过了一会儿，邓肯的海龟又爬了起来，开始笨拙地四处找食物。

“你们的身体是最强大的武器，”莫德·库尔说道，“在配得上用剑之前，必须先学会信任你们的身体。”

“但是师父，你教导过我们，头脑才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邓肯打断了他。

“身体和思想是一体的，”库尔回答，他的声音像他的宝剑一样锋利，“失去其中任何一个会怎样？精神控制身体，身体控制精神。”他沿着崎岖的海滩昂首阔步，尖利的岩石在他长满老茧的脚下嘎吱作响，“你们都把衣服脱下来——只剩短裤！鞋子也脱下来。把所有武器都留在地上。”

学员们毫不犹豫地脱下了衣服。灰色的火山灰继续在他们身边落下，火山喷气孔里呼出的硫黄气体就像地狱的气息。

“经过这个最后的考验，你们就可以离开我，离开这个岛了，”莫德·库尔严肃地噘起嘴唇，“你们的下一个目的地会有更多的鲜花和便利设施。”一些学生发出了刺耳的欢呼声，夹杂着对即将面临的严峻考验的不安。

“既然你们在来吉奈斯之前都通过了‘扑翼机飞行员能力测试’，我就给你们简单解释一下吧。”说着库尔指了指陡峭山坡上那高高的火山口，那里被一片朦胧的灰色笼罩着，“有一艘飞船在上面等着你们。你们来的时候已经看到了。第一个到达火山口的人可以飞到你们干净舒适的新兵营去。坐标已经锁定在操控台上了。剩下的学员嘛……就得自己走回山下，再次在这里的岩石上露营了，没有帐篷也没有食物。”说完，他眯起了那张老脸上的眼睛，“现在，去吧！”

学员们拼命向前冲去，都想利用储备的体力领先一步。邓肯没有抢先跑出去，他准备先谨慎地选好路线。陡峭的悬崖把一些路径挡在了半山腰，而其他悬崖在到达顶部之前就已经陷入了死胡同。一些沟壑看起来很诱人，但小溪和瀑布预示着前方会是一段滑而不稳的上坡路。在他们最初接近火山口时，曾看到扑翼机停在了火山口边缘的高

处，当时他就细心地留意了这些斜坡，提前做好了功课。现在，他把他当初所观察到的一切都利用了起来。随后，他起跑了。

随着地势变得陡峭，邓肯逐渐逼近了前面的山沟，他很有技巧地选择了山沟或峡谷，爬上崎岖多节的火山岩，而其他人则陷入了看似简单的岩石斜坡，这些斜坡在他们脚下坍塌，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滚了回去。他沿着连接的山脊和圆形的山肩奔跑，这些山脊并不能直接到达山顶，但提供了更稳固的地面，可以更快地爬升。

几年前，当他在杰第主星那崎岖的森林保护区里，为了生存奔跑时，拉班曾试图追捕过他。相比之下，今天这情景算是很容易了。

粗糙的火山岩在邓肯的光脚下很是锋利，但他比他的大多数同学多了一个优势：那就是多年赤脚在卡拉丹海滩上行走而形成的老茧。

他绕过一个温泉，爬上一个裂缝，这个裂缝就像是一个危险的脚手架。他不得不把自己挤进裂缝里，寻找可以让自己爬到有着另一个身长的地方的突出物和缝隙。一些腐烂的岩石松动了，滚了下来。

在别的地方，他会毫不怀疑特林·克罗诺斯或其他一些以自我为中心的竞争对手会想尽办法搞破坏，而不是专注于加快自己的步伐。

日落时，他终于到达了火山口的边缘——他是班上第一名。他不停地奔跑，爬上危险的碎石山坡，小心翼翼但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路线。看着身后不远处的竞争对手正从山体的各个侧面一拥而上，他跃过一个喷气孔，向等候着的扑翼机跑去。

他一看到这艘飞船，就往身后看了一眼，一眼看到希·雷瑟正跌跌撞撞地紧跟在他身后。红头发的皮肤都被刮破了，上面覆盖着火山

灰。“嗨，邓肯！”空气中充满了从火山口喷出的烟尘。火山隆隆作响。

在接近胜利的时候，邓肯突然加速，接近了扑翼机。雷瑟见自己没有获胜的机会了，便气喘吁吁地往后退了几步，优雅地承认朋友的胜利。

在火山口边缘，特林·克罗诺斯从另一条路线爬了过来，他的脸涨得通红，因为他看到邓肯是如此靠近那架扑翼机，不禁大为光火。而当克罗诺斯看到他的同胞，也就是格鲁曼学员雷瑟气喘吁吁地停下脚步认输时，他看上去更加愤怒了。虽然他们来自同一个世界，但克罗诺斯经常不厌其烦地表达自己对雷瑟的蔑视，总找机会羞辱这个红头发，让他的生活更加痛苦。

在这门课上，适者生存，许多学生对彼此产生了强烈的厌恶感。看着克罗诺斯骚扰他格鲁曼同胞的样子，邓肯对这个被宠坏了的贵族之子下了一个很不好的定义。一旦邓肯乘扑翼机飞走，克罗诺斯可能拿自己的格鲁曼朋友出气，弄不好会痛揍雷瑟一顿来发泄他的沮丧。

当邓肯的一只脚已经迈入这艘空空的飞船上时，他做出一个决定：“希·雷瑟！如果你能在我系好安全带离开之前赶到这里，我相信这架扑翼机能载两个人。”

在远处，克罗诺斯突然加速起来。

邓肯啪的一声系上他的安全带，摸了摸牵开杆，缩短了机翼准备喷气推进起飞，而雷瑟则难以置信地盯着他。“过来呀！”

红头发咧嘴一笑，找到了新的动力。在邓肯调整飞船启动器的时候，他向前冲了上去。邓肯在为公爵服务的那些年里，他从帝国里最好的飞行员那里学会了飞行技术。现在他顺利地完成了这些操作。

克罗诺斯抱怨邓肯违反了竞赛规则，他向前跑去，一路用脚踢着碎石头。扑翼机的仪表盘亮了起来。一个明亮的橙色盒子告诉邓肯，喷气舱已经装备好了，他能听到涡轮机开始发出低沉而有力的嘶嘶声。

雷瑟跳上了扑翼机的悬梯，邓肯正好在喷气舱的协助下抬升了飞机。红头发气喘吁吁地抓住驾驶舱门的边缘，死死抓住不放，然后大口吸着气。

特林·克罗诺斯知道自己无法到达飞船了，便弯下腰抓起一块参差不齐的拳头大小的火山岩扔了出去，击中了雷瑟暴露在机舱外的臀部。

邓肯按下了一个发光的动作序列按钮，翅膀啪的一声上下摆动起来，扑翼机便飞到了火山熔岩盖的上方。喷气舱启动，机翼进入升力状态。他放松了控制。雷瑟一直在舱内手舞足蹈，乱作一团。他上气不接下气地挤进了驾驶舱，坐到了邓肯身边那片狭小的空间里，开始大笑起来。

扑翼机翅膀扇起来的风吹打着失望的克罗诺斯。这个被抛下的年轻人又扔出了一块石头，石头砸到强化玻璃窗上弹了回来，没造成任何伤害。

邓肯兴奋地挥着手，从扑翼机的补给包掏出一个手电筒扔给了克罗诺斯。格鲁曼人一把接住了它，虽然天已经越来越黑了，但他对邓肯的善意没打算表示一点儿感谢。而在他身后很远的地方，其他学员们都已经疲惫不堪、疼痛难忍了，他们只能步行回营地，在户外度过这个寒冷而痛苦的夜晚。

邓肯增加了动力，把两翼展开到最充分的位置。太阳已经沉到地平线以下了，在水面上留下一道橙红色的光芒。夜幕开始降临，像一道沉重的帷幕遮住了西面的群岛。

“你为什么要带着我？”雷瑟问道，边说边拭去自己额头上的汗水，“这应该是一个单独的测试。那帮剑术大师们可没教导我们要互相帮助啊。”

“他们当然没有了，”邓肯笑着回答，“这是我从厄崔迪家族那里学到的。”

说着，他把仪表盘的亮度调整为一种微弱的辉光，然后在点点繁星的照耀下飞向了下一个岛的坐标所在地。

永远不要低估人类大脑相信它想要相信之物的力量，不管存在着多么明显的自相矛盾的证据。

——凯德蒙·厄尔布，《政治与现实》

为了弄明白姐妹会是如何让自己吃瘪的，男爵和彼得·德伏在哈克南军事护航舰的金属墙会议室里乱作一团。飞船正绕着瓦拉赫九号星飞行着，武器也已经准备就绪……但就是找不到目标。两天以来，每隔一小时向贝尼·杰瑟里特发送的通信信息都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这一次，就连门泰特也不知道女巫们藏在哪里了，还有是怎么藏的。没有概率，推测，或者求和。他这回算是失败了。而男爵从不接受任何失败的借口（而德·弗里斯确实辜负了他），他正准备用一种最令人痛苦的方式处死什么人。

在一旁沉思不已的格洛苏·拉班觉得自己像是个局外人，就这么坐在一边看着他们，他希望自己能提供一些见解。“她们毕竟是女巫，不是吗？”他最后开口道，但似乎没有人对他的评论感兴趣。没人打算听他的意见。

最后拉班厌恶地离开了会议室，他知道叔叔很高兴看到他走掉。他们为什么非得讨论这个情况呢？拉班不能容忍无所事事，一事无成。这让他们大家看起来都很软弱。

作为假定的男爵继承人，拉班认为自己对哈克南家族很是尽心尽责了。他曾监督厄拉科斯的香料生产，甚至还发动过第一次秘密袭击，这本该导致一场全面的厄崔迪－特莱拉战争。他一次又一次地证

明了自己，但男爵总是觉得他反应迟钝，甚至当面称他为“肌肉坦克脑袋”。

如果他们带着我去女巫学校的话，我都能把她们闻出来。

拉班非常清楚自己需要做什么。他也知道最好不要请求什么许可。男爵只会说不……而男爵否定自己将会是个错误。拉班打算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并要求奖赏。他叔叔也终于可以看到他的能力了。

脚下踩着沉重的黑色靴子，这名魁梧的男人大踏步穿过了护航舰的走廊，专心去完成他的任务。在他周围，这艘武装飞船在地心引力静静的拥抱之中隆隆前进。当他经过船舱和工作站时，他听到了船员断断续续的谈话。一些穿着蓝色制服的人匆匆走过，履行他们的职责，并总是恭敬地看着他。

当他下达命令之后，士兵们就扔下手头的活儿，急忙为他打开了一堵墙。拉班双手叉腰站在那里，心满意足地凝视着隐藏的密室，里面停放着一架无比光滑、异常光亮的飞行器，一架单人战斗机。

那是他那艘试验性的无场飞船。

十多年前，他驾驶这艘隐形战机进入了行会的运航机，这艘飞船无可挑剔地履行了它的职责……完全无声也完全隐形。尽管这个计划最终失败了，但他的行动却毫无瑕疵。以前，想法太多被证明是个致命的错误。因为雷托·厄崔迪——这个该死的混蛋——从不按大家的预期行事。

不过，这一次，拉班的计划将简单而直接。飞船和里面的东西都是看不见的。他可以去任何地方，观察任何事情——而且没有人会察

觉。他可以暗中监视女巫们在做什么，然后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就可以消灭整个圣母学校。

他启动了攻击飞船的低噪音引擎，无场船从绕着轨道飞行的护航舰底部落了下去。随着被感知风险的增加，拉班启动了无场引擎——飞船顿时消失在了太空里。

在他降落到星球表面的过程中，飞船的所有系统都运转正常。最近试飞中发现的故障已经修复了。越过草木覆盖的山丘，他向圣母学校那些有着土黄色屋顶的灰泥建筑径直飞了过去。所以，这帮女巫们觉得，当男爵要求会面时，她们就可以凭空消失了吗？她们只是在显摆自己的聪明吗？如今，女巫们拒绝了多次要求会面的要求。她们又能避开这个问题多久呢？

拉班按下了感应器按钮，启动了飞船上的武器。一场大规模的、意想不到的袭击将吞噬图书馆、住宅和博物馆，将它们夷为平地。

这一定会引起女巫们的注意的。

他想知道男爵是不是已经发现了他离开了。

当这架无声的飞机向圣母学校建筑群俯冲而去时，拉班忽然看到大楼外出现了一群聚在一起的、不断移动着的女人，似乎愚蠢地觉得她们不再需要躲起来了。女巫们真以为她们能羞辱哈克南家族吗。

拉班降低了高度巡弋着。他的武器系统变得火热起来，瞄准屏幕发着光。在他摧毁主建筑之前，也许他会先一次一个地干掉几个秃鹰一样的女巫，只是为了好玩。他这艘安静的无场船，似乎是上帝的一根炽热的手指，轻而易举就能击垮她们的傲慢。无场船进入了射程。

突然，女巫们都抬头看向了他。

他顿时感到有什么东西压在了心头。就在他盯着下面的时候，那些女人闪着光消失了。然后他的视线便模糊起来，他感到自己的脑袋开始跳动……疼痛难忍。他把一根手指按在太阳穴上，试图集中注意力。但脑袋里的压力越来越大，就像一头公象猛击着他的前额一样。

而在飞船下面，人影闪闪放着光。贝尼·杰瑟里特的女巫们再次闪现在他眼前，然后又消失在余光之中。建筑、地标、星球表面，都在动摇。拉班几乎看不到控制装置了。

他失去了方向感，头疼得都要裂了，他一把抓住驾驶控制台。无场船在他身下像个活物般蠕动着，飞船开始旋转起来。拉班发出了一声含糊不清的叫声，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身处危险之中，然后碰撞泡沫和安全绳便把他裹在其中了。

无场船一头栽进了一个苹果园，在地面上撕开了一道长长的褐色裂口，然后翻了个身。停了一段时间之后，这艘损毁的飞船缓缓滑下了河堤，掉进了一条浅溪里。

受损的引擎着火了，机舱里弥漫着油乎乎的蓝色烟雾。拉班能听到灭火系统的嘶嘶声，他从泡沫和安全保护网中爬了出来。

苦涩的烟雾呛得他喘不过气来，眼睛里也闪着酸涩的泪水，拉班打开了船腹的逃生舱门，从残骸中爬了出来。他从又热又滑的金属上摔了下来，双手和膝盖着地掉进了小溪里冒着热气的水里。他迷惑不解地摇了摇头，回头看了看无场船，发现船身忽隐忽现着。

在他身后，女巫们蜂拥而下，像一大群穿着黑袍的蝗虫……

当哈克南男爵意外地收到来自哈里什卡大圣母的通信信息时，他真想掐死这个女人。几天以来，他的呼叫和威胁都没有得到回应。而现在，就在他站在护航舰指挥舰桥的地板上急得来回转时，这个老女人却开始和自己联系了。她的脸出现在了通信系统的椭圆形屏幕上。

“男爵阁下，很抱歉在您来访时我正忙着，也很抱歉我们的通信系统出了故障。我知道你有事要和我商量，”她的语气愉快得令人抓狂，“但我不清楚你是否打算先让你的侄子回去呢？”

看着她那双邪恶杏眼下的薄嘴唇，他知道他那肥胖的脸现在一定露出了极度混乱的表情。他转过身来看看他的卫队长，然后又看看彼得·德伏：“拉班在哪里？”两个人都摇了摇头，和他一样惊讶。“给我把拉班找来！”

大圣母做了个手势，几个姐妹把那个魁梧的男人押到屏幕前。尽管拉班的脸上有着血淋淋的擦伤和伤口，但他满脸的不服气。他的一条胳膊软绵绵地垂在身边，膝盖处的裤子撕裂了，露出下面参差不齐的伤口。

男爵低声咒骂起来。这个白痴又干了什么蠢事？

“他的飞船出现了某种机械故障。他是来拜访我们的，是吗？还是为了监视……或者甚至是攻击我们？”紧接着，失事飞船的视频图像出现在屏幕上，就在一片被毁的果园边上，船身仍在冒着烟。“他

驾驶的是一架非常有趣的飞行器。注意它是如何进入和退出人们视线的。某种受损的隐形技术？真是精妙啊。”

男爵惊得瞠目而视。天哪，我们竟然损失了无场船！他这个愚蠢的侄子不但被姐妹会抓住了，还让无场船——哈克南家族最强大的秘密武器——落入了女巫的手中。

彼得·德伏悄无声息地走了过来，在他耳边低声耳语，试图使他平静下来：“慢一点，深呼吸，我的男爵。您还想让我继续和大圣母谈判吗？”

男爵费了很大的劲才让自己镇定下来，他转向屏幕，决定以后再想惩罚拉班的事：“我的外甥就是个十足的傻瓜。他没有得到我的许可就登上了那艘飞船。”

“没毛病的解释。”

“我向你保证，他会因为他的鲁莽行为受到严厉的惩罚。当然，我们也会赔偿他给你们学校造成的任何损失。”男爵说着面露痛苦之色，为自己如此轻易地承认失败而懊恼不已。

“几棵苹果树而已。没有理由要什么赔偿……或者是向兰兹拉德报告——如果你们合作的话。”

“你让我合作？”他鼻翼翕动，气得踉踉跄跄地退了几步，几乎失去了平衡。是他有着对她们不利的证据，“你们打算提交的报告里是否包括了你的圣母是如何违反了大联合协定的内容，对我的身体使用生化武器这件事？”

“实际上，我们的报告会包含一些猜测，”哈里什卡面带微笑地回答道，“你可能还记得几年前发生的一件有趣的事情，两艘特莱拉飞船在一个公会运航机内被人神秘地攻击了。雷托·厄崔迪公爵被指控犯下了这桩暴行，但他否认了这些指控——这在当时看似乎很荒谬，因为附近没有其他飞船。至少看不到有。而我们已经证实，附近还停有一艘哈克南护航舰，正在前往沙达姆皇帝加冕典礼的途中。”

男爵强迫自己不动声色：“你没有证据。”

“我们现在有飞船了，男爵。”说着，无场船残骸闪烁的画面再次出现在屏幕上，“任何有点儿脑子的法官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而特莱拉人和厄崔迪人会对这一新发现很感兴趣的。更不用说宇航公会了。”

彼得·德伏看了看男爵，又看了看屏幕，在他复杂的脑子里，思维之轮转动着，但他找不到合适的解决办法了。

“你这是在宣判你自己的死刑，女巫，”男爵低声威胁道，“我们有证据表明，贝尼·杰瑟里特释放出了一种有害的生物制剂。只要我说一句话，就能——”

“而我们也有这艘飞船的证据，是吧？”哈里什卡又说道，“你怎么看呢，男爵——这两个证据能互相抵消吗？还是说我们的证据更有趣一些？”

“给我治病的药，我就会考虑撤销指控。”

通信屏幕上，哈里什卡挖苦地看着他：“我亲爱的男爵，那是无药可医的。贝尼·杰瑟里特的手段都是永久性的，没法逆转。”她似

乎嘲弄地表示着同情，“另一方面，如果你保守我们的秘密，我们也会保守你的秘密。在我们采取任何可能无法逆转的行动之前，你可以先把你那讨厌的侄子带回去。”

德·弗里斯知道男爵快要气炸了，于是抢先说道：“此外，我们坚决要求归还失事飞船。”他们不能让姐妹会得到这种无场技术，尽管哈克南人自己也没搞明白其中的原理。

“不可能的。没有一个文明人会愿意看到这种攻击机被修理好。为了帝国的利益，我们必须采取措施阻止这种致命技术的发展。”

“我们还有很多艘这样的船！”男爵说道。

“她是个真言师，男爵阁下。”德·弗里斯低声说道。老贝尼·杰瑟里特果然开始轻蔑地盯着他们，而男爵则开始汗流浃背起来，琢磨着该如何更好地回应。

“你们将如何处理残骸？”男爵狠狠攥紧了拳头，指关节咔咔作响。

“为什么要处理呢……当然是要把它毁掉了。”

当拉班回来的时候，男爵给了他一顿鞭子，并把他锁在他的房间里，等到返回杰第主星再说。抛开他那愚蠢的冲动不谈，这个壮汉仍然是哈克南家族的指定继承人。

暂时是。

男爵在地板上踱来踱去的，不时敲打墙壁，想象自己能对他的侄子所施加的最严厉的惩罚，这会是对拉班这次拙劣的攻击所造成的难以置信的损失的适当惩罚。最后，他终于想好了，这才阴沉地笑了。

格洛苏·拉班一回家就会被送到遥远的兰基维尔星，他将和他那软弱的父亲阿布鲁尔德待在一起。

教导我们的孩子荣誉至上是厄崔迪之道，这样他们就可以为自己的后代树立同样的榜样了。

——雷托·厄崔迪公爵，在卡拉丹集会上的第一次演讲

十八个月转眼就过去了。

一轮满月将卡拉丹城堡笼罩在一片银色之中，塔楼的影子投射在悬崖边缘，俯瞰着波涛汹涌的大海。站在花园里那个谨慎选择出来的位置上，杜菲·哈瓦特看着雷托公爵和凯莉娅·维尔纽斯正沿着悬崖边缘漫步，这是一对不幸的恋人。

她已经当了雷托一年正式却没什么法律地位的侍妾了，有时，两人就像现在这样享受着宁静而浪漫的时刻。在这期间，兰兹拉德联合会的其他家族向他提出过无数的联姻请求，而雷托都不急于接受。

哈瓦特的持续监视也曾激怒了公爵，他要求一定程度的隐私。但是作为家族的安全指挥官，门泰特并不在意公爵的请求。雷托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倾向，他总是喜欢把自己置于脆弱的位置，过于信任身边的人。哈瓦特宁愿因为自己太细心而招致公爵的不喜欢，也不愿让一个致命的错误躲过自己的眼睛。保卢斯公爵死于斗牛场就是因为哈瓦特没有仔细观察。他发誓自己再也不能犯同样的错误了。

当雷托和凯莉娅选择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夜晚外出散步时，哈瓦特就开始担心那条小径太过狭窄，而离落水的岩石也有些太近了。雷托拒绝安装护栏，他想要保留他父亲留下的那条路，因为老公爵也曾在

海岬上散步，思考国家的问题。这是一种传统，而厄崔迪家族是勇敢的。

哈瓦特用红外眼镜扫视着面前的黑暗，除了他自己的士兵驻扎在小径和岩壁底部之外，在阴影中看不到任何动静。他用一个小小的黑光灯示意两名卫兵前往不同的位置。

他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雷托握着凯莉娅的手，看着她娇嫩的容貌和在晚风中飘动着的深铜色头发。她的衣领在她细长的脖子上翻了起来。隆博的妹妹和帝国里的任何一位夫人一样美丽动人，就像一个皇后。但雷托却永远也不能娶她。他必须忠于传统，就像他的父亲和他的祖父那样。这是荣誉之路……以及政治上的权衡。

然而，如果维尔纽斯家族的命运能够逆转的话，那么即使是保卢斯·厄崔迪的鬼魂，也不能反对他们两人的结合了。几个月来，在雷托全心全意的支持下，隆博通过秘密渠道向克泰尔·皮尔鲁和伊克斯的自由战士输送了少量资金和其他资源，他还得到了一些信息，包括日程安排和监视图像。现在的他终于采取一些行动了，而隆博已经很久没有展现出如此的活力和生命力了。

雷托在通往海滩的小径上停了下来，微笑着，他知道哈瓦特就在附近，就像往常一样。他转向身边的女人，说道：“凯莉娅，卡拉丹从小就是我的家，对我来说它总是美丽的。但我看得出来你在这儿有些不太开心。”一只夜鸥飞到空中，发出一声细细的尖叫，吓了他们一跳。

“这不是因为你，雷托。你已经为哥哥和我做了这么多了，”凯莉娅没有看他，“只是这地方……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他很清楚她的梦想是什么，于是说道：“我也希望能多带你去凯坦星，让你享受享受宫廷生活。我见识过你在那些庆典上是有多么的容光焕发。你是那样的光彩照人，所以带你回卡拉丹让我觉得很难过。这里的生活并不迷人，也不是你习惯的生活。”这句话是对所有他不能给予她的东西的道歉——奢侈、威望，以及再次属于一个大家族的合法性。他不知道她是否理解他话语中的责任感。

凯莉娅轻柔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不确定，整个下午她都显得很紧张。她也在小路上停了下来：“雷托，伊克斯和它的全部魅力都消失了。我已经接受这个现实了。”说着他们转过身来，默默地凝视着漆黑的海洋，她这才继续说道：“隆博的那些反抗军永远也不可能推翻特莱拉，对吧？”

“我们对那里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报告都很零散。你觉得他不尝试会更好？”雷托那双烟灰色的眼睛盯着她，他试图去理解她的焦虑，“奇迹是可能发生的。”

她抓住了她等待已久的机会：“奇迹，是的。现在我就要告诉你一个奇迹了，我的公爵。”雷托不解地看着她，而凯莉娅的嘴唇弯了起来，露出一个复杂的微笑，“我怀上你的孩子了。”

他惊呆了，僵在了原地。在遥远的海面上，一群萌萌鱼教徒唱起了一首深沉的歌，与标记着危险暗礁的声音浮标遥相呼应着。然后，雷托慢慢地俯下身来，吻了吻凯莉娅，感受着她嘴唇上那熟悉的湿润。

“你高兴吗？”她的声音听起来很是脆弱，“我没有打算要怀孕的，它就这么发生了。”

他退后了一步，隔着一条胳膊的距离抱住凯莉娅，仔细看着她的脸，说道：“当然高兴了！”他轻轻抚摸着她的肚子，“我曾想象过自己能有个儿子。”

“也许现在可以考虑另外为我找一位侍女了吧？”凯莉娅焦急地问道，“我需要有人帮我为分娩做准备——更不用说孩子出生也得用人。”

他用强壮的双臂抱起了她：“如果你想再要一位侍女，一点问题也没有啊。”杜菲·哈瓦特会像往常一样彻查加入厄崔迪家族的候选人的，“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给你找十个！”

“谢谢你，雷托，”她踮起脚尖吻了他的脸颊，“但一个就足够了呢。”

灰尘和热气笼罩着一切，但哈克南男爵反倒希望这种干燥的气候能改善他的状况，于是他在厄拉科斯待了更多的时间。但结果他仍然一直感到很痛苦。

在他的迦太格办公室里，男爵审阅了香料收割报告，试图在收入方面编出一个新的方法来欺骗皇帝、宇联商会和宇航公会。由于他的

肚子越来越大，桌子被定做了一个切口以放进他的肚子。他那柔软的手也摊在了磨砂桌面上。

一年半以前，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让他陷入了僵局，双方互相威胁和反威胁，双向勒索。最后拉班失去了他们的无场船。他和女巫们从那以后一直保持着一种安全但令人不安的距离。

伤口依然疼痛难忍，他一天比一天虚弱，一天比一天胖。

在失去被拉班杀死的李芝天才乔本恩协助的情况下，他的那帮科学家们一直试图建造另一艘无场飞船。而男爵一想到他侄子犯下的无数错误就气得满脸通红。

最初那艘无场船的建造计划和全息记录存在缺陷，至少男爵的科学家们是这样认为的。结果，他们的第一个新的原型机撞上了黑檀山的斜坡，机组人员全部遇难了。真是活该。

男爵忽然想知道这种突然死亡是不是件好事，总比这种折磨人的虚弱和衰败好得多。他把大量的宇宙索系统投入到了杰第主星上一座最先进的医学研究机构，李芝家族的苏克医生威灵顿·岳勉强给了一些兼职协助，毕竟这位岳医生只对他的半机械人研究更感兴趣，而不是想办法帮助这位活受罪的男爵。只是李芝总理到现在也还没给他寄来服务费用账单，男爵当然毫不在乎了。

尽管做了这些努力，却没有收到任何成效，持续的威胁似乎也无济于事了。对男爵来说，走路这个简单的动作曾经是那么轻松优雅，现在却成了他的首要难题。估计用不了多久，那根虫头手杖就不顶用了。

“我有个有趣的进展，男爵。”彼得·德伏溜进了布满灰尘的迦太格办公室。

男爵因为自己被打断而皱起了眉头。瘦削的门泰特穿了一件淡蓝色长袍，隐藏着他那带着纱芙汁的微笑：“雷托·厄崔迪公爵的妃子已经向皇室提出了要求，希望能要一个贴身侍女。我得着信儿就马上来告诉您了。然而，由于所涉及的紧迫性，我……擅自制订了一个已经开始实施了的计划。”

男爵扬起眉毛，问道：“哦？你觉得不需要我批准的这个有意思的计划是什么呢？”

“有个女保姆现在就住在苏沃克·海斯班的家里，他是埃尔鲁德皇帝的前宫廷内侍艾肯·海斯班的儿子。一直以来，她都很好地向我们提供了关于海斯班家族的情报。在我的鼓动下，这位名叫基娅拉·拉什－奥林的女人放出话来，她对厄崔迪家族提供的职位感兴趣，她将在卡拉丹接受面试。”

“打入厄崔迪家族内部？”胖子男爵问道。他看见门泰特那修长的脸上露出了狡黠的微笑，男爵本人也顿时感到开心起来，“这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机会。”

凯莉娅在卡拉市航天港的大厅里等待着，不停地在镶有贝壳和石灰化石的地板上踱着步。她的身后站着风度翩翩的斯旺恩·戈瓦尔队

长，雷托派他来做她的贴身保镖。这名卫士的黑发和瘦削的面容总会让她想起雷托。

从凯坦星载着乘客而来的穿梭机还没有到，她就已经等在这里了。她见过基娅拉，那是在卡拉丹面试她的时候。这位新来的侍女有着无可挑剔的推荐信，她甚至为埃尔鲁德皇帝的宫廷内侍工作过，因此她能够给凯莉娅讲述凯坦星辉煌宫廷生活里的诸多轶事，一听到这个凯莉娅便立刻接受了她。

只是她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如此聪明的老妇人会想要离开帝国的首都，到相对闭塞的卡拉丹来工作。“哦，那是因为我喜欢大海。我喜欢这种宁静，”基娅拉回答道，“可爱的孩子，等你长大了，你可能会有同样的感受呢。”

凯莉娅对此表示怀疑，但她几乎无法抑制因为找到这个女人而产生的兴奋之情。当杜菲·哈瓦特检查了基娅拉·拉什－奥林的过去，询问她之前几年的服侍生涯时，凯莉娅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而就连那个老男人也挑不出她背景的毛病来。

随着她怀孕的天数越来越多，凯莉娅数着日子，直到基娅拉开始履行她的职责。在她预定到达的那天，雷托正在卡拉丹城堡开庭，听取他的人民的抱怨和纠纷，但是凯莉娅很早就出发去临近的太空港了，那里停满了摩天机、扑翼机和其他各种飞机。

凯莉娅几乎带着无限的期待等着，她审视着太空港那巨大的建筑，看到了很多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细节。最初的球形建筑加装了内部装饰、现代窗户和新的家具，但看起来仍是古色古香的，不像凯坦星的那些宏伟建筑。

这时，她听到了大气层传来了重击声，甚至脚下的地板都颤抖起来。一束蓝橙色的光穿透了云层，一艘子弹形状的穿梭机以超音速降落而来。这艘小飞船在高马力的浮空器作用下突然减速，然后在机场上缓缓停了下来。屏蔽场闪烁着，然后关闭了。

“准点到达。”在她身边的戈瓦尔队长说道。英俊的卫队长站得又直又高，像胶片书里的大英雄似的，“宇航公会以守时为荣。”

“对我来说还不够快呢。”凯莉娅急忙迎上前去迎接走下穿梭机的乘客。

基娅拉选择不把自己打扮成侍女的样子。身材丰满的她今天穿了一件舒适的泽特威尔旅行服，铁灰色的头发被编成优雅的漩涡形状，头上戴着一顶镶有珠宝的贝雷帽。她那粉红色的脸颊泛着红光。

“再次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亲爱的。”基娅拉轻声问候道，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潮湿咸腻的空气。她后面悬浮着八个大衣箱，鼓鼓囊囊的。

她瞥了一眼凯莉娅那几乎不太圆的肚子，然后看着她绿色的眼睛，说道：“到目前为止，你的状况一切正常。亲爱的，你看起来气色不错。也许有点瘦，但我有补救办法。”

凯莉娅两眼放出光来。她终于有一个聪明的伙伴，一个帝国人士帮她处理那些麻烦的细节问题——家族事务和商业决策了，而这些麻烦都是她那位要求苛刻但深爱她的公爵带来的。

凯莉娅走在侍女身旁，问出了她心里那个最重要的问题：“皇宫里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吗？”

“哦，亲爱的！我有太多事要告诉你了。”

一个人可以通过作恶而致富，这是真的，但真理和正义的力量在于其经久不衰……而一个人可以这样说道：“这是来自吾父之传承。”

——第五王朝（古地球）历法，《普塔荷太普之智慧》

对拉班来说，这是他叔叔能想出来的最残酷的惩罚了。至少厄拉科斯气候温暖且天空晴朗，而杰第主星能提供文明社会的一切舒适。

但兰基维尔有的只是……痛苦。

在这里，时间过得无比缓慢，拉班现在很看重美琅脂在延缓衰老方面的作用。他必须活得比正常人的寿命更长，才能弥补所有这些被严重浪费了的时间……

他对深山中与世隔绝的修道院堡垒毫无兴趣。同样，他也拒绝前往那些散布在弯弯曲曲的峡湾上的村庄：那里只有浑身散发着鱼腥味的渔民、当地猎人和在陡峭的黑色山脉裂缝中找到了几块肥沃土地的菜农。

拉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北部最大的岛屿上度过的，那里靠近冰川，远离着琼达斯毛皮鲸的活动区域。以任何标准来衡量，此地都算不上文明，但至少它有工厂、加工站和一个可以将大量鲸鱼皮毛送入轨道的太空港。在那里，他可以和那些清楚这些资源和原材料都是家族财产的明白人生活在一起。

他住在宇联商会的连队军营里，并以自己的名义征用了几个大房间。尽管他偶尔会和其他合同工一起赌博，但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冥想和思考，思考着一旦回到杰第主星后该如何改变自己的生活。而在其他场合，拉班更喜欢挥舞他从一个哈克南家族雇员那里弄来的墨藤[53]鞭子，他会用这条扭曲的黑色鞭子抽向岩石、冰块，或者在金属防洪堤上晒太阳的慵懒的拉瑟尔鱼。但很快这项活动也变得无聊起来了。

在两年刑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远离着阿布鲁尔德和埃米·拉班一哈克南，希望他们永远不会知道他被流放到了这里。最后，当拉班无法再隐藏自己的存在时，他的父亲来到了宇联商会处理中心，名义上是去视察。

阿布鲁尔德在军营里见到了他的儿子，他悲哀的脸上带着一丝乐观，好像期待着会有某种热泪盈眶的重逢场面。他上前拥抱了自己唯一的儿子，但拉班却很快就挣脱了。

格洛苏·拉班肩膀宽阔，长着一张四方大脸，嘴唇厚实，有着一个寡妇尖，他更像他的母亲而不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胳膊瘦削，手肘骨瘦如柴，指关节很大。阿布鲁尔德灰金色的头发看起来又老又脏，他的脸因为在户外待得太久而显得十分沧桑。

拉班把他的父亲支走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几个小时的无聊唠叨之后，最终答应自己一定会去图拉峡湾和父母住在一起。一周后，他来到了主屋，马上就闻到了一股酸臭的空气，感觉那股黏糊糊的味道似乎都要渗入他的骨头里了。强忍着他们对自己的溺爱，拉班厌恶地数着日子，期待着那艘接自己回家的运航机。

在主屋里，他们一起吃了一顿精心制作的大餐，有熏鱼、水煮蛤蜊、海鲜饭、雪贻贝和扇贝、腌鱿鱼以及鱼子酱，另外还有在兰基维尔贫瘠的土地上艰难生存下来的那种苦味的黏稠蔬菜。那个卖鱼妇是一个宽脸、红手和粗胳膊的女人，她做了一道菜又一道菜，然后骄傲地把每道菜都端给了拉班。她从小就认识他，一心想宠他，现在除了捏他的脸什么恶心事儿都干了。而拉班痛恨她这一点。

他似乎永远也无法摆脱嘴里的恶臭，或是手上、衣服上的味道了。只有从壁炉里冒出来那种刺鼻的木头烟味才让他那痛苦的鼻子舒服些。他的父亲觉得用真正的火来代替加热器或球形灯是很雅致的。

一天晚上，在无聊和沉思之中，拉班突然有了一个想法，这是他两年来第一次迸发出想象力的火花。琼达斯鲸很温顺，很容易被捕杀——所以拉班觉得他可以借此引发大小家族里那些有钱贵族的兴趣，让他们到兰基维尔来捕猎。他还记得在森林保护区内捕杀野孩子们时的快乐，还记得在厄拉科斯杀死一头大沙虫时的兴奋感。也许他可以开创一个新的捕鲸产业，作为一种运动去猎杀这种巨大的水生动物。它将为哈克南的国库增加利润，并把兰基维尔变成一个比现在这种原始地狱更美好的地方。

为此就连男爵也会感到高兴的。

在他准备回家前两天的晚上，他向父母提出了这个想法。他们像一个完美的家庭一样，坐在餐桌旁吃着一顿来自大海的盛宴。阿布鲁尔德和埃米不停地对视，发出心满意足的可悲叹息。他那黑眼睛的母亲很少说话，但她坚定地支持着丈夫。他们深情地搂抱在一起，手从肩膀一直摩挲到手肘。

“我打算带一些有权有势的猎人来兰基维尔，”拉班抿了一口淡而无味的村酒，“我们会去捕猎这些毛皮鲸——而你们当地的渔民可以做向导。兰兹拉德里有很多人都愿意为这种猎物出一大笔钱的。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是好事。”

埃米眨了眨眼睛，然后看了看阿布鲁尔德，他的嘴因震惊而大张。她让他说出了他们两人的想法：“那是不可能的，孩子。”

看到一个如此软弱之人这样随便地叫他孩子，拉班多少有些退缩。阿布鲁尔德解释道：“你所看到的只是北部的加工码头，这是鲸鱼皮毛生意的最后一步。但狩猎合适的鲸鱼是一项微妙的工作，需要细心和训练。我上过很多次船，相信我，这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儿！捕杀琼达斯鲸鱼从来就不是为了……什么运动。”

拉班撇着厚嘴唇反驳道：“为什么不行呢？如果你是这里的行星统治者，你应该懂点儿经济学的啊。”

他的母亲摇了摇头道：“你父亲比你更了解这个星球。我们就是不能允许这么做。”她似乎被一层无法穿透的自信的面纱包围着，仿佛没有什么能动摇她。

拉班在椅子里默默无言，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厌恶。这些人无权禁止他做任何事。他是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的侄子，一个大家族的继承人。阿布鲁尔德已经证明了他无法承担这个责任。没人会听失败者的抱怨。

拉班推开桌子，大步走向他的侍从。在他身旁有一个鲍鱼壳做的碗，里面摆放着一簇簇从树皮上剥下来的地衣，这些蓝色的花束正散

发着芳香。拉班一拳砸到了碗上，碎贝壳撒满了早已褪色的木地板。

琼达斯鲸鱼发出的刺耳歌声把拉班从不安的睡眠中唤醒了。在窗外的深水海峡里，鲸鱼发出的这些无调性的鸣叫震动着拉班的头骨。

前一天的晚上，他的父亲听着这些深海巨兽的叫声，满心渴望地笑了起来。他和儿子站在外面的那由于雾气不断缭绕而变得很光滑的原木阳台上。阿布鲁尔德指着那些游过的狭窄海湾的黑色影子说：“那是交配的歌声，这些鲸鱼恋爱了。”

拉班恨不得马上就找个什么东西杀掉。

一想到刚才父亲对自己的拒绝，他就无法想象自己怎么会从这种人那儿继承遗产。他已经花了太长时间来忍受这个世界上的种种烦恼了，他容忍了父母对自己的那令人窒息的纠缠，他鄙视他们如何抛弃了自己本可以取得的辉煌成就，选择让自己在这里小富即安。

拉班的血液开始沸腾起来。

他知道外面鲸鱼的那些吵闹声是永远不能让他睡着了，他只得穿好衣服，慢吞吞地走到那间安静的大房间里。巨大的壁炉里那橙色的余烬照亮了整个房间，仿佛壁炉里散漫了熔岩一般。几个仆人应该起床了，一些清洁工在后面的房间里干活儿，而一个厨师则在厨房准备一天的饭菜。而阿布鲁尔德从未安排过卫兵。

相反，主屋的居民们却安详地发出阵阵鼾声。拉班痛恨这里的一切。

他捡起一件暖和的衣服，甚至还屈尊戴上了手套，然后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他步履沉重地走下崎岖的台阶，来到吃水线、码头和钓鱼棚。寒冷让空气中的雾气凝结成了霜。

在那些潮湿的、臭气熏天的棚子里，他找到了他想要找的东西：一把破旧的，有着锯齿尖的捕鱼用振动矛。这把长矛足以杀死一些毛皮鲸了。他本可以带些更重的武器，但那样就没有运动的乐趣了。

琼达斯鲸在平静的峡湾中漂流着，齐声吟唱，它们的歌声像对着悬崖打嗝一样发出共鸣。乌云遮住了星光，但有一道阴森的光照射下来，让拉班得以视物。

他从码头上解开了一艘中等大小的船——它足够小，让他可以自己来驾驭它，但船身很厚，质量也足够承受得住那些患了相思病的皮毛鲸的撞击。他松开电源，启动了嗡嗡作响的马达，慢慢地驶入了深水海峡。在那里，野兽们正在嬉戏玩耍，弄得浪花四溅，然后互相愚蠢地对唱着。它们光滑的形体在水中漂来漂去，浮在水面之上，振动的声膜发出了鸣叫。

他用自己戴着手套的手抓住控制装置，引导他的船进入更深的水域，接近了鲸群。它们游来游去着，没有被他的出现所打扰。有几条鲸鱼甚至还开玩笑地撞了撞他的小船。

他向黑暗的海水中望去，看到成年鲸鱼身上有着像豹子一样的斑纹——有些是斑驳的杂色，有些则是奶油的金色。许多小鲸鱼在它们

身边游来游去。当这些巨兽来到峡湾产子时，它们都会带着孩子一起来吗？拉班哼了一声，然后举起了那把锯齿振动矛。

他停下了船，让它慢慢漂过去，就像琼达斯鲸鱼做的那些滑稽的动作似的，看上去人畜无害。巨鲸们忽然沉默了下来，显然是注意到了他的船，然后又开始咕咕鸣叫起来。*真是些愚蠢的动物！*

拉班投出了第一枪，堪称是快速有力的一击。而随着屠杀开始，鲸鱼的歌声就迅速改变了音调。

阿布鲁尔德和埃米穿着厚厚的长袍和拖鞋，跑向码头。困惑的仆人们打开了主屋的灯，灯光照亮了黑暗，吓走了阴影。

鲸鱼舒缓的歌声变成了动物刺耳的尖叫。埃米抓住丈夫的胳膊，帮他保持平衡，他跌跌撞撞地跑下楼梯，想看清外面的黑暗，但他们身后房子的灯光太亮了。他们只能辨认出影子，那是正在扑打的鲸鱼……和其他的什么东西。最后，他们启动了码头末端的发光灯塔，将照明灯光洒向整个峡湾。

埃米发出了一声沮丧的哀鸣，仿佛一口吞下了所有的悲伤。在他们身后，仆人们都咔嗒咔嗒地顺着陡峭的楼梯下来了，有人手里还举着棍棒或是粗制的武器，他们不清楚是否需要他们来保卫主屋。

一艘汽艇驶过水面，发动机嗡嗡地响，拖着沉重的猎物向码头驶来。埃米用胳膊肘推了他一把，阿布鲁尔德这才冒险走向甲板，看看

是谁在掌舵。他不愿承认自己早已清楚的事实。

格洛苏·拉班的高亢声音传了过来：“把绳子扔给我，我得把船系上。”然后他便走到了光亮处。一片寒气中，拉班却浑身是汗，他甚至脱掉了夹克，裸露出的胳膊、胸膛和脸上都是血。

“我想我已经杀了八只鲸鱼了。这儿还绑着两条小毛皮鲸，但我需要人帮助才能找回其余的尸体。你是在码头给它们剥皮，还是要先送到某种设施里去？”

阿布鲁尔德只能呆呆地瞪着眼睛。绳子像被勒死的蛇一样从他的手中滑落下来。拉班从船边探出身子，一把接住绳子，自己把它缠在了一个船坞钩上。

“你……杀了它们？”阿布鲁尔德喃喃地问道，“你把它们都杀了？”

他一低头，一眼便看到了漂浮在水面上那两只琼达斯小鲸鱼的尸体，它们的皮毛仍纠缠在一起，沾满了从无数处刀伤中渗出来的鲜血。它们的毛皮都被撕破了，眼睛茫然地瞪着，就像水面上的漂浮着的木板一样毫无生气。

“我当然杀了它们，”拉班浓重的眉毛皱了起来，“当你打算去打猎时，为的就是杀了猎物啊。”他从摇摇晃晃的小船上走下来，站在码头上，似乎期待着有人上前祝贺他的成就。

一种对自己来说很不习惯的愤怒感和厌恶感在阿布鲁尔德心中燃烧起来，他攥紧了拳头，然后又松了开来。他一生都在压制这种感情，但自己也许确实有着传说中的哈克南脾气。

根据多年的经验，他清楚捕猎琼达斯鲸鱼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否则鲸群就会避开某个地方。拉班从未费心学习过这些鲸鱼皮毛生意的基本知识，也从未练习过任何技术，他几乎不懂得该如何指挥一艘捕鲸船。

“你在它们交配的地方屠杀了它们，你这个白痴！”阿布鲁尔德大喊起来，拉班的脸上顿时浮现出了一种被侮辱了的震惊表情。他父亲从来没像这样吼过他。

“几代以来，它们都来到图拉峡湾养育后代，并在返回北极深海之前进行交配。但它们的记忆力很好，而且是世代记忆。一旦血液污染了水，只要这记忆还在，他们就会避开这个地方。”

阿布鲁尔德的脸因恐惧和沮丧而变得扭曲。他自己的儿子已经诅咒了这些繁殖地，他已经用鲜血染红了这个峡湾，因此从现在开始的几十年里都不会再有一条琼达斯鲸鱼会回来了。

拉班低头看了看漂浮在船边的战利品，然后又扫视了一下海湾的对岸，没有理会他父亲刚才说的话：“有人来帮我吗，还是我得自己去弄剩下的？”

阿布鲁尔德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然后惊恐地、难以置信地盯着他的手，惊讶于自己打了儿子。

拉班怒视着他。只要有人敢再挑衅他一下，他就会把站在这里的人全都给杀了。

他父亲用一种凄凉的声音继续说道：“鲸鱼不会回到这里下崽了。难道你还不明白吗？所有这些在峡湾的村庄，所有生活在这里的

人，都依赖毛皮贸易。没有了鲸鱼，这些村庄就会死亡了。水线上下的所有建筑都将被废弃。这些村庄将在一夜之间变成鬼城。鲸鱼不会再回来了。”

拉班只是摇了摇头，不愿去理解这个形势的严重性。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这些人呢？”他看着父母身后的仆人问道，这些出生在兰基维尔的男男女女，没有高贵的血统，没有前途：他们只是些渔民，只是些工人而已，“他们又没什么特别的。你统治他们。如果时局艰难，他们就得忍受。这就是生活的真相。”

埃米怒视着他，最终流露出了她内心那强烈的情感来：“你怎么敢这样说，格洛苏？有很多事情我们都很难原谅你——但今天实在说不过去了。”

可拉班一点也不觉羞耻：“你们两个人是瞎了还是傻了？你们难道不知道自己和我的身份吗？我们是哈克南家族！”他大声吼道，然后又压低了声音说道，“作为你的儿子，我感到羞耻。”

他二话没说，大踏步走过他们身边，走进了门房，洗了洗，收拾了几件东西便离开了。其实还有一天他才能得到男爵的许可离开这个星球，但他会在太空港度过这段时间。

他迫不及待地想回到那个对他的生活来说很有意义的地方去。

一个人如果在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坚持追踪，那么他可能会永远干等下去，而不会获得任何成果。仅仅坚持寻找是不够的。

——来自游牧民族禅逊尼的智慧

四年以来，哥尼·哈莱克没有发现任何关于他妹妹下落的线索，但他从未放弃希望。

他的父母再也没提过贝丝的名字。在他们那安静的、毫无色彩的夜晚，他们只会继续研读《奥兰治天主圣经》，通过寻找能揭示他们生活命运的箴言来安慰自己……

哥尼则独自一人沉浸在悲痛之中。

在他挨打的那个晚上，在没有迪米特里村民帮助的情况下，他的父母费了好大劲才拖着伤痕累累的哥尼回到了预制房屋。他们几乎没有医疗用品，但艰苦的生活教会了他们急救的基本知识。他的母亲把他放在床上，尽她最大的努力照顾他，而他的父亲则站在窗帘旁，阴沉着脸等着哈克南人回来。

四年后的今天，那天晚上留下的伤疤让哥尼的外貌比以前更粗犷了，他红润的脸上总是带着一种不安的神情。当他走动时，他仍能感到骨头缝儿里传来的深深刺痛。他一有力气就从床上爬起来，继续工作，完成他的工作定额。村民们默默地接受了他的归来，甚至没有表现出在他的帮助下完成大家的定额变得多么的轻松。

哥尼·哈莱克知道自己不再是大家的一分子了。

晚上，他不再喜欢到酒馆里去了，所以他选择留在家里。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哥尼成功地将他的巴厘琴重新组装起来，足以弹奏音乐，尽管它的音域变得更加有限，音调仍然不准吧。克鲁比队长的话已经深深地印在他的脑子里了，但他仍是不停止地创作歌曲，不停地在他自己的房间里唱歌，这样别人就可以假装没听见了。然而，他的歌词中那辛辣的讽刺已经消失，现在的这些歌都是为纪念妹妹贝丝而唱的。

他的父母是那么的苍白和憔悴，他甚至想不起他们的模样了，尽管他们就坐在隔壁的房间里。然而即使过了这么多年，他仍然记得妹妹脸上的每一道皱纹，她的每一个优雅的动作，还有她那亚麻色的头发，她的表情，以及她那温柔的微笑。

他在外面种了更多的花，同时照料着妹妹的马蹄莲、百合花和雏菊。他想让这些植物活下去，这可以使贝丝的记忆清晰而明亮。他一边工作，一边哼着她最喜欢的歌——感觉她就在他身边。他甚至想象他们可能同时在想着对方。

如果她还活着的话……

一天深夜，哥尼听到窗外有动静，然后看到有一个影子在黑暗中爬行。他以为自己在做梦，后来听到一阵更响的沙沙声和一阵急促的吸气声。他迅速坐起来，听到有什么东西跑开了。

窗台上放着一朵鲜花，那是一朵刚剪下来的马蹄莲，像一个图腾，传达着一个明确的信息。因为它那奶油色的花瓣碗里夹着一张纸片。

哥尼抓住了那朵百合花，因为有人拿贝丝最喜欢的花奚落他而感到愤怒。但当他闻到那令人陶醉的花香时，他仔细地看了看纸条。这封信有半页纸长，用的是女性书写的匆忙的笔迹。他读得很快，只收集了信息的要点。

开始的几个字是：“告诉妈妈和爸爸我还活着！”

哥尼抓着纸条，从敞开的窗户扑了出去，光着脚在泥泞的街道上飞奔起来。他四下寻找，直到他看到两座建筑物之间有一道人影。那个人影正急匆匆朝主路跑去，而这条路通向一个中转变电站，然后通向哈克城。

哥尼没有叫出声来，因为这只会让那个陌生人加快脚步。他摇摇晃晃地向前跑着，全然不顾伤口愈合后身上的阵阵疼痛。贝丝还活着！他的双脚在粗糙干燥的地面上摩擦着。

陌生人把整座村庄抛在身后，向边缘的田野而去，哥尼猜测他有一辆小型私家车停在麦田旁边。那人转过身来，发现有个模糊的人影向自己冲来，于是拔腿就跑。

但哥尼已经气喘吁吁地冲过来了：“等等！我只想和你谈谈。”

那人没有停下脚步。在月光下，他看到了靴子和一身相对华丽的衣服……此人绝对不是农民。哥尼过着艰苦的生活，他的身体就像钟表的发条一样，他很快便拉近了距离。那个陌生人在不平坦的地面上绊了一跤，给了哥尼足够的时间弯下腰，像一只猛扑过来的恶狼似的扑向猎物。

那人摔倒在泥土里，但很快又爬了起来，踉踉跄跄地向田里跑去，可哥尼从后面一把抓住了他。他们两人翻到一个两米深的沟里，那里是村民种植那些发育不良的克劳尔块茎的地方。

哥尼抓住那件漂亮衬衫的前襟，把那人按在壕沟的泥墙旁边，让他半坐在地上。岩石、沙砾和灰尘在他们周围噼啪作响着。

“你是谁？你看见我妹妹了吗？她还好吗？”哥尼用计时器微弱的灯光照向那人的脸庞。那人面色惨白，正睁大了双眼四处张望。他长了一副滑头的样子。

那人吐出嘴里的泥土，挣扎起来。他的头发剪得很整齐，衣服比哥尼见过的所有衣服都要贵重得多。

“她到底在哪儿？”哥尼把脸贴得更近了，把纸条举了起来，好像那是指控他的证据似的，“这是从哪儿来的？她对你说了什么？你是怎么知道百合花的？”

那个男人吸了吸鼻子，然后抽出一条胳膊来揉了揉疼痛不已的脚踝，说道：“我……我是哈克南家族负责这个地区的人口调查员。我会从一个村庄旅行到另一个村庄，为的是统计为男爵服务的人数。”说着他使劲咽了口唾沫。

哥尼抓紧了他的衬衫。

“我能见到很多人。我——”他紧张地咳嗽起来，“我看见你妹妹了。她当时是在一个军事要塞附近的一间娱乐室里。她把这些年来积攒下来的钱都付给我了。”

哥尼做了一个大大的深呼吸，专注于他说出口的每一个字。

“我告诉她我要去迪米特里村做统计了，于是她把她所有的宇宙索都给了我，并写下了那张纸条。她告诉我该怎么做，我便照做了。”说完，他一把拍打开了哥尼的手，气愤地坐了起来，“你为什么要攻击我？我给你带来了你妹妹的消息。”

哥尼对他咆哮起来：“因为我想知道更多，我要怎么才能找到她？”

那人摇了摇头，说道：“她付钱只是为了让我把这张纸条偷偷带出去。我是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做了这件事的——现在你会害我坐牢的。我不能再为你，也不能再为她做什么了。”

哥尼一把掐住那人的喉咙：“你错了，你可以的。告诉我是哪个娱乐室，哪个军事要塞。你是宁愿冒被哈克南人发现的风险……还是我现在就杀了你？”说着他使劲掐住了那人的喉咙，“告诉我！”

四年来，这是哥尼听到的关于妹妹的第一条消息，他不可能让这个机会溜走。贝丝还活着。他的心里不断咀嚼着这条信息。

人口普查员干呕道：“是驻扎在黑檀山和弗拉基米尔湖的要塞。哈克南家族在那儿有奴隶坑和黑曜石矿。有士兵们驻扎在那里看着囚犯。娱乐室……”他使劲咽了口唾沫，不敢说出实情，“其实就是一家妓院，为所有士兵服务，你妹妹就在那儿工作。”

浑身颤抖不止的哥尼试图去思考，自己怎样才能穿过整片大陆呢。他对地理知识知之甚少，但他可以学习。他抬头凝视着从烟雾缭

绕的云层中探出来的朦胧月色，已经开始酝酿一个解救贝丝的拙劣计划了。

哥尼点了点头，把手放回到身体两侧。人口普查员从沟里爬了出来，一瘸一拐地扭着脚踝跑过了田野，一路尘土飞扬的。他朝一个灌木掩蔽处跑去，他一定是在那里藏了一辆车。

麻木和疲惫一起袭来，哥尼一下子瘫倒在壕沟里。他深吸了一口气，尝到了决心的滋味。他并不在乎那个人早已逃远了。

他终于找到了他妹妹下落的线索。

高效的统治者惩罚反对者，奖励支持者。他必须天马行空地挥舞他的力量，隐藏实力。他要学会设置一个反向的节奏，让对手失去平衡。

——威斯海默·厄崔迪，《领导的要素》

在雷托当上父亲后，时间似乎比以前过得更快了。

眼前的小男孩穿着一身玩具盔甲，手里举着一个纸做的盾牌，摇摇摆摆地向前迈进，同时用带着羽毛的瓦拉长矛凶猛地攻击面前庞大的萨鲁撒公牛，然后又退后了几步。他就是维克多，厄崔迪公爵两岁的儿子，他的头上戴着一顶镶绿边的帽子，帽子上有一枚红色的厄崔迪徽章。

雷托笑着跪在地上，左右拉扯那个带长角的玩具公牛，这样一来这个仍然笨拙移动着的黑头发男孩就很难找准目标了。“维克多，照我说的去做，”他试图用一个非常严肃的表情来掩饰他的笑容，“当心你的瓦拉。”说着他举起双臂进行示范，“像这样握着，然后从侧面刺进这怪物的脑袋。”

男孩尽职地又试了一次，他勉强举起了这件按比例缩小的武器。瓦拉的钝头刺中了公牛脑袋，就在雷托白色粉笔标记的附近，然后弹了回来。

“这次好多了！”说着雷托把玩具公牛推到一边，把男孩抱在了怀里，然后把他高高举过头顶。结果雷托不小心碰到了维克多的腰，让他咯咯地笑了起来。

“又来？”凯莉娅不赞成地抱怨道，“雷托你在干什么呀？”她和侍女基娅拉就站在门口，“你就这么养孩子啊。你想让他像祖父那样死在斗牛场上吗？”

雷托面无表情地转向他的侍妾：“他祖父的死和斗牛没有关系，凯莉娅。那牛被叛贼下了药。”公爵没有对凯莉娅说出所有的秘密，比如雷托的亲生母亲海伦娜夫人就参与了这场阴谋，因此雷托把她流放到一个原始的隐居地，与孤绝姐妹会生活在了一起。

凯莉娅看着他，仍然没被他说服。而他只好试图让自己听起来更加通情达理一些：“我父亲认为这些野兽是高贵而伟大的。在斗牛场上打败一头这样的公牛需要高超的技巧和荣誉感。”

“不过……这适合我们的儿子吗？”凯莉娅瞥了基娅拉一眼，好似在向这个威严的女人寻求帮助，“他只有两岁呀。”

雷托把男孩的头发拨弄乱了：“学习战斗技巧越早越好呢——即使是杜菲也会同意的。我的父亲从不溺爱我，所以我也不会宠着维克多。”

“我说不过你，”凯莉娅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但从她激动的眼神看，她心里肯定还是不服，“毕竟你是公爵。”

“亲爱的，该是维克多的辅导时间了。”基娅拉看了一眼她那个镶有珠宝的腕表，那是她从凯坦星带来的一件珍贵古董。

维克多带着失望的表情抬头望着父亲那高大的身影。“现在去吧，”雷托拍了拍他的背，“公爵要学很多东西，但并不是所有的都像这样有趣。”

小男孩固执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迈着小短腿吃力地穿过房间。基娅拉带着祖母般的微笑抱起他来，把他带到城堡北翼的一间私人学习室。斯旺恩·戈瓦尔，维克多的专属卫兵则跟在侍女的身后。凯莉娅留在了游戏室，雷托把那只填充公牛玩具放在墙边，用毛巾擦了擦脖子，喝了一大杯凉水。

“为什么我哥哥总是先找你倾诉，然后才对我说呢？”雷托能看出来，凯莉娅的心里很不安，好像很不确定。“隆博真的打算和那个女人结婚？”

“你哥哥他不是认真的——我想他只是一时兴起吧。你知道隆博做事是多么的没长性。有一天也许他会认真吧。”

她抿了抿嘴唇，有些不赞同：“但她只是一个……贝尼·杰瑟里特啊，又没有高贵的血统。”

“就连我那个皇帝表兄都娶了一个贝尼·杰瑟里特，”雷托没有显露出内心的痛苦来，“而这是他的决定，凯莉娅。他们似乎确实很相爱呢。”在儿子出生后，他和凯莉娅就变得疏远了。也许，当基娅拉带着她那堆宏大的后宫轶事来到这里时，他们之间的疏远就已经开始了。

“爱？原来有了爱就能结婚了啊？”她的脸色阴沉了下来，“你的父亲，那位伟大的保卢斯·厄崔迪公爵对这种虚伪之词会说些什么呢？”

他努力保持镇定，走到游戏室门前关上了门，这样就没人会听到他们的谈话了。“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能娶你为妻。”他仍能记得自己

的父母在卧室套间那扇厚重大门后面激烈争吵的情景。他不希望这种事发生在他和凯莉娅身上。

她那美丽的面庞上露出了不满的神情，凯莉娅把头一甩，铜色的卷发在肩胛骨之间来回跳动着："我们的儿子总有一天会成为厄崔迪公爵。我觉得他一出生你就应该改变主意的。"

"这都是些政治问题，凯莉娅，"雷托的脸瞬间通红，"我非常爱维克多。但我是一个大家族的公爵。我得优先考虑家族利益。"

在兰兹拉德联合会的会议上，其他家族把他们那些符合条件的女儿都带到了雷托面前，希望能吸引到他。虽然厄崔迪家族既不是最富有也不是最有权势的家族，但雷托仍很受欢迎和尊敬，尤其是看中他在没收审判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而雷托也一直为自己在卡拉丹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骄傲……并希望凯莉娅能因此更加欣赏他。

"但维克多仍然是个私生子。"

"凯莉娅——"

"有时候我真恨你父亲，就是他向你脑袋里灌输的这些愚蠢的想法。既然我不能为你提供政治同盟，既然我没有嫁妆，没有地位，我就不能是妻子。可因为您是公爵，您就能随时命令我上床陪你睡觉。"

听到她如此表达自己的不满，雷托感到很是痛心，他可以想象基娅拉在她的房间里是如何对凯莉娅旁敲侧击的。不可能有别的解释了。雷托并不是特别喜欢这个外来的女人，但解雇这个侍女可能会毁

掉他通往凯莉娅内心的最后几条路。这两个女人总是喜欢在一起，摆架子，卖弄地谈话，模仿帝国的风格。

他凝视那些布满条纹的窗户，想着几年前自己和凯莉娅曾是多么的幸福："你不该这么说我，毕竟我的家族已经竭尽全力地接济你和你的兄弟了。"

"哦，那可真是太感谢您了啊。这没有损害您的光辉形象吧？帮助我们这些来自伊克斯的可怜难民，这样您那些心爱的人民会觉得您是一个多么仁慈的统治者啊。多么高贵的厄崔迪公爵大人。可我们这些接近你的人知道你只是一个凡人，而不是你试图让自己变成的那种传奇。你并不是你想象中的平民英雄。因为如果你是，你就会同意——"

"够了！如果隆博愿意，他完全有权娶特希雅为妻。如果他这么想的话。维尔纽斯家族已经毁了，他不会再有政治婚姻了。"

"除非他的反抗军收复伊克斯，"她反驳道，"雷托，告诉我真相吧——你是不是暗自希望他那些自由战士们最好不要成功，这样你就总会有借口不娶我为妻了？"

雷托非常震惊地回答："当然不是啊！"而凯莉娅显然认为自己这一轮赢了，于是离开了房间。

身处孤独之中，他开始思考起她的变化来。在娶她为侍妾之前，他已经迷恋她很多年了。于是他把她拉到了自己身边，虽然没有达到她所希望的距离吧。一开始她是帮助和支持他的，但是她的野心变得太大了，她让他的生活变得无比复杂。最近，他经常看到她在镜子前

不停地打扮，把自己打扮成女王的样子——但那是她永远不可能成为的角色。他无法改变她的身份。

但是他从儿子身上得到的快乐超过了所有的这些烦心事。他爱这个孩子的强烈程度连他自己也感到吃惊。他只希望维克多能得到世间最好的东西，希望他长大后成为一个优秀的、可敬的人，成为一个体面的人。虽然他不能正式地把这孩子命名为公爵继承人，但雷托打算把一切好东西都给他，所有的一切。而总有一天，维克多会明白他妈妈所不明白的事。

男孩坐在辅导机前，玩着形状识别和颜色识别游戏，凯莉娅和基娅拉在低声交谈着。维克多很快地按下了按钮，取得了他这个年龄所能获得的高分。

“夫人，我们必须想个办法绕过公爵。他是个固执的人，打算与一个有权势的家庭联姻。我听说埃卡兹大公在追求他，打算把他的一个女儿送过来。我怀疑雷托在莫里塔尼－埃卡兹冲突中那些所谓的外交努力只是个掩盖他真实意图的烟雾弹。”

凯莉娅思考着，眼睛眯成了一条缝：“雷托将于下周前往格鲁曼与莫里塔尼子爵会谈，但他们没有符合条件的女儿。”

“他是说他要到那儿去，亲爱的。但是太空是很大的地方，如果雷托绕道去了别的地方，你又怎么会知道呢？我在朝廷待了这么多

年，对这些事太了解了。如果雷托真的有了一个正式的继承人，他会把你的维克多当作一个私生子藏起来……从而彻底毁了你的地位。”

凯莉娅低下了头：“我说了你让我说的一切，基娅拉，但我怀疑我是不是把他逼得太紧了……”现在，雷托不在眼前，她这才让自己的惶恐和担心表现出来，“我很沮丧。我似乎无能为力了。我们两人曾经很亲近，但现在一切都变得很糟。我曾希望生下他的儿子能让我们最终走到一起。”

基娅拉噘起皱巴巴的嘴唇：“啊，亲爱的，在古代，这样的孩子被称为‘纽带’，维系一个家庭的完整。”

凯莉娅摇了摇头，继续说道：“相反，维克多只是把问题暴露给大家了。有时候我觉得雷托恨我。”

“有些事情还是可以解决的，只要你相信我，我的夫人。”基娅拉伸出一只手放在年轻女子的肩膀上，安慰她道：“从和你的哥哥谈话开始吧。去问问隆博，看看他能做些什么。”她的声音甜美而通情达理，“别忘了公爵总是听他的。”

凯莉娅的眼前一亮：“这还真可能会管用。反正试试也无妨。”

她直奔隆博的城堡套间。隆博和特希雅正在厨房里来回忙活，他正在帮她做一份当地的蔬菜沙拉。隆博切着菜板上的紫菜，脸上带着令人恼火的、困惑的微笑，开始专心地听妹妹说话。

他似乎根本没有体会到他妹妹处境的严重性：“你没有权力抱怨任何事情，凯莉娅。雷托对我们非常好——呃，尤其是对你。”

她愤怒地哼了一声：“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既然我有了维克多，我就有更多的赌注了。”她左右为难起来，不知道自己是该暴跳如雷，还是陷入绝望。

特希雅眨了眨她那褐色的眼睛，说道：“隆博，你俩最好是希望能推翻特莱拉人。一旦你们光复了维尔纽斯家族，你所有的这些问题就都无关紧要了。”

隆博俯下身去亲吻了一下他情妇的额头，附和道：“没错，我的宝贝儿——你不觉得我正在努力吗？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秘密地给克泰尔提供着资金，虽然我仍然不知道反抗军干得如何了。现在哈瓦特又派了一个间谍打入了伊克斯，但那人也消失了。不愧是我们家族设计的星球，伊克斯还真是易守难攻啊。”

但特希雅和凯莉娅的一致反应都让对方吃了一惊：“那你得再加把劲儿啊。”

宇宙是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运转的：每样东西都有它的代价。我们为创造未来付出代价，我们为过去的错误付出代价。我们为每一次改变付出代价……而如果我们拒绝改变，我们同样将付出高昂的代价。

——公会银行年报，哲学记录

夏胡鲁既受人尊敬，又令人敬畏，弗雷曼人都这么说。不过列特·凯恩斯甚至在他十六岁之前，就已经骑过这种虫子很多次了。

在他们第一次前往南极地区的旅途中，他和他的血亲沃里克召唤来了一条又一条沙虫，直到把它们骑得筋疲力尽为止。然后，他们会埋下一个沙槌，准备好钩子，然后再设法捉住下一条沙虫。所有的弗雷曼人都指望着他们。

现在，在灰蓝色的天空下，这两个年轻人在带有帽兜的长袍下穿着蒸馏服前进，忍受着炎炎烈日，不知何时才是个头。他们听着脚下的沙土发出了轰鸣之声，仿佛虫道在摩擦中熊熊燃烧起来了。

他们远离了六十度地图线那些有人居住的地区，穿过了大平原和开阔地带，横穿了无边的沙海，达到了赤道附近，然后继续向着潮湿的南极盖前进，那里有一个禁地。在那个禁地，作为帕多特·凯恩斯唤醒沙丘的伟大梦想的一部分，植被已经建立和培植起来了。

列特的目光扫过眼前这无边无际的沙海。冬天的狂风已经把大平原的表面吹得像桌面一样光滑了。这无疑便是那条永恒的地平线了。他审视着眼前严峻的地形、微妙的坡度和那些露出地面的岩石。在当

年他那幼小的心灵还不能理解语言时，父亲就开始给他讲沙漠的故事了。行星学家称呼这里为一种超越了怜悯的景观，永不停歇……永不迟疑。

在他们旅程的第六天，黄昏来临之时，他们的沙虫坐骑表现出了激动和疲劳的迹象，让它想要重新潜回到磨蚀的沙层下面，即使它那敏感的分段引导环仍被钩子固定着。列特对沃里克指了指一处低矮的岩石和隐蔽的缝隙：“我们可以在那儿过夜。”

沃里克用他的驱赶棒把虫子向前赶了赶，然后准备松开钩子从沙虫上下来。因为是列特召唤了这只特殊的巨兽，所以他开始指挥着大家离开这个粗糙、分段的大虫子。“第一个上来的，得最后一个下去。”列特解释道。

沃里克向沙虫尾部爬去，准备跳回沙地。他需要打开装有香料精华液的真空压缩包，以此来引导大家避开怪物的攻击范围。沃里克从虫尾巴上跳了下来，向一个沙丘顶部走去。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像沙子一样思考着，平静得有如沙漠本身。

列特在沙虫钻进地下的最后一刻跳开，艰难地穿过松软的粉尘般的沙地，就好像脚下是一片沼泽似的。他的父亲喜欢给他讲关于贝拉·特古斯和萨鲁撒·塞康达斯上那些潮湿沼泽的故事，但是他怀疑别的世界很难有厄拉科斯这种魅力和活力。

作为乌玛凯恩斯的儿子，列特拥有很多优势和机会。当他陶醉于这次重要的南极之旅时，他知道自己与生俱来的这种权利并不能增加他成功的机会。所有的弗雷曼年轻人都被赋予了这样的责任。

因为宇航公会要求定期的香料贿赂。

只有在获得了香料精华的巨额贿赂后，宇航公会的卫星才会对这里秘密的土地改造活动视而不见，无视弗雷曼人的行动。哈克南人不明白为什么获得天气预报和详细的地图分析会是如此的困难，但公会总是能找到借口……毕竟弗雷曼人从来没有拖欠过贿赂。

列特和沃里克在熔岩礁石的一个隐蔽角落里找到了安营扎寨的地方，列特拿出了他妈妈做的蜂蜜香料蛋糕。这两个年轻人舒舒服服地坐在了一起，讨论着他们拜访过的那些弗雷曼女子。

多年以来，这对血亲有过许多勇敢之举——当然也做了许多愚蠢的事。有些演变成了灾难，有些落了个艰难脱险，但列特和沃里克都活了下来。两人都收获了很多哈克南家族的战利品，但在这个过程中也都留下了不少伤疤。

到了深夜，他们开始笑谈起当初破坏哈克南扑翼机的事情来，还有他们是如何闯入一个富商的仓库并偷来了珍贵的美食的（尝了之后却很难吃），他们又是怎么追逐一个海市蜃楼，导致在开阔的平原寻找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白色盐湖床，为的只是可以许一个愿。

最后，两个人终于心满意足地在双月的照耀下睡着了，准备在黎明前醒来。他们这次旅程还有好几天的时间呢。

穿过南虫线，土壤中的水分和巨大的岩石让沙虫变得无法移动了，列特·凯恩斯和沃瑞克只能选择步行前进。凭着他们本能的方向感，他们找到了一条穿过峡谷和寒冷平原的路。在有着高大砾岩岩壁的峡谷中，他们看到了古老的干涸河床。他们那敏感的弗雷曼鼻子察觉到了寒冷空气正在变得越来越潮湿。

这两个年轻人在十部落穴地住了一夜，那里的太阳镜融化了地下的永久冻土，给了精心照料着的植物足够多的流动水。他们在那里种植了果园和矮棕榈树。

沃里克站在那里，咧着嘴笑着。他从鼻孔上取下蒸馏服的塞子，吸了一口气。“列特，来闻闻这些植物吧！就连空气好像都活过来了。”他放低声音，严肃地看着他的朋友，“你的父亲真是个伟大的人。”

看果园的人脸上浮现出了一种惶惑而狂喜的表情，在看到他们的努力取得成果时他们一向会充满了宗教热情。对他们来说，乌玛凯恩斯的梦想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且是一个真实的未来。

因此，此地的弗雷曼人相当尊敬行星学家的儿子。有些人走上前来，摸了他裹着蒸馏服的手臂，仿佛这能让他们更为接近先知本人。“沙漠将会为此感到欣喜，并像玫瑰一样绽放。”一位老人大声说道，他引用的是禅逊尼的关于流浪的智慧之言。

其他人则开始了吟唱仪式：“人世间有何物比种子更珍贵？”

“浇灌万物之水。”

“有何物比石头更珍贵？”

“它所覆盖的肥沃土壤。”

人们以同样的方式继续吟唱着，但是他们的这种崇拜让列特感到有些不舒服。他和沃里克决定，在与此处穴地的耐布喝完咖啡并在寒冷的夜晚睡个好觉，也就是满足了主人的所有招待请求之后，就尽可能快地离开这里。

十部落的人送给了他们迄今为止还不需要的温暖衣服。然后，列特和沃里克就带着他们宝贵的浓缩香料再次出发了。

两个年轻人终于抵达了水商隆多·图克提到过的那个要塞，但这座要塞看起来更像一个肮脏的工业仓库，而不是坐落在闪闪发光的雪白冰山上的宏伟宫殿。建筑是方形的，被许多管道和壕沟连接起来。咀嚼机已经把铁硬的土壤“嚼烂”了，以确保本就不多的霜冻能埋进在土里，地上都是些难看的土堆。

任何最原始的雪早已被埋在厚厚的灰尘和吹来的细石中，冻成了冰块。提取水分则是一项简单的操作——挖出大块的土，然后再将里面锁住的水分蒸出来。

列特掰下一块冰冻的土壤，舔了舔，品尝着这块混合了盐和碎石的冰块。他知道水就在里面，但对他来说，这里面的水就像在另一个遥远的星球上一样遥不可及。他们带着一箱箱的精炼香料颠簸着向大工厂走去。

建筑的材料用的是取冰过程中产生的岩屑制成的假混凝土块。堡垒般的墙壁上空空如也，没有任何装饰物，全都是窗户，并增加了镜子和能吸收低角度阳光的热量收集器。除霜烤箱喷出了棕色的废气，让空气中充满了灰尘和沙砾的碎屑。

隆多·图克在迦太格拥有一座豪华的宅邸，但据说这位水商很少住在那个豪宅里。毕竟图克要在南方开采水源，然后再将其销售到北方城市和那些有洗碗池和平底锅的村庄，从中获得可观的利润。

然而，南半球那恶劣的天气，尤其是难以预测的沙尘暴，会导致四分之一的船只失事，图克不得不持续不断地购买新机器，雇佣新的船员。幸运的是，一船南极的水给他带来的利润足以补偿以前的损失。很少有企业家愿意冒这样的风险，但图克与走私者、公会和弗雷曼人都有着隐秘的联系。事实上，大家都传言说，供水业务只是他的一个幌子，表面上是一个合法的生意，其实则掩盖了他真正赚钱的那份事业：也就是充当走私犯的中间人。

沃里克和列特肩并肩地从轰鸣的机器和忙碌的外来工人身边走过，向大门走去。在大多数情况下，图克雇的都是些佣兵，这些人从来没有机会能冒险去北方的干旱沙丘待一段时间。水商喜欢这样，因为这种人更能保守秘密。

虽然列特的个子比沃里克小，但他还是挺直了身子，走上前去带头。一个穿着工作服、戴着绝缘手套的男人从他们身边走了过去，向工地走去，同时斜眼看了看他俩。

列特拦住了他，说道：“我们是一个弗雷曼人代表团，来这里看望隆多·图克。我是列特·凯恩斯，帕多特·凯恩斯的儿子，这位是

沃里克——”

工人粗鲁地在他身后打着手势：“他在里面的某个地方。你自己去找他吧。”说完，他就迈着大步走向一台咆哮着的机器，它正在啃噬着裹满泥土的冰岩。

在求助遭到拒绝后，列特看向他的朋友。沃里克咧嘴一笑，拍了拍他的后背，说道：“不管怎么说，我们没有时间办手续了。我们自己去找图克吧。”

他们大胆地走进这座巨大的建筑，试图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在这里工作的人。尽管有加热球在墙壁和角落里嗡嗡作响，但还是寒气逼人。列特从其他工人那里问来了一些模糊的指示，然后从一个大厅走到另一个大厅，直到最后他们俩完全迷失在这个由仓库办公室、控制终端和储藏室组成的迷宫之中。

这时，一个肩宽身矮的人挥舞着双臂走了出来：“两个弗雷曼人在这里可是很显眼的啊，”他说道，“我是隆多·图克。跟我到我的私人房间去吧。”说着，这个矮胖的男人回头瞥了一眼，“还有带着你的东西。别把这玩意儿到处乱放。”

几年前，列特在厄拉奇恩芬伦宅邸的宴会上与此人见过一面。图克有着一双灰色的大眼睛，颧骨扁平且几乎没有下巴，这让他的脸成为了一个完美的正方形。他脑袋上那铁锈色的头发不剩几根了，但鬓角位置的毛发却像羽毛一样厚重。总的来说，他是一个相貌古怪、步态笨拙的人，与弗雷曼人身上常见的那种步伐飘逸正好相反。

图克在前面领路，列特和沃里克则急忙拖着身后的真空压缩箱子跟了上去。这里的一切东西都显得那么单调乏味，让列特感到很是失望。即使在那些最肮脏的穴地里，弗雷曼人也会铺上五颜六色的地毯和帷幔，或者用砂岩雕刻出装饰性的人像来。天花板上也都会蚀刻上几何图案，有时还镶嵌着马赛克。

图克领着他们来到了一堵宽墙的前面，这面墙和其他墙壁一样空空如也。他左右看了看，确定他的工作人员都已经离开了这个区域后，才把手掌放在一个读取器上。一把锁嗖的一声打开了，露出了里面一个温暖的房间来，屋子里的陈设可要比列特想象的豪华多了。

壁龛里摆放着装有昂贵的基拉纳白兰地和卡拉丹葡萄酒的水晶酒瓶。一盏镶有珠宝的枝形吊灯在深红色窗帘的映衬下闪耀着多面的光，柔和地播撒在墙壁上，这里舒服得像在母亲的子宫里一样。

“啊，原来这才是我们这位水商的藏宝地啊。”沃里克说道。

屋子里的椅子又高大又豪华。娱乐全息图堆在抛光石板桌子上。天花板上的斑点镜子反射闪闪发光的亮光，这光芒是由乳白色哈葛尔雪花石膏制成的科林斯柱发出来的，来源于内部的分子火焰。

“公会没给厄拉科斯带来过多少好东西。哈克南人也不会欣赏如此精美的物品，而且也很少有人能买得起它们，”图克耸了耸他宽阔的肩膀，说道，“更何况，没人愿意把这些玩意儿从地狱般的南半球运到我的工厂这儿来。”

他扬起羽毛似的眉毛：“但因为我和你们的人达成了协议”——他按下了一个控制按钮，封死了身后的门——“公会偶尔会派遣飞船

进入极地轨道。而轻型飞船就能带着我要求的商品下到我这里来了。”说着他拍了拍沃里克带来那些沉重的箱子，“毕竟你们每月都得通过我向公会……提交香料。”

“我们称之为‘香料贿赂’。”列特更正道。

图克似乎并没有生气：“文字游戏而已，我的孩子。你们弗雷曼人从沙漠深处获得的这些纯净的香料精华可要比哈克南团队在北方找到的那些碎香料更有价值啊。公会把你们的这些香料留给他们自己用了，不过谁又能知道那些领航员会怎么用它们呢？”说完，他又耸了耸肩。

他用手指在石板桌上敲着拍子：“我看到我们已经收到了你们本月提交的香料了。我已经命令我的军需官在你们离开之前为你们提供足够的补给。”

列特本就不奢望图克能有多幽默，所以他接受了他简洁直接、公事公办的态度。他再也不想在此地待下去了，尽管城里人或是某些村民可能会喜欢这里异国情调的装饰以及铺张浪费的家具。但列特对这些奢侈品从来不怎么感兴趣。

他和他的父亲一样，宁愿在沙漠里待上一整天，因为那里才是他的归宿。

如果他们再快一些的话，列特觉得他们应该能在日落前赶回十部落穴地。他渴望回到炎炎烈日之下，这样他就可以放松一下他那双麻木的手了。

但沃里克却总是觉得很冷。他伸开双臂站在那里，一双沙漠靴踩在地上。“你有过这种感觉吗，列特？”他搓了搓脸颊，问道，“我的肉皮儿变得很脆。”说着他深吸了一口气，又低头瞥了一眼他的靴子，“你可以感觉到水。它就在这里，但是……被困住了。”

他盯着眼前由布满灰尘的冰川形成的棕色山脉。沃里克本就是个冲动而好奇的人，所以他叫停了自己的朋友：“我们已经完成了任务，列特，没必要急急忙忙赶回去。”

列特只得停了下来，问他：“你有什么想法么？”

“我们就在这儿，就在传说中的冰山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棕榈和你父亲开始种植的那些植物。我想好好探索一天，感受一下脚下这些坚硬的冰。爬上那些阶梯级冰川就相当于爬上了黄金之山啊。”

“你看不到原始冰层的。水汽都凝结在灰尘和污垢中了。”但当他看到自己朋友脸上那急切的表情时，列特只得收起了自己的不耐烦，“不过你说得对，沃里克。我们为什么要急急忙忙赶回去呢？”毕竟对于十六岁的孩子们来说，这场冒险远比对抗哈克南要塞更宏大、更安全，“我们这就去爬冰川吧。”

他们在南极那似乎永远暗淡无关的日光下徒步前行。冻土带有一种严峻的美，尤其是对一个习惯了沙漠的人来说。

当他们离开图克的工业挖掘点时，那里喷出的灰尘和碎片在地平线上形成了一片棕色的烟雾。列特和沃里克爬向更高处，凿开岩石，找到了一层冰。他们吮吸着冻土地上破碎的石屑，品尝到了苦碱性化学物质的味道，然后一口吐出了嘴里的泥沙。

沃里克跑在最前面，像是因为获得了自由而开心不已。作为弗雷曼人，他们一生都在接受训练，绝不会放松警惕——但哈克南猎手们是不会来南极的。在这里，他们可能是安全的。只是可能。

列特继续扫视着地面和那些隐约可见的延展性悬崖，这些悬崖就耸立在一大堆冰冻的褐色泥土之中。然后他又弯下腰去检查一个擦痕，似乎是一个小小的脚印。“沃里克，过来看看这个。”

他们仔细检查着这个在最温暖的季节时留在这片松软土地上的单个足迹。经过仔细检查，他们发现了有一些痕迹被什么人小心地故意抹掉了，只留下了这个微小的痕迹。

“有谁来过这里？”

沃里克看着列特，补充道：“还有就是为什么要躲起来？我们离图克的水厂很远了。”

列特嗅了嗅空气中的味道，又眯着眼睛看了看悬崖和岩层，透过低垂的冰川，他看到了冰霜发出的道道闪光：“也许他们是探险家，到极地来寻找更干净的冰层以便挖掘。”

“如果真是这样，那为什么要掩饰他们的行踪呢？”

列特望着小路指引着的方向，爬上了一个崎岖的悬崖，峭壁上沾满了冻结成各种形状的泥巴。为了更好地看清周围环境里的细节，他目不转睛地研究着每一道阴影，每一条裂缝：“这儿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儿。”

他警觉了起来，示意沃里克安静下来。在没有感应到其他声音和动作后，两人才蹑手蹑脚地向前摸去。从孩提时代起，列特和沃里克就清楚如何无声无息地穿越沙漠。

列特仍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他感到不自在，但随着他们越来越近，这种不自在的感觉也愈加强烈了。尽管寒冷让他们脆弱的感官麻木了，但他们还是做到了小心翼翼。他们踏上了那条由霜冻的泥土组成的阶梯，然后看到了一条在弗雷曼人眼中很明显的小径。

有人从这里爬上了坡。

这两个年轻人靠在悬崖壁上，这样别人就看不到他们了，然后把自己看做此地的一部分进行着思考，动作也融入了自然环境之中。在爬到半山腰的时候，列特注意到悬崖壁上有那么一点轻微的变色，不大自然，或者说太不自然了。这个伪装做得其实算是不错了，但仍犯了几个笨拙的错误。

这无疑是一扇隐蔽的门，里面大到足以容纳下一艘宇宙飞船。难道这是隆多·图克的某个秘密仓库？又是宇航公会搞的鬼？又或是某个走私犯的藏身之处？

列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他还没来得及说话，小路的旁边又出现了几块“补丁”，岩石和冰块被人小心地伪装起来，他差点就没有

注意到。忽然，四个长相粗野的人冲了出来，一个个肌肉发达，穿着用不同制服拼凑而成的简单衣服，手里都拿着武器。

“小伙子们，你们的行动真是很隐秘啊。”其中一个人开口道。这人身材高大，肌肉发达，眼睛明亮，光秃秃的脑袋闪闪发着光。他的黑胡子从上嘴唇一直延伸到了下巴：“可你忘了，在这么冷的地方，我们能看到你们呼出的热气呢。你们没有想到这一点，对吧？”

两个头发花白的人举着武器，示意两个俘虏们前往山里的隧道。沃里克把手放在腰间的晶牙匕上，看了看他的同伴。如果需要的话，他们愿意背靠背地一起就义。

但列特却摇了摇头。眼前的这些人穿的不是哈克南的制服。他们衣服上有些地方的徽章已经从臂章和垫肩上掉下来了。他们一定是走私者。

秃头男人瞥了一眼他的一个副官，说道：“很明显，我们得在伪装工作上做些改进。”

“我们成了你们的俘虏了？”列特问道，同时意味深长地看着那些枪。

“我想知道我们做错了什么，使得你们能如此轻松地找到了我们的藏身之处。”那个肌肉发达的秃头男人放下了武器，“我叫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你们是我的客人了……暂时。”

生命本身不断增加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极大地增加了可供生命生存的生态位的数量。由此形成的系统是一个由制造者和使用者、猎手和猎物、合作者和竞争者组成的网络。

——帕多特·凯恩斯，《致沙达姆四世皇帝的报告书》

尽管他是个花言巧语、诡计多端且双手沾满了鲜血的男人，但哈什米尔·芬伦对她却总是那么好。玛戈夫人想念他了。在收到沙达姆发来的关于香料产量不足的愤怒信息之后，他和哈克南男爵一起深入沙漠，去检查香料收割站点。

她的丈夫冷酷地按照明确的既定目标行动，以皇帝的名义犯下了许多暴行，她怀疑他与埃尔鲁德九世的神秘死亡脱不了干系。但是，她从贝尼·杰瑟里特那里受到的教育告诉她要重视结果和后果。哈什米尔·芬伦知道如何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玛戈因此崇拜他。

每次走进丈夫专为她修建的那间郁郁葱葱的温室，她都禁不住感慨万千。玛戈穿了一件舒适而耀眼的变幻装，每隔一个小时就会变换一次颜色，她把手掌按在潮湿密封大门的掌纹锁上，穿过镶嵌着画作的华丽拱门，走进了这间翠绿的温室，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浓郁的空气。舒缓的音乐自动响起，芭蕾舞和钢琴曲顿时萦绕在她的耳畔。

墙壁上洒满了午后的黄色阳光，过滤玻璃将厄拉科斯的白色阳光转化成了凯坦的色彩。浓密的树叶在强制流动空气中飘摆起来，像欢呼的人群高举着的旗帜。在过去的四年里，这间温室里的植物长得比她想象中的还要茂盛。

在这个世界里，每一滴水珠都无比珍贵，乞丐们在街上乞求着哪怕一滴水，盛装的卖水者摇着铃铛，人们要想喝上他一口水就必须支付高昂的价格。在这个世界里，她的这间温室堪称是一种极为奢侈的浪费。但为其花费的每一滴水都值得。正像她丈夫常说的，皇家香料大臣负担得起。

玛戈想起了很久以前，那些古老的回忆展现给她的一位被原教旨家庭圈养起来的女人，她的名字叫法蒂玛，是家中唯一的女儿。她的丈夫很有钱，可以养活三个老婆，他把她们都关在自己的房子里，还分别给每个人建了一个属于她们自己的院子。自从结婚之后，法蒂玛就再也没有走出过家门，其他的两位妻子也没有。她的整个世界就是这个花木繁茂的庭院，还有一片开阔的天空。只有中央喷泉的潺潺流水在为她的弦乐器伴奏。还有就是那些不时下来享用花蜜的蝴蝶和蜂鸟……

如今，在无数代人之后，在这颗绕着太阳运行的、与地球的距离远超那位古代女人想象的行星上，玛戈·芬伦发现自己似乎就待在相同的院子里：被圈养着，被美丽且繁茂的植物环绕。

一个钟点工举着长长的软管向空气中喷洒着雾气，滋润着那些精心修剪过的树木、蕨类植物和花朵。凉凉的潮气让玛戈觉得皮肤冰凉，她连忙把这水雾吸进了肺里，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里还是这么奢侈！她抬起一片湿扇叶，将手指伸进了植物底部的土壤里，寻找着。这种植物来自于炎热的吉奈斯，它通常会携带的榨汁蚜虫突变体，还好土壤里没有找到它们的踪迹。

在她检查树根时，比安娜的声音在其他记忆中响起。比安娜是玛戈去世已久的姐姐，两个世纪前曾在圣母学校当过园艺师，正是她向

玛戈传授了关于园艺科学的美妙知识。温室里播放着的音乐——正是比安娜最喜欢的歌曲，一首来自游吟诗人的动人旋律——点燃了她内心。

即使没有比安娜的记忆帮助，玛戈也为自己对植物的了解而感到自豪。温室里摆放着来自帝国各地的植物标本，她认为这些标本就是她和自己不能生育的丈夫的孩子。她喜欢看着它们在这样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长大和成熟起来。

因为她的丈夫也善于在敌对的情况下生存。

她抚摸着一片长而光滑的叶子。*我会保护你的。*

玛戈忘却了时间，甚至连吃饭都忘了。如果必要的话，贝尼·杰瑟里特姐妹可以辟谷一个星期之久。她只想和她的植物，她的思想，还有逝去姐妹的其他记忆待在一起。

她心满意足地坐在温室中央一个带有凹槽的喷泉旁的长凳上。她把一盆盛开的慈爱玫瑰放在她身边的长凳上，然后闭上眼睛休息，冥想……

等她清醒时，炎炎烈日已经从地平线上消失了，岩石峭壁向西方投下了长长的影子。温室的室内灯也已经点亮了。她休息得很好，把慈爱玫瑰从已经快要盛不下的花盆里拔了出来。她哼着小曲儿，在一个新的花盆里把玫瑰重新种进去，心情完全平静了下来。

玛戈忽然转过身来，吃惊地发现距离自己仅有两米远的地方，站着一个沧桑的男人，深蓝色的眼睛盯着她。奇怪的是他身上有一种熟

悉感。这个男人披着一件朱巴斗篷[54]，兜帽摘了下来。一个弗雷曼人！

这个男人是怎么进来的？温室有严格的安全措施和警报装置，更不用说掌纹锁了。而且她还有贝尼·杰瑟里特的加强感官，可还是没有察觉到他。

砰的一声，玫瑰花盆从她的手里掉在了地上，她流畅地摆出了一个贝尼·杰瑟里特的战斗姿态，她放松了身体，保持平衡，训练有素的肌肉做好了随时踢向对手的准备，她这一脚甚至可以把对手开膛破肚。

“我们听说过你们这种古怪的作战方式，”那人一动不动地说道，“但你们也被教导过不要轻易使用它。”

玛戈缓缓地倒吸了一口冷气，他怎么可能知道这些呢？

“我们收到了你的信息。你想和弗雷曼人对话。”

终于她想起他是谁来了。在一次旅行中，她曾在一个叫做鲁提的偏远村庄里见过他。他自称为沙漠牧师，替人们祈祷。玛戈回想起当时这位牧师发现自己在看着他时，显得很是不安，然后当场停下了手里的活儿走开了……

她听到灌木丛中发出了沙沙的声音。一个干瘪的女人出现在眼前，她也是个弗雷曼人，而此人她就很熟悉了，是管家夏敦特·梅普斯，在烈日和沙漠的摧残之下，她已是满脑袋的花白头发。和那个男人一样，梅普斯也没有穿着平常的家装，而是披着一件沙漠旅行用的褐色斗篷。

梅普斯用沙哑的声音说道：“夫人，这里浪费太多的水源了。您这种炫耀方式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不是弗雷曼之道。”

“我又不是弗雷曼人。”玛戈尖锐地回答，她还不打算使用贝尼·杰瑟里特的麻痹之音。她可是拥有这些原始人无法想象的致命能力。“你们找我干什么？”

“你以前见过我。”那人说。

“你是个牧师。”

“我是一名侍从，萨亚迪娜的助手。”他一动不动地答道。

萨亚迪娜，玛戈琢磨着。她的脉搏一下子加快了。这个名号她以前听过，类似贝尼·杰瑟里特圣母之类的称号，一般是由护使团指定的。

突然，一切都清楚了。只不过她是很久以前把她想要见面的要求传递给弗雷曼人的，本来她都不抱什么希望了：“你们收到我的信息了，我的隐秘信息。”

牧师低下了头：“你说你有关于李桑·阿尔一盖布的消息。”他提到这个名号时，声音带着深深的共鸣和敬意。

“我确实有。所以我必须得跟弗雷曼人的圣母谈谈。”玛戈平静地把掉在地上的植物捡了起来，其实是在拖延时间以便整理自己的思绪。她把花盆的碎片和泥土留在地板上，然后把慈爱玫瑰栽进了一个新的花盆里，希望它能活下来。

“另一个世界里的萨亚迪娜，你必须和我们一起走。”梅普斯说道。

玛戈掸了掸手上的灰尘。虽然脸上没流露出任何感情，但她的内心却因期待而怦怦直跳。也许，到了最后，她能获得一些惊人的信息，从而向哈里什卡大圣母汇报。也许她会搞清楚一个世纪前消失在厄拉科斯沙漠里的那群失踪的姐妹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于是她跟着这两个弗雷曼人走进了茫茫夜色之中。

光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是不够的。

——隆博·维尔纽斯王子

在柳条木制的小筏子下面，海浪吹奏起了缓慢的催眠曲，在人们混乱的思绪中营造出了一种虚假的平静感。

雷托公爵把手伸到船边，从一大片树叶中抓起了一个漂浮着的瓜。那些树叶正随着船身不断摆动着。然后他从金色的刀鞘里抽出了镶着宝石的刀，把这个帕拉丹瓜从它水下的根茎上割了下来："来，隆博，吃瓜吧。"

隆博惊讶地眨着眼睛，问道："咦，那不是皇帝的匕首吗？沙达姆在没收审判后送给你的那把？"

雷托耸耸肩："比起华丽，我更喜欢它的实际用途。我相信我那位表兄不会介意我拿它来切瓜的。"

隆博接过滴着水的帕拉丹瓜，在朦胧的阳光下翻来覆去地打量它那粗糙的瓜皮："凯莉娅会被吓坏的，你知道。她宁愿你把皇帝送的匕首和一面装饰盾牌一起挂在浮空装饰板上。"

"嗯，她又不常和我出来钓鱼。"

看到隆博没有动手去剥瓜皮，雷托又把它拿了回来，用沙达姆送的镶有宝石的匕首剥去它坚硬的外壳，然后敲开果皮："这瓜不怕见阳光，它是不会突然起火的。"雷托是故意这么说的，暗指那次采集

珊瑚宝石时发生的火灾，他最喜欢的一条船被烧毁了，然后两个年轻人被困在了一个遥远的暗礁上。

“这一点也不好笑。”隆博说道，因为他是那场火灾的罪魁祸首。

雷托举起刀，看着刀刃上闪烁着的亮光：“你知道，当我去见莫利塔尼子爵时，我就把这匕首别在了正式制服外面。我想这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是一个很难被触动的人，”隆博说，“皇帝最终收回了他的萨多卡军团，一切归于平静。但你觉得莫里塔尼和埃卡兹之间的矛盾现在结束了吗？”

“当然没有结束，我不认为就这么完事儿了。待在格鲁曼的那段时间里，我一直都神经发麻。我想子爵是在等待时机反戈一击。”

“而你自己也牵连其中。”隆博用自己的配刀切下一片瓜，咬了一口，然后脸上抽搐了一下，又把它吐了出来。“还是有点酸。”

雷托看着他的样子笑了起来，然后从小箱子里拿出来一条小毛巾。他擦了擦手和仪式匕首，走回船舱，避开明亮的阳光，启动了引擎：“至少我是为了调解，这工作还算不那么令人讨厌。我们最好现在就出发去三角洲，我答应中午前到驳船港的，参加本季度庞迪大米的第一批收获典礼。”

“啊，这就是当领袖的风险和职责，”隆博一边说，一边跟着他下到船舱里，“看看冷藏箱——我给你带了个惊喜。还记得你很喜欢的那种黑啤酒吗？”

“你说的不会是哈克南啤酒吧？”

“所以你得在外面喝，在这儿没人会看见我们喝这种啤酒。我是从走私犯那里弄来的。当然，没提你的名字。”

“伊克斯的隆博·维尔纽斯啊，我很吃惊你居然跟走私者和黑市贩子混在一起。”

“不然你觉得我是怎么把物资输送给伊克斯反抗军的？到目前为止，我的工作效率还不是很高，但我确实联系到了一些非常有路子的人。”说着他打开了冷藏箱，翻找着那些没有标签的酒瓶子，“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被证明是，呃，相当足智多谋。”

公爵开着小船，沿着葱郁的海岸线逆流而上。杜菲·哈瓦特很可能会因为他开出这么远而不带护卫队而责备他，“那我想我可以喝一两瓶，只要哈克南人没有因此赚到我的钱就行。”

隆博从冷藏箱里取出两个容器，挤了挤容器顶部，香料吸管露了出来：“他们一分钱也赚不到呢。很明显，这些啤酒是在一次对啤酒厂的突袭中偷出来的。先是停电在酒厂引起了一阵骚动，然后不知怎么的，一对小杰第牛又在工厂里跑了出来。结果造成了大量的混乱和啤酒损失。真是一个悲剧性的浪费。有那么多打碎的瓶子，根本无法一一清点。”

雷托站在小船发动机控制装置前，闻了闻那瓶黑色的液体，止住了自己的口水：“我们怎么知道它没有被人下毒？我可没有带毒物探测器到我自己船上的习惯。”

“这一批已经装瓶的酒是给男爵准备的。只要看一眼他那肥胖的身体，你就能想象他每天要吃喝多少东西了。”

“好吧，如果连哈克南男爵都觉得这啤酒足够好的话——向他致敬。”说着，雷托抿了一口通过美琅脂过滤增强了风味的苦啤酒。

隆博滑到雷托身后的长凳上，看着公爵带着他们绕过一个岩石岬角，然后驶向一个宽阔的三角洲地带，那里聚集着满载庞迪大米的驳船。伊克斯的王子自己并没有喝啤酒。“这酒是对你的贿赂，”他承认道，“我需要你帮我个忙，要不干脆帮我两个忙怎么样？”

公爵咯咯地笑了起来：“一瓶啤酒换我帮你两个忙？”

“呃，冷藏箱里还有呢。听着，我只是想跟你坦白。雷托，我拿你当我最亲密的朋友。即使你说不，我也能理解。”

“如果我对两个忙都说不，你还会拿我当朋友吗？”雷托继续用吸管喝着啤酒。

隆博把酒瓶在两手之间倒来倒去的，说道：“我想为伊克斯做一些更有意义、更有帮助的事情。”

“你还需要钱吗？我还能帮上什么忙？”

“不是钱的事，呃，不完全是钱的事。自从克泰尔·皮尔鲁四年前与我取得联系以来，我一直在向他提供资金和鼓励。”隆博抬起头来，额头上布满了皱纹，“但我得到消息说，大部分自由战士已被消灭了，只留下了少数的幸存者。我想真实情况可能还要糟糕。我想我该停止这些小打小闹了。”隆博的目光变得冷酷起来，和雷托在暴乱

期间最后一次看到多米尼克·维尔纽斯时他脸上的神情一样，“让我们给他们一些强大的火力吧，这样他们就能有所作为了。”

雷托又喝了一口啤酒：“我会尽一切努力帮助你重获你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一点我一直都跟你说得很清楚。所以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想送些炸药进去，就是你军械库里那些晶片炸药。它们又小又轻，所以很容易隐藏和运输。”

“要多少晶片炸药？”

隆博丝毫没有犹豫地答道：“一千”。

雷托吹了个口哨：“这数目可是会造成很大破坏的哦。”

“呃，这就是我的目的，雷托。”

雷托继续驾驶着小船，驶过了波涛汹涌的河流交汇处，驶向河口。他们已经可以看见前面停在码头上的领航船和五彩缤纷的轻帆船了。“那么你打算怎样把这么多的炸药送到伊克斯上去呢？你的走私犯朋友能顺利送到克泰尔方便取货的地方吗？”

“特莱拉人可是在十六年前占领的伊克斯。他们早就恢复日常的航运了，用的是他们自己的运输工具和宇航公会特别分配的飞船。他们不得不放松限制，因为他们在原材料和特殊物资方面仍然依赖于外部供应商。所有的船只都降落在沿着入口港峡谷的岩石架上。洞穴被掏空了，足够停下护航舰，而隧道则与地下城市相连。很久以前，一些护航舰舰长曾在我父亲手下服役，他们，呃，主动提出要帮忙。”

雷托想起了那个秃头、爱吵闹的伊克斯伯爵，他在埃卡兹起义中曾与保卢斯·厄崔迪并肩作战。基于他父亲那战争英雄的名号，隆博很可能拥有比他自己意识到的更多的秘密盟友。

“我们可以制作带有特殊标记的容器，然后把这个标记发给克泰尔。我觉得……我想我们可以通过所有的关卡。”他突然恼怒起来，用拳头猛砸向身旁的木凳，“地狱在下，雷托，我得做点什么！我已经将近半辈子都没能踏上自己的星球了！”

“这样就是你让我帮忙……”雷托停了一下，说道，“行吧——只要你能不暴露厄崔迪家族就行。”他叹了口气，“在我做出决定之前，让我帮的第二个忙是什么？”

现在，王子看起来真的紧张起来了：“我反复思考该如何问你这个问题，但我找不到合适的词。一切似乎，呃，总会显得我很虚伪，或者说试图操纵你……但我还是得对你说。”说着他深吸了一口气道，“是关于我妹妹的。”

雷托正要打开第二瓶啤酒，一听到这话突然停住了，脸色沉了下来：“有些事是我和她之间的私事，即使你是她哥哥也最好不要过问，隆博。”

王子向他露出了一个表示同情的微笑。自从他接受了一个贝尼·杰瑟里特做他的侍妾和挚友，他也变得聪明起来了：“你们俩偏离了轨道，这并不是谁的错。它只是就这么发生了。我知道你仍然很关心凯莉娅——不要试图否认这一点。而她也为了厄崔迪家族做了很多，比如处理账目和商业事务。我父亲总是说，她是我们家最有经商天赋的人。”

雷托悲伤地摇了摇头道：“她过去经常能给我提出很多好建议。但自从基娅拉来了以后，她的眼里就只剩下华丽的服饰了。而就算我给了她这些衣服，凯莉娅似乎也不满意。她……她已经不是我当初爱上的那个女人了。”

隆博喝着自己的啤酒，苦涩地咂着嘴唇道：“也许这是因为你不再给她机会，不再让她发挥自己的商业技能的缘故。让她负责你的一项产业吧——帕拉丹瓜，庞迪米，珊瑚宝石——然后你就等着产量增加吧。如果，呃，如果伊克斯没有陷落，她一定能有一番作为。”

雷托把酒瓶推到一边，问道：“是她唆使你对我这么说的吗？”

“雷托，我妹妹是个难得的女人。我是以你的朋友和她哥哥的身份对你说这番话的。”隆博用手捋了捋他那乱蓬蓬的金发，“给凯莉娅一个机会，让她不只是当个妾。”

眼睛盯着这位被放逐的王子，雷托冰冷僵硬得像一座雕像：“所以你想让我娶她？”隆博从来没有利用他们的友谊来强迫雷托做什么事，而雷托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拒绝朋友的任何要求。但这个事……

隆博咬着下嘴唇，点了点头：“是，嗯，我想这就是我想让你帮的第二个忙。”

小船摇晃着，他们俩久久地沉默着。面前有一艘巨大的驳船笨重地穿过三角洲向码头驶去。

雷托的思绪翻腾起来，最终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张开鼻孔道：“我只能帮你一个忙——你自己选吧。”

隆博注意到雷托脸上那痛苦的表情，于是使劲咽了口唾沫。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把目光移开。而最终当他挺起胸膛时，清楚雷托会对自己将要说的话感到不安。但他把一切都赌上了。

最后，这位被流放的伊克斯王子用颤抖的声音回答道：“那么我选择我的人民的未来。是你教会了我这件事的重要性。我需要那些炸药。我只希望克泰尔·皮尔鲁能好好利用它们。”

他身体前倾，喝了一大口走私的哈克南啤酒，然后伸手抓住雷托的前臂：“如果说我从厄崔迪夫妇那里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把人民放在首位，个人愿望放在第二位。凯莉娅必须明白这一点。”

公爵驾着他们的小船绕过沙洲，进入河道，驶向在微风中飘动着绿丝带的土驳船。人们聚集在码头，一袋又一袋地往船里装着卡拉丹出口的主要谷物庞迪米。马车沿着河岸接踵而来，底盘很低的小船从被洪水淹没的田地里划了过来。有人向空中发射了自制烟花，多云的天空中随即发出一阵阵轰鸣声。

雷托把他们的船停靠在主码头，临近有一艘满载着庞迪米的驳船准备下水。一个巨大的、环绕着绿白相间的饰带的华丽讲台正在等着他。

雷托把刚才与隆博这场艰难的讨论抛在脑后，露出一副高贵的面孔，享受着节日的欢乐。这是他作为公爵的传统职责之一。

如果事实被表象所取代，那它就毫无意义了。不要低估印象对现实的影响。

——拉斐尔·科瑞诺皇太子，《权力基础知识》

哈克南男爵步履蹒跚地走到家族最高的塔楼阳台上，俯瞰哈克城的沼泽。支撑他身体的是那把沙虫头手杖——他很厌恶它。

然而，没有这把手杖，他便无法移动。

该死的女巫，看看她们对我做了什么！他一直在盘算着怎样才能报仇，但既然姐妹会和哈克南家族彼此都有对方勒索的证据，那么谁也不能公然对抗另一方了。

我必须找到一个更微妙的办法。

“彼得·德伏！”他向所有能听见他声音的人吼道，“把我的门泰特找来！”

德·弗里斯其实一直潜伏在他周围，在附近游荡，暗中监视和策划着。男爵只要喊一声，这个变态门泰特就能听见。要是大家都像他这么听男爵的话就好了——拉班、大圣母，甚至还有那个自鸣得意的苏克医生威灵顿·岳……

很快，那个残忍的门泰特踮着脚尖跑过来了，橡胶般的四肢不停舞动着。他的怀里抱着一个密封的、准时到达的包裹。男爵的工程师们承诺会有结果，他们每个人都知道，如果自己辜负了男爵的期望，他会活剥了他们。

“你的新浮空器到了，我的男爵，”德·弗里斯鞠了一躬，然后把容器递给他那位肥胖如山的主人，“如果你把它们系在腰间，它们会减轻你的体重，并给予您可能已经不大习惯了的行动自由。”

男爵伸出胖乎乎的手，撕开包裹：“是我曾经拥有过的行动自由。”这些浮空器的内部有一根链带，把带有独立浮空器的小型球体连接在一起，而每个浮空器都有自己的动力包。虽然他知道自己骗不了任何人，但至少这个浮空背带可以稍微隐藏一些他的弱点，让人们猜去吧……

“您可能需要一些练习才能使用它们——”

“这些浮空器会让我再次找回健康的感觉。”男爵咧嘴笑了，把浮空球拿到面前，然后把这条怪异的腰带系在他那肿大的腰上——他的肚子怎么能长得这么大呢？他一个接一个地把浮空球系牢。每系好一个，他就感到自己的脚、关节或是肩膀的重量减轻了。“啊哈！”

男爵向前迈了一大步，在房间里蹦蹦跳跳起来，就像一个探索低重力世界的探险家似的：“皮特，你看看我！哈哈！”他单脚着地，然后又跳了起来，几乎跳到天花板上。他大笑着跳动，然后像杂技演员一样用左脚旋转起来：“真是感觉好多了。”

变态门泰特在门边徘徊，脸上带着自满的微笑。

男爵又落了下来，挥舞着他的手杖，发出一种像击剑运动员一样的呼啸声：“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说着他用手杖在坚硬的桌子上重重地捶了一下。

“这些参数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男爵阁下。不要不自量力。”门泰特提醒道，但他清楚男爵才不会听他的。

像一名粗糙的芭蕾舞演员那样迈着大步，哈克南男爵穿过房间，像父兄一样拍了拍弗里斯的脸，这令门泰特惊讶万分，然后向高处敞开的阳台走去。

当德·弗里斯注视着这个大个子愚蠢而过分自信的动作时，他想象着男爵马上会因为对自己跳跃的步伐判断错误，从而从要塞塔的边上飘向开阔的天空。*我也只能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了。*

浮空器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他的下降，但它们只能减轻他的重量。男爵最终会以稍微减慢的速度掉在远处的人行道上——然后残骸会撒得满街都是。*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啊。*

由于德·弗里斯负责打理家族的各种资产，包括隐藏的香料储备，比如在兰基维尔上的那个仓库，所以男爵的死将让他有机会将它们的所有权转移给自己。而愚蠢的拉班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或许这是朝着正确方向的一小步——

但这个大个子却被阳台的栏杆挡了下来，最终热情地停了下来。他凝视着烟雾缭绕的街道和蔓生的建筑。这座大都市看起来又黑又脏，工业建筑和行政大楼已经深深扎根于杰第主星了。在城市之外，还有更加肮脏的农业和矿业村庄，这些恶心的地方几乎不值得派兵驻守。在更深的城市底层，轮班工人来回穿梭着，就像在街道上爬行的虱子一般。

男爵举起他的手杖，宣布：“我再也不需要这玩意儿了。”说着他最后看了一眼手杖，他那肿胀的手指在它光滑的表面上摩挲着，然后一下子把手杖扔向了外面的空地上。

他倚在栏杆上，看着手杖往下掉，旋转着，越来越小，朝下面的街道掉落而去。他抱着一个幼稚的希望，希望它会砸到某个人的头上。

男爵借助着腰带上的浮空球，回到了主房间，失望的彼得·德伏正瞪着突然出现的阳台栏杆。这位门泰特知道，自己永远也不可能谋害男爵，因为他会被人抓住然后处死。而男爵总是可以从贝尼·特莱拉那里要来另一个门泰特，甚至可以从他尸体的细胞里培育出一个德·弗里斯的死灵来。他唯一的希望是能发生一场意外事故，或是贝尼·杰瑟里特给他染上的这种病恶化了。

“现在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了，皮特，”男爵高兴地说，“帝国最好给我小心点儿，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要来了。”

“是的，正是如此。”门泰特说道。

如果你投降，你就已经输了。但如果你拒绝放弃，不管你遇到的困难有多么大，至少你已经在尝试成功了。

——保卢斯·厄崔迪公爵

如果想救妹妹，哥尼·哈莱克知道自己必须单独行动。

两个月以来他一直在谨慎地策划着，一想到贝丝现在每时每刻每夜都在受苦，哥尼都会心痛得想要马上行动。但是，如果他不考虑到所有的可能性，他的计划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他得到了杰第主星最原始的一份地图，并标出了他前往黑檀山的路线。这座山似乎非常遥远，比他一生中到过的所有地方都要远。

他很紧张，担心村民们会发觉他的行动，不过村民们仍旧只是垂头丧气地过着日子。就连他的父母也很少和他说话，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的情绪，仿佛他们的儿子和女儿一起消失了。

最后，哥尼终于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一直等到天黑才开始行动。最后，他就这么……离开了。

他肩上扛着一袋克劳尔块茎和蔬菜，腰带上插着一把收割刀，穿过了一块块的田地。他避开了道路和巡逻队，白天睡觉，晚上在皎白的月光下行军。他觉得搜查人员不大可能会跟踪他。迪米特里的村民只会认为他这个捣蛋者多半是在半夜被哈克南拷问者抓走了。运气好的话，他们根本不敢上报他的失踪。

有那么几个晚上，哥尼设法溜上了无人驾驶的货运运输机，这些运输机向西飞行，穿越了这片土地，朝着哥尼确定的方向前进。它们那笨重的机身整夜不停地悬浮在空中，一直带着他飞了数百公里，让他得到了休息和思考的时间，直到他最终找到那个军事要塞为止。

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浮空发动机的轰鸣声不绝于耳，把产品或矿物拖到加工中心。他想念他的巴厘琴，但因为它太大了，执行营救任务时无法带着它，他只得被迫把它丢在了家里。当他有乐器在手，不管哈克南人从他家里抢走多少东西，他仍可以制作自己的音乐。他怀念那些日子。现在他只能独自哼着小曲了。

最后，他看到了隐隐约约的黑檀山，那是一座火山留下的荒凉的、焦黑的遗迹，它的悬崖以尖锐的角度崩裂开来。岩石本身是黑色的，好似覆盖了一层焦油似的。

这个军事要塞就像一幅拼图，里面的建筑物都是正方形的，都没有什么装饰。它看起来像一个昆虫窝，建在奴隶坑和黑曜石矿的上坡和逆风处。在被栅栏围起来的奴隶坑和军事禁区之间，有那么一个大杂院，里面有服务设施，旅馆……以及一个招待哈克南军队的小娱乐室。

到目前为止，哥尼还没有被人发现。哈克南的统治者们无法想象，一个饱受压迫的劳动者，几乎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什么资源，竟敢独自在杰第主星地区发动突袭，带着个人目标来此暗中监视部队。

但他必须前往贝丝被关押的地方。哥尼先躲了起来，等待着，观察着要塞，想要制订一个计划。但他几乎没有想出什么别的办法。

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停下脚步。

一个出身低贱、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是不能指望冒充哈克南人的，因此哥尼不大可能混入这家妓院。相反，他选择来一次大胆的突袭。他抓起一根从垃圾堆里找到的金属管子，另一只手举着他的收割刀。为了速度他只能牺牲一些隐蔽效果了。

他冲进了娱乐室的侧门，跑向管理员，那是一个被捆在前台后面一把椅子上的残废老人。“贝丝在哪？”闯入者大喊起来，过了这么多天又听到自己的声音让他有些不大适应。他用刀尖抵住老人结实的下巴，又问道：“哈莱克，她在哪儿？”

哥尼把手里的刀晃了晃。不过假如哈克南的妓院从不在乎里面的女人叫什么该怎么办？老人颤抖着，从哥尼炽热的眼神和脸上的伤疤中看到了死亡的影子。“在二十一号房。”他声音嘶哑地答道。

哥尼把老管理员和捆住他的椅子一起拖进一个壁橱，把他锁在了里面。然后他跑回大厅。

几个粗鲁的顾客盯着他看，有些人还没穿戴好哈克南的制服。他听到了紧闭的门后传来的尖叫声和抽打声，但他没有时间去调查这些暴行了。他的注意力只集中在一件事上。*那就是二十一号房间，贝丝。*

他往前面看去，终于找到了那扇门。他这次大胆的突袭为他赢得了一点时间，但哈克南的士兵很快就会被叫来的。而他不知道把贝丝弄出来然后一起找地方躲起来会花多长时间。但只要他们在一起，他们就能穿过这片土地，消失在荒野中。虽然在这之后，他并不清楚下一步该去哪里。

他来不及想那么多了。他只知道他必须试一试。

用帝国加拉赫语写的二十一号就在这扇门的门楣上。他听到屋里传来了扭打声。哥尼用他那肌肉发达的肩膀撞向大门。门框裂开了，大门砰的一声被撞倒了。

“贝丝！”他大吼了一声，一手举着刀，一手举着金属管子，冲进了灯光昏暗的房间。

贝丝在床上发出一声低沉的叫声，他一眼便看到她正被一条细金属电缆捆绑着，胸部和下半身都被涂上了厚厚的油脂，就像上战场前涂的油彩一样。两名赤身裸体的哈克南士兵像受惊的蛇一样，从床上手忙脚乱地下来。手里都拿着奇形怪状的性玩具，其中一个还冒着火花，发出嗞嗞的声音。

哥尼不敢想象他们刚才在对他妹妹做什么，强迫自己不要去想贝丝每天要忍受的虐待。当他看到她的时候，他的吼声变成了喉咙里哽咽的哭喊——他明显受惊了。妹妹的耻辱，四年来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出出悲剧，使他的营救计划注定会失败。

他只是迟疑了片刻，张大了嘴巴。贝丝的变化太大了，她的脸憔悴而苍老，身子瘦削而布满瘀青……和他认识的那个娇嫩十七岁女孩

完全不一样了。就在哥尼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的几分之一秒里，他愤怒的势头停止了。

而哈克南的士兵们只一眨眼的工夫就从床上跳了起来，扑向他。

即使没有护手、靴子或防弹衣，这些人还是将他击倒在地。他们知道该打哪儿。其中一名男子用一个闪着火花的装置戳向了他的喉咙，他的整个左侧身子顿时麻木了。他控制不住地抽搐起来。

贝丝只能发出无声的喘息，她挣扎着要挣脱把她绑在床上的电线。奇怪的是，他注意到她的脖子上有道白线，是一道细长的伤疤。她已经没有咽喉了。

哥尼忽然眼前一黑，只剩一片血红。他听到沉重的脚步声和雷鸣般的喊叫声从大厅传来。是增援部队到了。可他就是站不起来。

他的心一沉，意识到自己最终还是失败了。而他们可能会杀了他还有贝丝。*要是我刚才没有犹豫就好了。*一瞬间的不坚定让他彻底失败了。

其中一个哈克南人低下了头，狠狠咬着嘴唇。他的左嘴角里还流着口水，一双蓝色的眼睛狠狠瞪着哥尼，换个场合的话，这人看起来还挺英俊的。士兵从哥尼那双无力的手中抢走了收割刀和金属管，把它们高高举了起来。这名士兵咧嘴一笑，把收割刀扔到一边，但还拿着金属管。

“小子，我们知道该把你送到哪儿去。”他说道。

他又听到贝丝发出了奇怪的呜咽声，但她就是说不出话来。

他举起金属管子朝哥尼的头上狠狠砸了下去。

梦和做梦的人一样简单或复杂。

——列特·凯恩斯，《跟随我父亲的脚步》

当两个弗雷曼小伙子在武装人员的带领下，深入冰川，进入了山坡上的一个大杂院的时候，列特·凯恩斯一言不发。他仔细研究着周围的细节，想要弄清楚这些逃亡者是谁。他们身上那紫铜相间的破旧制服似乎是仿照军队的式样设计的。

这些隧道已经被凿成了由永久冻结的泥土构成的墙壁，内衬着一种透明的聚合物。空气仍然很冷，列特可以看到自己呼出的寒气，这戏剧性地提醒着每次呼气时他的肺部含有多少水分。

“那么，你们是走私贩吗？”沃里克开口问道。起初，他的眼睛一直低垂着，对于自己如此轻易就被人抓住了感到很不好意思，但很快他的好奇心就压倒了羞愧感，开始四处张望起来。

多米尼克·维尔纽斯回头看了他们一眼，他们就跟在自己身后：“我们是走私犯……但还有别的身份，小伙子。我们的目标可不仅仅是欲望和金钱。”说这话时他似乎并不生气。小胡子下面露出洁白的牙齿，给了他们一个真诚的笑容。他的脸上带着一种开明的气质，秃头像磨光了的木头一样闪闪发光。他的眼睛里也闪烁着光芒，但是，本来善良的性格现在却显得无比空洞，仿佛这个人的很大一部分被谁偷走了，被一个远不如他的东西取代了似的。

“你给他们看的也太多了些吧，多姆？”一个长着麻脸的男人抱怨道，他的右眉毛上有一块蜡样的烧伤疤痕，“这里从来只有我们几

个，而我们已经用鲜血证明了我们的忠诚——没有外人来过。对吧，阿苏尤？”

“这么说吧，我更信任弗雷曼人而不是那个图克，但我们还是和他做了生意，对吧？”另一个人说道，他是一个瘦削的老兵，长着一头浓密的灰白头发。在他那破旧的制服上，他煞费苦心地加上了几枚旧的军衔徽章和零碎勋章，“图克确实有水，但他有些太……油腔滑调了。”

秃头走私犯没有停顿地继续往这些人工设施的深处走去。“约丹，我没给他们看什么东西，是他们发现了我们。这说明我们一直都不怎么谨慎——你得庆幸发现我们的是弗雷曼人，而不是萨多卡军团。弗雷曼人和我们一样都不喜欢皇帝，是吧，孩子们？”

列特和沃里克面面相觑：“沙达姆皇帝在很远的地方，他对沙丘一无所知。”

“而他更不知道什么是荣誉。”多米尼克的脸上掠过一阵风暴，但他很快改变了话题，让自己平静了下来。“我听说帝国行星学家已经成了当地人了，也就是说他把自己变成一个弗雷曼人，而且打算重塑这颗星球。这是真的吗？沙达姆支持这个行动吗？”

“皇帝不知道任何生态改造计划。”列特隐瞒了他的真实身份，没有提到这位帝国行星学家其实就是他的父亲，然后给出了自己的秘密穴地名字，“我的名字是……维奇赫。”

“嗯，有个不切实际的远大梦想是件好事啊，”多米尼克显得很冷漠，“我们都爱做这种梦。”

列特不太清楚这个大个子想要表达什么意思，于是问道：“那你为什么躲在这里？你到底是谁呢？”

多米尼克看了看大家，答道：“我们在这儿已经十五年了，这只是我们的其中一个基地。我们在外太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基地，但我仍然对我们在厄拉科斯的第一个藏身洞情有独钟。”

沃里克点了点头道：“你们在这儿创造出了一个自己的穴地。”

多米尼克在一个通道门口前停了下来，从宽大的强化玻璃窗户往深处看去，可以看到高耸悬崖之间的峡谷。在峡谷最深处那平坦的沙砾地面上，大大小小型号不同的飞船整齐地停在那里。在其中一架轻型飞船周围，一群小小的人影正匆忙地往船上装着一箱箱的货物，似乎在准备起飞。

“我们可有比穴地更多的娱乐设施呀，小伙子们，还有着一个视野更好的眺望点，”他端详着那两个弗雷曼人，“但我们必须得好好保守秘密。伙计们，是什么东西提示了你们？你们为什么找来这里？你们是怎么看穿我们的伪装的？”

沃里克刚要开口回答，列特便打断了他：“告诉你这些答案可以，但我们能换来什么？”

“换你们的命，还不够吗？”阿苏尤粗声粗气地答道，灰白的头发竖起来了。

列特摇了摇头，坚定地说道：“即使我们指出了你们所有的错误，你们也有可能杀了我们。你们是些不法之徒，不是弗雷曼人——我凭什么相信你们的承诺？”

“不法之徒？”多米尼克苦笑了一声，“相信我，帝国法律造成的伤害比任何一个人的背叛都要大……也许皇帝本人的背叛除外。老埃尔鲁德和现在的沙达姆。”他那忧愁的眼睛始终露出一种遥远而茫然的目光。“该死的科瑞诺一家……”他向前走了一步，然后又停了一下，“你们这些小伙子不会想把我交给萨多卡军团吧？我敢肯定有我的人头值不少赏金。”

沃里克看了看他的朋友，两人脸上都带着困惑的表情：“我们甚至不知道你是谁，先生。”

一些走私者咯咯笑了起来，多米尼克也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然后流露出一丝失望。他挺起胸膛说道：“我是镇压了埃卡兹起义的英雄，娶了皇帝的一个小妾。侵略者占领我的星球后，我被推翻了。”

政治和帝国的辽阔远远超出了列特在弗雷曼人这里学到的知识。有时，他渴望能到厄拉科斯以外的地方去旅行，尽管他怀疑自己是否会有这个机会。

秃头的男人抚摸着贴满了聚合物的墙壁，又说道：“这些隧道总是让我想起伊克斯……”他的声音变得怅惘而空虚，逐渐消失了，“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了这个地方，这也是为什么我总会从我们的另一个基地回到这里来。”

多米尼克从遐想中走了出来，看到他的同伴们还留在自己身边，感到有些惊讶，“阿苏尤，约丹——把这几个小伙子带到我的私人办公室去。”他苦笑着回头看了看两个年轻人。“它是按照大王宫里的一个房间建造的，我已经尽可能凭记忆还原了。毕竟我们当时收拾行装逃跑时，没时间拿设计蓝图。”

秃头的男人大步走在前面，背诵着他的人生故事，就像历史电影里那些枯燥的文字一样，“我的妻子被萨多卡士兵谋杀了。我的儿子和女儿现在流亡在卡拉丹。当初，我对伊克斯进行过一次突袭，结果差点被杀了。我们失去了很多人，约丹拼尽全力才把我救了出来。从那以后，我就躲起来了，尽我所能去伤害那些卑鄙小人，从帕迪沙皇帝到那些背叛了我的兰兹拉德叛徒。”

他们途经了一个存放设备的机库，那里的设备都藏在了防水油布下面，他们又经过了工作台和机械仓库，那里的机器散落了一地，都处在拆卸或修理的不同阶段。“但我的行动其实也就是破坏了一些公物，比如科瑞诺纪念碑，损毁雕像，搞一些花里胡哨的闹剧什么的……只能给沙达姆添堵而已。当然，他更堵心的是他的新女儿约西法——这可是沙达姆的第四个女儿了，他没有儿子，没有继承人——他的烦心事可是不少呢。”

在他的身后，那个满脸麻脸的约丹咆哮起来：“给科瑞诺一家找麻烦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阿苏尤挠了挠他那头刚硬的头发，用刺耳的声音说道：“我们欠维尔纽斯伯爵很多条命了——所以我们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他。我放弃了我的军衔，我的福利，我放弃的可是一个体面的皇家军衔啊，为的就是加入你们面前这个鱼龙混杂的小团体。我们可不会让弗雷曼小崽子把我们的秘密泄露出去的，明白吗？”

“你可以相信一个弗雷曼人给出的承诺。”沃里克气愤地说。

“当然我们还没给出承诺。”列特指出，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暂时。”

他们来到了一个房间，房间里笨拙地摆放着精美的装饰品，就好像一个没有审美情调的人收集了他所有能记住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根本不配套似的。伪造的金币从箱子里溢了出来，整个房间看起来就像是个海盗的金库。纪念币就没怎么受到重视了——这种纪念币一面印着沙达姆的脸，另一面印着金狮宝座——在外人看来，这个秃头似乎根本不懂得如何处理偷来的钱。

多米尼克把一只长满老茧的手伸进一个碗里，里面装满了闪闪发亮的祖母绿珠子，每个珠子都有他的小指甲那么大，他介绍道："这是来自哈蒙塞普的苔藓珍珠。珊多一直很喜欢这种颜色，她说这种颜色是一种完美的绿色。"与隆多·图克不同，这个秃头男人似乎并不为自己的服饰而陶醉，他只是从这些服饰带给他的回忆中汲取慰藉。

把约丹和阿苏尤送走后，多米尼克·维尔纽斯坐在一张紫色的软垫椅子上，指着一张矮桌子对面的坐垫，示意两人坐下。矮桌子的颜色从绯红完美过渡到了深红，光滑的原木表面像是泛起了涟漪一般。

"这是抛光红木。"多米尼克用指关节敲打着矮桌子，色彩纹理顿时扩散开来。这种树木在被砍倒多年后，借着温暖灯光的照射，树液仍可以保持流动性。他盯着墙壁和帷幔。几张人像草图挂在昂贵的画框里，就好像多米尼克是凭借过于清晰的记忆画出来的，但却缺乏艺术技巧。

"当年我带着人在埃卡兹红木森林战斗。我们在那里杀死了许多叛军，烧毁了他们在森林深处的基地。你们见过约丹和阿苏尤了——当时他们两人是我麾下的队长。约丹在埃卡兹失去了他的兄弟，就在森林里……"他颤抖着深吸了一口气，"那时候我是心甘情愿为皇帝

流血牺牲的，我向埃尔鲁德九世宣誓效忠，希望得到回报。他给了我想要的一切，而我拿走的却惹恼了他。”

多米尼克把手伸进身旁一个上了釉的罐子里，那里面装满了金色的纪念币：“现在我拼尽全力地对抗皇帝。”

列特皱起了眉头，说道：“但是埃尔鲁德已经死了很多年了啊，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他就死了。现在坐在金狮宝座上的是沙达姆四世。”

沃里克坐在他的朋友旁边附和道：“我们很少听到有关帝国的消息，但这事就连我都知道。”

“唉，那是因为沙达姆和他父亲一样坏。”多米尼克手里玩着几枚假金币，叮当作响。他坐直了身子，仿佛突然意识到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自己躲了这么久了。“好吧，听我说啊。我们当然对你们侵入这里感到愤慨和冒犯。你们两个小子……你几岁了，十六？”多米尼克脸上坚韧的皮肤皱了起来，他笑了，“你们发现了我们，这让我的人很尴尬。我非常希望你们能到外面给我们指点一下。你出个价，我就接受。”

当想到这个团队所拥有的资源和技能时，列特的脑子开始转个不停起来。财宝是不少，但像是绿珍珠这样的小玩意儿没什么用处。有些工具和设备倒可能有些用……

出于谨慎和考虑到拒绝可能会带来的后果，列特做了一件非常不合理的事，他同意了：“我们同意了，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但我宣布我们暂时不履行你欠我们的义务。在我希望从你那里得到回报

时，我会来找你要的——沃里克也是。现在，我们将指导你的人如何让你们这个藏身之处彻底隐形吧。”说着列特笑了起来，“包括对弗雷曼人。”

走私者们把身上裹得严严的，跟在他们后面，两个年轻人一边指出那些覆盖得不完全的痕迹、冰川悬崖边褪色的墙壁和通往岩石斜坡那个太明显的小径，一边讲解。但即使这两个弗雷曼人指出了这些纰漏，一些走私者仍看不清他们早就应该看清的东西。尽管如此，约丹还是皱着眉头，答应根据他们的建议做出改变。

多米尼克·维尔纽斯站在那里，呼吸着寒冷的空气，惊讶地摇着头。“无论一个家有多少安全措施，总有办法能闯进来。”他皱着眉头，嘴唇往下撇着，“一代又一代的设计师试图把伊克斯建成一个完美的与世隔绝的世界。而且只有我们家族才通晓整个安全系统。但现在看来真是一种对人力和金钱的巨大浪费！我们那些地下城市曾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可我们最终还是在安全方面变得松懈了。就像现在这伙人一样。”

他拍了拍约丹的背。那位老兵皱了皱眉，又回去工作了。

高大的秃头男人又叹了口气。“至少我的孩子们逃掉了。”他的脸皱成一团，显出厌恶的表情，“那些肮脏的特莱拉人和科瑞诺家族都该下地狱！”说着他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吓了列特一跳。在弗雷曼的习俗中，对人吐口水——代表着将自己体内的水分奉上——是一

种只对少数尊贵人物表示的尊敬姿态。但多米尼克·维尔纽斯却用它来诅咒别人。

真是奇怪，列特心想。

秃头男人看着两个年轻的弗雷曼人，说道：“我的主基地可能也有类似的缺陷。”他靠近了他们，“如果你们有谁愿意和我一起过去一趟的话，你们可以顺便看看我们的其他设施。我们定期会去萨鲁撒·塞康达斯。”

列特一下子来了精神：“萨鲁撒？”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在那里长大的故事。“我听说那可是一个迷人的世界呀。”

约丹一边干活，一边发出一声不大相信的笑声。他擦了擦他疤痕累累的眉毛上的汗，说道：“它现在看起来可一点也不像帝国首都了。”阿苏尤也摇了摇头表示同意。

多米尼克耸了耸肩：“我是一个变节家族的首领，我发誓要反抗这个帝国。萨鲁撒·塞康达斯似乎是个藏身的好地方。谁能想到我会躲在一个监狱星球上，藏在皇帝的眼皮底下呢？”

帕多特·凯恩斯曾说过一个无名贵族家族的叛乱造成了可怕的萨鲁撒灾难。当时他们也是宣布变节，然后在首都星球上释放了被禁止的原子武器。科瑞诺家族的一些成员幸存了下来，包括哈西克三世，他重建了王朝，然后在一个新的世界，也就是凯坦星重新建立了政府。

帕多特·凯恩斯对历史和政治的兴趣不如对自然秩序的兴趣大，他更关心一个世界是如何因为大屠杀而从天堂变成地狱的。这位行星

学家声称，只要有足够的投资和足够的人力，塞康达斯可以恢复它以前的气候和辉煌。

“也许有一天，我希望能亲身前往这样一个……有趣的地方。”一个对我父亲影响很大的世界。

多米尼克大笑了一声，拍了拍列特的后背。这是一种友爱的姿态，尽管弗雷曼人除了匕首格斗外很少互相碰触别人的身体。“孩子，祈祷你永远别去那里吧，”这位走私犯头目呢喃道，“永远别去。”

水是生命的形象。我们来自水，适应了它包罗万象的存在……我们仍将继续适应。

——帝国行星学家帕多特·凯恩斯

“在外面的世界，我们弗雷曼人没有您那些舒适条件，芬伦夫人。”夏敦特·梅普斯迈着小碎步在前面走着，脚步是如此的精确和小心，甚至没有踢起月光照耀下的硬土地上的灰尘。与潮湿的温室相比，极度干燥的夜晚几乎没有保留下任何白天残留的热量。“你冷吗？”

她回头瞥了一眼玛戈，这个苗条的金发女人正骄傲地走在鲁提那位沙漠牧师的前面。梅普斯戴着她的朱巴帽兜，脸上挂着蒸馏服的过滤器，黑色的眼睛反射着第二轮月亮的光芒。

“我不冷。”玛戈简单地回答。她只穿了一件华丽的晚礼服，靠的是调整自己的新陈代谢来弥补热量的散失。

“还有你穿的那双薄底拖鞋，”牧师在她身后责备道，“很不适合沙漠旅行呀。”

“你们没给我换衣服的时间。”和所有的圣母一样，她的脚上也都是厚厚的老茧，因为她们每天都要进行格斗训练，“如果鞋子破了，我就光着脚走好了。”

两个弗雷曼人都因她沉着大胆的态度笑了起来。“她确实保持着良好的步伐，”梅普斯承认道，“不像其他那些水肥水肥的帝国

人。”

“我可以走得更快，”玛戈提议，“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她等于是提出了一个挑战，夏敦特·梅普斯开始以军队的节奏小跑起来，没有表现出任何呼吸困难的样子。而玛戈每一步都跟上了，几乎连汗都没出。一只夜鸟尖叫着飞过大家的头顶。

这条没有铺完的路从厄拉奇恩一直通向远处的鲁提村，而鲁提村就坐落在屏蔽场城墙[55]的山麓之下。梅普斯避开了城镇的灯光，转向一条通向岩石高地的昏暗小路。

西部岩墙出现在了他们面前，一块嶙峋的巨石标志着屏蔽场城墙的边界线。这一小群人开始爬山，他们先是爬上一块缓坡的岩石，然后又爬上一条陡峭狭窄的小路，而这条小径环绕着一片巨大的滑坡地带。

弗雷曼人在一片漆黑之中快速而坚定地前进。尽管玛戈受过平衡和耐力方面的训练，但她还是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被绊倒了两次，最后必须让别人搀扶着才站稳。而这个小插曲似乎让她的导游很是高兴。

离开自己在厄拉奇恩那所舒适安全的宅邸有两个多小时了，玛戈已经开始动用她身体内的能量储备了，但她仍没有表现出虚弱的迹象。*我们那些失踪了的姐妹们当年走的也是这条路吗？*

梅普斯和牧师用一种奇怪的语言交谈起来，而其他记忆告诉玛戈这种语言叫做恰科博萨[56]，是弗雷曼人在几个世纪以前来到厄拉科

斯后，一直使用的语言。玛戈听懂了夏敦特的一句话，于是玛戈回答道：“神的力量的确是伟大的。”

她的话让神父不安起来，但他那身材矮小的同伴却很有智慧地微笑道：“萨亚迪娜会和她谈谈的。”

这条小径分了几条岔路，弗雷曼女人在最前面带路，时而上，时而下，时而侧身迂回曲折，然后再往上走。在寒冷的月光下玛戈发现很多地方他们刚才已经来过了，这才意识到他们正带着她来来回回地绕圈子，试图迷惑她。但玛戈却凭借她得天独厚的思维能力，准确无误地记住了回去的路。

她既不耐烦又很好奇，想要职责弗雷曼人为什么要带她绕这么没有必要又乏味的圈子，但她最终还是决定不暴露自己的能力。经过多年的等待，她终于被带进了弗雷曼人的秘密世界，那可是一个外人从来没有进入过的地方啊。哈里什卡大圣母会让她注意每一个细节的。也许玛戈最终会得到她渴望已久的情报。

众人来到了一个突出的岩架之上，梅普斯把胸部紧贴在悬崖上，沿着一条狭窄的小路向一个陡峭的下坡缓缓地走去，她的指尖紧紧地抓着岩壁。玛戈毫不犹豫地学着她的样子。厄拉奇恩的灯光就在远处闪烁，而鲁提村庄就蜷缩在他们遥远的下方。

在前方几米远的地方，梅普斯突然消失在岩壁中。玛戈发现了一个小洞口，勉强够一个人钻进去。在昏暗的光线中，她看到墙上有很多斧凿的痕迹，那是弗雷曼人拓宽洞穴时留下的。一股很久没洗澡的浓烈臭味扑鼻而来。前方，夏敦特在冲她招着手。

当牧师赶上来的时候，梅普斯已经打开了封条，把一扇伪装门向内打开。现在，封条和门的声音消失了，可以听到机器的嗡嗡声和许多窃窃私语声。调成暗黄色的球形灯随着气流飘动着。

梅普斯穿过一扇覆盖着布料的门，进入了一个房间，在那里，妇女们正在用机织机把长长的头发和沙漠棉织成布料。温暖的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人类麝香和美琅脂的香味。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这位尊贵的金发访客。

织布室和另一个房间相通，一个男人正在里面摆弄着一个金属锅，它悬在煮饭用的火上。火光映衬在夏敦特那张皱巴巴的脸上，深蓝色的眼睛里流露出一股野性。玛戈观察到了这一切，这些细节都会出现在她今后要提交的报告里。她从来没有想到，这里居然藏着这么多的弗雷曼人，这还只是他们的一个定居点。

最后，他们走进了一个更大的房间，地面上铺着泥土，长满了沙漠植物，中间有几条小路隔开。她认出了树形仙人掌、野生苜蓿、石炭酸灌木以及一些贫瘠的杂草。这是个植物试验场！

“在这儿等着，芬伦夫人。”梅普斯在神父的陪同下大步往前走去。玛戈弯下腰，独自打量着那棵仙人掌，看见了光滑的表皮、结实的果肉以及白色的新茎。她又听到从别的洞穴的某个地方，传来说话声和吟唱声。

身后传来了湿漉漉的声音，她抬起头，看到了一个穿着黑袍的老妇人。这个陌生的女人独自站在花园里的一条小径上，两臂交叉在胸前，干瘪而结实，像志贺藤[57]一样强壮。她戴着一条由闪闪发光的

金属戒指组成的项链，乌黑的眼睛看上去就像是脸上挖出来的两个凹坑。

她的风度，她的外表，都让玛戈想起了一个贝尼·杰瑟里特，那就是在瓦拉赫九号星的已经活了接近两个世纪的哈里什卡大圣母，但面前这个女人看起来比她更苍老，她的身体里充满了香料，她的皮肤因为这里干燥的气候在多年前就老化了，就连声音也是干巴巴的："我是萨亚迪娜拉玛洛。我们即将开始播种仪式。加入我们吧，如果你真的是你声称的那个人。"

拉玛洛！我知道这个名字。玛戈走上前，准备引用机密的暗语来确认眼前这个女人是不是护使团的成员之一。整整一个世纪以前，一个叫做拉玛洛的女人在沙丘失踪了……而她正是一系列失踪圣母中的最后一位。

"时间不等人，孩子，"老人打断了她，"每个人都等着呢。有你加入我们，他们也和我一样好奇呢。"

玛戈跟着这位萨亚迪娜走进了一个巨大的洞穴，洞穴里面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她从来没有想过在如此巨大的岩石里能有这么大的空间——他们是怎么躲过不停巡逻的哈克南人的？这不仅仅是一个肮脏的定居点，而是一整座隐藏起来的城市啊。看来弗雷曼人有着很多的秘密和伟大的计划，甚至比哈什米尔·芬伦所怀疑的还要多。

难闻的气味像一堵墙一样砸向了她。一大群弗雷曼人身穿着满是灰尘的斗篷，挤在一起。另外的一些人仍然穿着蒸馏服，在潮湿的洞穴里，敞开着衣领。这群人旁边站着把她从厄拉奇恩带来的牧师。

我肯定在我们离开温室后，他们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如果他们现在想杀了我的话，根本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像那些失踪的姐妹一样。然后玛戈又笑了起来。不，如果我受到了伤害，哈什米尔会找到他们的。弗雷曼人可能觉得他们无懈可击，但即使是他们，也比不过她的伯爵，只要他愿意集中精力和智慧去追踪他们的话。

弗雷曼人也许会怀疑这一点，但玛戈却不怀疑。

当最后一批沙漠人从几个入口涌进洞穴时，拉玛洛紧紧地握住了玛戈的手。“跟我来。”苍老的萨亚迪娜带着她走上石阶，来到一个岩石平台，面对着全体人群。

山洞里静悄悄的，只有衣服的沙沙声，就像蝙蝠振动着翅膀。

玛戈忐忑不安地在老妇人旁边坐下。我觉得自己就像个祭品。她动用了呼吸训练才让自己平静下来。一双又一双顽固的弗雷曼眼睛在盯着她。

“夏胡鲁看顾着我们，”拉玛洛开口道，“有请水主人上前来。”

有四个人从人群中挤了过来。每两个人提着一个小皮袋。他们把晃动的皮袋放到了萨亚迪娜的脚边。

“有种子吗？”拉玛洛问道。

“有种子。”这四个人异口同声地宣布，然后转身离开了。

拉玛洛打开皮袋子，把几滴水倒在双手之上，说道：“水和它的种子是有福的。”她伸出双手，展示着这滴蓝色的液体，仿佛那是一

颗液态的蓝宝石。

她的话和整个仪式都让玛戈吃了一惊，因为面前的一切就像是把姐妹会里提升姐妹为圣母的痛苦仪式重组了似的。只不过姐妹会用的是一些化学物质——都是些致命的毒药——可以给一名姐妹造成可怕痛苦和精神折磨。这个仪式是从护使团那里学来的吗？那些失踪了的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们把这个秘密教给了弗雷曼人吗？如果是的话，那么沙漠人对于姐妹会的计划到底知道了多少？

拉玛洛解开皮袋卷曲的喷嘴，把它的一端指向玛戈。玛戈毫不迟疑地跪了下来，拿起管子，犹豫了一下。

“如果你真是一位圣母的话，”拉玛洛低声对她说道，“你可以喝下夏胡鲁的散发物而不会伤到你自己。”

“我是一位圣母，”玛戈说，“而且我以前就喝过这东西。”

洞穴里的弗雷曼人都保持着深沉而虔诚的沉默。

“孩子，你以前从没喝过这个。”老女人反驳道，“而夏胡鲁会审判你的。”

皮袋里散发出一股熟悉的香料味，但里面夹杂着一股苦味。这袋子辛辣的蓝色液体似乎饱含着死亡。虽然玛戈通过了提升圣母时的痛苦考验，但在那过程中，她也差点死掉。

但她可以再来一次。

在她旁边，萨亚迪娜打开了第二个袋子上的饮水管。她咬住管子喝了一口，眼睛翻了过去。

我不能恐惧，玛戈心想。因为恐惧扼杀心智……她在心里默默背诵了一整段《迎恐祷文》以消除恐惧，然后嘬了一口吸管，只吸了一滴。她感到有一丝微弱的湿气触到了她的舌尖。

但这湿气就像一把锤子一样，带来了一种令人震惊的恶心味道，直砸她的后脑勺。毒药！她的身体下意识退缩了，但她用意志强迫自己专注于体内的化学反应，在这里改变一个分子，在那里添加或减去一个自由基。这用上了她所有的技能。

玛戈松开了管子。她的意识飘浮，时间停止了它永恒的宇宙进程。她让她的身体，她训练有素的贝尼·杰瑟里特能力接管了一切，开始改变致命毒药的化学成分。玛戈明白她该做什么，把化学物质分解成有用的东西，制造出一种催化剂，可以转化皮袋里剩下的液体……

她嘴里的味道开始变甜了。

她一生中所做过的每一件事，都像一幅挂毯一样向她展示了出来。曾经的玛戈·拉希诺—齐娅姐妹，现在的玛戈·芬伦夫人，检查着自己的每一个细节、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神经纤维……以及她曾经有过的每一个想法。在她的内心深处，玛戈发现了一个她自己永远看不见的、可怕的黑暗之处，这个地方让她所有的同伴都为之着迷和恐惧。只有大家期盼已久的魁萨茨·哈德拉克能看到那里。也就是李桑·阿尔—盖布。

我会挺过去的，她这么告诉自己。

玛戈的脑袋里的声音回响着，好像有个锣在里面敲了一下。她看到萨亚迪娜·拉玛洛扭曲的形象在她的面前飘忽不定。这时，一位水主人走上前来，把管子的尖端塞进玛戈的嘴里，收集了一滴被她转化的液体，然后把它浸入皮袋里。在她身旁的那个老女人也松开了她手里的第二根管子，其他的水主人纷纷把转化的毒药从一个容器洒到另一个容器，就像点火的人把燃烧的火把扔到一块干草上一样。

人们蜂拥到皮袋前，每个人都领取了几滴催化药物，用这些湿润的液体摩擦着他们的嘴唇。拉玛洛告诉她，在玛戈无意识的那段时间里，“你帮助他们实现了梦想。”

奇怪。这与她以往的经历完全不同……但也没那么不同。

玛戈就像一个在自己的意识里跳舞的梦游者，逐渐感觉自己回到了洞穴里，药物引起的幻觉变成了一种闪烁的记忆。眼前的弗雷曼人继续用手指触摸悬挂着的水滴，然后放进嘴里，再移向一边，以便其他人也能分享。狂喜像黎明的曙光在洞穴里扩散开来。

“是的，我曾经也是一名圣母，”拉玛洛终于对她承认道，“那是许多年前了，我也确实认识你的大圣母。”

强效药物造成的反应仍然存在，玛戈僵硬的脸上甚至不能露出一个震惊的表情来，老女人点了点头，继续说道：“哈里什卡姐妹和我是同班同学……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后来我加入了护使团，和其他九名尊敬的圣母一起被送到这里。很多人迷失在了沙漠里，加入了弗雷曼部落。有些人则死在了沙漠里。而我是最后一名护使团成员了。即使是一名受过良好训练的贝尼·杰瑟里特，在沙丘的生活也无比艰辛。就是美琅脂，我们也已经学会用新的方式来理解和欣赏它。”

玛戈凝视拉玛洛的眼睛，从那里看到了理解。

“你的消息里提到了李桑·阿尔一盖布，”拉玛洛说，声音颤抖起来，“他就要降临了，对吗？在经过了几千年的等待之后。”

身边弗雷曼人快要从狂喜变成狂乱了，玛戈压低了声音对她说道：“我们希望能在两代人之内。”

“这些人等了很长时间，”萨亚迪娜凝视房间里狂喜的人群，“孩子，贝尼·杰瑟里特的事情我都可以告诉你，但我有着双重忠诚。我现在也是一个弗雷曼人，发誓要维护沙漠部落的价值观。某些秘密是不能向外人透露的。而且总有一天我得选一个继承人——毫无疑问得是部落的一个女人。”

拉玛洛低下了头：“穴地的这种道[58]狂欢恰恰是贝尼·杰瑟里特和弗雷曼人的共同点。早在护使团到达这里之前，这些人就已经发现了如何用原始而简单的方法进行意识麻醉。”

在巨大洞穴的阴影之中，弗雷曼人渐渐分开，然后又聚在一起，在药物的作用下，有些人的内心变得平静而喜悦，而有些人则被药效驱使与异性疯狂地结合在一起。一幅凌乱的现实画卷笼罩着他们，把他们艰苦的生活变成了一幅梦幻的画面。

“几个世纪以来，像我这样的姐妹引导弗雷曼人遵循新的仪式，我们将古老的弗雷曼的方式改造成了我们的方式。”

“你在这儿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圣母。瓦拉赫九号星肯定很想知道的。”

弗雷曼人的狂欢还在继续，玛戈觉得自己仿佛飘在空中，麻木地与下面的一切隔绝开来。老妇人举起一只爪状的手祝福着她，打算把她放回到外面的世界去，“去向哈里什卡报告吧，”拉玛洛露出一丝微笑，“然后把这个礼物送给她。”说着她从袍子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册子。

玛戈打开小册子，读着扉页：《友好沙漠手册》。在这行字下面，有更小的几个字：“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这里有生命的阿亚特和布汉[59]。相信它吧，它就永远不会把你烧死。”

“这里写的和《阿扎之书》一样，”玛戈惊呼道，因为她惊讶地发现这本小册子是被改编的弗雷曼版本。“我们的伟大秘密之书。”

“把我这个神圣的副本给哈里什卡。她会很高兴的。”

带着敬畏，鲁提村的牧师把玛戈送回了她在厄拉奇恩的宅邸。她是在天亮以前到家的，天空已经开始变成柔和的橙色了，她溜回床上。家里的人——除了夏敦特·梅普斯外——没人知道她出过门。她现在兴奋地躺在床上，好几个小时都没能睡着。

几天之后，玛戈觉得自己满脑子里都是疑问，她凭借着清晰的记忆地图，爬上了前往洞穴的那条小径。在明亮的阳光下，她穿过陡峭的小径，进入了西部岩墙，穿过狭窄的峡谷，来到了穴地的洞口。高温让她的脚步慢了下来。

她钻进凉爽的洞穴阴影里，发现门封已经被移开了。玛戈进入了洞穴，发现里面早已空空如也。没有机器，没有家具，没有人。没有证据。只有那股难闻的气味还在……

“这么说，你们还是不完全相信我，萨亚迪娜！”她大声喊道。

玛戈在弗雷曼人举行狂欢的那个山洞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她跪在她当时饮用生命之水[60]的地方，感受着当时激荡的回声。而现在这些声音都消失了……

第二天，哈什米尔·芬伦伯爵和哈克南男爵视察沙漠回来了。吃饭时，他高兴地问他可爱的妻子在他不在时都做了些什么。

“哦，没什么，我的爱人。”她漫不经心地甩了甩她的蜜金色头发，然后轻吻了他的脸颊，那是温柔的一吻，“我只是照料我的花园而已。”

我代表了神圣的人类。有一天你亦会如此。我为你祈祷。让未来保持不确定，因为那是接受我们欲望的画布。只有如此，人类才会面临永恒的空白。我们拥有的仅仅是当下这一刻，我们将自己奉献给我们分享和创造的神圣存在。

——贝尼·杰瑟里特祝祷语

“这就是我们验证你是否是人类的手段，姑娘。”

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圣母坐在办公桌后面，看上去像个陌生人，脸色铁青，眼睛漆黑无情，“而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考验。”

站在监考官面前的杰西卡立刻紧张起来。这个瘦瘦的姑娘长着一头古铜色的长发，脸庞就像一朵即将绽放的美丽鲜花。在她的身后，把大圣母的召唤令送过来的那名侍从关上了沉重的大门，然后咔哒一声锁上了。

她究竟想怎样测试我呢？

“好的，圣母？”杰西卡竭尽全力让自己的声音平静得就像一泓浅水那样。

最近晋升的莫希阿姆得到了一个额外的头衔——瓦拉赫九号星圣母学校的学监。莫希阿姆有了她自己的私人办公室，她的古董书现在被密封在了透明强化玻璃盒子里。在她宽大的桌子上还放着三个银色托盘，每个托盘里都有一个几何物体：一个绿色的金属立方体，一个鲜红色的金字塔和一个金色的球体。光束从这些几何体的表面射出，

在它们之间跳跃着。有很长一段时间，杰西卡都不错神地盯着这催眠一般的舞蹈。

“你现在给我仔细听好了，姑娘，每一个字，每一个音节，每一个细微之处都得听清了。你能否活命就在于此。”

杰西卡垂下了眉毛。她的绿眼睛转向了老妇人那小鸟般的小眼睛。莫希阿姆好像也有些紧张和害怕，这是为什么呢？

“这些东西是什么？”杰西卡指着桌上那些不寻常的几何体问道。

“你很好奇，是吗？”

杰西卡点点头。

“你认为它们是什么，它们就是什么。”莫希阿姆的声音犹如旷野里的风一般干巴巴的。

这些几何体同步旋转着，每个物体的表面都出现了一个黑色的洞——这些黑洞的形状与物体本身一致。杰西卡盯着红色的金字塔那三角形的开口。

金字塔开始向她飘了过来。这是真的，还是幻觉？她吓了一跳，睁大了眼睛，呆呆立原地。

另外两个几何体紧随其后，最后三个都浮到了杰西卡的面前。明亮的光束在空中飞舞，彩色的光谱条纹发出了细微的流动声和噼啪声。

杰西卡的好奇心和恐惧感交织在一起。

莫希阿姆让她等了几秒钟，然后用钢铁般的声音问道：“你还记得第一课是什么吗？在你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你都学到了什么？”

“人类绝不能屈服于动物，这是很显然的。”杰西卡故意在自己的声音里透出一丝愤怒和不耐烦。只不过莫希阿姆肯定清楚她是故意的，“学监，您训练了我这么长时间，怎么能怀疑我不是人类呢？我什么时候给您留下了这种印象——”

“闭嘴。是人不代表就是人类。”她像猎食的猫一样优雅地绕过桌子，透过立方体和金字塔之间的闪光盯着杰西卡。

女孩紧张得喉咙里一阵发痒，但没咳嗽也没说话。学监能看出来，杰西卡十分清楚后面的考验会更加严峻。而且也确实没错。

“很久以前，在芭特勒圣战期间，大多数人只是有机的自动机器，只知道服从思维机器的指令。在被思维机器奴役之后，他们不敢质疑，不知反抗和思考。他们虽然还是人，但已经失去了人性的火花。尽管如此，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还是选择了对抗。他们进行了反击，拒绝放弃，最终取得了胜利。只有这一小部分人记得做人的滋味。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个危急时刻所带来的教训。”

圣母把身子移向一侧，长袍沙沙作响着，突然，她伸出了胳膊，速度惊人，只有一团模糊的影子。杰西卡看到一根指尖针停在了她的脸颊上，就在她的右眼下方。

女孩没有退缩。莫希阿姆像干得像纸一样的嘴唇咧了开来：“你知道戈姆刺[61]吧，这种强力武器是用来刺杀动物的——杀那些行为

出于本能而非自我意志的生物。这个尖儿上涂了一层氰化物。哪怕是轻微地刺你一下，你也会死。”

戈姆刺静止不动，好像被冻结在了空气中。莫希阿姆靠近她的耳朵说道：“在你面前的三个几何体之中，一个是痛苦，另一个是快乐，第三个是永恒。姐妹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和组合使用这些东西。在这个测试中，你要选择一个对你来说意义最深远的去体验，如果你有胆量的话。没有其他问题了。这就是整个测试。”

杰西卡没有转头，只是把目光移到了每一个几何体上。她运用贝尼·杰瑟里特的观察力——以及某种她自己都不清楚来源的力量——感受着金字塔中的快乐、盒子中的痛苦以及球体中的永恒。她以前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测试，也从未听说过这种测试，尽管她知道戈姆刺——一种远古时期发明的传说针具。

“这就是你的测试，”莫希阿姆圣母说道，“如果你失败了，我就用戈姆刺在你脸上划上一道子。”

杰西卡硬着头皮答道：“那我就活不成了。”

苍老的学监像秃鹰一样在女孩身边盘旋，杰西卡眼神中的每一次闪烁，身体的每一次抽搐都没能逃开她的眼睛。但莫希阿姆不能让杰西卡发觉自己也身处痛苦和恐惧之中，她必须进行这个测试。

你一定不能失败啊，我的女儿。

杰西卡从小就在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门下接受训练，但她不清楚自己的血统，也不知道自己在姐妹会育种计划里有多么重要。她更不知道莫希阿姆就是她的母亲。

在莫希阿姆身旁，杰西卡已经集中注意力，脸色变得十分苍白。闪亮的汗水从她光滑的额头上淌了下来。莫希阿姆看了看几何体上的图案，发现女孩的头脑中还有几个层次需要进一步思考……

求你了，孩子，你必须活下来。我不能再重复一遍这个过程了。我太老了。

她和男爵所生的第一个女儿身体虚弱，有缺陷。在做了一个可怕的预言梦之后，莫希阿姆亲手杀死了那个婴儿。因为那个梦很可能变成未来，莫希阿姆十分确信。在那个梦中，她看到自己站在了姐妹会上千年育种计划的顶峰。但这个梦也惊人地预示了帝国将遭受巨大的痛苦和死亡，无数星球被毁灭，几乎是一场彻底的种族灭绝……只要育种计划出了差错，只要她生错了孩子，这一切都会成真。

莫希阿姆已经谋杀了她的一个女儿了，她当然也能牺牲杰西卡。如果有必要的话。与其让另一场可怕的圣战发生，不如先杀了她。

那根有毒的银针在杰西卡奶油色的皮肤上徘徊。女孩微微颤抖了起来。

杰西卡竭尽全力地集中精神，眼睛紧紧盯着前方，但脑子里全是《迎恐祷文》：我不能恐惧。因为恐惧扼杀心智。恐惧是带来彻底毁灭的小死神。

她平静地吸了一口气，心想，我该选哪一个呢？如果做了错误的决定，我会死的。她意识到自己还得深入研究才行，她很快顿悟到了这三种几何物体是在人类旅程中的定位：生的痛苦，幸福生活带来的快乐以及死亡的永恒。莫希阿姆曾说过，她要选择最其中意义最为深刻的。但只能选一个吗？她为什么不从头开始呢？

最初的是疼痛。

“我看到你的选择了。”莫希阿姆说道，眼看着女子举起了右手。

杰西卡小心地将她的手伸进绿色的立方体里，穿过一侧的洞。她顿时感到自己的皮肤开始燃烧，一股灼热感，仿佛骨头缝里都充满了熔岩。她的指甲被烈焰一个一个剥落。她从未想象过世间还存在这样的痛苦。而烈焰的温度仍在不断升高。

我要直面我的恐惧。我要让任由恐惧掠过我身，穿过我心。

她尽了最大的努力，下定决心大不了彻底失去这只手，抑制住了自己的恐惧。如果这是必须要做的事，那么她就会做的。但随后，即使是在如此巨大的痛苦之中，她心中的逻辑仍然存在。她想起来，自己不记得在圣母学校大厅里看见过缺胳膊少腿的人。而如果所有的侍从姐妹都曾经面对过这个测试的话……

恐惧所到之处，必如风过无痕。

她大脑里一个遥远的分析神经这才意识到，自己也一直没有闻到皮肉烧焦的味道，也没有看到一缕灰色的烟雾，更没有听到她的手滋滋作响。

唯我留存。

为了控制自己的恐惧，杰西卡关闭了疼痛神经。从手腕到手肘，她现在只能感到一阵冰冷的麻木。她的手如果不存在了，那么痛苦也就不存在了。再深一些，再深一些。片刻之后，她将自己完全剥离了自己的肉体，失去了任何物理形态。

从绿盒子的洞里飘出来一层薄雾。闻着像是香。

“很好，很好。”莫希阿姆低声赞叹道。

薄雾——杰西卡意识的表现——飘进了另一个不同形状的洞里，那是红色金字塔的入口。现在一股快感传遍了她的全身，强烈地刺激着她，但又如此的震撼，令她几乎无法忍受。她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她颤抖着，然后流动着，翻滚着，就像大海上的海啸。巨浪越涨越高，呈滔天之势……

但她意识的薄雾，在踩上一个巨大的浪头之后，突然一头栽下，翻滚……坠落而去……

影像消失了，杰西卡再次感觉到自己脚上穿着的那双薄布鞋，感觉到自己身上湿漉漉的，似乎汗流浃背，也感觉到了皮肤与衣服的摩擦，以及脚下那坚硬的地板。只是右手……她仍然感觉不到它，也看不见它，手腕上如果有残肢的话她也看不见，浑身上下似乎只有眼睛能动。

杰西卡向右看了一眼，看到那根有毒的针仍在她的脸颊上盘旋，她的眼睛里只有这根致命的戈姆刺以及那金色的永恒之球了。莫希阿姆坚定地举着那根刺，而杰西卡则把视线集中在那尖利的银色针尖上，那闪烁着光芒的针尖像一颗遥远的恒星那样静止着。只要被这根针扎一下，杰西卡的整个身心就会进入那个永恒的球体之中。而且没有回来的路。女孩现在既不感到痛苦也不感到快乐，只有一种麻木的寂静，她徘徊在做出决定的悬崖上。

她忽然意识到：我什么也不是。

“痛苦，快乐，永恒……这些都使我感兴趣，”杰西卡最后喃喃地说道，声音仿佛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但缺了其中任何一个的另外两个又算什么呢？”

莫希阿姆清楚这个女孩已经度过了危机，通过考验了。一只动物是不可能理解这些无形的东西的。杰西卡垂下头来，身子微微发颤。那根有毒的针退了回去。

对杰西卡来说，这场磨难来得很突然。所有的痛苦、快乐和虚无都是想象出来的。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贝尼·杰瑟里特的精神控制完成的，这种姐妹会的巨大能力可以引导另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从而完成一个测试。

她的手真的伸到绿色方块里了吗？她真的变成了一团雾吗？理智上，她并不这么认为。但当她弯曲她的手指时，它们真的是很僵硬和酸痛。

莫希阿姆的长袍发出一股发霉的汗味，她从颤抖中恢复了镇静。她给了杰西卡一个最简短的拥抱，举止又变得正式起来。

为了保卫帝国，我参加了很多大战，并以皇帝的名义杀了很多人。我参与了兰兹拉德的行动。我游览了卡拉丹大陆。我为了维持一个大家族干了所有的乏味工作。但我最好的时光还是和我儿子一起度过那段岁月。

——保卢斯·厄崔迪公爵

公爵的水翼艇离开了码头，驶进大海，雷托站在船头，转过身来凝视古老的卡拉丹城堡，厄崔迪家族就是在这里统治了二十六代。

他认不出高处窗户里的那些面孔，但他看到高高的阳台上有着一个小小的剪影。那是凯莉娅。尽管她反对他带着不到两岁半的小维克多出门旅行，但她确实默默地前来为他们送行。雷托感到心里一阵温暖。

“我能掌舵吗？”隆博圆圆的脸上挂着希望的微笑。他那难以驾驭的稻草色的头发在清新的海风中飘动，“我以前从来没有驾驶过这么大的水翼艇。”

“等我们到了海面上再说，”雷托看着被放逐的王子，调皮地笑了笑，“那可能还安全点儿。我记得当初某个人让我们撞到了暗礁上。”

隆博的脸唰地红了：“从那以后我学了很多呢。嗯，尤其是常识。”

“事实上你确实学了很多。特希雅对你有很好的影响。”在那名灰褐色头发的贝尼·杰瑟里特侍妾挽着隆博的胳膊，亲自送他前往码头的时候，她热情地吻别了他。

相比之下，凯莉娅则拒绝因为雷托而离开城堡。

在这艘V形水翼艇的尾部，小维克多正咯咯地笑着，双手在冰冷的水雾中划来划去的，而始终细心看护着他的卫队长斯旺恩·戈瓦尔则在一旁盯着他。戈瓦尔既能让这个小男孩开心，同时又能保持警惕地保护他。

在这次无忧无虑的航行中，有八个人陪伴着雷托和维克多。除了隆博尔和戈瓦尔外，他们还带来了杜菲·哈瓦特，两名卫兵，一名船长和两个渔民，吉安尼和多姆，他们是雷托在码头的朋友，是他小时候的玩伴。他们此行会去钓鱼，会去看海藻林和海藻岛。雷托还会向他的儿子展示卡拉丹的胜景。

而凯莉娅只想把她的儿子锁在城堡里，这样维克多除了普通感冒便不会遇到任何危险了。雷托默默地听她的抱怨，知道这次旅行其实并不是她反对的根源，只是一种表象而已。根子还是老问题……

也许基娅拉的那些枕边风终于让凯莉娅相信雷托应该为她无法忍受的现状负责了。“我不只是一个流亡者！”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她大声喊道（就好像这话与钓鱼有关似的）。

雷托强忍住了冲动，这才没有开口提醒凯莉娅她的母亲已被谋杀，父亲仍然是一个逃犯，而她的人民仍在受着特莱拉的奴役——虽然她现在是一名公爵的女人，住在一座漂亮城堡里，有一个健康的儿

子且拥有一个大家族所有的财富和衣服。“你不应该抱怨，凯莉娅。”他说，声音因为愤怒而十分低沉。

虽然雷托无法安抚她，但他确实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拥有一切美好的东西。

现在，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下，他们呼吸着新鲜的海洋空气，远离陆地航行者。这艘水翼艇划破水面，就像一把刀片划破了被冻成胶状的庞迪米饭。

杜菲·哈瓦特专心地站在甲板室里，审视着信号测距系统和天气模式，总是担心会有危险可能降临到他心爱的公爵身上。这位刺客大师保持着健硕的体形，皮肤如皮革，肌肉如钢索。他的头脑敏锐，能看穿敌人那迂回曲折的阴谋。他下棋总会看到三四步以后，这是雷托，甚至是有着精明商业头脑的凯莉娅都无法领悟到的诀窍。

下午早些时候，工人们撒网了。尽管吉安尼这辈子都是名渔夫，但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其实更喜欢在晚餐时能吃上一大块美味的牛排，最好再配上一瓶上等的卡拉丹葡萄酒。但在船上，大家只能吃大海提供的食物。

当渔网里满是扑腾着、蠕动着的生物时，维克多跑过去查看这些有着五颜六色鳞片的美丽的鱼。戈瓦尔小心翼翼地站在孩子身旁，把他从那些带着毒刺的鱼旁边引开。

雷托选了四条肥嫩的鲳鱼，吉安尼和多姆把它们带到厨房里清洗。然后他跪在儿子身边，帮着这个好奇的男孩把剩下的还在挣扎着

的鱼收起来，然后一起把它们放回大海，维克多拍着手，看着光滑的鱼身纵身跃入水中。

他们的航线把他们带到了一块被马尾藻连接在一起的漂浮小岛上，这是一片视线所及之处尽是绿棕色的沙漠。宽阔的河流从草丛中流过。苍蝇嗡嗡地飞来飞去，在闪闪发光的水中产卵。黑白相间的鸟儿在树叶间跳跃，吞食着温暖的水面上蠕动的小虾。空气中充满了腐烂植物的刺鼻气味。

大家把水翼艇停在海草中，高谈阔论之余开始唱起歌来。斯旺恩·戈瓦尔帮着维克多把钓线抛进水里，尽管鱼钩被海藻缠住了，但这个兴高采烈的男孩还是成功地钓到了几条银色的手指鱼。维克多拿着这些滑溜溜的小鱼跑进船舱给他的父亲看，而雷托也着实为他儿子高超的钓鱼技巧而拍手叫好。这一天确实让男孩很累了，于是在太阳落山后不久，他就爬到他的铺位上睡觉去了。

雷托和两个渔夫小赌了几把，虽然他是他们的公爵，但吉安尼和多姆并没有让着雷托。他们把他看做是自己的老友……而这也是雷托所希望的。后来，当他们开始讲述悲伤的故事或唱起那些悲情歌曲时，多愁善感的吉安尼总会为之落泪。

夜深了，雷托和隆博坐在甲板上，在黑暗中聊天。隆博最近收到了一条简短的密码信息，说克泰尔·皮尔鲁已经收到了炸药，但没有写他打算如何使用。王子很想看看反抗军能在伊克斯的洞穴里搞出多大动静来，尽管他不能亲临现场。他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做。

他们谈到雷托在莫里塔尼－埃卡兹僵局中持续做出的外交努力。进展很慢，也很困难。他们面临着政敌的抵制，而沙达姆皇帝本人还从中作梗，他似乎对厄崔迪家族的介入感到不满。沙达姆相信，通过在格鲁曼派驻萨多卡军团，他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可实际上这只是延缓了双方的敌对行动。现在随着帝国军队的撤离，紧张局势再次升级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中，雷托注视着戈瓦尔队长，这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另一个朋友和战士：“邓肯·艾达荷前往吉奈斯学习已经四年了。”

“他会成为一名伟大的剑术大师。”隆博凝视着海草沙漠的另一端说道，在那里裹着毛皮大衣的萌萌鱼组成了欢快的合唱团，在黑暗中互相挑战彼此的歌唱技巧。“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练，他对你的价值将会增加一千倍。你会看到的。”

“不过，我还是很怀念他在身边的日子。”

第二天早晨，雷托醒来时天空已经是灰蒙蒙的了。他深吸一口气，感到神清气爽，精力充沛。他发现维克多还在睡觉，紧握着的小手里攥着毯子的一角。躺在自己的铺位上的隆博打着呵欠伸了个懒腰，但没有表现出要跟着雷托到甲板上去的意思。即使是在伊克斯的岁月里，这位王子也从不早起。

水翼艇的船长已经把锚拉起来了。在哈瓦特的指引下——这个门泰特真的睡过觉吗？——他们沿着一条宽阔的海峡，穿过海草，又朝着开阔的海面驶去。雷托站在前甲板上，享受着一片寂静，周围只有水翼艇发动机的轰鸣声。就连跳跃不已的鸟儿们也一动不动了……

雷托注意到海面上的云朵有着一种奇怪的色彩，像是一团移动着的闪烁的光，与他以前见过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船长坐在船中部的甲板室里，加大了发动机的马力，于是这只水翼艇开始向前飞奔，速度也越来越快。

雷托闻了闻，闻到了一种臭氧的金属气味，但多了股酸味。他眯起灰色的眼睛，准备叫船长来。密集的电子光芒迎风而动，朝着水面俯冲而下……好像活过来一样。

它正在接近我们。

他担心得有些发抖，后退到了甲板室里，问道："船长，你看见了吗？"

老人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方向盘，也没有离开向他们飞奔而来的那个异象："我已经看了十分钟了，大人——而在这十分钟里，它已经走了一半距离了。"

"我以前从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雷托站在船长身旁问道，"这到底是什么？"

"我怀疑啊……"船长流露出担心和恐惧的表情，他猛拉油门杆，引擎的咆哮声顿时变得更大了，"我想我们应该赶快跑。"说着他指了指右侧，向右转舵明显可以避开了那道逼近的光芒。

雷托给他的声音里加了几分公爵的威严，这让他在前一天里建立起来的亲民形象荡然无存：“船长，快给我解释一下。”

“这是一只电子章鱼[62]，大人。如果您非要问我的话。”

雷托笑了起来，然后逐渐止住了笑容：“电子章鱼？它难道不是一个神话吗？”他的父亲老公爵给他讲过这个故事。当时他和他的父亲坐在海边的篝火旁，闪烁的火光照亮了夜空。“孩子，你会对海里的东西感到惊讶的，”保卢斯指着黑暗的海水说道，“你妈妈不希望我告诉你这个，但我觉得你应该知道。”然后，他便会若有所思地吸上一口长长的烟斗，然后开始讲述他的故事……

现在，水翼艇船长摇了摇头：“大人，它们是很少见，但它们确实存在。”

如果这种元素生物真的存在，那么雷托很清楚它所带来毁灭和死亡：“那就快把船转向吧。给我用最快的速度远离这个生物。”

船长立即来了个右满舵，船体在平静的水中激起一道白色的尾迹，甲板也倾斜出一个很大的角度，使得船舱里的人纷纷从床铺上摔了下来。雷托紧紧抓住船舱的栏杆，指关节都发白了。

杜菲·哈瓦特和斯旺恩·戈瓦尔急匆匆跑进了甲板室，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雷托指了指船尾，那几个人透过布满雾气的窗户向外看去。然后戈瓦尔便用从没在维克多面前展露过的五花八门的脏话咒骂起来。哈瓦特也眉头紧锁，用门泰特的思维分析着形势，从他的知识库中提取了他所需要的信息，最后下结论道：“公爵，我们有麻烦了。”

一团闪动的光，也就是这种奇怪生物的狂暴形体，距离他们的船尾越来越近了，速度也越来越快，就连海水都快被它蒸发了。船长的额头上也冒了汗了：“它发现我们了，大人。”他拼命地拉着发动机杆，几乎快拉断了，“就算是水翼艇也逃不掉的。我们最好是准备战斗。”

雷托马上拉响了警报。几秒钟后，其他卫兵都赶了过来，后面还跟着两个渔民。隆博抱着维克多也来了，而维克多明显被这场骚动吓住了，紧紧抱着叔叔不撒手。

哈瓦特眯着眼睛盯着船尾：“我不知道如何战胜一个传说，”说着他看了一眼他的公爵，好像自己在什么地方失败了似的，“不过，我们还是得试一试。”

戈瓦尔敲了敲甲板室的舱壁：“这船看来挡不住它吧？”而卫兵们似乎已准备好迎战被公爵当做敌人的任何东西了。

“电子章鱼是死于海上风暴的人的鬼魂。”渔夫多姆把头探到甲板室外面，犹豫地说道，而这时其他人早就到船尾甲板上去正面面对这个生物了。

他的哥哥吉安尼则摇了摇头反驳道：“咱们的奶奶说过，它是一个受人歧视的女人，变成鬼回来复仇的。很久以前，一个女人在雷雨中对着离开她的男人大声骂街。然后就被闪电击中了，于是电子章鱼就诞生了。”

雷托盯着眼前的庞然大物看了半天，这让他的眼睛变得难受起来，电子章鱼更像是一种电子态的大乌贼，由垂直的电光和气体的卷

须构成。闪电在它身上噼啪作响，雾、蒸汽和臭氧则像盾牌一样包裹着它。当它靠近水翼艇时，身子忽然膨胀起来，像一个巨大的间歇泉一样吸收着海水。

“我还听说它只有保持与海水的接触，才能维持住它的形体，或者说才能活着吧。”船长补充说。

“这些信息明显更有用些。”哈瓦特说。

“地狱在下！我们没办法把这该死的东西从水里捞出来啊，”隆博抱怨道，“要是有别的办法杀死它就好了。”

哈瓦特迅速发出命令，厄崔迪的两名卫兵立即端起了激光步枪，这些武器是在门泰特战士的强烈坚持下才带上船的。当时雷托始终不觉得在如此简单的一次捕鱼之旅中会需要如此强大的火力，而现在他很高兴自己同意了哈瓦特的要求。多姆和吉安尼瞥了一眼这些危险的能量武器，立即躲到甲板下面去了。

斯旺恩·戈瓦尔队长朝身后瞥了一眼，确定维克多和隆博安全待在一起，然后才举起了自己的武器。他是第一个向水翼艇船尾开火的人，手中的武器发射出了一道炽热的脉冲。这股能量击中了电子章鱼，然后消散了，没有造成任何伤害。杜菲·哈瓦特也紧跟着开了枪，然后是第二名厄崔迪家族卫兵。

“不管用！”门泰特在一片越来越大的电子噪音中大吼道，“公爵——请您待在船舱里别出来。”

即使在船舱里，雷托也能感觉到空气中的热量，似乎是一股融合了烧焦的盐和酥脆海藻的味道。一阵原始力量的电子旋风从电子章鱼

流动着的身体中释放了出来，直逼水翼艇。一旦它击中了船体，整艘水翼艇便会被击得粉碎，而船上的人都会触电身亡。

“哪儿也不安全了，杜菲，”雷托大声喊道，“我不会让那玩意儿杀了我儿子的！”说着他看了一眼男孩，男孩正紧紧抓着隆博的脖子。

好像是为了炫耀它的力量，电子章鱼把自己一根噼里啪啦的卷须甩了过来，轻轻碰了一下船舷，好像牧师在赐福一般。水翼艇的金属饰条瞬间被炸飞，每个导电的东西上面都有炽热的火花飞舞。船的引擎噼啪作响了一通，然后便熄火了。

船长试图重启引擎，却只能听到一阵刺耳的金属声。

戈瓦尔加入到了身边大喊大叫的士兵之中，想要做点什么。当水翼艇停在海面上时，大家不断地用激光枪瞄准电子章鱼的心脏射击，但效果并不比扔出几把餐刀要好。不过雷托很快意识到他们瞄错目标了。现在船失去了动力，开始自己转了起来，船头转向了怪物。

雷托瞅准了机会，离开甲板室，跑向水翼艇的船头。哈瓦特大喊起来想要阻止他的公爵，但雷托举起一只手示意他没必要。有胆识一直是厄崔迪家族的传统。他现在不得不开始祈祷船长的那些说法不是完全荒谬的民间故事。

“雷托！别去！”隆博也喊了起来，把维克多紧紧地抱在胸前。小男孩尖叫着，扭动着身体，试图从叔叔的怀中挣脱出来，这样他就可以跑到父亲那儿去了。

雷托对着怪物大叫起来，并挥舞着双手，希望能分散怪物的注意力，充当诱饵：“在这儿！来找我啊！”雷托清楚儿子和朋友就靠自己了。船长仍在试图发动引擎，但就是发动不起来。杜菲，戈瓦尔以及两个卫兵急忙跑到前甲板上与雷托会合。

公爵眼看着电子章鱼膨胀起来，像即将到来的海啸一样高耸在空中，不过现在这种生物只与海水保持着微弱的接触了，而据说是海水赋予了它真实的形体。一股挥之不去的静电让雷托的头发都竖了起来，仿佛有一百万只小虫子在他皮肤上爬行。

时机必须要精准才行。“杜菲，斯旺恩——用你们的激光枪瞄准它下面的水面，把海水汽化了。”雷托举起双臂，把自己完全暴露在了敌人面前。他没有武器，也没有任何武器可以威胁到这个怪物。

可怕的电子章鱼发出了更亮的光，一团原始的能量噼噼啪啪地高高浮在水面上。它没有脸，没有眼睛，没有尖牙——但它的整个身体都是由死亡组成的。

哈瓦特大吼起来，就在雷托脸朝下扑向船甲板的时候，两支激光枪同时把海水炸成了泡沫和蒸汽，在闪电带的底部爆裂开来，四周顿时充满了一片白雾。

雷托滚到一边，试图爬到一个舷侧的遮蔽处去。两名厄崔迪卫兵也跟着开火了，将这只闪烁的生物周围的海浪都蒸发了。

电子章鱼挣扎起来，似乎很惊讶，试图把自己拉回身下沸腾的海水中。它发出了一声可怕的叫声，再次像闪电一样袭击了船体。最

后，当它与水面的连接被完全切断时，这只电子章鱼失去了所有的完整性。

在一场闪烁着火花的爆炸中，它消失了，回到了神话的国度。一阵冒着泡的水花洒在甲板上，令人皮肤刺痛，仿佛甲板上还残留着电子章鱼的一丝痕迹。发热的海水落在雷托身上，臭氧的恶臭让他呼吸困难。

大海又恢复了安宁，平静而无声……

在水翼艇平静地返回码头的过程中，雷托觉得自己筋疲力尽，但他很高兴自己解决了问题，拯救了他的人——尤其是救了他的儿子——期间还没有一个人伤亡。吉安尼和多姆已经在构思未来会在暴风雨之夜讲述的故事了。

在发动机的嗡嗡声中，维克多躺在父亲的腿上睡着了。雷托凝视着海水，抚摸着男孩的黑发，对着那张天真的脸微笑起来。从维克多的容貌上，他可以看到经由自己母亲传给雷托的帝国血统——狭窄的下巴，炯炯有神的浅灰色眼睛以及鹰钩鼻子。

当他不错神地研究着这个打瞌睡的男孩时，他怀疑自己是否爱维克多要胜过爱他的侍妾。有时，他怀疑自己是否还爱着凯莉娅——特别是在过去这艰难的一年里，因为他们在一起的日子已经……慢慢地，无情地变得越来越痛苦了。

他的父亲当年是否对他的妻子海伦娜也有过同样的感受呢？他被困在和这个女人的关系中了，而这个女人的期望与自己的完全不同？他们的婚姻怎么会堕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很少有人知道老公爵的死是海伦娜·厄崔迪夫人一手造成的，她当时安排了一头萨鲁撒的公牛杀死了老公爵。

雷托温柔地抚摩着儿子，不愿让他醒来，发誓再也不让维克多面临这样巨大的危险。他的心里充满了对这孩子的爱，仿佛都要溢出来似的。也许凯莉娅是对的。他不该带他们的孩子去钓鱼。

然后公爵眯起了眼睛，重新找回了领袖的强硬。雷托意识到自己思想上的懦弱，于是改变了主意。*我不能对他过分保护，*但溺爱这个孩子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只有面对危险和挑战——就像保卢斯·厄崔迪曾让雷托做的那样——这个年轻人才能变得强壮和聪明，成为人民所需要的领袖。

他低下头，又对维克多笑了笑。雷托心想，*毕竟，这个男孩有一天可能会成为公爵的。*

他看到朦胧的灰色海岸线从晨雾中浮现了出来，然后是卡拉丹城堡和它的码头。回家的感觉真好。

身体和心灵总被当做两种现象，被放在不同的条件下受到观察，但本质上却是同一个终极实在。身体和精神是生命的两个方面。它们在一种特殊的同步性原理中运作，在这个原理中，事情是一起发生的，并且表现为合二为一……但仍可以被认为是相互独立的。

——《工作人员医疗手册》，吉奈斯学院

在一个清晨，天空下着雨，邓肯·艾达荷和他的同学们在另一个训练场等待着，这是分散的链式教学中的另一个孤岛。热带的云层倾泻下温暖的水滴来。这地方好像总是在下雨。

面前这位剑术大师胖乎乎的，浑身是汗，穿着一条宽松的卡其裤。他那巨大的脑袋上缠着一条红色的大手帕，红褐色的头发被雨水浸湿，竖了起来。他长着一双小三角眼，深棕色的瞳仁很难看清。他说话的声音又高又细，尖细的声音仿佛是从一个埋在他巨大双下巴里的音箱发出来。

不过，他一旦出手，剑术大师里维·迪纳里便会以迅猛龙般的优雅和速度完成致命一击。邓肯一点也不觉得这个人有什么意思，但也清楚自己不能低估他。那个胖乎乎的外表只是个精心培养出来的假象。“我在这里是一个传奇，”这位身材高大的大师说，“你们会知道的。”

这是邓肯在吉奈斯受训的第二个四年了，他被迫穿上了厚重的盔甲，而他身边的学员只剩下不到当年的一半了。已经有部分学生死在了无情的训练之中，还有更多的人自行退学了。“只有最优秀者才能

成为剑术大师。”老师们曾经这样说过，似乎已经暗示了其中所有的艰辛。

邓肯在战斗以及在对战斗和战略至关重要的思考练习中击败了其他学生。在离开卡拉丹之前，他一直是厄崔迪家族最优秀的年轻战士之一——他一直不知道自己竟然还有那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

“战士不是被溺爱塑造出来的，”很久以前的一个下午，剑术大师莫德·库尔嘟囔道，“而是在真实战斗场景中，通过将他们推向极限的极端挑战塑造出来的。”

一些学术派的剑术大师花了好几天时间为大家讲述军事战术、战争史，甚至哲学和政治。他们进行的是言辞之争而不是真刀真枪。其中还有些剑术大师是工程师和设备专家，他们训练邓肯如何组装和拆卸任何一种武器，如何用最微薄的物资制造出属于自己的杀人装置。他学习了盾牌的使用和维修，大型防御设施的设计，以及为大规模和小规模冲突制订作战计划。

现在，鼓点一般的雨滴有节奏地敲打在海滩、岩石和学生们身上，而里维·迪纳里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在接下来的半年里，你们将学会武士守则及其完整的武士道哲学。如果你们坚持当一块浮在水面上的岩石，那我就会是奔流的水。我将消耗你们的抵抗，直到你们学会我所能教给你们的一切知识。”说着他移开了锐利的目光，像武器断断续续地开着火一样，开始对每个学生单独讲话。一滴雨水挂在他的鼻尖上，然后掉了下来，随即被另一滴雨水取代。

“你们必须知道什么是荣誉，否则你们就不值得我教。”

有着病态幽默感的贵族学员特林·克罗诺斯并没有被吓倒，他打断了这个胖男人的话：“荣誉不会为你赢得任何战斗，除非战斗双方都愿意遵守同样的条款。如果你用一些荒谬的框框来限制自己，师父，那么任何一个可以打破规则的对手都能打败你。”

听了这些话，邓肯·艾达荷觉得自己终于明白莫里塔尼子爵在与埃卡兹的冲突中为什么会采取那些鲁莽、挑衅的行动了。格鲁曼人才不会遵循什么规则。

迪纳里的脸涨得通红：“没有荣誉的胜利不是胜利。”

克罗诺斯摇摇头，甩掉脸上的雨水：“你去跟失败一方死去的士兵说这话去吧。”他旁边的朋友们则对他的回答低声赞叹起来。他们虽然浑身湿透，满身泥污，却还保持着他们那高傲的自负。

迪纳里的声音变得更刺耳了：“你会放弃你的人性吗？你打算变成一头野兽吗？”大块头教官走近克罗诺斯，克罗诺斯犹豫了一下，然后退到一个水坑里。“吉奈斯学院的战士在整个帝国都受到尊敬。我们培养出最优秀的战士和最伟大的战术家，甚至比皇帝的萨多卡军团还要优秀。然而，我们需要在轨道上部署一支军事舰队吗？我们需要常备军来击退入侵者吗？我们需要储备武器以便我们晚上能睡个安稳觉吗？不！因为我们遵守荣誉准则，整个帝国都尊重我们。”

克罗诺斯不是故意无视就是根本没有注意到剑术大师眼中的致命杀气：“那么你就有了一个盲点：你的过度自信。”

大家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只有淅淅沥沥的雨声打破沉默。迪纳里最后沉重地说道：“但我们有我们的荣誉。学会珍惜它吧。”

天上又下起了倾盆大雨，这几个月来几乎天天如此。里维·迪纳里在学员队伍中间来回穿梭着。尽管身材魁梧，但这位剑士在泥泞的地面上移动起来时却像是一阵风。“如果你渴望战斗，你就必须先摆脱焦虑。如果你对敌人很愤怒，那你必须先让自己摆脱愤怒。动物的战斗永远会像动物，而人类的战斗则要有技巧，”他那锐利的目光刺穿了邓肯，“保持头脑清醒。”

邓肯屏住了呼吸，停止了眨眼，把自己体内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根神经也都停滞了。一股潮湿的微风轻抚着他的脸，但他听任它从自己身上吹过。持续不断的倾盆大雨浇透了他的衣服，他的皮肤，他的骨头——但他想象这雨水穿过了身体。

“一动不动地站着——眼睛不能眨一下，胸部不能起伏，肌肉不能抽动。你是一块石头。把自己从意识世界中移走。”

经过迪纳里几个月的严格指导，邓肯已经学会了如何减缓自己的新陈代谢，从而让自己达到一种死亡状态，这种状态被称为假死。剑术大师称其为一种净化过程，可以让自己的思想和身体为新的战斗训练做好准备。一旦成功进入假死，这种状态可以给他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感觉，能让他想起母亲的臂弯，想起她那甜蜜的低语。

在恍惚之间，邓肯集中了他的思想，他的想象，他的动力。他的眼前出现了刺眼的光芒，但他坚持不眨眼。

邓肯感到脖子上一阵刺痛，好像有人用针扎了他。“啊！你还是流血了，”迪纳里大声说道，好像他的职责就是消灭尽可能多的候选学员，“那么在真正的战斗中你也会流血的。你这不是最佳的假死状态，邓肯·艾达荷。”

他拼命想要进入一种冥想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头脑控制着一种叫做气的能量，保持在一种平静的状态，完全准备好了战斗。他要追求的是最高水平的专注，不能被不必要的混乱思想所污染。邓肯感到自己在往深处走了，而里维·迪纳里仍在不断地训斥自己。

“你带着保卢斯公爵之剑，这是帝国中最好的利刃之一，”他逼近了这位候选人，后者努力保持自己的注意力和平静，“但你必须赢得在战斗中使用它的权利。你已经掌握了战斗技能，但你还没有表现出对自己思想的掌控。过度理智会减缓和钝化反应，削弱战士的本能。精神和身体是一体的，你必须同时与这两者作斗争。”

这位肥胖的剑术大师在他身边缓慢地踱步。邓肯则一直凝视前方。

“我看到了每一个被你忽视了的缺陷。如果一名剑术大师失败了，失望的可不仅仅是他自己——他的同伴会受到伤害，他的家族会受到羞辱，而他自己则注定要背负耻辱。”

邓肯感到又一根针扎入他的脖子，然后听到了一声满意的嘟囔：“现在好多了。”然后迪纳里的声音渐渐消失了，他向前走去，开始检查起其他人来……

当无情的大雨倾泻在邓肯身上时，他仍保持着假死状态。在他周围，整个世界一片寂静，就像暴风雨前的宁静一般。时间对他来说也不存在了。

“嘿呀……嗬！”

在迪纳里的召唤下，邓肯的意识漂浮起来，就像一条在湍急的河流里的小船，由胖乎乎的剑术大师拖着前行。他潜入水中，继续前进，穿过这意识组成的河水，向着远在他脑海之外的目的地前进。他曾多次处于这种精神状态……分娩是他进入冥想的第二步。他洗去了所有的旧，这样他就可以像一个孩子一样获得新生。环绕着他的水是新生的、干净和温暖的，就像是一个子宫。

邓肯在河水中加速起来，他灵魂所在的船向上倾斜。黑暗消失了，不久之后他便看见头顶上出现了一道亮光，越来越亮。这道闪光变成了水的光辉，他发现自己像一个微小的尘埃一般向上游动起来。

“嘿呀……嗬！”

迪纳里又大喝了一声，邓肯从意识之水中冒出头来，回到了热带大雨和潮湿的空气中。他大口喘着气，和其他学生一起咳嗽起来——结果发现自己身上竟然完全干燥了，衣服、皮肤和头发都是干的。他还没来得及表示惊讶，雨水又开始淋湿他的衣服了。

肥胖的剑术大师双手合十，凝视着灰色的天空，让雨点洒落在他的脸上，就像接受洗礼一样。然后他低下了头，注视着眼前的学生们，脸上流露出极大的喜悦神情。他的学生已经达到中部阶段了——这是他们开始一门复杂的新课程之前所必需的肉体重生的最后阶段。

“要征服一个战斗系统，你必须先让它征服你们。你们必须把自己完全交给它。”剑术大师迪纳里那松散潮湿的红色头巾系在脑后，垂到了脖子上，“你们的心灵必须像柔软的黏土，才能在上面留下印记。”

“我们一定谨记，师父。”全班同学齐声说道。

剑术大师又严肃地说道：“还有就是武士道。也就是荣誉究竟从何而来？远古时期的武士在他们的每座神道教寺庙里都挂上了镜子，并要求信徒们仔细凝视镜子，以便能看到自己的内心，即神的倒影。荣誉是在心中孕育和茁壮成长起来的。”

他意味深长地瞥了一眼特林·克罗诺斯和格鲁曼的其他学生，接着说道：“永远给我记住这一点：耻辱就像树干上的一道裂缝——它不会随着岁月而消失，只会扩大。”

他让全体学生重复了这句话三次，然后继续讲下去：“对武士来说，荣誉守则比任何财富都更有价值。一个武士嘴里说出的话——也就是他的武士尊严——从来不会被怀疑，而任何一名吉奈斯的剑术大师也是如此。”

迪纳里终于朝他们露出了笑容，也最终展示出了他的骄傲：“年轻的武士们，首先你们将徒手学习基本动作。当你们完善了这些招式后，再学习使用武器。”随后，他用那双飞镖一般锐利的黑眼睛盯着他们，学生们都感到心里一阵发毛。

“武器是手的延伸。”

一周之后，筋疲力尽的学生们在崎岖的北部海岸搭起了帐篷休息。雨水泼洒在帐篷上，信风也整夜地呼啸。艰苦的战斗早已让邓肯疲惫不堪，他安顿下来准备睡觉了。帐篷的零件一直叮当作响，那是绳套上的金属钉发出的声音，让他昏昏欲睡。有那么一阵，他觉得自己身上再也不可能完全干燥了。

一个低沉的声音忽然吓了他一跳：“所有人紧急集合！”他听出这是迪纳里的声音，但大个子的语气里却透露出来一种新的、不祥的意思。又一次突击训练？

学生们纷纷从帐篷里爬了出来，冒着倾盆大雨站好，有人只穿着短裤，有人则什么都没穿。他们毫不犹豫地按照往常的队形排好队。现在的他们甚至已经感觉不到雨水了。球形灯在风中摆动，浮空器的末端晃动不止。

仍然穿着那条卡其裤的剑术大师迪纳里激动地踱步，像是一只夜行动物。他的脚步沉重而愤怒，似乎根本不在乎溅起泥水来。在他的身后，一架刚刚降落的扑翼机的引擎发出轰鸣之声，它的铰接翅膀在空中砰砰作响。

飞机顶上发出的一道红光映出了那位身材苗条的秃顶女人卡斯蒂·托帕尔的身影，邓肯刚到吉奈斯时见过这个女人。她身上是那件惯常的黑色武术宽松服，现在已经被雨水浇透了。她的手里拿着一块闪

闪发亮的外交手牌，表情看起来严肃又不安，似乎已经无法控制住自己的厌恶或是愤怒了。

“四年前，一名格鲁曼大使谋杀了一名埃卡兹外交官，原因是他被指控破坏了埃卡兹的烟木森林。之后，格鲁曼部队发动了对埃卡兹的地毯式轰炸。这个令人发指的非法侵略行为很显然违反了大联合协定，于是皇帝在格鲁曼部署了一个萨多卡军团，防止暴力进一步升级。”说完，托帕尔停顿了一下，等着大家理解其中的含义。

“大联合协定是必须要遵守的！”迪纳里附和道，声音听起来很生气。

卡斯蒂·托帕尔走上前来，把手里的水晶文件像一根棍棒那样举了起来。雨水顺着她的头皮和鬓角淌了下来：“在从格鲁曼撤走他的萨多卡军团之前，皇帝得到了双方的承诺，同意停止对彼此的所有侵略行动。”

邓肯看着周围的同学，想找到答案。但似乎没人知道这个女人想要说什么，也没人知道剑术大师为什么也跟着生气。

“可是现在，莫里塔尼家族再次发动攻击了，子爵背弃诺言了，”托帕尔说道，“格鲁曼——”

“他们食言了！”剑术大师迪纳里打断了她的话。

“格鲁曼特工绑架了阿曼德·埃卡兹大公爵的兄弟和长女，并公开处决了他们。”

聚集在一起的学生们顿时发出一片沮丧的嘟囔声。邓肯清楚，这回可不是给他们上的一堂政治课了。他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感到一阵恐慌。

在邓肯右边，希·雷瑟不安地挪动着双脚。他穿着条短裤，没穿衬衫。而隔着两排的克罗诺斯似乎对自己家族所取得的成就感到得意洋洋。

“这个班里有七名成员来自格鲁曼，三名来自埃卡兹。虽然这两个家族现在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但我们不允许家族事务影响学校的工作。这事关你们的信誉。”说着托帕尔把她的外交手牌揣回到了口袋里。

狂风拍打着迪纳里那条系在脑后的印花大手帕，但他却像一棵巨大的橡树一样笔直地站立着：“虽然这场争斗吉奈斯没有参与，而我们也尽可能完全避免涉及帝国政治，但吉奈斯学院不能容忍这种耻辱行为。我都不屑唾弃你们的家族名字。现在所有的格鲁曼人，给我出列，到前面来！”

七名格鲁曼学员按照老师说的做了，其中两人（包括特林·克罗诺斯）赤身裸体，但也和同伴们一切立正站好，就好像他们穿戴整齐了似的。雷瑟显得惊慌和羞愧万分，而克罗诺斯则气愤地抬起下巴。

“你们得给我做出一个决定，”托帕尔指出，“你们的家族违反了帝国法律，蒙受了耻辱。而你们在吉奈斯待了这么多年，你们应该明白这场罪行的严重性。当然，从来没有人因为纯粹的政治原因而被赶出这所学校过。因此，你们要么在此时此地公开谴责莫里塔尼子爵

的疯狂行为，要么立即被学院永久开除。”说着她用手指了指等在一旁的扑翼机。

特林·克罗诺斯皱着眉头问道：“那么，在你说了那么多关于荣誉的话之后，现在却要求我们放弃对家族和家庭的忠诚？这就是你的荣誉感？”说着，他怒视着剑术大师，“而我认为没有忠诚就没有荣誉。我永远效忠于格鲁曼和莫里塔尼家族。”

“对不公正事业的愚忠是对荣誉的歪曲。”

“不公正？”克罗诺斯站在那里，赤着身子，满脸通红，一脸怒气，“挑战子爵的决定不是我该做的，师父——也不是你该干的。”

雷瑟则直视前方，没有看他的同伴：“我选择做一名剑术大师，师父。我要留在这儿。”说着，红头发退回到邓肯所在的队伍里，而其他格鲁曼人则纷纷瞪着他，好像他是个叛徒似的。

在克罗诺斯的怂恿下，其余六人选择拒绝让步。这位莫里塔尼贵族咆哮起来：“你们侮辱了格鲁曼，后果自负。子爵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所作所为。”他大喊大叫着，但剑术大师迪纳里和卡斯蒂·托帕尔似乎都不为所动。

这几个格鲁曼人趾高气扬地站在那里，但他们显然为此事十分不安。邓肯觉得自己有些同情他们，意识到他们也算是选择了某种荣誉——某种不同形式的荣誉——因为他们拒绝背弃他们的家族，不在乎自己会面临什么。如果邓肯自己被迫在吉奈斯学院和厄崔迪家族之间做出选择的话，他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雷托公爵的……

格鲁曼学生们只有几分钟的时间穿衣收拾行李，随后便登上了扑翼机。机翼完全展开，然后开始以一种强有力的节奏扑打起来，飞船在雨中划过黑暗的水面，直到它的红色闪光灯像一颗垂死的恒星一样消失在了空中。

宇宙是一个难以接近、难以理解、完全荒谬的地方……这使得生活——尤其是理性的生活——与之完全不相干。宇宙间没有安全的地方，也没有基本法则。只有一些短暂的、伪装的关系，被限制在有限的维度内，注定要发生不可避免的变化。

——《彩虹桥高堡沉思录》，文本

拉班在图拉峡湾捕杀了毛皮鲸，这只是他给阿布鲁尔德·哈克南造成的一系列灾难中的开端。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经过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冬天，冰雪已经开始融化，可怕的雪崩掩埋了彩虹桥高堡，一座由隐居僧侣建造的最伟大寺院，同时也是拉班家族的祖宅。

雪崩就像一把白色的榔头砸了下来，摧毁了路径上的一切。它震塌了建筑物，数千名虔诚的信徒被埋在了下面。埃米的父亲奥尼尔·劳萨－拉班第一时间向阿布鲁尔德的宅邸发出了求救信号。

焦急万分的阿布鲁尔德和埃米亲自驾驶着一架扑翼机，后面跟着一架满载了当地志愿者的大型运输机。他一只手驾驶扑翼机，另一只手则紧紧抓住了她的手。阿布鲁尔德久久地凝望着妻子那张宽脸的轮廓和她长长的黑发。尽管她没有任何传统意义上的美丽，但每当他注视着她或和她在一起时从不会感到厌倦。

他们沿着崎岖的海岸线飞行，然后深入蜿蜒的山脉。许多与世隔绝的隐居地没有通向他们所栖身的峭壁的道路。所有的生活材料都是从山上采集来的，而所有的物资和人员都是通过扑翼机运来的。

在四代人以前，一个叫做拉班的小家族把整个星球的工业和财权拱手交给了哈克南家族，条件是允许他们和平地在此地生活。有一些宗教团体创建了修道院，并把他们的精力集中在经文和佛经上，试图理解神学中那些最细微的差别。而对于这些哈克南家族是一点也不在乎。

彩虹桥高堡是第一批像梦境中的香格里拉一样被建造在脊梁山脉上的城市之一。这座轮廓分明的石头建筑坐落在高高的悬崖上，直插入兰基维尔那常年不散的云层之上。从冥想阳台上看去，山峰漂浮在白色积云的海洋上，就像一座岛屿。塔顶和尖塔上覆盖着从远处矿山里精心提取出来的黄金，每一面墙壁的表面都蚀刻着古代传奇和道德隐喻的浮雕。

阿布鲁尔德和埃米曾多次造访彩虹桥高堡，前来探望她的父亲，也在需要放松的时候来此地休养。在满是灰尘的厄拉科斯生活了七年之后，他和妻子回到了兰基维尔，他们在彩虹桥高堡休养了一个月，才净化了心灵。

现在一场雪崩几乎摧毁了那座伟大的纪念碑。阿布鲁尔德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面对它的废墟。

他们紧张地坐在一起，他驾驶着扑翼机飞得高高的，在逆风气流中保持着稳定。由于几乎没有路标，也没有道路，他依靠坐标为扑翼机导航。这艘船飞过了一个名为刀刃脊的山脉，进入了一个满是冰川的碗状盆地，然后向上攀升，爬上了一个崎岖的黑色斜坡，到达了原本应该是城市的地方。此时的阳光令人目眩。

埃米那紫褐色的眼睛望着前方，数着山峰，为自己定位，然后她指了指，而阿布鲁尔德的手仍然没有松开。阿布鲁尔德认出了几个闪闪发光的金色塔尖，还有那些支撑着宏伟建筑的乳白色巨石。整整三分之一的彩虹桥高堡被抹去了，仿佛一把巨大的雪扫帚抹平了一切，抹去了所有障碍物，无论是悬崖、建筑还是僧侣。

扑翼机降落在曾经是城镇广场的地方，现在被清理出来，成为救援队和打捞队的集结地。幸存下来的僧侣和游客们挤在雪地上：穿着长袍的人使用临时工具，甚至徒手去营救幸存者，但主要是为了寻找那些冰冻的尸体。

阿布鲁尔德从扑翼机里爬了出来，然后伸手搀扶他的妻子下来。他担心她的腿会和自己一样不住地颤抖。虽然阵阵寒风把冰晶像沙砾一样撒在他们的脸上，但泪水还是涌上了阿布鲁尔德苍白的双眼，而这不是风吹的缘故。

膀大腰圆的市长奥尼尔·劳萨－拉班见他们到了，连忙走上前来。他的下巴长满了胡须，双唇不住颤抖着，仍然说不出一个字。最后，他只得张开双臂抱住了女儿，给了埃米一个长时间的拥抱。阿布鲁尔德也拥抱了他的岳父。

彩虹桥高堡以其建筑而闻名，棱柱状的水晶窗户能将彩虹反射回山上。住在那里的人都是手工艺人，他们制作珍贵的物品，然后卖给那些富有的、有鉴别力的顾客。最著名的是那些不可替代的精美书法书籍以及巨大的《奥兰治天主圣经》彩绘手稿。只有兰兹拉德最富有的家族才能买得起由兰基维尔修士手写和装饰的《圣经》。

而令客户们特别感兴趣的商品则是歌唱水晶雕塑，这种谐波石英开采自石窟，被仔细调试到了合适的波长，当其中一块晶体发出共振时，振动会传递给下一块，然后再下一块，并且以一种谐波的方式传递，从而形成一种你在帝国的其他地方听不到的音乐。

“陆续会有救援队飞过来的，”阿布鲁尔德对奥尼尔·劳萨－拉班说，“他们会带来设备和应急物资。”

“我们看到的都是悲伤和惨剧，”埃米说道，“我知道让你现在考虑这个有些太早，但爸爸，假如我们换个办法——”

那个长着灰白胡须、肩膀宽阔的男人点了点头。“是啊，我的女儿。”然后直视着阿布鲁尔德的眼睛说道，“但我们要交给哈克南家族的税金下个月就到期了。我们本来卖出了足够多的水晶、挂毯和书法作品，我们还存了些宇宙索。可现在——”他指了指雪崩后的废墟，“现在都埋在那里的某个地方了，所以我们手头这点儿钱都得交出去……”

在拉班家族和哈克南家族最初的那份协议中，兰基维尔上所有的宗教城市都必须每年支付一定的税款。换来的是哈克南免除了其他义务，并且可以不受任何约束。阿布鲁尔德举起手来说道：“别担心这个了。”

尽管他的家族早就过惯了苦日子，但阿布鲁尔德一直尽他最大的努力生活得更好，以应有的尊重对待他人。但自从他儿子的捕鲸活动破坏了图拉峡湾的繁殖地后，他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漆黑的深坑里。只有他与埃米分享的爱使他保持着力量和乐观。

“你需要多少时间都可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幸存者，帮助你们重建家园。”

奥尼尔·劳萨－拉班看起来伤心欲绝，甚至挤不出一滴泪来。他凝视着在山腰上干活的人们。太阳在他头顶上照耀着，天空湛蓝湛蓝。雪崩把他的世界涂上了一层纯白，掩盖了它所带来的深重苦难。

在杰第主星自己的私人房间里，哈克南男爵经常和他的侄子以及他的门泰特一起沉思，他对这个消息作出了恰当的反应，也就是愤慨。在一片混乱中，他坐在他的浮空装置里上下乱蹦起来，而其他人都坐在椅子上。一根主要是装饰用的崭新手杖靠在椅子边上，触手可及，他可以随时抓起手杖打人。这根棍子上刻着的是一个哈克南家族狮鹫兽的头，而不是他当初从阳台上扔下去那根手杖上的那个沙虫头。

房间的每个角落都笔直地立着装饰性的柱子，呈方形排列，形成一种杂乱的建筑风格。一个角落里还有一个干涸的喷泉。这里没有窗户——反正男爵很少会去看窗外的风景——他的光脚踩着光滑的瓷砖，感觉冰凉，依靠着浮空器，他的脚才能这样轻触地板。在房间的另一个角落里，一根杆子斜靠在墙上，上面挂着哈克南家族的旗帜，好像被什么人漫不经心地扔在那里，一直没有放回原位。

男爵怒视格洛苏·拉班骂道：“你爸爸又开始展示他那软弱的心肠和脆弱的头脑了。”

拉班吓了一跳，担心自己会被派回兰基维尔，去劝说阿布鲁尔德。他身上穿着一件栗色的无袖棉袄，露出了肌肉发达的手臂。他那头红发剪得很短，因为经常戴头盔的缘故额头上还翘着一绺头发。“我希望你别总是提醒我他是我父亲这个事儿。”他回应道，试图转移男爵的怒气。

“兰基维尔修道院的税收连续四代都没有中断过。这是我们和拉班家族当年签下的协议。他们总是按时交钱。他们知道协议条款里写的是什么。可现在，就因为下了那么点儿——”男爵哼了一声，“雪，他们就打算不交税了？阿布鲁尔德怎么就能大手一挥地随意免除臣民的纳税义务呢？他是那个行星的统治者啊，他是有责任的。”

“我们总是可以让别的城市多交点儿的。”彼得·德伏建议道。而当他想到某种其他的可能性时，不由得抽搐了一下。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穿过房间走向男爵，身上裹着一件宽松的长袍，像一个复仇的鬼魂那样优雅而安静地从地板上滑行而来。

“我不同意开这样的先例，”男爵说，“我更喜欢我们的财务状况一直都保持整洁——兰基维尔到目前为止一直都很干净。”说着他走到一张桌子旁，给自己倒了一小口基拉那白兰地。男爵抿了一口，希望这种烟熏味的液体能缓解自己关节的疼痛。自从安装了皮带装置后，男爵由于减少了活动，体重又增加了很多。他的身体就像一副重担，挂在他的骨头上。

男爵的皮肤散发出一股桉树和丁香的味道，这香味来自他每天沐浴时添加的精油。按摩师会把药膏厚厚地涂在他的皮肤上，但他那每况愈下的身体依然会感到痛苦万分。

“如果我们对一个城市展示出宽容，那大家就会人为地制造出灾难来，到时候逃税的借口可就多了去了。”他噘起宽大的嘴唇，蜘蛛般的黑眼睛向拉班瞥了一眼。

“我能理解你为什么不高兴，叔叔。我的父亲确实是个傻瓜。”

德·弗里斯举起一根瘦长的手指，说道：“请允许我说明一点，男爵阁下。兰基维尔因其鲸鱼皮毛贸易而获利颇丰。实际上我们所有的利润都来自这个行业。而那些修道院的一些小饰品和纪念品也都能卖出个好价钱，这都没错……但总的来说，这些收入其实是微不足道的。总的来说，我们会要求他们缴税，但实际上我们并不需要他们。”门泰特顿了顿。

“你的意思是？”

门泰特扬起了浓密的眉毛，答道：“我的意思是，男爵大人，在这种我们可以承受损失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

拉班笑了起来，那是一种低沉的、跟他叔叔一样的笑声。他在兰基维尔的流亡至今仍令他感到痛心。

“是哈克南家族在控制着拉班在兰基维尔的封地，”男爵说道，“随着香料市场的波动，我们需要确保我们对每一个盈利企业的绝对控制。也许我们在监视我那同父异母的弟弟方面有些疏忽了。他可能觉得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宽大处理他的臣民，而我们会忽视他。他必须抛弃这种想法了。”

“那你打算怎么干，叔叔？”拉班向前探了探身子问道，他的厚眼皮眯缝起来。

“是你要打算干什么。我需要一个熟悉兰基维尔的人，一个理解权力需求的人。”

拉班满怀期待地咽了口唾沫，完全清楚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了。

“你要回到那儿去，”男爵命令他道，“但这次不是耻辱的放逐，这次你是有任务要做。”

贝尼·杰瑟里特从不随意撒谎。因为真相会更好地服务我们。

——《贝尼·杰瑟里特法则》

这是一个阴沉沉的早晨，雷托公爵独自坐在卡拉丹城堡的庭院里，盯着一份没有动过的熏鱼鸡蛋早餐。他的右手放着一个装有金属浸渍纸文件的大木箱。凯莉娅似乎很少关心日常的商业事务，而他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却没有一点有趣的。

桌子对面放着杜菲·哈瓦特的剩饭，这位门泰特匆匆吃完早饭就离开去处理当天国事所需的安全细节了。雷托的思绪则一直徘徊在进入行星轨道的运航机和即将降落的穿梭机上。

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对我能有什么要求？她们为什么派代表团来卡拉丹？自从隆博把特希雅选作他的妃子后，他和姐妹会就没有过任何瓜葛了。而现在，她们的代表想和自己谈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却拒绝透露更多信息。

他觉得自己头昏脑胀的，头天晚上也没能睡好。莫里塔尼和埃卡兹之间的暴力冲突始终还萦绕在他心头。尽管他在兰兹拉德联合会上凭借坚定的外交努力获得了一些声望，但最近大公爵家人被绑架和处决的事件令他很是难受。雷托见过阿曼德·埃卡兹的女儿桑娅，觉得她很有魅力，甚至曾觉得她会是一个很好的结婚对象。但格鲁曼暴徒却杀害了桑娅和她的叔叔。

他清楚，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流血冲突，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雷托看到一只鲜艳的橙黄相间的蝴蝶在桌子中央的花瓶上方飞舞起来。有那么短暂的一段时间，这只漂亮的昆虫让他忘却了烦恼，但很快那些烦人的事情又回到了他的脑海里。

多年以前，在他的没收审判中，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曾向他提供过帮助，尽管他知道最好不要把希望放在这种不带条件的帮助上。当时杜菲·哈瓦特给了雷托一个他已经非常熟悉的警告：“贝尼·杰瑟里特的女巫们可不是给人跑腿的女孩。她们这么做是因为她们选择要这么做，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对她们有利。”

哈瓦特当然是对的。姐妹会善于获取信息、权力和地位：一名贝尼·杰瑟里特隐秘者嫁给了皇帝本人。而沙达姆四世一直在身边留着一名古老的真言师。另一名女巫也嫁给了沙达姆的香料大臣，哈什米尔·芬伦伯爵。

为什么她们总是对我那么感兴趣呢？他真想知道。

蝴蝶落在他手边的木箱上，炫耀着它那带着花纹的美丽翅膀。

即使拥有高级的门泰特能力，哈瓦特也无法提供关于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动机的有用推测。也许雷托应该问问特希雅——毕竟隆博的妃子通常会给出直截了当的回答。但尽管特希雅现在已是厄崔迪家族的一员了，可这名年轻女子仍然忠于姐妹会。而没有任何组织比贝尼·杰瑟里特更能保守秘密。

刹那间，蝴蝶在他眼前翩翩起舞。他伸出一只手，掌心朝上——令他吃惊的是，它竟落在了上面，轻轻地停了下来，他的手心几乎没有什么感觉。

“你有我想要的答案吗？这就是你想告诉我的吗？”这只蝴蝶完全信任他，相信雷托不会伤害它。善良的卡拉丹人民也给予了他这种神圣的信任。蝴蝶随后飞了起来，落在了地面上，在早餐桌落下的阴影里寻找着露水。

突然，一个仆人走进了院子：“公爵大人，代表团来早了。她们已经到了太空港！”

雷托一下子站了起来，不小心把大木箱从桌上碰了下来。它滚到了冰凉的石头地板上。仆人赶紧上前想要把它捡起来，但雷托却发现蝴蝶已经被压碎了，气得把仆人推到了一边。是他自己的粗心害死了这个娇弱的生物。他现在感到很不安，在它旁边跪了有好几秒钟。

“您没事吧，大人？”仆人问道。

雷托站起身子，拨开那个大木箱，装出一副坚忍的表情：“通知代表团，我将在我的私人书房与她们会面，而不是在太空港。”

当仆人匆匆离去后，雷托轻轻地把死蝴蝶举了起来，放在桌子上。虽然这只昆虫的身体已经被压碎了，但它那双精致的翅膀却完好无损。他想要把这个生物的尸体包裹在强化玻璃晶体里，这样他就能永远记住美好的事物是多么容易被人们一瞬间的疏忽破坏掉……

雷托穿上了黑色制服，披上了绿色的斗篷，戴好了公爵徽章，从他的伊拉迦木制成的办公桌后站了起来。五个身穿黑袍的姐妹这时走

了进来，领头的那个女人面容严肃，头发灰白，双颊凹陷，但眼睛十分明亮。雷托对着她们鞠了一躬，看了看旁边的一个古铜色头发的年轻美女，然后又把视线转回了那位领头者。

“我是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圣母，”女人的脸上没有流露出圣母敌意，但也没有露出微笑，“谢谢您允许我们与您交谈，雷托·厄崔迪公爵。”

“通常情况下，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是不会同意你们来访的。”他冷冷地点了点头，是哈瓦特建议要尽可能让这些女人摸不清套路的，“然而，由于姐妹会并不经常向我提出要求，所以我这次破例了。”当雷托开始介绍他的门泰特战士时，家仆关上了私人书房的门，“圣母，现在请允许我介绍我的安全指挥官杜菲·哈瓦特。”

“啊，是那位著名的刺客大师。”她迎着他的目光说道。

“那只是个非正式的头衔。”哈瓦特保持着戒心，微微鞠了一躬。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雷托不知道该如何打破这个局面。

但当女人们坐在厚实的软垫椅子上时，雷托发现自己被那个留着古铜色头发的年轻女孩迷住了，她仍然站着，大概十七岁，一张椭圆形的脸上有着一双聪慧的绿色眼睛，鼻梁微微翘起，嘴唇宽大，举止优雅。他以前见过她吗？他不确定。

当莫希阿姆看向那个站得笔直、僵硬的年轻姑娘时，她们交换了一下目光，似乎两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情绪。“这位是杰西卡，一个很有天赋的侍从姐妹，在很多方面都受过训练。我们想把她送给你的家族，并致以我们的敬意。”

“把她送给我们？”哈瓦特声音尖锐地质问道，“是作为仆人，还是作为密探？”

那姑娘目光锐利地看着他，但很快便掩饰住了她的愤怒。

“作为配偶，或只是一个提供建议的参谋都可以。这要由公爵本人来决定，”莫希阿姆平静地无视了门泰特的指责，“贝尼·杰瑟里特姐妹已经证明了她们作为顾问的价值，就连科瑞诺家族也要承认这一点。”她的注意力牢牢地落在雷托身上，但她很显然仍在盯着哈瓦特的每一个动作，“一名贝尼·杰瑟里特可以观察，并得出她自己的结论……但这并不能说明她是个间谍。许多贵族认为我们的女人是很好的伴侣，漂亮，精于——”

雷托打断了她：“我已经有了一个妾，而且还是我儿子的母亲。”说着他瞥了哈瓦特一眼，看到他正在分析新数据。

莫希阿姆对他会心一笑道：“像您这样的要人，可以有不止一个女人，厄崔迪公爵。而且您还没有选择妻子。”

“我不像皇帝，我不设后宫。”

其他几位姐妹们显得不耐烦起来，而圣母则长叹了一声道：“传统意义上的‘后宫’，厄崔迪公爵，指的是一个男人要负责的所有女人，包括他的姐妹、母亲、妻妾。这个词没有隐含的性暗示。”

“文字游戏而已。”雷托咆哮道。

“那您是想玩文字游戏，雷托公爵，还是想和我谈个条件？”圣母瞟了哈瓦特一眼，似乎在考虑在一位门泰特面前该说多少话。“我

们注意到了一件有关厄崔迪家族的事。它涉及到了多年前对你实施的一个阴谋。”

哈瓦特几乎觉察不到地抽搐了一下，集中了注意力。雷托也身体前倾，问道：“什么阴谋，圣母？”

“在我们向你透露这一重要信息之前，我们必须先达成某种共识。”雷托对此话一点儿也不惊讶。“我们要求的回报多吗？”由于情况紧急，莫希阿姆认为可能会有必要对他使用言音[63]，但门泰特肯定会发觉到这一点。杰西卡则仍像个展览品似的站在一边：“任何其他贵族都会很高兴有这么个可爱的女孩作为他们的随从……以便应付任何情况。”

雷托的脑筋转动了起来。很明显，她们想派人来卡拉丹。只是出于什么目的呢？只是为了对我施加影响？她们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呢？如果她们这么需要一个间谍的话，那特希雅不是已经在这里了吗？厄崔迪家族确实受到尊敬且拥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我们在兰兹拉德中并不是特别强大。

为什么她们要如此关注我？

还有，为什么如此坚持非得派这个姑娘来呢？

雷托绕到桌子前面，向杰西卡做了个手势：“过来。”年轻女子轻快地走过书房。她比公爵矮一个头，皮肤洁白且光彩照人，她长时间深深地注视雷托。

“我听说所有的贝尼·杰瑟里特都是女巫。”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抚摸起她古铜色的柔顺头发来。

她迎着他的目光，柔声回答道：“但我们也有心和身体。”她的嘴唇温柔而肉欲十足，很是诱人。

“啊，可你的身心都被训练来做什么呢？”

她以平静的语气避开了他的问题：“训练忠诚，提供爱的抚慰……还有就是怀孕。”

雷托瞥了一眼杜菲·哈瓦特。这位沧桑的战士不再处于门泰特模式了，他朝着雷托点点头，表示他不反对这笔交易。其实，在早先他们的私下讨论中，两人就计划好要对贝尼·杰瑟里特代表团采取一种咄咄逼人的策略了，看看在压力下她们会如何回应，以保持双方的平衡，好让门泰特能够观察。而现在似乎就是采取这种策略的好机会。

“我不觉得贝尼·杰瑟里特会白送什么东西！”雷托突然怒气冲冲地厉声说道。

“但是，大人——”还没等杰西卡说完这句话，雷托就从腰间的刀鞘里抽出一把宝石柄的刀，用刀刃抵住她的喉咙，把她赶紧拉到自己身边，劫持作人质。

她的贝尼·杰瑟里特同伴却没动，只是平静而不安地盯着雷托，似乎认为其实只要杰西卡愿意的话，她随时可以反手杀死他。莫希阿姆那双小鸟一般的眼睛也盯着他。

杰西卡把头往后仰，露出了她柔软光滑的喉咙。这是被称作与狼共舞的策略，是她在圣母学校里学到的：完全服从地展露出你的喉咙来，侵略者就会后退。

雷托的刀尖轻轻刺入她的皮肤，但还不足以流血：“我不相信你们送的东西。”

杰西卡记得，就在她们抵达卡拉市太空港，走下穿梭机之前，莫希阿姆曾在她耳边低声下了命令。她这位严厉的导师是这样说的：“链条绝不能断开。你必须生下我们所需要的那个女孩来。”

没人告诉过杰西卡她在姐妹会的育种计划中处于什么位置，她也没有资格问这个问题。许多年轻的女孩被分配到不同的大家族里当小妾，她没理由相信自己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她尊重自己的上级，并努力表现出这一点，但有时莫希阿姆的强硬方式让她感到很是恼火。就在来这里的路上她们之间还吵了一架，而且现在还没和好。

雷托在她耳边低声说道：“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只不过，他这假装的愤怒瞒不过杰西卡和她的姐妹们。多年前，作为一次测试，她躲在瓦拉赫九号星阳台的阴影里，研究过这个黑头发的男人。

于是她把脖子紧贴在刀刃上：“你不是一个随便杀人的人，雷托·厄崔迪。”他把刀刃缩了回去，但手仍搂着她的腰。她又对他说道：“你不用怕我。”

“我们成交了吗，雷托公爵？”莫希阿姆开口问道，对他刚才的行为毫不在意，“我向您保证，我们的情报是很有……启发性的。”

雷托不喜欢被人逼得走投无路，但他还是从杰西卡身边走开了：“你说有针对我的阴谋？”

圣母皱起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微笑：“首先您必须同意这个交易，也就是杰西卡留在这里，得到应有的尊重。”

雷托和他的门泰特战士交换了一下眼色。“她可以留在卡拉丹城堡里，”他最后答应道，“但我不打算把她带到我床上。”

莫希阿姆耸耸肩：“请便。杰西卡是一个有价值并且很有用的资源，但请不要浪费她的才华。”男女之情必会自然萌发的。

“圣母，您到底获悉了什么重要的情报？”哈瓦特问道。

莫希阿姆清了清喉咙，回答说道：“我要说的是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您被诬告袭击了两艘特莱拉飞船。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是，哈克南家族与此事有关。”

雷托和哈瓦特都僵住了。在等待进一步的数据时，门泰特的眉头紧锁，全神贯注。

“您有什么证据吗？”雷托问道。

“他们用一艘隐形战舰向特莱拉人的飞船开火，然后嫁祸给您，企图发动一场厄崔迪和特莱拉之间的战争。我们现在掌握了那艘隐形船的残骸。”

“一艘能隐形的飞船？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

“您没听过不代表它不存在。我们有原型机，而且是唯一的原型机。幸运的是，哈克南人遇到了技术故障，导致了它……坠毁……在我们的学校附近。我们也已经确定，哈克南人无法再制造这样的飞船了。”

门泰特仔细打量着她，问道：“你们分析过这项技术吗？”

“我们发现了一些东西，但材质不明。不过这样一种可怕的武器肯定会对帝国造成巨大的破坏。”

雷托发出了一声狂笑，为自己终于找到了困扰了他十五年的问题的答案而感到高兴：“杜菲，我们得把这个情报上报给兰兹拉德联合会，一劳永逸地恢复我的名誉。圣母，现在请把您掌握的一切证据和文档都转交给我们——”

莫希阿姆却摇了摇头道：“这不是我们协议的一部分。那场暴风雨已经平息了，雷托公爵。您的没收审判已经结束，而且您也被宣告无罪。”

“但仍没有彻底地澄清。一些大家族依旧怀疑我参与了此事。而你可以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我的清白。”

“雷托公爵，这对您来说真的很重要吗？”她扬起了眉毛说道，“也许您可以找到一个更有效的方式来利用这枚筹码。上报给兰兹拉德只能满足您的自尊心或是慰藉您的道德感，我们姐妹会不建议您这样做。”

面对莫希阿姆那锐利的目光，雷托觉得自己是如此无助和年轻：“你怎么能在向我提供了这样的情报后，又劝我不采取任何行动呢？而如果我手里没有证据，那么这个情报就毫无价值。”

莫希阿姆皱起了眉头，乌黑的眼睛闪闪发亮：“行了，雷托公爵。难道厄崔迪真的只对服饰和文件感兴趣吗？我以为您更看重真相本身。而我已经告诉你真相了。”

“你自己声称的而已。”哈瓦特冷冷地说道。

“英明的领袖都有耐心。”莫希阿姆边说边向她的同伴们示意，准备出发，“总有一天您会发现运用情报的最佳方式。但一定要用心去体会。雷托·厄崔迪公爵，只要您能搞清楚那天在运航机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您就拥有了巨大的优势。”

哈瓦特正要表示反对，但雷托却举起了手阻止了他。“她是对的，杜菲。这个答案确实对我很有价值。”说着他又看了看那个古铜色头发的女孩，“杰西卡可以留在这里。”

这个对肾上腺素上瘾的男人背叛了所有的人性。他亦背叛了自己。他逃避生活中所有切实可行的问题，承认是自己的暴力导致了失败。

——卡马尔·皮尔鲁，伊克斯流亡大使《关于不义政府倒台的论述》

这批偷运来的炸药被完好无损地送达了目的地，靠的是一路上对世界各地运输人员的贿赂，它们被藏在箱子里，运到了位于入口港峡谷峭壁洞口一个特殊的装载码头。

克泰尔驾驶着装载机，在箱子上找到了那些细微的标记，然后转移走了这些看上去很正常的集装箱，他这么做已经很多次了。然而，当他看到里面这些包装巧妙的晶片炸药时，他还是惊呆了。肯定有一千枚晶片！除了运输费用的说明外，没有任何信息、编码或其他什么东西，也没有来源信息，但克泰尔清楚发送者的身份。这批炸药可比隆博王子以前送来的多了不少。克泰尔感到了新的希望和沉重的责任。

只有少数谨慎的独立反抗军仍在地下活动，他们不愿与任何人来往。克泰尔自己也是这样。除了米拉尔·阿莱切姆，他一直在孤独地战斗，尽管隆博——以及特莱拉人——显然认为这里还存在着更大、更有规模的抵抗组织。

而这些炸药可以弥补这一点。

隆博·维尔纽斯王子年轻时是个矮胖的男孩，在克泰尔的印象里他是个好脾气的诙谐小子，他们当年花了很多时间去收集地质标本，而不是学习治国之道和伊克斯的工业流程。当年的他们似乎总是有很多时间。

但是当特莱拉人到来时，一切都改变了。一切。

即使在流放期间，隆博仍然拥有通行密码，并与运输当局保持着联系，毕竟原材料需要进入这个制造业城市。隆博就是通过这个渠道把重要的物资走私到地下的，现在又运来了这些能够爆炸的晶片。克泰尔发誓要认真做好每一件事。而现在，当务之急是在那些行动迟缓的伊克斯次人发现包裹里的真实货物之前，把这些炸药藏起来。

他穿着一件偷来的上级工人制服，把这批炸药和其他日常用品一道，通过浮空货车运进了钟乳石城。他没有着急回到他的藏身之处，而是始终保持着温和、被动的表情，不与旁人交谈，对特莱拉大师的谩骂或侮辱不作任何回应。

当他最终抵达了正确的楼层，穿过伪装的入口，进入装有传感器屏蔽场的房间后，克泰尔把那些黑色的粗糙晶片堆在了一旁，然后躺在他的小床上，大口喘着粗气。

这将会是他这么多年来搞的第一次大破坏。

他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他听到了一阵敲门声、脚步声和沙沙的声音。他没有动也没有看，因为那声音很熟悉，算是这该死的世界给他的唯一安慰。他闻到了她那淡淡的甜香。

这几个月来，他一直和米拉尔·阿莱切姆住在一起。他们在黑暗的隧道里做爱，然后紧紧抱在一起，安静而紧张地躲避着萨多卡巡逻队。在他作为伊克斯爱国者的这些年里，克泰尔一直克制着建立任何个人关系的冲动，拒绝与他人密切接触。毕竟这样做太危险了，也太让人分心了。但是米拉尔和自己有着同样的目标，同样的需要。并且她是如此的美丽……

这时，他听见她把什么东西轻轻放在了地板上，然后过来吻了吻他的脸颊，说道：“我弄来了一些东西，一些高能电线，一个激光包，一个——”他听到她吸气的喘息声。

克泰尔微笑着，仍然闭着眼睛。这时她发现了那堆晶片炸药。

“我也弄来了一些东西。”他一下子坐了起来，解释了他是如何得到这堆炸药的，以及它们是如何工作的。每个小硬币大小的黑色晶片上布满了压缩爆炸珠子，其能量足以炸毁一座小建筑。如果放置得当，它们便可以造成大规模的巨大破坏。

她把手指伸向那堆晶片，然后犹豫了一下。她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望着他，而他也和往常一样，心里全是她。米拉尔是他见过的最好的人。与他自己的冒险相比，她冒险的方式令人钦佩。她从没有引诱过他，根本没想这么做过。他们的关系才刚刚开始。他们是天生的一对。

他短暂地回想起了自己年轻时曾迷恋过维尔纽斯伯爵的女儿凯莉娅。现在看来那只是一场幻想，一场游戏，如果伊克斯没有陷落，也许这个梦会变成现实。然而，米拉尔才是活生生的现实。

“别担心，”他向她保证说，“它们需要引爆器才能引爆。”他指着一个红色小盒子说道，里面装满了针一样的计时装置。

她两手各拿起了一块晶片，像一个宝石匠拿着一颗新火石一样仔细检查着。克泰尔可以想象她脑海中闪现出来的那些可能性，比如城市里的压力点，那些能给入侵者带来最大痛苦和伤害的地方。

“我已经选好了几个目标。”他说，“我希望你能帮忙。”

她小心地把晶片炸药放回原处，然后和他一起倒在床上，拥抱在一起：“你知道我会帮你的。”她呼出的气息温暖着他的耳朵。他们迫不及待地把衣服脱掉了。

在这个大计划的鼓舞下，克泰尔和她满怀激情地做爱，然后睡了比平时更长的时间。而在他休息好了之后，他和米拉尔反复核对了行动流程，以确保每一步都要安全、精准到位。他们在这个屏蔽场房间里安了几枚晶片炸药，然后带着剩下的炸药走到门口，看了一下扫描仪，以确定外面走廊里没人。

克泰尔和米拉尔带着一份伤感，无声地告别了这个他长期以来一直绝望藏身的密室。现在它还有最后一个用处，那就是狠狠地打击入侵者。

贝尼·特莱拉永远不会知道是什么打中了它们。

克泰尔将那个装有炸药的箱子放在了其他箱子的旁边，所有这些箱子都将被运进高度戒备的特莱拉研究馆，都是些实验材料。而现在其中一个箱子里装的却是晶片炸药，虽然这批晶片看起来和其他装在自动轨道系统上的晶片没什么两样吧。它们会被直接送到他们秘密巢穴的中心。

他并没有总去看那个炸药箱子，只是简单地把它与其他箱子堆在一起，然后偷偷设定了计时器，然后连忙去搬下一个箱子。其中一名工人绊了一下，克泰尔过去搬起了这名工人掉在地上的板条箱，把它抬到轨道车上，以避免延误。他已经做得足够自然了，但还是避免不了流露出紧张情绪。米拉尔·阿莱切姆正在另一栋楼下面的通道里。她会在这栋巨大的建筑物底部安放炸药，而特莱拉人的办公室就在她的头顶上。现在她应该已经撤离了。

随着一声嗡嗡的声音，运货车颤抖了起来，缓缓地向前移动，加速驶往实验室。克泰尔很想知道特莱拉人在研究馆里面到底在干什么，但米拉尔和他自己从来都没能弄清楚。但只要给他敌人造成损害，他也就满足了。

尽管特莱拉人进行过血腥的镇压，但十六年过去，他们也有些松懈了。现在看来那些安全措施显得很可笑……而克莱尔打算向敌人展示一下他们犯下的错误。这次打击必须足够严重，足以让其晕头转向，因为下一次尝试就不那么容易了。

克莱尔盯着火车车厢的后面，抑制住了自己期待的微笑。在他身后，工人们准备了一辆新的轨道车，里面装着更多的补给品。他抬头看了一眼洞窟的天花板，那些薄纱般的建筑在投射的天空中像倒立的岛屿一样突出着。

时间是至关重要的。四枚炸弹必须同时爆炸。

这不仅是物理上的胜利，也是心理层面的胜利。特莱拉入侵者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庞大而协调的抵抗运动应该为这些袭击负责，叛乱分子还是有着广泛的成员和组织计划的。

他们一定猜不到，我们其实只有两个人。

在取得这个惊人的成功之后，其他人可能也会开始自己的斗争。如果有足够多的人采取行动，那么大规模的反抗将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他深吸一口气后，转向其他等待运输的箱子。他不敢做出任何反常的举动来。因为在头顶上，监视机不停地盘旋着，灯光闪烁不止，传输摄像机记录着人们的每一个动作。

他没有看计时器，但是他知道时间快到了。

当第一次爆炸撼动了地下深处的洞穴时，那些呆头呆脑的工人们纷纷停下了手里的活儿，一脸困惑地对视。克泰尔知道废物处理坑的爆炸应该足以摧毁那些房间，破坏或干脆摧毁传送带。而这些碎石弄不好会封住深层岩浆井的顶部。

还没等大家注意到他脸上那洋洋得意的表情，头顶的钟乳石建筑就爆炸了。

是他那间位于行政层里的装有扫描信号屏蔽场的房间爆炸了，留在那里的一堆晶片炸药把整个特莱拉的官僚体系炸了个粉碎。大王宫的一个侧翼全部被毁了，长长的钢梁吊在那里，承重钢筋也断掉了。

岩石碎片像雨点一样倾泻到了洞穴中心，工人们惊慌失措地四散奔跑。明亮的光线和成片的灰尘在破裂的天花板上蔓延开来。

震耳欲聋的警报声开始在石墙上响起，和滚滚的雷声似的。除了多年前那场次人起义，他还没有听到过这样嘈杂的声音。一切都很完美。

克泰尔装出一副恐惧的神色，和其他伊克斯工人一起向后退去，躲在他们中间，以人群为掩护并消失在一片混乱之中。他闻到了周围建筑材料的灰尘味和恐惧的臭味。

他很快便听到远处米拉尔做活儿的那栋大楼也传来了爆炸声，清楚像米拉尔这么聪明的人，一定在引爆炸弹之前就逃走了。最后，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装满炸药的轨道车开进了秘密研究馆的装货码头。最后一组晶片炸药随后喷出了条纹状的火焰和黑色的烟雾。爆炸音在厚重的墙壁后面响起来，就像一场太空大战。

火势开始蔓延开来。全副武装的萨多卡军团像热锅上的蚂蚁那样四处乱窜，试图找到这次协同攻击的源头。他们朝天花板胡乱开着枪，似乎只是为了表达他们的愤怒。警报声震得墙壁嘎嘎作响。通过扩音系统，特莱拉大师们用他们的语言尖叫着难以理解的命令，而工人们则都在拼命压抑着恐惧，喃喃自语。

但即使在如此混乱的气氛中，克泰尔也从一些伊克斯人的脸上看到一种奇怪的表情：那是一种满足，一种对有人能取得如此这般的胜利而感到惊奇的神情。虽然他们自己早就失去了斗志。

现在，或许他们可以重新找回抗争的意志吧。

终于，克泰尔长舒了一口气，他眨着眼睛，显露着震惊的神色，试图掩饰自己的微笑。他挺直了肩膀，但很快又放低了，因为他想重新摆出一副沮丧囚犯的样子。

但终于，侵略者受到了真正的打击。

不做判断就无法交换信息。

——贝尼·杰瑟里特格言

杰西卡站在自己私人公寓的阳台上，看到了她那位身材老土，长着一张苹果脸的侍女，她正在西侧警卫室附近的练习场上。她看着这个上气不接下气的女人正在和杜菲·哈瓦特喋喋不休着，说话时还做了太多的手势。两人都抬头看了一眼她的窗户。

那个门泰特觉得我是个傻子吗？

杰西卡住进卡拉丹已经一个月了，在此期间她提出的每一个要求都得到了冰冷但精确的满足，似乎她只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客人而已。杜菲·哈瓦特亲自负责照料她，把她安置在了海伦娜·厄崔迪夫人以前住的房间里。在封闭了这么多年之后，这个房间最需要的是通风，但那些精美的家具、游泳池、日光室以及全套的衣橱对她来说都不重要。因为一名贝尼·杰瑟里特不需要什么舒适和奢侈。

那名门泰特还为杰西卡找了个喜欢多管闲事的侍女，她每天像蛾子一样在她周围飞来飞去的，不断找一些小事做，以便随时能接近杰西卡。显然她是哈瓦特安插的一个间谍。

所以就在这一天早上，杰西卡没有给她任何理由，就突然把她解雇了。现在，她坐下来等待后果。是那个刺客大师亲自过来游说呢，还是派个代表来？他能明白她想表达的意思吗？那就是别小看我，杜菲·哈瓦特。

从阳台上，她看见他停止了和那个被开除侍女的谈话，然后带着自信和力量大步离开西侧警卫室，朝城堡正厅走去。

这个门泰特还真是个怪人。还在圣母学校的时候，杰西卡就已经搞清了哈瓦特的背景，以及他是如何在门泰特培训中心度过前半生时光的，先是作为一名学生，后来成为一名哲学家和理论战术家，最后被雷托的父亲、新任公爵保卢斯·厄崔迪买了下来。

杰西卡运用她贝尼·杰瑟里特的观察力仔细观察着这个坚忍而自信的男人。哈瓦特不像其他门泰特学校的毕业生那样内向，那样避免与人接触。相反，这个致命的男人咄咄逼人，诡计多端，对厄崔迪家族有着狂热的忠诚。在某些方面，他致命的本性很像那个变态的特莱拉人彼得·德伏，但在道德层面他与那名哈克南的门泰特又是完全对立的。这一切都很奇怪……

同样，她也注意到这个刺客大师也用他的门泰特逻辑过滤器仔细地审视她，处理关于她的一些数据，得出一些毫无根据的结论。哈瓦特确实非常危险。

看来所有人都想搞清楚她为什么会在这里，为什么贝尼·杰瑟里特会选择派她来，以及她打算做什么。

杰西卡听到了一阵重重的敲门声，她自己去开门。*我倒要看看你会说些什么。别再跟我兜圈子了。*

哈瓦特的嘴唇已经被纱芙汁浸湿了，一双深陷在眼窝里的棕色眼睛流露出关切和激动之情：“女士，对于我亲自为您挑选的仆人，您究竟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杰西卡穿着一件淡紫色的塑缎单件外套，凸显着她那苗条的身体曲线。她的妆很淡，只在眼睛周围和嘴唇上涂了一点淡紫色，而她的表情则一点也不温柔："考虑到那些关于你的才干的传说，我还以为你会是个更精明的人呢，杜菲·哈瓦特。如果你打算暗中监视我，怎么也得找个更能干的人吧。"

这番大胆的言论让他吃了一惊，他以更加尊敬的眼神望着对面这个年轻的女人，解释道："夫人，我是负责安全的，尤其是公爵的人身安全。我必须采取任何我认为需要采取的行动。"

杰西卡关上门，他们站在门廊里，离得很近，近到足以发动致命一击——对彼此都一样。"我问你门泰特，你对贝尼·杰瑟里特都知道些什么？"

他那坚忍的脸上露出一抹微笑："我只知道那些姐妹会允许外人知道的事。"

她提高了嗓门厉声指责道："当圣母带我到这儿来的时候，雷托也就变成了我要宣誓效忠的主人。你觉得我会对他构成威胁吗？姐妹会直接对一名兰兹拉德公爵动手吗？在帝国的历史上，你知道有这样的事曾经发生过吗？这无异于自取灭亡。"她哼了一声，"好好想想吧，门泰特！现在你的推测是什么？"

过了好一阵后，哈瓦特才承认道："我不知道有过这样的事，女士。"

"可你却派那个笨丫头来监视我。你有什么好怕我的？你怀疑什么？"她克制住用言音的冲动，毕竟哈瓦特永远不会原谅这种行为。

相反，她用了一个更为平静的威胁：“我警告你，不要试图对我撒谎。”就这么办，最好让他觉得我是一名贝尼·杰瑟里特的真言师。

“我为我的轻率举动道歉，夫人。也许我有点……有点过于热心地保护我的公爵了。”面前这位是一个强大的年轻女人，哈瓦特心想，公爵对付她可不大容易了。

“我钦佩你对他的忠诚。”杰西卡注意到他的眼神变得柔和了，但没有恐惧的迹象，只是多了一点尊敬，“我在这里只待了很短的一段时间，而你却为厄崔迪家族服务了三代人。你的腿上有个萨鲁撒公牛留下的疤痕，那是在老公爵早期的一次斗牛比赛时留下的，对吧？适应新事物对你来说并不容易。”她朝他微微挪了一步，声音里流露出一丝遗憾来，“到目前为止，您的公爵还把我当作一位远方亲戚对待，但我希望他将来不会讨厌我。”

“他一点也不讨厌你，女士。但他已经选择了凯莉娅·维尔纽斯作为配偶，她可是公爵儿子的母亲。”

其实杰西卡没花太多时间就已经清楚他们的关系早已破裂了：“得了，门泰特，她并非过了明契的妾室，也不是他的妻子。不管怎样，他都没有给那个男孩任何与生俱来的权利。你觉得这说明了什么？”

哈瓦特僵硬地站着，好像受到了某种冒犯似的：“雷托的父亲教导他，要利用婚姻来获得政治上的利益。他在兰兹拉德有着大好的前途。他还没有找到最合适的婚配人选。尽管他已经在考虑了。”

“那就让他好好考虑吧。”杰西卡示意这次谈话结束了。等他转过身去，她又补充了一句，“从今以后，杜菲·哈瓦特，我更愿意自己选择侍女。”

“如你所愿。”

等到门泰特离开后，杰西卡评估了自己的处境，考虑起长远的计划，而不仅仅是姐妹会的使命。她的美貌可以通过那些精妙的诱惑技巧来增强。但是雷托是个骄傲的人，非常个人主义，所以很可能会猜到她的意图，并因自己被人操纵而生气。尽管如此，杰西卡还是有工作要做。

在某些转瞬即逝的瞬间，她注意到他看自己的眼神里好像充满了内疚——尤其在与凯莉娅争吵之后。然而，每当杰西卡试图利用这些瞬间时，他又很快变得冷漠起来，从中抽离了。

住在海伦娜以前的住所对她其实也没有什么帮助，雷托还是不愿意去那里。在保卢斯·厄崔迪公爵死后，雷托和母亲之间的敌意变得非常极端，最终海伦娜去了一个偏远的宗教静修处“休息和冥想”。对杰西卡来说，很明显她是被放逐了，但杰西卡从厄崔迪家族的记录中找不到任何明确的理由。被安置在这个房间里其实成为了他们情感上的一种障碍。

雷托·厄崔迪潇洒英俊，杰西卡毫不犹豫地愿意和他在一起。事实上，她也希望能和他在一起。每当这种情感涌上心头，她就责备起自己来——这种感觉怎么总是出现，她不能让感情左右自己，爱情这个东西对贝尼·杰瑟里特来说毫无用处

我有工作要做，她这样提醒着自己。杰西卡会等待时机，等待合适的时机。

“无限”就像夜晚的照明灯一样吸引着我们，让我们对它在“有限”身上造成的伤害视而不见。

——《彩虹桥高堡沉思录》，文本

在雪崩灾难过去四个月后，阿布鲁尔德·哈克南和妻子前往这座正在恢复的山城，进行了一次广为人知的访问。彩虹桥高堡悲剧重创了兰基维尔，却使得民众空前团结。

他和埃米从来都保持着坚定的伙伴关系，这一次也展现了他们的力量。其实多年以来，阿布鲁尔德更愿意做一个幕后的统治者，甚至不想要他那本来就是应得的头衔——分区总督。他更希望兰基维尔的人民能够自治，能够诚心诚意地互相帮助。他把各地的村民、猎人和渔民视为一个大家庭，他们的利益本就是休戚相关的。

不过这一次，埃米用平静而自信的语气劝说了她的丈夫，让他以代理行星总督的身份进行公开的访问，从而引发人们对这个山区要塞的关注。而市长奥尼尔·劳萨－拉班一定会对此表示欢迎的。

阿布鲁尔德和埃米乘坐的是一架正规的运输机，仆人和侍从的飞机则在他们两侧护航，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未离开过捕鲸村。这三架扑翼机缓慢地穿过冰川和白雪覆盖的山脉进入了内陆，驶向修道院所在的山崖。

当巍峨山顶上的积雪和冰晶开始闪耀着太阳光时，世界是那样的原始而宁静。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阿布鲁尔德希望这些冰川地区的居民能够憧憬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他写了一篇演讲稿，传达了这个

信息。虽然他没有什么向大众发表演讲的经验，但他还是期待这次演讲。他已经在埃米面前练习过两次了。

在彩虹桥高堡陡峭悬崖前面的高原上，总督的队伍降落了，阿布鲁尔德和他的随从走下了船。埃米陪伴在她丈夫身边，穿着一件厚重的蓝色披风，看上去很尊贵。他挽住她的胳膊。

施工队取得了惊人的进展。他们铲走了积雪，挖出了被埋在地下的建筑物。可惜大部分漂亮建筑都已被摧毁或损坏，剩下的残骸现在被脚手架网覆盖了起来。技艺精湛的石匠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一砖一瓦地重建这个原本美轮美奂的清修之所。彩虹桥高堡肯定不会是原来的样子了……但也许会比以前更好，像一只凤凰，在冰天雪地里涅槃重生。

健壮的奥尼尔·劳萨一拉班出来迎接他们，他穿了一件鲸鱼毛皮制成的华丽长袍。灾难发生以后，埃米的父亲便剃掉了他那蓬松的灰白胡须，以便他每次照镜子时，都能回忆起这座山城失去了多少东西。这一次，他那宽阔的、方正的脸似乎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神色，脸上重新燃起了他们上次见面时没有的火焰。

见到行星总督驾临了，工人们纷纷从脚手架上爬了下来，沿着拥挤的雪地小路进入大广场。在他们完工后，这些高耸的建筑就会像天上的神祇一样俯视着这座广场，而即使在现在没完工的情况下，这些高耸的石雕仍然令人印象深刻。

雪崩发生后，天气倒是一直很好，但再过一两个月，严冬就会让他们无法继续重建工作了，他们得在石头建筑里挤上半年才能等到春暖花开。彩虹桥高堡的重建在年内完成是不可能的。考虑到建筑工程

的规模之大，它似乎永远不会完成。但人们仍会不断地努力，把他们心中的虔诚都刻在那些石头上，然后让它们直插入兰基维尔的天空。

看到人们已经聚集起来了，阿布鲁尔德举起手来准备发言，脑海中再次演练着。但很快，所有的词句都从他的脑海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阵阵紧张。他身旁的埃米像个皇后一样，伸出手抚摸起他的手臂，默默支持他。然后，她低声说出了他的开场白，帮他回忆演讲稿。

“朋友们，”他尴尬地笑着，大声说道，“教义鼓励慈悲心、努力工作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而现在看来，你们这些志愿者为了重建所做的工作，展现了什么叫做真诚合作——”

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忽然开始交头接耳起来，纷纷用手指着天空。阿布鲁尔德又犹豫了一下，转过头去看了看。就在这时，埃米大叫了起来。

一群黑色的飞船出现在蔚蓝的天空中，向山上俯冲而去，这些攻击机上涂有哈克南家族狮身羊首标志。阿布鲁尔德皱起了眉头，与其说是惊慌，不如说是困惑。他看了看他的妻子。“这是怎么回事，埃米？我没有叫人派飞船来啊。”而她的预感并不比他的好。

七架战斗机在低空呼啸而过，引擎造成的音爆在空中爆裂开来。阿布鲁尔德开始还只是担心这种雷鸣般的声音会引发一场新的雪崩——直到他看到战斗机上的炮眼打开了。人们一下子乱成一团，大喊大叫地四散奔逃。一些人已经聪明到开始寻找掩体了，而阿布鲁尔德仍旧无法理解他所看到的一切。

三架流线型的战斗机开始减速，在村民聚集的广场上空盘旋起来。激光枪伸了出来，锁定着目标。

阿布鲁尔德拼命挥着手，试图引起飞行员的注意：“你们在干什么？一定是弄错了。”

埃米一下子把他从讲台上推开，站在讲台上的他无疑十分危险：“他们没弄错。”

当攻击机在广场上着陆时，村民们争相寻找掩体。阿布鲁尔德觉得，如果人们跑得不够快，那些飞行员一定把飞机落在人们头上的。“待在这儿。”他对埃米说道，然后大步走向刚刚降落的三艘飞船，他想要一个解释。

剩下的四艘飞船仍在空中盘旋，然后忽然俯冲过来。随着一阵静电的嗡嗡声，炽热的激光束把石头建筑上的脚手架劈开了，就像渔夫取出鱼的内脏一般。

“给我住手！”阿布鲁尔德紧紧攥着拳头，向天空大喊着——但没有一个人能听到他的声音。这些是忠于他的家族的哈克南军队，但却在攻击他的人民，兰基维尔的公民。“住手！”他又重复了一遍，然后马上便被冲击波震得倒退了好几步。

埃米一把抓住他，把他拉到一边，这时一架攻击机俯冲下来，产生一阵猛烈的热风。

激光枪再次猛烈地开火了，而这次瞄准的是人群。仅仅一次爆炸就造成了数十人的死亡。

冰川崩裂开来，大块水晶般的蓝白色冰块从冰川主体处坠落下来，带着一股股的蒸汽。在激光束的烧灼下，刚建成一半的建筑物再次被炸了个粉碎。

这四艘攻击机大概已经发动三次攻击了，而其他几艘飞船已经稳定地降落在了地面上。船舱的门嘶嘶地打开了，身着深蓝色特种兵保暖制服的哈克南士兵冲了出来。

“我是阿布鲁尔德·哈克南，我命令你们住手！”但士兵们只是快速地瞥了他一眼，根本没有搭理他。

接着，格洛苏·拉班便从飞船里走了出来，腰带上别着武器，军事勋章盖满了他的肩膀和胸口，头上一顶闪光的黑色头盔让他看起来更像是古代竞技场里的一名角斗士。

奥尼尔·劳萨－拉班一眼认出了他的外孙，大步跑上前去，双手合十在胸前，不住恳求着，脸上充满了愤怒和恐惧：“请住手吧！格洛苏·拉班，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在广场的另一边，地面部队不断地在用激光枪朝四散奔逃的村民开火，众人已经无路可逃了。而不等老市长靠近坡道上的拉班，士兵们就一把揪住他，把他拖走了。

但他满面怒容地拼命向拉班走去，哈克南士兵则拼命地想要挡住他，他大喊起来：“让我过去。”

拉班用冰冷的目光瞪着他，厚厚的嘴唇在他那块状的下巴上抿成一条满意的曲线：“父亲，你的人民必须清楚世界上有比自然灾害更

糟糕的事情，”说着他抬高了下巴，“如果他们想找借口逃税，他们就将面临一场非自然的灾难——那就是我。”

“叫他们住手！”阿布鲁尔德的声音大了许多，尽管他完全被无力感包围了，“我是这里的总督，他们都是我的人民。”

拉班厌恶地看着他说道：“他们得明白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显然你没有教会他们这一点。”

哈克南士兵将挣扎的奥尼尔·拉班拖向陡峭的悬崖边缘，埃米一下子明白了他们的意图，高声尖叫起来。阿布鲁尔德这才转过身来，看到他们已经把自己岳父带到陡峭的、结了冰的悬崖边，而悬崖下面深不见底。

“你不能这样做！”阿布鲁尔德惊恐地喊道，“他是这个村子的合法领袖。他是你自己的外公啊。”

拉班笑了起来，然后用没有情感的极低的声音说了几个字，丝毫不像是在下命令：“哦，等等。停下。”这声音是如此之低，那些士兵是不可能听到他的，而他们已经得到指示了。

哈克南士兵们抓着市长的双臂，把他像一袋松松垮垮的货物一样拖到了悬崖边。埃米的父亲大叫着，手脚乱踢。他抬头看向阿布鲁尔德，脸上充满了不可置信和极度恐惧。他们四目相对。

“哦，我的天呐，请停下来。”拉班又一次低声说道，同时抿嘴笑着。

然后士兵们就把老人推了下去，他顿时消失在了一片虚无之中。

“太晚了。”拉班耸耸肩说。

埃米跪倒在地，干呕起来。而阿布鲁尔德不知道是该上前安慰妻子，还是该冲过去打儿子，他仍然呆立在原地。

拉班拍了拍他那多肉的手，喊道：“够了！集合！”

停在地面上的战斗机发出了响亮的信号。军事素养极高的哈克南士兵们整齐有序地回到了飞船上。幸存者哀号着急忙跑到尸体旁，寻找着同伴、亲人和任何可能需要治疗的人来。

站在旗舰之上，拉班端详着他的父亲，说道：“只有我愿意替你干这脏活儿，你该感激我才对。你太惯着这些人了，他们都变懒了。”

四艘飞船又完成了一次攻击，另一座建筑被摧毁了，在一片碎石尘埃中倒塌了。然后飞船便飞走了，在空中重新列队。

“如果你再逼我的话，我下次出手会更狠的——当然，一切都会以你的名义来做。”拉班边说边转身大步走回他的指挥舰。

被吓呆了的阿布鲁尔德茫然不知所措，惊恐地盯着眼前的毁灭景象、大火和可怕的烧焦尸体。过了好半天他听到一声越来越高的尖叫，像一曲哀歌——然后才意识到这声音是从他自己的喉咙里发出来的。

埃米摇摇晃晃地走到悬崖边上，站在那里大声哭泣，凝视深不见底的峡谷，她的父亲就消失在了那里。

最后几艘哈克南飞船开启浮空器升上了天空，在这座山城前的空地上留下了一片焦土。阿布鲁尔德绝望地跪在地上，嗡嗡作响的脑袋里充满不可置信，以及格洛苏·拉班那得意洋洋的表情。

“我怎么会生下这么一个怪物呢？”他知道自己永远也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爱是任何一个人所渴望取得的最高成就。它是一种情感，包含了心灵、思想和灵魂的全部深度。

——来自游牧民族禅逊尼的智慧

列特·凯恩斯和沃里克在哈加盆地的破碎岩石附近一起度过了一个晚上。他们搜刮了另一个古老的植物实验站，以获取可用的设备，最终他们清理出来一些工具，并抄录下保存有几个世纪之久的沙漠数据。

在从南极地区回来后的这两年里，这些年轻人陪着帕多特·凯恩斯从一个穴地旅行到另一个穴地，检查新老植物的生长进度。这位行星学家在石膏盆地维护着一个秘密的温室洞穴，就像是一个监控着的伊甸园似的，专门用来展示沙丘行星最终会变成的样子。来自集水器和风箱的水灌溉着灌木和花朵。许多弗雷曼人已经收到了在石膏盆地示范项目中种植的样品。他们把这些甜甜的水果当作了圣餐，品尝味道时都会闭上眼睛，做深呼吸。

这些都是帕多特·凯恩斯曾经向他们承诺过的……现在他把这一切都献给了大家。令他感到自豪的是，自己的梦想正在成为现实。他也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骄傲。“总有一天你也会成为这里的皇家行星学家的，列特。”他这样说道，同时郑重地点着头。

尽管他满怀激情地谈论着如何唤醒沙漠，如何引进草类和多种生物以建立一个自我维持的生态系统，但凯恩斯无法以一种有序或结构化的方式给大家教授任何课程。沃里克虽然总是全神贯注地听他说的

每一个字，但帕多特总是一开始谈一个话题，然后随心所欲地转移到了其他话题上。

“我们都是一幅宏伟织锦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专注于自己的路。”帕多特·凯恩斯说道，他对自己说出的这句格言式的话感到非常满意。

他常常会讲述他在萨鲁撒·塞康达斯那些日子里的趣闻轶事，讲述他是如何研究一片无人荒野的。这位行星学家在贝拉·特古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观察在昏暗阳光照射下那些酸性土壤里的植物是如何顽强地茁壮成长的。还有去哈蒙塞普、凯辛德尔塔三号星，加蒙特和波里特林[64]的旅行——还有凯坦星那座令人目眩的华丽皇宫，就是在那里，埃尔鲁德九世皇帝将他派到了厄拉科斯。

现在，当列特和沃里克从破碎岩石上走下来时，忽然刮起了一阵大风——这种风被称作海纳利或者是推人者。这种阵风刮在身上和刀割一般，列特连忙指着一块凸出岩石的背风处说：“我们在那儿搭个棚子吧。”

他把自己的黑发扎成一个齐肩的马尾，沃里克则收起了他的弗雷曼工具包[65]，步履沉重地向前走着。他们一起忙活起来，很快就搭起来一个防护性很强的伪装营地，两个人钻了进去，一直交谈到深夜。

两年以来，关于多米尼克·维尔纽斯的秘密走私基地的事，两个年轻人没有对任何人讲。因为他们已经向多米尼克许下了诺言，这件事是他们之间的小秘密……

他们都已年满十八岁了，预计很快就会结婚——但列特在年轻荷尔蒙的作用下总是昏头昏脑的，无法作出选择。他发现自己越来越被法罗拉所吸引。法罗拉是红墙穴地耐布海纳尔的女儿，身材苗条，眼睛大，但脾气暴躁。法罗拉接受的是草药医生的知识培训，总有一天，她会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治疗师。

不幸的是，沃里克也对法罗拉情有独钟，而列特很清楚，他的血亲比笨拙的自己更有可能先鼓起勇气去追求那个耐布之女。

两个好朋友睡着了，伴随着沙子吹打在他们的帐篷上发出的沙沙声……

第二天黎明，他们爬出帐篷，掸掉了帐篷上的沙尘，列特凝视着辽阔的哈加盆地。沃里克也在强光下不住地眨眼：“库尔瓦哈！[66]”

夜晚的暴风雨把这块宽阔的白色盐湖上的泥土吹得干干净净，那是古代干涸的大海留下的盐渍残留物。湖床被擦洗得干干净净，随着白天气温的升高，它似乎在闪闪发光。“这就叫一个石膏平原了，真是个罕见的景象，”列特说道，然后又低声补充说，“要是我父亲的话，可能直接跑过去做检查了。”

沃里克则用一种低沉而敬畏的声音说道：“据说，看见碧岩，也就是这种白茫茫土地的人可以许下一个愿望，而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他随后便沉默了下来，动了动嘴唇，祈祷着他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愿望。

列特也不甘示弱，一口气说出了自己最为炽热的想法。他转向他的朋友，宣布道：“我希望法罗拉能成为我的妻子！”

沃里克困惑地对他笑了笑道：“真倒霉，我的血亲——我也是同样的愿望。”说完他又大笑了一声，拍了拍列特的肩膀，“看来并不是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

黄昏时分，当帕多特·凯恩斯到达塞恩岩穴地时，两个年轻人与他会合了。穴地长老们举行了庄严的欢迎仪式，庆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凯恩斯则毫不客气地接受了他们的欢迎，其实这是因为他急于亲自检查这里的一切，所以没时间客套的缘故。

这位行星学家随即便动身去观察球形灯照射下的种植情况了，这些球形灯在岩石缝隙中模拟着自然太阳光。这里的沙地被施以化学物质和人类粪便肥料，从而形成了肥沃的土壤。塞恩岩的居民种下了牧豆树、鼠尾草、兔灌木，甚至还有一些手风琴状的仙人掌，周围还有低矮的草丛。一群群身穿长袍的女人从一株植物走到另一株植物，为它们浇水，就像在举行宗教仪式一样，也正是因为这种悉心的照料，植物才得以茁壮成长。

赛恩岩封闭峡谷的石墙每天早上都会回收一点水分，靠的是沿着峡谷顶部放置的露珠沉淀器，它们可以重新收集失去的水蒸气，并将其送回到植物那里。

晚上，凯恩斯来到了另一个种植地，他弯下腰研究叶子和茎。他已经忘了他的儿子和沃里克是来接他的这件事了。他的贴身护卫，欧姆恩和图洛克，笔直地站在他的身旁，只要他们的乌玛受到任何威胁，他们都愿意随时牺牲自己的生命保护他。列特注意到他父亲保持着高度专注，不禁想知道他是否意识到身边人对他的这种绝对忠诚。

在狭窄的峡谷入口处，只有几块大岩石是通向空旷沙漠的唯一屏障，弗雷曼的孩子们在那里拴上了明亮的球形灯，照亮了整片沙地。每个孩子都拿着一根从迦太格垃圾场里挖出来的弯曲金属棒。

列特和沃里克蹲在一块石头上看着孩子们，享受着夜色降临的这份静谧。沃里克提鼻子闻了闻，然后朝身后灌木丛和仙人掌上方的人造阳光看去：“这些小小造物主[67]会被潮湿的环境吸引，就像铁屑被磁铁吸引那样。”

列特以前也见过这种小小的捕猎活动，他自己小时候也这么干过，但当他再次看到小家伙们四处捉着沙鳟时，还是很感兴趣：“它们很容易抓的。”

一个年轻的女孩弯下腰，把一小滴唾液滴在手里金属棒的末端，然后当作钓竿伸到了沙地上。微型的球形灯在不平整的地面上投下深深的阴影。有什么东西开始在地下翻腾起来，扬起阵阵尘土。

沙鳟是一种没有形状的肉质生物，柔软而富有弹性。它们的身体在活着的时候是柔韧的，但死去后则坚硬如皮革。许多小小造物主被人发现散布在香料喷发现场，死在了爆炸之中。更多的小小造物主则会挖洞捕捉释放出来的水，然后把它们封起来以保护夏胡鲁。

其中一条沙鳟把自己的伪足伸到鱼竿闪闪发光的顶端前。当它触碰到女孩的唾液时，弗雷曼女孩立即转动了金属棒，就像是在抓一根流动着的太妃糖似的。她举起钓竿，把沙鳟从地上捞了出来，然后旋转着钓竿，让这个没有固定形状的小小造物主悬在半空中。其他的孩子咯咯地笑了起来。

第二个孩子也抓到了一条沙鳟，俩人急忙跑回岩石边，拿着战利品玩耍开来。他们戳了戳又拽了拽那柔软的虫肉，弄出几滴浆液来，这也是列特自己小时候很喜欢的一种特别游戏。

虽然列特很想再尝试一下这游戏，但他提醒自己，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一个正式的部落成员。他也是乌玛凯恩斯的儿子，要是让弗雷曼人看到他如此轻浮会皱眉头的。

沃里克坐在他身边的岩石上，思绪万千，他看着孩子们，想着自己未来的家庭。他抬头望着紫色的天空。“据说暴风雨季节是做爱的好时段。”他皱着眉头，双手托着窄下巴，聚精会神地说道。他已经开始留起稀疏的胡子了。

列特笑了起来，他仍然把自己的脸刮得干干净净：“现在到了咱俩选择伴侣的时候了，沃里克。”他们两人都在一心想着法罗拉，那个耐布之女儿偷走了他们的心，然后还假装冷淡，享受着他们献上的殷勤。列特和沃里克只要有可能，都会从沙漠里给她找来特别的宝物。

“也许我们应该选择弗雷曼之道。”沃里克说着从腰带上抽出一对锃亮的骨片，有匕首那么长，“我们要不要扔读数棒，看看谁能追到法罗拉？”

列特有他自己的一对赌博用的读数棒，他和他的朋友在野营中度过了许多夜晚，互相挑战。读数棒通常是一根细长的雕刻物，两边蚀刻着随机数的刻度，高数和低数混合在一起。弗雷曼把这种骨质读数棒扔进沙子里，然后读出深度的数字，谁得分最高，谁就获胜。这不仅需要运气，也需要技巧。

“如果玩读数棒的话，我当然会打败你。”列特对沃里克说。

“我不这么想。”

只是无论如何，法罗拉都不会跟着扔骨头的结果走。列特靠在冰冷的石墙上，说道：“也许是时候举行阿哈尔仪式了，在这个仪式上，女人可以自己选择伴侣。”

“你觉得法罗拉会选我吗？”沃里克若有所思地问道。

“当然不觉得。”

“在大多数事情上，我都相信你的判断，我的朋友——但这件事不一样。”

“也许等我回来的时候，我会亲自问她的，”列特说，“她找不到比我更好的丈夫了。”

沃里克笑道：“在大多数挑战中，你都是一个勇敢的人，列特·凯恩斯。但面对美丽的女人，你却是个可耻的懦夫。”

列特愤慨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道：“我为她写了一首情诗。我打算把它写在香料纸上，放在她的房间里。”

“哦？”沃里克取笑道，“你竟然敢在上面签上你的名字？你这首漂亮的诗写的都是什么？”

列特闭上眼睛背诵道：

许多夜晚我梦在开阔的水边，听风吹过；
许多夜晚我躺在蛇窝旁，梦见法罗拉风姿绰约；
我看着她把香料面包摆上了餐桌；
头发上的水环是那样的清澈。
她胸前琥珀色的芬芳撞击着我的心；
虽然她折磨着我，但我的真心重如千斤；
她就是法罗拉，我要和她相敬如宾。

一阵暴风吹过了我的心；
看那清澈的水啊，多么柔和而无比清新。

列特缓缓地睁开眼睛，仿佛从梦中醒来。

“我听过比这更好的诗，”沃里克说，“我写过比这个更好的。不过你还是很有希望的，弄不好你能找到一个接受你的女人。但肯定不是法罗拉。”

列特没有回应。两人静静地看着弗雷曼孩子们继续捕捉沙鳟。在峡谷深处，他知道自己的父亲正在喋喋不休地谈论如何加快植物的生长，如何添加补充性植被来提高周转率并保留土壤中的硝酸盐等等。他可能一辈子都没机会再玩一次捉沙鳟游戏了，列特心想。

他和沃里克凝视着黑夜，都在想别的事情。最后，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两人同时开口说话了，他们的话语相互影响着。然后两个人笑着达成了共识：“是的，等咱们回到红墙穴地的时候都会开口问她的。”

他们把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心怀希望……但私下里却都松了口气，因为他们已经做出了决定。

海纳尔的穴地里一片喧嚣，那是弗雷曼人在迎接帕多特·凯恩斯的归来。

年轻的法罗拉双手紧贴在自己纤细的腰上，看着面前的一行人走过潮湿密封的门道。她乌黑的长发像丝绸一样垂下来，用水环箍成了一圈，一直垂到肩膀上。她的脸很窄，看起来像个精灵。在她那引人注目的眉毛下，有着一双像午夜水潭般的大眼睛，晒黑的脸颊上也泛起了淡淡的红晕。

她先看到了列特，然后是沃里克。法罗拉的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嘴唇微微翘起，说明她对刚才那两个年轻人的表白暗自高兴，而不是生气。

“我为什么非要在你们两人中选一个呢？”法罗拉久久地注视着两个追求者，让他们因期待的痛苦而局促不安，“你们俩为什么这么自信？”

“可是……”沃里克捶了捶胸口，“我袭击过许多哈克南的部队。我曾骑着一条沙虫到南极。我还——”

列特打断了他：“沃里克说的这些我也都做到了——而我是乌玛凯恩斯的儿子，是他的继承人，也是未来的行星学者。也许有一天我会离开这里前往凯坦的皇宫。我是——”

法罗拉不耐烦地打断了他们：“我还是耐布海纳尔的女儿呢。我有权选择任何一个男人。”

列特在喉咙深处呻吟了一声，肩膀垂了下来。沃里克看了看他的朋友，但还是挺直了身子，试图重新找回自己的虚张声势：“好吧，那么……你选呐！”

法罗拉捂嘴笑了起来，然后很快恢复了紧绷的表情：“你们都有令人钦佩的品质……至少有那么一部分吧。我想，如果我不尽快拿主意的话，你们迟早会为了向我炫耀而自杀的，就好像是我要求你们这么做似的。”说着她摇了摇头，长发和缠在一起的水环碰在一起，叮当作响。

她伸出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沉思着，眼睛里闪烁着快乐的神情，然后说道：“给我两天时间来决定。我必须考虑一下。”而当他们拒绝离开时，她的声音变得更严厉了，“别站在那儿跟我抛媚眼！你们一定有活儿要干。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们：我决不会嫁给一个懒惰的男人。”

列特和沃里克顿时争先恐后地跑开了，都去找一些重要的事情做，差点互相绊倒在地。

在经过了漫长而痛苦的两天等待之后，列特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张封着的便条。他撕开包装纸，心怦怦直跳，惴惴不安：如果法罗拉选中了自己，她不是应该亲自过来告诉他吗？不过当他的眼睛扫到她写的文字时，呼吸立即变得急促起来，喉咙一阵阵发冷。

“我在远处的鸟之洞穴里等着。谁先到我这里，我就把自己献给他。”

那张纸条上就写了这么多。列特盯着它看了一会儿，然后大步穿过穴地跑到了沃里克的住处。他拉开帘子，一眼便看到他的朋友正疯狂地打着背包和一个弗雷曼工具包。

“她提出了米娜挑战。”沃里克对着他喊道。

米娜是一个试炼，在这个考验中，弗雷曼小伙子们将要证明自己已经是个男子汉了。两人对视了一会儿，目光凝固在了一起。

然后，列特转身冲回自己的房间。他太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了。

这是一场比赛。

以反抗的名义沉醉于反抗是很有可能的。

——多米尼克·维尔纽斯，《埃卡兹回忆录》

即使是在哈克南奴隶坑里待了两年也没能击垮哥尼·哈莱克的精神。看守们一致认为他是个难对付的囚犯，而他则把这一点当成了某种荣誉勋章。

尽管经常挨揍总是让他浑身青紫，皮开肉绽——但哥尼总是能够痊愈。这让他对医务室的内部情况变得了如指掌，搞清楚了医生是如何以奇迹般的速度愈合伤口，好让奴隶们重新开始工作的。

他在妓院被捕后，就被直接扔进了黑曜石矿场和抛光修理站，在那里，他被迫干着比给克劳尔块茎挖壕沟更糟糕、更辛苦的工作。不过，哥尼并不怀念以前的轻松日子，因为他知道自己这辈子至少尝试过反击了。

至于他的身份，以及被抓到这里来的原因，哈克南人根本懒得问。他们只把他看作是一具能够劳作的行尸走肉。守卫们觉得他们已经驯服他了，而对他们来说没什么是比这更重要的……

最初，哥尼被安排到了黑檀山的悬崖上，在那里，他和其他工人一道使用声波爆破器和激光加热手工镐，干着削去蓝色黑曜矿石那厚重外壳的活儿。黑曜石是一种半透明的物质，似乎会吸收空气中的光线。哥尼和他的同伴们被铐在一起，如果他们挣扎的话，就会被志贺藤勒断四肢。

工人们在寒冷的黎明爬上那些狭窄的山路，然后在炎炎烈日下干活儿。每周至少都会发生一次事故，某些奴隶会被落下来的黑曜岩杀死或致残。但工头和守卫们似乎根本不在乎。他们的工作似乎只是定期在杰第主星周围进行新的扫荡，好抓来更多的奴隶。

在从这个悬崖边上的工作中幸存下来后，哥尼又被调到加工矿坑的一个分部，在那里负责乳化剂工作，也就是制作那些可供贩卖的小块黑曜石。他穿着一条粗大的皮裤，跳进散发着恶臭的胶状液体中，这种液体是一种碱液，带有一种温和的放射性成分，正是这种成分激活了黑曜岩，让其成品能够闪烁出午夜的蓝色光芒来。

而令他哭笑不得的是，他这才知道，这些稀有的“蓝黑曜石”只会卖给哈葛尔的宝石商人。而全宇宙的人都认为蓝黑曜石是来自哈葛尔那富含水晶的矿山，但它的来源一直是一个谨慎保密的秘密。谁也不知道原来是哈克南家族悄悄地制作并提供这些炙手可热的蓝黑曜石，然后再让哈葛尔宝石商人把他们的资源卖出一个高价。

哥尼浑身都是小伤口，由于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他的皮肤吸收了那些恶臭的烧灼药水。毫无疑问，这会在几年内杀死他，但本来他从奴隶坑里活下来的机会就是微乎其微的。在六年前贝丝被绑架后，他就从没有做过什么长期打算了。尽管如此，当他在药水中艰难地行走，搅动锋利的黑曜石块时，脸庞仍一直面向着天空和地平线，而不像其他奴隶，从来都只是低头盯着淤泥。

一天清晨，工头儿来到了讲台上，鼻孔里塞着气味过滤器。他穿着一件紧身的蓝色外衣，露出了他骨瘦如柴的胸膛和滚圆的大肚子。

“别在下面做白日梦了。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他提高了嗓门，可哥尼却从他的话中听出了一些奇怪的东西，“一位尊贵的客人就要来视察我们的工作了。他就是格洛苏·拉班，男爵的指定继承人，将会亲自监督我们的工作，他显然会好好督促一下你们这些懒虫的。今天都给我加把劲儿，因为明天你们要接受检查，也就算是放假了吧。”

工头儿又皱着眉头说道：“把这当做是一种荣誉吧，我很惊讶拉班居然愿意忍受你们的臭味。”

哥尼眯起了眼睛。原来是那个无耻的恶棍拉班来了？他开始哼起一支歌来，这是他在哈克南抓到他之前，在迪米特里酒馆里唱过的一支尖锐的讽刺小调儿：

拉班，拉班，咆哮的野兽，
他脑子里散发着烂果子的腐臭。
还有他的肌肉，他的肌肉，
有脑子人见了都无法忍受。
没有男爵，他肯定会失去整个宇宙！

哥尼忍不住笑了出来，但还是把脸转过去以避开工头儿的目光。毕竟最好还是别让他发现有一个奴隶在暗自偷笑。

他迫不及待地想和这个笨拙的恶霸面对面了。

当拉班和他的护卫到达时，哥尼发现他们竟然带着这么多武器，不得不强忍住笑。他在害怕什么？一群因劳作而疲惫不堪、因被殴打

多年而无比顺服的囚犯？

守卫们已经启动了位于奴隶们袖口处的开关，这样一来如小刀般锋利的志贺藤就可以随时勒进他们的手腕，再猛地一拉就可以一直割到骨头。如此戒备很明显是为了让囚犯们在拉班面前保持合作，甚至最好能展示出一些尊重来。

和哥尼绑在一起的是一个老人，他那消瘦的关节看起来像是一只昆虫，披头散发而且神经兮兮的。很明显这个老人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而哥尼十分同情这个家伙，不禁怀疑自己未来是否也会有这么一天……前提是他能活那么久。

拉班穿着一件黑色的皮革制服，里面有衬垫，以突出他那肌肉发达的体格和宽阔的肩膀。一只蓝色的哈克南族徽绣在他的左胸口位置上。他的黑色靴子被擦得锃亮，宽宽的腰带上点缀着装饰性的黄铜。拉班那张宽大的脸显得十分红润，看来经常晒太阳，头上戴着的是一顶黑色军用头盔，在朦胧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他的臀部别着一支闪光的箭弹手枪，还有几包备用的针筒。

他腰上挂着一条可怕的墨藤鞭子，毫无疑问，拉班会寻找一切机会来使用它。墨藤虽然已经死去很久了，但藤茎里那暗红色的液体仍然像鲜活的血液一样流动着，这使得那些带着尖刺的枝条反射性地卷曲起来。它的汁液是一种有毒物质，可以当做染料使用——也可以给人造成巨大的痛苦。

拉班没有在奴隶面前做那些单调乏味的演讲。他来这里不是为了鼓舞士气的，仅仅是为了恐吓工头儿以提高生产力。他已经检查过奴

隶坑的运作了，现在他只是在囚犯队伍中走来走去，没有给予任何鼓励。

工头儿跟在他的身后，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他鼻子里塞着的气味过滤器让他的声音变细了：“我们已经尽了一切可能来提高效率，拉班大人。我们只给他们提供最低限度的营养，然后尽可能让他们在巅峰状态下正常工作。他们的衣服很便宜但很耐穿，可以穿很多年，而且我们可以在他们死后再利用。”

但拉班的那张铁石脸上显得一点也不高兴。

“我们还可以装几台机器，”工头儿又建议道，“干一些小活儿。这样就可以提高我们的产出——”

魁梧的拉班却忽然对他怒吼起来：“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提高产量。消灭这些人同样重要。”他就站在距离哥尼和那个战战兢兢、像蜘蛛一样的老头很近的地方，怒视着眼前这些可怜的囚犯。

说完他猛地抽出箭弹手枪，对准那老者就是一枪。老人几乎来不及举起手来，就被银针般的箭弹穿透了手腕，直刺入心脏，他没喊出一声就被打死了。

“这种体弱多病的人在浪费我们的资源。”拉班向前走了一步。

哥尼没有时间去思考或计划了，他要反击的话就是现在了。为了不让志贺藤勒进他的肉里，哥尼把死去老者那件耐穿的外衣缠在了自己的手腕上，然后大喊了一声站了起来，用尽全力猛地一拉。裹着破布的志贺藤在他那包着软垫的手腕上挖来挖去的，把死者那几乎断掉的手腕割开了。

然后，他把死去老者的一只手当作武器把手，大踏步冲向惊慌失措的拉班，试图用锋利的志贺藤勒住他的脖子。但没等志贺藤缠住拉班的脖子，这个壮汉就以惊人的速度躲开了。哥尼一下子失去了平衡，这次突袭最终只是成功地把拉班手中的箭弹手枪打掉在地。

工头儿吓得尖叫起来，向后退去。拉班发现手里没了手枪，于是立即抽出墨藤鞭，拼命抽向哥尼的脸，狠狠打在了他的脸颊和下巴上，其中一根带刺的鞭子差点击中他的眼睛。

哥尼从来没有想过这种鞭子打人会这么疼，他的神经末梢此时剧痛无比，墨汁就像强酸一样烧灼着他，脑袋痛得要爆炸了似的，疼痛直刺入他的头骨，他的精神。他一把扔掉了老人还在流着血的胳膊，任它通过志贺藤悬在自己的一只手腕上。

就在哥尼踉踉跄跄后退时，附近的卫兵冲了进来，他的狱友们吓得直往后退，让出一片广阔的区域。卫兵们围拢过来想直接杀死哥尼，但拉班却伸出一只大手阻止了他们。

哥尼疼得在地上扭来扭去，脸颊和脖子上被墨藤烧灼得痛入骨髓，而拉班那张怒气冲冲的脸庞随即出现在了视线中。虽然自己可能很快就会被杀掉——但至少这一刻，他把痛苦带给了，这个……哈克南人。

“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会在这儿，还有他为什么袭击我？”拉班怒视着工头儿问道，而后者清了清嗓子。

“我……我得查一下我们的记录，大人。”

“那就去查记录。给我找出他是从哪儿来的，”拉班忽然抿嘴笑了起来，“然后再看看他还有没有家人活着。”

哥尼忽然想起了他那首讽刺小调儿里平淡的歌词：拉班，拉班，咆哮的野兽……

但当他抬头看向男爵外甥那张又大又丑的脸时，他这才意识到，最终笑到最后的将会是格洛苏·拉班。

每个人除了留给后人的一段记忆外，还能留下什么？

——雷托·厄崔迪公爵

一天晚上，雷托公爵和他的侍妾吵了一个多小时，这让杜菲·哈瓦特很是烦恼。他当时站在公爵的厢房里，就站在雷托那扇关着门的卧室的楼下。当然如果他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人下楼来，哈瓦特可以马上顺着包围着城堡的侧廊里溜下去。没有人比门泰特更了解城堡的走廊和秘密通道。

卧室里有什么东西被砸了。凯莉娅的声音也盖过了公爵那低沉却同样愤怒的声调。哈瓦特没能听清他们吵架的全部内容……他也不需要听清楚。作为安全指挥官，他只需要为公爵的个人安全负责。所以他并不想干涉，但在目前的环境下他最关心的还是雷托和他侍妾之间可能发生的暴力行为。

只听公爵恼怒地喊道：“我不想把我的一生都用来和你争论那些无法改变的事情。”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处死维克多和我呢？因为这会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或者把我们送到一个能让你想不起我们的地方——就像你对你母亲做的那样。”

哈瓦特听不到雷托的回答，不过他可是很清楚年轻的公爵当年为什么要放逐海伦娜夫人。

“雷托，你不再是我爱的那个人了，”凯莉娅继续说道，“是因为杰西卡，对吗？那个女巫诱惑你了？”

“别胡扯了。她来卡拉丹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从没跟她上过床——虽然我完全有权利这样做。”

接下来是长达几分钟的沉默。门泰特紧张地等待着。

凯莉娅终于讥讽地叹了口气道：“这还真是你的风格。把杰西卡留在这儿，为的是政治，拒绝娶我也是因为政治。拒绝公开介入隆博和伊克斯反抗军还是因为政治。我讨厌你的政治。你和帝国里其他贵族一样就是个阴谋家。”

“我不是个阴谋家。要谋害我的是我的敌人。”

“这还真是一个偏执狂才会说的话。现在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不娶我，不让维克多成为你合法继承人了。因为你觉得这是哈克南的阴谋。”

雷托那原本还算冷静的语气终于爆发成了一团怒火：“我从没有答应过要娶你，凯莉娅，但为了你，我也从没有娶过别的妾。”

“如果我永远不能成为你的妻子，那你这么做又有什么用呢？”凯莉娅哽咽着笑了出来，轻蔑地打断了他，“你的‘忠诚’是为了让你显得体面而上演的又一出戏——好宣扬你那公正的政治。”

雷托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这句话是对他身体的一次物理打击。“也许你是对的。”他点了点头，声音变得冰冷，像是兰基维尔寒冬里的冰川，“我为什么要费心这么做呢？”说着砰的一声打开了

卧室的门，哈瓦特迅速遁入了阴影之中。“我不是你的宠物，而且也不是傻瓜，凯莉娅——我是一名公爵。”

雷托迈着大步顺着走廊里向前走去，嘴里骂骂咧咧的。在半开着的卧室门后，凯莉娅抽泣起来。但很快她就会召唤基娅拉过来，而那个胖老太婆则会在漫漫长夜里安慰她。

哈瓦特躲在公爵视线之外，跟着雷托穿过一条又一条的走廊——直到他没有敲门就大胆地走进了杰西卡的公寓。

得益于长年的贝尼·杰瑟里特训练，杰西卡一下子警觉起来，她立即点亮了一个蓝色的球形灯，阴影从她四周退去。

雷托公爵！

她现在就坐在那张很久以前属于海伦娜·厄崔迪的四柱床上，不打算遮盖住自己的身子。她的身上只穿着一件丝质光滑的低腰粉红色睡衣。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薰衣草气味，这味道来自一个巧妙隐藏在天花板接缝处的信息素发射器。今天晚上，就像以前的每个晚上那样，她都仔细地做好了完全的准备……等着他来找她。

“大人？”当他走进亮光里时，她一眼便看到了他不安、愤怒的表情，“一切都好吗？”

雷托目光阴郁地扫视了一下四周，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试图控制住自己的肾上腺素、不确定感和内心深处的斗争。他的额头早已是大汗淋漓，那件黑色的外套也歪斜地挂在身上，好像是被他匆匆地披在肩上似的。

“我有一千个理由不该来这里。”他说道。

杰西卡从床上滑了下来，把一件绿色的长袍披在肩上，说道：“那么，我必须接受这些理由，并对它们心存感激。您需要点什么吗？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吗？”虽然她已经等了他好几个月，但她现在却并没有什么胜利感——只有看到他如此痛苦时感到的担心。

长着一张鹰脸的高个男人脱下了夹克，坐在床边：“现在的我不适合来见一位女士。”

她走近了他，按摩起他的肩膀来：“您是公爵，而这是您的城堡。您可以以任何喜欢的样子出现在任何地方。”杰西卡边说边抚摸他的黑发，用手指揉搓起他的鬓角来。

仿佛是在梦里一般，他闭上了双眼，然后又猛地睁开。于是她的手指滑落到他的脸颊上，接着又压在他的嘴唇上，不让他说话。她的一双绿眼睛是那样的灵动四溢：“大人，您现在的样子我完全可以接受。”

当她终于解开他衬衫上的扣环时，他叹了口气，任凭她把他推到了床边。他已经身心俱疲，被自己的内疚感撕裂了，只能脸朝下趴在华丽的帷幔上，这帷幔散发出一股玫瑰花瓣和芫荽的气味。最后，他似乎整个人都陷进了柔软的被单里，听任自己慢慢失去了意识。

她那双纤巧的手滑过他裸露的皮肤，手指抚摸着他背部紧绷的肌肉，仿佛这种动作以前已经做过一千次了。对杰西卡来说，这一刻似乎是命中注定的，雷托命中注定要来这里，和她在一起。

最后，他翻过身来面对她。当他们的目光相遇时，杰西卡又看到了他眼中的火光，只不过这次不再是愤怒了，而这火光并没有褪色。他把她抱在怀里，让自己的嘴唇紧紧地贴在她的嘴唇上，深情地吻了很久。

“我很高兴你能来我这儿，我的公爵。”她说，同时回忆着姐妹会教给她的所有勾引男人的方法，但她忽然意识到，自己是在真心地关心他，她此刻说的话发自肺腑。

“而我则不该让你等这么久，杰西卡。”他也说道。

凯莉娅放声痛哭时，更多的是对自己的失败感到愤怒，而不是对雷托从她指间溜走而感到悲哀。他太让她失望了——基娅拉一遍又一遍地提醒她自己的价值，她那与生俱来的高贵权利，她那应得的未来。凯莉娅感到十分绝望，因为这些希望现在永远消失了。

维尔纽斯家族并没有完全死亡，它的生存完全取决于她。她比她哥哥强大，而她哥哥支持下的反抗军只不过是个白日梦。在她的内心深处，她有着一种钢铁般的意志，那就是维尔纽斯家族只有通过她的努力才能生存下来，并最终通过她儿子维克多的血脉得以生存。

她决心为维克多赢得贵族地位。她所有的爱，所有的梦想，都建立在这个男孩的命运之上。

最后，在这个孤寂的深夜里，她断断续续地睡着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雷托公爵越来越频繁地去找杰西卡，并开始把她当作自己的情人。有时他只是一声不响地走进她的房间，然后狂野地和她做爱。最后，他还会抱着她聊上几个小时。

杰西卡已经运用贝尼·杰瑟里特的技巧对他进行了十六个月的研究，同时还学习有关卡拉丹的事务。她已经对雷托·厄崔迪每天要面对的种种困难了如指掌：如何管理整个星球，如何管理一个大家族的事务，如何处理国土事务，以及跟上帝国的政治外交阴谋的节奏。

所以杰西卡很清楚地自己应该说什么，也清楚如何向他慢慢渗透自己的建议，而不是强迫他……

渐渐地，他已经不再把她当做是一个情人了。

她尽量不把凯莉娅·维尔纽斯当作她的对手，但那个女人把面前这个高傲的贵族逼得太紧了，竟想试图让他屈从于她自己的意志，这无疑是个错误。雷托·厄崔迪公爵是一个不会被人强迫做任何事的男人。

有时，当他和杰西卡沿着悬崖边的小路散步时，雷托会谈到他对凯莉娅的冷漠。“大人，这是你的权力。”年轻女人的声音很柔和，就像卡拉丹海面上微熏的盛夏微风，“但她看起来很伤心的样子，我真希望能为她做点什么，我们俩也许会成为朋友。”

风吹着他的黑发，他一脸困惑地看着她：“那你可比她强多了，杰西卡。凯莉娅对你可只有怨恨。”

杰西卡已经见过了伊克斯女人的心痛，看到了她那试图隐藏的泪水，也看到了她向杰西卡投来的怨恨目光。“一个人的观点可能会被环境所扭曲。别忘了自从维尔纽斯家族垮台后，她就过着艰难的生活。”

“可我让她过得更好了。我拿自己的家族产业为她冒险，在他们家族宣布变节后保护了她和隆博的安全。我已经充分考虑过她了，可她还想要更多。”

“你曾经爱过她，”杰西卡说，“她也为你生了孩子。”

他热情地笑了起来：“维克多……啊，那个男孩让我和他母亲在一起的每一刻都变得值得了。”有好几分钟，他只是凝视着大海，一句话也没说，“你比你这个年龄段的女孩要聪明，杰西卡。也许我会再给凯莉娅一个机会。”

她不知道自己脑子里到底想什么了，开始后悔不该把他送回到凯莉娅身边。莫希阿姆一定会为此责备自己的。但她怎么能不鼓励他去爱他儿子的母亲，爱一个他曾深爱过的女人呢？尽管贝尼·杰瑟里特

的训练要求严格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杰西卡发现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雷托。而且也许有些太深了。

但她还有另一段感情，这段感情占据了她一生中更长的时间。凭借她那贝尼·杰瑟里特的生殖手段，她本可以在雷托和自己在一起的第一夜就操纵精子和卵子，从而怀上上级指示她要生下的女儿。但自己为什么没有按命令去做呢？自己为什么选择了拖延呢？

这个问题让杰西卡感到内心一片混乱，各种力量都在她心中争夺着控制权。显然，贝尼·杰瑟里特是一方，就像是个耳语，不断地提醒她要履行她的义务和誓言。但对面的一方是什么呢？肯定不是雷托。不，那是一种比宇宙中两个人之间的爱情更伟大更重要的东西。

但她不知道那是什么。

第二天，雷托去了凯莉娅位于塔楼的套间，她最近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度过，这无疑加大了他们之间的隔阂。雷托一进门，她就转向他，准备大发雷霆，但他却在她旁边的一张长椅上坐了下来。“我很抱歉，我们看待事情的方式是如此不同，凯莉娅，”说着他紧紧握住她的手，“我不能改变自己对婚姻的看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喜欢你。”

她挣脱开来，立刻起了疑心：“怎么了你？出什么事了？杰西卡把你从床上撵出来了？”

“不是。”雷托想把杰西卡对他说过的话转述给凯莉娅，但重新考虑后作罢了。如果她知道是杰西卡劝他来的，她是不会接受自己的，“凯莉娅，我打算送你一件礼物。”

她不由自主地高兴起来，因为雷托已经很久没有给她带贵重的小玩意儿了。“是什么？珠宝吗？”说着她伸手去摸他的衣袋，那是他为她藏戒指、胸针、手镯和项链的地方。以前他总会让她在自己的衣服里寻找这些小玩意，而这个游戏经常会变成做爱的前戏。

“这次的礼物不在这儿，”雷托带着苦乐参半的微笑说道，“你出自一个府邸要比我这个简朴的城堡漂亮得多的家族。你还记得伊克斯大王宫里靛青色墙壁的舞厅吗？”

凯莉娅困惑地看着他，答道：“记得呀，那是稀有的蓝黑曜石——我有些年没讲过这样的石头了。”她的声音变得伤感而疏远起来，“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总会穿着我的舞会礼服，盯着这些半透明的墙壁看个没完。那一层层的反射看起来像是幽灵一样。树枝形状的吊灯发出的光也像银河中的星星一样璀璨。”

“我决定给卡拉丹城堡舞厅也装上蓝黑曜石的墙面，”雷托宣布道，“在你的房间里也装上。大家都会清楚我这样做是为了你。”

凯莉娅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你这么做是为了安慰你的良心吗？”她挑战雷托道，心想他也不敢反驳，“你觉得我那么容易哄吗？”

他慢慢地摇了摇头：“我已经超越了愤怒，凯莉娅，我对你只有爱。我已经在哈葛尔商人那里订完你的蓝黑曜石了，不过要几个月才

能到。”

他走到门口，停下脚步。而她仍默不作声，直到最后才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好像说话要费很大的劲似的。

“谢谢你。”他离开房间时，她说道。

一个男人可能会与最危险的敌人战斗，经历最漫长的旅程，熬过最严重的创伤，但在他所爱的女人手中仍会束手无策。

——来自游牧民族禅逊尼的智慧

列特·凯恩斯因为期待而紧张得喘不过气来，只能尽力强迫自己有条不紊地行动，别出什么差错。虽然他对争夺法罗拉很是兴奋，但如果他不能为米娜挑战做好准备，那么这挑战很可能会带给他死亡而不是一个妻子。

他的心现在怦怦直跳，列特穿上蒸馏服，把一切都整理好，确保每一滴水分都不会遗失，又检查了所有的连接和密封处。然后他卷起自己的包，装好额外的水和食物，并花了点儿时间清点弗雷曼工具包里的物品：蒸馏器、定位罗盘[68]、手册、海图、潜水器、通气管、小刀、双筒望远镜和修理包。最后，列特又装好了造物主钩子和沙槌，因为他需要召唤沙虫当坐骑，长途跋涉穿过大平原和哈班亚沙海以及哈班亚山脊。

对于那些没有固定穴地的人来说，鸟之洞穴是弗雷曼人流浪过程中一个孤立的停靠点。法罗拉一定在两天前就离开了，她凭自己就能召唤出沙虫来，而弗雷曼女人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她肯定提前知道洞穴是空的，所以才会选择在那里等列特或沃里克——不管谁先到吧。

列特的房间就在他父母房间的隔壁，他一直在不停忙碌。即使这么晚了，他的母亲也听到了他那些疯狂的动作，于是把帘子移开了，

问道：“我儿啊，你为什么要预备远行呢？”

他看着母亲，答道：“妈妈，我要去为自己赢得一个妻子。”

弗丽思笑了起来，薄薄的嘴唇在那张晒黑的饱经风霜的脸上弯了起来：“所以法罗拉提出了挑战。”

“是的——所以我得赶快。”

弗丽思灵巧快速地检查了一下儿子蒸馏服上的扣带，然后在他后背上又系紧了一些。列特打开了印在香料纸上的地图，以便复习一下只有弗雷曼人才知道的地理情况。他研究了沙漠的地形，岩石的突起以及盐碱盆地。还有就是气象记录显示的可能发生沙暴的位置。

沃里克已经领先一步了，他清楚这一点，但他那位冲动的朋友不会采取那么多的预防措施。沃里克总是会迅速地接受挑战，然后十分相信自己的弗雷曼技巧。但是，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都需要时间和资源来解决，而列特相信磨刀不误砍柴工。

他的母亲在列特的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记住，沙漠既不是你的朋友也不是你的敌人……只是简单的一个障碍。好好利用它。”

“我会的，妈妈。沃里克也知道这一点。”

帕多特·凯恩斯此时不见人影了……但其实，他很少会这样。列特甚至觉得自己很可能会在他父亲还没有意识到这场竞赛的重要性之前，就回到红墙穴地了。

当他从穴地的水封大门里出来，站在崎岖不平的山脊上时，他看到了冉冉升起的月亮照亮了沙滩。他甚至能听到远处传来的沙槌的砰

砰声。

沃里克已经走到那儿了。

列特沿着陡峭的小路奔向开阔的盆地，但忽然又停了下来。沙虫拥有广阔而明确的领地，而且它们会奋力保卫这些领地。沃里克已经在这里召唤一头巨大的野兽了，这就意味着列特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引诱第二条沙虫进入同一区域。

想明白这一点后，他反而向更高处爬去，跨过山脊线前往大山的另一边，那里有一个浅浅的盆地。列特希望他能在那里找到一位更好的造物主，最好比他朋友找到的那只还要好。

当列特从崎岖的斜坡上爬下来之后，他仔细观察了前面的地形情况，结果发现了一片又宽又长的沙丘，后面就是广阔的沙漠。他觉得这将会是一个召唤沙虫的好地方。于是他在斜坡上放了一个沙槌，而且没有打开延迟计时器。这样一来给他跑到沙丘背面松软沙地的时间就只有几分钟而已。并且在黑暗中，肉眼很难看到沙虫浮上来时的波纹。

沙槌“砰、砰、砰”地响了起来，列特从工具箱里取出工具，拿出可伸缩的鞭子和造物主钩子，然后把它们系在自己的后背上。以前，当他召唤沙虫时，身边总会有观测者和帮手，他们的作用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但这次的挑战列特·凯恩斯必须亲自完成所有的事情。他也确实是按照规定的仪式完成的每一步。现在他在靴子上系上防滑钉，解开绳索，俯下身子等着。

在山脊的另一侧，沃里克已经骑上沙虫，飞快地穿过大平原了。列特希望自己能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毕竟要花两三天的时间才能到达鸟之洞穴……而在这段时间里可能会发生很多事情。

他把手指伸进沙子里，一动不动地坐着。这个夜晚没有风，除了沙槌发出的砰砰声没有别的声音。最后，他终于听到沙子移动时发出的嘶嘶声，那是沙丘深处的巨大怪兽被沙槌发出的稳定节拍吸引而发出的声音。虫子越来越近，距离列特只有一个沙丘远了。

“夏胡鲁这次给我派来了一个大造物主。”列特长叹了一声。

这只沙虫绕着沙槌转起圈来。它那巨大的、分节的背部高高隆起，上面布满了裂纹，宽阔的脊背像山峰一样高大。

列特被吓呆了，双手握着钩子爬过滑动的沙地。即使是戴着鼻塞，他也闻到了硫黄、燃烧的岩石以及沙虫身上渗出的强烈而辛辣的美琅脂气味。

在那野兽最终吞下沙槌的一刹那，他冲了过去。巨虫还没来得及重新潜入地下，列特就把一个钩子那闪闪发光的一端钩在了沙虫一节身体的边缘，然后使出全身的力气，把那部分拽了开来，露出了里面娇嫩得无法直接接触沙子的粉肉。然后他便不松手了。

为了避免刺痛自己身体两段之间的这个伤口，沙虫向上昂起头来带走了列特。于是列特伸出另一只手，啪的一声把第二个造物主钩子对准那个伤口扔了出去，这次钩得更深了。他又使劲拽了一把，以扩大伤口的面积。

虫子反射性地弓起身来，想要甩掉这些钩子。

通常情况下，弗雷曼帮手会帮着列特埋下更多的钩子，但这次列特是独自一人。他把脚上的防滑钉扎进夏胡鲁那坚硬的肉里，然后爬到了更高的地方，放上支撑器让伤口保持打开状态。沙虫现在已经完全从沙地里爬出来了，列特用他的驱赶棒敲了敲，让沙虫转过身来，朝着一片开阔的大平原径直而去。

列特抓住手里的绳子，将所有的钩子都安置好了，最后站在那里，眼睛盯着沙虫那弯曲的背部弧线端详起来。真是一头巨大的造物主啊！此时此刻整颗行星仿佛都被一种庄严的气氛笼罩起来，一种能够延伸到行星核心的古老气息。他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生物，看来自己能以极快的速度骑行很长时间了。

他或许还有机会超越沃里克……

随着两月升高，他的沙虫在流沙上奔跑着。列特已经研究好了路线，然后利用星星和星座跟随一种老鼠留下的痕迹，这种老鼠被称作穆阿迪布[69]，也就是“指路者”，因此他不会迷失方向。

在他穿过大平原时，他看到了另一头巨大的造物主留下的波纹轨迹——很可能就是沃里克骑着的那头沙虫，毕竟夏胡鲁自己很少在地表上行走，除非它们被激怒了。列特希望他的运气能好一些。

又往前骑行了几个小时，这种竞赛变得单调而又熟练了，他不禁感到一阵困倦。如果他把自己绑在沙虫上，他就可以打个瞌睡，只是他不敢而已。他必须保持清醒以引导这头巨兽。如果夏胡鲁偏离了正道，列特就会损失一些时间——而他再也承受不起了。

他骑着巨兽奔跑了一整夜，直到黎明的那抹柠檬色染红了靛蓝色的天空，洗去了星辰的痕迹。他时刻警惕着头顶上，提防着哈克南巡逻机，尽管他不觉得哈克南人会飞到六十度线以下这么远的地方。

他又骑行了一个上午，直到一天最热的时候到来了，胯下这头巨大的虫子开始颤抖起来，扭动着身子拼命挣扎。看来它累得快要撑不住了。列特也不敢再用力了。要是把沙虫累死了，那可真不是个好兆头啊。

于是他骑着这头长长的巨兽向一大片岩石滑行而去。他松开钩子和支撑器，沿着虫身全速向前奔跑，最后在这头笨重的沙虫潜回沙中之前几秒钟跳到了安全地带。然后列特向那片低矮的岩石冲去，周围都是单调的白色、褐色和黄色，而这片岩石是此地唯一的一片深色的地带，是把这个盆地和另一个大盆地分隔开来的一个屏障。

他蜷缩在一张热反射迷彩毛毯下面，从他的弗雷曼工具包中掏出一个计时器设定好，给了自己整整一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虽然他的本能和外部感官仍然保持着警觉，但他睡得很沉，很快便恢复了精力。

当他醒来后，他翻过了这片岩石屏障，来到了广阔的哈班亚沙海。列特开始设置第二个沙槌了，召唤来了另一条沙虫——虽然这一条要小得多，但仍是一头可怕的生物，而且还可以让他在旅程中走得更远。接着他又骑行了一个下午。

快到黄昏的时候，列特敏锐的眼睛看到沙丘阴凉的一侧有一种淡淡的颜色，那是一种苍白的灰绿色，在那里的树丛用卷须缠起它们的根，以稳定流沙。是弗雷曼人在这里播的种，培植了它们。即使一千棵树木中只有一棵能发芽并成活足够长的时间以繁殖后代，对他父亲

来说也算是成功。因为照这么下去，总有一天沙丘会再次变成绿油油的。

伴随着沙虫发出的那令人昏昏欲睡的啪嗒啪嗒声，他回想起了父亲的教诲：“把沙子锚定，我们就等于解除了狂风的一个强大武器。在这个星球的某些气候带，风速不会超过每小时一百公里。我们称这些地区为‘风险最低地区’。在顺风的一侧种植植物将会锚定住沙丘，创造出更大的屏障来，以增加这些风险最低地区的面积。这样一来，我们就等于朝着我们的目标又迈进了一小步。”

列特半睡半醒地摇了摇头。即使是独自一人在这片广阔的荒原上，我也无法逃避这位伟人的声音……他的梦想，他的演讲。

但是他还有几个小时的路要走。他还没有见到沃里克，他知道在这片荒原上有许多条路，所以他没有放慢速度。最后，他在远处的地平线上看到了一片摇摆不定的黑影：哈班亚山脊，鸟之洞穴就在那里。

沃里克把最后骑着的这条沙虫留在身后，手脚并用地在岩石上攀爬。这些岩石呈墨绿色和赭红色，这是被厄拉科斯的强烈风暴烘烤、风化过的结果。吹来的沙子冲刷着悬崖的表面，留下了坑坑洼洼的裂缝。从这里他看不到洞口——他也不可能看到，因为弗雷曼人不会冒险让外面的人看见自己的。

他这一路上很顺，召唤来的沙虫也都很好。他也从没停下来休息过，他一心想要先找到法罗拉，然后紧紧握住她的手……而且过程还得做得比他的朋友列特更出色。这对他们的孙辈来说将会是个好故事。弗雷曼的各个穴地里已经开始对这场巨虫竞赛品头论足了，尤其是法罗拉是如何为了自己的阿哈尔提出了这项不寻常的挑战。

沃里克双手交替地向上爬着，同时迅速寻找着下一个支点，最后他终于爬到了一块突出的岩石上。在伪装的洞穴入口附近，他发现了一个狭窄的、磨损的女人靴子印。这一定是法罗拉故意留下的。弗雷曼人不会大意到留下这样明显的痕迹。她是有意留下这痕迹的，这其实就是在宣布，说她就在里面等着。

沃里克犹豫了一下，深吸了一口气。这是一段很长的旅途，他希望列特能够平安无事。他的血亲兄弟现在可能已经很接近自己了，毕竟高大的岩石挡住了沃里克的视线，所以他看不到列特。他不想失去他的朋友，更不能是因为这个女人的缘故。他真心地希望没有这个挑战。

但他仍想获胜。

沃里克走进了鸟之洞穴，在洞口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剪影。在粗糙的岩洞里，阴影让他看不清东西。最后，他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那轻柔的话语声从洞壁上滑过。

“也该是时候了，”法罗拉说道，“我一直在等你。”

她没有说沃里克的名字，一时间沃里克有些不知所措起来。这时，法罗拉走了过来，她长着一张精灵般的脸庞，双腿和双臂瘦长却

肌肉发达。她的那双大眼睛似乎在盯着他，身上散发着香草的芳香和浓烈的体香，而不是美琅脂味道。“欢迎你，沃里克……我的丈夫。”说着她拉起他的手，领着他向洞穴深处走去。

沃里克紧张得说不出话来，他抬起头，摘下了鼻子上的蒸馏服鼻塞，而法罗拉则开始帮他脱掉靴子。“我在这里兑现汝的誓言，”他用弗雷曼婚礼上的仪式用语说道，“在这个无风之地，我将向你抛洒甜水。”

法罗拉接着说道：“只有生命本身才能战胜我们。”

沃里克靠近了她：“汝必将生活在天堂，我的爱人。”

她则对他回应：“仇敌必将坠入地狱。”

“我必将真心待你。”

“我期待。”

然后他们齐声说了起来：“我们一起走过这条路，爱已经为你们指明方向。”

在祝福和祈祷结束后，他们相视而笑起来。耐布海纳尔会在他们回到红墙穴地时再举行一个正式的仪式，但在神的眼中和他们自己的心里，沃里克和法罗拉已经成为夫妻了。他们久久地凝视着对方的眼睛，然后一步步退到洞中那寒冷的黑暗深处。

列特气喘吁吁地跑到了山洞，当他爬到洞口时，脚下鹅卵石被踢得乱飞——但当他听到洞里传出动静时，他停了下来。他希望那是法罗拉带来的一个同伴，也许是一个女仆，或是一个朋友……直到他认出第二个声音是个男人。

沃里克。

他亲耳听着他们完成了结婚祷词，清楚按照传统，他们已经算是完婚了，她现在成为了自己朋友的妻子。无论列特多么渴望得到法罗拉，无论在他看到神秘的白色碧岩时祈祷过一定要得到她，现在他还是失去了她。

他静静地转过身来，离开岩架，坐在遮挡阳光的岩石阴影里。沃里克是他的朋友，他私下优雅地接受了这次失败，但内心承受着他能想象到的最沉重的悲伤。而克服这一切需要时间和力量。

列特·凯恩斯坐了足足有一个小时，眼睛凝视着沙漠的另一边。然后，他没有进洞，而是爬回沙地，召唤了一条虫子带他回家。

政治领导人通常不会轻易接受想象力和创新的想法，直到这些东西被一双血淋淋的手递到他们的鼻子面前为止。

——拉斐尔·科瑞诺皇太子，《银河系的领导论》

运航机组装工厂就建在伊克斯那些深深的洞穴里，沿着钢梁悬浮着的球形灯投射出明亮的影子和灼热的反光。光束在燃烧焊料和熔凝合金产生的腐蚀性烟雾里闪烁不已。工头儿们大声喊着号子，沉重的结构钢板撞击在一起，岩壁上回荡着叮叮当当的响声。

饱受压迫的工人们都在想方设法地偷懒，这无疑耽误了不少工期，减少了特莱拉人的利润。甚至这艘几个月前就开始建造的旧型号运航机连主框架都没有造好。

经过一番乔装改扮后，克泰尔加入了这支施工队，负责焊接用来加固巨大货舱的大梁和支撑桁架。今天，他需要到露天洞穴里去，他也终于可以再次看到头顶上的人造天空了。

而在那里，他也可以看到自己这个绝望计划的最新进展……

在他和米拉尔两年前引发了一系列重大爆炸事件之后，特莱拉大师们镇压得更厉害了，但伊克斯人的日子却没有变得更难。相反，这两名抵抗战士树立了一种榜样，让他们的同胞学会了坚毅。足够多的“反抗军”，都在以坚强的决心单独行动或小团体行动，从而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是一种任何镇压都无法阻止的战斗力量。

由于不了解伊克斯内部的情况，隆博王子继续向抵抗组织运送炸药和其他物资，但其中只有一小批送到了克泰尔和米拉尔手中。特莱拉大师们现在会打开并检查每一个集装箱。入境港峡谷的工作人员也换了，甚至飞行员也不是以前的人了。克泰尔所有的秘密线人现在都消失了，他再次被孤立了。

尽管如此，他和米拉尔还是很高兴看到这里的工作秩序已经被打破，内部货舱也被破坏了，而工作效率在本就已经很低的情况下也进一步地下降了。就在一周前，甚至还有一名与政治毫无关系、从未引起人们注意的男子，被人发现在一条人迹罕至的走廊上涂抹了一行花哨的文字：“特莱拉猪蝓去死！”

现在克泰尔沿着横梁做了一个模特才会做的优雅动作，走到了一个浮空垫子上，然后拿上了一个声波焊机。他通过升降平台登上了崖顶的框架，俯瞰着面前长达数公里的岩洞。在他的脚下，监视机躲避着运航机的主体框架，紧盯着灯光下的工人。克泰尔的建设小队的其他的人继续着他们的工作，对将要发生什么毫不知情。一名身穿着工作服的焊工靠近了克泰尔，他回头瞥了一眼，发现来人是米拉尔，她把自己也伪装了起来。他们会一起见证这个时刻。

现在随时都可以。

人造天空那嵌入式的全息投影仪在不停闪烁着各种图案，特莱拉故乡的云朵点缀着向下突出的岛屿，而这些岛屿则在阳光下闪闪放着光。曾经，这些建筑物看起来就像是钟乳石一样。可现在，这些美轮美奂的建筑看上去就像伊克斯地壳岩石那古老的、被人强行剥落了的牙齿。

米拉尔站在一旁，克泰尔则蹲在钢梁上，听着建筑工地上发出的敲击声和微弱回响。他抬起头来，像一只古老的狼盯着月亮。等待着。

忽然，人造天空那虚幻的画面发生了变化，扭曲起来，颜色变换，仿佛是一团外星来的云图案因为一场虚假的风暴而聚集。全息投影仪闪烁起来，然后投射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图像，那是一个来自遥远的卡拉丹的图像。一张人脸的特写像一个巨神的头颅一样，占领了天空。

经过了十八年的流放，隆博的相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看上去更成熟，更有王者风范，他的目光锐利，低沉的声音也充满了决心。

“我是隆博·维尔纽斯王子。”投影发出了巨大的轰鸣声，每个人都抬头凝视着，敬畏地目瞪口呆起来。隆博的嘴看上去大得就像公会的护航舰一样，而随着他嘴唇的一开一合，发出了仿佛是来自神祇的命令：“我是伊克斯的合法统治者，我必将亲自带领你们脱离这场苦难。”

所有的伊克斯人都发出了感叹和欢呼声。从高处往下看去，克泰尔和米拉尔发现萨多卡军团开始慌乱地四散奔走，而那个叫做加隆的指挥官则向他的手下大喊。而在高高的阳台上，特莱拉大师们终于出现了，不停地做着什么手势。随后卫兵便掉头冲向了行政大楼。

克泰尔和米拉尔很享受眼前的这一刻，彼此交换了一个灿烂的微笑。

“我们做到了。”她呢喃道，周围一片混乱，只有他能听到这句话。

毕竟，他们两个人花了好几个星期研究系统，才最终劫持了投影仪的控制权。没人想到会发生如此巧妙的破坏行动，也没有人对劫持人造天空做好防范准备。

在单独入境的那批货物中，隆博·维尔纽斯将这个录像信息偷偷地藏在了里面，希望有人能秘密地把这个信息传播给忠诚的伊克斯人。王子本来只是希望能在地下城市的常规通信系统中播放一段音频或是编码信息就可以了。

但这对富有进取心的游击战士夫妇选择去做一件更值得纪念的壮举。必须得承认，这是米拉尔的主意，而克泰尔完善了其中的许多细节。

隆博的脸庞又宽又方，眼睛里闪烁着其他流亡领袖都会羡慕的激情。他的金色头发有着一种恰到好处的参差不齐，显得既高贵而又有些蓬乱。王子在厄崔迪家族的这些年里学到了很多治国之道。

“你们必须站出来，推翻这些肮脏的奴隶主。他们没有控制或操纵你们的日常生活的合法权力。而你们必须帮助我恢复伊克斯的荣耀。和我一起消除这个叫做贝尼·特莱拉的疾病。让我们团结起来，采取一切必要手段——”

隆博的声音突然中断了，开始变得时断时续，很明显是因为有人在主行政大楼里想要越权控制整个系统，但王子的声音再次嘶哑地喊了出来，显得更加坚决：“——必将回归。我只是在等待适当的时

机。你们并不孤单。我的母亲被谋杀了。我的父亲也已经消失在了帝国之中。但我的妹妹和我还在，而我会看顾着伊克斯。我打算——”

隆博的画面扭曲并最终静止了。地下洞穴里笼罩着黑得超乎想象的夜色。看来特莱拉人宁可完全关闭整个天空，也不打算让隆博王子完成他的演讲。

但是克泰尔和米拉尔在漆黑中继续微笑着。隆博已经说得足够多了，他的听众们会自己想象出比这位被放逐的王子说出来的还要更加宏伟的战斗口号。

几秒钟后，白热的球形灯突然发出亮光，应急灯像强烈的太阳一样耀眼。警报也随之响起，但饱受压迫的伊克斯人已经开始窃窃私语了，他们都受到了鼓舞。现在，他们终于把那场爆炸归功于隆博王子了。他们最近目睹着持续不断的破坏活动，而这个远程的演讲是所有破坏活动中最为豪华的一场演出。这都是真的，他们心想。弄不好隆博王子现在正乔装打扮着走在他们中间呢！维尔纽斯家族会回来赶走那些邪恶的特莱拉人。隆博会把幸福和繁荣带回伊克斯。

就连下面的那些次人也开始欢呼起来。克泰尔感到了其中一丝苦涩的讽刺，他还记得就是这些没脑子的生化人赶走了维尔纽斯伯爵。是他们那愚蠢的不安全感和不明智的轻信让特莱拉人有机可乘，导致了那场政变。

不过，克泰尔现在不介意了。他接受任何愿意战斗的盟友。

萨多卡军团蜂拥而出，亮出了手中的武器，大喊着让每个人回到自己的住所。轰鸣的扩音器宣布立即进行镇压和全面戒严。配给将减

半，工作班次将会增加。而这些特莱拉人在以前已经做过很多次了。

跟着米拉尔和其他的工人，克泰尔从运航机钢梁上爬了下来，安全到达洞穴地面。入侵者越是压迫，伊克斯人就越是愤怒，直到最后到达一个爆发点。

指挥官坎多·加隆，伊克斯帝国部队的首领，正在用一个扩音器高喊着战斗语言。萨多卡士兵开始向空中开枪，恐吓工人。克泰尔在施工队的工友之间闪转腾挪着，顺从地让自己被赶到了一个等候区。有些人会被随机地拘留和审问，但没人能证明他或是米拉尔参与其中。即使他们两人因此被处决，这场恢宏的演出也值得他们为此付出一切。

克泰尔和米拉尔在人群中相隔很远，他们服从着萨多卡卫兵愤怒的命令。但每当克泰尔听到工人们互相耳语，重复着隆博·维尔纽斯的豪言壮语时，他的喜悦和自信就达到了顶峰。

总有一天……就在不久的将来，伊克斯将会回到人民手中。

敌人会让你变得更强，而盟友则会削弱你。

——埃尔鲁德九世皇帝，临终的见解

在哥尼·哈莱克被墨藤鞭毒打了一顿后，他一直带着一种迟钝的内在恐惧工作了两个月，这比他在奴隶坑里所经历的那些还要糟糕。一道难看的伤疤沿着他的下颚延伸出来，鞭痕像火烧过的痕迹一样，而且还在隐隐作痛。虽然实际的伤口已经愈合，但墨藤那有毒的残留物仍然在神经末梢灼烧，就好像是一道间歇性的闪电埋在他的脸颊和下巴里。

但那只是疼痛而已，哥尼还可以忍受。身体上的伤害对他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它们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真正让他害怕的，是在他袭击了格洛苏·拉班之后竟只是受到了如此轻微的惩罚。那个魁梧的哈克南人用鞭子抽打了他，狱警后来也打了他一顿，这也只是让他在医务室里待了三天而已……他可是曾经因为一些小事经历过更糟糕的事情啊。他们到底想怎么收拾我？

他想起了拉班那双紧盯着他的眼睛里故意流露出来的残忍：“那就去查记录。给我找出他是从哪儿来的。然后再看看他还有没有家人活着。”哥尼担心的是会发生最坏的情况。

他和其他奴隶们一起毫无目标地四处游荡，怀着越来越强烈的期待和恐惧。他轮流在黑檀山的悬崖上和黑曜石加工桶里干活。货船则不时降落在军营和奴隶坑附近，拖走那些装满了亮晶晶的、无比锋利的火山玻璃的集装箱，再由哈葛尔家族负责卖出去。

一天，两个卫兵把他从加工桶里拖了出来。他浑身都淌着黑色的液体。哥尼半裸着身子，不时把油乎乎的液体溅在卫兵的制服上，跌跌撞撞地走到了广场，格洛苏·拉班就是在这里检查的囚犯，也是在这里哥尼袭击了他。

他一看便看见对面摆着一个低矮的台子，台子前面放着一把椅子。没有锁链，没有志贺藤……只是一把椅子。这情景顿时让他心惊胆战起来。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

警卫把他推到椅子上，然后走开了。监狱里的医生就站在附近，一群哈克南士兵同时也进入了广场。其他奴隶则继续在坑里和加工桶里干活，所以哥尼清楚即将发生的事件是针对他个人的……一场单独为他安排的演出。

情况看起来更糟了。

哥尼越是显露出激动情绪，卫兵们就越是高兴地拒绝回应他。于是他沉默了下来，黏稠的加工液在他的皮肤上干了，形成了一层噼啪作响的薄膜。

那位熟悉的医生走上前来，手里拿着一个黄色的小瓶，瓶的一头插着一根细针。哥尼在医务室里见过这些装在透明盒子里的黄色小瓶，但他从来没有机会体验过。医生用尖头在犯人的脖子上拍了一下，好像拍死一只黄蜂似的。哥尼猛地抬起头来，喉咙紧绷，肌肉紧张。

温暖的麻木感像热油一样传遍全身。他的胳膊和腿变得沉重起来。他抽搐了几下，然后完全不能动了。他现在既不能转动脖子，也

不能做鬼脸了，就连眼睛也不能眨了，甚至都不能转动眼珠。

医生挪了挪椅子，扭了扭哥尼的头，就像在摆弄个假人一样，迫使他盯着面前的台子。哥尼突然意识到那台子是什么了。

那是一个舞台。他肯定会被迫去看一些东西。

这时格洛苏·拉班从一个外屋出来，穿着他最好的制服，哥尼的工头儿也穿着一件黑色干净的制服。这个骨瘦如柴但大腹便便的男人为了这个场合特意没戴鼻孔过滤器。

拉班走到了哥尼面前，哥尼恨不得当场跳起来掐死对面这个人。但他动弹不得。这种麻痹药像钳子一样牢牢固定住了他，他只能用尽全力地把怒火从眼睛里喷出去。

“犯人，”拉班开口了，厚嘴唇上带着下流的微笑，“你就是迪米特里村的哥尼·哈莱克吧。在你袭击我之后，我们不辞辛劳地找到了你的家人。我们从克鲁比队长那里听说了你在酒馆里唱的那些讨厌的小曲儿。即使村子里很多年没人见过你，他们也从没想过要报告你的失踪。他们中的一些人，当然是在死于酷刑之前，说他们以为我们在晚上把你带走了。真是些傻瓜。”

现在的哥尼是真的有些恐慌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想要知道自己关于那疲惫而无大志的父母怎么样了……但他更害怕拉班告诉他的答案。他几乎不能呼吸。胸部肌肉不住地痉挛，和瘫痪做着抗争。他的热血沸腾起来，越来越愤怒，直到险些窒息。而他的脑袋也因为缺氧而开始嗡嗡作响。

“然后，所有的拼图都凑齐了。我们了解到你的妹妹是如何被分配到妓院的……而你又是如何无法接受事物的正常秩序的。”拉班耸了耸他宽阔的肩膀，手指意味深长地游走在他的墨藤鞭子上，但没有把它抽出来，“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在杰第主星上的位置，而你似乎总是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所以我们决定好好提醒一下你。”

然后他戏剧性地重重叹了口气，似乎强调着他的失望：“不幸的是，就在我的士兵们邀请你的父母加入我们的时候，他们有点儿……过于热情了……所以恐怕你的父母没能活下来。然而……”

拉班举起一只手，卫兵们顿时快步向补给棚屋跑去。在哥尼的视野之外，他听到了一阵扭打声，然后是一个女人无言的哭声，但他无法回头去看。虽然他很清楚那是贝丝。

有那么一会儿，他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起来，因为得知了她还活着。哥尼原本以为自己在妓院被捕后，哈克南人已经杀死她了。但直到现在他才明白，他们没杀她只是为了对她做更糟的事。

他们把挣扎不已的她拖上了平台。她的身上只有一件又松又破的衬衫。贝丝那亚麻色的头发现在又长又乱，眼睛也因恐惧而睁得大大的，当她看见哥哥时更是如此。而哥尼则又一次看到了她喉咙上的白色伤疤。他们偷走了贝丝的歌声……摧毁了她微笑的能力。

他们的眼神锁定在了一起。贝丝不能说话，瘫痪的哥尼也不能对她说话了，甚至不能躲开目光。

“你妹妹清楚她的身份，”拉班说道，“事实上，她把我们伺候得还不错。我查了一下记录，想得出一个确切的数字。最后发现这个

小女孩已经为总共4620名士兵提供过快乐了。”拉班拍了拍贝丝的肩膀。她张口想咬他。拉班却把手指并拢起来，一把扯下了她的那件内衣。

卫兵们推着赤身裸体的贝丝上了平台——而哥尼则丝毫动弹不得。他想闭上眼睛，但瘫痪的肌肉却让他无法做到。尽管他明白贝丝在过去六年里被迫做的事情，但亲眼见她的裸体再次激怒和震惊了他。她的身上全是伤痕，皮肤上布满了黑色的斑点和细细的疤痕。

拉班开口道：“在我们的妓院里，没有多少女人能像她这么长寿。这是因为她有着强烈的求生意志，但她今天也算是活到头了。如果她能开口的话，她会告诉我们她是多么高兴能给哈克南家族做最后一件事——给你一个教训。”

哥尼用尽全力绷紧了他的肌肉，想要使他的身子动起来。他的心脏快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了，浑身发烫，但就是连一个手指都动不了。

工头儿先走了过来。他敞开自己的长袍，哥尼别无选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大腹便便的男人在台子上强暴了贝丝。接着又上来了五个卫兵，奉拉班的命令执行任务。而那个肩膀宽阔的畜生则在一旁静静地欣赏着哥尼的表情，就像他欣赏舞台上这出戏一样。哥尼心痛得有如烈火焚身，恨不得这个畜生赶快走开，然后自己最好能昏过去。但他没有这个选择。

最后一个是拉班本人，他是带着最大的愉悦做这件事。虽然这时贝丝已经被虐待得几乎失去了知觉，但他下手仍是非常的粗暴和残忍。等他完事了，拉班用手紧紧地掐住贝丝脖子上那道白色伤疤。她再次挣扎起来，但拉班扭着她的头，迫使她看向她的哥哥，而他的手

则紧紧地掐住她的喉咙。最后，他再一次狠狠插入她身子里，力气之大让他胳膊上的肌肉都绷紧了。他掐住她脖子的手也更用力了，贝丝的眼睛大睁。

哥尼别无选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妹妹死在面前……

拉班更加满意地站在那里，然后向后退了几步，重新穿上制服。他对面前的两个受害者微笑起来。“把她的尸体给我留在这儿，”他命令道，“她哥哥的瘫痪会持续多久？”

医生迅速走近了哥尼，似乎对刚才看到的暴行无动于衷：“那么小剂量的话，也就再持续一两个小时吧。再多用一点基拉会让他陷入冬眠状态，您肯定不想这样。”

拉班表示同意：“让我们把他留在这儿吧，就让他盯着她看一会儿吧，直到他能动为止。我要他好好认识一下自己的错误。”

拉班大笑着走了，卫兵们跟在他后面也撤离了。哥尼独自瘫坐在椅子上，身上连个镣铐都没有。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躺在平台上一动不动的贝丝。一行血正从她嘴里淌了出来。

但现在，即使他们完全瘫痪了哥尼的身体，也无法阻止他流泪了。

生活的奥秘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种需要体验的现实。

——《彩虹桥高堡沉思录》，文本

在最近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阿布鲁尔德·哈克南变成了一个意志消沉的人。他因自己儿子的所作所为而感到恐惧和羞愧，郁郁寡欢。他接受了人们的责备和自己的内疚，但就是无法忍受兰基维尔善良人民的那些忧心忡忡的目光。

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在拉班那场图拉峡湾琼达斯鲸大屠杀之后，捕鱼业完全不行了。渔民和猎鲸者纷纷离开，村庄也被遗弃。一切都还给了大自然，那些木头房子都空了，变成了海湾中的一座鬼城。

阿布鲁尔德解雇了他的仆人，他和埃米关闭了主屋，让它像墓碑一样纪念着他们那曾经田园般的生活方式。他们离开这座宏伟的老建筑，希望有一天能回来重拾那美好的时光。现在，他和妻子住在他们的小别墅里，那是一片完全孤立的土地，一直延伸到已被鲜血染红的峡湾。

埃米本来是个精力充沛，笑容可掬的女人，现在却显得苍老而疲惫，仿佛他们那堕落的儿子已经榨干了她这辈子所有精力似的。长久以来她一直心系这个世界，深深地扎根于此，就像河床上的一块巨石，但如今似乎她的地基已经被严重地侵蚀了。

格洛苏·拉班是一个四十一岁的成年人，已经足以为自己的恐怖行为负责了。然而，阿布鲁尔德和埃米却总觉得错的是他们自己，比如他们为什么没有从小给他灌输应有的荣誉感和对人民的爱……

拉班亲自领导了摧毁彩虹桥高堡的进攻。当守卫们把他自己的外公从悬崖上扔下去时，阿布鲁尔德眼睁睁地看着站在旁边的拉班。他还在图拉峡湾屠杀了鲸鱼，一手破坏了整个海岸的经济。从一位宇联商会的代表那里，他们又了解到拉班是如何以折磨和杀害无辜受害者为乐的。

这个人怎么会是我的后代呢？

他们在乡间别墅度过的这段孤独的岁月里，埃米和阿布鲁尔德试图再怀一个儿子。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他和妻子最终意识到，格洛苏·拉班不再是他们的孩子了。他与他们的爱永远断绝了联系。埃米已经打定了主意，阿布鲁尔德则无法拒绝她。

虽然他们无法弥补拉班造成的伤害，但他们或许可以再生一个儿子，一个可以被正确抚养成人的儿子。虽然埃米很强壮健康，但她已经过了壮年，而哈克南向来子嗣不丰。

迪米特里·哈克南的第一任妻子维多利亚只给了他一个儿子，也就是弗拉基米尔。在一场痛苦的离婚大战之后，迪米特里又娶了年轻美丽的达芙妮为妻，但他们两个生下的第一个孩子马洛廷智力严重发育迟缓，这让他成了家族里一个可怕的耻辱，他在二十八岁时就去世了。达芙妮的二儿子阿布鲁尔德则是个聪明的男孩，成了达芙妮父亲的最爱。他们一起欢笑，一起读书，一起玩耍。迪米特里教过阿布鲁尔德治国之道，曾让他读过拉斐尔·科瑞诺太子的历史著作。

迪米特里很少和他的长子弗拉基米尔在一起，但是他那满腹怨恨的前妻维多利亚一直在教导他。所以尽管他们的父亲是同一个人，但弗拉基米尔和阿布鲁尔德的性格却截然不同。不幸的是，拉班更像男爵而不是自己的父母……

经过几个月的自我隔离后，阿布鲁尔德和埃米乘船沿着崎岖的海岸线来到了最近的村庄，打算在那里买些新鲜的鱼、蔬菜和乡间别墅的商店不提供的生活用品。他们穿着土布披肩和厚垫束腰外衣，没有佩戴任何仪式性的珠宝或精致的饰品。

在阿布鲁尔德和他的妻子第一次走进市场时，他希望他们能被当作普通村民对待，最好别被人认出来。但兰基维尔的人民对他们的领袖太过熟悉了。他们诚恳而又痛苦地欢迎他。

看到村民们理解地看着他，阿布鲁尔德这才意识到把自己孤立起来是个错误。当地人需要看到他，就像他需要看到他的人民一样。在彩虹桥高堡发生的事情是兰基维尔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但是阿布鲁尔德·哈克南并没有完全放弃希望。在这些人们的心中，一团明亮的火焰继续燃烧着。他们对他的欢迎很大程度上填补了阿布鲁尔德内心的空虚……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埃米与村里的妇女进行了交谈，他们现在都知道他们的总督想再要一个儿子，一个兰基维尔人，而不是……哈克南人。埃米拒绝放弃希望。

一场奇妙的际遇在他们购物的时候发生了，他们的购物篮里现在装满了新鲜的绿色蔬菜和用咸海带包裹着的熏鱼。当他们沿着摊位往前走，不时地与鱼贩子和贝壳雕刻者们聊天时，阿布鲁尔德注意到一

个老妇人正站在市场的尽头。她的身上是一件僧侣的淡蓝色长袍。她脖子上的花边和铜铃上的金色刺绣表明，这个女人在她的宗教里处于一个比较高的等级，是为数不多的能达到如此高位的女性了。她像雕像一样僵硬地站在那里，身材并不比其他村民高多少……然而，不知为何，这个女人就像一块巨石那样显眼。

埃米那双乌黑的眼睛凝视着那个女人，呆住了，最终怀着一线希望走上前去，对她说道：“我们听说过你。”阿布鲁尔德看了看他的妻子，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

老尼姑撩起她的帽兜，露出她那刚剃过的红润斑白的头皮，似乎不习惯这里寒冷的环境。而当她皱起眉头时，那张长脸上羊皮似的皮肤就像揉成一团的纸那样皱了起来。但她说话的声音却十分洪亮，振聋发聩：“我知道你想要什么——我也知道神有时会赐福给他认为值得的人。”

老妇人靠得更近了，好像她要说的话是只有他们才能知道的秘密。她脖子上的铜铃开始轻轻响起来：“你们心地纯洁，你们善良敦厚，你们的灵魂配得上这样的赏赐。虽然你们已经受了太多的苦了。”她的目光如鹰一般锐利起来，“但你们还是很想要个孩子。”

“我们想要。”阿布鲁尔德和埃米异口同声道，连他们自己也吓了一跳。他们不禁面面相觑，紧张地轻笑起来。埃米紧紧抓住她丈夫的手。

“是的，我能看得出你们的诚意。这是个重要的开始。”女人低声祝福了他们两个。然后，仿佛是神从天空向他们点了点头，浓稠的

灰云忽然变淡了，一缕阳光笼罩在了村庄之上。市场上的其他人都用好奇而充满希望的表情盯着阿布鲁尔德和埃米。

尼姑把手伸进她的天蓝色长袍，取出了几包东西。她把它们举起来，指尖抓着它们的边缘。

“贝类的提取物，”她开口道，“珍珠母和钻石粉末种在一起，是只有在夏至的时候才在雪地上生长的干燥药草。这会非常有效的，按时服下它们吧。”说完她递给阿布鲁尔德三包，也给了埃米一包。“把它们泡在茶里，行房之前好好服用。只是你们要谨慎，不要浪费机会。多观察一下月亮，如果云层太厚，就再看看月相图。”

老尼姑仔细地解释了那些最为罕见的月相，也就是每个月的周期中最适合怀孕的时间。埃米点着头，手指捏着纸包，好像它们是无价之宝似的。

阿布鲁尔德却犯起了疑心。他听过这些偏方和近乎迷信的疗法，但一看到妻子脸上洋溢着的喜悦和希望之情，他就不敢说出自己的怀疑了。他暗自下了决心，就算只是为了让妻子开心，他也会按照这个奇怪的老妇人布置的去做。

这位干瘪的女人用安静却没有一丝尴尬的声音，详细地给他们传授知识，比如为了提高行房快感，以增大精子与卵子结合的可能性，他们必须进行的某些增强仪式。埃米和阿布鲁尔德听了之后，每个人都点头表示会按照她的指示去做。

在返回船上并离开市场之前，阿布鲁尔德想办法从一个小贩那里拿到了当前的月相图。

夜幕降临，在他们与世隔绝的乡间别墅里，他们用蜡烛点亮了房间，在壁炉里生起熊熊的炉火，让家里充满了温暖的橘色光。屋子外面，大风已经消失，只余一片深深的寂静，像是世界屏住了呼吸。峡湾的海面就像一面黑色的镜子，映照着天空的云彩。群山耸立在水面上，山峰隐遁在了阴沉沉的天空之中。

在远方那绕过海湾的弯道上，他们可以看见主屋的轮廓，它的窗户关闭着，门也是闩着的。那里的房间现在一定很冷，就像是结了霜似的，家具盖上了布，橱柜也都搬空了。被遗弃的村庄很宁静，仿佛在寂寞地回忆着所有的皮毛鲸消失之前的那些繁华岁月。

阿布鲁尔德和埃米躺在他们的新婚蜜月床上，这张床是用琥珀金制成的，上面雕刻着美丽的植物图案。他们把自己裹在豪华毛毯中，用多年来从未有过的激情和决心慢慢地做爱。老尼姑那种奇怪的茶仍在他们的喉咙里留下了不少苦味，让他们两个人身上都带上了一种异教的激情，他们觉得自己仿佛又都年轻了。

终于，他们心满意足地躺在彼此的怀里，阿布鲁尔德静静地听着夜幕降临。远处平静的浪花在陡峭的岩壁上发出轻轻的回响，他觉得自己仿佛听见孤独徘徊的琼达斯鲸在海湾入口发出的叫声。

阿布鲁尔德和埃米都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

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圣母完成了她的使命，她脱下了她的长袍，把戴在脖子上的装饰小铃铛摘了下来，打包带走了。她的头皮发痒，但头发很快就会长回来。

她摘掉了伪装眼睛颜色的隐形眼镜，也涂掉了让她看起来更老的化妆品，然后在粗糙的脸上擦了不少乳液，这可以帮她从兰基维尔的寒风里恢复过来。

她在这里已经待了一个多月了，收集数据，研究阿布鲁尔德·哈克南夫妇。有一次，当他们两人如她所料地每周一次地常规拜访村庄时，她趁机溜到北方，闯入他们的乡间别墅，收集了头发、刮掉的皮肤、剪掉的指甲等等，这些东西能帮助她确定这两个人确切的生化特征，也为她提供了所需的一切信息。

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专家分析了所有的可能性，并最终确定了提高阿布鲁尔德·哈克南再生下一个男孩的方法。魁萨茨·哈德拉克的育种计划需要这些基因，而格洛苏·拉班的种种行为证明他太不可控了——更不用说他年纪也太大了——不适合作为雷托·厄崔迪和杰西卡注定要生下的那个女孩的配偶。贝尼·杰瑟里特需要另一个男性哈克南后代。

然后她去了兰基维尔太空港，等待着下一架飞来的运航机。和当初那位卑鄙男爵的经历不同，这一次她没有强迫别人怀上他们不想要

的孩子。阿布鲁尔德和他的妻子本来就渴望再生一个儿子，而莫希阿姆很乐意用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专业知识给予他们一个机会。

而这个即将出生的孩子，也就是格洛苏·拉班的弟弟，会有无比重要的命运等着他。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解放想象力，并利用想象力来发挥身体的创造力。

——弗雷德里·吉奈斯，《剑术大师的哲学》

傍晚时分，这里是吉奈斯的另一个岛屿，有着绵延的绿色坡地以及黑色熔岩巨石围成的围栏，当然还有一些圈养的牛群。空地上点缀着一堆堆随风飘动的潘帕斯草，独木舟躺在平坦的海滩上。海面上只有片片白帆在环礁湖里若隐若现。

而这些渔船让邓肯·艾达荷深深地怀念起卡拉丹……他的家。

其余的学员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来训练，练习平衡的艺术。学员们站在地上尖利的竹桩中，用短刀进行搏斗。他的两个同学不慎摔倒在木桩上，受了重伤。邓肯则划破了他的手，但他丝毫不去理会血淋淋的伤口。它们自己会愈合的。

“伤痛是最好的老师。”剑术大师毫不留情地说道。

现在，学员们终于可以休息了一会儿了，大家收发起邮件来。邓肯和他的战友们站在临时营房前的一个木制平台周围，等待着那位最早训练过他们的剑术大师哲武喊名字，然后分发给大家信息筒和零熵包裹。潮湿的空气让哲乌那头长长的黑发像垂下来的藤蔓一样挂在那张蜥蜴般的脸上。

两年前，特林·克罗诺斯和格鲁曼的其他学员都被吉奈斯学校开除了。而从学员们鲜有机会看到的新闻里看，沙达姆皇帝和兰兹拉德

联合会从未就绑架和谋杀埃卡兹贵族家族成员的惩罚达成过一致。莫里塔尼子爵肆无忌惮地挥舞着他的军刀，与此同时，其他几家同盟家族则开始巧妙地把他描绘成争端中受害的一方。

越来越多的人在提起厄崔迪公爵的名字时都带上了钦佩之情。雷托最初只是试图充当这场冲突的调停人，但现在的他毫不动摇地支持埃卡兹大公，并在各大家族之间达成了协议，遏制了格鲁曼人的侵略。邓肯为他的公爵感到骄傲，他希望自己能更多地了解银河系外面的情况。他想回到卡拉丹，站在雷托公爵的身后辅佐他。

在吉奈斯的这段岁月里，邓肯和希·雷瑟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他是格鲁曼上唯一一个敢当众谴责他的星球是侵略者的人。莫里塔尼家族判决雷瑟是个叛徒，因此切断了与他的所有联系。而自从他的养父在子爵的宫廷里公开否认了他的身份后，雷瑟的学费现在是由帝国奋勉基金支付的。

现在，邓肯就站在这个红头发的身边等着叫名字，但他很清楚希·雷瑟不会收到来自外世界的消息了，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了。“你可能会不适应的，希。难道你就没有一个会写信给你的女朋友什么的吗？”

“在吉奈斯待了六年之后？更不可能了。”

在那些忠诚于莫里塔尼家族的学生们被驱逐后，邓肯和雷瑟花了更多的空闲时间在一起，玩金字塔国际象棋和反向扑克，要么就是一起去徒步旅行，或在狂野的海浪中游泳。邓肯甚至写信给雷托公爵，暗示这位年轻的格鲁曼受训者很适合前往厄崔迪家族。

雷瑟和邓肯一样，在十岁之前就成了孤儿。后来他被阿斯腾·雷瑟，也就是亨德罗·莫里塔尼子爵的主要顾问之一收养了。雷瑟和他的养父关系一直不怎么好，尤其是在他叛逆的青少年时期。后来，按照家族传统，红头发被送到吉奈斯。阿斯滕·雷瑟坚信，这个著名的学校会挫一挫他这个棱角分明养子的锐气。不过希·雷瑟却很高兴，并真的从这儿学到了很多东西。

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邓肯连忙迈步上前，接过来一个沉重的包裹。“你妈妈送的美琅脂蛋糕？”哲武取笑道。

要放在以前，邓肯定会勃然大怒，甚至会因为那个男人取笑他而出手，像撅芹菜根儿一样，一根一根地扯掉他的脏辫。但现在，邓肯只是回了几句话：“我妈在杰第主星上被格洛苏·拉班杀了。"

哲武突然显得有些尴尬。雷瑟则把手放在邓肯的肩膀上，把他拉了回来。“你家送来的东西？”他戳了戳包裹，问道，“还有人关心你，你很幸运。”

邓肯看了他一眼道：“在哈克南人对我做了那些事之后，我就把卡拉丹当成我的家了。”他一直记得在那里的最后一个早晨，吃早饭时，雷托公爵送给他那把神奇的宝剑时对他说过的一句话：“永远不要丢掉同情心。”

邓肯冲动地打开包裹，同时留意到了包裹上的红鹰徽章，他对雷瑟说道：“这里的东西你随便拿。至少可以拿一些吃的——只是全息照片或信息得归我。”

雷瑟微笑着把包裹拿了过来，而哲武则继续分发着信息筒，雷瑟和邓肯开玩笑道：“也许我会分你一点儿，也许不会。”

“不要逼我和你决斗，因为你会输的。”

红头发笑着喃喃道：“那是当然，当然啊。”

两个年轻人先坐在临时营房的楼梯上，望着环礁湖上的渔船。雷瑟以邓肯无法想象的热情撕开了包裹，然后从几个密封的容器中取出一个，透过强化玻璃盯着里面橙色的切片，问道：“这是什么？”

“帕拉丹瓜！”邓肯连忙伸手去抓那个盒子，但雷瑟在他够不到的地方啪的一把抢了过去，然后满面狐疑地仔细查看着。“你没听说过帕拉丹瓜吗？这可是帝国最甜的水果了。也是我最喜欢吃的。如果我知道他们会给我送——”雷瑟这才把盒子递还给邓肯，邓肯一下子打开了盒子，“我可是有一年都没见着这瓜了。他们有一些作物歉收问题，是浮游生物大量繁殖导致的短缺。”

说着他把一片瓜肉递给雷瑟，雷瑟咬了一小口，强迫自己咽下去，抱怨道：“我觉得有些太甜了。”

邓肯贪婪地吃了一块，接着又吃了两块，然后才盖好了盒子。为了让雷瑟高兴起来，他又找到了一些用庞迪米和糖蜜做成的美味卡拉蛋糕，用香料纸包裹着。

最后，他从包裹底部取下了三条字条，都是手写在羊皮纸上的，上面有着厄崔迪家族的封条。其中有来自隆博王子的问候，鼓励他永远心怀希望——还有一封来自杜菲·哈瓦特的信，里面写的他是有多么期待邓肯能在卡拉丹城堡帮他分担一些工作之类的话……最后则是

雷托本人给他的信，里面承诺如果红头发能圆满完成训练，他会考虑让他担任厄崔迪家族卫兵。

当他的朋友让他亲自读公爵写的纸条时，雷瑟眼里满含着热泪。他连忙移开目光，不想让邓肯看见。

邓肯把手搭在同伴的肩膀上说道：“不管莫里塔尼家族对你怎么样，你总会找到一个安身之所的。现在我们有两位剑术大师了，谁还敢挑战厄崔迪家族？”

那天晚上，邓肯忽然非常想家，甚至无法眠，于是他拿着老公爵的宝剑，在营房外的星光下练习起来，与想象中的对手决斗。他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到卡拉丹那波澜壮阔的蓝色大海了……但他仍然记得他所选择的这个家，以及他有多么亏欠厄崔迪家族。

大自然孕育出了这种奇妙的、难以捉摸的香料。人们禁不住会想，只有在神祇的干预下才能产生如此的物质，它一方面能延长人类的生命，另一方面则能打开了通向时间和创造之奇迹的心灵大门。

——希达尔·芬·阿吉迪卡，《关于美琅脂本质的实验室笔记》

在位于地下的萨图赫太空港里，研究主任希达尔·芬·阿吉迪卡目睹着芬伦的穿梭机从峡谷壁上发射升空，峡谷壁是这颗星球地壳上的一个大裂谷。从上面看，这道裂缝只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峡谷，并且还提供了一条通往地下世界的安全通道。现在芬伦的飞船成了寒冷天空上的一个小点。

终于解脱了！他总是希望这个爱管闲事的帝国观察员能死于一起宇宙飞船爆炸事故，但不幸的是，他又一次安全到达了轨道。

阿吉迪卡转身回到了隧道，乘坐电梯进入地下深处。今天的他已经呼吸了足够多的新鲜空气，也见过了足够多的开阔天空。

香料大臣的这次突击视察花了足足两天时间……在这位研究大师看来，这纯属浪费时间。他急于回到自己长期进行中的人造香料实验当中去，该实验已接近最后阶段。有这么个人紧紧盯着我，我怎么能有所成就呢？

更糟糕的是，一名贝尼·特莱拉的代表被安排在一周后到达此地——这么看来，阿吉迪卡的同胞其实并不怎么信任他。他们会写一些关于他的报告，然后带回给那些身居神圣家园里的大师们，在中央凯

尔委员会——也就是特莱拉最高神圣议会里讨论。更多的检查。更多的干扰。

但我几乎达成了我的目标……

在他这位研究大师的精确指导下，他的实验室助手们已经为新型的培育罐——也就是特莱拉人种植人造香料的神圣生化容器——准备好了一个重要的改进。有了这个改进，他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实际测试，然后是奥马尔计划就可以投产了。

在这个全封闭的研究馆里，希达尔·芬·阿吉迪卡和他的团队其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他基本没把实情透露给那个黄鼠狼芬伦甚至自己的同胞。再过一年，最多两年，他觉得自己就能解开这个难以捉摸的谜团了。然后他会启动他已经酝酿已久的计划，那就是窃取奥马尔计划的成果并为己所用。

而到那时，即使是秘密驻扎在这里的萨多卡军团也无法阻止他。在他们察觉到任何不对劲之前，阿吉迪卡早就带着他的成果溜走并摧毁实验室了。人造香料也就彻底属于他自己了。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事情可能干扰阿吉迪卡这个大计划——现在还不清楚是什么。比如在萨图赫的那些间谍活动，萨多卡和阿吉迪卡自己的安全部队已经找到并处决了大家族里的十几个人。但有传言说这里有一个贝尼·杰瑟里特女巫在暗中活动。他希望那些女巫能离自己远点。

在乘坐轨道车返回他那高度戒备的研究设施的路上，这位研究大师把一块红色的锭剂塞进了嘴里。这是一种可以帮助他克服地下生活

恐惧症的药物，虽然尝起来就像从脏兮兮的水槽里捞出来的烂肉吧。他想知道为什么药剂师不能配制出味道更好的药物。这肯定是添加剂的问题啊。

他的面前便是由十五座白色建筑组成的研究馆了，由立交桥、传送带和轨道系统连接起来，周围布满了强大的防御装置和加固的单向窗户。萨多卡军团则保护整个建筑群。

阿吉迪卡把特莱拉基因科学应用到了那些在维尔纽斯家族被赶走后留下来的先进制造设备上。战争的胜利者征用了本地储备的原材料，并通过中间人从其他星球获得了额外的资源。为了活命，很多伊克斯工厂的经理和科学家在这个过程中被迫提供了帮助。

轨道车平稳地停在了研究馆的墙边。在通过了一系列繁琐的安全检查后，阿吉迪卡走上了一个干净的白色平台，乘坐电梯到达研究馆里最大的防扫描区域，在那里，新的“志愿者”将被扔进改良的培育罐里。每个伊克斯的幸存者都想知道这个秘密设施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没人知道。只有不断增加的怀疑和恐惧。

在研究馆里，阿吉迪卡坐拥全帝国最先进的制造设备，包括用于运输样品的复杂的材料处理系统。奥马尔项目的实验性质要求广泛的化学物质和标本以及对大量有毒废物的处理，所有这些他都能以无与伦比的效率完成。而在特莱拉自己的星球上，他从来没见过如此先进的装置。

阿吉迪卡穿过一道门，进入了一个巨大的房间，那里的工人正在完成地板上的连接工作，为即将运来的崭新的、仍有生命的培育罐做着准备。

我的实验必须继续下去。等我知晓了这个通天秘密，我就能控制香料，消灭所有依赖于它的恶魔。

自由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概念。有些人即使有能力做他们想做的事，去他们想去的地方，也仍然是在自我囚禁。而另一些人的内心却是自由的，就算身体上束缚着镣铐。

——来自游牧民族禅逊尼的智慧

哥尼·哈莱克故意破坏了黑曜石加工桶中的搅拌设备，导致容器破裂。抛光液洒在本就已经很脏的地面上。他向后退了一步，准备接受那肯定会到来的惩罚。

但其实这是他冷酷绝望的逃跑计划中的第一步。

果不出他所料，卫兵们举着棒子和拳套冲了上来。在贝丝被谋杀之后的这两个月里，哈克南人觉得他们已经熄灭了这个金发男人所拥有的全部斗志。只是哥尼还不确定，他们为什么不干脆杀了自己。不是因为他们钦佩他的精神，也不是因为他的强大。相反，他们很可能从反复不断折磨他这件事里得到了虐待狂般的快乐。

现在他身上的伤势已经严重到需要治疗了。而他希望卫兵们能比平时更狠地揍他，最好弄断自己几根肋骨。这样一来，医护人员就会在医务室里治疗他，并在他痊愈后也没空搭理他。而到那时，便是哥尼采取行动的时候。

当卫兵们开始动手时，他选择了反击，手脚并用地乱抓乱踢起来。其他囚犯一般都会乖乖地投降——但如果哥尼没有反抗，他们可能会起疑心。所以他进行了激烈的反抗，当然，卫兵们赢了。他们对他拳打脚踢，将他的脑袋砸向地面。

疼痛和黑暗包裹着他，让他险些呕吐出来，但早已充满了肾上腺素的卫兵们却不打算收手的样子。他觉得自己的骨头裂了，然后开始咳血。

当哥尼即将失去知觉的时候，他开始担心自己做得有些过了，这次他们可能真的会杀了他……

几天以来，奴隶矿坑里的工人们一直在把蓝色黑曜石装船。被栅栏隔开的货物运输机正在降落平台等待着，它的外壳板因多次往返轨道而留下了不少离子伤痕。有卫兵在看管着这批货物，但不是很上心。因为没人愿意到遥远的奴隶坑中心去，他们觉得不管放什么财宝放在那儿，哪怕最贪婪的小偷也不会被诱惑。

这个大订单是由雷托·厄崔迪公爵通过哈葛尔商人委托完成的。就连哥尼也知道，厄崔迪家族一直是哈克南家族的宿敌。拉班和男爵知道他们要把这么昂贵的货物卖给他们最大的对手，都不禁沾沾自喜起来。

但哥尼只关心货物什么时候离开……因为他打算跟着它逃离奴隶坑。

当他终于从痛苦的昏迷中苏醒过来时，他发现自己果然躺在医务室的病床上。床单上还留有上一个病人的血迹。医生们不愿意多花钱维持奴隶们生命，因为这根本不划算。如果受伤的囚犯能在最短的时

间内痊愈，那么他们就会被送回工作岗位。而如果他们死了……那么哈克南巡逻队自会抓来替代者。

当他完全恢复知觉后，哥尼一动不动地躺着，小心翼翼地不发出呻吟，也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在旁边的一张床上，另一个男人痛苦地扭动着。哥尼偷眼看去，发现那个人被包扎好的右臂残肢仍在淌着血。他想知道医生们这次为什么会这么烦恼。以前那个大腹便便的工头一看到有人残废了，便会直接杀了他。

那人再次大叫起来，也许是由于剧痛，也许是由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命运。两名医护人员直接将他按倒在地，给他注射了一种嘶嘶作响的药剂——肯定不是什么镇静剂。过了一会儿，他咕哝了几声便沉默了下来。又过了半个小时，来了个身穿制服的人把尸体拖走了，嘴里还哼唱着有节奏的进行曲，好像这事情对他来说已经再平常不过。

一个医生走到哥尼身边，开始做检查，在他身上戳来戳去。他发出适当的呻吟声和微弱的呜咽声作为回应，但仍假装昏迷，没有动弹。医生哼了一声，拖着脚步走开了。毕竟这么多年来，医疗人员已经不知道处理过多少次哥尼·哈莱克的伤势了。

夜晚，当奴隶牢房里的灯光逐一熄灭后，医务室也陷入了一种低沉的昏迷状态。医生们纷纷开始给自己注射化学毒品，比如塞缪塔[70]或是药房里的其他上瘾药物。他们对仍处于昏迷状态的病人做了最后一次敷衍了事的检查。哥尼又呻吟了几声，假装被困在无休止的噩梦中。一位医生拿着针头在他身边晃了一会儿，针管里装的可能是止痛药，但更可能是镇静剂，然后摇了摇头走开了。也许他是想让哥尼在夜里醒来时浑身是汗……

等医疗人员一离开，哥尼就睁开了眼睛，摸了摸身上的绷带，评估了一下自己的伤势。他现在只穿着一件破旧的米色医院工作服，上面全是补丁和磨损——跟他的身体一样。

他身上有许多瘀伤和只是简单缝合了的伤口。他的头还是很痛：估计头骨破裂了，或者至少是严重的脑震荡。但即使在他反击的时候，哥尼也小心地保护着他的四肢。还能动就行。

他把自己光着的双脚从床边甩到了医务室冰冷、粗糙的地板上，心里一阵阵的恶心，但很快就过去了。当他深呼吸时，肋骨痛得像是扎满了燃烧着的碎玻璃。但他还能忍受。

哥尼在房间里蹒跚了几步。技术人员留下了几盏光芒微弱的球形灯以备紧急情况。周围的病人都在打呼噜或是在呜咽，没人注意到他。他脸上的墨藤鞭痕又开始跳动了，预示着下一轮剧痛，但哥尼不理会它。现在不是时候。

站在密封的药柜前，他看到一个架子上装着基拉的针尖安瓿，这是拉班在贝丝被奸杀期间用来让他瘫痪无助地坐在那里所用的药物。哥尼摇了摇柜子的门，又拧了一下插销，试图把对柜子的损坏降到最低，这样医生就不会很快发现丢东西了。

由于不知道合适剂量是多少，他只好随便抓了一把黄色的安瓿。每个容器看上去都像是一只由光滑聚合物制成的黄蜂。他转过身，停了下来。如果有人发现了损坏的柜子和失踪的药剂，他们就可能猜出他的真实目的——所以哥尼同样也抓了一把其他的药物，比如止痛药和迷幻剂等等，然后把它们扔进医疗焚化炉，只留下了一些止痛药，

以防自己需要它们。哈克南人会认为有人偷了各种各样的药品，而不仅仅是基拉。

他四下寻找衣服，最后找到了一件血迹斑斑的手术服，觉得怎么也比身上的破褂子强。由于尚未痊愈的身子又开始痛了起来，他连忙穿上衣服，想找一些固体食物来充饥，但最后只找到了一些能量胶囊。他吞下了那些椭圆形的药片，不知道这些能量能维持多长时间。他蹲下身子，用短棍撬开了医务室的门，溜进了黑暗之中，仿佛一道阴影中的阴影。

哥尼绕过了栅栏，栅栏上布满了电力网，不时发出噼啪声。其实这些东西更多的是为了恐吓奴隶们而不是为了真正的安全。因为这些障碍很容易突破。明亮的球形灯在坑坑洼洼的降落平台上投下一块块刺眼的光斑，但这些球形灯的频率和位置都很糟糕，所以还是留下了一片片的黑暗地带。

哥尼就在这些黑暗的地带里游走着，逐渐靠近了那个没有人看守的集装箱，里面装满了黑曜石。他使劲拉拽箱子的金属门，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音。他犹豫了一下，但任何拖延都只会引起更多的注意，所以他从门缝里挤了进去，然后尽可能安静地把箱门关上。

他顺着一个粗糙的金属斜坡滑了下去，偷来的衣服也都撕破了，最后终于落在了一堆经过化学处理的蓝色黑曜石上。他身旁尽是些粗糙的玻璃，但哥尼已经不在乎自己身上再多一些割伤和划痕了。毕竟他经历了那么多，他只是小心翼翼地不让伤口割得太深。

他向集装箱更深处滑去。身边每一块黑曜石都有他的拳头那么大，甚至更大，但都参差不齐，大小不一，其中许多都只是又厚又光

滑的黑曜石板而已。这个集装箱还没有装满，所以明天早晨工作人员肯定会装满它，然后再送上运输机派送出去。哥尼必须得把自己藏起来以免被人看见。

当他把这些火山玻璃铲到自己头顶时，它重重地压了下来，压得他几乎不能呼吸了。皮肤上割伤的地方也开始灼痛起来，但他仍慢慢地持续往深处挖着，最后挖到了集装箱的一个角落里，这时，他的身体两侧至少都被坚固的金属包围了起来。他试着找一些东西把周围支撑起来，以免上面沉重的石头塌下来。万一工人把黑曜石倾倒在他身上，这些额外的重量可就要命了，但他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而即使他没能幸存下来，他也愿意接受这样的命运。毕竟死在逃离哈克南家族的路上总比被他们踩在脚下要强。

他设法想要搬开头上那块巨大的扁平黑曜石，但忽然疼得停了下来。他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甚至连火山玻璃发出的微弱蓝光也看不见了。呼吸变得已经几乎不可能。他轻轻挪动了一下胳膊，取出了黄色的基拉安瓶，然后重重地深吸了一口气。

一剂瘫痪药并不会让他完全陷入昏迷，但三剂就可能会要了他的命。他用一只手拿着瓶子，然后同时把两支安瓿瓶扎入了大腿，剩余的则被他放在了身边，以备旅途所用。

麻痹感迅速蔓延开来，就像洪水一样冲击着他的肌肉组织。这种药物会使他进入类似冬眠的昏迷状态，减少他的呼吸和身体机能直到死亡的边缘。也许，如果他幸运的话，这应该能让他活着离开……

虽然雷托·厄崔迪公爵并不知道他的运输船里多了一个偷渡者，但哥尼·哈莱克却把他能逃离杰第主星归功于那位卡拉丹的统治者，

也就是哈克南家族的宿敌。

而如果他能撑到位于哈葛尔的外星配送中心的话，哥尼希望自己能在蓝色黑曜石被重新切割、抛光和运输的时候逃走。他会想办法前往外太空。在杰第主星熬了这么多年后，他不觉得帝国中还能有比这里更糟糕的地方。

哥尼的脑海中浮现出他目前还没能结识的恩人——厄崔迪公爵来，他觉得自己的脸上仿佛都挣扎着露出了一丝微笑，随后便陷入了冬眠之中。

天堂一定充满了流水之声。

——弗雷曼人如是说

在列特·凯恩斯和沃里克偶然发现南极走私者基地三年后，他们又回到了那里。既然他已经完全失去了赢得心爱女人的希望，他的人生中也就没什么可失去的了。最后，列特打算向多米尼克·维尔纽斯索要他答应过的报酬，也就是让这位走私者首领带他离开沙丘，带他前往另一个世界，远离这里。

甚至在沃里克带着他美丽的新婚妻子从鸟之洞穴回来之前，列特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尽他最大的努力来祝贺这对夫妇了。当穴地山脊上的观测者发出信号，说有一只载着两个人的沙虫即将到来时，列特便马上退到自己的房间里进行冥想和祈祷。他爱他的血亲兄弟，也爱法罗拉，他不会对他们怀有任何怨恨或恶意。弗雷曼人有句谚语：“凡有隐藏的邪念，必须立即清除才能避免其生根发芽。”

在红墙穴地那潮湿封闭的入口处，他拥抱了沃里克，丝毫不在意他身上的灰尘和他在沙虫背上待了太长时间而导致的浓烈香料和汗水味。他注意到他的朋友身上闪烁着甜蜜的幸福光芒。

至于法罗拉，她看上去很是满足。她很客气地向列特打招呼，这份端庄很适合一个新婚的女人。列特对他们笑了笑，随后他苦乐参半的问候便淹没在潮水般的祝贺声中，其中包括法罗拉的父亲，也就是穴地耐布海纳尔那刺耳的声音。

列特·凯恩斯很少利用他父亲的名声为自己做什么，但为了婚礼庆典，他还是想法从石膏盆地的温室洞穴里弄来了一篮子新鲜水果：橙子、枣子、无花果等等，还有一串来自贝拉·特古斯的酸莓。他把这份大礼放在了沃里克和法罗拉将要共处的空房间里，等到他们晚上入洞房后就会发现它了。

经过了这一切，列特·凯恩斯变得更加坚强了。

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发现自己不可能再装作一切照旧的样子。他最好的朋友现在有了自己的事情。毕竟他现在有了一个妻子，不久，在夏胡鲁的恩宠下，他还会有一个家庭。沃里克不能花那么多时间在突袭哈克南人身上了。

就算事情过去一年，列特的心痛也不会减轻。他仍渴望法罗拉，胜过任何其他女人，他觉得自己这辈子可能都不会结婚了，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她。如果他继续留在红墙穴地，那么这种悲伤就可能会演变成一种痛苦——他不想对他的朋友产生嫉妒之情。

弗丽思理解她的儿子：“列特，我知道你需要离开这个地方一段时间。”

年轻人点了点头，他想去南极，来一次长途跋涉：“如果我能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工作上应该挺好。”于是他打算由自己把下一批香料贿赂送到隆多·图克那里，而这本是一段很少有人愿意去的艰难旅程。

“据说回声不是只有耳朵能够听到，”弗丽思对他说道，“记忆的回声是要用心去聆听的。”说着母亲微笑着把一只瘦削的手搭在他

的肩上，“去你该去的地方吧。我会把一切原委都告诉你父亲的。”

列特向穴地、沃里克和法罗拉告了别。而有一些弗雷曼人察觉到了他的忧愁和不安。“乌玛凯恩斯的儿子想要去朝觐，”他们这样说道，这是因为他们把列特的旅程当作是神圣的朝圣了。也许这是一种对愿景的追求，或是一种对内心平静和目标的追求。没有了法罗拉，他需要找到另一个让自己痴迷的东西。

他一生都活在帕多特·凯恩斯的阴影之下。这位行星学家曾训练列特做他的接班人，但这个年轻人从未仔细审视过自己的内心，也不确定这是否是他想要走的道路。

年轻的弗雷曼男人常常选择他们父辈的职业，但这并不是金科玉律。重新唤醒沙丘的梦想是一个强有力的梦想，它激发了——也需要——强烈的热情。即使没有自己十九岁的儿子，乌玛凯恩斯也有他忠诚的副官斯第尔格、图洛克和欧姆恩作为团队的次级领导人。无论列特做出什么决定，这个梦想也都不会因此而破灭。

也许有一天他会去指挥他们的……但前提是他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梦想中去。*我要离开这里，然后试着去理解我父亲心中燃烧的壮志到底是什么。*

他决定去找多米尼克·维尔纽斯。

弗雷曼人向来有能力在崎岖不平、毫无痕迹的土地上重寻足迹，列特·凯恩斯现在正凝视着南极的荒野。他已经把他那批香料交给公会代理人暗中装运去了。但列特却没有回到他的穴地，也没有像人们猜想的那样去朝圣，而是深入到了极地地区，寻找走私者。

他现在凭借昏暗的阳光，试图找出那些高耸的冰川之墙上不平整之处，也就是隐藏的洞穴。然后他很高兴地看到了走私者已经按照他和沃里克的建议对伪装进行了各种改进。在结了冰的岩石背后，他会发现一个很深的裂隙，而在裂谷的底部就停着多米尼克的走私船。

他大步走向悬崖下面。他的双手有些麻木了，脸颊也冻得一阵阵发紧。他并不知道如何进入基地，想要找到一条下去的通道，同时也希望走私者们能看到他并带他进去——但就是没人出来。

列特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试图让自己被人发现，他甚至大喊大叫并挥舞双臂，直到最后他身边的岩石裂开了一个小口子，几个瞪着眼睛的人走了出来，手里端着激光枪。

年轻的列特·凯恩斯冷静地仰起下巴。“我看你们还是和以前一样机警呢，”他讽刺道，“看来你们比预料中的更需要我的帮助。”说着他皱起眉头，指着一个缺了一条眉毛的麻脸男人和另一个头发灰白的老兵说道：“约丹，阿苏尤——你们不记得我了吗？我长大了，也更高了，留了一点胡子，但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呀。”

“所有的弗雷曼人看起来都一样。”满脸麻子的约丹咆哮道。

“那所有走私者的视力都不怎么好。我是来见多米尼克·维尔纽斯的。”现在，他们要么因为列特知晓了秘密而杀了他，要么带他进

去。列特最终得以进入了隧道，走私者们则在他身后封闭了入口。

当他们经过悬崖内部要塞的观测墙时，他往下看了看那道把降落平台隐藏起来的裂口。一群群的人像岩石蚂蚁一样正匆忙地把补给品装载到船上。

“你们正在为远航做准备。”列特说。

两位老兵都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而其中那个叫阿苏尤的，他灰白的头发都气得快要立起来了，他使劲挺起胸膛，展示他戴在连体衣上的几枚新拼凑起来的勋章和军衔徽章……但除了他自己似乎没人对这些感兴趣。约丹的脸上仍是那副刻薄和敏感的神情，好像他这一辈子已经失去了很多东西，而且很快就要失去剩下的了。

他们乘坐电动升降机下到了裂谷底部，然后走到了被砾石充填起来的一个盆地上。列特一眼便认出了高大的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他刚剃过的头皮在微弱的极光下闪闪发光。这位走私犯头领看到了来人身上的蒸馏服，立刻便认出了他。他挥了挥手，大步走了过去。

“那么，小伙子，你又迷路了吗？你是不是觉得找我们更难了，我们这回把自己藏得更好了吧？”

“要让你的人注意到我是很难，”列特说道，“你的哨兵一定是睡着了。”

多米尼克笑了起来：“我的哨兵正忙着给船装货呢。我们急着赶一架运航机，已经预订好泊位并付费了。那么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我们现在确实有点赶时间。”

列特深吸了一口气，说道：“你答应过要帮我个忙。我是来请你兑现承诺的。”

多米尼克虽然吃了一惊，但还是双眼放光地回答道：“好啊。大多数人情债不出三年都能还掉。”

“我有很多技能，我可以成为你团队中有价值的一员，”列特说道，“带我一起走吧。”

多米尼克看起来很吃惊，然后他咧嘴一笑，重重地拍了下列特的肩膀，力道大得足以把一头牛打倒在地：“登上我的旗舰吧，咱们好好聊聊。”说着他指了指一艘伤痕累累的护航舰。

多米尼克在他的私人船舱里堆满了地毯和其他物品，让这里看起来更像是个家了。这位变节的伯爵示意列特坐到一把背椅上。织物靠垫已经磨损和变色了，似乎已经被用了几十年，但列特却并不介意。多米尼克则坐到了写字台的另一侧，那里有一幅漂亮女人的全息影像在不停闪烁着。

“说说你的理由吧，小伙子。”

“你说过你可以靠一个弗雷曼人的力量来加强你在萨鲁撒·塞康达斯基地的安全。”

多米尼克那光滑的前额皱了起来：“弗雷曼人当然会是受欢迎的生力军。”说着他转向那个美丽女人的全息影像，无论他走到哪里，她都在闪闪发光，仿佛是在对着他微笑，“你觉得呢，珊多，我的宝贝？我们可以让这孩子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吗？”

多米尼克盯着全息影像，好像在等待她的回答。列特忽然觉得自己的后背一阵阵发凉。然后伊克斯的伯爵微笑着转过身来，对他说道：“我们当然会带你走。我和你做了个交易，而你的要求非常合理……尽管有人可能会质疑你是否头脑健全。”说着多米尼克擦去了太阳穴上的一滴汗水，“任何想要去皇帝的监狱星球的人，显然都需要在他的生活中增加一点快乐。”

列特抿紧了嘴，但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我有我的理由。”而多米尼克也没有再追问什么。

多年以前，他的父亲被他在萨鲁撒·塞康达斯星上看到的东西深深地影响了，也就是大灭绝发生几个世纪后仍然残留的那些伤疤。为了理解自己的动机，为了给自己的人生寻找一条道路，列特也需要去那里。如果他能在布满了崎岖岩石和未愈合伤口的萨鲁撒待上一段时间，也许他就能理解是什么激发了他父亲这一生对生态学的兴趣了。

大块头的走私者头子轻快地握了握列特的手：“很好，就这样吧。对了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对外人来说，我的名字是‘维奇赫’。”

“好吧，维奇赫，如果你想成为我们团队的一员，你就得做好你那份工作。”说着，多米尼克领着他走出了船长室，来到了舷梯，然后走了出去。

在他们周围，走私者们一个个汗流浃背地干着活，嘴里嘟嘟囔囔的，上气不接下气。“天没亮之前，我们就出发去萨鲁撒·塞康达斯。”

看清自己的内心，你就能看清整个宇宙。

——禅逊尼格言

厄拉科斯。老人星系中的第三颗行星。一个全宇宙最迷人的地方。

公会的领航员德默尔望向自己房间的强化玻璃窗户外面，这窗户看上去只是巨大运航机里的一个小点。而在这艘运航机之下，在狂风席卷的棕色面纱后的便是厄拉科斯，美琅脂的唯一来源地，也正是美琅脂，才能让他看清宇宙间那错综复杂的路径。

香料真是带给了我无尽的快乐啊。

一架小型穿梭机燃烧着穿过了南极上空的大气层，到达了停在行星轨道上的巨大飞船。当穿梭机停靠时，德默尔透过监控摄像头发现有一群乘客下了穿梭机，前往了运航机的社交区域。

尽管还有许多宇航公会的工作人员在这艘飞船上担任领航员，但德默尔觉得自己必须要时刻监控所有的事情。这是他的飞船，他的家，他的工作场所，所以是他的责任。

身处这个密闭的私人房间里，他几乎听不到那熟悉的橙色美琅脂气体的嘶嘶声。因为他的身体已经严重变形，所以德默尔永远不可能行走在这个沙漠星球上了，事实上，他永远不能离开他的安全舱室。但只要他一靠近厄拉科斯，他总能以一种回归原始的方式平静下来。

他试图用他的高阶大脑为这种感觉找到一个数学类比，但总是得不到明确的结论。

在进入公会服役之前，德默尔·皮尔鲁应该在他还是人类的时候多见识一些事情。但现在说这个已经太迟了。在他通过入学考试之后，公会很快就把他带走了。没有时间和家人好好道别，也没有时间完成他作为人类未竟的事务。

人类。

这个词的定义范围到底有多广？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花了几代人的时间来探讨这个问题，包括探查所有的细微差别、智力和情感的范围，研究范围甚至包括了人类的各种伟大成就和悲惨失败。自从加入公会以来，德默尔的身体形态有了显著的改变……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和其他的领航员是否超越了人类的范畴，进化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

我还是人类。我不再是人类了。他的内心深处一直在纠结。

通过监视眼，德默尔审视着新来的乘客——一群身穿着黑色衣服的粗壮男子——走进了旅客休息室。他们的身后都带有浮空旅行袋。其中一名男子面色红润，蓄着浓密的小胡子，头皮剃得干干净净，看上去很是眼熟……

我还记得一些事情。

他是多米尼克·维尔纽斯。这些年来他都到哪里去了？

领航员用他那V字形状的小嘴对着闪闪发光的球形通信器发出了一道指令。屏幕上显示出了这批乘客的姓名，但没有一个名字是他所熟悉的。尽管行会对乘客的身份绝对保密，但看起来流亡在外的维尔纽斯伯爵还是用了化名。

而他和他的同伴们正在前往萨鲁撒·塞康达斯的路上。

领航舱室里的蜂鸣器响了起来。这意味着所有的穿梭机都已固定在了泊位上。公会的船员封上了入口舱门，并启动了霍尔茨曼引擎，有一整队的专家在为运航机飞离极地轨道做准备。而这一切德默尔却几乎没有注意到。

相反，他回忆起了自己在伊克斯那些宁静的日子，想起了自己与父母和孪生兄弟在维尔纽斯伯爵的大王宫里度过的田园时光。

都是些无用的记忆碎片。

作为一名领航员，他进行的是高阶计算，并陶醉于维度数学。他有能力把满载乘客和货物的运航机带到很远的地方去……

然而，他突然发现自己现在竟然被困住了，心烦意乱，无法行动。他那复杂的大脑失去了对宝贵的方程式中的专注力。为什么他脑海中那失去的自我会有残余，而且坚持要认出那个人来呢？一个答案最终浮出了水面，就像一个生物从黑暗的海洋深处冒出头来似的：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代表着德默尔·皮尔鲁过去的一个重要部分。他的人类过往……

我想要进入折叠空间。

但结果恰恰相反，伊克斯的往昔景象开始他的脑海里翻腾起来：他和兄弟克泰尔在维尔纽斯宫廷里的那些辉煌场面。漂亮的女孩穿着昂贵的衣服对他们微笑，就连伯爵可爱的小女儿也不例外。凯莉娅。他的大脑大到足以包容整个宇宙，是一个储存他的过去和将来的巨大仓库。

看来我还没有完成进化。

伊克斯姑娘们的脸庞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他在交叉点领航学校教官们的怒容。学校那些封闭的房间现在环绕在他的周围，他们的小黑眼睛也都在嘲笑他的失败。

我必须进入折叠空间！

对德默尔来说，这堪称是对他心灵、身体和多重维度感应力的终极感官体验。他已经献身于公会了，就像古代的神父和修女献身于他们的上帝一样，必须要禁欲才行。

最后，他迫使自己离开了自己人类残存记忆的困地，把思维扩展到了恒星系统，然后延伸到了更远的地方。当德默尔引导着运航机穿过折叠空间时，银河系再次成了他的女人……他们结合了。

不断的战争会产生独有的社会环境，这些社会环境在各个时代都是相似的。其中一种是保持永久性的警戒状态来防御攻击。另一个则是独裁统治。

——卡马尔·皮尔鲁，伊克斯流亡大使《关于不义政府倒台的论述》

对于克泰尔来说，他和米拉尔·阿莱切姆在一起的快乐时光总是十分短暂。在隆博全息投影事件后，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暂时分开了，在不同的避难所躲了起来。他们希望这样能最大限度地增加两人中一人的幸存概率，好完成他们重要的工作。根据事先安排好的，他们会定期在她工作地的自助餐厅鬼鬼祟祟地见面，说些含糊不清的话。

然而，有一次，当他在约定的时间到达时，一个目光呆滞的、他不认识的女人站在食物分发线原本是米拉尔的位置上。他拿着他那盘切好的蔬菜，在他们通常共享的桌子旁坐下。

克泰尔紧紧盯着分发线，但米拉尔的身影却一直没有出现。他瞪大了眼睛默默地吃饭、担心。最后，他把空盘子拿去清洗的时候，他忍不住开口问一个食品工人：“三天前在这里的那个女人去哪了？”

“走了。”他粗鲁地答道。而那个长着一张方形大脸的老女人则皱起了眉头，问道：“这有你什么事？”

“是没我什么事。”说着他鞠了一躬，向后退了一步。一名特莱拉卫兵向这边看了看，似乎注意到了他们的讨论。他那老鼠般的眼睛

眯缝了起来，克泰尔小心翼翼地向后退着，提防着这名卫兵，以免引起别人对他的进一步注意。

看来米拉尔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他不敢往下想了。他也不能再问人了。

当卫兵走过去和那个老服务员说话时，克泰尔加快了脚步，遁入嘈杂的人群之中，然后躲到一个侧井并顺势下到一个次人隧道里，迅速消失了。他能感到厄运在不断迫近。

事情出了严重的差错。他们已经抓住了米拉尔，现在克泰尔又变成一个人了——没有抵抗组织，没有人掩护，也不再有人帮他搞这场私人叛乱。而如果再没有了外部资源，他还能有什么机会？难道到这些年来他一直在骗自己吗？

他以前一直是一个人，隐藏着自己的感情，但现在的他，心里充满了对她的渴望。有时，他恨不得自己从没有和米拉尔扯上关系，因为现在他没办法不担心她了。但在最安静的时刻，当他独自躺在床上时，他仍感激能拥有这份爱。

从此他再也没见过活着的她。

就像愤怒的黄蜂保护自己的蜂房一样，特莱拉人发起了一场残酷的镇压，比他们之前实施的任何镇压都要严厉得多。他们仅凭怀疑就处决了数千名工人，只是为了加强他们的恐怖统治。看来这些入侵者

并不关心他们会不会一不小心就杀死了所有伊克斯人。特莱拉人完全可以灭绝伊克斯人，然后再引入他们自己的人：死灵，变脸者，或是他们选择的人。

不久，伊克斯的反抗精神再次被粉碎了。克泰尔已经有六个月没搞袭击了。有一次堪称是千钧一发，他只拿着一把手持针枪就突袭了他们，然后勉强从萨多卡军团布置的陷阱中逃脱。克泰尔总是担心特莱拉会追踪到他的指纹或基因模式，因此一直生活在被逮捕的恐惧中。

一切都更糟糕了。

在他公开播放了隆博王子的影像信息之后，伊克斯被更严格地封锁了，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特莱拉不再放行任何的观察员，甚至连信息都不能进入。所有独立的船长和运输工人都被拒之门外。他没有办法把哪怕是最简短的一条信息发送给流亡在卡拉丹的隆博王子。伊克斯变成了一个只为宇联商会客户提供技术的暗箱。在特莱拉人的低效管理下，很多产品的质量也都大不如前，很多订单因此被取消，这对销售收入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一点对克泰尔来说还算是个小小的安慰。

他再次被孤立了，无法找到盟友，无法偷取他需要的装备。他的新避难所里只剩下几个零件了，也就够他最后一次或两次使用他的罗格收发机。他打算用好这一两次机会，向他那已经超凡脱俗的领航员兄弟发出绝望的请求，请求他的帮助。

除此之外，克泰尔发誓一定要搞清楚真相。米拉尔·阿莱切姆曾经唯一能带给他一丝友谊或情感温暖的人，可现在她已经从他的生活

中消失了。他开始担心在她遇到了最坏的情况……

他必须传递他的信息，必须找到一个倾听者。尽管隆博满腔热情，但他还不够。也许是德默尔，凭借他的领航员技能，也许他可以找到失踪已久的伊克斯伯爵，多米尼克·维尔纽斯……

克泰尔的脏衣服散发出汗水和油脂的味道。他的身体已经太长时间没有休息了，也没有吃什么像样的食物。饥肠辘辘的他蜷缩在一个装甲储藏箱的后面，里面装着被客户拒收的伊克斯计时器，这些计时器可以自动匹配帝国版图内的任何行星，自行编程校准。现在这些仪器已经丢在这里尘封多年了。特莱拉人觉得它们都是些无聊的科技玩具，毫无用处。

克泰尔借着一个破旧掌上电脑的微弱灯光，重新组装了罗格收发机的存储部件。他感到血液里泛起一股恐惧，不是担心自己会被监视机逮住，而是担心罗格收发机无法正常工作。他已经一年没有尝试使用这个通信设备了，这是他最后一套硅酸盐晶体棒。

他擦去蓬松的头发上的一滴汗水，把晶体棒插了进去。这个老旧的发射器已经修理过很多次了。每次使用时，克泰尔都把发射器里那临时组装的系统——以及他自己的大脑——用到了极限。

年轻的时候，他和双胞胎兄弟有着完美的关系，一种亲兄弟才有的感情羁绊，这让他们能够说完对方没说完的话，隔着房间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有时候，他对重获这种羁绊的渴望强烈得几乎无法忍受。

但自从德默尔成为一名领航员，兄弟俩就越来越疏远了。克泰尔尽了最大的努力来维护他们之间脆弱的兄弟关系，而罗格收发机让两人找到了共同点。但这么多年来，罗格收发机早已不堪重负，最终这台机器即将完全崩溃……就像克泰尔自己。

他插进最后一根晶体棒，坚定地紧咬着嘴唇，然后启动了电源。他希望集装箱的装甲板可以阻挡信号泄露，毕竟对于这种信号，特莱拉的扫描仪是可以检测到的。两年前，他引爆了晶片炸药，失去了他的扫描屏蔽室。结果就是从此，他的风险与日俱增。

加隆指挥官和他的萨多卡士兵正在搜捕他，还有其他和他一样敢于反抗的人，而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克泰尔将感受器贴在他的头骨上，涂抹上了凝胶，以改善接触面。在他的脑海深处，开始试图唤起与德默尔的联系，寻找着曾经无比一致的思维模式。尽管他们还是双胞胎兄弟，但很显然德默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兄弟现在几乎已经代表不同的物种了。

他感到自己的意识轻微地颤动起来，然后被对方震惊但缓慢地接受了。

“德默尔，你得听我说。你一定要听我说的话。”

他在脑海里浮现出了兄弟的脸，黑头发，大眼睛，翘鼻子，脸上带着愉快的微笑。和克泰尔当年在大王宫里看着他时一样，那时候的他们经常参加各种社交活动，还都与凯莉娅·维尔纽斯调过情。

但在一段熟悉的回忆之后，克泰尔忽然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因为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奇怪而扭曲的肉体，好像是他兄弟，但却形

状可怖，他的头盖骨变大了，四肢却退化了，永远悬浮在了一桶美琅脂气体之中。

克泰尔把图像放大，聚焦在他双胞胎兄弟的脸上，暂且不管这个怪物是否真的是德默尔吧。

“德默尔，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了。”克泰尔其实是想向德默尔打听任何伊克斯外面的消息。比如他们的父亲皮尔鲁大使在凯坦流亡的情况如何？克泰尔曾推测，如果大使还活着，他肯定仍在努力争取支持，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这肯定会变成一个失败且可悲的事业。

没时间闲聊了。他需要把伊克斯人绝望的现状告诉德默尔。现状所有其他的通信手段都被切断了——只有德默尔，联系上了他就等于联系上了宇航公会，就有了另一个出口，一条能够横穿整个宇宙的通道。

人们一定得知道我们的处境是多么的绝望。

克泰尔连珠炮似的讲了起来，描述着特莱拉人的所作所为，列举着萨多卡军团和特莱拉狂徒对伊克斯人的恐怖行径。

“你必须得帮我，德默尔。得找人在帝国里协助我们的事业。”隆博·维尔纽斯是清楚伊克斯情况的，因此王子在厄崔迪家族的秘密支持下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但还远远不够。“你必须得找到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他可能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如果你还记得我，如果你还记得你作为人类时的家人和朋友……还记得你的同胞……那就请帮助我们吧。你是我们仅存的唯一希望了。”

在克泰尔面前，罗格收发机忽然冒出一阵烟，弄得他只得半睁着眼，但思维却仍远离着身体，穿过折叠空间直奔他的兄弟。硅酸盐晶体棒开始颤动并裂了开来。“拜托，德默尔！”

几秒钟后，晶体棒果然碎了。收发机的裂缝里顿时迸发出火花来，克泰尔一把撕开了贴在太阳穴上的接头。

他把一只拳头塞进嘴里，抑制住自己想要痛苦尖叫的冲动，眼睛里全是泪水，充满压力的大脑也快要爆裂开来。他摸了一下自己的鼻子，又摸了一下耳朵，发现鲜血从鼻窦的破裂处淌了出来。他抽泣起来，狠狠地咬着指关节，但这份痛苦过了很久才平息下来。

最后，在熬过了几个小时的剧痛后，克泰尔这才扭头去看收发机里已经烧焦了的晶体棒。然后他擦去了脸上的血，坐了起来，剧烈的心跳渐渐平缓下来，他发现自己竟然在微笑——尽管身体已经受伤了，而且罗格收发机也损坏了。

这是因为克泰尔确信他已经挺过来了。而伊克斯的未来则取决于德默尔能利用这些信息做些什么。

在一个世界的下面——也就是在它的岩石、泥土和沉积层中——你会发现这个星球的记忆，也就是对它过往存在的完全模拟，它的全部生态记忆。

——帕多特·凯恩斯，《厄拉科斯初级读本》

全副武装的帝国监狱飞船以紧凑的队形从运航机里降落了下来，就像飞在半空中的送葬队伍一样，飞向这个溃烂的星球。

即使是从太空里看过去，萨鲁撒·塞康达斯也已经完全腐烂了，星球表面像是长了一层黑色的痂，飘浮着一层像撕裂的裹尸布那样的薄云。根据官方发布的消息，被送往萨鲁撒的新犯人在第一年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六十。

在一飞船的新犯人和补给被运送到守卫森严的卸货点后，宇航公会的船员们将舱门打开了足够长时间，以便一艘破旧的护航舰和两艘没有标记的轻型飞船偷着溜出去。这是多米尼克·维尔纽斯和他的手下，他们在没有留下任何记录的情况下，借助卫星监视网络中的一个盲区，飞向了地面。

列特·凯恩斯就坐在护航舰的乘客座位上，手指按在观景玻璃那冰冷的表面上。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就像一个弗雷曼孩子第一次骑上沙虫时那样。这就是萨鲁撒·塞康达斯！

这里的天空呈现一种病态的橙色，正午的阳光被淡色的云遮挡住了。球状闪电划过天空，仿佛看不见的泰坦巨人正在玩电子九柱戏。

多米尼克的护航舰避开了帝国的探测信标，低空掠过褶皱开裂的荒原，朝着陆点驶去。他们穿过了一大片玻璃化的岩石，这些岩石像湖泊一样闪闪发光，但实际上却是花岗玻璃。即使经过了这么多世纪，也只有稀疏的几根棕色的草从被炸烂的大地里挣扎而出，就像被活埋的人伸出的枯手一样。

列特的心剧烈地跳动着，他开始明白自己的父亲是如何被这个被遗弃地方那未愈合的创伤深深打动了的。他喉咙里发出一声低沉的咕哝声。多米尼克表情疑问地看了看他，于是列特对他解释道：“在古代，禅逊尼——也就是弗雷曼人——九代人都在这里当奴隶。”他凝视着面前一片狼藉的景色，又平静地补充道，“有人说，你还能看到他们染红了这片土地的鲜血，还能听到他们那随风飘荡的哭声。”

多米尼克垂下了宽阔的肩膀，说道：“维奇赫，萨鲁撒确实已经承受了太多的痛苦和不幸了。”

这时，他们的飞船靠近了一个大城市的郊区，而现在这里看起来就像一道废墟组成的伤疤。建筑物的残骸和焦黑的大理石石柱散落一地，是昔日统治辉煌仅存的遗迹了。在粗糙的山丘上，一堵新墙曲折地绕着部分完好无损的建筑，这是大屠杀后大部分被遗弃城市的写照。

“那堵墙本来是用于围住囚犯的，”多米尼克说道，“但它倒塌、囚犯逃跑后，地方官员和管理人员就重新把围墙封了起来，自己住到了里面，这样的话他们觉得有安全感。”他咳嗽着笑了几声，“然后逃跑的犯人们开始觉得这至少是个有吃有穿的地方，于是决定打回去。”

他摇了摇头道：“现在，只有最坚强的人才能在此地谋生。其他人就这么死了。科瑞诺斯家族引进了一批危险的野兽——拉扎虎、萨鲁撒公牛等等——来控制这些幸存者。送到这里的犯人只是——被放弃了。没人幻想能活着离开。”

列特开始以一个行星学家的眼光研究着这片土地，试图回忆起父亲教给他的一切。即使在这个荒凉的地方，他也能闻到空气中的酸酸的湿气：“不过这里似乎有不少潜力，也有足够的水分。可以发展出地表植被、农作物和牲畜来。有人能改造这个地方。”

“该死的科瑞诺家族不会允许你改造这里的，”多米尼克沉下脸，“他们喜欢现在这样子，把任何胆敢反抗帝国的人放逐到这里是合适的惩罚。一旦囚犯来到这里，一场残酷的游戏就开始了。而皇帝喜欢看谁的命硬，谁能活得最长。在他的宫殿里，皇室成员会在有名的囚犯身上下注，赌谁能活下来，谁不能。”

“我父亲没有告诉我这些，”列特承认道，“他年轻的时候在这里待过好多年。”

多米尼克苦笑了一下，但他的眼睛依然阴沉而不安：“孩子，不管你父亲是谁，他不可能什么都知道。”疲惫不堪的被放逐者指引着护航舰穿过了城市郊区的废墟，来到一个破败的机库，那里的屋顶烂得好像一张由锈迹斑斑的大梁组成的蛛网了。“作为伊克斯伯爵，我更喜欢待在地下。不用担心这里的极光风暴。”

“我父亲跟我讲过极光风暴。”

护航舰降落到了一片漆黑的机库中，并继续向下，深入洞穴般的机库内部。“这里曾经是帝国的仓库，经过加固后可以长期停放飞船。”多米尼克打开了飞船上的航行灯，黄色的光束射向空中。一团尘埃云看起来就像一片灰色的暴雨。

两架型号完全不一样的轻型飞船掠过护航舰，俯冲下来，首先降落了。其他的走私者从里面钻了出来，开始卸下货物、工具和补给。而轻型飞船的飞行员则急匆匆跑到了护航舰的舷梯旁，等候多米尼克。

当列特跟着这位秃顶的头领下船时，鼻子不禁抽了抽，不穿蒸馏服、没戴鼻塞的他总觉得好像赤身裸体似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干裂和烧焦的味道，还带有一丝溶剂和臭氧的味道。列特怀念起天然岩石的粗糙温暖来，就像舒适的穴地里那样，而他周围的墙壁上有着太多的人造金属板或灰泥了，房间就藏在这些墙壁背后。

在一个环绕着陆区的斜坡上，走过来一个肌肉发达的男人。他以一种流畅而野性的优雅从楼梯跳到了地面，尽管他身体看上去很粗壮笨拙。他方方正正的脸上有着一道吓人的红色墨藤伤疤，稀疏的金发则以奇怪的角度盖在他的左眼上方。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先被摧毁，然后又随意重新组装的人。

“哥尼·哈莱克！”多米尼克的声音在机库里回响着，“来见见我们跟着弗雷曼人出生长大的新同志吧。”

这个叫哥尼·哈莱克的人咧嘴大笑起来，然后以惊人的速度冲了过来。他伸出一只宽大的手掌，试图抓住列特的手。然后引用了列特

记得是《奥兰治天主圣经》中的一句话：“向所有你想成为朋友的人致意，用你的心灵和双手去欢迎他们。”

列特则用古老的恰科博萨语回应了他，这是弗雷曼人的传统之道。

“哥尼是从杰第主星来找我们的，”多米尼克解释道，“他是借着一艘为我的老朋友雷托·厄崔迪公爵准备的飞船偷渡来的，然后在哈葛尔换了船，一路穿过商业中心和太空港，最终找到了同志们。”

哥尼尴尬地耸了耸肩。他因为艰苦的剑术训练而汗流浃背，衣服也乱作一团：“天哪，我住的地方是越来越深了，而且越来越悲惨了，我在这儿待了半年，终于找到了这些暴徒……在最底层。”

列特怀疑地眯起眼睛，没有理睬他这个善意的玩笑：“你是从杰第主星来的？哈克南人的地方？”说着他把手伸向腰带，他的那把晶牙匕手就在那里，“我已经杀了一百个哈克南畜生了。”

哥尼看到了他的举动，但他却盯着这个长着胡子的年轻弗雷曼人，一字一句地说道：“那你和我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当天晚些时候，列特和走私者们一起坐在地下基地的酒吧里，人们大声地讨论着，周围都是粗鄙的大笑、粗声粗气的显摆、自吹自擂和赤裸裸的谎言。

他们打开一瓶昂贵的稀有年份酒，互相敬着这种琥珀色的烈性酒。“这可是帝国白兰地，小伙子，”哥尼说着把杯子递给列特，列特却喝不下去这种烈酒，“这是沙达姆的私人藏品，价值十倍于同等重量的美琅脂呢。”疤脸人阴险地对他眨了眨眼睛，“我们在基拉那地方扫了一批货，拿走了皇帝的私人藏品，把瓶子里的酒换成了几瓶发臭的醋。我想我们很快就会听到这件丑闻的。”

这时多米尼克·维尔纽斯走进了大厅，所有的走私者都向他打着招呼。他换上了一件栗色丝质无袖紧身上衣，衬里是黑鲸毛皮。好几个他挚爱妻子的全息影像像幽灵一样飘浮在他身边，这样一来无论他转到哪里，他都能看到她。

大本营里温暖舒适，但列特希望能多花些时间到外面去，像他父亲那样探索萨鲁撒。不过，列特承诺先用他的弗雷曼技能研究如何更好隐藏基地，让它更好地隐蔽起来，不被监视者们发现——尽管他同意多米尼克的观点，即很少有人会把力气浪费在这么个地方。

没有人愿意来萨鲁撒·塞康达斯。

在这个藏身之所那面巨大的墙上，多米尼克保存着一张有几百年历史的地图，描绘了这个世界作为星际帝国宏伟首都的辉煌岁月。道路是用金线标注的，宫殿和城市则是珠宝，还有虎口蛋白石做的冰帽以及伊拉迦蓝木代表的海洋。

多米尼克声称（这是他自己的想象，而没有任何书面证据）这幅地图属于拉斐尔·科瑞诺皇太子，那位几千年前的一位传奇政治家和哲学家。令多米尼克一直感到欣慰的是，拉斐尔——对他来说，这个“科瑞诺家族中唯一的好人”——没能活着看到他心爱的首都发生了

惨剧。所有那些童话般的壮丽，所有的梦想、愿景和善行，都被核子火焰抹去了。

哥尼·哈莱克弹拨着他的新巴厘琴，唱着忧伤的歌。歌词触动了列特的心弦，让他难以忘怀，不禁想起了过去的人和地方。

啊，为了那久远的往昔，
再一次把甘甜的花蜜送到我的唇边。
品尝和感受美好的回忆……
那充满喜悦的微笑和亲吻，
天真和希望。

但我所看到的只有面纱和泪水，
黑暗和深深的痛苦，辛劳和绝望。
我的朋友，明智地看向另一边吧，
进入光明，而不是黑暗。

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理解这首歌，列特注意到多米尼克正盯着珊多的全息影像，眼角噙着泪水。弗雷曼人极少这样赤裸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列特不禁退缩了一下。

多米尼克又看了看在墙上那张布满宝石的地图，说道：“在帝国的官方记录里提到了那么一个变节家族，当然他们的名字现在已经被人们遗忘了，正是他们使用了被禁止的核子武器摧毁了这里的一个大陆。”

列特吓得颤抖起来：“他们在想什么呢？一个变节家族为什么会做出这么可怕的事呢？”

“他们只是做了他们必须要做的事，维奇赫，”约丹厉声说道，同时揉了揉眉毛上的伤疤，“我们不可能理解他们为绝望而付出的代价。”

多米尼克在椅子里陷得更深了：“一些科瑞诺人——这帮该死的家伙，还有他们该死的后代——活了下来。当时幸存下来的皇帝，也就是哈西克三世，迁都到了凯坦星……延续了帝国的统治。延续了科瑞诺家族。讽刺的是，他们把地狱般的萨鲁撒·塞康达斯改造成了他们的私人监狱。那个变节家族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被抓来，送到这里酷刑处死。”

头发刚硬的老兵阿苏尤严肃地点了点头道：“据说他们的鬼魂直到现在还游荡在这里，是吗？”

列特忽然惊讶地意识到，本人就流亡在外的维尔纽斯伯爵在那个绝望的、早已被人们遗忘的变节家族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虽然多米尼克看起来性情温和，但列特很清楚这个人所承受的痛苦：他的妻子被谋杀，臣民生活在贝尼·特莱拉的压迫之下，而他的儿女则被迫流亡到了卡拉丹。

“这些很久以前的变节者……”多米尼克眼睛里闪烁起奇怪的光芒，“他们不像我下手那么彻底。”

公爵必须始终保持对家族的控制力，因为如果他连最亲近的人都无法驾驭，那么就无法统治一颗星球。

——保卢斯·厄崔迪公爵

午饭后不久，雷托坐在游戏室的地毯上，把四岁半的儿子放在膝盖上颠着玩耍。虽然维克多已经过了玩这种小孩子游戏的年纪了，但他仍无比高兴地尖叫着。透过强化玻璃窗，公爵可以看到卡拉丹那蓝色的天空正在地平线上亲吻着大海，白云在上面飘过。

在他身后，凯莉娅站在门口看着他们：“他不小了，雷托。别把他当孩子看了。”

“维克多似乎不同意呢。”说着，他把黑发男孩颠得更高了，引来了孩子更大的笑声。

最近这六个月来，雷托和凯莉娅的关系有所改善，这多亏他为她装的那面昂贵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蓝色黑曜石墙所赐。现在，餐厅和凯莉娅位于私人塔楼的房间都重现着富丽堂皇的大王宫。可是在最近几周，凯莉娅的情绪又变坏了，因为她开始恼怒雷托总是和杰西卡待在一起（无疑是在基娅拉的怂恿下）这件事。

现在雷托不想听她的抱怨了，所以他抱着孩子飞快地跑开了。与凯莉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杰西卡对他从没有提过任何要求。她的善良和偶尔提出的建议总是激励着他，使他能够心怀同情和公正地履行他作为公爵的职责。

为了凯莉娅，也为了维克多，雷托不会破坏她在卡拉丹人心中的声誉。人们爱他们的公爵，而雷托也愿意让大家对城堡里保持一种童话般的幸福幻想——就像保卢斯和海伦娜那场虚假的婚姻一样。老公爵管这个叫作“卧室政治”，是帝国大部分政治人物都会埋下的祸根。

“哦，雷托，我怎么总是浪费时间和你说话呢？”凯莉娅仍然站在游戏室门口，“就像是在对牛弹琴！”

雷托放下了蹦蹦跳跳着的维克多，看着她，灰色的眼睛里透出一股凶光，但仍小心地保持着中立语气：“我不知道原来你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浪费。”

凯莉娅低声咒骂着，转身大步顺着走廊离开了。而雷托则假装没有注意到她已经走了。

凯莉娅忽然发现她那金发的哥哥正在前面，肩上还扛着一个巴厘琴，于是急忙追了上去。但一看见她，隆博却只是摇了摇头。他举起宽宽的手来，似乎知道她肯定会是一通抱怨。

“又怎么了，凯莉娅？”他用一只手拨弄着琴弦。杜菲·哈瓦特最近一直在教他如何演奏这个九弦乐器，“你找到什么新的事情用来生气了吗？还是说依旧是老话题？”

他的语气让她吃了一惊：“这就是你问候妹妹的方式吗？你躲着我好几天了。”她翠绿色的眼睛瞪着他。

“因为你只会抱怨。什么雷托不娶你啊……他对维克多又太粗鲁了啊……他和杰西卡在一起的时间太多了啊……他应该多带你去凯坦

啊……他没有正确使用餐巾啊。我已经厌倦在你们俩之间做调停人了。”说着他摇了摇头，“最重要的是，我对特希雅很满意，而这似乎也惹你很不高兴。所以不要总是怪别人了，凯莉娅——你的幸福要靠自己。”

“我失去了太多，我幸福不了了。”她抬起下巴说道。

隆博看起来真的很生气了：“你就是太以自我为中心，你不知道我失去的和你一样多吗？我只是不会每天都提醒自己，然后让自己被吞噬掉。”

“但我们没必要失去这么多啊。你还可以为家族做更多的事。”原来她是对他的无能而感到羞愧，“我很高兴我们的父母没有看到眼前这一切。哥哥，作为王子，你的借口太可怜了。”

“你这话听起来确实有点像特希雅，不过她说话没你那么刺耳。”

这时杰西卡出现在了走廊里，打算走向游戏室，凯莉娅看到了她，然后沉默着对雷托的另一个女人怒目而视，但杰西卡却只是亲切地对她笑了笑。

在进入游戏室加入雷托和维克多之后，她关上了身后的门。

凯莉娅回过头看着隆博，厉声说道：“我的儿子维克多才是厄崔迪家族的未来和希望，可你就是无法理解这个简单的事实。”

伊克斯王子只是摇了摇头，心里非常难过。

“我尝试着想让她高兴点儿，但似乎没用。”杰西卡在游戏室里说道，“她几乎不和我交流，而她看我的样子——”

“行了，”雷托不安地叹了口气，“我知道凯莉娅对我的家族造成了伤害，但我就是不忍心把她送走。”他坐在地板上，而他的儿子在一旁玩着玩具车和扑翼机模型，“要不是维克多的话——”

“那个基娅拉总跟她嘀嘀咕咕的。而结果显而易见，凯莉娅被她变成了一个火药桶，随时可能爆炸。”

雷托公爵拿起一个扑翼机模型，抬起头来无助地看着杰西卡。“现在变成你在自怨自艾了，杰西卡。我对你感到失望。”他的脸紧紧地绷着，“统治这个家族的不是某个妃嫔。”

雷托清楚杰西卡经过了多年贝尼·杰瑟里特训练，不会轻易动容，所以当他看到她脸上的血色都消失时很是惊讶。“大人，我……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很抱歉。”说着她鞠了一躬，退了出去，离开了房间。

雷托茫然地看着手里的玩具，然后又看了看维克多。他觉得自己完全迷失了。

过了一会儿，杰西卡发现凯莉娅躲在城堡的门厅里，像个影子一样，在跟斯旺恩·戈瓦尔窃窃私语着，也就是那个经常监视维克多的

侍卫。戈瓦尔对公爵的忠诚和奉献一直是显而易见的，而杰西卡也清楚他是有多么喜爱自己年轻的监视对象。

受到公爵夫人这么多的关注，戈瓦尔有些不安起来，而似乎是个意外，凯莉娅不经意用乳房蹭着他的手臂，但他推开了她。

杰西卡在贝尼·杰瑟里特圣母学校里受过这种训练，也清楚人性的错综复杂，因此她对凯莉娅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决定对雷托进行这种小小的报复感到很奇怪。

两天后的夜里，凯莉娅悄悄地溜进了戈瓦尔的卧室，就连哈瓦特也没有注意到。

我们靠自己的信仰创造自己的未来，控制着我们的行动。一个足够强大的信仰体系，一个足够强大的信念，可以让任何事情发生。我们就是这样创造我们认可的现实，我们的神祇的。

——拉玛洛圣母，弗雷曼的萨亚迪娜

新吉奈斯岛上的剑术大师练武大堂富丽堂皇，就算放在任何一个兰兹拉德家族的王宫里，甚至是放在凯坦皇宫里都不会显得寒酸。

邓肯·艾达荷踏上了油亮的硬木地面，地面由浅色和深色条纹的木板装饰而成，而且手工打磨过。他惊奇地环顾四周。从地板到天花板挂着十几面斜镜，里面十几个映照出来的人影正盯着他，这些镜子都镶嵌在精致的金色镜框中。他只有在七年前，在卡拉丹城堡的大厅里接受杜菲·哈瓦特训练时，见过如此奢华的装修。

这个壮观的训练场地三面环绕着不断被风吹拂的柏树，另一面则是布满岩石的海滩。这座浮华的建筑与学生们居住的原始营房形成了鲜明对比，令人吃惊。这个练习场的管理者是剑术大师惠特莫尔·布鲁德，他是个秃顶男人，前额上还有一块紫色的胎记。

虽然本人是一个熟练的决斗者，但这位浮夸的布鲁德总觉得自己是一个贵族，理应过上奢华的生活，即使自己身处这座遥远的岛上。幸运的是，他拥有花不完的家族财富，布鲁德用自己的钱让这个练剑的地方成为了整个群岛中最“文明”的地方。

这位剑术大师是珀斯·布鲁德的直系后裔，也就是那位曾在芭特勒圣战中英勇作战的英雄。珀斯·布鲁德在战争中的英勇行为曾为他

带去声望，却也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他牺牲之前，他还把在战争中失去双亲的孩子们送到了中立行星上，并为此花费了巨额财产。因此在吉奈斯，惠特莫尔·布鲁德从未忘记过自己的血统——也时刻提醒着别人不要忘记。

邓肯和其他人一起站在充满了回声的大厅里——身边一股柠檬和棕榈油的气味，枝形吊灯和镜子反射着光芒——这些奢华的东西对他来说很是陌生。墙壁上也都是面色阴沉、性情暴躁的贵族画像，一座适合放在皇家狩猎小屋里的巨大壁炉一直伸到了天花板。这里还有个满当当的军械库，里面放着一排排的刀剑和比武用具。所有这些看起来就好像这里驻扎着一支军队，但除了身边的学员、助理教员和惠特莫尔·布鲁德本人之外，邓肯没发现有其他人。

学员们全都惊得目瞪口呆，这时剑术大师布鲁德才大摇大摆地走到了他们面前。他穿了一条宽松的淡紫色裤子，膝盖处扎着绑腿，脚上穿着灰色的长筒袜和黑色的短靴。他的腰带很宽，上面一个巴掌大小的方形扣，衬衫是系得很紧的高领，胳膊上则是长长的气球袖，袖口收紧，还有花边装饰。

“我是来教你们击剑的，先生们[71]，”他开口道，“这里禁止使用个人屏蔽场、双刃刀[72]和能量包这些粗俗的东西。不行，绝对不允许！”说完他抽出了一把长刀，上面有着铃铛形的护手和三角形的横截面。他在空中嗖嗖地挥舞了几下长刀，又说道：“击剑是一项运动——不，是一种钝刃剑术的艺术。它是一种精神反应的舞蹈，也是身体的舞蹈。”

他将这把柔韧的重剑插入腰上的剑鞘，然后命令所有学生换上华丽的击剑服装：古老的火枪手服装，装饰着纽扣、蕾丝袖口以及笨重的波浪花边——“这是为了更好地展示击剑的美。”布鲁德解释道。

到目前为止，邓肯已经学会了永远不要犹豫，时刻听从指示。他立即穿上了带有骑士马刺的及膝小牛皮靴子，还有那件带花边领口和宽大白色袖子的蓝色天鹅绒短上衣，最后又戴上一顶俏皮的宽边毡帽，帽带里别着一根粉红色的孔雀杂毛。

在房间另一头的希·雷瑟和他对看了一眼，苦笑了起来。这种服装似乎更适合参加假面舞会，而不是战场。

“先生们，在我这儿你们将学会如何巧妙而优雅地战斗。”惠特莫尔·布鲁德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对学员们身上的华丽服饰感到非常满意，“你们将学会在一场精彩的决斗中去感受艺术。你们将把每一个动作都看作一种艺术形式。”这位浮夸但身强力壮的剑术大师抓了抓被自己弄皱的衬衫，“你们的训练只剩下最后一年了，你们究竟有没有潜力超越动物式的战斗和粗鲁的斗殴？不要把自己降低到野蛮人的档次。”

清晨的阳光穿过一扇又高又窄的窗户，照在邓肯那些白色的钮扣上。他觉得自己看上去肯定傻乎乎的，于是偷着对着墙上的镜子看了看，然后连忙回到了队伍里。

当剩下的学生开始在硬木地板上列队练习时，剑术大师布鲁德不断地发出叹息，带着不满审视着他们的制服。他一边上前抚平制服皱纹，一边斥责几个年轻人的袖口扣错了，并以令人惊讶的严肃态度批评了他们的衣着。

“地球火枪手的剑术是你们将要学习的第十五项战斗技能。但只学会了动作并不意味着掌握了其风格。今天你们得互相决斗，都得给我表现出击剑所要求的优雅和骑士精神来。你们得用开刃的武器，也不能戴防护面具。”

说着，他指了指墙上每排镜子间挂着剑的架子，学生们走上前拿起了武器。所有人手中的剑刃都是一样的，九十厘米长，灵活而锋利。学生们纷纷摆弄起手里的剑来，只有邓肯希望自己能用老公爵的那把剑，但老公爵这把装备精良的武器是为另一种战斗场合而造的，不是用来击剑的。

布鲁德抽了抽鼻子，然后在空中挥舞起他薄薄的重剑来，试图吸引学员们的注意力。“你们必须用尽全力地去战斗——但我坚持不要伤到你们的对手，刺出一点儿血来都不行，顶多有个擦伤——不，最好连擦伤都没有！而且千万不要划破对手的衣服。你们要学会完美的攻击和完美的防御。刺杀，格挡，然后还击。要用你们最强的控制力。你们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同伴负责。”说着他用冰冷的目光扫过学员们，额头上的胎记似乎都变黑了，“任何不符合我要求的人，任何造成或允许自己受伤的人，将被取消下一轮比赛的资格。”

邓肯平静地深吸了几口气，集中精神准备迎接挑战。

“这才是对你们技艺的考验，先生们。”布鲁德接着说道，穿着黑靴子的脚在光亮的地板上踱来踱去，“这是一种微妙的战斗舞蹈。目标是在不伤到对手的情况下得分。”

一尘不染的剑术大师捡起他的羽毛帽，使劲戴到了头上，然后指了指镶嵌在漂亮拼花地板上的长方形战斗区域，说道：“准备战斗

吧。”

邓肯很快就击败了三个相对容易的对手，但是他的第四个对手，来自阿尔－达纳布的伊斯·奥普鲁——一名很有格调的剑士，就比较棘手了。即便如此，由于这个黑皮肤的奥普鲁在防守方面的技术不如他的进攻，所以最终邓肯还是比他多了一分。

在附近的战斗区里，一名学生膝盖受伤了，还流了血。助理训练员马上冲了上来，把他抬上担架。而他的对手，一个留着齐肩长发的泰拉齐学员，正盯着他滴着血的刀锋，皱起了眉头，似乎在等待着惩罚。惠特莫尔·布鲁德一把抢过泰拉齐学员的剑，然后狠狠抽打他的后背，就像那剑是条金属鞭子似的：“你们两个都侮辱了训练——他让自己受了伤，而你完全不知道什么叫自制。”没有任何抗议，泰拉齐学员跌跌撞撞地走到了失败者的板凳上。

这时，有两个穿制服的仆人——邓肯第一次见到他们——冲了进来，开始清理血迹，擦亮木地板，为下一场比赛做准备。战斗仍在继续。

最后，邓肯·艾达荷、雷瑟以及另外两名大汗淋漓的决赛选手站到了练习大厅的中央，气喘吁吁地等待最后的决斗。沮丧和不安让他们厌恶起身上华丽的服装来，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决赛选手被刮伤，厚重的布料也没有一点破损。

“艾达荷和雷瑟到这儿！艾丁和阿尔卡巴，去那儿！”布鲁德指着地上的战斗长方形标记命令道。

学生们顺从地各就各位。雷瑟盯着邓肯，把他看做了敌人而不是朋友。邓肯则蹲了下来，弯曲膝盖并平衡着他的脚掌。他身体前倾，手臂微曲，向雷瑟平举起重剑，然后后退了一步，简短地敬了个礼。红头发格鲁曼人也自信地向他回了礼。他们势均力敌，曾穿着全副武装的防护装备，用其他武器进行过多次搏斗了。雷瑟在身高和覆盖面上有很大的优势，而邓肯则用速度弥补了这一点。但现在，他们必须遵守布鲁德的击剑规则，不得划伤对手或受到伤害，甚至不能损坏这些昂贵而过时的服装。

邓肯跳了几下保持放松，什么也没说。因为手中灵活的剑自会替他说话。毡帽和孔雀羽毛下汗湿的黑发弄得他痒痒的，他抬起头来，紧盯着对面满脸雀斑的对手。

“预备[73]。”布鲁德说道。他随即举起了剑，蓝色的眼睛闪烁着光芒。

一听到开始决斗的信号，雷瑟就向前冲了过去。邓肯闪避了一下，挥出一剑格挡了对手，发出敲钟般的声音，然后向右移动了半步，做出了一次精准的还击，但也巧妙地被高个格鲁曼人格挡开来。两把长剑噼啪作响，钢铁交错，两人都在互相摸索着对手的套路。

两个人很快便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同时在硬地板上清晰的黑色边界来回游走。到目前为止，雷瑟还是像往常一样，没有什么出乎意料的动作。邓肯希望他可以利用这一点来击败自己的对手。

红头发似乎察觉到了朋友的想法，开始以勇士般的狂怒进行战斗，既在邓肯身上得那么一两分，又得保持小心，不去伤害他的对手，这全赖邓肯做了完美的防守。

邓肯从没在他朋友身上见过这样的活力，他努力地躲避着他一连串的猛烈攻击。然后邓肯后退了几步，等待着这一波攻势平息下来。汗水大滴大滴地顺着他的面颊流下。

然而，雷瑟却继续以疯狂的步伐前进，好像吞了兴奋剂似的。他们的长剑叮当作响。邓肯全神贯注着，丝毫没注意另一场比赛的进展，但他还是听到了一声叫喊和最后一声刀刃交错的铿锵声，这表示另外两位选手已经结束战斗了。

剑术大师布鲁德更加严格地审查着邓肯的比赛。

红头发在邓肯的衣服上得了一分，几秒钟后又在他的额头上得了一分。雷瑟在不断得分，却没留下一丝划痕，完美地遵守了规则。现在雷瑟已经得了四分了，再得五分他就会赢得这场比赛。*如果这是一场生死战，我现在早死了。*

布鲁德注视着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就像一只吃腐肉的鸟在等待一顿大餐。

在雷瑟的猛攻下，邓肯的肌肉反应似乎变慢了，这无疑阻碍了他的发挥，让他无法展现正常的技术。他看了看手中的重剑，拼命想挖掘出自身的力量来，他回忆着自己在吉奈斯身上所学到的一切。*我为厄崔迪家族而战。我能赢。*

雷斯泽娴熟地拿着重剑在他周围跳舞，这让他看起来傻乎乎的。邓肯的呼吸减慢了，心率也减慢了。最大限度地运用我的气，他在心里默念，想象着能量在身体中沿着精确的路径流动起来。我是为成为一名合格的剑术大师以保卫我的公爵而战，而不是为了取悦这些教官而做出漂亮的表演。

当邓肯跳着闪避时，雷瑟停止了得分。他体内的气开始上升，积聚着压力，等待合适的时机释放。邓肯集中精力，瞄准着……

现在轮到邓肯进攻了。他把自己学会的多种战斗技能混合一体，迷惑着对面身形瘦长的红头发。他旋转身体，不时踢出一脚，有时又用另一只手作武器攻击。两人都摇摇晃晃地出了战斗区域，随即又折回。邓肯再次攻击。这次他一拳打到了雷瑟的太阳穴，打掉了他的羽毛帽子，随后又是一脚踢在他的肚子上——这一切都没有让对方出血。

雷瑟惊呆了，扑通一声倒在地板上。邓肯踢开对手的剑，跳到他身上，用自己的剑尖抵住格鲁曼人的喉咙。胜利！

“天啊！你在干什么？”剑术大师布鲁德一把推开了雷瑟身上的邓肯，“你这个笨蛋！”他抓起那把柔韧的剑，用剑刃狠狠扇了邓肯的脸两巴掌，“傻瓜，这不是街头斗殴。我们今天比的是剑术。你是动物吗？”

邓肯揉了揉他被击中的脸。在激烈的战斗中，他只会为了生存而战，不会在乎教官所说的那些无聊限制。

布鲁德又扇了邓肯几巴掌，这一次下手更狠了，好像眼前这个学员侮辱了他。而在他身后的雷瑟则一直说道：“没事，我没受伤。他打败了我，我没能保护自己。”这一切都让邓肯觉得很丢脸，他后退了几步。

布鲁德的怒气却没有平息：“艾达荷，你可能觉得自己是班上最好的学生，但在我眼里你就是个失败者。”

邓肯觉得自己像个被拿着皮带的大人逼到角落的小孩子。他想反击，想起身反抗对面这个长相可笑的人，却不敢吱声。

他不禁回忆起脾气暴躁的特林·克罗诺斯，当初对那位胖胖的剑术大师里维·迪纳里他也想干同样的事。如果你用一些荒谬的框框来限制自己，那么任何一个可以打破规则的对手都能打败你。他来此受训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他的公爵不受任何可能的威胁所伤害，而不是穿着戏服玩击剑游戏。

“想想你为什么会失败，”惠特莫尔·布鲁德咆哮道，“然后解释给我听。”

你去跟失败一方死去的士兵说这话去吧。

邓肯好好琢磨了一下。他不想重蹈那个被宠坏了的克罗诺斯的覆辙，尽管他的话让此刻的邓肯觉得更有道理。在不同场合，规则是可以有不同解释的。在某些情况下，没有绝对的善或恶，只是一些观点。但无论如何，他清楚他的导师想听什么。

“我是一个失败者，因为我的思维是不完美的。”

他的回答似乎令那个肌肉发达的男子很吃惊，但一个带着困惑的微笑逐渐浮现在布鲁德的脸上。“你说得很对，艾达荷，”他说道，“现在去加入其他的失败者吧。”

提问：时间？

回答：一块灿烂的多面宝石。

提问：时间？

回答：一块黑色石头，反射着不可见光。

——弗雷曼人的智慧，来自《谜语游戏》

隆博·维尔纽斯用皮带把他的巴厘琴吊在肩上，沿着弯弯曲曲的陡峭小径往下走，来到了黑色悬崖的底部。卡拉丹城堡就高高耸立在这些岩石之上，径直伸向翻腾的积云和天蓝色的天空。午后吹起了一阵强烈的微风，轻抚着他的脸。

在他身后有一座高耸的塔楼，他的妹妹就住在里面，花了太多时间沉思。当他停下脚步回头看时，正好看到凯莉娅站在阳台上。他很勉强装作高兴的样子向她挥了挥手，但她没有回应。几个月来，他们几乎没说过一句话。这次他摇了摇头，决定不让她已成习惯的拒绝困扰自己。他妹妹的期望确实有些不大现实。

这是一个温暖的春日，灰色的海鸥在白浪上乘风飞翔。隆博像一个村子里来的穷渔夫一样，穿着短袖蓝白条纹的衬衫和钓鱼用的工装裤，金色的头发上戴着一顶蓝色的帽子。特希雅有时会陪他来这里沿着海岸散步，有时则让他自己一个人思考。

带着凯莉娅导致的阴郁心情，伊克斯王子顺着悬在悬崖上的木楼梯下来。他小心翼翼地走在崎岖不平、长满青苔的小路上。即使天气好，这条路也很危险：一失足就可能跌到下面的岩石上。坚硬的绿色灌木从陡峭的岩石表面的缝隙里钻出来，还有一些橙色和黄色的多肉植物。雷托公爵，像他的父亲多米尼克一样，喜欢把一切留给大自然，尽量少做人工维护。“一位领袖的生活不应该太过舒适。”厄崔迪家的人总是这样说。

隆博尔没有把自己的愁绪传染给特希雅，而是决定自己一个人待在小船上，独自漂流，弹奏巴厘琴，以此来缓解他的不安情绪。他对自己的音乐能力没什么信心，所以宁愿远离城堡独自练习，如此一来，那些挑剔的耳朵就不会听到了。

他穿过一条黑色的木板斜坡来到主码头，然后顺着一段陡峭的木楼梯下到一个手指形的码头，那里有一艘白色的摩托艇正等在海浪中，轻轻摇曳着。船头的上方是一个紫铜相间的伊克斯徽章，上面标记的船名是他失踪父亲的名字：多米尼克。

每当隆博看到这个名字时，他都会幻想自己的父亲还活着，就躲在帝国的某个地方。但维尔纽斯家族的伯爵已经消失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找到他的所有希望都已不在。多米尼克从来没有传来任何消息，也没有和他联系过。他一定是死了。

隆博解下巴厘琴，把乐器放在码头上。船尾的一个楔子少了一颗螺钉，所以他爬上船，打开驾驶舱的工具箱，找了个螺钉和一个棘轮拧了上去。

他喜欢这样保养自己的船，有时他会在船上干上好几个小时，打磨、上油、喷漆、更换五金件、安装新的电子设备和捕鱼配件等等。这完全不同于他在伊克斯时的那种骄奢淫逸的生活。现在，每当他来到码头，干这种最朴实的活儿时，隆博总希望自己能借此成为他父亲那样的领袖。

虽然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吧。

尽管隆博一直在努力资助神秘的伊克斯反抗军，但他已经一年多没有他们的消息了，而他通过向运输工人行贿，送过去的一些武器和炸药也没有顺利送达。现在看来，即使是手段最高明的走私者也无法将这些武器渗透进那座巨大的地下城市了。

没有人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他与自由战士的主要联系——克泰尔·皮尔鲁失踪了。就像多米尼克一样，克泰尔很可能也已经死了，而英勇的反抗斗争也会随之结束。隆博既不了解，也没有办法攻破特莱拉严密的安全防线。

听到码头上传来的脚步声，隆博惊讶地发现是他的妹妹来了。凯莉娅穿了一身华丽的金银礼服，红宝石扣子系在她深铜色的头发上。他注意到她的两条小腿都红了，而且还有瘀青，裙子的下摆也脏了。

“我在路上绊倒了。”她承认道。她一定是急于追上他才会摔倒的。

“你是因为不常到码头来，”他勉强笑了笑，“你想和我一起坐船出海吗？”

凯莉娅摇了摇头，卷发在脸颊上弹来弹去：“我是来道歉的，隆博。对不起，我对你那么凶，还躲着你，几乎不和你说话。”

“还总瞪我。”他补充道。

她那翡翠色的眼睛闪过一道光，但她很快镇定了下来，再次软了下来：“是吧。”

“接受道歉。”他边说边拧紧了夹板，然后爬回多米尼克号的驾驶舱里，把工具收了起来。

他上船后，她还留在码头上。“隆博。”凯莉娅用一种非常熟悉的哀伤语调开口了。这意味着她有所求，尽管她脸上一片无辜，“你和特希雅太亲密了——我真希望我能和雷托有同样的关系。”

“关系是需要维持的，”他说道，“是的，就像这艘船一样。只要花些时间并付出真心，你们肯定能修复你们之间的关系。”

她的嘴扭曲起来，挤出一个厌恶的表情：“可是你就没什么办法对付雷托了吗？我们不能永远这样下去。”

“对付他？听起来好像你打算干掉他。”

他妹妹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维克多应该是他的合法继承人，而不是一个没有名字、头衔和财产的私生子。你一定可以对雷托说些不一样的话，你得再加把劲儿。”

“地狱在下，凯莉娅！我试过五十次不同的方法了，结果都是拒绝我。这已经造成我们之间的隔阂了。就因为你，我可能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

阳光照在她的皮肤上，像远处的一道火光：“我们说的可是维尔纽斯——我们祖先创造的伟大家族的未来啊，那些友谊又有什么关系呢？想想什么才是重要的事情吧，隆博。”

他的表情变成了石头。“你把这些变成一个难题了，而它本来不应该成为一个难题的。你是在孤军奋战，凯莉娅。如果你不能接受这些条件，那你当初为什么还要同意做雷托的侍妾呢？你们俩在一开始看起来挺开心的啊。你为什么不向他道歉？为什么不接受现实呢？你为什么不加把劲儿呢？”隆博摇摇头，盯着右手上的火宝石戒指，“我不会质疑雷托的决定。我可能不同意他的理由，但我表示理解。他是厄崔迪公爵，我们应该尊重他，按照他的意愿去做。”

凯莉娅一直控制着自己的表情，但最终轻蔑地讥笑道：“你就不是个王子。基娅拉说你根本不是个男人。”她抬起一只脚，狠狠地跺在那把巴厘琴上，但却在盛怒之下失去了平衡，脚只是扫了一下琴。那把乐器从码头滑落下去，掉进了水里，漂浮在船后。

当凯莉娅转身离开的时候，隆博破口大骂着从码头的边缘探出身子，取回了巴厘琴。他一边用毛巾擦干乐器，一边看着她半跑半走地沿着陡峭的小路向城堡走去。她踉跄了一下，然后又站稳脚跟，继续往前走，试图保持住自己的尊严。

难怪雷托更喜欢那个冷静聪明的杰西卡。凯莉娅，曾经是那么的温柔善良，现在怎么变得如此冷酷和残忍了。他不再认识自己的妹妹了。他叹了口气。我爱她，但我不再喜欢她了。

如果想要挑战社会稳定所依赖的普遍共识，需要一种孤注一掷的、甘于寂寞的勇气。

——拉斐尔·科瑞诺皇太子，《在传统面前捍卫变革》

凯坦星的首都科林斯，高耸入云的政府塔楼环绕在阿布鲁尔德·哈克南周围，就像吸毒引发的幻觉一般。即使在他最疯狂的梦境中，他也从来不敢想象会有这么多高耸的大厦、镶嵌着宝石的柱子和光亮的宝石墙板。

他从小是在父亲迪米特里的监护下长大的，杰第主星的城市总是拥挤不堪，到处都是功能性建筑，为了工业而建的脏乱定居点，从不会考虑美观。但这里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五彩缤纷的风筝被拴在了高楼上，在湛蓝的天空中随着微风飘动。五光十色的飘带划过天空，把彩虹洒在下面的石板地上。凯坦星显然更关心外表而不是本质。

不到一个小时，这里晴朗的天空就开始变得眼花缭乱，让阿布鲁尔德一阵头晕目眩，后脑勺都疼了起来。他渴望看到兰基维尔阴沉沉的天空，再次感受那刺骨的潮湿微风，还有埃米温暖的拥抱。

但是阿布鲁尔德来这儿是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完成的，那是参加兰兹拉德联合会的日常会议。这似乎只是一种形式，但为了他的家庭和他尚在襁褓中的儿子，他下定了决心，这必将永远改变他的生活。阿布鲁尔德盼望着这样的日子赶快到来。

他沿着长廊大步向前走，大小家族的旗帜都在微风中精确地飘扬着。那些雄伟的建筑似乎比环绕着兰基维尔峡湾的悬崖还要雄伟有

力。

他特意穿上了他那件最华丽的鲸皮斗篷，上面装饰着珍贵的珠宝和手工制作的贝雕护身符。阿布鲁尔德是作为哈克南家族的法定代表来科林斯的，前来收回自己拉班－兰基维尔分区总督头衔的。这一直是他的权利，而他从来没有在意过。

由于他没有带任何护卫，身边也没有跟着一群阿谀奉承的扈从，这里的书记官和工作人员都无视了他。他们望着窗外，有的坐在阳台上，或者拿着用利读联水晶纸誊写的重要文件忙来忙去。对他们来说，阿布鲁尔德就是个隐形人。

在兰基维尔太空港为他送行时，埃米曾指导过他，两个人排练了半天。根据兰兹拉德联合会的规定，阿布鲁尔德有权要求举行听证会并归档。虽然别的贵族会认为他提出的这个要求无足轻重……甚至微不足道。但这对阿布鲁尔德来说太重要了，他也把这件事拖得太久了。

在埃米怀孕的那几个月里，他们又高兴了起来，重新开放了主屋，并试图恢复生活中的生机和色彩。阿布鲁尔德对工业进行了补贴，甚至重新在海域里播撒了鱼苗，希望渔民们能坚持到琼达斯鲸鱼返回。

五个月前，埃米平静地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他们给他取名为费伊德－劳萨，以此纪念他的外祖父，也就是被害的彩虹桥高堡市长奥尼尔·劳萨－拉班。当阿布鲁尔德把婴儿抱在怀里时，他看到了一双敏捷、聪明的眼睛和其中蕴含的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同时这孩子还有着精致的容貌和有力的声音。在他心里，这才是他唯一的儿子。

在这之后，阿布鲁尔德夫妇一起开始寻找那个让埃米怀孕的老尼姑。他们想对她表达感激之情，并希望她能保佑这个婴儿健康，但他们就是找不到那位穿着天蓝色长袍、绣着金色刺绣的苍老女人。

现在，在凯坦星上，阿布鲁尔德要做一些对他刚出生的儿子有利的事情，而且要比一个普通尼姑的祝福所能做到的还要多。如果一切顺利，小费伊德－劳萨将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不会被哈克南家族漫长历史中的罪行所玷污。他会成长为一个好人。

阿布鲁尔德挺直了腰杆，走进了兰兹拉德演讲大厅，穿过了一个斑驳的珊瑚牌楼，这个牌楼高高耸立在他的头顶上，就像一座横跨山沟的大桥。一到首都，他就找了一位御用书记官，把自己的名字列入了日程。然而，因为阿布鲁尔德拒绝贿赂这名官员，所以排班书记就是不为他安排档期，直到三天之后的一个长会议结束。

而阿布鲁尔德就那么等着。他个人很鄙视腐败，宁愿自己干等着，也不愿屈从于沙达姆四世的官僚。而且其实他也不喜欢这种长途旅行，宁愿待在家里处理事情，或者和埃米以及家政人员一起玩棋盘游戏，但贵族身份迫使他做了许多令他后悔的事情。

也许今天他会让一切变得更好起来。

在演讲大厅里，大小家族代表、宇联商会董事和其他没有贵族头衔的重要官员正在举行会议。毕竟帝国的齿轮每天都要持续转动。

阿布鲁尔德希望他的出现不会引起什么注意。他没有事先通知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也知道如果他知道了，男爵一定会不高兴的，但

他仍骄傲而自信地走进了大厅——比他一生中任何时候都紧张。而弗拉基米尔只能接受这一点。

男爵还有其他的问题和义务。这些年来，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体重也增加了很多，现在他走路都得靠浮空器。尽管状况如此糟糕，这位男爵是如何坚持下去的，阿布鲁尔德并不知道，他对自己这个同父异母兄弟的动机知之甚少。

阿布鲁尔德悄悄地在旁听席里找了个座位，把会议日程调了出来，发现会议已经比原定时间晚了一个小时——他认为这在意料之中。于是他就直挺挺地坐在石板凳上等待着，听着无聊的商业会议，听着对那些他假装不关心甚至不理解的法律进行微调。

尽管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窗照射进来，冰冷的石头下面也安装着加热器，这个巨大的大厅还是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他现在只想回家。当他们终于叫到他的名字时，阿布鲁尔德才回过神来，大步走向演讲台。他的膝盖在发抖，但他尽量不表现出来。

坐在高高的长椅上的议会成员都穿着正式的灰色长袍。阿布鲁尔德回头看了一眼，发现本该坐着正式哈克南代表的那部分座位是空着的。没有人费心去参加这个小小的日常会议，就连杰第主星长驻凯坦的卡洛·怀尔斯大使也没有来。而且谁也没有想过要去通知怀尔斯，虽然今天的会议涉及到了哈克南家族。

完美。

他不记得自己上次对这么多人讲话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他不禁有些颤抖——他想起了仍在重建彩虹桥高堡的人民，想起了在这之前降

临到他们头上的恐怖。现在，阿布鲁尔德深吸了一口气，准备对会议主席发表演说。主席是个又瘦又高的人，梳着一根长长的辫子，耷拉着眼皮。而他记不起来这位主席是哪个家族的了。

然而，还没等阿布鲁尔德开口说话，侍卫长就嗡嗡地念出了他的名字和头衔。阿布鲁尔德还真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后面竟有这么多头衔，毕竟他在族谱里一直是一个相对不重要的人。但不得不承认这听起来确实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昏昏欲睡的会议成员中没人表现出丝毫的兴趣。他们只是在互相传递着文件。

“阁下，”他开始了，“大人们，我来是要提出一个正式的请求。我已经提交了适当的文件，要求收回我作为拉班－兰基维尔区总督的头衔。我已经在这个职位上有效地工作了多年，但我从来没有……提交适当的文件。”

当他激动地高声陈述他的理由时，会议主席举起一只手打断了他：“你已经履行了听证会所要求的正式程序，必要的通知已经发出去了。”他在面前的文件中翻来翻去的，“看来皇帝也接到了通知。”

“是的。”阿布鲁尔德说道，而他发给自己那个同父异母兄弟——哈克南男爵的通知则被他刻意选用了一条缓慢、迂回的运航机路线——这是一个必要的花招。

主席举起一张羊皮纸：“根据这里面提到的，哈克南男爵把你从厄拉科斯的位置上撤下来了。”

“他没给我提出反对的机会，大人。而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今天并没有对我的请愿提出异议。”这倒不是谎话，虽然这全是因为通知信还在途中。

“我知道了，阿布鲁尔德·哈克南，”主席说着低下了头，“而在我看来，皇帝也不反对。”

看着主席研究那些文件，尤其是那些法律文本，阿布鲁尔德的心跳加速了。我是不是忘记什么了？

最后，主席抬起头来宣布：“一切都合规程序。批准。”

“我……我还有第二个请求。”阿布鲁尔德喊道，因为事情进展得这么快，这么顺利，他竟有些不安起来，“我希望正式放弃我的哈克南姓氏。”

这句话在与会者中引起了一阵窃笑。

他回想起和埃米一起排练过很多次的演讲，想象着她就在自己身边。“我不能宽恕我家人的行为，”他开口道，但没有指名道姓，“现在我有了一个新儿子，费伊德－劳萨，我希望他在成长过程中没有污点，没有哈克南家族的污点。”

会议主席向前探了探身子，好像这是他今天第一次看见阿布鲁尔德似的：“你真的清楚你在做什么吗，先生？”

“哦，绝对清楚。”他回答道，同时对自己声音中蕴含的力量感到惊讶，也对自己说的话感到非常自豪，“我是在杰第主星上长大的。我的父亲是迪米特里·哈克南，我是他第二个儿子。我同父异母

的兄弟，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现在拥有所有的哈克南资产，可以为所欲为。而我只要求兰基维尔，那个我称之为家的地方。”

他的声音变柔和了，好像觉得一段饱含同情心的演讲可以打动面前这些无聊的人：“我不想参与银河系的政治或是统治某个世界。我在厄拉科斯管了几年事儿，发现我不喜欢那里。财富、权力和名声对我毫无用处。这些东西谁想要就留给谁吧。”他的声音哽咽起来，“我不想我的双手沾满鲜血，我那新出生的儿子也不想。”

穿着灰色的长袍的主席庄严地站了起来，问道：“您将永远断绝与哈克南家族的一切联系，放弃与之有关的权利和特权吗？”

阿布鲁尔德使劲地点了点头，毫不理睬房间里的窃窃私语：“完全断绝，再无瓜葛。”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些人会有很多议程要进行，但这对他来说无关紧要。那时他已经在回家见埃米和孩子的路上了。他什么也不想要，只想要一种正常、平静的生活和属于他个人的幸福。兰兹拉德联合会里没有他也能继续下去。“从今以后，我要用我妻子尊贵的姓氏拉班。”

会议主席敲了敲他的小槌，大厅里回荡起了最后的回声：“那么我宣布，你的请求被批准了。通知将立即发送至杰第主星和皇帝御前。”

就在阿布鲁尔德被自己的好运惊呆的时候，侍卫长召来了下一个代表，而他自己被带着离开了。阿布鲁尔德迅速地离开了大楼，把演说大厅抛在了身后。大楼外面，阳光再次洒在他的脸上，他听到了喷泉的水声和悦耳的钟声。他的脚步轻快了起来，傻乎乎地咧嘴笑着。

其他人可能会为了自己刚刚做出的重大决定而微微发抖，但阿布鲁尔德·拉班却毫不畏惧。他得到了所有自己想要的东西，埃米会非常高兴的。

他赶忙收拾好几样随身物品，直奔太空港，急于回到安静的、与世隔绝的兰基维尔，在那里他即将开始更好的新生活。

没有自然法则这样的东西。有的只是一系列人与自然的斗争经验。而这些是人类活动的规律。它随着人类活动的变化而变化。

——帕多特·凯恩斯，《厄拉科斯讲座》

即使在萨鲁撒·塞康达斯待了六个月，列特·凯恩斯仍然对这里的荒野、那些令人不安的景观、古老的废墟以及深深的生态创伤感到惊叹不已。正如他父亲所说的，这很……令人着迷。

与此同时，在他的地下藏身处，多米尼克·维尔纽斯研究了记录，仔细检查了宇联商会的失窃报告。他和哥尼·哈莱克还过了一遍宇航公会的清单，好确定如何破坏商业交易，给皇帝造成最大的伤害。他那些线人，那些能给他提供一些伊克斯局势情报的间谍现在都失踪了。他以前偶尔也能从他的老家得到一些消息，但最后连这个情报来源也枯竭了。

多米尼克红肿的眼睛和满是皱纹的脸庞表明他最近确实睡得很少。

对列特来说，他最终见识到了更高等级的权谋，以前的他只见过沙漠里各个部落争夺香料沙控制权而已。现在的他则看到了大小家族、航运巨头和权贵家族之间的政治斗争。帝国确实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

他也开始意识到父亲在沙丘所取得的成就的重要性，对帕多特·凯恩斯的尊敬也与日俱增。

有时列特也会伤感地想，怎样才能让萨鲁撒·塞康达斯重获昔日作为帝国中心的荣耀。这里还有那么多需要他理解的东西，还有那么多等待解答的问题。

如果能运来一些不错的气象设施，再加上一些愿意重新种植草原和森林的吃苦耐劳的殖民者，萨鲁撒·塞康达斯可能会复苏，重新活过来。但是科瑞诺家族拒绝投资这样的企业，不在乎他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回报。事实上，他们似乎在尽力让萨鲁撒保持着几个世纪以来的老样子。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作为初来乍到者，列特的大部分时间都背着生存设备，漫步在残破的大地上，避开那些早就被摧毁了的城市废墟，在这些废墟里，囚犯们被关在古老的帝国政府建筑里：高大的博物馆，宽阔的会议厅，天花板坍塌了的大会堂。几个世纪以来，萨鲁撒一直被科瑞诺家族当做监狱星球，没有人试图重建这里。墙壁不是歪着就是塌了，屋顶也全都是巨大的洞。

列特来到这里后的头几个星期一直致力于研究走私者的地下基地。他教会了那些身经百战的老兵如何抹去他们留下的痕迹，如何改造坍塌的机库，让它看起来就像是里面只有几个粗俗的难民，从而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关注。当走私者基地最终真正安全起来，多米尼克才感到满意，于是年轻的弗雷曼人就像他父亲那样独自出去探险了……

为了不在鹅卵石或碎土留下他走过的痕迹，他非常小心地前行，爬上一个山脊向下观察一个盆地。通过双筒望远镜，他看到刺眼的阳

光下有一群士兵在移动，他们都穿着斑驳的棕褐色制服，也就是皇帝的萨多卡军团使用的沙漠迷彩。又是一场奢侈的战争游戏。

一周前，他看到萨多卡军团在一个单独的废墟中挖出了一个囚犯巢穴。列特那时就在附近徒步旅行，正好看到全副武装的帝国士兵在用火焰喷射器和一些原始武器全力攻击囚犯。这场一边倒的战斗持续了有好几个小时，最后这些训练有素的萨多卡士兵甚至和那些逃出来的囚犯进行了肉搏战。

皇帝的军队屠杀了许多囚犯，但犯人中有些也打得很漂亮，甚至砍倒了几个萨多卡士兵，抢走了他们的武器，硬是把这场战斗延长了一些。最后囚犯中剩下了几十名最优秀的战士，被困在了一个地方等死，萨多卡士兵安置了一颗眩晕炸弹，然后撤退到了障碍后面，紧接着便是一阵强烈的脉冲光，加上霍尔茨曼力场的强大动能，把剩余的囚犯击昏了……萨多卡军团这才得以接近他们。

列特很想知道为什么帝国士兵一开始就不用眩晕炸弹。后来他才明白，萨多卡军团这是在筛选囚犯，挑选其中最强的候选人……

现在，几天过去了，那些幸存下来的犯人穿着破烂的、不合身的衣服或是剩下的囚服，站在烧焦的盆地上。在他们周围，萨多卡士兵排成了严密的队形，像一张人网。武器和重型装备被部署在周边的战略位置，用金属钉和铁链拴住。

这些人似乎都在训练，囚犯和萨多卡士兵都一样。

当他蹲在山脊上时，列特觉得没穿蒸馏服让自己很脆弱。嘴里干巴巴的，这使他想起了沙漠，想起了他的家，而这时他的脖子上却没

有接水的管子让他能吸一口水了……

当天早些时候，他们又从沙丘走私来了一批美琅脂，卖给了像多米尼克一样痛恨科瑞诺家族的逃犯们。在公共休息室里，哥尼·哈莱克举起一杯加了香料的咖啡，向他的领袖致敬。他拿起巴厘琴，弹了一个升f弦，又加上了一个小和弦，然后用他粗犷粗暴的嗓音（虽然不优美，但至少很激昂）唱了起来——

哦，香料一杯
带领我
展翅高飞，
穿越星海。
美琅脂，他们叫它——
美琅脂！美琅脂！

人们都欢呼起来，萨鲁撒基地的厨师博克·卡松又给他倒了一杯新鲜的香料咖啡。斜着个肩膀的西恩·特拉夫，这位前伊克斯工程师，也过来拍着哥尼的后背，还有那位嘴里总是叼着雪茄，曾经是名商人的潘·巴洛，大笑起来。

这首歌让列特想要再次行走在香料沙地之上，闻着胯下所骑沙虫身上飘来的刺鼻肉桂气味。当他们从萨鲁撒回来后，沃里克也许会来护送他回红墙穴地。他希望如此，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的朋友和血亲了。

沃里克和法罗拉结婚快一年半了。也许现在的她已经怀了他的孩子。如果是自己赢得了她，那么列特的生活将会完全不同。

而现在，他却躲在另一颗行星上某个高高的山脊的岩石上，监视着帝国军队的神秘动向。列特调整了双目望远镜的高清晰度镜头，以获得最好的视角。当萨多卡军团钻过贫瘠的盆地时，他观察着他们移动的速度和精度。

不过，列特仍然认为，一支拼命的、装备精良的弗雷曼部队就能够击败他们……

最后，幸存的囚犯们被带到了萨多卡新营房前的训练场上，一大片合金帐篷像掩体一样支在开阔平坦的地面上，金属的侧面反射着朦胧的阳光。士兵们似乎在考验囚犯，要他们跟上演习的进度。一名男子踉跄了几步，一名萨多卡士兵马上用激光枪对他射出了一道紫色的气流，当场杀死了他，其他人再也没有停下来过。

列特·凯恩斯把目光从军事演习转向了焦躁不安的天空，天空上出现了一种他学过的不祥景象。天空看上去非常浑浊，好像消化不良似的，呈深橘色翻滚着，边缘还有绿色的条纹。一团团球状闪电在天空中闪烁着。静电云像巨大的雪花引导着狂风吹向盆地。

从哥尼·哈莱克和其他走私者讲过的故事里，列特知道了暴露在极光风暴中会有多么危险。但他心底，从父亲那儿继承的好奇心让他敬畏地看着电流和放射性干扰距自己越来越近。伴随着这场风暴的是有着奇异色彩的卷须、离子化的空气和被称为锤风的锥形龙卷风。

他对自己如此暴露在外感到有些不安，看到了身后的地表裂缝。任何一个机智的弗雷曼人都能在岩石洞穴为自己找一个好的避难所，躲开恶劣的天气，但下面的部队却没有防护措施。难道他们胆子大到觉得他们能在这种原始的自然力量面前生存下来吗？

发觉到云层和电离层逐渐逼近，那些衣衫褴褛的俘虏开始脱离队伍，而穿制服的士兵则继续坚守阵地。指挥官咆哮着下达了命令，显然是要他们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几秒钟后，一阵狂风呼啸而过，几乎把那个面容狰狞的军官从摇摇欲坠的浮空平台上掀了下来。高个子队长大声叫着，让所有人都退回到金属掩体里去。

萨多卡士兵步调一致，训练有素。一些囚犯试图也和士兵一样按阵型移动，而还有一些人则四散奔逃，钻进了加固的避难所里。

极光风暴在最后一个帐篷封闭好后不久就袭来了。它就像是一个有生命的怪物，掠过盆地，带着五彩的闪电。锤风拳头般地敲打着地面，并砸中了其中一个帐篷，压平了这个金属避难所，把里面的人都砸成了肉泥。

噼啪直响的沸腾般的空气向山脊直吹而来。虽然这不是列特的星球，但他从小就很清楚这种风暴必然存在的潜在致命性。他从有利于观察的暴露位置往下移动，沿着岩石滑下去，直到自己从两块大石块之间钻了过去，最终钻进了岩石的裂缝里。不一会儿，他就听到了仿佛恶魔的嚎叫声，空气爆裂开来，球状闪电的喷射声和锤风的砰砰声不绝于耳。

列特仰望着岩石之间的狭长天空，万花筒般的色彩闪烁着耀眼的光芒，烙印在列特的视网膜上。他往后缩了缩，但认为自己已经是足够安全了。

他均匀地喘着气，凝视着那狂暴的极光风暴，耐心地等待风暴过去。这么看来萨鲁撒和沙丘还是有许多相似之处的，两个世界都很严

酷，都有着无情的土地和无情的天空。在沙丘，凶猛的风暴还可能重塑地貌，将人埋入地下或是把血肉从骨头上剥落下来。

但不像这个地方，沙丘那些可怕的狂风对他来说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是与神秘而宏伟的沙丘联系在一起的。

列特现在想离开萨鲁撒·塞康达斯了，和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一起回到自己的家乡。他需要再次生活在沙漠里——他属于那里。

时机一到，多米尼克·维尔纽斯就带着部分走私船员回到了他的护航舰，还有两架轻型飞船。多米尼克驾驶着他自己的旗舰，引导着飞船进入运航机里的指定泊位。

变节的伯爵来到了属于他的贵宾室里，放松、沉思起来。虽然他多年来一直在暗处活动，就像一只不断骚扰沙达姆四世的牛虻，但他从来没有给过沙达姆四世一个明确而果断的打击。没错，他是偷了一批皇帝的纪念币，还让那个滑稽可笑的气球飘浮在了金字塔体育场上空。没错，他是在花岗岩峡谷的墙壁上写下了一条几百米高的讽刺标语：“沙达姆，你的皇冠还能舒服地戴在你的尖脑袋上吗？”，而且还破坏了几十座雕像和纪念碑。

但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伊克斯仍然没有光复，他甚至都没有关于伊克斯局势的新消息。

在多米尼克自我流放的早期，他召集起了一支军队，这些人已经在过去的战役中证明过他们的忠诚。带着多年前一起击败埃卡兹叛军的回忆，他率领着这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小部队，突袭了特莱拉人新建的要塞。

多米尼克本来希望能借助手中的武器和出其不意的优势，破门而入，推翻侵略者。在峡谷港口，他和他的手下从飞船里冲出来，用激光枪不断地射击。但他们竟然遇到了来自皇帝自己的萨多卡军团，以及他们那令人吃惊的防御阵线。该死的科瑞诺人！为什么他们的军队还在这里？

几年前，他们出其不意的介入就让多米尼克吃了大亏，这些精锐的帝国士兵消灭了他整整三分之一的部队。他自己的后背被激光枪打爆的碎片击中，原地等死，最后是约丹把他拖到一艘飞船上，拼尽全力才得以撤退。

在位于厄拉科斯南极的那个秘密据点，多米尼克的手下悉心照料了他，他这才恢复了健康。幸亏他提前采取了预防措施，隐瞒了自己和这支攻击部队的身份——就算他们进攻失败了，敌人也没办法对他们的家属，以及自己在卡拉丹的子女进行报复——特莱拉人永远搞不明白是谁在攻击他们。

由于这次大溃败，多米尼克向他的手下发誓，他再也不会试图通过军事手段夺回他世袭拥有的星球了，因为这么做只能以失败告终。

但反抗仍要继续，多米尼克决定用其他方式解决问题。

然而，他的那些破坏行为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只不过是科瑞诺家族资产负债表上的一个小数点，或者顶多损害了一些帝国的面子。沙达姆四世甚至不知道幕后主使是这位被放逐了的维尔纽斯伯爵。

虽然他持续不断地斗争着，但多米尼克觉得自己比死了还要难受——他变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他躺在护航舰的船舱里，评估着自己取得的所有成果……以及他失去的一切。他的面前有一幅珊多的立体全息肖像，就站在他对面的基座上，他可以一直看着她，想象她还在那里，还和他在一起。

他们的女儿凯莉娅现在一定出落成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他想知道她是否成婚，也许嫁给了雷托·厄崔迪公爵府里的某个人……当然不可能是公爵本人。厄崔迪家族对婚姻政治性的重视是众所周知的，一个变节家族的公主是给不起政治嫁妆的。同样地，尽管隆博已经足够大了，可以继任为维尔纽斯伯爵，但那个头衔却已经毫无价值了。

伴随着巨大的悲伤，多米尼克垂下了肩膀，他凝视着基座上珊多的全息肖像。*在他悲伤的时候，她总会对他说话。*

“多米尼克……多米尼克·维尔纽斯。我知道你的身份。”

他吃了一惊，一下子坐了起来，心想自己是不是最终还是疯了。珊多的嘴机械地动着。她的脸也转向了，但她的表情却没有改变。她的目光没有集中在他身上。但嘴里却继续说着话。

“我通过这个全息图像和你交流。我必须告诉你一个来自伊克斯的消息。”

多米尼克颤抖着走近那幅全息图：“珊多是你吗？”

“不，我是你所在的这架运航机的领航员。我选择通过这个全息图像和你沟通，因为用其他方式交流对我来说很困难。”

多米尼克勉强相信了他的话，暂时压下了迷信带来的恐惧。但一看到的珊多肖像动了起来，看到她的脸又活了过来，他心中就充满了好久不曾拥有过的勇气：“好吧，不管你是谁。你找我做什么？”

“我的兄弟克泰尔·皮尔鲁从伊克斯发来这些情报。他恳请我把这些消息告诉你。我做不了什么，只能帮他把话带到。”

珊多的嘴唇动得更快了，这一次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接着，她的全息肖像就把克泰尔发过来的那条绝望的信息说了出来。愈发恐惧的多米尼克就这么听着，终于了解到了特莱拉侵略者对他所钟爱的世界和人民造成了怎样的破坏。

他胸中翻滚起滔天的怒火。他在特莱拉第一次入侵时就向帝国请求了援助，当时那个可恶的老皇帝埃尔鲁德九世却一再拖延，最终导致了维尔纽斯家族的失败。多米尼克对自己的失败感到万分痛苦，只希望在自己找到杀死他的方法之前，那个老头不要死。

但直到现在，多米尼克才终于意识到帝国的阴谋比自己想象的要更广泛，更阴险。从本质上说，特莱拉对伊克斯的侵略从来就是帝国策划的一场阴谋，而二十年过去了，萨多卡军团仍在执行这个任务。埃尔鲁德从一开始就策划了这场侵略，而他的儿子沙达姆则通过压迫维尔纽斯家族剩余的臣民，使这场冲突得以延续。

不一会儿，珊多背后那个人的声音又变了，又变回了领航员那更沉闷、更不连贯的语调：“根据我的航程，我可以顺便把你送到萨图赫，也就是那个从前叫做伊克斯的星球。”

“送我去，”多米尼克说道，心中充满了仇恨，“我要亲眼见证你说的这些恐怖景象，然后我——”他把手放在胸前，仿佛在向珊多发誓——“我，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伯爵，将为我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复仇。”

当运航机进入轨道后，多米尼克去见阿苏尤，约丹以及其他的人。“你们回厄拉科斯去吧。回到我们的基地继续我们的事业。我要一艘轻型飞船就够了。”他凝视着基座，好像他的妻子就在那里，“我有我自己的事。”

两位老将表达了他们的惊讶和困惑，但多米尼克用拳头猛击着桌子吼道：“不用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他怒视着他的手下，而他们则惊讶于多米尼克的性格忽然出现如此大的转变。

“你要到哪儿去？”列特问他，“你到底打算干什么？”

“我要去伊克斯。”

一个人掌控权力一定要轻。用力过大就会被权力所控制，从而成为权力的牺牲品。

——贝尼·杰瑟里特格言

男爵对他同父异母兄弟的消息一点也不感到高兴。

在哈克城的太空港，人们正在往他的私人护航舰上装着他前往厄拉科斯所需要的设施、物资和随行人员。为了保证香料生意顺利进行，他不得不在那个沙漠地狱里待上几个月，瞪大了眼睛提防走私者和那些容易失控的该死的弗雷曼人。但是，在几年前阿布鲁尔德造成了损失之后，男爵再次成功把这个帝国中最重要的经济星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赚钱机器。家族的利润在稳步增长。

现在，就在一切情况似乎都在好转的时候，阿布鲁尔德竟然出了这种事！尽管他本人愚蠢至极，但总是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本领，那就是每次都能准确地做出错误的选择。

彼得·德伏察觉到上司的不悦，扭扭捏捏地靠了过来，想要帮忙——或是表现出正在帮忙的样子。但他知道不能靠得太近。多年来，他就是通过躲避男爵的怒火而幸存下来，比他主人以前拥有过的任何一位门泰特服役都长。在弗拉基米尔·哈克南更年轻、更清瘦的时候，他本人就能像眼镜蛇一样击碎别人的喉咙，停止对方的呼吸。但现在的他已经变成那么肥头大耳了，德·弗里斯可以很容易地从他身边滑开。

男爵坐在城堡石墙包围着的会计室里，憋着一肚子火。他的椭圆形黑色强化玻璃桌子看起来很是光滑，甚至能在上面滑冰。一个巨大的厄拉科斯地球仪矗立在角落里，这是任何贵族家庭都梦寐以求的艺术品。但他并没有在兰兹拉德的聚会或贵族社交活动中炫耀过它，而是把它放在自己的私人房间里，独自品味这个世界。

“皮特，我该怎么办？”他指了指一堆由保税快递员送来的邮件圆筒，问道，“宇联商会要求我做出解释，他们用非常直白的措辞警告我，尽管‘统治者发生了变化’，但他们仍期盼着兰基维尔的鲸鱼皮毛能继续出口。”他哼了一声，“好像我会减少产出量似的！他们还提醒我，厄拉科斯的香料生产并不是哈克南家族唯一控制的重要商品。他们威胁说，如果我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将撤销我在宇联商会的董事职位。”

男爵手腕一抖，把一个镀铜的信息圆筒扔向了墙壁。它哐啷哐啷地响着，在石头墙壁上留下了一道白色的划痕。

他拿起了第二个圆筒：“沙达姆皇帝想知道，为什么我同父异母的兄弟要放弃哈克南姓氏，自己去担任分区总督。”

他再一次把圆筒掷向墙壁，砸到了第一道白色划痕旁，这次的撞击声更响了。他捡起了第三个：“格鲁曼的莫里塔尼家族给他提供了秘密的军事支持，以防我采取直接行动。”第三个圆筒再次击中了墙壁，“李芝家族，穆泰利家族——都很好奇，也都在背后笑话我！”

他继续扔着信息圆筒，直到他的桌面空了为止。其中一根金属管滚向皮特，他把它捡了起来：“您没有打开这个，大人。”

“好吧，替我打开吧。里面的东西都一样。”

“愿意效劳。”门泰特用他那长长的指甲划开胶囊上的封条，把盖子拧了下来。他拿出一张木马纸，粗看了一下，舌头一下子吐了出来：“啊，这条消息来自我们在卡拉丹的特工。”

男爵顿时来了精神：“我希望是好消息吧？”

德·弗里斯微笑着翻译上面的密码：“基娅拉为自己在此之前未能传达消息而道歉，但她与侍妾凯莉娅·维尔纽斯的关系有所进展，成功使她反对公爵。”

“嗯，这倒是件大事，”男爵揉了揉他那肥胖的下巴，“不过我更愿意听到雷托被暗杀的消息。那可就真是好消息了！”

“基娅拉喜欢用自己的方式，按照自己的节奏做事。”等到那封木马信上面的字逐渐消失了，德·弗里斯这才把它揉成一团，把它和圆筒扔到了一边，“我们不确定她能走多远，我的主人，以她对贵族事务……能确定的……标准看。间谍活动是一回事，谋杀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不过她是唯一能通过杜菲·哈瓦特安保的人。”

“好吧，好吧。他们俩以前就谈过这件事，”男爵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至少我们在公爵的眼睛里撒了点沙子。”

“也许我们应该对阿布鲁尔德撒更多的沙子？”

在腰间的浮空带的帮助下，这个胖男人错误地判断了自己软弱的上肢力量，人差点儿飞起来。德·弗里斯明智地保持沉默，他吸收这些数据，等他的主人有要求时，他就可以进行正确的门泰特分析。

“也许吧，”男爵的脸涨得通红，“你知道的，阿布鲁尔德的哥哥马洛廷是个白痴。我的意思是。他是一个流着口水、大脑受损的白痴，连自己穿衣都不会，但他的母亲总是对他傻笑，似乎他值得浪费那么多资源来维持生命。”他那张有着肥大下巴的脸上布满了压抑已久的愤怒。

“现在看来，阿布鲁尔德也有同样的脑损伤，只不过是以一种更微妙的方式。”他的手掌重重地落在油亮的黑色强化玻璃表面，留下的手印会被家具里的自洁系统逐渐分解。

“我甚至都不知道那个贱货埃米怀孕了。现在他又有了一个儿子，一个可爱的小宝宝——而阿布鲁尔德自己剥夺了这个孩子与生俱来的权利，”男爵摇了摇头，“你要知道，那个男孩可能会成为一名领袖，另一个哈克南家族的继承人……而他愚蠢的父亲却把这些权利全都夺走了。”

由于主人越来越沮丧，德·弗里斯格外小心地坐在椭圆形桌子的另一边，离他越远越好：“我的主人，据我所知，阿布鲁尔德遵循了严格的法律条文。根据兰兹拉德的规定，他可以请求并接受我们中很少有人会考虑的退位。我们也许认为这是不明智的，但阿布鲁尔德作为哈克南家族的一部分是有权利要求这——”

“而我是整个哈克南家族！”男爵大吼起来，“他没有任何权利，除非我这么说。”他绕着桌子走过来。门泰特呆呆地站在那里，害怕那个胖子会对他下手。相反，他却朝密室的大门飘去：“我们去见拉班。”

他们穿过四方形要塞空荡荡的大厅，走到了一架外部装甲升降机上，升降机带着他们从要塞的尖顶下降到了一个封闭的竞技场。格洛苏·拉班和家族卫兵正在为晚上的角斗士格斗做准备，这是男爵每次去厄拉科斯长途旅行前必然要做的事。

在竞技场里，安静的奴隶们正在清理一层层的座位，擦拭和清扫垃圾。男爵的大比武总是能吸引大量的观众，他也喜欢用这样的大场面来给其他大家族的客人留下深刻印象。角斗士坑那一层的重型钢制大门仍然紧闭，关着角斗用的野兽。多毛、赤膊的工人们用水冲洗被杀死的动物或奴隶的空围栏，然后在里面喷上气味抑制剂。

拉班满头大汗地站在人群中，看上去并没有做什么工作。他穿着一件饰钉皮革的无袖紧身上衣，双手放在腰间，噘着厚嘴唇，怒视这一切。其他的工人用耙子划拉着竞技场的地板，筛出骨头碎片和碎刀片。

卫队长克鲁比则指挥着他的士兵们。他负责布置每个武装人员的站位，为即将到来的庆祝活动提供适当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军事压迫感。

男爵挎着他的背带，沿着瀑布般的台阶滑翔而下，穿过一扇有尖刺的铁门，出现在脏兮兮的竞技场里。他的脚几乎没有碰到地面，这让他走起路来像跳芭蕾舞一样优雅。彼得·德伏也跟在后面跳着同样的舞步。

克鲁比走上前来敬礼。“我的男爵，”他说，“一切都准备好了。今晚我们将有一场壮观的演出。”

“像往常一样。”德·弗里斯附和道，他咧开满是纱芙汁的嘴微微一笑。

“我们有多少只野兽？”男爵问。

“两只拉扎虎，大人，一只德卡熊，还有一头萨鲁撒牛。”

男爵的黑眼睛闪闪发光，打量着竞技场，点了点头：“今天晚上我很累。战斗时间不要太长。立刻释放所有的野兽和五个精选的奴隶。我们要大干一场。”

克鲁比轻快地行了个礼：“遵命，大人。”

男爵转向他的门泰特：“今晚必将鲜血飞扬，皮特。也许这会让我分心，省得我对阿布鲁尔德下手。”

“您想要的就只是分心吗，我的男爵？”门泰特问道，“或者干脆……彻底满意？您为什么不向阿布鲁尔德复仇呢？”

男爵犹豫了片刻，然后说：“复仇确实很好，皮特。拉班！”

他的侄子转过身来，看见男爵和他的随从站在那里。拉班迈着粗壮的腿，穿过竞技场走向这两个人。

“皮特跟你说了你那傻瓜父亲干了什么事吗？”

拉班的表情扭曲了起来：“说了，叔叔。有时候我真搞不懂这样一个笨蛋是怎么活下来的。”

“我们确实不了解阿布鲁尔德，”德·弗里斯说道，“但治国之道的一条重要法则是，要彻底打败敌人，就必须先要了解他，了解他的弱点。知道打他哪儿最疼。”

“阿布鲁尔德的整个大脑就是他的弱点，”男爵咕哝道，他的声音低沉了下来，“也许只是他那颗受伤的心。”

拉班咯咯地笑了起来，声音不免有些太大了。

门泰特举起一根长长的手指，说道：“说到这个。他尚在襁褓中的儿子费伊德－劳萨·拉班现在是他最大的弱点。阿布鲁尔德采取了不同寻常的举措，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让孩子以合适的方式长大’。显然，这对他意义重大。”

男爵望着他那宽肩膀的侄子：“我们可不希望拉班的小弟弟变成第二个阿布鲁尔德，对吧？”

一想到这个可能性，拉班不禁怒目而视。

德·弗里斯继续说着，他的声音像沾了油的冰一样滑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阿布鲁尔德能做的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什么事会给他带来最大的痛苦和绝望？”

男爵的脸上掠过一丝冷笑：“真是绝妙的问题，皮特。为此你能多活一天。或是两天吧——我可真是很慷慨。”

拉班仍然面无表情，因为他还是没听明白。最后，他傻笑着问道：“我们该怎么办啊，叔叔？”

男爵用恶心的无辜声音答道：“啊，我们当然得想尽一切办法把你的小弟弟‘好好地’养大啊。这是很显然的，毕竟你的父亲一直在做错误决定，出于良心，我们不能让阿布鲁尔德·拉班带坏了这个孩子。”他看了看门泰特，“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养大他。”

“我马上准备文件，男爵阁下。”德·弗里斯微笑着说道。

男爵大喊着叫克鲁比过来，然后转向他的外甥：“拉班，把你需要的人都带上。不用再遮遮掩掩的了。阿布鲁尔德一定得清楚他给自己招来了什么灾祸。”

还没有人能确定人类力量的界限在哪儿……人类光凭本能就可以做到什么，而凭借理性的决心又可以完成什么。

——门泰特对人类能力的客观分析

在多米尼克·维尔纽斯的引导下，轻型飞船滑落到云层遮蔽的伊克斯探测网格之下。他在自己陷落家园的原始地表上低飞着，眼前便是群山和瀑布，以及那一片片长在花岗岩斜坡上的深色松林。

作为前伊克斯领主，多米尼克知道上千种进入伊克斯地下的方法。他希望至少有一种方法还奏效。

他强忍着恐惧的泪水，朝目的地飞去。在帝国版图内，伊克斯以其工业、科技以及通过宇联商会经销商出口的神奇产品而闻名于世。很久以前，维尔纽斯家族选择了不去破坏地表，将那些难看的生产设备深埋在地下，这极大地提高了安全性，很好保护了伊克斯宝贵的技术机密。

多米尼克还记得他自己设计和建立的防御系统，以及几代人之前建立的防御系统。来自诸如李芝这样竞争对手的技术间谍一直是让伊克斯人保持警惕的威胁。但显然，特莱拉侵略者现在已经建造了他们自己的安全措施，但他们防不住多米尼克所有的诡计。他把这些诡计藏得太好了。

一个有组织的突击队可能注定要失败，但维尔纽斯伯爵对仍能回到自己的世界很有自信。他必须亲眼见证这一切。

虽然通往地下王国的每个隐蔽通道都是整体安全的薄弱环节，但多米尼克明白紧急出口以及只有他和家人知道的秘密路线的必要性。在韦尔尼——他深爱的首都——的地底深处，有无数的密室、隐蔽隧道和逃生舱口。多米尼克的孩子们，以及年轻的雷托·厄崔迪，在那场血腥的入侵中就曾使用过这些避难所。而多米尼克正是从这些隐藏已久的后门溜了进来。

他把轻型飞船飞到了一片隐蔽性很差的通风井上面，蒸汽像间歇泉一样从通风井里喷发出来。在其他平坦的平原上，大型竖井和货运平台都处于开启状态，运输往来的物资，其中大部分都是出口。在这个森林覆盖的峡谷深处，有守卫森严的岩架和凹地，偶尔可以看到飞船降落。多米尼克一边巡航一边审视地形，直到他发现了一些细微的痕迹，比如倒下的树木，崎岖的岩壁上的污迹等等。

第一个找到的伪装入口被特莱拉人封了起来，隧道里现在塞满了数米厚的固体黏土。第二扇门上明显安装了诡雷，但多米尼克在输入密码之前就发现了炸药。他没有试图解除炸药，而是直接飞走了。

多米尼克对于自己会在这座曾经无比美丽的城市下面发现什么有些担心。除了伊克斯爱国者克泰尔·皮尔鲁发来的可怕消息外，他自己贿赂的调查人员也发来过很多伊克斯局势的传言。尽管如此，他也必须亲眼见证特莱拉人和该死的科瑞诺人对他珍爱的星球做了什么。

然后他们都会付出代价。

多米尼克把轻型飞船停在了一个被黑冷杉森林包围着的小凹地里。希望自己能留在监视范围外吧，他心想着，走出了飞船，静静站在那儿，嗅着冷冽的空气，闻着铜松针的辛辣气味，感受着奔流河水

散发出的湿气。而在他身下的石窟里，也就是一公里深的岩石下面，空气温暖而厚重，散发着化学品的气味，充满了拥挤的人群。他几乎能听到和感觉到那些熟悉的声音，比如轻微的轰鸣声以及脚下隐约的震动声。

多米尼克找到了隐藏在灌木丛里的逃生井舱门，并在仔细检查了上面是否有陷阱或是爆炸物之后才去碰控制装置。如果是特莱拉人发现了这个逃生井，那么它肯定是彻底地暴露了。但他没有发现任何迹象。然后他开始等待，希望系统还能正常工作。

凛冽的寒风吹得多米尼克浑身鸡皮疙瘩，一个自动引导的电梯升了起来，这个电梯可以带他深入洞穴，进入一个秘密的私人储藏室，这个储藏室位于曾经的大王宫后面。这是他年轻时为了应对“突发事件”而建的几个秘密房间之一。这还是在埃卡兹叛乱之前，在他结婚之前……早在特莱拉接管之前。所以它目前仍是安全的。

多米尼克闭上眼睛，呢喃着珊多的名字。密室式的电梯以惊人的速度下降，现在他希望克泰尔的破坏行动没有损坏这些隐藏的系统。他深吸了几口气，回忆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他渴望回到这座神奇的地下城市——但又害怕等在那里的残酷现实。

等到电梯停下，多米尼克从里面走了出来，手里端着一把激光枪。他的肩枪套里还藏着一把箭弹手枪。黑暗的储藏室充斥着灰尘味以及霉菌味。毕竟很久没有人来过这里了。

他小心翼翼地来回踱步，走到他存放中层工人穿的两件普通工作服的暗柜前。他穿上工作服，把激光枪塞进特制的皮套里，然后又把皮套藏在了衣服下面。

多米尼克乔装打扮完毕，心怀希望，清楚自己再也回不到这个储藏室了，然后蹑手蹑脚地穿过昏暗的走廊，找到了一个被广场墙围起来的观景台。于是在二十年后，他再一次看到了这座经过改造的地下城市。

看着眼前的景象，他无法置信地眨着眼睛。宏伟的大王宫被洗劫一空，所有闪闪发光的大理石都被拿走了，整个侧翼毁在了一次爆炸中。这幢巨大的建筑现在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仓库，只剩下一些当年的影子，又像是一个丑陋的官僚办公室大杂院。透过窗户的强化玻璃，他甚至能看见一群恶心的特莱拉人正在像蟑螂一样忙活着。

他向投影仪投射出来的天空看去，发现到处都是闪烁着灯光的长方形装置，它们在随机的路径上不断巡航，监视着所有的一切。这就是监视机。一种由伊克斯人设计的、原本是用于战场的军事装备。但现在特莱拉用这种技术监视他的人民，用恐惧让他们退缩。

多米尼克心里一阵恶心，他又动身前往洞穴高处的其他观景台，混入人群里。他凝视着身边人们那阴郁的眼睛和憔悴的面孔，试图提醒自己，这些人是他的子民，而不是自己噩梦中的形象。他想和他们谈谈，向他们保证自己会有所行动，而且会尽快。但他不能透露自己的身份。自从他和他的家人宣布变节之后，他并不十分了解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些忠诚的伊克斯人当年把希望全寄托在他们的合法统治者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伯爵身上了，但他辜负了他们。他逃走了，留下他们独自面对可怕的命运。一种令他无法忍受的负罪感压垮了他，他浑身战栗。

多米尼克冷静地观察着，他凝视这座洞穴城市，寻找最好的观察点，标记了守卫森严的工业设施。一些工厂被关闭和遗弃了，另一些则被轰鸣的安全屏蔽场包围了起来。在洞穴的底层，次人和伊克斯居民都成了受压迫的奴隶，混在一起劳作。

大王宫的阳台上灯火通明。扩音器轰隆隆地响，口号震天，巨大的回音像震波一样在洞穴里上下波动。

“萨图赫的人民们，”一个口音很重的声音用加拉赫语喊道，“我们又在你们中间抓住了一些寄生虫。我们行必要之举，我们必须把阴谋者和叛徒彻底铲除。我们，贝尼·特莱拉已经慷慨地满足了你们的需求，并将我们神圣的使命的一部分赐予给你们。因此，我们要惩罚那些干扰了你们、让你们偏离了我们神圣使命的人。你们必须理解并接受你们在宇宙中的新身份。”

多米尼克看到，在洞穴底层有一队士兵开始向工人们围拢过去。士兵们都穿着独特的灰黑色军服，携带致命的帝国武器。这么看来，沙达姆甚至不再试图回避他参与此事了。多米尼克顿时怒火中烧。

在大王宫的阳台上，两个惊恐的囚犯被穿着长袍的特莱拉狱卒推着向前走，萨多卡士兵就守在他们两侧。大喇叭又发出了低沉的声音：“这两个人是在破坏重要工业时被捕的。在审讯中，他们指认了其他的同谋。”接着是一阵不祥的沉默，“本周内你们会看到更多的处决。”

人群中只有几个孤单的声音敢于发声抗议。在上面，萨多卡卫兵将正在被殴打的囚犯推到了阳台的边缘。“胆敢反抗我们的人就去死吧！”卫兵——帝国卫兵——将他们一把从阳台上推了下来，下面的

人群散开了。受害者发出可怕的惨叫掉了下来，砰的一声砸到地面上。

多米尼克愤怒难掩。他曾多次站在那个阳台上发表演说。他当年就站在那里给人民做政府报告，赞扬大家的辛勤工作，承诺对劳动者给予更大的奖励。大王宫的阳台本应是一个向人民展现领袖仁慈的地方，而不是一个行刑平台。

大王宫下面忽然响起了激光枪的嗡嗡声。萨多卡士兵开始镇压了，试图在愤怒不安的民众中强制维护秩序。

最后，扩音器里那个声音说出了惩罚措施：“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每个人的口粮配给将减少百分之二十。生产率保持不变，否则将实施进一步的惩罚。如果有志愿者主动找出更多的叛徒，我们将会给予他丰厚的奖励。”

自鸣得意的特莱拉大师们挥了挥长袍，跟着萨多卡卫兵转身走回了被亵渎的大王宫里。

暴怒的多米尼克想要冲进人群，向萨多卡士兵和特莱拉人开火。但他现在只是一个躲在黑暗里的间谍，没有足够的火力来完成一次哪怕是象征性的攻击，他也不敢因为这种徒劳的冲动而暴露自己的身份。

他恨得咬牙切齿，连下巴都开始隐隐作痛。他用手抓着栏杆，想起很久以前，自己曾和当时是新娘的珊多夫人站在这个观景台上。当时他们手牵着手，凝视着巨大的岩洞里韦尔尼那些仙境般的建筑。珊多的眼睛闪着亮光，穿着从凯坦皇宫里带来的华丽长裙。

只不过皇帝从来没有忘记珊多的离开对他所造成的侮辱。为了等待一个复仇的机会，埃尔鲁德隐忍了很多年，而伊克斯的全体人民为此付出了代价……

多米尼克心痛难忍。曾经的他拥有一切：财富、权力、繁荣的世界、完美的妻子、美满的家庭。如今，这座洞穴般的城市已满目疮痍，昔日的辉煌早已荡然无存。

“哦，看看他们都干了些什么，珊多，”他阴郁地呢喃着，仿佛他和珊多一样成了一个鬼魂，“看看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啊。”

他壮着胆子在韦尔尼待了尽可能长的时间，让复仇的齿轮在脑子里不停转动。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多米尼克·维尔纽斯已经完全清楚该如何反击了。

而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复仇壮举。

是的，权力和欺骗是治国之道的工具。但请记住，权力会欺骗那些行使权力的人——让他们相信权力可以克服自己无知的缺陷。

——弗兰伯特·穆泰利伯爵，在兰兹拉德演讲大厅的早期演讲

阿布鲁尔德再一次享受到了兰基维尔的宁静夜晚。对于自己和一个强大的家族断绝了关系这件事他并不后悔。反而很满足。

在图拉峡湾，熊熊燃烧的炉火温暖着刚被修复和重新装饰好的主屋。他和埃米懒洋洋地躺在大厨房旁边的公共区域里，和仆人们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海鲜饭，庆祝大家再次团聚，所有人都吃得饱饱的。大部分原来的工作人员都已经找到并带回主屋了。现在的阿布鲁尔德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就在那天早晨，人们看见两条琼达斯鲸鱼在峡湾口的海水里试探着冒头。渔民报告说，最近的渔获量是一年多来最好的。平时阴沉的天气突然变冷，悬崖也被撒上了一层干净的雪。即使在多云的夜空下，洁白的积雪也给阴影增添了一层珍珠般的色彩。

小宝贝费伊德一劳萨坐在手织地毯上，守在他旁边的是埃米。小男孩脾气很好，经常咯咯地笑，脸上还会露出各种各样的可爱表情。现在他紧紧抓住母亲的一根手指，被她扶了起来，开始迈出第一步，他的身子摇摇晃晃的，试探着平衡。这个聪明的孩子已经学会少量的词汇了，并且也经常使用这些词汇。

阿布鲁尔德兴致上来了，想要拿出几件旧乐器，吹奏一些民间音乐助助兴，但还没等他起身，就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刺耳的噪音，似乎

是引擎的嗡嗡声。“船？”随着仆人们逐渐安静下来，他确定自己听到的是水面船只引擎的声音。

鱼妇，也就是他们的厨师，把一个大盆端到了公共区域附近的客厅里，然后掏出一把小刀撬开贝壳，把里面的肉剥出来，准备煮一锅汤。这时她听到了外面的喧闹声，于是用毛巾擦了擦手，从窗口向身后望去，说道：“有灯光。是沿着峡湾而来的船只。要是我说的话，这些船开得太快了。外面黑漆漆的——他们可能会撞上什么东西。”

“把房子的灯光调亮，”阿布鲁尔德命令道，“我们得去欢迎这些来访者。”围绕着木头房子有一个灯火通明的花环，开始向码头散发出温暖的光芒。

三艘海轮呼啸着沿着岩石组成的海岸线，笔直地向主屋驶来。埃米抱着费伊德，平静的宽脸上泛起了不安的涟漪，她望着丈夫，想求一些安心。阿布鲁尔德对她做了一个温柔的手势，试图安抚她，尽管他自己的心里也一阵阵发凉。

他打开主屋的巨大木门，而这时，装甲船紧挨着停靠在了码头上。身着制服的哈克南士兵们走下了船，沉重的脚步声像是在开炮。当士兵们沿着陡峭的楼梯一步步走近时，阿布鲁尔德后退了一步，把武器挂在了肩上，但随时准备着开火。

阿布鲁尔德感觉到他的平静生活即将结束了。

格洛苏·拉班大踏步走到了码头上，他迈着轻快的步伐，跟在武装先头部队的后面。

“埃米，是……是他。”阿布鲁尔德不想说出儿子的名字。格洛苏·拉班和他年轻的弟弟相差足有四十多岁，而现在父母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婴儿身上了。而这个婴儿现在是无比的脆弱——阿布鲁尔德的宅邸没有丝毫防御能力。

由于一时冲动，阿布鲁尔德做出了一个愚蠢的反应，他关上了那扇沉重的门，并上了闩，而这只会激怒冲过来的那些士兵们。所以他们直接开火了，炸毁了有百年历史的街垒。阿布鲁尔德急忙往回跑去保护妻子和孩子。陈年的木头冒着浓烟被炸碎了，发出了像刽子手用斧头砍头的可怕声音。

“您就是这样欢迎我的吗，父亲？”拉班发生大笑着穿过滚滚浓烟，把木头碎屑踩在脚下。

仆人们惊慌失措地四散奔逃。鱼妇躲在煮着肉汤的大锅后面，可怜巴巴地举着她的小贝壳刀，似乎把它当做了一件武器。两个男仆则拿着长矛和鱼刀从后面的房间里出来，但阿布鲁尔德举起双手让他们冷静下来。如果他不能稳定住局面，那么哈克南士兵就会像在彩虹桥高堡那样把这些人全杀了。

“孩子，你这等行径还想让我欢迎你吗？”阿布鲁尔德指了指残破的大门，“半夜里带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和军用船闯进来？”

“我叔叔一直在教我怎样出场才最有气势。”

身穿蓝色军服的哈克南士兵们笔管条直地站着，手里端着明晃晃的武器。阿布鲁尔德茫然失措。他看了看他的妻子，但她却只是坐在

熊熊燃烧的炉火旁，紧紧地抱着孩子。从她惊恐的眼神中，阿布鲁尔德知道她打算把孩子藏在屋子里的某个地方。

“那是我刚出生的弟弟费伊德－劳萨吗？这名字听起来还真小气呢，”拉班耸了耸肩说道，“但如果他是我的亲兄弟……我想我只能接受他了。”

埃米把孩子抱得更紧了，她把笔直的头发甩到肩后，尽管年事已高，她仍是一头黑发。她严厉地盯着拉班的眼睛，眼中喷射出怒火，但这怒火很快被她对儿子的爱一点点撕裂了，她离不开这孩子。“我们真心希望你们两个人有血缘关系。你不是在这间房子里学会残忍的，格洛苏。不是从我，也不是从你的父亲那里学会的。我们一直爱着你，即使你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的痛苦。”她出人意料地站了起来，向他迈了一步，而拉班却因慌乱而满脸通红，无意中后退了一步，“你是怎么变成现在这样的呢？”

他怒视她。

埃米的声音很低，好像她是在问自己，而不是问拉班：“我们对你很失望。我们到底哪里做错了？我不明白。”

她那宽阔、朴素的脸庞因为爱和怜悯而变得柔和起来，但当拉班为了掩饰自己的不安而发出残酷的笑声时，她再次冷酷起来。“哦？那我也对你们俩很失望。你们是我的父母，可你们甚至没邀请我参加我弟弟的命名仪式。”说着，拉班走上前去，“让我抱抱这孩子。”

埃米向后退去，想要保护她的儿子。拉班装出一副悲伤的表情，迈着大步向前靠过去。哈克南士兵则端起武器跟着推进。

“离你妈妈远点儿！”阿布鲁尔德喊道，想要冲过去，却被一个士兵伸出胳膊拦住了。

拉班转向他：“我不能坐视不管，任凭我自己的弟弟被你这样一个令人尴尬的懦夫所腐化，爸爸。你同父异母的兄弟，也就是我们大家族的首领，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已经提交了文件并且得到了兰兹拉德的完全批准，他将在杰第主星上自己的家里把费伊德－劳萨抚养成人。”说着，一名守卫掏出了一卷华丽的、盖着印章的萨尔提羊皮纸，扔在了阿布鲁尔德脚下。阿布鲁尔德能做的只是死盯着它。“男爵大人已经正式地、合法地收养了这个男孩，这孩子现在是他的养子了。”

看到自己亲生父母脸上惊恐的表情，拉班不禁笑了起来：“男爵当年收养了我，所以我现在是他的指定继承人，一位准男爵。而且我也和男爵一样，是个纯粹而正派的哈克南人。”说着他张开自己粗壮的双臂。旁边的士兵们一直平稳地端着枪，但埃米却又后退了好几步，“看，你们没什么好担心的。”

拉班转过头来，冲着离他最近的两名士兵点了点头，两名士兵立即端起枪来，向站在不远处、手里还拿着那把小刀的鱼妇开了火。当年拉班曾在主屋短暂地停留过一段期间，而那时这个嗓音沙哑的女人为他做过很多好吃的。可现在她还没来得及发出尖叫，激光脉冲就把她打倒在地。鱼妇手里的小刀扔出老远，身子向前一头栽进了大盆里。盆里的蛤蜊全都打翻了，腥气的水洒满了木地板。

“母亲，你到底需要我再杀多少人？”他用几乎悲哀的语气问道，用短粗的手指比画着，“你知道我不在乎多杀几个人的。现在把我弟弟交出来吧。”

埃米把目光从拉班身上转移到了那些面露惊恐的家仆身上，又移到孩子身上，最后看向了阿布鲁尔德，而阿布鲁尔德完全不敢正视她的目光。他所能做的，只是从喉咙里发出一声更像哽咽的叫喊。

尽管她没有表示任何投降的意思，拉班还是粗暴地把婴儿从她麻木的手臂中抢了过来，而她没有反抗——因为她害怕屋子里的其他人都会惨遭屠杀，就像哈克南军队屠杀彩虹桥高堡那些无辜的工人那样。

看到自己的孩子就要被带走了，埃米几乎崩溃，她轻轻吸了口气，就好像一直给予她力量的锚被切断了一样。而孩子一看到比他大得多的哥哥的那张宽阔而僵硬的脸，立马哭了起来。

“你不能这样做！”阿布鲁尔德喊着，但就是没法从武装卫兵面前挤过去，“我是这里的分区总督。我要上报给兰兹拉德。”

“你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权力。我们也不想要你那个毫无意义的分区总督头衔，但当你放弃你的哈克南姓氏时，你就没资格再要求什么了，这孩子真不错，很干净。”拉班边说边伸着胳膊抱着不断挣扎的婴儿，好像不清楚该拿这个孩子怎么办似的。那些羊皮纸法律文件仍散落在地板上，没人想要捡起来，“你实际上什么也不是了，老爸。完全没人在乎了。”

他抱着婴儿，朝还在冒烟的大门走去。阿布鲁尔德和埃米彻底心碎了，大声尖叫起来，但士兵们却转过身来，用手中的武器对准了他们。

“哦，别再杀任何人了，”拉班对他们下令道，“我更喜欢在离开时听到满屋子的哭泣声。”

士兵们列队走下台阶回到码头，在那里他们登上了装甲船。阿布鲁尔德紧紧地抱着埃米，不住颤抖着，他们只能互相支撑，彼此就像两棵倒在一起的大树。两人的脸上全是泪痕，眼睛睁得大大的，呆滞无神。屋里的仆人们也都在痛苦地哀号。

拉班的军用船驶入了图拉峡湾的黑色海水之中。阿布鲁尔德大口喘着气，似乎无法呼吸。埃米在他怀里颤抖着，他试图安慰她，但自己也被彻底的无助感和崩溃裹住了。埃米死死盯着自己长满老茧的空手，仿佛她的孩子还在那里。

而在远处，尽管阿布鲁尔德知道这只是他自己的想象，但他觉得似乎能听到孩子的哭声，就在离船发出的一片轰鸣声中。

不要和你不想同生共死的人在一起。

——弗雷曼人如是说

当列特·凯恩斯从萨鲁撒·塞康达斯返回到位于沙丘南极的走私者基地时，他发现他的朋友沃里克正在那里等着他。

“看看你！”高个子弗雷曼人大笑着喊起来。沃里克掀开他的兜帽跑了过去，把隐藏峡谷里的砾石踩得嘎吱直响。他拥抱着列特，狠狠地捶打他的后背。“你现在怎么那么水肥……和干净呢，”他轻蔑地闻了闻列特，“我看不出你身上有蒸馏服的痕迹。你把整个沙漠都洗干净吗？”

“沙漠在我的血液里，永远洗不掉，”列特紧紧地抱住他的朋友，“而你……你长大了。”

“这得益于幸福的婚姻生活，我的朋友。法罗拉和我现在有了一个儿子，出于对你的尊重，我们给他取名为列特－芝，”说着他一拳打在手掌上，“我每天都不断和哈克南人作战，而你却被这些外来人弄得娇惯和软弱了。”

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列特为自己感到一阵悲伤，但这一切都早已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朋友幸福生活的由衷喜悦和对这个荣誉的感激之情。

走私者没有时间说话或是开玩笑，他们在忙着把货物卸下来。而且他们看上去都很不安，闷闷不乐，这是因为多米尼克·维尔纽斯没

有陪他们回到厄拉科斯。约丹和阿苏尤大声下着命令，让他们把从萨鲁撒·塞康达斯带来的材料装好。哥尼·哈莱克留在了萨鲁撒，监督着那里的走私活动。

沃里克已经在南极基地待了五天了，他和走私者吃一样的东西，然后教导他们如何在沙丘的沙漠中生存。“反正我觉得他们是永远学不会的，列特，”他哼了一声，低声说道，“不管他们在这里住多久，他们仍是外来人。”

当他们迈着大步走回主隧道时，沃里克把他的情报告诉了大家。一连两次，他都带着香料贿赂去找隆多·图克，想搞清楚他的朋友什么时候回来。而答案是很长时间以后。“是什么让你非要去塞康达斯这样的地方呢？”

“这是我不得不走的一段人生旅程，”列特回答，“我父亲是在那儿长大，也经常谈起那里。但我现在回来了，而且打算留下来。沙丘是我的家。萨鲁撒只是……只是一种有趣的消遣。”

沃里克停下来，挠了挠他的长发，这些头发被蒸馏服的兜帽裹了好几个小时，已经缠成一团一团的了。毫无疑问，法罗拉为他保留了水戒指，这是一个妻子应该做的。列特很想知道那个小精灵似的年轻女人现在是什么样子。“那么，列特，你还会回到红墙穴地——你的家吗？法罗拉和我都很想你。当初你觉得有必要和我们分开，这让我们很伤心。”

列特使劲咽了一口唾沫，承认道：“我那时太傻了。我需要独处的时间来考虑我的未来。现在很多事情都变了，我学到了很多。”他勉强笑了笑。“我想我现在更理解我的父亲了。”

沃里克睁大蓝里透蓝的眼睛：“谁会质疑乌玛凯恩斯呀？我们只要执行他的命令就行了。”

“是的，但他是我的父亲，我想要了解他。”

他们站在结了冰的岩壁高处，凝视着布满灰尘的冰帽，上面有着层层的阶地[74]。沃里克噘起嘴唇，不作声，却露出了愉快的表情：“如果你还记得怎么穿蒸馏服的话。”

列特哼了一声，走向他的储物柜，那里存放着他的沙漠装备。“你也许先到了鸟之洞穴，”他斜着眼睛看了一眼他的高个子朋友，“但召唤来大沙虫的人是我。”

他们向其他走私者告了别。虽然约丹和阿苏尤这两位刚强的老人已经和列特做了将近一年的伙伴，但他并不觉得和他们有多亲近。他们是军人，忠于他们的指挥官，习惯了严格的训练。他们总是没完没了地谈论过去的日子和发生在遥远世界的战争，谈论为了帝国的荣耀而与维尔纽斯伯爵并肩冲锋的光荣岁月。但是他们的激情已经变质了，现在的他们只是尽其所能去惹恼沙达姆而已……

列特和沃里克都很讨厌水商工业区里的那些污垢和沙砾，所以决定绕一段路，长途跋涉穿过南极荒原。沃里克回头看了看处在一片寒冷中的，丝毫没有痕迹的峡谷。“我觉得你还是教了他们一些东西的，甚至比我们第一次教给他们的还要多。他们的据点终于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

“你这么觉得？”列特高兴地说，“有一个弗雷曼人当老师，就算是他们也可以学会这些显而易见的东西。”

最后，他们到达了沙漠的边界，安置好了沙槌，召唤出一条沙虫。很快，两人就从正北进入了荒野平原，这里的沙尘、风暴和反复无常的天气模式一直阻碍着哈克南人的巡逻。

他们骑着沙虫一路碾过沙漠，终于接近了赤道地区，沃里克滔滔不绝地说着话。他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乐，脑子里也全都是故事和奇闻异事。

只是一听他的朋友提起法罗拉和他们的儿子，列特仍然觉得心里隐隐钝痛，听着他们的生活，听着他们的塔巴穴地之旅，听着他们是怎么在厄拉奇恩游玩了一天，听着有一天他们忽然想去石膏盆地的示范温室看看……

他发现自己一直在做白日梦。假如当初他能召来一只更大的沙虫，或者驱赶虫子时更卖些力气，或者自己少休息一会儿，也许他就会先到达。很久以前，两个年轻人在*碧岩*，也就是那个纯白色的湖床边许下了同样的愿望——娶同一个女孩为妻——但只有沃里克的愿望实现了。

弗雷曼人会说，这是夏胡鲁的意志，列特不得不接受它。

晚上，他们扎好了营地，然后一起坐在沙丘顶上，把读数棒扔进沙子里。之后，又一起看着星星无声地在夜空中闪烁，享受这种寂静。今晚的沙漠对他很温柔，列特·凯恩斯几个月来都没有睡得那么安稳了……

他们走得又急又猛。两天后，列特发现渴望再次见到红墙穴地的念头变得更加强烈：他想要尽快见到自己的母亲弗丽思，想要告诉父

亲他在萨鲁撒·塞康达斯上的一切所见所闻。

但那天下午，列特凝视着沙海对面地平线上一个棕黄色的污点，然后摘下蒸馏服的鼻塞，深吸一口气，结果闻到了一股臭氧的味道，他的皮肤也因空气中的静电而感到一阵刺痛。

沃里克也皱起了眉头。“会是一场大风暴，列特，而且越来越近了，”他无奈地耸了耸肩，“当然也许只是一阵海纳利风。我们应该勇敢面对它。”

列特却把自己的想法藏在了心里，不打算说出不愉快的猜疑。大声说出不详的推测不是什么吉利的事。

但那个污点距离他们越来越近，天空中的声音也越来越响，列特发现空中出现了巨大的、颜色不祥的棕色云朵，他只好说出了现在已经显而易见的结论：“不，我的朋友，这是一场科里奥利风暴。”然后板着脸闭上了嘴，回忆起多年前和父亲在气象舱里的经历，以及最近在萨鲁撒·塞康达斯遇到的极光风暴。但现在的情况要糟糕得多。

沃里克看了看他，抓住沙虫背上的一个突起呢喃道：“胡拉斯卡利·瓦喇。旷野中的恶魔之风。”

列特研究着迎面而来的云朵。云层最高处现在是一片黑暗，那是因为微小的灰尘颗粒被风吹到了很高的地方，而在离地面较近的地方，风会卷起较重的颗粒，冲刷沙地。胡拉斯卡利·瓦喇，他在心里说道，这是弗雷曼人形容所有科里奥利风暴中威力最大的一种的说法。意为吃肉的风。

他们身下的沙虫也开始变得焦躁不安，不愿继续前进。当致命的风暴接近时，不管用多少吊具和挂钩来固定它们的身体，沙虫都会想办法潜回到安全的地下。

列特扫视着随风飘动着的沙丘，它们正在像无边无际的海洋一样向四面八方扩散。面前是一片完全开放的平坦沙漠。“没有高山，就没有庇护所。”

沃里克沉默着，继续在延绵不绝的沙海中寻找着最轻微的不规则地形。“有了！”他踩着虫子的背站了起来，伸出手指比画着，“一个小沙丘。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

列特眯起了双眼。狂风已经把恼人的沙尘吹到他的脸上了。他只能看见远处有一小块褐黑色的斑点，一块从沙海中探出头来的圆球状石头。“看起来不太像啊。”

“别无选择了，我的朋友。”沃里克边说边驱赶沙虫，他们得在科里奥利风暴来袭之前赶过去。

一阵飞速而来的沙砾打在了他们的脸上，吹进了眼睛。两人连忙把蒸馏服的塞子紧紧地塞进鼻孔，紧闭上嘴巴，然后把兜帽向前拉去遮住脸庞，但列特仍然觉得这些沙粒好像已经渗透进了他的皮肤毛孔中。

沙哑的风声在他耳边低语，声音越来越大，像一条巨龙在他耳边喘息。不断增加的静电场也让他感到恶心，头痛欲裂，他如果能把自己的脚牢牢地踩在沙地上，头痛才会减轻。但这是不可能的。

当他们靠近那一小块岩石时，列特的心沉了下去。因为他现在终于看清了，它不是什么岩石，只不过是被狂风冲刷出来的一小块坚硬的熔岩。还没有一个蒸馏帐篷[75]大，边缘粗糙，布满裂缝。当然也就不足以能同时庇护他们两人。

“沃里克，这行不通。我们必须另想办法。”

但他的同伴却转头对他说道：“我们别无他法。”

沙虫竖起身子，拼命挣扎，抗拒往沃里克驱赶它的方向走。当他们最终接近了这个不怎么样的避难所时，风暴在他们头上升了起来，就像一道巨大的褐色的墙挂在天空中。沃里克松开了钩子：“现在，列特！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脚力和技能……还有夏胡鲁。”

他松开了绳子，扯掉了钩子，纵身跳下沙虫。沙虫马上开始潜入地下，拼命地向下挖去。列特也跟着从沙虫粗糙的脊背上下来了，跳到了松软的沙地上。

科里奥利风暴带着一种干燥、嗖嗖的轰鸣声冲了过来，掠过地面，像一头愤怒的巨兽一样嚎叫着。列特再也无法区分沙漠和天空了。

他们顶着风爬上岩石。发现脚下只有一条裂缝深得可以让一个人蜷缩在里面，拉下斗篷遮住身子的话，应该能避开这场可怕的沙暴了。

沃里克看着裂缝，又看了看迎面而来的风暴，抬起头来说道：“你快躲进去吧，我的朋友。这地方归你了。”

列特立即拒绝：“不可能。你是我的血亲。而且你现在有了妻子和孩子。他们还等着你回去呢。”

沃里克盯着他，眼神冰冷而疏离：“而你是乌玛凯恩斯的儿子。你的生命比我的更有价值。趁这风暴还没把我们都杀死，赶紧躲进去吧。”

“我不会让你为我牺牲的。”

“我也不会给你选择的机会。”沃里克转身就要跳下岩石，但列特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拽了回来。

“不行！你忘了在这种情况下弗雷曼人该如何选择了吗？我们得以能为部落保存水源的最佳方式为准绳！我说你的生命更有价值，是因为你有家庭。你说我更有价值只是因为我的父亲。而我们现在没时间讨论这个问题了。”

“那么神必须做出他的选择。”沃里克说。

“好吧，”列特说着从背包里掏出一根读数棒，“不管结果是什么，你都必须听它的。”沃里克皱起了眉头，而列特则使劲咽了口唾沫，又补充道：“我也一样。”

两个人拿着读数棒，面对着松软的沙丘，背对着风暴，开始找角度，这样就不会受到狂风的干扰了。野兽般的风暴越来越近了，吼声也越来越大，整个世界似乎变成了一个永远黑暗的、翻滚着的宇宙。沃里克先投了出去，棒子的一端扎进了柔软的沙地。七。

当列特扔出自己的骨棒时，他清楚如果自己赢了，他的朋友就会死在这里。而如果他输了，自己就会死在这里。但他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沃里克迈着大步跑了过去，跪在骨棒落地的地方。列特也急忙跑过去查看。他的朋友是不会作弊的，这是弗雷曼人永远不会做的事。但他就是不相信沃里克那被沙尘刺痛的流泪的眼睛。列特的读数棒歪在地上，露出了九的标记。

“你赢了，”沃里克对他说道，“现在你必须躲进去，我的朋友。我们没有时间拖延，也没有时间争论了。”

列特眼里噙满泪水，他颤抖着，膝盖一阵发软，似乎快要绝望地倒下。“这不可能。我拒绝接受这个结果。”

“你别无选择，”沃瑞克把他推向岩石，“这就是大自然的变幻莫测。你的父亲谈论它的次数已经够多了。大自然自有它的危害性，而你和我……我们今天只是不走运。”

“我不能这么做。”列特一边哽咽，一边拼命在地上挖，想要把那条裂缝再挖宽一些，但沃里克使劲推了他一把，把他推倒在地。

“快去啊！别让我白死！”

列特颤抖着，恍惚地向岩石上的裂缝走去：“你跟我一起躲进来。我们可以一起躲进来的。我们能挤挤的。”

“没有足够空间的。你自己看。”

风暴的咆哮越来越大。尘土和沙粒像子弹一样砸向他们。尽管两人相距只有几步远，但两人只有大喊才能听到对方：“法罗拉需要你照顾，”沃里克喊道。“如果你再耽误时间，最后和我一起死在这里，那谁来照看她呢？还有我儿子？”

列特知道自己词穷了，也别无选择，他最后拥抱了朋友。然后沃里克一把将他推进了裂缝里。列特扭动着身子，拼命挣扎，试图往深处挤，希望能挤出足够的空间让沃里克至少能有一部分身子躲进来。“拿着我的斗篷！把自己盖好。多少能加强一些防护。”

“攥紧了，列特。即使是你想活下来也不那么容易。”沃里克低头看着列特，身上的披风和蒸馏服被愤怒的狂风撕扯着，“你可以这样想——我就要成为夏胡鲁的祭品了。我的牺牲也许会为你带来一些福气的。”

列特发现自己被身体两侧岩石压得动弹不得。他能闻到沙尘暴带来的大气电流，看到这些电流在迎面而来的沙尘墙上噼啪作响。这是这个沙丘世界能对他们所能施加的最大暴力，比萨鲁撒·塞康达斯或宇宙中的任何地方都残酷得多。

列特伸出手来，沃里克一句话也没说就抓住了它。列特已经能感觉到皮肤上粗糙的摩擦力了。狂风像一排细小的牙齿一样撕咬着他。他想把沃里克拉得更近些，至少让他在裂缝里躲一下，但他的朋友拒绝了。沃里克已经下定了决心，他知道自己没机会了。

狂风更加猛烈地嘶吼着，仿佛一头有着尖利爪子的巨兽，吹得列特睁不开眼，他只好试图往坚硬的岩石里钻得更深一些。

一阵飓风席卷而来，沃里克被风撕扯着，松开了手。列特试图跳起来抓住他，把他拉回来，但岩石把他挤住了，狂风也把他吹了回去。除了震撼的科里奥利力，他什么也感受不到了。尘埃蒙蔽了他的双眼。

在狂风中，他甚至都没能听见沃里克的尖叫。

在经历了几个小时地狱般的煎熬后，列特挣扎着爬了出来。他的身上全是粉状的灰尘，眼睛红红的，几乎什么也看不见，衣服也被岩石和飓风扯碎了。他觉得自己的额头像着了火一样。

列特胃里一阵翻滚，他绝望地抽泣着。在他周围，飓风过后焕然一新的沙漠显得是那么清澈而质朴。列特用他的泰玛格沙漠靴胡乱踢着，想踢飞心中所有的愤怒和悲伤。然后他转过身。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他看到远处有一个黑色的人影，就像一道沙丘上的高大剪影，一件破烂的披风在人影周围飘动着，身上的蒸馏服也被撕裂了。

列特呆住了，怀疑自己出现了幻觉，那是海市蜃楼吗？还是他朋友的鬼魂回来找他了？不，这是一个真人，一个被他抛弃了的人。

沃里克。

列特哽咽着，呼号着，踉踉跄跄地跑过粉状的沙地，身后留下一行深深的脚印。他边哭边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沃里克！”

那个弗雷曼人却一动不动地站着。他没有转身迎接自己的朋友，只是别过脸去，面朝北方，望着家的方向。

列特不清楚沃里克是如何活下来的。科里奥利风暴会摧毁它所遇到的任何东西——但不知怎么，这个人仍然还站立着。列特又大叫了一声，跌跌撞撞地爬到沙丘顶上。他恢复了平衡，冲到自己朋友的身边，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沃里克！你还活着！”

沃里克慢慢地转过身来，看向了他。

狂风和沙暴几乎刮掉了他半个身子。沃里克的脸上伤痕累累，两颊破裂，露出了里面长长的牙齿。他的眼皮也被剥去了，阳光下只留下一个圆形的一动不动的眼珠。

沃里克的手背只剩下了骨头，喉咙里的肌肉像滑车和绳索一样上下移动着，他扭动着下巴，发出了一种怪异的、含糊不清的声音。

“我活下来了，我见证了一切。但这不如让我直接死去。”

一个人若能知道自己有原罪，就能幸存下去。如果一个人不能接受自己有原罪，那么他将承受无法承受的后果。

——《彩虹桥高堡沉思录》，文本

在自己年幼的儿子被绑架后的几个月里，阿布鲁尔德·哈克南快把自己逼疯了。他变得一蹶不振，再一次切断了自己与世界的联系。所有的仆人都被他解雇了。然后他和妻子把他们最重要的东西都装进了一架扑翼机里。

最后，他们把主屋烧成了灰烬，把它承载的所有记忆都化为了灰烬和烟雾。墙壁、屋顶和支撑梁火光冲天。房屋框架像一堆火葬木柴一样嚎叫着，噼啪作响，直冲兰基维尔的黑暗天空。几十年来，这座巨大的木制建筑一直是阿布鲁尔德和埃米的家，是一个充满了快乐和温暖回忆的地方。但是他们没有回头看一眼就走开了。

他和埃米飞越了群山，最终降落在一座寂静的山间城市，一个名叫维利塔斯，意为“真理”的地方。这里更像是宗教社区的一座堡垒，建在一块遮天蔽日的巨大花岗岩之下，而这块巨岩是从高山中延伸出来的。几个世纪以来，修道士们把洞穴挖得很深，最终挖出了一个充满了隧道和私人房间的洞穴网，虔诚的信徒们可以在里面安静地思考。

而阿布鲁尔德·哈克南确实有很多东西需要思考，修道士们毫不犹豫地就接纳了他。

虽然他们不是虔诚的宗教信徒，甚至也不遵循教规，但阿布鲁尔德和埃米花了很多时间在一起静默修行。在经历了所有这些痛苦和悲伤之后，他们互相安慰，试图弄明白为什么这个世界要这样对待他们。但他们谁也没能找到答案。

阿布鲁尔德相信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他本质上是个好人。他试图把每件事都做好。然而不知怎么的，他发现自己总会陷入了恶魔的深渊。

一天，他坐在他那四面都是石墙的房间里，身边点着烛台，烛光暗淡，摇曳不定，屋里弥漫着一股芳香的烟雾。隐藏在岩石壁龛中的辅助加热器一直开着，屋里很暖和。他只穿了一件宽松朴素的衣服，身子蜷缩成一团，不是在祈祷，而是在沉思。

埃米跪在他身边，双手抚在他束腰外衣的袖子上。她最近一直在写诗，写那种经文里的结构化诗句，但遣词造句总是太过尖锐，充满了痛苦，阿布鲁尔德每次读都会泪流满面。于是她把羊皮纸和书法笔放在了一边，最终也没有写完。

现在，两人都盯着眼前烛光摇曳的蜡烛。在维利塔斯的某个地方，僧侣们似乎正在唱圣歌，他们的歌声穿过岩石传了过来。软绵绵的低沉歌声令人昏昏欲睡。

阿布鲁尔德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他长得很像他的父亲，都有着长长的头发、肌肉发达的脖子和瘦削的身体。迪米特里·哈克南男爵也总是喜欢穿宽松的衣服，觉得这样可以让自己显得比实际上更加气派。他是一个强硬的人，愿意做出困难的决定，只要能增加他的家庭财富就行。他几乎每天都在想办法为哈克南家族赚钱，然后提高家族

在兰兹拉德里的地位。就是他接受了厄拉科斯星球总督的封号，从而最终提高了哈克南在贵族家族中的地位。

在科林战役之后的几千年里，哈克南家族的残暴行为让整个家族臭名昭著——但迪米特里却没有他的大多数前任那么暴虐。这要归功于他的第二任妻子达芙妮，她一直在感化他。在迪米特里的晚年，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每天都兴高采烈地笑着，以表达他对新婚妻子的爱，并和他最小的儿子共度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他甚至对严重发育迟缓的马洛廷也体贴有加，要是放在以前，哈克南家族甚至可能会以仁慈的名义处死这个婴儿。

不幸的是，迪米特里越温情，他的大儿子弗拉基米尔就越残酷，好像是对他父亲的报复。而弗拉基米尔的母亲维多利亚一直在向儿子灌输权力欲。

我们是如此的不同。

现在，阿布鲁尔德在石屋中专心地冥想着，专注于蜡烛火焰那微妙的、不断变化着的颜色，他并不后悔自己没有跟随他同父异母兄弟的脚步。他既无心，也无意去做那些男爵喜欢干的事。

阿布鲁尔德一边听着远处僧侣的歌声，一边思考着自己的家谱。他一直不明白父亲为什么给他取名叫阿布鲁尔德，这个名字在芭特勒圣战之后就被钉上了耻辱柱。因为原来的阿布鲁尔德·哈克南在科林战役后就因怯战而被放逐，永远抬不起头来。

那是人类彻底打败思维机器的一役。在赫雷斯吉尔这座充满传奇色彩的桥上，那位同名的阿布鲁尔德在人类最后的阵地上做的事情，

最终引来了所有人对他的谴责。而他所做的事也让哈克南家族和厄崔迪家族间出现了第一道裂痕，最终演变成了持续千年的血海深仇。但其中的细节到现在也搞不清楚，证据也不存在了。

我父亲到底知道些什么？在科林战役中，那个阿布鲁尔德到底做了什么？他在桥上做了什么决定？

也许迪米特里不觉得他做了一件可耻的事。也许获胜的厄崔迪人只是改写了历史，杜撰出了一个流传多个世纪的故事，以抹黑哈克南家族的名声。自从大骚乱[76]以来，人们口中的神话就像覆盖在历史上的藤壶，模糊了真相本身。

阿布鲁尔德咳嗽了一声，深吸了一口气，轻嗅着小小房间里弥漫着的熏香味道。

埃米察觉到了丈夫的不安，于是抚摸他的后颈。她对他苦笑了一下。“我们需要一些时间，”她说，“但我觉得在这个神圣的地方，我们多少会找到一些内心的平静。”

阿布鲁尔德点点头，用力咽下了心中苦涩。

他紧握着埃米的手，把她的手放到自己的唇边，亲吻她饱经风霜的皮肤。“他们能拿走我的财富和权力，能夺走我的两个儿子，但亲爱的……我还有你。你比帝国里所有的珍宝都更宝贵。”他闭上了淡蓝色的眼睛，“我只是希望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弥补兰基维尔，弥补所有那些因为我而遭受这么多痛苦的人民。”

极度痛苦的阿布鲁尔德使劲咬着嘴唇，眼睛里闪烁着点点泪光，但却无法遮挡住眼前浮现出的景象：在码头的尽头，满身鲸鱼血的格

洛苏·拉班站在聚光灯下对他眨着眼睛……拉班的军队在彩虹桥高堡肆虐……奥尼尔·劳萨－拉班被士兵们扔下悬崖之前，脸上露出的诧异表情……还有那个可怜的鱼妇——阿布鲁尔德，仿佛现在还能闻到她皮肉烧焦的味道，听到鱼盆打翻的声音，看到洒满硬木地板的水。还有婴儿的哭声……

生活曾经是那么美好和平静，但他为何感觉早已沧海桑田了呢？他已经有多少年没有和渔民一起进行一次友好的捕鲸了，他还依稀记得当年他们一起捕获了一条白化病鲸鱼……

然后他就忽然想起了那座人造冰山，以及隐藏在北极的大量非法香料储备。这些哈克南家族的宝藏比人们能想象到的任何财富都要值钱。那些东西被人放在了阿布鲁尔德眼皮底下，而这无疑就是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干的。

现在，他的思绪又回到了这间石墙环绕的房间里，阿布鲁尔德迅速起身，微笑起来，他简直不能抑制他发自内心的那种纯粹的喜悦。他笑着看向妻子，而她则完全无法理解他为何如此兴奋。

“我知道我们该怎么办了，埃米！”他拍着手说道，为即将发生的事激动不已。他终于找到方法来补偿那些辛勤工作的人民了，毕竟是他的家人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阿布鲁尔德找来了一群僧侣、鲸鱼皮毛渔民和自己以前的家仆，登上了一艘没有提交行程计划、也没有发送定位信号的载货冰船，开

始进行一次冒险。他们在结冰的水面上游弋，听着巨型冰川互相撞击，发出炮弹一般的声音。

空气中微小的冰晶形成了雾气，穿过夜空，飘过水面，分散了船只探照灯发出的灯光，船只继续前进，寻找人造冰山附近的锚地。他们使用了测深仪和扫描仪在水中搜索，绘制出冰川的轮廓图。毕竟他们清楚自己要找的是什么，所以找到这些假冰川便不是件难事了。

在太阳升起前的几个小时里，大家终于找到了那座看起来非常像是冰山的聚合物雕塑。对眼前的景象感到惊奇不已的工人、捕鲸者和僧侣们像真正的非法侵入者一样蹑手蹑脚地走进了延伸到水下的走廊。里面存放着的便是珍贵的香料美琅脂，而且多年未动，都是从厄拉科斯偷偷地搬来藏在这里的。从皇帝手心里偷来的宝藏。

在自己长期统治的早期，皇帝埃尔鲁德九世就制定了严厉的限制措施来对付这种非法储存香料的行为。如果这些储藏被皇帝发现了，男爵必将受到惩罚，要么被课以巨额罚款，弄不好还会失去他在宇联商会的位置，或者干脆被没收厄拉科斯的准封地。

在最绝望的时刻，阿布鲁尔德曾考虑过去勒索他那同父异母的兄弟，以上报这个非法香料储备点为威胁，要求归还他的儿子。不再是哈克南家族一员的阿布鲁尔德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但他清楚从长远来看这么做是行不通的。不，现在他们做的事才是唯一能了结这事的好办法，才能从噩梦中挽救一些美好的东西。

借助浮空托盘和消防线路，蹑手蹑脚的船员们花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往他们的货船装美琅脂，一直到连上层甲板都堆满了为止。尽管蒙上了耻辱，但阿布鲁尔德仍保留了他分区总督的头衔。他打算给以

前认识的老朋友们发一些试探性的信件。最终他会找到走私者和商人帮他处理这些库存。当然这需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但阿布鲁尔德打算把这些美琅脂都换成宇宙索，然后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分配。造福他的人民。

他和埃米曾考虑过为兰基维尔建立一个军事防御系统，但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他们意识到，即使有了这笔资金，他们也不可能造出有能力对抗哈克南家族联合力量的东西来。不，他们现在有一个更好的主意。

当前几天他和埃米坐在温暖而又封闭的修道院里时，他们制订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分配如此巨大的财富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阿布鲁尔德有他信任的助手，他知道他会成功的。

卖香料所得的资金将通过城市和村庄，分发到数百个山区要塞和渔村。人们会用这些钱重建寺庙。他们也会用这笔钱升级旧的鲸鱼皮毛加工设备，拓宽街道和码头。而每个当地的渔民都会得到一艘新船。

这笔钱将被分成数千份分发出去，而且将完全无法收回。这批香料储备将切实提高这个星球上的穷人——他的人民——的生活水平，让他们得到在长期的困苦中想都不敢想的优越生活。

即使当男爵发现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所干的好事，他也永远无法收回这笔不义之财了。因为那就像试图用一根小吸管吸回整个大海的水……

当破冰船返回到遍布着岩石的峡湾村庄时，阿布鲁尔德站在船头，对着寒冷的雾气微笑起来，因期待而不住颤抖。他知道这一晚的努力能给他带来多大的好处。

多年来第一次，阿布鲁尔德·哈克南对自己感到深深的自豪。

有能力去学习是一种天赋；

学习能力是一种技能；

而学习的意愿是一种选择。

——吉奈斯的雷贝克

今天，剑术大师学员们的生死将要取决于他们所学的知识。

传奇人物莫德·库尔站在各种各样的武器面前，低声与初级训练大师哲武交谈着。由于那天早上下了一阵小雨，试炼场地变得潮湿而光滑。而天空上的云朵还没有完全消散。

很快我就会成为一名合格的剑术大师了，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邓肯在心中默念道。

那些过关的——或者说幸存下来的学员？——仍将在这个学期里面临一系列密集的口头考试，内容涉及他们所学习的战斗学科的历史和哲学。然后，胜利者会回到行政主岛，瞻仰乔－诺莱的神圣遗骸，然后就可以回家。

以一名剑术大师的身份。

“一只胳膊要像老虎，另一只胳膊要像一条龙。”莫德·库尔大喊着。自从邓肯上次在那个贫瘠的火山岛上见到他以来，他银白色的头发又长了整整十厘米。“伟大的武士会找到克服任何障碍的方法。只有真正伟大的武士才能在死亡走廊中幸存下来。”

最初的一百五十名学员，现在只剩下五十一人了——而每一次失败都给邓肯上了一课。现在，他和希·雷瑟，这两位最优秀的学员肩并肩站在了一起，他们多年来一直如此。

“死亡走廊？”雷瑟左耳的上半部分在一次持刀作战演习中被砍掉了，但他觉得这道伤疤让自己看起来像个身经百战的老兵，所以这个红头发男人决定不做任何整容手术来修复它。

“这也太夸张了吧。”邓肯说。

“你真觉得夸张？”

邓肯平静地深吸了一口气，注视着手里老公爵的宝剑。剑柄上的嵌绳图案在阳光下闪闪放光。*真是骄傲的宝刃*。他发誓自己的表现一定要配得上这把剑，而且很荣幸能自己拥有了这把剑。

“八年了，现在放弃已经来不及了。”他这么说道。

整个场地都被屏蔽场护栏围了起来，把集合在一起的学员们隔绝在外。他们的目标是在这场障碍赛中生存下来并到达终点，他们将必须面对刺客机器人、索利多[77]幻象、诡雷等等障碍。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实战测试。

“都过来，自己选武器吧。”哲武喊道。

邓肯把两把短匕首和老公爵的宝剑一起别在腰带上。他又举起一根沉重的钉头锤看了看，最后放了回去，换成了一根很长的矛。

哲武甩了甩他的深色脏辫，走上前来。他的声音虽然很生硬，却透出了一丝怜悯：“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觉得这个最后的考验很残酷，比任何真正的战斗都要危险。但战士必须在炽热的熔炉中接受真刀真枪的磨练才行。”

等待着比赛开始，邓肯想起了格洛苏·拉班，他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在杰第主星上玩着真人狩猎游戏。只有像哈克南人这种真正的怪物，才会设计出比哲武见识过的还要残忍百倍的暴行。他深吸了一口气，试图阻止这种略带自我挫败的恐惧感，转为想象自己最终会在这场试炼中幸存下来。

“当吉纳斯把一个剑术大师送到一个贵族家庭时，”老莫德·库尔继续说道，“那个家族的生命、安全和财产都将依赖于他。既然你们打算承担这个重任，那么任何试炼对你们来说都不是难题。你们中的一些人今天会死在这里。别不相信这一点。但我们只负责锻造帝国中最好的战士。谁也不能回头了。”

大门打开。侍从们挨个大声念着名单上的名字，有几个学员走了进去，消失在前面的实心路障后。雷瑟是最早被点名的人之一。

“祝你好运。”雷瑟说道。他对着邓肯行了个半握手帝国礼，然后就被叫了进去。他头也不回地径直走进了那道不祥的大门。

八年的严格训练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

邓肯排在其他强壮的学生后面等待着，有些人已经因紧张而汗流浃背，有些人则虚张声势地大吵大闹。越来越多的学员已经通过了大门，他觉得一阵恶心。

“邓肯·艾达荷！”一个侍从终于喊出了他的名字。邓肯往门内看去，正好看到前一个学生在闪避自四面八方的攻击。那个年轻人转动身体，踉踉跄跄地闪转腾挪，然后消失在一片障碍物和嘈杂声中。

“快点，快点。这又不难，”身材魁梧的侍从咆哮起来，“我们今天已经出了几个幸存者了。”

邓肯默默祈祷了一句，然后朝着未知的前途跑去。大门在他身后猛然关闭，发出不祥的巨响声。

他专注于自己正在做的事，让思维进入一种快速反应的神游状态，这时许多模糊的声音忽然出现在他的脑海里：那是保卢斯·厄崔迪的声音在对他说话，告诉他只要下定决心，就能完成任何壮举；那是雷托公爵在劝告他要永远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永远不要失去同情心；那是杜菲·哈瓦特在告诉他要紧盯身体周围一个完整的半球周长内的所有点。

走廊两边隐约出现了两个战斗机器人，它们的眼睛在闪闪发光，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邓肯冲过去，又忽然停下，做了个假动作，最后俯身滚了过去。

紧盯所有点。邓肯将长矛向后一挥，随后便听到了击中金属的声音，他的长矛正好挡开了战斗机器人的武器——一把投掷长矛。完美的周长。他小心翼翼地踮起脚掌向前跳跃，保持着平衡，随时准备向任何方向飞奔。

剑术学校各位导师们也开始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了：有头发蓬乱的莫德·库尔，有长着一张蜥蜴脸的哲武，有肥头大耳的迪纳里，有自

负的惠特莫尔·布鲁德，甚至还有严厉的监狱岛看守杰莫·里德。

他的太极师父是一位年轻迷人的女子，她的身体柔韧得好像里面全是肌腱。她用柔中带刚的声音告诉他：“预见无法预见的。”这句话很简单，但却饱含智慧。

这些战斗机器的各种反应动作是由眼睛传感器触发的，可以跟踪对手快速或谨慎的动作。但是，按照芭特勒的戒律，战斗机器人不可能像邓肯那样思考。邓肯用长矛的金属尖扎进了其中一个机器人，然后转身对另一个机器人做了同样的动作。最后他以体操般的华丽动作转身闪开，戳向他的刺刀擦身而过。

他蹑手蹑脚地继续前行，光着脚仔细探查着木板路，寻找压力垫。地板上全是鲜血。在比武场地的另一边，他看到了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他没时间去辨认那是谁了。

邓肯继续闯关，他先是把匕首当飞刀扔了出去，打碎了战斗机器人的玻璃眼睛，让它们致盲。然后再用力将它们一一踢倒。这些机器人中其实有四个只是全息投影，他通过观察光线和反射的细微差别发现了它们，这是杜菲·哈瓦特教过他的一个技巧。

其中一个岛上的导师只是一个有着娃娃脸和杀手本能的小男孩……但他却是一位忍者武士，专门传授暗杀和破坏的隐秘手段，以及在最轻微的阴影中潜行和在绝对寂静中攻击的最高等级技能。这位忍者曾对他说过：“有时候，通过看不见的触摸，可以做出最引人注目的壮举。”

邓肯结合八年训练所学，寻找着不同学科之间，也就是技巧上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有些技巧显然对他当时所面临的情况很有用，他的大脑迅速将它们分类，为每个挑战选择合适的应对方法。

当他战胜了最后一个致命机器人时，他的心脏紧张得都快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了。邓肯顺着赛道下了山坡，来到了崎岖不平的海岸边，整个比武赛道仍然被屏蔽场护栏围着。发着红光的浮空器引导他穿过了一个由间歇泉和火山温泉组成的、不断泛出泡沫的蓝白色水潭，但碧蓝的大海一直在用波浪拍打着碗状岩石的边缘，让水潭的温度不至于滚烫。

邓肯跳进水潭里，慢慢向水下的熔岩通道游去，那里的矿泉正汩汩地冒着气泡。不多时他从热水中浮了出现，出现在了另一个冒着热气的温泉里，大口呼吸空气。

邓肯像野兽一样战斗着——直到他意识到他的目标只是活着穿过这条死亡走廊，而不是消灭所有的对手。于是他挡住敌人的踢腿，击退了机器人，然后摆脱掉敌人，沿着小路冲向丛林高地和下一个场地……

在一个很深的峡谷上悬着一座狭窄的绳索桥，这对学员的平衡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邓肯很清楚这次比武越往后会越难。在绳索桥的正中央一群全息投影野兽出现了，准备好攻击他。邓肯挥舞着长矛刺向它们，然后又用已经僵硬的双手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邓肯没有丝毫退缩。一个学院最大的敌人是他自己的思想。他喘息着，集中注意力。真正的挑战在于控制自己的恐惧感。我永远不能

忘记，它们并不是真实存在的野兽，不管它们的打击感觉多么以假乱真。

他必须运用自己所学到的每一项技能，整合各种不同的技术，然后生存下来，就像一场真正的战斗一样。吉奈斯学校传授的只是技巧，但现实中没有两种战斗情况是完全相同的。一个战士最强大的武器是精神和身体的敏捷性，加上适应性。

他全神贯注地寻找能直接穿过峡谷的方法，一步一步地稳扎稳打。最终他用手中的长矛击退了虚幻的对手，到达了绳索桥的另一端。这时邓肯才发现自己早已汗流浃背，筋疲力尽，随时都可能从桥上摔下去。

但他继续前进。直到最后。

穿过一个很短的、四周全都是岩石的峡谷——这是一个伏击的绝佳地点——他继续沿着一条铺着木板的小路向前狂奔，不时用光脚有节奏地跺着木板。他很快就看到了陷坑和活板门。随后便是一声枪响，他立即卧倒，做了个翻滚然后又跳了起来。之间一支长矛径直朝他飞来，但邓肯用他的长矛作为杠杆，跳过了障碍，在空中旋转的身体都变得模糊了。

在他落地之后，一道微光掠过他的脸。他马上以闪电般的速度把长矛挡在眼前，树林里顿时传来了两次突然而尖锐的撞击声。一对微型飞翔机器人被他的长矛弹飞，嵌在了木板里，它们看上去就像是两个自带动力的箭头。

他发现木板地上洒满了更多的鲜血，地上还有一具被砍翻的尸体。虽然他不应该在这时去缅怀倒下的战友，但他还是为失去一个熬过了那么多艰苦训练的优秀学生而感到遗憾……他几乎就要成功了，却倒在了最后一个挑战里。*就差那么一点*。

偶尔，他会隔着噼啪作响的屏蔽场护栏外瞥见吉奈斯学员的观察者，他们好像一直跟在自己的后面，陪同着的还有其他剑术大师，其中许多人的面孔他都很熟悉。邓肯不敢去想他的同学们现在怎么样了。他也不清楚希·雷瑟是否还活着。

到目前为止，他只用过那几把匕首和那支长矛，并没有拿出老公爵的长剑，那把宝剑还别在他的腰间。这让他感到很踏实，就好像保卢斯·厄崔迪的英灵在一直陪伴着他，低声给着他建议似的。

“任何像你这样有种的年轻人都应该成为我家族的一员！”老公爵有一次这样对他说道。

他身后的路已经被倒地的机器人堵死了，两边也都被护栏挡住了，邓肯面临着最后的障碍——一个巨大的坩埚，里面烧着油，挡在了道路中间，两边就是屏蔽场护栏。这就是死亡走廊的尽头了。

邓肯被辛辣的烟雾呛得一个劲咳嗽，他连忙用袖子遮住了嘴和鼻子，但眼前却什么都看不清。他拼命眨着眼睛，透过不断涌出的眼泪，打量着被埋在地下的大坩埚，它看上去像一个恶鬼的大嘴。一圈狭窄的轮辋环绕着大坩埚，被溅出的油弄得十分滑腻，空气中充满了有毒气体。

这是最后的障碍。邓肯无论如何都得闯过去。

在他身后，地面上忽然竖立起一扇高大的金属门，把他的退路封死了。而大门上布满了志贺藤，根本无法攀登。

反正我也没打算回去。

“孩子，千万不要与你的直觉争辩。”保卢斯·厄崔迪曾这样告诫过他。当年就是基于自己的直觉，老公爵才把他这个年轻的难民带到了自己家里，尽管他知道邓肯来自哈克南家族。

邓肯在想自己能否跳过坩埚，但透过闪烁的火焰和缭绕的烟雾，他看不见坩埚的另一面。如果坩埚不是圆形，而是扭曲的，为的就是欺骗学员，那该怎么办？局中局。

又或者说这个大锅只是一个全息投影？但他确实感受到了热浪，也因烟雾而咳嗽。于是他把长矛掷了出去，结果长矛打在金属板上发出叮当一声响。

忽然他听到身后传来了沉重的齿轮声和金属板的隆隆声，他连忙转过身来，看到那扇巨大的金属门正向他滑来。如果他再不采取行动，这道金属隔墙就会把他推进坩埚里。

他不由分说地拔出老公爵的宝剑，在空中挥了一挥。这武器似乎毫无用处。快想！

预见无法预见的。

他看向右边闪烁着屏蔽场微光的护栏。想起自己在卡拉丹和杜菲·哈瓦特一起进行的屏蔽场格斗训练。较慢的剑刃能穿透屏蔽场，但必须以适当的速度出手，既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

他把公爵的宝剑举在空中试着挥了几下。他能穿透这些闪烁的护栏，然后跳过去吗？如果缓慢的剑刃能穿透屏蔽场，这说明屏蔽场的能量是可以移动，改变，转移的。那他就可以用锋利的剑尖扭曲力场，刺穿一个口子。但就算屏蔽场被剑刺穿了，这种破坏状态能持续多久呢？在屏蔽场再次合拢之前，自己能及时顺着这个临时的洞口钻过去吗？

在他身后，那扇布满志贺藤的大门慢慢靠近了，不断把他推向燃烧着的坩埚。但他不会任凭自己被推进去的。

邓肯决定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毕竟他的选择有限。他走到闪光的屏蔽场护栏前停了下来，他闻到了臭氧的气味，感觉到一股能量在他皮肤上跳动，发出轻微的噼啪声。他试着回忆他母亲在拉班杀死她之前念给他听的一段祷文。但他却只能回忆起一些毫不连贯的片段。

邓肯紧握着老公爵的重剑靠近了护栏，像刺入一堵水墙那样把剑刺了进去，然后把剑尖往上一挑，感受着屏蔽场激起的涟漪。这不禁让他想起了给鱼开膛破肚时的场景。

接着，他顺着剑尖向前冲去，穿过力场，在一阵晕眩中落在坚硬的黑色熔岩地面上。他打了个滚，站了起来，手里还握着宝剑，如果有人向他提出挑战，他也做好了决斗的准备。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他现在已经逃出了大坩埚和移动的大门组成的陷阱，彻底安全了。

“太好了！我们又多了一个幸存者。”暂时放下自己监狱岛职责的一头卷发的杰莫·里德冲了上来，像熊一样拥抱起邓肯。

剑术大师莫德·库尔和哲武紧随其后，脸上都带着罕见的喜悦表情。邓肯从没见过他们俩这么高兴。

“这是唯一的出路吗？”邓肯问道，一边看着剑术大师莫德·库尔，一边努力喘着粗气。

那个老人发出震耳欲聋的笑声：“你找到二十二条出路中的一条，艾达荷。”

另一个声音加入了进来：“你还想回去找找其他的路吗？”说话的是希·雷瑟，正咧着嘴对他笑。邓肯把老公爵的剑插进了剑鞘，上去狠狠拍了拍朋友的后背。

如何定义魁萨茨·哈德拉克？他无处不在，是唯一能够真正成为最伟大人类的男人，他能将阴阳两性之力融合在一起。

——贝尼·杰瑟里特《阿扎之书》

在皇宫下，四周纵横交错的水道和与其相连的中央泳池里，两名身穿黑色封闭衣的女子正在游泳。其中年轻的在后面缓慢地划着水，以便在年长的那个摇摇晃晃的时候好随时协助她。她们身上的封闭衣一样温暖，在适度覆盖了胸部、腹部和大腿的同时提供了灵活性。

尽管一些贝尼·杰瑟里特女巫经常会穿一些普通人的衣服，甚至在像皇家舞会和庆典这样的特殊场合也会穿上精致的礼服，但她们长久以来被教导每天都得把自己身体遮盖起来。这种习俗可以助长贝尼·杰瑟里特的神秘感。

“我觉得……身子……动不了了。”洛比亚气喘吁吁地说道。阿妮鲁尔正带她下到七个中央水池中最大的那个池子去，这个池子就像一个散发浴盐和药草香味的蒸汽绿洲。不是很久的以前，真言师洛比亚的敏捷性还能轻而易举地胜过阿妮鲁尔，但是现在，她已经超过一百七十岁了，健康状况可谓每况愈下。温暖的水滴从拱形的石头天花板上滴落下来，好像下着一场热带雨。

“您做得已经很好了，圣母。”阿妮鲁尔拉着老妇人的手臂，扶她上了一段石阶。

“永远不要对一个真言师撒谎。”洛比亚笑着说。她的黄眼珠仍闪烁着光芒，但嘴里却大口喘着粗气，“尤其还是皇帝陛下的真言

师。”

“那皇帝的妻子理应得到一些宽大处理吧？”

老太太咯咯笑了起来。

阿妮鲁尔帮她坐到了一把花朵形状的椅子上，递给她一条毛绒毛巾。洛比亚躺了下来，把毛巾盖好，按下一个按钮启动了椅子上的皮肤按摩装置。当静电场开始冲击她的肌肉和神经末梢时，她这才叹了口气。

“接替我的人已经选好了，”洛比亚在椅子的嗡嗡声中昏昏欲睡地说道，“我也知道候选人都是谁了。能回到圣母学校是件好事，尽管我曾一度怀疑自己再也见不到它了。凯坦星的气候确实完美，但我仍怀念着瓦拉赫九号星的寒冷和潮湿。很奇怪吧，你说呢？”

阿妮鲁尔坐在椅子的边缘位置上，凝视着真言师苍老的脸庞，聆听着自己内心深处其他记忆传来的低语。作为秘密的魁萨茨之母，阿妮鲁尔一直和脑海中那清晰而严厉的其他记忆共存着。贝尼·杰瑟里特漫长历史道路上的所有姐妹都在和她说话，告诉着她就连最资深的姐妹也不知道的事。洛比亚虽然年事已高，但对历史的了解其实不如阿妮鲁尔。

我的智慧远超我的年龄。这不是一种傲慢，而是她所承受的沉重历史所带来的一种感觉。

“圣母，没有您在身边，皇帝该怎么办呢？他一直都是依靠您来判断谁在说谎，谁在说实话。从任何历史的角度来看，您都不是一个普通的真言师。”

不过她身旁的洛比亚在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按摩后，已经沉沉睡去了。

阿妮鲁尔这才放松了下来，不由得思考起姐妹会内部的各种机密以及信息等级的严格划分来。此刻在她旁边打着瞌睡的真言师是帝国中最有权势的女性之一，但就连洛比亚也不知道阿妮鲁尔真正的责任是什么——事实上，她自己对魁萨茨·哈德拉克计划也知之甚少。

在地下游泳池的另一边，阿妮鲁尔发现她的丈夫沙达姆从蒸汽房出来了，身上湿淋淋的，也裹着一条绒毛巾。在蒸汽房的大门关闭之前，她一眼瞥见了他的同伴，两个赤裸的后宫侍妾。在她看来，这些女人长得都差不多，尽管她拥有贝尼·杰瑟里特的辨识力。

沙达姆对阿妮鲁尔没有太多欲望了，尽管她完全知道该用什么技巧取悦皇帝。在大圣母的命令下，她最近给他生了第四个女儿约西法。但他对每个女儿都变得更加愤怒，现在的他眼中只有那些侍妾，不再搭理她。意识到沙达姆曾长期生活在埃尔鲁德的阴影之下，阿妮鲁尔觉得自己的丈夫和这么多的妃子上床会不会是因为他想和他父亲的鬼魂竞争。他在记数吗？

当皇帝精神焕发地从蒸汽房走向一个冰冷的水池时，他把后背给了自己的妻子，然后一猛子扎进水里，溅起点点水花。随后他浮出水面，高效地顺着水道向前游去。他喜欢在宫殿周围游泳，一天至少要游十次。

她希望沙达姆能像重视自己的娱乐活动一样重视帝国事务。偶尔，阿妮鲁尔会用很巧妙的方法偷偷测试他，结果发现他对周围家族联盟和阴谋活动的了解比她自己还要少。他在情报方面有着严重的缺

漏。但沙达姆一直在提升自己在萨多卡军团里的军阶，他总觉得自己的军衔还不够高，虽然对到底要升到多高没有什么计划吧。他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一名士兵，甚至总是穿着军装——但他没有那种天分，没有那种军事眼光，也没有将那些被他当做玩具的士兵们有效地部署在宇宙各地的才能。

阿妮鲁尔忽然听到了一声尖利的叫声，发现泳池上方的石梁上出现了一道小小的黑色影子。她看到了一双拍动着的翅膀，原来是一只密波[78]蝙蝠带着瓦拉赫九号星的信息来了，蝙蝠很快便冲着她俯冲而来。这只小动物是被人带到凯坦并被释放出来的，然后在这里找到了阿妮鲁尔。苍老的洛比亚仍旧一动不动的，阿妮鲁尔知道沙达姆至少要半个小时后才会回来。她现在是独自一人。

魁萨茨圣母调整了自己的声带，配合蝙蝠的叫声。它俯冲下来，落在她潮湿冲上的手掌上。她盯着蝙蝠全是尖牙的丑陋嘴部，还有它像黑色小珍珠一样的眼睛。阿妮鲁尔集中注意力，嘴里发出吱吱声，而蝙蝠则以一种断断续续的跳跃音作为回应，这是加在这只啮齿动物神经系统中编码的密集信号。

聆听着蝙蝠传来的信息，阿妮鲁尔放松了下来，毕竟就连真言师洛比亚都不知道密码。蝙蝠发出的高频音在别人听起来只是一连串的咔嚓声和爆裂声，而她则可以对这些声音进行翻译和分类。

这是一份来自哈里什卡大圣母的报告，更新了历经九十代人精心策划的育种计划的最新进展。杰西卡是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圣母和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的秘密女儿，但她未能完成她的神圣使命——生下一个女儿。她是故意拒绝，有意拖延吗？莫希阿姆曾说过，这个年轻女孩精力充沛、忠诚，但偶尔也会有些固执。

阿妮鲁尔原本希望杰西卡能很快怀上一个女儿——这个倒数第二代的女孩将会是最终武器的母亲。然而过了这么久，并且杰西卡已经和雷托·厄崔迪公爵发生了关系，但她却仍然没有怀孕。她是故意的吗？这位漂亮的年轻女子被证明拥有很强的生育能力，而且她是一个善于引诱男人的女人，更何况雷托·厄崔迪公爵已经生了一个儿子。

她怎么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这不是好消息。如果期待已久的哈克南与厄崔迪的女儿不能很快出生，大圣母就会把杰西卡召回瓦拉赫九号星并找出原因。

阿妮鲁尔考虑过放飞蝙蝠，但最后还是决定不冒险。她攥紧手，猛地折断了这只动物脆弱的脖子，然后把这具带翅膀的尸体扔到了水池后面的一个回收器里。

然后阿妮鲁尔留下洛比亚在她的按摩椅上继续睡觉，自己匆匆回到楼上，进入了宫殿。

你在我的肉体上刻下伤痕，并用盐书写它！

——弗雷曼挽歌

尽管列特·凯恩斯除了弗雷曼工具包里的一个简单的急救包之外没有其他药物，但沃里克还是活了下来。

列特心里充满了悲伤和内疚，几乎睁不开眼，他把自己濒死的兄弟绑在沙虫的背上。在返回穴地的漫长旅途中，列特把自己的水给他喝，还尽最大努力修复了沃里克破损的蒸馏服。

在红墙穴地，哀号和哭泣声不绝于耳。法罗拉在治疗草药方面很有技巧，而她也从未离开过丈夫半步。沃里克昏迷不醒地躺在那里，仅剩一线生机，她不合眼地照顾着他。

尽管沃里克的脸上缠满了绷带，但他的皮肤永远无法再生了。列特曾听说，贝尼·特莱拉的基因巫师可以创造出新的眼睛、新的四肢和新的肉体，但弗雷曼人永远不会接受这样的魔法，即使这样做可以拯救自己人。在沃里克房间门口挂的帘子上，穴地的长老们和惊恐的孩子们画上了守护符，好像这样做可以驱逐某种恶魔似的。

海纳尔，那个独眼的天真老头，也来看望自己毁容的女婿了。法罗拉跪在丈夫的床旁，看上去非常伤心，她那精灵般小小的脸总是说笑就笑，就算是呛人也总能把人逗开心，可现在也布满了阴云。而她那双热情似火、对万物都充满好奇的眼睛现在睁得大大的，眼神中全是无助。虽然沃里克还没有死，但她却戴上了一条黄色的产子头巾[79]，这种颜色象征着哀悼。

既骄傲又悲伤的耐布召集了一个穴地长老会议，列特·凯恩斯在会议上把事情的经过讲述给了面前这些表情严峻的人，并宣读了沃里克的遗嘱，以便全体弗雷曼人都能够理解和尊重沃里克所做出的巨大牺牲。这个年轻人本应被视为英雄。应该有诗歌和赞歌来称颂他才对。但沃里克却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他没有死在他应该死的时候。

海纳尔和长老会一脸阴沉地为弗雷曼葬礼做着准备。他们说，这只是时间问题。这个残缺不全的人是不可能活下来的。

但不管怎样，他还是活下了。

沃里克身上的伤口都涂好了药膏，不再流血。法罗拉则负责喂他食物，经常让列特在一旁看着，好像觉得他能带来祝福似的。但即使是乌玛凯恩斯的儿子也无法实现他朋友需要的奇迹。沃里克的儿子列特－芝由于太小而搞不清状况，所以暂时交给了他的祖父母照料。

尽管沃里克看上去像一具腐烂了一半的尸体，但他身上没有散发出感染的气味，也没有伤口化脓的迹象，更没有坏疽。他以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在自我愈合，现在只剩下几片暴露在外的骨头没好了。虽然眼睛一直处于失明状态，但他那没有眼睑的眼睛却永远也闭不上。

法罗拉正在守夜，在她身旁的列特开始低声讲述起萨鲁撒·塞康达斯的故事来，回忆着他们两人曾多次突袭哈克南部队，他们又是怎样拿自己当诱饵，最终干掉了在比拉尔营地水井里下毒的敌方侦察兵。

沃里克仍然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一天又一天，一小时又一小时。

法罗拉低下头，勉强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来：“我们做了什么得罪夏胡鲁？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们？”

列特试图为她寻找答案，但说不出一个字。一片死寂中，地板上的沃里克动了动。法罗拉喘了口大气，向后退了半步。然后她丈夫便径直坐了起来。他那没有眼睑的眼睛闪烁着光芒，仿佛凝视着远处的墙壁。

然后他移动着把两颚连在一起的肌肉，开口说话了。他的牙齿和褶皱的舌头抖动着，发出刺耳的声音。

“我看见了一个征兆。现在我明白该怎么做了。”

几天来，沃里克步履蹒跚，缓慢但坚定地穿过了穴地的通道。他被沙子弄瞎了眼睛，只能靠触摸找路，用内心的神秘眼睛看东西。他躲在阴影里，活像一具行尸走肉。他说话的声音低沉沙哑，但说出的话却带着一种令人信服的锋芒。

人们想躲开他，但却被他的吟诵吸引：“当我被风暴吞没，当我即将死亡的那一刻，飞沙走石在向我低语。夏胡鲁亲自告诉了我，为什么我必须要忍受这种苦难。”

仍然戴着黄色头巾的法罗拉试图把丈夫拉回他们的住处。

尽管弗雷曼人都在避免跟他直接说话，但他们还是被吸引住了。总有人会看到神圣的异象，沃里克为什么不能？他经历了一场风暴的洗礼。他经历了其他人都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这难道是一个巧合吗？或者说这恰恰证明了夏胡鲁对他有自己的计划，他就是宇宙挂毯上的那根重要的丝线？如果说有人能被神祇火热的手指触摸过的话，那么就应该是沃里克这个样子的。

沃里克凝视前方，不由自主地走进了海纳尔和长老们所在的房间。弗雷曼人见他来了都沉默了，不知如何开口。沃里克就站在房间门口。

“你们必须淹死一个造物主，”他说道，“把萨亚迪娜叫来，让她来见证生命之水的仪式。我必须转化它……以便我能继续我的工作。”说完他便迈着蹒跚的步子转过身去，把被吓得魂飞魄散的海纳尔和他的长老们抛在了身后。

从没有人喝了生命之水后能活下来。它是一种供圣母们使用的物质，是一种神奇而有毒的混合物，对任何没有准备好的人都是致命的。

沃里克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了一个普通房间，在那里面，弗雷曼青少年们正用脚踩着装在桶里的生香料，未婚妇女则负责将美琅脂蒸馏成凝乳状用于塑料和燃料的生产。一台贴墙放着的电动织布机发出了轰鸣声和有节奏的拍击声，令人昏昏欲睡。其他弗雷曼人则一丝不苟地修理着蒸馏服，仔细检查着上面那些复杂的机械装置。

太阳能炉灶上煮着健康食品——土豆泥粥，这些东西是穴地成员中午要吃的简单食物，大型宴会只有在日落之后才会举行，在那时黄昏已经冷却了沙漠。这时，一位带着鼻音的老人唱起了一曲悲伤的哀歌，讲述了禅逊尼人在最终到达这个沙漠星球之前所经历的几个世纪漫无目的的旅程。列特·凯恩斯正无精打采地坐在斯第尔格的两名游击队员旁边，喝着香料咖啡。

当沃里克进来并开口说话时，一切动静都停了。“我看见了绿色的沙丘，一个天堂。就连乌玛凯恩斯也没有亲眼见过夏胡鲁向我所展示的壮丽景观。”他的声音冷得像洞窟里的风，“我还听到了来自天外世界的声音。我看见了李桑·阿尔一盖布——我们一直在等待的救世主——才能看到的景象。我已经看到了那条路，就像传说所允诺的那样，就像萨亚迪娜所允诺的那样。”

屋子里的弗雷曼人开始交头接耳，似乎都觉得沃里克有些厚颜无耻。他们都听过，也都很清楚这个预言。几个世纪以来，圣母们把这个预言从一个部落传到另一个部落，一代又一代传下去。而弗雷曼人等待的时间也太长了些，所以有些人开始对此表示怀疑，但大部分人仍十分坚信它——同时也带着一分畏惧。

“我必须喝下生命之水。我看见那条路了。”

列特领着他的朋友离开了公共房间，回到他自己的屋子，法罗拉正坐在那儿和父亲聊天。当丈夫进来时，她抬头看着他，脸上带着一股听天由命的沮丧感，流了几个星期眼泪的眼睛也早已发红了。在她脚下的地毯上，小儿子哭了起来。

看到沃里克和列特在一起，老耐布再次把头转向女儿。“这是必须的，法罗拉，”海纳尔说道，“长老们已经决定了。这是一个巨大的牺牲，但如果……如果他就是救世主，如果他真的是李桑·阿尔一盖布，我们就必须按照他说的去做。我们要给他生命之水。”

列特和法罗拉都试图说服沃里克放弃他的痴心妄想，但这个伤痕累累的男人却始终坚持他的信念。沃里克瞪大了那双已经没有了眼睑的眼睛，但却不敢正视他们的目光：“这是我的马沙德[80]和米娜。是对我精神和信仰的考验。”

“你怎么知道你听到的不是风中传来的某种奇怪的声音？”列特坚持道，“沃里克，你怎么知道你没有被误导？”

“因为我就是知道。”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充满坚定的信念，这让大家别无选择，也只能相信他了。

苍老的圣母拉玛洛特意从遥远的穴地赶来主持这个仪式，她开始做准备了。弗雷曼人捉来了一条只有十米长的小沙虫，并把它溺死在暗渠的水里。当这条沙虫最终淹死并排出它有毒的胆汁时，弗雷曼人将这些毒液收集到一个喷壶里，准备在仪式上用。

在一片混乱中，行星学家凯恩斯从他的种植园里回来了，但是他太专注于他自己的大业，一时没能理解这个事件的意义，只是知道它很重要。他尴尬地向儿子道歉，并对发生在沃里克身上的惨剧表示了

遗憾……但列特能看出来，他的脑子里还在计算和评估着行星的尺度。他的造地计划一刻也不能停歇，即使沃里克有可能成为预言已久的救世主，并将弗雷曼人团结成一股战斗力量。

红墙穴地的弗雷曼人聚集在他们的大会议室里。在高处，在海纳尔向部落讲话的平台上，沃里克出现在众人面前。陪着这个已经毁容的男人走出来的，是穴地的耐布和强大的萨亚迪娜，而她已经为下面这些人服务好几代了。老拉玛洛现在看起来刚毅而坚韧，就像沙漠里的蜥蜴在面对猎鹰时那样，寸土不让。

萨亚迪娜把水主人唤了上来，吟诵着仪式经文，下面的弗雷曼人也跟着她念诵着，但表情看上去都比平时更加紧张。有些人已经真的相信沃里克就是他所宣称的救世主了，而其他人只能抱着一丝希望。

房间里众人窃窃私语。在正常情况下，参加道狂欢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只在重大时刻才会举行这样庆祝性质的仪式，比如战胜哈克南人、发现巨大的香料矿藏或在自然灾害中幸存下来等等。

然而，这一次，弗雷曼知道他们的赌注是什么。

他们看着头顶上沃里克那张残缺不全的脸，他的表情冷漠而坚定。人们怀着希望和恐惧看着他，想知道这个人是否真的会改变他们的人生……或者像过去几代人一样只是一个泡影。

在人群之中，列特就站在法罗拉和她的孩子身旁，从最前排看着这一切。法罗拉紧绷着眉头，紧闭双眼，充满了恐惧和期待。列特能感觉到她身上散发出的恐惧，他想去安慰她。她是在害怕毒液会毒死她的丈夫吗？又或是在害怕他活了下来然后继续他痛苦的人生？

萨亚迪娜拉玛洛结束了她的祝福，把喷壶递给了沃里克：“现在让夏胡鲁来判断你的愿景是否是真实的吧——如果你真是我们苦寻已久的李桑·阿尔一盖布的话。”

“我看见了李桑·阿尔一盖布，”沃里克说道，然后压低声音，用只有老妇人能听见的声音接着说道，“我没说我就是他。”

沃里克手上裸露的骨头和肌腱动了动，他一把抓住了喷壶柔韧的喷嘴，并把它伸向自己的嘴唇。拉玛洛用手挤了挤喷壶的两边，将毒液送进了沃里克嘴里。

他痉挛地咽了下去，然后又咽了一口。

弗雷曼人沉默了下来，他们都想知道结果是什么。列特觉得人们的心跳声都变得一致了。他感受到了周遭每一声耳语，感觉到了血液在自己血管里怦怦跳动。他等待着，看着。

“鹰和老鼠是一样的。”沃里克开口道，双眼仿佛在凝视着未来。

不一会儿，生命之水开始发挥作用了。

沃里克之前遭受的所有痛苦，包括他在风暴中以及之后所承受的所有可怕的痛苦，现在看来都只是这个可怕死亡过程的前奏。毒液最终遍布了他体内所有的细胞，让它们燃烧起来。

弗雷曼人终于开始觉得这个毁容男人看到的幻象欺骗了他。沃里克号叫着，手刨脚蹬着：“他们不知道自己创造了什么。生在水里，死在沙里！”

萨亚迪娜拉玛洛后退了一步，就像猛禽发现了猎物那样兴奋了起来。这话又是什么意思？

“他们认为自己能控制他……但他们被误导了。”

她字斟行酌，试图用那早已被人遗忘的古老的护使团预言来解释这些话。“他说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已经找到了出路。”

“李桑·阿尔一盖布！他将成为我们梦想的一切。”沃里克呕吐得很厉害，肋骨像燃烧的火柴那样噼啪作响。鲜血从他的嘴角里流了出来，“但和我们的预期却完全不同。”

萨亚迪娜举起了她的爪子一样的手，宣布道：“他确实见到了李桑·阿尔一盖布。他就要来了，他将成为我们所梦想的一切。”

沃里克尖叫起来，直到他再也说不出话。他抽搐着，踢打着，翻滚着，直到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肌肉，直到他的大脑被彻底侵蚀。比拉尔难民营的村民喝的还只是被严重稀释了的生命水，就已经死得很痛苦了。对现在的沃里克来说，即使是和村民一样的死法也算是一种怜悯。

“鹰和老鼠是一样的！”

弗雷曼人无法帮助他，只能惊愕地看着眼前这一切。沃里克死亡之后的抽搐持续了有好几个小时……而拉玛洛则花了更长的时间来分

析沃里克所看到的令人不安的幻象。

石头很重，沙子很沉，但愚妄人的愤怒，比这两样更沉重。

——雷托·厄崔迪公爵

面沉如水而又有些惴惴不安的多米尼克·维尔纽斯回到位于厄拉科斯的极地基地时，他的手下冲上来迎接他。但是，大家从他的表情能看出来，他们的领袖没带回什么好消息。

在多米尼克那颗光秃秃的脑袋和宽宽的额头下面，一双布满了阴云的眼睛深陷在眼窝里。他那曾经晒成古铜色的皮肤也过早地衰老了，仿佛他身上所有的光彩都被抹去，只剩下钢铁般的意志。他的最后一线希望已然破灭，现在他的眼中只剩下复仇的火焰在燃烧。

穿着一件厚重合成毛皮外套的阿苏尤站在平台上，他的脸上满是关切。他挠了挠他那蓬乱的头发，问道：“怎么样，多姆？到底发生了什么，嗯？”

多米尼克·维尔纽斯目光呆滞地死死盯着峡谷高耸的石壁，这些石壁在他周围像城堡一样屹立着：“我看到了任何一个伊克斯人都不应看到的景象。我心爱的世界和我的妻子一样，已经死了。”

他恍恍惚惚地从飞船上走出来，走进了他的士兵在冰冻石壁上凿出来的狭窄通道。更多的走私者上来欢迎他，向他打听消息……但他一言不发地向前走去。疑惑不解的人们开始交头接耳起来。

多米尼克漫无目的地从一条路走到另一条路。他的指尖滑过被聚合物密封起来的石壁，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却是伊克斯的洞穴。多米尼

克停了下来，深吸了一口气，半闭着眼睛。通过纯粹的意志力，他试图在脑海中重现维尔纽斯家族的荣耀、瑰丽的地下城市韦尔尼、大王宫，还有那些水晶造的钟乳石倒立建筑。

尽管经历了几个世纪与李芝家族的激烈竞争，但伊克斯人一直是无可争议的技术和创新大师。可就在这短短几年的时间里，特莱拉摧毁了这些成就，关闭了伊克斯的边境，甚至驱逐了公会银行，导致金融家们只能通过的特莱拉选定的外世界总部进行交易……

在他本人的鼎盛时期，在埃卡兹叛乱期间，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为他的皇帝付出了一切。他为保卫科瑞诺家族的荣誉而战，流汗流血。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好像发生在另一段人生中……

当时，那些埃卡兹分裂分子就像是一群误入歧途的空想家，一群暴力而天真的游击队员，他们必须被镇压，必须被打垮，以免给银河帝国中的其他不安分的世界树立一个坏榜样。

多米尼克在这场斗争中失去了许多好朋友。他埋葬了战友。他也曾目睹追随自己的士兵们在自己面前痛苦地死去。他至今还记得自己和约丹的兄弟——一个浑身是胆且思维敏捷的人——肩并肩穿过一片烧焦森林的场景。他们大声呐喊着，武器对准前方，一起向叛军的老巢开火。然后约丹的兄弟便倒在了地上。起初，多米尼克以为自己是被一根发黑的树根绊倒了，但是当他弯腰把好兄弟拉起来时，却发现他原本是头颅的部分只剩下冒着烟的脖子了，是一枚光子炮弹把他炸死了……

多米尼克赢得了那天的战斗，但自己近三分之一的士兵都牺牲了。他的部队成功消灭了埃卡兹叛军，他本人也因此受到了赞颂。但

那些阵亡了的士兵却只得到了在远离他们家园的星球上的一座座孤坟。

科瑞诺家族不值得人们为他们做出如此大的牺牲。

由于他在此次战役中的丰功伟绩，维尔纽斯家族在宇联商会的董事席位增加了。在胜利庆典上，年轻的埃卡兹大公再次坐到了他的桃花心木王座上，也再次成为了凯坦星的尊贵客人。不离埃尔鲁德左右的多米尼克在满是水晶、贵重金属和抛光木材的大厅里漫步着。他坐在似乎绵延数公里的宴席上，而皇宫外的人群在欢呼他的名字。当时的他骄傲地站在金狮宝座下，接受了皇帝授予他的英勇勋章和给他副官的其他勋章。

多米尼克在这场战役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一位著名的英雄，也赢得了部下的无尽忠诚——多年以来，即使在这个肮脏的地方，他们也从未改变这一点。不，科瑞诺家族配不上这些。

*多米尼克，你在想什么呢？*一个声音似乎在他的脑海里低语着，是一个柔和的银铃般的声音，熟悉得有些奇怪……然而，也是几乎快要被他遗忘的声音。

是珊多。但这是不可能的。*多米尼克，你在想什么呢？*

“我在伊克斯的所见所闻里赶走了我最后一丝恐惧。”他大声喊道，但声音很安静，似乎没人能听到他说的话……没别的人，只有他虚无缥缈的女人，“我打算做一件事，我的爱人——一件我二十年前就该做的事。”

在多米尼克待在南极基地的几个月里，他没看他的计时器一眼，丝毫不打算留意时间是过去了一小时还是一星期。其实在他刚从伊克斯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在脑子里绘制出了计划蓝图了。现在他穿了一件工人的衣服，独自离开了基地，要求会见水商隆多·图克。

每个月，走私者都会为图克的睁一眼闭一眼支付不菲的报酬，而这位工业大亨则会与公会取得秘密联系，帮助走私者把货物运送到其他世界。多米尼克从未对赚钱感兴趣，他只是喜欢从帝国财政部偷宇宙索，从而达到降低科瑞诺家族信誉的目的，所以他从未后悔过对隆多行贿。他只是花必要的钱去做必要的事。

没有一个水处理厂的外来者认出他来，虽然在多米尼克迈着大步走进厂区坚持要见水商时，有些人向他投去了不赞成的目光。

图克认出了他，而且丝毫没有掩饰他的震惊：“你好久没在这儿露面了。”

“我需要你的帮助，”多米尼克说道，“我想购买更多的服务。”

隆多·图克笑了，一双大眼睛也亮了起来。他搔了搔脑袋左侧的一簇浓密的头发。“我对顾客从来是来者不拒，”说着他指了指走廊，“这边请。”

当他们转过一个弯时，多米尼克看见一个男人向他走来。他穿着一件厚重的白色皮大衣，敞着怀，随身挎着一个档案包，一边走一边翻看，一路低着头。

“林加·比尤特，”图克说道，语气带着些困惑，“小心他撞到你。”

尽管多米尼克试图避开那个人，但对面的男人却没有注意到他，还是撞了多米尼克一下。比尤特手里的文件掉了一地，他马上弯下腰去捡。多米尼克发现此人圆圆的脸上透出一股冷漠，他的皮肤晒得黝黑，下巴和肚子看起来都很软——他肯定不是个军人。

在这个全神贯注的男人离开后，图克介绍道：“比尤特负责处理我所有的财务和运输事宜。真不知道没有他我该怎么办。”

他们终于进入了图克上了锁的私人办公室，而多米尼克几乎没有注意到那些珍宝、墙上的挂件和艺术品。

“我需要一艘运输船。无标记，重型货运型号的。我需要在不提及我名字的情况下把它弄进运航机。”

图克双臂交叉在胸前，不停眨着眼。他的脖子开始轻微地抽搐，这使得他的脑袋也跟着左右晃动起来。“这么说，你搞到了一大批香料，嗯？具体有多少？”这个身材矮胖的男人向前倾了倾身子，“我可以帮你卖掉它们。我有路子——”

多米尼克打断了他，“不是香料。而且这对你没有任何好处。这是我的……私人事务。”

图克失望地向后靠了靠，肩膀耷拉了下来：“好吧。如果你能出一个——我们都认可的价格——我就能找来一艘大型货运船。我们会提供你所需要的一切。我去联系公会，安排飞船登上下一班运航机。目的地是哪里？”

多米尼克的目光游离起来。“当然是凯坦……科瑞诺家族的小窝。”说完他眨了眨眼睛，僵硬地坐直了身子，“不过，这不关你的事，图克。”

“确实，”水商表示了认同，“不关我的事。”但随后不安的表情掠过他的脸庞，他一边整理着文件，一边处理起办公室里那些无用的事务来，分散着客户的注意力。“一周后再来找我吧，多米尼克，我会给你所有想要的设备。我们现在定个价好吗？”

多米尼克转过身去，根本没有看他一眼。“只要价格公平，直接告诉我就行。”然后他走到门口，似乎急着赶回到他的基地。

多米尼克把他的手下全部召集到了基地里最大的房间，他用一种阴沉、冷酷的声音讲述了他在伊克斯上目睹的惨状。“很久以前，当我把你们带到这里的时候，你们其实就抛弃了自己的家人和生活，而那时你们都同意和我站在一起。现在，让我们联合起来对付科瑞诺家族吧。”

“反正我从没后悔过，多姆。”阿苏尤打断了他。

多米尼克没有答谢，只是继续用他振聋发聩的声音对众人演讲。“我们本应变成狼，结果却成了蚊子。”说着，他把一双大手按在桌子上，缓慢地深吸了一口气，“这种情况即将改变。”

没做出过多的解释，这位变节的伯爵离开了房间。他知道自己该去哪里，自己该做什么。这些人可以追随他，也可以自由离开。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毕竟这是他个人的战斗，不是别人的。他跟科瑞诺家族之间要算的账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

他深入冰冷的堡垒，穿过一道道昏暗的走廊，脚下的地板满是沙砾和灰尘。很少人下到这么深的地方，他自己已经有好多年没有踏进装甲仓库了。

*别这样做，多米尼克。*那声低语又在他耳边响起了。他觉得背后一阵发凉。这声音听起来真的很像珊多，是他的良心在试图让他重新考虑。*不要这样做。*

但是，这件事早已没了其他选择。在芭特勒圣战之后，科瑞诺家族统治了帝国数千年，在辉煌的历史长河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皇帝家族德不配位。在旧帝国的分水岭，另一个变节的家族——不管他们的名字是什么，不管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没能完成颠覆皇权的任务。尽管萨鲁撒·塞康达斯被摧毁了，但这些变节者做得还不够。

多米尼克下手会更狠。

在地下最深处，储藏室的密封门前，他输入了正确的密码，然后用手掌拍了拍扫描仪的板。从没有其他人进入过这个仓库。

当大门打开时，他看到了自己的禁制武器收藏品，这是维尔纽斯家族最后的武器，保存了大约几千年。都是大联合协定绝对禁止使用的武器，但多米尼克已经不在乎了。他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完全没有了。

在伊克斯落入特莱拉之手后，多米尼克和他的手下从伊克斯星系的一颗卫星上取回了这些秘密武器并带到了这里。现在，他满意地看着面前的一切。被密封在闪亮金属容器里的是核弹头、行星杀手、燃石炸弹，以及可以点燃整个星球大气层并将凯坦烧成一颗微小而寿命短暂的恒星的装置。

再有就是时机。首先，多米尼克会去卡拉丹看望他的孩子们，这是最后一次了，他将会和他们道别。在此之前，他不想冒险引起人们对他们的注意或事成之后找他们麻烦……毕竟隆博和凯莉娅已经获得了赦免权。

但他只打算出手一次，而且要非常谨慎。经过这么多年的折磨，复仇是必须的。他会使出最后一击并最终成为胜利者。科瑞诺家族所有堕落的血脉都将被灭绝。

但他潜意识里珊多的声音充满了悲伤和遗憾。尽管他们两人经历了这么多，她还是不赞成他这么做。你一直是个固执的人，多米尼克·维尔纽斯。

创新和胆识造就英雄。盲目地遵守过时的规则只会产生政客。

——亨德罗·莫里塔尼子爵

死亡走廊试炼后的那天晚上，剑术大师们聚集在一起，与最初一百五十名学员中的幸存下来的四十三人一起坐在一个大餐厅帐篷里。这些学生现在都被当作同事看待了，他们终于获得了战士们的尊敬和友谊。

但代价却是如此之大……

高酒杯中盛满了浓郁的冰香料啤酒。瓷盘里都是些来自其他星球的开胃小菜。自豪的老教官们在他们手把手教了八年的学员中走来走去，祝贺他们。艾达荷觉得学员们今晚的狂欢带有一种歇斯底里的感觉。一些年轻人只是惊恐地坐在那里，动也不动，而另一些人则大吃大喝起来。

再过不到一个星期，他们就会在主岛的行政大楼集合，在那里他们还要面对最后一轮口试，这是对他们从剑术大师那里学到的知识的一个正式考试。但在经历了残忍的死亡走廊障碍赛之后，口头回答几个问题似乎有些虎头蛇尾。

在从压抑的紧张感中解脱出来后，邓肯和雷瑟喝多了。他们经过了多年的严格训练，已经学会如何尽可能少地消耗食物，并且也已经对酒精失去了耐性。所以这种香料啤酒让他们一下子上了头。

当他回想起八年来那些苦痛和挣扎，以及那些倒下的同学时，邓肯发现自己变得愈发伤感起来。他们的生命就这么白白浪费了……

雷瑟庆祝着自己的成功，身子摇摇晃晃地，仿佛浑身都洋溢着喜悦。这是因为他清楚他的养父一直在盼着他失败。在与格鲁曼的同学们决裂并拒绝放弃训练后，这位红头发小子赢得了与身体对抗一样重要的心理战。

黄色的月亮们划过天空，后面是一串闪闪发亮的星星，晚会就此结束了。伤痕累累且醉醺醺的学生们一个挨一个地离开了帐篷，狂欢停止了，接下来是可以预见的宿醉。帐篷里只剩下一地的碎盘子。

希·雷瑟和邓肯赤着脚走进了夜色之中。他们离开了那栋大房子，向着建在这片白茫茫的广阔海滩上的寄宿小屋走去，他们在粗糙的地面上留下了参差不齐的脚印。

邓肯像对自家兄弟那样拍了拍他朋友的肩膀，同时也是为了帮助他保持脚下的平衡。他无法理解身材庞大的剑术大师里维·迪纳里是如何做到步履优雅的。

“那么，在这一切结束后，你愿意和我一起去见雷托公爵吗？”邓肯字斟句酌地问他，“记住，如果莫里塔尼不需要你，厄崔迪家族会很高兴能拥有两位剑术大师的。”

“在特林·克罗诺斯和其他人离开学校后，莫里塔尼家族就不再需要我了。”雷瑟说道。但邓肯没能发现他朋友的眼角闪着泪光。

“人就是这样，”邓肯说道，“他们本可以在今晚和我们一起庆祝的，但他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两个人边说边下了斜坡，向海滩

走去。寄宿小屋似乎很远，看上去很模糊。

“但我还是得回去，去面对我的家人，向他们展示我所取得的成就。”

“据我对莫利塔尼子爵的了解，这听起来很危险。甚至算是一种自杀行为。”

“没办法，我还是得回去。”在阴影中的雷瑟转过身来，面对邓肯，他忧郁的情绪渐渐消失了，“在这之后，我再去见厄崔迪公爵。”

他和邓肯拼命往前看着，在一片漆黑中调整着他们的视觉：“那些小屋到底在哪儿呢？”忽然他们听到前面有人冲他们过来了，还传来了武器的叮当声。邓肯琢磨了一会儿，警觉起来，但还是太慢了，他没能来得及做出反应。

“啊，是雷瑟和艾达荷。”一道耀眼的强光刺痛了他的眼睛，仿佛是眼睛里扎进了发光的冰锥，他连忙举起手来挡住强光。“抓住他们！”

不知所措的邓肯和雷瑟转身想要反击，却一下子撞到了对方。他们眼前出现了一群无法辨认身份的黑衣战士，个个手持武器、棍棒和钉锤，一拥而上。邓肯没带着武器，他只能利用吉奈斯学员教给他的徒手技能保护自己。起初，他怀疑这是不是一个额外的测试，这是剑术大师们在哄他们的学生们参加庆祝会之后给他们的最后一个惊喜。

然后他就看到了一把利刃，随后便感觉到自己的肩膀被划了一个长长的浅口子——他不能再退缩了。雷瑟也大喊起来，不是因为痛苦

而是因为愤怒。邓肯舞动四肢，挥拳猛击。他听到某人的胳膊发出了啪的一声，同时感觉自己好像踢碎了某人的喉咙。

但敌人们开始狂暴地用棍棒猛击起邓肯的头和肩膀来，其中一名攻击者用一根老式的狼牙棒打中了他的后脑。一旁的雷瑟几乎也同时哼了一声，摔倒在松软的海滩上，四个人扑上来压在了他身上。

邓肯今晚确实喝了个酩酊大醉，所以他的行动迟缓得不像个战士，他试图摆脱攻击前去帮助他的同伴，但他们用棒子打中了他的太阳穴，邓肯的眼前顿时一片漆黑……

邓肯终于醒了过来，嘴里全是酸涩的呕吐物，他一抬头，一眼便看见不远处漆黑的海岸线上停靠着一艘水上飞船。在更远的海面上，虽然没有亮着航行灯，但邓肯仍看到有一艘更大的船似乎在波浪中颠簸。袭击他们的人毫不客气地把他扔到了水上飞船上。倒在他身边的希·雷瑟正在挣扎。

“别想挣脱志贺藤做的绳子，除非你们不想要胳膊了。”一个低沉的声音在他耳边怒吼道。他感到绳子开始勒进他的皮肤。

邓肯狠狠咬着牙，想要把堵在嘴里的东西咬碎。在海滩上，他发现有一摊一摊的鲜血，还有不少破碎的武器被扔在了潮水里。那些攻击者把十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人——显然他们已经死了——抬上了狭窄的水上飞船。这么看来，他和雷瑟不算丢人，没有辱没剑术大师的名号。而且，弄不好他们也不是唯一的俘虏。

那些看不清相貌的凶手推推搡搡着，把邓肯带到了拥挤不堪、臭气熏天的下层甲板，然后把他推倒在地板上，邓肯一下撞到了地板上

其他被绑着的囚犯，他发现他们都是他班上的一些同学。在黑暗中，邓肯看到了他们眼中的恐惧和愤怒，其中许多人被打得遍体鳞伤，很多严重的伤口只用破布绷带草草包扎起来了。

随着一声微弱的呻吟，雷瑟在他身边醒了过来。从他朋友闪烁的眼神中，邓肯知道红头发也已经评估好了眼前形势。抱着相同的想法，他们背靠背地一起滚到了水上飞船的底部，麻木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对方的手，想要给对方松绑。这时一个黑影似的人骂了一声，一脚把他们踢开了。

水上飞船的前端，凶手们低声交谈着，他们的口音很重。是格鲁曼口音。雷瑟继续挣扎着，结果其中一个人又踢了他一脚。飞船的发动机这时忽然启动了，发出低沉的呜呜声，小船开始向前航行，驶进了惊涛骇浪之中。

在更远的海面上，那艘不祥的黑船正在等着他们。

悲伤是多么容易变成愤怒，而复仇又是多么容易惹来争议。

——帕迪沙皇帝哈西克三世，萨鲁撒·塞康达斯悼词

在厄拉奇恩一个圆顶房间里，哈什米尔·芬伦正在试图解开一个思维魔方：一个由几何形体、杆、锥和球体组成的全息图像，它们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并保持着平衡……但只有当所有的电位都是等间距的时候。

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在凯坦的皇宫里玩过类似的游戏。通常都是芬伦赢。在那些年里，他还学到了很多关于政治和权力冲突的知识——事实上，比沙达姆本人学到的还要多。而太子也十分清楚这一点。

“哈什米尔，你离开宫廷对我来说更有价值。”沙达姆在打发他走时这样说过，“我要你在厄拉科斯监视那些不可靠的哈克南人，确保我的香料收入不受影响——至少在该死的特莱拉人完成他们的奥马尔研究之前。”

浓厚的黄色阳光穿过屋顶的窗户照了进来，但保护着房间的屏蔽场可以偏转这些阳光，降低它所带来的热量，同时还能保护大厦免受暴民的袭击。毕竟芬伦无法忍受厄拉科斯的高温。

十八年来，芬伦在厄拉奇恩稳固了他的权力基础。在驻扎厄拉科斯期间，他享受着从这个大垃圾桶里压榨出来的一切舒适和快乐。他对自己现在的地位感到心满意足。

他把一根闪闪发光的魔方棒放在一个四面体上，就在要松手的最后一刻又调整一下了它的位置，使之更加精确。

警卫部队的头儿叫威洛布鲁克，嘴巴长得松松垮垮的，他偏偏选择在这个关键时刻迈着大步走了进来。他清了清嗓子，打断了芬伦的专注："伯爵阁下，水商隆多·图克请求觐见。"

在魔方的碎片还没散落在桌子上时，伯爵就厌恶地关掉了面前闪烁着的全息图："他想要干什么，嗯-嗯-嗯？"

"他称之为'私人事务'。不过他也强调，这事儿很重要。"

芬伦用长长的手指敲着刚才摆放思维魔方的桌面。水商从来没有要求过私人觐见。图克为什么现在要来见我？他一定想要什么。

或者他知道些什么。

通常，这位长相古怪的商人会参加各种宴会和社交活动。他知道厄拉科斯真正的权力中枢所在，所以他为芬伦提供了大量的水，比提供给迦太格的哈克南领主们还多。

"啊啊，他确实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叫他进来吧，然后十五分钟内不要打扰我们，"伯爵噘起嘴唇说道，"嗯-嗯-嗯，然后，我再决定要不要让你把他赶走。"

不多时，那个驼背的图克就摇摇晃晃地走进了圆顶房间，并且一边走一边摆动双臂。他用一只手抹了抹自己的锈灰色头发，用汗水把它抚平，然后鞠了一个躬。这个人爬了那么长的一段楼梯，结果弄了

个满脸通红。芬伦不由得笑了起来，是威洛布鲁克决定让他自己爬上来，而不是坐私人电梯直达这里，芬伦对这个选择很是赞同。

芬伦仍坐在桌子旁，也没有示意客人坐下。水商穿了一件正式的银袍子，站得笔直，脖子上还戴了一条花哨的项链，这条白金项链上面坑坑洼洼的，毫无疑问是图克在艺术领域上的一次失败的尝试。

“你有东西要给我吗？”芬伦张大了鼻孔，问道，“还是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嗯-嗯-啊？”

“我可以告诉您一个名字，芬伦伯爵，”图克不假思索地答道，“至于我希望得到什么回报——”他耸了耸宽厚的肩膀说，“我希望您视具体情况给我报酬。”

“要是我真的感兴趣就没问题。那个名字是什么？还有这个名字对我有什么意义？”

图克向前倾着身子，活脱像一棵即将倒下的大树：“这个名字您肯定有很多年都没听过了。我觉得您一定会很感兴趣的。反正我知道皇帝一定会的。”

芬伦等待着谜底的揭晓，但好像越来越没耐心了。而最后，图克终于开口了：“这个人一直躲在厄拉科斯上，保持低调，虽然他一直在想方设法破坏这里的运作，虽然他最初只是和埃尔鲁德九世闹翻了，但他现在却想要向整个帝国家族复仇。”

“哦，每个人都和埃尔鲁德吵过架，”芬伦说道，“他是个讨厌的老秃鹫。你说的这个人是谁？”

“多米尼克·维尔纽斯。”图克答道。

芬伦一下坐直了身子，明亮的大眼睛睁得更大了：“伊克斯伯爵？我以为他早死了。”

“你们的赏金猎人和萨多卡军团都没能抓住他。其实他一直藏在厄拉科斯，和一些走私犯躲在一起。我偶尔和他们做点生意。”

芬伦吸了吸鼻子，问道：“可你并没有立即上报给我？你知道这事多久了？”

“我的芬伦大人啊，”图克用听起来尽可能合理的声音说道，“埃尔鲁德已经在针对这个叛变家族的仇杀文件上签了字，而他也已经逝世很多年了。据我所知，多米尼克似乎没有造成任何伤害。他已经失去了一切……而我也还要其他问题需要关注。”商人深吸了一口气，接着说道，“然而，现在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觉得我有责任告诉您，因为我知道皇帝最听您的话。”

“到底是什么发生变化呢，嗯-嗯-嗯？”芬伦脑子里的齿轮开始转动起来。维尔纽斯家族早就灭亡了。珊多夫人被萨多卡猎手杀死了。被流放到卡拉丹的那两个孩子公认没有任何威胁。

但充满了愤怒和仇恨的多米尼克·维尔纽斯确实可能会造成伤害，尤其他就躲在珍贵的香料产地。芬伦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维尔纽斯伯爵要我替他找一艘重型运输飞船。他似乎……很不正常，可能正在策划某种形式的恐怖袭击。在我看来，很有可能是想要暗杀皇帝。所以我一听就清楚必须来告诉您了。”

芬伦挑了挑眉毛，皱起了额头：“因为你觉得我会给你比多米尼克的贿赂还要多的犒赏？”

图克摊开双手，不以为然地微笑着，但并没有否认。芬伦却很尊重他这一点。因为至少每个人的动机都很清楚。

芬伦用手指抚摸着薄薄的嘴唇，仍在沉思：“很好，图克。告诉我这个叛徒伯爵的藏身之处吧。而且细节务必要明确。另外在你离开之前，去我的国库。列出你想要的一切酬劳，你所能想到的每一个愿望或是奖励——然后我来选择给你什么。你的情报值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

图克没再说什么，只是鞠了一躬说：“谢谢您，芬伦伯爵。我很乐意为您效劳。”

在提供了自己掌握的南极走私者基地相关细节后，图克向门口退去，这次会面正好用时十五分钟，威洛布鲁克也正好推门进来。

“威洛布鲁克，带我的朋友到我们的藏宝室去。他知道该怎么做，嗯-嗯-嗯？至于今天下午剩下的时间，请让我自己待一会儿。我有很多事情要考虑。”

两个人离开后，房门关上了，芬伦踱着步，哼着小曲，时而微笑，时而皱眉。最后，他又打开了思维魔方。毕竟这玩意儿能让他放松下来，他也就能集中注意力了。

芬伦一向喜欢策划阴谋中的阴谋，很擅长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种事。而多米尼克·维尔纽斯确实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对手。他已经和帝

国周旋了好几年，芬伦认为能亲眼见证这位变节伯爵自取灭亡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芬伦伯爵会打起百倍的精神，织好蜘蛛网，但他会让维尔纽斯先走下一步棋。在这个叛徒把他的计划准备好之后，芬伦才会出手。

他很乐意给那个不法贵族足够长的绳子来吊死他自己……

天堂在我的右边，地狱在我的左边，而死亡天使则在我身后。

——弗雷曼谜语

水商信守了诺言，为多米尼克·维尔纽斯弄来了一艘无标记的运输机。由那个心不在焉的林加·比尤特驾驶，从迦太格直达了南极的采冰工地。然后这位比尤特露出一个局促的微笑，交出了这艘船的控制卡。多米尼克在他的副官约丹的陪同下，驾驶着这艘破旧的飞船飞回了峡谷的秘密机场。这位前伊克斯伯爵在途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保持着沉默。

但这艘重型运输机太过老旧，它在飞过较低的大气层时发出了一种奇怪的咯吱声。约丹骂了一句街，狠狠拍打着控制面板：“该死的破玩意儿。多姆，这东西可能连一年都撑不了。这就是个垃圾。”

多米尼克远远地看了他一眼，说道：“这就不错了，约丹。”多年以前，当约丹的脸被反弹的火焰烧伤时，多米尼克就在他身边。而在对伊克斯的那次失败的突袭中，也正是这位老兵救了多米尼克的命，把他从萨多卡军团的密集火力网里拉了出来。约丹对他的忠诚永远不会减弱，但现在到了多米尼克给予他自由的时候，到了他重新找回自己人生的时候了。

约丹不禁怒火中烧，脸涨得通红，那些灼伤的疤痕看起来苍白得像蜡一样：“你知道图克为了这个破烂儿找咱们要了多少钱吗？如果我们在埃卡兹的时候用的是这样的装备，叛军光用石头就能砸死我们了。”

多年来，他们并肩作战对抗着帝国，但现在，多米尼克不得不独自完成剩下的事情。他对自己的决定感到一种奇怪的满足，因此声音一直都很平静：“那是因为隆多·图克知道我们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贿赂他了。所以他想一次性尽可能多地赚点儿钱。”

“可他是在骗你啊，多姆！”

“听我说。”他把身子向身边的约丹靠了靠。重型运输机开始震动起来，准备着陆了，“钱不钱的，都不重要了。钱对我来说只要够……让我去做我必须做的事就行了。”

当飞机最终停在峡谷底部时，约丹那张伤痕累累的脸上满是汗水。他跺着脚急匆匆地走下了着陆坡道。多米尼克可以看出他脸上流露出的不确定和无助。他知道约丹的怒火不仅是在针对水商的行为，也是在对多米尼克·维尔纽斯的计划表达着愤怒……

多米尼克渴望解放伊克斯和他的人民，做一些积极的事情来弥补特莱拉入侵者和他们的萨多卡盟友造成的损失。但他做不到这一点。最起码现在不行。

他现在能做的事，只有毁灭。

前伊克斯大使卡马尔·皮尔鲁曾多次向兰兹拉德提出请求，但这个人现在也变成众人眼中一个无聊的笑柄。即使是隆博所做的努力——很可能是在厄崔迪家族的秘密支持下——现在看来也毫无成效。这个问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

前伊克斯伯爵多米尼克·维尔纽斯准备传达给帝国一个永生难忘的信息。

在下定了决心之后，多米尼克带领着手下深入堡垒，打开了仓库的大门。一看到里面的原子弹，走私者们都僵住了，其实他们一直害怕会有这一天。他们在这位变节伯爵的手下服役了很长时间，所以不需要多说什么。这些人站在冰冷的走廊里，身子倚在聚合物墙壁上。

“我会先去卡拉丹，然后自己去凯坦星，”多米尼克宣布道，“我给我的孩子们写了一封信，我渴望再见到他们。已经过去太久了，我必须先做完这件事。”说着，他挨个看着每个走私者：“你们可以自由地做你们想做的事。我建议你们把库存的东西分分，然后离开这个基地。还是回到你们家人身边去吧。把名字换了，抹去所有过往不干净的记录。如果我成功了，我们这支队伍自然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然后整个兰兹拉德都会出来追捕我们！”约丹咆哮道。

阿苏尤则试图从军事的角度，以一个军官和他的指挥官讲道理的方式说服伯爵——但他仍听不进去。维尔纽斯伯爵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而且有太多复仇的理由。也许只有等他干掉了科瑞诺家族的最后一个人，他自己的灵魂和珊多的灵魂才能彻底安息。

“把这些武器都装上货船，”他命令道，“我会亲自驾驶它。两天内会有一班运航机过来。”说完，他凝视着大家，表情平淡，毫无感情。

有不少人满面愁容，眼里都噙满了泪水。但他们也十分清楚，最好不要去和这个在无数次战争中指挥过他们的人争论，不要和这个曾经管理过伊克斯所有工业设施的人争论。

没人再互相开玩笑甚至说话了，大家操作着浮空起重机，把原子弹从仓库里拖了出来，一次一颗。人们的动作都很迟缓，似乎不希望早点完工。

多米尼克不吃不喝，整天监督这项工作。金属外壳的核弹头被放在浮空起重机上，然后被牵引着穿过隧道到达了峡谷机场。

他幻想自己再次见到隆博的场景，再次和他探讨领袖的领导能力，他还想再听听凯莉娅的少女心事。能再见到他们俩真是太好了。他试着想象他的孩子们现在是什么样子，他们长成什么样了，他们有多高了。他们拥有自己的家庭了吗，自己有孙子孙女了吗？还有就是自从伊克斯陷落后，自己真的有二十多年没有见到这对儿女了吗？

这么做当然会有一些风险，但多米尼克必须去冒这个险。孩子们也一定会希望再见到他。他会采取能采取的所有安全措施。他知道一旦见面，自己会很情绪化，但他向自己保证一定要坚强。如果隆博发现了他的意图——他应不应该告诉他的儿子？——不过这样一来，这位王子肯定会想以伊克斯人的名义加入战斗。而凯莉娅会有什么反应呢？她会不会劝她哥哥不要去？很有可能。

多米尼克最后决定不把计划透露给他的孩子们，因为这样做只会带来麻烦。最好这次去见自己的儿女时什么也不要说。

不过还有一个孩子，也是多米尼克希望能找到的。在多米尼克深爱的珊多嫁过来之前，他和珊多曾有过一个私生子。这个孩子是在珊多还是埃尔鲁德·科瑞诺的侍妾时秘密生下的，但在孩子出生后不久就被人带走了。以她当时的身份，珊多没能保住她的儿子，尽管她一直要求了解情况，但她始终不知道这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他只是凭空消失了。

由于对多米尼克的准备工作实在看不下去，阿苏尤和约丹干起了分发国库储备和物资的工作。老阿苏尤一把摘下他的勋章和军衔标志，扔在地上，以此表达自己的不满。现在每个人都必须立刻离开基地，潜逃到帝国的各个角落。

约丹嘴里嘟嘟囔囔地把他们弄来的那些香料清点了一遍，然后和另外两个人一起，带领一支探险队回到了水商的工业设施。他们打算卖掉这些剩余的香料，换成流通货币。他们将用这些钱为自己购买通行证、新身份和住房。

在离开基地前的最后几个小时里，多米尼克在他的房间里整理自己的东西，他舍弃了一些现在看来毫无意义的珍宝，只带走了一些他想要带在身边的东西。对他来说，珊多的全息影像和孩子们的纪念品比任何财富都要珍贵。他会把这些还给隆博和凯莉娅，这样他们将来就有东西能纪念自己的父母了。

多米尼克深吸了一口气，想要最后一次感受这个家里的寒气，他注意到了一些自从这个堡垒建成以来自己从未发现到的细节。他研究着墙上的裂缝、地板和天花板上不平整的凸起……但这只让他感到内心的失败和空虚。而他清楚只有一种方法才能填补这些空虚——那就是用鲜血。他要让科瑞诺家族付出代价。

这样，他的孩子和伊克斯的人民才会为他感到骄傲。

除了三个浮空核弹弹头和一对燃石炸弹之外，所有的东西都被搬上了重型运输机，多米尼克走到极地那微弱的阳光下，一线阳光穿过了深深的峡谷照在他身上。他已经计划好了进攻帝都的每一个步骤。这将是一次完美的突然袭击——沙达姆甚至不会有时间弯腰躲到金狮宝座下面。多米尼克也不会发表浮夸的演说，不会为自己的胜利而陶醉。不会有人知道他来了。直到那最后一刻。

埃尔鲁德九世已经死了，新的帕迪沙皇帝只有一个贝尼·杰瑟里特妻子和四个年幼的女儿。消灭科瑞诺家族的血统并不难。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会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摧毁这个自科林战役以来统治了数千年的皇室家族——他称之为换命。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转过头来，望着陡峭的峡谷石壁，看到约丹驾着穿梭机从图克的水厂回来了。他不知道自己像雕像一样站在这儿有多长时间了，他的手下就在他周围四下走动，清点原子弹储备。

一声大喊把他拽回了现实。只见约丹满脸通红，大步向他冲来，皮大衣的兜帽向后甩去：“我们被出卖了，多姆！我去找那个水商

——但他的工厂已经被遗弃了。所有的工人都不见了。工厂关闭了。他们好像匆匆收拾好东西就离开了。”

阿苏尤气喘吁吁地补充道：“那是因为他们不想待在这儿，先生，*因为有些事情就要发生了。*”他整个人的举止动作现在都变了个样：即使他扔掉了自己的勋章，阿苏尤现在看起来仍像个军官，而且准备着面对一场血腥的战斗。

一些走私者愤怒地叫喊起来。多米尼克的表情也变得冷酷无情。这是他早该预料到的。即使在多年的合作和互惠互利之后，隆多·图克仍然是个不值得信任的人。

“带上所有能带走的东西。到阿桑特、迦太格或厄拉奇恩去，但今天日落之前就得离开。把你们的身份换掉。”多米尼克指了指那个破旧的重型运输机，“等最后一枚弹头装好，我就起飞。我还是得继续执行我的任务。我的孩子们还在等着我。”

不到一个小时后，就在撤离基地的最后阶段，敌人袭来了——一整支编队的萨多卡武装扑翼机，掠过低空。他们投下了震击弹，震碎了冰冻的石壁。随后，炙热的激光束击碎了悬崖，把巨石炸成了一片蒸汽和尘土，融化的冰块碎裂开来，从悬崖上滚落到弹坑里。

萨多卡扑翼机倾斜着翅膀，像掠食动物那样直扑过来，投下了更多的炸弹，直接摧毁了停在瓦砾上的四艘运输飞船。

阿苏尤咬了咬牙，冲向一架离得最近的己方的扑翼机，跳了进去。他启动了引擎，似乎打定主意要再获一枚英勇勋章似的。他一边准备升空，一边启动了扑翼机的炮塔。阿苏尤还抓了个空子，在通信器里诅咒了几句图克和萨多卡人。然而，在还没等他来得及开炮，两艘帝国飞船就把他的扑翼机炸上了天，变成了一团火焰和浓密的烟雾。

运兵船降落在平地上，端着枪配着刀的武装战士疯了一般地涌了而出。

萨多卡部队精准地锁定了多米尼克那艘装满了武器的重型运输机，他们瞄准了它的发动机，将其轰成了渣。那些原子弹——萨多卡部队怀疑就在这艘飞船上——不再是个威胁了。被放逐的伯爵清楚自己永远无法离开这里，无法到达凯坦星了。看到帝国军队蜂拥而至，多米尼克知道他和他的战友们再也逃不掉了。

约丹像一个部队指挥官那样再次咆哮起来，他带领士兵进行最后的冲锋。大家跟着他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用和对方相比十分低级的武器向迎面而来的萨多卡士兵射击着。皇帝的战士们则用刀或干脆徒手杀死对面冲过来的每一个走私者。对他们来说，这场所谓的战斗和演习差不多，他们纯粹是为了享受而战。

约丹带着为数不多的幸存者退回了地道，他们筑起路障，准备防守。忽然半空闪过一个可怕的闪光，这个场景让多米尼克感到似曾相识，他不禁回想起了埃卡兹叛乱，然后他就看到萨多卡士兵用激光枪一下子打爆了约丹的头，他就像他的兄弟那样倒下了……

多米尼克只有一次机会。这不是他所想要的胜利，而隆博和凯莉娅也永远不会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怎么也比完全失败要强，所以他冒出了一个绝望的想法。毕竟他和他的人无论如何都会死在这里。

为了守住自己的荣誉，他想要和他的士兵们站在一起，和他们每一个人肩并肩战斗到死——虽然这注定是徒劳无功的荣誉。他们都清楚最终的结局是什么，他自己也清楚。这些萨多卡军团是皇帝派来的——他们在多米尼克·维尔纽斯看来就是自己仇敌的象征物，他得给他们一个致命一击。为了伊克斯，为了他的孩子们，更为了他自己。

当敌人的集火开始把峡谷石壁彻底打得粉碎时，多米尼克躲进了基地最深处。他的一些手下跟在身后，相信他会带着他们进入仓库。多米尼克却一言不发，神情严峻，没给出任何承诺。

萨多卡士兵冲进了基地，排着攻击队形穿过通道，砍倒他们看到的任何人。他们不需要俘虏。

多米尼克退回到最深处的通道，朝仓库走去，而这是一条死胡同。他身后那些惊恐万分的人现在终于明白了他的意图。

“我们会尽可能拖住他们的，多姆。”一个好兄弟这么对他说，然后他和另一个人在走廊两侧埋伏起来，端起了手中简陋的武器，“我们会给你足够的时间。”

多米尼克停下了脚步，看了看他们说道：“谢谢了。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你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长官。在我们加入你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其中的风险。”

他终于赶到了装甲仓库敞开的大门，身后忽然传来一声巨响。石壁倒塌了，穿透了聚合物防护网，把他和手下的人封在了里面。当然他也没打算离开。

几分钟后，萨多卡士兵就会挖出一条路来。他们已经嗅到了多米尼克·维尔纽斯的鲜血，不把他抓到手是不会罢休的。

他苦笑了一下。沙达姆的手下要大吃一惊了。

虽然多米尼克看到前方倒塌的路障已经开始燃烧了，但他还是锁上了仓库大门，把自己锁在了里面。厚实的墙壁掩盖了外面的声音。

在厚重的仓库大门的保护下，多米尼克转身看向他剩下的几件原子武器。他找到了一颗燃石炸弹，这种炸弹虽然体积不大，但其威力可以被校准来摧毁整个星球，或者只是在某个特定区域造成巨大的破坏。

萨多卡士兵开始敲打背后那扇厚重的大门了，他把燃石炸弹从箱子里拿出来，研究着控制装置。他从没想过自己需要亲自操作这些武器。它们本来都是末日装置，本该永不被使用——只是为了对侵略者进行威慑。根据大联合协定的规定，任何使用原子武器的行为都将招致兰兹拉德联合军事力量的围剿，而这个胆大妄为的家族也必将被摧毁。

走廊里的兄弟们应该都牺牲了。多米尼克再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

他降低了燃石炸弹的燃料消耗，并将激活机制设置为只汽化基地附近的区域。毕竟他没必要杀死厄拉科斯上所有人，他们都是无辜的。

这种残忍的事只有科瑞诺家族才会做。

他觉得自己像一个古代船长，准备随自己的船一起沉没。多米尼克心中只留下了一个遗憾：他还没有机会跟隆博和凯莉娅告别，告诉他们自己有多爱他们。没有他，他们的人生也得继续下去。

透过模糊的泪光，他觉得自己又看到了珊多那闪烁的影像，那是她的鬼魂……或者只是他一厢情愿的幻象。珊多的嘴动了动，他不知道她是在责怪他的鲁莽，还是在欢迎他终于又能和她在一起了。

萨多卡士兵凿穿了冰冷的石壁，绕过了那扇厚重的大门。当他们踌躇满志、得意洋洋地进入地下仓库时，多米尼克并没有向他们开枪。他只是低头看着燃石炸弹上所剩不多的时间。

萨多卡士兵也看到了。

然后一切都化作了白色的热浪。

如果真神希望你灭亡，他会引导你的脚步走向死亡之地。

——沙里亚特的隐语

克泰尔·皮尔鲁在伊克斯当游击战士已经二十年了，在他进行过的所有秘密行动中，他从不敢假扮成特莱拉人头目。直到现在。

但他现在绝望又孤独，想不出别的办法。米拉尔·阿莱切姆已经消失。其他的叛军也死了，他也失去了与外部支持者、走私者和愿意接受贿赂的交通官员的所有联系。年轻的伊克斯女人们仍一个接一个地失踪，而特莱拉的暴行则完全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他恨他们所有人。

克泰尔经过了深思熟虑，最终还是潜入了办公大楼，埋伏在一道空无一人的走廊里，杀死了他能见到的、个子最高的特莱拉长袍子大师。他不想通过谋杀来达到他的目的，但他不后悔。有些事是必须做的。

与特莱拉人手上的鲜血相比，他的良心可要干净得多。

他偷走了这个死侏儒的衣服和身份证，准备揭开贝尼·特莱拉研究馆里的秘密。为什么伊克斯如此重要，甚至让皇帝派他的萨多卡军团来支持这些入侵者？所有被掳的女人都被带到哪里去了？这绝不是简单的政治斗争，绝不是沙达姆的父亲对维尔纽斯伯爵的私人报复。

答案必然就在那个安防等级很高的实验室里。

米拉尔一直怀疑这是一个非法的生物工程实验室，而帝国一直在秘密支持它的运作——他们甚至可能违反了芭特勒圣战的严格规定。不然科瑞诺家族为什么会冒这么大的风险，而且又坚持了这么久呢？在伊克斯整体利润下降的情况下，他们为何还在这里大举投资？

他决心要找到答案，于是穿上了死掉的特莱拉大师的长袍，铺平了上面的褶皱，系紧了栗色的腰带，以掩盖鲜血干涸后留下的黑色污迹。然后他处理掉尸体，把它扔进重新开放的、被屏蔽场保护起来的矿井里，这个矿井直达行星熔化的核心。而垃圾就应该被扔进这里。

在一个秘密储藏室里，他找了些化学药品涂在脸上和手上，把自己本就很苍白的皮肤上仅存的颜色也盖住了，然后又在自己的脸上涂了些起皱的药物，从而让自己变成了一个皮肤灰白、干瘪的特莱拉大师。他穿着薄底拖鞋，以降低自己的身高，而且还得稍微弓着点背。他的个子本就不高，而且特莱拉人也不是善于观察的种族，这都有利于他的潜入行动。需要克泰尔保持高度警惕的，反而是萨多卡士兵。

他检查了这个大师的记录，记住了他的密码，重载了他储存多年的命令。现在，他手中的身份证和信号干扰器应该足以让他通过任何审查。甚至是在研究馆里。

他装出一副傲慢的样子，开始他的变装舞会，从他藏身的房间走到宽阔的岩洞里。他迈着大步走到人群前面，登上了一艘运输圆舱。他把卡塞进扫描仪，在被严密封锁起来的研究馆的符号上按了一下。

圆形的舱门关闭了，运输圆舱脱离了交通系统，攀升到布满了监视机的半空。没有一颗监视眼往他这边看。运输圆舱也确认了他前往实验室的权限。任何警报都没出现。根本就没人注意到他。

在他的身下，工人们劳作着，大量的萨多卡士兵在一旁监工。而这些士兵更懒得抬头往上看，没人在乎封闭的岩洞中飞过的这艘运输船。

一关接一关，克泰尔顺利通过了安全大门和警戒区域，最终进入了蜂巢般的工业区。这里的窗户都是密封的，走廊里透出橘红色的光。闷热的空气温暖而潮湿，带着腐肉和令人恶心的人类排泄物的腐臭。

他把身子缩成一团，缓步向前走，想要掩饰自己其实已经迷路了，也不知道目的地在哪儿的真相。克泰尔不知道自己想要的答案藏在哪间屋子里，但他不敢犹豫，也不敢露出困惑的样子。他不想让任何人注意到他。

穿着长袍的特莱拉人穿梭于各个房间，全神贯注地工作着。他们都把帽兜拉到耳朵和头上，所以克泰尔也很高兴能学着他们的样子戴上帽兜，毕竟可以增加伪装。他又掏出一捆用他无法破译的奇怪密码写的利读联晶纸报告，假装在研读它们。

他在走廊里四处转悠，一听到有人靠近就改变路线。几个侏儒从他身边走过，用他们自己独有的特莱拉语言激烈地交谈着，还不时用他们细长的手指做着手势。他们都没有注意克泰尔。

他终于找到了生物实验室，这是一间放满研究装置、镀铬桌子以及外科手术扫描仪的房间——他从敞开的门廊里全都看到了，而门廊似乎受到了某种特殊扫描装置的保护，而他有些不想穿过这些装置。但是，除了此地，似乎没别的地方能给他想要的答案了。他紧张地喘着粗气，满头大汗，沿着主走廊向研究馆的中心走去。

最后，克泰尔找到了一个更高的楼层，一个窗户大开的观察走廊，里面空无一人。空气中弥漫着化学药品和消毒剂的气味，这里现在是一个经过清洗的无菌环境。

还有一股虽然很淡却也明显的肉桂味。

他透过宽大的窗户，凝视着生物实验室那巨大的中央区域，这个区域大得足以停下一艘宇宙飞船，到处都是收纳桌和棺材大小的容器……另外还有一排又一排的“标本”。然后，他便惊恐地看到了那些插着管子的大量尸体。全都是女人的尸体。

即使早就清楚特莱拉人有多么卑鄙，他也不敢想象如此可怕的景象。眼前的惨状像是一记重拳狠狠打在他的胸口，他还未来得及流出来的眼泪仿佛变成了灼热的酸液。他的嘴张开又闭上，怎么也说不出话来。他只想吐。

他看着身下这个巨大的实验室，特莱拉暴徒究竟对伊克斯女人都做了些什么已经完全清楚了。而其中的一个女人，他差点没能认出来，竟然是米拉尔·阿莱切姆！

他带着极度的厌恶，踉跄着走开了。他不得不逃离这一切。他刚刚看到的一切足以压垮他的意志。这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他的胸口发紧，脑袋疼得似乎要裂开了——又不敢表现出任何的软弱来。

出乎他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一名卫兵和两名特莱拉研究员转过了走廊，径直朝他走来。其中一名研究员用一种他完全不懂的喉音语言对他说了些什么。克泰尔没有做出任何回应，摇摇晃晃地跑开了。

卫兵顿时警觉起来，在他身后大叫。克泰尔跌跌撞撞地顺着一条走廊跑了下去。紧接着他就又听到了一声大喊，强烈的求生欲取代了震惊和不安。最后，在跑出很远一段路后，他从生物实验室里逃了出来。现在，除了亲眼目睹了一切的克泰尔，没人知道这里面发生了什么。

事实比他所能想象到的还要糟糕得多。

困惑而绝望的克泰尔回到了研究馆的下层，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外部安全网络上。在他身后，大批卫兵们涌进了他刚刚逃离的走廊，但特莱拉人暂时还没有发出全面警报。也许他们不想打乱日常的研究工作……又或者，他们只是不愿相信一个愚蠢的伊克斯人奴隶居然有能力躲过他们最为严密的安全检测。

三年前被他用晶片炸药弹摧毁的研究馆侧翼已经完全重建起来了，但自动导向的供应轨道已经被移到了另一个入口。他决定从那里逃离，毕竟那里的安检级别不高。

他召来了一艘运输圆舱，爬了进去，用偷来的身份证通过了验证，然后粗暴地赶走了一名试图盘问他的卫兵，最后飞向了最近的工地，在那里他可以脱下伪装，混入工人当中。

不多时，他便听到身后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但此时他已经逃离了研究馆，躲开了特莱拉秘密警察。现在只有他一个人清楚入侵者到底在干什么，以及为什么来伊克斯了。

然而，这个情报并没有让他感到一丝的安慰。现在的他心中只有绝望，是从他开始反抗以来从未有过的绝望。

背信弃义和玩弄手段在任何时候都能击败顽固的规则。我们为什么要害怕抓住我们看到的机会？

——亨德罗·莫里塔尼子爵，对兰兹拉德法院传票的回应

在这艘没有标记的飞船那起伏的甲板上，一个大眼睛巨人正俯视着他的俘虏们。“看看这些准剑术大师！”他笑得前仰后合，每个人好像都能闻到他那难闻的口气，“一群就知道守规矩的弱者和懦夫。这儿只是一小队没怎么训练过的士兵，手里拿着几根击晕棒，你们都对付不了？”

邓肯站在甲板上，旁边是希·雷瑟和其他四名吉奈斯学员，他们身上都被割伤和擦伤了，更不用说宿醉后的头痛欲裂。原本捆着他们的志贺藤已经被解开了，换成了一小队全副武装的、身穿黄色莫里塔尼制服的士兵看守着他们，手里端着各种各样的武器。头顶上，灰色的苍穹提前整整一个小时就陷入了黑暗。

这艘黑船的甲板又宽又亮，有点像武道场的地板，但由于下了一阵毛毛雨，以及掠过栏杆的浪花而变得十分光滑。学员们努力保持着平衡，就好像这只是另一种修行，而俘获他们的格鲁曼人则用手紧紧抓住了固定绳和支撑索，有些人看起来还有点晕船。然而，邓肯已经在卡拉丹岛上生活了十几年，在船上反而非常舒服。由于行驶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所以大部分设备都被绑上了，周围也没有看到能拿来当武器的东西。

这艘不祥的船驶出群岛的水道。邓肯搞不明白为什么这些格鲁曼人敢做出这样的事。但很显然莫里塔尼家族曾经就无视过血海深仇战[81]的规则，对埃卡兹发起了不可原谅的恐怖袭击。随后吉奈斯学院便开除了那些不光彩的格鲁曼学生，看来这无疑激起了他们的愤怒。作为唯一一个留下来的格鲁曼人，希·雷瑟肯定会面临比在场的其他学员更残忍的对待。看着红头发那瘀青红肿的脸，邓肯十分清楚这一点，而雷瑟自然也明白。

站在他们面前的那个膀大腰圆的壮汉，从颧骨到下巴长满了黑胡子，乌黑的头发垂在宽阔的肩膀上。耳朵上挂着泪珠般的火宝石。他的胡子里缠绕着一些像小树枝一样的亮绿色小棍儿，前端被点燃了，一股肮脏的灰色烟雾喷了出来，弥漫在他的脸上。他的腰带里还别着两把锃亮的毛拉手枪。他告诉大家他的名字叫格里厄。

“你们那些所谓上等的训练有什么用呢？你们喝醉了，你们自满了，然后你们就不再是超人了。我很高兴我的儿子早早离开了那里，没有浪费更多的人生。”

这时，另一个穿着黄色莫里塔尼制服的瘦长结实的年轻人从主舱里走出来。邓肯心往下一沉，原来是特林·克罗诺斯，他走到那个黑胡子男人的旁边坐了下来，说道：“我们回来是为了帮你庆祝完成了训练，并向你们表明，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八年时间才能熟练地战斗。”

格里厄的胡子继续冒着烟：“那么，让我们看看你们能打得多好吧。我的手下也需要一点练习。”

身着莫拉塔尼制服的男男女女们开始以动物般的优雅行动起来了。他们拿出了剑、刀、矛、弩，甚至是手枪。一些人穿着武术道服，另一些人则是更奇特的火枪手或是自以为威风十足的海盗装束，仿佛是在嘲笑吉奈斯岛屿。作为另一个不好笑的玩笑，他们把两把钝木剑扔给了俘虏们。雷瑟抓住了其中一把剑，而克拉恩，一个来自秋夕星[82]、很有音乐天赋的学生抓住了另一把。但想要用这样的玩具刀剑去对付毛拉手枪、箭弹枪和弓箭是很可笑的

大胡子格里厄给出了一个信号，特林·克罗诺斯最先走到了伤痕累累的吉奈斯学员面前，目光轻蔑地扫视着众人。他在雷瑟面前停了一下，然后是邓肯，最后转向下一个学生，伊斯·奥普鲁，一个黑皮肤的阿尔一达纳布人，最后开口道："他先来。我得热热身。"

格里厄哼了一声表示赞同。克罗诺斯一下子把奥普鲁推到了甲板中央。

其他的战士则紧张地站在一旁等待。

"给我拿把剑来。"克罗诺斯喊道，但一直没回头。他的眼睛一直死死盯着奥普鲁的眼睛。邓肯发现奥普鲁已经下意识地半蹲下来，做了一个完美的战斗姿势，准备随时应战。而格鲁曼人则显然觉得自己拥有所有优势。

特林·克罗诺斯刚一接过长剑，便开始试图激怒面前这名黑皮肤的俘虏来，在他面前挥舞着长剑，熟练地在他头顶上比画，奥普鲁的头发都被他割掉了。"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小剑客？我手里有武器，而你没有。"

奥普鲁丝毫没有退缩：“我自己就是一件武器。”

当克罗诺斯准备进一步嘲弄他时，奥普鲁突然钻到剑刃之下，用他的手掌砍向对手的手腕。正在放声大笑的克罗诺斯大叫了一声，扔掉了他的武器。没等长剑落地，奥普鲁就马上以流畅的动作接住了它，然后一个翻滚，跳了起来。

“太棒了。”格里厄称赞道，而克罗诺斯则号啕大哭起来，玩命搓着他的手腕。“儿子，你还有很多要学的，”格里厄说着推开了这个年轻人，“退后，这样你就不会再受伤了。”

奥普鲁攥紧了敌人掉落的长剑，双膝微曲，准备战斗。邓肯紧张起来，在他身边的雷瑟也等着看这场比武的结果。其他俘虏围拢了过来，仿佛在准备攻击。

奥普鲁在甲板的中央周旋，刀锋在微微摆动，随时准备出手。他踮起脚尖，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的黑胡子巨人。

“看这姿势多优美？”格里厄往前迈了几步，想要看得更清楚些。他胡子上的余烬还散发着阵阵辛辣的烟雾，缭绕在他脸上，“看看他这个完美的姿势，就像教科书上写的那样。我看你们被开除了的人应该留在学校里，那样的话你们的姿势看起来也会很不错的。”

特林·克罗诺斯伸出没有受伤的那只手，从他父亲的腰带上拔出一把毛拉手枪。“姿势难道比结果更重要？”他挥舞着手枪说道，“我更喜欢胜利。”说完他直接对奥普鲁开了一枪。

刹那间俘虏们全都惊呆了，他们终于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着被处决的命运。在伊斯·奥普鲁的尸体还没有完全倒在潮湿甲板上之前，剑

术大师学员们毫不犹豫地发动了猛烈的全面进攻。在两个还洋洋得意的格鲁曼人意识到俘虏们出手之前就被拧断了脖子。

雷瑟向右侧滚去，一颗子弹猛地打在了身后的甲板上，弹到了波涛汹涌的海浪中。当莫里塔尼士兵终于掏出他们所有武器时，邓肯向相反的方向扑了过去。

格鲁曼暴徒们在高大的格里厄带领下包围了剩下的俘虏。一些人从学员的包围圈里挣脱了出来，向中间的学员发起攻击，但却遭到了迎头痛击，最后在一片旋转的飞腿中撤退了。

大个子格里厄吹起了口哨："这才叫有范儿呢。"

克拉恩，那名来自秋夕星的学生，忽然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号叫，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奔至离他最近的两个弓手面前。他举起木刀架住两把十字弓，反手就是一刀，正中其中一个敌人的双目，那个弓手本已经开始后退了，但还不够快。最后这个失明的格鲁曼人尖叫着摔在甲板上。在克拉恩的身后，另一名学生——来自巴鲁特的希迪·阿兰——一直紧跟着他，他用前面的秋夕星人作为盾牌，重复着他们一年前的演习。只不过这一次克拉恩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了。

两个拿着十字弓的敌人开始胡乱射击起来。七支弩箭射穿了克拉恩的肩膀、胸部、腹部和脖子。但他向前的冲力仍然带着他往前走了一段，当他最终倒下时，希迪·阿兰从他倒下的同伴身上跳了过去，重重地扑倒了最近的一位弓手。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敌人手里抢过了十字弓。十字弓上还剩下一支弩箭，他敏捷地转过身来，把它射向了第二名弓手的喉咙。

他扔掉了没有了弩箭的十字弓，试图在第二个垂死的弓手倒在甲板之前抢过他手里的武器——但满脸怒火的大胡子格里厄掏出了他的第二把毛拉手枪，一枪打穿了这位巴鲁特学员的额头。

一时间枪声大作，格里厄以雪崩般的声音咆哮道：“别打自己人，你们这些白痴！”但他的警告来得太迟了：一个格鲁曼人倒在了地上，他的胸膛被击穿了。

没等希迪·阿兰的尸体倒下，邓肯就顺着光滑的甲板上冲了过来，一个箭步跳到秋夕星学员那布满弩箭的身体前面，从尸体的胸腔里拔出一支又一支的弩箭，然后向最近的莫里塔尼人扎去。敌人挥舞着长剑冲了过来，但邓肯瞬间就击破了他的防御，他猛地跳起来，用手中血淋淋的弩箭刺穿了敌人的下巴和软腭。邓肯能感到敌人的身子在拼命蠕动，他一把抓住敌人抽搐不已的身子挡在身前，用他做盾牌，挡住了迎面而来的三枪。

希·雷瑟仍然只拿着那把钝木剑，嘴里发出吓人的尖叫声，然后拼命挥舞木剑。木剑猛地击中了离他最近的格鲁曼人的脑袋，雷瑟用力之猛让他甚至听到了头骨破裂的声音，而木剑也碎了，成了一根又长又尖的木条。当那个格鲁曼人倒下时，雷瑟转身将木剑的碎片插入了另一名敌人的眼睛，木条直穿薄薄的骨头扎入了他的大脑。

剩下的学生——纽施国王的侄子沃德·赛迪尔——凌空踢出一脚，把敌人手中还在冒烟的毛拉手枪踢到了半空。由于他的对手一直没有停止射击，所以一时间子弹乱飞。接着沃德·赛迪尔又是一脚，狠狠踢在了这个格鲁曼人的下巴上，他的脖子应声而断。最后，赛迪尔接住了掉下来的毛拉手枪，把枪口对准了其他的格鲁曼人——但随

着咔嚓一声，手枪竟然卡壳了。几秒钟后，赛迪尔浑身都插满了箭弹。

“这下你明白了吧，”格里厄·克罗诺斯喊道，“拿枪的永远比拿剑的厉害！”

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的三十秒里，最后邓肯和雷瑟发现只剩下他们两人还肩并肩地站在甲板上。同学们都死了。

莫里塔尼凶手们挥舞着武器，逼近了这两位幸存者。这些人好像有些犹豫，不敢上前，他们看向他们的首领，想知道下面该怎么办。

“雷瑟，你游泳游得怎么样？”邓肯低声问道，同时回头看着汹涌澎湃的黑色海水。

“也就是淹不死的水平吧。”红头发答道。他发现面前的士兵们纷纷拔出了箭弹手枪，琢磨着要不要抓一个敌人然后把他拖到船边。不过这是不大可能的。

在一个较为安全的距离之外，格鲁曼人瞄准了两个人。邓肯突然一挥手臂，把雷瑟推到了栏杆上，然后冲了过去。就在枪声响起的时，他们两人从船上跳进了翻腾的大海，这个地点距离任何肉眼可见的陆地都很远。一时间箭弹和毛拉子弹从船舷上喷洒下来，打得浪花四溅。银色的弩箭像黄蜂一样发出嘶嘶声，射入大海，但两个年轻人已经一个猛子深深扎进了水里，不见踪迹。

士兵们冲到船的另一侧，凝视着汹涌的大海。但他们什么也没发现。水下的暗流一定很汹涌。

“让他们跑了。”克罗诺斯皱着眉头，抚摩着手腕喃喃地说道。

“是啊，”大胡子格里厄附和道，“而且我们必须把其他人的尸体扔到有人能找到的地方去。”

所有的科技都是可疑的，必须被认为具有潜在的危险。

——芭特勒圣战组织，《给我们子孙的手册》

当这个可怕的消息传到位于萨鲁撒·塞康达斯的走私犯基地时，哥尼·哈莱克已经在这个破败的监狱城外待了一整天了。他坐在一堵古城墙的残垣断壁上，一边弹奏着他的巴厘琴，一边写一首关于这个荒凉星球的民谣。他周围的砖块早已被古老的原子热波熔化成了玻璃。

他凝视对面的一座高楼，想象着可能很久以前矗立在这里的那些奢华的帝国建筑。他那粗哑而有力的声音伴随着巴厘琴的琴声飘过了灌木丛和干燥的土地。他停顿了一下，转了个小调，以表现他此时此刻的心情。然后又试了一次。

病恹恹的云彩和灰蒙蒙的天空让他找到了感觉。其实正是这鬼天气给了他创作忧郁音乐的灵感，当然，那些留在地下堡垒里的人很讨厌这里变幻莫测的暴风雨。

这鬼地方总比杰第主星的奴隶坑要好。

一架灰色的扑翼机从南面飞了过来，那是一艘没有标记的走私者飞船，在天空中缓慢扇动着翅膀。哥尼用眼角的余光看到它落在了古遗址那边的一片盐田上。

他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在了歌谣所要表达的意象上，比如宫廷的盛典和仪式，从遥远的星球远道而来的异国人，以及他们华丽的服饰和

端庄的仪态。如此美好的东西早就化为乌有了。他摸了摸下巴上的墨藤伤疤，再次把思想集中在这些景象上。希望这些过往美好时代的回声能为萨鲁撒那永恒的凄凉增添一分光彩。

忽然他听到远处传来了一声叫喊，抬头看见一个人正奔上斜坡，朝他跑来。那是营地的厨师博克·卡松，他挥舞着手臂大喊大叫着。他的围裙上全是油腻的污渍："哥尼！多米尼克死了！"

他怔住了，挂在肩头的巴厘琴摔落在了地上。哥尼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听着卡松转述的、由扑翼机带来的噩耗——多米尼克·维尔纽斯和所有的同志都在厄拉科斯的原子爆炸中丧生了，显然他们受到了萨多卡军团的攻击。

哥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萨多卡军团……使用原子武器？"

一旦这个消息传回凯坦星，帝国的信使就会根据沙达姆的指示篡改真相并把消息传播开。皇帝一定会杜撰这段历史的，他会把多米尼克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逍遥法外几十年的罪犯。

厨子摇了摇头，眼睛红红的，张大的嘴巴耷拉着："我猜是多姆自己引爆的原子武器。他曾计划用这些家族储备对凯坦进行自杀式袭击。"

"这太疯狂了。"

"他是太过绝望了。"

“可是用原子武器——去对付皇帝的萨多卡军团，”哥尼摇了摇头，但他很清楚自己必须马上做出反应，“我有一种感觉，这一切还没有结束，卡松。我们得撤离这个营地，要快。我们必须分散开。现在敌人要冲我们来了。”

领袖的死讯让大家备受打击。正如这个受伤的世界永远无法恢复往日的辉煌一样，这个走私团伙也同样无法恢复往日的荣耀了。失去了多米尼克，这些人无法继续。变节的伯爵一直是他们前进的动力。

夜幕降临后，大家围坐在一张战略桌旁，研究下一步该如何行动。有几个人建议哥尼·哈莱克当他们的新领袖，因为多米尼克、约丹和阿苏尤都已经不在了。

“这里已经不安全了，”卡松说道，“我们不知道帝国对我们的情况掌握了多少。如果他们把我们的人抓去审问了呢？”

“我们必须建一个新的基地来继续我们的工作。”另一个人说。

“什么工作？”一个年纪最大的老兵问道，“是因为多姆的号召，我们才团结在一起。我们是为了他才在一起战斗的。现在他已经不在了。”

当走私者们仍喋喋不休地争论时，哥尼的思绪却已经转到了他们过世领袖的孩子们身上，他们一直被厄崔迪家族收留着。当他最终露出微笑时，那道墨绿色的伤疤因残留着的疼痛而皱了起来。他把这件

事抛在了脑后，想起了一件挺讽刺的事：他自己也是被厄崔迪公爵在不知不觉中从哈克南奴隶坑中给救出来的，当时公爵恰好订购了一船蓝黑曜石……

于是他打定了主意：“我不会加入你们任何一个人，不会加入任何什么新基地。不，我要去卡拉丹。我打算为雷托·厄崔迪公爵效力。而那里正是隆博和凯莉娅·维尔纽斯所在的地方。”

“你疯了，哈莱克，”斜肩膀的西恩·特拉夫嘴里叼着一块树脂木片说道，“是多姆坚持要我们离他的孩子们远点，不要把危险带给他们。”

“危险已经随着他的过世而消失了，”哥尼眯起蓝色的眼睛反驳道，“这家人宣布变节已经二十年了。当然也得看皇帝的动作有多快，也许我能在那两个孩子听到被歪曲了的事实之前赶过去。多米尼克的孩子们需要知道他们的父亲到底做了什么，而那些官方信使嘴里只有谎言。”

“可他们不是孩子了，”博克·卡松指出，“隆博现在都三十多岁了。”

“是啊，”潘·巴洛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然后吐出一股黑烟，“我还依稀记得他们和小狗一样大的时候，这俩小鬼天天在大王宫里跑来跑去的。”

哥尼站了起来，把他的巴厘琴重新挂回肩上。“我要到卡拉丹去把一切都说清楚，”他向大家点点头道，“毫无疑问，你们中的一些

人想要继续做走私生意。那就带着我的祝福把剩下的装备拿走吧。我……反正不想再当走私犯了。”

当他到达卡拉市太空港时，哥尼·哈莱克身上就只带着一个包，里面有几件换洗的衣服，一包宇宙索硬币——这是他应得的那份走私分红——还有他那把心爱的巴厘琴。当然，他还带来了多米尼克·维尔纽斯的消息和纪念品——他希望这些足以让他进入公爵城堡。

在穿越折叠空间的旅程中，他喝多了，并在运航机的赌场里赌了几把，那些威库服务员对他很是宽容。他认识了一个来自波里特林[83]的迷人女人，她认为哥尼的歌声和幽默足以弥补他那伤痕累累的脸。在运航机进入了卡拉丹上空的轨道之前，他们一直待在一起。最后，他和她吻别，然后走向了穿梭机。

来到凉爽潮湿的卡拉丹没多久，他就花光了带来的钱，为的是让自己显得体面一些。没有家乡和家庭，他觉得自己完全没必要存钱。“钱是用来花的。”他总是这样说。当然这个观念对他的父母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

在通过了一系列的安全检查之后，哥尼终于站在城堡的接待大厅里，看着一个健壮的男人和一个有着深铜色头发的年轻漂亮的女人向他走来。他甚至从他们的脸上看出了多米尼克的基因：“你们就是隆博和凯莉娅·维尔纽斯吧？”

“正是。”那个有着一头蓬乱的金发和一张宽大脸庞的男人说道。

“卫兵说你认识我们的父亲？”凯莉娅反问道，“这些年他都到哪里去了？他为什么不给我们捎个信呢？”

哥尼紧紧抓住他的巴厘琴，仿佛它能带给他力量，然后答道：“他在萨多卡军团对厄拉科斯的一次袭击中被杀了。多米尼克在那儿有一个走私基地，在萨鲁撒·塞康达斯也有一个。”他声音有些颤抖起来，不小心拨动了一根琴弦，然后又紧张地拨动了另一根。

隆博一下子瘫倒在椅子上，差点儿弄翻了椅子，好在他马上保持住了平衡。他呆呆地凝视前方，眨了眨眼睛，伸出手摸索着，他是在找着凯莉娅的手。她一把抓住了他。

哥尼难过地继续说道：“我一直为你们的父亲工作，而且……现在我也没地方可去了。我想我应该来找你们，告诉你们他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都在哪里，都做了些什么——还有他为什么不得不远离你们。他只想保护你们。”

眼泪从维尔纽斯孩子们的脸上流了下来。多年前，他们的母亲被萨多卡军团杀害了，今天这个噩耗还是那个再熟悉不过的模式。隆博张开嘴想说些什么，但什么也说不出来，最后又闭上了嘴。

“我会用我的刀法对付厄崔迪的敌人，”哥尼说，“你们有个强大的敌人，可我不会让你们受到伤害。因为这正是多米尼克的愿望。”

“请说得更具体一些。”这时，另一个男人从哥尼右边的侧门出现了，他又高又瘦，有着一头深色的头发，眼睛是灰色的。他穿着一件领口有红鹰徽章的黑色军服，“我们想听完整的经过，不管它有多痛苦。”

“哥尼·哈莱克，这位就是雷托·厄崔迪公爵，”隆博擦去眼里的泪水，呆滞地介绍道，“他也认识我父亲。”

这位伤痕累累、脸色阴郁的来访者犹豫地和雷托握了握手。“我很抱歉带来这么可怕的消息，”哥尼喃喃道，他凝视着隆博和凯莉娅，“最近，多米尼克收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他决定潜回伊克斯。结果他在那里所目睹的景象……把他吓坏了，他回来的时候就已经一蹶不振了。”

“确实有很多办法能潜回伊克斯，”隆博承认，“有一些只有维尔纽斯家族的人才知道的紧急通道，我自己也还记得。”说完他又转向哥尼，“但他到底想做什么呢？”

“据我所知，他是打算用维尔纽斯家族储存的原子武器来攻击凯坦。但皇帝的萨多卡军团提前知道了他的计划，他们先出手攻击了我们的基地。多米尼克引爆了一颗燃石炸弹，和他们同归于尽了。”

“原来我们的父亲一直没有死。”隆博说道，然后看了看雷托。同时他把目光投向了城堡的拱形入口和长长的大厅，似乎是在找特希雅，“他还活着，但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我真希望能和他并肩作战，哪怕就一次。我应该和他站在一起。”

“隆博王子——如果我可以这样称呼您的话，”哥尼说，“所有曾经和他站在一起的人现在都死了。”

把哥尼·哈莱克带到此地来的同一架运输机上，还有阿曼德·埃卡兹大公派来的一位正式的外交信使。这名女子留着一头栗色的短发，穿着一件受人尊敬的古老制服，上面有着穗带和几十个口袋。

她很快便找到了雷托，公爵此时正站在宴会厅里，和一些家族工作人员聊天。这些工作人员正努力把昂贵的蓝黑曜石墙壁擦得光彩照人。多亏了哥尼·哈莱克，雷托现在才知道蓝色黑曜石原来不是来自哈葛尔，而是来自哈克南奴隶坑。尽管如此，哥尼还是请求公爵不要把墙拆了。

雷托转身向信使打了招呼，但她的动作却十分轻松而务实，她只是出示了身份证明，递交了一个密封的信息圆筒，然后等待公爵给她指纹收据。她基本没怎么说话。

出于对更多的坏消息的担心——不过信使什么时候带来的不是坏消息？——杜菲·哈瓦特和隆博都从对面的门廊走到了雷托面前。雷托举着这个未打开的圆筒一抬头，正好迎上了他们怀疑的目光。

雷托公爵从餐桌下面拽出一把沉重的椅子，脚在石头地板上蹭来蹭去的。工人们则继续打磨黑曜石墙。雷托叹了口气，瘫倒在座位上，打开了圆筒。他灰色的眼睛扫视着上面的文字，而门泰特和王子则静静地在一旁等待着。

看完信息之后，雷托抬头看了看墙上挂着的老公爵的画像，对面则是在托罗斯广场杀死老公爵的那头萨鲁撒公牛的标本。“嗯，这确实需要我好好考虑一下。”他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似乎更希望已故的保卢斯能给他一些忠告。

隆博坐立不安起来：“到底是什么事啊，雷托？”他的眼眶仍然红红的。

公爵把圆筒放在了桌子上，然后还没等它滚落下来就又抓住了它。“埃卡兹家族已经正式向厄崔迪家族求婚了。是阿曼德大公的二女儿伊莱萨。”他伸出戴着公爵印玺戒指的手指敲着圆筒说道，这位大公的大女儿正是被莫里塔尼家族的人杀死的，“他还准备了一份财产清单和一份嫁妆。”

“但就是没有二女儿的照片。”隆博说。

“我已经见过她了。伊莱萨足够漂亮。”雷托的口气显得有些心烦意乱，仿佛这些事情不会影响他的决定似的。

两名正在擦衣服的仆人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随即又转回头去，继续干活。

哈瓦特眉头紧锁着，说道：“毫无疑问，大公对重新爆发的敌对行动感到担忧。与厄崔迪家族的结盟会让埃卡兹不那么容易受到莫里塔尼家族的侵略。子爵在派军队入侵时也会三思而行。”

隆博摇了摇头道：“呃，我告诉过你的，皇帝的那些小把戏永远也解决不了这两个家族之间的纷争。”

雷托凝视着远方，思绪万千：“这里没人不同意你，隆博。可现在我认为格鲁曼人的矛头对准的其实是吉奈斯。据我所知，学院在兰兹拉德公开激怒了莫里塔尼子爵，称他是懦夫和疯狗。”

哈瓦特严肃地说：“公爵，难道我们不应该离这件事远点儿吗？他们之间的争斗已经持续多年了，谁知道他们下一步会做什么？”

“可我们陷得太深了，杜菲，不仅是因为我们和埃卡兹的友谊，现在还加上一个吉奈斯。我不可能再保持中立了。在知晓了格鲁曼人的暴行后，我在兰兹拉德一个呼吁谴责的投票里投了赞成票。”然后他又略带私心地微笑起来，“而且，那个时候我心里想的是邓肯。”

“那我们就必须仔细研究一下这个求婚了。”门泰特说。

“我妹妹不会喜欢这个消息的。”隆博喃喃地说。

雷托叹了口气：“这么多年来，凯莉娅一直不喜欢我做的任何事。可我是公爵。我得考虑怎样做才是对家族最好的选择。”

当晚，雷托邀请哥尼·哈莱克与他们共进晚餐。

在下午的几个小时里，这个骄傲的走私者挑战了好几个最好的厄崔迪家族战士——而且打败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现在，在安静的晚餐时间里，哥尼又证明了他同样也是一个讲故事的大师，他把多米尼克·维尔纽斯的事迹一个接一个地讲给了餐桌

上热切的听众。在宴会厅长长的桌子上，他正好坐在那个萨鲁撒牛头和老公爵那幅斗牛士画像之间。

这个伤痕累累的走私者用忧郁的声音，表达他对哈克南家族的极度憎恨。他甚至还提起了运送蓝黑曜石的事，恰好其中一些黑曜石正巧被用来装饰这个宴会厅，而正是这一批黑曜石才让他得以从奴隶坑中逃脱。

后来，在另一场剑术表演中，哥尼用老公爵的一把剑对付一个假想的对手。他没有什么精妙的剑技，但精力充沛，准度惊人。

雷托点了点头，瞥了一眼杜菲·哈瓦特，后者也翘起嘴唇表示赞许。“哥尼·哈莱克，”雷托宣布道，“如果你愿意留下做厄崔迪家族的卫兵，我将不胜荣幸。”

哈瓦特则说道：“当然得等背景调查结束之后。”

“我们的武器大师邓肯·艾达荷，正在吉奈斯学院就读，不过我们预计他很快就会回来了。你可以辅佐他。”

“他在受训剑术大师？那我可不想给他添麻烦。”哥尼咧嘴笑道，下巴上的墨藤伤疤皱了起来。他向雷托伸出自己粗壮的手，“为了纪念多米尼克，我愿意留在这里，为维尔纽斯家族的孩子们效力。”

隆博和雷托分别握着他的手，一起欢迎着哥尼·哈莱克加入厄崔迪家族。

当权者不可避免地试图利用任何新获取的知识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是知识满足不了任何欲望——无论是过去的还是将来的。

——迪米特里·哈克南，给儿子们上的一课

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一生都在寻求新的体验。他是个十足的享乐主义者——珍馐美味，奇异毒品，反常的性行为——他总在尝试以前从未做过的事。

但在哈克南城堡里养大一个婴儿……这该如何是好呢？

兰兹拉德联合会里的大部分家族都很喜欢生养孩子。一代人之前，伊尔班·李芝伯爵娶了一个皇族的公主，并生下了十一个孩子。十一个！男爵曾听过一些平淡无味的歌曲和感人的故事，让他误认为孩子的笑容能使人变得很开心。他不太明白养孩子是怎么回事，但出于家族责任，也为了哈克南家族未来的生意，他发誓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他要为小费伊德一劳萨做好榜样。

这个刚满一岁的小男孩对自己的走路技巧似乎有些太过自信，他一直在房间里磕磕绊绊地走路，想要在完全学会保持平衡之前就开始跑步，甚至撞到了什么东西后也要坚持跑下去。有着一双明亮大眼睛的费伊德似乎拥有无法满足的好奇心，他闯入了每一个储藏区，撬开了每一个橱柜。他还会捡起任何能动的物体，通常会把它放进嘴里。而且这个婴儿很容易受惊，一直不停地在哭。

有时候，男爵对他厉声呵斥，试图得到某种回应而不是一些荒谬的咕噜声。但这一点用也没有。

一天，吃完早饭后，他带着孩子到哈克南堡一座塔楼高高的阳台上。小费伊德抬头望向拥挤的工业城市，透过烟雾看着清晨红彤彤的太阳。在哈克城的边界之外，矿业和农业村庄负责生产原材料，从而维持杰第主星的运作。但民众仍然不怎么守规矩，男爵不得不实行严格的控制，树立榜样，提供必要的惩罚，让他们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

男爵有些走神了，他的注意力离开了孩子。就在这时，费伊德以惊人的速度，踮着脚尖跌跌撞撞地跑到阳台边缘，靠在了栏杆之间。男爵顿时又气又惊，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也跟着踉踉跄跄跑上前去。他身上绑着的浮空带让他既轻巧又笨拙，就在费伊德把身子探出去之前，他一把抓住了这孩子。

他把那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抱在和自己视线齐平的地方，恶狠狠地对他咆哮起来：“你怎么能做这样的傻事呢，你个傻孩子？你不知道后果吗？如果你从这儿摔下去了，你的下场就是街上的一块污点！”

然后精心培养的哈克南血脉就断了……

费伊德—劳萨睁大眼睛看着他，然后粗声粗气地叫了一声。

男爵把那男孩拽了回来。为了安全起见，他从自己的腰带上取下一个浮空球，把它系在了孩子背上。虽然这会让他走起路来变得困难，再次感觉到了退化的肌肉和压在胳膊和腿上的重力，但至少费伊德在他的掌控之中了。结果这孩子在半米高的空中上下跳动起来，似乎觉得很有趣。

“跟我来，费伊德，”男爵说，“我带你去看动物。你会喜欢它们的。”

他的叔叔气喘吁吁地迈着沉重的步伐，穿过走廊，走下楼梯，最后来到了角斗场。孩子则一边飘浮一边咯咯地笑。男爵每隔几分钟就碰一下他的肩膀，让他继续往前走。费伊德胖乎乎的小胳膊和小腿在半空中挥舞着，好像在空中游泳。

在角斗场周围的笼子里，哈克南男爵拖着孩子穿过低矮的隧道。隧道那倾斜的天花板是用枝条和泥浆制成的，这是一种原始的土木结构，给人一种动物巢穴的感觉。封闭的隧道里充满了一种浓郁潮湿的荒野气味。栅栏后的房间里堆满了腐烂的干草和粪便，这些干草和粪便是那些经过训练的动物用来对抗男爵选定的猎物的。被折磨的动物发出的吼声在墙壁间回荡。它们的爪子在石头地板上挠来挠去。而不少愤怒的野兽则直接撞向了栅栏。

男爵笑了。这些捕食者变得紧张不安是件好事。

那些野兽看着很有趣：它们用牙齿、角和爪子就可以把一个活人撕成血肉横飞的碎片。然而，最有趣的战斗其实发生在人类对手之间，职业士兵与被承诺给予自由的绝望奴隶之间，只不过从没有奴隶得到过自由吧。任何一个能够打败训练有素的哈克南杀手的奴隶都值得保留下来继续战斗。

当他继续穿过昏暗的隧道时，男爵低头看了看小费伊德那张令人着迷的脸。从这个孩子身上，他看到了前途无量的未来，他是哈克南家族的另一个继承人，有可能比他那笨哥哥拉班做得更好。拉班虽然强壮且邪恶，但没有男爵喜欢的狡猾头脑。

不过，他那魁梧的外甥多少算是个有用的人。事实上，拉班做过的许多残忍的事，就连男爵都觉得厌恶。有太多的时候，他的表现就像……满脑子都是肌肉。

男爵和孩子在一个笼子前面停了下来，笼子里有一只拉扎虎在来回走动着，瞳孔像猫那样缩小成了一条窄缝，三角形的鼻子因为闻到了嫩肉和温血的味道而张开了。几个世纪以来，这些饥饿的野兽一直是角斗士的最爱。这种老虎全身肌肉发达，每一根纤维都充满了杀戮的能量。饲养员给它的食物刚好够维持它的峰值体力……这样它才能一直做好撕裂血肉的准备。

突然，这头野兽撞向了笼子的栅栏，黑色的嘴唇咧了开来，露出了长长的獠牙。这只饱受虐待的老虎一次又一次地扑向围栏，最后伸出了它那刀尖般锋利的爪子。

男爵吓了一跳，往后退去，一把拽住了费伊德。孩子后背上的浮空球使得他上下飘动着向后飞去，最后直接撞到了墙上，这下子可要比咆哮的捕食者更要命了。费伊德瞬时号哭起来，小脸都哭得发紫了。

男爵一把抓住孩子的肩膀。“好了，好了，”他用一种粗暴而又抚慰人的语气说道，“现在保持安静。没事了啊。”但费伊德继续尖叫着，最终激怒了他的叔叔：“给我安静，我说了没什么好哭的！”

可这孩子不这么想，他继续大声哭闹。

老虎也跟着咆哮起来，再次扑向栅栏，用爪子向空中猛挠。

“闭嘴，我命令你！”男爵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从来没有学过如何处理孩童的哭闹，“嘿，给我闭嘴！”结果费伊德哭得更大声了。

奇怪的是，他忽然想到了自己和贝尼·杰瑟里特女巫莫希阿姆所生的两个女儿。七年前的今天，在他与瓦拉赫九号星的女巫发生了灾难性的冲突后，他曾要求把他的孩子们送回来，但现在的他意识到，当时让圣母们去抚养这些孩子长大是一个多么正确的决定……真是些不成熟的东西。

“皮特！”他声嘶力竭地喊道，然后大步走向墙上的一个嵌板。他用肿胀的拳头捶打着它，“彼得·德伏！我的门泰特呢？”

他大声喊着，直到门泰特用细细的鼻音通过扬声器回应了他：“我这就来，男爵阁下。”

费伊德继续大哭着。而当男爵再次抓住他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孩子已经尿满了整张尿布，“皮特！”

没过多久，门泰特就顺着隧道过来了。他一定就躲在附近，像往常一样尾随着男爵：“怎么了，我的男爵？”

那孩子仍在大哭大闹，男爵一把把费伊德塞进了德·弗里斯的怀里：“你给我照顾他。让他别哭了。”

门泰特完全没料到这一手，他对着小哈克南人眨了眨那双狼眼：“可是我的男爵，我——”

“照我说的做！你是我的门泰特。你应该知道我要你知道的一切。”男爵紧咬牙关，德·弗里斯的窘态让他差点笑出声来，但他忍住了。

门泰特伸着胳膊，把散发着臭味的费伊德－劳萨平举了起来，他手里这个蠕动的孩子仿佛是他一个奇怪的标本。这个瘦子脸上的窘迫表情让男爵刚刚经历的所有痛苦都变得值得了。

“别让我失望，皮特。”男爵迈着大步走开了，他的步态因为失去了一个浮空球而显得有些迟缓。

在他身后的动物通道里，彼得·德伏抱着那个号叫的婴儿，一时间不知该往哪边走了。

傲慢的人只会筑起高墙，试图隐藏他们的疑虑和恐惧。

——贝尼·杰瑟里特格言

凯莉娅在卡拉丹城堡的私人房间里，在雷托看不到的地方哀悼她父亲的过世。她站在一扇狭窄的塔楼窗户前，手指放在冰冷的石头窗台上，凝视着外面翻腾着的灰色大海。

多米尼克·维尔纽斯对她来说是个谜，他本是一个勇敢而聪明的领导人，却潜逃了二十年。他是在躲反抗军吗？他是任凭妻子被刺客杀害吗？他是放弃了自己孩子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吗？还是说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暗中努力，试图让维尔纽斯家族恢复权力，最后功败垂成？而现在他就这么死了。她的父亲，一个曾经充满活力、无比强壮的男人，就这么死了。真是难以置信啊。凯莉娅的心越来越凉了，她清楚自己再也回不到伊克斯了，再也拿不回理应属于她的东西了。

而在此期间，雷托竟然还考虑和埃卡兹家族的一个女儿结婚，她是那位被格鲁曼人绑架和谋杀的女儿的妹妹。雷托不会回答凯莉娅就此向他提出的任何问题。前一天晚上，他用傲慢的口气告诉她，这是“家族大事”，不用和一个小妾商量。

可我做了他六年多的侍妾。我是他儿子的母亲——我才是唯一配做他妻子的人。

她的心变成了一个空洞，一个正在吞噬一切的黑洞，只给她留下绝望和破碎的梦想。这个噩梦永远不会结束了吗？在埃卡兹的大女儿

被谋杀后，凯莉娅曾一度觉得雷托最终会向她求婚。但他仍然把婚姻看作是政治手段，目的只是为了加强家族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

在她身下，黑色的悬崖被海浪掀起的雾气打湿了。海鸟在空中翱翔，捕食着昆虫，又俯冲进浪花追逐起鱼儿来。绿色的海藻黏附在岩石上，岸边那些破碎的礁石使海水翻腾起来，海面就像是一个沸腾着的大锅。

我这辈子应该是被诅咒了，凯莉娅心说道，我生命中的一切都被偷走了。

基娅拉没有敲门就走进了她的私人房间，还没等她转过身来，凯莉娅就听到了华丽托盘上杯子和容器发出的叮当声，闻到了基娅拉为她亲手煮的香料咖啡的味道。这名老侍女走起路来仍然不乏速度和敏捷，这使她看上去没有实际年龄那么苍老。基娅拉稳稳地放下盘子，试图平息那叮当声，然后拿起饰有凹槽纹的咖啡壶，往两个杯子里各倒了一杯浓浓的棕色咖啡。然后她给自己那杯加了糖，给凯莉娅的加了奶油。

伊克斯公主的心情仍很糟糕，她接过基娅拉递过来的杯子，轻轻地呷了一口，尽量不表现出太过享受的样子。基娅拉自己也喝了一大口，然后坐在一张椅子上，仿佛她的地位和公爵的第一个侍妾不相上下。

凯莉娅一下子涨红了脸：“你有些太过放肆了，基娅拉。”

老侍女隔着咖啡杯看向对面年轻的公主，她本应是任何豪门家族的首选结婚对象的：“凯莉娅夫人，你是想要个伙伴还是一个机械仆

人？我一直是你的朋友和知己。也许你还在怀念伊克斯的那种自动机器人？”

“不要擅自揣测我的想法，”凯莉娅用一种凄凉的声音说道，“我正在为一位伟人哀悼，他死于帝国的背叛。”

基娅拉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没错，而你的母亲也是被他们害死的。现在你不能指望你哥哥了，他只会动嘴——他永远不会帮你拿回你与生俱来的权利的。而你，凯莉娅，”——老侍女伸出一根关节肿大的手指指着她说——“你是维尔纽斯家的后代，是这个大家族的心脏和灵魂。”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凯莉娅再次转身向城堡窗外望去。她无法面对这个老女人，或者说无法面对任何人或任何事，甚至连她自己的恐惧也无法面对。

如果雷托娶了大公的女儿……她生气地摇了摇头。这比那个贱人杰西卡还要糟糕。

卡拉丹的大海一直延伸到了天边，天空笼罩着乌云，预示着阴郁的冬天就要来了。她觉得自己在雷托心中的地位越来越危险了。当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雷托将她庇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在她的世界被摧毁后，是他保护了她……但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不知为何，他们之间的感情，甚至是爱情，都已经枯萎死亡了。

“你自然会担心公爵会接受求婚并与伊莱萨·埃卡兹结婚，”基娅拉试图用一种温柔的声音安慰她，但说出的话却像一把极富同情心的锋芒利刃。她知道怎样戳中凯莉娅心中最疼的地方。

雷托虽然被杰西卡迷住了，但仍然会来到凯莉娅的床前，只是次数不多，仿佛和她上床只是出于一种义务。她选择了顺从，仿佛和他上床也是她自己的一种责任。毕竟无论他的感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的良心决不允许他把凯莉娅完全抛弃。相反，雷托选择了一种更微妙的惩罚，那就是让凯莉娅留在他身边，却不给她那应得的荣耀。

啊，她多么希望能去凯坦星啊！凯莉娅渴望穿上精致的礼服，佩戴华贵而精致的珠宝，然后带上几十个女仆——而不是这个一直用甜言蜜语掩饰尖刻言辞的老女人。她瞥了基娅拉一眼，注意力忽然被老妇人模糊的五官所吸引了，她精心打理的头发让她的外表显得更为高贵了。

而那面闪闪发光的蓝黑曜石墙——这可是雷托花了大价钱从哈葛尔宝石商人那里买来的——它确实很好地装点了卡拉丹城堡。雷托称之为她的“冥想之墙”，因为通过这面墙，凯莉娅可以看到周围世界的影子，思考它们的含义。蓝黑曜石是如此罕见，连兰兹拉德很少有家族能买得起哪怕一件小小的装饰品——可雷托却为她买了整面闪亮亮的墙，还有宴会厅的那些石雕。

但凯莉娅却并不满意。基娅拉告诉她雷托只是想收买她，让她接受自己的地位，让她不再抱怨。

现在，哥尼·哈莱克却告诉大家，这种稀有物质实际上是来自杰第主星。啊，真是够讽刺的！她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刺痛雷托那颗对自己不忠的心。

基娅拉看着凯莉娅的表情，知道自己一直强调的东西已经在她内心深处生根发芽了……她看到了自己需要的楔子：“夫人，在雷托娶

埃卡兹大公的女儿之前，你先考虑一下自己的血脉问题吧。”她站在蓝色的黑曜石墙旁，影子扭曲着，仿佛被困在了火山玻璃那模糊的光芒中。

“忘掉你的父亲和哥哥——甚至忘掉你自己吧。你和雷托·厄崔迪公爵有个儿子。你哥哥和特希雅都没能生个孩子出来——所以维克多变成了维尔纽斯家族真正的继承人……也可能是厄崔迪家族的真正继承人。如果公爵在娶妻生子之前发生了什么意外，那么维克多就会成为厄崔迪家族本身了。而这孩子只有六岁，您将会垂帘听政很多年的，夫人。这行得通。”

“你是什么意思，什么叫雷托‘发生了什么意外’？”她的心一下子绷紧了。而她其实很清楚老女人的意思。

基娅拉缓缓地喝完了咖啡，没有经过凯莉娅的允许就给自己倒了第二杯：“保卢斯公爵是在一次斗牛事故中丧生的。你当时也在场，没错吧？”

凯莉娅回忆起老公爵在托罗斯广场与一头萨鲁撒公牛搏斗时的可怕画面。正是这一悲剧事件让雷托提前几年就登上了公爵宝座。那时的她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女。

基娅拉是在暗示那个事故其实不是个意外吗？凯莉娅听过一些传言，但大多很快就平息了——她一直觉得这些言论不过是有人在嫉妒雷托。老女人回避了凯莉娅的问题：“我知道，这个想法不能当真，亲爱的。我提出来只是为了讨论。”

凯莉娅却无法将这种阴险的想法从她的头脑中清除了。她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让自己血统的孩子来领导一个兰兹拉德大家族。不这么做，维尔纽斯家族就真的灭亡了。她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如果雷托最终同意娶伊莱萨·埃卡兹，那么你将一无所有。”基娅拉端起盘子，佯装要离开。她已经播下了种子，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你的公爵已经把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那个贝尼·杰瑟里特婊子身上。很明显，现在的你对他毫无意义。我怀疑他是否还记得他在激情之余对你做出的任何承诺。”

凯莉娅惊讶地看着老侍女，基娅拉是怎么知道雷托和她那些卧房秘密的？但一想到厄崔迪公爵爱抚着那个有着光滑鹅蛋脸、古铜色头发和大嘴巴的年轻杰西卡，她就把怒火从无礼的基娅拉身上转移到了雷托本人。

“你必须问你自己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夫人。你内心深处真正想要忠于谁？是雷托公爵还是你的家族？既然他不打算给你一个名号了，那你就永远是一个维尔纽斯人。”

老太太端走了盘子，留下凯莉娅和她自己那杯温热的咖啡。基娅拉不辞而别，也没有问她的夫人是否还需要什么。

凯莉娅仍然呆呆地站在她的房间里，看着那些时刻提醒自己这辈子究竟失去了多少的小饰品：她失去了高贵的家族，失去了华丽的大王宫，失去了她进入皇宫的机会。她的心一阵阵剧痛，一眼看见了自己为慈祥的父亲画的一幅素描，这让她回忆起了多米尼克的笑声，那个高大的秃头男人曾怎样手把手教给她处理商业事务。接着，怀着同样的失落感，她想起了儿子维克多，想起了他永远也得不到的一切。

对凯莉娅来说，最困难的部分是真正下定那个可怕的决心。而一旦决定了，在她看来，剩下的都只是些……细节了。

个体才是关键，是所有生物进程的最终有效单位。

——帕多特·凯恩斯

多年以来，列特·凯恩斯一直全心全意地爱慕着美丽的黑发姑娘法罗拉。可到了最终真要娶她的时候，他只感到无尽的空虚和一种责任感。确切地说，他在沃里克去世之后等了整整三个月，尽管他和法罗拉都知道他们两人最终一定会结婚的。

因为列特已经对他的朋友发了死誓。

根据弗雷曼习俗，男人只要是用匕首或是赤手空拳打败了谁，就可以夺走他的妻子和孩子。然而，法罗拉不是一个甘尼玛[84]，她不是一个战利品。列特和耐布海纳尔谈过，表达了他对法罗拉的爱意，他说自己想要照顾她，同时引用了他对沃里克的庄严承诺，也就是列特承诺把沃里克的妻子当作世界上最珍贵的女人来疼爱……并像对待亲生儿子那样，承担起对沃里克之子的责任。

老海纳尔的一只独眼盯着他。耐布清楚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知道沃里克在科里奥利风暴中做出的牺牲。在红墙穴地的长老们看来，沃里克已经死在沙漠中了。他自称从神那里得到的异象显然是假的，因为他在测试中失败了。于是海纳尔这才同意列特·凯恩斯迎娶自己的女儿为妻。

列特坐在自己房间里那堆染色香料织锦的后面，思考着他即将举行的这场婚礼。弗雷曼人的习俗不允许他在正式仪式前两天内见到法

罗拉。男人和妻子都必须经历一个叫做门迪的净化仪式。这段时间是用来美化环境，写下奉献的宣言、承诺和情诗，然后彼此分享的。

可是现在，他沉湎在一种羞辱感里，他越来越把这场悲剧归咎于自己。这是因为他看到白色碧岩时许下的愿望太过强烈了吗？当时他和沃里克都祈祷自己能娶这个年轻的女人为妻。在鸟之洞穴，列特曾试图优雅地接受自己的失败，压抑内心深处那自私的声音，那声音永远不会让他忘记自己是多么地想要她。

是我的内心愿望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吗？

现在法罗拉终于要成为他的妻子了。可这是一段诞生于悲伤的婚姻啊。

“啊，原谅我，沃里克，我的朋友。”他仍一言不发坐在那里，等待着时间的慢慢流逝，直到大婚时刻的来临，开始穴地仪式。他对此并不期待，在这种情况下他没办法期待。

随着沉重的衣服布料的沙沙声，大门打开了，列特的母亲走了进来。弗丽思对列特笑了笑，表示同情和理解。她拿着一个带塞子的长颈瓶，上面绣着华丽的花纹，外面裹着树皮，然后用香料树脂密封着，以保持防水。她捧着长颈瓶，仿佛它是一件珍贵的宝贝，一件价值不可估量的礼物。“我给你带来了一样东西，宝贝儿，为你婚礼准备的。”

列特暂时把混乱的思绪抛在脑后，说道：“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个瓶子。”

“据说，当一个女人感觉到自己刚生下的孩子远非凡人时，也就是说她预见到这孩子身上将会有伟大的事情发生时，她就会让助产士提取并保留孩子出生时的羊水。然后这位母亲会在儿子结婚那天把它送给他。”说着，她把长颈瓶递了过去，“好好保管吧，列特。自从我们共享一个身体以来，这是你我本质的最后一次结合。从今往后你就要和另一个女人结合了。你们的两颗心会在一起，并产生超凡的力量。”

列特激动得颤抖起来，他接过了瓶子。

“这是我能给你的最好的礼物，”弗丽思接着说道，“为了这最重要……但也很艰难的一天。”

列特抬头望着母亲，凝视着她乌黑的眼睛。但她在儿子的脸上觉察到的感情足以使她吓一跳。“不，妈妈——你给了我生命，这才是最好的礼物。”

当这对新人站在全体穴地成员面前时，列特的母亲和其他年轻女人们一道，等在了指定的位置上，而年长的人则上前为年轻人发言。沃里克的儿子列特－芝就静静地站在母亲身边。

帕多特·凯恩斯也难得从他的星球环境改造工作中抽出一天来，笑得前仰后合。看到儿子完婚让他感到无比的自豪，也让他很吃惊。

凯恩斯想起了自己在沙丘上的婚礼，那是在一个夜晚。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他刚到厄拉科斯不久，婚礼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走神。那些未订婚的弗雷曼姑娘们像苦行僧一样在沙滩上唱着歌跳着舞。而萨亚迪娜则宣读着仪式献词。

结果他和弗丽思的婚姻被证明是成功的。他养育了一个好儿子，将来有一天可以接替他的工作。这让凯恩斯又对列特报以微笑。他忽然又想起来，列特这个名字来自于那名刺客——海纳尔和长老们派来暗杀他的那位乌列特。

但那个刺客看到了这位行星学家的远见卓识，然后便用自己的晶牙匕抹了脖子。弗雷曼人能把任何事都看作是一种预兆，于是从那以后，帕多特·凯恩斯就得到了成千上万个弗雷曼人的支持，所有人都随时听候他的差遣。沙丘的重塑——种植植物和开垦沙漠——才得以以惊人的速度推进。

现在这对新人站在了众人面前，而列特正无比深情地凝视着他的新娘，帕多特忽然感到一阵不安，因为他儿子的目光是如此的坚定，看来这个年轻人已经重新打开了自己受伤的心。他一直都是在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爱着他的儿子，把他当作自己的延伸。帕多特·凯恩斯其实是想让列特继承自己行星学家的头衔。

但不像他的父亲，列特似乎太容易受到感情的影响。帕多特也很爱他的妻子，毕竟她很好地扮演了一个弗雷曼伴侣的传统角色，但他的工作比他的婚姻更为重要。他整个人已经完全被梦想和理想所捕获了：他一定要把这个星球恢复成一个繁茂的伊甸园。而他从来没有被某个人俘获过。

穴地的耐布海纳尔亲自主持了仪式，因为老萨亚迪娜无法穿过沙漠赶过来。当凯恩斯听着这对年轻夫妇互诉誓言时，他感觉这场婚礼似乎笼罩着一层奇怪的阴影……他非常担心自己儿子的心态。

列特：“像对你的眼那样呵护我，我亦会呵护汝之心。”

法罗拉回答：“像对你的脚那样呵护我，我亦会呵护汝之手。”

“在沉睡时呵护我，我亦会在醒来后呵护汝。”

她完成了最后的祷词：“像满足自己的愿望那样满足我，我也必将满足汝之愿望。”

海纳尔用自己两只强壮有力的手握住了新郎和新娘的手掌，把他们紧紧地合在一起，然后高高举了起来好让整个穴地都能看见：“你们现在在水中结合了。”

人群中传来一阵低沉的欢呼声，随后声音越来越大，最后演变成了一波发自内心的、愉快的、赞同的声浪。列特和法罗拉看起来都松了一口气……

仪式过后，帕多特来到了过道里，单独来看望他的儿子。他尴尬地搂住了列特的肩膀，看上去像在拥抱他一样。“我真为你感到高兴，我的儿子，”他犹豫了半天想找个合适的字眼，“你一定很高兴吧。你早就想要那个姑娘了，是吧？”

他咧开嘴笑了起来，但列特的眼睛里却闪着愤怒的光芒，好像老凯恩斯的话很是不公：“父亲啊，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呢？你折磨我折磨得还不够吗？”

帕多特困惑地向后退了几步，松开了搂住儿子肩膀的手：“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是在祝贺你完婚啊。她不就是那个你一直想在一起的女人吗？我是说——”

“我怎么能高兴！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我们，我怎么能高兴呢？也许几年后我能从这阴影里走出来，但现在的我太痛苦了。”

“我的儿子，你是怎么了啊？”

帕多特的表情其实说明了一切。“你什么也不知道，是不是，爸爸？伟大的乌玛凯恩斯，”列特苦笑着说，“你有你那些植物、那些沙丘就行了，对了，还有那些破气象站和气候地图。除此之外你什么也看不见，我真有些可怜你。”

当这位行星学家试图把一些愤怒的词语像拼图一样拼成连贯的一句话时，他的脑子变得晕头转向起来。“沃里克……你的朋友，”然后他停了下来，“他是死于意外，死于风暴不是吗？”

“爸爸，你错过太多事情了。”列特低下了头，“我为你的沙丘改造梦想感到骄傲。但你把整个世界看成了一个实验，一个样本，一个你可以在里面玩理论，收集数据的地方。但你看不出来，这不是实验吗？这些人不是测试对象——而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是弗雷曼人。是他们收留了你，给了你生命，给了你儿子。我自己也是个弗雷曼人。”

“呵，我也是啊。”帕多特的语气里充满了愤怒。

但列特却用低沉而沙哑的声音接着说道：“可你只是在利用他们！”

帕多特吓了一跳，没有回答。

列特提高了自己的音调和音量。他清楚弗雷曼人会听到一些他们的争吵，而他们的先知和其继承人之间的摩擦一定会让他们感到不安。“你一辈子都在和我沟通，爸爸。但每当我回忆起我们的谈话时，我只记得你在背诵植物站的报告和探讨改造植物的新进展。你说过我妈妈的事吗？你有没有以父亲的身份而不是一个……同事的身份和我聊天吗？”

列特捶着自己的胸膛：“对你的梦想我确实感同身受。我确实看到了你在沙漠那些隐秘角落里种下的奇迹。我确实了解到了蕴藏在沙丘底下的无穷潜力。但即使你完成了所有你梦想中的事……你会亲身感受到它们吗？试着让你的大计划更人性化一些吧，想想谁会从你的努力中获益。试着去看看孩子们的脸庞。或是找一个老妇人，然后看着她的眼睛。活出自己来吧，爸爸！”

无助的帕多特瘫倒在一张靠着弧形岩壁的长凳上。“我……我的本意是好的。”他开口道，哽咽了起来。他看着儿子，眼里充满了羞愧和困惑的泪水，“你果真是我最合格的继承人。有时我还想知道你是否搞懂了行星学……但现在我知道我错了。你懂的比我要多。”

列特坐在了他父亲旁边的长凳上。行星学家迟疑地伸出手来，放在儿子的肩上，比上次要更加意味深长。接着，列特也伸出手来，摸

了摸父亲的手，惊讶地看着泪流满面的父亲。

“你是我真正的继承者，你就是下一任帝国行星学家。”帕多特接着说道，“你不但明白我的梦想——而且和你在一起，这梦想会变得更加伟大，因为你拥有爱心和远见。”

好的领导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形的。当一切顺利时，没有人会注意到公爵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他必须给人们一些值得喝彩的东西，一些值得谈论的东西，一些值得记住的东西。

——保卢斯·厄崔迪公爵

卡拉丹城堡恢宏的宴会厅里正举行着一场冗长的家庭晚宴，在这里，凯莉娅看到了她的机会。一头黑发的雷托看上去很开心，他坐在主座的公爵椅上。家仆们端来了一盆盆的麻辣炖鱼，这种鱼是下层渔民和村民们很喜欢吃的。

雷托津津有味地吃着这道民间菜。仿佛这道菜让他回想起了自己在码头上那自由自在的童年，当时他经常跳上渔船，逃避家族领导力课程。而凯莉娅担心的，正是老保卢斯公爵让他唯一的继承人花了太多的时间在平民和他们的那些琐事上，而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政治的精妙之处。在凯莉娅看来，雷托公爵从来就不知道如何管理自己的家族，如何对付宇航公会、宇联商会、皇帝和兰兹拉德等不同势力。

维克多坐在父亲旁边的一张厚实的软垫椅子上，椅子已经被垫子垫高，这样他就能够得着餐桌了。同样是一头黑发的小男孩一边啜着汤，一边模仿着父亲的样子，而雷托则尽力在发出的声音上胜过这个六岁的孩子。凯莉娅出身高贵，所以当她看到儿子在试图模仿父亲粗鄙的一面时，感到特别不快。总有一天，这个男孩会成为真正的厄崔迪家族继承人，凯莉娅也会成为摄政王，她会好好训练他的，让他知道什么叫做与生俱来的权利。维克多一定要继承到厄崔迪家族和维尔纽斯家族最好的一面。

餐桌上的其他人都用手撕着大块的面包吃，大口喝着苦味的卡拉丹啤酒，尽管凯莉娅知道酒窖里有很多更好喝的酒。笑声和随意的谈话声渐渐模糊起来，她不打算参与其中，而只是自己吃着食物。几个座位之外，哥尼·哈莱克带来了他的新巴厘琴，准备在吃甜点时弹奏。因为这个人曾与凯莉娅和她的兄弟都不很熟悉的父亲很亲近，所以她还是很高兴见到他的……尽管哥尼对她并不算太友好。

隆博坐在她的对面，似乎很满意特希雅的陪伴，并且尽可能和雷托吞下同样多的炖鱼。杜菲·哈瓦特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全神贯注地端详桌子周围的人，忘记了吃饭。门泰特的视线从一张脸移到另一张脸，凯莉娅试图避免和他进行眼神接触。

杰西卡就坐在桌子的中间，似乎是为了表明她和自己在公爵家里的地位是平等的。这个女人的脸皮可真厚！凯莉娅真想一把掐死她。这个迷人的贝尼·杰瑟里特女人姿态优雅地吃着东西，同时对自己坐的位置也非常自信，丝毫没有忸怩之态。她发现杰西卡停了下来，似乎在仔细研究雷托的脸，仿佛她能像读志贺藤卷轴上的字一样轻松地读出雷托表情上的每一个细微差别。

为什么雷托会选择今晚把大家都叫到一起吃饭，凯莉娅想不出什么特别的理由，今天也不是什么周年纪念日或什么值得庆祝的假日。她怀疑公爵脑子里又蹦出了什么荒唐而又不可取的计划，一个无论是她或是任何人劝阻他、他都要坚持完成的计划。

球形灯在桌子上方盘旋着，就像一件装饰品，照亮了食物上方的毒物探测器。考虑到兰兹拉德内部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这种装置十分必要。

雷托吃完了一大碗炖鱼，用一块绣花亚麻布餐巾擦了擦嘴。他向后靠在了那把手工雕刻的公爵椅上，心满意足地叹了口气。维克多坐在自己座位上的高靠垫上，也做了同样的动作。但他只吃完了小碗里的三分之一炖肉。哥尼·哈莱克已经决定了晚饭后为大家演奏哪首歌，所以眼睛紧紧盯着靠在墙上的九弦巴厘琴。

凯莉娅注视着雷托的灰色眼睛，他的目光从宴会厅的一端移到另一端，从保卢斯·厄崔迪的画像移到高悬的牛角上，牛角上仍沾着血。她不知道公爵在想什么，但当她望向桌子对面时，那个女巫杰西卡的绿眼睛和她的目光相遇了，就好像只有她才清楚雷托要做什么似的。凯莉娅转过头去，皱起了眉头。

当雷托站起身来时，凯莉娅深深地叹了口气。他又要开始一场冗长的公爵演讲了，然后用生活中的美好来激励人们。但假如生活真的这么美好，为什么她的父母都被谋害了呢？为什么她和她的兄弟，一个大家族的继承人，仍然流亡在外，而不是享受本应属于他们的一切呢？

两个仆人急忙上前想要端走汤盘和吃剩的面包，但雷托挥手让他们走开，这样他就可以不受干扰地讲话了。“下周是我父亲在斗牛中丧生的二十周年纪念日，”说着他抬头看向父亲那幅斗牛士画像，“因此，我一直想着那些保卢斯公爵为他的臣民们表演的盛大娱乐节目。他们正是因为这一点才爱戴我父亲的，我想现在是由我来重现这一壮观场面的时候了，就像人们对卡拉丹公爵的期望那样。”

哈瓦特立刻提高了警惕，问道：“公爵，您有什么打算？”

“不会是斗牛这么危险的事了，杜菲，”雷托朝维克多咧嘴一笑，然后又朝隆博咧嘴一笑，“我想做的，是一些人们会谈论很长一段时间的事情。我很快就要去凯坦星出席兰兹拉德议会了，为莫里塔尼－埃卡兹冲突中做新的外交努力，尤其是在这个我们可能会和埃卡兹形成更强大联盟的时候。”

他停顿了一会儿，有些尴尬地继续说道：“作为盛大的告别仪式，我将乘坐我们最大的天空帆船，举行一个穿越低地的盛大游行。我的人民可以看到家族旗帜和彩色飞艇——然后就能亲自为他们的公爵献上祝福了。我们要飞越捕鱼船队，然后再穿过内陆的庞迪稻田。”

维克多高兴得拍起手来，哥尼也点头表示赞同：“嘿！这肯定会是一个壮观的大场面。”

隆博则把两肘支在桌子上，双手托着他那方下巴说道：“唔，雷托，邓肯不是马上就要从吉奈斯回来了吗？他回来的时候你不在场吗？或者我们能不能把他的回归纪念日和这个庆祝活动结合起来？”

雷托思索着，摇了摇头道：“我有一段时间没听到他的任何消息了。我们不能等他太长时间。”

哥尼用手捶了一下桌子：“天啊！如果他熬过了八年的艰苦训练，然后以一名吉奈斯剑术大师的身份回到这里，他理应得到这个礼遇，不是吗？”

雷托笑了起来：“事实上，哥尼！等我回来后有的是时间欢迎他。有了你、杜菲和邓肯佩着剑站在我身边，敌人休想挠出我一道口

子。”

“大人，敌人还有别的攻击方式。”杰西卡低声警告道。

凯莉娅僵住了，但雷托却没有注意到。相反，他看着女巫说：“我很清楚这一点。”

凯莉娅的思维开始转动起来。吃完饭后，她起身告辞了，直接去找基娅拉，告诉她雷托打算做什么。

那天晚上，雷托睡在了卡拉市太空港机库里的一张帆布床上，而他的家庭工作人员则在为这次盛会做着准备，发布通告、收集物资等等。几天后，加装了增强帆的天空帆船将开始它盛大而多彩的游行。

凯莉娅独自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她召见了斯旺恩·戈瓦尔，像以前经常做的那样引诱了他。然后她以一种狂野的激情和警卫队长缠绵，让他既惊讶又疲惫。他的相貌跟雷托很神似，但他却是另一个人。之后，当他在凯莉娅身旁睡着时，她从他那扔在地板上的粗皮带上的一个隐蔽口袋中偷出了一把小小的密码钥匙。由于戈瓦尔很少使用这把钥匙，所以要过很长一段时间后，他才会发现钥匙丢了。

第二天早上，她把这把小钥匙塞到了基娅拉粗糙的手心里，然后掐了老妇人的手指一下：“有了它你就能进入厄崔迪家族的军械库了。小心点儿。”

基娅拉那乌鸦般的眼睛亮了起来，她迅速把小钥匙塞进了她那层层叠叠的衣服里：“我会处理好剩下的事，夫人。”

战争，在任何时代都是最重要的生态灾难，却只不过是人类事务最高状态的一个反映，那就是所谓的“人类”在寻找自己的存在感。

——帕多特·凯恩斯，《对萨鲁撒·塞康达斯灾难的反思》

在吉奈斯行政主岛上，五名在世的剑术大师将在口试阶段对他们剩下的学生进行评测，对他们在历史、哲学、军事战术、俳句、音乐等方面的知识进行整体评估——所有这些都将按照学校严格的要求和传统进行。

但现在却成了一个阴郁、悲惨的场面。

整个学校群岛仍然处于一片震惊之中，大家都在为六名被谋杀的学生感到愤怒和悲伤。格鲁曼人将四具尸体扔在了附近的大海中，以炫耀他们的野蛮行径，这些尸体被冲上了岸。另外两人——邓肯·艾达荷和希·雷瑟——仍下落不明，很可能沉入了大海。

在中央塔楼的顶层，剑术大师们围坐在半圆形桌子旁，他们把自己的礼仪用剑摆在面前的桌子上，剑尖向外，看上去就像发散的阳光一样。每个站在桌子前面的学生在回答那些难题时都会看到这些锋芒毕露的剑尖。

他们都顺利通过了。现在，卡斯蒂·托帕尔和学校管理层将会为毕业的学生安排归程，让他们回到各自的家族，在那里去实践他们所学到的知识。有些人现在已经动身前往附近的太空港了。

而剑术大师们则要处理这件棘手的事。

胖胖的迪纳里坐在中间，拔出保卢斯·厄崔迪公爵的宝剑和一把在艾达荷和雷瑟的物品中发现的、镶有宝石的莫里塔尼家传匕首。在他身旁，莫德·库尔耷拉着白发斑驳的脑袋说道：“我们有很多送回过世学生纪念品的经验，但从来没有今天这种情况。”

那位强壮的杰莫·里德大师，虽然多年看守监狱岛的生涯让他变得十分冷酷，但现在也忍不住哭泣起来。他摇了摇头道：“如果吉奈斯学院的学生死了，那也应该是死在艰苦的训练中，而不是被人谋杀。”

吉奈斯学院已经提出了正式的抗议，从不同的文化角度对格鲁曼进行了辱骂和谴责，但这些对亨德罗·莫里塔尼子爵来说毫无意义。他从未因为对自己对埃卡兹的野蛮袭击而作出令人满意的补偿。兰兹拉德联合会和皇帝现在正在举行听证会，讨论如何采取应对措施才最好，许多大家族的领导人都前往了凯坦星出席议会。但即使子爵做出了这样的“疯狗”行径，人家觉得最后的惩罚无非是谴责、罚款和“打手板”。

格鲁曼人觉得他们总能逃脱任何惩罚。

“我觉得……”哲武那凌乱的脏辫也耷拉下来了，“从来没人敢对剑术大师做出这种事。”

浮华的惠特莫尔·布鲁德坐直了身子，拨弄着衬衫上的褶边和手腕的华丽袖口：“我建议我们以被谋杀学生的名字重新命名我们的六个岛屿。历史会记住这桩卑鄙的罪行，我们必须让这六个人拥有应得的光荣。”

“光荣？”迪纳里用他那肥胖的手掌拍了拍桌面，剑刃发出了叮当的响声，“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用这个词呢？昨天晚上，我在乔一诺莱的墓地旁待了三个小时，不停地祈祷，想知道他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做。”

“那他回答你了吗？”哲武皱着眉头站了起来，走到窗前，看着远处的太空港和泡沫汹涌的礁石，“在他活着的时候，诺莱也从没指导过任何人。他是在海啸中被淹死的，他的弟子们只是试图要效仿他。如果诺莱都从没帮助过他最亲密的追随者，他当然也不会帮助我们。”

布鲁德抽了抽鼻子，看上去似乎被激怒了：“那个伟人是用以身作则的手段来传授知识的。对于那些有能力学习的人来说，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

迪纳里也附和道：“他就像古代的武士一样，他是个有尊严的人。而在数万年之后，是我们变得越来越不文明了。我们已经忘记什么叫荣誉。”

莫德·库尔皱着眉头沉思着，然后看了肥胖的剑术大师，说道：“忘了历史的人是你，迪纳里。武士可能有荣誉，但一旦那些英国人拿着枪抵达日本后，武士就消失了……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

杰莫·里德抬起头来，他那消瘦的脸庞被一顶雪白的帽子压得更加憔悴不堪了：“求求你们了，我们不能自己先斗起来啊，这样格鲁曼人更有优势了。”

哲武哼了一声：“他们本来就——”

门口传来的骚动打断了他的话。他连忙从窗口转过身来，其他四位剑术大师也都震惊地站了起来。

衣不蔽体的邓肯·艾达荷和希·雷瑟不顾走廊里三名穿制服的职员的阻挠，撞开职员大踏步走进了房间，两个年轻人浑身是伤，一瘸一拐，眼里却充满了怒火。

“我们是不是又迟到了？”雷瑟强颜欢笑地问道。

杰莫·里德绕着桌子跑上前去，拥抱了邓肯，然后是雷瑟：“我的孩子们，你们还活着！”

就连哲武那张蜥蜴般的脸上也露出了宽慰而又惊讶的微笑。“一名剑术大师没有必要说出那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他说道，但杰莫·里德毫无在乎。

邓肯的目光落在半圆形桌子上那把老公爵的宝剑上。他向前迈了一步，低头看着鲜血从自己左小腿的伤口中渗出来，浸透了那条不合身的裤子。“过去几天里，雷瑟和我实际上并没有在学习……我们是在付诸实践。”

雷瑟有些摇晃，好像站不稳，但邓肯一直支撑着他。他们大口大口地喝着莫德·库尔给他们的水，然后解释他们如何跳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里，然后开始游泳，互相帮助，最终逃离了那只黑色的大船。他们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了极限，充分运用在八年的剑术大师严格训练中所学到的每一点知识，他们在海上漂浮了好几个小时。最后，大海的潮流把他们送到了众多岛屿中的一个——幸运的是，那是一个有

人的岛屿。在那里，他们得到了最低限度的急救和一身干衣服，他们很快就离开了。

尽管遇到了这场磨难，但一贯幽默感十足的雷瑟仍设法抬起了下巴，问道：“所以我们正式请求推迟我们的期末考试，大师们——”

“推迟？”杰莫·里德回应道，眼眶里又充满了泪水，“我建议直接豁免。我们对这两个人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惠特莫尔·布鲁德却愤怒地扯着他的蕾丝袖口：“必须遵守规定。”

老莫德·库尔怀疑地看着他，问道：“格鲁曼人不正是向我们展示了盲目遵循规则是有多么愚蠢吗？”其他四位大师则转向里维·迪纳里征求他的意见。

最后，那名身材魁梧的剑术大师挺直了他巨大的身体，盯着这两名浑身湿透了的学生。他指了指老公爵的剑和仪式用的莫里塔尼匕首。“艾达荷，雷瑟，现在去拔出武器吧。”

随着钢铁的碰撞声，两名剑术大师各自拿起了他们摆在桌子上的宝刃。邓肯的心怦怦直跳，他从桌子上拿起老公爵的剑，雷瑟则举起了匕首。五位剑术大师，包括在场的两位学生，围成了一圈，各自把武器抽了出来，剑尖朝向中心，一把叠一把。

“把你们的剑尖放在其他人的武器上面。”莫德·库尔指示道。

“你们现在是剑术大师了。”迪纳里用一种奇怪的细小声音宣布道。巨人收起他的剑，从他红褐色头发上取下了红色的头巾，绑在了

邓肯的头上。杰莫·里德则取出另一块大手帕，缠在了雷瑟的红头发上。

八年过去了，突如其来的胜利和解脱让邓肯几乎崩溃，但凭借强大的意志力，他站稳了脚跟，笔直地站立着。他和雷瑟紧握着彼此的手，庆祝起来，尽管这庆祝笼罩着阴云吧。邓肯现在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卡拉丹。

我没有辜负你的期望，雷托公爵。

忽然，一种撕裂空气的声音在众人头顶划过，这是大气层飞船不断下降时才会发出的音爆声。围绕着中央岛屿的礁石上突然响起了警报声。而距离大家更近的地方，也就是主行政大楼开始响起了爆炸声。

资深剑术大师们立即冲到阳台，在那里可以俯瞰整个建筑群。穿过静止的水道，大家看到附近的两个岛屿已经被烟雾笼罩起来了。

“武装飞船！”杰莫·里德喊道。邓肯也几乎同时看到了从火柱中猛扑出来的黑色攻击飞船，它们在陡峭的山坡上扔下了一连串炸弹。

哲乌咆哮起来，使劲甩着他的黑发：“是谁胆敢攻击我们？”

对邓肯来说，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看来莫里塔尼家族还不打算对我们收手。”

迪纳里说道：“这不符合所有的战争规则啊。他们没有宣布血海深仇战，没有遵循正确的形式。”

“在莫里塔尼子爵对我们，对埃卡兹做了那么多之后，他会还在乎那些规则吗？”雷瑟厌恶地说，“您还是不了解他的思维方式。”

更多的炸弹爆炸了。

“我们的防空炮火呢？”惠特莫尔·布鲁德听起来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心烦，“还有我们的扑翼机呢？”

“以前从来没有人攻击过吉奈斯学院，”杰莫·里德说，“我们在政治上是中立的。我们的学校为所有家族服务。”

邓肯直到现在才看出这些大师是如何被他们的自我、规则、形式和结构所蒙蔽的。他们太狂妄自大了！他们从未考虑过自己的弱点——尽管他们一直在指出学员们的弱点。

迪纳里骂出了一连串的污言秽语，然后把望远镜放在了满是皱褶的脸上。他弹了弹镜头，无视迎面而来的装甲飞船直接对着行政主岛那崎岖不平的海岸线，说道：“海滩上现在全是敌人的突击队员，他们降落在太空港的对面了。都配备了肩扛大炮，正在逼近。”

“他们一定是坐着潜水艇来的，”哲武说，“这不是一次即兴的袭击，他们已经计划了很长时间了。”

“他们一直在等一个借口。”里德补充道，眉头紧锁，晒黑的脸也皱了起来。攻击飞船距离大家越来越近了，这些打开了屏蔽场护盾的薄薄的黑色圆盘在空中闪烁着光芒。

邓肯发现，这些剑术大师们在面对这种意想不到的突发状况时竟如此无助，几乎可以说是些可悲的。他们的各种演习现在看来与现实

相去甚远。他满心痛苦地抓起了老公爵的剑。

“那些船是无人驾驶的，专门负责投掷炸弹和燃烧弹。”邓肯冷静地指出，随后炸弹便像雨点一样从轰鸣的圆盘上落了下来。沿岸的建筑物都起火了。

这些心高气傲的剑术大师大叫着从阳台上跑了回来，雷瑟和邓肯也跟在他们后面。“我们需要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尽可能地指导大家防守！”迪纳里用越来越尖厉的声音下着命令。

“其余的新学员都在太空港，”雷瑟指出，“他们随时能找到装备进行反击。”

众人脚下都不怎么稳了，但都在努力恢复平衡，特别是在那些更加慌张的行政人员面前，杰莫·里德，莫德·库尔和哲武一起冲进了主走廊，而里维·迪纳里则向众人展示了如此胖大的身躯也可以跑得飞快，他扶着楼梯的扶手跳了下去。惠特莫尔·布鲁德快步跟在他身后。

邓肯和雷瑟快速交换了一下眼色，跟在了两个跳下了楼梯的剑术大师后面。附近的一次爆炸撼动了整座行政大楼，两个年轻人一下子摔倒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爬起来继续向前跑。在大楼外面，敌人的全面攻击仍在继续。

新任的剑术大师们冲进了一楼的中央大厅，加入了迪纳里和布鲁德。通过强化玻璃窗，邓肯可以看到外面燃烧的建筑物。“我们必须前往指挥中心，”他对老大师们说道，“我们需要装备。太空港里有攻击扑翼机吗？”

雷瑟的手里仍然举着那把莫里塔尼仪式匕首：“不过如果他们敢派人找上门来，我就在这里干掉他们。”

布鲁德看起来情绪很激动，因为他那件彩色斗篷掉在楼梯上了。“看问题要着眼于全局。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当然是奔着圣库来的！”沮丧的布鲁德边说边朝大厅中最显眼的一个台子上点了点头，那上面放着一个华丽的黑色棺材。“那可是乔一诺莱的遗体，是吉奈斯学院最神圣的东西。对我们来说，还有比摧毁它更大的侮辱吗？”他涨红了脸，转向他那身材魁梧的同伴，“这就像用枪打中了我们的心脏一样。”

邓肯和雷瑟困惑地对视了一眼。他们过去也无比痴迷于这位传奇战士的故事——但面对血腥的袭击、爆炸的炸弹、尖叫着在街道上四处奔逃寻找避难所的平民们，他们两人都不怎么关心这具古老的遗体。

迪纳里立即像一艘全速前进的战舰那样冲了上去。“去圣库！”他大声喊道，布鲁德和其他人也跟在他身后。

这座著名的墓穴被明亮的强化玻璃和一个闪闪发光的霍尔茨曼屏蔽场所包围。两名剑术大师撕掉了自己所有傲慢的伪装，一个箭步冲上台阶，把手掌按在了安全面板上。屏蔽场褪了色，强化玻璃外罩也解除了。

“过来帮着把石棺抬走，”布鲁德对邓肯和雷塞喊道，“我们必须保护好它。它是吉奈斯学院的灵魂。”

邓肯不停地四下张望，警惕着莫里塔尼士兵，他紧握着老公爵的剑：“实在不行的话，把尸体带走就行了，但我们得快。”

紧跟着他的雷瑟也说道：“那我们就得离开这里，去找几艘船，这样我们才能战斗。”邓肯希望吉奈斯岛上的其他防线已经组织起来展开反击了。

两名强壮的资深剑术大师抬着华丽的棺材，把它抬到了外面一个并不确定是否安全的地带，邓肯和雷瑟在前面为他们扫清道路。在外面，黑色的圆盘仍在进行地毯式轰炸。

一架带有学校标志的扑翼机落在了行政主楼前的广场上，它收起翅膀，引擎保持着轰鸣。六名剑术大师从飞船上跳下来，他们穿着单人护具，戴着红色大手帕，肩上都挎着激光步枪。

“我们把诺莱的圣体带出来了，”布鲁德骄傲地冲着那架扑翼机大喊道，“快过来帮忙。”

一群身着黄色莫里塔尼制服的士兵突然冲进来广场。邓肯马上喊了起来，剑术大师们立即对敌人发射了激光枪。格鲁曼士兵们也用自己的武器回击，结果两名剑术大师被击中了，其中就包括杰莫·里德。然后，一枚空气炸弹爆炸了，老莫德·库尔倒在了地上，手臂和躯干都被飞溅的石头碎片炸伤。邓肯扶着这位一头乱发的导师站了起来，躲进了扑翼机。

然而，就在他带着库尔往扑翼机方向跑去的时候，一名猛扑过来的敌人撞到了邓肯的大腿。年轻的剑术大师摔倒在飞机跑道上，他打了个滚又跳了起来。但还没等他拔出剑来，一个身着黄色道服的格鲁

曼女战士就冲上前来，用手上的爪刀狠狠砍向邓肯。在如此近的距离下，他的宝剑毫无用处，他只得一把抓住了攻击者的长发，用力向后一甩，然后就听到了她脖子被折断的声音。刺客倒在地上，瘫软地抽搐着。

更多的格鲁曼人冲着扑翼机方向来了。雷瑟大喊道：“快走啊！带着该死的棺材快走啊！”然后马上转过身去，继续和邓肯并肩作战。

一个大胡子士兵手擎一根闪闪发光的电矛向邓肯猛刺了过去，但邓肯迅速躲开了这一击，并转向一边。长达八年的训练在他体内觉醒，他的战斗思维开始加速。他想起了在那艘黑船上被屠杀的学生，愤怒的情绪像红色的波浪一样向他袭来。闪烁着的炸弹、火焰和被杀害的无辜学员的画面交织在他眼前。

但他想起了迪纳里对他的告诫：愤怒会带来失误。刹那间，他做出了一种冷酷的、几乎是本能的反应。邓肯·艾达荷凭借着意志力，用钢铁般的指尖捅向了对方的胸腔，直接穿透了他的身体，刺穿了他的心脏。

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个戒心十足的年轻人，他身材瘦高但肌肉发达，右手的手腕好像是受伤了，被他用填充石膏封住。特林·克罗诺斯。这个性格乖戾的年轻贵族用他没受伤的那只手握着一把锋利的武士刀。“我以为你们两个早就喂了鱼了，就像其他四个人那样。”他抬头看了看空中的轰炸机，一声爆炸声响后，一座低矮的建筑物倒下了。

“冲着我来，克罗诺斯，”雷瑟说道，然后抽出他莫里塔尼仪式匕首，“或者说，没有你父亲和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场，你就没胆子过来了？”

克罗诺斯端详着手里的武士刀，想了想，然后把它扔到了一边。“对付一个叛徒不值得用这么好的武器。如果它被你的血玷污了的话，我只能把它扔掉了。”说着他拔出一把决斗匕首，“小刀更容易替换。”

雷瑟涨红了脸，邓肯向后退了几步，等着两人决斗。“如果他们能展示出任何我能相信的东西，”雷瑟说道，“我绝不会离开莫里塔尼家族。”

“那就相信我这把冰冷的匕首吧，”克罗诺斯残忍地冷笑着，“当它挖出你心脏的时候，你肯定会觉得非常真实。”

两个人开始小心翼翼地绕着圈子，脚下踩着碎石，目不转睛地看着对方。雷瑟举起匕首，摆出坚定的防御姿态，克罗诺斯则开始又刺又砍，咄咄逼人，但却没有攻破对手的防御。

雷瑟发起反攻了，他先是向后退，然后突然踢出一脚，这一脚本应该直接把克罗诺斯踢倒在地的，但格鲁曼斗士却像蛇一样向后弯下了腰，躲开了红头发的这一脚。雷瑟转了一圈身子，恢复了平衡，又迅速挥出一刀。

两名战士周围的区域目前是安全的。但在附近的跑道上，格鲁曼士兵们仍在肆虐，高大的窗户里不时传出射击声。而在扑翼机上，剑

术大师们正拼命保护他们珍贵的文物，他们既要试图把石棺抬上飞机，同时还得击退攻击者。

克罗诺斯做了个假动作，用他的决斗匕首刺向雷瑟的眼睛，然后忽然转向他的喉咙。雷瑟向一侧闪身，正好躲到了攻击范围之外，但他的脚却落在了一块松动的岩石上。这一下他扭伤了脚踝，雷瑟摔倒在地。

克罗诺斯立即像头狮子一样向他扑来，匕首狠狠砍了下来，但雷瑟用自己的匕首往上一挥，叮的一声格挡开了克罗诺斯的匕首。然后他猛地向上一刺，将匕首刺入对手的二头肌，这一刀直接从克罗诺斯的肘部划到前臂，顿时鲜血迸流。

克罗诺斯像个孩子那样大叫了一声，踉踉跄跄地退了回去，看着猩红的鲜血喷洒到他那只没有受伤的手腕上："你个叛徒杂种！"

雷瑟跳了起来，再次集中精神准备战斗："我是孤儿，不是杂种。"他咧开嘴唇，露出一个无力的微笑。

克罗诺斯的手臂上现在全是血，拿着匕首的那只手很虚弱，他明白自己已经输掉这场战斗了。他的脸色一沉，忽然把手里决斗匕首倒了过来，把刀柄按进了他绑住手腕的厚石膏上。石膏忽然裂开了一条缝，一把箭弹手枪弹到了他的手中。克罗诺斯大笑着，端起枪来，对准雷瑟的胸口，枪已经上了膛，一大簇银色的箭弹蓄势待发："你满脑子还是那些荒唐的规矩，是吧？"

"我可没有。"邓肯·艾达荷的声音忽然在他背后响起，同时老公爵的宝剑猛刺了出来。剑尖径直扎入了克罗诺斯的肩胛骨，从他的

胸腔里透了出来，这一剑直接刺穿了他的心脏。克罗诺斯大口咳着血，浑身颤抖，惊讶地看着自己胸腔里刺出来的剑尖。

克罗诺斯倒地而亡，尸身从血淋淋的剑刃上滑了下来。邓肯盯着死尸和手中的宝剑，说道：“不守规矩的不是只有格鲁曼人。”

雷瑟一看到克罗诺斯手腕上的石膏里藏着手枪，脸色瞬间吓得惨白，他知道自己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了：“邓肯……你在背后捅了他一刀。”

“我是在救我朋友的命，”邓肯答道，“如果再来一次，我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迪纳里和布鲁德终于把那具神圣的遗体固定在了扑翼机上。吉奈斯的卫兵以致命的精准射击着，空中全是激光弧线。两个年轻人现在已经筋疲力尽了，但剑术大师们还是把他们拉上了扑翼机。

伴随着引擎的巨大推力，武装扑翼机腾空而起。机翼完全伸展开来，把里面的剑术大师们和乔一诺莱的圣体从主建筑中送了出去。当邓肯蜷缩在金属甲板上时，里维·迪纳里靠了过来，用一只粗壮的胳膊搂住他的肩膀：“很遗憾你们这些孩子必须很早就得证明自己。”

“这次袭击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因为自尊心受了伤害？”邓肯问道，气得想破口大骂，“真是一个发动战争的愚蠢理由。”

“发动战争从没有什么好的理由。”莫德·库尔垂着头说。

惠特莫尔·布鲁德则敲了敲透明的强化玻璃窗：“看看窗外吧。”

一群吉奈斯武装扑翼机正在向敌机发射激光并扫射地面上的部队。库尔说：“驾驶它们的正是我们的新剑术大师——你们在宇航中心的同学们。”

在一次正中目标的攻击后，一个无人驾驶的圆盘爆炸并垂直坠落下来。剑术大师们在狭窄的扑翼机舱里纷纷举起了拳头。

飞盘变成了一团火球，撞向地面，另一艘则坠入了海洋。更多的激光光束命中了目标。邓肯的扑翼机也冲向了一小队试图返回海面的格鲁曼突击队，对他们进行了轰炸，大量的尸体散落在地。飞行员转了一圈后又试了一次。

“格鲁曼人希望轻而易举就能拿下我们。”惠特莫尔·布鲁德说。

哲武则咆哮着回应道：“可惜我们不答应，所以他们都下地狱了。”

邓肯看着面前混乱的场面，尽量不把这种暴虐和血腥与他在吉奈斯学校八年来所学的技巧相提并论。

小心你播下的种子和收获的庄稼。不可因自己所受的刑罚而诅咒神明。

——《奥兰治天主圣经》

凯莉娅成功说服雷托不要让他的儿子参加公爵游行，其言辞之妥当，举止之得体，就算是海伦娜夫人都会为之骄傲。“我不想让维克多面临任何危险。对一个六岁的小男孩来说，那艘天空帆船可不是个安全的地方。”

杜菲·哈瓦特出乎意料地和她站在了一边，他对凯莉娅的担忧表示赞同，直到雷托最终做出了让步。而这正如她所希望的那样……

公爵投降之后，凯莉娅又把隆博剔了出来：“你是维克多的叔叔。为什么你们两人不再来一次……海上钓鱼活动呢？你们可以乘一架翼艇沿着海岸线走——只要你们带上足够多的卫兵。而我相信戈瓦尔队长会很高兴加入你们的。”

隆博眼前一亮，说道：“也许我们还会再去挖一些珊瑚宝石。”

“只要带着我儿子就没门儿。”凯莉娅严厉地说。

“呃，好吧。我就带他到帕拉丹瓜海上农场去看看得了，也许再到一些小海湾去钓钓鱼什么的。”

斯旺恩·戈瓦尔和隆博在码头边上集合后，开始往装备精良的小摩托艇多米尼克号上装东西。他们会离开几天时间，所以得带铺盖和食物。而在城堡后面，卡拉市郊区的太空港，公爵的人正在努力组装巨大的天空帆船。因为雷托急着动身，所以专心致志地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

当装船工作持续进行时，维克多开始变得烦躁不安，他似乎很快失去了热情。一开始，隆博觉得可能是因为这孩子想起了上次与电子章鱼的遭遇战，但他发现维克多一直在不断地抬头望向天空，望着他父亲即将举行游行活动的那片高地。绿色和黑色的反光横幅在空中飘荡着。

“我宁愿和爸爸待在一起，”维克多说道，“钓鱼很好玩，但坐天空帆船更好玩。”

隆博倚在船边，说道：“这我同意，维克多。我也希望我们能有办法加入他。”

雷托公爵打算在五名忠诚的士兵保护下，亲自驾驶天空帆船。由于这种比空气还轻的飞行器所承载的重量是有限的，因此多带几个纯粹看风景的乘客很不明智。

斯旺恩·戈瓦尔把一箱食品扔在舰桥外面，然后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对着男孩笑了笑。隆博知道，戈瓦尔队长对这个孩子比对任何法律或任何其他主人都更加忠诚。他那张英俊的脸上流露出的全是对雷托儿子的宠爱。

“嗯，队长，让我问问你的意见吧，”隆博看了看维克多，然后又看了看护卫队长，“你的职责是保护这个孩子的安全，而你从来没有推卸过责任，也从来没有一天不专心致志。”

戈瓦尔被他说得尴尬起来，满脸通红。

隆博却继续说道：“现在我妹妹担心，如果维克多跟雷托一起登上那艘天空帆船，他就会有危险，对此你怎么看？”

戈瓦尔笑了笑，做了一个轻蔑的手势：“当然不会有什么危险，我的王子大人。如果有任何风险的话，杜菲·哈瓦特首先就绝不会让我们的公爵起飞，而我也不会。哈瓦特命令我在天空帆船出发前检查它的安全，同时他和他的人也仔细检查过飞行路线了，看是否有敌人埋伏。我向你保证，这趟行程是绝对安全的。我敢拿我的生命打赌。”

“和我想的一样，”隆博搓着手掌，咧嘴笑了，“那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让凯莉娅坚持让我们俩去钓鱼而不是和雷托一起去呢？”

戈瓦尔噘起嘴唇，思考着这个问题。他不肯直视隆博的目光：“凯莉娅夫人有时……有时过分地关心那个男孩了。我觉得在没有任何威胁的情况下，她自己也会想象出一个威胁来。”

小维克多看了看这个人，又看了看那个人，不明白大人们在讨论什么。

“我有话就直说了，队长。我想象不出你为什么一直没有升官！”隆博压低声音，像耳语一样说道，“呃，我们为什么不让维克

多偷着和他爸爸一起参加活动呢？他不应该错过这次壮观的游行的。他毕竟是公爵的儿子。他需要参加这些重要的活动。”

“我同意……但还有体重的问题。天空帆船的载重量有限。”

“好吧，如果真的没什么危险，那我们为什么不少带两名卫兵，给我亲爱的侄子腾地方呢？”——隆博拍了拍维克多的肩膀——“我也登船。这样还剩下三个卫兵，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我也可以尽我的一份力量来保护雷托。”

戈瓦尔虽然有些不安，但他找不出任何理由反驳隆博的建议，尤其是当他看到维克多露出的笑容之后。这个男孩让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哈瓦特指挥官不喜欢计划有任何变动，凯莉娅也不会喜欢的。”

“是的，但负责飞艇本身安全的人是你，对吗？”隆博对他的担忧不以为然。“此外，如果维克多不经历一些风雨，他就不可能成长为一个优秀的领袖。他需要走出去，从生活中学习——不管我姐姐怎么说吧。”

戈瓦尔在早已变得十分高兴的男孩面前弯下腰，把他当作一个小男子汉看待，问道：“维克多，你跟我说实话。你想去钓鱼，还是——”

“我想坐天空帆船。我想和爸爸在一起，我想见见世面。”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决心。

戈瓦尔站了起来。他紧紧地盯着维克多的眼睛，决定要尽自己所能让维克多开心。“那么这就是我想要听的答案了。就这么决定。”

他回头看了看停泊着天空帆船的太空港，“我这就去安排。”

凯莉娅害怕自己的行为举止会露馅，所以假装生病，把自己关在卡拉丹城堡的一座高塔里。她已经跟早已全神贯注在游行典礼上的雷托正式告别，然后在他还没来得及看她的眼睛之前就匆匆离开了。反正他也不怎么在意她。

欢呼的人群簇拥着公爵，他正准备飞向卡拉丹的蓝色天空。天空帆船隆起的一侧被涂上了鲜红的厄崔迪雄鹰标志，在它旁边的是一些相同外形设计的小型飞艇，所有的飞艇都被装饰得五彩缤纷。天空帆船展开了船帆，捕捉起风来，它就像一只巨大的蜜蜂那样弓起背来。旗帜开始在微风中飘扬。

天空帆船里的大部分空间都是空的，是一个由浮力气体组成的封闭空间，只能在帆船腹部的小乘客舱里装一些给养。船帆就像蝴蝶的翅膀一样在船体两侧扇动。杜菲·哈瓦特亲自检查了行进路线，他把这条路线走了好几遍，沿途安排了卫兵和侦查员以确保没有刺客隐藏。

凯莉娅咬着嘴唇，从面向内陆的高大窗户里往外看。她一眼便看到了色彩斑斓的飞船。虽然她只能隐约听到为雷托送行的喇叭声，但她能看到雷托正站在台子上冲着人群挥手，然后登上了天空帆船。

她的心揪成了一团。

她有点后悔没让人给她拿一副望远镜来……这可能会引起别人的怀疑。这个担心真有些愚蠢，家仆们肯定只会简单地认为，她是想看着她“心爱的”雷托举行的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游行活动。卡拉丹人对他们关系中的阴暗面一无所知，他们只会天真地想象着他们之间的浪漫故事……

凯莉娅心里一阵剧痛，但也认为这不可避免的，工作人员现在已经解开了绳索。天空帆船借助浮空器的升了起来，优雅地飘浮在半空中。这种行动迟缓的飞船有可以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推进系统，但雷托更喜欢让这艘巨大的帆船尽可能地跟着风走。较小的帆船紧随其后也升空了。

凯莉娅·维尔纽斯虽然是独自一人，但她仍努力控制自己的表情，抹除内心的所有情感，不愿意回忆自己和这位高贵的男人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她已经等得够久了，她心里明白，她想要的结果他永远也不可能给她了。

隆博在伊克斯资助了几个反抗军，但最终一事无成。就连他们的父亲也失败了，虽然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地下与科瑞诺家族进行着斗争。现在多米尼克也死了，而隆博满足于做雷托的影子伙伴，被他那个平凡的贝尼·杰瑟里特女人迷住，失去了最后一点野心。

但凯莉娅无法接受这些。

她紧紧抓住石头窗台，看着辉煌的飞艇队伍飞越卡拉市，驶向低地。平民们一定都会站在没膝深的沼泽地里，抬头目送他们的公爵的。凯莉娅的嘴唇抿成了一条坚定的直线。这些种大米的农民就等着瞧好戏吧……

基娅拉是在游行开始后才把细节告诉凯莉娅的。这个基娅拉曾经是一位军火专家的情妇，所以她亲自设置了一个陷阱，用的正是从厄崔迪军械库偷出来的炸药。不可能有生还机会的，也不可能有获救的希望。

凯莉娅突然感到一阵无助的恐惧，她闭上了眼睛。齿轮已经开始转动了，现在的她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这场灾难。*没什么的*。她这样对自己说，很快自己的儿子就将成为新的公爵，而她将替儿子摄政。*啊，维克多，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一阵脚步声传来，凯莉娅惊讶地看到杰西卡出现在了她的房门口，看来她已经从游行现场回来了。凯莉娅面无表情地盯着她的对手。为什么她没有陪雷托一起上去呢？这样就能解决更多的问题了。

“你要干什么？”凯莉娅问道。

杰西卡看上去纤瘦而柔弱——但凯莉娅十分清楚，任何一个受过贝尼·杰瑟里特训练的女人都不可能柔弱。对面这个女巫有的是办法在一瞬间就杀死凯莉娅。她向自己保证过，一旦领导这个家族的重担落在自己肩上，她马上就会赶走这个狐媚的女人。

我将替我的儿子摄政。

“公爵已经出发，现在就剩下咱们俩了，我们谈谈吧，”杰西卡注视着凯莉娅，等着她的反应，“你躲着我的时间也够长了吧。”

凯莉娅觉得全身的每一根神经，自己的每一次抽搐和每一个小动作都被这个女巫看透了。据说，这些贝尼·杰瑟里特会读心术，尽管

她们一直都在否认这一点。凯莉娅不禁打了个寒战，这时杰西卡又往房间里走了一步。

“我到这儿来是因为我想要点儿隐私，”凯莉娅说道，“我的公爵已经出发了，我现在只想一个人待会儿。”

杰西卡眉头微皱。她那双绿眼睛死死地盯着凯莉娅，好像已经发现了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凯莉娅连忙转过身去，她现在觉得自己仿佛一丝不挂。这个年轻的女人怎么好像一眼就能看穿我呢？

“我想如果我们之间能更加坦诚一点就好了，”杰西卡继续说道，“雷托可能很快就会娶妻。而且既不是和你，也不是和我。”

但是凯莉娅一点也听不进去。*她是在和我讲和吗？想让我允许她爱雷托？*一想到这，她脸上闪过一丝微笑。

凯莉娅还没来得及回答她，便又听到了一阵脚步声，而且是靴子的声音。随后斯旺恩·戈瓦尔便冲进了房间。他显得心神不定，身上的制服也凌乱不堪。看到杰西卡在房间里，他停下了脚步，好像怎么也没想到杰西卡会和凯莉娅在一起。

“嗯，队长，有什么事吗？”凯莉娅不耐烦地问道。

他话到了嘴边却又咽了回去，下意识地摸了摸他那厚厚的腰带，然后又蹭了一下制服口袋，那个他通常放军械库密码钥匙的地方：“我……好像把什么东西弄丢了了。”

“戈瓦尔队长，你怎么没和我的儿子在一起？”凯莉娅向他宣泄怒火，希望能借此分散一下杰西卡的注意力，“你和隆博王子几小时

前就应该出发去钓鱼了。”

英俊的卫队长不敢正视她的眼睛，而杰西卡则盯着他们俩，记录下他们的一举一动。凯莉娅的心又揪成了一团。她起了疑心吗？如果真是如此，她会怎么做呢？

“我……好像丢了一件重要的东西，夫人，”他结结巴巴地说，看上去很尴尬，“我一直没能找到它，现在我越来越担心了。我打算到一切可能的地方找找看。”

凯莉娅走了过去，脸涨得通红，再次问道：“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队长。你们三个应该去钓鱼的。你是不是推迟了我儿子的旅行，好让他看着他父亲离开？”她用手摸了摸自己抿成一条缝的嘴唇，“对吧，我就知道维克多一定很喜欢看飞艇。但现在把他带走吧。我可不想让他错过和他叔叔的这场钓鱼旅行。他可是很开心的。”

“夫人，您的哥哥要求稍微改变一下计划。”戈瓦尔承认道。面对杰西卡，他既感到很不自在，又为自己的错误被发现而感到懊恼，“我们会安排下星期再去钓鱼，但维克多非常想陪雷托公爵。毕竟这种游行是非常罕见的。所以我不忍心拒绝他。”

凯莉娅头晕目眩起来，顿时被他的话惊呆了：“你这是什么意思？维克多现在在哪儿？隆博在哪？”

“怎么，他们在天空帆船上呢，夫人。我去通知杜菲·哈瓦特____”

凯莉娅大踏步冲到窗口，但那艘巨大的帆船和它的僚机已经飞得远远的，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了。她用拳头拼命击打窗户，发出了绝

望的哀号。

每个人都在畅想着未来，但不是所有人都能亲眼看到它。

——提奥·霍尔茨曼，《时空猜想》

天空帆船上的雷托坐在指挥席上，无比放松。飞船高高地攀升到了城市上空，下面就是农业区。一切是如此的平和、温柔和安静。他虽然在掌舵，但更多的是听任风的摆布。四周一片绝对的寂静和完美的景色，雷托飞在队伍的最前头，巡游在郁郁葱葱的大地上空。他俯视那些宽阔的河流、茂密的森林和闪闪发光的沼泽。

维克多也睁大了眼睛盯着窗外，指着外面的世界，问了上千个问题。隆博一一作答，但当他问到一个地貌或是村庄的名字时，就超出了他的知识范围，而雷托就会替他回答。

“我很高兴你能在这儿，维克多。”雷托温柔地揉了揉男孩的头发。

船上现在共有三名卫兵，一名在主舱，另外的两人守在前后出口。他们都穿着黑色制服，佩戴着厄崔迪家族仪仗队的红鹰肩章。因为隆博是代替了他们的一名成员参加的这次旅行，所以他穿着同样的制服，就连维克多也在他仿造的黑色夹克上佩戴了同样的肩章，因为天空帆船的重量限制，所以他也替换下了一名卫兵。只是这孩子的肩章有些太大了，但他坚持要戴。

隆博开始唱起民歌来，这是一首他从当地人那里学来的小调儿。这几个月来，他一直都在和哥尼·哈莱克一起弹着巴厘琴唱民谣。而此时此刻，隆博只想用他那粗哑的嗓音来唱歌，不想要任何伴奏。

听到熟悉的歌声，一名卫兵也情不自禁地加入了进来。这名男子在加入厄崔迪卫队之前是在庞迪的一个水稻农场长大的，他仍然记得父母教他的这些家乡小调儿。维克多也试着跟着唱，他唱得断断续续的，毕竟他无法记住所有的歌词。

虽然体积很大，但这艘风帆驱动的飞船操控性很强，是一艘适合休闲航行的飞船。雷托决定今后要经常这么乘着天空帆船飞一圈。也许他会带上杰西卡……甚至是凯莉娅。

是啊，带上凯莉娅吧。维克多应该看到他的父母经常在一起，不管他们在政治和家族问题上有什么分歧。雷托对她仍是有感情的，尽管她对他已经很冷漠了。一想起自己父母的下场，他就不想给维克多留下同样的遗产了。

起初这只是一个误会，当凯莉娅开始对他们的婚姻关系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时，他的固执加剧了这一点——但他意识到他至少应该让她做自己的侍妾，并给了他们儿子一个厄崔迪的名字。雷托还没有决定接受埃卡兹大公的女儿伊莱萨的正式求婚，但总有一天他会在兰兹拉德里中找到一个政治上可以接受的人。

不过，他确实太爱维克多了，所以从不否认他是厄崔迪家族的长子。如果他指定这个孩子为他的正式继承人，也许凯莉娅冰冷的心会重新变得温暖起来。

最后，维克多厌倦了歌声和天空帆船那缓慢的速度，他抬起头来，看着窗外迎风飘摆着的船帆。雷托想让他也过一把船长的瘾，所以把舵交给了维克多。当他看到帆船的船首在回应他的操控时，男孩变得非常兴奋。

隆博笑着说道：“孩子，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名伟大的飞行员——但不要让你父亲教你。飞行技术方面我比他懂得多。”

维克多看看他的叔叔，又看看他的父亲，雷托看到这孩子竟会如此严肃地对待这句话，不禁笑了起来：“维克多，还是让你叔叔告诉你，他当初是怎么把我们的小筏子点着，然后又把它撞到礁石上的。”

“是你叫我把它撞到礁石上的。”隆博反驳道。

“我饿了。”维克多忽然说道，对此雷托一点也感到不奇怪。这男孩胃口一直都很好，每天都在长高。

“去舰桥后面的储物柜找找吧，”隆博说，“那里有零食。”维克多急于去探个究竟，一溜烟地跑到了甲板后面。

天空帆船此时正好飞到了庞迪稻田上空，潮湿的绿色田野被一条缓慢流经的运河分开。驳船在他们身下驶过，船上装满了一袋袋这种当地的谷物。天空晴朗，微风徐徐。雷托想象不出比这更适合飞行的日子了。

维克多站到一个突出的架子上，伸手去够最上面的柜子，然后开始翻找。他仔细辨认着标签上的图案，维克多认识的加拉赫文字不全，只学了一些字母，但多少能看懂一些东西了。结果他找到了一些腌肉和乌鲁斯，那本是当晚的特别甜点的浆果糕点。他狼吞虎咽地吃了一包乌鲁斯，暂时填饱了肚子，但他仍继续到处乱翻。

孩子的好奇心让维克多跑到了船舱底部，墙上挂着一堆储物袋，旁边便是金属舱体的主体部分。维克多认出了储物袋上的红色标志，

知道这些是急救用品、医疗设备和药品。他以前见过这种东西，当初家族医生给伤员包扎伤口时，他就对这些感到很敬畏。

他打开了急救箱，取出一些医疗用品，仔细检查着这些包好的纱布和药片。忽然，后墙上一个松动的盖板发出了有趣的嘎吱声，所以维克多也把它拿了出来，结果在里面发现了另一个更深的隔间。这个隔间就在紧急物资后面的一堵防护墙里，维克多在里面发现了一些东西，是一些闪烁着的灯，还有发光的引爆器，阻抗导线，连接着一簇簇红色的储能容器，所有这些都用电线连在了一起。

他被这些小红点儿迷住了，盯着它看了很长时间后才喊道："隆博叔叔！来看看我找到了什么！"

隆博宽容地微笑着，大踏步走过甲板，准备尽他最大的努力解释那孩子提出的问题。

"看那儿，在医生包包后面，"维克多用一个小指头指了指，"看呐，它又亮又漂亮。"

隆博站在男孩身后，弯下腰往里面看去。维克多一时间感到很自豪，因为这些东西是他找到的，他又往里面指了指说："看，所有的小灯都在闪。我拿给你，这样你看得更清楚。"

男孩一把抓住了那个装置，隆博突然猛地倒抽一口凉气："别动，维克多！这是一个——"

雷托公爵的儿子拉动了阻抗导线，启动了引爆器。

炸弹爆炸了。

真相最是无情。

——《奥兰治天主圣经》

火焰从天空帆船的尾部爆裂开来，冲击波像一颗流星一样砸向雷托。

一团烧焦的、稀烂的肉砸在他身旁的前景墙上，然后掉落在地。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团肉太大了，而对于一个成年人——一个完整的成年人——来说又太小了。它在墙上留下了一抹焦黑的体液。

灼烧的热浪在他周围呼啸而过，在空气中噼啪作响。飞船的整个尾部都燃烧起来了，橙色的火焰吞没了一切。

在恐惧和混乱中，雷托徒劳地大声叫喊着，拼命地控制着船舵，破损的天空帆船猛地翘起了船首，近乎直立起来。但雷托一直在用眼角的余光，情不自禁地看着身边那团烂肉。

他还在扭动。他是谁？他不想知道。

他的眼前出现了一连串可怕的景象，一个接着一个，持续时间极短。他的身后也传来了一声怪异的尖叫，而这叫声也越来越小，他看到一个男人从船舱底部的裂口中被热浪吸了出来。这个人的整个身子都在燃烧。他要么是隆博，要么是三个卫兵中的一个。

而维克多当时就在爆炸的中心……

他一去不复返了。

受损的飞船开始直线坠落下去，随着可燃气体在飞船体内消耗殆尽，飞船失去了浮力。风帆撕破了，黄白色的火焰越烧越旺。驾驶舱里充满了烟雾。

雷托觉得自己浑身滚烫，他知道自己那身漂亮的黑色制服很快就会烧干净。在他身旁，那不明身份的尸体残骸还在发出痛苦的呻吟声……这具残骸四肢的数量似乎都是错的，脸上也仅剩下了一片血淋淋的扭曲的、无法辨认的模糊血肉。

天空帆船正在坠毁。

在下面，庞迪稻田顺着蜿蜒的河流伸展开来，点缀着宝石般晶莹的池塘和宁静的村庄。人们聚集在一起，挥舞着三角旗欢送他。但现在，人们看到头顶上那颗火球就像一把神之锤那样砸了下来，众人争先恐后地寻找着遮蔽物以躲开坠落的飞船。那些较小的护航舰就跟在燃烧着的天空帆船后面，疾驰着，但它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雷托拼命把自己从近乎昏厥的麻痹感中挣脱出来——隆博！维克多！——这时，他一眼看到帆船正在朝着一个村庄坠落而去。它一定会掉在聚集的人群中的。

他马上像一头野兽一样，拼命地与船舵角力以改变下降角度，但火焰吞噬了液压系统，吞噬了浮力外壳。大多数村民像受惊的羊群一样四散奔逃，而剩下的人则无助地盯着天空，他们知道自己不可能及时离开了。

雷托心里清楚维克多肯定已经被炸死了，他很想让自己也一起消失在这团明亮的火焰之中。他现在完全可以闭上眼睛，向后靠去，让

重力和火焰把自己碾碎并烧成灰烬。放弃是一件多么简单的事啊……

但当他看到下面那些无辜的人——其中很多都是像维克多那么大的孩子——雷托把自己绝望的情绪生生给压了回去，他把身体前倾，与船舵继续搏斗起来。必须要想办法改变坠落路线，避开那个村庄。

“不，不，不……”他喉咙深处发出呻吟。

雷托忘却了自己肉体上的疼痛，但那像刀子一样穿心的悲伤却怎么也无法摆脱。他不忍去考虑他在今天所失去的一切，他也不能浪费每一毫秒的反应和技巧。他现在是在为了那些相信他、依赖他的人民而战。

最后，其中一根舵转了一下，天空帆船的船头略微向上翘了一度。雷托撕开他下方的紧急控制面板，发现自己的手早已红肿。周围的火越烧越旺了。但他还把手伸进去，用尽全力拉着弯曲的红色杠杆，希望逃生缆绳和控制装置还能正常工作。

随着天空帆船尾部火势的扩大，金属钳啪的一声打开了，这时本已被烧得差不多的风帆弹了出去并在风中散开。大部分风帆都已被烧焦了，剩下的也都在燃烧了，天空帆船现在变成了断线的风筝。

驾驶舱也烧没了，飞船的剩余部分——因为突然甩掉了舱体的重量——现在就像一颗彗星那样在天空中燃烧。相应地，自成一体的舱体则以更陡的角度坠落。舱体迅速展开了自带的滑翔翼翅膀，得以在坠落过程中紧急刹车。但问题是受损的浮空装置现在难以发挥作用。

雷托用力推了一下控制杆。他每吸一口气，炙热的空气似乎都在灼烧他的肺。他的眼前出现了一片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正是这片树

林将稻米田分隔开来。高大的树木直插云霄，枝干就像是有着锋利指甲的僵硬手指，仿佛森林在向他伸出爪子。雷托发出了一声无言的号叫……

即使是死在了斗牛场上的老公爵，也不会比雷托生命的最后时刻更加荣耀了……

在坠毁前的最后一刻，雷托给早已损坏了的浮空装置和发动机里尽可能地增加了一点升力和动力。他现在飞快地掠过人挤人的村庄，一路烧焦了身下摇摇欲坠的屋顶，然后撞向了远处的沼泽地。

舱体撞到了坚硬的地面上，就像一枚古老的炮弹。泥土、水和破碎的树木蹦到了空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残垣断壁。

猛烈的撞击把雷托从座位上甩到前舱壁上，然后摔到地板上。褐色的污水从舱体的裂缝里倾泻而出，最后伴随着一声尖利的嘎吱声，天空帆船的残骸才彻底停下来。

雷托陷入了一片死寂的黑暗之中……

生活中最伟大、最重要的问题通常是无法解决的。它们只会不断膨胀。

——杰西卡，私人日记

伴随着一场热带小雨，幸存的资深剑术大师们，走过曾经是吉奈斯学院历史悠久的中心广场人行道。

已经经过了一场战争考验的艾达荷走在他们中间，他把早已被撕破了的束腰外衣扔掉了。在他旁边的希·雷瑟则还穿着他那件衬衫，尽管它也早已被鲜血浸透了——而这些鲜血大部分都不是他自己的。他们两人现在都是真正的剑术大师了，但他们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邓肯现在只想回家，回到卡拉丹去。

格鲁曼人的突袭已经过去一天多了，消防队员和救援人员仍在废墟里工作，他们让嗅觉灵敏的狗和训练有素的雪貂去寻找幸存者。但找到的很少。

中央广场上那座曾经美丽的喷泉已被炸弹摧毁了。到处都是冒着烟的残垣断壁。空气中弥漫着死亡和火焰的气味，就连海风也无法驱散它们。

莫里塔尼家族的士兵看来只打算进行一次破坏性的、打了就跑的突袭，他们不打算——也没有兴趣——进行一场持久战。当吉奈斯战士们端起武器组织好防御后不久，格鲁曼人就把他们倒下的士兵抛在身后离开了。他们放弃了那些受损的飞船，冲回了等着他们的护航

舰。毫无疑问，莫里塔尼子爵早已做好了为他的滔天罪行进行公开辩护的准备——私下里也一定会庆祝偷袭成功，不管他的士兵为此付出了多少鲜血作为代价。

“我们学习和教授战斗的技巧，但吉奈斯学院不是一个军事化星球。”惠特莫尔·布鲁德说道。他那身漂亮的衣服现在全完了，上面全是煤灰，脏兮兮的，“我们一直在努力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

“我们只是假设我们很中立，结果被暗算了，”哲武指出，而这一次他把他那没完没了的讽刺矛头对准自己，“要是有新学员如此这般的盲目自大，我们一定会杀了他的。现在我们真是深感内疚啊。”

邓肯看了看面前这些曾经一身骄傲的人，他们现在看起来又是多么挫败啊。

“吉奈斯不应该成为攻击目标的。”迪纳里边说边弯腰捡起一条被炸弯了的金属片，它看上去应该是一座金属雕塑的一部分，“我们一直认为……”

“那是你们认为。”邓肯打断了他，而剑术大师们一个字也没反驳。

邓肯和他的红发朋友把特林·克罗诺斯的尸体扔进了主训练中心附近的大海里——而这里正是四名被害学员被格鲁曼人抛尸的地方。

就应该这么做，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回应，但邓肯和雷瑟并没有从中得到任何满足。

现在，集合在一起的战士们在检查遭到破坏的行政大楼时都沮丧地摇着头。邓肯发誓永远不会忘记剑术大师们的傲慢，以及这傲慢所导致的巨大的麻烦。就连古人也懂得狂妄自大的危险，懂得一切力量在没落前的骄傲自大，人类在这几千年里难道什么也没学会吗？

像他的战友们一样，邓肯现在也穿了一件卡其制服并且系上了红色的大手帕。众人的左臂上都绑着黑色的带子，以纪念在对抗莫里塔尼家族袭击中牺牲的一百多名剑术大师。

“我们曾依靠帝国的法律来保护我们。”受伤的莫德·库尔用微弱的声音说道。现在的他似乎与当初那个教大家史诗戏剧、背诵传奇故事并时不时把学生感动哭了的人大不相同。他的两只胳膊上都缠着绑带，“但格鲁曼人不在乎帝国法律。他们藐视了我们最神圣的传统，藐视了帝国的根基。”

“不是每个人都遵守规则，”邓肯说道，他无法抑制自己的痛苦，“克罗诺斯亲口说过这样的话。但我们就是当作没听见。”里维·迪纳里的脸一下子涨红了。

“莫里塔尼家族不会受到什么惩罚，”哲武愤愤地说，紧锁着眉头，“他们只会被罚一些款，顶多是被禁运——所以他们还会继续嘲笑我们。”

“现在还有谁会尊重吉奈斯呢？”布鲁德呢喃着，“我们让学院蒙羞了。这肯定会对我们的声誉造成巨大的损害。”

莫德·库尔抬头望着雾蒙蒙的天空，他那长长的白发像一块裹尸布一样垂了下来：“我们必须改造这所学院。就像乔－诺莱的追随者在他们的大师淹死后所做的那样。”

邓肯看着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剑术大师，想起了他在自己的村庄被摧毁后度过的动荡不安的一生，库尔曾游荡在哈葛尔的荒野里，然后毅然决然地返回村庄，加入并最终消灭了那伙杀害了他邻居和家人的强盗。如果有人能做到如此戏剧性的重生，那么只有库尔了。

“我们再也不会让自己陷入如此无助的境地了，”迪纳里承诺道，他的声音里现在饱含激情，“我们的总理已经承诺在这里部署两支全副武装的战斗部队，我们也准备了一支小型巡逻艇分队在这片海域里巡逻。而我们是剑术高手，武艺高超——但敌人打了我们个措手不及。我们真该感到羞愧。”说完，他优雅地踢飞了一片扭曲的金属碎片，“如果人们都没有荣誉感了。那这个帝国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邓肯陷入了思绪之中，他绕着人行道上的血迹走了一圈，那血迹在温暖的雨水中闪闪发光。雷瑟弯下腰，好像要从地上的水坑里找到一些信息，好搞清里面的尸体是敌人的，还是战友的，或者说只是个无辜的旁观者。

“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找到答案，”布鲁德忽然开口，声音里满是怀疑，“我们必须深入挖掘，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说着他挺起了胸膛：“而且我们一定会找到。我首先是名军人，然后才是一名教员。”

他的同伴们嘟囔着表示赞同。

邓肯忽然看到一堆瓦砾中有什么东西在闪闪放着光，于是便踩着瓦砾把它捡了起来。那是一只银手镯，他在袖子上把它擦了擦。手镯上刻着一连串密密麻麻的图案……小宝剑，公会运航机，扑翼机什么的。然后邓肯回到大师们身边，把它递给了迪纳里。

“但愿它不是属于一个孩子的。”这名身材高大的男人呢喃道。

但邓肯已经见过四个从废墟中拖出来的孩子的尸体，他们都是学校员工的子女。最终的死亡人数肯定将达到数千人。这一切都因为吉奈斯驱逐了格鲁曼学生这一行为吗？可那是对莫里塔尼家族残酷地袭击了无辜埃卡兹平民的合理回应啊……这场袭击又是因为一名大使在厄拉科斯的宴会上被暗杀引起的……而所以这些都是因为一些可疑的农作物破坏活动吗？

但是，留下或离开学院的选择是格鲁曼学生们自己做出的。眼前这一切简直是毫无意义。特林·克罗诺斯本人也为此牺牲了生命，还有太多的人跟他在一起陪葬了。这些悲剧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雷瑟仍然打算回到格鲁曼，尽管这样做对他来说近乎于自杀。在那里他将会面对自己内心的恶魔，但邓肯希望他能幸存下来，并最终前往雷托公爵麾下效力。毕竟，雷瑟现在也是剑术大师了。

一些剑术大师甚至觉得自己应该前往埃卡兹去当雇佣兵。可更多的大师则坚持他们首先要重新找回荣誉。吉奈斯需要熟练的战士来重建被摧毁的学院。这所著名的学院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元气。

但是，尽管邓肯对这里发生的事情感到深深的失落和愤怒，他仍没忘记自己首先效忠的是雷托·厄崔迪公爵。八年以来，邓肯都把自

己置于烈火中接受锻造，就像一把钢铁铸成的宝剑一样。而他这把剑永远是为了保护厄崔迪家族的。

他要回到卡拉丹去。

为什么要在没有意义的地方寻找意义呢？你会选择走一条你不知道通向何方的路吗？

——门泰特学校的质询

噩梦很糟糕，但醒着更糟糕。

当雷托在医务室里恢复知觉时，值班护士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他能活下来真是非常幸运。但雷托一点也没觉得这里有什么幸运可言。戴着一副厚重眼镜的男护士看到他阴郁的脸庞，说道：“有个好消息，隆博王子幸存下来了。”

雷托激动地深吸了一口气。他的肺顿时疼得好像里面全是磨碎的玻璃。他随即在唾液中尝到血的味道，但还是挣扎着问道：“维克多呢？”

护士摇了摇头。“我很遗憾。”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道：“您需要多休息。我不想用爆炸案的细节打扰您。以后还有足够的时间。杜菲·哈瓦特本人正在进行调查。”说完，他把手伸进了工作服的口袋：“您得服一粒安眠药。”

雷托拼命地摇着头，伸出手挡在脸上：“我要自己睡。”维克多死了！

这名护士虽然不太满意，但还是听从了伯爵的意见，叮嘱他不要下床。一个声控的呼叫装置就盘旋在床头。有什么需求雷托可以对着它说话。

维克多已经死了。我的儿子！雷托其实早就清楚这一点……但现在的他必须直面这可怕的现实。而且是被一枚炸弹炸死的。谁会做这种事？

尽管有医嘱，但固执的公爵还是目送夜班护士走进另外一个房间去看一个病人。那是隆博吗？从他的床上，雷托只能看到一扇开着的门的门框。

雷托不顾自己浑身的疼痛，从医务室的床上坐了起来。然后从散发着汗臭和清洁剂气味的床单上爬起来，像一个受损的伊克斯机器人那样移动着，轻轻把双腿放到床下。他的光脚现在碰到了地板。

隆博在哪？别的一切都可以等。但他想马上见到他的朋友。有人杀了我的儿子！雷托心头燃烧着一团怒火，脑袋也是一阵剧痛。

他眨眼聚焦起来，然后将注意力集中在他面前的一个小目标上，他向前走了一小步，然后是第二步……他的肋骨缠着绷带，肺部也灼伤了。脸上涂的药膏让他觉得自己的脸现在僵硬得像一块石头。他没有照镜子，没有去看自己的脸到底伤得如何。他不担心伤疤，一点也不在乎。什么也医治不了他灵魂深处那无法弥补的伤疤。维克多已经死了。那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啊！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隆博幸存了下来，但他在哪里？

天空帆船上的炸弹……

雷托又往前走了一步，就这么一步一步地远离了床边的诊疗仪。窗外正刮着一场冷风，雨点像弹丸一样泼洒在他身后密封的窗户上。

医务室的灯光在黑暗的夜里看上去更显昏暗。他摇摇晃晃地走出了房间。

他步履蹒跚地走到了走廊对面的房门口，抓住门框保持平衡，然后眨了眨眼睛，跌跌撞撞地朝里面更明亮的灯光走去，那里的灯光更白也更冷。大房间被一幅在阴影中微微晃动的黑色帘子隔了开来。空气中弥漫着化学药品和冷空气净化系统发出的刺鼻气味。

雷托搞不清状况，他忘记考虑爆炸可能带来后果和以前的种种暗示了。他只知道，就像他心中千百遍告诉自己的，维克多已经不在了。他死于火焰或者是爆炸。这又是哈克南针对厄崔迪的一个阴谋吗？还是特莱拉对隆博本人的报复？又或是有人想除掉雷托的继承人？

止痛药物的影响着公爵，极度的悲伤让他心神恍惚，这种时候来探究这些问题实在太困难了。他几乎无法保持自己的镇定状态。绝望像一张湿透了的厚毯子，把他闷在里面，透不过气来。尽管他已经下了决心，但雷托还是很想干脆堕入一个什么都不用想的井里就算了。

我必须见到隆博。

他拉开帘子，走了进去。在昏暗的灯光下，一个棺材状的生命维持舱上面插着各种管子。雷托集中精力，步履艰难地走了几步。他骂了几句，因为疼痛让他的行动变得迟缓。一个由机械操作的风箱将氧气泵入了密封的生命维持舱。而隆博就躺在里面。

“雷托公爵！”

他吓了一跳，这才注意到站在救生舱旁的女人，她身上裹着一件贝尼·杰瑟里特长袍，把她像影子一样裹在里面。是特希雅，她的脸上一片冰冷，昔日那犀利的幽默感和恬静的可爱气质已经消失，仿佛失去了生气。

雷托不清楚隆博的侍妾究竟在这里守了多久。杰西卡告诉过他，贝尼·杰瑟里特有一些特殊的技巧，可以让她的姐妹们连续好几天保持清醒。雷托这才发现，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被人从驾驶舱的残骸中拖出来到现在到底过去多久了。从特希雅那憔悴的脸色看来，她在灾难发生后肯定没有休息过片刻。

“我……我是来看隆博的。”他说。

特希雅向后退了半步，指了指那个生命维持舱。她没有过来搀扶雷托，雷托是靠自己的力量走过去的。最后，他重重地趴在了那冰凉、光亮的金属舱上。

雷托喘着粗气，低着头，闭着眼睛，直到眩晕感渐渐平息，疼痛消退……直到他最终鼓起勇气正视他的朋友。

他瞪大了眼睛。惊恐地往后退去。

隆博·维尔纽斯只剩下一个破碎的脑袋、大部分脊柱和部分胸腔了。其余的——四肢、皮肤和一些器官——都被炸碎了，或是被火焰烧成了焦炭。幸运的是，他仍然昏迷。面前的隆博就是他在天空帆船号甲板上看到的那一大块烂肉。

雷托试着从《奥兰治天主圣经》里找出一些合适的祷词。他的母亲一定知道此时应该说些什么——尽管她一向讨厌维尔纽斯家的孩

子。海伦娜夫人要是在场一定会声称这是上帝的正义惩罚，因为雷托竟敢收留一个亵渎神灵的家族的难民。

是生命维持系统和能量包在维持着隆博的生命，把他痛苦的灵魂困在这具仍然紧紧维持他存在的残破躯壳里。

“为什么？”雷托自言自语道，“为什么会这样？到底是谁这样对他？对维克多？对我？”

他抬起头来，凝视着特希雅那张铁石般的脸庞。她一定是用尽了贝尼·杰瑟里特技巧来抑制内心的痛苦。

尽管她是被派来给隆博做妾的，但隆博是真心爱她。两人也让他们的结合尽可能地向好处发展——不像雷托和凯莉娅的关系，也不像他的父母，因为他们的婚姻从来没有产生过真正的感情。

“杜菲·哈瓦特和哥尼·哈莱克已经在坠机现场好几天了，”特希雅说，“他们正在调查残骸，以确定肇事者的身份。您知道是因为一颗炸弹吗？”

雷托点了点头：“杜菲会找到答案的。他总是会。”他强迫自己说出这些话，逼着自己去问那个他最害怕问的问题。“那维克多的尸体——”

特希雅把目光转向别处：“您儿子的尸体被……发现了。卫队长斯旺恩·戈瓦尔尽可能多地把尸身保存下来了……虽然我不知道这有什么用。戈瓦尔……很爱那个男孩。”

“我知道。”雷托说。

他低头盯着生命维持舱里那个奇形怪状的粉红色肉团，怎么也认不出那是他的朋友。这个维持舱非常像一个棺材，以至于雷托几乎可以想象出把它的电线拔掉，封上盖子然后再埋起来的样子。也许对隆博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吧。

“我们能为他做些什么——还是说这只是白费力气？”

他可以看到特希雅脸上的肌肉开始抽搐起来，那双深褐色的眼睛也变得更加强硬了，仿佛里面有一团冰冷的火焰。她的声音低得像喘不过气来的耳语：“我永远不会放弃希望。”

“我的公爵大人啊！”一眼看到公爵的夜班护士用惊恐且责备的口气喊道，“您还不能起床啊，大人。您必须先恢复体力。受了这么重的伤，我不能允许您——”

雷托举起一只手，说道：“我朋友现在就躺在这个生命舱里，所以别跟我说什么重伤。”

护士那瘦削的脸一下子涨红了，他像一只鸟那样晃了晃细长脖子上的大脑袋，然后点了点头。但他还是把自己精心保养的手放在雷托的袖子上说道：“拜托了，我的大人。我不是来这里比较谁伤得重的。我的目的是让厄崔迪公爵尽快康复。这也是您的责任啊。”

特希雅摸了摸生命维持舱，也看向雷托：“是啊，雷托。您仍然有责任在身。隆博也绝不会允许您为了他舍弃一切的。”

雷托只好让人领着他出了房间，夜班护士小心翼翼地搀着他回了床。在理智上他清楚自己必须先恢复体力，哪怕只是为了让他能够搞清楚这场灾难的始末缘由。

我的儿子，我的儿子！这件事到底是谁干的？

凯莉娅把自己锁在了房间里，哭了好几个小时。她拒绝和任何人说话，也没有出来见公爵、她的哥哥或其他任何人。但事实上，她无法面对自己，无法面对如此巨大的罪过，这般无法弥补的耻辱。

杜菲·哈瓦特和他无情的调查一定会揭露她的罪行，这只是时间问题。当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她表示过任何怀疑……但很快，流言就会在卡拉丹城堡冰冷的石头大厅里扩散开来。人们一定会奇怪她为什么要避开雷托公爵。

因此，在了解了医疗日程——并找了个雷托最不可能在她眼中察觉出罪行的时间段之后——凯莉娅打开了她房间的门，恍恍惚惚地走向医务室。此时正是黄昏，通过石框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天光，把天空中的云层镀上了一层铜色，就像她的头发一样。但她已经无法在这落日中看出什么美感来了，只有城堡里的阴影伴随着她。

正忙作一团的护理人员和医生，纷纷给她让路，都从房间里退了出去，好让她和公爵单独待在一起。他们脸上展现出的同情更让她心碎。

“他出现并发症了，凯莉娅夫人，”医生介绍着情况，“我们不得不给他服下更多的药物来缓解疼痛，现在他可能困得说不出话来了。”

凯莉娅勉强装出一副傲慢的样子。但她也是硬着头皮撑着，她红肿的眼睛也快哭干了：“不管怎样，我还是要见他。只要我能站得住，我就要站在雷托·厄崔迪的身旁，我相信他知道我在陪着他。”

医生礼貌地在屋外找了些别的事做。

凯莉娅的脚步十分沉重，她一步一步犹豫着向床边靠近。房间里充满了伤痛、药物和绝望的气味。她低头看着雷托那张瘀青灼伤的脸，试图回忆起自己对他的愤怒。她又想起基娅拉对她说过的那些可怕的话，想起雷托·厄崔迪曾无数次地背叛了她的希望，摧毁了她的梦想。

不过，她还清楚地记得他们第一次真正亲热的情景，那实际上是公爵与戈瓦尔还有卫兵们喝了太多卡拉丹啤酒后的一场意外。雷托大笑着把啤酒洒在了他自己身上，然后缓步走到大厅里。在那里，他遇到了无法入睡的凯莉娅，她一直在城堡里徘徊。当时凯莉娅发现他喝醉了，于是温和地责备了他，并把他送回了公爵的私人房间。

她本来只是打算把他扶上床然后就离开的。没有别的什么，尽管她已经在脑海中幻想过很多次了。她确实被雷托所吸引，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已经很长时间了……

所以在他们经历了这么多之后，现在她的怎么可能让自己恨他呢？

此刻，她盯着一动不动躺在那里的雷托，回忆起他是多么喜欢和儿子一起玩。她不愿回忆起他有多爱那个男孩，因为她不愿相信。

维克多！她紧紧地闭上双眼，双手紧紧地贴在脸上。泪水从她的手指缝间淌了出来。

雷托似乎醒了过来，虽然仍处于半醒半醒之间吧，他迷迷糊糊地盯着她。雷托看了很长时间，最后终于认出了她。他的脸上没有了面具，没有领袖的冷静，只剩下了赤裸裸的感情。“凯莉娅吗？”他声音低沉地问道。

她不敢回答，只是咬着上嘴唇。她还能说什么呢？他太了解她了。他会看出来的！

“凯莉娅……”他的声音充满了极度的痛苦，“啊，凯莉娅，他们杀了维克多！有人杀了我们漂亮的儿子。哦，凯莉娅……谁会做这种事呢？这是为了什么呢？”

他努力睁开灰色的眼睛，与体内的药品作着斗争。凯莉娅把拳头塞进嘴里，咬着指关节，直到血流出来。

她再也无法面对他，只能转身离开了房间。

怒火中烧的戈瓦尔大踏步走上了长长的台阶，径直走向那座孤零零的塔楼。两名厄崔迪卫兵正站在凯莉娅私人房间的入口处。

“给我闪开。”戈瓦尔命令道。

但是卫兵却表示了拒绝。“凯莉娅女士已经给我们下了命令。”左边一位佩戴着莱文布雷彻[85]军衔的军官说道，但他的目光游离，似乎不敢与他的指挥官对视，“她很悲伤，希望能自己待一会儿。她没有吃东西，也没有接待客人。她——”

“你服从谁的命令，莱文布雷彻？是一个侍妾，还是公爵军队的统帅？”

“当然是您，长官，”右边的士兵看了看他的同伴答道，“但您让我们很为难。”

“你们都给我解散！”戈瓦尔咆哮起来，“都给我走开，有什么事我个人来负责。”然后，他用更低沉的声音，似乎自言自语地说道：“是啊，我确实得负责。”

他推开门，大步走了进去，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屋子里的凯莉娅穿着一件惨白的旧睡衣。她的铜色头发凌乱地垂下来，眼睛又红又肿。她没坐在椅子上，而是跪在了石头地板上，毫不在意从开着的窗户吹进来的湿冷的风。在幽暗的房间里，壁炉是灰色的，一切都很黯淡。

她的脸颊上满是红色的抓痕，就好像她一直打算把自己的眼睛给挖出来，但到了最后一刻失去了勇气似的。她抬头看了看戈瓦尔，眼神中充满了可悲的希望，似乎觉得终于有人可以对她表示同情了。

凯莉娅从地板上站了起来，看上去跟她自己的鬼魂差不多。“我儿子死了，我的哥哥现在血肉模糊，都快认不出来了。”她的脸看起来也像个骷髅，“斯旺恩，我儿子死了。”说着她向他走了一步，伸

出双手，好像希望能得到一些安慰。她咧开那很有表现力的嘴唇，装出哀求的微笑，但他却只是站在那里。

“我军械库的钥匙被偷了，”他说，“就在雷托宣布他计划举行一场游行后不久，有人从我制服腰带上偷走的。”

她在距离情人不到一米远的地方停下了脚步：“你怎么能认为这种事是——”

“杜菲·哈瓦特一定会搞清楚真相的！”戈瓦尔怒吼道，“我知道是谁拿了钥匙，也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你的行为出卖了你，凯莉娅。”他颤抖着说，几乎想赤手空拳把她的心掏出来，“那是你自己的儿子啊！你怎么能下得了手？”

“维克多死了，”她哭着说，“我怎么会对我自己的儿子下手呢？”

“那你就是想谋害公爵，对吧？当你得知隆博和维克多也上了那艘天空帆船的时候，你恐慌了。现在家族里的大多数人都开始怀疑你了。”

戈瓦尔的目光如炬，肌肉紧绷着，但他仍像雕像那样一动不动：“你也让我失职了。保护那艘天空帆船的安全是我的职责，但我过了很久才意识到丢失钥匙的重要性。我一直在说服自己，我只是把它放错了地方，拒绝考虑其他可能性……现在想想我应该上报的。”

他垂下了头，眼睛盯着地板，继续呢喃着：“我早就该向我的公爵坦白我们之间的事情，而现在，你让我们两人的双手都沾满了鲜血。”他厌恶地看着凯莉娅，鼻子一抽一抽的，他的眼前忽然一片眩

晕，似乎整个房间都围着他旋转。“我背叛过我的公爵很多次了，但这次最糟糕。我本可以避免维克多的死，只要我……啊，那个可怜又可爱的孩子啊。”

凯莉娅忽然伸出自己那只干枯的手，一把抓住了戈瓦尔腰间的匕首柄。她把匕首从鞘中抽了出来，直直地举了起来，目光呆滞地说道：“斯旺恩，如果你因为内疚而太过痛苦的话，那就像一个真正的战士，像一个忠诚的军人那样，用这把匕首自裁吧。现在就把它插进你的心脏吧，这样你就再也感觉不到痛苦了。”

他呆呆地望着那把递过来的匕首，但拒绝接过它。相反，经过一段漫长而紧张的等待后，他转过身去……好像是在表示对凯莉娅的鄙视，等着她把匕首刺进他的后背。“荣誉需要公正，夫人。真正的正义——不是简单地找个出路。我要带着我所犯下的罪孽去面对我的公爵。”说完他朝门口大步走去，然后回头看了看她，“你还是担心一下你自己的罪过吧。”

戈瓦尔离开时，她的手里还握着那把匕首。他关上门后，又听到屋里传来了凯莉娅的哭声，她在恳求他回来。但护卫队长对她的哭喊充耳不闻，毅然决然地从高塔上走了下来。

当凯莉娅召见她的侍女时，基娅拉连忙跑了过来，她确实很害怕，但却一点也不敢耽搁。狂风呼啸着从敞开的塔楼窗户灌了进来，

伴随着海浪拍打下方岩石的声音。凯莉娅正凝视着远方，微风拍打着她那身苍白的衣服，看上去就像一件裹在她身上的丧服。

“您……夫人，您要召见我？”老妇人在门口徘徊，双肩下垂，露出一副温顺服从的样子。她希望自己能给凯莉娅端上一盘香料咖啡或她最喜欢的蜜饯，以显出自己的诚意，好熄灭这个心烦意乱的女人内心狂暴的火焰。

“我们来说说你那个愚蠢的计划好吗，基娅拉？”凯莉娅的声音既空洞又可怕。她转过身来，脸上带着死亡的表情。

侍女的本能告诉她得提前逃离这个城堡，消失在卡拉市，找个交通工具赶快回到杰第主星。她可以去求哈克南男爵，说她给厄崔迪公爵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尽管只能算部分成功了吧。

但凯莉娅把她死死攥在了手心，就像一条会迷惑猎物的毒蛇。

“我……真的非常抱歉，夫人，”基娅拉深鞠了一躬，卑躬屈膝起来，“我为那些牺牲了的无辜者而哀悼。我们谁也没想到维克多和隆博会加入队伍。他们不应该——”

“住口！我不要你的借口。我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知道哪里出错了。”

基娅拉的嘴就好像安了闸门，一下子把后面的话都吞了回去。她感到一种更深层次的紧张，感觉到在这个房间里的两个人此时此刻是多么的孤独。要是卫兵们像她命令的那样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就好了，要是基娅拉在来这里之前能武装自己就好了。

很多事情都没有预料到。

“回想这些年来，基娅拉，我还记得你说过的很多话，那些阴险的建议。而这些话真正的含义我已经看清楚了，全都是对你不利的证据。”

“什么……您这是什么意思，我的夫人？长久以来我都是为您效劳——”

凯莉娅打断了她：“你是被派到这里来挑拨离间的，是不是？从我们相识的那天起，你就一直想让我和雷托反目。你在为谁工作？哈克南人吗？李芝家族吗？还是特莱拉人？”她那张毫无表情的脸上只剩下了凹陷的眼窝和伤痕累累的脸颊，“但不管你的主子是谁，结果都一样。雷托幸存下来了……可我儿子死了。”

她向老妇人走了一步，基娅拉拿出了她最饱含同情心的声音，当做一面盾牌：“您是因为太过悲伤了，所以才会想些可怕的事情，说些可怕的话，我亲爱的。这一切都只是一个可怕的错误。”

凯莉娅走了过来：“准备感恩吧，基娅拉。毕竟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把你当作朋友。毕竟维克多的死是快速的、毫无痛苦的且毫无准备的。为此，我也给你一个痛苦的死法。”

她猛地掏出斯旺恩·戈瓦尔那把决斗匕首。基娅拉赶忙向后躲去，抬起手来挡在面前，大喊道：“不要啊，我的夫人！”

但是凯莉娅没有丝毫的犹豫。她猛冲过去，刀尖深深地刺进了基娅拉的胸膛。然后她退了一步，又重复了一遍，确定她已经刺穿了这

个奸细的心脏。然后，她把匕首当啷一声扔在地板上，基娅拉像一堆破布那样倒在地上血流如注。

鲜血溅到了华丽得令人有些毛骨悚然的蓝黑曜石墙上，凯莉娅直起身子，看着自己模糊的倒影。她盯着看了很长时间，她不喜欢自己所看到的。

凯莉娅步履沉重地走到敞开的窗户前。刺骨的寒风让她的皮肤都麻木了，但她觉得自己全身都湿漉漉的，就像浸透了鲜血。她扶着窗台，凝视乌云密布的天空，向远处的地平线望去，卡拉丹的海面上现在很平静。在她身下，激起泡沫的浪花在悬崖底部咆哮着。

在她的记忆里，伊克斯地壳内那座了不起的钟乳石城总是熠熠发光的。而她也已经很久没有在大王宫的大厅里跳舞，顺便炫耀她最好的丝绸礼服了。她和她的哥哥以及皮尔鲁那对孪生兄弟站在一起，眺望着组装新型运航机的巨大洞穴。

像在祈祷那样，凯莉娅·维尔纽斯又让自己回想起了所有她读过看过的关于凯坦皇宫的景象，壮观的宫殿，阶梯状的花园，以及磬鸣的风筝。她曾多么渴望能生活在那个与自己地位相配的地方啊——她可是兰兹拉德里一个大家族的公主。但最终凯莉娅浪费了这一生，从未达到她想要的高度，见证她想要的奇迹。

最后，她的体内只剩下了一些黑暗的记忆，所以她爬上了窗台，展开翅膀飞向了天空……

人类绝不能屈服于动物。

——贝尼·杰瑟里特教义

尽管阿布鲁尔德在形式上保留了兰基维尔分区总督的头衔，至少是在名义上吧，但实际控制着这个星球和其经济的却是格洛苏·拉班。让父亲保留他的头衔让拉班觉得很有趣，因为这并不会威胁他这个真正掌权的人。

毕竟那个躲在悬崖边修道院里的老傻瓜能有什么作为呢？

拉班鄙视这个天空沉闷、寒冷气温的星球，更别提那些带着臭鱼味道的原始人了。他讨厌这里，但因为他在瓦拉赫九号星没有完成使命，所以男爵强迫他在这里待了几年。但他讨厌这个地方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父亲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拉班最终决定去检查一下他们几十年前藏在兰基维尔的那些香料。他喜欢定期检查仓库以确定它们是否安全。所有的储存记录现在都被抹去了，所有的证人也都消失了。已经没有证据能表明，男爵在厄拉科斯的早期任期内曾在兰基维尔藏匿了这么多的美琅脂。

这对拉班来说是一次远航，他离开轨道，降落在北部大陆上。他在那里的工业港口城市和鲸鱼毛皮加工厂待过两年。现在，他只带着十名士兵，从渔场征用了一艘船进入了北部海域。他的扫描仪和技术人员都知道到哪里去寻找那个人造冰山。拉班让他们干好他们的活，而他缩在自己狭小的船舱里，喝了太多的基拉那白兰地。当目标出现

后，他自然就会回到甲板上的，但除非迫不得已，否则现在他对空气中咸咸的雾气或是冻僵自己的手指并不感兴趣。

人造冰山一眼看上去很是逼真，就像其他漂浮在北极的冰山一样。小船抛锚后，拉班仗着高大的身材挤到了前面，然后登上了这个以聚合物为原材料的冰山，打开了隐藏的舱门，进入了中空的蓝色隧道。

他发现巨大的仓库里竟然空空如也。

拉班发出的狂怒吼声在冰冷的隧道中回响着：“这是谁干的？”

后来，小船一路咆哮着向南方驶去，把那座假冰山抛在了身后。拉班站在船头，怒火冲天，也不在乎潮湿和寒冷了。小船冲进了遍布岩石的峡湾，然后哈克南士兵一窝蜂地闯进了一个可怜的当地小渔村。这些定居点现在看起来比拉班记忆中的似乎要好得多：房屋是崭新的，设备锃亮，设施齐全。渔船、渔具以及仓库都很现代化，而且保养得很好，一看就是来自外部世界的进口货。

士兵们毫不犹豫地抓走了村民，轮番地拷问起来，直到同样的答案一再出现为止。甚至在拉班从那些血淋淋的嘴唇和破碎的牙齿中听到这个名字之前，就已经开始怀疑了。

阿布鲁尔德。

他似乎早就知道了。

维利塔斯是一座建在悬崖之上的城市，此时正值寒冬。僧侣们使用来自深山的泉水加强了寺院的结构，同时也可以增加美感。

阿布鲁尔德那颗伤痕累累的心总算恢复得差不多了。他穿着一件暖和的长袍，戴着厚厚的手套，手拿一根软管龙头，把闪闪发光的水汽喷到了洞口的边缘。

他呼出的哈气就像是一团冰雾，他的脸颊也被冻得快要裂开了。但他仍在微笑着喷水，在已经冻成了棱柱状的冰上又盖了一层。冰块做成的街垒就这样慢慢地垒起来了，像一道帘子似的遮住了他们悬在半空的岩洞。这道半透明的乳白色屏障就像一个圆顶，在阳光下反射着光芒，同时挡住了彻骨的寒风。洞窟外和峭壁上的报时钟和风向标都在叮叮当当地响着，仿佛是一曲动人的音乐。

阿布鲁尔德切断了水源，把水龙头拉了回去，僧侣们马上拿着一堆彩色碎玻璃跑了过去，他们把这些彩色碎玻璃放在了冰冷的水中，立即呈现出万花筒般的绚丽色彩。然后他们后退了一步，阿布鲁尔德再次往上面喷了一些水，就喷在这些彩色的玻璃碎片上。当这些水逐渐结冰之后，这座悬崖下的城市便又多了一道绚烂的彩虹。

在这道冰障又扩大了半米后，维利塔斯修道院的院长敲响了锣声，叫停了大家手头的工作。阿布鲁尔德关上了水龙头，坐了下来，他虽然累得够呛，但很是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自豪。

他脱下厚厚的手套，啪啪地拍着棉袄上的冰屑。他又解开了身上厚重的长袍，散走身上的热气，然后便走进一个有强化玻璃窗户的移动餐厅。

几名僧侣送来了食物，埃米也端着一大碗热汤走到了他的面前。阿布鲁尔德拍了拍他旁边的长椅，示意他的妻子坐下来和丈夫一起吃午饭。这汤做得真不错。

突然，透过餐厅的围墙，他看到那道冰幕被激光枪射出的火焰击了个粉碎。碎冰块嘎吱嘎吱地落到了岩洞地板上，然后顺着悬崖掉了下去。在又一轮武器射击后，一架哈克南攻击飞船出现在了悬架前，它盘旋着，武器仍在冒烟，原来刚才它是在清除空间以便能飞到岩架下。

僧侣们大叫着四散奔逃。一个人碰掉了一根水管，淡水喷涌而出，洒在冰冷的石头地面上。

一种似曾相识的可怕感觉让阿布鲁尔德感到一阵恶心。他和埃米来到维利塔斯，就是想悄悄地过上平静的生活。他们不愿与外界接触，尤其是与哈克南家族的人。尤其是他们的大儿子。

攻击飞船擦着岩石的底部向前滑行，然后着陆了。舱门嘶嘶地打开，格洛苏·拉班是第一个从里面出来的人，簇拥着他的士兵个个全副武装——尽管在维利塔斯，没有任何一名僧侣会诉诸暴力，他们甚至不懂什么叫自我保护。拉班的手里攥着他那根墨藤鞭子。

“我父亲在哪儿？”他一边问，一边领着他的手下朝餐厅走去。他的声音听起来像两块巨石碰撞在了一起。这些闯入者一把扯开了那

扇薄薄的玻璃门，冷风一下子吹了进来。

阿布鲁尔德站了起来，埃米想要拦着他，却不小心把那碗热汤打翻了。盛汤的碗掉在光滑的地板上摔得粉碎。溢出的肉汤散发出的热气飘散到了寒冷的空气中。

“我在这里，儿子，”阿布鲁尔德说道，挺直了腰板，“你没有必要破坏这里的东西。”他的嘴唇因为恐惧而有些发干，喉咙也阵阵发紧。僧侣们纷纷向后退去，而他很高兴这些人没有试图站出来，因为他那恶魔般的儿子——格洛苏·拉班——对于向无辜者开火从来都不会犹豫。

那个身材魁梧的男人转过身来，好像他的腰上安了个滚珠轴承似的，两道浓眉也皱了起来，变得好像一个遮光罩，遮住了他的脸。他紧握着拳头，大步冲了过来。“香料储备——你都对它们做了什么？我拷问了那个渔村的人，”他的眼中一片亢奋，“每个人都招出了你的名字。然后我们又拷问了一些人，只是为了确认一下。”

阿布鲁尔德向前走了几步，把埃米和其他僧侣挡在身后。他灰金色的头发垂在耳朵上，上面满是汗水：“我用那些储备帮助兰基维尔的人民了。毕竟你伤害了他们，这是你欠他们的。”其实他早就打算为今天这个场面做一些准备，建立一个有效的被动防御机制，抵挡哈克南人的怒火。他原本希望拉班在僧侣们做好准备之前不会注意到香料丢了，毕竟他还没来得及做好准备。

埃米匆匆走了过来，脸涨得通红，她把乌黑的直发向后一甩：“住手！离你父亲远点。”

拉班甚至没有转过头来，也没有把视线从阿布鲁尔德的眼睛上移开。相反，他挥起一只肌肉发达的手臂，猛地击中了母亲的脸。埃米踉踉跄跄地后退了几步，捏着鼻子，鲜血从手指间流淌到了脸颊上。

“你竟敢打你妈妈！”

“我爱打谁就打谁。你似乎不清楚这里谁说了算。你也不清楚你是个多么可悲的弱者。”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一种人呢？我真为你感到耻辱。”阿布鲁尔德厌恶地朝地上啐了一口。

拉班根本不为所动：“你到底对我们的香料储备做了什么？你把它们弄到哪儿去了？”

阿布鲁尔德的眼中喷射着怒火：“终于有一次，哈克南家族的脏钱做了一些好事，你永远也找不回那些香料了。”

拉班像条毒蛇一样，一把抓住了阿布鲁尔德的长手指，把它拽了过来。“我不会和你浪费时间的。”他说道，声音低沉而充满威胁，然后便狠狠扭了一下，折断了阿布鲁尔德的食指，就像折断一根干燥的木柴一样。接着又折断了他的拇指。

阿布鲁尔德痛得晕头转向。埃米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大声尖叫着。血继续顺着她的嘴和下巴流下来。

“你把香料弄哪儿去了？”拉班迅速而有效地折断了他父亲另一只手上的两根手指。

阿布鲁尔德看着他的儿子，目光坚定，然后强忍住手上的剧痛，说道：“我通过几十个中间人把所有的钱都分发了出去。我们把钱都花在兰基维尔上了。我们造了新建筑，买了新设备，从外部世界的商人那里购买了食品和医疗用品。还把我们的一些人送到了其他更好的星球。”

拉班怀疑地问道：“这么说你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他的疑心也很正常，毕竟他们藏在这里的香料多得足够资助几场大规模战争了。

阿布鲁尔德放声大笑起来，声音听上去都有点歇斯底里了：“这里花一千个宇宙索，那里再花一千个，就这么没了。”

拉班这才变得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因为他清楚，他的父亲肯定是这么干了。如果是这样，那么哈克南家族的那些香料储备就真的没有了。而且拉班再也找不回它们了。哦，他可能会时不时地从村民那里挤出一些钱来偿还，但永远也无法收回他们失去的全部香料。

狂怒的火焰在拉班大脑中的每一条血管里燃烧起来。“我要为此而杀了你。”他的声音无比的冷酷。

阿布鲁尔德凝视着他的儿子——那是一张完全陌生、充满仇恨的脸。尽管拉班做了那么多坏事，那么堕落和邪恶，但在阿布鲁尔德心中，仍然记得他还只是个顽皮男孩时的样子，仍然记得他还是个婴儿时，埃米抱着他时的样子。

“你不会这么做的，”阿布鲁尔德的声音比他想象中的更有力，“不管你有多邪恶，也不管男爵教了你多少扭曲的东西，你都不会做

出这样令人发指的行为。因为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是人——不是野兽。”

这让拉班最后一次疯狂地失控了。他伸出双手死死扼住父亲的喉咙。埃米尖叫着扑向他们精神错乱的儿子，但在拉班面前她力气小得就像一片被风吹落的树叶。拉班用他那双粗壮的手使劲地掐了又掐。

阿布鲁尔德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他伸出断了的手指还击。

拉班的厚嘴唇上翘，露出了微笑。他狠命地掐住阿布鲁尔德的喉咙，然后扭断了他的脖子。拉班厌恶地皱着眉头，松开手，让父亲的尸体一下子倒在了岩石地板上，僧侣们和他的母亲都惊得屏住了呼吸，然后大声尖叫起来。

“从现在起，你们可以管我叫野兽了。”拉班对自己选的这个新名号很是满意，然后大手一挥，带着手下大摇大摆回到飞船上。

避免死亡和“活着”不一样。

——贝尼·杰瑟里特如是说

即使是卡拉丹城堡里最沉闷的房间，也比医务室好得多。雷托已经搬进了装饰华丽的保卢斯套房。尽管这里曾有一些不好的回忆，但改变地点是为了帮助他恢复元气。

但雷托觉得每天似乎都是一样的灰暗、无尽和无望。

“已经收到成千上万条信息了，我的公爵。”尽管杰西卡一直因为雷托而心痛不已，但她仍故作欢颜地说道。她在自己的声音中加入了一些操纵的技巧。她边说边指着旁边桌子上的卡片、信件和信息矩阵。一束束芬芳的鲜花也装点着房间，对抗着药品的难闻气味。还有些孩子为他们的公爵画的画。“你的人民在和你一起悲伤。”

雷托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他只是死死盯着前方，灰色的眼睛里毫无光泽。他的前额现在贴着一块白色的新皮，这是他第二次用这块新皮来修复疤痕了。他的一只肩膀和双腿上也被装上了快速接合器，一只胳膊上悬着静脉注射管。杰西卡的话他似乎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在医院里，被烧得血肉模糊的隆博仍然待在生命维持舱里。王子还活着，尽管他还不如直接死去。以这种生存方式比死亡更可怕

至少维克多安息了。凯莉娅也是。他现在对她只有怜悯，对她的堕落感到厌恶。

雷托把头稍稍转向杰西卡的方向。他的脸上流露出极度的悲伤：“医护人员按照我的命令做了吗？你确认了吗？”在雷托的严格命令下，他儿子的尸体被放置在停尸房的浮空冷冻箱中。这是他每天都要问一遍的问题：他好像总忘了答案。

“是的，公爵——已经办妥了。”杰西卡拿起人们寄来的一个写着祝福语的包裹，试图让他从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这个包裹是一位东部大陆的寡妇寄来的，她在上面写道，她的丈夫是您麾下的一名公务员。仔细看看全息照片的话——能看到她手里拿着一块你送给她的牌匾，以纪念她的丈夫这一生为厄崔迪家族所作过的贡献。现在她年幼的儿子们都渴望着为你工作呢。”杰西卡抚摸他的肩膀，然后摸了摸感应器，关掉了全息照片，“所有的人都希望你能尽快康复。”

在外面，在通往卡拉丹城堡的陡峭小路上，人民都聚集在那里，在整个走道上放满了蜡烛和鲜花。他的窗下也堆着小山一般的花海，海风吹来了醉人的芳香。人们在他能听到的地方唱歌，有些人还弹起了竖琴和巴厘琴。

杰西卡希望雷托能出去面对这些善良的人民。她想要他坐在院子里那把高高的公爵椅上，聆听人们的愿望、抱怨以及赞颂。她还想要他按照老公爵教他的那样，穿上公爵制服，因为这会让他看起来比任何人都要高大。雷托现在需要分散自己足够多的注意力，这样才能让生活继续下去，也许这么一天天下去，他那颗破碎的心终会痊愈。毕竟这事关他的领导力。

毕竟他的人民需要他。

此时窗外传来一声尖啸，杰西卡抬头看去，原来是一只巨大的海鹰，正在扑打着微红的翅膀，一根绳索在它的爪子上晃来晃去。原来窗户下面站着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他的手里握着那根绳索，满怀希望地看着城堡的小窗户。杰西卡以前看见过雷托和这个年轻人谈话，他是公爵结交的一个村民。现在那只海鹰又掠过雷托的房间，不时朝里面窥视，好像它是楼下所有关心公爵的人的眼睛。

公爵再次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之中，杰西卡深情地凝视着他。*我不能保护你不受这个世界的伤害，雷托。*她总是惊叹于他那坚强的性格，但现在她却担心起他脆弱的精神了。雷托·厄崔迪公爵虽然仍保持着固执和冷静，却失去了活下去的意愿。这个她曾无比崇拜的男人的心实际上已经死了，尽管他的身体正在痊愈。

她不忍心就这么放弃他，任凭让他死去——这不仅是因为她从贝尼·杰瑟里特那里得到了必须怀上他女儿的命令，更是因为她渴望看到雷托重新变得完整和快乐。她默默地发誓要为他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她低声用贝尼·杰瑟里特的方式祈祷着：“伟大的母亲，请守护那些有价值的人。”

在后来的日子里，她经常坐在雷托身边和他谈天。他却只是沉默着，迟缓地做出一些回应，渐渐地，他的情绪开始好转了。公爵那张细长而英俊的脸上又恢复了血色。他回应杰西卡的声音也越来越大，话也变多了。

不过，他的心依旧是死的。他得知了凯莉娅的背叛，得知了她的侍女最终被杀，以及那个他曾经爱过的女人从高高的塔楼上跳楼自尽。但他对凯莉娅没有愤怒，没有任何报复的想法……只有一种厌恶的悲伤。生命和激情的火花从他的眼睛里消失了。

但是杰西卡不会放弃，她也不会让他放弃。

她在他窗外的阳台上放了一个喂鸟器，雷托以前经常在阳台上观察鹪鹩、岩雀和鸣鸟。他甚至给一些反复到这里来的鸟儿起了名字，对于一个没有受过良好训练的人来说，公爵区分相似生物的能力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到一个月后的一日清晨，雷托忽然对杰西卡说：“我想见维克多。”他的声音听起来怪怪的，低沉但充满感情。“我想我现在可以面对了。请带我去见他吧。”

杰西卡看着他的眼睛，从他那灰蒙蒙的眼睛里，她看出了他的决心。

杰西卡摸了摸他的胳膊，说道：“他……他的样子可要比隆博糟多了。你没必要去看的，雷托。”

“我要去，杰西卡……是的，我要去。”

在地下室里，男孩那破碎不堪的尸体被保存在了低温冷冻箱里，看上去非常安详。也许是因为和隆博不同，维克多现在再也感觉不到任何痛苦了。

雷托打开了大门，在冰冷的寒气中摸索着，浑身颤抖不已。他把自己的右手放在男孩被裹起来的身子上。他对自己已经逝去的儿子说了很多话，但没人能听见，因为他说不出一个字来，他的嘴唇几乎没动。

杰西卡明白雷托为何如此悲伤。因为他和维克多再也不能在一起了。他永远没有机会成为值得那个男孩敬仰的父亲了。

她将手放在雷托的肩膀上，想要安慰他。她的心跳越来越快，她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使用了贝尼·杰瑟里特的一些技巧。然而，她没有成功，在她心灵深处，在她心灵的最深处，她听到一些低语，感到了一阵骚动。那是什么？这不可能是其他记忆的回声，因为她现在还不是一位圣母。但她能感觉到古代的姐妹们正在为某个严重的问题而烦恼，这已经超出了正常的界限。*我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现在我都明白了，”雷托忽然开口道，整个人似乎都进入了一种恍惚状态，“毫无疑问，厄崔迪家族被诅咒了……从阿伽门农时代开始就被诅咒了。”

当她把不愿离开的雷托从停尸间拖出来时，杰西卡知道自己必须要安抚住他，告诉他这话不对。她想提醒这位公爵，他的家族以前曾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而他本人在整个帝国中是多么受人尊敬。

但这话杰西卡就是说不出口。她认识隆博、维克多和凯莉娅。她也觉得雷托的断言似乎无可辩驳。

我们永远是人，永远要肩负作为人的全部责任。

——雷托·厄崔迪公爵

狂风骤雨吹打在雷托房间的窗户上，使得他一时思绪万千。倾盆大雨泼洒在了城堡的石墙上，狂风也呼啸着穿过密封性不怎么好的窗框。这场暴风雨简直是在呼应他的心情。

雷托独自坐在套间里的一张高大的椅子上，浑身发抖，整个世界似乎要把他压垮了。他闭上眼睛，想象着维克多的脸，男孩那乌黑的头发和眉毛，永不满足的好奇心，灵动而快乐的笑声……他死时穿着的儿童尺寸的公爵夹克和那个超大的肩章。

雷托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他凝视着房间里的阴影。为什么我没能救下我的儿子？

他低下头，开始大声和幽灵交谈起来：“如果现在有人能让我再为维克多做哪怕一丁点事，我愿意把厄崔迪家族所有的财产都给他。”他的悲伤几乎就要压倒他了。

这时忽然传来了一阵砰砰的敲门声，声音非常大也非常沉重，他知道这一定是杜菲·哈瓦特。雷托慢慢地起身，身上既疼又没有什么力气。他的眼睛现在也是红肿刺痛，在其他任何时候，他都可以有足够的涵养起身去迎接他的刺客大师……但现在不行了，尤其是在这个深夜。

哈瓦特打开了门。“公爵，”他边说边穿过房间，递过来一个银色的信息筒，“这是一份刚刚送到太空港的文件。”

“更多的哀悼信？我以为我们已经收到了兰兹拉德里所有家族的来信了，”雷托的视线无法集中，“我敢说这不是什么好消息吧？”

“不是，公爵，”哈瓦特那张坚忍的脸现在面沉似水，“这是贝尼·特莱拉寄来的信。”说完他把圆筒放在了雷托颤抖的手心里。

雷托皱着眉头打开了封条，盯着眼前这条简短的信息看了起来，信息堪称简单得令人厌恶，但包含的承诺却令人畏惧。雷托听说过这种可能性，听说过特莱拉人这种肮脏的技术，任何有道德感的人都会感到厌恶的。不过要是真的就太好了。一直以来他就没有考虑过特莱拉人——但现在，这些可恶的侏儒们直接提出了他们的提议。

哈瓦特在一旁等待着，准备为他的公爵效劳，但几乎无法掩饰他的恐惧。

“杜菲……他们提出要为维克多培育一个死灵，通过他的细胞让他起死回生，这样……这样他就能复活了。”

现在就连这位门泰特也无法掩饰他的惊讶之情了：“我的主人啊！您不能这么——”

“特莱拉人可以做到的，杜菲。我可以让我的儿子回来的。”

“可代价是什么呢？他们有说出价格吗？他们在这方面的名声可不好啊，大人，您好好想想吧。就是这些邪恶的人摧毁了伊克斯。就

是他们在没收审判期间威胁要杀死你。他们可是毫不掩饰对厄崔迪家族的仇恨啊。”

雷托盯着消息圆筒，说道：“那是因为他们觉得是我在运航机内向他们的飞船开的火。现在，多亏了贝尼·杰瑟里特，我们知道了真正的行凶者是谁。我们可以告诉特莱拉人，告诉他们哈克南家族和他们隐形攻击船的事——”

门泰特整个人都僵住了：“大人，可贝尼·杰瑟里特拒绝给我们证据啊。没有证据，特莱拉人是不会相信你的。”

雷托的声音听起来又小又绝望：“但维克多没有别的机会了。只要涉及我儿子，我愿意和任何人打交道，付出任何代价。”他太渴望能再次听到那孩子的声音、看到他的笑容和触摸他的那双小手了。

“我必须提醒您，虽然一个死灵在各方面都是和本体一模一样的复制品，但这个新生的孩子不会有维克多的记忆，也不会有他的性格。”

“即便如此，不是也比只剩下回忆和一具尸体更好吗？这一次，我要让他成为我合法的继承人。”

一想到这，他就感到无比的悲哀。一个维克多的死灵会正常成长吗？或者他会因为自己是个死灵而自暴自弃吗？如果贝尼·特莱拉——能如此熟练地创造出变态门泰特来——那他们会不会对男孩的基因做什么手脚呢？然后通过这个公爵最爱的人来攻击他。

但雷托现在甘愿冒着被诅咒的危险做任何事……只要是为了维克多。面对这个决定，他感到既无助又别无选择。

哈瓦特的声音因为紧张而沙哑起来：“我的主人，作为您的门泰特——也作为您的朋友——我希望您不要采取这种轻率的举动。这明显是一个陷阱。你知道的，特莱拉人是打算用他们那张邪恶的网把你给缠住。”

雷托强忍着身体上的疼痛，起身向这位老刺客大师走了过去。哈瓦特发现公爵那红肿的眼睛里露出了疯狂的怒火，便往后退了几步。公爵似乎容不下任何的反对意见了。

“杜菲，我只能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他深吸了一口气，绝望像火焰一样在他的血液里燃烧着，“去和特莱拉人接触。告诉他们我希望……”他几乎说不出话来。“……我希望知道他们的条件是什么。”他脸上浮现出的那丝淡淡的微笑让哈瓦特不禁打了个寒战，“想想看吧，杜菲。我又要见到我的儿子了！”

老战士把一只粗壮有力的手放在雷托的肩上，说道：“您先休息吧，公爵，想一想这个提议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贝尼·特莱拉这样的人身上啊。想象一下成本吧。他们会要求什么作为回报呢？我反对这样做。这事断然不可为啊。”

雷托却依然不为所动，他突然大喊起来：“我才是厄崔迪公爵。我自己决定什么可为。”

支离破碎的生活给他带来了无穷的痛苦，他的思维终于变得混乱，无法正常思考了。他的眼窝深陷，声嘶力竭地喊道：“我们现在说的是我的儿子——我那个死去的儿子！——我命令你照我说的去做。给我去向特莱拉提出请求。”

邓肯·艾达荷的回归应该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但是天空帆船的悲剧给整个卡拉丹蒙上了一层悲伤的阴影。

在卡拉市太空港，一个全新的邓肯下了飞船，深深地吸了一口咸咸的空气。他目光如炬，热切地四下张望着。前面站着一队仪仗队，站在最前面的是杜菲·哈瓦特，他穿着一件布满了勋章的黑色制服，一套考究的外交场合才会穿的制服。场面真大啊！穿红色制服的工作人员走到了斜坡前的大门口，开始引导乘客出来。

哈瓦特站在坡道边上，几乎认不出面前的邓肯了。邓肯那一头黑色的卷发现在变得又粗又密，原本光滑的皮肤也变得红润而黝黑。这个年轻人的肌肉可是比以前要发达多了，他的动作优雅，谨慎中透露着自信。他骄傲地穿着吉奈斯卡其裤，戴着红色大手帕，老公爵的那把宝剑就挂在他的腰间，虽然有些磨损了，但磨得更加锋利了。

“杜菲·哈瓦特，你一点都没变啊，你这个老家伙！”邓肯急忙上前握住了门泰特战士的手。

“你可是变了很多啊，年轻的艾达荷。或者我该叫你艾达荷剑术大师？我还记得当年那个自己只身来找保卢斯公爵的街头小子。我觉得你好像比我高一点。”

“也更聪明一些，我觉得。”

门泰特对着邓肯鞠了一躬道：“恐怕这里发生的事情迫使我们推迟了为你举行的欢迎仪式。让我的人陪你回城堡吧。现在的雷托看到你一定会很高兴的。维特中士，请你护送邓肯去见公爵好吗？”

哈瓦特从剑术大师身边走了过去，登上斜坡，走向穿梭机，准备前往轨道上的运航机。看着年轻人那困惑的表情，哈瓦特意识到邓肯对这场悲剧至今仍是一无所知。他也从来没有见过雷托的儿子，他只是通过书信才知道维克多的。

然后，门泰特用最凄凉的语气对邓肯说道：“维特中士会向你解释一切的。”

那个留着栗色山羊胡、身强力壮的中士点了点头：“而这恐怕是我讲过的最悲伤的故事了。”哈瓦特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就带着公爵送给特莱拉大师的文件登上了穿梭机。

门泰特让自己的舌头沿着口腔内侧滑动起来，最后找到了一个小小的被植入口腔的注射器。现在他每吃一口食物，这个装置就会释放出一种微量但强大的抗菌剂、抗毒素和抗生素喷雾。他这可是奉命与特莱拉人面对面地交锋啊，即使是他这种精通暗杀术的人也无法想象那些可憎的人会使用什么样的病菌和毒药来对付他。

尽管有着公爵的严格指示，但哈瓦特仍决心不让他们拥有这种形势。他强烈反对雷托这个不顾一切的、不明智的决定，但他肯定会尽最大努力为自己的公爵效力。

在卡拉丹城堡地牢的监禁力场后面，戈瓦尔凝视着黑暗，回想着过往的时光，回想着别的地方。他只穿了一件薄薄的囚服，在潮湿的空气中瑟瑟发抖着。

他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个境地的呢？他一直在努力提升自己，他也曾向公爵宣誓效忠，他也非常爱维克多……

他坐在自己的小床上，手里握着注射器，拇指在冰凉的手柄表面摩擦着。那个带着伤疤的走私犯哥尼·哈莱克偷偷把它给了他，给这个背负了奇耻大辱的卫队长提供了一条解脱的捷径。戈瓦尔随时都可以往他的血管里注射毒药。前提是他有足够的勇气……或是懦弱就好了。

在他的脑海里，过往的岁月仿佛被激光束割去一样消失了。戈瓦尔记得自己是在卡拉湾的贫民区中长大的，他靠在渔船上当船员为母亲和两个妹妹赚钱，他甚至连自己的父亲都不认识。在他十三岁时，戈瓦尔在卡拉丹城堡里找到了一份厨师助理的工作，专门负责打扫炉子和储藏室、拖地板以及擦洗炉膛壁上面的油脂。厨师对他很严厉，但心地善良，一直在帮助这个年轻人。

在老公爵去世后不久，戈瓦尔年满十六岁时，他开始在卫队中接受训练，并逐级晋升，最终成为了雷托公爵最信任的人之一。他和雷托年龄相差其实也不到几个月……他们走的是不同的路，却都爱上了同一个女人：凯莉娅·维尔纽斯。

而凯莉娅在她跳楼自杀前就已经把他们俩都毁了。

在杜菲·哈瓦特对他进行的深入审问中，戈瓦尔没有给自己任何借口。他招认了一切，甚至说了很多其他的罪行，只为加重自己的罪责。他内疚地捶打自己的胸口，希望这能帮他熬过这无比痛苦的时刻……或最终杀了自己。毕竟正是由于他的愚蠢，凯莉娅才偷到了他的军械库钥匙，最终让基娅拉弄来了炸药。但他从来没有密谋杀害公爵，因为他爱公爵，直到现在仍然爱他。

也就是这时，哥尼·哈莱克给他送来了毒药，并且冰冷地对他说道："这是唯一的路，荣誉之路。"说完他就把注射器丢在了戈瓦尔的牢房里，转身离开了。

戈瓦尔用手指抚摸着致命的针管。他随时可以用它刺破手指，结束他已经毁掉了的生命。他深吸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他尝到了泪水的咸味。

"斯旺恩，等一下。"天花板上的荧光条忽然变得明亮起来。他连忙睁开眼睛，又看到了尖利的针头。他的手止不住地颤抖。于是他慢慢地，把头转向那个声音的方向。

监禁力场渐渐消失了，雷托·厄崔迪公爵走上前来，哈莱克紧跟在他的身后，神情不安。戈瓦尔僵住了，他把注射器举在胸前。他的公爵——至今还缠着绷带，伤势严重，几乎没有恢复——这个景象几乎当场杀了他。戈瓦尔无助地坐在那里，准备接受雷托给他的任何惩罚。

可公爵做了一件他能想到的最可怕的事。他把注射器拿走了。

“斯旺恩·戈瓦尔，你真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人，”雷托低声说道，仿佛自己的灵魂也被吞没了，“你爱我的儿子，发誓要保护他，可是你却害死了维克多。你爱凯莉娅，正如你声称爱我一样，却最终把我和我的侍妾都出卖了。现在凯莉娅死了，你再也不能指望重获我的信任了。”

“我也不配获得你的信任了。”戈瓦尔看向雷托那灰色的眼睛，感受到了其中那仿佛来自地狱深处的巨大痛苦。

“哥尼想处死你——但我不会允许的。”雷托继续说道，每句话都像是对戈瓦尔的一记重拳，“斯旺恩·戈瓦尔，我判你活下去……承受你所做的一切。”

戈瓦尔愣住了，好长一段时间说不出话来。然后便泪如泉涌：“不要啊，我的公爵。求您了，不要啊。”

哥尼·哈莱克凶狠地瞪着戈瓦尔，雷托继续说道：“斯旺恩，我不相信你会再次背叛厄崔迪家族的——但你在卡拉丹城堡的生活结束了。我要把你放逐。你什么也不能带走，只有你的罪孽。”

哈莱克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不过，大人！您不能让这个叛徒活着，他犯了这么重的罪！这就是正义吗？”

雷托冷冷地瞪了他一眼：“哥尼，这正是最纯粹的正义……总有一天我的子民会认识到，没有比这更合适的惩罚了。”

完全被击垮了的戈瓦尔倒在了冰冷的墙上。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声音低沉地呢喃道：“大人，总有一天他们会称呼您为‘公正的雷托’的。”

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另一个人心中的一切秘密。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我们都是变脸者。

——《特莱拉人秘密手册》

在名为塔利姆的太阳的照耀下，贝尼·特莱拉把他们的世界封闭了起来，只有那些他们允许的外来者代表才能降落在特定的隔离区域，这些区域已经被他们用某种圣物清理干净了。而在杜菲·哈瓦特离开后，特莱拉人也会给他接触过的每一个地方消毒。

班达隆是一座距离太空港五十公里的大城市，建在一片没有公路和铁路的平原上。穿梭机开始从红色的天空中降落下来了，哈瓦特死死盯着身下这座巨大的城市，猜测班达隆至少有数百万人口。但是作为一名门泰特，一个外来者，永远不可能去到那里的。他被安排到太空港一个特批的建筑里去处理他的事务。然后就得立即返回卡拉丹。

除了哈瓦特，穿梭机上还有十多名乘客，其中一半是特莱拉人，而其他的似乎都是些商人，他们是来购买生化制品的，比如新的眼睛、健康的器官、变态门泰特等等，甚至是哈瓦特奉命购买的死灵。

当他刚刚走到月台上时，一个灰色皮肤的男人急匆匆地拦住了他：“杜菲·哈瓦特，厄崔迪家族的门泰特吗？”这个侏儒微笑着，露出一排尖利的牙齿，“我叫威克。请这边走。”

这个威克没有和哈瓦特握手，也没等对方回答，就直接领着哈瓦特走下了一条螺旋通道，进入了地下水道，在那里他们登上了一艘自

动驾驶的小船。他们站在甲板上，抓着扶手，看着小船在泥泞的水面上飞驰，在身后留下了一条相当明显的尾迹。

等到他登岸之后，哈瓦特猫着腰，跟着这位向导进入了太空港周边建筑某个破旧的大厅里。三个特莱拉人正站在那里交谈，其他的人在大厅里来回走动。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女人。

一台自动运输机——很可能是伊克斯的技术？——叮当作响地滑过磨损严重的地板，在威克面前停了下来。这名特莱拉男子从上面的托盘里取出一个金属圆筒，递给了门泰特："这是您的房间钥匙。你不能离开旅馆。"哈瓦特注意到圆筒上有着一些他不认识的象形文字，还有一个加拉赫数字。

"一个小时后，大师会到这里来见你。"威克指了指远处的一个通道，通道尽头可以看到一排桌子，"如果你没有来参加会议，我们将派猎手去找你。"

哈瓦特僵硬而笔直地站在那里，自豪地亮出他的厄崔迪徽章："我会准时出席的。"

他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凹陷的破床，上面铺着脏兮兮的床单，窗台上还有虫屎。杜菲用一个手持设备扫描了整个房间，但是没有发现窃听器——当然这可能仅仅意味着窃听器太过微小以至于他的扫描器无法探测到，或者技术太过先进。

他提前十分钟就抵达了会议地点，发现这里原来是个餐厅，而且比他的那个房间还要脏：布满污渍的桌布，脏兮兮的餐具，油腻的玻

璃杯。四周的人都在用他听不懂的语言交谈着。就好像这里的每一个细节都被设计成让游客感到他们不受欢迎，希望他们尽快离开似的。

而哈瓦特本就打算尽快离开。

威克从一个柜台后面走了出来，然后领着他走到一扇宽大的强化玻璃窗前，那里有一张小桌子。另一个身材矮小的特莱拉人已经坐在那里了，正在用勺子把某种浓稠的汤舀进嘴里。他的身上穿着一件红色夹克，下面是黑色裤子和凉鞋，他抬起头来，连下巴上粘着的食物都懒得擦。

“扎夫大师，”威克介绍道，然后指着小桌子对面的一把椅子，“这位是杜菲·哈瓦特，厄崔迪家族的代表。前来回复我们的建议。”

哈瓦特抬起手来，拂去椅子上的面包屑，然后坐在这张桌子旁，这桌子对于他这种身材的人来说确实太小了。但他压住了自己，没有做什么表示。

扎夫这时开口道：“你是来自外星的特殊客人，所以我们给你准备了美味的浓汤。”

一个沉默的奴隶端着盖碗走了过来，用勺子把汤舀进碗里。另一名奴隶则把里面血淋淋的肉片盛到两个人面前的盘子里。哈瓦特都不愿费心去看看这到底是些什么肉。

小心谨慎的哈瓦特一直在环顾四周，没有发现毒物探测器的踪迹。但他也用不着那些：“考虑到公爵托我带来的信息，我其实并不特别饿。”

扎夫大师用他那双有力的小手，撕下了一块生肉来塞进嘴里。他吃饭的声音非常粗鲁，就像在故意冒犯哈瓦特似的。

扎夫用袖子擦了擦嘴巴，然后用他那双闪闪发光的黑眼睛狠狠瞪着对面高大的门泰特。“在这种谈判中，一起吃饭是传统。”说着他把自己的盘子和汤碗与哈瓦特的交换了过来，然后继续吃起来。“吃，快吃吧！”

出于礼貌，哈瓦特只得用刀切下一小块肉，轻轻放进了嘴里，每咬一口肉，他都感觉到嘴里植入的喷雾注射器在发挥作用。他吃力地咽了口唾沫。

“换盘子也是我们的一个古老传统，”扎夫继续介绍道，“这是我们检查饭里是否有毒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你——作为客人——应该主动要吃，而不是我来劝你。”

“我会记住这一点的，”哈瓦特回应道，然后继续他的使命，“最近，我们收到了来自特莱拉的一份提议，希望能为我们公爵的儿子培育一具死灵，众所周知他不久前死于一场可怕的事故。”说着，哈瓦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份折叠好的文件，递给桌子对面的人，文件马上就沾上了油脂和血迹：“厄崔迪公爵要我问一下您有什么条件。”

扎夫接过文件，只看了一半就把它放在一边，然后继续吃肉。这顿饭他仿佛吃了一年似的，最后往肚子灌了一杯子不知是什么的混浊液体，把这些肉送了下去。他一把抓起厄崔迪家族的文件，站了起来：“既然你们感兴趣，我们就会商量出一个我们认为可以接受的价格。现在回你的房间待着去吧，杜菲·哈瓦特，等我们的答复。”

他倾身向前，哈瓦特发现他的眼中隐藏着一团针对厄崔迪家族的怒火：“我们的服务可不便宜。”

作为人类，我们倾向于对我们的宇宙提出很多无意义的要求和无意义的问题。然后我们便会在与所提问题几乎或完全没有关系的参考框架内发展出一门专业的知识来。

——禅逊尼观点

这是一个难得轻松的下午，威灵顿·岳医生在他那所华丽庄园的天井里晒太阳，脑子里却一直在想各种神经模式和电路图。头顶上，被改造成了实验室的人造卫星克罗娜正在低空轨道上滑行，她就像一颗明亮的天空宝石，每天两次划过天空。

八年过去了，岳几乎忘记了他给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看病的那段不愉快的经历。在这八年里，这位苏克医生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他自己的研究远比男爵的疾病要有意思得多。

岳从男爵那里赚来了大笔的钱，他把这些资金都投资在了他位于李芝新庄园周围的实验设施上了，并在半机械人的开发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一旦他解决了生物神经／电子受体的问题，更大的进展就会很快接二连三地出现了。这是一种全新的技术，全新的科技，以及——李芝人会很高兴看到的——全新的商业机会。

艾因·卡利玛尔总理已经开始从半机械人产业里中赚取可观的利润了，他一直在悄悄地贩卖岳医生发明的仿生四肢、手、脚、耳朵，甚至是光学传感器眼睛。而这正是不断衰落的李芝经济所需要的一剂猛药。

心存感激的总理在美丽的曼哈半岛给这位医生建了一幢富丽堂皇的别墅，附带了一片广阔的土地，还送了他一大批仆人。岳的妻子瓦娜很喜欢这座别墅，尤其是别墅里的图书馆和冥想池，而医生自己则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研究设施里。

抿了一口甜美的花茶后，这位留着胡子的医生发现一架白金相间的扑翼机降落在了水边宽阔的草坪上。一个穿着整洁白色西装的男人走下扑翼机，顺着平缓的斜坡向他走来，尽管此人年事已高，但步伐仍然很稳健。阳光照在他金色的翻领上，闪闪放光。

岳从他的躺椅上站起来，鞠了一躬道："卡利玛尔总理，很荣幸见到您。有什么吩咐吗？"岳的岁数也不小了，身材瘦削而结实，乌黑的长发被一枚银戒指扎成了马尾。

卡利玛尔在附近一张位于荫凉处的桌子旁坐了下来。他一边听着灌木丛里扬声器里录下的鸟鸣，一边挥手让端着一盘饮料过来的仆人走开："岳医生，我想请你考虑一下厄崔迪家族的事，还有受伤严重的隆博·维尔纽斯。"

岳摸了摸他的长胡子，回应道："这确实是一个不幸的案例。用我妻子的话说是个悲剧。隆博王子的侍妾和我的瓦娜一样，是个贝尼·杰瑟里特，她发来的信息听起来很让人绝望。"

"是啊，所以也许你能帮助他，"卡利玛尔眼镜后的那双眼睛亮了起来，"而我也肯定你的服务能卖个好价钱。"

岳很不喜欢总理向他提的这个要求，他在这座别墅里已经感到很疲惫了，只是一想起自己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多科目要研究，

才硬撑了下来。他现在可不想把这些研究设备搬到位于海上的卡拉丹去。当然，对于李芝这个商业味道太浓的星球，他也开始感到厌倦了，除了完善他多年前开始的工作之外，这里几乎不会再有什么挑战。

他考虑了一下隆博的具体伤势。“我从未在真人上做过如此彻底的替换手术。”说着他把一根细细的手指放在他发青的嘴唇上，摸了起来，“这将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我甚至可能会一直留在卡拉丹的。”

“是的，但厄崔迪公爵会支付一切费用，”在那副薄薄的眼镜后面，卡利玛尔的眼睛继续放光，“而我们不可能错过这样的商业机会。”

卡拉丹城堡的大厅似乎有些太大了，同样很大的还有那张古老的公爵宝座，保卢斯·厄崔迪多年来就是坐在这张椅子上服务他的臣民的。雷托似乎无法填满他周围的广阔空间，也无法填满他心中的空洞。但他还是大胆地走出了自己的房间。至少，这是一种进步。

“邓肯·艾达荷让我注意到一件非常令人不安的事情，特希雅，”雷托盯着站在他面前的苗条女人说道，她灰褐色的头发短得好像个男孩子，“你安排了一位医生来卡拉丹吗？一位半机械人专家？”

特希雅穿着一件天鹅绒袍子，她挪了挪脚步，点了点头。她没有躲避雷托的视线，那双褐色的眼睛直视着他，反而表现出了其中蕴含的一种钢铁般的力量，不容置疑。

“是你告诉过我的，如果可能的话，一定要想办法帮助他。我这就是在帮他。这是隆博唯一的机会了，”她的脸涨红了，“还是说你要剥夺这个机会？”

站在一旁的是身穿红黑相间厄崔迪军服的新任剑术大师邓肯·艾达荷，他皱起眉头说道：“你是替公爵做主了吗？你不和他本人商量就答应对方的条件了？别忘了你只是一名侍妾——”

“我的公爵允许我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特希雅转向雷托，“你是宁可我们就这样放弃隆博了？还是打算让特莱拉人在他身上种一个胳膊出来？那样的话我的王子宁可选择死，如果这是唯一选择的话。而岳医生全新的半机械人技术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机会。”

邓肯仍然紧皱着眉头，但雷托却发现自己开始点头了。只是一想到他朋友的身体会被人造部件替换掉多少，他就不寒而栗：“这位苏克医生预计什么时候到？”

“在一个月内。隆博的生命可以维持这么久的，还有，岳医生也需要时间来制造部件，以弥补隆博的……缺失。”

雷托深吸了一口气。正如他父亲多次教导他的那样，一个领导者必须始终保持掌控力——或至少要给别人留下这个印象。特希雅是以他的名义办的这件事，她的这个行为确实过火，邓肯·艾达荷的不悦

是有道理的。但在雷托是否愿意把自己的每一分钱都用来帮助隆博这一点上，他从来没有过疑问。

特希雅挺直了腰杆，她眼中流露出来的爱很真诚。但邓肯仍然很谨慎：“但请您别忘了，这其中有一定的政治复杂性，大人。维尔纽斯和李芝人多少代以来一直是竞争对手。这里面可能有什么阴谋。”

“我的母亲就是个李芝人，”雷托指出，“那么从我母亲那边算，我其实也可以说是出自李芝家族。伊尔班伯爵只是李芝家族里一个徒有虚名的人物，是不敢攻击我的家族的。”

邓肯自言自语道：“可这种半机械人是一种复合生命体，有着人机交互界面。”

特希雅仍旧坚持己见：“只要这些部件里没有一个是用来模拟人脑的，我们就没什么好害怕的。”

“总有一些需要担心的事。”邓肯说，他又想起了莫里塔尼家族对吉奈斯的突袭和屠杀。他的声音粗哑而严厉，就像那位还没有结束与特莱拉人谈判的杜菲·哈瓦特，“那些芭特勒圣战的狂热分子检验证据时可没那么理性。”

雷托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所以他疲惫地叹了口气，还没等年轻人再争辩，就举起一只手让他安静下来：“够了，邓肯，特希雅。我们当然会付钱的。只要有机会拯救隆博，我们就一定要抓住。”

在一个阴冷的下午，雷托坐在书房里，试图集中精力处理卡拉丹的琐事。多年来，即使他们的关系一直在逐渐恶化，但凯莉娅所做的工作还是比雷托所意识到的多很多。他叹了口气，又把数字过了一遍。

杜菲·哈瓦特大步走了进来，他刚从太空港回来。这位门泰特看上去心事重重，他把一个密封的信息圆筒重重地放在桌上，然后退了一步，似乎想表示出自己的厌恶："这是特莱拉人给您，大人。这就是他们的条件。"

雷托公爵拿起圆筒，若有所思地看着哈瓦特，似乎想在他脸上找一些线索，一些反应。他突然焦虑起来，一把掀开盖子，一张棕褐色的纸掉了出来，就像人皮一样柔软。他很快地浏览了一下上面的文字，然后顿时脉搏加快了。

"致厄崔迪：在你们无端攻击我们的运输船，并狡猾地逃脱了正义的审判之后，我们贝尼·特莱拉一直在等待今天这样的机会。"

雷托的手心冒了汗，又湿又黏，他继续往下读。雷托知道哈瓦特不同意自己向特莱拉人提供关于哈克南那艘隐形攻击舰的情报。如果有太多的人知晓了这种危险技术，它就有可能会落入恶人之手。就目前而言，由于贝尼·杰瑟里特并没有什么军事野心，所以那艘隐性飞船的残骸还足够安全。

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如果不拿出证据，特莱拉永远不会相信他的。

“我们可以把你的儿子还给你，但你必须付出代价。不是用宇宙索、香料或是其他什么贵重物品。相反，我们要求你把隆博·维尔纽斯王子交给我们——他是维尔纽斯家族的最后一个人，也是唯一能威胁我们的萨图赫主权的人。”

“怎么会……”雷托低声呢喃道。哈瓦特盯着他，像一尊面目狰狞的雕像。

他继续读了下去：“我们将保证隆博不会受到身体伤害，但你必须做出选择。只有这样，你的儿子才能回来。”

雷托读完信件之后，哈瓦特勃然大怒起来：“我们早就应该预料到，我早该料到的。”

雷托在他面前摊开那张纸，低声说道：“让我考虑考虑吧，杜菲。”

“考虑考虑？”哈瓦特惊讶地看着雷托，“公爵，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但门泰特发现雷托开始对他怒目而视起来，便不再作声了。他轻轻鞠了一躬，离开了书房。

雷托盯着眼前这些可怕的字眼，直到双眼灼痛起来。多少代以来，厄崔迪家族都秉承着荣誉、正义和正直。他有义务和责任帮助这位被放逐的王子。

但为了维克多……维克多。

隆博这样活着难道不是在受罪吗？用机械去代替人体是件好事吗？当雷托开始往这个方向想的时候，他能感到自己的灵魂正在变成

一片黑暗的死寂。历史会因为他把隆博出卖给了他的死敌而严厉地审判他吗？他会被人们称为背叛的雷托，而不是公正的雷托吗？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

作为一名领袖的强烈孤独感笼罩着他。

在他的灵魂深处，在只有他才能找到绝对真理的地方，雷托·厄崔迪公爵动摇了。

我最亲密的朋友和我的儿子，哪个更重要？

自我只是在一片黑暗的海洋里游泳的一小部分意识。我们在自己看来就是个谜。

——《门泰特手册》

在她自己的房间里，在那张宽大的床上，杰西卡躺在雷托公爵身旁，试图安慰他。他胸部和腿部上的一些伤疤需要植入额外的新皮肤才能完全修复。雷托大部分身体已经痊愈，但心中的伤痕却愈加撕裂开来，他不得不做出一个可怕的决定。

他的朋友还是他的儿子？

杰西卡心里十分清楚，今后每次看到维克多的死灵都只会加重雷托的痛苦，但她一直没有对他说这句话。她在寻找合适的方式，合适的时机。

“邓肯在生我的气，”雷托说着把她往后推了推，好凝视她清澈的绿眼睛，“杜菲也是，可能还有哥尼。每个人都在质疑我的决定。”

“大人，他们是您的顾问，”她说道，措辞小心翼翼，“他们必须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这件事上，我不得不禁止他们发表意见。这是我必须独自做出的决定，但杰西卡——我该怎么办呢？”公爵的脸色因愤怒而阴沉了下来，双眼也模糊了，“我没有其他选择的，只有特莱拉人可以帮我。我……我非常想念我的儿子。”雷托看着杰西卡的眼睛，仿佛是

在乞求她的理解和支持：“我该怎么选——我怎么能拒绝？特莱拉人会把维克多带回来的。”

“但却是以隆博的代价……也许还有你的灵魂。”杰西卡说道，“为了一个虚幻的希望而牺牲你的朋友——我担心这会让你就此堕落。请不要这样做，雷托。”

“隆博本来就应该死在事故中的。”

“也许。但那是神的旨意，不是你的。他仍然活着。不管怎样，他仍然有活下去的意愿。”

雷托摇了摇头：“隆博的身体永远没办法恢复了。永远。”

“岳医生的半机械制品会给他一个机会。”

他怒视着她，突然警惕起来：“如果这种机械性增强不起作用怎么办？如果隆博不想要它们呢？也许他死了会更好。”

“如果你把他交给特莱拉人，他们绝不会简单地杀死他的，”她顿了顿，语气温和地说道：“也许你应该再去看看他。低头看看你的朋友，听听你的心声。看看特希雅，再看看她的眼睛。然后和杜菲和邓肯谈谈。”

“我不需要向他们或任何人做出解释。我才是雷托·厄崔迪公爵！”

“是的，你是公爵。但你也是个人。”杰西卡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她抚摸着他的黑发，“雷托，我知道你这么做是出于爱，但有

时候爱会把一个人引向错误的方向。爱会让我们对真理视而不见。你现在就走错了路，公爵，你心里清楚。”

虽然他转身离开了她，但她却并没有心软：“你永远不能爱死者胜过爱生者。”

一如既往地关心公爵的杜菲·哈瓦特陪同公爵去了医务室，那里有隆博的生命维持舱，上面插满了静脉导管、导尿管和扫描仪。房间里充满了机器的嗡嗡声，一股刺鼻的化学药品气味扑面而来。

哈瓦特压低了声音说：“公爵，这么做只会毁了你。接受特莱拉的提议将是一种背叛，是一种不光彩的行为。”

雷托把双臂交叉在胸前：“杜菲·哈瓦特，你已经服务厄崔迪家族三代了，你竟敢质疑我的荣誉？”

门泰特却寸步不让：“医护人员正试图建立一种与隆博进行大脑交流的方法。不久之后他就能说话了，让他亲自告诉你——”

“这是我的决定，杜菲，”雷托的眼眸似乎比平日里更黑了，像一团阴云，“而你要按我说的去做，还是说我得去找一个更听话的人来？”

“遵命，公爵大人，”哈瓦特鞠了一躬，“不过，宁可让隆博现在就死掉，也不要让他落入特莱拉人的手中。”

根据事先安排好的，岳的半机械人团队很快就要到达了，他们会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地用半机械重建隆博的身体，建立人——机接口。通过把工程学和医学技术结合起来，这位医生可以把机械变成人体组织，或是把人体组织变成机械。新的和旧的，硬的和软的都可以结合在一起，失去的人体部位也就能恢复了。也就是说，如果雷托允许的话，岳医生和他的团队将有机会扮演神的角色。

扮演神的角色。

贝尼·特莱拉也是如此行事。利用不一样的技术，他们也能找回失去的、死去的东西。他们只需要几个细胞，精心保存然后……

雷托深吸了一口气，走到生命维持舱前，低头看向那团裹着绷带的可怖形体，那是他的老朋友那具烧焦的残骸。他伸手放在弯曲的玻璃上，玻璃里就是几乎无法辨认的隆博。手指触到玻璃光滑表面的雷托，忽然被一种奇怪的恐惧笼罩了起来，他颤抖着，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变成一个半机械人。隆博会因此恨雷托，还是会感谢他？但那样的话至少他还活着。在某种意义上说。

隆博的身体严重扭曲，血肉模糊，看上去不再像是个人类了。固定他的装置都是根据大块的肉和骨头形状定制的，原始的人体组织从导管和床单边缘处露了出来。一边的脸和大脑已经被压碎，只剩下一只布满血丝的眼睛……空洞无物。眉毛能看出是金色的，而这变成了唯一能证明他确实是维尔纽斯王子的证据。

永远不能爱死者胜过爱生者。

雷托把手放在强化玻璃上，看着隆博的断指，金属和血肉熔化在了他那枚火宝石戒指曾经所在的地方。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老朋友，”雷托低声承诺道，“你可以指望我做出正确的决定。”

在厄崔迪的卫兵营房里，他们两个人一起坐到了一张粗糙的木桌旁，互相敬着庞迪米酒。虽然一开始只是陌生人，但哥尼·哈莱克和邓肯·艾达荷已经像一辈子的朋友那样交谈了。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尤其是对哈克南家族都有着强烈的仇恨……以及对雷托公爵那无限的爱戴。

“我非常担心他。这个死灵的事……”邓肯摇了摇头道，“我不相信死灵。”

“我也不相信，孩子。”

“那怪物只会让雷托想起他所经历过的悲惨时光，而它却没有以前的记忆。”

哥尼端着杯子，若有所思地喝了一大口酒，然后从桌旁举起他的巴厘琴开始弹奏起来。“而且别忘了代价——隆博被迫牺牲！但雷托不听我的。”

“雷托变得不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人了。”

哥尼停止了弹奏，喃喃道：“谁都会变的……尤其是在经历了那么多痛苦的事情之后。”

在两名秘密携带武器的保镖陪同下，特莱拉的扎夫大师抵达了卡拉丹。他傲慢而自信地大步走进了卡拉丹城堡大厅，走到了杜菲·哈瓦特面前，抬头望着这位比他高得多的巨人。

“我是来取那孩子的尸体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他放进我们的培育罐里了。”扎夫眯起眼睛，似乎确信雷托一定会答应他们的要求。“我也已经安排好了，随时可以把隆博·维尔纽斯的生命维持舱运回到特莱拉。”

哈瓦特看到扎夫那邪恶的嘴唇微微地上翘了一下，他能想象出这些恶魔会对隆博那破损的身体做出什么暴行来。他们会拿他进行实验，从活细胞中培育出克隆体，然后可能也会折磨那个克隆体。最终，这个可怕的决定会给雷托带来一生的噩梦。拔掉他朋友的氧气管都比这个结局要好。

特莱拉代表更加锋芒毕露了：“我的人可以对厄崔迪家族和维尔纽斯家族的基因做很多事情。我们期待着许多……选择。”

“我已经劝公爵不要和你们做交易了。”哈瓦特明知此话一出口他就很可能会面对雷托的怒火，但老保卢斯经常这么说，“任何人——甚至公爵本人——都必须把家族的利益置于自己之上。”

如有必要，哈瓦特将提出辞职。

就在这时，雷托走了进来，看上去比这几个星期以来门泰特所见到的他更加充满自信。哥尼·哈莱克和杰西卡跟在他身后。公爵的脸上显露出了一种令人不解的力量，他看了看哈瓦特，然后以正式的外交礼节向特莱拉大使微微鞠了一躬。

“厄崔迪公爵，”扎夫开口了，“这项业务的安排有可能在您的家族和吾辈人民之间建起一座桥梁来。”

雷托轻蔑地俯视着这个小个子，宣布道：“不幸的是，这座桥梁永远也建不起来了。”

公爵走上前来，靠近了扎夫，哈瓦特立刻做好了准备。而哥尼·哈莱克看起来也做好了动手的准备。他不安地与哈瓦特和杰西卡交换了一下眼神。特莱拉保镖们发现苗头不对，而门泰特战士早就准备好在这个宽敞的大厅里来一场快速、血腥的肉搏战了。

特莱拉代表皱着眉头问道：“你打算违背我们的约定吗？”

“我没有违背什么约定。是我觉得你的价格太高了，对隆博，对维克多，对我自己的灵魂来说都太高了。你这一趟算是白来了，”公爵的声音依然坚定有力，“我不会把我的第一个儿子做成死灵，你今天也带不走我的朋友维尔纽斯王子。”

杜菲、哥尼和杰西卡都惊呆了，他们静静地在一旁看着。

雷托的脸上露出不可阻挡的强硬和崭新的决心：“我理解你一直想对我进行卑鄙的报复，尽管经过没收审判，我被宣告无罪。我已经

发过誓，我没有运航机上攻击过你们的船只，而一个国王的话比帝国的法律更有价值。但你们拒绝相信我，这显示出了你们的愚蠢。”

特莱拉人似乎被激怒了，但扎夫还没来得及说话，雷托就继续用强悍而冷酷的话语打断了他：“我已经获悉了这次袭击背后的真相。我知道是谁干的，也知道是怎么干的。但由于我不能拿出确凿的证据，所以没有通知你们。毕竟不管怎样，贝尼·特莱拉都对真相不感兴趣——你们只对能从我这里榨取的东西感兴趣。而我是不会付钱的。”

哈瓦特吹响了哨声，一直在外面戒备着的厄崔迪卫兵冲了进来，控制住了特莱拉保镖，而哥尼和哈瓦特则站到了嘴里嘟嘟囔囔着的扎夫的身体两侧。

“恐怕我们不需要特莱拉的服务了。今天不需要，以后永远也不需要，”雷托说着，转过身来，粗鲁地冲他挥了一下手，“给我回家去吧。”

哈瓦特很乐意护送这个无比愤怒的人离开城堡。

个体会因为发现自己即将死亡而大为震惊。然而，整个物种是不同的，物种不会死亡。

——帕多特·凯恩斯，《厄拉科斯讲座》

在帕多特·凯恩斯建立的所有生态示范项目中，石膏盆地的温室洞穴是他最喜欢的。凯恩斯召集了一支探险队，带着他的副官欧姆恩和十五名勤劳的弗雷曼追随者去参观这个洞穴。

这不是他的常规种植或检查计划，帕多特只是想看看洞穴了，看看流动的泉水、飞翔的蜂鸟、从天花板岩石滴落的露水、新鲜的水果以及鲜艳花朵。这一切都代表了他对沙丘未来的设想。

这群弗雷曼人沿着环绕北方居民区的六十度线向东移动。虽然凯恩斯在沙丘待了那么多年，但他从没有学会成为一名沙虫骑士，所以欧姆恩为他准备了一个轿子。这位行星学家坐在里面，骑着沙虫，看上去就像个老太婆，但他自己却并不觉得尴尬，他已经不需要再证明自己了。

很久以前，当列特还只有一岁的时候，帕多特曾带着他的妻子弗丽思和他们的孩子去过石膏盆地。弗丽思是个很少会被吓住的女人，但当她第一次看到温室洞穴里那茂密的树叶、花朵和鸟儿时，她顿时就被吓呆了。而就在这之前，在沿着崎岖的山坡前往这个隐蔽洞穴的途中，他们还遭到了一支哈克南巡逻队的袭击。正是思维敏捷的弗丽思利用她的弗雷曼技巧，救了她丈夫和儿子的命。

凯恩斯平缓了一下他的思绪，搔了搔胡子，不知道自己是否为此对她表示过感谢……

在他儿子和法罗拉的婚礼上，列特曾严厉地指责他太过分心和冷漠，凯恩斯为此想了很多，他评估了一下自己走过的人生之路：他在萨鲁撒·塞康达斯和贝拉·特古斯待了很多年，忽然就被埃尔鲁德召唤到了凯坦星的皇宫，然后就当了二十年的帝国行星学家……

他把自己整个的职业生涯都花在了向别人解释上了，因为只有他能看清错综复杂的环境。他了解环境的各种成分，从水、太阳和天气的力量到土壤中的生物、浮游生物、地衣、昆虫……以及它们是如何与人类社会联系在一起的。至少从总体上来说，只有凯恩斯知道各个部分是如何配合的，毕竟他是帝国中最优秀的行星学家之一。他曾被称为“阅读世界的人”，是皇帝亲自挑选他来完成这项最重要任务的。

然而，他怎么能认为自己只是一个超脱尘世的观察者呢？他又如何能从每个星球、每个社会的复杂互动网络中脱离开来呢？他自己就是这个大计划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公正的实验者。宇宙不可能有“外部”。几千年前科学家就知道观测者会影响实验的结果……帕多特·凯恩斯自己当然也影响了沙丘的变化。

他怎么能忘了这一点呢？

他们距离石膏盆地已经很近了，欧姆恩扶着帕多特下了沙虫，然后把他带到了洞穴外围的黑绿色山脊上。凯恩斯模仿大家的动作往前走，但很快就觉得腿疼了。看来他永远不会像他儿子那样，成为一名真正的弗雷曼人了。列特不但拥有父亲传授给他的所有行星学知识，

而且这个年轻人也了解弗雷曼社会。列特在这两个世界中都是最优秀的。帕多特只希望这两个世界在他体内能和谐共存。

欧姆恩迈着大步，带着帕多特爬上了崎岖的斜坡。凯恩斯一直没能看清欧姆恩留在地面上的脚印，但他仍尝试跟上他的步伐，把自己靴子踩在同样的裂缝里，踩在同样的石头上。

“快，乌玛凯恩斯，”欧姆恩伸出手来，“我们不能在这空旷的地方待太久。”

天气很热，太阳晒在悬崖边上，热气蒸腾——帕多特又回想起当年他和弗丽思一起逃离哈克南巡逻队的事，这都过去多少年了？

凯恩斯走上一块宽阔的岩架，然后绕过一块棕色的岩石，直到他看到了为了防止湿气流失而密闭且伪装起来的洞穴入口。他们走了进去。

凯恩斯、欧姆恩和十五个弗雷曼人走进洞穴，他们跺着脚，抖落泰玛格靴子上的灰尘。凯恩斯自己动手把鼻塞从鼻孔里拔了出来，另一个弗雷曼人也这么做了，然后大家一起尽情地呼吸着潮湿的植物气息。帕多特半闭着眼睛，尽情享受盛开的花朵、果实、肥料、浓密的绿叶和空气中花粉的香气。

这些人里，有四个人以前从来没有来过这里，他们像朝圣者一样冲了进来，仿佛终于到达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圣地。欧姆恩环顾四周，深深地嗅了嗅，为自己有幸从一开始就参与这个神圣的项目而深感自豪。一直以来他都像照顾自己的老母亲那样照料着凯恩斯，确保这位行星学家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

“这些工人将替换这里现有的团队，”欧姆恩说，“我们现在安排轮班了，因为这个地方已经自己存活了下来——就像你说的那样。石膏盆地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现在不用我们做很多工作来维持它了。”

凯恩斯自豪地笑了：“这就对了。总有一天，沙丘所有的地方都会像这样，自我持续和自我更新。”说完他大笑起来，声如洪钟：“那么，弗雷曼人现在都忙着干什么呢？”

欧姆恩的鼻孔张大了，他的鼻子因为一直戴着鼻塞，都长出了老茧：“沙丘还不完全属于我们，乌玛凯恩斯。除非我们除掉可恶的哈克南家族。”

凯恩斯眨了眨眼，然后点了点头。他很少考虑行星改造计划中涉及政治的方面。他只认为这只是个生态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看来他又错过了一件事。他的儿子是对的。伟大的帕多特·凯恩斯有着一种很狭隘的眼光，只会沿着一条特定的道路去看遥远的未来……但总会忽略了一路上所有的危险和干扰。

不过，他已经完成了最为重要的生态方面的工作。他是始作俑者，启动了一场他梦想中的席卷全球的巨变。他说：“我想看到整个世界都被植物所覆盖。”欧姆恩无声地表示了赞同：毕竟先知凯恩斯说的任何话都是重要的，都必须要牢记。他们漫步到潮湿的洞穴深处，观赏着花园。

弗雷曼人知道他们的职责，他们会继续种植植物，即使要花上几个世纪。通过混入他们的饮食中的大量香料，一些年轻的人可能已经

看到这个宏伟计划实现的那一天了，但仅仅是观察到变化的迹象，凯恩斯自己就已经感到很满意了。

石膏盆地项目是整个沙丘未来的隐喻。他的愿景现在已经在弗雷曼人们的心中牢牢地扎根了，即使没有他的指导，这个计划也会继续下去。这些坚强的人已经被他的梦想所感染，而梦想是不会消亡的。

从现在起，凯恩斯变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领袖了，变成了一个生态变革的预言家。他微微笑了起来。也许现在他终于可以抽出时间看看周围的人，认识一下结婚已经二十年的妻子，花更多的时间去指导儿子……

在洞穴深处，他检查了长满柠檬、酸橙和甜橙的矮树。欧姆恩走在他旁边，查看着灌溉系统、肥料以及种植的进展。

凯恩斯还记得他第一次带弗丽思来这里时的场景，他给她看了一切，还让她尝了那蜜糖般甘甜的橘子，凯恩斯至今还记得她脸上露出的愉悦表情。那是她一生中最奇妙的经历之一。现在凯恩斯盯着眼前的果树，觉得怎么也得为她摘一些橘子回去。

*我上次给她带礼物是什么时候的事？*他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欧姆恩走到石灰岩墙壁前，用手指摸了摸。白垩质的岩石现在变得又软又湿，而它不应该这么潮湿的。他目光锐利地沿着墙壁和天花板，沿着不应该存在的断裂处，追踪起令人不安的痕迹来。

“乌玛凯恩斯，”他忽然开口道，“我有些担心这些裂缝，还有这个洞穴是否完整……我觉得现在不好说了。”

他们两人一起看去，墙壁上的一条裂缝明显正在扩大，向左右两边裂开，就像一道漂亮的黑色闪电。

“你是对的。水分可能正在使岩石膨胀并下沉……多少年了？”行星学家扬起了眉毛问道。

欧姆恩算了算：“乌玛凯恩斯，这里建成有二十年了。”

忽然传来了砰的一声巨响，天花板上裂开了一道大缝……然后其他地方也都开裂了，这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弗雷曼工人们都惊恐地抬起头来，然后瞥了一眼凯恩斯，似乎这位伟人总能以某种方式避免灾难。

“我觉得我们应该让所有人都撤离山洞。现在就得撤。”欧姆恩一把抓住了行星学家的胳膊，“我们必须撤离了，直到确定安全再回来。”

洞穴深处又传来了一声巨响，破碎的岩层开始移动起来，似乎试图在寻找一个新的稳定的点，四周全是嘎吱嘎吱的声音。欧姆恩拽着行星学家，其余的弗雷曼人则都跑向了出口。

但凯恩斯犹豫了一下，从自己副官的手中挣脱了开来。他答应过自己给弗丽思摘一些熟透了的橘子的，以表达自己对她的爱和感激……他这么多年来都忽视了她。

他迈着大步跑到那棵小树前，摘了一些橘子。欧姆恩拼命冲回去把他拽走了。凯恩斯兴奋地把橘子抱在胸前，很高兴自己没忘了做这件重要的事。

是斯第尔格把消息第一时间告诉列特·凯恩斯的。

法罗拉正和自己年幼的儿子列特－芝坐在一张桌子旁，对她多年来收集的草药罐子进行分类，她用树脂封好这些罐子，然后按照效力分好了类。躺在新妻子和养子旁边长椅上的列特·凯恩斯正读着一份偷来的文件，里面详细记载了哈克南家族香料仓库和军营的位置。

这时，斯第尔格拉开了门帘，像一尊雕像一样等待着。他的目光聚焦在远处的墙上，深蓝色的眼睛眨也不眨。

列特顿时知道出事了。他曾和眼前的这个人并肩作战过，当时他们一起抢过哈克南的补给品，一起奋勇杀敌。看到这位弗雷曼突击队员似乎不打算开口，列特便站了起来，问道：“怎么了，斯第尔格？发生了什么事？”

“一个可怕的消息，”那个人终于开口了，他的语气就像冰冷的铅球一样沉重，“是你的父亲，乌玛凯恩斯，他死于石膏盆地的塌方。在洞穴顶部坍塌时，他、欧姆恩以及大部分工作人员都被困在了里面。一整座山都倒在了他们身上。”

法罗拉立刻哽咽了起来。列特自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但那是不可能的，”他最后才说道，“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他还——”

法罗拉手里的一个小罐子掉在了地上。它摔碎了，一大堆绿色的树叶散落在了破旧的地板上。“乌玛凯恩斯死在他梦想中的植物身边

了。”她说道。

斯第尔格也附和道：“这个结局对他来说再合适不过。”

列特一时说不出话来。当他听到妻子和斯第尔格的话时，脑子里不禁思绪万千，回忆和愿景都在翻腾，他清楚帕多特·凯恩斯的工作必须继续下去。

这位乌玛把他的弟子训练得很好。列特·凯恩斯将继续为了实现他的梦想而奋斗。从法罗拉刚才所说的可以看出，这位先知那悲惨的殉难故事将会如何在弗雷曼人口中相传。而且它的传奇色彩会随着每一个人的讲述而不断增加。

的确，这是一个合适的结局。

他又想起来父亲告诉过他的一句话：“信仰的象征意义比信仰本身存在的时间要长得多。”

斯第尔格说道：“我们不能为部落去取那些尸体的水了。因为尸身上覆盖了太多的泥土和岩石。我们必须把他们留在那座坟墓里。”

“理应如此，”法罗拉表示赞同，“石膏盆地就是一个圣龛。乌玛凯恩斯和他的副官还有他的追随者们一起牺牲了，他把自己身体里的水都献给了他所热爱的星球。”

斯第尔格眯起眼睛，表情庄重地望向列特：“但我们不会让乌玛的愿景与他一起消亡的。你必须继续他的工作，列特。弗雷曼人将追随乌玛之子。他们必遵行你的命令。”

列特·凯恩斯迷迷糊糊地点了点头，怀疑他们是否已经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母亲。他努力让自己勇敢起来，挺直了腰杆，听从内心的感觉。他不仅将继续担任弗雷曼人在行星改造项目中的使者……现在的他肩负着更大、更深远的责任。他的父亲很久以前就提交了相关的文件，沙达姆四世也不加任何评论地批准了这些文件。

“我现在是帝国行星学家了，”他宣布，“我发誓，沙丘的改造一定会继续下去。”

面临生死抉择的人必须勇于承担责任，否则他将继续受陷于困境。

——摘自《在我父皇的家族中》，作者伊勒琅公主

雷托的曾祖父米克洛斯·厄崔迪公爵的雕像就矗立在卡拉市医院的院子里，时光、苔藓和鸟粪把这座雕像浸染得污迹斑斑。雷托从这位他从来不认识的祖先面前走过，看着他那安详的面孔，习惯性地点了点头，然后匆匆走上了宽宽的大理石楼梯。

虽然雷托走路还有点跛，但他的身体已经基本上康复了。他从令人窒息的绝望中走了出来，再次面对每一天。当他抵达医疗大楼的最高层时，他几乎没有喘什么大气。

隆博醒来了。

公爵的私人医生上前来迎接雷托，这一段时间他一直在为隆博治疗，同时等待着即将抵达的半机械人团队：“我们已经能和王子交流了，公爵大人。”

穿着白色制服的医护人员站在生命维持舱周围，上面插着设计精妙的管子、注射袋和血液净化泵。机器不停地嗡嗡响，几个月来都是如此。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雷托还没来得及冲上前，医生就拦住了他，说道：“您要知道，王子的右脑受了严重的创伤，但人脑是个了不起的器官。隆博的小脑

已经将控制功能转移到了新的区域。信息已经在神经通路中流动起来了。我相信这将让半机械人团队的工作变得容易很多。”

特希雅靠在棺材形状的棺材上，凝视着里面，呢喃道：“我爱你，隆博——你永远不用担心这一点。”

作为回应，扬声器里传来合成的嗡嗡声：“我……也……爱……你……而且……永远……如此。”这些话语清晰、准确，只是每个词之间都有停顿，就好像隆博还没有习惯自己的讲话方式。

公爵目瞪口呆。*我竟然会考虑把你交给特莱拉人？*

光滑的维持舱敞开着，隆博那伤痕累累的皮肤和骨头裸露了出来，上面插满了管子、电线和各种连接件。医生介绍道：“起初我们只能用伊克斯密码跟他交流……一种有节奏的拍子。但现在，我们已经成功地将声音合成器连到他的语言中枢上。”

王子仅存的那只眼睛是睁开的，显示出他有生命和意识。雷托盯着隆博那张几乎认不出的脸看了好长一段时间，却想不出要对他说什么。

他在想什么？他知道真相有多久了？

维持舱旁边的扬声器又传来了合成声音：“雷托……吾友……今年的……珊瑚……宝石……海床……怎么样？你……最近……潜水……了吗？”

雷托如释重负，险些晕倒，他咯咯地笑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王子——我们还会一起出海的……很快。”突然，他泪如泉涌起

来，“我对不起你，隆博——你应该知道真相。”

隆博的身体没有移动，雷托只看到他皮肤下的几处肌肉抽搐了几下，扬声器里又传来了那个没有感情、没有变化的人造声音。

“什么时候……我……成了……半机械人……我们……可以……造……一件……特别的……潜水服。我们会……再去……潜水的。你……等着……瞧吧。”

不知怎的，这位被流放的王子接受了自己身体的巨大变化，甚至接受了被替换成半机械人的未来。他的善良和富有感染力的乐观精神帮助雷托度过了老公爵去世后最黑暗的时期。现在轮到雷托了。

“真了不起。”医生感叹道。

隆博的目光没有从雷托身上移开：“我还……想要……哈克南……啤酒。”

雷托笑了。在他旁边的特希雅紧紧抓住了他的胳膊。在未来，这位受伤的王子仍然要经受身体和精神上的无尽痛苦。

隆博似乎感觉到了雷托的忧郁，他的说话能力也提高了一点：“不要……为我……感到……悲伤。要高兴……才对。我……很……期待……我的……半机械肢体。”雷托往前靠了靠。“我……是伊克斯人……对……机器……不陌生！”

这一切在雷托看来是那么的不真实，那么的难以置信。然而，它还是发生了。几个世纪以来，人体总是会对人造器官产生排斥反应，半机械人的尝试也因此总是失败。心理学家声称，人类的大脑拒绝接

受机械如此猛烈的入侵。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前芭特勒时代那种由机器所引发的恐惧。据推测，这位姓岳的医生已经在李芝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现在只有交给时间去证明了。

但即使这些部件如承诺的那样工作良好，隆博的状况也不会比老款的伊克斯机器人好多少。他没办法轻松地移动身子，对肢体进行精妙的控制也永远不可能。面对残疾的王子，特希雅会抛弃他然后回到姐妹会吗？

雷托年轻时，曾全神贯注地听过保卢斯和他的老兵们讲述重伤者的英勇事迹。人用精神战胜了不可克服的困难。但雷托从未亲眼见过这样的场景。

而隆博·维尔纽斯是雷托见过的最勇敢的人。

两周后，威灵顿·岳医生从李芝赶来了，随行的还有一支二十四人的半机械人研发团队，其中有男有女，两艘穿梭机里满载着医疗设备和物资。

雷托·厄崔迪公爵亲自监督手下人帮着卸货。身材纤瘦的岳对细节很挑剔，刚做完自我介绍就匆匆赶往太空港，眼看运抵的货箱，里面装着的是各种仪器，以及最终要装到隆博那些还能用的肉和骨头上的假肢部件。

地面卡车将人员和货物运送到医疗中心，岳医生坚持要立即见病人。当他们走进医院时，这位苏克医生看了看雷托，说道：“我会让他恢复健康的，大人，虽然他还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新身体。”

“隆博会照你说的去做。”

在病房里，特希雅仍然没有离开隆博的身边。岳医生轻轻走到了生命维持舱旁边，研究着插管情况和诊断读数。然后他低头看了看受伤的王子，王子也用他那只奇怪的独眼看着他，那只眼周围全是受伤严重的烂肉。

“准备好了，隆博·维尔纽斯。”岳一边说，一边摸着他那长长的胡子，“我打算明天就开始第一次手术。”

隆博的合成声音在房间里回荡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他的声音变得更流畅了：“我期待着……亲自……和你握手。”

爱是一种古老的力量，在它的时代里曾发挥过作用，但它已不再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了。

——贝尼·杰瑟里特格言

雷托从海边的悬崖上往下看去，看到卫兵已经根据他的命令在特定海滩上就位了。他没有给他们任何理由。由于担心公爵的精神状况，哥尼、杜菲和邓肯一直像厄崔迪雄鹰那样紧盯着他，但雷托知道如何让他们分心。

金色的太阳在湛蓝的天空中高高升了起来，但仍有一道阴影笼罩着他。公爵穿了一件白色短袖外衣和蓝色工装裤，这是一身舒适的衣服，没有符合公爵身份的装饰物。他深吸了一口气，凝视着前方。也许他可以短暂地当一回普通人。

杰西卡匆匆跟在他后面，身上穿着一件浅绿色的低胸单衣。“你在想什么，大人？”她的脸上流露出深深的忧虑，好像在担心他会像凯莉娅那样跳下楼去。也许是哈瓦特派她来查看一下情况的。

雷托看到海滩上成群的卫兵，露出了淡淡的微笑。毫无疑问，如果他这打算从悬崖上跳下去，这些人都会用自己的胳膊接住他的。

“我是在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这样我就可以离开了。”他看着她的鹅蛋脸。但杰西卡接受过贝尼·杰瑟里特的训练，所以不会那么轻易上当——他也知道最好不要去骗这个女人。“我已经听够了谈心、建议，受够了压力……我需要逃到一个能让我平静的地方去。”

她把手抚在了他的胳膊上。

“如果我不让他们分心，”他说，“他们一定会派一堆卫兵跟着我。”在下面，邓肯·艾达荷开始用他在吉奈斯学校学到的技术训练起那些卫兵来。雷托转过头来继续说道：“现在，也许，我能逃走了。”

“哦？那我们要去哪里？”杰西卡非常自信地问道。雷托对她皱起了眉头，但他还没来得及反对她的陪同，她就打断了他：“大人，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去的。你是愿意带着一大堆卫兵，还是只带着我？”

他想了想她的话，叹了口气，指了指附近停机坪边上的绿顶扑翼机：“我想比起整支军队来，还是带着你吧。”

他穿过干草地时，杰西卡就跟在他的身后。悲伤仍时不时地从他身上流露出来。他甚至考虑过答应特莱拉人为了维克多的死灵而索要的不公平条件，这让杰西卡明白，他已经接近疯狂的边缘了。但最后，雷托还是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她希望这是他康复的第一步。

机库里停着不少扑翼机，有的已经打开了引擎盖，机械师站在浮空平台上干活。雷托特意走到一架翠绿色外壳的扑翼机前，机翼下面是红色的厄崔迪老鹰标志。在离地面较低的地方有一个前后双座位驾驶舱，而非标准的正面或并排座位。

一名身穿灰色工作服的男子把头伸进了引擎室里，但看到公爵过来，他又把头伸了出来，说道：“最后还需要几次调整，大人。”他

的上嘴唇剃得干干净净，脸上却有一圈银白色的胡须，这让他看起来像个猿人。

“谢谢你，基诺。”雷托有些心烦意乱，伸手抚摸起光滑的机舱盖来。“这是我父亲的竞赛扑翼机，”他对杰西卡说道，“他称其为绿鹰。我就是在这里面接受训练的，我和父亲一起驾驶绿鹰，在空中环飞、陡降和翻滚。”他露出一个苦乐参半的微笑。“看到公爵和他唯一的继承人冒这样大的风险，杜菲几乎都要疯了。我想我父亲就是为了激怒他。”

杰西卡检查了一下这艘不寻常的飞船。它的机翼很窄，向上弯曲着，机头分裂成两个空气动力学组件。机械师完成了调整，盖上了引擎盖，说道：“都准备好了，大人。”

雷托公爵扶着杰西卡坐进了后排座位，然后爬到了前排。她系上了一根安全带，雷托则系上了另一根。发动机发出嘶嘶声，他把这架光滑的飞机从机库开到了宽阔的赭色停机坪上。基诺跟在他们后面挥手。暖风轻轻拂过杰西卡的头发，直到座舱盖滑上为止。

雷托摸了摸控制杆，开始熟练地忙活起来——他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扑翼机上，没有理睬杰西卡。绿色的机翼因喷气推进而缩了进来，巧妙地交错在一起。涡轮引擎轰鸣着，飞船径直升上了天空。

机翼伸展开来，几乎要伸到扑翼机的尾部了，然后雷托猛地向左倾斜，低低地飞到了海滩上，他的士兵正列队等候在那里。当公爵垂下翅膀飞过他们头顶时，他们抬起头来，一脸惊讶。

“他们会看到我们沿着海岸线向北飞行，”雷托对杰西卡喊道，“但是我们离开他们的视线后，我就会往西走。他们不会……他们不会跟着我们的。”

“那我们就很孤单了。”杰西卡希望公爵的心情会随着这次荒野之旅而好转起来，但不管怎样，她还是要留在他身边。

“我本来就很孤单。”雷托回答。

扑翼机侧过机身，飞过了庞迪稻田和小农场。翅膀伸展到能展翅高飞的长度，然后开始像大鸟一样拍打起来。在他们下面是果园，狭长的斯尤比河，以及一座同名的大山——那是这座平原上的最高点。

他们向西飞了一下午，没有看到有别的飞船跟过来。地形也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崎岖多山。雷托在一个高山湖边看到了一个村庄，他看了看仪表，改变了航向。很快，群山被长满青草的平原和陡峭的峡谷所取代。不一会儿，雷托翻转了机翼，向右侧飞去，直奔一个很深的河谷而去。

“这里是阿伽门农峡谷，”雷托介绍道，“看到梯田了吗？”说着他指向一边：“它们是由古卡拉丹的原始人建造的，他们的后代至今仍住在这里。只是很少被外人看到。”杰西卡仔细地观察着，看见了一个棕色皮肤，长着一张又黑又窄脸庞的男人，他很快便躲进了一个岩洞里。

雷托飞离了悬崖，继续往深处飞去，前方出现了一条白浪汹涌的大河。天色渐暗，他们掠过湍急的水流，在狭窄而蜿蜒的峡谷穿梭着。“这里可真美啊。”杰西卡感叹道。

在一个支流峡谷里，河水逐渐减少，露出了奶油色的沙滩。扑翼机收起翅膀，轻轻晃了几下，停在了沙滩上。“我父亲和我过去常来这里钓鱼。”雷托边说边打开扑翼机一侧的舱门，取出一个高大的自动装置，它自己立了起来，向沙滩底下发射了稳定桩。他们搭建了一个气垫，又拿来一个双人睡袋，把行李和食物都带了进去。

他们一起坐在河岸上聊了一会儿，傍晚的阴影笼罩着峡谷，气温开始下降。他们偎依得更近了，杰西卡那头青铜色的头发贴在他的脖子上。大鱼逆着水流而上，径直在他们面前跳了起来。

雷托保持着阴郁的沉默，这使得她往后缩了缩，盯着他烟熏般的灰色眼睛。她感到他手上的肌肉绷紧了，于是靠了过去，给了他一个长长的吻。

杰西卡违背了她在圣母学校里受过的所有教导，背弃了莫希阿姆对她的所有告诫，她发现自己甚至打破了贝尼·杰瑟里特的一个最主要的戒律。她忘了她的使命，忘了她对姐妹会的忠诚，杰西卡让自己爱上了面前这个男人。

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雷托久久地凝视着河边。“我仍然会做噩梦，”他说，“我的眼前只有维克多、隆博……还有火焰。”他把脸埋在双手里。“我以为我逃到这里，就能避开那些鬼魂了。”他看着她，神情阴郁，“我不该让你跟我一起来的。”

狂风开始掠过狭窄的峡谷，吹打着帐篷，片片乌云在头顶盘旋。“我们最好在暴风雨来之前进去。”他急忙走过去关上了扑翼机的舱门，结果刚回来就下起了大雨。他差点被淋成落汤鸡。

他们在帐篷里一起吃了一顿温暖的晚餐。然后雷托躺到了双层气垫上，仍然觉得很不舒服，杰西卡靠了过来，又开始吻他的脖子。外面，暴风雨越来越大，似乎想要干扰他们的好事。帐篷经受着风吹雨打，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但杰西卡感到的只有安全和温暖。

当他们在那个暴风雨的夜晚疯狂做爱时，雷托紧紧地抱住了她，就像一个快要溺水的人抓住救生筏一样，希望能在飓风中找到一个安全的小岛。杰西卡回应了他的绝望，但又有些害怕他的激情，几乎无法应对他炽热的爱。他自己现在就像一场风暴，不受控制，不可抗拒。

姐妹会从来没有教过她这种事。

杰西卡在情感上饱受煎熬，但她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把她所能给予的最珍贵的礼物给了雷托。她用贝尼·杰瑟里特技术操纵自己身体的化学成分，在脑海中想象他的精子和她的卵子结合……她让自己怀孕了。

尽管姐妹会明确指示她要生一个女儿，但杰西卡还是一再推迟，反复考虑，花了一个月又一个月的时间来思索这个最重要的决定。但经过了这一切，她意识到她再也不忍直视雷托的痛苦了。她必须为他做这件事。

雷托·厄崔迪公爵会再拥有一个儿子的。

我的孩子们将如何记住我？这才是如何衡量一个人的真正标准。

——阿布鲁尔德·哈克南

距离男爵那座四方城墙的堡垒不远的地方，一艘工业飞艇高高飘浮在阴沉的天空中。

在这艘飞艇的巨大货舱里，就在敞开舱口的正上方，格洛苏·拉班呈大字形悬在半空。要不是有手铐铐住了他的手腕和脚踝，他早就掉进下面哈克城里了。他的蓝色制服被撕破了，脸也因为与克鲁比队长的士兵发生冲突而瘀青血肿，克鲁比队长的士兵是根据男爵的命令制服他的。用了六七个最魁梧的卫兵才控制住了这只“野兽”，而且他们下手一点也不留情。现在，这个残暴的人浑身上着锁链，左右挣扎，好像想找点什么东西咬，或是找个人吐他一脸唾沫。

一阵风从敞开着的舱门里吹进来，哈克南男爵靠在栏杆上，冷静地注视着他的侄子。胖男爵那双像蜘蛛一样黑的眼睛就像两个深深的洞：“我允许你杀死我的兄弟了吗，拉班？”

“他只是你同父异母的兄弟，叔叔。而且他是个傻瓜！而我认为没有他我们会更——”

“不要总认为，格洛苏。你不擅长这个。选择回答我的问题。我允许你杀死哈克南家族的一个成员了吗？”

拉班的回答不够快，于是男爵拉动了控制面板上的一根杠杆。拉班左脚踝上的脚镣打开了，现在他只剩下一条腿在半空晃荡着了。拉

班拼命扭动着，大声尖叫起来，但什么也做不了。男爵发现这确实是增加犯人恐惧感的一种原始且有效的方法。

“不，叔叔，我没有得到你的允许！”

“不，什么？”

“不，叔叔……我是说不，大人！”这个壮汉的脸痛苦地抽搐起来，他绞尽脑汁地想着正确的词语，试图理解他叔叔想要听什么。

男爵通过通信器和飞艇驾驶员说道：“带我们到我的要塞上空，在平台上空五十米处盘旋。我认为那里的仙人掌园可能需要一些肥料。”

拉班抬起头来，露出一副可怜相来，说道：“我杀了我的父亲，因为他非常软弱。他这一辈子都在给哈克南家族带来耻辱。”

“你的意思是，阿布鲁尔德不强大……不像你我？”

“是的，男爵大人。他没有达到我们的标准。”

“所以现在你就决定称自己为野兽。是吗？”

“是的，嗯——我是说，是的，大人。”

通过打开的舱门，哈克南男爵可以看到要塞的塔尖。在他们的正下方是一个花园露台，他有时就喜欢坐在那里，坐在沙漠多刺植物的中间，独自享用丰盛的大餐。“如果你往下面看，拉班——是的，我相信你现在视野比我要好——你可以看到我今天早些时候对花园做的一些改造。”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拉班一眼看到仙人掌旁边的泥土里，插着很多根军用长矛，金属尖闪闪放光。男爵继续说道：“看我为你种了什么？”

身上就剩下三只手铐的拉班扭动着身子，脸上充满了恐惧。

“看看那些长矛的尖儿。如果我现在把你扔下去，你正好会被中间的那根长矛刺穿。但如果我稍微失手，错开了一点，我们仍然可以获得得分，因为每一支长矛上都写着分数呢。”他摸了摸上嘴唇，“嗯，也许我们可以把扔奴隶作为一项竞技活动介绍给我们竞技场的观众。这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新项目啊，你不觉得吗？”

“大人啊，请不要这样。你需要我！”

男爵用冷淡的目光俯视着他：“我为什么会需要你？我有你的小弟弟费伊德－劳萨。也许我会让他做我的指定继承人。等他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他肯定不会像你犯那么多错误。”

“叔叔，求你了！”

“野兽，你要学会随时留心听我的话。我从来不瞎说。”

拉班扭动着身子，铁链叮当作响。当他绝望地想说些什么的时候，冰冷的烟雾飘进了飞艇里。“您是想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好游戏？是的，嗯，大人，这游戏确实非常巧妙。”

“这么说，把它设计出来的我很聪明喽？我要比你聪明多了，是吧？”

“比我聪明无数倍。”

“那就永远不要反对我。懂了吗？我总是比你领先十步，准备好你永远想不到的惊喜吧。”

“我明白了，大人。”

男爵看着侄子脸上那可怜巴巴的恐惧神情说道：“很好。我现在就把你放了吧。”

“等一下，叔叔！”

男爵摸了控制面板上的一个按钮，结果喇叭两个手臂上的镣铐都被打开了，拉班现在只剩下右脚踝还铐着，整个人倒挂在空中。“糟糕。你觉得我是按错键了吗？”

拉班尖叫道：“没有！您是在教训我！”

“那你吸取了教训了吗？”

“是的，叔叔！把我拽上来吧。我将永远照您说的去做。”

男爵走进了驾驶舱，命令道：“现在带我们到我的私人湖上去。”

飞艇继续在这片土地上滑翔，一直滑翔到了一个人造池塘，停在了它肮脏的水面上。按照先前的命令，操作员下降到距离水面十米的高度。

看到等待着他的是什么，拉班拼命试着用那唯一的脚镣把自己拉起来。“没必要这样对我，叔叔，我现在明白了——”

当剩下的镣铐被打开后，拉班的话在锁链的哗啦声中消失了。这个魁梧的壮汉扑通一声，尖叫着落到了下方的水里。

“我想我有个问题一直没来得及问，”当拉班从舱口掉下去的时候，男爵从飞艇里冲他喊道，“你会游泳吗？”

克鲁比的人带着救援设备就驻扎在湖边，以防万一。毕竟，男爵不能拿这个唯一受过他训练的继承人的生命冒险。虽然他永远不会向拉班承认这一点，但他实际上也为阿布鲁尔德的死而感到高兴，谁叫他害自己损失了那么一大笔香料呢。拉班对自己的父亲所做的事需要很大的勇气——勇气和冷酷。而这是很好的哈克南家族传统。

但我要比你更无情。当那艘飞艇飞回停机坪时，男爵心想。我刚刚证明了这一点，这样他就不会试图谋害我了。“野兽”拉班只能去捕食弱者。而且只有在我给他下令的时候。

不过，男爵面临着一个更大的挑战，那就是他的身体仍在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他一直在服用进口的能量补品，这些补品能帮助他延缓虚弱，腹部的逐渐肿大也得到了控制——但为了维持这种效果，他需要摄入的药物剂量是越来越大了，而副作用却未知。

男爵叹了口气。在没有好医生的情况下，要给自己用药实在是太难了。共有多少医生因为无能而被自己处死？他都已经快要记不清了。

有人说，对某个东西的期待比得到这个东西本身更好。在我看来，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任何傻瓜都能对奖品产生想象。我渴望有形的东西。

——哈什米尔·芬伦，《来自厄拉科斯的信》

这条机密信息通过一个又一个信使、一艘又一艘运航机，几经曲折才传到了厄拉奇恩的驻地——好像研究大师希达尔·芬·阿吉迪卡故意拖延似的。

很奇怪，因为特莱拉已经拖延二十年了。

芬伦急于阅读信息圆筒里的内容，心说如果阿吉迪卡胆敢再找什么借口，他就会拿出一系列的惩罚措施。他快步跑向了他位于大厦顶层的私人书房。

现在那个小侏儒又会发什么牢骚，扯什么谎话呢？

闪着微光的屏蔽场把窗外刺眼的阳光变得暗淡无光，芬伦一边哼歌，一边解码信息，这是个冗长乏味的工作。信息筒的基因锁使得它只会因为他的触摸而打开，这是一项无比精妙的技术，他怀疑特莱拉人是不是在向自己炫耀他们的能力。这些小侏儒并不无能……仅仅是烦人而已。他预计信中会有更多关于实验室材料的要求，以及更多的空头承诺。

解码结束了，但他发现里面的文字仍旧是看不懂——最后芬伦才发现它们还有一层二级加密。他感到很是不耐烦，然后又花了十多分

钟的时间去解码这些字。

当真正的文本终于出现时，芬伦用他那双过大的眼睛盯着。他眨了两眼，然后又读了一遍阿吉迪卡的纸条。他完全惊呆了。

他的卫队长威洛布鲁克出现在了门口，对这条重要的信息感到十分好奇。他知道伯爵经常为沙达姆四世策划一些阴谋和秘密行动，但是他也清楚自己不能问太多的问题："芬伦主人，您需要叫一顿工作餐吗？"

"滚开，"芬伦头也不回地喊道，"不然我就把你调到迦太格的哈克南总部去。"

威洛布鲁克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芬伦拿着信息筒向后靠了靠，脑海中闪现着刚才看到的每一个字，然后销毁了这张硬邦邦的纸条。他将非常乐意把这个消息转达给皇帝。终于。他咧开那张薄薄的嘴唇，笑了起来。

甚至在沙达姆的父皇去世之前，这个计划就已经开始了。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项工作终于结出了果实。

"芬伦伯爵，我们很高兴地向您报告，开发进入了最后的阶段，结果似乎满足了我们的期望。我们相信，奥马尔项目已经成功，下一轮严格的测试将证明这一点。我们希望在几个月内全面投产。

"很快，皇帝将拥有他自己的廉价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美琅脂——一个新的垄断将把帝国的全部力量都置于他的脚下。所有在厄拉科斯上的香料采摘行动都将变得无关紧要。"

芬伦努力抑制住自己满意的笑容，走到窗前，凝视外面尘土飞扬的厄拉奇恩大街，看着外面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干燥和炎热。在人群中，他辨认出了身着蓝色制服的哈克南士兵、衣着光鲜的水商、脏兮兮的香料工人、傲慢的牧师和衣衫褴褛的乞丐，而所有的这些人的人生都完全基于一种商品。那就是香料。

很快，香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重要了。厄拉科斯，纯天然的美琅脂，都将成为过时的历史名词。没有人会再关心这个沙漠星球了……他也终于可以把精力转移到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上了。

芬伦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离开这片沙子的感觉一定会很好。

虽然死亡会终结生命，但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保卢斯·厄崔迪公爵

一个人不应该参加自己孩子的葬礼。

雷托公爵穿着正式的葬礼服，站在厄崔迪葬礼驳船的船头上，他摘下了自己所有的勋章，哀悼他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在他的身边，杰西卡披上了一件黑色的贝尼·杰瑟里特长袍，但这并不能掩盖她的美丽。

在他们身后，一长串的船只跟着葬礼船，所有的船上都装饰着五颜六色的鲜花和丝带，以纪念一个男孩的一生，虽然这一生被不幸地缩短了。士兵们并排站在护航船只的甲板上，手持仪式用的金属盾牌。太阳冲破了乌云密布的天空，盾牌的光芒耀眼夺目。

雷托悲伤地凝视着镀金的鹰形船首，眼前只有卡拉丹的海洋。而维克多热爱这片大海。在远处，在大海消失在弯曲的地平线上的地方，雷托看到了闪烁的风暴和天空中的明亮闪光，也许这是那群电子章鱼来引领男孩的灵魂了吧，它们会把他带到一个未知的地方，就在波涛汹涌的海浪之中……

对于厄崔迪人来说，世代以来，生命本身都被尊崇为终极的祝福。厄崔迪家族的人会计算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所做过的事情——那些他可以亲身体验并用所有的感官去感受的事情。一个人的成就远比虚无缥缈的来世重要。有形的比无形的更重要。

哦，我是多么想念你啊，我的儿子。

在他与维克多共同度过的短暂岁月里，他试图给这个男孩灌输力量，就像他自己的父亲为他所做的那样。每个人都必须要有能依靠的力量，能去帮助自己的同志的力量，但又不能过分地依赖它们。

但我今天需要全部的力量。

一个人不应该参加自己孩子的葬礼。自然秩序被打乱了。虽然凯莉娅不是他的妻子，维克多也不是正式的公爵继承人，但雷托想不出比这更可怕的事了。为什么他是那个活下来的人，那个忍受真相和可怕失落感的人？

成群的船只驶向遥远的近海珊瑚宝石海床，多年前雷托和隆博曾在那里潜水，有一天雷托会带着自己的儿子去那里。但维克多最终没有等到那一天，雷托无法兑现他对小男孩许下的所有承诺了，无论是言语上的还是在心里的……

厄崔迪的葬礼船往高处升了好几层，最终变成了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漂浮着的纪念碑。在顶层，足有十五米高的巨大卡布祖贝壳里燃烧着鲸油。在那里面，维克多的尸体躺在一个金色的棺材里，周围都是他最喜欢的东西——一个毛绒萨鲁撒公牛玩具，一个橡胶头的羽毛长矛，胶片书，游戏，他从海边收集来的贝壳。许多大家族的代表也送来了包装好的礼物。这些小玩意儿和纪念品几乎淹没了这个孩子保存完好的娇小身体。

鲜艳的花朵、绿黑相间的三角旗和长长的丝带装饰着镀金的葬礼船。人们捐赠的绘画和艺术家亲笔画的画卷描绘了骄傲的雷托公爵把

他刚出生的儿子高举在头顶，教他斗牛……和他一起在码头钓鱼……保护他免受电子章鱼的攻击等景象。在其他画作中，维克多坐在妈妈的腿上，做学校布置的功课，或是抓着风筝线在跑步。然而，最令人心痛的却是几块空白的画板，这些空白的部分代表了维克多一生中没有经历过、也永远不可能经历的事情。

船只到达了暗礁，船员们下锚使驳船固定。随行船只都围在了葬礼驳船周围就位，邓肯·艾达荷驾驶着一艘小汽艇绕到船头，在船边停泊下来。

厄崔迪士兵们开始敲起他们的仪式盾牌来，声音越来越高，在海浪中回荡。厄崔迪公爵和杰西卡低着头站在一起。凛冽的风吹打在他们的脸上，刺痛了雷托的眼睛，弄皱了杰西卡的黑色长袍。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公爵才站直了身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想用海风驱走眼泪。他抬头看了看驳船的顶层，他的儿子就躺在那里。一束明亮的阳光在金色的棺材上闪烁着。

慢慢地，雷托将双手举向天空。

盾牌的碰撞停止了，人群安静下来。波浪拍打着小船，远处头顶上一只孤独的海鸟鸣叫起来。邓肯·艾达荷的小艇引擎发出了稳定的呜呜声。

公爵的一只手里拿着一个按钮，他按下了它。火红的烟囱向维克多倾斜过来，把燃烧着的油倒在他的棺材上。几秒钟后，葬礼驳船的顶层就被大火吞没了。

邓肯扶着杰西卡上了小汽艇，雷托随后也加入了他们。他们解开了葬礼驳船的绳索，熊熊燃烧的火焰愈加明亮起来，他们看着驳船渐渐漂向了远方

“结束了。”雷托说道，但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那团火焰，邓肯操纵着小艇加入了随行船队。

公爵看着那团黄橙色的火焰吞噬了整艘驳船，喃喃地对杰西卡说道：“我对凯莉娅再也怜爱不起来了。现在只有你给了我生存下去的力量。”雷托已经向阿曼德·埃卡兹大公表示了歉意，拒绝了他的女儿伊莱萨的求婚——至少暂时拒绝了——大公也悄悄地收回了求婚。

杰西卡被他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她向自己保证，如果雷托不愿意做出承诺，她就不会强迫他做出承诺。她得到了自己所爱的男人的信任，这就足够了。你是我唯一的男人，她心想。

她不敢让姐妹会知道她的腹中怀了一个男孩，等到她们发现出手干预为时已晚时再说吧。莫希阿姆给了她明确的指示，却没有向她解释杰西卡的女儿在宏伟计划中的位置。

但雷托非常想再要一个儿子……葬礼后，她会告诉他自己怀孕了——仅此而已。他至少应该知道这一点，这样他就可以指望再拥有一个儿子了。

当葬礼驳船那团火焰渐渐远离开时，雷托公爵感到他的决心也增强了。虽然他相信杰西卡，信任她且深爱她，但这悲剧给他留下了太多的伤痕，他知道他必须永远保持一个有尊严的距离。

他父亲告诉他，一位厄崔迪公爵总会与他的女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作为一个伟大家族的领袖，雷托的首要职责是保护他的人民，他不能让自己与任何人太过亲近。

我是一座孤岛，他这么想着。

---

[1]科里奥利风暴是厄拉科斯上十分常见的沙暴，风在平坦的陆地上起势，与星球本身的自转力叠加，风速可达每小时七百公里。

[2]禅逊尼可追溯至公会前纪元1381年，主要强调神秘主义，并回归父系时代。

[3]萨鲁撒·塞康达斯是外屏五星系的第三行星，原为柯瑞诺家族的母星，后在皇室迁往凯坦星之后，被指定为帝国的监狱星球。它也是禅逊尼流浪者迁徙途中的第二个停留点。根据弗雷曼人的传统说法，他们在萨鲁撒·塞康达斯上为奴整整九代。

[4]穴地是弗雷曼语，意为“聚居避难处”。由于弗雷曼人长期生活在危难之中，这个词慢慢变成了通用语，指一个部落居住的洞穴群落。

[5]贝拉·特古斯是位于坤青星系的第五行星。禅逊尼信徒被迫流亡的第三个落脚地。

[6]杰第主星是一颗位于蛇夫座B36星系的行星。是哈克南人的母星，属于中等发达星球，处于低活性光合作用地带。

[7]巴厘琴是一种九弦乐器，由奇特拉琴演变而来。以秋夕星的音阶调制，通过拨动琴弦弹奏。是宫廷乐手最喜欢的乐器。

[8]厄拉奇恩是厄拉科斯星球的首个定居点，长期以来的行星总督府所在地。

[9]西瑞达是加拉赫语，意为“行星的”。

[10]阿巴是弗雷曼女子所穿的黑色宽松长袍。

[11]护使团是贝尼·杰瑟里特的一个团体，专门在原始星球上散布容易传染的迷信行为，让那些地区得以被贝尼·杰瑟里特利用。

[12]护使团预言是贝尼·杰瑟里特麾下的护使团为了利用原始地区而散布的迷信信息、预言的总称。

[13]簌簌簌咔是厄拉科斯上水商的吆喝语。源自一个叫做簌咔的集市。

[14]埃卡兹是半人马阿尔法B星系的第四行星，人称雕塑家的天堂，埃卡兹星球上盛产烟木，一种仅凭人类的意识就可以随意塑造其外形的植物。

[15]格鲁曼是牛舍星系的第二行星，统治家族是莫里塔尼。

[16]屏蔽场城墙是厄拉科斯北部地区的一座山脉，它保护着一小块区域不受星球科里奥利风暴的影响。

[17]伊勒琅·科瑞诺公主是第八十一任帕迪沙皇帝沙达姆·科瑞诺四世和阿妮鲁尔，一位贝尼·杰瑟里特隐秘者的大女儿。她也是未来皇帝保罗·厄崔迪的妻子。

[18]波萨格是萨多卡军团里的将军级别的司令官。

[19]古地球，也称为旧地球或旧泰拉，是位于太阳恒星系统的第三颗行星。人类起源于此。在芭特勒圣战之后，宗教大同编译委员会聚集此地，编写了《奥兰治天主圣经》。

[20]哈蒙塞普是禅逊尼大迁移的第六站，星球名为英格斯里所起。据推测该星球原本属于孔雀四星系。

[21]奥马尔，也被称为奥基达马尔，是贝尼·特莱拉和科瑞诺家族联合起来试图创造一个可行的人造美琅脂的计划。该项目在伊克斯实施，利用那里已经存在的先进设备和特莱拉人所拥有的广泛的遗传学知识。

[22]其他记忆是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一个专用术语，来描述她们的圣母所拥有的集体遗传记忆。

[23]帕拉丹瓜是一种专门生长在海水中的球形水果，它的内部果肉略咸，但却有一种沁人心脾的味道。帕拉丹瓜是卡拉丹星球的主要出口产品之一，在靠近

海洋的三个大洲里都发现了瓜林。

[24]丧原是厄拉科斯上一片著名的大沙海。

[25]蜡屈症的一种特殊形式，由自我诱导引发。

[26]魁萨茨·哈德拉克，意为“捷径之法”。是贝尼·杰瑟里特寻求的一个基因解决方案：一个男性贝尼·杰瑟里特，他的精神和肉体之能可以穿越时空。对于这个未知的人物，她们称其为“魁萨茨·哈德拉克”。

[27]婆温达是贝尼·特莱拉常用的一个术语，用来描述任何不是出生在特莱拉文化中的人，或者任何不相信他们非常具体和深奥的宗教信仰的人。这个词的意思是“不信教的人”，尽管它的字面意思与异教徒、叛教者等词有着相似的含义，但其贬义要远远大于字面意思。这个词很少在非特莱拉人群中被提及。

[28]变脸者，字面意思是面舞者，是贝尼·特莱拉的一个种族。他们在特莱拉人社会中的地位低于特莱拉大师，他们可以变形成他人的能力使他们扮演着许多角色，比如间谍和刺客。

[29]霸撒是萨多卡的军衔，比标准军队军衔的上校稍高一个等级。是行星次级行政区的军事首脑。

[30]洼地是厄拉科斯上一种特殊地形区域，是一种因地层底部下陷而导致的低洼区。

[31]乌玛是弗雷曼语中先知的意思。虽然在帝国词典中，这个词带有贬义，一般用来泛指任何作出狂想预言的狂人。

[32]夏胡鲁指的便是厄拉科斯的沙虫，又被称作“沙漠老人”“永恒老父”“沙漠老爷爷”，是弗雷曼人信奉的土地神。沙虫可以长到非常大（有人在沙漠深处见过长达四百多米的沙虫），而且寿命极长，除非被同类吞噬，或被水淹死（对沙虫来说，水是剧毒之物）。厄拉科斯的香料多数是沙虫活动的产物。

[33]晶牙匕是厄拉科斯弗雷曼人的圣刀。由死沙虫的牙制成，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已定”，另一种是“未定”。未定之刀必须贴近人体的磁场，否则会迅速分解。已定之刀受过处理，可以收藏。所有的晶牙匕长度都约为二十厘米。

[34]亡者蒸馏器是弗雷曼人回收尸体中水分的地方。在厄拉科斯，水是最珍贵的资源。根据弗雷曼人的传统，一个人体内的水分属于他的部落。因此，弗雷曼人发明了这种蒸馏器，作为回收死者体内水分的一种方式，因为这水分属于他们的部落，而死者不再需要它们了。

[35]萨亚迪娜是弗雷曼宗教阶层中的女性侍祭。

[36]苏克医生或者苏克学校的毕业生都是已知宇宙中的杰出医生。他们因其先进的医学知识和心理训练闻名于世，据说这种心理训练能够阻止他们对病人的所有背叛行为，减少谋害病人生命的可能性。

[37]塑石是巴塞尔行星上最珍贵的闪光宝石。它们是由一种叫做丑鬣蟹的单翅海洋生物磨损的甲壳产生的，就像古老的地球上蛤蜊产生乳白色的珍珠一样。

[38]秋夕星是白羊八星系的第四行星。被人称为“音乐之星”，盛产高质量的乐器。

[39]血海深仇战指的是冲突双方约好在大联合协定规定的严格限制条件范围内，展开家族间的世仇战。

[40]大联合协定是在公会、大家族和帝国这三方力量互相制衡下达成的一份全宇宙范围内的停战协议。主旨是禁止对人类使用原子武器。大联合协定的每一条规定都以如下字句开始：“必须遵守如下约定……”

[41]克罗娜是一颗人造卫星，围绕着李芝星运行。克罗娜是李芝家族设计并建造的一个研究基地，也是一个秘密的美琅脂仓库。

[42]帝国预处理是一种苏克医学院开发的技术，可以制约一个人的杀人冲动。受过帝国预处理的人员会在前额刺上钻石形刺青，获准蓄留长发，并用一个苏克银环将长发箍起来。

[43]月白火焰石是哈葛尔星球上一种稀有的乳白色宝石。

[44]瓦娜·马库斯是一名贝尼·杰瑟里特女巫，是威灵顿·岳的妻子。

[45]西西弗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与更加悲剧的俄狄浦斯王类似，西西弗斯是科林斯的建立者和国王。他甚至一度绑架了死神，让世间没有了死亡。最后，西西弗斯触犯了众神，诸神为了惩罚西西弗斯，便要求他把一块巨石推上山

顶，而由于那巨石太重了，每每未上山顶就又滚下山去，前功尽弃，于是他就不断重复、永无止境地做这件事——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西西弗斯的生命就在这样一件无效又无望的劳作当中慢慢消耗殆尽。

[46]一号月亮是厄拉科斯的主卫星，每天夜晚最先升起，月盘表面有一个显著的拳形。

[47]密波是一种装置，可以在翼手目或鸟类神经系统上加载短暂的神经印记。当携带密波的鸟类啼叫时，这种印记可以通过另一台密波装置解读出来。

[48]击昏器是一种射弹式武器，可以射出速度缓慢的枪弹，通常是淬过毒药或麻醉剂的毒镖。实际使用时受限于屏蔽场以及目标和射击者的相对运动，作用有限。

[49]狗椅是通过生化基因工程把狗塑造成椅子的形态，这些狗被训练得可以按摩坐在椅子上的人。

[50]李桑·阿尔－盖布，意为“天外之音”。在弗雷曼人的救世主传说中，这是一个来自外来世界的先知。有时候也会被称为“给水者”。

[51]真言师是一种具有特殊能力的圣母，她们可以进入辨真灵态，检验出面前说话的人是否在撒谎。

[52]乔－诺莱原本是一名吉奈斯雇佣兵，后来成为了第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吉奈斯剑术大师，是芭特勒圣战期间一名传奇战士。

[53]墨藤是杰第主星上的一种爬藤植物，经常被用作鞭子抽打奴隶。被抽打者将会留下甜菜色的伤疤，疼痛感经年累月不会消失。

[54]朱巴斗篷是厄拉科斯星球上的一种多用途斗篷星球（可以反射或吸收辐射热，改造成吊床或庇护所），通常穿在蒸馏服外。

[55]屏蔽场城墙是位于厄拉科斯北部的一个多山、多岩石的地貌。它保护着一小块区域免受科里奥利风暴的影响。它非常高。

[56]恰科博萨语。人称“魅力之语”，源自古代的博塔尼人（博塔尼·吉布——吉布意为方言）。是各种古老方言的大杂烩，为了保密的需要做了改动。博

塔尼人是第一次刺杀战争中受雇的刺客团体，这种语言主要是他们的狩猎语。

[57]志贺藤是一种陆地藤蔓植物的金属突触。这种植物仅生长在萨鲁撒·塞康达斯和凯兴四丙。志贺藤以极强的抗拉强度而著称于世。

[58]“道”在弗雷曼语中指的是穴地社区成员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由食用香料而得以加强，更因饮用“生命之水”而得到大幅提升。

[59]阿亚特意为“生命的迹象”，布汉意为“生命的证据”。

[60]生命之水是一种具有“启示”效果的有毒物质。是沙虫在被淹死时释放出的液体，经圣母在体内转换成为一种致幻剂，帮助穴地众人进入心灵合一的状态。是一种“扩展意识”的致幻剂。

[61]戈姆刺是一根蘸有高浓缩氰化物的毒针，贝尼·杰瑟里特学监用其作为代替死亡的测试，考验人类的意识。

[62]电子章鱼是传说中的一种带有电荷的有触角怪物，生活在卡拉丹的海洋中。这种电子章鱼只有部分物理实体，为的是托住水面，大多数时候电子章鱼都没有细胞，只是一团电子能量。

[63]言音是贝尼·杰瑟里特的组合训练手法，可以通过语气语调给对手施加压力，达到完全控制对方的目的。

[64]波里特林是亚琅五星系的第三行星，许多禅逊尼流浪者把它当成自己的故乡，尽管他们的预言和神话显示出他们有更为古老的历史渊源。

[65]弗雷曼工具包是弗雷曼人制造的沙漠求生装备。

[66]库尔瓦哈，意为“非常了不起”，是帝国境内常见的一种表示发自内心惊叹的感叹词。严格说来，其对应意思需取决于其表述环境。

[67]小小造物主是厄拉科斯沙虫的一种载体，以半植物半生物的形态生存在沙地深处。正是这些小小造物主的排泄物形成了香料菌丛。

[68]定位罗盘可以通过当地的地磁异常判断方位。一般需配合地图册使用，并需要星球有一个不稳定的磁场，或者磁场受到严重的磁暴干扰。

[69]穆阿迪布是一种适应了厄拉科斯环境的更格卢鼠。这种动物与厄拉科斯二号月亮的月盘图案很相似，所以它在弗雷曼人的地灵神话中占有一席之地，由于它能在残酷的沙漠中生存，弗雷曼人对这种动物赞赏有加。

[70]塞缪塔是焚烧伊拉迦木后（经结晶萃取）得到的一种迷幻药。服药者会丧失时间感，变得无法自控，并会在塞缪塔音乐的诱发下做出无规律的身体摆动。

[71]此处原文为法语Messieurs。

[72]双刃刀是一种两面开刃的短刀（或长匕首），刀刃微弯，长约20厘米。

[73]此处原文为法语En garde。

[74]阶地，指由于地壳上升，河流下切形成的阶梯状地貌。河流下切，原先宽广的谷底突出在新河床上，形成的阶梯状地形。

[75]蒸馏帐篷是一种小型的全封闭式帐篷，由三层微循环材料制成，可以从使用者的呼吸中回收水分以供饮用。

[76]大骚乱指的是芭特勒圣战。

[77]索利多是一种特殊三维投影仪投出的三维影像，该投影仪使用的志贺藤胶卷可以记录影像的三百六十度信息。伊克斯的三维投影仪公认是最佳的。

[78]密波是一种装置，用在翼手目或鸟类神经系统上加载短暂的神经印记。当携带者啼叫时，这种印记可以通过另一台密波装置解读出来。

[79]已婚或已有伴侣的弗雷曼妇女若产下一子，就会在蒸馏服兜帽下的前额部分戴上这个绑带式的头巾，以示身份。

[80]马沙德是弗雷曼语，指的是一种精神方面的试炼。

[81]血海深仇战。在大联合协定规定的严格限制条件范围内，展开的家族间的世仇战。在一开始，相关限制规定是为了保护无辜的局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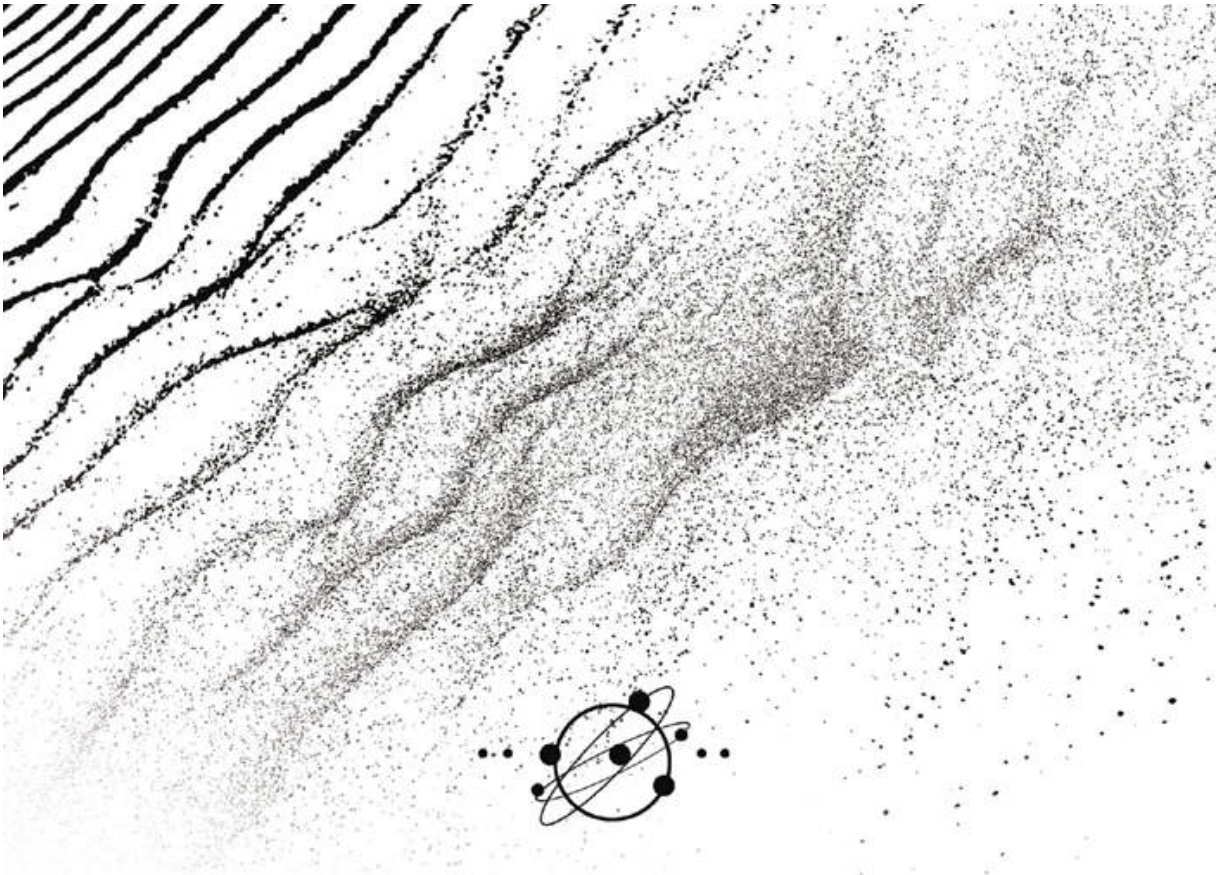
[82]秋夕星是白羊八星系的第四行星。被人称为“音乐之星”，盛产高质量的乐器。

[83]波里特林是亚琅五星系的第三行星，许多禅逊尼流浪者把它当成自己的故乡，尽管他们的预言和神话显示出他们有更为古老的历史渊源。

[84]甘尼玛指的是在战斗或决斗中获得的战利品。一般指战斗获得的纪念品，留在身边以作纪念。

[85]莱文布雷彻是一个混合了荷兰语和德语的单词，意为“生命破坏者”，在沙丘世界中是一个军衔，霸撒的副官。

DUNE
沙丘序曲
DUNE:
House
Corrino
III 科瑞诺家族
这是沙丘宇宙缓缓拉开帷幕的
各大家族的前世今生
兴衰始末在此呈现
这无可争议的魔力世界
再次呈现在世人眼前
沙丘宇宙
由此开始
布莱恩·赫伯特+凯文·J.安德森 著
王梓涵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The curtain opens for the grand
Show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
Again the magic world reveals it
Behold, the Dune unverse starts
Brian Herbert
Kevin J. Anderson



沙丘序曲

DUNE:

House
Corrino

科瑞诺家族

布莱恩·赫伯特　凯文·J.安德森 著
王梓涵 ———————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DUNE: HOUSE CORRINO

Copyright © Herbert Properties LLC 2001.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21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20）第03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沙丘序曲：科瑞诺家族 /（美）布莱恩·赫伯特，（美）凯文·J.安德森著；王梓涵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21.10

书名原文：Dune: House Corrino

ISBN 978-7-229-15844-6

Ⅰ. ①沙… Ⅱ. ①布…②凯…③王… Ⅲ.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119998号

沙丘序曲：科瑞诺家族

SHAQIU XUQU: KERUINUO JIAZU

［美］布莱恩·赫伯特　凯文·J.安德森　著　王梓涵　译

特约统筹：丁济

责任编辑：邹禾　唐凌　王靓婷

装帧设计：谢颖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刘艳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豪森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230mm　1/32　印张：20.75　字数：536千

2021年10月第1版　2021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5844-6

定价：106.6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我们的妻子，

珍妮特·赫伯特

和

丽贝卡·摩斯塔·安德森

感谢她们的支持，热情，耐心，

以及在漫漫长路中给予我们的爱

目　录

正文
返回总目录

正文

厄拉科斯行星的自旋轴与它的轨道半径成直角。这颗星球本身并不是一个圆形，而是一个不停转动的陀螺，赤道突出，两极凹陷。这似乎给人一种感觉：它是某种古老技术的人造产物。

——《关于厄拉科斯的第三次帝国委员会报告》

在尘土飞扬的天空中，在两颗卫星的光芒照耀下，弗雷曼突击队轻快地掠过了沙漠中的岩石。他们融入周围恶劣的环境，隐蔽身形，他们就是这个死亡沙漠中的死神。

哈克南人都得死。这支全副武装的突击小队里所有的成员都发过同样的誓言。

现在是黎明前最安静的几个小时，长了一脸黑胡子、身材高大的队长斯第尔格像猫一样轻盈地走在二十名最优秀的战士前面。我们必须像黑夜里的影子一样移动。我们是带刀的影子。

斯第尔格忽然举起一只手，命令远征队停下来，然后开始倾听沙漠的脉搏，在黑暗中摸索着。他透蓝的眼睛扫视远处高耸的岩石峭壁，这些岩壁在天空的映衬下就像一排排巨大的哨兵。两颗卫星在天空中移动时，地面上的阴影也在不停地变化，好像群山拉长了脸。

这些人凭借着早已适应了黑暗的眼睛，沿着陡峭的岩壁用工具凿出了一条小径，然后爬了上去。虽然斯第尔格以前从未到过这里，但

这里的地形似曾相识。他的父亲曾向他讲述过他们的祖先进入圣训穴地[1]的路线，它曾是所有的隐藏定居点中最伟大的一个，但很久以前就被遗弃了。

“圣训”——这个词来源于一首古老的弗雷曼歌曲，那首歌讲的是人们应该如何在沙漠中生存下来。和许多活着的弗雷曼人一样，那首歌也深深铭刻在他心中……它讲述了在沙丘上流浪的第一代禅逊尼人，讲述了关于背叛和冲突的故事。传说所有的弗雷曼人都是起源于此地，起源于这个神圣的穴地。

只不过，现在哈克南家族[2]已经亵渎了我们的古老圣地。

斯第尔格突击队里的每个人都厌恶这种亵渎。在红墙穴地里有一块平坦的石碑，上面标记着所有被弗雷曼人杀死的敌人，而今晚还会有更多的敌人鲜血满地。

斯第尔格加快了脚步，突击队员紧跟着他，沿着岩石小径前进。天快亮了，他们还有很多杀戮工作要做。

在这里，所有人都在躲避帝国窥视的眼睛，哈克南男爵一直把圣训穴地的空洞穴当做他的非法香料储备点。这些被偷来的珍贵美琅脂[3]没有出现在皇帝的任何存货清单上，当然也不会上交给他。沙达姆也从没有起过疑心。但这一切就发生在沙漠人的眼皮底下，哈克南人瞒不了弗雷曼人。

在山脊的底部，有一个肮脏的小村庄，名叫巴·伊斯·拉希德，哈克南家族在悬崖上布置了一个监听站和一些卫兵。这点儿防御工事

对弗雷曼人来说并不算什么障碍，他们很久以前就修建了许多通往山上石窟的竖井和入口。弗雷曼人专用的秘密通道……

斯第尔格眼前出现了一条岔路，他沿着这条模糊的小径继续向前走，寻找通往圣训穴地的隐蔽通道。在微弱的光线下，他忽然看到对面一块岩石下面出现了一片阴影。他立刻趴了下来，把手伸到那片黑暗之中，果然摸到了一个小小的洞口，里面又冷又湿，没有水封门。真是浪费啊。

洞里没有明亮的灯光，也没有卫兵的迹象。他爬进洞里，伸出一条腿，找到一个粗糙的岩架，一脚踩了上去。然后他又伸出另一只脚找到第二个岩架，接着是它下面的第三个岩架。就这样依次向下。不多时，他便在前方隧道右拐的地方看到了微弱的黄色灯光。斯第尔格后退了几步，举起一只手，招呼其他人跟上。

顺阶而下的斯第尔格，在最底层的粗糙地板上发现了一个盛菜的旧碗。他拔下鼻塞，闻了闻，生肉的味道。捕食小型猎物用的诱饵，还是一个动物陷阱？他僵住了，四下寻找传感器。难道他已经触发了某种无声警报？紧接着他便听到前面传来了脚步声，还有醉醺醺的说话声。“又逮着一只。我们去把它轰成肉酱吧。”

斯第尔格和两个弗雷曼人立即躲进了旁边的一条隧道，抽出他们乳白色的晶牙匕[4]。毛拉手枪在这些封闭的空间里会造成巨大的声响。很快两名浑身散发着香料啤酒臭味的哈克南卫兵出现了，他们跌跌撞撞地从弗雷曼人身边经过，斯第尔格和他的战友图洛克立刻跳了出来，从后面抓住了他们。

还没等这些倒霉鬼喊出声来，弗雷曼人就割断了他们的喉咙，然后立即把海绵垫放在他们的伤口上，用力吸去那宝贵的血液。在一连串效率极高的模糊动作中，弗雷曼从仍在抽搐的卫兵手中抢走了武器。斯第尔格自己抓起一把激光步枪，又递给图洛克一把。

昏暗的军用球形灯飘浮在天花板的凹槽里，投射出微弱的光线。突击小队继续沿着通道前进，走向古老穴地的中心。当通道带着他们绕过一个用于将物料运进运出的传送带时，他闻到了美琅脂那熟悉的肉桂气味，随着队伍越走越深，这种气味愈加浓烈起来。在这个区域，天花板上的球形灯被调成淡橙色，而不是黄色。

突击小队忽然看到许多头骨和腐烂尸体被随意丢在了走廊的两侧，就好像哈克南人在漫不经心地展示战利品，大家立刻交头接耳起来。斯第尔格也不禁怒火中烧。这些人很可能是弗雷曼囚犯或是普通村民，被哈克南人抓走充当捕猎活动的靶子。在他身边的图洛克已经开始环顾四周了，寻找下一个他可以亲手杀死的敌人。

斯第尔格小心地在前面领路，很快便听到前方传来了说话声和武器碰撞发出的叮当声。他们来到一处凹室，凹室四周有低矮的石栏，可以俯瞰地下的洞穴。斯第尔格心想，在很久以前，一定有成千上万的沙漠人涌入这个巨大的洞穴，那时候，还没有哈克南家族，也没有皇帝……那是个距离今天很遥远的时代，那时候香料美琅脂还没有成为宇宙中最有价值的物质。

在洞穴的中心矗立着一个八角形结构的建筑，呈深蓝色和银色，周围都是坡道。它周围有很多体积更小的支撑结构。其中一个还处于建设中，塑胶零件散落了一地，七名工人正在辛苦地工作。

突击队员们溜回阴影之中，蹑手蹑脚地走下楼梯，来到洞穴底部。图洛克和其他弗雷曼人的手里端着刚才抢来的武器，占据了可以俯瞰岩洞的几个凹室。三名突击队员一下子冲上了围绕着最大八角形建筑物的斜坡。这些爬到了顶部的弗雷曼人忽然消失在斯第尔格的视线中，然后很快又出现了，并迅速向斯第尔格打了个手势。这时，他看到下面的六名卫兵已经被他们无声无息地杀死了，都是在一片寂静中被晶牙匕割了喉咙。

秘密行动宣告结束。岩洞的地面上也突然出现了两名突击队员，用毛拉手枪对准了大吃一惊的建筑工人，突击队员命令他们上楼。这些黑着眼圈的工人们勉强服从了，好像他们并不在乎把他们囚禁起来的是哪个主人。

弗雷曼人搜查了连接的通道，发现了一个地下营房，有二十四名卫兵倒在散落一地的香料啤酒瓶子中间睡大觉。公共休息大厅里弥漫着浓烈的美琅脂气味。

弗雷曼人一边嘲笑这些哈克南人，一边冲了进来，挥刀乱砍乱踢，造成了剧痛无比但不致命的伤口。这些酩酊大醉的哈克南士兵就这么被解除了武装，然后一起被赶到了中央洞穴。

斯第尔格的血液沸腾起来，他怒视着面前这些无精打采的醉汉。谁都希望能遇上有荣誉感的敌人。但今晚他们一个也没遇到。即使在这个高度戒备的岩洞里，这些士兵也在偷尝他们本应看守的香料——很可能是背着男爵。

“我现在就想把他们都折磨死。”图洛克的眼睛在红色的球形灯光下显得异常黑暗，“慢慢地折磨死。他们是怎么对待那些俘虏的，

你们都看见了。”

斯第尔格拦住了他：“把这个留到以后再说。相反，我们应该让他们工作。”

斯第尔格在哈克南俘虏的前面来回踱步，不时抓一下他的黑胡子。他们身上因恐惧而散发出的汗臭味压倒了香料的气味。斯第尔格用一种低沉而谨慎的语气，复述了他们的领袖列特一凯恩斯教给他的话，威胁这些士兵：“这种香料储备是非法的，明显违反了帝国法律。这个洞穴里所有美琅脂将被没收，并向凯坦星上报。”

作为最近任命的帝国行星学家，列特已经去过凯坦了，要求觐见帕迪沙皇帝沙达姆四世。穿越银河系到达皇宫是一段漫长的旅程，而像斯第尔格这样简单的沙漠居民几乎无法理解这样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是弗雷曼人这么说的吗？”半醉的哈克南队长讥笑道，他个子矮小，双下巴不住地颤抖，额头很高。

“是皇帝这么说的。而且我们是以他的名义扣住这批香料的。”斯第尔格那双靛青色的眼睛死死盯着他。而那位满脸通红的队长甚至没有足够的理智来害怕。显然，他还没有听说弗雷曼人会对他们的俘虏做什么。但他很快就会知道了。

“去卸货吧！”图洛克大声咆哮起来，站在他身边的就是那些刚刚获救的工人，这些还没有完全累趴下的囚犯看到哈克南士兵一个个乖乖起身去劳动，都觉得很有趣。“很快我们自己的扑翼机就来拉这批香料了。”

当冉冉升起的太阳开始炙烤沙漠时，斯第尔格的心头泛起阵阵焦虑。哈克南俘虏们正在不停歇地工作。这次突袭虽然花了他们很长时间，但堪称收获颇丰。

在全副武装的图洛克和其他队员的监督下，那些脾气暴躁的哈克南卫兵把一包又一包美琅脂搬到传送带上。传送带发出了哒哒的响声，将这些香料运往了悬崖上的扑翼机停机坪。在洞穴外面，弗雷曼突击队将这些足够买下全世界的财宝从传送带上卸了下来。

男爵到底想用这么大的一笔财富做什么呢？

中午时分，斯第尔格准时听到了来自山脊底部巴·伊斯·拉希德村传来的爆炸声——第二支弗雷曼突击队通过一次精心策划的进攻，袭击了哈克南岗哨。

四架没有标记的扑翼机优雅地绕着岩壁盘旋，拍打着它们的机械翅膀，直到斯第尔格的人引导它们降落在停机坪上。获救的建筑工人和弗雷曼突击队将这批包装好的、被人偷了两次的美琅脂装上了扑翼机。

这次突袭行动到了尾声。

斯第尔格指示哈克南卫兵们沿着一条陡峭的山路下去，两边就是尘土飞扬的巴·伊斯·拉希德村的棚屋。在极度恐惧中干了好几个小

时重活儿的那位双下巴哈克南队长现在完全清醒了，他浑身大汗淋漓，眼前阵阵发黑。斯第尔格就站在他面前，轻蔑地打量着这个人。

他二话没说，直接抽出他的晶牙匕，由下往上从耻骨一直划到胸骨，把整个人从中间一切为二。队长仿佛难以置信地倒吸了一口气，鲜血和内脏喷洒了出来。

“真是浪费水分。”图洛克在他身旁喃喃自语。

几个大惊失色的哈克南囚犯试图逃跑，但弗雷曼人猛扑了过去，把其中几个士兵扔下了悬崖，又用锋利的匕首刺向了另外几个人。那些原地没动的也被迅速而无痛地消灭了。这些胆小鬼浪费了弗雷曼人不少时间。

那些黑眼圈建筑工人奉命把所有的尸体都运到了扑翼机上，甚至还有过道里发现的那几具腐烂尸体。回到红墙穴地后，斯第尔格的人会把这些尸体都扔到亡者蒸馏器[5]里去，让每一滴水都能为部落所用。被亵渎了的圣训穴地再次变得空荡荡，成为了一个幽灵洞窟。

同时，这也是给男爵的一个警告。

满载而归的扑翼机像几只黑色的大鸟，一个接一个地径直飞向晴朗的天空。斯第尔格等人则在午后的炎炎烈日下绝尘而去，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现在，哈克南男爵的香料储备丢失了，卫兵也被谋杀了，他一定会报复巴·伊斯·拉希德村子，哪怕那些贫穷的村民与弗雷曼人这次突袭没有任何关系。斯第尔格严肃地抿着嘴唇，他最终决定把村子里的所有人都转移到一个遥远的安全穴地里去。

在那里，他们会和那几位建筑工人一起，被转化为弗雷曼人，如果他们不合作，就会被杀死。考虑到他们在拉希德村的悲惨生活，斯第尔格觉得自己其实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出路。

而当列特－凯恩斯从凯坦星回来后，他一定会对弗雷曼人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非常高兴。

人类只有一种科学：不满的科学。

——帕迪沙皇帝沙达姆四世，对莫里塔尼家族行为的判决

请原谅我，陛下。

请陛下赏赐我，陛下。

在大部分时间里，帕迪沙皇帝[6]沙达姆·科瑞诺四世都觉得他的日常工作非常单调乏味。起初，坐在金狮宝座上确实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但现在，当他凝视帝国觐见大厅，他觉得权力就像糖霜引诱蟑螂一样引诱着那些谄媚的害虫。最近一段时间里，在他行使皇帝职权作出判决时，他甚至已经懒得听到底是什么事了。

我恳求正义，陛下。

陛下，请允许我占用您一点时间。

在他做皇太子的那些年里，他费尽心机想要得到皇位。现在，当了皇帝的沙达姆只需动一动手指，就能把一个他认为值得的平民提升到贵族的地位，就能摧毁一个世界，还能扳倒一个大家族。

但是，即使是已知宇宙的皇帝也不能肆意妄为地统治这个宇宙。他的决定在各方面都会受到各方政治势力的挑战。宇航公会[7]有自己的利益，还有就是宇宙联合贸易商会[8]，也就是宇联商会，一个更著名的贸易集团。另外各个贵族家庭之间的争斗和他们同皇帝本人之间的争斗一样多，不过这还算是一件幸事。

请容我解释，陛下。

望宽大处理啊，陛下。

在统治的初期，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帮助他巩固了皇位。然而现在，这些女巫——包括他的妻子——都在他背后蠢蠢欲动，偷偷拆分他的帝国挂毯，然后再编织出一条他无法辨别的新毯子。

请一定恩准，我请求您，陛下。

这只是一件小事，陛下。

不过，一旦他期待已久的奥马尔计划[9]——在伊克斯秘密研究人造香料——能够顺利完成，那么他将彻底改变帝国的面貌。“奥马尔”，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词语啊。但名字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

来自伊克斯的最新报告很令人振奋。终于，那些该死的特莱拉人声称他们的实验成功了，他正在等待最后的证据和样品。香料……在这个庞大的帝国里所有的木偶线都是用香料做的。很快我就会有自己的香料来源了，至于厄拉科斯嘛，它可以去死了，我才不管呢。

研究大师希达尔·芬·阿吉迪卡永远不会做出没有根据的断言。尽管如此，沙达姆的童年好友兼哲学层面的陪衬，哈什米尔·芬伦伯爵，已经动身去伊克斯亲自检查了。

我的命运掌握在您的手中，陛下。

向仁慈的皇帝致敬！

沙达姆坐在他的水晶宝座上，露出了神秘的微笑，这个笑容让面前那些觐见者犹豫起来，纷纷后退。

在他的身后，两个穿着金丝帛外衣的古铜色皮肤的女人顺阶而上，点燃了他宝座两侧的离子火炬。由无害的闪电球构成的火焰噼里啪啦地燃烧起来，火炬发出的蓝绿色光芒很明亮，让人目眩。空气中全是雷暴天气才会有的臭氧味道，火焰的嘶嘶声不绝于耳。

沙达姆其实是在例行盛典和仪式结束一小时后才抵达金狮宝座的，他故意选择姗姗来迟——目的是用这小小的方式提醒面前这些可怜的乞丐，他有多么不重视他们的来访。与之相对的，是所有的觐见者都被要求准时到达，否则他们的觐见要求就会被取消。

宫廷内侍比利·里东多走到了金狮宝座前，举起了他的声波权杖。他把权杖重重敲在了抛光的石板地上，发出洪钟般的响声，震得宫殿的地基仿佛都颤抖了。这位总是眉开眼笑的秃顶宫廷内侍开始大声宣读起沙达姆那冗长的名号和头衔来，然后宣布早朝开始。最后，他分秒不差地退了下去。

沙达姆把身体向前倾，窄小的脸上露出一副严肃的表情，作为皇帝的一天又开始了……

早朝就和他预计的一样，大臣们没完没了地讲着一些琐事。沙达姆强迫自己表现得富有同情心，装作是一位伟大的统治者。他已经委托几位历史学家来记录并强调他生活和统治中的某些细节了。

在短暂的朝会休息期间，宫廷内侍里东多审阅了皇家议事单，过了一遍上面列举的一连串事项。沙达姆则抿了一口烈性香料咖啡，享

受着那电流一般的美琅脂。就这杯咖啡来说，厨师做得还不错。盛咖啡的杯子装饰华丽，上面有精心绘制、独一无二的图案，精致得好像是用蛋壳做的。只不过沙达姆用过的每一只杯子都会在之后销毁，这样就没人能和皇帝使用同一种瓷器了。

“陛下？”里东多表情不安地盯着皇帝，他不用看议事单也能很快认出那个复杂的名字。这位宫廷内侍虽然不是门泰特，但却同样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因此他能记住帝国日常生活中的众多细节。“一位新来的觐见者要求立即与您见面。”

“他们都这么说。他代表哪个家族？”

“他不是兰兹拉德联合会[10]的一分子，陛下。也不是宇联商会或是宇航公会的代表。”

沙达姆粗暴地说道：“那么你的决定就很明显了，宫廷内侍。我不可能把时间浪费在平民身上。”

“他……不完全是平民，陛下。他叫列特－凯恩斯，来自厄拉科斯。”

沙达姆被这个自以为是的人激怒了，总有些人以为他们只要一走进皇宫，这个治理着百万世界的皇帝就得接见他们。“如果我想和沙漠里的某个无名之辈说话，我会自己叫他来的。”

“他是您的帝国行星学家，陛下。是您的父亲委派他的父亲去研究厄拉科斯上的香料。我相信他已经提交过许多报告了。”

皇帝打了个哈欠，说道：“我记得那些报告都很无聊啊。”现在他终于想起了那位古怪的帕多特·凯恩斯，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厄拉科斯度过，逃避自己的职责，变成了当地人，比起凯坦的富丽奢华，他似乎更喜欢沙尘和炎热。“我现在对沙漠没什么兴趣了。”尤其是在奥马尔就要成功的时候。

“陛下，我理解您对他持有保留意见，但不见凯恩斯可以会激怒那些沙漠工人。谁知道这会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呢？他们可能会决定立即举行大罢工，从而降低香料产量，这样一来哈克南男爵就必须进行镇压。他就会请求您派遣萨多卡军团[11]增援，然后——”

沙达姆举起他修剪整齐的手，打断了他：“够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再不打断他，这位宫廷内侍会一直把后果说个不停，“让他进来吧。但先把他身上的土都给我掸掉。”

列特－凯恩斯觉得这座偌大的皇宫十分令人印象深刻，但他却早就见识过另一种不同层面的宏伟了。毕竟没有什么能比广袤无垠的沙丘更为壮观。他曾和怪物一般的科里奥利风暴面对面较量过。他也骑过大沙虫，也曾看见植物在宇宙间最恶劣的环境里茁壮成长。

一个只会端坐在椅子上的人，无论他多么尊贵，也比不上这些。

他觉得自己浑身上下都油乎乎的，这是因为侍者在他身上涂满了洗液。他的头发现在散发着一股花香味，身上也全是那种不自然的除

臭剂味道。根据弗雷曼人的智慧之言，沙子能够净化一个人的身体和心灵。所以列特打定了主意，等他从凯坦回去之后，一定要光着身子在沙丘上打几个滚，然后站在刺骨的风中，再次感受真正的洁净。

由于他坚持要穿他那套复杂的蒸馏服，卫兵决定彻底搜查这件衣服，看看里面有没有藏着武器和监听装置，所以他们把衣服给拆解了。所有的部件都经过了擦洗和润滑，经过精心处理的表面现在涂上了一层奇怪的化学物质，然后卫兵们才把它还给了他。凯恩斯觉得这件沙漠装备里的某些重要部件可能再也无法正常工作了，他不得不扔了它。真是浪费。

但他是伟大的先知帕多特·凯恩斯的儿子，所以弗雷曼人肯定会争先恐后地给他做一件新衣服。毕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沙丘的福祉。但只有凯恩斯才能接近皇帝，提出必要的要求。

这些帝国人太无知了。

列特迈着大步向前走去，那件斑驳的棕褐色披风在他身后不住地飘动。在凯坦，这件披风在人们眼中只不过是一块粗糙的布料，但在列特眼中，它就是一件皇家披风。

宫廷内侍只是简短地宣读了他的名字，好像是考虑到了这位行星学家没有足够多的贵族或政治头衔。凯恩斯把脚下的泰玛格靴子踩得噔噔直响，就连走路的样子都懒得故作优雅。最后他在讲台前停了下来，直接发起言来，连鞠躬都给省了：“沙达姆皇帝，我得跟您谈谈香料和厄拉科斯的事。”

大臣们都被他的大胆和直率吓得屏住呼吸。就连皇帝也是一愣，显然被列特激怒了：“你好大的胆子，行星学家。同样也很愚蠢。香料对皇权干系重大，你以为我会一无所知吗？”

“陛下，我觉得吧，您从哈克南家族那里得到了一些错误的信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向您隐瞒他们的真实行动。”

沙达姆扬起自己红红的眉毛，身子前倾，现在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位行星学家身上。

凯恩斯继续说道：“哈克南人就像是在沙漠中狂奔的野狗。他们剥削当地人。香料工人的伤亡率甚至比在波里特林[12]和杰第主星的奴隶坑里还要高。我已经给您发过很多详细描述这些暴行的报告了，而在我之前，我的父亲也提交过。我还提交了一份长期计划，详细说明了我们打算如何通过种植草地和沙漠灌木来开垦沙丘——我的意思是厄拉科斯——的大部分表面，以供人类居住。”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我只能假设您没有阅读我们的报告，因为我们没有收到任何回应，而您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沙达姆死死攥住金狮宝座的护手。在他身旁，耀眼的离子火炬在不停吼叫，看上去就像是在拙劣地模仿着夏胡鲁[13]。“我有很多书要读，行星学家，还有很多事需要处理。”萨多卡卫兵靠了过来，似乎是在配合皇帝急转直下的情绪。

“与美琅脂的产量相比，这些都不重要，不是吗？”凯恩斯的反驳再次震惊了沙达姆和皇庭上的众人。萨多卡卫兵们现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刀剑随时准备出鞘。

凯恩斯却没有意识到事态的危险，而是继续往下说着：“我已经向您提交了报告，请求获得一些新设备，并且派遣一个由植物学家、气象学家和地质学家组成的小组。我还需要一些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他们能帮我确定在您的哈克南家族造成了这么大损失的情况下，沙漠人民将如何才能平安地生存下去。”

宫廷内侍忍不住插嘴进来：“行星学家，一个人不能向他的皇帝提要求。沙达姆四世将独自决定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把资源分配到哪里全凭他的仁慈之手。”

但凯恩斯并没有被沙达姆和他的仆人吓倒：“对帝国来说，没有什么比香料更重要。我为历史提供了一种方式，好让人们记住这位皇帝是一位有远见的人，遵循皇太子拉斐尔·科瑞诺之道。”

看到列特的言辞越来越胆大妄为，沙达姆气得直接站了起来——这可是他在众人面前很少做的事。“够了！”他很想直接叫来一个刽子手处决凯恩斯，但理智最终还是很勉强地占了上风。他可能还需要这个人。此外，一旦奥马尔进入量产阶段，那么这位凯恩斯就会眼睁睁看着他心爱的沙漠星球在帝国的眼中变得无足轻重，这无疑会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因此，他非常平静地说道：“我的皇家香料大臣哈什米尔·芬伦伯爵将在一周内抵达凯坦。如果你所说的属实，那么就由他去解决吧。”

萨多卡卫兵快步上前，一把抓住凯恩斯的胳膊，以最快的速度护送他走了出去。不过既然他已经得到了答复，也就不再挣扎。他终于

看清了这位沙达姆皇帝，他既盲目自大又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不管他统治了多少个世界，他都决定今后不再尊重他。

而且凯恩斯也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弗雷曼人必须靠自己的力量照料沙丘，因为这个帝国已经没什么希望了。

残缺之人想要得到他们所缺之物，但当所缺之物呈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又表示拒绝。因为它会证明自己的缺失。

——被归为圣塞丽娜·芭特勒所说，《圣战伪经》

在卡拉丹[14]城堡的宴会大厅里，衣着光鲜的仆人们还和往常一样进进出出，但他们的公爵只剩下一个躯壳了。

穿着鲜艳衣服的女仆匆匆穿过走廊。散发着肉豆蔻香味的蜡烛照亮了每个房间。但即使厨师准备了最可口的饭菜，用上了最好的瓷器和餐具，配上了最柔和的音乐，也无法驱散笼罩在屋子里的那片阴郁。每个仆人对雷托的痛苦都感同身受，但他们无法帮助他。

杰西卡夫人坐在桌子尽头的一把伊拉迦木雕椅子上，这是她作为公爵侍妾的正式位置。一头黑发的雷托·厄崔迪端坐在餐桌的另一端，心事重重，偶尔朝身穿绿色制服的仆人们点点头。

这个大厅里现在空着一些座位——可以说空座位太多了。为了安抚雷托那极度悲伤的情绪，杰西卡偷偷搬走了那把为公爵夭折的儿子、六岁的维克多定做的小椅子。尽管经过了多年贝尼·杰瑟里特训练，但杰西卡还是无法帮助雷托摆脱悲伤，她一直为他感到心痛。只要他愿意听，她有太多的心里话想要对他说。

长长餐桌的对面坐着门泰特杜菲·哈瓦特和一脸伤疤的走私犯哥尼·哈莱克。哥尼通常可以用歌声和他的巴厘琴让晚宴的气氛立刻活跃起来，但最近他一直和杜菲忙着准备一次秘密行动，他们打算前往伊克斯，进行一次深入敌后的侦察，以找出特莱拉防线的弱点。

拥有计算机般头脑的杜菲能够在一瞬间制订出数百个突袭计划来，这使得他在这次任务中至关重要。而哥尼则善于溜进那些不该去的地方，或是在最严峻的危机之下安全逃跑。因此，这两个人也许能在所有人都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

“再给我来点卡拉丹白葡萄酒。”剑术大师邓肯·艾达荷举起酒杯喊道。一个仆人连忙把一瓶昂贵的当地葡萄酒端了上来，邓肯稳稳地端着杯子，看着浓郁的金色液体从瓶子里喷涌而出，倒入杯中。他边举手让仆人等着边灌了一大口酒，然后马上示意仆人继续倒。

在令人不安的沉默中，雷托盯着木雕大门……好像在等着谁，期盼着某个人能随时推门进来。他的眼神如冰一般寒冷。

天空帆船爆炸了，飞船着火了——

隆博被烧得血肉模糊，维克多死了——

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一切都是雷托那位嫉妒心极强的妃子凯莉娅干的，她也是维克多的亲生母亲，最后她带着无以言表的耻辱和巨大悲痛从卡拉丹城堡的高塔上跳了下去……

这时厨师从厨房拱门里走了出来，骄傲地端着一个大浅盘，说道：“这是今晚最好的菜了，公爵大人。是专门为您做的。”

那是一条用油炸香叶包裹着的肥嫩的帕拉鱼。带尖刺的迷迭香小枝被插在粉红色的鱼肉里，紫蓝色的杜松子像宝石一样点缀着盘子。尽管她把这条鱼最好的部位端给了雷托，但他却迟迟没拿起叉子。他只是继续盯着大门。等待着。

最后，门外传来了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和嗡嗡的马达声，雷托这才站了起来，脸上满是关切和期待之情。五官平常的贝尼·杰瑟里特女巫特希雅迈着羽毛般轻盈的脚步，快步走进了宴会厅。她扫视了一下房间，注意到椅子和移走地毯后露出的石头地板，赞许地点了点头：“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公爵，但我们必须有耐心。”

“我们大家对他永远有耐心。”雷托说道，仿佛看到了一道曙光。

凭借着对电液肌肉的抽搐程度、志贺藤线的弯曲度以及微纤维神经的精准计算，隆博·维尔纽斯王子摇摇晃晃地走进了宴会厅。他那张由人造和天然皮肤混合而成、伤痕累累的脸上显示出了高度的专注力。他那蜡一样的额头上冒出了汗珠，闪闪发亮。他穿着一件宽松的短袍子，翻领上依旧闪烁着一个紫铜相间的螺旋形图案，那是陷落的维尔纽斯家族标志。

特希雅急忙朝他走去，但隆博举起一根由抛光金属和聚合物构成的手指，示意要自己走。

天空帆船的爆炸把他的身体炸成了一块烂肉，烧掉了他的四肢和半张脸，毁坏了他的大部分器官。然而他却活了下来，一道曾经无比明亮的火焰现在只剩余烬。现在的隆博，几乎成了这辆人形机械车上的一名乘客。

“我已经尽力走快点儿了，雷托。”

“不用着急。”公爵走向自己这位勇敢的朋友，这位几十年来一起钓鱼、一起游戏、一起狂欢、一起谋划策略的朋友，“我可不希望

你摔倒了，那会砸坏我家东西的——我的意思是说，比如我的桌子。”

“真好笑哈。”

雷托回想起那些邪恶的特莱拉人非常想要得到厄崔迪和维尔纽斯家族的基因样本，试图在公爵最悲痛的时候敲诈他。他们向当时陷入巨大悲痛的雷托提出了一个可怕的条件：他们要为雷托的儿子维克多培育一个死灵——用死去的细胞克隆出来的替代品，代价是他最好的朋友隆博的那具残缺但还活着的尸体。

他们对厄崔迪家族恨之入骨，但对他们在伊克斯推翻的维尔纽斯家族的仇恨更深。特莱拉想要获得完整的厄崔迪和维尔纽斯基因。有了维克多和隆博的尸体，他们就可以创造出任意数量的死灵、克隆人、刺客、副本。

但雷托最终拒绝了他们的提议。相反，他请来了苏克医生[15]威灵顿·岳，他是一位器官移植专家。

“谢谢你们为我举办这个晚宴。”隆博看着摆在桌上的盘子和碟子说道，“要是为了等我菜都凉了，那么我很抱歉。”

雷托鼓起掌来，宴会厅里响起一阵坚定的掌声。邓肯和杰西卡都热情地笑着加入进来。凭借敏锐的观察力，杰西卡注意到在公爵的眼眶里闪烁着泪光。

那位脸色灰黄的岳医生走到他的病人身边，追踪着读数，研究着他手里的一个数据板，这个数据板能接收隆博体内的控制系统所发出的脉冲。身材瘦长的医生把他的紫色嘴唇噘得像一朵花，说道：“太

好了。虽然还有一些组件需要微调，但您已经可以按照既定的方式运行了。”说着他绕着隆博转了一圈，像只雪貂一样，而半机械人王子则慢慢地自己迈开了步子。

特希雅为隆博拉开了一把椅子。他的人造腿有力而结实，但不优雅。他的手看上去也像戴了一副装甲手套，他的两条胳膊耷拉在身体两侧，像两只有着环形图案的船桨。

隆博看着厨师刚刚端上来的那条大鱼笑了起来：“这闻起来可真香呢。”然后他动作十分缓慢地转过头来，仿佛脖子上安装了一个滚动轴承一般，“你看我可以吃一点吗，岳医生？”

苏克医生摸了摸他的长胡子：“可以尝两口。毕竟你的消化系统还没彻底完工。”

隆博转向雷托：“看来，我可以吃点比甜点热量更高的食物了。”说着他坐到了椅子上，其他人也跟着都坐了下来。

雷托举起酒杯，想说些祝酒的话可脸上却露出了痛苦的表情，于是他只是喝了一口酒道：“我很抱歉让你遇上这样的事，隆博。这些……机械替代品……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大补偿了。”

隆博的那张伤痕累累的脸上露出感激和困扰的神情：“地狱在下，雷托，别再对我道歉了！你再这么拼命把一切都怪到自己头上可不好，会浪费很多时间，我们也都会发疯的。”说着他举起一只机械手臂，转动安在手腕关节上的那只手，低头盯着它。“这玩意儿还真不错。事实上，是很不错。你知道的，岳医生可是个天才。你应该尽

可能让他待久一点。”那位苏克医生费了很大劲强忍着，才没让自己因为这番恭维而显得容光焕发。

“别忘了我来自伊克斯，所以我懂得欣赏技术的奇迹，”隆博说道，“我现在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如果有人能比我更适应这个新身体，我还真想认识认识他。”

多年以来，这位流亡的隆博王子一直在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他向自己陷落的家园里的反抗军提供过一些支持，包括雷托公爵的那些晶片炸药和部分军用物资。

近几个月来，随着隆博身体的好转，他的精神状态也开始恢复了。虽然他不能再算是一个完整的人类，但他仍然每天都念叨着要夺回伊克斯，甚至连雷托公爵和他本人的侍妾特希雅有时也不得不叫他冷静下来。

最后，雷托只能同意冒险派出哥尼和杜菲，组成一只侦察小队前去摸摸底。雷托这么做也有自己的目的：在经历了这么多悲剧之后，他下定决心，一定要促成一些好事发生。问题不在于他们是否会发动反攻，而只在于时间和方式。

特希雅直视大家：“不要低估隆博的力量。你们比所有人都清楚一个人要想生存就必须学会适应。”

杰西卡不禁注意到这位侍妾脸上那副崇拜的表情。特希雅和隆博在卡拉丹共度了数年时光，在此期间，她鼓励他去支持伊克斯的自由战士，这样他就可以光复家园。即使在爆炸发生之后，特希雅也一直

支持着他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当隆博恢复知觉时，他对她说：“我很惊讶你能留下来。”

“只要你还需要我，我就留在你身边。”

特希雅像旋风那样为他忙碌，监督改造城堡里隆博的房间，准备各种设备来辅助他。特希雅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如何让他变得更强壮这件事上了。她最后宣布：“一旦隆博王子恢复健康，他将带领伊克斯人民走向胜利。”

杰西卡不知道这个棕发女人做这些事是出于她的本心，还是说只是履行姐妹会给她的秘密指示。

在她的整个童年时期，杰西卡都听从着她的老师和导师——尊敬的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圣母[16]的话。她服从了那位老妇人的所有严厉教导，学习老妇人教给她的知识。

但现在，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想要把公爵的基因和自己的基因结合。毫无疑问，杰西卡就是奉命前来引诱雷托的，再尽快怀上雷托的女儿。然而，她却对这位阴郁、忧愁的公爵产生了一种不熟悉的、被禁止的爱慕之情，杰西卡变得叛逆，她推迟了怀孕。后来，在经历了维克多的去世和雷托毁灭性的抑郁之后，她不顾一切地让自己怀上了一个儿子，违背了姐妹会的直接指示。莫希阿姆一定会感到背叛和深深的失望。但杰西卡以后有的是机会怀上女儿的，不是吗？

隆博坐在他那把加固过的椅子上，弯起左臂，小心地把僵硬的指尖伸进短袍子的口袋里。他的手指小心地移动着，在里面摸索起来。最后，他抓住一张纸，费力地把它掏了出来，然后展开。

“看看这精细的马达控制，”岳医生赞叹道，“比我预料的还要好。你一直在自己练习吗，隆博？”

“每一秒都在练习，”王子举起那张纸来，“我每天都在学新的东西。这是我能画的最好的路线图了，这上面是我记忆里的一些通道。等哥尼和杜菲到了伊克斯，会发现它们很有用的。”

“其他的路径已经被证明过于危险。”门泰特说。几十年来，间谍们一直试图突破特莱拉人的防线。好几名厄崔迪间谍已经成功潜入了伊克斯，却再也没能安全回来。外部的人根本无法进入那个地下世界。

但是隆博身为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伯爵之子，却从自己的记忆中挖掘出了那些关于秘密安全系统和通往洞穴城市的隐秘入口的情报。在他漫长的疗养期间，他开始回忆起了一些他以为自己早已遗忘的模糊细节，这些细节可能会对渗透工作有帮助。

隆博把注意力转向他的食物，用叉子扎起一大块帕拉鱼。但他很快便注意到了岳医生不满的目光，只得把那一大块鱼肉放回到盘子里，换成一小块。

雷托凝视着自己在大厅光亮的蓝黑曜石墙壁上的模糊倒影，说道：“一些家族现在就像等着捕食弱小猎物的狼群一样，正等着我的衰落。比如哈克南家族。”自从天空帆船事件发生后，雷托公爵变得越来越冷酷，越来越不愿意沉默地接受不公正的待遇。他打算像隆博一样，在伊克斯上有所作为。

“我们必须让整个帝国都看到，厄崔迪家族和以往一样强大。”

一旦我们试图压抑内心深处的冲动，我们整个存在都会发出背叛的尖叫。

——贝尼·杰瑟里特教义

真言师[17]洛比亚躺在她简朴房间里的一张编织垫子上，她的生命正在逝去，阿妮鲁尔站在一旁看着她，心里感到很难过。啊，我的朋友，你的结局不应该是这样的。

这位年迈的姐妹近些年来虽年老体衰，但仍顽强地拼命活着。洛比亚没有现在就回到瓦拉赫九号星她熟悉的圣母学校里，而是继续坚守在金狮宝座旁。她那不可思议的头脑——她称其为自己“最珍贵的财产”——依然敏锐。作为帝国真言师，洛比亚忠实地鉴别着沙达姆四世面前出现的谎言和欺瞒，尽管沙达姆四世很少对她表示感谢。

现在，这个苍老的女人抬起头来看向阿妮鲁尔。阿妮鲁尔正站在明亮的灯光下，阴影盖住了她脸上的泪水。这位姐妹是她在这座宫殿里最亲密的知心人。洛比亚不仅是一个贝尼·杰瑟里特，而且还是一个活泼迷人的朋友，阿妮鲁尔可以和她分享自己的想法和秘密。而她现在即将走向人生的终点。

“你会没事的，洛比亚圣母。”阿妮鲁尔安慰道。这个寒冷房间的灰泥墙散发出一股深入骨髓的寒意。“我觉得你的身体越来越好了。”

老妇人用干枯的声音回应道：“永远不要对一个真言师撒谎……尤其是皇帝陛下的真言师。”这是她经常说的一句话。洛比亚那双潮

湿的眼睛里闪烁着自嘲的笑意，她的胸腔吃力地上下起伏，极力保持着呼吸的节奏。“难道你从我这儿什么都没学到吗？”

“我知道你很固执，我的朋友。你应该同意我把医护姐妹尤飒召来的，她可以治疗你的疾病。”

“孩子，不管你有多么希望我能活下去，你也得承认姐妹会已经不需要了。我应该责怪你太过感性了吗，还是我应该让我们都免于尴尬？”洛比亚咳嗽了一声，然后做了两次深呼吸，完成了一次宾度歇止[18]平静法。她的呼吸现在变得平稳了，仿佛她又成了一个年轻的女人，没有了对死亡的忧虑。“我们不应该永远活着，当然其他记忆[19]里的那些声音除外。”

“我觉得你就是喜欢挑战我的想法，洛比亚圣母。”阿妮鲁尔和她经常一起在宫殿的地下运河里游泳，一起玩激烈的战略游戏，彼此花上几个小时盯着对方看，在最后的分秒中决出胜负。阿妮鲁尔仍不想放手。

虽然这位苍老的真言师住在奢华的皇宫里，但她房间的墙壁上没有装饰品，硬木地板上也没有铺地毯。洛比亚让人拿走了原有的精美油画、豪华地毯和棱镜窗幔。“奢华的物质享受会搞乱一个人的头脑，”她曾对阿妮鲁尔这样说，“私人物品是对时间和精力的浪费。”

“难道这些奢侈品不正是由人的头脑创造的吗？”阿妮鲁尔当即反驳道。

“高人一等的头脑可以创造出神奇的东西，但愚笨的头脑为了自己的享受而去追求这些。我不要当傻瓜。”

她走之后，我会多么怀念这些辩论啊……

阿妮鲁尔非常悲伤，她怀疑皇帝是否会注意到老妇人的缺席。几十年来，洛比亚一直是最杰出的真言师，她能注意到人们皮肤上最微小的汗珠、脖子的倾斜度、嘴唇的弯曲度以及说话的音调变化等等。

洛比亚躺在垫子上的身体开始变得僵硬，她突然睁开眼睛说道：“是时候了。”

恐惧像炽热的炭火一样烧灼着阿妮鲁尔的心。我不能恐惧。因为恐惧扼杀心智。恐惧是带来彻底毁灭的小死神。她低声说道：“我明白了，洛比亚圣母。我愿意协助你。”我要直面我的恐惧。我要任由恐惧掠过我身，穿过我心。

阿妮鲁尔强忍泪水，拼命让自己保持镇静，她向前倾过身子，用额头碰了碰老真言师那褶皱的太阳穴，就像在俯身祈祷一样。在洛比亚允许自己离世之前，阿妮鲁尔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

她不想在这座孤寂的宫殿里失去洛比亚这样能和她交心的朋友。而她也没必要放弃这位真言师。不用完全放弃。“跟我分享吧，洛比亚。我有的是地方存放你的记忆。”

在她的意识深处，阿妮鲁尔感受到了一阵兴奋和喧嚣——那是她脑海中的其他记忆，也就是她所有祖先的遗传记忆。作为魁萨茨圣母，阿妮鲁尔很容易接收到其他记忆的想法，这些遗传记忆甚至可以追溯到几代人以前。很快，洛比亚也将加入她们。

她靠在洛比亚的前额上，感到老妇人的脉搏在逐渐减弱。但她的心跳开始变得稳定，两个人的精神大门都打开了……记忆就像一股激流奔涌而来。洛比亚把她的一生都传给了阿妮鲁尔，她的记忆、她的性格以及她漫长生命中的每一份知识。

总有一天，阿妮鲁尔也会如法炮制地把记忆再传给另一个姐妹。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积累着集体记忆，然后再分享给所有姐妹。

生命之花已然凋零的洛比亚最终变成了一具空壳，就像一声逐渐消逝的长叹。现在，老妇人的所有记忆都住进了阿妮鲁尔的心里，和所有其他人的声音汇合在一起。一旦时机成熟，魁萨茨圣母就可以唤醒自己内心深处的洛比亚，她们就能再次共度时光了……

这时身旁传来了一个温柔的声音，阿妮鲁尔转头瞥了一眼，立刻掩饰住了她的情绪。她不敢让其他姐妹看到自己的软弱，即使是在这个非常悲痛的时刻。门口站着一位年轻漂亮的侍从姐妹，正在向她做手势：“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皇后。请随我来。”

就连阿妮鲁尔也对自己说话时的镇定感到惊讶：“洛比亚姐妹去世了。我们必须通知大圣母，皇帝陛下需要一个新的真言师。”最后，阿妮鲁尔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躺在垫子上的洛比亚，看到老妇人的身子早已变得冰冷且空无，然后她转身以最轻微的脚步声离开了。

那位漂亮的侍从姐妹惊讶地看着她，随即接受了这个消息。她领着阿妮鲁尔来到一间雅致的私人客厅，莫希阿姆圣母正在那里等她。莫希阿姆是一个脸颊凹陷、头发花白的女人，她穿了一件黑色的阿巴长袍，这是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传统衣物。

莫希阿姆还没来得及说话，阿妮鲁尔就直接且冷漠地告诉了她洛比亚的死讯。但莫希阿姆似乎并不感到惊讶：“我也带来了期盼已久的消息，阿妮鲁尔夫人。在这个悲伤的日子里，你会发现这个消息特别令人振奋。”她用的是一种古老的、被人遗忘的语言，除了贝尼·杰瑟里特外没有人能听懂，“终于，杰西卡怀上了雷托·厄崔迪公爵的孩子。”

“她终于完成了姐妹会布置的任务。”阿妮鲁尔的表情不再忧郁了，新生活的光明前景似乎近在咫尺。

这意味着经过几千年的精心规划，贝尼·杰瑟里特最重要的育种计划即将实现。杰西卡腹中的女儿将成为他们期待已久的战利品——魁萨茨·哈德拉克[20]的母亲，而魁萨茨·哈德拉克正是一位处于贝尼·杰瑟里特控制下的救世主。

“也许今天并没有那么的黑暗。”

如果每个活人都有预知的能力，那预知会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它该被如何应用呢？

——诺玛·辛瓦，《哲学演算》，古代宇航公会记录，罗萨克星藏品

人类在交叉点[21]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爱国者和商业巨头奥勒留·文波特建立宇航公会之前。在芭特勒圣战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个羽翼未丰的公会想要找一个能容纳他们的远航机的家园，而交叉点那广阔的平原和稀疏的人口正好符合公会的要求。现在，这里遍布着公会的停机坪、维修设施、巨大的维护场，以及为神秘的领航员建造的高度安全的学校。

领航员德默尔现在已经完全不是人类了。他漂浮在一个密封的香料罐里，用他的心灵之眼凝视交叉点。他的皮肤、肺部和大脑里都弥漫着高纯度美琅脂的肉桂味道。而宇宙间没有比这更香甜的味道了。

一架小型飞行舱用机械爪抓着他的装甲领航员舱室，静静地飞向天际线上那艘指派给他的远航机。德默尔的存在就是为了能在眨眼间进行跨越星系的折叠空间旅行。而这只是他对宇宙的理解中最小的部分，因为他已经远远超出了最初的形态。

这艘球形的飞行舱飞跃了一大片停在地面上的远航机——正是这些绵延数公里的巨型飞船维持着帝国的商业运作。虽然骄傲是一种属于人类的原始情感，但德默尔仍然因为自己在宇宙中的重要性而感到高兴。

他凝视着主船坞和维修闸，那里的飞船都被人用模块化配件进行着维修和升级。有一艘巨大飞船的船体因为遭到了小行星的严重撞击而留下了凹痕，飞船上那位老领航员也受了重伤。德默尔感到一丝伤感，这种情绪是他曾经作为一个伊克斯男孩而留下的一道挥之不去的影子。有一天，如果他集中起所有他已经扩展开的思维，他一定会彻底征服以前的自我残余。

前方就是白茫茫的领航员旷野了，每一位逝去的领航员都有一个标志。前几日，有两位作为实验对象的领航员死亡了，因此一对崭新的标志出现在了旷野里。这些实验对象都是些志愿者，他们自愿参加了一个名为公会连接的危险的即时通信项目，该项目正是基于德默尔与他的双胞胎兄弟克泰尔之间的远距离通信发展而来。

然而，这个项目失败了。在成功连接了几次之后，这些精神连接在一起的领航员就陷入了脑死亡状态。尽管有着巨大的潜在利润，但公会还是放弃了进一步的公会连接研究：毕竟这些极具天赋的领航员太过珍贵，不能冒如此巨大的生命危险。

伴随着引擎的轰鸣声和气流的呼啸声，这架飞行舱降落在了旷野附近，靠近无限神谕[22]的基座。这个巨大的强化玻璃圆球里包含着金色的漩涡和条纹，仿佛有一个不断变化着的星云在里面游动。当一名穿制服的公会成员引导着德默尔离开飞行舱时，圆球里的活动增加了。

在每次执行任务之前，领航员通常会与无限神谕进行“交流”，以提高和完善自己的灵态能力。这种经历，就像在伟大的折叠空间里旅行一样，能把领航员和公会的神秘起源联系到一起。

德默尔闭上他的小眼睛，感到无限神谕充满了他的感官，一波又一波涌入他的脑海，直到宇宙间所有的可能性都清晰可见。他感到有另一个人一直在守护他，仿佛公会是一个有感知的灵魂一样，这给了他一种平静。

在古老而强大的神谕指引下，德默尔的心灵穿梭在时空的过去和未来之间，穿梭在宇宙间的所有美好、完美的事物之间。领航员舱室中的香料气体似乎一直在扩散，直到把成千上万张领航员的面孔包裹其中。图像在不断地跳跃和转换，从领航员到人类，反复转换。这时他看到了一个女人，她的身体在变化、萎缩，直到她变成一个赤裸的、巨大的脑子……

在神谕内部，这些影像逐渐褪色，给他留下一种不祥的空虚。他的眼睛仍然紧闭，但只能看到强化玻璃圆球里还在旋转的星云了。飞行舱的爪子继续抓住他的舱室，飞向等待着的远航机，德默尔陷入了不安的困惑之中

他通过折叠空间看到了许多东西，但并不是全部……还远远不够。有一股不可预测的强大力量正在塑造宇宙，这股力量就连无限神谕也无法看清。对于人类来说，就算是像沙达姆四世那样强大的领袖，也不知道这股力量会释放出何物。

而宇宙从来都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美琅脂是一个多手的怪物。它会先用一只手赐予香料，再用其他所有的手夺走它。

——宇联商会机密备忘录，仅供皇帝观看

在互相连接的地下实验室建筑群内，白色的运输圆舱在轨道上快速行驶着。舱体在老化的轨道上嘎吱作响，一边行驶一边断断续续地发出令人不安的声音。

通过车厢的强化玻璃地板，研究大师希达尔·芬·阿吉迪卡可以看到正在为了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而工作的立交桥、传送带和技术系统。这一切都处于我的监督之下。虽然皇帝总是自欺欺人地说，他才是萨图赫（曾被称为伊克斯）星球上这一切进展的总指挥，但没人能比阿吉迪卡更有权力。最终，所有的政客和贵族，甚至是他那些短视的特莱拉同胞都会明白这一点的。到那时，要想阻止这位研究大师取得不可避免的胜利已经太迟了。

他的小圆舱哐啷哐啷地朝着戒备森严的研究馆驶去。在他的人民征服这个星球之前，这些先进的伊克斯制造设施曾为维尔纽斯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现在，这些工厂有了更好的使命，那就是为了神明的荣耀和被拣选的特莱拉人工作。

然而，今天他却面临着一项不同以往的考验。阿吉迪卡并不期待与帝国香料大臣芬伦伯爵再次见面，但终于他有一些好消息能报告了——足以阻止皇帝把他的萨多卡军团派过来。

最近几个月来，他亲自主持了人造香料的大规模全面测试——并进行了交叉比对，在最细微的环节去比较美琅脂和奥马尔的效力。而宇宙间最为神秘的一个谜团——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是如何使用美琅脂的——被一个意外事件揭开了面纱，有一个间谍女巫意外地落入了他手中。现在，这个曾以米拉尔·阿莱切姆的名字伪装自己的贝尼·杰瑟里特俘虏，有了一个更为崇高的目标。

嗡嗡作响的运输圆舱在研究馆前摇摇晃晃地停了下来，阿吉迪卡走到一个洁白无瑕的平台上。芬伦可能已经等在那里了，而他不喜欢等待。

阿吉迪卡急匆匆地走进电梯，电梯一路下降，停在了研究馆正门前——但是圆形的电梯门却没有打开。他大为光火，按下了紧急警报，对着扬声器大喊道："把我弄出去，快点。我可是很忙的！"

这个升降管道是基于伊克斯的设计，但现在却连一个简单的门都无法打开。还有什么比这个技术更基础的呢？在这些本该充满精妙设备的研究馆里，有着太多的系统出现崩溃的迹象了。会不会是那些躲在阴影里的顽固叛乱分子在蓄意破坏？还是仅仅因为维护不善？

他听到外面有人在叽叽喳喳吵嚷，工具砰砰地砸着大门。阿吉迪卡不喜欢封闭的空间，他本来就讨厌住在地下。现在，他周围的空气似乎越来越沉闷了。他低声叨咕起伟大教义问答来，谦卑地请求神祇给他指一条安全的出路。接着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小瓶，倒出两片难闻的含片，吞了下去。

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

阿吉迪卡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重新审视起他已经实施的计划。这个项目是在几十年前开始的，从那一天起，他就一直与特莱拉的某个小干部保持着联系，此人从特莱拉那里偷出来很多神圣培育罐，此后就一直在为他服务。他带着培育罐逃到了帝国境内最偏远的地方，在那些致命的变脸者的保护下，建立了自己的特莱拉政权，诠释他自己心中理解的伟大教义。

他已经把后路都安排好了，阿吉迪卡会把他自己、他的变脸者随从以及奥马尔计划的机密资料藏在一艘远程护航舰里，然后逃离这里。在他成功逃跑后，他会引爆一枚炸弹，摧毁整个实验室。这场巨大的爆炸同时也将毁掉半座地下城市。而早在爆炸尘埃落地之前，他就已经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

一旦他抵达了他那颗早就准备好了的星球，阿吉迪卡就会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他的权力基础，并组建一支军事力量来保护自己免受帝国的报复。他将独自控制这种珍贵却又廉价的人造香料的供应链。谁控制了香料，谁就控制了整个宇宙。最终，阿吉迪卡会坐到金狮宝座上。前提是他得先从这个故障电梯里出来。

终于，伴随着撞击声和喊叫声，升降通道的门吱吱呀呀地打开了，两个助手朝里面瞧了瞧，问他道：“大师，您还好吗？”

站在他们身后的正是面无表情的芬伦伯爵。他虽然个子不高，但仍比特莱拉人高得多：“看来你遇到了点儿麻烦，嗯-嗯-啊？”

阿吉迪卡站直了身子，从狭窄的电梯里挤了出来，用肩膀把那些语无伦次的下属拱到一边，说道：“请跟我来，芬伦伯爵。”

研究大师带着香料大臣来到了一间熟悉的陈列室，这是一个巨大的房间，墙壁、地板和天花板都是白色的。房间里摆放着各种科学仪器和容器，还有一张有着半透明罩子的红色桌子。

“嗯，你又要让我看那种沙漠虫子了？我希望是另一个小家伙，不会像前一个病得那么重吧？”

阿吉迪卡拿出一个小瓶，里面有一摊橘黄色的软泥，他把它放在芬伦的鼻孔底下，说道：“这是最新的一批奥马尔。闻起来很像美琅脂吧？你觉得呢？”芬伦鼻子抽动着闻了闻。但还没等他开口，阿吉迪卡就按下了罩子底部的按钮。强化玻璃里的雾气消失了，露出了里面半米长的一条沙虫。

“从厄拉科斯弄来多久了？”芬伦问道。

“它是十一天之前走私来的。沙虫总会在远离家园的地方死去，但它应该能再活一个月，也许两个月。”

阿吉迪卡把橙色的物质倒入了罩子上的一个容器里。容器掉了下去，陷进了沙子，向沙虫倾斜着。

这条蛇一般大小的生物游向奥马尔，它张开圆圆的嘴巴，露出喉咙深处水晶般的微小牙齿。突然猛冲向橙色物质，把它连同容器一起吞了下去。

面对芬伦好奇的目光，阿吉迪卡宣布：“就和真的美琅脂一样。”

“可是虫子还是会死？”香料大臣坚持着他的怀疑态度。

“不管我们给它们奥马尔还是美琅脂，它们都会死。这没什么区别。离开原生沙漠它们根本无法存活。”

“我明白了。我现在要带一个样品去皇帝那里。准备吧。”

阿吉迪卡屈尊地回答道：“奥马尔是一种生物产品，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很危险。最终的成品只有在加入稳定剂后才安全。”

“那就加呀，嗯-嗯？你现在就去加，我就在这儿等着。”

研究大师摇了摇头：“稳定剂还处在测试阶段。美琅脂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物质，但成功唾手可得。等我叫你的时候，你再回来。”

“你没有权力叫我干什么。我只向皇帝报告。”

阿吉迪卡撑开沉重的眼皮，傲慢地答道：“那就把我告诉你的告诉他吧。现在的奥马尔和真正的美琅脂没什么区别。”

看到芬伦沮丧的表情，他差点忍不住笑起来。那个所谓的稳定剂是假的。无论是皇帝还是阿吉迪卡那些无能的特莱拉上级都不会得到奥马尔。相反，研究大师会带着所有东西逃走，不留下任何他称之为“阿吉迪马尔”的极具效力的香料替代品的真正线索。如果这个物质连厄拉科斯沙虫都能骗过，那么还需要什么别的证据么？

芬伦说道：“永远不要忘了，一开始是我说服了埃尔鲁德开始这个项目，嗯-哼？因此，我觉得我肩负着巨大的责任。”他开始在房间里踱步，“我想，你进行了宇航公会测试吧？我们必须知道领航员是否能使用你的人造香料来找出通过折叠空间的安全路径。”

阿吉迪卡想要说点什么。但他确实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显然没有做吧？嗯-嗯-嗯-嗯。我击中了你的痛处了吗？”

“请你放心，领航员也不会注意到任何区别的。”阿吉迪卡按下了按钮，雾气再次笼罩了那只虫子。

芬伦乘胜追击道：“然而，最高级别的测试就是把奥马尔放入领航员舱室中，嗯-嗯-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终确定项目成功。”

“但我们做不到啊，大人，”阿吉迪卡不安地说道，“我们不能公开要求宇航公会合作，毕竟奥马尔计划必须完全保密。”

伯爵的眼睛闪闪发光，脑子里冒出了各种阴谋：“但你的变脸者可以解决公会的安全措施啊。是的，嗯-嗯-嗯。我会全程陪同你的变脸者展开行动，看看结果如何。”

阿吉迪卡考虑了一下他的这个建议。这位帝国香料大臣说的确实有几分道理。此外，使用一个变脸者也给他提供了其他可能性……一个摆脱这个爱管闲事的人的办法。

除了阿吉迪卡本人之外，谁也不知道他已经把几百名从培育罐里培育出来的变脸者分散到银河系里去了，他把他们安插在了重要的战略位置上，而且还用远程探索飞船把他们送到了一些未知的地方。这些变脸者在几个世纪前就被特莱拉人开发出来了，但它们的功效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探索。这种情况即将改变。

“是的，芬伦伯爵。我可以安排一个变脸者给你。”

在出现这么多干扰的情况下，阿吉迪卡觉得自己永远也完成不了他的工作了。

一群过于热心的政客从贝尼·特莱拉的圣城班达隆赶到了这里。他们的首领扎夫大师是一个非常傲慢的人，长着一双啮齿动物的眼睛，小小的嘴巴还总是向上翘着。阿吉迪卡不知道他更讨厌谁，是芬伦还是这位不称职的特莱拉代表。

鉴于贝尼·特莱拉的科学能力，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扎夫大师和其他政府领导人把特莱拉的政治事务搞得如此糟糕。他们忘记了自己在宇宙中应有的崇高地位，甘愿被婆温达[23]贵族家族踩在脚下。

“你都对帝国香料大臣说了什么？”扎夫大摇大摆地走进阿吉迪卡那间巨大的办公室，开口问道，“我要一份完整的报告。”

阿吉迪卡开始用手指慢慢敲打起冰霜玻璃桌面来。他早已厌倦了向外人解释这些事。他们总是问一些诸如此类的愚蠢问题。总有一天我将不用再和这些白痴打交道。

在阿吉迪卡总结完会议内容后，扎夫用一种夸张的口吻宣布道：“现在，我们打算亲自观察你的奥马尔测试。我们有这个权利。”

虽然扎夫是他的上司，但阿吉迪卡一点都不怕他，因为在这个项目上没有人能取代他的位置，于是他说道：“有成千上万的实验正在进行中。你想全部都看吗？那么你的寿命能有多长，扎夫大师？”

“给我们看最重要的就行了。你们说呢，先生们？”扎夫边说边看了一眼他的同伴们。他们都点了点头，嘴里咕哝着。

“那么，就请看这个测试吧。”阿吉迪卡面带自信的微笑，从口袋里拿出一小瓶阿吉迪马尔，把里面的物质都倒进了自己嘴里。他用舌头尝了尝，又用鼻子闻了闻这些精华散发出来的肉桂味道，最后一口吞了下去。

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吞下这么多的香料。不出几秒钟，一种热流就弥漫在他的胃和大脑里，和他以前服用美琅脂时享受过的体验是一样的。看到客人们脸上震惊的表情，他咯咯地笑了起来。“我已经这样做有好几个星期了，”他撒了个谎，“而且没有什么不良影响。”他深信神明不会允许任何坏事发生在他身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特莱拉政客们兴奋地交头接耳，互相祝贺，好像他们也为这个成果贡献良多似的。扎夫露出一小排牙齿来，表情阴险地弯腰鞠躬道：“真不错，研究大师。我们一定会让你得到相应的奖赏。但首先，我们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讨论。”

阿吉迪卡整个人都被包裹在了阿吉迪马尔的暖流之中，但他还是尽力倾听着扎夫的话。雷托公爵断然拒绝了特莱拉人从他死去的儿子维克多身上提取基因，贝尼·特莱拉至今对此耿耿于怀。出于对几十年前被认为是厄崔迪家族发动的袭击，以及在萨图赫以隆博·维尔纽斯王子的名义持续进行的伊克斯抵抗运动的愤怒，扎夫想要得到维尔纽斯和厄崔迪的基因组，实施报复计划。

有了这些至关重要的基因，他们就可以定制一些特殊的疾病，这些疾病专门针对厄崔迪家族和维尔纽斯家族，可以把他们全都消灭掉。如果特莱拉人下手再狠一些，那么他们甚至可以制作出雷托和隆博的克隆体，然后公开折磨他们至死——如果他们愿意，还可以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下去！厄崔迪家族能忍多久？即使是一些遗传物质的片段也足以进行许多实验。

但公爵的拒绝给这些计划判了死刑。

阿吉迪卡的思维进入了极度专注的状态，扎夫的话现在听起来非常遥远而无关紧要。他不作回应，只是静静地听着，让扎夫慢吞吞地念叨着他那对付厄崔迪和维尔纽斯家族的大计划。他现在正在描述一座位于比卡尔[24]丛林中的战争纪念碑，大约一千年前，厄崔迪和维尔纽斯军队曾在这里并肩作战，这是那场传奇战争的最后一战，被后人称作塞纳萨尔防御战。这两个家族英勇的祖先们就被埋葬在丛林里的神社之中。

扎夫继续滔滔不绝地说着，阿吉迪卡觉得越来越无聊。“我们已经和政府谈妥了，我们将去那里挖掘尸体，然后从中提取厄崔迪和维尔纽斯家族细胞‘样本’。我知道这听起来不怎么靠谱，但应该能为我们提供足够的基因片段。”

“而雷托·厄崔迪无法阻止这个计划，”他的一个同伴插嘴道，“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得到我们想要的——完美报复。”

然而，特莱拉人从不会考虑其他的可能性。阿吉迪卡试图让他的表情不流露出明显的厌恶之情来：“要是让公爵发现了你的意图，他一定会大发雷霆的。你不怕遭到厄崔迪家族的报复吗？”

“雷托已经因为悲痛变成一个废人了，完全不管他在兰兹拉德里的责任，”扎夫大师越说越自以为是起来，“我们用不着怕他。提取基因的工作已经开始了，但我们遇到了一个小问题。比卡尔的首席行政官要求我们支付一大笔费用。而我希望可以用奥马尔来支付，他会当成美琅脂收下的。你觉得你的人造香料能糊弄住他吗？”

阿吉迪卡笑了，脑海里又浮现出一大堆新的可能性。“绝对没问题。”但他决定使用一种早期配方，这种配方和现在的非常相似，既能骗过他们，又不会浪费宝贵的阿吉迪马尔。这些比卡尔人只会在食物和饮料中使用美琅脂，所以他们不会注意到其中的区别。这将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你要多少我就给你生产多少。”

王朝都会潮起潮落。每一位皇帝都只能跟随这潮水，沉沦并挣扎。

——拉斐尔·科瑞诺王子，《银河系帝国的领导论》第十二版

沙达姆四世坐在观测台那浅褐色的遮阳篷下，周围弥漫着怡人的香气，眼睛紧紧盯着他的部队。凯坦星上有许多奇妙的景观，但在他看来，萨多卡军团才是其中最壮观的。还有什么能比一尘不染的士兵冷静而精准地服从他的每一道命令更温暖人心呢？

他多么希望所有臣民都能自愿服从帝国的指示啊。

沙达姆身材瘦削，举止优雅，长着一个鹰钩鼻。他的身上穿着一件带有银色和金色装饰的萨多卡灰色制服——他除了是帕迪沙皇帝，还是萨多卡的总司令。他的头上戴着一顶镶有软垫的波萨格[25]头盔，上面镶着金制的帝国徽章。

至少他现在可以独自安静地观看这场阅兵式了，因为他的妻子阿妮鲁尔早就厌倦了这些军力展示。幸运的是，她准备花上一个下午的时间来做些贝尼·杰瑟里特的事情，可能是去陪她的女儿们，然后也把她们培养成女巫。要不就是为那个死去的老巫婆洛比亚安排葬礼。他希望这贝尼·杰瑟里特能尽快给他送来一个新的真言师。不然这些该死的女巫还能有什么用处？

在下面的露天广场上，萨多卡军团整齐划一地列队行进，脚步声震耳欲聋，好像枪声一般回响在石板地上。至尊霸撒[26]苏姆·加隆是一位来自萨鲁撒·塞康达斯的忠诚老兵，他像一个熟练的木偶表演

者一样指挥着他的士兵，表演着壮观的机动动作，展示着高效的战斗阵型。一切都是那样的完美。

不像皇帝自己的家族。

通常情况下，皇帝喜欢看他的军队演习，但此时他的胃里却搅动不安。在吞下了一个非常坏的消息后，他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这个消息不断腐蚀着他的肚子。即使最好的医生也治不了这种病。

通过遍布全宇宙的间谍网络，沙达姆刚刚得知他的父亲埃尔鲁德九世曾和他最喜欢的一个妃子生过一个私生子，这个妃子的名字还没能最后确认。这可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了，而从孩子一降生开始，老埃尔鲁德就采取了措施，把这个私生子保护性地藏了起来——他现在应该已经是一个成年男子了，比沙达姆小十多岁。这个杂种知道他的血统吗？当沙达姆和阿妮鲁尔一直没能生下一位男性继承人时，此人是否开始觊觎皇位？而自己只有女儿，女儿，以及更多的女儿。现在沙达姆一共有五个女儿了，最后出生的叫做鲁吉。这个混蛋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篡夺金狮宝座的行动了？

在石板广场上，士兵们分成两组，开始了模拟战斗演习，用激光步枪的模拟曳光弹进行网状射击，目标是占领一个咆哮狮子状的石雕喷泉。大功率的军用滑翔机以紧凑的队形掠过天空，然后急速攀升。天空中那稍纵即逝的云朵仿佛是某位艺术家的点睛之笔。

心不在焉的沙达姆用适度的热情为萨多卡军团的演习拍手叫好，同时默默诅咒自己早已故去的父亲。那只老秃鹰还偷着生了多少个私生子？这真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事情。

至少他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泰洛斯·瑞法。收养他的是塔利加里家族，而瑞法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札诺瓦度过的，那是塔利加里家族的一个度假胜地。所以瑞法一直都在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这个人除了幻想夺取皇权外，几乎无事可做。

是的，埃尔鲁德的私生子会引起很多麻烦。但怎样才能找到并杀死他呢？沙达姆叹了口气。这些都是对自己统治的挑战。*也许我应该和哈什米尔讨论一下。*

但他却选择挑战一下自己的脑力，他拓展了自己的思想，一心要证明哈什米尔·芬伦对他的看法是错的……他不需要别人的建议也能统治一个帝国。*我要自己做决定！*

沙达姆把芬伦派到了厄拉科斯担任帝国香料大臣，同时给了他一个秘密任务，那就是监督奥马尔的开发。但为什么芬伦从伊克斯取报告要花这么长时间？

天气温暖舒适，微风吹拂着游行队列里的旗帜。帝国的气象控制机构已经按照皇帝的要求安排好了这一天里的各个细节。

士兵们向广场对面的一片草地走去，他们手持盾牌和闪闪发光的银剑，准备演练近距离格斗。两支队伍很快开始发动进攻，模拟敌方炮火的紫、橙色的闪光照亮了整片场地。在演武场周边的包厢里，一群来自小家族的贵族和宫廷官员们礼貌地发出了欢呼声。

满头白发的老兵苏姆·加隆衣冠楚楚地站在那里，一脸的挑剔，这是因为他对在皇帝面前举行的每一场演习都有很高的标准。沙达姆

鼓励这种公开展示军事力量的方式，毕竟最近兰兹拉德里有几个家族开始变得不听话了。他可能很快就需要这些肌肉出场了……

一只棕色的大蜘蛛悬在红褐色遮阳篷的一根丝绳上，不停地在他面前晃来晃去着。他忍不住恼怒地低声骂道：“你不知道我是谁吗，小东西？在我的帝国里，最小的生物也是我的臣民。”

演武场上出现了更多旗帜，更多队列，更多模拟炮火，但这些都成了他沉思的背景。又一支萨多卡编队出现在壮观的舞台上。浮夸和荣耀再次交织在了一起。在头顶上，扑翼机编队呼啸而过，表演了高难度的空中机动。每次表演结束后，观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但沙达姆几乎一眼也没看，他一直在琢磨他那个同父异母的私生子兄弟的问题。

他轻轻吹了一口气，看着那只不长眼的蜘蛛在突如其来的狂风中摇摆。它开始顺着丝绳向遮阳篷高处爬去。

你爬上去也不会安全的，他心想道，没人能避开我的怒火。

但他知道这是自欺欺人。宇航公会、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兰兹拉德联合会、宇联商会——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和手段，都试图绑住他的手，蒙住他的眼，阻止他像一个皇帝那样统治这个已知宇宙。

这帮该死的无时无刻不想控制我！科瑞诺家族的祖先们怎么会允许这样糟糕的情况持续发展呢？这种对皇帝的控制已经持续了好几个世纪了。

于是皇帝伸出手来，在蜘蛛爬回来咬他之前先把它挤扁了。

个人只有在融入整个社会时才有意义。

——行星学家帕多特·凯恩斯，《厄拉科斯初级读本》，

写给他的儿子列特

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这头滑行着的巨兽一路冲过沙丘，列特－凯恩斯却不知怎的联想到了一条带状的大瀑布。凯恩斯曾在凯坦星上见识过人造瀑布，但那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堕落产物。

在炽热的黄色太阳之下，他和一群忠诚的弗雷曼随从正骑着一条高大的沙虫赶路。正是这些技艺精湛的弗雷曼沙虫骑士召唤来了这头巨兽，然后骑上它，用钩子钩住它的节环。在这头巨兽高昂的头部上方，列特握紧缰绳，保持平衡。

这头巨兽一路穿过无迹可寻的沙漠，直奔红墙穴地而去，列特那可爱的妻子法罗拉正在那里等候他，而弗雷曼议会也会迫不及待地想听到他从凯坦星带回来的消息。不过他带来的是一条令人失望的消息。而沙达姆四世作为一个人来说也让他很失望，甚至超出了列特能想到的最坏情况。

斯第尔格亲自到迦太格的太空港，来接列特。他们现在已经离开了屏蔽场城墙[27]，进入了广阔的沙漠，而且成功避开了哈克南人窥探的眼睛。在沙漠里，一小群弗雷曼人遇到了斯第尔格，斯第尔格放了一个沙槌，用那能与沙虫心跳共鸣的节奏召唤来了一条沙虫。利用弗雷曼人自出生以来就熟练掌握的技巧，他们捕获了它。

列特熟练地顺着绳子爬了上去，然后插好木桩保护自己。他想起多年前自己成为沙虫骑士，以此证明自己是部落一员的那一天。老耐布海纳尔是裁判。当时的列特被吓坏了，但他最终还是通过了考验。

就算是现在，骑一条沙虫也同样很危险，不是轻易就能成功的，但列特却只把这种常人难以驾驭的巨兽看作是一种交通工具，一种能把他带回家的快速代步工具。

坚毅的斯第尔格拉着导绳，向骑手们大声呼喊。弗雷曼人移动着扩张器并安置了额外的造物主钩子以便更好地引导沙虫。斯第尔格望向列特，看到列特仍然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显然很不高兴。他明白他的朋友从凯坦带回来的消息一定不怎么好。然而，不像皇宫里那些叽叽喳喳的大臣，弗雷曼人对沉默并不陌生。当列特准备好时自然会开口说话，所以斯第尔格只是默默地陪在朋友身边。他们并驾齐驱，各自沉浸在自己的想法里。几个小时很快过去，他们穿越沙漠，直奔地平线附近的红黑色的山脉。

斯第尔格觉得时机成熟了，他理解了这位年轻行星学家的表情，看着蒸馏服面具下那张笼罩着不安思绪的脸庞，说出了列特必须要听的话：“你是乌玛凯恩斯的儿子。既然你那位伟大的父亲去世了，你就是所有弗雷曼人的希望。我将会把我的生命和忠诚献给你，正如我献给你父亲那样。”但斯第尔格并没有像看待列特的父亲那样看待这个年轻人，而是把他当成了真正的同志。

他们俩都听过那个在穴地里广为流传的故事。在加入弗雷曼人之前，帕多特·凯恩斯曾与六个差点把斯第尔格、图洛克和欧姆恩逼死的哈克南杀手进行了一场战斗——那时候他们还只是三个年轻的弗雷曼小伙子。斯第尔格当时受了重伤，要不是凯恩斯杀死了男爵的手

下，他早就死了。后来，当这个行星学家成为了一个弗雷曼人的狂野先知时，三个人都发誓要帮助他实现他的梦想。甚至在欧姆恩和帕多特在石膏盆地的那次塌方事故中丧生之后，斯第尔格仍然记得他欠的这个水债，并决定偿还给他的儿子列特。

斯第尔格伸出手去，抓住了年轻人的手臂。列特的身上全是他父亲的影子，而且还有更多的东西。毕竟他从小就被当做弗雷曼人养大。

列特给了他一个苍白的微笑，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感激：“斯第尔格，我关心的不是你的忠诚，而是我们事业的可行性。科瑞诺家族不会给我们任何帮助和同情。”

斯第尔格听后竟笑了起来：“皇帝的同情是我最不想要的东西。我们不需要帮助就能杀死哈克南人。”现在，他们继续骑着沙虫前进，斯第尔格把他们袭击被亵渎了的圣训穴地的经过告诉了列特。列特看起来很高兴。

他们终于回到了这座与世隔绝的温暖堡垒，又脏又累的列特急切地回到了他的住处。法罗拉正在家里等着她的丈夫，而列特也打算先和妻子待上一阵。在见识了凯坦星之后，列特急需平静与安宁哪怕只有一刻，而他的妻子总是能够抚慰他。虽然沙漠里的人们都急切地想听他的报告，并且已经为当晚的会议召集了一大群人，但按照传统，

除了紧急情况外，任何旅行者都不需要在精神恢复之前讲述他的故事。

法罗拉眨着透蓝的眼睛，微笑着迎了出来。她那表示欢迎的吻很长，一直从大门延续到他们的房间。她还给列特煮了香料咖啡，准备了小小的蜜糖美琅脂蛋糕。列特很喜欢这个特别的欢迎仪式，但什么也比不过能再次见到法罗拉。

在又一次拥抱之后，她把他们的孩子领了出来，列特－芝——法罗拉和列特最好的朋友沃里克的儿子，在沃里克去世后，列特有责任照顾法罗拉和这个男孩，当然还有他们自己的女儿契尼。他拥抱了他们，但孩子们又玩又闹起来，最后，一个保姆过来把他们都带走了，只留下他和妻子单独在一起。

法罗拉笑着，她的皮肤金光闪闪的。她解开了列特那已经失去功效的蒸馏服，皇帝的卫兵曾把它拆解并重新组装过。然后她在他裸露的脚面上涂上一层薄薄的药膏。

列特长叹一声。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很多事情要和弗雷曼人商量，但他暂时把它们都推到了一边。即便他已经是一位见识过金狮宝座的人了，列特也同样知道什么才更重要。当他看着妻子那谜一般的眼睛时，列特感到了无比的安心，比他从穿梭机里出来后的任何时候都要安心。

“告诉我凯坦的奇妙之处吧，亲爱的，”她说道，表情充满了敬畏，“你一定见识到了非常美丽的景象。”

“是的，我在那里看到了许多东西，”他回答道，“但是，法罗拉，请相信我的话。”说着，他伸出手来抚摸她的脸颊，“整个宇宙中没有什么比你更美丽的了。”

已知宇宙的命运取决于有效的决定，而有效的决定只能在获得完整信息的条件下才能做出。

——塔利加里家族讲师加拉斯·欧森，《儿童领导力入门》，亦适合成人

雷托的内室是卡拉丹城堡中最简朴的一个房间。只有在这个房间里，作为家族领袖的他在考虑厄崔迪家族的利益时，才不会被轻浮的奢华感所压倒。

这个房间里没有一扇窗户，石墙上也没有挂毯，就连球形灯上也毫无装饰。只有壁炉里的火焰在不断散发出一种芳香的树脂味，驱散了咸腥的湿冷空气。

他在自己那张破旧的办公桌前坐了好几个小时。一个噩梦般的信息圆筒像一颗定时炸弹那样放在他面前。他已经读了他的密探给他送来的报告。

特莱拉人真的以为他们可以隐瞒自己的罪行吗？或者他们只是希望能在雷托做出回应之前完成他们那卑鄙的亵渎，然后从塞纳萨尔战争纪念碑逃走？比卡尔的首席行政官肯定清楚厄崔迪家族会觉得被深深地冒犯了。还是说，特莱拉人向他们支付了一笔巨额封口费，让比卡尔人无法拒绝？

帝国里所有人似乎都觉得维克多的悲剧已经摧毁了他，熄灭了雷托内心的火焰。他看了看手指上的公爵印戒。雷托从来没有想到自己

会在十五岁时就担起家族领袖的重任。现在，二十一年过去，他觉得这枚沉重的戒指被他戴在手上已经有好几个世纪之久了。

桌子上放着一只被水晶玻璃包裹起来的蝴蝶，它的翅膀弯成了一个奇怪的角度。几年前，当雷托在研究一份文件时，一时心烦意乱，不小心把这只蝴蝶砸碎了。现在，他把这个保存下来的标本放在自己面前，随时提醒他要时刻警惕自己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无论是作为公爵还是作为个人。

即便有着首席行政官的默许，特莱拉人这种对战争英雄的亵渎行为也不能被允许……或是被抛之脑后。

一身戎装的邓肯·艾达荷轻叩着半开的木门。“您叫我吗，雷托？”这位高大而骄傲的剑术大师自从吉奈斯回来后，就带着一丝优越感。经过八年的剑术训练，他终于有了自信的权利。

“邓肯，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你的建议，”雷托站起身来，说道，“我现在要做一个重大的决定，既然杜菲和哥尼已经去了伊克斯，我就必须和你讨论策略了。”

这个年轻人高兴起来，他一直渴望能有机会证明他在军事方面的价值：“我们打算在伊克斯进行下一步行动了？”

“是另一件事，”雷托举起圆筒，叹了口气道，“作为公爵，我发现总是会有‘另一件事’。”

杰西卡默默地走进敞开的大门。虽然她有偷听的能力，但她勇敢地走到了剑术大师身旁，说道：“公爵，我可以听听这件事吗？”

正常情况下，雷托是不会允许他的侍妾参加战略会议的，但杰西卡训练有素，他最近也一直尝试重视她的观点。在他最黑暗的时候，是杰西卡给了他力量和爱，他现在已经无法轻易把她打发走了。

雷托总结了一下报告，把特莱拉挖掘队在比卡尔建立了一个大型挖掘营地的事情告诉了大家。那些现在已被厚厚植被覆盖了的石头金字塔，就坐落在当年厄崔迪和维尔纽斯军队并肩作战，从海盗舰队手中拯救了整颗星球的地方。数千名士兵以及两个家族的许多祖先都牺牲在了那场战争中。

雷托那不安的声音越来越小：“特莱拉挖掘团队正在移走我们祖先的尸体，他们说这是为了‘历史遗传学研究’。”

邓肯用拳头狠狠砸向墙壁，怒吼道：“以乔－诺莱[28]的鲜血起誓，我们必须阻止他们。”

杰西卡咬着下唇说道：“公爵，他们真正的目的显而易见。虽然我并不完全了解这一过程，但即使尸体被制成木乃伊后数个世纪，特莱拉也有能力从死去的细胞中培育出死灵来。他们应该是打算重现一段丢失的厄崔迪或是维尔纽斯的基因系。”

雷托凝视着那只被水晶玻璃包裹着的蝴蝶，呢喃道：“这也是当初他们想要维克多和隆博尸体的原因。”

“正是。”

“如果要采取合法的方式，我就必须前往凯坦，在兰兹拉德联合会上提出正式抗议。他们可能会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但最终比卡尔和特莱拉顶多受到一些形式上的谴责。”

“到那时就太晚了！”邓肯的担忧是很正确的。

壁炉里的一根柴火忽然砰的一声裂开了，吓了大家一跳。

“这也是为什么我决定采取更极端行动。”

杰西卡试图插入一些理智的声音：“能不能尽快派出我们自己的部队，赶在特莱拉挖出尸体之前，把它们先移走？”

“还不够好，”雷托说，“如果我们漏掉一具尸体，那我们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不，我们必须消除诱惑，消除问题，并给出我们明确的信息。那些认为雷托·厄崔迪公爵已经变得软弱的人，必须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雷托查看了散落在桌子上的各类文件，这些文件总结了他的军事实力，包括军械库中的武器数量，可供调配的军舰，甚至还有家族原子武器等等。然后他对邓肯说道：“杜菲现在不在这里，所以这将是你证明自己的机会，邓肯。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个教训，一个不会有别的解释的教训。没有警告。没有怜悯。没有歧义。”

“我很乐意领导这一军事行动，公爵。”

在这个宇宙中，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和绝对安全的道路。每条路都有危险。

——禅逊尼格言

在伊克斯那漆黑的夜空中，一架货运穿梭机按照预定行程飞出了轨道上的远航机。在无人居住的荒野里，一个隐蔽的萨多卡观测哨所紧紧盯着这艘飞船，它在探测网格中显示为橙色的羽毛状。穿梭机向入口港峡谷驶去，那里有通往地下首都的警戒通道。

但萨多卡士兵没能发现有一艘小得多的飞船正躲在这艘穿梭机的尾流里。那是厄崔迪家族的战斗舱。通过巨额贿赂，远航机上现在安装了一个伪装信号发射器，可以骗过地面的追踪器，这样一来，这个没有任何灯光的黑色物体就可以飞在空中而不被人发现了，足以让哥尼·哈莱克和杜菲·哈瓦特潜入到地下城市。

负责操控这架小型无翼飞行器的正是哥尼。黑色的厄崔迪战斗舱现在飞出了穿梭机的尾流，低空掠过崎岖不平的北部地区。没有灯光的仪器向他的耳机低声传送着数据，指示他如何避开被严密防守的着陆点。

哥尼运用了他当年待在走私者团队里时，从多米尼克·维尔纽斯那里学来的那些胆大得有些鲁莽的技巧，在巨大的荒野上加速飞行，掠过冰川和高原。当年在走私违禁品时，他学会了如何躲避科瑞诺家族的安全巡查，而现在的他则处于特莱拉安全网格的监视之下。

战斗舱在大气层中穿梭时，杜菲平静地进入了门泰特模式，推测着各种可能性。他记下了隆博所能记住的所有紧急出口和秘密路线。但对伊克斯人民的担心不断打断他的注意力。

尽管雷托从来没有一点责怪他的意思——但毕竟保卢斯公爵死在了他负责安保的斗牛场里，还有他负责的天空帆船也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安全事故——杜菲现在只能加倍努力，运用上自己所有的技能，不断给自己施加压力。

现在，他和哥尼必须渗透进陷落的伊克斯，找出敌人的弱点，准备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在最近这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发生后，雷托公爵已经不怕给自己的双手染上鲜血了。当雷托认为时间成熟，厄崔迪家族就会出手，并且一定会下狠手。

尽管惨遭特莱拉侵略者的镇压，但与他们长期保持着联系的自由战士克泰尔·皮尔鲁拒绝放弃伊克斯。他用偷来的材料制作了威力十足的炸弹和其他各类武器，在一段时间内甚至得到了隆博王子的秘密协助——直到所有联系都中断。

杜菲希望今晚他们能挤出一些时间来寻找克泰尔。虽然可能性几乎为零，但他和哥尼仍向一个可能的反抗军会议地点发了一条信息。门泰特战士使用的是隆博提供的老式维尔纽斯军用密码，只有克泰尔能看懂，杜菲在信息里提出要和他在蜂巢般的秘密通道和密室中进行一次会面。但是，这些厄崔迪渗透者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他们只是在盲目地飞行，只有希望和决心还在引导他们。

杜菲透过战斗舱的小窗户找寻方向，思考着他们将如何去寻找那些伊克斯自由战士。尽管不是门泰特模式的一部分，但他觉得这一次

他们必须得依靠一些……运气了。

克泰尔·皮尔鲁蜷缩在曾经是大王宫的地壳上层一间发霉的储藏室里，心里充满了疑虑。他收到了一条信息，破译了它，但不相信它。他的这场小规模游击战争之所以能持续那么多年，并不总是因为胜利和希望，而是因为坚定的决心。与特莱拉的战斗占据了克泰尔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他现在已经认不出自己是谁了，也不知道一切都结束后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已经不相信这个曾经美丽的地下城市里的任何人了，这也是他能幸存下来的原因。他不断地换身份，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使出浑身解数战斗，然后再逃走，把愤怒的特莱拉入侵者和萨多卡走狗留在身后的一片混乱之中。

克泰尔最喜欢的脑力练习，就是在脑海中描绘城市当初的样子，想象钟乳石建筑之间连接人行道和街道的游丝。他甚至回想起了伊克斯人以前的样子，远在特莱拉入侵的残酷现实到来之前，他们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欢乐和决心。

但这一切在他的记忆中越来越模糊了。已经过去很久了。

就在不久前，他收到了一条信息——一个陷阱吗？——对方自称代表了隆博·维尔纽斯王子。但克泰尔的一生就是一场冒险，而现在他必须抓住机会。他清楚只要隆博还活着，王子就不会抛弃他的子民。

在这间寒冷黑暗的仓库里，克泰尔等待着，等待着，怀疑自己是否有些看不清现实了……尤其是在现在，他完全清楚他的情人兼同志米拉尔·阿莱切姆遭受到了何种可怕的命运，如果这个世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那么她很可能会成为他的妻子。但那些肮脏的特莱拉入侵者抓住了她，用她的身体进行神秘而可怕的实验。他不忍回想米拉尔现在的样子——一个被高高吊起的、令人憎恶的、早已脑死亡了的肉体，变成了某种可怕的生物样本。

从那天以后，他活着的每一秒都在诅咒特莱拉人。他紧紧闭上那双阴沉的眼睛，控制自己的呼吸，只选择回忆米拉尔那双大眼睛，那张迷人的窄脸以及那头乱发。

他的心中只剩下了愤怒和想要自杀的沮丧，同时还有作为幸存者的内疚。他下定决心要干一件无比狂热的大事，但假如隆博王子真的派人来帮助他，那么这个噩梦就可以很快结束了……

忽然传来了一阵似乎是机器发出的嗡嗡声，于是他向更深的黑暗爬去。然后他就听到了一阵轻微的刮擦声，还有熟练的开锁声，紧接着自动升降舱门打开了，露出了两个人形轮廓。这两个人还没有发现他。他仍然可以逃跑，或者干脆杀死他们。但他们的身材太高了，不可能是特莱拉人，动作也不像是萨多卡士兵。

年纪大一些的那个人看起来就像志贺藤一样强壮，脸上布满了肌肉，嘴唇上沾满了门泰特才有的纱芙汁。而他的同伴身材也很魁梧，金发碧眼，四肢粗壮，脸上有一道很显眼的疤痕，口袋里装着一小套工具。那位门泰特第一个走出电梯，谨慎又自信地说道：“我们来自卡拉丹。”

克泰尔没有动，也没有显露自己的身形。他的心跳开始加速。一切还很有可能只是个圈套，但他已经走了这么远。他必须弄清楚。他用手指摸了摸口袋里的一把手工匕首的刀柄，回应道：“我在这儿。”

克泰尔从阴影中走了出来，那两个人盯着他，眼睛好像已经适应了此地微弱的光线。“我们是隆博王子的朋友。你不会再孤军奋战了。”那个脸上带着伤痕的人说道。

三人像踩在碎玻璃上一样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在布满灰尘的储藏室中间会合了。他们像帝王一样握着手，尴尬地相互介绍。这两个人告诉了他隆博的遭遇。

克泰尔看上去一脸的茫然，仿佛不能确定自己身处的是现实还是梦境：“那儿……还有个女孩。凯莉娅？是的，凯莉娅·维尔纽斯。”

杜菲和哥尼对视了一下，暂时回避了这个尴尬的话题。“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哥尼说道，“我们必须把一切能记住的都记住。”

克泰尔看着对面两位厄崔迪家族的代表，琢磨着该从哪里开始。他的内心充满了愤怒，这让他越来越情绪化，以至于他不忍心告诉他们自己在这里所看到的一切，所忍受的一切。“好吧，就让我来告诉你们特莱拉人究竟对伊克斯做了什么吧。”

三个人躲在阴影里，尽量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们悄悄在受压迫的工人、破旧不堪的设施之间穿行。他们用克泰尔伪造的那些身份证进出安全区域。这个孤军奋战的自由战士早已学会如何不被人注意地穿过敌占区，而那些被奴役的伊克斯人除了自己的脚，很少会抬头看别的东西。

“我们知道皇帝牵涉其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杜菲说，“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派两个萨多卡军团在这里。”

“我看到了一些东西……但我仍然没搞清楚。”克泰尔指着一个缓慢且笨拙地走过装货台的怪物，那是一台绑着人体器官的机器……一个被打扁的人头，一部分瘀青变形的躯干，“如果隆博王子现在是个半机械人了，我祈祷不是特莱拉人创造的这种。”

哥尼震惊地问道：“这是什么恶魔啊？”

“复合伊克斯人，酷刑和处决的受害者，然后再通过机器复活。它们不是活人，只是移动的工具。特莱拉人称它们为‘样品’——它们只是供那些精神错乱的敌人娱乐的玩具。”

杜菲冷静地站在那里，在脑海中整理着每一个细节，而哥尼却控制不住他脸上的厌恶之情。

克泰尔勉强挤出了一个苦涩的微笑：“我曾看到一个这样的怪物，它的背上绑着喷漆枪，但好像它的生物力学部件坏了，身子完全不动了。而当他摔倒时，喷漆枪喷了出来，两名特莱拉大师浑身都被喷上了颜料。他们当时那个生气啊，对着那台机器破口大骂，好像它故意这样做似的。”

“也许它就是故意的吧。”哥尼喃喃地说。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三个人一起进行调查和观察……同时无比憎恨他们所看到的一切。哥尼恨不得马上就动手，但杜菲建议大家还是要谨慎行事。他们需要回去向厄崔迪家族报告。然后——在得到公爵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再制订出一个有效、协调的进攻计划。

“我们打算把你带回去，克泰尔，”哥尼说道，脸上全是同情的神色，“我们可以把你从这里弄出去。你已经受够了。”

听到哥尼的这个建议，克泰尔却有些慌了神：“我不会离开的。如果我停止战斗，我……我都不知道我该干什么了。我的责任在这里，也就是拼尽全力地去折磨那些侵略者，好让我幸存的同胞知道我们没有放弃，而且永远也不会放弃。”

“隆博王子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杜菲说道，“我们给你带来了不少物资：晶片炸弹、武器，甚至还有一些吃的。而这只是一个开始。”

新出现的各种可能性让克泰尔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我就知道我的王子没有放弃我们。我盼他归来已经很久了，真希望能与他并肩作战。”

“我们将把这份报告带给雷托·厄崔迪公爵和你们的王子。耐心等待吧。”杜菲想再说点什么，给出一些切实的承诺。但他又没有权利这样做。

克泰尔点了点头，期盼着能尽快重新开始战斗。在过了这么多年之后，终于有强大的力量可能帮助到他了。

同情和报复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人的需求决定了硬币的下落方向。

——保卢斯·厄崔迪公爵

黄橙色的太阳出现在了遥远的地平线上，比卡尔那茂密的森林里也随之冒出了一股股水汽。那明亮洁白的第二颗星星已经高悬在了天空中。花儿开了，香气扑鼻，呼唤着鸟儿和昆虫。长着鬃毛的灵长类动物在枝繁叶茂的树冠间奔跑跳跃，掠食性的藤蔓卷曲着，伺机捕食毫无防备的啮齿动物。

在杂草丛生的塞纳萨尔高原上，矗立着巨大的大理石金字塔，它们的各个角落都装有凹面镜子，能像聚光灯一样将太阳耀斑引导到各个方向。

当年就是在这片高地上，被围困的厄崔迪和维尔纽斯部队与成千上万的掠袭者奋勇作战，他们面对的是数倍于自己的敌人，每一位士兵牺牲前至少都杀死了十个敌人。他们一直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在等待已久的增援部队到达并击溃剩下的海盗前一个小时，他们仅剩下最后一名战士。

几个世纪以来，比卡尔人一直都没有忘记这些倒下的英雄，但在维尔纽斯家族蒙羞变节之后，首席行政官就不再维护这些纪念碑了，任由丛林将它们吞噬。这些宏伟的雕像现在变成了小动物和小鸟筑巢的地方。巨大的石块开始裂开和老化。但比卡尔上没有人在意。

最近几天，在纪念碑附近，一些自发搭建的帐篷像蘑菇一样拔地而起。一队队的工人砍伐着茂密的灌木，清除着疯长了几十年的丛林，直到露出石头，挖出封闭的坟墓为止。成千上万的阵亡士兵被埋在平顶山的集体坟墓中，其他的则被密封在金字塔内的装甲墓穴中。

比卡尔的监工们提供了挖掘设备，帮着这些工人将锯齿状的金字塔一砖一瓦地拆掉了。那些身材矮小的特莱拉科学家们搭起了模块化的实验室，急于测试从挖掘出的尸体上刮下来的细胞碎片，他们不断挖掘人体组织的残余，寻找可存活的遗传物质。

丛林里弥漫着薄雾和鲜花的味道，一些深绿色植物散发出刺鼻的精油味道，那是某种长得像树一样高大的药草。营地里不断地冒出浓烟，重型机械也向空中排出一股股废气。一名侏儒挖掘工用手擦去他额头上的汗珠，然后挥了挥手，想要赶走蜂拥而至的吸血虫。这时他抬起头来，看到火焰般明亮的橙色太阳有如一只愤怒的大眼睛，正从树冠上方升起来。

刹那之间，紫色的激光枪光束照亮了天空。

在邓肯·艾达荷的率领下，厄崔迪飞船纷纷从轨道降落下来，目标正是这座偏远地区的战争纪念碑。他在开枪射击的同时也向敌人传达了雷托公爵的宣言。这份录音讲话其实是说给比卡尔首都的首席行政官听的，另外一份副本已由信使送交了凯坦的兰兹拉德联合会，这一切都符合大联合协定[29]中所规定的战争规范。

雷托在宣言中用铁石般的声音说道：“塞纳萨尔战争纪念碑是为了纪念我的祖先为比卡尔所作的贡献而建立的。现在，贝尼·特莱拉和比卡尔人已经亵渎了这个地方。厄崔迪家族别无选择，只能做出适

当的回应。我们不能让我们英勇牺牲的英雄被懦夫所玷污。因此，我们选择抹除这座纪念碑。”

邓肯·艾达荷率领着军舰方阵，指挥部队开火。激光枪的光束穿透了已被部分拆除的金字塔，炸开了密封已久的房间。特莱拉科学家们尖叫着从帐篷和实验室里逃了出来。

“在进行这个抹除行动时，我们会精确地遵守规则，”雷托的录音继续播放着，“不幸的是，这仍可能会造成一些伤亡，但令我们感到安慰的是，只有那些从事犯罪行为的人才会受到伤害。而此地没有无辜的人。”

厄崔迪的舰队不断盘旋，投下了热能炸弹，然后继续向火焰中发射紫色的激光束。在标准的二十分钟作战时间内——首席行政官甚至还没来得及召集他的顾问开会——空军中队已经把纪念碑、特莱拉盗墓者和他们的合作者的营地都夷为了平地。这次攻击也同样蒸发掉了墓地里所有厄崔迪和维尔纽斯家族军人的尸体。

高原上留下一块不平整的、融化玻璃状的平原，还在冒烟。在整个攻击区域的边缘，火焰越来越亮，也越来越热，从内至外蔓延到了丛林里……

邓肯对着扬声器说道：“厄崔迪家族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侮辱。”但下面其实已经没有能听到此话的幸存者了。

当他命令飞船返回轨道时，他低头看了看轰炸现场。从今往后，帝国里再也没人胆敢质疑雷托公爵的决心。

没有警告。没有怜悯。没有歧义。

最可怕的敌人是那些装成朋友的人。

——吉奈斯的雷贝克

在凯坦的地下，皇家大墓园的面积和地表那座宏伟的皇宫一样大。一代代故去的科瑞诺人就在这个死亡之城里沉睡，其中很多人都死于背叛和意外，只有少部分人是自然死亡的。

当哈什米尔·芬伦伯爵从伊克斯回来时，沙达姆立即领着他的朋友兼顾问走进了这个潮湿昏暗的墓穴。“你就是这样庆祝你的香料大臣凯旋的吗？通过把我拖到发霉的地穴这种方式，嗯-嗯-嗯？”

沙达姆没有和往常一样带着保镖，在这两个人走下螺旋梯时，只有橘红色的球形灯陪伴着他们。“我们小时候常来这里玩，哈什米尔。它能给我一种怀旧的感觉。”

芬伦点了点他的那颗大脑袋。那双大眼睛也像夜行鸟一样左右转动起来，寻找暗杀者和陷阱：“也许我就是在这儿养成的躲在暗处的癖好？”

沙达姆的声音变得更加强硬，更加威严起来：“在这儿，我们可以畅所欲言，不用担心被监听。我找你有重要的事情要讨论。”芬伦只得哼了一声表示赞同。

很久以前，那位把帝国首都从毁灭了的萨鲁撒·塞康达斯帝国迁出来的哈西克·科瑞诺三世，成为了第一个被埋葬在这座巨石建筑下的皇帝。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无数科瑞诺的皇帝、妃子和私生子都

被葬在了这里。其中一些人被火化了，骨灰放在骨灰盒里，而另一些人的骨头则被碾碎，然后制成瓷器供了起来。有几位统治者则被包裹在透明的石棺中，封闭在零熵场中，这样他们的尸身就永远不会腐烂，即使他们那些微薄的成就早已被时间的迷雾所吞噬。

芬伦和沙达姆继续往前走，正好经过那位被称作“糟糕的曼迪亚斯”的黄脸木乃伊身边，他的尸身静静躺在一个墓室里，前面伫立着一尊真人大小的可怕雕像。根据他棺材上的铭文，他也被人称为“震撼世界的皇帝”。

“我没觉得他震撼了世界。”沙达姆看着那具枯萎的尸体说道，“现在甚至没人记得他。”

“那是因为你拒绝学习帝国史，”芬伦淡然一笑，反驳道，“这种地方会让你想到自己的死亡吗，嗯-嗯-啊？”

皇帝皱起了眉头，球形灯发出的波纹光在他身上流动着。两个人继续沿着倾斜的石板地面往前走去，脚下的小生物们纷纷溜进了阴影和裂缝中——蜘蛛、啮齿动物、变异甲虫等等，它们是靠吃那些尸体残骸才生存了下来。

“我听说埃尔鲁德有个私生子，这是怎么回事啊，嗯-嗯-嗯？这么多年我们怎么没发现呢？”

沙达姆转过头来问道：“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芬伦谦卑地笑道：“我有耳朵，沙达姆。”

“你的耳朵未免伸得太长了。”

“但只用在为您效劳上，陛下，嗯-嗯-嗯？”他不等皇帝开口，就继续说了下去，“这位泰洛斯·瑞法似乎对您的皇位没有任何想法，但现在是个动荡不断的时代，他可能会被反叛家族用作傀儡，成为焦点。”

“但我才是真正的皇帝！”

“陛下，虽然兰兹拉德联合会向科瑞诺家族宣誓效忠，但他们对你个人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忠诚。你已经，嗯-嗯-啊，激怒了很多有权势的贵族了。”

“哈什米尔，我没必要顾及我的臣民那受伤的自尊心。”沙达姆看了看曼迪亚斯的坟墓，低声诅咒着他那昏聩的父亲埃尔鲁德，正是他允许自己的一个妃子生了个私生子。一个皇帝不是应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吗？

一个又一个世纪过去，这座墓地被挖向了更深处，挖出了更多的墓室。在最底层那些刚刚建好的墓室里，沙达姆还真认出了一些名字。

前方出现的是沙达姆的祖父冯迪尔三世的墓室，这位冯迪尔三世被称为“猎人”。墓室铁门的两侧挂着两个被他杀死的凶猛野兽的标本：一个是来自埃卡兹高原的多刺埃卡兹巨犬，另一个是来自凯辛德尔塔三号星的簇毛剑熊。但是，冯迪尔这个“猎人”的称号其实是从捕杀人类那里得到的，他的敌人才是他的猎物。捕猎动物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消遣。

再往前是孩子们的棺材和墓穴，最后则是埃尔鲁德九世的第一个继承人法夫尼尔的雕像。几年前，法夫尼尔之死（一个由当时还算年轻的芬伦安排的“意外事件”）开启了沙达姆的皇帝之路。那个自信过头的法夫尼尔从来没有想过他亲弟弟的朋友会是一个如此致命的人。

只有多疑的埃尔鲁德才能猜到芬伦和沙达姆可能是谋杀案的幕后主使。虽然这两人从来没有坦白过，但埃尔鲁德在已经知情的情况下还是咯咯地笑着对沙达姆说：“这件事证明了你很主动，说明你能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但不要急于承担起皇帝的责任。我的统治还将会有许多年，你必须以我为榜样。好好看，认真学。”

可事到如今沙达姆还得担心那个私生子瑞法。

最终，他把芬伦带到了埃尔鲁德九世封存骨灰的地方，那里有一个相对较小的壁龛，壁龛上装饰着闪闪发光的钻石玻璃、华丽的雕饰和精美的宝石——充分展示着沙达姆失去“敬爱的父亲”之后巨大的悲痛之情。

球形灯停了下来，洒下一片明亮的余光。沙达姆有些大不敬地歪靠在他父亲安息的地方。这位老人是被火化的，为的是防止任何一位医生确定他真实的死亡原因。

“二十年了，哈什米尔。我们一直在等特莱拉造出人造香料，”沙达姆的眼睛闪闪放光，专注地盯着前方，“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啊？告诉我那些研究大师什么时候可以投入全面生产。我已经很不耐烦了。”

芬伦舔了舔自己的嘴唇，说道：“阿吉迪卡看上去非常想给咱们吃下一颗定心丸，陛下，但我不相信这种物质已经彻底通过测试了。它必须符合我们的规格。奥马尔将会颠覆整个银河系。我们不能犯任何战术上的错误。”

“会有什么错误呢？他们有二十年的时间来测试它。研究大师说已经准备好了。”

芬伦在昏暗的灯光下看着皇帝，说道：“你相信贝尼·特莱拉的话？”他能闻到周围那死亡、防腐剂、香水、灰尘的味道……以及沙达姆紧张的汗味。“我建议要谨慎行事，嗯-嗯-嗯-啊？我正在安排一次最后的测试，可以给我们提供所需的所有证据。”

“好了，好了，别再告诉我你那些无聊测试的细节了。我看了阿吉迪卡的报告，他说的话我有一半都听不懂。”

“再等一个月，沙达姆，也许两个月。”

这位瘦脸的皇帝不耐烦起来，开始闷闷不乐地在墓穴里踱来踱去。芬伦则试图揣摩出他朋友情绪里的深意。球形灯被设定为要跟随沙达姆，但当他在密闭的墓室里来回走动时，它们却很难准确地跟上他。

“哈什米尔，我讨厌谨慎这个字眼。我的一生都在等待——等待我的兄弟死去，等待我的父亲死去，等待一个儿子！现在我已经拥有了皇位，结果发现我还得等待奥马尔，为的是最终能获得一个科瑞诺皇帝应有的权力。”

他凝视着自己握紧的拳头，仿佛能看到权力的线条从他的指间流过：“我是宇联商会名义上的老大，但我说了不算。联合贸易商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他们随时都可以在投票中打败我。宇航公会没有义务遵守我的法令，如果我做事不小心，他们可能会实施制裁，取消运输特权，然后关闭整个帝国。”

“我知道，陛下。但我相信，更糟糕的是越来越多的贵族开始藐视和无视你的旨意了。看看格鲁曼和埃卡兹吧——他们仍在继续进行他们的那场小战争，公然违背你的维和意愿。那位莫里塔尼子爵简直是往你脸上啐了一口唾沫。”

沙达姆试图踩死一只光滑的黑甲虫，结果这只甲虫成功地顺着地缝逃走了。“也许是时候提醒大家到底谁是皇帝了！当奥马尔能完全地供我支配时，他们就都得跟着我的节奏跳舞。和奥马尔相比，厄拉科斯产出的香料可就相当昂贵了。”

尽管沙达姆这么说了，但芬伦还是很犹豫地说道：“嗯-嗯-嗯，但许多大家族都有自己的香料储备，当然这属于公然违反那些古老而晦涩的法律。可几个世纪以来，已经没人费心去执行这条法令了。”

沙达姆依旧不以为然：“那又有什么关系？”

芬伦抽了抽鼻子：“当然有关系了，陛下，因为等你宣布由你垄断人造香料后，这些非法的香料储备可以让那些家族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抵制购买奥马尔。”

“我明白了。”沙达姆眨了眨眼睛，他好像确实没考虑过这一点，然后眼前一亮，“那么，我们必须先没收这些非法香料储备，这

样一来，在我关掉美琅脂的水龙头时，这些家族就没有缓冲的余地了。”

“是啊，陛下，但如果你单枪匹马对抗这些有储备的家族，那么这些大家族可能会联合起来反对您。所以，我建议你巩固你的联盟，这样你就可以在一个更强大的位置上执行帝国的法令。记住，蜂蜜既是甜蜜的奖赏，也是可以黏住敌人的陷阱，嗯-嗯-嗯？”

沙达姆很明显又不耐烦起来：“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让宇航公会和宇联商会去找那些私藏香料的家族，然后把犯罪证据提交给你。接着你再派出你的萨多卡军团去没收那些储备，最后你可以奖励给宇联商会和宇航公会一部分没收来的香料。这种奖励应该能激励他们把藏得最深的香料都给挖出来。”

芬伦发现皇帝明显心动了：“这样的话，陛下，你既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同时又能保证宇航公会和宇联商会的充分合作。这样就可以彻底清除兰兹拉德各家族的香料储备了。”

沙达姆笑了：“我这就动手。我要颁布一条法令——”

芬伦再次打断了他。四处飘动的球形灯跟着皇帝停了下来。“我们还得想个办法来处理厄拉科斯上的香料。也许我们可以在那里部署一支拥有压倒性力量的帝国军队，封锁这个天然美琅脂产地。”

“宇航公会不会把军队运去那里的，哈什米尔。对他们来说这属于自杀。我们怎样才能停止厄拉科斯的香料产出呢？”

墓穴里伫立着埃尔鲁德九世的全息图像，他似乎在饶有兴趣地聆听着这些讨论。“嗯-嗯-嗯-啊，我们可能需要用点计策了，陛下。我相信我们能找到一个正当的理由从哈克南家族手中夺走厄拉科斯的控制权。我们可以称之为封地变化。反正一般十年左右都会有一次。”

“哈什米尔，你能想象宇航公会发现事情真相后的反应吗？就在他们帮我搜出了非法的香料库存之后，”沙达姆越说越来劲，兴奋得浑身直抽搐，“我一直对公会那过大的权力感到厌恶，而美琅脂就是他们的阿喀琉斯——”

忽然，沙达姆心中浮现出了一个有趣的想法，他的脸上慢慢地露出了微笑。但他高兴的样子却让芬伦不安起来。“而且，哈什米尔。我们可以一石二鸟。”

伯爵有些迷惑不解地问道：“哪两只鸟，陛下？”

“泰洛斯·瑞法啊。我们知道这个私生子已经被塔利加里家族宠坏了。我相信他在札诺瓦有一处房产，这一点我很容易核实。”皇帝的笑容越来越灿烂，“假如我们恰好能在札诺瓦发现一个私藏香料的仓库，那我们不是正好可以从那里开始我们的征战吗？”

“嗯-嗯-嗯-啊，”芬伦明白了，也咧嘴笑了起来，“好主意啊，陛下。札诺瓦确实是进行第一波强有力攻击的理想地点，这将会是一个很好的力量展示。而如果那个私生子也能意外被杀……那就更好了。”

这两个人离开了深深的墓穴，开始向上方的皇宫走去。芬伦边走边回头看了看石头隧道的尽头。

这座科瑞诺家族墓地可能很快就需要另一个墓穴了。

真正的礼物不只是一件物品，而应该是一种理解和关怀，是赠予者和接受者双方的映射。

——加拉斯·欧森讲师，塔利加里家族演讲节选

泰洛斯·瑞法走在他位于札诺瓦的庄园里那长满了绿色蕨类植物的小径上，手里拿着一张卡片，不时研究着上面的浮雕，试图解读那些晦涩的象形文字。他很享受这个挑战。阳光穿过浓密的树冠照在卡片上。他最终还是迷惑不解地抬头望向他尊敬的老师兼朋友——加拉斯·欧森讲师。

“如果你读不懂这些文字，泰洛斯，你永远不会欣赏这份礼物本身。”虽然只有一部分塔利加里家族的成员活了下来，但讲师[30]阶层却是少有的从自己的贵族祖先那里继承了封地，并保留了原来名号的贵族之一。他和瑞法的命名日是同一天，虽然相隔了几十年，但彼此之间却架起了一道持久的友谊桥梁。

蜂鸟和五颜六色的蝴蝶在摇曳的蕨类植物周围飞来飞去，在空中快速地互相追逐。在一棵长满鳞片的大树高处，一只走调的鸣鸟发出了像吱吱作响的铰链般的叫声。

“愿命运把我从一个急躁的老师手里拯救出来。”瑞法四十多岁，体格健壮，举止健美。他的眼睛里充满了坚定的智慧，“我觉得这部分讲的是一些关于塔利加里宫廷的事情……表演……著名而神秘……”他快速地吸了一口气，“这张卡片是一场浮空歌剧的门票！是的，我现在看见密码了。”

讲师只给了他一张票，因为他知道，瑞法会自己一个人去，他会痴迷地、贪婪地学习，然后陶醉在这次经历中。作为一名老人，讲师自己已经不看这种演出了。他的生命只剩下几年的时间，他精心安排着他的时间，更喜欢把它们用来冥想和教导。

瑞法研究着门票上的浮雕，并破译了每一个单词：“这是通往塔利加里中心灯光池塘的通行证，它位于传说中的阿提西亚。我被邀请去观看一场用潜意识语言表演的灯光舞蹈，它描述的是空位期里那漫长而复杂的斗争中的情感暗示。”说着他伸出手指在这些奇怪的浮雕符文上摸了一下，对自己的破译能力很是满意。

他那位消瘦的导师满意地点了点头，对他说：“据说，每五百人中只有一人能看懂这张精妙的卡片，而且这五百人还都是经过了大量的训练。不过，这场演出也确实值得你去看。”

瑞法拥抱了讲师：“真是一份绝妙的礼物，先生。”他们离开了宽阔的鹅卵石小路，转到一条更窄的砾石小路上，他们脚下的拖鞋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瑞法喜欢他这座简朴庄园里的每一个角落。

几十年前，埃尔鲁德皇帝曾指示这位讲师秘密地为他抚养一个私生子，要让他过得舒服，但不要让他有任何继承皇位的幻想，只需把他教育成配得上科瑞诺家族血统的人就可以了。所以讲师一直在教他欣赏事物的品质，而不是奢侈的外表。

加拉斯·欧森凝视着年轻人那张轮廓分明的脸，说道：“还有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泰洛斯。我觉得你最好去塔利加里住一段时间，这应该是个明智的选择，暂时离开你在这里的庄园……一两个月吧。”

瑞法看了看讲师，立刻警觉起来：“这又是一个谜题吗？”

“很不幸，这并非娱乐活动。在过去的两周里，有一些人对你和你的财产进行了严格的调查。你应该已经注意到了，对吧？”

瑞法犹豫了一下，他确实知道，但也只是有一点担心而已：“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吧，先生。是有个人在打听札诺瓦这儿的黄金地段，甚至暗示想要买我的房子。还有一个人是位园艺大师，他想拜访我的温室，学习学习。第三个——”

“他们都是帝国的间谍。”欧森打断了他。瑞法立刻不说话了，讲师继续说道：“我起了疑心，所以决定去调查。最后发现他们给你的证件都是假的，而且都来自凯坦。然后我又继续深入调查，现在已经可以证明这几个人都是暗中为沙达姆皇帝服务的。”

瑞法噘起嘴，把几个问题生生吞了回去。讲师肯定会让他仔细考虑一下后果。“所以他们都在撒谎。而皇帝正在调查我还有我的家。为什么呢，都过了这么久了？”

“显然是因为他刚刚才得知你的存在。”讲师忽然回想起自己在满是学生、回音激荡的大厅里发表那些精彩演讲时的画面，于是他的态度变得愈发严肃，语气也逐渐严厉起来，“你本可以拥有更多，泰洛斯·瑞法。正是因为你不想拥有，所以你才值得拥有更多。这是一种皇室里才会有的悖论。我想你可能会有危险。”

讲师很清楚这个年轻人为什么必须过平静的生活，而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这位埃尔鲁德九世的私生子从未对凯坦构成任何威胁，也从未对帝国政治和金狮宝座表现出任何野心——或是兴趣。

相反，瑞法更喜欢以娱乐观众的方式来获取荣耀，他使用了化名，前往其他星球的表演公司去表演。他曾拜米姆班科的艺人家族[31]为老师，这些帝国中最伟大的演员堪称才华横溢，能够勾起观众内心深处最强烈的情感。年轻的瑞法很喜欢这些艺人，而讲师也对他感到非常骄傲。

瑞法僵在原地。这件事的严重程度超出了他们的讨论范围，甚至在私人谈话中也不行。“这些话咱们还是别公开讨论了。好吧，我要离开这个地方，去塔利加里。”他软化了自己的语气，又说道，“但这会减少这份美妙礼物带来的喜悦。来吧，看看在今年这个命名日里我打算送给你什么吧。”他的表情仍然很不安。

瑞法把门票攥在手里，然后转向老人，勉强地笑了笑说：“先生，是您教导我，付出比索取好十倍。”

讲师一副故作惊讶的样子：“现在我们有更重要的事要担心。我不需要礼物。”

瑞法扶住导师那瘦骨嶙峋的胳膊，领着他穿过一排羽树篱，树篱通向了一个中央庭院。“我也不需要礼物啊，但除非我们强迫自己，否则我们永远不会腾出时间来享受一点乐趣。不要否认我的话的真实性。我也为你做了一些安排。看，查伦斯在那儿等着呢。”

那个叫做查伦斯的面色阴沉的家族管家就站在石板地旁边的一座红色凉亭边上等着他们。查伦斯看上去是个郁郁不乐、脾气不大好的人，但办事效率很高，而且有一种骨子里的幽默感，这是瑞法最为欣赏的。

加拉斯·欧森窘迫地跟着那个矮胖的年轻人走到亭子里，亭子里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包好的小盒子。查伦斯拿起盒子，把它递给讲师。

欧森把它拿在手里。“我这年纪还需要什么呢？只不过是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知识罢了。还有你的安全。”这位年迈苍苍的讲师撕开包住盒子的锡箔纸，脸上露出迷惑而喜悦的表情，但当他开始仔细研究手里这个闪闪发光的东西时，却真有些困惑了。那是一份水晶通行证，一张为期一天的会员证。“一个有游乐设施、展览会和刺激模拟器的游乐园？”

看到他的反应，就连一脸严肃的查伦斯都笑了起来。

“札诺瓦最好的游乐园。孩子们都喜欢它。”他微笑着说道。他甚至亲自去了一趟，只是为了确定这确实不是这位过分严肃的讲师会去的地方。

“但我没有孩子啊，”他抗议道，“我也没有家人。这地方真的不适合我，你说呢？”

“就让自己开心一回。找回年轻的心态吧。你一直坚持说一个真正的人需要不断获得新的体验才能生存下去。”

讲师的脸红了：“我是对我的学生这么说过，但是……你们想证明我是个虚伪的人吗？”他那双棕色眼睛亮了起来。

瑞法握住他导师的手放在那张通行证上，说道：“好好享受吧，我是想报答你为我所做的一切。”他又拍了拍讲师的肩膀，“等一两个月后，我从塔利加里安全返回了，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各自的经历——看看是游乐园的游乐设施好玩，还是浮空歌剧院更有意思。”

老讲师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我期待着那一天，朋友。”

在沙漠中孤独旅行的结果只能是死亡。能够独自生活在那里的只有沙虫。

——弗雷曼人如是说

只要经过足够的训练，任何门泰特都能成为致命的杀手，高效且富有想象力的杀手。然而，皮特·德伏怀疑他的危险本性与最初的扭曲有关，正是这种扭曲增强了他的力量，把他塑造成了一名变态门泰特。也就是说，他的残忍倾向，他对别人痛苦的虐待狂性质的享受，早已被特莱拉人设计进了他的基因蓝图。

因此，哈克南家族对他来说是一个完美的家。

在哈克南家族迦太格宅邸的一个高层房间里，德伏站在一面镜框前，镜框上装饰着黑色的钛金属花边。他用一块蘸了香皂的布在嘴巴周围擦了擦，然后靠过去检查那似乎永远也擦不掉的纱芙污渍。他在尖尖的下巴上涂了一些化妆品，但嘴唇却仍旧是鲜红的。而他那双墨蓝色的眼睛和卷曲的头发给人一种捉摸不定的狂野感觉。

我太强大了，不能仅仅当一个职员！但男爵并不总是这么看。那个肥胖的傻子经常滥用德伏的才能，浪费他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我不是个会计。他溜进了男爵的私人书房，里面摆满了古董家具、一架子的志贺藤卷轴和胶片书[32]。桌子上散落着胶片，上面涂着血色纹理的油漆。

任何一个门泰特都不应该只做一些簿记杂务。德伏以前做过账，但从未喜欢过。这些任务太简单，简单得让人难以忍受。但这些都是

家族秘密，而男爵很少信任别人。

弗雷曼人对位于圣训穴地的香料储藏点和其他几处储藏仓库的突袭激怒了男爵，他指示德伏检查哈克南所有的财务账本，确保它们没有瑕疵，不能有任何证据显示哈克南家族有非法香料库存。所有证据都必须被删除，以避免那些核查员起疑心。如果这些非法储备被发现了，那么哈克南家族很可能会失去其宝贵的厄拉科斯封地——甚至失去更多。毕竟皇帝最近表达了他反对囤积香料的强硬立场。沙达姆到底在想什么呢？

德伏叹了口气，听天由命地干了起来。

更糟糕的是，男爵那长了个肌肉脑袋的侄子，格洛苏·拉班，已经在未经男爵允许的情况下查阅了这些记录，然后像一名掘墓工人挥舞着铁锹一般粗暴地删除了里面的证据。野兽的小弟弟费伊德－劳萨都能比他做得更细心。现在，这些文件里都是错字，德伏要花更多力气修改才行了。

一直到深夜，他都伏在办公桌前。他把自己的潜意识淹没在数字中，吸收数据。他用磁画线器进行了修改，改正了第一级别的差异，抹平了那些过于明显的错误。

但一股引力却不断把他的思想拉出门泰特灵态：这个由于药物引发的景象他在九年前就看过了，当时他看到哈克南家族陷入了一个奇怪的、来源不明的大麻烦里……在这个预言性质的景象里，哈克南家族竟然放弃了厄拉科斯，绣着蓝狮鹫兽的旗帜倒下了，取而代之的是绿黑相间的厄崔迪家族旗帜。哈克南家族怎么可能失去对香料的垄断呢？那该死的厄崔迪家族与这事又有什么关系呢？

德伏需要更多的信息。这是他宣誓过要担起的职责。比这个令人无比痛苦的文书工作更为重要。他一把推开账簿，拿出了他的私人药品。

他伸出手指，挑出了苦味的纱芙汁、提科皮亚糖浆和两粒浓缩香料胶囊，然后吞了下去。这些已经超出他的日常用量了。现在，这种多种药物混在一起形成的香甜可口的肉桂味道的精华在他嘴里爆炸开。超预见性，服药过量的边缘，打开的大门……

这次他看到了更多。看到了他想要的情报——年龄更大、肥肉更多的哈克南男爵，在萨多卡士兵的护送下，走向一架待机的穿梭机。那么，被迫离开厄拉科斯的将是男爵本人，而不是后面几代哈克南人！那么，灾难很快就要发生了。

德伏拼命想要获取更多细节，但游动的光粒子模糊了他的视线。他立即增加了药物的剂量，想要找回幻象，但即使化学反应像潮水一样涌来，那个景象也没有回来……

他醒过来，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体味浓烈、肩膀宽阔的男人的臂弯里。而现在他的眼神比他的思维更清楚。拉班！这个身材魁梧的男子正扶着他走在一条岩石砌成的地下走廊里，就在哈克南宅邸的地下。

“我这是在帮你的忙，”拉班开口道，他能感觉德伏的情绪不怎么好，“你应该在处理账目。如果我叔叔知道你对自己做了什么，他会不高兴的。再一次不高兴的。”

门泰特的脑子现在不是很清楚，他挣扎着说：“我看到了更重要的东西——”

他的话刚说到一半，德伏就被甩到了一边，紧接着又被甩到了另一边，最后扑通一声掉进了水里——水里，在厄拉科斯竟然能掉进水里！

德伏一边拼命与药物带来的眩晕感作斗争，一边狗刨似的游到了拉班跪着的岸边。“幸好你会游泳。我希望你没有弄脏我们的水池。”

愤怒的德伏从水里爬了出来，躺在石板地上大口喘着粗气，浑身上下都在滴水，这些水珠对任何一个弗雷曼仆人来说都是一笔可观的财富。

拉班傻笑道：“男爵总是能找到人替代你的。那些特莱拉人也很乐意从他们的罐子里再种出一个你来。”

德伏试图恢复自己的体力，但忍不住破口大骂：“我那是在工作，你这个白痴，我当时在努力获取一个和哈克南的未来有关的幻象。”这个变态门泰特极力保持镇静，从魁梧的拉班身边挤了过去，沿着凉爽的地下通道向前，最后顺着楼梯来到了男爵的私人套房。他砰砰地敲门，身上还在不停地滴水。拉班则气喘吁吁地跟在他后面。

男爵急匆匆地飘到了门口，很明显他刚刚才系好浮空器，所以脸上一副恼怒的神情。他怒视着门口，苍白的脸上那两道微红的浓眉拧成了一团。而门泰特凌乱的外表似乎没有起到什么安抚作用。“这么

晚了到我这里来，什么意思？”他边说边闻了闻，“你在浪费我的水。”

在男爵那张加固床的床头，躺着一个血肉模糊、惨叫不已的男孩。德伏看见有一只苍白的手臂在不停地抽搐。拉班想要挤得更近些，好看得更清楚，他说道：“叔叔，你的门泰特又给自己下药了。”

一条蜥蜴般的舌头从德伏那污浊的嘴唇上掠过：“我只是为了履行职责，男爵阁下。我有个消息。令人不安的重要消息。”然后他简短地描述了一下他那因药物而看到的未来景象。

男爵鼓起他的胖脸颊，说道：“这么多该死的麻烦事。我的香料储备本来就不断受到那些弗雷曼恶魔的攻击，现在皇帝又打算对我下手，他威胁说任何私藏香料的人都将面临可怕的后果。而现在我自己的门泰特又看到了我垮台的幻象！我真他妈有点累了。”

“你不会相信他这个幻觉吧，叔叔？”拉班的目光不确定地在两个人之间游离着。

“好吧，就这样吧。我们必须准备承受损失，然后再想办法弥补这些损失。”男爵回头看了看，急于在猎物死在地板上之前回到他的玩物身边，“拉班，我不在乎你要做什么。只要给我弄来更多的香料就行！”

图洛克穿着蒸馏服站在一个香料收割机那炎热的控制室里。这台巨大的机器从一个富饶的沙漠矿坑中挖出矿料并将其放入机载料斗时，它就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筛网、风扇和静电场会将美琅脂从砂粒中分离出来，然后再净化产品。

沉重的履带拖着这台庞大的机器穿过一处暴露的香料矿脉，烟尘从收割机的烟囱和后管中喷了出来。纯净的美琅脂落入装甲容器中，一旦发现有沙虫靠近，这些可拆卸的货舱可以被迅速地转移走。

像图洛克这样的弗雷曼人偶尔也会自愿参加收割队的工作，他们的沙漠技能在收割队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得到的报酬是现金，而且不会被问任何问题。如此一来，在劳作的过程中，图洛克知道了有关城市工人和香料工人的宝贵信息。而信息就是力量——列特－凯恩斯是这么说的。

一旁的收割队队长正站在一个控制面板前，紧紧盯着由十几个外部摄像头提供图像的屏幕。这位满脸胡须的队长看上去神情非常紧张，似乎在担心监视机不能及时发现沙虫的迹象，这样的话这台旧机器可就完了。“用你们强大的弗雷曼的眼睛来保护我们的安全吧。这就是我付钱给你们的原因。”

透过满是灰尘的窗户，图洛克审视着面前那令人不安的起伏的沙丘。尽管还没有什么动静，但他清楚这片沙漠实际充满了生命，而且大多数都在躲避炎炎烈日。他密切注意着是否有剧烈的震颤发生。在控制室周围，三名队员也透过布满划痕和坑洞的窗户往外看去，但他们的眼力明显不如弗雷曼人，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突然，图洛克发现远处的沙海上一个又长又低的沙丘正在成形和增大。“沙虫来袭！”他用窗户边的奥斯伯恩测向仪确定了确切的坐标，并把数字大声喊了出来，“监视机应该在五分钟前就向我们发信号的。”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队长呻吟起来，“该死的，它们到现在还没发现呢！”他打开通信系统，叫了一辆铲车，紧接着把所有的工人都叫了回来。沙丘上的工人们一起爬上了铲车，一路冲向不知道还是否安全的收割机。

图洛克看着那个巨大土堆向他奔来。夏胡鲁总是会直奔香料而来。总是如此。

他听到头顶的天空传来了巨大的震动声，然后便看到沙尘在收割机周围飞旋，一辆铲车很快便沉了下去。而在队员们忙着把缆绳紧紧系到连接钩上时，收割机开始晃动起来。

在外面的沙地上，沙虫逼近，它嘶嘶地穿过沙丘。

收割机又颤抖了一下，队长对着通信系统破口大骂：“你们花的时间也太长了。把我们从这儿弄走，该死的！”

“线路有问题，先生，”扬声器里传来一个平静的声音，“我们正在把你们和料斗拆开，然后用吊货索把它弄走。剩下的只能靠你们自己了。”

队长因为这公然的背叛行为而大叫了起来。

图洛克透过窗户向外看去，正看到沙虫的头从沙地里冒出来，这种古老的生物有着晶莹透亮的牙齿，食道里也仿佛在燃烧着火焰。它加速猛扑过来，那颗头就像一枚对准了目标发射的鱼雷。

其他队员徒劳无功地四处寻找着救援设备，图洛克则跳入了一条肮脏的逃生滑道，滑道直接把他甩到了沙地上，远离了沙虫。暴露在外的美琅脂发出的强烈气味灼伤了他的鼻孔。他发现自己身上的蒸馏服已经撕破了。

图洛克挣扎着站起来，跑过粉末状的斜坡，看着装载香料的料斗被吊索提了起来。没人想要去抢救工人，他们的眼里只有香料。

在松软的沙地上，图洛克迈开自己强壮的双腿，在竭力保持住平衡的情况下拼命向前跑去。而那些体内含水过多的工人们永远做不到他这一点。

他爬上了一座高高的沙丘，想要往更远处跑去，却一下子被绊倒在地。好在巨型收割机发出的震动暂时掩盖了他那有节奏的脚步。他从一个斜坡滚下去，直接掉进了沙丘之间的缝隙，而盘旋着的沙虫终于昂起头来，准备吞食它的猎物了，他拼命挣扎着爬起来，逃离了漩涡。

图洛克听到身后传来了震耳欲聋的吼声，感到脚下破碎的沙地在开始向后滑去。尽管如此，他还是从松软的沙子里挣脱出来。在他的身后，毫无生还希望的香料收割机和队员们都被吞进了夏胡鲁那洞穴般的食道，人们的尖叫声和金属的嘎吱声不绝于耳。

他发现一百米外有一块岩石。他希望自己能来得及跑过去。

哈克南男爵仰卧在一张按摩床上，松弛的皮肤垂在身体两侧。他的后背和大腿上都被喷了水雾，让他看上去就像一个汗流浃背的苏岩摔跤手。两个漂亮的男孩——皮肤干燥，身材瘦长，但却是他在迦太格能找到的最好的人选了——正在给他的肩膀涂药膏。

一个助手忽然冲了进来：“很抱歉打扰您，男爵大人，但我们今天损失了一整支收割队。好在一辆铲车及时赶到，及时卸走了货物——满载的货箱——但没能救下工人。”

男爵半坐起来，装出一副失望的样子。“没有幸存者吗？”说着他漫不经心地挥了挥手，示意助手离开，“别跟任何人说起这件事。”

他会命令德伏记下机器、人员以及香料的损失。当然，那辆铲车里的人都需要被灭口，还有这位给他传递消息的助手。也许这两个男孩也知道得太多了，不过无所谓，反正他们也不可能从他的私密游戏里活下来的。

他偷笑起来。人是很容易被替换的。

和平并不等同于稳定——稳定是没有活力的，距离混乱也只有咫尺之遥。

——费坎·芭特勒，圣战后委员会调查报告

“皇帝陛下，这件事一定会让您不高兴。”当沙达姆从觐见大厅的讲台上走下来时，宫廷内侍里东多僵硬地向他鞠了一躬。

难道就没人能给我带来一些好消息吗？他一想到这些无时无刻不缠绕着他的烦恼，顿时就变得怒不可遏。

瘦弱的宫廷内侍闪到一边给皇帝让路，然后匆匆跟着他走上了红地毯，说道：“陛下，比卡尔发生了……一件意外。”

虽然现在刚到下午，但沙达姆终止了当天所有的工作，并通知了那些还在等待的贵族和大使，让他们更改觐见时间。宫廷内侍里东多现在多了一个不怎么值得羡慕的任务，那就是重新安排这些人的觐见时间。

“比卡尔？我为什么会对那个地方感兴趣？”

里东多快步跟上沙达姆急匆匆的步伐，一边擦去高耸额头上的汗珠，一边说道：“因为这件事牵涉到厄崔迪家族。雷托公爵打了我们个措手不及。”

一群衣着光鲜的男男女女正站在接待室周围，不停地窃窃私语。异国情调的镶木拼花地板和墙上的卡巴祖贝壳让整个房间在巴鲁特水

晶球形灯的金光照耀下闪闪发光。因着心情的不同，比起帝国觐见大厅，皇帝有时更喜欢这个舒适且相对随意的小接待室。

沙达姆把自己裹在一件镶有祖母绿、塑石和黑蓝宝石的红金长袍里。在这身华丽的长袍下面，他只穿了一件泳衣，这说明他的心里还想着宫殿下面温暖的运河和水池。他更希望能一直待在那里，和他的嫔妃们玩捉迷藏。

在经过一群贵族身旁时，他叹了口气道：“我的那位表亲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厄崔迪家族会攻击一个小小的丛林世界？”心慌意乱的宫廷内侍连忙把这次大胆的军事行动做了一个总结，皇帝听着听着便停下了脚步，挺直腰板，摆出一副帝王的架势，那些好奇的朝臣挤得更近了。

“我相信公爵做得对，”哈葛尔的拜恩·奥加雷勋爵说道，他头发花白、神态威严，“而令我倍感厌恶的是比卡尔首席行政官。居然允许特莱拉人去亵渎那座为了荣耀英雄而建的纪念碑。”

沙达姆刚打算狠狠瞪哈葛尔勋爵一眼，却忽然注意到其他贵族也都在低声表示赞同。他这才明白自己低估了众人对贝尼·特莱拉的反感，而现在这些人正在默默地为雷托的勇气而欢呼。可当我采取那些严厉而必要的措施时，他们为什么不为我欢呼呢？

另一个贵族这时也插嘴道：“雷托公爵有权对这等侮辱作出反击。这是荣誉之举。”沙达姆不记得这名贵族的名字了，甚至连他所属的家族也不记得。

“此事事关帝国法律。”沙达姆的妻子阿妮鲁尔打断了他，走到她的丈夫和宫廷内侍里东多之间。自从真言师洛比亚去世后，阿妮鲁尔就总会出现在沙达姆周围，似乎打算在每一次帝国仪式上都陪在他的身边。“一个男人有保护家人的道义。而家人难道不包括自己的祖先吗？”

一些贵族点了点头，而有一个人咯咯地笑了起来，仿佛阿妮鲁尔的话很搞笑。沙达姆觉察到了舆论的风向。“我同意。”他说道，同时在自己的语气中加了一些权威性，同时考虑如何才能最好地利用这个判例来达到他的目的，“比卡尔与贝尼·特莱拉的秘密行动显然是非法的。我希望我那位亲爱的表亲雷托已经通过正当渠道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也能理解他的鲁莽行为。毕竟他还年轻。”

但沙达姆在内心深处很快就意识到了，厄崔迪家族的这次军事行动很可能提高雷托在大家族中的地位。贵族们会认为这位公爵敢做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事。而这种人气对自己的皇权来说很可能是一种威胁。

于是他举起一只手来宣布道：“我们将彻查此事，并在适当的时候发表我们的官方意见。”

不过，雷托的行动也为沙达姆的未来计划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这些叽叽喳喳的贵族一向尊重迅速而坚定的正义之举。所以，的确，这是一个有趣的案例……

阿妮鲁尔看着她的丈夫，觉察到他的想法在发生变化。她疑惑地瞥了他一眼，但沙达姆没有理会。他脸上的浅笑似乎让她非常不安。

但对沙达姆来说，他的这位妻子和她的贝尼·杰瑟里特密友有太多的秘密瞒着他了，自己完全有权力给她一个小小的回报。

他会召来他的至尊霸撒，并制定自己的行动计划。那位老兵苏姆·加隆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件事，他会很高兴有机会展示他的萨多卡军力，而这次不会是在阅兵仪式上了。

毕竟，那颗叫做札诺瓦的星球——也就是杂种泰洛斯·瑞法所住的地方——看上去和比卡尔并没有太大区别……

待在自己房间里的阿妮鲁尔正在用她的感知笔在空中画着一些粗糙的象形文字。她的身旁伫立着一盆开着墨黑色花朵的热带植物，散发出电子香味。

阿妮鲁尔的感知－概念日记本悬浮在桌子上方，她挥舞着感知笔，在无纸化的日记本上记载下内心深处的想法，那些永远不能让她丈夫发现的想法。她使用的是常人无法理解的贝尼·杰瑟里特暗语，是在古老的《阿扎之书》[33]中使用过的一种早已被遗忘的语言。

她写下了自己因真言师洛比亚的去世而感到的悲伤，以及她和这位老妇人之间的感情。啊，哈里什卡大圣母要是看到自己这种赤裸的情感表白，一定会挑起眉毛的！但是阿妮鲁尔确实非常想念她的朋友。在这个皇宫之中，她没有其他亲密伙伴了，身边环绕的都是些难

以忍受的阿谀奉承者，他们寻求她的支持，只为了提高他们自己的地位。

然而，洛比亚却不一样。阿妮鲁尔已经把所有和老妇人有关的记忆和经历都藏在她的心里，放在了过去几百代人的喧嚣之中，而那是一片太过稠密而无法探索的生命森林。

*我想你了，老朋友。*阿妮鲁尔忽然觉得有些尴尬。她按了一下感知笔上的一个按钮，看着感知笔和日记本像一缕烟雾那样消失在她那浅蓝色的塑石戒指里。

阿妮鲁尔做了一整套调整气息法。宫殿里的背景声音越来越小了，她现在只能听到自己内心发出的声音，低语道：“洛比亚圣母？你能听到我说话吗？你在那儿么？”

有些时候，其他记忆会令阿妮鲁尔感到不安，仿佛她的祖先正通过她自己的头骨窥探她。虽然她不喜欢丧失自己最基本的个人隐私，但通常她都会觉得他们的存在令人欣慰。生命聚集成了一个图书馆——在她偶尔能够接触到的时候，在她的内心深处，这是一个智慧和鼓励的宝库。洛比亚就在那里的某个地方，迷失在无数的灵魂之中，等着开口说话。

阿妮鲁尔下定了决心，闭上眼睛，发誓要找到真言师，她全身心都投入到了那片喧嚣之中，直到找到洛比亚的位置。她下沉着，下沉着……越来越深。

摆在阿妮鲁尔面前的就像是一个薄如蛋壳的堤坝，等待着被她打破。她从来没有尝试过如此彻底地挖掘深藏于内心的其他记忆，因为

她知道自己很有可能无法挽回地迷失在这些声音所在的虚空之中。但阿妮鲁尔是魁萨茨圣母，她是被姐妹会选择放在这个秘密位置上的，是因为她比任何在世的姐妹都能更广泛地接触到过去的基因。尽管如此，在没有别的姐妹支持保护的情况下，她其实不该如此冒险。

她感到其他记忆开始涌动，旋转起来。洛比亚，她用自己的意识喊道。混乱加剧了，仿佛她的身边围拢着一屋子大吵大闹的人。忽然，她看到了一道她从未见过的面纱，有如五光十色的漩涡一般，好似一块模糊玻璃，挡在了她的面前，不允许她继续深入。

洛比亚！你在哪里？

但是，最终回应她的并不是老妇人一个人的声音，而是一群暴徒般的号叫，似乎在大声警告着某个即将到来的灾难。阿妮鲁尔被吓坏了，她别无选择，只能转身就跑。

阿妮鲁尔醒来时，发现自己仍在书房里，眼前一片模糊，但她仍尽力向四周看去。阿妮鲁尔觉得自己的一部分似乎被甩在了身后，深深地困在了贝尼·杰瑟里特的集体智慧之中。在她逃离其他记忆时，她一动也不能动，只能把那个可怕警告抛在了身后。

渐渐地，她感到皮肤一阵刺痛。而等她终于能动弹时，视线也渐渐清晰起来了。

她内心深处的那些声音觉察到一件无法预防的可怕灾难即将发生。而这灾难与人们期待已久的魁萨茨·哈德拉克有关，他离我们现在只有一代人的时间了。现在，这个灾难的种子正在毫无防备的杰西卡的子宫里生长着……

但阿妮鲁尔宁愿看到帝国垮台也不愿那个孩子受到任何伤害。

在她那既宽敞又私密的房间里，魁萨茨圣母一边喝着香料茶，一边用暗语和莫希阿姆圣母低声交谈。

莫希阿姆眯起她鸟一样的眼睛说道：“你对你所经历的这个幻象有把握吗？雷托·厄崔迪公爵不太可能让杰西卡走。需要我亲自去卡拉丹保护她吗？雷托对比卡尔发动的鲁莽攻击很容易招来敌人的报复，而杰西卡很可能陷入危险之中。这就是你所看见的吗？”

“在其他记忆中，没有什么信息是百分百确定的，对魁萨茨圣母也是一样，”阿妮鲁尔香甜地抿了一口茶，然后放下杯子说道，“但你不能离开这里，莫希阿姆。你得留在宫里。”说着，她的表情变得严肃。“我收到了瓦拉赫九号星的消息。哈里什卡大圣母已经任命你代替洛比亚做皇帝的真言师了。”

即便莫希阿姆为此感到惊讶或是高兴，她也不会流露出来。相反，她仍旧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眼前这件事情上：“那我们怎么才能保证杰西卡和她肚子里孩子的安全呢？”

“我觉得我们必须把杰西卡带到凯坦的皇宫里来，让她在这里备孕。只有这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莫希阿姆眼前一亮：“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这样一来我们还可以顺便监控备孕工作的每一个环节。”说着她讽刺地笑了起来，“不

过雷托公爵肯定不会喜欢的。”

“一个男人的观点在这件事上不重要。”阿妮鲁尔倒在椅子上，听到椅子上的天鹅绒靠垫发出了嘎吱的声响，她现在确实非常疲倦了，“杰西卡必须要来这里，她得在皇宫里生下她的女儿。”

维持稳定被认为是一种平衡的做法，但这种行为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危险。因为法律和秩序是致命的。试图控制未来只会让未来变形。

——卡尔本·费瑟，《帝国政治的愚蠢》

在札诺瓦那座热闹的游乐园里待了一天之后，加拉斯·欧森讲师从未像现在这样觉得自己如此衰老……或是年轻。他穿着一件浅绿色的斜纹便装，终于觉得自己放松下来了，有些忘了他的学生泰洛斯·瑞法仍面临着一个神秘的威胁。

他和那些大吵大闹的孩子一起大笑，吃糖果。他还玩了一些据说能够测试技巧的游戏。尽管他知道庄家永远不会输，但他并不在乎输赢，当然要是能赢点什么带回家也不错，可以当做这次旅行的纪念品。现在，他觉得这个地方的欢快气氛正绕着他旋转，像是一曲芭蕾，欧森不由得开怀大笑起来。

瑞法很清楚这位老讲师真正需要的就是好好放松自己。而老讲师也很希望这个年轻人——他至今还在塔利加里主行星上——会像欧森喜欢这座游乐园一样喜欢那部浮空歌剧。

这一整天真是又漫长又累人，但确实很刺激。如果是平常的话，欧森决不会给自己放一个如此奢侈但又有趣的假。但瑞法这个他教了一辈子的学生今天给他上了宝贵的一课。

他拨开了眼前被汗水浸湿了的灰白头发，抬起头来，忽然看到有一道阴影遮住了太阳。在他的周围，音乐和欢笑仍在持续。但已经有人开始尖叫了。他连忙转过身，一眼看到一个飘浮着的盘子出现在众

人头顶上，绕着建筑物盘旋。游客们都停下了脚步，假装恐惧地尖叫着。

接着，更多这种恐怖的巨大阴影出现了，遮天蔽日。起初，就连讲师也没能察觉到这些巨大飞盘并不是什么疯狂的表演。

在拥挤的游乐园里，人们仍在排队等着乘坐那些感知增强摩天轮，等着进入迷宫和跳全息舞。还有不少人正在小摊贩那里碰运气，想买一些有趣的故事或歌曲。此时，越来越多的人抬起头来。讲师一边嚼着最后一块水晶果甜点，一边好奇而不是恐惧地抬头看着。直到第一波攻击开始。

在指挥舰上，沙达姆的指挥官至尊霸撒加隆亲自指挥这波毁灭性的进攻。他曾发誓永远要做第一个开枪、第一个杀人以及第一个见到敌人鲜血的人。

一架装甲扑翼机掠过了游乐园中心那座被假沙丘环绕的高耸沙虫雕像。爆炸撕裂了空气，扑翼机持续不断地喷洒火焰。半透明的雕像坍塌了，火花四溅。人们大声尖叫着跑开了。

多年以来，讲师一直在挤满了学生的嘈杂的礼堂里讲课，他声音洪亮地大喊起来：“快找地方隐蔽！快蹲下！”但这个游乐园里没地方可以躲。

他们是冲着泰洛斯·瑞法来的吗？

至尊霸撒的萨多卡敢死队队员身穿着灰黑相间的制服，等待着命令。那位灰黄皮肤的加隆冷酷地盯上一群孩子，他下令士兵开火，把孩子们熔化成了无法辨认的肉块。而这只是开始。

在第一声枪响驱散了人群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之后，攻击中队将火力对准了沙虫雕像。他们用切割光束把那座华丽的雕像炸成了一堆冒着烟的金属残骸，露出了埋在下面的美琅脂仓库。根据帝国的命令，先遣部队必须寻找并取回这些非法的香料储备。

然后，他们将继续对札诺瓦的主要城市进行轰炸。

加隆把他的扑翼机停在了一堆烧焦的尸体上，他的士兵们从机舱里蜂拥而出，向任何移动目标无情地开火。游乐园里那些手无寸铁的游客都在拼命地四散奔逃。

更多的帝国武装扑翼机降落在游乐园的地面上，士兵们潮水般地涌了出来，围住了沙虫雕像的残骸。这座比周围景观高出一百米的沙虫雕像表面上是游乐园的一个标志性建筑，但实际上却隐藏着一条通向香料仓库的地下隧道。

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只有一个人敢穿过浓烟和死尸走向那些士兵，他是一位老讲师。他一脸震惊，但却无比镇定，就好像一位校长前去管教不守规矩的学生似的。苏姆·加隆认出了他便是加拉斯·欧森讲师，他看过关于此人的军事简报。

欧森的肩膀不断地渗出鲜血，头部左侧的头发也被烧焦了。但他似乎一点也感觉不到疼痛，只有惊恐和愤怒。为了泰洛斯，他们竟然杀了这么多人！这位在任教期间多次发表过激动人心的演讲的讲师提高了嗓门，大喊道：“你们太肆无忌惮了！”

至尊霸撒冷漠地站在那里看着这一切，他的制服一尘不染，连一丝皱褶都没有，只有看到滚滚浓烟向他袭来时，他才轻轻歪了一下

嘴。欧森面前全是烧焦的尸体，忽然身后的一座富丽堂皇的建筑轰然倒塌了。“讲师，你必须清楚理论和实践的区别。”

加隆做了一个手势，萨多卡士兵冲了上来，在讲师还没反应过来之前就把他击倒在地。至尊霸撒将他的注意力转回那座被毁的沙虫雕像上，监督着香料回收工作。他站在刺鼻的浓烟之中，从制服口袋里取出一个私人日志记录器，一边看着他的士兵继续屠杀，一边口述一份给沙达姆的报告。

强忍着大屠杀造成的浓烟和恶臭，萨多卡士兵开始往武装扑翼机上搬运违禁香料。然后扑翼机像大肚子黄蜂一样，径直冲向天空，飞向等待着的运输飞船。皇帝会将这批没收的美琅脂作为奖赏赐给宇联商会和宇航公会。然后，这位自以为是的皇帝便会宣布他的“大香料战争”由此拉开序幕了。

至尊霸撒期待着未来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由于时间紧迫，加隆命令他剩下的地面部队返回大型军舰。既然美琅脂已经到手，那么他就可以下令远程轰炸了。加隆会坐在他的指挥椅上观看这场大屠杀而不用弄脏他的制服。飞行中队起飞了，无视伤者的呻吟声和孩子们的惨叫。

重型战舰进入了低空轨道。从那里，他们将完成夷平整座城市的工作，然后他们会继续瞄准附近的某个目标。

在瑞法的蕨类植物花园里，嫩绿的树叶在暖风中摇摆，就像颤抖的羽毛。财产管理员查伦斯走上了斜坡，随手关掉了喷泉的水流。他的主人已经去了塔利加里，所以园丁和工程师准备抽空对喷泉系统进行一次全面维护检查。

查伦斯对工作从来都一丝不苟，他最引以为豪的便是泰洛斯·瑞法甚至从未注意到他在庄园里所做的工作。这是一个管理人员所能得到的最高赞扬了。花园和家庭都被照料得很好，他的主人从来没有理由抱怨。

自从四十多年前这个神秘男孩来到札诺瓦的那一刻起，讲师就指派查伦斯为泰洛斯·瑞法服务。而这位忠诚的仆人从来没有问过这孩子的出身，也没有问过他那无尽的财富的来源。查伦斯是一个专注的人，肩负着很多责任，没有时间去好奇。

当最后一滴水流出喷泉，查伦斯已经来到一个石板铺就的小丘顶上的凉亭里了。身穿工作服的工人们拿着水桶和软管，大步走向精心隐藏在蘑菇花园中的管道变电站。查伦斯可以清楚地听见他们吹着口哨，互相打哈哈。

他丝毫没有注意到头顶上的战舰。这位财产管理员专注于他周围的现实世界，而没有看头上的天空。这时，激光枪的爆炸声在空中呼啸而过，就像愤怒的雷神掷下了闪电。电离空气产生的音爆将树林夷为了平地。公园和湖泊在地平线上噼啪作响，然后化为一片死寂的玻璃平原。

查伦斯的眼睛被耀眼的光芒灼伤了，他抬起头来，看见无数道毁灭之光在瑞法的庄园里交汇。他呆站在原地，甚至忘了逃跑。他直面

着这场死亡风暴，一股热风向他呼啸而来。

火焰像红色海啸一样在大地上翻滚，白热的光芒横扫着错落有致的田野和森林，速度是如此之快，连烟雾都还没来得及升起。

当冲击波经过时，这座美丽的花园和其中的建筑瞬间消失。甚至连一粒残渣都没有留下。

在塔利加里星球的暗面，光芒四射的阿提西亚城里，泰洛斯·瑞法独自观赏着迷人的浮空歌剧。他坐在一个私人包厢里，一心要理解这出戏里那细微又复杂的深刻内涵，同时也被它的色彩和壮观迷住了。

总而言之，瑞法非常享受这次旅行，他期待着尽快回到札诺瓦的家中，好好和讲师分享他的经历。

经过了长达两代人的混乱，人类最终战胜了邪恶的机器帝国时，一个新的共识形成了：“人类是不可替代的。”

——芭特勒圣战戒律

隆博王子站在阳台上，从高处俯视大宴会厅。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仆人、装修工和服务员在卡拉丹城堡里忙进忙出。就像是一支军队在准备着打一场硬仗。

虽然他自身的生理系统几乎没有保留下来，但隆博仍觉得他的人造胸口一阵阵发紧，这是因为他现在确实很焦虑。他尽可能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因为如果有人看见了他，十几个人便会立马围过来，然后就是没完没了的问题和上千个需要他做决定的小事儿——而他脑子里的问题已经够多了。

他穿着一件复古的白色燕尾服，很显然是为了掩盖人造皮肤和给予假肢动力的伺服机械。尽管身体上留下了巨大的伤疤，但他的精神看上去很有活力。

一个男人在他的婚礼上就该是这个样子。

在楼下那明亮的地板上，仆人们在节日策划人的指导下不停忙碌着。策划人是一个来自外世界的女人，衣着精致却有着一张窄而黑的脸，这让她看起来很有趣，就像是一个从原始洞穴直接跑到现代社会的卡拉丹土著。她用官方的加拉赫语连续不断地给出指示，声音十分悦耳。

仆人们闻风而动，摆好了盛满鲜花的篮子和五光十色的多彩珊瑚，然后在圣坛上为祭司准备好了仪式用品，接着擦干净圣坛洒出来的水，抚平幕布上的褶皱。在众人头顶上有一个不显眼的强化玻璃房间，就位于弯曲拱形天花板的横梁之间，房间里有一个全息投影团队正在搭建并测试他们的设备。

巨大的巴鲁特水晶吊灯呈锥形排列，在大宴会厅的座位上投下金色的光芒。一排异国情调的藤蔓花顺着隆博旁边的柱子爬了上来，散发出一种罕见的木槿紫罗兰的芳香。不过这香味有点太浓了，于是他把腰间控制面板上的一个旋钮轻轻扭了一下，调整了自己的嗅觉传感器，降低了灵敏度。

在他的坚持下，卡拉丹宴会厅现在看起来就像是从伊克斯大王宫运到这里的一样，完美无瑕。这让他想起了维尔纽斯家族领导下的那个伟大的技术创新时代。而这一切一定会重现的……

他站在高高的阳台上，能感觉到自己的机械心肺在有节奏地跳动。他看着自己左手的无机物皮肤、复杂的指纹和裸露的第三根手指，特希雅很快就会在那上面戴上一枚结婚戒指。

许多士兵都会选择在奔赴战场前与自己的心上人结婚。而隆博即将领导光复伊克斯的战役，夺回他的家族财产。所以除了娶特希雅为妻，他还能做什么呢？

他弯了一下自己厚实的假肢手指，它们确实按照他的意图弯曲了下来，但仍有一些僵硬。最近，他在精细运动控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改善，但今天他却感到了一些轻微的衰退——也许是这个场合给他的压力吧。他只希望自己在结婚典礼上不要干出什么丢人的事。

在祭坛后的一个平台上，一支管弦乐队正在练习伊克斯婚礼协奏曲，这是所有维尔纽斯贵族举行婚礼时演奏的传统音乐。不管他的家族状况有多么糟糕，这个悠久历史的传统仪式必须要保留。乐队弹奏出的激动人心的音乐——粗犷的节奏让人不禁联想到了伊克斯那大规模的工业设施——让隆博的内心充满了乡愁和勇气。

凯莉娅一直梦想着为他举办一场这样的结婚典礼。要是她还活着就好了，要是事情没有失控，要是她做了别的选择就好了。她真是一个邪恶的人吗？隆博每天都在问自己这个问题，他每天都在承担她的背叛——被人故意误导的背叛——所带来的后果。尽管这痛苦挥之不去，他还是决定原谅她，但内心的挣扎却始终停不下来。

空中闪烁着灯光，放映机开始嗡嗡作响，一个索利多[34]全息人像出现在他的面前。他顿时屏住了呼吸。那是一张凯莉娅的老照片，她穿了一件淡紫色的织锦裙子，上面镶着钻石，那时她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她漂亮极了，一头黑发闪着铜色光泽。图像闪烁着，似乎活了过来，她咧开小猫一样的嘴巴，对隆博微笑。

在下面的豪华宴会厅里，婚礼协调员一边盯着凯莉娅的全息影像，一边对着她自己脖子上的一个全息通信收发器说话。在这位协调员的命令下，凯莉娅的全息影像把手放在臀部上，同时开口说道："你躲在那上面干什么呢？你躲不过自己的婚礼。去更衣室拿你的纽扣吧。还有你的发型看起来很乱。"这个漂亮的全息人像说着从半空飘向了座位区，然后象征性地坐在了前排的一个座位上。

隆博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头发，他的头顶是一块金属头盖骨，上面贴着人造头发。他懊恼地向下面那位婚礼协调员挥了挥手，匆匆走进隔壁房间，有男仆在那里等着伺候他。

伊克斯的号角在大宴会厅里响了起来，很快婚礼协调员就出现在了大门口。“这边请，隆博王子。”说着她伸出一只手，假装没有看到隆博的假肢。她迈着庄严的步伐，把他领到了装饰着鲜花的前厅。

在过去的一个小时里，被邀请来的客人纷纷涌进了宴会厅，他们穿着华丽的衣服，坐到分配好的座位上。身着制服的厄崔迪家族卫兵靠着石墙排好队，手里拿着紫铜相间的横幅。只有杜菲·哈瓦特和哥尼·哈莱克缺席了这场婚礼，他们潜进了伊克斯，还没有回来。

在圣坛上，雷托·厄崔迪公爵穿着一件正式的绿色外套，脖子上挂着一条公爵官链。他的眼神依旧黯淡，脸上也布满了悲伤，但他一看到隆博出现，便立刻开朗起来。武器大师邓肯·艾达荷站在公爵身旁，自豪地握着老公爵的宝剑，好像时刻准备砍掉任何反对这桩婚事的人的脑袋。

天花板上的全息投影仪持续闪烁着光芒，隆博父亲的全息人像出现了，就在王子刚走进过道的同时，出现在了他身边。在婚礼协调员的远程指令下，全息图像中的多米尼克·维尔纽斯咧开他大胡子下面的嘴，大笑起来，他的光头也在闪闪发光。

就在这一瞬间，隆博被眼前的一切震撼了，他的假肢轻轻晃动，嘴里呢喃起来，好像他旁边的全息人像能听到他的声音：“我等得太久了，爸爸。太久了，我为此感到羞愧。在灾难发生之前，我的生活太过安逸。而我现在的想法变了。讽刺的是，我现在变得更坚强，更果断，在很多方面都比以前更好了。为了你，为了伊克斯受苦受难的人民，甚至为了我自己，我将夺回我们的家园……或是为了这个事业而牺牲。”

但那只是个全息影像，它不可能有多米尼克本人的灵魂，它对隆博的话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他只是咧嘴笑着，好像对全宇宙的事情都毫不在意了，只因为今天是儿子大婚的日子。

隆博用自己的机械肺深深地叹了口气，走上前去。他一直都很感谢特希雅，她一直都在鼓励他。但现在他已经不再需要她的鞭策了，虽然他仍旧每天都在回想那个差点夺去他生命的事故，但他的身体逐渐恢复，意志也越来越坚定。为了他的家族，他的人民，他也不会让特莱拉人逃脱惩罚。

隆博注意到站在圣坛上的雷托公爵的凝重目光，他这才发现自己在今天这个场合一定是显得有些过于严肃了。所以，他开心地笑了起来，但不是像多米尼克全息人像那种空洞的笑。隆博的微笑里洋溢着幸福，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今天是他大婚的日子，而他与这个难以置信的贝尼·杰瑟里特女人的结合只是一个开始。总有一天，他和特希雅将以伯爵和伯爵夫人的身份重返伊克斯大王宫。

很多穿着伊克斯服饰的全息影像出现在了座位上，他们都是一些名人。看着他们，隆博感到既快乐又悲伤。前伊克斯驻凯坦大使卡马尔·皮尔鲁今天亲临了现场，但他已故的妻子司缇娜只能以全息影像的方式陪着他了。他们的双胞胎儿子德默尔和克泰尔看上去和在伊克斯时一模一样，当然他们也只是两个全息影像。

隆博回忆着他们的气息、声音、表情和话语。在前一天的典礼彩排中，他甚至摸了摸父亲的手，但什么也没有感觉到，只有静电和电流。这些人要是真的就好了……

这时他听到身后传来了一阵沙沙声，紧接着是人们的惊叹声。于是他转过身来，一眼看见特希雅从拱形的门廊里向他走来，带着资深贝尼·杰瑟里特的镇定。她身上穿着一件珠光闪闪的墨色长袍，头微微低垂，笑容隐藏在一层精致的蕾丝面纱后，整个人光彩夺目，看上去就像一个天使。平日里那个相貌平平，有着一双深褐色的眼睛和灰褐色的头发的特希雅在今天表现出了极度的自信和优雅的气质，展现了她内在的美。所有客人似乎都从她身上看到了隆博一直都了解并喜爱的东西。

珊多·维尔纽斯夫人的全息影像走到了新娘的旁边。自从疯狂残暴的特莱拉人接管了伊克斯，隆博就一直没有再见到他的母亲。而她一直对自己的儿子期望很高。

现在，他们四人一起走在中间的过道上，多米尼克和珊多的全息影像在外，隆博和特希雅在中间。主持典礼的牧师则昂首阔步地跟在他们身后，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奥兰治天主圣经》[35]。人群逐渐安静下来。卫兵们纷纷立正站好，把伊克斯旗帜高举过头顶。邓肯·艾达荷咧嘴笑了笑，然后马上换成了严肃的表情。

号角声震耳欲聋地响了起来，*伊克斯婚礼协奏曲*也开始在舞厅里回荡。新娘、新郎和随行人员沿着紫色地毯往前走。隆博迈着完美的机械步幅，挺着胸膛，像一名骄傲的贵族那样走向圣坛。

大宴会厅里的座位有限，但现场的图像却传送到了整颗星球，每一个瞬间都没有放过。毕竟卡拉丹人都喜欢大场面。

隆博全神贯注地移动着双腿，在脚下的紫色地毯上滑着步……身旁则是美丽的特希雅。

杰西卡坐在前排，不时地看向站在圣坛旁的雷托。她注视着他，眯起眼睛，试图揣摩他的感受。尽管贝尼·杰瑟里特有着独特的观察力，但她还是难以看穿雷托紧紧锁住的心房。他从哪儿学来的这种防御技巧？毫无疑问，是他父亲教给他的。那位老公爵虽然已经长眠二十年了，但他仍对儿子有着很大的影响。

众人抵达圣坛后，隆博和特希雅分开，让牧师从他们中间走过去。然后他们再一起走到他身后，把多米尼克和珊多的全息影像留在雷托身旁，由雷托担任伴郎。音乐停了下来，大宴会厅里此刻鸦雀无声。

牧师拿起了祭坛中金色桌子上摆着的两个镶满宝石的烛台，把它们高高地举到空中。在牧师触摸了一个隐藏的传感器后，烛火从两个烛台的底座中喷了出来，两团火焰的颜色并不相同——一个是紫色，另一个是铜色。他念诵着婚礼祷词，递给隆博一根蜡烛，然后把另一根蜡烛递给特希雅。

“我们聚集在这里，庆祝伊克斯王子隆博·维尔纽斯和特希雅·亚斯科姐妹的结合。”他翻开摆在面前台座上的厚厚的《奥兰治天主圣经》，念了几段，其中一些词句是哥尼·哈莱克建议他读的。

隆博和特希雅转过身来，把蜡烛对着对方。彩色的火焰融合在一起，散发出紫铜相间的光芒。他掀开特希雅的面纱，露出她那光彩照人、聪明伶俐、充满同情和爱意的脸庞。她棕色的头发闪耀着黑色的光泽，一双大眼睛闪闪发亮。看着自己的新娘，隆博心痛不已，不敢相信她真的留在了自己身边。隆博觉得自己再次淌下了热泪，虽然他那受伤的身体再也不可能流泪了。

雷托走上前，手里捧着一个水晶托盘，上面摆放着戒指。王子和他的新娘拿起结婚戒指戴在了对方的手指上，但谁也没有把深情的眼神从对方身上移开。“这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隆博用合成的声音说道，“为了我们，也为了我所有的人民。”

“而我将永远与你同行，我的王子。”

活力四射的婚礼协奏退场曲奏响了，特希雅挽起隆博的手臂，一对新人开始沿着过道往回走。她靠了过来，笑着对隆博说：“这并不难，对吧？”

“我的人造身体能够承受最残酷的折磨。”

特希雅那洪亮的笑声引得几位客人和她一起笑起来，他们都想知道她对隆博耳语了什么。

这对伊克斯夫妇和他们请来的客人们一起狂欢起来，跳舞直到深夜。而面对即将开始的崭新生活，隆博开始相信一些新的可能性了。

但他们仍然没有收到哥尼·哈莱克和杜菲·哈瓦特的任何消息。

婚礼后的第二天早上，杰西卡收到了一个盖有科瑞诺家族金红色印章的信息圆筒。

雷托好奇地站在她旁边，揉着他发红的眼睛。杰西卡已经记不清他前一天晚上喝了多少杯卡拉丹葡萄酒了。“我的妃子可不常收到皇

室的通报。”

她用指甲挑开封印，取出一幅皇家卷轴。这封信是用贝尼·杰瑟里特暗语写在科瑞诺羊皮纸上的。杰西卡把信件的内容翻译给雷托，同时尽量不表现出自己的惊讶之情。“公爵，这是阿妮鲁尔·科瑞诺夫人向您发送的正式传票，她邀请我到凯坦星的皇宫里去。她说她需要一个新的侍女，而且——”她忽然屏住了呼吸，“我那位老导师莫希阿姆刚刚被任命为皇帝的真言师。她把我推荐给了阿妮鲁尔夫人，而她也接受了。”

“她们就不问问我的意见吗？”雷托生气地喊道，声音越来越大，“这看起来有些古怪……而且太随意了。”

“公爵，我必须得服从姐妹会的命令。这一点你是早就知道的。”

他皱起眉头，对自己刚才的反应也有些惊讶，因为当年那些黑袍女人强行把年轻的杰西卡送给他时，他是很抗拒的。“我还是不喜欢这件事。”

“皇上的妻子建议我在皇宫度过……整个孕期。”她的鹅蛋脸上露出了惊讶和困惑的神情。

雷托拿过卷轴亲自看了看，但发现自己其实看不懂那些奇怪的贝尼·杰瑟里特符号：“我不明白。你见过阿妮鲁尔本人吗？她为什么让你把我们的孩子生在皇宫里？沙达姆是不是想劫持厄崔迪家族的人做人质？”

杰西卡又读了一遍卷轴，好像答案就藏在里面：“公爵，我真的不明白。”

雷托对这一传唤感到不快，尤其对这种他无法掌控和理解的局面感到不安：“还是说他们希望我放弃在这里的职责，和你一起搬到凯坦去住？我很忙的。”

“公爵，我……想这份邀请是专门为我准备的。”

他吃了一惊，看着她，灰色的眼睛闪闪发光：“但你不能就这样离开我。我们的孩子呢？”

“我不能拒绝这个邀请，公爵。阿妮鲁尔不仅是皇帝的妻子，而且还是一个强大的贝尼·杰瑟里特。”她其实是一位隐秘者。

“你们贝尼·杰瑟里特总有自己的理由。”在没收审判期间，姐妹会曾经帮助过雷托，但他始终也没弄明白原因是什么。现在他皱着眉头，紧紧盯着杰西卡纤细的手中那份他无法读懂的卷轴，问道：“是贝尼·杰瑟里特在召唤你，还是说这是沙达姆的某个阴谋？这和我对比卡尔发动的攻击有关吗？”

杰西卡握住他的手，答道：“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我的公爵。我只知道我会非常想念你的。”

公爵的喉咙哽住了。他说不出话来，唯一的反应就是把杰西卡拉进怀里，然后紧紧地搂住她。

帝国中的任何一个家族都可以用自己的原子武器摧毁拥有五十个或更多大家族的行星基地，但对这一点我们不必太担心。这是一种我们可以控制的情况。只要我们自己足够强大。

——冯迪尔三世皇帝

鉴于当天公告的重要性，沙达姆四世下令将金狮宝座搬回富丽堂皇的帝国觐见厅。他穿了一件胭脂色的长袍，坐在那块沉重的雕花水晶上，这让他在面对兰兹拉德联合会时看上去很有帝王派头。

从今天开始，那些不守规矩的家族一定会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果他们无视我的存在，后果会很严重。

在觐见厅那扇紧闭大门的后面，他可以听到被召集到这里的代表们在不耐烦地嘟囔。而一旦得知沙达姆对札诺瓦做了什么，他们的表情一定会很有趣，沙达姆迫不及待地想看看了。

沙达姆抹了发油的红头发被球形灯照得油亮油亮的。他端起一个精致的瓷杯，喝了一大口香料咖啡，然后还饶有兴趣地研究了一下杯子上的精致手绘。可惜这个珍贵的杯子很快会被销毁了，就像札诺瓦一样。他在自己扑了粉的脸上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看上去很像他那位可怕的父亲。无论他心里感到多么高兴，今天他也不会笑。

阿妮鲁尔夫人从一条秘密走廊里走了出来，扬着下巴走进大厅。她好像毫不畏惧周围这些威严的装饰，径直走向宝座。沙达姆低声嘟囔着，暗自骂着自己没提前把所有通往房间的入口都关好。回头他得好好和宫廷内侍里东多研究一下这件事。

“我的丈夫，皇帝陛下，”她走了过来，抬头凝视传说中的金狮宝座，“在您开始之前，有件事我必须和您商量一下。”阿妮鲁尔的古铜色头发梳得刚刚好，用一个金扣子固定住，“您知道今年的重要性吗？”

沙达姆很想知道这个贝尼·杰瑟里特又在他背后鼓捣什么阴谋，所以配合着答道：“咦，今年是10175年啊。如果你自己不会查日历，那我的侍从很愿意告诉你日期。有话直说吧，我今天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阿妮鲁尔平静地站在那里，说道：“今天是你父亲的第二任妻子伊薇特·哈葛尔－科瑞诺逝世一百年纪念日。”

皇帝挑起眉毛，试图跟上她的思路。该死的女人！这和我在札诺瓦取得的巨大成功有什么关系？“就算是真的，我们也还有整整一年的时间可以用来庆祝这个纪念日。而今天我有一项法令要向兰兹拉德联合会宣布。”

但他这位凡事都要插手的妻子没有动摇：“你对伊薇特都知道些什么？”

为什么女人总喜欢在最不合适的时候坚持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呢？“我没时间参加家族历史考试。”

但面对她那天真无邪的眼神，他还是琢磨了一下，同时看了看墙上装饰华丽的伊克斯计时器。显然那些代表从不指望他能准时开始，于是他答道：“伊薇特在我出生前几年就去世了。因为她不是我的母

亲，所以我从没在意过她。帝国图书馆里一定有关于她的胶片书，如果你想了解她——”

“你父亲在他漫长的统治期间一共娶过四个妻子，他只允许伊薇特坐在他旁边，并让她拥有自己的宝座。据说她是你父亲唯一真心爱过的女人。”

爱？这和皇室婚姻有什么关系？“显而易见，我父亲对他的一个小妾爱得也很深，但在她决定嫁给多米尼克·维尔纽斯后他才意识到这一点。”他皱起了眉头，“你是在和她比吗？你想让我表达出对你的爱？你这算是什么问题？”

“我问的是一个妻子的问题。这也是一个丈夫的问题。”阿妮鲁尔站在宝座下面，仍然昂首看向他，“我要在这里有我自己的宝座，就在你旁边，沙达姆——就像你父亲最宠爱的妻子那样。”

皇帝一口气喝下了半杯香料咖啡，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在这儿再摆一个宝座？虽然他已经指派了他的萨多卡间谍去监视阿妮鲁尔，但他们还没有发现任何能证明她有罪的东西，而且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现。贝尼·杰瑟里特很擅长保守秘密。

他权衡了各种可能和选择。能有机会提醒兰兹拉德他身边坐着一位贝尼·杰瑟里特也许不错，特别是在他加强了对囤积香料行为的打击之后。“我会考虑的。”

阿妮鲁尔立即打了个响指，对着一个拱形的门廊里点了点头，两个姐妹忽然出现在了大厅的阴影里，身后跟着四个粗壮的男性侍从，

他们抬着一个宝座走进了觐见厅。这个宝座显然很重，比皇帝的金狮宝座要小一些，但同样是用半透明的蓝绿色哈葛尔石英制成的。

“现在？”皇帝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香料咖啡一下子全洒在了他的胭脂色长袍上，“阿妮鲁尔，我正在办一件大事！”

“没错——而办这件大事时我应该陪在你身边。这花不了多长时间。”说着她指了指王座后面的另外两名侍从。

沙达姆沮丧地检查着袍子上的污渍，然后猛地把瓷杯扔到身后，在棋盘似的拼花地板上摔了个叮当作响。瓷杯变成了一地碎片。不过也许这还真是最好的时机，因为他即将宣布的事情肯定会引起一片哗然。不过，他还是不愿意让阿妮鲁尔获胜……

侍从们气喘吁吁搬过来第二个宝座，砰的一声放在了抛光地板上，然后把它抬起来，推上了宽阔的台阶。“不能放在最高的平台上，”沙达姆说道，语气不容妥协，“把我妻子的座位放在金狮宝座下面，放在左边。”无论阿妮鲁尔如何操纵他，她都不会那么轻易得到她想要的一切。

她却对他微笑了起来，不知怎么的这让他觉得自己很小气。“当然，我的丈夫。”她说着退了回去，仔细端详面前的宝座，满意地点点头，“伊薇特是个哈葛尔人，你知道的，她把自己的宝座做得和埃尔鲁德的一样。”

“我们以后有时间再聊家族史吧。”沙达姆叫一个侍从给他拿一件新袍子来。另一个仆人则清理了打碎的瓷杯，只发出了很小的声音。

阿妮鲁尔撩起裙摆，坐在了自己的新宝座上，像一只雌孔雀安坐在巢里那般：“我相信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接见你的客人了。”她对沙达姆笑了笑，但沙达姆却只是耸了耸肩，然后换上了一件新长袍，这次是一件深蓝色的。

然后沙达姆向里东多点了点头道：“开始吧。”

宫廷内侍指挥着打开了镀金的大门，这扇大门上的铰链曾被用在远航机的货舱上。沙达姆尽力不去理会阿妮鲁尔。

穿着斗篷、长袍和官方制服的人们排成一行，穿过拱廊，进入了觐见席。这些被邀请的观察员代表了这个帝国中最有权势的那些大家族，以及一些已经查明拥有大量非法香料储备的较小家族。他们靠着紫色天鹅绒的半墙站好后，许多人似乎对阿妮鲁尔的意外出现感到十分好奇。

沙达姆没有起身，只是说了一句：“好好看，认真学。”

他举起那只戴着戒指的手，头顶上天花板附近狭窄的强化玻璃忽然变得不再透明。球形灯也随之变暗了，一整幅全息图像出现在了巨大水晶宝座前的空旷厅堂里。甚至阿妮鲁尔也没有见过这些图像。

“这就是札诺瓦现在的样子。”他阴沉着脸说道。

一片黑色的废土出现在了众人面前，这个图像是由巡航的无人监视机摄录下来的。人们惊恐地看着眼前那些融化的建筑、可能是树木的块状物体、车辆以及熔合在一起的尸体……还有曾是湖泊的弹坑，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到处都是蒸汽和火焰。扭曲的建筑物骨架像断了的手指一样向上伸，直插入灰蒙蒙的天空。

沙达姆曾特别指示苏姆·加隆拍下泰洛斯·瑞法那座庄园废墟的照片。不过在他看见这个惨烈的景象后，他觉得自己再也不用担心埃尔鲁德的私生子了。

“根据建立已久的帝国法律，我们没收了大量的非法美琅脂库存。塔利加里家族犯下了反帝国的罪行，所以他们在札诺瓦的封地最终付出了相应的代价。”沙达姆给了眼前的观众足够多的时间，让他们好好吸收这个令人震惊的信息。他很快便闻到了这些贵族和大使散发出来的恐惧气息。

这项不甚明了的反对囤积香料的敕令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最初，它只适用于厄拉科斯封地的所有者，为了防止该家族盗用香料和逃避帝国税。后来，这一法令涵盖的范围被扩大了，因为一些贵族通过操纵他们的库存、发动战争或使用香料对其他家族采取经济和政治行动而变得异常富有。对于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人们讨论了几个世纪，最终所有家族，无论大小都被明令通知必须通过宇联商会合作。特定的法令因此被写入了《帝国法典》，详细指出任何个人或组织可以拥有的香料数量。

全息影像继续播放，金狮宝座底部的一个明亮的球体开始闪烁。在一片光芒之中，一名帝国公告员开始宣读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把沙达姆想要传达的话大声宣讲了出来。

“所有人听好，帕迪沙皇帝沙达姆·科瑞诺四世决定不再容忍任何非法囤积香料的行为，并将会严格执行帝国法律。每一个家族，无论大小，都将由宇联商会和宇航公会合作进行审计。所有不愿意自首的非法香料囤积者都将会被铲除，无论他们在哪里，犯罪者都会受到严厉惩罚。札诺瓦就是见证。这是对所有人的警告。”

在昏暗的灯光下，沙达姆仍然保持着僵硬严肃的表情。他看到了与会代表们脸上那惊恐的表情。几个小时之内，他们就会赶回自己的家园，同时无比担心自己会是皇帝的下一个攻击目标。

让他们颤抖吧。

半空中不断出现恐怖的画面，阿妮鲁尔仔细打量她的丈夫。现在她比以前坐得更近了，不需要再站在阴影里观察他了。这位皇帝最近似乎变得格外紧张，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些比平日的阴谋和宫廷政治更重要的事情上。看来最近一些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变化。

多年以来，阿妮鲁尔一直在耐心地等待和观察，收集和揣摩信息的碎片。很久以前她就听说过奥马尔计划，但不清楚它是什么意思——它只是当年她走近沙达姆和芬伦伯爵时所听到的一段对话里的一个信息碎片。那时一看到她走过来，两个人就都沉默了下来，脸上满是惊恐的表情，这说明了很多问题。而她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着沉默，只是竖起耳朵四处听着。

最后，所有的球形灯都亮了起来，离子火炬也闪耀在大厅两侧，仍在播放的全息图像被灯光照得模糊起来。而作为对比，在这可怕影像旁边开始放映展现札诺瓦昔日美景的宣传图，充满了郁郁葱葱的绿植。沙达姆从来就不是一个懂得微妙和克制的人。

在人们陷入骚乱之前，两个萨多卡小队冲了进来，笔直地站立在房间的四角。对皇帝这个令人吃惊的最后通牒来说，他们无疑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句号。

现在，沙达姆冷静地注视众人，评估着他们脸上的表情，想要看出谁有罪谁无罪。等他们离开后，他会和自己的顾问们一起研究会议录像，看看能从这些代表的反应中看出什么来。

从今天开始，兰兹拉德联合会必须学会害怕他。毫无疑问，他也打乱了阿妮鲁尔的计划，不管那计划是什么吧。至少他希望如此。但这并不重要。

就算失去了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支持，沙达姆也会很快得到他的奥马尔。这样一来他就再也不需要任何人了。

血浓于水，但政治比血更浓。

——埃尔鲁德九世，《帝国统治回忆录》

赫赫有名的阿提西亚，塔利加里家族的首都，现在成了一个充满痛苦、愤怒和疑惑的风暴中心。塔利加里家族事务的长期代言人，备受尊敬的讲师加拉斯·欧森，在札诺瓦被公然杀害了。泰洛斯·瑞法无法否认这一点——他看过那些可怕的画面了。

塔利加里家族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政府官员们语无伦次地试图对民众的愤怒做出统一的回应。在札诺瓦，共有五个主要城市以及周围的几个地区被摧毁了。人们挤在参议院的露天大会堂里，有人在高喊着提问，有人则哭叫个不停，还有人则大声发誓要复仇。

自从听到这个可怕消息后，瑞法就一直站在高处往下面看，身上穿的还是三天前那件皱巴巴的衣服，没人注意到他。现在看来，老讲师以前的那些担心和怀疑是对的，只是瑞法从没有把它们当真。现在的札诺瓦对他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虽然他在塔利加里家族有一些账户和投资，但他的地产、花园和员工都在轰炸中化为了过眼云烟。就像那位老讲师一样……

惊慌失措的塔利加里使者从剩下的八颗塔利加里行星赶了过来，聚集到参议员大会堂。空气中弥漫着近乎恐慌的气氛，人们几近崩溃，他们怒火中烧，都对这场大屠杀感到无助和绝望。

首席参议员走上图像扩音讲台时，所有目光都集中到了他身上。他的两侧还站着两名来自塔利加里主要星球的代表，他们都一脸严

肃。

因着自己的秘密身份，泰洛斯·瑞法长久以来一直刻意避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但他却很清楚今天这帮人什么也干不成。这些政客只会夸夸其谈，回避问题。最后，他们也不过是提出一个毫无意义的官方抗议。而沙达姆·科瑞诺不会当回事。

首席参议员身材高大，仪表堂堂，一张圆脸上有着一张极富表现力的嘴巴。“札诺瓦毁了。”他选了一个最为忧郁的语调开始讲话，男高音开始在扩音器里回荡起来。同时他伸出手来，做着各种各样的手势，尽力做到声情并茂，“因为这次令人发指的袭击，今天这里每个人都失去了朋友和家人。”

塔利加里一直都有一个传统，那就是无论是参议会代表还是普通公民都可以向他们的参议员公开提问，并必须立刻得到答复。所以人们马上大声喊叫起来，提出了一系列几乎重复的问题和质询。

塔利加里军队会做出回应吗？他们怎么可能打败这些能够毁灭整个世界的萨多卡军团呢？其他塔利加里行星也处于危险之中吗？

“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一个男人喊道，“我们自己的皇帝怎么能对我们犯下这样的暴行？”

瑞法浑身冰冷地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是因为我。他们是为了我才来的。是皇帝想杀我，但他却用如此残忍的暴行来掩饰他的目的。*

参议员在空中举起了一个信息方块：“沙达姆四世皇帝指控我们犯有反帝国罪，并声称他对札诺瓦事件负责——事实上，他认为这是

他的一个功绩。他就是法官、陪审团和刽子手。他还声称，这个正当的惩罚是因为我们私藏了美琅脂。”

大会堂里顿时一片大乱，人们怒吼，喊叫。兰兹拉德里的所有家族都在私藏香料，就像大多数家族都有自己的原子武器一样。而原子武器是被禁止使用的，但从技术上讲，保留它们却并不违法。

另一位参议员走上前来，说道：“我觉得沙达姆是在利用我们警告其他的家族。”

“那为什么要杀死我们的孩子？”一个高个子女人喊道，“他们是无辜的。”

*你的孩子被杀是因为沙达姆不喜欢我的存在，*瑞法心想。*我挡了他的路，他为了杀我一个人而不惜用数百万人陪葬。可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消灭目标。*

首席参议员逐渐变得激动，声音也很快从哽咽变成了愤怒：“几个世纪以前，皇帝的祖先海雅克·科瑞诺二世授予塔利加里家族总共九颗行星的封地，其中就包括札诺瓦。我们有记录显示，埃尔鲁德九世皇帝甚至亲自去过那座游乐园，还曾拿沙虫雕像附近的美琅脂气味开过玩笑。这些香料库存对他们来说不是个秘密！”

问题不断地涌来，参议员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回答这些问题。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还会发生这种事？为什么没有事先警告呢？对于这等不公的暴行，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呢？

站在大会堂高层的瑞法聆听着一连串的问题，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来阿提西亚只是为了看浮空歌剧，而正是因为老讲师的先见之

明，他才及时离开了札诺瓦。现在，对于皇帝那冠冕堂皇的理由，他是一个字也不相信。

他尊敬的讲师总是这样告诫他：“如果陈述的理由不符合你的良知，或者经不起逻辑的考验，那就去寻找更深层的动机吧。”

他已经见到了无人监视机从那片焦土传回来的影像，很清楚自己的庄园肯定是敌人瞄准的第一批目标之一。忠诚的老查伦斯是不是连逼近的火焰都没看见就被炸死了？瑞法心头一紧，好像吞下了一块炽热的煤块。

没有人注意到他，他只是人群中的一个普通人。他又想起了自己的庄园，它现在只是一个黑色的弹坑。所以沙达姆很可能会觉得他得逞了。他以为我被炸死了。

瑞法静静地站在那里，那张英俊的、轮廓分明的脸上流露出愤怒的表情。他只动了一下，为的是擦掉脸颊上的泪水。在参议院冗长的公众简报结束之前，他就从侧门溜了出去，沿着大理石楼梯下去，静悄悄地融入了城市的阴影之中。

他还有一些剩余的财产，也算得上是一大笔钱了。而且他还拥有被帝国认定死亡之人所拥有的完全的行动自由。现在的他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

我是一只常年躲在岩石下的蝎子。但既然我同父异母的兄弟唤醒了我，他最好小心我的毒刺。

要么是被人为设计的，要么是进化过程中发生了某种令人厌恶的意外，特莱拉人没有表现出能够令人钦佩的品质。他们的样子令人厌恶。他们通常极其狡诈，也许是遗传基因的一部分吧。他们的身体还会散发出一种奇怪的味道，就像是令人作呕的腐烂食物的臭味。也许因为我和他们有过直接的接触，也许我的分析算不上绝对客观。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他们极其危险。

——杜菲·哈瓦特，厄崔迪家族安全指挥官

一辆白色舱车驶近了研究馆，车里的希达尔·芬·阿吉迪卡又往嘴里扔了一块糖锭。这东西吃起来真是恶心，却可以帮助他克服对地下世界的恐惧。他不停地咽口水，试图驱散这股味道，他无比怀念塔利姆的灿烂阳光，那时刻温暖圣城班达隆的阳光。

不过一旦他成功地逃离了这里，阿吉迪卡便会根据自己收到的启示，在自己的世界里重建虔诚的信仰。这是因为他的种族已经偏离了神圣的道路，而他会让他们重回正轨。我是真神唯一的、真正的使者。

白色舱车沿着轨道前进，接近了那面装着强化玻璃窗户的高墙。透过这些窗户，他能看见那些为这片建筑群提供安全保障的萨多卡军事设施。他们的安全措施非常严格，目的是让所有窥探的目光都远离这里，保障阿吉迪卡能安心地做他的工作。

舱车平稳地停了下来，他下了车，然后进入嘎吱作响的电梯管道下到主层。经过几十年的必要的大清洗，找到有资格从事复杂技术工

作的技术人员现在已经变得极其困难了。这位研究大师一直偏爱更简单的系统，因为出错的概率会更小。

电梯门在他身后哐啷一声关闭了。一个皮肤苍白的男人笨拙地走到电梯管道前，它的头部被打扁了，破碎的身体也只是一个被勉强组装好的机器人偶。这些复合伊克斯人是阿吉迪卡本人的发明之一，一种创造性的转移，让他能够再利用那些被处决了的受害者的尸体。啊，这就叫效率！

这些可怕的人偶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警告伊克斯人民不要造反。同时这些怪物也可以执行日常任务：清理、处理有毒废物和化学品。不幸的是，它们干起活来不怎么可靠，但阿吉迪卡一直在尝试改进它们。

阿吉迪卡通过了带有生物扫描仪的门廊——仪器是通过辨认细胞结构来确定身份的——然后进入了一个和宇宙飞船机库一样大的房间，那里存放着新的培育罐。

几个身着白色工作服的实验室助手正在摆满仪器的桌子旁忙碌着。他们紧张地瞥了阿吉迪卡一眼，然后加快了动作。被化学品和消毒剂清洁过的空气中弥漫着金属的味道，外加一种浓浓的独特肉桂味，很容易让人想起美琅脂。

奥马尔。

躺在那些棺材大小的容器里的，是一些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她们大脑的高级功能已经被破坏了，反应和感觉系统也被关闭了。她们就

是培育罐，一些肿胀的子宫。毕竟人体比任何人工制造的机器都要复杂得多。

即使在特莱拉的主世界里，贝尼·特莱拉也是在这些“罐子”里培育的死灵和变脸者。没人见过特莱拉女人——那是因为她们根本就不存在。所有成熟的女性都会被转换成一个培育罐，并用来繁殖特定的种族。

多年以来，特莱拉人一直在悄悄地收集被俘的伊克斯女性。其中成千上万的人已经死亡，因此阿吉迪卡可以对她们的尸体进行改造，以生产出生化层面上接近美琅脂的新物质。利用精妙的遗传突变，这些培育罐可以释放出奥马尔，以及最终的阿吉迪马尔——这位研究大师秘密中的秘密。

尸体的气味让他皱起了鼻子，那是一种令人不快的女性气味。管子和电线把这些肥厚的容器和脉冲诊断仪器连接了起来。他从不把这些培育罐当成人类，虽然她们原本只是普通女人。

阿吉迪卡走向房间正中央一个特殊的培育罐，两名研究助手连忙为他让出一条道，这个培育罐是由一个被俘间谍改造成的加强子宫，这名间谍就是来自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米拉尔·阿莱切姆。她是在企图实施破坏行动时被抓的，即使受到了严刑拷打，她也没有招出任何有用的情报。但这位研究大师知道很多方法，可以在把她转化为培育罐之前找出真相。而且让他高兴的是，作为贝尼·杰瑟里特，米拉尔要比那些伊克斯女人更适合生产奥马尔。

经过长时间的改造，这个女巫的皮肤已经变成了橙色。她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容器，里面装着一公升透明液体，那就是她新合成的产

品。这些液体会流经她那贝尼·杰瑟里特独有的身体系统，然后再排出来，这时形成的奥马尔与其他任何一个培育罐生产的奥马尔都不同。阿吉迪马尔就这么诞生了！

“米拉尔·阿莱切姆，我们现在遇到一个难题。我该如何把其他培育罐也调整得和你一样？”米拉尔那平静而无神的眼睛微微眨了一下，阿吉迪卡却从她的瞳孔深处看见了恐惧和难以抑制的愤怒。但由于她早已失去了声带以及理智，所以她无法作出回应。凭借特莱拉的技术，这个子宫可以活几个世纪。而且由于她的精神崩溃了，所以连自杀对她来说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很快，他和他的变脸者仆从将会离开萨图赫，阿吉迪卡会把这个无比珍贵的培育罐带到一个安全的星球。也许在那里他会想办法抓来更多的贝尼·杰瑟里特，看看能否用她们造出最好的培育罐。毕竟现在他手头只有这一个，所以只能通过兴奋剂尽可能地提高她的生产效率。

阿吉迪卡把一个提取装置夹在培育罐上，然后把一升人造香料吸进一个容器里，以便随身携带。几天来，他消耗了很多阿吉迪马尔，而且没有任何不好的副作用，只有愉悦。所以，他打算多拿一些。越多越好。

他忽然觉得心跳加速，匆匆走进办公室，关闭了身后的身份识别屏幕和安检系统。他跌坐在一只狗椅[36]上，等着这只没有思维能力、一动不动的动物跟他的身体相适应。最后，他仰起头来，大口吞下了温热而柔滑的阿吉迪马尔，就像从奶牛身上挤出来的牛奶，这些液体是刚刚从阿莱切姆的身体里排出来的。而他从来没有一次服用过这么多的香料。

一阵突如其来的剧烈咳嗽险些让他把胃里面的东西全吐了出来。他一下子扔掉了手里的容器，剩下的液体全都撒到了地板上，他自己也从抽搐的狗椅上摔了下来，蹲在地上弯着腰。他的脸庞扭曲着，肌肉在不断地拉伸和撕裂，嘴里吐出的黄色液体都是难闻的食物残渣。但他的生理系统已经完全吸收掉了这种快速反应的人造香料。

他陷入了一阵极度兴奋的痉挛，这种痉挛不断加剧，最后让他盼着能快点昏迷才好。是那个贝尼·杰瑟里特巫婆给他下了毒吗？要真是这样他一定会报复的。凭借特莱拉人的高超技艺，他确信自己一定能找个办法弄疼一个培育罐。

随着痛苦的持续，他渐渐感到内心深处的微观世界发生了一些变化。痛苦开始消失了，又或是他的神经已经被烧成了灰烬。

阿吉迪卡从噩梦里挣扎着爬了出来，睁开了眼睛。他发现自己躺在办公室的地板上，志贺藤卷轴、胶片书和样品盘散落在他周围，碎了一地，就好像他刚才彻底疯了一般。狗椅蜷缩在角落里，皮毛撕烂，柔软的骨头也扭曲断裂了。地面上他的呕吐物散发出强烈的恶臭，就连他的身体和衣服也都散发着臭味。他看向不远处一个被打翻的计时器，上面显示已经过去整整一天了。

我应该感到饥饿或是口渴才对。但这些臭味让他一阵阵反胃，抑制了他吃喝的欲望，不过没有抑制住他的愤怒。他伸出修长的手，摸索到了一个破盘子的碎片，然后从自己的呕吐物中舀出一块凝结成珠子形状的碎片。

他匆匆赶回实验室时，萨多卡卫兵和助理研究员一下子都躲开了。尽管他的地位很高，但当他经过众人，大家都不约而同皱起了鼻

子。

他径直走向米拉尔·阿莱切姆的培育罐，打算吐她一脸，狠狠地侮辱她，尽管她本人永远也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培育罐的那双大眼睛只是冷漠地凝视前方，游离的目光毫无焦点。

一阵突如其来的冲击波击中了他，全新的感觉和想法在他的脑海里翻腾起来，这种完全陌生的体验打破了他之前甚至不知其存在的精神障碍。大量的数据从他的脑中涌了出来。

难道是过量服用阿吉迪马尔的副作用？他用全新的眼光看向周围的培育罐。他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可以把所有的培育罐都连接到阿莱切姆身上，这样一来，所有的培育罐就都能生产出珍贵的阿吉迪马尔了。凭借无比清晰的洞察力，他看到了将所有培育罐连在一起的全套程序，以及需要做出的调整。

他注意到身旁的技术人员正在用他们那乌黑的小眼睛盯着他，互相窃窃私语。有几个人还被吓得掉头就跑，但他立即喊道：“给我回来！马上！”

尽管显然被他那诡异的疯狂眼神吓坏了，但这些人还是停下了脚步，转头回来。现在，阿吉迪卡脑中的每一个新想法都像是一种启示，他只评估了一眼，就从这群人里找出了两位能力不足的科学家。他以前怎么没有注意到呢？那些最细微的动作现在都被放大了，摆在他眼前，他拥有了以前完全不可能拥有的微小感知。眼前的一切似乎都有了某种新的意义。真是神奇！

阿吉迪卡觉得自己平生第一次完全睁开了眼睛。现在他的脑子强大到足以保存他看到的每一个动作、听到的每一句话。然后这些信息都在他的思维宫殿里排列成行，就好像他是一台前芭特勒时代的计算机一样。

更多的数据通过开放的闸门流入他的大脑，这些数据来自阿吉迪卡曾经见过的每个人的点点滴滴。他把一切都想起来了。但这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会发生呢？答案肯定是阿吉迪马尔！

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教典中的一段发人深省的文字：*要达到圆满，不需要理解。没有言语能够形容圆满，它甚至不应该有名字。*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是刹那之间的一道闪光。

阿吉迪卡现在已经闻不到自己呕吐物的难闻气味了，因为那味道是物质层面的，他已经进入了更高层次的精神领域。大剂量的人造香料让他进入了心灵中那些尚未开发的区域。

阿吉迪卡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景象，他看到自己在神祇的指引下找到了一条通向永恒救赎的道路。他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自己将会带领贝尼·特莱拉获得最为神圣的荣耀——至少是那些值得拯救的特莱拉人。而任何与自己有不同想法的人都会死。

“阿吉迪卡大师，”一个颤抖的声音试探性地问道，“您感觉还好吗？”

他睁开眼睛，看到助理研究员在他周围转来转去的，一个个流露出既担心又害怕的神情。只有一个人鼓起勇气问了他。阿吉迪卡凭借

敏锐的观察力，判断出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一个能在他的新政权中发挥不小作用的人。

阿吉迪卡站起身来，手里仍然捧着那块呕吐物，说道：“你是布林，五十七号培育罐的第三助理操作员。”

“是的，大师。您需要医疗救助吗？”

“我们必须完成神祇给我布置的工作。”阿吉迪卡回答道。

布林深深鞠了一躬道：“您一直就是这么做的。”他看起来很困惑，但从他的肢体语言里阿吉迪卡可以看出，他急于取悦他的上司。于是阿吉迪卡笑着露出自己那排尖利的牙齿，说道：“以后你就是我研究机构的副主管了，只向我个人报告。”

布林惊讶地眨着自己的黑眼睛，然后挺直了胸膛道：“先生，我愿意承担您布置给我的任何任务。”

这时阿吉迪卡听到有一位科学家好像不怎么高兴地哼了一声，他猛地把自己手里的呕吐物扔向他，然后怒吼道：“你！给我打扫我的办公室，把所有砸碎的东西都换掉。你有四个小时来完成这项工作。如果你超时了，那么我布置给布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你装进罐子里，让你变成史上第一个男性培育罐。”

那人吓得魂飞魄散，掉头就跑。

阿吉迪卡冲着米拉尔·阿莱切姆微笑起来，她现在只是个一动也不能动的、令人厌恶的、被装在棺材形状的容器里的裸体女性。但尽管他的能力已经大为增强，他还是无法判断这个贝尼·杰瑟里特间谍

是不是在失去意识的情况下，仍企图要伤害他。不过她看上去好像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阿吉迪卡觉得神明确实在守护他，有一个强大的存在开始指引他走向伟大的信仰——唯一真实的道路。他的使命很明确了。

看来尽管带给他诸多痛苦，但这次服药过量还真是一件幸事呢。

人们永远不能把政治与香料经济分开。在整个帝国历史中，它们一直携手同行。

——沙达姆·科瑞诺四世，《初期回忆录》

在红墙穴地，一位无比激动的观察员把列特－凯恩斯叫到了位于崎岖山脊上的那座隐蔽观察站。列特穿过危险的竖井和隐藏的裂缝，手脚并用地爬上了一个暴露的岩架。这里的空气闻起来像是燃烧的火药。

“我看见一个人冲这边过来了，好像一点也不在乎炎热的天气。”那个观察员是一个很喜兴的男孩，下巴很瘦，脸上一直带着热切的微笑。“而且只有一个人。”

出于好奇，列特跟着这个瘦长结实的大眼睛男孩来到了干热的外面。热气在红黑相间的熔岩石壁上蒸腾，那石壁看起来就像沙丘上的一座城堡。

“我把斯第尔格也一并叫来了。”观察员似乎充满了期待。

“很好。斯第尔格的眼神是我们当中最好的。”列特本能地把蒸馏服的鼻塞插进了鼻孔，他穿的是一件全新的蒸馏服，取代了被皇帝那些笨拙的侍卫毁掉的那套。

列特用手遮住眼睛，挡住柠檬黄色的天空，凝视着波浪形的沙海。“我很惊讶夏胡鲁没有带走他。”说着，他就看见了一个小小的

斑点，一个移动的身影，看起来还没有一只昆虫大。“‘在沙漠中独行的人必死无疑。’”

“这人可能确实是个傻瓜，列特，但他还没死呢。”

听到声音，他转过身来，一眼看见斯第尔格从后面走了过来。这个强硬的男人很擅长优雅地潜行。

“我们应该去帮他吗，还是杀了他？”为了给这两位伟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位观察员故作毫无感情地问道，“我们可以把他的水送给部落。”

斯第尔格伸出一只强壮的手，那孩子连忙递给他一副曾经属于行星学家帕多特·凯恩斯的、修了很多遍的望远镜。

列特怀疑这个沙漠流浪者很可能是一个走失了的哈克南巡逻队员，或是一个被流放的村民，甚至是某个白痴的勘探者。

斯第尔格调好了焦距往前方看去，然后大为吃惊地说道：“他的动作就像一个弗雷曼人。走路没有规律，脚步也没有规律。”说着他增加了放大率，然后降低了望远镜的高度，“那是图洛克，他不是受伤了，就是累坏了。”

列特立即说道：“斯第尔格，召集一支救援队。如果可能的话，马上去救他。比起他的水我更愿听他给我讲故事。”

当他们把图洛克带进来的时候，大家发现他的蒸馏服已经撕裂了，肩膀和右臂也受了伤，好在血液已经凝固。他左脚上的泰玛格沙漠靴不知道哪里去了，这直接导致蒸馏服里的泵停止了工作。虽然人们给他喝了水，但图洛克的身体已经达到了人类耐力的极限。现在他躺在一张冰冷的石头桌子上，布满沙尘的皮肤龟裂起皱，他似乎已经耗尽了一个弗雷曼人体内的所有水分。

“你怎么白天出门啊，图洛克，”列特问，“你为什么要做这种蠢事？”

“我没得选。”图洛克又喝了一口斯第尔格递过来的水。有几滴水顺着他满是灰尘的下巴流了下来，他连忙用食指接住，舔了舔。在沙丘每一滴水都极其珍贵。“当时我的蒸馏服已经失效了。但我知道我离红墙穴地很近，而天黑后就没人会看见我了。所以我只能寄希望有人发现我。”

斯第尔格说：“你没事的，你又能和哈克南人战斗了。”

“我活下来不仅仅是为了战斗。”图洛克疲惫不堪地说。他的嘴唇裂开了，流着血，但他拒绝再喝水。他描述了在香料收割机上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哈克南部队卸走货物，把队员和设备留给了沙虫的经过。

“他们拿走的那部分香料肯定会被他们列为遗失，”列特摇着头说，“沙达姆愚蠢地沉迷于政治礼仪和展示权力，所以很容易被骗。我亲眼见证过了。”

“可我们每抢到一批香料，就像在圣训穴地那次，男爵就会再挖一批。”斯第尔格看了看图洛克，又看了看列特，他不喜欢这个结论。“我觉得我们应该向芬伦伯爵报告这件事，或是干脆直接给皇帝写信？”

“我不会再和凯坦那边打交道了，斯第尔格。”列特最近一段时间连报告都不打算写了，他只是把他父亲几十年前写的旧报告发给凯坦。反正沙达姆永远也不会看它们，“这是弗雷曼人自己的问题。我们不寻求外人的帮助。”

“我就希望你这么说。”斯第尔格赞同地说道，他的眼睛像鸟儿发现了食物那样闪闪发亮。

图洛克现在摄入了更多的水分。而法罗拉也来了，悄悄地给形容枯槁的男人端来了一碗治疗晒伤的药膏。她先是用湿布擦拭了他暴露在外的皮肤，然后开始给他涂抹药膏。列特深情地望着他的妻子专心地照料着图洛克。法罗拉可是穴地最好的医师。

她转过头来，也看了他一眼，这是一种带着自信的承诺，承诺两人将会毫无保留地分享秘密。他一直在努力赢得他美丽妻子的芳心。尽管他们对彼此都充满了激情，但弗雷曼人的传统迫使这对夫妻只能在洞房的帷幔后面互诉衷肠。在公开场合，他们几乎独立过着各自的生活。

“哈克南人变得越来越有侵略性了，所以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对抗他们，”列特重新集中了注意力，“我们弗雷曼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分散在狂风之中。召唤沙虫骑士到演讲洞穴。我要把他们派去别的穴地，去召集一个盛大的集会。所有的耐布、长老和战士都要参加。以

我的父亲乌玛凯恩斯的名义，这将会是弗雷曼人最为重大的一次集会。”

说着，他伸出手来，把手指弯曲得像爪子一样，然后高高举了起来：“哈克南人不清楚弗雷曼人团结起来会有多么大的力量。我们要像沙漠里的雄鹰那样，把爪子狠狠插进男爵的屁股里。”

在迦太格太空港的候机楼里，男爵愁眉苦脸地踱步，准备前往杰第主星。他讨厌厄拉科斯干燥多尘的气候。

他停下脚步喘了口气，手里抓着一根栏杆，他的脚几乎碰到了地板。虽然看上去并不灵活，但他的浮空背带确实能帮助他这个胖子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情。

聚光灯照亮了融砂停机坪，灯光均匀地撒在燃料储存筒仓、龙骨起重机、吊杆驳船和用预制组件建造的大型飞机库上——所有这些都是哈克城的建筑风格。

今天晚上男爵的心情特别差。他的回家之旅被推迟了好几天，因为他明确对宇航公会和宇联商会的通知做出了反驳，他们想要审查他的香料处理程序。再一次。仅仅五个月前，他曾全力配合过这种例行的审计工作，而一般来说下次审查至少要再过十九个月。他在杰第主星上的法律顾问专门提交了一封针对此次审查的质询信，而这封信无疑可以让宇航公会和宇联商会暂缓审查，但他仍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一切肯定和皇帝打击非法香料储备有关。事情正在起变化，而且不是朝着好的方向。

作为厄拉科斯封地的主人，哈克南是兰兹拉德联合会里唯一有权力储存香料的家族，但这些香料的存量必须符合客户的短期订单，并且每笔库存必须按时向皇帝提交记录报告。这本来就堪称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每一次男爵通过远航机发走货物，都得向科瑞诺家族缴纳一笔税款。

而对于客户来说，他们只被允许订购满足短期需求的美琅脂——食品添加剂、香料纤维、医药应用等等。只不过几个世纪以来，帝国始终找不到办法阻止人们超额订购，而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囤积。只是大家都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已。直到现在。

“皮特！还要多久？”

这个鬼鬼祟祟的门泰特一直站在黄白色的灯光下，看着船员们把板条箱和补给品运到哈克南护航舰上。他看上去就像是睡着了一样，但男爵清楚德伏是在默默地列清单，审查装进飞船里的每一件物品，然后和他脑子里的清单一一比对。

“我估计还有一个标准时，男爵阁下。我们有很多东西要带回杰第主星，但这些当地工人行动太慢了。如果你愿意，我可以选一个工人来用刑，这样应该能加快其他人的速度。”

男爵考虑了一下这个建议，但最后摇了摇头，说道：“在远航机抵达之前，我们还有时间。我去护航舰的休息室里等着吧。我越早离开这个该死的星球，我的感觉就越好。”

“是的，男爵大人。要我准备一些点心吗？这有助于你休息。”

“我不需要休息。”男爵答道，语气比他自己预期的更加严厉。他不喜欢任何可能显示他的软弱或暗示他不能履行职责的东西。

贝尼·杰瑟里特让他染上了一个使人不断衰弱的恶心疾病。他曾有幸拥有过完美的身体，但长着一张马脸的莫希阿姆把这个身体变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肥肉饺子，好在他还保留了以前的性冲动和敏锐的思维。

他患病这件事现在是一个被严格保守的机密。如果沙达姆认为男爵是个失败的领袖，不能在厄拉科斯星上履行必要的职责，那么哈克南家族就会被另一个贵族家族取代。因此，男爵必须积极地传播一种印象：他的肥胖是由于暴食和纵欲的不良生活方式造成的——而这种形象对他来说并不难维持。

事实上，他刚刚还微笑着决定了自己一回到哈克南要塞，就宣布准备举行一场奢华的宴会。为了维持那个形象，他必须鼓励他的客人们像他一样放纵自己。

男爵的所有医生都建议他在干燥的沙漠世界待上一段时间，声称这样对他的健康更好。可他憎恨厄拉科斯，哪怕他是因为美琅脂才发的财。只要有可能，他就会回到杰第主星，有时只是为了去修复他那愚蠢的侄子“野兽”拉班在他离开后造成的伤害。

工人们继续往护航舰里装货，卫兵们则围着飞船组成了一条警戒线。皮特·德伏陪男爵穿过温暖的停机坪，登上了护航舰的舷梯。在飞船上，门泰特为自己准备了一小杯纱芙汁，并给他的主人拿来了一

瓶昂贵的基拉那白兰地。男爵坐到了一张加装了软垫的长沙发上——这张长沙发是为了适应他那胖大的身躯而特制的——然后拿起了舰长送来的最新情报。

他皱着眉头扫视报告，眉头越皱越紧，最后变得怒不可遏。直到现在，男爵才得知厄崔迪家族对比卡尔发动了一次残暴的攻击，才得知兰兹拉德做出了令人惊讶的回应。那些该死的贵族们实际上都在同情雷托，甚至暗中为他的野蛮报复拍手称快。而现在，皇帝已经摧毁了札诺瓦。

所有局势都在升温。

“男爵阁下，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有很多侵略行为。别忘了格鲁曼和埃卡兹。”

“这个厄崔迪公爵，”男爵举起手里的报告，苍白的、戴着戒指的手指死死攥着，“一点也不尊重法律和秩序。如果我现在派哈克南的军队去攻击另一个家族，沙达姆会把萨多卡军团插进我的喉咙里。然而雷托却逍遥法外。”

“严格地说，公爵没有违反任何法律，男爵阁下，”德伏犹豫一下，在心里作了一个尽可能详细的推测，“雷托在其他家族中很受欢迎，也得到了他们的暗中支持。不要低估了厄崔迪家族的受欢迎程度，而这个程度每年都在加深。许多家族都很尊敬那位公爵。他们把他看作英雄——”

男爵喝了一口白兰地，不相信地嘟囔道：“我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他哼了一声，向后靠在沙发上，很高兴终于听到了引擎启动的

隆隆声。护航舰从玻璃般的停机坪上升起，直飞入漆黑的夜色中。

“想一下吧，男爵。”德伏很少冒险对男爵说这种话，“雷托儿子的死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次短暂的胜利，但现在它也正在成为厄崔迪家族的一次胜利。这一悲剧引起了人们对公爵的极大同情。就连兰兹拉德遇到事情都会给他宽大处理，他可以做其他人敢想而不敢做的事，还不会受到惩罚。比卡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男爵对死敌获得的成功感到十分厌烦，他噘起了嘴唇。他望向护航舰的舷窗外，看到轨道的边缘，大气层逐渐变成星光闪耀的靛蓝色。男爵终于气急败坏起来，转身对着德伏喊道：“可是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雷托呢，皮特？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厄崔迪家族到底给了他们多少好处？”

门泰特皱起了眉头，回答道：“如果你知道怎么花的话，受欢迎可是一枚很好用的硬币呢。雷托·厄崔迪一直在积极地争取兰兹拉德的支持。而你，我的男爵，总是试图征服你的对手。你喜欢用强酸而不是蜂蜜，你也从不会尽力去讨好他们。”

“这对我来说确实很困难，”男爵眯起那双蜘蛛般的黑眼睛，心中下定了决心，“但如果雷托·厄崔迪能做到，那么以宇宙中所有的恶魔起誓，我也能做到！”

德伏笑了：“男爵阁下，请允许我建议您咨询一下顾问，甚至可以请一位礼仪顾问来重塑您的行为和情绪。”

“我不需要有人教我如何优雅地吃饭。”

德伏趁他还没来得及生气就打断了他：“除了吃饭还有很多技巧呢，男爵阁下。礼仪就像政治一样，是一种复杂的精细编织品。对于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来说，要掌握所有信息是很困难的。而您是一个伟大家族的领袖。因此，您必须比任何一个普通人做得更好。”

在护航舰的领航员引导他们驶向那架巨大的公会远航机时，哈克南男爵保持着沉默。他喝干了手里这瓶烈性的基拉那白兰地。他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心里很清楚他的门泰特没有说错。“那我该去哪儿找这样的……礼仪顾问呢？”

“我建议您到秋夕星[37]去雇一个，那里的人是出了名的谦恭有礼。他们喜欢弹奏巴厘琴，喜欢写十四行诗，被公认是非常文雅和有教养的。”

“很好，”男爵脸上闪过一丝幽默的表情，“我希望拉班也能接受同样的指导。”

德伏强忍着笑意：“恐怕您的侄子是无可救药了。”

“可能吧。不管怎样，我都希望他能试一试。”

“一切听您的吩咐，我的男爵，等我们一到杰第主星我就去安排。”

门泰特呷了一口他的纱芙汁，而他的主人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基拉那白兰地，大口灌了下去。

门泰特积累问题，其他人积累答案。

——门泰特教学

当哥尼和杜菲终于从伊克斯返回，正乘着穿梭机从轨道上的远航机降落的消息传来后，隆博坚持要亲自到太空港去迎接他们。但一想到他们将告诉自己在那颗曾无比美丽的星球上发现了什么，他就感到焦虑不安。

“王子，准备好接受他们带回来的任何消息吧。”邓肯·艾达荷对他说。这位年轻的剑术大师穿着一身绿黑相间的厄崔迪制服，圆圆的脸上露出坚定的表情，“他们不会隐瞒的。”

隆博的表情毫无变化，但他把目光投向了邓肯，说道：“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听到关于伊克斯的详细报告了，我渴望得到任何消息。事情不会比我想象的更糟糕。”

王子走起路来格外小心，他尽力自己保持身体的平衡，不接受任何人的帮助。与传统的蜜月活动不同，他的新婚妻子特希雅在婚后这段时间里一直和他一起努力，帮着隆博熟悉并精通他的半机械人身体。而那位岳医生就像是一个有着过度保护欲的父亲，时刻担心着自己的病人，没事就来检查病人的功能和神经脉冲的传输，直到隆博终于忍不住了，命令苏克医生离开他的私人公寓为止。

现在，隆博坚定地向前走去，在特希雅信任的鼓舞下，他丝毫不为身边那些好奇或怜悯的目光而感到自卑。人们总是本能地回避他那

古怪的外表，而他只是付之一笑，以笑容来反击。他的温柔善良最终让所有人都感到了羞愧，从而接受了他。

在卡拉市太空港外，天空乌云密布，两个人目视着穿梭机下降过程中的电离痕迹。一场小雨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隆博和邓肯深深地吸了口咸咸的空气，都因为皮肤和头发上那潮湿的感觉而感到高兴。

宇航公会穿梭机对准了停靠标记，进入了卡拉丹的怀抱。人们一拥而上，前去迎接走下穿梭机的乘客。

哥尼·哈莱克和杜菲·哈瓦特披着褪了色的商人斗篷，跟在一大群游客的后面。他们两人看上去和帝国里的普通人没区别，但正是这两个人，克服了一切困难，在特莱拉人的鼻子底下潜入了伊克斯。隆博一眼就认出了他们，匆忙向前跑去。这让他原本很平稳的动作变得激烈起来，但他并不在意。

“有什么消息吗，哥尼？”隆博用厄崔迪家族战斗暗语问道，“还有杜菲，你发现了什么？”

哥尼，这位在哈克南奴隶坑里见识过无数恐怖景象的人，现在看上去竟也非常不安。而杜菲走起路来就像隆博一样僵硬和沉重。这位饱经风霜的老门泰特深吸了一口气，整理了一下思路，小心地选择他的措辞：“王子殿下，我们已经见到了很多。哦，我亲眼所见的那些景象，是一个门泰特永远不可能忘记的。”

在塔楼一个房间里，雷托·厄崔迪把自己的私人军事顾问叫了过来。在他的母亲海伦娜被他流放到东部大陆之前，这个房间曾是她的私人客厅，但这里已经闲置好长一段时间了。直到最近才被重新启用。

仆人们掸去房间角落和窗台上的灰尘，在岩石壁炉里生起熊熊的炉火。隆博那个半机械的身体几乎不需要休息和放松，他就像一件高级家具那样笔直站立着，耐心等待。

起初，雷托就坐在母亲的那个绣花靠垫椅上，海伦娜夫人常常安坐在椅子上，阅读《奥兰治天主圣经》里的祈祷文。但他很快便推开那把椅子，重新选了一把更高大的木制椅子。最近不适合贪图享受。

杜菲·哈瓦特详细地总结了他们的所见所闻。门泰特准备讲述那些残酷的景象时，他的同伴插话进来，用一些带有感情的评论，把他未说出口的那些反感和厌恶之词生生逼了回去。

“非常遗憾，我的公爵，”哈瓦特说道，“我们高估了克泰尔·皮尔鲁和他那些所谓自由战士的能力和成就。我们几乎没有发现任何有组织的抵抗。伊克斯人崩溃了。萨多卡——足有两个军团——和特莱拉人的间谍无处不在。”

哥尼也补充道：“他们让变脸者模仿伊克斯人，让他们混入反抗战士的牢房。反抗军战士已经被屠杀过好几回了。”

“我们确实看到了普遍的不满情绪，但人民没有组织起来，”哈瓦特继续说，“然而，只要有适当的催化剂，我想伊克斯人一定会起义并推翻特莱拉的。”

“所以我们必须提供这种催化剂，”隆博向前迈了一大步，说道，“我必须提供。”

邓肯坐在一张椅子上，晃动着身子，似乎不打算放松：“战术层面有困难。侵略者的防御早已固若金汤。当然，经过这么长时间，他们不会再防备突然袭击了，但即使把厄崔迪家族所有的军队都派去，也基本等于自杀。尤其是在需要面对萨多卡军团的情况下。”

哥尼接着问道：“为什么沙达姆会把帝国士兵派往伊克斯？据我所知，这并没有得到兰兹拉德的授权。”

雷托却不以为然地说：“皇帝只听自己的。别忘了札诺瓦。”他乌黑的眉毛也皱了起来。

“雷托，我们占据了道德制高点，”隆博坚持道，“和比卡尔的事情一样。”

这位王子等待复仇已经很久了，他的心里早已充满怒火。部分是由于特希雅的劝说，但更多的是出自他自己的意志，他内心深处一个新核心活跃了起来。隆博以精确的步伐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机械腿嗡嗡作响，似乎他的大脑现在十分不安，必须靠走路才能消耗多余的能量。“我注定要成为维尔纽斯伯爵，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他举起一只胳膊，握紧拳头，然后又放了下来。伺服马达和滑轮肌肉组织极大地增强了他的力量。隆博已经证明他可以用手掌压碎石头。他那张伤痕累累的脸转向公爵，但公爵仍然坐在那把硬椅子上沉思。

“雷托，我看到了你的人民是如何用爱、尊重和忠诚来看待你的。现在，特希雅帮助我认识到，这些年来我试图光复伊克斯的原因是错误的。我的心不在这上面，因为我没能发觉这件事有多么重要。我只是对失去自己的家产而感到愤怒。我只是对特莱拉人在我和我家人身上犯下的罪行感到愤怒。但是对伊克斯人呢？即使是那些贫穷的、被欺骗了的、被承诺了更好生活的次人呢？”

“是啊，就是那些承诺把他们逼入了绝境，”哥尼呢喃道，“‘牧人若是狼，羊群就只能剩下一堆骨头。’”

虽然隆博就站在壁炉里那橘黄色的火焰旁，但他感觉不到那股热量：“我想要去解放我的世界，这次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因为这是伊克斯人民所需要的。如果我要成为维尔纽斯伯爵，那我就必须服务人民。而不是反过来。”

哈瓦特那张饱经沧桑的脸庞变得温柔起来，他露出了微笑：“王子，你已经学到了重要的一课。”

“是的，但将这番话付诸实践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邓肯指出，“除非我们有隐藏的优势或是秘密武器，不然我们的军事力量将处于极大的不利中。别忘了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敌人。”

雷托却想到了隆博面临的另一个困境，那就是无论他在伊克斯上取得了什么成就，维尔纽斯家族的血脉都将与他一同死去。一想到杰西卡怀孕的事，他心里就感到一阵暖意。他自己就要再有一个孩子了——他希望能是一个儿子，尽管她不肯告诉自己。而一想到她就要离开自己去凯坦，雷托就感到心痛不已……

公爵从没过多考虑过自己的生活，所以当初他对姐妹会把杰西卡送来很不满，可现在他又该如何表示对她的关心呢？贝尼·杰瑟里特确实逼着自己把她留在卡拉丹城堡。当时他也因为姐妹会试图操纵自己而大为光火，他曾发誓永远不会让她当自己的妃子……但他最终还是加入了姐妹会的计划。她们用哈克南隐形战舰的情报贿赂了他——

雷托一下子坐了起来，瘦削的脸上慢慢地绽开了笑容。“等等！”在他整理思绪时，大家都沉默了下来。房间里唯一的声音是炉火发出的噼啪声。“杜菲，当年贝尼·杰瑟里特的女巫和我做了一笔交易，好让杰西卡留在这里，当时你也在场。”

哈瓦特感到有些迷惑不解，他试图跟上公爵的思路。然后门泰特忽然扬起了眉毛：“他们给了您一条情报。说是有一艘看不见的船，这艘船采用的是新技术，可以让它在光学层面上做到隐形，甚至扫描仪也发现不了它。”

雷托用拳头敲着桌子，向前倾了倾身子：“哈克南的原型机已经坠毁在瓦拉赫九号星了。这艘船现在归姐妹会所有。如果我们能说服她们给我们这种技术，不是很有帮助吗？”

邓肯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有了这种敌人无法探测的飞船，我们就可以在萨多卡军团集结到特莱拉防线之前，将整个部队渗透进伊克斯。”

雷托的脸上露出坚定的神情，他慢慢站起身来，说道：“这么说吧，这是姐妹会欠我的！杜菲，给圣母学校发个信息，要求她们合作。我们比其他任何一个家族都更有权利获得这个技术，因为这个技术曾被用来对付我们。”

他抬头望着隆博，坚毅的脸上露出了带有一丝狡黠的微笑：“然后，我的朋友，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帮助你光复伊克斯。”

我们知道的越少，解释的越长。

——贝尼·杰瑟里特《阿扎之书》（叛教者版本）

拥有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的集体记忆，年迈的大圣母哈里什卡不需要姐妹们向她提建议。然而，来自遥远过去的记忆并不总是适用于未来或是当前的帝国政治现状。

哈里什卡站在一间用灰泥砌成的私人会议室里。她最信任的顾问们，这些在操纵人心和因果论方面训练有素的姐妹们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她们的长袍像乌鸦的翅膀一样沙沙作响。雷托公爵这个出人意料的要求逼得她们和大圣母举行了这次突然而别扭的会议。

助手们送来了精选的香料果汁、茶和咖啡。姐妹们一边喝着饮料一边沉思着，房间里保持着奇怪的沉默，没有随意的交谈。这个事情确实需要大家认真考虑。

哈里什卡缓缓走向一张粗糙的石凳，坐了下来。这种冰冷而坚硬的座位不是一个强大的领袖该有的王位，但这位贝尼·杰瑟里特知道如何应对不适。她思维敏捷，记忆清晰。而这就是一个大圣母所需要的一切。

伴随着长袍发出的沙沙声，这些被指定为顾问的姐妹们也都坐了下来。灰蒙蒙的阳光透过棱形天窗照射进来，她们把水晶般的眼睛转向哈里什卡。该是大圣母发言的时候了。

“多年来我们一直放任自己忽视这个问题，现在到了我们被迫做出选择的时候了。”她把最近从卡拉丹发来的那条信息告诉了大家。

“我们一开始就不应该告诉雷托无场船的存在。”一脸阴郁的拉娜莉圣母说道，她一直负责管理圣母学校的地图室和地理档案。

“那是情势所逼，”哈里什卡说道，“除非我们给他一块大骨头，不然他是不会接受杰西卡的。不过值得赞扬的是，公爵并没有滥用这个消息。”

“他现在就是在滥用。”索菈圣母说道，她不仅是一个果园管理者，还是一个密码学专家。在她职业生涯的早期，她开发了一种将信息植入植物叶子的技术。

哈里什卡反驳道：“公爵本可以用很多方式来使用这些信息，但他选择通过私人渠道以保守秘密。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辜负我们的信任。还有，我要提醒你，杰西卡现在怀上了他的孩子，正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

“但是为什么她等了这么长时间才怀孕呢？”另一个女人问道，“这个任务她本该早点完成的。”

哈里什卡连看都没看她一眼：“这没什么区别。我们先来处理手头的事情吧。”

“我同意。”席恩娜圣母表示了赞同，她那桃心般的脸上仍然带着一丝天真无邪，她年轻时曾用这份天真欺骗过许多男人。“如果这世上还有人配得上这种隐形战舰，那就是厄崔迪公爵了。就像他的父亲和祖父一样，他有着无可挑剔的人品，是一个讲求荣誉的人。”

拉娜莉则发出了质疑声：“你忘了他在比卡尔做了什么吗？毁掉整座战争纪念碑？”

“他自己的战争纪念碑，”席恩娜反驳道，“而且他被激怒了。”

“就算雷托公爵是值得信赖的，可将来的厄崔迪公爵会是什么样的人呢？”拉娜莉说话很有分寸，“这等于多了一个重要的未知因素，而未知很危险。”

“但也有一些重要的已知因素，”席恩娜说，“你过分担心了。”

这群人中最年轻的、身材苗条的克丽丝琴姐妹打断了她的话：“这个决定与道德品质无关。这样的武器即使用于被动防御，也会彻底改变帝国战争的结构。隐形技术可以为任何拥有它的家族提供巨大的战术优势。席恩娜，不管他在你眼里有多么温柔，雷托·厄崔迪跟哈克南男爵一样，不过是我们总体计划中的一颗棋子罢了。”

“最初正是哈克南家族发明了这种可怕的武器。”索菈说道。她已经喝完了杯中的香料咖啡，所以站起身来再去斟满。“谢天谢地，他们把技术给搞丢了，而直到现在也没能找回来。”

其实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哈里什卡已经注意到这位果园管理员在消耗着越来越多的美琅脂。贝尼·杰瑟里特可以控制自己体内的化学物质，但有人也强烈建议过她们，尽量不要把寿命延长到超过一定时间。过分炫耀她们的长寿可能会引发公众对姐妹会的反感。

哈里什卡决定结束这一阶段的讨论。她听够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必须拒绝雷托的要求。当莫希阿姆圣母护送杰西卡去凯坦时会把我们的答复捎给他。”说着她抬起头来。脑海里充满了记忆和复杂的想法，让她倍感沉重。

索菈叹了口气，回想起她的侍从姐妹为了分析那艘无场船做的那些工作：“反正我不清楚我们能给雷托公爵多少技术资料。我们可以把船的残骸给他，到现在为止我们也不知道那个引擎是怎么工作的。”她环视了一下房间，又喝了几口香料咖啡。

黑头发的克丽丝琴又开口了：“这样的武器如果被释放到帝国中，很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但如果连我们都不了解它是如何工作的，那岂不是更可怕？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搞清楚这艘飞船，然后把这个秘密留在姐妹会里。”

这位克丽丝琴曾被训练成一名突击队员，如果微妙的计谋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她就会介入并实施攻击行动。而且由于她还年轻，克丽丝琴并没有圣母那种耐心，尽管哈里什卡认为她的这种冲动性格有时候很有用。

“完全正确。”大圣母在坚硬的石凳上动了动身子，“残骸上的某些标记表明，有个名叫乔本恩的人参与了这艘飞船的开发工作。我们后来了解到，在开发这种隐形系统的时候，一个叫这个名字的发明家从李芝[38]叛逃到了杰第主星。”

虽然看到哈里什卡已经不满地皱起眉头，但索菈还是不管不顾地喝完了第三杯香料咖啡，然后说道：“哈克南人一定是把此人灭口

了，只是灭口得太早了，否则现在他们造隐形飞船也不会那么困难。”

哈里什卡把那双干枯的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说道：“所以，我们得打探一下李芝了。”

对迷信和沙漠的需求渗透到了弗雷曼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宗教和法律从来都是交织在一起的。

——《厄拉科斯之路》，帝国儿童胶片书

在一个足以将决定他的人民未来的日子里，列特－凯恩斯唤醒了自己的回忆。他坐在他和法罗拉同睡的那张床的边缘，所谓的床其实只是一张铺在岩石地板上的软垫子，而他们只不过住在红墙穴地一个小而舒适的房间里。

弗雷曼大集会将于今天正式召开，所有的穴地领导人将在这次集会上确定一个对抗哈克南家族的统一对策。在大部分时候，沙漠民族都是些分散的、独立的、低效的部落，把时间都浪费在了家族争斗、积怨以及诸如此类的旁杂之事上。而列特今天必须让他们清醒过来。

而他的父亲只需要随便说一句话就能让他们改变。生态先知帕多特·凯恩斯从没理解过自己的力量，他只是简单地接受了它，将其作为在沙丘创造伊甸园的一种手段。然而，他的儿子列特先知还很年轻，还没有证明自己。

列特坐在床上，听着穴地里的循环空气机发出低沉的嗡嗡声。躺在他身旁的法罗拉轻声呼吸着，显然已经醒了，但一直没作声，只是沉思着。她喜欢用自己那双深蓝色的眼睛凝视她的丈夫。

他对她说：“亲爱的，我打扰到你休息了。”

法罗拉轻抚着他的肩膀，说道：“你我一直心意相通，我的爱人。我能感觉到你的担忧和热情。”

他吻了吻她的手。她则用手指摩擦着他新长出来的胡子楂：“别太担心了。乌玛凯恩斯的血液在你的身体里流动，就像他的梦想一样。”

“但弗雷曼人会看到它吗？”

“我们弗雷曼人有时会很愚蠢，但并不盲目。”

列特－凯恩斯爱上她已经很多年了。法罗拉是一个弗雷曼女人，是穴地的耐布、独眼的老海纳尔的女儿。她清楚自己的角色。她还是部落中最好的医师，而她最伟大的成就就是治愈了列特那饱受痛苦折磨的灵魂。她知道怎样抚慰她的丈夫，怎样爱他。

他仍在担心这次大集会对自己的挑战，于是把她拉到自己身边，紧紧抱在怀里，躺倒在温暖的小床上。而她的吻抹去了他的疑虑，抚平了他的焦躁，直到恐惧消失，重获力量。

“我会和你在一起的，我的爱人。”法罗拉这么说道，尽管女性是不允许进入演讲洞穴的，在那里，各个穴地的耐布将聚在一起听他的演讲。一旦他们离开这间小屋子，列特和他的妻子就会再次成为公众场合里的一对陌生人。但他明白法罗拉的心意。她的心真的会和他在一起。了解到这一点的列特心里感到十分高兴。

他们的房门口挂着一幅彩色的香料纤维挂毯，穴地的女人们在上面编织出了一幅鼓舞人心的石膏盆地的图画，正是在那里，他的父亲创建了一个丰饶的温室示范项目。挂毯上有流水、蜂鸟、果树和鲜艳

的花朵。列特闭上眼睛，想象着那些植物和花粉的芬芳，脸颊似乎都感受到了那份潮湿。

“我希望我今天能做一件让你骄傲的事，爸爸。”他喃喃自语，好像在祈祷。

当初，也正是这个温室出现了塌方，把帕多特和他的几个助手埋在了里面。悲剧发生到现在也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列特却觉得这段时间太过漫长。他不得不承担起父亲这个伟大报负。

旧的必须永远为新的让路。

海纳尔，这个年迈的耐布，可能很快就会放弃他在红墙穴地的领袖地位，而许多弗雷曼人认为列特将会取代他成为新的耐布。耐布是一个古老的恰科博萨[39]词语，意为“穴地的仆人”。列特是个从来没有任何个人野心的人，他只想为他的人民服务，或是与哈克南家族作战，然后继续带领沙丘，使之最终成为一个大花园。

列特只是半个弗雷曼人，但从他呼吸第一口空气开始，从他的心脏离开母亲子宫的那一刻开始，他的灵魂就已经属于弗雷曼人了。作为伟大的梦想家帕多特·凯恩斯的继任者，列特成为了新的帝国行星学家，所以他不能将自己的工作局限于一个部落。

在最后一批耐布到达并开始大集会之前，列特仍需要履行他作为行星学家的职责。虽然他已经不把沙达姆四世看作是一个人或是一个皇帝了，但列特的科学工作仍然是他生活中很有价值的一部分。生命的每一刻都像水一样珍贵，他不会浪费。

他迅速穿好衣服，已经完全清醒。当晨曦在大地上撒下一抹橘黄色时，他已经穿着他的新蒸馏服站在外面了。即使在这么早的时候，沙子和岩石的表面也已经变得很热，仿佛有烈焰在地面上跳舞。他爬上了一个距离穴地入口只有几百米的岩石山脊。

他走进一个洞穴，检查了一个小型生物测试站以及内置在岩石中的一系列传感器和数据收集设备。几年前，帕多特·凯恩斯修复了这些被遗忘的设备，列特的穴地同志则持续维护这些仪表面板和控制开关。这里的仪器可以测量风速、温度和干燥度。其中一个传感器则显示了微小的空气湿度读数，另外还有一个蛋形收集器在收集露水。

忽然身后传来了清晰的吱吱声和一阵疯狂的翅膀拍打声，他迅速转过头来。那是一只小型的沙漠鼠——弗雷曼人管它叫做穆阿迪布——被一只老鹰追赶到了太阳能扫描仪那闪闪发光的金属盘里。

这只小老鼠试图顺着光滑的金属盘爬上去，但老鹰却不肯放过自己的猎物，它伸出一只强有力的鹰爪，老鼠被逼了回去。这只穆阿迪布似乎在劫难逃了。

列特没有介入。*生命要顺其自然。*

令他吃惊的是，老鼠绊倒了金属盘里的一个小掣子，收集器因此动了起来。这一动也改变了太阳能扫描仪的角度，把刚刚升起的太阳光反射进了老鹰的眼睛。瞎了眼的大鸟伸出爪子朝着空气狠狠抓了一下——沙漠鼠则趁机逃进了岩石的一个小裂缝。

列特惊讶而好奇地看着这一切，嘴里不禁念起法罗拉教给他的一首古老的弗雷曼赞美诗来：

“我徒步穿过沙漠，
美琅脂像幻影般飘动。
我想要荣耀，渴求危险，
我走在阿一库拉布的地平线，
时光抹平了山峰，
它现在的目标是我的人生。
我看见麻雀在空中一闪，
比奔跑的狼群更为勇敢。
它们在我的青春之树上蔓延。
我听见鸟群在我的枝头盘旋，
它们用喙和爪捕获了我，
让我告别了平凡！”

当初沃里克在喝下生命之水后曾痛苦地说了些什么？鹰和老鼠是一样的。这是一个真实的预言，还是说只是胡言乱语？

他眼看着这只沮丧的鹰飞走了，乘着热气飞到可以将沙漠一览无余的高度。列特一凯恩斯不禁想知道这只穆阿迪布是侥幸逃脱的，还是狡猾地利用了它周边的环境。

弗雷曼人从不放过任何迹象和征兆。而他们普遍认为，在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之前，穆阿迪布的出现不是好兆头。现在，穴地领导人的重要会议即将开始了。

然而，作为一名行星学家，列特还被别的事情困扰着。人们安装的太阳能扫描仪干扰到了沙漠生物的食物链——捕食者和猎物都被影响了。虽然这只是一件孤立的事件，但列特却像他父亲一样，把它放

在了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去考虑。即使是最微小的人类干扰，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可能导致巨大的、潜在的灾难性变化。

痛苦不堪的列特回到了穴地。

弗雷曼的领袖们从隐藏在沙漠各地的定居点里赶了过来。红墙穴地是举行大集会的理想场所。它有着广阔的自然洞穴和通道网络，能容纳很多客人，而这些客人都自带着水、食物和被褥。

这些来访者将在此地停留数天，必要时也可停留数周之久，直到达成协议。列特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留在这里，哪怕需要按着他们的头，也要强迫他们达成合作。沙漠人必须放下他们彼此之间的争斗，搞清楚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恢复了健康但身体仍然很虚弱的图洛克会告诉他们，男爵是宁可抛弃所有香料挖掘工人，也要把那堆没有记录在册的美琅脂运走。然后，斯第尔格也会描述他和他的突击队员在圣训穴地的神圣洞穴中发现的事情。

前来参加集会的代表要么是骑着沙虫长途跋涉，要么是步行而来，还有一些人则是在夜间乘着偷来的扑翼机飞来的，这些扑翼机一到洞穴就被迅速伪装起来或转移到了洞穴中。列特－凯恩斯特意穿了一件新的朱巴斗篷[40]，在代表们穿过水封门口进入穴地时，向每个人打招呼。

他的身旁站着他的黑发妻子、他们的小女儿以及正在蹒跚学步的列特－芝。在法罗拉那如丝绸般柔顺的头发上系着一个叮当作响的水环，象征着列特在部落中的财富和地位。她可以在允许的范围内留在列特身旁。

穴地之外，太阳泼洒出一片橙红色的光芒，即将落山，黄昏开始降临在沙丘上。女人们在穴地的集会大厅为男人们准备了一顿大餐，这是此类会议开始前的传统项目。列特在耐布海纳尔旁边的一张矮桌子前坐了下来。他与其他穴地领袖一道，向这位暴脾气的老人敬酒。而海纳尔却摇了摇他满头灰发的脑袋，拒绝发言：“不，列特。这是属于你的时刻。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在很久以前的一场决斗中失去了两根手指，他用这只手紧紧地抓住了女婿的手臂。

晚饭后，这些粗犷的男人陆续前往有着高大穹顶的集会大厅就座，列特的脑筋仍在急速转动。他已经为这次会议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他们真的会选择团结起来抵抗哈克南，把他们的军事力量部署到沙丘上吗？还是他们一哄而散，逃到沙海深处，再次各自为战？或者出现最糟糕的情况，那就是这些弗雷曼人选择宁愿彼此争斗，也不去对抗真正的敌人，就像他们在过去一直做的那样？

列特心里有了个计划。于是他终于走到了那个高高的阳台上，俯瞰大厅。拉玛洛，那个老萨亚迪娜[41]，穿着一件满是灰尘的黑色长袍站在他身边。她那张凹陷的脸上有双乌黑的眼睛。

数以百计的人站在下面，他们都是坚强的战士，是各个部落提拔出来的领袖人物。所有人都憧憬着绿色沙丘的愿景，所有人都深情缅怀着乌玛凯恩斯。而更多的弗雷曼人站在了沿陡峭的内墙曲折向上的

长凳和阳台上。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没洗澡的沙漠人散发的酸臭味，混合着辛辣的香料味道。

萨亚迪娜拉玛洛将布满老年斑的手伸到脸前，掌心向上，表示祝福。人群安静下来，纷纷低下了头。在相邻的阳台上，一个身穿白袍的弗雷曼男孩用轻快的高音唱了一首传统的挽歌，这首挽歌用古老的恰科博萨语描述了弗雷曼人的祖先禅逊尼人的艰辛旅程，他们在很久以前逃离了波里特林[42]，来到了此地。

男孩唱完后，拉玛洛退回了阴影里，把列特一个人留在高高的阳台上。所有眼睛都盯着他。这是他的时代。

大厅的穹顶完美地传递着列特的声音：“我的兄弟们，我们如今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在遥远的凯坦星，我向科瑞诺皇帝报告了哈克南家族在沙丘上的暴行。我告诉他沙漠正在被摧毁，告诉他哈克南部队是怎样以猎杀夏胡鲁取乐的。”

大厅内的众人窃窃私语，他刚才这些话只是提醒了他们已经知道的事。

“作为帝国行星学家，我向帝国请求了植物学家、化学家和生态学家的支援。我乞求他们将那些对这个项目至关重要的装备给予我。我还要求制订一个大规模计划，保护我们的世界。我也希望皇帝能迫使哈克南家族停止他们的罪行和对沙丘的无谓破坏。”他停顿了一下，让悬念继续增加，“但我立刻就被他赶走了。那个皇帝沙达姆四世根本不听我说话！”

人群中顿时爆发出强烈的不满，那声音让列特脚下的岩石地板都颤抖了。弗雷曼人严格独立，并不认为自己真的属于这个帝国。因此他们把哈克南家族视为闯入者和临时居住者，总有一天他们会被帝国抛弃，另一个统治家族会取而代之。而总有一天，弗雷曼人将独自统治这里。他们的传说中就有这样的预言。

“在今天这个大集会上，我们必须讨论我们作为自由人的选择。我们必须主动采取行动来保护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不在乎帝国和他们那些愚蠢的政治。”

他一边说，一边看着大家，感受内心激情的火花，他能感觉到法罗拉就在附近的某处，倾听他的每一个字，给予他力量。

人类对于控制宇宙的多次尝试的残骸就散布在肮脏的历史海滩上。

——伊灿市的剧院涂鸦，艺人家族

威库公共运输船上明亮而浮夸的乘客休息室让他想起了那些超现实主义的戏剧舞台，布景太俗，色彩也太过鲜艳。伪装成一位不知名中产阶级乘客的泰洛斯·瑞法独自坐在那里，他清楚自己的生活再也不会和以前一样了。破旧的家具、炫目的招牌和刺鼻的提神饮料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安慰着他，就像是一阵混杂着白噪音的风暴。

他最终抛下了札诺瓦和塔利加里，远走他乡，远离了他的过去。

没有人注意到瑞法这个名字，也没有人关心他的目的地。从他的庄园被精确定位的方式到四处搜捕他的帝国间谍，可以看出来即使是凶残的沙达姆·科瑞诺也一定相信他同父异母的私生子兄弟在札诺瓦被烧死了。

他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呢？

这时涌进来一群戴着墨镜、穷追不舍、爱挖苦人的小贩，他们卖的东西从香料糖到咖喱油条无所不包，瑞法捂住自己的耳朵，但还是能听到从这些人耳机里传出的鼓点和无调性的音乐。于是他决定不去理睬他们，在受了几个小时的冷眼之后，威库小贩们终于离开了他。

瑞法的手上全是裂纹和伤痕。他用粗糙的肥皂反复擦洗过双手，但仍然无法洗掉手上那死亡和烟雾的气味，以及指甲下面那些可怕的

炭黑带给他的粗糙触感。

他就不该试图回家……

当时的他泪流满面，眼睛红肿，他飞过了他的私人飞艇，飞过了他变成一片焦土的领地。他贿赂官员，躲避筋疲力尽的哨兵，千辛万苦才闯入了那片禁区。

但他那美丽的、精心打理的宅邸和花园已经荡然无存。一切都消失了。

最后他只看见了几根倒塌的石柱，还有碎了一地的喷泉，再没有一点儿富丽堂皇的庄园或美丽的蕨类植物园的影子。忠实的查伦斯已经被烧成了灰烬，只在地面上留下了一个乌黑的人影，曾经活生生的人就剩下了这么点痕迹。

瑞法降落了，一脚踏在散发着恶臭的地面上，身边是一片令人窒息的寂静。烧焦的石头和融化的玻璃被他的靴子踩得嘎吱作响。他弯下腰，用手指抠出一些粉末，似乎是想在这些灰烬中找到一些隐藏的信息。他使劲往下挖，但是没有发现任何活的植物，甚至连最小的昆虫也没有发现。在他的周围，世界安静得令人恐惧，没有微风，没有鸟鸣。

泰洛斯·瑞法从不去打扰任何人，他只会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享受美好恬静的生活。但他那位同父异母的兄弟却打算杀了他，消除他对皇位的威胁。一千四百万人因为一次针对个人的拙劣谋杀而被悉数屠杀了。即使对沙达姆这种恶魔来说，这件事也太过分了，但瑞法知道这是真的。金狮宝座上本就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这让瑞法想起

了他曾在艺人家族表演过的那出伟大的自言悲剧。凯坦的皇宫里现在一定回荡着札诺瓦人的尖叫。

乌黑的雨夹雪纷纷落下，瑞法站在废土之上，大声怒吼着皇帝的名字，但他的声音像远处的雷声一样消失在空中……

最后，他订了下一班从塔利加里到艺人家族的远航机船票。他年轻时曾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他渴望回到那些演员学生中去，他们都是富有创造力和激情的演员，在他们的陪伴下，他也许可以找回内心的平静。

瑞法使用的是讲师很久以前为他准备的应急假证件，他必须要隐藏身份。他坐在机舱里，回想着自己失去的一切，听着乘客们喋喋不休的谈话：一位塑石专家在和他的妻子争论宝石的断裂模式；四个聒噪的年轻人正针对他们在珀林十四号星上看的一场水道比赛大声辩论；一个商人和他的竞争对手一起嘲笑着一个名叫雷托·厄崔迪公爵的人对比卡尔的羞辱。

瑞法真希望他们闭上嘴，好让自己考虑下一步该做什么。虽然他从来没有攻击性，从没有暴力倾向，但札诺瓦那烧焦的废墟改变了他。他没有寻求公正的经验。在内心深处，他对沙达姆的厌恶让他陷入了混乱，他的自我憎恨越来越严重。*我也是一个科瑞诺人。这是我的天性。*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在座位上陷得更深了，最后他站起身来，再次去洗手……

在这场残忍的袭击之前，瑞法研究过他的家族史，一直追溯到几个世纪前科瑞诺家族还是帝国伦理典范的时代，也追溯到了皇太子拉斐尔·科瑞诺那开明的统治时期，一切就像那出著名的戏剧《我父亲

的影子》中所描绘的那样。是加拉斯·欧森使瑞法变成了如今的样子。但现在，他别无选择，没有过去，没有身份。

“法律是终极科学。”这句代表了正义的名言他很久以前就听过，现在则痛苦地在他的脑海里回响。据说这句话被刻在了皇帝的书房大门上，但他怀疑沙达姆是否看过它，哪怕一眼。

在金狮宝座的现任主人手中，帝国法律就像流沙一样发生了变化。瑞法知道他的家族里发生的那些神秘死亡事件。比如沙达姆的哥哥法夫尼尔，埃尔鲁德九世本人，甚至还有瑞法的亲生母亲珊多，她在贝拉·特古斯[43]被人像捕猎动物一样追杀。他也永远不会忘记查伦斯的面孔，不会忘记讲师的面孔，也不会忘记札诺瓦的那些无辜受害者的面孔。

他打算拜那位才华横溢的戏班班主霍顿·王为师，重新加入他以前的剧团。但假如皇帝发现瑞法还活着，那岂不是将所有艺人都卷入危险之中？他决不能暴露自己的行踪。

霍尔茨曼引擎发出了微小的轰鸣声，这说明远航机已经从折叠空间中出来了。没过多久，一名威库女乘务员的声音传了出来，宣布他们抵达了行程的终点，同时提醒乘客不要忘记购买纪念品。

瑞法从自己头顶上的五个储物箱里取出了剩下的东西。他拥有的一切都在这里了。他不得不为携带这些物品支付昂贵的额外费用，但他不敢确信自己在离开塔利加里前购买的那些特殊物品会被安全地运来。

他跟在一列上下摆动的浮空箱后面，朝出口走去。就在乘客排队等待飞船降落的时候，小贩们不断向他们推销小饰品，但最终也没卖出去几件。

当瑞法走进艺人星球的太空港时，他的阴郁情绪有一些好转了。巨大的港口里挤满了喜悦和微笑着的人们。气氛真的很好。

他祈祷自己没有把这么一个宝贵的世界置于危险之中。

他环视了一下周围前来接人的亲属和朋友，没有看到答应在这里等他的霍顿·王大师的影子。看来这个夜晚瑞法的老剧团一定安排了一场演出，而王大师总是亲自监督一切。他完全生活在自己的表演世界里，很少关注时事，甚至可能都不知道札诺瓦遭到袭击了。所以他应该是忘了来港口迎接他的客人。

但这没有关系，瑞法对这个城市再熟悉不过了。毗邻太空港有一个码头，一艘舢板水上出租船可以从那里载着乘客穿过长满了薰衣草水藻的宽阔河流，进入伊灿市。船缓缓驶过水面时，瑞法就站在甲板上，把他的肺里填满了清新潮湿的空气，填满了与札诺瓦的浓烟和焦炭完全不同的空气。

透过前面薄薄的河雾，他看见了那个由摇摇欲坠的破房子和现代化的高层建筑组成的混乱城市，挤满了人力车和行人。下面的船舱里不断传来笑声和弦乐四重奏——巴厘琴、雷贝克琴、小提琴和雷巴巴琴[44]。

出租船的速度开始变慢了，并在靠岸后倒转了引擎。瑞法跟着其他乘客上了老城码头，那是一个坚固的木结构码头，木板表面散落着

鱼鳞、碎贝壳和像稻草一样的甲壳动物爪。在海鲜摊和糕点店，欢乐的说书人剧团与音乐家和杂耍艺人们在一起表演，展示他们的才华，并发放晚间演出的邀请函。

瑞法看见一名哑剧演员正在扮演一位从海上升起来的长胡须神祇。与他的目光相遇后，这名哑剧演员靠了过来，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个奇怪的扭曲表情。他那涂满了油彩的笑脸变得更加灿烂了：“你好，泰洛斯。我到底还是来迎接你了。”

瑞法回过味来，说道：“当一个哑剧演员开始讲话时，他是传授了智慧——还是显出了他的愚蠢？”

“说得好啊，我的好朋友。”霍顿·王已经达到了至尊演员的级别，也就是是所有艺人大师中最高的等级。他颧骨凸出，眼睛细小，胡须稀疏，已经八十多岁了，但动作十分轻盈，看上去就像个年轻人。他一点也不清楚瑞法的出身，也不清楚沙达姆对他的悬赏是多少。

这位苍老的剧团班主伸出一只手来，搂住了瑞法的肩膀，结果在他的衣服上留下了一片白色的油彩：“你愿意参加我们今晚的演出吗？补上这些年来你错过的东西？”

“那个，我希望能在您的剧团里再找到一个位置。”

王大师那双深棕色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啊，我们重新找回一位有才华的演员了！你想演喜剧？还是浪漫剧？”

“就我个人而言，我更想演悲剧和戏剧。我的心情太沉重了，不适合演喜剧和浪漫剧了。”

“啊，我相信我们会给你找到一个位置的，”王大师拍了拍瑞法的头，半开玩笑地在他黑头发上抹了一把白色油彩，“我很高兴你又回到艺人家族中来了，泰洛斯。”

瑞法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我听说你打算重新排练《我父亲的影子》。”

“没错！我正在安排一场重要演出的阵容。我们还没有完成选角的工作，虽然我们只剩几个星期的时间就得去凯坦皇宫给皇帝本人表演了！”这位大师似乎为他的好运气感到十分高兴。

瑞法的眼神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我愿意献出我的灵魂，只求能扮演拉斐尔·科瑞诺这个角色。”

艺人大师打量了一下这个年轻人，发现他的身上现在有了一股强烈的热情，于是说道：“其实我们已经选好演员了——但他并没有演好这个角色所需要的火花。是的，你可能会演得更好。”

“我觉得我……生来就是扮演他的料，”瑞法深吸了一口气，用一个天才演员才有的演技掩盖了他郁积的情绪，“沙达姆四世给了我需要的所有灵感。”

关于杰西卡我能说些什么呢？如果有机会，她会尝试向神祇发声。

——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圣母

一位德高望重的公爵和他的妃子在一间凌乱的储藏室里做爱似乎不太合适，但时间紧迫，雷托知道自己今后会无比地想念她。杰西卡马上就要乘坐卡拉丹上空那艘远航机前往凯坦星了。她明天一早就走。

在这条走廊往下走几步远的地方，厨房里的厨师们正忙着工作，锅碗瓢盆响个不停，他们撬着贻贝，切着香草，忙碌不已。厨师随时都可能突然闯进来，找一些干香料或是一袋盐。但当他和杰西卡各自端着一杯早先在酒窖幽会时喝的红酒溜进那间乱糟糟的房间后，雷托就马上用几箱进口的苦莓罐头堵住了门。他还设法把酒瓶也带来了，就放在角落里的一个箱子上。

两周前，在隆博的婚礼之后，这些以往不太可能发生的激情时刻只是源于她的一时兴起，因为她马上就要去凯坦了。但到了最后，雷托却变得想要在城堡的每一个房间里和她欢爱，当然不包括衣橱。而杰西卡虽然已经怀孕了，但还是接受了这个挑战，她看上去既觉得好笑又欣喜愉悦。

这名高贵的年轻女子把她的酒杯放在架子上，绿色的眼睛闪闪放光：“雷托，你在这儿约会过别的侍女吗？”

“我给你的精力都快不够了，为什么还要把自己耗干？”说着他从一个大板条箱里拿出了三罐积满灰尘的柠檬蜜饯，“现在看来，我得要几个月才能恢复体力了。”

“我也希望如此，但现在一定是最后一次了啊，”杰西卡的语气很温和，但也好像在嗔怪他，“我还没收拾好呢。”

“难道皇帝的妻子就不能送给她的新侍女几件新衣服吗？”

她吻了吻他的脸颊，脱下了他的黑色厄崔迪制服。她小心地叠好衣服，雄鹰标志朝上。最后她又脱下他的衬衫，让它顺着他的肩膀滑下来，露出他的胸部。

“我的夫人啊，请允许我为你准备一张合适的床吧。”雷托说着打开板条箱，取出一张用来包装易碎物品的发泡板，然后把它铺在了地板上。

“你已经尽可能让我感到舒适了。”说着她把酒杯挪到安全的地方，向他展示了即使在这么一间小储藏室里，即使身下除了发泡板什么也没有，她也能和他缠绵……

一番云雨过后，雷托把杰西卡抱在怀里，他说道：“我要不是公爵的话，很多事情就会不同了。有时候我真希望你和我能……”他的声音渐渐消失了。

杰西卡凝视他灰色的眼睛，看到了他对自己无言的爱，这是这个高傲又冷漠的男人盔甲上的一道裂缝。她把他那杯红葡萄酒递给他，自己也抿了一口，说道：“我没有向你提出任何要求。”她想起了至

今还在折磨他的凯莉娅，想起了她身上的怨气，对于雷托为她所做的一切她似乎从没感激过。

雷托开始笨拙地穿起衣服来：“我有很多话想对你说，杰西卡。我……我很抱歉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拿刀抵着你的喉咙。当时只是为了向姐妹会表明我不能被操纵的态度。我绝不是针对你。”

“我知道的。”她吻了吻他的嘴唇。多年前，即使利刃压在她的脖颈上，她也从未觉得雷托·厄崔迪威胁到了她的生命，“而你的道歉比你送给我的所有珠宝都珍贵。”

雷托用手指拨弄她的古铜色长发，仔细端详她完美小巧的鼻子、恰到好处的嘴唇和优雅的身段，他简直不敢相信她竟没有贵族血统。

他叹了口气，清楚自己永远也娶不了这个女人。他父亲说得再清楚不过。永远不要为爱而结婚，孩子。首先考虑你的家族和它在帝国中的地位。为你的人民着想。他们将和你一同起起落落。

尽管如此，杰西卡还是怀上了他的孩子，而他也向自己保证，不管这里面牵扯到了多少政治因素，他们的孩子都将继承厄崔迪家族的姓氏和遗产。他真心希望能再生一个儿子。

杰西卡似乎看穿了他的想法，她伸出一根手指放在他的嘴唇上，不让他继续说下去。她明白，尽管雷托经历了种种痛苦和忧愁，但他还没有准备好给出承诺。但看到他在同自己的感情作斗争，她的精神也受到了鼓舞——她也经常和自己的感情进行斗争。现在，她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句贝尼·杰瑟里特格言：激情遮蔽理智。

她讨厌这种警示名言的约束力。她是被她的老师，那位忠诚而严厉的莫希阿姆，在姐妹会的严格指引下抚养长大的，莫希阿姆有时会伤害她的自尊，过于严厉地教导她。但尽管如此，杰西卡还是全身心地敬爱那位老太太，而且对莫希阿姆圣母在自己身上所取得的成就抱有深深的敬意。最重要的是，杰西卡不想让莫希阿姆失望……可她也必须诚实地面对自己。她这么做是为了她自己的爱，为了雷托。

他抚摸着她依然平坦的柔软腹部，那里还没有任何怀孕的曲线。他微笑着，降下了自己的心防，全心全意地爱着她。终于，他向杰西卡吐露了自己的心声："在你走之前，杰西卡，你能告诉我……你怀的是个儿子吗？"

她拨弄他的黑发，却把脸转开，她想接近他，但又怕透露得太多："公爵，我没让岳医生给我做任何检查。姐妹会不赞成这种提前的干涉。"

雷托那烟灰色的眼睛变得很专注，他带着一丝责备的口吻对她说道："行了，你是个贝尼·杰瑟里特。在维克多死后你马上就让自己怀孕了，说实话我对你的感激无法用言语表达。"他的脸因对她明显的爱意而变得无比温柔，他很少在别人面前表现这种感情。杰西卡则犹豫地向他走了一步，想让雷托把她抱在怀里，但他硬是想要个答案："那么，是儿子吗？告诉我吧，是吗？"

她的腿发软，又坐回板条箱上。她避开了他热切的目光，但她又不肯对他撒谎："公爵，我……真的不能告诉您。"

他吃了一惊，原本愉快的心情一下子不见了："你不能告诉我，到底是因为你不知道答案——还是出于秘密的原因不愿意告诉我？"

杰西卡不让自己心烦意乱，只是用清澈的绿色眼睛直视他，一字一句道：“是不能告诉你，公爵，所以请别再问了。”说着她把那瓶打开的酒拿了过来，又给他倒了一杯，但他没接。

雷托转过身来，僵硬地站着：“好吧，我一直在想。如果是儿子，我就决定给他起名叫保罗[45]，好纪念我的父亲。”

杰西卡拘谨地抿了一口自己杯中的酒。尽管场面会很尴尬，但她还是希望现在能有个仆人闯进来打断他们的谈话。为什么他现在非得提出这些问题呢？“这是您才能做的决定，公爵。我从来没有见过保卢斯·厄崔迪本人，我是通过您的讲述才认识他的。”

“我的父亲是一个伟大的人。卡拉丹人民都很爱戴他。”

“我对此毫不怀疑。”她把眼光投向了别处，将自己的衣服穿好，“但他也很……粗鲁。你父亲教给你的许多东西我并不是很赞同。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换个名字。”

雷托扬起他的鹰钩鼻，他的骄傲和痛苦让他一点也不想对她让步。无论他的本心如何，他都已经掌握了快速建立心防的技术：“你有些忘乎所以了吧。”

她砰的一声放下酒杯，差点儿打碎了那块精致的水晶。它在不平的板条箱上失去了平衡，里面的酒洒了出来。杰西卡猛地起身走向房门，这让他吃了一惊。“你只要记住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就行了。”说完她正了正衣服，转身离开。

雷托深切地关心着杰西卡，可惜他并不总是能搞明白这个女人的心。他只好跟着她穿过城堡内部的走廊，不顾仆人们好奇的目光，在

内心深处渴望她的谅解。

她迈着安静的步伐，迅速地穿过球形灯洒下的光芒，走进了她的私人房间。她知道雷托跟着自己，也知道他很可能会因为被迫追赶她而更加生气。

雷托在她的房间门口停住了，她颤抖着转过身来面对着他。此刻，她不想掩饰自己的愤怒，而是想感受它，发泄出来。但痛苦过往所带来的伤疤就铭刻在他的脸上——不仅是维克多和凯莉娅之死带来的痛苦，还有对父亲被谋杀的悲痛。她没有资格再伤害这个男人的心了……而作为一名贝尼·杰瑟里特，她本没有资格爱他。

一阵阵怒火从她的心中涌出。

雷托深爱着老公爵。而保卢斯·厄崔迪告诉过他政治和婚姻的关系，严格限制他去寻找男女之间真正的爱情。他对父亲教诲的盲从最终让他的第一个妃子从忠诚走向了凶残的背叛。

但雷托也亲眼目睹了父亲被一头下了毒的萨鲁撒公牛刺死，并因此年纪轻轻就被迫继任为厄崔迪公爵。他想要用保卢斯的名字给他的新儿子命名，这真的是一个不能容忍的罪过吗？她明天就要去凯坦了，可能好几个月都见不到他。事实上，作为一个贝尼·杰瑟里特，她无法保证未来还能够被允许回到卡拉丹。特别是当姐妹会发现她无视命令怀了男孩之后。

而我不会就这么离开他的。

公爵还没来得及开口，她就抢先说道：“好吧，雷托。如果我怀的是个男孩，他的名字就叫保罗好了。我们不用再争论了。”

第二天一早，渔船纷纷离开卡拉市码头，在海面上穿梭时，杰西卡等待着离别时刻的到来。

就在走廊的尽头，她能听到公爵的私人书房里传出的怒吼声。门半开着，一身黑袍的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就坐在房间里的一张高背椅子上。她认出了那个女人的声音，因为自己在圣母学校受了她多年的教导。

“厄崔迪公爵，姐妹会做出了唯一可行的决定，”莫希阿姆说道，“我们自己也没能搞清这艘船的原理，我们也不打算向任何家族提供这种技术的线索——包括厄崔迪家族。恕我直言，大人，您的要求被拒绝了。”

杰西卡悄悄走了过去。书房里还有不少人。她听出了杜菲·哈瓦特、邓肯·艾达荷和哥尼·哈莱克的声音。

哥尼吼道：“那怎样才能不让哈克南人再用它来对付我们呢？”

“他们无法再造出这种武器，因为它的发明者已经不在了——很可能已经死了。”

“别忘了是贝尼·杰瑟里特告知了我们这种武器的存在。”雷托咆哮道，“你亲口告诉过我这是哈克南人的一个阴谋。这么多年来，我都把我的自尊放在一边，没用这个情报来洗清我的名声——但现在我有了更重要的目标。你是在怀疑我不能明智地使用这个武器吗？”

“您的人品毋庸置疑。我的姐妹们都清楚这一点。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这种技术对于任何个人和家族来说都太危险了。”

她听到书房里传来了一声巨响，雷托再次生气地大吼：“现在你还要带走我的夫人。一次又一次地侮辱我。我现在坚持要派我的人，也就是这位哥尼·哈莱克，做杰西卡的保镖。这是出于安全考虑，我不能让她冒险。”

莫希阿姆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理智。难道她使用了言音[46]？“皇帝已经答应为杰西卡开启一条通向凯坦的安全通道，并在宫殿里提供相应的安保措施。别担心，你的侍妾会得到很好的照顾。至于其他的事就不是你该管的了。”说着她站起身来，仿佛在表明这次会面应该结束了。

“杰西卡很快就要成为我孩子的母亲了，”雷托反驳道，他的话语带着隐隐的威胁，“一定要保证她的安全——否则我就追究你个人的责任，圣母。”

听到雷托的话，杰西卡的心一下子怦怦直跳。她立刻就看到莫希阿姆做了一个细微的动作，那是一种难以察觉的战斗姿势。“姐妹会比任何一位前走私犯都更能保护好这个女孩。”

杰西卡大胆地走进房间，打破了里面不断升级的紧张气氛：“圣母，我已经准备好去凯坦了，如果您允许我向公爵告别的话。”

房间里的人都迟疑了，陷入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沉默之中。莫希阿姆看了看她，她早就知道杰西卡在偷听了。“好吧，孩子，也是时候了。”

雷托·厄崔迪站在下面的太空港里，望着穿梭机引擎那逐渐暗淡的光芒，他身边有哥尼、杜菲、隆博和邓肯……只要他开口，这四个人都愿意为他献出自己的生命。

可他仍感到空虚和孤独，后悔当初没能鼓起勇气对杰西卡坦白，现在那些话一股脑地涌了出来。但他已经失去机会了，在他们能再次拥抱在一起之前，他都会后悔下去。

一个人不能逃避历史……也不能逃避人性。

——贝尼·杰瑟里特，《阿扎之书》

这个古老的采石场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很深的大碗，被高高的石壁围在当中。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圣母学校为了建造一些新建筑，拆除了周边大量的杂色大理石。

严厉但也很专业的克丽丝琴姐妹带着三位李芝家族的发明家来到了采石场的底部。她的一头黑发剪得很短，脸上的棱角盖过了女性的柔美。当她带着这三位外星科学家进入浮空舱时，她似乎没有注意到刮来的阵阵冷风。浮空舱像潜水钟一样降了下去。

这些发明家堪称鱼龙混杂。其中一个更像是聒噪的政客，他是通过写报告而不是做研究取得成功的。他的两个同伴要更安静一些，更专注于自己的事情，但他们的灵光一现带来了不少技术上的不确定因素，当然也为李芝家族赚了不少钱。

姐妹会花了好几个星期才找到他们，她们编造了一个恰当的理由把他们带到这儿来。表面上，这三个人是被召集来讨论如何重组圣母学校的电力系统，开发出一种不会干扰瓦拉赫九号星防御屏障的直接卫星连接。而李芝政府一直渴望能把他们的技术卖给强大的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

他们很容易就上钩了。事实上，哈里什卡大圣母之所以要找这几位特定的发明家，是因为他们或多或少都与失踪的乔本恩有关系。他

们也许有权限访问到乔本恩的工作记录，或者了解他做过的一些重要工作。

“我们距离主建筑群是不是有些太远了？”木讷的发明家哈罗亚·伦德问道。当浮空舱逐渐下降时，伦德环顾四周，注意到了这个采石场偏僻的位置。这里几乎没有建筑，甚至没有岩石开采设施。“这里距离主建筑群那么远，你们需要电力做什么？”

伦德曾经前往门泰特学校学习过，不过失败了，但他仍然对自己的分析力感到自豪。他还是伊尔班·李芝伯爵的侄子，利用家族关系为自己的一些古怪的项目争取来了资金，而换做其他人肯定不会有人投资的。毕竟他叔叔总是溺爱自己所有的亲戚。

“大圣母在下面等着呢，”克丽丝琴回答，似乎这样就可以消除一切疑虑，“我们有个问题需要你来解决。”

早些时候，在圣母学校附近，伦德的两名同伴被周遭的景色、果园和有着陶瓦屋顶的灰泥建筑迷住了。很少有男人被允许参观瓦拉赫九号星，他们就像游客一样沉浸其中，那些姐妹想带他们去哪里都没问题。

浮空舱降落在了采石场底部，人们从舱里出来，四下张望着。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刺骨而冰冷。他们周围上方就是阶梯状的岩石峭壁，这让采石场看起来像是个封闭的体育场。

他的眼前出现了一艘奇怪的飞船，确切地说是飞船残骸。上面虽然覆盖着电子幕布，但在倾斜的光线照射下，它的船身依然清晰可

见。大圣母哈里什卡和几个穿黑袍的姐妹就站在飞船旁边。李芝的发明家们饶有兴趣地走了过去。

“这是什么？一架小型侦察战斗机？”塔利斯·伯尔特是个秃头的书呆子，他甚至靠心算就能解开复杂的方程式，“我记得姐妹会是没有军事力量的。你们为什么会有——”

“这艘飞船不是我们的，”克丽丝琴答道，“我们遭到了攻击，但设法摧毁了这艘飞船。它似乎装备了一种新型的防御屏障，能骗过人的眼睛和扫描设备，使之做到隐形。”

“这是不可能的。”弗林托·金尼斯，这支小队中的官僚分子开口道。尽管他只是一个中等水平的科学家，但他领导过非常成功的技术团队。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主任，”哈罗亚·伦德严肃地反驳道，“创新的第一步是要知道一个东西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在那之后，剩下的就是细节问题了。”

席恩娜圣母按了一下手中的控制器，电子幕布移开了一角，露出了这艘小战舰划痕累累的机身：“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项技术是由一个叫特努·乔本恩的李芝人开发的，你们应该都认识他。贝尼·杰瑟里特必须知道你们是否有关于这艘飞船的额外信息。”

哈罗亚·伦德和塔利斯·伯尔特都被眼前这项无比神秘的技术迷住了，不约而同地向残骸走去。然而，弗林托·金尼斯仍然持怀疑态度：“乔本恩从我们位于克罗娜[47]的轨道实验室叛逃了。他的离开并不光彩，还偷走了很多专利技术。你们为什么不亲自去问他呢？”

“那是因为我们相信他已经死了。”克丽丝琴直白地说。

金尼斯看上去很吃惊，他对乔本恩叛逃所表示出的明显不满现在变成了困惑。

哈罗亚·伦德转过身来，正视大圣母说道：“很显然，这艘飞船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危险的秘密。可为什么要给我们看呢？”说完他皱起眉头，虽然对可能从残骸中收集到的先进技术细节很感兴趣，但总感到浑身不舒服。毕竟他们的视野之内没有任何目击证人，而这些女巫的性格不可捉摸。但伦德是李芝伯爵的侄子，他的这趟瓦拉赫九号星之旅尽人皆知。他只希望这些贝尼·杰瑟里特在伤害他和他的同伴之前能好好考虑一下后果。

哈里什卡使用了言音的全部力量，猛然打断了他：“回答我们的问题。”

发明家们全都停了下来，仿佛被震慑住了。

拉娜莉圣母接着开口了，同样使用了强大的言音，她那张心形的脸庞上好像刮起了一场风暴：“你们是乔本恩的朋友。告诉我们你们对这项发明的了解情况。还有我们如何才能重新复制它？”

席恩娜掀起了其余的电子幕布，露出了整艘飞船。这些贝尼·杰瑟里特圣母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审讯团队，她们使用了一种技术，能够快速发现常人不易察觉的细节。她们可以观察到那些最轻微的怀疑、虚假或夸张的表情。

在瓦拉赫九号星那冰冷的天空以及高耸入云的悬崖的掩护下，圣母们用各种可能的方式向这三个无助的发明家提出了各种问题。为了

确定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来重现乔本恩的秘密技术，她们进行了一场无情的快速审问。她们必须知道答案。

尽管这群李芝人并不怀疑女巫们对这艘飞船的描述，但很明显，他们的前同事是个独行客，他独自发明了这项技术，很可能是在哈克南家族的支持下。乔本恩没有和他任何一位同事商讨过，也没有留下任何已知的记录。

“那好吧，”哈里什卡说道，“这个秘密看来是安全的。它会自行凋谢和死亡。”

虽然身体麻痹了，无力抵抗，但这些被震慑住了的发明家仍然露出了恐惧的表情，看来女巫们一定会用闻所未闻的酷刑把他们折磨致死。克丽丝琴本人也可能主张这样的解决办法。

然而，如果这三个人都无故消失了，或者遭遇了一次过于巧合的穿梭机事故，艾因·卡利玛尔总理和老伯爵伊尔班·李芝肯定会追问个不停。贝尼·杰瑟里特可不能随便引起别人的怀疑。

采石场里，女巫们聚在那些李芝人的身边，眉头紧锁，脸色阴沉。她们身上的黑色长袍让她们看起来就像嗜血的猛禽。

过了一会儿，贝尼·杰瑟里特开始说话了，她们在李芝人的身后低声念诵起来。

“你会忘记。”

“你不会质疑。”

“你不会记得。”

在特定的环境中，经过训练的姐妹们可以使用这种“共振－催眠”技术，植入虚假记忆，改变人们的感官感知。当男爵带着一腔复仇的怒火来到圣母学校时，她们就对他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克丽丝琴也加入了吟诵，与其他圣母一道集中精神力量。她们一起发功，精心编织了一幅崭新的记忆挂毯，这个虚假的故事将由哈罗亚·伦德和他的两个同志亲自向他们的上级汇报。

这三个人将只会记得一次关于瓦拉赫九号星的无趣会议，一次关于圣母学校硬件升级计划的非正式讨论。而这事不会有任何结果。姐妹会最终并不是特别感兴趣。没有人会继续推进这个合作项目了。

而实际上，贝尼·杰瑟里特已经知道了她们想知道的一切。

在一个硬数据充其量是不确定的社会里，人们必须小心地操纵真相。表象可以变成现实。感知可以成为事实。好好利用这一点。

——埃拉德女皇，《帝国文化细节入门》

来自秋夕星的礼仪顾问环视了一下四四方方的哈克南要塞，沉重地叹了口气道：“我想我们没时间重新装修了吧？”

皮特·德伏领着这个身材瘦长、打扮浮夸的人走进镜厅，把他介绍给男爵和野兽拉班：“这位是秋夕星学院强烈推荐来的梅菲斯提斯·克鲁，他曾经为许多贵族家族的子嗣做过培训。”

无数镜子反射出扭曲人影，克鲁像个芭蕾舞演员一样优雅地迈着步子。他那头浓密的齐肩棕色卷发散落在一件鼓鼓囊囊的长袍上（大概是某个遥远世界的前沿时尚吧）。他的裤子是由某种闪闪发光的材料织成的，上面绣着精致的花卉图案。克鲁还在自己皮肤上搽了不少粉，只是香味有些太过浓烈，就连男爵也被熏得皱起了眉头。

这个行为举止极其得体的人深深地鞠了一躬，在男爵那把大椅子前面停了下来。“谢谢您对我的信任，大人。”克鲁的声音像湿透的丝绸一样顺滑。他那丰满的嘴唇，甚至他的眼睛好像都在微笑，仿佛他梦想着只要每个人都举止得体，那么帝国就一定会变成一个光彩夺目的地方。“我阅读了所有对您的评价，您确实需要重新塑造一下您的形象了。”

坐在狮脚椅上的男爵已经有些后悔听从门泰特的建议了。站在一旁的拉班也怒视着克鲁。两岁的费伊德－劳萨则蹒跚地向前走了几

步，结果滑倒在光滑的大理石地板上。他屁股着地，摔得很重，顿时大哭了起来。

克鲁深深吸了一口气，接着说道：“我相信我能应对这个挑战，最终把你塑造成一个既可爱又可敬的人。”

“你最好说话算数，”拉班开口道，“我们已经发出宴会的请柬了。”

礼仪顾问一下子警觉起来：“我们还有多少时间？你应该事先跟我商量一下。”

“我做的任何决定都没必要和你商议。”男爵的声音就像厄拉科斯的岩石一样坚硬。

面对这个危险人物那处于爆发边缘的怒火克鲁并没有被吓倒，反而卖弄地回答道：“瞧，你看！你看你那尖锐的语调，愤怒的表情。”他边说边伸出苍白的长手指比画，“这种态度指定会让你的同事反感。”

“你不是他的同事。”拉班咆哮道。

礼仪顾问却继续说着，好像没听到拉班的话：“用真实和诚恳的道歉来表达你的回应会好得多。例如：‘我很抱歉没有从你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然而，我做出了我认为最好的决定。如果我们一起努力，我们也许会找到一个对我们双方都有利的解决办法。’”克鲁夸张地举起他柔软的手，好像在期待观众的掌声。“这么一来是不是就好多了？”

可惜这位哈克南家族的贵族根本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刚准备破口大骂，门泰特就出面调停了：“男爵阁下，您曾说过这是一个实验。如果他的方法不管用，你还是可以用老方法的。”

梅菲斯提斯·克鲁看到对面的胖子不怎么开心地点了点头，于是开始来回踱步，脑子里涌现出很多计划：“放松，放松。我相信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我们会尽力的。没有人是完美的。”说着他抬头望着哈克南的领袖，又笑了起来，“让我们看看能做出多大的改变吧，就算现在状况十分严峻。”

在高塔的日光浴室里，男爵靠浮空背带的支撑站立着，梅菲斯提斯·克鲁开始上他的第一节课。雾蒙蒙的午后阳光穿过油渍斑斑的窗户，洒在宽敞的地板上，这里曾经是一间健身房，当然那是在男爵还清瘦健康的日子里。

礼仪顾问绕着他走了一圈，摸了摸男爵的衣袖，又戳了戳那黑紫相间的布料纹路。“请放松。”他皱起了眉头，看着男爵胖大肥软的身躯说道，“大人，紧身的衣服已经不适合你了。我建议你今后只穿宽松的衣服，比如长袍之类的。一件很有权威感的披风能让你看起来绝对的……令人敬畏。”

德伏走上前去，说道：“我们会马上安排裁缝做新衣服。”

接着，梅菲斯提斯·克鲁又开始打量起膀大腰圆的拉班来，他穿着一件毛边的皮背心，铁掌靴，宽腰带上别着一根墨藤鞭。拉班飘逸

的头发乱蓬蓬的。克鲁强忍着沮丧，强迫自己再次转向男爵，说道：“好吧，还是让我们先关注你吧。”

这个浮夸的顾问忽然想起了一个细节，连忙对着德伏打了个响指说：“请把宴会的客人名单给我。我打算研究一下他们的背景，好准备一些有针对性的恭维话，这样男爵就很容易博得他们的好感了。”

“恭维话？”在男爵怒视着礼仪顾问时，拉班哈哈大笑起来。

现在看来，克鲁的本领之一就是总能无视别人对他的侮辱。他掏出一根和他前臂一样长的测量棒，开始测量男爵的尺寸：“放松，放松。对这个宴会我和你一样兴奋。我们只会挑选非常、非常好的葡萄酒——”

“只要不是卡拉丹的就行。”拉班插嘴道，男爵也表示同意。

克鲁抿了一下嘴唇，说道：“那就意味着次等好的酒了。我们将为来宾们演奏最优美的音乐，让他们享用一顿从未体验过的最美味的晚餐。还有娱乐项目，我们必须选择对个人最有益的娱乐形式。”

“我们已经安排了一场角斗，”男爵说道，“这是我们的传统了。”

礼仪顾问立马面露恐惧神色：“绝对不行，男爵阁下。这一点我必须坚持。不能有残酷的角斗。流血会助长人们对你的错误印象。我们的目的可是希望兰兹拉德能喜欢你啊。”

拉班非常想把这个克鲁按在膝盖上像木柴一样折断。德伏则平静地提醒他们：“这是个实验，男爵阁下。”

在这令人不安的几个小时里，礼仪顾问一直在房间里昂首阔步，那些必须解决的细节问题让他激动不已。他指导了男爵如何进食。他演示了银制餐具的正确用法，肘部要离开桌子，餐具必须保持在合适的高度。每当男爵犯了错误，克鲁就用他的测量棒敲打他的指关节。

那天下午的晚些时候，德伏领着局促不安的费伊德－劳萨来到了健身房。起初，克鲁还是很高兴能见到这个孩子的：“我们必须努力把这孩子抚养成人，让他的行为举止符合他的身份。文雅的举止可以反映出高贵的教养。”

男爵不禁想起了他那软弱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孩子的父亲阿布鲁尔德，于是皱起了眉头说道：“我们确实正在试图弥补费伊德血统上的缺陷。”

接下来，克鲁坚持要亲自指导男爵如何走路。他让这个肥胖的男人从日光室的一头走到另一头，来来回回，挑剔地研究男爵在浮空带的辅助下迈出的步伐，然后提出建议。最后，他伸出一根长手指敲了敲嘴唇，沉思着说道：“还不坏。就这样吧。”

随后克鲁转向拉班，脸绷得像个严厉的校长。“但你就需要补习很多基础知识了。我们必须先教你如何优雅地走路。”他的声音抑扬顿挫，“要找到在生命中滑翔的感觉，每迈一步都是把身体轻轻渗入周围的空气。你走路怎么总是显得那么笨呢？诀窍是不要走得像个呆子。”

拉班看起来马上就要原地爆炸了。礼仪顾问从他带来的一个小盒子里取出两个胶状的球，轻轻地托在手掌里，像两个肥皂泡似的。一个球是红色的，另一个是深绿色的。

“站稳了，大人。”说着他在拉班宽阔的两肩上各放了一个球，这两个球摇摇晃晃地保持着平衡。“这是秋夕星的很小儿科的臭球玩具。孩子们经常用它们恶作剧，但它们也是一种高效的教学工具。它们很容易摔碎——而且相信我，你不会希望它们碎掉。”

克鲁傲慢地深吸一口气，让肺里充满了他的衣服散发出来的香水味，然后说道：“请允许我演示一下。只要像这样穿过房间就可以了。使用你所能做到的一切优雅的动作，但步子要轻，别把臭球弄掉了。”

男爵命令道：“拉班，照这个人说的去做。记住这是一个实验。”

但野兽却迈着惯常的沉重步伐走了出去。结果还没走到一半，他就甩掉了那个红色的球，球滚了下来，在他的皮背心上爆炸了。拉班被这动静吓了一跳，猛地向后一抖，结果绿色的臭球也掉了，在他脚底下炸开。两个臭球都散发出棕黄色的蒸汽，把拉班笼罩在了恶臭之中。

礼仪顾问咯咯地大笑起来：“那么……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克鲁还没来得及再吸一口气，拉班就扑了上来，紧紧地掐住了他苍白的脖颈。他狂怒地捏住他的气管，就像当年掐死自己父亲时那样。

这个浮夸的顾问挣扎着大叫起来，但他根本不是野兽的对手。男爵有意让这场混战持续了几秒钟，但他不打算让礼仪顾问如此迅速而

简单地死掉。最后，德伏竖起巴掌，精确地砍了拉班两下，拉班觉得自己头昏眼花，德伏借机把那个几乎就要窒息的礼仪顾问拉开了。

拉班的脸气得发紫，他周围的臭气让男爵都咳嗽起来："你给我滚出去，侄子！"费伊德一劳萨这时也跟着大哭起来。"带上你的小弟弟一起滚出去。"男爵摇了摇头，这让他的腮帮子都跟着抖动起来，"这个人对你的看法是对的。你就是个呆子。你要是能不来赴宴我可就太感谢了。"

拉班握紧了拳头，但是很快又松开了，他显然被激怒了，直到男爵补充道："我想让你用监听设备监听我们客人的谈话。这样你可能会比我玩得更开心。"

当意识到自己再也不用忍受这无比痛苦的礼仪训练，拉班这才露出了得意的微笑。他一把抓住孩子，而那孩子正大声哭闹，因为就连费伊德也忍不了拉班身上的臭味了。

门泰特扶着梅菲斯提斯从地板上站了起来，他消瘦的喉咙上全是红色的抓痕："我……我先去审查一下菜单吧，男爵大人。"这位被掐得半死的顾问说完便踉踉跄跄地从侧门逃出了日光浴室。

男爵怒视皮特·德伏，门泰特向后退了一步说道："耐心点儿吧，男爵大人。很明显，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权力在人类所能取得的成就中是最不稳定的。而信仰和权力通常相互排斥。

——贝尼·杰瑟里特格言

希达尔·芬·阿吉迪卡提着一个大黑包，轻快地从地下城的两个萨多卡卫兵面前走了过去。这位研究大师经过时，帝国的士兵们都立正站着，几乎没有眨眼睛，好像他不值得他们注意似的。

前一阵，他已经弄明白如何大量提升阿吉迪马尔的产量，如今的阿吉迪卡经常消耗大剂量的人造香料，可以说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这种超意识的快感中。这让他的知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敏锐。这种人造香料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阿吉迪马尔不仅是美琅脂的替代品，而且要比美琅脂更好。

凭借增强的意识，阿吉迪卡在粗糙的岩壁上发现了一只小型爬行动物。天龙飞鱼是“飞龙”蜥蜴中的一种，在特莱拉占领伊克斯后，它们从崎岖不平的地面上爬了下来。它冲着阿吉迪卡闪了一下鳞片，便消失在了视线之外。

蚂蚁、甲虫和蟑螂也和这些蜥蜴一样找到了进入地下王国的路。他制定了许多消灭程序，防止害虫进入他的消毒实验室，但总是没有效果。

阿吉迪卡满怀热情地穿过了一台生物扫描仪发出的淡橙色光芒，继续向前，走进了军事基地的萨多卡军官中心。他没有敲门，而是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最里面的办公室，一屁股坐在一把小号狗椅上，将黑

包放在腿上。经过一阵不寻常的抗议性的哀鸣后，这只一动不动的动物让自己的体型与这位研究大师保持了一致。阿吉迪卡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一股新的香料快感注入了他的大脑。

一个穿着灰黑色制服的大个子男人正在他的办公桌上吃午饭，看到有人进来便抬起了头。这位名叫坎多·加隆的指挥官——至尊霸撒苏姆·加隆的儿子——经常这样独自用餐。虽然还不到四十岁，但坎多看上去要老得多，他本是棕色的头发，但现在一抹灰白爬上了鬓角。他是被皇帝亲自派到这里的，在这个洞穴里待了很多年，皮肤都变得苍白了。小加隆杰出而又隐秘地保护着奥马尔项目，这让他那位备受尊敬的父亲都不禁为他感到骄傲。

指挥官打量了阿吉迪卡一眼，用勺子舀了一勺黏乎乎的庞迪米饭和袋装萨多卡口粮肉，放进了他的嘴里，问道："你要见我，研究大师？有什么问题需要我的人帮你解决吗？"

"没有问题，指挥官。事实上，我是来给你奖赏的。"小个子男人不情愿地从狗椅里挤了出来，然后把挎包放在桌子上，"你们的人在这里的工作堪称典范，我们长久以来的努力现在终于取得了成果。"这些恭维话从阿吉迪卡的嘴里说出来感觉怪怪的。"我将直接向你的父亲，也就是至尊霸撒发一封表扬信。但与此同时，皇帝允许我给你一个小小的奖赏。"

阿吉迪卡说着便从黑色的包里取出一个密封袋，加隆怀疑地看着它，好像这东西会炸他一脸似的。他闻了闻，明显地闻到了一股肉桂的味道。"美琅脂？"加隆连忙从挎包里拿了好几袋出来，"这对我个人来说有些太多了。"

“那就分一些给你的部下？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让您和您的萨多卡士兵都满意。”

他迎上了阿吉迪卡热情的目光：“你这是在贿赂我吗，先生？”

“我不要求任何回报，指挥官。您知道我们在这里的任务，我们只是为了完成皇帝的计划。”阿吉迪卡笑了，“您手中的这种物质来自我们的实验室，而不是厄拉科斯。我们制造了它，将液体精华转化为固体形式。我们的培育罐目前正处于生产高峰。很快，香料就会自由地流动……到任何值得拥有它的人中间。不只是为了公会、宇联商会或是超级富豪。”

阿吉迪卡自己抢过其中一个密封袋，撕了开来，大口大口地吞吃样品：“我可以保证这物质很纯。”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先生。”加隆指挥官也打开其中一袋样品，小心地嗅着原本从液体蒸馏物中提取出来的蛋糕状物质。他放了一小块到舌头上，然后吃了下去。一阵刺痛弥漫了他的神经，苍白的皮肤涨红了。他显然想要吃更多，但还是克制住了自己：“在通过全部测试之后，我会把它公平地分配给我的人。”

阿吉迪卡心满意足地离开军官办公室，他一边走一边琢磨，这位年轻的萨多卡指挥官是否能在他的新政权中有一席之地。信任一个异教徒的局外人，也就是婆温达，是激进的行为。尽管如此，阿吉迪卡还是很喜欢这个一脸严肃的士兵——只要他能被控制就行了。控制。人造香料也许能让他做到这一点。

怀着对自己宏伟愿景的满足感，阿吉迪卡走进了一辆舱车。很快，他就会逃到一个应许的世界，在那里他可以变得更加强大，前提是他要尽可能地把皇帝和他养的那条狗——芬伦——困住。

在不久的未来，他肯定会不可避免地与被废黜的沙达姆和扭曲了伟大信仰的特莱拉腐败者作斗争。为了应对如此重要的挑战，除了那些忠诚的变脸者和间谍之外，阿吉迪卡还需要培养自己的神圣战士。是的，一旦坎多指挥官对阿吉迪马尔上瘾了，那么这些萨多卡的士兵就会是自己的囊中之物。

在有知觉的生物中，只有人类在不断为他们明知无法获得的东西而奋斗。尽管一再失败，但他们仍会继续尝试。这种特性会让其中一些人取得很大的成就，但对其他人来说，对于那些没有得到他们想要之物的人来说，这种特性会带来严重的麻烦。

——贝尼·杰瑟里特委员会调查结果，《人类的意义是什么？》

杰西卡从未见过比面前这座皇宫更宏伟的建筑，这座城市大小的宫殿是百万世界皇帝的家。她将在这里待上几个月，陪在阿妮鲁尔·科瑞诺皇后身边，表面上是作为一名新侍女……但她怀疑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另有打算。

历代皇室一直都在积累着宇宙中的神奇材料，并委托最伟大的工匠和建筑师做了最精妙的设计。最终，这座皇宫在物理形态上达到了近乎仙境的高度，无数山墙、高耸的屋顶和宝石般的尖顶向星空延伸而去。即使是巴鲁特的水晶城堡也无法达到如此奢华的程度。一位傲慢地信奉不可知论的前皇帝曾这样声称，就连神明也不可能住在比这里更令人愉快的地方了。

现在，杰西卡敬畏地站在皇宫前，倾向于对此观点表示赞同。在莫希阿姆圣母的陪伴下，她比平时更加努力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穿着一件保守长袍的杰西卡和莫希阿姆走进了一间打扫得很干净的客厅。客厅的墙壁是由无价的塑石砌成的，在那乳白色的光滑墙壁上仿佛有一道彩虹在跳舞。如果用手摸上去，墙壁甚至会暂时改变自己的色调。

在警惕的萨多卡卫兵的护送下，一个高个子女人悄悄地走了进来，迎接她们。她穿着一件雅致的白色长袍，戴着黑珍珠项链，动作带着贝尼·杰瑟里特独有的优雅。她对这位年轻的来访者热情地微笑，母鹿般的大眼睛周围出现了细小的皱纹。

“不太像圣母学校，也不像卡拉丹那样又冷又潮，是吧？”阿妮鲁尔夫人一边说，一边四下打量这座富丽堂皇的豪华宫殿，仿佛这皇宫再次引起了她的注意，“再过一两个星期，你就不想走了。”她走上前来，毫不犹豫地把手放在杰西卡的腹部上，“你的女儿将会出生在一个更好的地方。”阿妮鲁尔似乎是想要通过触摸来感知婴儿的性格或性别。

站在皇帝妻子面前的杰西卡退缩了。莫希阿姆奇怪地看向她，杰西卡觉得自己仿佛一丝不挂，又好像她这位自己又爱又恨的老师能直接看穿她的想法。杰西卡匆忙行了个屈膝礼来掩饰自己的迟疑：“阿妮鲁尔夫人，对您的慷慨大方我十分感激。我很高兴能为您服务，无论您需要我做什么都可以，但孩子一出生我就必须回到卡拉丹。我的公爵在那里等我。”杰西卡在内心深处自责起来。因为我不能表现出我对他的关心。

“这是当然，”阿妮鲁尔说道，“姐妹会应该同意你的请求，暂时。”其实贝尼·杰瑟里特一旦得到了期待已久的哈克南－厄崔迪血统的孩子，她们对雷托·厄崔迪公爵也就失去兴趣了。

在莫希阿姆的陪伴下，阿妮鲁尔领着杰西卡穿过迷宫般的宫殿，来到二楼分配给她的专属房间。杰西卡扬着下巴，尽力保持着她的尊严，不过脸上情不自禁地露出了微笑。如果我只是来当一名侍女，为

什么会得到这等皇室般的待遇？她发现自己的住处紧挨着皇帝的妻子和帝国真言师的房间。

“你必须得休息了，杰西卡，”阿妮鲁尔说道，又看了看她的肚子，“照顾好你的女儿。她对姐妹会非常重要。”沙达姆的配偶笑了起来。“女儿就是这么珍贵呢。”

杰西卡对这个话题感到很是不自在，说道：“所以您才生了五个女儿。”

莫希阿姆迅速地看了一眼杰西卡。所有人都知道阿妮鲁尔一直在生女儿，因为这是姐妹会对她的指示。杰西卡装作被漫长的旅途、目不暇接的景观和无与伦比的经历弄得有些疲劳的样子。于是阿妮鲁尔和莫希阿姆向她告别，离开了，她们两人倒是聊得很起劲。

然而，杰西卡却并没有休息，而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动笔给雷托写了一封长信。

那天晚上，她在冥想茶室里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这间茶室是巨大的观赏植物园里的一个独立建筑，周围环绕着五颜六色的花卉和梅子树，墙壁上也挂满了动物标本。仆人们身穿着与众不同的长制服，袖口大得可以当口袋用，每颗纽扣上都挂着光亮的铃铛。鸟儿在植物园自由地飞翔，肥胖的孔雀则在窗户下昂首阔步，几乎要被自己那厚厚的鲜艳羽毛压垮了。

就和那些孔雀一样，皇帝和他的贝尼·杰瑟里特妻子似乎也在无时无刻地展示他们的羽毛。沙达姆穿了一件金红相间的夹克，胸前佩戴着一条对角的红色饰带，饰以金色镶边和科瑞诺金狮。阿妮鲁尔则穿了一条闪闪发亮的白金纤维长袍，也搭配了一条饰带，只不过比沙达姆的要窄一些。

杰西卡今天穿了一件黄色薄纱晚礼服，这件衣服是阿妮鲁尔送给她的，是她整个宫廷套装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一条无价的蓝宝石项链和配套的耳环。沙达姆的三个女儿——查丽丝、文丝西亚和约西法——在阿妮鲁尔身旁安静地坐着，还是婴儿的鲁吉则和奶妈待在一起。大女儿伊勒琅并没有出席这次宴会。

“阿妮鲁尔夫人，我总觉得我更像是一位尊贵的客人，而不是一个普通的侍女。”杰西卡开口道，同时摸了摸她身上的珠宝。

“胡说呢，你现在确实是我们的客人了。不过以后有的是时间来做那些烦琐的工作。”阿妮鲁尔笑着回答。但皇帝却没有理睬她们。

在整个宴会中，沙达姆都沉默不语，喝了很多价格无比昂贵的红酒。因为他不开口，所以其他的就餐者也就不怎么说话了，很快吃完了面前的饭菜。阿妮鲁尔和她的女儿们闲聊着，谈论着她们的导师又传授了哪些知识，或是她们和保姆在隔离公园里玩了哪些游戏。

阿妮鲁尔把身子向约西法那边挪了挪，眼睛睁得大大的，露出一副很认真的表情，但嘴上却带着一丝微笑的曲线，这表明她准备要捉弄自己的女儿了。

“小心你玩的游戏，约西法。我知道从前有一个孩子——一个和你差不多大的女孩，想在宫殿里玩捉迷藏。保姆说宫殿太大了，不适合这种游戏，但小女孩却坚持要玩。她沿着走廊向前跑去，想找个地方躲起来，”阿妮鲁尔边说边用餐巾轻轻擦了擦嘴，“结果她从此就消失了。我觉得总有一天卫兵会在某个地方发现一具小骨架。”

约西法看起来很吃惊，但查丽丝却不以为然：“这才不是真的！我们都知道这不是真的。”

二女儿文丝西亚问了杰西卡一些关于卡拉丹和公爵城堡的问题，还有就是这颗水星球究竟能生产出多少财富。女孩那刨根问底的语气就像个小大人似的，敏锐且有些咄咄逼人。

“雷托公爵拥有他所需要的一切设施，他也得到了人民的爱戴。”杰西卡仔细打量文丝西亚的脸，发现那张脸上显露出很大的野心。“因此，厄崔迪家族确实非常富有。”

呆坐在餐桌上的皇帝几乎毫不关注他的女儿和妻子。他更不屑于注意杰西卡了，除了她提到雷托的时候——而他似乎不喜欢她的这个观点。

之后，阿妮鲁尔领着大家走向宫殿另一侧的一个小礼堂：“来吧，来吧，大家都过来吧。伊勒琅已经练习了几个星期。我们必须做她的忠实听众。”沙达姆和人群跟在后面，似乎不大愿意继续履行他的职责了。

这个礼堂的特色是手工雕刻的塔尼兰圆柱和艺术气息浓郁的雕花，以及高耸的金银丝细工天花板，正面墙壁就是一幅波澜壮阔的闪

着微光的画作。舞台中央矗立着一架从哈葛尔买来的巨大的红宝石石英钢琴，琴弦则是调好的单丝水晶线。

身着制服的侍从们把皇室成员领到视野最佳的私人座位上，而一小群穿着精致的贵宾则排队走向较窄的座位，他们为能参加这样一场皇家聚会而满心敬畏。

接着，皇帝的大女儿，年仅十一岁的伊勒琅公主，穿着天蓝色的丝绸长裙，庄重地走向了舞台，显得非常可爱。她举止优雅，身材高挑，有着一头金色的长发和一张具有古典美的脸庞。伊勒琅凝视着坐在皇家包厢里的父母，很正式地点了点头。

杰西卡仔细端详着沙达姆和阿妮鲁尔的女儿。女孩的每一个动作都无比精妙，好像她花费了大量时间来设计自己的每一个动作。杰西卡自己已经掌握了莫希阿姆教过她的所有技巧，所以她能看出伊勒琅身上有着贝尼·杰瑟里特的影子。阿妮鲁尔一定是用姐妹会的方法抚养她长大的。据说，这个女孩在写作和诗歌方面具有过人的才智和天分，她已经能够写出复杂的十四行诗了。而且从四岁起，她的音乐天赋就被证明是天才级别的。

“我真为她感到骄傲。”阿妮鲁尔小声对杰西卡说，她正坐在自己那把专属织锦椅子上，“伊勒琅有成就一番伟大事业的潜力，无论是作为一名公主还是一名贝尼·杰瑟里特。”

公主朝父亲笑了笑，好像希望他木然的脸上能多少有点反应，然后就转向了观众。她优雅地坐在红宝石石英长椅上，闪闪发光的裙子飘向舞台。她安静地坐了一会儿，沉思着，召唤她的音乐才华，最后她伸出纤长的手指，开始在镶嵌着塑石的琴键上舞动起来，美妙的音

符随之飞向了空中。那些伟大作曲家的合奏曲很快便徜徉在这间完美的礼堂里。

当这些美妙的声音在杰西卡周围流淌时，她感到一阵悲伤。也许她内心深处的某种情绪被这音乐触发了。多么讽刺啊，从没想过到这里来的她现在竟然身在凯坦星，而雷托的第一个侍妾凯莉娅——曾极度渴望这种奢华和壮观——却一直没能真正踏足此地。

杰西卡已经开始想念她的公爵了，她觉得胸口和肩膀忽然变得很沉重。

她看见皇帝本人已经歪着头睡着了，还注意到阿妮鲁尔正斜着眼不悦地瞪着他。

凯坦也许没那么光彩夺目吧，杰西卡心想。

姐妹会不需要考古学家。作为圣母，我们就代表着历史。

——贝尼·杰瑟里特教义

铸造厂喷出的炽热火焰烘烤着哈里什卡大圣母那张羊皮纸似的脸。搅动着的大坩埚散发出一股混合了金属合金、杂质和电气元件的刺激气味。

一群身穿长袍的姐妹走近了坩埚炉，每个人手里都拿着那艘坠毁了的哈克南飞船上的一个部件。就像古代岛民向火山神灵供奉祭品一样，她们把这些破碎的部件扔进了疯狂搅拌着的坩埚里。

这艘秘密飞船正在被慢慢地熔解成一种类似熔岩的黏稠金属汁。工业热能发电机可以让那些有机材料迅速汽化并分解聚合物，熔化掉金属——甚至是太空飞船的船体板。每一块废料都必须被彻底销毁。

在修改了这三名李芝发明家的记忆后，哈里什卡大圣母认定，现在已经没有人有足够的信息来重新复原乔本恩的叛逆之作了。一旦贝尼·杰瑟里特摧毁了这艘飞船的残骸，那么这种危险的隐形技术将永远消失。

姐妹们像身穿黑袍的蚂蚁一样忙碌着，在采石场底部的飞船残骸上跑来跑去。她们用白热激光切割机将船体切割成可搬运的小块，将船板一块一块地撕碎。大圣母很清楚从这些碎片中是无法获得技术信息的，但她坚持要把它们都销毁。

清理工作必须做到全面和彻底。

现在，克丽丝琴面前翻腾着的坩埚在不断冒出刺鼻的烟雾，她的手里拿着一个布满了线路的发电机。据她们所知，这就是隐形场引擎的关键元件。

这位坚强而冷酷的年轻女子停下脚步，凝视着炉火，她的脸颊被火焰烤得通红，眉毛仿佛都要烧着了，但她一点也不介意。克丽丝琴一边默默祈祷，一边把手里这个锯齿状的东西扔进了火焰里，然后站在原地，亲眼见证它熔化、下沉，并最终融入了火焰，大坩埚里那碗红橙相间的浓汤越来越黑了。

注视着一切的哈里什卡忽然感到其他记忆里传来了一阵悸动，那是逝去的生命在向她低语，她以前就曾感应到这股悸动。她的一位祖先的名字浮现在了她的脑海中……拉塔。

虽然在拉塔的时代，人们使用的语言仍很原始，无法精确地表达细微的情感，但她也同样过了充实的一生。当时的拉塔监督她的工人们在湖边建造了一个简陋的石头冶炼厂，他们用风箱抽气以提高炉温。哈里什卡在内部档案里没有找到那个湖的名字，甚至档案里都没有提到过那片土地的名字。她看到那些人用他们发现的陨石冶炼出铁矿石，然后再用这些金属锻造粗糙的刀片和其他武器。

通过对这些集体记忆的筛选，哈里什卡发现拉塔的记忆总能和锻造联系上，这是因为她的这位祖先经常参与黄铜和青铜的冶炼工作，包括更为复杂的钢铁。正是这种技术革新把战士变成了国王，同时优越的武器还能保证他们得以继续征服邻近的部落。其他记忆只与女性的遗传系有关，所以哈里什卡现在能在脑海中看到战争和刀剑锻造的全过程，而拉塔就在一旁收集食物、做衣服、生下孩子然后埋葬他们……

现在，她和她的姐妹们正在使用一种古老的技术来摧毁一件令人敬畏的武器。不像她在拉塔记忆中看到的那些古代军阀，哈里什卡决定不去使用这件危险的武器，也不让其他人有机会使用它。

更多的姐妹把飞船碎片扔进大坩埚。烟雾越来越浓，但哈里什卡没有离开她那灼热的坩埚边缘。除去浮在水面上的杂质后，这些熔化的金属混合物将被用来为圣母学校铸造有用的物品。正如谚语所说的，将长剑打造成犁头。

尽管贝尼·杰瑟里特已经排除了外人重建隐形力场发生器的可能性，但哈里什卡仍感到不安。她的姐妹们仔细研究了这艘坠毁的飞船，尽管她们不知道如何重组残骸，但她们对每一块碎片都保存了精确的心理记录。总有一天，她们会把这些信息转移到其他记忆里。在那里，它将被锁在贝尼·杰瑟里特的集体意识中，永远封存起来。

最后几位姐妹把手里的碎片扔进了大坩埚，宇宙间唯一一艘无场船永远地消失了。

让权力变得可爱是很困难的——这是所有政府都面临的困境。

——帕迪沙皇帝哈西克三世，《凯坦私人日记》

哈克南家族的宴会比杰第主星之前举办过的任何一场宴会都要奢华。在经受了梅菲斯提斯一通严格的训练之后，男爵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想再经历一次这种折磨。

“这将改变兰兹拉德对您的看法，我的男爵，”皮特·德伏用温和而理智的声音提醒他，“还记得雷托·厄崔迪是如何获得人们尊敬的吗？还记得这帮人是如何为他对比卡尔采取的过激行动而喝彩的吗？好好运用您学到的东西吧。”

在梳理名单上的名字后，礼仪顾问惊恐地发现，格鲁曼和埃卡兹这对死敌都在名单上。这就像一枚声波手榴弹在等待它的引信脉冲。在经过一番讨论和激烈争论后，男爵最终同意不邀请阿曼德·埃卡兹大公了。德伏连忙着手修改名单，以便宴会能顺利进行。

不过这个门泰特仍然在担心自己会在庆祝活动结束后被处决。男爵注意到他脸上露出了明显的不安神色，不禁暗自发笑。他喜欢让人们不安，时刻担心自己的地位和生命。

精心挑选的宾客乘坐哈克南穿梭机从轨道上降落了下来。男爵站在城堡那道装饰华丽的闸门之下，穿着一件把他的腰带和浮空背带都遮住了的宽大衣服。在哈克城那烟雾弥漫的橙色黄昏中，大门上尖尖的铁钉仿佛巨龙的牙齿一样，时刻准备撕咬那些宾客。

当尊贵的客人们从浮空运输船里走出来时，男爵亲切地微笑着，用事先排练过的客套话问候每一个人。当他亲自对他们前来赴宴表示感谢时，有好几个人都怀疑地看着他，好像他在说一门外语。

男爵被迫允许来宾各自携带一名武装保镖，每个贵族一个。梅菲斯提斯·克鲁本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让步，但贵族们声称除非同意带保镖，不然他们就拒绝前来。这也恰恰说明，他们根本不信任哈克南家族。

即使是现在，当贵宾们一起站在黑檀木墙壁的接待大厅里，他们说话也很谨慎，都在好奇哈克南家族到底找他们来做什么。

“欢迎，欢迎，我的贵宾们，”男爵举起了戴着戒指的手，“我们的家族世世代代都联系在一起，但我们很少称呼彼此为朋友。我叫大家来的意思，就是想在兰兹拉德各个家族之间的互动中增加一点礼数。”他笑了起来，同时觉得自己的嘴唇都快要裂开了，他很清楚如果这话是雷托·厄崔迪公爵说的，那么面前这些人很可能会欢呼起来。但等他说完了这些话，却发现周围的人都皱着眉头，紧抿着嘴唇，眼睛里充满了怀疑。

这些话是克鲁替他提前写好的，但现在这些词语像针一样扎着男爵的喉咙。“我知道你们一定会感到吃惊，但我以我的名誉——向你们发誓。”他赶忙接着说了下去，生怕有人忽然窃笑起来，“我不打算向你们要求什么。我只想和大家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这样在你们回去之后，就能更好地了解哈克南家族了。”

老伯爵伊尔班·李芝带头鼓起掌来。他的蓝眼睛闪烁着喜悦的光芒：“好啊，好啊，哈克南男爵！我衷心赞同你的观点。我就知道你

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男爵生硬地点了点头，对他表示了一下感谢，尽管他一直认为伊尔班·李芝就是个索然无味的人，总是专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比如他那群已经成年了的孩子的无聊嗜好。他的无能最终导致李芝家族没能充分利用维尔纽斯家族的倒台和伊克斯工业帝国的衰落。不过同盟总归还是同盟。

幸运的是，李芝总理艾因·卡利玛尔非常有能力，即使在逆境中也能让他们的工业机器保持运作。可是一想到卡利玛尔，男爵就又皱起了眉头。他们两个人做了几笔生意，但最近这位戴着眼镜的政客总是对他唠叨个没完，说哈克南家族欠他们威灵顿·岳医生的钱——而男爵从来就没想过要付这笔钱。

“和平与友谊……说得真好啊，男爵。”亨德罗·莫里塔尼子爵也附和道。他的头上盘着浓密的黑发，眉毛也很浓重，乌黑的眼睛专注地盯着男爵。“我们谁也没想到这话会出自哈克南家族之口。”

男爵试图保持微笑：“好吧，我要改头换面了。”

这位子爵总是喜欢话中带刺，就好像他的脑子里拴着一条疯狗似的。亨德罗·莫里塔尼总是习惯带领格鲁曼人挑起狂热的、往往是不明智的战争，以此藐视帝国的规则，或是恶毒攻击任何胆敢挑战他的人。如果这些格鲁曼人的行为没那么不可预测的话，男爵可能会把他当做一个盟友对待的。

一名红头发战士正站在子爵身旁，骄傲地佩戴着一个吉奈斯学院正式徽章。其他贵族带来的都是些肌肉发达的壮汉，只有亨德罗·莫

里塔尼身边这位剑术大师令人印象深刻。他的名字叫做希·雷瑟，是格鲁曼唯一一个在吉奈斯学院完成全部学业的学员。不过，这位红头发的剑客看上去好像有些惴惴不安，但仍坚守自己的职责。

男爵考虑了其中的利害得失。哈克南家族现在没有一位忠诚的剑术大师。他考虑自己是否应该派几个候选人去吉奈斯……

他借助着浮空腰带向前滑行，步伐轻柔地领客人们穿过城堡的主楼层。根据礼仪顾问的调查结果显示，杰第主星的植物生长情况“令人失望”，所以这座冰冷的设施里装饰的都是来自外星球的鲜花，散发出阵阵刺鼻的花香。结果却导致男爵在自己的宫殿里被呛得几乎无法呼吸。

肥胖的男爵不停地打着手势，宽松的衣袖跟着飘动。他引着客人进入了接待大厅，仆人们端着一盘盘用巴鲁特水晶高脚杯盛装的饮料站在一旁。在一个低矮的台子上，三位来自秋夕星的音乐大师（他们都是梅菲斯提斯·克鲁的朋友）正在用巴厘琴演奏着轻快的背景乐曲。男爵在客人中间转来转去，跟他们谈着无聊的话题，拼命装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

而内心深处却痛恨在这里的每分钟。

在喝了几杯美琅脂调味的美酒之后，客人们这才渐渐放松下来，开始谈论宇联商会的管理问题、回水星球上的动物产量以及令人讨厌的宇航公会关税和条例。男爵也喝了两杯基拉那白兰地，是克鲁给他安排的定量的两倍，但他不在乎了。这些无趣的话题说起来就没完没了。长时间的强装笑颜让他的脸部肌肉都快转筋了。

一宣布开饭，男爵就立刻把客人们领到了宴会厅，迫不及待地想结束刚才这场没完没了的空洞谈话。李芝伯爵喋喋不休地谈论他的子女和孙辈，就好像所有人都想知道那些破事似的。而且他似乎并不怨恨哈克南家族几十年前抢走了他们在厄拉科斯的香料业务。这个高贵的笨蛋因为他的无能而损失了很多财富，他甚至从没有为此烦恼过。

在保镖进行了安全检查后，客人们纷纷就座。宴会桌是由一整片深色抛光的伊拉迦木制成的，上面摆放着精致的瓷器和高脚杯。而食物就更令人惊叹了，空中弥漫着的香味令人垂涎。

每一张椅子后面都站着一位肤色乳白的可爱男孩，他们是每一位客人的专属服务员。男爵亲自挑选了这些仆人，为此他从大街上抓来很多孩子，给他们灌了药以保证他们能听话，最后再清洗干净。

肥胖的宴会主人现在走到餐桌上首的一张宽大的定制椅子前，叫来了今天的第一道开胃菜。他在宴会厅的四周都放了计时器，这样他就能随时看到时间。毕竟他恨不得这个宴会马上就能结束……

在窃听室里，拉班正在偷听聚会上的谈话。他把窃听信号对准了那些喋喋不休的客人，然后在人群之间切换，希望能偷听到一些令人尴尬的流言蜚语，或是一些人们无意中泄露出的秘密。但听到的东西全都沉闷无趣，让他不禁想要呕吐。

看来宴会上的每个人都十分警惕，说话十分谨慎。他什么有用的东西也没听到。拉班感到一阵沮丧。“这比我自己参加宴会还要无

聊。”他对一直在他旁边坐立不安地研究监听设备的门泰特厉声说道。

德伏垂下眉毛，对他皱起眉头：“作为门泰特，我长久以来都别无选择地记下每一个乏味的时刻，人们说过的每一句话，而你那简单的大脑没几天就把它们全都忘了。”

“那我真是有够幸运。”拉班笑着说道。

通过高分辨率的监视器，他们看见主菜被人端了上来。拉班那厚厚的嘴唇不禁流出了口水，他清楚自己只能吃到一些剩饭剩菜……但如果这是他能远离这个聒噪场合的代价，他还是很乐意接受的。即使是吃冷的食物也比那些礼仪要好。

虽然梅菲斯提斯·克鲁的工作都是在幕后，但仍被琐事缠身的他却跑进了窃听室，原因是他觉得这里是一个餐具储藏室。他停下脚步，吃惊地看见了拉班和德伏。克鲁使劲咽了口唾沫，下意识地摸了摸他的脖子，那里擦了一层厚厚的粉，为的是掩盖拉班给他留下的严重瘀伤。

“哦，抱歉，”他平静地说道，“我不是故意打扰你们的。”说着他向德伏点了点头，错误地认为门泰特是自己的盟友，“我感觉宴会进行得很顺利。男爵干得不错。”

野兽拉班咆哮起来，梅菲斯提斯·克鲁掉头就跑了出去。

德伏和拉班又开始了他们的窃听任务，希望在这个夜晚被完全浪费掉之前，能有什么事发生才好。

“多么可爱的孩子啊！”李芝伯爵看到费伊德－劳萨后不禁赞不绝口。这个金发男孩现在已经懂得很多单词了，而且也知道该如何才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伯爵伸出双臂，问道：“我可以抱抱他吗？”

男爵点头表示同意，一个仆人把费伊德－劳萨带到了这位李芝老人的面前，老人仿佛自己就是孩子的祖父，一把将费伊德－劳萨放在他的膝盖上，上下颠动着。但费伊德却一点笑容也没有，这让伊尔班很吃惊。

伯爵只得举起酒杯，另一只胳膊扶住费伊德，说道：“我提议为孩子们干杯。”客人们纷纷举起杯来。男爵在一旁自言自语地嘀咕着，他现在只想知道费伊德是不是该换尿布了，而这个老傻瓜是不是愿意干这种脏活。

就在这个时候，费伊德嘟嘟囔囔地说了一大堆含糊的单词，男爵明白这些词是他给粪便起的名字。然而伊尔班却并不知道，他微笑着把这些单词对着男孩重复了一遍，然后又把孩子颠了起来，并用孩子气的语气喊道：“看呐，小家伙！他们送甜点来了。你喜欢甜点，是不是？”

男爵探出了身子，很高兴这顿饭就要结束了，而且甜点这部分是他自己策划的，是他自己做的决定，没有听取任何礼仪顾问的指导。他自作聪明地加入了一个新点子，客人们一定会觉得很有趣的。

六个仆人端着一个甚至能躺下一个人的大盘子，上面放着一个两米长的蛋糕，他们把盘子摆在了桌子中央。这个蛋糕形状狭窄，看上去像一条沙虫，点缀着美琅脂粉末。

“这款甜点是哈克南家族在厄拉科斯财富的象征。让我们一起庆祝哈克南人几十年来在沙漠中所做的伟大工作吧。”男爵微笑着说道。李芝伯爵和其他人一起鼓起掌来，虽然他很清楚男爵的话里包含了对他家族早期失败经历的侮辱。

蛋糕上的糖霜似乎在闪闪发光，男爵也在等待一个令人愉快的惊喜。

“看，看这蛋糕，小家伙！”伊尔班把费伊德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这个动作无疑会吓到梅菲斯提斯·克鲁。

厨师的一个助手用一把线刀切开了这条沙虫蛋糕，看上去就像是在给沙虫进行尸检。宴席上的客人们都挤在一起，想看得更清楚一些，李芝伯爵抱着费伊德也向前探出了身子。

当蛋糕被彻底切开后，有很多长长的东西开始在里面蠕动起来，而这些蛇形的生物正是厄拉科斯的沙虫。这些无害的蛇被男爵下了药后塞进了蛋糕，所以当它们从糖霜中扭动着钻出来时，看起来就像是蛋糕忽然长出了一堆触角。真是个精彩的小笑话。

费伊德似乎被迷住了，但李芝伯爵却吓得差点背气。本来宴会的紧张气氛和对男爵的疑心就让众人几近崩溃了。伯爵这时却想表现得像个英雄，他粗暴地把费伊德－劳萨从桌子上拽开，同时弄翻了他自己的椅子。

费伊德本来是不害怕蛇的，现在却被伯爵这一拽吓得大叫起来。当他哀号时，保镖纷纷拽住他们的主人，准备保护他们。

在桌子的另一端，莫里塔尼子爵向后退了一步，他的黑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混合了高兴和愤怒的奇怪光芒。剑术大师希·雷瑟往前迈了一步，随时准备保护他的主人，但莫里塔尼本人却似乎并不在意。子爵冷静地按了一下手腕上的手镯，隐藏的激光枪射出了一道白热的光束，把那些虫子炸成了鳞片状的碎肉，混合着变黑的糖霜掉落下来。

客人们尖叫起来。大部分人都逃向宴会厅的大门。梅菲斯提斯·克鲁手忙脚乱地从后面的房间里跑了进来，拼命挥舞着双手，恳求大家保持冷静。

从那时起，一切就变得更加混乱了。

群体越紧密，就越需要严格的社会等级和秩序。

——贝尼·杰瑟里特教义

列特－凯恩斯披着传统的朱巴斗篷，帽兜放在脑后，再次站在高高的阳台上俯瞰穴地。他觉得这里要比凯坦的皇宫自在得多，但也更令他惶恐。在这里，他的一言一行会直接影响整个沙丘星球上每一个自由人的未来。

会议进行得很顺利，只有彭马克一直在从中作梗。这位洞壁穴地的老耐布反对列特主张的一切，抵制一切形式的变革，但也提不出合理的替代方案。其他的弗雷曼人不断给他喝倒彩，最后这个固执的老人只得嘟嘟囔囔地偷偷躲进了阴影里。

几天以来，会议在不断发生变化，一些不和的成员愤怒地离开了会议，但没过多久就回来了。每天晚上，在会议结束后，法罗拉都会和列特待在一起，轻声地给他提建议，尽可能地帮助他，爱他。她一直在尽力让他的内心保持强大、平衡，尽管他越来越沮丧。

弗雷曼观察员向大家报告说，他们在征服沙漠的战役中取得了一些微妙的进展。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片荒原就出现了微弱但明确的改善迹象。二十年前，乌玛凯恩斯曾告诉他们要有耐心，因为这可能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但他的梦想已经开始变成现实了。

在遥远的南方，阿罗约斯的深处，太阳能镜和放大镜使得空气逐渐变暖，地面上的霜冻因此得以融化，巧妙地让隐蔽的植物茁壮成长。他们种下了数量不多的矮小棕榈树，同时还有一些耐寒的沙漠向

日葵、葫芦类植物和块茎类植物。在某些特定时候，还能看到几滴水在自由地流淌。沙丘表面有了水！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景象啊。

到目前为止，哈克南家族还没有注意到这些变化，他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了香料生产上。这颗星球将会一点点地恢复生机。到处都是好消息。

可是现在，列特却不由得叹了口气。尽管他在这次会议上获得了所有想要的支持（远超他的预期），但他们在今天下午听到他的提议后，肯定会有不少人持不同意见。

在岩壁上那些弯弯曲曲的阳台和平台上，一千多名坚忍的弗雷曼人午休归来，回到了自己座位上。他们穿着满是沙尘的长袍和泰玛格靴。有些人开始用陶制的管子吸食美琅脂纤维，这是弗雷曼人午饭后的一种习惯。伴随着扑鼻而来的香料味，列特－凯恩斯开始演讲了。

“乌玛凯恩斯，我的父亲，是个伟大的梦想家。他指引我们的人民走上了一条雄心勃勃、艰苦卓绝的道路，为的就是唤醒沙丘。他告诉我们，生态系统是复杂的，每一种生命形式都需要一个自己的房间。他多次谈到我们的行为对生态的影响。乌玛凯恩斯认为环境是一个互动系统，在不断变化中具有稳定性和秩序。”

列特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我们从外星球引入了昆虫，使土壤透气，这使植物更容易生长。我们现在有了蜈蚣，蝎子和蜜蜂。大大小小的动物分布在沙子里、岩石上——狐狸，野兔，沙漠鹰，小猫头鹰。

“沙丘就像一个伟大的引擎，而我们正在给它加油和修护。总有一天，这个世界将以一个全新的、奇妙的方式为我们服务，正如我们将继续尊重它并为它服务一样。我的弗雷曼兄弟们，我们本身就是这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占据着自己的重要房间。”

听众们聚精会神地听着，每当列特提到他传奇般的父亲的名字和成就时，他们都会表达出一种特殊的敬意。

“但我们的房间到底是什么？我们仅仅是种花养草的行星学家吗？要我说，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远不止这些。我们还要用前所未有的气势抗击哈克南侵略者。多年以来，我们中有一伙人一直在骚扰他们，但并不足以削弱他们的贪婪。今天，男爵偷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香料。”

不满的怒吼顿时响彻整个房间，同时还有一些人紧张地窃窃私语起来，反对男爵的亵渎行为。

列特提高了嗓门：“我的父亲没预见到帝国的强大力量——皇帝、哈克南家族、兰兹拉德联合会——并不认同他的观点。我们是孤军奋战，我们必须强令他们停手。”

演讲厅里的抱怨声越来越大了。列特希望他能最终唤醒他的人民，说服他们放下分歧，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如果不能保卫家园，那么我们建造家园又有什么意义呢？数百万的弗雷曼人。让我们为我父亲设想的新世界而战吧，让我们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应该继承的新世界而战吧！”

大厅里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还有表示赞许的跺脚声——尤其是那些旷野的弗雷曼年轻人，他们本就痴迷于袭击哈克南人。

然后凯恩斯忽然感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他发现众人纷纷用手指着对面的阳台，而在那里有一个瘦高结实的老人正挥舞他的晶牙匕。他有着一头浓密的乱发，使他看起来像一个来自沙漠深处的疯子。又是彭马克。

“塔克瓦[48]！”他站在阳台上大喊起来，这是一个古老的弗雷曼战斗口号，意思是“自由的代价”。

人群顿时安静了下来，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洞壁穴地的耐布和他那乳白色的刀刃上。按照弗雷曼人的传统，在尝到鲜血之前，不可将抽出来的晶牙匕插回刀鞘。看来这位彭马克选择了一条危险的道路。

列特也把手放在了腰间的刀柄上。他很快便发现斯第尔格和图洛克正快速沿岩石楼梯往高处爬去。

“列特－凯恩斯，我要求你回答我！”彭马克怒吼起来，“如果我对你的答复不满意，那就不用多说了，让咱们用血来决定！你敢接受我的挑战吗？”

这个傻瓜可以毁掉列特所取得的一切政治进展。但在这件事上，他别无选择，因为这是对他的荣誉和领导能力的挑战，所以列特大声地回答道：“如果这样能让你闭嘴，彭马克，那么我接受。‘一个认死理的人是最盲目的。’”一听到列特说的这句古老的弗雷曼格言，人群中顿时响起了一阵低沉的笑声。

彭马克对列特的这番言论感到十分愤怒，他用刀尖指了指，说：“你只是半个弗雷曼人，列特－凯恩斯，你那来自外星的血液里充满了邪恶的思想。你在萨鲁撒·塞康达斯和凯坦星待了太长时间了。你已经堕落了，现在还试图用你那有害的妄想症来污染我们。”

列特的心怦怦直跳。内心升腾起一阵正义的怒火，他真想让这个人马上闭嘴。列特回头看了一眼，发现斯第尔格正守在列特所在阳台的入口处。

彭马克继续不依不饶地说道：“几十年来，红墙穴地的耐布海纳尔一直是我的朋友。在李芝家族离开后，在哈克南家族第一次来到沙丘时，我就和他并肩作战了。在一次战斗中他失去了一只眼睛，是我背着他逃了出来。在海纳尔的治理下，一切都变得兴旺发达起来，但他也已经变老了，就像我一样。

“而现在你想要争取其他弗雷曼领导人的支持，你把他们召集到这里来，为的是巩固你的地位。你张口闭口都是你父亲的成就，但是列特－凯恩斯，你自己的成就呢？”这个目中无人的老人气得浑身发抖，“你的动机很清楚了——你想要当耐布。”

列特被这个荒谬的言论震惊了：“我完全否认你的指控。几个星期以来，我在这里的演讲说的都是弗雷曼人的成就，而你现在却指责我有个人野心？”

斯第尔格忍不住大喊起来，他的声音在巨大的房间里显得清晰：“据说，如果一千个人聚集在一个房间里，其中肯定会有一个傻瓜。我相信这里肯定不止一千个人，而彭马克——我想我们知道谁是傻瓜了。”

一阵哄堂大笑缓和了洞穴里紧张的气氛，但彭马克却并没有放弃进攻：“你不是弗雷曼人，列特－凯恩斯。你不是我们中的一员。你先是娶了海纳尔的女儿，现在你又想取代他的位置。”

“那就让我把真相扔在你脸上吧，彭马克，愿它刺穿你那充满了谎言的心。首先我的外星血统来自乌玛凯恩斯本人，而你竟敢声称那是个弱点？此外，关于我的血亲沃里克是如何死去的故事，每一个穴地都一清二楚。我向他发过誓，我要娶法罗拉，并视他的儿子为己出。”

“也许就是你在沙漠里召唤出恶魔之风，借此除掉了你的对手。我不想假装了解你们这些外星恶魔的力量。”

列特对他这种愚蠢的指责感到有些厌倦了，他把目光转向了洞穴里的各位代表：“我接受了他的挑战，但他只是玩文字游戏。如果我们要决斗，是我先流血好，还是他先流血好？彭马克是个老人，如果我杀了他，这场战斗只会让我蒙羞。那么即使他死了，他也能达到他的目的。”说着，列特朝阳台看去，“这就是你的计划吧，老傻瓜？”

就在这时，皮肤紧绷得犹如皮革的海纳尔耐布戴着眼罩走到了彭马克旁边的阳台上。看到海纳尔准备讲话，彭马克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很快，海纳尔那沙哑的声音便响彻了会议大厅：“我从列特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认识他了，他从来没有对我耍过任何花招。他继承了他父亲的真知灼见，他和我们一样是个弗雷曼人。”

他又把头转向身边有着一头乱发的老人，而彭马克仍然紧紧攥着他的晶牙匕，高举在半空。海纳尔继续说道：“我的老朋友彭马克相

信他在代表我说话，但我要对他说，他不能只考虑一个穴地，而要考虑整个沙丘。我宁愿看到在我面前流血的是哈克南人，也不愿看到我的同志和我的女婿被你所伤。”

人群一下子安静了，列特高声喊道：“我宁可现在就走进沙漠，独自面对夏胡鲁，也不愿和我们自己人战斗。你要么选择相信我，要么选择把我赶出去。”

大厅里顿时响起了欢呼声，首先是斯第尔格和图洛克，接着是那些渴望品尝哈克南人鲜血的狂热青年。一千多名沙漠人一遍又一遍地大喊他的名字：“列特！列特！”

列特对面阳台上的人影忽然模糊了，原来是彭马克和海纳尔扭打在了一起。那个固执的老人一句话也不说，一心想要摔倒在自己的刀刃上，但老海纳尔出手阻止了他。他从彭马克那被汗水湿透了的手里一把夺过了晶牙匕。彭马克摔倒在了阳台的地板上，虽然还活着，但已经失败了。

海纳尔拿着匕首，向后退了几步，然后在彭马克的前额上划了一道深深的口子，这道口子日后注定会变成一道疤痕。晶牙匕已经尝到了鲜血。彭马克抬起头来，怒气逐渐消散了。一行鲜血流到了他头巾下面的眉毛上，流进他的眼睛里。海纳尔把晶牙匕倒转过来，把刀柄伸到彭马克面前。

“把这看作一个好兆头吧，所有人，”海纳尔对着洞窟大喊道，“因为列特－凯恩斯从此统一了弗雷曼人。”

彭马克爬了起来，抹了抹眼睛上的鲜血，然后涂在了自己的脸颊上，就像战士涂上油彩一般。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想要说点什么，这是他的权利。列特打起精神来，对事态变化的速度大为震惊。满头乱发的老人对海纳尔皱了皱眉头，然后忽然大声说道："我提议，我们选列特－凯恩斯为我们的阿布耐布[49]，作为所有的穴地之父来领导我们。"

列特踌躇了一会儿，镇定了一下回答道："我们正处于历史上的一个危机时刻。当我们的后代回想起这一刻，要么会说我们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要么会说我们彻底失败了。"他停顿了一下，给众人一些思考的时间，然后继续说道："沙丘的觉醒变得越发明显，在哈克南家族面前隐藏我们的工作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给宇航公会的香料贿赂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我们必须确保所有气象卫星和观测系统不会干扰我们的工作。"

人群传来一阵附和的低语。长达几个星期的研讨早已证实了这一点。

列特－凯恩斯试图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在南极的走私基地被摧毁之后，我已经不再信任我们合作多年的中间人水商隆多·图克了。他虽然已离开南极，但仍是我们的联络员。但是图克背叛了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他同样也可以轻易地背叛我们。为什么还要相信他？我将要求与宇航公会的代表进行一次直接的会面。弗雷曼人将不再依赖任何中间人。从今往后，我们将和公会直接达成一份永久协议。"

列特一直把多米尼克·维尔纽斯看作是自己的朋友和导师。那位变节的伯爵理应得到比两面派水商给他安排的更好的命运。最近，图克把他的采冰业务卖给了他的前得力助手林加·比尤特，自己则回到

了迦太格。针对图克，列特－凯恩斯制订了一个详细的计划来解决这个麻烦。

行星学家注意到，洞窟里的人们向他表达了完全的信任，自从他那备受尊敬的父亲离开之后他就未再见过如此盛况。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年轻的凯恩斯要走自己的路了。他的抱负与他的前任有相同之处，但远不止于此。他父亲的设想只是让沙漠荒地变成绿洲，而列特却把弗雷曼人当做沙丘的管家。所有的弗雷曼人都是如此。

然而，要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他们必须首先从哈克南家族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人类的身体是一个充满了历史遗物的仓库——阑尾、胸腺和（只存在于胚胎中）鳃结构。但人类的潜意识要更加有趣。它已经存在了数百万年，并代表了整个染色体留下的历史痕迹，其中一些在现代似乎没有什么用处。很难在潜意识里找到所有东西。

——贝尼·杰瑟里特关于其他记忆的座谈会

深夜，极光还在天空燃烧时，失眠的阿妮鲁尔走进了前真言师洛比亚的那个简朴而寒冷的房间。老妇人去世已经将近两个月了，她的房间现在死气沉沉，寂静无声，就像一座坟墓。

洛比亚现在肯定已经加入其他记忆了，成为了她脑海中众多姐妹中的一员，但真言师那古老的灵魂到现在都没有出现。阿妮鲁尔为了寻找她的下落几乎耗尽了自己的心力，但有东西一直在驱使她继续前进。

阿妮鲁尔需要朋友和知己，但她又不能随便找个人——肯定不能是杰西卡，因为她现在还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好在阿妮鲁尔还有女儿们，虽然她为伊勒琅的聪明才智感到骄傲，但她也不敢把贝尼·杰瑟里特知识的重担压在这个女孩身上。伊勒琅还没有准备好。是的，魁萨茨·哈德拉克的育种计划太过隐秘了。

但如果说能在其他记忆中找到一个知心人的话，那么非洛比亚莫属了。

你在哪里，老朋友？难道非要我大声喊叫，把我内心里的所有人都唤醒吗？她害怕迈出这一步，但也许这样做的好处值得冒险。洛比

亚，跟我说话。

空盒子被堆放在了这个失去了暖气的房间的墙角，阿妮鲁尔并没有把老真言师这些微薄的财产打包寄回瓦拉赫九号星。由于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更喜欢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房间，所以在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房间之前，它可以在这座庞大的宫殿里空置很多年。

阿妮鲁尔在昏暗、朴素的房间里踱来踱去，呼吸着寒冷的空气，似乎想让自己能打起精神。然后，她在一张小号的卷形写字台前坐了下来，用手上的塑石戒指激活了她的感知－概念日记。日记本在空中盘旋，而且只有她才能看得见。这里似乎很适合沉思冥想，她开始整理自己的思绪。

她肯定洛比亚会欢迎她留在这里的。“难道不是吗，老朋友？”阿妮鲁尔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又沉默下来，惊讶于自己竟然开始自言自语了。

虚拟的日记本在她的面前打开了，等待着阿妮鲁尔的话语。她平静了内心，展开自己的思维，用普拉纳－宾度技巧来刺激自己的思维。她从鼻孔里慢慢地喷出了一口气，一股热流消散在了寒冷的空气中。

阿妮鲁尔感到后背一阵阵发冷。她颤抖着身子，调整了她的新陈代谢，直到她不再感到寒冷。天花板附近四个毫无华丽装饰的球形灯先是变暗，然后又亮了，仿佛有一股神秘的能量在空中涌动。她闭上了眼睛。

房间里仍有洛比亚的味道，一种让人舒服的霉味。前真言师的精神能量仍在这里徘徊。

阿妮鲁尔从桌面上的容器里取出一根普通的羽毛笔，双手紧握，把它攥在手心里，集中注意力。洛比亚给圣母学校发送加密信件时经常使用这种书写工具，她本人就在学校里当过多年的教员。羽毛笔上还印着老妇人的指纹，以及残余的皮肤细胞和身体油脂。

但是这种羽毛笔是一种原始的书写工具，不适合自己感知一概念日记。所以阿妮鲁尔只得又召唤出来一支感知笔，并把它举到半空中的日记本前。

在这样一个寂静的夜晚，在这样一个洛比亚度过了她生命中大部分时间的地方，阿妮鲁尔想要好好写一写她和这位了不起的真言师之间的友谊，写下自己从她那里学到的智慧。她轻快地用感知笔在虚无的纸张上写下了一个编码日期。

她忽然停了下来。她那本就有些混乱的思想变得更加模糊，阻碍了她词语的流动。她觉得自己现在就像一个在圣母学校读书的孩子，被分配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却无法整理好自己的思绪，因为督学一直紧盯着她，仔细观察她的一举一动。

球形灯又变暗了，仿佛有一道阴影从灯光前一闪而过。阿妮鲁尔猛地转身，却什么人也没有看见。

她重新整合了疲惫的大脑，把思绪转回到日记，决心完成原本打算要做的事。但她只组织起了两句话，思绪就又像风筝一般随风而去了。

房间里充满了幽灵般的微弱耳语。

她想象着洛比亚现在就坐在她身边，把智慧传授给她，向她建言，给她忠告。在以前的一次谈话中，老妇人向她解释过她如何被选为真言师，以及她如何展示出了比其他几百个姐妹更强大的能力。然而，在洛比亚的内心深处，她更愿意留在圣母学校，照管果园，如今索圣母很好地履行着这一职责。但不管个人愿望如何，贝尼·杰瑟里特都必须履行姐妹会分配给她们的任务。比如嫁给皇帝。

洛比亚在闲暇时偶尔会抽出一些时间训斥那些驻扎在宫殿里的姐妹，甚至包括阿妮鲁尔本人。那时，这个坏脾气的老妇人总会挥舞着她那根枯干的食指来强调自己的话。阿妮鲁尔闭上眼睛，回忆洛比亚的笑声——她那咯咯咯的古怪笑声。

开始时，这两个女人的关系并不算亲密，事实上，在如何才能更好地接近皇帝这个问题上，她们还有过摩擦。阿妮鲁尔发现，每当她看到自己的丈夫在私底下和洛比亚谈话，她都会感到不安和沮丧。觉察到了这一点的洛比亚当时微笑着对她说：“我的夫人，沙达姆爱他的权力比他爱任何女人都要深。他感兴趣的不是我这个人，我也是这么告诉他的。皇帝总是在担心他的敌人，想知道是否有人在欺骗他，阴谋夺取他的权力、财产甚至生命。”

随着时间流逝，阿妮鲁尔没有给沙达姆生下他想要的男性继承人，所以沙达姆和她的关系变得愈加疏远。用不了多久，他可能就会把她处理掉，然后再找一个妻子，一个会尽职尽责地给他生个儿子的女人。他父亲埃尔鲁德做过很多次这样的事情。

但是，沙达姆不知道的是，阿妮鲁尔已经在他们不频繁的性行为中给她的丈夫注入了一种无法被检测到的物质。沙达姆在生下五个女儿之后，再也不会让任何一个女人怀孕了。皇帝被她绝育了——这也正是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任务。沙达姆四世已经和很多女人上过床了，他应该能够猜到自己出了状况，但在他可以任意责怪别人的时候，这个男人永远不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这些回忆一起涌上心头，阿妮鲁尔睁开了眼睛，紧紧握住虚拟笔，疯狂地写着。但她很快再次停了下来，仿佛又听到了什么声音。有人在外面走廊里说话吗？轻微的脚步声？她仔细地听着，但那些声音都消失了。

她把虚拟书写工具攥在手里……然后又听到了那些声音——这次的声音更大了——好像有人在这个房间里面，和她待在一起。这个人低语着，空中飘荡着难以理解的语句片段，然后渐渐消散。阿妮鲁尔神情紧张地起身离开了桌子，开始搜查屋内空荡荡的壁橱、大箱子，以及任何可能有人藏身的地方。

再一次，她什么也没找到。

那声音现在变得越来越大，阿妮鲁尔终于从其他记忆中辨认出了一声新的叫喊，一种越来越难以驾驭的汹涌澎湃。她从来没见过其他记忆里有人会这样向她倾诉，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引起的。是因为自己对洛比亚搜索？还是因为她混乱的思想波动？这一次，这声音似乎就在她的周围，也在她的内心。

回声越来越大，仿佛她置身于一间挤满了能言善辩的姐妹们的房间里，但她一个人影也看不见，也无法听懂她们断断续续、重叠在一

起的谈话。每个人都有话要说，但说出来的话却令人困惑，自相矛盾。

阿妮鲁尔考虑过逃离洛比亚的空房间，但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如果其他记忆里有人试图联系她，试图告诉她一些重要的事，那么她就必须搞清楚是什么。“洛比亚？是你在那里么？”

作为回应，刚刚还有如风暴的话语像幽灵般的云朵一样移动起来。声音忽而消散，忽而变响，就像一些调谐不良的杂音在汹涌的静电中挣扎一样。一些早已死去的女人尖叫起来，希望能盖过其他人的声音，但阿妮鲁尔还是无法理解她们在说什么。这些女人似乎在用多种语言呼喊着魁萨茨·哈德拉克的各种名号。

突然，脑海中的这些声音都消失了。伴随着一阵令人不安的寂静，阿妮鲁尔觉得自己的头嗡嗡作响，胃里也泛恶心。

她盯着那本还在桌子上方徘徊的感知－概念日记。上一次她在其他记忆中发现这种不安的躁动时，她也正在写日记。当时的她已经深入到了其他记忆所在的精神领域，却发现自己被一团旋转的迷雾挡住了。

这两种经历完全不同，但她从每一种经历中都得到了相同的信息。她这些聒噪的祖先有些不对劲。这一次，那些听不懂的声音变得更加混乱，不请自来。

如果她不能搞清楚原因，那么她的生活——或者更糟，她存在的全部意义——魁萨茨·哈德拉克计划——可能会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

一旦你探索了恐惧，它就变得不那么可怕了。勇气的一部分来自我们的知识。

——雷托·厄崔迪公爵

午后的风吹过卡拉丹的海面，雷托把胳膊肘支在阳台的桌子上。他喜欢被带有咸味的空气包围着，看着一行行雷雨云滚过波涛汹涌的浪花。海上的那些巨大风暴既可怕又伟大，使他不禁想起了帝国的混乱和自己的内心。它们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在对抗远胜自己的势力时，即使是公爵，也微不足道。

隆博王子就坐在桌子的另一端，面对着一面石墙而非大海，他的半机械身体丝毫没有感觉到寒冷。他正紧盯着面前华丽的基奥普斯棋盘[50]，这是雷托以前经常和父亲玩的一种金字塔象棋战略游戏。“该你走了，雷托。”

公爵的那杯浓茶已经凉了，但他还是喝了一口。他移动了他的前锋，也就是一个人型机器人战士，准备阻挡对手的黑牧师。

“我的意思是，在另一件事上你也该出手了。”隆博的目光越过他，凝视古老石砌墙壁上的纹路，“贝尼·杰瑟里特拒绝了你要隐形飞船的请求，但我们不能就此止步。现在杜菲和哥尼带着他们的报告回来了，我们有了需要的所有信息。是时候采取真正的行动来夺回我的伊克斯了。”他伤痕累累的脸上露出了孩子气的笑容。“杰西卡走了，你也需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来打发时间。”

“也许你是对的。”雷托凝视大海，却没有笑。自从天空帆船爆炸以来，他一直在寻找一个重要的目标来稳定心神。对比卡尔的惩罚性攻击算是个不错的开端，但还不够。他仍然觉得自己是个残缺的人……就像隆博一样。

“不过，我还是得先考虑我的人民，”雷托若有所思地说道，“肯定会有很多厄崔迪家族的士兵会在进攻伊克斯时丧生，我们也不能忘了卡拉丹的安全。如果进攻失败，萨多卡军团就会在这里对我们下手。我想要的是拯救你的世界，而不是失去我自己的世界。”

“我清楚这次行动的危险性。但伟人总是敢于冒险，雷托。”隆博用拳头猛地敲了一下桌子，但力度超出了他的本意。棋盘上的棋子跳了起来，仿佛它们小小的世界里发生了一场地震。接着，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假手，把它从桌子上轻轻抬了起来。“对不起。”他的表情比刚才更加激动，更加情绪化，“我的父亲、母亲和妹妹都死了。我自己变得更像是一台机器而不是一个人，而且也永远不会有孩子。见鬼，我还能失去什么呢？”

雷托等着他把话说完。王子正在整理自己的情绪，每次他提到伊克斯的问题时都这样。天空帆船上发生的那场可怕悲剧的唯一好处，就是它似乎刺激了隆博的思想，让他把繁杂的事情看得更清楚了。他现在变得更加强大，有了明确的目标和他想要达到这个目标的时间表。他是一个人——一个全新的人——一个肩负着伟大使命的人。

“沙达姆皇帝的有条件赦免只是一个空洞的姿态，我被他骗了还沾沾自喜地接受了它。浪费了这么多年的时光！我一直在不断地说服自己，只要我耐心等待，事情就会好转起来。现在，我的人民已经不能再等了！”他似乎又想要用拳头猛击桌面，但一看到雷托好像在往

后躲，隆博便停了手。他的神情变得柔和，露出恳求的表情，说道：“他妈的已经太久了，雷托，我现在就想去。哪怕我能做的只是溜进伊克斯，找到克泰尔。而我和他只要一起努力，就一定能带领受压迫的民众举行一次起义。”

隆博盯着基奥普斯棋盘，棋盘的多层和复杂在很多方面上都反映出了生活的本质。他伸出他的假手，手指聚拢，拿起一个雕刻精致的女术士棋子，在棋盘上移动着。

“伊克斯将会为你的军事行动支付所有的费用，外加不菲的利息。此外，我还可以让伊克斯的技术人员来卡拉丹，检查这里所有的系统——工业、政府、交通、渔业、农业——并向你们的人民提供改进的建议。系统是关键，我的朋友，当然还有最新的技术。我们也将提供必要的伊克斯机器——在约定好的一段时间内免费。十年，甚至二十年。我们可以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雷托皱着眉头，仔细研究了一下棋盘，然后开始下棋，他将一个远航机棋子下滑一层，吃掉了对手的领航员。

隆博则只是随意地瞥了一眼棋盘，继续说道：“兰兹拉德联合会里的每一个家族——包括厄崔迪家族——都将从推翻贝尼·特莱拉中受益。曾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可靠、最具独创性的伊克斯产品，现在经常出现故障，这正是因为它们现在是从特莱拉人经营的工厂里生产出来的，他们的品控水平简直可笑。而且，即便这些产品能用，谁又敢相信特莱拉人生产的产品呢？”

自从间谍小组回来以后，雷托就一直思考着他们带回来的情报中蕴含的问题。如果特莱拉不能被清除出伊克斯，那么他们毫无疑问会

利用他们在伊克斯的立足点在整个帝国中制造麻烦。他们每天在伊克斯的军工厂做什么？特莱拉人完全可以组建一支新的军队，然后用最新的伊克斯军事技术装备他们。

还有就是萨多卡军团为什么驻扎在那里？雷托的脑海中忽然冒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在帝国传统的权力平衡之下，科瑞诺家族和萨多卡军团在军事实力上与联合起来的兰兹拉德大家族不相上下。但假如沙达姆想通过与特莱拉人的结盟来打破这种平衡呢？这就是他们驻扎在伊克斯的原因吗？

雷托把视线从棋盘上移开了。“你说得对，隆博。不能再玩虚的了。”他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我不会再关心什么宫廷政治、个人形象还有历史评价了。正义是我现在主要关心的问题，还有兰兹拉德的未来，以及厄崔迪家族的未来。”

他又吃掉了隆博的一个基奥普斯棋子，但这位半机械人王子似乎根本不在乎。雷托接着说道：“不过，我还是想先确认一下，你并不是打算像你父亲那样虚张声势吧。他当年孤注一掷地打算用原子武器攻击凯坦，这么做注定只会给帝国带来一些皮外伤，也不会给维尔纽斯家族带来任何好处。”

凭借着装在脖子上的伺服器，隆博点了点头道：“是的，这么做只会让敌人一窝蜂地冲上来报复我们，当然也会连带着攻击你，雷托。”说着他很快地走了一步棋，但却是一个战略失误，让雷托得以在金字塔棋盘上又往上爬了一层。

“一名优秀的领袖必须注重细节，隆博，”公爵敲了敲金字塔棋盘，略带责备地说道，“如果所有的棋路没能连在一起，多伟大的战

略也会毫无意义。”

隆博红了脸：“我还是更擅长巴厘琴。”

雷托又喝了一口凉茶，然后把剩下的茶水洒到了阳台边上，接着说道：“如果要行动，不可能用简单直接的攻击手段。是的，我们确实需要一场内部起义，但也必须配合公开的外部攻击。一切都必须精确地协调好才行。”

一场暴风雨逐渐逼近，风力开始增强。海面上，大小渔船纷纷缓慢地返回码头，准备躲避即将到来的暴雨。在下面的村庄里，人们忙碌起来，把松动的部件装牢，系紧船帆，锚定船只以抵御风暴。

一个女仆匆匆跑了出来，准备端走她一小时前送来的茶杯和三明治。她是个浅黄色鬈发的端庄女人，但也忍不住对那团不祥的乌云皱起眉头：“您现在必须进屋了，公爵。”

“今天我想尽可能待在外面。”

“再说，”隆博插嘴道，“我还没打败过他呢。”

雷托发出一声夸张的呻吟：“那我们可就得在外面待一整夜了啊。”

女仆只得退了回去，雷托朝她皱了皱眉头，然后目光坚定地看向隆博：“等你和伊克斯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后，我会调动军队，准备全面进攻。而且我不会让你孤身前往伊克斯，我会派我的好朋友哥尼·哈莱克陪着你。他是个伟大的战士，也是个走私犯……而且他以前就潜入过伊克斯。”

灰色的阳光照在隆博头顶的金属盖上，反射着光芒，他点了点头说道：“我不会拒绝他的帮助。”隆博和哥尼经常一起练巴厘琴，一起唱歌。这位伊克斯贵族经常一次练习好几个小时，训练他的协调性，他会用他的机械手指熟练地拨动那些轻柔的琴弦，只是他的歌声还是和以前一样糟糕。“哥尼也是我父亲的朋友。他和我一样想要复仇。”

雷托的黑发在风中飘摆着：“邓肯会为你提供潜入所需的装备和武器。藏在伊克斯荒野里的伪装战斗舱可以对敌人造成很大伤害，前提是使用得当。在你们离开之前，我们会制订一个精确的时间表，好让外部的全面军事攻击能配合你们的内部起义。就好像你先一拳打在敌人的腹部，当他弯腰时，我的部队再给他致命一击。”

在他们讨论军事部署和武器装备时，隆博抓空又下了一步棋。经过这么长时间，特莱拉已经不会防备来自正面的直接攻击了，但他们的萨多卡盟友却是另一回事。

雷托向前伸出了手，拿起了一颗精雕细刻的萨多卡队长棋子，把它从金字塔底部一直挪到了塔顶，然后说道：“我很高兴看到你一直专注于重返伊克斯的计划，隆博。它刚刚完全占据了你的头脑，转移了你的注意力。”

然后他推倒了隆博在棋盘上最重要的一颗棋子——坐在微型金狮宝座上的科瑞诺皇帝：“当你忽视了这盘棋局，要赢你真是很容易。”

王子微笑了起来，就连脸颊上的伤疤都仿佛荡漾开来：“你真是一个可怕的敌人。好在我和你在战场上是盟友，对我来说这是莫大的

荣幸，也是无比的幸运。”

人类参与宇宙的所有事情。

——伊德里斯皇帝一世，《凯坦的遗产》

杰西卡在皇宫里的每一天，阿妮鲁尔夫人都会找来奢侈品给她看。雷托公爵的年轻情妇表面上是侍奉皇帝妻子的侍女，但阿妮鲁尔却把她当成了客人，很少让她做重要的工作。

在哈西克三世表演艺术中心的一次晚间娱乐活动中，杰西卡与皇帝和皇后共同乘坐了一辆私人马车。这辆精美的珐琅车被哈蒙塞普[51]巨狮拉着，这种狮子拥有乳脂般的皮毛和宽大的爪子，更适合穿越崎岖的山脉，而不是在帝国最辉煌的城市里穿行。人群排列在林荫大道两旁，目睹这些训练有素的野兽缓慢前行，它们在柔和的夕阳照耀下显得挺拔俊逸。在这种公共活动中，都会有相应的美甲师负责维护狮子那刀刃般的爪子，而美容师则会为这些狮子洗头、梳理鬃毛。

穿着一件猩红色夹克和一条金色裤子的沙达姆正面无表情地坐在被屏蔽场保护起来的车厢前端。杰西卡并不觉得他有多么喜欢戏剧和歌剧，但他的顾问们肯定告诉过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有教养的统治者的好处。阿妮鲁尔和杰西卡并排坐在后座，显然是比他低了一等。

自从杰西卡来到凯坦，皇帝只跟她说过几句话。她怀疑沙达姆是否还记得她的名字。她毕竟只是一个怀孕的侍女，他不可能对她有什么兴趣。三位公主——伊勒琅、查丽丝和文丝西亚——跟在她们身后，共同乘坐了一辆不那么华丽、没有屏蔽场的马车。约西法和鲁吉仍然和保姆们待在一起。

皇家马车最终停在了哈西克三世中心那座镶嵌着圆柱的大厦前，这是一座洞穴状的建筑，具有隔音功能和棱镜窗户。观众可以看到和听到帝国中最有创造力的天才们的表演，不会错过一个耳语或细微的表情，即便你坐在最远的座位上。

大理石拱门和侧面的火喷泉标志着这是专供皇帝及其随从出入的大门。这种火喷泉会喷出带着香味的燃油，呈柔和的弧线状，蓝色火焰则会在这些燃油落入菱形反射池之前就消耗掉其中的大部分燃料。

在萨鲁撒·塞康达斯被摧毁后，哈西克三世是第一批定居在凯坦的统治者之一。为了重建政府基础设施，他向他的臣民大肆征税，几乎让所有人都破产了。而兰兹拉德的成员则不甘心被科瑞诺家族超越，因此他们在这座不断扩大的城市里建造了自己的纪念碑。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原本平凡的凯坦变成了一个令人敬畏的由皇家建筑、博物馆和官僚自我陶醉的产物所组成的奇观。表演艺术中心便是其中一个例子。

阿妮鲁尔抬头看了看这座雄伟的建筑，然后把目光转向了杰西卡，说道：“当你成为一名圣母，你就能体验到其他记忆中的奇迹了。在我的过往集合体中，”——她举起一只没戴戒指和其他珠宝的纤瘦的手，做了一个包罗万象的优雅手势——“我清晰地记得这座建筑是什么时候建成的。这里的第一场演出是一部古老而相当有趣的戏剧：《堂吉诃德》。”

杰西卡扬起了眉毛。在圣母学校的时候，莫希阿姆一直在严格地培训她，教给她文化、文学、政治和心理学。“夫人，当时选择演出《堂吉诃德》好像有些奇怪，尤其是在萨鲁撒·塞康达斯悲剧之后。”

阿妮鲁尔看向她的丈夫，沙达姆正盯着车窗外。他全神贯注于窗外那鼓乐喧天的喧闹，尤其是那些挥舞着三角旗向他表示敬意的人群。“那个时候的皇帝还是允许自己有一点幽默感的。”她回答道。

皇帝一行人从马车上下来，穿过拱形的入口通道，后面跟着一列负责为皇帝举鲸皮斗篷的侍从。侍女们也在阿妮鲁尔的肩上披了一条不那么引人注目类似皮革的披肩。随行人员缓慢而精确地跟着皇帝走进了表演艺术中心，以便观众和新闻摄像师能够捕捉到每一个细节。

沙达姆顺着亮闪闪的台阶来到了宽敞的皇家包厢，他现在距离舞台很近，如果他愿意的话，他甚至能看清演员脸上的毛孔。沙达姆在一个安放了软垫的高背椅上坐了下来，这个高背椅不大，目的是让皇帝看起来更加高大威武。

阿妮鲁尔没跟丈夫说一句话，她只是坐在了他的左边，继续和杰西卡聊天：“你看过在册的艺人家族演出吗？”

杰西卡摇了摇头道：“那些艺人大师真的有超自然力量，能唤醒最铁石心肠的人心里的原始情感吗？”

“艺人家族的天赋似乎是一种共振－催眠技巧，姐妹会也有类似的手段，只不过这些演奏者只是用它来提高他们的艺术水平罢了。”

杰西卡甩了甩她的古铜色头发，说道：“那我就期待观看这些经过增强的演出了。”今天晚上，他们将会欣赏到《我父亲的影子》，这是后芭特勒时代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之一，这部作品极大地巩固了皇太子拉斐尔·科瑞诺作为一位受人尊敬的英雄和学者的历史地位。

侍从们在萨多卡卫兵的护送下进入了皇家包厢，向皇帝、皇帝的妻子和她的客人献上了起泡葡萄酒。阿妮鲁尔拿过一只带有凹槽的酒瓶递给杰西卡，说道：“这是一瓶上等的卡拉丹佳酿，是公爵进贡的礼物之一，他希望借此感谢我们对你的关照。”说着她伸手摸了摸杰西卡那微微隆起的小腹，“不过我敢说，根据莫希阿姆告诉我的，他似乎不太愿意让你到这里来。”

杰西卡脸红了。“我相信厄崔迪公爵有足够多的事情要忙，足以分散他对一个侍妾的思念。”她保持着平静的表情，以免流露出相思之苦，“我肯定他有更远大的抱负。”

乐队开始演奏序曲，标志着演出开始，端酒的侍从们退了出去。闪烁的泛光灯照亮整个舞台，灯光被调成了黄色，代表着日出。整个布景没有标记、道具和窗帘。剧团排成方阵走了出来，按照地面上的记号站好。杰西卡盯着演员身上的华丽服装看了起来，研究着面料上绣着的神话图案。

沙达姆坐在椅子上，暂时还没有觉得无聊，但杰西卡觉得他很快就会感到无聊了。按照传统，这些演员需要等待皇帝的点头才能继续。

后台的一名技术人员启动了一组索利多全息发生器，突然，道具和布景闪着微光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高耸的城堡墙壁、宝座和遥远的茂密森林。

“啊，帝国，光荣的帝国！”饰演拉斐尔的男主角呼喊道。他举着一根长长的权杖，顶端装有一个多面的球形灯，浓密的黑发一直垂到这个演员后背中央。肌肉发达的结实身体让他显露出一种居高临下

的威严。他的脸庞也有着一种瓷器般精雕细刻的美感，搅动了杰西卡的心。“我的眼神不够强大，我的头脑不够宽广，不能看到和学习我父亲治下的那些奇迹。”

演员低下了头：“我多么渴望能用我的一生去学习，这样在我即将离世时便多少能有一丝理解。只有如此，我才能尽我的全力尊敬神明和祖先，正是他们创造了这个伟大的帝国，正是他们消灭了瘟疫般的思维机器。”他抬起头，目光犀利地端详沙达姆。“生为科瑞诺是任何人都不配得到的祝福。”

杰西卡感到浑身发冷。这位演员的台词说得饱满又响亮，不过他似乎稍微改变了一下传统的台词。杰西卡学过这出戏，她确信她记得这部经典戏剧的每一句台词。阿妮鲁尔夫人也应该能注意到的，但她什么也没说。

剧中的女主角是一位名叫赫拉蒂的美丽女子，她冲上台去打断了皇太子的遐想，然后告诉他有人企图暗杀他的父亲，也就是帕迪沙皇帝伊德里斯一世。年轻的拉斐尔惊呆了，跪倒在地痛哭了起来，但赫拉蒂抓住了他的手说道：“不，不，我的王子。他还没有驾崩呢。您的父亲虽然头部受了重伤，却幸存了下来。”

“伊德里斯是那道让金狮宝座得以照耀整个宇宙的光。我要见他。我必须重新点燃余烬，让我的父皇活下去。”

赫拉蒂说道：“那我们赶快出发吧。苏克医生已经和他在一起了。”说罢，他们一起庄严地离开了舞台。瞬间，全息背景转移到了室内。

沙达姆坐在他的包厢里望着这一幕，沉重地叹了口气，向后靠了靠。

在这出戏中，伊德里斯皇帝没能从重伤中恢复过来，或者说没能从昏迷中醒来，但生命维持系统还是让他活了下来。伊德里斯从此就一直躺在床上，日夜被人照料。而拉斐尔·科瑞诺，这位帝国实际的统治者和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也一直在为他的父亲哀悼，但他从未正式取代他坐上皇位。是的，拉斐尔从来没有坐过金狮宝座，他总是坐在一把较小的椅子上。虽然他统治了这个帝国很多年，但他从来只称呼自己为皇太子。

“我不会篡夺我父亲的皇位，任何有此图谋的人都将受到严惩。”演员朝皇家包厢的方向迈了一步。他的权杖顶端那个多面球形灯就像一把火炬那样闪闪发光。

杰西卡眨了眨眼睛，试图辨别出演员究竟改动了哪些台词，以及他为什么要改。她觉得此人的动作有些奇怪，透着一股不安。他真的只是因为紧张吗？也许是因为他忘了台词。但是艺人家族的演员永远不可能忘台词……

“科瑞诺家族比任何个人的野心都重要。没人可以声称自己有权拥有继承权，”演员敲打着他的权杖，“这种狂妄自大将被证明是极其愚蠢的。”

阿妮鲁尔终于也注意到了这些台词上的错误，并向杰西卡瞥了一眼。而沙达姆只是看起来快要睡着了。

这位扮演开明的拉斐尔的演员又迈出了第二步，他现在就站在皇帝所在包厢的下面，而其他的艺人则都退了回来，让他站在舞台中央，他继续说道：“在帝国这出伟大的戏剧中，我们都有自己的角色。”

然后，他就完全脱离了原有剧本，开始背诵起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台词来，这些台词甚至比《我父亲的影子》本身还要古老：“世界是一座舞台，往来的男女只是过场的演员。他们有登场也有退场，终其一生要扮演许多角色。[52]”

这位扮演拉斐尔的演员把手伸到胸前，摘下一枚红宝石胸针。这块宝石明显被打磨过，所以看起来像是一块透镜。“而我，沙达姆，不仅仅是一个演员。”他忽然对皇帝说道，顿时沙达姆大吃一惊。演员把这块打磨过的红宝石“砰”的一声插进了权杖的一个插座里，杰西卡这才意识到宝石其实是一个能量源。

“一个皇帝应该爱他的人民，服务于他的人民，并努力保护他们。相反，你选择成为札诺瓦的屠夫。”他的手杖上的球形灯发出光芒，“沙达姆，如果你想杀我，我很乐意为全体札诺瓦人民献出我的生命。”

萨多卡士兵们纷纷跑到了舞台边缘，但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就是你同父异母的兄弟泰洛斯·瑞法，珊多·巴鲁特夫人和埃尔鲁德九世皇帝之子。我就是你不惜毁灭一个星球、屠杀数百万无辜者也要谋杀的那个人——而我向你在科瑞诺家族的权力提出挑战！”

他手中的权杖开始像太阳一样射出道道光芒。

“有武器！”沙达姆大吼着站了起来，“阻止他，但我要活的！”

萨多卡士兵一下子拔出了棍棒和利刃，迅速冲了上去。瑞法看起来很吃惊，立即挥舞起他的珠宝权杖。“不，这不是我的本意！”但萨多卡士兵就快要抓住他了，瑞法仿佛突然下定了决心似的调整了宝石，“我只是想证明我的观点。”

一道光束从权杖射出，杰西卡迅速向侧面扑倒。阿妮鲁尔夫人则推倒了自己的椅子，伏在地上。聚焦的球形灯发射出了致命的激光冲击波。附近的一名萨多卡卫兵被击飞到了皇帝的椅子上，把沙达姆撞倒在地，这猛烈的一击把这名卫兵的胸膛炸成了一片灰烬。

观众大声尖叫起来。艺人演员们纷纷逃到舞台后面，惊讶地看着瑞法。

泰洛斯·瑞法躲在道具后面避开了萨多卡士兵射来的一束激光，他挥舞着球形灯权杖，仿佛那是一把炽热的大刀。突然，耀眼的光芒噼里啪啦地熄灭了，代表着红宝石里的能量已耗尽。

萨多卡士兵一拥而上，跳上舞台，包围了这个自称是埃尔鲁德之子的人。侍从拖着浑身颤抖但并未受伤的皇帝从几乎被完全炸毁的皇家包厢后面退了出去。一个年轻的剧场引座员指引着阿妮鲁尔、她的女儿和杰西卡离开现场。紧急反应小组则冲进现场灭火。

在皇家包厢外面的走廊里，一位萨多卡军官神情严峻地大踏步走了过来：“我们抓住他了，陛下。”

沙达姆看上去仍处在极度震惊之中，精神有些恍惚。一名侍从为他抚平了披风，而另一名侍从则为他重新梳理抹了油的头发。皇帝的那双绿眼睛射出两道寒光，与其说是害怕，不如说是愤怒：“很好。”

沙达姆拍了拍自己的胸膛，重新整理了一下他给自己颁发的那些闪闪发光的勋章，说道：“务必逮捕这里所有涉案的人。有人伙同这些艺人犯下了不赦之罪。”

“遵旨，陛下。”

皇帝终于看了一眼他的妻子和杰西卡，她们和他自己的女儿们都站在旁边，毫发无伤。但他没有松一口气，只是消化了一下这个信息。

“好吧……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我应该奖励这个人。”皇帝忽然沉思起来，试图缓和眼前的紧张气氛，“至少我们不用接着看这部无聊的戏剧了。”

在一个技术型文化中，技术进步可以被视为一种企图更快进入未来、急于让未知之物为人所知的方法。

——哈里什卡大圣母

对于这三位李芝发明家来说，这次神秘的贝尼·杰瑟里特圣母学校之旅是一段特殊的经历，但是哈罗亚·伦德说不出确切的原因。出于某种原因，瓦拉赫九号星之旅似乎显得很不真实。

他们乘坐着穿梭机接近了克罗娜实验卫星。伦德安静地坐在乘客座位上，想知道贝尼·杰瑟里特最终会不会把这个大型项目委托给他的叔叔伊尔班·李芝伯爵。如果李芝能接下这个对圣母学校电力系统提供技术支持的项目，姐妹会所支付的高额费用将会是李芝经济的福音。

但奇怪的是，伦德似乎将他和同事们在瓦拉赫九号星经历的事全都忘记了。他只记得这是一次令自己筋疲力尽的旅行，好像开了很多会。他们为姐妹会制订了详细的计划，提了不少建议……是这样吧？这些计划书肯定还留在金尼斯主任和那个书呆子塔利斯·伯尔特的水晶板上。金尼斯是个严格遵守时间表的人，他的口袋一直放着听写卡，他用这个追踪实验室员工的行动，精确到纳秒。而对于那些不在这位官僚的水晶板上的东西，塔利斯·伯尔特肯定会记得的。

但伦德就是觉得自己脑子里有些记忆正在逐渐消散。每当他试图回忆任何具体的谈话或他提出的具体设计建议，他的记忆就会偏离正轨。他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容易分心过。事实上，他一直是个

非常专注的人，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他那微不足道的门泰特背景。

现在，他们的飞船开始停靠在轨道卫星上，他模糊地记起自己曾参观过瓦拉赫九号星上的设施。他和他的同事们当时确实身处那所著名的学校，而他当时也一定留心观察了周围的一切。他确实记得姐妹会为他们准备了丰盛的宴会，而那也是他吃过的最好的一顿饭。但他就是想不起菜单上有什么菜了。

伯尔特和金尼斯似乎都没有他这种不安，他们已经在讨论另一项与姐妹会毫不相干的工作了。这一路上他们就压根没有提过贝尼·杰瑟里特，全部的话题都集中在卫星实验室，集中在如何改进宝贵的李芝镜的制造技术上。

当他和同事们下了飞船，走进克罗娜的研究设施，伦德觉得自己好像刚从一场噩梦中醒来。他左顾右盼，迷失了方向，忽然发现他们几个人谁也没有带行李和个人物品。而且一直都没有带，他们临走的时候打包了吗？

回到卫星实验室后，他才逐渐高兴起来，决心立即投入到研究和开发工作中去，他发现自己总是很容易就忘了和贝尼·杰瑟里特有关的所有事情。他讨厌这种迷失的时间……但又无法确定他到底去了多久。他得去核实一下。

弗林托·金尼斯和塔利斯·伯尔特在刺眼的光线下眨着眼睛，从伦德身旁走过，进入了金属走廊。伦德仍在努力回忆贝尼·杰瑟里特的宴会，他能感觉一些记忆碎片渗入了他的意识边缘，就好像水流从堤坝的裂缝中渗出那样。他尝试使用他很久以前学习过的一些门泰特

技术，但每次都像是在试图抓住一块光滑的苔藓岩石。他想回忆起更多细节。如果那道裂缝能继续变大的话，也许那座阻挡他记忆的堤坝就会崩溃掉。

寒冷的恐惧感涌上了他的心头，伦德开始感到头晕目眩。这不对。他开始耳鸣。难道是那些女巫对我们做了什么吗？

他的双腿开始失去平衡。没等伦德的同事来得及帮他，他就摔倒在了冰冷的金属地板上。耳中嗡嗡作响。

塔利斯·伯尔特俯下身来，光滑的额头上现在全是皱纹：“你怎么了，哈罗亚？需要给你找个医生吗？”

金尼斯则噘起了嘴唇。“要不干脆给你放个假吧，伦德？我相信你叔叔会同意的。”他似乎在心里重新评估日程安排，“我怀疑贝尼·杰瑟里特并不是真打算给我们这单业务。”

一听到这句话，伦德一下子困惑又震惊：“给我们什么业务，主任？”最近的几天现在全都变成了雾一样的幻影。他怎么能一下子就忘了这么多的事情呢？“你还记得吗？”

那个官僚抽了抽鼻子，答道：“哦，当然是为了她们的……项目了。这有什么关系嘛？在我看来，我们算是白费力气了。”

在伦德看来，他的眼睛似乎向内翻了一下，露出了一个贝尼·杰瑟里特女人的幻象，她的嘴里发出了一连串尖锐的问题，在他的脑海里回响。他眼看着她的嘴唇慢慢地一张一合，说着奇怪的话，长长的手指在他面前移动，仿佛在催眠他。

他使用了门泰特记忆法，思维集中技巧。堤坝上的裂缝逐渐变宽了。他想起了那些褐色的悬崖，想起了一个采石场……一艘坠毁了的飞船，以及一句特别的话：“你们是乔本恩的朋友。”

突然，心灵的障碍瓦解了，一切都显露无遗。“告诉我们你们对这项发明的了解。还有我们如何才能重新复制它？”伦德仍然坐在走廊的地板上，忽然大喊起来，“快给我拿个全息记录仪来。快去！我需要记下这些细节。”

“他疯了，”金尼斯主任哀叹道，“脑子坏掉了。”

但塔利斯·伯尔特猛地从这位官僚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听写卡，递给了他的同事。伦德一把抓了过来：“这是很重要的！在我失去记忆之前，没时间回答你们的问题。”

他的眼睛直勾勾盯着前方，启动了麦克风，气喘吁吁地开始讲话：“特努·乔本恩……他的秘密项目对卡利玛尔总理来说很重要。他现在失踪了……投奔了哈克南家族。他留下的记录里有太多的空白。啊，现在我们终于知道他一直在忙什么了！一个隐形力场发生器。”

伯尔特跪在他身边，光滑的额头上眉头紧皱。金尼斯看起来好像还是想叫个医生过来，然后再用一艘救援船把这位发明家带回李芝去。金尼斯不喜欢让工人们起疑心，但毕竟伦德是伯爵的侄子，他得罪不起。

更多的画面涌进了伦德的脑海，他连珠炮似的说了起来：“他用他的力场发生器让一艘战舰隐了形……但哈克南人把这艘飞船撞进了

圣母学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带到瓦拉赫九号星，她们想让我们帮忙搞明白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技术——”

弗林托·金尼斯听够了，他打断了伦德：“别胡说了，我们被叫去是为了讨论一个……”

“我相信我的笔记本里有记载。”伯尔特补充道，但紧接着又皱起了眉头。

“你还记得那个采石场吗？”伦德问道，“还有那些审问我们的女人？就是她们做了手脚，抹去了我们的记忆。”

这位不耐烦的发明家紧握着强化玻璃听写卡，喋喋不休地说出他所能记住的一切。好奇的人群开始聚集在卫星实验室的走廊上，当伦德从他逐渐恢复的记忆中绘制出整幅图像时，金尼斯和伯尔特再也无法忽视他的话了。一个又一个的细节让他们开始变得疑虑重重，但他们就是想不起来。

伦德放松了下来，他要来了更多听写卡，然后对着这些卡片连续说了好几个小时，期间滴水未进，最后筋疲力尽地倒在了走廊的地板上。而他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独自在夜晚大笑的人，肯定是陶醉在自己的罪恶里。

——弗雷曼人的智慧

因为在厄拉科斯上水无比珍贵，所以隆多·图克在南极的水工厂使他成为了一个富有的水商。他能买到人们所渴望的一切东西。

然而，他却长久地生活在绝望和恐惧之中，无论他逃到哪里，他都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安全。

图克现在正躲在他位于迦太格的豪宅里，这是一栋非常优雅的房子，里面摆满了他收集的漂亮艺术品。他花了一大笔钱安装了最先进的安全系统，购置了各种各样的个人防御武器。他还雇佣了一些与他背叛的家族毫无关系的外世界雇佣兵。

他应该可以感到安全了。

在他出卖了那个隐藏多年的走私基地的位置后，图克的生活质量急剧下滑。多年以来，他一直都替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保守秘密，接受他的贿赂，同时帮助这些走私者获取他们需要的物品。他对自己两面下注的行为并不感到内疚，只要利润能不断增加就行。后来，图克看到了一个大发横财的机会，所以把这些逃亡者的位置出卖给了哈什米尔·芬伦。装备精良的萨多卡军团随后便突袭了那个走私基地。

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些变节者会藏有原子武器。最终，被逼到了绝境的多米尼克·维尔纽斯点燃了一个燃石炸弹，把他的基地、士兵和皇帝的整个军团都蒸发了……

考虑到某一天可能会突然冒出一个美丽的女刺客，所以图克早早就把他的情妇们都赶走了，每天独自入睡。为了防备刺客下毒，他连食物都是自己准备的，并用最好的克洛宁毒物探测器检查每一口食物。而且由于担心狙击手，他再也不会不戴防具就进入城市了。

现在，那些不可捉摸的弗雷曼人，在没有给出任何解释的情况下，简单地终止了与他的业务关系，不再聘用图克当他们和宇航公会的中间人。而多年来，他一直充当他们之间的中间人，帮助弗雷曼人用香料贿赂宇航公会。

难道弗雷曼人对他起了疑心吗？而话又说回来，他们为什么会关心那伙走私犯呢？不过，如果他们坚持要终止合作的话，图克会毫不内疚地向凯坦报告他们的非法活动。也许沙达姆四世会像芬伦伯爵那样慷慨地报答他。

但根深蒂固的恐惧把这名水商困在了他重兵把守的房子里。我树敌太多了。

他试图从身边柔软的靠垫和丝绸中寻找一丝抚慰。豪宅里那无比昂贵的喷泉发出带有催眠效果的嗡嗡声，这本来可以帮助他入睡，但最终却没有成功。他只得第一千次劝自己说，他过于担心了。

列特－凯恩斯、斯第尔格以及另外三名弗雷曼突击队员轻松地绕过了安全系统。这些人可以做到不留下任何可辨认痕迹地穿过开阔沙地。所以这对他们来说算不上挑战。

在割断了两个雇佣兵的喉咙之后，弗雷曼人成功潜入了水商的豪宅，沿着光线充足的走廊一路前进。“图克应该雇些更厉害的人。”斯第尔格小声说。

列特已经抽出了他的晶牙匕，这把乳白色匕首的刀刃今晚还没有尝到鲜血。他打算把自己的匕首留给罪有应得的人。

几年前，当时还年轻的列特加入了多米尼克·维尔纽斯和他在南极的走私者团队。多米尼克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和老师，他的部下都很喜欢他。但在列特离开他们回到穴地后，隆多·图克背叛了这位变节者。这个水商毫无荣誉感。

今晚，图克将得到一笔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报酬：弗雷曼人给予的制裁……

他们悄无声息地穿过石头走廊，隐匿于阴影中，靠近了水商的卧室。从以前在这里工作过的仆人那里获取豪宅的蓝图是一件很简单的事，那些仆人本来也都是城市弗雷曼人，他们仍忠于自己的穴地。

尽管自己从未见过多米尼克·维尔纽斯本人，但斯第尔格还是追随了列特，因为列特现在是所有弗雷曼人的阿布耐布。所有弗雷曼突击队员都很乐意加入这项任务。弗雷曼人理解什么叫仇杀。

在一片漆黑之中，他们闯进了图克的卧室，然后关上了身后的门。大家都抽出了刀刃，脚步安静得像油流过岩石。列特本可以掏出他的毛拉手枪，向躺在床上的叛徒开枪，但他并不想谋杀这个人。不完全想。

图克被惊醒了，他深吸了一口气想大声尖叫，但斯第尔格却像恶狼那样扑了过去。两个人在光滑的床单上厮打起来，最后斯第尔格狠狠扼住那人的喉咙，不让他出声。

水商双目圆睁，眼珠左看右看，眼神里充满了恐惧。他扭动了一下，但一名突击队员按住他的短腿，然后又把他的胳膊按在床上，防止他触发警报或伸手去拿隐藏的武器。

斯第尔格低声说道：“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列特。”

列特－凯恩斯怒视着他的俘虏。多年前，作为一名年轻的弗雷曼使者，列特每个月要去冰采矿一次，运送香料贿赂，但是图克现在显然已经认不出他了。

由于事态紧急，斯第尔格象征性地割断了图克的舌头，这样他的尖叫声就会因为血液淤积在嘴里而变成汩汩的声音。

图克干呕起来，吐了几口鲜红的口水，列特则对他宣读弗雷曼人的判决：“隆多·图克，因为你说出的背叛之语，所以我们取走你的舌头。”

列特举起晶牙匕，用刀尖挖出了那人的眼球，一次一只，然后把图克那圆睁着的白色眼珠放在床头柜上：“因为你看到了不该看的事，所以我们取走你的眼睛。”

图克在恐惧和痛苦中挣扎着，再次试图尖叫，但他只成功地吐出了更多的血。两名突击队员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列特用刀刃割下了这个奸诈叛徒的左耳，然后是他的右耳，然后将这两只耳朵与舌头和眼球一并放在了床头柜上：“因为你听到了本不属于你的秘密，所以我们取走你的耳朵。”

所有的突击队员都参与了最后一步，也就是砍断图克的手，房间里顿时响起骨头裂开的声音。“我们砍断你的手，是因为你用它收受贿赂，出卖信任你的人。”

最后，他们把水商放倒在床上，让他淌着血——人还活着，但生不如死……

在弗雷曼人离开之前，他们喝了好几大口图克卧室里那装饰性喷泉里流淌的水，然后悄悄地溜回到了迦太格黑暗的街道上。

从此之后，列特－凯恩斯将直接与宇航公会交涉并商议他自己的条约。

强烈的情绪所产生的想法会停留在内心。而抽象思维则一定停留在大脑。

——贝尼·杰瑟里特格言，《控制的原则》

隆博穿了一件剪裁精良的制服，披着一条引人注目的紫色斗篷，里面衬着铜丝。他的动作现在已经很流畅了，这些衣服也能恰到好处地把他的身体盖住，不仔细看是无法看出他是个半机械人的。特希雅自豪地站在他身边，挽着他的手臂，陪着他穿过位于卡拉市太空港边上的军用机库。

在最大的机库里，他们见到了雷托和杜菲。维修人员敲打金属发出的叮当声不绝于耳，吵得隆博向后退了好几步。

“第一步已经准备好了，隆博王子，”哈瓦特宣布，“我们为你和哥尼买好了远航机票，但你们得多花些时间绕道走，这样等你们到达伊克斯，才不会有人追踪到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邓肯·艾达荷擦去手上的油脂，把手里的水晶数据板塞进口袋，急忙走过去迎接他们：“雷托，我们的舰队已经准备好接受你的检阅了。我们已经完成了对二十六艘战斗护航舰、十九艘运兵船、一百架战斗扑翼机和五十八架单人战斗机的全面检查。”

杜菲·哈瓦特在心里默默记下了这些数字，然后计算了宇航公会运送这样一支部队会找他们要多少宇宙索，并将结果与厄崔迪家族现有的可用资金进行了一下比对，最后说道：“公爵，这次行动的规模太大，我们得从公会银行贷款了。”

雷托反驳了这种担忧：“我的信用很可靠，杜菲。而这是一项我们早就应该进行的投资。”

“我会把所有的开销都还给你的，雷托……除非我无法代表维尔纽斯家族夺回伊克斯——那样的话，我会破产甚至死亡。”隆博注意到特希雅那双深褐色的眼眸中似乎闪着泪光，马上又补充道，“我担心，我很难克服过去的思维方式。但我已经等得够久了。我希望哥尼和我明天就能出发。我们有很多地下工作要做。”

雷托的眼睛一直在盯着他那架光滑的军用飞船。他们一行人从正在测试引擎、加油、检查控制面板的机组人员身旁走过。厄崔迪士兵见到公爵迅速起身立正，向公爵敬礼。

“邓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扑翼机和单人战斗机？这不是一场空战或是地面战。我们的计划是打通隧道，进入地下城市。”

邓肯指着各式飞船解释道：“我们的攻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护航舰和运兵船能以多快的速度部署大量的士兵。然而，扑翼机和单人战斗机必须首先出击，摧毁萨多卡感应塔，并打开通向悬崖石壁的屏蔽场大门。”他扫了一眼这些飞镖形状的快速战斗机，接着说道：“如果我们的部队不能迅速突破地面防御，地下突袭战就注定会失败。”

雷托点了点头。杜菲·哈瓦特运用门泰特技术，对个人屏蔽场、炸药、激光枪、手持武器、口粮、燃料甚至军服进行了仔细的盘点。这种一次性的大型军事行动会带来很多家族问题，几乎和它包含的战术问题一样多。比如，大部分通常用来保卫卡拉丹的部队这次也将参战。这是一种考验平衡的游戏。

然而，如果皇帝决定派遣萨多卡军团来报复厄崔迪家族的母星，那无论配置多少防御力量都是不够的。在皇帝发布了那个针对非法储存香料的可怕警告，并且对札诺瓦进行了残忍的袭击之后，许多家族都加强了自己的安全措施。一些贵族家族自愿交出了他们长期藏匿的香料储备，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另一些家族则极力否认与违禁美琅脂有任何牵连。

雷托前一阵向凯坦发了一条信息，声称厄崔迪家族自愿接受宇联商会的审计——但这条信息没有得到任何回复。清白并不能保证安全，因为记录（甚至库存本身）总是可以伪造的。杜菲引用了埃卡兹家族的例子，他认为在最近的一次冲突中埃卡兹是无辜的。在一名间谍摧毁了格鲁曼的一个隐藏的香料储备点后，亨德罗·莫里塔尼子爵对他的死敌埃卡兹大加指责。结果不久之后，埃卡兹的一个香料仓库被曝光了。阿曼德·埃卡兹大公义愤填膺地声称是莫里塔尼家族栽赃了自己，只是为了陷害埃卡兹人民。作为证据，他交出了几个被处决的格鲁曼“破坏者”的尸体。而在皇帝开启调查的时候，双方仍在相互指责和反诉。

一名身穿制服的信使把头探进了阳光充足的机库。然后她便上气不接下气地小跑进来，期间还向一个修理工问了路，那名修理工指了指公爵和他的同伴。雷托心头一紧，不禁回想起过去那些满脸通红的送信人不断送来紧急消息的日子。而在他的记忆中，这些信使就没送过一次好消息。

那个女人轻快地走了过来，向雷托鞠了一躬，要求他出示公爵印戒以核实身份。最后她满意地递给他一个信息圆筒，雷托随后礼貌地

把她打发走了。隆博和特希雅后退了一步，给雷托留出阅读和思考的空间。邓肯和杜菲都打起了精神，紧紧盯着他。

“这是来自凯坦的正式通知。有人企图暗杀皇帝，”雷托脸色发白，低声说道，“而杰西卡就暴露在刺客的枪口前！”他死死握住打开的圆筒，指关节都变白了，雷托全神贯注地看着信里的细节，灰色的眼珠左右转动。“根据信上所说，刺客是一场演出里的一个疯子。”

隆博沮丧地看着特希雅：“地狱在下！杰西卡去凯坦正是为了安全啊。”

“她受伤了吗？”邓肯问道。

“杰西卡自己写了第二封信。”雷托回答，显然松了口气，说着抽出一张新信纸。他读了信，并把它传给了杜菲·哈瓦特，仿佛并不在意他的门泰特阅读自己侍妾的内心想法。

雷托不安地站在那里，心脏怦怦直跳。他额头上也冒了汗。自己抛弃理智，不顾一切地爱上了她，并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了她未出生的孩子身上。

“我相信真相肯定比官方声明透露出来的要有意思得多。不过，杰西卡显然不是刺客的目标，公爵，”哈瓦特指出，“如果有刺客要杀她，他们早就下手了。有皇帝在她身边，暗杀难度会高很多。不，您的夫人只是……凑巧在场而已。”

“但如果她被激光枪打中了，她同样活不成啊。”雷托的脸色阴沉着，心如刀绞。“阿妮鲁尔夫人要求——不，是强令——杰西卡去

凯坦度过她剩下的孕期。但如果她留在卡拉丹城堡，我现在还至于这么担心吗？”

“我想不会。”邓肯附和道，雷托肯定会像保护自己一样保护杰西卡的。

在他们周围，机库里又忙碌起来，嘈杂的声音淹没了他们的低语。雷托现在感到十分无助，仿佛随时会爆发。*杰西卡可能遇害了！为了保护她，他一定会奋起反击。失去她会毁了我。*

他的第一反应是立即登上停在轨道上的远航机，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凯坦。只要能马上陪在她身边，他不惜丢下眼下的军事准备工作——让留下来的这几个人完成这些准备工作吧——自己随时准备把任何胆敢露面的刺客撕成碎片。

但当他看到隆博正在盯着他，不禁想起了这个秘密军事计划有多复杂，对团队合作的要求有多高，也想起了杜菲和哥尼对伊克斯恐怖现状的报告。是的，雷托是一个人，一个凡人，但他首先是一位公爵。尽管他现在确实很痛苦，而且非常渴望马上见到杰西卡，但他不能忽视他的责任，不能让他最好的朋友隆博和数百万的伊克斯人民因为自己而受苦。

“帕迪沙皇帝有很多敌人，而且他每天都在制造新的敌人。他施行暴政，抢夺香料，威胁要摧毁人们的家园，就像他摧毁札诺瓦一样，”隆博说道，“而且他变本加厉了。”

特希雅陷入了沉思，说道：“沙达姆凭借的是他与生俱来的权力。他靠的是身上的皇袍……但他真有本事吗？”

雷托摇了摇头，想到了沙达姆皇位下那堆聚如山的累累白骨，说道：“我相信，他的这场大香料战争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法律对每个人都是危险的，无论是无辜的人还是有罪的人，因为它们无法自我解释。它们只能被人解释。

——陈述：贝尼·杰瑟里特的观点

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之下，皇宫的草坪上、温室和植物园里又举行了一场皇家游园会。贵族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尖叫着，朝臣们也都在愉快地闲聊，嘈杂的声音在风中飘荡。

杰西卡觉得这些人的存在很不真实。他们似乎不清楚自己在外人看来究竟有多么无聊。不管是谁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都会变得昏昏欲睡。她真想知道这帮人平时是如何处理政事的。作为一名侍女，她现在当然无事可做，只不过宫廷里那些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似乎一直在盯着她。

如果她现在仍和雷托一起待在卡拉丹，杰西卡肯定在忙着审理家族的财务状况，检查渔船的部署，跟踪大洋彼岸的天气状况等等。她本可以帮助雷托从他那深深的悲痛中挣脱出来，将他的愤怒转化为有效的行动。但在这里，她面临的最大挑战也只不过是一些体育比赛。

杰西卡走在一条碎石铺成的崎岖小路上，路两旁尽是深红色的九重葛和喇叭状的牵牛花，柔和的花香让她不由得想起了卡拉丹。在厄崔迪的世界里，城堡北面那片浓密的星花草甸在春天的薄雾中总是格外繁茂。曾经在一个温暖的日子，雷托带着她远离了杜菲·哈瓦特的视线，来到了高低不平的海岸线上的一块偏僻空地。在那里，在那片

厚厚的星花草甸上，他和她亲密无间，之后还花了半个小时仰望天上的云彩。她是多么想念她的公爵啊……

可是她必须再等四个半月，直到她的孩子出生才能回去。而且杰西卡不能对这个决定提出质疑。但这不代表她不会默默地想念雷托。

不过最令她担心的，是她那位非常了解自己的老师莫希阿姆，如果她发现了这个年轻女子背叛了姐妹会，她一定会非常失望。杰西卡害怕看到莫希阿姆圣母抱着那个刚出生的男婴时脸上注定会流露出的背叛和失望。她们会在一怒之下杀掉公爵的儿子吗？

但她挺直了肩膀，继续往前走着。*我以后总能生个女儿，姐妹会想要多少我就给她们生多少。*

年轻的公主伊勒琅出现在杰西卡眼前，她一身优雅的黑色游戏服显得那头金色长发更加光彩照人。她正坐在一张光滑的石凳上，专注地看着她膝盖上打开的一本胶片书。伊勒琅抬起头来，也注意到了杰西卡，于是问候道：“下午好，杰西卡夫人。你被淘汰了吗？”

“恐怕我压根就没参赛呢。”

“我也没有，”伊勒琅做了一个优雅的手势，示意道，“你要坐下吗？”阿妮鲁尔虽然尽力保持着贝尼·杰瑟里特的生活之道，但仍然在她的大女儿身上花费了很多心血。这位公主既庄重又聪明，比她的妹妹们都要聪明。

伊勒琅举起她的胶片书，问道：“你读过《圣战英雄的生活》这本书吗？”她的行为举止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成熟得多，似乎极其渴求知识。据说公主的梦想是有朝一日成为一名作家。

“当然。莫希阿姆圣母是我的老师。她让我背了整本书。在圣母学校的场地上就有一尊拉奎拉·贝托—阿妮鲁尔的雕像。”

伊勒琅扬起了眉毛：“塞丽娜·芭特勒一直是我的最爱。”

杰西卡坐在了阳光温暖的石凳上。她们一起看着眼前跑来跑去的孩子们争抢着踢一个红色的球。公主放下胶片书，换了个话题：“你一定觉得凯坦和卡拉丹很不一样吧。”

杰西卡笑了。“凯坦是如此美丽和迷人。我每天都能学到新事物，看到令人惊叹的风景。”她顿了顿，然后承认道，“不过，这里不是我的家。”

伊勒琅身上散发出的古典美让杰西卡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当然她现在也只比公主大十一岁。从外表上看，她们俩就像姐妹。*其实伊勒琅才是我的公爵应该娶的那种人，这样才能为他的家族赢得政治资本。我应该恨她才对，但我却一点也恨不起来。*

皇帝的妻子穿着一件有金色领子和金银细丝袖口的紫红色长裙，沿着杰西卡身后的花园小路走了出来：“哦，你来了，杰西卡。你们俩在密谋什么？”

伊勒琅答道：“我们只是在谈论凯坦有多棒。”

有那么一瞬，阿妮鲁尔允许自己骄傲了一下。她注意到了胶片书，这才知道在其他人踢球的时候，伊勒琅原来一直在学习。她用稍带一丝阴谋论的口吻对杰西卡说道：“伊勒琅似乎比我的丈夫更致力于学习领袖之道。”晃了晃她伸向杰西卡的那只戴着戒指的手，“来吧，我有事要跟你商量。”

杰西卡跟着皇帝的妻子穿过一个被修剪成士兵形状的花园。阿妮鲁尔从一个灌木丛士兵的制服上拔下一根没有修剪好的小树枝，说道：“杰西卡，你和宫廷里那些人不一样，那些人只知道传播流言蜚语，为了向上爬而互相倾轧。我倒觉得你堪称是皇宫里的新气象。”

“这里的一切都那么光彩夺目，我一定显得很平凡。”

阿妮鲁尔咯咯地笑了：“你已经足够美丽了。而另一方面，我的穿着却不能随心所欲。”说着她把手指上的戒指展示给了杰西卡，“这是一颗蓝色的塑石，而它却不仅是一枚戒指。”

她按下宝石，一本闪闪发光的日记出现在她面前，书页上密密地记载着各种信息。杰西卡还没来得及看清全息图像里的字，阿妮鲁尔就把投影关掉了。

“鉴于皇宫里的隐私如此罕见，我发现日记本对冥想很有帮助。它能让我分析我的想法，筛选其他记忆。杰西卡，等你当上圣母就明白了。”

杰西卡跟在她的身后，踩着碎石，穿过一个小型水上花园，水面上漂浮着巨大的百合花和各种水生花朵。阿妮鲁尔继续说道：“我认为写日记是一种责任，以防在我生命结束时有意外阻止我的记忆转移。”她还有一些话不能明说：这个谋划已久的秘密育种计划现在迎来了最关键的最后几步，作为魁萨茨圣母，她需要为那些跟随她的人写一份纪事。她不敢冒险让自己的生命和经历消失在没有记录的历史深渊里。

阿妮鲁尔摸着她的塑石戒指，说道：“我打算送给你一个属于你自己日记本，杰西卡。是那种老式的精装日记本。你可以通过写日记保存你的想法和观察结果，记录你最私人的感受。这样一来，你就会对自己和周围的人有更好的理解了。”

当她们绕着喷泉散步时，杰西卡感到皮肤上多了一层薄薄的水雾，好似有个小孩在冲自己的胳膊呼气。她开始下意识地摸着肚子，感觉自己的体内孕育的生命在不断增长。

“我这份礼物已经放在你的房间里了。你会在一张小卷桌里找到一本旧的空白日记本，那原本属于我最好的朋友洛比亚。写下你的日记吧。它将会是你在我们这个孤寂拥挤宫殿里的新朋友。”

杰西卡停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谢谢你，夫人。今天晚上我就写第一篇日记。”

有些人无论如何都会拒绝接受失败。历史会评价他们是英雄，还是傻瓜？

——皇帝沙达姆四世，《官方帝国历史修订版》（草案）

在过去的辉煌岁月里，卡马尔·皮尔鲁曾担任过伊克斯驻凯坦大使，名望很高，这个职务把他从辉煌的洞穴城市带到了兰兹拉德大厅和皇宫。皮尔鲁一直是个备受尊重还很有趣的人。他不知疲倦地为伊克斯的工业产品寻求优惠的特许权，向一个又一个的官员行贿，赠送给他们贵重的奢侈品，不停地为伊克斯谋利。

然后，特莱拉人入侵了他的世界。而科瑞诺家族对他的求助置之不理，兰兹拉德里的人也对他的哀求充耳不闻。他的妻子在袭击中丧生。他的世界和他的生活就此被毁灭。

曾几何时，这位大使在金融、商业和政治领域都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现在看来似乎早已是过眼云烟。卡马尔·皮尔鲁在高层结交过很多朋友，也知晓很多秘密。虽然他不倾向于用这些资源进行敲诈勒索，但一想到这些情报能轻易地搞垮一个人，他就觉得自己拥有巨大的力量。即使过了这么多年，他仍然记得大部分情报的每一个细节。现在到了使用它们的时候了。

凯坦帝国监狱的监狱长名叫娜妮·麦加尔，曾经是一名走私犯和盗贼。她看上去非常粗犷，有着黝黑的皮肤，很多人总会以为她是个男人，而且还是个丑陋的男人。她来自昂西多星系中一颗高重力行星，她又矮又胖，而且几乎和强壮的安布斯摔跤手一样肌肉发达。在

贿赂狱警让她逃跑之前，麦加尔曾在伊克斯监狱隧道里被关了将近一年。所以在官方名单上，她仍属于在逃犯。

在她逃狱几年后，皮尔鲁大使在帝都科林斯发现了麦加尔，他是从伊克斯内部的逮捕令上认出她来的。皮尔鲁私下向她透露自己清楚——并打算保守——她的秘密之后，这位监狱长就对他惟命是从了。他在凯坦已经待了二十年之久，而且还是一个变节家族被流放的大使，但从来没向她寻求过帮助。

但就在前几天，一个演员大胆地企图暗杀皇帝，并针对他自己的血统发表了一番令人震惊的言论。这些言论在皮尔鲁大使的脑海中播下了好奇的种子。他现在迫切地想要见到这个囚犯，他很可能是埃尔鲁德九世和他的侍妾珊多·巴鲁特的儿子，而珊多·巴鲁特后来成为了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伯爵的妻子。

如果这一切是真的，那么泰洛斯·瑞法不仅是沙达姆四世同父异母的兄弟，也是王子隆博·维尔纽斯的兄弟。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一个双重的启示。科瑞诺和维尔纽斯两个家族的王子现在却被关进了监狱，就在凯坦！隆博总是认为自己是这个伟大家族的最后一个幸存者，他相信自己的血统会随着他的死亡而终结。

而现在可能还有一线希望，虽然是母亲那边的血脉吧……

沙达姆是永远不会允许他接近瑞法的，所以大使决定另辟蹊径。尽管维尔纽斯家族已经衰落，但麦加尔监狱长肯定不希望她过去的罪行被曝光。这只会导致帝国对她进行更深入的调查。最终，大使甚至没有明着提出威胁，她就为他搞定了一切……

当夜幕降临科林斯，皮尔鲁沿着皇宫西侧的森林小径潜行。他跨过小溪上的一座象牙石桥，消失在河对岸的阴影之中。他随身携带了一些医疗工具、样品瓶和一个小型全息记录仪，所有东西都藏在紧贴在他肚皮上的一个零熵袋里。

“这边走。”一个沙哑的声音从溪边传来。在一片昏暗中，皮尔鲁看到了那个等着他的船夫，他是个驼背的男人，有一双苍白却闪闪发亮的眼睛。发动机发出微弱的呜呜声，小船在水流中保持着稳定。

皮尔鲁爬上了船，平底船在水中下沉了一点。船夫紧握着一个高高的舵柄，引导着这艘简易的小船穿过了迷宫般的水道。在他们周围，高高的树篱直插入黑暗的天空，投下了一道道不祥的剪影。这条错综复杂的运河里有许多死胡同，是给那些不清楚路线的人设的陷阱。但难不倒这位半蹲着的船夫。

小船转了一个弯，这里的树篱似乎更高，那些尖利的刺伸得很长。皮尔鲁看到前方有一座巨大的灰色石头建筑，底部闪烁着微弱的灯光。双开的金属大门架在河道上，后面便是一座监狱设施。灯光在铁丝网的另一侧若隐若现。

大门两侧高高的柱子上悬挂着四名死刑犯的头颅——三男一女。他们的头骨被掏空并往里面塞了球形灯，一道道令人不安的恐怖光线从他们的眼窝、嘴和鼻孔里照射出来。

“叛徒之门。”船夫解释道，金属大门嘎吱一声打开了，小船嗡嗡地驶了进去。“很多有名的囚犯都是从这扇大门进来的，但能活着出来的不多。”

码头上的一名卫兵挥手示意他们过去，于是皮尔鲁从摇晃的小船上爬了下来。这名卫兵没有要求检查他的大使证件，而是直接领着他穿过了一条阴森的走廊，里面充满了霉菌和腐烂的气味。皮尔鲁听到别处传来了一阵尖叫声。也许这声音是来自皇帝那令人恐惧的拷问室……或者仅仅是一段用来让囚犯们保持极度焦虑的录音。

皮尔鲁被带到了一个四周环绕着橙色限制力场的小牢房。“这就是我们这里的皇家套房了。”卫兵宣布道，随后把限制力场调暗，让大使进去。牢房里恶臭扑鼻。

潮湿的水流沿着牢房后面的石墙淌了下来，流到了小床和粗糙的石头地板上，致使角落里满是成片的苔藓。牢房深处有一个穿着破旧上衣和脏裤子的男人躺在一张小床上。他们靠近时，这名囚犯小心地坐了起来问道：“你是谁？我的律师，终于给我派律师了？”

那名卫兵对皮尔鲁说道：“麦加尔监狱长说给你一小时的时间。一小时后你要么走……要么干脆也留在这里。”

泰洛斯·瑞法连忙起身：“我研究了司法制度指南。我也熟读了帝国法典，就连沙达姆本人也得受到它的约束。而他违反了——”

“科瑞诺人只受自己选择的法律的约束。”皮尔鲁摇了摇头。在他谴责伊克斯上所遭受的不公正时，他就清楚这一点了。

“我就是个科瑞诺人。”

“随你怎么说吧。你现在还没有法律代理人吗？”

“差不多三个星期了，根本没人跟我说话，”他显得很激动，“剧团的其他人怎么样了？他们对行刺一无所知——”

“他们也被逮捕了。”

瑞法垂下了头：“为此，我真的很抱歉。还有死去的卫兵也是，我压根没想开火，我只想表达我的看法。”说着他看了看来访者。“那么，你又是谁呢？”

皮尔鲁靠了过去，然后压低声音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和头衔：“可悲的是，我现在是一个没有了政府的公务员。伊克斯遭到入侵时，皇帝什么也没做。”

“伊克斯？”瑞法略带骄傲地看着他，“我的生母就是珊多·巴鲁特，她后来就是嫁给了伊克斯的多米尼克·维尔纽斯。”

大使蹲下来，小心地不让自己的衣服沾到任何脏东西：“如果你真的是你所说的那个人，泰洛斯·瑞法，那么严格来说你就是维尔纽斯家族的王子，你还有个同母异父的兄弟叫隆博。你们是一个拥有伟大历史的贵族家庭的最后两名成员了。”

“我同时也是科瑞诺家族唯一的男性继承人。”瑞法似乎并不担心他可能面临的悲剧，只是对所受到的待遇感到愤怒。

“随你怎么说吧。”

囚犯把双臂交叉在胸前：“基因测试将证明我的说法。”

“还真让你说着了。”大使从绑在他肚皮上的零熵容器中取出了一个药箱。“我随身还真带了一个基因提取工具包。沙达姆皇帝肯定

希望能隐藏你的真实身份，所以我是瞒着他来找你的。我们必须非常谨慎。”

“他自己没有对我做过任何测试。他不是已经清楚真相，就是根本不感兴趣，”瑞法的声音里充满了反感，“沙达姆是打算把我一直关在这里，还是找一天悄悄把我处决？你知道他进攻札诺瓦的真正原因就是想消灭我吗？那些无辜的人都死了——而我当时甚至根本不在那里。”

皮尔鲁多年以来积累了很多外交技巧，尽管瑞法这番话让他震惊不已，但表面上仍是不露声色。毁灭了一整颗星球就为了消灭一个人？但他清楚沙达姆很可能会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对他皇权的威胁。

“任何事都是可能的。然而，否认你的存在确实符合皇帝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在远离凯坦的地方进行全面而客观的分析。我需要你的合作。”

他可以看到瑞法脸上顿时浮现出了充满希望的表情。那双灰绿色的眼睛也亮了起来，他连忙坐直了身子说：“当然。”幸运的是，他没有问更多的细节。

皮尔鲁打开了一个细长的黑色盒子，里面有一个闪闪发光的自动手术刀，一个胶囊注射器，还有一些小瓶和小管。“基因测试需要做好几次，所以我需要足够多的样本。”

囚犯点头称是。于是大使迅速收集了瑞法的血液、精液、皮肤碎屑、指甲和上皮细胞。无论沙达姆如何试图掩盖，这些必要的样本都是能证明瑞法出身的绝对证据。

当然，前提是皮尔鲁成功地将样本带出凯坦。他是在玩一个危险的游戏。

皮尔鲁取完了所需的全部样本后，瑞法那宽阔的肩膀垂了下来，好像他终于接受了自己永远也不可能活着逃出这个监狱的事实：“我想我永远也不会有出庭的机会了吧？”他看起来就像个天真的小男孩。

可爱的老讲师加拉斯·欧森总是教导他要把正义奉为神圣。但是沙达姆，这个札诺瓦的屠夫，却认为自己高于帝国法律。

“我觉得够呛。”皮尔鲁残忍却诚实地回答。

囚犯叹了口气道：“我写了一份演讲稿，一份关于如何继承拉斐尔·科瑞诺皇太子的优良传统的盛大声明，我在上一场演出中扮演过他。我用上了我所有的技巧，就是为了让人们能为失去的黄金时代哭泣，让我同父异母的兄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皮尔鲁停顿了一下，然后从他的零熵袋中取出一个小型全息记录仪，说道：“泰洛斯·瑞法，那你现在就发表这个演讲吧。讲给我听。然后我会让别人也听到它的。”

瑞法坐直了身子，换上了一副无比尊贵的表情：“有观众在场的话，我总是很高兴的。”记录仪开始嗡嗡地响了起来。

后来，当卫兵回来时，发现皮尔鲁大使站在牢房里，身子颤抖着，泪流满面。当模糊的限制力场从一侧打开，卫兵问道：“怎么样？你要留在这里吗？要我给你找间空牢房吗？”

“我这就走。”皮尔鲁看了瑞法一眼，表示告别，然后匆匆走了出去。大使觉得自己喉咙发干，膝盖发软。他以前从未感受过一个受过训练的艺人所施展的全部力量。

那位埃尔鲁德的私生子现在像皇帝一样高贵而骄傲地站在那里，透过橙色的力场望向皮尔鲁：“请代我问候隆博。我们要是……早些认识就好了。”

发明创造的关键不在于数学，而在于想象力。

——哈罗亚·伦德的早期实验日记

伦德仍然觉得自己的身子酸软无力，他弓着腰，趴在一张电子画桌前，眼睛死死盯着平板屏幕上的涂鸦和磁线。他滚动着他的笔记，使用很久以前学会的一些门泰特记忆恢复技巧，按照正确的顺序重现了贝尼·杰瑟里特问过的每一个问题，以及他看过的关于坠毁飞船的每一个细节。

既然他已经知道这样的一个隐形力场是可以存在的，那么他只要找到重建它的方法就行了。不过这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

塔利斯·伯尔特和金尼斯主任站在这间简朴的实验室的另一边。“主任，我已经琢磨好几个小时了，”伯尔特说道，“哈罗亚的说法听起来……让我很是感同身受，尽管我说不出确切的原因。”

“反正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主任说。

伦德头也不抬地说道：“我的头脑经过了严格的门泰特训练。所以我多少可以抵挡一下贝尼·杰瑟里特的这种控心术。”

“可你是个失败的门泰特。”金尼斯提醒他道，声音里充满了怀疑。

“但是，他们仍然改变了我大脑的神经通路。”他忽然想起了门泰特学校里的一句格言：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模式总是会重复。“这么说吧，我的思维现在自行发育出了抵抗场、精神肌肉和辅助储存区

域。这也许就是她们的思维控制没能完全生效的原因吧。”这么看来，他那位和蔼可亲的老叔叔一定会为他感到骄傲。

伯尔特搔了搔头皮，好像要把仅存的毛囊都给挖出来：“我觉得应该找个时间去检查一下乔本恩的实验室。”

主任显得不耐烦起来：“他一叛逃我们就检查过了。乔本恩只是一个低水平的研究员，而且出身于一个不重要的家族，所以他没有很大的晋升空间。自从他离开后，我们就把他的实验室当仓库了。”

伦德二话没说地擦掉了面前屏幕上的草图。他没征求金尼斯的同意，就径直跑向了旧工作区……

在乔本恩这个废弃已久的实验室里，伦德找到了一张单子，上面写满了所需的零件和备注事项。他又查看了乔本恩的管理监控全息照片，但没有发现什么重要的东西。

看来这位叛逆的发明家一直在修改几千年前确立的经典霍尔茨曼方程式。但是，就连最顶尖的现代科学家也不能完全理解提奥·霍尔茨曼[53]那个神秘的公式是如何起作用的——只是知道它们确实起作用了。所以伦德实在无法理解乔本恩到底想要干什么。

他的脑子里好像燃起了一把火，工作效率比他想象的要高得多。弗林托·金尼斯站在他们中间，尽职尽责地监督着他们，而伦德则翻遍了整个实验室，顾不上理会其他人。他轻敲着地板、墙壁和天花板。一寸一寸地寻找线索。

他跪在地板和轨道空间站外壳之间的连接处，忽然发现有一道裂缝正在自己视野中忽明忽暗地闪动，似乎是一种伪装，不过更像是一

道微弱的闪光，眼睛里的一粒灰尘。伦德一直盯着那道裂缝看，直到眼睛酸痛。他忽然想起了某位严厉的门泰特老师传授给他的观察法。于是他加速了感知，放慢了时间，捕捉到了下一道闪光。

而就在这个时候，伦德直接穿过了墙壁。

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幽闭恐怖的凹室，被散发着金属味道的污浊空气包围着。那道裂缝又闪了一下，墙壁在他身后封闭了起来。伦德被困在了这个狭小的房间里，几乎无法转身。黑暗包裹住了他，仿佛失明了一般。他发现自己的呼吸也变得困难。双手触碰的所有地方都是冰冷的。

伦德在黑暗中摸索着，发现自己被薄薄的利读联晶纸、平板屏幕和装满数据的志贺藤卷轴包围了。他大声喊叫，但他的声音却被墙壁反弹了回来。对于外面的实验室，他现在既听不见也看不见。

当墙壁再次闪烁时，伦德跌跌撞撞地走了出来，既紧张又兴奋。金尼斯主任死死盯着他，伦德对他说道：“这里面藏着一个被屏蔽起来的秘密房间，但力场似乎要崩溃了。乔本恩留了很多机密资料在里面。”

金尼斯紧握双手喊道：“太好了，我们必须把这些资料弄出来。我决定要把这件事彻底查清楚。”说着他转向另外一个身材高大的技术人员。“当那墙壁再次闪光的时候，你就给我进去，把能找到的东西都拿出来。”

技术人员像猎豹一般摆好了姿势等待着，然后完美地找准了时机，向前一跳，消失在了墙壁里。那个隐藏的房间又消失了。

伦德和金尼斯在这间旧实验室里等了几分钟，然后又等了半个小时，但那个技术人员始终没有出来。他们听不到里面的声音，也无法再打开墙壁，他们只能不停地敲打白色的建筑墙板。

一名工作人员带着切割工具进来了，试图把墙割开，但割开后却只露出了隔墙之间的标准区域。而且就连扫描仪也没有显示这个区域有异常。

正当这些技术人员绝望时，哈罗亚·伦德却若有所思，他的大脑迷失在一种近乎门泰特的推测中。根据霍尔茨曼方程式的变化，他假定这种隐形力场能在隐藏房间的周围将空间折叠成波纹状。

洞口再次闪烁起来并保持了打开状态，那名技术人员从墙壁里摔了出来，他脸色苍白，眼睛空洞，指甲也都撕裂出血了，就像他刚才一直在试图从入口爬出来一样。两名同伴冲上前想要扶他，结果发现这名技术人员已经死了，显然是因为窒息或低温。这道“闪光”到底把他带到哪里去了呢？

面对仍然敞开的墙壁，没人敢进去取数据，直到伦德在一片恍惚中开始歪歪扭扭地向前走去。金尼斯只是象征性地叫了他一声，但眼睛却流露出了想要情报的热切目光。

伦德觉得这面墙壁随时都有可能复原，所以他以最快的速度把那些平板屏幕、志贺藤卷轴、利读联晶纸都扔了出来，而墙外的技术人员则负责回收。伦德似乎已经适应了这个怪异的磁场发生器，他现在已经安全地回到了实验室，而就在片刻之后，那堵墙又复原了，变得和以前一样坚固。

塔利斯·伯尔特死死盯着那些资料，说道：“要想正确复原那一成果，得有大手笔的投资才行。”

倒在地上那位死去的技术人员现在已经被人们遗忘了，金尼斯主任似乎正在考虑如何才能把这项工作的功劳完全揽到自己身上：“我会去说服卡利玛尔总理，我们确实需要大量的资金。巨额的资金。伦德，你去找伊尔班伯爵。他们应该能凑齐这一大笔钱。”

“报复。”世界上还有比它更加美味的单词吗？我就总是在晚上睡觉时经常反复念叨这个词，因为它总能让我做个好梦。

——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

李芝政府现在需要数额巨大、但必须是非官方渠道的宇宙索，来重新开发乔本恩的隐形力场。而艾因·卡利玛尔总理知道该从哪里找到这笔资金。

他来到了杰第主星，因为他必须不断地催促哈克南家族支付他们拖欠已久的款项，他现在很生气。哈克南的卫队长克鲁比没有把他直接带到男爵那座烟雾弥漫的要塞，而是带着卡利玛尔深入了哈克城那极具压迫感的心脏地带。

卡利玛尔身材瘦削，衣着讲究，他鼓起了勇气，尽量不让自己显露出胆怯来。男爵总是喜欢玩这种心理游戏。而总理必须完成并赢得这次谈判。由于某种不知道的原因，今天上午，哈克南男爵决定视察他的废物回收厂，而卡利玛尔总理被告知，会议必须在那里举行，否则就取消。一想到这些，卡利玛尔就皱起了鼻子。

在这幢巨大的工业大楼里，空气既潮湿又温暖，散发着卡利玛尔永远也不想再闻第二遍的难闻气味。虽然戴着金边眼镜，但他的眼睛还是觉得一阵阵刺痛。他能感觉到恶臭附着在他的合成纤维西装上，并下定决心一回到他在三合一中心的豪华办公室，就立即烧掉这身衣服。但如果没有拿到男爵欠李芝家族的钱，他是不会回去的。

“这边走。”克鲁比说道，他那棱角分明的嘴唇上面留了一圈薄薄的胡子。他领着卡利玛尔，沿着仿佛永无止境的金属台阶向上走去，最后来到一个由无数狭小通道组成的网格上。这些悬空的窄道的下方有一个散发着刺鼻味道的污水缸，就像为食底泥动物[54]准备的一个肮脏的水族馆。不过像男爵这么胖的人是怎么爬上来的呢？

卡利玛尔一路上气喘吁吁，试图跟上卫队长的步伐，最后却发现这里分明安装了金属升降平台。所以，他这是在试图挫我的锐气。他狠狠吸了口气，咬紧牙关以增强自己的信心。他需要表现出强硬来，以最坚定的决心对付这位男爵。

这位挑剔的卡利玛尔当初第一次抵达杰第主星时，男爵就曾冷漠地让他坐在一间屋子里等他，旁边放着一具他当时没能发现的尸体。而总理向他提出那些尴尬的请求，也就是对李芝暗中给予财政援助时，那股腐烂的气味就像是男爵对他的无言威胁。

这一次，卡利玛尔决心要扭转局势，彻底打败那个胖子。几年前，这位男爵曾表示愿意帮助李芝人重建举步维艰的实体经济，条件是获得一位苏克医生的秘密服务。后来，男爵只支付了部分款项，李芝家族一再提出付款要求，男爵却置之不理。威灵顿·岳医生搞清楚了男爵的病，但没法治好。因为没人能治好。

因此，男爵以此为借口，不打算支付剩余费用。但现在，克罗娜主任弗林托·金尼斯激动地保证他们有能力开发出一种隐形力场发生器，向卡利玛尔索要大量的孵化资金。这种开创性的研究工作通常都是开销极大的，但由于李芝的竞争对手伊克斯早已陷落，且目前的运营能力也远低于他们的最佳水平，所以李芝确实有机会重新夺回其强大的经济地位。

男爵必须偿还他所欠的债，卡利玛尔心想，即使自己不得不要挟他……

总理沿着狭窄小道向前走着，男爵那个大胖子正站在污水缸上方的轨道旁等着他。克鲁比忽然停下脚步，叫他一个人往前走，这不禁让卡利玛尔警觉起来。男爵想杀了我吗？这样的行动会在兰兹拉德引起轩然大波的。不，李芝家族掌握了太多哈克南家族的丑闻，男爵不可能不清楚这一点。

卡利玛尔注意到，男爵戴着一副特别设计的鼻塞和过滤器来阻隔污水处理厂的臭味。而他却没有类似的保护措施，所以总理不敢去想自己的每次呼吸可能会吸入多少毒素。他摘下金丝眼镜，擦拭了镜片，但上面总像是有着一层油渍斑斑的薄膜。

“哈克南男爵，这个会面的地点……很不传统。”

男爵看着下面翻滚的淤泥，仿佛在凝视一个万花筒：“那是因为我有事要办，卡利玛尔。我们要么在这儿谈，要么干脆就别谈。”

总理一下子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这个粗鲁的人再次展示出他的粗暴无礼来了。作为回应，他尽可能压低着自己的声音说道：“事实上，男爵。作为成年人，作为我们各自世界的领导人，我们必须做到欠债还钱。而你，我的大人，没能做到这一点。李芝提供了你所要求的服务。所以你有义务支付约定费用的剩余部分。”

男爵皱着眉头说道：“我什么也不欠你。你们的医生没有治好我。”

“这从来不是我们协议的一部分。他给你做了检查，诊断出了你的病。你就必须付钱。”

“我不这么看，”男爵回应道，仿佛会谈已经这么结束了，“现在你可以走了。”

总理深深吸了一口气，险些窒息，但他还是继续说了下去：“男爵大人，我一直在极力跟你讲道理，但考虑到你的拒付是违法行为，所以我完全有理由改变协议条款。因此，现在我把价格提高了。”紧接着卡利玛尔便说出了一笔比原先更高的费用，并补充道：“李芝家族已经做好了将此事提交给兰兹拉德法庭的充分准备，我们的律师和法律顾问将会提交相应的证据。我们将不得不揭露你所患疾病的起源，并公开你持续恶化的健康状况。我们甚至有可能会拿出你精神正在逐渐变得不稳定的证据。”

男爵的脸气得通红，但还没等他大发雷霆，他的面前就出现了三名卫兵，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卫兵带来了一个身材瘦长的男人，他穿着一身剪裁精良的衣服和一条飘逸的马裤。

梅菲斯提斯·克鲁竭力忽视周围这股令人惊恐的气味，他缓慢地走上前去问道：“男爵大人，您要见我？”说完他左右看了看，皱起了眉头，然后不安地看了看下面那个大缸。

男爵斜着眼睛瞪了卡利玛尔总理一眼，然后转过身来对克鲁说道：“我有个微妙的问题要问你，是关于礼节的问题。”他那张长着双下巴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凶残的愤怒表情，“我相信你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礼仪顾问笔直地站着，好像很自豪：“当然了，男爵阁下。我就是来服侍您的。”

“自从我的宴会失败后，我就一直在想。我要是亲手把你扔进这个污水缸里，是否算一种有礼貌的行为呢？还是说我派个卫兵把你扔下去，这样我就不会弄脏自己的手了？”

克鲁吓得向后退了一步。克鲁比立即示意卫兵挡在他的身后，防止他逃跑：“我……我不明白，大人。我一直给您最好的——”

“没有明确的答案，嗯？很好，我想我会让卫兵动手。”男爵举起一只胖乎乎的手。“无论如何，这很有可能是最有礼貌的选择了。”

这名礼仪顾问再也说不出什么礼貌的话来了。他大声尖叫，嘴里冒出了一大堆难听的粗话，连男爵都觉得这些话太过无礼了。身着制服的卫兵一把抓住了这个瘦长的男人的胳膊，动作流畅地把他甩过栏杆。克鲁摔下去时，他那身优雅的衣服在半空飘动。他到底还是成功地在空中扭动了一下身子，然后就径直掉进了充满人类排泄物的大缸里。

克鲁拼命挣扎着，手刨脚蹬，试图在一片污秽中找出一条逃生之路来。男爵把头转向他那无比震惊的客人，说道：“对不起哦，总理。我一直很期待这一幕，也很享受其中的每一刻。”

梅菲斯提斯·克鲁大声咳嗽着，不知不觉竟然爬到了圆形大缸那光滑的边缘处，他扒着缸边，一下子吐在了干净的地板上，完全没有

注意到旁边就是个污水池。戴着高分子聚合物手套的卫兵正等在那里，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

他们把克鲁拽了上来，他虽然松了一口气，但仍害怕地哭泣着。这位顾问颤抖的身体上沾满了棕色的黏液和粪便。他趴在悬空的窄道上哀号起来，乞求着男爵的原谅。

但卫兵们在他的脚踝上绑了一堆重物，然后又把他扔回到了臭气熏天的粪缸里。

卡利玛尔惊恐地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幕，但拒绝被吓倒。“我总觉得，能亲眼目睹你的这些残酷暴行很有启发，哈克南男爵。”那个不幸的受害者继续在他们下面挣扎，而总理强迫自己的声音变得更加坚定，“也许我们可以继续谈那件更重要的事？”

“哦，先等一会儿。”男爵指了指那个还在扑腾的身影，惊讶地发现克鲁竟然还有力气梗着脖子躲避污物。

卡利玛尔却不肯罢休：“许多年前，埃尔鲁德皇帝把我的主人伊尔班·李芝伯爵从厄拉科斯赶了出来，就因为他觉得我的伯爵很软弱。而当你那位同父异母的兄弟阿布鲁尔德表现出软弱时，你本人在埃尔鲁德采取行动之前就把他赶走并接管了香料生意。兰兹拉德和皇帝都不喜欢无能的领导人。一旦他们知晓了你身患不断衰弱的疾病，知晓了那个女巫让你患上这种疾病的方式，毫无疑问你立刻就会成为帝国的笑柄。”

男爵那双蜘蛛般的黑眼睛看上去就像两块锐利的黑曜石。在他的身下，礼仪顾问终于沉了下去，但不知怎的又冒出来喘了口气。他吐

着口水，大声咳嗽，弄得水花四溅。

男爵当然清楚科瑞诺家族的皇帝最近有多么善变。卡利玛尔确实击中了要害，他们两个人都清楚这一点。男爵想怎么发泄怒火都可以，但他毫不怀疑李芝人会实现他们的威胁。他只能换成和解的语气，说道：“可我付不了这么多钱。我们一定可以想出一个更合理的办法吧？”

“我们本来已经谈妥了价钱，男爵阁下，你随时都付得起的价钱。但你就是一直拖延。现在好了，是你自己的愚蠢把这个价格提高了。”

男爵怒吼道：“就你提的那个价格，我就是清空了杰第主星上的所有金库，也拿不出那么多宇宙索来！”

卡利玛尔耸了耸肩。梅菲斯提斯·克鲁的头现在完全浸在污水里了，但他的胳膊又伸了出来。尽管脚踝上绑着重物，但他还是成功地让自己浮出来几分钟。

总理作了最后的反击：“我们已经向兰兹拉德法院提出了申诉。听证会定于两周内举行。我们当然也可以很容易地撤销这项诉讼，前提是你必须先付钱。”

男爵试图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但他知道自己别无选择——至少现在是这样。“那就给你香料吧。我们可以用香料支付！这样就足以支付你这笔该死的费用，而且可以马上就给你。这一大笔香料对你这样一个卑鄙的敲诈者来说应该足够了。”

“你对我的侮辱毫无意义。哈克南狮鹫现在没有牙齿了。”卡利玛尔轻笑了一声，但选择了更为谨慎的措辞，“然而，在札诺瓦大屠杀发生之后，沙达姆对非法香料储存一直盯得很紧，我对接受这种形式的报酬感到很犹豫。”

“这是你能获得报酬的唯一办法了。你要么现在拿走美琅脂，要么就等我凑齐足够的资金以另一种付款方式付款。”男爵露出了阴险的笑容。“不过后者的话，你可能得等上好几个月了。”

“好吧。”卡利玛尔觉得这是自己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了，因为他的对手也需要以某种方式挽回些面子。“我们会安排把你的储备秘密地转移到我们的实验卫星克罗娜上，那里堪称戒备森严。”总理不禁有些沾沾自喜。“我很高兴这件事能告一段落，我刚才确实威胁了你，我表示很遗憾。”

“不，你一点也不感到遗憾，”男爵厉声说道，面无表情，“现在滚出去，别再想勒索我了。”

卡利玛尔尽力掩饰自己的紧张，他穿过窄道，跑下了楼梯。

男爵气得五脏六腑都翻腾起来，他又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梅菲斯提斯身上。这个浮夸的礼仪顾问从来都只注重礼节和那些花哨的香水，但没想到还有惊人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男爵觉得这很令人钦佩。尽管脚踝上绑有重物，他竟然还没被淹死。

最后，男爵厌倦了这场表演，他命令克鲁比队长打开大缸的滚动刀片。当这一缸黏稠的块状液体开始旋转时，梅菲斯提斯·克鲁更加疯狂地挣扎起来。

男爵真希望能有机会把卡利玛尔总理也一起扔进去。

历史上的悲剧总比喜剧多。很少有学者愿意研究一连串皆大欢喜的历史事件。而我们厄崔迪人在历史上留下了比预期多了很多的印记。

——保卢斯·厄崔迪公爵

邓肯·艾达荷左手握着一把看上去很锋利的小刀，右手举着一把比它还要短的匕首，一并向雷托刺去。

雷托急忙向后退回宴会厅，转身用一面闪烁的半屏蔽场挡住要害。剑术大师的反应已经开始变慢了，他这是在降低刀锋的速度，以便刀尖能够插入防护屏障。

但雷托做了一个让邓肯大为吃惊的反常动作。他扑向了比他年轻的对手。这就等于提高了邓肯手中刀刃攻向雷托的屏蔽场的相对速度，导致刀刃从嗡嗡作响的屏蔽场上滑了过去。

然后雷托举起了他的短剑，但是年轻的剑术大师一下跳开，径直跳到餐桌上，然后像一只优雅的猫那样向后跑去。

萨鲁撒牛头标本上那多面的眼睛，以及一身斗牛士红袍的保卢斯公爵画像，似乎都饶有兴趣地观看这场决斗。

“那些烛台是我父母的结婚礼物，”雷托笑着说道，“如果你打破了它们，我就从你身上取走点儿什么作为补偿。”

“你连我的一根毫毛都拿不走，雷托。”邓肯在桌子上公然做了一个侮辱性的后空翻。

但当剑术大师还在半空中时，雷托就用他握着匕首的那只手臂横扫了过去，打倒了一个高大的烛台，让这个烛台滚到了邓肯的脚下。剑术大师在落地时便被绊了一跤，失去了平衡，仰面摔倒在餐桌上。雷托马上跳上桌子，向前跑去，手里高举着短剑，准备结束这次练习决斗。这将是他的第一次胜利。

但邓肯已经不在那里了。

剑术大师不停地向后翻滚，猛地从桌子那头摔了下去，然后像螃蟹一样钻进了沉重的餐桌下面，跳到了雷托身后。公爵只得后退，这才能面对着他的对手，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邓肯用他的小刀向前戳了一下，在半屏蔽场的边缘跳动，而雷托则灵巧地用短剑和匕首招架着。“你走神了，厄崔迪公爵。你太想念你的女人了。”

事实上，我确实是想念我的女人了。但我永远不会让这种情感表现出来。他们的刀锋碰撞在一起，飞舞着，刀刃互相摩擦。即便是在你面前，邓肯。

雷托举起短剑佯攻，然后忽然举起拳头，徒手穿过屏蔽场，一把抓住了邓肯那件宽松的绿色外衣，似乎只是想要证明他能碰到对手。但出乎意料的是，剑术大师一下挣脱开，挥起那把小刀猛砍向雷托的眼睛，刀尖几乎就要碰上了，但又留有一段距离。邓肯随后跳到一把餐椅上，沉重的椅子摇摇晃晃起来，但他踮着脚尖保持着平衡。

这时，一个仆人端着一盘茶点走进了宴会厅，她开朗而天真地看着这场决斗。雷托随即做了个手势，示意让她退下，但邓肯马上抓住

了这个时机向他扑了过去。只不过这次他没有用刀子，而是用自己的屏蔽场撞向了雷托的屏蔽场，一下子就把雷托撞倒在桌子上。那名仆人所能做的就是从宴会厅里拼命地跑了出去，同时还不能把托盘弄掉在地上。

“永远不要分心，雷托。”邓肯喘了口气，往后退了几步。“你的敌人会故意搞出一些试图转移你注意力的事，让你的眼睛看向不该看的地方。然后他们就会抓住这个时机发动攻击。”

雷托气喘吁吁地躺了下来，感觉到大滴的汗水顺着他的黑发中淌了下来。“今天差不多了！你又一次打败了我。”说着他关掉了半屏蔽场，剑术大师则骄傲地将两把长剑插进剑鞘，然后上前扶公爵站起来。

“当然是我赢了，”邓肯说道，“但你也骗了我几次。算是很有意思的策略。你在学习，大人。”

“那是因为我没有将八年时间耗在吉奈斯。还有我那个提议仍然有效，把你那位叫希·雷瑟的朋友叫来卡拉丹吧。哪怕他只有你一半强，都足以让他成为厄崔迪家族一个受欢迎的新卫兵。”

邓肯看上去似乎有些为难：“他回到莫里塔尼家族后一直音讯全无。我原本担心他回家后，那些格鲁曼人会处死他，但他似乎没事。我想他现在甚至已经加入子爵的私人卫队了。”

雷托擦去额头上的汗水，说道：“那么很明显，他现在比以前更强大、更聪明了。我只希望他没有堕落。”

“腐化一个剑术大师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雷托。”

杜菲·哈瓦特一直站在宴会厅门口，观察着一切。见训练结束，这名门泰特走上前来，微微鞠了一躬，他强壮的身体在蓝色黑曜石墙上留下了一道扭曲的影子："公爵，我和您的剑术大师看法一致，您的剑术越来越好了。然而，我还是想补充一些我的看法，我想提醒您，分心和转移视线从来都是双向的。"

雷托一屁股坐到了一张餐椅上，邓肯则把那支倒在地上却完好无损的烛台放回到桌子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杜菲？"

"我是您的安全指挥官，公爵。我最关心的无疑是您的安危，然后就是保卫这个家族。我没能阻止天空帆船爆炸，我让您失望了，而我在斗牛场也同样让您的父亲失望了。"

雷托转过身来，看了看那个杀死老公爵的多角怪物的头颅标本，说道："我知道你要对我说什么了，杜菲。你不想让我加入攻打伊克斯的战斗。你希望我参与那些更为安全的行动。"

"大人，我是想让您扮演公爵的角色。"

"我完全同意杜菲的看法，"邓肯附和，"隆博必须要在最激烈的战争前线现身，这样伊克斯人民才能看到他，才能受到鼓舞。而你的战场应该是在兰兹拉德面前。我个人觉得那可能是一场更加艰难的战斗。"

雷托怒视着他的两位军事顾问："我父亲当年就站在埃卡兹平叛的最前线，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也在那里。"

"时代已经变了，我的公爵。而且保卢斯·厄崔迪并不总是听从别人的劝告。"哈瓦特意味深长地抬头瞥了一眼巨大的萨鲁撒公牛

头。“您必须用自己的方式赢得战争的胜利。”

雷托掏出一把短剑，举过肩膀，轻松地握着剑柄，仿佛在握着一把匕首，然后猛地把它掷了出去。刀刃在空中旋转。

当短剑刺进公牛那长满鳞片的黑色喉咙，门泰特睁大了兜帽下的眼睛，邓肯也不禁倒抽一口凉气。短剑结结实实地刺穿了那头野兽，插进去的刀刃在不停颤动。

“你说得对，杜菲。比起出风头，我对结果更感兴趣。”雷托对自己这次出手很满意，转头看向他的顾问们。“我们必须确保整个帝国都要吸取比卡尔身上的教训。没有警告。没有怜悯。没有歧义。我不是一个可以随便糊弄的人。”

从来没有什么事实——有的只是一个不断循环的推测假设。一致实相需要一个固定的参考框架。在一个多层次、近乎无限的宇宙中，没什么是固定的。因此，世上没有绝对一致的现实。在一个相对论的宇宙中，似乎不可能通过让某一位专家同意另一位专家的观点以测试他的可靠性。两者都可能是正确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惯性系统。

——贝尼·杰瑟里特，《阿扎之书》

在皇宫阿妮鲁尔夫人的那间侧厅里，莫希阿姆圣母连门都没敲一下，直接走进了杰西卡的房间。

杰西卡感觉到有人来了，于是从书桌上抬起头来。她刚才一直在阿妮鲁尔送给她的羊皮纸日记本上写日记。杰西卡放下钢笔，合上了日记本问道："您有事找我，圣母？"

"我们的特工特希雅刚刚让我注意到了一个事实。"莫希阿姆用一种不悦的教师口吻说道。这个语气杰西卡已经从这位学监口中听到过很多次了。当她对学生感到满意时，莫希阿姆通常可以表现出怜悯和仁慈，但她也是个很残忍的人。

"我们一直在等你服从命令，怀上一个厄崔迪家族的女儿。但据我所知，你成为公爵的情人已经三年了吧？三年里你有许多的怀孕机会！我只能假定你是在故意违背我们的指示。我想知道你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

尽管心脏怦怦直跳，但杰西卡还是勇敢地迎上了莫希阿姆的冰冷目光。她一直在等待这一刻到来，但仍觉得自己此刻又变回一个小女

孩了，然后再次被老师那熟悉的失望表情所击垮。“我很抱歉，圣母。”

杰西卡看到那两片皱巴巴的嘴唇动了动，不禁想起了莫希阿姆当初是如何观察她的，想起了她在用致命的戈姆刺[55]测试她时，是如何研究她的每个动作的。想起了那根毒针和那个疼痛盒子。毒针当时就抵在杰西卡的脖子上，而莫希阿姆可以在一瞬间就杀死她。

“给你的命令是去生一个孩子。而你在第一次和他上床时就该让自己怀孕。”

杰西卡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十分坚定，这时候可不能哽咽或是结巴：“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圣母。公爵当时对他的妃子凯莉娅非常不满，对外也遇到了许多政治问题。那时怀上一个对他来说是在意料之外的孩子会给他带去很大的负担。他一直在为他的儿子维克多的死而悲痛。”

但那老妇人却没有表现出丝毫同情心：“他再悲伤也不至于降低精子数量吧？你是个贝尼·杰瑟里特。我教给你的本事还不够多吗？孩子，你到底在想什么？”

莫希阿姆一直很擅长控制我的情绪。她现在也正是如此。杰西卡这样提醒自己，姐妹会一直以能够理解生而为人的意义而倍感自豪。而我还能做出什么比为我所爱的人生一个孩子更高尚的行为呢？

她拒绝让步，并用肯定会让她的老导师大吃一惊的语气说道：“我不再是你的学生了，圣母，所以请您说话时不要这样盛气凌人。”

这个回答果然让莫希阿姆大吃一惊。她静静地站在那里。

“公爵还没有准备好再要一个孩子，他有自己的避孕措施。”我不是在说谎，而是在转移她的注意力。“更何况我现在已经怀孕了。责备我有什么用？你要多少女儿我就给你生多少好了。”

圣母发出一声刺耳的笑声，她的脸色变得温和了一些：“真是个任性的姑娘！”说着她退到了门外，脸上掠过一丝复杂的表情。她平静地吸了一口气，沿着走廊离开了。她的这个秘密女儿生性倔强，目中无人。莫希阿姆断定这一定是因为流淌在她体内的哈克南血液……

在厄拉奇恩那座人工制冷的干燥宅邸中，玛格特·芬伦夫人用自己那双锐利的贝尼·杰瑟里特眼睛注视着弗雷曼女管家，而她正在有条不紊地为去凯坦的长途旅行准备行囊。这个名叫梅普斯的女人没有一丁点儿幽默感，实际上就没有什么个性，但她工作十分努力，而且非常听话。

“带上我那件伊米安玫瑰礼服，那些桃红色和藏红花色的衣服，还有每天在宫廷上露面时穿的全套薰衣草礼服，”玛格特指挥着，“别忘了那些在芬伦伯爵出差回来我会穿的丝绸胶片变形晚装。”她一边说，一边偷偷藏起了一张帝国羊皮纸，没有让她的仆人看见。

“是的，我的夫人。”这个干巴巴的女人一脸严肃地答道，没有笑容但也没有皱眉，她把那些光滑性感的内衣折叠起来，和玛格特准备带到凯坦的其他东西放在一起。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冷漠的沙漠女人对芬伦夫人的了解要比她表现出来的多得多。多年以前，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梅普斯曾带她前往山中的一座隐秘的穴地，去找了沙漠人的萨亚迪娜，也就是弗雷曼人的圣母。后来，那个穴地凭空消失了。而梅普斯也再没提起这件事，并回避了所有与之有关的问题。

现在芬伦伯爵又离开了，而玛格特很清楚她的丈夫打算偷偷潜入那个叫伊克斯的封闭世界，尽管他自己觉得已经完美地隐藏了自己的行踪吧。她决定不打破他这个小小的幻想，因为这能巩固他们的婚姻。在这个充满了秘密的世界里，玛格特自己也有很多秘密。

“早点准备晚餐，”玛格特命令道，“准备好两小时后跟我走。”

梅普斯紧绷着强壮的手臂，封好行李箱，然后没用浮空器，直接拎着它们就向门口走去：“我宁愿留在宅子里，夫人，也不想来一趟穿越太空的旅行。”

玛格特皱起了眉头，不想再费唇舌：“但你还是得陪我去。宫里那些贵妇人看到你肯定会很好奇的，毕竟你的每一口呼吸、每一顿饭里都充满了香料。她们会觉得你那透蓝的眼睛很漂亮。”

梅普斯转过头去：“我在这里还有工作要做呢。我为什么要和那些自命不凡的傻瓜浪费时间呢？”

玛格特轻轻笑道：“让那些侍臣见识一下什么叫手脚麻利对他们有好处。你对他们来说无疑会是一个奇妙的景观呢！”

梅普斯皱着眉头，提着两个手提箱步履沉重地走开了。

看到女管家走远，玛格特又摸了摸信使送来的那张帝国羊皮纸。她用指尖抚摸上面凹凸不平的编码，似乎在品味阿妮鲁尔夫人发来的这条简短信息中的微妙之处。

“宫里需要你的眼睛。杰西卡和她的孩子在一次暗杀皇帝的行动中险些丧命。我们必须保证她们的安全。找借口过来，但要快。”

玛格特把纸条塞进衣服口袋里，然后开始准备最后的细节。

政治是一门艺术，它既要表现得完全坦诚开放，同时又要尽可能地隐藏自己。

——声明：源自贝尼·杰瑟里特观点

自从被任命为帝国香料大臣以来，哈什米尔·芬伦伯爵在远航机上待的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就在那天早上，他离开了厄拉奇恩，离开了玛格特，当时她正收拾行李准备去凯坦度假。他一向鼓励自己可爱的妻子多出去度假和游玩。

但芬伦自己还有重要的工作，而且是皇帝指派的任务。在伊克斯，希达尔·芬·阿吉迪卡现在应该已经完成所有工作，准备好迎接最重要的测试了。

在这些单调乏味的旅途中，每一次航班出现停留和延误，芬伦都会抽空磨炼他的刺客技能。就在几分钟前，在这艘护航舰的私人盥洗室里，芬伦就戴上了黑色的绅士手套，锁好了门，接着勒死了一个令人恼火的威库小贩。

一位古代的圣人曾说过：“隐藏杀意是一门高超的技艺。”这真是至理名言啊！

芬伦把这具裹着单衣的尸体留在了那个密闭的厕所里，周围堆满了威库自己生产的那些价格过高、制作粗糙的纪念品。

毫无疑问，当服务员发现这具尸体时，他肯定会想要拿走这些小饰品，然后把它们卖给那些没有脑子的乘客……

伯爵的沮丧情绪暂时得到了缓解，他乘着穿梭机穿过雾蒙蒙的云层来到了伊克斯，随行的还有几位贸易商和获得特莱拉人批准的工业资源供应商。这艘小飞船降落在了戒备森严的新萨图赫太空港，一个峡谷边缘的开放式高大悬崖。

芬伦站在和胆汁一样黄的地板上，立刻被特莱拉人那独特的体味包围了。他沮丧地摇了摇头。可悲的是这帮侏儒的建筑水平非常低，而且技术是肉眼可见的拙劣。公共广播系统里播报着穿梭机到站和离站的消息。一些个子要高得多的外来人带来了物资，并与研究主管们讨价还价。但伯爵没有看到一个萨多卡士兵的影子。

芬伦挤向安全路障，撞开了两位特莱拉大师，毫不理会他们的抗议，随后绕过了岩石天花板下的一摊积水。

芬伦输入了他的高级访问密码并证实了身份，一条加急信息被发送到了下面的研究中心。但他并不着急，希达尔·芬·阿吉迪卡不可能来得及把一切都藏起来。

在隧道的深处，一名萨多卡军官匆匆向他走来，他冲着芬伦咧嘴笑了笑，一身黑灰色的指挥官制服显得有些凌乱不堪：“芬伦伯爵，我们没想到您会来。”

帝国军团年轻的领袖坎多·加隆指挥官举起了一只手，似乎在向香料大臣敬礼。但芬伦却一把抓住了加隆那只粗壮的手，伸出勒死小贩的那只戴着手套的手快速地握了握，说道：“你永远无法预测我的行踪，加隆指挥官，但你应随时为我的到来做好准备，嗯-嗯-嗯？”

军人优雅地接受了芬伦这句多少带有点指责的话，然后转过身来，护送这位皇帝眼前的红人走向基地深处。

“对了，指挥官，令尊现在很好。至尊霸撒正在主持一项堪称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工作。”

年轻的加隆听到此话，扬起了眉毛：“是这样吗？我们在这里算是与世隔绝了，我很少收到他的消息。”

“是的，嗯-嗯-嗯，他奉了皇帝之名，一直在不停地毁灭行星。札诺瓦是他最新的作品。现在那里已经被屠戮殆尽了。”

说完，芬伦注视着坎多·加隆的反应，但那位年轻的指挥官只是点了点头：“我父亲做事总是很周全。他一向严格执行沙达姆的命令。当您回到凯坦时，请代我向他问好。”

一列私人轨道车载着他们，在这个布满灰尘的巨大洞穴城市里穿行。“我来这里是为了检查一系列新测试的。想必研究大师已经准备好开始了吧？他应该，啊-啊，安排好的。”

加隆僵硬地坐在座位上，答道：“这我们得问他。大人，到目前为止，合成香料的生产进展得非常顺利。那位研究大师似乎很满意，工作也充满了激情。”加隆直视着前方，很少看向芬伦。“他很慷慨地给我和我的人提供了合成香料的样品。这似乎能称得上是一次彻底的成功。”

但他的话让芬伦大吃了一惊。阿吉迪卡做了什么，他怎么能未经授权就在萨多卡军团上测试奥马尔？“指挥官，这种物质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批准。”

“没有任何不良影响，大人。”显然，这位萨多卡军团的领袖并不介意他自己和他的部下服用这种人造香料。“我也已经给皇帝写信了，我相信他会对我们所做的工作感到满意。奥马尔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耐力和效率。我的士兵们都很满意。”

“满意不是你的任务，指挥官。对吧，嗯-嗯-嗯-啊？”

轨道车最终抵达了目的地，尽管芬伦已经来过这里很多次了，但加隆还是一言不发地护送芬伦走进了研究中心。看来这名萨多卡军官是奉命来监视他的。

但当芬伦走进主办公室时，他完全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不由得停下了脚步。坎多·加隆指挥官本人正站在傻笑的阿吉迪卡身旁。芬伦立刻转头看向护送自己的那个人：这两个人从头到尾都一模一样。

“加隆，来见见加隆。”研究大师说道。站在阿吉迪卡身旁的复制品走上前来伸出了手，但是护送芬伦的萨多卡领袖——应该是真正的加隆——似乎不大愿意参与这个把戏。他后退了几步，避免与对面的伪装者有任何接触。

“只是一个小小的变脸者把戏。”阿吉迪卡笑了起来，露出一口锋利的牙齿。“现在您可以走了，指挥官，谢谢您护送芬伦伯爵。”于是萨多卡人皱着眉头离开了办公室。

阿吉迪卡把他的小手交叉在一起，但却没有示意让伯爵坐下。不过芬伦还是自己坐在了桌旁的一条椅子上，满腹狐疑地盯着假萨多卡指挥官。

“我们一直在夜以继日地工作，就是为了生产出具有商业价值的奥马尔。现在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而且这种新物质起到了神奇的作用。”

“所以，你就自己先干为敬了，嗯-嗯-嗯？你还把它给了皇帝的萨多卡士兵？你越权了，研究大师。”

阿吉迪卡的眼睛里闪过一道黑色光芒，他回答道：“这正是我作为奥马尔研究主管的职责所在。皇帝亲自指派我研制一种完美的美琅脂替代品。而没有测试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那你也不能拿皇帝的卫队做测试。”

“但他们确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警觉。更加强大也更有活力了。你一定很熟悉那句老话：‘快乐的军队才是忠诚的军队。’对吧，加隆指挥官？”

随着一阵几乎听不清的沙沙声，那个加隆的替身改变了形象，变成了阿吉迪卡的样子，但身上还穿着那件宽大的萨多卡制服。然后他又变成了皇帝沙达姆·科瑞诺的样子，再次撑起了衣服。肌肉和皮肤的流动让人晕头转向，而难以分辨的外形则令人震惊。红色的头发和深绿色的眼睛堪称是完美的，面部表情也找不出一点纰漏。他用皇帝那威严的声音宣布道：“把我的萨多卡军团叫来。把这个实验室里的人都给我杀了！”

接着，皇帝的鼻子忽然又变成了一根长长的胡萝卜。就在阿吉迪卡对着他的创造物微笑时，变脸者又一次改变了外形，这一次变成了

一个变异的宇航公会领航员的模样，他那变形的身体伸展开来，撕裂了衣服。

“芬伦伯爵，见见佐尔，这是你要求的远航机领航测试品。有了他，你甚至可以渗透进宇航公会位于交叉点的安全部门。”

芬伦情不自禁地被眼前的一幕迷住了，把原先的担忧抛之脑后：“这个变脸者知道是我在负责这个任务吗？他不会质疑我的命令吧？”

“佐尔非常聪明，有很多本领，”阿吉迪卡介绍道，“他虽然没有受过杀人训练，但会毫不犹豫地听从你的任何指示。”

“你会说几种语言？”芬伦问道。

“您需要几种，大人？”佐尔反问道，芬伦听不太懂他的口音。也许是巴泽尔那种微弱的鼻音？“我会吸收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知识。但我被禁止携带任何武器。”

“这是变脸者的程序设定。”研究大师补充道。

芬伦皱起眉头，不确定是否相信他的话：“那就让我亲自来处理暴力问题吧，嗯-嗯-嗯-啊。”他上下打量这个实验室培育出来的生物，然后目光转向研究大师。“他似乎正是我想要的。到目前为止，证据似乎相当确凿，毕竟皇帝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一旦我们证实宇航公会的领航员可以安全使用奥马尔，我们的香料替代品就可以在整个帝国销售了。”

阿吉迪卡用手指敲了敲桌面，说道：“伯爵，这种测试可以说只是一种形式。对于奥马尔的功效我本人早就已经完全满意了。”

秘密中包含着秘密。阿吉迪卡的心中一直没有放弃那救世主般的、自以为是的幻想，幻想自己领导一支庞大的军队，前去对抗那些异教徒大家族。

佐尔有许多兄弟姐妹，他们这些变脸者就是在这里的培育罐里被培育出来的，这些变脸者只忠于阿吉迪卡和他那伟大而隐蔽的计划。通过那些敢死队一般的飞船，他已经向宇宙里派出五十多名变脸者去探索未知的星球，为他未来的帝国建立滩头阵地。部分飞船已经远远飞出了帝国版图，不停地替阿吉迪卡寻找传播其影响力的方法。而这需要花上一些时间……

在这间被屏蔽场严密保护起来的办公室里，芬伦伯爵开始描述他潜入交叉点的复杂计划，讨论他们将如何渗透进宇航公会的安全系统。佐尔静静地听着，吸收着细节。但阿吉迪卡却并不担心。

这个变脸者已经收到了不容置疑的命令。到时候他自己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让你的观点具有攻击性。

——沙达姆·科瑞诺四世，《在新帝国中建立力量》

在沙达姆皇帝必须承担的所有职责中，处决是最不令他反感的，尤其在他的心情很糟糕的情况下。

沙达姆坐在请愿广场中央的宝石宝座上，这个宝座很高，让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坐在金字塔顶的大祭司。此时阳光普照，对皇帝来说是个好天气，整个帝国的天仿佛也都放晴了。

下一个受害者被铁链拖着走上前来，停在一块坚硬的黑色花岗石基座上，脚边就是几具尸体。帝国卫兵采用了很多处决方法：绞杀、激光斩首、精确刺穿、肢解、开膛破肚，甚至还在拳头上套上一个尖刺手套，然后从犯人肋骨下活生生地掏出还在颤抖的心脏。围观的民众被责令为每一次处刑鼓掌。

身穿整洁制服的卫兵排成队列，站在台子的台阶上。皇帝本来想在广场的周围部署一个团，但最终决定不这么做。即使经历了泰洛斯·瑞法对自己那次大胆的暗杀之后，他也不想表现出丝毫的紧张。沙达姆四世只需要一个仪仗队以及宝座周围闪闪发光的屏蔽场就够了。

我是合法的皇帝，我的人民都很爱戴我。

阿妮鲁尔夫人坐在左边较低一级台阶上的高背木椅上，那里显然是个从属位置。她坚持要让所有人都看到她一直与自己的丈夫在一起，但沙达姆找到了如何扭转局面的方法，也就是通过座位的摆放来

强调他的妻子在整个帝国中处于一个多么无足轻重的位置。她当然也清楚他的这个小伎俩，但并不打算抱怨。

沙达姆的手里紧握一根高大的权杖，顶端有一个多面球形灯，这根权杖就是瑞法在演出中使用过的那个杀人道具，现在沙达姆把它当做了一种掌握生杀大权的象征。皇帝的武器专家们对这个巧妙的装置非常感兴趣，他们给那块袖珍的红宝石电源充满了电，好让沙达姆使用它。

当沙达姆研究他的新玩具时，下面那名犯人被士兵处死了。当他的尸体摔倒在石板地上，皇帝才突然抬头看了看。沙达姆失望地皱起了眉头，怪自己刚才走了神。那个男人喉咙里不断涌出鲜血，沙达姆猜测他的喉咙和气管被撕开了——这可是萨多卡士兵的专长。

请愿广场微风习习，但人群忽然骚动起来，大家似乎感到更有趣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在过去的四个小时里，他们已经观摩了二十八次处决。艺人家族里的一些演员犯人也展示了他们真正的表演才华，他们拼命地请求宽恕和证明自己的清白。事实上，沙达姆在大部分时间里都相信他们，但这并不重要。在萨多卡士兵用极其残忍的方式处决他们之前，这堪称一出非常精彩的戏剧。

在瑞法袭击皇家包厢这一重大骚乱发生后的几周里，沙达姆抓住了这个难能可贵的机会。他迅速而巧妙地逮捕了五名政敌——这些对他不忠心的部长和大使，要么是说话总是不对沙达姆的心思，要么是没能说服他们星球的领袖遵守各种帝国法令——沙达姆把他们都牵连到了这起暗杀阴谋之中。

哈什米尔·芬伦如果在场的话，无疑会很钦佩沙达姆这个错综复杂的阴谋，钦佩他毒辣的政治手段。但他此时人在伊克斯，前去监督奥马尔的全面生产和物流工作。芬伦坚持要再进行一次重要测试，以证明人造香料的效果与真正的美琅脂是一样的。沙达姆很少注意细节，只会注意结果。而到目前为止，一切似乎都很完美。

就沙达姆本人而言，他已经学会了如何在没有芬伦的介入或干涉下做决定。

沙达姆想起了莫里塔尼子爵多年前无视帝国的命令，未与埃卡兹和解，于是他把格鲁曼的大使也加入了被定罪的罪犯名单（这令大使大为震惊）。准备一些让人无从争辩的“证据”总是很容易的，而且这项工作早在莫里塔尼家族提出抗议之前就完成了。

只不过子爵造成的破坏并不是那么容易被修复的，尽管皇帝已经在格鲁曼部署了几个团的萨多卡维和部队，想平息与埃卡兹家族的长久争端。但子爵总是时不时跳出来坏事，沙达姆希望此事传达的信息能让他多紧张一会儿。

一对萨多卡士兵轻松地押着格鲁曼大使走向广场中心。犯人的胳膊被绑在身后，膝盖上也绑着东西，为的是不让他的腿弯曲。这个被定罪的大使最后站到了黑色花岗岩立方体前，做了他最后的演讲——一个相当缺乏灵感的演讲，反正沙达姆是这么认为的。于是皇帝不耐烦地举起一只手，发出了信号，一名士兵立即用激光枪对他开了火，从裆部至头顶把他的身子切成了两半。

到目前为止，这项恐怖的娱乐活动让沙达姆很高兴，他放松地靠在椅背上，等待着今天最重要的表演。人群也变得更加喧嚣了。

作为“所有国王的国王”的帕迪沙皇帝，沙达姆一直希望自己能被人们当做一个受人尊敬的领袖来看待。他的话就是法律，但是当类似泰洛斯·瑞法这样的意外事件动摇他的统治时，他也会睡不安稳。是时候拿起杀威棒，给世人一个警示了。

沙达姆转动手里那根高大的权杖，阳光照在精雕细琢的球形灯上，球形灯闪闪放光。他用权杖的底端狠狠地敲打面前光滑的台阶。阿妮鲁尔夫人却丝毫没有畏惧，她只是凝视前方，好像陷入了沉思。

这时，观众们看到至尊霸撒苏姆·加隆领着自称是埃尔鲁德之子的泰洛斯·瑞法走进了处决广场。这个威胁很快就要永远消失了。

阿妮鲁尔夫人坐直了身子，直接对着沙达姆低声说话，这样他既能清楚地听到她的话，又不用太过提高声音：“丈夫，你否认这个人是你同父异母的兄弟，但他的说法已经被许多人听到了。他播下了怀疑的种子，这会引起人民的不满。”

沙达姆皱起了眉头：“如果我告诉他们不要相信他的话，那么就没人会相信他的说法。”

阿妮鲁尔直视高坐在宝座上的人，仍然持怀疑态度：“如果他对自己身世的判断是错误的，那么你为什么拒绝进行基因测试？老百姓肯定会说你处死了自己的兄弟。”

这又不是第一次了，沙达姆心想。“那就让他们说吧——而我们会认真听仔细的。压制这些异议不会花费我太长的时间。”

阿妮鲁尔没再说什么了，只是转身看着瑞法被推向那块黑色花岗岩。他那肌肉发达的身子僵硬地向前移动着，一头黑发也被剪掉了，

只剩下乱七八糟的头发楂。

瑞法被迫站在被屠杀的受害者尸体旁边，所有犯人都会有几分钟的时间来说出他们的临终遗言。但沙达姆已经下令，他这个所谓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不会得到这样的机会。宫廷医生早已给他做了手术，将瑞法的嘴唇融合在了一起。所以瑞法尽管绷紧了下巴，但还是说不出话来，只能发出可怜的呻吟声。但他眼中的怒火始终在燃烧。

带着极度鄙视的皇帝站在他的金字塔上，示意关闭他宝座周围的屏蔽场。他把权杖武器举在面前，说道："泰洛斯·瑞法——你个骗子和刺客——你的罪行比任何人都严重。"沙达姆那洪亮的声音被他脖子上的一个大勋章上的扩音器放大了。

瑞法挣扎着，嘴里尖叫着，但他就是发不出声音。他那融合在一起的嘴唇上的鲜红皮肤似乎马上就要裂开了。

"既然你厚颜无耻地宣称你是我的兄弟，所以我打算赐予你一个你不配得到的荣誉。"沙达姆说着掏出了棱柱形的红宝石电源，将其插入了权杖。这个能量源立刻放出光来，能量波涛汹涌地直冲权杖的顶端，点燃了上面的菱形球形灯。"我会亲手处死你。"

一束紫色的光束正中瑞法的胸部，点燃了他的躯干，留下一个血淋淋的大洞。沙达姆紧咬牙关，发泄着帝王的怒火，他举起权杖，即使在瑞法倒在黑色花岗岩脚下后，激光仍在摧残着他的尸体。

"当你试图挑战我们，你就是在公然反对整个帝国！因此，整个帝国都必须要看到你这个愚蠢行为的后果。"

权杖的能源逐渐耗尽，光束也黯淡了下来。皇帝示意他的萨多卡士兵们继续射击。他们立刻同时向尸体开火，燃烧的光束火化了埃尔鲁德私生子的尸体。激光蒸发了瑞法的有机组织，甚至骨头，只留下一抹黑色的灰烬，在热流中旋转着，最后被风吹走了。

沙达姆笔直地站在那里，内心狂喜。现在，没有任何证据留下了。没有人能证明瑞法的基因与埃尔鲁德以及沙达姆之间有什么联系。问题解决了。彻底解决。

再见了，我的兄弟。

宇宙中最有权势的人举起了双手，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现在有理由开始庆祝了！我宣布帝国现在开始放假，所有人都要来参加宴会。”

沙达姆的心情终于变得好多了，他挽着妻子的胳膊，从台子上走了下来。一排又一排的萨多卡士兵护送着他们向奢华的皇宫走去。

给你的间谍优厚的报酬吧。一个优秀的渗透者比一支萨多卡军团更有价值。

——冯迪尔·科瑞诺三世，猎人

隆博坐在检查台上，午后的阳光透过高高的窗户洒了进来。他能感觉到自己的机械四肢上的温暖，但这种感觉与他记忆中的人类神经信号不同。现在许多事情都不一样了……

岳医生的长发用一枚银色的苏克戒指固定，他的人造膝关节上摆着一台扫描仪。他瘦削的脸依然专注。“现在弯一下右边的。”

隆博叹了口气道：“不管你给不给我体检证明，我都打算和哥尼一起去。”

医生既不高兴，也不困扰：“愿上天把我从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病人手中拯救出来。”

隆博弯曲他的假肢时，扫描仪闪着绿色的光。“我觉得我的身子很强壮，岳医生。有时我都忘了我身上都是零碎了。这些东西现在对我来说很自然。”是的，他的脸上是有疤痕，皮肤上也都是聚合物，但在卡拉丹城堡里流传的笑话（而且是由邓肯·艾达荷发起的）是，王子还是比哥尼·哈莱克要好看得多。

隆博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会儿做个引体向上，一会儿在地板上咔嗒咔嗒地打个滚，岳医生则在视觉上检查他身上的半机械装置。然

后医生开口说话了，他左下巴上的一块肌肉扭曲了起来：“我相信你妻子的积极治疗给了你很大的帮助。”

“积极治疗？”隆博反问道，“她称之为‘爱’。”

岳医生关掉了他的扫描仪，说道：“我同意你和哥尼·哈莱克一起去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苏克医生饱经风霜的脸上流露出关切之情，他额头上的钻石文身都皱了起来，“然而，任何人想要偷偷溜进伊克斯都是危险的。更何况你现在是这种状况。我可不想看到我可爱的作品被毁掉。”

“我会尽量避免这种事的，”隆博表情坚定地说道，“但伊克斯是我的家，医生。我别无选择。我早已准备为我的人民做一切必要的牺牲，即使维尔纽斯的血脉……在我身上终结。”

隆博看到医生的眼里饱含着深深的痛苦，但没流泪。“你可能不会相信，这我理解。很久以前，我的妻子在一次工业事故中受了重伤。我找到了一个人工控制功能方面的专家——当然和你身上装的这些相比还是很原始的，王子。他用人造器官替换了瓦娜的臀部、脾脏和子宫，但她永远不能生孩子了。我们的原计划是等……但我们等了太久。当然，瓦娜现在早已过了生育年龄，但在那个时候，这种等待对我们来说是相当痛苦的。”他边说边开始收拾他的医疗器械。

“同样的，隆博王子，你现在是维尔纽斯家族的最后一个成员。我很遗憾。”

当雷托把他叫到自己的书房时，隆博什么也没有怀疑。他噔噔地走进房间，停了下来，惊讶地看到一个熟悉的人正站在石框窗前。

“皮尔鲁大使！”每当隆博看到这位公务员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不知疲倦地为伊克斯的事业而徒劳地奋斗，他的内心就五味杂陈。但自己在和特希雅的婚礼上刚刚见过他。隆博心里突然一阵悸动：“有什么消息吗？”

“是的，我的王子。是个令人惊讶和不安的消息。”隆博想知道这消息是否与大使的儿子克泰尔有关，他一直在伊克斯战斗。

隆博的身子僵住了，而那位威严的外交官则局促不安地在房间里踱步。他走到房间中央，启动了一个全息投影仪，显示出一个衣衫褴褛、脏兮兮的男人的影像。

雷托的声音变得有些刺耳：“这就是那个企图暗杀沙达姆的人。也就是差点在帝国包厢里杀了杰西卡的人。”

皮尔鲁迅速地瞥了他一眼，说道：“那完全是个意外，雷托公爵。他的计划在许多方面……都很天真，考虑不周。”

雷托说道：“现在看来，他这次‘疯狂的袭击’在某些方面被帝国的官方报告夸大了。”

隆博依然困惑不解：“他是谁？”

大使停下脚步，有意面向他说道：“我的王子，这是——或者曾经是——泰洛斯·瑞法。皇帝同父异母的兄弟。他在四天前被下旨处决。显然，没有必要进行什么审判。”

隆博转移了一下重心：“可是这跟——”

“很少有人知道真相，但瑞法的说法确实没错。他确实是埃尔鲁德的私生子，由塔利加里家族悄悄地抚养长大。然而，沙达姆显然认为他是一个威胁，于是他编造了借口，派出了萨多卡军团摧毁了瑞法在札诺瓦的家。顺便说一句，沙达姆为了炸毁札诺瓦的城市，不惜杀害了一千四百万人。”

隆博和雷托当即陷入震惊中。

“这就是瑞法想要报复的原因。”

大使把一套打印好的文件递给了隆博，接着说道：“这是证明瑞法身份的基因分析。我在他的牢房里亲自提取了样本。结果是毫无疑问的。这个人就是科瑞诺家族的后代。”

隆博扫视那一捆文件，仍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召集到这个会议上来：“有趣。”

“还没完，维尔纽斯王子。”皮尔鲁静静盯着面前这个伤痕累累的人。“瑞法的母亲就是埃尔鲁德的侍妾珊多·巴鲁特。”

隆博一下子抬起头来：“珊多——！”

“所以我的王子，泰洛斯·瑞法也是你同母异父的兄弟。”

“这不可能是真的，”隆博抗议道，“我从未听任何人说我有兄弟。我也从没见过他。”他不停地翻看分析报告，反复阅读，想找点东西把自己从这个可怕的现实中解放出来。“处死了？你确定？”

“很不幸，是的，”皮尔鲁大使咬着下唇答道，“为什么埃尔鲁德就不能安排泰洛斯·瑞法当一名御前卫官[56]，就像大部分皇帝对待妃子之子那样呢？相反的，埃尔鲁德却选择把这个孩子送走，就好像他有什么特殊似的，这就引发了所有问题。”

“我的兄弟……要是我们能帮他就好了。”隆博把文件扔到了地板上。他抬起自己笨重的机械腿，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维尔纽斯家族的王子开始在石头地板上来回地踱步。

然后，隆博谨慎地宣布道：“这只会坚定我反抗皇帝的决心。现在他把这件事变成了我们之间的私事了。”

金钱买不到荣誉。

——弗雷曼人如是说

一架喷气式扑翼机像一只尖叫的黑鸟般从天上俯冲下来，机首画着凶猛的沙虫图案，它张着圆圆的大嘴，露出水晶般的锋利牙齿。

一个孤立的干涸湖床周围环绕着岩石壁，保护着该地区免遭夏胡鲁的吞噬，四个身穿长袍的弗雷曼人跪在地上，因恐惧而大叫。他们原本抬着的担架倾斜了，掉在地上。

列特－凯恩斯却没有丝毫退缩，而是笔直站立着，双臂交叉在胸前。他的沙色头发和污渍斑斑的沙漠斗篷在扑翼机卷起的微风中摆动。“都给我起来！”他对自己的手下喊道，“你想让他们把我们看作被吓坏的老太婆吗？”看来公会代表准时到达了。

弗雷曼人懊恼地摆正了沙地上的架子，然后抚平了自己的长袍，设置好了蒸馏服。即使在清晨，这个沙漠仍然热得像个火炉一样。

公会也许是知道弗雷曼人尊敬沙虫，所以他们应该是有意在机首上画个沙虫的。但列特本人因为对公会多少有些了解，所以克服了恐惧。毕竟情报就是力量，特别是对敌人的了解。

他抬头看去，喷气式扑翼机开始盘旋起来，翅膀紧紧地缩在机身上。列特还在舷窗下方的机身上发现了几个枪孔。最后，扑翼机降落在了一百米外的沙丘山脊上，发动机发出了刺耳的呜呜声。他从强化

玻璃窗户旁的剪影看出里面有四个人。而其中有一个好像还并不完全是个人类。

扑翼机的前舱门打开了，一辆敞篷车沿着坡道下来，车上坐着一个秃顶的男人，竟然愚蠢到没有穿蒸馏服就进入了沙漠。他那苍白、油腻的脸上布满了汗珠，喉咙前面装了一个正方形的黑盒子。

但他腰部往下的身体则是一团一丝不挂的非晶质的、像蜡一样的肉，看上去十分恐怖，就像是被什么东西融化后又重新长了回来。肉网把他的手指连了起来。他那双凸出的黄眼睛看上去很突兀，仿佛是从某个外星的危险生物身上移植过来的。

有些迷信的弗雷曼人开始低声嘀咕，做出了防御性的动作，但列特却用锐利的目光强迫他们安静下来。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外来者非要把他那令人厌恶的身体暴露出来不可。*也许是为了让我们放松警惕*。列特能看出这名代表应该是个高超的谈判者，他这是在试图引起一连串的反应，希望通过恐吓和胁迫来赢得他在谈判中的主导地位。

这名代表死死盯着列特，毫不理会其他弗雷曼人。然后他那金属般的声音便开始从喉咙上的合成器里传了出来：“看来你不怕我们，甚至一点也不怕我们机头的沙虫。”

“就连小孩子都知道夏胡鲁不会飞，”列特说道，“而且任何人都能画画。”

那个畸形人勉强地笑了笑，又问道：“那我的身体呢？你不觉得讨厌吗？”

“我的眼睛受过训练，可以看到其他东西。美丽的人内心可能令人反感，而畸形的身体也可能包含一颗完美的心。”列特向敞篷车靠得更近了些，“那么你属于哪一种？”

公会的人笑了笑，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回响：“我叫阿尔里克。你就是那个爱惹麻烦的帝国行星学家，帕多特·凯恩斯的儿子？”

“我现在是帝国行星学家了。”

“你说是就是吧。”阿尔里克用那双奇怪的黄眼睛扫视了一下那堆货架。列特注意到他的瞳孔几乎是长方形的。“给我解释一下，半弗雷曼人，为什么一个帝国官员要阻止卫星监视沙漠深处？为什么这件事对你这么重要？”

为了不让他继续这样故意侮辱自己，列特立刻转移了话题：“我们和宇航公会之间的协议已经维持几个世纪了，我没有看到终止它的理由。”说着他挥了挥手，他的手下马上把货架打开，露出了里面堆得高高的袋装美琅脂精华。“然而，弗雷曼人更喜欢没有中间人的交易。我们发现那些中间人……很不可靠。”

阿尔里克抬起下巴，抽了抽鼻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隆多·图克就对你有潜在的威胁了，他可以随时向当局揭露你对我们的贿赂。他肯定已经计划好了要背叛你们。你就不担心吗？”

列特无法抑制他声音里的骄傲：“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图克了。”

阿尔里克思考了很久，试图从列特那张晒黑的脸上读出一些暗示：“那很好。我尊重你的判断。”

公会代表开始研究摆在他面前的香料了，列特能看出他一直在默数这些袋子，计算这批香料的整体价值。这无疑数目巨大，但弗雷曼人别无选择，只能满足公会的胃口。现在尤其重要的是要保护好弗雷曼人的秘密——为了实现帕多特·凯恩斯的生态梦想，他们已经在许多地区种植了植物。而这件事绝对不能让哈克南家族知道。

“我会收下这批香料，作为我们继续合作的首付款，”阿尔里克最后说道，他的眼睛紧紧盯着列特，“但我们的价格会上涨一倍。”

“这不可能，”列特抬起他长满胡须的下巴，“你现在没有中间人付钱了。”

公会的代表眯起他的黄眼睛，好像在掩饰他的谎言：“直接和你交易会让我花费更多。哈克南那边给我的压力增加了。他们一直在抱怨他们的卫星不工作，并要求公会提供更好的监视手段。我们必须精心编造出很多借口来搪塞他们。想要把哈克南狮鹫挡在海湾里是要花不少钱的。”

列特冷冷地看着他：“一倍太多了。”

“那么，半倍吧。你有十天的时间支付这笔额外的费用，否则服务将自动终止。”

列特的同伴们开始抱怨起来，但列特却只是盯着面前的陌生人，考虑着眼下的处境。他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没有显露出内心里的愤怒和惊慌。他早就应该明白的：公会并不会比其他外来者更值得信任，也并非更值得尊敬。

“我们会准备好香料的。”

没有人像贝尼·特莱拉那样掌握了遗传语言。我们称其为“神的语言”是没错的，因为正是神祇赐予了我们这种伟大的能力。

——特莱拉伪经

哈什米尔·芬伦是在凯坦星长大的，那里有皇宫和宏伟的政府建筑。他见识过伊克斯那洞穴般的城市和厄拉科斯上可怕的沙暴。但他从来没有见识过交叉点上的公会远航机维护船坞。

芬伦带着一个工具箱，穿着油渍斑斑的工作服，看上去就像一个不值一提的维修工。如果他的演技足够好，就没有人会注意到他。

宇航公会雇佣了数十亿人。他们中的一些人负责公会银行的各种重大操作，其影响力遍及帝国的所有行星。像远航机维护船坞这种大型工业综合设施则需要成千上万的辅助工人。

芬伦的大眼睛扫过无数的细节，他带着变脸者挤进工人堆里，沿着主广场匆匆前行，他们的头顶上便是拥挤的走道和不停升降的电梯。佐尔给自己选择了一个毫无特色的外貌，他现在看上去平平无奇，面容松弛，眉毛粗犷。

很少有非公会的人看过交叉点的内部运作。停泊的起重机高耸入云，闪烁着翡翠色和琥珀色的灯光，就像漆黑夜空中的星星。城市的网格状街区几何状地伸展开来，在一片无趣的景观中添加了一丝文明的气息。凹面的接收盘像爬行植物一样攀附在建筑物的外部，接收来自太空的电磁信号。金属停机坪直插天空，伸着爪梁准备夹住即将降落的穿梭机。

这两个渗透者接近一个高耸的拱门，说明前方是一个工作区域。他们混在工人里走进了大楼。前方悬挂着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的远航机之一，这艘飞船是在维尔纽斯统治伊克斯的最后几天建造的。这艘飞船和另一艘——目前在轨道上进行维护——飞船是仅存的两艘多米尼克级。多米尼克级本身是一种有争议的设计，它以提高货物运载量为卖点，同时却也降低了帝国的税收。

但在特莱拉人占领了这个机器星球后，由于生产和质量控制问题，新建生产线的数量急剧下降。因此，公会必须更加小心地维护他们现有的飞船。

芬伦和他的变脸者同伙登上了升降平台，沿着这艘大都市大小的飞船的弯曲外壳上升。一群群工人就像寄生虫一样趴在金属板上，密封、清洗、检查着面前的金属。微型陨石和辐射风暴总会给船体的晶格结构带来微小的裂缝。每隔五年，一架远航机就要进入交叉点的维护船坞进行检修。

这两个人穿过一个通道进入了这艘大船的内部船体，最后来到了巨大的货舱。根本没人注意他们。在船壳之内，大批工人检查并修补着家族护航舰、货运船和客运穿梭机所使用的停靠夹。还有一些人急匆匆地在远航机内部的甲板上进进出出。

一架电梯像蛛丝上的蜘蛛一样爬升起来，把芬伦和佐尔带到了上层限制区，领航员的舱室就在那里。很快，他们就会面对更高级别的安全检查——真正的挑战就要开始了。

变脸者看向芬伦，露出难以捉摸的表情：“我可以变成任何一名受害者的模样，但记住，杀人的事儿得你来做。”

芬伦在他的工作服里塞了几把刀，他当然知道如何使用它们：“简单的责任分工，嗯-嗯-哼？”

佐尔的步伐马上变得轻快了起来，芬伦不得不加快速度跟上。变脸者自信地走过昏暗、低矮的走廊，说道：“建筑蓝图显示领航员的舱室就在前面。跟我来，我们很快就完事儿了。”

他们早就研究过留在伊克斯地下组装设施里的远航机全息蓝图，那里本来就是最初建造飞船的地方。由于这艘巨大的飞船要几个星期后才能出发，所以现在舱室里没有领航员，香料也还没有补充。安全措施也还没有达到最高等级。

“从这儿拐弯。”佐尔保持镇定地说。他掏出一块利读联手板，手指穿过闪烁的水晶，照亮了一张粗略的图表，是远航机的上层蓝图。

他们走到走廊尽头，来到了一个警卫面前，佐尔故意迷惑不解地指着手板上的图表。芬伦则摇着头，装出不同意的样子。他们一步步朝站得僵硬笔直的警卫挪步过去，而他的击昏器就挂在身后。

待他们走近了，芬伦忽然恼怒地提高了嗓门：“我告诉你，这不是正确的区域。我们走错地方了。看这里。”说着他用手指戳了戳利读联晶板。

佐尔则像艺人家族的大师那样扮演他的角色，脸刷的一下子红了。“听我说，我们是一步一步按照地图走的。”他边说边抬起头来，仿佛这才注意到了警卫。“那让我们问问他吧。”说着他往前靠了过去，拉近了距离。

那名卫兵怒视芬伦，指着他们喝道：“你们俩确实走错地方了。你们这是未经授权的闯入。”

佐尔厌恶地叹了口气，举起手板上的远航机蓝图，几乎都要推到警卫的脸上了：“那么，你能给给我们指条路吗？”芬伦则向另一边靠了过去。

警卫盯着手板看了看：“这是你们的问题。不是——”

芬伦完美而优雅地出手了，他用细长的匕首刺穿了那名警卫的肋骨，深深地扎入了他的肝脏，然后扭动刀锋，将其推向更高处的肺部。为了尽量减少出血，他避开了大血管，但伤口足以致命。

卫兵喘着气，抽搐着。佐尔也扔下他的手板，使劲抓住了受害者。芬伦抽出他那把细长的匕首，又刺了一刀，这一次是在胸骨下面，向上刺进了心脏。

佐尔一边紧紧盯着那名卫兵的脸，一边慢慢地将他的尸体移到甲板上。然后这个变脸者抽搐了一下。他的五官一下子变成了液体，仿佛是黏土做的，紧接着生成了一个新的面具。现在，他的外貌和死去的警卫一模一样了。佐尔深吸了一口气，把头扭到一边，然后盯着死人的脸说道：“我完事了。”

他们把尸体拖进一个空着的壁橱，然后封上了门。芬伦在外面等着，而变脸者则和死掉的警卫换了衣服，用酶海绵擦干净地上的血迹。之后，他们又在利读联手板上查看了远航机上层的精确示意图，找到了一个直通加热反应堆室的处理槽。卫兵被电离了的骨灰永远也没人能找到了。

两个人随后便走进了安全区域。伯爵抱着他的工具箱，装出一副委屈而痛苦的样子，好像他被派去做一件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似的。那个变脸者则在他身后督促他，同时粗声粗气地向上层区域里的其他警卫打招呼。他们成功地在领航员舱室后面找到了一个无人使用的操作室。

香料隔间果然是空的。芬伦迅速地取出了装着超压缩奥马尔颗粒的罐子，这是一种密集的合成香料片，形状与他们一直用的美琅脂完全一样。在这种压缩形态下，香料会被汽化，产生一种丰富的气体，其浓度足以让领航员感受到它的全部效果，并推算出在折叠空间中安全行驶的路径。

芬伦将容器密封在香料供应隔间里，贴上了伪造的批准标签。当装香料的人发现盒子里已经装好了香料时，可能会引起一些混乱，但他们通常不会再去找一些额外的香料混在里面。幸运的话，根本没有人会抱怨。

两名间谍偷偷溜了出去。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就离开了远航机，开始了他们计划的下一阶段。

“我希望轨道上的飞船也同样容易混进去，嗯-嗯-嗯？”芬伦说道，“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需要两艘测试飞船。”

变脸者看了看他。佐尔的变脸能力委实令人毛骨悚然：“这可能需要更多的技巧，但我们会成功的。”

之后，他们两人疲惫但也很兴奋地完成了第二部分任务，他们现在站在多云的天空下，欣赏着交叉点太空港那璀璨的灯光。他们所在的位置在装货区边缘，两人就躲在堆积如山的转储箱中间。这是因为芬伦不想遇到其他的公会员工，他想要避免和他们交谈，那些人可能会问太多的问题。

他可以很容易地雇一个雇佣兵或专业的特种兵来完成这个秘密任务，但芬伦凡事都喜欢自己动手，当然前提是他感兴趣。这既能磨炼他的能力，也能给他带来快乐。

在这难得的片刻安宁中，伯爵想起了他可爱的妻子玛格特，这让他的内心平静下来。他现在急于回到皇宫，在那里他就能看到并知晓她在做什么。玛格特应该在几天前就抵达凯坦了。

佐尔打断了他的沉思：“芬伦伯爵，我必须称赞你的技艺。你把你的那部分工作做得很好。”

“所以这是一个来自变脸者的赞美，嗯-嗯-嗯？”芬伦靠在一个锈蚀的金属转储箱上，假装放松，而这个转储箱很快就会被装上远航机。“谢谢你。”

他的面前忽然闪过一道模糊的影子，芬伦本能地闪开，眼看着一道闪光向他飞来，那是一把以致命的精准掷来的刀子。然后，甚至第一把武器未击中目标并撞进金属格子间之前，变脸者就掏出了藏在制服里的另一把利刃。

不过哈什米尔·芬伦伯爵完全可以应对他的挑战。伯爵的感官和反应早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他现在拔出自己的匕首，摆出战斗姿

态，露出狂野的表情：“啊哈，我还以为你没有受过刀刃训练呢？”

变脸者的脸庞现在冷酷得好像一个掠食者：“我也接受过说谎的训练，但显然做得还不够好。”

芬伦举着他的匕首。他的刺客经验可要比变脸者想象的丰富得多。特莱拉人低估了我。这是他们犯下的另一个错误。

在太空港昏暗的灯光下，佐尔的脸又一次闪烁和变化起来。他的肩膀变宽了，脸变窄了，眼睛也变大了，直到芬伦面前出现了一道他自己的可怕倒影，穿的却是变脸者的衣服。“很快我就要去扮演一个新角色了，那就是帝国的香料大臣以及沙达姆四世的童年朋友。”

芬伦一下子明白了特莱拉人的阴谋，原来他们是打算让这个变脸者模仿他，假冒皇帝的亲信。虽然芬伦怀疑佐尔能不能长时间愚弄沙达姆，但这个变脸者只需要私下接近皇帝几分钟——就足以让他杀死沙达姆并在阿吉迪卡的指示下坐上金狮宝座了。

芬伦其实很钦佩这个大胆的计策。考虑到沙达姆最近作出的那些拙劣决定，也许让一个冒牌货替换他并不算是坏的选择。

“你永远骗不了我的贝尼·杰瑟里特妻子。玛格特能看清最微妙的细节。”

佐尔笑了起来，而笑容是芬伦那雪貂般的脸上不经常出现的：“我相信我能应对这个挑战，因为我早就已经仔细观察过你了。”

变脸者向前猛扑过去，芬伦挥动匕首格挡着。他们的匕首再次碰撞在了一起，他们的身体现在也是一种武器，不断撞击着转储箱。

芬伦背对着墙壁，一脚踢出去，试图踢断佐尔的胫骨，但变脸者躲开了这一击并迅速举刀刺向对方。芬伦立即撩起右前臂，挡开匕首并一个翻滚离开了转储箱区域。

两名战士现在都已经汗流浃背了。佐尔的下巴下被划了一道口子，鲜红的血珠滚落下来。而伯爵的连体衣上也有几处破口，不过变脸者并没有弄伤他。芬伦连一点刮伤都没有。

尽管如此，芬伦还是几乎低估了那个变脸者，对方现在拼尽了全力，再次疯狂地发动了进攻。他持刀的手快得模糊起来。而这是芬伦没有预料到的一种策略：这个变脸者正在模仿伯爵的搏斗技巧，他学习自己的对手，并用芬伦的招式对付芬伦。

伯爵的脑子急速转动着，思索着最佳的战术，同时保持着警惕。他需要想出一个新招数，一个这个实验室培育出来的怪物永远也想不到的招数。他想过要活捉这个变脸者，然后审问他，但这么做有些太冒险了。芬伦不能暴露他们在此地的任务。

他听到背后传来穿梭机的轰鸣声，但不敢回头去看。这时候任何一个小错误都可能致命。芬伦让自己踉踉跄跄地向后倒了下去，成功把变脸者引了过去。伯爵的喉咙发出闷哼，故作痛苦，同时把匕首扔在了地上，发出哐啷一声，从一个转储箱下面滑到了他的手够不着的地方。

佐尔跪在地上，信以为真了，觉得自己确实伤到了对手，于是他举起匕首，准备给芬伦致命一击。

但芬伦其实已经提前看了一眼背后的地面，他是摔在了变脸者的第一把匕首掉落的地方。在佐尔的刀尖扎到他之前，芬伦一把抓起那把佐尔已经完全忘记的匕首。芬伦把刀尖向上捅去，狠狠扎进了变脸者的喉咙。然后他又一脚踢飞了佐尔，避免变脸者被割断的颈动脉喷出的鲜血溅到他干净的衣服上。

变脸者的尸体飞入了转储箱之间的阴影中。芬伦向后退了几步，环顾四周，确定没有人看到或听到什么。他不想回答任何问题，他只要能尽快离这里远点就行了。

倒在地上的佐尔似乎融化了，他的容貌失去了精确的焦点，直到最后变成了一个无毛、面无光泽的假人，没有任何特征，只有蜡一样的皮肤，光滑的手指上甚至都没有轮生的指纹。

特莱拉人策划的这个阴谋还真是有趣。芬伦会把这些知识当做珍宝珍藏起来。他会考虑如何最好地使用它来对付希达尔·芬·阿吉迪卡。

芬伦觉得自己呼吸有些困难，但仍在呼吸，他把变脸者的身体塞进了一个转储箱，封上了舱门。几周之内，这具奇怪的尸体就会抵达某个遥远的世界，货物的收件人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芬伦瞥了一眼太空港的灯光，看到轨道上的穿梭飞机正在降落。他会绕道返回凯坦，不留下任何痕迹。其次，他需要避免乘坐这两艘多米尼克级的远航机，以防领航员对合成香料产生不良反应。毕竟芬伦并不打算亲自参加这个测试。

他兴奋地赶往太空港，加入了一群工人和三等舱乘客的行列，登上了穿梭机。然后他独自坐在穿梭机里，飞向交叉点轨道上的远航机，不回答任何人提出的任何问题。不过，仍有两位同行的乘客禁不住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他的脸上会挂着如此灿烂的笑容。

一个秘密只有在它还是个秘密时才最有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需要证据便可利用这些信息。

——贝尼·杰瑟里特格言

皮特·德伏在男爵的命令下来到了凯坦，此刻缓步穿行在帝国办公楼的走廊里。虽然这些政府大楼里向来错综复杂，但他的门泰特大脑却让他从不会迷路。

现在已是上午，但他的嘴里还留着一股甜味，源自他在外交护航舰上吃过的早餐里的进口水果。不过更让他感到津津有味的，是德伏此次凯坦之行要送的匿名信。沙达姆要是知道了这件事，很可能会尿在他的皇家裤子里。

他从衣服下面取出一个信息盒子，藏到了一个壁龛里，就放在一尊皇帝半身像后面，而这个半身像是分散在宫殿各处的诸多半身像中的一个。

办公大楼的侧门忽然打开了，一个脸色红润、神情紧张的男人走进了走廊。德伏认出他就是哈克南大使卡洛·怀尔斯。怀尔斯也就三十五岁左右，看起来甚至还没到刮胡子的年龄。他是通过家庭关系获得了这个职位的，而他发回杰第主星的信息里没有一条是有价值的。他就是一个效率低下、没有受过教育、不知道如何利用职务之便当一名称职间谍的废物。

“哎呀，该死的德伏！”怀尔斯声音甜腻地喊道，“我不知道你来宫里了。男爵没有通知我。你是专程来拜会皇帝的吗？”

门泰特假装惊讶地答道：“也许很快，大使先生，但现在我有一个重要的任务。男爵的事。”

“是啊，时间总是很紧的，不是吗？”怀尔斯咧嘴笑道，表示同意，“好了，我也得赶快走了。我们都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如果我能在任何方面帮上忙，请一定要告诉我。”说着这位大使迈着大步朝走廊的相反方向走去，显然是想让自己看起来很重要。

门泰特在一张木马纸上画了一张地图，并写下了指示，然后把它交给一个帝国信使，这名信使会把这个机密的信息盒子直接送到沙达姆那里。它绝对是一枚重磅炸弹。

这将是对李芝勒索哈克南的一次合适报复。

它必须得成功。

实验室的金属工人在哈罗亚·伦德的监督下，根据叛逃的发明家乔本恩留下的草图和方程式，造好了隐形力场发生器原型的外壳。

在乔本恩的一卷密封的志贺藤卷轴中，他称其为“无场”引擎——能让一个物体既“在这里”同时也“不在这里”。伦德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这个惊人的概念。

他还没有破译那个流浪发明家的旧实验室里那些不断失灵的隐形装置。根据几张图表的碎片判断，他已经确定无场覆盖范围的最小直

径是一百五十米。考虑到这一点，伦德不明白该设备如何能让一个小实验室隐形——直到他发现克罗娜太空站外面的大部分隐形力场都不对称地延伸到了太空里。

听到这个项目后，李芝政府提供了全部的资金，伊尔班·李芝伯爵则给他的侄子发了一封信，赞扬了他的聪明才智和远见卓识。老人答应有一天会亲自到克罗娜来，更直观地视察工作，哪怕他怀疑自己是否能理解这个引擎的原理。卡利玛尔总理也同样表示了他的支持，鼓励了这些发明家。

几十年来，这个人造月亮上一直藏有制造神秘而珍贵的李芝镜的专利技术。没有任何一个家族能够复制这种技术，尽管很多家族都尝试过派遣工业间谍。而如果无场引擎能取得重大突破，那么克罗娜上的设施可能会被用来生产这项更有价值的技术。

全力以赴的研究和开发工作是极其昂贵的，而且需要最优秀的科学家的脑力，这使他们不得不从其他任务中分心。最近，卡利玛尔总理提供了大量的美琅脂，作为研究资金，这些香料现在就储存在卫星站里，必要时可以随时换成现金。而这个香料存储库现在已经占了克罗娜容积的百分之六了。

由于这个雄心勃勃的项目，弗林托·金尼斯主任的政治影响力大大增强了，但哈罗亚·伦德却并不在意这一点。乔本恩的无场引擎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难题，足以让他投入全部的精力。

一个发明家不会关注别的问题。

沙达姆打开信息盒后，他取消了所有的日程安排，把自己锁在他的私人书房里，怒火中烧。一个小时后，他召见了至尊霸撒苏姆·加隆。“看来我的萨多卡军团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他几乎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

一身制服的老加隆立正站在那里，等待进一步的指示：“陛下，我们随时待命。”

在沙达姆对札诺瓦做出如此严厉的惩罚之后，李芝家族竟还敢明目张胆地这么做？难道卡利玛尔总理觉得他可以无视帝国法令而保留自己的非法香料库存？这个秘密情报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证据，证明在人造的克罗娜卫星上储存了不少非法的美琅脂。

起初，他对类似的说法持怀疑态度。埃卡兹和格鲁曼拼尽了全力相互猜疑，互相指责，夸大其词。但他们的证据并不充分，他们的动机也很明显。

“是时候再做一次示范了，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个帝国里的人无法忽视科瑞诺家族的法令。”沙达姆在地板上踱来踱去。

当他的怒火愈加升温，皇帝的理智开始奏效。他上次对札诺瓦发动进攻的核心动机是为了消灭泰洛斯·瑞法。然而，他更大的计划是让帝国经济完全受制于他的人造美琅脂，他要凭此垄断所有的香料市场。他必须采取下一步行动，加大赌注。李芝将成为第二个替罪羊。

他会通知公会调查员和宇联商会审计员他即将采取的措施。在那些所谓的非法储备被从克罗娜移走后（这些香料会被用作换取宇航公会和宇联商会支持的报酬），其他的政治派别都会聚集在他的王座前。

因为哈什米尔·芬伦还没有从伊克斯回来，所以沙达姆必须自己作出另一个重要的决定。不管怎样。皇帝知道自己该怎么做，而他必须尽快做出回应。于是他向萨多卡指挥官下达了命令。

香料大战即将升温。

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都证明，如果你想要利润，你就必须统治。而为了统治，你就必须磨平公民的棱角。

——皇帝沙达姆·科瑞诺四世

希达尔·芬·阿吉迪卡的脑袋里充满了阿吉迪马尔，他借用了一只蜥蜴的眼睛看向餐厅里的尸体。二十二名最爱管闲事的特莱拉大师倒在桌子上，被下了毒。死了。

自认为受到了神祇的启示，他准备重新划定帝国权力的边界。

对他来说，这些尸体中有一个额外的惊喜，那就是前一天突然到这里来视察的那个自命不凡的扎夫大师本人。扎夫现在仰面躺在那里，眼睛凸出，嘴巴大张，作为一名大师中的大师，这堪称是最卑贱的死法了。变脸者假扮的厨师们把快速起效的毒素偷偷放进了食物里，这让扎夫和他的同伴们在几分钟内就毒发身亡，他们灰色的皮肤现在是一片病态的绯红，好像从里到外都被烫伤了。

当这位研究大师站在门口欣赏自己的杰作时，他注意到椽子上停着一条德拉科飞龙，这是一种似乎对自己采取的这个害虫防治措施免疫的小蜥蜴。它只有几厘米长，身体两侧有鳞片状的附器，可以让它像古地球上的鼯鼠那样在空中滑翔。

看着这只蜥蜴，阿吉迪卡决定使用自己在消耗了这么多阿吉迪马尔之后所获得的新力量。现在他的心灵之眼似乎就在这条小龙的身体里面。他站在椽子上，用爬行动物的眼睛注视着屠杀现场。其中一具尸体似乎抽动了一下，然后便像其他人一样一动不动地倒在地上了。

有二十多名大师死掉了……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好的开始。在阿吉迪卡的坚强指引下，在伟大的信仰重新出现之前，特莱拉的异教徒必须被清除。

他微笑着，沉浸在自己非凡意识中掠过的无数可能性里。阿吉迪卡现在基本已经不睡觉了，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奇妙的大脑里嬉戏玩耍，就好像它是一个充满新鲜体验和快乐的游乐园。他可以同时思考九十七条思路，从最普通到最复杂的主题。他也有能力研究每一条如马赛克般大的信息，就像它只是图书馆书架上的一本胶片书。

阿吉迪马尔不但是美琅脂的替代品，它甚至比美琅脂更好，效力更强烈。有了它，行会的领航员可以将空间折叠到其他的宇宙，而不再局限于这一个。他的九十七条思想路线中有一条已经付诸实践了。到现在为止，芬伦伯爵和佐尔至少已经用阿吉迪马尔代替了两艘远航机里的美琅脂，且领航员应该也已经准备好使用它了。而芬伦本人一定和这里的受害者一样，死掉了。那个变脸者会出色地完成任务，并且很快就会回来向自己报告细节……

研究大师用他脑海中的蜥蜴眼睛，审视那些散乱的、布满斑点的尸体。现在，因着这个神圣的使命，他已经无法回头。他已经安排自己的变脸者取代了很多保守派的大师了，而且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然后他可以把他们送到凯坦……

从这里，变脸者假扮的扎夫会先给班达隆发送一条消息，说他决定在萨图赫停留几个月——因为阿吉迪卡需要一段时间来完成他的计划。任何妨碍他们的人都会被自己吃掉的，就像飞蜥蜴用舌头吞掉昆虫那样。

他想象着伸出自己的舌头，卷住虫子，然后把它们一口吞下去。一下又一下，一下又一下。它们那苦涩而酥脆的小身子对他来说就是饕餮大餐。现在这条飞龙从椽子上跳了下来，慢慢地飞过那一大堆尸体，好像在执行某种空中侦察任务。

阿吉迪卡眨了眨眼睛，把自己的意识从蜥蜴身上拉了出来，回到了自己站在门口的身体里。他的嘴里多了一丝苦味，让他的舌头又酸又痛。

他激动地喊了一声，把自己的变脸者召唤到了厨房里。他们立刻赶了过来，准备接受指示。“处理尸体。然后准备出发。”

当这些变脸者开始执行命令时，阿吉迪卡回头找了找那只小蜥蜴。然而，那条难以捉摸的飞龙早已不见踪迹。

眼窝凹陷的克泰尔·皮尔鲁在垃圾处理场里发现了这些可怕的尸体，这让他大为震惊。这里甚至都没有足够的垃圾能完全盖住这些令人憎恨的入侵者的尸体。

严格的宵禁已经开始很久了，克泰尔这才从阴影中走了出来，而就在他到达这里时，一辆卡车刚刚开走，车身扬起了大片的灰尘。没有人看见他。他经常去这个地下垃圾倾倒区，寻找可能用得上的物资。

但这个情景！死了二十多名特莱拉大师。而且每一个人都是高级官员，他们都被谋杀了！他们平日里那苍白的皮肤仿佛被烫红了。克泰尔那疲惫的头脑能想出的唯一可能的结论就是仍有人在伊克斯进行着反抗行动。

另有人正在杀死特莱拉人。

克泰尔抓了抓头，弄乱了他那乱蓬蓬的头发。他望向投射在天空的黯淡星光，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更不知道他的这位神秘盟友是谁。

不久之前，两个厄崔迪家族的人像骑着白马的骑士那样向他承诺援兵会很快到达。鉴于此，所有的抵抗组织都必须动员起来。他现在只希望自己能活得够久，能看到伊克斯最终得以光荣解放。

隆博就要来了！终于！

不甘示弱的克泰尔走进了黑暗的地下，开始寻找落单的特莱拉人。经过这段漫长而绝望的岁月，他早已变得冷酷无情。于是当晚，又有七名特莱拉人的尸体被扔进了垃圾处理场。

任何能明确看到尽头的路，都不值得走。你必须攀登面前这座山，但只能爬上去一点点——爬上足以检验它是否是一座山，能否看到其他山峰的高度。因为从任何一座山的山顶，你都无法看清脚下这座山。

——赫拉蒂皇后，皇太子拉斐尔·科瑞诺的配偶

虽然隆博·维尔纽斯半辈子都在逃避自己的义务，但现在的他觉得离开的速度还不够快。他没有试图隐藏他的半机械人身体——鉴于他的任务是去光复伊克斯，所以他把这身体看作是代表荣誉的徽章。

根据杜菲·哈瓦特凭借完美的记忆所做的简短描述，岳医生对隆博的外形进行了一些修改，掩盖了他身体上那些复杂的机械增强部件，使得它们看起来非常原始和笨拙。隆博希望岳医生能把自己伪装成一种半人半机器的、被特莱拉人称为“复合伊克斯人”的怪物。

几个星期以来，哥尼和隆博一直在与公爵和他的最高级别军官们讨论战略。“这次任务的成败最终将落在我的肩上。”隆博宣布道。他正在等那艘即将把他和哥尼送往远航机的穿梭机。“我不再是一个收集漂亮石头的孩子了。我必须重拾父亲教给我的一切。在我七岁的时候，我就记住了所有的军用密码，我也了解维尔纽斯家族曾参与过的每一场伟大战役。”

哥尼·哈莱克带着鼓舞人心的微笑对他说道：“我一定会将这场斗争谱写成一曲赞歌，给你们的孩子们听。”但哥尼很快便面露尴尬，他显然后悔说出这句有“孩子”字眼的话。

隆博打破了这个窘境，说道：“是的，这是所有伊克斯人都要告诉他们子孙后代的事。”

必要的贿赂已经支付完了：宇航公会再次干扰了特莱拉人的防御扫描器，这次干扰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足以让他们的伪装战斗舱潜入一个隐藏的入口。这个特殊的战斗舱是一种可拆卸设计，很多部件本身就可以被当做武器使用。光滑的灰色战斗舱现在就停在装载码头上，厄崔迪工人正忙着将它组装到穿梭机上。

杜菲和邓肯前来向这两个人道别。雷托公爵的身影却还没有出现，而隆博在拥抱他的朋友之前拒绝登上穿梭机。伊克斯的光复行动不可能在没有厄崔迪家族祝福的情况下开始。

前一天晚上，隆博给他的半机械人组件充电，但由于缺乏真正的睡眠，所以他的大脑仍然感到很疲惫。他的思想不断地穿梭在各种问题之中。不过，特希雅开始发挥她的神奇本领了，她按摩他身上剩下的肌肉，奇迹般地使他平静下来。她那深棕色的眼睛里似乎充满了骄傲和期待：“我的爱人——我的丈夫，我保证我们的下一个夜晚将会是在大王宫一起度过。”

他咯咯地轻笑了一声，说道：“不过，一定不能是我以前的房间。你我二人配得上比我童年时期卧室更好的地方！”他的胸膛和肩膀剧烈地起伏着，既害怕又期待能再次回到伊克斯。

时间表已经安排好了。从现在起每件事都要严格按照时间表进行，因为是各自独立攻击行动，中途无法互相通信，所以没有给大家留下犯错、延误和怀疑的余地。雷托公爵指望他和哥尼能从内部削弱

特莱拉人，让他们暴露自己的弱点，这样一来厄崔迪的军队就能从外部狠狠打击他们了。

他转过身来，一眼看见了雷托。公爵的黑色夹克一反常态地起皱了，这名贵族的下巴和脸颊上布满了黑胡楂。他背着一个大包裹，里面全都是礼物，包裹用金纸包着，上面还有一条缎带。“你必须带上这个，隆博。”

王子接过了包裹，而且通过手臂上的传感器判断，这个包裹出奇地轻。“雷托，战斗舱已经够挤的了，就连我和哥尼都快坐不下来。”

“无论如何你都会想要这个的。”雷托一向严肃的脸上突然绽放出了罕见的微笑。

隆博用他的机械手指摸索着，撕开了包装纸，把包裹打开。他在里面发现了一个非常小的盒子。盒子上有一个带有铰链的盖子，很容易打开。“地狱在下！”

那是一枚火宝石戒指，和他在天空帆船爆炸前戴的那枚一模一样——这枚戒指代表了他作为合法维尔纽斯伯爵的无上权威。“火宝石可不容易弄到啊，雷托。每一块宝石都有自己的个性，都有自己独特的外观。你是从哪儿弄来的？它看起来和我以前用过的那个一模一样。它们不可能是同一块宝石。”

雷托像兄长一样把手臂搭在王子的机械肩膀上，灰色的眼睛闪闪放着亮光：“这就是你的那枚戒指，我的朋友，我们从你的手掌里找到了一小块珠宝碎片，然后再生出来。”

隆博仅存的那只人类的眼睛眨了几下，好像在抑制随时可能滑落的泪水。这枚戒指象征着伊克斯的荣耀，也象征着他和他的人民所遭受的可怕灾难。但是他意识中的泪水止住了，他的脸色再次强硬了起来。他把火宝石戒指戴在义肢右手的第三只手指上。“完美。”

“还有更多的好消息呢，”邓肯·艾达荷补充道，“根据太空港中心的说法，这条路线上的远航机是伊克斯制造的最后一艘多米尼克级飞船，交叉点把它翻新了。这对我来说是个好兆头。”

“说心里话，我也这么认为。”隆博在哥尼·哈莱克的陪同下，在出发前往私人穿梭机前拥抱了他的每个朋友。在他们身后，雷托、邓肯和杜菲齐声喊道：“伊克斯必胜！”

在隆博的耳中，这句口号听起来就像是在陈述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实。他发誓一定要取得成功……不然就献出自己的生命。

我们可以一直做梦，但在我们清醒时，我们无法感知这些梦境，因为意识（就像白天遮蔽星光的太阳）太过明亮，它不允许无意识之物如此耀眼。

——魁萨茨圣母阿妮鲁尔·萨多一童金的私人日记

阿妮鲁尔夫人内心充满了声音，让她无法安然入睡。

现在的她只要处在清醒状态，无数代女巫的声音便在她脑海中呐喊，让她无法休息。这些其他记忆中的声音都在试图引起她的注意，请求她看看那些历史先例，坚持要她牢记她们的生活。每个人好像都有话要对她说，都想给阿妮鲁尔一个可怕的警告，或是一声呼救。而这些全都在她的脑子里沸腾。

她想大声尖叫。

作为皇帝的配偶，阿妮鲁尔过着比她脑子里绝大多数人更为奢侈的生活。她有自己的仆人，每天被优美的音乐环绕，最昂贵的药物也触手可及。她那个摆满了漂亮家具的妃子寝宫，面积比一个小村庄都要大。

有一段时间，阿妮鲁尔认为自己能够成为魁萨茨圣母是一件无比幸运的事，但是随着杰西卡分娩的时刻越来越近，她的思维被一大群从时间的峡谷中爬出来的古人占据了，这使得她浪费了太多时间。那些脑海中的声音都很清楚，漫长的育种计划终于接近了终点。

阿妮鲁尔现在躺在她那张超大的床上，辗转反侧，光滑的床单被她踢掉在地，一整张绸缎现在缠绕在一起，堆在地板上，就像一只无脊椎动物。阿妮鲁尔光着身子走向镶金大门。她的皮肤看上去像黄油一样光滑，因为她每天都用乳液和药膏按摩自己的身体。尽管她的丈夫已经不再对她感兴趣了，但她仍坚持健康的食谱和姐妹会的训练，为的是对自己的身体进行一些生化调整，好让自己的肌肉紧实，身材傲人。

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她曾五次怀上沙达姆的孩子，但沙达姆现在已经很少再爬上她的床了。皇帝无比正确地放弃了她会给他生一个男性继承人的幻想。如今的沙达姆已经不能生育，既不能与皇后生子，也不能与他的那些妃嫔们生子。

尽管她的丈夫一直怀疑她把某个情人带入了他们的婚姻生活中，但阿妮鲁尔其实并不需要人来满足她的需求。作为一名强大的贝尼·杰瑟里特，她有办法获得她渴望的全部热情，她自己就可以取悦自己。

而现在，她最渴望的是好好睡上一觉。

她决定离开房间出去走走，到寂静的黑夜里去。她会在这座偌大的宫殿里独自徘徊，也许还会离开宫殿，她只是徒劳地想要靠双腿让自己能远离这些声音。

她刚一抓住门把手，忽然意识到自己没穿衣服。最近几周，阿妮鲁尔一直听到朝臣们在小声议论着她那不稳定的性格，这些谣言甚至可能是沙达姆自己传出去的。所以如果她今晚再光着身子大踏步走进走廊，无疑会让这些流言蜚语变得更加可信。

于是她找来了一件绿松石色的长袍，紧紧地系在了身上，还在腰间打了一个复杂的结，除非是贝尼·杰瑟里特，否则不用刀子就没人能解开。她光脚踩着瓷砖地板离开了自己的房间。

她经常这样光着脚走在瓦拉赫九号星的圣母学校里。这里寒冷的气候为那些年轻的侍从姐妹提供了一个严酷的环境来训练她们的耐力，比如学会控制自己的体温、排汗和神经反应。有一次，哈里什卡——她当时还只是学校的学监，不是大圣母——带着年轻的女学生们进入了雪山，然后她命令所有人都脱掉衣服，浑身赤裸地攀登冰雪覆盖的山峰，就这么向上爬了足有四公里。一到山顶，大家还得裸体冥想一个小时，然后再爬下来穿衣服取暖。

阿妮鲁尔在那天差点儿冻死在山顶上，但这个考验让她对自己的新陈代谢能力和自己的思想有了更好的认识。甚至在穿上衣服之前，她就已经让自己暖和舒适起来了，没有借助任何其他手段。有四个侍从姐妹没有活下来——她们失败了——而哈里什卡选择把她们的尸体留在了雪山里，这些尸体将成为对后来人的残酷提醒……

看到阿妮鲁尔在宫殿走廊徘徊，侍女们纷纷从房间里跑了出来，冲到她身边。但这些人里没有杰西卡，她一直很好地保护着那个怀孕的女孩，她没有发现外面的动静。

阿妮鲁尔用余光看到一个人影，一名卫兵正鬼鬼祟祟地从一位女士的住处溜出来，她对她的手下在工作时间幽会感到恼火，何况她们很清楚她最近经常失眠。

“我要去动物公园，”她宣布道，甚至没有正眼看那些跟着她跑过来的侍女，“提前通知他们，指示管理员给我开门。”

“在这么晚的时候吗，夫人？”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仆一边说，一边扣好上衣的扣子。她有着一头金色的卷发，面容清秀。

阿妮鲁尔狠狠瞪了她一眼，那个女仆被吓得一哆嗦。看来她明天早上就会被解雇了。皇帝的妻子不能容忍任何人挑战她的任性之举。由于常年肩负巨大的责任，阿妮鲁尔最近变得越来越敏感，越来越没有耐心。她开始变得有点像沙达姆了。

在皇宫之外，夜空中闪烁着不停旋转的极光，但阿妮鲁尔几乎没有注意到它们。越来越多的随行人员跟着她穿过花园露台和高架林荫大道，直到她抵达了皇家动物公园，也就是一个人工森林围场。

以前的统治者只把动物公园用作私人娱乐，但沙达姆对这些来自遥远世界的生物标本不怎么关心。所以他以一种“仁慈的姿态”向公众开放了这个公园，这样人民就可以亲身体验一下“在科瑞诺家族统治下万物生机勃发的壮丽景象”。他曾私下告诉他的妻子，自己当时的另一个选择是把这些动物全都宰了，这样还能省下一笔饲养费呢。

阿妮鲁尔在动物公园入口处停了下来，那是一个细长的水晶拱门。她看到灯光纷纷亮起，沉重的球形灯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惊醒了正在睡觉的动物们。管理员必须从一组控制器跑到另一组控制器，为她的驾临做好准备。

阿妮鲁尔转向她的侍女们，说道：“你们都给我留在这里。我想一个人待着。”

“您这样做明智吗，夫人？”金发女孩又开口了，很显然再次惹她的女主人不高兴了。毫无疑问，要是换做沙达姆，他会当场处决这

个女孩。

于是阿妮鲁尔再次狠狠地看了她一眼，说道：“我很熟悉帝国政治，年轻的姑娘。我见识过这个世界上最不讨人喜欢的人，别忘了我嫁给沙达姆皇帝已经二十年了。”说着她皱起了眉头，“我当然能对付那些小一些的动物。”

说完，她大步走进了这片精心打造的人造荒野。动物公园对她总有一种镇静的作用。她看到力场栅栏围起来的笼子里栖息着簇毛剑熊、海鬣蜥和舞狼。拉扎虎懒洋洋地躺在电热岩石上，这样即使没有阳光也能取暖。一只母狮正在懒洋洋地咀嚼着带血的生肉条。不远处，几只老虎抬起它们仿佛裂开的眼睛，睡眼惺忪地看着阿妮鲁尔，它们吃得太饱了，所以看上去一点也不凶恶。

海豚在一个大水槽里游来游去。由于它们的大脑要比别的动物更大，所以这种生物很聪明，甚至可以执行简单的水下任务。这些海豚像银色的刀锋一样掠过水底，其中一个回过头看了看玻璃，仿佛能看出阿妮鲁尔是个重要人物。

阿妮鲁尔漫步在动物之间，这才感到了宝贵的片刻平静。帝国动物公园现在一片寂静，静得让人有些昏昏欲睡，她终于把所有混乱都抛之脑后了。她现在只能听到自己的心声。阿妮鲁尔长叹了一口气，然后又深吸了一口气，沉浸在这美妙的孤独之中。

她知道她的理智无法承受这不断增长的内心风暴，这对她是一种折磨。作为魁萨茨圣母和皇帝的妻子，她肩负着非常重要的责任。她需要集中所有精力。特别是她得照看杰西卡和她那个未出生的孩子。

是杰西卡造成这些混乱的吗？那些声音是否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未来究竟会怎样？

与其他姐妹不同的是，阿妮鲁尔可以访问她脑海中所有的记忆。但是，随着她的好朋友洛比亚的去世，她挖得有些太深了，为了在自己的头脑中寻找老真言师，她走得太远了。在这个过程中，她引发了生命的雪崩。

动物公园里仍是一片寂静，阿妮鲁尔又想起了洛比亚，在她活着时，洛比亚给过她许多忠告。阿妮鲁尔想听到老妇人的声音，凌驾在众人之上的声音，神秘的其他记忆中唯一理性的声音。她在脑海里呼唤她故去的朋友，但洛比亚没有出现。

突然间，她听到了一阵喊声，那些幽灵又来了，仍是骚动不安，在她周围回荡。记忆、生活、思想、观点和争论的声音越来越大。有人喊她的名字。

她大声尖叫着回敬了她们，想让她们安静下来……

结果，动物公园被她的叫声弄得一片大乱，海豚在水箱里疯狂地用它们瓶子一样的鼻子撞击厚厚的玻璃。拉扎虎则像是在回应阿妮鲁尔一般，大吼起来。

一只剑齿虎咆哮着扑向围栏里的同伴，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笼子里的鸟也开始高声鸣叫。一时间所有动物似乎都在惊恐地嗥叫。

阿妮鲁尔跪了下来，仍在大声对脑海中的声音尖叫。卫兵和仆人们都冲了过去，想要帮助她。其实他们一直都在安全距离外观察，违背了阿妮鲁尔那条关于隐私的命令。

当他们试图把她扶起来时，她突然抽搐起来，四下挥舞着双臂。她戴着的一枚宝石戒指打中了那名金发女仆的脸。从她的脸颊上划了过去。阿妮鲁尔的眼神现在看上去就像患了狂犬病的动物那样狂乱。

“沙达姆皇帝不会喜欢这样的。”一名卫兵呢喃道，但阿妮鲁尔根本听不到任何声音。

选择外交官应该基于他们说谎的能力。

——贝尼·杰瑟里特如是说

在凯坦大使馆的私人房间里，皮特·德伏坐在他的写字台前，写一份便条。

鲜血正从天花板上滴落下来，凝结在地板上，形成了一个不浅的小坑，但门泰特毫不在意。鲜血滴答滴答地落下，听起来像一个倒计时的时钟。他准备过一会儿再收拾这个残局。

自从他匿名举报了李芝的非法香料储备后，德伏就一直待在宫廷里，制订着提高哈克南家族地位的复杂计划。他已经听到有传言说沙达姆打算惩罚李芝家族了。毫无疑问，德伏这么做带有报复的成分。

他还打算把自己搜集到的情报都储存起来，最后再酌情选一部分告知男爵。这样他就能持续不断地证明自己的价值，也就能活下去了。

在皇宫里四下活动时，他发现了一条可能会令男爵感兴趣的小道消息，这条消息可要比针对李芝家族的政治或军事行动重要得多。那就是皮特·德伏在某个拥挤的房间里竟然看见了杰西卡，她还真是一个可爱的女人，而且已经怀上了厄崔迪的另一个孩子，足有六个月了。这个情报开启了很多的可能性……

“我亲爱的男爵，”他用哈克南家族编码写道，“我发现你的敌人雷托·厄崔迪的妃子目前就住在皇宫里。她现在被皇帝的妻子保护

起来，表面上当了一名侍女，但我不明白这背后的真正原因。她似乎根本就没干过什么活。也许是因为这个婊子和阿妮鲁尔都是邪恶的贝尼·杰瑟里特女巫吧。

“我想出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可能会产生很多影响：能为哈克南家族带来骄傲和满足，为厄崔迪家族带去痛苦和不幸。这对我们来说还不够吗？”

他抬头看了看正从天花板上滴落的鲜血，然后又沉思起来。他身边的写字台上放着一个打开的信息圆筒。他又潦草地继续写起来：“我一直在躲她。但这个杰西卡无疑激起了我的兴趣。”

他微笑着回忆雷托的妃子凯莉娅和他们的长子维克多在一年前是如何被杀害的。哈克南家族曾希望这个双重悲剧能把雷托公爵逼疯，一劳永逸地摧毁厄崔迪家族的脊梁。不幸的是，尽管困难重重，但雷托似乎恢复了身心健康。他最近对比卡尔的攻击表明，他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侵略性和决断力。

但这个受过伤的痛苦男人还能忍受多少呢？

“杰西卡应该是打算留在这里，在宫里把孩子生下来。虽然一直有其他女巫在盯着她，但我相信我也许能找到一个机会，溜进去杀死那个刚出生的婴儿，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也可以杀死她的母亲。我的男爵，您想想看，这会怎样伤害您的死敌！但我必须小心行事。”

他的字很小，这样他就能把全部信息写在一张木马纸上：“为此，我已经找了一个合理的理由留在凯坦，这样我就可以监视这个有趣的女人。我会定期向您报告。”

他在信上签了名，把它封在了信息圆筒里，然后通过下一班次的远航机发到杰第主星。

他心平气和地望向天花板，原来他在那里的嵌板后面藏了一具尸体。这个无能的哈克南大使卡洛·怀尔斯挣扎得很是厉害，超出了他的预料，所以德伏又站起来给他补了几刀，伤口划开，鲜血迸流。场面一度相当混乱。

德伏回过头来查看了一下他桌上的文件，他从帝国表格大臣那里要来了一份文件，是那种最简单的提交给凯坦官僚机构的文件。没人会费尽力气审查的那种。他的嘴唇上现在沾满了纱芙汁，脸上也带着微笑，然后尽职地快速填好了这份正式的文件，他将把它交给皇帝的侍从，通知他们前任哈克南大使已经被永久“召回”杰第主星了。然后皮特·德伏把自己的名字填上了，作为临时指定代替他的人选。

一切就绪后，他在文件上盖了男爵的公章。然后准备走下一步棋……

在内心深处，我们都是旅行者——或是漫步者。

——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伯爵

在巨大的多米尼克级远航机的顶层，领航员德默尔正遨游在橙色的香料气体之中。

他正等待公会船员往远航机装货物，德默尔忽然莫名觉得时间仿佛正在飞速流逝。他所在的这艘远航机在卡拉丹的静止轨道上停留的时间确实要比平时长，这是因为有一件需要特别处理的物品，而且需要保密。

一个战斗舱。有意思。

正常情况下，德默尔的工作是驾驶这艘巨大的飞船从一个星系安全地驶向另一个星系。他通常的做法是忽略那些琐碎的细节和人类的想法，因为他可以掌握和使用整个宇宙。

然而，出于一时异乎寻常的好奇，他打开了通信系统，快速浏览了记录和通信记录，并监听了下层甲板上的两个飞行审计师。雷托·厄崔迪公爵为这批货物支付了一大笔费用，想偷偷把它送到伊克斯去。

德默尔这么多年里都在折叠空间绕来绕去的，从一个世界驶向另一个世界，游历了帝国中无穷无尽的行星。而在这次旅行中，他的目的地之一就是伊克斯，以前曾是卡拉丹的旅行者访问他们在这个工业星球上的盟友时的一个常规中途停留地。但现在，一切都变了。

为什么厄崔迪家族的人要去伊克斯？为什么是现在？

他捕捉到了公会内部人员的悄悄话，搜集到了额外的信息，因为严格的中立协议，路线监督员永远不会向外人透露这些信息。对于宇航公会来说，一切都必须得是正常的。两名厄崔迪家族的人将会用假证件带着这艘战斗舱前往伊克斯。其中一个人正是乔装的隆博·维尔纽斯王子。

德默尔吸收了这些新信息，发现自己的反应很奇怪，而且也很极端，甚至有些矛盾。喜悦？恐惧？隆博。他变得心绪不宁起来，在舱室里吸收了更多的美琅脂，但并没有得到期待中的释放感，他觉得曾经欢迎他的宇宙现在变成了一片茂密的森林，充满了投下阴影的树木和模糊的小径。

自从成为了领航员，德默尔从未对萦绕在心头的那些回忆、人类时期的历史碎片有过这样的反应。香料气体让他的脑袋嗡嗡作响，他觉得自己脑袋里乱成了一锅粥。他奇怪地感到失去了和宇宙的同步，迷失了方向。他感觉到一股巨大的、相互冲突的力量在起作用，威胁着要撕裂整个空间的结构。绝望之下，他吸入了更多的美琅脂。

德默尔决定，利用接下来的折叠空间飞跃抚平他周围那些破坏性十足的混乱。旅行总是能够安抚他，恢复他在宇宙中的地位。他吸入了更多的香料气体，感受它们在自己体内燃烧，只是今天的温度要比平常高得多。

他发送了一个简短的信息，有些不耐烦地询问公会员工进度如何，过了一会儿终于收到了回复，装货工作已经完成。也该是时候了。机库大门和装卸码头随即关闭了。

德默尔开始不安地进行准备工作以及高等级的心算。推算出一个安全的路径只需要几分钟，而霍尔茨曼跃迁需要的时间比这还要少。

德默尔从不睡觉，大部分时间都在沉思，在领航员舱室里飘浮。回想他年轻时的事情，也就是他还是一个人类的时候。

理想情况下，领航员无法保留这种记忆。他在交叉点的上级，舵手格罗丁曾经说过，确实有一些候选人花了更长的时间来摆脱过去对他们的束缚。德默尔不希望他的表现有一丝瑕疵。他其实早已达到了舵手的级别，每天都满怀期待地盼望穿越折叠空间的旅行。而现在，他却开始有点担心。

他所担心的，是这一波又一波的回忆和怀旧之情，可能会让他开始退化成某种不同的东西，某种可怕而无用的东西，某种原始而有人性化的东西。但他已经进化了。所有别的生存状态，包括人类，都远远比他低级。

但他现在已经开始这个退化过程了吗？这能解释这令人不安的感觉吗？他从来没有感到这么……奇怪过。他周围的香料气体现在似乎只会增强他埋藏已久的记忆：伊克斯和大王宫，他的父母，他通过了领航员考试，而他的孪生兄弟却不及格。

领航员舱室里忽然响起了一阵嗡嗡声，德默尔抬起头来，看到头顶上亮起了一圈明亮的蓝色灯光。这是开始的信号。

但我现在已经不是准备好的状态了。

德默尔感到内心深处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涌动，就好像他拼命想从病床上站起来一样。那是一个遥远的呼唤声。

“克泰尔。”他低声呢喃道。

克泰尔·皮尔鲁藏身于伊克斯的一所废弃学校之下，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罗格收发机上那发黑的部分。两年多以前，他最后一次与他的兄弟联系时，这个收发机被损坏了。虽然他又找到了一些替换零件并尽可能地修理了它，但上面那些剩余的硅酸盐晶体棒有质量问题，都是些从技术废料堆中回收的垃圾。

在最后的那次通信中，克泰尔请求他的领航员兄弟为伊克斯寻找援助。这一线希望本来已经破灭了，直到现在。隆博一定在路上了。王子已经答应了。援助很快就会到达。

一只小蜥蜴像甩鞭子那样甩了甩它的尾巴，然后从一个黑暗的角落跑到另一个黑暗的角落，最后消失在了一堆碎片之中。克泰尔盯着这只小小的爬行动物，看着它灰绿色的身体消失在自己面前。在特莱拉出现之前，伊克斯的地下是没有害虫的——这里以前从来不会有什么昆虫、蜥蜴或老鼠。

是特莱拉人带来了这些害虫。

克泰尔摸了摸他上次安装的那根乳白色晶体棒。这是他最后的一根了。他把它拿在手里，翻过来，感觉着它的凉意，然后盯着晶体棒上面一条细细的裂缝。总有一天，如果维尔纽斯家族能在他的有生之年获得新生，那么克泰尔就能获得新的组件了，他也就能恢复和他兄

弟的联系了。小的时候，他们这对双胞胎的关系非常亲密，他们经常互相帮助。

但是现在，他们之间却相差得太远——无论是时间、距离还是物理形态上。德默尔可能远在秒差距[57]之外，正在折叠空间中航行。即使克泰尔能够重构这个罗格收发机，也很有可能无法联系到他。

他像抓住救命稻草那样紧紧地抓着那根硅酸盐晶体棒，令他吃惊的是，晶体棒忽然在他手中发出了温暖的炽热光。那条裂缝亮了起来，似乎完全消失了。

一个声音包围了他，听起来像是德默尔：“克泰尔……”但这不可能啊。他吓得向周围看去，却连个影子都没看见。在这个阴森森的地方，他确实是独自一人。克泰尔浑身上下似乎都打了个冷战，但手里的晶体棒却越来越暖和了。他听到了更多的声音。

“我要进入折叠空间了，我的兄弟。”德默尔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在透过浓稠的液体说话。“伊克斯就在我的航线上，隆博王子也在飞船上。他往你这里来了。”

克泰尔无法理解他兄弟的声音怎么可能传到他耳中。*我不是个罗格收发机！我只是一个人。*

而且……隆博王子来了！

其实细想起来，德默尔很久以前就出现在他孪生兄弟的脑海里了，当时克泰尔正在伊克斯一座烧焦的建筑废墟里搜寻零件，这栋建筑是在特莱拉最早的袭击行动中被摧毁的。有多少年了？二十一年前吗？当时瓦砾堆里出现了达维·罗格的幽灵幻象，那位残疾的天才一直把双胞胎当做是自己的朋友，向他们展示自己的各种神奇发明。那是和平和宁静年代的事了……

这个罗格的幽灵形象现在看来是由德默尔不受控制的人类一面传递过来的——一股拒绝屈服于他身体和思维变化的强大力量。德默尔其实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他的潜意识在他和他的孪生兄弟的联系中发展出了某种概念。利用罗格幽灵所提供的信息，克泰尔这才能够建造跨维度收发装置，使一对截然不同但基因相连的生命形式能够双向对话。

即使在那时，德默尔的潜意识仍然想要与他的家人和记忆保持联系。

在他的舱室里，德默尔停止了移动自己已经退化的胳膊和腿。就在他站在折叠空间的悬崖上的那几分之一秒内，他回忆起每次与克泰尔对话所造成的那些难以忍受的身体疼痛——仿佛自己领航员的一面一直在与人类的一面战斗，试图要征服它。

但现在，他启动了霍尔茨曼发生器，带着远航机盲目地在不同维度之间穿梭起来。

在伊克斯地壳深处，克泰尔握着闪烁的晶体棒，直到它在手心里开始逐渐变得冰冷，德默尔的声音也随之消失了。克泰尔这才摆脱了震惊的瘫痪状态，呼唤着兄弟的名字。但毫无回应，只有静电发出的砰砰声。刚才德默尔的声音听起来很奇怪，好像他要呕吐了似的。

突然，克泰尔听到一声无言的原始的尖叫响彻在他的脑海里，是从他灵魂的最深处传来的。那是他哥哥的呼号声。

然后一切归于死寂。

一时的无能就可能致命。

——剑术大师弗雷德里·吉奈斯

由于在折叠空间出现了位置错误，远航机直线下降到了瓦拉赫九号星的大气层。

是领航员出了错。

这艘飞船像一颗彗星那样巨大，直插入大气之中，发出咆哮般的刮擦声。由于摩擦，它的外壳开始熔化了。乘客们甚至没有时间尖叫。

几个世纪以来，贝尼·杰瑟里特的星球一直受到安全屏障的保护，任何未经授权的飞船都会被直接汽化。所以当这艘巨大的飞船撞上第一个重叠的能量防御屏蔽场时，它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失控的远航机在大气中嘶嘶作响，它的金属外壳像洋葱一样被剥开了。残骸碎片在空中冒着烟，像炮弹一样摔向地面。最后，整艘远航机七零八落地散布在了足有一千公里的狭长地带。

在整艘飞船被彻底摧毁之前，领航员甚至没有机会发出求救信号或提供任何解释。

防御屏蔽场的数据源源不断地传输了过来，确认了这艘坠毁飞船的身份，大圣母哈里什卡立即写了一条给交叉点的最高优先级信息。不幸的是，这条信息不得不等待下一班次的远航机才能送走，而到那时，宇航公会可能已经知晓灾难的发生了。

与此同时，在这场发生在凌晨的坠毁事故过去几个小时后，克丽丝琴和一队侍从姐妹被派往野外，前往事发地点。这些女巫最后来到了一个山区，远航机的主体部分就坠落在那里。

在一片冰冷的白色中，克丽丝琴眯起黑色的眼睛，审视被严寒侵蚀的山坡，那上面现在全是撞击的痕迹。在远航机燃烧着的扭曲残骸周围，冰雪都被融化了。最大的金属舱体仍在冒出蒸汽。借助切割机和焊接工具，她的小队甚至可以找到一些熔进残骸中的尸体碎块，但克丽丝琴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值得。毕竟从现场看上去不大可能有生还者了。

她的一生都在接受应对紧急情况的训练，但现在她除了观察什么也做不了。这艘远航机从掉出折叠空间的那一刻，就注定会是这个悲惨结局。

克丽丝琴目前还不是一位圣母，所以她还没有前辈们拥有的几代人的记忆。但在她们商议如何应对这次事故时，大圣母曾表示几千年来，姐妹会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故。

在历史上，领航员曾犯过几次小错误，但如此严重的事故却极为罕见——自从宇航公会在一万多年前成立以来，有记录的事故屈指可数。早在芭特勒圣战的最后一场战役中，早在美琅脂的预见功能被发

现之前，第一批通过折叠空间旅行的太空飞船确实有很多风险。但从那以后，公会就有了良好的安全记录。

这一悲剧注定会在未来几个世纪里深深地影响整个帝国。

两天后，宇航公会的检查和搜救队到了，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到了瓦拉赫九号星。数以千计的工人运来了重型设备。工人们切割飞船残骸并迅速带走样本进行分析。圣母们很重视保守秘密，宇航公会也是一样，他们没有留下哪怕一块飞船碎片。

克丽丝琴找到了负责此次行动的公会负责人。他穿了一件淡绿色的单肩衫，身子方方正正的，眼睛眯缝成了一条缝，嘴巴张得很大。她仔细打量他，发现这个男人对这次坠毁事故完全是一头雾水。“您有什么想法吗，先生？您觉得坠毁原因到底是什么？”

他摇了摇头道：“我还没什么想法。把所有数据都分析完需要时间。”

“一点想法都没有么？”尽管年纪不大，但克丽丝琴的举止却很得体，显得很有威严。她说话的声调抑扬顿挫，让那人不由自主地就作了回答。

“这艘远航机是仅有的两艘多米尼克级之一，在维尔纽斯家族统治的最后几天里建造的，有着无可挑剔的安全记录。”

克丽丝琴用她的大眼睛紧紧盯着他，继续问道：“那您觉得为什么这种远航机设计突然变得不可靠了？”

公会的负责人摇了摇头，却无法抗拒克丽丝琴的言音。他的脸抽了一抽，试图闭嘴却失败了：“我们还没来得及评估所有细节。但目前我……应该保留进一步评论的权利。”

随着言音的影响逐渐消失，他似乎因为自己刚才所说的话慌了神。他急急忙忙地从克丽丝琴面前逃走了。

克丽丝琴在脑子里想了想这些可能性，然后眼看着一批批工人把远航机拆成了碎片。很快，所有残骸都会被搬走，只会在瓦拉赫九号星留下一地丑陋的伤疤。

命运和希望只是很少用同样的语言表达出来。

——《奥兰治天主圣经》

在研究馆的展示厅里，希达尔·芬·阿吉迪卡站在圆形的密封箱前。他的头脑充满活力地歌唱起来，各种可能性像彩虹一样在他周围荡漾着。

他每天都要检查这个密封的样品室，监测里面新抓来的沙虫，这是另一条已经被抓到这里几个月的沙虫。他喜欢给它喂更多的阿吉迪马尔，看着它狼吞虎咽地吞下它们。在多年的实验中，这些从厄拉科斯带来的小沙虫大部分很快就死去了。但到目前为止，这个小家伙却幸存了下来，甚至还在一天天长大。阿吉迪卡毫不怀疑这是合成香料起的作用。

带着充满讽刺意味的恶趣味，他用已故的特莱拉领导人的名字为这条小沙虫命名。“让我们看看你吧，扎夫大师。”他冷酷地笑着说道。就在当天早餐时，他自己也摄入了更大剂量的阿吉迪马尔，一批直接从米拉尔·阿莱切姆培育罐里的尸体上采集的合成人造香料。他现在已经感觉到香料开始起作用了，他的意识得到了疯狂的扩展，他的精神功能得到了增强。

无上的荣耀！

他按下了小沙虫那个圆形密封箱底部的一个按钮，这位研究大师兴奋地看着雾蒙蒙的强化玻璃变得透明。箱内的沙子现在清晰可见。里面充满了灰尘，这头小小的野兽好像正狂乱地扑打着什么。

现在这条小沙虫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子上，它的身子裂开了，圆圆的嘴巴也张得大大的。粉红色的黏液从它身体之间渗了出来。

阿吉迪卡连忙打开穹顶上的面板，疯狂地读着生命监视器。他睁大了双眼，满脸的不可置信。尽管它今天只吃了常规剂量的阿吉迪马尔，但这条沙虫还是惨死在眼前。

他顾不上太多了，伸手进去拿起沙虫瘫软的尸体，触感又松又软，它身上的圆环像腐烂的水果一样从他的指间滑落，从尸体上脱落下来。这条虫子现在看起来就像是被一个无能的解剖学生剥了皮的小白鼠。

但阿吉迪卡给它吃的药和给他自己吃的一样啊，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他突然阴郁了起来，似乎正坠入一个黑暗的深渊。

每个人都是一场小小的战争。

——卡尔本·费瑟，《帝国政治的愚蠢》

香料。有什么东西是弗雷曼人越是需要就越是找不到的？宇航公会现在要弗雷曼人交出更多的美琅脂贿赂，而沙漠人只能为此付出代价，否则就会失去他们的梦想。

斯第尔格趴在高耸的沙丘上面，用双筒望远镜凝视比拉尔营地的那些废弃村庄。一间间残破的、血迹斑斑的小茅屋歪倒在一座移动的沙山脚下，后面挡着一座小平顶山，山上就藏着一个蓄水池，池子里装满了密封的容器，非法香料就藏在这些容器里。都是男爵的香料。

斯第尔格调整了一下镜头，眼前变得如水晶般清澈。现在是黎明时分，一小队身穿蓝色制服的哈克南士兵正在忙碌，好像十分确信没人胆敢窥探他们似的。毕竟所有弗雷曼人都认为这个地方被诅咒了。

正当斯第尔格仔细观察的时候，一架大型货机降落在了这个被遗弃的村庄附近。他认出了那架飞机，它的可伸缩机翼现在紧贴在机身上：这是一架重型运输机，用来把香料采集设备运送到富含美琅脂的沙地上，而且一旦那些灾难性的沙虫靠近时，还能迅速把设备拖到安全的地方。

他清点了一下，共有三十名哈克南士兵，数量比自己带来的人多出一倍多。尽管如此，他还是有一定胜算。毕竟斯第尔格的队伍有出其不意的优势。典型的弗雷曼游击风格。

两名士兵用弧光装置修理着运输机的底部。在这个宁静的早晨，嗡嗡声一直传到了远方的沙丘。

往士兵身后看去，这个闹鬼村庄的低矮石墙现在看上去几乎变成了圆形，这是因为多年的风化磨去了它们的棱角。

九年前，比拉尔营地的村民们被某些无聊的哈克南巡逻队员下了致命的毒药。而这次灾难所留下的痕迹又被严酷的沙漠风抹去了大部分，但不是全部。当时，比拉尔营地的村民们被水里的毒药弄得发疯，他们因亲手撕裂自己身体而死。在一些保护墙上仍然能看到当年的指甲划痕和血淋淋的手印。

水肥的哈克南人相信那些迷信的沙漠居民永远不会再回到这个被诅咒的地方。然而，弗雷曼人清楚这一切灾难都是人为的，而不是因为沙漠里的恶魔。列特－凯恩斯自己甚至是和他备受尊敬的父亲一起目睹的这起恐怖事件。现在，作为率领所有弗雷曼部落的阿布耐布，列特派斯第尔格带着他的手下前来执行这项任务。

在沙丘的另一侧，斯第尔格的突击队员蹲伏着，每个人的手里都举着一块光滑的挡沙板当做盾牌。突击者们穿着污渍斑斑的沙漠长袍，为了不让阳光暴露身上的灰色蒸馏服，他们戴好了面罩，然后从嘴里的吸管里吸了几口水，积蓄着能量，为战斗做好准备。他们的腰上都别着毛拉手枪和晶牙匕，偷来的激光步枪则架在了挡沙板上。

一切都准备好了。

斯第尔格发现自己被哈克南人的无能逗乐了。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观察他们的活动，早就清楚今天早晨该如何行动。但可预测性

就意味着死亡——这是一句古老的弗雷曼谚语。

列特－凯恩斯将直接用这批哈克南非法库存支付宇航公会要求的额外香料贿赂。而对此男爵一点办法也没有。

下面，运输机的修复工作已经完成了。那些身着制服的士兵排成一列，开始搬那些覆盖在蓄水池上的石头，下面就是那个加固的容器。他们背对着高高的沙丘，漫不经心地聊天。他们甚至没在周边设置岗哨。真是傲慢！

这时，哈克南士兵就快把蓄水池上的石头都搬开了，他们准备把更多偷来的香料从运输机里卸下来。斯第尔格猛地向下挥手，发出指示。突击队员们纷纷把光滑的挡沙板平放在地上，站在上面，顺着陡峭的斜坡像急速奔跑的狼群一样从平滑的沙丘上冲了下去。队伍最前面的斯第尔格加快速度，弯着膝盖，端起了他的激光步枪。后面的弗雷曼人也照他的样子端起了枪。

直到挡沙板摩擦沙子的声音传来，那些注意力全在蓄水池上的哈克南士兵们这才转过身来，但为时已晚。紫色的光刀专攻他们的下盘，割断了他们的腿，融化了他们的血肉，撕裂了他们的骨头。

斯第尔格的突击队员纷纷从挡沙板上跳了下来，分散开包围了起重机。在他们周围，肢体残废的士兵们大声尖叫、呻吟，拍打着他们烧焦的大腿。弗雷曼人是故意留活口的，所以这些士兵一个都没死。

一个留着灰白胡楂的年轻士兵惊恐地望着这些身穿深色长袍的沙漠人，试图爬过血淋淋的沙地向后方逃去，但他已经没了双腿，所以

根本无法移动。这些弗雷曼人看上去似乎比他眼前的那些焦黑的残肢还要可怕。

斯第尔格稳住心神，再次坚定了一下决心，他命令手下把哈克南士兵们都绑了起来，用海绵和密封布包裹住他们的伤口，以保持水分，将来这些人的尸体会送到穴地的亡者蒸馏器里去。“把他们的嘴给我堵上，省得听他们那小孩子似的哭声。”不多时，啜泣的声音果然都没了。

两名突击队员检查了一下运输机，然后举手示意。斯第尔格跳上了重型运输机上的跳板，进入了一个狭窄的内部平台，这个平台环绕着改装后的货舱。宽敞的地面上铺着厚厚的钢板。在他头顶上，四个挂着铁链的抓钩悬在空中。

这架飞机的甲板和其他设备都被卸下了，取而代之的是装甲。飞机里面散发着一股肉桂的气味。上面的货舱里装满了没有标记的美琅脂集装箱，士兵们正准备把它们藏在蓄水池里。下层货舱则是空的。

“看这儿，斯第尔格。”图洛克指着运输机的下腹部说道，他指的是未上漆的横梁和新结构的配件。图洛克边说边按下了身边的一个开关，结果运输机那安着装甲的肚子打开了，向沙漠敞开了一切。图洛克迅速沿着金属楼梯爬了上去，进入驾驶舱，启动了引擎，运输机立刻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斯第尔格握着扶手，手心传来一阵颤动，这标志着运输机状态良好。这架重型飞机将是弗雷曼舰队一个很好的补充。“起飞！”他高声喊道。

图洛克在香料小队工作多年，能够熟练操作各种设备。他按下了起飞序列。随着一股强大的气浪，运输机顺利升空，斯第尔格紧紧抓住扶手以保持平衡。悬挂着的链条和沉重的钩子打在敞开的货舱门上咔嗒作响。不久，他就看到了下面那个没有盖盖子的蓄水池。

图洛克驾驶着运输机在半空徘徊，斯第尔格解开铁链，把粗大的抓钩放了下去。在下面，突击队员们爬上了光滑的加固容器，固定好了抓钩。铁链绷得紧紧的，沉重的运输机发出隆隆的响声，一下子把整个装满香料的蓄水池从岩石里扯了出来，然后升空，直至拖进了敞开的货舱里。最后，像大蛇嘴一样的货舱门砰的一声关闭了。

“我认为皇帝肯定觉得偷藏这么多香料是一种犯罪，”斯第尔格微笑着向同伴大喊道，“咱们帮科瑞诺人寻求正义难道不对吗？也许列特应该找沙达姆要一封表扬信。”

图洛克被斯第尔格的讽刺逗得咯咯直笑，他驾驶着这架笨重的运输机，在离地不高的半空盘旋。剩下的弗雷曼人很快都爬上了飞机，身后拖着那些挣扎不已的残疾的哈克南俘虏。

满载着货物的飞机在低空飞行，然后加速奔向开阔的沙漠，向最近的穴地进发。斯第尔格靠着震动的隔板坐着，打量他那些疲惫不堪的手下，以及那些即将被扔进死牢的囚犯。他和手下人交换了满意的笑容，大家这时都摘下了面罩，露出了饱经风霜、长满胡须的脸。在货舱内部微弱的灯光下，他们透蓝的眼睛闪闪发光。

“这些香料和水是献给部落的，”斯第尔格宣布道，“今天的收获可真不少。”

在他身旁，一名哈克南士兵呻吟着睁开了眼睛看向斯第尔格。原来是那个吓坏了的年轻人。斯第尔格一时怜悯，觉得这名士兵受的苦已经够多了，所以他拔出晶牙匕，一下子割开了他的喉咙，然后盖住伤口保存血液。

剩下的哈克南人却没有得到这样的优待。

令人惊讶的是，人类一旦处在群体之中时是多么的愚蠢，尤其是当他们毫不怀疑地追随他们的领袖时。

——声明：源自贝尼·杰瑟里特观点，所有陈述都是一个概念

帝国舰队在事先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抵达了克罗娜，这是沙达姆香料大战的又一次攻击行动。这支舰队拥有八艘巡洋舰和全副武装的护航舰，比把札诺瓦那个大城市炸成废墟的那次行动更为兴师动众。

军舰包围了人造月亮，然后进行现场调查。通过通信系统，至尊霸撒苏姆·加隆发出了最后通牒："我们是奉帕迪沙皇帝的命令到这里来的。你们李芝家族被指控藏有未在册的美琅脂，这完全违反了帝国和兰兹拉德制定的法律。"这位强硬的指挥官说完之后，静静等待着他们的回应。让我们看看他们会有多内疚。

克罗娜的控制室里顿时爆发出一片哀号，很快下方的李芝政府也发出了类似的声音。

至尊霸撒站在旗舰的舰桥上，向外凝望，没有接受任何通信请求。他只是继续对着扩音器讲话："谨遵沙达姆四世皇帝陛下的命令，我们将搜查违禁品。如有发现，香料将被没收，克罗娜也将被立即摧毁。此乃皇帝旨意。"

两艘护航舰降落在了这个人造月球实验室的停机坪上。有几个李芝家族的傻瓜试图封住气闸的门，结果两艘帝国巡洋舰立即对着另外几个停机坪开火，炸开了舱门，空气、货物和人被吸入太空之中。

对接辊环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抓爪撬开了人造月球那密封的外壳，加隆继续念着警告词：“任何抵抗都会面临极端的惩罚。你们有两小时的时间疏散克罗娜。如果我们找到了足够的证据，那么我们将立即摧毁这个设施，任何留在空间站的人都将面临死亡。”

加隆从旗舰的舰桥上走进电梯，电梯会把他带到下船的位置。克罗娜没有足够的防御力量来抵抗萨多卡军团。也没人敢抵抗。

这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带着一队士兵进入了轨道实验室。金属走廊里警报大作，灯光闪烁，警笛声不绝于耳。发明家、技术人员和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争先恐后地逃向疏散飞船。至尊霸撒来到了人行道系统的中心区域，示意他的士兵分成小组，开始搜索工作。他们清楚可能得折磨几名雇员才能最终确定非法库存的位置。

一个脸色红润的男人跌跌撞撞地从电梯管里跑了出来，从管理中心直奔萨多卡的先遣部队。他边跑边挥舞着双手喊道：“你们不能这样做，大人！我是实验室主任弗林托·金尼斯，我是想说两个小时是不够的。我们没有足够的飞船。我们需要从李芝叫飞船过来，目的是救人，更不用说所有研究材料了。疏散这里至少需要一天的时间。”

加隆那种饱经风霜的脸上却毫无同情之意：“皇帝不会允许他的旨意受到任何质疑和抵制。”说着他向手下的士兵们点了点头，士兵们立刻举枪开火，把这个惊慌失措的官员劈成了两半，官员死了似乎嘴里还在嘟囔着更多的反对意见。

部队继续前进，进入了巨大的实验室。

在一次私人晚宴上，沙达姆给予了苏姆·加隆充分的信任，向他解释了自己的真正意图。皇帝表明自己很清楚会有很多平民在这次行动中丧生，而他依然很愿意再来一次札诺瓦那样的极端案例，直到他的统治彻底稳固为止。

“我唯一需要的，”沙达姆举起一根手指说道，“就是拿到所有你能找到的违禁香料。只要这批香料的数量足够多，那么宇航公会和宇联商会就不会抱怨什么了。”说完他笑了起来，似乎对自己的思路很是满意，“然后你用原子武器把整个空间站给我摧毁了。”

“陛下，使用原子武器是不是有些越界了——”

“胡说。我们会给他们一个疏散的机会，而我只是摧毁了太空里的一个金属设施。克罗娜只是个难看的空间站而已。”不过沙达姆沮丧地看到，加隆似乎看起来并不是完全信服，“别在意法律上的那些烦琐的细节，霸撒。我想说的是，核爆炸最能表明我的态度。与其小打小闹地恐吓，不如来一次大的，彻底吓住兰兹拉德联合会。”

苏姆·加隆在萨鲁撒·塞康达斯度过了很长的一段艰苦岁月，并亲自参加了埃卡兹起义。他很清楚自己必须执行皇帝的旨意，而且也从没有人敢抗旨——他也把这一点灌输给了自己才华横溢的儿子坎多·加隆。

不到半小时内，第一批疏散飞船就跌跌撞撞地降落到了地面上。科学家们纷纷在自己的研究项目中检索实验记录和那些不可替代的笔记。然而，这些浪费了很多时间搜集资料的人很快发现，所有可用的穿梭机都离开了，他们被困在了克罗娜。

在下面的三合一中心里，艾因·卡利玛尔总理对着通信器无力地大吼着，要求给他时间与兰兹拉德法庭取得联系。在他身旁，李芝伯爵也挥舞双臂哀求着，但都毫无效果。与此同时，李芝人拼命向克罗娜发射着救援飞船，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萨多卡指挥官并不觉得这些飞船能够及时抵达。

萨多卡的士兵洗劫了实验室的每一个房间，搜寻所谓的非法美琅脂库存。在克罗娜的装甲核心附近，他们遇到了两个疯狂的发明家，一个是斜着个肩膀的秃头男人，另一个则是个神情紧张，眼睛前后扫视，好像他的大脑一直在不停高速运转的人。

那个神情紧张的发明家走上前来，试图以理服人：“大人，我正在做一个重要的研究，必须得把我所有的笔记和精密的原型都运走。在别的地方是无法再现这些数据的，而这项目会对帝国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否决。”

发明家眨了眨眼，仿佛觉得自己是听错了。

在他旁边的那个秃头男人眯起了眼睛。“我来说吧。”说着他指了指一座密封的木箱，这些箱子被堆成了金字塔状，工人们站在箱子旁边，开着反重力起重卡车，但却无处可去。“至尊霸撒，我叫塔利斯·伯尔特。我的同事哈罗亚·伦德并没有夸大我们在这里工作的重要性。还有，看看这些宝贵的储备。你不能摧毁它们。”

“那堆箱子里的是美琅脂吗？”加隆问道，“我接到命令，要把所有的香料都带走。”

“不，大人。那里面是李芝镜，几乎和香料一样珍贵。”

至尊霸撒噘起了嘴。一枚小小的李芝镜便可以为大型扫描设备提供能量。而这些箱子里的库存足以点燃一颗小太阳了。

“塔利斯·伯尔特，我很遗憾地通知你，你们的主任在这次行动中牺牲了。因此，我指派你接管克罗娜。”伯尔特听到至尊霸撒的这番话，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金尼斯主任……”他声音微弱地问道，“死了吗？”

加隆点了点头：“现在你有我的许可了，尽可能把所有的李芝镜都搬到我的飞船上——只要你告诉我哪里可以找到你们的非法香料。”

哈罗亚·伦德似乎仍然感到震惊不已：“那我的研究怎么办？”

“我卖不掉你的方程式。”

伯尔特局促不安起来，显然在考虑要不要撒谎：“我觉得你的士兵迟早会搜遍整个实验室，甚至摧毁那些密封的房间，直到你们找到香料。所以，我还是替我们大家省点事儿吧。”然后他把香料储藏地点告诉了至尊霸撒。

“我很高兴看到你作出了正确的决定，你刚刚证实了非法美琅脂的存在。”加隆摸了一下制服上的一个按钮，向他的飞船发送了一个信号。过了一会儿，一些低级别的士兵跑上了飞船，拿着悬浮器和托盘，上面装满了原子容器。他转向那位秃顶的科学家，说道：“你们

可以搬一些东西到我们的巡洋舰上，我允许你们保留其中一半东西。”

虽然伯尔特对现状惊恐不已，但他足够聪明，没有争辩什么，只是立即开始工作。工人们开始搬运成箱的李芝镜，而加隆却感到很困惑。很明显，他们连这些宝贵的李芝镜的十分之一都搬不走。哈罗亚·伦德匆匆回到了他的实验室，但是至尊霸撒警告了他，别在他的飞船里塞满那些无用的什么“原型”。

加隆指示他的手下前往美琅脂储存区，士兵们带着全息记录器拍下了这些非法储存的美琅脂，在把它们搬走之前录下了证据，以备皇帝之需。沙达姆倒没有想到这层预防措施，但至尊霸撒知道证据就是一切。

在苏姆·加隆的监督下，萨多卡士兵带着第一批核弹头进入了人造卫星的核心。他看了看他的天文钟。只剩下不到一个小时了。

塔利斯·伯尔特在飞船和实验室之间跑了好几个来回，累得几乎要摔倒了。他的光头上现在大汗淋漓，但他和他的手下已经把相当多的昂贵的李芝镜搬上了萨多卡的旗舰。

在克罗娜的一个装载码头上，哈罗亚·伦德弯着腰，坐在自己匆匆打包的箱子旁抽泣，这些箱子已经被人用步枪打烂了。就在刚才，他坚持要把这些箱子搬到停靠在码头上的旗舰上，两名士兵顿时向它们开了火，摧毁了里面的无场引擎零件。

随着时间的流逝，至尊霸撒终于下令从这颗命中注定要毁灭的卫星上撤退了，塔利斯·伯尔特站在装载码头，等待着一起离开。

加隆却平静地告诉这位秃头发明家，他必须留下。“很抱歉，我们不能允许平民乘客登上皇家军舰，这是违法的。你必须自己想办法离开这里了。”

但是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伦德与伊尔班·李芝伯爵的家族关系也对他没有丝毫帮助。原子武器上的计时器是不会等人的。

在预定时间前的十分钟，所有的帝国巡洋舰和护航舰都脱离了卫星轨道，进入了太空，留下克罗娜受损的停机坪大开着。在旗舰上，至尊霸撒加隆监督他的部队，完美结束了他们这次军事行动。

尽管搜到的美琅脂数量并不像皇帝所相信的那么多，但甲板下面的货舱里装着很多箱李芝镜，再加上香料也就差不多了。萨多卡军团会立即将这些没收的美琅脂交给等待的远航机上的宇航公会代表。真是无耻却有效的贿赂。

在地面上，卡利玛尔总理望着天空中的卫星，克罗娜不愧是一个无比庞大的人造卫星，正在飞走的萨多卡舰队和它比起来也相形见

绌。但他现在心里一阵阵发紧，沙达姆这次不公正的军事行动让他不寒而栗。

皇帝是怎么知道克罗娜上藏着香料的？在哈克南男爵当初秘密把钱付给他之后，卡利玛尔一直把这笔香料的保存地点列为绝对机密。当然，不可能是哈克南家族泄露了情报，因为他们自己也脱不了干系……

原子武器在克罗娜爆炸开时，明亮的光线穿透了李芝的大气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团火球却并没有变暗，而是继续着连锁反应，点燃了剩余的李芝镜，镜子炸裂开来，散布成了一团破碎的、强大的晶体云，像超新星碎片一样穿过大气层。

在下面，整片大陆上的李芝人都凝视着这场划过天空的火焰风暴。那些无价的李芝镜就像微小的小行星一样坠落下来，尖啸着穿过了灼热的天空。

卡利玛尔吓得大叫了一声，但他仍瞪大了眼睛看着。那团可怕的光现在变得越来越亮。许多李芝人都和他一样惊恐地看着天上，无法相信发生了什么。

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随着视网膜损伤的恶化，将会有四分之一的李芝人变成盲人。

我感受到了太空那不可阻挡的滑动推力，一颗恒星在被称为秒差的距离上发射出滞留的光束。

——穆阿迪布伪经，一切皆允许，一切皆可能

在一片虚无之中，远航机急速下降，失去了控制。

在他们从折叠空间里掉出来的那一刻，哥尼·哈莱克就知道出了问题。这艘巨大的飞船上下颠簸着，好像遇到了严重的湍流一般。

哥尼把手放在他那朴素的旅行服里藏着的一把刀上，向他四周看了看，以确保隆博仍然安全。那位半机械人王子正把自己固定在一面墙上，把那面墙变成了地板。“我们受到攻击了吗？”披着斗篷、戴着兜帽的隆博问道，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朝圣者。松散的羊毛织物覆盖了他的大部分人造身体，所以没有人会注意到他和别人在人体解剖学上的不同。

他们那件私人乘客舱的舱门开了一半，然后被卡在了轨道上。在主走廊外面，一个控制面板因为激增的电流穿过护航舰的内部系统而起火了。由于重力引擎失效，所以甲板现在倾斜起来，重心偏移。四下里灯光闪烁。接着，伴随着一阵嘎吱嘎吱的声音，这艘小型客运护航舰随着远航机的颠簸直立了起来。

哥尼和隆博挣扎着向卡住的舱门处走去，试图把门推开，找到一条通路。隆博用自己一只强有力的机械手臂把障碍物推到一边，发出一阵金属剐蹭声。

两个人溜进了走廊，发现惊慌失措的乘客们四散奔逃，其中一些人受伤了，身上流着血。通过宽大的舷窗，哥尼和隆博看到外面的远航机货舱里现在是一片大乱，飞船在里面倾斜碰撞着，很多都被撞得粉碎。有些飞船脱离了对接钳，在货舱里四处滑动着。

每一层甲板的通信面板上都亮起了灯，数百名乘客要求解释。身穿黑色制服的威库乘务员从一个休息室赶到另一个休息室，平静地指示大家等待进一步的消息。这些乘务看起来既圆滑而又冷漠，但在这种以前从未出现过的情况下，就连他们也都表现出了紧张的情绪。

哥尼和隆博走向拥挤的主休息室，惊慌失措的乘客们都聚集在了那里。从隆博那被兜帽挡住了一半的脸上所显露出的表情看，哥尼知道他想让这些人尽快安静下来，想要掌控局面。为了阻止他冒险，哥尼冲王子做了一个微妙的手势，警告他的身份必须保密，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但王子却不以为然，他看上去仍然打算自己去搞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飞船系统所提供的信息确实很少。

隆博那张蜡黄的脸上露出不悦的神色。他对哥尼说道：“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耗下去，我们的时间表非常精确。如果我们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那么整个作战计划就会失败。”

最终，在经过了长达一个小时的无休止争论和持续增加的恐慌之后，宇航公会终于派来了一名全息代表进入了护航舰的休息室。他的全息图像出现在了货舱内所有飞船的主要集结点里。

从他的制服，隆博认为这个公会代表是一名航班审计员，一个相对重要的管理人员，负责维护会计记录、货物和旅客清单，并与公会银行就星际旅行的费用进行沟通。这名航班审计员有一双大眼睛，额

头很高，脖子很粗，而与躯干相比，他的手臂则显得有些太短了，就好像在他的基因组装过程中，这部分肢体选错了型号。

这个代表说话的声音很单调，还经常伴有令人厌烦的抽气声，这让他听起来像是一只嗡嗡叫的虫子。“我们，嗯-嗯-嗯，在飞船的跃迁上遇到了一些困难，目前正在试图恢复与舱室里领航员的联系。公会也开始调查这个事件了。嗯-嗯-嗯，目前我们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乘客们立刻开始大声提问，但这个全息图像要么是听不见，要么就是不愿意回答。他只是笔直地站在那里，面无表情地说道：“所有公会飞船的维护和大修都必须在交叉点进行，嗯-嗯-嗯。我们这里目前没有设备来完成大修。而且我们也不能确定我们现在所处的精确位置，嗯-嗯-嗯，虽然初步的测量表明我们身处未知空间，已经远远超出了帝国的范围。”

乘客们急促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听起来就像是一台重型空气交换器在嗡嗡作响。哥尼也皱起了眉头，看向隆博说道：“这个公会代表可能比较擅长数学吧，他的情商也太低了。”

隆博同样也是眉头紧锁，说道：“一艘迷失了方向的远航机？我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地狱在下！这艘飞船可是伊克斯最好的设计之一啊。”

哥尼给了他一个略带悲伤的苦笑。“不管怎样，它就是发生了。”然后他引用了《奥兰治天主圣经》中的话，“‘虽然走的是为他所定的义路，但人类也必将灭亡。’”

令哥尼吃惊的是，隆博很快用诗篇的后半部分回应了他：“‘可不管我们走多远，神都知道到哪里去寻我们，因为他能看见整个宇宙。’”

伊克斯王子带着哥尼离开了拥挤的休息室，离开了嘈杂的吵闹声和恐惧的汗臭味，他低声对哥尼说：“这艘远航机是在我父亲的亲自指导下设计的，我清楚这种飞船的原理。作为维尔纽斯家族的王子，我的职责之一就是掌握一切造船知识。它的质量控制和安全性能都非常出色，而且霍尔茨曼引擎也从来没有出过故障。这项技术已经可靠地运行了一万年。”

“直到今天。”

隆博摇了摇头纠正道：“不，这不是真相。这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领航员自己出了问题。”

“领航员出错了？”哥尼也压低了声音，以免被人偷听到他们的谈话，尽管所有乘客现在都被吓得乱成了一锅粥。“我们现在身处帝国边界之外这么远的地方，如果我们的领航员真的失效了，那我们可就永远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其他记忆是一片宽广而深沉的海洋。它可以帮助姐妹会的成员，但前提是满足它自己定下的条件。当一名姐妹试图操纵内心的声音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时，她只会招来麻烦。这就好像有人试图要把大海变成自己的私人游泳池一样——这是不可能的，哪怕只是片刻。

——贝尼·杰瑟里特终曲

哈什米尔·芬伦偷偷在两艘远航机上植入了测试样品，然后便回到了他在凯坦星的公寓，他现在从床上爬了起来，环视这个豪华的宅邸。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收到测试反馈。这种事他在面对公会时当然不能直接问，所以他在提出问题时必须非常谨慎。

透过朦胧的双眼，芬伦审视着墙壁和天花板上的那些金丝细工、古代绘画的复制品和异国情调的金杜雕刻。这是一个比干燥的厄拉科斯、棱角分明的伊克斯以及简洁实用的交叉点更加令人兴奋的地方。不过他现在唯一想看到的是玛格特那张可爱又精致的脸庞。只是她已经起身离开了他们的床。

在经历了一段疲劳旅程后，他终于在午夜之后回到了家，累得浑身酸软无力。但尽管时间已晚，玛格特还是在他身上使用了她的诱惑技巧，那种既能唤醒他又能让他放松的技巧。然后，他在她舒适的臂弯里睡着了……

伯爵已经有将近三个星期没有接触帝国政治了，他不知道在此期间沙达姆犯了多少错误。芬伦将不得不安排一个私人会议，与他的童年朋友讨论这些事，至于变脸者刺客的事情他不打算告诉沙达姆，暂

时保密。这是因为香料大臣打算自己报复阿吉迪卡，他会非常享受这个过程的。然后他才会告诉沙达姆，而到时候他们俩肯定都会兴奋地咯咯大笑。

但首先，他必须知道研究大师的工作是否成功。一切都取决于奥马尔。如果测试结果证明阿吉迪卡骗了他，那么芬伦将会对他毫不留情。然而，如果奥马尔能像他承诺的那样有效，那他就必须在开始折磨阿吉迪卡之前搞清整个生产过程。

他那两个悬浮旅行箱仍然放在宽大的梳妆台上。箱子是打开的。他叹了口气，伸了伸懒腰，也起了床。芬伦打了个呵欠，溜达到附近的温泉浴场里，一脸憔悴的女管家梅普斯冲着他微微鞠了一躬。这个弗雷曼女人今天穿了一件白色的便服，她那晒得黑黑的、布满疤痕的手臂裸露在外。芬伦对她的个性并不很在乎，因为她的活儿干得一向不错，能做到满足他的全部需求，尽管她确实缺乏一些幽默感吧。

他脱下短裤，扔在地上。梅普斯则皱着眉头把它捡了起来，扔进了墙上的洗衣机里。他戴上自己一直用的护目镜，用语音开启了水疗机。一股激烈的暖流顿时包裹住了他的身体，把他举到半空，从四面八方按摩着他的肌肉。在厄拉科斯，如此奢侈的享受是不可能有的，即使是帝国香料大臣也没戏。他闭上了眼睛。太舒服了……

芬伦逐渐放松，开始把刚才看到的所有细节都关联起来，他突然意识到了不对劲。他明明记得在头天晚上，自己把悬浮旅行箱放在了地板上，打算第二天早上再打开的。但现在，箱子不但出现在了梳妆台上，而且还被人打开了。

而奥马尔的测试样本就藏在其中一个箱子里。

芬伦急匆匆跑进卧房，连衣服都顾不上穿，浑身湿漉漉的。一进屋他就看到弗雷曼管家正在从旅行箱里往外拿着衣服和洗漱用品，准备把东西归置好。“你先等一会儿。唔-唔-唔。我需要你的时候会叫你的。”

“就按您的吩咐。”女管家嗓音很沙哑，就好像沙暴曾在她的声带上留下过疤痕似的。她有些嫌恶地看了看顺着芬伦身子流下来并积在地上的水，与其说嫌脏不如说是觉得这真是一种浪费。

旅行箱里藏样本的地方现在是空的。芬伦顿时惊慌地大叫起来：“我放在里面的袋子在哪儿了？”

“大人，我没看见什么袋子。”

他发疯似的在旅行箱里四处翻找，然后把里面的东西全都撒在了地上，最后浑身直冒冷汗。

就在这时，玛格特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一个早餐托盘。她扬起眉毛打量着他裸露的身体，露出一丝赞许的微笑。“早上好啊，亲爱的。或者我应该说下午好？”说着她瞥了一眼墙上的天文计时钟。“不对，距离下午还有一分钟呢。”她身上穿了一条闪闪发光的帕拉丝裙子，上面缝着浅黄色的伊米安玫瑰，细小的花朵在布料上活灵活现的，散发出一股精致甜美的香味。

“你有没有从我的箱子里拿走一个绿色的袋子？”玛格特凭借她那贝尼·杰瑟里特技巧，很容易就能找到那个秘密隔间。

“我还以为是你专门给我带的呢，亲爱的。”她妩媚地微笑着，把早餐托盘放在边桌上。

“好吧，嗯-嗯，这次的旅程很是艰辛，我——”

她假装噘起嘴来。玛格特已经注意到袋子的一个摺袋里有着一个小小符号，她觉得这个符号是特莱拉字母表中的字母“A”。

“那你把它放在哪儿了，嗯-嗯-嗯？”尽管阿吉迪卡再三保证，芬伦还是无法相信特莱拉人发明的合成美琅脂是彻底无害的，他甚至觉得奥马尔一定会有毒性。而芬伦更想用别人作为测试对象，而不是自己或是自己的妻子。

“别瞎操心了，亲爱的。”玛格特那双绿色的眼睛里闪烁着挑逗的光芒。她开始给他们两人倒香料咖啡，“你想在我们继续昨晚的事之前用早餐还是之后？”

芬伦装作无所谓的样子，虽然玛格特很容易就能发现他身体里蕴含着的每一丝不安吧，他走了几步，从步入式衣橱里随便抓出一套黑色的便服，说道：“告诉我你把袋子放在哪儿了，我自己去拿。”

他转过头来，正看到玛格特把咖啡杯举到了嘴边。

香料咖啡……隐藏的袋子……奥马尔！

“住手！”他大步冲向她，把她手里的杯子打翻在地。滚烫的液体溅到了手织地毯上，同时也弄脏了她黄色的衣服。那些原本还在绽放着的伊米安玫瑰被烫得缩成一团。

“现在你把所有香料都浪费了，亲爱的。”玛格特抱怨道，她虽然吃了一惊，但很快便冷静下来，试图恢复镇静。

“你肯定没有把它们全都倒进咖啡里吧？剩下的香料呢？”芬伦平静了下来，但很清楚自己已经说漏嘴了。

“在我们的厨房里呢，”她善意地、殷勤地、仔细地打量他，“你这是怎么了啊，亲爱的？”

芬伦没有给出解释，他只是把剩下的一杯香料咖啡倒回壶里，匆匆抱着它走出了房间。

沙达姆脸色阴沉地站在阿妮鲁尔的房间门口，双臂交叉在胸前。一位扎着马尾辫的苏克医生就站在他身旁。真言师莫希阿姆拒绝让他们进入卧室：“只有贝尼·杰瑟里特治疗师才能治疗这些特定的疾病，陛下。”

斜着个肩膀的苏克医生对着莫希阿姆不客气地说道：“别以为你们姐妹会比苏克核心集团的毕业生还要厉害。”此人五官红润，有着一个大鼻子。

沙达姆眉头紧锁地说道：“这毫无道理。我妻子在动物公园里出了这样的怪事，她需要特别的治疗手段。”其实沙达姆的关心都是装出来的，他更感兴趣的是萨多卡军团舰队从克罗娜返回后，至尊霸撒的任务简报。啊，那将是一笔多么大的收入啊！

莫希阿姆依然不为所动。“陛下，只有我们的医护姐妹才能治好她，”但她的声音比刚才柔和了一些，“姐妹会将免费为科瑞诺家族

提供这次服务。”

苏克医生又打算厉声呵斥她，但皇帝示意他闭上嘴。确实，苏克医生的服务非常昂贵，沙达姆可不打算在阿妮鲁尔身上花费那么多钱。所以他改口道：“那好吧，毕竟如果我亲爱的妻子能由她自己的人来照料的话，也许再好不过了。”

在高大的房门后面，阿妮鲁尔夫人断断续续地睡着觉，偶尔会发出一连串毫无意义的词句和奇怪的声音。尽管沙达姆没有向任何人承认过，但他其实一直在暗自庆幸，阿妮鲁尔这次真的有可能要疯了。

医护姐妹艾薇儿·尤飒是个身材矮小，脾气急躁的女人，身上穿着一件黑袍。她似乎对萨多卡卫兵和宫廷礼节毫不在乎，背着个小包就匆匆走进了卧室。

玛格特·芬伦夫人打算锁上房门，好让别人不打扰她们，于是她看了看莫希阿姆，后者则点头表示同意。尤飒先是在魁萨茨圣母的脖子后面打了一针，然后说道：“她的心智现在已经完全被内心的声音淹没了。这一针可以削弱其他记忆，这样一来她就能休息了。”

尤飒站在床边，摇着头。她很快就得出结论，信心十足地说道：“在没有姐妹会的支持和指导下，阿妮鲁尔可能探索得太过深入了。我以前就曾经见过这种情况，但都不如她的情况严重。这已经演变成一种对她心智的占有。”

“那她会恢复正常吗？”莫希阿姆问道，“阿妮鲁尔是贝尼·杰瑟里特隐秘者，而现在正巧是她履行职责的最关键时刻。”

尤飒没有拐弯抹角：“我不清楚她的身份和职责。但在医学上，特别是涉及复杂大脑活动的疾病，都不可能轻易治好。她之所以犯癫痫，就是因为这些声音的持续存在对她造成了……令人不安的……影响。”

“你们看她现在睡得多安详啊，”玛格特轻声说道，“我们应该先离开这里。让她做个好梦吧。”

沉睡者梦见了沙漠。一条孤独的沙虫逃过沙丘，试图躲开一个无情的追踪者，某个像死亡一样沉默而无情的东西。这条沙虫虽然巨大无比，但在茫茫的沙海中却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它易受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力量的攻击。

即使在梦里，阿妮鲁尔也能感觉到滚烫的沙子拍打她粗糙的皮肤。她在床上挣扎着，踢掉了丝绸被子。她现在无比渴望阴凉的绿洲。

她的身体猛地一颤，发现自己竟进入了这条蜿蜒沙虫的思想中，她的思维在非人类的神经通路和突触中穿梭起来。她现在就是那条沙虫。当她疯狂地试图逃离时，她感觉到了身体下部与沙地的摩擦，好像她的肚皮上燃起了火焰一般。

那个不知名的追踪者走近了。阿妮鲁尔想潜入安全的沙地深处，但她做不到。她的噩梦中没有任何声音，甚至连她自己爬过的声音也没有。她只能从长着水晶般牙齿的喉咙里发出无声的尖叫。

为什么我要逃避？我在害怕什么？

她突然坐了起来，眼睛通红，脸上笼罩着可悲的恐惧。她一下子摔倒在冰冷的地板上，身体被汗水打透了，全是瘀伤。神秘的大灾难还在那里，正在逼近这个宇宙，而她仍然无法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

人在独处时和在别人面前时是不同的。虽然个人角色在不同程度上都会与社会角色融合，但这种结合永远不可能做到完全。每个人总会有自己的秘密。

——贝尼·杰瑟里特教义

太阳在他身后落下时，杜菲·哈瓦特、邓肯·艾达荷簇拥着雷托·厄崔迪公爵，来到了聚集在岸边岩石上期待着的人群面前。在他的军队出征前，他要给人民留下一个深刻印象。

当隆博和哥尼离开后，等待便成了煎熬。

在一身戎装的卫兵和卡拉丹主要城镇代表的陪同下，雷托向身后看了看，抬眼望向他建造的那座宏伟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将起到灯塔的作用。在狭窄的海湾边缘那突出的岩石上，保卢斯·厄崔迪的高耸石像笔直矗立着，成为了海岸线的守护者，所有靠近码头的船只都能看到这个巨人。雕像穿的是斗牛士服装，光彩夺目，父亲的一只手放在维克多的肩膀上，而维克多则睁大了眼睛。保卢斯的另一只手里端着一个装满易燃油的自动火盆。

老公爵在维克多出生前几年就死在了斗牛场里，所以祖孙两人其实从来没有真正见过面。尽管如此，这两个人都对雷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政治哲学源自他父亲那不屈的领袖才华，而他的同情心则来自对儿子的爱。

雷托的心里现在一片空虚。他每天都忙于家族事务，没有杰西卡的陪伴更是让他感到孤独。他希望她现在能来到自己的身边，参加这

座壮观的新纪念碑的正式落成典礼，尽管雷托猜想她可能不会赞成自己为了纪念父亲而如此大肆挥霍……

到目前为止，雷托还没有收到来自隆博和哥尼的任何消息，现在的他只能祈祷他们安全抵达伊克斯并开始行动。厄崔迪家族很快就会被卷入比揭幕雕像更危险的境地之中了。

一座临时的脚手架矗立在雕像后面。两个肌肉发达的年轻人爬到台子顶上，手里拿着火炬，在火盆旁等待着。这两个手脚麻利的小子是从当地的渔民里挑选出来的，他们通常像会飞的螃蟹那样在捕鱼船的索具上爬来爬去。他们那无比自豪的父母、他们的船长以及光荣的卫队就在下面等候着。

雷托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演讲：“所有的卡拉丹人都应该感谢在此地永垂不朽的这两个人：我的父亲，敬爱的保卢斯公爵，还有我的儿子维克多，他的生命是如此悲惨的短暂。是我下令建造了这座纪念碑，为的就是让所有进出我们港口的船只都能纪念这两位受人尊敬的英雄。”

做公爵的事……

雷托举手做了个手势，最后一抹微弱的阳光照在他的公爵戒指上，闪闪发光。那两个年轻人把手里的火把探到火盆里，点燃了里面的油。蓝色的火苗腾空而起，没有发出噼啪声，也没有冒烟，一个无声的火炬出现在了雕像那巨大的手掌之上。

邓肯把老公爵的宝剑举在面前，仿佛那是一根皇家的权杖。杜菲则依然面无表情。

“让永恒的火焰永不熄灭。愿他们的光辉永远照耀。”

人群欢呼起来，但这些掌声并没有温暖雷托的心，因为他想起了他和杰西卡为了给未出生的孩子取他父亲的名字而发生争吵的事。他真希望杰西卡能见见老人，也许和他谈谈哲学。这样，她也许就会对保卢斯有更好的看法，而不是把愤怒集中在他留下的政策上，而雷托拒绝改变这些政策。

他抬起灰色的眼睛，凝视着保罗斯·厄崔迪那张冷酷而理想化了的脸庞，他身旁就是那个美丽得令人心痛的男孩雕像。永恒火炬的光芒在他们巨大的身躯周围投下了光环。哦，雷托是多么想念他的父亲和儿子啊。还有杰西卡。

请让我的第二个孩子有一个漫长而有意义的生命吧，他这么想着，不完全确定他是在向谁祈祷。

杰西卡的目光仿佛穿过了整个帝国，她站在阳台上看着又一次的日落，想念着她的公爵。她凝视遍布这座皇城的那些宏伟建筑，将目光投向了在暮色中闪烁的五彩极光。

她多么渴望能和雷托在一起啊。她觉得自己全身都在为了他而剧痛不已。

这一天的早些时候，莫希阿姆圣母和刚刚来到凯坦的尤飒姐妹对她进行了检查，并给她打了一针，她们向杰西卡保证，在距离预产期

还有三个月的最后关头，她的一切指数都很正常。为了确保孩子发育良好，尤飒曾想要给她做一个超声波检测，也就是用机器向杰西卡的子宫发送一些无害的脉冲，并拍摄婴儿在子宫内成长的全息图像。从技术上讲，这样的手术并没有违反贝尼·杰瑟里特关于禁止干预未出生婴儿的规定，但杰西卡断然拒绝了这项测试，担心会暴露出太多信息。

虽然医护姐妹的脸上立刻就露出了惊讶而恼怒的表情，但莫希阿姆却站在了杰西卡的一边，表现出了罕见的同情心："不做就不做吧，尤飒。和我们所有人一样，杰西卡有能力判断怀孕期间自己有什么问题。我们应该选择相信她。"

杰西卡抬起头来看着她的导师，与眼睛里突如其来的一阵刺痛做着斗争，说道："谢谢您，圣母。"莫希阿姆的目光则一直在她身上寻找着答案，但杰西卡就是不愿意给出这个答案，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被强迫……

现在，这位公爵的妃子独自坐在阳台上，身上裹了一条毯子，沐浴在夕阳的余晖里。她想起了卡拉丹的天空，想起了掠过海面的风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她和雷托交换了许多信件和礼物，但这些礼物对他们来说都远远不够。

尽管凯坦星拥有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稀世珍宝，但杰西卡还是想回到她的海洋世界里去，和她爱的男人在一起，平静地过她以前的生活。如果在我们的儿子出生后，姐妹会把我放逐了怎么办？如果她们干脆处死这个孩子怎么办？

杰西卡继续在阿妮鲁尔夫人送给她的日记本上写着，她用自己设计的密语记下了她的各种印象和想法。自从来到凯坦后，她一直都在记录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把关于她未出世的儿子的计划写满了一页又一页，当然还有她与雷托的关系。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她一直都在避开那个自己无法理解的、越来越不稳定的感觉，她希望这种感觉最终会消失。如果她这个决定是大错，那该怎么办呢？

我们完全依赖于潜意识与我们的善意合作。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潜意识指引着我们的行动。

——贝尼·杰瑟里特格言

当阿妮鲁尔醒来，她发现医护姐妹尤飒一直在监督和调整她的药物摄入，以防其他记忆再次干扰她。

“你的脸色好多了，眼神也明亮起来了。坚持住，阿妮鲁尔夫人。”尤飒温柔地对她微笑着，她的话语很让人安心。

阿妮鲁尔战胜着身体上的虚弱，咬牙从床上坐了起来。她觉得自己差不多已经恢复了神智。虽然可能只是暂时吧。

玛格特·芬伦和莫希阿姆急忙跑进卧室，脸上都露出非常焦虑的表情。而阿妮鲁尔看到她们的样子，一定会觉得她们过分担心了。

玛格特在通向露台的门上按了几下，改变了过滤器的极性，让明亮的阳光照进房间。阿妮鲁尔抬手遮住眼睛，在床上坐直了身子，任凭温暖的金色阳光播撒在自己身上：“我可不能在黑暗中度过余生。”

仿佛为了不让这几位听众觉得乏味，她尽可能形象地向她们解释了自己那个噩梦，也就是一条沙虫逃离一个看不见的未知捕猎者的噩梦。“我必须弄清楚这个梦代表着什么，因为它带来的恐惧还停留在我的脑海里。”她脸上的皮肤在阳光下开始发烫起来，视力好像也因为刺眼的阳光有些受损。

医护姐妹想要打断她，让她再次休息，但阿妮鲁尔直接挥手赶走了她。尤飒皱着眉头，好像有些不服气，但也只好把她和另外两个女人留在身后，狠狠关上门离开了。

阿妮鲁尔光着脚走到阳台上，沐浴在阳光中。她没有因为阳光直射带来的高温而退缩，而是一丝不挂地站在那里，吸收着照在裸露皮肤上的阳光。“我走到了近乎疯狂的悬崖边上，但又回来了。”她现在竟然萌生出一种奇怪的渴望，那就是想在……滚烫的沙子上打个滚。

三姐妹站在阳台上，身旁有一丛摇曳着的伊米安玫瑰。“梦境总是被有意识的事件所触发。”莫希阿姆对她说了一句贝尼·杰瑟里特教义。

阿妮鲁尔沉思着，伸手从身旁的花丛中摘下一朵黄色的伊米安玫瑰，当这朵敏感的小花开始枯萎时，她把它举到鼻子前，去嗅它散发出来的微妙香味，说道：“我认为这噩梦肯定和皇帝、香料……还有厄拉科斯有关……你们听说过奥马尔计划吗？有一天，我路过丈夫的书房，他正在和芬伦伯爵讨论这个项目。他们在争论关于特莱拉的事。而一看到我，他们都尴尬地沉默了，那些心怀鬼胎的人总是会如此。然后沙达姆就告诉我不要干涉国家大事。”

“所有男人的行为举止本来就都很奇怪，”莫希阿姆圣母反驳道，“这我们是早就知道的。”

玛格特则皱起了眉头。“哈什米尔确实一直试图隐瞒什么，比如他为什么要在伊克斯上待那么长的时间。我也经常怀疑他在那里到底在干什么。就在一小时前，他还毁了我为他特意穿的一件衣服，还没

等我喝完一杯香料咖啡，他就把我手里的杯子打翻了，就好像那里面装的是毒药一样。我其实只是用了我在他的一个秘密行李箱里找到的一些美琅脂而已。”说着她眯起了眼睛。“这些香料被放在一个小袋子里，袋子上有字母‘A’的标记。是不是奥马尔的意思，你们觉得呢？”

“皇帝也确实一直在悄悄地向伊克斯派遣军队，而且还背着兰兹拉德联合会。芬伦……伊克斯……特莱拉……美琅脂，”阿妮鲁尔说道，“这些东西凑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沙达姆已经公开向囤积香料的人宣战了。”莫希阿姆接着说道。即使在阳光的照射下，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似乎也总能聚集起新的阴影。“看来一切都和美琅脂有关。”

“也许我梦中的沙虫是为了逃离即将到来的帝国动乱。”裸露在阳光下的阿妮鲁尔凝视着宫殿的另一侧，“我们必须得马上联系大圣母。”

简单是所有概念中最复杂的。

——门泰特谜语

皇帝独自一人坐在他的私人宴会厅里，非常庆幸他的妻子没在身边。当足有六道主菜的丰盛大餐端上来时，他这才露出了期待的微笑。这一刻，他不想听到麻烦事，不想听到政治，甚至不想听至尊霸撒加隆给他讲的那些古老战争故事。今天只属于他自己，他要好好享受这一顿奢华的盛宴。关于克罗娜的简要报告和核爆炸的详细全息图像就足以让他胃口大开了。

第一道菜上来了，上菜的是一对妙龄女子，她们端着一个银边盘子。这时鼓乐齐鸣，只见三串经过精心烤制的、调味均匀的猪蝓肉串端端正正地摆在盘子上。侍女们依次拿起肉串，把串在上面的肉取下来，然后轮流放进沙达姆的嘴里。鲜嫩多汁的肉块像湿润的奶酪一样柔嫩，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刺激他的味蕾。

萨多卡的神枪手们手持武器，时刻警惕着，如果其中一名女子试图用烤肉钎子作为暗杀工具，他们便会立即向她开枪。

一个身穿乳白色长袍、皮肤金黄的女孩倒了一杯醇厚的红葡萄酒，递给了皇帝。沙达姆抿了一口，两个姑娘则捧着剩下的几块肉在一旁等着他。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闻着侍女周围飘来的阵阵香味。纸醉金迷。这就是当皇帝的意义啊。他叹了口气，示意上下一道菜。

第二道菜是多汁的烤贝类，这种扇贝长着很多条腿，但没有眼睛，只生长在贝拉·特古斯的地下泉水中。酱汁则是由黄油、盐和蒜

末调制而成，虽然调料种类不多，但味道极好。两个女孩用小小的铂叉把这种甲壳类动物那香甜白嫩的肉撬出来，喂给皇帝。

然而，第三道菜还没来得及端上来，哈什米尔·芬伦伯爵就冲进了宴会厅，他用胳膊肘一把推开卫兵，仿佛毫不在意他们手中的武器。

沙达姆用餐巾擦了擦嘴，说道："啊，哈什米尔！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可是走了很长时间了。"

芬伦几乎无法抑制他那听起来近乎窒息的声音："你摧毁了克罗娜，嗯-嗯-嗯？你怎么不先和我商量一下？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

"兰兹拉德那帮人爱怎么抱怨就随他们去吧，我们可是当场就找到了证据。"

不过，沙达姆从没见到他的朋友这么生气过。他改用了他们小时候发明的密码与芬伦对话，以防仆人们偷听："冷静一下，还是说以后我再也不把你召回凯坦了？正如我们以前讨论过的，我们需要通过清理市面上的美琅脂以提高奥马尔的市场优势。这次克罗娜行动可是清除了一笔不小的储存啊。"

芬伦轻手轻脚地走了过去，拉过皇帝身旁的一把椅子坐了下来，说道："可是你使用了原子武器，沙达姆。你不仅攻击了一个大家族，而且还使用了被禁止的原子武器！"说完他用手重重拍了一下桌子。

沙达姆伸手做了个手势，侍女们立刻上前把贝拉·特古斯的扇贝端走了。另一名侍者端着一壶金色的蜂蜜酒匆匆走了进来，但沙达姆

却挥手让他走开，并示意上第三道菜。

皇帝决定还是不提高嗓门了：“大联合协定只是禁止对人类使用原子武器，哈什米尔。而我摧毁的是一个人造建筑，一个月球实验室而已，李芝家族在那里储存了非法的香料。我完全有权力这样做。”

“但上百人被炸死了，也许是几千人。”

沙达姆耸了耸肩：“他们已经提前收到了警告。如果他们自己没能及时撤离，这关我什么事？你只是不喜欢我没咨询你的意见就采取行动，哈什米尔。”芬伦听到此话，气得说不出话来，但皇帝忽然不以为然地笑了起来：“啊，看呐，下一道菜终于上了。”只见两个壮汉抬着一块薄石板走了进来，石板上放着一只用香草熏烤的孔雀，焦黄的表皮还在噼啪作响着。

仆人们也给芬伦伯爵端来了一个干净的盘子、银餐具和一只水晶高脚杯。

“在发动攻击之前，你至少询问过、想过法律条文了吧？你得确保你的解释能在兰兹拉德法庭上站得住脚。”

“这在我看来一点都不成问题。至尊霸撒加隆已经拍摄了整个克罗娜行动的全息图像。我们的证据不容置疑。”

芬伦强忍着耐心，夸张地叹了口气，说道：“陛下，你想听听我的意见吗？需不需要我跟你的法律专家和门泰特再研究一下？”

“哦，我想——那你说吧。”沙达姆津津有味地割下第一片多汁的孔雀肉，大口吞了下去，然后舔了舔嘴唇，“你说说看，哈什米

尔。”

伯爵也割下一片烤孔雀肉放在他的银盘子，但根本没心思吃。

“你的顾虑也太多了。再说，我可是皇帝，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芬伦瞪大眼睛看着他：“你之所以是皇帝，是因为有兰兹拉德、宇联商会、宇航公会、贝尼·杰瑟里特以及其他强大力量对你的支持，嗯-嗯-嗯-啊？如果他们都不高兴了，你会被剥夺一切。”

“他们不敢的，”沙达姆哼了一声道，然后放低了声音，“现在我可是科瑞诺家族唯一的男性了。”

“但仍有很多合适的贵族愿意娶你的女儿，延续这个王朝！”芬伦又敲打起桌子来，“让我想办法挽救这件事吧，沙达姆。我想两天内兰兹拉德就会召唤你出席听证会。他们会大闹一场的。你必须说明你的理由，然后我们再全力寻求支持。否则，记住我的话，一定会有叛乱了。”

“好吧，好吧。”沙达姆仍只是专注在他的食物上，他打了个响指道：“你要留下来吃下一道菜吗，哈什米尔？下面这道菜可不错，是来自卡尼达的烤野猪排。今天早上刚被远航机送来的，鲜着呢。”

芬伦推开盘子，一下子站了起来：“我还得替你擦屁股去呢。我马上就得着手去做。”

法律总是朝着保护强者同时压迫弱者的方向发展。依靠强权腐蚀正义。

——皇太子拉斐尔·科瑞诺，《文明的戒律》

尽管他非常讨厌那位傲慢的卡利玛尔总理，但哈克南男爵从没觉得沙达姆会用原子武器对付李芝家族。原子弹啊！当消息传到厄拉科斯，他一时百感交集，同时也非常担心自己家族的安全。面对皇帝那令人震惊的战争狂热，现在宇宙里没一个人是安全的，尤其是哈克南家族，毕竟自己有太多的秘密。

男爵借助着浮空带，在迦太格宅邸的战略室里踱来踱去，透过强化玻璃窗向外望去。炽热的沙漠阳光透过两厘米厚的装甲玻璃上的过滤性薄膜照射了进来。

隔着路障和嗡嗡作响的安全系统，他还是听到了一阵嘈杂声，那是即将在主广场举行的阅兵式正在演习。就在他的视野之外，部队顶着午后的炎炎烈日集结了起来，每个人都全副武装，身着哈克南家族的蓝色制服。

在他侄子的陪同下，男爵大张旗鼓地回到了这颗严酷的星球。这是野兽拉班少有的智慧时刻之一，是他建议他们留在这里，留在靠近香料工厂的地方，直到“麻烦的帝国问题”得到解决。

男爵猛然挥拳砸向一扇窗户，砸得强化玻璃直晃悠。沙达姆还打算干什么？他真是疯了！现在足足有十几个兰兹拉德家族自愿交出财

产，交出他们以前囤积的香料，然后低三下四地表示悔过，以避免天威降临。

现在没人是安全的。

迟早会有宇联商会的审计师来调查厄拉科斯上的哈克南香料库存……而这很可能成为男爵和他这个大家族的末日。除非他把一切都藏起来。

而厄拉科斯上的事情也不让他省心，可恶的弗雷曼人继续掠夺着他的秘密储备，找到了许多数量巨大的香料储藏地！这些沙漠里的害虫真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利用了帝国的政治现状，因为他们很清楚男爵现在不能上报他们的袭击，因为这就等于他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在外面，印有蓝色哈克南家族标志的巨大横幅高悬在高楼两侧，倾泻而下，柔软的横幅就像是炎热空气中的瀑布。在迦太格宅邸周围还伫立着多座狮鹫雕像，就像是随时准备挑战沙虫的高大怪物。被强迫前来的人们聚集在广场上，就连乞丐都被哈克南士兵从乞讨站和垃圾堆里赶了出来，跑到这里来给阅兵式加油。

正常情况下，这位男爵更喜欢把他的财富用在个人娱乐上，但现在他不得不效仿皇帝的做法。穿上华丽的衣服，搞一些华而不实的大场面，他才能恐吓住贫困的民众。在那次令人尴尬的宴会失败后，他希望这次阅兵式能让他感觉好一点。毕竟从今往后，他再也不打算效仿厄崔迪家族的做法来激发人民对他的爱戴了。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现在希望他的臣民能害怕他，至于喜不喜欢他就无所谓了。

一名宇航公会信使正烦躁不安地站在战略室的门口，强忍着说道：“男爵，我的远航机还有不到两小时就要出发了。如果你有一个包裹要送给皇帝，就尽快交给我吧。”

大个子男爵瞬间被激怒了，他猛地转过身来，却因为身上挎着的浮空带而显得毫无气势，还一下子撞到了墙上：“你给我等着。我要交给皇帝的信息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即将举办的阅兵式图片。”

信使的头发很短，是酒红色的，而且还是个五官呆板、毫无吸引力的女人，她只好说道：“那好，只要时间还允许，我就先留在这儿吧。”

男爵不满地哼了一声，摆出一副夸张的庄严姿态，飘回了他的写字台。他自言自语地嘟囔着，想不出怎样恰当地表达出他想说的话，他心说皮特·德伏此刻要是在这儿就好了。但那位变态门泰特仍身在凯坦，替他刺探情报。

也许他不应该处死那个礼仪顾问。尽管他只会各种荒谬的训练，但梅菲斯提斯·克鲁肯定知道如何写出礼貌的词句来。

男爵用胖乎乎的手指又潦草地写了一句，然后坐了下来，思考着如何恰当地像皇帝解释最近的一连串“事故”，以及在厄拉科斯上损失的香料挖掘设备——他曾用这些设备来隐藏自己的贪污活动。在最近皇帝的信件中，沙达姆曾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担忧。

而这回，男爵开始庆幸宇航公会没有在这里布置足够多的气象监视卫星了。因为这可以让他借口厄拉科斯发生了一场短暂而猛烈的风

暴，虽然实际上并没有。但也许这个借口有些太夸张了……毕竟有太多的线索指向了男爵本人。

现在是危险的时期。

“正如我以前向您报告过的，陛下，我们的采集工作被那些危险的弗雷曼人所干扰，”他这么写道，“这些恐怖分子摧毁了我们的装备，然后偷走了我们的香料，然后在我采取适当的军事反应之前迅速消失在了沙漠里。”男爵噘起嘴，试图选择合适的语气来表示自己的悔罪：“我承认我们可能对他们有些太仁慈了，但现在我本人已经回到了厄拉科斯，我会亲自监督我们的报复行动。我们要粉碎这些不守规矩的当地人，哈克南家族一定会迫使他们屈服在皇帝的荣耀之下。”

他觉得自己最后这几句话可能有点夸张了，但还是决定保留它们。毕竟沙达姆从来不会拒绝哪怕有些过度的恭维。

这些弗雷曼流氓最近又偷了一辆装甲香料运输车并突袭了另一个藏在废弃沙漠村庄的贮藏点。这些肮脏的游击队员是怎么知道这些地点的呢？

信使在门口烦躁不安地踱步，但男爵还是不搭理她。“我向您保证，我们不会再允许这种动乱继续发生了，陛下，”他接着写道，“我会定期向您报告我们成功将这些叛逆绳之以法的好消息。”

他挥了挥手，在信上签好了名，把信封在信息筒里，然后才把华丽的信筒使劲拍在信使的手掌上。红发女人一言不发地转身穿过大

厅，朝迦太格太空港走去。男爵则在她身后喊道：“在远航机上等我把图像发给你，跟着信件一起带走，我的阅兵式马上就开始了。”

接着，他把侄子拉班叫到了战略室。尽管拉班有很多缺点，但男爵这次打算给他一个对“野兽”来说很适合的工作。肩膀宽厚的拉班听到召唤很快便大踏步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他那根经常用的墨藤鞭子。他穿着一件装饰着金色流苏的花哨蓝色制服，翻领上还装饰着一串串的勋章，他的这身打扮仿佛表示他打算成为今天这场阅兵式的中心人物，而不满足于仅仅当一名站在高高阳台上的观察员。

“拉班，我们必须向皇帝证明我们对弗雷曼人最近的行动感到非常愤怒。”

拉班那厚厚的嘴唇无情地咧开了，好像这头野兽已经预料到了他的任务：“你是想让我逮捕一些嫌疑犯并审讯他们吗？我会让他们向你招供的。”

外面，干燥的空气中传来了刺耳的喇叭声，宣告着哈克南部队来了。

“这还不够，拉班。我要你选三个村庄，我不在乎是哪三个。如果你愿意的话，你随便在地图点三下都行。然后和突击队一起进去，把这三个定居点给我夷为平地。烧毁每一栋建筑，然后杀掉里面所有的人，我要在沙漠里看到三个烧焦的黑点。也许我应该写一份判决令，宣布一下他们所谓的罪行，这样你就可以一边屠杀一边宣布我的判决了，让其他的弗雷曼乌合之众都能听到你的声音。”

外面的广场上又响起了号角声。男爵陪着他的侄子走到观景台上。广场上挤满了郁郁不乐的人群，一个个身子脏兮兮的，甚至在三层楼以上的地方也能闻到他们的体臭。男爵心说在如此高温之下，下面的气味一定会更令人难以忍受吧。

“你好好找点乐子吧，”男爵一边说道，一边玩弄他那戴着戒指的手指，“总有一天，等你的弟弟费伊德长大了，他会陪你做这些……有益身心的运动的。”

拉班点了点头：“我们确实得教训一下那些无法无天的强盗。”

男爵心神不定地附和着：“是啊，我知道。”

士兵们穿着正式的军装，排成一列，个个肌肉强壮，这一景象总是能让男爵兴奋不已。阅兵式正式开始了。

每个人最终的目的地都是一样的：死亡就等在生命之路的尽头。但我们所走的道路会让一切变得不同。我们中的一些人有自己的行程和目标。而其他人则只是迷失了方向。

——隆博·维尔纽斯王子，《在十字路口的沉思》

哥尼·哈莱克被困在搁浅的远航机上，透过护航舰的舷窗向外望去，货舱现在就像一个大罐子。数百艘飞船摇摇欲坠地悬在泊位上，挤在一起，有些被撞翻了。在那些飞船上，肯定有很多人受伤或是死亡。

在他的身旁，依然披着遮挡斗篷、戴着帽兜的隆博还在研究远航机的结构框架，从脑海中的蓝图里重新组合细节。

两个小时前，每艘飞船内都出现了另一个外形古怪的航班审计员的全息投影。“我们现在，嗯呐，依然没有更多的信息可以提供。请耐心等待。”然后这影像就消失了。

远航机上载有数艘货船和护航舰，其中一些货船里装的是食品、药品和贸易货物，足以让数万名乘客在远航机里存活数月。哥尼不禁开始怀疑人们是否会一直被困在这里，直到饥饿让大家开始互相攻击。一些乘客现在已经开始消耗那些货物了。

尽管如此，哥尼还远没到绝望的地步。在他年轻的时候，他从哈克南的奴隶坑里幸存下来，并躲藏在一艘装载蓝黑曜石的货船中逃离了杰第主星。有了这样的经历，一艘失去航向的远航机对他来说就不算什么了……

突然，隆博拿着他的巴厘琴站了起来，把伤痕累累的脸转向他的同伴，说道：“这里快把我逼疯了。”王子脖子上的肌腱突了出来，哥尼现在可以清晰地辨认出植入人体肌肉的聚合物连接处。“宇航公会里都是些行政人员、官僚和银行家。而远航机上的后勤人员做的也都是一些低级工作。他们缺乏这艘远航机或是霍尔茨曼引擎的专业知识。”

“那是什么意思？”哥尼看了看四周，“我能帮上什么忙？”

隆博双眼透出领袖般的严厉和期待目光，与哥尼记忆中的多米尼克·维尔纽斯的表情出奇地相似，他严肃地对哥尼说道：“我前半辈子都像现在这艘远航机上的乘客这样，一直在等待别人来解决我的问题，期待着困难会自行消失。但我不会再这么做了。不管结果如何，我都要试一试。”

“我们必须要对自己的身份保密啊，这是为了我们的重大计划。”

“是这样没错，但我们先得到达伊克斯，然后才能干我们的重大计划。”隆博走到最近的观察窗口，凝视着被困在那里的其他飞船，“我敢打赌，关于这艘远航机的错综复杂之处，我比船上的任何人都知道得多。紧急情况需要一名强有力的领袖站出来，而宇航公会是不会给它的常规客船配备强有力的领袖的。”

哥尼把他们的巴厘琴放在一个储物柜里，但没有费心去锁门：“我会支持你的。我发过誓要保护你，尽我所能地帮助你。”

隆博从一扇大窗户望出去，看到了回旋天桥和构成这艘巨型飞船框架的结构梁。他的目光变得游离起来，好像在努力回忆那些细微的细节。“跟我来。我知道领航员舱室在哪儿。”

在那场惨剧发生以后，隆博许多原本根深蒂固的记忆开始恢复了，他回忆起大量的伊克斯访问密码，以及嵌在船体内部甲板上的那些没有标记的舱门位置，这些舱门就像苦艾树上的小孔一样。尽管飞船的操作系统是在几十年前建造船体时安装的，但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一直习惯为家人留下一些秘密通道，作为例行预防措施。

公会的安全人员正在尽他们的最大努力让乘客们留在他们各自的飞船上，同时只允许有限数量的人进入走廊和内部甲板上的集合区域。但这里充满了混乱和恐慌的乘客，安全人员不可能监视所有的路。

隆博的机械腿一点也不会感到疲劳，哥尼则有些蹒跚地跟着他。披着斗篷的王子走到了一条受损但仍能使用的天桥上。即使借助了升降机平台和货物传送带，他们也得花上两个小时才能到达高度戒备的上层甲板。

当他打开舱门，走进一个灯火辉煌的房间时，隆博惊动了里面的七名公会代表，这些人正围着一张宽大的桌子开会。公会的人看到隆博一个个都坐了起来，他们平常那呆滞的眼睛现在闪着怀疑的光芒。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起来都与普通人类略有不同。一个人有着鼓鼓囊

囊的耳朵和一张窄脸，另一个人的手和眼睛都很小，还有一个人四肢非常僵硬，好像没有膝盖和肘部一样。根据他们各不相同的翻领徽章，伊克斯王子辨别出了这些人里有一名航线管理员、一名肥胖的公会银行家、一名宇联商会的大使，一名公会的老门泰特以及曾担任全息代表的、长着一双鱼眼的航班审计员。

“你是怎么进来的？”胖乎乎的银行家问道，“我们正处于危机之中。你必须回到你的——”

一群挥舞着军刀的卫兵纷纷冲了进来。每个人都配有击昏器。

隆博向前走了几步，哥尼紧跟在他身边：“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说……也有重要的事情要做。”隆博作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他把手放在了盖住自己脑袋的帽兜上，“作为一名贵族，我请求公会的保密守则。”

卫兵们又向他们靠近了几步。

慢慢地，隆博拉下帽兜，露出了头盖骨后面的金属板，以及他脸上那些块状的烧伤疤痕和愈合不良的伤口。而当他解开长袍时，所有宇航公会的人都看到了他那笨重的机械手臂、他的假腿以及镶嵌在贴身衣物上的生命维持系统。

“带我去见领航员吧。我也许能帮上忙。”

围坐在桌子旁的七名公会代表互相对视了一眼，然后用一种公会内部的暗语交流起来，他们明显都很激动。王子迈着大步走到桌边。他的四肢现在充满动力，胸腔里的泵吸进了空气，然后过滤掉二氧化

碳，代谢为氧气，为他的人造器官提供动力的电池组添加了化学能量。

那名年迈苍苍的公会门泰特紧紧盯着这个半机械人入侵者，几乎没看哥尼·哈莱克一眼。他举起一只手，掌心向外，示意卫兵离开：“我们需要隐私。”

当士兵们离开房间后，老门泰特这才开口说道：“您就是伊克斯的隆博·维尔纽斯王子吧。我们早就知道您登上了这艘飞船，也知道了您为了保密所支付的……费用。”他用冷漠的目光审视着隆博的半机械身体。

“放心吧，我们会为您继续保守秘密的。”航班审计员附和道。他把自己的短胳膊放在桌子上，“您的身份，嗯-嗯，只有我们知道。”

隆博环视着这些人。“我对这艘远航机的制造过程非常清楚。事实上，它首航时我就在现场，我亲眼看着一位领航员带着它穿过折叠空间，把它从伊克斯的岩洞中开了出来。”他停顿了一下，好让这些人消化一下他的话，“但我怀疑，我们的困境与霍尔茨曼引擎没有任何关系。你们会明白这一点的。”

就像半空打了一道闪电，公会的人纷纷坐直了身子，这才开始把隆博的身份、他的伪装和他此行的目的地联系到了在一起。

“知道吗，王子，”那名矮胖的银行家补充道，“公会并不反对让维尔纽斯家族重回伊克斯掌权。这些贝尼·特莱拉人既没有远见也没有效率。远航机的生产质量急剧下降，我们被迫退回了一些飞船，

就因为工艺不足。这无疑损害了我们的运营状况。宇航公会肯定能从您的回归中受益。事实上，如果您能——”

哥尼却突然打断了他：“你说的这些事情都不存在。我们只是两位保持低调的旅行者。”说完他严厉地看了看隆博，“而且，目前这艘飞船哪儿都去不了。”

隆博也点了点头道：“带我去见领航员吧。”

领航员舱室基本上就是一个巨大的圆形鱼缸，被装甲强化玻璃密封起来，里面充满了肉桂味的美琅脂气体。已经变异了的领航员长着一双带蹼的手，双脚已经萎缩，在没有重力的情况下应该是飘浮在舱内的。但相反，大家眼前的这个生物扭曲着身子，瘫倒在香料雾中，一动也不动，它已退化的双眼现在呆滞无神。

“领航员在通过折叠空间时崩溃了，”航班审计员解释道，“我们不知道，嗯-嗯-嗯，我们在哪儿。而且我们也无法唤醒他。”

公会门泰特咳嗽了一声，说道：“传统的导航技术无法确定我们的位置。我们已经远远超出了已知空间的边缘。”

航线管理员再次对着墙上的屏幕大喊起来：“领航员，回应！舵手！”但那家伙只是在地板上抽动了一下，证明他还活着，可那张皱巴巴的多肉嘴巴却仍一言不发。

哥尼看了看那七个公会的人，问道：“我们怎么才能帮助他呢？你们有没有什么医疗设施……专门治疗这些生物的那种？”

“领航员不需要医疗护理。”航班审计员眨了眨他那双大眼睛。“美琅脂会赋予他们生命和健康。嗯-嗯。香料会让他们超越人类。”

哥尼晃了晃他那肌肉发达的肩膀，说道：“你们的美琅脂现在不管用了。我们需要这个领航员恢复神智，这样我们才能回到帝国。”

“我要进去，”隆博忽然说道，“也许我能唤醒他。他就能告诉我哪里出了问题。”

公会的人面面相觑。“不可能的。”那名胖胖的银行家用短粗的手指着那些香料，“这种浓度的美琅脂对任何不适应的人来说都是致命的。你在里面无法呼吸。”

隆博把一只机械手放在自己的胸腔上，身体里机械膈膜风箱让他能够精确地有节奏地吸气和呼气：“我的肺是机械的。”

第一次得知此事的哥尼都不禁惊讶地笑了起来。这些浓缩的美琅脂确实可以破坏人体有机组织，但岳医生的机械肺却能在一定时间里让隆博毫发无伤。

在密封的舱室里，领航员又动了一下，看上去明显濒临死亡了。最后，这几个怪模怪样的人只得同意隆博的建议。

航班审计员立刻疏散了领航员舱室后面那条密封的脐带状走廊，因为他很清楚当舱门打开时，一些强效的美琅脂气体会泄漏出去。隆博紧握着哥尼的手，同时小心地不让自己捏得太紧，以免弄断他朋友

的骨头：“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哥尼·哈莱克。”他停了一下，忽然想起了特希雅，然后转身大踏步走向舱室大门。

“当这一切结束时，那些歌颂我们的史诗赞歌中一定会多出好几行歌词的。”吟游诗人拍了拍伊克斯王子的肩膀，然后和公会人员一起退回到已经密封起来的走廊里，公会的人随即封锁了入口。

隆博靠近了后面的进入嵌板，领航员那臃肿的身躯无法通过这里。在继续前进之前，他加大了自己的机械呼吸装置的过滤水平，同时减少了他的呼吸需求。利用身体的能量细胞，他希望自己能在不吸入美琅脂气体的情况下坚持一段时间。

他打开了入口舱门的锁，嘶的一声打开了封条，然后猛地拉开那扇圆形的舱门，爬了进去并随手关上了门，以便尽可能多地挡住那些随时会外泄的橙色雾气。他的有机眼睛瞬时一阵刺痛，鼻孔里的嗅觉感受器也立即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芳香酯臭味，几乎令他无法忍受。

王子试探性地向前走了一步，迈着沉重的脚步，仿佛陷入了一场由药物引起的缓慢梦境。前方，透过若隐若现的雾气，他看到了领航员裸露的肉体——他已经不再是人类了，看上去就像是某种返祖错误，一种从未打算繁殖后代的生物。

隆博弯下腰来，伸手摸了摸他柔软的皮肤。领航员这才转动着巨大的脑袋，用那双小小的眼睛看了看他。他干瘪的嘴抽搐了一下，张开了，无声地吐出了一些锈迹斑斑的气体。然后这位领航员对着隆博眨了眨眼睛，好像在评估可能性，在记忆中进行分类，寻找可以与之交流的原始词汇。

“隆博……维尔纽斯……王子。”

“你知道我的名字？”隆博感到很惊讶，但他很快便想起来，这些领航员都有预见的能力。

“德默尔，”这个生物低沉着声音接着说道，“我是……德默尔·皮尔鲁。”

“德默尔？咱们小时候就认识了啊！”但隆博怎么也无法认出这个领航员就是自己的儿时好友。

“没有时间了……威胁……外来势力……邪恶势力……正在逼近……从帝国之外。”

“威胁？什么威胁？它要来这儿吗？”

“远古的敌人……未来的敌人……我想不起来了。时间会折叠……空间会折叠……记忆会遗失。”

“你知道你身上发生什么了吗？”隆博的声音嗡嗡响，他尽量屏住呼吸，用强化的鼻音说话，“我们能帮你什么忙吗？”

“被污染的……香料气体……舱室里的。”德默尔挣扎着解释道，“预见失败……导航错误。必须离开……回到已知空间。敌人看见我们了。”

隆博还是不清楚他指的是哪个敌人，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受伤的德默尔产生的幻觉：“告诉我该怎么做吧。我想帮忙。”

“我可以……指路。但首先，必须改变香料气体。清除毒素。换成新鲜香料。”

隆博往后退了几步，对德默尔提到的这个奇怪的不明威胁感到非常不安。他不知道香料气体出了什么问题，但他至少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马上让公会的人换掉舱室里的香料气体，你很快就会好的。你们的备用资源在哪里？”

“我们没有备用资源。”

隆博感到后背一阵阵发凉。如果公会在这艘落单的远航机上没有准备额外的香料，那么他们肯定无法在这个遥远的未知空间里找到美琅脂。

“不过……货舱里的某艘飞船上应该能找到备用资源。”

一个人能独自战斗多久？或者更糟糕的，完全停止战斗多久？

——克泰尔·皮尔鲁，《私人日记》（片段）

坐在雪地里的有机软垫上，克丽丝琴姐妹思考着她的困境。一盏蓝色的球形灯就飘浮在低矮的天花板下面。她身上穿了一件带帽的橙色夹克衫、腿上则是一条紧身裤，脚下踩着一双厚厚的靴子。

这只是她在山上的第一天，远离远航机的坠落地点……远离一切。作为突击队员训练的一部分，为了保持最佳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她被要求定期去野外远足，对抗严苛的自然环境。

黎明前，她开始攀登海拔足有六千米的老金山，沿着树木繁茂的山脊、高高的草地、高低不平的崖壁蜿蜒而行，最后越过一座岩石密布的冰川。她随身只带了一个小包，里面装着最低限度的补给，她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智慧。这是一个典型的贝尼·杰瑟里特测试。

一次意外的天气变化让她在一片白茫茫的冰碛上遇到了雪崩，这是一片开阔的区域，上方是被大雪覆盖着的陡峭悬崖。克丽丝琴挖了一个雪洞，带着她的装备爬了进去。即使在这种地方，她也能靠调整自己的新陈代谢来保持体温。

她呼吸着，嘴里冒出一股股蒸汽，蓝色的球形灯照在她身上，让薄薄的汗水在她的皮肤上闪闪发着光，她尝试放松地深呼吸。随后，她打了个响指，球形灯立即熄灭了，怪异的白色月光照亮了黑暗。洞外，暴风雪呼啸而过，无情地击打着一切。

她本来打算进入冥想状态，但是暴风雪里忽然传来一阵嗡嗡声，那是一架扑翼机扇动翅膀的声音，真是出人意料。不一会儿，女巫们的呼喊声和挖掘声从洞外传来。

雪堆散开了，把克丽丝琴小小的庇护所暴露在寒风中。几张熟悉的面孔出现在洞口。“把你的装备留在里面吧，”一个姐妹冲着克丽丝琴说道，“大圣母要马上见你。”

年轻的贝尼·杰瑟里特从雪洞里爬了出来，走进了暴风雪之中。老金山的石峰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新雪。一只巨大的扑翼机就停在斜坡上的一块平地上，她在一片柔和的白雾中艰难地朝它走去。

哈里什卡大圣母从舱门里向外探出身子，挥动着她那纤细的胳膊，冲她喊道：“快点，孩子。我们得把你送到太空港去，赶下一班的远航机。”

克丽丝琴爬了进去，和大圣母并排坐在了一起，扑翼机立即冒着纷飞的大雪起飞了。“到底怎么回事，大圣母？”

“你现在有一个重要任务。”老妇人用深色的杏眼盯着她说道，“你会被派往伊克斯。我们在那里已经失去一名特工了，现在我们从凯坦那边得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你必须尽你所能去了解特莱拉和皇帝的秘密行动。他们这么多年一直在伊克斯上策划着什么阴谋。”

哈里什卡把一只干巴巴的手放在这名突击队员的膝盖上：“给我找出奥马尔项目的实质来，不管真相是什么。”

伴随着一连串的音爆，被保护性灵态所包围着的克丽丝琴姐妹让自己的新陈代谢降到了接近零的水平。她现在蜷缩在轨道上的一个倾倒箱里，进入了大气层，开始向伊克斯星球的表面降落下去。一切都发生得很快。

一名贝尼·杰瑟里特的化装专家跟着她上了远航机，目的自然是为了保护她，因为克丽丝琴必须化装成一名男性，毕竟没人见过特莱拉女人是什么样子的。此外，在米拉尔·阿莱切姆陷入不祥的沉默之前，这位贝尼·杰瑟里特的间谍曾报告说，在特莱拉人控制的这颗工业星球上，有很多伊克斯女人都失踪了。

现在，这名年轻的突击队员用她随身携带的电子设备，引导着倾倒箱偏离了其原本的航线，足有几公里。在它滑过一大片高山草甸之后，终于停了下来，她努力爬出箱子，把身后的容器密封起来，背起背包，里面装着武器、食物和温暖天气下的救生装备。

戴着红外隐形眼镜，她准备进入通风井。利用皮带上的浮空装置，克丽丝琴顺利地爬了进去，然后让自己坠落下去——虽然她完全不清楚这个通风井通向哪里。在一片黑暗之中，她慢慢地下坠，越来越深，直到进入这颗行星的地壳。

最后，神经越来越紧张的克丽丝琴终于进入了伊克斯的地下世界。而她现在只能靠自己了。

在这些拥挤的、早已被驯服了的伊克斯人中间，她可以轻松地把曾经无比骄傲的伊克斯人、次人、特莱拉领主和萨多卡士兵区分开来。真正的伊克斯人彼此很少说话，他们目光游离，都在漫无目的地拖慢脚步走着自己的路。

在两天的时间里，她探索了狭窄的连接隧道，搜集着情报。在很短的时间内，高效的克丽丝琴就已经在脑海中勾勒出了这座城市的综合空气流通系统，同时也找到了古老的安全系统，当然其中大部分已经无法使用了。她想知道米拉尔·阿莱切姆姐妹现在可能在哪里。这个贝尼·杰瑟里特的渗透者已经被杀了吗？

某天晚上，克丽丝琴看到一个黑头发的男人潜入了一个没有灯光的装货码头，偷着里面的包裹，然后把它们藏在一个堵塞的通风口里。克丽丝琴自己戴了红外眼镜，所以她觉得此人很不寻常，因为他可以在没有照明的情况下摸黑行动。看来此人对这个地区非常熟悉，这说明他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

这个鬼鬼祟祟的家伙把包裹藏起来时，她仔细地打量他，发现了此人的微妙之处。这个伊克斯人走起路来意志坚定，自信而谨慎。当他靠近了她的藏身之处时，她利用言音的力量在黑暗中低声对他说道：“不要动。告诉我你是谁。”

克泰尔·皮尔鲁顿时被这声音吓呆了，但动弹不得。虽然他极力想要闭嘴，但他的嘴唇还是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他只得用低沉而颤抖的声音说出了自己的全名。

他试着整理各种可能性，脑子团团转。这是萨多卡士兵，还是特莱拉人的安全调查员？他说不上来。

这时，他听到了一个轻柔的声音，并感觉到有人在他耳边呼着热气：“不要怕我。目前还不用。”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她在强迫他说出真相。克泰尔一字不漏地讲述了自己多年来为了光复伊克斯而孤军奋战的经历，讲述了他与米拉尔·阿莱切姆相知相识的过程，以及她被卑鄙的特莱拉人俘虏的下场……还有隆博王子即将到来的事实。克丽丝琴感觉到克泰尔还有话要说，但他的声音却渐渐消失，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至于克泰尔，他能感觉到这个陌生的女人在他周围走动，但就是看不见她，他的身子仍然动弹不得。她还会和自己说话吗？或者只用一把利刃刺穿他的肋骨和心脏？

“我是贝尼·杰瑟里特的克丽丝琴姐妹。”她终于开口了。

克泰尔感到束缚着他的精神枷锁一下子被解除了。在一辆路过的卡车车灯照耀下，他惊奇地看到一个身材修长、一头黑色短发的男人。很明显，这个外形只是一个伪装。

“姐妹会什么时候开始关心伊克斯了？”克泰尔问道。

“你刚才滔滔不绝地谈到的那个米拉尔·阿莱切姆。她就是姐妹会的一员。”

克泰尔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在黑暗中，他碰了碰她的胳膊，说道：“跟我来。我会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他在阴影中穿梭，领着这个女人穿过这座曾经美丽的城市。在昏暗的灯光下，克丽丝琴那瘦长的身体几乎没有女人的曲线。如果她够

小心的话，她确实可以冒充成一个男人。

“我很高兴你能来，”他对她说，“但我觉得你也会性命难保。”

无知的朋友比有学问的敌人更可怕。

——阿布·哈米德·阿尔·加扎利，《哲学家的非相关性》

阿妮鲁尔夫人独自一人在套房外的走廊里徘徊着，试图逃避医护姐妹尤飒对自己的过度关心，就在哈什米尔·芬伦伯爵快步转过走廊拐角时，她一下子撞上了他。

“唔，请原谅，夫人。”芬伦看着皇帝的妻子说道，他眼光闪烁地评估她虚弱的身体状况，“看到您能起来走动，我真高兴。好，这很好。我听说您病了，嗯-嗯，您的丈夫也一直很担心。”

阿妮鲁尔从来就不喜欢这个狡猾的小个子。但突然，她心里那聚集在一起的声音鼓励她，让她忽然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芬伦伯爵，如果你不总是过多干涉的话，我也许会有一个真正的丈夫。”

他吃惊地往后退了一步，说道：“您这是什么意思，嗯-嗯-啊？我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凯坦啊。我怎么可能干涉他呢？”说着，他眯起那双大眼，进一步分析她。

一时冲动的阿妮鲁尔决定用言语来回击和闪避，然后观察他的反应，进一步了解他：“跟我说说奥马尔项目和特莱拉人吧。当然还有伊克斯。”

芬伦的脸上闪过一丝红光：“恐怕您的病又犯了。我去请位医生好吗？”

她怒视着他，说道：“沙达姆是没有如此远见和直觉来制订这样一个计划的，所以这一定是你的主意。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伯爵似乎就要对她大发雷霆了，但最终他还是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阿妮鲁尔下意识地做好了一个微妙的战斗姿势，她的肌肉能做到几乎觉察不到的移动。现在她一脚就能把他的内脏给踢出来。

芬伦仔细打量着阿妮鲁尔，然后笑了出来。因为一直和玛格特待在一起，所以他也学会了如何观察那些最细微的细节。“恐怕你的消息是不正确的，我的夫人，嗯-嗯-嗯？”虽然他口袋里有一把神经匕首，但芬伦现在想要一件更为可靠的武器。他向后退了一步，用他平生最为平静的语气说道：“恕我直言，也许夫人您又在胡思乱想了。”说完他僵硬地鞠了一躬，匆匆离开。

阿妮鲁尔看着他跑开后，她脑子里的吵闹声越来越大。最终，在寻找了这么久之后，在药物的迷雾中，她听到了老洛比亚那熟悉的声音。“你刚才真像个平常人，”死去的真言师责备她道，“很有人性，也很愚蠢。”

芬伦消失在了迷宫般的走廊里，思考着如何控制损失。在这个不稳定的时期，如果姐妹会选择背叛沙达姆，那么她们很可能会严重破坏沙达姆的权力基础。

如果皇帝倒台了，那我也会跟着他倒台。

芬伦第一次想到自己可能有必要杀死沙达姆的妻子。当然，她的死会是一场意外。

在兰兹拉德演讲大厅里，贵族和大使已经开始公开谈论起义了。大小家族的代表都排着队站在讲台上，他们要么红着脸大喊大叫，要么恶狠狠地撂狠话。紧急会议已经持续了一个晚上和第二天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中途没有休息。

然而，沙达姆皇帝却毫不关心。他镇定地坐在大厅里为他预留的精致座位上。贵族们怒气冲冲，议论纷纷，这是一群脾气暴躁、吵吵闹闹的人。沙达姆对他们粗鲁的行为举止很失望。

他懒洋洋地躺在那把大椅子里，修剪整齐的双手交叉放在腿上。如果会议按计划进行，皇帝就不需要说一个字了。他已经准备从萨鲁撒·塞康达斯撤回更多的萨多卡军团，尽管他怀疑为了控制这场小规模的内乱是否有必要把他们叫回来。

阿妮鲁尔夫人已经从最近的病情中恢复了一些，但她的眼神看起来仍然很茫然，她坐在她的从属座位上，按照他的要求穿了一件正式的黑色长袍。站在她旁边的是帝国真言师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她也穿着一件配套的长袍。她们的存在清楚地暗示着强大的姐妹会仍然支持沙达姆的统治。这些女巫早就该履行她们的职责，履行她们那含糊的承诺了。

在兰兹拉德的公开申诉被听取之前，沙达姆的律师走了出来，陈述了他的立场，引用了适当的先例和技术细节。

接下来，宇联商会的全权大使走上了讲台。是公会将沙达姆的战船运送到李芝去攻打克罗娜的，他们引用了以前的法律判决，为他们的行为进行了辩护。正是因为沙达姆，公会才得以从克罗娜获得了一半的香料储备，所以他们现在站在科瑞诺家族一边。

沙达姆带着帝王般的自信坐了下来。

宇联商会的董事长随后走上前来，他是个弯腰驼背、留着银灰色的胡子的男人，嗓门还很大："宇联商会支持皇帝在他的帝国中维护律法的权利。长期以来，禁止囤积香料的法律一直是帝国法典的一部分。虽然你们中有很多人一直在抱怨，但每个家族都清楚这条法律。"说完他环视四周，等待着异议的声音，然后继续说了下去。

"皇帝一再警告，他打算执行这项法律。然而，即使在他以这条律法为基础对札诺瓦采取行动之后，李芝家族仍愚蠢地无视他的旨意。"说着，这名董事长伸出尖尖的手，指了指李芝家族的代表。

"你们有什么不利于李芝家族的证据？"一个贵族喊道。

"我们有一个科瑞诺皇帝的话。这就足够了。"宇联商会董事长的声音飘荡在大厅里，"而且，在私下里，我们还看到了李芝人的储备香料被没收前的全息图像。"

董事长准备离开讲台，他一边往下走一边补充道："皇帝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你们不能通过指责他来掩盖你们自己的罪行。如果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违反了关于香料储备的法律，那么你们就得自担风险。在法律的支持下，使用任何必要手段来维持政治和经济稳定是帝国的权利。"

沙达姆强忍着没有笑出声。阿妮鲁尔快速瞥了他一眼，然后转过头去，再次看向那群吵吵嚷嚷着的兰兹拉德代表。

最后，宫廷内侍比利·里东多试图用他的音波权杖来恢复秩序。他凝视着兰兹拉德贵族们宣布道：“诉讼正式开始了。现在，谁要反对皇帝的行为？”

沙达姆的忠实仆人们拿着卷轴和钢笔站了起来，准备记下反对者的名字。言外之意已经很清楚了。

酝酿已久的不满现在变成了一声声咕哝，没一个人敢主动站出来。皇帝清楚这一回合自己暂时算是赢了，于是高兴得当众拍了拍他妻子的手。

永远不要试图去理解你的预知能力，否则它很可能会失效。

——《领航员说明书》

隆博从不断旋转着的香料气体中跌跌撞撞地走了出来，被呛得一个劲地咳嗽。他的人造肺发出一种听起来很粗糙的声音，这是因为过度使用而导致其无法过滤大量的美琅脂气体。香料的残渣在他的脑海里翻腾着，让他很难分辨肉眼和假眼结合而成的景象。他踉踉跄跄地向前走了两步，一下子靠在了墙上。

戴着过滤面具的哥尼·哈莱克连忙挤了过去。他拽着王子回到一条走廊里，那里的空气很清洁。而那名焦急的航班审计员拿着某种喷气装置，开始冲刷隆博衣服上残留的美琅脂粉末。半机械人王子摸了一下他脖子一侧的控制装置，启动了肺过滤器的内部清洁装置。

航线管理员一把抓住了他的肩膀，焦急地问道：“领航员还能工作吗？他能带我们离开这儿吗？”

隆博尽力想要回答他，但鉴于他现在的精神状态非常混乱，所以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说出来的话还是否连贯。“领航员还活着，但很虚弱。他说他的香料气体被什么东西污染了，”他机械地深吸了一口气，“我们需要换掉舱室里的美琅脂。”

听了这话，几位公会的人立刻交头接耳起来。那位矮胖的银行家似乎是这些人里最为惊慌的：“领航员舱室需要很高浓度的美琅脂啊。我们没有那么多资源。”

那位上了年纪的门泰特就站在那里，好像在发呆，但他的脑子里应该在核对着各项数据，浏览着他记忆中的飞船名册：“这艘远航机上有一千多艘飞船，但没有一艘被标记为香料运输船。”

哥尼却反驳道：“尽管如此，我觉得还是能找出很多美琅脂的，它们应该就分散在各个角落里。那么多乘客的私人物品，还有那些厨房呢？我们全都得搜一遍才行。”

银行家表示同意：“没错，很多贵族家庭每天都会食用香料以保持健康。”

“但这类物资是不会写在报告里的，所以我们不能确定真正可以拿来用的数量，”门泰特说道，“不过无论如何，和所有乘客交流此事就很可能花费数天的时间。”

“我们得找到一种更快的办法。领航员现在非常害怕。”隆博说道，“他认为某个可怕的敌人正在逼近。我们处于危险之中。”

“什么敌人？”航班审计员问道，“嗯-嗯-嗯，我不明白这地方能有什么会对我们构成威胁。”

门泰特琢磨了一下说道：“也许是另一个人工智能，或是某种……不是人类的东西？”

“更有可能是领航员产生了幻觉，”那位航线管理员有些乐观地猜测，“毕竟他的精神受到了损害。”

银行家却不同意他的说法：“我们不能把赌注压在幻觉上面。他是有预知能力的。也许我们正好挡在某个宇宙级别事件的半路上，一

个超新星或者其他什么东西，这会把我们连同它一起吞噬掉的。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只能要求所有飞船交出他们的美琅脂。我们必须马上把威库人找来，而安保人员也必须马上就开始行动。”

“这还不够。”老门泰特指出。

早已对这种无休止的争吵和讨论失去了耐心的隆博用威严的口吻下了结论：“不过，我们最终一定会成功的。”

搜集香料的任务进展十分缓慢。尽管情势如此危急，但乘客们还是不愿意放弃他们宝贵的美琅脂，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可能会在这个未知的空间里被困多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公会只得安排安保部队对一艘又一艘的飞船进行强制搜索。

但花的时间还是有些太多了。

哥尼·哈莱克独自走到高处的远航机甲板上，他的周围是强化玻璃围栏。他这几天从一个停泊区跋涉到另一个停泊区，寻找、倾听，试图找到其他人忽视了的细节。

他凝视机库里挤在一起的大小飞船，仔细检查了每一块船体板，每一艘船的结构，每一个序列号和标志。公会门泰特其实已经检查过所有的货物清单了，而其他官员则沮丧而无奈地接受了他的最终结论。

但是他们都没有问哥尼心中所想的那个问题：如果有未申报的非法香料怎么办？

他不是宇宙飞船方面的专家，但他研究过流线型护航舰、尖角的军用飞船、立方型的轨道倾倒箱等等。有些飞船还自豪地在船身上展示着贵族家族的标志，而其他的一些毫无特色的飞船则由于年代久远和过度使用而显得十分破旧和肮脏。哥尼特别关注了这种飞船，他扫视一艘又一艘，这完全是因为他想起了自己就曾经是走私犯，躲在远航机内部不显眼的地方的偷渡经历。

怀着越来越强烈的期待，他去了下一个观察点，想找个更好的位置。最后，他看到了一艘小飞船正巧躲在一艘比它大得多的护航舰后面，这艘护航舰上有穆泰利家的徽章。这艘肮脏的小飞船是一艘过时的中型舰，是一种用于运送救助物资和其他不重要货物的商业船只。

哥尼研究了船体上的污点，查看了引擎舱，发现有人对上层船体进行过改造。他一下子认出了这种不寻常的手艺。他以前是见过的。

而这正是他一直在寻找的东西。

在公会安全部队的陪同下，哥尼和隆博仿佛得到了整艘远航机的支持，一直带路前往那艘老旧的中型舰。当这支队伍要求进入船舱内时，船长和船员立刻表示了拒绝。然而，在进入远航机之前，每艘飞船都必须向公会人员提交舱门的过载密码。

中型舰舱门最终还是被他们打开了，安保人员一股脑冲了进去，哥尼则冲到队伍的最前面。中型舰里的乌合之众早已武装起来，摆好了攻击阵型，准备向安保队伍开火。但哥尼却高举起双臂，直接站到了交叉火力网的正中央，高声喊道：“住手！都放下武器！两边都放下！”

他看向周围，看向船舱里那些衣衫褴褛的船员，他们现在看上去就像是一群倒霉的落难渔民，被困在了大海里。他向船舱深处走去，审视着一张张陌生的脸庞——最后辨认出了一个矮胖的、满脸胡楂的人，他的嘴里叼着刺激叶塞子。“潘·巴洛维，咱们两个就不用武器相向了吧。”

那名粗犷男子脸上的挑衅顿时化作了惊奇。他立刻吐出了嘴里早已湿透的塞子，目瞪口呆地看着哥尼：“墨藤疤痕。哈莱克，是你吗？”

公会的安保人员在一旁焦急地等待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就知道，只要我在这几艘飞船里仔细找找的话，一定能找到一个老伙伴的。”哥尼边说边冲着他以前的走私伙伴走了过去。

潘·巴洛维放声大笑起来，听着就像某种动物在嚎叫，他使劲地拍着哥尼的背喊道：“哥尼，我的哥尼！”

哥尼·哈莱克冲着身披斗篷的半机械人王子做了个手势，说道：“你得跟我去见一个人。请允许我向你介绍……多米尼克之子。”

站在一旁的很多走私者都倒吸了一口气，因为即使那些没有和多米尼克·维尔纽斯共事过的人也都清楚他传奇般的功绩。隆博伸出他

的半机械手臂，握住了潘·巴洛维的手，使用的是帝国的半握手礼，然后说道：“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如果你真是哥尼朋友的话。”

巴洛维立刻朝他的人做了个手势：“都给我退下，傻瓜！难道你们看不出这都是自己人吗？”

“我得知道你真正的货物是什么，我的朋友。”哥尼严肃地说道，“这艘飞船上有我想要的东西吗？除非我不干走私以后，你们改变了以往的做法，否则你现在就是我们大家的救世主了。”

这个黝黑的男人低头看了看，好像在考虑是否要从甲板上捡回他的刺激叶塞子，重新塞回嘴里。“我们听到了喊叫声，但以为是你们玩的什么把戏。”他看了看哥尼的眼睛，然后紧张地挪动着双脚，“是的，我们是有一些未申报的货物，而且是违法的……最近皇帝明令禁止的那种，很危险的……”

“我们都指望着公会保密法，包括我自己，”隆博说道，“现在是非常情况，我们所处的位置已经远远超出了帝国法律管辖的范围。”

哥尼打量着他的同伴，目不转睛：“你的飞船上有美琅脂，巴洛维，要把它们卖给黑市商人，从中大赚一笔对吧？”说着他眯起了眼睛，“但这回不行了。相反，你的这笔美琅脂值我们所有人的命。”

巴洛维接着说道：“是啊，我们的飞船上有足够的香料，足够买下半个帝国了。”

隆博微笑起来，使得他那张伤痕累累的脸都皱了起来：“这就足够了。”

远航机的安保人员把一箱又一箱没有标记的浓缩香料从中型舰里拖了出来，走私者们就站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脸上都变了样。哥尼把几个公会的人拉到一边，试图为走私者争取一些补偿。不过宇航公会是出了名的抠门，他们最终同意支付的金额肯定不够数，但走私者们没有资格争辩。

在安保人员搬运香料时，隆博来到了领航员舱室外面，试图吸引德默尔的注意。变异的人类仍瘫倒在舱室里，几乎没有呼吸。“我们必须快点！”隆博转身大喊道。

安保队员们拼了命地把受到污染的香料从容器里抽了出来。随后，其他人又将包装好的美琅脂转换成气态，再用长长的管子将这些新鲜的香料气体送入舱室。大家都希望这批未受污染的香料足以让他们的领航员恢复过来，好引导远航机回到熟悉的宇宙里去。

“他已经一个多小时没动静了。”航班审计员喊道。

隆博把众人驱离了这片区域，然后再次回到密封的舱室里面。橙色的香料气体旋转着从高处的排气口灌入了舱室。随着时间的推移，舱室里的能见度越来越低，但伊克斯王子仍缓缓地朝领航员舱室的中心走去，最后他终于来到了这个庞大的身躯面前，德默尔曾经是一个黑头发、英俊的年轻人，就和他的孪生兄弟克泰尔一样。而在很久以前，他们都追求过隆博的妹妹凯莉娅·维尔纽斯。

他再次回忆起皮尔鲁大使的这对双胞胎孩子。在伊克斯的那些光辉岁月里，每个人都过得很快乐。而现在回过头看，那一切似乎都像是一场梦，更何况他的意识里已经渗透进了一些香料，一切就变得更像是一场梦境了。

当年，德默尔骄傲地通过了公会领航员的测试，而克泰尔却失败了，只能留在伊克斯。而且直到现在也没能离开那里……

这些遥远的过去仿佛没有发生似的……

隆博选择了一种抚慰的语气，就好像他是一个医生。“我们正在给你补充香料，德默尔。”说着他跪在地上，直视领航员那无神的双眼，“我们找到了纯净的美琅脂。任何问题都会被解决的。”

隆博眼前的这个生物看上去甚至一点也不像人类了。他的身体已经扭曲并萎缩了，似乎被一个虐待狂雕刻家重新塑造了一遍似的。浮肿的身子正在虚弱地蠕动着，发出扑通扑通的声音，就好像一条掉在码头上的鱼那样无助。德默尔的脸庞也扭曲了，奇特形状的嘴巴张开，让他的表情看上去很诡异。他正大口大口地吸食浓烈的香料。

隆博的思维再次混乱起来，他的机械手臂和机械腿的动作似乎也变慢了，好像受到了浓稠香料气体的抑制。好在半机械王子的人工肺还算运转自如。他需要尽快从舱室里出来，于是抓紧时间问道：“换香料起作用了吗？现在的新香料能让你通过折叠空间带我们回家吗？”

“我们非走不可，”德默尔说道，嘴里吐出一缕雾气，“我们处于极度危险之中……敌人……已经看见了我们。他们打算毁灭我

们。”

“敌人到底是谁？”

“他们仇恨……并打算消灭我们……只因为……我们的身份。”德默尔设法让他那扭曲的身体挺直了一些，“逃……逃得越远越好……”然后他转过身来，他的小眼睛被蜡状的黑眼圈包围着，“我现在知道路了……我会带我们……回家。”

领航员似乎耗尽了所有精力，做了最后一个手势。然后德默尔蠕动着身子，靠近了灌入密集香料气体的喷口。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态美琅脂，说道：“必须要快！”

隆博没有选择离开舱室，而是帮他抓住了控制装置。摇摇欲坠的领航员启动了霍尔茨曼引擎，随着一阵突如其来的颠簸，远航机动了起来，然后翻转着，逐渐在太空中恢复了平衡。

“敌人……近了。”

这艘巨大的飞船开始移动——或者说似乎在移动。

隆博觉得自己胃里一阵翻腾，他扶着舱室的墙壁，感觉到了强大的霍尔茨曼磁场将整个宇宙空间折叠了起来，然后精确地将其包裹在远航机周围。

领航员完成了他神圣的使命。

交叉点的山峰在眨眼之间映入大家的眼帘。看来德默尔本能地把他们带回了宇航公会总部，这里算是他离开伊克斯后唯一的家了。

“安全了。”德默尔有气无力地宣布道。

隆博深受感动，再次回到领航员的身边，暂时忘记了自己其实需要尽快离开舱室。德默尔用尽了他最后的一点力气救了飞船上的每个人。“克泰尔啊——”领航员忽然发出了一声长叹，他的整个身体仿佛泄气一般地嘶嘶作响，然后便瘫倒在了舱室的地板上，一动不动。半机械人王子蹲在他身边，被强效的美琅脂气体包围着，发现德默尔已经死了。

隆博没时间和自己的儿时好友说再见了，他知道自己必须在香料气体把他压垮之前离开这个舱室。他已经开始感到眩晕了，身体的有机部分仿佛被纯粹的香料点燃，隆博踉踉跄跄地冲向舱门。德默尔的尸体消失在背后那片橙色的香料雾气中，消失在了他的视线之中。

正义？在这般充满不平等的宇宙中，要到哪里去找寻正义？

——海伦娜·厄崔迪夫人，《对必然和悔恨的个人见解》

像四道阴影一样，四个孤绝姐妹[58]从海上靠近了卡拉丹城堡。她们乘坐的是一艘还在不断漏水的拖网渔船，而不是正规的载客驳船。现在是傍晚时分，密布的乌云笼罩着逐渐暗淡的白昼。

四位姐妹站在甲板上，凝视着峭壁和上面的城堡。她们披着斗篷，穿着用最黑的布织成的宽松短上衣。柔软的手套、紧身裤和靴子覆盖了她们身体的每一寸肌肤。乌木纤维编织的细网从头罩边缘垂下来，遮住了她们的脸庞。

在乘坐拖网渔船横渡大洋的漫长旅途中，这几位姐妹一直缄默不语。船长从她们那里得到了一笔高昂的费用，算是对这些隐居女人在他迷信的船员中引起的窃窃私语和恐惧的部分补偿。船长掉头向南，绕过海岸线，向一个乡村码头驶去。乘客们从那里往城堡走会更舒服一些。

其中一名黑衣女子透过她脸上的薄纱网，凝望着耸立在一块巨石上的保卢斯·厄崔迪公爵的新雕像，他高举的手掌上捧着火盆，里面点着明亮的火焰。红色的光芒照在她身上，让她自己仿佛也变成了一尊雕像，映衬着傍晚红彤彤的天空。

四姐妹没对船长说声谢谢就下了船，走上码头，穿过古镇。村民们修补渔网，烹煮贝类，在烟熏室里点燃绿柴，好奇地注视这些游

客。孤绝姐妹会一直充满异国情调和神秘感，很少有人看到她们离开位于卡拉丹东部大陆的修道院堡垒。

走在最前面的孤绝姐妹的袍子边缘绣着一张银色刺绣蜘蛛网，看上去像是某种符号，精美的刺绣随着丝袍的起落在空中飘荡。她迈着坚定的步伐，沿着通向卡拉丹城堡的陡峭山路攀登着。

当这四个人到达城门时，暮色已经笼罩了天空，那是一片柔和的紫色。不安的卫兵挡住了她们前进的道路。带着银色刺绣的女人一言不发地走上前来，向那些男性卫兵走了过去，然后异常平静地、神秘地站在那里，等待着。

一个年轻的士兵立即冲进城堡，去禀告杜菲·哈瓦特。门泰特从庭院里出来时，他正了正自己的制服，好让自己看起来能多一分威严。哈瓦特睁大了眼睛，仔细打量这些女人，但就是无法从她们模糊的身形中获取任何信息。“已经很晚了，公爵已经安歇了，不过明天早晨他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接待民众。”

领头的女人把手伸向她的精致的面纱里。哈瓦特分析她的动作，发现她身上所穿的黑色长袍上的那些银色刺绣不仅仅是装饰，而是一种将人包裹其中的传感网……而且是李芝的技术。他向后退了一步，摸了摸别在臀部上的匕首，但没有抽出来。

她平静地扯开帽兜上缝住面纱的线，然后撕下了面纱并拿下了改变她容貌的面具，说道：“杜菲·哈瓦特，你要阻拦我进入我自己的家吗？”她的真正身份现在终于显露了出来，女人在昏暗的灯光下眨了眨眼睛，毫不犹豫地盯着他，“你要阻拦我见我自己的儿子吗？”

就连一向镇定的门泰特也被吓了一跳。他立刻向她微微鞠了一躬，然后示意她跟着自己到院子里去，但没有用任何形式欢迎她：“当然不会，海伦娜夫人。您当然可以进入。”说完他示意卫兵让后面三个戴着帽兜的姐妹进来。

她们进入院子后，哈瓦特让她们等在原地并命令卫兵：“在我进去禀告公爵时，你们对这些女人进行一次彻底的武器扫描。”

雷托·厄崔迪坐在觐见大厅里的一张深色木椅上。他穿着一件礼服，还戴上了金链和象征着兰兹拉德公爵的徽章。他只在严肃的正式场合才会穿上这种服饰。就好像现在这个场合。

到目前为止，雷托还没有收到隆博和哥尼的信号，但他也不打算推迟整个军事计划。他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做准备工作，尽管邓肯·艾达荷信心满满，甚至看似有些轻敌，但雷托很清楚伊克斯的战斗将是一场不可预测、十分危险的硬仗。

所以在这个关头，他没有时间应付在外流亡已久的母亲，也没有耐心和感情。

虽然有许多的球形灯环绕着他，但就是无法驱散他心中的阴影。雷托感到一股寒意袭来，而这寒意与傍晚阴冷的雾气毫无关系。

雷托已经有二十一年没见过海伦娜了，自从她牵扯进了自己的丈夫，也就是老公爵之死后，他就再也没见过她。

所以当海伦娜进来时，雷托并没有从座位上站起来。“把门关上，”他命令道，声音很冷漠，“我们最好还是私下谈吧。让你带来的女人在走廊里等着。”

海伦娜夫人原本红褐色的头发现在已经染上了灰白，她的脸紧绷着，说道：“她们是我的仆人，雷托。她们一路从遥远的东方大陆而来。你应当善待她们。”

“我现在没心情招待客人，母亲。邓肯和杜菲，你们两个留在我这儿。”

邓肯·艾达荷骄傲地佩戴着保卢斯的宝剑，站在公爵座位下面的台阶上等着。他的脸上露出困惑的表情，先是看看雷托，又看了看他的母亲，最后又看向哈瓦特那张冷峻的脸，杜菲明显也在压抑心头的怒火。

门泰特战士护送那些戴着帽兜的女侍出了房间，然后用力关上了沉重的大门，一声巨响在大厅里回荡起来。他本人则留在了屋里，就守在门口。

“看来，吾儿，你还没有原谅我。”海伦娜有些不悦地皱起眉头。杜菲怒火中烧地向前迈了几步，像是一件人形的武器。邓肯明显也紧张了起来。

“母亲，如果你坚持自己从来没有犯过罪，那你又有什么事情需要我的原谅呢？”雷托在座位上动了动身子。

海伦娜的黑眼睛凝视着她儿子，但她没有回应。

邓肯感到担心和困惑。他几乎不记得可爱的老公爵的妻子了。当他还是个从哈克南家逃出来的孩子时，她就给他留下了一个严厉而霸道的印象。

雷托压抑着愤怒，脸色苍白地继续说道：“我本来希望你能好好待在修道院，继续假装悲伤，同时能反省一下自己的罪过。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卡拉丹城堡不再欢迎你。”

“但很明显，在你还没有继承人的时候，我是你在卡拉丹唯一的亲人。”

雷托的身子向前倾，灰色的眼睛里闪烁着怒火：“厄崔迪家族永不会断绝血脉，关于这一点你不用害怕，母亲。我的侍妾杰西卡现在人就在凯坦，马上就要生下我的孩子。因此，你可以回你的修道院了。杜菲会很高兴给你安排归程的。”

“你还不知道我为什么来，”她说，“你先听我把话说完。”从孩提时代起，雷托就记得这种利用父母权威强加于人的口吻，它唤起了雷托对这个女人的回忆。

邓肯又一次迷惑不解地看向大家。他心里现在全是问号，因为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海伦娜夫人为何离开城堡。

雷托像一尊雕像那样冰冷：“更多的借口，更多的否认？”

“是一个请求。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你高贵的血统，也就是李芝家族。在皇帝野蛮袭击了克罗娜之后，数百名李芝人被杀，数千人失明。而伊尔班伯爵是我父亲。以人性的名义，我要求你向他提

供帮助。凭借我们的”——她的脸涨红了——“你的家族财富，你完全可以提供援助和医疗用品。”

雷托怎么也没想到她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感到很是吃惊：“我清楚这是一场悲剧。但你是要让我违抗皇帝的命令吗？皇帝已经裁定李芝家族触犯国法了。”

海伦娜握紧了戴着黑手套的手，高昂着头说：“我建议你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难道不是正义之举、荣耀之举吗？这难道不是保卢斯曾经教给过你的吗？

“你竟敢教训我！”

“还是说厄崔迪家族现在只会做出攻击行为了，比如你对比卡尔的野蛮袭击？只为了杀死那些冒犯你的人？”她冷笑道，“你甚至让我想起了格鲁曼子爵。这就是厄崔迪家族现在的家风？”

她这几句话明显刺痛了雷托，他向后倒去，僵硬地靠在木椅上，试图掩饰自己的不安：“作为公爵，我行必要之事。”

“那就援助李芝啊。”

进一步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我会考虑的。”

“你必须向我保证。”海伦娜不依不饶道。

“回到孤绝姐妹会那里去吧，母亲。”雷托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杜菲·哈瓦特立刻走上前。紧握着老公爵宝剑的邓肯也本能地从另一个方向向她逼近。海伦娜认出了邓肯手中的剑，于是抬头端详了一下

邓肯的脸，却忘记了面前的人到底是谁。毕竟，与海伦娜被放逐前的那个九岁孩子相比，邓肯已经改变了很多。

雷托看到情势有些紧张，于是挥手让他们退回去：“我很惊讶你居然想要教我什么是同情，母亲。尽管我非常讨厌你，但我也觉得必须马上给予人道援助。厄崔迪家族会给李芝人送去援助的——但前提是你必须立即离开这里。”他的表情变得更加严峻。“并且不许跟任何人提起这些。”

“那好。什么也不用再说了，吾儿。”

海伦娜转身向出口大步走去，速度之快让哈瓦特都差点没来得及打开那扇沉重的大门。她和那三个影子般的伙伴轻快地穿过大厅，进入越来越深的黑夜之后，雷托才向她低声告别，声音比耳语高不了多少……

邓肯走上前来，发现公爵呆坐在那里，精神有些恍惚。剑术大师被吓得有些脸色发白，瞪大了眼睛问道：“雷托啊，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从来没人告诉过我？海伦娜夫人是你的母亲。你这样对她人们是会传闲话的。”

“人们总是会传闲话的。”杜菲说道。

邓肯爬上台阶，走向公爵的椅子。雷托的手紧紧攥住木雕扶手，用力之大让关节都发白了。最后他的公爵戒指甚至在木头扶手上留下了一个凹痕。

最后，他看向他的剑术大师，双眼像起了一层薄雾那样模糊：“厄崔迪家族有很多悲剧和秘密，邓肯。你清楚的，比如我们是怎样

隐瞒了凯莉娅在天空帆船爆炸事件中的罪责的。还有我们是如何放逐斯旺恩·戈瓦尔的，你不就是顶替的他的职位么？而我的人民永远不会知道这些事情的真相……或者关于我母亲的真相。”

邓肯有些不确定雷托想要表达什么，于是干脆直接问道：“那关于她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雷托？”

门泰特走上前来，面露警告之色：“公爵，这是不明智的——”

雷托却举起了手，说道：“杜菲，我们应该把实情告诉邓肯。因为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曾被诬陷过，有人说是他把那头萨鲁撒公牛弄进来的，所以我们不能瞒着他。”

哈瓦特低下了头：“如果您觉得有必要的话。不过我还是劝您最好不要告诉邓肯。秘密知道的人越多，越容易泄露。”

然后，雷托便缓慢而痛苦地对邓肯讲述了海伦娜夫人与保卢斯之死的关系，比如她是如何给那头萨鲁撒公牛下药，让它最终得以成功谋杀了受人尊敬的老公爵。

邓肯听完之后短时惊得瞠目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当时很想立即下令处决她，但不管怎么说，她毕竟是我的母亲。她犯了谋杀罪，但我不会背上弑母的名声。因此，她必须与孤绝姐妹会待在一起，直到她的生命终结。”雷托把紧握的拳头抵在下巴上，“斯旺恩·戈瓦尔在我判决他的那天曾对我说，总有一天我会被人们称作公正的雷托。”

邓肯跌坐在台阶上，就好像是重重地摔在上面一样，两膝夹着那把神圣的剑。那位脾气暴躁但慷慨大方的保卢斯公爵当年接受了这个年轻小伙子，让他在马厩里干活。而当时的邓肯，一个只有九岁的孩子，却被马夫长伊雷斯克错误地指控参与了斗牛场惨案，而伊雷斯克本人其实才是真正地牵扯其中。

现在，秘密的面纱终于被揭开，真相大白了，那感觉就像一道水闸突然打开了似的。这使得剑术大师邓肯·艾达荷多年以来第一次痛哭失声。

许多生物都有人类的外表，但请不要被外表所迷惑。并不是所有的生命形式都能被认为是人类。

——贝尼·杰瑟里特，《阿扎之书》

因为他的男爵叔叔很少给予他便宜行事的权力，所以现在野兽拉班既然得到了这种机会，就决定尽可能地制造一些混乱出来。

他仔细研究了屏蔽场城墙周围那粗糙又不完整的定居点地图。那里住着一些肮脏的底层人，他们靠捡垃圾和半夜偷哈克南家族的东西活着。为了惩罚弗雷曼人突袭香料库存的行为，男爵命令他的侄子摧毁三个这样的村庄。于是拉班选择了目标，而且并不是完全随机的，一部分原因还在于他不喜欢这几个村庄的名字：舔沙、薄利和虫嗣。

这对他并没有多大区别。毕竟所有人类的尖叫声几乎都是一样的。

对于第一个村庄，他只是从天上往下面投燃烧弹。伴随着轰鸣声，他的士兵驾驶着轰炸机俯冲下来，向住宅、学校和中心广场投掷燃烧弹。许多人当场被炸死了，而其余的人则像在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四处乱窜。一名男子甚至大胆地掏出一支老式毛拉手枪还击。拉班的侧枪手正好利用这些村民进行了一场射击训练。

破坏迅速而彻底，但拉班发现其最终效果并不怎么令他满意。他决定花更多的时间在剩下的两座城镇上。

这次袭击行动正式开始之前，拉班独自一人在他位于迦太格的宅邸里工作了很长时间，撰写了一份简短的公告，解释为什么这些人都必须要被处决，为什么他们的村庄必须要被摧毁，结论自然是为了报复弗雷曼人的罪行。然而，当拉班骄傲地向他的叔叔展示他的作品时，男爵却皱起了眉头，一把撕毁了公告，然后自己写了一份宣言，上面却使用了很多拉班公告里用过的单词和短语。

每次袭击过后，这些传单（印在防火纸上）都会被扔到被摧毁村庄那些烧焦的废墟上。男爵认为，那些弗雷曼人一定会像秃鹫一样跑到这些废墟上，毫无疑问是想从那些烧焦的骨头上撸下一些便宜的珠宝来。如此一来，他们就会明白为什么男爵会降下如此残忍的惩罚了。他们一定会倍感自责……

对于第二个叫做薄利的村庄，拉班亲自率领地面部队杀了进去。他们的屏蔽场都打开了，手里端着武器。有几名士兵还预备了火焰加农炮，以防他们需要加快屠杀的速度，但哈克南的军队最终只用了长剑和匕首，他们凶残地向那些不幸的村民乱砍一通。野兽拉班则咧着大嘴，笑着加入了这场屠杀。

在杰第主星，在那座巨大的监狱城市巴洛尼，拉班经常训练小孩子充当他捕猎运动的猎物。尤其是在那个与世隔绝的森林保护区，他选择的都是一些最机智、最有决心的男孩作为他的特别猎物。

但他并不觉得杀害儿童比杀害成年人更能给他带来快感，因为成年人往往更有创造力，为了能活下去什么都能做。而孩子们却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去理解他们即将遭受的厄运，也很少表现出真正的恐惧来。更何况，许多孩子对神明有天真的信仰，天真地相信会有一位保护者拯救他们。他们不但相信，而且会祈祷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然而，在眼前这个村庄里，拉班却发现了一种对付小孩子们的新玩法，这带给了他更多的乐趣，堪称是一种情感上的满足，甚至在他心中点燃了一团温暖的火焰。这种玩法就是在折磨并杀害小孩子时，去观赏他们父母那无比痛苦的脸……

在第三个村庄虫嗣，拉班又发现他可以通过在攻击前发布男爵那可怕的宣言来增加受害者的恐惧感。如此一来，这些可悲的村民在攻击开始前就能清楚地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了。

一般在这种时候，野兽拉班都会因为自己是哈克南家族的一员而倍感自豪。

我们不需要显赫的家族地位，因为是我们奠定了帝国的根基。其他所有权力机构都必须向我们低头，才能实现它们的目标。

——《宇航公会咨询委员会章程》

一个宇航公会的工作人员躺在一张临时搭建的床上，不断干呕，身体也在痛苦地扭动着，整张脸都扭曲了。他中了香料的毒。

四名交叉点的专科医生站在这名病人身旁交口接耳，但就是没人知道该怎么治疗他。他又闹又吐，浑身大汗淋漓。

他们把这名重病的远航机协调员安置在一个无菌室里，这个无菌室与其说是医院，不如说是个实验室。这些远航机上的高级工人一直服用大量的美琅脂，他们很少需要医生，因此适合他们的医疗设施本就很少。即使宇航公会现在花费重金请一名苏克医生过来，他也很可能无法治好像他这种新陈代谢异常的病人。

“发现问题所在了，但没有可靠数据，”四位专家中的一位说道，“有人知道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他的身体对美琅脂产生了反应。”另一人说道，他的头上长着几撮蓝色头发，浓密的眉毛几乎遮住了他的眼睛。

“为什么公会的工作人员长期服用的美琅脂突然与他的新陈代谢不相容了呢？这也太荒谬了。”第三个人说道。尽管这几个人从外貌上看起来各不相同，但这种专家的论调听起来却一模一样，就像是一个由四个部分组成的实体自己在与自己对话。

受害者躺在床上，仍在剧烈地抽搐。专家们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面面相觑起来。

信号灯光忽然闪了一下，表明有文件传输进来，医疗研究室墙上的屏幕上亮起了一份新的分析摘要。一位专家浏览了一下这些新传来的信息。“证实了。美琅脂本身被玷污了。”他滚动着屏幕说道，“他服下的香料在生化领域上是错误的，他体内的化学反应在排斥它们。”

“美琅脂怎么会被污染呢？难道是有人在故意下毒吗？”

专家们又开始交头接耳，研究更多的信息。他们周围的灯光明亮而刺眼，照在无菌室的白墙上，让他们看起来像是四个苍白的鬼魂。他们远远地站着，目视着那名协调员在床上不断挣扎。他似乎不知道房间里还有四个人和他在一起。

“他能活下来吗？”一个专家开口问道。

“现在谁敢打包票？”

那个蓝头发专家说道：“这可能是第二起案例了。我们都知道，最近失踪的那艘远航机的领航员也受到了污染香料气体的影响。”

“对乘客的问询工作仍在进行中。所以那起事故目前为止在帝国中还是个秘密。”

“这是第三起事故了，”另一名专家纠正道，“这也能解释发生在瓦拉赫九号星上的坠毁事件。现在帝国内的美琅脂一定出了某种大问题。”

“但我们还没有发现这些问题的共同根源。这个人所服用的香料可以追溯到比卡尔的一个商人。由于皇帝下了最后通牒，比卡尔的首席行政官可能已经在处理他的非法库存了。然而，那两个领航员的香料来源情况却不同，它们都来自公会的正规仓库。”

“这真是个难解的谜啊。”

“香料必须源源不断。”

“所有对于美琅脂的收割和加工行动现在都处于皇帝的控制之下。我们需要得到科瑞诺家族的帮助。”

四个专家不约而同地向宽阔的过滤窗户外看去，表情十分严肃，他们凝视窗外荒凉的领航员旷野。在那里，一台机械起重机正在竖起一块纪念牌，纪念在最近的远航机事故中遇难的两名公会领航员。另一名驾驶密封舱室的领航员从旷野上空飞过，准备出发，进行一次长距离的远航机飞行。处于冥想状态的领航员在无边无界的无名纪念碑上空盘旋，与宇航公会的古老心脏——无限神谕——交流。

在无菌室里的那张病床上，中毒的病人大声尖叫起来，鲜血从他的嘴里喷涌而出。剧烈抽搐仿佛拉长了他的身体，让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在中世纪刑架上受折磨的囚犯。四名专家呆呆地站在床边，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听着那肌肉断裂、椎骨断裂的声音，然后眼睁睁看着他死去。

“我们必须通知沙达姆四世，”最后，专家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我们现在别无选择。”

你问问题的方式会出卖你的底线——比如哪些答案你会接受，哪些答案你会拒绝或是误解。

——卡尔本·费瑟，《帝国政治的愚蠢》

在通过札诺瓦和克罗娜给全宇宙上了一课之后，沙达姆四世觉得事情终于走上了正轨。现在，如果他能找到一种切断厄拉科斯的常规香料供应的方法，他就彻底把整个帝国攥在了自己的手心里……

研究大师阿吉迪卡又给他发来了另一份热情洋溢的报告，说他的奥马尔已经通过了所有严格的测试规程。与此同时，萨多卡的指挥官坎多·加隆也发来一条信息，这位至尊霸撒勤勉的儿子在信息里证实了阿吉迪卡的说法。至此，皇帝觉得自己别无所求了。

沙达姆希望这种人工合成美琅脂能立刻投入全面生产。一分钟也不要等。他觉得没有再等下去的理由。

他下身穿着灰黑相间的萨多卡马裤，上身则是带有肩章的军服，靠在他那张豪华的办公桌前，盯着兰兹拉德联合会的会议现场全息影像，这是一场冗长乏味的听证会，正在探讨他对李芝发动的原子武器攻击的合法性。不过，很明显，反对派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持来谴责他或是投不信任票。为什么这些人就不懂得放弃呢？

只是芬伦伯爵从伊克斯和交叉点回来以后好像就一直很不安，他应该是对兰兹拉德那帮人太过担心了。沙达姆却胸有成竹。一切似乎都进行得很顺利。

在他发来的信息中，研究大师阿吉迪卡有些奇怪地询问起帝国香料大臣的健康状况来。也许连他都看出哈什米尔背负的压力太大了。也许他应该回到厄拉科斯去……

沙达姆抬起头来，看到宫廷内侍里东多面带一种不寻常的紧张神情走进了他的私人书房。除了些最微妙的宫廷政治难题外，里东多是个很少会感到慌乱的人。“陛下，一名宇航公会的使者坚持要见您。”

沙达姆虽然因为自己被打扰而大为光火，但他的理智告诉他不能得罪宇航公会的人。只要是涉及公会的事情，即使是皇帝也得小心行事。“他为什么不提前预约呢？公会就不能先送一封信来吗？”他哼了一声，掩饰自己对这种情况的不安。

“我……不知道，陛下。不过，这名使者就在我身后。”

一个长着络腮胡子、似乎得了白化病的高个子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他没有做自我介绍，也没有透露他的官阶。这个公会的使者选了一把舒适的浮空椅，一屁股坐了下来——而当他坐在椅子上时，由于他躯干的长度，他显得更高了——他甚至在低头直视皇帝。

沙达姆从盒子里掏出一根伊拉迦木牙签，漫不经心地在牙缝里剔来剔去。这种木材带有一种天然的甜味。“那么先生，你的头衔是什么？你是宇航公会的某位领袖，又或者只是个清理整流罩的人？你是总理、董事长、酋长吗？你到底怎样称呼自己？你的官衔是什么？”

“这有什么要紧的吗？”

“我是百万世界的皇帝，”沙达姆一边说，一边粗鲁地剔牙齿，“我想知道我是不是在浪费时间和某个走卒谈话。”

“陛下，您并没在浪费时间。”公会使者的额头很窄，下巴却很宽，看上去好像是被什么东西砸成了这个奇怪的形状，而且脸上血色全无，“有件事现在大家普遍还都不知道，陛下，那就是公会最近遭遇了两场灾难级别的远航机事故。其中一架飞船在瓦拉赫九号星坠毁了，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沙达姆吃惊地坐了起来，马上问道：“那么……贝尼·杰瑟里特学校受损了吗？”

“没有，陛下。飞机是坠毁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地区。”

沙达姆丝毫没有掩饰他的失望：“你说有两起事故？”

“另一艘远航机在不知名的空间里迷失了方向，但领航员仍旧设法把它带了回来。我们的初步分析表明，这两起事故都是由于领航员舱室里的香料被污染造成的。然后，第三个数据点——我们的一名员工服用了大量来自比卡尔的美琅脂，结果中毒死了。我们现在已经封存了从比卡尔购入的剩余美琅脂，它们应该同样都受到了污染。这些香料的化学结构和正常的有些不一样，足以引起这些灾难。”

沙达姆把牙签扔到一边。一个闭塞的丛林星球怎么可能会把香料给污染了呢？除非他们故意污染了它？然后，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记得比卡尔是不卖香料的。你们又发现了非法库存？一共有多少？”

“陛下，此事目前仍在调查之中。”公会的人那毫无血色的嘴唇里吐了吐几乎完全苍白的舌头。“我们在寻找各家族财政异常现象时，发现比卡尔的首席行政官最近花的钱远远超过了他可能拥有的数额。所以我们断定他一定有非法的香料储备。”

沙达姆先是感到愤怒，然后是期待，他开始考虑再进行一次惩罚性质的攻击行动了。这些大家族什么时候才会学乖呢？“先生，继续你们的调查吧，然后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处理比卡尔的事。”

事实上，他一直期待有这样一个机会。

然而，这一次，他打算给出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反应。他考虑过先和哈什米尔·芬伦讨论一下这个想法，但最终决定让它成为一个惊喜。每一个人都会感到震惊的。

在和自己的女儿们以及杰西卡吃完一顿愉快的晚餐后，阿妮鲁尔差点没能回到自己的床上。她的脑子里一直在琢磨，伊勒琅如何成长为一个美丽的年轻女人，聪明而有教养，是一个完美的公主……然后她周围的世界忽然摇晃起来。

阿妮鲁尔脑子里的那些声音又回来了，就连洛比亚那心怀同情的存在也没能阻止她们。阿妮鲁尔一下子跪倒在地，大声干呕着，最后爬进了她的卧房。杰西卡跑了过来，跟着她进入房间，然后惊慌失措地把医护姐妹尤飒叫来。玛格特·芬伦和莫希阿姆也冲进来帮忙。

在检查完阿妮鲁尔夫人的状况后，尤飒迅速给她注射了一针强力镇静剂。魁萨茨圣母现在半睡半醒地躺在那里，大口喘着气，浑身大汗淋漓，好像她刚进行完一次长跑似的。尤飒看着阿妮鲁尔，不住地摇头。杰西卡则站在她旁边，手足无措，直到莫希阿姆把她赶出了房间。

“我知道，她又在做那个沙虫的噩梦了，”玛格特·芬伦站在床脚说道，“弄不好她觉得自己现在就在沙漠里。”

莫希阿姆目光严肃地注视着面前令人不安的阿妮鲁尔，她似乎确实在与某个噩梦作斗争，仿佛在努力避免自己睡着。阿妮鲁尔的眼睛一会儿睁大，一会儿又闭上。

医护姐妹说道：“我无法迅速减少其他记忆对她的影响。前世之门在阿妮鲁尔的脑海中打开了。她很可能会被迫自杀或采取其他形式的暴力行为。她甚至可能对我们每个人都构成威胁。从现在起我们必须密切监视她。”

宇宙的基本规则，就是不存在一个中立的、纯粹客观的、绝对的真理，不存在一个能够脱离实际应用经验的真理。在伊克斯成为发明和创造技术的伟大国度之前，科学家们经常用客观和纯粹的外表去掩饰他们的个人偏见。

——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伊克斯的秘密工程》

比卡尔的首席行政官犯了一个错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六个月前，贝尼·特莱拉的研究人员为了从一个古老的战争纪念碑提取厄崔迪和维尔纽斯家族的基因样本，用大量的香料对他行贿，而这些香料不会出现在任何官方记录中。这在当时看来是个好主意，尤其是对比卡尔羸弱的经济来说堪称是一场及时雨。

而在雷托公爵对比卡尔进行复仇之后，首席行政官又开始用这批香料来偿还比卡尔欠下的债务。期间倒了几手之后，其中一批香料到了宇航公会的手里……结果不知怎的，竟然毒死了一位远航机协调员，最终引发了针对此事的调查，并报告给了皇帝本人。

皇帝派出了他的萨多卡舰队，而讽刺的是，沙达姆根本不知道比卡尔其实已经不再拥有他们被指控囤积的非法香料了。更讽刺的是，首席行政官也根本不知道特莱拉人付给他的并不是真货，而是一批未经检验的人造香料……

一艘远航机载着帝国舰队降落在了位于参辛的中转站，参辛是莱亚比克附近的一颗小行星，也是莱亚比克星系——比卡尔和那颗蓝色太阳所在的星系——的商业中心。

在至尊霸撒苏姆·加隆的指挥下，这些重型战舰留在了中转站：巡洋舰、雷达舰、突击舰以及运兵舰，所有飞船都做好了向比卡尔进发并展示致命武力的准备。但沙达姆的命令是先要向比卡尔人说清楚他们的意图……然后再慢慢来。

当丛林星球比卡尔的防御卫星网络探测到这些军舰时，行星上顿时警报大作。比卡尔人全都慌了手脚，许多人直接躲进了地下避难所，还有一些人则干脆逃进了森林深处。

首席行政官仍在做着徒劳的努力，他命令军舰起飞，在轨道上形成一个防御网。这些飞船带着能找到的所有士兵，匆忙起飞了。额外的部队匆忙赶往地面上的驻军地，准备进行第二波防御。他们取出已经很久没用过的武器，穿上军装。

“雷托·厄崔迪公爵当初袭击我们时，我们就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首席行政官随即发表了一份声明，“而我们很清楚沙达姆皇帝是如何摧毁札诺瓦、摧毁李芝的卫星克罗娜的。”他能感觉到人民的恐惧，“但我们不会懦弱地坐以待毙，任由自己被屠杀！也许我们的世界无法抵挡萨多卡军团的全面进攻，但我们一定会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但帝国的舰队仍只是停留在参辛，他们这种谨慎在比卡尔人看来反而显得不吉利。至尊霸撒对比卡尔进行了一次简短的通牒式广播：“谨遵沙达姆四世皇帝的旨意，我们包围了你们的星球，罪名是非法储存美琅脂。封锁将会一直持续，直到此地的主人承认他的罪行，或证明他的清白为止。”在这之后，至尊霸撒没有再发出任何警告，也没有发出最后通牒。

故作迟缓的萨多卡舰队给了比卡尔一天多的时间，为的就是让他们越来越害怕。在此期间，首席行政官发表了五次演说，有的是在表示愤怒，有的是在乞求沙达姆的宽恕。

在厚厚的防爆门里面，比卡尔的领导人正在和他的部长委员会开会讨论这次危机。这位首席行政官身材敦实，留着一抹浓密的金红色络腮胡子，他坐在圆桌中央的高台上，部长们则围坐在他周围。他穿了一件深绿色的宽松长袍，不时转动椅子，这样他就可以面向说话的人，但大部分时间他都只是凝视远方。不祥的阴云正在笼罩着他。

那些部长都穿着紧身裤和白色的上衣，衣领上佩戴着符文徽章，这些符文显示了他们的官阶和身份。“但我们现在手里没有香料！都已经花光了啊，”一位声音沙哑的女部长说道，“我们是被……指控了，但皇帝也无法证明我们曾经非法囤积过美琅脂。他有什么证据？”

“那有什么关系呢？”另一位部长说道，“他很清楚我们做过什么。此外，我们也确实应该向皇帝纳税。你们知道贿赂也是一种收入，得纳税。”

部长们情绪激动地围着桌子争论起来，声音越来越大：“如果科瑞诺家族真是冲着税款来的，我们难道不能马上算一下这批美琅脂的价值，然后向他们支付一大笔罚款吗？当然是分期付款的方式。”

“但皇帝禁止囤积香料的法令可不仅仅是为了征税。这是大小家族之间融洽相处的关键所在，可以防止任何一个家族变得过于独立，对宇联商会的稳定构成威胁。”

“一旦萨多卡军团完成了包围，他们就会把我们困在这里，把我们饿死。我们的世界无法自给自足。”

房间里的恐惧不断膨胀，眼神迷离的首席行政官看向大屏幕，帝国舰队正在不断逼近。

“首长，两艘满载粮食的大型补给飞船刚刚抵达参辛中转站。”他身后的一位部长报告说，“也许我们应该征用它们。这批粮食属于一个相当不起眼的小家族，我们没什么好担心的。这可能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能获得的最后一批补给了。”

“去办吧。”首席行政官说道，然后站起身来示意会议结束。“不管怎样，这也多少算是一个好消息。现在让我们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好给我们的人民带来更多的好消息吧。”

就在萨多卡的舰队抵达之前，比卡尔的部队在小行星中转站登陆了，然后立即没收了那两艘补给飞船里的粮食，就好像不要钱似的。

随后，萨多卡舰队很快便进入了比卡尔附近的轨道，但他们没有与比卡尔的防御力量交战。相反，至尊霸撒命令他的飞船保持一定距

离，只作包围之态，禁止任何飞船进入比卡尔或是附近的小行星区域。

这位首席行政官其实是个情绪起伏不定的人，这次没收粮食行动的成功让他兴高采烈起来。“我们可以跟他们耗下去。”他在另一次演讲中高兴地宣布，这次演讲是在室外。他穿着他惯常穿的那件绿色长袍，剃掉了所有的胡须，为的是表示自己的决心，“我们现在有了储备物资，我们还有勤劳的工人，我们有自己的资源。我们是被诬告的！”

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大声欢呼起来，虽然声音里仍带着极度的焦虑。

“皇帝就是进了坟墓，也等不到我们投降的那一天。”比卡尔的领袖在空中挥舞着拳头，他的人民立刻鼓掌表示支持。

在他们的头顶上，萨多卡军舰耐心等待着，一个致命的套索已经在这颗行星的赤道附近开始收紧了。

错误、偶然和混乱是宇宙永恒不变的准则。

——《帝国编年史》

“哈什米尔，我们已经好几年没玩屏蔽场球了。”沙达姆俯身看着眼前的屏蔽场球游戏机，很高兴自己的分数比芬伦高了一分。他们现在身处皇帝的私人房间里，就在皇宫的最顶层。

伯爵心烦意乱地从桌前走开，来到阳台上。在过去的几年里，他和沙达姆一起制订了许多计划，其中很多都是在屏蔽场球比赛中策划的……比如最初那个创造香料替代品的想法。可如今，特莱拉研究大师却背叛了他，打算派变脸者刺客谋害并取代他，芬伦不禁对这整个阴谋感到有些后悔了。另外远航机的秘密测试现在看也完全是一场灾难。

但皇帝却什么也听不进去，对这一切不以为然。“你只是在胡思乱想，”他说，“我收到了公会的报告，他们确实发现了一批被污染的香料，但这些香料是来自比卡尔的非法库存。他们确信比卡尔人阴险的投毒行为才是最近几起事故的原因。不是你的那个测试。”

“但我们不能完全确定啊，陛下，嗯-嗯-嗯？公会没有公布失踪远航机的型号。我觉得可疑的是，怎么正好有两艘飞船在我——”

“可比卡尔和阿吉迪卡的奥马尔项目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沙达姆听起来有些不高兴了，“一点都没有！”研究大师那份热情洋溢的报告，加上坎多·加隆指挥官的一再保证，已经让皇帝完全相信人造香料的前景将会十分光明。“就你个人而言，在你对特莱拉人的成品

的那些检查中，有没有发现奥马尔并不像阿吉迪卡声称的那样有效的具体证据？”

“那倒没有……陛下。”

“那就别吓唬自己了，哈什米尔，让我们接着玩吧。”游戏机再次嗡嗡地响了起来，皇帝拽了一下引导杆。坚硬的球一跃而出，在错综复杂的零件间噼啪作响地弹跳起来。沙达姆又进球了，他大笑着说道：“好吧，我看看你能不能玩得像我这么好。”

芬伦眼中闪过一丝担忧：“你一直在练习啊，沙达姆，嗯-嗯-嗯？就没有什么帝国政务要操心吗？”

“哈什米尔，别输不起了。”

“我还没输呢，陛下。”

在他们的头顶上，凯坦的夜空中闪烁着柔和的极光。帕迪沙皇帝最近下令发射了含有稀有气体的卫星，这些气体可以被来自太阳风的粒子电离，能够起到增强星空波纹颜色的作用。沙达姆喜欢明亮的天空。

芬伦回到了屏蔽场球装置旁边，说道：“我很高兴你没有像对付札诺瓦那样摧毁比卡尔。先包围起来要恰当得多，毕竟证据还不够充分，嗯-嗯-嗯，采取更强硬的措施还不足以令人信服。十有八九，比卡尔已经把他们的非法库存花光了。”

“证据是充分的，尤其是把可能导致远航机事故的毒香料考虑进去的话。”沙达姆指了指游戏设备，但芬伦仍然没有出手。“仅仅因

为他们花光了所有的非法香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开始就没有违反帝国颁布的禁令。”

“嗯，但是如果你不能缴获一大批美琅脂，你就没办法贿赂宇联商会和宇航公会来支持你的政策。这就不是一个好的暴力投资，嗯嗯-嗯-哼？”

沙达姆这才笑了起来：“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要在这件事上采取更加狡猾的行动了吧。”

芬伦关切地睁大了眼睛，但他忍住了，没有赞赏沙达姆这次的微妙技巧：“你的封锁要持续多久？你已经表明了你的观点，他们也已经被吓得魂飞魄散了。你还需要什么？”

“啊，哈什米尔，好好看，认真学吧。”沙达姆像个激动的小男孩一般在桌子周围踱来踱去，“你很快就会清楚，封锁行动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我这么做不仅仅是为了阻止比卡尔人获得外部物资。不，我的目的不在于此。我不会动手毁掉他们的世界的——我要让他们自己动手。”

芬伦变得更加警觉了：“也许，啊-啊-啊……您在实施您的计划之前应该先和我商量一下，陛下？”

“我就是想告诉你，没有你的帮助，我也可以制订出宏伟的计划来。”

虽然芬伦不同意沙达姆的这个想法，但他决定暂时还是别和他争辩。他若有所思地转向游戏机，抛出一个球，用灵巧的手指操纵引导

杆，但最终故意得了一个低分。现在不是向皇帝展示他高超技巧的时候。

沙达姆愈发激动起来，继续说道：“你知道，当我让萨多卡军团通知比卡尔人他们即将被包围的消息时，那个首席行政官立刻派飞船赶往参辛，征用了一批粮食。他就像个海盗一样，征用了正好停在那里的满载补给飞船。而这一切都没逃过我的法眼。”

“是啊，是啊。”芬伦用手指敲打桌子，很惊讶沙达姆这次没有急匆匆回到游戏中来，没有开始他那一回合。“而你的战舰就在旁边干看着，让他顺利搞到了足够的物资，足以让比卡尔维持大约六个月。这对你的包围行动可不是什么好手段，嗯-嗯-嗯？”

“他那是掉进了我的陷阱，”沙达姆宣布道，“首席行政官很快就会明白我真正的手段是什么了。啊，是的。很快。”

芬伦向后坐了下来，等待着皇帝的解释。

“因为很不幸的是，他偷的两艘补给飞船上装的都是受污染的谷物和脱水物质。我这就叫以牙还牙，谁让他们把有毒的香料卖给宇航公会的。”

芬伦眨了眨眼睛，问道：“污染？用的是什么？”

“没错，我用的是一种可怕的生物制剂，我前一阵正好把它送到一个遥远的星球上，然后在受控条件下对其进行研究。而且出于安全考虑，这批受感染的物资上没有标记，运送它们的飞船也是如此，这样运输时就不会引发警报了。”

芬伦觉得自己打了一个冷战，而沙达姆却还为自己的小聪明而洋洋自得：“现在，那个傻乎乎的行政官已经劫走了这些货物，并把它们带到比卡尔，殊不知他搞到手的是一种生物制剂，可以让整个丛林星球的植物消亡。庄稼会枯萎死亡，森林也变成一片枯木。几天之内，我们就能开始看到影响了。啧啧，啧啧。真是一个悲剧啊。”

芬伦曾以为，对克罗娜使用原子武器，让如此多的李芝人意外失明，已经是一种远远超出了人们想象的恶行了。但这次的行为，即使按照沙达姆的标准这也太过分了。整个星球的生态系统都要被毁了！“我想你不会回心转意了吧？”

“当然不会了。幸运的是，我的萨多卡警戒线正好设在那里，可以实施严格的隔离。我们可承担不起把这种不幸的瘟疫传播到无辜星球上的罪过呀，对吧？”沙达姆发出一阵恶毒的狂笑。“看，我确实比你聪明，哈什米尔。”

芬伦强忍住没有回话。皇帝终于开始变得劲头十足，却没有用对地方。

李芝总理艾因·卡利玛尔看着雷托公爵的救援飞船降落在三合一中心的太空港里，这是为克罗娜大爆炸的受害者送来了紧急援助。他一直觉得自己已经过了流眼泪的年龄了。

厄崔迪的飞船带来了昂贵的药品、鱼产品和庞迪大米。李芝并不贫穷，但是月球实验室的毁灭——更不用说秘密的霍尔茨曼隐形项目

和他们大部分的李芝镜——重挫了他们的经济。

李芝的老伯爵在他的子孙们的簇拥下，来到太空港的大厅，参加欢迎厄崔迪飞船的仪式。他的四个女儿和一个孙子被爆炸的李芝镜弄瞎了眼睛，而他的侄子哈罗亚·伦德则死在了克罗娜上。作为李芝家族的成员，他们将会是第一批得到援助的人。

伯爵穿着华丽的长袍，胸前挂着几十枚勋章（其中许多是他的家人手工制作的小饰品）。老人举起双手，说道：“我们非常感谢我的外孙雷托·厄崔迪公爵。他是个高尚的贵族，心地善良。他母亲总是这么说。”伊尔班的脸上泛起了充满感激之情的伤感微笑，发红的眼睛里闪烁着泪光。

几个小时内，预制的配送中心就建立起来了，三合一中心周围的宫廷领地里也搭起了联锁的帐篷。厄崔迪的士兵们努力让人群保持整齐，并对他们进行了分类以便筛选出最需要帮助的人。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屋顶花园里，卡利玛尔总理静静观察这一切，避免与救援人员接触。

雷托公爵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他会为此受到赞扬的。但就卡利玛尔而言，厄崔迪人来得还是太晚了，无法被他视为真正的救世主。第一个到达此地的其实是贝尼·特莱拉。

在李芝人民被大爆炸弄瞎眼睛后不久，特莱拉的器官商人就带着几飞船的人造眼睛来了。尽管这些基因巫师显然是机会主义者，但他们还是受到了李芝的欢迎，因为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希望和安慰。他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治疗方案。

出于习惯，卡利玛尔总理还是把他的金眼镜戴在了鼻梁上。其实他已经不再需要这副眼镜了，但这副眼镜仿佛可以安慰他。他凝视太空港停机坪的对面，看着一队士兵在那里卸货。他不用眨眼，只是用他那双全新的金属特莱拉眼睛审视着各种细节……

我们的生命中会有很多毁灭。即便如此，我们也得学会记得那曾经的辉煌。

——珊多·维尔纽斯夫人

列特－凯恩斯和他的士兵们躲在岩石冰冷的裂缝里，用双筒望远镜观察着盐碱盆地。热量和明亮的光线从粉状的石膏地面上反射回来，形成了海市蜃景。他把双筒望远镜递给身边的弗雷曼人，然后裸眼眺望远方。

就在约定的时间，一架黑色的扑翼机从空中俯冲下来。它飞得很高，所以直到最后一刻他们都听不到扑翼机翅膀发出的嗡嗡声。这架飞机最后降落在了一片扬起的沙尘之中。而这一次，扑翼机的前面并没有涂上用来恐吓弗雷曼人的沙虫图案。

列特暗自发笑。那个宇航公会的阿尔里克终于不和我们玩手段了。至少，不玩明面上的手段了。

扑翼机的引擎呜呜地停了下来，列特敏锐地审视着，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他看了一眼和他一起的沙漠人，他们也都点了点头。

扑翼机的前舱门打开了，砰的一声落在坚硬的地面上，形成了一个坡道。列特带着他的人站了起来，不再隐藏身形。他们大步走上前，掸去衣服上的灰尘，整理好沙漠长袍。和以前一样，四个弗雷曼人扛着一大箱香料，这些香料是在突袭比拉尔营地的哈克南仓库时缴获的，是经过加工和浓缩的精品，是弗雷曼人的甘尼玛[59]，也就是战利品。

他们满足了公会的无理要求。

带着轮子的汽车沿着坡道，从扑翼机里开了出来，开车的便是那个丑陋的公会代表，他今天穿了一套改造蒸馏服——做工差而且不合身。阿尔里克身上这套光滑的灰色蒸馏服下摆很宽松，罩在他那由一堆肥肉融合而成的下半身上。

这个公会的人好像根本不清楚自己穿的这套衣服有多滑稽。他开着车，距离弗雷曼人越来越近，仿佛在故作姿态，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一个在沙漠里摸爬滚打的老手。然后，阿尔里克夸张地打开蒸馏服的面罩，用他人工合成的声音说道：“我将会奉命在厄拉科斯待上一段时间，因为远航机现在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了。”

列特什么也没说，弗雷曼人的行为准则是尽量少开这种毫无意义的玩笑。阿尔里克只好换了一个更僵硬、更正式的态度，又说道：“我没想到会再见到你，弗雷曼人。我以为你们从今往后会选一个纯血统的沙漠人做中间人。”

列特笑了：“也许我应该把你的水拿走，送给我的部落，然后让公会再派一个代表来。一个懂得不要侮辱我的人。”

公会代表用他那外星人一般的眼睛注视着那堆放在扑翼机附近沙地上的箱子：“都在这儿了？”

“完全按照你说的量。”

阿尔里克把车开得更近了，问道：“告诉我，半弗雷曼人，为什么那帮纯种沙漠人能付得起这么多钱？”

列特－凯恩斯永远不会告诉一个外人实情的，那就是弗雷曼人不但会自己采集香料，而且也时不时从哈克南领主那里抢一些过来：“这些都是夏胡鲁对我们的恩赐。”

公会代表的人工喉咙里传来一阵微弱的笑声。这些弗雷曼人肯定有我们没能发现的潜在香料来源。“那你们下次怎么付款呢？”

“夏胡鲁会赐予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总是这样。”但列特也清楚宇航公会不想失去他们任何有利可图的生意，所以他稍微做了一些让步。“记住，我们不会允许你们增加贿赂数额的。”

“我们对目前的数额很满意，半弗雷曼人。”

列特抚摩着下巴，若有所思道：“很好。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些对于宇航公会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并且不会找你收任何费用。你可以随意使用这些信息。”

公会代表那长方形的瞳孔里一下子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列特停顿了一下，制造悬念。在一次针对弗雷曼人的袭击行动中，野兽拉班摧毁了位于屏蔽场城墙边缘的三个残破的村庄。尽管弗雷曼人经常鄙视平原人和地堑人[60]，但荣誉感让他们无法容忍这等暴行。受害者里没有一个弗雷曼人，但这些人也同样是无辜的。列特－凯恩斯，所有沙漠部落的阿布耐布，会对男爵进行一次特别的报复。

而且还是在宇航公会的协助下。

列特很清楚自己即将说出口的话会让阿尔里克有什么反应，于是大声宣布道：“哈克南家族在厄拉科斯上囤积了大量的香料。而皇帝对此一无所知，就连宇航公会也不知道。”

阿尔里克快速地吸了口气，发出一阵嘶嘶声：“有意思。那男爵是怎么弄到这么多香料的呢？我们一直在密切监视他的出口额。我们也确切地知道哈克南收割队采集了多少美琅脂，以及有多少美琅脂被运送到了厄拉科斯之外。宇联商会那里也没有任何异常报告啊。”

凯恩斯嘲弄地朝他笑了笑，说道：“那肯定是因为哈克南家族比宇航公会以及宇联商会更聪明。”

阿尔里克厉声问道：“这些非法库存到底藏在哪儿？我们必须立即上报。”

“哈克南家族频繁变换着储存地点，目的就是迷惑大家。不过，稍加努力就可以找到这些储存。”

在沙漠烈日的炙烤下，公会代表站在那里考虑了很长时间。所有香料都来自厄拉科斯。难道哈克南家族才是两起远航机事故以及交叉点员工中毒事件的幕后黑手？“我们将会调查此事。”

虽然阿尔里克从来就不讨人喜欢，但他现在比平时更加暴躁。他指挥他的手下把丰厚的香料贿赂搬上了黑色的扑翼机。他很清楚，单凭这批宝贝香料的价值，即使是再极端的危险也可以接受。他会仔细检验这一批美琅脂，核实其纯度。阿尔里克为处理这批弗雷曼人的巨额贿赂而得到的佣金，让他在这样一个地狱般的地方受的罪都变得值得了。

列特－凯恩斯不想再谈下去。他二话没说地转身离开了。他的手下也跟着他消失在了沙漠之中。

有些人羡慕他们的领主，有些人渴望权力，而兰兹拉德里的人则都盯着美琅脂。而这些人从来不清楚，作为一名统治者做出一个看似简单的决定有多么困难。

——皇帝沙达姆·科瑞诺四世，《自传》（未完成）

在为厄崔迪家族效劳的这些年里，杜菲·哈瓦特很少这么心烦意乱。这位门泰特看着身边那些正在干活的仆人和厨师，说道："公爵，我们遇到的是非常紧急的情况。也许我们应该找个更隐蔽的地方来讨论这些战略问题？"

雷托在卡拉丹城堡的厨房里停了下来，呼吸着香料、正在发酵的面包、煨着的酱汁和烹饪中的食物混在一起的味道。石砌壁炉里熊熊燃烧着的炉火播撒着欢快的橙色光芒，把城堡里潮湿的寒气都驱走了。"杜菲，如果我还得担心会不会有哈克南间谍在我自己的厨房里，那么我们就连饭都不能吃了。"

大厨和面包师们穿着短袖束腰外衣，腰上系着围裙，专注于烹饪晚餐，全然没有注意到厨房里正在举行的战争委员会会议。

杜菲皱着眉头点了点头，仿佛雷托刚才是在提出一个严肃的建议："公爵，其实我一直主张你在每道菜上都使用个人毒药探测器。"

像往常一样，雷托对这个建议置之不理。他在一张被狭窄的排水沟围起来的长条金属桌子前停了下来，年轻的厨师学徒们正在桌子上清洗当天早上从码头运来的一打肥美的鲳鱼。雷托匆匆看了看那些

鱼，点头表示赞许。他又看到一名年轻女子正在挑选新鲜的蘑菇和香草。她冲着雷托羞涩地轻笑了一下，而在他给了她一个微笑作为回应时，她的小脸涨得通红，连忙又低头干起活来。

邓肯·艾达荷紧紧跟在这两个人后面，说道：“我们需要审视整个计划，考虑所有可能性，雷托。如果我们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我们的人民注定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雷托看着他的门泰特和剑术大师，灰色的眼睛变得冷酷无情：“那么我们就一定不要做出错误的选择。我们的信使从交叉点回来了吗？有进一步的消息吗？”

邓肯摇了摇头道：“我们能肯定的是，哥尼和隆博王子所乘坐的远航机不知怎么走错了路，但后来又回到了宇航公会的据点。所有的乘客都被赶下了飞船，扣留起来问话。公会并没有说他们有没有被送往预定的目的地。”

哈瓦特的喉咙深处发出一声咕哝声：“所以，尽管一个多月前他们就应该抵达伊克斯了，但他们现在却仍有可能被困在交叉点。那么，哥尼和隆博这边确实误事了。这个计划已经不像我们预期的那样了。”

雷托却说道：“很少有完美进行的计划。但如果我们每出一次差错就放弃，那我们将会一事无成。”

邓肯笑了起来：“一位吉奈斯的剑术大师对我说过类似的话。”

杜菲噘起他那被纱芙汁染红的嘴唇：“是吧，但光靠这些口号也不行啊。人命关天，我们必须做出正确的决定。”

面包师小心翼翼地将新鲜的面团编成辫状，然后在表面涂上黄油，并往里面掺入果粒，就像往皇冠上镶嵌宝石一样。雷托觉得这些仆人今天工作格外用心，因为他们的公爵来视察了，所有人都一丝不苟。

由于杰西卡、隆博和哥尼都不在身边，雷托认为自己有必要尝试正常的生活。于是他前往庭院，花了好几个小时和他的人民在一起，集中精力履行他的公爵职责，他甚至还给李芝送去了援助。尽管帝国的其他地方充满了各种可怕的阴谋，但他还是努力向城堡里的所有人员保证，卡拉丹仍将一如既往地平静。

“公爵，让我们考虑一下可能的情况。”门泰特接着说道。他暂时没有发表太多自己的意见，后面肯定有的是讨论的机会。“假设隆博和哥尼没能到达伊克斯，他们也没能像我们计划的那样激起内部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厄崔迪部队过早地发起正面进攻，那么因为特莱拉人的防御没能提前被削弱，我们的人就肯定面临被屠杀的命运。”

雷托点了点头：“你以为我不清楚这一点吗，杜菲？”

“但是话说回来，有没有可能是我们的情报延迟了？隆博和哥尼也许正在召集被压迫的人民起义。结果伊克斯人民因为清楚了我方军队抵达的确切时间表，所以都奋起推翻侵略者，然后等待我们的增援以便里应外合……结果厄崔迪家族的军队却没有像我们承诺的那样按时到达，这又该怎么办？”

邓肯显得非常焦躁不安：“这样一来他们就会被屠杀殆尽——隆博和哥尼也会命丧敌手。我们不能就这样抛弃他们，雷托。”

公爵陷入沉思，审视面前这两位谋臣。无论他做出什么决定，他的这两位忠实的部下都会追随他。但自己又该做出怎样的抉择呢？他看着一位女厨师在薄脆的面包上堆满了美味的奶油冻蜜饯，这道甜点曾是隆博的最爱，那时候他还拥有所有的自然身体机能。雷托一看到这道糕点，不禁眼泪上涌，他转过身来，终于找到了答案。

雷托说道：“我的父亲曾教导过我：每当发现自己面临艰难抉择，必须把荣誉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其他的东西。”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盯着城堡厨房里勤奋劳作的仆人。很多事情都取决于他现在要做的这个决定。但是对于厄崔迪公爵来说，除了荣誉之道外，没有其他的选项。“我已经向隆博王子许下了诺言，因此也等于向伊克斯人民许下了诺言。我一定要兑现它，完成这个计划。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我们会最终取得成功。”

他转身领着剑术大师和门泰特走出了厨房，前往他们可以继续工作的地方。

生存需要活力和健康，以及对极限的理解。你必须知道你的世界对你有什么要求，它究竟需要你做什么。每一种生物在维持生态系统运转方面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的定位。

——帝国行星学家列特一凯恩斯

虽然这颗星球上有宇航公会的总部，但交叉点并不是一个什么人都可以选择定居的地方。

“我觉得我再也忍受不了在这里干等了，”隆博抱怨道，“我们得去伊克斯！”

他和哥尼·哈莱克正在一片贫瘠的黑草地上散步，这里现在被划为了旅客活动区，远离远航机和维修码头。隆博觉得此地以前一定是一个领航员学院，但宇航公会却从不回答旅客提出的问题。此时虽是正午，但阳光却非常暗淡。

尽管一再提出诉求甚至企图贿赂宇航公会，但这两名打算渗透进伊克斯的特工却一直无法给卡拉丹发送消息。公会把那艘迷失航向的远航机上的所有乘客都完全隔离了，把他们扣留在交叉点，仿佛是打算把飞船迷失航向和领航员遇难的坏消息封锁起来。雷托公爵很可能对此事一无所知。到目前为止，他一定以为他派出的两名特工都已经打入伊克斯内部了，已经在召集那些不再抱有幻想的民众。厄崔迪家族现在全指望着他们。

但除非隆博能尽快想出办法，否则雷托的这种假设可能会对这次军事行动构成严重威胁。

由于精神状态不好，半机械人王子的步伐有些不稳。哥尼甚至能听到他的机械关节发出的咔嗒声。从获救的远航机上下来的数百名乘客现在都在黑草地上转来转去，他们虽然安全了，但滞留在交叉点还是让所有旅客开始抱怨，甚至对此感到愤怒。没人能从交叉点逃走：没有公会的协助，谁也离不开这颗星球。

“‘一个人只有通过耐心才能认识上帝。’”哥尼引用了他母亲过去常读的那本《奥兰治天主圣经》中的话。“他们没有理由把我们扣留太久。调查就快结束了。”

“他们想从这些乘客身上问出什么来？还有他们为什么不让我们联系雷托？该死的！”隆博压低了声音骂道。

“如果你有机会发消息，你会请公爵推迟军事行动吗？”哥尼问王子，虽然他心里早已知道隆博的答案。

“永远不会，哥尼。永远不会的，”他凝视着荒凉的草地，“但光复行动开始时，我真的想在场。我们必须让它成功。”

虽然隆博王子在这起远航机事故中充当了一次无名英雄，但公会现在仍把这两人看作普通乘客，甚至是人型的货物，等待着被转移到另一艘飞船，好把他们送到预定的目的地（而且还得带上他们那艘完好无损的伪装战斗舱）。他们被困在这颗枯燥的星球上已经整整一个月了，每天都有人来问他们在那艘迷失航向的远航机上发生的每一件事、度过的每一个时刻。公会看起来非常关心那批毒香料的来源，但隆博和哥尼无法给出更多答案。

为了表示抗议，两个人开始拒绝刮胡子。哥尼的胡子覆盖在墨藤伤疤上，显得苍白而参差不齐，而伊克斯王子的胡子（长在没有替换成机械的那一半人类的脸庞上）则要更粗更长，仿佛成了他吹嘘的资本。

凡是前往交叉点的参观者都会被安排住在一栋灰色的凸型建筑里，一栋混合了带有金属栅栏的牢房、办公室和单间公寓的奇怪建筑。监视系统在此地堪称是无处不在，藏在不同的地方。宇航公会的人无时无刻不在监视这批乘客。

这一地区的所有建筑看起来都很古老，看得出来是经过了多次修缮和改造。上面几乎没有装饰，结构设计只重视功能和实用性。

透过隐藏的扬声器，一个嗡嗡的声音似乎同时从四面八方传来：“所有乘客现在全都获准离开了。中央处理终端会安排飞船送你们前往各自的目的地。”那声音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又像是在读一份事先写好的稿子那样补充道：“对于这次事件给你们带来的不便，我们深感抱歉。”

“我去带上我们的战斗舱，哪怕我必须自己把它扛走。”哥尼说。

“我也许有更好的机械装备来干这些体力活，我的朋友——如果真的需要我们自己扛走的话。”隆博迈着有力的机械步伐走向中央处理终端，终于要回家，回到战场了。

伊克斯战争现在一触即发。

特莱拉是一些从基因池子最黑暗的深处爬出来的邪恶生物。我们不知道他们私下里都在做些什么，我们更不知道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给皇帝的私人报告（未署名）

几个星期以来，克泰尔·皮尔鲁都和贝尼·杰瑟里特间谍克丽丝琴在伊克斯那黑暗的地下通道里一起工作。这位瘦长结实、雌雄难辨的姐妹拥有的热情和决心与克泰尔对特莱拉人的强烈仇恨不相上下。

克泰尔利用了自己几十年来在藏匿和猎杀特莱拉人的过程中所学到的技能，教她如何在黑暗中寻找住处和食物。他懂得如何在迷宫般的小巷里隐匿身形，也敢去那些连特莱拉人和萨多卡士兵都不敢去的地方。

而在另一方面，克丽丝琴是一个学习能力很强的致命杀手。尽管她的任务只是获取关于特莱拉研究项目的情报——尤其是神秘的奥马尔计划以及它与香料的关系——但她很享受每一个能帮助克泰尔制造混乱的机会。

“你在研究馆里看到了一些东西，”她对克泰尔说道，“我必须进去看看特莱拉人在做什么实验。这是我的任务。”

一天晚上，在一条昏暗的隧道里，他们两人抓住了一名特莱拉侵略者，想问出他们在那所封闭的实验室里究竟干了些什么。但即使用最残酷、最复杂的审讯手段，那名俘虏什么也都没有招出来……可能是因为他也确实不知道。克丽丝琴强忍着恶心迅速杀死了他。

后来，克泰尔自己也如法炮制地杀死了一名实验室官员。他甚至觉得自己和克丽丝琴这位新同志应该开始记分。有了她的帮助，并且得知隆博王子终于上路的消息，克泰尔现在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他的复仇之火熊熊燃烧起来。

他也知道他的弟弟德默尔已经死了。

这还是克丽丝琴告诉他的，瓦拉赫九号星上发生了一起远航机事故，另外还有一艘远航机在未知空间迷失了方向。克泰尔顿时打了一个冷战，想起了自己和他的领航员兄弟那奇怪的最后一次接触，想起了德默尔因痛苦和绝望而发出的凄惨叫声。当时他就有一种不祥的感觉，那就是他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孪生兄弟……

一天晚上，在充当临时避难所的孔洞里，克泰尔躺在薄薄的睡铺上，孔洞里污浊的空气断断续续地搅动着，让他无法入睡并为自己失去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东西感到悲伤。

克丽丝琴就躺在旁边的床上，做着深呼吸，似乎正在冥想。突然，一片漆黑之中传来了她的声音：“虽然一名经过训练的贝尼·杰瑟里特不会流露出感情，但我知道你为何痛苦，克泰尔。我们每个人都失去过珍贵的东西。”她的话语让冰冷的孔洞暖和起来。

“我的童年是在哈葛尔度过的，我是个孤儿。而我的继父一直虐待我，伤害我……姐妹会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来愈合我的伤口，抹去我的伤疤，这才成就了现在的我。”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紧张。毕竟她以前从来没有对男人说过这些话。克丽丝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对克泰尔表露心声，也许是因为在生命中哪怕只有一次，她希望能有人真正认识她。

当他挪到她的床上时，她不知怎么竟然允许他用一只胳膊搂住自己僵硬的肩膀。克泰尔不确定自己想干什么，但他已经很久没有放松下来了，哪怕只有片刻。克丽丝琴变得安静。她的皮肤摸上去非常细腻，但他尽量不去想这件事。而她也本可以轻松地用贝尼·杰瑟里特技术诱惑他，但她并没有这样做。

“如果我们能找到进入研究馆的方法，我们有可能帮到米拉尔吗？”他在寂静的黑暗中问道，“哪怕只是结束她的痛苦？”

“是的……只要我能进去。”

她给了他一个简短、苍白的吻，但他的心思已经全都转移到米拉尔身上了，回到在那个女孩被残酷地从他身边夺走之前，他们之间那段短暂的感情上了……

克丽丝琴偷偷地在戒备森严的大门口停了下来。在生物扫描仪的屏障后面，就是大型实验设施的中央走廊，这个研究馆的天花板很高，镶有嵌道，地板上则摆放着一排排延伸得很远的培育罐。克丽丝琴很清楚，一旦她成功地潜入了这座研究馆，她可能就必须亲手杀死那位被俘的贝尼·杰瑟里特姐妹，好让她摆脱任何可能遭受的痛苦。

克泰尔让克丽丝琴穿上了他以前偷来的特莱拉衣服，在她的脸上和手上涂上了刺激性的化学物质，让她的外表看上去和那些肤色灰白的男人一般无二。“瞧，现在你看上去就跟他们一样可怕了。”幸运

的是，她在走廊里没有遇到一个怀疑她的特莱拉人。她虽然能模仿他们的喉音，但对他们的秘密语言却知之甚少。

克丽丝琴娜集中精力，运用最复杂的贝尼·杰瑟里特技巧，调整了自己体内的化学成分，如此一来，那些原始的生物扫描仪就会把她识别成一个特莱拉人。她深吸了一口气，走进了橙色的能量场，开始尝试进入实验室。

生物扫描仪上的细胞探针扎入了她的皮肤，她顿时感到刺痛。不过很快针头便抽了出来，她也被放行了。她大踏步地快速向前面走去。在她的两侧摆满了奇形怪状的培育罐，特莱拉人就是用这些罐子在女性身体上进行各种可怕实验，克丽丝琴一个细节也没有放过，都记在了心中。空气中弥漫着酸臭的美琅脂气味，是从血肉模糊的肉体上飘来的。

突然，四面八方同时响起了警报声。她身后的生物扫描仪也开始闪烁起明亮的橙色光芒。但克丽丝琴已经通过了门禁，这就意味着她现在被困在实验室里了。

她立刻拼命向前跑去，身边掠过一张张松弛的女性脸庞，最终，克丽丝琴的面前出现了一具肿胀的尸体——正是米拉尔·阿莱切姆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残破身躯。这时，她听到身后传来了特莱拉人的声音——混合着细细的尖叫声和啪嗒啪嗒的脚步声。她还听到了沉重的萨多卡军靴发出的脚步声，以及士兵在大声宣读着军事命令。

“原谅我，我的姐妹。”克丽丝琴边说边将一个晶片炸药插进米拉尔的肩胛骨下，隐藏在血管和培育罐的维生管之间。然后，这位贝

尼·杰瑟里特的突击姐妹跳入培育罐之间的狭小通道，进入了另一条通道并以最快的速度跑了起来。

那么多的女人，那么多形如枯槁的脸……

但是萨多卡卫兵却挡住了她的路。克丽丝琴立即逃向另一个方向，同时不时向身后扔出一些晶片炸药。她知道这只是一种毫无希望的拖延战术。但她下定决心要与死神抗争一下，即使是与萨多卡士兵近身搏斗。她在临死前也许能杀几个人当垫背的。

克泰尔会为她感到骄傲。

击昏器开火了，击中了克丽丝琴的脊柱，把她打得在空中旋转了起来，她感到自己的神经系统仿佛被撕裂了一般。克丽丝琴仰面栽倒，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动弹不得……

皇帝的士兵逼近她时，一场爆炸撕裂了空气，米拉尔·阿莱切姆的身体被瞬间汽化了，同时还连带摧毁了她周围的一大片培育罐。顿时大火肆虐、浓烟滚滚。灭火系统喷出一团可怕的烟雾，把干燥的化学物质排放到空气中。瘫痪的克丽丝琴只能用余光看到远处的一小块地方。

一个特莱拉大师用他那啮齿类动物般的黑色眼睛俯视她，气得浑身发抖：“你毁了我最好的培育罐，最重要的那一个！”克丽丝琴接受过姐妹会的训练，足以看懂部分特莱拉人的喉语。而他们灰色脸庞上显露出的愤怒表情和语调，填补了其余听不懂的部分。

“四个培育罐被毁了，阿吉迪卡大师。”另一名特莱拉人呜咽地说。

克丽丝琴浑身发抖，说不出话来。至少自己把她的姐妹和其他几个女人从这种邪恶的仪式中解放了出来。

那名大师俯下身来审视着她，摸了摸克丽丝琴伪装的皮肤："你不是我们中的一员。"

卫兵立刻上前撕破了她的衣服，露出了她苗条、苍白的身子。"一个女人！"阿吉迪卡伸出手指，抚摸她紧致的乳房，想着要是把她做成培育罐能给她带来多么大的痛苦。米拉尔的培育罐是唯一能自己产出阿吉迪马尔的工具。但现在他有了一个备用品。

"她是一名健壮的育龄女性，研究大师，"他的一位助手说道，"我们把她吊起来？"

阿吉迪卡想到了他可能使用到的那些强大的生物制剂，那些能够破坏心性的化学物质。"我们必须先审问她，然后再彻底毁掉她的脑子，"说着他靠近了克丽丝琴，低声呢喃道，"对你的折磨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

她感到有人抬起了她的身体，把她移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酸味。当她无助地躺在那里时，她命令自己的身体分解实验室空气中的气体成分并进行分析。

香料……不，不是真正的美琅脂。这是另一种物质……

一双强有力的手把她钩在一张空桌子的泵动装置上。她不知道自己还能清醒多久。幸运的是，她可以抵抗药物和毒药，至少抵抗一段时间。*伊克斯必胜！*她想起了克泰尔曾经对她说过的话，真希望自己此时此刻能大声把它喊出来，但她已经开不了口了。

克丽丝琴觉得自己的身体逐渐融入了特莱拉的恶魔机器之中，一些她从来不想知晓的秘密开始浮现出来……

在古地球，随着交通速度的提高和人类生活方式的逐渐同化，王权随之消失。而太空探索则加速了这一进程。对于一个孤立的民族来说，皇帝是一盏指路明灯，是民族统一的象征。人民都会看向他："看呐！是他让我们合而为一。他属于我们所有人——我们所有人也都属于他。"

——特莱拉人的评论，作者不详

哈什米尔·芬伦一想到那个奸诈的阿吉迪卡和他的变脸者刺客，他就恨得牙根痒痒——但在他有机会回到伊克斯之前，他必须留在凯坦星处理其他烂摊子。

比如给沙达姆擦屁股。

皇帝的私人法律图书馆里没有胶片书、文本、卷轴或是任何纸质的东西。然而却有七个法庭门泰特和五个法律顾问，芬伦和沙达姆可以立即获得的信息比一座十倍于它的建筑所储存的信息还多。他们只需对所有数据进行分类，就可以收集到相关信息。

沙达姆四世提出了他的问题，看上去傲慢而威严，而现在，门泰特们怪异而沉默地站在他面前，筛选着他们头脑中的大量知识。他们的嘴唇因喝下了大量新鲜的纱芙汁而闪闪发亮，他们的眼睛凝视远方。另外几名法律顾问则随时准备记录他们可能引用的任何条款和先例。

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尊巨大的石膏雕像，这个外形扭曲的海马雕像正从它的石嘴里喷出一股水流。所以现在房间里只能听到喷

水的声音。

芬伦在海马雕像前不耐烦地踱步：“通常情况下，你在做一些可能导致叛乱的事情之前，咨询法律意见是常识啊，嗯-嗯-嗯？这一次，你已经没有美琅脂了，无法贿赂宇航公会和宇联商会了。”

“别忘了我们曾为使用原子武器找到过一个漏洞，哈什米尔。我们也会想办法解决这次比卡尔的事件的。”

“哦，所以你这次可以不受大联合协定的约束了？就因为你所释放的瘟疫针对的是植物而不是人，嗯-嗯-嗯？荒谬！”

沙达姆迅速地看了看他的七个门泰特，仿佛芬伦的这句气话真的是一种能用的策略。但那几人一致地摇了摇头，继续陷入了沉思。

“许多家族都赞成我的做法，”皇帝噘起嘴说道，“比卡尔是自作自受，并不是科瑞诺家族故意针对他们，你怎么能说会引发叛乱呢？”

“沙达姆，你又聋又瞎吗？已经有很多人声称要对你发动直接战争，推翻你的政权了。”

“是在兰兹拉德联合会的大厅公然说的？”

“是走廊里的窃窃私语。”

“把这些家族的名字给我，我会处理的。”皇帝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长叹了一声：“要是那些伟大的英雄还在我身边就好了，比如多年前曾帮助过我父亲的那些忠诚的战士。”

芬伦邪恶又讽刺地瞪了他一眼，说道：“哦，就像埃卡兹起义那样？在我看来，多米尼克·维尔纽斯和保卢斯·厄崔迪肯定与那次起义脱不了干系。”

沙达姆皱起了眉头：“我指的是更好的人，比如苏姆·加隆。”

这时，几位法庭门泰特互相分享着信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其他人没有的数据库。然而，没有找到任何能令皇帝满意的答案。

沙达姆压低了声音，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海马雕像喷出的水，说道：“一旦我们有了奥马尔，这些琐碎的破事就无关紧要了。我想让你回到伊克斯去，亲自监督奥马尔的全面生产工作。是时候开始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了结这桩烦心事。”

芬伦的脸变得煞白了：“陛下，我宁愿等公会对远航机中被污染的香料给出最终的分析结果。我还是不相信奥马尔真的——”

沙达姆立马气得满脸通红：“不能再耽误了！天呐，我从来不觉得你能真的相信任何事，哈什米尔。我收到了研究大师的来信，他是不敢对我说谎的，我也收到了萨多卡指挥官的来信。你的皇帝现在对结果很满意——这就是你所需要知道的。”他的语气稍稍缓和了一些，对芬伦报以父亲般的微笑。“之后我们会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配方，所以不要担心。对我们来说，一切都会好转的，”说着他拍了拍儿时伙伴的后背，“现在，去完成这个任务吧。”

“是的……陛下。我马上动身前往伊克斯。”尽管芬伦还是很不安，但他也确实想借机回去和那位研究大师当面对质佐尔的事情，“我和阿吉迪卡也有事情要好好谈谈。”

两个刚从萨鲁撒·塞康达斯征召来的萨多卡新兵团，踏着雷鸣般的步伐，在皇宫前面那宽阔的林荫大道上列队行进。皇帝觉得这两个新军团确实令人印象深刻，感到十分欣慰。这些士兵里有很多久经沙场的老兵，无疑将会巩固他的统治，足以震慑整个兰兹拉德联合会。

在这些新招募士兵的注视下，沙达姆再次穿上了全套的皇家礼服，向兰兹拉德演讲大厅走去。他动用了自己作为皇帝的一项特权，强行集合兰兹拉德家族代表，召开了这次临时紧急会议。同时他的亲信会记下哪个贵族家族没有派代表参加。

他坐在那辆铺满天鹅绒软垫的皇家厢车里，由狮群在前面拉着。他的前面就是壮观的演讲大厅，他身后的皇宫比它更大。在凯坦那永远完美的天空下，他一边前进一边排练演讲词。就像鲨鱼能闻到最淡薄的血液，兰兹拉德议会也能看出皇帝身上最细微的软弱迹象。

而我是百万世界的皇帝。我没什么好害怕的！

游行队伍抵达了兰兹拉德演讲大厅，停在了高悬的彩虹旗面前，训练有素的狮子们跪在地上，把爪子叠起来。萨多卡卫兵组成了防御方阵，分列两旁，这样皇帝就可以安全地通过那些高耸的大门了。这次他没有带着自己生病的妻子一起前来，也不觉得自己需要顾问、宇航公会或宇联商会的支持。*我是一名领袖。我自己能行。*

根据演讲流程，先由公告员宣布皇帝的驾临。宽敞的大厅里全都是私人包厢、高脚椅和长条凳，有的装饰华丽，而那些很朴素的则少

有人使用。雷托公爵的侍妾杰西卡就坐在卡拉丹大使旁边，她的出席似乎是为了加强厄崔迪家族的存在感。沙达姆看向那些空座位，想要辨认出哪些家族没有出席。

像是平静的水面上忽然泛起涟漪那样，大厅里响起了掌声，但很明显大家似乎都有点紧张。公告员开始宣读沙达姆“帝国保护者”等其他众多头衔，而他则借机再练习了一遍演讲词。最后，他才缓缓走上了讲台。

“我来这里，是要告诉我的臣民一件严重的事情。”他已经偷偷地命令扬声器系统在他演讲的时候放大声音了，所以现在他的声音响彻整个大厅。“作为你们的皇帝，公正而坚定地执行帝国法律是我的职责和责任。”

“但你没有履行正当的法律程序！”一个反对者大声喊道，在兰兹拉德大厅的茫茫人海中，这声音显得微不足道。萨多卡卫兵，尤其是那些报国心切的新兵，开始在人群里挤来挤去的，想找出这名诘问者，而那人也想融入人群，但似乎没有什么效果。

沙达姆皱着眉头，停顿了很长时间，大厅里的代表都明白他在犹豫。这可不好。“我那位令人敬重的祖先，拉斐尔·科瑞诺皇太子曾经说过，‘法律是终极科学’。你们大家都是知道的——”他想要握紧拳头，但忽然想起芬伦给他的建议，也就是尽量别太咄咄逼人，尽可能保持慈父的样子，“我就是帝国的法律。我批准一切律法。我有权力也有责任这样做。”

在讲台下面的人群中，很多代表都躲开了那个诘问者，让出了一条道方便萨多卡士兵扑向他。然而，沙达姆已经明确指示军队避免发

生流血事件，至少在他演讲的过程中要尽力确保这一点。

“一些贵族家庭自己选择无视皇室法律，因此受到了我的惩罚。在座的哪一位敢说札诺瓦和李芝人不清楚他们的行为违法了？”沙达姆捶了一下讲台。麦克风在大厅里传递着雷鸣般的震动。听众开始窃窃私语，但没有人敢站出来说话。

“如果帝国的律法得不到尊重，如果违法者得不到惩罚，那么这个帝国就会沦为无政府状态。”沙达姆心中忽然燃起了一股要为自己好好辩护的火焰。在变得更愤怒之前，他连忙命令启动全息投影，“看看比卡尔。你们所有人都好好看看吧。”

兰兹拉德演讲大厅里顿时出现了一幅三维图像，非常阴暗，看着就像是对比卡尔上凋零的植被和枯萎的森林的影像进行了蒙太奇处理。这些全息影像是萨多卡舰队在轨道上投放的无人监视舱拍摄的，他派了很多无人机飞越原本茂密的丛林，目的就是捕捉眼前的这幅惨状。

“正如你所看到的，这个藐视法律的世界正在遭受一场可怕的植物瘟疫的蹂躏。作为你们的皇帝——为了保护其他所有无辜的人——我把这个瘟疫控制在了我命令建立的隔离带里。”

美丽的绿叶先是变成棕色，然后成了紫黑色。动物饿成了一具具干尸，树干先是变成胶状，然后倒下了。

“我们不能冒险让这种疾病蔓延到其他世界。其他对我忠诚的世界。因此，考虑到臣民的安全，我在这个违法星球上设置了隔离线。哪怕这个瘟疫最终慢慢消失了，比卡尔的生态系统也需要几个世纪才

能恢复。”沙达姆轻描淡写地说着，根本没有表现出丝毫愧对比卡尔的样子。

自从被围困，比卡尔人采取了近乎疯狂的自救措施。他们焚烧丛林或是喷洒腐蚀性酸液，试图隔离这种落叶瘟疫。但毫无效果。它持续不断地扩散，直至扩散到了整个星球。到处都是滚滚的浓烟和不断肆虐的野火。

接下来，他播放了比卡尔首席行政官求援哀号的全息影像。那位行政官向萨多卡士兵发送了一条又一条信息，但帝国舰队置若罔闻。至尊霸撒加隆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

最终沙达姆播放完了所有令人作呕的全息影像，在一片震惊的沉默中离开了讲台。阿曼德·埃卡兹大公请求允许发表反对意见。考虑到刚才那位诘问者所受到的粗暴对待，沙达姆惊讶地发现这位受人爱戴的大公竟然还有勇气站出来。

然后皇帝便想起了最近递交给他的一份报告，里面声称埃卡兹家族曾俘虏并公开处决了二十名格鲁曼的“破坏者”，据称这些突击队员被格鲁曼派去布置假的香料库存，从而陷害埃卡兹家族。也许那位已经失控了的莫里塔尼子爵把沙达姆针对非法库存的关注看作是一个他能再次出击而不受惩罚的机会。他决定听听这位大公打算说些什么。

“无比尊敬的皇帝陛下。”这位高个子、满头银发的贵族站得笔直，声音洪亮地说道，“我接受您对帝国法律的践行，以及对比卡尔的隔离措施。您确实是已知宇宙中最伟大的正义化身。您曾经帮过埃

卡兹一个大忙，陛下，就在十年前，是您保护了我们，帮助我们抵御了格鲁曼毫无理由的侵略。

“但我现在向您提出这个问题，是要给您一个正面回答的机会，免得我尊敬的同事们说错话。”埃卡兹大公边说边冲着整个大厅做了一个手势，沙达姆忽然觉得自己的身子有些僵住了。

“鉴于思维机器曾在芭特勒圣战期间带给过我们无尽的恐怖，因此大联合协定才禁止使用一切生物武器，正如它限制使用原子武器那样。陛下，也许您可以谈谈这个事情，因为这里有些人确实不明白您怎么可能在不打破限制的情况下，对比卡尔释放瘟疫。”

沙达姆对大公提出问题的方式挑不出任何毛病。在帝国内部，贵族家族之间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让大家在尽可能礼貌的前提下发表异议和讨论问题。权力巨大的科瑞诺家族也要遵循这个传统。

“但是大公，你说错了一个关于比卡尔的基本事实。那就是我根本没有在比卡尔上释放瘟疫。那不是我干的。”

下面传来了更多的咕哝声，但沙达姆假装没听见。

“可这一切又该如何解释呢，陛下？”阿曼德·埃卡兹追问道，“我这样问只是想加深对帝国法律的理解，更好地为科瑞诺家族服务。”

“你的理由很令人钦佩。”沙达姆简短地评论道，险些被埃卡兹大公这个自作聪明的托词逗乐了。“当时，我收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证据，显示比卡尔持有非法的香料，于是我派出了萨多卡舰队前往那里，目的只是实施封锁，直到首席行政官回应对他的指控。然而，惊

慌失措的比卡尔人做出了一个近乎海盗的行为，他们劫持了两艘满载着受污染货物的补给飞船，并将其送往一个隔离的生物研究站。我可没有参与他们劫掠飞船的行动。我也没散布这个瘟疫。是比卡尔人自己导致了他们世界的灭亡。”

这时，大厅里的咕哝声变得更大了，这些声音里充满了怀疑。

“谢谢您，陛下。”埃卡兹大公说着回到了他的座位上。

最后，沙达姆昂首阔步走出了兰兹拉德演讲大厅，他对自己今天的表现非常满意，不禁脚下生风，甚至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征服者蔑视被征服者，因为他们允许自己被打败。

——皇帝冯迪尔三世，“猎人”

终于，伊克斯到了。

凭借着传感器的伪装，厄崔迪家族的战斗舱现在看上去就像是一颗正在坠落的炽热流星。操控着隐形战机的哥尼·哈莱克将目的地设定在了机器世界的极地附近，希望这个反应迟缓的公会能遵守先前的协议，替他们保守秘密。在他的身旁，隆博王子静静地坐着，回忆这里的一切。

二十一年后的今天，我又回到了家。他真希望特希雅此时能陪在自己身边。

在离开远航机之前，这两个想要渗透进伊克斯的战士把自己封闭在了小战斗舱里，航班审计员瞪大了眼睛向他们道别：“公会在看着你，隆博·维尔纽斯，但我们不能给你提供任何帮助，嗯-嗯-嗯，至少不能是公开的帮助。”

隆博笑了笑：“我明白。不过你至少可以祝我们好运。”

航班审计员吃了一惊：“如果这么做有意义的话，嗯-嗯-嗯，那么我就祝你们好运吧。”

现在，战斗舱穿过暗波汹涌的大气层，哥尼抱怨起来，认为有太多宇航公会成员知道了他们的身份，他们一定会怀疑他们有秘密任

务。当然，据他所知，公会的保密承诺从没有被打破过，但他们确实接受了贿赂。

隆博却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骄傲和强大，他对哥尼说：“想想看，自从维尔纽斯家族失去对伊克斯的控制以来，星际贸易遭受了多么大的损失。你认为宇航公会愿意让那些特莱拉人在这里掌权吗？”

哥尼的墨藤伤疤因为愤怒变得更红了。随着战斗舱的外壳开始升温，他双手紧握住控制杆，继续沿着下降的路线前进：“宇航公会可不是任何人的盟友。”

隆博蜡色的脸上却毫无表情。“如果他们泄露了乘客的秘密，他们的信用会因此崩溃。”他摇了摇头道：“再过一阵，等公会开始把厄崔迪的部队运往伊克斯时，他们就会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了。”

“这些我都清楚，但我还是有些担心。太多的事情会出错。比如与雷托公爵的联系已经被切断，我们被隔离了一个月。我们现在不知道整个计划是否还在按照原先的时间表进行。我们一头扎进了黑暗之中。‘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球形战斗舱开始颠簸并倾斜，隆博坚持道：“雷托会履行他的诺言。我们也会。”

他们最终艰难降落在了伊克斯北半球的一片荒无人烟的旷野上。战斗舱被大雪包裹，四周只有冰块和光秃秃的岩石。还好没人发现他们。此地有很多秘密隧道，都是当年为了维尔纽斯家挖掘的，目的是

地下出现地质灾害时，他们可以迅速逃离。但现在，这些隧道成了隆博能够重返沦陷故土的唯一途径。

这个夜晚特别寒冷，两名渗透者迅速行动，把战斗舱拆开。船体的可拆卸部分被设计成各种形状，里面装有大量的武器，可以转移并分发给抵抗战士，就连蜂巢状的塑钢箱子里也都装满了包装好的食品。

夜晚，他们临时搭建了一个轻型帐篷，在里面等待，哥尼立即着手制订计划，比如如何应对这段漫长而陡峭的下山之路。他急于采取行动。当他在卡拉丹城堡讨论军事战略、玩巴厘琴时，这位前走私者在内心深处就是一名斗士，除非他能为他的主公做点什么，否则他就无法真正开心——不管是为多米尼克·维尔纽斯，雷托公爵，还是隆博王子……

“我也许长得很丑，但至少我能作为一名人类通过检查。而你”——哥尼看着王子的半机械人肢体摇了摇头——“必须想出一个更好的说辞，以防有人提出问题。”

“我看起来像个复合伊克斯人。”隆博举起他的人造左臂，活动他的机械手指，“但我更愿意作为合法的维尔纽斯伯爵受到人民的欢迎。”

隆博被流放的这段岁月，以及他遭受的巨大痛苦，都让他变成了一个更好的领袖。他同情他的人民，而不是把自己的地位视为理所应当。现在他想赢得他们的尊敬和忠诚，就像雷托公爵对卡拉丹人民那样。

当年在大王宫，他总是在课堂上收集石头，要么就是无聊地敲手指，他一直都觉得自己肯定会是维尔纽斯家族的下一任族长——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他会为这个头衔而斗争。和他的妹妹一样，他接受了自己与生俱来的角色。

但成为一名真正的领袖需要付出很多。他吃了很多苦头才懂得了这个道理。

首先是他的母亲珊多遇害了——现在他知道珊多生过另一个孩子，也就是埃尔鲁德皇帝的私生子。后来，躲藏多年的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为了用炸弹炸死萨多卡士兵，也自杀了。而凯莉娅……则被逼得发了疯，最终背叛了雷托，企图强行占有她认为理应属于她的东西。

不久之后，他和哥尼将会掀起一场地下革命，然后厄崔迪家族的军队会赶来消灭入侵者，会发生更多流血事件。伊克斯人将不得不再次战斗，许多人都将会死在这场战争中。

但隆博发誓，每一滴血都不会白流，他心爱的家园终将重获自由。

宇宙总能超越逻辑一步。

——阿妮鲁尔·科瑞诺夫人，《个人日记》

卡拉丹城堡和附近的军营里一片喧嚣。士兵们为这次远征进行训练和打包，都在热切盼望出发的那一刻。他们清理了武器，清点了炸药和攻城机械，为全面开战做好了准备。

为了协调如此复杂的军事行动，他们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月，雷托公爵命令家族卫队竭尽全力。这是他亏欠隆博王子的——为了他，雷托愿意冒任何必要的风险。

隆博和哥尼现在甚至可能已经死了。雷托一直没有收到任何消息，哪怕是只言片语的呼救，当然更没有捷报传来。会不会他们正在忙于激起革命。在远航机事故发生后，这两名渗透者消失在了一片寂静之中。伊克斯那边丝毫没有消息传来。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也会竭尽全力。同时满怀希望。

但如果隆博没有成功，那么厄崔迪的军队就会被特莱拉和皇帝的萨多卡军团打败，而留在这里的雷托也会遭受重大打击。卡拉丹本身可能会被没收。这让杜菲·哈瓦特十分紧张。

然而雷托却完全投入了。在他的心里，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会冒这个险，然后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投入到这场战斗之中，即使这会让一向安全和平的卡拉丹暂时处于无防御状态。但这是他帮助隆博找回荣誉的唯一途径，也是他找到自己的荣誉之心的唯一途径。

这个计划正在像一艘巨轮那样向前行进。

还有数千个决定需要雷托做出，但他没有选择去关注最后几个步骤，而是动身前往城堡下面的主码头。作为伟大家族的尊贵领袖，他对自己的人民也有责任——更能令他感到愉快的责任，尽管他希望杰西卡此时能和他并肩走在一起。

虽然过去两周非常炎热，但大型捕鱼船队一直在珊瑚礁周围捕鱼。每年这个季节此地都盛产鲱鱼，那是一种银蓝色的小鱼，人们用网把它们捞上来。最后作为传统节日的一部分，人们会将美味的鲱鱼洗净，加盐，然后用大锅煮熟。喷香的鱼摊在木板桌上，人们围着桌子坐下，尽情地享用。而公爵和最粗野的渔夫一样，很喜欢卡拉丹的这道美味佳肴。

与雷托相比，隆博在吃鱼方面的品味更高，而今天是这位伊克斯王子多年来第一次错过这样的庆祝活动。雷托试图驱散他的脑海中不祥的预感。等待已经让他逐渐失去了耐心。

远离了繁忙的备战工作，雷托现在站在码头的尽头，看着第一批拖网渔船准备靠岸。人们已经聚集在铺着鹅卵石的海滩上，商人和厨师忙着在古老的乡村广场摆好桌子、大锅和座椅。

雷托听到吟游诗人在岸边演奏的声音。音乐让他笑了起来，让他再次回想起隆博和哥尼经常肩并肩练习巴厘琴的情景，他们总是试图用最夸张的讽刺歌曲来超越对方。

尽管公爵试图享受这一片刻的安宁，但邓肯·艾达荷和杜菲·哈瓦特还是发现了他，两人穿过密集嘈杂的人群走了过来。“公爵，您

应该随时带着保镖。”门泰特警告说。

邓肯也补充道：“而且你还要做很多决定，比如武器问题。舰队计划很快开拔了。”作为剑术大师，他将亲自率领厄崔迪的军队前往伊克斯，就像他指挥攻打比卡尔那样。

雷托作为厄崔迪家族的族长，会被要求尽量避免参加真正的战斗，尽管他一直希望自己能亲自统领他的军队杀向战场。但结果却正相反，按照杜菲的建议，雷托将前往凯坦充当政治上的说客，在那里他将向全宇宙正式宣布自己的战争行为。“那也是公爵的工作。”头发花白的门泰特坚持道。

现在，雷托凝视着通往悬崖顶端的陡峭道路。从这个角度，他可以一眼看到城堡顶层：“如今正是大举进攻的好时机。比卡尔正在可怕的瘟疫中溃烂，沙达姆皇帝也被自己的行为搞得心烦意乱。我们要趁伊克斯的特莱拉人还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之前，把他们彻底干掉。”

“我看过那些丛林的照片了，”邓肯说道，“不管沙达姆找什么借口，我一点也不怀疑他是有意这样做的。”

雷托点了点头：“破坏比卡尔的生态系统远远超出了我对他们所犯罪行的报复。而比卡尔如今的局势也给了我们另一个机会。”在他的面前，第一批大型渔船开始停靠在了码头上。热心的村民蜂拥而至，纷纷上前帮忙，他们抓住绳子，稳住渔网。

“在我那位皇帝表亲袭击了李芝后，我慷慨地为他们提供了医疗援助。现在是时候向兰兹拉德表明，厄崔迪家族对那些不是亲戚的人

也同样仁慈。”他笑了起来。“杜菲，在我们的主力舰队秘密开往伊克斯之前，我要你召集一支货船舰队。由我的卫队亲自护送他们。我，雷托·厄崔迪公爵，将向饱受瘟疫蹂躏的比卡尔送去救援物资，并且不要求任何回报。”

邓肯对他这个提议感到十分震惊，马上开口反驳道：“但是雷托！他们想把你的祖先卖给特莱拉人。”

哈瓦特也附和道：“在我们的部队对伊克斯发动攻击时，我们需要一些卫队留在这里保卫卡拉丹。这场战役就要耗尽我们全部的资源了。”

“只需派出少量的卫队，杜菲，就足以表明我们是认真的了。至于比卡尔人，我们已经在塞纳萨尔战争纪念碑惩罚了他们的糟糕判断。把仇恨延伸到全体比卡尔人民身上又有什么意义呢？比卡尔人已经见识过我们的强硬了。现在是时候向他们展示我们仁慈的一面了。我的母亲——她说的也并不全都是错的——曾提醒过我，一名领袖不仅要坚定，还要有同情心。”

他紧咬嘴唇，想起了他和隆博关于领袖的谈话，政治上的考量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忘记人民的需求。

“记住我的话，”雷托说道，“我这样做是为了比卡尔的人民，而不是为了他们的政客。这不是对首席行政官行为的奖励，也不能被理解为宽恕，更不是接受了他的道歉。”

杜菲·哈瓦特仍皱着眉头问道：“公爵，您的意思是不希望我参与伊克斯的战役吗？”

雷托对他的老顾问狡猾地笑了笑：“我需要你在比卡尔施展你的外交技巧，杜菲。当你到达帝国封锁线，肯定会遇到麻烦。那颗星球正处于萨多卡舰队的严格隔离之中，但我敢打赌，皇帝没有下达明确命令消灭那些不打算登陆的人。好好利用这个灰色地带吧。”

门泰特和剑术大师都紧盯着雷托，好像他疯了一样。但雷托却继续说道：“你肯定会引起萨多卡舰队的注意，甚至还会引起沙达姆本人的注意。事实上，这可能会是一个相当壮观的场面。”

在他身旁的邓肯忽然明白了雷托真正的计划，顿时眼前一亮：“对啊，这是一个幌子！皇帝不可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危机。当杜菲面对帝国舰队的封锁，就没人会注意其他地方了，杜菲把所有萨多卡军团都吸引过去。而在有人向凯坦报告之前，我们就会在伊克斯部署好我们的部队。伊克斯上的萨多卡军团将会在得不到明确指令的情况下运作。这次运送救援物资的任务只是想要分散帝国的注意力。”

“没错。而且也确实能为比卡尔人民做些好事，同时提高我在兰兹拉德的地位。在我对伊克斯展开军事行动之后，我必须得到尽可能多的盟友的支持。”

在拥挤的码头上，巨大的起重机吱呀作响地将满载而归的渔网吊出货舱。在远处的港口，拖网渔船排成一行，等待依次进港，毕竟这个港口无法同时容纳所有渔船。

邓肯匆匆上山，前往卫兵营房时，雷托留下来参加这次节日庆典。哈瓦特坚持留在他的公爵身边做贴身保镖。

装满了数百万条银色鲱鱼的巨大渔网被抬到了岸上。空气中充满了鱼腥味。肌肉发达的渔民们把还在跳动的鱼从网里捞了出来，扔进装满盐和水的大桶里，而厨师们则用开槽的铲子把它们从大桶里舀出来，放进热气腾腾的大锅，里面是早就调好的肉汤。

雷托伸出胳膊，把手臂伸进脚边的一个桶里，抓出来一把鱼，顺着传送带递给渔民们。每个人都为他欢呼。而他最喜欢的就是眼下这个时刻了。

杜菲·哈瓦特僵硬地在密集的人群中走动，时刻警惕着可能潜伏在渔民中间的刺客。

与此同时，雷托则坐在一张户外的厚木板桌前，享受美味的鱼肉大餐。当他把面包塞进嘴里时，人们再次鼓掌喝彩，然后大家都加入了盛宴。

而这是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所能体验到的最后一点平静时光了。

谁知道今天会有什么东西会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留存下来？它可能是最微不足道的小事，看似无关紧要的项目。然而，它却引起了宇宙的共鸣，得以存活数千年。

——大圣母拉奎拉·贝托—阿妮鲁尔，贝尼·杰瑟里特创始人

这是她最近住过的第四套陌生房间了，又是一个断断续续的失眠之夜，阿妮鲁尔夫人从床上挣扎着爬了起来，走到门口。那些声音像影子一样跟着她。就连幽灵洛比亚也加入了她们，她既不提供帮助，也不保护她。

你们到底想要告诉我什么？

一直保持警惕的医护姐妹尤飒赶忙跟了过来，她的双臂伸开，摆出一个战斗姿势，阻止阿妮鲁尔从她身边走过去："夫人，您必须回到床上休息。"

"我在里面没法休息！"阿妮鲁尔穿着一件宽松的睡衣，紧贴在她那湿漉漉的皮肤上，她铜棕色的头发凌乱地散开。布满血丝的眼睛周围都是皱纹和阴影。

前一阵，在阿妮鲁尔的疯狂命令下，仆人们把她的大床和那些笨重的家具从一个房间搬到另一个房间，就为了布置一个足够安静的地方。但无论大家怎样做都无法安抚到她。

尤飒尽力保持着平静的声音，说道："好吧，夫人。我们会给你另找个地方——"

阿妮鲁尔的身子摇摇晃晃的，好像马上就快要晕过去了，她忽然伸出手来，狠狠一推，把医护姐妹推得失去了平衡。小个子女人撞到了一张桌子上，把一只昂贵的华丽花瓶打翻在地。阿妮鲁尔借机从她身边跳了过去，冲进铺满瓷砖的走廊，同时打翻了女佣手中的早餐托盘。

阿妮鲁尔拼命向前狂奔，然后转了个弯，由于一直是光着脚在光滑的地板上奔跑，所以滑了一下，最后撞到了莫希阿姆，把她手里的文件和真言师一直随身带的利读联晶纸碰洒了一地。反应迅速的莫希阿姆也不管掉在地上的文件了，直接追赶阿妮鲁尔，但还是跟丢了。不一会儿，气喘吁吁的尤飒也追了上来。

在她们的注视下，狂野的阿妮鲁尔打开了通往服务楼梯的门。她挤了过去，但一只脚却被睡袍的下摆绊住了。她大叫一声，滚下了楼梯。

两名贝尼·杰瑟里特女巫追到了楼梯口，正看到浑身瘀伤、还在流血的阿妮鲁尔挣扎着从楼梯上坐起来。莫希阿姆急忙蹲下身来，跪在皇帝的妻子身边。这位圣母假装帮助她站稳，但其实用力抓住了阿妮鲁尔的手臂，另一只手搂住了她的腰，目的是阻止她再次逃跑。

尤飒弯下腰来，研究她的伤势：“她处于崩溃状态已经很久了。我一直担心情况会变得更糟。”这位医护姐妹给她服用了越来越多的强效精神药物，试图抑制其他记忆在她脑海中掀起的风暴，但没有成功。

莫希阿姆帮着受伤的阿妮鲁尔站了起来。但她的目光却只投向昏暗的楼梯间，仿佛是一头走投无路的野兽：“内心的声音无法被压

制。她们这是想让我早点死好加入她们啊。”

“夫人，别这样说。”莫希阿姆使用了言音，加入了舒缓人心的力量，但这似乎对阿妮鲁尔没有任何影响。医护姐妹在阿妮鲁尔受伤的前额上贴了一块快速医疗贴片。她们一起搀扶着皇帝的妻子，慢慢地把她带回她的房间。

“她们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吵嚷，但只对我说一些混合了各种语言的只言片语——有些话我能听懂，有些我完全听不明白。我不知道她们到底想要告诉我什么，她们为什么这么惊慌。”阿妮鲁尔的声音因为痛苦而颤抖，“洛比亚也在里面，但即使是她也不能越过其他人来帮助我。”

医护姐妹从房间里的书柜上端起一把现成的茶壶，倒了些香料茶出来。阿妮鲁尔则一下子瘫倒在客厅里一张古典拉斐尔式的沙发上，然后用她那双淡褐色的眼睛看向莫希阿姆：“尤飒，让我们待一会儿。我需要和帝国真言师谈谈。单独谈谈。”

医护姐妹的脸色变得严厉起来，但最后，她还是勉强地同意让她们单独待着。阿妮鲁尔躺在沙发上，颤抖着深吸了一口气，说道：“心里藏着秘密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莫希阿姆仔细地打量着她，抿了一口香料茶，感受着美琅脂在她的意识中欢畅地流淌起来：“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夫人。我认为能为人保守重大机密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阿妮鲁尔也呷了一口温热的茶，皱起了眉头，好像茶里有什么难闻的药似的：“很快，杰西卡就要生下一个女孩了，而这个女孩将会

生下我们期待已久的魁萨茨·哈德拉克。”

“但愿我们能活着看到这一切变成现实。”莫希阿姆说道，仿佛是在祈祷。

现在的阿妮鲁尔似乎再次变回了那个通情达理、充满权谋的贝尼·杰瑟里特：“但作为魁萨茨圣母，我有着严重的担忧。我能看清并记住我们这个育种计划的方方面面。但为什么其他记忆会变得如此混乱，为什么在我们就快要完成目标的时候？她们是在警告我们杰西卡的孩子即将面临危险吗？有什么大灾难就要发生了吗？魁萨茨·哈德拉克的母亲难道不是我们所期望的那样？还是说魁萨茨·哈德拉克自己会出什么事？”

“只剩两个星期了，”莫希阿姆安慰她道，“杰西卡很快就要生了。”

“我决定至少要告诉她一部分真相，这样她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和孩子。杰西卡一定得明白她的命运，明白她对我们大家的重要性。”

莫希阿姆又喝了一口茶，试图掩盖她对这个建议的惊讶。她对自己的秘密女儿怀有深厚的感情，在瓦拉赫九号星她的女儿多年来也一直是她的学生。但杰西卡的未来，她的命运，比莫希阿姆和阿妮鲁尔的都重要。“可我们……真要向她透露这么多吗，阿妮鲁尔夫人？您是想让我亲自告诉她吗？”

“你毕竟是她的生母啊。”

好吧，莫希阿姆也同意了，确实应该告诉那个女孩至少一部分的真相了。即使在她最为痛苦的状态下，阿妮鲁尔夫人的这一论断也是正确的。只是杰西卡不需要知道她父亲的身份。那样未免有些太残忍了。

在一个即使犯下最小的错误也会导致自身灭亡的环境中工作，压力是显而易见的。

——哈什米尔·芬伦伯爵，《风险的回报》，写于流亡时

哈什米尔·芬伦伯爵现在正在返回伊克斯的途中，让皇帝自己去处理他亲手造成的政治烂摊子去吧，他现在只想给希达尔·芬·阿吉迪卡送去一个最为微妙的、恶毒并且极其痛苦的死亡，因为他企图派变脸者谋害自己。

但没有一个想法能让他感到满意。

他冲着卫兵比画了一下，然后下到了伊克斯地表下的洞穴里，他责备自己没能及早看到这些迹象并采取适当的行动来对付那些特莱拉叛徒。长期以来，那位诡计多端的研究大师编造了太多的借口，沙达姆皇帝完全被他蒙在鼓里。令人惊讶的是，几名特莱拉大师最近甚至出现在凯坦的宫廷里，似乎他们本就属于那里——而沙达姆竟然容忍了这一点。

而伯爵却清楚这个痛苦的事实。那就是尽管经过了二十多年的规划、研究和海量的资金投入，但奥马尔项目还是彻底失败了。不管公会得出什么结论，芬伦坚信那两名领航员失败的原因就是人造香料，而不是某些人臆测的比卡尔人的什么阴谋。

沙达姆愚蠢地以为他已经成功掌握了合成香料的制作方法，于是采取了相应的行动。诚然，皇帝掌握的大部分证据都指向期待已久的成功，但芬伦仍然感到不安。尽管法律上的问题微不足道，但沙达姆

的大香料战争还是会极大地破坏他与各大家族的政治关系。现在，要从这些错误中恢复过来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如果还能够恢复的话。

但假如，他和他可爱的玛格特能够预先采取措施保护自己不受即将来临的风暴的伤害，而把皇帝留给那些狼群，也许会更好。沙达姆·科瑞诺会为他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而芬伦伯爵没必要和他一起沉入深渊……

现在，希达尔·芬·阿吉迪卡笔直地站在他的私人行政办公室门口，傲慢地等待芬伦伯爵的到来，似乎如今他那瘦小的身躯已经快盛不下他了。他那件白色的实验服的前襟上沾满了棕色的污迹。

研究大师用力朝空中挥了一下手，萨多卡卫兵立刻就溜走了，把他和芬伦伯爵单独留在办公室里。芬伦攥紧拳头，随后又放松下来，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怒火。他不想很快就杀死这个小个子男人。所以刚一进门，芬伦就特意把身后的门关上了。

阿吉迪卡走上前来，他那老鼠一般的黑眼睛里闪烁着自负。“向我鞠躬吧，佐尔！”紧接着，他用一种芬伦听不懂的喉音嘟囔出另一道命令，然后改回了帝国的加拉赫语，“你没有及时向我发送消息，我会为此而惩罚你。”

芬伦对面前这人的自大忍不住笑了起来，但正是这微微的一笑骗过了阿吉迪卡。然后，他猛地伸出手来，一把抓住研究大师长袍的前襟，怒吼道：“我可不是你的变脸者！我已经给你判了死刑。问题是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处死你，嗯-嗯-嗯？”

当阿吉迪卡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无比可怕的错误，他原本灰白的皮肤瞬间变得更白了：“当然，我亲爱的芬伦伯爵！”帝国香料大臣勒紧了手里的长袍，阿吉迪卡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沙哑：“你……你通过了我的测试。我太高兴了。”

芬伦厌恶地松开了手。阿吉迪卡四脚朝天，重重地摔在地板上。芬伦在自己的短上衣上擦了擦手，似乎是觉得这个背信弃义的家伙太过肮脏：“阿吉迪卡，是时候把我们的损失减少到最低了。也许我应该把你从大王宫的阳台上扔下去，这样所有人都能看到你的丑态，嗯-嗯-嗯？”

研究大师用自己那近乎窒息的声音呼喊了卫兵。芬伦很快便听到了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但他并不担心。他的身份是帝国香料大臣，也是沙达姆的密友。萨多卡士兵当然会服从他的命令。他脑海中忽然灵机一动，浮现出一个好主意，这让他禁不住笑了起来。

“是的，嗯，我将宣布伊克斯最终获得了自由，并亲自成为它伟大的解放者。我会和萨多卡士兵一起谴责特莱拉多年以来对伊克斯人民的压迫，嗯-嗯-啊，然后销毁你们非法研究奥马尔的所有证据，最后我——当然还有沙达姆——会一起成为英雄。”

研究大师挣扎着站了起来，看起来就像一只长着锋利牙齿的疯老鼠：“你不能这样做，芬伦伯爵。我们现在已经很接近了。真的很接近了。奥马尔马上就会获得成功。”

“奥马尔失败了！你的两次远航机测试结果都是灾难，你应该感谢宇航公会还没有发现是我们在背后搞鬼。领航员永远不能使用这种合成香料。谁知道你的药还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胡说，我的奥马尔是完美的。”阿吉迪卡把手伸进长袍里，好像准备掏出一件隐藏武器。芬伦立刻蹲下来准备攻击，但研究大师最后掏出来的只是一块铁锈色的块状物，他随后便把它塞进了自己的嘴里：“我自己就在服用大量的奥马尔，我现在的感觉棒极了。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壮。也能更加清楚地审视这个宇宙。”说着他使劲地拍了拍额头，脑门都拍红了。

房门忽然被一下子撞开了，年轻的指挥官坎多·加隆率领着一小队萨多卡士兵冲了进来。这些士兵的动作看上去竟然非常优雅，丝毫不像往常那样僵硬。

阿吉迪卡指着士兵们说道：“我已经给所有驻扎在这里的萨多卡士兵增加了三倍的香料配额。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服用奥马尔六个月了。他们的身体里现在全是人造香料。看看，他们现在变得多么强壮！”

芬伦仔细看了看这些帝国士兵的脸。他确实看到了一种像狼一样的野性，他们的眼睛里透出一股坚毅，肌肉里也仿佛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加隆向他微微鞠了一躬，致以他最低程度的敬意。

阿吉迪卡继续说道：“也许奥马尔对那些领航员来说太过有效，所以我再调整一下剂量就好了。或者他们应该先接受一下人造香料的训练。总之我们没有必要因为一些小失误而放弃我们所有的进度。我们在奥马尔项目上的投资太多了。奥马尔是有效的。真的有效！”

阿吉迪卡现在看上去就好像犯了癫痫。他神经兮兮地、手刨脚蹬地跑了过来，一把用胳膊肘推开了门口的萨多卡士兵，冲着芬伦喊道：“伯爵，你跟我来看看这个。让我来说服你吧。皇帝真应该亲自

服用一些我的产品。是的，我们必须把样品寄回凯坦。”他举着双手，趾高气扬地冲进走廊，就像是一个错把自己当成巨人的侏儒，“你不可能什么都明白。你的视野……近乎无限地渺小啊。”

芬伦只好努力跟上阿吉迪卡。萨多卡士兵则默默地跟在他们后面。

研究馆的主楼总是会让芬伦感到厌烦，尽管伯爵清楚这里必然会有特莱拉人的那些培育罐。早已脑死亡的女人被扔在里面，变成一具被特莱拉人连接在不断冒泡的生命维持系统上的干尸，最后连一点人样都没有，她们的身体会变得异常肿胀，但仍持续不断地被迫进食。她们只是一些被囚禁的子宫，她们自己就是生物工厂，生产那些被可憎的基因巫师编入她们生殖系统的生化产品。

奇怪的是，附着在她们身体上的容器——通常里面装的应该是生产出来的奥马尔——现在却是空的。这些培育罐虽然还活着，但似乎都处于离线状态。只有一个例外。

阿吉迪卡把他带到了一个最近才连接到培育罐系统的裸体年轻女子面前。这个女人一眼看上去难以分辨出性别，胸部不大，黑色短发。她那双紧闭着的眼睛已经凹陷了。“看看这个，伯爵。她很健康，非常健康。虽然我们仍在不断调配她的子宫以产生奥马尔所需的化合物，但她一定会为我们生产出良好的产品的。然后我们再把其他的培育罐和她连起来，这样就有了更多的奥马尔培育罐了。”

芬伦看着面前无助的裸体女人，丝毫感觉不到任何情色，虽然都是女人，但她与自己那美丽的妻子似乎完全不是同一物种。“她为什么这么特别？”

“她是个间谍，伯爵。化装成男人到处刺探，最后被我们抓住了。”

“任何一个女人来你们这里都会伪装成男人的，这没什么奇怪的。”

“她可是一个贝尼·杰瑟里特。”

芬伦顿时无法掩饰他的惊讶了：“姐妹会知道我们在这里的行动了？”该死的阿妮鲁尔！我真该杀了她。

“那帮女巫似乎暗示过这一点。因此，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阿吉迪卡搓着双手说道，“所以你看，你现在不能处决我。这里的工作不能停。皇帝一定会得到他想要的奥马尔。我们可以稍后解决我们的小分歧。”

芬伦扬起眉毛，说道：“所以你把对远航机的破坏和所有乘客的失踪称为‘小分歧’？又或是说我应该忘记你那位变脸者对我的暗杀企图？嗯-嗯-嗯-嗯？”

“是啊！是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在整个宇宙面前，这等小事无关紧要。”这个侏儒的眼睛里开始闪现出疯狂的光芒。“芬伦伯爵，现在我不能让你给我找麻烦了。我的工作比你、科瑞诺家族甚至帝国本身更重要。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芬伦气得转过身来，打算大声把萨多卡士兵喊过来，然后命令他们——但就在这么一瞬间，伯爵发现在这些士兵看着阿吉迪卡的眼神中，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神情，一种堪称狂热的忠诚，这让他大为惊讶。他从没有想到萨多卡士兵的忠诚会出什么问题。这些人显然对那

些人造香料上了瘾，他们的身体被人造香料的力量弄得快绷不住了。而这位狡猾的研究大师会不会同时给他们洗脑了？

“我不会让你耽误我的大事的，”阿吉迪卡的话语中充满了威胁的味道，“尤其是现在。”

研究馆里的其他特莱拉工作人员似乎听到了阿吉迪卡的这句话，他们纷纷走了过来，靠近着芬伦。他们中的一些人弄不好也可能是变脸者。芬伦一下子冒出了冷汗，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恐惧。他现在可是一个人在这里啊。

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低估了阿吉迪卡的能力，但现在他发现这位研究大师已经成功地制订了一个惊人的计划。在特莱拉人和萨多卡士兵的包围之下，芬伦忽然意识到自己可能无法活着离开这个星球了。

只有无尽的等待。时间越来越慢，似乎像是过了一辈子。我们的噩梦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尽管希望还在……

——克泰尔·皮尔鲁，他的秘密日记的片段

一台人形机器此时正站立在伊克斯一家武器制造厂的废墟外面。在伊克斯被特莱拉占领的这几十年里，那些用来生产复杂机械和技术奇迹的装配线大多保养不善，基本都被废弃或是用于其他用途了。特莱拉入侵者没有足够的知识保持如此复杂的系统继续平稳运行，而那些技术熟练的伊克斯工人则采取各种方式消极抵抗。

就在几天前，生产线上早已破败不堪的最后一个工作站终于无法继续运行了。它的发动机冒出滚滚浓烟，里面的零件都被熔在了一起，最后彻底坏掉了。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伊克斯的工人们只是站在一旁干看着，什么也没做。

这个地下世界早已滑向无序和衰败。维修技术人员心不在焉地拆除了工作站里那些损坏的装配线部件，但特莱拉领主们无法提供替换部件。而其他几台机器旁的工人们都装出一副忙碌的样子，躲在阴影里的萨多卡卫兵和特莱拉大师则继续徒劳无功地密切监视一切。监视机仍飘浮在众人的头顶，搜寻任何不寻常的东西。

隆博王子故意选择了这样一个最显眼的地方。他现在就像一尊雕像一样，站在这些繁忙的设备面前。伊克斯工人看了他一眼，然后又

看向了别处，仿佛什么也没看见，更没有认出他来。贝尼·特莱拉对他们多年的压迫让他们的头脑和感官都变得麻木。

他那张伤痕累累的脸和金属头盖骨现在都暴露在外，在他看来就像是自己的荣誉勋章。他剥去了自己假肢上的假皮肤，露出了里面的滑轮、电子设备和机械增强装置，这能让他更加接近那些笨拙的怪物——复合伊克斯人。哥尼甚至弄了一些泥巴抹在他身上。既然隆博已经不能伪装成正常的人类了，那么他只能选择成为更为低级的东西。

浓烈的化学烟雾涌向洞穴的天花板，那里装有空气交换器，能够吸收并过滤这些颗粒物。但即使是最好的净化系统也无法清除弥漫在无辜民众周围的恐惧。

隆博用自己的双眼——包括人类的眼球以及那颗人造眼——仔细地观察他周围的一切。看到这个曾经无比辉煌的城市走向毁灭让他感到既恶心又愤怒，几乎再也无法忍受。厄崔迪部队就要来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到来之际，他希望自己能够尽快地在伊克斯播下革命的种子，以便里应外合。

他开始向前移动，走得十分缓慢且不稳定，几乎只是漫无目的地游荡，动作与一名被特莱拉人复活的复合伊克斯人一般无二。隆博来到了一座破败工厂，然后从阴暗的外沿下走了过去。

哥尼·哈莱克躲避着工人和卫兵，快速向他打了个手势。在这个有着墨藤伤疤的人旁边，似乎站立着一道黑色的阴影，在隆博的记忆中，那人似乎正是自己年轻时的好友。但如今他那沧桑的外表已经快让隆博认不出来了，他低声惊呼道：“克泰尔·皮尔鲁！”

克泰尔曾经是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他有一双黑色的眼睛，身材矮小，就像他的孪生兄弟德默尔那样。但在某些方面，克泰尔身上发生的变化似乎比他的领航员兄弟还要大。他的眼睛现在疲惫不堪，眼窝深陷，深色的头发杂乱无章，很明显已经很久没洗了。

“……王子？”他压低了声音问道，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毕竟他这么多年已经见过太多的幻觉和破碎的梦境了。再一看到维尔纽斯家族的继承人竟然变成了这副模样，克泰尔顿时觉得五雷轰顶，近乎崩溃了。

哥尼紧紧地抓住他们的手，说道：“你们俩都要小心。我们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我们也不能在外面待太久。”

“我倒是……有个地方，”克泰尔说道，“确切地说是一些地方。”

“我们必须把消息传开，”隆博的声音低沉而坚定，“我们必须让那些已经放弃的人，以及那些多年来一直仍心怀希望的人知道。我们甚至会去寻求次人的帮助。所有人都必须知道伊克斯的王子现在回来了。自由不再是不可能实现的幻象——现在是时候了。毫无疑问，我们将光复伊克斯。”

“可是任何胆敢说出这样的话的人都会让自己陷入巨大危险之中，王子，”克泰尔说道，“人们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不管怎样，这些话也必须传播开，即使会引起那帮怪物的注意。我的人民需要知道我回来了，伊克斯这段漫长、黑暗的噩梦很快就要结束了。所有人都必须做好准备。雷托公爵的部队很快就到。”

隆博伸出一只强有力的假肢，拥抱了这位瘦弱的自由斗士。即使对王子那反应缓慢的神经传感器来说，克泰尔也显得太瘦弱了。他真希望雷托的行动能越快越好。

将战争看成是一项运动是成熟的表现。统治那些有军人气质的人时，你必须明白他们对战争的渴望有多么强烈。

——至尊霸撒苏姆·加隆，萨多卡军团指挥官

在向伊克斯进军的那一天，厄崔迪的士兵们一个个摩拳擦掌，面色兴奋地登上了飞船。但战争残酷的一面很快就会展现在他们眼前。

雷托现在就站在一座可以俯瞰整个太空港的演讲塔上，剑术大师邓肯·艾达荷和门泰特杜菲·哈瓦特站在他的身旁。自从那次悲惨的天空帆船大游行之后，卡拉丹就没有今天这般壮观的景象。一排排军舰在清晨第一缕阳光下闪闪放光。身着整齐军服、极其忠诚的厄崔迪士兵列好方队，准备登上运输飞船、驱逐舰、监视舰以及巡洋舰。

二十多年来，特莱拉入侵者和他们的萨多卡盟友封锁了伊克斯。许多间谍在试图潜入那个世界时牺牲了——所以一旦隆博和哥尼被捕并遭受酷刑，那么厄崔迪军队可能就失去了突袭的优势。雷托知道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赌博，而且很可能会让他失去一切，但他从没考虑过取消这次军事行动。连这个念头都没动过。

在哈瓦特的单独指挥下，一共有十八艘补给船在一小批武装护卫下准备出发。门泰特的这个部署很明显非常大胆，但他的目的是为了转移敌人的视线。他的这批救援船队将出现在比卡尔和参辛中转站之间，在那里他们将会公开播放雷托的人道主义倡议书。哈瓦特认为，封锁比卡尔的萨多卡舰队军官会立刻给皇帝发送消息，而沙达姆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比卡尔这个被封锁了的星球上。帝国军队将会被召集

过去。与此同时，兰兹拉德联合会的那些代表无疑会在演讲大厅里赞扬厄崔迪公爵的慷慨之举。

而就在这个时候，邓肯·艾达荷的部队将会像一把铁锤狠狠击中伊克斯。

太空港停机坪的跑道外面，人头攒动，彩带在微风中飘摆。人们大声欢呼，挥舞着带有雄鹰纹章的黑绿色三角旗，而鹰是厄崔迪家族自古以来的象征。

情人、妻子和母亲们纷纷向队伍里的士兵大喊，鼓励他们。现场一片混乱，很多年轻的士兵纷纷跑回去做最后的吻别。很多时候，士兵们甚至不认识自己吻的漂亮女人到底是谁，但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成了一种安慰，表示这世界上还有人关心他们，希望他们能安全平安返回。

雷托公爵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与他分开了数月之久的、正在皇宫里过着奢华生活的杰西卡。她马上就要生下他的孩子了，而他现在无比渴望能和她在一起。这也是他前往凯坦星的最大好处……

雷托今天特意骄傲地穿上了一件猩红色的斗牛士制服，和当年他父亲穿的那件很相似。这种斗牛士服在卡拉丹是一个重要的象征，人民很容易被它打动。而当雷托穿着这件红色衣服出现在人民面前时，代表的不再是斗牛场上的杀戮（很久以前，厄崔迪家族的红色公爵们从来都是因为斗牛而驰名的），而是伟大和荣耀。

跳板打开了，军官们命令士兵列队前进。几名士兵们纷纷唱起了厄崔迪家族战歌。他们不顾周围的喧嚣放声歌唱着，都有些跑调了，

很快另外几名士兵也跟着唱了起来，不久所有的士兵都加入了进来，这是他们在对自己的公爵表达最高程度的敬意，敬重雷托公爵展现出的反抗决心和最纯粹的正义感。

歌声慢慢结束了，就在第一批士兵登上战舰之前，雷托走到了演讲塔的边缘。士兵们都静了下来，等着他们的公爵做最后的动员。

“在许多年前的埃卡兹战役中，保卢斯·厄崔迪公爵与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伯爵曾并肩作战。这两位伟人是战争英雄，也是最亲密的战友。现在，很多年过去了，也发生了很多悲剧，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一件事：那就是厄崔迪家族不会抛弃朋友。”

人群中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欢呼声。在大多数情况下，卡拉丹的人民不怎么关心这个变节的家族。毕竟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伊克斯是一个他们这辈子都永远不会去的遥远世界，但隆博王子在他们心中却是无可替代的。

“我们的士兵将夺回本就属于维尔纽斯家族的世界。我的朋友隆博王子将拯救伊克斯人民，为他们带去向往已久的自由。”

在卡拉丹和帝国的许多其他星球上，人们对特莱拉人的憎恨与日俱增。侵占伊克斯无疑是他们所行恶事中最令人发指的一例，当然他们干的坏事远不止这一件。几个世纪以来，这些侏儒获得的不义之财太多了，现在是执行正义的时候了。

雷托继续说道：“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会去行正义之举、做正确之事，去帮助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派出了我的门泰特杜菲·哈瓦特，我给了他一个特殊的任务。”

他环视了人群，继续说道：“不久前，我们不得不对比卡尔的首席行政官进行了严厉的制裁，但现在比卡尔的人民正在遭受一场可怕的瘟疫，这场瘟疫正在摧毁他们的世界，但就因为我与他们的政府产生了争端，是不是就可以选择无视他们的人民？”说着他举起了拳头，“我说不！”

人们再次大声欢呼起来，虽然这次少了一分热情。

“其他家族都对比卡尔人民的灾难置若罔闻，但厄崔迪家族打算挑战帝国的封锁并提供他们急需的救济物资，就像我们为李芝人所做的那样。”他压低了声音问道，“我们也希望有朝一日有人能为我们做同样的事，不是吗？”

雷托相信卡拉丹的人民会理解他的原则和选择的。当初，在他对比卡尔的侮辱做出积极回应后，他在兰兹拉德联合会里获得了不少声望，而后他又通过帮助李芝的难民，表现出了自己富有同情心的一面。现在他要向全宇宙展现内心的力量了。此时的雷托不由得想起了《奥兰治天主圣经》中的一句话：“爱朋友容易，爱敌人难。”

“我将独自直接前往凯坦，在那里，我将和我那位皇帝表亲好好谈谈，并在兰兹拉德发表正式讲话。”他停顿了一下，内心充满了激情，“我还将见到我心爱的杰西卡夫人，她就要生下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了。”

欢呼声和口哨声顿时爆发了出来，人们拼命挥舞厄崔迪家族旗帜。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他们的公爵在卡拉丹城堡里的轶事看作是神话和传说。人们需要这样的景象。

最后，他举起一只手，好像在祝福，人民和士兵的呼喊声震耳欲聋。在演讲塔上，邓肯和杜菲笔直地站在他的身旁，目视着士兵们整齐有序地登上指定的飞船。如此壮观的士兵方阵甚至会给沙达姆皇帝本人留下深刻印象。

雷托感到一股发自内心的温暖，人们对他充满了信心和美好的期望。他发誓不会让他们失望。

帝国的面貌即将发生改变。

一个看到机会而什么也不做的人就仿佛在睁着眼睛睡觉。

——弗雷曼人的智慧

在杰第主星的宅邸中，格洛苏·拉班很享受掌管哈克南要塞的感觉。在这座高大的石墙要塞里，他可以肆意使唤仆人，举行自己的角斗士比赛，并严格地控制人口。这是他作为兰兹拉德贵族的特权。

更妙的是，现在他身边已经没有那位老谋深算的门泰特了，他似乎总是在批评拉班做的每一件事。皮特·德伏现在身在凯坦，正在玩他的外交间谍游戏。而拉班的叔叔哈克南男爵也留在了厄拉科斯，被宇联商会以检查和审计相要挟，亲自监督复杂的香料生产工作。

现在唯一做主的就是野兽拉班。

严格意义上说，他就是准男爵，哈克南家族的法定继承人，尽管哈克南男爵经常威胁说要换掉他，比如把政权交给年轻的费伊德－劳萨。除非拉班能找到证明自己价值的方法。

他站在城堡东翼的动物围场里，过道里全是动物的臭味。湿漉漉的皮毛、血液、唾液和粪便堆积在他脚下，野兽们在过道下面的大坑里不住撕咬着。这些巨型猎犬长着闪闪发亮的黑眼睛，为了能看一眼天空或是吃一块鲜肉而拼尽全力地战斗，它们龇着长长的尖牙，狠狠咬向想象中的敌人。拉班对着这些巨犬咆哮了几声，仿佛他自己就是它们的首领，他噘着厚厚的嘴唇，露出一口参差不齐的白牙。

他蹲下身来，把手伸进过道边上的一个笼子里，拽出一只不断挣扎着的猿猴兔。这只兔子的眼睛又大又圆，耳朵耷拉着。它的尾巴缠绕在一起不停抽动着，很明显它感到生命受到了威胁，但似乎又渴望得到主人的爱抚。拉班有力的手指紧紧地抓住它那柔软的皮肤和温暖的皮毛，吓得它一个劲发抖。然后他把猿猴兔举得高高的，好让猎犬看清他手中的食物。

在狗圈里，巨犬开始狂吠，拼命蹦跳着。它们用爪子在黏糊糊的石墙上乱抓，但就是无法够到狗圈的上沿。被拉班抓在手里的那只毛茸茸的兔子挣扎了一下，又踢又叫，试图逃脱那命中注定的厄运。

这时，拉班身后忽然传来一个声音，这声音意外地离他很近：“注意保持形象好吗，野兽？”

拉班的动作被打断了，吓了一大跳，一不小心松开了手。那只猿猴兔扑通一声掉进了狗圈里。一只猎犬跳了起来——是一只灰色的大型布鲁威犬——在半空中就把兔子叼住了，这只根本无法逃脱厄运的动物还没来得及发出一声尖叫，就被撕成了碎片，血光四溅。

拉班转过身来，看见一头黑发、目露凶光的亨德罗·莫里塔尼子爵正站在他身后，宽大的手掌撑在鳞甲马裤上，他那件深红色丝鳞外套上顶着两个硕大的肩章。

拉班还没来得及说话，克鲁比队长——哈克南的卫队首领——就快步走了过来，后面还跟着一名神色激动的副官，他佩戴着莫里塔尼卫队的肩章和领章。

“对不起，拉班大人，”克鲁比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子爵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进入要塞了。我还在寻找您的时候，他就已经——”格鲁曼星球的领袖只是笑了笑。

拉班挥手让克鲁比安静下来：“队长，如果最后发现这件事浪费了我的时间，我会处理你的。”这时，他忽然觉得自己这么歪站着有些失去平衡，于是转动他宽阔的肩膀，转身直视莫里塔尼子爵的眼睛问道：“你想要什么？”其实严格地说，子爵在兰兹拉德联合会里的级别要比他高，而且通过对埃卡兹家族和吉奈斯剑术大师们的报复，他也证明了他那残忍的报复心。

“我想给你一个机会和我一起玩一场愉快的战略游戏。”

为了尽快恢复镇静，拉班又从笼子里抓出一只猿猴兔。他一把抓住了它的后颈，这样，无论它怎样扭动它的卷尾巴，都无法缠住拉班的手腕。

“我觉得只有哈克南家族的人会像我一样喜欢这件事里的讽刺感，”莫里塔尼继续说道，“我认为你肯定愿意利用雷托公爵那糟糕的计划所带给我们的机会。”

拉班故意把兔子挂在狗圈的围栏上。猎犬们顿时再次狂吠起来，纷纷跳起来想要吞下这诱人的食物，但是野兽却把它挂得高高的，让它们怎么跳也够不着。早已被吓坏了的兔子控制不住自己的膀胱了，尿液像雨点般落进了笼子里，但那些巨犬却似乎毫不在意。最后，当拉班觉得这只兔子已经到了恐惧的顶点时，才厌恶地把它扔了下去。“你给我解释一下吧。我听着呢。还有厄崔迪家族和你要说的事有什么关系？”

子爵扬起浓密的眉毛，说道：“我认为你应该比我更痛恨雷托·厄崔迪公爵。”

拉班哼了一声道：“这一点连傻瓜都知道。”

“就在咱们说话的这个时候，雷托公爵正在前往凯坦星的路上。他将在兰兹拉德发表讲话。”

“所以呢？你是想让我冲到凯坦去抢前排的座位吗？”

子爵耐心地微笑着，像是父母在等待孩子自己琢磨明白某个道理。“他的门泰特，那个杜菲·哈瓦特，显然已经开始往比卡尔运送救援物资了。而且”——莫里塔尼举起他的食指——“在暗地里，雷托派出了几乎所有的家族军队和飞船，去执行一项秘密军事任务。”

“派去哪里？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我无意间发现的，野兽拉班，因为不管是谁，调动如此庞大的一支军队，同时塞满那么多公会飞船，都不可能不引起间谍的注意，哪怕是最无能的间谍。”

“好吧，”拉班承认道，同时在心里打起了小算盘，但仍旧是一头雾水，“这么说你知道厄崔迪部队的目的地喽？杰第主星有危险吗？”

“哦，他们的目的地当然不是杰第主星了——厄崔迪家族太在乎荣誉，不会行此卑鄙之事。事实上，我并不担心他们的目标是谁，只要不是你或我就行。”

“那我为什么又要在意呢？”

“拉班，如果你会算数的话，你会发现经过这一番小心的调度，雷托心爱的卡拉丹的防御力量就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了。如果我们现在对他们进行一次集中军事打击的话，我们就能彻底把他从卡拉丹赶出去。”

笼子里的猿猴兔吱吱叫着，扭动着身子，拉班踢了一脚笼子，但这么做只会加剧它们的不安。克鲁比队长往后退了几步，噘起嘴唇沉思着，稀疏的胡子都皱了起来。除非拉班特别要求，这位队长不会随便说话，也不会提供什么战术建议。

那名神色紧张的副官急匆匆跑到莫里塔尼身边，说道：“子爵，您知道这样做是不明智的。在没有给出合理警告的情况下攻击一颗行星，而且也没有事先在兰兹拉德上提出争端，没有对敌对贵族提出正式挑战，这些都严格违反了血海深仇战[61]。您跟大家一样清楚那些规矩的，大人。您——”

“给我闭嘴。”子爵打断了他，但声音却没提高分毫。那名副官立即闭上了嘴。但拉班却想知道副官所提出问题的答案，因为这个焦虑不安的人提出了一些拉班自己没好意思问的问题，他害怕这问题会让自己看起来像个胆小鬼。

“我可以试试吗？”莫里塔尼问道，说着把手伸进了兔笼。他抓起一个扭动的猿猴兔，举到狗圈上方，“这可真有趣，通常你会赌哪只猎犬抓到猎物吗？”

拉班摇了摇头：“我只是在喂食。”

子爵松开了手。那只灰色的大布鲁威犬又一次超过了它的同伴，在半空中抓住了兔子。拉班决定过几天杀掉这只好斗的狗，比如在下次角斗活动中把它扔进角斗场。

子爵接着说道：“规矩是为那些喜欢在历史车轮上行走的老人制定的。”确实，这位子爵本人就曾残忍地袭击了宿敌埃卡兹家族，对整个首都进行了地毯式轰炸，还谋杀了埃卡兹大公的长女，重燃了数代人的宿怨。

拉班说道：“事实上，你自己就因为违反规则而被帝国制裁了很多年。萨多卡军团被派驻在你们的世界里，商业活动都因此中断。”

可这位格鲁曼的领主似乎一点也不在乎：“是啊，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几年前，雷托公爵试图在莫里塔尼和埃卡兹之间调停，但他表现出对埃卡兹家族的偏向，甚至有一阵还打算与大公的女儿订婚。但莫里塔尼子爵这次的提议中并没有想对此事复仇，而只是想简单地利用这个机会。

“不过，由于沙达姆的限制，我还是被禁止调动太多军队。我已经尽可能多带些人来了，我很巧妙地躲避了帝国军队的监视——”

“你把军队带到这里了？杰第主星？”拉班明显被吓坏了。

“你可以看作是一次友好访问，”莫里塔尼耸了耸肩，“不过，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哈克南家族可以不经过任何审查，随意调动军事力量。所以我现在问你，你愿意加入我这个有些冒险的行动吗？”

拉班深吸了一口气，大为震惊，陷入了沉默。克鲁比队长不安地挪动着脚，但什么也没敢说。“你想让哈克南军队加入你的军队？然后格鲁曼人和哈克南人一起进攻卡拉丹——”

“现在，卡拉丹几乎没有防御能力，”莫里塔尼提醒拉班，“根据我们的情报显示，只有少数年轻人和老年人留了下来，武器也只剩下一些小型的。但我们的行动必须迅速，因为雷托不会让自己的大门永远打开。想想你有什么可失去的？加入我吧！”

“雷托公爵知道血海深仇战的规矩是所有家族都必须遵守的，大人，”克鲁比干巴巴地说道，“‘必须遵守规则’。”

那位紧张不安的副官也恳求他的主人道：“我的子爵大人，这个行为太过鲁莽了。我请求您重新考虑一下——”

亨德罗·莫里塔尼晃动着他的肩膀，挥拳狠狠一击，把他的副官打进了狗圈。与猿猴兔不同的是，当猎狗攻击时，这位副官有的是时间发出尖叫。

格鲁曼人朝拉班笑了笑，说道：“有时候，为了获得最大利益，我们必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掉进狗圈里的副官现在一动也不动了，饥饿的巨犬把他的尸身撕得粉碎。拉班甚至能听到下面传来的撕扯声，听到大狗为了吸食新鲜、滚烫的骨髓咬开腿骨的清脆碎裂声。

他慢慢地点了点头，脸上的表情却不怎么吉利：“卡拉丹将是我们的。我喜欢这个说法。”

“在我们的共同占领下。”莫里塔尼说。

“是的，当然。一旦我们占领了卡拉丹，你觉得我们该如何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呢？只要厄崔迪公爵一回来，他的军队也会跟着回来——当然前提是这些军队还没被消灭。”

莫里塔尼笑了：“首先，我们要确保不能有人离开卡拉丹去给他送信儿。在我们的部队取得胜利后，我们必须立刻限制进出卡拉丹的远航机。”

“我们还可以给雷托公爵准备一个惊喜派对，然后等着他回来！”拉班说道，“他只要一着陆，我们就伏击他。”

“没错。我们可以一起解决这个计划中的各种细节问题。我们可能还需要在攻击行动后引入一些增援力量，一支足以全面占领卡拉丹的军队，征服这里的民众。”

粗犷的哈克南继承人紧咬着厚厚的嘴唇。上次他选择自己出手时，在瓦拉赫九号星上撞毁了哈克南家族唯一的一艘无场飞船。那时他试图攻击那些自鸣得意的贝尼·杰瑟里特女巫，是她们把疾病传染给了男爵，而拉班认为他的叔叔会为他的自主行动感到骄傲。但计划并没有顺利进行，还损失了那艘无价的隐形飞船……

然而，这一次，他知道他的叔叔不会犹豫的，毕竟鲜有这样的机会打击哈克南家族的死敌。他小心地看了看子爵。克鲁比队长也深思熟虑了一番，然后默默地点头表示同意。

“只要我们使用没有标记的飞船，子爵，”拉班说道，“我们得让它看起来像一个大型贸易代表团或是什么……除了军事力量以外的

任何东西。”

“你有脑子，拉班大人。我认为我们会合作得很好。”

听到这番恭维，拉班这才笑了起来。希望这个大胆的决定能让他叔叔明白他这只野兽到底有多聪明。

他们两个人握手，成交。狗圈里的吞食声渐渐消失了，毛发竖立、肌肉发达的猎犬纷纷抬起头来，希望能有更多的食物扔下来。

是知识增加了一个人的负担，还是无知增加了一个人的负担？每个老师在改变一个学生之前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

——阿妮鲁尔·科瑞诺夫人，《私人日记》

在壮丽的帝国落日的照耀下，莫希阿姆蹑手蹑脚地走到杰西卡身后。杰西卡此刻正坐在观赏花园的一个小泳池旁。真言师这样观察她的秘密女儿有一段时间了。年轻的杰西卡处于妊娠晚期，她已经适应了那稍显笨拙的身体。孩子很快就要出生了。

杰西卡向前伸出手指，在水池里搅了搅，模糊了她的倒影，然后轻声说道：“您就这么偷看我，圣母，可太有意思了。”

莫希阿姆微微一笑，噘起嘴唇道：“我还盼着你能感知到我呢，孩子。毕竟，是谁教你如何观察周围世界的？”说着她走到池边，掏出一块记忆水晶。“阿妮鲁尔夫人让我把这个给你。有些事情她想让你知道。”

杰西卡接过这块闪闪发光的东西，仔细端详着：“夫人身体好吗？”

莫希阿姆的语气很谨慎：“我相信一旦你的女儿降生了，她的情况就会有很大的改善。她最关心的就是你的孩子，这也让她非常痛苦。”

杰西卡移开目光，担心莫希阿姆会看到她涨红的脸颊：“我不明白，圣母，一名公爵侍妾的孩子怎么会这般重要呢？”

“走，我们找一个可以坐的地方。我们私下谈。”说着她们起身走向一位已故皇帝下令安装的太阳能旋转木马。

杰西卡今天穿了一件有着特殊颜色的孕妇装，这种颜色能让她想起雷托。怀孕给她的身体带来了很多的变化，尤其是在她体内积攒了许多负面情绪，这种情绪方面的变化，即使是贝尼·杰瑟里特训练也很难控制。每天她都把大量时间倾注在阿妮鲁尔送给她的羊皮纸日记本上。公爵是个骄傲的男人，但杰西卡心里很清楚他也在想念她。

莫希阿姆在镀金的旋转木马长椅上坐了下来，杰西卡走到她身边，手里还拿着那块记忆水晶。她们刚一坐下，机器就自动启动了，开始缓慢旋转起来。杰西卡眼前的花园景观不断变化。附近一根爬满三角梅的柱子上挂着一盏闪闪发光的球形灯，虽然太阳还没有落山，但灯已经亮了。

自从杰西卡来到凯坦星，尤其是在泰洛斯·瑞法冲到皇家包厢前制造了惊天动地的暴乱，杰西卡就一直处于卫兵的严密保护之下。尽管她没有表现出厌烦来，但她不可能没有注意到他们那有些过度的保护。

为什么我这么特别？姐妹会想要我的孩子做什么？

杰西卡把记忆水晶翻过来放在手里。这块水晶是八角形的，每一面都闪耀着淡紫色的光芒。莫希阿姆掏出另一块水晶，也捧在手心里，说道：“来吧，孩子。激活它。”

杰西卡把这个闪闪发光的东西放在手心，然后捧在手里，用体温加热它，用汗水滋润它，为储存在里面的定制记忆注入能量。

当她凝视水晶，水晶开始投射出一道道光束，交叉着穿过她的视网膜。在她身旁的莫希阿姆也几乎同时启动了她手里的那块水晶。

杰西卡闭上眼睛，听到一阵刺耳的轰鸣声，很像宇航公会的飞船进入折叠空间时发出的声音。当她再次睁开眼睛，她眼前的景象全都变了。她似乎身处在贝尼·杰瑟里特的档案馆里，而不是在凯坦。在瓦拉赫九号星那晶莹剔透的悬崖深处，伫立着这座巨大的档案馆，墙壁和天花板通过棱镜反射出来的光芒照明，光线在无数钻石的切面中穿梭着。杰西卡和莫希阿姆沉浸在这个逼真的感官投射中，一起站在档案馆虚拟的入口处。这个幻觉真实得令人难以置信。

莫希阿姆说道：“杰西卡，我愿作你的向导，好让你明白你的重要性。”

杰西卡静静地站在原地，既好奇又害怕。

“你离开圣母学校时，”莫希阿姆开始问道，“你是否已经掌握了所有该知道的知识？”

“不，圣母。但我已经学会了如何获得我需要的信息。”

莫希阿姆的影像拉着杰西卡的手时，她似乎感觉到了老妇人那强有力的手指和干燥的皮肤：“是的，孩子，这是一个值得一看的重要地方。来吧，我给你展示一些奇妙的景观。”

她们穿过一条隧道，黑暗在杰西卡的四周蔓延开来。她能感觉到自己身处一个巨大的黑暗房间里，但就是看不见，而且这个房间大到墙壁和天花板都遥不可及。杰西卡忽然想哭。她的脉搏也开始加速。

她试图利用贝尼·杰瑟里特训练来减缓脉搏，但为时已晚。她身边的老妇人也注意到了。

莫希阿姆那干巴巴的声音打破了沉默：“你害怕了？”

“‘恐惧扼杀心智’，圣母。‘我要任由恐惧掠过我身，穿过我心。’这黑暗是什么，我能从中学到什么？”

“这黑暗代表着你还不知道的事情。这是你还没有看到，也不可能想象到的宇宙。在时间的开始，黑暗统治一切。而到了最后，一切又会重归黑暗。我们的生命不过是中间的光点，就像天上的那些小星星。”莫希阿姆的声音传来，“魁萨茨·哈德拉克。告诉我这个名字对你意味着什么。”

圣母松开抓住她的手，杰西卡立刻觉得自己开始飘离地面，黑暗包裹着她，让她手足无措。杰西卡不住地颤抖，竭力克制着恐惧：“那是姐妹会的育种计划之一。我知道的就是这些。”

“这个环绕着你的黑色知识深坑里包含了宇宙中的每一个秘密。包含了人类的恐惧、希望和梦想。我们曾经和即将实现的一切。这就是魁萨茨·哈德拉克的潜力。他是我们最为缜密的育种计划的顶点，一名强大的男性贝尼·杰瑟里特，可以连接空间和时间。他是人中之人，是人形的神。”

下意识地，杰西卡用手捂住了她那圆滚滚的肚子，她那未出生的孩子——公爵的儿子——正蜷缩在她安全的子宫里，而那子宫里一定和这个房间一样黑暗。

她的前老师干巴巴地接着说道：“听我说，杰西卡——经过数千年的精心设计，你肚子里的女儿注定要生下魁萨茨·哈德拉克。这就是我们会采取如此严格的措施来确保你们安全的缘故。阿妮鲁尔·萨多一童金·科瑞诺女士就是魁萨茨圣母，宣誓要保护你的人。有了她的命令，我才能告诉你你在这一切事件中所处的位置。”

杰西卡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了。她的膝盖在失重的黑暗中打颤。因为对雷托的爱，她违背了贝尼·杰瑟里特的命令。她现在怀的是儿子，不是女儿！而她的姐妹们直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件事。

“孩子，你现在明白了吗？我已经教过你很多东西了。你能明白它的重要性吗？”

杰西卡的声音越来越小：“我明白了，圣母。”她现在还不敢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过，也想不出可以向谁吐露她这个可怕的秘密，当然更不可能是她这位严厉的老师。为什么她们之前不告诉我？

但一想到雷托，杰西卡的心肠便硬了起来，她回想起雷托在维克多死于他的侍妾凯莉娅的背叛后是多么的痛苦。我是为了他才这么做的！

尽管贝尼·杰瑟里特严禁感情用事，但杰西卡已经开始觉得她的上司无权干涉她和雷托之间的感情了。她们为什么这么害怕男女之情？她的训练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难道杰西卡一手摧毁了魁萨茨·哈德拉克计划，毁掉了几千年的成果吗？她心里混杂着困惑、愤怒和恐惧。我总是可以再怀上女儿

的。如果这件事这么重要，她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她？该死的姐妹会和她们的阴谋！

她能感觉到她的老师就在她的身后，不由得回想起曾经在瓦拉赫九号星上，她被迫接受的那次关于人性的考验。莫希阿姆圣母在她奶油色的脖子上顶了一把有毒的戈姆刺。当时她的手只要一滑，那根致命的毒针就会刺穿她的皮肤，立即杀死她。

等她们发现我怀的不是女儿……

漆黑的房间缓缓地旋转着，杰西卡觉得自己仿佛仍坐在皇家花园的旋转木马上。她逐渐失去了方向定位，直到她意识到自己其实已经跟着莫希阿姆穿过阴影进入了一条光明的隧道。两个女人走进一间宽敞明亮的房间。她们脚下的地板是一块巨大的投影屏幕，上面满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密密麻麻的文字。

莫希阿姆介绍道：“这些名字和数字描述了姐妹会的基因序列。你看到它们是如何从一个核心血统中分支出来的了吗？这支血脉将在魁萨茨·哈德拉克身上达到顶峰。”

圣母指着发光的地板，告诉杰西卡本人在哪个位置。年轻的女人低头看去，一下子发现了自己的名字，上面还有一个名叫塔妮迪亚·尼鲁斯的人，代表着她的生母。这名字可能是真的，但更有可能只是一个代号。姐妹会有许多秘密。贝尼·杰瑟里特才不会在乎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纽带。

另外的一个名字让杰西卡很吃惊，那就是哈什米尔·芬伦。她曾在皇宫里见过此人，一个奇怪的男人，总是在皇帝耳边窃窃私语。在

这张血统图上，他的血统最为接近理想的顶点，但却逐渐走入了一条基因的死胡同。

看到正在仔细观察的杰西卡，莫希阿姆介绍道：“没错，芬伦伯爵当初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的成功了。他的母亲就是我们中的一员，而且是我们精心挑选的。但这条线最终失败了。他成了一个空有天赋但却毫无用处的实验对象。直到今日芬伦还不知道自己在我们中间的位置。”

杰西卡叹了口气，真心希望自己的生活不用那么复杂，最好能有人给她一个直截了当的答案，而不是无处不在的欺骗和神秘。她想要生下雷托的儿子——但直到今天她才明白，这个孩子的身上肩负着如此重大的使命。这对他不公平。

她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感知投射了。因为这个儿子她心理负担已经够重了，而且这个负担还是个隐私，不能和任何人交心。她需要时间去思考，去克服这种绝望的感觉。她想要远离莫希阿姆的监视。

最后，记忆水晶停止了发光，杰西卡发现自己又回到了皇家花园里那缓慢旋转的旋转木马长凳上。

在她们的头顶上，星星布满了夜空。她和莫希阿姆圣母沐浴在球形灯的光芒中。

杰西卡忽然感到肚子里的婴儿在踢腿，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用力。

莫希阿姆伸出手，掌心张开，放在杰西卡那凸出的肚子上，她也感觉到肚子里的胎儿在踢腿，她不由得笑了出来。莫希阿姆那双扁平的眼睛都闪烁起光芒：“很好，她是一个坚强的孩子……一个肩负着伟大使命的孩子。”

我们被训练去相信而不要去问为什么。

——禅逊尼格言

皮特·德伏穿着一件宽袖大使常服，以配合这次宫廷活动，他鬼鬼祟祟地站在众人的后面，仔细打量在皇家觐见厅里的贵宾们。一个门泰特能在人群中学到很多东西。

他蹑手蹑脚地向前走去，走到雷托公爵怀孕的妃子面前，身旁还有玛格特·芬伦、年轻的伊勒琅公主和另外两名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他现在甚至能闻到那个厄崔迪婊子身上的气味，能看到她古铜色的头发上闪耀着的金色光芒。真美啊。即使这个婊子怀了雷托的小崽子，她仍然是个绝代佳人。德伏利用了他外交官的身份，把自己安排在了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方便他近距离观察杰西卡，希望可以获取对他那个大胆的行动计划有价值的信息。

端坐在金狮宝座上的皇帝沙达姆四世，正在接见诺维布伦斯家族的勋爵，后者正式要求将札诺瓦的封地从塔利加里家族转移给他自己。尽管皇帝的萨多卡军团已经把札诺瓦的主要城市炸成了一片废墟，但诺维布伦斯勋爵相信他至少还可以开采一下这个地区的宝贵原材料。为了加强游说效果，这名事业心极强的贵族夸大了未来的采矿收入，宣称此举将会为科瑞诺家族带来一笔不菲的税收。很明显，早已名声扫地的塔利加里家族甚至不被允许派使者参加这次讨论。

德伏觉得这一切都很有趣。

沙达姆的左边摆放着阿妮鲁尔夫人的座位，宝座不大，上面空无一人。宫廷内侍里东多照例借口说是因为皇上的妻子身体不舒服。这简直欲盖弥彰，皇宫里每个人都知道他是在说谎。而据传闻，她其实已经疯了。

皮特·德伏觉得这更有趣。

如果阿妮鲁尔夫人真的精神崩溃了，如果她真的变成了一个暴力狂，那么德伏这个变态门泰特便可以说服她去攻击那个厄崔迪婊子，这是最有效率的做法（而且几乎无法追查到哈克南家族）……

几个月来，在他的前任卡洛·怀尔斯大使不幸去世后，德伏一直在担任哈克南驻凯坦临时大使。在此期间，他一直躲在皇宫的各个阴暗角落里，很少与人说话，保持低调，然后日复一日地观察宫廷里的动向，分析各种政客之间的相互作用。

让他感到奇怪的是，那个怀孕的杰西卡经常被那些像咯咯叫的母鸡一样的贝尼·杰瑟里特姐妹环绕着，这完全没有道理啊。她们究竟在做什么？她们为什么要如此过度保护杰西卡？

要想接近她以及她肚子里公爵的孩子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宁愿在杰西卡还没有生下孩子的时候杀死她，这样一来，他就一箭双雕了。但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找到任何机会。而这位门泰特也不打算为了让男爵高兴而牺牲自己的性命。他对哈克南家族也没那么忠诚。

德伏越过他前面的男人，往远处看去，一眼看到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正站在皇帝身旁，保持着惯常的姿态。在那个位置，她可以随时被召唤去履行她作为真言师的职责。

即使在这么远的距离上，在嘈杂人群的干扰下，莫希阿姆却仍然在紧紧盯着他，她一直在用那双黑眼睛恶狠狠地瞪着他。许多年以前，德伏曾用击昏器攻击了莫希阿姆，让男爵强奸了她，让她怀上贝尼·杰瑟里特要求她怀上的女儿。那时的门泰特完全是以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做的这件事，从那以后，他便清楚只要给莫希阿姆机会，她会毫不迟疑地杀了他。

突然，德伏感到似乎有人在盯着他，他回头望去，发现有更多穿长袍的女人潜伏在人群中，越挤越近。这让他心惊胆战，连忙退到人群之中，远离了杰西卡。

像所有的真言师那样，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的心中只有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地位甚至要高于皇帝。现在，姐妹会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杰西卡和她的孩子。

但是，那个鬼鬼祟祟的哈克南门泰特引起了莫希阿姆的极大关注。为什么皮特·德伏会对杰西卡这么感兴趣？他一直偷偷摸摸地跟在她周围，显然是在监视她。现在可是最敏感的时期，她的预产期快到了。

莫希阿姆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限制那个门泰特。她强颜欢笑，向坐在观众席后面的一个姐妹做了个手势，那个姐妹在一名萨多卡卫兵的耳边轻声说了几句话。莫希阿姆利用的是一个模糊的法律先例。一个真正的门泰特可能记得这条法律，但德伏不是真正的门泰特。他是

在特莱拉人的培育罐里创造出来的变态门泰特，被人为地扭曲了心智。

诺维布伦斯勋爵仍在向皇帝讲解矿产资源和挖掘技术，身着制服的士兵已经走进了人群，一把抓住德伏的衣领，他正试图躲到觐见室的后面。三名卫兵同时赶过来帮忙，他们把门泰特拉向一个侧门，压制住他的挣扎和反抗。这场小小的混战很快便结束了，对勋爵那慷慨激昂的演讲只造成了很小的干扰。觐见仍继续进行。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开始显得不耐烦。

莫希阿姆溜进了一个小房间，绕了一圈，然后才来到走廊，对挣扎的门泰特说道：“我要对你的大使资格进行全面审查，皮特·德伏。在安全检查完成之前，帕迪沙皇帝在讨论国事，你不能进入觐见大厅。”

德伏琢磨着莫希阿姆的话，呆住了。他那张瘦削的脸上露出怀疑的神色：“荒谬。我是哈克南家族的官方大使。如果你们不允许我觐见皇帝，我又怎么能代表男爵处理政务呢？”

莫希阿姆走上前来，眼睛眯成一条缝，说道：“任命一个门泰特当大使可是极不寻常的事情。”

德伏盯着她，评估着这场在他看来微不足道的权力游戏，然后说道：“你别忘了，所有规定的表格都已填妥并获得了批准。卡洛·怀尔斯被召回，而男爵相信我能接替他的位置。”说完他试图把衣服重新整理好。

“如果你的前任真的是被‘召回’了，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办理旅行签证呢？而且为什么怀尔斯本人从来没有在撤销他的任命的命令上签字呢？”

德伏笑了，嘴唇上都是纱芙污迹：“看，你也看出他这人有多无能了吧？男爵只是想把一个更可靠的人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这有什么稀奇的吗？”

她向卫兵做了个手势。“在这件事被彻底调查清楚之前，此人不能出现在觐见大厅里，以及任何沙达姆皇帝能看到他的地方。”然后她屈尊地对门泰特说道：“不幸的是，这一过程可能需要数个月时间。”

卫兵们向皇帝的真言师点了点头，然后怒视着德伏，好像他是一个威胁。在她的命令下，他们把这两人单独留在了走廊里。

“我现在就想杀了你，”莫希阿姆厉声说道，“你推测一下吧，门泰特。没了你的击昏器，你根本没有反击我的战斗能力。”

德伏滑稽地翻了个白眼：“你对这种校园恶霸式的威胁很自豪吗？”

莫希阿姆则开始转入正题了：“现在告诉我你为什么来凯坦——还有就是为什么一直在杰西卡夫人身边晃悠。”

“她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我一直在试图捕捉皇宫里的美。”

“你对她的兴趣未免也太大了。”

“别再跟我玩这种烦人的文字游戏了，女巫。我到凯坦来，只是为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处理重要事务，充当他的合法使者。”

莫希阿姆第一反应就不相信他的话，但他也确实成功回避了她的问题，也没直接说假话。“那你为什么没提出任何动议，也没有参加任何委员会的会议？我认为你至少不是个好大使。”

“而我想说的是，皇帝的真言师应该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而不是监督一个兰兹拉德次要代表的一举一动。”德伏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指甲。“但你是对的——我确实有重要的职责。谢谢你提醒我。”

这一次，莫希阿姆从他的肢体语言中察觉到了他在撒谎。德伏快步离开时，她给了他一个轻蔑的微笑。她现在确信德伏要伤害杰西卡，也许还会伤害那个孩子。不过，莫希阿姆已经警告了他。她希望德伏不要犯蠢。

然而，如果他没听从她的警告，她会很乐意找个借口除掉他。

刚一逃离那个该死的女巫的视线，德伏就立刻脱下他那件破大衣，扔向一个穿着白色外套和裤子的仆人。当那名男子弯下身去捡衣服时，门泰特朝他的后脑勺踢了一脚，力度刚好能让他失去知觉，但不会杀死他。技艺必须经常磨炼才行。

他从地板上捡起自己的外套，没留下任何证据，大步走向他的办公室。为什么——为什么！——那些女巫觉得杰西卡很特别吗？为什

么连皇帝的妻子都要把雷托的妃子召来皇宫，只为看着她生小孩儿？

大量的数据在他脑子里转来转去，互相比对着。二十年前，那帮女巫曾勒索哈克南家族给她们生一个女儿，莫希阿姆自己就被指定为代孕者。当时男爵很殷勤地成全了她。皮特·德伏本人也参与了这件事。

而那个女儿几乎和杰西卡一样大。

德伏走向从卡洛·怀尔斯那里征用的大使办公室，在办公室外的走廊里，他却忽然停了下来。他的思维聚焦在了第一近似值分析上。他一下子靠在石墙上。

他评估杰西卡的五官，寻找哈克南血统的蛛丝马迹。大量的情报向他袭来。变态门泰特倒在地板上，背靠着墙壁，他的脑海里产生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联想：

杰西卡夫人就是男爵的女儿！莫希阿姆则是她的生母！

他从灵态中清醒过来，注意到一位忧心忡忡的助理外交官正朝他走来，但他挣扎着站了起来，挥手让她走开。他跌跌撞撞地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与他的秘书们擦肩而过，一句话也没说就跑进了里屋。门泰特的脑袋嗡嗡作响，从一个可能性转到另一个可能性。

沙达姆皇帝玩着自己的政治游戏，但他并没有看到近在咫尺的阴谋。门泰特露出满意的微笑，意识到这个新结论会是一个多么奇妙的武器。但自己该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它呢？

在开始庆祝之前，最好花点时间确定你听到的好消息是否属实，还是你只是想要自欺欺人。

——冯迪尔三世的顾问（姓名不详）

沙达姆在觐见厅里与诺维布伦斯勋爵和其他觐见者进行了一番漫长而乏味的会谈后，早已感到疲惫不堪，急于回到他的办公室，安静地喝上一杯——最好是雷托公爵进贡的上等卡拉丹葡萄酒。之后，他还可能会去宫殿下面那迷宫般的皇家蒸汽池，在那里他可以和他的嫔妃们好好戏耍一番……尽管他其实没什么兴致。

他惊讶地发现哈什米尔·芬伦正在办公室里等着他。

“你为什么不在伊克斯？我不是派你去监督香料生产了吗？”

芬伦犹豫了一下，然后笑着说道：“嗯-嗯-嗯，可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私底下。”

沙达姆偷偷地四下看了看，问道：“到底出什么事了？你必须要对我说实话。我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嗯-嗯-嗯。”芬伦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不过就算消息泄露也没什么。事实上，我们反而希望整个帝国都知道。”说着他大笑了起来，一双硕大的眼睛闪闪发亮。“我的皇帝，完美了！我已经不再怀疑了。奥马尔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

沙达姆被芬伦的热情吓了一跳，他在桌子前坐下，咧嘴一笑：“我明白了。那么好吧。正如我所说的那样，你所有的怀疑都毫无根

据。”

芬伦摆动着他的大脑袋，接着说道：“事实上，我仔细研究了研究大师阿吉迪卡的所有设备。我也看了培育罐的全套生产过程。我甚至自己尝了奥马尔，也做了很多测试，都很成功。”说着他从礼服的前口袋里摸出一个小包。“看，我还带回来一个样品供你服用，陛下。”

沙达姆不安地接过包裹，闻了闻：“闻起来很像美琅脂。”

“是的，嗯。快尝尝吧，陛下。您就清楚它有多好了。”这个芬伦似乎有点太过急切了。

“你是想毒死我吗，哈什米尔？”

香料大臣震惊地后退了几步。“陛下！您怎么会这么想？”说着他眯起眼睛，“您一定清楚这些年来我要是想谋害您的话，能找到多少机会，嗯-嗯-嗯？”

“这话倒不假。”沙达姆把样本举到光亮处，仔细看着。

“那我亲自尝一尝好了，如果这样能让您放心的话。”芬伦一把伸出手，但沙达姆却把奥马尔拿走了。

“好吧，哈什米尔。你能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说完，皇帝用舌头蘸了一点这种粉末，然后又尝了一点，最后把整份都倒进了嘴里。在极度的狂喜中，他让奥马尔在舌头上融化，感受着熟悉的美琅脂带来的刺激、能量和冲击。他顿时笑逐颜开：“很好。我尝不出有什么区别。这真是……太棒了。”

芬伦鞠了个躬，好像自己为整个项目增光添彩了。

“这东西还有吗？我想用它来代替我日常使用的香料。”沙达姆往包里看了看，好像是在角落里寻找小面包屑一样。

芬伦向前走了半步：“唉，陛下，都怪我太着急了，只带了这么一点来。然而有了您的祝福，我就可以让研究大师阿吉迪卡完全进入生产阶段了，皇帝本人都不再怀疑了，嗯-嗯-嗯？我认为这将大大加快项目的进展。”

“是啊，是啊，”沙达姆挥着手说，“回伊克斯去吧，确保不再发生任何延误。这一刻我已经等得够久了。”

“是的，陛下。”这个芬伦似乎急于离开凯坦，但皇帝丝毫没有察觉。

“下一步嘛，如果我能找到一种方法清除厄拉科斯上的香料，”沙达姆琢磨着，“那么整个帝国将别无选择，只能找我要奥马尔。”他用手指敲打着桌子，完全陷入了沉思。

芬伦在皇帝的私人办公室门口鞠了个躬，转身离开了。

走进大厅，这位变脸者继续扮演着他的角色，直到他离开了皇宫。其他的特莱拉人都根据阿吉迪卡的指示留在凯坦皇宫，而这位变脸者则会很高兴地回到萨图赫。

沙达姆已经听到了他想要听到的消息，阿吉迪卡大师现在可以不受阻碍地继续他的工作了。这位研究大师的伟大计划正按部就班地走向成功。

当你感到局限性所带来的压力时，你便会走向死亡……在你自己选择的监狱里。

——多米尼克·维尔纽斯，《埃卡兹回忆录》

在次人居住的窝棚深处，克泰尔领着隆博和哥尼进入了一间巨大的岩石房间。很久以前，这里曾是一个满满当当的储藏室，但随着食物供应减少，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这样的空房间出现了。在这个房间里的第一个晚上，隆博和哥尼一直躲在暗处讨论战略。由于远航机的延误，他们的时间比当初计划的少了很多。

在一盏昏暗的球形灯的照射下，克泰尔压低了声音，把多年来的破坏活动一股脑说了出来，还有厄崔迪家族的秘密援助帮助他对入侵者进行了多次毁灭性打击。但因为特莱拉人行事太过残忍，萨多卡军团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最终让伊克斯人民放弃了对自由的渴望。

隆博现在别无选择，只能将克泰尔的领航员兄弟德默尔死于受污染香料的事告诉了他，隆博说德默尔拼死拯救了整整一飞船的人。

“我……我知道出事了，”克泰尔的声音里透出阵阵悲凉，他也不想提任何关于克丽丝琴的事，“事情发生之前，我还在和他通话。”

伊克斯的王子听了克泰尔的经历后，无法想象这个孤独的反抗军战士，这个对自己无比忠诚的臣民，是如何在如此绝望的环境中幸存下来的。整个世界快把他逼疯了，而他却仍在继续他的工作。

但一切都将改变。隆博已经到了伊克斯，他会全身心投入到光复伊克斯的事业中去。特希雅会很高兴看到这一点的。

第二天，在人工太阳升起之前，他和哥尼会回到地表，拆掉剩余的战斗舱，将藏好的武器和装甲组件带下来。只要这些物资能够有效地分发出去，就足以发动一场小规模的武装起义。

现在他们要做的就是找到足够多的战士。

在这个四面都是石墙的房间里，隆博像一台机器那样站立着。几天来，他回到伊克斯的消息已经传了开来。现在，那些对伊克斯王子满怀敬畏的人，在经过克泰尔和哥尼的仔细筛选后，纷纷找借口离开了工作岗位，一个接一个地来见他。王子的归来带给了他们希望。多年以来，他们听过太多这种承诺了，而现在合法的维尔纽斯伯爵真的回来了。

隆博看到有大批的工人在外面挤成一团，排队等着进入密室。许多人都睁大了眼睛往里面张望，还有些人则泪流满面。“看看他们，哥尼。这就是我的子民。他们是不会背叛我的，”然后他苦笑了一声，“不过在特莱拉人在这里干了那么多坏事之后，他们真的背叛了维尔纽斯家族，那么我们为了光复伊克斯而付出的努力也许就不值得了。”

更多工人陆续到达了，他们纷纷伸出手去和半机械人王子握手，仿佛他是一尊死而复生的神祇。一些人甚至跪倒在地，另一些人则盯

着他的眼睛，好像在质疑他是否有能力把自由带回这个饱受压迫的世界。

“我知道你们已经习惯失望了。”隆博的声音听起来比哥尼以前听到的要老成得多，也要自信得多，“但这一次，你们将为伊克斯赢得自由。”他讲话时，人们都在认真聆听。隆博对此也感到惊讶，同时更多了一分强烈的责任感。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你们必须做到耐心等待和仔细观察。为即将到来的大事做好准备。我不想让你们危及自身安全，暂时还没必要。但当时机成熟，你们一定会有自己的机会。现在我还不能向你们提供细节，因为特莱拉人耳目众多。”

人们紧张地嘀咕起来，虽然只有不到四十个人，但大家都开始斜视他们的同伴，好像他们中间已经混入了变脸者。

“我是你们的王子，合法的维尔纽斯伯爵。相信我。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不久之后你们便会得到真正的自由，而伊克斯也会回到我的父亲多米尼克统治时的状态。”

人群中发出一阵低沉的欢呼，有人高声问道：“我们真的能同时打败特莱拉人和萨多卡军团吗？”

隆博转身，对那人说道：“皇帝的士兵和特莱拉的士兵一样无权待在这里。”他的脸色愈发严肃。“此外，科瑞诺家族还对维尔纽斯家族犯下了另一桩滔天大罪。你们好好看看吧。”

哥尼走上前去，启动了一个小型全息投影仪。一个满身伤痕的憔悴男人的全息影像出现在大家面前，他正坐在一片阴影之中。

“在嫁给我父亲之前，珊多·维尔纽斯夫人是埃尔鲁德九世皇帝的妃子。而我们直到最近才知道，她曾经给老皇帝生下了一个私生子。这个男孩的名字是泰洛斯·瑞法，被知书达理的塔利加里讲师秘密抚养长大。因此，瑞法是我同母异父的兄弟，算是维尔纽斯家族支系的一员。”

房间里顿时响起一片惊呼。伊克斯人民早就知道多米尼克、珊多和凯莉娅已经不在人世了，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维尔纽斯家族还有另外一个成员。

“你们下面听到的，是我们的流亡大使卡马尔·皮尔鲁在帝国监狱里记录下来的。这是泰洛斯·瑞法在被沙达姆·科瑞诺处死之前的最后陈词。就连我本人也没能见我这个同母异父的兄弟最后一面。”

人群越来越愤怒，大家不由得低吼起来，瑞法那充满激情的演讲开始播放了。显然，瑞法之前并不清楚自己和维尔纽斯家族的关系，但这对房间里这些怒火冲天的人来说并不重要。当全息影像逐渐消失，人们纷纷走上前来，似乎都想要去拥抱瑞法的全息影像。

在这之后，尽管瑞法的言语展现出了如此之大的魔力，但隆博还是做了自己的演讲，他话语中的力量和激情足以让任何一个艺人家族的大师感到骄傲。他的一举一动也比任何一个精心策划的计划都更能激起大家反抗的决心。在这段充满感情的演讲里，隆博王子渴求正义。

“现在传播我的话吧。”王子最后说道，他和哥尼用于引发革命的时间被缩短了，所以他不得不冒更大的风险。“务必小心，但也要

充满热情。我们还不能把我们的计划泄露给特莱拉人和萨多卡军团。暂时还不能。”

几个伊克斯人一听到他们痛恨的敌人的名字，立刻朝石头地上啐了一口。几个年轻人也愤怒地低声喊起了口号：“伊克斯必胜！”

克泰尔和哥尼迅速地把王子从旁边的隧道带走了，在敌人注意到骚乱并前来调查之前就把他藏了起来。

几天后，心中仍然充满疑问和不确定的两名渗透者紧盯着一个精密的计时器，做好了换班的准备，这样他们就可以交替溜出去和其他潜在的自由战士谈话。一盏微弱的球形灯悬在他们头顶，在这间小小的石头房间里闪烁着。

“考虑到我们缩短的时间表，一切暂时还都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顺利。”隆博说道。

哥尼却说：“雷托那边却仍旧毫无消息，我觉得我们得想个办法联系他，告诉他我们这边的进展。”

隆博清楚他的同伴很看重《奥兰治天主圣经》，于是便引用了其中的一句话作为回应：“‘如果你不相信你的朋友，那么你就不会有真正的朋友。’放心吧，雷托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忽然走廊里传来一阵骚动，紧跟着的是一阵偷偷摸摸的脚步声，他们顿时紧张起来。然后克泰尔便出现在了他们眼前，他的工作服和双手上都沾满了鲜血。“我得赶快换衣服，收拾干净。”他边说边四下张望着，似乎在躲避着什么人，“我被迫杀死了一个特莱拉人。他是一个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但他抓了我们的一名新兵，正在审问他。我知道那小子弄不好会把我们的计划全都给招了。”

“有人看见你吗？”哥尼连忙问道。

“没有。我们的那个新兵逃走了，留下我来收拾烂摊子。”克泰尔说着低下了头，摇了摇，然后又高昂起下巴，眼睛里充满了骄傲和忧伤，“需要我杀多少，我就杀多少。特莱拉人的鲜血可以洗净我的双手。”

哥尼一下子担心起来：“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这是三天里我们第四次差点被抓。特莱拉人一定起了疑心。”

“这也是我们不能拖延的原因，”隆博说，“每个人都必须清楚完整的时间表，并做好准备。我将亲自领导他们。我是他们的王子。”

哥尼皱起眉头，墨藤伤疤红了起来：“我不喜欢这样。”

克泰尔开始洗手，拼命清洗着指甲缝隙。他似乎对危险已经听天由命了：“我们伊克斯人已经被屠杀过很多次了，但我们的决心将战胜一切。我们必将获得最终的胜利。”

试图为所有事物寻找一个最终的、统一的解释注定是徒劳，无疑是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这就是在混沌的宇宙中，我们必须不断适应的原因。

——贝尼·杰瑟里特《阿扎之书》

曾经装满文献的宏伟的伊沙克大厅早已成为了凯坦的一座豪华的历史遗迹。青年时代的沙达姆曾在这座城市里花了很多心思，精心策划了各种娱乐活动，但他对那些旧报纸、宣言、文献什么的从来不感兴趣。不过，现在看来，参观这座古老的博物馆似乎也是一项不错的消遣。

宇航公会怎么那么烦人呢？

为了迎接沙达姆，伊沙克大厅里的监视设备全都被清理干净了。在皇帝驾临的这一天，所有的老师、历史学家和学生都被禁止进入这座建筑，这样就没人能干扰到皇帝。尽管如此，他还是带了很多卫兵和官员，以至于走廊里都挤满了人。

虽然公会明确要求秘密会面，但沙达姆却选择了自己认为合适的时间和地点。

很久以前，皇帝伊沙克十五世设计和建造这座博物馆时，它是这个蓬勃发展的帝国里最为壮观的建筑。但几千年过去后，这个存放着海量文献的大厅被越来越多的宏伟建筑所吞没，如今拥挤不堪的政府机构中很难再找到它的身影了。

高级馆长以近乎令人尴尬的热情和繁文缛节欢迎皇帝和他的随从。当这个阿谀奉承的人骄傲地展示了一些古代手写的日志——大多是科瑞诺皇帝的私人日记时，沙达姆含糊地做出了恰当的回应。

一想到皇帝的一生中充满这些浪费时间的礼节，沙达姆就觉得任何一名统治者能如此奢侈地将时间浪费在写这样沉闷的沉思录上，只是为了给子孙后代看，这真是难以想象。

伊沙克十五世曾试图通过建造这座令人印象深刻的博物馆，将自己的名字铭刻在帝国的编年史上。与他一样，每一位帕迪沙皇帝都在寻求属于自己的特殊历史地位。现在他有了奥马尔，沙达姆发誓要通过更伟大的东西来获得自己的名号，而不是一些手写的日记或是一座布满灰尘的旧建筑。

公会找我做什么？他们从比卡尔那里了解到更多被污染香料的情报了吗？

虽然沙达姆还没有决定如何处理厄拉科斯，不过一旦他用奥马尔这种廉价替代品垄断了香料生意，他就打算彻底为科瑞诺家族的后代奠定权力基础。

在参观过程中，高级馆长向他展示了宪法文件、有条件独立宣言和星球忠诚誓言，这些宣言可以追溯到帝国刚刚起步的年代。一张羊皮纸被精心保存在遮光罩和屏蔽场下，那是第一版的宇航公会宪章，据说是全宇宙里仅有的十一份副本之一。一个陈列柜里展示着一本贝尼·杰瑟里特的《阿扎之书》，是用一种早已被遗忘的语言写成的。

最后，高级馆长领着沙达姆来到了一扇上了锁的大门前，谦恭地说道：“这里面，陛下，有着我们拥有的最伟大的财富，帝国文明的基石。”他的声音因敬畏而低沉洪亮，“那就是大联合协定的原始文件。”

沙达姆努力想要表现出一副印象深刻的样子。他当然知道大联合协定，也研究过一些案例，但是他从来没有花时间去阅读真正的协定原文：“等我有空的时候，你能安排让我单独进去参观吗？”

“当然，陛下。我们会给您安排一个完全保密和安全的房间。”话虽如此，但高级馆长的脸上却闪过一丝担心和过度保护的神色。沙达姆心说难道他觉得我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吗。如果一个皇帝把这份宝贵的文件撕成碎片，这本身难道不也是一个历史事件吗？他的嘴角掠过一丝讽刺的微笑。

其实沙达姆很清楚，尽管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个“神圣的遗物”实际上不是真品，而是一个巧妙的伪造品，因为真品已经被萨鲁撒·塞康达斯上的原子之火烧毁了。它现在更多的只是一种象征，而人们却对它无比狂热。沙达姆沉思着，大门打开了，他走进了这个单独的房间，带着帝王的骄傲与优雅，但脚步不快。他心里越来越害怕。

宇航公会很少对我提出要求，现在他们却坚持要举行这个秘密会议。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沙达姆每次对囤积香料的世界发动攻击后都付给了宇航公会高额的贿赂，他们对此应该感到满意了啊。

他走进了这间没有窗户的房间，望着那个展示伪造文件的圣坛，文件的边缘被烧焦了，这无疑是为了证明它是被人从萨鲁撒大屠杀中

抢救出来的。他真希望哈什米尔·芬伦能和他在一起，而不是去了伊克斯。沙达姆的大香料战争现在遇到了复杂的难题，他迫切地需要建议。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我只能靠自己了。*

在适当的时候，尤其是在芬伦已经打消了他的所有疑虑之后，沙达姆计划向毫无准备的宇联商会和宇航公会公开他的奥马尔计划。毫无疑问，此举必然引来对他的经济制裁，但皇帝是强大的，有合成香料在手，他可以忍受任何制裁。但他必须先把人们获取美琅脂的正规渠道封锁掉。

厄拉科斯，我该怎么处理厄拉科斯呢？

他要么摧毁这颗沙漠星球，要么将他的萨多卡军团永久驻扎在那里，以阻止宇航公会从那里获得香料。这对奥马尔的使用过渡期至关重要，一切都是为了逼迫整个宇宙去购买他的奥马尔……

大门在他身后刚一关上，一个秘密入口就出现在了左侧的墙壁上。一个有着一双粉色眼睛和蒲公英般蓬松的高个子白发男人走进了房间，但他好像犹豫了一下，怀疑地环视了四周。他的身上穿着一件由聚合皮革制成的公会防护服，上面镶满了管子和滑轮，滑轮与他背上的一个加压罐相连。香料气体不断从他衣领周围的蒸发器里往外喷，所以这位公会大使的脸始终被一团辛辣的橙色美琅脂气体所笼罩。

他走得更近了，近乎白化的眼睛锐利地盯着皇帝的脸。在他身后跟着五名随从，都穿着相同的制服，但身后没有香料背包。他们看上去就像是五个光秃秃的、皮肤苍白的小矮人，骨骼结构扭曲，好像有

人把他们的身体的骨架变成黏土，然后再挤压成一团。他们都携带着扩音器和录音设备。

沙达姆心里一沉，说道：“这应该是一场私人会面，只有你和我，大使。我可没有带卫兵进来。”因为空间狭小，皇帝的鼻子里现在充满了香料那浓烈的肉桂味。

“我带来的也不是卫兵。”公会大使声音冷漠地回复道，但浓稠的香料气体让他的声音变得柔和了，“这些人是我的延伸，也是公会的一部分。所有的公会成员都是紧密相连的——而唯一能代表科瑞诺家族的只有你。”

“公会最好不要忘记我的身份。”沙达姆稍微克制了一下，不想让自己表现得太过激动，以免带来不好的影响，“这次会面是你们提出来的。而我是个大忙人，所以请快说重点吧。”

“我们调查了导致领航员发生严重失误和一名公会成员死亡的那批有缺陷的香料，现在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已经搞清楚了这批香料的来源。”

沙达姆紧锁着眉头，说道：“我记得你们说过，这批受污染的美琅脂来自比卡尔。而我已经把那个地方隔离了。”

“比卡尔只是把它卖给了我们。”公会大使的语气愈加严厉。“香料则是来自厄拉科斯，来自哈克南家族。”这名白化病人又深吸了一口气，一团美琅脂气体再次笼罩他的脸，“从我们驻扎在厄拉科斯的特工那里，我们了解到男爵非法囤积了大量的美琅脂。我们清楚这是事实，但他并没有减少出货量。”

沙达姆不禁怒火中烧。宇航公会一定知道这对他来说是一个特别敏感的话题。

“在审计方面，我们已经完成了对哈克南财务的清理核算。男爵一直在详细记录他的香料生产。而数额似乎是正确的。”

沙达姆很难跟上他的思路：“如果他的记录是正确的，那么男爵是如何囤积香料的呢？而这又和这批受污染的香料有什么关系？”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些身材矮小、一模一样的公会人员在白化病大使身边移动了一下位置。“想想吧，陛下。男爵在每一笔香料收成里都按照固定百分比偷走了一部分，而他还能做到与单据上的数额匹配，也就是没有‘砍掉’出货量。所以他一定是降低了美琅脂的纯度，然后用所谓的惰性物质稀释它们。这样一来，男爵把香料的精华部分留给了自己，同时给领航员提供了不纯的香料。鉴于我们现有的证据，不可能有其他的结论了。”

大师调整了一下他那套复杂的聚合物皮革西服上的控制阀，然后深深吸了一口橙色的香料气体：“宇航公会已经准备好了——在兰兹拉德法庭上——指控哈克南家族渎职，他必须为远航机的灾难负责。如果罪名成立，他将被迫支付相应的赔款，而这笔款项无疑会让哈克南家族破产。”

沙达姆根本无法抑制自己脸上绽开的笑容。他一直在等待厄拉科斯问题的解决办法，而现在答案竟然奇迹般地自己出现了。他的脑子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清楚——这个答案能解决一切问题。即使让他自己想，也不可能想出比这更好的方案了。宇航公会的指控是一个黄金机会——也许在时间上有点过早，但没关系。

他终于有了封锁厄拉科斯的借口了。再加上哈什米尔·芬伦最近那份热情洋溢的报告，以及研究大师阿吉迪卡和萨多卡指挥官坎多·加隆的相同结论，他对合成香料的可行性完全有信心。

有了这位公会大使的指控，沙达姆可以在宇航公会的全力配合下，用他的正义之师来对付厄拉科斯。在人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之前，萨多卡军团早就彻底摧毁沙漠中所有的香料生产设备了，科瑞诺家族也就得以完全控制唯一的香料来源：奥马尔。这场经济革命的速度比他想象的要快。

那些变异的小矮人四处走动，注视着他们的上司，等待他的命令。

沙达姆转向公会大使，说道：“我们要没收哈克南家族的所有香料，就从厄拉科斯开始，然后再搜查男爵所拥有的每一个世界。”然后他像一位真正的帝王那样笑了笑，“和以前一样，我最关心的还是帝国法律的执行。和以前一样，宇航公会和宇联商会将会分享我们发现的每一笔非法香料。我自己什么也不想要。”

公会大使低下了头，把脑袋伸进了那团美琅脂气体中，然后说道：“这真是太好了，科瑞诺皇帝。”

对我来说要更好，沙达姆心想。他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他怎么能错过这样一个好机会呢？一旦他消除了唯一已知的天然美琅脂来源，然后开始广泛地分发奥马尔，那么这一批少量回收的香料碎屑就变得无关紧要了。

“在保持对比卡尔封锁的同时，我将派遣一支庞大的萨多卡舰队前往厄拉科斯。”他扬起了眉毛。又想到如果自己能避免如此大规模军事行动所带来的运输成本，他就能获得更大的利益，于是接着说道，“当然，我希望公会为这次行动提供远航机？”

“当然没问题，”大使立刻回答道，正中沙达姆下怀，“您要多少艘远航机我们就给多少。”

生命本身提高了环境维持生命存在的能力。生命让自己获得所需的营养变得更加容易。它通过有机体之间巨大的化学相互作用将更多的能量结合到了系统之中。

——帝国行星学家帕多特·凯恩斯

在杜菲·哈瓦特的指挥下，厄崔迪救援飞船飞向被隔离的比卡尔星球，接近了封锁线。这位门泰特没有发出任何威胁，但行动也没有任何迟疑。这支舰队只携带了少量的防御设备和武器，这些武器甚至无法赶走一群临时拼凑起来的海盗。

而在他面前的是一支装备精良的庞大的萨多卡舰队，代表着帝国至高无上的权威。

当哈瓦特的货运飞船驶向警戒线时，两艘科瑞诺家族的护航舰穿过太空，直扑过来。甚至在萨多卡舰长们发出措辞严厉的威胁之前，哈瓦特就和他们建立了通信连接："我们是由雷托·厄崔迪公爵派遣而来的救援飞船，执行人道主义任务。我们为饱受瘟疫蹂躏的比卡尔人带来了食品和医疗用品。"

"掉头回去。"一名粗鲁的军官立刻做出了回应。

任何一艘护航舰都拥有轻松摧毁厄崔迪舰队的能力，但门泰特并没有退缩："我能看出你是一名莱文布雷彻[62]。告诉我你的名字，好让我永远记住它。"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这样一个低级别的军官其实是无权做出任何重大决定的。

“托林，大人，”莱文布雷彻的声音尖利而语气十分正式，“你的家族在这里毫无权威。调回你的舰队，回到卡拉丹去吧。”

“托林莱文布雷彻，我们可以帮助下面的人民生存，同时帮他们重新种植一些有抗性的作物。你怎么能拒绝给那些饥饿的民众食物和药品呢？这也不是这次封锁的公开目的。”

“任何飞船也不许飞过去，”托林坚持道，“这是一次全面封锁。”

“我知道，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显然，你也不明白。所以我要和你的指挥官谈谈。”

“至尊霸撒在忙别的事。”莱文布雷彻强硬地说道，试图让对方明白这毫无妥协的余地。

“那我们就等他忙完再说。”哈瓦特结束了通话，然后向他的飞船发出信号，继续前进，速度慢一些，但不要偏离航线。

两艘护航舰试图拦住他们，但门泰特用战斗暗语迅速发出命令，整个舰队立即分散开来，包围了帝国护航舰，好像它们是溪流中的岩石一般。莱文布雷彻继续发出通信信号，当他发现哈瓦特完全无视他的命令时，变得更加沮丧起来。

最后，这个托林只得请求增援。杜菲知道萨多卡军团可能永远也不会原谅这个连一群没有武装、行动迟缓的货船都没能阻止的下级军官了。

在比卡尔上空，七艘较大的飞船脱离了轨道网，逼近了厄崔迪家族的飞船。门泰特知道现在才是真正的危险时刻，因为至尊霸撒苏姆·加隆，一个和哈瓦特本人一样的老兵，有可能会察觉自己此行的真正目的，看出这是一个陷阱或者说是一个假象，意在调虎离山。哈瓦特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现在毫无表情。这确实只是一个假象，但不是萨多卡指挥官想象的那种。

最后，那位冷酷的至尊霸撒直接与杜菲通话了：“我已经命令你返回了。立刻服从，否则你们就会被毁灭。”

杜菲能察觉到他的船员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安，但他却坚持道：“那么你无疑会被解除指挥权的，长官，皇帝也将会花上很长时间来处理你向手无寸铁的和平飞船开火所带来的政治后果，这些飞船是向遭受苦难的人民运送人道主义物资的。沙达姆·科瑞诺为你们的公然挑衅所找的借口已经很牵强了。他这次又会找什么理由呢？”

老军人紧锁着眉头问道：“你打算玩什么把戏，门泰特？”

“我从不耍把戏，至尊霸撒加隆。也很少有人敢挑战我，因为门泰特总是会赢。”

老加隆哼了一声：“你想让我相信厄崔迪家族会向比卡尔派遣援助？不到八个月前，正是你们的公爵轰炸了这里。怎么，雷托的心肠变软了吗？”

“你不懂厄崔迪家族的荣誉为何物，就像你的那个莱文布雷彻不懂得变通一样，”杜菲严厉地指出，“公正的雷托只是在必要时给予

惩罚，而在需要时又准备给予帮助。这难道不是科瑞诺家族在科林战役之后的统治原则吗？”

一脸严肃的霸撒这次没有做出任何回应。相反，他用简短的代码发布了一条指令。另外五艘飞船脱离了轨道网，包围了厄崔迪舰队。“我们不会让你们通过的。这是皇帝的旨意。”

杜菲开始尝试另一种策略：“我相信沙达姆四世陛下是不会阻止他的表亲向比卡尔人民作出补偿的。我们直接问他如何？我可以等，你也可以等……只是下面的人民可能等不了了。”

现在，兰兹拉德里没有任何一个家族胆敢挑战这条皇帝亲自布置的封锁线，尤其是在沙达姆最近越来越反复无常的情况下。但如果杜菲·哈瓦特以雷托公爵的名义在这里成功突破了，那么其他家族很可能会羞愧地跟进，也开始为比卡尔提供食物和援助，甚至提供能够对抗植物瘟疫的技术。也许他们还会把这看作是对皇帝最近行为的无声谴责。

厄崔迪的门泰特继续说道：“去给凯坦送个信吧。告诉皇帝我们此行的目的。如果我们使用轨道倾倒箱运送救援物资，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受到污染。给沙达姆皇帝一个机会来展示科瑞诺家族的仁慈和慷慨吧。”

萨多卡军舰继续包围着厄崔迪的船队，至尊霸撒加隆改口道：“那么你改道去参辛吧，杜菲·哈瓦特。把你们的货船留在那里，等待进一步的指示。就在此时，一艘远航机正准备离开那个中转站。等我把你的要求呈报给皇帝再说。”

萨多卡军舰驱赶着哈瓦特的货运飞船，驶向那个小行星补给站。厄崔迪的船队只得向参辛飞去。

门泰特战士对倔强的至尊霸撒发表了最后的评论：“别浪费太多时间，大人。比卡尔的人民就要闹事了，而我们这儿就有食物。别让他们等太久。”

但对于杜菲来说，他对于这次声东击西行动最终成功牵制住了帝国的军队感到很满意。

在至尊霸撒加隆离开之后，厄崔迪船队在参辛等了整整一天。然后，哈瓦特选择了一个适当的时机，向他的这支救援船队发送了一份密电，救援飞船立即飞离了中转站，不顾萨多卡舰队再次发出的抗议，信心十足地驶向比卡尔。

另一名军官立刻责令哈瓦特停下来：“停止前进，否则我们将视你们为意图不轨。我们将会摧毁你们。”很显然，那个让帝国丢了大脸的托林莱文布雷彻已经被解除了指挥权。

军事封锁一般都由一连串的行动组成，但哈瓦特很清楚，如果至尊霸撒本人都没向他们开火，那么这些下级军官更是不会冒这个险的。

“你没有收到这样的命令。我们运送的救援补给品很容易腐烂，而比卡尔的人民正在挨饿。你们这种不近人情的拖延已经使上万人

——也许是上百万人——失去了生命。别再加重你的罪孽了，长官。”

惊慌失措的军官又发送了好几条信息，并启动了战舰上的武器，但哈瓦特却指挥他的飞船直接飞过了轨道网。即使是最快的信使，这些萨多卡军官也要等几天才能收到凯坦的回复。

进入轨道后，厄崔迪飞船在受灾最严重的人口聚集地上空盘旋。机身上的舱门打开，自带动力的倾倒箱落入了大气层，这些巨大的无人驾驶立方体很快便翻滚起来并开始自动减速。与此同时，杜菲向下面的比卡尔人民发送了一条信息，公开颂扬了雷托·厄崔迪公爵的仁慈，并告诉他们这些救援物资是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发放的。

他原以为那个首席行政官肯定会吓得不轻，吵闹起来，但在随后的通信中，门泰特得知暴乱已经让这位政治家的政治生命提前结束了。而他的继任者也确实吓坏了，一个劲地表明自己对厄崔迪家族毫无怨恨，尤其是现在。

萨多卡舰队很可能会阻止现在已经发放完救援物资的厄崔迪飞船离开该星系，但杜菲本就没想过离开。他只希望自己完成了必要的事，并且能按计划在凯坦星引起所需的骚动。

现在他可以安心在这里等着了。根据雷托公爵的时间表，厄崔迪的突击部队甚至马上就会飞抵伊克斯。

一艘小型飞船忽然从参辛中转站里冲出来，进入了萨多卡旗舰，哈瓦特觉得这肯定是至尊霸撒加隆回来了。

一小时后，在他自己的旗舰上，门泰特战士惊讶地收到了一条消息，那就是皇帝并没有屈尊对他口中的比卡尔上的“厄崔迪家族的小问题”做出回应。相反，他召回了他的至尊霸撒。杜菲截获了两艘飞船之间的无线电信息，得知这是因为某地发生了“一次大型攻势”。

杜菲·哈瓦特的门泰特推测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他的脑子立刻转个不停，却没法找到答案。一次大型攻势？这是在伊克斯吗？还是帝国对卡拉丹进行了报复？雷托公爵已经输了吗？

他那复杂的头脑所提出的每一种推断都有理由让他惊恐不已。现在这个时机很糟糕。

也许雷托一直以来都中计了。

做一个好人和做一个好公民并不总是一回事。

——旧地球的亚里士多德

尽管雷托·厄崔迪公爵很少正式拜访凯坦，但他的到访并未引起人们的兴趣。眼前这座宏伟的建筑是专门进行高层外交和政治活动的场所。所以新来了一个公爵也没什么人注意。

在一小群仆人的陪同下，雷托坐上了一辆外交专车，前往宫殿的接待大厅。空气中弥漫着喇叭花和清除车辆废气的芳香剂的气味。虽然他一直忧心忡忡——为了邓肯和厄崔迪部队，为了杜菲和他对比卡尔封锁的挑战，也为了隆博和哥尼那边那可怕的沉默，但雷托仍然保持着专业外交官和身负重任的领袖的冷静姿态。

而且尽管压力很大，他还是热切地盼望能马上见到杰西卡。她的预产期只剩几天了。

身着制服的卫兵跟在这辆优雅的浮空车旁边，一路小跑。这辆浮空车至少有三个世纪的历史，有着舒适的红色天鹅绒座椅。顶棚上装着一只机械金狮，左右转动着脑袋，时不时张开大嘴露出牙齿，甚至在那个黑胡子司机按喇叭时能跟着一起发出咆哮声。

公爵对这些小把戏并不感兴趣。他很快就要在兰兹拉德发表演说，无疑会引起轩然大波。沙达姆肯定会对雷托攻击伊克斯的行为感到震怒，雷托担心他无法承受皇帝的怒火。但他愿意牺牲一切去做正确的事情。他对伊克斯上发生的不公行为视而不见太久了。帝国绝对不能认为他是个软弱和优柔寡断的领袖。

沿着水晶铺成的林荫大道，科瑞诺家族的旗帜在微风中飘扬。高大的建筑直插入万里无云的蓝天，在雷托看来这里太过完美了。他更喜欢卡拉丹那多变的天气，甚至是那些美丽而又不可预测的风暴。凯坦太过平淡，已经被改造成一个从奇幻胶片书中取材的画中世界。

浮空车接近了皇宫的接待大厅，开始放慢速度，萨多卡卫兵挥手让他们过去。那只机器狮子又吼了起来。虽然士兵们一个个端着武器冲他比画，但雷托的眼睛却只盯着起降平台。他忽然屏住了呼吸。

杰西卡穿着一件金色的丝绸紧身长裙，正站在那里等他，裙子紧贴着她圆润的身体，衬托着她的小腹——但即使是如此优雅的服饰也无法掩盖她对他微笑时所散发出来的美丽光芒。四名贝尼·杰瑟里特姐妹守护在她的周围。

当雷托踏上锃光瓦亮的走道时，杰西卡犹豫了一下，然后迈着大步向他走了过去。尽管她现在有孕在身，但走路姿势依然优雅。杰西卡停了下来，似乎担心在公共场合拥抱雷托有些不太合适。尽管她对雷托很有信心，知道他不在乎这些。雷托越走越近，然后给了她一个漫长而深情的吻。

“让我看看你。”他后退了一步，欣赏着杰西卡。“啊，你就像夕阳一样美丽。”由于杰西卡在皇宫花园和日光浴室里待了太长时间，所以她那张鹅蛋脸已经有些晒黑了。她现在没戴首饰，也不需要。

他把长满老茧的手掌贴在她的肚子上，似乎在感受着婴儿的心跳：“我这一次的行程很紧张。当你把我一个人留在卡拉丹的时候，你的肚子还没那么大呢。”

“你是来发表演讲的，不是来看望孩子的，公爵。我们以后不是有的是时间吗？”

“当然。”雷托的语气忽然变得更疏远了，因为他发现那些贝尼·杰瑟里特正躲在一旁偷偷观察，好像是在记录他说的话。其中至少有一名女巫露出了不赞成的表情。“等我在兰兹拉德发表完演讲后，我估计得尽快找地方躲起来呢，”他苦笑了一下，“因此，我非常欢迎您的陪伴，夫人。”

就在这时，沙达姆皇帝从皇宫里出来了，他挺着腰杆快步向前走，卫士、侍从和顾问们像一群苍蝇那样簇拥在他周围：萨多卡军官、西装革履的绅士、梳着高高发髻的女士们、带着浮空箱和大衣箱的仆人们。皇宫大门的机库里驶出来一艘壮观的游行飞船，飘浮在半空，掌舵的是一个高大的男人，他的身形几乎完全隐藏在宽松飘动的长袍之下，仿佛他自己就是一面活的旗帜。

皇帝看来已做好了战争的准备。他没有穿那件鲸毛皮斗篷，也没有戴皇家项链，反而换上了一套整洁的灰色萨多卡军服，上面有着银色的饰带和肩章，头上则是一顶黑金色的波萨格头盔。从他的皮肤到他胸前的奖章，再到他闪亮的黑色靴子，一切都是一尘不染。

沙达姆一看见公爵，立刻走了过来，一脸得意。杰西卡正式地向皇帝鞠了一躬，但沙达姆没有理会她。和雷托一样，沙达姆四世也有着雄鹰一样的面部特征，尤其是那个鹰钩鼻。和雷托一样，他也怀揣着一个重大的秘密：“我的表亲，我很抱歉因为急事不能更为正式地接待你。萨多卡军团需要我领导一场重大战役。”

一支巨大的舰队确实正在集结，等待着皇帝——大量的飞船满载着士兵和物资，需要三艘公会的远航机才能运送他们，另外还有两艘公会远航机充当护航舰，目的是展示公会本身的勇气和力量。

“陛下，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雷托努力不让自己脸上流露出疑问和焦虑的神色。难道沙达姆一直在和他玩游戏吗？

“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雷托试图表现出宽慰：“我本来希望您明天能来参加我在兰兹拉德的演讲，陛下。”事实上，他确实希望能在其他贵族的支持下，在兰兹拉德的演讲大厅里击败皇帝。萨多卡的大战役？在哪里？

“是啊，是啊，我相信你的演讲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在卡拉丹修建一个新渔场，还是类似什么的？不幸的是，我的职责在召唤我。”皇帝的男中音很是令人愉快，但他的绿眼睛里却闪烁着冷酷而残忍的光芒。

公爵向他正式地鞠了一躬，然后向后退了一步，站回杰西卡的身边，说道：“陛下，当我在兰兹拉德联合会面前演讲时，我会想着您的。我祝您旗开得胜。等您回来后如果有空，我再去拜会您吧。”

“有空？我是在管理一个帝国啊！我永远没空的，雷托公爵。”还没等雷托来得及回答，沙达姆就把注意力转向了雷托腰间那把宝石刀柄的匕首。“啊，这是我在没收审判结束后送给你的那把吗？”

“陛下，您让我随身带着它，以提醒我是在为您效劳。我从没忘记过。”

“我确实这么说过。”沙达姆说完便转身向那艘游行飞船走去，这艘飞船将把他带到等候着的舰队那里。

雷托松了口气。皇帝的注意力很明显不在他身上，所以这场战役肯定不是冲着伊克斯、比卡尔或是卡拉丹。因此，对雷托公爵有利的是，当他发表声明并宣布厄崔迪开始进攻伊克斯的理由时，皇帝不会在场。在帝国政府的那些官员做出回应之前，隆博早就稳坐在大王宫里了。

当杰西卡陪着他走进皇宫时，他终于笑了。也许一切终究都会圆满解决的。

任何针对自由公民的培训都必须从教导不信任而不是信任开始。它必须教给公民提出质疑，而不是接受常规的答案。

——卡马尔·皮尔鲁，伊克斯流亡大使

克泰尔从来都不反对冒险，但现在的他有些喜欢上冒险了。是时候公开了。

在轮班工作时，他会对着身边辛苦工作的陌生人的耳朵低语，挑选那些看起来最受压迫的人。就这么一个接一个的，那些最勇敢的人开始揭竿而起。

就连头脑过于迟钝、无法理解政治的次人工人也开始明白，他们是如何被特莱拉人出卖的。多年以前，这些入侵者以新生活和自由为承诺诱惑他们，但他们之后的命运却变得越来越糟。

最后，被压迫的人民有了新的希望。因为隆博真的回来了！他们漫长的噩梦就要结束了。很快。

隆博王子在一间小亭子里等待着，准备和他的同志们见面。忽然，他听到走廊里传来一阵扭打声，隆博立刻启动了他的人造假肢，准备战斗。按照计划，雷托的部队将在几小时内抵达伊克斯，而克泰尔也已经返回了地面，他穿过那些狭窄的管道和应急通道，目的是将

最后几片走私过来的晶片炸药安放在萨多卡地表防御系统的几处关键位置。几次精准的爆破会让入口港峡谷在面对即将到来的厄崔迪部队时失去防御能力。

但如果隆博过早地暴露了，那么他们所有的工作都将付诸东流。扭打声变得越来越近。

很快，脸上带着墨藤伤疤的哥尼·哈莱克抱着一具破碎的尸体踉踉跄跄地走了进来。这具尸体看起来几乎不像人类，有着光滑的蜡状五官，一对毫无生气的眼睛，那个像洋娃娃一样的脑袋瘫软无力地耷拉在断裂的脖子上。

“变脸者，假扮成了次人。我觉得他对我有些太过好奇，于是冒险试探了一下，发现他果然不是那些意志薄弱的次人。”

他把死去的变脸者扔在石头地板上，接着说道：“所以我拧断了他的脖子。万幸啊。‘隐藏着的敌人才是我们最大的威胁。’”他严肃地盯着隆博。“我觉得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们知道我们来了。”

让芬伦感到惊讶的是，这位研究大师并没有公然反对他，但他仍然觉得自己现在像个囚犯。

伯爵这一辈子都十分小心谨慎，一直保持警惕，一直游走在悬崖的边缘。他在那些服用了过量人造香料的人群（包括萨多卡士兵）中

发现了许多令人不安的副作用。他们的行为非常危险……

而这位身材矮小的特莱拉科学家自身的行为也变得越来越古怪和不可预测，他花了整整一个上午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向帝国香料大臣展示那些数据，展示他的培育罐能够生产的奥马尔的数量，以便让整个项目继续进行。“我觉得一开始呢，皇帝必须谨慎地发放这些人造香料，作为对那些最忠诚于他的人的奖赏。只有少数人应该得到这种祝福。只有少数人是值得的。”

“是啊，嗯-嗯-嗯。”芬伦对这种合成美琅脂仍抱有许多疑问，但他觉得公然提出这些问题太危险。他坐在阿吉迪卡对面，检查着这位研究大师不断递给他的硬拷贝文件和迷你全息图。

阿吉迪卡的体内似乎充满了他自己无法抑制的紧张能量。他那张消瘦的脸庞变得十分呆滞，似乎处于神游状态，同时还有着一种极端的傲慢，仿佛他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半神。

芬伦的所有本能都在发出警告，他现在只想杀了这个人，永远结束这一切。像哈什米尔·芬伦伯爵这样的致命战士，即使对方戒备森严，他也能找出上千种杀他的办法，只是绝不可能毫发无损地逃脱罢了。他看到了那些研究员对阿吉迪卡的狂热忠诚，就好像研究大师对这些卫兵和工作人员进行了催眠控制……而最令人不安的是，萨多卡士兵似乎也被他洗脑了。

还有一些变化也在发生。比如最近几天，伊克斯人民忽然开始变得不守规矩，到处都泛滥着不满情绪，破坏事件也增加了十倍。墙上的涂鸦像晨露中的厄拉奇恩花朵一样四处绽放。特莱拉已经占领伊克斯那么久了，谁也不知道是什么触发了这些反抗。

阿吉迪卡对此做出的回应是更加严厉的镇压，他进一步限制了人们所能保留的最低限度的自由和食物。而芬伦从来就不赞成特莱拉人对伊克斯采取这般严厉的手腕，他认为这是一种短视的政治。这会让整个世界一天比一天变得不安，压力越来越大，就像一个沸腾的压力锅被强行盖上了盖子。

研究大师办公室的门砰的一声打开了，坎多·加隆指挥官走了进来。这位年轻的萨多卡指挥官头发缠在了一起，身上穿着一件全是褶皱的制服，手套也脏了，似乎他不再关心军队的着装要求了。他用有力的臂膀拖进来一个弱小的生物，是一个次人。

加隆睁大了黑色的眼睛，眼球飞快地转动。他咬紧牙关，噘着嘴唇，流露出狂躁和得意的情绪。他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无情的恶霸，而不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帝国军队指挥官。芬伦觉得自己胸口又一阵阵发紧。

“这是什么？”阿吉迪卡不耐烦地问道。

“我相信它是一个次人。”芬伦干巴巴地回答。

特莱拉研究大师厌恶地皱起了眉头，说道：“把这个肮脏的……生物给我扔出去。”

“首先，听他说完。”加隆一下子把脸色苍白的工人扔到地上。

次人一骨碌爬了起来，抱着膝盖左顾右望，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自己遇到了什么麻烦。

“我告诉过你该怎么做。”加隆朝他的屁股踢了一脚。“给我如实说。”

次人一下子被踢倒在地，痛得喘不过气来。萨多卡指挥官气得向他直扑过来，用戴着手套的手抓住了他的一只耳朵，硬把他提了起来。次人扭动着身体，耳朵上全是鲜血，加隆再次喊道：“给我说！”

“王子回来了，”那个次人终于开口说道，然后像念咒语一样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句话，“王子回来了。王子回来了。”

芬伦瞬间头皮发麻。

“他说的是谁？”阿吉迪卡问道。

“隆博·维尔纽斯王子。”加隆推搡着次人，让他多说几句。但这个头脑简单的生物只是呜咽着重复着这句话。

“他指的是变节的维尔纽斯家族的最后一个幸存者吧，嗯-嗯-嗯-嗯？”芬伦问道，“他确实还活着。”

“我知道隆博·维尔纽斯是谁！但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怎么还会有人关心他呢？”

加隆揪住次人的头，狠狠撞在坚硬的地板上，他痛得大声尖叫。

“住手！”芬伦说道，“我们需要进一步审问他。”

“他什么也不知道了。”加隆握紧他戴着手套的拳头，狠狠打在那个无助的次人的后背上。芬伦能听到肋骨和椎骨开裂的声音。疯狂

的指挥官一拳接一拳地打着，就像是一台失去控制的打桩机。

次人浑身是血，瘫倒在地板上，抽搐了一下后死了。

萨多卡指挥官汗流浃背，狂躁不安，他直起腰来，恶狠狠地瞪大了眼睛，好像在寻找其他可以杀死的东西。鲜血溅满了他的制服，但他似乎并不介意。

“只是个次人而已。”阿吉迪卡哼了一声，过去闻了闻。“你说得对，指挥官——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再招出什么来了。”研究大师探出一只小手，伸进长袍，取出一块压缩人造香料递给指挥官，“赏给你的。”说着他把香料块扔给加隆，加隆以闪电般的速度一把抓过来，狼吞虎咽地吞了下去，就像一只受过训练的狗。

加隆疯狂地看了看芬伦，然后大步走向门口，脚下就是血迹斑斑的地板：“我去找其他人来审问。”

但还没等他离开，警报就响了起来。芬伦吓得一下子跳了起来，而研究大师则环顾四周，更多的是恼怒而不是恐惧。他在伊克斯待了二十二年，还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警报声。

但这声音对指挥官加隆来说再熟悉不过了：“我们受到外部的攻击了！”

厄崔迪的军舰穿过了大气层，直扑萨多卡军团的防御网。攻击飞船降落到入口港峡谷，那里有着数百个石窟，布满了用于运输和出入的沉重大门。

克泰尔的晶片炸弹爆炸了，惊醒了睡梦中的萨多卡士兵，几乎完全摧毁了他们的主要传感器网络装置。由于控制主板短路，防空大炮全部熄火。那些长年处于无聊状态的特莱拉边防警卫对这支从天而降的部队完全束手无策。

厄崔迪飞船发射了导弹，熔化了钢板并炸开了岩石。萨多卡士兵匆忙组成防御阵型，但他们这么多年来都太懈怠了，他们的武器站都被用来平息内部骚乱和恐吓潜在的渗透者了。

由邓肯·艾达荷率领的舰队准时抵达了伊克斯。运输飞船迅速地降落，士兵们怒吼着冲了出来，他们抽出随身佩剑，准备在不能使用激光枪的地方进行近距离战斗。他们高喊着公爵和隆博王子的名字，奋勇杀敌。

光复伊克斯的战斗开始了。

爱所拥有的强大力量并不神秘：这股力量的源头来自生命本身的流动——一种狂野的、奔放的、倾泻而出的力量，源自最古老的时代……

——杰西卡夫人，日记条目

一旦杰西卡开始分娩，那么贝尼·杰瑟里特会为她准备好一切。几乎没有人知道姐妹会这么做的真正原因，只有女巫们清楚这个她们期盼已久的孩子有多么重要。

在阿妮鲁尔的严格监督下，她们为杰西卡准备了一间阳光充足的产房。姐妹会特别遵循了远古时期的风水学，在照明和空气流通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床头上方悬吊着的花盆里种满了菲拉玫瑰、银兰花和石竹康乃馨。而这间产房位于皇宫的顶层，这里仿佛可以直达星空，几乎触摸到那些用于控制天气的松软人造云。

杰西卡往后靠，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她的身体、她的环境以及那个渴望从她的子宫里出来的无比重要的孩子身上。她尽量避免和莫希阿姆圣母对视，害怕自己不经意间流露出内疚的神色。我以前确实挑战过她，反对过她的意见……但从来没有在如此重大的事情上反抗过她。

很快，姐妹会就会知道她的秘密了。

大圣母会因为我的背叛而处死我吗？在孩子出生后的几个小时里，杰西卡无疑会处在非常脆弱的状态。而在她年迈苍苍的老师眼里，失败是比公然背叛更大的罪行。

在阵痛的间隙，杰西卡吸了一口花香，不禁又想起了遥远的卡拉丹，她想在那里和她的公爵一起看孩子。“我不能恐惧……”

莫希阿姆坐在她的身边，专心地看着自己这位优秀的学生。尽管医护姐妹尤飒严正警告过，但面容憔悴的阿妮鲁尔夫人坚持要亲自到产房来看看。但在这种时候，谁又能反对魁萨茨圣母的命令呢？在接受了大量药物治疗后，阿妮鲁尔坚称自己已经暂时平息了头脑中的杂音。

杰西卡试图起身以示尊重，但皇帝的妻子却对她严厉地摇了摇手指，说道：“穿上我们给你准备的分娩长袍。然后给我躺下，把精力用在控制你的肌肉上吧。回忆一下你所学习的技巧，准备好你的身心。这次分娩我们不能出任何差错。我们等了足足有九十代人！”

尤飒走了过来，搀扶了一下阿妮鲁尔的手臂：“夫人，她才刚开始扩张。等时间到了我会通知您的。她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

阿妮鲁尔立刻打断了她：“我已经给皇帝生了五个女儿了。我的经验对这个女孩儿很有帮助。”

杰西卡顺从地脱下她自己的衣服，穿上了阿妮鲁尔带给她的凯·萨提恩长袍。这种袍子果然十分轻盈和光滑，她几乎感觉不到它覆盖在她的皮肤上。当杰西卡爬回高高的分娩床上时，她觉得自己开始无比期待儿子的降生了，这种期待战胜了她对姐妹会的忧虑。当我离开这张床时，我会有个儿子，雷托的儿子。

九个月来，她一直在养育和保护这个孩子。直到十二天前，直到莫希阿姆圣母通过心灵感知的方式向她展示了魁萨茨·哈德拉克计划的真相前，她所想到的还只有自己对公爵的爱，以及在维克多不幸去世后，雷托是多么需要另外一个儿子。

在阿妮鲁尔身边的莫希阿姆抿嘴微笑起来："杰西卡会做得很好的，夫人。她一直是我最好的学生。今天，她将证明我给她的所有训练都是值得的。"

一想到这些有权有势的女人会对自己做什么，杰西卡就觉得要是雷托现在能跟她在一起就好了。他是决不会让她或他们的孩子受到伤害的。前一天晚上她是和雷托过的夜，她如愿以偿地再次被他抱在床上，和雷托肌肤相亲。而对杰西卡来说，比起激情她现在更看重这种温情时刻。

借着房间里柔和的球形灯光，杰西卡注意到公爵有了些许变化。他又变回了原来的自己，变回了她所爱的那个冷酷而强大的雷托·厄崔迪，变得更有活力了。

但他已经定好今天对兰兹拉德联合会发表讲话，履行他作为一名大家族的公爵的重要职责，所以他不能焦虑地守在妃子的床边。

现在，在产房里，杰西卡屈从于自己身体的自然流程，躺了下来，闭目养神。她除了完全配合贝尼·杰瑟里特之外别无选择。*我下次可以给她们再生一个孩子，一个女儿。如果她们还让我活着的话。*

杰西卡知道自己不经意之间把姐妹会的育种计划给提前了，她把男孩的出生提前了整整一代。而遗传学是一门不确定的科学，是一种

更高层次的、不确定性极强的赌博骰子。我的儿子会是传说中的那个人吗？这对杰西卡来说无疑带来了一种既可怕而又令人兴奋的可能性。

她睁开眼睛，看到两名医护姐妹像哨兵一样走了进来，站在她床的两边。她们用连杰西卡都听不懂的语言低声交谈，同时检查诊断设备，最后用探针和传感器在杰西卡的皮肤上划来划去。在床脚，阿妮鲁尔夫人和尤飒注视着一切，皇帝的妻子那双母鹿般的眼睛深陷在凹陷的脸上，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但她还是事无巨细地指挥众人，让医护姐妹们既紧张又恼怒。

尤飒被杰西卡和阿妮鲁尔夫人弄了个应接不暇：“求你了，夫人，这只是一次常规的分娩。您还是别太操心了。请您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休息吧。我给您开了个新药方，有助于平息其他记忆的声音。”说着尤飒把手伸进了口袋。

阿妮鲁尔粗鲁地挥了挥手，似乎是在赶走这个身材较小的女人：“你懂什么。你给我的药太多了。我的朋友洛比亚正在警告我。我需要倾听我内心的声音，而不是堵住耳朵。”

尤飒带着责备的语气说道：“您不应该在没有姐妹会的协助下进行如此深入的探索。”

“你忘了我是谁了吗？这涉及我的隐秘者身份。你是不敢挑战我的。”说着阿妮鲁尔从托盘里抓起一把手术用的激光刀，用带有威胁意味的口气说道，“如果我现在命令你用这把刀刺进你自己的心脏，你也得给我照办。”其他的医护姐妹纷纷后退了好几步，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阿妮鲁尔怒视着尤飒，母鹿眼睛闪闪发光：“如果你让我觉得你的存在会危及育种计划的成功，我会亲自杀了你的。你给我小心点儿，自己掂量掂量吧。”

然而莫希阿姆忽然冲了过来，打断了阿妮鲁尔：“你说的这些是其他记忆给你的建议吗，夫人？你现在能听到她们在说话？”

“是啊！她们的声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响亮。”

莫希阿姆迅速地把身处危险之中的尤飒推到了情绪激动的阿妮鲁尔够不到的地方，然后说道：“阿妮鲁尔夫人，你有权利也有义务指导这次分娩，但是你不能干涉医护姐妹。”

阿妮鲁尔仍然紧握那把激光刀，身体抽搐起来，好像在和脑海中的其他记忆进行抗争，以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肌肉。她在杰西卡旁边的一把带着靠背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另外两名医护姐妹想要躲开，但莫希阿姆却挥手示意她们继续工作。

虽然身处一片混乱之中，杰西卡却平静地呼吸着，用莫希阿姆教她的技巧循环着吸气……

阿妮鲁尔试着平息她的愤怒和焦虑，她也不愿自己的情绪危及这个产房。无数狂乱的想法在魁萨茨圣母那混乱的头脑中翻腾着，挣扎着想要蹦出来。她狠狠咬向自己的手指。如果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真的因为自己出了什么问题，那么魁萨茨·哈德拉克计划便会倒退几个世纪，甚至可能永远毁掉。

这样的事情绝不能发生。

阿妮鲁尔突然惊讶地看向自己手中的那把激光刀，然后一下子把它扔在附近的一张桌子上，虽然仍旧触手可及：“对不起，孩子。我并不想让你难过。”她呢喃道。又过了一会儿，她接着用祈祷的语气对杰西卡说道：“现在是最重要的时刻，你必须使用普拉纳－宾度技巧来引导婴儿通过产道。”说完她看了看桌上那些闪闪发光的工具，“而我会亲手割断你女儿的脐带。”

“我准备好了，”杰西卡宣布，“现在我要开始生产了。”等她们看到婴儿的那一刻，她们会有多恨我啊。

她对自己的身体，对每一块分娩所需的肌肉都进行了精确的控制，并施加着压力。阿妮鲁尔夫人会怎么做？她的眼神里明显带有疯狂的迹象，但皇帝的妻子真的会杀人吗？

杰西卡发誓自己一定会保持警惕，随时准备以任何可能的方式保护雷托之子。

皇帝的权威来自人民和他们选出的兰兹拉德联合会，但大议会正变得越来越屈从于权力，人民也迅速退化成为无权无势的贱民，一群很容易被煽动起来的暴徒。我们的帝国正处于向军政府转变的过程之中。

——艾因·卡利玛尔，李芝总理，在兰兹拉德的讲话

这堪称是一次迅速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武力展示。沙达姆对这样的效果很是满意。厄拉科斯——还有整个帝国——再也不会和以前一样了。

公会的舰队突然出现在了沙漠世界的上空。五艘远航机迅速在轨道上就位，每一艘都超过二十公里长，在远航机上甚至可以直接看到哈克南家族的首都迦太格。

哈克南男爵站在宅邸的露台上，惊讶地望着夜空。北极光那电离放电所呈现的波纹让他肥胖的身子直起鸡皮疙瘩：“该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男爵依靠着身上的浮空背带，才没让自己飘浮起来。他在一周前其实就打算回到杰第主星去了，现在则是打心眼儿里后悔自己没有那么做。

阵阵热浪像瘟疫一样在黑暗的街道上蔓延开来。在男爵的头顶上方，反射着明亮光芒的远航机有如黑云压城，又像是漂浮在黑色海面上的冰山。迦太格警报大作，惊慌失措的士兵们冲出营房，立即实行了戒严，把民众都锁在了屋子里。

一个助手冲了进来，他惊恐地瞪着空中的奇观，似乎比他的哈克南主人还要害怕：“男爵阁下，一名宇航公会大使从远航机发来了消息。他想和您谈谈。”

肥胖的男爵鼓着腮帮子，大为光火地喊道：“我倒是很想知道他们究竟跑来我的星球干什么。”其实，在男爵贪污了一部分香料的前提下，厄拉科斯的美琅脂产量也一直超出皇帝的预期。哈克南家族应该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才对，就算沙达姆最近确实越来越任性和反复无常。“一定是有什么事情搞错了。”男爵猜测道。

那名助手打开了屏幕，调整了一下控制系统，直到接通了正确的通信频道。一阵刺耳的声音顿时从通信器里传来：“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你的罪行已经完全暴露了。宇航公会和皇帝决定对你施加惩罚。你必须服从我们的权威。”

男爵早就习惯于否认自己犯下的各种罪行，但这一次的指控确实让他感到非常惊讶，一时间连借口都找不出来：“可是……可是……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

“这不是一次对话。”那个声音变得更大、更刺耳了，“这是一个通告。宇联商会的审计员和宇航公会的代表将被派去检查香料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

男爵快要窒息了，连忙问道：“为什么？你们最起码得告诉我指控到底是什么！”

“你的秘密将无所遁形，你的罪行会受到严惩。除非我们下达命令，否则整个帝国的香料流通将被切断。而你，哈克南男爵，必须据

实陈奏。”

男爵顿时被吓得冷汗直流。他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忌讳，才引来了如此荒谬、严重的指责，只得继续小心翼翼地问道：“我……谁是指控我的人？证据又是什么？”

“宇航公会将立即切断你的通信，并封锁厄拉科斯的所有太空港。从现在开始，我们将禁止你们使用任何香料收割机。”说完这句，男爵面前的通信器立刻关闭了，然后开始冒烟并突然冒出一阵火花，“通信结束。”

公会舰队轰然掠过男爵的头顶，发出强烈的电磁脉冲，迦太格太空港里所有飞船上的线路和导航系统瞬时全都瘫痪。男爵的宅邸内也是如此，在电磁波的持续轰击下，球形灯先是变暗，然后又变亮，最后发出可怕的嘶嘶声并爆炸了，碎片砸向男爵的脑袋。

他捂脸对着通信器大喊，但没有任何回应。甚至连本地的通信网络也都瘫痪了。手足无措的哈克南男爵大声怒吼——尽管除了他身边的人谁也听不见（宅邸里其余的人都明智地选择逃跑了）。

男爵现在得不到任何进一步的解释，也无法向任何人求助。

三艘远航机的机舱打开了，萨多卡的主力舰队从远航机里倾巢而出。巡洋舰、护航舰、劫掠舰、轰炸机——似乎皇帝在短时间内把所有能召集来的飞船都派来了。当然，沙达姆很清楚这次军事行动是一

次冒险，在这期间帝国的其他地方都变得脆弱了，但这次出其不意、大刀阔斧的攻击行动带给他的好处确实太多了。甚至连公会都不明白他真正的目的。

皇帝穿着一身带有总司令徽章的军服，端坐在指挥旗舰的舰桥上，他的这艘旗舰直奔厄拉科斯地面而去。这次行动是沙达姆几十年庞大布局的高潮，整个奥马尔项目将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迅速结束。而这一次，他将会亲自率领他的军队取得胜利，为这场伟大的香料战争画上了一个辉煌的句号。他的奥马尔已经准备好了，现在他所要做的就是把厄拉科斯从化学层面抹去。

萨多卡的将军们会直接服从皇帝的命令，但至尊霸撒加隆仍会监督实际的军事操作。沙达姆需要一个可以信任的人，一个不会质疑而只会采取行动的人，因为未来肯定会有很多质疑。这位饱经风霜的萨多卡老将笔直地站在他身边，对皇帝的真实目的毫不知情，也不清楚这次战役会以一个什么结果结束。但他仍会一如既往地服从上司的命令。

萨多卡战舰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在札诺瓦使用过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毕竟皇帝的目标是消灭厄拉科斯上所有的香料，这是塑造沙达姆新帝国的必要步骤。在这之后，沙达姆便会拥有唯一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奥马尔。只要完成了这次攻击，沙达姆·科瑞诺四世将会彻底巩固自己的皇权，粉碎一切妨碍他统治的垄断企业和贸易集团。

啊，哈什米尔要是能在这里亲眼目睹我的胜利就好了。不过皇帝也在不断地提醒自己，他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自己不需要一个顾问来纠正他或是反驳他的想法，抢走他的功劳。

当皇帝的旗舰降至大气层边缘，沙达姆端坐在指挥椅上，身体前倾，凝视这颗破碎的褐色星球。*真是个丑陋的地方*。这里还经得起更严重的破坏吗？他的面前是一个不完整的卫星环，以及在男爵本人多年的坚持下，公会勉强送入轨道的那些无效的气象观测卫星。这些卫星只监控了哈克南家族控制的地区，而没有提供任何关于沙漠和极地地区的数据。

“该练习打靶了，”他宣布道，“派出你的劫掠舰，摧毁那些卫星。每一个。”说着沙达姆用手指敲了敲指挥椅的扶手。毕竟他一直喜欢扮演军人的角色。“让男爵的眼睛变得更瞎一些吧。”

“遵命，陛下。”苏姆·加隆答道。片刻之后，小型攻击飞船从远航机里蜂拥而出，像成群的蝗虫一样向外扩散。然后在精确的射击下，他们摧毁了一颗又一颗卫星。沙达姆尽情享受了每一次微小的爆炸。

如果从厄拉科斯的地面上看去，皇帝的舰队一定很恐怖。公会最初只是认为皇帝是想在厄拉科斯建立一个稳固的军事存在，以削弱哈克南的力量，这样萨多卡军团就可以没收男爵的那些非法美琅脂储备了。某些兰兹拉德里的人——那些知道皇帝率领舰队前往厄拉科斯的贵族们——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他们纷纷站到皇帝一边，等着接手厄拉科斯封地及其香料产业。

他们哪里知道，厄拉科斯的香料产业很快就会变得*毫无价值*了。

哦，沙达姆是多么期待他这场大戏的下一幕啊。他想起了那出乏味而过时的戏剧《*我父亲的影子*》，剧中一直在歌颂皇太子拉斐尔·

科瑞诺的美德，而他其实只是一个从未正式坐上皇位的被欺骗的傻瓜。

沙达姆曾考虑过亲自赞助一些艺术家，只是他认为自己的成就并不只限于文化方面。一名帝国传记作家会记录下他在军事和经济上的胜利，而一群作家会创作出不朽的文学作品，让后人对他的伟大功绩顶礼膜拜。而只要他这个皇帝能得到他应得的绝对权力，那么这一切都不在话下。

这颗沙漠星球被烧成焦土之后，宇航公会——以及所有依赖美琅脂的人——都将会被他攥在手心里。他决定将这次战役命名为“厄拉科斯先手”。

一想到自己即将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沙达姆觉得再大的风险也值了。

伟大必须与脆弱结合在一起。

——皇太子拉斐尔·科瑞诺

面对自己人生的另一个重大转折点，雷托公爵走进了兰兹拉德演讲大厅。即使皇帝正在玩他的战争游戏，雷托也准备发表这个可能是他贵族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演讲。

他回忆自己上次走进这个庄严的演讲大厅时的情景。那时的雷托还很年轻，是一位在父亲英年早逝后仓促上任的新公爵。当时特莱拉人刚刚占领了伊克斯，雷托就是在这个大厅里义正词严地谴责了侵略者，谴责了那些无视维尔纽斯伯爵诉求的贵族们。但贵族代表们非但没有被他打动，反而一起嘲笑这个幼稚的年轻贵族……就像他们多年以来嘲笑皮尔鲁大使的声明那样。

但今天下午，雷托公爵自豪地率领他的队伍走过入口处的长廊时，贵族代表们全都欢呼起来，大声高喊他的名字。巨大的演讲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让他感到自己变得更加坚强、更加自信了。

尽管雷托和他的团队之间现在没法取得联系，但他整体计划中的各个不同部分必须在恰当的时间同时进行。杜菲·哈瓦特应该已经成功突破了比卡尔的封锁线，而虽然还没有得到两名渗透者的确认，但他的军队也将准时发动对伊克斯的袭击。雷托更清楚自己在凯坦上需要扮演的角色。如果一切都按原计划进行，如果隆博和哥尼能活下来，那么伊克斯必将获得解放，新的维尔纽斯伯爵就能在有人提出反对之前安全地回到他的大王宫里……

但前提是一切都要同时进行。

就在雷托进入大厅之前，他接到了一个不知名的贝尼·杰瑟里特姐妹匆忙送来的通知，这些女巫每天都像乌鸦一样在皇宫里飞来飞去的。“您的侍妾杰西卡就要生产了。她有最好的医护姐妹照顾。所以没什么好担心的。”侍从姐妹朝他微微一笑，然后鞠了一躬退了回去。“阿妮鲁尔夫人觉得您可能想知道这件事。”

雷托怀揣着些许不安，大步走向讲台。杰西卡就要生下他的孩子了。他现在应该在产房里守在她身边的。贝尼·杰瑟里特也许不会同意有一个男人在场，但如果不是今天这个场合太过重要，他一定会坚持陪着她的。

但演讲的时间无法更改，当邓肯·艾达荷率领军队攻入伊克斯的洞穴时，他的演讲必须同时开始。

当公告员大声宣读他的姓名和头衔时，雷托伸出手指在讲台上轻敲了几下，等待欢呼声平息。最后，大厅里一片寂静，那些代表仿佛都认定雷托今天可能会有一些有趣的——甚至大胆的——东西要讲出来。

他在兰兹拉德联合会里的声望和地位多年来一直在上升。没有任何一位贵族，包括那些比他富有得多的人，会像他今天这样冲动和冒险。

“想必在座的各位都清楚比卡尔现在面临的困境，一场威胁到整个生态系统的植物瘟疫摧毁了这颗星球。虽然我自己和首席行政官有过争执，但我已经满意地解决了那个问题。现在，我的心和你们的一

样，都在为受苦的比卡尔人民感到难过。因此，我派出了满载着救援物资的船队，希望沙达姆皇帝能允许我通过封锁线，把这些救命物资送进去。”

演讲大厅里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人们都为雷托的举动感到钦佩和惊奇。

“但这只是我一系列行动的一小部分。二十多年前，我也曾像今天这样站在你们的面前，抗议贝尼·特莱拉对伊克斯的野蛮侵略，伊克斯是维尔纽斯家族的封地——而他们是厄崔迪家族的朋友，也是你们许多人的朋友。

“由于没有得到皇帝的帮助，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伯爵选择了变节。在他和他的妻子被追捕时，邪恶的特莱拉入侵者残酷占领了伊克斯。从那时起，维尔纽斯王子，伊克斯合法的继承人，一直在我的保护下生活在卡拉丹。多年来，伊克斯的流亡大使一直在恳求你们的帮助，但你们中没有一个人伸出援助之手。”说完，雷托静静地等着，看着，听着大厅里那些不安的骚动。

“所以今天，我采取了单方面的行动来纠正这种不公。”

他停了几秒钟，让贵族们消化一下他的这句话，然后声音响亮地继续说道：“就在此时此刻，就在我向你们发表演讲的时候，厄崔迪的军队正在进攻伊克斯，我们的目的就是恢复隆博·维尔纽斯公爵的正当权利。我们的目的就是驱逐特莱拉人，从而解放伊克斯人民。”

人群中传来一阵叹息声，接着便是焦虑的窃窃私语。这些贵族中没人预料到这一点。

雷托强行挤出一个笑容，话锋一转：“在残酷和无能的特莱拉人统治期间，伊克斯技术生产能力急剧下降。兰兹拉德联合会、宇联商会和宇航公会都清楚这一点。而帝国需要科技水平极高的伊克斯机器。所以今天在座的每一位贵族都能从维尔纽斯家族的重新掌权中受益。这一点你们谁也不能否认。”说完，他看向讲台下成百上千的贵族，想看看谁胆敢反对。

“我今天来凯坦，本是想和帕迪沙皇帝谈谈这件事，但显然他正忙于另一场战役。”雷托发现大部分贵族都只是面无表情地耸耸肩，而有些人则微微点头，似乎知道些什么。“我确信，我亲爱的表亲沙达姆会支持恢复维尔纽斯家族的原有地位。而作为厄崔迪家族的公爵，我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正义、为了帝国、为了我的朋友伊克斯王子。”

当雷托结束演讲时，兰兹拉德大厅顿时大乱。他听到了欢呼声，听到了几声愤怒的叫喊声——而更多的是困惑。直到最后，形势才发生了逆转。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纷纷开始鼓掌。顷刻之间，大厅里爆发出排山倒海般的掌声。

雷托向他们挥手、点头表示赞赏，这时他停顿了一下，目光落到了观众中一个庄重的、头发花白的人身上。这个人没有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制服或是军衔，也没有私人包厢，甚至没有预留座位。他就是伊克斯的卡马尔·皮尔鲁大使。这位老人高昂着头，带着无比崇敬的神情望向雷托，随后便失声痛哭起来。

学会预知危险才能万无一失。只有做好完全准备的人才能生存下来。

——剑术大师乔一诺莱，归档文件

回到卡拉丹是一段漫长的旅程。远航机在帝国里兜着圈子，在一颗又一颗星球上停下来。在远航机的货舱里，载有那支小型厄崔迪救援船队，杜菲·哈瓦特就在旗舰上。

在完成了比卡尔人道主义任务，成功转移了帝国的注意力后，杜菲一心想要尽快回到卡拉丹，回到那座俯瞰大海、立于悬崖之上的灰色城堡。

他对萨多卡封锁的佯攻如他希望的那样成功了。他不但惹恼了皇帝，还成功给比卡尔人民送去了救灾物资。在沙达姆把他的指挥官调走后，厄崔迪的舰队在比卡尔附近足足等了九天，才等来了另一艘远航机，然后按照预定路线带他们回卡拉丹。

第一批厄崔迪飞船从远航机的船舱里飞出来了，一头扎进了卡拉丹那多云的天空，很快就被覆盖在海洋上的漩涡气流吞没了。在第一批小型舰队的后面，商船和护航舰也紧跟着鱼贯而出，纷纷降落在太空港，准备稍作休整后继续执行它们的日常公务。

杜菲觉得自己现在能连续睡上个三天三夜。在这次行动中他没能好好休息，因为他需要亲自掌控一切，也因为他一直在担心邓肯对伊克斯的初步进攻。战斗应该在此刻打响了。

但杜菲仍没走向自己的床铺。暂时还不行。因为公爵还在凯坦星，而厄崔迪的大部分军队都被派往伊克斯了，他必须保证留在卡拉丹的军事人员和装备都为保卫这个星球做好了完全的准备。现在的卡拉丹太过脆弱了。

当他乘坐的护航舰降落在卡拉市太空港附近的军事基地时，门泰特惊讶地发现基地里根本没有剩下任何飞船，只有几名身穿制服的老兵，士兵的数量不比维修人员多多少。一名预备役中尉告诉杜菲，这是雷托公爵的决定，他要不惜一切代价为伊克斯而战。

看到这些，杜菲忽然不安起来，卡拉丹现在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了。

随着远航机驶入停泊轨道，大量的贸易飞船开始忙碌起来。在当天晚些时候，巨大的公会飞船穿越人烟稀少的东部大陆时，一大群没有标记的飞船在最后一刻飞出机舱，在高纬度轨道上盘旋起来，躲避着监视……

即使有着希·雷瑟这样熟练的飞行员，侦察飞船的机翼在掠过卡拉丹上空的冷气流时仍发出了砰砰的响声。这位红头发的剑术大师现在就端坐在操纵台后面，而这艘快速侦察飞船是由临时拼凑的格鲁曼—哈克南联合舰队派出的。

雷瑟越过行星的暗面，穿过云层，透过斑驳的缝隙往下看去，飞船与落日擦肩而过，终于赶上了仍在海面上徘徊的最后一抹阳光。

他的主人，莫里塔尼子爵，准备倾尽全力对厄崔迪家族发动一次突然袭击。尽管格洛苏·拉班本身是一个野蛮人，但他反而更保守，反而想要知道莫里塔尼子爵把兵力部署在哪里，以及他们成功的概率到底有多大。虽然希·雷瑟早已宣誓效忠子爵，但毕竟他是一位饱受考验的剑术大师，他更喜欢拉班的做法。对于这些问题，雷瑟经常与他的主人意见相左，但经过多年的剑术大师训练，他清楚自己在家族里的地位。他的忠诚无可置疑。他坚守自己的荣誉。

邓肯·艾达荷也是如此。

雷瑟回忆起他和邓肯在星罗棋布的吉奈斯岛屿上度过的那段难忘岁月。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好朋友，最终一同取得了胜利，自己也顺利成为了一名剑术大师。

当格鲁曼的其他学生因为子爵的卑劣行径被赶出吉奈斯时，雷瑟留了下来，他是他的家族里唯一一个完成了吉奈斯训练的人。在毕业回到格鲁曼后，他本以为自己会名誉扫地，甚至被家族处决。当时邓肯也恳请雷瑟能到卡拉丹加入厄崔迪家族，但红头发拒绝了。不管怎样，他还是勇敢地回家了。最终他保住了自己的荣誉，活了下来。

凭借他的战斗能力和领导能力，雷瑟在格鲁曼获得了迅速晋升，成为特种部队指挥官。在这次进军卡拉丹的任务中，他是仅次于子爵的副指挥官。但他更喜欢亲自上战场。于是雷瑟驾驶着侦察飞船，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大干一番。

他并不希望与邓肯·艾达荷作对，但现在他别无选择。政治最终会让所有朋友反目成仇。现在，他回忆着当年邓肯对他说过的话，那些关于他心爱而美丽的卡拉丹的所有细节，最后他把飞船降到一排灰

色的云层下面，卡拉丹的山水、城市和它所有的弱点一览无余地呈现在他的面前。

他攀升起来，快速地飞过卡拉市，越过三角洲和满是庞迪稻田的低地。他注意到了浅水中那些黑乎乎的海藻床和被白色堤坝包围着的黑色礁石。雷瑟认出了他看到的一切，因为这些细节邓肯都告诉过他。

当年他们坐在一起读家信时，邓肯曾和他分享过从卡拉丹送来的美味佳肴。他也曾对雷瑟谈起过老公爵是个多么好的人，保卢斯在邓肯小的时候是如何照顾他的，如何把他留在城堡里的，以及他们这些新来的人是如何以忠诚回报老公爵的。

雷瑟深深地叹了口气，继续向前飞去。

侦察飞船飞得又快又低，红头发用他那双训练有素的眼睛细细审视一切。他看到了他想要看的东西，然后便飞回舰队去提交报告了，而这份报告里只有一个结论，一个无可辩驳的结论……

最后，他立正站在子爵面前，宣布道：“大人，他们让自己变得非常脆弱。征服卡拉丹将轻而易举。”

杜菲·哈瓦特孤身一人，忧心忡忡地站在岩石海角新立的雕像旁……那是雷托为老保卢斯和年轻的维克多·厄崔迪所立的，高大雕像的手里高举着燃烧着熊熊烈焰的火盆。

在平静的海面上，有许多小船在海藻中忙碌着，有的还拖着渔网，捕食较大的鱼。一切似乎都很平静。当太阳滑向地平线时，云层呈现出了斑驳的羽毛状。

门泰特战士忽然看到了一艘飞得又高又快的飞船。很明显是一艘侦察飞船。船身上没有标记。

按详细的推测，应是一级和二级命令。杜菲立刻推测出了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很清楚自己现在几乎无力保护卡拉丹，尤其是面对直接的攻击。杜菲手里就剩下几艘护航舰队的战舰了，除此之外厄崔迪家族可以说毫无御敌能力。雷托把所有赌注都押在了他的伊克斯战役上，也许这回赌得有点大了。

一艘没有标记的侦察飞船掠过杜菲的头顶，搜集着一名间谍所需的确凿情报。厄崔迪的门泰特抬头望向保卢斯公爵的雕像，然后又低头望向维克多那张天真的面孔，回想着自己过去犯下的错误。

“公爵，我不敢再让你失望了，”他对着巨大的雕像大声喊道，“我也绝不会让雷托失望。但我真希望自己能找到办法，找到能保护这个美丽世界的办法。”

杜菲看向海洋的另一边，眼前只有一片杂乱的渔船在海面上忙碌。这个难题需要他所有的门泰特技巧才能解决，而他希望自己别拖后腿。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用他们的猪脑子阻碍和中伤我了！今天，我将表明我的立场。

——据称是变节的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伯爵所言

正午过后不久，地下城市里准时响起了警报。这对隆博·维尔纽斯王子来说无疑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他们来了！邓肯开始进攻了！"

站在次人窝棚的阴影中，这位伊克斯的正统继承人看向哥尼·哈莱克，他那玻璃状的眼睛在那张凹凸不平的脸上闪闪发光："'我们系好腰带，放声歌唱，奉我主之名拼尽鲜血。'"他微笑起来，向外走去，"我们不能浪费时间了。"

一脸憔悴、双眼红肿的克泰尔·皮尔鲁一下子跳了起来。他已经好几天没睡觉了，更多的是依靠肾上腺素而不是营养过活。很有可能正是他安装在入口港峡谷的晶片炸药为邓肯的部队打开了一条通路。

克泰尔大声喊道："是时候亮出武器、召集所有愿意追随我们的人了。人民终于要做出反击了！"他那张憔悴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天使般的、神游的表情，就好像他已经超越了恐惧和疑虑。"我们将誓死追随你，隆博王子。"

哥尼皱起眉头，脸上的墨藤伤疤跳动着："隆博你最好先别出去。不要让敌人轻易发现你的存在。你对他们来说肯定是最主要的目标。"

半机械人王子迈着大步走向低矮的门口：“当人民在为我战斗时，我是不会躲起来的，哥尼。”

“至少等我们攻下部分城市再说。”

“我将在大王宫的台阶上宣布我的回归，”隆博用不容争辩的语气说道，“除此之外我别无所求。”哥尼嘟囔了几句，但最后还是沉默了，开始思考如何才能最好地保护这个骄傲而固执的人。

克泰尔带领大家来到了一个隐蔽的军械库，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通风设备室，但众人已经把它完全改造了。

隆博和哥尼已经把从精密的厄崔迪战斗舱里拆下来的零件分发出去了。现在，热血沸腾的反抗军战士手中有了各种武器、炸药、盾牌和通信设备。

克泰尔抓起了他能拿到的第一把武器——两颗手榴弹和一根击昏棒。隆博则在腰带上挂了一排飞刀，然后用他那只强大的机械手抓起了一把沉重的双手剑。哥尼则选了决斗匕首和长剑。然后三个人在身上装好了屏蔽场并激活，一阵熟悉的、舒适的嗡嗡声传来。万事齐备。

他们没有动激光枪。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需要近距离搏杀的战场，敌人和自己的屏蔽场都处于激活状态，他们不想冒险引发致命的激光－屏蔽场反应，那会引起一场足以让整座地下城市化为乌有的大爆炸。

警报声仍在持续不断地响着，一些生产设施的大门自动关闭了，还有一些大门卡在了门轨上。在过去的几天里，传言遍布整个伊克

斯，人们对今天的事情早有了思想准备，但许多人仍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仍然不敢相信厄崔迪家族就在眼前。现在所有的伊克斯人都陷入了欣喜若狂的状态。

克泰尔大声呼喊着，寻求人民的支持，他一路跑过隧道：“跟我来，公民们！都跟我到大王宫去！”

许多工人都陷入了恐慌。还有些人抱着谨慎的希望。次人工人们慌乱地跑来跑去，克泰尔继续大声叫喊着，直到所有人都开始跟着吟唱起来：“维尔纽斯家族！维尔纽斯家族！”

他把手里的第一枚手榴弹扔向了一群正在尖叫着的特莱拉工厂管理人员，伴随着雷鸣般一声巨响，手榴弹爆炸了。然后，他开始挥舞起手中的击昏棒，打向他遇到的每一个有着灰皮肤的人。

隆博王子则像一节电车一样向前猛冲过去，一枚飞镖呼啸着射向他的头部，但被他的屏蔽场挡住了。王子这才发现是一名蹲在角落里的特莱拉大师暗算了他，于是王子掏出一把飞刀直插入他的胸部，然后又用他那把重剑砍翻了另一名侵略者。他继续向前推进，加入了混战。

隆博高声疾呼，集合了所有他能找到的反抗军战士。然后他又和哥尼在隧道入口把武器分发给了这些急切的战士，并指引他们一边战斗一边寻找新的武器库。“现在便是我们永远清除这些入侵者的最佳时机！”

哥尼拼命向洞穴的中心冲去，大声喊着命令，这是因为他一直在担心这些组织不善的革命军会被那些专业的萨多卡战士轻松撕成碎

片。

一座位于钟乳石建筑里的控制变电站爆炸后，洞穴顶部的全像天空开始闪烁。这座地下城市里最宏伟的建筑当属大王宫的倒立大教堂，它就像圣杯一样悬在空中，等待着隆博。在城市上层，厄崔迪士兵紧紧跟随在一名高举着长剑的黑发剑术大师身后，穿过高大的走廊。

“邓肯！”哥尼指了指头顶上的走廊喊道，“我们也得跟上去。”

隆博凝视着大王宫，呢喃道：“我们走吧。”

跟随着克泰尔，大批反抗军战士像一阵漩涡一般席卷而来，他们高声呐喊着，同时对敌人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反抗军临时征用了一艘空驳船，也就是一个重型反重力平台，它原本是用来运送从各个世界进口到伊克斯的物资，可以通过入口港峡谷把货物运到较低层的建筑设施里去。

哥尼爬上了驳船的控制甲板，启动了浮空引擎。引擎发出一阵刺耳的高频率响声。哥尼挥着手喊道：“上！上！”

士兵们纷纷爬上驳船平台，一些人的手中甚至没有拿着任何武器，但为了伊克斯，让他们用指甲去战斗都没问题。在驳船平台开始逐渐上升到半空时，还有一些战士仍在试图从平台边缘爬上来，最后还是因为人数太多而摔了下去。还有一些人则跳起来抓住平台边缘，直到平台上的战友们把他们拖到甲板上才罢休。

这艘驳船平台最终慢慢飘浮起来，一群萨多卡士兵冲到了驳船下方，挤来挤去的，试图排成战斗队列。箭弹从他们的武器中喷射出来，击中了船板，大多数箭弹都被反弹了回来，有些甚至击中了一些围观者。屏蔽场盾牌可以减缓或偏转这种箭弹，但大多数无辜的公民却没有这种保护。

狂野的反抗军战士站在货运驳船上，凭借着高度优势向下面的敌人开火。与皇帝的士兵不同，特莱拉的首领们不愿意佩戴个人屏蔽场。已经几近疯狂的克泰尔胡乱抓住一把枪，拼命射击。

随着驳船平台越升越高，帝国的士兵们把武器对准了自己的头顶上方，他们甚至不知道是谁在控制这艘驳船。萨多卡士兵似乎也开始进入一种狂热状态。驳船上的一个浮空引擎被击中，发生了爆炸，导致整个平台倾斜起来。四名反抗军战士不幸掉下来摔死了。

哥尼拼尽全力拉住了不断晃动的控制装置，但隆博却把他推到一边，把动力全都转移到了剩下的引擎当中。倾斜着的驳船向广场上的前大王宫的阳台攀升而去。王子抬起头来，望着他多年以前的家，回忆着他的家族当年的荣华富贵。

他按下了引导控制装置，有些超载的平台随即转向了一扇宽大的窗户，那里是一个阳台，或者说是一个观景台，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伯爵就曾和他美丽的珊多夫人站在这里，举行过类似结婚纪念日那样的各种庆祝活动。

隆博把驳船直接开进了窗户，就像用一根木桩插进了恶魔的心脏，砰的一声，华丽的阳台被砸得粉碎。各种碎块散落在他们周围，

尖叫和挑衅般的欢呼混杂在一起。隆博关闭了引擎，驳船的浮空力逐渐消失了，缓慢的飞船停止了飞行。

克泰尔第一个跳到棋盘图案的华丽地板上，跳进了几个惊慌失措的特莱拉人和忙着找武器的萨多卡卫兵中间。“伊克斯必胜！”反抗军战士们高声呐喊，激情四射地跟在克泰尔后面冲了进来。

在哥尼·哈莱克的陪同下，隆博走下驳船平台，胜利返回了大王宫。虽然站在一片瓦砾的大厅里，周围全都是战斗的呐喊声和不绝于耳的枪声，但隆博觉得自己终于回家了。

在城市的上层，接近洞穴顶部的位置，邓肯·艾达荷率领他的部队冲进了战斗第一线，萨多卡军团的精英士兵进行着殊死抵抗。帝国的士兵们纷纷往嘴里塞着一种美琅脂做成的薄饼——他们在过量服用香料？——然后疯狂地投入战斗。

面对着反抗军那压倒性的人数优势，萨多卡士兵像发狂的野兽一样，发起了无望的进攻。双方的距离也越来越近，萨多卡士兵们启动了噼啪作响的个人屏蔽场，他们扔掉远程武器，直接冲进了厄崔迪阵中，手里举着刀剑等冷兵器，甚至还有人赤手空拳地想要击穿对面的屏蔽场。每当萨多卡士兵打倒雷托公爵的一名战士时，他们就会在一瞬间摧毁他的个人屏蔽场并将敌人撕成碎片。

指挥官坎多·加隆那身整齐的军服也被撕破了，早已被鲜血染红，他高喊着冲向邓肯的部队。尽管腰间挂着一把长剑，但加隆却没

有把它拔出来，相反的，他挥舞着自己那把心爱的双刃刀[63]，用这种邪恶的匕首反复地刺向反抗军战士。他一会儿刺穿一名敌人的眼睛，一会儿又切断了某人的脖子，对自己遭受的攻击却毫不理会。

一名胆大的卡拉丹中尉偷袭了加隆的侧翼，他用剑尖刺穿了指挥官的个人屏蔽场，刺进了加隆的肩膀。萨多卡指挥官停下脚步，摇了摇头，仿佛是在把剧痛从他狂乱的思想中清除掉，然后带着更为疯狂的怒火回到了混战中去，似乎忘了有人刚刚刺伤了他。

萨多卡士兵们继续像野兽那样哀号着向前冲锋，远远看去就像潮水一样，没有任何队形。这是一种混乱而原始的攻击方式，但有效且致命。

厄崔迪的部队在这种疯狂的攻击下开始崩溃，但邓肯拼尽全力地呼喊起来。他高举起老公爵的宝剑，把大家团结在一起。这把宝剑至今仍保有着它原来主人的强大精神力量，无时无刻不激励着众人。邓肯曾在吉奈斯岛上使用过它——今天仍将凭借这把宝剑率领厄崔迪军队走向胜利。如果保卢斯·厄崔迪还活着，老公爵一定会为他当年庇护的这个孩子取得的成就而感到无比骄傲。

在剑术大师那高亢有力的呼喊声的鼓舞下，伴随着屏蔽场的嗡嗡声和刀剑的铿锵声，雷托的士兵继续向前推进。考虑到厄崔迪部队那压倒性的数字，这本应该是帝国军队一次彻底的溃败才对——但是那些杀红了眼的萨多卡士兵也没有轻易放弃。他们热血上涌，就好像打了某种强烈的兴奋剂。他们拒绝投降。

厄崔迪部队继续猛烈地攻击，但邓肯没有看到取得胜利的迹象，他清楚这场战役不会很快结束了。不知怎的，尽管萨多卡军团组织混

乱，但他们总能重新振作起来。

邓肯知道这将会是他一生中最血腥的一天。

地下洞穴城市里战况正酣时，希达尔·芬·阿吉迪卡冲向高度戒备的研究馆，希望它能成为自己最后的避难所。跟在他身边的哈什米尔·芬伦正在琢磨自己要不要找一个隐蔽出口赶快逃出这个城市。最后他觉得自己现在别无选择，只能跟着阿吉迪卡走了，就让这个特莱拉研究大师自我毁灭吧——目前看来这个疯狂的侏儒似乎铁了心地直奔死路。

刚一迈进这个与世隔绝的巨大实验室，芬伦就皱起了鼻子，强忍着一排排培育罐里冒出的腐烂尸臭。数百名特莱拉工作人员四处走动，监控培育罐，采集样本，调整代谢控制装置。外面正在进行的战斗确实让他们感到了恐慌，但他们仍凭借着坚定的奉献精神履行自己的职责，当然更多的是担心哪怕有一刹那的动摇便会危及自己的生命。最轻微的波动，最简单的失误，都可能使这些精密培育罐的状态超出可接受的参数范围，最终破坏至关重要的奥马尔生产程序。阿吉迪卡早就宣布了奥马尔拥有最高优先权。

阿吉迪卡把更多的阿吉迪马尔发给了驻扎在离研究馆最近的萨多卡部队，并把他们调离了日常巡逻任务。现在，这些士兵慌慌张张地加入了研究馆外的混战之中，疯狂地尖叫着。

芬伦并不完全明白，也不喜欢他所看到的这些。因为似乎根本没有人在领导部队。

阿吉迪卡眼神迷离地四处打量了一番，然后向伯爵做了个手势，低声道："跟我来。"这个侏儒的眼睛现在变成了一种吓人的猩红色，似乎他的眼白因为巩膜上出现渗出性出血而变得鲜红。"你是皇帝的人，当我开始宣布我们的未来时，你应该陪在我左右。"说着他贪婪地咧嘴一笑，鲜血从他的嘴里淌了出来，就好像他刚刚饱餐了一顿生肉，"不久之后你就会开始膜拜我了。"

"嗯-嗯-嗯，还是先让我听听你要说什么吧。"芬伦小心地答道，他从研究大师的行为举止中看出了精神错乱的征兆。他本打算立刻出手拧断这个侏儒的脖子——只要轻轻一下就行——但他们身边有着太多忠心耿耿的工作人员了，都正盯着他们，等待着阿吉迪卡发表演说。

他们两人顺着一段陡峭的金属楼梯爬了上去，最后来到一条高高的天桥上面。"听我说！这是神明对我们的考验！"阿吉迪卡向着天桥下面的听众高声喊道，他的声音在空旷的大厅里回荡。而且在他说话时，鲜血仍不断从他的嘴里涌出来，"而现在正是我向你们展示未来的极好机会。"

研究人员聚集起来，专心听他讲话。芬伦以前就听过这个侏儒发表的那些妄想狂言论，但现在的阿吉迪卡似乎已经完全疯了。

研究馆的一面墙壁上装着一个巨大的屏幕，显示着从安装在地下世界各个角落里的全息投影仪源源不断传回的战斗图像。在屏幕里，厄崔迪部队和伊克斯的反抗军一起，拿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分区。

这位疯狂的研究大师举起双手，握紧拳头，丝毫没注意到激烈的战况。鲜红的血珠从他细长的手指间渗出来，然后顺着前臂的肌腱淌了下来。他张开双手，露出了手掌中央那段盛开的血花。

他是想表达自己有了圣痕[64]吗？芬伦心想。很有趣的表演技巧。但这是真的吗？

“是我创造了阿吉迪马尔，一种可以为我的信徒开辟未知道路的秘密物质。是我派遣了变脸者到银河系未被探索的角落去奠定我们美好未来的基础。一些特莱拉大师甚至已经渗透进了凯坦的皇宫，随时准备采取行动。跟随我的人将获得永生，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永受祝福。”

芬伦顿时被自己听到的言论吓到了。只见阿吉迪卡的额头上出现了一个伤口，鲜血从里面喷涌而出，从他的眉毛一直流到他的太阳穴。甚至连他的双眼里都是一片血红。

“你们听好！”阿吉迪卡的声音已经近乎尖叫，“只有我才拥有真正的预知能力。只有我才明白神祇的旨意。只有我——”就在他高声叫喊的时候，一股鲜血猛地从他的喉咙里喷了出来。他原本疯狂挥舞着的手臂痉挛起来，随后阿吉迪卡便倒在了天桥上。他的皮肤、毛孔和每一口呼吸里都散发着肉桂的腐烂气味。

芬伦吓得后退了几步，打量着这位研究大师，眼看着他在自己面前垂死挣扎。这个侏儒的灰色皮肤变得又湿又红，鼻孔和耳朵喷洒出大量的鲜血。

芬伦皱起了眉头。毫无疑问，这个耗时极长、耗资巨大的项目彻底失败了。那些定期服用人造美琅脂的萨多卡士兵应该也都发生了某种变化……而且不是朝着好的方向。皇帝不能冒险继续这个计划了。

芬伦难以置信地盯着大屏幕。厄崔迪的军队正在击溃特莱拉的防御工事，狂暴的萨多卡军团也开始败退，芬伦发现自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长期计划全面土崩瓦解。

拯救他的唯一方法就是确保所有责任都完全落在研究大师希达尔·芬·阿吉迪卡的身上。

侏儒身上的伤口仍在流血，他继续在天桥上扭动身子，大声叫喊，咒骂，直到他翻滚到天桥边缘。最后，阿吉迪卡终于摔了下去，掉在了下面的一个培育罐上……当然是在芬伦伯爵轻轻的一推之下。

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敌人，每个地方都是潜在的战场。

——禅逊尼智慧

又一阵阵痛袭来。宫缩变得更痛、更紧、更强烈了。

为了控制自己的身体，将注意力集中在肌肉上，引导宝宝通过产道，杰西卡运用了自己会的所有贝尼·杰瑟里特技巧。她现在已经不关心莫希阿姆会不会失望，也不关心这个计划之外的男孩会不会把姐妹会长达几个世纪的育种计划搞得一团糟了。她唯一在乎的是能否把孩子顺利生下来。

在杰西卡的床边，阿妮鲁尔·科瑞诺夫人坐在一把靠背椅上。她的脸色灰白而憔悴，好像也用上了她所有的贝尼·杰瑟里特能力来保持专注和清醒。她又伸出一只手，抓住手术用的激光刀，准备着，看着，就像是个掠食者。

杰西卡让自己陷入冥想之中。她只想好好守住自己的秘密，能多一秒是一秒。孩子很快就要出生了。是个男孩，而不是女孩。

莫希阿姆圣母和玛格特·芬伦夫人在她分娩的前几个小时里一直守在她身旁，现在她们仍聚精会神地站在阿妮鲁尔的身后，如果皇帝的妻子有任何暴力行动，她们随时准备好猛扑过去。就算她是魁萨茨圣母，也不能让她伤害到杰西卡的孩子。

在深呼吸的间隙，杰西卡从眼角的余光注意到莫希阿姆的手颤抖了一下，这是一个发送给她的特别信号。告诉阿妮鲁尔，你需要我来

剪断脐带。让我来握着激光刀。

杰西卡假装一阵痉挛，好让自己有时间思考这个问题。多年以来，学监莫希阿姆一直是她在瓦拉赫九号星的指导老师。莫希阿姆在姐妹会里给她这位年轻的学生安排了这个任务，明确命令杰西卡要怀上雷托·厄崔迪的女儿。她还记得当年莫希阿姆把戈姆刺放在她脖子上时的情景，那根有毒的针随时准备迅速而致命地刺进去。这是她对于失败的惩罚。

如果我没有达到姐妹会那神秘的人性标准，她就会杀了我。她其实现在就能轻易地杀了我。

但莫希阿姆所谓的人性之举到底是什么？贝尼·杰瑟里特禁止了爱的情感——但感受到爱和同情难道不就是人性吗？在目前的情势下，莫希阿姆会比阿妮鲁尔还要危险吗？

不，她们更有可能杀了我的孩子。

在杰西卡看来，爱情是机器才无法体验到的情感，几千年前，人类在芭特勒圣战中击败了思维机器。但是，如果人类是最终的胜利者，那么为什么这些非人类的东西——比如野蛮的戈姆刺——会在一个伟大的学校里生根发芽？野蛮和爱一样，都是人类心性的一部分。一个离不开另一个。

我必须相信她吗？另一种选择太可怕了。还有别的办法吗？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杰西卡把自己已经大汗淋漓的脑袋从枕头上抬了起来，柔声说道：“阿妮鲁尔夫人，我想……让玛格特·芬伦动手割断婴儿的脐带。”一听到此话，莫希阿姆顿时吃惊地往后退了好

几步。“请您把激光手术刀递给她，好吗？”杰西卡假装没有注意到她那位老导师的不安和不满。“这是我的选择。”

阿妮鲁尔则显得心烦意乱，好像她一直在倾听内心的声音，仍在试图理解它们。她低头看着手中的手术工具，说道：“好吧，当然。”说完她回头看了一眼，将这把潜在的武器递给了芬伦夫人。阿妮鲁尔脸上的痛苦也暂时平息了。“还要多久？”她朝杰西卡走了过来。

杰西卡试图调整身体的化学反应来缓解突如其来的疼痛，但没有效果：“孩子就要出生了。”

她把目光从房间里的监视机上转移开来，把自己抽离，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几只在她头上飘浮的花盆之间游走的驯服蜜蜂。这些昆虫会自己飞进围栏，给花授粉。聚焦，聚焦……

过了一会儿，痉挛消退了。当她的视力恢复时，她惊奇地发现莫希阿姆到底还是亲自拿起了手术用激光刀。她再次感到一阵恐惧。然而转念一想，手里有没有武器根本无关紧要。她们可是贝尼·杰瑟里特。这些人不需要任何切割工具就能杀死一个无助的孩子。

阵痛越来越频繁了。她感到有人用手指触摸着她，滑进了她身体。一名身材丰满的医护姐妹点了点头道：“她已经完全准备好了。”然后，她轻轻地对杰西卡说：“用力。”

杰西卡本能地做出了反应，但越是用力疼痛越是加剧。她大声喊了起来。肌肉紧绷着。身边担心的声音渐渐消失了，她逐渐听不清众人在对她说些什么。

“继续用力！”第二名医护姐妹的声音传来。

杰西卡的心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和她作对，好像是婴儿自己在控制自己，就是不肯出来。这怎么可能呢？这不是违背了自然规律吗？

“停！现在，放松。”

她无法确定这个命令的来源，但还是服从了。疼痛变得愈加难以忍受，她使用莫希阿姆教她的所有技巧压制住了自己的尖叫。她身体里负责做出响应的生物程序就刻在她的基因中。

“婴儿快要被脐带勒死了！”

不，求求你，不要。杰西卡闭着眼睛，专注于内心，试图把她心爱的孩子带到安全的地方。雷托一定会得到他的儿子。但她无法想象出正确的肌肉运动方式，也感觉不到自己身体的任何变化。她只能看见黑暗和一片压倒一切的强大阴霾。

她感到一位医护姐妹把自己柔软的手伸进了她的体里，拨弄，摸索，想把孩子解开。她试图控制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肌肉工作起来，引导她的思想进入每个细胞。再一次，杰西卡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这个婴儿似乎在抗拒，他不想出生。

至少不是在这里，不是在这些危险的女人面前。

杰西卡觉得自己又渺小又软弱。与无边无际的宇宙和它所包容的一切相比，她想要与公爵和他的儿子分享的爱显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魁萨茨·哈德拉克。他难道在自己出生前就预见到了一切吗？

他就是这个孩子吗？

“用力啊。用力！”

杰西卡照做了，这一次她感到了一种变化，一种平稳的情绪。她绷紧全身，尽可能地用力，然后再用力，持续用力。痛苦逐渐平息了下来，但她仍提醒自己身处危险之中。

婴儿出生了。她能感觉到他离开了自己的身体，能感觉到有人伸出手来，把他带走了……然后，她的全部力气瞬间消失了。*必须马上恢复体力。他需要我的保护。*在做了三次深呼吸之后，杰西卡挣扎着坐了起来。她感到自己虚弱无力，疲惫不堪，浑身酸痛。

女人们聚集在她分娩的床脚边，一言不发，几乎一动不动。阳光普照的房间里一片寂静，仿佛她生下了一个畸形的怪物。

“我的孩子，”杰西卡问道，打破了不祥的沉默，“我的孩子在哪儿？”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阿妮鲁尔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她发出一声恸哭，“不！”

“你到底做了什么？”莫希阿姆问道，“杰西卡——*你到底做了什么？*”奇怪的是，圣母并没有表现出杰西卡所担心的那种愤怒。相反，她的脸上只有彻底的失望。

杰西卡再一次挣扎着想看一眼她的孩子，而这一次她看到了一头湿漉漉的黑发、小小的前额和睁得大大的、充满智慧的眼睛。她顿时想起了她心爱的雷托公爵。*我的孩子必须活下去。*

“现在我终于明白其他记忆为什么总缠着我了。”阿妮鲁尔怒视着杰西卡，脸上有着近乎失控的怒火，“那是因为她们知道你做了什么，但洛比亚没能及时告诉我。我是魁萨茨圣母！数千名姐妹为我们这个育种计划工作了数千年。你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们的未来？”

“不要杀了他！如果你一定要惩罚的话，就惩罚我吧——但请不要惩罚雷托的儿子！”泪水顺着杰西卡的脸颊流了下来。

莫希阿姆把孩子放在杰西卡的怀里，好像要摆脱一个不祥的重担。

“带着你那该死的儿子去吧，”她说道，这是杰西卡听过的最为冷酷的声音，“在你做了这一切之后，祈祷姐妹会能幸存下来吧。”

人类清楚自己终会面临死亡，于是害怕自己遗传的停滞，但人类却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措施来拯救自己。这便是魁萨茨·哈德拉克育种计划的主要目的，也就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人类命运的走向。

——阿妮鲁尔·科瑞诺夫人，《私人日记》

皇宫产房之外，有一名男子将自己伪装成了萨多卡卫兵，此人连脸上都化了装，为的是掩盖他那被纱芙染红的嘴唇。而在这个瘦男人那条皱巴巴的裤子的后面，制服夹克的下摆，仍然可以看到一抹淡淡的血迹。几乎没人会注意到……

皮特·德伏的速度更快，感觉更敏锐，那名真正的萨多卡卫兵刚一走到岗位上，他就狠狠地把一把刀插进了卫兵的左肾里，然后迅速扒下了他的制服。他对自己的身手颇为自豪。

几分钟之内，德伏就把士兵的尸体拖进了一个空房间，然后穿上了那身灰黑色的制服并迅速洒了一些化学制剂以清除血迹。最后他让自己镇静下来，走到了产房外面，立正站好。

只不过那名死去卫兵的同伴有些怀疑地盯着他问道："丹克斯去哪儿了？"

"谁知道？我正在照看那些狮子，结果忽然就被拉到了这里，说是有个侍女要生小孩，"德伏哑着个嗓子答道，故作厌恶，"他们命令我来这里取代丹克斯。"

那名卫兵咕哝了几句，好像并不在乎，只是检查了一下他的仪式匕首，又调整了一下他肩膀上的击昏器的位置。

德伏的上衣袖子里还藏着另一把匕首。而且他还能感觉到血淋淋的衬衫粘湿了他的后背，而自己很喜欢这种感觉。

突然，他们两人听到产房里传来了一声痛苦的惊叫。然后是一个婴儿的啼哭声。德伏和卫兵面面相觑，门泰特的危机感一下子增强了。也许那位漂亮的母亲杰西卡，也就是男爵的秘密女儿终于死于难产了。哦，这可不行——太便宜她了。现在他只能听到低低的谈话声……还有婴儿持续的哭声。

雷托公爵的婴儿提供了很多可能性……毕竟那也是男爵的孙辈。也许德伏可以把这个婴儿当做人质，让那个美丽的杰西卡屈服于他，成为自己的奴隶……然后在他厌倦她之前杀死她和她的孩子。这样一来，他就算玩弄过公爵的女人了……

或者，这个孩子本身可能比杰西卡更有价值。毕竟这个新生儿融合了厄崔迪和哈克南家族的血液。也许最安全的做法是把这孩子转移到杰第主星，让他在费伊德－劳萨身边长大——这对厄崔迪家族来说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报复啊！而如果费伊德和他的哥哥拉班一样是个笨蛋，那么这个孩子会成为哈克南家族的下一位继承人吗？到时候德伏就可以利用此事来对付贝尼·杰瑟里特，对付两个大家族，以及杰西卡本人了，这一切都全凭他的意志。这工作无疑将会耗费他一整天的时间呢。

考虑到种种美妙的可能性，他险些流下口水。

女人们说话的声音更大了，产房的门也顺利地打开了。随着衣服的沙沙声，三个女巫走进了走廊——肮脏的莫希阿姆、皇帝那走路摇摇晃晃的妻子以及玛格特·芬伦，她们都穿着黑色的阿巴长袍，而且她们声音极低地争论着什么。

德伏屏住呼吸。如果现在莫希阿姆朝他的方向看，她很可能会认出他来，尽管他化了装，穿着偷来的制服。幸运的是，当她们匆匆走过走廊时，她们因为太过心烦意乱，以至于没有注意到任何异样。

母亲和孩子现在无人保护了。

当女巫们刚转过一个拐角，德伏马上粗声粗气地对他的同伴说：“我应该进去检查一下，确保一切正常。”那名卫兵还没来得及决定怎么回答，门泰特就溜进了产房。

前方明亮的区域再次传来了婴儿的大声啼哭，还有更多女人说话的声音。他听见身后那名卫兵正匆匆向他走来，靴子踩在地板上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他们身后的大门也被他关上了。

德伏悄无声息地猛一转身，还没等萨多卡士兵开口说话，就割断了他的喉咙。他的动作太过迅捷，手中的匕首甚至在空中发出一阵呼啸，鲜血顿时喷溅在了墙上。

在把尸体轻轻放到地板上之后，门泰特潜入到了产房的更深处。他紧紧攥住那根击昏警棍，激活了力场。

在一间壁挂式的工作站内，他看到两位身材矮小的医护姐妹正在照料一个婴儿，她们正在采集细胞和毛发样本，不时看向诊断仪器的

屏幕。她们都背对着他。其中一个高个的女人皱着眉头看着婴儿，好像面对的是一个失败的实验品。

听到身后传来的嗡嗡声，另一个矮胖的女人转过身来。但德伏一个箭步跳上前去，像蝙蝠一样挥出警棍。击昏警棍直接击中了她的脸，砸碎了她的鼻子，并把她的脑袋电得一阵劈啪作响。

在她摔倒之前，她的同伴冲到婴儿前面，举起双臂摆出防御的姿势。德伏毫不犹豫地用警棍砸向她。女人挡住了前几下，却发现自己的双臂在电击的作用下瘫痪了。最后他重重地打在她的脖子上，把她的脊椎骨砸得粉碎。

德伏大口喘着粗气，浑身上下都感到兴奋，他又朝着两具早已一动不动的尸体捅了好几下，只是为了确定她们死没死透。毕竟这时候不能冒险。

一个小男孩就躺在桌子上，又踢又闹，看上去无比脆弱。

德伏看向产房的另一头，一眼看到杰西卡正躺在一张宽大的床上，分娩后的她精疲力竭，似乎视线也因为止痛药而变得模糊不清。尽管她面容憔悴，汗流浃背，但看上去依然美丽迷人。他想现在就杀了她，这样雷托公爵就会永远失去自己的爱人了。

他也就犹豫了几秒钟，就再也抽不出时间了。当他伸手去拿婴儿时，杰西卡的眼睛因为震惊而大睁。她的表情也变得无比痛苦。

这可比直接杀了她有意思多了

她伸出手，挣扎着爬了起来。她想要从床上爬下来追他！真是忠诚，真是母性十足啊。他朝着杰西卡笑了一声——但毕竟他的化装和伪装太过完美，他清楚杰西卡无法认出他来。

他决定趁没人发现之前尽快把婴儿转移走，于是门泰特把警棍和决斗匕首塞进了制服腰带。杰西卡这时已经拖着身子下了床，而他却有条不紊地找了条毯子把婴儿裹好，动作平静而有力。德伏知道她无法及时爬过来。

他发现一抹深红色的液体在她的凯－萨提恩长袍上蔓延开来。她的身子摇晃了一下，然后径直摔倒在地板上。德伏举起婴儿，嘲弄着她，然后大步逃进了走廊。就在他跑下楼梯，试图抑制住婴儿的哭闹时，他的门泰特大脑里仍在思考各种可能性。

我的选择太多了……

演讲终于结束了，雷托·厄崔迪高昂着头，大踏步走出了兰兹拉德演讲大厅。他的父亲一定会钦佩他这次的表现。这一次，他做了对的事。他所做的事情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许可。而他现在已经通知了他们，他的行动是不可挽回的。

当雷托走到人群看不见的地方时，他的双手才开始颤抖，尽管他在整个演讲过程中一直稳稳地握着拳头。他从贵族们的热烈掌声中知道，兰兹拉德里的大多数人是真心欣赏他的这次行动。他的事迹很可能在贵族中成为传奇。

然而，政治总是会经历奇怪的曲折。这一刻的收获可能下一刻就会失去。许多代表可能只是因为他们被自己那一刻的魅力所吸引而鼓掌。他们事后也许会重新考虑利益得失。尽管如此，雷托今天还是多了很多新的盟友。现在雷托只用确定他的收益有多大。

不过，一切要等到见杰西卡之后再说。

他飞快地跑进宫殿，然后穿过宏伟的楼梯，乘着电梯进入了产房。也许他的孩子已经出生了！

但他走到顶层时，四名萨多卡卫兵全副武装地挡住了他的去路。惊恐的人群则在他们身后的走廊里转来转去，其中包括一些穿着黑袍的贝尼·杰瑟里特。

他远远望见杰西卡瘫坐在一把椅子上，身上裹着一件宽大的白色长袍。她看起来是如此虚弱，如此疲惫，他一下子惊呆了。杰西卡浑身大汗淋漓，似乎处于剧痛之中。

“我是雷托·厄崔迪公爵，皇帝的表亲。杰西卡夫人是我的妃子。让我过去。”然后他用邓肯·艾达荷教过他的方法推开了挡在面前的剑刃。

杰西卡一看见他，就推开了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们紧紧抱住她的胳膊，试图站起来：“雷托！”

他一下子扑了过去，紧紧抱住了她，却不敢问孩子的事。难道是个死胎吗？如果是的话，那么杰西卡在产房外面做什么，为什么要派卫兵守着？

莫希阿姆圣母走了过来，脸上带着愤怒和悲伤。杰西卡想说点什么，但一下子没忍住，失声痛哭起来。雷托注意到她身下的地板上有着血迹。他的话很冷淡，但却不得不提出这个问题：“我的孩子死了？”

“你现在有一个儿子了，雷托公爵，是一个健康的孩子，”莫希阿姆简短地说道，“但是他被绑架了。两名卫兵和两名医护姐妹都死了。不管是谁带走了这孩子，这个人非常想要得到他。”

雷托一下子无法理解这个可怕的消息。他能做的只是把杰西卡抱得更紧。

在宇宙漫长的一生中，充满了毁灭行星的残骸，而人类是一种最容易被轻视的地质和生态力量，就连他们自己也没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帕多特·凯恩斯，《通往萨鲁撒·塞康达斯的漫长之路》

厄拉科斯上空的远航机越来越有压迫感，哈克南男爵觉得自己几乎已经无法呼吸了。整个下午，萨多卡军团像猛虎出山一般源源不断地从公会运输飞船里涌出来。他这辈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害怕过。

从理智上，男爵清楚沙达姆不会像对待札诺瓦那样，把厄拉科斯烧成灰——但皇帝只消灭迦太格一座城市也不是不可能的事。而且还是连同他一起消灭。

也许我应该乘飞船离开。尽快。

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穿梭机能够起飞了。这里现在已经是禁飞区。男爵没有办法逃跑，除非步行进入沙漠。他现在还没有那么绝望——暂时还没有。

站在迦太格太空港的强化玻璃观察室里，他看到了黑暗的天空里划过一道橙色的轨迹：那是一艘穿梭机从远航机里飞出来了。他刚刚接到一个短小的通知，让他奉命前去迎接。这种前所未有的情况不禁让他大为光火。

那个可恶的沙达姆一直喜欢扮演士兵，穿着军服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现在他表现得又像是宇宙中最大的恶霸。男爵的轨道观测卫星

已经在这次突如其来的行动中被全部摧毁了。皇帝到底要我做什么？

男爵站在昏暗的灯光下，皱着眉头。他派人召集一个连队进入了太空港里划定的迎接区域。白昼的余热在熔硅路面上泛起涟漪，浸染在地面上的化学物质和油渍都蒸发了。他身边所有飞船的引擎都处于关闭状态。

在地平线上，落日像一团火焰那样在世界的尽头燃烧着，他发现远方有一抹模糊的灰黄色。看来又是一场可怕的沙尘暴。

小型穿梭机着陆了。此刻的男爵觉得自己就像一块砧板上的肉，硬着头皮迎了上去。他确实从杰第主星带来了一些部队，但面对这种规模的舰队他们根本不是对手。如果给他更多的时间，男爵可能会把身在凯坦的皮特·德伏叫回来，作为他的使者与皇帝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场危机，这一切肯定只是一个简单的误会。

男爵硬挤出一个笑脸，借助悬浮背带向前飘去，迎接宇联商会和宇航公会的随从们。一位白化病公会大使从精致的穿梭机上走了下来，穿着一件香料注入服。紧跟着他的是饱经风霜的至尊霸撒和一名神情不祥的宇联商会门泰特审计员。男爵看着这位门泰特，眨了眨他那双蜘蛛般的黑眼睛，很清楚这个人才是自己真正的对手。

“欢迎，欢迎！”他几乎无法掩饰脸上不安的沮丧神情。细心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他现在无比紧张。“我当然会尽一切可能合作。”

“那是一定的。”白化病大使说道，深深地吸了一口从他厚厚的衣领里渗出来的香料气体，“你一定会尽全力与我们合作的。”丝毫不掩饰话语中的傲慢。

“但是……你们必须先告诉我，我犯了什么过错啊。有谁诬告了我吗？我向你们保证这里一定有什么误会。”

在至尊霸撒的陪伴下，门泰特审计员走了过来：“你必须让我们查看你所有的财务和运输记录。我们打算检查每一台香料收割机，每一座合法的仓库，当然还有生产清单。我们来决定这是不是一场误会。”

公会大使也跟着说道：“另外不要试图向我们隐瞒任何事情。”

男爵使劲咽了口唾沫，然后领着他们离开了太空港：“当然。”

他清楚皮特·德伏已经仔细地篡改了他们的记录，梳理了每一份文件、每一份报告，那位变态门泰特通常是非常细心的。但男爵现在感到自己心头阵阵发紧，他总觉得无论他们篡改得多么天衣无缝也经不起这些恶魔般的审计员的仔细检查。

他露出痛苦的微笑，示意他们登上一个运输平台，这个平台将把他们带到哈克南家族的驻地。“要喝点什么吗？”也许我能想个办法，在他们的饮料中加入毒药或是迷幻药。

至尊霸撒轻蔑地笑了笑：“我觉得不用了吧，男爵。我们在杰第主星的晚宴上听说了你的社交能力。我们不能允许帝国公务因为这种……寒暄而被耽搁。”

男爵再也想不出更多的借口了，只得把他们带进了迦太格。

在沙漠中，列特－凯恩斯和斯第尔格看到了远航机的到来，一艘又一艘的飞船从夜空的折叠空间中出现。空气中形成了电离云，淹没了大部分恒星的光芒。

然而列特知道，这是一场由政治引起的风暴，而不是可怕的自然现象。“这是一种远超我们的力量，斯第尔格。”

斯第尔格啜饮着法罗拉带给他们的最后一些辛辣的香料咖啡，他们坐在红墙穴地下面的岩石上。“事实上，列特。我们必须更多地了解这种力量。”按照惯例，法罗拉会在炎热的一天结束时为他们准备一杯烈性饮料，然后带着她的小儿子列特－芝赶到穴地社区的游乐区。婴儿契尼仍和保姆待在一起。

几个小时后，潜伏在哈克南宅邸里的弗雷曼管家和仆人通过密波[65]发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这种密波是通过把有机编码的信息植入回巢蝙蝠的声波模式中传递消息的。传回来的情报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有趣。

列特现在终于知道哈克南男爵的脑袋也被放在了砧板上，不由得感到高兴。虽然情报里提到的细节很少，但他能感到紧张局势一直在加剧。很显然宇航公会、宇联商会和皇帝的萨多卡军团是来调查香料生产中的一些不规范行为的。

所以，公会的阿尔里克确实听懂了我的话。这下哈克南人有的受了。

现在，列特站在一间穴地的公共房间里，刮了刮他沙黄色的胡子，蒸馏服上的水管在那里留下了一个凹痕：“哈克南家族无法隐瞒我们突袭的后果……也无法隐瞒我们泄露的秘密。我们那次小小的报复所造成的影响比我们希望的更大。”

斯第尔格检查了一下腰间的晶牙匕，说道：“以此为契机，我们有可能最终把哈克南人从我们的沙漠里彻底赶走。”

列特摇了摇头，回答道：“那也不会把我们从帝国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如果男爵被驱逐了，沙丘封地只会简单地转移给另一个兰兹拉德家族。沙达姆认为沙丘是他的，尽管弗雷曼人已经在这里生活和受苦好几百年了。我们的新领主不大可能会比哈克南人更好。”

斯第尔格强硬的脸绷紧了：“但也不会比他们更糟。”

“这倒是，我的朋友。这只是我的想法而已。我们已经销毁或是抢走了男爵的一些香料储备。这会让他付出很大代价。但是现在，在宇联商会的审计员在场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给男爵一个让他看起来无比尴尬的打击。这将会直接导致哈克南家族的垮台。”

“我会照你说的去做的，列特。”

年轻的行星学家伸手摸了摸斯第尔格肌肉发达的手臂，说道：“斯第尔格，我知道你不喜欢那些城镇，尤其是迦太格。但哈克南家族已经在那里建立了另一个隐藏的美琅脂仓库，就躲在太空港的阴影

里。我们把这个仓库作为目标，放火烧了它，宇航公会和宇联商会一定会看到的。那么男爵可就丢了大脸了。”

斯第尔格透蓝的眼睛睁大了：“列特，这种挑战向来令人愉快。虽然也很危险，但我的突击队员一定很高兴，因为这不仅能伤害到我们的敌人，而且还能狠狠羞辱他们。”

门泰特审计员盯着那些航运记录时，他的眼珠凝固了，也丝毫没有转动他的头。他只是吸收着那些数据，并将差异记录在一个单独的便笺簿上。每过一个小时，他就会发现更多错误，男爵也更加担心。然而到目前为止，他们发现的所有“错误”都是相对较轻的那种——虽然足以使他受到一些惩罚，但肯定不足以使他被立刻处决。

这说明门泰特审计员还没有找到他想要找的东西……

就在此时，仓库区却突然发生了大爆炸。男爵也顾不上站在一桌子文件旁边的审计员了，拼命跑到了阳台上。下面，应急小组迅速穿过街道，直奔现场。火焰和灰尘杂糅在一起，半空中升起棕黄色的火柱。男爵不用过去就知道目标正是自己那些伪装起来的仓库。

他默默咒骂着。

宇联商会的门泰特审计员此时也来到了阳台，站到他身旁，用专注的目光观察着一切。在他的另一侧，至尊霸撒加隆挺着腰杆问道：“那幢楼里究竟有什么，男爵阁下？”

“我记得……那里只是我的一个工业仓库，”他临时编造着谎言答道，“应该是一个我们储存剩余建筑材料的地方，我们这里的预制房屋的组件都是从杰第主星运来的。”该死的混蛋！那里面存着我多少香料啊！

“是吧，”门泰特审计员说道，“那你知道仓库为什么会发生爆炸吗？”

“我想可能是挥发性化学物质积攒太多了，或者是某个粗心大意的工人。”就是那些该死的弗雷曼人！他脸上这副困惑的表情倒不是装的。

“我们将对该地区进行检查。彻底的检查，”苏姆·加隆宣布道，“另外我的萨多卡士兵会协助您的救援工作。”

男爵吓了一跳，但他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他愣在原地。那些沙漠人渣又炸毁了他的一个美琅脂仓库，而这些残骸将成为这个门泰特审计官和宇联商会用来指控他的证据。他们可以很轻松地证明那座仓库里原本装满了香料，而哈克南家族却没有储存这些香料的记录。

他这下算是完了。

他恨得牙痒痒，弗雷曼人偏偏选择此时此地出手，而他根本来不及掩盖这件事。他会当场被抓住，他已经无法找出任何借口了。

皇帝会让他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政府最高级别的失策一定会传播到社会最底层，为什么我们会对此感到奇怪或难以相信呢？冷酷、残忍的权力欲是无法掩盖的。

——卡马尔·皮尔鲁，伊克斯的流亡大使，在兰兹拉德的讲话

此时的伊克斯，即使萨多卡军团的人数已经减少了一半多，但他们仍在负隅顽抗。这些疯狂的帝国战士对身上严重伤口所带来的疼痛毫不在意，对死亡似乎也毫无畏惧。

其中一名萨多卡士兵把一名年轻的厄崔迪战士按在了地上，把自己戴着手套的手插入对方的屏蔽场，关掉了控制装置。然后，他像一匹饿狼一般露出牙齿，咬碎了厄崔迪士兵的喉咙。

邓肯·艾达荷不明白为什么皇帝的这些精锐部队会如此卖力地保卫那些特莱拉人。很明显，那个年轻的指挥官坎多·加隆永远不会选择投降，即使他的脚下堆满了萨多卡士兵的尸体。

邓肯重新评估了他的策略，专注于他这次的战略目标。他举起一只手，用厄崔迪战斗暗语大声喊道：“向大王宫进发！”

公爵的士兵开始逐渐从发疯一般的萨多卡士兵中摆脱出来，绕过他们组成了一个方阵，以邓肯为首。他高举着老公爵的宝剑，挥向任何胆敢接近自己的敌人。

众人迈着大步，穿过洞穴顶部那些蜂巢般的隧道，直奔钟乳石一样高悬在空中的行政大楼。他们的面前就剩下一座天桥了，天桥的中央只剩下了一名萨多卡士兵，正一脸蔑视地站在那里，他身上的军服

早已撕破，上面血迹斑斑的。这座天桥横跨在两个开放的洞窟中间，是一条必经之路。当这名士兵看到邓肯率人向他冲来时，立刻将一枚手榴弹按在胸前并引爆开来，天桥立刻就被炸毁了。萨多卡士兵的尸体连同着桥梁残骸和冲天的火光，在半空中翻滚。

无比震惊的邓肯马上向他的士兵发出信号，让他们撤离断掉的天桥，同时寻找另一条通往伊克斯那座倒金字塔形状的大王宫的路。对于这样的敌人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

邓肯刚刚找到一条新的空中通道时，忽然看到一艘运输驳船撞上了大王宫的一个阳台，显然那飞船里有一个疯子。随后反抗军便冲上了阳台，高喊着口号冲进了大王宫。

邓肯连忙带领他的士兵越过了第二座桥，最后终于进入了大王宫的上层。特莱拉的官僚和科学家们正在用帝国的加拉赫语大声哭喊着，寻找着庇护。一些厄崔迪的士兵忍不住对着他们开了几枪，但邓肯却阻止了他们，说道：“不要浪费我们的精力。我们有的是时间清理这些垃圾。”说完他们径直穿过那些曾经富丽堂皇、如今却破败不堪的房间。

厄崔迪的战士们已经攻进了城市的深处，有些士兵已经通过升降梯进入了地下洞穴，那里仍在进行激烈的战斗。呐喊和尖叫在巨大的山洞里回荡，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尸臭。

邓肯的队伍来到大王宫的前厅，大步迈过棋盘形状的地板。在他们面前，两拨人正在殊死搏斗，一边是从那艘砸到阳台上的驳船里冲出来的伊克斯人民，另一边则是疯狂的萨多卡卫兵。地上全是强化玻璃和塑石的碎片，就散落在前厅中央那艘搁浅的驳船周围。

在前厅的中心，邓肯一眼便看到了隆博的半机械人身躯，还有吟游诗人哥尼·哈莱克，两人都在拼命坚守自己的阵地。哥尼的战斗风格一向粗犷，没有什么技巧，在吉奈斯剑术大师们看来不值一提，但在邓肯眼里，这位前走私者却有武器大师的本能。

邓肯的士兵们怒吼着冲了上去，高声呐喊着雷托公爵和隆博王子的名字，这场绝望的战斗这才转向了对他们有利的一方。次人和伊克斯人重新打起精神，再次投入了战斗。

一条侧面的通道忽然被炸开了，几名浑身上下鲜血淋漓的萨多卡士兵冲了进来，一边胡乱开枪一边大声号叫。他们的头发散乱，脸上全是伤痕，但他们还是不顾一切地冲了过来。原来是坎多·加隆指挥官，他率领这一小批士兵进行最后一次自杀式袭击。

加隆已经杀红了眼，他一下子看到了半机械人王子，于是带着绝望的怒火直接向他冲了过去。指挥官的两手各拿着一把锋利的长剑，顺着剑刃滴滴答答地往下淌着鲜血。

邓肯也认出了坎多·加隆，至尊霸撒苏姆·加隆之子，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狂怒的杀意，于是邓肯立刻做出了反应。几年前，他没能阻止那头疯狂的萨鲁撒公牛，让老保卢斯公爵命丧斗牛场，他就发誓再也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隆博正站在撞坏的驳船旁，忙着指挥自由战士，一时没有发现加隆正向自己冲来。反抗军从驳船平台上蜂拥而出，踩着瓦砾前进，不时捡起倒下的萨多卡士兵扔掉的武器。在隆博身后，大王宫被炸开的墙壁上多了一个可以俯瞰整座城市的大洞。

邓肯拼命冲上去，从侧面撞上了加隆。他们的屏蔽场砸到了一起，就像打了一道闪电般地发生了动量交换，把邓肯弹飞了。

但加隆也被这一下撞晕了，他踉踉跄跄地走向墙上的大洞，踩到了地板上的碎片，滑倒在地。这位一心只想杀人的萨多卡指挥官现在偏离了他的目标，因为他看到了杀死更多敌人的机会——三名高喊口号的伊克斯反抗军战士就在他的眼前，而且他们离被撞毁的阳台太近了。于是加隆张开自己强壮的双臂，像一辆推土机一样，把这三名震惊的战士推了下去。

加隆也跟着摔了下去——但他在掉下去的最后一刻设法抓住了一根断裂的主梁，这根主梁原本的作用是分开大片的水晶玻璃。加隆挺住身子，在半空晃来晃去，他的脸抽搐起来，狠狠咬住嘴唇，把嘴唇都咬破了，同时绷紧了脖子上肌腱，那些青筋就像根根随时可能折断的绳索。他用一只手抓着主梁，拼尽全力对抗无情的重力。

隆博此时终于发现了萨多卡的指挥官，他知道加隆是沙达姆的至尊霸撒的儿子，半机械人王子连忙跳到了悬崖边上。他弯下腰，一只手抓住残垣断壁作为支撑，另一只机械臂伸了下去。但加隆却对隆博的好意毫不理会。

“抓住我的手！”隆博喊道，“我能把你拉上来——然后你必须投降。伊克斯是我的。”

萨多卡指挥官却根本不打算抓住他的手：“我宁死也不愿被你救上去。有些东西比死亡更可怕，耻辱地面对我父亲是一种你无法想象的痛苦。”

半机械人王子把自己的双腿固定好，伸手紧紧抓住了坎多·加隆的手腕。这时的他想起了自己如何失去了整个家庭，想起了自己的身体如何在天空帆船爆炸中燃烧，于是怒吼道：“没有什么痛苦是我想象不到的，指挥官。”然后隆博开始用力把挣扎着的加隆往上拉，无视他的抗议。

但萨多卡指挥官将空着的手伸向了自己的腰间，然后抽出了一把小刀。“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掉下去，咱俩一起死呢？”加隆恶毒地笑着，然后用那把小刀砍向隆博。刀刃砍在了隆博腕关节的机械肌腱上，火花四溅，这一击割伤了隆博的金属合成骨头，但好在割得不够深。

隆博却毫不畏惧，他仍在拼命拉这位年轻的军官。邓肯连忙冲上前去帮忙。

半机械人王子的脸上显露出一种近乎疯狂的决心，但坎多·加隆却再次狠狠举起小刀，砍了过去——这一次，小刀干净利落地穿过了隆博的滑轮和支撑关节，切断了半机械王子的手腕。隆博踉踉跄跄地向后退去，望向他那冒着火花和烟雾的机械假肢，而萨多卡指挥官则叫都没叫，或者说根本就是悄无声息地径直掉了下去。

就这样，很快剩下的厄崔迪部队和狂热的反抗军便占领了大王宫。邓肯这才松了一口气，尽管他仍旧保持着警惕。

可能是受到了坎多·加隆自杀式坠落的启发，次人和反抗军无比兴奋地把抓来的特莱拉人都从那个洞口扔了下去，当年这些残酷的特莱拉领主也是这样处决那些所谓的造反分子的。

邓肯累得喘不过气来，浑身发抖。虽然城市底层的战斗还在继续，但他仍挤出一点时间来迎接他的战友：“你好啊，哥尼。”

宽脸汉子摇了摇头道：“如果你问我的话，这是一次相当混乱的会师。”说着他擦去额头上大颗的汗珠。

同样疲惫不堪，伤痕累累的还有克泰尔·皮尔鲁，他已经累得无法庆祝这场期待已久的胜利了，只是呆坐在一块碎石上，轻抚棋盘般的地板，似乎在试图找回童年的记忆：“我希望我的弟弟现在也能在这里。和我一样，还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大使之子。”他想起了他们最后一次站在大王宫里的情景，希望能找回被偷走的那些岁月。那时候凯莉娅·维尔纽斯经常会举办优雅、华丽、盛大的宴会，人们在宴会上互相调情，钩心斗角。

“你的父亲还活着，”隆博告诉他，“而且我非常高兴他能重新成为维尔纽斯家族受人尊敬的大使。”他把自己那只完好无损的半机械手轻轻放在克泰尔下垂的肩膀上。王子又看了看另一只仍在冒着火花的手臂，似乎对自己必须再次接受修复手术感到有些沮丧。但特希雅会帮助他的。他现在迫不及待地想再见到她。

克泰尔虽然形如枯槁，但仍抬起头来挤出一个笑容说道：“首先，我们必须找到全息天空控制器，这样你就可以发表胜利宣言了，为今天的胜利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在很多年前，他自己就曾闯入过特莱拉人控制下的宫殿，通过全息天空传达了隆博对贝尼·特莱拉的挑战。而今天，他将为王子、邓肯以及十几名随从带路。刚一来到全息天空控制室外，他们就发现有两名特莱拉人死在地板上，他们的喉咙都被割开了……

隆博不知道如何操作天空控制设备，所以克泰尔帮助他把脸扫描到了系统之中。没过多久，王子的巨大影像就投射到了洞顶。他用洪亮的声音激动地宣布：“我是隆博·维尔纽斯王子！我现在已经夺回了大王宫，也就是我的祖宅，我合法的家园。而我哪里也不会去了。伊克斯人，砸碎你们的枷锁，打败奴役你们的敌人，夺回你们的自由吧！”

当他说完最后一句话，隆博立刻就听到城市里再一次响起了巨大的欢呼声，尽管战斗仍在继续。

当隆博回到走廊时，哥尼·哈莱克迎了上来，说道：“看看我们发现了什么。”说完他把王子领到一个巨大的储藏室，被厚厚的装甲保护着，当然现在已经被厄崔迪士兵用激光枪切开了。“我们本来是打算找一些罪证的，但最后我们发现了这个。”

隆博往储藏室里看去，室内箱子从地板一直堆到了天花板。其中一个箱子已经被撬开，露出一种橙棕色的粉末，是一种带有肉桂味的灰尘状的物质。“它看起来和尝起来都像美琅脂，但看看它的标签。上面的特莱拉文字标的是奥马尔。”

隆博看了一眼邓肯，又看了一眼哥尼，问道：“他们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香料，还有为什么要把它们藏起来？”

克泰尔声音低沉地说道：“我已经……搞清楚研究馆里发生的事情了。”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悲凉，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其他人可能没有听见，于是更大声地又说了一遍并补充道：“现在一切线索都拼凑齐了。米拉尔和克丽丝琴……还有这股子香料味。”

他的同伴们疑惑地看着他。克泰尔的眼睛和干枯的身体显示了岁月对他的影响。那些意志薄弱的人早就放弃了。

克泰尔使劲地摇头，好像要清除耳朵里的杂音："特莱拉团队利用伊克斯实验室试图创造某种形式的人造美琅脂。那就是奥马尔。"

邓肯继续说道："而且这个恶行不仅要算到特莱拉头上。它的阴影一直可以追溯到金狮宝座。科瑞诺家族正是伊克斯人遭受的这些苦难和维尔纽斯家族毁灭的幕后黑手。"

"人造香料……"隆博思索着，这个血淋淋的事实让他怒火中烧，"伊克斯被毁了——我的家人被谋杀了——就为了这个？"然后他开始慢慢意识到其中蕴含的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不禁寒毛直竖。

哥尼·哈莱克搔着他那道墨藤伤疤，也皱起了眉头："德默尔说过他的领航员舱室出现了被污染的香料——这就是他死亡的原因吗？"

克泰尔用颤抖的声音激动地说道："我想答案就在研究馆里。"

一个人不能从海市蜃楼里喝水，但他可以沉醉其中。

——弗雷曼人的智慧

在评估了希·雷瑟的侦察飞船获得的情报后，哈克南－莫里塔尼联合部队飞行到了卡拉丹的上空。野兽拉班虽然掌握了一支军队，但他仍然十分紧张。

他驾驶自己的飞船，飞到了这支临时拼凑而成的舰队的最前面，表面上是他在领导这次突袭，但他明智地把自己的飞船靠近了格鲁曼剑术大师雷瑟驾驶的那艘重型攻击舰。莫里塔尼子爵指挥着最重要的运兵船，准备对卡拉丹发动地面战，把市民都赶走，从而封锁厄崔迪家族的各大城市。他们打算让雷托公爵再也无法踏上这个星球。

拉班穿过云层，准备大干一场，即将到来的攻击令他的肾上腺素激增，他不禁想知道哈克南和莫里塔尼家族将会如何“共同分享”这次突袭所获得的战利品。一想到这事他就头痛不已。男爵肯定想要获得最大的利益。

拉班的手早已被汗水浸透，他紧握着飞船的控制杆，回想起当年他曾经偷偷向两艘停泊在远航机里的特莱拉运输船开火的事，试图栽赃给当时还涉世未深的年轻公爵雷托·厄崔迪。虽然就个人而言，拉班更喜欢这种公开作战。

如果卡拉丹的防御真的像雷瑟看到的那样薄弱，那么整个行动在一个小时内就能结束。这位哈克南家族的继承人难以相信厄崔迪公爵会犯下这样幼稚的错误，哪怕这种薄弱状态只有几天也是致命的。而

他的叔叔经常告诫他，一名优秀的领袖必须时刻警惕错误，并随时做好利用别人错误的准备。

他们将会拿下城堡和城市，控制太空港和邻近的军事基地。通过占领几个关键战略位置，格鲁曼－哈克南联合部队可以迅速站稳脚跟，然后布防并伏击任何返回家园的厄崔迪部队。此外，杰第主星和格鲁曼准备在初步行动结束后立即派出全面增援部队。

但拉班担心的是长期的政治影响：雷托公爵一定会在兰兹拉德议会上发表抗议，很可能会导致其他贵族对自己的联合军事行动进行制裁和禁运。要是那样可就危险了，拉班不希望自己这次又做出一个糟糕的决定。

在飞向卡拉丹的途中，也就是在他们进攻之前，亨德罗·莫里塔尼稳坐在运兵飞船的指挥舰桥上，对拉班的担忧表示不屑一顾："公爵甚至都没有继承人。如果我们能迅速布置好防御，那么除了厄崔迪家族，还有谁会冒险来这里挑战我们？谁会自找麻烦？"话虽如此，但拉班还是从子爵的语气和他眼中的火花里觉察出了一丝疯狂。

剑术大师希·雷瑟通过通信器插嘴道："所有飞船都准备好进攻了。您随时可以下令，拉班大人。"

拉班深吸了一口驾驶舱里二次处理过的空气，驾驶着攻击飞船穿过了薄薄的雾气。其余的攻击飞船紧跟在他身后，就像是一群致命的掠食动物，随时准备咬碎任何挡在前进道路上的东西。

"我们有卡拉市的坐标，"雷瑟说道，"它应该马上就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该死的云层。”拉班身体前倾，透过驾驶舱的窗户向外看去。当朦胧的迷雾终于散去时，他这才看到了海洋和港湾，以及高耸的卡拉丹城堡所在的悬崖峭壁……远处则有更多的大城市、太空港和军事基地。

忽然，通信器里传来了震惊和混乱的喊声。在联合部队飞船的下方，在环绕着卡拉市的大海里，拉班看到了几十艘——不，是几百艘！——停在水面上的战列舰，这些漂浮的防御平台就像是一座座波浪中的移动堡垒。“这支舰队太庞大了！”

“这些飞船昨天不在那里啊，”剑术大师雷瑟喊道，“他们一定是昨晚被临时调来保卫城堡的。”

“但怎么会停在海面上呢？”子爵还是不敢相信他看到的景象，“雷托为什么要把重兵布置在海面上？已经……已经好几个世纪都没有人这么排兵布阵了。”

“这是个陷阱！”拉班几乎要哭出声了。

就在此时，杜菲·哈瓦特向每一艘护送他前往比卡尔运送救援物资的战舰发送了信号。这些武装飞船在城堡的城墙上空盘旋，然后分散开来，在空中进行了一次令人生畏的力量展示。军事基地的几十个机库的大门缓慢地打开了，表示还有更多的攻击飞船尚未出击。

“雷托·厄崔迪把我们引到这儿来了！”拉班敲打着控制面板喊道，“他不但想摧毁我们，还想让我们的家族受到兰兹拉德的严厉惩罚。”

拉班对子爵破口大骂起来，骂他为什么要扯上自己，骂他为什么发动这次不明智的攻击，拉班猛地拉住控制杆，驾驶着他的飞船升到云层之上。然后通过通信器，他命令所有哈克南飞船停止进攻：“撤退。现在就撤，不能让我们的飞船被识别出来。”

莫里塔尼子爵却在他的指挥舰上高声命令格鲁曼士兵无论如何都要发动攻击。但率领舰队的希·雷瑟则同意拉班的观点。他选择无视子爵，命令格鲁曼飞船撤离卡拉丹并在轨道上会合。

在他们下方，漂浮在海面上的防御堡垒和高度机动的战舰开始向空中目标发射炮弹。很明显，警报已经响起了，防御部队准备反击。

拉班飞得更快了，祈祷自己能在厄崔迪人进一步羞辱和伤害哈克南家族之前摆脱这个糟糕的局面。上次他犯下这样的错误时，男爵把他流放到了可悲的兰基维尔整整一年。他不敢想象这一次自己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舰队在行星的暗面重新集结，然后离开了这个星系，希望能赶上下一班返航的远航机。拉班知道这是拯救他的唯一办法。

杜菲·哈瓦特站在灯塔雕像旁边的岩石上，通过一个便携式控制装置指挥着这场军事演习。他又指示几艘飞艇进行了一次气势逼人的俯冲。但那些准备突袭卡拉丹的联合部队早已逃之夭夭，令人既震惊又尴尬。

哈瓦特很想知道来犯之敌到底是哪个家族的。但没有一艘敌舰被击中，所以没有留下残骸。要是能在实打实的战斗中击败他们并取得证据就更好了，但今天杜菲·哈瓦特已经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做了一切可能的事。

从历史上看，杜菲的这个战术在芭特勒圣战和之前更早的时候都被使用过。并且这种把戏不能经常用——也许短期不会再有人用了——但今天这个战术明显已经达到了目的。

他抬头望着云朵，看着最后一批入侵者消失在空中。他们可能是觉得厄崔迪部队打算追击他们，但门泰特其实不敢再一次把卡拉丹的防御力量抽走……

第二天，在确认入侵者登上了一艘远航机并永远离开了本星系之后，杜菲·哈瓦特把散落在城堡周围海域的渔船都召集了起来。他首先感谢了船长们的杰出贡献，并指示他们在重新下海捕鱼之前，把所有的全息影像发生器放回厄崔迪的军火库。

对有些人来说，清楚自己在作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理智和荣誉常常被骄傲的阴云所笼罩。

——杰西卡夫人，日记条目

当皮特·德伏抱着被自己绑架来的婴儿穿过皇宫时，他基于本能和瞬间的评估做出了决定。门泰特决策。他并不后悔自己抓住了这个短暂而意外的机会，但他希望自己能推测出一条真正的逃跑路线。婴儿在他怀里扭动着，于是他抱得更紧了。

如果德伏能从皇宫里逃出来，那男爵一定会非常高兴。

在顺着陡峭的仆从楼梯跳下来后，这位临时哈克南大使踢开了一扇门，冲进了一条石膏穹顶的狭窄走廊。他停下脚步，在脑海中回忆着迷宫般的宫殿地图，确定自己的位置。到目前为止，他一直在胡乱转弯，目的就是让人捉摸不透，并避开好奇的朝臣和守卫。他琢磨了一会儿，发现面前这条走廊其实是通向皇帝女儿们的书房和游戏室的。

德伏把毯子的一角塞进婴儿的嘴里，抑止他的哭声，但很快婴儿便开始抽搐且呼吸不畅，于是他重新考虑了一下。

不过当他把毯子从婴儿嘴里拿出来时，孩子哭得更大声了。

他飞奔着穿过宫殿的核心地带，双脚在地板上沙沙作响。最后他终于靠近了公主们的住处，发现这里的墙壁和天花板用的都是从萨鲁撒·塞康达斯进口的深红色坑洞岩石。此地的建筑很简单，也缺乏装

饰，与其他宽敞豪华的宫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这些公主也都是皇室血脉，但沙达姆看来并不打算在这些他不想要的女儿们身上浪费钱财，而他的妻子阿妮鲁尔几乎是在用贝尼·杰瑟里特那种简朴的方式抚养她们。

走廊两边排列着一排排的强化玻璃窗台，门泰特跑过去，朝每个房间里看了一眼。怀里这个厄崔迪家的小鬼没什么价值。如果情况急转直下的话，他可能需要绑架一个科瑞诺家的女儿作为人质来改善他的谈判地位。

不过皇帝会在意吗？

经过几个月的仔细观察和规划，德伏在皇家办公大楼里为自己设了两个不同的藏身之处，都可以通过隧道和通道进入，这些通道与皇宫相连。他的大使证书授予了他所需的访问权限。快跑吧！他知道该怎么联系司机，觉得自己有可能成功逃到太空港，即使是在警报响起和全面封锁的情况下。

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想办法让这个孩子安静下来。

就在他转过一个拐角时，他差点撞到一名长着娃娃脸的萨多卡士兵，那个士兵显然以为身穿制服的德伏是另一名卫兵：“嘿，宝宝怎么了？”但他耳朵里的通信器忽然响了起来。

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德伏对他说道：“楼上有麻烦了！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去。我想我们现在是这孩子的保姆了。”说着他用左手把裹着的婴儿推到这个卫兵的面前，“这儿，抱好他。”

那名士兵明显受到了惊吓，犹豫了一下，德伏抓住这个时机用另一只手将匕首狠狠刺进了他的身体，然后他顾不上确认这个倒霉的士兵是否已经死了，就一手抱着婴儿，另一只手抽出匕首继续向前跑去。这时他才回过神意识到，自己身后留下了太多痕迹。

在前方，他隐约看到了一束闪光的金发。似乎是有人从一个房间里朝外看了看，然后马上又缩回了屋里，就在大厅的窗户后面。那是沙达姆的女儿吗？我做的事她全都看见了吗？

他冲进了房间，也躲在了里面，但没有看见她的身影。那个女孩现在一定是躲在家具后面或者满是胶片书的桌子下面了。一些小查丽丝的玩具散落在地上，但保姆一定已经把那孩子抱走了。尽管如此，德伏还是能感觉到一种存在。这里藏着一个人。

难道是皇帝的大女儿……伊勒琅？

她可能目睹他杀了卫兵，他不能让她喊出声来。虽然她很可能无法识破德伏的伪装，但如果在手里抱着孩子、军服上带着鲜红血渍、刀尖上还在滴着血的情况下被抓住，那这些伪装也就无济于事了。他小心翼翼地向房间深处摸去，紧绷着肌肉。很快，他注意到对面的墙上有个半开着的门洞。

“出来玩吧，伊勒琅！”

身后传来一丝声响，他连忙转过身来。

皇上的妻子正以一种不寻常的笨拙动作向他走来，全无贝尼·杰瑟里特女巫们那种平顺、飘逸的仪态。而且她的脸色非常难看。

阿妮鲁尔一眼看到了他怀抱着的婴儿，认出那正是杰西卡刚出生的儿子。随后她便发现了门泰特脸上的伪装和泛红的嘴唇，于是大为震惊地说道：“我认识你。”话音刚落，对面男人的眼中便显露出一股杀意——一股豁出去的杀意。

其他记忆同时高喊起来，大声警告着她。阿妮鲁尔的脸痛苦地扭曲起来，她狠狠按住自己的太阳穴。

德伏看到她退了回去，立刻攥住匕首，像一条毒蛇那样猛刺过去。

尽管被脑海中的喧嚣声折磨得有些神志不清，但魁萨茨圣母还是迅速做出了反应，闪向一边，贝尼·杰瑟里特那优雅却致命的战斗技巧似乎又回来了。她的速度之快让德伏大吃了一惊，他用力过猛，一下子失去了平衡。他失手了。

阿妮鲁尔抽出藏在衣袖里的一件姐妹会最喜欢用的武器，一把抓住德伏那粗壮有力的脖子。带有剧毒的戈姆刺现在就抵在他的喉咙上，银色的针尖上闪烁着毒液的光芒。

“你知道这是什么，门泰特。交出孩子，或者去死。”

“你们到底打算怎样找我的儿子？”雷托公爵站在宫廷内侍里东多身边，眼睛死死盯着产房里的惨状。

里东多那高高的额头上闪烁着汗珠：“当然会有调查。所有嫌疑人都将接受问询。”

“问询？你这个措辞太轻了吧。”两名医护姐妹被当场杀死，现在尸体就倒在地板上。而在靠近大门的地方，一名萨多卡卫兵也被捅死了。不远处，杰西卡还在床上昏昏沉沉地挣扎。太近了。那名刺客本可以把她也杀了的！他提高了嗓门大喊起来：“我说的是现在你们要怎么做，大人。你们封锁皇宫了吗？要知道我儿子的生命现在危在旦夕。”

“我认为宫廷卫队会处理好所有安全事宜，”里东多试图安慰雷托，“我建议把这件事交给专业人士处理。”

“你认为？这里现在谁负责？”

“皇帝现在还无法亲自指挥萨多卡军团，雷托公爵。指挥权问题必须——”

雷托怒气冲冲地跑进走廊，看到了一名莱文布雷彻：“你把宫殿和周围的建筑都封锁了吗？”

“我们正在处理这件事，大人。请别干涉。”

“干涉？”雷托瞪大了灰色的眼睛，“有人攻击了我的儿子和他的母亲。”他看了看军官衣领上的姓名标签，“莱文布雷彻斯蒂夫斯，根据紧急权力法案我将接管宫廷卫队的指挥权。听明白了吗？”

“不，大人，我没有。”军官把手放在腰间的警棍上。“您无权——”

“你胆敢对我亮武器，你就死定了，斯蒂夫斯。我是兰兹拉德的公爵，是沙达姆·科瑞诺四世的表亲。你无权撤销我的命令，尤其是在目前的形势下。”雷托的脸上毫无表情，他的血液似乎都要沸腾起来了。

军官犹豫了一下，越过愤怒的公爵的肩膀望向里东多。

“我的儿子是在皇宫里被绑架的，这个行为可以视为对厄崔迪家族的攻击。根据兰兹拉德宪章赋予我的权利，这是一场紧急的军事危机，在皇帝和他的至尊霸撒不在的情况下，我现在拥有最大的权限。”

宫廷内侍里东多想了一会儿，点了点头道：“厄崔迪公爵说得没错。照他说的去做吧。”

萨多卡士兵们现在都十分钦佩眼前这位厄崔迪贵族那敏捷而坚定的指挥能力。斯蒂夫斯立即对着他衣领上的通信器大喊起来：“封锁宫殿以及周围所有建筑和平民区。立刻展开彻底搜索，找出绑架雷托·厄崔迪公爵新生子的罪犯。在这次危机中，公爵暂时拥有宫廷卫队的全部指挥权。所有人都要遵令行事。”

雷托迅速地把那名军官的通信器拿了下来，别在自己红色制服的翻领上。“你自己再去找一个吧。”他大口喘着粗气，指着走廊的另一端。“斯蒂夫斯，带上这里的一半士兵，搜查这一层的北面。其余的人跟我来。”

雷托拿过一根击昏棒，但手里仍紧紧握着几年前皇帝送给他的那把宝石匕首。如果真有人胆敢伤害他的儿子，那么仅仅一根棒子是不

够的。

阿妮鲁尔的戈姆刺就压在他的喉咙上，皮特·德伏现在不敢挪动分毫。虽然只是一根小小的刺，但只要一点点划伤，毒药就会立刻杀死他。只是阿妮鲁尔的手现在抖得太厉害了，门泰特吓得浑身直冒冷汗。

“我认输。”他轻声说道，同时尽可能不让自己的喉头动得太厉害。他的手指也松开了孩子。这足以转移她的注意力吗？哪怕能让她犹豫片刻也行。

因为他的另一只手里还握着那把血淋淋的匕首。

阿妮鲁尔试图把她自己的思想从声音越来越大的其他记忆里分离出来。当她另外的四个女儿因为太小还无法理解时，阿妮鲁尔最大的女儿伊勒琅已经发觉了母亲身心的退化。她其实不希望伊勒琅看到自己走向衰弱，她希望自己能多花些时间和女儿在一起，把她抚养成一个强大的贝尼·杰瑟里特。

皇帝的妻子刚刚得知有个杀人犯在逃，便立刻赶到书房和游戏室，为的就是确保她的孩子们的安全。这是只有一位母亲才会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冲动。

门泰特又退了一步，阿妮鲁尔手里的戈姆刺则跟进一步，紧追不舍。他的额头满是大滴的汗珠，顺着搽了粉的太阳穴慢慢地淌下来。

这个小小的僵局似乎无解了。

婴儿开始在他怀里扭动起来。尽管这孩子可能不是姐妹会期待的千年大计的结果，但它仍然连接着一个就算是阿妮鲁尔都无法理解的复杂网络。作为魁萨茨圣母，她的一生都致力于完成这个育种计划的最后一步，首先是安排杰西卡的出生，然后是她的宝宝。

经过数千年的改良，遗传基因变得越来越纯净。但只要事关人类的出生，那么即使孩子的母亲是强大的贝尼·杰瑟里特，也没有什么是可以完全确保的。一定会有概率和百分比，不可能百分百确定。所以虽然经过了一万年之久，但育种计划真的有可能精确到一代人之内吗？这个孩子会不会就是贝尼·杰瑟里特想要的预言之子？

她看着孩子那警觉而聪慧的大眼睛。这个小家伙虽然才刚刚出生不久，却带着一种超人的气派，一种俯瞰众生的气质。她又感到自己的思维深处泛起一阵骚动，一种隆隆的听不清的杂音。你就是传说中的魁萨茨·哈德拉克吗？你是不是提前一代人降世了？

“也许……我们应该有话好好说，”德伏说道，嘴唇几乎没有动，“这么僵持下去对你我都没好处。”

“也许我不该再浪费时间，也许我该直接杀了你。”

那些声音试图告诉她一些事情，试图警告她，但身处混乱之中的阿妮鲁尔似乎无法理解她们的话。如果她是被命运驱使到这些房间里来的，为的不是探望她自己的女儿，而正是前来拯救这个特殊的孩子呢？

她听到一阵嘈杂的声音，就像即将到来的海啸一般——她想起了自己做过的那个噩梦：一条沙虫穿越了沙漠，就为了躲避一个沉默的追捕者。但现在这个追捕者不再沉默了。而且变成了一大群人。

一个清晰的声音打破了刺耳的杂音：是老洛比亚那扭曲的、无所不知的声音，她正在用一种舒缓的语调对阿妮鲁尔说话。这些话语既像是从对面绑匪那沾满纱芙汁的嘴唇里说出来的，又像是从走廊前面窗户上一个摇摆不定的影子的嘴里传来的。

你很快就要加入我们了。那一瞬间的震惊让阿妮鲁尔猛地抽搐了一下。戈姆刺从她手里滑了出去，掉了。在她的脑海里，洛比亚的声音冲破了背景噪音，发出了最为绝望的警告。当心门泰特！

银针还没来得及掉到地板上，德伏的匕首就刺了过来，径直刺穿了她的黑色长袍，深深扎入了她的身体。

当阿妮鲁尔发出第一声喘息时，他又扎了一次，然后是第三次，像一条发狂的毒蛇。

戈姆刺终于落到了地板上，发出水晶碎裂一般的声音。

现在那些声音在阿妮鲁尔周围咆哮起来，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清晰，淹没了她的痛苦：“天命之人已经出生了，未来改变了……”

“我们一直以来只看清了计划的一个片段，马赛克中的一块。”

“记住——贝尼·杰瑟里特育种计划并不是唯一的。”

“网中之网——”

“网中——”

“之网——”

洛比亚的声音听起来比其他人更加响亮，更加令人宽慰：“跟我们来吧，多观察……观察一切。”

阿妮鲁尔·科瑞诺夫人垂死的嘴唇颤抖着，仿佛在微笑。她突然全明白了，这个孩子终究会重塑整个银河系，改变人类的进程，其影响之大超过了她所期待的魁萨茨·哈德拉克。

她感到自己倒在了地板上。阿妮鲁尔无法看穿即将到来的死亡迷雾，但她现在完全确定了一件事。

那就是姐妹会必将长存。

魁萨茨圣母倒在她的毒针旁，德伏抱着被劫持的婴儿一溜烟跑回了走廊，直奔一条侧道而去。

“你最好值得我惹出这些乱子。”他对着毯子里的婴儿喃喃说道。现在他已经杀死了皇帝的妻子，皮特·德伏非常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活着走出这座宫殿。

所有的证据都必然导致无法证明的僵局。我们知晓世间万物只是因为我们愿意相信它们。

——贝尼·杰瑟里特，《阿扎之书》

对厄拉科斯上的哈克南香料库存的审计工作还在继续，所以稳坐在轨道上的旗舰里的皇帝沙达姆·科瑞诺根本无意返回凯坦。而一旦宇联商会宣布这位男爵有罪，他还另有打算，堪称一剂猛药。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发誓一定要抓住它。

在他的私人房间里，沙达姆觉得一切都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在展开。虽然他现在穿着军装，但这间华丽的皇家包间里堆满了简朴的萨多卡军团见都没见过的奢华设施。

他把自己封闭在不透明的舱门后，召来至尊霸撒和他一起饱餐了一顿美食——表面上是为了讨论战略，但实际上皇帝只是喜欢听这位老兵的战争故事。在苏姆·加隆早年的军事生涯里，他曾是萨鲁撒·塞康达斯的训练囚犯。或者说是一名奴隶，加隆是在帝国对某个遥远星球的一次袭击行动中被俘的。尽管装备简陋，未经系统训练，但加隆当时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优秀的战斗技巧，因此萨多卡军团把他招进了他们的队伍。面前这位老兵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人物，而他的儿子坎多似乎也紧跟这位老兵的脚步，他正指挥着驻扎在伊克斯上的秘密军团。

饭后，两个人休息了一会儿，沙达姆盯着桌子对面加隆那粗犷的面庞看了半天。至尊霸撒只吃了少量的异国菜肴，和他共进晚餐可以

说很扫兴。加隆似乎仍在关注围攻厄拉科斯的军事行动。

公会舰队继续保持对沙漠世界的封锁，沙达姆怀着恶意的急切心情等待着，想知道那些审计员最终会发现什么尴尬的罪行和真相。

在这件事上，皇帝把宇联商会和宇航公会拉拢了过来，他们是成功镇压哈克南家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皇帝只希望能在他们怀疑自己的真实目的之前，能够清除这个天然美琅脂的唯一来源。然后所有人都会要求自己给他们奥马尔了。

一艘载着公会大使和宇联商会门泰特审计员的穿梭机从迦太格返回时，萨多卡卫兵直接把他二人带到了沙达姆的豪华包间。而两个人的身上都散发着一股美琅脂的味道。

“我们完事了，陛下。”

沙达姆给自己倒了一杯香甜的卡拉丹葡萄酒。在桌子的另一边，苏姆·加隆则保持着僵硬的军人姿态端坐在那里，仿佛正在接受审问的其实是他。公会大使和门泰特一言不发，直到包间的门被关上为止。

门泰特第一个走上前来，手里拿着一张抄写板，他把自己的门泰特总结写在了上面：“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犯下了大量罪行。他默许所谓的‘错误’数据不被纠正。我们有证据证明这些数据是错误的，也有证据表明他试图向我们隐瞒他的操纵行为。”

“正如我怀疑的那样。”沙达姆听着，审计员则递上了男爵违法行为的总体概要。

加隆则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怒火：“皇帝已经明确指示过了，他会对这种私藏美琅脂的行为采取严厉的惩罚。难道男爵没看见札诺瓦和克罗娜的下场吗？”

沙达姆从门泰特审计员手中拿过抄写板，简单看了一下文字和数据。除非他和一位翻译一起坐在这里破译几个小时，否则这些文字对他来说没有多大意义——而他现在不想这么做。他从一开始就深信男爵有罪。

“我们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他们犯下了危害帝国的罪行，”公会大使说道，语气非常不安，“但很不幸，陛下……我们没有找到宇航公会想找的东西。”

沙达姆举起了抄写板，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些难道还不能说明哈克南家族违反了帝国法律吗？难道他不应该受到惩罚吗？”

“确实，男爵私藏了不少香料，还篡改了生产数据，但目的只是逃避帝国税款。我们在哈克南家族的货运设施中测试了很多香料样品。每一片美琅脂都是纯净的，没有任何污染的痕迹。”白化病大使说到这里犹豫了。因为沙达姆开始变得不耐烦起来。

“所以这不是我们公会此行的目的，陛下。从我们公会的内部分析中得知，迷失航向的领航员是死于被污染的香料气体。我们还知道，比卡尔香料库存中提取的样品在化学层面上已经腐败。因此，我们本来希望这次能在厄拉科斯上发现带有杂质的香料，我们本以为是男爵使用了惰性物质，目的是增加美琅脂的数量，同时稀释其质量——从而导致香料变成了毒药，最终导致了公会那几场灾难。”

“但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带有那种性质的东西。”门泰特总结道。

至尊霸撒身体前倾，攥紧了拳头说道：“就算是这样，我们也有足够的证据赶走哈克南家族。”

公会大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低头凑向不断喷出香料气体的衣领，说道：“确实如此，但这并不能回答我们的问题。”

沙达姆皱起了眉头，他希望这样能表达出自己的忧虑之情。他希望芬伦能在这里见证这一切，但此时此刻，他的香料大臣应该在准备第一批奥马尔的装运工作。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呢。

“我明白了。不过，霸撒和我将研究出一个合适的回应。”其实几天之内，这件事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了。他低头盯着门泰特的抄写板，说道：“我们必须好好比对一下这些数据。也许我的私人顾问可以提供一个理论，能解释变质香料的来源。”

这两个人深知皇帝的性格，所以立刻宣布告退，于是苏姆·加隆站起身来，送走了他们。

大门再次封上之后，沙达姆转向他至尊霸撒说道：“一旦穿梭机返回远航机，我要你立刻向整支舰队发出战斗信号。把我的战舰派到迦太格、厄拉奇恩、阿桑特去，把这些地方还有其他所有的人口中心城市都给我纳入射程之内。”

加隆面无表情地接受了这个重磅炸弹一般的命令：“就像札诺瓦一样，陛下？”

“正是。”

在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萨多卡的舰队驶离了远航机，一路降到了厄拉科斯的大气层。他们的武器端口全部处于开启状态，闪烁着即将发射的危险光芒。沙达姆端坐在指挥舰桥上，发布命令，同时对着一个全息记录器发表了一份声明，其实所谓声明不过是他自己撰写的一份留给子孙后代的回忆录。

“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被判犯有反帝国的重罪。独立的宇联商会审计人员和宇航公会检查人员已经发现了无可辩驳的证据来支持这一判决。正如札诺瓦和克罗娜所展示的那样，我的律法就是帝国的法律。科瑞诺的正义迅速而彻底。”

公会一开始肯定认为他只是在虚张声势，但他们会大吃一惊的。他的军队已经排成了战斗队列，一旦毁灭之雨降临，他的萨多卡军团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能让这个沙漠世界烧成焦土，将其彻底毁灭。

宇航公会的领航员需要服用大量的香料。贝尼·杰瑟里特也是稳定的客源，她们对香料的需求随着女巫数量的增加而逐年递增。大部分的兰兹拉德贵族也都对美琅脂上瘾。帝国早已无法摆脱这种物质了。

而我是他们的皇帝，他们会照我说的去做。

即使没有芬伦伯爵的建言，他凭自己也能做到全盘考虑，也能把所有的可能性都考虑进去。就算他突然发难摧毁了厄拉科斯，公会能

对他这个皇帝做什么？把自己扣在远航机上？把他囚禁起来？谅他们也不敢。因为他们若敢这么做，那么就连一克合成香料都得不到了。

他结束了讲话，启动了全面轰炸的倒计时。

过了今天，帝国将从此换了人间。

我的生命在特莱拉人入侵这个世界的当天就结束了。经过这么多年的反抗，我早已是一个死人，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

——克泰尔·皮尔鲁，《秘密日记》（片段）

伊克斯的制造工厂和技术中心里仍有小规模的冲突。次人积攒多年的愤怒和沮丧一下子全都被释放出来，他们把萨多卡士兵尸体身上的制服撕烂，捡起他们掉落的武器，然后不问青红皂白地摧毁了仅存的几条生产线。

在隆博的身后，一座为纪念入侵者而竖立起来的特莱拉人雕像在混战中不知被谁给斩首了，合金头颅的碎片散落在人行道上。“这里的混乱局面永远不会结束了。”

厄崔迪部队与伊克斯反抗军会师在了一起，然后成功地夺回了大量的钟乳石建筑、隧道和大王宫。疯狂的萨多卡士兵在空旷的洞穴里负隅顽抗，那里曾经是维尔纽斯家族建造新型远航机的地方。流血事件似乎并没有减少。

“我们需要再找一个盟友才行，”克泰尔建议道，“如果我们能证明是这些人造香料导致了包括我兄弟在内的两名领航员的死亡，宇航公会一定会支持我们的。”

“他们已经为我们说了不少好话了，”隆博说道，“但我们还是得在没有他们介入的情况下完成这一军事行动。”

哥尼看起来有些担心：“公会现在不在这里，我们也没办法马上把他们带过来。”

克泰尔的黑眼睛里全是血丝，但却透出一股决心：“我也许可以。”

克泰尔把他们带到了一个看起来像是废弃小仓库的地方。隆博眼看着克泰尔从一个上锁的存储容器中小心翼翼地取出了他那个乱七八糟的罗格收发机。这个奇怪的装置上面全是污渍和烧焦的痕迹，一看就经过了多次修理。它的上面插满了晶体能量棒。

克泰尔握着收发机的手在颤抖：“就连我也不知道这玩意儿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它能在生物电子层面自动匹配使用者的思维，所以我才能够和我的双胞胎兄弟进行交流。我们曾经有过共同的情感羁绊。尽管他的大脑发生了变化，远远超出了对人类的任何定义，但我仍然能够理解他。”

关于德默尔的回忆像泪水一样涌上他的心头，但克泰尔又把这些思绪赶走了。他的手握在控制杆上，不住地颤抖着。

“现在我的兄弟死了，我们的罗格收发机也坏了。这是最后一根晶体棒了，而且不知怎么搞的……在我和德默尔最后一次通话时自己修好了。也许……如果我有足够的能量，我至少可以给其他领航员发几条消息。他们可能听不懂我说的话，但他们也许能感受到紧迫感。”

隆博的脑子有点乱：“如果你能把宇航公会带到这里来，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向他们展示沙达姆私底下干的那些好事。”

克泰尔狠狠攥住了隆博的人造手臂，王子感到自己的机械传感器检测到了很大的压力：“我愿意做任何必要的事情，我的王子。如果我能帮上忙，这将是我最大的荣幸。”

隆博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奇怪的决心，一份似乎超越了理性的执着，只好说道：“动手吧。”

克泰尔一把抓住电极导线，将传感器连接到他的头皮、后脑和喉咙上。“我不知道这个装置的容量有多大，但我打算尽可能地把所有能量都用上，”他咧嘴笑道，“这既会是我们胜利的宣言，也会是一个求救的信号，是我向外界发出的最重要的一条信息。”

罗格收发机完全启动后，克泰尔深吸了一口气，给自己鼓劲。在过去，他总是大声与德默尔通话，但他其实清楚他的兄弟并没有听到这些具体的词句。相反，领航员能领悟这些话语想要表达的想法。这一次，克泰尔什么也没说，而是集中起自己的所有精力，把自己的想法投射到了遥远的地方。

他按下了传输按钮，向任何能收到信息的公会领航员发出一连串绝望的信号，一种宇宙通用的求救信号。他不知道是罗格还是他的大脑会第一个失灵，但他能感觉到它们现在连接在一起，并向外延伸。

克泰尔咬紧牙关，嘴唇紧抿，眼睛紧闭，眼泪都流了出来。汗水也从他的额头和太阳穴上滴滴答答地滚落下来。他的皮肤现在变成了一种宝石红色，太阳穴的血管鼓了起来。

这种传输的强度比他和德默尔的交流要大得多。而且这一次，他也没有和自己孪生兄弟那种难以解释的精神联系。

隆博意识到克泰尔最终会因此而丧命，这最后一次使用罗格收发机的伟大尝试，实际就是一种自杀。形容枯槁的反抗军战士在脑海深处无声地尖叫。

大家还没来得及切断他的连接，罗格收发机就亮了起来。这台机器最终还是超载了，电路熔断，晶体棒也碎成黑色的雪花状。克泰尔似乎已经窒息了，他的五官紧绷，好像身处无可名状的巨大痛苦之中。他的大脑里的神经元已经融化，阻止了他发出最后的声音。

隆博用他剩下的那只手猛地拉下了反抗军战士头部和颈部上的传感器，克泰尔倒在了储藏室的地板上。他的牙齿打战，身体抽搐，冒烟的眼睛再也无法睁开了。

“他走了。”哥尼呢喃道。

隆博怀着巨大的悲伤，抱起倒下的战士，他是所有为维尔纽斯家族效忠的人中最忠诚的一个。“你已经战斗太久了，现在安静地睡吧，我的朋友。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好好休息吧。”他轻抚着克泰尔冰凉的皮肤说道。

半机械人王子站了起来，伤痕累累的脸庞变得比以前更加严肃，他一言不发地走出了储藏室，哥尼·哈莱克紧紧跟在他的身后。隆博不清楚克泰尔的传输是否成功，也不知道公会能否听到他的声音，他们又会如何回应。

但是，除非他们很快得到增援，否则今天这场战斗将会徒劳无功。

伊克斯王子看着围拢在自己身边的厄崔迪战士，用深沉而冷酷的声音说道：“让我们终结这一切吧。”

要让一个有机体产生基因突变，就必须把它放置在一个危险但不致命的环境中。

——特莱拉伪经

在希达尔·芬·阿吉迪卡最终死亡之后，芬伦伯爵明白厄崔迪军队实际上已经打败了萨多卡军团。

事态正朝着最令人不安的方向发展。

经过这么多年，雷托·厄崔迪公爵竟然批准了如此大张旗鼓的军事行动，这让他颇感吃惊。看来，那些本来会压垮任何一个人的家庭悲剧实际上激励了他采取行动。

尽管如此，这仍然堪称一个绝妙的策略，即使伊克斯的工业设施经历了数十年的糟糕管理和不当维护，它们对于像厄崔迪这样的大家族来说仍是一份颇具经济价值的厚礼。芬伦才不相信雷托公爵会高兴地把它们还给隆博王子呢。

在研究馆的大屏幕上，芬伦看着一队士兵正在向这片建筑群靠近。这让他几乎没有时间完成必要的事情了。他现在必须抹去所有关于奥马尔计划和他自己牵扯其中的证据。

皇帝一定会为奥马尔的失败找一个替罪羊，芬伦决心不让自己充当这个角色。研究大师阿吉迪卡失败得很彻底，他本人现在也已经和那些脑死亡了的女人躺在一起。那几具肿胀的培育罐女尸，虽然仍然

连接在棺材一般的罐子上，但尸体却倒了一地，在那个侏儒男人尸体的周围，看上去像某种变态性行为。

阿吉迪卡那布满红斑的尸身可能只剩下一个最终的用途了……

剩下的特莱拉科学家被吓得魂飞魄散。萨多卡士兵都去了主战场，把他们遗弃在这个研究馆里。因为知道伯爵是皇帝的官方代表，所以这些特莱拉人转而向他寻求建议。甚至有些侏儒认定“芬伦”其实是阿吉迪卡的那位变脸者佐尔。也许这些特莱拉人会听从他的命令，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

芬伦站在天桥上，高举着双手，就像阿吉迪卡在他戏剧性的死亡之前所做的那样。他周围被打碎的培育罐里冒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包括了人类排泄物的恶臭。

“我们现在毫无防备，”他高声喊道，“但我有一个办法可以救下你们所有人，嗯-嗯-嗯？”幸存下来的研究人员都抬头望向他，带着近乎希望的疑惑。

芬伦由于对研究馆的整体布局了如指掌，所以忽然计上心头：“你们太过宝贵了，皇帝不能冒失去你们的危险。”然后他把这些科学家们领到一个只有一个出口的安全实验室里，“你们必须躲在这里，藏起来。我会带援军来救你们的。”

他数了一下，一共有二十八名研究人员，当然可能还有一些人被暂时困在偏远的行政大楼里。好吧，外面的暴徒会搞定他们的。

芬伦从天桥快步跑到了主楼。当这些倒霉的科学家纷纷挤进那间单人房里时，他站在门口微笑起来。“藏在这里就没人能找到你们

了。嘘。”说完他点了点头，关上了门。“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直到他走回了研究馆宽阔的大厅时，房间里那些愚蠢的侏儒们才刚开始觉得有什么不对劲。芬伦毫不理会他们沉闷的叫喊声和拳头的敲打声。这些研究人员很可能知晓奥马尔项目里的每一个细节。为了不让他们把秘密泄露出去，他必须把他们杀掉灭口，只不过挨个杀掉他们太浪费时间了。而用现在这种方法的话，他就可以花费最少的时间，更有效率地处理掉他们。帝国的香料大臣毕竟也是个大忙人。

要知道，实验室的地板上以及培育罐的支持系统里装满了各种有害生物、可燃物质、强酸和易爆气体。芬伦在墙上摘下了急救包里的呼吸器。他一直是个多面手，现在就像苦行僧那样在房间里来回走，倾倒着有毒的液体，释放着致命的气体。他几乎没有注意那些倒在地板上的、仍在抽搐着的女性身体，这些身体被特莱拉人重新改写了基因用来制造人造香料。

如此接近。阿吉迪卡几乎就要成功了。

芬伦忽然被一具年轻而丰满的女人躯体挡住了去路，原来是那个克丽丝琴，贝尼·杰瑟里特的突击队员。他审视着她裸露的身体，现在她的腹部向外凸出，子宫被特莱拉人改造成了某种生产机器。她已经不是人类了，只不过是一台机器，一台化学设备。

芬伦凝视克丽丝琴那蜡状的脸庞时，他忽然想起了自己娇艳动人的妻子玛格特，她仍然身在凯坦，这会儿肯定正在宫廷里跟人闲聊喝茶。他多么盼望能尽快回到她身边啊，在她的怀里好好放松一下。

这位克丽丝琴姐妹永远不能把她那该死的情报发回瓦拉赫九号星了，而芬伦也不会让任何细节泄露出去，甚至不会泄露给他的妻子。他和玛格特虽然深爱对方，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分享所有秘密。

芬伦听到建筑外面传来了一阵枪炮声，这肯定是厄崔迪部队遇上了剩下的萨多卡军团了。帝国军队会把他们拖上一段时间的，足够了。

他立刻跑向有高大拱形穹顶的大厅，回头看着实验室里的混乱景象：破碎的罐子、一地的有毒液体、冒泡的气体、尸体和培育罐。他现在再也听不到被他引诱到死亡陷阱里的那些特莱拉科学家的绝望砸门声了。

芬伦伯爵掏出一个点火器，远远扔进基地深处。那些有毒气体和化学物质迅速燃烧起来，但他早已跑远，甚至已经恢复平时那种懒洋洋的步伐了。在他的身后，爆炸声不绝于耳。

实验室陷入了熊熊大火之中——培育罐，奥马尔的研究资料，以及所有证据都在燃烧——芬伦的心情也随之变得轻松。

正当邓肯·艾达荷率领厄崔迪士兵不断冲击着帝国的路障时，研究馆爆炸了。

整座研究设施爆发出巨大的轰鸣，所有人都在找地方躲避。不多时，建筑碎片有如火山喷发出来的岩浆，从研究馆的顶部喷洒而出，

很快内墙便坍塌了。瞬间，这座先进的实验室变成了一个充满了熔化的玻璃、钢铁和尸体的地狱。

邓肯指挥他的士兵后撤，躲避愈演愈烈的火势，但内心却恨不得冲进去，因为他知道特莱拉的所有罪证都被焚烧殆尽了。棕色和橙色的蒸汽弥漫开来，这些有毒烟雾的杀伤力不比火焰小多少。

这时，剑术大师忽然看见一个肩膀宽宽的瘦子从火焰里迈着方步走了出来，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的影子就映衬在橙色的热浪之上。只见这名男子从脸上取下呼吸器，扔到了一边。他的手里还握着一把萨多卡制式的短剑。邓肯立刻举起老公爵的宝剑，摆出一个防御的架势，走上前挡住了这个人的去路。

哈什米尔·芬伦伯爵却大大咧咧地走上前来，说道：“我逃出来了，你难道不高兴吗？我是想说，这无疑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我的好朋友沙达姆肯定会非常高兴的。”

“我知道你是谁。”邓肯说道，他曾在吉奈斯一个阳光普照的小岛上接受过几个月的政治教育。“你就是那只躲在皇帝斗篷后面为他干脏活的狐狸。”

芬伦笑了：“一只狐狸？以前总有人管我叫鼬鼠或是雪貂，但从来没有被称作狐狸。嗯-嗯-嗯。我是被强行关在这里的。那些邪恶的特莱拉研究人员想在我身上做某种可怕的实验。”他的大眼睛睁得更大了。“我甚至挫败了一个企图用变脸者取代我的政治阴谋。”

邓肯走近他，把手中的宝剑举到半空：“你在调查委员会面前作证时一定会很有趣。”

“我不这么认为。”芬伦似乎懒得再开玩笑了。他挥舞着手中的短剑向邓肯猛砍过去，好像在打一只苍蝇，但邓肯迅速闪避开来。芬伦的剑刃当啷一声被弹开，直指天空，但芬伦仍然紧握着剑柄。

“你竟敢对皇帝的香料大臣举刀相向？你忘了我是沙达姆最亲密的朋友了？”芬伦的话听起来好像很沮丧，但似乎仍是在开玩笑，“你最好站到一边，让我过去。”

但邓肯却继续向前推进，换成了一个更加激进的架势：“我是吉奈斯的剑术大师，我今天已经和许多萨多卡士兵战斗过了。如果你不是我们的敌人，那么就放下你的武器。和我单挑可不是明智之举。”

“你还没出生时我就在杀人了，小狗崽子。”

实验室的大火还在继续燃烧。滚烫的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化学药剂气味。邓肯的眼睛痛得一个劲流眼泪。士兵们连忙围拢来保护他们的剑术大师，但他挥手让他们闪开，亲自上阵杀敌是一件荣耀的事。

伯爵加紧了攻势。他一向都是通过暗算杀人的，很少与一名高手这样公开交战。尽管如此，他还是拥有许多邓肯从未见识过的战斗技巧。

剑术大师向他的对手猛扑过去，咆哮着：“这场战役已经死伤无数了，但芬伦伯爵，我一点不在乎再多杀你一个。”他挥舞着老公爵的长剑，与对手上扬的武器抵在了一起。

邓肯虽然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剑术大师，但他的骨子里却仍带有一丝残忍。他并不像芬伦听说过或是遇到过的那些剑术高手那样拘于礼节或是侠义原则。

伯爵举起短剑格挡，邓肯则加大力度猛击，宝剑带着巨大的力道砍了过去。老公爵的宝剑发出一声脆响，剑刃上被砍出了一个缺口。但芬伦的武器却直接被砍断了——而且被击得粉碎。这股冲力甚至把伯爵撞飞到了墙上。

芬伦挣扎着想要恢复平衡，邓肯却向前冲去，做好了致命一击的准备，但仍保持警惕。毕竟这只狐狸肯定还有很多诡计。

芬伦脑子里闪过各种选择。如果想要躲开对手的利刃，他就只能转身跑回实验室大楼的熊熊烈火之中。或者他也可以直接投降。他的选择其实并不多。

“皇帝会把我赎回去的。”说着他扔下了手中仅剩的剑柄，“这儿有这么多人看着，你不敢冷血地杀了我的，嗯-嗯-嗯？”邓肯却继续凶狠地向前迈着大步。“厄崔迪家族那著名的荣誉准则呢？如果雷托公爵的人可以当街杀死一个已经投降的人，那有何荣誉可言呢？”芬伦举起了空空如也的双手。“难不成你真想杀了我？”

邓肯知道公爵决不会赞成这种不光彩的行为。他看着燃烧着的实验室，听着外面岩洞里持续不断的打斗声。毫无疑问，雷托能利用这个政治犯，稳定伊克斯之战后的混乱局势。

“我侍奉公爵先于侍奉自己的心意。”剑术大师挥了挥手，几个厄崔迪士兵走上前来，给犯人戴上了手铐。

邓肯走过去，咬着牙对他说道：“在这场战役胜利结束之后，哈什米尔·芬伦伯爵，你可能会后悔没让我今天杀了你。”

香料大臣死死盯着他，仿佛胸有成竹：“你们还没赢呢，厄崔迪人。”

我们都有秘密，这本身不是一个秘密。然而，我们很难像我们希望的那样保守这些秘密。

——皮特·德伏，对兰兹拉德弱点的门泰特分析，哈克南机密文件

在厄崔迪公爵的领导下，帝国卫队在皇宫里四处搜寻。把虚弱疲惫的杰西卡一个人留下让雷托很痛苦，但他不能让自己留下来陪她，不能让自己刚出生的儿子处于危险之中。

他大声地对卫兵发号施令，一刻也不允许他们耽搁。当他冲过那些华丽的走廊和棱镜般的迷宫时，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条凶猛的猎犬，正在为了保护幼崽而拼死战斗。雷托公爵向人们展现了一个心急如焚的父亲能有多么可怕。

他们抓走了我的儿子！

他对维克多的回忆一直萦绕在心头，他曾以厄崔迪之名起誓，不会再让这个孩子受到一点伤害。

但这座皇宫有如一个小城市那么大，有无数的藏身之处。搜索仍在紧张地继续，但就是毫无进展，雷托拼尽全力抑制着自己的绝望之情。

皮特·德伏已经习惯了双手沾满鲜血，但现在的他开始担心起自己的性命来了。他不仅绑架了一个贵族之子，还杀死了皇帝的妻子。

他扔下阿妮鲁尔的尸体不管，沿着走廊一路狂奔，身上那件偷来的萨多卡军服现在也变得凌乱不堪且血迹斑斑。德伏觉得自己的心脏怦怦直跳，头也剧痛无比，虽然经过了长期的训练，但现在这位门泰特已经无法评估和制订新的逃跑计划了。他脸上的伪装也早已损毁，露出了嘴唇上那鲜明的一抹红色。

裹着毯子的婴儿在他的怀里不停扭动，偶尔会哭几声，但令人惊讶的是，这孩子在大部分时间里都保持着沉默。那张红扑扑的小脸上有着一双大大的眼睛，里面闪动着奇怪而强烈的光芒，仿佛这个婴儿懂得许多超出了一个正常婴儿认知的东西。他和那个动不动吱哇乱叫、令人生厌的小费伊德—劳萨完全不一样。

德伏把毯子裹得更紧了，紧紧裹住婴儿那瘦小的身体，他忽然心生一股想要把这孩子勒死的冲动。他强忍住没有动手，随后躲进了一个昏暗的房间，房间里摆满了各种奖杯和小雕像，看来这里是用来纪念某个早已被人遗忘的科瑞诺家族成员的，此人显然是个天才弓箭手。

忽然他猛地一抬头，面前闪过一个黑袍女人，她正像一个幽灵那样站在门口，挡住了他逃跑的路。

“站住！”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圣母用最强的言音之力对他吼道。

她的话语就像钳子一样锁住了他的肌肉，让他当场瘫痪在了那里。莫希阿姆走进了这间小小的奖杯陈列室，昏暗的灯光下她的怒火就像熔炉里的火焰一样闪亮。“皮特·德伏，”她说道，看来已经从他脸上的纱芙汁认出了他，“我早就怀疑这件事的幕后黑手是哈克南家族。”

他挣扎着想要冲破言音的无形束缚，脑子里一片混乱。“别过来，女巫，”他咬着牙警告道，“不然我就杀了这孩子。”他用力扭动胳膊，试图重新夺回自己身体的控制权，但她总能再次用下一道言音麻痹他。

德伏很清楚这些贝尼·杰瑟里特的战斗能力。他刚刚就和皇帝的妻子战斗了一番，并出人意料地击败了她。但这完全是因为阿妮鲁尔似乎患上了某种疾病，她虚弱的精神状态给了他一个优势。莫希阿姆则是一个更为强大的对手。

“如果你杀了那孩子，你就会和他一起陪葬！”莫希阿姆说道。

“反正无论如何你都会杀了我。我已经从你的眼神里看出来了。”德伏向前迈了一小步，傲慢地想要表明自己已经打破了她的言音咒语。“既然如此那我为什么不杀掉雷托的继承人，给厄崔迪家族带去更多苦难呢？”

他又向前迈了一步，把婴儿抱在胸前，就像举着一面盾牌一样。现在他只要轻轻一用力就能把婴儿孱弱的小脖子扭断。而即便拥有贝尼·杰瑟里特女巫特有的超强反应力，莫希阿姆也不敢肯定自己能及时阻止他。

德伏现在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尽快摆脱这个女巫，从这个被遗忘的小房间里逃出去，他就能逃出生天了。即使怀里抱着一个孩子，他也有自信能比这个精疲力尽的女人跑得更快。当然，除非她在袍子里还有什么别的武器，不是毒针的那种手枪，那样的话她就可以对着他的后背射击了。不过，怎么也得试一试……

“这个婴儿对你们贝尼·杰瑟里特来说很重要，没错吧？”德伏念叨着，偷偷向前迈出第三步，“毫无疑问，这是你们那个什么育种计划的一部分吧？”门泰特不再盯着莫希阿姆那长长的、弯曲的手指，而是在她的脸上寻找着任何可疑的迹象。其实她的手指甲随时可以变成锋利的爪子，割开他的眼睛，撕开他的喉咙。他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

然后他把婴儿抬高了一些，以保护他的脸。

莫希阿姆说道：“如果你把孩子给我，我也许会让你过去。我会选择把你留给那些萨多卡猎手。”

她走了过来，德伏绷紧了全身的肌肉，做好了随机应变的准备，他注视着她的眼睛。*我应该相信她吗？*

她用强壮的手指摸了摸裹着孩子的毯子，眼睛盯着门泰特，但她还没来得及把孩子抢到自己手里，德伏就哑着嗓子低声说道：“我知道你的秘密，女巫。我也知道这个孩子的身份。我知道杰西卡到底是谁。”

莫希阿姆僵住了，就好像她对自己用了言音一般。

“那个小婊子知道她是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的女儿吗？”他看到莫希阿姆因为自己这番话露出了震惊的表情，于是加快了语速，因为他现在终于清楚自己的推断是正确的了，“还有，杰西卡知道她其实是你的女儿吗——或者你们女巫经常把这种事对你们的孩子保密，然后随意把她们当成某种基因计划中的试验品？”

莫希阿姆并不回答，一把将婴儿从他手中抢了去。变态门泰特向后退了几步，高昂着头说道：“在你对我下手之前，先听我说。我一知晓这些事情，就立刻把所有线索都汇编成文件，然后藏了起来，一旦我出了什么事，这些文件会自动发送给哈克南男爵和兰兹拉德各大家族。一旦雷托·厄崔迪公爵知道他那美丽的小情人是他死敌的女儿，你不觉得事情会变得很有趣吗？”

在橘红色的灯光照耀下，莫希阿姆把襁褓里的婴儿放进了一个天鹅绒内衬的壁龛里，就在一个弓箭比赛奖杯的旁边。

他滔滔不绝地说着，一心想要说服她：“我确实复印了这些文件，而且把它们藏在了不同的地方。一旦我被杀了，你无法阻止这些信息传播出去。”说完，德伏满怀信心地向着门口和他规划好的逃跑路径迈出了一步，“你不敢伤害我的，女巫。”

等孩子安全后，莫希阿姆这才转过身来面对着他，说道：“如果真如你所说的，门泰特……那么我必须让你活下去。”

德伏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这些女巫果然不敢冒真相泄露的风险。哪怕他有百分之一不像是在虚张声势，也足以拖住她，让自己成功溜掉。

突然，莫希阿姆像一只受伤的豹子那样冲向了他。她挥舞着胳膊拳打脚踢。德伏踉跄着后退，试图保护自己，他举着胳膊，挡住了她踢出的迅猛无比的一脚。

他的手腕立刻就被踢断了，德伏迅速调整了呼吸，凭意念忍住疼痛，又举起另一只手臂。莫希阿姆再次扑向他，他现在根本无法反击——甚至无法看到——她的每一次猛击、踢腿和挥砍。

莫希阿姆狠狠踢在了他的肚子上，紧接着又一拳打在他的胸骨上。他觉得自己的肋骨断裂了，内脏也随之破裂。他想对她破口大骂，但嘴里却只能喷出大口的鲜血，嘴唇变得比被纱芙汁染过的还要红亮。

他对着莫希阿姆踢出了一脚，试图踢碎她的膝盖骨，但莫希阿姆迅速闪到一边。德伏再次举起他那只完好无损的手臂，挡住了一击，但只换来了又一次手腕骨折。

他放弃了战斗，想要转身逃跑，径直向门口猛扑了过去。但莫希阿姆抢先堵在了门口。她抬腿就是一脚，只见一道模糊的寒光，莫希阿姆高高的鞋跟直直地刺进了他的喉咙。这一脚其实把门泰特的脖子直接踢断了，皮特·德伏像一根断了的柴火棍那样倒在地板上死了，脸上是无比惊诧的神情。

莫希阿姆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大口喘着气。过了一会儿，等她恢复了，莫希阿姆才转过身去把获救的孩子抱了起来。

在走出奖杯陈列室之前，她看了看地板上那具七扭八歪的尸体，脸上掠过一阵冷笑，这感觉让她很愉快，但她很快把这感觉抛之脑

后。莫希阿姆朝着门泰特的脸上啐了一口唾沫，不禁回想起自己在被男爵强奸时，他是如何在一旁斜睨着她的。

莫希阿姆知道德伏根本没有什么秘密文件。什么文件也没有。他知晓的一切秘密都随着他的死亡一起消失了。

“永远不要对一个真言师撒谎。”莫希阿姆喃喃地说。

皇帝最轻微的厌恶之情总会传递给身边侍奉他的人，并被他们放大成为一种愤怒。

——至尊霸撒苏姆·加隆，萨多卡帝国军团指挥官

在沙达姆刚准备命令他的萨多卡舰队摧毁厄拉科斯时，公会就接通了他的私人通信频道，要求澄清和解释。

皇帝站在旗舰的指挥舰桥上，不打算给他们想要的答复，甚至根本不打算为自己的行动找一个正当的理由。公会，甚至整个帝国，很快就会收到自己真正的答复了。

在他身旁，至尊霸撒加隆站在控制台前，收到了舰队指挥官们的报告。“武器都已经准备好了，陛下。”他低头看了看屏幕，又看了看皇帝，皇帝正等着他呢。这位饱经风霜的老兵的脸上露出了一抹冷血的表情，“正等待您下达开火命令。”

为什么我的臣民不能都像他一样这么听话呢？

公会大使在多次被皇帝无视之后，干脆将一个索利多全息影像传输到了旗舰的舰桥上。这位大使焦急地说道：“沙达姆皇帝，我们坚决要求您停止攻击行为。这样做没有任何好处。”

沙达姆勃然大怒，宇航公会竟然能随意穿透他的安全防火墙，他对着全息影像吼道：“你是什么东西，胆敢决定帝国的军事目标？我才是皇帝。”

“而我代表宇航公会。”大使答道，好像这两个头衔其实处于平等地位似的。

“宇航公会没权管法律和正义的事儿。我们已经宣布了我们的裁决。男爵有罪，而我们将予以惩罚。”说着沙达姆转向苏姆·加隆，“下达命令吧，至尊霸撒。立即对厄拉科斯进行全面轰炸。毁灭这颗星球上的所有生物。”

在红墙穴地那清凉干燥的隧道外的一个岩架上，男孩列特－芝醒了过来，显得焦躁不安。他今年只有四岁，从他一直躺着的垫子上滚下来，环顾四周。今晚的天气很温暖，连一丝微风都没有。他的母亲法罗拉很少让孩子们睡在外面，但是她和其他几个弗雷曼人今晚要在黑暗中工作，就在这块开阔的岩石上。

列特－芝看到很多模糊的身影在寂静的黑暗中移动——那是沙漠人在忙碌，他们动作敏捷，不会制造一点不必要的噪音。在没有月亮的星夜里，他的妈妈和她的同伴们打开了一个个关着密波蝙蝠的小笼子，让它们飞得又高又远，去给其他穴地送信息。

在这些弗雷曼人身后，有一道大门将水汽保存下来，里面就是隐藏的穴地了。穴地里有一些区域被划分为了生产车间——里面全是用于编织香料纤维的织机、蒸馏服组装台、塑料模压机等等。而那些机器现在都沉默着。

法罗拉用那双早已习惯了黑暗的眼睛看了看列特－芝，看到她的儿子安然无恙，这才放下心来。她把手伸进笼子里摸到了另一只小黑蝙蝠，她能听到它的翅膀拍打笼子的声音。她把这只小家伙轻轻捧在手心里，抚摸着它小小的身体上毛茸茸的毛。

突然，两个弗雷曼女人发出一声惊叫，用手指着天空。法罗拉连忙抬头看，结果还没等准备好就一不小心放走了那只蝙蝠。它扑打着黑色的翅膀，一头扎进夜空中去捕食昆虫了。

在众人的头顶上，列特－芝看到了一道蓝光，炽热且明亮，在星星的映衬下距离他们越来越近。飞船！巨大的飞船。

他的母亲一把抓住男孩的肩膀，连同立刻打开了门封的其他弗雷曼女人，拼命跑了进去，希望山体能提供一点安全防护。

被困在迦太格要塞里的哈克南男爵终于意识到自己厄运将至。而且自己对此无能为力。他现在失去了通信，没有了宇宙飞船，甚至没有短程车辆。更没有任何防御。

他把家具都砸烂了，把身边的助手都威胁了一遍，但仍无济于事。他现在只能对着天空独自怒吼：“去死吧沙达姆！”但帝国旗舰无疑听不到他的吼声。

他曾不情愿地希望能为那个疯狂的宇联商会审计员所发现的数据错误支付巨额罚款。而如果对他的指控太过严重，哈克南家族很可能

会失去在厄拉科斯的西瑞达封地，以及对香料采集业务的专属权。再过分一些，沙达姆甚至——当然不大可能——会下令立即处决男爵，作为给兰兹拉德贵族们上的另一“课”。

但他从没想过沙达姆会这么做！如果头顶上那些战舰一齐开火，那么厄拉科斯就会变成一块烧焦的岩石。美琅脂是一种有机物质，只有在厄拉科斯这个神秘、独特的环境中才能产生，肯定无法在这样一场全球大火中幸存下来。如果皇帝真的这么做了，那么任何人都不会再对厄拉科斯感兴趣，就连远航机都不会再来了。天呐，到时候根本就没有远航机了，它们哪儿也去不了了！整个帝国都依赖着香料。这毫无道理啊。沙达姆一定是在虚张声势。

但哈克南公爵忽然想起了札诺瓦那一片焦黑的城市，知道皇帝有能力实现他的威胁。而且他对沙达姆摧毁李芝实验卫星站的做法也同样感到震惊，而且他毫不怀疑，比卡尔的植物瘟疫就是沙达姆一手策划的。

这个人难道疯了吗？毫无疑问是这样。

由于他的通信系统已经被摧毁，所以男爵甚至没机会哀求他保全自己的性命。他也无法把责任推到拉班身上，现在皮特·德伏还远在凯坦，也许是正在忙着享受呢。

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现在完全是独自一人面对着皇帝的滔天怒火。

“住手！”公会大使的大嗓门被放大了一个数量级。至尊霸撒一下子犹豫了起来。“我不知道你在玩什么把戏，沙达姆。”公会大使双眼被气得通红，恶狠狠地瞪着皇帝。“就为了抚平你那可怜的自尊心，你就打算破坏美琅脂生产吗？你不敢的。香料必须源源不断。”

沙达姆抽了抽鼻子，说道：“那么，也许你们需要制定一些财政紧缩措施了。除非你们停止这种公然反抗帝国的行为，否则我也会对宇航公会采取惩罚措施。”

“你在虚张声势。”

“是吗？”沙达姆从他的指挥椅上站了起来，怒视着面前的全息影像。

“我们并不觉得好笑。”在厄拉科斯上空密集的远航机上，那些吓坏了的公会代表们一定在抱头鼠窜。

皇帝平静地转向加隆，咆哮道：“至尊霸撒，我已经给你下完命令了。”

那位公会大使的全息影像晃动了几下，仿佛是因为震惊和怀疑：“你所走的这条路，是任何统治者——不管是不是皇帝——都无权走的。因此，我们决定取消你所有的运输服务。你和你的舰队现在回不去了。”

沙达姆忽然觉得浑身一激灵：“你们绝对不敢的，在你听完了我下面要说的话之后——”

但大使直接切断了通信联系：“我们现在通知你，帕迪沙皇帝沙达姆四世，你现在被困在这里了，你只是一片废土上的国王，而你的军队则无处可去，也不再有什么可以战斗的了。”

“你通知个屁！我可是——”他张大了嘴巴，怔住了，因为大使的全息影像已经消失了，通信系统里一片静电的声音。

“所有通信都已被切断，陛下。”加隆报告。

“但我还有话要对他们说啊！”沙达姆一直在等待宣布奥马尔的时机，以便自己最终占得上风，“立刻重建联系。”

“陛下，我在想办法，可是他们把通信频道全都锁死了。”

沙达姆忽然看到他们头顶上的一艘远航机冲入折叠空间，消失在了太空里。皇帝不由得开始冒汗，礼服都被浸湿了。

这是他没有预料到的一手。如果他们切断了通信，他怎么能做出承诺或发出最后通牒呢？没有办法发送这些信息，他又怎么能赢回他们的合作呢？他该如何告诉他们奥马尔的事情呢？如果宇航公会决定将他困在厄拉科斯，那么他的胜利将毫无意义。

宇航公会可以很轻松地用这种方式将他放逐，然后再说服兰兹拉德联合会集结起一支军队来对付他。他们很乐意让别人登上金狮宝座的。毕竟，科瑞诺家族现在只有女性继承人。

在屏幕上，第二艘远航机消失了，接着是剩下的三艘。现在沙达姆的头顶上只剩下一片虚无。

近乎绝望的沙达姆感觉到形势正在走向完全的失控。他现在离凯坦星非常远。即使萨多卡军团的技术人员能够临时找到一种简易的穿越太空的方法，他和他的部队也要几个世纪才能回到家园。

至尊霸撒加隆的表情也变得异常严肃：“我们的军队仍在准备开火，陛下。我该吩咐他们退下吗？”

如果他们都被困在了这里，那么这些焦躁的萨多卡士兵用不了多久就会联合起来发动叛乱吧？

沙达姆对着早已没有了公会大使影像的通信系统怒吼道：“我是你们的皇帝！我一个人决定帝国的政策！”

什么回应也没有。通信器那头根本就没有人在听。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帕迪沙皇帝伊德里斯一世，兰兹拉德档案

伊克斯上方的天空现在闪耀着夺目的光芒，这是折叠空间被打开时的壮观景象，一支由一百多艘宇航公会远航机组成的舰队出现了，它们来自帝国各地，其中也包括沙达姆带到厄拉科斯的那五艘远航机。

雄伟的飞船遮天蔽日，阴影笼罩了伊克斯的森林、河流和崎岖的峡谷。地下战场散发出来的烟雾从紧急净化管道里袅袅升起。对于天空中那些巨大的远航机来说，这是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因为每一艘飞船都是在这里诞生的，而且其中大多数都是在维尔纽斯家族的监督下建造的。

在地下城市里，那些最终幸存下来的萨多卡士兵都是队伍里最强大的战士，他们背靠背，在岩洞中心地带坚守着最后的防线，没有任何投降的打算。这些疯狂的帝国士兵注定会让厄崔迪部队付出惨痛的代价。

被俘的哈什米尔·芬伦伯爵被厄崔迪的卫兵押了上来，但他看上去得意扬扬，似乎觉得他还控制着局势：“我是一名受害者，我向你们保证，嗯-嗯-嗯？作为帝国香料大臣，是皇帝亲自派我到这里来

的。我们听到了有关这里正在进行非法实验的传言，而当我发现了很多证据时，那位研究大师阿吉迪卡便想杀了我。”

“我相信这就是你如此热情地欢迎我们的原因吧。”邓肯戏谑道，同时举起了老公爵那把已经有了缺口的宝剑。

“我当时吓坏了，嗯-嗯-嗯？全帝国都知道雷托公爵手下的士兵非常冷酷无情。”一听到他这么说，邓肯的手下都狠狠瞪着伯爵，好像打算亲自把特莱拉的实验仪器用在芬伦身上似的。

邓肯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的耳边就传来了一个信号。他用手指按下收发机，聆听着里面的消息。很快，邓肯便睁大了眼睛。他对芬伦笑了笑，没说什么，然后转向隆博说道：“宇航公会来了，王子。现在伊克斯的轨道上停着很多远航机。”

“他们收到克泰尔的消息了！”隆博王子高兴地说道，“他们听到他了！”

还没等芬伦再编出一个谎言，洞窟里就开始隆隆作响，仿佛雷鸣，整个大地都在颤抖。

在萨多卡士兵最后坚守的阵地前的开阔地上，空气忽然被拉伸和撕裂。巨大的远航机凭空出现了。

空气动势的突变产生了像暴风雨一般的超压波，穿过了巨大的洞穴，把人们向后推去，纷纷抵在石墙上。这艘巨大的飞船毫无预兆地出现在那里，悬浮在半空，离地面只有不到两米高，这艘远航机还把它正下方的那些萨多卡士兵轰成了碎片，剩下的士兵四散奔逃，这最后一批帝国士兵现在只能束手就擒了。

对隆博来说，这一幕唤起了他多年前的一些回忆，当时他和年轻的雷托，还有皮尔鲁孪生兄弟、凯莉娅，一起观看了新建成的多米尼克级远航机的首飞仪式。领航员只是简单地折叠了空间，然后便驾驶着飞船离开了伊克斯的地下机库，飞入了太空。

刚才的情况则正好相反。毫无疑问，这艘远航机是由一位极具才能的舵手领航的，他非常精确地驾驶着这艘飞船，凭借他的才能，他可以把它精确地引向星球地壳内任意一个位置。

在这艘令人敬畏的巨型远航机抵达后，洞穴里一片寂静。零散的抵抗终于平息了，甚至那些粗鲁的次人也停止了叫喊和破坏。

然后，宇航公会征用了洞穴的空中扬声器，很快一个低沉的声音便轰鸣而出，不带任何质疑地说道：“宇航公会庆祝隆博·维尔纽斯王子在伊克斯取得的胜利。我们对机械生产和技术创新能够恢复正常表示欢迎。”

隆博就站在哥尼和邓肯的旁边，抬头看着这艘巨大的飞船，似乎不敢相信自己刚才听到的那些话。这一切他等得太久了，似乎花费了他的一生。特希雅也会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哈什米尔·芬伦伯爵脸上那扬扬自得的神情终于消失不见。现在，这位狡猾的香料大臣看上去像是完全被挫败了。

残忍必然繁衍出残忍。爱也必然产生爱。

——阿妮鲁尔·科瑞诺夫人，日记条目

一名死去的卫兵就躺在另一处较低的宫殿走廊里，他的军服被身上的刀伤所浸出的鲜血染红了。

雷托公爵把处理这名受害者的事留给身后的人，自己径直跳过被杀的士兵，继续拼命向前跑去，因为他清楚，自己现在离绑架他儿子的人已经越来越近了。他踩过地板上的血污，留下了一连串的红色脚印。雷托从腰带上抽出那把装饰着宝石的礼仪匕首，打定主意不会放过那名绑匪。

在公主们的书房和游乐区的一个房间里，他又发现了一具尸体：一个贝尼·杰瑟里特女巫倒在了地上。就在他试图辨别她的身份时，他身边的两名萨多卡士兵同时发出了一声惊呼。雷托也顿时吓得屏住了呼吸。

那竟然是阿妮鲁尔夫人，沙达姆四世的妻子。

莫希阿姆圣母这时出现在了门口，她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袍。她看了看自己的手指，又低头看了看死者蜡一样的脸庞，说道：“我来得太晚了。我没能救下她……我什么也没来得及做。”

伴随着靴子和武器的碰撞声，雷托身后的士兵们纷纷散开，搜查附近的房间。雷托睁大了眼睛，马上开始怀疑是不是莫希阿姆谋杀了皇帝的妻子。

莫希阿姆那双鸟一样的眼睛掠过他们的脸，看出他们的疑惑。“当然不是我杀的她，”她坚定地说道，当然用了一点言音的力量，“另外雷托，你的儿子现在安全了。”

雷托立刻望向房间的另一边，然后一眼看到了正裹在毯子里，躺在垫子上的婴儿。公爵踉跄着走上前，觉得自己双膝发软，对自己的犹豫感到一丝惊讶。只见毯子里的新生儿小脸通红，很是警觉。他有着几缕像雷托一样的黑发，下巴则让人想起杰西卡。“这就是我的儿子吗？”

“是的，一个儿子，”莫希阿姆用一种平淡而又略带苦涩的语气回答道，“正是你想要的。”

他不明白她的语气的意思，但也顾不上了。他很庆幸孩子平安无事。雷托上前抱起婴儿，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一下子想起自己当年就是这么抱着维克多的。我又有一个儿子了！那孩子明亮的眼睛也睁得大大的。

“抱住他的头。”莫希阿姆伸出手，调整了一下雷托怀抱的姿势。

“我知道该怎么抱孩子。”他想起凯莉娅曾在维克多出生后对他说过类似的话。一想到这儿，他的心里就一阵阵难受：“绑匪到底是谁？你看到他了吗？”

“没有，”莫希阿姆毫不犹豫地回答，“他逃跑了。”

雷托盯着圣母看了看，然后怀疑地问道：“我的儿子怎么到这儿来的，绑匪为什么丢下他自己逃走了呢？你是怎么找到这孩子的？”

穿长袍的圣母突然显得不耐烦起来：“我是在这地板上发现的你的孩子，他就躺在阿妮鲁尔夫人的尸体旁边。你看到她的手了吗？我不得不把她的手指从裹着孩子的毯子上撬开。我也不清楚她是怎么救的他。”

雷托看着她，还是不大相信。他注意到毯子上没有血迹，婴儿身上也没有伤痕。

一名萨多卡士兵走上前来敬礼道：“抱歉打断您一下，大人。我们已经找到了伊勒琅公主，她没有受伤。”说着他指着隔壁的自习室，一名卫兵正守在那个年仅十一岁的女孩身旁。

那名卫兵笨拙地试图安慰伊勒琅。公主今天穿了一件棕色和白色相间的锦缎上衣，长袖上有着科瑞诺徽章，她显然受到了惊吓，但面对这场悲剧，她似乎比那名卫兵还要冷静。伊勒琅看到了多少？公主正带着一种难以理解的、宽容的、贝尼·杰瑟里特的表情望着莫希阿姆圣母，仿佛她们两人正在分享一个姐妹会的该死的秘密。

她那张年轻美丽的脸庞上仿佛戴着一张僵硬的面具，伊勒琅走了过来，无视着卫兵，说道：“是一个男人。他穿着萨多卡军服，还化了装。他杀了我母亲后逃跑了。我看不清他的容貌。”

雷托钦佩地看向皇帝的女儿，她就那么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仿佛是她父亲众多雕像里的一座。他觉得她表现出了一种非凡的镇定和冷静。尽管明显感到震惊和悲伤，但伊勒琅公主还是很好控制了自己。

伊勒琅低头盯着母亲的遗体，一名卫兵已经用灰色的斗篷盖住了她的遗体。姑娘那双明亮的绿眼睛里没有一滴泪水，她那张古典端庄的脸庞简直就像是雪花石膏雕刻而成的。

他很了解伊勒琅此刻的感受，当年他的父亲也是这样教导他的。只有在没有人能看到你的时候，才能独自悲伤。

伊勒琅的目光和莫希阿姆的目光心照不宣地交汇在一起。公主知道的肯定不止她说的那些，但她和老圣母都选择瞒着雷托。他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真相了。

“一定能抓到他的。”公爵发誓道，把儿子搂得更紧了。卫兵们则冲着通信器喊了几句，然后继续在宫殿里搜查。

莫希阿姆看了看雷托。“阿妮鲁尔夫人为了救你的儿子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她露出了痛苦、愤懑的表情。“好好抚养你的孩子去吧，厄崔迪公爵。”说着她伸手摸了摸裹着男婴的毯子，把他往雷托的胸前推了推，“我相信沙达姆不看到杀害他妻子的人受到惩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她向后退了几步，仿佛是在把他打发走。“去看看你的杰西卡吧。”

雷托很不情愿，仍有些怀疑，但他知道自己现在最应该关注的是什么，于是骄傲地把婴儿抱出了房间，走向产房，杰西卡还在那里等他。

伊勒琅目不转睛地看着莫希阿姆，两人之间甚至连一个手势都没有就能如此默契。包括莫希阿姆在内，没人知道公主当时就藏在一扇微微打开的门后，眼看着她的母亲为了这个婴儿牺牲了自己。让她感

到惊奇的是，一个如此强大而冷漠的女人竟这般重视这个由一名侍妾所生的厄崔迪家的孩子。其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为什么这个孩子如此特别？

在过去，战争消灭了人类中的佼佼者。所以我们的目标应该是限制军事冲突，使其永远不会发生。毕竟从历史上看，战争并没有改进人类这个物种。

——至尊霸撒苏姆·加隆，《机密回忆录》

尽管今天最终取得了一个重大的胜利，但隆博·维尔纽斯王子清楚，为了实现伊克斯社会的彻底重组，自己仍需进行多年的斗争。但他能胜任这项工作。

“我们会派出最好的调查人员和法医专家，”邓肯一边说，一边看着仍在冒烟的实验室残骸，“通风稍微改善了里面的空气质量，但我们现在还是不能进入研究馆。等大火彻底熄灭后，他们会把里面翻个底朝天，一定能找到证据的。我们必须找到证据，如果运气好，就能把芬伦伯爵和皇帝绳之以法了。”

隆博摇了摇头，举起一只机械手臂，看着破烂不堪的手腕残骸：“即使我们在伊克斯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沙达姆也会找到一些方法来摆脱他的罪责。而且如果他在这里真有不少利益，那么他就会试图操纵兰兹拉德来对付我们。”

邓肯指了指躺在四周的死尸，以及那些身着白色制服的急救人员，说道：“看看吧，有多少帝国士兵在这里被杀了。你觉得沙达姆可以一笔带过吗？他一定会想办法编造谎言来掩盖此事，为萨多卡军团出现在伊克斯找借口，然后再指控我们叛国。”

“我们只做那些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没必要找证据指控他。”隆博坚定地摇着头说。

“尽管如此，厄崔迪家族也已经对皇帝的士兵采取了军事行动，”哥尼说道，“除非我们能找到一些证据来指控他，否则卡拉丹可能会被没收。”

沙达姆现在对厄拉科斯完全束手无策了，对自己的宏大计划被毁掉而感到极其愤怒，他觉得自己在整个萨多卡军团面前被羞辱了，他必须要下一道对他来说有史以来最艰难的命令。只见沙达姆咬紧牙关，紧绷嘴唇，最后把头转向了老苏姆·加隆。

“让舰队撤退吧。”他深吸了一口气，缩了缩鼻孔。“我撤销开火命令。”

当帝国战舰驶离地面，进入更高的轨道时，他看着舰桥上的军官开始四处寻找解决办法。虽然这些萨多卡军人一个个面无表情，但沙达姆看得出他们都在内心深处把现在的困境归咎于他。假如他现在躲到这个沙漠星球的地表上去，那么就连男爵哈克南都会对他表示出蔑视。

我正成为整个帝国的笑柄。

在一阵令人不安的沉默之后，他厉声打断了军官们的追问：“等我的进一步命令。”

于是，他们干巴巴地等了一整天。

厄拉科斯上的所有通信系统仍都无法正常运行。虽然萨多卡舰队之间可以使用舰对舰发射机，但只限于和自己人通话。他们真的是被困住了。

沙达姆把自己锁在自己的小屋里，无法相信宇航公会竟然会如此对待自己。他真盼着公会舰队能马上回来，最起码他们能看到他们的皇帝现在有多么懊悔。

但随着时间流逝，他的希望开始破灭。

最后，当他确信萨多卡军官正在策划一场政变时，一艘远航机忽然出现在众人面前，就在挤成一团的帝国舰队上方。

沙达姆不得不拼命克制住自己，才没有对着这艘飞船破口大骂，也没有哀求公会把他送回凯坦。他脑子里出现的每一种辩解或争论听起来都幼稚且无力。所以这次沙达姆决定让公会先发言，提出他们的要求，同时希望自己能容忍他们的要求。

运航机底部的货舱舱门打开，但只有一艘飞船从里面飞了出来。与此同时，沙达姆所在旗舰的通信系统收到了一条信息：“我们已经派出穿梭机去接皇帝。我们的代表将带他回到远航机，我们之间的讨论将会继续。”

沙达姆很想再次怒斥那名公会大使，坚持没人能对皇帝呼来喝去的，即使是宇航公会也不行。然而这位受尽了羞辱的统治者最终选择了忍气吞声，尽力维持着皇室的风度：“我们会等着穿梭机。”

在穿梭机到达之前，皇帝有足够的时间换上他那件正式的红金色长袍，并且在短时间内把他能找到的所有勋章和徽章都戴上了。他站在停机坪上迎接穿梭机，他觉得自己的帝王风范一定会让所有人都为之震颤。但沙达姆忽然不安起来，他想到了早已被人们遗忘的糟糕的曼迪亚斯[66]，他那尘封已久的坟墓仍藏在帝国的大墓园里。

沙达姆看到一个人从公会穿梭机里走了出来，向他打着手势，竟然是哈什米尔·芬伦！他呆住了。芬伦伯爵的表情似乎是在提醒他现在一句话也不要说。至尊霸撒加隆就站在皇帝身边，似乎把自己当做了皇帝的私人保镖，准备陪同沙达姆一起登机。但芬伦却示意这位老兵回去："这是一次私人会谈。我看看我能做些什么来说服皇帝和公会吧，嗯-嗯-嗯-嗯？"

沙达姆窝着一肚子的火，感到无比尴尬，他很清楚最糟糕的情况还没出现……

当穿梭机再次起飞，两人坐在舒适的椅子上，透过巨大的舷窗凝视布满星辰的宇宙。一万年以来，科瑞诺家族统治着这片广袤的太空。在他们身下，厄拉科斯这颗布满疤痕的褐色星球显得是那样的枯燥和丑陋，就像是帝国珠宝中的一颗毒瘤。

沙达姆觉得他们在船上的谈话一定会被公会间谍偷录下来。芬伦也清楚这一点，所以彼此之间使用了一种暗语，这种暗语是两个人小时候发明的一种独特语言。"陛下，伊克斯上的一切都变成了灾难。当然我看你在这儿的结果也不怎么样，"芬伦抚摸下巴，若有所思地说道，"阿吉迪卡欺骗了我们……就像我曾经推测的那样，嗯-嗯-嗯？"

“奥马尔呢？我可是亲自尝过的！所有报告都告诉我它是完美的——从研究大师到我的萨多卡军团指挥官，甚至也包括你！”

“对你说这个的人是个变脸者，陛下，不是我本人。奥马尔项目算是彻底失败了。正是测试样品导致了最近的两次远航机事故。我亲眼看到特莱拉研究大师死于过量服用该物质而导致的休克。嗯-嗯-嗯。”

沙达姆不由自主地往后一仰，吓得脸上血色全无：“我的天呐，我差点就把厄拉科斯给毁了！”

“奥马尔也毒害了你在伊克斯上的萨多卡军团，让他们失去了抵抗厄崔迪家族进攻的能力。”

“厄崔迪！在伊克斯？怎么回事——”

“你的那位表亲雷托公爵动用他的军队打下了大王宫，然后还给了隆博·维尔纽斯。特莱拉——还有你的萨多卡军团——已经完全被推翻了。好在我尽可能地摧毁了我们所有的研究和生产设施。现在没有证据表明科瑞诺家族牵扯进去。”

沙达姆憋得脸色发紫，无法理解他这次彻底的失败：“希望如此吧。”

“顺便说一下，你必须通知你的至尊霸撒，他的儿子在战斗中被杀了。”

“真是坏事连连啊，”长着一张鹰脸的皇帝现在看起来憔悴而疲惫，不住地呻吟道，“所以压根就没有什么香料替代品？什么也没有

么？”

“嗯，没有。根本不可能。”

皇帝靠在椅子上，看着远航机在他们面前变得越来越大。

芬伦表现出明显的厌恶之情，说道：“如果你真的蠢到摧毁了厄拉科斯，你不但会终结你的统治，也会终结整个帝国。你会把我们扔回到圣战前的太空旅行时代。”芬伦伸出一根手指，用明显带着责备的语气说道：“我已经多次警告过你了，在没有和我商量之前不要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那会导致你的垮台。”

就像鲸鱼吞下了一只小小的磷虾那样，远航机吞下了这艘穿梭机。没有一名公会代表前来接待帕迪沙皇帝，也没有专人负责护送他离开穿梭机。

他和芬伦单独坐在那里，等着公会和他们联系时，领航员启动了远航机的霍尔茨曼引擎，进入了折叠空间，把这个名誉扫地的统治者带回凯坦，在那里他将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复仇可能会通过复杂的计划或是直接的攻击来实现。但在某些情况下，复仇只能通过等待才能实现。

——多米尼克·维尔纽斯伯爵，《变节者的日记》

几周之后，沙达姆·科瑞诺四世回到了凯坦星，内心充满愤怒。尤其是在看到那个私生子泰洛斯·瑞法的演讲之后，他忍不住低声咒骂起来。

在皇帝私人办公室那扇紧闭的大门背后，卡马尔·皮尔鲁等待着沙达姆给出评论。这位伊克斯的大使虽然已经看过这场演说很多次了，但每次都能让他心跳不止。

但沙达姆的表现却依然冷漠：“我看我在处决他之前，把他那该死的嘴巴封住是对的。”

一回到皇宫，帕迪沙皇帝就把自己封闭了起来。在皇宫外面，萨多卡卫兵试图维持秩序，因为无数人前来向他示威。一些人直接要求沙达姆退位，如果他有一个可以接受的男性继承人，这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事实上，他那十一岁的女儿伊勒琅已经收到了许多来自权势家族领袖的求婚。

但沙达姆却一心只想杀死所有的求婚者……也许还有他的女儿们。至少他的妻子现在不会再来烦他了。

在经历了无数次军事上令人难堪的失败之后，就连一向忠诚的萨多卡军团也开始对他感到不满了，比如至尊霸撒苏姆·加隆就提出了

正式投诉。加隆的儿子死于伊克斯大溃败，但在老霸撒看来，更糟的是帝国的士兵被人出卖了。这不是一次失败，而是一次背叛。对他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因为萨多卡军团在他们悠久的历史中从未尝过失败的滋味。加隆要求正式将这一污点从军团的记录中抹去。他同时还希望死去的儿子能得到嘉奖。

沙达姆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一切。

要是在平时，他是决不会匀给这个可悲的、现在变得有些自以为是的伊克斯外交官一丁点时间的。但皮尔鲁大使仍然有着不少该死的社会关系，并且因为隆博获得的胜利而风头正劲。

遭受了这么多年的残酷对待和冷漠无视，皮尔鲁现在终于恢复了自信，他把坚硬的利读联晶纸扔在紧锁眉头的沙达姆面前：“非常不幸的是，陛下，您没机会对泰洛斯·瑞法进行彻底的基因分析了，哪怕只是为了反驳他声称自己也是科瑞诺家族成员的说法。许多兰兹拉德联合会的成员，甚至包括许多帝国贵族都对此表示怀疑。”

他敲了敲联晶纸，上面全是沙达姆无法理解的数据。几十年来，皮尔鲁一直被人忽视、侮辱和排斥，但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他必须确保皇帝会向伊克斯人民支付赔款，并且不会阻挠维尔纽斯家族恢复统治。

“但幸运的是，我从瑞法的牢房里获取了一些基因样本，”皮尔鲁笑了起来，“正如你现在所看到的，这是不容置疑的基因证据，证明泰洛斯·瑞法确实是国王埃尔鲁德九世的儿子。你签署了你亲兄弟的死刑令。”

“同父异母的兄弟。”沙达姆厉声说。

“我可以很容易地安排人把他的录音和这些测试结果悄悄分发给兰兹拉德联合会的成员，陛下，”皮尔鲁大使举起利读联晶纸说道，“我觉得你这位同父异母兄弟的遭遇很快就会公之于众了。”

当然，皮尔鲁已经从测试结果中删除了有关瑞法母亲身份的所有细节。没人需要知道那个私生子和早已死去的珊多·维尔纽斯夫人的关系。隆博已经知道了这个秘密，这就足够了。

“你的威胁也太明显了，大使。”沙达姆虽然被笼罩在一片失败的阴云之中，但眼中仿佛仍燃烧着一团火焰。“好吧，你想让我为你做些什么呢？”

当沙达姆在他的私人接待室等待辩论和程序开始时，他总算得到了片刻的安宁。现在他终于明白为什么他的父亲会喝下那么多的香料啤酒了。即使是他那位不幸的同伴芬伦伯爵，现在也无法让他高兴起来，因为他现在背负了太多的政治重压。

然而，皇帝也有办法让他们难受。

芬伦在他身边踱来踱去，坐立不安，浑身上下充满了戾气。除了大门，所有侧门都被封上了，而且这次会议不会有一位观众。甚至连卫兵也奉命在外面的大厅等候。

沙达姆装作热心地安慰道：“他们随时都会来的，别着急，哈什米尔。”

“你这玩笑还是有点……幼稚，嗯-嗯-嗯？”

“但确实好笑，不要假装不同意，”他抽了抽鼻子，“再说，这是做皇帝的特权。”

“那你就尽情开玩笑吧。”芬伦嘟囔着，然后转过身去避开沙达姆的怒视。

两个人现在都在注视着那两扇铜门，这时卫兵缓缓打开了门。萨多卡卫兵推进来一台熟悉的、外形丑陋的机器，屋子里一阵叮当作响，混杂着嘎吱声和咔嗒声。隐藏的刀片在这台怪物内部旋转着，电火花在电路端口噼啪作响。

几年前，特莱拉检察官曾将这个可怕的行刑装置带到了雷托·厄崔迪的没收审判中，希望用它对雷托进行活体解剖，抽干他的血液并切开他的组织，以获取大量的基因样本。沙达姆当时认为这台机器有很大的潜力。

芬伦望着它，噘起嘴唇，沉思着：“这是一台专门用来致残、折磨和施加疼痛的装置。如果你问我的话，沙达姆，它显然是一台拥有人类思维的机器，嗯-嗯-嗯？也许这违反了芭特勒圣战。”

“我不觉得好笑，哈什米尔。”

很快，六名被俘的特莱拉大师被押了进来，他们光着上身，因为人们都清楚这些侏儒喜欢把武器藏在袖子里。这几个人正是最近几个

月驻扎在皇宫的贝尼·特莱拉代表，奥马尔计划失败后，他们立刻被逮捕并关押起来。甚至在阿吉迪卡死亡的消息传出来之前，沙达姆就已经下令逮捕他们了。

芬伦自己对这些特莱拉人也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他怀疑这六个特莱拉人里至少有一个人是变脸者，弄不好就是那个假扮他的变脸者，为了向皇帝谎报人造香料的成功。当时这只是阿吉迪卡的一个拖延战术，目的是不让帝国追究他的责任，以便这位研究大师能够顺利逃脱。但是这计划失败了。

对沙达姆来说，他并没有把面前的俘虏当做个体来看待，事实上，这些侏儒看起来都非常相似。“好吧，”他对他们喊道，“站到你们的机器旁边去。别告诉我你们不知道它的用途？”

被俘的特莱拉大师们一个个耷拉着脑袋，走到那个看起来无比邪恶的装置周围，摆好了队形。

“你们这些特莱拉人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我现在面临着我执政期间最大的危机，我觉得你们都应该承担一些责任，”沙达姆盯着他们说道，“你们选一个人出来，让我看看这个装置是如何运作的。演示完毕后，你们其他人就在这里把它拆卸掉。”

卫兵手持工具走上前去。这几个灰皮肤的侏儒互相看了一眼，都沉默不语。最后，其中一个特莱拉人伸手按下机器的电源。这个笨重的装置轰隆一声启动起来，吓了皇帝和卫兵一跳。

芬伦勉强点了点头，觉得这台机器有一半功效其实是来自它那不祥的外表：“看来他们在选择方面有困难，嗯-嗯-嗯？”

“我们已经选好了。”其中一个特莱拉人忽然大声宣布。然后六个特莱拉大师一声不响地爬了上去，纷纷跳进了这台机械装置的一个料斗里。他们滚作一团，把自己的身体投进了砍刀、切割机和切片机的怀抱之中。最后，就像是对皇帝开的一个恶意玩笑，他们血肉模糊的肌肉碎片和小骨头一起喷洒在了皇帝和芬伦身上。萨多卡卫兵纷纷逃开了。

沙达姆气急败坏地抓起一件披风擦去身上的血迹。芬伦似乎并没有被吓到，他只是把一块碎肉从眼皮上擦了下去。活体解剖机仍在嘎嘎作响。那几个特莱拉人没发出一声尖叫，也没有一声惨叫传出来。

“我相信我们已经解决变脸者的问题了。”皇帝用一种不太满意的语气宣布道。

真理往往带有改变的内在需求。当真正的变化发生时，最常见的表达方式是悲伤的哭喊：“为什么没有人警告我们？”真的，人们只是没有去倾听——或者是听到后没有选择去记住。

——哈里什卡圣母，演讲辑录

经过数周的动荡，不断被揭露出来的阴谋和错综复杂的秘密仍然在冲击着凯坦。剩下的就是要扑灭最后几场大火，评估政治影响，交换利益，索取赔偿了。

雷托·厄崔迪身着老公爵那身正式的红色制服，胸前的徽章闪闪发亮，看上去器宇轩昂。他现在正端坐在演讲大厅中央的一个高台上。这次历史性的会议必将充满责难、审问外加讨价还价。

皇帝沙达姆·科瑞诺独自面对整个大厅。

在雷托旁边的平台上坐着六名公会代表和同等数量的兰兹拉德贵族，包括刚刚恢复地位的隆博王子。各大家族五彩缤纷的旗帜高悬在半空，看上去就像是暴风雨后的彩虹，其中也包括维尔纽斯家族的紫铜色旗帜——它正式取代了在多米尼克·维尔纽斯宣布变节后被取下并公开焚烧的那面旗帜。当然，其中最大的旗帜仍然是悬挂在中间的科瑞诺家族金狮旗，它的两侧分别是宇航公会和宇联商会的波纹方格旗。

贵族们、女士们、首相们和各大家族的大使们都坐在黑色和栗色的豪华座椅上。厄崔迪家族的官方代表团就坐在离雷托不远的地方，包括他的侍妾杰西卡和他们刚出生几个星期的儿子。与他们坐在一起

的有哥尼·哈莱克、邓肯·艾达荷、杜菲·哈瓦特和另外几位勇敢的厄崔迪家族军官和士兵。特希雅也在那里，温柔地看着她的丈夫。隆博摆弄了几下他新替换的机械手，这只手是由岳医生刚刚给他修补上的，他当时一边装机械手，一边数落他的病人。

原告席上坐着的是几大遭受了重创的家族，他们来自伊克斯、塔利加里、比卡尔和李芝。李芝的艾因·卡利玛尔总理挺着腰板，用从特莱拉人手里购买的金属眼睛看着整个过程。

贝尼·特莱拉的行为招致了比以往更为广泛的批评，但他们根本没有派出代表。这个曾经大摇大摆走在皇宫里的教团似乎已经人间蒸发了。当然，雷托也不想听到有关他们罪行的长篇大论，虽然他很清楚，这些可恨的侏儒应该最先受到谴责和惩罚。

第一道铃声响起，年迈苍苍的宇联商会董事长站到了讲台前，说道：“在这么一个动荡的时期，有些人犯下了许多可怕的错误。而其他的人也几乎如此。”

奇怪的是，哈克南男爵甚至哈克南大使都没有出席这次听证会。在厄拉科斯大溃败之后，显然男爵在出行安排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他那个扭曲的变态门泰特也从宫殿里消失了。而雷托坚信，哈克南家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这场混乱有关。

与此同时，许多敌对的家族都像秃鹫一样聚在了一起，都盯上了厄拉科斯这块大肥肉，希望能饱餐一顿，但雷托觉得哈克南家族应该能保住它的封地——勉强能保住吧。男爵肯定会被要求支付高额的罚金，而且他很可能已经打通各个关节了。

帝国已经发生了足够多的动乱。

只是预审就进行了几个小时，法律门泰特一直在背诵和总结帝国法典。质询和指控都是泛泛而谈。观众们已经开始厌烦了。

最后，隆博被叫上前去。半机械人王子今天穿着全套伊克斯军装，笔直地站在那里，伤痕累累的头上戴着一顶军官帽。他在演讲台上站好位置，把他的机械腿固定好，然后说道：“在对伊克斯进行了多年的压迫之后，特莱拉侵略者已经正式离开了我的世界。我们已经光复了伊克斯。”

代表们纷纷拍手称赞，尽管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曾对多米尼克·维尔纽斯多年前的求助施以援手。

“我正式请求全面恢复维尔纽斯家族的权利，我们是因为入侵而被迫宣布变节的。如果我们能恢复帝国中的地位，在座的每一个家族都将受益。”

“我附议！”坐在主桌旁的雷托高声喊道。

“皇帝批准了。”沙达姆也大声说道，虽然没有人问他。然后沙达姆看了看皮尔鲁大使，好像他们私底下达成了什么协议似的。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听众们也都大声疾呼赞成，最后众人以鼓掌的方式通过了这项动议。

“就这样了。”宇联商会董事长点了点头道，甚至没去征求不同意见或是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隆博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这才勉强露出了笑容，尽管恢复维尔纽斯家族的地位只是一种形式，毕竟王子永远无法有继承人了。他抬起下巴说道：“在我离开演讲台之前，我觉得有些人理应获得一些勋章。”说着他从讲台上拿起一堆五颜六色的勋章，把它们举到灯光下，然后问道：“你们谁上来一下，帮我把它们别在身上怎么样？”

观众都笑了起来，稍微从紧张和沉闷中得到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

“这只是句玩笑，”隆博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有请雷托·厄崔迪公爵，我忠实的朋友。”雷托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走上了演讲台。

厄崔迪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也跟着他走了上去：邓肯·艾达荷、杜菲·哈瓦特、哥尼·哈莱克，甚至还有抱着孩子的杰西卡。

雷托公爵骄傲地立正站好，满脸容光焕发，隆博庄重地在老公爵的夹克上别上了一枚勋章，那是一块浸在液态水晶中的螺旋形贵重金属。然后隆博又向厄崔迪军官以及无比忠诚的卡马尔·皮尔鲁大使颁发了类似的勋章。大使还因为他英勇的儿子克泰尔·皮尔鲁以及迷失方向却将所有乘客带回安全地带的领航员德默尔获得了额外的追授奖章。最后，隆博取下最后一枚勋章，困惑地看着它，问道：“我忘了什么人吗？”

雷托一把抢过那枚闪闪发光的勋章，把它别在了隆博的胸前。然后，在一片雷鸣般的欢呼声中，两位好友拥抱在了一起。

雷托站在演讲台上俯视着皇帝。在帝国的漫长历史中，没有任何一位统治者遭受过如此可耻的失败。他想知道沙达姆是如何生存下来

的，但是没有明确的答案。但在经历了数千年之后，即使是皇帝的政治对手现在也无法随意动摇帝国的根基，而且目前也没有任何派系得到其他人明确的支持。雷托不知道这次听证会究竟能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最后，沙达姆四世被要求起身为自己辩护。兰兹拉德演讲大厅里立刻充满了不安的窃窃私语。宫廷内侍里东多马上指挥吹奏了一曲帝国进行曲，以掩盖众人的喧闹声。

这位已知宇宙的皇帝昂首挺胸地站了起来，但没有走上演讲台。他用嘶哑的声音（可能是因为连日来一直在对他的幕僚大喊大叫）发表了一篇措辞严肃的演讲，先是指责特莱拉人和他自己的父亲合力启动了这个注定没有好结果的人造香料项目：“我不知道埃尔鲁德九世为什么要和这些卑鄙的侏儒联合，但当时他已经老了。你们很多人还记得，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有多么不稳定、多么不理智。对于没有早点发现他的错误，我深表遗憾。”

接着，沙达姆声称自己从来没有完全搞清楚此事可能带来的后果，指派萨多卡军团到伊克斯只是为了维持和平。他一知道奥马尔项目的存在，就派他的皇家香料大臣哈什米尔·芬伦前去调查——而芬伦也立刻就被扣为人质。皇帝说完这些话后，垂下了头，谨慎地装出一副悲伤的表情。

“毕竟，科瑞诺在这帝国中还是有分量的。”沙达姆说完了所有辩解之词，不过与会者中似乎没有几个人相信他的话。代表们互相耳语，都在摇头。“他就像一块涂了油的滑石那样滑头。”雷托听到其中一名贵族这样说道。

尽管所有力量现在都联合起来反对他，但沙达姆仍然是一个骄傲的人。他的脚下是科瑞诺家族那些强大而受人尊敬的祖先，这些祖先甚至可以追溯到科林战役。他的皇家幕僚们也一直没有停下幕后工作，目的就是为了挽救他的皇位，当然他肯定得做出某些让步才行了。

雷托盯着天花板，思绪纷乱。老保卢斯总是教导他，政治中肯定会有必要之恶。

在大会做出最终决定之前，雷托公爵申请向众人发表讲话，这会让整个议程稍微偏离了方向，虽然宇联商会董事长皱了皱眉头，但最后还是同意了。“多年以前，在对我进行的没收审判中，沙达姆皇帝站出来为我说了话。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还他这个人情是合适的。”

许多代表一听此话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听我把话说完。由于皇帝的……无知，他差点毁灭了这个帝国。但是，如果大会一怒之下把他赶下台，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动荡和痛苦。我们必须考虑到帝国的整体利益。我们不能像几个世纪前的过渡时期那样，再次陷入混乱。”

雷托停顿了一下，看了看皇帝，沙达姆明显流露出了敌对的情绪：“在这一点上，帝国现在最需要的是稳定，否则我们真的可能有面临内战的风险。在更明智的建议和严格的控制下，我相信沙达姆可以重拾审慎和仁慈的统治。”

雷托在讲台上踱步，然后继续说道：“想一想吧。我们都欠皇室很多人情。兰兹拉德里的每一个家族都必须为沙达姆心爱的妻子阿妮

鲁尔夫人的逝世而哀悼——而我比你们大多数人更为悲痛，因为那位伟大的夫人正是为了保护我刚出生的孩子才牺牲了自己，而这个孩子将会是厄崔迪家族的继承人。”

他提高了嗓门，让所有人都能听见他的声音：“我建议兰兹拉德联合会和宇航公会选出一些新的顾问，从今天开始协助帕迪沙皇帝进行统治。皇帝沙达姆·科瑞诺四世，您是否正式同意为所有人民、所有世界、所有家族的利益，与当选顾问一起工作？”

被完全挫败的统治者知道他现在别无选择。于是沙达姆站起来回答道：“我接受一切对帝国有利的举措。一如既往。”说完他盯着地板，恨不得能找个地缝钻进去，赶快逃离此地，“我保证我会全力合作并学习如何更好地为我的人民服务。”其实沙达姆现在不得不勉强承认，自己对雷托公爵有些钦佩了，自己这位厄崔迪家族的表亲现在居然如此有号召力，而他这个百万世界的皇帝却被迫陷入这种尴尬的境地，这让他很恼火。

雷托公爵走到讲台边缘，目不转睛地盯着沙达姆，沙达姆则独自站在他的私人区域里。雷托从自己的腰带上解下那把饰有宝石的仪式匕首。皇帝立刻瞪大了眼睛。

雷托把刀转过来，将刀柄递给沙达姆：“二十多年前，你把这武器给了我，陛下。当我被特莱拉人诬告时，你选择支持了我。现在，我相信你比我更需要它。拿回去吧，然后明智地统治你的帝国。当你看到这把匕首时，想想厄崔迪家族对你的忠诚。”

沙达姆不情愿地接过了仪式匕首。我还会东山再起的。而我也不会忘记我的敌人是谁。

贝尼·特莱拉的秘密世界一直是变态门泰特的来源地。他们的这种造物总是会带来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门泰特和他们的造物主，哪个更为变态？

——门泰特手册

对于哈克南男爵来说，即使与壮观的凯坦相比，杰第主星也是美丽的。烟雾缭绕的天空让落日余晖看起来就像是斑驳的烛光。方方正正的建筑和引人注目的雕像让这座哈克南家族的首都有着一种坚实、不可动摇的印象。空气中弥漫着工业废气和拥挤人口的气味，闻起来很舒服，也很熟悉。

男爵不敢相信自己还能再次回到这个地方。

那些不祥的远航机和皇帝的萨多卡舰队刚一离开厄拉科斯，整个沙漠世界就像一只勉强逃脱了捕食者的袋鼠那样活跃了起来。

根据皇宫传来的官方说法，皇帝只是在虚张声势，并没有真正打算破坏香料的生产活动。而男爵并不完全相信这个说法，当然他决定还是别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沙达姆四世以前就曾采取过极端的、欠考虑的行动，就像一个毫无底线的任性孩子。

而且就是个疯子！

在他遭到破坏的军营里，男爵四处奔走，寻找替罪羊。他所有的弗雷曼仆人现在都神秘消失了。他花了好几个星期才找到交通工具回

到了文明社会。拉班——总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并没有即时派出护航舰来接他。

男爵被兰兹拉德对他的审查和谴责吓坏了，只能不安地逃回杰第主星舔自己的伤口。虽然他错过了那场针对皇帝的漫长公诉会，但他随后还是派出自己的信使，表达了他对沙达姆曾威胁要摧毁厄拉科斯所有生命这件事的愤怒——“他只是因为几处小小的数据错误”。男爵是一个善于歪曲事实和篡改信息的人，这种说法能稍微减轻他本人的罪责。皮特·德伏作为事实上的哈克南家族大使，本应该在凯坦处理好这些事的。

他将不得不悄悄地给凯坦方面行贿，并表现出谦卑和悔过的态度，希望这位政治无能的皇帝不会再次针对哈克南家族。男爵会做出补偿，支付更多的罚金，可能是他非法囤积的香料的总和。

但自己那个变态门泰特甚至连个消息都没有就凭空消失了。男爵讨厌一切不可靠的东西，尤其是这个门泰特是他花不少钱买来的。在皇帝围攻厄拉科斯和伊克斯起义期间，德伏一定有足够的机会杀死雷托公爵的女人和他们的孩子。皇宫里也确实有一些捕风捉影的传言，那就是在杰西卡分娩后不久发生了短暂的冲突，但厄崔迪家族的婴儿现在安全又健康。

男爵真想亲自扭断皮特·德伏的脖子，但门泰特却不见了。该死的！

夜幕降临时，这位肥胖的哈克南领主用浮空背带滑行着回到了哈克南要塞。他得为自己的法律辩护做很多准备，如果宇联商会追究他的“轻率行为”。他希望自己能提前做好准备，尽管他早就说完了全

帝国都想听他说的话：“我向你们保证，美琅脂的生产活动将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香料必须源源不断。”

在篡改记录和技术的细节方面，他那个侄子拉班根本帮不上忙。那头野兽只擅长把人们的头盖骨撞在一起，而这并不需要什么技巧。他选择“野兽”作为自己的绰号对树立一个明智的政治家或有技巧的外交官形象本来就没有多大帮助。

此外，为了重建厄拉科斯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因宇航公会禁运而损坏的太空港和通信系统，他现在需要一大笔资金。而这一切都很难靠他一个人完成，他再次大发雷霆，为他理应忠诚的门泰特不在自己身边服务而大为光火。

他大声咒骂自己的不幸，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奴隶们已经摆好了一桌丰盛的宴席：多汁的炖肉、美味的糕点、异国的水果，还有男爵最喜欢的基拉那白兰地。他来回踱步，吃喝起来，同时沉思着。

男爵被困在荒凉的迦太格已经很多天了，他甚至无法发送邮件或是召唤信使，他觉得自己这辈子算是完了。现在的男爵每天一个劲地吃零食，只是为了让自己安心。他边想边舔手指上的糖霜。

男爵的身子现在很放松，散发着阵阵芳香，这是因为有人刚给他洗过澡，而且抹好了精油，准备给他好好按摩一番，直到他紧张的肌肉松弛下来。他最近确实感到精疲力竭，浑身酸痛，所以他好好享受了一番。

结果，拉班连个招呼都没打就笨手笨脚地闯了进来。费伊德－劳萨也步履蹒跚地走在他哥哥旁边，男孩看上去既聪明又调皮。

野兽以为他和莫里塔尼子爵已经设法掩盖了他们对卡拉丹的那次冲动且笨拙的攻击，可男爵几乎是立刻就知晓了这件事，却选择不动声色。拉班的行为确实显示了他惊人的主动性，而且很可能会奏效，但男爵永远不会向他的侄子承认这一点。这头野兽似乎很好地掩盖了自己的行踪，不会牵连到哈克南家族，所以男爵乐得保持沉默，好看着他的侄子每天担惊受怕，时刻担心自己的行为被发现。

拉班冲两名正吃力地跟在他后面的奴隶喊了一嗓子。只见他们提上来一个又长又大的包裹，上面扎着鲜艳的彩带。“拿过来。男爵一定希望能亲自打开它的。快点，你们这些笨蛋。”拉班虚张声势地喊道，然后从腰带上猛地解下墨藤鞭，挥舞起来。那两名古铜色皮肤的高大男人却丝毫没有退缩，尽管他们的胳膊和脖子上都带有上次鞭打留下的鲜明伤疤。

男爵轻蔑地看了看这个似乎有将近两米长的包裹，问道：“这是什么东西？最近没人给我送包裹。”

“叔叔，这是信使送来的，是给您的礼物。只是包裹上没有标记。”说着拉班用迟钝的手指戳了戳包裹，“您得打开看看才能知道是谁寄来的。”

“我才不打算打开它。”男爵小心翼翼地后退了几步，“扫描过爆炸物没有？”

拉班粗鲁地哼了一声：“当然扫描过了。检查了所有类型的陷阱和毒药。什么也没找到。它是完全安全的。”

“那里面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也不能确定。”

男爵在浮空背带的帮助下，又向后退了一小步。如果他不是这么多疑的话，他也活不了这么久：“那你帮我打开吧，拉班，但要确保费伊德离得远远的。”他可不想因为一次暗杀行动而同时失去两位家族继承人。

拉班只好轻轻地推了他弟弟一把。结果费伊德跌跌撞撞地向男爵走去，男爵一把抓住孩子的衬衫领子，把他拽到安全的地方。拉班自己也和包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然后冲着两个奴隶喝道：“你们听见男爵的话了。打开它！”

费伊德－劳萨其实也想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所以男爵把他拉回来时，他很焦躁。奴隶们开始干活了。由于男爵不允许这些奴隶拿刀或是任何尖锐的东西，所以他们只能被迫使用手指来撕开包装。

留在原地一动没动的拉班着急地吼道：“怎么样了啊？里面是什么？”

费伊德拼命挣扎，想要从男爵的手里挣脱开来。最后，肥胖的男爵只得松开了他的手，让这个还在蹒跚学步的孩子走向那个被撕开了的包裹。

孩子朝里面看了看，忽然笑了起来。男爵也只好飘了过来。结果他一眼就看到了蜷缩在盒子里的皮特·德伏，他的尸体已经干枯脱水了，周围还绑了一圈金属线条，这肯定是为了阻止扫描仪确定里面的东西。但那张瘦削的脸显示他就是变态门泰特，虽然他的两颊和双眼

都因为死亡而凹陷下去了。那张薄纸一样的嘴唇上仍然带着纱芙汁的污渍。

“这是谁送来的？”男爵怒吼道。

看到似乎没什么危险，拉班这才大摇大摆走了过去。他把那些金属线圈折到一边，从德伏早已僵硬的手指里抠出一张纸条。“是那个女巫莫希阿姆写的。”他把它举到眼前，慢慢地读着，似乎读懂上面的字对他来说都很困难，“‘永远不要低估我们，男爵。’”念完，拉班把字条揉成一团，扔到了地上，“这帮女巫杀了你的门泰特，叔叔。”

“谢谢你的解释啊。”男爵气得把线圈扭成一团，然后飞起一脚把包裹踢翻，德伏的干尸滚了出来。然后他狠狠地一脚踢向那具尸体。现在是哈克南家族最困难的时刻，仅仅为了保证家族的生存，就需要很多巧妙的政治策略，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的这位门泰特。

“皮特！你怎么这么笨，这么废物，竟然这么轻易地就送命了？”

尸体没有任何回应。

另一方面，德伏也确实到了该死的时候了。不可否认，他是个能干的门泰特，精明狡诈，鬼点子极多。但他也有药物上瘾症，这经常会扭曲他的认知，而且他最近总是表现出太多的主动性和独立性……

男爵觉得对于下一个门泰特自己应该好好挑挑了。而且他也知道，特莱拉人已经使用相同的基因谱系克隆出了死灵：一系列版本的

德伏，完全成熟的门泰特，都经过了特殊的扭曲处理。毕竟那些基因巫师早就清楚这位男爵的脾气，他一直在威胁要杀死德伏，而总有一天他会付诸行动的。

“给特莱拉人捎个信，”男爵咆哮道，“让他们再给我送一个门泰特来。”

贵族总会不可避免地拒绝履行他们最后的一项职责——退出历史舞台。

——皇太子拉斐尔·科瑞诺

根据沙达姆皇帝的公告，这将会是一场帝国举行过的最壮观的火葬仪式。

阿妮鲁尔夫人的尸身裹着她最喜欢的鲸皮长袍，装饰着她最昂贵的珠宝的廉价复制品，躺在一张铺满了绿色水晶碎片的床上，就像是一排绿宝石牙齿。

沙达姆站在柴堆的顶端，凝视下面无数的面孔。悼念者从帝国各地蜂拥而来，向皇帝的妻子做最后的告别。哀恸中的皇帝穿着一身颜色柔和的皇袍，配合葬礼压抑的气氛。

他假装悲伤，低下了头。他所有的女儿正站在人群的前排，守在灵柩旁，抽泣着，认真地哀悼着。婴儿鲁吉总是能挑最合适的时候哭。只有伊勒琅公主默不作声地站在那里。

这场葬礼必定会牵动每一位观众的心弦，但唯独沙达姆对阿妮鲁尔的去世没有感到一丝悲伤。假如她再多活些日子，弄不好沙达姆会亲手杀了她。

牧师们吟诵乏味的圣歌，朗读《奥兰治天主圣经》，主持比沙达姆的加冕典礼和结婚大典还要复杂的葬礼仪式。一想到这个贝尼·杰瑟里特女巫首先效忠的是姐妹会而非自己，他就努力不让自己看起来

很沮丧，然后开始胡思乱想。当然，人民肯定期待这样一场葬礼，他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享受着这一切。

现在，沙达姆被敌对的兰兹拉德、宇航公会和宇联商会所束缚，已经无权凌驾于任何规则之上了。他必须遵守规章制度。他遇事也必须去填那些表格。这些无形的铁链注定会锁住他很多年。

对沙达姆的制裁在幕后曾经历过激烈的讨论。在整整十年之内，他的活动将受到严格的限制和控制，这已经成为了帝国的一条法律。在此期间，兰兹拉德联合会、宇航公会和宇联商会将在帝国政治和商业上拥有更大的权力。

他心怀怨恨地希望自己能够再次流放芬伦，以惩罚他在奥马尔项目中的失败。但是沙达姆很快认识到其实是自己犯下了这些错误——这也是芬伦伯爵提醒他的，而且他还说，如果沙达姆听他的就不会犯下这些错误——所以，如果他还想要恢复他的权力，那么肯定就需要这位老朋友的阴谋诡计。不过，他还是要把伯爵留在厄拉科斯一段时间，让他知道自己的位置……

最后，牧师们结束了他们的聒噪，会场里一片寂静。只有鲁吉再次哭了起来，一个保姆连忙试图安抚她。

宫廷内侍里东多和大祭司一直安静地等待着，直到沙达姆忽然意识到其实早就轮到他讲话了。他已经拟好了一份简短的声明，而且事先得到了宇联商会董事长和宇航公会大使的批准。虽然批准一份演讲稿不是什么大事，但他仍然觉得如鲠在喉，感到自己的皇权受到了侮辱。

沙达姆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充满了阴郁：“我的爱妻阿妮鲁尔被人从我身边偷走了。她的早逝将会永远在我心头上留下一道伤疤，我只能希望以后我能以慈悲和仁爱来统治这个帝国，即使已经没有了我夫人的明智建议和慷慨的爱相伴左右。”

沙达姆抬起下巴，疲惫的绿眼睛里闪过一丝帝王的怒火：“我的团队将会继续调查她的死因。不将幕后黑手抓住，我们不会善罢甘休，直到所有的阴谋都被公之于众为止。”他怒视面前的人们，仿佛一眼就能看到隐藏其中的凶手。

说实话，他其实根本不打算调查这一罪行。那个绑匪谋杀犯早已消失，如果他对自己的皇权不构成威胁，那么沙达姆也不会特别在意此人到底是谁。而且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阿妮鲁尔这个麻烦的、爱管闲事的女巫再也不会干涉他的日常决策了。他会做做姿态，比如让她空着的王座保留几个月，然后立刻就把它移走并销毁掉。

宇航公会和兰兹拉德听到他没有改动被批准的演说词一定很高兴。为了不让自己恶心，他很快地结束了讲话：“现在，唉，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忍受悲痛，继续前进——为你们所有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帝国。”

在他旁边，真言师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低头站在那里。莫希阿姆似乎比任何人都知晓更多的关于阿妮鲁尔被杀的事，但她拒绝透露这个秘密。他也不打算把她逼得太紧。

皇帝把发言稿复印件扔了出去，然后向身穿绿袍的大祭司点了点头，正是此人为沙达姆主持了加冕典礼。只见两名侍僧举起了手中的

激光杖，这些激光杖看起来就和他同父异母的私生子兄弟泰洛斯·瑞法在演出中攻击他的那根激光杖一样。

能量束突然射出，击中了那些棱形的水晶碎片，加热了其中受控的电离火焰。一柱白炽的火焰腾空而起。带着熏香的浓烟从柴堆周围的壁炉里喷涌而出，最终熔化了阿妮鲁尔平静的蜡状脸庞。热气让前排的每个人都捂住了眼睛。

水晶继续燃烧着，直到激光变暗，脉冲消失，只留下一堆噼啪作响的水晶和一圈人形的灰烬。

在整个葬礼过程中，莫希阿姆几乎没有去注意皇帝，她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了阿妮鲁尔的火葬上面，正是她秘密地指导这个漫长的育种计划进入了最后阶段。现在，在姐妹会千年计划的最后一代，这位魁萨茨圣母不幸身亡，留下莫希阿姆独自一人保护杰西卡和她新出生的孩子。

同时，圣母因为自己女儿的背叛感到不安……还有婴儿被绑架事件以及阿妮鲁尔被害事件。育种计划进入了最关键时刻，却出了这么多的问题。

尽管如此，婴儿总算是安全了，而且遗传学从来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姐妹会还有机会。也许雷托·厄崔迪公爵的儿子最终会成为魁萨茨·哈德拉克的。

或者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人类所感觉到的舒适是相对的。一些人会认为某个环境有如地狱一般，而另一些人则很乐意称之为家。

——行星学家帕多特·凯恩斯，《厄拉科斯初级读本》

哈什米尔·芬伦伯爵站在他位于厄拉奇恩的宅邸的露台上，双手抓住栏杆，俯瞰这座饱经风霜的城市。再次被流放了。虽然他保留了帝国香料大臣的头衔，但他真是不想再回到厄拉科斯。

不过话说回来，能暂时远离凯坦星的那些破事也算不错。

在肮脏的街道上，当天最后几个卖水的人穿着五颜六色的传统服装，大步走过敞开的门道。手里的锅碗瓢盆连同腰间的铃铛一起响个不停，他们高声呼喊着芬伦熟悉的“簌簌簌咔[67]”。现在是炎热的傍晚时分，商人们早早关上了店门，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五彩缤纷的帘子营造的阴凉里喝香料咖啡了。

芬伦看到有一辆卡车带着一团灰尘进入了城市，车后面装满了带有标签的香料容器，准备运到公会的远航机上，送往全宇宙。现在所有记录都要经过他这位香料大臣的办公室，但他不打算仔细检查。可以预计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最近这次大灾难吓坏了的哈克南男爵都没有胆量再去篡改官方账目了。

伯爵那瘦弱的妻子玛格特这时走上前来，安慰地对他笑了笑。她身上那件凉爽透明的长袍像个多情的幽灵一样裹在她的身子上。“这里和凯坦有很大的不同。”玛格特抚摸着他的头发，而芬伦也因这抚

摸而微微颤抖起来。“但这仍然是我们自己的宫殿。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怎么都行，我的爱人。”

他伸出手来，轻抚她长袍的袖子，说道：“嗯-嗯-嗯，没错。事实上，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和皇帝分开一段时间会比较安全。”

“也许。皇帝犯了太多的错误，以至于一个替罪羊对他来说可能不够。”

“嗯，沙达姆本就不善于卑躬屈膝。”

她抓住芬伦的胳膊，把他领回到屋里，他们两人沿着拱形的走廊走了下去。那些勤劳的弗雷曼女管家和往常一样沉默不语，都在小心翼翼地干活，她们的眼睛全都透蓝。伯爵抽了抽鼻子，眼看着她们干完一个活儿就直奔下一个，就像是一台台移动的人形机器。

芬伦和玛格特夫人在一个他们从镇上市场里买来的小雕像前停了下来，那是一个没有脸的穿着长袍的人。制作它的人无疑是个弗雷曼人。芬伦若有所思地把它从架子上拿了下来，仔细研究沙漠人那皱巴巴的、看上去令人窒息的衣服，雕刻家把其中的神韵捕捉得很好。

玛格特深谋远虑地看了他一眼，说道：“科瑞诺家族还需要你的帮助。”

“可是沙达姆会听我的吗，嗯-嗯-啊？”芬伦把小雕像放回架子上。

他们又走到了芬伦为她建造的那间植物温室的门口。她向前伸出手去，打开了掌纹锁，后退了几步，等着门打开。一阵泥土和植物的潮湿气味飘了出来，直冲进了芬伦的鼻孔。这是一种他相当喜欢的气味，因为这味道与这个干旱荒凉的世界是如此的格格不入。

他叹了口气。情况可能变得更糟。无论是对他，还是对皇帝来说都是：“沙达姆，科瑞诺家族的狮子，需要一段时间好好舔舐他的伤口，顺便反思一下他所犯的错误。总有一天，嗯-嗯-嗯，他会学着珍惜我的。”

他们走进了高大的阔叶植物和垂落的藤蔓之间，天花板附近的球形灯散发着漫射的光线。就在那一刻，喷嘴像嘶嘶作响的蛇一样张开了口，这些悬浮在半空的喷壶可以从一株植物飘浮到另一株植物。水花喷洒到了芬伦的脸上，但他并不在意，而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芬伦伯爵看见了一朵深红色的芙蓉花，鲜亮的血红色花瓣附在藤蔓上，他一时冲动，伸手为她摘下了它。玛格特夫人接过来好好闻了闻。

然后她对芬伦说道：“无论我们身在何方，我们都能创造一个天堂。即使是在厄拉科斯。”

把我们带到此时此刻的文化借鉴和交融，跨越了遥远的距离和漫长的时间。面对如此令人敬畏之物，我们必然会感到一股巨大的冲击力，有如一道强大的湍流。

——伊勒琅·科瑞诺公主，《在我父皇的家族中》

厄崔迪的英雄们凯旋而归，回到了他们的家园卡拉丹，这标志着为期一周的欢乐节日的开始。无论是卡拉丹城堡的庭院里，还是码头和老城狭窄的街道上，小贩们都拿出了最好的海鲜庞迪米饭。在海边悬崖底部的海滩上，篝火日夜燃烧着，人们聚在一起饮酒、跳舞和狂欢。酒馆老板也都纷纷从他们的私人酒窖里拿出了当地最昂贵的葡萄酒，甚至还有足够多的香料啤酒，足以让一艘小船漂浮起来。

这是一个诞生新的传奇的时代，红色公爵雷托、半机械人王子隆博、吟游诗人兼战士哥尼·哈莱克、剑术大师邓肯·艾达荷和门泰特杜菲·哈瓦特的故事传遍了大街小巷。尤其是前一阵有一批无标识的飞船想要偷袭卡拉丹，杜菲决定性的瞒天过海之术赢得了最多的欢呼声，这让一向严肃的老门泰特看起来相当尴尬。

雷托刚刚经历了一场战役并赢得了最终的胜利，而哥尼则不断为他的这场胜利添油加醋，这在雷托的传奇史上又增添了厚重的一笔。在他回到家里的第一个晚上，浑身伤痕的哥尼喝得酩酊大醉，心情无比愉悦的他拿起巴厘琴，坐到最大的篝火旁，开始唱起了传统的艺人歌曲。

谁能忘记这激动的传奇，
公正的雷托公爵是多么勇猛无敌！
比卡尔和萨多卡都要求他的宽恕，
他率领他的军队来到伊克斯，只为纠正一个错误。
现在我要对你们把话明言，
永远不要质疑他的话和他的誓言：
自由……公正……为了所有的人民！

哥尼继续喝酒，他又给这首歌加了几句歌词，更多地注重了传奇效果而不是事实真相。

在他儿子命名仪式的那天，人们聚集在城堡花园中，献上自己的祝福，旁边的凉亭悬挂着芬芳的银色紫藤和粉红色的卡拉玫瑰。在庭院的台子上，雷托身着简单的服饰站在那里，向他的人民表示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下身是一条工装裤，上身则穿着一件蓝白条纹的衬衫，戴着海军蓝的渔夫帽。

杰西卡夫人怀抱着他们的儿子站在雷托的身旁。婴儿身上也穿了一件厄崔迪家族的小号制服，而杰西卡的身上则是一件普通的乡村妇女的衣服——一条褐绿相间的亚麻裙子和一件简单的白色短上衣，还挽着袖子。她的古铜色头发被一个浮木和贝壳做成的箍子扣好。

雷托公爵用他有力的双手把孩子高高举了起来，宣布道：“卡拉丹的公民们，来见见你们的下一任统治者——保罗·俄瑞斯忒斯

[68]·厄崔迪！”选择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雷托的父亲保卢斯，中间的名字俄瑞斯忒斯则是为了纪念阿特柔斯家族里阿伽门农的儿子，阿特柔斯家族被认为是厄崔迪家族的先祖。杰西卡用爱和接纳的目光看着雷托，然后又微笑着看了看儿子，很高兴他能平安无事。

雷托和杰西卡穿过欢呼的人群，走到花园中央，和聚在一起表达祝福的人们站到了一起。

隆博只在伊克斯待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就回来了，现在他和妻子特希雅站在一个长满草的土墩上。他举着他的机械手，鼓掌的声音比任何人都响亮。他让皮尔鲁大使留在地下城市，监督伊克斯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就为了和他的贝尼·杰瑟里特夫人来参加这个特别的庆典。

隆博听着雷托公爵描述他对新生儿的希望，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多米尼克曾经对他说过的话：“没有不付出代价就能取得的伟大胜利。”

特希雅轻轻碰了碰他。他伸出胳膊搂住了她，但几乎感受不到她身体的温暖。这是他半机械人身体的缺陷之一。他还在慢慢习惯他的新手。

表面上看，隆博现在很开朗，也很乐观，他原本的性格仿佛又回来了。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一直在为自己家族所失去的一切感到悲伤。现在，尽管他已经恢复了祖先的声誉，重新占领了大王宫，但隆博知道他将会是维尔纽斯家族的最后一个成员。他也接受了这个事实，但这个命名仪式对他来说还是有些难以承受。

他望着特希雅，她虽然给了他一个温柔的微笑，但那双深褐色的眼睛里却流露出犹豫的神情，脸上也泛起一丝关切的涟漪。隆博等待着，最后特希雅终于说道：“我的丈夫，我不知道该如何对你提出这件事，我希望你能认为这是一个好消息。”

隆博给了她一个戏谑的微笑：“唉，你知道我再也受不了坏消息了。”

她捏了捏他的新假手，说道：“还记得皮尔鲁大使曾告诉过你，关于你同母异父的兄弟泰洛斯·瑞法的事情吗？他当时做了各种基因测试来证明他的观点，而且他在保存证据方面一向非常谨慎。”

隆博迷惑地看着她。

“我……保存了一些细胞样本，亲爱的。那些精子在基因层面上存活了下来。”

他惊讶得险些摔了一跤：“你是说我们可以使用它，它有可能——”

“出于对你的爱，我愿意生下你同母异父兄弟的孩子。你母亲的血液会流淌在这个婴儿的血管里。虽然只是一个代孕的孩子。而且也许不是真正的维尔纽斯血脉，但——”

“地狱在下，已经足够了，我的天呐！我可以正式收养他，然后指定他为我的正式继承人。兰兹拉德里再也没有人敢向我挑战了。”他用自己有力的双臂把她搂了过来，给了特希雅一个坚定而饱含爱意的拥抱。

特希雅看着他的窘态，笑了起来：“我愿意满足你的任何愿望，我的王子。”

他也咯咯地笑了：“亲爱的，我不再仅仅是王子了——我是维尔纽斯伯爵。而维尔纽斯家族将会延绵不绝！你会生很多孩子。大王宫里将充满他们的笑声。”

毫无疑问，沙漠具有神秘的特性。从历史上看，沙漠才是宗教的摇篮。

——护使团[69]向圣母学校所做的报告

尽管帝国的政治版图可能发生重大的改变，但这片沙海却从未改变。

两名粗壮的男子把朱巴斗篷的帽兜向后一甩，仍然挂在脸上的蒸馏服面罩垂了下来，然后站到了一块岩石上，一起凝视月光下的哈班亚沙海。这两位目光敏锐的弗雷曼人正守在假墙西的沙漠观察站上，等待着香料喷发。

一大早，列特－凯恩斯和他的同伴就闻到了吹过沙海的巨大香料团发出的芳香味道。在空旷的沙海上，聆听者也听到了从沙漠深处传来的隆隆声，那是深埋在地底的骚动。在沙丘组成的海洋下面正在发生着一些事情……但是一场香料喷发通常来得很快，几乎没有任何警告，而且能造成很大的破坏。即使是训练有素的行星学家也对此感到好奇。

这个夜晚很安静，微风习习。头顶上，一颗不祥的不知名彗星划过天空，身后拖着一团雾气。这一奇观是一个重要、但尚未被破译的征兆。彗星通常象征着新国王的诞生或旧国王的死亡。当然，沙漠里的征兆比比皆是，但即使是耐布或是萨亚迪娜也无法就预兆是好是坏达成一致。

在高高的悬崖上，身强力壮的男人和孩子们等待着观测者发出信号，准备在沙虫到来之前，拿起工具和麻袋冲过去收割新鲜的香料。自从禅逊尼人第一次逃到这个沙漠星球后，弗雷曼人就一直在用这种方式采集美琅脂。

在月光下采集香料……当象牙蓝色的第二轮月亮升上天空时，列特发现月亮投射下了奇怪的阴影，就像一只沙漠里的老鼠：“穆阿迪布来照看我们了。”

在他身旁，斯第尔格用猛禽般锐利的目光注视着沙漠。突然，甚至在香料喷发之前，他就发出了沙虫来袭的信号。只见一个和红墙穴地外的岩石平行的沙堆开始快速移动起来。列特眯起眼睛，试图看清细节。其他的观测者也注意到了，都发出了激动的喊声。

“虫子是不会如此靠近我们的穴地的，”列特喃喃自语，“除非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我们又怎么能知晓夏胡鲁的意愿呢，列特？”

随着一声巨大的咆哮，这头巨兽从高大岩石屏障下的沙子里钻了出来。在一片寂静之中，列特甚至听到了他的弗雷曼同伴们急促的呼吸声。这条巨大的沙虫是如此古老，它看上去就像是这颗星球的脊骨。

然后，在高处的悬崖上，另一名侦察员又发出了第二个信号，然后一个接一个传了下去——大沙虫在沙丘下面游来游去的，直奔穴地而来。沙粒的流动似乎是在发出雷鸣般的低语。

更多的沙虫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它们嘴里喷出火花，围成了一个大圆圈。但除了沙子发出的沙沙声，沙虫们出奇地安静。列特数了数，足足有十几条之多，它们直立起身体，似乎想要接近天空中飞翔着的彗星。

但沙虫是领地意识很强的生物。从来没有人见过两条沙虫在一起行动，它们会打起来的。但今晚却有这么多条沙虫聚在了一起。

列特感到自己靴子下的大地震动了起来，这震动仿佛是从远方传来的。一股浓烈且刺鼻的气味与从沙地里漏出的美琅脂气味混合在一起。列特紧皱着眉头命令道：“把穴地所有的人都召集起来。还有把我的妻子和孩子带来。”

传令员立刻消失在了隧道里。

蜿蜒的巨大沙虫同步移动着，在那条最大的沙虫周围直立起来，好像在崇拜它。

看到这一奇妙的景观，弗雷曼人都激动万分。而列特只是盯着它们看。这注定是未来几代人都无法忘记的一个夜晚。

沙虫们纷纷抬起它们没有眼睛的圆脑袋，望向天空。在沙虫圆环的中心，那条最为古老的沙虫就像一座巨大的雕像一般。在它们的头顶上，闪耀的彗星投下了和第一轮月亮一样明亮的光芒，照亮了它们。

“夏胡鲁！”弗雷曼人纷纷交头接耳道。

“我们必须给萨亚迪娜拉玛洛捎个信，”斯第尔格对列特说道，“我们必须把我们看到的告诉她。只有她能解释这一切。”

伴随着一阵睡袍的沙沙声，列特的妻子法罗拉抱着孩子出现在他身边。她把他们十八个月大的女儿契尼递给了他，他把孩子高高举起，这样她就能越过前面的大人看到这一切了。他的继子列特－芝也站在他们面前一同看着。

在月光照耀下的沙海之上，那一圈沙虫开始怪异地跳起舞来，它们翻滚着，发出隆隆的摩擦声。只见它们逆时针转动着，好像要在沙漠中制造一个漩涡。在它们的中心，那条最古老的沙虫开始枯萎，它的皮肤剥落下来，身上的环也开始脱落。最后，它一点一点地溶解成了微小的生命碎片——一条幼年沙鳟组成的银色河流，就像一条条变形虫那样撞击着沙子，往沙丘下面挖着隧道。

惊奇不已的弗雷曼人呢喃自语。几个被家长和看护人拖到外面的孩子也兴奋地叽叽喳喳起来，问着一些没人能回答的问题。

“我这是在做梦吗，丈夫？”法罗拉问道。契尼也睁大了眼睛看着，她的虹膜和瞳孔甚至还没有完全变蓝。但她也会永远记住这个夜晚。

“这不是梦……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列特伸出一只胳膊抱着他们的女儿，还握住了法罗拉的手。列特－芝的眼睛也闪烁着兴奋的光芒，紧盯着那些移动的沙虫。

当远古的巨物裂变成成千上万的胚胎时，那些围绕在它周围的沙虫开始翻腾起来。巨大的虫体终于解体了，只剩下由肋骨和节环组成

的软骨外壳。闪闪发光的沙鳟像万千溪流那样钻进了被搅动开的沙丘，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中。

片刻之后，剩下的沙虫也都潜入了沙海下面，这个神秘的仪式也宣布结束。只见它们向四面八方涌去，仿佛清楚彼此之间短暂的休战不会再持续下去了。

颤抖的列特搂紧了法罗拉，他甚至能感觉到她急促的心跳。而列特－芝则紧紧搂着他母亲的腰，同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随着这些巨大生物的离开，沙子慢慢地折叠起来，留下了那些搅拌过的硅石，形成了连绵不绝的沙丘，就像是大海的波浪。

“保佑造物主和他的水。”斯第尔格喃喃地说道，他的弗雷曼同伴们也说着同样的话：“赞美他的到来和离去。愿他净化这个世界。愿他为他的百姓看护这个世界。”

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死亡仪式，列特心说，宇宙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巨大的变化。

夏胡鲁，沙虫之王，又回到了沙中，为新的统治者开辟了道路。从更宏大的角度看，生与死是永远交织在一起的非凡的自然过程。正如帕多特·凯恩斯曾经教导弗雷曼人的那样：“生命——所有生命——都是为彼此服务的。整颗星球都会变得生机勃勃，充满了关系和关系中的关系。”

弗雷曼人刚刚目睹了一个非凡的征兆，宇宙的某个地方一定诞生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对于这次诞生的欢呼注定会延续几千年之久。行

星学家列特－凯恩斯在他女儿耳边低语，用上了他语言的所有……直到他意识到她终于明白了，这才沉默了下来。

停止一个进程，你便永远无法理解它。理解必须随着进程的前进而前进，你必须加入它，跟着它一起前进。

——门泰特第一定律

在一片被精心修剪过的青苔花园中，在急促的喷泉所形成的薄雾中，哈里什卡大圣母正在锻炼身体，她那早已衰老的身体正全神贯注地做着最为微小的运动。她身上穿了一件黑色紧身衣，十名身穿白衣的侍从姐妹也在附近做自己的健美操。与此同时她们也都在默默地关注这位强壮的老妇人，努力让自己的柔韧度赶上她的一半。

大圣母闭上了她的双眼，把精力集中在了身体内部，呼唤起她内心深处的精神资源来。在她年轻的时候，作为一名育种姐妹，哈里什卡曾生下了三十多个孩子，现在这些孩子的身上都延续着一个重要的兰兹拉德家族的血脉。

毫无疑问，这是她对姐妹会作出的巨大贡献。

瓦拉赫九号星的清晨夹杂着一丝凉意，远处的山丘上仍然盖着一层融雪。小小的蓝白色太阳是这个太阳系脆弱的心脏，它试图穿过一层层灰色的云层把温暖播撒下来，但似乎没有成功。

在她身后，一名圣母从圣母学校那白色的建筑群里走了出来。那是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她的手里提着一个珠宝装饰的小盒子，在铺满暗绿色和浅绿色苔藓的地面上轻轻地走着，几乎没有留下脚印。她在距离大圣母几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等着哈里什卡完成她的锻炼。

哈里什卡仍然闭着眼睛，冲着莫希阿姆的方向做了一个跳跃，然后假装向右跑去。随后大圣母的左脚踢了过来，在距离真言师的脸不到一厘米的地方停住了。

“您比以前更厉害了，大圣母。”莫希阿姆平静地说道。

“不要安慰我这个老妇人了。”哈里什卡睁开了黑色的眼睛，注视着莫希阿姆手中的盒子。“你给我带什么来了？”

莫希阿姆掀开盖子，取出里面一枚浅蓝色的塑石戒指。她把它戴到哈里什卡那皱巴巴的手指上。莫希阿姆碰了碰戒指侧面的压力垫，在空中召唤出了一本虚拟的书，说道：“这是魁萨茨圣母的日记，是在她死后，我们在她的私人套房里发现的。”

“上面写了什么？”

“我只看了第一页，大圣母，只是为了辨别真伪。我认为我不宜再读下去了。”她说着低下了头。

哈里什卡按着戒指侧面的压力垫，开始慢慢地翻动虚拟页面。她一边看，一边用闲谈的口吻和莫希阿姆说道：“有些人说这里很冷。你同意吗？”

“一个人只有在她的头脑告诉她冷的时候，她才会感觉到冷。”

“别给我背课文。”

莫希阿姆抬起头，说道：“对我来说，这里确实很冷。”

“对我来说，这里相当舒服。莫希阿姆，你觉得自己能教导我吗？”

“我从不敢这么想，大圣母。”

“那么，考虑一下吧。”老太太继续翻阅着阿妮鲁尔的日记。

看着她，试着去理解她，莫希阿姆心里清楚，不管哈里什卡在姐妹会中的地位有多么崇高，她永远都不会停止教师的工作。“我们教那些需要教导的人。”她最后说道。

“另一个课本的答案。”

莫希阿姆叹了口气：“好吧，我想我可以教你一些东西。我们彼此都知道对方不知道的事情。比如那个男孩的诞生，我们谁也不知道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才对嘛。”哈里什卡点了点头，但露出了一丝厌恶的表情，“我此刻所说、所想的，跟我过去所经历过的，或者我将会创造出来的都不太一样。人生的每一刻都是一颗宝石，就像这枚塑石戒指，在整个宇宙中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的生命亦是如此，它是如此与众不同。我们互相学习，互相教导。这就是生命的全部意义，因为伴随着我们的学习，我们作为一个物种也在进步。”

莫希阿姆点点头道：“生命不息，学习不止。”

那天下午，大圣母独自一人坐在工作室里，坐在她那张擦得锃亮的办公桌前，重新打开了那本感知－概念日记。在她的右手边，一只香炉正在燃烧，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薄荷香。

在日记里，阿妮鲁尔日复一日地讲述了她作为魁萨茨圣母的生活，讲述了她为科瑞诺家族扮演的完全不同的角色，以及她对女儿伊勒琅的希望。哈里什卡重读了其中一段，她觉得这段话很有预言性：

“我并不孤单。其他记忆是我永恒的伴侣，无论何时何地。有了这样一个集体智慧的宝库，一些圣母可能会觉得没有必要写日记。我们都觉得我们的想法会在死后传递给我们的姐妹。但是，如果我孤独终老，没有别的圣母可以访问并保存我消逝的记忆，那又该怎么办呢？”

哈里什卡垂下头，无法抑制她的悲伤。因为阿妮鲁尔在莫希阿姆接近她之前就被杀了，这个女人知道或经历的一切都消失了。除了只言片语，除了这本日记。

她继续读道：“我保留这些文字并不是出于个人原因。作为魁萨茨圣母，我代表了我们工作的最高阶段，我保留这部详细的编年史，为的是启迪那些跟随我的人。假如最终出现了某些可怕的结果——我祈祷它不要发生！——比如魁萨茨·哈德拉克育种计划失败了，那么我的日记便可以成为未来姐妹会领导人的宝贵资料。有时，那些最微小的，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件反而意义最为重大。每个姐妹都清楚这一点。”

哈里什卡抬起头来。她和阿妮鲁尔·萨多－童金·科瑞诺曾经是很亲密的朋友。

老太太竭力让自己镇定下来，接着读下去。不幸的是，大量的文字蜕化成了一些不合理的、支离破碎的文字和语句，好像有着太多的声音在为控制这支虚拟的笔而争斗。其中很多信息都令人不安。就连医护姐妹尤飒也不清楚阿妮鲁尔精神崩溃到了何种程度。

哈里什卡翻动着虚拟日记的页面，读得越来越快。日记描述了阿妮鲁尔的噩梦和怀疑，包括她用了一整页，一遍又一遍地写着贝尼·杰瑟里特的迎恐祷文。

在大圣母看来，许多日记条目看起来很疯狂，而且令人费解。她轻声骂了几句。最后一块拼图，现在杰西卡生了一个男孩而不是女孩！

这不能怪阿妮鲁尔。

哈里什卡决定把这本虚拟日记展示给索菈圣母，她曾设计过一些姐妹会使用过的最复杂的密码。也许她能破译这些词句片段。

杰西卡的儿子可能是最大的谜团。哈里什卡想知道为什么阿妮鲁尔为了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她是认为这个……基因错误……很重要，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难道只是愚蠢地展示了人性的弱点？

她祈祷姐妹会延续了千年的育种计划没有宣告终结，然后合上了感知一概念日记。它现在变成了一层灰色的薄雾，消失在那抹塑石戒指里。

但那些词句仍停留她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1]穴地是弗雷曼语，意为“聚居避难处”。由于弗雷曼人长期生活在危难之中，这个词慢慢变成了通用语，指一个部落居住的洞穴群落。

[2]哈克南家族是在帕迪沙皇帝统治时期的一个大家族。首都位于杰第主星，蛇夫座B36星系一个高度工业化的星球，光合作用潜力很低。哈克南家族以其阴险的政治策略闻名于世，他们与另一个大家族厄崔迪家族是古老的世仇关系。此外，哈克南家族还以野心、恶毒、仇恨和残暴而闻名。它通常由一名西瑞达男爵统治。目前哈克南家族的统治者是弗拉基米尔·哈克南。

[3]美琅脂通常被称为“香料”，是厄拉科斯独有的作物。香料主要以其抗衰老作用、提升大脑能力以及成瘾性闻名于世。其价格非常昂贵，围绕着香料产生了一系列科技、文化产业，美琅脂是帝国一切事务的基础。

[4]晶牙匕是厄拉科斯弗雷曼人的圣刀。由死沙虫的牙制成，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已定”，另一种是“未定”。未定之刀必须贴近人体的磁场，否则会迅速分解。已定之刀受过处理，可以收藏。所有的晶牙匕长度都约为20厘米。

[5]亡者蒸馏器是弗雷曼人回收尸体内水分的地方。在厄拉科斯，水是最珍贵的资源。根据弗雷曼人的传统，一个人体内的水分属于他的部落。因此，弗雷曼人发明了这种蒸馏器，作为回收死者体内水分的一种方式，因为这水分属于他们的部落，而死者不再需要它们了。

[6]帕迪沙皇帝是帝国世袭统治者的称号，他们也被称为“已知宇宙的统治者”。

[7]宇航公会，简称为公会。大联合协定这个政治三足鼎中的一足。在芭特勒圣战后，公会创建了第二所身体一意志训练学校。宇航公会垄断了太空旅行、货运交通，以及星际银行业务，所以帝国公历又被称为宇航公历。

[8]宇宙联合贸易商会是由皇帝和大家族控制的环宇开发公司，宇航公会和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是其暗中的合作伙伴。它基本上控制着整个宇宙的所有经济事务，但它仍旧依赖于宇航公会的运输，毕竟该公会垄断了超光速旅行。

[9]奥马尔计划，也被称为阿吉迪马尔计划，是贝尼·特莱拉和科瑞诺家族联合起来试图创造人造美琅脂的计划。该项目在伊克斯实施，利用那里已经存在的先进设备和特莱拉人所拥有的综合遗传学知识。

[10]兰兹拉德联合会是帝国时期代表所有大家族的机构。它由最高委员会统治，并由帕迪沙皇帝监督。

[11]萨多卡军团是帕迪沙皇帝的狂热亲兵。他们来自一个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星球。在那里，十一岁以下儿童中，十三个里会有六个死于非命。他们受到的军事训练专注于冷酷和近乎自杀式的攻击，完全不顾个人安危。他们从小就受到教导，以冷酷无情为武器，用恐惧来削弱对手的力量。在巅峰时期，他们的剑术据称已经达到吉奈斯剑法十级的水平，而他们灵活的身手被认为接近贝尼·杰瑟里特能手的水平。与兰兹拉德的士兵相比，萨多卡的任何一个都能以一敌十。在沙达姆四世时代，尽管他们仍然令人生畏，但其战斗力因过于自信而受损，而曾经支撑他们奋勇杀敌的武士精神也因玩世不恭而被大大削弱。

[12]波里特林是亚琅五星系的第三行星，许多禅逊尼流浪者把它当成自己的故乡，尽管他们的预言和神话显示出他们有更为古老的历史渊源。

[13]夏胡鲁是厄拉科斯的沙虫，又称“沙漠老人” “永恒老父” “沙漠老爷爷”。如果用特别的语调读出“夏胡鲁”这个词，或用黑体字书写时，它指的是弗雷曼人信奉的土地神。沙虫可以长到非常大（有人在沙漠深处见过长达四百多米的沙虫），而且寿命极长，除非被同类吞噬，或被水淹死（对沙虫来说，水是剧毒之物）。厄拉科斯的香料多数是沙虫活动的产物。

[14]卡拉丹是孔雀四丙星系的第三行星，厄崔迪家族的首都。

[15]苏克医生或者苏克学校的毕业生都是已知宇宙中的杰出医生。他们因其先进的医学知识和心理训练闻名于世，据说这种心理训练能够阻止对病人的背叛，减少谋害病人生命的可能性。

[16]圣母原指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督查，她们可以在体内转换一种将意识提高到新的层次的药物。弗雷曼人也用这个词来称呼他们的宗教领袖，他们的圣母也有同样的本领。

[17]真言师是一种具有特殊能力的圣母，她们可以进入辨真灵态，检验出面前说话的人是否在撒谎。

[18]宾度歇止是强直性昏厥的一种特殊形式，由自我诱导引发。

[19]其他记忆是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一个专用术语，来描述她们的圣母所拥有的集体遗传记忆。

[20]魁萨茨·哈德拉克，意为“捷径之法”。是贝尼·杰瑟里特一直在寻求的一个基因解决方案：一个男性贝尼·杰瑟里特，他的精神和肉体可以穿越时空。对于这个未知的人物，她们称其为“魁萨茨·哈德拉克”。

[21]交叉点指的是宇航公会控制下的多颗行星或一颗特定的行星，它们都是宇航公会的活动中心。后一种情况所指的这颗主行星则是宇航公会及其银行的总部，也是宇宙间唯一一所领航员学校的所在地。这颗星球的表面几乎完全被停机坪和远航机维修工厂覆盖。交叉点上还坐落着著名的领航员旷野，死去的领航员被铭记于此地。

[22]无限神谕，后来被称作时间神谕，是宇航公会的引导者和保护神。她可以与领航员沟通，这种沟通可以跨越很遥远但有限的距离。后来，人们发现无限神谕其实就是诺玛·辛瓦，宇航公会第一任领航员的意识。

[23]婆温达是贝尼·特莱拉常用的一个术语，用来描述所有不是出生在特莱拉文化中的人，或者所有不相信他们非常具体和深奥的宗教信仰的人。这个词的意思是“不信教的人”，尽管它的字面意思与异教徒、叛教者等词有着相似的含义，但其贬义要远远大于字面意思。这个词很少在非特莱拉人群中被提及。

[24]比卡尔是一颗丛林星球，战争纪念碑就伫立在星球表面的塞纳萨尔高原上。

[25]波萨格是萨多卡军团将军级别的司令官。

[26]霸撒是萨多卡的军衔，比标准军队军衔的上校稍高一个等级。是行星次级行政区的军事首脑。

[27]屏蔽场城墙是厄拉科斯北部地区的一座山脉，它保护着一小块区域不受星球科里奥利风暴的影响。

[28]乔－诺莱原本是一名吉奈斯雇佣兵，后来成为了第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吉奈斯剑术大师，是芭特勒圣战期间的一名传奇战士。

[29]大联合协定是在公会、大家族和帝国这三方力量互相制衡下达成的一份全宇宙范围内的停战协议。主旨是禁止对人类使用原子武器。大联合协定的每一条规定都以如下字句开始：“必须遵守如下约定……”

[30]在科瑞诺帝国时期，讲师既是教育工作者，也会被各大家族聘为私人助理。

[31]艺人家族是兰兹拉德联合会里的一个小家族，是芬伦家族的盟友。艺人家族以盛产艺人，也就是帝国主要的吟游诗人而著称。这些艺人穿梭于各大家族，讲述传说，并以歌唱娱乐那些大家族。

[32]任何由志贺藤加工而成、用以教学目的、载有电子记忆脉冲信息的投影书都可以被称作胶片书。

[33]《阿扎之书》是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一本关于宗教和文献信息的汇编。据说其中保存着有关最古老信仰的伟大秘密。

[34]索利多是一种特殊三维投影仪投出的三维影像，该投影仪使用的志贺藤胶卷可以记录影像的三百六十度信息。伊克斯的三维投影仪公认是最佳的。

[35]《奥兰治天主圣经》，“集锦之书”。是译委会编撰的宗教性教科书，它包含了大多数古代宗教的要素。其最高的戒条是：“汝等不应损毁灵魂。”

[36]狗椅是把生化基因工程狗塑造成椅子的形态，这些狗被训练得可以按摩坐在椅子上的人。

[37]秋夕星是白羊八星系的第四行星。被人称为“音乐之星”，盛产高质量的乐器。

[38]李芝是波江A星系的第四行星，和伊克斯并称于世，拥有繁盛的机器文化。同时以其微型技术著称于世。

[39]恰科博萨语。人称“魅力之语”，源自古代的博塔尼人。是各种古老方言的大杂烩，为了保密的需要做了改动。博塔尼人是第一次刺杀战争中受雇的刺客团体，这种语言主要是他们的狩猎语。

[40]朱巴斗篷是厄拉科斯上的一种多用途斗篷（可以反射或吸收辐射热，改造成吊床或庇护所），通常穿在蒸馏服外。

[41]萨亚迪娜是弗雷曼宗教阶层中的女性侍祭。

[42]波里特林是亚琅五星系的第三行星，许多禅逊尼流浪者把它当成自己的故乡，尽管他们的预言和神话显示出他们有更为古老的历史渊源。

[43]贝拉·特古斯是位于坤青星系的第五行星。禅逊尼信徒被迫流亡的第三个落脚地。

[44]雷巴巴是弗雷曼人的一种十弦琴。

[45]这应该是本系列小说（特指《沙丘序曲》三部曲）中第一次出现《沙丘》主人公保罗·厄崔迪的名字。

[46]言音是贝尼·杰瑟里特的组合训练手法，可以通过语气语调给对手施加压力，达到完全控制对方的目的。

[47]克罗娜是一颗人造卫星，围绕着李芝星运行。克罗娜是李芝家族设计并建造的一个研究基地，也是一个秘密的美琅脂仓库。

[48]塔克瓦的字面意思是“自由的代价”，指极其珍贵之物，神灵向凡人要求索取之物（此种要求会引起极大的恐惧）。

[49]阿布耐布是弗雷曼语中表示所有穴地之领袖的词语，同时也代表了所有弗雷曼人的领袖，第一任阿布耐布便是列特－凯恩斯。

[50]基奥普斯棋，又称金字塔棋，形状为金字塔，共有九层，获胜条件有两个，首先己方的皇后走至金字塔顶端，同时将死对方的国王。

[51]哈蒙塞普是禅逊尼大迁移的第六站，星球名为英格斯里所起。据推测该星球原本属于孔雀四星系。

[52]出自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

[53]霍尔茨曼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和科学家，他开创了一门有关亚原子粒子排斥力的理论。这一物理领域的大多数发现都以他的名字命名，因为它们都基于霍尔茨曼效应，而霍尔茨曼效应是人类历史上许多科技的基础，包括：用作个人、飞船护盾的霍尔茨曼屏蔽场，悬浮力场，球形灯，亚原子电池，太空旅行等等。

[54]食底泥动物指的是那些生活在水底的，主要以水底有机沉积物为食物的底栖动物。

[55]戈姆刺是一种蘸有高浓缩氰化物的毒针，贝尼·杰瑟里特学监用其作为代替死亡的测试，考验人类的意识。

[56]御前卫官是皇帝御前侍卫的军官，通常与皇帝具有血亲关系，是给皇帝、亲王的世袭军衔。

[57]秒差距是天文学上的一种长度单位，是一种最古老的，同时也是最标准的测量恒星距离的方法。它是建立在三角视差的基础上的。

[58]孤绝姐妹会是一个宗教团体，一直隐居在卡拉丹东部大陆的丘陵地带。

[59]甘尼玛指的是在战斗或决斗中获得的战利品。

[60]平原人、洼地人和地堑人是厄拉科斯的底层土著，他们生活在贫困残破的村庄里。部分这样的底层土著与弗雷曼人有着亲属关系，他们大多数都是禅逊尼人的后代。

[61]血海深仇战指的是冲突双方约好在大联合协定规定的严格限制条件范围内，展开家族间的世仇战。

[62]莱文布雷彻是一个混合了荷兰语和德语的单词，意为“生命破坏者”，在沙丘世界中是一个军衔，霸撒的副官。

[63]双刃刀是一种两面开刃的短刀（或长匕），刀刃微弯，长约20厘米。

[64]圣痕又叫做圣伤，被认为是一种超自然现象。曾有这种异像出现在基督徒的身体上，所展现的现象则是与《圣经》中记载的基督受难时的情况一样，甚至更为厉害，例如在手掌心或头部大量无缘由地流下鲜血，或者双眼中也流血。据说此现象也可出现在雕塑之上。

[65]密波是一种装置，可以在翼手目或鸟类神经系统上加载短暂的神经印记。当携带密波的鸟类啼叫时，这种印记可以通过另一台密波装置解读出来。

[66]糟糕的曼迪亚斯是一位骄横、残暴的年轻帕迪沙皇帝，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神秘死去了，木乃伊化了的尸体被陈列在皇家大墓园里。在第八十一任帕迪

沙皇帝沙达姆·科瑞诺四世年轻的时候，他曾和自己的好友哈什米尔·芬伦偷偷潜入大墓园，无意间看到了曼迪亚斯的尸体。

[67]簌簌簌咔是厄拉科斯上水商的吆喝语。源自一个叫做簌咔的集市。

[68]俄瑞斯忒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古希腊远征特洛伊的统帅阿伽门农的儿子。特洛伊战争结束后，阿伽门农回国统治，被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及其情人埃吉斯托斯杀死。

[69]护使团是贝尼·杰瑟里特的一个团体，专门在原始星球上散布容易传染的迷信行为，让那些地区得以被贝尼·杰瑟里特利用。